四部備要

中華書局輯刊

四部備要

第一〇册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
影印

本書據中華書局1936年版影印

四部備要

（第一〇册）

中華書局編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 影印發行

北京新興膠印廠印刷

•

787×1092毫米 1/16 73·25印張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500 册

（75）

春秋左傳詁

四部備要

經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南菁書院續經解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春秋左傳詁一　南菁書院

陽湖洪亮吉稚存著

春秋經一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易子夏傳元始也釋文　賈逵左傳義云公羊以魯隱公爲受命王黜周爲二王後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隱公人臣而虛稱以王周天子見在上而黜公侯是非正名而言順也如此何以笑子路率爾何以爲忠信何以爲事上何以爲扶何以全身公羊疏二　服虔云孔子作春秋於春每月書王以統三王之正本疏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賈服以爲儀父嘉隱公有至孝謙讓之義而與結好故貴而字之善其慕賢說讓本疏　邾古文作鄒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公羊經穀梁經皆作盟于昧公羊又作邾婁儀父公羊凡邾字下皆有婁字陸氏音義云邾人語聲後曰婁故曰邾婁禮記同　漢書鄒陽傳作義父顏師古曰義讀曰儀　按文七年先蔑公羊作先昧史記趙世家及屈賈列傳殺其將唐昧正義昧莫葛反　呂氏春秋作唐蔑與此正同知古文昧蔑通也劉熙釋名盟明也告其事於神明也詩鄭箋盟歃血盟劉昭郡國志注魯國卞縣南有姑蔑城杜同此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馬融尚書注克勝也漢書地理志陳留郡傿縣孟康曰鄭伯克段于傿是也按趙匡集傳云鄢當作鄔鄔地在緱氏縣西南至于十一年乃屬周左氏云王取鄔劉蒍邘之田于鄭是也傳寫誤爲鄢字今考杜注潁川鄢陵縣既非趙匡以爲當作鄔一無確據又係改字亦非也惟應劭之說最足依據鄢縣前漢屬陳留後漢屬梁國作傿陳留郡在春秋時大半屬鄭且傳上云至于廩延杜注廩延鄭邑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廩延至傿既屬順道又渡河至共亦便明克段之地爲陳留傿縣無疑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賈逵云畿內稱王諸夏稱天王夷狄稱天子穀梁疏賈逵春秋三家經訓詁　服虔云咺天子宰夫周禮疏　又云賵覆也天王所以覆被臣子本疏　春秋說題辭賵之爲言覆也御覽　張揖廣雅釋詁賵死者曰賵按服氏所本與何休說合何休云賵猶覆也服義實兼賈義亡者耳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司馬彪續漢書郡國志東平國無鹽本宿國任姓杜同此　按司馬彪續漢書在武帝太始中而預作解傳集解則在太康時預所採地理諸說多與京相璠司馬彪同預與璠彪二人同時或其書先出且學又專門故采用之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穆天子傳作鄒二云祭祭公邑按傳二十四年傳胙祭與此並蔡韋昭國語注祭畿內國名爲王卿士杜本此　公子益師卒■許慎說文解字大夫死曰㚔从歹卒聲按經典皆作卒　董古文省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夏五月莒人入向■古本莒己姓今誤紀漢書地理志城陽國莒故國沛郡向故國春秋日莒人入向美姓炎帝後京相璠云水經注下引京相璠並同　向沛國縣今并屬譙國龍亢也杜同此　無駭帥師入極穀梁駭作侅後同古今人表無駭作亡■賈逵云極戎邑也本疏　穀梁傳云極國也按唐十二分野國極國在費西南又高誘注淮南子注無駭無侅下惠之父也侅駭古字同穀梁即作侅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郡國志山陽郡方與有武唐亭杜同此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公羊穀梁並作紀履緰按紀紀字近履緰裂繻音同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公穀並作紀子伯■郡國志北海國淳于有密鄉杜同此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劉賈許穎云日月薛者弔赗備日月略者弔有闕釋例　說文薨公侯卒也白虎通薨之言奄也奄然亡也釋名諸侯曰薨薨壞之聲也按小君得從君稱故亦曰薨　鄭人伐衞■傳文及詩鄭箋有鐘鼓曰伐杜本此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釋文食本或作蝕本■說文有不宜有也春秋

傳曰日月有食之按有字从月故說文云日月有食之從倉亭大
昕又云日食者月食之也故說文連言日月　三月庚戌天王
崩■曲禮天子死曰崩說文崩山壞也釋名天子曰崩崩壞之形
也崩壞聲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公穀皆作尹氏　秋武氏子來求賻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京相
璠云石門齊地今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六十里有故石門去水三
百步水經注　按濟北盧縣春秋時卽齊地故京相璠云云杜注分為
二地殊誤　癸未葬宋穆公公穀皆作繆史記漢書亦同■按穆繆古字通禮
喪服小記序以昭繆鄭氏注云繆讀為穆諡法布德執義曰穆又
中情見貌曰穆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地理志陳留郡雍丘故杞國也
杜本此　世本杞姒姓本疏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穀梁作祝吁下同■賈逵
二云弑君取國故以國言之本疏　按此二一條亦春秋之始例正義言諸
弑君者莊公以上皆不書氏閔公以下皆書氏足申明賈義　夏
公及宋公遇于清別本作宋人誤■劉賈以遇者用冬遇之禮本疏　京相璠
云今濟北東阿東北四十里有故清亭卽春秋所謂清者也水經注
郡國志東阿有清亭杜同此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秋翬帥
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賈逵
二云濮陳地史記索隱杜取此　漢書地理志東郡濮陽應劭曰濮水東入鉅
野杜本此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詩毛傳矢陳也賈逵二云棠魯地陳魚而觀之
史記魯世家集解　按毛傳及賈並本爾雅釋詁文公穀作觀魚史記漢書
五行志並作觀魚於棠杜取賈說　郡國志山陽郡方與有武唐亭魯侯
觀魚臺杜同此　夏四月葬衛桓公　秋衛師入郕公羊郕作盛後同■郡
國志濟北國成本國劉昭注左傳衛師入郕卽此按前漢濟北國
幷泰山後漢和帝永元二年復置地理志泰山郡有肥成縣應劭

曰肥子國別無所謂成縣也疑郡國志成上脫一肥字昭遂誤以
為春秋時郕國耳水經注所釋京相璠云東郡廩丘縣南三十里
有成都故城魏王泰括地志郕城在兗州泗水縣西北五十里土山
東國經郕國城在汶上縣北二十里春秋時郕子國若成後漢時
作縣則杜注不當二云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郕鄉矣然杜以為郕鄉
在剛父縣西南亦微誤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服虔云
宮廟初成祭之名為考故納仲子之主故考成以致其五祀之神
以堅之本疏　邾人鄭人伐宋　螟■爾雅釋蟲食苗心螟舍人云
食苗心者名螟言冥冥然難知也李巡云食禾心為螟言其姦冥
冥難知也杜本此　按說文螟蟲食穀葉者與此義不同　冬十有二
月辛巳公子彄卒　宋人伐鄭圍長葛■京地名云長社北有長
葛鄉水經注　郡國志潁川郡長社有長葛城杜同此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公穀並作輸按廣雅輸更也輸渝古通用爾
雅及虞翻易注渝變也釋文本此桓元年杜注亦同　夏五月辛
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秋七月　冬宋人取長葛■賈服以為長
葛不繫鄭者刺不能撫有其邑本疏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賈逵云書之者刺紀貴叔姬本疏　滕
侯卒■世本滕姬姓文王子錯叔繡之後本疏　地理志沛郡公丘故
滕國周懿王子錯叔繡所封三十一世為齊所滅郡國志沛國公
丘本滕國杜本此　按世本錯叔繡文王子左傳亦云郜雍曹滕文之
昭也古今人表滕叔繡在中上注文王子獨此志謂出懿王蓋傳
寫誤一字　夏城中丘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秋公伐邾　冬
天王使凡伯來聘■郡國志河內郡共有凡亭劉昭注凡伯國按
凡汎古字通杜同此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地理志山陽郡成武
有楚丘亭杜本此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京相璠云今濟陰句陽縣小城陽東五

里有故垂亭者也郡國志濟陰郡句陽有垂亭此杜同　三月鄭伯
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公穀皆作邴下同　[redacted]郡國志泰山郡
費有祊亭此杜同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redacted]五經異義稱古春
秋左氏說諸侯薨赴於鄰國稱名則書名稱卒卒者盡也取其盡
身又以尊不出其國　辛亥宿男卒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
侯盟于瓦屋　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公穀皆作包來按浮包音同[redacted]郡國志琅邪郡東莞有邳鄉有公來山或曰古
浮來此杜同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天王諸本誤作天子今從石經宋本改正　三月癸酉大雨震
電庚辰大雨雪　挾卒公穀皆作俠　夏城郎　秋七月　冬公會齊
侯于防公羊防作邴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
宋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redacted]郡國志濟陰郡成武
有郜城此杜同　辛巳取防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
鄭伯伐取之公穀皆作載說文此亦作伐戴音同[redacted]按說文戴字注云戴故國在陳
留从邑戴聲此杜本　地理志云梁國甾縣故戴國應劭曰章帝改曰
考城古者甾戴聲相近故鄭康成詩箋讀俶載為熾菑是其音大
同故漢於戴國立甾縣漢書五行志引作載師古曰載國今外黃
縣東南載城是也讀者多誤為載故隨字而載州焉　冬十月壬
午齊人鄭人入郕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redacted]干寶曰十盈則更始以奇從盈數故
言有也本疏　地理志魯國薛夏車正奚仲所國此杜本　世本薛任姓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公穀皆作夏五月公羊時來作祁黎[redacted]按來釐音同河南圖經
釐城在榮澤縣東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redacted]地理志
潁川郡許故國姜姓四岳後太叔所封二十四世為楚所滅此杜本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redacted]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立云古位立
同字周禮杜注　按周禮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鄭注故書位作立
鄭司農云立讀為位惠棟云古彝銘位皆作立　三月公會鄭伯
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redacted]服虔云鄭以祊不足當許田故復加璧
史記集解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秋大水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redacted]賈氏以為督有無君之心
故去氏本疏　及其大夫孔父[redacted]惠棟云孔父孔氏之先也傳曰孔父
嘉為司馬是嘉名孔父字古人稱名字皆先字而後名祭仲足是
也鄭有子孔名嘉說文曰孔从乙子乙請子之候鳥也乙至而得
子嘉美之也古人名嘉字子孔說文此訓蓋指宋鄭兩大夫故先
儒皆謂孔父而書字杜注氾為異說不可從也　滕子來朝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redacted]鄭衆服虔皆以成宋
亂為成就宋亂本疏　詩毛傳成平也此杜本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
戊申納于太廟　秋七月杞侯來朝公穀皆作紀侯　蔡侯鄭伯會于鄧
[redacted]賈服以鄧為國言蔡鄭會於鄧之國都本疏　地理志南陽郡鄧故
國應劭曰鄧侯國　九月入杞　公及戎盟于唐　冬公至自唐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redacted]賈逵云不書王弑君易祊田成宋亂
無王也元年治桓二年治督十年正曾伯十八年終始治桓本疏　地
理志泰山郡嬴此杜本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redacted]郡國志陳留郡
長垣侯國有蒲城此杜同　按徐堅初學記引左傳文幷註云蒲寧殖
邑也或曰是賈服舊注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公羊杞作紀郕作盛　秋七
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redacted]詩鄭箋既盡也此杜本　公子翬如齊逆
女[redacted]賈逵云使翬逆女禮修文之盟釋例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redacted]郡國志濟北國蛇丘有下讙亭此杜同　按水經注引此即作下讙
公會齊侯于讙　夫人姜氏至自齊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有年■賈逵云桓惡而有年豐異之也言有非其所宜有本穀梁疏穀梁宣十六年傳五穀皆熟為有年杜取此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爾雅釋天冬獵曰狩杜本此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賈逵何休以為左氏宰渠伯糾父在故名仍叔之子何以不名又仍叔之子以為父在稱子伯糾父在何以不稱子鄭箴之曰仍叔之子者譏其幼弱故略言子不名之至於伯糾能堪聘事私覿又不失子道故名且字也杜略取此惠棟云渠周邑昭二十六年傳劉子以王出次於渠注云周地然則伯糾蓋氏於邑者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夏齊侯鄭伯如紀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穀梁作任叔 葬陳桓公 城祝丘■地理志東海郡即丘注云應劭曰古祝丘邪國志瑯邪國即丘侯國故屬東海春秋曰祝丘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服虔云言人者時陳亂無君則三國皆大夫也疏引 大雩■賈逵云言大別山川之雩蓋以諸侯雩山川魯得雩上帝故稱大疏本服虔注左傳云大雩夏祭天名雩遠也遠為百穀求膏雨也續漢書志注又云雩遠也遠為百穀祈膏雨言大別山川之雩也禮記疏 螽公羊凡螽字皆作𧒂■爾雅釋蟲蜇螽蜙蝑杜本此 冬州公如曹■世本州國姜姓曹國姬姓又王子叔振鐸之後也本疏服虔云春秋前以黜陟之法進爵為公本疏地理志濟陰郡定陶故曹國周武王弟叔振鐸所封杜本此

六年春正月寔來■惠棟云孔穎達曰凡言寔者已有其事可後實之今也方說所為不宜為實故轉而為寔欲韓之為是也春秋桓六年州公寔來爾左傳作實來是由孫襄之所見實寔同音故字有異也按杜注及孔疏寔皆作實石經傳文作寔北宋本同疑也陳樹華云[illegible]不寧[illegible]且公羊二家皆作寔來寔訓為是杜注乃云寔實也[illegible]大年[illegible]日[illegible]於[illegible]又[illegible]之是不能[illegible]是[illegible]作寔書文異而音義同也孔氏墨守杜說非是[illegible]杜注云今文實作寔故變文言寔來謹化本此寔字作實非按詩小星寔命不同毛傳寔是也韓詩作實命不同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穀梁成作郕■陸氏穀梁音義曰左氏作杞侯按二年書公會杞侯于郕則此處亦當作杞侯疑傳寫誤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賈杜經日簡車馬於廟也公羊疏杜取此廣雅閱數也 蔡人殺陳佗 九月丁卯子同生■惠士奇云穀梁子曰疑故志之按桓公二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始與齊侯亂中間文姜未有如齊之事而於六年始書子同生則同為桓公子此聖人筆削之微意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於禚齊有猗嗟之詩為莊公狩而作也其詩曰展我甥兮亦據文姜之亂而譏其為齊之甥夫子則詩存之與書子同生一例公羊傳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名教大閑聖人於此安得而不慎乎如此則知聖人刪定大經之意矣三傳惟穀梁得聖人之旨其與子夏之門人與 冬紀侯來朝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公羊傳焚之者何樵之也樵之者何以火攻也杜略本此按孟子文弟子有咸丘蒙者蓋以地為氏山東通志咸丘在鉅野縣南 夏穀伯綏來朝■地理志南陽郡穀縣故穀伯國劉昭引博物志曰今穀亭鄧侯吾離來朝杜本此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天王使家父來聘 夏五月丁丑烝 秋伐邾 冬十月雨雪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韋昭國語注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illegible]祭城在鄭州管城東北一十五里周公第五子所封五經異義春秋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無親迎之禮故不親迎使上卿逆之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大夫迎之上卿臨之據桓元年有祭伯而此云祭公知祭伯為本爵入為天子三公故又稱祭公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
射姑來朝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
侯于桃丘弗遇【詁】郡國志東郡燕有桃城杜同此　冬十有二月丙
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
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詁】賈逵長義云
公羊曰祭仲之權是也若令臣子得行則閉君臣之道啟篡弒之
路公羊跳　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公會宋公于夫鍾公羊作夫童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詁】郡
國志東平國東平陸有闞亭杜同此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公穀杞侯皆作
紀侯公羊曲池作毆蛇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八月壬
辰陳侯躍卒【詁】世本躍爲厲公杜本此　公會宋公于虛公羊虛作郯　丙戌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丙戌
衛侯晉卒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
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詁】賈服註譏衛侯不稱子禮記疏尚書序大
奔曰敗績杜本此　三月葬衛宣公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無冰　夏五　鄭伯使其弟語
來盟穀梁語作禦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詁】古微書引春秋考異郵天
火爲災杜本此　乙亥嘗【詁】服虔云嘗以壬申被災至乙亥而嘗不以
災害爲恐本疏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
人衛人陳人伐鄭公羊衛人在蔡人上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鄭康成儀禮士冠禮註作嘉甫　三月乙未
天王崩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
忽復歸于鄭　許叔入于許　公會齊侯于艾公羊艾作鄗穀梁作蒿　邾
人牟人葛人來朝【詁】地理志泰山郡牟故國應劭曰附庸也陳
留郡寧陵孟康曰故葛伯國今葛鄉是杜本此　秋九月鄭伯突入
于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公羊宋公上有齊侯袲作
侈【詁】按說文䢋字註云春秋傳曰公會齊侯於䢋蓋袲䢋本一字
文之變耳又按說文則宋公上當有齊侯二字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
侯陳侯蔡侯伐鄭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冬城向　十有一月
衛侯朔出奔齊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詁】按地理志東萊郡
黃縣春秋時屬齊此盟於黃疑即是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
于趡【詁】說文趡動也春秋傳曰盟於趡趡地名杜本此　夏五月丙
午及齊師戰于奚公羊及石經本無夏字奚穀梁作郋【詁】賈服之義若登臺而不視
朔則書時不書月若視朔而不登臺則書月不書時若雖無事視
朔登臺則書時書月禮記正義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
季自陳歸于蔡　癸巳葬蔡桓侯【詁】劉賈許曰桓卒而季歸無臣
子之辭也蔡侯無子以弟承位羣臣無廢主社稷不乏祀故傳稱
蔡人嘉之非貶所也本疏　及宋人衛人伐邾　冬十月朔日有食
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詁】說文濼齊魯閒水也春秋傳
曰公會齊侯于濼按宋陸友仁云濟水自王莽時不能至河西而
濼水之所入者清河也杜註失之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羊無與字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秋七月　冬
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　三月夫人孫于齊釋文作遜【詁】賈逵服虔皆以爲桓公

之薨王是年三月期而小祥公憂思少殺念及于母以其罪重不可以反之故書孫于齊耳其實先在齊本未歸也詩疏服云書桓公之喪從齊來同上按杜注以夫人此時始出奔非是書以責義爲長

爾雅孫遁也廣雅孫去也杜本此

夏單伯送王姬公羊穀梁皆作逆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白虎通引作築王姬觀於外觀館古字通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redacted]爾雅錫賜也杜本此

王姬歸于齊

齊師遷紀郱鄑郚[redacted]地理志瑯邪郡缾縣有缾城水經注作郱城地理風俗記曰朱虛縣東四十里有郚亭城故縣也應劭曰臨朐有伯氏駢邑按駢卽缾也郱缾駢古字同郡國志齊國臨朐有二亭古郱邑杜並本此說文郚宋衛閒地按杜注北海都昌縣西有訾城卽此鄑訾音同唐志都昌縣郚城置訾亭縣以此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秋七月

齊王姬卒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公羊禚作郜下四年公穀並同

[redacted]按論衡書虛篇亦引作郜禚郜音同據此則禚當卽郜國說文郜周文王子所封國也濟南郜北郜本別劉炫難杜亦然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redacted]劉賈許紀季以酅奔齊不言叛不能專酅也本疏賈逵以爲紀季不能兄弟同心以守國乃背兄歸讎書以譏之疏及書後注漢按說文酅東海之邑杜注云紀邑蓋取穀梁傳說地理志留川國東安平孟康曰紀季以酅入於齊今酅亭是也杜本此

冬公次于滑公穀滑皆作郎[redacted]郡國志陳留郡襄邑有滑亭杜同此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公穀皆作饗文又云本或作會

三月紀伯姬卒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紀侯大去其國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秋郳犂來來朝公羊作倪黎來穀梁作[redacted]

世本郳顏居邾肥徙郳宋忠注云郳顏別封小子肥於郳爲小邾子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公穀皆作三月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秋公至自伐衛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redacted]爾雅云齊人來歸衛寶公羊穀梁經傳及左氏傳皆同惟左氏經獨言衛俘考三家經傳有六而五皆言寶此必左氏經之獨誤也按說文保从人保省聲古文保不省然則古字通用寶或保字與俘相似故誤作俘耳本疏顏師古曰經書齊人來歸衛俘傳言衛寶公羊穀梁經皆爲寶杜預注云疑左氏傳經誤按爾雅云俘取也書序曰遂伐三朡俘厥寶玉然則所取于衛之寶而來獻之經傳相會義無乖爽豈必俘卽是人杜氏之說爲不通矣惠棟云周書顧命陳寶赤刀說文引作保李氏鏡銘明如日月世之保與寶同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穀梁夜作昔

[redacted]詩鄭箋恆常也杜本此

夜中星隕如雨公羊隕作霣[redacted]服虔注如而也本疏見隱七年杜取此

按周禮大司樂正義引左傳作星霣而雨五行志曰如而也論衡藝增篇及說日篇兩引春秋並作夏四月辛卯夜中恆星不見星霣如雨

秋大水

無麥苗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redacted]

郡國志東郡穀城杜同此

按晉移屬濟北國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redacted]賈逵及說穀梁者皆云陳蔡欲伐魯故待之何休服虔云欲共伐郕杜取服說

按杜注云期共伐郕今考此年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經文及傳皆不及陳蔡知魯無期陳蔡共伐郕之事當以賈說爲長正義申杜又云陳蔡與魯境既遙遠無緣伐魯按既云境既遙遠則魯與蔡於約遠國伐近國若云二國可共約伐郕則郕與魯接境何爲獨不可伐魯乎正義之說可謂遁遁失據矣

甲午治兵公羊作祠兵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公羊郕並作成

秋師還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

無知弒其君諸兒(別本弒作殺今定从宋本)■賈逵以為弒君取國故以國言之(本疏在隱四年)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公穀蔇皆作暨)■郡國志琅邪國繒有蔇亭(杜本蔇作概同此) 夏公伐齊納子糾(公穀皆無子字糾作紏)■賈逵云不言公子文正也按正義則知賈氏本無子字與公穀合管子作子糺劉向新序淮南子並同 齊小白入于齊■賈服以為齊大夫來迎子糾公不亟遣而盟以要之齊人歸迎小白(本疏)按賈服蓋釋經文得之使齊大夫歸從于盟并有成約則公納子糾不須言伐且下言齊小白入于齊從國逆之文明齊大夫不樂魯君要盟因變計逆小白也若如杜云二公子各有黨迎小白者又非盟蔇之人則小白之入與者半不與者半又何得從引國逆而立之曰入例乎入自矛盾矣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地理志千乘郡博昌時水東北至鉅定入馬車瀆幽州浸京相璠云今樂安博昌縣南界有時水西通濟其源上出般陽北至高苑下有死時中無水為春秋之乾時也(水經注杜同此)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賈逵云俱子者愍之(本疏)按上經一本無子字此始有之故以為愍劉炫說與賈同正義譏賈非是 冬浚洙■京相璠服虔並言洙水在魯城北浚深之為齊備也(水經注)按此則京杜皆用服說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二月公侵宋 三月宋人遷宿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地理志濟陰郡乘氏應劭曰春秋敗宋師于乘丘是也按張華博物志亦云濟陰乘氏侯國古乘丘杜注以為泰山郡乘丘恐非小顏注地理志亦取杜說誤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穀梁獻舞作武)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說文䢻國也齊桓公之所滅按史記作郯(徐廣曰一作譚)蓋音同而誤郡國志濟南郡東平陵有譚城(杜同此)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按即莊元年郱鄑郚之鄑說文亦云宋魯閒地杜直云魯地亦誤 秋宋大水 冬王姬歸于齊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賈氏以為宋萬未賜族(本疏)又賈氏云公羊穀梁曰接(公羊疏)惠棟曰捷與接古字通易晉卦曰晝日三接鄭注曰接勝也禮內則接以大牢注云接讀為捷捷勝也音義並同今按正義譏賈云傳曰南宮長萬則為己氏南宮不得為未賜族今考春秋時族有不由君賜者如士會之孥處秦者為劉氏伍員之子在齊為王孫氏外傳知果自別其族為輔氏則南宮之族或因所居之地以自稱非由君賜亦未可知即如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氏亦非君賜是其一證又賈於前年乘丘之役南宮長萬下即注云南宮氏萬名是非不知萬氏南宮而此云未賜族者蓋以南宮實非君所賜氏故耳正義每申杜駁賈並無義理均所不取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穀梁齊侯作齊人)■賈服說北杏之會邾時已得王命(本疏) 按經書邾人始此故賈服云然十六年邾子克卒杜注云邾子者蓋齊桓請王命以為諸侯再同盟亦用賈服說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世本遂嬀姓地理志泰山郡蛇丘隧鄉故隧國(杜同此)京相璠曰遂在蛇丘東北十里(水經注)按蛇丘東北無城以擬之東北當作西北杜注承京相之誤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夏單伯會伐宋 秋七月荊入蔡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史記齊世家鄄作甄)■韋昭齊語注引作會于甄蓋音云內傳作甄水經注亦作甄地理志濟陰郡有鄄城(杜同此按三國魏時鄄城始稱屬東郡)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夏夫人姜氏如齊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公羊郳作兒[redacted]說文云郳齊地春秋傳曰齊
高厚定郳田按郳後爲齊所并故云齊地　鄭人侵宋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秋荊伐鄭　冬十
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公穀
許男下皆有曹伯二字[redacted]按成公十三年殄滅我費滑卽此故杜注言滑國
都費也　邾子克卒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公羊詹作瞻下同　夏齊人殲于遂公羊殲作瀸[redacted]說
文殲微盡也春秋傳曰齊人殲于遂杜本此　地理志遂鄉故遂國春
秋曰齊人殲于遂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　冬多麋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夏公追戎于濟西[redacted]服氏云桓公
爲好莊公獨不能修而見侵濟西曹地周禮疏　京相璠曰濟水自鉅
野至濟北水經注　秋有蜮[redacted]說文蜮短狐也似鼈三足以气射害
从虫或聲或又从國按諸本狐又作弧與漢書五行志同師古注
卽射工也亦呼水弩尋文義是當作弧矢之弧又按漢舊儀云蜮
鬼也魅與蜮古字通釋文本短狐又作斷弧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
齊侯宋公盟　夫人姜氏如莒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redacted]
韋昭國語注鄙邊邑也杜本此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夏齊大災　秋七月　冬齊人
伐戎穀梁作伐我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秋七月戊戌夫
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公羊眚作省[redacted]賈逵以文姜爲有罪故赦而
後葬以說臣子也春大赦國中罪過欲令文姜之過因是得除以
葬文姜本疏按賈從文義謂文姜薨在去年七月至十一月卽當葬

乃遲至七月之久此數月中國又無大事明文姜得罪先君國人
所知非因肆赦不可遂葬故賈云然耳正義說非　癸丑葬我小
君文姜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公穀皆作禦史記世家同　夏五月　秋七月
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冬公如齊納幣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祭叔來聘　夏公如齊觀社　公至自
齊　荊人來聘　公及齊侯遇于穀　蕭叔朝公[redacted]地理志沛郡
蕭故蕭叔國宋別封附庸也按蕭宋附庸杜注似以爲魯附庸非
秋丹桓宮楹[redacted]說文楹柱也春秋傳曰丹桓宮楹杜本此　冬十
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redacted]郡國
志河南尹卷有扈城杜同此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redacted]說文桷榱也椽方曰桷又齊魯
謂之桷春秋傳曰刻桓宮桷服虔注曰桷謂之榱榱椽也按國語
注唐固云桷榱頭也韋昭謂桷一名榱杜曰桷椽也蓋亦取說文
椽方曰桷之義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秋公至自齊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redacted]賈云宗婦同
姓大夫之婦詩疏杜取此　大水　冬戎侵曹　曹羈出奔陳　赤歸
于曹[redacted]賈逵以爲羈是曹君赤是戎之外孫故戎侵曹逐羈而立
赤本疏　公穀以爲赤蓋郭公以赤歸于曹郭公連爲一句又穀梁言
郭公名赤失國而歸于曹同上　郭公[redacted]按郭國不見於春秋考僖
二年晉伐虢公羊傳作郭戰國策亦同又昭元年會于虢穀梁亦
作郭周書王會解郭叔掌爲天子菉幣孔晁注郭叔虢叔是虢
郭音近義通此郭公卽虢公虢爲公爵書法亦合虢公下必繫以
事而史闕之否則虢公林父或於是年卒也又按十年虢侯殺寡公
子而城聚處之卽在此後一年考之史記晉世家於此年書晉公
子旣亡奔虢夫云旣亡則亡在此年之前可知又云虢以其故再
伐晉不克下二十六年傳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是此數年中虢晉正交兵非無

事可書又甚明但不敢縣斷故附記於此史記索隱曰虢後改稱
郭非是李善稱高誘戰國策注郭古文虢字也杜注周文王季弟
虢叔受封於虢或曰郭公因以爲氏公羊傳曰虢謂之郭聲之轉
也又其顯證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夏五月癸丑衞侯朔卒　六月
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春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泰社
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黃故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
封於南者取赤土封於西者取白土封於北者取黑土各取其方
土裹以白茅封以爲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之謂主土主土
者大社以奉之也胡三省通鑑注　伯姬歸于杞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
于門　冬公子友如陳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公羊無春字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地理志臨淮郡徐故國盈姓至春秋時
徐子章禹爲楚所滅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
伯同盟于幽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冬杞伯姬來　莒慶來
逆叔姬　杞伯來朝　公會齊侯于城濮■賈逵云城濮衞地杜取此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衞衞人及齊人戰衞人敗績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秋荊伐鄭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冬
築郿公穀皆作微■水經濟水逕微鄉東注云即春秋之郿京相璠曰
公羊傳謂之微在東平壽張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魯邑也杜本此
璠曰微子國路史　按水經注引杜注云有微子冢今注無之惠棟云
公羊釋文云築微左氏作麋麋古文眉眉與微古今字特牲饋食
禮眉壽萬年鄭注古文眉爲微　大無麥禾■服虔云陰陽不和
土氣不養故禾麥不成也傳言饑而經不書者得齊之糴救民之
急不至於饑也本疏　臧孫辰告糴于齊■何休公羊傳注賈逵曰糴
服虔云不言如重穀急辭以其情急於糴故不言如齊告糴乞師
則情緩於糴故云如楚乞師本疏　服又云無庾實也釋疏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劉賈云言新有故木言作有新木延廄不
書作所用之木非公命也本疏　按據此則經文缺作字可知　夏鄭
人侵許　秋有蜚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城諸及防■賈逵
云言及先後之辭本疏　地理志琅邪郡諸杜本此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次于成公穀皆作師次于成　秋七月齊人降鄣■劉
賈依二傳以爲鄣紀之遺邑也按說文鄣紀邑也與賈說同杜注鄣
紀附庸國今考紀在春秋時甚微疑不得有附庸又紀侯去國至
此已二十七年不得有附庸獨存杜注蓋非也郡國志東平國無
鹽有章城杜同此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齊人伐山戎■服虔云
山戎北狄蓋今鮮卑也史記集解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　六月齊
侯來獻戎捷■說文捷獵也軍獲得也春秋傳曰齊人來獻戎捷
秋築臺于秦■郡國志東平國范有秦亭杜同此　冬不雨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穀梁云魯邑范寧注小穀魯地也賈逵云
不數齊者世其祿本疏　郡國志東郡穀城春秋時小穀杜同此　圖經曲
阜西北有小穀城桂馥云水經注所稱小城正在曲阜西北漢以
項羽頭示魯人而葬羽於小穀其地去魯城當不遠　夏宋公齊
侯遇于梁丘■郡國志山陽郡昌邑有梁丘城杜同此　秋七月癸
巳公子牙卒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公穀
皆作乙未子般史記作子班師古漢書注般與班同　公子慶父如齊　狄伐邢■地理志
趙國襄國故邢杜本此

春秋左傳詁一

春秋左傳詁二　　南菁書院

陽湖洪亮吉稚存著

春秋經二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　齊人救邢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公穀皆作洛姑）　季子來歸　冬齊仲孫來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地理志東海郡都陽應劭曰春秋齊人遷陽是城陽國陽都應劭曰齊人遷陽故陽關是案城陽國陽都故城在今沂州府沂水縣西南都陽故城後漢書注云在承縣南則亦在今嶧縣西南矣二縣相去實不過一二百里郡國志琅邪國有陽都云故屬城陽而東海之都陽已省疑兩縣已并作一地故應劭云然錢大昕考異亦疑都陽侯國係城陽戴王之子當曰或即割陽都之鄉爲侯國本非兩地也今考都陽陽都爲一爲二尚未可知而爲齊人遷陽之陽則無疑義杜既不注所在而正義又云世本無有陽國不知何姓按禮記坊記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淮南王書氾論訓繆侯作蓼侯高誘注蓼侯皋陶之後偃姓之國鄭康成注既云陽繆同姓國則陽侯亦偃姓可知正義云不知何姓實亦未深考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賈逵云禘者遞也審諦昭穆遷主遞位孫居王父之處（宋本禮記疏）按王肅聖證論引賈逵說並同（杜取此）　秋八月辛丑公薨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賈服之說皆以爲文姜殺夫罪重故去姜氏哀姜殺子罪輕故不去姜氏（疏本）　公子慶父出奔莒　冬齊高子來盟　十有二月狄入衛■賈逵云不與夷狄得志于中國（疏引）　鄭棄其師

傳公（史記漢書皆作盤師古曰盤讀曰傳）

元年春王正月　齊師宋師曹師（刊本誤作曹伯唐石經作曹師與公穀合今據改）　次于聶北救邢■說文喦多言也从品相連春秋傳曰次于喦北讀與聶同按今本作聶因聶近而譌賈服以爲此言次于聶北救邢與襄二十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二事相反此是君也進止自由彼是臣也先通君命（疏本）郡國志東郡聊城有夷儀聚有聶城按夷儀聚即下文邢所遷聶城即此聶北也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公羊作陳儀）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按唐石經作齊人以尸歸尸字是後人增入不足據）　楚人伐鄭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公羊作打）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公羊作纓）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公羊作犂穀梁作麗）　獲莒挐（諸本並誤作拏今改正傳亦同）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賈逵云殺子輕但貶姜（疏本）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賈逵云楚丘衛地（史記索隱）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下陽（公穀皆作夏陽汲郡古文作下陽）■郡國志河東郡大陽有下陽城（杜同此）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公羊作盟於貫澤劉向新序亦引作貫澤）■賈逵云江黃楚人則不度德善鄰恃齊背楚故爲楚所滅（疏本）地理志汝南郡安陽應劭曰故江國今江亭是酈道元云貫城在蒙縣西北杜預以爲貫也云貫與貫字相似（杜本此）　冬十月不雨　楚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賈逵取穀梁以爲說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于民也言僖有憂民之志故每時一書文無憂民之志是以歷時總書（疏本）　徐人取舒■地理志臨淮郡徐故國盈姓廬江郡舒故國（杜本此）按玉篇引傳文及杜注作郐說文郐地名从邑舍聲不言所在知郐舒古字同也　六月雨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郡國志東平國須昌有陽穀城（杜同此）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公羊作公子季友穀梁涖皆作莅）■按涖依說文當作埭玉篇莅埭同儀禮鄭注涖臨也（杜本此）　楚人伐鄭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詁】賈逵云民逃其上爲潰也史記集解杜取此郡國志汝南郡召陵有陘亭杜同此 夏許男新臣卒【詁】賈逵云不言卒于師者會主加禮若卒于國本疏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詁】公羊傳曰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爲尊屈完以當桓公也服虔取以爲說本疏服又云來者外楚也嫌楚無罪言來以外之同上地理志汝南郡召陵師古曰召讀曰邵按水經注引此卽作邵陵杜本此 齊人執陳轅濤塗公穀轅皆作袁釋文袁本多作轅【詁】按襄二年傳陳成公使轅僑如會求成注云轅僑濤塗四世孫史記齊世家作袁陳世家作轅漢國三老袁良碑周之興媯滿爲陳侯至元孫濤塗以字爲姓曰袁法言曰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納執轅濤塗後漢書袁術傳袁氏出陳爲舜後注云陳大夫轅濤塗袁氏其後也袁轅古字同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八月公至自伐楚 葬許穆公公羊穆作繆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公羊茲作慈下同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杞伯姬來朝其子釋文杞伯姬來絕句云來歸寧朝其子猶言其子朝【詁】按公羊傳曰其言來朝子何內辭也注云據儀者不當書朝連來者內辭也是公羊作一句讀 夏公孫茲如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公穀皆作首戴下同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鄭伯逃歸不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詁】地理志江夏郡軑本弦子國杜本此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詁】地理志河南郡密杜本此師古曰即春秋傳六年圍新密者也 秋楚人圍許 諸侯遂救許 冬公至自伐鄭

七年春齊人伐鄭 夏小邾子來朝 鄭殺其大夫申侯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穀梁甯作寧釋文甯母如字又音無公羊穀梁亦兩音按石經作毋當从之【詁】郡國志山陽郡方與有泥母亭或曰古甯母杜同此 曹伯班卒公羊作般 公子友如齊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公羊陳世子款下有鄭世子華四字非【詁】按莊十七年杜注洮魯地此注又云曹地今攷下三十一年傳分曹地自洮以南是洮水在曹魯之界洮水南屬曹洮水北屬魯也 鄭伯乞盟 夏狄伐晉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九年春王三月丁未宋公御說卒公穀皆作禦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詁】春秋古地記云葵丘地名今鄭西三臺是也水經注案傳云西爲此會當以此說爲是杜注外黃縣東有葵丘則與司馬彪郡國志同杜于莊八年注又云葵丘齊地臨淄縣西有地名葵丘此則別一葵丘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甲子晉侯佹諸卒公羊作甲戌誤公穀佹皆作詭【詁】惠士奇曰鄭固碑云造膝佹辭是佹與詭通也按陸氏穀梁音義云左傳作佹今石經淳化本並作佹因從之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公羊作弒按公羊音義仍作殺音弒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狄滅溫溫子奔衛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公羊作卓子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秋七月 冬大雨雪公羊雪作雹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公羊作處臼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詁】郡國志東郡濮陽有鹹城杜同此 秋九

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詁】地理志北海郡營陵薛瓚曰營陵春秋時謂之緣陵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穀梁作繒下同）　秋八（釋文云本或作繒）地理志東海郡繒故國禹後（杜本此）世本鄫姒姓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詁】說文麓守山林吏也一曰林屬于山爲麓春秋傳曰沙麓崩服虔云沙山名麓山足林屬于山曰麓按麓鹿古字通漢書元后傳亦作沙麓劉熙釋名山足曰麓麓陸也言水流順陸燥也與穀梁說微異杜注取公羊說郡國志魏郡元城墟故沙鹿（杜同此）　狄侵鄭　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楚人伐徐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詁】地理志陳留郡長垣孟康曰春秋會于匡今匡城是郡國志長垣侯國有匡城（杜本此）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詁】地理志南陽郡隨有厲鄉故厲國也師古曰厲讀曰賴（杜本此）　按厲鄉在今隨州北今名厲山店太平寰宇記厲山在隨縣北一百里又引荊州記曰隨地有厲鄉村有厲山下有一穴是神農所生穴也神農號厲山氏蓋即以此賴爲楚與國當以在此者爲是惟司馬彪郡國志于汝南郡褒信侯國下云有賴亭故國今攷後漢褒信即前漢鄎縣屬潁川郡春秋時爲楚召陵邑非賴國地且桓十三年楚屈瑕伐羅楚子使賴人追之羅又在賴國西北故就近使追若汝南之褒信則去羅益遠非事實矣明褒信雖有賴亭實非賴國彪說誤也惠棟曰桓十三年傳云楚子使賴人追之杜注與此略同昭四年經云楚伐吳遂滅賴公羊傳于此年賴作厲釋文云厲如字又音賴公羊傳十五年釋文云厲舊音賴則知厲與賴本一國古音通故或作厲或作賴也今按厲賴與郭虢鄶夔竝同聲字又古字通　八月螽（公羊作蠓後同釋文云本亦作蠓）

九月公至自會　季姬歸于鄫（穀梁作繒）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詁】說文震劈歷震物者春秋傳曰震夷伯之廟　冬宋人伐曹　楚人敗徐于婁林【詁】郡國志下邳國徐本國有婁亭或曰古婁林（杜同此）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詁】爾雅隕落也說文作碩訓同云春秋傳曰碩石于宋五（杜本此）　按今本作隕杜注同公羊作實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詁】說文鶂鳥也春秋傳曰六鶂退飛按今本作鷁說文無鷁字當作鶂爲是穀梁作鶂劉向傳謨單傳亦作六鶂史記宋世家作實星如雨與雨偕下六鶂退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作六鶂退飛過我都董子春秋繁露王道篇應劭風俗通亦作大鶂皆傳寫之誤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公羊作慈）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詁】地理志臨淮郡有淮浦淮陰淮陵諸縣（杜本此）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詁】按古英氏城在今六安州英山縣東北英山縣即春秋時英氏地也張守節正義又云英後改爲蓼漢書地理志蓼屬六安國　夏滅項【詁】釋名項國名魯滅之也二傳以爲齊滅地理志汝南郡項故國（杜本此）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詁】地理志魯國卞（杜本此）　九月公至自會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公羊宋公下有會字）　夏師救齊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狄救齊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冬邢人狄人伐衛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公羊作宋人）　鄫子會盟于邾（公羊作鄫人會于邾婁）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秋宋人圍曹　衛人伐邢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

于齊（公羊會上有公字）　梁亡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劉賈先儒皆云言新有故在言作有新在故爲此言以異之（本疏）　夏郜子來朝■說文郜周文王子所封國

五月乙巳西宮災　鄭人入滑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冬楚人伐隨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水經注濮水又東北逕鹿城南郡國志曰濟陰郡乘氏有鹿城鄉春秋僖公二十一年盟于鹿上京杜並謂此亭也按道元蓋誤記今攷杜注云鹿上宋地汝陰郡有原鹿縣則與乘氏鹿城鄉非一地可知劉昭補注是其證蓋以爲在乘氏鹿城鄉者第京相璠司馬彪之說耳究當以杜說爲長　夏大旱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公羊盂作霍　穀梁作雩）■按盂雩音同古字亦通公羊作霍又以雩字近而誤也執宋公以伐宋　冬公伐邾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公羊作須朐　漢書五行志水經注並同）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玉篇郢胡經切鄉名在高密左氏傳曰戰于升陘按郢陘古字通玉篇蓋采舊說譯文本又作登陘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穀梁緡作閔　後同）■按史記田齊世家宣王卒子湣王地立湣王戰國策皆作閔王與此正同郡國志山陽郡東緡春秋時曰緡水經注引十三州志同（杜同此）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公羊作慈父）　秋楚人伐陳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晉侯夷吾卒■顧炎武云疑此錯簡當在二十三年之冬左傳曰九月晉惠公卒晉之九月周之冬也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說文燬火也春秋傳衛侯燬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釋例稱賈氏以爲譏不書歸者適世子故也　宋殺其大夫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地理志汝南郡南頓故頓子國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服虔云明不失子道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公羊速作遬）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釋文酅本又作巂　按公羊穀梁並作巂）　夏齊人伐我北鄙　衛人伐齊　公子遂如楚乞師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公羊夔作隗）■地理志南郡秭歸歸鄉故歸國水經江水注樂緯曰昔歸典叶聲律宋忠曰歸即夔歸鄉蓋夔鄉矣古楚之嫡嗣有熊摯者以廢疾不立而居于夔爲楚附庸後王命爲夔子按夔歸隗音近字可通假夔是古文正字　冬楚人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公至自伐齊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穀梁音義昭或作照非）■齊世家孝公卒孝公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是爲昭公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釋言買傳言盡蓋名買字盡（本疏）　說文買市也从网貝孟子曰登壟斷而网市利又盡聚也从聿取聲按取非聲當作从聿聚省市買聚天下之貨故買以盡爲字周禮司刺掌三刺之法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鄭元云刺殺也訊而有罪則殺之訊言也內殺大夫此及成十六年刺公子偃皆書刺者用三刺之法問臣吏萬民皆言合殺乃始殺之亦不枉濫　楚人救衛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楚殺其大夫得臣　衛侯

出奔楚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
于踐土　陳侯如會　公朝于王所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
衛衛元咺出奔晉　陳侯款卒　秋杞伯姬來　公子遂如齊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人秦人于溫今本邾子
作邾人唐石經岳本並作邾子是公羊作邾婁子　天王狩于河陽釋文狩本又作守公羊亦作狩穀梁作守
音同■穀梁傳曰水北為陽山南為陽溫河陽也水經河水注曰服
虔賈逵曰河陽溫也郭緣生述征記曰踐土今冶坂城是河陽城
故縣也在冶坂西北蓋晉之溫地今考冶坂城其下為冶坂津在
今孟縣西南而踐土在今滎澤縣西北王宮城之內故道元辨其
非　壬申公朝于王所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
復歸于衛　諸侯遂圍許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地理志琅邪郡黔陬故介國　公至自
圍許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後漢志注引作狄泉公羊本作狄泉■郡國志河南雒陽周時號成周有狄泉在城
中注曰蓋本在城外定元年城成周乃繞之　秋大雨雹　冬介
葛盧來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
侯鄭歸于衛　晉人秦人圍鄭　介人侵蕭　冬天王使宰周公
來聘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
免牲猶三望■周禮大宰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然則
凡祭必十日之前豫卜之也言四卜郊者蓋三月每旬一卜至四
月上旬更一卜乃成為四卜也此言四卜郊不從襄七年三卜郊
不從公羊傳曰曷為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
三卜何以禮求吉之道三今左傳以為禮不卜常祀則一卜亦非
不云四非而三是異於公羊說四時迎氣冬至夏至郊天等雖有

常時常日猶須審慎仍卜日故表記云不犯日月不違卜筮注曰
月謂冬夏至正月及四時所不違者日與牲尸也假令不吉改卜
後日故箴膏肓云天子郊以夏正上旬之日魯之卜三正下旬之
日是雖有常時常日猶卜日也本疏及周禮疏杜取此　秋七月　冬杞伯
姬來求婦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地理志東郡濮陽
衛成公自楚丘徙此故帝丘顓頊墟杜本此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公羊捷作接捷接古字同■按
古今人表作捷蓄傳寫誤　衛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　冬十
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
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公羊無師字穀梁初刊本亦無師字　癸巳葬晉文
公　狄侵齊　公伐邾取訾婁公羊傳作取叢穀梁作訾樓　秋公子遂帥師
伐邾　晉人敗狄于箕■郡國志太原郡陽邑有箕城杜同此　冬
十月公如齊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　隕霜
不殺草李梅實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公羊作癸亥朔　天王使叔
服來會葬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晉侯伐衛　叔孫得臣如京師■世本桓公生僖叔牙牙生戴
伯茲茲生莊叔得臣得臣生穆叔豹　衛人伐晉　秋公孫敖會
晉侯于戚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穀梁頵作髡史記楚世家作惲
漢書年表人表同　公孫敖如齊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丁丑作僖
公主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
伯晉士縠盟于垂隴穀梁作士穀公穀垂隴皆作垂斂■京相璠曰垂隴鄭地今
滎陽東二十里有故垂隴城水經注郡國志滎陽有隴城杜同此[illegible]

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公子遂如齊納幣
二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郡國志汝南郡平輿有沈亭故國姬姓杜同此　夏五月王子虎卒
秦人伐晉　秋楚人圍江　雨螽于宋　冬公如晉　十有二
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公穀皆無以字
四年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　晉
侯伐秦　衛侯使甯俞來聘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五經異義稱古春秋左氏說成風妾得立為夫人母以子貴禮也
駁五經異義父為長子三年衆子期明無二嫡也女君卒繼攝其
事耳不得復立為夫人禮記疏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釋文含亦作唅說文琀送終口中玉■賈服云含
賵當異人今一人兼兩使故書且以譏之按鄭康成箴膏肓云禮
天子二王後之喪含為先襚次之賵次之賻次之于諸侯含之賵
之小君亦如之含之下既有先後次第則每事遣一使可知鄭如
正義譏賈云春秋之世風教陵遲吉凶賀弔罕能如禮王之崩葬
魯多不行魯之有喪甯能盡至及備禮云云此依時勢立言非制
禮本意公羊及賈服並據常禮為說又經文著且字顯有禮文不
備之意正義以此譏賈非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王使
召伯來會葬穀梁作毛伯范甯云疑誤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鄀■地理
志南郡若鄀國志作都侯國按舊注亦不言鄀所在今攷傳云鄀
叛楚即秦是鄀國在秦楚之閒地理志南陽郡若本秦縣故城在
今宜城縣東南去武關不遠正秦楚兩國界也玉篇亦云鄀秦楚
界小國　秋楚人滅六■地理志六安國六故國皋陶後偃姓為
楚所滅杜本此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世本公子友生齊仲齊仲
生無逸無逸生行父按穀梁疏引世本又云季友生仲無佚無佚
生行父范甯注行父季友生生即孫也與杜注同今本杜注作季
孫友子大誤　秋季孫行父如晉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公羊作讙晉語
同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晉
狐射姑出奔狄穀梁作狐夜姑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七年春公伐邾　三月甲戌取須句公羊傳作須朐五行志亦同　遂城郚■說文
郚東海縣故紀侯之邑也郡國志魯國卞有郚鄉城杜同此　夏四
月宋公王臣卒穀梁作王臣　宋人殺其大夫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
于令狐　晉先蔑奔秦公羊作晉先眛以師奔秦石經同穀梁石經作蔑　狄侵我西鄙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郡國志河南郡卷有扈城
亭杜同此鄭道元云竹書紀年晉出公十二年河絕于扈即此　冬
徐伐莒　公孫敖如莒涖盟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
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乙酉公子遂會洛戎盟于暴公羊作伊雒戎
釋文本或作伊雒之戎此後人妄取傳文增耳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公羊
無而字石經穀梁亦同　螽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夫人姜氏如齊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
丑葬襄王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晉
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賈逵云箕鄭稱及非首謀本疏按箕
鄭上軍將士縠下軍將傳文亦先箕鄭而後士縠今顛于士縠下
言及箕鄭明非首謀故書法如此正義糾賈非也襄二十三年陳
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亦同此例　楚人伐鄭　公子遂會晉人
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
酉地震　冬楚子使椒來聘穀梁椒作萩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公羊傳曰衣被曰襚杜本此按釋文曰說文作裞云贈終者衣被
曰裞為衣死人衣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　楚殺其大夫宜申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栗　冬狄侵宋　楚
子蔡侯次于厥貉（公羊作屈貉）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公羊麇作圈穎容作麕）■穎容釋例云麇在當陽縣境
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匡諸本誤作筐今从岳本訂正）■服虔云叔仲惠
伯（史記集解）按經文叔字下衍一仲字今從石經及淳化本刪去與公
穀亦合漢書志及水經注亦作叔彭生今攷衍仲字蓋因傳文而
誤京相璠曰今陳留襄邑西三十里有故承匡城（水經注郡國志同杜同此）
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宋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
敗狄于鹹■服虔曰魯地也（史記集解）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公羊傳作盛）　杞伯來朝　二月庚子子
叔姬卒　夏楚人圍巢■地理志廬江郡居巢應劭曰楚人圍巢
巢國也（杜本此）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公羊術作遂古字通）　冬十
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服虔云河曲晉地（史記集解）　季
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公羊鄆作運）■地理志琅邪郡諸師古曰春秋
城諸及鄆者郡國志琅邪國東莞有鄆亭（杜同此）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蘧蒢卒（公穀本皆
作籧篨）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大室屋壞（公羊作世室）■賈服等
皆以為太廟之室也（本疏）服虔云太室太廟之上屋也（北史傳）　冬公
如晉衛侯會公于沓（公羊無公字）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
侯盟　公還自晉（公穀皆無公字）　鄭伯會公于棐（公羊作斐）■按郡國志河
南苑陵縣有棐林劉昭注左傳宣元年諸侯會于棐林杜預曰縣
東有林鄉（杜春秋地名作林亭）據此則棐即棐林或苑陵縣更有棐鄉矣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郡國志梁國穀孰有新城（杜同此）

道元云睢水又逕新城北即宋之新城亭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
于北斗（釋文引服孛音勃）■何休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杜本此）　公至自
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公羊作接菑）■按晉人左傳以為趙盾
公羊以為郤缺穀梁以為郤克今攷郤克乃傳寫之誤　九月甲
申公孫敖卒于齊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宋子哀來奔　冬
單伯如齊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子叔姬■服虔云子叔身執
閔之故言子為在室辭（本疏）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夏曹伯來
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秋齊人侵我西
鄙（諸本皆脫秋字今據宋本增入）　季孫行父如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石經本脫齊字後旁增）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公羊作犀
丘穀梁作師丘）■惠棟曰今公羊作犀丘郪本有西音釋文是毛詩衡門
日可以棲遲前發碑作西遲此其證也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
薨　毀泉臺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
杵臼（公羊作處臼）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
姜（公羊作聖姜）　齊侯伐我西鄙■服虔以為再來伐魯西鄙書北鄙
不書諱仍見伐（本疏）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諸侯會于扈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秦伯罃卒　夏五月戊戌
齊人弒其君商人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
臣如齊　冬十月子卒　夫人姜氏歸于齊　季孫行父如齊
莒弒其君庶其■劉賈許穎以為君惡及國朝則稱國以弒君惡

及國人則鄭人以弑本疏

春秋左傳詁二

陽湖洪亮吉稚存著

春秋經三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服虔曰古者一禮不備貞女不從故詩云雖速我獄亦不女從宣公既以喪娶夫人從亦非禮故不稱氏見略賤之也(本疏)

夏季孫行父如齊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公會齊侯于平州　公子遂如齊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秋邾子來朝(別本子誤人今从宋本改正)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晉趙盾帥師救陳■服虔云趙盾既救陳而楚師侵宋趙盾欲救宋而楚師解去(本疏)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公羊作斐)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公羊作柳)　晉人宋人伐鄭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水經注大棘後其地為楚莊所幷故圍稱曰大棘楚地也郡國志陳留襄邑有大棘鄉(杜同此)　秦師伐晉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公羊作夷獋)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葬匡王　楚子伐陸渾之戎(公羊作賁渾戎公穀戎上皆無之字)■服虔云陸渾在洛西南(史記集解)　夏楚人侵鄭　秋赤狄侵齊　宋師圍曹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　公至自齊　冬楚子伐鄭

五年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公羊作子叔姬)■按以下經校之此亦當有于字疑傳寫時脫也　叔孫得臣卒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楚人伐鄭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夏公會齊伐萊■地理志東萊郡黄按東萊卽古萊子國也(杜本此)　秋公至自伐萊　大旱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八年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地理志東萊郡腄按腄黄二縣皆齊地遂自黄復故卒于垂也腄垂同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爾雅繹陳也孫炎曰祭之明日尋繹復祭也(杜本此)　戊子夫人嬴氏薨(公穀皆作熊氏)　晉師白狄伐秦　楚人滅舒蓼(穀梁作鄝)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公穀皆作頃熊)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城平陽■地理志泰山郡東平陽(杜本此)　楚師伐陳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郡國志琅邪國陽都有牟臺(杜同此)　八月滕子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宋人圍滕　楚子伐鄭　晉郤缺帥師救鄭　陳殺其大夫泄冶(公穀本及家語大戴禮記史記漢書並作泄賈公彥周禮疏亦同今據改按此蓋唐時避諱所改玉篇以洩同泄然玉篇亦唐宋人所增改非原本也下泄字皆同此)

十年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公如齊　五月公至自齊■鄭賈許曰不書奔喪諱過也(釋例)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六月宋師伐滕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服虔云歸父襄仲之子(史記集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公羊作取蘱)■地理志魯國騶

繹山在北杜本此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

齊侯使國佐來聘　饑　楚子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詁〕京相璠曰穎川長平有故辰亭道元云此亭在長平城西北而杜氏言東南謬按杜蓋取京相璠之說至西北東南或傳寫之誤耳又辰陵穀梁作夷陵按史記楚世家頃襄王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索隱曰夷陵陵名後為縣屬南郡夷辰聲相近京杜以長平縣辰亭當之不若从穀梁作夷陵為諦也或疑較長平道稍回遠然按夷陵今宜昌府治與當陽荊門緊接二邑所屬之宛城為春秋時會盟之地何獨夷陵即以為遠耶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丁亥楚子入陳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詁〕賈逵云二子不繫之陳絕于陳也惡其與君淫故絕之晉楚有禮也本疏又賈氏依放穀梁云緇納者內難之辭釋例按左氏之意賈為得之杜說非也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楚子圍鄭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詁〕說文邲晉邑也春秋傳曰晉楚戰于邲按公羊傳獨以為邲水今攷水經注濟水于此又兼邲目春秋宣公十二年晉楚之戰楚軍于邲即是水也音卞據此則邲有卞音可補陸氏之缺道元又引京相璠曰邲在敖北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詁〕地理志沛郡蕭故蕭叔國宋別封附庸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詁〕賈氏許氏曰明異載詳者日月備易者日月略釋例京相璠曰今東郡濮陽縣東南三十里水經注郡國志東郡濮陽有清丘杜同此　宋師伐陳　衛人救陳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公羊作伐衛　夏楚子伐宋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穀梁作穀陸氏穀梁音穀曰一本作縠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秋九月楚子圍宋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詁〕賈逵云齊人來辭言其與衆同欲本疏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漢書作路劉寬碑陰同　秦人伐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秋螽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公羊作牟婁　初稅畝　冬蝝生〔詁〕釋文云劉歆曰蚍蜉子也董仲舒曰蝗子說文蝝復陶也劉歆說蝝蚍蜉子按賈義或同杜注用李巡說　饑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夏成周宣榭火北宋公羊本作謝按釋文榭本又作謝公羊火皆作災〔詁〕服虔曰宣揚威武之處惠棟曰周邢敦銘云王格于宣射古文榭字作射劉逵注吳都賦引國語曰射不過講軍實今本作榭知射即榭也說文無榭字後人妄增　秋郯伯姬來歸　冬大有年〔詁〕說文秊穀孰也从禾千聲春秋傳曰大有年孔廟碑亦作秊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穀梁作繒〔詁〕賈逵云使大夫往殘賊之本疏杜取此　甲戌楚子旅卒穀梁作呂史記年表世家並作侶　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公穀皆作檉釋文笙本又作檉又作朾

成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三月作丘甲〔詁〕服虔云司馬法云四邑為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詩疏又云司馬法九夫

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出長轂一乘甲
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四匹牛十二頭禮記疏杜取此　夏臧孫許及
晉侯盟于赤棘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公穀皆作貿戎晉敗之五行志云晉敗天子之師于
貿戎穀梁傳同　冬十月范寧穀梁注經冬十月下脫季孫行父如齊六字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
新築衛師敗績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
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鞍齊師敗績
公穀皆作曹公子手公羊音義云一本作午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
盟于袁婁公穀作爰婁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速卒公羊作遬
取汶陽田　冬楚師鄭師侵衛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
于蜀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
薛人鄫人盟于蜀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賈服皆云宋公衛
侯先君未葬而稱爵譏其不稱子禮記疏作十三年按疏　辛亥葬衛穆公
公羊作鄗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乙亥葬宋文公
夏公如晉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公羊作率師下同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公羊
廧作將穀梁作牆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衛侯使孫良夫來
聘　丙午及荀庚盟　丁未及孫良夫盟　鄭伐許■賈逵云鄭小
國與大國爭諸侯仍伐許不稱將帥夷狄之則無知也本疏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陸氏公羊音義
曰伯堅何休解曰左氏作堅字穀梁作賢字今定本作堅字惠士
奇曰按說文臤古文賢字漢校官碑曰優臤之寵今文尚書大誓
曰優臤播德是古皆以臤爲賢今按惠說是釋文作古刃反誤又
玉篇臤又作堅二云古千古兩二切今考說文臤緊同部疑臤字又
从緊字傳寫而誤二云古兩切亦非也　杞伯來朝　夏四月甲寅

臧孫許卒　公如晉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冬城鄆　鄭
伯伐許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仲孫蔑如宋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
首于穀公羊作荀秀　梁山崩■穀梁傳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按水
經注亦同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十有二月己
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本秋
穀梁作蟲■郡國志陳留郡封丘有桐牢亭或曰古蟲牢杜同此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服虔云鞌之戰諸
武宮以求勝故立其宮本疏　取鄟■按玉篇字書並云鄟邾婁邑
杜云魯附庸恐誤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壬申鄭伯費卒史記世家費作瀆索隱曰瀆音秘鄭本一作沸一作弗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冬季
孫行父如晉　晉欒書帥師救鄭公羊作率師侵鄭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吳
伐郯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
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八
月戊辰同盟于馬陵■史記魏世家太子與齊人戰敗于馬陵徐
廣曰在元城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地理志沛郡下蔡故州
來國杜本此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晉欒書帥師侵蔡
公孫嬰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來聘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
幣■服虔云不稱王人毋命不通故稱使婦人無外事儀禮疏　晉
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公穀皆作錫曲禮孔
疏引經作來錫公命■賈逵云諸夏稱天王畿內稱王夷狄曰天子王使榮
叔歸含且賵以恩深加禮妾母恩同畿內故稱王成公八年乃得
賜命與夷狄同故稱天子本疏　服虔曰夷狄曰天子禮記疏　冬十月

癸卯杞叔姬卒　晉侯使士燮來聘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
邾人伐郯　衞人來媵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
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redacted]郡國志陳留郡長垣有蒲城
杜同此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redacted]服虔云禮成婚禮記疏　晉人來媵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　晉欒書帥師伐鄭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　楚人入鄆　秦人白狄伐晉
鄭人圍許　城中城
十年春衞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公羊帥作率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
不郊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曹伯伐鄭　齊人來媵
丙午晉侯獳卒　秋七月公如晉　冬十月[redacted]按禮記中庸疏成
十年不書冬十月此有者當是後人增入今按公羊經文無此三
字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公羊作郤州下同[redacted]服虔以為郤犨郤克從祖昆弟按杜注則云從父兄
今考世本郤豹生冀芮及義芮生缺義生步揚缺生克揚生州州犨
犨據此則犨與克共曾祖故服云從祖昆弟杜改云從父誤矣
夏季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夏公會晉侯衞侯于瑣澤釋文云瑣澤按石經及諸
本並作瑣澤公羊作沙澤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三月公如京師　夏五月公自
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redacted]賈氏
以晉直秦曲無辭不得敵有辭故不書戰釋文　曹伯廬卒于師入穀
書作廬史記作彊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衞孫林父自晉歸于衞　秋叔
孫僑如如齊逆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
姜氏至自齊　冬十月庚寅衞侯臧卒　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衞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癸丑公會
晉侯衞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公羊戚作成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公羊歸下有之字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
卒　楚子伐鄭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
元自晉歸于宋　宋殺其大夫山　宋魚石出奔楚　冬十有一
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衞孫林父鄭公子鰌邾
人會吳于鍾離　許遷于葉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
師侵宋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甲午
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redacted]服虔云鄢陵鄭
之東南地也史記集解　地理志潁川郡鄢陵五行志晉有鄢陵之戰鄢
作鄢此杜本　按晉楚戰之鄢陵與克段之鄢本屬兩地杜注失于彼
而得于此若劉昭注司馬彪志合兩地為一非也　楚殺其大夫
公子側　秋公會晉侯齊侯衞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redacted]
酈道元云汳水又東逕甯陵縣之沙陽亭故沙隨國矣　公至自
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曹伯歸自京師　九月
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公羊作招丘[redacted]賈氏以為書執行父舍
于苕丘言失其所不書至者刺晉聽讒執之是已無罪也本疏　冬
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五行志作僑如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
及晉郤犨盟于扈　公至自會　乙酉刺公子偃
十有七年春衞北宮括帥師侵鄭公羊作北宮結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
齊侯宋公衞侯曹伯邾人伐鄭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惟南人闕斷作
嘉陵柯嘉書同　秋公至自會　齊高無咎出奔莒　九月辛丑用郊[redacted]
賈逵以二傳為說諸書用者不宜用也本疏　劉賈以為諸言用皆不

宜用反于禮者也同上　按賈誼本二傳皆杜莊為長　晉侯使荀罃
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十
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公羊作貍軫穀梁作貍蜃[redacted]
杜預春秋說云壬申十月十五日貍脤魯地也本疏　十有二月丁巳
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楚
人滅舒庸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redacted]晉語作胥之昧韋昭注胥
之昧胥童也按晉語童昏不可使謀是童有昧義故胥童字之昧
也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齊殺其大夫國佐　公如晉　夏楚
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redacted]地理志楚國彭城杜本此　公
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築鹿囿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晉侯使士魴
來乞師公羊作士彭何休解云考諸正本皆作士魴字者作士彭者誤矣[redacted]按毛詩祝祭于祊說
文作彭知祊彭古字通也說文又云彭或从方　十有二月仲孫
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丁未葬我君成
公

襄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
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公羊作韓屈　仲
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公羊鄫作合　秋楚公子壬夫
帥師侵宋古今人表作任夫顏師古匡謬正俗以爲當作王夫誤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罃來聘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redacted]說文睔目大也春秋傳鄭伯睔古今人表
作論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
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叔孫豹如
宋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
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公如晉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
盟于長樗　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
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redacted]郡國志魏郡曲梁侯國有
雞澤杜同此　陳侯使袁僑如會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
陳袁僑盟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
人姒氏薨公羊作弋氏下定姒作定弋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
姒　冬公如晉　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
晉　仲別本誤作叔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公穀皆作善稻[redacted]御覽引南
兗州記盱眙本春秋時善道也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
夫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
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公至自會　冬戍陳　楚公子貞帥師
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十有二
月公至自救陳公穀曹伯下有莒子邾子公羊作邾婁子滕子薛伯　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鄫　冬叔孫豹如邾　季孫宿如晉外傳作夙
檀弓鄭注亦同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七年春郯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小邾子來朝
城費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螽公羊作[illegible]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
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
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redacted]玉篇鄬字注引春秋
及杜注云亦作鄔餘詳見傳文下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
戌卒于鄵公穀髡頑皆作髡原鄵皆作操[redacted]玉篇鄵鄭地左氏傳曰鄭伯卒于鄵

陳侯逃歸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穀梁作公子溼穀梁音義曰溼本又作隰又音燮二十年同左氏作燮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災公羊作宋火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公羊作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水經注柤作郙按說文鄘沛國縣漢書地理志作鄘應劭曰音嗟師古曰此縣本爲鄘應音是也中古以來借鄘字爲之耳故皆爲鄘今考鄘春秋時爲楚地昭四年吳伐楚入棘櫟麻杜注鄘縣東北有鄘亭是也哀六年經叔還會吳于柤亦是此地蓋是地近吳故皆就近會之耳惠士奇云柤乃宋地非楚地晉楚方爭而與諸侯會于其地必無是理惠棟又引京相璠曰柤宋地今彭城偪陽縣西北有柤水溝去偪陽八十里司馬彪郡國志云彭城傅陽縣有柤水今按京相璠士地名書因下傳偪陽生文故以柤水當之究不若鄘縣爲得其實也王三云晉楚方爭不當與諸侯會其地定四年傳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謀伐楚國尚會于其地則此會更何疑乎尤可證者柤會之前先會于鄬鄬即楚地則惠說又不待辨矣又按昭六年傳鄭伯勞楚公子棄疾于柤者亦此地鄭畏楚強又知會取道于鄭故出境勞之耳杜注云鄭地蓋亦約略之詞惟此年經下注云楚地則較京相璠說爲得耳道元亦云柤水出自楚之柤地亦一證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地理志楚國傅陽故偪陽國莽曰輔陽師古曰偪音福左傳所謂偪陽釋文徐仙民曰甫目反是矣偪福傅輔音之轉耳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晉師伐秦

妘姓師古曰即偪陽妘姓者也按古今人表有偪陽子注云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公穀輒皆作輙　戍鄭虎牢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穀皆作京城北公羊疏云穀梁與此同左氏經作亳城北服氏之經亦作京城北乃與此傳同之也■惠棟云亳城當从服氏作京城京城鄭地在滎陽縣■元年解之京城是也今按此當以字近而誤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公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冬秦人伐晉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穀梁台作邰下同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秋九月吳子乘卒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公如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邿公羊傳邿作詩水經注同■說文邿附庸國在東平亢父邿亭春秋傳曰取邿杜本此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按楚語莊王使士亹傅太子葴韋昭曰葴恭王名今左傳作審史記同審葴音之轉也　冬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公羊蠆作囆下同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公羊作北宮結　己未衛侯出奔齊公羊作衛侯衎■不名者春秋二云孫林父甯殖出

其君仲尼修之曰衛侯衎出奔齊本疏 二十年 惠棟云臣逐君不可以訓猶召君也杜注從諸侯失國名公穀皆有衎字上十年傳說也今按穀梁本亦無衎字惠氏誤記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　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劉夏逆王后于齊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公救成至遇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隋志云推合丁巳朔　邾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公羊釋文云周一本作雕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 陸氏公羊音義云溴本作湨梁今公羊本亦作湨陸氏所見古本也 或■郡國志河內郡軹有湨梁此杜同　戊寅大夫盟■賈服皆以爲惡大夫專而君失權本疏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郕 公穀皆作成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公穀皆作瞯 ■按孟子宋牼荀子作宋鈃此牼作瞯亦以音同而轉　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公羊作洮 ■按此即昭七年傳季孫與孟氏之桃桃近成邑當在今兖州府甯陽縣左近　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公穀皆作齊高厚疑左氏經脫齊字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冬邾人伐我南鄙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秋齊師伐我北鄙 穀梁作齊侯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公羊作祝阿水經注引左傳亦作祝阿 ■地理志平原郡祝阿此杜本　晉人執邾子　公至自伐齊■賈逵曰圍齊而叛伐以策伐勳也本疏　取邾田自漷水■說文漷水在魯京相璠曰薛縣漷水首受蕃縣西北山陽湖陸 水經注　季孫宿如晉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公羊作瑗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白虎通引句作聞喪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公羊作喜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郛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城武城■京相璠曰今泰山南武城縣有澹臺子羽冢縣人也 水經注杜同此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應劭曰繁陽縣有繁淵春秋襄二十年經書盟于澶淵即繁淵也 水經注杜本此 應劭漢書注繁陽在繁水之陽按繁淵當在晉屬頓丘縣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穀梁燮作濕　蔡公子履出奔楚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公穀黃皆作光 ■賈逵以爲稱名罪其逼 本疏 按杜注稱弟明無罪也正義申杜云杜以鄭段有罪去弟以罪段今此存弟弄是罪黃之文者此以黃賈氏也今考春秋公羊鄭莊故段不稱弟穀梁傳文如二君之言自明此傳于陳侯無譏不書引此例又襄三十年天王殺其弟佞夫稱例曰佞夫稱弟不聞反謀也鄭段去弟身爲謀首也佞夫以不聞反謀尚得稱弟今黃無罪與公子黃不與罪其逼死非爲殺身爲謀首可比則稱弟而罪之義固兩不相妨杜注及正義未得其旨也　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春秋左傳詁四　　南菁書院

陽湖洪亮吉稚存著

春秋經四

襄公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redacted]賈逵云此年仲尼生哀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卒七十二年（三十六年本疏）公羊穀經文後書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無十有一月四字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redacted]劉賈說三叛人以地來奔不書叛謂不能專也（二十六年本疏）郡國志山陽郡有漆亭有閭丘亭（杜同此）按水經注洙水下引從征記曰杜謂顯閭閭丘也今按漆鄉在縣東北漆鄉東北十里見有閭丘鄉顯閭非也應劭十三州記亦云漆鄉邾邑見泗水下　夏公至自晉（穀梁作至自會）[redacted]按公如晉後未書有會當以左氏及公羊為長　秋晉欒盈出奔楚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公至自會（公穀薛伯上皆有滕子二字疑左氏經脫去）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夏邾畀我來奔（石經作鼻我宋本亦同按二十一年庶其非卿也正義引作鄭鼻我昭二十年經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昭二十七年經邾快來奔正義皆引作鼻是鼻畀二字音同字近公羊作鼻陸氏音義曰二傳作畀我石經穀梁作鼻我鼻畀亦音同左穀以鼻畀或古文省）[redacted]賈逵以為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本疏）按以畀我為庶其之黨賈必有據劉炫譏之非是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公穀皆作雍渝外傳作雍榆水經注引作淇水又東北逕雍榆城城字疑衍）　己卯仲孫速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晉人殺欒盈　齊侯襲莒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仲孫羯帥師侵齊（公羊釋文云仲孫偈本作竭亦作羯同居鶡反按公羊石經及諸刻本並作鶡刻本多改寬釋文本字不可不察）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公羊作陳儀五行志同下經同）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按昭四年傳作鍼尹宜白公羊釋文作鍼其廉反今考公羊石經及諸刻本並作鍼）　叔孫豹如京師　大饑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redacted]地理志平原郡重丘郡國志無重丘縣蓋建武時所省應劭曰安德縣北五十里有重丘鄉故縣也（水經注）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公羊作公孫囆）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公穀皆作吳子謁）[redacted]地理志廬江郡居巢應劭曰春秋楚人圍巢巢國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陸氏穀梁音義曰衎一本作衎）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穀梁作座）　晉人執衛甯喜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公羊作孔瑗）　衛殺其大夫甯喜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穀梁作專）[redacted]陸賈新語明誡篇春

秋書衛侯之弟鱄出奔晉書鱄絶骨肉之親并大夫之從鱄先人之境附他人之域窮涉寒饑越履而食不明之効也與二傳說並不同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redacted]書豹轉左氏云叔孫會如舍族爲尊夫人按襄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復何所尊而亦舍族春秋之例一事再見者亦以省文耳左氏爲短鄭箴曰左氏以豹違命故貶之而去族成十五年本疏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夏衛石惡出奔晉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冬齊慶封來奔　十有一月公如楚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乙未楚子昭卒史記作招論衡同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衎卒　閽弒吳子餘祭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公羊作衛世叔齊又莒人下滕人上公羊有邾婁人穀梁有邾人疑左氏經脫去[redacted]說文𥐻碣石也春秋傳曰鄭公孫𥐻字子石按左傳公孫段字伯石印段字子石說文所引疑有誤且字从段不从叚　晉侯使士鞅來聘　杞子來盟　吳子使札來聘[redacted]賈逵服虔皆以爲夷末新即位使來通聘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侯止出奔北燕　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公羊作薳頗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白虎通作世子班　五月甲午宋災　宋伯姬卒公穀經上皆無宋字亦不另行按疑因傳文而誤　天王殺其弟佞夫公羊作年夫佞年音同　王子瑕奔晉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穀梁下無宋字[redacted]按上既有如宋二字則下宋字亦疑衍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冬十月葬蔡景公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公穀皆同石經此下後人妄增出字[redacted]宋地與二十年二十六年盟會之地不同許氏說文[redacted]本在宋卽此司馬彪郡國志沛國杼秋故屬梁有澶淵聚注引襄二十年盟于澶淵之文以當之非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公羊[redacted]弱作[redacted]酌齊惡作石惡罕虎作軒虎虢作郭穀梁又作郭[redacted]潁氏曰臣無竟外之交故去弟以貶季友子招樂憂故去弟以懲過鄭段去弟惟以名通故謂之貶今公子圍公子招皆書公子公子者名號之美稱非貶詞也本疏引鄭例

三月取鄆[redacted]說文鄆有鄆地京相璠曰琅邪姑幕縣南四十里有員亭故魯鄆邑郡國志琅邪東莞有鄆亭杜同此　賈逵云楚以伐莒來討故諱伐不言取本疏按劉氏規杜以賈說爲是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公穀皆作大原穀梁傳云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redacted]地理志大原郡晉陽杜注大鹵大原晉陽縣也杜本此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公穀皆無輿字說文一本作莒展出奔吳　叔弓帥師疆鄆田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公穀皆作卷史記世家作麋索隱曰左傳作麇按麇與麋古字通　楚公子比出奔晉公穀公子上皆有楚字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夏叔弓如晉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季孫宿如晉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公羊作泉　夏叔弓如滕　五月葬滕成公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款出奔齊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公穀皆作雹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redacted]地理志故

南郡汝陰本胡子國此杜本 楚人執徐子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
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公穀賴皆作厲
九月取鄫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楚殺其大夫屈申 公如晉 夏莒牟夷
以牟婁及防茲來奔【詁】郡國志北海郡平昌有婁鄉 秋七月公
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公羊蚡作濆穀梁作賁【詁】按爾雅
濆大出尾下郭璞注曰今河東汾陰縣有水如車輪許濆沸湧出其
深無限名之為濆廣雅濆泉直泉也直泉湧泉也濆濆蚡皆古字
通用沸聲之轉 秦伯卒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
人越人伐吳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葬杞
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冬叔弓如楚 齊侯伐北燕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詁】賈逵何休亦以為魯與齊平許惠卿以為
燕與齊平服虔云襄二十四年仲孫羯侵齊二十五年崔杼伐我
自爾以來齊魯不相侵伐且齊是大國何為求與魯平此六年冬
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齊侯貪賄而與之平故傳言齊求之也本疏
按賈用穀梁傳以外及內曰暨義最諦又經下云叔孫婼如齊涖
盟明既平之後故往涖盟也杜注用許惠卿說曰燕及齊平非也
三月公如楚 叔孫婼如齊涖盟公羊婼作舍【詁】說文婼不順也春
秋傳曰叔孫婼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
惡卒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
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叔
弓如晉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 秋蒐
于紅【詁】劉賈穎曰蒐于紅不言大者言公大失權在三家也十一
年蒐于比蒲經書大蒐復書大蒐者言大衆盡在三家本疏 按劉昭
補注紅亭在泰山郡奉高縣西北左傳昭八年大蒐于紅杜注以
為在沛國蕭縣誤今从劉昭說蓋沛國之紅亭水經注以為郎地
理志之虹縣王莽改名曰貢師古曰虹亦音貢音義並異此傳釋
文云紅日東反則陸亦不以為沛國之紅也 陳人殺其大夫公
子過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
陳孔奐公羊作孔瑗 葬陳哀公【詁】賈服以葬哀公之文在殺孔奐之
下以為楚葬哀公本疏 按魯往會葬則為楚葬哀公可知杜注云嬖
人袁克葬之又自亂其例矣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許遷于夷 夏四月陳災【詁】公穀皆作
陳火公羊傳曰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穀梁傳曰國曰災
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賈服取彼為說言閔陳
不與楚故存陳而書之言陳尚為國也本疏 秋仲孫貜如齊 冬
築郎囿
十年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公羊齊作晉欒【詁】說文欒施字子旗知施
者旗也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公羊作隱如下同
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
【詁】賈逵服虔並云無冬剌不登臺觀氣公羊疏 按杜注此條及蒐于
紅等皆云史闕文恐非是宋公成卒公羊成作戌【詁】按公羊釋文云宋
戌讀左傳者音城何云向戌與君同名則宜音恤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
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弃疾帥師圍蔡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
薨 大蒐于比蒲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公羊作祲羊解曰穀梁傳作侵祥字
服虔注引者直作祥無侵字皆是所見異也【詁】按穀梁作祲祥釋文曰祲子鴆反解引
作侵皆是傳寫有異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
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公羊意如作隱如國弱作國酌罕虎作軒虎厥憖作屈銀釋文

北宮佗作佗愸魚新反徐五巾反[redacted]惠棟曰公羊作屈銀是愸讀為銀徐音是也
說文愸从心猌聲又犬部猌从犬來聲讀又若銀是古音皆以愸
為銀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
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穀梁有作友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redacted]地理志中山國唐杜本此
正義言經言于陽傳言于唐知陽即唐也賈氏云時陽守距難故
齊納[illegible]例　按說文唐古文作啺从口昜故讀陽為唐與公穀異此與
齊人來歸衛俘皆左氏古字古音之僅存者　三月壬申鄭伯嘉
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公羊作成然穀梁作成虎按左氏傳亦作成虎解見正義　秋七月　冬
十月公子愸出奔齊公羊作公子整　楚子伐徐　晉伐鮮虞[redacted]穀梁傳
日其日晉狄之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賈服取
以為說本疏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
君虔于乾谿穀梁谿作溪　楚公子弃疾殺公子比公羊殺作弒　秋公會劉
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于平丘[redacted]地理志陳留郡平丘杜本此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
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
吳歸于陳　冬十月葬蔡靈公　公如晉至河乃復　吳滅州來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
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公羊作夷昧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
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夏蔡朝吳出奔鄭公羊作昭吳穀無出字　六月丁
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公羊作戎曼子[illegible]惠引左傳作鄤子
[redacted]賈逵云楚子不名以立其子本疏　夏公至自晉　秋八月己亥

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郯子來
朝[redacted]說文郯東海縣帝少昊之後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
戎公羊作賁渾穀梁與左氏同無之字　冬有星孛于大辰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六月
邾人入鄅[redacted]地理志東海郡開陽故鄅國杜本此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己卯
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冬葬許悼公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穀梁作夢陸氏穀音義曰本或作鄸按
此則音同而轉[redacted]賈逵云前此以鄸叛也叛便從鄸而出叛不告故不書
本疏　賈又云所以華亥向甯射姑等不見有玉帛來聘者以其時未
為聊也同上　按寰宇記濟陰乘氏縣有大鄸城故老言古曹之鄸邑
也或作大鄸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按公羊縶作輒今考出公名輒即靈公之孫與孟縶服御
近必不同名當以左傳為是　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公羊作向寧後同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廬字从石經宋本改定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宋華亥
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redacted]賈逵云書入華貙兄弟作亂
召而逆之本疏　又云南里宋邑穀梁曰南鄙公羊疏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
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穀梁作蔡侯東今考蓋因東國而誤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甯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大蒐于昌閒公羊作昌姦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
景王王室亂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redacted]郡國志河南郡鞏有
皇亭劉昭注引左傳作喤杜同此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redacted]地理志河南郡河南故郟鄏地周成王遷九鼎周公致太平建

爲王城杜本此　冬十月王子猛卒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晉人圍郊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穀梁作雞甫水經注決水从雩婁縣遷雞備亭[illegible]賈逵云不國國晉師惡其同役不同心本疏　按賈據桓十三年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又傳言七國同役而不同心故本此立論正義譏之妄矣服虔云不書楚楚諱敗不告同上　胡子髠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公羊逞作楹穀梁作盈　天王居于狄泉[illegible]京相璠春秋地名云今大倉西南池水名翟泉書說言翟泉本自在洛陽北甚宏城成周乃繞之水經注　郡國志河南尹洛陽有翟泉在城中　尹氏立王子朝杜本此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公穀皆作公有疾乃復

二十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illegible]賈逵云仲尼時年三十五矣史記索隱　婼至自晉公羊作叔孫婼至自晉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公羊作鬱釐　冬吳滅巢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公穀皆作叔倪公羊樂大心作樂世心[illegible]按公羊疏云左氏經賈注者作叔詣　有鸜鵒來巢[illegible]說文古者鸜鵒不踰泲釋文鸜稽康音權又作鴝音劬公羊傳作鸛音權郭璞注山海經曰鸜鵒鴝鵒也高誘淮南王書注引作鴝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illegible]郡國志濟南郡祝阿有野井亭杜同此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illegible]郡國志陳留郡外黃城中有曲棘亭杜同此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illegible]賈逵云季氏示欲爲臣故以告廟本疏　夏公圍成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公至自會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楚殺其大夫郤宛穀梁郤作郤郤石經同[illegible]按呂覽慎行篇郤尹光虔之子今穀梁本郤亦作郄徐廣謨會史記楚世家文達以郤宛爲伯州犂之子非是辯已見某中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illegible]臣瓚漢書注乾侯在魏郡斥丘縣元和郡縣志斥丘故城在成安縣南二十里春秋時乾侯邑　夏四月丙戌鄭伯寗卒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寗卒公羊與上鄭伯寗並作寧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公羊作禹漢書古今人表地理志並同今從宋本[illegible]按經作羽傳作禹蓋經與傳不必盡合如定十五年齊侯衛侯次于蘧篨傳作垂葭哀四年經公孫霍傳作公孫肸可類推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公穀皆作荀櫟下同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公羊作黑弓[illegible]郡國志濫作藍云東海郡昌慮有藍鄉杜同此　服虔云公羊五分之然後受之邾婁本附庸三十里而言五分之爲大里國也公羊疏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illegible]賈逵云昭公得闞季氏奪

之不用命從謂此宜明爲季氏取于公也本疏按辭上晉皆當以賈義爲長　夏吳伐越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穀梁世叔作大叔公穀莒人下皆有邾人或左氏經失之公羊作邾婁人■賈逵云魯有昭公難故會而不盟本疏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定公

元年春王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戊辰公即位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九月大雩立煬宮　冬十月隕霜殺菽公羊作賈釋文云菽本又作叔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周禮鄭康成注引作雉門災及兩觀　秋楚人伐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賈逵云刺棄朝見辭失所不諱畢乙本疏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公穀皆作三月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公羊拔作枝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按自此以後莒不見于經水經注沭水下引尸子云莒君好鬼巫而國亡或當在春秋之後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公羊作公孫歸姓使同釋文云公孫生本又作姓音生皋鼬公羊作浩油　杞伯成卒于會公羊作杞伯戊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地理志南郡華容縣劭曰春秋許遷于容城是按水經注亦同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公羊作孔圄　葬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公羊作伯莒穀梁作伯舉淮南王書作柏莒古字並通■惠棟曰高誘呂覽注柏舉楚邑京相璠曰柏舉漢東地江夏有柏水或作舉疑即此也今按舉水出今麻城縣東龜頭山西南流至黃岡縣入江舉水經注同于漢爲西陵縣地唐李吉甫亦云龜頭山即春秋時柏舉也若江夏之柏水距此較遠疑京說非也楚囊瓦出奔鄭　庚辰吳入郢公穀郢皆作楚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公羊作正月　夏歸粟于蔡■賈逵取穀梁爲說云不書所會後也本疏　於越入吳■服虔曰賈續傳辭猶戎狄之稟于越不相入夷吳都賦包括于越注引春秋日于越入吳杜注于越人發語聲按于於字雖同既爲發語聲則作於爲近於字宜作烏音讀也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公羊作許男斯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范甯穀梁傳注曰仲孫忌而云仲孫何忌甯所未詳公羊傳曰譏二名按范氏因下文仲孫忌兼從公羊之說故云然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冬城中城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公羊傳曰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公羊疏云解曰古本無何字有者誤也穀梁及賈注皆無何字又哀十三年經云晉魏多帥師侵衛傳云此晉魏曼多也曷爲之晉魏多譏二名二名非禮也以此言之則此經無何明矣而賈氏云公羊曰仲孫何忌者書誤今按昭三十二年定三年六年十二年哀元年二年五年六年經文凡十二書仲孫何忌左氏公穀並同何以不去何字以譏之杜注云何忌不言何闕文其說是也古本此經何字有則後人誤增故公羊疏云有者誤也但疏舉守公羊之說復引哀十三年魏曼多以例之則非書春秋時人臣二名者多矣聖人豈取其在名之一字二字亦斷無一書再書之後方去一字以示譏也且哀十三年經左氏及穀梁皆作晉魏曼多公羊獨二名之說甚鑿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齊人執衛行人

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公羊作沙澤■郡國志魏郡元城有
沙亭杜同此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九月大雩■賈逵
云旱也疏本　冬十月諸本皆脫此三字今从石經及宋本增入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賈逵云還至
不月為曹伯卒月公羊疏　三月公至自侵齊　曹伯露卒　夏齊
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郡國志東郡燕有瓦亭
杜本此　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
遂侵衛公羊作晉趙鞅　葬曹靖公陸氏公羊音義曰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
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從祀先公
■服虔云自躋僖公以來昭穆皆逆禮記疏　盜竊寶玉大弓■劉
歆以來說左氏者皆以為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成王所以封
魯公也疏本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公羊作鄭囆卒　得寶玉大弓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秦伯卒　冬葬秦哀
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公穀皆作頰谷
■服虔云東海祝期縣史記集解　又云地一名水經注　郡國志東海郡祝
期春秋時曰祝其夾谷地杜本此　晉趙鞅帥師圍衛　齊人來歸
鄆讙龜陰田穀梁田上有之字■說文鄆魯下邑春秋傳曰齊人來歸鄆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公羊作圍費公羊疏云解曰
左氏穀梁此費字皆為郈但公羊曰本作費字與二家異賈氏不
言公羊作費者蓋文不備或所見異也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
帥師圍郈　宋樂大心出奔曹公羊作樂世心使同公羊疏云宋樂世心者世子亦作權故賈氏言
孫左氏穀梁作大字　宋公子地出奔陳公羊作公子地使同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
于安甫公羊作會于鞍穀梁經亦作甫　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仲
佗石彄出奔陳公穀皆作宋仲佗何休云後出宋者暴仲佗者欲帥國人去故舉國言之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世本叔弓生定伯閱閱生西巷敬叔叔生成子還還為叔弓曾
孫本疏　按杜注還叔詣曾孫恐誤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按
水經注汶水下云今其城無南面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季孫
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
黃公羊作晉侯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
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穀梁無衛侯二字公羊作垂瑕　夏築蛇淵囿■
京相璠曰今濟北有蛇丘城城下有水魯囿也俗謂之濁須水水經
注　大蒐于比蒲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
以叛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　薛弒
其君比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公穀皆作晉趙陽　二月辛巳
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公羊作公子佗人頓子牂作頓子牄
夏衛北宮結來奔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公羊作醉李地理志作檇李又作就李
李會稽郡由拳下注柴辟故就李鄉吳越戰地應劭曰由拳古之檇李也按檇醉就皆以音同而轉■說文檇以
木有所擣也从木雋聲春秋傳曰越敗吳於檇李賈逵云檇李越地
史記集解又王存九域志引作檇里　吳子光卒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羊作堅釋文云本
又作擧書牽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說文脤社肉盛以蜃故謂之脤天子所以親遺同姓春秋傳曰
石尚來歸脤按五經異義春秋左氏說同今春秋公羊穀梁說生
居俎上曰脤今本作脤杜注取此鄭康成周禮注引作天王使石
尚來歸脤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衛公孟彄出奔鄭　宋公之
弟辰自蕭來奔　大蒐于比蒲　邾子來會公　城莒父及霄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夏五月辛亥郊　壬申公薨于高寢　鄭罕達帥師伐宋（公羊作軒達後同）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公羊作蘧蒢公羊疏解云左氏作蘧蒢今傳作蘧蒢與經文異按）■賈逵云欲救宋盡恤鄰也（公羊疏）　邾子來奔喪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穀梁作弋氏卒）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辛巳葬定姒（穀梁作日下稷）　冬城漆■賴容曰漆有邾之舊廩（本疏）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穀梁牛下多角字）　夏四月辛巳郊　秋齊侯衛侯伐晉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說文漷水在魯沂水出東海費東西入泗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服虔云季孫尊鄭敵服先歸使二子與之盟（本疏）又云季孫斯尊鄭與仲孫氏伐敵服而使二子盟也（公羊疏）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公羊鐵作栗服引經罕達下無帥師二字見公羊疏）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服虔云季氏出桓公又為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又云俱在迭毀故不言及（本疏）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地理志東海郡開陽（杜本此按漢避諱改開陽）　宋樂髡帥師伐曹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公羊作三月公穀皆作弑石經亦作弑按諸刻本皆作殺與釋文合石經失于刊正）　蔡公孫辰出奔吳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城西郛　六月辛丑亳社災（公羊作蒲社）■賈氏云公羊云蒲社也（公羊疏）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公羊作城比釋文曰比本亦作芘亦作庇同音毗）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公羊作處臼）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六年春城邾瑕（公羊作城邾葭）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吳伐陳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叔還會吳于柤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史記作珍）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史記作田乞公羊荼作舍）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夏公會吳于鄫（穀梁鄫作繒公羊作鄫史記世家並作繒）■地理志東海郡繒故國（杜本此）　秋公伐邾　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宋人圍曹　冬鄭駟宏帥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吳伐我　夏齊人取讙及闡（公羊作僤下同公羊音義曰字林作僤）■地理志泰山郡剛故闡鄉應劭曰春秋取讙及闡今闡亭是也京相璠曰剛縣西四十里有闡亭（水經注）　歸邾子益于邾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闡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地理志陳留郡雍丘故杞國也（杜本此）　夏楚人伐陳　秋宋公伐鄭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公會吳伐齊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薛伯夷卒（公羊夷作寅寅夷音同古字通）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吳救陳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夏陳轅頗出奔鄭　五月公會吳伐齊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redacted]賈以爲言孟子者言吳之長女也春秋傳文疏　公會吳于橐皋[redacted]服虔云橐皋地名也史記集解　地理志九江郡橐皋杜本此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公羊作運[redacted]按杜注廣陵郡海陵有發繇亭今考二云廣陵郡海陵亦誤海陵縣前漢屬臨淮後漢已屬至晉大康中復立屬廣陵則已名海陽矣

宋向巢帥師伐鄭　冬十有二月螽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夏許男成卒公羊作戌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redacted]郡國志陳留郡平丘有黃池亭杜同此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公羊作晉魏多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盜殺陳夏區夫公羊作夏彄夫　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公穀兩家經止此[redacted]說文云麒仁獸麟大牝鹿也說左氏者云麟生于火而遊于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孔子作春秋春秋者禮也修火德以致其子故麟來而爲孔子瑞也奉德侯陳欽說麟西方毛蟲金精也孔子作春秋有立言西方兌兌爲口故麟來許慎謹案劉向揚雄皆以爲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今麟爲周異不得復爲漢瑞知麟應孔子而至鄭元以爲修母致子不如立言之說密也賈逵服虔穎容等皆以爲孔子自衛反魯考正禮樂修春秋約以周禮三年文成致麟麟感而至取龍爲水物故以爲修母致子之應本疏服虔云麟中央土獸土爲信信禮之子修其母致其子視明禮修而麟至思睿信立而虎擾言從人成而神龜在沼聽聰知正則名川出龍貌恭性仁則鳳凰來儀禮記疏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redacted]賈逵亦云此下弟子所記服虔云春秋終于獲麟故小邾射不在三叛人中也弟子欲明夫子作春秋以顯其師故書小邾射以下至孔子卒本疏杜取此　夏四月齊陳恆執其君寘于舒州[redacted]史記齊世家田常執簡公于徐州索隱曰徐音舒其字從人左氏作舒舒陳氏邑說文作郤郤在薛田敬仲世家同惠士奇曰戰國策齊一篇曰楚威王戰勝于徐州高誘曰徐州或作舒州是時屬齊棟按徐舒古音通易困之九四曰來徐徐釋文云子夏易傳作荼荼鄭康成考工記注曰荼古文舒假借字鄭司農云荼讀爲預頊字是徐與舒同說文作郤讀若塗易釋文云荼音圖然則舒亦有塗音與非也司馬貞得之今考禮記玉藻篇諸侯荼鄭康成注云荼讀爲舒遲之舒是又一證　庚戌叔還卒　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陳宗豎出奔楚　宋向魋入于曹以叛　莒子狂卒諸本皆誤　六月宋向魋自曹出奔衛　宋向巢來奔　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壬今从石經及宋本釋文改正　秋晉趙鞅帥師伐衛　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　冬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　陳轅買出奔楚

有星孛　饑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　夏五月齊高無丕出奔北燕　鄭伯伐宋　秋八月大雩　晉趙鞅帥師伐衛　冬晉侯伐鄭　及齊平

衛公孟彄出奔齊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　衛侯輒來奔

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春秋左傳詁四

南菁書院

陽湖洪亮吉稚存著

傳

惠公元妃孟子【詁】諡法愛人好與曰惠又曰柔質慈民曰惠史記魯世家惠公名弗湟世本作弗皇陸德明釋文作不皇春秋元命包元首也詩閟宮建爾元子毛傳亦同傳曰嘉耦曰妃爾雅釋詁孟長也張揖廣雅釋詁孟始也世本宋子姓（杜本此）孟子卒【詁】服虔云重言孟子者嫌與惠公俱卒故重言之（本疏）鄭元禮記注卒終也劉熙釋名卒竟也繼室以聲子【詁】呂覽上德篇高誘注繼續也王逸楚辭注同禮記三十壯有室鄭元注有室有妻稱室也諡法不生其國曰聲服虔云聲子之諡非禮也（杜佑通典引）生隱公【詁】諡法隱拂不成曰隱又不顯尸國曰隱又見美堅長曰隱世本隱公名息姑史記止作息宋武公生仲子【詁】史記宋世家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國于宋世本宋更名睢陽諡法剛彊直理曰武又威彊敵德曰武又克定禍亂曰武又刑民克服曰武又夸志多窮曰武鄭元禮記注仲中也一切經音義引韓詩同言位在中也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詁】王充論衡雷虛篇紀妖篇並作有文在其掌自然篇仍作手字按古掌字本作爪說文爪从反爪孟子母仉氏仉即爪之誤也曰為魯夫人【詁】史記周本紀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魯應劭曰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曲禮曰諸侯曰夫人鄭元注夫之言扶釋名諸侯之妃曰夫人夫扶也扶助其君也故仲子歸于我【詁】詩毛傳婦人謂嫁曰歸鄭元禮記注歸謂歸夫家也虞翻易注歸嫁也（杜本此）生桓公而惠公薨【詁】諡法辟土服遠曰桓又克敬勤民曰桓又辟土兼國曰桓是以隱公立而奉之【詁】賈逵云隱立桓為太子奉以為君（本疏稱賈逵解詁）鄭衆以為隱公攝立為君奉桓為太子（同上）按杜注亦本賈義惟正義以奉以為君為賈之妄不知賈實依經為訓使國人知桓有君道而奉之非隱以君禮奉桓也周禮鄭注奉猶進也廣雅奉持也又云奉獻也是奉皆有尊崇之義故賈云奉以為君耳

隱公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詁】說文攝引持也鄭元周禮注攝訓為代或云攝假也（杜本此）賈服之徒以為四公皆實即位孔子修經乃有不書（本疏）劉賈潁為傳文生例云恩深不忍則傳言不稱恩淺可忍則傳言不書（同上）賈氏云不書隱即位所以惡桓之篡（釋例）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釋文一本無故字）【詁】賈服以為北杏之會時已得王命（本疏）服虔云爵者醮也所以醮盡其材也（同上）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為蔑之盟 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詁】說文郎魯亭也（杜本此）不書非公命也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詁】地理志南陽郡宛故申伯國（杜本此）賈逵云凡言初者隔其年後有禍福將終之乃言初也（本疏）白虎通娶者取也按釋文本娶多作取生莊公【詁】諡法嚴敬通克服曰莊又兵甲亟作曰莊又勝敵志彊曰莊及共叔段【詁】賈服以共為諡諡法敬長事上曰共按以共為諡賈服之義為長正義云見殺出奔無人與之為諡今攷魯之穆伯晉之欒懷子皆出奔見殺得有諡叔段莊公母弟雖出奔得追諡可知杜云段出奔共故云共叔則虞公出奔共虢亦當謂之共乎明當以賈服為長也莊公寤生【詁】按應劭風俗通不舉寤生子俗說兒墮地未可開目便能視者謂寤生是寤生始生即開目者又南涼錄禿髮傉檀母晝寢而生傉檀父䟽曰此兒易生如鄭莊公則又以易生為寤生今考杜注以莊公因寤寐而生則與慕容德正同故注義亦與德父䟽之言相似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詁】京相璠曰制鄭邑（水經注）地理志河南郡成皋故虎牢或曰制（杜本此）按杜注地理多取京相璠說

公曰制巖邑也釋文巖本又作嚴[illegible]爾雅釋山巖嶬巖山貌也按成皋四面皆山故曰巖邑號叔死焉[illegible]地理志河南郡滎陽應劭曰故虢國今號亭是也杜本此　按地理志又云子男之國虢會爲大恃勢與險鄭語史伯亦云虢叔恃險此即號叔恃巖邑之證佗邑惟命請京[illegible]賈逵云京鄭都邑史記集解　地理志河南郡京師古曰即鄭共叔段所居也杜取此　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illegible]賈逵馬融鄭元王肅之徒爲古學者皆云雉長三丈本疏　古春秋左氏說云百雉爲長三百丈方五百步禮記疏　左氏說一丈爲板板廣二尺五板爲堵一堵之牆長丈高丈三堵爲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以度其長者用其長以度其高者用其高也本疏引五經異義　按諸說不同杜蓋取賈說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illegible]周書作雒解大縣立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不舉中從可知案與祭仲之言適合所謂先王之制也今京不度[illegible]說文度法制也杜本此　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illegible]服虔云滋益也蔓延也謂無使其益延長也衆經音義　蔓難圖也蔓草[illegible]說文蔓葛屬按葛屬皆延蔓故上云滋蔓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illegible]說文斃頓仆也斃或从死韋昭國語注斃踣也杜本此　子姑待之[illegible]詩毛傳姑且也杜本此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illegible]按周語百姓攜貳韋昭注貳二心也此貳于己義亦當然杜注云兩屬嘗至文生訓非本義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illegible]說文䢭鄭地今本作延案下傳晉侯伐鄭及䢭唐開成石經本即作䢭三國魏志袁紹渡延津進軍魏武即此道元云河水自酸棗縣又東北逕延之延津杜亦同　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illegible]說文暱黏也春秋傳曰不義不暱按今本作暱暱與黏音同又假借字今考不黏之義正與將崩相屬自當以黏爲長杜訓親暱失之又按考工記凡暱之類不能方鄭司農云故書暱或作樴杜子春云樴讀爲不義不暱之暱或爲勠勠黏也賈公彥引左傳亦作暱李善文選注引左傳同吾友陳樹華云唐元度九經字樣暱字注音相黏也見春秋則知唐時尚有作暱者　大叔完聚[illegible]服虔以聚爲聚禾黍也本疏　按完聚以服說爲長杜云城郭人民失之繕甲兵具卒乘[illegible]說文繕補也廣雅繕治也二蒼同高誘呂覽注步曰卒衆經音義引二蒼載曰乘杜本此　將襲鄭[illegible]白虎通襲論襲者何謂也行不假塗掩人不備也夫人將啟之[illegible]說文启開也杜本此　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illegible]司馬法一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杜本此　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輕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二乘兼一百人爲一隊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illegible]賈逵曰共國名史記集解　地理志河內郡共故國杜本此　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illegible]服虔云公本欲養成其惡而加誅使不得生出此鄭伯之志意也本疏杜取此　遂寘姜氏于城潁[illegible]廣韻引杜注寘置也釋文同賈逵云鄭地杜取此　按水經注洧水南有鄭莊公望母臺而誓之曰不及黃泉[illegible]服虔云天元地黃泉在地中故曰黃泉史記集解杜本此　一曰泉在地中故曰黃泉也李善文選注　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illegible]賈逵云潁谷鄭地水經注同上　水經潁水出潁川陽城縣西北少室山酈道元云潁水有三源奇發右水出陽乾山之潁谷春秋潁考叔爲其封人按廣韻潁禾末也穎也又姓左傳有穎考叔今攷潁考叔以潁谷得名當作穎爲闕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

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爾雅肉謂之羹字林羹肉有汁也
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按僖五年服虔注繄發聲也則此亦
當同杜注云語助即取此義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
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詩傳掘閱鄭箋掘地解
閱謂其始生也管子山權數篇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尹知章注
掘穿也又物及穿地至泉曰闕吾友桂馥云掘閱掘闕即左氏闕
地之義隧而相見■賈逵國語注闕地通路曰隧鄭元禮記注隧
延道也杜本此 羣類墳墓隧也文選注 後漢書陳蕃傳不閉其隧其誰
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惠棟補注曰
融古文作彤張衡思元賦展洩洩以彤彤李善注引左傳鄭莊公
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彤彤融古字通按穀阮碑亦以彤
爲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服虔云入言公出言姜
明俱出入互相見本疏 思元賦舊注泄泄彤彤皆和貌按泄諸本皆
作洩因避唐諱今訂正下同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
也■爾雅純大也詩毛傳同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
鄭元禮記注匱乏也永錫爾類■王逸楚辭章句類法也詩云永
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鄭元服虔皆以
軌爲車轍也本疏 說文同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
月外姻至■說文姻壻家也女之所因婚婦家也按散言之則並
通故詩曰僕婚姻也周禮睦婣鄭注婣親於外親也婣姻古字通
杜注婣猶親也本此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諸本或作預从宋本
改■高誘淮南王書注韋昭國語注並云豫備也非禮也　八月
紀人伐夷■服虔漢書注劇縣故紀侯國今紀亭是杜本此　夷不告
故不書　有蜚不爲災亦不書■說文蜚臭蟲負蠜也杜本此　惠
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地理志陳留郡外黃臣瓚曰縣有黃溝

故氏之也杜同 亦 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　冬
十月庚申改葬惠公■賈逵云改備禮也太平御覽 公弗臨■賈逵云
葬嗣君之事公弗臨言無恩禮曰改葬緦也同上 故不書惠公之薨
也有宋師大子少■服虔以爲宋師即黃之師也是時宋來伐魯
公自與戰本疏 葬故有闕■賈逵云言是以禮闕故御覽 是以改葬
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地理志河內郡朝歌紂所都周武
王弟康叔所封更名衛杜本此　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
爲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地理志宏農郡
陝故虢國北虢在大陽東虢在滎陽西虢在雍杜本此　請師于邾邾
子使私于公子豫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于翼不書
非公命也　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　十二月祭伯來非王
命也　衆父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賈逵云不與大斂則不
書卒本疏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　莒子娶于向向
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　司空無駭入極費庈諸本
誤作庈字今从[illegible]文改正 父勝之　戎請盟秋盟于唐復修戎好也　九月紀
裂繻來逆女卿爲君逆也　冬紀子帛莒子盟于密魯故也　鄭
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

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　夏君氏卒聲子也
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此上三字諸本皆誤於今从石經宋本訂正姑故不
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　鄭武公莊公
爲平王卿士■賈逵云卿士之有事者六卿也御覽 王貳于虢鄭伯
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韋昭國語注質信也王子狐■賈
逵云周平王之子同上 杜取此 爲質於鄭鄭公子忽■賈逵云鄭莊公
太子忽也同上 說文曶出氣詞也从曰象气出形春秋傳曰鄭太子
曶按古今人表仲忽作中曶揚雄傳于時人皆曶之漢樊敏碑奄

智滅形智乃古息字爲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詩毛傳
畀與也釋文周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賈逵云溫周地名
蘇氏邑也同上　漢書地理志河內郡溫故國己姓蘇忿生所封也按
云四月云秋皆舉夏時而言杜注非也秋又取成周之禾■地理
志河南郡洛陽是爲成周杜本此　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
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閒之苟有明信詩正義采蘩引
傳作明信　澗谿沼沚之毛■爾雅山夾水澗山豄無所通谿說文同按
杜注云谿亦澗誤詩毛傳沼池也沚渚也廣雅毛草也詩采蘩傳
引此毛即作草杜本此　蘋蘩薀藻之菜■詩毛傳蘋大萍也蘩皤蒿
也薀藻聚藻也按杜注薀藻聚藻非毛傳意今攷顏
氏家訓書證篇引郭注三蒼云薀藻之類也則薀亦水草不可空
訓作聚且尋上下文義澗谿沼沚筐筥錡釜皆四者並舉況薀字
从艸何得空訓作聚杜氏之說疎矣筐筥錡釜之器■詩毛傳方
曰筐員曰筥有足曰錡無足曰釜杜並本此　潢汙行潦之水■服虔云
畜小水謂之潢水不流謂之汙行潦道路之水是也本疏　一云水不
流謂之汙文選注　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鄭元周禮注薦羞皆
進也未食未飲曰薦既食既飲曰羞按此傳于鬼神言薦于王公
言羞蓋即此意杜羞字注本此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
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武氏子來
求賻王未葬也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諡法
短折不成曰殤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
之靈■薛綜東京賦注靈明也得保首領以沒■說文歾終也从
歺勿聲歿字注云歾或从叟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
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
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
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

子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
諡法聖善周聞曰宣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
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石經及諸本作荷今从詩頌及釋文改正　其是之謂乎
冬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按哀十二年傳服虔注尋之言
重也溫也義當同此地理志泰山郡盧郡國志屬濟北國杜本此　庚
戌鄭伯之車僨于濟■服虔云僨仆也漢書注　按釋文取服說水經
濟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爲沇水至鞏縣北入于河　衞莊公
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服虔云得臣齊世子名居東宮詩疏杜取此
曰莊姜美而無子衞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于陳■地理志淮陽
國陳故國舜後胡公所封杜本此　曰厲嬀■諡法暴慢無親曰厲世
本陳嬀姓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諡法典禮無愆曰戴
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說文嬖便嬖愛也有寵
而好兵公弗禁■廣雅禁止也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賈逵云衞
上卿史記集解　按說文無碏字當作唶說文唶大聲也諸或从唶今本
碏字當屬唶傳寫之譌又熹平石經作踖廣韻踖敬也按莊十九
年敗黃師于踖陵石碏字或从此今定从唶臣聞愛子教之以義
方■廣雅方義也何晏論語注方義方也弗納于邪驕奢淫佚■
說文泆水所蕩泆也按此喻人性蕩泆如水所自邪也四者之來
■服虔云言此四者過從邪起本疏　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
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感感而能眕
者鮮矣■鄭元禮記注感恨也釋文本此按感字下已从心再加
心旁非是今諸刊本皆誤作憾此从石經宣十一年二感往矣成
二年釋感等字尚皆作感因據改下並同說文眕目有所恨而止
也按爾雅釋言眕重也釋文本此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閒親新
閒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
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

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四年春衛州吁弒桓公而立公與宋公爲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注】服虔以先君爲莊公本疏　一云隱二年鄭人伐衛先君莊公詩疏　按州吁弒桓公必不更爲之修怨此先君服說指莊公最是杜注非也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注】服虔云公子馮將爲君之害詩疏　君爲主敝邑以賦【注】服虔云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謂之賦同上　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注】地理志汝南郡上蔡故蔡國杜本此　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注】服虔云衛使宋爲主使大夫將故敘衛于陳蔡下同上　詩序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按詩序正本毛傳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　圍其東門五日而還　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注】廣雅紛紛亂也紛棼古字通釋文亦云棼亂也　夫州吁阻兵而安忍【注】文選注引此傳文并杜注云阻恃也今杜注無之則此二字或係服注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注】詩鄭箋戢斂也　將自焚也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　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於陳曰衛國褊小【注】王逸楚辭章句褊狹也　老夫耄矣【注】說文年九十曰𦒱从老从蒿省玉篇收𦒱耄二字耄字下注與上同亦作耄五經文字耄字从老省从毛今从釋文及石經作耄後同按經典通作旄周禮釋文載曰老旄禮記旄期稱道不亂者孟子反其旄倪是也又作眊漢書武帝紀哀夫老眊孤寡鰥獨平帝紀及眊悼之人師古曰眊古耄字八十日眊是耄毫旄眊本一字古通　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注】鄭元儀禮注涖臨也下並同　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注】服虔云右宰醜衛大夫濮陳地史記集解　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衛人逆公子晉于邢【注】賈逵云邢周公之允姬姓國同上　冬十二月宣公即位書曰衛人立晉衆也

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注】釋文本亦作漁者臧僖漢書作釐伯諫曰【注】世本臧僖伯彄孝公之子孝公生僖伯彄彄生哀伯達達生伯氏瓶瓶生文仲辰本疏及注二十八年疏　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注】廣雅軌道也高誘淮南王書注軌者法度之名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釋文云本亦作廋音蒐國語春以蒐振旅亦作搜李善文選注蒐與搜古字通漢書多作獀【注】爾雅春獵爲蒐夏獵爲苗秋獵爲獮冬獵爲狩按蒐亦作搜鄭元禮記注曰春獵爲搜夏苗秋獮【注】釋文曰獮說文作𤢂殺也按今說文作𤢂秋田也从犬璽聲　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注】國語蒐于農隙韋昭注隙閒也薛綜西京賦注振整理也爾雅旅衆也杜並本此　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注】鄭氏云軍所以討獲曰實文選注　昭文章【注】服虔解此亦引司馬職文明是旌旗所建用秋辨旗物之法本疏　明貴賤辨等列【注】小爾雅列次也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釋文之肉本作其肉　一【注】服虔以上登爲升下登爲成本疏　廣雅俎几也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公不射公者作君　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

曰吾將略地焉■說文略經略土地也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地理志河東郡聞喜故曲沃晉武公自晉陽徙此趙國襄國故邢國又河東郡絳晉武公自曲沃徙此郡國志河東郡絳邑有翼城杜本並此　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韋昭國語注隨晉邑杜本此　按山西圖經隨城在今介休縣東　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　四月鄭人侵衛牧■按爾雅郊外謂之牧非邑名與下伐宋入其郛同前年伐鄭圍其東門故鄭亦侵其牧地以報之又衛地無名牧者若二云朝歌之牧野則亦不可僅名爲牧明杜注非也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地理志東郡南燕本南燕國姞姓黃帝後杜本此　鄭祭足原繁泄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詩鄭箋虞度也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　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　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初學記稱韓詩萬大舞杜本此　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服虔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宋書及通志服以用六爲六八四十八人大夫四爲四八三十二士二爲二八十六本疏　按宋傅隆之云若如杜注至士祗餘四人豈復成樂參詳以服說爲是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賈逵云兌爲金爲閶闔風也乾爲石爲不周風也坎爲革爲廣莫風也艮爲匏爲融風也震爲竹爲明庶風也巽爲木爲清明風也離爲絲爲景風也坤爲土爲涼風也本疏四十九杜略取此　按賈依易緯通卦驗文相配服虔以爲八卦之風乾音石其風不周坎音革其風廣莫艮音匏其風融震音竹其風明庶巽音木其風清明離音絲其風景坤音土其風涼兌音金其風閶闔本疏　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爲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韋昭國語注郛郭也杜本此　以報東門之役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感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　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入郛之役也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更成也■服虔云公爲鄭所獲釋而不結平於是更爲約束以結之故曰渝平本疏　按經書渝平傳曰更成今服注更爲約束二云云是服亦訓渝爲更與張揖同　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鄂■世本居篇云唐叔虞居鄂宋忠曰晉地今在大夏晉人謂之鄂侯　夏盟于艾始平于齊也　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爲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韋昭國語注悛止也詩鄭箋從隨也杜本此　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按莊十五年傳引商書亦有惡之易也四字今盤庚無之其猶可撲滅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說文芟以足蹋夷草春秋傳曰芟夷蘊崇之按鄭司農周禮稻人注已作芟夷蘊崇之與說文異詩毛傳除草曰芟廣雅曰夷滅也蘊積也崇聚也杜本此　絕其本根勿使能殖■韋昭國語注殖長也則善者信矣　秋宋人取長葛　冬京師來告饑公爲之請糴■廣雅糴買也於宋衛齊鄭禮也　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說文蔇草多兒按玉篇廣韻蔇已也盡也古蔇既字通杜注蔇至

也亦為同義況不禮焉鄭不來矣
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
以名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　夏城中丘書不時也
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　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
于宿公伐邾為宋討也　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鄭元禮記
注幣帛也凡伯弗賓■服注云戎以朝禮及公卿大夫發陳其幣
凡伯以諸侯為王卿士不修賓主之禮輕報于戎是以冬天王使
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儀禮疏　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
之于楚丘以歸　陳及鄭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涖盟壬申及鄭
伯盟歃如忘■服虔云如而也臨歃而忘其盟載之辭言不精也
本疏　說文引作歃而忘泄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鄭良佐如陳
涖盟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　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
侯請妻之鄭伯許之乃成昏■鄭元儀禮目錄士娶妻之禮
以昏為期故以名焉
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衛侯許
之故遇于犬丘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
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公羊祊作邴下同不祀泰山也　夏虢公忌
父始作卿士于周　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辛亥以媯
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賈逵云以配為成
夫婦也禮齊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配本疏　鄭衆以配為同牢食也
先食而後祭祖無敬神之心故曰誣其祖也同上　鄭康成以祖為祓
道之祭也先為配匹而後祖道言未去而行配同上　賈服之義大夫
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後乃始成昏故譏鄭公子
忽先為配匹乃見祖廟禮記疏　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
也何以能育　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
門之役禮也　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　公及莒人盟

于浮來以成紀好也　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衆仲對曰君
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廣雅鳩聚也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
不承受君之明德　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
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王充論衡因其所生賜之姓也若
夏吞薏苡而生則姓苡氏商吞燕子而生則姓子氏周履大人跡
則姓姬氏胙之土■薛綜東京賦注胙報也本杜此　而命之氏諸侯
以字為謚■服虔云公之母弟則以長幼為氏貴適統伯仲叔季
是也庶公子則以配字為氏尊公族展氏臧氏是也本疏　鄭康成駮
許慎五經異義引此傳文諸侯以字為氏惠棟云今此以氏作謚
者傳寫誤也杜考之不詳乃妄斷其句而強解之按據服注及五
經異義則謚為氏字之誤其明第承譌已久未敢更定今不以字
字絶句而以謚字為句讀者詳之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
邑亦如之■服虔止龍異姓又引宋司城韓魏為謚本疏　公命以字
為展氏
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
失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為霖鄭元禮記注作三日以上■廣雅久雨謂之淫淫
雨謂之霖平地尺為大雪　夏城郎書不時也　宋公不王鄭伯
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
絶宋使　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　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
也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
高誘淮南王書注後過前曰軼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
■鄭元禮記注嘗猶試也本杜此　而速去之君為三覆以待之戎輕
而不整■鄭元禮記注整正列也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
先者見獲必務進■服虔云先者見獲言必不往相救各自務進
言其貪利也本疏　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
■方言逞解也廣雅逞解也逞與逞通本杜此　從之戎人之前遇覆

者奔祝聃逐之【詁】聃本作聃今从釋文石經訂正衷戎師【詁】韋昭國語注衷中也按
謂衷其中也前後擊之盡殪【詁】說文殪死也杜本此　戎師大奔十一
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
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鄧爲師期　夏五
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　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
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
辛巳歸于我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詁】
爾雅庭直也按謂諸侯之不直者杜注殊屬曲說韋昭周語注鄭
云庭直也不直謂不道也不貪其土以勞王爵【詁】爾雅勞勤也杜本
此　正之體也　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　秋七月庚寅鄭師入
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公穀皆作載釋文曰戴音再　八月壬
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
蔡人怒故不和而敗　九月戊寅鄭伯入宋　冬齊人鄭人入郕
討違王命也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詁】服虔云爭長先登授玉儀禮疏　薛侯
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
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詁】鄭元禮記
注諺俗語也釋文本此山有木工則度之【詁】爾雅木謂之度亦作
剫廣雅云剫分也按郭璞引此傳文郎云山有本工則剫之賓有
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詁】賈逵以宗爲尊本疏　服虔以宗盟爲同宗
之盟同上　孫毓以爲宗伯屬官掌作盟詛之載辭故曰宗盟同上　異姓
爲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詁】世本氏姓篇任姓謝章薛
呂舒祝終泉畢過此十國皆任姓高誘呂覽注齒列也杜本此　君若
辱貺寡人【詁】詩毛傳貺賜也則願以滕君爲請薛侯許之乃長滕
侯　夏公會鄭伯于郲【詁】水經注引此傳郲作釐京相璠曰今滎
陽縣東四十里有故釐城也杜本此　按唐石經初刻作于時郲後刊

去時字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宮公孫閼與
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詁】服虔云考叔挾車轅箠馬而走
本疏　鄭元儀禮注輈轅也杜本此　子都拔棘以逐之【詁】詩鄭箋棘戟也
杜本此　及大逵【詁】爾雅九達謂之逵按杜注道方九軌蓋本考工記
然以軌訓逵殊誤下桓十四年傳等並同弗及子都怒　秋七月
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詁】晉灼漢書注傅著也潁考叔
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詁】詩毛傳顛仆也瑕
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詁】詩鄭箋周徧也王逸楚辭章句
麾手曰麾杜本此　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
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
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
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惟
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詁】鄭元周禮注共猶給也韋昭國語注億
安也杜本此　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詁】爾雅協和
也而使餬其口於四方【詁】說文餬寄食也方言寄食爲餬廣雅餬
寄也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
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
奉其社稷惟我鄭國之有請謁焉【詁】爾雅謁告也杜本此　如舊昏媾
【詁】爾雅婦之父曰昏賈逵國語注重昏曰媾一切經音義杜本此　其能降以
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
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詁】爾雅禋祀也孫炎曰禋絜敬之祭
杜注略同　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惟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詁】爾
雅圉垂也舍人曰圉拒邊垂也杜本此　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
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詁】地理
志河南郡新鄭詩鄭國桓公之子武公所國應劭曰國語云鄭桓
公爲周司徒王室將亂寄孥與賄于虢會之間幽王敗桓公死之

其子于武公與平王東遷洛邑遂伐虢會并其地而邑是此杜本此王
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允也■爾雅允繼
也舍人曰允繼世也杜本此 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
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
許無刑■詩毛傳刑法也杜本此 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
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鄭伯使卒出豭■
司馬法百人爲卒說文豭牡豕也廣雅豭豕也行出犬雞以詛射
潁考叔者■韋昭國語注行行列也鄭元周禮注詛謂祝之使沮
敗也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
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王取鄔劉■地理志河
南郡緱氏劉聚周大夫劉子邑郡國志河南尹緱氏有鄔聚杜本此
蔿■吾友邵學士晉涵云周大夫有蔿國蓋食邑于蔿 邘石經作邘誤
■說文邘周武王子所封在河內野王是也从邑于聲又讀若區
郡國志河內郡野王有邘城水經注邘城故邘國也之田于鄭而
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地理志河內郡溫故國己姓蘇忿生
所封也杜本此 郡國志河內郡軹有原鄉杜同此 絺■說文作郗地理
志河內郡波孟康曰今有絺城郡國志同杜本此 樊■郡國志河內
郡修武有陽樊攢茅田服虔云樊仲山之所居故名陽樊杜取此 桉
圖經引舊說文云仲山甫所封之樊在今南陽疑在修武者仲山
甫所居在南陽者則其封國也隰郕■郡國志河內郡懷有隰城
杜同此 桉僖廿五年傳作隰城劉昭引此傳亦作城攢茅向石經本作檟誤
■京相璠曰或云今河內軹西有城名向上闕劉昭十三州志曰軹
縣南山西曲有故向城即周向國也水經注同杜此 盟■書禹貢導河
又東至于孟津盟孟古字通盟即孟津也杜本此 桉唐武德四年于
孟津置盟州以此州■地理志河內郡州酈道元云周以賜鄭昭
公桉昭當作莊杜本此 陘■桉元和郡縣志太行陘在河內縣西北

三十里連山中斷曰陘述征記曰太行山首始于河內自河內北
至幽州凡有八陘第一曰軹關陘第二曰太行陘第三曰白陘今
攷此上三陘皆在河內左近疑此傳之陘即指太行陘等而言然
未敢以爲是姑附記于此或又以密縣陘山當之今攷密在河以
南非是 隤■京相璠曰河內修武縣北有故隤城實中水經注郡國
志河內郡修武縣有隤城杜同此 懷■地理志河內郡懷杜本此 君子
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恕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己弗能有
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 鄭息有違言■世本息國姬姓
說文鄎姬姓之國在淮北今汝南新鄎地理志汝南郡新息孟康
曰故息國其後徙東故加新焉杜本此 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
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
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倉頡篇釋文及廣雅韙是也杜本此 而以
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壬戌大敗
宋師以報其入鄭也宋不告命故不書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
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
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
營菟裘公羊傳作塗裘 吾將老焉■服虔云菟裘魯邑也營菟裘以作宮
室欲居之以終老也史記集解 郡國志泰山郡梁父有菟裘聚杜同此 羽
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
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詩毛傳賂遺也而禱于其主鍾巫
■鄭元周禮注求福曰禱賈逵云鍾巫祭名也史記集解 遂與尹氏歸
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寪氏■服虔云館舍
也寪氏魯大夫同上杜取此 壬辰羽父使賊弒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
寪氏有死者不書葬不成喪也■賈逵云君弒不書葬賊不討也
■
桓公元年春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

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爲周公祊故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結祊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 秋大水凡平原出水爲大水■爾雅廣平曰原杜本此 冬鄭伯拜盟 宋華父督■世本華父督宋戴公之孫好父說之子本疏 服虔云督戴公之孫史記集解 見孔父之妻■鄭元儀禮注作孔甫云甫字或作父又士相見禮注今文父爲甫 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詩毛傳色美曰豔杜本此

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其君會于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服虔云與夷隱四年卽位一戰伐鄭圍其東門再戰取其禾皆在隱四年三戰取邾田四戰邾鄭入其郛五戰伐鄭圍長葛皆在隱五年六戰鄭伯以王命伐宋在隱九年七戰公敗宋師于菅八戰宋衛入鄭九戰宋人蔡人衛人伐戴十戰戊寅鄭伯入宋皆在隱十年十一戰鄭伯以虢師大敗宋師在隱十一年本疏又史記宋世家集解作賈逵注說同 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公■郜國志濟陰郡成武有郜城杜同此 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高誘呂覽注塞遏也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賈逵云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詩疏杜取此 大路越席■服虔云大路祀天車也越席結括草以爲席也史記集解按家語節作越席 又云大路總名也如今駕駟高車也尊卑俱乘之其采色有差續漢書注 又云大路木路本疏 王肅云不緣也史記集解 杜注取服說 大羹不致淮南王書作大羹不和 粢食不鑿■釋文云字林作糳子沃反云糲米一斛舂爲八斗玉篇糳許委切米一斛舂爲八斗也糳子各切左氏傳云粢食不糳糳精也一斛舂爲九斗也按淮南王

書作粢食不毀高誘注毀細也鑿爲毀古字假借 昭其儉也 袞冕黻珽■鄭司農周禮注袞卷龍衣也釋名畫卷龍于衣也杜注畫衣本此書孔傳冕冠也正義黻或作韍或作芾音義同白虎通韍蔽膝也廣雅珽笏也皆杜注所本 帶裳幅舃■玉藻韠帶博二寸白虎通云男子有鞶帶者示有金革之事詩毛傳在下曰裳所以配衣也鄭箋幅斜幅如今行縢也釋名複其下曰舃 衡紞紘綖■鄭司農周禮注衡維持冠者字林紞冠之垂者詩毛傳紘纓之無綫者從下仰屬于冠綖冕上覆也杜本此 按張衡東京賦衡作珩李善注引此傳亦同思元賦注云珩與衡音義同也 昭其度也 藻率鞞鞛■服虔以藻爲畫藻率爲刷巾本疏 鄭元禮記注藻所以藉玉詩毛傳下曰鞞上曰琫按琫與鞛音義同杜注鞞鞛正與毛傳上下相反疑誤又按東京賦作藻鞞李善注同傳毖云按禮經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率與繂同 鞶厲游纓■服虔云鞶大帶厲是大帶之垂者禮疏按詩毛傳厲帶之垂者游或作旂或作旒旌旗之垂者也 又云纓如索帶今乘輿大駕有之本疏 按疏云賈服等說鞶厲皆與杜同是杜取賈服說 昭其數也 火龍黼黻■鄭司農考工記注火謂圜形似火也鄭元云龍水物畫水者弁畫龍考工記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書孔傳黼若斧形黻謂兩己相背杜並本此 昭其文也 五色比象昭其物也 鍚鸞和鈴■服虔云鸞在鑣和在衡史記集解 鄭元周禮注鍚馬面當盧詩毛傳鈴在旂杜取服說又本此 昭其聲也 三辰旂旗■服虔云三辰日月星也杜取此 謂之辰者辰時也日以昭晝月以昭夜星則運行于天民得取其時節故謂之辰也詩疏 服氏注云九旂之總名儀禮注 昭其明也 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臨照本誤作照臨今訂正 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

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服虔云今河南有鼎中觀書疏釋文云雒音洛本亦作洛書孔傳引此作洛桉地理志河南郡有雒陽師古引魚豢曰漢火行忌水故去洛水而加隹如魚氏說則光武以後始改爲雒邑今諸刊本並皆作雒此從孔傳及宋本改正下並同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

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地理志南郡江陵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杜本此

九月入杞討不敬也

公及戎盟于唐修舊好也

冬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高誘呂覽注爵飲爵策勳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高誘呂覽注晉國名也音晉今爲晉字之誤也此說未詳然古人或有依據附此存攷廣雅命名也桉說文名自命也其弟以千畝之戰生■郡國志太原郡界休有千畝聚杜同此命之曰成師漢書志二命字皆作名師服曰■賈逵云晉大夫史記集解杜取此異哉君之名子也■桉史記名作命名與命古字通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桉說文引虞書云怨匹曰仇然則此二語古書之辭故杜注亦以爲自古有此言陳樹華云禮記緇衣引詩云君子好仇鄭氏注云仇匹也詩國風君子好逑鄭氏箋云怨耦曰仇陸氏音義云逑音仇本又作仇是仇與逑通但此言怨耦則義自不同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詩毛傳替廢也釋文本此惠士奇曰三體石經作替桉替乃隸省依說文當作普今从石經定作替

惠之二十四年■石經凡經傳文二十皆作廿字三十皆作卅惟四十仍作四十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諡法柔德安衆曰靖又恭己鮮言曰靖又寬樂令終曰靖之孫欒賓傅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服虔云士卑自以其子弟爲僕隸祿不足以及宗是其有隸子弟也儀禮疏杜取此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說文覬欲也服虔覬作覬云覬謂舉足而視也一切經音義吾友王紹蘭念孫曰漢書武五子傳廣陵王胥見上年少無子有覬欲心師古曰覬覦也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弒昭侯而立桓叔■諡法容儀恭美曰昭又昭德有勞曰昭又聖聞周達曰昭不克晉人立孝侯■諡法五宗安之曰孝又慈惠愛親曰孝又秉德不回曰孝又協時肇享曰孝

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弒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史記庭作廷■賈逵云翼南鄙邑名史記集解杜取此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

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宏爲右■世本武公莊伯子韓萬莊伯弟本疏服虔云韓萬晉大夫曲沃桓叔之子莊伯之弟晉大夫以韓爲氏詩疏史記集解作賈注脫同杜取此逐翼侯于汾隰■水經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東南過晉陽縣爾雅下濕曰隰杜本此驂絓而止■鄭元儀禮注驂馬曰驂廣雅絓縣也杜本此夜獲之及欒共叔

會于嬴成昏于齊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不盟也

公會杞侯于郕杞求成也

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

齊侯送姜氏■釋文本或作送姜氏于讙水經注引傳文又作齊侯送姜氏于下讙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

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

故逐之出居于魏【詁】地理志在馮翊臨晉芮鄉故芮國河東郡河北詩魏國世本芮魏皆姬姓本疏杜本此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　夏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　秋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　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詁】汲郡古文云取芮伯萬而東之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詁】鄭元論語注病謂疾困也本疏　按白虎通巡狩篇傳曰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有狂易之病甚亡而死由不絕也據此則鮑之病蓋狂易甲戌日已亡尚未絕亡己丑日始盡死耳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　夏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　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詁】賈逵云黑肩莊王弟子儀也史記周紀集解本　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鬭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詁】高誘戰國策注支猶拒也支枝字同韋昭國語注枝拄也固將先奔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從之【詁】易彖下傳萃聚也詩鄭箋集猶成也杜本此　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史記作高渠眯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詁】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爲偏周禮司馬五人爲伍杜本此　伍承彌縫【詁】廣雅釋詁縫合也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詁】賈逵以旝爲發石一曰飛石范蠡兵法云飛石重二十斤爲機發行二百步本疏　說文旝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磓敵釋文云旝說文作檜按今刻本說文仍作旝又按三國志太祖爲發石車擊袁紹注引魏氏春秋曰以古有矢石又傳言旝動而鼓說曰旝發石也于是造發石車惠棟云說者即賈侍中說也杜以旝爲旃蓋本馬融今按新唐書李密傳造雲旝三百具以機發石爲攻城具號將軍礮益可證賈氏之說杜注雖本馬融然究不若賈說之信而有徵也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史記作祝瞻射王中臂　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今本作凌非是从文選注改正　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仍叔之子弱也　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詁】服虔注左傳曰一說郊祀天祈農事雩祭山川而祈雨也續漢書注　服虔注魯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釋例　龍見而雩【詁】服虔云龍角亢也謂四月昏龍星體見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雩祭以求雨也續漢書注　穎氏以爲龍見五月釋例　始殺而嘗【詁】賈服始殺惟據孟春不通建酉之月本疏　按杜注亦從賈服以雩爲遠閉蟄而烝過則書　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詁】地理志北海郡淳于應劭曰春秋州公如曹左氏傳曰淳于公如曹臣瓚曰州國名也淳于公國之所都杜注同

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實來不復其國也　楚武王侵隨【詁】賈逵云隨姬姓史記集解　世本同地理志南陽郡隨故國杜本此　使薳章求成焉【詁】王符潛夫論蚡冒生薳章者王子無鉤也令尹孫叔敖者薳章之孫也薳與蔿同按見僖二十七年傳注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詁】爾雅董正也杜本此　鬭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詁】詩毛傳張大也杜本此　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弃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詁】韋昭國語注羸弱也杜本此　熊率且比曰季梁水經注引作李良在何益鬭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餒當作餧　祝史矯舉以祭【詁】方

言廣雅逞快也何休公羊傳詁釋曰鯖杜本此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詁】服虔曰牛羊曰肥豕曰腯本疏書孔傳牛羊豕曰牲鄭司農周禮注牷純也杜取服義本此粢盛豐備【詁】何休公羊傳黍稷曰粢在器曰盛惠士奇曰禹廟殘碑作資盛說文作齍云稷也从禾齊聲或作粢从次按石經宋本皆作粢鄭注周禮云齍讀爲粢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今本誤作名詩正義引作先成於民多一於字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詁】鄭元儀禮注博廣也詩毛傳碩大也杜本此謂民力之普存也詩正義引此謂下多其字按以下二句倒之似當有其字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詁】釋文稱說文蠡作瘰按說文無瘰字瘥字下注云小腫也从疒坐聲一曰族絫臣鉉等曰今別作瘯蠡非是今攷玉篇瘯蠡皮膚病左傳曰不疾瘯蠡也一作瘰按釋文所引說文疑屬玉篇之誤又按說文瘥字注既云小腫而陸氏所引說文亦云皮肥是瘯絫不過皮毛肥腫之病故玉篇云然杜注以疥癬當之考說文疥搔也癬乾瘍也恐非其義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詁】爾雅嘉善也何休公羊傳栗猶戰栗謹敬貌杜本此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詁】古尚書說九族者從高祖至元孫凡九按杜注九族雖用戴歐陽等說然諸侯絕旁親況下云致其禋祀則非施于他姓可知究當以孔鄭說爲是以致其禋祀【詁】說文禋敬也杜本此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文選注引此而下有後字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夏會于成紀來諮謀齊難也　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詁】論語

集解引鄭注牲生曰餼杜本此陳樹華云說文氣字下引春秋傳云齊人來氣諸侯槩字下云氣或从既餼字下云氣或从食餼之爲氣槩之爲既皆古文也杜子春云字當爲餼失之使魯爲其班【詁】鄭元儀禮注班次也杜本此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大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　秋大閱簡車馬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接鄭注禮記作捷【詁】服虔云桓公之大子莊公同御覽唐呂才陰陽雜書序以長歷檢之莊公生當乙亥之歲建申之月賈注云不稱大子者書始生禮疏服虔云接者子初生接見于父御覽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詁】賈逵云申繻魯大夫史記集解杜取此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詁】論衡作生名下德命作德名類命作類名以德命爲義【詁】服虔云謂若大王度德命文王曰昌命武王曰發本疏以類命爲象取於物爲假取於父爲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詁】大戴禮及賈誼新書胎教篇名無取于名山通谷不以隱疾不以畜牲【詁】鄭衆服虔皆以六畜爲馬牛羊豕犬雞本疏不以器幣【詁】服虔以爲俎豆罍彝犧象之屬皆不可以爲名也本疏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釋文以名字絕句【詁】淮南王書曰祝則名君高誘注周人以諱事神敬之至也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詁】服虔云武公名司空廢司空爲司城禮疏杜取此先君獻武廢二山【詁】謚法聰明睿知曰獻又知質有聖曰獻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詁】惠棟云物

謂大物辰時日月星辰是也與桓公同日故曰同物古稱大物唐
稱大命命之曰同　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
七年春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服虔云穀鄧密邇于楚不親仁
善鄰以自固卒爲楚所滅無同好之救桓又有弑賢兄之惡故賤
而名之本疏　夏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　秋鄭人齊人衛人伐
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郟■地理志河南郡河南故郟鄏地也玉篇
郟洛陽北地本杜此　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
八年春滅翼　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讎有釁■韋昭國語
注釁瑕也薛綜東京賦注釁隙也本杜此　不可失也夏楚子合諸侯
于沈鹿黃隨不會使薳章讓黃■地理志南郡弋陽縣應劭曰故
黃國本杜此　楚子伐隨軍于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
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
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
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
師敗績隨侯逸■韋昭國語注逸奔也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
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
也乃盟而還　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　祭公來遂
逆王后于紀禮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凡諸侯之女行惟王后書　巴子使韓服
告于楚■地理志巴郡應劭曰左氏傳巴子使韓服告楚本杜此　請
與鄧爲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鄧南鄙鄾人■說文鄾
鄧國地也春秋傳曰鄧南鄙鄾人攻之按此即哀十
八年巴人伐楚圍鄾之鄾杜注云楚邑是楚滅鄧之後鄾又爲楚
邑也郡國志南陽郡有鄧聚晉書地理志襄陽郡鄧縣按縣蓋晉
置後省圖經襄陽縣北有鄾城　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
子使薳章讓于鄧鄧人弗受夏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鄾鄧養
甥聃甥帥師救鄾三逐巴師不克鬬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
廣雅衡橫也本杜此　以戰而北■釋文云衡廉北音背韋昭國語注
軍敗奔走曰北北古之背字也本杜此　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
鄧師大敗鄾人宵潰■詩毛傳宵夜也本杜此　秋虢仲芮伯梁伯
■地理志左馮翊夏陽故少梁本杜此　正義按僖十七年傳知梁爲
嬴姓荀侯■說文郇周武王子所封國在晉地按應劭北征賦注
引此作郇侯地理志注亦同郇荀古字同賈伯■劉昭引博物志
臨汾有賈鄉賈伯邑伐曲沃　冬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
■服虔云大子桓公子莊公射姑御覽　又云曹伯有故使其大子攝
而朝曲禮曰諸侯之嫡子攝其君來誓于天子則以皮帛繼子男
諸侯之上饗之禮也上饗出入三食三牢再一牢一享一食宴之
也同上杜取此　享曹大子初獻樂奏而歎■服虔云初獻酒如獻爵樂
奏人上堂也初獻爵樂奏大子歎而哀樂也同上　施父曰■服虔云
施父魯大夫同上杜取此　曹大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服虔云古之
爲享食所以觀威儀省禍福無憂而感憂必及焉今大子臨樂而
歎是父將死而兆先見也本疏
十年春曹桓公卒　虢仲譖其大夫詹父于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
虢　夏虢公出奔虞■地理志河東郡大陽吳山在西上有吳城
周武王封大伯後于此是爲虞公爲晉所滅本杜此　秋秦人納芮
伯萬于芮　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詩毛傳旃之也本杜此　弗獻
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李善文選注引作周任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
此其以賈害也■爾雅賈市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
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圖經共城在解州
平陸縣西四十里　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
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
鄭鄭人怒請師于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先書齊衛王

爵也

十一年春齊衞鄭宋盟于惡曹■服虔以為不書宋宋後盟本疏 楚屈瑕■王逸楚辭章句楚武王生子瑕受屈為客卿因以為氏將盟貳軫■國名記貳屬隨在隨州南楚滅之軫亦屬隨在楚東南亦楚所滅鄖人軍于蒲騷■地理志江夏郡雲杜應劭曰左傳若敖取于䢵今䢵亭是也䢵釋文本亦作鄖鄖音義並同按通典應城縣有古蒲騷城今考安陸應城本春秋䢵子之國䢵人蓋軍于己境也將與隨絞州蓼■春秋地圖絞在漢水之北說文鄝地名从邑翏聲釋文云蓼或作鄝鄭氏詩箋亦引作鄝地理志南陽郡湖陽故蓼國郡國志南陽郡湖陽有湖陽邑杜同此 圖經豐利縣東三十里有州陵城春秋時州國伐楚師莫敖患之漢書志敖作囂鬭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廣雅虞望也按言日望四邑之至也較杜義為長君次于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于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鬭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鄭元禮記注盍何不也杜本此 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于蒲騷卒盟而還 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服虔云言庶子有寵者多史記集解 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 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郡國志陳留郡長垣古祭城杜同此 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賈逵云雍氏黃帝之孫姞姓之後為宋大夫杜取此 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服虔云為宋正卿故曰有寵同上 按春秋之世宋未嘗以異姓為正卿不知服何據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 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衞己亥厲公立

十二年夏盟于曲池平杞莒也 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諸本作屢今从釋文改正亂是用長無信也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高誘戰國策注扞衞也廣雅樵薪也杜本此 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于山中楚人坐其北門■廣雅坐止也 袁棣云按兵法有立陳坐陳見尉繚子立陳所以行也坐陳所以止也傳曰裹糧坐甲又云王使甲坐于道又云士皆坐列司馬法云徒以坐固荀子曰庶士介而坐道及此傳坐其北門皆坐陳也按此則坐字當從廣雅訓為止杜注坐猶守也于訓詁為不合矣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水經漢水過筑陽縣東彭水出自房陵縣東過其縣南流注之按道元云杜預謂之彭水今攷楚附庸臨彭水當即故羅人欲伐之■地理志南郡枝江故羅國世本羅熊姓杜本此 使伯嘉諜之三巡數之■韋昭國語注諜候也鄭氏周禮注巡偏也杜本此

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鬭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漢志御作馭 莫敖必敗舉趾高■按漢書五行志引傳趾作止高誘呂覽注止足也鄭注士昏禮古文止作趾易虞翻注亦云趾足也杜本此 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說文撫安也廣雅同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說文狃犬性驕也玉篇狃狎習也按杜訓狃為忕本小爾雅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廣雅鎮安也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服虔云夫謂鬭伯比本疏襄十三年 二 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

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詁】
地理志南陽郡隨有厲鄉故厲國杜本此師古曰厲讀曰賴郡國志
故南郡褒信有賴亭故國按此賴國所在當以地理志爲是不及
莫敖使徇于師曰【詁】說文徇行示也从彳勻聲司馬法斬以徇廣
雅徇巡也杜注徇宣令也義亦本此玉篇徇同徇諫者有刑及鄢
亂次以濟淇水【詁】釋文本或作亂次以濟其水按水經注引傳作
亂次以濟淇水攷沶水與夷水亂流東出謂之淇水沶淇同後遲傳寫誤耳
鄢城南城在宜城南三十里杜預釋例羅在宜城縣西山中後在
南郡枝江縣自楚及羅須渡此水杜本因脫淇水二字故注析不
清釋文其字又誤脫水旁今从鄢注及釋文增入二字又按杜注
以此傳之鄢爲水名亦誤攷鄢楚縣名昭十三年王沿夏將欲入
鄢服虔云鄢別都也此傳文鄢字亦指楚縣而言不指鄢水杜注
及正義皆誤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詁】釋文盧
或作廬廬盧古字同按文十六年楚使廬戢黎侵庸書牧誓微盧彭濮
人皆卽指此史記作纑亦通括地志金州有古盧國大敗之莫敖
縊于荒谷羣帥囚于冶父【詁】水經注沔水下白湖等三湖合爲一
水東通荒谷東岸有冶父城按皆當在今江陵又按說文荒谷字
當作巟釋文亦云本或作巟荒後傳寫誤耳　以聽刑楚子曰孤之
罪也皆免之　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
燕戰不書所戰後也【詁】服虔云不日者公至而後定戰日地之與
日當同時設期公既不及期地安得及期日也本疏杜亦取此　鄭人來
請修好

十四年春會于曹曹人致餼禮也　夏鄭子人來尋盟且修曹之會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書不害也　冬宋人以諸侯伐鄭
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詁】水經注沙水又
東南逕牛首亭東左傳伐東郊取牛首者也俗謂之車牛城矣按

道元嘗本舊說以大宮之椽歸爲盧門之椽【詁】說文周謂之椽齊
魯謂之桷

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
財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詁】賈逵云雍糾鄭大夫
史記集解爾雅女子之夫爲壻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
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
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詁】
服虔通俗文亭水曰汪一切經音義按高誘淮南王書注作矢謂周氏
之汪今攷尸矢皆陳也義並通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
夏厲公出奔蔡　六月乙亥昭公入　許叔入于許　公會齊侯
于艾謀定許也　秋鄭伯因櫟人殺檀伯史記作單伯【詁】服虔云鄭守
櫟大夫水經注又云櫟鄭之大都同上又史記集解杜取此而遂居櫟　冬會于
袲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

十六年春正月會于曹謀伐鄭也　夏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以
飲至之禮也　冬城向書時也　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史記
漢書人表並作伋釋文云急詩作伋【詁】服虔云上淫曰烝詩疏杜取此屬諸右公子爲之
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于左公子夷姜縊【詁】說文縊
經也春秋傳曰夷姜縊　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詁】服虔云構會其
過惡詩疏杜取此　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詁】服虔云莘衛東地
同上京相璠曰今平原陽平縣北十里有故莘亭阸限蹊要自衛適
齊之道也水經注郡國志陽平侯國有莘亭杜同此　壽子告之使行不
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詁】高誘呂覽注惡安也杜本此　有無父之
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
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
泄諸本作洩今从古今人表改正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十七年春盟于黃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及邾儀父盟于趡尋蔑之

盟也　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
曰疆場之事【詁】說文畺界也从畕三其界畫也或从彊土惠棟曰
古文作畺易周禮有畺地易地楊統碑云疆易不爭張公神道碑
云畺界家靜呂君碑云慎守畺易蓋用此文慎守其一而備其不
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　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
陳　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　伐邾宋志也　冬十月
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詁】服虔
云日官日御典歷數者也（周禮疏杜取此）日官居卿【詁】服虔云是居卿者
躬居其官以主之重歷數也（本疏）以底日【詁】顧炎武云五經無底字
皆是底字惟左傳襄二十九年處而不底昭元年勿使有壅閉湫
底乃章禮反耳今說文本底字下有一畫誤也字當从氏按底與
抵古字通廣雅釋詁抵推也此抵日猶言推日耳杜注平也似未
諦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
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公子
亹（韓非子作子亹）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韓非子作公子圉）高伯其爲
戮乎復惡已甚矣（韓非子復作報）【詁】按據韓非子則復當訓報復之復鄭
康成周禮注復猶報也杜注重也失之陳樹華校本同
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管子作申俞）曰女有家男有室
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
侯通焉【詁】服虔云旁淫曰通（詩疏）公謫之【詁】韋昭漢書注謫譴也（杜本此）
以告　夏四月丙子享公【詁】服虔云爲公設享讌之禮（史記集解杜取此）
使公子彭生乘公【詁】蔡邕獨斷乘猶載也公薨于車【詁】史記魯
世家使公子彭生抱魯桓公因命彭生折其脅公死于車按玉篇
脅字下引左氏傳云拉公脅而殺之云以手拉折其脅今攷玉篇
誤以公羊爲左氏傳下句即何休注也詩毛傳又云搚殺之說文
搚摺也㩧拉字義亦通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
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
殺彭生　秋齊侯師于首止【詁】服虔云首止近鄭之地（史記集解）郡國
志陳留郡己吾有首鄉（杜同此）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
殺子亹而轘高渠彌【詁】鄭元周禮注轘車裂也（杜本此）祭仲逆鄭子
于陳而立之【詁】服虔云鄭子昭公弟子儀也（詩疏）按史記作召公子
亹弟公子嬰于陳而立之是爲鄭子按小司馬云左傳以鄭子名
子儀此云蓋必有所見杜取服說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
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　周公欲弒莊王而立王子克【詁】賈
逵云莊王弟子儀也（史記集解杜取此）辛伯告王【詁】賈逵云辛伯周大夫
也（同上杜取此）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於桓王
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
從故及

春秋左傳詁五

春秋左傳詁六　　南菁書院

陽湖洪亮吉稚存著

傳

莊公元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魏書引服虔注云文姜通于兄齊襄與殺公而不反父殺母出隱痛深諱期而中練思慕少殺念至于母故經書三月夫人孫于齊既有念母深諱之文明無絕疾告絕之理　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魏書引注云夫人有與殺桓之罪絕不爲親得尊父之義善莊公思大義絕有罪故曰禮也按說苑亦云絕文姜之屬而不爲不愛其母正可與服說相發明杜注似非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爲外禮也

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書姦也

三年春溺會齊師伐衛疾之也　夏五月葬桓王緩也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說文判分也杜本此　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賈逵云若魯公次乾侯之比本疏　詩毛傳一宿曰宿再宿曰信

四年春王正月楚武王荊尸■爾雅尸陳也杜本此　授師孑焉以伐隨■莊二云孑句孑考工記疏　方言楚謂戟爲孑杜本此　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服虔云鄧曼姓史記集解　余心蕩■賈逵云蕩搖也同上　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樠木之下■說文樠松心木按杜注止云木名故采說文補之或說文本賈氏說也高誘淮南王書注樠讀如樠氏之樠釋文及正義俱云音莫昆二音殆非正義又疑樠木爲朗榆亦不見說文之故余以歲己未遣戍伊犁道過天山樠如松者高株十丈人尚呼爲樠樹之旹松心木與說文無異又考元和郡縣志武來山一名樠木山樂史寰宇記引左傳楚武王卒於樠木之下即此山令尹鬬祁莫敖屈重■按此屈重當係屈瑕之子　除道梁溠■說文溠水在漢南荊州浸也春秋傳曰修涂梁溠按今本修涂作除道然考杜注則杜時本已與漢異又按說文溠荊州浸本周禮職方而釋例以爲義陽縣西溠水亦誤溠釋文引高貴鄉公音側稼反云水名字林壯加反　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爲會於漢汭而還■鄭元尚書注汭之言內也杜本此　濟漢而後發喪　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韋昭國語注違避也杜本此

五年秋郳犂來來朝名未王命也　冬伐衛納惠公也

六年春王人救衛　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說文放逐也殺左公子泄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其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詩云本枝百世詩大雅作支　冬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謚法治典不殺曰祁吾甥也■爾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釋名舅謂姊妹之子曰甥杜本此　止而享之騅甥古今人表作駐　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按玉篇引左傳作臍臍俗字當作齊釋名臍劑也腸端之所限劑也說文噬啗也齧也齧字下注云齧噬也杜本此　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爲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七年春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　夏恆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詩毛傳偕俱也杜本此　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

八年春治兵于廟禮也公羊作祠兵■按周禮大司馬之職賈公彥正義引此傳治兵于廟禮也又引注云三年而治兵與秋同名兵將出

敢曰治兵今杜注無之則公彥所引書係服說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孔安國尚書傳邁行也說文邁遠行也按書傳及爾雅等皆訓邁爲行杜注邁勉也邁字無勉義恐非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賈逵云連稱管至父皆齊大夫史記集解京相璠曰齊西五十里有葵丘水經注杜同此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服虔云瓜時七月及瓜爲後年瓜時期戍公問不至■說文問訊也按杜注問命也恐非請代弗許■尉繚子曰兵戍過一歲遂亡不候代者法比亡軍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古今人表作公子无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按說文秩字下云積也詩云積之秩秩歸字下注云爵之次第也虞書曰平歸東作是二字文義俱別經典从省借秩爲歸耳襄公絀之■說文黜貶下也廣韻黜亦作絀按絀黜古字同文元年傳黜乃亂也史記作絀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服虔云爲妾在宮也史記集解無寵使閒公■王肅云候公之閒隙廣雅閒覗也杜本此曰捷■詩毛傳捷勝也吾以女爲夫人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棼■賈逵云姑棼齊地也史記集解遂田于貝丘史記作沛丘■京相璠曰博昌縣南近濟水有地名貝丘在齊城西北四十里水經注杜同此按地理志清河郡貝丘應劭曰左氏傳齊襄公田于貝丘是酈元以應說爲疏今考貝丘縣故城在今廣平府清河縣界春秋時屬齊國雖較博昌爲遠然齊侯出田本無定地景公欲觀轉附朝儛遵海而南又豈得以遠疑之乎應說或當有據也見大豕史記作彘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服虔云公見彘從者乃見彭生鬼改形爲豕也史記集解杜取此豕人立而啼■服虔云啼呼也文選注杜本此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孔安國論語注誅責也杜本此于

徒人費史記作茀■按古今人表有寺人費師古曰卽徒人費也據此則費蓋宦者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鄭元禮記注劫劫脅也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廣雅袒解也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鬭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說文牀安身之坐也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史記作雍林■賈逵云葵丘大夫史記集解史記齊世家齊君無知游于雍林雍林人嘗有怨無知及其往襲雍林人襲殺無知按梁元帝金樓子亦與史記同古今人表又作雍稟人稟廩古字通水經注作雝稟今考若據史記金樓子則雍林地名據賈逵注及據古今人表則雍廩人名今細繹經傳上云虐于雍廩下經云齊人殺無知傳又云雍廩殺無知則當以人名爲是杜注亦取賈說

九年春雍廩殺無知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齊無君也　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按漢書宣帝紀得毋用傳業注傳謂傳舍今考此傳乘亦謂乘驛傳以歸杜注云乘他車恐誤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韋昭國語注止獲也杜本此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史記作笙瀆■賈逵云生竇魯地句竇史記索隱杜取此地理志濟陰郡句陽應劭曰左氏傳句瀆之丘也召忽死之■按論語自經于溝瀆卽指召忽襄十九年齊莊公執公子牙于句瀆之丘句竇溝瀆音同據此則召忽之死蓋自經也後漢書應劭傳載劭議亦云昔召忽死于糾之難而孔子曰經于溝瀆人莫之知是也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賈逵云堂阜魯北境史記集解按文十五年

傳敘相曾諸堂手星則堂手星爲齊命文界既王齊遷苐故仰雍其鑄也
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賈逵云齊正卿高敬仲也同上
箋新書齊太公六代孫文公子高孫傒以王父字爲氏使相可也
公孫之
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戰國策劌作沬呂覽又作劌並音同其鄉人曰肉
食者謀之又何閒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
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
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廣雅孚信
也按杜隨文生訓故加大字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
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
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
曰未可下視其轍■說文轍車迹也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
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
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
■說文靡披靡也故逐之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
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廣
雅竊私也蒙皐比而先犯之■樂記曰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
之曰建櫜鄭元以爲兵甲之衣曰櫜櫜韜也而其字或作建皐故
服虔引以解此本疏杜取此 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 蔡
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李善文選注引
此傳作是吾姨也■爾雅妻之姊妹同出爲姨釋名妻之姊妹曰姨姨弟
也言與己妻相長弟也杜本此 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
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
莘以蔡侯獻舞歸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
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
十一年夏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高誘

淮南王書注薄迫也敗諸鄑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
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儁曰克■釋文本或作俊按說文無儁傳假
師古注引此作得俊曰克王逸注云儁同俊也覆而敗之曰取某師
■服虔云覆隱也設伏而敗之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敵人不知
敗之易故曰取本疏 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釋文本或作京師敗績者非 秋
宋大水公使弔焉■賈逵曰問凶曰弔史記集解曰天作淫雨害於粢
盛若之何不弔鄭元周禮注引作如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
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釋文一本
作勃今按爾雅釋詁作浡正義引作其興也浡然詩外傳引作其興也勃然呂覽當染篇引傳作勃焉陳書傳同■廣雅
浡盛也杜本此 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廣雅忽疾也杜本此 且列國
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
也史記御作禦古今人表同■史記宋世家此言乃公子御說教辭公也與左傳
異按子魚即公子目夷王傳入年始見左傳距此尚二十餘年史
記說非也當以左傳爲是臧孫達曰■世本孝公生僖伯彄彄生
哀伯達達生伯氏瓶瓶生文仲辰惠棟曰此傳先載文仲之言不
應後錄哀伯之語達當爲辰字之誤也桓二年傳先書臧哀伯後
云臧孫達與此一例今按哀伯此時當已久卒故文仲世其職明
達爲辰字之誤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 冬齊侯來逆共姬■按
此則王姬後謚爲共與衛共姬同是齊侯之妃有兩共姬矣衛共
姬見僖十七年傳 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玉篇作鍭鍭云春秋
傳僕姑射南宮長萬■賈逵云南宮氏萬名宋卿史記集解按下年經書
宋萬弒其君則萬本宋卿可知杜注云宋大夫又云不書獲萬時
未爲卿則杜意以萬歸宋後始爲卿也然詳見獲萬宋爲時甚暫
未必以此時爲卿且下年傳書萬殺大宰督于東宮之西督爲宋
正卿經亦不書則此年不書獲萬亦經文簡略故當以賈說爲是
公右歂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服虔云恥而惡之曰靳

本疏玉篇釋文戲而相愧曰靳杜同此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
敬子矣病之
十二年秋宋萬弒閔公于蒙澤■諡法在國遭憂曰愍又在國逢難
曰愍又禍亂方作曰愍按史記作湣漢書五行志作愍閔愍音
義並同賈逵云蒙澤宋澤名也史記集解郡國志梁國蒙縣有蒙澤杜同
此十三州志蒙澤在蒙縣東水經注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按一
切經音義引此傳作搥而殺之今考說文搥反手擊也今本作批
非是公羊傳萬嘗搏仇牧碎其首何休云側手曰搏則義與說文
反手擊亦同玉篇作搥云手擊也字林廣雅皆作批云批擊也相
沿已久姑承之又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
蕭公子御說奔亳■服虔云蕭亳宋邑也同上地理志沛郡蕭故蕭
叔國杜本此山陽郡薄臣瓚曰湯所都郡國志薄屬梁國按亳薄古
字通杜預注薄城中有成湯冢亦本皇覽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
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
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
高誘呂覽注人引車曰輦杜本此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
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
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
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服虔云宋萬多力勇不可執故
先使婦人誘而飲之酒醉而縛之史記集解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
足皆見宋人皆醢之■服虔云醢肉醬同上杜本此
十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　冬
盟于柯始及齊平也　宋人背北杏之會
十四年春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　鄭
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京相璠曰潁川臨潁縣東北二十五里
有故巨陵亭古大陵也水經注獲傅瑕史記作甫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

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
初內蛇與外蛇鬭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服虔云
蛇北方水物水成數六故六年而厲公入本疏公聞之問於申繻曰
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炎以取之■釋文石經本並作炎
後人妄改餤按漢書五行志引傳作炎顏師古曰炎音弋贍反摹文
志亦作炎顏師古曰炎謂火之光始餤餤也炎讀與餤同王符潛夫
論引此亦作其氣炎以取之今以諸家改定妖由人興也人無釁
焉妖不自作漢書藝文志妖並作訞按大戴禮易本命訞孽數起漢書文帝紀除訞言之罪師古曰訞同妖人弃
常則妖興故有妖漢書藝文志此二句在人無釁焉句上弃一作失厲公入遂殺傅瑕使
謂原繁曰史記作而讓其伯父原無繁字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
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
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
司宗祏■說文祏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杜本此社稷有主而
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
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
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
命矣乃縊而死　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嬀■按釋文稱說文作䋲
今說文本闕廣雅云繩譽也周書皇門解云是陽是繩繩古字
同呂覽周公旦作詩以繩文王之德孔鼂曰繩之譽之也表記曰
君子不以口譽人鄭注譽繩也杜本此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
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史記作杜敖按史記楚
世家曰子熊艱立是為杜敖索隱曰杜音側壯反十二諸侯年表
作堵敖索隱曰世家作莊敖劉音壯此作杜杜敖劉氏云亦作杜杜
堵聲相近又與世家乖未詳孰是古今人表又作杜敖師古曰即
堵敖今考索隱云云則楚世家杜敖當作莊敖莊作杜傳寫誤也
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

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　冬會于鄄宋服故也

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　秋諸侯爲宋伐郳鄭人間之而侵宋

十六年夏諸侯伐鄭宋故也釋文本或作爲宋故　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爲不禮故也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九月殺公子閼刖強鉏古今人表強作疆■釋文閼十一年鄭有公孫閼距此二十五年不容復有公子閼若非閼字誤則子都壽考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服虔云定叔之祖共叔段有伐君之罪宜世不長而云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言其刑之偏頗與厲公以逆篡遂同惡相恤故黨於共叔欲令其後不絕傳所以惡厲公也本疏　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　冬同盟于幽鄭成也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　初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蒍國請而免之既而弗報故子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周公忌父出奔虢惠王立而復之

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　夏遂因氏頷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

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釋文引倉頡篇瑴作玨雙玉爲瑴故字从兩玉按說文瑴字下云玨或从瑴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隋書經籍志引作節文異數　不以禮假人　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嬀歸于京師實惠后　夏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　秋有蜮爲災也■服虔云短狐南方盛暑所生其狀如鼈古無今有含沙射人入皮肌中其瘡如疥徧身濩濩或或故爲災周禮疏　初楚武王克權使鬬緡尹之以叛圍而殺之遷權于那處■按史記管蔡世家曰封季載于冉索隱曰冉或作䣴國語曰冉季鄭姬賈逵云文王子聃季之國也莊十八年楚武王克權遷于那處那聃聲相近音奴甘反使閻敖尹之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閻敖游涌而逸■水經江水又東南當華容縣南涌水入焉杜本此　春秋所謂閻敖游涌而逸者也杜注元　楚子殺之其族爲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

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于津水經注引作大敗于津鄉■服虔曰南郡江陵縣有津鄉水經注本此杜本此　還鬻拳弗納古今人表作粥拳■鄭元箴膏肓曰鬻拳楚同姓遂伐黃■郡國志故南郡弋陽侯國有黃亭故黃國嬴姓杜本此同　敗黃師于踖陵還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於經皇■按宣十四年傳屨及於窒皇經皇與窒皇通正義云窒皇當是寢門闕此經皇或是冢前闕也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爲大閽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釋文及別本作頽按石經及宋本並作頹舊本外傳亦作頹並與說文合今从改正下同　子頹有寵蒍國爲之師及惠王即位取蒍國之圃以爲囿■說文蒍菜日圃圃園有垣也按哀十五年服虔注圃園也又鄭注周禮圃今之苑杜取此　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鄭元周禮注秩祿廩也杜本此　故蒍國邊伯石速外傳速作遫按說文遫籒文速漢書帝紀注師古曰遫古速字　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　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　冬立子頹

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服虔云南燕伯爵杜取此　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服虔云櫟鄭大都史記集解　秋王及鄭伯入于鄔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

[illegible]賈逵云緇舞皆舞大代之樂 史記集解杜取此 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
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
行戮君爲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姦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
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
二十一年春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
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illegible]服虔云西辟西
偏也當爲兩觀之內道之西也 本疏 穎容云闕者上有所失下得書
之于闕 水經注 廣雅象魏闕也 杜本此 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
以東[illegible]地理志河南郡成皋故虎牢穆天子傳七萃之士生捕虎
即獻天子天子畜之東虢號曰虎牢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
咎五月鄭厲公卒王巡虢守 釋文本或作狩 虢公爲王宮于玤王與之酒
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虢公請器王予之爵[illegible]史
記鄭世家云惠王不與厲公爵祿與左氏說異
鄭伯由是始惡于王[illegible]服虔云鞶鑑王后婦人之物非所以賜有
功爵飲酒器玉爵也一升曰爵爵人之所貴也言鄭伯以其父得
賜不如虢公爲是始惡于王積而成怨 本疏 冬王歸自虢
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大子御寇 公穀釋文御皆作禦 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
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羇旅之臣[illegible]賈逵云羇寄
旅客也 史記集解杜取此 幸若獲宥[illegible]何休公羊傳宥赦也 杜本此 及於寬
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 風俗通於作諸 弛於負儋[illegible]鄭元周禮
注弛釋下之按杜注弛去離也義轉屈曲說文儋何也从人詹聲
按漢書貨殖傳漿千儋師古曰儋人儋之也一儋兩甖漢碑凡負
儋字皆作儋諸刊本並作擔非是今據改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
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illegible]服虔云翹翹遠貌
詩疏杜取此 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爲工正[illegible]賈逵云掌百
工 史記集解杜取此 漢太尉陳球碑云公子完適齊爲桓公公正按古公

工通惠士奇亦同 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illegible]
服虔云臣將享君必卜之示戒慎也 本疏按詩湛露疏引此又云示敬慎也 未卜其
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 風俗通不作弗 義也以君成禮弗納
於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illegible]曲禮龜曰卜 杜本此 按傳上云臣卜
其晝杜舍前而注後亦誤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
鏘有媯之後[illegible]穎容釋例云舜居西城本曰媯汭 御覽 將育于姜五
世其昌並于正卿[illegible]服虔云言完後五世與卿並列 史記集解 八世之
後莫之與京[illegible]賈逵云京大也 同上杜取此 按與下文物莫能兩大同
陳厲公蔡出也[illegible]爾雅姊妹之子曰出 杜本此 故蔡人殺五父而立
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illegible]曲禮
蓍曰筮 杜本此 遇觀䷓[illegible]王充曰卜曰逢筮曰遇之否䷋[illegible]賈
逵云坤下巽上觀坤下乾上否 同上 又云觀爻在六四變而之否
漢上易叢說 正義云服說亦同 杜取此 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
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 周禮疏引此國下有乎字 非此其身在其子
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 石經初刻本並作燿今改正 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
爲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
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劉用熙以此上五字爲衍文 庭實旅百[illegible]韋昭云庭實
庭中之實百擧成數也爾雅旅陳也 杜本此 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
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土
[illegible]服虔云巽在坤上故爲著土也一曰巽爲風復爲木風吹木實
落去更生他土而長育是爲在異國 本疏 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
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illegible]周語云堯命禹治水共之從孫四
嶽佐之賈逵注共共工也從孫同姓末嗣之孫四岳官名太岳也
主四岳之祭焉 本疏 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
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
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

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詁】按賈公彥周禮疏引此傳文并引注云有王朝于王疑是服注王有巡守以大習之【詁】管子幼官篇曰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三年而朝習命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惠棟曰此所云大習者蓋習會朝之教命也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蔿曰【詁】賈逵云晉大夫史記集解杜取此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詁】按尋繹上下文義疑富子爲羣公子之一非強族即係多知術能爲羣公子謀畫者譖而去之則羣公子失謀主矣杜以富強解之恐誤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　秋丹桓宮之楹

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古今人表作禦釋文云本亦作御外傳作匠師慶韋昭曰掌匠大夫御孫之名也下御孫曰外傳作宗人夏父展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詁】說文亲果實如小栗春秋傳曰女贄不過亲栗廣雅亲㮚也按榛說文木也一曰菆也高誘淮南王書注叢木曰榛此女贄之亲當以說文廣雅爲是先儒以爲栗取其戰栗也棗取其早起也脩取其自脩也惟榛無說惠棟云正義以爲榛聲近虔失之外傳魯語曰夫婦贄不過棗栗以告虔也不及榛脩明榛不訓虔唐元度九經字樣引傳作亲以榛爲亲經典相承隸變以告虔也【詁】詩毛傳虔敬也杜本此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晉士蔿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

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　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詁】鄭元周禮注慝陰姦也杜略本此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詁】韋昭國語注眚猶災也杜本此　晉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詁】賈逵云聚晉邑史記集解杜取此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

二十六年春晉士蔿爲大司空夏士蔿城絳【詁】地理志河東郡絳晉武公自曲沃徙此杜本此以深其宮　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

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　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冬杞伯姬來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　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弃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　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穨也

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詁】晉語狐氏出自唐叔狐伯行之子實生重耳按史記又云夷吾母重耳母女弟又云秦穆夫人爲太子申生同母女弟皆與此傳顯違並不足據他倣此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淮南王書作孋姬呂覽又作驪云亦作麗歸生奚齊【詁】地理志京兆尹新豐驪山在南故驪戎國杜本此按莊子齊物論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麗艾聲相近其娣生卓子【詁】史記晉世家曰驪姬女弟生悼子索隱曰左傳作卓子徐廣曰一作倬按悼倬字形相近傳寫誤耳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詁】地理志河東郡有蒲子北屈二縣杜本

此
按韋昭漢書注又云蒲今蒲坂按有南北二屈故云二水經注
稱汲郡古文云翟章救鄭次于南屈應劭曰有南故稱北是二屈
之證杜注二當爲北誤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
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
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
按史記晉世家集解引賈逵云旌表也則賈注此傳當亦同廣雅
亦云旌表也杜云旌章也蓋用韋昭國語注下伐功亦同使俱曰
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
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
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考工記耦廣
五寸二耜爲耦杜本此　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伏曼容易注
蠱惑亂也杜注及釋文本此　爲館于其宮側而振萬焉■鄭元禮記注振
動也何休公羊傳萬者何干舞也杜本此　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
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小爾雅尋用也杜本此　而于
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
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玉篇闍闑鄭
城門左傳作桔柣子元闘御彊闘梧耿之不比爲旆■爾雅繼旐廣
充幅長尋曰旐繼旐曰旆杜本此　闘班王孫游王孫喜殿衆車入自
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
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京相璠曰桐丘鄭地也今圖無而城見
存西南去許昌故城可二十五里俗名之曰堤其城南即長堤固
湑水之北防也西南桐丘其城邪長而不方蓋憑丘之稱即城之
名矣水經注　按杜注許昌縣東北有桐丘城與道元說略同諜告曰
■鄭元周禮注諜閒也杜本此　楚幕有烏■廣雅幕帳也杜本此　乃止
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　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
之主曰都詩疏引此作邑有先君之廟曰都　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

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廄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夏鄭
人侵許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　秋有蜚爲災也凡物
不爲災不書　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
■韋昭國語注辰角大辰蒼龍之角角者星名也見者朝見東方
寒露節也杜本此　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蔡邕月令章
句引傳曰水昏正而栽築惠棟曰水即營室也昏正者昏中也栽
築者栽木而始築也日至而畢　樊皮叛王
三十年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
京師■郡國志河內郡修武有陽樊服虔云樊仲山之所居故名
陽樊按漢鄧縣地亦有古樊城樂史引郭仲產襄陽記云樊本
仲山甫之國即今襄陽縣樊城也與南虢相去亦近　楚公子元
歸自伐鄭而處王宮闘射師諫則執而梏之■服虔云射師若敖
之子闘班也本疏　鄭元周禮注在手曰梏在足曰桎杜本此　秋申公闘
班殺子元闘穀於菟漢書敘傳作穀於擇釋文云闘穀漢書作穀按據陸氏所引則舊本作穀也今通志堂刊
本釋文穀作穀汲古閣本亦作穀皆誤　爲令尹自毀其家■廣雅毀虧也按杜注訓
減義亦同俗本譌作滅非以紓楚國之難■詩毛傳紓緩也杜本此
冬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地理志廣陽國薊故
燕國杜本此
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
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爲管仲也　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
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　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問
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
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
■服虔云虞舜祖考來格鳳皇來儀百獸率舞本疏　王曰若之何對
曰以其物享焉■馬融易傳享祭也杜本此　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

從之內史過往聞虢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德【詁】說文涼字下云爾雅涼薄也从水京聲廣雅同曹憲注曰涼良音世人作涼薄之涼水傍著京訓薄容古字假借今仍之 杜本此 其何土之能得 初公築臺臨黨氏【詁】賈逵云黨氏魯大夫任姓 史記集解杜取此 見孟任 史記作孟女 【詁】賈逵云黨氏女 同上杜取此 史記索隱云孟長也任字也非姓從之【詁】服虔云從之言欲與通也 本疏 閟【詁】說文云閟閉門也春秋傳曰閟門而與之言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詁】服虔云割其臂以與公盟 史記集解 生子般焉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詁】鄭元禮記注雩祭天也 杜本此 按史記曰班長悅梁氏女往觀圉人犖自牆外與梁氏女戲班怒鞭犖左傳女公子句疑有脫文杜注云女公子子般妹亦屬臆解史記所載似近情理且女公子之稱別無所見也圉人犖 公羊傳作圉人鄧扈樂 自牆外與之戲【詁】服虔云圉人掌養馬者犖其名也 史記集解 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詁】服虔云能投千金之重過門之上也 水經注 按杜注以為走而自投接其屋之桷反覆門上殊屬臆說劉炫規之是也又按水經注稷門亦曰雩門門南隔水有雩壇壇高三丈梁氏居蓋近此門故於此講肄也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詁】服虔云鴆鳥一名運日鳥 史記集解 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 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詁】孔安國尚書傳賊殺也高誘呂覽注同 成季奔陳【詁】服虔云季友內知慶父之情力不能討故避其難出奔 同上 立閔公 閔公史記作湣漢書志並作愍【詁】服虔云閔公於是年九歲 閔二年本疏

閔公元年春不書即位亂故也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詁】爾雅暱近也 杜本此 不可弃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嘉之也 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詁】爾雅斃踣也 杜本此 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弃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詁】服虔云重不可動因其不可動而堅固之 本疏 說文因就也从口大按惠棟補說文植有禮因重固固就也从口大能大者衆圍就之今考此係徐鍇說惠氏以為說文誤也凡說文稱傳文皆云春秋傳無云左傳者其誤無疑杜注能重能固則當就成之義亦略同 閒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詁】晉語趙衰先君之戎御趙夙之弟也史記趙世家夙生共孟孟生趙衰 杜注本晉語 按世本公明生孟及趙夙夙生成季衰史記以衰為夙孫既誤晉語又以為夙弟益非當以世本為正惠棟曰晉語無繆戾至此必傳寫之誤畢萬為右【詁】世本畢萬生芒季芒季生武仲州按州即魏犫 杜本此 以滅耿滅霍滅魏【詁】服虔云三國皆姬姓魏在晉之蒲坂河東也 史記集解 地理志河東郡皮氏耿鄉故耿國彘霍大山在東 杜本此 還為大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蔿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詁】服虔云邑有先君之主曰都 史記集解 而位以卿【詁】賈逵云謂將下軍 同上杜取此 先為之極【詁】服虔云言其祿位極盡於此 同上 又焉

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大伯不亦可乎注王肅云大伯知天命在王季奔吳不反同上 猶有令名與其及也注王肅云雖去猶可有令名何與其坐而及禍也同上 廣雅與如也襄二十六年傳亦同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大子注按左傳凡祚字皆當作胙此及傳廿八年宣三年昭十一年卅年凡六處皆作祚石經亦同以古字尚可通故不追改其無晉乎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注賈逵云卜偃晉掌卜大夫郭偃同上取此 杜 萬盈數也魏大名也注服虔云數起一至萬爲滿魏喻巍巍高大也同上 以是始賞天啓之矣注服虔云以魏賞畢萬是爲天開其福同上 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初畢萬筮仕於晉注服氏以爲畢萬在周筮仕于晉本疏 遇屯䷂之比䷇注賈逵云震下坎上屯坤下坎上比屯初九變之比史記集解 辛廖占之曰吉注賈逵云辛廖晉大夫同上取此 杜 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爲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注馬融云畢毛文王庶子史記魏世家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杜取此 按史記云畢公高與周同姓而左傳富辰說文王之子十六國有畢原豐郇小司馬亦言畢公是文王之子與史記說不同

二年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注水經注引作渭隊服虔云隊謂汭也據此則服本作隊水經注又曰杜本作汭按鄭元尚書注汭隈曲中也王肅云汭入也杜蓋本鄭說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 夏吉禘于莊公速也 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注賈逵云卜齮魯大夫史記集解 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注賈逵云宮中之門謂之闈同上 按賈注用爾雅釋宮文釋宮又云其小者謂之閨今按杜注于闈上增一小字是合二句爲一于詁訓之道爲不通矣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 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注賈逵云兩社周社亳社也兩社之間朝廷執政之臣所在同上取此 杜 爲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注服虔云謂季友出奔魯弒二君本疏 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注服虔云車有藩曰軒本疏 說文軒曲輈藩車也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注鄭司農周禮注贊助也杜本此 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熒澤注書禹貢熒波既豬師古曰熒就水決出所爲即今榮澤是也京相璠曰熒澤在滎陽縣西南按竹書紀年作洞澤洞當作泂泂熒音同衛師敗績遂滅衛注詩載馳序云衛懿公爲狄人所滅滅者懿公死也君死于位曰滅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注服虔云昭伯衛宣公之長庶伋之兄宣姜宣公夫人惠公之母詩疏 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注詩序及鄭箋曹並作漕釋文云音同按漕作曹古文省說文廬寄也詩毛傳亦同釋文寄止曰廬按管子中匡篇狄人攻衛衛人出

歛于曹則與本字從本訛為得韋昭注外傳亦同許穆夫人賦載馳
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
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服虔云魚獸
名詩疏 重錦三十兩■服虔云重牢也詩疏 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
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 晉侯
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賈逵云東山赤狄別種史記集解 服虔
云亦狄之都也水經注 劉昭郡國志注引上黨記東山在壺關城東
南晉申生所伐今名平泉里克諫曰高誘呂覽注引作李古 ■賈逵云里克
晉卿里季也史記集解 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
■服虔云膳飲食同上取此 杜 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服
虔云有代大子守則從之同上 從曰撫軍■服虔云助君撫循軍士
同上 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
也■賈逵云國政正卿也同上取此 杜 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
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
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服虔云舍之
置申生弗使將兵也御覽 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
■服虔云里克不對同上 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
民教之以軍旅■賈逵云將下軍同上取此 杜 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
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服虔云不得立己同上 修己而不責人則
免於難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外傳作衣之偏裻之衣 ■服虔云偏衣偏裻
之衣異色駮不純裻在中左右各異故曰偏衣同上 高誘呂覽注偏
半也杜取此 佩之金玦■服虔云金玦以金為玦也同上 狐突御戎先
友為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為右羊舌大夫為尉先友曰衣
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兵要遠災親以
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
■韋昭國語注衷中也杜本此 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

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衣之尨服■鄭司農
考工記注尨雜也杜本此 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
時以閟之尨涼■說文牻白黑雜毛牛犉屬牛也春秋傳曰牻椋
惠棟曰牛之雜色者不中為犧牲衣之不純者不得為大子若以
尨為雜義無所取古文省少或借涼為椋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
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
■韋昭國語注脤宜社之肉盛以蜃器杜本此 有常服矣不獲而尨
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金玦不復■應
劭曰復反也荀卿子曰絕人以玦雖復何為君有心矣先丹木曰
列傳作價人贊師 是服也狂夫阻之■服虔云阻止也方相之士蒙元衣
朱裳主索室中毆疫號之為狂夫止此服言君與大子以狂夫所
止之服衣之本疏 韋昭云狂夫方相氏之士也阻古詛字杜注殊非
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詩毛傳違
去也杜本此 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
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
桓公■說文諗深諫也春秋傳曰辛伯諗周桓公按桓十八年傳
本曰辛伯諫曰則諗訓說文為長杜注諗告也雖本詩鄭箋究當
以說文為是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
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
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服虔云速召也疾也言大子不去自必
危疾召罪狐突知其難本既成而大子拘于一節不達至孝之義
與皐落難戰勝而歸猶不能免乎難而使父有悖惑殺子之罪故
傳備載衆賢之言以述大子所以死也經在僖公五年晉侯殺其
大子申生御覽 成風聞成季之繇■服虔云繇抽也抽出吉凶也
易釋文 按說文卜詞本作籀繇字作䌛徐鉉等曰今俗从䍃遂借作
搖繇猶謠獻陶悠等字只此繇字別無分別漢書文帝紀注師古

曰繇音文教反本作籀籀書也今考釋文石經並作繇杜仍之詩鄭箋繇卦兆之辭也杜本此　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　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詁水經注引應劭曰邢侯自襄國徙此當齊桓公時衞人伐邢邢遷于夷儀其地屬晉號曰邢丘臣瓚注漢書曰春秋狄人伐邢邢遷夷儀不至此也今襄國西有夷儀去襄國百餘里　二年封衞于楚丘邢遷如歸衞國忘亡　衞文公詁服虔云戴公卒在此年詩疏　大布之衣大帛之冠詁鄭元禮記注大白冠太古之布冠也春秋傳曰衞文公大布之衣大白之冠正義引傳亦作大白　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春秋左傳詁六

春秋左傳詁七　南菁書院

陽湖洪亮吉稚存著

傳

傳公元年春不稱卽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　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　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秋楚人伐鄭鄭卽齊故也盟于犖謀救鄭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服虔云虛丘魯邑魯有亂邾使兵戍虛丘魯與邾無怨因兵將還襲而敗之所以惡僖公也　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拏非卿也嘉獲之也　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賈逵云汶陽鄪魯二邑史記集解按此則賈逵左傳本作鄪與史記同索隱曰鄪今作費音祕水經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南入濟杜本此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

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衞焉不書所會後也　晉荀息■王符潛夫論作郇息按此則息蓋晉大夫食采于郇因以爲氏說文郇周武王子所封國在晉地郇荀古字通水經注汾水下古水又西逕荀城東古荀國也汲郡古文晉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竹書紀年下有黯字又竹書紀年莊伯以曲沃叛伐翼公子萬救翼荀叔軫追之此荀叔軫豈息之宗耶　請以屈產之乘■服氏謂產爲產生也公羊疏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羊虢作郭戰國策同■賈逵云虞在晉南虢在虞南史記集解　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宋本及穀梁傳強並作彊■廣雅懦弱也杜本此　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顚軨水經注顚作巔■郡國志河東郡皮氏有冀亭大陽有顚軨坂杜同此　酈道元云傳稱虞東北十餘里卽顚軨坂也伐鄍三門■說文鄍晉邑春秋傳曰伐鄍三門服虔云鄍晉别都郡國志注又云謂冀伐晉也本疏水經河水又東逕砥柱閒道元注亦謂之三門矣冀之既病則亦惟君故■服虔謂虞助晉也將欲假道稱前恩以誘之同上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荀子作御旅按御與迓同尚書迓字皆作御御迎也迎卽逆也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服虔云下陽虢邑在大陽東北三十里史記集解水經注同惟無北字先書虞賄故也　秋盟于貫服江黃也　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國語及管子呂覽[illegible]說苑並作豎刁漢書作豎貂　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韋昭國語注稔熟也杜本此　冬楚人伐鄭鬭章囚鄭聃伯

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爲災也　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　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廣雅祥善也杜本此　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王逸楚辭注囿苑也杜本此　蕩公■賈逵云蕩搖也史記集解杜取此　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諸本並誤作未絕之也今從石經及宋本改正　蔡人嫁之

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史記齊世家作楚成王興師問曰　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賈逵云風放也牝牡相誘曰風書疏　服虔同本疏按廣雅釋名並同賈服又呂覽乃合纍牛騰馬游牝于牧高誘注纍牛父牛也騰馬父馬皆將羣游從牝于牧之野風合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服虔云召公奭史記集解京相璠曰召亭在周城南十五里水經注杜取此　曰五侯九伯■賈逵云五等諸侯九州之伯周禮疏杜取此　服虔云五侯公侯伯子男九伯九州之長大公

爲王官之長掌司馬職以九伐之法征討邦國故得征之詩疏女實
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詁】服虔云是
皆大公始受封土疆界所至也史記集解南至于穆陵【詁】春秋大事表
穆陵關在青州臨朐縣東南一百五里北至于無棣【詁】水經注淸
河又東北無棣溝出焉湛水下又引京相璠曰舊說無棣在遼西
孤竹縣通典鹽山春秋之無棣邑也鄭道元云管仲以責楚無棣
在北方之爲近爾貢包茅不入高誘呂覽注引傳包茅作苞茅顏師古漢書注亦同【詁】韓非
子外儲說曰是時楚之菁茅不貢於天子三年矣賈逵云包茅菁
茅包匭之也以供祭祀史記集解王祭不共說文引傳共作供釋文云本亦作供按共供古字通
無以縮酒【詁】說文莤禮祭束茅加于祼圭而灌鬯酒是爲莤象神
歆之也春秋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莤酒按今本作
縮周禮鄭興注莤讀爲縮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詁】服虔云
周昭王南巡狩涉漢未濟船解而溺昭王王室諱之不以赴諸侯
不知故桓公以爲辭責問楚也史記集解按高誘呂覽注引此傳作沒
而不復蓋一本有沒字唐石經于而字上亦旁增一沒字又正義
引舊說皆云漢濱之人以膠膠船故得水而壞昭王溺焉不知本
出何書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呂覽注作敢不
共乎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詁】宋忠云丹陽南郡枝江縣也枝
江去漢其路甚遙昭王時漢非楚境故不受罪也杜本疏取此說文頻
水厓人所賓附頻蹙不前而止从頁从涉廣雅云濱厓也頻頻比
也徐鍇曰今俗作水濱非是按詩大雅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毛傳
頻厓也鄭箋云頻當作濱殊誤今濱又別作瀕或省作浜要皆頻
之或字也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
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
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詁】說文徼循
也徼幸也按玉篇徼字始要求遙二訓今詩傳義則說文循幸二

義竝通古字僥徼同釋文作傲非也杜注宣十二年傳作要福義
亦同玉篇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
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
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釋文本或作漢以爲池衍水字【詁】服虔云方城山在
漢南史記集解又云方城山也漢水名皆楚之隘塞耳詩疏地理志隴西
郡氐道禹貢養水所出東至武都爲漢水經沔水出武都沮縣至
江夏沙羨縣入江水經注汝水又東得醴水醴水又屈而東南流
逕葉縣故城北春秋昭公十五年許遷于葉是也楚盛周衰控霸
南土欲爭强中國多築列城于北方以逼華夏故號此城爲萬城
或作万字舊本譌方唐勒奏土論曰我是楚也世霸南土自越以至葉
垂境萬里故號曰萬城也按此則方城當作萬城或作万以字近
又譌作方矣藏琳經義雜記亦云萬城與內傳大城之說合杜方城取
服說漢水本水經地理志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陳轅濤塗謂鄭申
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閒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
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當以齊侯絕句申侯見曰師
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閒共其資
糧屝屨【詁】方言屝屨麤履也廣雅屝屨也釋名齊人謂草屨曰屝
杜本此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　秋伐陳討不忠也
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
加二等【詁】賈逵云謂朝天子以命用[illegible]御覽於是有以衮斂【詁】賈逵
云衮斂上公九命服衮也同上　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
陳陳成歸轅濤塗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
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詁】馬融云筮史短龜史
長周禮疏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詁】說文羭夏羊也攘除也廣韻
易注王逸楚辭章句竝同杜本此一薰一蕕【詁】廣雅薰草蕙草也王
逸楚辭章句蕕香草也杜本此按漢書敍傳薰以香自燒是其證

記內則牛夜鳴則𦞦鄭注云𦞦惡臭也春秋傳曰一薰一蕕𦞦猶古通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注】服虔云齊姜廟所在史記集解歸胙于公穀梁作致福于君史記作歸釐于君【注】韋昭國語注胙祭肉也按胙止可訓肉杜注云胙祭之酒肉則于訓詁不通矣下八年賜齊侯胙鄭注云祭肉與韋注同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注】晉語驪姬受胙寘諸于酒寘堇于肉賈逵注云堇烏頭也公祭之地地墳穀梁墳作賁賁墳古今字與犬犬斃【注】說文斃頓仆也春秋傳曰與犬犬斃从犬敝聲或作斃按五經文字注云斃字見春秋傳又作斃足知唐本又多作斃字也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注】呂覽上德篇大子遂以劍死韋昭國語注新城曲沃也新爲大子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注】酈道元注云蒲川水出石樓山南逕蒲城東卽重耳所奔之處羊求水出羊求川西逕北屈縣故城南城卽夷吾所奔邑夷吾奔屈

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注】左詩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雍之靈沼謂之辟雍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五經異義服氏云人君入太廟視朔告朔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之中禮疏及通典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注】服虔云分爲春秋分至爲冬夏至啓立春夏也陽氣用事爲啓閉立秋冬也陰氣用事爲閉雲五雲也風氣日月星辰也分至啓閉天地之大節陰陽之分也故登觀臺望氣以審妖祥變亂之氣先見于八節審其雲物之形言其所致務爲之備也御覽鄭衆云以二至二分觀雲色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本疏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初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愼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戚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愼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愼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注】服虔云蒙茸以言亂皃三公言君與二公子將敵故不知所從史記集解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注】史記晉世家曰獻公使宦者履鞮趣殺重耳韋昭國語注曰伯楚寺人勃之字也索隱曰卽左傳之勃鞮亦曰寺人披披勃同音履鞮急讀卽爲披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諸本或作校今定作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注】服虔云袪袂也同上按說文袪衣袂也袪尺二寸春秋傳曰披斬其袪杜取服說遂出奔翟【注】酈道元注云晉公子重耳出亡及柏谷卜適齊楚狐偃曰不如之翟水經注夏公孫茲如牟娶焉釋文娶本又作取會于首止會王大子鄭【注】服虔云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大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大子以定其位御覽謀寧周也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己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爲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楚鬭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諸本作栢今从晉本定作柏【注】地理志汝南郡陽安應劭曰故道國又西平應劭曰故柏子國也杜本此按杜本陽安今作安陽者傳寫誤汝南郡別有安陽縣應劭曰故

江國也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
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廣雅翫習也杜本此一之謂甚其可再
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諸本譌誤輔今改正■服虔云輔上頷車也與牙相依
詩疏按玉篇引說文輔頰也左氏傳曰輔車相依亦作輔今考說文
輔字下引春秋傳曰輔車相依徐鍇本有此八字徐鉉本無从車甫聲人頰車
也酺字云頰也从面甫聲不引春秋傳是許君所見左氏本作輔
字無疑玉篇引說文作酺當別有所本要之古酺輔本通故傳寫
亦不一服虔注頷當作頜說文頜顧也是服義與許君同脣亡齒
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
王之昭也大伯不從史記作大伯亡去是以不嗣虢仲虢叔■賈逵云虢
仲封東虢制是也虢叔封西虢虢公是也馬融曰虢叔同母弟虢
仲異母弟虢仲封下陽虢叔封上陽本疏按虢有二晉太康地記扶
風郿雍西虢地也平王東遷虢叔自此之上陽爲南虢矣又下陽
亦名北虢水經注下陽地理志所謂北虢也王季之穆也爲文王
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
乎其愛之也■服虔其作甚注云愛之甚晉爲愛桓莊之族甚也
本疏按服所據當係古文必非妄改正義譏之非是桓莊之族何罪
而以爲戮不惟偪乎親以寵偪猶尙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
豐絜神必據我■詩毛傳據依也按玉篇等亦同蓋言神所據依
較杜訓安爲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說文香芳也春
秋傳曰黍稷馨香按杜本馨香之遠聞亦用說文又曰民不易物
惟德繄物■服虔云繄發聲也言黍稷牲玉不易無德繄之則不
見饗有德則言饗詩疏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
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

之奇以其族行■賈元禮記注行去也杜本此曰虞不臘矣■獨斷
臘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非迎氣故但送不迎應劭風俗通云案
禮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曰臘御覽引舊注云臘祭
名也日月會于龍尾百物備合因于是祭羣神也今按合之禮記
月令孟冬臘門閭及先祖五祀是臘祭三代有之故宮之奇亦云
然宋儒朱子云秦時始有臘祭余一言以斷之曰史記秦本紀惠
王十二年初臘始皇三十一年改臘曰嘉平如謂臘始于秦則秦
改臘爲嘉平亦云嘉平始于秦可乎又不待辨而明矣在此行也
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地理志宏農部陝故虢國
杜本此酈道元云昔周召分伯以陝城爲東西之別東城即虢之上
陽也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
之晨漢書律歷志作丙子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賈服等皆爲均均同也
周禮疏服虔又云均服黑服也文選注惠棟云古戎服尚黑戰國策顧
令補黑衣之數注云黑衣戎服漢書五行志引傳作袀劉逵吳都賦注引亦同
儀禮士冠禮曰兄弟畢袗玄鄭注袗同也古文袗爲均司馬彪
輿服志曰郊祀之服皆以袀玄淮南子曰尸祝袀袨高誘曰袀純
服袨墨齊衣也袀袨猶袗玄上下皆玄故謂之黑服謂均服爲黑
服失之袀古文皆作均杜氏謂戎事上下同服是也管子大臣篇
四年修兵同甲十萬同甲者均服之謂也今按周禮司几筵設莞
筵紛純鄭注云純讀爲均服之均李善閒居賦注引傳作袀廣雅
云袀戎衣也左傳袀服振振呂覽悔過篇今袀服回建高誘注袀
同也兵服上下無別故曰袀服今服虔注尚作袀是漢時左氏本
作袀服也說文亦云字書袀音同劉逵吳都賦注引傳亦作袀取
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漢書五行志作奔其九
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五行志引此上有十月朔三字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
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

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史記晉世家曰及其大夫井
伯百里奚正義曰南雍州記云百里奚宅井伯宛人也梁劉峻世
說新語注百里奚字井伯按古今人表百里奚列上之下井伯列
中之下則非一人也以媵秦穆姬■孫炎爾雅注送女曰媵（杜本此）
而修虞祀■服虔云虞所祭祀命祀也（史記集解）且歸其職貢於王故
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言上一本無且字）
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賈逵云晉右行大夫（同上）按賈據僖十年
傳文為說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狄郤芮曰■聲類郤鄉在河
內（一切經音義）按此則芮食采于郤後因以為氏也後出同走罪也不
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　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
故也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　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
乃還　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郡國志南陽郡
宛有東武亭（杜同此）許男面縛■廣雅偭偝也漢書賈誼傳偭蟂獺
以隱處兮王逸應劭注並云偭背也項籍傳馬童面之張晏曰背
之也偭古亦云面謂背之不面向也偭面古字同按杜注云但見
其面可為臆說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說文櫬棺也春秋傳曰
士輿櫬（杜本此）下襄二十一年亦同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
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說文祓除惡之祭也
（杜本此）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則風俗通作苟）■
詩毛傳競彊也（杜本此）何憚於病■詩鄭箋憚難也（杜本此）既不能彊
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
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　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
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
與之璧使行曰惟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
（呂覽疵作玼）■說文疵病也鄭元禮記注瑕玉之病也陸德明釋文瑕

疵通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
將不女容焉既辭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
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秋盟于甯毋謀鄭故也管仲
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韋昭國語注攜離也（杜本此）懷遠
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
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
命君若去之（諸本作若君今從石經宋本改正）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
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
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
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
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
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
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
之位君盟替矣（三體石經作簪今從唐石經定作替字）■詩毛傳替廢也（杜本此）作而
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大子而求介於
大國■索隱稱志林介者因也（杜本此）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
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
■服虔云鄭伯罪之也（御覽）冬鄭伯使請盟于齊　閏月惠王崩
襄王惡太叔帶之難（釋文叔作州）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
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
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為右以敗狄于采桑（史記作齧桑）■服虔
云狄地也（史記集解）郡國志河東郡北屈有采桑津（杜同此）梁由靡曰狄
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虢射曰期年狄必
至示之弱矣　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　秋禘而致哀
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服氏云不薨于寢寢
謂小寢（杜取此）不殯于廟廟謂殯宮鬼神所在謂之廟（禮記疏）不赴于

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　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　宋公
疾大子茲父（史記作茲甫）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
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
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
侯曰子　夏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詁】
周禮大行人正義引傳文并引注云周禮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
不以賜異姓敬齊侯客之若先代之後按此當是服注杜亦本此
立說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
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詁】馬融易注七十曰耋服虔同（詩疏）
（杜取此）加勞賜一級【詁】鄭元禮記注級等也（杜本此）無下拜對曰天威
不違顏咫尺【詁】方言二云顏額顙也中夏謂之額東齊謂之顙河
潁淮泗之間謂之顏賈逵國語注八尺曰咫說文周禮寸尺咫尋
皆以人之體為法中婦人手長八寸謂咫（杜取此）小白余敢貪天子
之命無下拜【詁】爾雅余身也舍人曰余卑謙之身也（杜本此）按岳氏本
以白字絕句今考釋詁文朕余躬身也邢昺疏引此傳云齊侯曰
小白余是當以余字為句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
拜登受　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
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水經注引作不務修德）
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
矣其在亂乎（在水經注作有）【詁】鄭元儀禮注在存也（杜本此）君務靖亂無勤
於行晉侯乃還　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丕鄭（外傳作丕史記晉世家作邳）【詁】賈
逵云晉大夫（史記集解）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詁】賈逵云三
公子申生重耳夷吾（同上杜取此）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
以是藐諸孤【詁】方言眇小也眇藐古字通按惠氏識顧氏炎武訓
藐為小為未嘗不知實本方言呂諶字林又云藐小兒笑也辱在
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

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
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詁】廣雅耦二也猜疑也按杜
注訓耦為兩亦此意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
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
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
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
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
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
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史記圭作珪尚作猶）【詁】詩毛傳玷缺也
（杜本此按說文引詩玷作[illegible]）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齊侯以諸侯之師
伐晉及高梁而還【詁】服虔云晉地也（史記集解）郡國志河東郡楊有高
梁亭（杜同此）討晉亂也令不及魯故不書（釋文令本又作命）晉郤芮使夷吾
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從之
齊隰朋【詁】王符潛夫論隰氏姜姓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
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弱不好
弄【詁】爾雅弄玩也能鬬不過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
（史記作文）【詁】服虔云秦大夫公孫子桑（史記集解）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
惟則定國【詁】爾雅則法也（杜本此）按呂覽權勳篇赤章蔓枝曰詩曰
惟則定國則此四字乃逸詩也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
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詁】廣雅僭差也高誘呂覽注賊害
也（杜本此）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
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為仁使
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師
十年春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
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夏四月周公忌父（史記）【詁】賈逵云周卿士
（集解杜取此）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

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文選注引傳作二公
服虔云奚齊卓子荀息也同上　為子君者不亦難乎　按公羊傳作
不亦病乎廣雅病難也　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
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丕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
晉侯改葬共大子外傳大作世檀弓史記漢書共並作恭　秋狐突適下國　服虔云
晉所滅國以為下邑一曰曲沃有宗廟故謂之國在絳下故曰下
國也同上　按說苑立節篇獻公卒奚齊即辭歸自殺蓋屬虛語　遇大子
大子使登僕　論衡死偽篇引作大子趨登僕車而告之曰而告
之曰夷吾無禮　賈逵云烝於獻公夫人賈君故曰無禮馬融云
申生不自明而死夷吾改葬之章父之過故曰無禮本疏　余得請於
帝矣　服虔云帝天帝謂罰有罪史記集解　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
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　賈逵國語注歆貪也按說文歆神食气
也義亦與賈同杜注歆饗也本詩毛傳　民不祀非族君祀毋乃殄
乎　詩毛傳殄絕也杜本此　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
吾將復請七日史記作後十日　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
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史記作斃論衡作斃下多一之字
賈逵云敝敗也韓晉韓原史記集解　丕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
史記作呂省　按呂甥先又嘗食邑于虢竹書紀年晉獻公十有九年
伐虢滅下陽命瑕父呂甥邑于虢水經注云地理志所謂北虢也
郤稱冀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
矣　詩毛傳蔑無也杜本此　冬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
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祁舉及七輿大夫　服虔云下軍
之輿帥七人屬申生者襄二十三年下軍輿帥七人往前申生將
下軍今七輿大夫為申生報怨欒盈將下軍故七輿大夫與欒氏
按劉炫亦為服言是不取杜說本疏　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騅歂
纍虎特宮山祁　按此上七人即七輿大夫之名皆里丕之黨也

丕豹奔秦李斯書丕作邳　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
伐之必出公曰失眾焉能殺違禍誰能出君
十一年春晉侯使以丕鄭之亂來告　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
侯命受玉惰　說文惰不敬也从心憜省春秋傳曰受玉憜或省
𠂤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
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
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夏揚拒泉皋　郡國志河南郡雒陽有前
亭按泉前古字通杜同此　伊洛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
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　黃人不歸楚貢
冬楚人伐黃
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郛懼狄難也　韋昭國語注郛郭也杜本此
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
能害我夏楚滅黃　史記楚世家作滅英徐廣曰年表及他本皆
作英一本作黃正義曰英國在淮南蓋蓼國也不知改名時今按
滅蓼在魯文公五年時為楚穆王四年非此一時事　王以戎難
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　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
朋平戎于晉　韋昭國語注平和也服虔云戎伐周晉伐戎救周
故和也史記集解杜本此　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
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　賈逵云節時也同上杜取此　王肅
云春秋聘享之節也同上　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　服虔云
陪重也諸侯之臣于天子故曰陪臣同上　王曰舅氏　賈逵云舅氏
言伯舅之使也同上杜取此　余嘉乃勳應乃懿德　惠棟曰應讀為膺
言膺受女美德也古文皆以應為膺　謂督不忘　爾雅督正也往
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
宜哉讓不忘其上詩云愷悌君子　爾雅愷樂也悌易也杜本此　神
所勞矣

十二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畢不與王言歸復
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　夏會于鹹淮
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　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詁】毛傳戍守也
杜本此　齊仲孫湫致之　冬晉薦饑【詁】按文選注引傳作晉洊饑字
書曰洊仍也爾雅穀不熟爲饑仍饑爲薦李巡曰連歲不熟曰薦
杜注麥禾皆不熟蓋亦本此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曰
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
謂百里與諸乎【詁】服虔云百里奚秦大夫史記集解　對曰天災流行史記
作留下同　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
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詁】
服虔云雍秦國都絳晉國都同上杜取此　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詁】按
雍近渭絳近河以舟輸粟故云汎舟之役也
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　鄫季姬來寧
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　秋八月辛卯
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　冬秦饑使乞糴于晉
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
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棄信背鄰患
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
寇不如弗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況怨敵乎弗
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三月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
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諸本並作匡書相沿避宋
諱今皆改正下同　以待之　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秋伐厲以救徐也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詁】按杜注賈
君晉獻公次妃既無明文惟左傳云獻公娶于賈則賈乃正妃獻
公即位二十六年而卒若係正妃則惠公即位年當已高無由更
爲所烝唐固說賈君爲申生之妃情事較合故申生有夷吾無禮
之言惠棟左傳補注所見亦同且云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
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
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詁】郡國志
宏農郡陸渾西有虢略地華陰有太華山河東郡解有解城杜同此
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
之吉涉河侯車敗【詁】爾雅敗覆也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
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詁】惠棟云上林賦曰江河爲阹
注云遮禽獸爲阹阹即去實一字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
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
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
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詁】服虔云孫順也史記集解　卜
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史記揚作陽【詁】服虔云二子晉
大夫也同上　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
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惟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
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詁】賈逵國語注憤盛
也一切經音義　按賈注此傳亦當作盛滿解鄭元樂記注賁讀爲憤怒
氣充實也春秋傳血氣狡憤王粲登樓賦氣交憤于胸臆李善注
引杜云交戾也是交狡賁憤古字並通陰血周作張脈僨興【詁】說
文衇血理之分衺行體中者从𠂢从血脈或从肉籀文作䘑按此
則今本作脈不誤釋文石經並同張有復古編以爲俗作脈非過
矣僨當作賁或作殰禮記射義賁軍之將鄭元注賁讀爲僨覆敗
僖十年傳地賁疏爾注賁沸起也又管子勢以待天下之瀆作也
尹知章云動亂也陸氏附注以爲僨無動義譏杜失之是矣外彊
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
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鬭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

其窮饋食其衆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爾雅狃復也孫炎注狃伏前事復為也按杜注狃伏也即本此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鄭元禮記注還旋便也廣雅濘泥也杜本此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高誘呂覽注愎戾也杜本此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史記由作繇虢射為右■服虔云虢射惠公舅史記集解輅秦伯■服虔云輅迎也同上杜取此將止之■韋昭國語注止獲也杜本此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詩疏拔作茇■周禮夏官司馬中夏教茇舍鄭注云茇讀如萊沛之沛茇舍草止也軍有草止之法說文废舍也从广犮聲詩曰召伯所废按此則字當作废拔茇古字通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周禮禮記疏並引作戴皇天而履后土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按此下傳文或有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惟君裁之釋文曰自上天降災至此凡四十七字檢古文皆無尋杜注亦不得有有是後人妄加也今按釋文四十七字十當作一蓋幷乃舍諸靈臺五字數之耳此後人校勘之疏孔疏亦云服虔解誼其文甚煩傳本若有此文服虔必應多解何由四十餘字不解一言亦至二十二年始解婢子明是本無之也據此則服杜本尚皆不誤服杜以後人妄增今據刪去乃舍諸靈臺■詩含神霧云作邑于豐起靈臺易乾鑿度云伐崇作靈臺孔穎達疏云是靈臺在豐邑之郊內也水經注豐水又北逕靈臺西括地志雍州長安縣有靈臺高二十丈周回百二十步今按杜注云所以杜絕令不得通外內或即以此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韋昭國語注任當也杜本此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縶曰■韋昭國語注按禮記云縶字子顯廣植曰古者名字相配顯當為韅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祇釋文本多誤作祗■說文禔从示是聲禔或从氏詩毛傳祇適也玉篇祇之移切適也又音岐禔書實與傳祇皆讀是明揚丰上之適皙古曰祇音支其字从祇今从石經定作祇字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按竹書紀年作瑕父呂甥今考呂甥先食采于瑕故稱曰瑕父又郡國志河東郡解有瑕城是也後又食采于呂故又稱瑕呂劉昭補注引張華博物志河東郡永安有呂鄉呂甥邑也是瑕呂皆所食采地杜注云姓瑕呂名飴甥非矣下傳云陰飴甥陰亦采邑名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鄭元禮記注貳作二■鄭司農周禮注貳副也按杜訓貳為代非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服虔孔晁皆云爰易也賞衆以田易其疆畔本疏按外傳作轅田賈逵注轅車也以田出車賦說文云爰引也籀文以為車轅字又按轅田易居也徐鍇繫傳云爰轅皆假借此乃正字轅以田相換易也孟康地理志注轅爰同今考爰田當以賈義為長杜注取服虔說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韋昭國語注征賦也廣雅繕治也杜本此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

者懼庶有益乎衆說皆於是乎作州兵詁按作州兵蓋亦改易兵
制或使二千五百家略增兵額故上云甲兵益多非僅修繕兵甲
而已杜注似非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
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詁說文衁血也春秋
傳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廣雅同杜本此 女承筐亦無貺也釋文貺本亦作況
詁詩毛傳貺賜也杜本此 服虔以離爲戈兵兌爲羊震變爲離是用
兵刺羊之象也二至五有坎象坎爲血血在羊上故刺無血也震
爲竹竹爲筐震變爲離離爲火火動而上其施不下故筐無實也
同上 西鄰責言不可償也詁服虔以爲二至五爲坎坎爲月月生西
方故爲西鄰坎爲水兌爲澤澤聚水故坎責之澤澤償水則竭故
責言不可償同上 歸妹之睽猶無相也詁服虔云兌爲金離爲火金
火相遇而相害故無助也同上 應劭漢書注相助也杜本此 震之離亦
離之震爲雷爲火爲嬴敗姬詁服虔云離爲日爲火秦嬴姓水位
一至五有坎象水勝火故爲嬴敗姬同上 車說其輹詁說文輹車軸
縛也馬融易注輹車下縛也杜本此 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
詁服虔云五至三有坎爲水象震爲車車得水而脫其輹也震爲
龍龍爲諸侯旗離之震故火焚其旗也震東方木兌西方金木遇
金必敗韓有先君之宗廟故曰宗丘同上 說文四邑爲丘杜本此 鄭元
禮記注丘虛區同歸妹睽孤寇張之弧詁服虔云坎爲寇寇爲弓故
曰寇張之弧同上 姪其從姑詁爾雅父之姊妹爲姑女子謂昆弟之
子爲姪杜本此 六年其逋詁廣雅逋亡也杜本此 逃歸其國而棄其家
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詁郡國志河東郡楊有高梁亭杜同此 及惠
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
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
數乎釋文以先君之敗德及絕句 詁按及可數乎猶數可及乎蓋倒字法也今
仍以及字屬下讀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

僔沓背憎職競由人詁詩作噂按說文噂聚語也僔聚也並引詩
小雅僔噂古字同 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
冬宋人伐曹討舊怨也 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 十月晉陰
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詁郡國志左馮翊臨晉有王城杜本此 秦伯
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
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
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
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
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
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詁服虔云一役者謂韓戰之役同上
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
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史記作餽 詁賈逵云諸侯雍餼七牢牛一羊
一豕一爲一牢也史記集解杜取此 蛾析外傳作蛾皙 謂慶鄭曰詁釋文曰蛾
本或作蟻惠棟云婁壽曰蛾與蟻通漢書白蛾羣飛扶服蛾伏陳
球後碑聚蛾蜂動仲秋下旬碑蛾附皆與蟻同今按禮記蛾子時
術之後漢書皇甫嵩傳時人謂之黃巾亦名爲蛾賊注蛾音魚綺
反卽蟻字也今釋文有五何反廣韻于歌部列晉大夫蛾析似誤
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
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
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詁
馬融王肅皆以箕子爲紂諸父史記集解 鄭元王肅皆以爲諸父服杜
以爲紂之庶兄本疏 按此則杜取服說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
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
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詁按御覽引水經注云睢陽有隕石
水一名淶津左傳曰隕石于宋五隕星也故老云此水有時涸竭
五石存焉故名隕石水墜星處爲津 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詁賈逵

云風起于遠至宋都高而疾故鷁逢風卻退史記集解 周內史叔興聘
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漢書五行志作何在 對曰今茲魯
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注】賈逵云石山岳之物
齊大岳之允而五石隕宋象齊桓卒而五公子作亂宋將得諸侯
而治五公子之亂鷁退不成之象從六年霸業退也鷁水鳥陽中
之陰象君臣之訟鬩也穀梁疏 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
吉凶所生也漢書所字上有之字【注】服虔云鷁退風咎君行所致非吉凶所
從生襄公不問己有所失而致此變但問吉凶焉在以爲石隕鷁
退吉凶所從而生故云君失問本疏 吉凶由人漢書由作繇【注】按由字當
是古甹字說文甹木生條也又別有繇二云繇徑也假借作由古字
多通吾不敢逆君故也 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 秋狄侵晉
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注】按狐卽狐突食邑廚卽廚武子食邑
鐸卽鐸遏寇食邑水經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至汾陰縣入河杜本
此 因晉敗也 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戍周諸本戍上衍而字今从石經刪
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 十二月會于淮謀鄫且東略也城
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十七年春齊人爲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 夏晉大子圉爲質
于秦秦歸河東而妻之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注】
說文孕懷子也杜本此 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
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注】服虔云圉人
掌養馬官之賤者不聘曰妾史記集解 說文春秋云女爲妾妾不聘也
杜取此 及子圉西質妾爲宦女焉 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
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 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
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 齊侯之夫
人三王姬徐嬴史記徐嬴作徐姬 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注】服虔云內婦官
也史記集解 多內寵按漢書顏師古注文選李善注引此傳皆無內字今考此內字蓋因後內寵之文而衍且服杜皆會

此句而杜下句其意自明但石經宋本皆有此字姑仍之 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
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
公子雍【注】賈逵云宋華氏之女子同上杜取此 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
襄公以爲大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注】賈逵云雍巫雍人名巫易
牙字同上杜取此 按管子有棠巫與此或係一人因寺人貂以薦羞於
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
桓公卒易牙入賈誼新書作狄牙大戴禮記淮南王書並同嵇康琴賦云狄牙喪味 與寺人貂因內
寵以殺羣吏【注】服虔云內寵如夫人者六人羣吏諸大夫也同上 而
立公子無虧史記漢書人表作無詭 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 鄭伯始朝于楚
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 齊人
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
立孝公而還 秋八月葬齊桓公 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
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注】賈誼新書
衛侯朝于周周行人問其名答曰衛侯辟疆周行人還之曰啓疆
辟疆天子之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燬然後受之衆不可
而後師于訾婁別本後作從誤 狄師還 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
新里秦取之
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 宋人執滕宣公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
子于次睢之社【注】水經睢水出梁郡鄢縣東流當蕭縣南入于陂
張華博物志瑯邪臨沂縣東界次睢有大叢社民謂之食人社卽
此郡國志瑯邪下有叢亭 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
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風俗通引此無祀字
下句引傳作人神之主也 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
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
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 秋衛人伐邪以報菟圃之役於

是衞大旱卜有事于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爾雅伯長也杜本此　天其或者欲使衞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釋文云伐衍字按石經宋本並有今仍之　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詩毛傳刑法也杜本此　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毋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修齊桓之好也　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賈逵云溝塹也史記集解杜取此　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凡啟塞從時■服虔云闔扇所以開鍵閉所以塞月令仲春修闔扇孟冬修鍵閉從此時也本疏　滑人叛鄭而服於衞■賈逵云滑姬姓之國史記集解　夏鄭公子士泄堵寇帥師入滑　秋齊狄盟于邢為邢謀衞難也於是衞方病邢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

二十一年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服虔云國家凶荒則無道之國乘而加兵故修城郭為守備也本疏　貶食省用務穡論衡引作嗇　勸分■鄭元儀禮注收斂曰穡按杜注穡儉也疑字近而誤　此其務也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秋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　任宿須句顓臾■郡國志東平國無鹽本宿國任姓杜同此　京相璠曰須朐一國二名蓋遷都須昌朐是其本杜注在東平須昌縣西北道元云杜注非也地理志曰壽張西北有朐城者是也郡國志泰山郡南武陽有顓臾城杜同此　風姓也釋文本或作皆　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詩毛傳司主也杜本此　按皞與昊通禮記月令其帝大皞釋文皞亦作昊昭十七年郯子來朝篇少皞大皞漢書律歷五行等志引作少昊大昊孔子世家家語並同說文皞作暤又漢書鄭崇傳欲報之德暤天罔極師古曰暤字與昊同今从石經及善本定作皞字又按水經濟水與河合流至乘氏縣又分為二其一又東北過壽張縣西界又北過須昌縣西是此上四國皆近濟水必嘗有濟水之祠故世守其祀也杜注略同　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賈氏曰但因成風來不見公故來奔及反不書于經釋例　成風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詩毛傳保安也杜本此　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修祀紓禍也

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　三月鄭伯如楚　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　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晉大子圉為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服虔云曲禮曰世婦以下自稱婢子婢子婦人之卑稱史記集解杜取此　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弃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　富辰言於王曰■服虔云富辰周大夫同上杜取此　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詩毛傳鄰近也孔甚也云旋也杜本此　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

說文本亦作御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詁詩鄭箋顯明也毛傳思辭也杜本此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蠭蠆有毒詁說文蠭飛蟲螫人者也蠆毒蟲也通俗文云蠆長尾謂之蠍蠍毒傷人曰蛆按近人疑通俗文出李虔不知李虔所作係續通俗文唐藝文志分晰甚精辯已見更生齋集中故此書凡服虔通俗文悉皆錄入以補服注之缺又按蠆舊从說文作蠆惠棟云李翊夫人碑亦作蠆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詁說文冑兜鍪首鎧也杜本此郡國志梁國睢陽有魚門劉昭注引此傳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詁晉語晉公子重耳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韋昭注固宋莊公之孫大司馬固也杜本此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詁詩毛傳殲盡也杜本此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詁說文傷創也鄭元禮記注創之淺者曰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詁說文勍彊也春秋傳曰勍敵之人廣雅勍勁武也隘而不列文選注引作隘而不成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詁周書謚法解篇年壽考曰胡胡大也爾雅耇壽也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詁說文儳儳互不齊也杜謂及其成列不齊鼓之丙子晨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于柯澤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詁爾雅俘取也李巡曰囚敵曰俘詩毛傳殺而獻其耳曰馘說文作聝云軍戰斷耳也从耳或聲或从首字林云截耳則从耳旁獻首則作首旁杜注云截所截耳明當以耳旁爲是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詁爾雅柣謂之閾孫炎曰柣門限也戎事不邇女器詁詩毛傳邇近也高誘淮南王書注器物用也杜本此丁丑楚子入饗石經及宋本並作享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饗畢夜出文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史記作瞻呂覽作被瞻楚王其不沒乎爲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穀梁緡作閔下同詁服虔云齊僖公十九年諸侯盟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宋襄欲行霸道不與盟故伐之史記集解杜取此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水經注集解引作頓詁地理志沛郡譙郡國志汝南郡城父故屬沛春秋時曰夷南頓本頓國杜本此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詁服虔注云古者必先書其名于策委死之質于君然後爲臣示必死節也史記索隱按此則服訓質爲贄贄質古字通晉語臣委質于翟之鼓韋昭注質贄也士贄以雉是韋訓質爲贄正義申杜謂質形體也是杜訓質爲形質之質合數家之訓則服義得之矣貳乃辟也詁爾雅辟辠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

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己則不明而殺人以逞釋文本亦作呈
之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惟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十一月杞成
公卒[redacted]譙周古史考云惠公生成公及桓公書曰子杞夷也不書
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不
然則否辟不敏也[redacted]爾雅釋樂商謂之敏釋文敏審也高誘呂覽
注審實也按辟不敏蓋辟不實耳杜同此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
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
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redacted]李奇漢書注保恃也包
咸論語注校報也杜本此　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
武子司空季子[redacted]服虔云胥臣白季也史記集解杜取此　狄人伐廧咎如
[redacted]賈逵云赤狄之別種隗姓同上杜取此　按玉篇廧同牆戰國策趙皆
以荻蒿苫楚廧之漢書鄒陽傳牽帷廧之制李善文選注引韓非
子曰董閼于爲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深澗峭如牆深百仞蔡邕石
經論語凡宮牆字从土从嗇今从爿石經作廧字獲其二女叔隗
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釋文儵作儵　叔劉以叔隗妻趙衰
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
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
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redacted]賈逵云衛地同上　京相璠曰今衛縣西北
三十里有五鹿城今屬頓丘縣水經注杜同此　穆天子傳白鹿一牾梁逸
出走天子乘渠黃之乘□焉五子丘之是曰五鹿按此則五鹿之
名蓋起于此乞食于野人野人與之塊外傳作野人舉塊而與之史記晉世家作野人盛土
器中進之漢書律曆志作乞食于野人野人舉由而與之按說文由墣也从土从一凵象形或从鬼是塊當依漢書作由爲正但釋
文石經等並作塊今姑仍之　公子怒欲鞭之子犯史記作趙衰曰天賜也稽首受而
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redacted]服虔云八十匹史記集解杜取此
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于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
姜氏殺之[redacted]服虔云懼孝公怒故殺之以滅口同上杜取此　而謂公子

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禮記
疏引此姜下有氏字下亦同　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
石經醉上有飲之酒三字後人所增　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redacted]高誘呂覽注共
公名襄昭公之子聞其駢脅駢應作骿說文骿幷脅也晉文公骿脅論衡作比脅按晉語作駢與說文
合金樓子作駢脅[redacted]廣雅脅幹謂之肋通俗文腋下謂之脅欲觀其裸釋文
本一讀三裸字絕句[redacted]說文廣雅羸袒也羸裸字同浴薄而觀之[redacted]外傳諜
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按微薄卑帷薄也音義並同韋昭訓微爲
蔽訓薄爲迫義較迂曲又按釋文引國語云薄簾也晉保賈逵注
國語下脫注字耳高誘淮南王書注云使袒而捕魚設薄而觀之
義亦同杜注本韋昭說亦訓爲迫然究不若簾字解有實據韓非
子十過篇又作袒裼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韓非子作釐負羈史記漢書並同　吾
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redacted]顧炎武云當以此
絕句按晉語說此事云其從者皆相國也以相一人必得晉國用
彼文相方其義益明　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
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
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
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
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redacted]鄭元周禮注蕃蕃息也杜本此
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
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redacted]一切經音義
引舊說儕猶輩類也左傳晉鄭同儕是也按鄭元注樂記亦同杜
此注用鄭曲禮注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
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
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
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呂覽注引作則何以報我　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
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redacted]賈逵云司馬法從遯不過三舍

三舍九十里也史記集解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呂覽注引作周還詁爾雅弓無緣者謂之弭韋昭國語注櫜矢房通俗文弓衣謂之鞬鄭元禮記注屬猶著也杜本此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高誘引作廉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高誘引公子下多重耳二字詁按此衰字當作興字解如古訓亂爲治同興下天將興之興字互文古人往往有此文法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詁說文盥澡手也春秋傳曰奉匜沃盥鄭元儀禮注匜沃盥器也杜本此按晉語韋昭注揮灑也何承天亦云振去爲揮蓋懷嬴不欲故以手揮灑此水杜注湔也義轉迂曲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詁晉語公子欲辭司空季子子犯子餘勸取之乃歸女而納幣且逆孔晁曰歸懷嬴更以貴妾迎之也公子懼降服而囚詁服虔云申意於楚王伸於知己降服於懷嬴屈於不知己本他疏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詁韋昭國語注云河當作沔字相似誤也按杜云逸詩誤劉炫規之是矣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春秋左傳詁七

南菁書院
陽湖洪亮吉稚存著

傳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說文羇馬絡頭也从网从馽馽馬絆也羇或从革繼系也春秋傳臣負羇紲應劭漢官儀亦云一云馬曰羈服虔云一云犬繮曰紲古者行則有犬少儀曰犬則執緤按此則紲爲犬繮之證韋昭國語注從者爲羈紲之僕亦云犬曰緤是矣杜注必改曰馬韁非是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禮記疏引作及國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京相璠曰春秋土地名桑泉臼衰並在解東南水經注郡國志河東郡解有桑泉城臼城按杜注云桑泉在解縣西解縣東南有臼城張華博物記曰臼季邑解縣西北今考解州西北二十里已至臨晉縣界解故城在臨晉東南則距解州界當不甚遠臼城在州西北雖不言里數然尚在故縣東南可知京杜言臼城在解縣東南之說爲諦博物記非也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說文郇周武王子所封國在晉地从邑旬聲讀若泓按索隱云周文王子又云郇音荀又音環疑有誤服虔云郇國在解縣東郇瑕氏之墟也水經注按蒲州圖經郇城在猗氏縣西南正據解縣之東杜注云在西北非也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賈逵云文公之祖武公廟史記集解杜取此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呂郤畏偪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寺本又作侍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卽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韓非子作惠竇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卽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釋文一本作其豈惟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郡國志左馮翊臨晉有王城杜同此按今本杜注脫去惟史記索隱引左傳有之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按呂甥亦食采于瑕故又稱瑕甥郡國志河東郡解有瑕城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服虔云晉公女史記集解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高誘淮南王書注衛猶護助也韓非子云穆公以疇騎三千輔公子重耳入之于晉卽指此事實紀綱之僕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顏師古漢書注古書懷藏之字本皆作臧後人所加今諸刊本並作藏此依釋文石經改正下並同其出也竊藏以逃■韓詩外傳晉文公亡過曹里鳧須從因盜重耳資而亡按杜注頭須一曰里鳧須卽本此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釋文甚本或作其僕人以告公遽見之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于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己下之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大戴禮作介山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史記置作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史記作冒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服虔云蒙欺也史記集解杜取此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

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史記作祿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史記下重文之二字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詁】詩毛傳偕俱也杜本此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詁】賈逵云緜上晉地同上郡國志太原郡界休有緜上聚杜同此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詁】賈逵云旌表也同上杜取此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泄堵俞彌帥師伐滑【詁】按岳本以公子士絶句二十年注公子士鄭文公子泄堵寇鄭大夫此注云堵俞彌鄭大夫者泄姓見前不須更舉也从岳本爲是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詁】賈逵云二子周大夫同上杜取此按史記鄭世家作伯犕索隱云犕音服今攷後漢書皇甫嵩傳董卓謂嵩曰義真犕未乎注云犕音服說文曰犕牛乘馬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詁】服虔云惠王以后之鞶鑑與鄭厲公而獨與虢公玉爵同上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詁】賈逵云滑小國近鄭世世服而更違叛鄭師伐之聽命後自覩于王王以與衛同上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釋文一本二字上有其字乃衍文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詁】鄭元禮記注以太上爲帝皇之世其次謂三王以來按此亦當同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詁】鄭衆賈逵皆以二叔爲管叔蔡叔傷其不和睦而流言作亂故封建親戚鄭元詩箋亦然本疏賈逵云二叔管蔡詩疏詩毛傳弔傷也鄭箋咸同也按二叔馬融以爲夏殷叔世杜注蓋用馬說今攷晉書秦秀傳周公弔二季之陵遲秀與杜預同時蓋亦主馬說然究以鄭賈義爲長故封建親戚【詁】小爾雅廣詁戚近也以蕃屏周管蔡郕霍王符論引作成魯衛毛聃郜雍【詁】京相璠曰今河內山陽西有故雍城水經注郡國志山陽邑有雍城杜同此曹滕畢原酆郇【詁】說文酆周文王所都在京兆杜陵西南郇周武王子所封國在晉地地理志郇作栒按周武王子武字蓋文字之誤文之昭也邘【詁】京相璠曰今野王西北三十里有故邘城邘臺是也水經注郡國志河內郡野王有邘城杜同此晉應韓【詁】郡國志河東郡河北有韓城潁川郡父城有應鄉杜同此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詁】郡國志汝南郡期思有蔣鄉故蔣國高平侯國有茅鄉城東郡燕有胙城故胙國王符論作祚京相璠曰今高平縣西三十里有故茅鄉者也杜並本此周公之允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詁】服虔云穆公召康公十六世孫然康公與成王同時穆公與厲王並世而世數不同者生子有早晚壽命有短長故也詩疏又云召穆公王卿士同上爾雅類善也杜本此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詁】韋昭國語注糾收也杜本此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詁】詩毛傳鬩很也按杜注云訟爭皃乃隨文生訓究當從毛傳本訓爲是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詁】爾雅懿美也杜本此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詁】詩毛傳庸用也孫炎爾雅注暱親近也杜本此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弃德崇姦禍之大者也【詁】廣雅崇聚也杜本此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詁】服虔云母弟詩疏杜取此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爲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釋文本或作姚出狄師　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文選作婪杜【詁】釋文引方言殺人取財曰惏說文云內之北謂貪爲惏又曰婪貪也从女林聲杜林說卜者黨相詐驗

爲斐讀若譚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患王又弗聽
初甘昭公有寵于惠后■洛陽記河南縣西南二十五里有水出
焉北流入洛山上有甘城即甘公采邑史記正義水經注甘水出宏農
宜陽縣鹿蹏山東北至河南縣南北入洛京相璠曰甘水西山上
夷圻而平有故甘城在河南城西二十五里又云河南縣西有甘
水北入洛杜本此 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于
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太叔以狄
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
出及坎欿■京相璠曰鞏東地名坎欿在洞水東服虔以爲鞏東
邑名也水經注 郡國志作坎埳注引左傳同按水經注稱晉書地道
記晉太康地志云坎埳聚在鞏西按杜注云在縣東者蓋承京服之
舊實則聚在縣西南也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
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汜■郡
國志潁川郡襄城有汜城杜同此 按史記高祖本紀度兵汜水正義
云汜音祀在成皋故城東今土人尚呼爲汜祀 水與此自別太叔
以隗氏居于溫 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惠棟曰
鷸一作述知天文者冠之述或作鷸顏師古以爲子臧好與術士
游然按下文服之不衷則不必如顏說也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
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閒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
己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釋文之服一本作之及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
感■廣雅詒遺也廣雅感憂也杜本此 其子臧之謂矣夏書曰地平
天成稱也 宋及楚平宋成公加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
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五經
異義宗廟之肉名曰膰釋文周禮又作燔字音義同按說文膰宗
廟火熟肉从肉从炙番聲廣雅膰肉也春秋傳曰天子有事膰焉
以饋諸侯同姓今攷異姓惟二王後得與膰有喪拜焉豐厚可也

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 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
于母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汜敢告叔父■按淳化本無弟字今从
刪去按五年會于首止傳文孔氏正義引此作得罪于母氏則弟
字當爲氏字之譌也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
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
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
侯宣多■廣韻引作甲石父按甲在石上此傳寫之譌何焯以爲
古本如是惠氏校本輒據之非也省視官具于汜而後聽其私政
禮也■戰國策曰天子巡守諸侯辟舍納筦鍵攝衽抱几視膳于
堂下天子已食而退聽朝也按鄭伯蓋行是禮 衛人將伐邢禮
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
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說文掖
以手持人臂投地也按杜無注故采說文補之釋文稱許愼作以
手持人臂曰掖無投地二字今本說文有之今考掖無投地之義
惟此傳掖以赴外可從此訓疑說文本因春秋傳此文爲訓也詩
衡門正義引傳作持以赴外謂持其臂而投之城外也正月丙午
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爲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
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使卜偃卜之
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服虔云阪泉地名史記集解 公曰吾不
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
☰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
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
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服虔云
陽樊周地陽邑名也樊仲山之所居故曰陽樊同上 右師圍溫左師
逆王 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京

栢蹯曰隰城在懷縣西南水經注郡國志河内郡懷有隰城戊午晉
侯朝王王享醴釋文及石經饗作享宋本亦同今从之命之宥晉語作侑■按宥與右同
說文及字書右助也鄭元周禮注右讀爲侑侑勸尸食而拜是右
亦有勸意杜蓋本此下二十八年傳即作侑知右宥侑古字皆通
也請隧弗許■說文隧兩阜之間也賈逵周語注闕地通路曰隧
杜取此曰王章也■周官冢人以度爲丘隧鄭元注隧羨道也正義
云天子有隧道諸侯以下有羨道隧道則上有負土羨道則無負
土按隧則闕地通路惟天子始克爲之故云王章若羨即不過菜
墓道使通閒隙何以知之鄭注考工記玉人云羨猶延也爾雅延
閒也郭璞注以爲閒隙是矣羨道亦可容人史記衛世家共伯入
釐侯羨自殺可知諸侯有羨道矣蓋隧道寬羨道窄一有負土一
無負土鄭注訓隧羨道爲一似誤未有代德而有二王■周書芮
良夫曰觀天下有土之君厥德不遠罔有代德按代德二字始見
此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欑諸刊本从手旁誤■郡國
志河内郡軹有原鄉修武故南陽有陽樊欑茅田晉於是始啓南
陽■賈逵曰晉地自朝歌以北至中山爲東陽朝歌以南至軹爲
南陽水經注杜本此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
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　秋秦晉
伐鄀■按鄀在秦楚界上與晉地縣隔且晉文方啓南陽圍樊圍
原何暇會秦遠伐小國傳中無一語及晉可見晉字爲衍文杜注
云不復言晉秦爲兵主此亦曲爲之解楚鬭克屈禦寇以申息之
師戍商密秦人過析隈■郡國志南陽郡丹水有章密鄉析故楚
白羽邑杜本此說文隈水曲高誘淮南王書注隈曲深處也杜注略同入
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傳焉宵坎血加書僞與子儀子邊盟者
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諸本皆誤作因今从石經
改正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

頓子于頓　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說
文諜軍中反閒也杜本此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
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
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爲原大夫狐溱爲溫大夫　衛人平莒于我
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晉侯問原守於寺
人勃鞮■後漢書宦者傳曰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于楚晉注
云勃貂即寺人披一名勃鞮字伯楚李善文選注以勃鞮爲履鞮
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釋文以從字絕句蓋从劉炫規過■高誘淮南王書注
徑行也杜本此韓非子曰箕鄭挈壺飧而從餧而弗食故使處原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平公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
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　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
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外傳作禽乙喜以膏沐犒服虔云以
師枯槁故饋之飲食勞苦謂之勞也水經注說文無犒字惠棟云謹
按禮記犒非古字古文作槀或作犒張揖撰廣雅始从牛旁高洪
氏隸續載漢碑有勞犒之語臨與犒同公羊注云牛酒曰犒故其
字一从牛一从酉漢隸皆然非古文也周禮小行人云若國師役
則令槁襘之注云故書槁爲槀鄭司農云槀當爲槁謂槁師也先
鄭不言字誤明古槁字本作槀或作槁與服子慎枯槁之說合張
有復古編云犒餉也从金高別作犒非五經文字注勞師借槁字
爲之按說文鎬溫器也以鎬爲犒勞字無據使受命于展禽■高
誘淮南注柳下惠魯大夫展無駭之子名獲字禽家有大柳樹因
號柳下惠藝文類聚作許慎注偵即賦古字同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
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
乎對曰小人恐矣文選注作小人則恐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服虔
云言室宇皆發撤榱椽在如縣磬孔晁曰縣罄但有榱無覆本疏按
韋昭國語注即用服義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

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爾雅職主也杜本此 按吾友武進士億云師當作史聲之誤也杜注非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卽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爾雅率循也杜本此 我敝邑用不敢保聚石經用下增是字曰豈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論衡夫作鬻熊■服虔云夔楚熊渠之孫熊摯之後夔在巫山之陽秭歸鄉史記集解 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譙周古史考熊渠卒子熊翔立卒長子摯有疾少子熊延立史記索隱 按熊延卽楚之先也故夔子以爲失楚秋楚成得臣鬭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卽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正義以之於言所涉甚多劉賈許穎旣不守例爲斷又不能盡通諸以惟雜取晉人執季孫以歸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尹氏毛伯以王子朝奔楚隨示以義數事而已又云諸稱以皆小以大下以上非其宜也本疏 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於楚

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 夏齊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 秋入杞責禮也釋文責禮本或作責無禮非按淳化本已下皆作責無禮今从釋文石經刪定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蒍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按說文聅字云軍法以矢貫耳也从耳从矢司馬法曰小罪聅中罪刖大罪剄正義所解非是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蒍賈尚幼■按高誘淮南王書注云孫叔敖楚大夫蒍賈伯盈子又今攷下傳作伯嬴蒍賈蒍盈嬴古字通廣雅幼少也杜本此 又按賈蓋食邑于蒍故以爲氏傳上云治兵于蒍杜注蒍楚地是也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王肅云始復成國之禮半周軍也史記集解杜本此 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古本作敷納以言明庶以功敷作賦庶作試鄭按不同古字改易耳杜本此 馬融尚書注庸功也本疏 乃使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賈逵云欒枝欒賓之孫韋昭國語注欒共子之子同上杜取此 荀林父御戎■世本晉大夫逝遨生桓伯林父魏犫爲右■按說文有犫字無犨字張有復古編云俗作犨非五經文字反云作犨訛非矣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服虔云南河濟南之東南流河也史記集解 水經注河水又逕東燕縣故城河水于是有棘津之名又謂之石濟故南津也春秋僖公二十八

年遣自南河濟卽此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郤縠卒
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 服虔云胥臣臼季也同上杜取此 上德也
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
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 服虔云襄牛衛地也同上杜取此
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 按
上言公子買下言子叢則子叢自係買之字正義以爲或字相近
而誤非也說文說說釋也讀楚人曰 石經宋本並無曰字今以岳本 不卒戍也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
舍於墓 正義謀字或作誦 鄭元周禮注輿衆也杜本此 師遷焉曹人兇懼
說文兇擾恐也春秋傳曰曹人兇懼按荀子天論篇君子不爲
小人匈匈也輟行楊倞注曰匈匈喧譁之聲爲其所得者棺而出
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
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 按外傳云文公誅觀狀獻狀觀狀也
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
報於何有爇僖負羈氏 說文爇燒也春秋傳曰爇僖負羈魏犨
傷於匈 說文匈膺也从勹凶聲又作胷復古編云俗作胸胷非
按唐石經昭二十七年傳鈹交于胷初刻正作匈字今據改公欲
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匈見使者曰以君
之靈不有寧也 惠棟云劉炫規過以傷爲甯不有甯謂不有損
傷古人多反語如甘爲苦治爲亂皆是以傷爲甯亦有理距躍三
百曲踊三百 廣雅距躍踊皆跳也按杜注百猶勵也無此義謂今
致百迫古字通廣雅迫急也蓋皆言其急遽無序耳又廣雅風俗
通[illegible]躍是足足率長十寸十寸則尺躍三尺法天地人再躍則步
三百或當作三尺古人跳躍之法如此耳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
師 [illegible]文公[illegible]日用事
[illegible]之[illegible]之十[illegible]日[illegible]之者[illegible]也

斷以殉況於我乎立舟之僑以爲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
急 外傳般作班 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
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
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
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
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 按史記晉世家重
耳出亡時年四十三凡十九歲而得入年六十二而杜注則本晉
語言晉侯生十七年而亡十九年而反凡三十六年至此四十矣
今攷夷吾爲重耳之弟夷吾之子圉以僖十七年出質于秦秦卽
妻之至小亦當年十五六自僖十七年至二十八年又及十二年
則懷公此時若在亦當年近三十安得重耳爲其伯父年止四十
也明重耳之年當以晉世家爲實晉語及杜並非也況昭十三年
叔向言文公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是文公生十七年卽能得士非
卽以是年出亡也杜又確指戰城濮之年謂文公年正四十可云
鑿而妄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
假之年 按云天假之年益可知文公此時年當必非壯盛而除
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
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
功也願以閒執讒慝之口 服虔云子玉非敢求有大功但欲執
蔿賈讒慝之口蔿賈言子玉過三百乘不能入同上 按釋文引韓詩執服
也此閒執義亦同杜注非也王怒少與之師惟西廣東宮與若敖
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 唐石經初刻師作侯後改師从定本 賈
逵云楚大夫同上 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
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
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弃
宋也救而弃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

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韋昭國語注攜離也杜本此 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孫炎爾雅注食言之僞也書疏下成十六年等並同 以亢其讎■廣雅亢當也杜本此 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慭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說文每草盛上出也徐鍇等按左傳原田每每今別作莓非廣雅腜腜肥也腜通作每按每每亦當謂田之肥美杜注似采說文而以爲喻晉軍之美盛則失之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服虔云如俗語相罵云啑汝腦本疏杜取此 說文匘頭髓也从匕匕相匕箸也考工記工人𦧲于剴剴同移匕字在右耳俗作腦非論衡卜筮篇云晉文公與楚子戰夢與成王搏成王在上而盬其腦占曰凶咎犯曰吉君得天楚伏其罪盬君之腦者柔之也按或以伏字絕句者非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鬭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鄭元禮記注寓寄也杜本此 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說文韅著掖鞥也靷引軸也鞅頸靼也廣雅馬鞅謂之鞥說文靽馬縶也釋文靽一云縶也毛傳縶絆也靽絆字同按陸德明引說文

二云靷軸也鞅頸皮也皆異今本說文小異惠棟云鞅古文以爲顯故傳作韅从古文省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外傳作衡雝水經注同■郡國志河南郡卷有垣雍城道元云史記所記韓獻秦垣雍是也杜本此 作王宮于踐土■服虔云踐敗楚師襄王自往臨踐土賜命晉侯晉侯聞而爲之作宮史記集解 鄉役之三月■說文曏不久也春秋傳曰曏役之三月按今曏作鄉杜注猶屬也義並通釋文云曏亦作嚮鄭伯如楚致其師爲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服虔云駟介駟馬被甲也徒兵步卒也同上 廣雅傅相也杜取此 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賈逵云周大夫同上 內史叔興父鄭衆周禮內史注引春秋傳作內史興父 策命晉侯爲侯伯■鄭司農云策謂以簡策書王命同上 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賈逵云大輅金輅彤弓赤玈弓黑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征伐同上 服虔云矢千則弓十詩疏 韋昭國語注及袁紹傳注引左傳並作玈弓十玈矢千按石經玈弓弓字下旁增十字玈字當是別本有之後人據以增入然攷服注云云則是本無十玈二字矣今仍從舊本不敢據增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賈逵云秬黑黍鬯香酒也所以降神卣器名諸侯賜圭瓚然後爲鬯天子卒曰虎賁史記集解 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孔安國尚書傳逖

遠也杜本此　衡彈碑云糾剔王慝惠棟曰按魯攻狄彼東南鄭箋云
狄當爲剔剔治也逖與狄同古文作遏又與剔通故或訓爲遠或
訓爲治此傳當從古文作遏訓爲治　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
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賈逵云稽首首至地同上　孔安國
書傳丕大也休美也杜取此　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衛侯聞楚師敗
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
王庭■服虔云王庭踐土也同上杜取此　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
有渝此盟明神殛之■韋昭國語注獎成也虞翻易注渝變也爾
雅殛誅也杜本此　俾隊其師無克祚國■詩毛傳俾使也高誘淮南
王書注隊隕也爾雅克能也杜本此　及而元孫諸刊本而誤作其今改正　無有老
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　初楚子玉自爲
瓊弁玉纓■釋文弁本又作玣說文璿美玉也春秋傳曰璿弁玉
纓按說文璿美玉也瓊赤玉也毛傳云瓊玉之美者則瓊亦玉之
總名故左傳亦轉作瓊張衡集引作璿弁玉纓與說文同薛綜曰
弁馬冠也又髦以璿玉作之纓馬鞅以玉飾之服虔云謂馬飾禮記
疏　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地理
志梁國睢陽盟諸澤在東北青州藪按禹貢作孟豬正義曰左傳
爾雅作孟諸周禮作望諸聲轉字異正是一地也詩毛傳水草交
謂之麋杜本此　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
國猶或爲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
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
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
曰君其將以爲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
毒也已蔿呂臣實爲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　或訴元咺於衛
侯曰■姓纂其先食采於元因氏焉今元城是也立叔武矣其子
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謚法克殺秉政曰

夷又安心好靜曰夷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
水經注作宛濮■京相璠曰衛地也水經注地理志陳留郡封丘濮渠水首
受泲東北至都關入羊里水道元云濮渠側有漆城或亦謂之宛
濮亭　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韋昭國
語注衷中也杜本此　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
行者誰扞牧圉■高誘淮南王書注牧圉養馬者杜本此　不協之故
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
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
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爲使也
與之乘而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諸刊本君誤作公今改正
喜捉髮走出■說文捉搤也一曰握也廣雅捉持也前驅射而殺
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
晉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爾雅繼旐曰旆
周禮通帛爲旃杜本此　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代
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
入于晉■按釋文曰旅凱劉逵吳都賦注引此正作旅凱今石經
及諸刊本並作愷蓋一本作愷也周禮王師大獻則令奏凱樂鄭
注引傳振旅愷以入于晉正義愷樂獻功之樂者則晉之振旅愷
是也夏官愷樂獻于社鄭司農引春秋傳曰振旅愷以入于晉是
作愷相承已久今仍之　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
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詩云
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　冬會于溫討不服也衛
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按廣韻箴字注引風俗
通曰有衛大夫箴莊子今攷宣四年箴尹克黃定四年鍼尹固是
箴鍼古字通文選李善注箴古針字　士榮爲大夫鄭元周禮注引作大理■
鄭衆云士謂主斷刑之官周禮注　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

僉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惠棟曰荀勖子云公侯失禮則幽故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槖饘焉■廣雅槖囊也說文方言饘糜也杜本此按槖祇可置食物杜增一字曰衣囊恐非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　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壬申公朝于王所　丁丑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若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于許晉侯作三行以禦狄■服虔云辟天子六軍故謂之三行史記集解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史記作先縠將右行按獻公時已有左右行至此復立中行

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史記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索隱云昌平鄉號杜本此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　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秋大雨雹爲災也　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張湛列子注引傳云是生四子盡爲犧矣鄭司農周禮注又引作是生三犧皆用矣其音云問之而信■賈逵云言八律之音聽鳥獸之鳴則知其嗜欲生死可知伯益明是術故堯舜使掌朕虞周失其道又官在四夷周禮疏

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閒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　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爲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瑴■廣雅瑴玉曰珏說文二玉相合爲一珏珏或从瑴杜本此王許之秋乃釋衛侯　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說文歂讀若車輇古今字詁曰廑古勤字也俗本誤作廑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周歂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廑辭卿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按函陵在今河南新鄭縣北十三里與東氾水甚近歲壬子及丙辰余出使兩過其地狹長如土衖且旋轉屈曲若行書函中與閿鄉函谷關無異益信古人命名之諦也秦軍氾南■水經注所謂東氾者也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水經注消水下七里溝水又南歷燭城西卽鄭大夫燭之武之邑也按此以邑名爲氏然春秋時氏燭者實不止一人齊景公時有燭雛見說苑吳有燭庸晉有燭過見子華子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廣雅縋索也餘見襄十九年傳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諸刊本誤倍今从石經宋本改正■廣雅陪益也杜本此按新序引傳亦作陪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史記作東道交行李之往來■賈逵云理吏也小行人也本疏按今本作李古字同杜此注及襄八年昭十三年注並取賈說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京相璠曰今河東解縣西南五里有故瑕城按焦城在今陝州南瑕城在今閿鄉縣西酈道元云陝城中有小城故焦國也武王以封神農之後于此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廣雅肆伸也申與伸同杜本此不闕秦焉取之石經作不闕秦焉取之後人于不字上旁增若字焉字上旁增將字孔疏撮傳文作不闕秦將取之正義并引沈文何云不闕秦家更何處取之則古文無此二字可知今从石經孔疏及宋本刪定闕秦以利晉惟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

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
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初鄭公子蘭出奔晉【詁】
服虔云公子蘭鄭文公賤妾燕姞之子穆公鄭逐羣公子故奔晉
也御覽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詁】服虔云晉善蘭不忘本國故
也同上許之使待命于東【詁】服虔云待命于鄭東也同上鄭石甲父侯
宣多逆以爲大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　冬王使周公閱來聘
饗有昌歜【詁】服虔云昌歜昌本之菹周禮疏韓非子難篇文王嗜昌
蒲菹杜本此　按說文歜字注云歜𣤶也从欠蜀聲玉篇歜子合才六
二切𣤶歜也亦作𤍜又俎敢切菖蒲菹也蓋本作歜傳寫譌作歜
耳故釋文亦作在感反正義云昌蒲草無此別名殊未深考今本
寫已久姑仍之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
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詁】服虔云丸形同上鄭司
農云築鹽以爲虎形周禮注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東門襄仲將
聘于周遂初聘于晉【詁】賈服謂先聘晉後聘周本疏
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詁】韋昭國
語注重魯地館候館也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
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詁】水經
注今鄄城西南五十里有姚城或謂之洮也按春秋莊十八年公
追戎于濟西服氏注云濟西曹地京相璠云濟水自鉅野至濟北
是魯與曹嘗以濟爲界此云東傅于濟是也襄仲如晉拜曹田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
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
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爲卿
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
享【詁】馬融易注享祭也杜本此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
族類不歆其祀【詁】詩毛傳歆饗也杜本此杞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
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　鄭泄
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
三十二年春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　夏狄有
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　秋衛人及狄盟　冬晉文公卒庚辰將
殯于曲沃【詁】說文殯死在棺將遷葬柩賓遇之从歺从賓賓亦聲
出絳柩有聲如牛【詁】廣雅柩棺也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
有西師過軼我擊之【詁】高誘淮南王書注自後過前曰軼必大捷
焉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詁】高士傳作祀子蓋字近而誤按史記
鄭世家賣鄭者乃鄭司城繒賀與此傳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
管【詁】鄭元禮記注管鍵也按杜注云鑰也義亦同若潛師以來國
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詁】史記秦本紀曰穆公問蹇叔百
里奚史記列傳蹇叔語皆作二老曰公羊穀皆作百里子與蹇叔子勞
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爲
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
明西乞白乙【詁】呂覽先識篇云蹇叔有子曰申與視高誘注申白
乙丙也視孟明視也史記曰使百里傒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
白乙丙將南史亦云孟明百里奚子下傳亦即明云百里孟明視
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詁】按呂覽以孟明視爲蹇
叔子今蹇叔哭孟子之後始云其子與師哭而送之且稱爲孟子
明視非蹇叔子可知史記以蹇叔子爲西乞白乙正義非之今攷
三帥同出蹇叔先哭孟子不及二人文乃云蹇叔之子與師哭而
送之則西乞白乙或即爲蹇叔子以其爲子故哭有次第又攷而
釋爾文法其明孟子變文言蹇叔之子乃行文互見之法正義譏之
非也釋文孟子本或作孟今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
之曰爾何知中壽【詁】三體石經作壽按正義言上壽中壽下壽年歲亦非
攷李善文選注引養生經黃帝曰中壽百年又莊子盜跖篇中壽

八十呂覽安死篇中壽不過六十淮南原道訓凡人中壽七十歲
此云中壽亦當在八十以下六十以上也 爾墓之木拱矣 ■爾雅
兩手持為拱 杜本此 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
■郡國志宏農郡黽池有二崤新安澠水出按高誘淮南王書注
及廣韻引傳並作崤後漢書龐參傳作嶠釋文殽本又作崤殽有
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 ■史記夏本紀孔甲崩子帝皋立
竹書紀年作帝昊沈約注昊一作皋 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
■爾雅大阜曰陵 杜本此 按呂覽先識篇作南岸北岸義亦同詩所
云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也 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 秦師遂東
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 王孫滿
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 ■服虔云無禮謂過天子門
不橐甲束兵而但免冑 本疏 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 按鄭元喪服小記注引傳
脫作悅悅脫古字通 ■韋昭國語注脫簡脫也 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
乎 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 ■呂覽作鄭賈人弦高奚施將西
市于周遂使奚施歸告淮南王書奚施作蹇他 遇之以乘韋先牛
十二犒師 ■按古無犒字張揖廣雅始有之蓋從此傳生義 曰寡
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 ■
方言腆厚也爾雅淹久也 杜本此 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
衛且使遽告于鄭 ■爾雅遽傳也 杜本此 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
厲兵秣馬矣 ■說文秣食馬穀也按今本秣譌作秣 使皇武子辭
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惟是脯資餼牽竭矣 ■韋昭國語注資稟
也按杜注資糧也義亦同服虔云腥曰餼 儀禮疏 又云死曰餼 禮記疏
鄭司農云牽牲可牽而行者 周禮注 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
猶秦之有具圃也 呂覽淮南水經注初學記並作具圃圃後譌為囿今訂正 ■穆天子傳祭父
自圃鄭來謁天子地理志河南郡中牟圃田澤在西豫州藪水經
注濟水又東逕原武縣故城南春秋之原圃也淮南墬形訓舉之

楊紆高誘注楊紆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圃按爾雅十藪秦有陽陓
郭璞注又云在扶風汧縣西今攷地理志扶風郡汧吳山在西古
文以為汧山雍州山北有蒲谷鄉弦中谷以地形按之是周之焦
護即秦之楊紆前後異名耳池陽縣漢屬馮翊晉初屬扶風故郭
注異高誘異也淮南墬形訓藪止有九無周之焦護而焦護即楊
紆也周禮雍州澤藪曰弦蒲亦即此楊陓陓蒲紆弦音並同吾子
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 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 孟明曰鄭有
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 滅滑而還 齊國
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 臧文仲言於公曰
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
晉原軫曰 ■按先軫僖二十八年傳及此傳皆別云原軫當係食
采于原故云杜預釋例云河內沁水縣西北有原城是矣至先且
居則稱霍伯當亦以采地名郡國志河東永安縣有霍大山水經
注山側有霍城是也然韋昭國語注又云先且居先軫之子蒲城
伯也後受霍為霍伯則先且居前又食采蒲城蒲城即重耳所居
在漢河東郡蒲子縣大率晉大夫皆以采地為氏除趙韓魏之外
如呂郤荀欒胥竟狐輔虢范祁邢屏樓楊郥賈杜陽臼隨苗溫冀
知閻瑕疇銅鞮邯鄲等並是 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 ■
高誘淮南王書注奉助也 杜義亦同 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
天不祥必伐秦師 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 先軫
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
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 遂發命遽興姜戎 子墨衰
絰 ■賈逵云墨變凶 史記集解 梁宏御戎萊駒為右 夏四月辛巳敗
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 史記作秫 白乙丙以歸 遂墨以葬文
公 ■服虔云非禮也 同上 晉於是始墨 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
君 構字从石經改 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

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廣雅暫卒也爾雅墮毀也 杜本此 亡無日矣不顧而唾■說文唾口液也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賈逵曰殺而以血塗鼓謂之釁鼓 詩疏 廣雅纍拘也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 文選注引作不廢 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馬融曰眚過也 杜本此

狄侵齊因晉喪也 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 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京相璠曰土地名箕城在陽邑南水北即陽邑縣故箕城也 水經注 郤缺獲白狄子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冑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初臼季使過冀■京相璠曰今河東皮氏縣有冀亭古之冀國所都也 同上 見冀缺耨其妻饁之■馬融曰易注 饁餉田也 說文 說文饁餉也孫炎爾雅注饁野之饋也韋昭國語注同 杜皆本此 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說文祗敬也 杜本此 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賈逵曰昭廿年傳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孔氏謂非康誥之全文引其意而言之據此康誥之闕文也法言曰酒誥之篇俄空焉伏生引酒誥曰王曰封惟曰若圭璋今酒誥無此文故知書文亦云酒誥脫簡一 詩抒今王惟曰以下文義不屬書序酒誥三篇皆有脫簡孔以為引其意而言之非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

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為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 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反薨于小寢即安也 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門于桔柣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通俗文亭水曰汪 一切經音義 外僕髡屯禽之以獻■崔憬易注曰禽古擒字擒獲也文夫人斂而葬之鄶城之下■服虔云鄶城故鄶國之墟 詩疏 杜取此 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水經注泜水又東南逕定陵縣故城北水右則瀆水左入焉按地理志南陽郡犨縣堯山滍水所出東北至定陵入汝 杜本此 師古曰滍音蚩又音雉泜泜同音即泜水也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惟命不然紓我■詩毛傳紓緩也 杜本此 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廣雅宣徧也高誘注戰國策亦同 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 葬僖公緩作主■按劉歆云杜續穀以上十字句非也僖公以十二月薨明年四月葬凡五月不得云緩今從劉氏讀又釋下葬字所引賈氏說則緩字亦當連下讀為是非禮也■賈氏以為僖公始不順祀生則致哀姜薨則小寢以僖其常故其子文公緩事生邪志作主陵遲于是文公復有夫人歸寢子稱僖殷故上係此文于僖公薨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服虔云特祀於主謂在寢烝嘗禘於廟者三年喪畢遭烝嘗則行祭皆於廟焉 禮記疏 禮

春秋左傳詁九

南菁書院
陽湖洪亮吉稚存著

傳

文公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 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史記曆書餘作邪注云邪音餘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漢書志引作誖 夏四月丁巳葬僖公 王使毛伯衛來賜公命从石經宋本改錫作賜■按顧炎武以石經為非誤經傳文往往不盡同如五年經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傳作來含是也又公羊傳云錫者何賜也左氏作賜正以釋經今據改 叔孫得臣如周拜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鄭道元云扶溝縣匡亭在匡城鄉春秋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卽此邑也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為古古者越國而謀 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 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大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鄭元禮記注齒年也杜本此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賈逵云舉立也史記集解杜取此恆在少者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釋文蠭本又作蜂服虔云言忍為不義同上杜取此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大子商臣■賈逵云職商臣庶弟同上杜取此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羋而勿敬也按史記作饗王之寵姬而弗敬也索隱云姬當作妹從之江羋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按韓非子作廢女而立職傳上云黜商臣似作廢字為尤展劉知幾史通言經籍亦引作廢女況既作殺字則潘崇下可無能事諸乎一語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服虔云若立職子能事之上同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服虔云謂弒君同上杜取此按高誘戰國策注云大事兵事傳亦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也惠氏說亦同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韓非子內儲篇于是乃起宿營之甲而攻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說文熊獸似豕山居冬蟄爾雅釋獸其足蹯鄭元周禮注蹯掌也孟子熊掌我所欲也按服虔注熊蹯見宣公二年傳下 弗聽丁未王縊■史記成王自絞死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為大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 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卽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鄭元禮記注踐猶履也杜本此要結外援文選注引作大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 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詩毛傳隧道也釋文同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

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為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于殽也晉梁宏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為難瞫曰周志有之■鄭司農云志謂記也周禮注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按二語今見汲冢周書大匡解云勇如害上則不登于明堂五經異義布政之堂故稱明堂明堂盛貌也南齊書賴答云告

朔行政謂之明堂藝文類聚引五經釋例又云明堂太廟凡有八名其體一也舊唐書引穎容例又云凡有七名文苑英華左氏舊說及賈逵盧植蔡邕服虔等皆以祖廟與明堂爲一本疏服虔云明堂祖廟通典杜取此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爲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詁爾雅遄疾也詩毛傳沮止也杜本此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　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　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詁鄭元儀禮注厭伏也按杜注厭猶損也今攷漢書集注辛慶忌傳厭抑也與杜注相近然究不若鄭義爲長適晉不書諱之也　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縠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書士縠堪其事也陳侯爲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　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詁惠棟曰古文左氏說云大廟周公之廟饗有禮義者也祀國之大事也惡其亂國之大事于太廟故云大事也躋登也登僖公主于閔公上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鄭司農周禮注引作宗人詁禮記云夏父弗綦按鄭詩大叔于田云叔善射忌又良御忌鄭箋云忌讀如彼己之子之己曹詩候人彼己之子之己作其惠棟云其可讀爲記則忌亦可讀作其古綦字期字皆省作其與綦同音今按家語亦作綦古今人表作不忌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詁服虔注云閔公死時年九歲本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

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詁服虔云周家祖后稷以配天明不可先也故言不先不窋禹湯異代之王故言不先鯀契也本疏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詁廣雅忒差也杜本此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詁家語云置六關王肅曰六關關名魯本無此關文仲置之以稅行者故云不仁惠棟曰廢與置古字通公羊傳云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鄭志答張逸曰廢置也以廢爲置猶以亂爲治徂爲存故爲今曩爲曏苦爲快臭爲香藏爲去郭璞詁訓義有反覆旁通美惡不嫌同名也杜氏云六關所以禁絕末遊而廢之杜此說昧于義矣小爾雅亦以廢爲置杜集解頗用孔鮒之說獨不及此何也今攷莊子徐無鬼篇于是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是古多訓廢爲置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家語作主作設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　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爲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　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卽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

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詁賈頴以爲舉國曰潰一邑曰叛本疏按賈義本公羊傳國曰潰邑曰叛文正義糾之非也衛侯如陳拜晉成也　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史記秦本紀作及鄗正義曰鄗音郊本傳作郊晉人不出按上年傳趙成子曰將必辟之故今用其言不出師遂自茅津濟詁史記秦本紀穆公元年自將伐茅津劉伯莊曰戎號也郡國志河東郡大陽有茅津杜同此封殽尸而還水經注引作崤尸詁賈逵云封識之同上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

公之爲君也石經無公字　舉人之周也詁服虔曰周備也同上　按一切經
音義稱賈逵國語注亦云周備也杜取此　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
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
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
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詁爾雅詒遺也詩毛傳燕安也
韋昭國語注翼成也杜本此　子桑有焉　秋雨螽于宋隊而死也
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　冬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
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　晉人懼其
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
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
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
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爲衛之良也故免之　夏衛侯如晉拜
曹伯如晉會正　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
姜之不允於魯也詁爾雅允信也杜本此　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
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
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　秋晉侯伐秦圍邧新城詁說
文邧鄭邑服虔云秦所築城也杜取此　以報王官之役　楚人滅江
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
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詁正義稱檢諸本君子曰下皆無
詩云則傳文本自略也按石經及諸刻本皆有此二字今姑仍之
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　衛甯
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
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詁說文𦓡習也篆文作肄按詩子衿
不嗣音毛傳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嗣與肄
聲近義同韓詩嗣作詒周禮肄儀爲位鄭注云肄習也故書肄爲
肆儀爲義杜子春讀肄爲肄義爲儀若今時肆司徒府是也賈逵

國語注亦同杜本鄭賈義　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
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詁說文鎎怒
戰也春秋傳曰諸侯敵王所鎎按今本作愾非說文愾太息也杜
注愾恨怒也當从說文鎎訓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
矢千石經弓下旁增十玈二字御覽同今从宋本刪　以覺報宴詁惠棟云覺讀爲較何邵
公云古者諸侯有較德也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
禮以自取戾詁詩毛傳貺賜也戾罪也薛綜西京賦注干犯也杜本
此　冬成風薨
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召昭公來會葬禮也　初鄀叛楚即秦
又貳于楚夏秦人入鄀　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
師滅六　冬楚公子燮滅蓼諸刊本脫公字今增入詁地理志六安國蓼故
國皋陶後爲楚所滅杜本此　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漢書作咎
繇孫叔敖碑作庭堅　不祀忽諸詁服虔云諸辭詩疏　德之不建水經注引作遠　民之無
援哀哉　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詁賈逵孔晁皆以
甯嬴爲掌逆旅之大夫本疏杜取此　韋昭國語注甯晉邑今河內修武
是也杜本此　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按漸衛書
作僭史記及劉寬碑並作漸谷永傳曰意豈將軍忘湛漸之義師古曰湛讀曰沈漸讀曰潛　高明柔克夫子壹
之其不沒乎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
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
晉趙成子欒貞子霍伯詁賈逵曰欒貞子欒枝也霍伯先且居
也史記集解　臼季皆卒詁按臼季胥臣也臼亦以采地名郡國志河東
郡解有臼城劉昭注引博物志曰臼季邑在縣西北
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詁服虔云使
射姑代先且居趙盾代趙衰也箕鄭將上軍林父佐也先蔑將下
軍先都佐也改蒐于董趙盾將中軍射姑奔狄先克代佐中軍本疏
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詁水經注引作蒐于董澤郡國志河東

鄭臨汾有董亭杜同此　按郡國志董澤在聞喜邑與董亭自屬兩地劉昭注兩處皆引此傳雖本杜鄭二說然非也今攷董澤當以涑水所經者為是杜注反舍此而從彼失之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redacted]按處父蓋嘗為趙衰屬大夫說苑御曠對晉平公曰陽處父欲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達因趙衰三日而達是處父由趙衰方得進用杜注作趙盾蓋傳寫之誤成季趙衰諡成八年傳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杜注即云趙衰故知此注傳寫失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redacted]諡法聖善周聞曰宣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諸刊本誤作刑獄　董逋逃由質要[redacted]鄭元周禮注典常也孔安國書傳董督也詩毛傳由用也杜本此　治舊洿釋文本又作汙　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太傅陽子與太師賈佗[redacted]按賈佗與賈季是屬兩人韋昭國語注賈佗即賈季恐非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　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于陳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　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redacted]服虔云子車秦大夫氏也詩疏杜取此　按詩黃鳥云子車奄息正義曰左傳作子輿與車字異義同今傳仍作車當是轉寫之譌孔氏所據乃古本也史記秦本紀亦作子輿氏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redacted]服虔云殺人以葬璇環其左右曰殉同上　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redacted]史記蒙恬列傳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王充論衡儒家之徒董無心墨家之徒纏子相見講道纏子稱墨家右鬼神是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年董子難以堯舜不賜年桀紂不夭死近而秦穆晉文言之夫穆者誤亂之名文者德惠之表又二云晉文之謚美于繆公二云云按此則穆當讀曰繆所謂名與實爽曰繆也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redacted]廣雅風聲也文選杜引　分之采物著之話言[redacted]廣雅話善也杜本此為之律度[redacted]服虔云鳧氏為鐘各自計律倍而半之黃鐘之管長九寸則黃鐘之鐘長二尺二寸半餘鐘亦各自計律倍而半之度量衡其本俱出于律本疏　陳之藝極六經正誤引傳文作藝[redacted]文穎漢書注所射準的為藝詩毛傳極中也杜本此　引之表儀[redacted]廣雅引道也杜本此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redacted]文選注引蒼頡篇委任也杜本此　道之禮則諸刊本禮上有以字是後人妄加今據石經刪　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即命[redacted]詩毛傳即就也杜本此　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秋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　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redacted]諡法不勤成名曰靈又好祭鬼怪曰靈又亂而不損曰靈晉人以難故[redacted]服虔云晉國數有患難史記集解　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redacted]服虔作紓紓緩也本疏　說文同按杜注抒除也是隨文生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嬖於二君[redacted]服虔云辰嬴懷嬴也二君懷公文公史記集解　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redacted]服虔云班次也同上　其子何震之有[redacted]服虔云震威也同上杜取此　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毋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redacted]按祁杜祁子史記以為秦出誤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己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redacted]鄭元儀禮注亞次也杜本此　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redacted]世本范氏晉大夫隰叔之子士蔿

之後蔿生成伯缺缺生武子會會生文子燮燮生宣叔匃匃生獻
子鞅鞅生吉射焉後云范氏本陶唐氏之後襄廿四年傳范宣子
曰昔匃之祖在夏為御龍氏注云御龍劉累也又云在周為唐杜氏
殺郤古文云成王八年王師滅唐遷其民于杜杜伯之子隰叔避
難奔于晉生子輿即士蔿也士蔿生士穀士穀生會食采于范
是為范武子宣子曰昔主夏盟為范氏杜注曰士穀士會子也晉
作士傳寫誤為杜士蔿杜伯之後士即古杜字候按古士字皆作
士見教 史記曰有邦有土今呂刑作士周頌曰保有厥士正義作
士呂覽任地云后稷曰子能使吾士靖而甽浴士乎高誘曰士當
作土周牧敦亦以士為土魯氏以為傳寫誤非也士本古杜字廣
成周禮注云世本云相土作乘馬荀子曰杜作乘馬楊倞注世
本相土作乘馬毛詩自土沮漆齊詩作自杜又云徹彼桑土韓詩
作桑杜毛詩左氏傳皆出孔壁中故多古文今讀者讀音誤曰隰
叔子違周難于晉生子輿為理韋昭曰理士官也班固亦云晉主
夏盟為范氏范氏為晉士師是范氏又似以官為氏者故逆公子
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郫邵■按劉昭郡國志
注垣縣下引此傳文賈季逆公子樂于陳趙孟殺諸郫邵據此則
今左傳本脫郫字晉二十三年傳戍郫邵劉昭垣縣下注復引博
物志云縣東九十里有郫邵之阨皆連言郫邵則係晉之一邑可
知傳既脫郫字而杜注遂泛言郫晉地可云近而不實矣今據補
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鞫
居■注續簡伯晉大夫狐鞫居食采于續又注續氏殺陽處父書曰晉
殺其大夫侵官也　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　十一月丙寅晉
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說文帑金幣所藏字
書帑从子經傳妻帑亦从巾杜注帑妻子也蓋本韋昭國語注夷
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

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賈服讀敵當也史記衛世家注引服虔
曰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
可乎介人之寵■宋闕本志林介因也杜本此　非勇也損怨益仇非
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
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　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
以作事■開元石經志引作時以序事　事以厚生生民之道■開元石經注引作生民之本　於是
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
七年春公伐邾間晉難也　三月甲戌取須句寘文公子焉非禮也
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樂豫為
司馬鱗矔為司徒公子蕩為司城華御事為司寇昭公將去羣公
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
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
縱尋斧焉者也■高誘淮南王書注尋猶放也杜本此　必不可君其圖
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
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
以讓公子卬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
言非其罪也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服虔云康公秦穆公之
子晉出也御覽　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服虔云呂
甥郤芮欲焚公宮也同上　乃多與之徒衛■服虔云衛從兵也同上　穆
嬴■服虔云襄公夫人同上杜取此　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
其嗣亦何罪舍嫡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服虔云寘置也
同　此大子史記集解御覽　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
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服虔云如子言爲教
導此子使之有賢才知人君之道也則吾受之賜猶惠同上　不才
吾惟子之怨■服虔云才而受賜矣其教也不才怨子怨其教不
至也同上　王肅云怨其教導不至集解　今君雖終言猶在耳■服虔云

君叔未久其言聲氣尙在耳御覽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詁】服虔云言諸大夫患穆嬴以君顧命之言責己也長偪迫無置大子一云畏他公子相偪迫也同上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爲右及堇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厲兵秣馬蓐食【詁】按漢書韓信傳亭長妻晨炊蓐食張晏注云未起而牀蓐中食杜注取此吾友王給事念孫廣雅疏證又云蓐厚也蓐食者厚食也不得云牀蓐中食今知不然者此傳下云潛師夜起則夜食可知成十六年蓐食申禱其時楚軍亦曰雞鳴而起襄二十六年秣馬蓐食下亦有楚軍宵潰之文是張晏云牀蓐中食而杜從之不爲無據且蓐字當从本訓說文蓐陳草復生也人所藉爲蓐取其豐厚亦如草之復生故名爲蓐耳　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詁】水經注引闞駰云令狐即猗氏刳首在西三十里顧炎武云後漢衛敬侯碑陰文城惟解梁地即刳首山對盧足谷當猗口刳字作刳玉篇刳口瓜切秦地在河東對刳首乙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寮釋文本又作僚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　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　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叔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爲襄仲聘焉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且爲仲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爲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詁】世本桓公生僖叔牙叔牙生武仲休休生惠伯彭彭生皮爲叔仲氏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爲亂於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爲兄弟如初從之　晉郤缺言于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爲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御覽作俾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詁】賈逵云正德人德利用地德厚生天德易疏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

八年春晉侯使解揚【詁】服虔云解揚晉大夫史記集解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境【詁】服虔以爲致之于鄭本疏　案杜注旣言申鄭地則服說云致之于鄭方得事實甯有以鄭地轉致于衛者乎劉炫以服說規杜得之　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　秋襄王崩　晉人以扈之盟來討　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洛之戎書曰公子遂珍之也【詁】薛綜東京賦注珍貴也本杜此　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已氏焉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

出【詁】高誘淮南王書注云致也杜本此　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　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詁】東觀漢記其先與秦同祖出于伯益別封于梁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于堇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

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　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也　二月莊叔如周葬襄王　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　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鄭及楚平　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夏楚侵陳克壺丘【詁】水經注汝水又東南逕壺丘城北故陳地春秋左傳文公九年楚侵陳克壺丘是也以其服於晉也　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茷陳懼乃及楚平　冬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

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詁】地理志左馮翊夏陽故少梁杜本此　夏秦伯伐晉取北徵【詁】地理志左馮翊徵師古曰左傳所云取北徵謂此案史記晉世家作秦亦取晉之殽　初楚范巫矞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爲商公【詁】地理志弘農郡商杜本此　沿漢泝江將入郢王在渚宮【詁】爾雅小洲曰渚杜本此　按鄭元禮記注渚作陼陼渚古字同說文如渚者陼丘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王使爲工尹又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鬭宜申及仲歸　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詁】諡法敏以敬慎曰頃　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詁】地理志梁國睢陽禹貢盟諸澤在東杜本此　宋公爲右盂鄭伯爲左盂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詁】地理志汝南郡期思杜本此　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命夙駕載燧釋文本又作鐩【詁】鄭元禮記注金燧可取火于日杜本此　宋公違命無畏抶其僕以徇【詁】廣雅抶擊也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詁】詩鄭箋謹猶慎也罔無也杜本此　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　厥貉之會麇子逃歸公羊作圈【詁】案字亦作麕麇麏字近音同惠士奇引盛宏之荊州記云當陽本楚之舊麇在當陽境也

十一年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于防渚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諸刊本並誤作錫今从兩漢志及岳本改作鍚【詁】案防即漢中郡之房陵房防本一字防渚蓋房陵縣之渚也鍚即漢中郡之鍚郡國志鍚有鍚春秋時曰鍚穴是也應劭漢書注鍚音陽陸德明云或作錫星歷反非闞駰十三州志防陵即春秋防渚也　夏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承匡謀諸侯之從於楚者　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詁】服虔云反不書者施而不德衛冀隆亦同服義本疏　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鄋瞞侵齊【詁】說文鄋北方長狄國也在夏爲防風氏在殷爲汪芒氏春秋傳曰鄋瞞侵齊案此則鄋爲國號瞞或其君之稱如曾稱豪之類服杜並云鄋瞞狄國名疑非也遂伐我【詁】服虔云伐我不書諱之本疏　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緜房甥爲右富父終甥【詁】服虔云魯大夫也史記集解　駟乘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釋文本又作喬

富父終甥舂其喉 服虔云舂猶衝 同上杜取此 案說文無摏字史記
作舂鄭元禮記注待其從容云從讀如富父舂戈之舂合以服注
是古本皆作舂今从改正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 賈逵
云子駒魯郭門名 同上杜本此 王符潛夫論魯之公族有子駒氏以命
宣伯 服虔云宣伯叔孫得臣子僑如也得臣獲僑如以名其子
使後世識其功 同上杜取此 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 服虔云武公
周平王時春秋前二十五年鄋瞞長狄國名 同上 司徒皇父帥師禦
之耏班 諸刊本作班非今改正 御皇父充石公子穀甥爲右司寇牛父駟乘
以敗狄于長丘 張華博物志云陳留封丘有狄溝春秋之長丘
也獲長狄緣斯 賈逵云僑如之祖 同上杜取此 服虔云不言所埋埋
其身首同處于穀地可知 本疏 皇父之二子死焉 賈逵云皇父與
穀甥牛父三子皆死鄭衆以爲穀甥牛父二人死耳皇父不死馬
融以爲皇父之二子從父在軍爲狄所殺名不見者方道二子死
故得勝之如今皆死誰殺緣斯服虔云殺緣斯者未必三子之手
士卒獲之耳下言宋公以門賞耏班班爲皇父御而有賞三子不
見賞是皆死賈君爲近之 本疏 案耏班獨見賞或殺緣斯者即耏班
也故以門爲耏門所以旌其功亦可備一說又服杜皆取賈義宋
公於是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謂之耏門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
弟焚如 史記潞作路焚如作棼如 齊襄公之二年 案史記魯世家引此傳文
作齊惠公之二年又齊世家惠公二年長狄來王子成父攻殺之
十二諸侯表亦于齊惠公二年書王子城父敗長翟三處史文並
同攷齊惠公二年卽魯宣公二年在晉滅潞之前僅十三年耳以
惠公爲襄公蓋傳寫之譌杜因有既長且壽之說失之不攷也鄋
瞞伐齊齊王子成父 賈逵云齊大夫 史記集解 獲其弟榮如埋其首
於周首之北門 京相璠曰今濟北所治盧子城故齊周首邑也
水經注杜取此 衛人獲其季弟簡如 服虔云獲簡如與僑如同時 同上 鄋瞞由

是遂亡 郕大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徇 服虔云自安猶
處也夫鍾邑名徇服虔作循曰循順也 御覽杜取此
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 服虔云立君改立君不用大子也 同上
大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 服虔云郕邽亦邑名也一曰郕邽之
家寶圭大子及身而自安於夫鍾國人以爲不順故郕伯卒而更
立君大子以其國寶來奔也 同上 惠士奇云然則邽不書从邑公以
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 杞桓公
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 顧炎武云此叔
姬曰左氏事蹟倒錯者甚多此文當在成四年杞伯來歸叔姬故
也之下錯書于此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
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爲令尹羣舒叛楚 世本偃姓舒庸舒蓼
舒鳩舒龍舒鮑舒龔 通志廬江郡有舒及龍舒侯國 杜本此 夏子
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 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秦
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
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
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
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
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
陋矣厚賄之 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 服虔云
晉地也 史記集解杜取此 圖經羈馬城在今郃陽縣東晉人禦之趙盾將
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
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
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
屬曰臾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
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
者肆焉其可 [illegible]

棟曰詩云是伐是肆鄭箋云肆犯突也杜訓肆為暫往而退此肆
輕非暴肆也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
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荀卿子曰庶士大介而坐道卽坐
甲也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
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
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晉說綏卻也本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
兩君之士皆未憖也■說文憖閒也謹敬也一日說也一日且也
春秋傳曰兩君之士皆未憖案今本閒誤問且誤甘从玉篇廣韻
校改哀十六年旻天不憖杜注憖且也正用說文此注憖缺也未
知何據今案此憖字當與閒同義故說苑載此事云二軍之士皆未
息息閒義並通又釋文云憖爾雅願也強也且也韓詩曰憖閒也
昭二十八年傳憖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為快此憖字亦當
訓且杜注憖發語之聲非惠氏補注訓作願亦失語意又案方言
廣雅訓憖為傷與此傳義亦通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
而言肆■服虔通俗文云目動曰眴一切經音義說文旬目搖也懼我
也將遁矣薄諸河■高誘淮南王書注薄迫也杜本此必敗之胥甲
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
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郡國志河東郡解有瑕城
劉昭注秦侵晉及瑕卽此案此陝州西南之瑕昭注以為解縣之
瑕非也因為秦所侵故明年春卽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耳
桃林及瑕皆屬漢宏農縣城　城諸及鄆書時也
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郡國志宏農郡宏農
有桃丘聚故桃林杜同此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
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
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
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服虔云賴能處賤且又知恥言不可犴

辱本疏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史記秦本紀作魏讎餘正
義曰讎言受亦作壽音同■服虔云晉之魏邑大夫史記集解以誘士會執其帑於
晉■案趙岐孟子注帑妻子也韋昭國語注妻子曰帑則此執其
帑當亦兼妻子而言杜注止云壽餘偽叛故下傳士會云妻子
為戮而秦伯卽答云所不歸爾帑者是帑兼妻子之一證使夜逸請
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
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
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
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
服虔云繞朝以策書贈士會本疏白氏六帖引舊注云以有策而不
用也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韓非說難曰繞朝之言
當矣其為聖人于晉而為戮于秦也元何休注云後秦竟以言戮
之案非之說必非無據或卽出秦史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
其帑其處者為劉氏■後漢書賈逵傳逵上疏云五經皆無證圖
讖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案范蔚宗後漢書賈逵傳
贊言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後儒因并疑傳文此語為賈氏所
增今案左傳襄二十四年昭二十九年士匄之語叔孫蔡墨之
對獻子其言范氏為陶唐氏之後劉累之裔固已甚明不必藉此
語為之佐證也則疑賈氏增益傳文者蓋習而不察耳惠棟曰處
者為留謂留于秦者遂以為氏漢人因改留為劉以合卯金刀之
說此語或尚得事實然惠氏每喜引唐書宰相世系表等以證經
義所不取　邾文公卜遷于繹■地理志魯國騶嶧山在北應劭
曰邾文公卜遷于嶧者也案繹嶧字同京相璠曰嶧山在鄒縣北
繹邑之所依為名也水經注杜本此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
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
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

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　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
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
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
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illegible]服虔云載馳五章屬鄘風許穆夫人閔
衛滅戴公失國欲馳驅而唁之故作以自痛國小力不能救在禮
婦人父母既沒不得甯兄弟於是許人不嘉故賦二章以喻思不
遠也許人尤之遂賦三章以卒章非許人不聽遂賦四章言我遂
往無我有尤也詩疏　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
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
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敬也　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
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　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
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于國[illegible]宣二年服虔注疏數也杜本此
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
捷菑奔晉　六月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　秋七月
乙卯夜齊商人弒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
使多蓄憾釋文蓄本又作畜憾本又作感今並从石經釋文訂正　將免我乎爾爲之　有星
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
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
王孫蘇[illegible]王逸楚辭章句叛倍也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于晉
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　楚莊王立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
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
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廬戢黎[illegible]郡國志南郡中廬侯國
春秋時廬戎也杜同此　及叔麇誘之遂殺[illegible]克及公子燮初
[illegible]克囚于秦秦有殽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公子燮求令
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　穆伯之從己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
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
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
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九月卒於
齊告喪請葬弗許　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
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　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
九月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己氏[illegible]吾友
孔檢討廣森云桓公如夫人者六人懿公母氏位次在第六故以
甲乙之數名之　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
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
子叔姬
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三月宋華耦來盟
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illegible]服虔曰華耦爲蕩後而
不度以君命修好結盟率其官屬從之非官屬魯人不知其非
反尊貴之其意以爲貴者魯人貴之非君子貴之也本疏　公與之宴
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
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爲敏　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
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　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
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爲請立於朝
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
氏且國故也葬視共仲聲己不視帷堂而哭襄仲欲弗哭惠伯曰
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illegible]服虔云史佚周
成王太史禮記疏　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
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
年其二子來孟獻子愛之聞於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

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鼆釋文鼆又作黽■服虔云魯國中小邑非異國攻伐故不書也本疏一人門于戾丘皆死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　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高誘注呂覽注怠懈也杜本此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　秋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　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於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爲故也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　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　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于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閒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郪丘　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伍端休江陵記曰城西北六十里有林城春秋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即此城也御覽鄖陽圖經阜山在房縣南一百五十里左傳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是也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說文鄘南夷郡國志漢中郡上庸本庸國杜同此帥羣蠻以叛楚庸人帥百濮■續漢書注引顧容賓曰濮當陽也劉伯莊史記地名曰濮在楚西南周書王會篇曰伊尹爲四方獻令正南曰百濮爾雅南至于濮鉛聚于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于阪高■案蜀志張飛傳曹公追先主一日一夜及于當陽之長阪今長阪在當陽南北去江陵城百五十里地形高險或即楚人所欲遷也荊州記亦云當陽縣東有櫟林長阪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案此廬當即南郡中廬振廩同食次于句澨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圖經竹山縣古庸國方城山在縣東南三十里庸人逐之囚子揚窗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史記楚世家蚡冒十七年卒蚡冒弟熊通弒蚡冒子而立是謂楚武王索隱曰古本蚡作鼢音憤冒音亡北反或亡報反古今人表作盆王符潛夫論亦作盆冒案杜注與史記異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孔安國書傳北走曰北杜本此惟裨鯈魚人實逐之■郡國志巴郡魚復古庸國劉昭注文十六年魚人逐楚師是也案庸國庸字當作魚水經注江水下魚復故魚國也杜同此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分爲二隊■服虔云隊部也杜取此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宋公子鮑■史記昭公弟鮑革徐廣曰一本無革字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說文貸施也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于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服虔云襄夫人周襄王之姊王姬也不可鮑不肯也史記集解乃

助之施諸本乃字誤作夫人今改正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
華元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華耦爲司馬鱗矔爲司徒蕩意諸爲
司城公子朝爲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爲之
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
也姑紓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redacted]詩毛傳姑且也紓緩也杜本此既
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
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爲
人君而又爲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redacted]廣雅行去
也杜本此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
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禮記疏引此帥甸作甸帥
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弒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文公卽
位使母弟須爲司城華耦卒而使蕩虺爲司馬
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弒君
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　夏四月癸亥葬聲姜有齊難
是以緩　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　晉侯蒐于黃
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
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
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卽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
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
月克減侯宣多[redacted]揚雄太元經減日省也杜本此而隨蔡侯以朝于
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
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蕆陳事[redacted]賈逵云蕆敕也本疏十二賈服皆
云蕆敕也本疏韋昭國語注蕆猶敕也案晉以後諸本皆作蕆得敕
字書並無蕆字方言廣雅蕆字亦後人追改今攷字書蕆蒧形相近而
誤也說文蒧自急敕也正用賈義方言蕆備也蕆字從蒧亦是一
證今據改又服杜皆取賈義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

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
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
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
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
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redacted]高誘淮南王書注畏始畏終中身
不畏凡有幾何言常畏也杜本此又曰鹿死不擇音[redacted]服虔云鹿得
美草呦呦相呼至于困迫將死不暇復擇善音急之至也案莊子
人間世獸死不擇音郭象注譬之野獸蹴之窮地意急情迫則和
聲不至劉逵吳都賦注莊子閒暇則有好音適急不擇音凡獸皆然
非惟鹿也皆主音聲而言杜注以音作蔭義轉迂曲而無所承劉
炫規之最得正義非也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
鹿也鋌而走險[redacted]說文鋌銅鐵樸也挺拔也案此似當从手挺高
誘呂覽注猶動也董二云動而走險耳杜注非義訓急何能擇命之
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于鯈惟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
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閒
而從於彊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
趙穿公壻池爲質焉　秋周甘歜敗戎于邥垂[redacted]案說文無邥字
廣韻邥沈字古文國名亦姓本自周文王第十子聃季食采于沈
卽汝南平輿沈亭是也服虔云邥垂在高都南水經注案服說最諦
郡國志亦云新城縣有高都城今亭在城南七里京相璠亦引舊
說言沈垂在高都南而又以爲上黨有高都縣此回遠之至宜其
爲道元所嗤矣乘其飲酒也　冬十月鄭大子夷石楚爲質于晉
　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
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
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
及期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令

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　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
弗勝[redacted]案史記齊世家曰與邴戎之父獵爭獲不勝則田乃田獵
或以爲田邑誤漢書古今人表作邴歜水經注亦作邴戎廣韻丙
字注引風俗通云齊有大夫邴歜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說文掘作搰而
使歜僕[redacted]賈逵云僕御也史記集解杜本此 納閻職之妻史記作庸職說苑引作庸織
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遊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抶職[redacted]鄭
元儀禮注扑撻也廣雅抶擊也杜本此 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
一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弒懿公納
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　六月葬文公　秋襄仲莊
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　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
私事襄仲[redacted]服虔云襄仲公子遂史記集解 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
欲立之叔仲不可[redacted]服虔云叔仲惠伯同上 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
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　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
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
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
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
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
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韋昭
國語注引作季它 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
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
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魯語作里革 對曰
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
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
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redacted]廣雅則法
也杜本此 德以處事事以度功[redacted]鄭元禮記注度量也杜本此 功以食
民作誓命曰[redacted]鄭元禮記注約信曰誓杜本此 毀則爲賊掩賊爲藏

[redacted]韋昭國語注掩匿也杜本此 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
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redacted]賈逵云正刑一加之以
八議周禮疏 服虔云正刑一議刑八本疏 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
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
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redacted]廣雅兆
域也杜本此 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redacted]
詩毛傳度居也杜本此 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
八人[redacted]服虔云八人爲垂之屬也本疏 案史記索隱引賈逵亦以左
傳高陽才子八人謂其後代子孫而稱爲子案此則杜取賈義耆
舒隤敳索隱作隤鼓王符潛夫論作隤凱 檮戭王符作擣演古今人表作檮戭[redacted]說文戭長槍也
春秋傳有擣戭 大臨尨降王符作龍降 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redacted]爾
雅尚書注齊中也詩毛傳淵深也杜本此 明允篤誠[redacted]爾雅允信也
詩毛傳篤厚也杜本此 天下之民謂之八愷[redacted]賈逵云愷和也史記集解
杜取此 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古今人表作柏奮 仲堪叔獻季仲伯虎古今人表
作伯虎 仲熊王符作仲雄人表作季熊 叔豹季貍忠肅共懿[redacted]詩毛傳肅敬也懿
美也杜本此 宣慈惠和[redacted]廣雅宣徧也杜本此 天下之民謂之八元[redacted]
賈逵云元善也同上杜取此 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
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redacted]王肅云君治九土之宜
同上 以揆百事[redacted]詩毛傳揆度也杜本此 莫不時序地平天成[redacted]詩毛
傳成平也杜本此 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
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redacted]賈逵云帝鴻黃帝也不才子
其苗裔驩兜也杜取此 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redacted]詩毛傳醜惡也
杜本此 頑嚚不友是與比周[redacted]廣雅比近也韋昭國語注周密也杜本
此 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史記作渾沌莊子作倱伅[redacted]服虔用山海經以爲驩兜
人面鳥喙渾敦亦爲獸名本疏 又服虔通俗文大面兼形曰倱伅胡本切
說音 少皞氏有不才子[redacted]服虔云金天氏帝號同上杜取此 毀信廢忠

崇飾惡言靖譖庸回【詁】廣雅崇聚也靖安也詩毛傳庸用也回邪也杜本此 服讒蒐慝【詁】服虔亦以蒐為隱陰慝謂陰隱為惡也本疏 高誘呂覽注服行也孔安國書傳慝惡也杜取服說餘皆杜所本 以誣盛德【詁】服虔以成德為成就之德故為賢人也定本成德為盛德同上 案成盛古字通公羊皆以盛為成天下之民謂之窮奇【詁】服虔云謂共工氏也其行窮而好奇史記集解杜取此 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詁】小爾雅話善也杜本此 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詁】賈逵云檮杌凶頑無疇匹之貌謂鯀也同上 服虔案神異經云檮杌狀似虎毫長二尺人面虎足豬牙尾長丈八尺能鬭不退本疏 說文檮斷木也从木𠷎聲春秋傳曰檮杌案說文無杌字當以作柮為是 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詁】賈逵曰縉雲氏姜姓也炎帝之苗裔當黃帝時為縉雲之官同上 服虔云夏官為縉雲氏杜取此 說文縉帛赤色也春秋傳曰縉雲氏禮有縉緣从糸晉聲 貪于飲食冒于貨賄【詁】案賈子道述篇厚人自薄謂之讓反讓為冒正可作此冒字訓解杜注冒亦貪也乃隨文生義耳 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詁】高誘淮南王書注實財也杜本此 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詁】賈服並云貪財為饕貪食為餮本疏杜取此 服虔案神異經饕餮獸名身如牛人面目在腋下食人同上 說文餮貪也春秋傳曰謂之饕餮案餮字本从殄省故亦可作餮玉篇亦云餮與飻同高誘淮南注帝鴻氏之裔子渾敦少昊氏之裔子窮奇縉雲氏之裔子饕餮三族之苗裔故謂之三危今考孟子舜流共工于幽州賈逵云窮奇共工也放驩兜于崇山賈逵云渾敦驩兜也殛鯀于羽山賈逵云檮杌鯀以此傳及孟子證之不啻如高氏之說矣然四凶獨缺饕餮四裔復闕西裔則竄三危者當即指饕餮也書傳三危西裔之山水經注三危山在敦煌南圖經云三危山西極要路是矣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詁】賈逵云四裔之地去王城四千里史記集解 詩毛傳投棄也方言同廣雅裔遠也杜本此 以禦螭魅【詁】賈逵云螭山神獸形或曰如虎而啖虎或曰魅人面獸身而四足服注同並周禮疏 案說文作彲云老精物也與賈注微異服虔云螭魅人面獸身四足好惑人山林異氣所生以為人害史記集解 案服所引當亦神異經之文杜取服說 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詁】詩毛傳徽美也鄭元周禮注典常也杜本此 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馬子伯之館遂出武穆之族【詁】賈逵云出逐也同上 使公孫師為司城公子朝卒使樂呂為司寇以靖國人

春秋左傳詁九

春秋左傳詁十

南菁書院
陽湖洪亮吉稚存著

傳

宣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　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先辛奔齊　會于平州以定公位　東門襄仲如齊拜成　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爲立公故以賂齊也　宋人之弑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蔿賈救鄭遇于北林詁服虔云北林鄭南地也京相璠曰今滎陽苑陵縣有故陵鄉在新鄭北故曰北林也水經注　按道元主杜說以京服說爲疏囚晉解揚晉人乃還　晉欲求成于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爲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詁詩毛傳競彊也杜本此

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釋文受命于楚本或作命于楚今按杜注不當有受字似可刪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諸本百下人字釋文所無狂狡輅鄭人鄭人入於井詁服虔云輅迎也見傳十五年杜取此賁育狂狡近于古道箴賁育狂狡臨敵拘于小仁忘在軍之禮識之義合于讖詩疏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詁大戴禮誥四代之政刑云祭祀昭有神明燕食昭有慈惠宗廟之事昭有義率禮朝廷昭有五官無廢甲冑之戒戒當作戎昭果毅以聽惠棟云據此則戎爲句昭果毅以聽古語也下四句乃左氏釜之耳杜注殊不的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數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詁呂覽作昨日之事子爲制今日之事我爲制高誘注今日之事御事也按正作制蓋因秦始皇名正而改也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詁釋文憾本又作感今定作感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詁賈逵云文貍文也王肅云畫馬也史記注說文馼馬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名曰馼从馬从文文亦聲春秋傳曰馼馬百駟畫馬也西伯獻紂以全其身王與杜並取此周書王會曰犬戎文馬按丘光庭曰文馬馬之毛色有文采者蓋取賈義今攷叔重既言駁馬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又云畫馬也則意亦言馬之文采似畫耳漢書王莽傳注晉灼曰許慎說文馼馬縞身金精周成王時西戎獻之音所引與今本說文異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詁服虔載三說皆以子馬然爲叔牂之言對曰以下爲華元之言賈逵云叔牂宋守門大夫華元既見叔牂牂謂華元曰子見獲于鄭者是由子之馬使然也華元對曰非馬自奔也其人爲之也謂羊斟驅入鄭也奔走也言宋人贖我之事既和合而我即來奔耳鄭衆曰叔牂即羊斟也在先得歸華元見叔牂牂即誣之曰奔入鄭軍者子之馬然也非我也華元曰非馬也其人也言是汝驅之耳叔牂既與華元合語而即來奔魯又一說叔牂宋人見宋以馬贖華元謂元以贖得歸謂元曰子之得來當以馬贖故然華元曰非馬也其人也言己不由馬贖自以人事來耳贖事既合而我即來奔本疏　按以叔牂爲羊斟始于鄭衆而杜用之又無別據第二云羊斟與叔牂當是名字相配今攷羊當是氏無緣作字與氏相配又羊斟既明言今日之事我爲政則

不得更以于之馬然面證華元鄭衆之說非也斟前既有言則元
亦不必反爲飾辭杜說亦非賈以叔牂爲宋守門大夫其義最確
服虔釋或一說亦云叔牂宋人與賈注合也又既合而來奔句正
義欲申杜乃不引爾雅釋詁又合對也而云合是聚合之言語亦可
謂進退失據又按淮南繆稱訓羊羹不斟而宋國危是斟又訓斟
酌之斟其御羊斟不與謂御不與食羊羹也高誘注亦不以羊斟
爲人姓名得之宋城華元爲植巡功■鄭司農云植爲部曲將吏
本疏及蜀檯疏杜本此城者謳曰睅其目■說文睅大目也从目旱聲字林
同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賈逵云白頭貌本疏服虔同詩疏惠
士奇曰按毛詩瓠葉云有兔斯首鄭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
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正義云服虔以于思爲白頭貌字雖異
義亦以斯聲近鮮故爲白頭也後漢書朱儁傳賊多髭者號于氏
根注引杜注爲證按此則于爲頻斯爲白于斯爲白頰也今按杜
注以于斯爲多鬚貌恐非當以賈義爲長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
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廣雅奈那也按那猶言奈
何也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
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
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
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
之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賈逵云彫畫也史記集解杜取此從臺
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高誘呂覽注從高臺上引彈觀其走而
辟丸以爲樂也宰夫胹熊蹯不孰諸本孰作熟從宋本改正■說文胹爛也方
言胹雅胹熟也正義引字書曰過熟曰胹按杜無注或采彙說稱
之服虔云胹熊掌其肉難熟史記集解說文蹯獸足謂之番从釆田象其
掌殺之寘諸畚■說文畚蒲器可以盛糧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
士季見其手釋文一本作其首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

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說文霤
屋水流也釋文霤當今之檐下宣室之中古者霤下之處也按溜
與霤同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
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
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
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賈逵云
驟疾也衆經音義引國語注公患之使鉏麑賊之呂覽作沮麑古今人表作鉏麑說苑作鉏之彌按鉏
之彌急讀即作鉏麑■賈逵云鉏麑晉力士史記集解杜取此晨往寢門闢矣盛服
將朝尚早坐而假寐■詩鄭箋不脫冠衣而寐曰假寐杜本此麑退
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高誘呂覽注大夫稱主因曰民
之主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
死■呂覽觸廷槐而死外傳曰觸庭之槐而死韋昭注庭外朝之
庭也周禮王之外朝三槐三公位焉則諸侯之朝三槐三卿位焉
按惠氏云麑退而觸靈公之廷槐明觸死于君其說得之杜注以
爲趙盾庭樹非也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
明知之公羊傳作祁彌明史記作示眯明古今人表與公羊同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
禮也遂扶以下■服虔本扶作跣注云趙盾徒跣而下走本疏釋文同
按禮見君解襪宣二十五年褚師聲子襪而登席衛侯怒此其證
也公嗾夫獒焉■說文嗾使犬聲春秋傳曰公嗾夫獒獒犬知人
心可使者釋文嗾服本作嗾尚書傳獒大犬也爾雅狗四尺爲獒
服虔云嗾嗾也夫語辭獒犬名公乃嗾夫獒使之噬盾也本疏按服
讀嗾爲嗾非改字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鬬且出
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于首山■地理志河東郡蒲反有首山在
南杜本此馬融曰在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史記集解酈道元云首陽
盾田首山食祁彌明翳桑之下即此水經注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
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服虔云宦

宦學仕也史記集解　又禮記疏引服注云宦學也杜取此　未知母之存否今
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
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
名居不告而退■服虔云不望報也史記集解杜取此　遂自亡也乙丑趙
穿攻靈公于桃園■釋文曰園名也同上　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
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石經及宋本視皆作示惠棟曰毛詩
鹿鳴曰視民不恌鄭箋曰視古示字士昏禮曰視諸衿鞶注云視
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鄭忠恕曰鄭君此說大寘說文石經
相承鄭氏不識古文其說非也今按鄭康成曲禮幼子常視無誑
注曰視今之示字漢書趙充國傳非所以視蠻夷也師古曰視讀
曰示又云漢書多以視爲示古通用字且說文列作部首則非俗
字可知鄭說固非惠氏之說亦祇見其一也宣子曰不然對曰子
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乎我之懷矣自
貽伊慼■王肅曰此邶風雄雉之詩惠棟云今詩慼作阻惟小明
作慼而上句又異王子雍或見三家之詩據以爲衛詩三家惟齊詩亡于魏
代自餘杜氏猶及見之　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
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服虔云聞義則服史記集解　惜也越
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說文臀髀也从
尸下丌居几臀或從肉殿或從骨殿聲今作臀蓋又臀之省文也壬
申朝于武宮初麗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服虔云麗姬與獻公
及諸大夫詛無畜羣公子欲令其二子專國疏本　自是晉無公族及
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諸本適下有子字按釋文曰之適昭十八年正義引作宦卿之適以爲公族詩魏風
正義引傳同是古文無子字宋本亦無今刪去又一切經音義引左傳作嫡文選本又作嫡當屬元服所據本適嫡古字同■
鄭康成禮記注宦仕也杜本此　而爲之田以爲公族■服虔云公族
大夫史記集解　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晉于是有公族
餘子公行趙盾請以括爲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

臣狄人也公許之冬趙盾爲旄車之族■服虔云旄車戎車之倅
詩鄭箋及疏引此傳旄並作毦　使屏季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
二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晉侯
伐鄭及郔■按補刻石經及淳化本郔作延顧氏以石經爲非今
攷郔即鄭廩延地隱元年傳即作延顧說非也鄭及晉平士會入
盟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洛■地理志宏農郡上洛禹貢洛
水出冢領山南北至鞏入河杜本此　觀兵于周疆■服虔云陸渾戎
在洛西南觀兵陳兵示周也史記集解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賈逵
云王孫滿周大夫也史記集解杜取此　服虔云以郊勞禮迎之也同上　楚子
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吾友
孫兵備星衍曰夏之方有德謂啓之世杜注云禹非也啓鑄鼎事
見墨子明鬼篇云九鼎既成遷于三國是此鼎無疑後人誤傳爲
禹鑄今山海經海內大荒等篇即後人錄夏鼎之文也遠方圖物
貢金九牧■服虔云使九州之牧貢同上杜取此　鑄鼎象物■賈逵云
象所圖物鑄之于鼎同上杜取此　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
川澤山林劉逵引傳作使入山澤林藪　禁禦不若■惠棟云張衡東京賦云禁
禦不若以知神姦螭魅罔兩莫能逢旃爾雅釋詁云若善也郭璞
注左傳云禁禦不若今左傳作不逢不若案下傳云莫能逢之杜
氏曰逢遇也既云不逢又云莫逢文既重出且杜氏不應舍上句
注下句此晉以後傳寫之譌今從張衡郭璞本訂正螭魅罔兩■
說文作螭魅蛧蜽鄭康成周禮注作螭魅魍魎云百物之神曰魅
通俗文山澤怪謂之螭魅木石怪謂之魍魎莫能逢之張衡東京賦作逢旃
毛詩傳曰旃之也　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
百■賈逵云載辭也祀年也商曰祀史記集解　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
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
爾雅底致也成王定鼎于郟鄏■說文鄏河南縣直城門官陌地

也春秋傳曰成王定鼎于郟鄏京相璠曰郟山名鄏地邑也水經注
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
可問也　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　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
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馬子伯之館
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
也　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賈逵云姞南燕姓
史記集解杜取此　夢天使與己蘭■賈逵云蘭香草也同上杜取此　曰余爲伯
儵■說文作百儵云黃帝之後姞姓按儵即儵伯移偏傍居上耳
惠氏議釋文誤字非也　余而祖也■賈逵云伯儵南燕祖同上杜取此
以是爲而子■王肅云以是蘭也爲汝子之名同上杜取此　以蘭有國
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
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鄭子
之妃■服虔云鄭子文公之叔父子儀也報復也淫親族之妻曰
報漢律淫季父之妻曰報詩疏杜取此　曰陳嬀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
而出誘子華而殺之南里使盜殺子臧於陳宋之閒又娶于江生
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酖之及葉而死■地理志南陽郡葉楚葉公
邑也本杜此　又娶于蘇生子瑕■史記瑕作蝦徐廣曰一作瑕索隱
曰音瑕左傳作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泄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
立也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石癸曰吾聞姬姞
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丘光庭曰石癸所言是論姞字之義
字書从人从吉後代改之从女安得吉人之語乎后稷之元妃也
今公子蘭姞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爲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
寵■服虔云亢極也本杜此　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宮而立之
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
韋昭國語注芟草曰刈又云刈鎌也
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

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楚人獻黿于鄭靈公■說文黿大鼈也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
之食指動■服虔云第二指史記集解杜取此俗所謂啑鹽指也本疏　以示
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
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嘗
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
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
弒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凡弒君稱君君
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按劉賈許穎說已見前文公十六年鄭
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爾雅順敘
也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
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爲乃舍之皆爲大夫　初楚
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
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
不可子文以爲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
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鬬
般爲令尹子越爲司馬蔿賈爲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爲令尹
己爲司馬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鄭元禮記注
圄所以禁守繫者若今別獄也　於轑陽而殺之遂處烝野將攻王
王以三王之子爲質焉弗受師于漳澨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
氏戰于皋滸伯棼射王汰輈■說文泰滑也从廾从水大聲臣鉉
等曰本音他達切今左傳作汰非是說文又有太字云古文泰
說文大字解云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據此則汰从水大
聲爲古泰字之省文音義亦通徐說似非別本又作汏誤及鼓跗
著于丁寧又射汰輈以貫笠轂■服虔云笠轂轂之蓋如笠所以
蔽轂上及禦矢也一曰車轂上鐵也或曰兵車旁幰輪謂之笠轂

本疏按巡當从作徇懼遇王使巡師曰[redacted]廣雅徇巡也按巡當讀爲徇
師也字詁云徇今巡字爾雅釋文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
其二焉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於䢵[redacted]釋文䢵
本又作鄖說文鄖漢南之國漢中有鄖關地理志江夏郡雲杜應
劭曰左傳若敖娶於䢵今䢵亭是也生[redacted]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
於䢵[redacted]詩毛傳畜養也杜本此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redacted]王逸天
問章句子文之母鄖公之女旋穿閭社通于丘陵以淫而生子文
䢵夫人使棄諸夢中班固序傳作雲中周禮荊州其澤藪曰雲夢虎乳之䢵子田見之
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redacted]
穀於菟[redacted]說文云楚人謂虎爲烏䖘今按䖘字係徐鉉新附惠氏
補注以爲說文缺也又惠氏引唐石經楚人謂乳爲穀謂虎爲於
菟疑今本脫一爲字不知此亦朱梁補刻石經非唐石經也又按
王逸章句楚人謂乳爲鬭穀今攷鬭乃伯比之姓章句鬭字恐後
人妄增以其女妻伯比實爲令尹子文其孫箴尹克黃[redacted]高誘呂
覽注楚有箴尹之官諫臣也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
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
自拘于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
其所改命曰生　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
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夏公至自齊書過也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冬來
反馬也　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　夏定王使子服求后于齊　秋赤
狄伐晉圍懷及邢丘[redacted]地理志懷平皋皆河內郡屬縣應劭曰邢
侯自襄國徙平皋當齊桓時衛人伐邢邢遷于夷儀其地屬晉名
曰邢丘杜本此　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redacted]惠
棟云劉光伯規杜讀爲摜習商罪貫盈以爲紂之爲惡如物在繩索
之貫不得猶習其說是也而所引之書非也按韓非子曰有與悍
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或曰子姑待之答曰吾
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之此說與劉合可以規杜過矣將可殪也
[redacted]爾雅殪死也說文同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　冬召桓公
逆王后于齊　楚人伐鄭取成而還　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
語欲爲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弗
過之矣間一歲鄭人殺之
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
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redacted]劉賈許穎皆以經諸及字
爲義本疏　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　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
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　晉侯之立
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
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諜[redacted]史記晉世家伐秦
虜秦將赤索隱曰赤曰斥謂斥候之人也按宣八年左傳晉伐秦
獲諜殺諸絳市證即此斥也晉成公六年爲魯宣八年故知然也
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　楚爲
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redacted]地理志
會稽郡吳故國山陰越王句踐本國杜本此　晉胥克有蠱疾郤缺
爲政秋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　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雨
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redacted]爾雅懷思也杜本此　城
平陽書時也　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九年春王使來徵聘[redacted]鄭元周禮注徵召也杜本此　夏孟獻子聘于周
王以爲有禮厚賄之　秋取根牟言易也　滕昭公卒　會于扈
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
還　冬宋人圍滕因其喪也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鄭元禮記注引作孔

■文■■■引作■通于夏姬皆衷其衵服■說文衷裹褻衣春秋傳曰皆
衷其衵服衵日日所常衣字林同又曰婦人近身內衣也杜本以
戲於朝泄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詩毛傳宣示也杜本且
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
遂殺泄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高誘呂覽注辟邪也杜本無
自立辟其泄冶之謂乎　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晉郤缺救鄭鄭
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惟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
矣
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夏齊惠公卒崔杼有
寵于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
■正義何休膏肓以為公羊譏世卿而難左氏蘇氏釋曰崔氏祖
父名不見經傳則知非世卿二云云惠襄按唐書宰相世系表崔氏
出自姜姓齊丁公伋嫡子季子讓國叔乙食采于崔遂為崔氏濟
南東朝陽西北有崔氏城是也季氏生穆伯穆伯生沃沃生野八
世孫夭生杼為齊正卿二云云僖廿八年傳有齊崔夭蘇寬謂崔子
祖父名不見經傳非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凡諸侯之大夫違■書
孔傳違奔亡也杜本此　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
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　公如齊奔喪　陳靈公與孔
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
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
月宋師伐滕　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秋劉康公
來報聘　師伐邾取繹　季文子初聘于齊　冬子家如齊伐邾
故也國武子來報聘　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
地理志潁川郡陽城陽乾山潁水所出東至下蔡入淮杜本此　諸侯
之師戍鄭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
葬幽公謚之曰靈

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
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　楚
左尹子重侵宋王待諸郔■按說文郔鄭地今考隱元年至于廩
延杜注鄭邑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此注復云楚地至後二年楚
子師次于郔注又云鄭北地前後不同如此自當以說文為定也
令尹蔿艾獵城沂■服虔云艾獵蔿賈之子孫叔敖也杜取此　按世
本蔿艾獵為叔敖之兄今二云艾獵即叔敖未知何據襄十五年傳
蔿子馮為大司馬世本二云子馮艾獵之子而杜亦云叔敖從子也
則艾獵非即叔敖杜注一依世本一又取服注可二云前後失據使
封人慮事■賈注封人司徒之屬官周禮疏　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
財用平板榦■爾雅板榦楨也舍人云榦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
杜本此　稱畚築■韋昭國語注畚土蘢也杜本略　程土物議遠邇略基
址■廣雅略行也杜本此　具餱糧■鄭元周禮注餱乾食杜本此　度有
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廣雅素經也素儀同鄭元儀禮注刑
法定為素　晉郤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
秋會于欑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
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
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　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
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說文轘車裂人
也春秋傳曰轘諸栗門杜本此　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賈逵云
楚大夫史記集解　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弒
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
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
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鄭元禮記注抑辭也杜本此　牽牛
以蹊人之田■史記陳世家楚世家蹊並作徑說文徯待也徯或
作蹊杜注蹊徑也會本史記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

春之半爵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
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
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說文儕等輩也春秋傳曰吾儕小人
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服虔云言取封夏徵舒之州 周禮疏 鄭司農云二千五百家為州
同上 按史記蘇秦列傳說楚威王曰東有夏州海陽裴駰集
解引車允據楚地記云夏口城上數里有洲名夏州晉書劉毅傳
夏口二州之中地居形要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
陳書有禮也　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
辰陵又徼事于晉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賈
逵云臨哭也 御覽 杜取此 且巷出車吉■賈逵云陳于街巷示將因不
降必欲戰也 同上 按下言楚退師鄭人修城則衍欲戰之說賈說良是
杜注恐非 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賈逵云陴城也 同上 釋名城上
垣曰埤堄 杜本此 按傳說埤堄字並同 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
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賈逵云皇門鄭城門 史記集解 至于逵路■
爾雅九達謂之逵說文作馗云九達道似龜背故謂之馗逵或作
馗 本爾雅 杜本此 鄭伯肉袒牽羊 史記集解作 ■賈逵云服為臣隸也 同上 杜取此
以逆曰孤不天■賈逵云不為天所祐 同上 杜取此 不能事君使君懷
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
惟命其翦以賜諸侯■詩鄭箋翦齊也使臣妾之亦惟命若惠
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詩毛傳泯滅也 杜本此 使
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
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
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尪入盟■賈逵云楚大
夫師叔子也 史記集解 杜取此 子良出質■賈逵云鄭大夫 同上 夏六月晉
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服虔云食采於彘 本疏 為彘季
河東郡有彘縣即厲王所奔地韋昭國語注彘晉地也按傳文
稱彘子而杜解彘季劉伯莊以此規杜實亦不然晉語韋注十二年傳
彘恭子亦稱彘季即其明證矣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
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
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世本桓叔生子萬萬生求伯
求伯生子輿子輿生獻子厥 本疏 服虔云韓厥萬元孫韋昭國語注
同 杜取此 按史記韓世家韓之先與周同姓事晉得封於韓原曰韓武子據史記
所言武子之萬韓萬也後三世有韓厥與此傳正義所引世本世次
相同則厥為萬曾孫不得云元孫也時克子始孫方輯世本檢出
小司馬所引世本一條云萬生賕伯賕伯生定伯簡簡生輿輿生
獻子厥云惟此所引與世族譜世次同則知史記及孔疏所引世
本皆脫一代當以服氏所據之本為是知必當有賕伯定伯兩世
者僖十五年韓簡視師下杜注云韓簡晉大夫韓萬之孫韋昭國語
注亦同韋杜皆嘗用服氏服注雖無可攷然亦必據世本可知蘇
子由古史攷又以子輿為簡之曾孫則大謬矣及河聞鄭既及楚
平桓子欲還曰無及于鄭而勦民焉用之■說文勦勞也春秋傳
曰安用勦民 杜本此 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
動■服虔云釁間也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
君討鄭 諸本君誤作軍以唐石經及宋本改正 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
之 文選注引作赦之 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
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說文讟痛怨也春秋傳曰民無
怨讟方言廣雅讟痛也按今本作君無怨讟昭元年傳又作民無
謗讟杜注此云讟謗也昭元年注又云讟謗也政有經矣荊尸而舉■
爾雅尸陳也 杜本此 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司馬法兵
車一乘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商務合賈杜及三倉步曰卒

車曰乘杜本此事不奸矣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
蓐前茅慮無■爾雅茅明也杜本此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
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于親外姓選于舊舉不
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
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
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周
書武稱解并小弱亂□強攻弱而襲不正武之善經也廣雅昧冥
也蒼頡篇小爾雅並同子姑整軍■詩毛傳姑且也杜本此而經武
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
按詩正義酌左傳作汋古今字耳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
爾雅鑠美也鄭元禮記注耆至也杜本此武曰無競惟烈■爾雅烈
業也杜本此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
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
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惟
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
師䷆之臨䷒■服虔云坎爲水坤爲衆又互體震震爲雷雷
鼓類又爲長子長子帥衆鳴鼓巡水而行行師之象也臨兌爲澤
坤爲地居地而俯視于澤臨下之義故名爲臨本疏曰師出以律否
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巛雍爲澤■說文巛害也
春秋傳曰川雝爲澤凶按今本作壅非今據釋文改有律以如己
也故曰律岳本有律句故曰律句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
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
子尸之■爾雅尸主也服虔云主此禍也杜取此又引易師卦六五
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凶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佐之于元帥弟子也而專以師濟使不當也軍必破敗而輿尸本疏
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

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文選注引作罪孰大焉
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
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郔沈尹將中軍■按呂覽當染篇曰荊莊王
染于孫叔敖沈尹蒸高誘注二大夫說苑沈尹名閬天下以爲令
尹而讓孫叔敖按此則沈尹孫叔敖爲二人不得如杜說又杜注
沈或作寑寑縣也按郡國志汝南郡固始侯國故寑也杜同此子重
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
欲戰古今人表伍作五令尹孫叔敖勿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
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
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
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廣雅愎很也杜本此
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
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
管以待之■郡國志河南郡中牟有管城杜同此晉師在敖鄗之間
■詩小雅搏獸于敖按今敖山在滎澤縣西北圖經滎陽有碻磝
晉書劉裕留向彌守碻磝即此按碻磝即敖鄗也釋文鄗山名郡
國志又云滎陽有敖亭劉昭注晉師在敖鄗之間秦立爲敖倉鄭
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
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詩毛傳承繼也杜本此
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于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
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馬融論語注討治也杜本此
于民生之不易■詩鄭箋于曰也杜本此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
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
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服虔云言其縷破藍藍然
本疏方言引作襤褸說文繿謂之襤褸襤無緣也以啓山林方言作啟箴
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

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
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詁】服虔云左右廣各十五乘百人
爲卒十言廣有一卒爲承也五十人爲偏二十五人曰兩廣既有一
卒爲承承有偏偏有兩故曰卒偏之兩明禮疏按杜注據司馬法與
周制不合當从服說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
官序當其夜釋文一本夜作次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
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
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惟敵是求
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欒
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
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
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
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
彘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
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
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
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詁】廣雅摩近也淮南王書物類之相摩近
而異門戶者杜本此按鄭康成云摩猶迫也義亦同樂伯曰吾聞致
師者左射以菆【詁】服虔云凡兵車之法射者在左御者在中戈盾
在右鄭元儀禮注蒲菆牡蒲莖也按此則蒲莖之可爲矢者下傳
云董澤之蒲是也杜注菆矢之善者蓋望文生訓代御執轡御下
兩馬掉鞅而還【詁】正義兩飾也掉正也皆無明訓服虔亦云是相
傳爲然也惠棟曰鄭康成周禮環人注引作[木兩]馬釋文引徐仙民
云或作[木兩]按此則兩本[木兩]字故服杜訓爲飾古文省故作兩邵寶
以爲掉兩馬之鞅非也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
還皆行其所聞而復鄭元周禮注引此傳復下有之字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

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于前射麋麗龜【詁】服
虔云龜背之隆高當心者杜取此廣雅麗著也杜本此晉鮑癸當其後
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
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詁】
世本錡犨孫本疏服虔以爲犨子同上杜取此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
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
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詁】孔安國書傳鳥獸新
殺曰鮮杜本此敢獻于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
楚之致師者請挑戰【詁】說文挑撓也一曰摷也廣雅挑嬈也史
記集解引薛瓚曰挑戰擿嬈敵求戰也挑讀撓嬈字並通弗許請
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
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
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詁】賈逵國語注乘陵也按
杜注似非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于好
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衞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
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
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
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
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淮南王書作養
由其高誘注曰由其楚王之臣養姓班固幽通賦作游基李善注游與由同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
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弃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
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詁】服虔曰軘車屯守之車潘
黨望其塵【詁】孫子曰塵高而銳者車來也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
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
我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
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于軍中曰先

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匊也[redacted]說文在手曰匊从
勹米餘說會日今俗作掬非是今據改正杜本此晉師右移上軍未
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
[redacted]地理志南陽郡舂陵上唐鄉故唐國杜本此曰不穀不德而貪以
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redacted]廣雅服虔
注藉借也杜取此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鄭元周禮注引傳率作帥游作
斿[redacted]惠棟云游闕游車闕車也外傳曰戎車待游車之裂周禮車
僕有闕車之倅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redacted]惠棟曰郤
錡字駒伯克之子也大夫門子從其父于軍鄢陵之戰苑句從文
子于軍此其證今按此亦不必遠引卽此傳知罃知莊子之子從
其父在軍為楚所獲又逢大夫與其二子乘皆是顧說杜氏以為
郤克誤矣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于我吾師必盡不如收
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
乘屈蕩戶之曰諸本戶字並譌作尸今從漢書注文選注及各宋本訂正[redacted]小爾雅戹止也按
戶戹通用杜本此君以此始亦必以終文選注引此亦以此終自是楚之乘廣
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redacted]說文畀舉也春秋或以
廣墜楚人畀之賈顧說廣車陷楚人為舉之按此則賈本或作畀
與今本異傳疑謂楚人教舉害之而晉人乃脫扃拔旆投衡而出
非也詳見定四年傳又小爾雅惎教也杜本此脫扃[redacted]服虔云扃橫
木有橫木投于輪間一曰扃車前橫木本疏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
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
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弃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
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傁在後[redacted]說文叜老也叜或作傁惠棟云傁
與叟同見漢書無極山碑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
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
其族反之[redacted]世本晉大夫逝敖生桓伯林父及莊子首劉昭引博

物志河東解縣有知邑括地志故智城在絳州正平縣西北四十
里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redacted]按廚當是郤武子采邑傳十六年
傳秋使晉取狐廚杜注平陽臨汾縣西北有狐谷亭則廚又別一
地可知彼注云狐廚受鐸昆都晉三邑亦以意定之或不止三地也
每射抽矢菆[redacted]廣雅抽拔也既夕禮云御以蒲菆鄭注云古文菆
作騶賈公彥云據左氏傳騶非直得蒲為矢亦為矢幹漢書趙充國傳
曰材伯騶矢通同的如淳曰騶矢也左氏傳作菆菆騶音同
納諸廚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redacted]郡國
志河東郡聞喜有董池陂古董澤杜同此可勝既乎[redacted]按塈既古字
同詩毛傳塈取也廣雅同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
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
二者還及昏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
辰楚重至于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
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
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redacted]詩毛傳戢聚
也櫜韜也杜本此我求懿德肆于時夏[redacted]詩孔傳肆遂也爾雅夏大
也杜本此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
鋪詩作敷[redacted]廣雅鋪布也詩毛傳時是也繹陳也思辭也杜本此我徂惟
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婁豐年[redacted]爾雅綏安也杜本此說文無屢字當
从毛詩作婁漢書皆以婁為屢毛詩亦有作屢者俗所增今據說
文漢書訂正按杜注云此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案服虔
云此董未解孔子刪定似為得之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
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
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
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redacted]
爾雅幾危也杜本此而安人之亂以為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

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說文鱷海大魚也春秋傳曰取其鱷鯢鱷或从京許愼淮南王書注曰鯨魚之王也宋槧音義廣疋鯨鯢也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按可與何通說文誰何之何本章作可其从人者則爲儋何之何詩何蓑何笠爾雅何鼓謂之牽牛是也此傳可字當讀作何諸本竟改作何又誤今訂正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服虔云入楚師使楚師來入鄭也本疏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家語爰作奚■爾雅離憂也瘼病也爰於也杜本此歸於怙亂者也夫

鄭伯許男如楚　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史記晉世家作隨會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按孝經有此二言當屬古語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于明晉侯使復其位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弗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顧炎武云下有明日蕭潰之文此處疑衍若此云蕭潰下便不得云遂傅于蕭也按顧說是正義殊爲曲說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說文纊絮也春秋傳曰皆如挾纊或从光作絖水經注引作皆同挾纊杜注纊緜也本三倉遂傅于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羣經音辨引作鞠■正義曰麥麴鞠窮所以禦溼賈逵有此言杜取此河魚腹疾柰何諸本作奈从宋本改正曰目於眢井而拯之■字林云眢井無水也釋文方言出休爲抍休與抍拯古字並通杜本此若爲茅絰哭井則己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　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惟宋可以免焉　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　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于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己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　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爲政而亢大國之討■鄭元周禮注亢御也杜本此將以誰任我則死之

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諸本構作搆从石經改正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世本莊叔達生得閭叔穀穀生成叔烝鉏烝鉏生頃叔羅羅生昭叔起起生文叔圉　夏晉侯伐鄭爲邲故也告于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爲有禮故召之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馬融尚書注昭明也杜本此說文聾無聞也說苑上無聞則謂之聾按杜注聾闇也非義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

投袂而起詁呂覽行論篇莊王方削袂吾友孔檢討廣森云削裁也投袂投其所削之袂也較杜注爲長屨及於窒皇詁高誘呂覽注引此傳作經皇與莊十九年經皇同吾友桂進士馥云及者追而及之也楚子未納屨未帶劍未乘車急遽而走左右奉屨追及于窒皇奉劍追及于寢門御者駕車而追及于蒲胥之市此猶宋武帝往西州幸徐羨之宅便步出西掖門羽儀絡繹追隨已出西闕矣按窒皇至于蒲胥之市皆由近至遠則窒皇在寢門左近可知爾雅釋言窒塞也釋詁陞虛也皇陞同是窒皇蓋即今之甬道上實中虛今　乾清宮陛下甬道亦然莊十九年鬻拳自殺葬于絰皇同蓋絰皇之在墓上與隧道羨道也正義云絰皇當是寢門闕言寢門近之言闕非也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呂覽作蒲疏之市胥疏古字通秋九月楚子圍宋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　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詁爾雅薦進也杜本此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

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詁賈逵云晉大夫史記集解杜取此世本晉孫伯起生伯宗因氏焉元和姓纂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詁失名注高下猶屈伸也御覽按左傳精注作服虔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漢書引作匿惡國君含垢漢書作詬釋文本或作訽音同詁失名注含忍也垢恥也同上杜取此淮南王書老子曰能受國之垢是爲社稷主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詁服虔云解揚晉大夫史記集解史記鄭世家曰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誆楚令宋無降說苑載此事與史記略同按惠氏補注舍史記而反引說苑疏矣揚晉世家又作楊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詁服虔云樓車所以窺望敵軍兵法所謂雲梯者同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弃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衞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實史記作隕詁服虔云實隊也杜本此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弃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詁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道之按杜注三十一字皆見孫子用間篇曹公孫子注曰因敵鄉人知敵表裏虛實之情故舊而用之可使伺候守有官職者謁告也上告事者也門者守門者也舍人守舍之人也又先知爲親舊有急即呼之則不阿止亦因以之知敵情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釋文骸又作骸公羊傳作骸何休注云骸骨也爨公羊作炊史記宋世家楚世家並作析骨而炊呂覽作析骨而爨之詁廣雅爨炊也杜本此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惟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詁服虔曰與華元私盟許爲退師若孟任割臂與莊公盟本疏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詁高誘淮南王書注虞欺也廣雅同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古今人表水經注並作豐舒爲政而殺之王符引此殺作虐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詁趙岐孟子注儁美才出衆者也後儁同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

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服虔云黎侯之國本疏地理志上黨郡壺關應劭曰黎侯國也杜本此三也虐我伯姬■惠棟曰上云殺之此云虐者按尚書呂刑惟作五虐之刑墨子引作五殺之刑論語不教而殺謂之虐又十八年民自內虐其君曰弒皆以虐為殺也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廣雅怙恃也定四年無怙富同而不以茂德滋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說文䄏字注云地反物為䄏也从示芺聲故文反正為乏■說文春秋傳曰反正為乏按說文無義惟服虔云言人反正者乏絕之道也蓋亦以意釋之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劉昭郡國志注引上黨記曰潞濁漳也縣城臨潞晉荀林父伐曲梁在城西十里今名石梁按杜注曲梁今廣平府曲梁縣也今致赤狄潞子國即在潞縣晉欲伐赤狄必不反東走五六百里至廣平之曲梁況又隔太行一山杜注可云全不討道里矣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

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郡國志河東郡聞喜邑有稷山亭杜同此酈道元云汾水又逕稷山山上有稷祠山下稷律晉侯治兵于稷是也以略狄土■廣雅略取也杜本此立黎侯而還及洛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論衡重杜回二字張衡傳注引左傳亦同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論衡引作必嫁是妾張衡傳注同疾病則曰必以為殉論衡作必以是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廣雅亢遮也鄭元儀禮注抗禦也按杜注蓋本鄭義然詳此傳文義當从廣雅訓為是杜回躓而顛■說文躓跲也詩毛傳顛仆也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論衡而引作是文選注引作乃爾用而先人之治命諸本脫而字今从石經本增入余是以報　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詩大雅作哉周毛傳訓哉為載正義曰哉與載古字通周語亦作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　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釋文一本作而徼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　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　冬蝝生饑幸之也

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玉篇引作禹偁善人偁與稱同爾雅偁舉也杜本此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釋文大戴又作矜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說文烖字注曰天火烖从火𢦔聲或从宀籀文災　秋郯伯姬來歸出也　為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書馬融注烝升也杜本此　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勿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

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

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盂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苗賁皇（外傳作苗棼皇[illegible]云[illegible]賁生[illegible]之[illegible]治七十二縣郤苗賁皇縣）使見晏桓子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詩毛傳沮止也（杜本此）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盂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爲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　秋八月晉師還■按此年晉未嘗出師而言晉師還者惠氏補注云豈斷道討貳之師與似有闕文　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爾雅遄速也祉福也（杜本此）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于齊乎（高麗宋本作欲已于亂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唐石經本作廌後改作豸按羣經音辨云豸解也音[illegible]）[illegible]春秋傳庶有廌乎今文作豸■按解廌字林等皆作解豸豸解音同故杜以解訓豸也爾從二三子惟敬乃請老郤獻子爲政　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先儒說母弟者意見亦殊既多相錯涉又云稱弟皆爲公子不爲大夫者得以君爲名稱氏又云臣無竟外之交故去弟以貶季友子招棄疾意故去弟以[illegible]遣鄭段去弟惟以名通故稱之貶（本篇）

十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爲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　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　秋邾人戕鄫子于鄫凡自內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illegible]从唐石經增正義曰春秋[illegible]自內虐其君者[illegible]以弒爲文也[illegible]戕鄫[illegible]賦注引此作凡自內虐其君曰殺自外曰戕周禮大司馬之職賈公彥正義引左傳作凡自內虐其君曰殺又云自內虐其君曰殺者晉人殺其君州蒲是也更是殺[illegible]）[illegible]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于是乎有蜀之役　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服虔云襄仲之子（史記集解杜取此）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服虔云三桓魯桓公之族仲孫叔孫季孫（同上）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服虔云援助也仲殺適立庶國政無常鄰國非之是失大援助也（同上）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于介既復命袒括髮■惠棟曰士喪禮曰主人髻髮袒鄭注云古文髻爲括是括爲古文髻也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春秋左傳詁十

陽湖洪亮吉稚存著

傳

成公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周禮輿疏杜引作瑕嘉古文止作瑕嘉也今本同
亦作穀梁陸氏釋文存古字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
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
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　爲齊難故作丘
甲　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　秋王人來告敗　冬臧宣叔
令修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
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redacted]方言逞解也杜本此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史記魯世家並作隆隆山……云本
作倩字倩當作……父帥師城郭及鄆……十二年……行[redacted]地理志云泰山
字書無倩字……泰山郡博有龍鄉……此杜同　頃公之嬖人
盧蒲就魁門焉水經注引作盧蒲就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
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redacted]說文膊……膊之屋上……
膊暴也說文膊之屋上亦有……元周禮……膊……
謂杜本……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redacted]賈逵
云殺盧蒲就魁不與齊盟以上其邑故諱不書耳本疏……
內諱不書之例推之正義……乃引……
其旨矣……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
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
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石成子曰師敗
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
隕子辱矣[redacted]說文抎有所失也春秋傳曰抎子辱矣……
按今本作隕說文隕從高下也易曰有隕自天……

同抎隕二字古通……
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鞫居新築人仲叔于
奚古今人表作中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redacted]
周禮小胥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鄭衆云宮縣四
面軒縣去其一面判縣又去一面特縣又去一面王畿云禮天子
宮縣四面諸侯軒縣闕一面故謂之曲縣也杜云諸侯軒
縣闕南方形如車輿周禮疏杜取此[redacted]賈逵元周禮注……之
飾……今馬大帶也……今馬鞅也……古字同杜本此以朝許之仲尼
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
高誘呂覽注引此司作慎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
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
可止也已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
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
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redacted]賈
逵云大夫……人史記集解杜取此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本……今改
正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
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
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redacted]說文徇行示也司馬法斬以徇……
云或作徇……乃徇本字也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
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redacted]賈逵云靡笄山名同上杜取此齊
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
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
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redacted]……元周禮注……淹
久也杜本此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
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redacted]說文桀磔
也廣雅桀擔也……並舉也杜注本廣雅……之而乘其車繫

桑本爲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將救于峯【注】服虔云峯齊地名也（史記集解）又作鞍 按史記作戰于靡下徐廣曰靡當作歷蓋戰于歷下耳據此則峯在歷下可知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注】賈逵云齊大夫（同上）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諸本衍後字今从宋本刪）【注】方言廣雅翦盡也盡翦聲近義同薛綜西京賦注亦云翦盡也（杜本此）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注】廣雅朱赤也王逸楚辭章句朱赤色也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注】荀卿子曰將死鼓御死轡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注】詩毛傳殿鎮也（杜本此）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注】國語服兵擐甲賈逵云擐衣甲也（衆經音義）說文擐貫也春秋傳曰擐甲執兵（杜本此）執兵固即死也【注】詩鄭箋即就也（杜本此）病未及死君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注】說文援引也枹擊鼓杖也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注】韋昭國語注華齊地不注山名按合下華泉觀之華泉蓋華地之泉杜注以華不注三字合爲山名非也伏琛齊地記不讀如跗跗注讀成十六年韎韋之跗注義同韓厥夢子輿謂己曰旦辟左右（石經及淳化本作旦餘刻本誤作且按韓厥夢當以夜故子輿告厥曰旦辟左右也且字無意義今从石經宋本改正）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注】方言寓寄也（杜本此）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注】素問注俛仰謂屈伸也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注】京相璠曰華泉華不注山下泉水也（水經注）驂絓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轏中【注】說文竹木之車曰棧字林曰臥車也按轏當爲棧杜注轏士車蓋取周禮巾車士乘棧車之義非本訓也詩有棧之車

傳曰棧車役車也亦與說文義通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注】說文縶馬絆也春秋傳曰韓厥執縶馬前（一本無馬字）讀若輒或从系執聲按穀梁傳曰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綦楚謂之踂衛謂之輒（一作縶）奉觴加璧以進【注】服虔引司馬法其有隕命以行禮如會所用儀也若隕命則左結旗司馬授飲右持苟壺左承飲以進（本疏）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注】韋昭國語注隱藏也（杜本此）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注】按春秋繁露竹林篇又云獲齊頃公斮逢丑父蓋公羊家言如此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注】按辟讀作闢孟子行辟人趙岐注辟除人使卑辟尊也惠棟云下云乃奔則辟讀當爲避與五年伯宗辟重同杜注訓爲避非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窌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注】賈逵云馬陘齊地也（史記集解杜取此）史記作馬陵徐廣曰一作陘于欽齊乘馬陵一作馬陘按虞喜志林馬陵在濮州鄄城縣東北六十里今考華泉徐關並在齊州與馬陵爲近當是此矣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注】說文甗甑也一曰穿也鄭衆注考工記云甗無底甑按杜注甗玉甑非是正義申杜更非且竹書紀年明言紀公之甗則非玉可知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注】

賈逵曰蕭附庸子姓史記集解公穀皆作蕭同姪子穀梁傳曰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晉世家作蕭桐姪子帝王世紀周封子姪之別為附庸也按今徐州蕭縣古蕭叔之國干寶曰蕭同叔子惠公之妻頃公之母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詁】服虔云欲令齊隴畝東行同上杜取此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鄭元周禮注引此先王作吾子蓋涉下文而誤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惟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詁】韋昭國語注闕缺也四王之王也樹德【詁】方言及高誘淮南王書注樹立也杜本此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詁】服虔云五伯謂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也詩疏杜取此勤而撫之以役王命【詁】高誘呂覽注役事也杜本此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詁】詩作敷政昭二十年同鄭元儀禮注云今文布作敷爾雅優優和也杜本此百祿是遒【詁】詩毛傳遒聚也杜本此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詁】易虞氏傳震動也師徒橈敗【詁】按漢書高帝紀集解食其謀橈楚權服虔云橈弱也服虔注此傳當亦同杜訓曲似回通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惟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詁】說文𤏡火餘也一曰薪也从火聿聲按杜注增一木字即與訓詁之義非甚今刊本並作燼玉篇𤏡同燼經典相仍作燼今不改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

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詁】服虔云今河南俗語治生求利少有所得皆云可用藉手矣本疏按杜訓藉為反回遠而復於寡君【詁】鄭元禮記注復白也杜本此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鄍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詁】高誘云軍司馬軍司空也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鄭本帥誤作師今校正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釋文作蜃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槨有四阿棺有翰檜【詁】馬融尚書注植在前為翰在兩旁按杜注翰旁飾蓋本此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詁】王符潛夫論曰華元樂呂厚葬文公春秋以為不臣按本作樂呂當以字近而誤魏志文帝紀又作樂莒又攷宣二年傳樂呂為鄭所獲不應尚存或其時宋贖華元樂呂亦同歸也據此則宣二年囚華元獲樂呂囚獲義皆互通杜注仍分囚為生獲獲為死得誤矣臣治煩去惑者也文選注引作治煩而去惑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九月衛穆公卒晉二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衛人逆之婦人哭於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殺御叔【詁】韋昭國語注云公子夏陳宣公之子御叔之父也為御叔娶鄭穆公少妃姚子之女夏姬也弒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詁】按連楚地名襄老當為此地之尹故以官稱之也楚

語有雲連徒洲漢書地理志長沙國連道縣唐時爲連州襄老死
於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
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對曰其信
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
戌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
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
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爲陽橋之
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
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
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
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詁世本郤豹生冀芮芮生缺缺生克
又云豹生義義生步揚步揚生蒲城鵲居鵲居生至以臣於晉晉
人使爲邢大夫詁賈逵云邢晉邑史記集解杜取此　子反請以重幣錮之
王曰止詁高誘呂覽注止禁止也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
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詁小爾雅蓋覆也杜本此　且
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弃之何勞錮
焉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
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
吾知免矣釋文一本無知字　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
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
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
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
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
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
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夫文
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

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
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
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
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詁服虔云
織紝治繒帛者詩疏說文紝或从任作集釋文作絍皆百人公衡爲
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
夫說宋華元陳公孫甯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
于蜀卿不書匱盟也詁詩毛傳匱乏也高誘淮南王書注同杜本此
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
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
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諸本作塈誤今改正詁詩毛傳
攸所也塈息也杜本此　其是之謂矣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
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詁說文宴安也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
居詁惠棟曰檀弓云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注云居讀爲姬姓之姬
齊魯之間語助也列子黃帝篇云關尹謂列子曰姬魚語女張湛
曰姬音居魚當作吾是居姬互訓蓋古音同也後之人必有任是
夫國棄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
夫爲政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
十人同者衆也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
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詁爾雅式用也杜本此　淫湎毀常王命伐
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
敗王略詁說文略經略土地也昭七年傳云天子經略定四年吾
子欲復文武之略並同按杜注云法度失之王命伐之告事而已
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詁爾雅克能也杜本此
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
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

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寗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鄭元禮記注引作王命委之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詁】說文籍簿書也杜本此

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鄤敗諸丘輿皇戌如楚獻捷　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　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詁】說文𢧵軍所獲也春秋傳曰以爲俘𢧵𢧵軍戰斷耳也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詁】詩毛傳紓緩也杜本此各懲其忿以相宥也【詁】韋昭國語注宥赦也杜本此　兩釋纍囚以成其好【詁】鄭元禮記注纍猶繫也杜本此　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詁】按宗職父職也荀首之父未嘗爲卿故罃止言嗣宗職杜注言嗣祖宗之位職疑誤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　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焉廧咎如潰上失民也　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後漢書注引作衛之于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詁】賈逵云初作六軍僭王也史記集解杜本此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詁】索隱騅諡文子按惠氏以爲出世本趙旃皆爲卿賞鞌之功也　齊侯朝于晉將授玉【詁】史記齊世家曰頃公十一年晉初置六卿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景公不敢當晉世家云景公十二年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景公爲王景公讓不敢王劭按張衡曰禮諸侯朝天子執玉既授而反之若諸侯自相朝則不授玉齊頃公戰敗朝晉而授玉是欲尊晉侯爲王太史公採其旨而言之惠棟按古玉字皆作王左氏傳多古字古言故玉从王今按春秋時諸侯相朝亦皆授玉成六年鄭伯如晉拜成授玉于東楹之東定十五年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皆諸侯相朝授玉之證平子之說未可信也至太史公尊王之語本不足憑正義駮之是矣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御人之笑辱也各本御譌作歸今从石經改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爲兩君之在此堂也　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己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　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　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

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詁詩毛傳字愛也杜本此 公乃止 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 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 晉趙嬰通于趙莊姬

五年春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 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 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餫諸穀詁說文野饋曰餫杜本此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穀梁作伯尊 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國語作朽壞韋昭注不言致失所爲而崩朽壞言崩也今按壞壞二字相近故說文釋崩字亦云山壞也宋槧本國語傳注並作朽壞宏治本同嘉靖本鄭而爲壞坊本因之恐誤 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詁說文縵繒無文也按周禮巾車卿乘夏縵此車蓋以繒爲車雖取其無文鄭元注夏縵亦五采畫無緣耳 疑非杜注蓋取說文然改繒爲車亦失本訓 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許靈公詁許史記鄭世家作鄦 公愬鄭于楚徐廣曰鄦音許按說文鄦炎帝太嶽之後甫侯所封在潁川从邑無聲讀若許是許乃後人省文後字當作鄦字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 宋公子圍龜爲質于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 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爲人辭以子靈之難釋文一本無之難二字子靈爲辭一本無爲辭二字 十一月己酉定王崩

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于東楹之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 二月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 取鄟言易也 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詁郡國志河南郡新城有鄤聚古鄤氏今名蠻中杜同此 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 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詁服虔云郇國在解縣東郇瑕氏之墟也水經注 說文郇周武王子所封國在晉地按郇郇瑕氏之地杜注郇瑕古國名不知郇瑕即郇國也僖二十四年咎犯與秦晉大夫盟于郇文十二年秦侵晉及瑕郇瑕二地相接亦可作一地司馬彪郡國志解縣有瑕城杜注解縣西北有郇城水經注引京相璠曰故瑕城在解縣西南是其證也二地連稱春秋時多有如解梁郫邵等皆取便俗耳水經注涑水又西逕郇城東北古郇國也汲郡古文晉武公滅郇以賜大夫原氏 沃饒而近鹽詁服虔云土田而有溉曰沃鹽鹽池也水經注杜取此 說文鹽河東鹽池袤五十一里廣七里周百十六里从鹽省古聲按衆經音義云天生曰鹵人生曰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詁詩毛傳覯成也覯遘同杜同此 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詁說文墊下也方言司馬彪注莊子並同 春秋傳曰墊隘隘陋也又

說文𩞁寒也或曰早霜讀若春秋傳墊阨阮臣古字通按杜注墊
隘羸困也于訓詁爲不通正義更屬曲說鄭元尚書注墊陷也陷
與下義並同於是乎有沈溺重膇之疾【詁】按埤蒼引左傳作尰云
與膇同兼經音義引釋名云下重曰尰今釋名無此語元應不知
何本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詁】水經汾
水出太原汾陽縣北至汾陰縣北注于河澮水出河東絳縣東西
至王澤注于汾杜本此 周書曰地有五形不通曰惡且民從教十世
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
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 六月鄭悼公卒
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 楚子
重伐鄭鄭從晉故也 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晉欒書救鄭與
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
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
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
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
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
軍師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
從衆【詁】鄭元禮記注盍何不也杜本此 子爲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
之佐十一人【詁】服虔云是時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荀庚將上軍
士燮佐之郤錡將下軍趙同佐之韓厥將新中軍趙括佐之鞏朔
將新上軍韓穿佐之荀騅將新下軍趙旃佐之疏本 其不欲戰者三
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
善鈞【詁】高誘淮南子注鈞等也杜本此 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
爲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
七年春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詁】李奇上林賦注振整
也爾雅旅衆也杜本此 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
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
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 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
師 夏曹宣公來朝 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詁】郡國志潁川郡
襄城有汜城杜同此 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
諸晉 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 晉人以鍾
儀歸囚諸軍府 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
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
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
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
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
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
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詁】王逸楚
辭章句愛財曰貪愛食曰惏方言貪殺也楚謂之貪惏殘也殺而
取其財曰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
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
【詁】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
偏杜本此 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
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於吳【詁】服虔云行人掌國賓客之禮籍
以待四方之使賓大客受小國之幣辭史記集解 吳始伐楚伐巢伐徐
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
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詁】
說文餞送去食也按餞字本訓當依說文杜注蓋本詩鄭箋文選
注引韓詩薛君章句送行飲酒曰餞是因詩飲餞于禰飲字隨文
爲義釋文獨毛詩箋云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曰餞是因顯父餞

之清酒百壺句隨文爲義皆非饒字本訓也杜于訓詁之義本不
精類此者極多姑附記于此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
德畏討無有貳心明刊本作二今从宋本改正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
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
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
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詩毛傳爽差也鄭箋極中也杜本
此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
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
猶之未遠■詩鄭箋猶圖也杜本此是用大簡■詩作大諫按杜訓
簡爲諫古義通周禮鄭司農注亦同　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
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
晉侵沈■地理志汝南郡平輿應劭曰故沈子國杜本此獲沈子揖
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
■爾雅遐遠也荀爽易注作用也杜本此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
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　聲伯如莒逆也
宋華元來聘聘其姬也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　晉趙
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賈服皆以爲成公之女本疏杜取此譖之于晉
侯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
公宮■詩毛傳畜養也杜本此以其田與祁奚■呂覽去私篇作祁
黃羊高誘注祁奚高梁伯之子祁黃羊也又云黃羊祁奚字韓厥
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
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釋文作哲周書
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秋召桓公來
賜公命　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
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對曰夫狡焉一說狡焉當屬
下句■高誘呂覽注狡猾也杜本此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

有唯然故多大國矣惟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按釋文閉一音
戶日反今攷閉字無此音當是本又作閇故有此反傳寫脫誤耳
況國乎　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　晉士燮來聘言伐郯也
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
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
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　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
媵之異姓則否■箴膏肓諸侯直云備酒漿何得有異姓在內穀梁
疏

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爲杞故也逆叔姬
爲我也釋文本或無爲字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
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詩毛傳競彊
也杜本此尋盟何爲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
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二月伯姬歸于宋　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
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
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
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釋文綠本又作祿■按詩鄭箋
綠當爲褖故作褖轉作綠字之誤也　晉人來媵禮也　秋鄭伯如
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郡國志上黨郡銅鞮劉昭注
引上黨記曰晉別宮墟闕猶有北城去晉宮二十里羊舌所邑杜同
此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
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
而縶者誰也■服虔云楚冠御覽杜取此獨斷引胡廣說曰南冠蓋楚
之冠秦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司馬彪莊子注縶拘也杜同此有司
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
泠人也詩疏引作伶人文選注同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

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
對之曰其為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
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
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
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韋昭國語注敏達也杜本此仁以
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
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
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
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
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
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
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玉篇蒯苦怪切草中為
索左氏傳曰無棄菅蒯下蒯字注云同上雖有姬姜無棄蕉萃■
詩東門之池正義引傳作憔悴淮南說林曰有榮華者必有憔悴
蕉萃猶憔悴也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秦人
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　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
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　城
中城書時也　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修好
結成
十年春晉侯使糴茷如楚■說文春秋傳曰晉糴茷報大宰子商之
使也　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　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
子如立公子繻史記索隱曰繻音須鄭氏曰亦作繻音訓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史記
鄭世家作惲索隱曰惲組粉反左傳作髡原按公穀皆作髡原今索隱云左傳本作髡原或因公穀本而誤也子如奔許
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
成焉晉侯有疾五月立大子州蒲■廣韻作舊名譜蒲云昔者周
穆王名蒲晉厲公名州蒲又有王孫蒲是名同不諱正義云據此

則為州蒲或作州蒲誤耳本疏按晉世家作壽曼十二諸侯年表同
是州蒲聲之轉其為蒲字無疑今據廣韻劉知幾改正釋文亦云
本或作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然盟于
修澤子駟為質辛巳鄭伯歸　晉侯夢大厲■服虔又以為公明
之鬼本疏按索隱引世本云公明生共孟及趙夙夙生成季衰而宣
二年左傳正義引世本又云夙為衰祖至晉語則云趙衰趙夙之
弟一人而世次不同且分作二代疑世本傳寫有誤今詳傳文及
服氏所言則公明當屬括之祖與晉語合杜預世族譜次系亦同
李頤莊子解曰死而無後曰厲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
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釋文一本無及字公懼入于室又
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
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
傷我焉逃之釋文懼傷我絕句焉徐于虔反一讀如字屬上句逃之絕句按焉字屬下句為允釋文一讀非其一
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賈逵云肓鬲也心下為膏杜注本取此
說文肓心上鬲下也春秋傳曰病在肓之下按尋賈義及說文應
云居肓之下膏之上今本上下字疑有脫亂釋文引說文作心下
鬲上誤賈服何休等亦皆以為膏雖凝者為脂釋者為膏其實凝
者亦曰膏故內則云小切狼臅膏則此膏為達心脂膏也醫至曰
疾不可為也■高誘淮南王書注為治也廣雅為瘉也瘉愈同在
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
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
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玉篇引左氏傳云將食脹
如廁云脹痛也或係舊注按脹即張之俗字陷而卒小臣有晨夢
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　鄭伯討立君者
戊申殺叔申叔禽君子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
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茷未反冬葬晉景公公送葬

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
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　郤犨來聘且涖盟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詁】賈逵鄭元皆云兄弟之妻相謂爲姒本杜疏取此　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爲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郤犨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詁】鄭元儀禮注及廣雅儷偶也本杜此　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詁】鄭元禮記注伉敵也本杜此　又不能字人之孤【詁】詩毛傳字愛也本杜此　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　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　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　秋宣伯聘于齊以修前好　晉郤至與周爭鄇田【詁】說文鄇晉之溫地春秋傳曰爭鄇田本杜此　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詁】鄭元禮記注撫猶有也廣雅同本杜此　蘇忿生以溫爲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氏卽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　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旣許晉糴茷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　秦晉爲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晉郤犨盟秦伯于河西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詁】詩毛傳質成也本杜此　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何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
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詁】薛綜東京賦注贄猶迎也　道路無壅諸本壅作雍今從石經宋本改正　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詁】爾雅庭直也殛誅也　俾隊其師【詁】詩鄭箋俾使也韋昭國語注隊失也本杜此　無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詁】高誘國策注聽受也本杜此　會于瑣澤成故也　狄人閒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詁】爾雅須待也　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詁】韋昭國語注況賜也貺當作況本杜此　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惟是一矢以相加遺【詁】詩毛傳遺加也　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世之治也諸侯閒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詁】漢書集注扞蔽猶言藩屏也　故詩曰赳赳武夫【詁】爾雅赳赳武也本杜此　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詁】小爾雅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倍尋謂之常本杜此　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詁】方言略強取也廣雅略取也本杜此　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

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　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詁五經異義左氏說脤社稷之肉盛之以蜃宗廟之肉名曰膰周禮鄭杜本此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詁按中與衷通孔安國尚書傳衷善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詁賈逵云晉大夫史記集解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勠力同心詁說文勠并力也从力翏聲惠棟曰戰國策勠力同憂高誘曰勠力也勉力也其字从力今諸本作戮誤詛楚文又作繆力蓋古字假借今按石經釋文宋本並作勠今據改又國語補音引舊康云勠音留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詁小爾雅集成也杜本此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詁詩毛傳草行曰跋杜本此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允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詁爾雅詢謀也杜本此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詁鄭元易注造成也杜本此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我死君釋文死我君本或以我字在死上詁惠棟曰按僖三十三年傳其為死君乎可謂死君乎尋文義當云蔑我死君鄭康成易注云蔑輕慢也今據釋文改正寡我襄公詁高誘呂覽注寡少也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詁廣雅撓亂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詁詩衛風來即我謀爾雅即尼也郭璞注尼近也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詁方言悛懌改也說文悛止也廣雅悛更也按義訓並通杜注本方言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詁郡國志河東郡聞喜邑有涑水杜同此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詁小爾雅夷傷也杜本此虔劉我邊垂別本作陲今从石經改詁方言廣雅並云虔殺也爾雅劉殺也杜本此我是以有輔氏之聚詁韋昭國語注聚眾也杜本此君亦悔禍之延詁爾雅延長也杜本此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詁釋文寡君讀者亦作寡人按上文云我是以有令狐之役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我是以有輔氏之聚此準上例則寡君當為衍字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昏姻也別本我下衍之字从石經刪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惟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釋文暱作昵詁何休公羊注疾痛也爾雅

暱親近也杜本此　寡人帥以聽命惟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甯諸侯以退豈敢徼亂■漢書業杜徼要求也　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服虔云佞才也不才者自謙之辭也本疏　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郤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罃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郤毅御戎欒鍼爲右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曹宣公卒于師■禮記檀弓曹桓公卒于會鄭注春秋成公十三年曹伯廬卒于師是也廬諡宣言桓聲之誤也　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地理志安定郡涇陽开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杜本此　迓晉侯于新楚釋文迓本又作訝　■爾雅迓迎也杜本此　成肅公卒于瑕　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能殺子印子羽反軍于市己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遂從而盡焚之殺子如子駹孫叔孫知　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古今人表作曹喜時師古曰即曹欣時也喜音許其反劉向新序作喜時按詩毛傳時善也欣時字子臧即此義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

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釋文強作彊　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衛侯享苦成叔■王符潛夫論曰苦城城名也在鹽池東北後人書之或爲枯齊人聞其音則書之曰車城其在漢陽者不喜枯苦之字則更書之曰古城氏　甯惠子相苦成叔傲五行志引作敖師古曰敖讀曰傲則此字古當作敖今姑仍之　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說文觵兕牛角可以飲者也从角黃聲其狀觵觵故謂之觵觥俗从光按此則石經字亦未从俗間有隸釋文處也又按詩良耜有觩其角則觩是角貌故范甯穀梁成七年傳展斛角而知傷亦云斛觩然角皃杜注云陳設之皃失之斛觩古字通　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五行志引作匪儌匪敖師古曰儌爲儌幸也　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　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衆經音義引字詁識記也識志字同杜本此　詩毛傳晦昧也婉順也按杜注言晦亦微也婉曲也並非義訓　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　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爲大子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惟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烏乎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寘諸戚■詩毛傳寘置也杜本此　而甚善晉大夫

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按劉向新序引作下不失節誤　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夏六月宋共公卒五行志作恭　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

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
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
罕侵楚取新石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redacted]詩毛傳庸用也
杜本此 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 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
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
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帶為太宰魚府為少宰蕩澤
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
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
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
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
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戌在桓氏
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
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 史記作司馬唐山按子山蓋即蕩澤蕩澤為司馬也唐蕩音同 書曰宋殺
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于睢上
[redacted]水經睢水出梁郡鄢縣東流至蕭縣南入于陂 華元使止之不
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
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 釋文
馳字絕句 騁而從之則決睢澨[redacted]王逸楚辭章句澨水涯也 杜本此 高誘
呂覽注決猶也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redacted]服虔
二云魚石奔故書以為四人非奔故不書 本疏 華元使向戌為左師老
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 晉三郤[redacted]賈逵云三郤錡郤犨
郤至 史記集解 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伯州犁奔楚 潛夫論作伯州黎 韓
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初
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redacted]家語載金人銘
有此二語說苑作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十
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 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
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
駟從楚子盟于武城 夏四月滕文公卒 鄭子罕伐宋宋將鉏
樂懼敗諸汋陂退舍於夫渠不儆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
懼宋恃勝也 衛侯伐鄭至于鳴雁 諸本作鴈今从說文石經改定 [redacted]郡國志陳
留郡雍縣留有鳴雁亭 杜同 酈道元云汳水又東逕鳴雁亭南左傳
衛侯伐鄭至于鳴雁者也為晉故也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
逞吾願[redacted]賈逵國語注逞快也 杜取此 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惟鄭
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
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
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
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
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
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redacted]正義曰詳者祥
也古字同爾雅祥善也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
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
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
我烝民[redacted]詩毛傳烝衆也 杜本此 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
害民生敦厖[redacted]詩毛傳敦厚也爾雅厖大也 杜本此 和同以聽莫不
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
而外絕其好瀆齊盟[redacted]崔憬易注曰瀆古黷字傳皆以瀆為黷按
虞翻易注黷亂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redacted]服虔以外
絕其好為刑不正邪也食話言為義不建利也疲民以逞為信不
守物也 本疏 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redacted]詩毛傳底至也 杜本
此 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 釋文一本無復字 姚句耳先歸子駟
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

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詁】淮南氾論訓作楚恭王戰于陰陵高誘注云恭王與晉厲戰于陰陵按陰鄢聲相近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詁】爾雅亟亦數也杜本此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惟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釋文杜本又作巧曰塞井夷竈【詁】毛傳夷平也賈逵云夷毀也衆經音義引國語注陳於軍中而疏行首【詁】司馬法曰凡陳行惟疏淮南王書疏隊而擊之高誘注疏分也晉楚惟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詁】爾雅佻偷也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晉語作譁【詁】鄭元周禮注囂讙也杜本此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鬭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詁】說文轈兵車高如巢以望敵也春秋傳曰楚子登轈車廣雅轈巢高也按今本作巢杜注巢車車上爲櫓今考說文櫓澤中守草樓也杜合轈櫓爲一恐非以誓晉軍子重使太宰伯州犂王符引作州黎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詁】王逸楚辭章句騁馳也杜注走也義亦同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詁】廣雅虔敬也杜本此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姚寬引作繁當賁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詁】服虔以此皆曰之文在州犂賁皇之下解曰州犂賁皇皆言曰晉楚之士皆在君側且陳厚不可當以爲州犂言晉强賁皇言楚强故云皆曰也本疏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詁】詩毛傳萃集也杜本此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詁】服虔云復反也陰盛于上陽動于下以喻小人作亂于上聖人興遺于下萬物復萌制度復理故曰復也同上曰南國蹙【詁】詩毛傳蹙促也鄭箋蹙蹙縮小之貌廣雅蹙縮也射其元王中厥目【詁】服虔以爲陽氣觸地射出爲射之象同上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詁】說文淖泥也衆經音義引倉頡淖深泥也杜本此乃皆左右相違于淖【詁】韋昭國語注違辟也杜本此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詁】說文掀舉出也春秋傳曰掀公出于淖廣雅掀擧也杜本此癸巳潘尪之黨釋文一本作潘尪之子黨按注云黨潘尪之子也則傳文不得有子字古本此及襄二十三年申鮮虞之傳摯皆無子字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詁】說文蹲踞也廣雅蹲聚也蹲蹲音義同杜本此鄭元音蹲才丸切宋本羣經音辨按養蓋所食采地郡國志潁川郡襄有養陰里水經注稱京相璠曰在襄城郟縣西南養水名也徹七札焉【詁】廣雅札甲也按徹七札言徹七重甲能陷堅也太元經元挽云比札爲甲是其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詁】說文弢弓衣杜本此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

問之以弓■穀梁傳云聘弓鍭矢㮚信曰古者以弓矢以聘問惠棟曰故左傳云楚子問郤至以弓曰方事之殷也■鄭元儀禮注殷盛也杜本此有韎韋■賈逵云一染曰韎按說文韎茅蒐染韋也一入曰韎與賈義同鄭箋亦用說文之跗注■賈逵服虔並云跗謂足跗注屬也跨而屬于跗周禮疏杜取此鄭元雜問志云韎韋之不注不讀如跗跗幅也惠棟曰不跗古字通見詩箋以跗注為不注者鄭所受春秋異讀也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按識與適同外傳作屬訓為適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胄■按杜注間近也今考莊九年昭廿六年杜注並云間與也則此傳亦宜訓與為是謂與于甲胄之事耳又高誘淮南注間違也則間無近義可知不敢拜命敢告不甯■詩毛傳不甯甯也劉炫以為楚王云無乃傷乎恐其傷也答云敢告不甯告其身不傷耳魏犨云不有甯也以傷為甯此與魏犨相似規杜本疏君命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使者■周禮大祝肅拜鄭司農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揖是也杜本此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詩毛傳從逐也杜本此其右茀翰胡曰韋昭國語注引作茀古字通諜輅之■說文諜軍中反閒也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惟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小爾雅薄迫也杜本此叔山冉古今人表作叔山舟一本仍作冉按舟當屬傳寫之誤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軍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晉語作王子發鉤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眾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

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鄭元儀禮注攝持也杜本此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說文榼酒器也詩鄭箋承猶奉也杜本此造於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廣雅御侍也杜本此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韋昭國語注免脫也杜本此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服虔云金創為夷本疏補卒乘繕甲兵■眾經音義引三蒼繕治也杜本此展車馬■周禮司市賈逵注展之言整也雞鳴而食惟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爾雅蒐聚也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詩毛傳固堅也杜本此蓐食申禱■爾雅申重也杜本此明日復戰乃逸楚囚■臣瓚漢書注逸放也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韓非子呂覽淮南王書史記說苑並作豎穀陽或作豎陽穀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釋文本或作君幼弱諸臣不佞■小爾雅佞才也杜本此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楚師還及瑕■京相璠曰楚地水經注同杜取此道元云瑕陂水又東南逕瑕城南左傳楚師還及瑕即此城也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史記王怒射殺子反與左氏異呂覽又云龔王斬司馬子反以為戮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宣伯通于穆姜■服虔云宣伯叔孫僑如史記集解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說文儆戒也春秋傳曰儆宮文選注

儆作警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　秋會于沙隨
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將新
軍且爲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redacted]馬
融論語注訴譖也訴愬同杜本此　晉侯不見公　曹人請于晉曰自
我先君宣公卽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redacted]詩毛傳弭止也按
杜注息也義亦同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鎭公子是大
泯曹也[redacted]李巡爾雅注泯沒之盡也詩疏　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
則有列諸會矣君惟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
之　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
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
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redacted]服虔以爲叔孫豹先在齊矣此時從國
佐在師子叔聲伯令人就齊師使豹豹不忘宗國聞白國佐爲魯
請逆本疏　按豹奔齊後生二子魯乃召之則服義爲長爲食於鄭郊
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釋文一本作聲伯而後食　諸
侯還于制田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redacted]河南
圖經鹿邑故城在今縣西春秋陳鳴鹿地太平寰宇記鹿邑縣有
鳴鹿臺在城內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
宋齊衛皆失軍[redacted]服虔以失軍爲失其軍壘本疏　曹人復請于晉
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
不出　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
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
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
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
公還待于鄆[redacted]京相璠曰公羊傳作運今東郡廩丘縣東八十里
有故運城卽此城也水經注杜同此　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
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

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弃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弃而
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
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爲讎治之何及郤犨
曰吾爲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
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
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
而弃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
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弃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冬
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redacted]按此書言諸大夫皆盟獨出叔孫僑
如使不在盟之列也吾友莊進士述祖云襄二十三年傳盟叔孫
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卽其事也故此云
出僑如而盟之義亦通僑如奔齊十二月季孫及郤犨盟于扈歸
刺公子偃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齊聲孟子通僑如使立於高國
之間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衞唐石經作遂奔衞今本並脫遂字　亦間於卿　晉
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redacted]韋昭國語注伐
功也杜本此　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
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
明不見是圖將愼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衞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
[redacted]郡國志潁川郡陽翟有高氏亭杜同此　夏五月鄭大子髡頑侯獳
爲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
鄭自戲童至于曲洧[redacted]水經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馬領山下入
于潁杜本此　注洧水又東逕新汲縣故城北縣置于許之汲鄉曲洧
城按卽春秋時曲洧　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
驕侈文選注引作奢無禮　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
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　乙酉同盟

于柯陵尋戚之盟也　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　齊慶克
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說文閎巷門也杜本此
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
人曰國子讁我■韋昭國語注讁譴責也杜本此　夫人怒國子相靈
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
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
咎奔莒高弱以盧叛■地理志盧屬泰山郡郡國志屬濟北國齊
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爲施孝叔臣施氏卜宰
匡句須吉■應劭風俗通曰匡魯邑句須爲之宰其後氏焉施氏
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爲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
叔曰子實吉對曰與能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
以爲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淮南王書聖人之于
道猶葵之與日也雖不能與終始哉其鄉之誠也葵猶能衛其足
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
諸侯還　初聲伯夢涉洹■水經洹水出上黨泫氏縣至內黃縣
北東入于白溝杜預之洹口也杜又引許慎說文呂忱字林並云
洹水出晉魯之間按杜注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至魏郡長樂
縣入清水與郭璞山海經注同或與已瓊瑰食之■說文瓊赤玉
也瑰玫瑰一曰珠圜好杜本同　泣而爲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廣
雅儀說也杜本此　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
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貍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
占也■服虔云聲伯惡瓊瑰贈死之物故畏而不言也疏引　今衆繁
而從余三年矣■詩毛傳繁多也杜本此　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
齊侯使崔杼爲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
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
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地理志清屬東郡應

劭曰章帝更名樂平杜本此　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釋文本作自鄢
陵　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韓非子引作胥僮晉語作胥之昧　以胥克之
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晉語作夷羊午宋本又作羊五　田五亦
嬖於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晉語作矯　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
一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
廢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
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
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
之■小爾雅嘗試也杜本此　郤子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
之信■說文覘窺也春秋傳曰公使覘之信　遂怨郤至厲公田與
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
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
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
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
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
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
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夷羊
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
結衽■說文衽衣裣也按杜注衽裳際也本鄭康成禮記注今攷
傳云結衽則誼當以說文爲是蒼頡解詁亦云衽裳際或云衣襟
也而僞訟者三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溫季
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
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
韓非子載厲公語曰吾一朝而夷三卿予不忍盡也惠棟曰周禮
凌人大喪共夷槃鄭氏曰夷之言尸也尸之槃曰夷槃古夷字作
𡰥與尸相近故或从尸或从夷也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

閒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爲卿公遊于匠麗氏史記作驪大戴禮記保傅篇作匠案外傳同明道本麗作酈按麗讀如酈食其之酈案漢麗音歷高陽聚名屬陳留可補陸音之闕[redacted]賈逵云匠麗氏公外嬖大夫在翼者史記集解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redacted]詩毛傳違去也杜本此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redacted]爾雅尸主也杜本此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　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諸本橐誤作橐從石經釋文改正　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爲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

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redacted]呂覽驕恣篇厲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劫而幽之三月而殺之按自十二月至正月內有閏月故云三月也淮南人間訓同晉語亦稱厲公三月殺賈誼書禮容篇厲公弒于東門按即翼東門也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惟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redacted]服虔云館舍也隱十一年疏杜取此辛巳朝于武宮[redacted]服虔本作辛未晉語亦作辛巳孔晁曰以辛未盟國入辛巳朝祖廟取其新也本疏逐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redacted]詩鄭箋菽大豆也故不可立　齊爲慶氏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王湫奔萊慶封爲大夫慶佐爲司寇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　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redacted]詩毛傳宥寬也杜本此節器用[redacted]賈子道術篇費弗過適謂之節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redacted]按外傳云彘恭子晉亦以采地爲氏魏頡趙武爲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爲大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爲司空使修士蒍之法弁糾御戎[redacted]晉語作欒糾韋昭曰晉大夫弁糾也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爲右司士屬焉[redacted]服虔以爲司士主右之官謂司右也本疏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史記晉世家作祁傒大戴禮記作祁傒呂覽作祈奚餘悉據云羊舌職說苑作羊殖殖稱舌職合聲魏絳爲司馬張老爲候奄鐸遏寇爲上軍尉籍偃爲之司馬[redacted]韋昭國語注籍偃晉大夫籍季之子籍游也按杜注偃籍談父與韋注舊說皆取世本世本言昭十五年正義知偃即籍游者孔子弟子言偃字子游是也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公如晉朝嗣君也　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redacted]賈氏又以爲諸歸有所自之國所自之國有力也本疏以惡曰復入釋文本或作以惡入曰復入[redacted]賈氏雖夫人姜氏之入皆以爲例如此甚多又依仿穀梁二云釋納者內難之辭本疏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

贊其政以間吾釁亦吾患也今將祟諸侯之姦■廣雅祟聚也披
杜注似回曲而披其地■說文披散也廣雅同按杜注披猶分也
義略同以塞夷庚■繁欽辨惑二云吳人以江海爲夷庚陸機辨亡
論二云庚皇輿于夷庚庚惠棟曰夷庚蓋通謂車馬往來之大道今按
夷平也庚道也古字庚與迒通薛綜西京賦注迒道也廣雅亦同
詩序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是皆訓庚爲道矣此傳云以塞夷庚
通謂車馬往來之平道杜注乃云吳晉往來之要道則似實有其
地似非也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
事晉何爲晉必恤之　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
謂晉於是乎有禮　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
之杞伯於是驟朝於晉而請爲昏　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
佐卒焉　八月邾宣公來朝卽位而來見也　築鹿囿書不時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　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
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爲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
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　晉
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
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
加敬焉禮也從之　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朾謀救宋也宋人辭
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於諸侯而先歸會葬　丁未葬
我君成公書順也

春秋左傳詁十一

陽湖洪亮吉稚存著

傳

襄公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redacted]詩毛傳登成也本杜此謂之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redacted]郡國志河東郡垣縣有壺丘亭同杜此鄭道元云清水又東南逕陽壺城東卽垣縣之壺丘亭晉遷宋五大夫所居也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爲討二月齊大子光爲質於晉　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redacted]賈逵云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謂帥宋衞滕薛伐鄭齊魯曹邾杞次于鄫故諸侯之師不序也入郛不書者晉人先以鄭罪令于諸侯故書伐鄭入郛既敗鄭不復告故不書本疏敗其徒兵于洧上[redacted]服虔云洧水名史記集解水經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地理志東南至長平入潁本杜此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衞侯次于戚以爲之援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redacted]郡國志呂留二縣屬彭城國同杜此鄭子然侵宋取犬丘[redacted]按犬丘當作太丘傳寫誤移點在上爾雅宋有太丘漢書郊祀志周顯王四十一年宋太丘社亡是也　九月邾子來朝禮也　冬衞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卽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鄭元周禮注引作大國朝焉小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redacted]韋昭國語注闕缺也禮之大者也

二年春鄭師諸本誤作伯今改正侵宋楚令也　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redacted]荀子曰萊不用子馬而齊并之楊倞注或曰正輿字子馬賂夙沙衞以索馬牛[redacted]按杜云索擇好者今攷索字無擇之義惟說文云擇柬選也索擇同音容古字通皆百匹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爲靈也　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郭璞爾雅注作使擇美檟[redacted]爾雅樹小而皮粗皵者爲檟以自爲櫬[redacted]說文櫬棺也下四年傳同杜本此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爲不哲矣釋文本作不爲哲矣且姜氏君之妣也詩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redacted]詩鄭箋烝進畀與本杜此以洽百禮降福孔偕周頌作皆[redacted]詩毛傳皆偏也本杜此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釋文任字絕句寡人也若背之是弃力與言釋文云服本作棄功其誰暱我免寡人惟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睔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爲政子國爲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會于戚水經注引作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惟鄭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惟寡君賴之　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　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楚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redacted]按顧棟高春秋大事表蕪湖爲程相去太遠今太平府當塗縣東北六十里有橫山橫與衡古通用似爲近之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redacted]賈逵云組甲以組綴甲車士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凡甲所以爲固者以盈竅也帛盈竅而任力者半卑者所服組盈竅而盡任力尊者所服馬融曰組甲以組爲甲裏公族所服被練以練爲甲裏卑者所服本疏呂覽有始篇邾之故法爲甲裳以帛高誘曰以帛綴甲卽被練是也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甲凡甲之

所以爲固以備禦也今寡備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寡備
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爲然高誘曰組甲以組連甲按賈氏之說蓋
本於此杜注以意爲之非是　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
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
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
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公如晉始朝
也　夏盟于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
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人將君是
望敢不稽首　晉爲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
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
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爲不協乃盟
于耏外■京相璠曰今臨淄惟有耏水西北入泲即地理志之如
水矣耏如聲相似道元云時即耏水也音而水經注　祁奚請老晉
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
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爲中
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
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
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服虔
云所舉三賢各能成其職事本疏詩毛傳物事也杜本此　能善舉也夫
釋文一讀夫爲下句首　惟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
焉　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
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　楚子辛爲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
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
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　晉侯之弟揚干史記作楊亂行於曲梁■
賈逵云行陳也史記集解杜取此　魏絳戮其僕■賈逵云僕御也同上杜取此
按史記魏世家魏絳僇辱楊干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

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
不辟難■賈逵云謂敢斬揚干之僕是不辟橫死之難本疏　有罪不
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
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爾雅斯此也杜本此
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晉語韓獻子爲司馬
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執而戮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夫軍
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韋昭注有死其事無犯其令是爲敬命惠
士奇曰韋注殖勝于杜　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
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
說文戉斧也从戈以聲司馬法曰夏執元戉殷執白戚周左杖黃
戉右秉白旄又說文鉞車鑾聲也从金戉聲詩曰鑾聲鉞鉞按以
鉞爲斧戉之戉經典承訛已久難以改正　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
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
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
之過敢以爲請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
韋昭國語注禮食公食大夫禮杜注略同　使佐新軍■服虔云於是魏
頡卒矣使趙武將新軍代頡升魏絳佐新軍代趙武也本疏　張老爲
中軍司馬士富爲候奄■晉語曰使范獻子爲候奄韋昭注獻子
范文子之族昆弟士富也按此則范氏有兩獻子　楚司馬公子
何忌侵陳陳叛故也　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
師伐許

四年春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繁陽■郡國志汝南郡宋公國有繁陽
亭杜同此　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惟知時
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
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
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　穆叔如晉報知

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
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
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詁鄭元儀禮注藉猶薦杜本此以辱吾子
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
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詩疏引此臣上有使
字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
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
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秋
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
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爲己樹六檟於蒲圃
東門之外詁說文檟楸也春秋傳曰樹六檟于蒲圃按襄二一年杜
注檟梓之屬今攷郭璞爾雅注楸細葉者爲檟又云大而皵楸小
而皵檟則檟訓楸較是匠慶請木季孫曰略詁方言略強取也杜本
此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詁高誘淮南書注御止也杜本此君
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冬公如晉聽政
晉侯享公公請屬鄫詁地理志東海郡繒故國禹後郡國志繒屬
琅邪國杜同此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
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於司馬爲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
闕而爲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　楚人使頓間陳而侵
伐之故陳人圍頓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
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
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
陳必弗能救是弃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
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玉篇引作竆詁說文竆夏后氏諸侯夷羿國
也羿亦古諸侯也一曰射師按窮應作竆咨古字通羿非定名著
射者皆謂之羿說文一云射師本疏羿是善射之號非人之名字

是矣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
詁淮南形墬訓弱水出自窮石高誘注窮石山名也在張掖北塞
水也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詁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爲先王
射官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本疏及書疏七不修民事風俗通引作不循民事而
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古今人表作柏因史記正義作柏姻熊髡尨圉古今人表作厖圉王符作
龍圉而用寒浞古今人表作韓浞水經注同詁郡國志北海國平壽有寒亭古寒
國浞封此杜同此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王符引作柏明氏伯明后寒弃
之王符引作柏明氏慝而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而
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詁按李善羽獵賦注虞與娛古
字通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詁方言悛改也
杜本此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
門靡奔有鬲氏詁郡國志平原郡鬲侯國夏時有鬲君滅浞立少
康杜同此水經注引作逃于鬲氏按竹書紀年夏后相八年寒浞殺
羿二十八年伯靡出奔鬲惠氏以爲靡未嘗事羿是也浞因羿室
生澆及豷詁說文春秋傳曰生敖及豷惠棟曰論語作奡尚書曰
無若丹朱傲劉向引作敖管子曰若敖之在堯說文引尚書作奡
云讀若傲論語奡盪舟以上說文是敖與奡通今傳作澆者敖澆音相
近師讀各異故也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
及斟尋氏詁賈逵云斟灌斟尋夏同姓也夏后相依斟灌而國故
曰滅夏后相也史記集解地理志北海郡壽光應劭曰古斟灌禹後今
灌亭是平壽應劭曰古斟尋禹後今斟城是也杜本此師古曰斟音
斟廣韻斟尋古國名玉篇作斟鄩處澆于過處豷于戈詁郡國志
東萊郡有過鄉按戈見哀十二年傳杜同此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
燼詁小爾雅燼餘也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
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
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詁高誘淮南王書注辛甲殷大

之號■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攸文本或作攸家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文選注兩引並無而字武不可重■服虔云重猶大也言武事不可大任本疏用不恢于夏家文選注引此用上有是字■廣雅恢大也杜本此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晉語作荐處貴貨易土■服虔云荐草也言狄人逐水草而居徙無常處同上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韋昭國語注聳懼也杜本此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高誘淮南王書注頓罷也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　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檀弓作壺駘鄭注云臺當爲壺字之誤也春秋傳作狐駘家語亦同郡國志魯國蕃下引作狐台狐與壺台與駘古字通■按狐駘杜注以爲魯縣南之目台亭今改目台即淮南子之目台山溜水所出杜說非也國人逆喪者皆髽■說文髽喪結女子髽衰弔則不髽魯臧武仲與齊戰于狐駘魯人迎喪者始髽按魯敗于邾非齊也說文徵引經典亦間有不合鄭衆以爲枲麻與髮相半結之本疏取此杜馬融以爲屈布爲巾高四寸著于頯上鄭元以爲纚而紒同上魯於是乎始髽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韋昭國語注朱儒短人也杜本此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

五年春公至自晉　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于戎也　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　穆叔覲鄫大子於晉以成屬鄫書曰叔孫豹鄫大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　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　秋大雩旱也　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爾雅頲直也廣雅侹直也鄭元曲禮注云頲直也按挺頲侹侹音義並同杜注蓋本此我心扃扃■按爾雅斤斤明察也斤與扃義亦同說文炯光也廣雅扃扃光也扃炯字同杜注略本爾雅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己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　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穆叔以屬鄫爲不利使鄫大子聽命于會　楚子囊爲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鄭衆周禮注庀具也杜本此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服虔云言子罕不阿同族亦逐樂轡以正國法忠之至也及樂轡射其門畏從華弱之罰復善樂轡如初是謂茹柔吐剛喪其志矣傳故舉之以明春秋之義善惡俱見本疏　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　莒人滅鄫鄫恃賂也　冬穆叔如邾聘且修平　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　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說文垔塞也尚書曰鯀垔洪水古文作㙐或从自作陻玉篇垔土也亦作堙又陻字注同垔是古字作垔今據改按玉篇引杜注尚作垔不容轉从俗　環城傅於堞■

說文堞城上女垣也今本作堞杜本此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
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
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
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陸氏附注云衎而字遷萊于郳釋文或作遷于郳萊衎字
■說文郳齊地春秋傳曰齊高厚定郳田按春秋莊五年郳犁來
來朝今說文不載始見經傳之郳疑非也高厚崔杼定其田
七年春郯子來朝始朝公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
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
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南遺爲費宰叔仲昭
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
季氏城費　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秋季武子如衛報子
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　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
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
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遊而曰好仁詩曰靖
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馬融尚書注靖安也詩
鄭箋介助也景大也杜本此　按服虔漢書注介大也則注此傳當亦
同又詩小明章毛傳介景皆大也則此介字當從毛服注爲得恤
民爲德正直爲正正曲爲直參和爲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
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宣子朝遂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
大夫　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
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
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
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詩毛傳委蛇行可從迹也按下云謂從者也則委蛇當從毛訓
爲是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廣雅衡橫也杜本此　折曲也　楚
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說文隔鄭地从邑爲聲春秋傳曰將

會鄭伯于隔而邑部仍收鄬字云地名从邑爲聲是鄬隔通也九
經字樣隔字注音韋鄭地名今經典多作鄬　鄭僖公之爲大子
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
及其元年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鄬
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鄵子駟使賊夜弒僖
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史記鄭世家曰子駟怒使厨人藥殺僖
公徐廣曰年表云子駟使賊夜弒僖公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
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
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
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
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　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
駟子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孫擊孫惡出
奔衛■賈逵云二孫子狐之子本疏取此杜　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
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
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
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
童子言焉將爲戮矣　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
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
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　莒人伐我東鄙以疆
鄫田　秋九月大雩旱也　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
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
之淸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左思魏都賦曰富人藏鏹職競弗羅張載引左傳亦作弗
羅　謀之多族■鄭司農周禮注百家爲族杜本此　民之多違事滋無
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
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爲
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

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
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
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闕之杖莫
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
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廣雅云匪彼也
杜本此 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騑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
告于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
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
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
男女不皇啓處諸本作遑今从宋本改正■爾雅注李巡曰啓小跪也杜本此 以
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薛綜西京賦注翦盡也詩毛傳廣
雅並云控引也杜本此 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卽其子弟夫人愁痛不
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
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釋文
曰一个石經作个淳化本俱作个傳杜同餘作个按古个字皆作介今从釋文讀作古賀切而不改字 告于寡君而
卽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惟
君圖之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
子賦摽有梅■詩毛傳摽落也杜本此 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
木諸本作臂今从梁經音辨改正 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
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
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
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

九年春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
大屋陳畚挶■說文畚蒲器所以盛糧也挶戟持也惠棟曰唐石
經作挶正義其字从手此賸說也漢書引此傳云陳畚輂輂音菊
輂梮同史記河渠書曰山行則挶韋昭云挶木器如今轝牀人擧
以行也然則輂與挶音義皆同故孔氏書正義以爲挶輂本一字
古篆變易形字體改易說者不同未知孰是今按說文木部無挶
字手部有挶字玉篇挶字注云輿食器也又土轝也此字或从木
林故玉篇收入木部正義引說文云云未爲無據惠氏斥爲賸說
過矣具綆缶■說文綆汲井綆也缶瓦器本疏 方言缶謂之瓿甌備
水器量輕重畜水潦■五行志引作畜師古曰畜讀作蓄知古本
作畜後乃加艸也今以漢書釋文改正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
火道使華臣具正徒漢書引作[illegible]正徒 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
右官■馬融論語注討治也杜本此 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
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鄖釋文本亦作員 命校正出馬■服虔云皇鄖
皇父充石之後十世宗卿爲人之子大司馬椒也本疏取此杜本世本皇
父充石戴公子傳十一年疏 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
守■賈逵云鉏吾太宰本疏取此杜 令司宮巷伯儆宮■說文儆戒也
春秋傳曰儆宮孫炎曰巷舍閒道也王肅云今後宮稱永巷二師
命四鄉正敬享石經初刻作令後改命按正義此三引傳文皆作命當作命字無疑諸本作令誤今从石經改正 祝宗用馬于四墉釋文墉本又作庸 祀盤庚釋文盤字又作般 于西門之外晉侯
問于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
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鄭司農云以三月本時昏心星
見于辰上使民出火九月本黃昏心星伏在戌上使民內火周禮疏
漢書五行志引作以出入火惠棟曰周毛伯鄭敦云毛伯內門立
中庭內讀爲入立讀爲位古文春秋公卽位爲公卽立出入火爲
出內火皆古文也尚書九江內錫大龜史記內作入是古入字皆
作內徐邈音內爲納非也是故咮爲鶉火心爲大火陶唐氏之火
正閼伯居商丘■服虔云商丘地名詩疏 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
因之■服虔云相土契之孫因之者代閼伯之後居商丘湯以爲
號同上 按本疏亦引服虔云相土居商丘故湯以爲天下號竹書紀

年帝相九年相居于斟灌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馬遂遷于商丘
太平御覽百五十五引世本相徙商丘本顓頊之墟又鄭元周禮校人
注引世本相土作乘馬古文土與土通又通作杜故荀子解蔽篇
云杜作乘馬也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五行志作亹■說文
閱具數于門中也廣雅閱數也杜本此必始於火是以曰知其有天
道也五行志引作是以知有天道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　穆姜薨于諸本誤作於從石經改東宮
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賈鄭先儒皆以為連山歸藏二易
皆以七八為占故云遇艮之八本疏杜取此服虔云爻在初六九三六
四六五上九惟六二不變連山歸藏之占以不變者為主周禮疏史
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虞翻注易隨卦曰隨陰隨陽謂
隨卦三陰皆隨陽故卦名隨惠棟曰陰隨陽猶婦隨夫故隨其出
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體之長也
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
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无
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
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服虔讀姣為放效之
效言效小人為淫本疏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
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秦景公使士
雅■說文春秋傳曰秦有士雅乞師於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
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
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
■說文穀可收曰穡詩毛傳種之曰稼斂之曰穡按杜蓋本此然
攷稼穡曰農究屬未安商工皁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
以為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
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君明臣

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
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於武城以為秦援秦人
侵晉晉饑弗能報也　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
皇鄖從荀罃士匄門于鄟門釋文本亦作專■廣雅門守也衞北宮括曹
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
門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于汜令於諸侯曰修器
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服虔以為放鄭囚本疏
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
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賈
逵以為三分四軍為十二部鄭衆以為分四軍為三部本疏按杜從
鄭說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
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小爾雅廣言艾止也按杜注艾息也
義亦同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
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公子發公
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
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晉命是聽而或有異
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兩大國之間大
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
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
惟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
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
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
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
豈惟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　晉人不得志
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釋文閏月依杜讀為門五日
戊寅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還■服虔云參南曰陰口者水

口也水經注 水經注淯水又東逕陰阪北水有梁焉俗謂是濟爲參
辰口左傳襄九年晉伐鄭濟于陰阪次于陰口而還是也參陰聲
相近蓋傳呼之謬耳又晉居參之分實沈之土鄭處大辰之野闕
伯之地單師所次故濟得其名也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
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
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
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詁】賈服說皆
以爲人君禮十二而冠宋書禮志 五經異義春秋傳說歲星爲年紀十
二而一周於天天道備故人君子十二可以冠自夏殷天子皆十
二而冠通典 按說文云元氣起于子子人所生也男左行三十女右
行二十俱立于巳爲夫婦褱妊于巳巳爲子十月而生男起巳至
寅女起巳至申故男年始寅女年始申也今攷高誘淮南王書注
云三十而娶者陰陽未分時俱生于子男從子數左行三十年立
于巳女從子數右行二十年亦立于巳合夫婦故聖人因是制禮
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其男自巳數左行得寅故人十月而生
于寅男子數從寅起女自巳數右行亦十月而生于申故女數從
申起歲星十二歲而周天天道十二而備故國君十二歲而冠冠
而娶十五生子重國嗣也故不以制按高注與說文略同疑此段
淮南王書本係慎所注或宋以後本混入誘注也禮也君可以冠
矣大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
樂節之【詁】五經異義公冠記無樂春秋傳說君冠必以金石之樂
節之謹按人君饗有畢樂而云冠無樂非禮義也政和五禮新儀 以先君
之祧處之【詁】服虔云曾祖之廟曰祧宋本禮記疏 又云祧謂曾祖之廟
也春秋疏 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
諾公還及衞冠于成公之廟【詁】服虔云成公衞曾祖故以祧爲曾
祖廟時不冠于衞之始祖以非己廟故也假鍾磬焉禮也　楚子

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
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惟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
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詁】服虔云質誠也無中心誠之
信故神弗臨也本疏 廣雅質主也杜本此 神弗臨也所臨惟信信者言
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詁】詩毛傳蠲絜也杜本
此 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楚莊夫人卒
王未能定鄭而歸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
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
無貪民祈以幣更【詁】呂覽二月紀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
皮幣高誘注更代也以圭璧代犧牲也按杜注蓋本此惠棟云周
禮女祝掌以時招梗襘禳之事云此傳更亦當讀爲梗恐于上下文
義不合今不取 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釋文本亦作朞
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十年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詁】服虔云壽夢發聲吳蠻夷言多發
聲數語共成一言壽夢一言也經言乘傳言壽夢欲使學者知之
也本疏 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
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衞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
將不免乎【詁】服虔云免脫也言將不脫罪禍不以壽終也傳舉此
者爲十九年齊殺其大夫高厚二十五年崔杼弒其君光起本也
御覽杜取此 夏四月戊午會于柤　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
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
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
郰人紇【詁】唐石經及釋文宋本並作郰酈元引作鄹惠棟云聚字
古或省文作取說文郰魯下邑孔子鄉从邑取聲 抉之以出門者
【詁】服虔云抉撅也舉以木撅扶縣門使舉令下容人出也門者下
屬爲句本疏 狄虒彌古今人表作狄斯彌 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詁】

廣雅櫓楯也鄭元禮記注櫓大楯也杜本此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
隊■國語百人為徹行行頭為官師賈逵云百人為一隊也官師
隊大夫也杜取此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堇父
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
其斷以徇於軍三日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
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几釋文机本又作几今據改■說
文几踞几也出於其閒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
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文選注引作牽率以至于此既無武守
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說文羸瘦也
玉篇弱也病也瘦也劣也高誘淮南王書注亦曰羸劣人也可重
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
受矢石■服虔云古者以石為箭鏃引國語有隼集于陳侯之庭
楛矢貫之石砮以證石為箭鏃本疏按說文旝建大木置石其上發
以機以追敵也墨子云備城者積石百枝重十鈞以上者成二年
傳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是將守戰用石之證服矢以矢石
為一泯矣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
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
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
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莊子湯有桑林之舞司馬
彪注桑林湯樂也按宋承殷之後故得用桑林杜注殷天子之樂
名蓋亦取諸此皇甫謐云殷樂一名桑林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
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
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
桑林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
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閒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
偪陽妘姓也■說文妘祝融之後姓也世本是祝融之孫陸終第

四子求言之後為晉所滅子孫因氏焉高誘淮南王書注云天子
不滅姓古之政也杜本此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按霍人
即地理志太原郡之葰人史記樊噲傳攻霍人張守節云即葰人
也古字通杜預劉炫以為即霍邑誤禮也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
為右生秦丕茲釋文一本作秦不茲家語秦商字不慈按左傳凡丕字皆作平惟此唐石經釋文並不誤事仲
尼　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庚午圍宋門于桐門晉
荀罃伐秦報其侵也衞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衞不然
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
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
故鄭皇耳帥師侵衞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
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
也大夫圖之衞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　秋七月楚子囊
鄭子耳侵我西鄙諸本侵伐今从宋本改正■服虔云不書諱從晉不能服
鄭族復為楚鄭所伐恥而諱之也本疏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
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詩毛傳競彊
也周猶不堪競況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　莒人閒諸侯之
有事也故伐我東鄙　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
長於滕己酉師于牛首　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
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唐石經曰爾車多非
禮也按注當有多字遂弗使獻初子駟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
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
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
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
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子
西聞盜不儆而出尸而追盜盜入于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
用多喪子產聞盜■史記鄭世家曰子產者鄭成公之少子也蓋

承世本之誤韋昭國語注公孫成子子產謚鄭穆公孫子國子爲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服虔云鄭書世難父死子代今子孔欲擅改之使以次先爲士大夫乃至王難也本疏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釋文還本又作環鄭元儀禮注古文環作還哀二年傳還公宮同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說文右助也杜本此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篳門圭竇之人■說文篳藩落也春秋傳曰篳門圭窬窬穿木戶也按今本圭作閨窬作竇說文竇空也杜預閨竇小戶則杜時本尚作竇可知又圭字从

鄭氏禮記注改正禮記儒行正義曰左傳作竇謂門旁小戶文選注引左傳亦作篳門圭竇竇字相沿已久恐傳本不同今姑仍之惠氏又引鄭氏禮記注曰篳門荊竹織門也圭竇窬實同物同音而皆陵其上其難爲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圭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篳門圭竇乎惟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爲卿士以相王室■按靖靜古字通謚法解柔德考衆曰靜恭己鮮言曰靜寬樂令終曰靜

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說文閎巷門也李巡爾雅注同詛諸五父之衢■鄭元周禮注盟詛主于要誓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舍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埸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郡國志潁川郡長社有向鄉杜同

此酈道元曰長明溝東逕向城北城側有向岡諸侯伐鄭師于向者也右還次于瑣【注】郡國志河南郡苑陵有瑣侯亭杜同此 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注】京相璠曰鄭地也酈道元言濟水滎澤中北流至衡雍西與出河之濟會出河之濟即陰溝之上源也濟隧絕焉故世亦或謂其故道爲十字溝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愼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諸本誤作壅从釋文改正 毋保姦【注】說文廣雅宲藏也宲保字同杜本此 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愼司盟【注】服虔云二司天神司愼察不敬者司盟察盟者是爲天之司盟也禮記疏杜取此 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注】以上實十三國服虔云晉主盟不自數本疏 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釋文俾本又作卑【注】廣雅踣敗也杜注略同 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大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 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 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注】服虔云三師鐘師鎛師磬師謂悝能鐘觸能鎛蠲能磬也本疏 廣車軘車【注】鄭元云廣車橫陳之車也服虔云軘車屯守之車也本疏 說文軘兵車也杜本此 淳十五乘【注】按儀禮鄉射禮二算爲純淳純古通故杜注云淳耦也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鎛磬【注】五經要義鐘磬皆編縣之二八十六而在一虡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春秋傳曰歌鐘二肆此之謂也說文鎛鎛也杜本此 女樂二八【注】王逸楚辭章句曰二八二列大夫有一列之樂韋昭云八人爲列備八音也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注】服虔春秋左氏膏肓釋疒云漢家郡守行大夫禮鼎俎籩豆工歌縣續漢書補注 蔡育云大夫士無樂小胥云大夫判縣士特縣者小胥所云娛身之樂及治人之樂則有之也故鄉飲酒有工歌之樂是也說題辭云無樂者謂無祭祀之樂故特牲少牢無樂禮記疏宋本大 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注】服虔云八年從四年以來至十一年也九合諸侯者五年會于戚一也其年又會于城棣救陳二也七年會于鄬三也八年會于邢丘四也九年會于戲五也十年會于柤六也又戍鄭虎牢七也十一年同盟于亳城北八也又會于蕭魚九也本疏及史記集解 外傳作七合下同按韋昭注七合不數城棣及虎牢二會 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樂旨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注】應劭漢書注攸所也杜本此 便蕃詩小雅作平平正義引服虔云平平辯治不絕之貌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注】惠棟曰周書程典云於安思危於始思終於邇思備於遠思近於老思行不備無違嚴戒今按楚策虞卿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曰於安思危虞謂春秋即左傳也虞卿傳左氏春秋于鐸椒轉授荀卿然則左傳居安當作於安也又按文選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曰於安思危以遠悔吝呂氏春秋慎大覽亦云故賢王於安思危蕭該引書成句高誘淮南子書注亦作於安思危居於聲相近於古字通亦不必改从於也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

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臧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御之諸本作禦從釋文宋本改正　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括地志洛川陽翟縣古櫟邑也按陽翟屬鄭即傳所云鄭京櫟杜注以爲晉地誤

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鐘以爲公盤　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　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爲諸姬臨於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　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揚梁諸本揚誤楊从石經訂正■郡國志梁國睢陽有楊梁聚京相璠曰宋地鄽道元云今睢陽南東二十里有故楊梁今日楊亭也俗名之曰陵城非北去梁國八十里杜同此　按呂覽行論篇宋殺文無畏于楊梁之隄即此以報晉之取鄭也　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　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　秦嬴歸于楚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禮也

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　夏邿亂分爲三師救邿遂取之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　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周書大聚篇十夫爲什以年爲長即什吏也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汏汏字从石經改定■按楊倞荀子注汏侈也李賢注後漢書亦同忕汏古字通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尙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廣雅農勉也書洪範云農用八政管子大匡篇耕者下力不農有罪無赦按並與此義同宋本作展力石經初刻亦作展皆後人臆改不足據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恆必由之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河上公老子注又云不穀喻不能如車轂爲衆轂所湊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宏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惟是春秋窀穸之事■說文窀葬之厚夕春秋傳曰窀穸從先君于地下又穸字下云窀穸也晉語窀厚也杜本此　惠棟曰孔宙碑作屯夕說文無穸字明不从穴也今按正義云云古字作屯夕後加穴以窀穸爲墓穴是也後漢書張奐傳云幸有前窀朝殯夕下更是一證又說文穴部穸字即在窀字之下而惠云無穸字何邪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　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爲三覆以

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弔【詁】賈逵曰問凶曰弔史記集解按杜注似迂曲賈義為長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　冬城防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　鄭良霄大宰石㚟猶在楚石㚟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詁】國語引大誓曰朕夢協于朕卜襲于休祥禮記曰卜筮不相襲注云襲因也惠棟曰襲與習通周禮大司徒屬胥各掌其所治之政襲其不正者康成曰故書襲為習是習為古文襲左氏从古文故以習為襲也哀十五年傳云卜不襲吉注云襲重也金縢云乃卜三龜一習吉又鄭注士喪禮云古文習為襲是襲與習通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偪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釋文本或作何用之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詁】服虔云愈猶病愈本疏楚人歸之

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詁】徐邈曰務莫侯反釋文禮說云務與牟古音同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詁】周語堯遭洪水使禹治之共之從孫四岳佐之主賜姓曰姜賈逵云共共工也從孫同姓末嗣之孫四嶽官名大嶽也主四嶽之祭焉姜炎帝之姓其後變易至于四嶽帝復賜之祖姓以紹炎帝之後本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詁】漢書地理志敦煌郡敦煌杜林以為古瓜州地生美瓜水經注引杜林云敦煌古瓜州也杜本此乃祖吾離被苫蓋【詁】說文蓋苫也苫蓋也按爾雅蓋謂之苫說文本此杜注蓋苫之別名亦用爾雅及說文義蒙荊棘【詁】方言蒙覆也杜注略同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詁】說文腆多也小爾雅腆厚也杜本此與女剖分而食之【詁】說文剖判也廣雅剖半也杜注略同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泄文選注引作渫从舊本改正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詁】小爾雅詰朝明日也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詁】爾雅蠲明也杜本此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冑也【詁】廣雅裔遠也王逸楚辭章句冑後也杜本此毋是翦棄【詁】高誘呂覽注翦除詩鄭箋翦割截也下同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嘷【詁】說文嘷咆也廣雅嘷鳴也按嘷獆古字通我諸戎除翦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詁】廣雅亢當也高誘淮南王書注亢當也亢伉字同杜本此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詁】詩毛傳角而束之曰掎廣雅曰犄掎也與晉踣之【詁】說文踣僵也春秋傳曰晉人踣之杜本此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逷【詁】爾雅逷遠也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瞢焉【詁】說文瞢目不明也从苜从旬旬目數搖也按杜注瞢悶也或以音同借作悶字今攷廣雅小爾雅韋昭國語注皆云瞢慙也此傳瞢字亦當訓慙為是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釋文愷作凱於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　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詁】服虔云宣公曹伯廬也以魯成公十三年會諸侯伐秦卒于師史記集解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詁】服虔云曹君公子負芻也負芻在國聞宣公卒殺大子而自立故曰不義之也同上將立子臧【詁】服虔云子臧負芻庶兄同上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詁】王肅云義宜也嫡子嗣國得禮之宜同上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

而耕乃舍之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詁】地理志安定郡涇陽开頭山在西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杜本此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詁】服虔云中牃以上為厲詩疏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詁】服虔云不得成戰陳之事本疏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惟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惰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文選注引無其字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汏乎對曰然欒黶汏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文選注引作伯可以免其身禍在盈也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文選注怨作惡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詁】服虔云旰晏也同上杜取此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史記作不釋射服與之言【詁】服虔云從公于囿同上杜取此二子怒孫文子如戚【詁】服虔云孫文子邑也同上杜取此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

為之【詁】賈逵云樂人史記集解杜取此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蘧伯玉家語作璩淮南王書同【詁】賈逵云伯玉衛大夫同上高誘呂覽注伯玉衛大夫蘧莊子無咎之子瑗謚曰成子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鄄使子行于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詁】水經注引作柯澤按莊十三年公會齊侯于柯杜注此柯今濟北東阿齊之柯邑猶祝柯今為祝阿元和郡縣志東阿春秋時齊之柯地是也杜注同鄄人執之【詁】服虔云執追公徒者公如鄄故鄄人為公執之本疏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釋文或一讀射而禮乎射兩軥而還【詁】說文軥軶下曲者服虔云軥車軛也詩疏杜取此又云車軛兩邊叉馬頸者釋文及春秋疏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保師而蔑之石經保師磨改作師保誤今从初刻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二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詁】釋文厚本或作郈世本曰魯孝公生惠伯革其後為厚氏魯語魯文公欲弛郈敬子之宅韋昭注郈敬子魯大夫郈惠伯之後元孫敬伯同也昭二十五年傳云季郈之雞鬭徐廣史記注曰一本作厚惠棣曰呂氏春秋有郈成子與右宰穀同時以傳攷之即厚成叔也世本作厚內傳作郈禮記又作后左傳或作厚或作郈字異而實同高誘曰郈氏惠伯華之後以字為氏因為郈氏郈

戚子郈穀子圍之子郈貢孫也古今人表有厚昭伯衞古曰郈郈
昭也按世本作惠伯革鄭氏禮記作章高郈又作郈未詳孰是杜弔于衞■賈逵云閔凶曰弔
下有君不弔同史記集解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文選
杜引作境■廣雅越遠也本杜此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
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趙岐孟子章句敏達也本杜此君不
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泄其若之何衞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
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弃之以爲君憂君不忘先
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
命語臧武仲曰衞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
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郲寄衞侯及其復也以郲糧
歸右宰穀從而逃歸衞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余狐裘而羔
褎諸本作袖从釋文改正乃赦之衞人立公孫剽■按史記衞世家曰孫文
子甯惠子共立定公弟秋爲衞君是爲殤公徐廣云世本曰殤公名焱又云衞
殤公會晉平公平公執殤公與甯喜而復入衞獻公與左傳異案
隨曰左傳作剽古今人表作焱晉音相亂字改易耳今孜秋字畫
卽焱字之誤高誘呂覽注又引作剽剽焱皆音同字也又按呂
覽似順論慎小篇引此又作立公子黚孜黚乃悼公之名呂覽誤
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衞侯在郲臧紇如齊唁衞侯與
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衞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
何以復國釋文唁本作喭音唁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
其人曰衞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　師歸
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高誘呂覽注
成國千乘之國也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生
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
舍之　師曠侍於晉侯■王逸楚辭章句曰師曠聖人字子野生
無目而善聽晉侯曰衞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

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
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釋文仰本亦作卬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
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劉向新
序及說苑皆引作困民之性乏神之祀按今刊本主字疑乍字之
譌生性古字同周禮掌五土之物生杜子春讀爲性是也乏祀釋
文本或作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
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
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
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
爾雅匡正也本杜此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
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
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
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
其使一人肆於民上文選注引無其字以從其淫釋文本或作淫而弃天地之性
新序引此性下有乎字必不然矣　秋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
伐吳■漢書地理志臨淮郡堂邑郡國志春秋時曰堂按卽昭二
十年棠君尚之棠棠堂古字通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爲不能
而弗儆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
楚公子宜穀　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
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詩疏引此作佐我先王王室之不
壞緊伯舅是賴■賈逵云舊本及賈氏皆作壞本疏說文壞敗也釋
文緊本作繄解曰繄是也緊繫也繄特也王室之不壞繄柔諸侯特
業書相之匡正也本疏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
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　晉侯問衞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
而定之衞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
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

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　范宣子假羽毛於齊■廣雅析羽爲旌杜本此　而弗歸齊人始貳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呂覽高義篇子囊伏劍而死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服虔云逸詩也都人士首章有之詩疏鄭元禮記注曰此詩毛氏有之三家則亡惠棟曰西漢毛詩不列于學官故服氏謂之逸詩

春秋左傳詁十二

陽湖洪亮吉稚存著

傳襄公二

十五年（明刊本作十有五年，誤；今从宋本削有字）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閒【詁】方言閒非也按杜無注正義云閒非也卽本此　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　楚公子午爲令尹公子罷戎爲右尹蔿子馮爲大司馬公子櫜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屈到爲莫敖公子追舒爲箴尹屈蕩爲連尹【詁】服虔云連尹射官言射相連屬也（本疏）養由基爲宮廄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詁】說文覦欲也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茷師慧二月（淳化本作二月，誤）公孫黑爲質焉司馬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鄭人醢之三人也　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郛　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爲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詁】世本晉悼公子舒鮑無終遂不克會　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蟜送葬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高誘淮南王書注引作若予）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詁】孔安國書傳攻治也（杜本此）富而後使復其所【詁】服虔云富實玉得富（周禮疏杜取此）　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

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卽位羊舌肸爲傅張君臣爲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史記作欒逞年表亦同）士鞅爲公族大夫虞丘書爲乘馬御改服修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湨梁命歸侵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詁】爾雅類善也呂覽重言篇引高宗之言余惟恐言之不類也荀子儒效篇其言有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詁】爾雅庭直也按此與隱十年傳同　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爲夷故也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楊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詁】水經注云京相璠曰昆陽縣北有蒲城蒲城北有湛阪者是應劭曰湛水出犨縣北魚齒山西北東南流歷魚齒山下爲湛浦今水北悉枕翼山阜于父城東南湛水之北山有長阪蓋卽湛水以名阪故有湛阪之名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詁】戰國策楚不守方城之外高誘曰方城楚塞也外北也復伐許而還　秋齊侯圍郕孟孺子速徼之（釋文速本又作遫遫同）【詁】廣雅遬速也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　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閒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按詩作祈父祈圻古字通）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

匈在此敢使會無燭乎[redacted]賈逵曰燭光也杜注燭炬也亦同

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卑宋也　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毁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訽之[redacted]說文訽謑詬恥也或从句廣雅訽罵也杜本此　曰親逐而君爾父爲厲說文作厲引作[redacted]詩毛傳及廣雅厲惡也案此謂孫林父之人衆半在其于云厲惡人也案杜注厲惡鬼也今孫林父尚在衛之者不得斥其惡耳不應即謂之鬼杜注非也襄二十六年傳注亦同是之不愛而何以田爲

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　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redacted]郡國志泰山郡鉅平有陽關亭杜注同　至于旅松郰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redacted]服虔云弔生曰唁以生見獲故唁之也杜注同　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redacted]服虔云言君賜已不終欲來唁之是惠賜也令己無死不以禁惡言己不終是不終也杜本疏　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說文抉本作釋音半　而死[redacted]說文抉挑也　冬邾人伐我南鄙爲齊故也　宋華閱卒華臣弱皋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redacted]說文鈹大鍼也一曰劍如刀裝者又云鈹有鐔也案此則鈹兼劍屬杜無注故采說文補之　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皋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五行志引傳作說其妻　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五行志引作欲逐之　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redacted]服虔云蓋覆蓋之言左師覆蓋之志而蓋不義之人故尤之疏本　左師爲己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redacted]服虔云策馬捶也自爲短策過華臣之門助御者擊馬而騁惡之甚也同上　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redacted]說文瘈狂犬也春秋傳曰瘈犬入華臣氏之門案今本作瘈說文瘈小兒瘈瘲病也此非其義當從瘈爲是漢書五行志及字林亦皆作瘈廣雅瘈狂也瘈說文同呂覽首時篇鄭子陽之難猘狗潰之義亦同　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redacted]惠士奇曰詩大明篇正義引云澤門之皙說氏釋文云本作皋者誤也案古皋澤字相同孫叔敖碑云收九皋之利韋昭以爲澤字但皋爲白下本本四下卒本一字漢碑从四下羊者誤服虔讀宮注云皋澤也詩鶴鳴于九皋王仲任薛夫子皆以爲九折之澤諸侯本有皋門何獨宋不然也今案如惠氏所言皋門爲諸侯宮門外名似非人臣所居之地杜注指爲宋東城南門或非無據與孟子所云垤澤之門也　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溼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redacted]廣雅區區小也　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衛本作縗記及後漢書注改正　苴絰帶杖菅屨食鬻後漢書注作食鬻　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大夫

十八年春白狄始來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留字从卯書改正[redacted]地理志上黨郡領長子屯留二縣杜本此釋文純地理志作屯留爲曹故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redacted]戴顏隊也文選注　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皋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redacted]說文珏二玉相合爲珏或从㱿杜本此　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弃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惟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湨梁之言同伐

齊齊侯御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京相璠曰平陰齊地也
在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十里水經注杜同此惟云在縣東北非酈道元云平陰城
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齊侯塹
防門即此也其水引濟故瀆尚存今防門北有光里齊人言廣音
與光同即春秋所謂守之廣里者也郡國志濟北盧縣有平陰城
有防門有光里案京相璠亦云防門北有光里杜注殊屬臆說夙
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
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
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
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京相璠曰巫
山在平陰東北水經注杜同此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
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
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
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
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爾雅般還也郭璞注引左傳
曰般馬之聲案班般還古字通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
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國語賈注闕地通路曰隧廣雅隧
道也隧隥同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
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說
文脰項也案杜注脰頸也用鄭元何休說義略同曰止將爲三軍
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爲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
之釋文弛本又作施音同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于中
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
京茲■郡國志濟北國盧縣有京茲山杜同此乙酉魏絳欒盈以下
軍克邿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呂覽
慎大篇云齊達子帥其餘卒以軍于秦周高誘注秦周齊城門名
也惠士奇曰秦周魯大夫失之伐雍門之
萩■戰國策孫子謂田忌曰使輕車銳騎衝雍門高誘注雍門齊
西門名也說文萩蕭也案爾雅云蕭萩即此酈道元引此作萩今
攷玉篇音且留切蕭也並引傳文又七肖切知舊本又有作萩者
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橁以爲
公琴■說文橁杶也夏書杶榦栝柏即此玉篇杶木似樗樗惡木
也案橁可爲琴必非惡木蓋狀似之耳惠士奇曰琴頌琴也頌與
公古字通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
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驂
迫還于門中以枚數闔■說文枚榦也可爲杖案杜注杖馬檛蓋
隨文爲訓爾雅闔謂之扉鄭元禮記注用木曰闔齊侯駕將走郵
棠太子與郭榮扣馬曰■說文扣牽馬也廣雅扣持也師速而疾
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
之將犯之大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釋文濰本又作維
■水經濰水出琅邪箕縣濰山過都昌縣東入于海沂水出泰山
蓋縣艾山過下邳縣西南入于泗杜本此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
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
宜揚从石經宋本改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
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
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
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
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于汾■
郡國志潁川郡襄城縣有汾丘城杜同此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
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
會楚師楚師伐鄭次于魚陵右師城上棘■水經注潁水又逕上
棘城西遂涉潁次于旃然■郡國志河南郡成皋有旃然水水經

荏叔受辦然水杜同此　蔿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
梁■郡國志潁川郡陽翟有雍氏城杜同此　右回梅山■郡國志河
南郡密有梅山杜同此　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
于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下■郡國志襄城有魚齒山杜同此　甚雨
及之■惠棟曰甚古文湛字見詛楚文莊子天下篇云沐甚雨櫛
疾風崔譔本甚作湛音淫甚雨猶久雨也或曰檀弓云雨甚至甚
當讀如字亦通今案惠說未諦檀弓雨甚至乃一句至謂門人至
也以二字連讀疏矣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
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服虔云北風夾鍾無射以北南風
姑洗南呂以南周禮疏　又云卯酉以北律呂爲北風以南爲南風本疏
南風不競多死聲■服虔云南風律氣不至故死聲多同上　又云吹
律而言歌風者出聲曰歌以律是候氣之管氣則風也故言歌風
禮記疏　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
在其君之德也
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執邾悼公以其伐
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賈服並言
邾魯以漷水爲竟漷水移入邾界魯隨而有之剌晉偏而魯貪本疏
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
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
偃癉疽生瘍於頭■說文癉勞病也疽癰也癰腫也瘍頭創也服
虔通俗文頭創曰瘍衆經音義　玉篇疽黃病也多但切左氏傳曰荀偃
疽疽生瘍于頭疽疽惡創也宋惠氏曰玉篇引作疽是疑以上一
字爲下一字矣今攷玉篇本則云疽亦作癉惠氏讀書可云疏忽
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
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論衡盥作洗　曰事吳敢
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

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貺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爲
丈夫也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　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
享之范宣子爲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
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惟敝邑賦六月
釋文輯本又作集文選注引此即作集睦　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
焉■賈逵周語注云律爲六律六呂以均鍾大小清濁也正義云
此鍾聲應林鍾故以林鍾爲名本疏　字林云銘題勒也臧武仲謂季
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
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
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
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
以怒之亡之道也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
服虔云兄子曰姪懿姬所從也顏鬷皆其母姓聲懿諡也傳家從
後言之故舉諡也御覽杜取此　生光以爲大子諸子仲子戎子■服虔
云二子宋女同上　案史記又作仲姬戎姬則又似姬姓女矣傅遜說
諸子爲內官則此仲子戎子疑亦如漢內官之七子八子也戎子
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服虔云公子牙也戎子子牙養也同上　惠
棟云養謂養母　戎子請以爲大子許之■服虔云齊侯許之同上杜取
此　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服虔云立長爲祥立而廢之爲不祥
也同上　間諸侯難■服虔云間犯爲光已列于諸侯難成同上杜取此　光
之立也列於諸侯矣■服虔云謂光數從諸侯征伐會盟同上及史記集
解杜取此　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服虔云專獨也光比於諸侯
列於盟不可黜也御覽杜取此　而以難犯不祥也■服虔云以難成之
事犯不善同上　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賈逵云徙
之東垂也史記集解　服虔云東徙之東鄙也御覽杜取此　使高厚傅牙以爲
大子夙沙衛爲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服虔云微隱匿也同上

疾病而立之■服虔云疾困也而立爲太子同上光殺戎子尸諸朝
非禮也婦人無刑■服虔云婦人從人者也故不爲制刑及犯惡
從男子之刑也本疏案劉難服云犯淫則男子割勢婦人閉宮豈得
從男子乎今攷割勢閉宮皆係宮刑因人制宜耳劉難服非是如
婦人從夫服重有黥罰笄之類豈得以不同夫服遂謂之非從服
乎雖有刑不在朝市　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卽位執公子
牙於句瀆之丘史記作句竇以夙沙衛易己衛奔高唐以叛■京相璠
曰高唐本平原縣也水經注　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
於四月丁未鄭公孫蠆卒赴于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
於伐秦也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臧壽
育二云辨以上所乘車皆曰大路詩曰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此大夫
之車稱路也王制辨爲大夫詩疏　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
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　鄭子孔之爲政也專
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案當作去聲讀■鄭元
云當猶值其罪音丁浪反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
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子
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圭嬀之子也圭嬀之班亞宋子而相
親也二子孔亦相親也二諸本誤作士从唐石經宋本改正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
元年士子孔卒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三室如一故及於難
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爲右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
產爲卿　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
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賈逵云齊侯以衛告
誠揖而禮之欲生之也衛志于戰死故不順齊侯之揖而還登城
本疏杜全取此服虔引彭仲博云齊欲誅衛呼而下與之言因可取之無
爲揖之復令登城仲博以爲齊侯號衛衛而下二句守備焉問
衛之守高唐者衛無恩誼故令守者以無備告齊侯答其言故揖
之乃命士卒登城服虔謂此說近之案說文及春秋正義引彭汪字
仲博說先師奇說及舊注閒師將傳食高唐人殖綽工僂會夜縋
納師■說文縋以繩有所縣也春秋傳曰夜縋納師醢衛于軍
城西郛懼齊也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
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穆叔歸曰齊猶未也
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衛石共子卒悼子不哀孔成子曰是謂
蹶其本■服虔云孔成子衛卿孔烝鉏史記集解世本衛孔莊叔達生
得閭叔穀穀生成叔烝鉏禮記疏必不有其宗
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　夏盟于
澶淵齊成故也　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
邾以報之　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
故出奔楚　陳慶虎慶寅■潛夫論慶氏爲姓畏公子黃之偪愬
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出奔楚初蔡文侯欲
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
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
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
也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
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　齊子初聘於齊禮也　冬季武子如
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
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
曰臣不堪也　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
名藏在諸侯之策高誘呂覽注引作名載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
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
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
武子以公姑姊妻之■案本疏引劉炫規過云古人謂姑爲姑姊

妹此姑姊是襄公父之姊今攷成公在位十八年襄公嗣立又二
十一年若指成公之姊則年已近五十安得始嫁此公姑姊者蓋
襄公之從姑或再從姑觀下傳臧孫紇言以姬氏妻之益明不得
如杜說也漢時以宗室女嫁單于亦名爲己女並號公主即此類
杜氏以爲畫寡者二一人亦屬曲說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
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redacted]鄭元服虔皆以盍爲何不也本疏說
文詰問也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
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
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
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
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牧輿馬其小者衣
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
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
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
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
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
己壹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redacted]諸儒以爲邾邑無命卿本疏以
地來雖賤必書[redacted]劉賈又云春秋之序三命以上乃書于經賴氏
以爲再命稱人同上重地也　齊侯使慶佐爲大夫復討公子牙之
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　夏楚子庚
卒楚子使薳子馮爲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
不可爲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
[redacted]說文襺袍衣也以絮曰襺以縕曰袍春秋傳曰盛夏重襺案爾
雅襺袍也郭璞注引春秋傳曰重襺衣裘襺作繭古文省　楚子使
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爲令尹　欒桓子
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爲公族大

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
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爲亂以范氏爲死桓主而專政矣曰
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
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
吾不敢不言范鞅爲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
信之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
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廣韻引作邴預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
[redacted]賈逵云十子皆欒盈之黨知范氏將害欒氏故先爲之作難討
范氏不克而死本疏　囚伯華叔向外傳作叔譽呂覽同禮記又作叔譽籍偃人謂叔向
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
聊以卒歲[redacted]正義曰此小雅采菽之篇案彼詩曰優哉游哉亦是
戾矣與此不同者蓋師讀有異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
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
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
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
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redacted]禮記緇衣詩引
作有梏德行鄭注云梏大也案覺梏音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
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
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謩
勳釋文勳如字書作訓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
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
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爲戮周公
右王王符引作佑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
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
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美而不使論衡言毒篇引此不使下有視寢二
字唐石經亦同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redacted]論衡曰妖

氣生寔好古寔好之人多邪惡火有光耀亦有容貌龍蛇東方木含火精故美色貌麗膽附于肝故生勇力火氣猛故多勇木則強故多力也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 論衡引作弊案當作敝 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欒盈奔楚過於周周西鄙刺之 唐石經欒盈下有奔楚二字今从增入又一本云欒盈出奔楚過于周周西鄙人掠之 [redacted]服虔通俗文遮取謂之抄掠案聲類掠作剠說文無掠字當以剠為正下同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redacted]案杜注云號宣子為王所命故曰守臣惠士奇駁之曰守臣指晉君書曰同為上卿今書稱陪臣曰稱守臣有是禮乎范氏帥君命逐盈故盈以為得罪於晉君今案盈自稱其祖故謙言陪臣且書亡已久此時晉國守官之臣實係士匄故以斥稱之傳十二年管仲于周辭上卿之禮云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是大國上卿稱守臣之例襄十八年傳荀偃自稱官臣亦同注官臣守官之臣也惠說非是無所伏竄[redacted]廣雅伏竄藏也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redacted]說文廣雅並云任保也大君若不弃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弃書之力而思黶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惟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刺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轘轅[redacted]鄭元周禮注引作候人案周禮候人職曰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于竟郡國志河南郡緱氏有轘轅關杜同此 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 會于商任錮欒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 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欒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欒氏乃亦子之

勇也 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爲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爲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 釋文枚本又作服 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爲晉君也對曰臣爲隸新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redacted]服虔云武仲非卿故不書 本疏 案正義譏服云前年武仲爲司寇後年出奔書于經不得云非卿今攷魯司寇非卿史記孔子世家魯爲大司寇不列于卿蓋魯卿同大國之例三卿此時季孫斯叔孫豹仲孫蔑並爲卿故服云然疑後年仲孫速卒後紇始代爲卿又不久即出奔故得列於經也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redacted]賈育說左氏傳者曰春秋之志非聖人孰能修之言夫子聖人乃能修之御叔謂臧武仲爲聖人是非獨孔子儀賈育武仲者述聖之遺魯人稱之曰聖今使如晉過御叔御叔不識擧見武仲而雨行傲之曰焉用聖人爲左氏傳載之者非御叔不識擧不謂武仲聖實孔子同 周禮注 案聖有數等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鄭元云聖通而先識也武仲多知時人以聖稱之當亦類此下此則呂覽所載盜跖自言盜有五德妄意室中之藏聖也此聖字蓋亦以智數多能料事而稱之耳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爲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 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卽位卽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

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釋文池本作沱徐 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
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於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
子侯石孟歸而討之溴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
于君見于嘗酎[redacted]說文酎三重醇酒也杜同 亦與執燔焉[redacted]釋文燔
又作膰字林曰僖廿四年傳及成十三年傳皆作膰說文曰膰宗
廟火孰肉从炙番聲春秋傳曰天子有事膰焉以饋同姓諸侯此
傳燔字當作膰轉寫之誤今案燔作膰由膰省非誤也蓋當火存
肉則為膰省肉存火則為燔也閒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
以聽事期不朝之閒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
家罷病不虞荐至[redacted]爾雅荐再也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
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redacted]服虔云
實謂說辭也本疏 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
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秋欒盈自楚適齊[redacted]史記晉世
家曰晉欒逞有罪奔齊田敬仲世家曰晉之大夫欒逞作亂于晉
來奔齊索隱曰逞音盈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
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
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
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　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
老宗人立段[redacted]說文春秋傳曰鄭公孫碬字子石案今本作段然
字子石則當以碬字為是徐鉉本作碬云乎加切今攷玉篇作碬
都亂切礪石也則徐本从段誤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
牢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
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己巳伯張
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詩作謹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
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
晉不可以不懼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

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
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
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泄命重刑臣亦不
為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
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疾請尸[redacted]周禮掌戮曰凡殺
人者肆之三日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
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薳子馮
為令尹公子齮為司馬屈建為莫敖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祿
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
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
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
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
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
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十二月鄭游眅將如晉[redacted]說
文春秋傳曰鄭游眅字子明案說文眅多白眼也則子明蓋以疾
名如黑肱黑背之類是也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丁巳
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良而立太叔曰國卿君之貳
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
氏勿怨曰無昭惡也
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為鄰
國闕[redacted]服虔云鄰國尚為之闕樂況甥舅之國乎禮記疏 陳侯如
楚公子黃愬二慶于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
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版隊而殺人諸本作板今从傳三十年傳文改 役人相
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
可肆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redacted]服虔云傳發此言為不書慶氏以
陳叛為楚所圍陳國以殺不成惡人肆其志也本疏 晉將嫁女于

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詁賈逵云欒盈之邑史記集解杜取此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于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程鄭嬖於公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詁服虔云下軍輿帥七人本疏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解矣諸本作懈从釋文石經改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衰諸本作縗亦从釋文改正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詁廣韻斐姓左傳晉有斐豹是斐本又作裴也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詁服虔云魴盈之子案世族譜以魴爲欒氏族杜本此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爲右申驅成秩御莒恆申鮮虞之傅摯爲右釋文或作申鮮虞之下傳摯定本無之曹開御戎晏父戎爲右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爲右啓詁賈逵以爲左翼曰啓本疏杜取此下同牢成釋文一本作牢成御襄罷師狼蘧疏爲右胠詁賈逵以爲右翼曰胠同上司馬彪莊子注從旁開曰胠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爲右大殿詁服虔引司馬法謀帥篇曰大前驅啓乘車大晨倅車屬焉大晨大殿也本疏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爲右燭庸之越駟乘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閒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或以謂四字于上下文義似贅疑是杜注誤入正文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詁賈逵云晉邑史記集解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詁賈逵云孟門大行皆晉山隘同上地理志河內郡野王大行山在西北杜本此高誘淮南王書注孟門大行之限也穆天子傳北登孟門九河之隥張武軍於熒庭釋文庭本又作廷詁服虔云張設旗鼓也本疏戍郫邵詁案郫邵晉之一邑省文則止稱爲邵也詳見文六年下太平寰宇記後魏獻文帝皇興四年置邵郡于垣縣陽壺舊城大統二年又置邵州皆取邵邑爲名封少水詁京相璠曰少水晉地又云少水今沁水也水經注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詁服虔云東陽爲魯邑本疏以追之獲晏氂詁釋文云氂徐邈音來惠棟云外傳作萊古字通徐音是也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詁賈氏以爲善次釋例又云禮者言其先救後次爲得禮也本疏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詁世本魯季悼子紇生穆伯穆伯生文伯歜文伯歜生成伯成伯生頃頃爲公父氏姓纂欲立之訪於

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
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臧紇臧紇曰
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
重席新尊絜之釋文云樽本或作尊又作罇【注】惠棟曰曹憲文字指歸云樽字
無此从缶从木者說文曰酋寸酒官法度也今之尊卑從此得名
故尊亦爲君父之稱今案左傳惟昭九年公使尊尊字不加偏旁
五經文字亦只收尊字今从改正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
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爲馬正【注】賈逵云馬
正家司馬御覽杜取此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注】賈逵云魯大夫閔
馬父同上杜取此子無然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
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
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己酒而
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爲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
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爲孟孫再三云羯從之
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
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己卯孟孫卒公
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
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惟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
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
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高誘呂覽注引作疹下同
孟孫之惡我藥石也【注】服虔云石砭石也南史王僧孺傳案說文砭以石
刺病也戰國策曰扁鵲怒而投其石高誘注石砭所以砭彈人癰
腫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注】服虔云夫謂孟孫也本疏疢之
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
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
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

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
于鑄【注】樂記曰武王未及下車封帝堯之後于祝鄭元注祝或爲
鑄高誘曰鑄讀作祝案祝鑄古音通故或作鑄或作祝水經注曰
汶水又西逕蛇丘縣故縣治鑄鄉故城左傳臧宣叔娶于鑄是也
郡國志濟北郡蛇丘有鑄鄉杜注亦同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
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爲出
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
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
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孫如
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
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
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
氏也【注】服虔云東門遂襄仲也居東門故稱東門遂史記集解曰毋或
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
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
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毋或如諸本毋或無从上傳及釋文改正臧孫
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
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
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
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
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
盟華周對曰古今人表作華州說苑作華舟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
未中而弃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
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
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注】服虔以下從上讀言敝廬在下本疏
妻不得與郊弔【注】惠士奇曰士喪君親弔則郊弔非士禮也杜注

正義並失之齊侯弔諸其室　齊侯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
侯釋文以齊侯絕句案一讀以見字絕句案一讀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
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
寧將事之非鼠如何諸本誤作何如今改正　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
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服
虔云不順謂阿季氏廢長立少也不恕謂惡孟氏立庶也本疏　夏書
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
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水經
注汾水下引故虞上公吾長史侯相碑云侯氏出自倉頡之後踰歷
殷周晉鄭十世爲斯其冑也食采華陽今滿坂北亭即是城也據此
則劉累又爲倉頡之後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賈逵云
大彭豕韋爲商伯其後世失道殷復興而滅之本疏　郡國志東郡
白馬有韋鄉杜同此　在周爲唐杜氏■賈逵云宣王殺杜伯其子隰
叔奔晉又云子輿士蔿字武子士會也本疏　賈逵國語注又云武王
封堯後爲唐杜二國同上杜取此　漢書地理志京兆尹杜陵故杜伯國
杜本此　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
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釋文俗本皆作其言立於世檢
元熙以前本則無于世二字　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服以伏羲神
農當之言如此之類乃是立德本疏　其次有立功■服以禹稷當之
言如此之類乃是立功同上杜取此　其次有立言■服以史佚周任臧
文仲當之言如此之類乃是立言同上杜取此　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說文繫傳內祭先祖所以彷徨槃或
从方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范宣子爲政
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
子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

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通俗文財帛曰賄經音義　案上言諸侯
之幣重則賄字指財帛言是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
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
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
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曰樂旨君子諸本旨作只今从宋本改正
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
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
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說文浚抒也倉頡篇抒取出也
詩釋文引杜本此　案晉語浚民之膏澤以實之韋昭注浚煎也此浚字亦
可訓煎　象有齒以焚其身■服虔云焚讀曰僨僨僵也爲生齒牙
僨仆其身本疏　案杜訓斃失之賄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
晉爲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
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釋文一本作是以請請罪焉請並七井反
敢不稽首徐上請字音精　孟孝伯侵齊晉故也　夏楚子爲舟師以伐
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　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
薳啓彊如齊聘■匡謬正俗曰案賈誼新書云昔者衛侯朝于周
周行人問其名曰衛辟疆周行人還之曰啓疆辟疆天子之號也
諸侯弗得用楚有薳啓彊亦其例也案古今人表作薳啓彊則此
字當从居良反爲允古本彊疆二字同文陸氏槩音渠故輒加音
切後人不知妄爲區別遂失古意如昭元年叔弓帥師疆鄆舊本
釋文作彊居良反偏旁不加土此一證也又漢書文帝紀注師古
曰辟彊言辟御彊梁者　一曰辟讀曰闢彊讀曰疆辟疆言辟土地
也詩鶉之彊彊亦音居良反且請期齊社蒐軍實■注云蒐數軍
實兵甲器械禮疏　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
必取其族　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啓彊如楚辭且
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郡國志東萊郡黔陬有介

亭杜同此　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詁說文䟫動也春秋傳有輔䟫案今本作躒釋文昭五年作轢櫟云本又作躒同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詁水經注溱水又東南逕宛亭西鄭大夫宛射犬之故邑也子太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太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釋文本又作樓詁說文附婁小土山也春秋傳曰附婁無松柏案部附古字通應劭風俗通義李善魏都賦注引並作培塿六書正譌云俗作培塿非也服虔云喻小國無賢才知勇之人而與大國等也本疏　二子在幄詁小爾雅覆帳謂之幄杜本此　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居轉而鼓琴詁案說文尸部居字注云蹲也从尸古者居从古踞字注云俗居从足今定作居傳氏遜云轉字从車與衣裝何異此必軫字之譌顧炎武補正采取傳說惠棟云案文選注引許慎淮南子注云軫轉也或是古軫字有作轉耳方言曰軫謂之枕郭璞云車後橫木邵學士晉涵云軫謂車前後兩端橫木曙之可以鼓琴杜以爲衣裝未詳所出近不告而馳之皆取胄於櫜而胄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居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詁說文曩不久也廣雅曩鄉也與爾雅同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　楚子自棘澤還使薳啓彊帥師送陳無宇　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　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齊人城郟詁地理志河南郡河南故郟鄏地

水經穀水出宏農黽池縣穀陽谷東過河南縣北入于洛穎容春秋條例言西城梁門枯水處世謂之死穀是也水經注　案因穀洛鬭毀王宮故城郟是以詳及穀水　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　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

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釋文綽本作卓徐詁案漢成陽令唐扶頌云朝有公卓家有參騫家文惠云公卓即孟公綽也知古本作卓論語憲問篇釋文云公綽古文作公卓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　齊棠公之妻詁賈逵云棠公齊棠邑大夫史記集解杜取此　案襄六年齊人滅棠故棠遂爲齊邑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釋文取本或作娶　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詁姓纂東郭齊公族桓公之後也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詁服虔云皆二卦本疏　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取也諸本作娶今从釋文改正　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石經作蔾下同宋本亦作蔾今定从蔾字作藜誤　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詁說文嫠無夫也釋文嫠本又作釐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詁服虔云凡淫曰通詩疏　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弒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間公詁服虔云伺公間隙史記集解杜取此　夏五月

莒爲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史記作擁柱服虔云公以爲姜氏不知己在外故歌以命之也一曰公自知見欺恐不得出故歌以自傷同上杜取前一說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服虔云言不能親聽公命同上杜取此近於公宮■服虔云崔杼之宮近公宮淫者或詐稱公同上杜取此陪臣干掫釋文掫本作[illegible]子須反謀也今傳本或作掫猶依掫音有淫者■史記作陪臣爭趣惠棟曰案左傳掫字亦有作趣者史記本作干趣徐廣云後人改爲爭趣非也二字古皆从取聲說文掫夜戒有所擊也从手取聲服虔云干扞也掫謀也言受崔子命扞禦謀淫之人也本疏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韓非子奸劫弑臣篇公踰于北牆又云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鬷蔑于平陰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賈逵云聞難而來史記集解杜取此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服虔云謂以公義爲社稷死亡也如是者臣亦隨之死亡同上杜取上句杜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服虔云言君以己之私欲取死亡之禍則私近之臣所當任也同上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服虔云置之所以得人心同上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釋文本或者下有有如此盟四字後人妄加也仰天歎曰■案高誘呂覽注晏子下復有晏子二字嬰所不惟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新序曰南史氏是其族也服虔云古文策書一簡八字禮記疏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世本閭丘產生嬰嬰生敢敢生茲茲生施姓纂廣雅縛束也案昭二十六年縛一如瑱義同杜氏訓縛爲卷亦是此義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行及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廣雅與如也高誘戰國策注曰如當也案此蓋言一當一耳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石經本有中字覆校刊去案上注云弇中狹道自當有中字襄十四年傳道于弇中即此地也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崔氏側莊公于北郭■案杜注側瘞埋之今攷側字無此義疑鄭司農考工記注側當爲仄此傳義亦當同蓋謂不以正葬莊公也後漢書注亦云側謂仄爲不正也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翣■說文翣棺羽飾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下垂釋名齊人謂扇爲翣案說文用禮器文杜注飾取此惠棟曰周禮縫人云衣翣柳之材注云故書翣柳作接橮鄭司農接讀曰歰橮讀爲柳皆棺飾檀弓云周人牆置翣春秋傳曰四歰不蹕先鄭引檀弓作翣引左傳作歰明古文春秋傳本作歰杜氏改爲翣失之矣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服虔云下車遣車也本疏又云上公饗餼九牢遣車九乘禮記疏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賈逵曰五吏謂一正有五吏爲三十帥之長本疏俗本三十

帥爲三十帥非是二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
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
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
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
者井堙木刊【詁】說文堙塞也刊剟也案今本作堙誤說文刪字亦
訓剟是刊有刪除之義服虔云堙塞刊削也詩疏義亦同杜取服說
家語堙又作陻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
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
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
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
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詁】爾雅邕戴也疏引
謝氏曰邕字又作擁案擁社者戴社主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
於朝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
祓社【詁】說文祓除惡祭也服虔以爲祝與司徒等皆是陳人各致
其所主于子產本疏案杜注誤當從服說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
致地乃還　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水經注引作同盟重丘伐齊故
也
趙文子爲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
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詁】詩毛傳弭止也杜本此　齊崔慶新得政將
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詁】服以令尹爲屈建本疏杜取此　若敬行
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　楚薳子馮卒屈建爲令
尹屈蕩爲莫敖舒鳩人卒叛楚諸本楚字皆屬下句非是今改正　令尹子木伐之
及離城【詁】案杜注云離城舒鳩城疏無所據今考鍾離在吳楚之
間疑鍾離縣春秋時爲鍾離子國當即此也吳人救之子木遽以
右師先子彊諸本作疆今从宋本改正　息桓子捷子騈子盂帥左師以退吳人
居其閒七日子彊曰久將墊隘【詁】案墊隘與成十六年傳同義隘
說文亦作阸故下云隘乃禽也杜注云墊隘猶卑溼非是隘乃禽

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
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
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傅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
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　衛獻公入于夷儀　鄭子
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漢陳球碑作遏高帝
呂覽注閼讀曰遏止之遏案此則閼遏同音故或作遏也爲周陶正【詁】王應麟曰有虞氏上陶
舜陶河濱器不苦窳故周陶正猶以虞閼父爲之以服事我先王
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妃胡公
釋文妃音配本亦作配案諸本即誤作配非　而封諸陳以備三恪【詁】說文愙敬也从心
客聲春秋傳曰以陳備三愙徐鉉等曰今俗作恪案魏封孔羨碑
又作𢙢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
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于
莊宣皆我之自立諸本于作於从石經改正　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
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
陵我敝邑諸本作憑从釋文改正　不可億逞【詁】字林逞盡也杜同此　我是以有
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
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詁】
惠棟曰手古首字士喪禮曰載魚左首進鬐注云古文首爲手成
二年曹公子首公羊作手是也今案家語作授首于我致饑禮大
射儀後首內弦挾矢鄭注云古文後首爲後手皆古文首手通之
證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惟罪所在各致其
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詁】說文垠地垠也一曰岸也垠或从斤案
杜注圻文爲制故云圻方千里周方百里今改周禮大司馬九畿
之籍鄭司農云圻書作畿鄭康成引此傳圻又作畿是
圻畿本一字故詩祈父尚書酒誥字即作圻父晉語亦作圻
亦是其證此云天子之地一圻即詩頌所云邦畿千里也列國一

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文選注引作言足以志文足以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愼辭哉　楚蔿掩爲司馬古今人表作薳奄子木使庀賦數甲兵甲午蔿掩書土田度山林【註】賈逵以爲賦稅差品注曰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也宋本疏二十三鳩藪澤【註】賈逵云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也同上辨京陵【註】賈逵云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也同上表淳鹵【註】賈逵云淳鹹也說文鹵西鹹地也同上又云淳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也本疏數疆潦【註】賈逵云疆潦之地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也同上又以疆爲疆壃境埆之地鄭衆以爲疆界內有水潦者孫毓讀爲疆潦注云沙礫之田也同上規偃豬【註】賈逵云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也同上鄭注周禮稻人云偃豬畜流水之陂也町原防【註】賈逵云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也同上說文町田踐處曰町防隄也急就篇頃町界畝案杜注本說文及急就篇牧隰皐【註】賈逵云隰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同上說文隰阪下溼也井衍沃【註】賈逵云衍沃之地畝百爲夫九夫爲井同上又云下平曰衍有溉曰沃本疏說文沃溉灌也案五經異義左氏說賦法積四十九除山川坑岸三十六井定出賦者九井則千里之畿地方百萬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萬井定出賦者六十四萬井長轂萬乘今攷正義載賈侍中說無此五十四字又詩疏高正義引左傳舊說以衍沃之地九夫爲井隰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量入修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兵諸本徒兵或誤徒卒今从石經宋本改正【註】陳樹華云顧炎武以爲石經卒誤作兵此顧氏失攷其說非也顧氏日知錄又云執兵者之稱兵自秦漢始三代以上無之亦誤今攷隱四年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僖廿八年徒兵千注云徒兵步卒杜氏係用服虔舊說襄元年敗鄭徒兵于洧上昭廿年與徒兵以攻崔蒲之盜哀十年吾卜于此起兵皆謂士卒也烏得云始於秦漢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　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　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蔿子之功也以與蔿掩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太叔文子聞之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註】案今周書常訓解作愼微以始而敬終乃不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註】說文弈从其言竦兩手而執之方言圍棊謂之弈杜本此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　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其五月秦晉爲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成而不結

春秋左傳詁十三

南菁書院
陽湖洪亮吉稚存著

傳 襄公三

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
曰朱也當御■祭邕獨斷御者進也杜本此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
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孔安國書傳黜退也撫劍從之■王
逸楚詞章句撫持也廣雅同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
而集■小爾雅集成也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
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詩毛傳御禦也拂
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
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　衛
獻公使子鮮爲復辭敬姒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
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
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
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
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
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
之遂見公于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爾雅淹久也杜本此十二年
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
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爲悼子曰雖然弗可
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
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
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太子角■服虔云殺太子
角不書舉重者本疏按子叔卽殤公也杜注以爲剽無謚誤書曰甯
喜弒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
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
旋戮也■服虔云專祿謂以戚叛也既叛衛又不臣于晉自稱若
小國是爲專祿同上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於竟
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說
文顉低頭也春秋傳曰迎于門顉之而已釋文本作頷按說文頷
面黃也此頷當作顉顉爲是衆經音義引說文顉搖其頭也杜注取
之然音義所據未知何本疑屬服氏通俗文等義元應誤以爲說
文也廣雅顉動也張湛注列子曰顉猶搖頭也皆與杜義同公至
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
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
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紲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
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
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　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於晉晉
戍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
之不如遂從衛師敗之圉雍鉏獲殖綽復愬於晉　鄭伯賞入陳
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服虔云
四井爲邑史記集解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
以下降殺以兩諸本降誤隆从定本改正漢書韋元成傳引春秋傳亦作降殺■廣雅羼差也羼
降同按羼隆字近故誤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
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
讓不失禮　晉人爲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
聘■淮南王書中行繆伯手搏虎高誘注曰中行繆伯晉臣也力
能搏生虎也按淮南所稱高氏指爲晉臣當卽荀吳召公也　楚
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
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
州犂伯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
知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

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redacted]說文弱橈也杜注弱敗也義亦同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堇父與皇頡戌城麇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爲令正以爲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諸本作秦不其然今从定本改正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　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衞疆戚田取衞西鄙懿氏六十[redacted]服虔云六十邑本疏劉炫以服說爲是以與孫氏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於是衞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衞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爲衞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redacted]服虔云晉侯自嘉樂惡之甚也同上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衞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釋文本亦無今字此依詩序晉侯乃許歸衞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redacted]服虔云芮司徒宋大夫御覽杜取此赤而毛[redacted]服虔云其身色赤而生毛也同上棄諸堤下五行志引作棄之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redacted]服虔云共姬宋伯姬也同上杜取此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redacted]服虔云視夕也平公共姬子同上杜取此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redacted]服虔云尤過也慕說之視之過久同上姬納諸御[redacted]服虔云納之平公之御同上嬖生佐[redacted]服虔云嬖棄而生佐佐立爲宋元公同上惡而婉[redacted]說文婉順也春秋傳曰大子痤婉按今傳作佐惡而婉大子痤美而狠此云大子痤婉疑誤也服虔亦云婉順也佐貌惡心順同上大子痤美而狠[redacted]服虔云大子貌美而心狠狠戾不從教同上杜取此合左師畏而惡之[redacted]服虔云合左師向戌也同上杜取此寺人惠牆伊戾爲大子內師而無寵釋文牆或作嗇音墻[redacted]服虔云寺人宋閹惠伊皆發聲實爲牆戾以公寺人爲大子內師掌內官同上秋楚客聘於晉過宋[redacted]服虔云楚客適過宋同上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redacted]服虔云夫爲大子伊戾無寵于大子故曰夫不惡女同上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redacted]服虔云言我內師也嘗爲內師共內使同上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欿用牲加書徵之[redacted]服虔云以書爲之徵驗也書盟書也同上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redacted]服虔云速疾也欲疾代公得位故與楚客謀弒其父也同上杜取此公使視之則信有焉[redacted]服虔云有明徵也同上杜取此問諸夫人[redacted]服虔云夫人佐母棄也同上杜取此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redacted]服虔云固久也久聞大子欲爲亂同上公囚大子大子曰惟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redacted]服虔云聞太子與佐期日中同上聒而與之語[redacted]說文聒讙語也服亦云聒讙語也欲使失期於佐同上杜取此按服杜皆用說文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大子[redacted]服虔云經書宋公殺其世子痤公用伊戾之讒聽夫人左師之言世子無罪而死故稱宋公殺罪之也同上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廣韻引作驂馬云習馬孫愐按左傳步馬字不从馬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redacted]正義云夫人氏者氏猶家也惠棟云非也弃本芮司徒女與宋同姓故不云某氏始言君夫人氏後言君之妾弃也公羊傳曰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

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鄭伯歸自晉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使夏謝不敏君子曰善事大國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鄭司農周禮注班布也杜本此　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詩毛傳杞木名說文梓楸也杜略同　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書王莽傳引作殄顇■詩毛傳殄盡也瘁病也杜本此　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說文飫燕食也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說文藥治也藥或从療方言療治也杜本此　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賈服並云均周也鈞均周杜取此　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諸本大夫並譌夫人从宋本改　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說文鄐晉邢侯邑　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于靡角之谷諸本皆譌作晉遇楚于靡角之谷今从宋本改正　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爲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水經注漢水逕苗亭西亭故周之苗邑　以爲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厭諸本作壓今从釋文改正　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鄭衆云此范匄所言苗賁皇亦言之故聲子引以爲喻杜本此　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賈逵鄭衆皆讀易爲變易之易賈以行爲道也欒爲將范爲佐二人分中軍別將之欲使欒與范易道令范先誘楚欒以良卒從而擊之鄭謂易行中軍與下軍易卒伍也同上　又云中軍之卒良故易之國語今注按楚語說此事云雍子謂欒書曰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若易中下楚必歆之韋昭注云中下中軍之上下也賈此注蓋本國語立說正義譏之非是　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小爾雅夷傷也熸滅也字林吳楚之間謂火滅爲熸　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外傳作雍子之爲與此異　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于申公子牟外傳作湫舉下椒鳴作湫鳴　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許靈公如楚

請伐鄭曰師不與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劉逵吳都賦注昧冒也杜本此　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賈鄭先儒皆以釁為動也王肅云釁爲自矜奮以夸人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佗𧶜釁以軒翥是釁爲奮動之意也本疏杜取此　嗇於禍■說文嗇愛濇也廣雅嗇貪也杜本此　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御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氾而歸■京相璠曰氾城周襄王居之故曰襄城也今貴關于其下水經注　而後葬許靈公　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　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曲禮疏引傳文作擯者曰晉士起　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　齊人城郟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地理志東郡廩丘縣杜本此　襲衛羊角取之■京相璠曰衛邑也今東平廩丘縣南有羊角城水經注杜同此　遂襲我高魚■京相璠曰高魚魯邑也今廩丘縣東北有故高魚城俗謂之交魚城同上杜取此　服虔云取魯高魚及反之皆不書蓋諱之本疏　有大雨自其竇入介于其庫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

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韋昭國語注周密也杜本此　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衆出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　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于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釋文鄉本亦作嚮　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服虔云喪麻已除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是為稅服服之輕者同上　按稅與繐古字通　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惟卿備百邑■杜注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惠棟按熊安生禮記義疏云卿備百邑者鄭志以為邑方一里爲百乘則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惟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太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周禮小祝彌災兵杜子春讀弭如彌兵之彌鄭元云彌讀如敉安也按弭彌古字通　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說文蠹木中蟲也李巡爾雅注同高誘戰國策注曰蠹害也按杜注蠹蠹取二義　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

國爲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服虔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本疏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衞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石經本作宋向戌後刊去宋字以文義例之不必有也自宋本以下似皆衍一宋字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馹謁諸王■廣雅馹傳也謁告也杜本此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晳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外傳作營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服虔云伯夙晉大夫其意以爲別有伯夙非荀盈也本疏楚氛甚惡■說文氛祥氣也王逸楚辭章句云氛惡氣也按杜注略同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弃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弃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說文殫殛盡也斃頓仆也按單當作殫斃當作獘獘古字通杜注單盡也斃踣也義亦略同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陸璣云病字疑當屬下讀服虔武以爲然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宋本致死下有與宋致死四字今據增入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衞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賈逵云叔孫義也魯侯之非也服虔云叔孫欲爭魯國不爲人私雖以違命見貶其于魯國之義得之本疏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廣雅尸主也詩毛傳尸主也杜本此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服虔云楚君恆以大夫爲賓者大夫卑雖尊之猶遠君也楚先飲爲盟主故尊趙孟爲客本疏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說文歆食氣也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王符引作宜其敝五君■服虔云文公爲戎右襄公爲大夫成公爲卿景公爲大傅也本疏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涖盟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文選注引作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按詩賁賁作奔奔音義並通趙孟曰牀笫之言不踰閾■說文笫牀簀也服虔云簀謂之笫史記集解杜取此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

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
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
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
■詩作彼交匪敖桑扈篇曰成十四年傳引此文又作彼交匪敖
何以互異蓋古文有以彼作匪字用者襄八年傳如匪行邁謀杜
注云匪彼也其鄭箋異今按廣雅亦云匪彼也蓋杜注所本福將
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
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
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廣雅稔年也釋文數一熟
為一年杜本廣雅 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
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
之後亡不亦可乎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服虔云向戌
自以止兵民不戰■自矜其功故求免死之賞也本疏 公與之邑六
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
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
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
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高誘呂覽注引作兵之來久矣 聖人
以興亂人以廢高誘引作聖人以治亂人以亡王符引作聖人所以興亂人所以廢 廢興存亡昏明
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釋文
云蔽服虔王肅董遇並作弊服虔云弊踣也一曰罷也王肅董遇
謂以誣人之道構諸侯也本疏 惠棟曰蔽與弊通昭十四年傳云叔
魚蔽罪邢侯周禮大司寇職曰以邦成弊之鄭衆曰弊之斷其獄
訟也是蔽與弊通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
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
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
我我其收之■步武云見周頌惠棟按頌曰假以溢我說文及
廣韻引詩曰誐以謐我誐何音相近伏生尚書維刑之謐哉古文
作恤恤慎也故毛傳亦訓溢為慎今傳作恤與毛鄭意合古溢謐
字通鄭氏訓為盈溢失之杜氏訓恤為憂尤誤說文云誐嘉善也
毛傳訓假為嘉義亦同 向戌之謂乎　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
爾雅寡罕也說文寡少也按杜注寡特也特亦罕少之義小爾雅
凡無妻無夫通謂之寡墨子辭過篇云內無拘女外無寡夫又云
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女多拘無夫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
曰棠无咎諸本作無今从石經改正釋文本亦作无 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
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酈道元云濟水又東北逕著縣故城南
又東北逕崔氏城即襄二十七年崔成請老于崔氏者也崔子許
之偃與无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
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惟无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
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呂覽作盧蒲嫳■賈
逵云嫳齊大夫慶封之屬史記集解杜取此 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天或
者將弃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
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
棠无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
人駕■鄭元儀禮注圉養馬者杜本此 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
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
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釋名堞取其重疊
之義也按堞其宮者亦此義杜以為短垣轉迂曲弗克使國人助
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嫳復命於崔子且御
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呂覽慎行篇崔杼歸無歸因而自絞
也崔明夜辟諸大墓■按一說辟疑當作避逃之大墓以辟讎也
戊日開先人之冢以藏杼尸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　楚薳罷
如晉涖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薳氏之有後於楚國也

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蟜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
往　崔氏之亂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冬楚人召之遂
如楚爲右尹[redacted]說文賃庸也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
律歷志引作於是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
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元枵
[redacted]說文春秋傳曰歲在元枵元枵虛也以有時菑陰不堪陽[redacted]服
虔云歲爲陽元枵爲陰歲乘陰進至元枵陰不勝陽故溫無冰本疏
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元枵虛中也枵秏名也秏字从唐石經文
改正　土虛而民秏不饑何爲　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
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
爲於晉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
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　衛人討
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redacted]按此當以故字爲句　衛人立其從子
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　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秋八月大雩旱
也　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
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redacted]說文廷往也杜本此　而
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五行志引傳乃作迺　君小國事
大國釋文古本無小字正義曰晉宋古本及王肅注皆如此君國謂爲國君言其爲君之禮也今定本作小國按石經亦从定
本漢書引傳亦有小字　而惰傲以爲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爲
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恆有子禍五行志引作必有子禍　孟孝伯
如晉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
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
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
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redacted]爾雅休美也按
杜注全文生義非也此君之憲令[redacted]鄭元禮記注憲法也杜本此　而
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

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
[redacted]周禮大馭登受轡犯軷鄭注引春秋傳曰軷涉山川按此則跋
本作軷刋本譌耳鄭元儀禮聘禮注引春秋傳亦曰軷涉山川賈
疏引傳並同詩毛傳草行曰跋水行曰涉今姑仍之　蒙犯霜露以
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惟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
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
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
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之頤䷚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
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
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redacted]服虔云此行也楚康王卒至
昭四年楚靈王合諸侯于申距今八年故曰不幾十年是謂十年
不克征也本疏　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redacted]說文休息也杜本此
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redacted]
廣雅旅客也杜本此　以害鳥帑周楚惡之　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
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石經作草舍不爲壇
舊因下草舍之文妄增今从定本刪去[redacted]服虔本作墠解云除地爲墠王肅本作壇
而解云除地坦坦者則讀爲墠也本疏　惠士奇云壇墠二字俱從土
而壇墠爲聲似古通用　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
不爲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
小則爲壇小適大茍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
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redacted]詩毛傳刑法也杜本此　教其
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
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初學記引說作敫　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初學記行
引作補　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
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redacted]服虔云舍慶封之子也生傳

其職致其子（史記集解杜取此）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
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
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
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
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雞饔人竊更
之以鶩■說文鶩舒鳧也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文
洎灌釜也子雅子尾怒■韓非子曰子夏子尾者景公之二弟也
夏與雅古字通高誘呂覽注云子雅惠公之孫公子欒堅之子竈
也子尾惠公之孫公子高祈之子蠆也按二子蓋景公從父昆弟
慶封告盧蒲嫳盧蒲嫳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告
晏平仲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
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
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
慶氏之木百車於莊■爾雅六達謂之莊按昭十年傳又敗諸莊
哀六年戰于莊趙岐孟子注莊嶽齊街里名蓋莊嶽皆齊之通衢
莊又以大達得名也杜注亦本爾雅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
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
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
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慶嗣聞之曰
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必於嘗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
悛志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趙
岐孟子注戕猶殘也（杜本此）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
矣癸告之姜曰夫子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
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
者遂如公麻嬰爲尸慶奊爲上獻■說文奊頭衺骫奊態也从夨
圭聲按此則慶奊蓋亦以隱疾得名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

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爲優■韋昭國語注優俳也（杜本此）
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欒高陳
鮑之徒■惠棟曰欒堅生高祈以字爲氏故曰欒高今按惠氏之說
非也禮以王父字爲氏子雅子尾俱欒堅高祈之子何得即云欒
高左氏蓋敘文法之簡故由後言之（按二十七年傳文是以免於欒高之難文法亦與此同）
不然即當言子雅子尾陳鮑之徒則句法太冗今考昭二年晏子
稱子雅子尾止云二惠不云欒高是其證矣至十年傳始云齊惠
欒高氏其時係子旗子良皆欒高之孫是至二子時始稱欒氏高
氏可知（十年傳晏子之徒曰助欒高乎明此時始稱爲欒高也）而必曰惠欒高者又從欒高
得氏之始推所從來左氏書法簡而且密如此若子雅子尾即可
稱欒高則惠欒高三字又當移至此年不待昭十年傳始見矣惠
說既非杜注亦分析不清或又問別有證乎曰有此云欒高陳鮑
即以陳氏諸欒高可矣左傳史記陳公子完未奔齊之前即稱爲
陳完田完是也外此則如僖十六年正義引世本華督生世子家
家生華孫御事是王御事始氏華而桓二年傳文即云立華氏也
亦先言之襄廿六年傳叔向稱罕氏三十年傳子皮稱罕朔同
生亦從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桷擊扉三■說文桷榱也椽方曰桷
扉戶扇也（杜本此）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
援廟桷動於甍■說文甍屋棟也釋名屋脊曰甍甍蒙也吾友程
孝廉瑤田云凡屋通以瓦蒙之曰甍故其字从瓦按杜注本說文
正義引說文又云甍棟梁也是又名爲梁不知正義所據何本疑
有誤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繩麻嬰公懼鮑國曰羣臣爲
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
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趙岐孟子
注嶽里名（杜本此）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
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釋文瘁本又作萃倉頡篇云瘁憂

也文選注按葬與悴古字通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氾祭[illegible]鄭康成讀氾與芝同遍鄧反穆子弗說諸本皆作不今从石經釋文改定使工爲之誦茅鴟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illegible]服虔以句餘爲餘祭杜注以爲夷末按小司馬索隱曰餘祭以襄二十九年卒則二十八年賜慶封邑不得是夷末明服說有據杜氏非也郡國志吳郡丹徒劉昭云春秋時朱方此杜同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石經誤作叔宋經勘正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illegible]按後漢書方術折像傳曰不仁而富謂之不幸注引左傳曰善人富謂之幸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illegible]詩毛傳殲盡也旃之也此杜本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釋文公子鉏本或作故公鉏者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illegible]按廿一年傳有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之文蓋執買即放于句瀆之丘故慶氏亡復召還也買與賈字體相近必有一誤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illegible]說文幅布帛廣也爲之制度使無遷也[illegible]高誘淮南注遷移也此杜本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illegible]說文黜貶下也嫚侮易也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illegible]鄭元禮記注致還也此杜本公以爲忠故有寵釋盧蒲嫳于北竟[illegible]漢書集注釋放也此杜本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十人[illegible]孔安國尚書注亂治也此杜本唐石經無臣字石經論語亦然又昭廿四年傳引大誓亦無臣字惠棟云後人皆據晉時所出古文大誓以益之非也今按宋本亦皆同石經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於黃崖釋文崖本又作涯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弃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弃乎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爲豈爲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illegible]詩毛傳邇近也邇暱也此杜本飢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爲非爲楚也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爲之備宋公遂反 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 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illegible]鄭元尚書注徵驗也此杜本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楚人使公親襚[illegible]說文襚衣死人也春秋傳曰楚使公親襚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風俗通引傳作布帛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illegible]說文茢芀也芀葦華也按爾雅葦醜芀鄭元注周禮曰茢苕帚詩毛傳葦爲萑萑苕謂之葦苕也據此數者則茢是萑葦之屬無疑杜注黍穰蓋改字从梨用說文梨黍穰也廣雅亦同雖有所據然究不若从本字之訓爲長正義申杜又不能推明所自但云今世苕帚或用黍穰則今世之帚又有純用竹者豈可謂桃茢是竹屬古人就我乎正義所說殊爲疏舛不足深論 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于北郭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郟敖即位王子圍爲令尹

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說文
殖脂膏久殖也廣雅玉篇殖長也生也種也義與說文並通公還及
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外傳作冶季璽書追而予之諸本予作與今从石經改
正■鄭司農周禮注璽者印也杜本此 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
討之水經注帥作率 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
曰欲之而言叛秖見疏也■服虔本作祇見疏解云祇適也晉宋
杜本皆作多古人多秖同音本疏 惠氏棟曰疏當為讓字之誤也呂
覽先識篇云桀由此而言見讓高誘曰讓讀為譏妻之譏下二云數
其君何必使余明讓為譏欲之而言叛非譏乎杜氏好改古文古
義存者少矣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
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
■服虔云言君用中國之道微詩疏 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
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
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
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 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
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曰王事靡盬不皇
啓處■詩毛傳盬不堅固也啓跪也杜本此 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
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 吳人
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弒之 鄭子
展卒子皮即位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
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宋司
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
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飢人叔向
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
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
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

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
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玉藻肆束及帶鄭
元注曰肆讀為肄肄餘也方言肄枿餘也秦晉之間曰肄鄭元曰斬
而復生曰肄杜本此 說文屏蔽也按杜注云屏城也城可為屏蔽義
亦通其弃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弃其誰歸之吉也聞之弃同
即異是為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詩毛傳云旋也杜本此 齊高子容刺本無齊字今从漢志增入石經初刻亦有齊字 與宋司
徒見知伯女齊相禮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
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
其力斃五行志作斃 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 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
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
王父諸本王作玉今从石經宋本改正 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耦
鄫鼓父黨叔為一耦 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
晉悼夫人慍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尙取之■服虔云不
尙尙也尙當取女叔侯殺之本疏 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按郡
國志宏農郡陝有焦城史記曰武王封神農之後于焦此云姬姓
或國滅後復以姬姓續封也滑霍揚■地理志河東郡楊縣應劭曰
楊侯國按揚應作楊辯見後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
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呂覽曰獻公即位五年兼國十
九按此言武獻以下則當從武公始今攷竹書紀年周桓王十三
年武公九年晉曲沃滅荀十六年晉滅翼惠王十六年獻公十六年滅耿滅
魏又左傳云滅霍 十九年滅虢又左傳滅虞 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晉
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
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
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
■服虔云毋寧寧也言寧取夫人將焉用老臣乎本疏 杞文公來盟

書曰子賤之也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
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
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服虔
云周樂魯所受四代之樂也史記集解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
■先儒以為季札所言觀其詩辭而知本疏始基之矣■王肅云言
始造王基也史記集解杜本此猶未也■賈逵云未有雅頌之成功同上服
注亦同詩疏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賈逵云
淵深也同上取此杜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賈
逵云康叔遭管叔蔡叔之難武公罹幽王褒氏之憂故曰康叔武
公之德如是同上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服虔云王室當在雅衰
微而列在風故國人猶尊之稱王猶春秋之王人也同上詩疏及惠士
奇曰王者采風畿內故有王風周官大師比賦興風雅頌安得謂
王者無風後儒以詩亡為雅亡失之甚矣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
之東乎■服虔云平王東遷洛邑同上為之歌鄭■賈逵云鄭風東
鄭是同上服虔云鄭東鄭古檜國之地詩疏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
也史記無矣字■服虔云其風細弱已甚攝乎大國之間無遠慮持
久之風故曰民不堪將先亡也同上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
泱泱乎大風也哉■服虔云泱泱舒緩深遠有太和之意其詩風
刺詞約而義微體疏而不切故曰大風同上按毛傳泱泱深廣皃杜
注云宏大非義訓表東海者■服虔云言為東海之表式同上其大
公乎國未可量也■服虔云國之興衰世數長短未可量也同上為
之歌豳■地理志右扶風栒邑有豳鄉詩豳國公劉所都杜本此曰
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史記作蕩蕩乎■賈逵云蕩然無憂自樂而不荒淫
也史記集解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服虔云秦仲
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狩之事其孫襄公列
為秦伯有蒹葭蒼蒼之歌終南之詩追錄先人車鄰四鐵小戎之

歌其體夏同風故曰夏聲詩疏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
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賈逵云其志大直而有曲體
歸中和史記集解按渢渢漢書集注浮皃又作汎司馬貞引廣雅云渢
浮也杜注中庸之聲亦非義訓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
賈逵云中庸之德難成而易行故曰以德輔此則明主也同上又史
記明主作盟主按古盟字以冏賈侍中說讀與明同惠士奇曰險
史記作儉古文易曰動乎儉中又云儉德辟難皆讀為險險而易
行即易之易以知險也杜注讀為儉直是不識字矣段氏云漢劉修
碑云動乎儉中今易作險今按案載魏都賦注引傳亦作儉惠說
是也釋文云依注音儉亦失之當讀如字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
有陶唐氏之遺民乎史記作遺風不然何憂之遠也史記作何憂之遠也與傳合石經何
字下有其字衍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地理
志無作亡自鄶以下無譏焉詩疏引作自檜以下■服虔云鄶以下及曹風其國
小無所刺譏同上為之歌小雅■服虔云自鹿鳴至菁菁者莪道文
武脩小政定大亂致太平樂且有儀是為正小雅詩疏曰美哉思而
不貳怨而不言■王肅云非不能言畏罪咎也史記集解其周德之衰
乎■高誘淮南注衰小也杜本此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服虔以為
此衰周小雅也其衰者思上世之明聖而不貳于當時之王然當
時之政而不有背叛之志也其周德之衰微乎疑其幽厲之政也
又云服虔讀為衰微之衰本疏按釋服注則先王之遺民當指文武
之時正對上周德之衰為幽厲之時而言杜注太回遠為之歌大
雅■服虔云陳文王之德武王之功自文王以下至鳧鷖是謂正
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漢書集注熙熙和樂皃杜同曲而有直體
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服虔云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
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距此六十二歲當時雅頌未定而云為
之歌小雅大雅頌者傳家據已定錄之同上及周禮疏曰至矣哉■賈逵

云言道備至也史記集解直而不倨【注】高誘呂覽注倨傲也杜本此曲而
不屈邇而不偪史記作近逼遠而不攜遷而不淫【注】服虔云遷徙也文
王徙豐武王居鎬同上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
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注】說文底山居也一曰下
也廣韻底止也下也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
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注】賈逵云象文王之樂武象也箾
舞曲也南籥以籥舞也同上又云箾舞曲名言天下樂箾去無道本疏
服虔云象文王之樂舞象也箾舞曲名言天下樂箾去無道詩疏按
說文箾以竿擊人也虞舜樂曰箾韶據此則箾本舞器又為虞舜
舞曲名杜注舞所執亦當此意惟正義以為賈杜各以意言俱無
所據又云不知箾是何等樂器則不攷說文故也又正義韶箾下云
箾與簫亦非曰美哉猶有感諸本感作憾並从釋文改下同【注】賈逵云感恨也恨
不及己以伐紂而至太平也史記集解見舞大武者【注】賈逵云周公所
作武王樂同上杜取此　賴容釋例周用六代之禮樂故有雲門咸池大
韶大夏大濩大武也魯受四代之禮樂故不舞雲門咸池示有降
殺也御覽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史記作韶護【注】賈逵
云韶濩殷成湯樂大濩也史記集解杜取此曰聖人之宏也蔡邕注典引引傳宏作治
【注】賈逵云宏大也同上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注】服虔云慙于始
伐而無聖佐故曰聖人之難同上見舞大夏者【注】賈逵云夏禹之樂
同上杜取此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史記修作及【注】服虔云禹
勤其身以治水土也同上見舞韶箾者史記作招箾索隱曰韶箾二字體變耳【注】服虔
云有虞氏之樂大韶也同上曰德至矣哉大矣【注】服虔云至帝王之
道極于韶也盡美盡善也同上如天之無不幬也史記幬作燾【注】賈逵云
燾覆也同上杜取此　按史記作燾禮記中庸篇無不覆幬鄭注云幬亦
覆也或作燾後漢書朱穆傳曰天不崇大則覆幬不廣注云幬亦
覆詩周頌正義引作燾燾幬古字通左傳舊本當作燾故賈注如

是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
樂吾不敢請已史記請作觀【注】服虔云周用六代之樂堯曰咸池黃帝
曰雲門魯受四代下周二等故不舞其二季札知之故曰有他樂
吾不敢請同上先儒以為季札在吳未嘗經見此樂為歌諸詩其所
歎美皆以詩辭之內求所歎之意本疏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
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注】服虔云入邑與職政于
公不與國家之事史記集解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
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注】爾雅歇竭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
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
獻紵衣焉【注】說文縞鮮色也紵屬細者為絟粗者為紵孔安國曰
縞白繒也鄭元禮記注云白經赤緯曰縞黑經白緯曰纖按杜注
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未知何據或亦以意言之謂子產曰鄭之執
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注】服
虔云禮所以經國家利社稷也史記集解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
荆公叔發【注】按鄭注檀弓云文子衛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孔疏
云按世本衛獻公生公子當當生文子拔是獻公孫也或作發者
以春秋左傳作發故云今攷此時獻公甫卒而發已稱公叔恐真
獻公孫名拔者係兩人公子朝【注】按論語有公孫朝疑即其人曰
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鍾聲焉【注】史記稱適
宿孫林父為擊磬索隱讀宿為戚服虔云孫林父鼓鍾作樂也史記
集解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注】墨子經上辯爭彼也杜本此必加
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注】服虔云辯若
鬥辯也夫以辯爭不以德居之必加於刑戮也同上賈逵云夫子孫
文子也獲罪出獻公以戚叛也同上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
上【注】王肅云言至危也同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注】賈逵云衛君
獻公棺在殯未葬同上杜取此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注】服

虔云閒義而改也琴慈不聽況鍼輩乎同上杜取此 適晉說趙文子韓
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詁】服虔云言晉國之祚將集
于三家同上杜取此 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
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詁】服虔云直不能曲撓以從衆同上 必
思自免於難　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
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
　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　爲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十月
庚寅閭丘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敬
仲之曾孫酀董遇注本作偃 良敬仲也【詁】世本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
傾子生宣子宣子生厚厚生止又云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傾
子之孫武子偃按正義據世本則偃爲敬仲元孫而傳云曾孫必
有一誤本疏 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緜而寘旃【詁】
郡國志太原郡界休有緜上聚　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
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晳曰可則往難則
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晳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
月己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詁】古今人
表作卑湛師古曰卑音脾湛音諶風俗通曰卑氏鄭大夫卑湛之
後漢有卑躬爲北地太守釋文亦作湛按裨諶二字皆說文所收
蓋古字通惠棟以爲杜改卑爲裨俗又改湛爲諶云古文盡亡誤
太過 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
年而後能紓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
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
有魄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
以戾【詁】爾雅戾止也詩毛傳戾定也廣雅同杜本此 不然將亡矣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也穆叔問王子之爲政
如何釋文一本作問王子圍之爲政服虔王肅本並無圍字【詁】服虔云王子楚令尹王子圍

也王肅曰王子楚令尹圍也本疏 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
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
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
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
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
而愎【詁】廣雅愎很也杜本此 子晳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
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　二月癸未諸本二誤作三今从宋本改正 晉悼夫人
食輿人之城杞者【詁】高誘呂覽注輿衆也杜本此 絳縣人或年長矣
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
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律曆志引作四百四十有五甲子矣 其季
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釋文一本作使走【詁】釋文一曰走使之人也
服虔王肅本作吏云吏不知歷者服虔云吏不知歷數故走問于
朝大夫王肅云吏不知歷也本疏 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
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
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詁】熊朋來曰魯襄
三十年歲次戊午二月辛酉朔初四日甲子二十三日癸未日其
季于今三之一者言甲子數至癸未日正得二十日是三分六十
甲子之一也季者餘數也積四百四十四甲子零二十日算得二
萬六千六百六十日除五十二日在本年正二月戊午正月大盡三十日二月二十三日止有二萬六千六百零七日逆推得絳縣老人是魯文公十
一年乙丑歲三月生故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注謂夏正月若
以周正則三月也本合云七十四年此時方是二月若夏正則十
二月故除本年不算曰七十三年也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詁】說
文亥荄也十月微陽起接盛陰从二二古文上字一人男一人女
也从乙象裹子咳咳之形春秋傳曰亥有二首六身惠士奇曰史
趙以亥字推算其年者蓋以亥乃絳縣老人之名卽孟子之亥唐

韓非子二云晉平公于唐亥二云云或孟子傳寫倒其名氏也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律曆志是作則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詩毛傳由用也杜本此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通俗文泥塗謂之墊隤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以爲絳縣師而廢其輿尉■服虔云輿尉軍尉主發衆使民本疏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說文媮薄也廣雅同杜本此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　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　蔡景侯爲大子般娶于楚通焉大子弒景侯　初王儋季卒其子括■按下云儋括則儋季食采之邑故父子皆以儋爲氏也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石經期誤作旗爲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慼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爲害諸刊本脫爲字今從石經補入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蔿逐成愆成愆奔平時釋文時音止又音市或作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　或叫于宋大廟■說文訆大呼也春秋傳曰或訆于宋大廟杜本此按石經作叫誤曰譆譆出出■說文譆可惡之辭一曰譆然春秋傳曰譆譆出出按今本作譆譆說文痛也杜注譆譆熱也蓋本廣雅古字譆熙譆並通釋文鄭注周禮引此作譆譆鳥鳴于亳社■服虔云亳社宋之祖也或鳴其社伯姬焚女欲使會往語伯姬也本疏如曰譆譆甲午宋大災■服虔云經不書大非災火及人伯姬坐而待之耳同上宋伯姬卒待姆也■說文姆女師也按今本作姆非今改正杜本此君子謂宋共

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　六月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子卑大夫敖釋文敖本一作傲■服本作放云淫放也釋文服虔云言大夫淫放本疏政多門以介於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　鄭伯有耆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石經作壑非■爾雅壑虛也皆自朝布路而罷■說文罷歸也既而朝則又將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汰諸刊本作汏今從釋文改正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爲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于子晳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己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水經注渠水又東南逕斗城西子產殯伯有尸其臣葬之于是城也按今在陳留縣南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石經駟作四誤及酸棗■郡國志陳留郡酸棗縣杜同此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肸石經肸作盻非入盟大夫己巳復歸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於子蟜之卒也將葬公孫揮

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詁】說文𡳿字注云草木妄生也从之在土上讀若皇徐鍇曰妄生謂非所宜生傳曰門上生莠从之在土土上益高非所宜也戶光切據此則𡳿當作𡳿說文又云禾粟下揚生莠按釋文稱禾粟之莠生而不成者謂之莠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入也歲在娵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羽頡出奔晉為任大夫【詁】郡國志鉅鹿郡任縣杜同此　雞澤之會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子皮以公孫鉏為馬師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蒍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古今人表無作亡　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于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釋文一讀以夫屬下句首　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弃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偽【詁】按杜注逸詩正義無說今攷又曰二字是承上而言似皆屬大雅之文槩履編曰廿一年傳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杜云詩小雅正義曰此采菽之篇彼詩云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與此不同者蓋師讀有異是可取以為證　不信之謂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　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己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詁】高誘呂覽注服法服也君子小人各有制田有封洫【詁】高誘呂覽注封界洫溝也杜本此　廬井有伍【詁】廣雅廬舍也杜本此　大人之忠儉者釋文大人或作大夫非　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惟君用鮮【詁】鄭元儀禮注鮮新殺者杜注云野獸非義訓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呂覽引作貯之衆經音義引傳亦同【詁】說文褚卒也一曰製衣按周禮廛人注褚藏釋文云本或作貯或作褚是貯褚古字通高誘呂覽注引此即作貯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呂覽作賦之　孰殺子產吾其與之【詁】賈逵國語注云一井為疇九夫為一井也高誘呂覽注疇猶助也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詁】高誘呂覽注殖長也子產而死呂覽作若死　誰其嗣之【詁】高誘呂覽注嗣續也杜本此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詁】鄭元禮記注偷苟且也杜本此　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釋文本或作民生无幾何五行志引傳亦作民生幾何　誰能無偷漢書引無作无　朝不及夕將安用樹漢書引安作焉　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

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爲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宏多是以有平丘之會　齊子尾害閭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我問師故夏五月子尾殺閭丘嬰以說于我師工僂灑渻竈孔虺賈寅出奔莒出羣公子　公作楚宮穆叔曰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服虔云胡歸姓之國也史記集解杜取此　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己亥孟孝伯卒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服虔云齊謚也同上　公子裯■世本作稠徐廣曰一本作祒音紹說文引春秋傳曰有空裯按徐廣云裯本作祒音紹今攷祒禱裯音皆同疑空禱應作公禱又昭二十二年有定禱字亦與空禱相似吾友段大令若膺又云昭二十五年有季公鳥或即是今並存二說以俟攷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服虔云無母弟則立庶子之長同上　年鈞擇賢義鈞則卜諸刊本皆作均今从石經宋本改正　古之道也非適嗣諸本作嫡亦从石經改正　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服虔云言無成人之志而有童子之心同上　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癸酉葬襄公　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廣雅充滿也斥廣也按下二句史記索隱引張揖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說文閈門也閎巷門也按杜注閎門也本爾雅衖門謂之閎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說文葺茨也按杜注覆也義亦通李涪刊誤云牆壞葺之而已何云繕完此當是繕字葺牆字誤爲完也書曰燮字摩牆足以爲證段若膺云完當是院字院周垣也牆垣蔽也因其所壞者垣故文伯之譏亦不旁及說文院爲寏之重文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正義匄士文伯名也晉宋古本及釋例皆作丐俗本作匄此士文伯是范氏之別族不宜與范宣子同名今定本作匄恐非按元和姓纂七引世本晉大夫司功景子其先士丐也廣韻引世本又云司功氏士丐弟佗爲晉司功因官爲氏今攷此傳子產壞館垣而士文伯獨讓之則文伯當亦爲晉司功之官諸侯之館是其所司故下傳云趙文子使文伯謝不敏亦其證至正義云文伯爲范氏別族當有所據俟再攷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按孟子曰一日暴之又曰秋陽以暴之說文㬥晞也又暴字下注暴也蓋二字轉相訓蓋暴防日色露防露氣暴主晝露主夜觀下言燥溼可知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溼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說文庳中伏舍一曰屋庳張載魏都賦注引作埤李善射雉賦注曰埤短也埤與庳古字通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詩毛傳易治也杜本此　圬人以時塓館宮室■按說文作杇云所以塗也杜本此　圬杇古字通又墁字亦通作槾說文槾杇也廣雅塓塗也塓與墁同張載魏都賦注引傳作墁云墁塗也杜注本廣雅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鄭司農周禮注展具也

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夭厲不戒■六經正誤云天厲不戒疏及臨川本作天地之天厲者天之癘氣猶周官司救所謂天患今从石經宋本定作天厲哀元年傳云天有菑癘注厲疾疫也更是一證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賈服王注皆讀贏爲盈盈是補也故皆訓爲受本疏說文贏有餘賈利也按杜取賈服說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釋文讀者亦以夫爲下句首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詩協作洽辭之繹矣詩繹作懌釋文同云繹又作懌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　莒犂比公後漢書犂作黎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書曰莒人弒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　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通路也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服虔云延延陵也州來邑名季子讓王位升延陵爲大夫食邑州來傳家通言之本疏酈道元云淮水又北逕下蔡故城東故州來之城也吳季札始封延陵後邑州來故曰延州來矣巢隕諸樊閽戕戴吳■說文戕搶也他國臣來弒曰戕按戴吳爲樊巢牛臣射殪正屬他國臣天似啟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啟季子也若天所啟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啟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

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按說苑政理篇亦載此事作子大叔善決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說苑政理篇作族姓變立今說苑本立上衍一而字惠棟曰變立即古文班位字也古讀變爲辨辨爲班古文位作立劉歆傳曰春秋傳多古字古言乃知向所據者皆古字也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爲新序作胡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新序作忠信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韋昭國語注道通也杜本此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服虔載賈逵語云是歲孟僖子卒屬其子使事仲尼仲尼時年三十五定以孔子爲襄二十一年生也本疏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說文愿謹也杜本此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

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廣雅榱椽也按說文榱椽也釋注字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高誘淮南注制裁也杜本此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廣雅庇寄也高誘呂覽注庇依蔭也下同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爾雅貫習也杜本此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玉篇引作猶若面焉風俗通作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五行志引無威字言於衛侯曰令尹以君矣■服虔云言令尹動作似君儀故曰以君矣本疏按服訓以為用正義稱明年傳文云二執戈者前矣是用君儀也諸本反云俗本作以誤惠棟云古文以字作㠯與似通故譌作似將有他志五行志他作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廣雅畏威也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文選注引聞作問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釋文棣本又作逮按孔子閒居篇作威儀逮逮不可選也■孔安國書傳選數也杜本此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詩毛傳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杜本此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衛書國作邦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廣雅止禮也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春秋左傳詁十四

陽湖洪亮吉稚存著

傳

昭公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詁】孫叔敖碑作五舉案唐石經初刻亦作五後加人旁非也惠棟云伍尚伍員字同古今人表五子胥亦不从人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詁】說文褊衣小也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詁】鄭元禮記注除地曰墠杜本此 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詁】服虔云莊謂楚莊王圍之祖共王圍之父儀禮疏杜取此 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詁】廣雅莽草也如淳漢書注草深曰莽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惟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惟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文選注引傳作苞 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諸本作雍今从釋文改 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詁】鄭元周禮注祧遠祖廟杜本此 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詁】詩毛傳櫜韜也韜弓謂之櫜 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于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詁】小爾雅駕陵也杜本此 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詁】說文謗毀也讟怨也方言讟謗也案杜注讟誹也義亦同方言又賈逵國語注讟媟也義亦通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蔉文選注作薅【詁】說文穮耕禾間也春秋傳曰是穮是衮案今本作蔉非杜注壅苗爲蔉今攷說文秄壅禾本也杜說未知何據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能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詁】服虔云設服設人君之服二句从惠本增 二人執戈在前在國居君離宮陳衞在門本疏 王逸楚辭章句離列也杜注陳也義亦同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詁】服虔云蒲宮楚君離宮言令尹在國已居君之宮出有前戈不亦可乎同上 楚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犂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五行志引作閔 【詁】說文愍痛也服虔云愍憂也代伯州犂憂公子圍代子羽憂子晳同上 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衞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詁】說文婉順也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詁】詩毛傳字愛也杜本此 子與子家持之釋文持或作恃誤 皆保世之主也齊衞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五行志引憂下多矣字無下憂字 言以知物【詁】韋昭國語注物類也其是之謂矣 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詁】說文嬻媟嬻

也案讀讚古字通故杜注云讀便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
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踁曰■孫偷唐韻
梁其踁魯伯禽子梁其之後貨以藩身■說文藩屏也子何愛焉
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
之爲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
焉■韓非子曰牆之壞也必通隙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
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
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
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
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
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汙■詩毛傳汙煩也杜本此出不逃難其何患
之有患之所生汙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
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
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
疆埸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
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
有觀扈■地理志東郡畔觀應劭曰夏有觀扈世祖更名衛國又
右扶風鄠故國有扈國亭扈夏啓所伐杜本此商有姺邳■說文姺
殷諸侯爲亂疑姺也春秋傳曰商有姺邳邳奚仲之後湯左相仲
虺所封國說文同呂覽有侁氏以伊尹爲媵送女漢書殷之韋也以
有娀及有莘案莘姺侁莘並同音蓋即有莘國地理志東海郡下
邳縣杜本此周有徐奄■書序成王伐淮夷遂踐奄淮夷與奄同時
伐之此徐奄連文故以爲徐即淮夷賈逵亦然是相傳說也本疏杜取
此服虔云一日魯公所伐徐戎也同上自無令王諸侯逐進■漢書
集注逐競也杜本此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爲盟主
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吳濮有釁■

孔安國云廣濮在江漢之閒史記集解杜本此楚之執事豈其顧盟莒之
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
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
楚人許之乃免叔孫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
二章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
彊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
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說文解字云
威滅也从火戌火死于戌陽氣至戌而盡詩曰赫赫宗周褒姒威
之釋文滅如字詩作威彊不義也令尹爲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
■說文懦駑弱者也杜本此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
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爲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
矣　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
孟禮終趙孟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
■鄭元禮記注一獻士飲酒之禮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
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辭私
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爲客禮終乃宴穆叔賦
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曰小國爲蘩大國省穡而用之
其何實非命■元劉用熙曰實疑適字之誤子皮賦野有死麕之
卒章釋文書亦作卒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穆
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
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　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地理志
潁川郡陽城陽乾山潁水所出東至下蔡入淮杜本此館於洛汭■
水經洛水又東北過鞏縣又北入于河案館蓋在洛水入河之處
杜注亦同說文汭水相入也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
其魚乎吾與子弁冕■說文覍冕也杜本此惠棟曰釋文云弁端委
無冕字故杜訓爲冕冠傳文蓋衍冕字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

力也■服虔云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文德之衣尚褒長故曰委
本疏　子盍亦遠績禹功■爾雅績繼也說文績緝也義並通案杜注
勸趙孟使纂禹功訓亦本此正義合繼緝本訓別引釋詁文云績
亦功也失之遠矣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
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
耄及之者■惠士奇曰大雅抑詩云借曰未知亦聿既耄耄當時
之語云亦然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
不謀夕弃神人矣神怒民叛五行志叛作畔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
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　叔孫歸曾夭
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夭謂曾阜曰旦及日中吾知罪
矣魯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一
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囂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
指楹曰■說文楹柱也杜本此　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　鄭徐
吾犯之妹美■廣韻曰鄭公子有食采于徐吾之鄉後以為氏惠
棟曰據此則子南子晳爭同姓以為室也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
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惟所
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晳盛飾入布幣而出子
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抑子南
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晳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
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說文衝
通道也春秋傳曰及衝以戈擊之案今本作擊之以戈杜本同子
晳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
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
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
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
子晳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

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
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
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
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釋文上蔡字音素葛反說文
作𥻆从殺下米玉篇𥻆𥻆散也書作蔡字惠棟曰漢宣帝元康
三年詔曰骨肉之親粲而不殊嵇康琴賦曰新衣翠粲李善曰子
虛賦翕呷萃蔡張揖曰萃蔡衣聲也案子虛賦文作萃蔡蔡愚謂
漢書文選粲字皆蔡之誤粲本與蔡通故又作蔡禹貢曰二百里
蔡鄭康成注云蔡之言殺減殺其賦減殺者猶末減也叔非首謀
處从末減之科故不殺而囚之如此則不必改字而義亦得矣小
爾雅曰蔡法也今案周書作洛篇管叔經而卒然則管叔亦非周
公殺之乃自經耳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
於諸游　秦后子有寵於桓■案后子當係秦公子鍼之字此下
杜用韋昭說又云鍼字伯車疑非伯車當係別一人如二君於景
其母曰弗去懼選■說文選遣也一曰選擇也案杜注選數今孜
遣義較杜注為長遣選古字同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
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徐堅云在蒲
反夏陽津今蒲津浮橋是其處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
事八反■服虔以為每十里置幣車一乘千里百乘以次相授
車車皆日行一百六十里謂从絳向雍去而復還一享之間八度
至也本疏　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于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
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
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
其曷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
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
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石經天作夭誤　對曰有焉

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諸本作熟今从外傳及五行志改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說文云稔穀孰也春秋傳曰鮮不五稔趙孟視蔭曰■說文蔭草陰也案杜注蔭日景也義亦通釋文蔭本亦作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爾雅愒貪也說文翫習猒也春秋傳曰翫歲而愒日愒息也又忨字下云忨貪也春秋傳曰忨歲而潵日案杜注取後一說外傳作忨日而潵歲韋昭云忨愉也潵遲也說文忨字下所引或外傳文但小異耳其與幾何　鄭爲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初學記引作閨門實薰隧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孔安國書傳崇聚也杜本此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釋文阨作隘■說文阨塞也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徇■說文狥行示也司馬法斬以狥案集韻云狥或作徇徇是狥乃徇之本字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服虔引司馬法云五十乘爲兩百二十乘爲伍八十一乘爲專二十九乘爲參二十五乘爲偏彼皆準車數多少以爲別名此傳去車用卒而有此名不以車數爲別也宋本疏二十六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吳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於是莒務婁瞀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與常儀靡奔齊君子曰莒展之不立弃人也夫人可弃乎詩曰無競惟人諸本作唯从石經宋本改正善矣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論衡作臺台水經注同爲祟■說文祟神禍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

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賈逵云曠大也史記集解案杜注曠林地闊蓋不从賈義今攷李善文選注引作曠林足證賈義爲長也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賈逵云后帝堯也臧善也同上遷閼伯于商丘■賈逵云在漳南同上主辰■服虔云辰大火主祀也同上杜取此商人是因■服虔云商人契之先湯之始祖相土封閼伯之故地因其故國而代之同上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服虔云在汾澮之間同上主參■服虔云主祀參星同上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賈逵云唐人謂陶唐之允劉累事夏孔甲封于大夏因實沈之國子孫服事夏商也同上服虔以唐人卽是劉累本疏杜取此其季世曰唐叔虞■服虔以爲唐叔虞卽下句邑姜所生者也同上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服虔云邑姜武王后齊大公之女史記集解杜取此說文娠女身動也案娠震古字通史記漢書列傳文並作娠應劭曰娠動懷任之意孟康曰娠音身漢書身多作娠古今字也後漢書凡娠字皆作姙杜注懷胎爲震亦假娠字謂夢帝謂己■賈逵云帝天也己武王也同上服虔云己武王也本疏余命而子曰虞地理志命引作名水經注亦同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石經古文虞作众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史記封作國惠棟曰尚書序武王旣勝殷邦諸侯又康誥序云以殷餘民邦康叔孔氏云國康叔爲衞侯此傳依史記當云邦大叔古字邦封同見書疏漢諱邦改爲國故云國大叔也下文封諸汾川同案惠說是惟云傳依史記當云邦大叔非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史記裔作賓爲元冥師生允格臺駘■服虔云金天少昊也元冥水官也師長也昧爲水官之長允格臺駘兄弟也史記集解杜取此廣雅裔遺也杜本此臺駘能業其官■服虔云修昧之職同上杜取此宣汾洮■賈逵云宣猶通也汾洮二水同上杜取此案洮水酈道元以爲卽今涑水司馬彪云洮

水出闕喜縣故王莽以爲洮亭杜預釋地及正義云洮水闕不知所在蓋不攷也障大澤【注】服虔云陂障其水也同上取此 杜 以處大原【注】服虔云大原汾水名同上 帝用嘉之【注】服虔云帝顓頊也同上取此 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注】賈逵云四國臺駘之後也同上杜取此 今晉主汾而滅之矣史記作主汾川【注】賈逵云滅四國同上 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史記作汾洮神也水經注亦同 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注】賈逵以爲禜禜禮用幣本疏 服虔云禜爲營欑用幣也若有水旱則禜祭山川之神以祈福也史記集解杜參用賈服說 惠棟曰鄭康成注周禮引此傳云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賈公彥曰鄭君所讀春秋先日月與賈服不同說文云禜者設緜蕝爲營以禳風雨雪霜水旱癘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是許君所讀春秋亦與鄭同史記所載同賈服 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注】服虔云湫著也底止也本疏 以露其體【注】方言露敗也廣雅同 茲心不爽【注】小雅爽明也 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晳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注】說文怙恃也 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史記作平公及叔嚮曰晉博物君子也 博物君子也重賄之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外傳作醫和 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說文引樂上有作字 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注】荀卿子曰詩者中聲之所止也楊倞曰詩謂樂章所以節聲音至乎中而止不使流淫也 於是有煩手淫聲【注】服虔謂鄭重其手而音淫過公羊疏 許慎五經通義云鄭重之音使人淫過初學記 慆堙心耳文選注作堙 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注】說文慆說也 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注】服虔云風東方雨西方陰中央晦北方明南方惟天地不變惟晦明所屬詩疏 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注】賈逵以末疾爲首疾謂首眩也本疏 惠棟曰逸周書曰元首曰末易卦初爲本上爲末故上爲首爲角杜據素問以四支爲四末故謂末疾爲四支然不及賈注之當 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御諸本作禦從釋文改正 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爲蠱【注】說文蠱腹中蟲也春秋傳曰皿蟲爲蠱淫溺之所生也梟桀死之鬼亦爲蠱 穀之飛亦爲蠱【注】爾雅釋器康謂之蠱郭璞曰米皮簸之揚之康秕在前故云穀之飛外傳蠱之慝穀之飛實生之 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犨櫟郟【注】地理志犨屬南陽郡陽翟郟屬潁川郡譙周古史攷曰鄭屬公入櫟即陽翟本疏杜取此 鄭人懼子產

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弒之 韓非子姦劫篇以其冠纓絞王殺之孫卿子曰以冠纓絞之說文絞縊也杜本此 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史記幕作莫 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廄尹子晳出奔鄭殺大宰伯州犂于郟 韋昭國語注郟後屬鄭鄭衰楚取之昭元年葬王于郟謂之郟敖是也杜本此 葬王于郟謂之郟敖史記敖作夾古今人表同 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 服虔云問來赴者史記集解 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 爾雅底致也杜本此 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 詩大雅鰥作矜案定四年引詩又作矜古字通也 不畏彊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惟命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 鄭元禮記注忌畏也 楚靈王即位薳罷爲令尹薳啓彊爲大宰鄭游吉如楚葬郟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　十二月晉既烝 爾雅烝冬祭名杜本此 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 服虔以孟爲趙盾子餘爲趙衰本疏 惠棟據趙世家以孟子餘爲共孟及衰 甲辰朔烝于溫 服虔云甲辰朔夏十一月朔也同上 又云祭人君用孟月人臣用仲月禮記疏 庚戌卒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

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大史氏 鄭司農云史官主書周禮疏 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賈逵云周禮盡在魯矣史法最備故史記與周禮同名疏序 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鄭衆賈逵等或以爲卦下之彖辭文王所作爻下之象辭周公所作本疏 鄭衆賈逵虞翻陸績之徒以易有箕子之明夷東鄰殺牛皆以爲易之爻辭周公所作疏序 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 方言彌縫也廣雅縫合也 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 服虔云譽游也宣子游其樹下夏諺曰一游一豫爲諸侯度本疏 說文譽稱也杜本此 案服注雖據孟子究當從本訓爲長觀下武子云云可知惠棟曰孟子稱夏諺作豫趙岐章句云豫亦游也春秋傳曰季氏有嘉樹宣子譽焉周易序卦曰豫必有隨鄭康成注引孟子吾君不豫以爲證則知此傳譽字本作豫故服趙互引爲證孫子兵法曰人效死而上能用之雖優游暇譽令猶行也外傳作暇豫李善云豫與譽古字通 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見子雅子雅召子旗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子尾見彊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惟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 服虔云所以寵異不與齊衆女等言齊國如此好女甚少案服說則少讀如字 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 郡國志太原郡中都劉昭注昭二年執陳無宇于中都即此 少姜爲之請曰送從逆班 方言班徹列也杜本此 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　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 服虔云郊勞近郊三十里詩疏 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爲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宏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

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
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
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說文遽傳也案說文與爾雅略同杜本
此　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
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
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
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
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說文褚
卒也方言卒或謂之褚廣雅亭父褚卒也案杜注云褚師市官義
亦本此蓋屬褚卒之長耳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
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
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
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叔向言陳無
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
君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為盟主且少姜有
辭冬十月陳無宇歸　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

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
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
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
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
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惟懼獲戾豈敢憚
煩少齊有寵而死諸本作少姜今从石經鄭文改正　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
不惟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
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鄭元周禮注引作火星中而寒暑退詩豳風疏禮記檀弓疏所引亦同■服
虔云火大火星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退季夏大
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是火為寒暑之候是也詩疏　此其極也能無
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
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　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　齊侯
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
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
焜燿寡人之望■說文焜煌也燿照也服虔云焜明也燿照也言
得備妃嬪之列照明己之意望也本疏　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
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大公丁公■
說文徼循也韋昭國語注徼要也杜本此　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
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王逸楚詞章句遺餘也杜本
此　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爾雅董正也薛綜西京賦
注振整理也杜本此　以備嬪嬙釋文嬙又作牆　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
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
之中釋文縗本又作衰　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
有晉國賜之內主豈惟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
寵嘉之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
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
齊舊四量豆區釜鍾■鄭元考工記注四升為豆四豆曰區四區
曰釜釜十曰鍾廣雅四升曰梪四梪曰區區四曰釜釜十曰鍾案
釜鬴豆梪音近義同杜本此　顧炎武云毛晃云豆當音斗後人誤作
俎豆之豆用之攷工記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豆古斗字案惠棟云
案考工梓人云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
一豆矣一獻三升則十升不得為四升之豆故鄭注云豆當為斗
陶人云豆實三而成觳先鄭云觳受三斗聘禮記有斛案聘禮
記云十斗曰斛安得云觳受三斗故鄭據旊人云豆實三而成觳
則觳受斗二升明觳不得為斛豆不得為斗也四升為豆各自其
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

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說文雉入海化爲蜃蛤蜃屬有三皆生於海蛤厲千歲雀所化秦人謂之牡蠣海蛤者百歲燕所化也魁蛤一名服累老服翼所化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諸刊本作餧今从石經改正■服虔云三老者工老商老農老本疏案杜注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蓋本詩魯頌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賈逵云燠厚也休美也釋文及本疏服虔云燠休痛其痛而念之若今時小兒痛父母以口就之曰燠休代其痛也本疏案杜注燠休痛念之聲蓋取服說或云燠休依注讀爲嫗煦毛若盧以爲溫煦安息之意讀如本字亦通今攷考工記工人蹙于䐡而休于氣鄭康成注休讀爲煦煦則毛說是也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服虔云相隨也本疏案正義云定本相作祖沈彤云胡公爲周始封陳之祖箕伯與胡公大人傳只平數之則相乃祖字之誤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說文殣道中死人人所覆也荀悅曰道殣謂之殣韋昭从毛傳曰道冢爲殣案杜注云餓死爲殣蓋隨文生訓究不若以上諸說之確也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說文悛止也慆悅也案杜注慆藏也蓋改字作韜然不若本訓爲是昭元年子羽曰子招樂憂即是此意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服虔云讒鼎疾讒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一云讒地名禹鑄九鼎于甘讒之地故曰讒鼎也曰昧旦丕顯■說文昧爽也旦明也一曰闇也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惟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說文湫隘下也春秋傳曰晏子之宅湫隘隘陋也籀文隘从阜隘聲也塵鹿下揚土也杜略本此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韓非子難二云請徙子家豫章之圃說文爽明也塏高燥也杜本此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以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沈彤云此上當脫鄰人辭室一句下文違卜不祥等語乃喻使勿辭也晏子語亦有脫文或且字爲曰字之誤非宅是卜惟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於晉國■服虔云鄭僖公之爲太子豐與之俱適晉本疏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地理志河內郡州水經沁水又東過州縣北注縣故州也春秋左傳周當作晉以賜鄭公孫段六國時韓宣子徙居之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爲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初州縣欒豹之邑也及欒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晉之別縣不惟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爲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

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爲之請之爲其復取之之故　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爲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禮記注引作敬叔不入案禮記檀弓云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案韓非子曰私怨不入公門一說忌忌日故云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　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蠆爲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　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修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案廣雅猜疑也本杜此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案說文坌埽除也从土弁聲讀若糞是坌爲糞本字禮記埽席前曰拚是又坌字或體裏祿曰聘禮埽館于大夫大夫將吉則張趯大夫吉送少姜故埽館焉故今云糞除先人敝廬舍廟中故云先人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　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　八月大雩旱也　齊侯田於莒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釋文種種本亦作董董余奚能爲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九月子雅放盧蒲嫳于北燕　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　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案韋昭云雲夢在華容縣水經注案元和郡縣志云左傳邧夫人女弃子于夢中無雲字云楚子濟江入雲中復無夢字以此推之則雲夢二澤本自別矣而禹貢爾雅皆云雲夢者蓋雙舉二澤言之故後代以來通名一事故左傳曰田于江南之雲夢也又楊雄羽獵賦奢雲夢李善注曰雲夢楚藪澤名也左氏傳曰楚靈王與鄭伯田于江南之雲夢據此二條則是一本有雲字也　齊公孫蠆卒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嬀將始昌二惠競爽猶可案廣雅爽猛也案蓋言二惠猶可耳似較杜注爲長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古今人表作椒擧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劉向新序易作難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閒君若苟無四方之虞案詩毛傳虞度也本杜此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弗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案新序逞作盈案盈逞二字古通如欒盈史記作欒逞是也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惟天所相案詩毛傳相助也本杜此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弃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案說文殆危也本杜此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新序濟作衛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新序無國字是三殆也四嶽案爾雅釋山河南華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李巡曰華西嶽華山也岱杳嶽泰山也恆北嶽恆山也衡南嶽衡山本杜此三塗案服虔云

三塗大行轘轅崤澠也謂三塗爲三處道也本疏 一云三塗大行轘
轅崤澠塗道也水經注 京相璠曰山名也同上 案杜注在河南陸渾縣
南以釋昭十七年傳文據昭十三州志亦云三塗山在陸渾縣東南
然尋繹上下文義當以服義爲長陽城■地理志潁川郡陽城有
陽城山杜本此 大室■地理志潁川郡崇高武帝置以奉大室山是
爲中岳有大室少室山廟杜本此 荊山■地理志南郡臨沮禹貢南
條荊山在東北杜本此 中南新序作終南■地理志右扶風武功大壹山
古文以爲終南杜本此 鄭道元云終南山杜預以爲中南案此是左
傳舊本本作終南杜氏定爲中南也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文選注引
一作是非一姓 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服虔冀州論曰冀州北接燕代從
世謂代爲馬郡初學記 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
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享神人新序享作事古文享字通■易子夏傳享
通也杜本此 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
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
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新序作里克非作 而獲文公是以
爲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案新序敵作狄非邢非喪于狄也
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二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
新序又作有 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新序隕作實 周是以
興夫豈爭諸侯新序諸侯下有於字 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
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晉
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
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
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
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案論衡引作魯邾宋衛
不來非曹畏宋邾畏魯魯衛逼於齊而親於晉惟是不來其餘君
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

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 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御乎
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服虔
云陸道也北陸言在謂十二月日在危一度周禮疏杜取此 西陸朝覿而
出之■服虔云不言在則不在昴謂二月日在婁四度謂春分時
奎婁晨見東方而出冰是公始用之同上 鄭元答弟子孫皓問曰西
陸朝覿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夏班冰是也案杜注與鄭異劉炫
云春分奎星已見杜以夏三月仍云奎始朝見非其義矣鄭服杜
三說鄭爲近之說文霸見也昴白虎宿星案覿當作霸詩疏引鄭
康成云四月昴則見服虔云春分之中奎始晨見東方蟄蟲出矣
故以是時出之給賓客喪祭之用詩疏 又以爲出之即是仲春啓冰
本疏 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說文作冱■案說文無沍冱二字玉
篇有之云沍閉塞也胡故切冱寒也亦胡故切今从宋本及諸刻
本作沍又案漢書郊祀志秋涸凍師古曰涸讀如沍沍凝也音下
故反並引左傳文史記索隱曰案字林涸竭也下各反小顏云涸
讀與沍同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服虔云祿位謂大
夫以上賓客食喪有祭祀詩疏 賓食初學記引作賓客 喪祭於是乎用之其
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服虔云司寒司陰之人元冥也靜
藏冰致寒氣故祀其神同上 其出之也桃弧棘矢■說文弧木弓也
服虔云桃所以逃凶也棘矢者棘亦有箴取其名也蓋出冰之時
置此弓矢於凌室之戶所以禳除凶邪將御至尊故慎其事爲此
禮也本疏 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
浴用冰祭寒而藏之初學記引此據上有司字 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
畢賦■服虔云火出于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周禮疏
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
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
無愆陽■周書時訓曰草木不實蔽是爲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

風秋無苦雨[redacted]服虔云害物之雨民所苦 詩疏 雷不出震[redacted]說文云
震劈歷振物者服虔云震驚也 漢書集注 無菑霜雹癘疾不降[redacted]說文
癘惡疾也民不夭札[redacted]鄭司農周禮注札謂疾疫死亡也越人謂
死爲札 杜本此 今藏川池之冰弃而不用風不越而殺[redacted]高誘淮南
王書注越散也 杜本此 雷不發而震雹之爲災誰能禦之七月之卒
章藏冰之道也 夏諸侯如楚魯衞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
以時祭衞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
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愼
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redacted]汲郡古文夏啓元
年帝卽位於夏邑大饗諸侯于鈞臺歸藏啓筮曰昔夏后氏啓筮
亨神于大陵而上鈞臺枚占皋陶曰不吉逵山易曰啓筮亨神于
大陵之上酈道元云卽鈞臺也郡國志潁川郡陽翟有鈞臺夏棣
曰魏大饗碑夏啓均臺之享均古鈞字享古亨字商湯有景亳之
命[redacted]汲郡古文云帝癸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商會諸侯于景亳
遂征韋商師取韋遂征顧酈道元云所謂景亳爲北亳矣周武有
盟津之誓 釋文孟本又作盟孟盟古字通 [redacted]案水經注引論衡云與八百諸侯同
此盟尚書所謂不謀同辭也故曰盟津亦曰孟津地理志引禹貢
作盟津師古曰盟讀曰孟津在洛陽之北都道所湊故號孟津孟
長大也成有岐陽之蒐[redacted]汲郡古文云成王六年大蒐于岐陽晉
語云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爲荆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卑守
燎故不與盟賈逵云岐山之陽 史記集解杜取此 康有酆宮之朝[redacted]汲郡
古文云康王元年朝于酆宮服虔云酆宮成王廟所在也 同上 說文
酆周文王所都在京兆杜陵西南穆有塗山之會[redacted]汲郡古文穆
王三十九年會諸侯于塗山郡國志九江郡平阿有塗山禹所[illegible]曰
山在會稽左傳穆有塗山之會 杜本此 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
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

曰吾用齊桓[redacted]服虔云召陵之盟齊桓退舍以禮楚靈王今欲其
意是以用之 本疏 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
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
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
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
者 諸本脫所字今從石經宋本增入 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
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redacted]韓非子十過篇云宋大子後至執而
囚之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redacted]服虔云
墮輸也言將輸受宋之幣于宗廟案詩小雅正月箋左傳曰寡君
將墮幣焉服注云墮輸也是訓輸爲毀壞之義子路將墮三都是
也定本墮作隳敢謝後見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楚子
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
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redacted]韓非子作有戎之會汲郡
古文云帝癸十一年會諸侯于仍有緡氏逃歸遂滅有緡賈逵云
仍緡國名也 史記集解杜取此 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redacted]史記作紂爲
黎山之會韓非子黎丘之蒐汲郡古文云帝辛四年大蒐于黎服
虔云黎東夷國名也子姓 同上杜取此 案說文𨛫殷諸侯國在上黨東
北今考黎正在紂都之東百餘里服虔云黎東夷之國是也杜注
亦見及此而又注曰黎黨不考之故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
[redacted]汲郡古文云幽王十年春王及諸侯盟于大室明年申人鄫人
及犬戎入宗周弑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弃命也今君
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
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弃善亦如之
德遠而後興[redacted]案遠惡漢書作惡遠案德遠句對秋七月楚子以
諸侯伐吳宋大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
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

報者可以戮人慶封惟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redacted]案呂覽載此事云毋或如齊慶封弒其君以士其大夫高誘注弱其孤爲殺崔成崔彊亡其大夫謂崔杼盟而死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于鄢楚子欲遷許于賴使鬭韋龜與公子弃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　九月取鄫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　鄭子產作丘賦[redacted]服虔以爲子產作丘賦者賦此一丘之田使之出一馬三車復古法耳丘賦之法不行久矣今子產復修古法民以爲貪故謗之本疏　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爲蠆尾[redacted]說文蠆毒蟲也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漢書引作何恤人之言爾雅疏愆作僭从籀文[redacted]荀卿子載是詩曰長夜漫兮永思騫兮大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redacted]說文涼薄也从水京聲廣雅云涼薄也曹憲曰音良世人作涼薄之涼水旁著京失之此杜本　惠棟曰薄即薄字郭忠恕汗簡云古爾雅涼作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redacted]服虔云曹景十五滕隱七年疏偪而無禮鄭先衛亡偪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　冬吳伐楚入棘櫟麻[redacted]水經注女水東逕櫟亭北春秋之棘櫟也今城在新蔡故城西北半

淪水杜預以爲在東北未詳史記索隱引譙周云鄭縣東北有棘亭新蔡縣東北有櫟亭麻即襄城縣故麻城是也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汭後漢書注引作沈尹戌誤葴尹諸本或作箴或作咸並誤从宋本改宜咎城鍾離薳啓彊城巢然丹城州來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　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redacted]韓非子內儲篇叔孫有子曰壬壬兄曰丙即孟仲也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redacted]說文僂尪也深目而豭喙[redacted]說文豭牡豕也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文選注引作旦而瞻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redacted]案傳云穆子還過庚宗婦人獻熊何校本改雉穆子問之曰女有子乎曰余子已能奉雉而從我矣文選注問其姓[redacted]廣雅姓子也杜本此　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redacted]皇侃禮記義疏云唯諾人應爾是也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爲豎有寵長使爲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蕕文選注引作田于蒲丘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叔孫爲孟鍾曰爾未際[redacted]賈逵注際接也小爾雅際接也蓋文際壁會也杜本爾雅饗大夫以落之[redacted]服虔云以豭豚釁落詩疏杜本此　既具使豎告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爲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redacted]案韓非子載此事云豎牛謂叔孫何不見壬於君乎叔孫曰孺子何足見也豎牛曰壬固已數見於君矣君賜之玉環已佩之矣案此則

正義所言非是惠氏補注所見亦同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泄見諸本作洩今從釋文改下同告之飢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redacted]案越人難經五十一難云病有欲見人者不欲見人者欲見人者病在府也不欲見人者病在藏也府者陽也陽病者欲得寒又欲見人藏者陰也陰病欲得溫又欲閉戶獨處惡聞人聲使置饋于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redacted]傳曰牛不進叔孫饋空器而還之示君已食文選注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公使杜泄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泄於季孫而去之杜泄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泄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為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是弃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泄告于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泄曰夫子惟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redacted]列子云越東有輒木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張湛注引此為證云鮮謂鮮少也季孫命杜泄杜泄曰卿喪自朝[redacted]服虔云卿葬二鮮從朝出正門卿佐國之楨幹君之股肱必過于朝重之也本疏案杜注依服說當以服氏為是魯禮也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群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redacted]服虔云使亂大和順之道上同案昭子名婼說文婼不順也或亦以殺適立庶亂大順之道故取不順以為名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家語引作破[redacted]案文披猶分也釋文音義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為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redacted]惠棟曰古言時皆謂四時此言十時為分一日為十時以當王公至臺之十位杜注用十二時與傳不合自王以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redacted]服虔云融高也詩疏其當旦乎故曰為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火[redacted]劉用熙云離為火三字於上下文不通實疑衍文火山山敗於人為言敗言為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為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為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　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為莫敖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於汜勞屈生於菟氏水經注引作兔氏[redacted]酈道元云野兔水上承西南兔氏亭北野兔陂春秋傳云鄭伯勞屈生於兔氏者也晉侯送女于邢丘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丘　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

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公羊作子家駒漢書淮南子並同）■世本仲遂生莊公之子東門襄仲（禮記注）又云遂產子家歸父及昭子子家羈也（史記索隱）案楊倞荀子注子家羈公子慶之孫歸父之後名羈字駒今攷歸父爲仲遂之子則莊公之孫公子慶係桓公之子與歸父支族迥別司馬貞又云子家羈字懿伯案懿伯乃子家謚非字也倞及貞說不足據當以世本爲正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方言屑屑不安也廣雅屑勞也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服虔曰京有索亭北征記又有索水（續漢書補注）案晉書地道記京有大索亭小索亭索音柵故水經或作柵酈道元引作鄭子皮勞叔向于索水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攷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閽以羊舌肸爲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薳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說文珪古文圭剡上爲圭半圭爲璋享覜有璋■鄭衆皆以享爲獻（釋文說文）諸侯三年大相聘曰覜覜視也鄭氏先儒以爲朝聘之禮使執圭以致主國之君乃行享禮獻國之所有覜見也謂行享禮以見主國之君也（本疏）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几而不倚■說文几踞几也案今本作机非賈公彥儀禮疏引此作几今據改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陪鼎■鄭司農云飧夕食也（周禮注）服虔云陪牛羊豕鼎故云陪鼎（本疏）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文選注引作魯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廣韻从廾）女齊■晉語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晉書乞伏傳檀載記宗敞云叔向撫女齊之子是也案此則女齊蓋先叔向死梁丙張骼輔躒（釋文躒本作櫟）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爲公族大夫■世本晉韓厥生無忌無忌生襄襄生魯爲韓言氏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賈逵云二人韓氏族（本疏）叔禽叔椒子羽■賈逵云皆韓起庶子（同上杜取此）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服虔云伯華叔向叔魚季夙（同上）晉人若喪韓起楊肸■案地理志河東郡楊縣應劭曰楊侯國即春秋時叔向采邑以邑爲氏故曰楊肸也劉昭注郡國志亦云楊叔向邑漢名臣奏載張衡說曰晉大夫食采于楊爲楊氏食我有罪而楊氏滅惠棟曰楊字从手不从木今攷張衡說見漢書注亦不言字當从手自宋楊南仲欲引楊雄爲祖始造異說以爲子雲之姓當从手旁而并春秋時晉國之屬邑亦改之不知左傳史記漢書並在不可誣也楊修云吾家子雲老不曉事三云兩漢士大夫最重氏族倘非一姓則宏農華族又豈假成都僻姓以自引重乎明楊雄之楊本當从木其諸刊本从手者

晉北宋以後惑于甯仲之說好奇而改也惠氏亦爲其說所奪欲
引以改經誤矣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
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
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redacted]案謂以婚姻而易仇
怨也語意極明或疑作以怨易親恐誤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
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redacted]服虔云何不可有
之如是 閒上 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爲韓子禮王欲敖叔向
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圉[redacted]陳留風俗
傳書陳地苦楚之難修干戈于竟以虞其患故曰圉案圉縣前漢
屬淮陽國後漢屬陳留杜注云鄭地亦約略之辭辟不敢見禮也
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
用善人民之主也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
書尊地也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
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爲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
乎請歸之閒而以師討焉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莒人來討不
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
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薳射以繁揚之師會于夏汭越大夫常
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聞吳師出薳啟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
人敗諸鵲岸[redacted]案鵲岸引左傳杜注廬江舒縣有鵲尾渚又引十道
志云南陵有鵲洲楚子以馹至于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 古今人表作厥由
犒師[redacted]韓非子曰沮衛蹶融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
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
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
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怠而忘其死亡無
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redacted]說文馮馬行疾也方言廣雅馮怒也
案此則馮怒當依疾怒較杜注馮盛之訓爲長虐執使臣將以釁
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
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
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
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
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薳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
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
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薳啟
彊待命于雩婁[redacted]服虔云雩婁楚之東邑 史記集解 地理志廬江郡雩
婁禮也　秦后子復歸於秦景公卒故也

春秋左傳詁十五

陽湖洪亮吉稚存著

傳　昭公二

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　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
三月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詁廣雅虞望也按與桓十一年同並駮杜義為長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刑法志作誼糾之以政詁廣雅糾舉也杜本此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詁漢書刑法志引作愯晉灼曰古慫字按十九年傳云駟氏聳說文引作愯云懼也从心雙省聲杜本此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釋文作莅漢書引作莅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詁汲郡古文曰祖甲二十四年重作湯刑外傳云元王勤商十有四世帝甲亂之七世而隕惠棟曰祖甲賢君事見尚書止以改作湯刑故云亂之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詁周書嘗麥解曰大史策刑書九篇以升授大正按九刑之名本此故史克以為周公作也文十八年傳太史克曰先君周公制周禮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此蓋即九刑之書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詁服虔云政衰為叔世叔世踰于季世季世不能作辟也本疏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毛詩德作典詁服虔曰儀善式用刑法靖謀也言善用法文王之德日日謀安四方本疏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詁服虔曰儀善也刑法也善用法者文王也言文王善用其法故能為萬國所信也同上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弃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周禮疏引作鄭其災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為五行志如作而詁服虔云鑄鼎藏爭辟故今出火與五行之火爭明故為災在器故稱藏也同上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小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驩也詁高誘戰國策注曰驩猶合也按驩與懽同左傳懽皆作驩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　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　六月丙戌鄭災　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柤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以其乘馬鄭元禮記注引作見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禁芻牧采樵諸本作樵从文石經改正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蓺不抽屋不強匄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詁服虔云抽裂也言不毀裂所舍之屋也匄乞也不貺人強乞也本疏舍不為暴主不慁賓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也詁說文慁憂也一曰擾也小爾雅慁患也杜本此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竟晉侯

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為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為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　秋九月大雩旱也　徐儀楚聘于楚■說文鄦臨淮徐地春秋傳曰徐鄦楚按今本作儀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于房鍾獲宮廄尹弃疾子蕩歸罪於薳洩而殺之　冬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　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士匄相士鞅逆諸河■釋文古本士匄或作王正蓋避王肅本同本疏世族譜以王正為蕃人按正義云俗本或誤為士匄蓋其士鞅同父名也古文尚實惑未必然今致石經已作士匄諸本皆同未敢改定禮也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癸巳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皙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水經注引作會于濡水■地理志涿郡故安縣閻鄉易水所出東至范陽入濡并州浸淶水亦至范陽入淶說文亦云濡水入淶按地理書皆言濡入淶而杜注獨言淶入易與班固正相反豈酈道元所云互受通稱耶惟高陽則實無濡水宜正義亦以此譏杜也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甕玉櫝斝耳■說文斝玉爵也杜本此廣雅斝爵也不克而還　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芊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韋昭以為章華亦地名也水經注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釋文本或作溥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後漢書濟南安王傳注引左傳云王臣公下多公臣卿句袁紹傳注亦同案傳文云人有十等杜注云王至臺以數記之自不當有公臣卿句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玉篇引作儓■服虔云皁造也造成事也輿衆也佐皁舉衆事也隸隸屬於吏也僚勞也共勞事也僕僕豎主藏者也臺給臺下微名也本疏馬有圉牛有牧■說文圉圉人掌馬者牧養牛人也鄭司農云養馬為圉周禮注高誘淮南王書注圭牛曰牧杜本此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服虔云僕隱也區匿也為隱亡人之法也本疏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水經汝水出河南梁縣勉鄉西天息山南入于淮案汝水在楚北境文王滅息蔡北境始及汝故云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馬融論語注陪重也韋昭國語注臣之臣為陪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服虔云之禮記略解曰落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大宰薳啓彊曰臣能得魯侯薳啓彊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illegible]引領北望日月以冀[illegible]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惟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

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惟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
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
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
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
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爲
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
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
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
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毛詩彼作此于何不臧者何也漢書引傳無者字
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漢書讁作
適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
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說文作郕云孟氏邑讀息爲
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瓶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
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方言猜恨也廣雅猜疑也季
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
待之不如與之閒晉而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
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案水
經注淄水下與左傳曰與之無山及萊柞是也蓋指無山爲萊蕪
之山或謂息請得無山季孫僅與之萊柞耳乃遷于桃晉人爲杞
取成　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說文人部儠長壯儠儠
也春秋傳曰長儠者相之髟部鬣云鬣髮鬣鬣也囟部𩠐有鬣字
云毛鬣也象髮在囟上及毛髮鬣鬣之形也韋昭國語注長鬣美
須髯也杜本此案字當从本訓鬣如韋杜之說亦當爲長髮之人不
得云長須也正義欲申杜更屬曲解又惠氏補注譏杜顧說亦非
蓋杜又本之韋昭耳　好以大屈■賈逵云大屈寶金可以爲劍大
屈金所生地名服虔云一曰大屈弓名魯連書曰楚子享諸侯于

章華之臺與大曲之弓既而悔之薳啓疆見魯侯魯侯歸之大屈
弓大曲也本疏取此杜　既而悔之薳啓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
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
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鄭子產聘于晉■說
苑辨物篇作公孫成子案成子產之謚也亦見外傳晉語晉侯有
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
無瘳今夢黃能入于寢門諸本作熊今从釋文改正■賈逵云能獸也本疏案刊
本作熊相沿已久今攷外傳亦作能韋昭注曰能似熊其說與說
文字林合論衡無形篇亦作黃能釋文云今本作能者勝也能讀
如字爲尤若奴來切則似三足鼈矣宋庠國語補音亦無左傳作
熊之語明左傳舊本作能也水經注引作其神化爲黃龍尤誤其
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
山■說文殛誅也虞書曰殛鯀于羽山地理志東海郡祝其禹貢
羽山在西南鯀所殛杜本此　其神化爲黃能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
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說苑晉
祀夏郊董伯爲尸晉侯有閒賜子產莒之二方鼎■服虔云鼎三
足則圓四足爲方本疏　子產爲豐施歸州田于韓宣子曰日君以夫
公孫段爲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
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
其父析薪漢魯峻碑析作斯　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
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
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
氏也敢以爲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爲初言
病有之以易原縣於樂大心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
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詩毛傳介
甲也杜本此　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

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泄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泄何為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說文魄陰神也魂陽神也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小爾雅腆厚也杜本此　抑諺曰蕞爾國■說文撮兩指撮案今本蕞當作撮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宏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彊死能為鬼不亦宜乎　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齊師還自燕之月罕朔殺罕魋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惟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為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為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　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為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䳭鴒在原釋文䳭鴒本又作即令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況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　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說文陟登也恪敬也杜本此　案詩大雅文王陟降或疑此文恪係降字之誤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三傳異同說高圉亞圉周人所報而不立廟禮記疏　注云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之同上　汲冢古文祖乙十五年命邠侯高圉盤庚十九年命邠侯亞圉世本亞圉雲都皇甫謐曰雲都亞圉字古今人表高圉辟方子雲都亞圉弟案此則雲都亞圉實為二人謚注作一人誤也正義又以為一圉受追命無文蓋未見汲冢書故也惠棟曰杜注蓋本汲郡古文外傳云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故服注云云馬融曰周人所報而不立廟杜氏以經傳無報亞圉之文故異說　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釋文本或作病不能禮■惠棟曰今本禮上有相字下云苟能禮者從之則相字衍蓋襲上文相儀之誤當從釋文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賈逵云仲尼時年三十五史記集解　聖人之後也■服虔云聖人謂殷湯也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為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也後漢書注　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服虔云弗父何宋湣公世子厲公之兄同上杜取此　以有宋而授厲公史記世家作始有宋而嗣讓厲公■服虔云言湣公之適嗣當有宋國而讓與弟厲公也同上杜取此　及正考父■服虔云正考父弗父何曾孫史記集解　佐戴武宣■賈逵云三人皆宋君也御覽杜取此　三命茲益共初學記引作滋下皆同■賈逵云三命上卿同上杜取此　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賈逵云俯恭于傴傴恭于僂同上杜取此　服虔云僂傴俯皆恭敬之貌史記集解　通俗文曲脊謂之傴僂案經音義說文傴僂也僂尫也頫低頭也廣雅云傴僂曲也案莊子達生篇見傴僂者義亦同循牆而走■賈逵云言不敢安行也同上杜取此　亦莫余敢侮史記作亦莫敢余侮　饘於是鬻於是史記作粥　以餬余口家語余作其■說文饘糜也鬻饘也餬寄食也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王肅云顯若弗父何厥湯之後而不繼世為宋君也史記集解　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

傳子可則效已矣　單獻公棄親用羇冬十月辛酉襄頃之族殺
獻公而立成公　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
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
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注〕案石經燕
燕憔悴下俱旁增以字此後人妄加五行志引此或作宴宴居息
盡顇事國如淳曰顇古悴字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
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注〕服虔云歲星之辰也左行于地十二歲
而一周時四時也日十日也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十二
辰也是謂六物也詩疏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
之會是謂辰漢書引無辰字故以配日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
姶〔注〕說文婤姶女字也春秋傳曰嬖人婤姶生孟縶〔注〕姓纂衛襄
公生孟縶縶生丹爲公孟氏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余使羇之
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己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
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注〕說文協眾之同和也
晉韓宣子爲政聘于諸侯之歲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
良能行諸本能作弱今从宋本改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尙享衛國主其社
稷遇屯䷂又曰余尙立縶尙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
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
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于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
吉何建釋文何本或作可〔注〕案可乃古何字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
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爲弱足者
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
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注〕服虔云魏晉邑榆州里名水經注　元和郡縣
志太原郡榆次縣春秋時晉魏榆地史記秦莊襄王二年使
蒙驁攻趙魏榆案今本史記作蒙驁攻趙榆次或因注文有榆次

而誤也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五行志引
作神或馮神說苑作神有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
于民荀悅引動作起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
作漢書引作興莫保其性〔注〕案漢書引此正作信顏師古曰信猶保也一
說信讀曰申鄭元士相見禮注云古文伸作信說苑又引作莫安
其信石言漢書引作石之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注〕玉篇
虒祁地名亦作虒鄢道元云汾水西逕虒祁宮北橫水有故梁截
汾水中凡有三十柱柱徑五尺裁與水平蓋晉平公之故梁也論
衡晉平公鑄衛靈公于施夷之臺案施夷即虒祁也聲近而轉耳
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
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
是瘁哿矣能言〔注〕詩毛傳及說文並云哿可也巧言如流俾躬處
休釋文俾本又作卑其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
之矣　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注〕案史記世家分偃師
爲二人非索隱已引傳正之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
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史記管蔡世家索隱曰招或作者過或作過並時過反哀公
有廢疾廢字从石經宋本改正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而
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于徵師赴于楚〔注〕姓纂引左傳干
宋大夫干犫之後陳干徵師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
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
也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　叔弓如晉賀虒
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
相蒙也〔注〕服虔云蒙欺也史記集解杜本此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
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　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
商衛〔注〕郡國志琅邪郡陽都有牟臺杜同此案宋衛二云商衛蓋爲定
公諱惠氏補注所見亦同二云昭公事當紀于定公時革車千乘

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丁丑殺梁嬰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車皆來奔而立子良氏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服虔云將往者欲往到陳氏問助子良攻我也本疏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游服而逆之請命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宇請從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御覽作懋■爾雅懋懋勉也茂懋同杜本此康叔所以服宏大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　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服虔云一曰馬陳侯所乘馬玉陳侯所佩玉故殺馬毀玉不欲使楚得之同上楚人將殺之請寘之既又請私私於幄■高誘呂覽注幄帳也杜本此加絰於顙而逃■說文絰喪首戴也使穿封戌爲陳公曰城麇之役不諂侍飲酒於王王曰城麇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國宋本無國字　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一本族作後非■服虔云陳祖虞舜舜出顓頊故爲顓頊之族史記集解杜取此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魏了翁曰由義如尚書顛木之有由櫱今案說文無由字惟甹字注云木生條也古文省弓作由後人因省之通用爲由以此言陳將興如已仆之木復生甹櫱也杜注訓用失之矣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賈逵云物莫能兩盛同上杜取此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古今人表作瞽叜漢律曆志同■鄭衆云幕舜之先賈逵云幕舜後虞思也至于瞽瞍無閒違天命以廢絶者同上案裴駰集解用賈說杜注及小司馬用鄭說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案史趙述虞之世文皆依順序幕瞽瞍舜之先也虞遂胡公舜之後也文注本明幕爲舜之先賈以先鄭爲據杜注取之是也

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于陳■服虔以爲此會宋鄭衛之大夫不書叔弓後也本疏　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郡國志汝南郡城父故屬沛春秋時曰夷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于陳以夷濮西田益之■服虔云濮水名也水經注京相璠曰以夷之濮西田益也同上杜同此　遷方城外人于許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顧炎武曰駘詩作邰駘在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今案釐當作斄地理志右扶風斄縣是也班固原注斄周后稷所封師古曰讀與邰同音胎邰駘斄本一字地理志右扶風美陽禹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大王所邑杜本此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服虔云蒲姑商奄濱東海者也蒲姑齊也商奄魯也二十年傳曰蒲姑氏因之定四年傳曰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本疏郡國志樂安國博昌有薄姑城杜同此吾東土也巴濮楚鄧■說文鄧曼姓之國今屬南陽吾南土也肅慎燕亳■韋昭國語注肅慎東北夷之國去扶夷千里杜本此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爲豈如弁髦說文作鬆又作髳而因以敝之■說文弁冕也髳髮至眉也案弁髦二物皆可以覆首杜注似合爲一非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御螭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地理志敦煌郡敦煌杜林以爲古瓜州也地生美瓜杜本此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逼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

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
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
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
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
德而暴蔑宗周諸本誤作滅今从石經及宋本改正■案襄二十年傳暴蔑其君而
去其親與此同文韋昭周語注曰蔑猶滅也以宣示其侈諸侯之
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服虔云婦
之父曰姻王之后喪父于王亦有服義故往弔本疏使趙成如周弔
且致閻田與襚反頹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
禮而歸之　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
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族也火水妃也■服虔云火畏水也
水妃也易卦離為中女坎為中男故火為水妃同上太元經注引傳
作水火之妃也妃古妃字爾雅妃合也杜本此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
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
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
月卒于戲陽■說文[illegible]字注云晉邢侯邑从邑弗聲魏郡有弗陽鄉讀
若費後漢書作費陽注引左傳文曰戲與費同音許宜反郡國志
魏郡內黃有費陽聚杜同此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
入禮記作杜蕢鄭元周禮注作杜蒯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為君
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鄭衆春秋注云五行子卯自刑禮記疏賈
逵云桀以乙卯日死紂以甲子日亡故以為戒釋文十一杜取此謂之疾
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
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案禮記嬖叔
乃李調也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
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
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

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
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釋文本躒又作櫟　孟僖子如齊殷
聘■服虔曰殷中也自襄二十年叔老聘于齊至今積二十年聘
齊故中復盛聘周禮疏杜取此禮也　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
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
也■說文云勦勞也春秋傳曰安用勦民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
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墟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
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
是乎出吾是以譏之　齊惠欒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
氏而惡之■爾雅云彊當也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
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亦
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
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釋文本無伐字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
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
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則
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
斷三尺焉而用之■服虔云斷三尺使至于軫大夫旗至軫周禮疏
五月庚辰戰于稷■案此即齊之稷下詳下二十二年杜注以為
祀后稷之處殊無所據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
欒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
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義利之
本也薀利生孽諸本作蘊今从說文石經及宋本改正■說文薀積也从水温聲春
秋傳曰薀利生孽大戴禮記千乘篇稱孔子語作委利生孽詩毛
傳孽妖孽謂相為災害也杜本此姑使無薀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
諸公而請老于莒桓子召子山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而反

棘焉詁郡國志齊國西安有棘里亭此杜同　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
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反子城子公公孫捷而皆益其祿凡公
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
陳錫載周周語引詩亦作載　能施也桓公是以霸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
穆孟姬爲之請高唐陳氏始大　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詁說文
郠琅邪莒邑春秋傳曰取郠此杜本　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在
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
視民不佻釋文視詩作示案詩亦作視佻作恌　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
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九月叔孫
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薛人杞
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
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
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
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
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
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
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
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昭子至自晉大夫
皆見高彊見而退昭子語諸大夫曰爲人子不可不愼也哉昔慶
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爲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
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爲令德其子弗能
任罪猶及之難不愼也喪夫人之力弃德曠宗詁詩毛傳曠空也
杜本此　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
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釋文寺又作侍　欲殺之及喪柳
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
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　景王問於萇宏曰今茲諸

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弒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
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雍也諸本作壅今从前傳改　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
之道也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惟
蔡於感此感字釋文石經及諸刻本並作感刻本不誤惟此一感　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
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
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弃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
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
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
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
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
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
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祚當作胙　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
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　五月齊
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　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修好禮
也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釋文一本作夢以帷　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
從之盟于淸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薳氏之簉詁說
文簉从艸造聲釋文引說文亦同案李善長笛賦注云簉弄蓋小
曲也說文曰簉倅字如此今說文無簉字幷無此解疑後人刊落
多矣五經文字艸部簉字注云初又反倅也春秋傳从竹因相沿
已久姑承之又案列女傳趙簡子南渡河用楫者少一人津女娟
攘卷操楫而前曰妾願備持楫簡子遂之與此亦同意張衡西京
賦屬車之簉薛綜注簉副也杜本此　反自祲祥宿于薳氏生懿子及
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　楚師在蔡晉荀吳謂
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
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慭謀救蔡也鄭子皮
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

弃蔡以雍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

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襘■魯語署位之表也署著聲近義同說文襘帶所結也春秋傳曰衣有襘案杜注襘領會疑非觀傳下視不過結襘之中則說文爲是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襘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于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　九月葬齊歸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忘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案歐陽忞輿地廣記荆州松滋縣有九岡山蓋都之望也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　十二月單成公卒　楚子城陳蔡不羹釋文羹舊音郎地理志作更字■案賈誼新書引作陳蔡葉不羹使弃疾爲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案外傳作范無宇賈誼新書同弃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管子大匡云鮑叔曰先人有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案傳十七年傳子文聞申侯之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是皆引昔語之證知擇二字音亦通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鄭衆云子元即檀伯也厲公殺檀伯居櫟因櫟之衆偪弱昭公使至殺死本疏杜取此　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廷■賈逵云五大謂大子母弟貴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也鄭衆云大子申生居曲沃是也母弟鄭共叔段居京是也貴寵公子若弃疾在蔡是也貴寵公孫若無知食渠丘是也累世正卿衛甯殖居蒲孫氏居戚是也五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也不在廷不當使居朝廷爲政也本疏案疏引先鄭說可證賈義杜注似非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弃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楚語范無宇曰叔段以京患厲公鄭幾不封櫟人實使鄭子不得其位案此則京屬叔段櫟屬厲公惠棟曰左氏約舊史而爲傳取其文勢之便兼舉京櫟而單舉曼伯此傳之漏義得傳櫟并京既無明文杜注不足據宋蕭寔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鄭衆以渠丘爲無知之邑本疏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說文掉搖也春秋傳曰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　三月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堋■說文堋喪葬下土也春秋傳曰朝而堋本杜此案今本作塴考鄭元周禮車僕注引此亦作塴蓋二字本同也玉篇塴補鄧切下棺也或作崩正義云周禮作窆禮記作封此作塴皆聲相近而轉周禮鄉師注鄭司農云窆謂葬下棺本杜此弗毀則日中而堋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公享之石經及諸本無公字今从宋本增入爲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詩作龍光廣雅龍寵也爾雅何天之龍鄭箋云龍當作寵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爾雅在終也　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取郠之役莒人

愬於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慭遂如晉晉侯享
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晉侯
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
■說文坻水渚也案詩毛傳坻水中高地也爾雅小洲曰渚小渚
曰沚小沚曰坻義並與說文同杜注坻山名非下言有肉如陵亦
止取陵阜爲義不必如正義所云取山方可以對水也又坻非山
名劉炫說是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
水經注澠水出營城東世謂之漢溱水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
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爲焉其
以中儁也■夏小正傳儁也者大也儁僞同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
穆子曰吾軍帥彊御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傁趨進
曰日旰君勤■說文旰晚也春秋傳曰日旰君勞可以出矣以齊
侯出　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于楚子成虎
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　六月葬鄭簡公
■惠棟曰杜注云經書五月誤此杜謬耳古文左傳當在齊侯衛
侯鄭伯如晉之前鄭伯欲如晉故速葬而往杜預欲附會短喪之
說而移其次于後耳亂左氏者非預而誰　晉荀吳僞會齊師者
假道于鮮虞■地理志中山國新市應劭曰故鮮虞子國今鮮虞
亭是此杜本　遂入昔陽■案昔陽本鼓國都當在鉅鹿下曲陽地理
志鉅鹿郡下曲陽應劭曰晉荀吳滅鼓今鼓聚昔陽亭是也杜注
謂昔陽肥國都在樂平沾縣誤劉炫亦云二十二年傳云晉荀吳
使師僞糴者負甲以息于昔陽之門下遂襲鼓滅之則昔陽爲鼓
都斷可知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皋歸　周原伯絞虐其輿
臣使曹逃■詩毛傳曹羣也此杜本　冬十月壬申朔原輿人逐絞而
立公子跪尋絞奔郊　甘簡公無子立其弟過過將去成景之族
成景之族賂劉獻公丙申殺甘悼公而立成公之孫鰌丁酉殺獻

大子之傅庾皮之子過殺瑕辛于市及宮嬖綽王孫沒劉州鳩陰
忌老陽子　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
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
子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及平子伐莒
克之更受三命■劉賈云春秋之序三命以上乃書於經穎氏以
爲再命稱人本疏　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
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婼也及
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
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
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
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
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
說文恤憂也此杜本　案湫攸悠同音亦即恤恤之義深思而淺謀
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方言廣雅枚
凡也案凡莫汎同義杜注汎卜吉凶與此義異十八年枚卜亦同
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
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
諸本作彊从石經宋本改　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
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
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爲忠率事以信爲共共養三德爲善
諸本作供今據宋本改■賈逵注本爲共養解云養共所以養成三德也惠
棟云古供字作共蓋季宣本是謂爲養共恐非三德謂黃裳元也
杜注亦誤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
乎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
也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
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服虔

云巳平決絕之辭本疏 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
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爲怨府　楚子狩于州來釋文狩本作守
同 次于潁尾[redacted]水經潁水又東南至慎縣東南入于淮達元云楚
子次于潁尾蓋潁水之會淮也使蕩侯潘子司馬督釋文督本又作敠古今人
表又作篤 [redacted]惠棟云督與敠通說文云敠背縫莊子養生篇曰緣督以
爲經亦謂背縫也方言曰繞䘿謂之襦裺郭氏曰衣督脊也囂尹
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redacted]陸賈新
語楚靈王爲乾谿之館築乾谿之臺高五百仞欲登浮雲窺天雨
雪王皮冠釋文一本作楚子皮冠 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redacted]
賈逵云析父楚大夫史記集解 案楚語作僕夫子晳右尹子革夕王見
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諸本作級今从石經及宋本改
伋釋文本亦作彶衛書亦同 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redacted]世本康叔子康伯名
髡史記索隱 宋忠曰即王孫牟也事周康王爲大夫同上 司馬貞曰牟髡
聲相近故不同耳譙周古史攷無康伯而云子牟伯立蓋以父子
不宜俱謚康故因其名曰牟伯也惠棟云馬融王肅尚書傳皆云
康圉名在千里之畿內既滅管叔更封爲衛侯其子始以康爲謚
索隱之說未盡然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
爲分[redacted]服虔云有功德受分器史記集解 王其與我乎史記與作予下同 對曰
[redacted]史記作析父對曰索隱曰據此是右尹子革之辭史蓋誤也與
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redacted]說文篳
藩也籃籠大篝也史記作篳露藍蔞服虔云篳路柴車素木輅也
籃縷言衣被壞其縷藍藍然同上 跋涉山林以事天子[redacted]服虔云草
行曰跋水行曰涉同上 惟是桃弧棘矢[redacted]服虔云桃弧棘矢所以禦
其災言楚地山林無所出也同上 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redacted]服虔云
齊侯伋成王之舅同上 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
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惟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

父昆吾[redacted]服虔云陸終氏大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
故謂昆吾爲伯父也同上 舊許是宅[redacted]服虔云昆吾嘗居許地故曰
舊許是宅同上 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
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
大城陳蔡不羹[redacted]案楚語上章陳蔡不羹故曰今吾城三國而此
下云四國內外傳文多互異非獨此也韋昭解云潁川定陵有東
不羹城襄城有西不羹亭前云不羹亭似不可以爲國杜注蓋誤
又杜預春秋地名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定陵縣西北有不羹亭與韋注正別 水經注汝水又東南流逕
西不羹城南是以以定陵之不羹亭在東故曰西不羹城以別之
又案賈誼新書大都篇云昔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
葉與不羹據此或左傳脫去葉字並葉數之故言是四國者顧炎
武亦以爲左傳或脫去葉字 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
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
哉工尹路請曰一本無工字 君王命剝圭以爲鏚柲[redacted]說文剫剝也戚
戉也戉斧也杜本此 案今本作鏚非廣雅柲柄也鄭注考工記柲猶
柄也今本柲作秘誤从鄭注定正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
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
[redacted]說文摩研也从手麻聲王出岳本篤本秦本並以出字絕句是也 吾刃將斬矣王
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
典八索九丘[redacted]賈逵云三墳三皇之書文選注 墳大也言三王之大道又
云索王之法又云孔子作春秋素王之文也同上 又云三墳三王之
書五典五帝之典八索八王之法九丘九州亡國之戒延篤曰張
平子說三墳三禮禮爲大防爾雅曰墳大防書曰誰能典朕三禮
三禮天地人之禮也五典五帝之常道八索周禮八議之刑索空
空設之九丘周禮之九刑丘空也亦空設之馬融云三墳三氣陰
陽始生天地人之氣也五典五刑八索八卦九丘九州之數本疏 對

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案文選注引作周穆王無昔字
今攷似當作昔周穆王荅楚子革對楚子之言故加周字似
非引書者以意增改也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文選注無必字
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賈逵云祈求也昭明也言求明德也馬
融以圻爲王圻千里王者遊戲不過圻內昭明也言千里之內足
明德本疏　案賈逵本作祈昭與家語同馬融本作圻昭又案招當作
嘗搖反招與韶通孟子徵招角招史記帝舜紀禹乃興九招之樂
此其證也杜注以招爲祈父之名殊無所據當以賈義爲長以上
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家語作文宮非祗宮在南鄭及郡古
文穆王元年冬十月築祗宮于南鄭五十五年王陟于祗宮初學
記作祈宮馬融云圻內遊觀之宮也案此則馬本又作圻字臣問
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
曰祈招之愔愔■韓詩章句云愔愔和悅貌李登聲類云愔愔和
靜貌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家語作刑民■案
王肅云刑形之誤也惠棟曰古刑字皆作形而無醉飽之心王揖
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
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家語作豈期

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

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
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
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
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
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
取其室及卽位奪薳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
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史記作
僇越大夫常壽過索隱曰僇辱也王肅云越大夫常壽過也本疏王
奪鬬韋龜中犫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史記作曼
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
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潘耒云
案傳書克邑未有書克某邑之城者固城息舟皆二字地名城而
居之則爲一句言築城而守之也觀起史記索隱觀作官古今人表師古注曰觀音工喚反
此可補陸氏釋文之闕　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
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
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
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
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
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
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
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
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軍蔡
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蔡公使須務牟與
史猈先入釋文猈本或作貔　因王僕人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
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水經注沔水下竟陵國城旁有
甘魚陂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者也公子弃疾爲司馬先除
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
訾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
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書疏引作隮隮擠古字通
■說文擠排也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
待于郊以聽國人■服虔云聽國人欲爲誰史記集解　王曰衆怒不可
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
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祗取辱焉然丹乃歸於楚王
沿夏■說文沿緣水而下也从水㕣聲春秋傳曰王沿夏應劭漢

書注沔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爲夏水過郡入江將欲入鄢釋文入本又作至【詁】服虔云鄢別都也同上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史記奸作犯後漢書注引又作干蓋本作干也【詁】服虔云斷王旌執人于章華宮同上杜取此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弃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圍以歸史記作遇王飢于釐澤奉之以歸【詁】吳語曰王親獨行屏營彷徨于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涓人疇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疇趨而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墣而去之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于棘闈棘闈不納乃入芋尹申亥氏焉孔晁曰棘楚邑闈門也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詁】淮南王書靈王餓于乾谿食莽飲水枕凷而死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釋文謂子干本或作謂子干曰【詁】案石經亦無曰字係後人旁增今據刪不殺弃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弃疾使周走而呼曰史記作棄疾使船人從江上走呼曰【詁】案史記作船人走呼則此傳周當作舟古文舟周通詩小雅舟人之子鄭箋云舟當作周聲相近故也即是一證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晳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弃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敖【詁】案訾地名蓋即前訾梁之訾在楚東境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爲令尹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史記作率【詁】服虔云五率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史記集解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惟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卜尹【詁】賈逵云卜尹卜師大夫官同上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犨櫟之田【詁】漢地理志南陽郡犨圖經春秋時楚犨邑櫟即十一年鄭京櫟案此蓋致犨櫟附近之田非盡致二邑也杜注本鄭邑楚中取之亦屬臆說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犨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犨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釋文詬本又作詢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詁】賈逵云巴姬共王妾同上杜取此使五人齊而長入拜釋文齊側皆反一本又作齋康王跨之【詁】服虔云兩足各跨璧一邊同上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詁】廣雅紐謂之鼻鄭注周禮曰紐小鼻也高誘淮南王書注紐係也王充論衡曰後共王死招爲康王傳作昭至于子失之圍爲靈王及身而弒子干爲王十有餘日子晳不立又懼誅死皆絕無後棄疾立竟續楚嗣如其神符闞韋龜屬成然焉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詁】服虔云謂國人共惡靈王者如市賈之人求利也同上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詁】服虔云言無黨於內當與誰同好惡同上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詁】服虔云言靈王尚在而妄動取國故謂無謀同上可謂無謀爲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弒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弃疾乎君陳蔡文選注引作君居陳蔡城外屬焉史記作方城外屬焉【詁】案杜注城方城也可見左傳本無方字苛慝不作釋文本亦作荷【詁】案漢書酈食其傳曰好荷禮師古曰荷與苛同惡煩曰

古苛字本作荷禮弓泰山婦人曰無苛政釋文云苛本亦作荷毛詩序曰哀刑政之荷今本作苛漢魏表碑亦以荷爲苛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服虔云不以私欲違民心 史記集解 杜本此 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羋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弃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服虔云皆庶子而出奔 同上 對曰齊桓衞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 古今人表無作亡 隰朋以爲輔佐有莒衞以爲外主有國高以爲內主■賈逵云齊桓出奔莒自莒先入衞人助之國子高子皆齊之正卿 同上杜取此 從善如流■服虔云言其疾 同上杜取此 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賈逵云子餘趙衰 同上 有魏犨賈佗以爲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賈逵云齊以女妻之宋贈之馬楚享以九獻秦送納之 同上杜取此 有欒郤狐先以爲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弃民■服虔云皆棄民不恤 同上 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無與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　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郠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地理志東海郡良成郡國志下邳國良成故屬東海春秋時曰良 杜本此 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于衞地叔鮒求貨於衞淫芻蕘者■說文芻刈草也飼牲曰芻草薪曰蕘 衞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衞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爾雅底致也 杜本此 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啟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賈逵云朝天子之法 禮記疏 服虔同崔靈恩以爲朝霸王之法 同上 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恆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惟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閒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說文旆繼旐之旗也沛然而垂案說文本爾雅 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爾雅勤勞也 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弃周公之後亦惟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說文僨僵也 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

可弃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閒
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
侯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子大叔止之使
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
承禮記疏引作丞■鄭衆云爭所謂承文貢賦輕重本疏曰昔天子班貢輕
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鄭
衆服虔云鄭伯爵在男服也賈逵云男當作南謂南面之君也鄭
志云男謂子男也周之舊俗雖爲侯伯皆食子男之地王肅以爲
鄭伯爵而連男言之猶言曰公侯足句辭也本疏賈逵云鄭伯爵在
男畿詩疏案杜取王肅說外傳及孔氏家語皆作南高誘淮南王書
注任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
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服虔云藝極也一曰常也同上
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
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
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
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
■案杜注蒙裹也蒙無裹覆之義蓋借冡覆之冡作訓冡蒙音同
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蒱伏焉■說文匍手行匍
伏地正義蒱伏即匍匐案與昭二十一年扶伏同守者御之乃與
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釋文云子服湫又作子服
椒止一人耳惠棟曰案湫本與椒同音說文湫从水秋聲荀鄭子
引詩曰鳳皇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秋簫協韻明秋亦作椒音
惠伯名椒獨此作湫者聲之誤也晉以來惟徐仙民識古音諸儒
皆不及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惟夫子
知我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
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　鮮虞人

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修備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
鮮虞及中人■京相璠曰今中山望都東二十里有中人城水經注杜同
此張華博物志唐縣在中人西北百里中人在縣西四十里驅衝
競大獲而歸　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案
地理志汝南郡平輿應劭曰故沈子國今沈亭是也女陰原注故
胡子國陽安應劭曰道國也今道亭是吳房孟康曰本房子國楚
靈王遷房于楚南陽宛原注故申伯國又攻荊爲楚舊名上句言
楚故此句文法變言荊耳孟康注可據也杜注荊荊山失之豈靈
王時六國並遷于荊山之下乎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
也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冬十
月葬蔡靈公禮也　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
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
　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
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
姑待之　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
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弃之使事
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爲盟主也子其圖之
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
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
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使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
是逃命也何免之爲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
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案古今人表作叔漁恐誤
如伯魚名鯉司馬子魚名鮒可比例也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
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
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於西
河■案此西河亦如禮弓篇言子夏退老於西河之上蓋指臨晉

夏陽等地在河之西與魯更遠杜注云西使近河非也其若之何

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

春秋左傳詁十六

陽湖洪亮吉稚存著

傳　昭公三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己也尊晉罪己禮也　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服虔云司徒姓也老祁字也慮癸亦姓字也二子季氏家臣也本疏　世族譜司徒老祁爲一人慮癸爲一人同上　僞廢疾諸本作廢從石經改正　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說文逞通也楚謂疾行爲逞春秋傳曰何所不逞欲　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晳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　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石經宗誤作宋　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廣雅介特獨也方言物無耦曰特獸無耦曰介案介與个古字通徐鉉以个字不合大書之體云當作介誤矣惠棟曰馬融頌察淫侈之華譽顧介特之實功注介特謂孤介特立也杜氏以爲單身民非馬義救災患宥孤寡■服虔以宥爲寬赦其罪本疏　赦罪戾詰姦慝■廣雅詰責也杜取此　舉淹滯禮新敘舊祿勳合親任良物官■賈逵云物官量能授官也鄭衆云物官相其才之所宜而官之是也同上　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秋八月莒著邱公卒郊公不感國人弗順欲立著邱公之弟庚與諸本皆作輿案古輿與字通今從石經及淳化本作與下同　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與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與許之　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釋文厭本亦作饜　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鬭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鬭辛居鄖以無忘舊勳　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與於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　晉邢侯與雍子晉語作雝子　爭鄐田久而無成■說文鄐晉邢侯邑　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家語引作弊罪王肅注云弊斷也斷罪歸邢侯鄭司農周禮大司寇注引作弊獄邢侯疏同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周書酆保曰十敗六曰佞說鬻獄韋昭曰鬻賣也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己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家語引作默王肅注默猶冒苟貪不畏罪下昏墨亦作默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家語引作咎繇　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服虔云施罪於邢侯施猶劾也邢侯亡故劾之本疏　晉語秦人殺冀芮而施之韋昭曰陳尸曰施惠棟云尸陳也謂殺而陳其罪哀廿七年傳曰國人施公孫有山氏是也山海經殺而施之晉語從欒氏者大戮施莊子曰萇宏施史記施陳餘書同也開元五經文字作施云施亦非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罪不爲末減■服虔讀減爲咸下屬爲句不爲末者不爲末殺隱蔽之也咸曰義也言人皆言叔向是義本疏　案家語亦引作不爲末或曰義王肅注云末薄或左傳作咸今考左傳本亦作減減咸古字通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邱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家語猶作由古字通

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說文祲精氣成祥春秋傳曰見赤黑之

祲氛莽氣也王逸楚辭章句祲惡氣貌韋昭曰氛祲氣象也凶曰氛吉曰祥服虔云水黑火赤水火相濡云云本疏其在涖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楚費無極史記楚世家作費無忌宋龐曰左傳作無極極忌聲相近伍子胥傳及淮南王書亦同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服虔以辱從下讀訓之謂欲欲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惟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惟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　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京相璠曰白狄之別也下曲陽有鼓聚故鼓子國也水經注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弃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水經注引傳文作死義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鳶鞮歸諸本作戴今从石經及宋本改　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　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五行志作填宋律曆志鎮星皆作填填鎮古字通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五行志作而其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地理志安定郡陰密詩密人國杜取此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鞏之甲■說文鞏水邊石从石巩聲春秋傳曰闕鞏之甲按今傳作鞏杳古字通九經字樣鞏音拱水邊石也見春秋或唐本尚作此鞏字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鍼鉞秬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五行志引作正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語曰秦伯納公子董因迎於河韋昭注因晉大夫辛有之後也引此傳爲證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墨子公孟篇云子墨子謂公孟子曰喪禮君與父母妻後子死三年喪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數月之喪後子爲後之子猶太子也又非儒篇云儒者云親親有術尊賢有等言親疏尊卑之異也其禮曰喪父母三年妻後子三年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戚族人五月若以親疏爲歲月之數則親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妻後子與父同也若以尊卑爲歲月數則是尊其妻子與父母同而親伯父宗兄而卑子也逆孰大焉惠棟曰墨子所據喪禮與傳合與喪服傳異喪服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又云爲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必三年然後娶不得爲三年喪服也且天子絕期安

得引以爲證公孟子卽公明儀於是乎以喪賓燕又求彝器樂憂
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
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
二禮無大經矣■服虔云經常也常所當行也本疏言以考典典以
志經志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五行志焉作安
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　齊侯伐徐　楚
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
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　二月丙申齊師至於蒲隧徐人
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郡國
志下邳郡取慮有蒲姑陂山陽郡昌邑有甲父亭此杜同元和姓纂
甲父古諸侯以國爲姓甲父氏見釋例此杜取　叔孫昭子曰諸侯之
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
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詩作周宗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
肄詩小雅作勩其是之謂乎　二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
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釋文共作恭疑轉寫之誤孔張後至立於客閒執
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閒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
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爲之笑■服虔云幾近也孔張失位近爲
所笑本疏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
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
■服虔云讀類爲纇解二云頗偏也纇不平也同上顧炎武云類當作
纇二十八年解纇戾也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
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
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爲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
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服虔云祀其所自出之君於家以爲
大祖同上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祭有職受脤歸脤其祭在廟■服
虔以爲其祭在廟謂孔張先祖配廟食同上己有著位在位數世世

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釋文作僻蓋傳寫誤而皆及執政
是先王無刑罰也子甯以他規我宣子有環■說文環璧也肉好
若一謂之環爾雅同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爾雅謁告
也說文謁白也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
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
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鬭其閒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
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
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
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服虔
斷字小之難以下爲義解二云字養也言事大國易養小國難同上無
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
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厭之有諸本作饜从釋
文改正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
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
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說文銳芒也廣雅稜小也稜銳字通杜本
此服虔云銳折也宋本疏今據惠本增入案銳是鋒芒不得爲折韓子買諸
賈人既成賈矣釋文賈本或作價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
曰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
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
廣雅次比代也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說文藋
藋草也廣雅藋藋也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
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釋文賄或作貨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
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
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
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
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

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齹賦野有蔓草詁說文齹爲差跌見春秋傳曰晉有子齹案今本作齹說文齹參差也義蓋通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強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爲常詁周書曰習實爲常矣惡一也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　秋八月晉昭公卒　九月大雩旱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藝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　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

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叔詩小雅作菽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詁廣雅集安也杜本此　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詁周書嘗麥曰乃命少皞清司馬鳥師以正五帝之官汲郡古文或曰少皞名清不居帝位帥鳥師居西方以鳥紀官律曆志引帝考德曰少昊曰清清者黃帝之子清陽也昔者黃帝氏以雲紀詁服虔云黃帝受命得景雲之瑞故以雲紀事本疏故爲雲師而雲名詁服虔云黃帝以雲名官蓋春官爲青雲氏夏官爲縉雲氏秋官爲白雲氏冬官爲黑雲氏中官爲黃雲氏同上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詁服虔云炎帝以火名官春官爲大火夏官爲鶉火秋官爲西火冬官爲北火中官爲中火同上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詁服虔云共工以水名官春官爲東水夏官爲南水秋官爲西水冬官爲北水中官爲中水同上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詁服虔云大皞以龍名官春官爲青龍氏夏官爲赤龍氏秋官爲白龍氏冬官爲黑龍氏中官爲黃龍氏同上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初學記引作少昊氏鳳鳥適至故紀於鳥文選注引傳作故以鳥紀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元鳥氏司分者也後漢書注引無者字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王符引作雎司馬也詁說文隹王雎也鳲鳩氏司空也王符引作尸爽鳩氏司寇也詁說文爽鷞鷞也鶻鳩氏司事也詁說文鶻鶻鵃也五鳩鳩民者也詁爾雅鳩聚也五雉爲五工正詁賈逵云西方曰鷷雉攻木之工也東方曰鶅雉搏埴之工也南方曰翟雉攻金之工也北方曰鵗雉攻皮之工也伊雒而南曰翬雉設五色之工也本疏服虔云雉者夷也夷平也使度量器用平也同上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詁賈逵云春扈分循相五土之宜趣民耕種者也夏扈竊元趣民耘苗者也秋扈竊藍趣民收斂者也冬扈竊黃趣民蓋藏者也棘扈竊丹爲果驅鳥者也行扈唶唶晝爲民驅鳥者也宵扈嘖嘖夜爲農驅獸者也桑扈竊脂爲蠶驅雀者也老扈鷃鷃趣民收麥令不得晏起者也又賈服皆云鷃鷃亦聲音爲名也本疏案說文

九扈爲桑候爲扈民不婬者也春扈鳻盾夏扈竊元秋扈竊藍冬
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鷃鷃也又案
扈字說文或作鶚籀文作鳸古字並通說文廣雅竊淺也扈民無
淫者也【詁】獨斷扈止也杜取此 自顓頊以來【詁】服虔云自少皞以上
天子之號以其德百官之號以其徵自顓頊以來天子之號以其
地百官之紀以其事月令正義又云春官爲木正夏官爲火正秋官爲
金正冬官爲水正中官爲土正高辛氏因之故傳曰遂濟窮桑窮
桑顓頊所居周禮序又路史後紀卷之九五經通義顓頊者顓猶專頊猶愉幼
小而王以致太平當自愉愉嚜約自小之意故兩字爲諡通典 不能
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
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後漢書注
引作其信【詁】石經載此文作官學在四夷重一官字案王肅注云孔子
稱官學在四夷疾時之廢學也據此似正文本有官字轉寫失去
又月令正義引王肅云郯中國也故吳伐郯季文子歎曰中國不
振旅蠻夷入伐吾亡無日矣孔子稱在四夷疾時學廢也 晉侯
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洛與三塗水經注引作三㙁高誘呂覽注雒作洛今从之以下並同【詁】
高誘云三塗之山陸渾之南故假道於周萇宏謂劉子曰【詁】淮南
王書萇宏周室之執數者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曆
之數無所不通客容猛非祭也高誘呂覽注引作祥 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
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高誘注引作乃儆戎 九月丁卯晉荀吳
帥師涉自棘津【詁】服虔云棘津猶孟津也水經注 徐廣曰棘津在廣
川同上 使祭史先用牲于洛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
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詁】山海經鹿蹄之山
甘水出焉案此在今河南宜陽縣東南當即甘鹿也周大獲宣子
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 冬有
星孛于大辰西及漢【詁】賈逵云天漢水也或曰天河宋本御覽賈逵解 申

須曰漢書引作申繻當由恆公時申繻而誤 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恆象今除於
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
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詁】服虔注本火出漢書引無之字
而章必火火入而伏重火別句孫毓云賈氏舊文無重火字本疏 其
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詁】顧炎武云邵氏曰其與語詞猶曰其
諸案邵說是與字當改讀平聲 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
周爲五月律曆志引傳省去二於字 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六物之占
【詁】石經此下有六物之占四字旁增非唐人刻惠士奇曰當是晁
公武據蜀石經增入晁曾以唐石經校蜀石經碑中所增疑皆出
晁氏之手學者詳焉蓋蜀時服虔左傳尚存也御覽八百七十五
卷所引有此四字蓋服賈本如此今據增入 在宋衛陳鄭乎宋大
辰之虛也漢書引以下三句皆無也字 陳大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
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水
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
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漢書引無其字 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
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詁】說文瓘玉也春秋傳曰瓘斝鄭必不
火子產弗與 吳伐楚陽匄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
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周禮大卜注引作鮒
釋文云鮒音附左傳作魴 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
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詁】說文艅艎舟名案今
本作餘皇釋文云經典通用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詁】
說文塹阬也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呂覽作王子光 請於其
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惟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
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
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宏曰毛得必亡

是昆吾稔之日也■賈逵云春秋以為五行子卯自刑禮記疏侈故之以而毛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　三月曹平公卒　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服虔曰融風立春木風也火之母也火所始生也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服虔曰火以七為紀戊寅風甚壬午大甚釋文一作火甚本■五行志作大甚者又更甚也案此大字當作太音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高誘本庭作廷■賈逵曰二云炎帝號神農氏一曰大庭氏本疏服虔二云大庭氏古亡國之君在黃帝前其處高顯周禮疏以望之■服虔二云四國火有火氣也本疏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服虔二云弗良及者不能及也同上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高誘曰有新客案出之為勸舊也禁舊客為露情也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賈逵云攝攝束茅以為屏蔽祭神之處草易然故進行之周禮疏韋昭二云周氏曰屏者并攝主人之位昭謂屏屏風也攝形如要扇皆所以分別尊卑為祭祀之位近漢亦然本杜此案周氏謂周仲文漢儒說春秋者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說文儆戒也春秋傳曰儆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廣雅焮爇也玉篇焮炙所同炙也又爇也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于元冥回祿■先儒杜左傳者皆曰回祿火神祈于四鄘■鄘水庸也本疏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六月鄅人藉稻■說文鄅妘姓之國春秋傳曰鄅人藉稻讀若規榘之榘取杜此服虔二云藉稻耕種於藉田也本疏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　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　七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祓禳於四方■說文祓除惡祭也禳磔禳祀除癘殃也振除火災禮也■廣雅禳祭也本杜此乃簡兵大蒐將為蒐除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諸本皆作向今從釋文及宋本改作鄉■案古向字皆作鄉說文向北出牖也惠氏以向為俗字亦誤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釋文陴作埤杜注引傳作埤左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鄭衆周禮注引傳則作必賈公彥曰禮注字不同也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服虔二云撊然猛貌也本疏案方言廣雅並二云撊猛也說文僩武貌僩撊字同取杜此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薦為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　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

不禮於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
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國
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讎不可啟君其圖
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水經注引作斷實白羽■地理志
宏農郡析郡國志析故楚白羽邑
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地理志南陽郡陰縣古曰鄖春
秋左氏傳所云遷陰于下陰者也今襄州有陰城縣杜本此　令尹子
瑕城郟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
楚子之在蔡也郹陽封人之女奔之■賈逵云楚子之在蔡爲蔡
公時也本疏說文郹蔡邑也春秋傳曰郹陽封人之女奔之杜取此生
太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服虔云楚大夫
史記集解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爲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
王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　鄅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
甯請師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鄅俘　夏許悼公
瘧■服虔云悼公靈公之子許男買瘧寒疾也御覽五月戊辰飲大
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服虔云經書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
君買止悼公子襄大子也公疾不瘳止獨進藥雖嘗而不由醫同上
書曰弒其君■服虔云禮醫不三世不使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
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公疾未瘳而止進藥雖嘗而不由醫而卒
故國史書弒告於諸侯也同上　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服虔云原止之無惡意藥物不由醫無以加壽命有故故曰舍
藥物可也舍止也一曰此刺無良史物讀爲勿止實孝能盡心事
君舍藥勿以罪之同上　邾人郳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
楚子爲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
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服虔云城父楚
北境也史記集解案此潁川郡之城父正楚北境非沛郡之城父也下

言辭以方城之外叛可謂城父相近有汾師襄十八年傳楚伐鄭
治兵於汾服虔國名楚北有汾陘之塞是矣高誘曰楚北境之邑今
屬沛國北方宋鄭魯衛也南方謂吳越也今考云沛國城父誤惠
氏引此有意與杜異亦誤裴駰集解亦云潁川城父縣亦一證以
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于城父令
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鄣使
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釋文嫠本又作釐■說文
嫠無夫也杜略同　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釋文裴松之
注魏志曰古人謂藏爲去正義引字書去作弆羌莒反謂掌物也
今關西仍呼爲弆東人輕言爲去音莒顧炎武曰漢書蘇武傳掘野
鼠去屮實而食之師古曰去謂藏之也陳遵傳皆藏去以爲榮師
古曰去亦藏也魏志華佗傳去藥以待不祥裴松之案古語以藏
爲去水經注引作取其纑而夜縋此略案傳文大意耳及師至則
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絕■說
文縋以繩有所縣也春秋傳曰夜縋納師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
釋文一本作上之人亦譟　莒共公懼啟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是歲
也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子產憎其
爲人也且以爲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聳■說文慫驚也春秋傳
曰駟氏慫廣韻作慫案今本作聳音義亦同杜本此　他日絲以告其
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
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
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鄭司農云札爲疾疫死亡也越人謂死
爲札周禮注　爾雅瘥病也賈逵云大死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夭未
名曰昏本杜注此取　廣雅殙死也鄭元尚書注昏殺也晉語君子失心
鮮不夭昏與此同釋文云字林札夭死也瘥作癢今又喪我先大
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服

虔云祏主藏於宗廟故曰宗主本疏 寡君與其二三老曰【詁】服虔云
二三老卿佐家臣同上 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詁】
呂覽作詩曰無過亂門所以遠之也高誘注逸詩民有兵亂猶憚
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
難實知之平邱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
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
報其使晉人舍之 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詁】王符潛夫論曰左
司馬戌者莊王之曾孫也葉公諸梁者戌之第三弟也高誘呂覽注
曰沈尹戌莊王之孫沈諸梁葉公子高之父也案杜注兼采一說
不知何據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
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詁】說文挑撓也一曰摷也能無敗乎
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
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
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 鄭大水龍鬭于時門之外洧淵
【詁】水經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地理志東南至長平縣入潁杜本此
國人請爲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鬭龍不我覿也【詁】說文賣傳儥見
也覿當作儥今經傳文皆通作覿字姑仍之龍鬭我獨何覿焉禳
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 令尹子瑕
言蹶由於楚子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詁】案石經改
刻作怒於室而色於市者今考戰國策云語云怒於室者色於市
卽是一證然古人句法往往參差今未敢據改姑仍之晉書苻堅
傳怒其室而作色於父句亦昉此楚之謂矣舍前之忿可也乃歸
蹶由
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詁】服虔云梓愼知失閏二月冬至故
獨以二月望氣本疏 梓愼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
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詁】廣韻作五奢案呂覽季冬紀伍
員作五員石經初刻五字皆較他字微小疑初刻作五重磨者將
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
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
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大子建奔宋王召
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詁】服虔云城父人城父大夫也同上
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
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
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
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
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
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詁】風俗通作堂云堂楚邑大夫五尚
爲之其後氏焉案棠與堂古字通見魯峻碑文君或作尹曰爾適
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
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
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弃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
從爲愈【詁】服虔云相從愈於共死本疏 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
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公子光
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詁】服虔云
欲取國史記集解 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公羊史記吳越
春秋並作專諸子虛賦作鱄諸【詁】賈逵云鱄諸吳勇士同上杜取此 而耕於鄙 宋元
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
亥僞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
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詁】
說文廩穀所振入宗廟粢盛倉黃廩而取之故謂之廩公如華氏
請焉弗許遂劫之癸卯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公亦

取華亥之子無慼向甯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爲質
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詁】說文鄄衛地今濟陰鄄城有
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
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
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爲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
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
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
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
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
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鼃寘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
使華齊御公孟諸本皆華上有使字今從之【詁】案正義云云亦別無他本可據
蓋就理而論者今就時勢而論則非公孟不善怨者衆矣華齊陰
爲齊豹用可知惟一宗魯豹雖有德於彼尚未得其心猶必先告
之令勿致死迨擊公孟宗死而華免其爲豹所使顯然何云必不
得有使字耶宗魯驂乘及閎中【詁】說文閎巷門杜略同齊氏用戈擊
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
閱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駵魋駟
乘于公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
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
門踰而從公公如死鳥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孫
青聘于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
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
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主
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石經照作昭今從宋本改正鎮撫其社稷
則有宗祧在乃止衛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爲未致使
故也衛侯以爲乘馬賓將掫【詁】賈服云謂行夜周禮疏稱賈逵服虔同杜子
春曰春秋傳所謂賓將趣者與趣讀爲造次之造謂擊鼓夜戒守
也又云趣與造聲相近故曰終夕與燎賈公彥曰賈服讀字與子
春異惠棟案子春受學於劉歆歆傳左氏春秋以趣爲掫必有依
據史記亦以趣爲掫賈服後於劉杜唐人咸所尊尚故不從其說今案說
文亦與賈服同云掫夜戒守有所擊春秋傳曰賓將掫鄭康成讀
莊列切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艸莽之中不足以辱
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
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詁】說文鐸大鈴也終夕
與於燎釋文無於字云一本作終夕與於燎【詁】古本無於字杜子春周禮注可據齊
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
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
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閏月戊辰
殺宣姜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詁】說文坒地相次比也衛大夫
貞子名也从比土聲案貞子名喜不名坒未詳何據賜析朱鉏謚
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衛侯告甯于齊且言子石齊侯將飲
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辭曰【詁】案羣經音辨作菀
云姓也於阮切春秋傳有菀何忌賈音與陸音異又苑羊牧之亦
作菀音于元切與釋文合同是一姓而分兩音未詳何據與於青
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羣臣臣敢
貪君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魯死【詁】賈逵鄭衆皆以爲子張即顓
孫師服虔云案七十子傳云子張少孔子四十餘歲孔子是時四
十知未有子張鄭賈之說不知所出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
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
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公孫忌樂舍
司馬彊向宜向鄭楚建郳甲諸本誤作申今從石經及宋本改正出奔鄭其徒與華
氏戰于鬼閻敗子城子城適晉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

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
歸公子向甯曰惟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
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
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文選注引左傳作詬■說文詬
謑詬恥也或從詢廣雅詬恥也杜本此定八年亦同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
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甯欲殺大子華亥曰干君而
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牼以歸■說文牼
字下引春秋傳曰宋司馬牼字牛案此條可補洪家之缺以司寇
爲司馬疑誤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爲質必免公子
既入華牼將自門行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
所　齊侯疥遂痁■說文疥搔也痁有熱瘧春秋傳曰齊侯疥遂
痁案疥梁元帝云當作痎兩日一發之瘧顏氏家訓引作齊侯痎遂
痁又云今北方猶呼痎瘧疾爲痎瘧正義云後魏之世嘗使李繪來
聘梁梁人袁狎與繪言及春秋說此字云疥當爲痎痎是小瘧痁
是大瘧疹患積久以小致大非疥也狎之所言梁主之說也期而
不瘳■說文瘳疾愈也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邱據與裔款言
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
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服
虔云祝固齊大祝史嚚大史也謂祝史之固陋嚚闇不能盡禮爲
美王屋鬼神怒也本疏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
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
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
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
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
不廢上下無怨■服虔云上下謂神人無怨同上動無違事其祝史
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

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
釋文頗普何切案頗當讀上聲何即負荷之荷上下怨疾動作辟
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說文撞刊擣也斬刈民力釋文
刈本又作艾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
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
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
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
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
澤之萑蒲風俗通義引作崔蒲鄭氏周禮注作萑蒲舟鮫守之■說文篽禁苑也從竹
御聲春秋傳曰澤之舟篽字又作魰莊述祖云舟鮫當作舟魰周
禮魰人音義云魰音魚本又作魚亦作䲛同又音御魰即籞又魰
舟鮫掌澤之官鮫無取疏及音義皆既本字釋之誤矣愚案魰與
虞音同周禮山澤之官皆名爲虞是也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
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韓詩章句介界
也文選注案杜注介隔也本易充封注義亦通暴征其私承嗣大夫
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
奪於市■詩毛傳違去也肆緣東京賦注肆放也杜本此外寵之臣
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
亦有損聊攝以東■京相璠曰聊城縣東北三十里有故攝城水經注杜同此
郡國志作聶城姑尤以西■案齊乘姑即大姑河尤即小姑
河姑水趨北海至東海行二百餘里號齊東界故曰姑尤以西其
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風俗通十萬曰億
十億曰兆杜本此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
毀關去禁薄斂已責釋文責本又作債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
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家語旃作旌弓
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

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倉頡篇韙是也釋文小爾雅同詳綠東京
賦注韙善也杜本此　齊侯至自田釋文田本又作佃　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
而造焉公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
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
薪■說文燀炊也春秋傳曰燀之以薪廣雅同杜本此　宰夫和之齊
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案後漢書劉梁傳引春秋傳曰和
如羹焉酸苦以濟其味注云左傳劑作齊是齊當才細反爾雅濟
益也杜本此　詩毛傳泄去也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
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
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
平鬷嘏無言■案詩作鬷假無言禮記中庸作奏假今左傳作鬷
嘏嘏與假通鄭氏少牢饋食禮注曰古文嘏爲格時靡有爭先王
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服虔
云歌氣也本疏　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賈逵注周語云周
有七音謂七律謂七器音也本疏　服注云七律謂七器言黃鍾爲宮
林鍾爲徵大蔟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
徵外傳曰武王克商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辰在斗柄星
在天黿鶉火及天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月也周氏爲鍾以律計
自倍半一縣十九鍾鍾七律十二縣二百二十八鍾爲八十四律
此一歲之閏數周禮疏魏書樂志五　八風■賈逵云兌爲金爲閶闔風也
乾爲石爲不周風也坎爲革爲廣莫風也艮爲匏爲融風也震爲
竹爲明庶風也巽爲木爲清明風也離爲絲爲景風也坤爲土爲
涼風也同上　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
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
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
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案史記秦始皇本紀摶心揖

志索隱曰摶古專字左傳曰如琴瑟摶壹注釋文舊通本專作摶音
同惠棟曰管子內業篇史記樂書皆以摶爲專壹鄭氏樂記注引
作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
何水經注引作古而不死何樂如之　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
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地理志萴作荝詩疏引作季劇水經注引作蒯　有逢伯陵
因之地理志伯作柏古今人表同　蒲姑氏因之史記周本紀遷其君薄姑五行志地理志詩正義水經注
並同案蒲與薄通古本或作薄也此蒲字當讀作薄　■地理志琅邪郡姑幕應劭曰左氏
傳薄姑氏因之案姑幕即薄姑反語括地志薄姑故城在青州博
昌縣東北六十里薄姑氏殷諸侯封于此周滅之也而後大公因
之■水經注引作始爽鳩氏居之逢伯陵居之大公居之古若無
死諸本若譏者今從石經及宋本改正　爽鳩氏之樂釋文之樂本作樂之一　非君所願也水經注引
作非君之樂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惟有德者能
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家語
引作水懦弱　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說文狎犬可習也案狎宜訓習
爲是杜以輕訓狎蓋本廣雅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
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唐石經初刻作雚蒲後改
萑苻惠棟案韓非子內儲說引此事作雚蒲詩小弁云萑葦淠淠韓
詩外傳作雚古字通也今考水經注引作萑蒲文選注同韓非子
載此事鄭少年相率爲盜處于雚澤將游吉率車騎與戰與左氏徒
兵異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
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家語引作糺俗字
■鄭元周禮注糾猶割也察也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
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家語此句之上多寬猛相濟句　詩曰民
亦勞止汔可小康■說文汔水涸也或曰泣下從水气聲詩曰汔
可小康案詩大雅毛傳訓汔爲危鄭箋訓爲幾正義云某氏曰汔
近也郭璞曰謂相摩近反覆相訓是汔得訓爲幾也昭二十年傳

引此杜注迄期也然則期字雖別皆是近義言其近當如此爾雅
康安也詩毛傳綏安也鄭箋康綏皆安也杜本此惠此中國以綏四
方施之以寛也毋從詭隨詩毋從作無縱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
詁案詩本皆作憯說文憯通也從心朁聲又慘字注云毒也從心
參聲蓋古字通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
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產卒
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詁賈逵云愛惠也史記集解
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五行志引作無射鐘泠州鳩曰釋文本或作伶王其以心
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
風以作樂詁應劭曰風土地風俗也省中和之風以作樂然後可
易惡風易惡俗也器以鍾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窕詁高誘呂覽注
云窕不滿密也大者不槬詁案說文手部徐鉉新附有槬字云橫
大也从手瓠聲玉篇槬胡化切寬也廣韻作槬云寬也大也五經
文字本收槬字云戶化反見春秋傳則此字不宜从木旁則和於
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詁說文億安
也杜本此窕則不咸釋文云咸本或作感漢書同唐石經初刻作感後作減詁惠棟曰咸本古
文感故下云心是以感从咸爲是也槬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
疾今鍾槬矣王心弗堪詁漢書堪作戡孟康云古堪字尚書西伯
戡黎說文引作𢦟郭璞爾雅注又作堪黎釋文本又作戡案古字堪或通
其能久乎　三月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葬者
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
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墍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
之　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爲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
歸費之禮爲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
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爲十一牢　宋華
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與貙相惡乃

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亟言之詁服虔云亟疾言之欲使信本公疏
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
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
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
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
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匄尤之曰必有
故詁小爾雅云尤怪也杜本此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
以告張匄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
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
不勝其怒遂與子皮臼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
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橫詁水經注睢水又南逕橫城
北世謂之光城蓋光橫聲相近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
宋城舊鄘釋文鄘本或作墉及桑林之門而守之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
食之公問於梓愼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
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陽不
克也故常爲水於是叔輒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
月叔輒卒　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廚人濮
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詁服虔云戰氣未
定故也周禮疏又云待敵之衰乃攻同上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
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
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雂偃州員諸本誤雂今從說文及宋本改詁說文雂鳥也春
秋傳有公子苦雂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
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詁服虔以君字上屬孫毓以君字下屬
本疏釋文云而不能送亡君絕句案釋文蓋從服氏請待之乃徇曰
揚徽者公徒也詁說文徽幟也春秋傳曰揚徽者公徒案今本作
徽非是說文徽斜幅也一曰三糾繩也然陸德明云說文作徽則

字誤從徵已久杜注徵識也釋文云本或作幟則杜時字尚不誤故訓從說文服虔通俗文徽號曰幖私記曰幟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諸本誤揚今從宋本改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翟僂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華妵居于公里亦如之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於赭丘【詁】郡國志陳國長平有赭邱城鄭翩願爲鸛其御願爲鵝【詁】說文雚小爵也廣雅同爾雅舒鴈鵝李筌太白陰經黃帝設八陣之形鸛行鵝鸛天也案陸佃引舊說江淮謂羣鸛旋飛爲鸛井鵝行亦皆成列故陳名倣之子祿御公子城莊堇爲右釋文莊堇本或作莊堇父干犨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爲右【詁】王肅董遇並云呂封人華豹案此則傳本無華字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關矣【詁】說文彎持弓關矢也杜本此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豹射出其間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詁】服虔云狎更也杜取此子城謂華豹曰不更射爲鄙一曰城言我不狎習故鄙本疏抽矢城射之殪張匄抽殳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釋文本或作䡇䡇同又射之死干犨請一矢城曰余言汝於君對曰不死任乘軍之大刑也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貙曰吾爲欒氏矣貙曰子無我迋【詁】說文迋往也春秋傳曰子無我迋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貙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薳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惟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　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於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大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　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詁】劉向別錄云齊有稷門齊城門也齊地記曰齊城西門側系水出故曰稷門水經注系水傍城北流逕陽門西有故封處所謂齊之稷下也司馬貞曰稷側音近莒於是乎大惡其君　楚薳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甯以爲宗羞【詁】服虔云無甯甯也本疏杜取此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惟命人有言曰惟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惟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甯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顧炎武云石經士誤作氏宋公使公孫忌爲大司馬邊卬爲大司徒樂祁爲司城仲幾爲左師樂大心爲右師樂輓爲大司寇以靖國人　王子朝古今人表作鼂五行志同師古曰鼂古朝字【詁】賈逵云景王之長庶史記集解杜取此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詁】古今人表有賓猛師古曰即賓孟賈逵云賓孟子朝之傅也王愛子朝因愛其傅故朝起並有寵於景王也與賓孟並謀說之欲立朝爲大子周語云景王欲殺下門子賈逵云下門子周大夫王猛之傅也景王欲立朝故先殺猛傅本疏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爲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

朝之言以爲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
自憚其犧也文選注引作自憚其爲犧也余疑爲字故衍之■說文犧宗廟之牲也賈侍
中說此非古字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爲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
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王弗應■賈逵以爲大子壽卒景王
不立適子鄭衆以爲壽卒王子猛代之後欲廢猛立朝耳服虔以
賈爲然本疏 案服氏違賈杜注則從鄭衆說然究以賈義爲長夏四
月王田北山■河南圖經北邙山在洛陽縣北亦名北山又榮錡
澗在鞏縣西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
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蚠五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
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　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
鮮虞六月荀吳略東陽使師僞糴者■說文糴市穀也負甲以息
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鳶鞮歸使涉佗守之　丁巳
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
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
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
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釋文頃本或作須字
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案杜注領周地
孫未明晰觀此傳下云單子欲告急于晉則單子之奔欲入晉可
知轘轅山一名轘轅實周入晉之道也單子蓋奔至此盟而始還
耳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漢地理志緱氏有劉聚水
經注劉水出半石東山西北流逕劉聚周之劉氏蓋即劉子之邑
單子亡乙丑奔于平時釋文本作平畤本或作奔平疇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
姑發弱鬷延定稠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
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言王
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單子欲告
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京相璠曰
晉城北三里有皇亭春秋所謂次于皇者也案冀前居于皇之皇
一地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宮辛卯鄩
肸伐皇■說文鄩周邑京相璠曰今鞏洛渡北有鄩谷水東下洛
謂之下鄩故有上鄩下鄩之名亦謂之北鄩於是有南鄩北鄩之
稱矣又有鄩城蓋周大夫鄩肸之舊邑大敗獲鄩肸壬辰焚諸王
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服虔云前讀爲
泉周地也京相璠曰今洛陽西南五十里伊闕外前亭水經注百工
叛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圉■郡國志河
南郡雒陽有圉鄉杜同此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
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蚠以王師敗績于郊
前城人敗陸渾于社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己丑敬王
即位■賈逵云猛母弟史記集解杜取此館于子旅氏十二月庚戌晉籍
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案蓋即緱氏地理志
河南郡緱氏縣括地志緱氏古滑國也縣蓋以緱氏山得名緱侯
古字通于谿泉■水經注引作師次於明谿云洛水又東明谿泉
水注之世謂之五道泉即古明谿泉也次于社王師軍于氾于解
■郡國志河南郡洛陽有大解城杜同此次於任人閏月晉箕遺樂
徵右行詭水經注引作詭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案郡
國志洛陽有前亭劉昭注引杜預縣西南有泉亭即泉戎也今攷
傳上云次于陰于侯氏于谿泉于社于氾于任人由鞏縣偃師而
至洛陽由遠而近於地形亦合辛丑伐京毀其西南■唐石經此
下有子朝奔郊四字顧炎武九經誤字云四字監本脫當依石經
惠棟又云碑四字非初刻當是晁公武據蜀石經增入非杜本也
案下傳云二師圍郊郊鄩潰杜氏云二邑皆子朝所得是杜本無
奔郊之文今案劉炫云前年王師已克京子朝從京入郊郊潰不
知子朝所在以此規杜由此推之子朝奔郊四字或後人因劉氏

之言而增也
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鄩潰■案前一年傳
云鄩肸伐皇杜注鄩肸子朝黨今考肸是名肸為鄩大夫故連邑
稱也下鄩羅同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地理志河南郡
平陰應劭曰在平城南故曰平陰杜本此 賈逵云澤邑周地史記集解王
使告間庚戌還　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
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曰道下過雨將不出是不歸
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說文殊一曰
斷也廣雅殊絕也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
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
叔孫婼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
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
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
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
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
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將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
一館■賈逵云使邾魯大夫各居一館鄭衆云使叔孫子服回各
居一館邾魯大夫本不同館無為復言使各居一館也欲分別叔
孫與子服回不得相見各聽其辭耳服虔並載兩說仍云賈氏近
之本疏 案服氏以賈義為近杜注從鄭說今考上下文法則賈義為
長下云舍子服昭伯於他邑方與叔孫別處耳士伯聽其辭而愬
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
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叔孫旦而立期焉
釋文期本又作朞■鄭元禮記注期時也案杜注從旦至暮為期非義訓
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
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

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
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
之如始至　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郡國志鞏有東訾聚今名
訾城杜同此 劉子取牆人直人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癸未尹圉
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
劉子還己丑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
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鄩羅納
諸莊宮■案水經注長羅川亦曰羅中蓋肸子鄩羅之宿居故川
得其名是此水本不名羅以肸子始得名耳尹辛敗劉師于唐■
郡國志洛陽有唐聚杜本此 丙辰又敗諸鄩甲子尹辛取西闈丙寅
攻蒯蒯潰■郡國志河南郡河南縣有蒯鄉晉書地道記河南縣
西南有蒯亭杜同此 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
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將出聞烏存執殳而立
於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
弒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　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
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吳公子光曰
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
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
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
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
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
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詩毛傳敦厚也杜本此 吳子從
之戊辰晦戰于雞父■賈氏曰泓之戰譏宋襄故書晦鄢陵之戰
譏楚子故書晦雞父之戰夷之故不書本疏 說苑吳用兵州來季子
弃費州楊威于雞父案據此則是役季子在軍中也吳子以罪人
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

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
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
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
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　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詁服虔云南
宮極王子朝之卿士也御覽　萇宏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
可濟也詁服虔云先君謂劉獻公文公父也獻公亦欲立子猛不
欲子朝得國今南宮極震死爲天所棄先君之功事可成也同上　周
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詁服虔云西王謂子朝也
子朝居王城故謂之西王同上　天弃之矣東王必大克詁服虔云東
王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故曰東王也同上　楚大子建之母在
郹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大子諸樊入郹詁案孔陸皆云
吳子諸樊是王僚伯父何容僚子而與同名前人以爲恐傳寫誤
又云襄二十五年經書吳子遏伐楚盟于巢卒杜注遏諸樊也傳
亦書諸樊卒至是僅三十年杜不辨此之誤而依文解之謬矣今
考史記吳世家書此事以爲公子光是也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
歸楚司馬薳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薳越曰再
敗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薳澨詁服
虔或謂之邑又謂之地水經注　京相璠曰水際及邊地名也同上　水經
注作蓮澨惠棟曰遺漢水過三澨春秋傳有句澨雍澨及此而三
今案宣公四年楚令尹子越師于漳澨遺元水經注亦引之是亦
一澨惠氏獨拘雍薳爲三澨似鑿又案薳澨或因薳越死於此而
得名　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　楚囊瓦爲令尹城郢
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衞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
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愼其四竟結
其四援民狎其野詁爾雅狎習也杜本此　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
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
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弃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
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詁賈服王董皆作五候
賈逵云五候五方之候也敬授民時四方中央之候王云五候山
候　候澤候川候平地候也董云五候候四方及中國之姦謀也
杜作五候故云使民有部伍相爲候望本疏　惠棟案周書程典曰協
其三族固其四援明其伍候習其武誡依其山川通其舟車利其
守務古伍字皆作五傳本文也杜氏依周書爲說故從人傍信其
鄰國愼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詁說文懦駑弱也
廣雅耆彊也杜本此　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
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釋文蚡作󠄀　至于武文土不過同詁司
馬法同方百里周禮注引杜本此　愼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
城不亦難乎

春秋左傳詁十七

陽湖洪亮吉稚存著

傳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嚚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尚書作離心離德余有亂十人石經初刻作亂臣刊去臣字與襄廿八年傳同後人輒增臣于旁非也今據削去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于鄔詁郡國志緱氏有鄔聚杜同此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欬詁說文欬逆氣也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婼至自晉尊晉也　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釋文涖作莅士伯立于乾祭而問于介衆詁郡國志河南北城門名乾祭杜同此詩毛傳介大也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五行志作將大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釋文陽不克絕句莫將積聚也　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釋文嫠本又作釐詁說文緯織橫絲也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曰蠢蠢焉詁說文惷亂也廣雅同春秋傳曰王室曰惷惷焉一曰厚也按今本作蠢故杜注動擾貌三體石經作截尚書蠢字亦古文引作截古蠢字皆作截俗作蠢按古字多假借說文蠢蟲動也从䖵春聲截字注云古文蠢从戈周書曰我有截于西土左傳以惷為蠢自是傳本不同惠氏輒指為俗非也曰諸本作實今从說文改正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瓶之罄矣釋文本又作缾詁說文罄器中空也詩曰瓶之罄矣惟罍之恥詁爾雅罍酒罇方言缶其小者謂之瓶按杜注罍大瓶小亦以喻言之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　秋八月大雩旱也　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詁按石經此行少一字今攷史記周本紀正義引左傳云子朝用成周之寶珪沈于河漢書五行志作沈于河釋文一本或作沈于河則石經刊去者乃沈字也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石王定而獻之釋文本或作王定之與之東訾詁王隱晉書地道記訾在鞏縣之東

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詁說文踵追也按說文踵相迹也廣雅亦云踵迹也踵踵古字通杜注故云躡楚踵跡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于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詁服虔曰鍾離州來西邑史記集解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詁詩毛傳梗病也杜本此其王之謂乎

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詁周禮大司馬之職鄭以門名正義引此傳文并引注云右師宋右師樂大心也其家居桐門官右宋與今杜注不合當是服注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釋文轄本又作舝詩作舝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為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　季公若之姊其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弗與魯將逐之曹氏

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
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
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
猶可動必憂　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
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
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
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
民實則之■惠棟曰古文孝經實作是是卽古寔字見尚書秦誓
及詛楚文鄭康成詩箋云趙魏之東寔實同聲故此傳又作實則
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
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鄭元周禮
注六牲馬牛羊豕犬雞正義六畜卽六牲也始養之曰畜將用之
曰牲杜本此　五牲■服虔云牲麋鹿麕狼野豕本疏　三犧■服虔云犧
鴈鶩雉也同上　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周禮九章
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
爲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爲繡考
工記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
方謂之黑天謂之元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元
與黃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
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杜並本此　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
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
甥舅昏媾姻亞釋文亞本又作婭　以象天明■爾雅釋親壻之父爲婚壻
之父爲姻兩壻相謂爲亞說文婚重婚也杜本此　爲政事庸力行務
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
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賈逵云好
生于陽惡生于陰喜生于風怒生于雨哀生于晦樂生于明同上　按

叢氏正義以此爲服注蓋服用賈注也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
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鬭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
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
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
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
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
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爲客
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
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避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
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說文簡牒也牒札也士伯告簡
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
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服虔云鸜鵒不踰濟今踰宜穴而又
巢故云書所無也本疏　師己曰■賈逵云魯大夫史記集解杜本此　異哉吾
聞文成之世■賈逵云文成魯文公成公同上　按論衡集虛篇引此
作文成李善注幽通賦亦同今諸本誤作文武从石經及宋本改
正惠棟曰若云周之文武數百年豈能逆知童謠爲魯昭徵驗乎
今本皆作文武俗誤行之久矣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
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廣雅饋遺也杜本此　鸜鵒跦跦文選
注引作株株■漢書集注跦跦跳行貌杜本此　公在乾侯徵褰與襦■說
文褰袴也春秋傳曰徵褰與襦襦短衣也廣雅褰謂之袴杜本此　方
言云袴齊魯之間謂之褰郭璞云徵褰與襦音褰鸜鵒之巢遠哉
搖搖五行志引作搖搖今諸刊本作遙遙遙俗字今據漢書改■廣雅遙遙遠也稠父喪勞釋文
及諸本並誤作稠今从唐石經及宋本改正古今人表亦作稠　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
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　秋書再雩旱甚也　初季公鳥
娶于齊鮑文子生甲■按顧炎武云石經甲誤作申今改宋本並
作甲與石經合未可謂之誤諸刻本作申乃傳寫之誤也甲與申

字畫相近而誤如昭十年傳郠甲字諸本並誤作申𢾺無石經及
宋本將何所適從耶此處定从石經宋本作甲或云猶言某甲失
其名耳若舊其名何以不再見公爲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爲
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小爾雅相治也杜本此及季姒與饔人檀通
而懼乃使其妾抶己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
余又訴於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
告平子平子拘展于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
是殺余也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
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鬭季氏介其雞■賈逵云擣
芥子爲末播其雞羽可以坌郈氏雞目鄭衆云介甲也爲雞著甲
服虔云擣芥子播其雞羽史記集解按服杜皆取賈說郈氏爲之金本疏
距平子怒益宮于郈氏■服虔云金距以金踏距儀禮疏高誘呂覽
注云以利鐵作鍛距沓其距上沓即踏又淮南王書注云金距施
芒于距且讓之■方言凡言相責讓曰譙讓杜本此故郈昭伯亦怨
平子古今人表作厚昭伯師古曰郈郈昭伯也■世本昭伯名惡會孝公之後稱厚氏
也呂覽郈成子爲魯聘于晉高誘注郈成子魯大夫也郈敬子園
之子郈青後也世本孝公生惠伯革其後爲厚氏臧昭伯之從弟
會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史記作僞讒■按定十二年傳文子爲不
知釋文云文子爲不知爲字古每假借爲僞陸氏此處未加音切
僞讒猶言僞讒耳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服虔云老臧氏家之大
臣同上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淮南王書禘於襄
廟舞者二人惠棟曰傳氏言四人爲列尚不成樂況二人乎書作
八傳文誤也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
若獻弓於公爲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
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釋文侍人本亦作寺人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
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

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
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
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
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泄臣不獲
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于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
之於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
干戈臣請待於沂上■水經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至下邳縣西
南入泗杜本此以察罪弗許請囚於費弗許史記作鄪■服虔云費季氏
邑史記集解請以五乘亡弗許■服虔云言五乘自省約以出同上子家
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荀子宥坐篇吴
居之隱也按與此義同楊倞注隱窮約也亦與杜注略同爲之徒
者衆矣日入慝作■周禮環人察軍慝鄭元注慝陰姦也謂軍中
有爲慝者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釋文蘊本又作薀■
說文蘊積也杜本此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
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賈逵云仲孫何忌同上叔孫
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史記作叔孫氏之臣戾無鬷字■鄭元云大
夫家臣爲司馬者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
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師徒以
往陷西北隅以入本以作而韓非子內儲作攢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
賈逵云冰櫝丸蓋也本疏取此杜方言弓藏謂之韇或謂之櫝丸遂逐
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內儲篇作見叔
孫之旗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
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
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平
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爲近故
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

先下之禮之善物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詁賈逵云二
十五家爲一社千社二萬五千家也史記集解杜取此以待君命寡人將
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
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
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
曰戮力釋文作勠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外內詁
廣雅繾綣搏也繾與繾綣與卷並同按搏即不離散之意故杜注
云不離散也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
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
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
君君將速入勿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昭子自闞歸見平子
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
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
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
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
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
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　壬申尹
文子水經注引作尹文公涉于鞏焚東訾弗克　十一月宋元公將爲公故
如晉夢大子欒即位於廟詁古今人表作兜欒黃伯思曰欒鑾古
實梁有宋公欒餗鼎圾冢師春書欒乃宋景公名與鼎銘合惠棟
云董逌云竹書有宋景公欒而史爲頭曼孫炎以欒爲兜曼合聲
以辯周秦之語則欒爲古文欒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
諸本旦誤且今从宋本及六經正誤改正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爲二三子憂
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惟是楄柎所以藉幹
者詁說文楄部方木也春秋傳曰楄部薦幹按今本作楄柎以音
同而誤又說文幹脅也按楚辭招魂章去君之恆幹王逸章句幹

體也易曰貞者事之幹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
私降昵宴詁說文暱日近也从日匿聲春秋傳曰私降暱宴或从
尼作昵羣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
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秖辱
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　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詁賈逵云欲
取以居公不書圍鄆人自服不成圍本疏杜取此　初臧昭伯如晉臧
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爲信與僭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
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對歸及
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次于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郈詁
說文東平無鹽有郈鄉杜本此郈魴假使爲賈正焉計于季氏詁惠
棟曰卜計也臧氏使五人以戈盾伏諸桐汝之閭會出逐之反奔
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
有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會曰僂句不余欺也　楚子使薳
射城州屈復茄人焉城丘皇遷訾人焉使熊相禖郭巢季然郭卷
詁郡國志南陽郡葉有卷亭杜同此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
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辰齊侯取鄆詁賈逵云魯邑史記集解服虔以爲
往年齊侯取鄆實圍鄆耳經以圍書取傳實其事故於是言取本疏
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　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
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詁賈逵云申豐女賈魯
大夫史記集解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詁說文瑱以玉充耳縛束也按
今本作縛釋文音轉又今考縛說文白鮮色也非束縛之義杜注
訓卷則亦以爲縛字蓋自陸德明始誤耳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
齮能貨子猶爲高氏後詁史記作許齊臣高齮子將粟五千庾索
隱曰一本子將上有貨字子將梁丘據也齮音紇齊臣也左傳子
將作子猶粟五千庾詁賈逵云十六斗爲庾五千庾八萬斗史記集解

按杜注作入于射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
兩一布■鄭司農云或曰布泉也周禮疏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
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諸本于作於今从石經改正非不
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服虔云異猶怪也史記集解杜取此宋元公爲
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弃
魯邪諸本作耶今从石經宋本改正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顏氏家訓引傳鬼神下有
邪字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郡國志曹國西安有
棘里亭按正義云即此棘云曲棘者以上文宋公卒于曲棘而誤
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
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
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
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
之飲馬于淄者■水經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南北入海地理
志所出山同按杜注云出梁父縣疑誤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
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潛夫論齊子淵氏
姜姓按新序曰陳恆弒君使勇士六人劫子淵棲捷與棲字近而
致岐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繇朐汏輈釋文朐本作軥同■說文輈轅下
曲者襄十四年傳稱射兩朐而還此與彼同朐朐字通服虔襄十
四年注云軥車軛杜取此詩毛傳軏車轅也杜本此七入者三寸聲子
射其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爲鬷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
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
囊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
之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鬒須
眉諸本作鬢今从釋文改正石經亦誤作鬢■說文鬒稠髮也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
無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爲顏鳴右下苑何忌
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刜林雍■說文刜擊

也廣雅刜斷也斷其足鑋而乘於他車■說文鑋金聲也讀若春
秋傳曰鑋而乘他車按此則傳本作鑋杜注鑋一足行疑賈義如
此後轉因說文讀若乃誤作鑋字也玉篇鑋丘感切一足行按鑋
字說文不載顧氏或取諸字林也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
乘　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子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
地理志河南郡偃師尸鄉殷湯所都按杜云尸在鞏縣西南偃師
城今孜帝王世紀尸鄉在偃師縣西南三十里杜云在偃師城蓋
晉初偃師已并入洛陽也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
秋盟于鄟陵謀納公也　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服虔云出
成周也本疏庚午次于渠王城人焚劉丙子王宿于褚氏■郡國志
洛陽有褚氏聚杜同此丁丑王次于萑谷釋文萑本或作萑庚辰王入于胥
靡辛巳王次于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韋昭國語注
女齊之子叔褒守闕塞■洛陽記使女寬守闕塞服虔云謂南山
伊闕是也御覽大元一統志京相璠曰土地名伊闕在洛陽西南五十里
通鑑音注按釋文作闕塞諸刊本並同疑轉寫之譌水經注云昔大禹
疏伊闕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北流故謂之伊
闕矣春秋之闕塞也　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服
虔云子西平王之長庶子宜申御覽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適也■服
虔云即昭王也其年幼弱母秦嬴同上按哀六年楚子軫卒則昭王
名軫疑王非昭王或即位後改名耶史記楚世家十二諸侯年表
又作珍蓋轉寫異文伍子胥傳仍作軫服虔左傳注作任王子建
實聘之■服虔云謂夫人故大子建聘之同上子西長而好善立長
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
也■服虔云廢而不立是謂亂國追惡君王也同上國有外援不可
瀆也■服虔云外援謂大子任秦之外甥瀆易也秦爲任外援不
可易也同上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

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
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
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redacted]惠棟曰周之典籍盡在楚矣三墳五典
八索九丘左史倚相能讀之而楚檮杌之書頗可觀國語采
之旒及屈宋而楚騷比于周雅書之益人如是陰忌奔莒以叛召
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圉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
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于
莊宮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redacted]服虔王肅並注云文
王受命武王伐紂故云文武克殷本疏按下云吾無專享文武之功
則合文武是也杜注諸本並作武王克殷疑誤成王靖四方康
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為後人
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
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
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redacted]服虔云言諸侯釋其私政而佐王室三國
志及文選注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
厥位攜王奸命[redacted]束皙按左傳攜王奸命舊說攜王為伯服伯服
古文作伯盤非攜王本疏按竹書紀年幽王八年王立褒姒之子曰
伯服十一年犬戎入宗周弒王下即云犬戎殺王子伯服是攜王
非伯服舊說誤也紀年又云是年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于
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沈約注是為攜王二王並立是攜王
為王子余臣至平王二十一年紀年始云晉文公殺王子余臣于
攜是矣攜為周地杜春秋地名曰攜地闕即其證平王立二十餘
年而余臣始為晉所殺則其時亦當如東王西王之並峙故云奸
命也杜既承舊說而誤而正義又云余臣本非適故稱攜王是又
不如攜為地名而誤以為攜號矣皆非也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

遷郟鄏[redacted]地理志河南郡河南故郟鄏地也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
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諸本誤作頽今从石經改施于叔帶惠
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redacted]王肅云咸皆也本疏按疏
又云諸本咸又作減呂覽仲冬紀水泉減竭今月令作咸竭是咸
為古文減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
年秦人降妖釋文妖本又作訞[redacted]說文衣服歌謠草木之怪謂之妖曰周
其有頿王亦克能修其職[redacted]按能字疑衍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
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頿王甚
神聖無惡于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
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請之帥羣
不弔之人[redacted]爾雅弔至也杜本此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
度諸本規誤玩今改正[redacted]服王孫皆注云玩貪也本疏按此則舊本規作玩正
義亦云俗本作規誤也貫瀆鬼神[redacted]爾雅貫習也說文攢習也春
秋傳曰攢瀆鬼神按今本作貫蓋隸省杜本此慢棄刑法倍奸齊盟
傲狠威儀釋文狠本作很矯誣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贊[redacted]儀禮鄭元注
攝持也杜本此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釋文盪本作蕩竄在荊蠻
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
命釋文猾又作滑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
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
以德德鈞以卜後漢書劉愷傳引此鈞作均古字通[redacted]服虔云春秋之義三代異建
適媵別貴賤有狂病以廣親疏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
長王后無適明尊之敬之義無所卜筮不以賢者人狀難別嫌有
所私故絕其怨望防其覬覦今如左氏言云年鈞以德德鈞以卜
君之所賢人必從之豈復有卜隱桓之禍皆由此興乃曰古制不
亦謬哉又大夫不世如並為公卿適討嗣之禮左氏為短箴膏肓
云立適固以長矣無適而立子固以貴矣今言無適則擇立長謂

貴均如立長王不得立愛之法年均則會羣臣羣吏萬民而詢之有司以序進而問大衆之中非君所能擇是王不得立愛之法也禮有詢立君示義在此距之言謬矣春秋冀禮之義矣 周禮疏 又云若長均貴均何以別之故須卜禮有詢立君是有卜也 禮記疏 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惟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爲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說文禳磔禳祀除癘殃也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按前人云杜于諂慆二字皆以疑爲訓而不致其意諂慆雖通用而各有本訓此言天道不疑惟德是與觀下文可見又按論衡變虛篇引作不闇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 論衡引作何益新序同 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論衡引作回德回邪也今改新序仍作違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 史記作柏寢 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服虔云景公自恐德薄不能久享齊國故曰誰有此也 史記集解 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于民豆區釜鐘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 釋文惰本亦作墯 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 釋文工賈古本亦作商賈 士不濫官不滔■孔安國書傳滔漫也 杜本此 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孔安國書傳箴諫也 杜本此 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詩毛傳婉順也 杜本此 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也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 史記掩餘作蓋餘下並同 公子燭庸帥師圍潛■賈逵云二子皆王僚母弟潛楚地在廬江六縣西南 本疏 又云二公子皆吳王僚之弟 史記集解 地理志廬江郡灊縣水經注亦作灊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服虔云上國中國也蓋以吳辟在東南地勢卑下中國在其上游故謂中國爲上國也 本疏 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麇 諸本工譌王今從石經釋文改正 ■服虔云王尹主宮內之政 本疏 按正義亦云定本作工而服注云云疑漢時本已譌近梁孝廉處素云王尹蓋玉尹之譌古玉字皆作王也 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賈逵云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 同上 與吳師遇于窮■說文竆夏后氏諸侯夷羿國也京相璠曰今安豐有窮水北入淮道元云窮水出安豐縣窮谷窮音戎 水經注 唐石經窮下有谷字道元所引同正義以爲有谷字非也按石經窮下本無谷字乃後人旁增耳 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京相璠曰沙汭楚東地也 同上 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服虔云時言可殺王之時也 史記集解 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賈逵云上國中國也服虔云上國謂上古之國賢士所言也 本疏 不索何獲■服虔云不索當何時得也 史記集解 我王嗣也■服虔云夷昧生光而廢之僚者夷昧之庶兄夷昧卒僚代立故光曰我王嗣也 本疏 世本云夷昧及

僚夷昧生光同上 惠棟云服氏之說是也襄公卅一年傳吳屈狐庸
曰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注
云嗣君爲夷昧則光夷昧之子審矣世本左傳本出一人之手正
義以世本多誤不足依據豈其然乎按杜注光吳王諸樊子也用
史記說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王肅云聘晉還至
史記集解杜取此 鱄設諸曰王可弒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 詁 服虔云
母老子弱專諸托其母子于光也又云我無若是何同上 彭仲博云
當言是無我若何我母無我當如何我字當在若上本疏 王肅云專
諸云王母老子弱史記集解 今按史記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
而公子將兵攻楚楚絕其路方今吳外困于楚而內空無骨鯁之
臣是無奈我何光曰我身子之身也索隱云依王肅解與史記同
于理無失服虔杜預見左傳下文云我爾身也及以其子爲鄉遂
强解是無若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語不近情爲迂曲非也又
致下傳光云我爾身也句終當以服杜注爲是光曰我爾身也夏
四月 詁 史記月下有丙子二字 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 史記堀作窟下同
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 詁 說文曰
鈹劍也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
及體以相授也光僞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寘劍于魚中以進 詁
服虔曰全魚炙也史記集解杜取此 抽劍刺王鈹交於匈 石經本作匈後人不知妄改作
胷按史記正作匈此左傳古字之僅存者今據改正 詁 賈逵云交專諸匈也同上 遂弒王闔廬
水經注作闔閭 以其子爲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
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 詁 服虔
云待其天命之終也同上 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
墓 詁 服虔云復命于僚哭其墓也同上 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
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
師爲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

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
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
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 詁 服虔
云兵戟也本疏 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
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
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
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
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 詁 說
文爇燒也杜本此 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
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 詁 說文菅茅也稈禾莖也
稈或从秆春秋傳曰或投一秉稈毛傳秉把也杜本此 國人投之遂
弗爇也令尹炮之 詁 服虔云民弗肯爇也本疏 鄢將師令尹使火
燔炮之同上 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
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爲王專禍楚國弱寡
王室蒙王與令尹 詁 漢書集注蒙蔽也 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
國將如何令尹病之 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
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于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
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
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
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
而自同于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
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
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 詁 韓詩宣顯也釋文 按杜注言用
也恐誤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
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
以難復 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

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烏乎（諸本作嗚呼今从石經改正且與傳文前後畫一）爲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

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　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于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廄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戌也聞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不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聽明不然平王之温惠恭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埸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詁】服虔云主人請安謂主人使司正請安于賓（本疏）惠棟按管子幼官篇云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置大夫以爲廷安齊君欲昭公酒故使宰獻而仍用廷安之禮非卑公也杜氏以爲比公於大夫失之子仲之子曰重爲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　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

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于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　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石經初刻作鄔後改刻作鄔下鄔大夫亦同誤）祁盈將執之訪于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詩譜頌引傳文實作寔）【詁】西京賦寔蕃有徒薛綜注寔實也蕃多也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爲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慭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詁】說文云慭願也惠棟曰言鈞死耳願使吾君先聞二人之死以爲快杜注云發語辭非外傳曰吾慭置之于耳以慭御人又曰慭庇州犁韋昭皆訓爲願大夫稱主今稱君者蓋其臣二世仕于祁氏矣又云慭讀爲銀與寧同音又讀爲甯古寧甯同字說文寧與慭異訓爲願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論衡作羊舌食我）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取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取其黨【詁】論衡叔向之母姬姓按上疏昭公三年叔向對晏子曰晉之公族盡矣正義引世族譜云叔向晉之公族今論衡云向母姬姓是向之父取于同姓也劉向列女傳亦云羊舌叔姬者叔向之母也潛夫論亦稱叔向母爲叔姬　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詁】賈逵云美髮曰黰（本疏杜取此）說文作㐱又作鬒云稠髮也服虔云髮美爲鬒詩曰鬒髮如雲其言美長而黑以髮美故曰元妻（毛詩疏）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元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古今人表作伯封叔）實有豕心貪惏無厭（釋文厭本亦作饜）【詁】賈逵云貪者食也其人貪冒財飲食無知厭足忿類狠戾無有期度時人謂之大豬（本疏）說文河內之北謂貪曰惏忿類無期（釋文類又作纇）【詁】服虔云忿怒其類以饜其私無有度也（同上）按釋文一作纇亦與服同當係漢時本如此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

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注】禮記喪服章云娣姒婦報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傳言弟長者變訓娣姒云言娣是弟姒是長也鄭元曰娣姒者兄弟之妻相名也長婦謂穉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按杜注似不分明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文選注引無也字釋文豺本又作豺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文選注引無矣字【注】論衡引作野心無親非是莫喪羊舌氏遂弗視　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水經引作祈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司馬彌牟爲鄔大夫【注】水經注晉大夫司馬彌牟之邑謂之鄔水俗亦曰虞水虞鄔聲相近故俗變焉賈辛爲祁大夫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戊爲梗陽大夫【注】京相璠曰梗陽晉邑今大原晉陽縣南六十里榆次界有梗陽城水經注地理志榆次梗陽鄉魏戊邑知徐吾爲塗水大夫古今人表知作智【注】地理志太原郡榆次涂水鄉晉大夫知徐吾邑師古曰涂音塗韓固爲馬首大夫孟丙爲盂大夫【注】顧炎武曰今本作孟丙者非地理志太原郡盂縣晉大夫盂丙邑以其爲盂大夫而謂之盂丙猶魏大夫之爲魏壽餘閻大夫之爲閻嘉邯鄲大夫之爲邯鄲午也又攷盂孟字相近而譌第石經及宋本並作孟丙古今人表及水經注亦同今據地理志等改正樂霄爲銅鞮大夫【注】地理志上黨郡銅鞮杜本此趙朝爲平陽大夫【注】地理志河東郡平陽應劭曰堯都也在平河之陽杜本此今本平誤巠僚安爲楊氏大夫【注】地理志河東郡楊應劭曰故楊侯國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鱄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爲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注】按荀子以爲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五十三人與此不同荀子蓋合兄弟同姓爲一也夫舉無他風俗通引傳文下有也字惟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惟此文王【注】詩作惟此王季正義經涉亂離師有異讀後人因而兩存不敢追改今王肅注毛詩及韓詩亦作惟此文王鄭注毛詩作惟此王季故釋比于文王言王季之德可以比于文王也帝度其心莫其德音毛詩作貊下德正應和曰莫亦同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毛詩國作邦樂記引詩亦作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樂記比作俾史記樂書亦作俾【注】鄭箋曰俾讀爲比聲之誤也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注】服虔云心能制事使得其宜言可揆度事也詩疏惠棟曰自此至經緯天地曰文皆見周書謚法惟闕曰莫曰君張守節所引謚法云賞慶刑威曰君孔晁注曰能行四者德正應和曰莫注云正其德應其和德正應和曰莫【注】毛傳莫莫言清靜而敬至也杜本此服虔云在己爲德施行爲正發號施令天下皆應和之言皆莫然無諠譁也同上照臨四方曰明【注】服虔云豫見安危也同上勤施無私曰類周書作勤政疑誤教誨不倦曰長【注】服虔云教誨人以善不懈倦言善長以道德也同上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注】服虔云上愛下曰慈和中和也爲上而愛下行之以中和天下徧服從而順之擇善而從之曰比【注】服虔云比方損益古今之宜而從之同上按之字衍周書及毛傳皆無之字鄭氏樂記注引無而字有之字經緯天地曰文【注】服虔云德能經緯順從天地之道故曰文同上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鬷蔑惡文選注引傳蔑作蔑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注】按水經注謂賈大夫即賈辛誤晉語賈辛在悼公時與叔向同朝不得言昔取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注】詩毛傳皋澤也杜本此射雉獲

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
不笑夫石經初刻脫夫字重增入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
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諸本力誤功今从石經宋本改吾是
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注】高誘呂覽注墮廢也韋昭國語
注墮毀也按杜注云損似非義訓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
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
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
國乎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注】賈
逵云訟者之大宗御覽杜取此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注】晉
語作閻沒叔寬韋昭注閻沒閻明叔寬女齊之子叔褒賈逵云二
子晉大夫魏子之族同上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
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注】賈逵云召二大夫
食同上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惟食忘憂吾
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注】賈逵云小
人二子自謂同上不夕食【注】服虔云昨飲酒醉故不夕食同上饋之始
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
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初學記引此願上有曰字文選注引此爲上多而字屬厭而已【注】服虔云屬足也小人二子自謂腹飢則恐食之不
足厭飽則知止君子居尊官食重祿而不知足故願以其腹爲君
子之心同上韋昭國語注云屬適也厭飽也已止也適小飽足則自
節也獻子辭梗陽人初學記引子字下有遂字

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注】服
虔云大夫稱主君比公于大夫故稱主君史記集解杜取此子家子曰齊
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　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
及原伯魯之子尹固之復也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
爲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
入于鄻【注】說文鄻周邑也杜本此以叛陰不佞敗之　平子每歲賈
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
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塹而死公將爲之櫝【注】說文櫝匱也子家
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幃裹之釋文作帷【注】說文幃囊也公賜
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注】說文瓏禱旱玉按今本作龍杜注
龍輔玉名蓋取此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公衍公爲之生也
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
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爲
此禍也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爲大子

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于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于龍以其不
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
豢龍氏有御龍氏【注】賈逵云豢養也穀食曰豢史記集解服虔同服虔云
御亦養也養馬曰圉以養犬豕曰豢本疏杜取此按御圉字同管子書
皆以圉爲御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
對曰昔有飂叔安古今人表作廖叔安師古曰左傳作飂同音力周反【注】按杜注飂古國也
今攷說文鄝地名鄝當即鄝國飂鄝古字通又叔安王充論衡
引作叔宋疑誤有裔子曰董父潛夫論引有作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
以飲食之龍多歸之潛夫論之作焉乃擾畜龍潛夫論作乃學擾龍【注】按集解引應
劭曰擾音柔擾馴也能順養得其嗜欲又按尚書擾而毅徐廣曰
擾一作柔玉篇擾字注云牛柔謹也從也安也又馴也尚書擾而
毅字如此音而小而沼二切是擾本作擾一音柔也以服事帝舜
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論衡帝賜作而錫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潛夫論鬷作服鬷師鬷字論衡其上有是字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有字疑誤論衡無有字帝賜之乘龍【注】服虔云四頭爲乘四乘十六頭也本疏
河漢各二【注】服虔云河漢各二乘釋文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
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古今人表作劉纍師古曰古累字後古文又作后

【詁】服虔云后劉累之爲諸侯者夏時賜之姓（史記集解）按此則服本後作后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詁】賈逵云劉累之後至商不絕以代豕韋之後祝融之後封于豕韋殷武丁滅之以劉累之後代之（同上）按此史記更作學擾龍事申曰歲時受請杜子春曰受當爲更故書蕃作及大射禮注並云古文更爲受是更與受古今字耳扱郡古文云孔甲云在豕韋氏使劉累豢龍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詁】按詩傳饗作享說文亨本字亦當作亨亨爲古享字亦亨字饗遂上云夫嘗以食夏后不得復言夏后享之也既而使求之懼（蘇綜東都賦注引此既而作既又論衡引無之字）【詁】賈逵云夏后既而又使求致龍不能得而懼（史記集解）而遷于魯縣（論衡而下有不得二字）【詁】地理志南陽郡魯陽古魯山古魯縣御龍氏所遷（杜本）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失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詁】服虔云宿思也今日當預思明日之事（句）家人宗火之（本疏）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論衡作低伏）【詁】廣雅坻隱也坻與致同鬱湮不育（釋文湮作堙湮古字通）【詁】賈逵云鬱滯也湮塞也（本疏）按廣雅亦云湮塞也（杜說同此）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禮記疏作祭法大神引）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詁】賈逵云總言其官句芒取木生句也（本疏）火正曰祝融【詁】賈逵云祝陽氣明朗祝其也融明也（同上）金正曰蓐收水正曰元冥土正曰后土【詁】賈逵云句芒祀于戶祝融祀于竈蓐收祀于門元冥祀于井后土祀于中霤（同上）正義在家則祀中霤蓋取賈說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詁】朱儒說左氏者皆以爲五靈配五方龍屬木鳳屬火麟屬土白虎屬金神龜屬水其五行之次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王者修其母則致其子水官修則龍至木官修則鳳至火官修則麟至土官修則白虎至金官修則神龜至故爲其說云視明禮修而麟至思睿信立而白虎擾言從文成而神龜在沼聽聰知正而名川出龍貌恭體仁而鳳皇來儀皆修其母而致其子也（本疏）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詁】服虔云天在上火炎上同于天天不可同故曰同人（本疏）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無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釋文坤本又作巛）【詁】按大戴禮記易之乾坤並作巛字王肅家語注巛古坤字象六斷之形隋書經籍志易坤卦坤字注云本又作巛巛今字也今攷說文無巛字五經文字已皆作坤則此傳作坤爲得不必從釋文改也惟陸氏以爲今字恐非干祿字書以巛坤二字云上通下正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古今人表作垓）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元冥世不失職【詁】按潛夫論而不失職上有修其業四字今攷杜注云四子能治其官使不失職濟成少皞之功死皆爲民所祀分句解之似當有也存俟學者論定遂濟窮桑【詁】賈逵云處窮桑以登爲帝故天下號之曰窮桑帝賈以濟爲渡也（本疏水經注亦同）服虔云窮桑顓頊所居（路史後紀）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犂（詩疏引傳作黎御覽及路史皆作黎黎犂古字通）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詁】說文社地主也春秋傳曰句龍爲社社神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周禮疏引作稷爲田正）有烈山氏之子曰柱（釋文烈如字禮記作厲山）【詁】按孔穎達郊特牲正義作列山氏朱序國語補音引左傳作列山今本並作烈山古字通賈逵鄭元皆云烈山炎帝之號（本疏）按劉炫規過亦以賈義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

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詁】服虔云鼓量名也曲禮曰獻米者操量鼓取晉國一鼓鐵以鑄之（同上）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

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爲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釋文徵本或作徵■廣雅徵明也杜本此服虔云非公且徵過也過昭公無道久在外季氏非公不肯釋言公在某地春秋之義亦以不書徵季氏之過此年書者公不得入晉外內有困辱季氏開而釋之所謂事君如在國本疏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惟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閒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說文紼亂系也若其不閒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爲禮也靈王之喪■鄭元以爲簡公若在君當自行本疏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諸本吾作吳今从釋文石經及宋本改正釋文吳一本作吾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弃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韋昭國語注億安也杜本此而甯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說文唁弔生也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吳子問於伍員曰呂覽作五員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釋文肄本又作肆■按陸粲云文十二年河曲之戰使輕者肆焉注曰暫往而退也與此傳所謂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意正相類于義爲長傳寫以陸說爲非云肄習也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王肅云示憂戚史記集解杜取此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於費以待君之察也亦惟君若以先君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服虔云言賜不使死是爲以死賜之本疏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

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曰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

薛伯穀卒同盟故書　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地理志作灊　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　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按義亦利也古訓義利通廣雅儀衺也儀義同聲字書立政疚乃三宅無義民呂刑鴟義姦宄義皆訓傾衺杜注云見義則為之失之夷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風俗通義引作裸鄭康成引作倮賈公彥正義同■服虔云晉諸侯之霸與楚同盟趙簡子為執政之卿遺夷第伐同盟故夢發趙簡子周禮疏　旦占諸史墨曰■服虔云晉蔡墨史記集解　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服虔云是歲在析木後六年在大梁大梁水宗十一月日在星紀為吳國分楚之先顓頊之子老童老童楚象行歌象楚走吳之姬姓日月在星紀星紀之分姬姓吳也楚衰則吳得志吳世世與楚怨楚走去其國故曰吳其入郢吳屬水水數十十月水位故曰六年及此月也有適而食故知吳故亦不克後六年定四年十一月晦庚辰吳入郢在立冬後復此月也十二月辛亥日會月于龍尾而食庚午日初有適故曰庚辰一日日月在辰尾尾為亡臣是歲吳始用子胥之謀以伐楚故天垂象午火庚金也火當勝金而反有適故為不克周禮疏

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　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鄭司農云大歲所在歲星所居周禮疏　賈逵云吳越同分而得越福吳凶者以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本疏　服虔云歲在星紀吳越之分野蔡復之歲歲在大梁距此十九年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之歲龍度天門龍歲星也天門在戌是歲越逾故今年越得歲龍東方宿天德之貴神其所在之國兵必昌向之以兵則凶吳越同次吳先舉兵故凶也或歲星在越分中故云得歲史墨知不及四十年越有吳者以其歲星十二年一周天存亡之數不過三紀三者天地人之數故歲星三周星紀至元枵哀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年周禮疏　服氏以為有事于武宮之歲龍度天門按正義昭十五年歲星在申越未而至午曆家以周天十二次次別為百四十四分歲星每紀行一百四十五分是歲星行一次外剩行一分積一百四十四年乃剩行一次故昭十五年得超一辰昭九年本疏　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

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釋文俾本又作卑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王逸楚詞章句閔憂也杜本此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說文弛弓解也杜本此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廣雅靈福也蓋變文言之耳哀二十四年徼福乞靈亦同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

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弗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廣雅差次也差衰同鄭元禮記注序猶次也按衰序猶言次序耳於是焉在　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文選注引作奚高麗宋板作傒又毛本衛譌作魏今从石經宋本改正　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說文揣量也度高下曰揣杜本此　度厚薄仞溝洫釋文仞本又作刃■說文仞申臂一尋八尺按杜注度深曰仞本高誘淮南王書注物土方■鄭元儀禮注物猶相也杜本此　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初學記引作糇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周禮疏引作賦丈尺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　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說文琥發兵瑞玉爲虎文春秋傳云賜子家雙琥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子家子反賜于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偶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釋文從本又作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史記索隱云遂世本作述鄒誕生本作秫■世本遂產子家歸父及昭子子子嬰也史記索隱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春秋左傳詁十八

陽湖洪亮吉稚存著

傳

定公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五行志引作翟泉水經同杜■班固服虔皇甫謐咸言翟泉在洛陽東北周之墓地又京相璠與裴司空季彥修晉輿地圖作春秋地名亦言今大倉西南池水名翟泉又曰舊說翟泉本自在洛陽北其宏城成周乃繞之水經注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衛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漢書義作誼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于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于大陸焚焉還卒於甯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　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爲無道絶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於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爲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鄭元儀禮注引作山川神祇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己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萇宏齊高張皆將不免萇叔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梁履繩云按周語云周詩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爲飫歌名之曰支今按此殆引逸詩之意而言之衆之所爲二語句法相似疑亦即支詩之言耳衆之所爲不可奸也　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按趙岐孟子章句公輸般一云魯昭公子也今攷公輸與公衍公爲名皆相類岐說或有所本檀弓所引公輸般亦正與孔子同時又按鄭元禮記注公輸若匠師也般若之族今考季公亥字公若二云與般同族亦般爲昭公子一證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諸本君作公今從石經宋本改正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按宋本皆以闞字絶句是也今讀者皆然殊不知古人多以闞公氏句三字連文元凱始以闞字屬上也元凱名字未詳疏中屢引之榮駕鵝曰諸本或誤作駕非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于榮駕鵝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昭公出故季平子禱於煬公九月立煬宮■鄭元云煬公伯禽之子季氏禱而立其宮也文苑英華　周鞏簡公弃其子弟而好用遠人

二年夏四月辛酉鞏氏之羣子弟賊簡公　桐叛楚■郡國志廬江郡舒有桐鄉杜同此　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　秋楚囊瓦伐吳師於豫章吳人見舟於豫章而潛師於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韓非子內儲說作齊中大夫御
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閽乞肉焉■惠士奇曰諸侯燕禮賓
醉而出必取所薦脯重君賜也以所執脯賜鍾人於門內■廣君
惠也夷射姑私出無脯奪杖敲閽無禮甚矣奪之杖以敲之■按
說文殳部有㪣云擊頭也从殳高聲孫愐音口卓反支部有敲云
橫擿从支高聲孫愐音口交切今釋文㪣作敲轉寫之誤也
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閽以缾水沃廷釋文缾本又作瓶邾子
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韓非子曰捐水郎門霤下類溺者
之狀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高誘淮南注廢頓
也按杜注廢隋非義訓爛遂卒■鄭元詩箋云烈之言爛也廣雅
烈爇也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卞急而好絜諸本作潔今以石經釋文改正
故及是　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於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
冬盟於郯修邾好也　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
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
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賈逵云色如霜紈馬融說肅
爽鴈也其羽如練高首而修頸馬似之天下希有故子常欲之按
說文鸘鷞五方神鳥西方鸘鷞是神鳥為名馬云似雁亦略
相似或馬毛色似此鳥故取以名楚詞大招曼鸘鷞只王逸章句
鸘鷞俊鳥也高誘淮南注亦以為鳥名云長頸綠身其形似雁一
曰鳳凰之別名也杜注以為駿馬名則以意言之耳劉逵吳都賦
注引左傳作鷫鸘水經注作肅霜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
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
常子常歸唐侯自拘于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
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
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
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

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
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
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史記世家作邵陵晉荀寅求
貨于蔡侯弗得言于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
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
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
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于是乎失諸
侯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賈逵云嘖
至也本疏杜取此按說文嘖高氣多言也春秋傳曰嘖言疑此即嘖有
煩言之古文又說文嘖大呼也義與此文不相蒙當作嘖為是多
言正與下煩言相應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書疏引作鮀論語同古今人表作祝鮀父
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
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按
動猶以社稷動為軍行最是杜注云國遷失之祝不出竟官之制
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說文釁血祭也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
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服虔云謂會同詩疏臣無事焉
公曰行也及皋鼬將長蔡於衛■服虔云載書使蔡在衛上史記集解
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
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賈逵等皆云蔡叔周公兄本疏按
本傳二十四年左傳文杜注取賈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
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諸本作藩
从釋文石經改正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爾雅詩毛傳並
云尹正也杜本此分魯公以大路大旂■賈逵云金路也史記集解杜取此
夏后氏之璜■說文璜半璧也白虎通及逸禮云半璧曰璜按鄭
康成注周禮亦同高誘又曰半圭曰璜夏后氏之珍玉也杜注第
以為美玉未知何據封父之繁弱■鄭元云此繁弱封父之國為

之本疏 荀卿子曰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繁亦作蕃古字通上林賦曰蕃蕃弱文穎曰蕃弱夏后氏良弓之名殷民六族■按賈公彥周禮司約正義引傳文并引注云殷民後父之餘民三十族六姓也今無此注賈所引當是服虔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 按陪當作培釋文一本又作倍 非■說文培敦土田山川也廣雅陪益也詩毛傳敦厚也祝宗卜史備物典策 釋文策本又作冊亦作筴或作篆 ■說文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古文作𥮎按今本作策非作筴又隸書之變服虔云備物國之職物之備也 本疏 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說文奄國在魯鄭元尚書注奄在淮夷之北命以伯禽■竹書紀年成八年命魯侯禽父遷庶殷于魯按所云命以伯禽者指此惠棟云當用劉炫說伯禽居誥百篇不載封伯禽事別見絡誥唐叔有歸禾故皆不載也孔子刪書亦用春秋一書不再書之例而封於少皞之虛 史記世家作少昊 ■說文虛大丘也賈逵云少皞居窮桑登爲帝臺未爲帝居魯北既爲帝乃居魯也 本疏 分康叔以大路少帛■賈逵云雜帛也 史記集解 綪茷■賈逵云大赤也 同上杜取此 說文綪赤繒也鄭衆云茷旆名也 同 按鄭康成雜記注引作綪詩小雅白旆央央毛傳云白旆繼旐者也正義曰茷與旆古今字故定四年傳云綪茷旃旌亦旆也按鄭注孔疏是綪倩古通經典異用之字陸氏釋文失考者甚多旃旌■賈逵云通帛爲旃析羽爲旌 同上 按說文旃旗曲柄也所以旃表士衆周禮曰通帛爲旃旌游車載旌析羽注旄首所以精進士卒大呂■賈逵云鐘名 同上杜取此 殷民七族陶氏施氏 潛夫論引作荼氏 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說文畛井田間陌也略經土田也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 釋文圃本亦作甫同 ■賈逵地理志河南郡中牟圃田澤在西豫州藪

取於有閻之土以其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史記管蔡世家作冉季載索隱曰冉國也載名也季氏也冉或作聃按國語曰冉由鄭姬賈逵云文王子聃季之國也莊十八年楚武王克權遷於那處杜云那處楚地南郡編縣有那口城那與聃皆音奴甘反正義曰冉作冄音奴甘反或作聃音同冄國名也季載人名也衛康叔世家作冄季按冄之爲聃那之爲聃爲那皆轉寫之譌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考工記時文思索鄭元注文之德之君思求可以爲民立法者 本杜此 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說文作鞏鞏見昭十五年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按服虔注大夏在汾澮之間不得至晉陽杜注誤顧炎武日知錄已辨之啟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啟商惎間王室■賈逵云惎毒閒亂 本疏 說文惎毒也惠棟云惎當訓爲教 宣十二年注訓惎爲教 言管蔡間商叛周之心而教之乘間以圖王室張衡西京賦云天啟其心人惎之謀與傳合意左傳惎字凡四見宣十二年傳楚人惎之晉依說文作畀哀元年傳少康惎澆當訓爲毒廿七年傳趙襄子惎知伯當訓爲忌 小爾雅云惎忌也 此傳當訓爲教 小爾雅云惎教也 杜惟哀元年注得之餘皆非也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按蔡當從說文作𥻦已見前以車七乘 史記作與車七乘 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 說文作佋 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

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爾雅覆察審也廣雅覆案也
案案同吾子欲復文武之略■高誘淮南注略道也杜本此　而不正
其德將如之何萇宏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衞侯於盟反
自召陵鄭子太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
■賈逵云黃父會在昭廿五年御覽取此　杜　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
■賈逵云無爲亂始同上　無怙富無恃寵■說文云怙恃也恃賴也
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沈人不會
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爲沈故圍蔡伍員爲吳行
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爲吳太宰
■史記作楚誅伯州犂其孫伯嚭亡奔吳吳以爲大夫按史記與
左傳小異當以左氏所言爲得其實高誘呂覽注作柏州犂李善
文選注引吳越春秋曰帛否來奔於吳又云本或作伯嚭或作帛
否或作太宰嚭字雖不同其人一也以謀楚楚自昭王卽位無歲
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
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
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說文沿緣水而下也杜本此　我悉方城外
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墨子非攻篇曰吳闔廬次注林
出於冥隘之徑按冥隘卽冥阨釋文阨本亦作隘音同史記無忌
說魏安僖曰秦不敢攻冥阨之塞徐廣曰卽江夏鄳縣　子濟漢
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
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
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
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
大別漢東山名也在安豐縣南水經注　按杜注非是辨見集中三戰
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
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京相璠曰柏舉漢

東地水經注　元和郡縣志龜頭山在黃州麻城縣東南八十里舉水
之所出也春秋吳楚戰於柏舉卽此地　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
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
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
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
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及清發■
按水經注𣸣水下晉太安二年鎭南將軍劉宏遣牙門皮初與張
昌戰於清水卽春秋左傳定公四年吳敗楚於柏舉從之及於清
發蓋𣸣水又兼清水之目矣今攷清發當在今德安府安陸雲夢
二縣界皆漢時安陸縣境也杜不言所在故采道元注補之　將擊
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
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
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說文澨埤增水邊
土人所止者　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服云
畀我季芈之字釋文　服虔云季芈許嫁而字畀我季芈字也禮婦人
許嫁笄而稱字季芈稱字是許嫁也蓋遭亂夫死而改適鍾建耳
本疏　按世族譜以季芈畀我爲二人今攷當以服說爲是顧炎武云
下文但稱芈知非二人　涉睢■水經作沮地理志漢中郡臨沮原
注沮水出漢中房陵東入江　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賈
逵云燧火燧也象象獸也以火繫其尾使奔吳師驚卻其衆使王
得脫本疏取此　杜　說文象長牙鼻南方之大獸也以奔吳師庚辰吳入
郢以班處宮■越絕書子胥妻楚王母孔子固貶之矣惡其妻楚
王母也按穀梁王尸及妻楚王母傳皆不言或尚爲賢者諱　子山
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戌及
息而還■地理志汝南郡新息孟康曰故息國其後徙東故加新
壽敗吳師於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爲禽焉謂其臣曰誰能

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詁】說文剄刑也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雎濟江入於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羋以從由于徐蘇而從【詁】服虔云鄖楚邑史記集解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詁】服虔云父蔓成然同上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文選注引末有乎字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漢書王莽傳兩引詩矜作鰥彊禦作強圉惟仁者能之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汝鬭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詁】服虔云隨楚與國同上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奬天衷【詁】韋昭國語注奬成也杜本此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史記作子綦說苑同家語作司馬子綦逃王而己爲王曰以我與之史記作予下卜與同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弃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惟一人若鳩楚竟【詁】韋昭國語注鳩安也杜同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鑪金初宦鑪字宦字並从石經及釋文改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爲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初伍員與申包胥友【詁】服虔云楚大夫王孫包胥史記集解按戰國策作棼冒勃蘇文選注引戰國策又作棼冒勃蘇今攷棼冒勃蘇即申包胥音之轉棼與申胥與蘇皆同音包字急讀即爲冒勃至棼又作棼亦以音同而轉也吾友莊進士述祖云申包胥楚之公族棼冒即楚之先蚡冒其後爲蚡冒氏猶若敖之後爲若敖氏也潛夫論伍氏亦楚之公族故亦爲王孫氏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史記伍子胥傳作覆高誘淮南注亦同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詁】淮南王書引作吳爲封豕修蛇蠶食上國高誘注封大也豕蛇喻貪也新序引作吳爲無道行封豕長蛇蠶食天下從上國始於楚按淮南志長作修蓋避厲王長諱以荐食上國【詁】爾雅荐再也按杜注數也義亦同虐始於楚【詁】高誘注虐害也始先也言舛以次至秦也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新序引伏作休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　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書武成疏引作歸粟于蔡以賙亟矜無資也蓋一本有也字石經資字下旁增一也字越入吳吳在楚也　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於房【詁】顧炎武云房疑即防字古卩字作自脫其下而爲防字漢仙人唐公防碑可證也地理志汝南郡吳房孟康曰本房子國而史記項羽紀封楊武爲吳防侯字亦作防漢書武帝紀濟川王明廢遷防陵常山王勃廢徙房陵一卷之中字體不同又防房二字相通之證今按文選謝莊月賦徘徊房露李善注曰防露蓋古曲也文賦曰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房與防古字通據此則房之爲防明矣陽虎將以與璠斂釋文與本又作璵【詁】說文璠璵魯之寶玉高誘曰璠璵君佩玉也昭公在外平子行君事入宗廟佩璠璵故用之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論語及家語並作弗擾【詁】潛夫論公山氏魯公族姬姓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泄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泄怒謂陽虎子行之乎　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戰國策作子滿新序同子虎帥車五百

乘以救楚 按淮南子脩務訓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人屬此不合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 賈逵云稷楚地史記集解杜取此 大敗夫槩王于沂 史記伍子胥傳曰六月敗吳兵於稷索隱曰左傳作稷丘杜注稷丘地名在郊外按左傳並不作稷丘其引杜注亦不合蓋誤以裴駰集解為杜注也吳人獲薳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于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為堂谿氏 潛夫論堂谿谿名在西平郡國志汝南吳房有堂谿亭廣韻吳王闔廬弟夫槩奔楚為棠谿氏堂棠古字通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於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闉輿罷闉輿罷請先遂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　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　楚子入于郢初鬭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石經王字上旁增楚字非唐刻 將涉於成臼 賈逵云成臼水又東南與白水合水出竟陵縣東北聊屈山一曰聊屈山西流注於沔定公四年昭王濟于成臼即是水者也 藍尹亹涉其帑 世本楚大夫涉其帑按此則亹帑為二人惠棟曰據外傳亹其帑則帑非人名未知世本何據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惟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鬭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鬭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鬭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遂逃賞王將嫁季芈季芈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泄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復命子西問高厚焉 一本或有大小者涉下文而誤耳 賈逵曰問城高厚丈尺也本疏 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 王肅曰小大何知為句注云知是小大何所知也褒與古今人論曰子西問城之大小高厚而弗知也子西怒曰不能則如辭城之而不知又何知乎褒與引傳為文小大上屬本疏按上問高厚弗知故此言築城而不知高厚于小大之事何所知乎從王肅句為是 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泄之事余亦弗能也　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敗也 諸本敗誤役今從石經及宋本改正

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　二月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 賈逵云舒鼎器名昭兆寶龜本疏 定之鞶鑑 釋文鞶又作盤 苟可以納之 淳化本無以字疑衍 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太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弃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　四月己丑吳大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 按呂覽引作令尹子期文

本又作帷史記曰吳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案闔曰定六年左傳四月己丑吳大子終纍敗楚舟師杜注闔廬子夫差兄此以爲夫差當謂名異而實一人耳左傳又曰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子是乎遷郢於鄀此言番番音潘楚邑名子臣即其邑大夫也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於繁揚■按襄四年作繁揚漢書地理志亦作繁陽應劭曰在繁水之陽則作陽爲正揚陽皆古字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於是乎遷郢於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服虔云鄀楚邑史記集解地理志南郡若原注楚昭王畏吳自郢徙此後復還郢師古曰春秋傳作鄀其音同　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京相璠曰負黍在潁川陽城縣西南二十七里世謂之黃城也水經注杜同此狐人闕外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

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感字顧前改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爲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綿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爲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　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於五父之衢　冬十二月天王處於姑蕕辟儋翩之亂也

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於儀栗以叛　齊人歸鄆陽關■服虔云陽關魯邑史記集解陽虎居之以爲政　夏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　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釋文夷作莫疑刻本之訛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汝虎懼乃還不敗　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晉籍秦送王己巳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黨氏而後朝于莊宮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惠棟曰坐爲坐作列爲表正行列司馬法曰徒以坐固又云行慎行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說文斃頓仆也斃或从死杜本此偃且射釋文一云偃且人姓名且音子餘反按世族譜無此人一讀者非也子鉏中頰殪■吳越春秋迎風則偃背風則仆仆是前覆偃是卻倒高已被擊而仆轉而仰且射子鉏死言善射也廣雅偃僵也　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服虔云志中其目是非其誠詐以自矜儀禮疏師退冉猛僞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　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盂以定王室　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惟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絶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私謂子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石經代誤作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樂祁歸卒於大行■地理志河內郡山陽野王皆大行山在西北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按昭七年傳子產爲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宣子以易原縣於樂大心是州境與宋接壤或州地此時尚屬樂大心未可知　公侵齊攻廩丘之郛■風俗通郭亦謂之郛郛者亦大也初學記杜本此主人焚衝■說文作幢云陷陳車也高誘淮南王書注衝車大鐵著其轅端馬被甲車被兵所以衝於敵城也或濡馬褐以救之■高誘淮南王書注褐毛布如今之馬衣杜本此遂毀之主人出師奔■賈逵以爲主人出當師奔走而御退言魯無戰

備也本疏　按杜注屈曲當以賈義爲長陽虎僞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僞顛虎曰盡客氣也苫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　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詁賈逵云周禮公之孤四命執皮帛卿三命執羔大夫再命執鴈魯廢其禮三命之卿皆執皮帛至是乃始復禮尚羔鄭衆云天子之卿執羔大夫執鴈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故傳曰惟卿爲大夫當執鴈而執羔僭天子之卿說魯人效之而始尚羔記禮所從壞本疏　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字文鄟本又作䩢鞔亦同　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詁說文捘推也春秋傳曰捘衛侯之手擧手擊也按說文推排也排擠也是捘有排擠之義故杜注捘擠也捥當從說文作𢪛馬融長笛賦云探𢪛捘䡾李善注引廣雅曰捘按之也惠棟曰捥經傳皆作擥郊祀志曰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搤擥游俠傳曰搤擥而游談師古曰擥古手腕字今傳作捥者儀禮士喪禮曰設決麗于擥鄭康成注云古文捥作擥史記樊於期偏袒搤捥索隱曰捥古腕字史記多古文今人知者鮮矣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詁廣雅詬恥也此杜本　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紲以從將行王孫賈云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

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　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　九月師侵衛晉故也　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詁惠棟曰戒讀爲駴鄭康成曰疾雷擊鼓曰駴易歸藏曰君子戒車小人戒徒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虎前驅林楚公羊作臨南　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石經初本咋作作詁按考工記鍾侈則柞讀如咋咋然之咋聲大外也說文無咋字杜注咋暫也蓋取廣雅廣雅暫乍也从乍字得訓玉篇从鄭訓云聲大也今考譜聲大也言或從口讀若笮則咋蓋譜字之誤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公羊傳作臨南驟馬詁高誘淮南子書注怒讀如彊弩之弩方言曰弩猶怒也匡謬正俗云怒字古讀有二音今山東河北人讀書但知怒有去聲不言本有二讀曾不尋究失其真矣及衢而騁詁說文四達謂之衢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詁說文徵召也按說文从釋言此杜本　陸粲附注後錄云按上文林楚曰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此陽虎自言魯云

魯人聞余出喜於脫死不當云徵死徵字誤也何暇追余從者曰
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
而歸之子言辨舍爵詁鄭元禮記注辨徧也杜本此於季氏之廟而
出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詁地理志泰山郡鉅平應劭曰左氏傳
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今陽關亭是也　鄭駟歂嗣子大叔為政
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有疾乃使向巢
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謂桐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絰而子擊
鐘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己衰絰而生子余何
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
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　鄭駟歂殺鄧析文選注引作鄧晳而用
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
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詩作干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
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漢書引作勿斲召伯所茇詁說文
废舍也从广犮聲詩曰召伯所废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
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聽矣　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
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
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
子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
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
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
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
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詁韓非子載其語曰陽虎有寵於季氏
而欲伐季孫貪其家也今君富於季而齊大於魯陽虎所以盡詐
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
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詁說文鍥鎌也按爾雅釋
詁契滅殄絶也郭璞注今江東刻斷物為契邢昺疏引左傳及杜
注並作契則鍥似當作契為正說文契刻也廣雅同杜本此麻約而
歸之載蔥靈詁賈逵云蔥靈衣車也有蔥有靈本疏尚書大傳曰未
命為士不得有飛軨鄭元注云如今窗車也軨與靈古字通按說
文軨車轖閒橫木从車令聲轖字注云軨或从霝司馬相如說今
左傳作靈古字假借耳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蔥
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詁韓非子曰
陽虎逐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子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
人國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貨務取之我務守之遂執術而御之陽
虎不敢為非以善事簡主興主之彊幾至於霸也　秋齊侯伐晉
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
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者霤下東郭書讓登犂彌從之曰子讓而
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絶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
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詁
說文靳當膺也按毛詩小戎云游環脅驅傳曰游環靳環也晉車
千乘在中牟詁按杜注非管子曰築五鹿中牟鄴者二城相接也
是中牟在鄴與五鹿之閒趙獻侯徙都中牟即此今考中牟城在
湯陰西二十里張守節正義云鄴西牟山為趙中牟者是矣衛侯
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詁說文灼龜不兆也春秋傳曰龜燋不
兆讀若焦按今本燋作焦義通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
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水經注引作褚師圃亡在中
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
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於衛齊侯賞犂彌
犂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晳幘詁詩毛傳晳白也說文𪘂齒相
值也一曰齧也春秋傳曰晳𪘂按杜注取此云齒上下相值則杜
時本尚作𪘂可知後乃誤作幘耳惠棟曰傅遜云晳白晳幘以巾
裹髻賤所服此說非也古者有冠無幘秦漢以來始有其制此傳

犢字說文引作犢今按顧炎武引傳氏云云惠氏亦引之犢傳書
並無此條蓋惠承顧之誤又說文牧犢字明非後出之字惠氏以
犢爲犢之省文亦未的而衣貍製■說文製裁也服虔云貍製貍
表也詩疏 說苑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紵絺三百製
將以送之惠士奇云左傳貍製注云表此云紵絺非表也乃衣耳
表名爲製不見經傳杜注誤惠棟云傳云貍製故注云表貍表也
哀廿七年陳成子救鄭及濮雨成子衣製杖戈注云製雨衣也杜
皆望文爲義然以製爲表似有脫文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
吾貺子■爾雅貺賜也此杜本 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乃賞犂
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
服虔云是時齊克夷儀而有之旣爲齊有故齊得優其爲役也本疏
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
之■儀禮士喪禮疏引傳文並引注云坐而飯食之按當是服注
親推之三

十年春及齊平　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服虔云地二一名水經注
孔丘相犂彌史記孔子世家作犂鉏齊世家作犂鉏 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
勇若使萊人■服虔以爲東萊黃縣是史記索隱 以兵劫魯侯必得志
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廣
雅裔遠也此杜本 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
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
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賈逵云不書盟諱以三百乘
從齊師本疏 按不書盟賈據宣七年黑壤例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
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
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
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
事也且犧象不出門■鄭司農云明堂位云犧象周尊也周禮疏 服

虔云犧象饗禮犧尊象尊也嘉樂鐘鼓之樂也詩疏 王肅以爲犧尊
象尊爲牛象之形背上負尊本疏 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弃禮也
若其不具用秕稗也■說文秕不成粟也稗禾別也此杜本 用秕稗
君辱弃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
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服虔云三田汶陽田也龜山
名山陰之田得其田不得其山也史記集解 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
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城其西北傳文一本或作城其西北隅 而守之宵熸
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
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啟門亦以徒七十人旦
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啟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
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
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弃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
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
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爲馬正使公若
爲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劍
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
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
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
駟赤曰郈非惟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
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傳文本或作揚之水卒章 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
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
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爲之宣言於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
於齊於字从石經改正 齊人將遷郈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
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
此逼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
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

齊師至奠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侯犯
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redacted]郡國志東平國無
鹽本宿國任姓杜同此　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
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
有物[redacted]按杜注云物識也周禮鄭注曰徽識所以相別也不入宮杜云
賊器說賊之任器兵物皆有刻識之語出於漢時樂
囊傳曰刻其毛以為識是也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
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　宋公子地嬖蘧
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漢書地理志引作駟師古曰四
馬曰駟　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漢書作子　地怒使其
徒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
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
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迋吾兄也[redacted]詩
毛傳迋誑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
陳　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
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
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
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

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於蕭以叛秋樂大心
從之大為宋患寵向魋故也　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十二年夏衛公孟彄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出不退於列其御曰殿
而在列其為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為無勇　仲由為季氏宰
[redacted]服虔云仲由子路史記集解杜取此　將墮三都[redacted]服虔云三都三家之
邑也同上　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
以襲魯公與三子[redacted]服虔云三子季孫孟孫叔孫也同上　入于季氏
之宮登武子之臺[redacted]賈逵云曲阜上上有季氏宅宅有武子臺今
雖奔費猶高數丈水經注　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redacted]服虔云人有
入及公之臺側同上杜取此　仲尼命申句須樂頎[redacted]服虔云魯大夫同上杜
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
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redacted]服虔云公斂處父成宰
也同上　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釋文一本偽作為
[redacted]惠棟曰昭十五年傳昭伯之從弟會為讒於臧氏而逃於季
氏史記作偽讒是皆為讀偽之證定八年以為公期築室於門外
杜注云不欲使人知故偽築室於門外陸氏讀音於偽反依杜似
應讀為偽也此處傳文作為故杜注云陽不知若本作偽則無煩
注矣後人不識古文多假借往往改易今據釋文定作為讀書郊
祀志曰問之果為是又為即偽之證　我
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郹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
曰不可邴意茲曰史記作秉意茲　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
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
軒惟邴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
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
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
吾舍諸晉陽史記衛貢作衛氏　[redacted]服虔云往年趙鞅圍衛衛人懼故貢
五百家鞅置之邯鄲又欲更徙之晉陽史記集解　午許諾歸告其父兄
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邯鄲[redacted]服虔云午之諸父兄及邯鄲中
長同上　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
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
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
稷[redacted]服虔云稷午子同上　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
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

國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戰國策作董閼安于韓非子作董閼于淮南王書作董閼於）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甯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皐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史記作范皐繹）注服虔云皐夷側室子（同上）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注賈逵云梁嬰父晉大夫也（同上）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皐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注服虔云荀躒知文子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注賈逵云六卿范中行趙也（同上）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史記鈞作均）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史記躒作櫟不信作不佞魏曼多作魏侈又作魏哆索隱曰系本亦作哆蓋哆字誤而代數錯也）注世本獻子生簡子取取生襄子多按左傳亦云魏曼多是也則哆是襄子中閒少簡子一代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惟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注服虔云以其罪輕于荀范也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注世本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傳作發）拔生朱爲公叔氏鄭康成云朱春秋作戍今考檀弓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鄭氏注云木當爲朱春秋作戍衞公叔文子之子定公十四年奔魯富而不驕者鮮吾惟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戍將爲亂

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戍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戍來奔　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爲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爲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甯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石經知字下增范氏二字非唐刻不必從）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　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戍之故也　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於檇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注賈逵云死罪人（史記集解）鄭衆云死士欲以死報恩者也（同上）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注按檇李城左右水口皆名曰陘如圖經所著風涇中涇等是也疑古即有是名此傳陘或當作涇蓋去檇李城七里均屬水鄉矣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於脾上梁之閒謀救范中行氏也（諸本皆脫也字今從石經增入）注按地理志東郡范縣圖經晉大夫士會邑春秋莊公三十一年築臺於秦司馬彪郡國志曰范縣有秦亭地形志東平郡與范縣俱治秦城即秦亭也是范氏食邑與魯最爲密邇魯之助范氏亦出於不得已上年城莒父及霄亦然皆魯之西境與范氏食邑附近之地析城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於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於朝歌秋齊侯宋公會於洮范氏故也　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

朝【注】賈逵云南子宋女史記集解杜取此會於洮【注】服虔以會於洮屬上
爲義言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故與宋公會於洮本疏大子蒯聵
獻盂于齊史記仲尼弟子傳作蕢聵按蒯蕢通檀弓屬蒯作杜蕢可證也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
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注】說文豬豕而三毛叢居者豭牡豕也小
爾雅及鄭元禮記注艾老也杜本此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史記速作遬
【注】賈逵云戲陽速大子家臣史記集解杜取此從我而朝少君釋文本少君作小君
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
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
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大子告人曰戲陽速
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大子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
將戕於余【注】趙岐孟子注戕猶殘也虞翻易注戕殺也杜幷用此若殺
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爲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
信義也　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獲籍秦高彊又
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注】按金史地理志衛州蘇門有百門
陂亦曰百門泉定十四年晉人敗鄭師及范氏之師於百泉即百
門泉矣百與北音相近故或亦作北

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注】漢書五行志作子贛師古曰贛
音貢按說文貢獻功也从貝工聲贛字注云賜也从貝竷省聲子
貢名賜自應作贛此處及哀七年十一年並作貢字十五年已後
並作贛蓋後人傳寫之譌耳　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
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
【注】禮器禮也者猶體也廣雅禮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
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
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
其先亡乎　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
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　夏
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鄭罕
達敗宋師于老丘　齊侯衛侯次于蘧挐謀救宋也　秋七月壬
申姒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　葬定公雨不克襄事【注】按
襄當訓舉薛綜西京賦注襄舉也若杜訓作成恐非本義禮也
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　冬城漆書不時告也

春秋左傳詁十九

陽湖洪亮吉稚存著

傳

哀公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說文栽築牆長板也春秋傳曰楚圍蔡里而栽杜本此　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按十三經釋文引以其班䄠鄭衆威云班或作辨史記世家於羣神條廣曰辨音班是此辨字義當作班也襄廿五年男女以班劉炫曰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與此同使疆于江汝之閒而還■服虔云蔡使楚疆於故江國與汝水之間其意言蔡割地以賂楚也本疏　蔡於是乎請遷于吳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賈逵云夫椒越地史記集解　按說苑作夫湫湫與椒古字通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外傳及史記吳世家保並作棲越世家作保棲於會稽國策作保於會稽之上■賈逵云會稽山名同上　地理志會稽郡山陰會稽山在南杜本此　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高誘淮南王書注大夫種姓文氏會稽鄞人按誘注呂覽又云種楚鄞人今呂覽本訛鄞爲郢又爲鄒並非也錢少詹大昕亦定爲鄞人說文嚭大也春秋傳吳有大宰嚭以行成■服虔云行成求成也史記集解　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說文去疾本又作去厲　■按戰國策引作書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書此二語乃逸書也與今僞泰誓不合　昔有過澆■賈逵云過國名也同上　殺斟灌以伐斟鄩■賈逵云斟灌斟鄩夏同姓也夏后相依斟灌而國故曰滅夏后相也同上　滅夏后相■按路史古文云帝相九年居於斟灌廿六年寒浞使其子澆弒帥師滅斟灌廿八年寒浞使其子澆弒帝公羊傳曰君死於位爲滅服虔云夏后相啟之後史記集解　按正義襄四年傳云澆用師滅斟灌斟鄩此云殺斟灌者王肅云滅殺也古者滅殺音同名后緡方娠■賈逵云緡有仍之姓也同上　說文娠女妊身動也春秋傳曰

后緡方娠按娠讀若震漢書注應劭曰娠動懷任之意左傳曰邑姜方娠孟康曰娠音身廣雅娠傳也漢書身多作娠古今字詩生民疏引作后緡方震鄭箋爾雅注娠猶震也是一本又作震　逃出自竇歸于有仍古今人表作有扔師古曰扔音仍潛夫論引此作奔於有仍　生少康焉■服虔云后緡遺腹子同上　爲仍牧正■王肅云牧正牧官之長同上　惎澆■小爾雅惎忌也說文惎毒也杜本此　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賈逵云有虞帝舜之後同上　爲之庖正王符引作庖　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賈逵云綸虞邑同上　郡國志梁國虞縣有綸城少康邑杜本此　有田一成■賈逵云方十里爲成同上　有衆一旅■賈逵云五百人爲旅並同上杜本此　能布其德而兆其謀■趙岐孟子注兆始也杜本此　以收夏衆撫其官職■服虔云因此基業稍收夏遺民餘衆撫修夏之故官憲典同上　使女艾諜澆王符引作謀澆　■說文諜軍中反閒也韋昭國語注諜候也杜本此　使季杼誘豷■廣雅誘致也遂滅過戈復禹之績說文績本作蹟　一祀夏配天■服虔云以鯀配天也同上　不失舊物■賈逵云物職也同上　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說文俟本又作竢　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服虔云令少者無娶老婦老者無娶少婦女十七不嫁男二十不娶父母有罪也將生子以告與之醫饋之餼也死者葬其征必哭泣葬埋如其子也孺子遊之必餔歠之也弃手所種夫人所織不用十年不收於國本疏　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　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　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檀弓疏引傳陳人下無有田二字　逢滑當

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弃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詁】方言芥草也廣雅同杜本此　是其禍也吳志賀邵傳引云國之興也視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爲草芥　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足利本後人記曰異本莽上有草字　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　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詁】說文彤丹飾也鏤剛鐵可以刻鏤杜本此　按家語車不彫幾器不彫鏤彫一本亦作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孤寡諸本巡下有其字今从石經本刪　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詁】服虔云以其半分軍士而後自食其餘若單醪注流也本疏　按何休公羊注分半也杜注云徧非本訓　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說苑引作夫差先自敗已釋文云本或作夫差先自敗者非　安能敗我　冬十月諸本作十一月今从石經刪　晉趙鞅伐朝歌

二年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　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詁】賈逵云僕御也史記集解　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詁】服虔云郢自謂己無德不足以污辱社稷同上　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詁】服虔云三揖卿大夫士士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本疏　鄭司農云卿大夫士皆君之所揖周禮注杜本此　君命秖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詁】水經注右河而南必至焉今頓丘衛國縣西戚亭是也為衛之河上邑　使大子絻八人衰絰偽自衛逆者【詁】服虔云衰絰為若從衛來迎大子也史記集解　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　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詁】惠士奇曰詢宜屬上讀　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弃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詁】按今說文本引作上大夫受郡誤今考水經注引說文云故春秋傳曰上大夫縣下大夫郡可以證今說文刻本及高誘注之失　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詁】服虔云趙鞅入晉陽以叛後得歸改名志父春秋仍舊猶書趙鞅釋文　韋昭國語注志父簡子之後名也杜本此　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鄭元禮記注作屬椑　【詁】荀卿子曰罪人之葬棺椁三寸衣衾三領不得飾棺屬辟　素車樸馬【詁】荀卿子曰若馭樸馬楊倞注未調習之馬　無入於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卹御簡子古今人表作郵亡恤外傳作郵無正　【詁】服虔云王良也本疏　衛大子為右登鐵上水經注引傳作鐵丘文選注同　【詁】京相璠曰鐵丘名也水經注杜同此　望見鄭師眾大子懼自投於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羣子勉

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羅無勇麇之廣韻引作麇之詁說文稛絭束也廣雅稛束也按稛麇字同杜本此吏詰之御對曰痁作而伏詁說文痁有熱瘧也廣雅痁瘧也杜本此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鄭衆周禮注引作無破骨無面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詁晉語曰死不敢請韋昭注言不敢請歸之神也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詁爾雅斃踣也鄭元禮記注斃仆也杜本爾雅獲其蠭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傁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既戰簡子曰吾伏弢詁說文弢弓衣也杜本此嘔血外傳作嗀血釋文嘔本又作嗀詁廣雅嘔吐也杜本此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大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靷皆絕外傳作兩轅詁說文靷引軸也　吳泄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于州來

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　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庀女詁鄭司農周禮注庀具也杜本此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詁檀弓有子服伯子鄭元注云蓋仲孫蔑之元孫子服景伯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釋文本又作鎋同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詁爾雅鬱氣也攸所也火氣出之所也惠士奇曰襄九年弃火所竟亦同杜注不明晰

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詁按杜訓悛作次無此義訓疑當從方言悛改也蓋謂內外皆改次耳漢書公孫宏傳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逡李奇注曰言有次序也悛逡字同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詁服虔云象魏闕也法令縣之朝謂其書為象魏御覽杜取此曰舊章不可亡也詁應劭風俗通引曰舊章不可無也按此則亡當讀為無陸氏無音蓋讀如字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高誘淮南王書注引此瀋作潘詁說文瀋汁也春秋傳曰猶拾瀋也釋名云宋魯人皆謂汁為瀋於是乎去表之槀槀从石經宋本改正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詁服虔云桓僖當毀而魯祀非禮之廟故孔子聞有火災知其為桓僖也史記集解劉氏范氏世為婚姻萇宏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宏詁莊子外篇胠篋萇宏胣釋文崔云讀若拖或作施字胣裂也韓非子難言篇亦云萇宏分胣淮南王書萇宏鈹裂而死一云車裂而死司馬云胣剔也一云刳腸曰胣按崔本或作施字哀二十七年國人施公孫有山氏義當同雜篇外物又云萇宏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

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詁服虔云召而問兒死意本疏正常不反　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寅伐其郛詁說文郛郭也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癸丑奔邯鄲十一月趙鞅殺士皐夷惡范氏也

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詁詩毛傳承止也按

易象辭傳云小人不成不祿字亦作隶廣雅隶恐也蓋諸大夫懼
前事欲止其行耳二穀並當杜注云隶音隶反敘按曲公孫翩逐
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鍇後至曰如
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鍇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故逐公
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盱从釋文石經改正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
方左司馬眅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
關曰吳將泝江入郢■三倉逆流行水曰泝衆經音義杜本此將奔命焉
爲一昔之期■廣雅昔夜也穀梁曰入至於星出謂之昔襲梁及
霍■服虔云梁霍周南鄙也水經注京相璠曰霍陽山在周平城東
南同上杜本此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
■京相璠曰南鄉浙縣有故豐鄉春秋所謂豐析也水經注郡國志
南陽郡析有豐鄉城杜同此與狄戎以臨上洛■地理志宏農郡上
洛禹貢洛水出冢領山左師軍於菟和右師軍於倉野■水經注
丹水自倉野又東歷菟和山即春秋所謂左司軍於菟和右師軍
於倉野者也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水經注引作晉楚之盟
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京
相璠曰楚通上洛阨道也水經注按水經注丹水出商縣東南流注
歷少習武關按此則少習非即武關乃商洛中之阨道耳京相璠
說甚明杜注誤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
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爲之
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服虔云三
戶津水津也史記正義竹書紀年壬寅孫何侵楚入三戶郛酈道元云
春秋之三戶矣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秋
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庚午圍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
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
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鄗■地理志趙國襄國故邢國也廣平國
任師古曰本晉邑常山郡關按後漢改樂城縣鄗世祖即位改名
高邑說文鄗常山縣逆時陰人盂壺口■地理志太原郡盂晉大
夫盂丙邑上黨郡壺關按逆時當即漢曲逆縣水經注引左傳亦
作曲逆云中山曲逆也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地理志趙國柏
人師古曰本晉邑

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
晏子所染篇范吉射染於長柳朔王胜惠棟曰王胜即王生也古
張字省作長見楚相孫叔敖碑言諸昭子使爲柏人昭子曰夫非
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
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
吾不可以僭之遂死于柏人 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
牟 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服虔云燕姬齊景公嫡夫人昭七
年燕人所歸不成未冠也御覽諸子鬻姒之子荼嬖■服虔云諸子
諸公子鬻姒景公妾也淳于人所納女荼安孺子同上晏子春秋淳
于人納女于景公生孺子荼史記景公寵妾芮姬生子荼田完世
家作芮子按惠氏云淳于人未詳所出豈未見晏子耶諸大夫恐
其爲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服虔本
上無大字爲子爲大子也荼少故恐立之言君長未有大子一曰
不諱當若之何欲其早立長也同上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
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服虔云言一二三子當國家閒暇無憂
虞惟恐疾疢在其間今無疾疢何不自謀自樂何憂無君乎公疾
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服虔云國惠子國景之子國夏也高昭
子高張之子高發也同上按今本作高偃寘羣公子於萊釋文萊或作郲■
服虔云寘羣萊齊東鄙邑欲使遠齊同上及史記集解杜取此秋齊景公卒冬
十月公子嘉史記作壽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史記作鉏公子陽生來
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史記三不皆作弗三軍之事乎不與謀

史記無之字師乎師乎何黨之乎史記何作胡■服虔云萊人見五公子遠
遷鄙邑不得與景公葬埋之事及國三軍之謀故愍而歌師衆也
黨所也言公子徒衆何所適也史記集解杜取此鄭駟秦富而侈嬖大
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云不解
于位民之攸塈諸本作塈非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
濫不敢怠皇韓詩作遑命以多福■按此約詩意言之故與詩本文不
同
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吳伐陳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吾
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　齊陳乞僞事高
國者每朝必驂乘焉史記驂作參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廣
雅偃蹇夭橋也王逸楚詞章句偃蹇高貌將弃子之命皆曰高國
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
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
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
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
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
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
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服虔云圉晏嬰之子同上秋七
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
楚師不如死弃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爲
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釋文辭本又作辤說
文辤不受也受辛宜辤也辭辭訟文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閭
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
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期子西謀潛師閉塗史記作伏師閉塗徐廣曰塗一
作壁穀梁附注曰閉女傳亦作塗塗單塗也逆越女之子章■服虔云閉塗不通外使
也越女昭王之妾史記集解杜本此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

夾日以飛三日說苑引作有雲如飛鳥夾日而飛楚子使問諸周大史說苑引作楚子乘驛
東而問諸太史州黎■鄭司農云太史主天道周禮注服虔云諸侯皆有太史
主周所賜與籍故曰周太史一曰是時往問周太史本疏周大史曰
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
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
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
祭不越望■服虔云謂所受王命祀其國中山川爲望史記集解江漢
睢漳楚之望也■按家語作沮漳文選注云睢與沮通地理志南
郡臨沮漳水所出東至江陵入陽水陽水入沔應劭曰沮水出漢
中郡房陵東入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
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
彼陶唐帥彼天常釋文或作天道非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
而亡■賈服孫杜皆不見古文以爲逸書解爲夏桀之時惟王肅
云太康時也本疏逸書滅亡謂夏桀也本疏五十八按杜注取此黃仲元
云服虔釋左傳之文以亂其紀綱爲桀時今考孔氏正義據梅賾
僞書博學如陸德明亦未省察高誘淮南王書注云冀九州中謂
今四海之內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　八月齊邴意茲
來奔陳僖子史記作田釐子使召公子陽生■賈逵以傳文相連爲遣意
茲來召又怪其日月錯謬云其說未聞本疏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
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
告之故闞止知之戰國策引作監止史記同■史記田完世家云子我者監止
之宗人也惠士奇曰呂覽以闞止爲宰予高誘云宰予字子我史
記亦言宰我與田常作亂皆秦漢人相傳之語未必然也先待諸
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於齊國人知
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
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於鮑子遂

諈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
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
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惟子是從廢興無
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
賴史記漢書並作晏孺子蓋安與晏古字通也【詁】郡國志濟南郡菅縣有賴亭去鬻姒
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竇之丘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
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
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
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
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
駘【詁】賈逵云駘齊邑史記集解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
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晉師侵衛衛不服也　夏公會吳于
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
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
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
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詁】孔安國書傳淫過也
杜本此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詁】賈逵云周禮王合諸侯享
禮十有二牢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史記集解以爲天之大數
也今弃周禮而曰必百牢亦惟執事吳人勿聽景伯曰吳將亡矣
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
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
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
既共命焉其老豈敢弃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周禮後漢書注引傳治並作持
【詁】王肅云委貌之冠元端之衣也本疏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爲
飾【詁】說文臝袒也按說文臝或从果故今本轉作臝潛夫論又引
作倮今攷釋文臝本又作倮蓋本此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

以吳爲無能爲也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
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
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
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水經注引合作會塗作涂【詁】地理志九
江郡當塗應劭曰禹所娶塗山國也有禹墟杜本此執玉帛者萬國
【詁】按水經注以塗山爲即山陰之會稽山譏杜爲誤但引國語吳
伐越爲吳伐楚則遺元失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惟大不字小小
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詁】服虔以二句亦謂孟孫之言謂諸
大夫誠共知伐邾必危何故不早言也本疏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
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
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詁】鄭司農
云柝戒者所擊也周禮疏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詁】
郡國志山陽郡高平侯國有茅鄉城杜同此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
師晝掠邾衆保于繹【詁】地理志魯國騶嶧山在北按嶧繹古字同
杜同本此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詁】應劭曰負瑕在
瑕丘縣西南水經注杜本此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
于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
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
若夏盟於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
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惟君圖
之吳子從之　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
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詁】服虔云衆君子
諸國君本疏立于社宮【詁】賈逵云社宮社也史記集解杜取此鄭衆云社宮
中有室屋者同上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
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
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

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
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服虔云以小加大水經注宋人
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邘
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
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陽諸本並脫陽字从石經增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吳爲邾故史記作騶又作鄒宋書云騶與鄒通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
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
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按後漢書袁紹傳曰且君子違難不適讎
國注引左傳公山不狃曰君子違難不適讎國杜中難字蓋涉漢
書本文而誤也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
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
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疾之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
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
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三月吳伐我
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鄫人之
漚菅者曰■說文漚久漬也惠棟曰鄭康成注考工記引作漚菅
釋文漚烏豆反與漚同是漚爲古文漚也何故使吾水滋■說文
玆黑也从二玄春秋傳曰何故使吾水玆按石經及諸刻本並作
滋陸氏不引說文但言字林云黑也或字林作滋及吳師至拘者
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
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
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
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于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
國未可望也明日舍於庚宗諸本於作于从石經訂正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
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
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

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
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弃國也吳輕
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鄭元
詩箋云戴猶載也惠棟曰劉炫以負載爲負載器物說較杜爲是
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
而還　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
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
及闡　或譖胡姬於齊侯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
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說文栫以柴木壅也从木存聲
本又作存杜本此廣雅栫梱也梱今作籬字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
爲政　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且逆
季姬以歸嬖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公子愬之公
謂鮑子或譖子子姑居於潞以察之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
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麇之以
入遂殺之　冬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季姬嬖故也
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釋文綽本又作卓同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
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　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
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
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
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　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　宋公伐鄭
秋吳城邗溝通江淮■地理志廣陵國江都渠水首受江北至
射陽湖水經注昔吳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
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自江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
入淮　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服虔云北南行適火卜法橫
者爲土立者爲木邪向徑者爲金背徑者爲火因兆而細曲者爲

水本疏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爲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爲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說文儆戒也

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於鄎齊人弒悼公赴於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服虔云諸侯相臨之禮史記集解　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廣雅云襲重也杜本此　行也於是乎取犂及轅■京相璠曰濟南梁鄒縣有袁水者也水經注　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服虔云賴齊邑史記集解　秋吳子使來復儆師　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十一年春齊爲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諸本丕皆作平依前傳改■郡國志濟北盧縣有清亭杜同此　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御諸竟御字从釋文改　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宜字下石經旁增敬字係後人所加不可從　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才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釋文丈夫或作大夫非是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泄帥右師顏羽御邴泄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劉敞春秋權衡曰按有子當作子有子有者冉求字也仲尼門人字多云子某者不得云有子也傳寫誤之矣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家語作公叔務人遇人入保負杖而息禮記檀弓作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孔疏云禺務聲相近禺轉字異也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禮記作戰於郎　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師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按孟之側字反與楚大夫子反名側同　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泄子羽銳敏■高誘戰國策注銳精也毛詩傳敏疾也杜本此　我不欲戰而能默釋文本亦作嘿　泄曰驅之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禮記作與其鄰童汪錡往皆死焉　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己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腶脯焉釋文腶亦作鍛按當作鍛■說文糗熬米麥也脯乾肉也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　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於嬴■地理志博縣嬴縣並屬泰山郡杜本此　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

夏命其徒歌虞殯■賈逵云虞殯遣殯歌詩本疏杜取此陳子行命其
徒具含玉釋文本又作唅初學記引亦同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詩毛傳八
尺曰尋杜本此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弦多以
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
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
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
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鈹曰奉
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
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寘之新篋褽之以元纁釋文別本無之字■說文
褽襯衣也按杜注褽薦也未知何據加組帶焉寘書於其上曰天
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
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服虔云豢
養也穀食曰豢杜取此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
我■呂覽載子胥語曰夫吳之與越接土鄰境壤交通屬習俗同
言語通我得其地能處之得其民能使之越於我亦然夫其柔服
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王肅云石
田不可耕史記集解杜取此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
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服虔云
顛隕也越墜也顛越無道則割絕無遺也同上則劓殄無遺育無俾
易種于茲邑■孔安國書傳劓割也殄絕也育長也俾使也杜本此
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
子於鮑氏為王孫氏■服虔云鮑氏齊大夫同上按史記說苑吳越
春秋並云吳王使子胥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而還報吳是
則子胥實身自使齊杜注私使人至齊之說非也反役王聞之使
賜之屬鏤以死■服虔云屬鏤劍名賜使自刎同上按荀子成相篇
剄而獨鹿棄之江胥坐籍又云子胥殺於吳東門外按屬鏤獨鹿

音同吳語盛以鴟夷而投之江賈逵云鴟夷革囊也將死曰樹吾
墓檟史記檟作梓世家列傳並同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
天之道也　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　冬
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於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
出其妻而妻之■服虔云孔文子衛卿也同上疾使侍人誘其初妻
之娣寘於犂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
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
使室孔姞疾臣向魋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
得罪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殯於
鄖葬於少禘初晉悼公子慭釋文慭作憖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大叔
懿子止而飲之酒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即位故夏戊為大夫悼子
亡衛人翦夏戊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
事則嘗學之矣■賈逵服虔等注並云夏曰胡本疏杜取此禮記明堂
位周之八簋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
能擇鳥■服虔云鳥喻己木以喻所之之國史記集解杜注上句取此文子遽
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家語訪作防將止魯人以幣召
之乃歸　季孫欲以田賦■賈逵以為欲令一井之間出一丘之
稅井別出馬一匹牛三頭本疏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
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
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
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
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
焉弗聽

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
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
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　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大宰嚭請尋

盟詁賈逵云尋溫也論語疏　按言尋盟者以前盟已寒更溫之使熱
杜取服說言尋之言重也義亦猶然賈義爲長矣公不欲使子貢
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
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
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詁服虔云尋之言重也溫也寒
歇也亦可寒而歇之儀禮疏禮記疏並同杜取此　按儀禮有司徹篇乃執爇尸
鄭注云古文爇或作蕁記或作焫春秋傳曰若可焫也亦可寒也
賈疏云大記或作焫者按郊特牲云血腥爓祭用氣也注云爓或
作焫又引服注云云杜注本諸服氏惟尋有溫義杜所未取鄭引
傳直作焫字則漢人翻如此與下文寒字對也乃不尋盟　吳徵
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
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弃疾於
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詁說文摽擊
也廣雅同杜本此　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詁說文噬啗也噬也廣雅噬
齧也按杜注本廣雅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
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詁鄭元周禮注藩盾盾可
以藩衛者如今之扶蘇與按杜注繫本廣雅然究不若鄭義爲得
其實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
歸餼詁服虔云致賓禮於地主本疏　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
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嚭諸本無嚭字今从石經增　乃請束錦以行語
及衛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
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
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
也詁韋昭國語注墮毀也杜本此　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
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
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

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
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詁毛詩傳火大火也杜本此　猶西流
司歷過也　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詁按
郭忠恕佩觿嵒嵒二字注云上五咸翻山高皃下尼輒翻地名則
當讀作聶傳元年次於聶北說文引作嵒北或嵒聶古字通集韻
嵒逆吸切音聶地名春秋取宋師於嵒據此則聶爲嵒之誤審矣
今定作嵒字下皆同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
自蕭奔鄭鄭人爲之城嵒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
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嵒丙申圍宋師
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
遂取宋師于嵒獲成讙郜延詁說文郜周文王子所封國按春秋
時郜邑屬宋疑郜邑大夫也以六邑爲虛　夏公會單平公晉
定公吳夫差于黃池　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隧詁顧炎武云
隧即古隧字吳語句踐命范蠡古庸率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越
兵入吳一襲淮一泝江所謂二隧也戰國策呂氏春秋淮南王書
皆作干隧干隧地無考疑二隧之譌　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
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
旗曰詁郡國志會稽郡姑末劉昭注左傳爲姑蔑杜同此　吾父之旗
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
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
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
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詁服虔云惡其聞諸侯史記
集解杜取此　自剄七人於幕下詁服虔云以絕口同上杜取此　秋七月辛丑
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趙鞅
呼司馬寅外傳作董褐詁賈逵舊注云董褐司馬寅也本疏　曰日旰矣大
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

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賈逵云外傳曰吳先歃晉亞之先歃晉晉有信又所以外吳同上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惟命遂囚以還及戶牖地理志陳留郡東昏劉昭注郡國志引陳留志曰故戶牖鄉杜本此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秖爲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蘂兮廣雅蘂聚也李善引倉頡篇亦同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說文睨衺視也廣雅睨視也杜本此對曰粱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按庚癸吳越之市語也越絕書計倪內經庚貨之戶曰穬比疏食故無賈又云壬癸無貨蓋庚癸食之最麤者耳與上句麤則有之正相應杜注非也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大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

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史記作獲獸賈逵云周在西明夫子道絕周本疏服虔云言西者有意於西明夫子有立言立言之位在西方故著於西也車車士微者也子姓鉏商名同上又曰大野藪名魯田圃之常處蓋今鉅野是也史記集解杜取此王肅云車士微者也子姓鉏商名本疏地理志山陽郡鉅野大野澤在北兗州藪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服虔云麟非時所當見故怪之以爲不祥也仲尼名之曰麟然後魯人乃取之也頭麟爲仲尼至也本疏史記集解同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賈逵云闞止子我也史記集解杜取此及即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言於公史記作御鞅賈逵云御鞅齊大夫也同上杜取此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賈逵云闞止也史記索隱服虔云夕省事集解取此陳逆殺人逢之服虔云子我將往夕省事於君而逢逆之殺人也同上遂執以入陳氏方睦服虔云陳常方欲謀有齊國故和其宗族同上使疾而遺之潘沐服虔云使陳逆詐病而遺之同上說文潘淅米汁也鄭元禮記注潘米瀾杜本說文備酒肉焉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服虔云子我見陳逆得生出而恐爲陳氏所怨故與盟而請和也陳宗宗長之家同上初陳豹欲爲子我臣賈逵云豹陳氏族也同上杜取此使公孫言己賈逵云公孫齊大夫也同上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事君子必得志欲爲子臣吾憚其爲人也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爲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服虔云言我與陳疏遠也同上且其違者服虔云違者不從子我者同上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服虔云彼謂闞止也子謂陳常也同上子行舍於公宮服虔云止於公宮爲陳氏作內間也同上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服虔云成子兄弟八人二人共一乘

故四乘同上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服虔云成子兄弟見子
我出逆突入反閉門子我不得復入同上侍人御之■服虔云闔豎
以兵御陳氏同上子行殺侍人■服虔云舍于公宮故得殺之同上公
與婦人飲酒於檀臺■服虔云嘗陳氏入時飲酒於此臺同上成子
遷諸寢■服虔云欲徙公令居寢也同上公執戈將擊之大史子餘
曰■服虔云齊大夫同上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於庫聞公
猶怒將出■服虔云出奔也同上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曰需事之
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服虔云陳宗先祖鬼神
也本疏乃止子我歸屬徒各本脫屬字从石經增入■服虔云會徒衆史記集解按
服注徒字上似脫屬字攻闈與大門■服虔云宮中之門曰闈大
門公門也同上按服用爾雅釋宮文後漢書注引爾雅又云宮中小
門謂之闈此云闈與大門是闈爲小門也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
失道於弇中適豐丘■賈逵云陳氏邑也同上杜取此豐丘人執之以
告殺諸郭關■服虔云齊關名同上成子將殺大陸子方■服虔云
子方子我之黨大夫東郭賈也同上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
道及耏衆知而東之出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
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服虔
云子方將欲奔魯衛也同上東郭賈奔衛庚辰陳恆執公於舒州■
賈逵云陳氏邑也同上史記齊世家作執簡公於徐州索隱徐字從
人說文作郳音舒戰國策楚威王戰勝於徐州高誘注徐州或作
舒州是時屬齊按舒徐郳古字通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
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
公請以鞌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地理志山陽郡薄臣瓚曰
湯所都按此即南亳也亳薄古字通故公以爲宗邑乃益鞌七邑
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
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

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
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曰逢
澤有介麇焉麇或作麏从石經及宋本訂正困學紀聞引左傳亦作麇■廣雅介獨也方言獸
無偶曰介玉篇同按說文麇麞也籀文作麠玉篇麞鹿屬亦作獐
陸佃埤雅麞如小鹿而美今考麇既是麞其物本小何得云介且
麇書於經又屢見於傳自當作麇爲是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
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野曰嘗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
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
天下有先君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惟命是聽司馬請瑞
焉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
遂攻之子頎騁而告桓司馬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
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於曹以叛六月使左師巢
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于曹取質魋曰不可既不能事
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
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
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
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說文春秋傳曰司馬耕字子牛致其邑與珪
焉而適齊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王符潛夫論衛之公族
有公文氏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
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
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　甲午齊陳恆弑其君
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
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
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
也故不敢不言　初孟孺子泄將圉馬於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
孟孫爲成之病不圉馬焉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

使犒子韡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
聽共弗許懼不歸
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　夏楚子西子期伐吳
及桐汭■水經注沔水下南江又東與桐水合元和郡縣志桐汭
在廣德州西五十里按桐水本合南江至山陰入海杜注云西北
入丹陽湖者蓋西晉時南江已湮故桐水就近入丹陽湖耳說見
集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服虔云在棺
曰尸在棺曰柩本疏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
廩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岳本以上
介絕句宋本以字屬句上介屬下■按注云蓋陳大夫貞子之上介蓋謂貞子之上介
耳觀下注備使云備猶副也意義自明蓋本副介宰嚭尊稱之曰
上介耳釋文云寡君敢辭上介絕句是也曰寡君聞楚爲不道荐
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
慼大命隕隊諸本作墜從石經改正絕世于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
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
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
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
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弃之是弃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
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
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　秋齊陳
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既斲喪公室而
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
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　冬及齊平
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爲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子刊本並脫子字據宋
本增入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
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

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恆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
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爲衛故伐
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
服虔云書籍也史記集解杜取此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讙與闡
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
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嬴　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
■說文悝啁也春秋傳曰孔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
卒通於內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
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
於孔氏之外圃■服虔云圃園史記集解杜取此昏二人蒙衣而乘■服
虔云二人良夫大子蒙衣爲婦人之服以巾蒙其頭而共乘也
同上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史記寧作甯下同■服虔云家
人稱老問其姓名同上稱姻妾以告■賈逵云婚姻家妾也同上遂入
適伯姬氏■服虔云入孔氏家適伯姬所居同上既食孔伯姬杖戈
而先■服虔云先至孔悝所同上大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賈逵
云介被甲也輿豭豭欲以盟同上杜取此迫孔悝於廁釋文孔悝本又作叔悝強
盟之遂劫以登臺■服虔云於衛臺上召衛羣臣同上欒寧將飲酒
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服虔云季路爲孔氏宰故告之同上杜取此
召獲駕乘車史記獲作護■服虔云召獲衛大夫駕乘車不駕兵車也
言無距父之意同上行爵食炙■服虔云欒寧使召季路乃行爵食
炙同上王充論衡率行酒觴行炙按古人皆以車騎行酒炙正義云
此句顛倒非奉衛侯輒來奔■服虔云召獲奉衛侯同上季子將入
遇子羔將出禮記檀弓作高子皋又云季子皋亦作子羔古字通■賈逵云子羔衛大夫
高柴孔子弟子也將出奔同上杜取此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
史記焉作已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史記不作莫■賈逵云家臣憂不及國
不得踐履其難同上鄭衆云是時輒已出不及事不當踐其難子羔

言不及以爲季路欲死國也同上 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redacted]服虔云
言食悝之祿欲救悝之難此明其不死國也同上 子羔遂出子路入
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 史記作公孫敢闔門鄭元禮記注古文毋爲無作毋 [redacted]服
虔云公孫敢衛大夫言輒已出無爲復入同上 按莊子盜跖篇子路
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菹於衛東門之上據此則子路所入之門蓋
東門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
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redacted]王肅
云必有繼續其後攻大子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
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 史記作壺黶又作狐黶按壺盂狐並音同 [redacted]服虔云二
子蒯聵之臣敵當也同上杜取此 以戈擊之斷纓 史記作割纓 子路曰君子
死冠不免[redacted]服虔云不使冠在地同上杜取此 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
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 史記作由也其死矣檀弓引傳亦同或一本多其字也 孔悝立莊公
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
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
十六年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衛侯使鄢武子告于周曰蒯聵得罪
于君父君母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弃兄弟寘諸河上天誘
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
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
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redacted]鄭司
農云誄謂積累其生平之德行以錫之命而爲其辭也周禮注 說文
誄禱也累功德以求福論語曰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从言纍省
聲或不省作讄誄字注云諡也从言耒聲是誄讄有別今經典相
承作誄而人罕知當作讄矣 旻天不弔 家語文選注並引作昊天不弔說文引傳作昊天不
憖缺有脫誤玉篇亦同 [redacted]按鄭司農周禮解引此傳作閔天不淑莊述祖曰
古文叔與弔字形相近故譌爲從叔之字多作弔莊子弔詭卽淑
詭是也杜注昭二十六年與此傳皆訓弔爲至似誤 不憖遺一老

[redacted]爾雅憖彊也說文憖問也謹敬也一曰說也一曰且也詩鄭箋
憖者心不欲而自彊之辭虞翻王肅並云憖且也一老謂孔子也
杜本此 俾屏余一人以在位[redacted]詩毛傳屏蔽也杜本此 縈縈余在疚 鄭司
農周禮注引此作嬛嬛予在疚詩哀此惸獨孟子引作煢蓋古字通 [redacted]說文嬛才緊也春秋傳曰嬛
嬛在疚又㝛字注云貧病也詩曰縈縈在㝛烏乎哀哉 諸刊本皆作嗚呼从
前傳及宋本改正 尼父無自律[redacted]爾雅律法也杜本此 子贛曰君其不沒於
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redacted]按大戴記孔子語云禮
失則壞名失則惛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又誄之非禮
也 家語史記漢書並作死而誄之禮記引傳文亦同今刊本亦有作而者已改正 稱一人 史記漢書並作稱余一人漢書
余作予 非名也[redacted]服虔云天子自謂余一人非諸侯所當名也 史記集解
杜取此 君兩失之 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redacted]郡國志東郡燕
縣有平陽亭杜同此 酈道元云廩延南故城卽衛之平陽亭也重酬
之大夫皆有納焉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 水經
注引作載伯姬於平陽行赴延津 及西門使貳車反祏於西圃[redacted]五經異義曰或
曰卿大夫有主不答曰卿大夫非有土之君不得祫享昭穆故無
主古春秋左氏傳曰衛孔悝反祏於西圃祏石主也言大夫以石
爲主禮無明文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今山陽民俗有石主元
之聞也 以下鄭氏駁 少牢饋食士大夫祭禮束帛依神特牲饋食士祭
禮也結茅爲神㠯也孝子旣葬心無所依以虞而立主以事之惟
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尊卑之差也卿大夫無主者依神以
几筵故少牢之祭但有尸無主三王之代小祥以前主用桑者始
死尚質故不相變旣練易之遂藏於廟以爲祭主孔悝祏主者祭
其所出之君爲之主耳又鄭志張逸問許氏異義駁衛孔悝之反
祏有主者何謂也答曰禮大夫無主而孔獨有者或時末代之君
賜之使祀其所出之君主諸侯不祀天而魯郊諸侯不祖天子而
鄭祖厲王皆時君之賜也按正義謂鄭非是 子伯季子初爲孔氏

臣斬晉于公請追之遇載祏者殺而乘其車許公爲反祏遇之曰
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爲許爲射之殪
或以其車從得祏於橐中孔悝出奔宋　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
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
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諸本作諜今改正請行而
期焉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
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
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
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
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按漢書韓王信傳李奇注引傳曰
期死非勇也以生非任也下五字未知所出子必悔之弗從召之
使處吳竟爲白公■服虔云白邑名楚邑大夫皆稱公史記集解杜注上句
取此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
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
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
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
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
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淮南王書作石乙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
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釋文熊宜僚者或作熊相宜僚後漢書注亦同
按石經熊字下後人亦旁增相字不可从■淮南王書作宜僚高誘注曰宜僚姓也名
熊勇士居楚市南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
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高誘淮南王書承作擧勝曰不爲利諂不
爲威惕傳威左傳杜注字作唱義亦同不泄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地
理志慎縣屬汝南郡杜本此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服虔云欲陳
士卒甲兵如與吳戰時所入獻捷本疏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
子期史記期作綦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

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弑王
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
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
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
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淮南王書九日葉公入
風俗通管修自齊適楚爲陰大夫按裴松之管甯傳注引傳子云
昔田氏有齊而管氏去之今者修之適楚自在田氏未簒之先傳
子所言恐不足據白公欲以子閭爲王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
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
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
賈逵云高府府名也史記集解淮南王書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
之粟按此則高府蓋宮中府名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史記圉公陽作屈固
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服虔云昭王夫人惠王母越女也同上葉
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冑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
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冑乃冑而進又遇一人曰
君胡冑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六經正誤云日日作日月誤若見君面
是得艾也■服虔漢書注乂安也杜本此乂艾古字同民知不死其亦夫有
奮心風俗通民作人夫作無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
甚乎乃免冑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
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釋文一本作使與國人如
字與讀與歟也按石經及諸刊本皆作與今仍之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淮南王書
十九日而擒白公其徒微之■爾雅匿微也舍人云匿藏之微也
說文徽隱行也春秋傳曰白公其徒徽之淮南王書白公死於浴
室高誘注楚殺白公於浴室之地按呂覽作法室高誘注法室司
寇也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
勿言曰不言將亨亨字後人妄加四點今从石經訂正乞曰此事也从石經及宋本增也字克

則爲御不克則寧固其所也何害乃寧石乙王孫燕奔頹黃氏■
按頹當是頹字之誤今訂正說文頹从頁糸聲渠追切音亦同沈
諸梁兼二事諸稗本脫沈字今从石經增入國寧乃使寧爲令尹使寬爲司馬而
老于葉　衞侯占夢嬖人求酒於大叔僖子不得與卜人比而告
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大叔遺遺奔晉　衞侯
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良夫代執火者而言
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
豎告大子大子使五人輿豭從己劫公而強盟之且請殺良夫公
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
十七年春衞侯爲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大子請
使良夫良夫乘衷甸■說文佃中也春秋傳曰乘中佃一轅車玉
篇引左傳同杜本此兩牡紫衣■賈逵云紫衣君服本疏杜取此狐裘至
袒裘不釋劍而食大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　三月越
子伐吳吳子御之笠澤夾水而陳石經及諸刊本作陳今从釋文改畫一越子爲左
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御之越子以三軍潛
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　晉趙鞅使告于衞曰君
之在晉也志父爲主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
父之爲也衞侯辭以難大子又使椓之■說文椓擊也廣雅椓謗
也按椓諑古字通楚辭離騷謂余以善淫王逸章句方言楚以南
謂譖爲諑又譖也呂覽曰椓隹狩之于令之季夏六月趙鞅圍衞
齊國觀陳瓘救衞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曰國子實
執齊秉索隱引傳文作秉又服注云云是服注本作秉今據改■服虔云秉權柄也史記索隱而
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子又何辱衞子曰我卜伐衞未卜與
齊戰乃還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
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
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

焉子穀曰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爲軍率是以克州蓼釋文蓼本又作鄝
服隨唐大啓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朝陳
蔡封畛於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諂西京賦天命不滔李善注
引左傳文云滔韶古字通令尹有感於陳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
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
尹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
帥師滅陳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爲令尹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
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爲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爲令尹　衞
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說文譟擾也
登此昆吾之虛緜緜生之瓜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公親筮之胥
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衞侯貞卜其繇曰如魚
竀尾■說文竀正視也从穴中正見也按杜注竀赤色蓋取賈義
亦因音同故改從赤字爲訓衡流而方羊裔焉■鄭衆以爲魚勞
則尾赤方羊游戲喻衞侯淫縱本疏賈逵云竀赤也魚勞則尾赤衡
流方羊不能自安裔水邊言衞侯將若此魚春秋疏服氏以爲魚勞
詩疏廣雅彷徉徙倚也按尋賈義裔焉二字亦少逗下云大國滅之
將亡無裔其羊亡焉猶也莊述祖又云裔焉二字宜向下讀高誘
呂覽注焉猶於也顧炎武云言其邊於大國將見滅而亡大國滅
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賈逵云竇古字作窬說文亦引圭
竇作圭窬窬與踰皆爲韻哀云未有錄詞而無韻者從杜讀則
失韻矣竇字讀度又讀徒踰亦有平去兩音　冬十月晉復伐衞入
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衞人出莊
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史記作班師出引左傳亦同十一月衞
侯自鄄入■鄄在今鄄城縣屬濟陰郡般師出初公登城以望見
戎州■賈逵云戎州戎人之邑史記集解杜取此按隱七年戎伐凡伯於
楚丘是戎邑近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呂覽

作殘之公使匠久公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諸本閉作閑从石經宋本訂正弗許踰於北方而隊折股戎州人攻之大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於戎州己氏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髢■說文鬄髲也鬄或從也聲廣雅鬄髲爲之髢此杜本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舍諸潞■服虔云起靈公子史記集解杜取此公會齊侯盟於蒙■地理志泰山郡蒙陰禹貢蒙山在西南此杜本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注云彘武伯名也魯於齊爲小國故曰彘也周禮疏宋皇瑗之子麇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酁般邑以與之■說文酁宋地讀若讒按今本作酁轉寫誤蓋般爲酁大夫因以爲號酁般愠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麇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初子仲將以杞姒之子非我爲子麇曰必立伯也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麇也公執之皇瑗奔晉召之

十八年春宋殺皇瑗■汲郡古文云宋殺其大夫皇瑗於丹水之上丹水壅不流按世族譜瑗皇父充石八世孫緩充石十世孫則爲從孫非從子杜注云緩瑗從子當有一誤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緩爲右師　巴人伐楚圍鄾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甯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請承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三月楚公孫甯吳由于薳固敗巴師於鄾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惟能蔽志昆命于元龜■陳樹華按孔疏云夏書作先與今本合陸氏釋文云能作克二者必有一誤但書作克左傳作能義本相通疑因孔安國書傳先斷人志後命於元龜之文後人傳寫遂譌作先耳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　衞石圃逐其君起史記作曼尃■按專當作尃尃圃音同後刊本譌作專耳起奔齊衞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魋與大叔遺

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　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按此冥即冥阸在今信陽州非越地杜注誤不及乃還　秋楚沈諸梁伐東夷三夷男女及楚師盟於敖　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

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於廩丘爲鄭故謀伐晉鄭人辭諸侯秋師還　吳公子慶忌■高誘戰國策注曰慶忌吳王僚之子淮南王書注又云吳王僚之弟子驟諫吳子曰■服虔云驟數也詩疏不改必亡弗聽出居於艾■地理志艾縣屬豫章郡此杜本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

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爲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造於越軍曰吳犯閒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諸本作之志今从石經改正請入視之許之告於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說文簞笥也此杜本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爲君子■高誘曰史黯史墨也按黯蓋史墨字小徐

說文嚳傳以爲學字子嚳贊嚴音同古字蓋通對曰嚳也進不見
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
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　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
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皐■呂覽曰子胥高䵝高誘注䵝路也
傳曰魯人之高使我高蹈蹈趺怒貌按據釋名高與皐通數年不覺
使我高蹈■廣雅高遠也衆經音義引廣雅蹈行也杜本此　唯其儒
書以爲二國憂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齊閭丘息曰君辱舉玉趾
以在寡君之軍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爲僕
人之未次請除館於舟道辭曰敢勤僕人
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爲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
之大子革奔越　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賈
逵云甬東越東鄙甬江東也史記集解　韋昭吳語注曰今句章東海外
州也杜本此　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史記吳世家遂自剄死
越人以歸
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
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按杜注競遽也非義訓李賢後漢書崔駰
傳注競時謂趨時也此競字亦當訓趨賢用漢儒義訓最多此亦
當是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薛
綜西京賦注彌遠也杜本此　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
宰其可以稱旌繁乎■說文緐馬髦飾也春秋傳曰可以稱旌緐
乎又緐字注曰緐或从䋣䋣籀文弁　夏六月晉荀瑤伐齊高無
丕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
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知伯曰君告於天子而卜之
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
燿武也淵本誤作耀今从石經宋本改　治英丘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
於犂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　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

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
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
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
氏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軍吏令繕將進萊章曰君卑政暴往歲
克敵今又勝都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躗言也■服虔云躗僞不
信言也字林作𧩟云夢言意不慧也釋文　陸粲云躗者譔謂之義此
當作𧩟說文字林皆云𧩟夢言不慧也三蒼曰譔言廣雅云䜌言
也此謂晉人妄語若夢中譔䜌之言耳今按說文噧字注云高氣
多言也从口蠆省聲春秋傳曰噧言疑即此躗言或傳寫有異耳
存亦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餼臧石牛■服虔云生牲禮記疏　大史謝
之曰以寡君之在行牢禮不度敢展謝之　邾子又無道越人執
之以歸而立公子何何亦無道　公子荊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
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
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
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
荊爲大子國人始惡之　閏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郢將妻公而多
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於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
止
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衞侯出奔宋■服虔云此下但有適城鉏以
鉤越無奔宋之事其說未聞本疏　衞侯爲靈臺於藉圃與諸大夫飲
酒焉褚師聲子韤而登席■說文韤足衣也惠棟曰宣二年左傳
云晉侯飲趙盾酒其右提彌明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
遂扶而下服虔本作遂跣以下注云趙盾徒跣而下走此本書燕
飲解韤之明文也左傳古文盡爲杜預所改故學者有疑義莫能
辯焉閻若璩云杜氏謂見君解韤見君字不確須易爲古者燕飲
解韤耳　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㱿之諸本㱿譌㱿从說文玉篇

改正[redacted]說文歁歁貌春秋傳曰君將歁之玉篇同引左傳作君將歁焉廣雅歁吐也按釋文作歁與說文玉篇合但字體微異耳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公之入也奪南氏邑而奪司寇亥政公使寺人納公文懿子之車於池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爲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少畜於公以爲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拳彌入於公宮而自大子疾之宮譟以攻公鄄子士請御之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redacted]說文逞通也楚謂疾行爲逞春秋傳曰何所不逞欲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適蒲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鄄[redacted]漢書地理志河東郡蒲反故曰蒲濟陰郡鄄城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泠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以鉤越釋文本或作拘同[redacted]音灼漢書注鉤致也越有君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公爲支離之卒因祝史揮以侵衛衛人病之懿子知之見子之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揮出信弗內五日乃館諸外里遂有寵使如越請師　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于五梧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于五梧武伯爲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彘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

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皐如古庸石經作古庸廿七年越子使古庸來聘宋元明本皆譌作后今从石經改正[redacted]按廣韻古字註云又姓左傳越大夫古庸是一確證宋樂茷納衛侯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愎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乃睦於子矣師侵外州大獲諸本師上衍衛字从石經刪出御之大敗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redacted]按玉篇掘胡沒切搰也左氏傳曰搰褚師定子之墓焚之本又作掘文子使王孫齊私於皐如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皐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爲此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司徒期聘于越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爲大子者遂卒於越　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宮史記作公孫糾[redacted]史記宋世家曰宋公子特攻殺大子而自立是爲昭公索隱曰特一作得按左傳景公無子取元公庶曾孫公孫周之子得及啓畜於公宮及景公卒先立啓後立得是爲昭公與此全乖未知大史公何據而爲是說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爲右師皇非我爲大司馬皇懷爲司徒靈不緩爲左師樂茷爲司城樂朱鉏爲大司寇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重而無基能無敝乎冬十月公遊於空澤[redacted]水經注獲水東南逕空桐澤北澤在虞城東南左傳遊於空澤即此郡國志梁國虞有空桐地杜同此辛巳卒於連中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於少寢之庭曰無爲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茷使宣言於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諸本今譌令从石經宋本改[redacted]汲冢古文瑣語

曰初邢史子臣謂宋景公曰從今以往五稔曰臣死後五年五月
丁亥吳亡後五稔八月辛巳君薨邢史子臣至死日朝見景公夕
而死後吳亡景公懼思邢史子臣之言將死日乃逃於瓜圃遂死
焉求得已蟲矣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得夢啓北首而
寢於盧門之外己爲烏而集於其上諸刊本烏誤爲以宋本改正咮加於南門
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大尹謀曰我不在盟無乃逐我復盟
之乎使祝爲載書六子在唐孟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皇
非我因子潞門尹得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授甲使徇於
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
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戴氏
皇氏欲伐公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
施於大尹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爲上卿盟曰三族共政
無相害也　衞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
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于陳甯武子孫
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于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
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
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正義曰詩周頌烈文之篇
若得其人則四方諸侯皆順從之矣按此則當作順其明顧氏石
經作訓反云順非失於詳審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
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古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按駘上即襄
四年之狐駘正屬邾魯之界二月盟于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
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
文子曰他日請念　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　晉荀
瑤帥師伐鄭次於桐丘鄭駟宏請救於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
子三日朝■服虔云屬會也孤子死事者之子也御覽設乘車兩馬
繫五邑焉■服虔云乘車兩馬大夫車服也繫五邑加之五邑也

一日兩飾同上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
未女恤也■按古今人表有顏濁鄒師古曰即顏涿聚子也服虔
云隰之役在哀二十三年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
勞乃救鄭及留舒■惠棟曰鄭康成引作柳舒孔氏曰留柳不同
蓋所據書異裴松之三國志注云古劉留聊柳同用卯字以从聲
故也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雨不涉■地理志陳留郡封丘濮
渠水首受泲東北至都關入羊里水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
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按杜注定九年製裘
也此又云製雨衣也皆望文生義非本訓今考王逸楚辭章句云
製裁也蓋衣之未有裹者今人所云衣片是也杖戈立于阪上馬
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
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瑤察陳
衷焉■廣雅衷善也杜本此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
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爾雅在終也知伯其能久乎中
行文子告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爲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
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恆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
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謀也
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　公患
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
賈逵云間隙也史記集解杜取此公遊于陵阪■服虔云陵阪地名同上遇
孟武伯于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
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
有陘氏因孫於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　悼之四年晉
荀瑤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宏曰知伯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
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門於桔柣之門鄭人俘酅魁壘
古今人表作酅魁壘賂之以知政閉其口而死將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

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redacted]高誘呂覽注惡醜也杜本此何以爲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惎知伯[redacted]小爾雅惎忌也按較杜訓爲長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

春秋左傳詁二十

公羊義疏

《四部備要》

經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南菁書院續經解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句容陳立卓人著

隱元年正月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隱公第一　何休學

疏阮氏元公羊校勘記云釋文唐石經同閩監毛本改此低一格非舊疏云按舊題云春秋隱公經傳解詁第一公羊何氏則云春秋者一部之總名隱公者魯侯之諡號經傳雜縟之稱解詁者何所自目第一者無先之辭公羊者傳之別名何氏者邵公之姓也今定本則升公羊字在經傳上退隱公字在解詁之下未知自誰始也臧氏琳經義雜記云詩正義毛詩國風云詩者一部之大名國風者十五國之總稱不冠於周南之上而退在下者按鄭注三禮周易中候尙書皆大名在下孔安國馬季長盧植王肅之徒其所注莫不皆然則本題自然非注者移之定本亦然書以皆在第一足得總攝故也班固之作漢書陳壽之撰國志亦大名在下蓋取法於經典也按周禮注疏天官冢宰第一下有周禮二字在鄭氏注之上儀禮注疏亦然賈公彥云儀禮者一部之大名士冠者當篇之小號退大名在下者取配注之義故也孔氏禮記正義云禮記者一部之大名曲禮者當篇之小目旣題曲禮於上故著禮記於下以配注耳此鄭注三禮大題在下之證其周易尙書雖亡據三禮可類推也公羊解云舊題云春秋隱公經傳解詁第一公羊何氏則公羊傳亦本隱公小題在上公羊大題在下定本誤改故唐人多從之春秋正義引服虔注題云隱公左氏傳解詁第一左氏傳三字亦當退下漢人必不改舊例蓋亦後人升之耳孔安國書傳雖出於魏晉據詩正義知猶取法於漢儒故尙書音義載堯典第一於上虞書於下正義則加古文尙書四字第堯典上蓋承二劉之舊也杜注左傳題云春秋經傳集解隱公於一此非特以大題加小題之上且以己所題集解之名亦加於小題之上矣故范注穀梁傳題云春秋穀梁傳隱公第一王弼周易注題云周易上經乾傳第一並與杜氏同也魏晉之儒如何晏論語郭璞爾雅釋文本皆小題在上尙依漢儒之舊小題所以在上者以當篇之紀號欲其顯也大題所以在下者總攝全書之意也五經並然或見毛詩國風在周南關雎詁訓傳之下便云小毛公加毛詩二字又云河間獻王所加非也賈孔並云在下以配注亦非按宋嚴州本儀禮亦題士冠禮第一儀禮鄭氏注與開成石經同則猶有古本之遺也今以阮氏所刻十行本爲本故仍循其舊疏又云何休學今按博物志曰何休注公羊云何休學有不解者或答曰休謙詞受學於師乃宣此義不出於己此言爲允是其義也校勘記臧禮當曰何氏何休學非也杜預解左傳止題杜氏趙氏孟子章句止題趙氏古人謙遜不欲自表其名但著氏族傳可識別耳按唐石經桓公第二何休學原刻作何氏後磨改作何休據疏引博物志則晉時本已稱何休學矣閩監毛本何休學三字在此題下此本移於疏後非也元板同按廣雅釋詁學識也御覽引論語讖云學者識也蓋謂有所得即識之釋文學者言爲此經之學鄭注述之意也蓋魏晉間本有備何休學或何氏當時不敢自稱注述識言學耳然漢世均不表名如鄭氏三禮毛詩止題鄭氏則應題何氏學矣而本傳云作公羊解詁則解詁是其書之正名故今題解詁云拾遺記何休木訥多智三墳五典陰陽算術河洛讖緯及遠年古諺歷代圖籍莫不成誦門徒有問者則爲注記而口不能說作左氏膏肓公羊墨守穀梁廢疾謂之三闕言理幽微非知機藏往不可通焉今按春秋者三統曆云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舊疏引賈服依此以解春秋之義何氏與賈服不異亦以爲欲使人君動作不失中也又引春秋說云始於春終於秋故曰春秋也舊疏又云春秋說云哀十四年西狩獲麟作春秋九月書成以其書春作秋成故云春秋也者非也何者莊七年傳不修春秋曰何注不修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爲春秋則孔子未修之時已名春秋何言孔子修之春作秋成乃名春秋乎按左傳昭二年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春秋又墨子明鬼篇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齊之春秋又云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爲其務鬼神厚矣又恐後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竹帛蓋即春秋言古者聖王則不必孔子乃名春秋矣隱公者魯世家名息姑伯禽七世孫惠公弗皇子平王以四十九年即位周書謚法解云隱拂不成曰隱春秋託始於隱故以隱公爲首經傳者白虎通五經篇五經何謂易尙書詩禮春秋也又云經者常也定元年注傳謂訓詁漢書古今人表注傳頭解說經義者也解詁者釋文云佳賈反下音古訓也詁賈逵注左傳國語名解詁也公羊者傳者姓氏舊疏引說題詞云傳我書者公羊高也公羊高子夏弟子五傳而著竹帛弟子不數斥言師名故以氏傳也第者第次也舊以一公爲一卷閔公附於莊公之末齊氏召南注疏考證云按隋志漢諫議大夫何休撰公羊解詁十一卷而唐志作十三卷以陸氏釋文證之則本十二卷隋志作十一卷唐志作十三卷皆筆畫之誤耳但今注疏本作二十八卷不知分自何人按閔公末注云繫閔公篇于莊公下者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傳曰爲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錄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則何氏自十一卷也當以隋志爲正錢氏大昕答問云問漢志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二卷經十二卷下注云公羊穀梁二家而古經十二篇注無明文所謂古經者何經也曰按劉歆移太常博士書稱春秋左氏邱明所傳皆古文舊書許愼說文序云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江式云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即前代之古文然則志所稱者左氏經也鄭司農周禮注云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爲公即立先鄭傳左氏其所稱古文經亦必左氏之經也按兩漢經師以春秋左氏詩毛氏禮周禮[illegible]稱古文則漢志所稱古經十二卷爲左氏無疑公穀爲今文故上惟經然公羊實止十一卷末本猶然則十二卷或涉上古經篇目而誤又按公羊舊疏不知何人所著洪氏頤煊讀書叢錄云公羊疏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徐彥不知何時人宋董逌讀書志當在貞元長慶之後頤煊按疏中引爾雅孫炎注郭璞書序長義孝經疏之邪皆唐以前本疏司空據云若今之三府據三府據亦六朝時有之至唐以後則無此稱矣此疏爲梁齊閒舊帙無疑校勘記序云徐彥疏唐志不載崇文總目始著錄亦無撰人名氏宋董逌云世傳徐彥所作其時代里居不可得而詳矣王鳴盛云即北史之徐遵明不爲無見也蓋其文氣似六朝人不似唐人所爲者郡齋讀書志書錄解題並作三十卷世所傳本乃止二十八卷其參差之由亦無由考也姚氏範援鶉堂筆記隋唐閒不聞有三府據亦無三府之稱意者在北齊蕭梁之前乎此疏有解有問答隋志有鮮于服春秋公羊解序一卷未知何時人又云梁有孔衍公羊集解十四卷按孔衍傳不言解公羊又云梁有公羊傳問九卷荀爽問魏安平太守徐欽答又晉車騎將軍庾翼問王愆期答其書在隋並亡而唐志有之今疏中有問答未知爲徐爲王然此疏不類魏晉閒人語又內引家語家語出於王肅疑非欽所得引蓋此爲王愆期語按問答語甚精贍必非隋唐人作或即舊疏人所述與又公羊傳文初不與經連綴漢志各

自爲卷孔穎達詩正義云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故蔡邕石經公羊殘碑無經解詁亦但釋傳也分經附傳大抵漢後人爲之開成石經始取而刻石稱杜預左傳序云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是杜氏前左氏亦經傳各別也按公羊家舊有三科九旨舊疏問曰春秋說云春秋設三科九旨其義如何答曰何氏之意以爲三科九旨正是一物若總言之謂之三科科者段也析而言之謂之九旨旨者意也故何氏作文謚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二科六旨也又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夷是三科九旨也問曰宋氏之注春秋說三科者一曰張三世二曰存三統三曰異外內是三科也九旨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譏八曰貶九曰絕時與日月詳略之旨也王與天王天子是錄遠近親疏之旨也譏與貶絕則輕重之旨也舊疏引文謚例又云此春秋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之義以矯枉撥亂爲受命品道之端正德之紀也又云五始者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七等者州國氏人名字子是也六輔者公輔天子卿輔公大夫輔卿士輔大夫京師輔君諸夏輔京師是也二類者人事與災異是也又引春秋說春秋書有七缺惠公妃匹不正隱桓之禍生是爲夫之道缺文姜淫而害夫爲婦之道缺大夫無罪而致殺爲君之道缺臣而害上爲臣之道缺僖五年晉侯殺世子申生襄二十六年宋公殺其世子痤殘虐枉殺其子爲父之道缺文元年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髡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弒其君固是爲子之道缺桓八年正月己卯烝桓十四年八月乙亥嘗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郊祀不修周公之禮缺是爲七缺春秋緯多與公羊說比附故鄭氏謂孔子所欲改先王之法陰書於緯藏之以傳後世公羊由子夏口授傳之孔子故聖人改周受命之制惟公羊得其傳稱後世惟說三科九旨有異孔氏廣森著公羊通義遺何氏而雜用宋氏其說云春秋之爲書也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不奉天道王法不正不合人情王法不行天道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譏二曰貶三曰絕人情者一曰尊二曰親三曰賢此三科九旨既布而一歲以內外之異例遠近之異辭錯綜酌劑相須成體是也

元年春王正月【疏】錢氏大昕養新錄云春秋正義於十二公之首必云是歲歲在某次因此可知太歲所在此必書值相承之舊文非孔沖遠所能及也如隱元年歲在豕韋太歲當在甲寅今曰己未桓元年歲在元枵太歲當在乙丑今曰庚午莊元年歲在鶉火太歲當在癸未今曰庚子案莊公即位三十二年以常事計之當在甲寅歲星躔在豕韋而春秋正義云閔公元年歲在大梁使三統術推二十三年入歲星數正在超辰之限太歲超乙巳入丙午歲星亦超實沈入鶉首矣算至莊末歲星已至降婁則閔公初年正在大梁也此非精於算術者不能知孔氏於三統元起丙子之故全然未曉轉信虞恭諸人說以庚戌爲上元詩疏所引之三統術本與本術不合安能精思及此又閔元年歲在大梁太歲當在丙辰今曰庚申僖元年歲在鶉首太歲當在戊午今曰壬戌文元年歲在降婁太歲當在辛卯今曰乙未宣元年歲在壽星太歲當在己酉今曰癸丑成元年歲在降婁太歲當在丁卯今曰辛未襄元年歲在壽星太歲當在乙酉今曰己丑昭元年歲在大梁太歲當在丙辰今曰庚申昭十五年距莊公二十三年百四十四歲又值超辰之限歲星超鶉首入鶉火太歲超庚午入辛未服子愼所稱有事于武宮之歲龍度天門是也自此年歲在鶉火算至三十二年正在星紀故有蛇得歲而吳伐之之占又定元年歲在元枵太歲當在己丑今曰壬辰哀元年歲在大梁太歲當在甲辰今曰丁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太歲干支與今人所推不同前後亦分三段自莊二十三年以前相差五辰如隱元年本甲辰而今人以爲己未是也昭十五年以前相差四辰如襄二十一年本乙巳而今人以爲己酉是也昭十五年以後相差三辰如哀十六年本己未而今人以爲壬戌是也按春秋緯言孔子爲春秋退而修殷曆是春秋實用殷曆殷術起甲寅元以三統術校之周公六年入紀七十戊午至春秋隱元年爲癸酉都之十年癸酉都首歲爲庚戌則其十年爲己未使漢志載馮光陳晃上言晉元不正宜改甲寅元而其所說積年以爲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歲則獲麟之歲値十五都庚午之二十二年庚午首歲爲戊戌則二十二年爲己未隱元年當爲戊午與三統所載殷曆差一歲耳何氏又以獻帝術辛卯爲元元歲既差都法亦異其注襄二十一年爲歲在己卯循以上考下求則隱元年爲己丑哀十四年爲庚寅矣或疑己卯爲己酉之形近而譌史記三代世表云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尙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愼也今取殷曆以爲都分年紀取四分日法閏法以排纂日月說經文所錄月朔日辰致之其有不合則蓋闕焉

元年者何【注】諸據疑問所不知故曰者何【疏】校勘記云宋余仁仲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元上增傳字非通書並同左傳經傳首皆有經傳字係杜氏所增杜氏分經繫傳故綴經傳以別之孔疏云公羊穀梁二傳年上皆無經傳字可證○注諸據至者何○通義云按春秋本公羊子口受說於子夏以傳其子平平傳地地傳敢敢傳壽凡五世至漢景帝時乃與齊人胡毋子都著竹帛以所先師口相授受解釋其義故傳皆爲弟子疑問之詞者於或直問所不知卽曰者何曰孰謂或據彼難此則如爲何何以其言某何此何以書之等何氏各於書文目其所據稱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賈服疏傳曰者不知誰作皆云孔子弟子卜商所爲按公羊高是子夏弟子公羊傳有云者何何以爲謂孰謂之等今此傳亦云者何何以孰謂爲弟子子御本先師此傳得爲子夏所作也廣雅序引春秋元命包言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爲始何是書作春秋時鄭子見以元爲始已疑不能明矣舊疏云諸據有疑理而問所不知者曰者何傳五年秋鄭伯逃歸不盟之下傳云不盟者何注據上言諸侯鄭伯在其中納子疑故執不知問成十五年仲嬰齊卒之下傳云仲嬰齊者何注云疑仲遂使故問之是也若據使嬰此卽或言爲爲或言爲以或單言何卽下傳云爲以先言王而使言正月注據下秋七月天王先言月而使言王公何以不言卽位注云據文公言卽位也何成乎公之意注據刺欲救紀而使不能是也而舊解云案春秋上下但言爲與何皆有所據故何氏云諸據疑者皆無所據故云問所不知故曰者何也者按注明云諸據疑則明有所據矣特疑而未知故有特於問也舊解非

君之始年也【注】以常錄即位知君之始年君魯侯隱公也年者十二月之總號春秋書十二月稱年是也變一爲元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故上無所繫而使春繫之也不言公言君之始年者王者諸侯皆稱君所以通其義於王者惟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故因以錄即位明王者當繼

天奉元養成萬物【疏】爾雅釋詁云元始也本此文選注引元命包云元年者何元宜為一謂之元何君之始年也○注以常至始年○舊疏云正以桓文宣成襄昭及哀皆云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故曰以常錄即位知君之始年按定書即位雖非正月亦在元年○注君魯侯隱公○史記魯世家云惠公卒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是為隱公舊疏引春秋說云周五等爵法五精公之言公公正無私侯之言侯侯逆順兼伺侯王命按周制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臣子於其國內皆稱公故侯者魯之正爵公者臣子之私尊故云魯侯隱公也○注年者至是也○爾雅釋天云周曰年按彼云夏曰歲商曰祀春秋改周之文仍據周言年者年祀之稱無繫於改制也北堂書鈔引元命包云冬至百八十日春夏成夏至百八十日秋冬成合三百六十日歲數畢往舉猶備也是為十二月總號也春秋書十二月即下書十有二月之屬是也說文總聚束也俗作摠校勘記閩毛本摠改總為非蓋誤○注變一至始也○此明下有二年三年此不稱一年之意舊疏引春秋說云元者端也氣泉注云元為氣之始如水之有泉泉流之原又云無形以起有形以分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宋氏云無形以起在天成象有形以分在地成形也意謂天地皆一元故曰天地之始也劉逢祿解詁義云易上彖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子夏傳元者始也左氏云元者大也董子云春秋謂一為元者示大始而欲正本也漢志曰太極元氣函三為一三者三才一即乾元也三才之道皆統於天謂之元以為道生天地老氏之說也繁露玉英云謂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者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輕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興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可謂得其真矣又王道云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則元氣和順風雨時景星見黃龍下王不正則上變天賊氣并見五帝三皇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稅教以愛使以忠敬長老親親而尊尊不奪民時使民不過歲三日民家給人足無怨望忿怒之患強弱之難無讒賊妒嫉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髮銜哺而游不慕富貴恥惡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無蟲蛇之螫猛獸不搏抵蟲不觸故天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風雨時嘉禾興鳳凰麒麟遊於郊囹圄空虛晝衣裳而民不犯四夷傳譯而朝民情至朴而不文郊天祀地秩山川以時至封於泰山禪於梁甫立明堂宗祀先帝以祖配天天下諸侯各以其職來祭貢土地所有先以入宗廟端冕盛服而後見先德恩之報奉元之應也又重政云唯聖人能屬萬物於一而繫之元也終不及本所從來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漢書董仲舒傳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義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王氏念孫讀書雜志云漢書此傳大當為本字下文視大始而欲正本也視大始承上始字言欲正本承上本字言也正以元為天地之始故以本言之也又孝武紀正作元者辭之所謂本也故元命苞曰孔子曰某作春秋始于元終于麟王道成也注故上至繫之也舊疏引春秋說云王不上奉天文以立號則道術無原故先陳春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起元然後陳春秋是以推元在春上而使春繫之號也○注不言至王者○此解傳不言公之始年義也爾雅釋詁云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是皇王公侯皆有君稱故言君則包有王者在內所以通其義於王者也故儀禮喪服云君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稱君也今魯諸侯宜稱公之始年因欲假王於春秋又不得宣稱王故謂目曰君之始年也○注唯王至立號○通義云天子諸侯通稱君古者

諸侯分土而守分民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故各得紀元於其境內而何邵公謂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經書元年為託王于魯則自蹈所云反傳違戾之失矣按公羊家以春秋託王于魯明假魯為王者故謂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也有何反傳違戾之有樂資春秋後傳云唯王者改元諸侯改元自汾王以前未有也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曰君曰元首臣曰股肱天子為天下共主五等諸侯出作屏藩入為卿士彼然臣也一統天下咸奉正朔同軌同文安有諸侯改元之理即曰國自有史亦必大書天子之年而分繫其事何休曰必天子然後改元此說是也若然白虎通爵篇云春秋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改元位也王者改元即事天地諸侯改元即事社稷者蓋春秋之世容有諸侯各自紀元於其國中者如桓二年左傳云惠之二十四年惠之三十年是也春秋自論其正故云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其實隱公即位當時自己稱元必不仍平王四十九年之稱疑八即其稱元以著王法所謂假事以託義也宋書禮志云魏明帝初司空王朗議古者有年數無年號漢初有事而改有中元後元元改彌數中後之號不足故更假取美名非古也述春秋之事曰隱公元年則開而易知載漢世之事曰建元元年則後不見宜若古稱元而已立號者白虎通號篇云所以有夏殷周號何以為王者受命必立天下之美號以表功自克明易姓為子孫制也夏殷周者有天下之大號也百王同天下無以相別改制天下之大號以自別於前所以表著己之功業也必改號者所以明天命已著欲顯揚於天下也己復襲先王之號與繼體守文之君無以異也不顯不明非天意也故受命王者必擇天下之美號表著己之功業明當致施者也所以預自表克於前也按春秋託王於魯亦即立號之義也○注春秋至於魯○越絕書儀序外傳記夫子作春秋記元於魯大義立史記太史公自序云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深切著明也繁露俞序云故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見王公史記十二公之閒皆衰世之事故門人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以為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所聞之董生此為又三代改制質文云春秋上黜夏下存周以春秋當新王春秋當新王者奈何曰王者之法必正號絀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又云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而殷周為王者之後絀夏改號禹謂之帝錄其後以小國故曰絀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以春秋當新王不能見之空言故託之於魯所以見之行事也所謂託新王受命於魯也託王於魯非以魯為王夫子以匹夫行褒貶之權不可無所藉故託魯為王以進退當世士大夫正以載之空言不如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繁露王道云諸侯來朝者得褒邾婁儀父稱字滕薛稱侯荊稱人介葛盧得名內出言如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王道之意也是也俗儒不察張以王魯之說集矢於公羊此不知春秋者也劉氏逢祿春秋釋例云王魯者即所謂以春秋當新王也夫子受命制作以為託諸空言不如行事之博深切明故引史記而加乎王心焉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夫制新王之法以俟後聖何以必乎魯曰因魯史之文避制作之僭祖之所逮聞唯魯為近故據以為京師張治本也聖人在位如日之麗乎天萬國幽隱莫不畢照庶物蠢蠢咸得繫命堯舜禹湯文武是也聖人不得位如火之麗乎地非假薪蒸之屬不能舒其光究其用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春秋是也故日歸明於西而

以火德之堯舜禹湯文武之法而以春秋治之雖百世可知也且春秋之託王至虞稱號名義仍繫於周挫強扶弱常繫於二伯且魯無可觀也郊禘之事春秋可以垂法而魯之僭則大惡也就十二公論之桓宣之弒君宜誅昭之出奔定之盜國宜絕隱之僖歸宜絕莊之通仇外淫宜絕閔之見弒宜絕傳之僭王禮繼季姬禍節子文之逆祀喪娶不奉朔成襄之盜天牲哀之篡諸侯處中國以事強吳雖非誅絕而免於春秋之貶黜者鮮矣吾故曰春秋者火也魯與天王皆薪蒸之屬可以宜火之明而無與於火之德也彼范甯杜預之徒嘵嘵不已然釋聽之不可語於日月之明繼朔之火也包氏慎言王魯說云春秋魯史也因魯以明王法是之謂王魯云爾王法非周之法唐虞夏殷相傳之法也周室東遷三代之綱紀文章蕩然矣上無道揆下無法守聖人不得已而作春秋以明一王之制始於亂物極於精詳蓋以繼周氏之絕業反衰世之凌夷故曰撥亂世而反之正莫近乎春秋春秋以魯史據周亂因曰王魯長營假王號於魯哉曰非天子不改元而春秋於十二公之即位皆書元年則似假以名號矣曰桓莊以後之書元隸公也隱公庶子也仲尼庶位也隱庶而無嫡則隱當君隱讓而不居則隱無位春秋成公之意不然即位而書元年爲春秋書元年爲春秋之繼周書元年也元者善之長仁也體仁足以長人而長人莫善乎讓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隱桓之爲嫡庶也微謂隱讓而隱之君國者十一年則隱之讓也亦微隱讓而弃不居讓之名以履讓桓老子曰貴以身爲天下者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可託於天下春秋新王而託之隱蓋如是爾因是而襄儀父因是而進隸辭一王初起其莫義來歸者皆王者之所與不追治其小故此元之所以爲善長此王之所以爲天下所歸往也又云此十二君者魯之君乎哉春秋之君也方之於周則此二百四十二年隱公之統緒也繼世相沿而纂隆太平則十二公皆堊歸也班固曰隸象闡而桓文乘彝倫斁而憲章缺乃命元聖綴學立制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道哲備哉綮綱與神明之式也然則春秋自爲一代有祖有宗而假之於魯史公表十二諸侯云齊晉秦楚四國迭興更爲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服焉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詞以制其法王道備人事浹王魯云者猶曰興於魯爲耳按包氏之說較劉氏尤爲暢洽左疏引劉炫難何氏云新王受命正朔必改是魯得稱元亦應改其正朔仍用周正何也既託王於魯則是不事文王仍奉王正何也諸侯改元自是常法而云託王改元是妄說也是由昧於託王於魯爲僭魯以明王之義故以俗見强說也舊疏云問曰公羊以魯隱公爲受命王黜周爲二王後按長義云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隱公人臣而處稱以王周天子見在上而黜公侯是非正名而言順也答曰春秋藉位於魯以託王義隱公之爵不逾稱王周王之號不退爲公何以不正名何以爲不順言乎又奉天命而制作何不謙讓之有按左氏鮮於事公羊實乎義春秋實義不重事明乎此可以說公羊矣○注故因至萬物○此解書即位於元下義也杜預云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繫歸雖莊王云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又重政云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爲也繼天之所爲而終之也道春氣相傳相曰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羲和之官君勤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擧置調和臣愚以爲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於天地而觀於先聖書曰撫于五辰庶績其凝又董仲舒

傳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君者正人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閒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閒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不得致也是奉元繼天者成萬物之範也

春者何【注】獨在王上故執不知問【疏】注獨在至知問○舊疏云春夏秋冬皆四時之名而夏秋冬三時常不得配王言之唯有春字常在王上故怪而問之

歲之始也【注】以上繫元年在王正月之上知歲之始也春者天地開闢之端養生之首法象所出四時本名也昏斗指東方曰春指南方曰夏指西方曰秋指北方曰冬歲者總號其成功之稱尚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也【疏】注後漢書郎顗傳云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歟歲之始也又班彪傳注春者四時之始也漢書郊祀志云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號曰春者歲之始也又高帝紀拜婁敬爲奉春君張晏注同書鈔引元命包云捷春者歲之始也神明推移精華紐結注神明推陰陽也相推相移使物精華結成紐結要也舊疏云問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實是春秋之五始而傳直於元年春之下發言始而王正月下不言始何答曰元是天地之始春是四時之始王正月公即位者人事之始欲見尊重天時略於人事故也○注春者至名也○校勘記辟宋本監本同毛本辟作闢非按疏中仍作開辟釋文辟本亦作闢白虎通嫁娶篇春者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獨斷春爲少陽其氣始出生養周禮目錄春者出生萬物漢書董仲舒傳春之所以生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三正迭爲春首故爲開闢之端御覽引元命包云春含名藏位東方動春氣明達六合俱生萬物應節注春之言蠢東之言動含出名以自明自達也惟於時爲春以其盡勤無節應此時節也禮記鄉飲酒義云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蠢萬物者也又乾鑿度云震生萬物東方然則震爲東方之卦東方爲仁仁育生育之義也舊疏引易說云孔子曰易始於太極太極分而爲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夏秋冬之節故生四時也春爲四時之首是以爲天地開闢之端養生之首也通義云此周之春也周人以斗杓初昏建子之月爲歲始殷人以建丑之月爲歲始夏后氏以建寅之月爲歲始尊此傳文明歲始即謂之春非關木德之位東作之候後儒有疑子丑月不得名春者可以辨矣顧炎武曰春秋時月並書於古未之見考之尙書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武成惟一月壬辰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召誥三月惟丙午朏多士惟三月多方惟五月丁亥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言月則不言時金縢秋大熟言時則不言月其他彝鼎古文多如此春秋獨並舉時月者以其爲編年之史有時有月有日多是義例所存不容於闕一也云注象所出者周禮太宰之職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是法象所出也云四時本名者凡歲首三月統名曰春不論三正同異也○注春斗至曰冬○舊疏云皆春秋說文大戴禮夏小正云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斗柄以南爲上北爲下斗柄謂斗衡六月之昏尾中南方衡當尾故南指史記天官書云衡殷南斗南斗與尾亦相近以次差之知春指東秋指西冬指北也小正又云正月初昏參中斗

柄縣在下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時當在冬末故指北方也指南天文訓斗指子則冬至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加十五日指丑則大寒加十五日指報德之維故曰距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加十五日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加十五日指乙則清明風至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加十五日指己則小滿加十五日指丙則芒種加十五日指午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加十五日指丁則小暑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加十五日指背陽之維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降加十五日指酉中繩故曰秋分加十五日指辛則寒露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加十五日指蹏通之維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加十五日指子〇注歲者至之稱〇案問六節藏象論云四時謂之歲周書小開武九歲以紀終注四時終則成歲爾雅釋天夏曰歲郭注歲取歲星行一次廣雅釋言歲遂也白虎通四時云歲者遂也古微書元命包云歲之言遂也遂有成歲故云總號其成功之稱也書鈔引元命包云冬至百八十日春夏成夏至百八十日秋冬成合三百六十日歲數畢舊疏云四時皆於萬物有功歲為載總其成功之稱是也又云以當代相對言之鄭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者散文言之不間何代皆得謂之歲等取一名而必取歲者蓋以夏數為得天正義或然也校勘記云功宋本閩本同監本毛本功誤名按舊疏引一本云歲者總號成功之釋可觀〇注尙書至是也〇書堯典文舊疏引鄭注云以閏月推四時使春秋分至不失其常著之用成歲歷將以授民時且紀時事史記五帝紀定作正開元本改作定此引亦嘗作正後人依俗本尙書改也御覽引元命包云歲之為言遂也三年一閏以起紀也

王者孰謂【注】孰誰也欲言時王則無事欲言先王又無謚故問誰謂【疏】注孰誰也〇禮記檀弓云天下其孰能宗予注孰誰也孰誰雙聲為訓也〇注欲言至誰謂〇舊疏云時王即當時平王若是時王慮如下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是其事也欲言先王又無謚正以死謚周道也

謂文王也【注】以上繫王於春知謂文王也文王周始受命之王天之所命故上繫天端方陳受命制正月故假以為王法不言謚者法其生不法其死與後王共之人道之始也【疏】書泰誓疏云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其意以正為文王所改公羊傳漢初俗儒之言不足以取正也春秋之王自是當時之王按孔穎達據杜預俗說不足以解春秋者故言如此彼又云晉世有王愆期者知其不可注公羊以為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耳非周昌也文王世子稱武王對文王云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呼文王為王是後追為之稱其言未必可信亦非實也臧氏庸拜經日記云釋文序錄云公羊有王愆期注十二卷字門子河東人晉徵聘常侍晨陽伯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者門子用雒說言春秋之法以孔子為文王禮記正義曲禮下曰鈞命決云某為制法之王黑綠不代蒼黃是孔子為文王之事又或稱素王按緯說以孔子為文王謂孔子作春秋制法文王俟後世耳非謂孔子謂文王也王氏懷解轉為孔類蠲篇取口實也漢書董仲舒傳故文王懷痛而欲安之是以日長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也亦止以孔子素王不以文王指孔子也舊疏引春秋說云王者孰謂謂文王也疑三代謂疑文王宋注雖大略据三代其夏主於文王按春秋說係元命包文校勘記云春秋說云下嘗有脫誤疑三代謂疑文王嘗云疑三代不專謂文王按宋意以春秋之道實兼三王而專主文王者孔子嘗周之世理宜假文王之法故傳道之也故文九年毛伯來求金傳云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繼之也是也〇注以上至王也〇春秋有五始之義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繫王於春明王為受命之王故宜稱文王矣〇注文王至之王〇詩大雅序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箋云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史記周本紀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虞芮既讓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也書大傳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邗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詩疏引中侯我應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止于昌戶再拜稽首受又引尙書運期授引河圖曰倉帝之治八百二十歲立戊午蔀注云周文王以戊午蔀二十九年受命又引易是類謀云文王比隆興始霸伐崇作靈臺受赤雀丹書稱王制命示王意注云入戊午蔀二十九年時赤雀銜丹書而命之又乾鑿度云入戊午蔀二十九年伐崇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受錄應河圖注受命後五年乃為此改應猶如也如前聖王所得河圖之書又云亡殷者紂黑期火戊倉精授汝位正易注火戊戊午稱也午為火必言火戊者木精將王火為之相戊土也又為火子又火使其子為己蹇水明倉精絶殷之相也又云曆元名握先紀日甲子蔀甲寅又曰今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昌以西伯受命洛書之命為天子御覽引元命包云代殷者為姬昌生於岐立於豐精翼日衣青光還造西十刻消初學紀引元命包云姬昌蒼帝之精位在房心類案引元命包云殷紂之時五星聚于房房者蒼帝神之精周據而與是文王為周始受命王也惟伏生與馬遷鄭康成皆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詩疏引劉歆作三統曆攷上世帝王以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班固作漢書律曆志載其說實遷爲殷王號韋昭皇甫謐皆承同之何無明說未知所從按殷本紀周武王為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為王考夏殷天子皆稱帝故文王當紂之世稱王正降帝一等故不為僭武王不敢有加故太王王季亦止追稱王即以王為一代之號如文王追尊為號即以追尊為天子之制親迎于渭即以親迎為天子之禮太王立皋門應門亦即以皋應為天子之門也莊氏存與春秋正辭云聞之曰受命之王曰太祖嗣王繼體者繼太祖也不敢曰受之天曰受之祖也文王受命之祖也成康以降繼文王之體者也武王有明德受命必歸文王是謂天道武王且不敢專子孫其或千為命曰文王之命法曰文王之法所以尊祖所以尊天也大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聖人之志也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故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天子之事守也〇注天之至天端〇天之所命即上緯書所載是也春為天之始繫王於春最為上繫天端繫辭本上云人之所得天得事者莫如受命之天子下至公侯伯子男海內之心懸於天子是也舊疏引春秋說云以天之端正王者之致是也〇注方陳至王法〇孟子滕文公云春秋天子之事也何注孔子懼王道遂滅故作春秋因魯史記設素王之法謂天子之事也明春秋借魯受命立制故假以行天子事所謂假以為王法也通義云昔者周公營洛作宗宮考宮其制五室九階四戶八牖謂之文世室武世室路寢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入太室祼太室之言猶世室也夏曰世室周曰明堂異名而同實是以大戴禮記曰明堂者文王之廟也鄭司農說文王之廟為明堂制禮有明堂月令篇王者聽朔必居明堂所以辨方正位順時布政周之初蓋頒朔於文王之廟故曰

王正月者文王之正月也周人受命自文王始雖今嗣王亦守文王之法度行文王之正朔春秋內魯文王又魯之所自出繫王於春繫正月於文王尊則統人親則率祖尊尊而親親人道之始也子嘗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治春秋之本意也治左氏者以王正月爲時王之正月周之東遷時王不能頒月久矣且如左氏說襄公季年歸餘再失哀公之世大火冬流魯歷未必盡合周歷而春秋强據魯史正月號稱時王之正月不亦誣乎通義敘又云經有變周之文從殷之質非天子之因革耶何服之君三等書衛之君七等大夫不世小國大夫不以名氏通非天子之爵褒耶上絀杞下存宋褒滕薛邾婁儀父賤穀鄧而貴盛郜非天子之絀陟耶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裔殆所謂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者非耶皆假爲王法事也解詁箋云王者正三統之稱董子書略說云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爲三王絀滅則爲五帝下至附庸絀爲九皇下極其爲民湯受命正白統親夏故虞絀唐謂之帝堯以神農爲赤帝推庖犧爲九皇文王受命正赤統親殷故夏絀虞謂之帝舜以軒轅爲黃帝推神農爲九皇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尙黑絀夏親周故宋改號禹謂之帝樂宜親韶舞故以虞錄親樂制宜商傳曰謂文王者託以天正禁錄方明夏時子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上下百王皆統此矣三代之書託始帝典人統之正託始文王一也皆疏云孔子方陳新王受命制正月之事故假取文王創始受命制正朔者將來以爲法其實爲冀矣是也○注不言至共之○儀禮士冠記云死而謚今也注今謂周衰記之時也是周道死謚春秋法文王生時政教以爲後王法故不稱謚明王法者百代所同也禮記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注此以春秋之義說孔子之德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經固足以明之孔子祖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而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春秋傳曰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又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此孔子蒙道堯舜文武盛德而著之春秋以俟後聖者也○注人道之始也○舊疏云何氏以見上文亦始尊重天道皆傳自有始文故不須注云天道之始今此實天下之始但略於人事無始文故須注云人道之始也

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注】據下秋七月天王先言月而後言王【疏】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爲猶以也詩十月胡爲我作公羊曷爲先言王隱四年穀梁傳何爲貶之也論語先進奚爲於某之門胡爲曷爲何爲奚爲皆言何以也○注據下至言王○卽下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是也通義云據桓之爲正月上或不先言王按傳文明以爲皆先言王爲周當如何氏解也

王正月也【注】以上繫於王知王者受命布政施教所制月也王者受命必徙居處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變犧牲異器械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夏以斗建寅之月爲正平旦爲朔法物見色尚黑殷以斗建丑之月爲正雞鳴爲朔法物牙色尚白周以斗建子之月爲正夜半爲朔法物萌色尚赤【疏】通義云爾雅曰正長也謂之正月者十二月之長據釋文云正月音征又音政世以秦皇名政改音爲征蓋不知周秦平仄之分不必如後世之嚴也○注以上至月也○周禮太宰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灋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司徒[illegible]亦有是事是布政施教所制月也繁露三代改制云春秋曰王正月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以謂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後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於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繼人通以己受之於天也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應變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謂之王正月也又重政云元者萬物之本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爲也繼天之所爲而終之也又左疏引董仲舒對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以萬事是素王之文也今漢書無此語說苑君道云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太姒爲妃以武王周公爲子以泰顛閎夭爲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而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物皆及治周公戴己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繁露三代改制云故君子曰武王其似正月矣與說苑異○注王者至於人○宋書禮志引元命包云王者受命昭然明於天地之理故必移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以明天命聖人之實質文再而改窮則相承周則復始漢書董仲舒傳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也白虎通三正云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襲也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故大傳曰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也是以禹舜雖繼太平猶宜改以應天王者改作樂以必得天應而後作何重改制也春秋瑞應傳曰敬受瑞應而王改正朔易服色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民也史記歷書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繁露楚莊王云今所謂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變其理受命於天易姓更王非繼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業而無所改是與繼前王而王者無所別受命之君天之所大顯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儀志事天亦然今天大顯已物襲所代而率與同則不顯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者無他焉不敢不順天志而明自顯也若夫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言其主堯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與又三代改制質文云王者改制作科奈何曰當十二色歷各法而正色逆數三而復絀三之前曰五帝迭首一色順數五而相復禮樂各以其法象其宜順數四而相復咸作國號遷宮邑易官名制禮作樂按此卽何所云徙居處是也如少昊都曲阜顓頊都濮陽帝嚳都亳堯都平陽舜都蒲坂夏都安邑湯都亳文王作邑于豐又繁露三代改制云湯受命而王作宮邑於下洛之陽又云作宮邑於豐蓋謂文王彼有聲文也又云武作宮邑於鎬周公輔成王受命作宮邑於洛陽又云殷湯之後稱邑示天之變反命故天子命無常唯命是德變是也其改正朔者白虎通引三正紀曰正朔三而改卽下注所云是也其異服色者禮記大傳注云服色車馬也舊疏云卽明堂位云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之屬是也其殊徽號者大傳注徽號旌旗之名也舊疏云卽明堂位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之屬是也繁露又云黑統大節綏幘尙黑旗黑正白統者大節綏幘尙白旗白正赤統者大節綏幘尙赤旗赤亦是也其變犧牲者舊疏卽明堂位云夏后氏牲尙黑殷白牡周騂剛之屬是也按繁露又云黑統郊牲黑犧牲角卵祭牲黑牡薦尙肝正白統者郊牲白犧牲角繭祭牲白牡薦尙肺正赤統者郊牲騂犧牲角栗祭牲騂牡薦尙心按郊特牲牲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與此殊其異器械者大傳注云器械禮樂之器及兵甲也舊疏云器卽明堂位云泰有虞氏之尊也山

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是也按繁露又云黑統樂器黑質正白統者樂器白質正赤統者樂器赤質亦是也禮記大傳云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明王者受命止變此數所以新天下耳目故也史記趙世家云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聖王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注夏以至尚赤○類聚引元命包云正朔三而改白虎通三正云三微者何謂也陽氣始施黃泉萬物動微而未著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故周爲天正色尚赤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牙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爲地正色尚白也十三月之時萬物始達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爲人正色尚黑尚書大傳曰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尚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尚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尚赤以夜半爲朔不以二月後爲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也三正之相承若順連環也孔子承周之弊行夏之時知繼十一月正者當用十三月也論語疏引元命包又云夏以十三月爲正息卦受泰注物之始其色尚黑平明爲朔又云殷以十二月爲正息卦受臨注物之芽其色尚白以雞鳴爲朔又云周以十一月爲正息卦受復注物之萌其色尚赤以夜半爲朔五行大義引感精符云十一月建子天始施之端謂之天統周正服色尚赤象物萌色赤也十二月建丑地始化之端謂之地統殷正服色尚白象物牙色白也正月建寅人始化之端謂之人統夏正服色尚黑象物生色黑也此三正律者亦以五德相承以前三皇爲正稱天皇地皇人皇皆以天地人爲法周而復始其歲首所書乃因以爲名欲禮三才之道而君臨萬邦故受天命而王者必稱六律而改正朔受五氣而易服色法三正之道也周以天統服色尚赤者陽道尚左故天左旋周以木德王火是其子火色赤左行用其赤色也殷以地統服色尚白者陰道尚右其行右轉殷以水德王金是其母金色白故右行用其白色夏以人統服色尚黑者人亦尚左夏以金德王水是其子水色黑故左行用其黑色後漢書注引崔靈恩三禮義宗云三微三正也言十一月陽氣始施萬物動於黃泉之下微而未著其色皆赤赤者陽氣故周以天正爲歲色尚赤夜半爲朔十二月萬物始牙色白白者陰氣故殷以地正爲歲色尚白雞鳴爲朔十三月萬物始達其色皆黑人得加功以展其業夏以人正爲歲色尚黑平旦爲朔故曰三微王者奉而成之各執其一以改正朔也後漢書陳寵傳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尚通雉雊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統者統一年之事王者三正遞用循環無窮元命包感精符皆春秋緯與今文書傳皆合也舊疏引書傳略說云周以至動殷以萌夏以牙注謂三王之正也至動冬日至物始動也物有三變故正色有三天有三生三死故土有三王王特一生死是故周人以日至爲正殷人以日至三十日爲正夏以日至六十日爲正三統三王若循連環周則又始窮則反本是也以書疏又據禮說云若尚色天命以赤尚赤以白尚白以黑尚黑宋氏云赤者命以赤鳥故周尚赤湯以白狼故尚白禹以元珪故尚黑如三代所尚自是彼天命之色似非法時物之牙色也以爲雖其實兩不相妨也

何言乎王正月【注】據定

公有王無正月【疏】注據定至正月○定元年春王三月是有王無正月也凡卽位皆在正月故十二公無論書卽位不書卽位凡元年皆書王正月所以重始也定公卽位在六月正月又無事故不書正但書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自爲僞事書也

大一統也【注】統者始也總繫之辭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繫於正月故云政教之始【疏】漢書王陽傳王陽曰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禮記坊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卽大一統之義也解詁箋云大一統者爲三統爲一統周監夏商而建天統教以文制尚文春秋監商周而建人統教以忠制實傳也○注統者至之辭○禮記祭統鄭目錄云統猶本也易乾鑿度云乃統天釋文引鄭注統猶本也本有始以漢書兒寬傳統楫羣元臣贊曰統猶總覽也文選箋賦統大魁以爲箋注統總也周禮太宰以八統詔王馭萬民注統所以合率以等物也凡統領統率皆與總繫義近故云總攝之辭也王者受命制正月凡一切政令無不奉以爲始故統繫兩義卽下注所云是也○注夫王至之始○宋本夫作天校勘記毛本同繫也宋鄂州官本元本閩本天作夫成十五年疏定元年疏引此注同當據以訂正繫辭傳云百禮之貴皆編於月史記歷書云正不率天又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矣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漢書董仲舒傳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師古曰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於一也故何氏包自公侯至庶人自山川至草木昆蟲言之見天地人物無不繫之正月矣云政教之始者舊疏云正以傳不言始故足之

公何以不言卽位【注】據文公言卽位也公卽位者一國之始政莫大於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卽位以諸侯之卽位正竟內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卽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卽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爲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也王者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同日並見相須成體乃天人之大本萬物之所繫不可不察也【疏】注據文公言卽位○文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是也舊疏云桓公元年亦書卽位傳不從始而適據文公者正以文公卽位之始故也桓公篡而卽位非其正故雖卽位在文公前猶不據之是也○注公卽位至之始○各本說公羊據左傳說補漢書律曆志春秋正卽位大一統而愼始也舊疏云亦以傳無始文故言此○注政莫至之治○繁露重政云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故人唯有終始也而生不必應四時之變故元者爲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故人雖生天氣及奉天氣者不得與天元本天元命而共違其所爲也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爲也繼天之所爲而終之也其道相與共功持業安容言乃天地之元天地之元奚爲於此惡施於人大其貫承意之理矣

是言有終必先正始也又二端云故聖人能繫心於微而致之著也是故春秋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五者俱正而化大行然書日蝕星隕有蜮山崩地震夏大雨水冬大雨雹隕霜不殺草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有鸜鵒來巢春秋異之以此見悖亂之徵是小者不得大微者不得著雖甚末亦一端孔子以此效之吾所以貴微重始是也蓋凡始皆微故聖人繫心於微正以正始故也楊疏引元命包亦云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者之致也補氏鍾疑深當作氣然繁露亦云以元之深似不必改氣也漢書王褒傳記曰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發是曰春秋稱元年春王正月此五始也師古曰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是爲五始穀梁疏引春秋緯云黃帝受圖立五始又約何氏義云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說苑建本云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誠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以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新書胎教雜事亦引易語下云故君子慎始也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終云立按劉向習穀梁實兼治左氏是三傳大略同也○注諸侯至襲也○天不閩監毛本鄭本元本閩本宋本並同不親釋文作夫不音扶校勘記云此陸德明一時謬會未審其理也禮記疏引元命包云諸侯不上奉王之正則不得即位正不由王出不得爲正王不承於天以制號令則無法天不得正其元則不得成其元也王不上奉天元以立號則道術無原故先陳春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起元然後陳春矣繁露楚莊王云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故聖者法天賢者法聖故書堯典曰若稽古疏引鄭注稽古同天言能順天而行與之同功又竹林云春秋之序辭也置王於春正之間非曰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後可以爲王云爾非曰微言豈非也漢書董仲舒傳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耳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說苑建本云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慎始也慎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見正多聞而擇焉所以明智也皆言天人相須之義也包氏慎言五始說云五始一曰元二曰春三曰王四曰正月五曰公即位子思贊述祖德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祖述憲章者制作之事也上律下襲者制作之文也而推其德譬之於天地鄭氏康成曰推五始足以當之初其解其故既而思之元者天命之性也春者率性之道也王者情達之主而致教由之出爲王奉天出教諸侯奉行之以治其國各以歲時述職於王所以大一統也合天下而齊壹於王統百王而皆奉一元倚傷擬道戒慎乎其所不觀恐懼乎其所不聞故能一以實三所謂不觀者非探之往往所謂不聞者非索之冥冥也緣所觀以逆閱所不觀緣所聞以逆測所不聞吉凶悔吝之著爲耳王褒曰緣推春秋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統者何本也正本在乎省己省己者省所觀所聞於春秋而反之於己則本正王自正其本則其聰明睿智足以有臨寬裕溫柔足以有容發強剛毅足以有執齊莊中正足以有敬文理密察足以有別所謂溥博時出見之致教者一如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故尊親徧於凡有血氣之區然至聖之所以如此者無他至誠焉而已至誠者戒愼啟隱之要於獨者也以其獨見之明獨運之智爲天下經綸大經立大本夫是以肫肫乎其仁也淵淵乎其淵也浩浩乎其天也堯舜文武以至聖至誠在天位故身備其事仲尼不書天位而制作之倬神明文成爲致瑞應昭得不曾身備其事也史公曰爲人君父者不可以不知春秋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則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者不可以不知春秋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則必陷篡弒之誅故曰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謂見末正本而可與入於元德也子思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子思述祖德而爲末兩引文王之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其王正月之謂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元之謂乎與天合德者天所命也故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文之在茲仲尼一文王也其發明五始之旨以中庸說春秋尤爲明顯也五者同日並見者即位之日即位即布政布政即以奉王奉王即以奉天奉天即以體元也所以相須乃成也元年春者天之大本王正月即位者人之大本自公侯至庶人自山川至草木昆蟲無不繫於正月故爲萬物之所繫也

成公意也【注】以不有正月而去即位知其成公意【疏】解詁箋云隱之能讓與不能讓與其讓正與不正不足辨也春秋成之以明正適隱立長貴之法以治曲平之亂以雖王者之道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繁露楚莊王云春秋之好微與其貴志也隱公志乎讓故不書即位以成其志爾穀梁傳亦云成公志也爲成之言君之不取爲公也○注以不至公意○舊疏云下十一年傳云隱何以無正月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今此注云不有正月者謂從二年後恒去正月也今元年去即位故知成公意矣今元年言正月者公時實行即位之禮故見之又引舊云以有正月而去即位無不字言凡書正月爲公即位出也以元年有正月即公實行即位禮而孔子去即位知其成公讓意者非按舊無不字是也去即位亦足以見成公意傳文明承上公何以不言即位而答之則事據不書即位明甚正以既書正月自必實已即位而不書即位故知成公意何氏必不探二年以下之不書正月爲說也十一年之傳自明二年以後無正月之義與此無涉下

何成乎公之意【注】据刺欲救紀而後不能【疏】注據刺至不能○莊三年公次于郎傳曰刺欲救紀而後不能也舊疏云欲救紀是善事公不能救紀是不終善事而春秋書次于郎以刺之今隱公有讓心實是善事但終不讓不成亦是善心不遂而春秋善之故以爲難按此可知春秋無達矣春秋之遂視人所感爲立說以大明之此也例

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注】平治也時廢桓立隱不平故曰平反還之【疏】注平治也○書大禹謨地平天成傳水土治曰平廣雅平正也廢桓立隱不正故不平也詩甚矣修之平之亦謂修理之平治之也

曷爲反之桓【注】据已立也桓幼而貴隱長而卑【注】長者已冠也禮年二十見正而冠士冠禮曰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諭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疏】注長者已冠也○禮記冠義曰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又曰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故已冠爲長喪服十九以下爲長殤以其未成人猶不爲長也○注禮年至而冠○白虎通紼冕篇禮所以十九見正而冠者何斯三十之人耳男子陽也成於陰故二十而冠曲禮曰二十弱冠言見正何以知不謂正

月也儀禮士冠經曰夏葛屨冬皮屨明非歲之正月也荀子大略篇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冠而聽治其教至也說苑建本篇周召
公年十九見正而冠冠則可以爲方伯諸侯矣又冠禮十九見正而冠古之通禮也則見正而冠意古禮有是語故此注及荀子說
苑白虎通並依用爲惟此言二十欲言十九者年二十者冠之正禮起曲禮曰男子二十冠而字又內則曰二十而冠始學禮是也
年未二十則禮之變天子諸侯之元子猶士禮亦二十而冠而魯襄邾隱不拘此限則以先君早世世子年幼爲君故得早冠如周
成王亦或有異讀爲襄禮失士夫家亦或有不及二十而冠者故有十九見正之說皆賈疏云侯八代記卿少異亦十二而冠如天
子諸侯幼即位者皆十二而冠矣又引異義古尚書說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後一年管蔡作亂周公東辟之王與大夫盡弁以
開金縢之書時成王年十四言弁明知已冠矣是其證也隱公之冠書惠公之世猶從士禮必二十成人乃冠故何氏云異者已冠
也賈疏又引異義禮戴說云男子陽也成於陰故二十而冠是也言見正者賈疏云欲道庶子不冠於阼階義咸然也○注士冠至也
成也○自適子至貴者皆儀禮士冠記文禮記郊特牲冠義亦有此歸鄭彼注云尊加於阼則醮之於客位所以尊敬之成其爲人
也又郊特注云東序少北近主位也又冠義注云適子冠於阼著不醴則用酒於客位徹而成之也戶西爲客位庶子冠於房
戶外又因醴爲不代父也今按阼是異主故冠於此以著代鄭東序少北之位醴於客位醮亦於客位之於庶子之冠醴皆於房戶
外也鄭特牲注又云每加而有成人之道也成人則益尊醮於客位尊之也與儀禮注少異敘醮公儀禮集說云加猶尚也尊也尊
其有成人之道故以客禮待之張氏爾岐儀禮句讀云加有成加禮於有成德者也皆適著代者張爾岐云明其將代己也是也婦
校勘記云鄂本同閩監毛本嫡作適下同按釋文亦作適字○注三加至名也○鄭彼注云冠服彼加益尊論其志者欲其德之造
也名者實所受於父母冠成人益文故敬之也張氏爾岐云論其志敬論之使其志存修德每進而上也敬其名敬其所受於父母
之名非君父之前不以呼也按冠禮始加緇布冠次加皮弁三加爵弁爵弁皮弁尊於緇布冠爵弁尊於皮弁所謂三加彌尊也彌益也
關益尊也子生三月父名也既冠賓字之字以代名是爲敬其名也鄭彼注又云今文無之按何氏此注引有之字與古文合故鄭
亦從古文○注公侯至造也○鄭彼注云造作也自夏初以上諸侯雖父死子繼年未滿五十者亦服士服行士禮五十乃命也至
其衰末上下相亂篡弑所由生故作公侯冠禮以正君臣也坊記曰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
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張氏爾岐云此言不獨大夫無冠禮雖公侯冠禮亦夏末始作非古也晉書禮志云儀禮公侯之有冠禮夏
之末造也王肅皆以爲夏末上下相亂篡弑由生故作公侯冠禮是王亦與鄭同盛氏世佐儀禮集編云大夫以上本無冠禮而玉
藻記天子諸侯始冠之冠家語記成王冠頌及公侯冠禮左傳載魯襄公冠事國語載趙文子冠事然則諸侯冠禮始於夏末天子
冠禮始於周初大夫冠禮其始於周之初世乎郊特牲云禮此記直云諸侯不云天子又下云天子之元子與士同則天子冠禮由
來已久但無文以明之然家語言天子冠禮而直以成王事實之而曰此周公之制也則天子冠禮之作非無文也蓋先有公侯冠
禮後有天子冠禮故大戴禮公冠篇云天子儀謂是也按家語冠頌云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獻子問禮於孔子孔子曰
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行冠事必於祖廟以祼享之禮以將之以金石之樂節之所以自卑而尊先

祖示不敢擅也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乎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爲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懿
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歟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
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爲致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
而朝於祖示有君也命祝雍作頌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爲賓主者何如孔子曰公冠則以卿爲賓公自爲主迎
賓揖升自阼立於席北其醴也則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既醴降自阼階諸侯非公而自爲主者其所以異皆降自西階元端與皮
弁異朝服素畢公冠四加元冕祭其酬幣於賓則束帛乘馬王太子庶子之冠擬焉皆天子自爲主其禮與士無變饗食賓也皆同
是公侯冠禮也○注天子之貴者○儀禮鄭注云元子世子也無生而貴皆由下升上既言大夫與諸侯無自身之冠此又言冠
子亦同士禮雖天子之元子猶然況下此者乎郊特牲鄭注云明人有賢行著德乃得貴也白虎通爵篇云王者太子亦稱士何卑
從下升以爲人無生得貴者其不由士起則隱公之冠在即位先宜從士禮二十而冠故如其長也

其爲尊卑也微〔注〕母俱媵也〔疏〕注母俱媵也○史記魯世家云初惠公適夫人無子公賤妾聲子生子息息長爲娶于宋宋女至
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爲夫人以允爲太子何氏以隱桓之母皆媵則不取史記之宋女說矣又左傳言元妃孟子
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亦何氏所不取

國人莫知〔注〕國人謂國中凡人莫知者言惠公不早分別也禮男子年六十閑房無世子則命貴公子將尊亦如之〔疏〕注國人至別也○諸侯古者一娶九女一
適二媵分爲左右尊卑灼然朝廷之上理應悉知今此傳云國人不知明是國內凡人也蓋皆由於惠公之不早分別也解詁箋云
以桓爲貴隱爲尊春秋微意國人莫知者所謂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也接下注云明王者受命不逆治前事則謝氏之說信矣○
注禮男至如之○各本服字依鄂本正白虎通嫁娶篇男子六十閑房何所以輔衰也故重性命也又曰父子不同椸爲亂長幼
之序也禮內則曰妾雖老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滿五十不御俱爲助衰也至七十大衰食非肉不飽寢非人不煖故七十復開
房也家稱好生解云男女不六十不同居毛詩傳同故六十無妻則不娶惟宗子則不限常制以宗子收族昭穆事重又凡祭必夫
婦親之故曾子問云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也又記內則云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宗無子閒注云妻老無婦卸白虎通所云復開
房者是也無世子則命貴公子當矣下注所云先右媵後左媵夫適姪娣次右媵姪娣次左媵姪娣將尊亦如之謂未及六十
而蓋者也六十無世子所以立貴公子者以六十以後陽道閉藏適夫人無生世子之理故立貴公子爲世子以定嫡位若早立庶
子恐更生世子立而復臨則致亂階故也

隱長又賢〔注〕此以上皆道立隱所緣〔疏〕注此以至所緣○謂桓幼而貴至此也

諸大夫扳隱而立之〔注〕扳引也諸大夫立隱不起者在春秋前明王者受命不追治前事孔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疏〕注扳引也○莊子[illegible]篇云可攀援而闚釋文攀本作扳則扳即攀也說文[illegible]引也或从手

从樊廣雅釋詁攀引也國語晉語攀輦卽利而舍注攀引也廣雅釋言扳援也集韻扳挽也引也援也皆本此文爲說也○注諸大至前事○史記魯世家及惠公卒爲允少故魯人共令息攝政不言卽位是隱之立爲諸大夫所立在春秋前也穀梁傳春秋貴義而不責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己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則以隱公之立爲受之惠公故下又云爲子受之父注隱爲世子親受命於惠公也又貴隱之讓爲不正未免深文矣何所不取舊疏云公子翬弒隱立桓仲遂弒亦立宜皆貶去公子以起見之今諸大夫廢桓立隱亦是不正何故不作貶文以見罪正以在春秋前欲明王者受命不追治前事故也凡言起者莊氏存與春秋正詞云春秋詞異則指異事異而辭同則以事見之事不見則以文起之嫌者使異嫌不使同是也○注孔子至之暴○論語堯曰文毛本暴作暴集解引馬曰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爲視成荀子宥坐云魯有父子訟者拘之三日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不說孔子曰慢令謹誅賊也令有時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此三者然後刑可卽也按何意引以證不追治前事自據不教而殺謂之虐意言入春秋後猶未教治而追究已在是爲不教而殺也不戒句違及之耳

隱於是焉而辭立【注】辭讓也言隱欲讓【疏】注辭讓也○禮記哀公問曰固臣敢無辭而對注辭讓也又坊記曰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注辭辭讓也若然儀禮鄉飲酒禮主人坐莫辭于階前辭注云事同曰讓事異曰辭者對文異散則通也辭讓之辭當作辭說文受部辭不受也从辛从受受辛宜辭之是也

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注】是時公子非一【疏】注是時公子非一○隱桓弟兄史記及各書別無所見無文言之或何氏時書籍尙多別有所據而以意言之也

且如桓立【注】且如假設之辭【疏】注且如假設之辭○廣雅釋言如若也論語先進如用之皇疏如若也若卽假設之義又廣雅釋詁且借也莊子齊物論今且有人於此是且如皆假設之詞

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注】隱見諸大夫背正而立己不正恐其不能相之【疏】注隱見至相之○何意以國人既可背正立己則亦可背正立翬公子故權行卽位之禮以靖亂階也

故凡隱之立爲桓立也【注】凡者凡上所慮二事皆不可故於是己立欲須桓長大而歸之故曰爲桓立明其本無受國之心故不書卽位所以起其讓也【疏】注凡者至不可○舊疏云己若辭立則未知桓之得立與否是一慮也假使桓得立又恐諸大夫不能相幼君是二慮也有此二慮皆不可也○注故於至桓立○史記魯世家四十六年惠公卒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是爲隱公又云爲允少故魯人共令息攝故不言卽位○注明其至讓也○穀梁傳公何以不言卽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爲公也君之不取爲公何也將以讓桓也繁露竹林云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又王道云書隱之代桓立祭仲之出忽立突仇牧孔父荀息之死節公子目夷不與楚國此其執權存國行正世之義守惓惓之心春秋嘉義氣焉故皆見之復正之謂也左傳不書卽位攝也漢書王莽傳春秋隱公不言卽位攝也若然下十一年稱薨同之正諸侯者禮疏引鄭箴膏肓云周公歸政就臣位而死何得記崩隱公見死於君位不稱薨云何又發墨守云隱爲攝位周公爲攝政雖俱相幼君攝政與攝位異也

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注】據賢繆公與大夫讓且長以得立【疏】注據賢至得立○文十二年秦伯使遂來聘傳云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何賢乎繆公以爲能變也注感而自變悔遂霸西戎故因其能聘中國善而與之使有大夫也今既賢隱公亦宜與立公之大夫故據以爲難也又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婁傳曰貴則皆貴矣雖然貜且也長彼以貜且長春秋與邾婁人以得立今隱公亦長何故不宜立故又據以難之引此二事一以難立隱之大夫宜與一以難隱之何以不宜立也注順經文先後述之故先言賢後言長也

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注】適謂適夫人之子尊無與敵故以齒子謂左右媵及姪娣之子位有貴賤又防其同時而生故以貴也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適姪娣適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適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也質家據見立先生文家據本意立後生皆所以防愛爭【疏】注適謂至以齒○此道立適子禮也以敵解適疊韻爲訓也禮記雜記曰大夫訃於同國適者注適讀爲匹敵之敵以匹敵說嫡以無敵解適望文生訓也大雅大明云天位殷適傳紂居天位而殷之正適是也正以微子紂庶兄箕子勸帝乙立之帝乙不從帝乙亦以紂爲適所謂不以賢也○注子謂至貴也○釋名釋親屬云姪娣曰媵媵承也承事嫡也此以左右媵之外有姪娣彼以媵卽姪娣蓋諸侯一娶九女媵與姪娣宜別大夫以下則不備也其實同爲承事故姪娣亦可稱媵也爲其位有貴賤故以貴雖同時生無妨也○注禮適至左媵姪娣○白虎通嫁娶篇質家法天尊左文家法地尊右按彼左右二字當互易蓋質家尙右文家尙左春秋從殷之質改周之文當先右也左傳說立庶子之法異是昭二十六年傳云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周禮疏引何君膏肓云春秋之義三代異建有適媵以別貴賤有姪娣以廣親疏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王后無適明尊之敬之義無所卜筮不以賢者人狀難別嫌有所私故絕其怨望防其覬覦今如左氏言之年鈞以德德鈞以卜人君取賢下必從之禍能使王不立愛也豈復有卜隱桓之稱皆由是鑿乃曰古制不亦謬哉鄭箴之曰立適以長不以賢固立長矣無適而立子以貴不以長固立貴矣若長鈞貴鈞何以別之故須卜今言無適擇立長謂貴鈞而立長也王不得立愛之法年鈞則令羣臣吏萬民而詢之有司以序進而問大衆之口非君所能掩是王不得立愛之法也禮有詢立君卜立君是有卜也示義在此距之言謬失春秋與禮之義矣按鄭氏此箴殊屬勉强左右媵與姪娣貴賤均然豈復有貴鈞之事卽一人而孿生自有立孿生子之法既無貴鈞卽無長鈞同時而生仍以貴論更何須卜故劉氏逢祿箴膏肓評云文家質家叙滕立子之法雖孿生猶別其先後鄭有長鈞貴鈞之疑知未能升何氏之黨矣周官亦出劉歆何氏所不信不足以難也若楚共王之卜寵子五人豈禮也哉詩召南小星疏云妾之貴者夫人姪娣也

卽喪服所謂貴臣貴妾也左氏皆言以夫人之姪娣嫁宜明其貴也何氏以二媵爲貴與禮不合故韓奕箋云獨言娣舉貴者是姪娣貴於媵之義據喪服之貴妾自是士禮不得引以證韓侯何者大夫於庶母無服不得反爲貴妾緦且大夫緦錫也韓奕詩述韓姞所從自總止云諸娣不得適及二媵不足以見貴姪娣而賤二媵也左氏義當兩見一娣子一晉少娶衰世之事均不足據況諸侯絕旁期而左氏言晉平公爲少姜服纖絰是何說乎且何氏多道春秋之制所以爲後王法者不必盡皆當時與禮也孔氏之說愼夫○注質家至立姪○禮記曲禮云士不名家相長妾疏引熊氏說云士有一妻二妾言長妾者當爲娣也故鄭注昏禮云娣尊姪卑蓋皆據實家言之也曲禮又云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疏以爲有世婦者謂夫人之姪娣故公羊云夫人無子立姪娣子也質家先立姪之子文家先立娣之子左氏亦夫人姪娣貴於二媵則此世婦者謂夫人姪娣也有妻者謂二媵及姪娣也按正義所引公羊說全失何義案何氏明云適夫人無子立二媵子使乃云公羊云適夫人無子立適姪娣子嫡媵違夫夫一國往妾二國媵之所以示尊媵和好則降於適一等足矣復令其降之適姪娣之下世人情故適義云何氏說立姪而尊尊者尊兄以及其子也然士昏禮娣從于所中媵御媵勝無娣媵先往曰娣尊姪卑若求無娣猶先媵客之也皆曰娣侯取妻姪娣從之鄭箋以爲媵必姪娣從之禮言娣者舉其貴者彼此二文皆屬人之法文家先姪容失其實按詩禮家於姪娣科舉其一適舉娣言之耳○注適子至立孫○繁露三代改制云主天法質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予子篤母弟主地法文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禮文故立嗣予孫篤世子又云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仁樸故立嗣予子篤母弟主地法夏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義節故立嗣與孫篤世子又云主天法質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予子篤母弟按主天上說春秋二字也故成十五年疏引異義公羊說云質家立世子弟文家立世子子而春秋從質故得立其弟者然禮記檀弓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立孫者據當時周禮言也兆齊會才柔傳時職者以爲立五等爵邑柔者無適子立適孫無適孫立適子弟無適子弟立適子孫弟柔以爲無適孫應立適曾孫不應立適子弟繼曰柔接禮立適以長故謂長子爲適子適子死以適子之子爲適孫死則曾元亦然然則適子之名本爲傳重故喪服曰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不繼祖與禰也禮記公儀仲子之喪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弟何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鄭注曰仲子爲親者諱耳立衍非也文王之立武王權也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注曰謂周禮然則商以適子死立適子之母弟周以適子死立適子之子爲適孫故春秋公羊之義適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喪服云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小記云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爲出母無服喪者不祭故也爲祖母三年斬大宗傳重故也今議以適子孫死而立適子母弟適子母弟者則爲父後夫適子母弟本非承適以無適故得爲父後則適孫之弟繼亦得爲父後則是父卒然後爲祖後者三年既得爲祖服斬而不得爲傳重者未之聞也若用商家親親之義本不應適子死而立適孫若從周家尊尊之文當宜會其孫而立其弟嫌文嫌實殊用殊孫孔微子孫斷云子思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視其親故立子文質不同其禮則異文王會適立次權也又云唯聖

立聖其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實其所愛不殊於適何以限之亦卽防愛惜意也嫌明乎文王從權之故則明祖立孫之舉爲物古不化所以譽靖離之稱然文王猶殷之諸侯會孫立子其猶殷制與史記梁孝王世家袁盎等曰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白虎通封公侯云繼世諸侯無子又無弟但有諸父庶兄當誰與與庶兄推親之序也以僖公得繼閔公也蓋繼世諸侯當立子無子立弟無弟立庶兄當指質家言之春秋之義也○注其變至憂爭○方言三陳楚之閒凡人獸乳而雙產謂之釐孳晉之閒謂之僆子自關而東趙魏之閒謂之孿生西京雜記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爲兄弟或曰前生爲兄後生爲弟或曰居上者宜爲兄居下者宜爲弟居下者前生今宜以前生爲弟霍光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囂曰良以卯日生囂以巳日生良則以讙爲兄以貢爲弟若以在上者爲兄謂亦當爲弟昔許釐莊公一產二女曰妖曰茂楚大夫唐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貞夫女曰瓊華皆以先生爲長近代鄭昌時文長循並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爲長霍氏亦以前生爲兄瑞是據見與據本意二歸前漢猶有致疑彼時文實道襄故無有正之者焉後世則一以前生爲兄矣

桓何以貴 據俱公子也 **母貴也** 據桓母右媵 據桓母右媵○既云貴宜右媵何以意言之也 **母貴則子何以貴** 據俱言公子 **子以母貴** 以母秩次立也 魏志注引典略載公孫瓚表袁紹罪狀曰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爲婢使紹實微賤不可以爲人後以義不宜乃據豐隆之重任忝行王爵損袁宗紹罪九也又見本傳按春秋之義自謂子之貴賤以母爲序故注云以母秩次當立不必如袁所云也 **母以子貴** 禮妾子立則母得爲夫人夫人成風是也 漢書哀帝紀詔曰春秋母以子貴又孝景王皇后傳大行奏事文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使漢書釋姝傳發嗣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又鄭傳傳春秋之義母以子貴皆本此爲說也○注禮妾至是也○文四年冬夫人風氏薨五年三月葬我小君成風是也適莫引異義妾母之子爲君得尊其母爲夫人否春秋公羊說妾子立爲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屬於適下堂稱夫人尊行國家父母者子之天也子不得爵命父母則士庶起爲人君母亦不辭夫人至於妾子爲君爵其母者以妾本接事尊者也有所因也穀梁說魯僖公立妾母成風爲夫人入宗廟是子而爵母也以妾爲妻非禮也古春秋左氏說成風得立爲夫人母以子貴禮也按尚書舜爲天子瞽瞍爲士明起於匹庶者子不得爵命父母也至於春秋僖公本妾子尊母成風爲小君經無譏文公羊左氏義是也鄭駁之曰禮喪服父爲長子三年以將傳重故也衆子則爲之明無二適也女君卒貴妾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爲夫人春秋公妾母爲夫人者乃緣莊公夫人哀姜有殺子般閔公之罪惠貶故也近漢呂后殺戚夫人及庶子趙王不仁廢不得配食文帝更尊其母薄后非其比耶妾子立者得尊其母禮宋之閒也則鄭用穀梁家說晉書禮志哀帝卽位欲尊崇章皇太妃桓溫懷宣稱太夫人尚書僕射江虨曰當春秋時庶子承國其母得爲夫人不審直于命母故當告於宗廟以先君之命命之恥稱見詔書當臨軒拜授貴人爲皇太妃今稱皇帝冊命二貴人斯則子爵母也貴人北面拜受斯則母臣子也天尊地卑名位定矣母貴子賤人倫序矣雖欲加崇貴人而卑之欲顯明圍典而實廢之且人主舉動史必書之如當載之方策以示後世毋乃不順乎通典七十二引庾蔚之謂公羊母以子貴者明妾貴

賤若無適子則妾之子爲先立又子既得立則母隨之貴從謂可庶適同耶成風稱夫人非禮之正解詁囊云不書即位君臣父子
夫婦兄納之道立夫經曰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穀梁子曰用者不宣用者也致者不宣致者也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
之辭也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不夫人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靈之而後廢之爲一則以外之之禰夫人而
見正焉經曰僖公成風穀梁子曰秦人弗夫人也即外之爲夫人而見正焉經曰惠公仲子穀梁子曰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
母孝公之妾也經曰考仲子之宮穀梁子曰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
修之非隱也經曰秋七月壬申弋氏卒辛巳葬定弋即哀之宗成君而見正爲春秋之葬名如此禮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禮大夫
得再娶也天子諸侯不再娶有宗廟之事以貴者攝之故禮有攝女君然而曰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邦人稱之曰君之母稱
諸異邦曰寡君之母大夫以下妾有貴賤服有升降而已以明辨也所謂不得與民變革者也漢世妃匹不正建嬪立亦皆以愛憎
壞其禮防因崇稱號且配廟食公羊經師欲其說之行則於傳文子以母貴下增之曰母以子貴夫子既可以貴其母何必云子以
母貴乎且是子尊得加於父母也錄不王賤稱不王辭正也閒追元王屬建太王曾以號庭非古也不勝其微矣春秋正其嗣曰齊
傳逆姜氏曰紀季姜歸于京師傳曰辭從死者祭從生者古齒也公羊經師曲學阿世而猶存正誼以示其說之不得已故其辭入
之傳始然其稱說亦必以遭母在即稱夫人紆婦其辭又以士庶爲人君母亦不得稱夫人子不得爵命父母自微其倒其讖徵而
顯也莊公夫人受誅不廟食可也成風廟食不可也於事庶風之立又不錄廟食也黜呂立諱防於東漢非孝文也太史公書薄孝
文太后廟母以子氏知董生春秋之義師法不廢而今董生書皓以文實異法解之其爲俗師實改無疑矣今按劉說非是喪服經
曰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逮也往此言二妾不得從子女君尊降其子也女君與君一體唯
爲長子三年其餘以尊降之與妾子同也然則女君與君一體故庶制一與君同妾不得體君得爲其子遂正母以子貴之誼所以
齊衰三月章父卒則爲母庶子爲後當得伸其私恩萬氏斯大儀禮商云齊衰三年章言父卒則爲母下鄭注母慈母因母妻子之
爲其母當與此同經不言者包於父卒則爲母中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易象陰係于陽春秋母係于子故母以子氏其名正矣鼎
之爻辭曰得妾以其子无咎此之謂也凌氏廷堪禮經釋例云齊衰期章父在爲母此言適母也父在則服齊衰期大功九月章大
夫之庶子爲母注大夫之庶子則父在也爲母謂妾子也緦麻三月章庶子爲後者爲其母此言庶子爲後爲其所生母也父在服
期又大功九月章公之庶昆弟爲母注公之庶昆弟則父卒也此言諸侯庶子不爲父後者父卒亦爲所生母大功若爲後之庶子
父卒爲母並得伸三年也何以知之慈母如母慈母亦父妾也非其所生母爲之三年所生母得三年明矣按儀禮喪服當明有庶
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然則周法庶子爲後者無論天子至士皆服緦未必盡伸三年之服春秋時容或有行重服者故禮記服問
曰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注妾先君所不服也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緦言唯君所服伸
君也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是鄭不以春秋之事爲正也緣傳於下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曰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於定十五年姒氏卒下曰何以不稱夫人亦未君也於葬定姒曰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

則廟廟則書葬又下二年夫人子氏薨傳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宣八年夫人熊氏薨傳宣公之母也
注熊氏楚女宣公即僖公妾子皆無明文蓋不備成風然也又禮記雜記云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祔其昭穆之妾疏引賀
循之云妾祖姑無廟爲壇祭之崔靈恩云於廟中爲壇祭之又喪服小記云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即穀梁家所云禮庶子爲君爲
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是也是則妾子爲君雖不得尊其母如適然必仍妾號稱使爲子者不得伸其私恩亦非
所以推孝錫類則異義所載公羊說上當稱妾屈於適下當稱夫人尊行國家亦未嘗不仁至義盡也故繁露三代改制云主天法
質而王妾以子貴主地法文而王妾不以子稱貴春秋改文從質所以母以子貴必公羊經師所傳劉氏反謂其俗師實改而[illegible]
穀梁之說是自亂其家法矣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隱元年三月盡五年月

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眛【疏】釋文婁力俱反邾人語聲後曰婁故曰邾婁禮記同左氏穀梁無婁字顧氏炎武唐韻正邾古音則俱反公羊傳邾婁即鄒字以一字為二字孟子題詞邾國在孟子時改曰鄒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鄒案列國方言有語聲在後者邾婁是也有語聲在前者句吳於越是也邾國人名亦然吳子壽夢寺人惠牆伊戾是也公羊參齊言故邾作鄒婁杜云鄒今魯國鄒縣是也說文邑部鄒魯縣古邾婁國帝顓頊之後所封段氏玉裁說文注云魯國騶二志同周時或云鄒或云邾婁者語言緩急之殊也周時作鄒漢時作騶古今字之異也左穀作邾者公羊作邾婁邾婁之合聲為鄒孟子國語作鄒三者鄒為正鄒則省文漢時縣名作騶如韓勑碑陰騶韋仲鄭足證鄒語曰曹姓鄒莒韋云陸終第五子曰安為曹姓封於鄒杜注云鄒曹姓顓頊之後有大陸產六子其第五子曰安邾郎安之後也周武王時封其苗裔俠為附庸居邾前志曰騶故邾國曹姓二十九世為楚所滅按左傳顓頊有子曰黎為祝融祝融之後八姓妘曹其二也然則上云鄒祝融之後妘姓所封此云帝顓頊之後互文錯見也今山東兗州府鄒縣東南二十六里有古邾城趙氏坡曰鄒本春秋時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此未知其始本名鄒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鄒有二皆顓帝後所封國一早著於曲王之世國語史伯謂鄭桓公曰當成周者東有齊魯曹宋滕許鄒莒又曰黎為高辛氏火正命曰祝融其後以姓存者舨姓鄒偪陽曹姓鄒莒皆為采衛此鄭入春秋不復見唯晏子景公為鄒之是塗晏子諫為息鄭為齊所滅漢志濟南郡有鄭平縣鄭二縣水經注顏鄒平古侯國為後姚姓蓋鄭今濟南府鄒平縣地也其一鄒鄒大戴記顓頊子老童產重黎及吳回吳回產陸終陸終大子其子曰安是為曹姓曹姓者鄒鄒縣北歸山是也漢志層魯國今為兗州府鄒縣其改鄒為鄒齊乘謂始文公但遷繹在魯文公十三年而鄒春秋不聞有鄒至戰國更無鄒名故遷氏以為至孟子時改也騶文騶聚引劉昔騶山記云騶山古之嶧陽魯穆公改為騶徐鉉說說文亦云魯穆公改邾為鄒改名不應出魯或謂鄒穆公為魯穆公耳按邾婁之合音為鄒不關更改說是也趙氏孟子題詞云迫近魯後為魯所并哀公七年左傳云魯擊析閣于邾故春秋時會盟征伐之事魯與邾時多為昧本毛本監本唐石經作昧左氏作蔑亡姑反則作昧从末是也左氏作蔑校鄒記穀云說文昧从目末聲與从目末聲之字有別昧與古音同石經考文提要亦云宋景德本鄭州本洋宮書本皆作昧杜云蔑姑蔑魯地魯國卞縣南有姑城釋例土地名魯地蔑姑蔑二名魯國卞縣南有姑蔑城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泗縣東北四十五里定十二年費人攻公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遂之敗諸姑蔑即此水經注泗水篇泗水出魯卞縣北山南有姑蔑城春秋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是也惠氏棟左傳補注蔑本姑蔑是十二年傳費人北國人遂之敗諸姑蔑是也隱公名息姑而當時史官為之諱猶定公名宋哀十四傳來人譏夏曰孝惠取子商不云宋也古人會故諱蔑故宋為定諱定不為隱諱汲鄒古文云魯隱公及邾莊公盟子姑蔑魏史不為魯諱則此經為魯諱明矣

及者何與也【注】若曰與邾婁盟也【疏】爾雅釋詁云及與也詩谷風及爾顛覆及爾同死與及爾偕老箋並云及與也

會及暨皆與也【注】都解經上會及暨也【疏】爾雅釋詁逮及暨與也說文背部暨與也黨與也禮檀弓論語鄭注並云與及也書堯典汝義暨和傳暨與也左傳宣七年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是會及義近故皆有與義也○注都解至暨也○都猶言總也有不與異實會頃違道文都為一集是也民人所聚曰都故都有總義

曷爲或言會或言及或言暨【疏】昔疏云或言會者即下六年公會齊侯盟于艾之徒是也或言暨者昭七年暨齊平定十年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是也或言及此經是也

會猶最也【注】最聚也直自若平時聚會無他深淺意也最之爲言聚若今聚民爲投最【疏】注最聚也○玉篇最聚也小爾雅釋詁最聚也又云冣也史記周勃世家宗隱最都凡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冣積也公羊會猶冣也何注冣聚也漢武紀冣贊聚如淳注贊最也會最聚並同義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云釋文冣字無音家大人曰正文冣注冣字皆當作冣音才句反冣與聚聲義皆同故曰冣之為言聚也說文冣讀也从一取取亦聲徐鍇曰古以為聚物之聚世人多聚少見冣故書傳冣字皆譌作最禮記樂記會以聚衆冣注冣已錯作最曾子禁藏篇冬收五藏冣萬物地數為民聚所作聚以趙董衆之戍尹注皆云冣聚也莊子德充符篇物何篇冣之穀司馬彪注曰冣聚也荀子彊國篇執拘則冣韓詩外傳作執拘則聚趙策顏冣史記廉頗藺相如傳作顏聚史記殷本紀大冣樂戲于沙丘徐廣曰冣一作聚周紀則國有聚以收齊徐廣曰聚一作冣鵩鳥賦憂書聚門令李善曰或作冣亦聚也小爾雅冣聚叢也今本冣皆為作最此傳釋文不為冣字作音則唐初已誤為最不始於開成石經矣胡氏承珙小爾雅義證云最當从說文作冣說文冣積也最犯取也本二義後人多混冣為最冣字遂廢蓋冣本有聚義故叢亦通作冣史記功臣年表攀侯孔藂索隱引家語作最是也此最亦當作冣文選西征賦注引字林云叢聚說叢與冣同○注直自至意也○深淺意者謂如及為我欲之有淺深義是為深暨為不得已是為淺下注所云善盡惡深為輕惡淺是也會無此二義故直若平時聚會也○注若今至投最○此以漢論況之也

及猶汲汲也【注】言弟及也汲誤云及之為汲者急辭說文又部及逮也从又从人詩摽有梅序男女得以及時也鄒汲汲遠時之義故彼疏引此傳文解之也廣雅釋言及逮也荀子儒效篇注及繼也繼與逮皆有汲汲之意也

暨猶暨暨也【疏】爾雅釋言云暨不及也經義述聞云傳注皆訓暨為及未有訓為不及者不字蓋涉下文意不也而衍釋詁曰遠及暨與也釋言曰遠及也此曰暨及也曾是相爲訓傳注訓暨為及郎本之爾雅加一不字則義不可通鄒曰公羊傳曰及我欲之暨不得已暨不得已是不得及此又曲說之不可通者按及與暨散文通對文異此暨與及對者郎汲及何分故傳云暨暨正是不得已之義不得已所以不汲汲故不及也郭注苦明王氏何反以為曲說耶通義云暨暨者重謝玉藻曰或容暨暨說文旦部暨日頗見也段注云頗見傳則不能曰全見其面故謂事之略然者曰頗日頗見者見而不全之也釋言曰暨不及也是其引申之義凡部曰息者息與詞也引唐書息泉陶按書稱暨朔南暨史記夏本紀及漢書地理志作息是息正字也息之假借爾作泊莊子寓言篇彼仕三千鍾不治文選東

京賦于衙斯治是也又作儀儀位士喪禮注引喪大記捨不暨于棺謝文斷本作暨是也暨暨猶幾幾稚訓所謂不及也及
我欲之暨不得已也【注】我者謂魯也內魯故言我舉及暨者明當
隨意善惡而原之欲之者善重惡深不得已者善輕惡淺所以原
心定罪【疏】通義云左傳謂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則是盟我欲之故從及文也又宣七年左傳云凡師出與謀曰及則亦
我欲之盟也穀梁傳及者何內為志焉爾故上注云者曰公與邾書盟也暨不得已與及我欲之相對為義也郝氏懿行爾雅義疏
云釋詁曰及暨與也是暨即及矣又言不及者郭引公羊傳釋云暨不得已是不得已及矣文選赭白馬賦及文賦注並引爾雅作暨
及也或及上說不字抑或所引即釋詁文蓋暨之一字包及與不及兩義也暨繫昭七年傳以外及內曰暨對及為我欲是亦不得
已之義也〇注我者至言我〇漢書蕭望之傳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就指武云春秋先京師而後諸侯春秋假
魯為京師故內魯言我也繁露奉本云當此之時魯無鄙疆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明所見之世魯愈微而春秋之化愈廣哀八年
之吳伐我十年之齊國書帥師伐我皆不言西鄙北鄙以見化及天下不言鄙疆明魯之王化所及遠也舊疏云此通內外皆然但
傳據內言之故言我謂魯也〇注舉及至原之〇此對會之無他深淺言也〇注欲之至惡深〇舊疏云善重者即此公及邾婁儀
父盟于眛是也以其汲汲於善事惡深者哀十二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是也以其汲汲於惡事〇注不得至惡淺〇舊疏云
善輕則暨齊平是也惡輕者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是也〇注所以原心定罪〇凌先生曙公羊問答云問何以云原心定罪也
曰桓寬曰春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漢書霍光傳曰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意故許止雖
弒君而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此仲尼所以垂王法而漢世所宜違前修也按漢書王嘉傳云聖王斷獄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
情又辯宜傳春秋之義原心定罪使漢書應劭傳若乃小大以情原心定罪此為求生非謂代死可以生也繁露正貫云論罪源深
淺定法誅然使絕屬之分別矣靈儀論韶聖云春秋原罪繁露精華云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
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是故逢丑父當斷而轅濤塗不宜執魯季子違慶父而吳季子釋闔廬此四者罪同異論其本殊也俱歎三
軍而或死或不死俱弒君或誅或不誅訟折獄可無審耶即原心定罪之義也　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
【注】以言公及不諱知為君也【疏】左傳疏引杜氏世族譜邾曹姓顓頊之後有六終其第五子曰安周
武王封其苗裔俠為附庸居邾自安至儀父十二世始見春秋陳氏樹華春秋內傳考證云漢書鄒陽傳引作儀父師古曰儀讀為
儀〇注以言至君也〇舊疏云凡春秋公與外大夫盟皆諱不言公故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傒盟于防傳公則曷為不言公諱與大
夫盟也之為今此不諱公故知是君矣其莊九年書公及齊大夫盟于蔇者使傳云公曷為與大夫盟齊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諱
與大夫盟也使若眾然注鄭國之臣猶晉臣也是也　何以名【注】據齊侯以祿父為名【疏】校勘記云
鄂本以下問唐石經作何以不名接此被為問答之辭此問何以名故下答之曰非名也字也若作何以不名則與下曷為稱字意
複此下字也一句為實矣注云據齊侯以祿父為名故疑儀父亦名則何休本無不字唐石經當何洪氏頤煊讀書叢錄云唐石經

名上有不字按何注據齊侯以祿父為名疏云是言齊侯以祿父為名故疑邾婁君亦以儀父為名注疏本皆無不字〇注據齊至父
為名〇桓十四年齊侯祿父卒是也　字也【注】以當褒知為字【疏】注以當褒知為字〇舊疏云春秋以隱新
受命而王儀父慕之故知當褒也穀梁傳儀字也父猶傅也男子之美稱也莊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左傳嘉之故不名禮記
郊特牲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是字為褒也　曷為稱字【注】據諸侯當稱爵【疏】舊疏云六年夏公會
齊侯盟于艾之屬是也　褒之也【注】以宿與微者盟書卒知與公盟當褒之有
土嘉之曰褒無土建國曰封稱字所以為褒之者儀父本在春秋
前失爵在名例爾【疏】注以宿至褒之〇下云及宋人盟于宿傳孰及之內之微者也又八年辛亥宿男卒注宿
本小國不當卒所以卒而日者春秋王魯以隱公為始受命王宿男先與隱公交接故卒褒之也以所傳聞之世微國之卒本不合
書宿男今變例書卒見恩為其與我微者盟故與微者盟功薄故不名不書葬從小國例今邾婁儀父與公盟故書褒也〇注有土
至曰封〇舊疏云有土嘉之曰褒者謂加爵與字邾儀父滕侯之屬是也無土建國曰封者即封邢衛之屬是也通義云褒者天子
有慶於諸侯加地進爵之名禮有褒衣是也春秋微天子之事設七等之科所善者進其號所惡者降其秩君子雖有其德苟無其
位諸侯大夫之功罪非匹夫所得而譏貶是故以文王法臨之而黜陟為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詩有美刺春秋有褒貶其義
一也然則封者實事褒者春秋于春之稱亦以有有土嘉之之倒故春秋即假以進退當時諸〇注稱字至例爾〇莊十年傳名不
若字字不若子子者爵也失爵則稱名進之故稱字傳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傳介葛盧者何夷狄之君也注介者國也葛盧者名
也名夷狄稱人傳三十年介人侵蕭是也進之乃同乎中國無爵稱名進稱名者能慕中國朝賢君明當扶勉以禮義明中國失爵
者稱名也邾婁所以失爵者春秋前周室猶未大衰政令尚行於諸侯邾婁或有過失被黜如孟子告子下所云一不朝則貶其爵
禮記王制所云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是也穀梁傳邾之上古微未爵命于周左傳云未王命故不書爵皆與何
氏異　曷為褒之【注】據功不見【疏】注據功不見〇釋文見賢遍反儀父未有功顯書故據以難　為其
與公盟也【注】為其始與公盟盟者殺生歃血詛命相誓以盟約束
也傳不足言託始者儀父比宿滕薛最在前嫌獨為儀父發始下
三國意不見故顧之【疏】注為其始與公盟〇通義云春秋內魯與內據者託始于此隱公之實錄邾婁之君
能親賢慕義講信修睦於魯當褒也左疏引賈服云儀父嘉隱公有至孝謙讓之義而與結好故貴而字之善其慕賢說讓亦取公
羊為說舊疏引春秋說云褒儀父書殊盟是也〇注盟者至束也〇說文囧部盟周禮曰國有疑則盟諸侯再相與會十二歲一盟
北面詔天之司慎司命盟殺牲歃血朱盤玉敦以立牛耳起曲禮云約信曰誓涖牲曰盟周禮玉府云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
注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朱槃以盛牛耳尸盟者執之玉敦歃血玉器又戎右云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
桃茢又秋官序官司盟注盟以約辭告神殺牲歃血著其信也又司盟云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

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注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有疑不協也明神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也覲禮加方明于壇上所以依之也又云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詛盟詛者欲相與共惡之也犯命犯君教令也不信違約者也詩何人斯疏云鄭駁異義云詩說及鄭伯使卒及行所出皆謂詛爾小於盟也周禮戎右職云若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哀十七年左傳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則盟者人君用牛伯姬盟孔悝用豭下人君牲是盟用牛也此謂大事正禮所當用者耳若臨時假用其禮者不必有牲左傳孟任割臂以盟莊公華元入楚師登子反之牀子反懼而與之盟皆無牲也左疏云凡天子之盟諸侯十二歲於方岳之下故傳云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若王不巡守及諸侯有事朝王即時見曰會殷見曰同亦爲盟禮其盟之法按覲禮爲壇十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朝諸侯于壇訖乃加方明于壇而視之列諸侯于庭玉府供珠槃玉敦戎右以玉敦辟盟贊牛耳桃茢司盟北面詔告於明神諸侯以次歃血鄭注覲禮云王之盟其神主日王官之伯盟其神主月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是盟禮之略也諸侯盟亦有壇柯之盟公羊傳稱曹子以手劍劫桓公于壇上是也其盟神無定襄十一年傳稱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是也其盟用牛牲哀十七年諸侯盟誰執牛耳是也其殺牛必取血及耳以手執玉敦之血進之於口定八年涉佗捘衛侯之手及腕又襄九年與大國盟口血未乾是也既盟之後牲及餘血幷盟載之書加於牲上坎而埋之傳二十五年宵坎血加書是也春秋之世不由天子之命諸侯自相與盟則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官雖小異禮則大同故釋例曰盟者殺牲載書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珠槃玉敦以奉流血而同歃是其事也按荀子大略云盟詛不及三王下二年注云凡書會者惡其虛內務恃外好也會無美詞盟則可知詳下注○注傳不至顧之○校勘記云言字當誤衍下注云傳不足託始可盟毛本下作于會疏云此傳惡言爲其始與公盟今不具其文言始者若言始與公盟即惡下三國不是始是以顧之不得具其文按託始者言隱公實非受命王但託之以爲始耳

與公盟者衆矣曷爲獨褒乎此【注】據戎齊侯莒人皆與公盟傳不足託始故復據衆也【疏】注據戎至公盟○下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六年夏公會齊侯盟于艾八年秋公及莒人盟于包來是也○注傳不至衆也○上傳若云始與公盟其義自明傳既不言託始於儀父則褒義不見故復據衆盟以離褒也

不

因其可褒者而褒之【注】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因儀父先與隱公盟可假以見褒賞之法故云【疏】風俗通過譽十反皆云春秋之義因其可褒而褒之用公羊義也○注春秋至云云○繁露王道云諸侯來朝者得襃邾婁儀父稱字滕薛稱侯荊稱人介葛盧得名內出言如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王道之意也是皆託王於魯故別內外以立王道褒賞之法託隱公爲春秋之始受命王儀父先與盟故假以爲賞有功漢書師丹傳云夫褒有德賞元功先聖之制百王不易之道也繁露三代改制云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而殷周爲王者之後絀夏改號禹謂之帝錄其後以小國故曰絀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不以杞侯弗同王者之後也稱子又稱伯何見殊之小國也皆言王魯之義也惠氏棟九經古義云論語晉其爲東周乎何晏注云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此與公羊黜周王魯之說合宋本託作記校勘記云閩監本同誤也鄂本作託當據正

此其爲可褒奈何漸進也【注】漸者物事之端先見之辭去惡就善曰進譬若隱公受命而王諸侯有倡始先歸之者當進而封之以率其後不言先者亦爲所褒者法明當積漸深知聖德灼然之後乃往不可造次陷於不義【疏】繁露觀德云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或徐或察皆以先接於我者序之其於會盟朝聘之禮亦猶是諸侯與盟者衆矣而儀父獨漸進鄭傳公方來會我而道殷春秋致其意謂之如會通義云繁露曰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凡四等命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邾婁子桓之篇稱人傳曰夷狄之於此稱字傳曰褒之進退相較明儀父本在名等春秋字之若加封使從三十里國也然非有所因則褒文爲空設其後儀父至莊公之世實得王命爲諸侯故因其有將進之漸而褒之若曰術以文王之法治諸夏所封有觀實驗鄭如儀父者其可也邾婁之進自錄化事因而褒之於此則春秋之新義春秋皆假事以託義者也得其義則事可略也按左傳但云貴之不言何事見實若如彼傳云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則當貴魯矣儀父邾子何貴之有杜預范甯皆以繼好息民結信於魯爲說春秋會盟皆有和好之義何獨於儀父貴之孔疏謂朝事大國則附庸常道結好非附庸所能眞稚語也○注漸者至之辭○文選謝靈運遊南亭詩注引廣雅漸進也易序卦傳漸者進也史記越世家漸九川徐廣曰漸者引進通達之義也皆與物事之端先見之辭意近舊疏云物事之端猶言物事之首先見之辭見積如見其二子之見若公子賜生聞然之類是也兪氏樾公羊平議云如何說以漸進爲倡始先歸則止是褒其始與公盟耳凡始與公盟者皆得褒之非所謂因其可褒而褒之也又曰明當積漸深知聖德則幷與前說岐矣今按公羊家有七等之說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邾婁儀父本當在書名之等進而書字所謂漸進也若稱書本當書字進而書子則其進也太驟矣非漸進之義也故與公盟者雖衆而獨褒邾婁儀父者取其適在書名之等也斯謂因其可褒而褒之矣○注去惡至曰進○文選東京賦因進距責辭注進譬也禮記樂記禮減而進注進謂自勉强也國語晉語夫事君者量力而進注進進取也自勉進取皆有就善之意說善曰進因積進爲善矣劉氏逢祿論語述何說論語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云春秋列國進乎禮義者與之退則因而貶之亦此義也○注譬若至其後○何云譬若即傳文託始之義也春秋託王於魯非以隱公爲王故何云譬若猶斯義也後漢書李固傳云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貶無駭以閉利門夫義路閉則利門開利門開則義路閉也開義路即何氏進而封之以率其後義也○注不言至不義○此明傳文言漸進不言先之也當積漸深知聖德灼然之後乃往即漸進之意也繁露觀德云故受命而海內順之猶衆星之共北辰流水之宗滄海也又云至德以受命豪英高明之人輻輳歸之謂聖德灼然之後者也云造次陷於不義者桓十五年邾婁人牟人葛人來朝傳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注桓公行惡而三人俱朝事之三人爲衆衆足責故夷狄之又桓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注不日者失地之君朝惡人輕也穀鄧失地之君故不深責其朝惡人非謂穀鄧宜朝也是皆陷於不義者也造次者論語里仁云造次必於是亦謂急遽之意昧

者何地期也〔注〕會盟戰皆錄地其所期處重期也凡書盟者惡之也爲其約誓大甚朋黨深背之生患禍重胥命於蒲善近正是也君大夫盟例日惡不信也此月者隱推讓以立邾婁慕義而來相親信故爲小信辭也大信者時柯之盟是也魯稱公者臣子心所欲尊號其君父公者五等之爵最尊王者探臣子心欲尊其君父使得稱公故春秋以臣子書葬者皆稱公于者於也凡以事定地者加于例以地定事者不加于例〔疏〕通義云兩君相見所期之地也於此發傳後言于某者從可知也穀梁傳昧地名也通義又云孫覺曰隱之出皆不致隱志讓乎桓不敢會正君之禮盟人本其意而隱之也按桓二年公至自唐注云致者君子疾實者失其所不背者反以相親樂故與隱相違也明前隱與戎盟雖不信猶可安也今桓與戎盟雖信猶可危也然則隱之不書至正以隱爲實君無可危故也孫氏之言猶況於杜預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一語〇注會盟至期也〇釋文出其處二字校勘記陸本蓋作會盟戰皆錄其處重期也盧文弨曰據注當作期處此其字爲會錄地者下二年公會戎于潛之屬是也盟錄地者此之屬是也戰錄地者桓十七年及齊師戰于奚之屬是也重期故會盟有大信時小信月不信日戰有詐戰偏戰之異也〇注凡書至稱重〇詩巧言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傳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箋云盟之所以數者由世衰亂多相背違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非此時而盟謂之數按下二年傳注於會已惡其虛內持外則惡盟爲尤深通義云大道既隱降而有詛誓周公致太平猶設司盟之官春秋譏亂世約信故盟者春秋所不惡惡其淪盟者淪盟例日按盟會者春秋之所惡故桓三年傳曰古者不盟穀梁傳曰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又曰盟詛不及三王也司盟之官見於周禮何氏所不取舊疏云此言與公盟而得褒何言惡者直譽其慕新王之義而得褒譽書其盟乎是也注云朋黨深背之生患禍重則親會之虛內恃特外好爲甚矣〇注胥命至是也〇桓三年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傳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穀梁傳以是爲近古也左傳但云不盟無襃辭則左氏並不信胥命之善矣〇注君大至信也〇舊疏云君大夫盟日皆惡不知信下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文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之屬是也〇注此月至辭也〇舊疏云儀父見褒不爲大信者下七年公伐邾婁是其背信也功不足錄但假託以爲小善故爲小信辭按穀梁傳不日其盟渝也彼以日爲信以不日爲變盟與此以時爲信月爲小信日爲不信者異三傳各有義例不必強同也此以褒盟本不信例今書日信以慕新王而見予故仍許以小信亦譏秋之示法也〇注大信至是也〇莊十二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傳曰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也又云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是也〇注魯稱至稱公〇白虎通號篇云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褒其君爲公王者臣子獨不得襃其君謂之爲帝何以爲諸侯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或稱公而尊或稱伯子男而卑爲交接之時不私其臣子之義心俱欲尊其君父故皆令臣子得稱其君爲公也帝王稱時無會同之義故無爲同也何以知諸侯得稱公春秋曰葬齊桓公齊侯也何書曰

公曰嗟秦伯也詩云覃公維私覃子也春秋曰葬許穆公許男也禮大射經曰公則釋獲大射者諸侯之禮也伯子男皆在也又爵篇云公者加尊二王之後侯者百里之正爵按臣子尊其君父故春秋於侯伯子男之葬皆稱公王者探臣子之心故也故桓十四年葬齊僖公桓十年葬曹桓公之屬是也而桓十七年書葬蔡桓侯者使注云稱侯者奪臣子辭有賢弟不能用反疾害之立獻舞國幾并乎蠻荊故賢季抑桓錄辭者臣子之事蔡桓侯有惡故奪臣子亏稱也〇注于者於也〇說文亏部亏於也象氣之舒亏从丂从一一者其氣平之也詩崧高于邑于謝箋云于於也又采蘩云于沼于沚傳于於也爾雅釋詁于於也經書亦有訓用者詩崧高四國于蕃四方于宣言蕃于四國宣于四方也廣雅釋詁於于也鄭韓相訓〇注凡以至于例〇校勘記云舊解云先約其事加于先在其地不加于此注亦當作加于不加于二例當爲衍文疏中十行本及閩本二于字下無例字監本毛本有例字非古也以事定地者書疏云先約其事乃期于某處作盟會者加于傳二十八年夏五月盟于踐土之屬是也以地定事者書疏云言先在其地乃定盟會之事者不加于鄭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襄三年公會單子晉侯以下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之屬是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疏〕杜云鄭在熒陽宛陵縣西南鄢乃鄢之省文鄢陵城在開封府新鄭縣東北三十八里鄭國鄭在縣西北左疏引杜譜云鄭姬姓周厲王子宣王母弟桓公友之後也宣王封友於鄭今京兆鄭縣是也及幽王無道友遷民於虢檜虢檜之君分其地遂國焉今河南新鄭縣是也陸淳三傳經文差繆略云克公羊作剋唐石經公羊作克克剋也音義同爾雅釋詁剋勝也廣雅二十五傳克能也勝也剋殺也急也鄢者大事表云杜注今穎川鄢陵縣成十六年晉楚戰于鄢陵即此在今河南開封府鄢陵縣西南四十里漢書地理志傿下云應劭曰鄭伯克段于傿是也則又作傿寰宇記云鄭城在宋州柘城縣北二十九里漢縣屬陳留郡克段之地疑遂陳氏樹華引趙匡集傳云鄭書作鄢鄭地也史記正義作鄢云舊作鄢漢書地理志作偁按舊作鄢是也昭二十八年左傳釋文注周者爲戶反鄢十一年王取鄔劉在鄭者音偃成十六年戰于鄢陵此鄭地當作鄢鄭語史伯曰鄔弊補丹依鄢歷華君之土也是也地理志潁川郡有鄢陵縣即此

克之者何〔注〕加之者問訓詁并問施于之爲〔疏〕注加之至之爲〇舊疏云訓詁者卽不言殺而言克是也所以不直言克者何而并言之者非直問其變殺爲克并欲問其施于鄭之所爲矣而不答于鄭之意者欲下乃解爲當國故此處未解鄭于以其不答于鄭之意故下文復云其地何以爲之通義云加之者經有不克弗克者文據通爲克字詁訓故問克之者何明僞施於此亦通

殺之也〔疏〕書牧誓云弗御克奔鄭注克殺也亦作剋淮南說山訓云至伐大木非斧不剋注剋殺也亦殺也爾雅釋詁勝肩戡劉殺克也耨相謂耳引此傳者穀梁傳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注

殺之則曷爲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注〕以弗克納大郤缺之善知加克

大鄭伯之惡也〔疏〕注以弗至惡也〇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婁弗克納傳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是也弗克爲大善故克爲大惡穀梁傳稱殺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注引孔疏曰殺特著鄭惡暴足

當國鄭伯不能防閑以禮教誨以道縱成其罪終致大辟處心積惡志欲殺弟左傳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惟
左氏以殺實未殺故使疏引服虔云公本欲養成其惡而加誅使不得生出此鄭伯之志意也又引劉炫述義云以克爲文非其實
狀故傳解之謂之鄭志與公殺殊按漢書杜鄴傳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育叔段塞國之禍詩將仲子序云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
審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伯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爲蓋云段好勇而無禮公不早爲之所而使驕慢曾實鄭伯不能教
弟致成其亂夫使僅僅伐之出奔春秋毋弟出者多矣何至加鄭伯以克之稱且殺已謀甚鄭伯殺之國不爲過所以大其惡者爲
其不早爲教戒譏成大亂實爲處心積慮欲殺其弟故也左氏說非

曷爲大鄭伯之惡【注】据晉侯殺
其世子申生不加克以大之【疏】傳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使亦惡晉侯無克文故據難之
母
欲立之己殺之如勿與而已矣【疏】如即不如齊人語也加克者有
嫌也段無弟文稱君其之不明又段當國嫌鄭伯殺之無惡故變
殺言克明鄭伯爲人君當如傳辭不當自己行誅殺使執政大夫
當誅之克者詁爲殺亦爲能惡其能忍戾母而親殺之禮公族有
罪有司讞于公公曰宥之及三宥不對走出公又使人赦之以不
及反命公素服不舉而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疏】左傳及莊
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祭仲曰今京不度非制也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又曰多行不
義必自斃既而太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公曰無庸將自及太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公
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
皆毋欲立之己殺之之事也言既欲殺之則不如勿與之地以保全之可矣所以大其惡也劉氏逢祿春秋考證云舊與宋翔鳳校
朱彝尊書譚此文稱鄭伯之義較穀梁緩追逸賊親親公羊以勿與之地稍進左氏義失教斯得之矣宋以爲勝余曰非也春秋有殺
世子毋弟目君之例謂視事殺大夫爲重耳若譏失教則晉侯殺世子申生亦失教乎斯不然矣按勿與之地最得其要孫疏說非
何氏意兪氏樾平議云傳所謂勿與者鄭不親殺之謂也蓋使執致大夫秉國法以誅之而己不與焉斯合親親之道矣何休又引
禮公族有罪有司讞于公公曰宥之及三宥不對走出公又使人赦之以不及反命蓋正所以證明勿與之義非如疏所云也是也
○注如鄭至諸也○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如上嘗有不字而寫者脫之桓十四年傳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文十六年傳先祖爲
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則此亦當云不如勿與而已矣不然閒一齊人語何以此言如而後皆言不如乎何注殆不可從讀書
叢錄亦云桓十四年傳文十六年傳皆作不如何注相似此當如上脫不字按如鄭不如蓋即毋念念也不甯甯也之例無不字亦
可通古人行文不必一例也齊人語者下二年疏云胡毋生齊人故知之○注加克至言克○各本文作又使鄂本正惠氏士奇春
秋說云段者鄭莊之母弟也非使叔殺不弟其實爾生不友故一則曰姜氏欲之焉則曰夫人春之使衛不有於母何有於弟親親

之仁絶矣故春秋譏而書之骨肉相殘曰克公殺以爲殺之左氏以爲難之皆得克之之義是則交貶之矣故注恐殺無弟文但書
鄭伯不見甚之之義又段當國宜誅疑鄭伯無貶道故變殺言克事以惡鄭伯也有嫌者嫌書殺不明故加克文也○注明鄭至誅
之○當疏云鄭伯爲人君之法當如傳詞不與其國而已不宜忍戾其母而親殺之其誅之者自是執政大夫之事按如注意則傳
文不與爲不與誅殺事○注克者至殺之○克又詁爲能者爾雅釋言文穀梁傳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與此傳義合通義云
謹案鄭武公夫人愛其少子段欲立之武公弗許及莊公即位曲從母意與以京都之地有徒邑徙衆濟成其逆謀然使從而封之
故傳述經意言莊公誠愛弟不如勿與之地使無所責則不生亂錄月言克者實鄭伯忍陷弟於罪以戾其母也亦涉於疏說以勿
與爲勿與地穀梁傳又云于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謂甚之也鄭君戾母而親殺之義也○注禮公至哭之○此
約禮記文王世子文也彼云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
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
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鄭注成平也讞之言白也辟亦罪也宥寬也欲寬其罪出於刑也又復也對答也先者君辟言
宥則答之以將更寬之至于三罪定不復答走往刑之爲君之恩無己罪既正不可宥乃欲赦之重刑殺其類也素服於凶事爲吉
於吉事爲凶非喪服也君雖不服臣卿大夫死則皮弁錫衰以居往弔當事則弁絰於士蓋疑衰同姓則緦衰以弔之今無服者不
往弔也倫謂親疏之比也素服亦皮弁矣不往弔爲位哭之而已君於臣使有司哭之通典引盧注云變飲食終其月如其等之喪
也又曰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爲服哭于異姓之廟爲忝祖遠
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絶也又曰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纖剸亦告于甸人鄭注不于市朝
隱之也甸人掌郊野之官纖讀爲鍼鍼刺也剸割也刺劊膾墨劓刖皆以刀鋸剸劓人體也通典引盧注云公族諸侯同族也郊外
曰甸去天子城百里內也不與國人慮兄弟故繫于甸人也周禮甸師職云王之同姓有辜則死刑焉又掌囚云凡有爵者與王同
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以甸師在疆場舍有屋舍以爲廬處說而刑之親親之義異乎刑人于市與衆棄之者也故詩東山云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傳公族有罪公親素服不舉樂爲之變如其倫之喪也此言公族有罪君猶宜曲赦臣下執法猶素服不舉故
孟子盡心書曉殺人之對正卿春秋之義也

段者何鄭伯之弟也【注】殺母弟故直稱君
【疏】左傳云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是段爲鄭伯弟也○注殺母至稱君○穀梁傳何以知其爲弟也殺世子母
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爲弟也傳五年傳云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注甚之者甚惡殺親親也春秋公子貴於先君唯世子
與母弟以今君錄親親也今舍國體直稱君知以親親書之然則此不曰鄭克段于鄢猶斯義也若鄭伯無罪則當如莊二十二年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之例明人人得而殺之所謂以國討也杜預云不稱國討而言鄭伯譏失教也不知鄭伯之罪不僅在失教也

何以不稱弟【注】据天王殺其弟年夫稱弟【疏】注据天至稱弟○襄三十年云天王殺其
弟年夫是也使傳云書者惡失親親也來三年不去王者方惡其惡甚而殺弟不與子行也則使以屬王父服未終殺先君之子故

宣書弟實之亦非年夫無罪也左氏傳云罪在王則與鄭伯同纖夫杜氏釋例謂佞夫稱弟不與厭謀則以稱弟為佞夫無罪自據左傳為說也

當國也【注】欲當國為之君故如其意使如國君氏上鄭所以見殺之道【疏】通義云當國也者其彊梁與國為敵左傳所謂如二君是也經例當國者繫國此已書鄭伯於上故不復繫鄭宣言殺也杜云以君討臣而用二君之例者段强大儁傑據大都以稱國所謂得儁曰克也○注欲當至之逆○校勘記云毛本欲作弑按下注云俱欲當國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傳為以國氏當國也殺欲當國為君故前去弟稱而氏上以見其逆也氏上鄭宜如衛州吁齊無知稱鄭殺經無鄭文而曰氏上鄭者正以承上鄭伯明伯與段共此鄭夫所謂如二君也杜云段不弟故不言弟明鄭伯雖失教而段亦凶逆殺渠傳殺弟也而弟謂弟公子也而弟謂公子貶之也殺失子弟之道矣杜氏釋例曰兄而書弟者稱弟以章兄罪弟又書兄則去弟以罪弟身統論其義兄弟二人交相殺害如有曲直存弟則示兄曲也鄭伯既失教者依例存弟則嫌善殺故特去弟兩見其義是也

其地何【注】據齊人殺無知不地【疏】據齊至不地○卯莊九年齊人殺無知是也無知不地故據以難

當國也齊人殺無知何以不地【注】據俱欲當國也【疏】上傳言問克段于鄢何以書地以當國答之此傳以無知亦當國而經不書地故又據以為難接莊八年齊無知傳注俱無當國之文此傳云據俱欲當國明齊無知亦如衛州吁之以國氏矣凡不見者以此求之也

在內也在內雖當國不地也【注】其不當國而見殺者當以殺大夫書無取於地也其當國者殺於國內禍已絕故亦不地【疏】通義云在內謂國都之內就于國故可無更地也知在外非謂出境者鄭亦鄭地然則下四年殺州吁于濮濮亦不必陳地矣○注其不至地也○凡春秋所書某殺其大夫某不地者皆是○注其當至不地○謂如齊無知之屬是也左傳謂雍廩所殺明在內也

不當國雖在外亦不地也【注】明當國者在外乃地爾為其將交連鄰國復為內難故錄其地明當急誅之不當國雖在外禍輕故不地也月者責臣子不以時討與殺州吁同例不從討賊辭者主惡以失親親故書之【疏】注明當至地爾○舊疏云下四年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及此是也○注為其至誅之○昭二十年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注月者危三大夫同時出奔將為國家患次年入于宋南里以畔又成十八年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襄元年仲孫蔑會晉欒黶以下圍宋彭城傳云魚石走之楚楚為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是皆大夫有罪外出交連鄰國復為內難之事但使均未受誅故宋別當國與否亦無地可錄也所以諸侯為宋誅春秋書之而昭二十年特書月以危之也○注不當至地也○舊疏云昭四年秋七月楚子云云伐吳執齊慶封殺之昭八年夏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皆是也按昭四年傳云其言執齊慶封何為齊誅也其為齊誅奈何慶封走之吳吳封之于防雖在外然非齊自誅不得引為此例昭八年殺于徵師亦非例于徵師陳大夫傳注宋見其有罪與否又楚人所殺其為不當國雖在外獨經無文以言之且宣十一年疏云正以昭八年夏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言執非討賊之文既非討賊更不得援為例矣○注月者至同例○下四年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注云討賊例時此月者久之也穀梁傳范注云殺有徒衆攻之為害必深故謹而月之又彼四年云殺祝吁于濮傳云其月謹之也范注討賊例時也衛人不能即討祝吁致令出入自恣故謹其時月所在以著臣子之緩慢其實二經同書月均為責臣子緩慢不以時討州吁以二月弒君九月被誅已歷三時故范云謹其緩慢此經文無歷時之事不知殺之讎甲兵具卒乘自封京時已然應在春秋前已歷有年所臣子不能以時誅尤為緩慢范因經無明文改為殺有從衆為害必深為解何其泥耶齊無知雖復歷年時月未久故但書時也宣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彼陳之臣子力不能討外藉楚子討之而亦書月者昭四年注云月者善義兵則彼月亦宜同也○注不從至書之○舊疏云若作討賊辭當稱人以討如齊人殺無知今不如此者主為惡鄭伯失親親而書故目鄭伯而不稱人也後漢書楊震傳昔鄭嚴公從母氏之欲恣驕弟之情幾至亡國然後加討春秋貶之以為失教漢書宣帝紀元康二年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粲而不殊故書鄭伯克以惡失親親也主書者下三年曰有食之傳何以書注諸言何以書者問主書劉氏逢祿公羊釋例云春秋之為道屢遷而其義必有所專主其為文周流空貫不言之眇皆在深察一言之發衆例具舊蓋此經主為惡失親親書故雖與殺州吁殺無知情事相同而書法各異不以討賊詞一律焉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隱元年七月盡十二月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疏〕通義云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王曰天王其義如此按繁露深察名號云深察王號之大意有五科皇科方科匡科黃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王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匡也王者黃也王者往也是故王意不普大皇則道不能正直而方道不能正直而方則德不能匡運周徧德不能匡運周徧則美不能黃美不能黃則四方不能往四方不能往則不全於王是王者天子之正號曰天王者義異下注孔疏云天王周平王也譜云周黃帝之苗裔姬姓后稷之後也后稷封於邰及夏之衰稷子不窋失官竄於西戎至太王爲狄所逼去邠居岐文王受命武王克商而王天下於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遷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平王四十九年魯隱之元年也

宰者何官也〔注〕以周公加宰知爲官也〔疏〕杜注宰官也周禮目錄云宰者官也宰寀聲義通爾雅釋詁寀官也亦通采書堯典若予采釋文引馬注云采官也漢書司馬相如傳晨宰錯事文穎注宰官也是也○注以周至官官也○傳九年公會宰周公已下于葵丘是也孔疏周禮天官太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求知宰咺是何宰按此傳下云宰士也則咺是天子之士傳以宰爲官則宰者官之別辨不必拘於周官太宰小宰等也與宰周公之宰實異而名同

咺者何名也〔注〕別何之者以有宰周公本嫌宰爲官〔疏〕杜云咺名也范云咺名左傳云故名故知是名○注別何至爲官○舊疏云所以不言宰咺者何而別何之者正以周公加宰爲周公身上官故別何之令相違按傳九年傳云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爲政者也蓋周公以三公領太宰故宰爲周公身上官因違宰言之傳三十年天王使宰周公來聘亦兼宰言之此咺是士爲宰下之屬宰非咺之官故不得連宰問假若云宰咺者何嫌宰爲咺官如宰周公矣蓋書時咺實爲宰屬故亦得統之宰稱宰矣

曷爲以官氏〔注〕據石尙〔疏〕注據石尙○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尙來歸脤是也舊疏云石尙亦是士而不以官錄之故以爲難也

宰士也〔注〕天子上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略稱人〔疏〕通義云言宰屬之士故繫宰非以官氏也周官冢宰之屬有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晉聘周之辭曰歸時事於宰旅然則下士稱宰旅中士上士稱士也春秋凡王之下士稱王人中士錄名咺是也上士加氏石尙是也下大夫以字書家父叔服渠伯糾是也中大夫以伯仲書祭伯南季仍叔是也上大夫以子書尹子單子劉子是也三公稱公周公祭公虞公是也自公卿達于士唯宰屬必書子蓋治官最尊不當役以聘弔之事故繫官職與接太宰之屬何必不與聘事毛氏奇齡春秋傳云此宰是宰夫故稱名公羊所謂宰者士也上士以名通是也若其所使則宰夫職曰凡邦之弔事掌其誓戒財用鄭注弔事天子弔諸侯之事者所用而賻也則既掌弔事宣充弔使是也靈儀喪刺讀云春秋士不載文而書咺者以爲宰士也似正以咺爲宰士故特書其官與他屬之士僅以名通者別不聞有譏辭爲孔說非○注天子至稱人○舊疏云以所繫上士以各氏通者卿石尙來歸脤是也中士以官錄者言天子之官錄之卿此是也下士略稱人卿傳八年春公會王人以下盟于洮是也按繁露爵國云春秋曰宰周公傳曰天子三公祭伯來傳曰天子大夫宰渠伯糾傳曰下大夫石尙傳曰天子之士也王人傳曰微者謂下士也凡五等則大夫士皆二等董子蓋本襄十一年傳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也與何氏異

惠公者何隱之考也〔注〕生稱父死稱考入廟稱禰〔疏〕○注生稱父死稱考惠氏棟公羊古義云郭景純注爾雅云禮記曰生曰父母死曰考妣今世學者從之按衞書曰大傳厥考心事厥考厥長聽聽祖考之彝訓如實考妣公羊傳曰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倉頡篇曰考妣廷年明此非生死之異稱矣按禮記曲禮云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何氏本曲禮爲說也鄭注考成也言其德之成也周書謚法解大慮行節曰考○注入廟稱禰○舊疏云卽襄十二年左傳同族于禰廟是也書高宗彤日典祀無豐于昵釋文引爲注昵考也禰于廟也蓋四親廟惟父廟爲近故稱之爲昵說文日部昵近也或作昵玉篇日部昵親近也爾亦有近義古或卽作爾俗加示作禰耳書疏引書說云禰字示傍爾言雖可入廟是禰示猶自最近于己故曰禰是亦取親於近也

仲子者何桓之母也〔注〕以無謚也仲字子姓婦人以姓配字不忘本也因示不適同姓生稱母死稱妣〔疏〕穀梁傳云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疏引鄭釋廢疾云若仲子是桓公之母桓未爲君則是惠公之妾天王何以賵之則惠公母亦仲子也鄭意以孝公惠公之妾皆號仲子也按穀梁以文之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成風僖公之母與此同故以仲子爲惠公之母然惠公旣爲君矣自必尊其母爲夫人如成風之例何爲仍稱仲子范甯謂仲子乃孝公時卒故不稱夫人殊屬無理揚疏又引文九年傳秦人弗夫人也此不稱夫人理亦書然夫卽秦人弗以成風爲夫人自秦人之見何爲天王亦同之天王不以爲夫人可弗賵也卽弗夫人亦自有謚違退失據故對氏違稱廢疾申何云隱爲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赴于王春秋因之以成公惠爾而劉氏左氏春秋攷證又云經云惠公仲子云考仲子之宮皆惠公之母穀梁說是也魯世家云惠公長爲取於宋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生子允登宋女爲夫人以允爲太子又年表桓公母宋武公女生手文爲魯夫人亦不云仲子蓋史公所見舊文如此按年表所載本之左氏左傳明云仲子生而有文在手何得以史記不云仲子卽據爲仲子非桓母之證旣說公羊而又牽涉穀梁殊不可解通義云仲子卒在春秋前傳不舉死號與考對文者禮入廟稱妣比諸父也仲子屈于孟子不得配惠公之廟故還繫桓言母所以正名定分是也○注以無謚也○白虎通謚篇夫人無謚者何無爵故無謚或曰夫人有謚夫人一國之母修閨門之則羣下亦化之故設謚以彰其善惡春秋曰葬宋共姬傳曰稱謚何賢也傳曰哀姜者何莊公夫人也則公羊說以夫人有謚仲子無謚知非嫡也白虎通所載後一說則公羊說通與引劉向五經通義云婦人以隨從爲義夫貴于朝妻榮于室故得蒙夫之謚或曰文王之妃曰文母宋共公妻共姬是也又云或曰夫人有謚夫人一國之母修閨門之內則下化之故設謚以章其善惡皆與公羊說同妻子爲君母得稱夫人自應有謚今不稱謚故知爲桓母以桓未爲君也僖公母成風稱謚是其比矣通與引服云聲子之

禮非禮也蓋以夫人有禮爲非者古春秋說也○注仲字至同姓○禮記曲禮云男女異長蓋宋武公長女曰孟子仲子是次故稱仲也杜云子宋姓左疏引禮緯云庶長稱孟則孟子亦庶長女與以姓配字者白虎通姓名云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婚姻也故禮記世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皆爲重人倫也又禮記經曰女子十五許嫁笄禮之稱字婦人以姓配字何明不娶同姓也故春秋曰伯姬歸于宋姬者姓也左傳疏引鄭駁異義云元之聞也婦人歸宗女子謂遠人家猶繫姓明不得與父兄爲異族禮記大傳云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御覽引外傳曰夏殷五世之後則通昏姻而不通婚姻者周道然也故婦人以姓配字則無適同姓之理焉注云婦人以姓配字明不忘本示不適同姓本此爲說○注生稱母死稱妣○葬禮記曲禮書疏云問考與妣是死稱父與母是生稱惠公仲子之卒俱在春秋前何故此傳惠公言惠之考羣死名仲子言桓之母羣生名乎答曰禮家母死言妣者比于父之義也故鄭彼注云妣之言媲媲于考也仲子是妾桓未爲君其母不得稱夫人卑不得比于父故還以母言之按不若孔氏不得配惠公之廟尤爲明切

何以不稱夫人【注】此難生時之稱非也據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成風稱諡今仲子無諡知生時不稱夫人【疏】注此難至夫人○此據成風生時稱夫人難仲子也成風生稱夫人故諡宜有諡仲子子桓未爲君猶惠公之妻故無諡亦不得稱夫人也白虎通諡篇云人妾所以無諡何亦以卑賤無所能豫猶士卑小不得有諡也通典引五經通義亦云妾無諡亦以卑賤無所能與猶士卑小不得諡也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成風亦妾而得稱諡明傳已爲君故稱夫人與仲子殊也

桓未君也【疏】通義云時隱桓之母並稱夫人禮無二嫡之義春秋絕正之故據隱現爲君其母稱夫人桓未爲君則其母不稱夫人蓋諸侯不再娶仲子之爲夫人本非正也按仲子本非夫人隱雖爲桓立當時未必卽遍尊仲子爲夫人也

賵者何喪事有賵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注】此道周制也以馬者謂士不備四也禮既夕曰公賵元纁束帛兩馬是也乘馬者謂大夫以上備四也禮大夫以上至天子皆乘四馬所以通四方也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諸侯曰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士曰駒高五尺以上束帛謂元三纁二元三法天纁二法地因取足以共事【疏】禮既夕注云賵所以助主人送葬也廣雅釋詁云賵送也是賵爲喪事所有也通義云兩吉之者賵者或特以馬或加以束帛士喪禮曰公賵元纁束馬兩大夫以上則束帛四馬也季康子賵赴宋致賵曰有不腆先人之產馬是其特以馬者雜記諸侯相賵以乘黄大輅則亦得有事按說苑修文云喪事有賵者蓋以乘馬束帛本此何氏意謂以馬者士禮以乘馬束帛者大夫禮也○注此道周制也○以別乎車馬曰賵又有賵賻禮爲春秋制也正以既夕禮周公所作士禮徒有公賵元纁束馬兩文故知爲周制然則周初之制賵但有馬而無車與穀梁傳亦云乘馬曰賵亦據周制○注以馬至是也○校勘記云補云經無帛字按當以儀禮爲正何氏或以意加帛耳士雜二馬亦有束帛不必如孔氏所云也兩馬者士制禮疏引庾蔚之云賵馬欲以共喪魂車也士常爲兩馬若戎事則乘軺馬皆疏引書大傳曰士乘飾車兩馬是也吳氏廷華儀禮章句云馬以助將東帛以將命者故爲曰賵也是也禮記雜記曰上介賵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賵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陳乘黄大輅于中庭此諸侯相賵之制天子賵諸侯亦如是也○注乘馬至方也○[illegible]注四馬曰乘書顧命皆布乘黄朱論語公冶長篇有馬十乘皆謂四馬也詩疏引五經異義天子駕數易京孟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詩云四騵彭彭武王所乘龍旂承祀六轡耳耳魯僖所乘四牡騑騑周道倭遲大夫所乘謹案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說與易春秋同鄭駁曰元之聞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四馬爲乘此一圉者養一馬而一師監之也尙書顧命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黄朱言獻四黄馬朱鬣也既實周天子駕六校人則何不以馬與圉以六爲數覲命諸侯何以不數大爲王度記曰大夫駕三經傳無此言是自古無駕三之制也是則鄭氏主天子以下駕四之說何氏此注謂大夫以上皆駕四與鄭氏同與異義所載公羊說異故書疏問曰異義公羊說引易經云時乘六龍以御天也知天子駕六與此異何答曰彼禮案亦從公羊說卿引王度記曰天子駕六龍諸侯與卿駕四大夫駕三以合之鄭駁云易時乘六龍謂陰陽六爻上下耳豈故爲禮制王度記云今天子駕六者自是漢法與古異大夫駕三者於經無以言之也然則使公羊說者自是章句家違不與何氏合何氏此處不言漢禮者蓋時有損益也按舊疏亦本了異義所載與何氏異或嚴顯師傳之殊不必强而比之也詩疏引王肅云古者一驂之車爲三馬則五驂其大夫皆一驂車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以一驂謂之驂周人又益一驂謂之驂本從一驂而來亦謂之驂經言驂則三馬之名王基駁曰商頌云約軝錯衡八鸞鶬鶬是則殷駕四不駕三也說苑修文云天子乘馬六匹諸侯四匹大夫三匹元士二匹下士一匹說苑多雜采諸家爲說何氏所不取通四方者古人以四立制多取四方爲義如天子之門四達四矣爲乘皆是也○注天子至以上○爾雅釋畜馬八尺爲駴郭注周禮曰馬八尺以上爲龍按周禮廋人職作龍龍駁古晉通也說文馬部駿字下云馬八尺曰龍禮記月令駕倉龍注馬八尺以上曰龍儀禮覲禮天子乘龍御注文選東京賦龍輅充庭昨注乘轡輅而駕蓋龍注使讀書爲何傳班彪傳馬驂傳注並云馬八尺曰龍蓋八尺七尺以上通有龍名廋人又云七尺以上曰騋注引爾雅騋牝驪牝元此不及騋說文騋下云馬八尺爲騋七尺爲騋周周禮也廋人又云六尺以上爲馬說文馬部騋下云馬高六尺爲騋引詩我馬驕驂許駐龍騋俱本周禮蓋以騋當使之馬也詩騋廋云言我其駒傳云六尺以上爲馬五尺以上爲駒並與此同又株林云乘我乘駒蓋云馬六尺以下爲駒六尺以下卽五尺以上也天子馬曰龍者皆就引月令駕倉龍是諸侯曰馬魯頌曰魯侯戾止其馬蹻蹻是也卿大夫曰駒詩皎皎白駒是也案馬駒對文異散則驪騋四牡騑騑嘽嘽駱馬則不必借侯言秋其駒亦不必大夫也○注束帛至共事○說苑修文云天子束帛五匹元三纁二各五十尺諸侯元三纁二各三十尺大夫元一纁二各三十尺元士元一纁一各二丈下士緣緣各一匹布帛各一匹按儀禮昏禮元纁束帛注束帛十端也引周禮純帛不過五兩周禮媒氏注云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其配合之名禮記雜記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端二丈賈疏云古者二端相向卷之共爲一兩五兩故十端也又按雜記注云十箇爲束貴成數兩兩者合其卷是爲五兩八尺曰尋五兩五尋則每卷二丈合之

則四十丈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云纁後疏云一束謂十個兩個合爲一卷是束五兩也皆禮如此則喪禮之束帛一意亦當然周禮染人云夏元據注元據天地之色以爲祭服疏云天地之色元黃而云據者士無正位託位南方火火色赤赤與黃共爲據也考王制疏引鄭氏易注如此則賈公彥本之鄭也說文系部纁淺絳也爾雅釋器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纁赤而有黃者當是由白而黃而赤象西中南三方之色而備乎陰而得中取法於地者也沈氏彤儀禮小疏云天之正色蒼而元地之正色黃而據聖人法天地以制衣裳而別其色故禮服之重者莫不上元而下據也昏禮記云皮帛必可制重昏禮使制爲盛服以轉禮記云幣美則設禮凡失之華靡失之遺恐皆不可制實事從殺故云取足以共事而已皆禮注云執束帛以致命故喪事亦然

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注】此者春秋制也賵猶覆也賻猶助也皆助生送死之禮襚猶遺也遺是助死之禮知生者賵賻知死者

賵襚【疏】穀梁傳賵者何也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荀子大略說苑修文白虎通崩薨皆略同說苑修文云輿馬束帛貨財衣被其數若何曰天子之賵乘馬六匹乘車諸侯四匹乘輿大夫參輿元士下士不用輿天子文綉衣各一襲到地諸侯覆附到踝士到髀位尊德厚及親者爲賵恰禮貴富有差二三四五之數取之天地而制奇偶度人情而制節文謂之有因禮之大宗也其衣被之數則禮記喪大記云小斂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紟一衣十有九稱大斂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衣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又雜記云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爲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元冕一又云公襲卷衣一元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元冕一褒衣一注云士襲三稱子羔襲五稱今公襲九稱則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與是也御覽引說題詞云輿馬曰賵貨財曰賻玩好曰贈衣被曰襚何氏或卽本春秋緯爲說惟無贈耳○注此者春秋制也○荀子大略篇注引作此皆春秋之制也校勘記云按疏本作此者亦無之字舊疏云上陳周制乾下乃吉賵賻襚此三者是春秋之內事故云此者春秋制也公羊釋例云正朔必三而改春秋損文而用忠文質必再而復春秋變文而從質按桓三年注云明春秋之道亦通于三王非主假周以爲漢制正以春秋與禮多與周官及各禮殊或因或革孔子所定爲一代之制此類是也按繁露三代改制云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所謂春秋制也○注賵猶覆也○廣雅釋詁云賵覆也白虎通崩薨云賵者覆也古微書說題詞云賵之爲言冒也左疏引服虔注云賵覆也天王所以覆被臣子賵覆變舉也說文無見新附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問喪禮有賵見於禮經春秋其來舊矣說文不收此字何也曰按如服氏注取覆冒爲義則文不當從貝旁意古經文當爲賵書武王惟冒許叔重引作賵此古文以賵爲冒之假徐鼎臣於貝部增賵賻諸字未達叔重之言也紐氏樹玉說文新附考云賵疑作冒○注賻猶助也○說題詞云賻之爲言助也禮記檀弓使子貢說驂而賻之注賻助喪用也儀禮既夕云若賻注賻之言補也助也廣雅釋詁賻助也白虎通崩薨云賻者助也一作傳周禮小行人則令賻補之注故書賻作傅是也潛研堂答問云問賻字亦說文所未收不能古文何從曰周禮小行人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注故書賻爲傳故書者古文也傳者附也助也許君從古文故不取賻字先鄭云賻補喪家助其不足也○注皆助至之禮○廣雅釋詁云賻送也荀子大略說苑修文並云賻賵所以佐生也按禮記少儀云賵馬

入廟門賻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注賵馬入廟門者以其主於死者賻馬以下不入廟門以其主於生人也是賵仍以送死爲主下故疏云賵實生死兩施也既夕禮專言知生自對賵言之耳○注襚猶至之禮○春秋說題詞又云襚遺也儀禮士喪禮君使人襚注襚之爲言遺也白虎通崩薨云襚之爲言遺也說文衣部襚衣死人也禮記少儀云致者曰襚謂以衣送斂者死曰襚也若然詩碩人說于農郊鄭云說當作襚禮春秋之襚讀皆宜同衣服曰襚今俗語然使禮春秋正據此及士喪等禮則襚似非專指死者蓋以衣服遺人謂之襚襚遺疊韻爲訓讀吉服猶然使人因送死之衣亦有襚名送以襚專屬之凶事矣吳氏夌雲經說云按襚當讀爲稅稅之爲言稅也死者之衣被不復解稅而稅取解稅爲名者不忍死其人之意也說文稅贈終者衣被曰稅盡卽據此爲說是公羊自有作稅之本可知襚衣死人也春秋傳曰穆使公親襚之是則賵之爲稅衣之爲襚也二字又別此借襚爲稅稅聲近襚也○注知生至賻襚○校勘記云諸本同誤也穀梁疏引此作知死者賵襚當據以訂正疏云何氏注知生知死皆爲賻夫可禮臧氏庸拜經日記云儀禮既夕禮知死者賵知生者賻據公羊注疏本作知生者賵今本作賻係遺人所改也按舊疏云問曰案既夕禮云知死者賵知生者賻鄭注云各主於所知以此言之賵事施於生者何答曰賻專施於生襚專施於死賵實生死兩施故何氏注知生知死皆言賵而既夕禮專言知生者對賵言之故也然則舊疏所見儀禮本宜如臧氏所云作知生者賻今疏本已誤沿儀禮今本矣既夕禮公賵注賵所以佐主人送葬者疏曰兩少傳皆云事爲曰賵施於生及死者故云助主人送葬是以下注云賵奠於生死兩施是也按彼下云兄弟賵奠可也注兄弟有服親者可賜且奠許其厚也賵奠於生死兩施疏曰以下經云知死者賻知生者賻注云各主於所知此賵莫不備言所主明於生死兩施也說題詞亦止云知生則賻知死則賵不云賵也皆可爲何氏賵實生死兩施之證鄭注少儀云賵主於死者專明入廟門之故蓋賵以玩好荀子楊注謂爲明器之屬明器自專施死者賻以貨財貨財則專施生者惟賵貨雖主於死者而馬羊亦以佐生人送死之用故得兩施周禮宰夫注凡喪始死弔而含襚葬而賵賻其閒加恩厚則有賻聘賻用幣亦用馬故少儀有賻馬也荀子大略云賻賵所以左生賵襚所以送死白虎通知死者則賻襚所以助生送死送恩重終副至意也賻賵所以相佐給不足也故弔制曰知生則賻賵說苑知生者賻賵知死者賵襚賵襚所以送死賻賵所以佐生後人因以改公羊注耳穀梁疏三年傳云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又以賻事施於死亦非春秋止見賵賻襚故何氏專釋此三者不得述及賻也士喪上篇有襚下篇有賵賻奠有賵有賻此經所不見注故不及也舊疏有引既夕云所知則賵而不奠鄭注云奠施於死者爲多故不賵以此言之明奠於死者爲多知賵生死等矣是也

桓未君則諸侯曷爲來賵之【注】蓋非禮【疏】此天王也而傳言諸侯者明天子諸侯皆不得也又春秋僭王于魯故等以諸侯之○注據非禮○舊疏云桓未爲君其母猶妻故諸侯賵之爲非禮

隱爲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于諸侯【注】經言王者賵赴告王者可知故傳但言諸侯【疏】白虎通崩薨篇諸侯喪赴告鄰國何緣鄰國欲有禮也春秋傳曰桓母喪告於諸侯桓母賤尚告於諸侯諸侯薨告鄰國明矣又云諸侯夫人薨告天子者不敢自廢致事亦欲知之當有禮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襚不及事仲子者魯君之貴妻也何況於諸侯乎禮記疏引

異義諸侯夫人喪公羊說卿弔君自送葬左氏說士弔士會葬文襄之霸士弔大夫會葬謹案公羊說同盟諸侯薨君會葬其夫人薨君又會葬是其不違國政而常在路鄭駁之云按禮君與夫人尊同故聘禮卿聘君因聘夫人凶時會弔主於相哀間略於相尊敬故可降一等士弔大夫會葬禮之正也禮記雜記云父母妻長子死曰君之臣某之某死注此臣於其家喪所主者明夫人之喪亦告天子故注云經言王者贈則赴告王者可知也注又云傳但言諸侯明亦告鄰國故文九年有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也舊疏云諸侯之贈及事則在春秋之前故不書矣雜記又曰君計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此則赴於告鄰國之禮也

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尊貴桓母以赴告天子諸侯彰桓當立得事之宜故善而書仲子所以起其意成其賢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爾猶焉也二年傳曰何識爾三年傳曰何危爾傳二年傳曰則中國爲徵也言齊宋至爾爾字並與焉同義按穀梁傳五年傳云何尊焉又曰何重焉是其譏○注尊貴至其賢○春秋賈服之襚故譽其以仲子喪赴告天子諸侯桓母貴不以己長尊貴賤之序是爲得事之宜

其言來何據歸含且賵不言來注據歸至言來○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是也釋文作歸唅云本又作含下同校勘記樣唅非也依說文當作琀

不及事也比於去來爲不及事時以葬事畢無所復施故云爾去來所以爲及事者若已在於內者繫屬王道云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刺不及事也穀梁傳其志不及事也雖記疏引何氏穀梁廢疾云傳例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宰咺何以言來鄭釋之曰平王新有曲王之亂遷于成周欲崇禮於諸侯原情免之若無事而晚者去來以繼之榮叔是也劉氏逢祿駁曰據太史公春平王卽位至此已四十九年不得云新有曲王之亂原情免之且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在成風薨後五年亦言來傳例與公羊正相及鄭君曲爲之解非也通義云文公元年二月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是其及事亦有來文而此稱傳者蓋仲子之卒經旣不見刺不及事之意未明適與成風含賵可以兩事相比轉爲異詞以起之自餘葬喪會葬之事當文各有卒葬時日其不及事者旣不假言來乃見其及事者更不以言來爲嫌矣荀子大略云送死不及尸柩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說苑修文云賻死不及尸柩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故古者吉行五十里奔喪百里賵贈及事之謂時時禮之大者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亦引以見其非時也○注比於至內者○文四年冬十一月夫人風氏薨五年傳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不言來是爲及事故此比於去來爲不及事也葬使賵及而含未及不言來者使注云不從含晚言來明不當含也則含者鄭國之禮若晚則類書來矣禮旣夕記國君賵禮賓賵奠賻贈及代哭爲縣之事皆在葬前一日承遷柩事設祖奠之使明爲葬事所須今惠公仲子已葬始行賵禮故云葬事畢無所復施也舊疏云公羊之例若其奔喪會葬不間來之早晚及事不及事皆言來矣故文元年春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四月葬我君僖公是其及事言來也文五年三月葬我小君成風下乃言王使召伯來會葬注云去天者不及事是不及事亦言來矣故文元年傳其言來會葬何會葬禮也使注云但解會葬者明言來者常文不爲早晚施也定十五年邾婁子來奔喪傳其言來奔喪者奔喪非禮也彼注云但解奔喪者明言來者常文不爲早晚施也明奔喪會葬之例不同早晚悉言來矣若其含賵襚則及事不言來不及事則言來文九年書來歸僖公成風之襚亦是不及事言來何氏不注以其可知省文故也以奔喪會葬所以通哀序志必有所費容其事故稽留不必責其及時其含賵襚之等皆死者所須若其來晚則無及於事故須作文見其早晚矣云去來若已在於內者杜云來者自外之文故不言來爲若已在於內矣

其言惠公仲子何據歸含且賵不言主名據歸含至主名○文五年書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不言成風也

兼之兼之非禮也禮不賵妾既善而賵之當各使一使所以異尊卑也言之賵者起兩賵也注禮不賵妾○穀梁傳曰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以禮記雜記所記赴禮止君與夫人適子餘皆不赴則妾死天子諸侯無從賵之也○注旣善至卑也○禮記雜記云弔者卽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於門又云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又云襚者曰寡君使某襚上介賵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賵然則一人之賵含襚弔且必分遣使者不相兼攝況君與夫人兩事又仲子難隱所尊究惠公之妾尊卑殊更宜各使故也○注言至之賵也舊疏云以此言之則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言至之襚者○亦起兩襚矣

何以不言及仲子據及者別公夫人尊卑文也仲子卽卑稱也據及至文也○舊疏云卽僖十一年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是也○注仲子卽卑稱也○通義云及者分別尊卑之詞夫人與公一體嫌竟可敵公故加公以絕之仲子不稱夫人不嫌得敵公故不假絕也

仲子微也比夫人微故不得並及公也月者爲內恩錄之也諸侯不月比於王者輕會葬皆同例言天王者時吳楚上僭稱王王者不能正而上自繫於天也春秋不正者因以廣是非稱使者王尊敬諸侯之意也王者據土與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故異姓謂之伯舅叔舅同姓謂之伯父叔父言歸者與使有之辭也天地所生非一家之有有無當相通所以會之世外小惡不書書者來接內也春秋王魯以魯爲天下化首明親來被王化漸漬禮義者在可備責之域故從內小惡舉也主書者從不及事也注比夫至公也○此道傳十一年書及譏也夫人須加及仲子比夫人微本不得並及公故不必言及也○注月者至之也○舊疏云此文及文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皆是內恩錄之穀梁注云賵例時書月以謹其晚則秦人歸僖公成風之襚又何以不月以書其晚乎○注諸侯至者輕○舊疏云卽文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是也此月使不月明王者諸侯之異然則公羊之例恩錄貴者月輕者時矣○注會葬皆同例○舊疏云若王使人來則書月爵內恩錄之故文五年春三月王使召伯來會葬文元年二月天王使叔服來會葬皆是也若諸侯使人來會葬卽不月者以爲比王者輕春秋僞罰無之其褒三十一年冬十月滕子來會葬定

十五年九月滕子來會葬皆書月者彼是諸侯身來會葬非使人乃自不妨也則鄉解王與諸侯者皆是使人非身自來也而舊云襄三十一年月者為下癸酉葬襄公出之會葬不蒙月定十五年月者為下葬定公出之會葬亦不蒙上月者非也按舊疏所歟舊說是天子無親身賻襚會葬之理此經明言天王使則何氏自據使人也例推及諸侯夫○注言天至稱王○史記吳世家云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壽夢王諸樊王餘昧王僚王闔廬王夫差又楚世家云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是吳楚僭稱王事也說文人部僭假也下五年穀梁傳下犯上謂之僭驚公時吳衛未僭稱王據孔子作春秋時言之也○注王者至天也○穀梁疏引賈逵云圻內稱王諸夏稱天王禮記疏引異義許慎謹案春秋左氏云施於夷狄稱天子施於京師稱王又引崔靈恩云夷狄不識王化無有歸往之義故不稱王暨之也不言皇者夷狄不識尊極之義理邈號尊大也夷狄唯知畏天故舉天子威之按成八年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會非夷狄不宜稱天子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公命魯非京師無緣稱王許崔之說並不可通獨斷上云天王諸夏之所稱天下之所歸往故稱天王與賈侍中說同時吳楚僭王故稱天以臨諸夏所以別諸僭王也○注春秋至是非○舊疏云若正之當直言王今兼亦言天見其非正矣按此所謂據事直書而義自見者也○注稱使至意也○舊疏云成二年傳云君不行使乎大夫由尊卑不數故也今天子於諸侯亦尊卑不敵所以言使者天子見諸侯與己分職俱南面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故尊敵之稱使也按稱使者公羊春秋之義公羊家以諸侯與大夫別尊卑故絕其使文天子諸侯雖亦不敵因有不純臣之義故有使文也○注王者至之義○詩疏引異義公羊說諸侯不純臣左氏說諸侯者天子藩衛純臣謹案禮王者所不純臣者謂彼人為臣皆非己德所及易曰利建侯侯者王所親建純臣也駁曰元之閒也賓者敵主人之稱而禮諸侯見天子稱之曰賓不純臣諸侯之明文矣是鄭用公羊說白虎通王者不臣云王者不純臣諸侯何尊重之以其列土傳子孫世世稱君南面而治朝則迎之於著親則待之于阼階升階自西階為庭燎設九賓享禮而後歸是異於衆臣也按儀禮喪服斷賓客有臣為君復有諸侯為天子明諸侯於天子不純臣恐人疑服制有殊故特著其與臣為君同者衰明天子待諸侯雖不純臣而諸侯於天子同一如臣職也舊疏云其異者即不居壤宮是也故詩臣工云嗟嗟臣工箋云臣謂諸侯也諸侯來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於其將歸故於廟中正君臣之禮亦用公羊義也繁露諸侯云古之聖人見天意之厚於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利之為其遠者目不能見其隱者耳不能聞於是千里之外劃地分民而建國立君使為天子視所不見聽所不聞朝夕召而問之也是與諸侯分職南面而治之義也○注故異至叔父○禮記曲禮云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注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詞也僖二十八年左傳王曰叔父又昭九年左傳云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又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是同姓諸侯或稱伯或稱叔也若詩閟宮云王曰叔父則直以本親命之書文侯之命曰父義和不稱伯叔則又親親之詞也曲禮又云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注牧尊於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辟二伯也則又似州牧稱叔父叔舅方伯則伯叔兼稱矣然晉惠未嘗為牧伯而亦稱伯者蓋當時諸侯通稱故曲禮天子同姓謂之叔父正義引一本作天下同姓也又引崔氏云覲禮大國之君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此小者又同姓

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義或然也按覲禮以國之大小分伯叔較勝於曲禮蓋周初封建五等以功德大小為差非比後世由於兼并晉在周初不得為大國後雖強大猶稱叔父則沿周初舊稱也僖九年左傳賜齊侯胙曰使孔賜伯舅胙則齊本大國故也詩伐木云以速諸父傳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皆曰舅疏云禮記注云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詞覲禮說天子呼諸侯之義曰同姓大國曰伯父異姓曰伯舅同姓小國曰叔父異姓曰叔舅是天子稱諸侯也左傳隱公謂臧僖伯曰叔父有憾於寡人鄭厲公謂原繁曰願與伯父圖之禮記衛孔悝之鼎銘曰公曰叔舅是諸侯稱大夫父舅之文也諸侯則國有大小之殊大夫唯以長幼為異故服虔注左傳云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父是也然則諸侯謂異姓大夫長者亦當為伯舅但經傳無其事耳公羊傳曰王者之後稱公大國稱侯小者稱伯子男左傳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分五等為二皆以公侯為上等伯子男為下等明大邦謂公侯小邦謂伯子男也其餘牧伯則異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東西二伯長也又曰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注云牧尊於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雖二伯也亦以此為差禮或損之而益謂此類也言由雖二伯故稱叔因以別異大邦之君亦以損其稱而更益其尊故云損之而益也齊大公為王官之伯左傳云王使劉定公命齊侯曰昔伯舅太公佑我先王是稱太公為伯舅也及齊桓公與霸襄王又以二伯之禮命之魯公九年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使孔賜伯舅胙是也周公亦是分陝之伯而魯頌云王曰叔父者以其實成王叔父以本親言之也其晉文亦有伯公而王策命詞曰王曰叔父者齊桓晉文雖俱有伯功天子賜命皆本其祖太公受二伯命故還以二伯禮賜桓公唐叔本受州牧之命還以州牧之禮命文公故唐叔文公但稱叔父左傳周籍談曰叔父唐叔是唐叔亦受州牧之禮而稱叔父也僖二十四年傳王出適鄭使來告難曰敢告叔父謂魯為叔父成二年左傳王告鞏叔曰今叔父克遂有功於齊謂晉為叔父也昭七年王使追命衛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是謂衛為叔父也是晉與魯衛王皆呼之為叔父昭九年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伯父惠公歸自秦又謂晉為伯父由此觀之魯衛為大國而稱叔父晉則伯叔俱稱不同者魯雖周公之後周公位冢宰為東伯而周公不之國故事繫伯禽左傳曰燮父禽父王孫牟並事康王三國俱以令德作王御明兼州牧矣燮父唐叔之子王孫牟康叔之子康叔稱叔父是為州牧衛書酒誥命康叔之詞曰明大命于妹邦鄭云康叔為連屬之監則康叔後或為州牧燮與王孫牟或各襲其父為州牧也伯禽作費誓專征徐戎為方伯可知三國並為大國王室之親又皆二伯之後尊而異之所以皆稱叔父也晉或稱伯父者以晉既大國世作盟主故變稱伯父耳衛書文侯之命王曰父義和平王得大侯夾輔之動尤親之而直稱父也天子稱王朝公卿則無文蓋有爵者依諸侯之例無爵者亦應以長幼稱伯父叔父大夫以下位卑其稱父舅以否無文以言之也○注言歸至辭也○舊疏云春秋大例先是己物乃言歸即歸鑰及關之屬是也今此賵之事為先非書物而言歸者與魯有之辭是也杜云歸者不反之辭○注所傳至內也○小惡謂不及事又兼之也舊疏云春秋之義所傳聞之世外小惡不書此小惡未合書見而書之者由接內故也○注春秋至擧也○春秋託王于魯假若隱公為受命王故為天下化首凡來接內者皆如親被王化宜漸漬禮義如上之褒儀父是也春秋責備責者故雖小惡必書為其在可責備之域故也其非接內者則在無足責

之例故小惡不示譏文也○注主書至事也○校勘記云宋監本同毛本脫從字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疏〕左疏引杜譜云宋子姓其先契佐唐虞爲司徒封於商成湯受命王有天下及紂無道周武王滅之封其子武庚紹殷後武庚作亂周公誅之更封紂兄微子啓爲宋公都商丘今梁國睢陽縣是也宿者大事表云杜注宿東平無鹽縣在今山東泰安府東平州東二十里一統志無鹽故城在東平州東二十里春秋宿國

孰及之內之微者也〔注〕內者謂魯也微者謂士也不名者略微也大者正小者治近者說遠者來是以春秋上刺王公下譏卿大夫而逮士庶人宋稱人者亦微者也魯不稱人者自內之辭也宿不出主名者主國主名與可知故省文明宿當自首其榮辱也微者盟例時不能專正故責略之此月者隱公賢君雖使微者有可采取故錄也〔疏〕莊二十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文二年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彼皆公故此別之曰內之微者也彼二文復公之義當文自解無庸逆說○注內者謂魯也○此通解全書之例成十五年傳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故凡言內者皆魯也說苑指武云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注微者至微也○穀梁傳及者何內卑者也注卑者謂非卿大夫也舊疏云公羊之例大夫悉見名氏與卿同今此不見名氏故知士也禮記王制云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注云凡非命士亦無出會之事春秋傳謂士爲微又云謂其爲介若特行而幷會故也疏言謂其爲介者若聘禮士介四人是也若特行則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是也凡非命士則祭法庶士是也按周禮典命注天子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其公侯伯之士一命則俱當爲上士矣襄三十一年傳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注大者至庶人○繁露爵國云大功德者受大爵土小功德者受小爵土大材者執大官位小材者受小官位如其能宜治之至也又奉本云禮者繼天地體陰陽而慎主客序尊卑貴賤大小之位而差內外遠近新舊之級者也又正貫云立義定尊卑之序而使君臣之職明矣又十指云親近來遠同民所欲一指也又云親近來遠同民所欲則仁恩達也又盟會要云親近以來遠因其國而容天下名倫等物不失其理又王道云孔子明得失差貴賤反王道之本譏天王以致太平刺惡譏微不遺大小又俞序云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下明得失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序王公所以內外微者書爲小者治故也小國宿得亦及所以來遠以說近也上刺王公下及士庶所以奉天而法古也史記自序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所以游夏莫贊也○注宋稱至者也○校勘記宋本同閩監毛本脫者字穀梁傳云宋人外卑者也杜云客主無名皆微者也○注魯不至辭也○左傳疏云直言及者微國可言某人魯史不得自言魯人直言及微是魯及可知其微人與他國會而直言會與此同也○注宿不至辱也○惠氏士者春秋說云春秋會盟以國地以國者國主必與盟則盟不序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不序宿人僖十九年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不序齊人是也按桓十四年公會鄭伯于曹則曹與盟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鄧亦與盟可知自首其榮辱者舊疏云環是則主人先與盟弗則主人先辱按春秋以隱爲始受命王宿男先與隱公交接故卒褒之卿曾其榮也又凡書盟者惡其納誓朋黨生惡稱卿曾其辱也○注微者至略之○舊疏云春秋之例若尊者之盟大信時小信月不信日見其實也若微者不間信與不信皆時悉作信文略之即僖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之屬是也穀梁傳卑者之盟不日注凡非卿大夫信之與不例不日○注此月至錄也○此解書月義爲取其能慕賢故鮮之若以小信予之也桓十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注月者桓公行惡諸侯所當誅舉上三國來戰于郎今復使微者盟故爲魯桓危錄之僖二十九年夏六月公會王人以下盟于狄泉注晉文年老志衰不能自致故諸侯亦使微者會之月者惡伯功之廢於是義各有主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注〕以無所繫言來也〔疏〕繁露爵國云春秋曰宰周公傳曰天子三公祭伯來傳曰天子大夫宰渠伯糾傳曰下大夫石尚傳曰天子之士也王人傳曰微者謂下士也凡五等則凡曰大夫皆上大夫也然何氏以咺爲中士則天子之士宜三等矣又有尹子單子劉子稱子宜在上大夫上蓋公也卿也上大夫也下大夫也上士也中士也下士也凡七等其春秋之制與○注以無至來也○舊疏云外諸侯臣來聘宜繫國稱使卿文四年秋衛侯使甯兪來聘之屬是也若直來亦有所繫如閔元年齊仲孫來之屬是者外諸侯之臣來奔書繫國言來奔文十四年宋子哀來奔襄二十八年齊慶封來奔之屬是今無所繫直言來故宜是天子大夫也

何以不稱使〔注〕據凡伯稱使〔疏〕據凡伯稱使○即下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是也

奔也〔注〕奔者走也以不稱使而無事知其奔〔疏〕注奔者走也○桓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傳越在岱陰齊注越猶走也○注以不至其奔○舊疏下二年武氏子來求賻文九年毛伯來求金並無使文而有事也上文天子使宰咺文元年天王使叔服皆是有事有使也今此無事無使故知其奔

奔則曷爲不言奔〔注〕據齊慶封來言奔〔疏〕注據齊至言奔○襄二十八年齊慶封來奔是也

王者無外言奔則有外之辭也〔注〕言奔則與外大夫來奔同文故去奔明王者以天下爲家無絕義主書者以罪舉內外皆書者重乖離之禍也當春秋時廢選舉之務置不肖於位輒退絕之以生過失至於君臣忿爭出奔國家之所以昏亂社稷之所以危亡故皆錄之錄所奔者爲受義者明當受賢者不當受惡人也祭者采邑也伯者字也天子上大夫字尊尊之義也月者爲下卒也當案下例當蒙上月日不也奔例時一月二事月當在上十言有二者起十復有二非十中之二〔疏〕注言奔至絕義○外大夫來奔宋子哀齊慶封之屬是也舊疏云問王者以天下爲家無絕義故不言奔何故襄三十年王子瑕奔晉昭二十六年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成十二年周公

出奔。晉皆言奔乎？答曰：春秋追退無義，若來奔春者，見王者以天下爲家，無絶義，故不言奔；若奔別國，卽見春秋黜周，與外諸侯同例。故言奔矣。旣以春爲王，而不事黜周者，欲事黜周則非遂順之義。按王朝之臣出奔他國，若不者明知爲何國，不明言奔又將何辭？春秋本假魯爲王，遇有天子事，仍多曲筆，正爲尊王示義，故卽於祭伯來奔，見其無絶，亦爲尊者諱之意也，不必書之，重辭之義也。〇注主書至罪舉〇舊疏云：一則罪祭伯之去主，一則罪魯受叛人，故曰以罪舉。按此爲凡出奔者書義也。〇注內外至稱也〇舊疏云：內魯者，閔二年公子慶父出奔舊是也；外書者，昭二十年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之屬是也。〇注當春至錄之〇繁露天地之行云：量能授官，實愚有差，所以相承也。靈儀論險狹云：夫傳主德開臣途，在於選實而器使之中。論爵祿云：自時厥後，文武之敎，襃黜陟之道廢，諸侯恣，大夫世位，爵人不以德，祿人不以功，姦邪得顯，仁賢失志，於是則以富貴相軋病矣。明春秋時不闕實不肯予之位祿也。繁露精華云：是故任非其人而國不傾者，自古至今未嘗有也。故吾按春秋而觀成敗，乃切情惻於前世之興亡也。漢書劉向傳：至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卽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其來奔，傳其稱狹自此始也。按穀梁以爲來朝，劉向習穀梁，其上封事則取公羊說也。〇注錄所至人也〇通義云：王臣奔他國者，皆不言出，以示無外之義。若其來奔，本無出文，故奔去奔以別之。魯受天子逋逃臣，亦爲有惡，不言奔者，蓋隷諱也。則凡錄所奔者，爲受者示義，明書受實者不受惡人。故莊十二年左傳石祁子曰：天下之惡一也，失于宋而保于我，保之何稱？莊十七年鄭請自齊逃來，傳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注蓋痛魯知而受之。又襄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傳：曷爲殆諸侯？爲衞石惡在是也。二十八年書石惡奔晉，皆受惡人事也。〇注祭者采邑也〇禮記禮運云：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左氏傳二十四年傳：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允也。說文邑部：祭，周邑也。段氏玉裁注云：春秋經、左傳、國語、史記、逸周書、竹書紀年凡云祭伯、祭公謀父字皆作祭，惟穆天子傳云祭父、周祭父、祭公謀父也。祭者本字，祭者段借。章注國語云：祭，圻內之國，周公之後也，爲王卿士，謀父字也。是則祭本西都圻內邑名，至東周時，隱元年祭伯來，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尙仍其西都之舊稱。許云周邑，系諸河南河內之閒，其諸東都亦有鄭與祊，如鄭之仍舊稱與？齊氏召南經傳考證云：按杜注不注祭國所在，羅泌路史云：周圻內管城東北有古祭城。按杜氏釋例云：祭城在河南，上有敖倉，周公後所封也。見史記正義。又成四年左傳晉伐鄭，取汜祭，注：汜祭，鄭地。成皋縣東有汜水。史記高祖紀：以取敖倉。正義曰：括地志：敖倉在鄭州滎澤縣西，今鄭州東北有祭城。據此則祭地當在今滎陽汜水之渭，於春秋爲鄭地，其爲鄭所兼幷與？蓋祭本封國在西都圻內，平王東遷，因隨從食采於東圻也。廣韻以祭爲周大夫邑名，周公第五字祭伯，其後以爲氏。〇注伯者至義也〇桓四年注云：上大夫不名，祭伯是也。按禮記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此伯乃五十後伯仲之稱，南季、仍叔之屬若字，如家父、叔服，乃下大夫之辨。此云伯字者，儀禮冠禮云：字辭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蓋當二十冠時稱字，如曰伯某甫，年至五十轉尊，則又舍其某字而直以伯仲別之，則伯仲尊加於初字時，故亦得謂之字也。禮記祭義云：周人貴爵而上齒，故稱字以明尊尊也。舊疏云：知伯非爵者，桓八年經云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祭，公是其爵，明伯其字也。〇注月者爲下卒也〇閔二年注云：內大夫奔例，無罪者日，有罪者月。外大夫奔例皆時，春秋內魯，故祭伯比外大夫宜時，故云月者爲下卒也。〇注當案至上月〇校勘記云：當，閩、監、毛本同，鄂本當作當，誤。按下二年注作常。案下例當數上月，解云：祭伯來之下已有此注，則此亦應作常書。疏云：一月有數事，重者皆數月，若上事輕下事重，輕者不數月，重者自數月；若上事重下事輕，則亦重者數月，輕者不數月，故言當蒙下例當蒙上月，夫義或然也。〇注日不也〇舊疏云：謂一日有數事，卽不得上下相蒙，故桓十二年冬十一月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衞侯晉卒。彼注云：不蒙上日者，春秋獨晉書立、紀卒耳，當蒙上日與不蒙異於義例，故復出日，明同是也。〇注奔例至在上〇成十二年春，周公出奔晉是也。舊疏引舊云：春秋王書是以王臣來奔魯者，悉與外諸侯之臣來奔同書時，故與襄二十八年冬齊慶封來奔同。夫若王臣奔他國，悉書月，是以王子朝、毛、召之徒悉皆書月。按襄三十年夏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彼注云：外災例時，此日者，爲伯姬卒日。旣書日，不得不月，則使月不必爲王子瑕奔。又昭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彼注云：月者，爲天下書錄王者反正位，則尹氏等出奔亦不必蒙上月矣。是皆一月二事，但襄三十年、昭二十六年月本爲上事發，其卽爲下事發者，亦當書月於上，此是也。〇注十言至之二〇校勘記：十，復閩、監、毛本同，誤十作下，鄂本作十，當據正。

公子益師卒

何以不日【注】据臧孫辰書日【疏】注据臧孫辰書日〇文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是也。舊疏云：問：下五年十二月辛巳，公子彄卒，亦書日，所以不據之而遠據文十年何？答曰：下五年注云：日者，隱公實君，宣有恩禮於大夫，益師始見法，無駭有罪，俠又未命，故獨得於此日，以義言之，正由在傳聞世，非常書日之限，故不據之。所聞世大夫日卒者非一，正據辰者，以是所傳聞之始故也。遠也【注】孔子所不見【疏】通義云：立乎定哀以指隱桓，祖之所逮聞也，故言遠也。左氏說：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九月甲申，公孫敖卒於齊，公羊得小斂乎？穀梁說：大夫日卒，正；隱如何以書日？二傳皆失之。穀梁疏引麋信云：益師不能防微杜漸，使桓弑隱；若益師能以正道輔隱，則君無推國之意，桓無篡弑之情。按穀梁不以隱讓爲正，故麋氏如彼說。見益師之不日卒爲惡也。彼疏又引何君廢疾云：公羊以爲日與不日爲遠近異，若穀梁云惡而不日，則公子牙及季孫意如何以書日？鄭釋之曰：公子牙，莊公弟，不書弟，則惡明矣，故不假去日；季孫意如則定公所不惡，故書日。劉氏逢祿難曰：春秋之義，遠則殺其恩，惡則略其恩，何氏之例詳而不亂。如無駭之不日，有疾始滅之文；叔孫得臣之不日，有與聞乎弑之文。春秋不以疑詞眩人，而愛有差等，故張三世之義，公羊獨得之。公子牙之爲莊公弟國也，然經無起文也。意如以爲定所不惡，似也。仲遂之貶，得臣之不日，豈宜所惡與？益師爲隱所惡，又何說乎？春秋以時君之美惡爲美惡，何以理嫌疑、明是非乎？〇注孔子所不見〇繁露奉本云：隱桓，親春秋之先人也，益師卒而不日。哀十四年傳：祖之所逮聞也。故云孔子所不見。

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注】所見者，謂昭、定、哀，己與父時事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異辭者，見恩有厚薄，義有淺深，時恩衰義缺，將以理人倫，序人類，因制治亂之法。故於所見之世，恩己與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無

罪皆日錄之丙申季孫隱如卒是也於所聞之世王父之臣恩少殺大夫卒無罪者日錄有罪者不日略之叔孫得臣卒是也於所傳聞之世高祖曾祖之臣恩淺大夫卒有罪無罪皆不日略之也公子益師無駭卒是也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麤觕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錄大略小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是也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書外離會小國有大夫宣十一年秋晉侯會狄於攢函襄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是也至所見之世著治大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詳故崇仁義譏二名晉魏曼多仲孫何忌是也所以三世者禮爲父母三年爲祖父母期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立愛自親始故春秋據哀錄隱上治祖禰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數備足著治法式又因周道始壞絕於惠隱之際主所以卒大夫者明君當隱痛之也君敬臣則臣自重君愛臣則臣自盡公子者氏也益師者名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

[疏]注所見至事也○舊疏云知昭定哀爲所見文宣成襄爲所聞隱桓莊閔僖爲所傳聞者春秋緯文也繁露奉本云今春秋緣魯以言王義殺隱桓以爲遠祖宗定哀以爲考妣舉其始終言之也通義云春秋分十二公而爲三世舊說所傳聞之世隱桓莊閔僖也所聞之世文宣成襄也所見之世昭定哀也顏安樂以爲襄公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又昭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二文不異宜同一世故斷自孔子生後即爲所見之世廣森從之所以三世異辭者見恩有淺深義有隆殺所見之世據襄爲限成宣文襄四廟之所逮也所聞之世宜據僖爲限閔莊桓隱亦四廟之所逮也觀疏之節蓋取諸此按文九年疏引演孔圖云文宣成襄所聞之世也又繁露楚莊王云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昭定哀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皆與何氏說合序舊疏引鄭氏云九者陽數之極九九八十一是人命終矣故孝經援神契云春秋三世以九九八十一爲限然則隱元年盡僖十八年爲一世自僖十九年盡襄十二年又爲一世自襄十三年盡哀十四年又爲一世所以不悉八十一年者見人命參差不可一齊之義按襄十三年孔子未生不得爲所見世孝經說未可從顏氏以從生以後理不得謂之所聞然孔子於襄末始生何無知識亦不得謂爲所見邾婁鼻我邾婁快雖同以近書之傳舊疏云一自是治近升平書一自是治近太平書不相干涉是也又云援神契備說更作一理非正解春秋之物故何氏自以春秋說爲正○注異辭至淺深○校勘記云鄂本作淺深當據以正諸本皆誤倒繁露楚莊王云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辭也子赤殺弗忍書日痛其禍也子般殺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吾以其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疏疏也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又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矣此鄭恩有厚薄義有淺深意也序疏又引何氏文證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二科六旨也又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又引宋氏注春秋說三科者一曰張三世二曰存三統三曰異外內九旨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譏八曰貶九曰絕時與日月詳略之旨也王與天王天子是錄遠近親疏之旨譏與貶絕則輕重之旨也以何氏所云事目三科別物九旨之異○注時恩衰義缺○舊疏云當時子弒父父殺子爲恩衰臣弒君君殺臣爲義缺故衰服四制云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爲君斬衰三年以義制是也按繁露王道云周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大夫專國士專邑不能行度制法文之禮諸侯背叛莫修貢聘奉獻天子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孽殺其宗不能統理更相伐銼以廣地以強相脅不能制彊奄弱衆暴寡富使貧并兼無已臣下上僭不能禁止漢書劉向傳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閒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皆恩衰義缺事不必限父子君臣之世○注將以至之法○繁露王道云孔子明得失差貴賤反王道之本又俞序云故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又曰孔子明得失見成敗疾時世之不仁失王道之體故因行事加吾王心焉假其位號以正人倫因其成敗以明順逆太史公自序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哀十四年傳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繁露重政云春秋明得失差貴賤本之天王所失天下者使諸侯得以大亂之說而後引而反之又會盟要云名倫等物不失其理所以爲治亂之法也○注故於至是也○定五年六月丙申季孫隱如卒是也隱如逐君故爲有罪其無罪書日者昭二十五年十月戊辰叔孫舍卒昭二十九年四月庚子叔倪卒是也孔子親仕定哀故以定哀爲己昭公爲父並爲所見世其臣爲父與己之臣故特恩錄之○注於所聞至是也○宣五年九月叔孫得臣卒是也彼注云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弒君爲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是也其無罪者日襄五年十有二月辛未季孫行父卒襄十九年八月丙辰仲孫蔑卒是也文十四年公孫敖亦有罪而卒日者彼注云已絕卒之者爲後齊脅魯歸其喪有恥故爲內諱使若尚爲大夫然則敖卒書日正春秋蓋乎諱從無罪者例故也校勘記云鄂本畧作略是也按玉篇云古人畧作略田在旁○注於所傳至是也○此即下八年冬十有二月無駭卒是也其莊三十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僖十六年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秋七月甲子公孫慈卒並所傳聞世而書日者牙卒下注云書日者錄季子之遏惡也季友卒注云日者僖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公孫慈卒下注云一年喪骨肉三人故日痛之是也○注於所至麤觕○哀十四年傳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亂謂隱桓春秋之初由衰亂而升平而大平所謂反諸正此春秋之義也麤觕釋文作麤觕閩本監本毛本同校勘記按曰說文無觕字當觕字轉寫之譌本義角長皃段借爲粗觕字按說文角部觕下段注云此字見於經史

者皆儒爲觕公羊傳觕者曰侵何注觕麤也又隱元年注用心術麤觕漢藝文志庶得麤觕以麤觕連文則觕非麤字也麤觕若今人言粗觕變繫字也觕从[illegible][illegible]古讀如倉轉寫誤爲觕其音讀才古反又或讀七奴反矣按麤觕蓋即麤粗管子水地篇非特知於麤粗也察於微眇繁露俞序云始於麤粗終於精微論衡正說云略正題目麤粗之說以照篇中微眇之文故說文觕精若麤精淮南氾論訓風氣陰陽麤觕者也藝文志庶得麤觕皆謂麤粗也粗曹憲音在戶反與觕之讀才古戶者正同晏子春秋問篇緩害不能麤直論衡量知篇夫竹本麤直之物也直與粗音義正同○注故內至是也○說苑指武云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親末是以春秋先京師而後諸夏成十五年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言自近者始也注明當先正京師後正諸夏繁露王道云親近以來遠故未有不先近而致遠者也所傳聞世治褒亂故先自內魯始也云先詳內而後治外者繁露天道施云近者詳遠者略莊氏存與春秋正詞曰春秋詳內略外詳尊略卑詳重略輕詳近略遠繁露俞序云聖王之道莫美於恕故予言春秋詳己而略人因其國而容天下二年公會戎于潛注云春秋王魯明當先自詳正將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云錄大略小者舊疏云謂錄大國卒葬小國卒葬不錄是也云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者隱十年傳春秋錄內而略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注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者內有小惡適可治諸夏大惡未可治諸夏小惡明當先自正然後正人云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者莊二十四年曹羈出奔陳傳曹無大夫此何以書賢也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傳莒無大夫此何書譏爾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是小國無大夫書之見非常也云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者書疏云內離會者卽下二年春公會戎于潛桓元年春公會鄭伯于垂是也外離會不書者桓五年齊侯鄭伯如紀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離不言會也襄二十三年注亦云所傳聞世見治始起外諸夏錄大略小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注於所至升平○書疏云升進也稍稍上進至於太平矣按升者登也漸登於平也○注內諸至是也○內諸夏而外夷狄亦見成十五年傳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於僖戰也僭其於諸夏也引之魯則稱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故在傳聞世則諸夏爲外所傳聞世則責之同內也書外離會卽晉侯會狄于攢函也彼注云離不言會言會者見所聞世治近升平內諸夏而詳錄之殊夷狄也故書疏謂其一經而書二義矣又襄二十三年傳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注以奔無僭義如以治近升平書也所聞之世內諸夏治小如大庶近升平故小國有大夫治之漸也校勘記云鄂本作小鄂使仍作鼻此从刀誤閩本監本毛本作鼻按作鼻是也劓鄭皆非襄二十三年可證○注至所至太平○襄二十三年注云獨舉一國者時譏實未有大夫治亂不失其實故取足張法而已然則所見昭定哀世亦非太平但春秋著治太平於此世也故文宜成襄之世亦非實升平春秋之義治之升平爾○注夷狄至是也○繁露俞序云孔子曰吾因行事加吾王心也假其位號以正人倫因其成敗以明逆順故其所善則桓文行之而遂其所惡則亂國行之終以敗故始言大惡弒君亡國終言赦小過是亦始于麤觕終于精微教化流行德澤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矣亦譏二名之意也舊疏云夷狄進至于爵哀四年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是也又云哀十三年晉魏曼多師侵衛傳此晉魏曼多也曷爲謂之晉魏多譏二名二名非禮也哀六年仲孫忌圍運傳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彼注云春秋定哀之閒文致大平欲見王者

治定無所復譏唯二名故譏之此春秋之制也是也校勘記鄂本曼作萬按作曼是也萬者聲之誤○注禮爲至三月○並見禮喪服爲喪服斬衰章云父傳曰爲父何斬衰也父至尊也齊衰三年章父卒則爲母是爲父母三年也又不杖期章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至尊也又齊衰三月章曾祖父母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是爲祖父母期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也按上注云高祖曾祖之臣此止及曾祖者曾者重也由曾而上皆曾祖也則高祖亦宜齊衰三月先儒又謂經之所不言則不服者非也鄭氏喪服注云曾祖高祖皆有小功之差則曾孫元孫爲之服同也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是也○注立愛自親始○禮記祭義文彼云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教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數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注故春至祖禰○禮記大傳云上治祖禰尊尊也法治儕正也疏上主尊數故云尊尊○注所以至法式○舊疏云舊本皆作式言取十二公者法象天數欲著治民之法式也若作戒字言著治亂之法著治國之戒矣天道十二紀一星周故十二公爲取象天數也○注又因至之際○范甯穀梁傳注序云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逼理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平王四十九年入春秋於魯正值惠隱之世也楊疏云不託始於惠公者平王之初仍賴晉鄭至於末年陵替尤甚隱公與平王相接故因茲以託始也按據哀錄隱又適十二公與天數合也○注主所至自盡○禮記雜記云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又喪大記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於士旣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爲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壹問在殯壹往焉弱君於大夫卒當隱痛之故有恩惠焉荀子大略云君於大夫三問其疾三臨其喪於士一問一臨諸侯非問疾弔喪不之臣之家漢書賈山傳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士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衰麻絰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變服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注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執其上功傳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又王嘉傳聖王之於大臣在輿爲下御坐則起疾病視之無數死則臨弔之廢宗廟之祭新書階級云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厲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而報其上者卽非人類也則臣自重自盡之義也○注公子至公孫○儀禮喪服傳文大功章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諸侯之子適適相承其支庶則稱公子支庶之子則稱公孫孫以王父字爲氏不得禰先君祖諸侯鄭注檀弓云庶子言公卑遠之也禮記郊特牲云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不敢祖者謂不立天子諸侯之廟故喪服注云不得禰不得祖者不得立其廟而祭之也喪服小記云別子爲祖注諸侯之庶子別爲後世祖別子自孫以下則以別子之字爲氏如孟叔季之屬故公子公孫則但以公子公孫爲氏也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隱二年春盡是年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注】凡書會者惡其虛內務恃外好也古者諸侯非朝時不得踰竟所傳聞之世外離會不書書內離會者春秋王魯明當先自詳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王者不治夷狄錄戎者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朝聘會盟例皆時【疏】杜云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潛魯地大事表戎在今山東曹州府之曹縣與河南蘭陽縣接界潛蓋近戎之地當在今曹州府西南境水經注濟水篇濟瀆自濟陽故城南東逕戎城春秋公會戎于潛是差繆略云公羊潛作岑按唐石經亦作潛潛岑音近爾雅釋器槮謂之涔釋文涔郭岑潛二音詩周頌潛篇鄭作涔字山海經西山經大射之山涔水出焉郭音潛按管子小匡云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仲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常潛常爲居常與許之常潛鄣此也然究未詳於今爲何縣地毛氏奇齡春秋毛氏傳云戎者徐戎也費誓淮夷徐戎並興注徐戎在魯東故書序徐戎並興東郊不闢此是內夷雜處中國故得與中國通往來之禮〇注凡書至好也〇曲禮下云諸侯相見於隙地曰會定十四年注云古者諸侯將朝天子必先會閒隙之地然則凡會者爲朝天子此無故而會故書以惡之〇注古者至踰竟〇書大傳者折者天子之竟也諸侯曰竟天子游不出封不告祖廟諸侯非朝聘不出竟新書齊桓公之始霸也翟人伐燕桓公爲燕北伐翟乃至于孤竹反而使燕君復召公之職桓公歸燕君送桓公入齊地百六十里桓公問于管仲曰禮諸侯相送固出竟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竟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君恐後世以寡人爲存燕而欺之也乃下車而令燕君還車乃割燕君所至而與之遂溝以爲竟而後去是不得踰竟事也釋文竟今本多作境字按竟境古今字〇注所傳至外也〇二國相會稱之離會離兩也二國私相會合同惡相濟不使人知惡之特甚也略外而詳內所以責魯以正人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論語衞靈公文引以證先自詳正義也後漢書陳寵傳春秋於魯小惡必書宜先自整飭後以及人繁露仁義法云春秋以仁治人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外此之謂也且論己見之而人不察曰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與自攻其惡非義之全與此之謂仁造人義造我何以異乎故自稱其惡謂之情稱人之惡謂之賊求諸己謂之厚求諸人謂之薄自責以備謂之明責人以備謂之惑又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與爲義又云義者非謂正人謂正我雖有亂世枉上其不欲正人奚謂義昔者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齊桓公執袁濤塗之罪非不能正人也然而春秋弗予不得爲義者我不正也闔廬能正楚蔡之難矣而春秋奪之義辭以其身不正也潞子之於諸侯無所能正春秋予之何義其身正也趣而利也故曰義在正我不在正人此其法也又俞序云故世子曰功及子孫光輝百世聖王之道莫美於恕故予先言春秋詳己而略人因其國而容天下中論修本云孔子之制春秋也詳內而略外急己而寬人故於魯也小惡必書於衆國也大惡始筆〇注王者至勿追〇白虎通禮樂云何以名爲夷蠻曰聖人本不治外國非爲制名也因其國名而言之耳通義云戎狄皆略不別君臣舉其號而已所謂國不若氏也後漢書應劭傳說鮮卑云鮮卑皆在漢北犬羊爲羣無君長之帥廬落之居而天性貪暴不拘信義故數犯障塞且無常處唯至互市乃來苟欲中國珍貨非爲畏威懷德計獲事足旋踵爲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內蓋爲此也前漢匈奴傳蕭望之曰戎狄荒忽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是王者不治夷狄也舊疏云於所傳聞之世王者草創不暇治夷狄鄭先書晉滅下陽末書楚滅穀鄧是也而此經錄戎來者勿拒故也孟子盡心下云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往言其去者不追呼來者亦不逆拒荀子法行云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拒去者不止論語子張篇云其不可者拒之漢石經皇侃義疏本作距拒距通也論語述而篇不保其往也集解鄭曰往猶去也曾子七臣七主篇注追猶召也國策齊策故專兵一志以逆秦注逆猶拒也詩大雅皇矣敢拒大邦疏敷拒逆我大國也則來者勿拒謂來者勿逆之去者勿追去鄭謂不來者則不必徵逐之王者務德不勤遠義也〇注東方至曰狄〇舊疏云下曲禮及王制皆有此文白虎通禮樂云東方爲九夷南方爲八蠻西方爲六戎北方爲五狄故曾子問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此百姓之難治者也接此統舉四夷名爾非謂此爲西方戎也〇注朝聘至皆時〇舊疏云朝書時者文十五年夏曹伯來朝昭十七年春小邾婁子來朝是也聘書時者文四年秋衛侯使甯俞來聘文六年夏季孫行父如陳是也會書時者莊十三年春齊侯宋人以下會于北杏十四年冬單伯會齊侯宋公以下于鄄是也盟書時者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是也通義云會例時有所危乃月錄之

夏五月莒人入向【疏】漢書地理志沛郡向下云故國春秋曰莒人入向姜姓炎帝後左傳疏引世本云莒己姓向姜姓譜云莒嬴姓少昊之後周武王封茲與于莒初都計後徙莒今城陽莒縣是也世本自紀公以下爲己姓不知誰賜之姓者十一世茲丕公方見春秋共公以後微弱不復見四世爲楚滅向則不能知其終始杜云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莒國今城陽莒縣是也水經注陰溝水篇北肥水又東南逕向縣故城南地理志曰故向國也世本曰許州向申姜姓也炎帝後京相璠曰向沛國縣今并屬譙國龍亢也顧氏炎武杜解補正云于欽齊乘言今沂州西南一百里有向城鎮桓十六年城向宣四年伐莒取向襄二十年盟于向杜氏于宣四年解曰向莒邑東海承縣東南向城疑遠也方輿紀要春秋向之名四見杜預解爲二地承縣在今嶧縣境內龍亢今鳳陽府懷遠縣寰宇記在莒州說皆未確惟沂州之向城近之蓋向先爲國後并于莒而或屬莒或屬魯以攝乎大國也然莒亦小國去沂州衛遠知向國非沂州之向城鎮也寰宇記在密州莒縣南七十五里當從之然則地志謂在沛郡杜因謂在譙國龍亢者則尤遠矣

入者何得而不居也【注】入者以兵入也已得其國而不居故云爾凡書兵者正不得也外內淺深皆舉之者因重兵害衆兵動則怨結構禍更相報償伏尸流血無已時諸侯擅興兵不爲大惡者保伍連帥本有用兵征伐之道魯入杞不諱是也入例時傷害多則

月【疏】通義云得而不居者克勝都邑弗取而有也左傳文十五年云獲大城焉曰入之彼十年傳入不言伐注得而不居曰入用此文也然則宜四年伐莒取向彼向爲莒邑者或後此又爲莒所幷也○注入者至云爾○正以侵伐戰圍入雖不言帥皆是用兵之文故云以兵入也毛氏奇齡毛氏傳云有入而取其地者與滅閒閔二年狄入衛實八年宋公入曹是也有入而不取其地者後十年宋人衛人入鄭桓二年我入杞是也此入向不知取地與否據六傳莒公殺皆入而不得其地然寔二十六年公會莒茲丕公衛甯速盟于向襄二十年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杜又似以日誠而取其地矣按毛氏錄本左傳爲說然彼二盟安知非盟于向者向人與盟如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莊十九年盟于齊之例邪○注凡書至已時○據字依郭本補監本因重誤用盟云正不得者言用兵皆書之意言於正道皆不得也云外內淺深皆舉之者侵爲至淺滅爲至深也莊十年傳觕者曰侵精者曰伐注觕猶麁也精猶精密也觕即淺精即深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者凡書兵則不問諸夏四夷與會皆書以書也孟子盡心云春秋無義戰注春秋所載戰伐之事無德王義者也繁露竹林云是故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所害重也寶法一二言犬萃不責也云因重兵害衆者繁露竹林又云今戰伐之於民其爲害幾何故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其所好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爲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新序五昔衛靈公問陳孔子言俎豆賤兵而重禮也故春秋曰善爲國者不師云兵動則怨結構禍更相報讎者孟子梁惠王云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蓋興兵則構怨不至伊尸流血無已時不止也○注諸侯至之道○云諸侯擅興兵不爲大惡者繁露竹林云問者曰其書戰伐甚謹其惡戰伐無辭何也曰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爲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是甚不以大惡也云保伍連帥本有用兵征伐之道者禮記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則州內有無道者其長帥正伯得征伐之也按王制又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漢書毋將隆傳古者諸侯方伯得專征伐乃賜斧鉞而保伍連帥得有征伐之道者若已賜弓矢則小惡亦無矣○注莒人至是也○舊疏云即僖二十七年秋公子遂帥師入杞是也○注入例至則月○舊疏云即成七年秋吳入州來定五年夏於越入吳是也傳言多則月者此文及僖三十三年春王三月秦人入滑是也僖二十七年秋八月乙巳公子遂入杞皆日者彼注云日者杞屬修禮朝魯雖無禮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不當入之故錄實之

無駭帥師入極【疏】漢書古今人表作亡駭穀梁作無侅下八年無駭卒周駭侅音義近說文馬部駭驚也人部侅奇侅非常也非常亦有驚義此略云帥公羊作率通義云公羊率帥之字如此見五年傳今本率帥雖見沿寫誤也依說文解字帥本巾帨之帨當作率爲正按今石經公羊亦作帥其誤久矣率亦段借字說文辵部連先導也段氏玉裁注率經典段率字爲之周禮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注故書帥爲率鄭司農云率當爲帥大鄭以漢人帥領字通用帥與周時用率不同故也此所謂古今字毛詩率時農夫韓詩作帥時許引周禮率都建旗鄭周禮皆作帥都聘禮注古文帥皆作率是也又說文行部衛將衛也此其正字率者補爲畢帥者佩巾皆段借也極者杜云附庸小國左疏引賈云極戎邑晉書地道記高平國湖陸縣西有極亭錢梁云極國也大事表云今兗州府魚臺縣西有極亭方輿紀要亦云在兗州府魚臺縣西按公羊以爲疾始滅穀梁以爲滅同姓則是以入爲滅先協以入與滅不同考極自此後不見經而魚臺縣近魯嘗地則極爲魯有可知第此入與上入向之入異入向爲得而不居此則諱滅爲入蓋實滅也沒滅文言入耳

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注】據公子遂帥師入杞氏公子也【疏】下八年左傳云無駭卒羽父請諡與族公命以字爲展氏通義云然則無駭生未有氏得錄此雖者春秋據哀錄隱非史官舊既時罪之比本可以追氏之者公子驅之孫方爲驅氏而國稱謂之駟騶公子遂之孫方爲仲氏而經言仲遂卒子垂故知此不進氏者即貶義也○注據公至子也○僖二十七年公子遂帥師入杞是也

貶【注】貶猶損也【疏】注貶猶損也○廣雅釋言貶損也文選封禪文不可貶也注貶損也後漢書安帝紀注貶引謂貶損引過也通義云貶者黜也春秋託天子之事故有貶法大夫貶去氏者言宜尊其爵位諸侯貶稱人者若曰宜降爲小國也

曷爲貶【注】據公子遂俱用兵入杞不貶也【疏】注據公至貶也○舊疏云欲決隱八年庚寅我入郕非用兵故也

疾始滅也【注】以下終其身不氏知貶疾始滅非但起入爲滅【疏】注以下至爲滅○舊疏云即下八年無駭卒傳曰何以不氏疾始滅也故終其身不氏然則若宜欲起入爲滅止應此經貶之而已不應終身貶之故知升欲起其疾始滅也通義云疾猶惡也按論語泰伯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亦謂惡之已甚也

始滅昉於此乎【注】昉適也齊人語據傳言撥亂世【疏】注昉適至人語○玉篇日昉適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昉始也列子黃帝云衆昉同疑注昉始也說文日部昉明也日方明故有始義是昉適始晨韓相訓故注云適也惠氏棟公羊古義云五年傳云始僭諸公昉于此乎穀嚴石經公羊昉作放鄭注考工云旋讀如放於此乎之放是漢時公羊昉皆作放也校勘記昉唐石經諸本同隸釋載漢熹平石經公羊殘碑昉作放又鄭氏詩譜序考工記注皆言放於此乎本公羊傳文是蔡鄭所據本皆作放書以放爲正昉俗字下同又云古多作放後人作昉作倣作仿皆俗字也公羊傳寫作昉俗字耳惠棟乃疑嚴氏春秋作放顏氏春秋作昉何用顏其說觖也云齊人語者舊疏云胡毋生齊人故知之徵氏機云昉乃俗字當從漢石經作放說詳阮氏校勘記惟何休訓昉爲適以爲齊人語其實未然今按放之言極也禮記祭義云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推而放諸猶言推而極諸也鄭注放猶至也至即極也儀禮聘禮記義之至也鄭注曰至極也是至與極義同也僖二十八年傳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爲之也放亦極也放乎殺母弟者乃推極其後而言之也始滅放於此乎乃推極於此而止矣故曰始滅放於此乎何解未得其義宣六年傳乎然從乎趙盾而入放於堂下而立十二年傳勝乎皇門放乎路衢凡言放乎者並至極之義也若訓爲適則不可以爲違姑矣按僖二十八年宣五年傳之放可以訓至訓極此則當仍何訓爲是○注據傳言撥亂世○舊疏云哀十四年傳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既言作春秋明亂世明知相滅非一此經爲疾始滅故據而難之

前此矣【注】前此者在春秋前謂宋滅郜是也【疏】

注前此至是也○舊疏桓二年取郜大鼎于宋傳云此取之宋其謂之郜鼎何器從名注器從本主名名之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郜鼎然則宋滅郜在春秋前故十年公敗宋師辛未取郜傳二十年郜子來朝傳郜子者何失地之君也是也

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注】焉爾猶於是也【疏】注焉爾猶於是○宣六年傳則無人門焉者注焉者於也玉篇焉是也是焉字容有於是之訓故禮記月令天子焉始乘舟謂於是始乘舟也國語晉語焉始爲會謂於是始爲會也禮記三年問故先王焉爲之立制謂於是爲之立制也又云焉使倍之謂於是始倍之也此云託始焉爾謂託始於是爾注辭字疑衍孟子梁惠王篇盡心焉耳矣注焉耳者懇至之辭亦謂盡心於是耳矣也

曷爲託始焉爾【注】據戰伐不言託始【疏】注據戰至託始○舊疏隱二年鄭人伐衛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皆不直言託始故難之

春秋之始也【注】春秋託王者始起所當誅也言疾始滅者諸滅復見不復貶皆從此取法所以省文也【疏】莊七年傳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此傳春秋謂君子所修春秋也通義云君子所修春秋滅國於是始是也昭十二年傳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其詞則某有罪焉爾又舊疏引孝經說云孔子曰孝經屬參春秋屬商徵似之語獨傳子夏此孔子所作之春秋也子夏傳與公羊氏五傳乃至胡毋子都著仲舒傳之竹帝推演其義卽此春秋之始諸精義也蓋隱桓以下爲春秋之隱桓非魯國之隱桓聖人以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故假魯以張始本非隱眞爲受命王也杜預范甯不識七十子微言大義以孔子之春秋奉泥於魯之春秋以故動輒荆棘則不但不知讀春秋並不知讀孟子矣○注春秋至誅也○孟子滕文公篇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卽託王者於春秋之義也春秋之始卽王者之始也云起所當誅者卽繫王道云誅犯始者省刑絕惡疾始也又云無駮滅極不能誅諸侯得以大亂至弑無已明無駮滅國魯不能誅故春秋之王者誅之也○注言疾至文也○舊疏卽定四年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定六年鄭游吉帥師滅許之屬是也莊氏存與春秋正詞云若喪不三年不勝譏則自閔公始書吉禘于莊公妻母爲夫人不勝譏則自成風始猶此滅國不勝譏故於無駮張義也

此滅也其言入何【注】據齊師滅譚不言入【疏】注據齊至言入舊疏在莊十年○

內大惡諱也【注】明魯臣子當爲君父諱滅例月不復出月者與上同月嫌案下例當蒙上月日

不【疏】繁隱滅國上云隱代桓立所謂僅存爾使無駮帥師滅極內無諱臣外無諸侯之救是其爲大惡也通義云使伐圍入都無諱文獨滅諱惡者諸侯有得專征伐之道不得專滅國覆人之社絕人之世令滅有外內亂鳥獸行者當以九伐之法正之非可擅土地以自廣李固曰春秋襄儀父以開義路貶無駮以開利門君子惡兵以利動故取邑爲小惡滅國爲大惡也趙匡難此傳云滅而自入貿入者將如何書之廣森以爲實入將書展無駮率師矣內諱弑言薨與實薨者同詞則諱滅言入卽與實入者同詞亦何不可況貶去氏者正起其非實入乎○注明魯至父諱○所謂爲尊者諱也孔子雖據魯以爲後世制法於內事多所諱明爲魯臣子也○注滅例月○舊疏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莊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是也○注不復至日不○鄂本同閩監毛本日不誤日下舊疏標起訖亦誤作日下與上同月者卽蒙上莒人入向之夏五月也常案下例當蒙上月日不者舊疏元年祭伯來之下已有此注而復言之者正以使月爲下公子益師卒其祭伯來奔不蒙月今此又五月二事皆蒙之隸其長故重發之然則彼祭伯來事輕公子益師卒事重此則二事俱重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注】後不相犯日者爲後背隱而會桓能自復爲唐之盟【疏】杜云八月無庚辰庚辰七月九日也日月必有誤包氏愼言公羊曆譜云八月書庚辰月之九日閏分歲七通之於十二月爲八十四元年已積有百五十六至此年十一月共積二百三十三分除二百二十八分成月仍餘五分十一月後宜置閏長曆閏十二月而八月無庚辰斥爲七月九日于殷曆不合杜又云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魚臺縣東十二里唐與棠通卽隱公觀魚處方與紀要武唐亭在魚臺縣東北十二里接戎在今之曹州府曹縣地與魚臺等處近以疏引左氏之義以極是戎國都極亦在魚臺縣地然極已滅矣無緣復與盟況上下皆與戎會盟不得無駮復帥師入之左氏義恐非○注後不至之盟○舊疏春秋之例不信者日故後不相犯日者言爲後背隱而善桓能自復爲唐之盟者卽桓二年秋九月公及戎盟于唐是也按注意當謂爲後背隱而善桓爲句桓爲隱賊戎與隱會盟相繼不能聲罪致討復與和好結盟故春秋以不信責之書日也能自復爲唐之盟自指戎言舊疏引舊解以爲戎能自復是也舊疏謂善桓能自復春秋方貴戎之不信何爲於此有善桓嗣與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疏】左疏引世族譜紀姜姓侯爵莊四年齊滅之杜云紀國在東莞劇縣大事表紀在今青州府之壽光縣東通志紀本在東海贛榆縣後遷劇亦稱紀城有臺高九尺俗曰紀臺城寧有劇南城青州府志紀臺城在壽光縣東南三十里履緰左氏作裂繻裂履一聲之轉春秋異文箋繻緰古今字說文玉篇無緰字校勘記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履緰音須惠棟云緰讀爲投說文緰貲布也古緰與繻同音

紀履緰者何紀大夫也【注】以逆女不稱使知爲大夫【疏】注以逆至大夫○舊疏正以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皆是大夫爲君逆女而文皆不言使今此不言使故知是大夫也又云或者使爲爵字誤按逆女不稱爵意謂不稱紀侯故知爲大夫耳若但不稱使無以別其爲大夫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是稱使者亦大夫矣通義云推疑猶稱且字知疑謂蓋下大夫名見者以接內也紀侯爵當從大國例凡大國之下大夫與小國之卿同非接內不錄其名氏唯大國之上大夫然後書名氏若襄之則以伯仲書禮五十不稱且字所以示法未五十不得命爲卿也接穀梁亦云以國氏者爲其來交接於我故君子進之也惟紀雖侯爵實由嫁女天子增爵稱侯此時猶不得爲大國也

何以不稱使【注】據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稱使【疏】注據宋至稱使○見成八年夏

婚禮不稱主人【注】爲養廉遠恥也【疏】繁露玉英云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爲如安性平心者經禮也於性雖不安於心雖不平於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是故昏禮不稱主人經禮也詞窮無稱稱王人變禮也○注爲養廉遠恥也○白虎通嫁娶篇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

由父母須媒妁遣娶防淫泆也何

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注】禮有母母當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宋公無母莫使命之辭窮故自命之自命之則不得不稱使【疏】注禮有至以行○儀禮士昏記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己躬命之注命之命使者母命之在春秋紀裂繻來逆女是也謂氏稱岐鄉注句禮云此請期以上五禮皆命使者行故言使命所出必自其父若無父者則母命之母命之者亦但命子之父兄師友使之命使不稱稱母命以通使也盛氏世佐儀禮集編云母命之者母使子之諸父兄命五禮之使者親迎則使命其子昏詞皆稱母所使出命者之名也雖有諸父諸兄必待母命而使為之辭大宗也又云昏禮當使同姓主之公羊傳云稱諸父兄師友說苑載大夫士昏辭亦曰某之父某之師友師友異姓而與父兄並稱恐未安按稱諸師友或禮之變故說苑亦并載其辭蓋辭梁宋亦有是辭也沈氏彤儀禮小疏云士冠禮若孤子則父兄戒宿冠之日主人紒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禮于阼階注去父兄諸父諸兄冠主冠者親父若宗兄也是諸父諸兄但可以戒宿而不可以為冠主擯之昏禮亦但可稱諸父諸兄以命使而不可以諸父諸兄主昏蓋旁尊而不得加諸正嫡也○注宋公至稱使○白虎通嫁娶篇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昏故自定之也昏禮經曰親皆沒己躬命之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昏禮注納禮親也親命之謂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是也則文王亦係自定娶蓋昏納家說也故繫鄭玉莫云納幣無稱稱主人變禮也是也孔氏左傳疏云公羊言無母者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不稱父兄者諸使臣其父兄故不得稱也昏禮記曰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己躬命之以宗子之尊命不稱父兄況諸侯乎其稱父兄師友謂大夫以下非宗子耳昏禮記云支子則稱其宗弟稱其兄是也通義云廣森饋辭記國君取夫人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鄭納命之稱主人之詞按何寔亦止謂有母者宜尊母命以行婦人無外事故以母命命父兄師友以達耳無母則宜自定娶如綿記所云故此云莫使命之辭窮故自命之自命之則不得不稱使似不必大夫以下始稱父兄師友也

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注】以不稱使知有母【疏】昏禮記注宗子者嫡長子也命之命使者母命之在春秋紀裂繻來逆女是也

有則何以不稱母【注】據非主人何不稱母通使文【疏】據非至使文○意以婦禮不稱主人為贄康遠恥既有母則與主人自命異似可稱夫故據以聞

母不通也【注】禮婦人無外事但得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耳母命不得達故不得稱母通使文所以遠別也【疏】繁露陽尊陰卑云故數日者據晝而不據夜數歲者據陽而不據陰不得擅之義是故春秋之於婦禮也達宋公而不達紀侯之母紀侯之母宜稱而不達宋公不稱而達達陽而不達陰以天之制也漢書杜鄴傳故禮明三之義雖有文母之儀繁露於子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注引此傳曰婦禮不稱主人主人謂婿也小稱母母不通也○注婦人無外事○通義婦人無外事但得命使於國中耳不得通於四方文不可曰紀侯之母使履繻來故宜不稱使也杞伯姬來求婦稱以母通者使內女紀親繁露玉英云人無出境之事經禮也郊母為子娶婦辭禮也無出境事鄭箴此婦人無外事也為子娶婦即祀伯姬來婦事也儀禮疏引服氏左注云不稱主人母命不通故不稱使婦人無外事是與公羊說同也而說苑修文篇云親迎禮奈何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脩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腆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似婦人得與外事

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注】據伯姬歸于宋不書逆人【疏】注據伯至逆人○舊疏在成九年春

譏【注】譏猶譴也【疏】注譏猶譴也○廣雅釋言譏譴也諸譏引宋氏注春秋說九旨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譏八曰貶九曰絕譏較貶絕為輕所謂輕重之旨也

何譏爾【疏】通義云稱繼是也言何所譏於是事也問貶曰易為貶問譏則曰何譏爾者貶不必為本事身罪在于使而文見於此者故主問其所為譏則皆為本事故不問易為矣

譏始不親迎也【注】禮所以必親迎者所以示男先女也於廟者告本也夏后氏逆於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疏】漢書外戚傳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穀梁伯姬歸于紀傳曰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往者君不迎而大夫來逆故曰親也是亦譏不親迎義也齊風詩序刺時也時不親迎也箋云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禮以刺之蓋不親迎已久彼固在春秋前也○注禮所至女也○白虎通五行云娶妻親迎何法法日入陽下陰也又嫁娶篇天子下至士必親迎授綏者以陽下陰也欲得其歡心示親之也必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者防淫泆也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荀子大略云易之咸見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聘士之義親迎之道重始也禮記坊記云婿親迎見于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婿恐事之違也又郊特牲云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昏禮云賓升北面奠雁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婿御婦車授綏往婿御者親而下之又云婿乘其車先俟于門外往婿車在大門外乘之先者道之也男帥女女從男夫婦剛柔之義自此始也皆男先女之義也穀梁說迎之不同禮記疏引五經異義禮戴說天子親迎春秋公羊說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天子至尊無敵故無親迎之禮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大夫迎上卿臨之許氏謹按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為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鄭駁之云太姒之家在渭之涘文王親迎于渭即天子親迎明文也禮記繫而親迎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主非天子則誰乎是鄭從公羊義也穀梁桓八年注引春秋左氏說曰王者至尊無敵無親迎之禮祭公逆王后未至京師而稱后知天子不行而禮成也鄭君之曰天子雖尊其於后猶夫婦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此哉蓋亦用異義并駁異義文禮記疏引詩說云文王親迎于渭紂衛南周文王猶為西伯又左氏桓八年疏云文王之迎太姒身為公子迎在殷世未可據此以為天子禮孔子對哀公自論魯國之法魯周公之使得郊祀天地故以先聖天地為言耳其意非說天子禮也據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傳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何氏云婦禮成于五先納采問名問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時王者迎祭公來使魯為媒可則因用魯往迎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道究匹迎天下之母若逆婦妾散繼之則但譏其大禮不直其事

耳無譏不親迎文又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傳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氏云禮逆王后當使三公故貶去大夫明非禮則何氏亦不以天子當親迎與異義所載公羊說異也通義云以詩考之文王親迎于渭韓侯迎止于蹶之里諸侯親迎更有明文齊風著篇刺時不親迎首章充耳以素言士之服次章以青卿大夫之服末章黄者君服明國君不親迎合有譏也故莊廿四年公如齊逆女杜注左傳云禮也若然士昏禮有若不親迎禮者沈氏彤儀禮小疏云下云婦入三月然後壻見固使婦之廟見而後壻見婦之父母也則不親迎之婦無父者明矣敖繼公儀禮集說云記曰父醴子而命之迎昏禮曰子承命以迎是親迎必受父之命也若無父則子無所承命故其禮不可行此蓋統宗子支子而言萬氏斯大儀禮商則專指宗子謂支子無父而有宗子之命則得親迎彤謂先王之禮敬宗收族支子既稱其宗以命使者則宗子自必代其父而主其昏禮支子得承宗子之命而親迎是也敖說未盡稱支子而無宗子以命之則亦不得親迎諸父諸兄不可命宗子其可以命支子乎故昏禮記之若不親迎自謂有故或疾病者爾敖萬說均謬沈氏從之懷矣盛氏世佐云敖氏創為無父者不親迎之說據昭元年左傳楚公子圍娶婦事曰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則無父者告於廟而後迎禮也當以無所承命而廢鬼神陰陽之大與乎隱二年經書紀裂繻來逆女公羊傳曰譏始不親迎也莊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杜云禮也詩曰韓侯迎止于蹶之里冕而親迎孔子以告哀公是諸侯之迎且不以無父廢也況大夫以下乎敖氏之云其爲臆說無疑矣○注於廟者告本也○禮昏禮云主人揖入賓執雁從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雁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壻御婦車白虎通嫁娶篇遣女于禰廟者重先人之遺禮不敢自專故告禰也穀梁傳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注祭門廟門也闕兩觀也如在廟明矣禮記曲禮云齊戒以告鬼神注昏禮凡受女之禮皆於廟爲神席以告鬼神禰此也昏禮言納采禮云主人筵于戶西注筵爲神布席也戶西者尊處將以先祖之遺禮許人故受其禮於禰廟也鄭告本之殺也按昏禮納采納吉問名納徵請期五禮婦家俱告廟行事而壻家未嘗一告廟白虎通嫁娶云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蓋必婦入三月祭行告廟矣而孔穎達謂女家每事告廟則男氏將行六禮必皆告廟不徒卜而已陳祥道禮書謂既納采問名然後歸卜於禰既卜然後納吉當在告廟之日遂引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注云受命退乃卜以爲卜昏之禮亦如之又下八年左傳先配而後祖杜解云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疏引鄭司農以配爲同牢食先食而後祭祖無敬神之心故曰誣其祖孔氏駁鄭而從杜其實告廟而後行與夫祭祖而後同牢古禮皆無其文鄭公子忽自是諸侯以上禮必三月後始告廟成昏忽先配後祖故曰誣其祖與士禮不同也卜必於廟與告廟自殊不必牽合或又引楚公子圍告于莊共之廟爲醮然楚圍蓋弒已成不可爲訓大夫不敢祖諸侯圍大夫也鄭合告廟當得告莊共廟乎當以班氏說爲正○注夏后至於戶○昏疏引書傳云夏后氏逆於廟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繁露三代改制質文云三正以黑統昏禮逆于庭正白統者昏禮逆于堂正赤統者昏禮逆于戶並何氏所本也說文是郭逆迎也關東曰逆關西曰迎通典嘉三云遂皇始有夫婦之道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爲禮五帝馭時娶必告父母夏后氏親迎于庭殷于堂周制限男女之歲定婚姻之時親迎于戶注引何休曰後代漸文而迎于戶示其親授白虎通嫁娶篇引昏禮經曰賓升北面奠雁再拜稽首降出婦從房中降自西階壻御婦車授綏姆今昏禮無房中二字蓋此時奠雁在房戶之外當禰北面也吳氏廷華儀禮章句云今從者奠雁時已出堂矣據女言婦已受摯而從之也蓋奠雁時女從房中出堂與壻相見也

始不親迎

昉於此乎前此矣 以惠公妃匹不正不嫌無前也 注以惠至前也○舊疏云問曰七缺之義如何答曰七缺者惠公妃匹不正隱桓之禍生是爲夫之道缺也史記魯世家初惠公適夫人無子公賤妾聲子生子息息長爲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爲夫人以允爲太子允爲桓公息爲隱公是妃匹不正當桓稱生事也宋女至而奪之其不行親迎明甚故不嫌無前也齊風著詩作於哀公之世序言刺不親迎皆在春秋前也

前此

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 焉爾猶於是也 注焉爾至是也○爾字亦係衍文僖十五年左傳晉於是乎作爰田又晉於是乎作州兵國語晉語作焉作轅田焉作州兵戰國策君何患焉史記周本紀作君何患於是是焉卽於是也惠氏棟周禮古義云行夫居於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注焉使謂大小行人焉故書曰夷使鄭司農曰夷使使於四夷元謂夷發聲按此夷使猶於使也晉語焉作爰田焉作州兵淮南子天子焉始乘舟禮記故先王焉之立制又云焉使倍之公羊傳託始焉爾又云晉將焉致乎魯國焉於篆文焉於相似故於亦作焉按焉卽於是不必以於爲焉爾前是分屬也

曷爲託始焉爾 據納幣不託始 注據納幣不託始○卽莊二十三年公如齊納幣言託始不

春秋之始也 春秋正夫婦之始也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和君臣和則天下治故夫婦者人道之始王教之端內逆女常書外逆女但疾始不常書者明當先自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 注春秋正夫婦之始也○何意謂此譏紀侯不親迎爲春秋之正夫婦之始也○注夫婦至之端○易序卦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禮記哀公問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又郊特牲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是夫婦爲人道之始王教之端也漢書匡衡傳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物之原又外戚傳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後漢書荀爽傳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恆又云且詩初篇實首關雎禮始冠婚先正夫婦天地大經其旨一揆○注內逆至書者○舊疏內逆女常書卽桓三年公子翬宣元年公子遂成十五年叔孫僑如之屬是也按春秋內逆女凡五見翬逆女爲內逆女之始莊公爲親迎示法文公逆婦姜略之示其賤宣公遂逆女譏喪娶成公僑如逆女譏其晚襄公以下不書蓋皆從同故成十四年注凡娶早晚皆不譏者從履端一譏而已亦謂不再譏不譏迎也外逆女如杞伯姬來蕩伯姬之來求婦齊高固來逆子叔姬使鄫子來朝之類書各有爲不常書也○注明當至外也○校勘記云諸本同據鍾云成十四年疏引此注作先自詳正躬上公會戎于潛注同當據補按四年疏引此亦無詳字

內女曷爲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女在其國稱

女【注】未離父母之辭紀履綸來逆女是也【疏】注未離至是也○桓八年傳女在其國稱女文四年傳娶于大夫者略之也注女者父母辭蓋父母雖殁兄弟亦統之父母也

在塗稱婦【注】在塗見夫服從之辭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是也【疏】注在塗至是也○見莊十九年通義云女子重出已在塗則義成為婦故禮親迎女在塗聞女之父母死反而奔喪為其父母期從既嫁之服按禮昏禮自親迎之前女次純衣纁袡女從者皆稱女至降出婦從以下皆稱婦亦禮經正名之義也蓋是時婿女二人為禮所謂執贄以相見夫婦之義從此始矣婦服也故云服從之辭皆疏傳二十五年宣元年傳皆云其稱婦者有姑之辭也者蒙二義故也按傳注皆並文生義公子結媵陳人之婦對夫之辭故以在塗書之蕩伯姬來逆婦對姑立文故以有姑言之宣元年文四年稱婦姜並以有姑辭稱之者以非公親迎故也

入國稱夫人【注】入國則尊尊有臣子之辭夫人姜氏入是也紀無大夫書紀履綸者重婚禮也月者不親迎例月重錄之親迎例時【疏】注入國至是也○見莊二十四年秋按彼注云夫人至大夫皆郊迎明日大夫宗婦皆見周道尊尊故從臣子辭稱夫人也書疏釋上稱婦云其至國猶稱婦者對姑生稱其實凡書婦者皆錄有姑生稱仍係未至國之辭者至國則宜稱夫人不係姑之存殁也沈氏彤儀禮小疏云然則大夫士之昏禮可以類推此經婦從女未在塗也而稱婦蓋其辭之時實迎主授女既從實則婦而非女由此始夫且降自西階亦即在塗故稱婦而不稱女也入夫家無改稱者婦士妻之本稱也曲禮曰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注紀無至禮也○閔元年注所傳聞之世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紀時例未為侯爵於春秋時不得稱大國故宜從小國例無大夫稱人也為重婚禮又以接我故遂而有大夫故繫紀履綸以名繫國著其事國重命來為君逆得接公行禮故以國氏重之亦此義也○注月者至錄之○書疏云例月即此及桓三年秋七月公子翬宣元年正月公子遂之屬是也重錄之者親迎例月不親迎重而書月時略而月娶所謂錄略之書也○注親迎例時○書疏云即莊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是二十七年冬莒慶來逆叔姬之屬是也其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不親迎亦書時者為其娶于大夫而略之成十四年秋叔孫僑如逆女不親迎亦書時為其晚娶非重婚禮之義而略之也通義云大夫為君逆女例月大夫自逆例時非何譏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疏】禮記曲禮云男女異長鄭注各自為伯仲季孔疏春秋隱公二年伯姬歸于紀隱七年叔姬歸于紀是也白虎通姓名云男女異長各自有伯仲法陰陽各自有終始也春秋傳曰伯姬者何內女稱也

伯姬者何

內女也【注】以無所繫也不稱公子者婦人外成不得獨繫父母【疏】注以無所繫也○何寔歸不繫何國之女故知為內女也○注不稱至父母○舊疏云正以隱元年傳云惠公子之會則已卒矣嫁有稱稱公子之道故姑者決之按莊三十二年左傳寧稱趙繫氏女公子嫌之董嘗時有是辭然則之以女知不得稱公子國與男子嫁也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故云婦人外成也

其言歸何【注】據夫父母國也婦人謂嫁曰歸【注】婦人生以父母為家死以夫為家故謂嫁曰歸明有二歸之道書者父母恩錄之也禮男之將取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女之將嫁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內女歸例月恩錄之【疏】校勘記毛本誤作娶按毛詩傳本作婦人謂嫁歸釋文本有曰字蓋依公羊傳文唐石經公羊婦人以下損缺以每行十字計之不當有曰字若有曰字則此行十一字矣恐因注衍也按陸德明時已有有曰之本矣後人或依無曰者或依有曰者故不同耳詩周南葛覃篇言告師氏言告言歸傳婦人謂嫁曰歸疏云定本歸上無曰字蓋毛傳文古故其稱如此鄭箋則有曰字見江有汜南山箋廣雅釋詁歸往也爾雅釋詁嫁往也孟子滕文公下往之女家注謂婦之女家也以夫家為家故曰歸也○注婦人至之道○禮記郊特牲云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穀梁傳亦曰從人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夫死從長子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公羊問答云喪服傳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據此有二歸矣然天子諸侯夫人父母卒不得歸宗以人君絕宗許穆夫人所以有歸宗之義也此指歸宗而言若大戴記婦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不去婦人被出之後亦有歸宗之義莊二十七年傳大歸曰來歸注大歸者廢棄來歸也文十八年經夫人姜氏歸于齊是也歸爲爲云之子于歸傳歸歸宗也是嫁曰歸歸宗亦曰歸明有二歸矣故云有二歸之道也蓋婦人緣出嫁在外而不能保無被出之時故於本族必有所主吳氏紱□□□□云不宗監哀然之事而必有可歸之家此見婦人在夫家恆寒歸有不克終之戚焉書疏云即伯姬歸于紀宣十六年秋郯伯姬來歸之屬是也○注書者父母恩錄之○穀梁傳伯姬歸于紀此其如專行之辭何也曰非專行也吾伯姬歸于紀故志之也此明其內女嫁外女之義正以從父母恩錄之故也○注禮男至樂也○白虎通嫁娶云禮曰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燭思相離也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感親之老代至也禮記曾子問曰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注親骨肉也又云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注重世變也鄭外傳云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禮記郊特牲云昏禮不賀人之序也亦恩錄義之義也○注內女歸例月恩錄之○書疏云即此文冬十月隱七年三月叔姬歸于紀成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之屬是也恩錄之即上父母恩錄之錄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疏】左傳作子帛墨子修城門云一帛歸注帛同伯史記伍子胥傳伯嚭論衡作帛書文選注作帛丕知伯帛同也杜云密莒邑城陽東北淳于縣東北有密鄉一統志密鄉故城在萊州府昌邑縣東南十五里即此密大事表今萊州府昌邑縣東南十五里有密鄉故城蓋此時之莒尚都介根

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注】言無聞者春秋有改周受命之制孔子畏時遠害又知秦將燔詩書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記於竹帛故有所失也【疏】水經注濰水篇云水又東北逕紀鄣故城南故紀子帛之國則當元以帛為紀子名矣求知何據劉氏逢祿左氏者讀云古文伯字作白白字作帛讀帛石鼓文可證者多矣以子帛為裂繻之字則杜注成也○伯仲克子書其九莫甚而稱字爽之子且無字帛曰文成曰伯仲叔季紀子伯說宋子杜皆以

調安可附會乎又解詁讖云著紀之本辭則恆三年之紀侯爲加詩明矣春秋無慮加之謂也存伯者闕疑也闕疑所以傳信傳意如此解詁失之按何意謂春秋無聞之文皆由孔子口授弟子未著竹帛之故劉氏必謂爲孔子所闕未知何所見云然也○注春秋至之制○書疏引春秋說云伏羲作八卦某合而演其文演而出其神作春秋以改亂制又云某攙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爲漢帝制法陳敘圖錄又引解疑論云聖人不空生受命而制作所以生斯民覺後生也又引閔因敘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精符考異郵說題辭具有其文又引春秋說云某水精治法爲赤制功又云黑龍生爲赤必告云象使知命又云經十有四年春西符獲麟赤受命倉失權周滅火起薪采得麟又文謚例云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是皆言孔子改周之文受端門之命立制以授漢事也蓋見時衰政失恐堯舜文武之道絕又見麟獲之異故順天命制春秋以授劉氏所謂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也○注孔子至相傳○監本秦誤泰哀十四年注引演孔圖云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正起胡破術書紀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爲赤烏化爲白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史記秦本紀云秦皇爲無道周人以舊典非之乃用李斯之謀欲以愚黔首於是燔詩書云又哀十四年傳祖之所逮聞也注猶曰我但記先人所聞辟制作之害定元年傳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是長時遠害又知秦將燔詩書事也故序書疏云孔子至聖卻觀無窮知秦無道將必燔書故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度秦至漢乃著竹帛也漢書藝文志云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又云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譏刺褒諱貶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所以口授相傳也按禮記疏引鄭駁異云四時皆田夏殺之禮詩云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數類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于世若其所欲改其陰書于緯藏之以傳後世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也鄭氏蓋亦以孔子避時遠害陰志於緯而公羊家遺巳見讀故多與緯文合故也○注至漢至失也○舊疏引戴宏序云子夏傳于公羊高高傳於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生子都著于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讖蓋口授相傳則不能無所遺失無師傳者不敢妄臆故傳家宣以爲無聞慎之闕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疏〕依曆十二月書乙卯月之十七日釋名釋親屬云諸侯之妃曰夫人夫扶也扶助其君也

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注〕以不書葬〔疏〕注以不書葬○此既書夫人則下宜書葬經不見葬文舊疏云隱公欲衷己讓故屈卑其母不成夫人之禮是以見其不書葬知其是隱公母也穀梁傳以此爲隱之妻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劉氏逢祿據以說公羊非何義據左傳哀二十四年云孝惠取于商隱亦取于宋未知所據何以

不書葬〔注〕据姒氏書葬〔疏〕注据定姒氏書葬○定十五年九月辛巳葬定姒是也按定姒妾母以哀公得

於爲君猶得書葬今隱公已成君其母不書葬且彼傳云有子則廟廟則書葬則隱母尤宜書葬矣故據而難之

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注〕据己去即位〔疏〕注据己去即位○即上元年之不書即位也彼云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以己去即位讓桓之意已明

子將不終爲君故母亦不終爲夫人也

〔注〕時隱公卑屈其母不以夫人禮葬之以妾禮葬之以卑下桓母無終爲君之心得事之宜故善而不書葬所以起其意而成其賢子者姓也夫人以姓配號義與仲子同書薨者爲隱公恩錄痛之也日者恩錄之公夫人皆同例也〔疏〕注時隱至葬之○鄂本卑陷作屈禮記雜記主妾之喪則自附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疏引崔氏云謂女君死攝女君也雖攝女君猶下正嫡故殯之與祭不得在正室禮喪服注諸侯之妾貴者視卿賤者視大夫皆三月而葬然則隱蓋從攝女君之禮葬其母矣按喪服緦麻三月章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鄭注服問云禮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隱公既即位恩依庶子爲後之服鄭不卑屈其母亦但能於葬禮從夫人耳其服例仍不得一如適母也○注以卑至其實○通義禮適死勝傳升子適嫌子繼室故惠公時本稱夫人及隱爲桓立不欲其母加於仲子乃不敢以小君禮葬之蓋隱而後殺其禮是以傳言不終爲君夫按左傳云繼室以聲子生隱公繼室非夫人故昭二年齊侯時繼室子晉謂少姜也及少姜卒而下云今妾寵之喪可謂然則聲子在惠公時不得稱夫人徒以母以子貴隱成君後宜稍尊加稱今隱不欲加於桓母故不以小君禮葬耳又解詁箋云穀梁子曰夫人薨不地夫人者隱之妾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斯爲得之葬生者之事也春秋不書葬有三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罪臣子盡誅之也事不明殺無罪皆不書葬罪君也如隱之母不書葬則非在隱矣安得云成公意也且桓母不稱夫人隱母尤不得稱夫人也按劉說非是君不書葬一以實臣子一以實君不得施之夫人所謂春秋無遂例也隱不成其爲君所以不成其母爲夫人特以自遂其讓耳亦不至坐之以罪桓衛未爲君隱世不得逆稱爲夫人同一妾母不得稱夫人耳何以桓母不稱夫人隱母即不得稱夫人與且以穀梁駁公羊未免自亂其家法矣○注子者至子同○見上元年彼注云婦人以姓配字不忘本氏示不適同姓此猶是也彼以子冠仲故云以姓配字比以子氏配夫人故云以姓配號也○注書薨至之也○書薨兼二義一錄隱公恩錄之又以隱公不終爲君遺桓之弒故痛之也○注日者至例也○卽下十一年書壬辰公薨是也凡日者詳不日者略故爲恩錄之也

鄭人伐衛〔注〕書者與入向同侵伐圍入例皆時〔疏〕注書者與入向同○卽上注云凡書

隱三年盡是年

句容陳立卓人著

三年春王二月 注 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於是可得而觀之 疏 注二月至月也○後漢書章帝紀詔曰春秋于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又魯恭傳恭奏章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左傳疏引服虔注亦云孔子作春秋於春每月書王以統三王之正漢書律曆志云於春三月每月書王元之三統也則左氏家亦有是說服氏解本之劉歆也漢書劉向傳注應劭曰二王之後與己爲三統也孟康曰天地人之始也白虎通三正云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明王者當奉順而成之故受命各統一正也敬始重本也春秋正義云日月星辰之行始於日至陰陽風雨之氣徵於丑仲王攻民事之序撥於實正三正並行而不悖衡矣夏書曰怠棄三正子丑非正其諸侯僭之盛與沈氏彤左傳小疏云考古圖載晉姜鼎銘曰維王九月博古圖載周仲偁父鼎銘曰維王五月敎敎鑄曰鏤王十月是每月書春王也此惟春三月書王餘月可以例推必繫書王二月王三月者明改朔正二月夏正三月也此春秋文外之憲章周公書與則然按書時文論或有每月書王之禮而春秋止書二月三月書則春秋之義所以爲通三統發法者也書疏二月有王即此三月有王定元年春王三月是也○注王者至觀之○白虎通三正云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後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謹敬謙讓之至也故封之百里使得服其正色用其禮樂永事其先祖論語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春秋傳曰王者存二王之後使得服其正色行其禮樂詩曰厥作裸將常服黼冔言微子服殷之服助祭于周也周頌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此微子朝周也禮記郊引異義公羊說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天三統之義古春秋左氏說周家封建二王之後以爲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謹案治魯詩韋玄成治易施犨等說引外傳曰三王之樂可得觀乎知王者所封三代而已不與左氏說同鄭駁之曰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之禮樂祭其先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與諸侯無殊異何得比夏殷之後郊特牲云繼世賢也尊賢不過二代即師法之義皆謂之禮也詩商頌譜云孔子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錄之以備三頌著爲後王之義監二代之成功法莫大於是矣疏王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天三統夏之篇章法已其廢唯有商頌而已孔子錄魯頌同之二王之後乃使取商頌錄之以備三恪者爲後王之義使後人監視三代之成法其法大於是言聖人之有窮智也述者劉向傳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受者博非獨一姓也尚賢樂統是亦與公羊同義董子三代改制云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又云然而三代改正必以三統天下曰三統五端化四方之本也其謂統三正者曰正者正也統致其氣萬物皆應而正統正其餘皆正凡歲之要在正月也法正之道正本而末應正內而外應故君子曰武王其似正月矣此公羊先師之義也漢書梅福傳匡衡議以爲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傳又云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論語爲政云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又季氏篇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又衛靈公篇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書召誥云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亦皆以師法謙讓也通義云王者謂文王也而又以爲通三王之正者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先王治天下之大法雖文王不是廢周公制官禮周之孟春謂之正月夏之孟春謂之正歲則存三統者繼文王之愈也徵周而王者當反夏實正故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將作春秋以爲後王法顧不可更書曆之日月但可託其意於此書王二月者若曰是文王所因地布教之月使有以地統爲正者宜取爲正也書王三月者若曰是文王取敬授人時之月後有以人統王者宜取爲正也然不曰王春正月而曰春王正月者正以三正不共春施王於春上則存三統之義不顯

己巳日有食之 疏 漢書劉向傳引有日有蝕之左傳釋文本或作蝕食蝕通漢書五行志穀梁傳言日不言朔食晦公羊傳曰食二日也包氏愼言云據曆爲三月之朔日公羊傳例書日不言朔者或二日食或晦日食何休公羊注以此爲二日小二月則己巳爲三月二日非二月之二日也穀梁傳例言日不言朔食晦大正月二月則己巳爲二月晦於傳例亦合劉歆以爲正月二日徐邈注穀梁又以爲正月晦日經繫之于二月杜氏長曆以爲二月朔均與殷曆不合經三月有庚戌據曆二月之十二日四月之十三日皆庚戌三月無庚戌也元史曆志姜岌校春秋日食云是歲二月己亥朔無己巳似失一閏按依曆正月小己巳朔二月大戊戌朔三月當戊辰朔則己巳正二日與公羊例合但不當在二月耳

何以書 注 直言何以書者問主書 疏 注直言至主書○舊疏云今此直言何以書上無所據則是閒主書故如此解例云董生有言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又曰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人以是知春秋之爲道屢遷而其義必有所事主其爲文周流空實不言之妙皆在深察一言之發與例具舉此春秋主書之義也故上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注主書者不及事也又祭伯來注主書者以罪舉鄭伯克段于鄢注主惡以失親親故書之又公子益師卒注主所以卒大夫明君當隱痛之皆主書之例也春秋正例云春秋書天人內外之事有主書以立教也然後參逮而備責之則王道備矣

記異也 注 異者非常可怪先事而至者是後衛州吁弑其君完諸侯初僭魯隱係獲公子翬進諂謀 疏 注異者至者是○白虎通災變云異者之怪也先發感動之也又引援神契云行有點缺氣逆干天情感變出以戒人也漢書翼奉傳云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說引傳說異說引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則非常爲異明此爲非常爲春秋示戒也若日食可推算而得而何氏注及漢五行志所載董仲舒劉向等說俱以爲災異者讖書孔光傳云日有食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明天與人相感也故十月之交疏云日月之食於算

可推而知則是數自當然而云爲異告人君位讀居卑殺其志積心易聖人服之靈神作爲譽戒耳夫以昭昭大明照於下土忽財識亡傳書作夜其爲怪異遠斯之甚故有役數用靜之微旺勝去纖之數皆所以重天變皆人君者也而大道深遠自時而驗或亦人之預群偶與相逢故聖人偉因其然常假爲設戒使知遠之主識先聖之深情中下之主信妖祥以自偶值神道可以助教而不可以爲教神之則感衆去之則常官故其言若有若無其事若信若不信以期於大通而已然之端云不分二端之所從起末可與論災異也小大微著之分也夫求微細於無端之處識知小之將爲大微之將爲著也春秋五者俱正而化大行然春日蝕墨賢有蝕山崩地震夏大雨水冬大雨雹隕霜不殺草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有關嶋桼巢春秋異之以此見凈亂之微是小者不得大微者不得著難其本末亦一端孔子以此效之吾所以貴微重始是也因惡夫推災異之象於前然後顯安危禍亂於後者非春秋之所甚畏也然而春秋舉之以爲一端者亦欲其省天譴而畏天威內動於心志外見於事情修身審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豈非貴微重始慎終推效考數○注後衛至謟謀○衛州吁弒君在四年春諸侯初僭下五年初獻六羽傳譏始僭諸公也州吁係下六年鄭人來渝平傳狐壤之戰隱公獲焉是也公子暈進諂謀下四年暈帥師伐鄭傳公子暈諂乎隱公是也按漢書五行志引劉向董仲舒以爲其後戎執天子之使鄭獲魯隱滅戴衛魯宋成弒君又引京房易傳推隱三年之食貫中央上下見而亙弒君從中成之形也後衛州吁弒君而立五行志所推事變與何注大同小異皆陰陽之象以意言也志又云左氏劉歆以爲正月二日燕越之分野也劉所據者夏正夏正月周三月與殷曆合又云凡日有所屬而有變則分野之國失政者受之人君能修政以御厥罰則災消而福至不能則災息而禍生故經書災而不記其政蓋吉凶無常隨行而成禍福也弒其釋文作殺其云申志反下殺其君同

日食則曷爲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疏】舊疏云或日者即此是也或不日者莊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是也或言朔者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是也按或不言朔亦此是也

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注】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是也此象君行外彊內虛是故日月之行無遲疾食不失正朔也

【疏】經義述聞云讀當正當也廣雅貞正也食正朔也者日之食當月之朔也正之言貞也廣雅云貞當也下文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皆謂日食不與朔相當則此食正朔謂不前不後當朔而食明矣古人多謂當爲正言食當月朔也而解者曰食不失正朔也則於正上增不失字矣按王氏之說較注訓直捷從之○注桓三至朔也○舊疏云外彊謂外有威嚴其民臣懾而畏之內虛者虛心以受物正得爲君之道故食不失正朔按桓三年往下云是後楚滅鄧鄧上僭稱王仍爲異者徙明天人感應之故此明日食之理義各有主不相妨也鋒日月食皆其常聖人特假天道以設教耳

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注】通義云古曆用平朔或有大月之晦日已合晨有承小月之後而合晨於二日者故日食不恆在朔也

失之前者朔在前也【注】謂二日食己巳日有食之是也此象君行暴急外見長故日行疾月行遲過朔乃食

失正朔於前也【疏】注謂二至是也○臧氏琳經義雜記云五行志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公羊傳曰食二此西漢儒說公羊之言傳無此文何注謂二日食是也劉子駿日言左氏以爲二日與公羊說同惟杜云今釋例以長曆推經傳明此食是二月朔也不書朔史失之與古義不合穀梁傳謂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亦與公羊殊通義云據宣十年四月丙辰日有食之下有己巳齊侯元卒則丙辰非晦明矣穀梁爲經按楊疏引徐穀梁以晦爲前月之晦并宣十年及十七年六月癸卯皆是蓋穀梁經師有此說也○注此象至遲○日者君象故以日行之遲疾喻君之暴急懦弱也

失之後者朔在後也【注】謂晦日食莊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是也此象君行懦弱見陵故日行遲月行疾未至朔而食失正朔於後也不言月食之者其形不可得而覩也故疑言日有食之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不傳天下異者從王錄內可知也【疏】注謂晦至是也○漢書五行志嚴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公羊傳曰食晦蓋亦公羊先師說故何氏從之通義云五行志曰凡春秋日食三十六穀梁以爲朔二十六晦七夜二二日一公羊以爲朔二十七二日七晦二蓋穀梁所謂夜者公羊曰晦穀梁所謂晦者公羊曰二日穀梁所謂二日書在桓十七年公羊併入朔數唯文元年二月癸亥今公羊經有朔字則當爲朔二十八二日六晦二與漢志稍異○注此象君行儒弱○諸本儒作懦校勘記云儒當偰之譌此偰弱正字也說文人部偰弱也可證釋文懦乃亂反又乃臥反据此音知本从耎今亦說从需○注不言至食之○校勘記鄂本月食下有之字是也字謂日也無之字則疑說春秋不紀月食矣又云言日鄂本作言曰是也不敢正言月食日故疑之曰日有食之而已監本形作形誤按說文月郭有不宜有也春秋傳日月有食之从月段氏玉裁注云日下之月衍字也此引經釋不宜有之指亦郭釋从月之意也日不當見食也而有食之者孰食之月食之也月食之故字从月詩十月之交云日有食之義云八月朔日日月交會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朔日爲君陽月爲臣陰今日而食故書以示義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問說文有不宜有也引春秋傳日月有食之爲體按春秋書日食不書月食有字从月不从日叔重乃似未審春秋者何故曰漢儒說春秋以爲有者不宜有之詞如有蜚有蜮有鸜鵒來巢有星孛入于北斗之類皆是日有食之月食之也不言月食而曰日有食之者扶陽抑陰之義亦見其不宜有也說文有从月以月食日爲不宜有正與春秋義合許氏引經往往以己意足成其義如圛升雲半有半無本解洪範曰圛之文而後人乃以圛圛升雲爲句以爲說書竊意此文當云春秋傳曰日有食之月食之後人妄有改竄遂失其古耳春秋不書月食三尺童子知之以爲五經無雙之大儒而復不省憶必不然矣阮氏元揅經室集云日有食之四字自是唐虞以前恆語有字從月說文曰日有食之不宜有也此自是唐虞以來相傳之故訓不然竟與內有字何以从月載造字之後直至周時始見日有食之句而孔子春秋內凡日有食之皆用古法書之也○注孔子至寡尤○論語爲政文穀梁傳其不言食之者知其不可知知也亦郎鄂疑寡尤之意○注不傳至知也○校勘記鄂本錄內作內錄按舊疏亦云彼不從王內錄者當據以訂正以梁山沙鹿皆非魯實故傳謂爲天下記異日食舊亦同之故從王錄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注】平王也【疏】注平王也○據曆三月無庚戌當爲四月之十四日史記周本紀於是諸侯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卽位五十一年平王崩凡葬皆顯其繫此無葬文故云平王也何以不書葬【注】據書葬桓王【疏】注據書葬桓王○莊三年五月葬桓王是也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注】至尊無所屈也【疏】通義云天子有記葬者則如文九年所云按彼云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是也說苑修文篇引此傳說之云必其時奈何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士庶人二日而殯二月而葬皆何以然曰禮不豫凶事死而後治凶服衣衾修飾棺椁作穿窆宅兆然後喪文成外親畢至葬墳墓孝子忠臣之恩厚備盡矣○注至尊無所屈○儀禮喪服斬衰章諸侯爲天子傳曰天子至尊也禮記曲禮云君天下曰天子通典引馬融注云天下所尊故曰至尊此與君父傳皆曰至尊皆無所屈也無所屈明葬時同執宜畢至也

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存【注】存在【疏】注存在○孟子告子云雖存乎人者注存在也爾雅釋詁存在也釋詁注存卽在也不得必其時也【注】設有王后崩當越紼而奔喪不得必其時故恩錄之【疏】通義云文王之法諸侯請於天子乃得葬又或有故當越紼而從王事故云爾○注設有至錄之○舊疏云不言天子崩者舉輕以明重也白虎通崩薨篇有王者崩諸侯悉奔喪何臣子悲哀慟怛其不欲觀君父之棺柩以盡悲哀者也此云王后者舊疏云王與后也舊疏不言天子崩者畢輟以明重者非也白虎通喪服云諸侯有親喪聞天子崩奔喪者何屈己親親猶尊尊之義也春秋傳曰天子記崩不記葬者必其時葬也諸侯記葬不必有時諸侯爲有天子喪當奔不得必其時葬也通典引異義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侯雖有父母之喪越紼而行大歸殯其生說諸侯踰年卽位乃奔喪春秋之義未踰年君死不成以人君禮言王者未加其禮諸侯亦不得供其禮於王者相報也禮案禮不得以私廢公以卑廢尊如禮得奔喪今以私喪廢奔天子之喪非也又人臣之義不得計校天子未加禮於我亦猶之不加禮也喪生之說非也鄭駁之云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亦能爲人子乃能爲人臣也服問云不爲天子服此則欲速不一於父也喪服四制云門內之制恩揜義門外之制義揜恩此言在父則爲父在君則爲君也春秋莊三十二年子般卒時父未葬也子者繫於父之辭也言卒不言薨未成君也未成君猶梁於父則當從門內之制恩揜義禮者在於所處此何以私廢公以卑廢尊與生親同然則白虎通許叔重並主公羊說通典引五經通義云凡奔喪近者先聞先還遠者後聞後還諸侯未葬嗣子聞天子崩不奔喪王者制禮緣人心爲之節文孝子之心不忍去棺柩故不使奔喪也劉向習穀梁以嗣子在喪不奔喪蓋生所本也故定元年穀梁傳曰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明既不可使大夫又不能親奔故無弔禮也而公以爲嗣子在喪之有奔喪之禮者以己之親亦天子之臣蓋亦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之意因有不得必其時之事故書葬以錄恩也

曷爲或言崩或言薨【疏】或言崩此云是也或言薨下十一年書公薨是也天子曰崩【注】大毀壞之辭【疏】注大毀壞之辭○御覽引說題辭云天子曰崩崩之爲言殯也○白虎通崩薨篇天子曰崩大尊像崩之爲言備然伏僵天下撫擊失神明黎庶殞涕海內悲涼卽大毀壞之義也御覽又引說題辭云天子曰崩崩之爲言殯也殯字譌白虎通殯字不見字書以聲當爲隕故爲毀壞以訓穀梁傳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崩之何也以其在民上故崩之禮記曲禮天子死曰崩注自上顚壞曰崩疏云若天形墜壞然則四海必覩古者王者登假也則率土咸知故曰崩諸侯曰薨【注】小毀壞之辭【疏】注小毀壞之辭○釋名釋喪制云薨壞之聲也白虎通諸侯曰薨國失陽薨之爲言奄也奄然亡也諸侯一國所據比於天子爲小故云小毀壞說題辭云諸侯稱薨薨之爲言奄然而亡曲禮云諸侯曰薨注薨顚壞之聲疏薨者崩之徐擊也正小毀壞之義大夫曰卒【注】卒猶終也【疏】注卒猶終也○白虎通云大夫曰卒卒之爲言終於國也說題辭大夫曰卒精輝終絕卒之言絕於邦也說文作碎見歺部作卒者叚借字也曲禮云大夫曰卒注卒終也士曰不祿【注】不祿無祿也皆所以別尊卑也葬不別者從恩殺略也書崩者爲天下恩痛王者也記諸侯卒葬者王者亦當加之以恩禮故爲恩錄【疏】唐石經士曰不祿不缺○注不祿無祿也○曲禮士曰不祿注不祿不終其祿疏云上祿以代耕而今遂死是不終其祿也釋名云士曰不祿不復食祿也說題辭云士曰不祿爲身消名章也○注皆所至卑也○白虎通云天子稱崩何別尊卑異生死也曲禮注皆所以別尊卑也通義云鄭康成曰異死名者爲人褻其無知若猶不同然也○注葬不至略也禮記檀弓云葬者藏也欲人之弗得見也由死至葬日漸遠哀漸殺因無異稱故云從恩殺錄也○注書崩至者也○白虎通喪服云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明至尊臣子之義也又崩薨篇天子崩遣使赴諸侯七月之間諸侯有在京師親供臣子之事者有號泣悲哀奔走道路者有居其國痛哭思慕竭盡所供以助喪事者是天下恩痛之義也○注記諸至恩錄○白虎通崩薨云臣死亦赴告於君何此君哀痛於臣子也欲聞之加賻贈之禮故下八年傳云卒赴而葬不告注赴天子也緣天子哀傷欲其知之又臣子疾痛不能不具以告也周禮宰夫之職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注弔事弔諸侯諸臣幣所用賻也器所致明器也又大宗伯云以喪禮哀死亡注哀謂親者服焉疏者含襚承上邦國言知亦據諸侯言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疏】四月無辛卯曆爲五月之二十五日尹氏左氏作君氏荀子大略云堯學于君疇注君疇漢書古今人表作尹壽君尹易混三傳歧誤故說不同也昭二十二年左傳王入于尹杜注尹氏邑大事表云今山西汾州有尹吉甫墓卽古尹城則與王入于尹無涉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注】以尹氏立王子朝也【疏】注以尹至朝也○在昭二十三年其稱尹氏何【注】據宰渠氏官劉卷卒名【疏】注據宰至卒名○見桓四年夏及定四年秋貶曷爲貶【注】據俱卒也【疏】注據俱卒也○舊疏云據劉卷言之譏世卿【注】世卿者父死子繼也貶去名言氏者起其世也若曰世世尹氏也【疏】注世

鄭至繼也〇荀子經國云有天下者之世也注世謂繼也國語吳語吳國猶世韋注世繼世也周語昔我先世后稷史記注引膚固云父子相繼曰世國策秦策所世監門子高注父死子繼曰世國語晉語世及武子韋注父子爲世〇注既去至氏也〇氏者校勘記云宋本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者作言當據正曲禮疏引千寶周禮注云凡言氏者世其官也漢書劉向傳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

世卿非禮也【注】禮公卿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卿大夫任重職大不當世爲其秉政久恩德廣大小人居之必奪君之威權故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弒其君光君子疾其末則正其本見譏於卒者亦不可造次無故驅逐必因其過卒絕之明君案見勞授賞則衆譽不能進無功案見惡行誅則衆讒不能退無罪【疏】繁露王道云觀乎世卿知移權之敗漢書魏相傳相因許伯奏事云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爲大夫及魯季孫之顓權皆危亂後漢書樂恢傳夫政在大夫孔子所疾世卿持祿春秋以戒聖人懇惻不虛言也白虎通封公侯云諸侯世位大夫不世安法以諸侯南面之君體陽而行陽道不絕大夫人臣北面體陰而行陰道有絕以男生內鄉有留宗之義女生外嫁有從夫之義此陽不絕陰有絕之効也詩疏引異義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位則權并一姓故經譏周尹氏齊崔氏世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父爲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而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故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謹案易爻位三爲三公二爲卿大夫訟六三曰食舊德謂食父故祿也尚書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知周世世祿也三傳之說大指皆同公穀譏世卿非禮自謂不得世位耳卿孟子告子篇所云仕爲世官趙注仕爲大臣不得世及之意也其有功德者仍得世祿則左氏家所說禮記禮運所云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也若然詩小雅序云刺絕功臣者蓋梁有大功亦得世位故書盤庚云世選爾勞詩疏引鄭箴膏肓云公卿之世立大功傳先王之命有所不絕也是也〇注禮公至用之〇繁露精華云以所任賢謂之主尊國安所任非其人謂之主卑國危萬世必然無所疑也又十指云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則百官序矣又立元神云天積衆精以自剛聖人積衆賢以自強說苑君道云王者何以爲賢夫王者得賢才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愼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而重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遺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羣生潤澤草木又建本云近臣必選大夫不兼官執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謂不權勢矣漢書王吉傳吉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無益於民此伐檀所爲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與此譏世卿義也〇注卿大至威權〇白虎通封公侯云大夫不世位何股肱之臣任事者也爲其專權傾覆國家又慮子孫庸不任輔政妨塞賢路故不世位故春秋公羊傳曰譏世卿世卿非禮也荀子君子云以族論罪以世舉賢雖欲無亂得乎故詩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此之謂也通義云周之命官或曰人或曰師或以掌司與職短所事唯世其職乃曰氏稱三百六十之屬以氏名者財四十有四而其事位賢者不過中大夫則知卿之義不得世也古者有世祿無世卿世祿故故舊不遺不世卿故選不失實〇注故尹至其本〇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注貶言尹氏者著世卿之權是也崔氏世者宣十年齊崔氏出奔衛崔氏者何齊大夫也其稱崔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又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是也弒君不書氏示貶者弒君之賊書名所以絕之也潛研堂答問云尹氏立王子朝在昭公之世而書尹氏卒於隱之策崔杼弒君在襄之世而奪崔氏奔衛於宣之策此卿不得世之義也漢書後敍傳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專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迹微衰譏世卿最甚云疾其末則正其本者繁露度制云凡百亂之源皆出嫌疑纖微以漸寖稍長至於大聖人章其疑者別其微者絕其纖者不得嫌以蚤防之聖人之道衆隄防之類也又正貫云故志得失之所從生而後差貴賤之所始矣又十指云見事變之所至者一指也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一指也見事變之所至者則得失審矣因其所以至而治之則事之本正矣王子朝弒君事變之所至也豫譏之隱宜之經則治之義也故論語學而曰君子務本繁露重政所云不及本所從來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也〇注見譏至絕之〇過毛本監本同宋本鄂本元本作遇按疏云過卿崔氏出奔衛尹氏立王子朝是也卒卿此文是也則舊疏本作過按過事謂崔氏出奔衛卒卿此也若尹氏立王子朝當文已絕無庸逆說也所以必因過卒絕之者亦所謂因行事而加乎王心焉義也〇注明君至無罪〇惠氏棟云荀子參用案字案者考也漢書賈誼傳案之當今之務是也孟子梁惠王篇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趙注謂選其臣防比周之譽鄉愿之徒論語曰衆好之必察焉又云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注衆惡之必察焉惡直醜正實繁有徒防其朋黨以毁忠正潛夫論忠貴云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繁露天地之行云降霜爵所以生殺也爲人君者取象於天也故任實使能觀聽四方所以爲明也量能授官賢愚有差所以相承也引賢自近以備股肱所以爲剛也考事實功次序殿最所以成歲也有功者進無功者退所以賞罰也新序君道云太公曰其君以譽爲功以毁爲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羣臣比周而蔽賢百吏羣黨而多姦忠臣以誹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王曰善說左傳云賞不僭而刑不濫亦此意語疏引善云言不能選無罪者謂不能選使無罪非其說是

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注】據原仲不卒【疏】注據原仲不卒〇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經不書原仲之卒是也外大夫卒見於經者三此及文三年王子虎定四年劉卷當文有解無庸逆說

天王崩諸侯之主也【注】時天王崩魯隱往奔喪尹氏主儐贊諸侯與隱交接而卒恩隆於王者則加禮錄之故爲隱恩錄痛之日者恩錄之明當有恩禮【疏】繁露傳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於天子之崩爲魯主也故隱而卒之注隱猶痛也周禮大行人職曰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然則尹氏時在職而詔魯人之弔者鄭周禮注云詔相左右教告之也疏諸侯爲天子斬衰有哭位周旋擯隨進退皆有禮法須有助而告教之也是也通義云蓋王喪主喪所賓者以其新喪據有赴弔之禮故得錄卒知非主喪譏世卿書者魯史本有其卒但舊文書名今更之曰尹氏則君子所託新義者耳凡治春

秋者當以此設求之○注時天至奔喪○舊疏云春隱奔喪不書者書以得其常故也若遣大夫往則書之文九年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是也使傳云我有往者則書注謂使大夫往也是文公不自往故書葬以起大夫會之是也○注恩隆至錄之○舊疏云自隱公恩隆於王者則加禮錄其償贊之人也按尹氏償贊隱公即爲恩隆於王者也皆疏非○注日者至恩禮○上元年公子益師卒往故於所見之世恩已與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無罪皆日錄之又云主所以卒大夫者明君當隱痛之也蓋尹氏新與魯接恩隆王者即當恩錄之故書日比內大夫著王者當有恩禮即賵賻之屬非所謂恩隆王者則加禮加其償贊之人也蓋春秋託王於魯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脫子後剜審改補故此行十一字

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注]据宰渠氏官仍叔不稱氏尹氏不稱子[疏]注据宰至稱子○宰渠氏官見桓四年仍叔不稱氏見桓五年尹氏見上譏何

譏爾父卒子未命也[注]時雖世大夫緣孝子之心不忍便當父位故順古先試一年乃命於宗廟武氏子父新死未命而便爲大夫薄父子之恩故稱氏言子見未命以譏之[疏]穀梁傳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天子之大夫其稱武氏子何也未畢喪孤未爵使之非正也亦此父卒子未命之意也范云時平王之喪在殯因先王之喪在殯故謂子不得命大夫也○注時雖至父位○詩小雅裳裳者華序云刺絕功臣之世書錄夷世選爵勞益不世位者春秋之法當時王朝列國自世大夫也故詩疏引鄭箴膏肓云公卿之世立大功傳先王之命有所不絕仍據當時實事言也白虎通爵篇云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何明臣無自爵之義繫屬親儀云臣子三年不數當雖當之必稱先君必稱先人不敢貪至尊也是則先君新死嗣子不受爵命有二義一則不忍當父位一則臣無自爵也諸侯大夫士一也惠氏士奇禮說云武氏子仍叔之子皆門子也門子未爵命故則禮無官然代父從政時聞列國儀然大夫矣故鄭伯盟于戲六卿及門子皆從子孔爲載書大夫與門子弗順入參謀議出列會盟位亞六卿勢傾執政豈非族大寵身便然與周書皇門篇其有大門宗子茂揚肅德以助厥辟勤王國王家則先王之所以賓門子與門子所以效忠於王室濟一時之盛可想見矣周禮有諸子官鄭注謂門子將代父當門庶子猶諸子副代父者諸子職云國之存遊倅遊者貴遊倅者副倅然則門子爲正國子副之蓋卿之側室大夫之貳宗與○注故順至宗廟○通義云時聽世大夫亦俟三年喪畢乃卿先君廟而命之禮記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又周禮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儐注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此則不因常祭之日者也其祭統在一廟尸之後○注武氏至譏之○通義云武氏子未終父喪未受命稱大夫稱子者猶繫於父之嗣也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三年之中恒若父存故義繫於父也古者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父卒未命而見使使之者爲有失爲故成四年鄭伐許注時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與此書武氏子同義繫屬忖林說鄭伐許云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奈何

其父卒未踰年即以喪舉兵也今鄭伯既無子恩又不熟計是以生不得稱子去其義也通義又云仍叔之子字其父此不字其父者別乎父在也不加之者彼言仍叔子則嫌是一人曰武氏子則無嫌也春秋之稱言也無所有而已矣何以不稱使[注]据南季稱使[疏]注据南季稱使○下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是也當喪未君也[注]當喪謂天子也未君者未三年也未可居君位稱使也故絕正其義實毛伯同[疏]穀梁傳其不言使何也無君也范注桓王在喪未即位故曰無君左傳云王未葬也杜云平王喪在殯新王未得行其爵命聽於冢宰故傳曰王未葬釋其所以稱父族又不稱使也使疏引蘇氏云文九年毛伯來求金傳曰不書王命未葬也此傳直云王未葬不同者毛伯直釋不稱使故云不書王命此武氏子非但不稱使又稱父族二事皆由未葬故直云王未葬也按二經書法相似義無二致鄭左傳所云亦無定例蠡氏羅爲分解非也○注當喪至伯同○當喪謂桓王也未君爲未三年者文九年毛伯來求金傳云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於其封內稱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即位亦知天子也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是未君者未三年也春秋說云求賻求金皆不稱使或曰未葬或曰未三年二說孰是曰天子諒陰三年不言王言謂之命諒陰不言豈得爵命大夫及遣使諸侯哉既葬除喪杜預之說悖矣白虎通爵篇吉冕服受爵稱王以接諸侯明己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也然則未三年臣下君之己不忍自君即不得稱使故絕使之稱以正君臣父子之義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注]不但言何以書者嫌以主覆問上所以說二事不問求賻[疏]注不但至求賻○校勘記云浦云定二年疏引此注無二以字哀三年疏引此注無上以字按二以字皆衍文當据定二年疏刪正舊疏云上二事者即父卒子未命當喪未君也嫌仍問二事也譏何譏爾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注]王者爲求賻書也禮本爲有財者制有則送之無則致哀而已不當求求則皇皇傷孝子之心[疏]繁露王道云夫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之名爾猶惡之況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賻求金皆爲大惡而書穀梁傳求之者非正也注喪事無求而有賻嫌○注禮本至之心○孟子公孫丑云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趙注悅者孝子之欲厚送親得之則悅也王制所禁不得用之不可以悅心也無財以供則度而用之喪事不外求不可得貸而爲悅也則何氏不當求之意也翟氏灝四書考異云檀弓子思與柳若論喪禮曰吾聞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孟子所言乃即受之於子思者蓋通于下[注]云爾者嫌天子財多不當求下財少可求故明皆不當求之[疏]舊疏云蓋詁爲皆若似蓋云歸哉之類者不受於師故疑之盧校云若下疑脫裏五年傳云蓋歸出也九字彼疏亦引此文段云蓋詁爲皆句絕若似蓋云歸哉之類者小雅蓋云歸哉蓋云蓋猶皆也此以雙聲爲詁訓也上下皆不當求故稱之皆襄公與鄭世子巫皆是一舅姑妹之子故亦曰皆而同用蓋字盧文弨云此有脫非也然則蓋通

於下者謂皆通於下明皆不可求故注云緣天子財多不當求下財少可求也周禮宰夫云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注凡賓始死弔而含襚賵而賻賵其閒加恩厚則有賻禮春秋譏武氏子來求賻彼謂天子加禮諸侯之事注引春秋文明諸侯亦不當求也舊文引或者一說則以蓋爲疑賵似不如前一說直據也通義云言歸臣下者亦通有譏也穀梁曰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書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爲言傳不得求可知之閒也交譏之是也涉穀梁爲說非何氏義蓋通言上下不當求故顏路請子之車孔子不與亦因不合求故拘之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注】不言薨者春秋王魯死當有王文聖人之爲文辭孫順不可言崩故貶外言卒所以褒內也宋稱公者殷後也王者封二王後地方百里爵稱公客待之而不臣也詩云有客宿宿有客信信是也【疏】史記宋世家宣公卒弟和立是爲穆公九年八月庚辰穆公卒按八月無庚辰曆爲七月之十五日九月之十六日通義云終春秋錄卒葬者凡十有四國宋陳蔡衛晉齊爲大國鄭曹雖伯爵而尊同雖亦從大國之例此八國者皆卒日葬月其略之者有所貶也其不書葬者或以罪絕或以許殺或以弑而賊未討故各有義也小國之例恒始略末錄進之以衛故邾婁始見於莊十六年克卒不日至廿八年丁未卒婁子瑣卒日卒不葬自是以爲常昭元年以後乃日卒時葬滕始見於隱公之篇月卒不葬成公以後日卒不葬昭公以後日卒時葬杞始見於僖公之篇月卒不葬襄公以後日卒時葬薛始見於文公之篇時卒不葬昭公以後時卒時葬三國皆至哀公乃日卒月葬許當僖公之世新臣公見時卒時葬文公以後卒日卒時葬至鄭滅許成再立國乃復時卒時葬葬在莊公之篇月卒不葬昭公以後時卒時葬唯獻公錄日竭書卒不書葬者三國吳也楚也舊也吳楚之不葬諱其僭也舊之不葬其君無儀也○注不言至內也○范云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周之制也春秋所稱曲存魯史之義內辭公而書薨所以自尊其君則不得不略外諸侯書卒以自異也此本公羊爲說而又未知孰從書春秋王魯理合如王稱崩聖人畏時遠害不敢遲改故貶外言卒起與魯異也絕總書云卒者蓋處死也天子稱崩諸侯稱薨大夫稱卒士稱不祿閔臘諸侯也不稱薨而稱卒者何也當此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實方伯諸侯力致強者爲君南夷與北夷交中國不絕如綫夫臣弑君子弑父天下莫敢禁止於是孔子修春秋方據魯以王故諸侯死皆稱卒不稱薨避春之盛也禮記疏引異義今春秋公羊說諸侯曰薨赴於鄰國亦當稱薨經書諸侯言卒者春秋之文王魯故稱卒以下魯也古春秋左氏說諸侯薨赴於鄰國稱名則者名稱卒卒者終也取其終身又以尊不出其國許君謹案士虞禮曰尸服卒者之上服不分別尊卑皆同言卒卒者終也是終殯之謂也鄭駁之云禮雜記上云君薨赴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曲禮下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今君薨而云不祿者言臣子於其君父有壽考終眉壽錯者其短折然者書薨而赴者曰卒卒是書終矣斯無哀惜之心非臣子之閒辭國來赴書以卒者言無所老幼皆終成人之意所以相尊敬則何氏此注正與異義所據公羊說合通義引石渠禮議云聞人通漢問曰說曰書赴於他國之君曰不祿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夫死戴言卒死皆不能明幾豐對曰君死來弔曰不祿寡君曰薨又聞尸服卒者之上服士曰不祿言卒何也聖又曰夫尸者所以象神也其言卒而言不稱者通貴賤尸之義也聞人通漢對曰尸象神也故服其服士曰不祿者諱詞也孝子諱死曰卒按雜記君赴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鄭注君夫人不稱薨告他國謙也此鄭說君夫人稱不祿謙遇同士之義又注曲禮諸侯曰薨云史書策詞然皆不可通之春秋書卒之義春秋書外曰卒自係尊內卑外與赴告及史在所稱無涉不得據以相難襲鄭本作襲○注宋稱至臣也○白虎通王者不臣云下臣二王之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詩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謂微子朝周也尚書曰虞賓在位謂丹朱也禮疏引鉤命決云不臣二王之後者謂微其法度故尊其子孫也傳二十四年左傳云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詩商頌詩云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之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客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之義也繁露三代改制云存湯之後於宋以方百里爵稱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先王客而朝又下五年傳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是也○注詩云至是也○詩周頌有客篇文也毛詩序云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疏】杜云石門齊地或曰濟北盧縣故城西南濟水之門京相璠土地名石門齊地今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六十里有故石門去水三百步蓋水瀆流發故側岸也水經濟水又北逕臨邑縣東注水有石門以石爲之故濟水之門引左傳云鄭享饋濟鄭於此通與以漢廧邑故城在盧縣東今茌平縣境是其地也於漢亦屬濟北

癸未葬宋繆公【疏】包氏慎言云按十二月無癸未曆爲十一月之二十日庚辰爲宋繆公之卒日癸未爲宋繆公之葬日公羊傳例諸侯以五月葬者不書日其書日者非通時即不及時繆公葬當五月之時而書日傳云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十一月之去七月亦五月疑經傳寫誤七月爲八月十一月爲十二月者自非誤則四年之二月又不得戊申今從曆排次之其不合者蓋缺譌繆左氏作穆後故此史記魯世家太公召公乃繆卜徐廣曰古書穆字多作繆孟子公孫丑篇昔者魯繆公音義繆音穆萬章篇以要繆繆公音義同禮記檀弓云繆公召縣子而問爲又大傳云序以昭繆注繆讀曰穆是古音通用也又史記鄭世家漢書古今人表皆作繆公陳樹華云凡謚法繆者史記漢多作繆蓋古字段借也

葬者曷爲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葬也【注】不及時不及五月也禮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而葬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孔子曰禮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渴喻急也乙未葬齊孝公是也【疏】注不及至月也○諸侯五月而葬是其正故不及五月爲不及時也下注所引葬齊孝公是也傳二十七年六月庚寅齊侯昭卒八月乙未葬齊孝公纔三月也○注禮天至姻至○書疏云皆隱元年左傳文按白虎通崩薨篇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何尊卑有差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必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必至所以慎終重實也能遠修文云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畢至大夫三月而葬同朝畢至士庶人二月而葬外姻畢至[illegible]何[illegible]皆不習左氏恐古禮有是爲故使用諸王制注云尊者舒卑者速故

有七月五月三月踰月之來弔同軌畢至者左傳號引郊元服衰皆以軌為車轍也禮記中庸云車同軌明王者取天下必令車同軌同軌畢至葬內禮至也同盟至循同盟會者故亦曰同會至從紀皆禮云諸侯相皆於陳地曰合又云盟陸曰盟古者將朝天子必先會於陳侯故衷有會盟之事也同位者師同在列位故亦曰同朝也王制地云大大三月者除死月者三月士三月者數死月為三月是踰越一月故士言踰月也左號引何氏書言云禮士月月葬今云踰月左氏葬維卿康成云人卿殯數來日葬數往月三夫殯葬皆數來日來月士殯葬皆數往日往月士之三月大夫之踰月也又引葬寅說以古禮大夫以上殯葬皆數來日來月士殯葬數往日往月何氏此注氣分三月踰月自宜亦如鄭葬之意而作青青又播王制數左氏武青有春成在先作注時宋及更正與外婚衛毋妻之葬前禮葬觀所云婦兄姊姒兄弟是也〇注孔子至故也〇皆說云禮弓下葬文云孔子曰之下無禮字則何氏引有矢各本皆說今播龍文輔白虎通崩葬云所以於孔方何數陰也引檀弓曰葬於北方北首皆三代之達禮也孔子卒以所受魯君之孛玉葬會城北被國君葬禮儀禮朱葬其數見禮經傳記者禮記禮記升正禮執葬五百人四葬皆衛故葬賜執輕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禮御柩此綍祖其之禮也喪大記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偽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禮縣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此飾棺之禮也雜記遣車視牢具飾注諸侯亦大牢包七个包器諸侯三重注天子葬五重者杭木袁固也檀弓云君七个遣車五乘此諸明器之禮也鳳禮者祝及祖飾棺逆御小竟亦如之禮記會子闕諸侯之喪斬喪者其此祖其之禮也大祝作大斂以遇上下六曰葬會子闕諸侯相盛此盛殊之禮也司士作六單之士執披御棺興云披扶持棺險者也諸侯旁八喪大記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此柩行之禮也侯人共喪之窆器注下棺豐碑之扇喪大記君封以衡君命毋譁以鼓封冢人凡諸侯葬於盡者為之葬均其喪此窆之禮也見李氏貽傳左傳賈服注葬迷〇注渴喻急也〇解名羊賈云云日月未滿而葬曰渴朝欲速葬無恩也廣韻十四泰引公羊傳云不及時而葬曰揭懦急也若言切則所據公羊作惕渴渴當答閒云說文竭卻渴葬之渴撥說文致卻隔不成遂急之也从致省爲葬猶若遽彼云不成迷猶言不成說也因之急是是讀錫汪氏中經錢知新錄云葬名日月未滿而葬曰渴爲撥傳義買城西徵啟葉葬而已葉葬卻渴葬葉渴籍之韓蓋會注以葉錄章弁也

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注】慢葬不能以禮葬也八月葬蔡宣公是也【疏】注慢葬至葬也〇校勘記云鄂本闕本監本毛本皆作慢薄鼓標起訖同按解云首伯自慢葬雖不依禮恐因此誤葬為薄按以薄釋猶以急解渴云宋本非也葬名葬喪制云過時而不葬曰慢懈慢不念早安神也取穀與此殊〇注八月葬蔡宣公〇毛本蔡侯緣葬葬宜公事見下八年彼夏六月己亥葬侯宋父卒八月卸葬是不待五月故為慢薄不以禮也

過時而日隱之也【注】隱痛也痛賢君不得以時葬丁亥葬齊桓公是也【疏】注隱痛也〇詩柏舟如有隱憂傳隱痛也殷穀梁四年傳故隱而葬之注隱痛也禮記檀弓下哀戚之至隱也鄭注隱痛也徵囊上尹氏卒傳為發主故隱而卒之痛注隱隱痛也上元年公子益師卒注明君當隱痛之也〇注痛賢至是也〇見僖十八年齊桓公於僖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卒至十八年秋八月丁亥日始葬痛賢君不得以時葬故過時而日也

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注】解緩不能以時葬夏四月葬衛桓公是也【疏】注解緩至是也〇說文心部懈怠也解懈借字詩孫炎云夙夜匪解構懈元后錄作夙夜匪懈解緩禮忿綴也葬衛桓公事見下五年衛桓公於四年二月戊申為州吁弑至五年四月葬是緩慢緩故不日也過義云緩葬不能葬皆頃解故而不用葬時之正者不日者從失禮略也過時有故而報葬者也禮卜葬先遠日故日之以志其遠近也過時而日者痛其遭過禍變至於此日而後得葬是以日之也若依衛桓公亦係遭變過時而不日者衛桓既不如齊桓之賢州吁於九月已討十二月立晉國本已定直至四月始行先君葬事故責其緩慢也

當時而不日正也【注】六月葬陳惠公是也【疏】注六月至是也〇定四年二月癸巳陳侯吳卒六月葬陳惠公是也

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疏】舊疏云鄭此年宋公和卒十二月癸未葬宋繆公注不言者以下有閒可知也穀梁傳日葬故也危不得葬也范云日者憂危最甚不得備禮葬也繁露玉英云非其位而即之雖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繆公是也通義云水火兵寇危之小者也適嗣不定國有爭稱危之大者也三朝記曰立子設如宋社稷先示威威明顯見辭齊集傳是以母弟嘗子威有臣志若宣公繆公世濟其嫌後繼有爭況乃私愛亂適以開釁觀者乎易戒履霜堅冰至疾其宋者貴正其本是以宋有篤之弑而危之於繆公之卒齊有無知之弑而危之於傳公之卒春文公紀匹不正後有公子瘢之雖衛衰公既殆乃讖廢觚立元是二君者春秋亦皆危之人君尊本重就卒葬者若位之終始春秋於是示大經大法俗備機諸葬不葬弁襄貶日不日無義例君子之修春秋據教云乎豈曰記事云乎

此當時何危爾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為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為君矣【注】與夷者宣公之子繆公者宣公之弟【疏】史記宋世家宣公病讓其弟和曰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讓而受之經義述聞云解曰若如也言吾愛與夷則不止如女而已言其甚也讀案傳意是謂與夷雖我所甚愛而不可以為社稷宗廟主今乃愛與夷不如愛汝則是愛之不甚非其語意也今按與夷字女字當是上下互譌寫者錯亂耳作疏者不能盡正乃云不止如女以曲成其意按傳云不若宋嘗言不止若也且上下兩言不若皆謂不如何僅於上不若解為不止若乎盡所見已是謂本故猶為之親而終不可通也盡者爾雅釋訓云易盡也郭注盡何不也言何不終為君也與論語云盍各言爾志之盍同〇注與夷至之弟〇宋世家云宣公有太子與夷又云宣公卒弟和立是為繆公

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注】左師官勃名也【疏】宋世家繆公九年病召大司馬孔父謂曰先君宣公舍太子與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與夷也孔父曰羣臣皆欲立公子馮繆公曰毋立為吾不可以負宣公於是繆公使馮出居鄭〇左傳所載亦大同皆不見左師勃以蓋莊公弟也〇注左師至名也〇通義云宋之六卿曰右師左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勃為左師蓋在莊公之世傳惜其後辯之

曰爾為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注】所以遠絕之【疏】注所以遠絕之〇杜注使公子馮出居于鄭云時鄭公也

與夷復曰

【注】復報【疏】注復報○儀禮士相見禮復見之以其摯注復報也周禮大司寇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注復猶報也又宰夫諸臣之復注復之言報也先君之所爲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爲社稷宗廟主也【疏】經傳釋詞爲猶以也僖十年穀梁傳里克所爲弒者爲重耳也將軍者皆言所以也楚世家秦之所爲重王者魯仲連傳秦之所爲急圍趙者並作所以故此所爲不與臣國亦謂所以不與臣國也納猶致也禮記曲禮納女于天子注納女猶致女也納國卽下文之致國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注】且猶若也呂覽知士篇且靖郭君聽辨而爲之也必無今日之患矣齊策且作若是此云且使子而可逐卽若使子而可逐也呂覽去尤篇且組則不然讀若組則不然也燕策且尊所附之屬監使必使王重矣且字亦與若同義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注】爾女也可知者欲使我反國【疏】注爾女至反國○詩雄雉百爾君子箋爾汝也故書湯誓爾無不信殷本紀作汝無不信也宣公本欲我反國於與夷故不逐與夷吾立乎此攝也【注】暫攝行君事不得傳與子也讓辭【疏】隱元年杜注云假攝君政疏攝訓持也隱以桓公幼少且攝持國政待其年長通義云按史記繆公在位九年與夷立十年乃弒猶號殤公禮殤自年十九以下然則宣卒繆嗣時與夷甫生耳錄繆公本意使與夷長乃復辟若成王幼周公攝阼然也故注云暫攝行君事也謙辭者繆公實已爲君行卽位禮猶自謂攝故云謙辭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弒與夷【注】馮與督共弒殤公在桓二年危之於此者死乃反國非至賢之君不能不爭也【疏】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缺釋文作馮殺音弒今本亦改作弒宋世家云華督使人宣言國中曰殤公卽位十年耳而十一戰民苦不堪皆孔父爲之我且殺孔父以寧民華督攻殺孔父嘉公怒遂弒殤公而迎穆公子馮於鄭而立之是爲莊公通義云督弒與夷乃逆莊公而傳稱公子馮弒者在鄭鄭比欲納之反又不討賊蓋知乎弒者也潛夫論曰春秋之義責知誅率繁露玉英云經曰宋督弒其君與夷傳言莊公馮殺之不可及於經何也曰非不可及於經其及之端眇不足以類鉤之故難知也傳曰臧孫許與晉郤克同時而聘乎齊按經無有豈不微哉不書其往而有避今此傳言莊公馮而於經不書亦以有避也是以不書聘乎齊避所羞也不書莊公馮殺避所善也是故讓者春秋之所善宣公不與其子而與其弟其弟亦不與子而反之兄子雖不中法皆有讓高不可棄也故君子爲之諱不居正之謂避其後也亂移之宋督以存善志此亦春秋之義善無遺也若直書其篡則宣繆之高滅而善之無所見矣○注馮與至爭也○鄂本爭作事譏弒督共弒殤公卽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是也於此危之亦疾其末必正其本之義舊疏云至實之君體受國者正以與夷不賢故終見篡弒注意非至賢之君云云自歸爲不賢耳言繆公者卑與與夷以正君位不致篡禍今死乃反國繼嗣不明而爲又非賢故不能不爭也舊疏非是桓二年注不得已爲者死乃反之非所以全其誠危也亦此經故君子大居正【注】明修法守正最計之要者【疏】漢書袁盎傳云殷道親親立弟周道尊尊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之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乃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爲我當代父後卽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以爲刺殺兄子亦約此傳爲弒與夷之義通義云立適以長適子死則立適孫所以正禮於上傳重於下是故周人世殷人及春秋雖有變文從質而此不從殷者擬之世因時之宜後漢書注引東觀記和帝詔曰禮重適庶之序春秋之義大居正太子國之禍嗣可不重與而左傳以宋宣公爲知人劉氏逢祿左傳考證云鄙倍之詞且子遺人弒安能事國以此爲義豈大居正之君子所言此故與公羊爲離以殷禮有兄終弟及之道實非義命也欲破危不得葬之例耳宋世家亦引此文而論贊仍引公羊義正之宋子亦以公羊爲君子大義而序此論之實事做是言○注明修至要者○宋本修作脩繁露玉英云難者曰爲賢者諱皆言之爲宣繆諱獨弗言何也曰不成乎賢也其爲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棄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明非王法所貴故不正君子弗予也宋之禍宣公爲之也【注】言死而讓開爭原也繆公亦死而讓得爲功者反正也外小惡不書錄馮隨者明諸侯卒王者當加恩意憂勞其國所以哀死閔患也【疏】宋世家太史公曰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國以不寧者十世又梁孝王世家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曾本公羊爲觀○注繆公至正也○通義云不言繆公者皆反正也假令繆公遂立與夷或弒者則臣其父之讓成其子之惡雖與夷實終無稱猶爲私其子故君子以繆公之讓爲義以宣之惡爲失正桓二年注云不卑爲弒爲重者以繆公子而反國得正故爲之諱也亦以繆爲功義也○注外小至惡也○子馮慢閑及不能葬皆是小惡而並書於傳閑之世明王者當哀死閑患也日號云哀死者卽使之屬是也閑患者隱之是也穀梁注引徐邈曰文元年傳曰葬曰所以不稱宋葬繆公而言葬宋繆公者弔會之葬事皆由我而命此會言有天子諸侯之使共葬會葬事故凡書會葬皆據我言此常事無所書故但記卒記葬書之恩義之所及則哀其喪而恤其終亦可知矣徐氏說不必從公羊王者春秋之說量於魯各國本有恩禮故春秋卽本其事爲王者示法焉

公羊義疏五

公羊義疏六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隱四年盡五年秋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牟婁者何杞之邑也【注】以上有伐杞【疏】杜云杞國本都陳留縣推尋事跡桓六年淳于公亡國杞似并之遷都淳于僖十四年又遷緣陵襄二十九年晉人城杞之淳于杞又遷都淳于傳疏引世族譜云杞姒姓夏之苗裔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今陳留雍丘縣是也九世及成公遷緣陵文公居淳于成公始見春秋湣公六年獲麟之歲也齊氏召南考證云孔疏雍丘與淳于雖鄰別而境連也按雍丘漢晉俱爲陳留今開封之杞縣也淳于漢爲北海晉爲東莞今青州府安丘縣之淳于故城也二地相去千餘里不知孔疏何以謂郡別而境連沈氏欽韓左傳補正云杜以杞即都淳于然州公亡國後傳十四年杞爲淮夷所病遷緣陵始在齊東竟淮夷在徐方若杞先都淳于無由爲淮夷所病遷杞此時衛在雍丘此莒人伐杞杞乃紀之誤孔疏謂雍丘淳于郡別而境連此尤孟浪不知方員者矣杜又云牟婁杞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大事表云自隱四年後地爲莒昭五年莒牟夷以奔魯今青州府諸城縣東北有婁鄉城與安丘接境一統志牟城在青州府壽光縣東北二十里婁鄉城在諸城縣西南四十里按杞此時尚未遷都緣陵仍在雍丘史記索隱引宋忠曰杞今陳留雍丘縣是也去牟婁絶遠則牟婁不得爲杞邑沈氏謂杞爲紀之誤未爲無見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注】據楚子伐宋取彭城不書【疏】注據楚至不書○襄元年傳曰魚石走之楚楚爲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是也下六年宋人取長葛外取邑亦書者爲久也亦以深疾之也

疾始取邑也【注】外小惡不書以外見疾始著取邑以自廣大比於貪利差爲重故先治之也內取邑常書外但疾始不常書者義與上逆女同不傳託始者前此有滅不嫌無取邑嘗託始明故省文也取邑例時【疏】此亦春秋之始也穀梁傳曰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范注春秋之始疏云外取邑不志今志之者爲入春秋以來取地之始故尚之是也○注外小至之也○隱元年注所傳聞世外小惡不書今書外取邑故決之穀梁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注既伐其國又取其土明伐不以罪而貪其利爾書取伐以彰其惡書比之尊常小惡差重故始之也○注內取至女同○下十年取郜取防僖二十二年取須句襄十二年取詩之屬是內取邑常書也外但以疾始書與逆女同例卽上二年注云內逆女常書外逆女不書但疾始不常書者明當先自正故略外也是也○注不傳至文也○十行本疏中標注作不託始者校勘記云此誤倒當據以訂正閩本監本毛本亦倒作不傳又云按依疏云何故不發傳然則不傳者言不發傳也謂此應有託始之傳而竟不發此傳也十行本作傳不非也按以宋滅郜已在春秋前故知不嫌無取邑事也書疏云凡不託始之義有四一則見其經而不託始卽上二年注云據戰伐不言託始納幣不託始之屬是也二則其大惡不可託始下五年初獻六羽傳云始僭諸公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天子不可言彼注云傳云所者解不託始也三則省文不假託始卽此是也四則無可託始卽桓七年焚咸丘注云傳不託始者前此未有無所託也是也○注取邑例時○舊疏云卽下六年秋宋人取長葛之屬是也通義云范武子曰伐國及取邑例時此月者蓋爲下戊申衛書完卒日起也凡例宜時而書月者皆緣下事當日故也日必繼于月故不得不書月事實在先故不得使緣也他皆故此書絕亦云取牟婁離在月下不蒙上月也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疏】二月書戊申月之十六日州吁穀梁作祝吁下同說文口部吁呼驚直言之从叫州繫傳若祝又桓五年城祝丘顧聚引漢書五行傳作冀州丘之役祝州一聲之轉弒其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本作殺其音申志反今本亦改作弒按傳文或言殺者經文無不言弒其書者殺曰殺書書其事也弒者正其罪也盡書略云殺君公羊皆作弒君按唐石經公殺皆作殺左氏穀文殺本又作殺同音試殺梁其文弒音弒書作殺按當作弒弒正殺氏五殺經釋樣集云凡春秋傳於弒君弒云殺者述其事也春秋經必曰弒者正其名也弒其君殺其君也弒之言弒也殺於六書从殳朱聲弒於六書从殺省式聲杀在脂部式在之部脂之者古音之大判此不相借也故殺與弒音義迥殊漢公羊經傳假試爲弒斷無假殺爲弒也凡三經三傳之用殺爲弒者皆當字之誤也凡經既譌爲殺作音家從而爲辭曰書弒曰申志反者皆不合乎正誤之法殺之不得音弒猶弒之不得音殺也漢人之注經正其譌字曰當爲弒界讀殺則書正之曰殺當爲弒不當曰申志反而已凡傳中記事記言曰殺某君者時時有之弗必稱字也惟其述經爲例則必依經曰弒無有作殺者如左氏傳書曰弒其君弒其君之子是也經文於殺諸侯必曰弒二百四十二年凡書弒二十有六春秋正名之書也周公之與曰放弒其君則殘之正其名曰弒定其罪曰殘殘者掌戮所謂賊賛事轉也惟其名正而後其罪定書弒者聖人所以誠之也自漢之後經籍諸弊殺而譌弒者且有之弒而譌殺者尤多矣陸德明爲釋文絶無數斷之識但於隱四年衛州吁弒其君完發凡曰弒本又作殺同音弒凡弒君之例皆放此不重音此何等大事而讀聖人之經教之書本無一定之字可以蒙混書之待讀者之定其字乎

曷爲以國氏【注】據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氏公子【疏】注據齊至公子○文十四年秋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是也商人以庶弒嫡自立與州吁事近故據以公書疏云商人所以得稱公子者以商人次正當立其罪差輕按弒君之賊不得因次正末滅盡商人之凶逆遷于州吁左傳云州吁有寵而好兵强横可知

當國也【注】與段同義日者從外赴辭以賊聞例【疏】注與段同義○卽上元年鄭伯克段于鄢是也彼傳云段者何鄭伯之弟也何以不稱弟當國也注欲當國爲之君故如其意使如國君氏上鄭所以見段之逆此州吁上衛亦以州吁之凶逆也通義云隱桓莊之篇外弒君者四州吁無知當不言公子皆不言公孫南宮萬不氏蓋弒書之賊王法所誅大夫去氏者絶其位也去公子公孫者絶其屬也入所聞之世亂臣賊子比而立已從託始見法罪同可知故畢克以後不復枚數繁於州吁云經也弒而代之也於公子商人云不以篡代篡也似未得其說而彊悅之按史記注引賈逵說左氏云弒君取國故以國言之不稱

公子然商人亦弒書取國者何不曰齊商人弒其君舍乎其親亦非〇注日者至聞例〇書疏云謂其君被弒此君之臣卿以其日赴於天子諸侯並其卒來赴己是以春秋皆書日故曰日者從外赴辭也言以賊聞例者言以弒君賊聞于天子諸侯例日如此故下八年傳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何氏云赴天子也義亦通乎此然公羊之例合書則書而言從外赴辭者不合書則不書其合書皆從外赴錄卒日不得輒改也其諸侯相殺例若子弒父則不日文元年注夷狄子弒父忍言其日襄三十年注中國子弒父不忍言其日亦略外之辭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疏】杜云清衛邑濟北東阿縣有清亭路史引鄭樵春秋圖云清有二一在鄭隱四年遇于清者一在濮宣十二年晉宋盟于清丘者土地名東阿縣東北四十里有故清亭即春秋所謂清者也水經注濟水自魚山而北逕清亭東京相璠曰東阿東北四十里有故清亭清水通得清之目濟亦水色清深用膠屬夾是故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以爲國即此水也大事表在今山東泰安府東阿縣東北又云鄭詩云衛自河以東夾於清水正義清自河北而南入于河又出而東楚丘在其閒西有河東有濟故曰夾于濟水齊所與分地蓋齊衛分境之清也又清水亦謂之清故清河縣有清亭

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注】古者有遇禮爲朝天子若朝罷朝卒相遇于塗近者爲主遠者爲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當春秋時出入無度禍亂姦宄多在不虞無故卒然相要小人將以生心故重而書之所以防禍原也言及者起公要之明非常遇也地者重錄之遇例時【疏】下八年穀梁傳云不期而會曰遇周禮大宗伯曖冬見曰遇使鄭注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〇注古者至易也〇王制疏引異義朝名公羊說諸侯四時朝見天子及相聘皆曰朝以朝時行禮卒而相逢於路曰遇古周禮說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許慎案禮有覲經詩曰韓侯入覲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知有朝覲宗遇之禮從古周禮說[illegible]古昔案覲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于[illegible]昭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傳云以人爲菑以帶爲席以鞍爲几以遇禮相見是遇禮之僅存者然則遇禮視朝禮易略可知曲禮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承上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而言朝遇禮與朝覲殊鄭注稱春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秋覲一受之於廟夏宗依春冬遇依秋[illegible]禮經唯說[illegible]公羊以四時朝見皆曰朝者[illegible]一朝又春秋凡諸侯相會皆曰朝是朝爲統名外此則遇較朝爲[illegible]禮記王制五年[illegible]杜云遇者草次之期二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也孔疏曲禮未及期相遇指此鄭以周禮冬見曰遇與此則[illegible]者用冬遇之禮故杜[illegible]周禮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爲此四時之名今者春秋不皆同之於禮[illegible]見天子當是百官備物之時而云遇禮簡易[illegible]豈當後用見天子之禮要之春秋之遇會非周禮之遇依公羊家說自有遇禮亦非魯宋所行之遇禮也〇注云朝罷卒相遇於塗者校勘記云解云即朝天子罷朝之時相遇于塗接于當作於卒書作猝惠棟云朝罷朝辨見周禮注疏接王朝疏引鄭志答孫皓云[illegible]虞之禮五載一巡守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守諸侯朝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五年再朝如鄭此言則夏殷天子六年一朝巡守其閒諸侯分爲五部每年一部來朝天子朝罷遇國其年不朝者朝罷朝諸侯至後年不朝者往朝天子而遇前年朝者今既不朝又朝罷朝諸侯是再相朝也故下七年注云古者諸侯朝罷朝聘也近者爲主遠者爲賓以別乎朝聘正禮本國爲主外至爲賓則此宜會爲主宋爲賓矣禮經聘禮覲禮皆于廟故聘禮曰不朝先君之[illegible]覲禮注受舍於朝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莊四年傳云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遇在於塗雖無廟行禮其稱謂要自無殊皆所以崇禮讓絕慢易者也〇注當春至原也〇桓六年春正月寔來傳慢之也曷爲慢之化我也注行過無禮謂之化諸侯相過至竟必假塗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明此非當朝罷朝之時魯與宋卒然相要恐生禍亂故書以譏之與譏寔來同義〇注古及至遇也〇通義云清地在鄭衛之界上詩所賦清人者也時宋公將會諸侯伐鄭公往要與相見故言及及我欲之也凡內書遇者三皆公要之若公爲諸侯所要則書如鄭伯會公于棐穀梁傳曰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范云今曰內爲志非期也接彼傳內爲志與公羊合志相得與公羊異魯隱有內難不知防汲特明其非常遇也若公不見要則桓十年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汲與外諸侯遇宋亦有公子爲之稱而不知慎春秋兩責之故注是也〇注地者重錄之〇隱元年注會盟戰皆錄地其所期處者重期也此不期而遇無期可重亦書地所以重其事所以防禍原故也〇注遇例時〇舊疏云隱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莊三十年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及此之屬皆是僖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書月者敍注云甚惡內是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疏】史記衛世家州吁立爲衛君爲鄭伯弟段欲伐鄭請宋陳蔡與俱三國皆許州吁又宋世家殤公元年衛公子州吁自立欲得諸侯使告于宋曰馮在鄭必爲亂可與我伐之宋許之與伐鄭至東門而還即此事也惟公羊以段已死異鄭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疏】通義云再列宋公云云者重言翬帥師會伐鄭則辭與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文同使不及事此及事須別異之也翬史記魯世家作揮左傳言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其罪可知

翬者何公子翬也【注】以入桓稱公子【疏】注以入桓稱公子〇桓三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是也

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注】據叔老會鄭伯伐許不貶【疏】注據至不貶〇襄十六年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是也

與弒公也【注】弒者殺也臣殺君之辭以後隱之篡貶知與弒公也【疏】穀梁傳翬者何公子翬也其不稱公子何也貶之也何爲貶之也與于弒公也故貶也〇注弒者至之辭〇釋名云下殺上曰弒弒何也[illegible]而後得弒也左氏宣十八年傳凡自虐其君曰

弒白虎通誅伐篇弒者試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不敢卒候閒司事可稍稍弒之說文殺部弒臣殺君也易曰臣弒其君注以殺詁弒翬翬爲訓也○注以終至公也○下十年夏翬帥師會宋人鄭人伐宋傳爲易貶隱之罪人也故弒隱之篇貶也是也通義云外弒君者書名氏內諱不言弒弒君之賊無所見故翬遂皆託貶文以起之又云春秋大夫不氏之例有四一曰貶無駭翬山等是也曰曰未命柔俠履綸等是也三曰小國夷國之大夫慶快遂敝等二也四曰一事而再見者卒名然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晉人執我叔孫舍叔孫舍至自晉猶有再見而再氏者嫁氏爲善斯去氏爲貶益昭矣錢氏大昕答問云凡羈弒之事必有其斷盟人圍事爲之杜其斷隱之弒也干翬帥師戒之子般之弒也于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戒之此大夫不得專兵柄之義

其與弒公奈何【疏】通義云諸問事狀者曰奈何按奈何如何也書召誥曰曷其奈何弗敬亦或但謂之奈推兩兵略謂唯無形害無可奈也卽無可奈何也

公子翬諂乎隱公【注】諂猶佞也【疏】注諂猶佞也○荀子修身云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諂楊注諂之言陷之謂佞言陷之繁露王道云觀乎公子翬知臣竊君之也

以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盍終爲君矣【疏】公羊問答云詩子之揚令箋云子剌曲公也正義引此傳以爲諸侯之臣亦呼君曰子通義云子稱君者古人之質詩曰無庶子子惜經傳釋詞云矣猶乎也易師彖傳吉又何咎矣詩中谷有蓷云何嗟及矣六月侯雖在矣是也魯世家公子揮謂隱公曰百姓便君君其遂之吾請爲君殺子允君以我爲相徐廣曰允一作執鄭桓公也與十一年左傳羽父請發桓公將以求太宰合較此傳爲辭

隱曰吾否【注】否不也【疏】校勘記唐石經鄂本同閩本監本毛本作隱公曰否不非○注否不也○易象上傳大人否亨虞注否不也廣雅釋詁曰否不也孟子萬章上否不然也注否不也不如是也魯世家云隱公曰有先君命吾爲允少故攝代然則隱奉父命攝位故其讓尤爲春秋所許

吾使脩塗裘吾將老焉【注】塗裘者邑名也將老焉者將辟桓居之以自養也故南面之君勢不可復爲臣故云爾不以成公意者隱本爲桓守國國邑皆桓之有不當取以自爲也【疏】魯世家又云今允長矣吾方營菟裘之地而老焉以授子允政左傳亦作菟裘云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是也○注塗裘者邑名○杜云菟裘在泰山梁父縣南史記注引服虔云菟裘魯邑也營菟裘以作宮蓋欲居之以終老焉路史引嚴彭祖春秋盟會圖云菟裘兗之泗水縣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泗水縣西北而水經注汶水篇亦云泗水出太山梁父縣東西南流逕菟裘城北春秋公館羽父曰吾將歸老焉故郡國志曰梁父有菟裘聚○注將老至終也○左傳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杜云不欲復居魯朝故別居外邑歸文將辟魯避今本爲卽作辟字○注故南至云爾○白虎通王者不臣云王者臣不得爲諸僕臣以其尊書與諸侯同畫臣王朝之臣與諸侯敵體敵不得爲之臣則本國南面之君勢不得復爲臣明矣故隱公欲以外邑以辟位也○注不以至爲也○此決傳文不言書塗裘何以不書成公意也之穀也今攝注意似迂隱讓攝位攝行卽位之禮土地人異書其所有讓代桓立桓會在臣子之斜則隱卽取邑以自老亦讓不當當必過書臣位讓桓之讓邑以居且不書書塗裘亦無以見成公意也

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疏】經傳釋詞云若猶或也儀禮士昏禮記曰若衣若弃襄十一年左傳曰若子若弟又曰君若能以玉帛綏晉此傳曰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按若猶此也謂恐此其言聞乎桓也若四年傳則襄公得爲若行乎謂此行也定四年傳則若時可求也譬此時也論語公冶長篇君子哉若人謂此人也是也故魯世家揮懼子允聞而反誅之是懼其言聞之桓也

於是謂桓曰吾爲子口隱矣【注】口猶口語相發動也【疏】注口猶至動也○校勘記云按下口字卽脫文如字之嘗說文訓扣扣如求婦先扣發之經義述聞云注意蓋讀口爲叩叩發動也謂以己之言發動隱公之言也論語子罕篇我叩其兩端孔曰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之釋文叩音口發動也是其證學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叩亦發動之意與此相近

隱曰吾不反也【疏】魯世家云揮乃反譖隱公於子允曰隱公欲遂立去子子其圖之

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注】難兵難也【疏】注難兵難也○列子說符云民果作難釋文難一作亂則作難猶作亂故注以爲兵難也

言弒隱公【注】弒者傳家所加【疏】魯世家云揮曰請爲子殺隱公子允許諾是也中論智行云魯隱公讓國心而不知佞僞終以致殺○注弒者傳家所加○通義云生而舉諡顧記事者之嗣若左傳述石碏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史記述周公曰我成王之叔父古人文義猶疏鞠毋育如此皆疏云死諡周道也今始請弒已言隱公者公羊子從後加之也

於鍾巫之祭焉弒隱公也【注】鍾者地名也巫者事鬼神禱解以治病請福者也男曰覡女曰巫傳道此者以起淫祀之無福【疏】左傳亦云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寪氏壬辰羽父使賊弒公于寪氏立桓公魯世家略同○注鍾者地名○史記注引賈逵云鍾巫祭名也按左傳謂公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是則鍾直鄭地矣御覽引韓詩章句云鄭俗三月上巳之辰溱洧水上招魂續魄祓除不祥春官男巫有掌望祀衍授號旁招以茅之事女巫有掌歲時祓除不祥之事則招魂者男巫祓除者女巫也鄭人家主巫祭蓋風俗使然與淮南精神訓鄭之神巫是也○注巫者至者也○周禮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注招招福也弭禮爲救救安也安凶禍也士喪禮巫止于廟門外注巫掌招弭以除疾病史記封禪書伊陟贊巫咸索隱以巫咸爲巫覡然楚祠亦以巫咸主神則巫之與久矣漢書郊祀志巫社巫祠師古曰皆古巫之神也又巫保巫先注巫保神名巫先巫之最先者也○注男曰覡女曰巫○書疏云楚語文按楚語觀射父曰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中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處制神之處次又云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蓋巫能降神神物愆之德巫尹民所主鄭所謂家爲巫史者也周禮眾人疏云男子陽有兩稱名巫名覡女子陰也不變直名巫無覡釋呂覽侈樂云作爲巫音高注男曰覡女曰巫後漢書發衛傳注在男曰覡說文巫部覡能齋肅事神明者也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又云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殺注此析言之耳統言則周禮男亦曰巫女非不可曰覡也韓精曰陳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廣雅釋詁覡巫也蓋對文則異散則通也故漢書郊祀志云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注巫覡亦通稱耳是也賈公彥謂男有二稱女止

稱巫蓋以周官有男女巫之職故爲是說耳淮南子注亦曰神在女曰巫○注傳遺至無福○禮記曲禮云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周書命訓解福莫大於行義禍莫大於淫祭風俗通怪神云禮又曰淫祀無福是以隱公將祭鍾巫遇賊寫氏此注明傳文不但言隱公被弑并極言其弑之所在爲其祭鍾巫故以起淫祀之禍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疏】杜云濮陳地水名又哀二十七年杜注云濮自陳留酸棗縣傍河東北經濟陰至高平鉅野縣入濟按衛世家云石碏乃因桓公母家于陳詳爲善州吁至鄭郊石碏與陳侯共謀使右宰醜進食因殺州吁于濮則濮宜在陳境故彼注引賈逵服虔左傳注並云濮陳地也大事表云在今陳州北境鄭渠水按水經渠水篇渠水又東南逕長社縣故城西北南濮北濮二水出焉是水首受濮水川渠雙引俱東注洧猜與之過枝流賦亂互得通稱長社今長葛縣在許州屬而說文水部云濮出濮陽南入鉅野鉅野會地又水經注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東至濟陽句陰爲新溝又東北過廩丘爲濮水廩丘鑄今之苑縣去長葛趙適非一水明甚且陳無濮水也鄭哀廿七年左傳齊成子教鄭及濮自齊至鄭亦不由陳陳覓濮則濮非陳水可知索隱云濮水首受河又受汴汴亦受河東北至鉅野入濟則濮在曹衛之閒賈言陳地非也據地理志陳留封丘縣濮水受濟當言陳留水按水經注濮水一出封丘縣者首受濟別出酸棗縣者首受河顧氏祖禹方輿紀要謂在大名府開州南六十里者與說文所云出濮陽合濮陽今開州也通義云濮衛地昔衛靈公將之晉會于濮水之上蓋近今淇縣也錄于濮者與鄭同義土地名濮水故道在濮陽南按世家則州吁殺于陳不得于衛之濮要之陳地自有濮水故春秋昭九年遷城父人于陳以夷濮西田益之京相譽曰以夷之濮西田益也杜預亦言以夷田在濮水西者與城父人服虔曰濮水名鄭此與衛之濮自二源竊京相璠曰濮水故道在濮陽南猶以濮爲衛地

其稱人何【注】據晉殺大夫里克俱弑君賊不稱人【疏】注據晉至稱人○傳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是也彼傳云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惡公之大夫也討賊之辭也【注】討者除也明國中人人得討之所以廣忠孝之路書者善之也討賊例時此月者久之也【疏】穀梁傳稱人以殺殺有罪也繁露王道云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明君臣之義守國之正也春秋說云春秋討賊皆稱人衛州吁弑君之賊執之者陳人泄之者衛人而主之者石碏爲君子謂衛有人爲穀梁謂于濮者譏失賊非也州吁弑桓公而代之爲君石碏力不能討欲假手于陳以討之故使告于陳而陳人執之如譏失賊則當書陳人殺衛州吁如蔡人殺陳佗而後可也不稱陳人而稱衛人謂之失賊可乎書于濮者言陳亦欲殺之也按惠氏此辨甚是左傳莊十二年所謂天下之惡一也鄭此意也○注討者至之也○孟子告子下天子討而不伐趙注討者上討下也禮記王制云畔者君討皆有除義穀梁注有弑君之罪者則舉國人皆欲殺之白虎通誅伐云討者何謂也討者陳也欲言臣當增除弑君之賊也春秋曰衛人殺州吁于濮傳曰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又云王者諸侯之子篡弑其君而立臣下得除之者廣討賊之義也是也○注討賊至之也○舊疏云討賊例時者莊九年春齊人殺無知是也桓六年秋八月蔡人殺陳佗亦書月者與此同也穀梁傳曰其月謹之也范云討賊例時衛人不能即討祝吁致令出入自恣故謹其時月所在以著臣子之緩懷按春秋書月危之之義亦即穀梁謹之之義謹而危之也州吁已自立爲君尤非鄭殺可比幸石碏手定大難討除國賊故春秋書人明人人所欲甘心稱實其久者爲討賊者張義所謂實衛實者者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晉者何公子晉也【注】以下有衛侯晉卒又言立【疏】左傳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衛世家云迎桓公弟晉於邢而立之是爲宣公是爲公子晉也通義云莊公之子桓公之弟不言公子者王子朝不成爲君晉成爲君故別之也非實宜爲君者故又不得言子晉○注以下至言立○衛侯晉卒見桓十二年冬以下有衛侯晉卒知此立晉爲公子諸侯之子稱公子也又立者惡文知非適子故稱公子公子不得稱先君喪服傳所謂自卑而別於尊者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注】諸侯立不言立此獨言立明不宜立之辭【疏】通義云春秋以立子爲正立納爲不正已於葬宋穆公危見之但穆公之立在春秋前故復以立晉見法後若晉人立黑臀不書者亦託始之詞穀梁傳云立者不宜立者也注嗣子有常位故不言立其稱人何【注】據尹氏立王子朝也【疏】注據尹至朝也○在昭二十三年秋衆立之之辭也【注】晉得衆國中人人欲立之【疏】左傳書曰衛人立晉衆也繁露王道云衛人立晉美得衆也又玉英云非其位而即之雖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穆公是也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即之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雖然苟能行著得衆春秋弗危衛侯晉以正書葬是也俱不宜立而宋穆公受之先君而危衛宜弗受先君而不危以此得衆心之爲大安也穀梁傳亦云衛人者衆辭也按爾雅釋言云師人也又釋詁云師衆也史記鄒陽傳人無不按劍相眄者漢書人作衆是人即衆故書衛人爲衆辭也然則孰立之石碏立之【疏】衛世家云石碏與陳侯共謀殺州吁于濮而迎桓公弟晉於邢而立之是石碏立之也校勘記云碏唐石經諸本同隸釋載漢石經公羊殘碑碏作鵲惠氏棟公羊古義云說文無碏字當从石經作鵲潛夫論石氏衛公族史記注引賈逵云石碏衛上卿杜云衛大夫石碏立之則其稱人何【注】據尹氏立王子朝不稱人【疏】注據尹至稱人○昭二十三年注云明非在尹氏明尹氏立之非衆所欲立故不稱人也衆之所欲立也衆雖欲立之其立之非也【注】凡立君爲衆衆皆欲立之嫌得立無惡故使稱人見衆言立也明下無廢上之義聽衆立之爲篡也不刺嗣子失位者時未當與主得權重也月者大國篡例月小國時立納入皆爲篡卒日葬月達於春秋爲大國例主書從受位也【疏】穀梁傳云晉之名惡也其稱人以立之何也得衆也得衆則是賢也賢則其曰不宜立何也春秋與正而不與賢也注雍曰正謂適長也夫身賢不可以身君無實不可以無君立君非以尚賢所以明有統也建儲非以私親所以定名分名分定則賢無亂長之階而自賢之禍塞矣書

無嬖幸之由而私愛之道絕矣此卽公羊立適以長不以貴之義皆所以防愛學痛之此論尤爲明通〇注凡立至篡也〇校勘記云聽衆立之篡也諸本同鄂本作聽衆立之爲立篡也當據以補正推下注云立納入皆爲篡也解云立爲篡此衞人立晉是也衞宣爲衆所立篡立無惡然下無廢上之義則亦不得立上衞宣篡衆立之則不能無惡故書人以善其得衆書立以見其篡矣刺不相捨也繁露玉英云春秋之法君立不宜立不書大夫立則書書之者弗予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也不書予君之得立之也君之立不宜立者非也既立之大夫奉之是也荀息受姑之所得爲義也通義云次書立正也非次書立而受之天子命之先君乃可言也君子以石碏爲事矣得乎民者宜爲君晉因民之所欲立不辭讓而卽之雖非義之高者未爲大惡也其咎在衞人之立之也稽有討賊功又順輿志定君安國辭復貴其不當立晉者春秋別嫌明微每施於此按春秋發義之書非記事之史以衞事而論桓公有子無子不可知州吁既誅國不可絕立晉本無可篡然未受之天子命之先君得國於臣下之手惡開後世權臣廢立之漸故書立以成之明雖得衆者猶不免於篡其不得衆者可知矣春秋正謂曰春秋不書身於書以所不書知所書以所書知所不書治亂必衰其義所謂權義未然之前也凡所書者有所喪也是故春秋中無空文〇注不刺至重也〇舊疏云刺桓謂子失位卽不書晉之立故襄十四年衞侯衎出奔齊襄二十六年傳云爲篡不言剽之立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衞侯也彼注云故起衞侯失衆出奔故不書剽立剽立無惡則衞侯惡明矣然則晉書立見惡則桓剽無惡可知衞桓公被弑州吁自立剽子之得全與否且不可知其不當奭與主得權重明甚故春秋矜而不刺也〇注大國篡例月〇舊疏云卽此及莊六年夏六月衞侯朔入于衞哀六年秋七月齊陽生入于齊之屬是也而莊九年夏齊小白入于齊不月者執注云穀惡于魯也〇注小國時〇舊疏云卽僖二十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昭元年莒去疾自齊入于莒之屬是也〇注立納入皆爲篡〇舊疏云立爲篡者此及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也納爲篡者納頓子于頓及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之屬是也入爲篡者小白陽生之屬是也〇注卒日至國例〇舊疏云隱八年夏五月己亥蔡侯考父卒秋八月葬蔡宣公是也按注錄此者正以桓十二年冬十一月丙戌衞侯晉卒十三年三月葬衞宣公從大國卒月葬月例無譏文見其得衆宣立也於立譏之亦所謂實與而文不與者也〇注主書從受位也〇舊疏云謂主惡晉之從立矣按晉得民心宜立猶以從受位主書其立亦實與備實者之義也繁露玉英云明乎經權之事然後知輕重之分可與適權矣此類是也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疏】左氏作矢魚傳云遂往陳魚而觀之與公穀觀魚同按史記世家作觀漁于棠彼注引賈逵左氏注云棠魯地陳漁而觀之漢書五行志亦作漁皆段借字也孔疏陳魚者獸獵之類謂使捕魚之人陳設取魚之備觀其取魚以爲戲樂非謂既取得魚而陳列之也

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疏】左傳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公曷爲遠而觀魚【注】據浚洙也【疏】注據浚洙也〇見莊九年傳曰洙者何水也注云洙在魯北齊所由來舊疏云然則近國北自有洙水何故遠至棠地而觀魚乎故譏之

登來之也【注】登讀言得來得來之者齊人語也齊人名求得爲得來作登來者其言大而急由口授也【疏】注登讀至授也〇校勘記云按此當作登讀爲得也來當讀衍古義云禮大學云一人貪戾注戾之言利也春秋傳曰登戾之正義云以來爲戾與公羊本不同下傳云百金之魚公張之則登戾之說信矣按古來讀如釐故與戾音相近潛研堂答問云說文訓傳爲升未詳其義又曰古文傳與得通公羊傳登來之也齊人語以得爲登與升同義說文人部傳升也段注升當爲登走部遷登也此當同之傳謂登者公羊傳登來之也何曰登讀言得齊人名求得爲得來唐人詩千水千山得得來得卽傳也登傳變聲按爾雅釋詁來至也呂覽不侵篇注來猶致也戾來同訓詩魯侯戾止傳戾來也登來之猶言得致之也通義云登來之者猶言得之也齊魯之閒無入聲呼得聲如登來之合鄭司農注大學引春秋傳曰登戾之卽此文也來古音貍貍又轉爲戾故易曰賈素東中未得也雖凶无咎長鄭戒也九章曰諒聰不明而蔽壅兮使讒諛而日得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佩使得字以登戾反讀之正協韻則何氏謂其言大而急信矣由口授者舊疏云當語之時猶言得來之至著竹帛乃作登字

百金之魚公張之【注】解言登來之意也百金猶百萬也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矣張謂張罔罟障谷之屬也【疏】注百金至錢矣〇公羊古義云食貨志曰漢興更令民鑄莢錢黃金一斤如淳曰時以錢爲貨黃金一斤直萬錢食貨志又云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臣瓚曰秦以一溢爲一金漢以一斤爲一金一斤爲萬錢則百金爲百萬錢矣何注與如瓚二說皆合而司馬貞索隱取瓚注而非如說蓋未之考也又云顏遊秦漢書注云一金萬錢見平準書注戰國策云公孫閈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高誘曰二十金爲一金又云趙王封蘇秦爲武安君黃金萬溢高誘注曰萬溢萬金也二十兩爲一溢按此卽臣瓚所謂秦以一溢爲一金也按食貨志言莽制黃金一斤直錢萬蓋使漢或仍其舊故何以今法解之也史記陸賈列傳正義漢制一金直千貫劉氏寶楠云漢世金不如此之貴疑千是十誤且與錢萬之說相合通義云食貨志黃金一斤直錢萬故王莽傳曰故事聘后黃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何邵公以百金當百萬錢貴漢法也然魚價貴不至此本錢黃金方一寸重一斤謂之一金衰可凡物以斤計者亦通言金百金之魚蓋大魚重百斤者與〇注張謂至屬也〇校勘記云閩本監本毛本同鄂本罔作網釋文陸作網周禮冥氏掌設弧張注疏張罔畢之屬所以屬網禽獸義與此同障谷見僖三年傳云桓公曰無障谷是也通義云張者張弓矢以射也淮南時則訓曰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左氏經作矢魚朱文公據左傳言則君不射是以弓矢射之如漢武觀射蛟江中之類非何義也俞氏平義云傳文但言張不言張罔罟何解非也詩韓奕孔脩且張毛傳張大也桓六年左傳隨張杜注張自侈大也百金之魚公張之盡言棠有百金之魚故公侈大之也上文曰公曷爲遠而觀魚登來之也下文曰登來之者美大之詞也然則此文言公之正所謂美大之也者以爲張罔罟則與上下文不屬矣亦未詳當

登來之者何【注】弟子未解其言大小緩急故復問之美大之辭也【注】其言大而急者美大多得利之辭也實譏張魚而言觀譏遠者恥公去南面之位下與百姓爭利匹夫無異故諱使若以遠觀爲

譏也諸侯主背者任實也觀何時使行賤略之〔疏〕通義云公自美大其能得百金之魚也按美大雙字見論語為政云孝乎惟孝包注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也語意同〇注實猶至極也〇繁露玉英云公觀魚于棠何惡也凡人之性莫不善義然而不能義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終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塞其源也夫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之名猶惡之況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賻求金皆為大惡而書今直使人也親自求之是為甚惡譏何故言觀魚猶言觀社也皆諱大惡之辭也是實譏觀魚而諱之言觀若以遠觀為譏也穀梁傳云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也漢書董仲舒傳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者也使漢朱邑傳云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韓詩外傳四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言通財貨不為賈道故駟馬之家不恃雞豚之息伐冰之家不圖牛羊之入千乘之君不通貨財冢卿不脩幣施大夫不為場圃委積之臣不貪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歡而孤寡有所措其手足也繁露度制云孔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防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天不重與有角不得有上齒故已有大者不得有小者天數也夫已有大者又兼小者天不能足之況人乎故明聖者象天所為為制度使諸有大奉祿亦皆不得兼小利與民爭利業乃天理也史記循吏傳公儀休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又云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董仲舒傳引此云吾已食祿又奪園夫工女利乎又禮記大學云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皆言有祿之家不得下與百姓爭利既以南面諸侯而自等四夫故深為之諱也〇注諱至實也〇春秋之義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諱之正所以譏之若曰此惡也吾為之諱焉聖人文辭遜順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乃在乎是如此實譏設魚而言譏遠遠且譏則設魚之失不待言亦如莊之譏觀社則淫之惡不厭而自見矣〇注觀例時〇莊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及此是也均非禮故從時行譏略之

棠者何濟上之邑也〔注〕濟者四瀆之別名江河淮濟為四瀆〔疏〕杜云今高平方與縣北有武棠亭魯侯觀魚臺水經注菏水又東逕武棠亭北公羊以為濟上邑也城有高臺一丈許下臨水昔魯侯觀魚于棠謂此也在方與縣故城北十里經所謂菏也分濟于定陶東北東南逕乘氏縣故城南又東逕昌邑縣故城北又東逕金鄉縣故城南又東逕東緡縣故城北又東逕方與縣大事表故城在今魚臺縣東北十二里與唐古瑕邱二年公與戎盟于唐也亦作常詩頌閟宮居常與許是也毛傳云常許魯南鄙西鄙許田為魯朝宿之邑讀書叢錄云管子小匡篇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常潛國語齊語作棠潛左氏隱五年公觀魚于棠棠即常也閻氏若璩四書釋地云春秋時棠邑一宋魯之界上矣魚子棠是也今魚臺縣一地伍春秋長子衍縣棠君是也今大合縣一齊邑齊棠公之妻杜注不言棠所在余謂棠棠邑也左傳補注云水經注楊杜注唐與棠自為二地唐亭在魯竟內地亦非遠寰宇記棠水在宋州楚丘縣北四十里從單州城武縣入界南行

五里合絕購即此水也則不得為濟上之邑隸釋載漢石經公羊殘碑此下直接下傳曷為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無夏四月葬衛桓公秋衛師入盛一十二字古者經傳異本可使備省兩讀始合併之漢石經公羊有傳無經此漢以前舊式可考者校勘記云〇注濟者至四瀆〇爾雅釋水云江河淮濟為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風俗通引三正記曰江河淮濟為四瀆瀆者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民陵居殖五穀也江者貢也珍物可貢獻也河者播為九流出龍圖也淮者均也均其務也濟者齊也齊其度量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疏〕舊疏云即上三年傳云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注云解緩不能以時葬夏四月葬衛桓公是也桓公見弑在去年春過期乃葬故以解緩言之

秋衛師入盛〔疏〕盛唐石經諸本同左氏作郕荀子王霸篇以說其盛者也注盛讀為成盛郕皆以成得聲故通土地名東郕康丘縣三十里有故郕鄉又岡縣西南有郕鄉城杜云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郕鄉接康丘在范縣岡與剛父亦知是一是二東平山郕下有剛縣在嘗縣與范地不相屬恐非盛地所及通義云入例月衛師入郕不月者同姓相入託始于是疾略之也盛文之昭也天子替命為方伯之長衛王室懿親入兄弟之國春秋所尤惡故今與吳入州來於越入吳同例上二年注云入例時傷害多則月此書時猶正例也

曷為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衆稱某率師〔注〕將尊者謂大夫也師衆者滿二千五百人以上也二千五百人稱師無駭率師入極是也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疏〕注將尊至夫也〇舊疏云公羊之例大夫見名氏故云此〇注師衆至是也〇無駭率見上二年二千五百人為師周禮夏官序官有此文白虎通三軍云國有三軍何所以戒非常伐無道尊宗廟重社稷安不忘危也何以言有三軍也論語曰子行三軍則誰與鄭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三軍者何法法天地人也以為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二千五百人為師師為一軍六師萬五千人也傳曰一人必死十人不能當十人必死百人不能當百人必死千人不能當千人必死萬人不能當萬人必死橫行天下雖有萬人猶謙謙自以為不足故復五千人與何氏說同詩棫樸云六師及之箋云天子六軍萬二千五百人為師今王與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則亦用公羊義疏引鄭志為商周間此義引常武整我六師宣王之詩又出征伐之事不釋六軍而釋六師不達其意又臨碩問並引詩三處六師之文以證周禮鄭釋之誤春秋之兵雖眾之其皆稱師詩之六師謂六軍之師則鄭氏云言三文六師皆云萬六軍是鄭又持疑宋定也其實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之說周禮是以其以師為軍是春秋今文家說或夏殷之制不可通周禮也周禮氏景之解春秋與閻百詩書云國師之伶州縣與景王論武王曰王以贊鑑之下害布或於牧之野故謂之屬所以屬六師也先生曰斯時武王僅有三軍六師未備師為遂書者之常景接大雅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周王文王也亦未有六軍故鄭箋曰二千五百人為師觀義疏最明夫以大師言則一萬五千人以六軍言則七萬五千人是師少而軍多也又曷師舛注云多以軍為名次以師為名少以旅為名師者舉中之言此軍師名實旅有殺者董時人之作威以後事言之或論當時之實者此時六師及之及之是播當時實

事不得云進書者之事文王既有大師則武王大進六師又何疑之有是以師為軍說尤明確上二年莒人入向杜注云將卑師少稱人孔疏師者衆也雖復五軍三軍悉皆以師為名取其衆義也故經不書軍也釋例曰春秋不書軍旅壹皆曰師從衆稱也經之大例君自將者言君不言師將將者滿師則師將並書不滿則空卑將名大夫將者滿師則稱師不滿則稱人所以然者定四年傳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則君行必有師卿行必有旅君將不言帥師卿將不言帥旅以其可知故也卿行不合師從今乃帥領一師若不言師則師文不見卿尊自合書名師文又須別見故師將並舉言某帥師也其師少者卿自須見唯卑將名不言帥師言衆少不足餘也大夫爵位卑下名氏不合見經但所帥滿師師自須見故言帥不言將也若不滿師者一旅之衆例所不書大夫位卑又名不書見則空舉其將謂之為人人卿大夫身也其將尊師少及將卑師衆若其序列則將卑師衆在上襄二年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是也釋例曰大夫將滿師稱師不滿稱人而已卿將滿師則兩書不滿則直書名氏君將不言帥師卿將不言帥旅此史策記注之常是杜孔並用公羊義也○注禮天子至一師○疑禮緯文也宣為方伯三師諸侯二師白虎通三軍篇引穀梁傳曰天子有六軍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國一軍今穀梁有脫文也公羊昭五年傳舍中軍者復古也魯趍春秋不得為方伯而以二軍為復古知次國二軍矣此注雖不言一師從可知也白虎通又云諸侯所以一軍者諸侯亦屏之臣也任兵革之重距一方之難故得有一軍也此正班氏申言小國諸侯一軍之義班氏多用公羊義採穀梁家說則今本有為說可知三略云聖王御世度得失而為之制故諸侯二師方伯三師天子六師古者一二皆積畫不無能易也但何氏以師為二千五百人與諸家異古周禮以師旅卒伍之師鄭二千五百人其六師三師二師之師當古軍制萬二千五百人故魯二軍得二萬五千人魯頌僖言其盛故曰公徒三萬則五倍子師矣衛氏書臨碩傳古春秋億萬之衆皆稱師似亦不專指二千五百人之數均與何氏微異

將尊師少稱將【注】師少者不滿二千五百人也衛孫良夫伐廧咎如是也【疏】注衛孫至是也○見成三年校勘記云廧鄂本以下同按成三年經作將咎如左氏作廧此穀宋本廧字剜改蓋本作將按此蓋穀涉左氏文也書疏云不言郤克者料舉以言之

將卑師衆稱師【注】將卑者謂士也衛甯殖入盛是也【疏】注將卑至是也○卽此是也孔疏以將卑為大夫將尊為卿與此異公羊以大夫屬將尊士屬將卑襄十一年傳云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下卿蓋即大夫也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屬上下卿各一上士相上卿下士相下卿此何氏義也正合三卿五大夫之數

將卑師少稱人【注】鄭人伐衛是也【疏】注鄭人伐衛是也○見上二年冬

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注】分別之者責元率因錄功惡有小大敗徐侯于伐鄭是也【疏】通義云公伐鄭襄是也繁露王道云君將不言率師重君之義又率本云君將不言臣臣不言師按疑衍一臣字請君自將不舉其臣事統於尊也亦不言師卿請不言率師君為重故○注分別至小大○校勘記云元率宋本作元帥閩本監本毛本並作率舊疏云責元帥者凡書兵者是正不得故責之也因錄功惡有小大者卽將尊師衆而有功小將卑師少而有功大將卑師少而無功為惡小將尊師衆而無功為惡大也按繁露竹林云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害所重也又云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為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故春秋凡書將者皆責元帥為其重兵害衆懷愁結禍更相報償故也而又錄功惡之大小者孟子所謂彼善於此者也故士匄不伐喪而春秋大之子反內事致而外獲名而春秋予其平功惡不相掩而大小自見者也○注救徐至是也○傳十五年春公孫敖率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使往云言次者刺諸侯緩於人恩說義救以而生事止次不自往遣大夫往卒不能解也是其將尊師衆無功故為惡大也桓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傳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僖注云美其得正義也故以從王征伐錄之善其時天子微稱衛侯背叛其背從王者任伐以害三國之君獨能尊天子死節稱人者刺王者也天下之君海內之主當秉綱撮要而親自用兵故見其衛稱從能從衛者不能從諸侯稱人稱人則從不絕也知實諸侯者以美得正然則從王伐鄭實三國之君以刺王者故稱人若此注美其功大則似實微者美不同者以經文稱三國稱人故卿使人為解也通義云諸此傳知經雖以稱人為貶至國入使伐之等書人者皆將卑師少常稱弗盡意錄所衆大氐功罪之別後於月日詳略見之也

公羊義疏六

句容陳立卓人著

隱五年九月盡十二月

九月考仲子之宮

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注】考成也成仲子之宮廟而祭之所以居其鬼神猶生人入宮室必有飲食之事不就惠公廟者妾母卑故雖爲夫人猶特廟而祭之禮妾廟子死則廢矣不言立者得變禮也加之者宮廟尊卑共名非配號稱之辭故加之以絕也【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漢石經無下也字爾雅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考宮互通故以入室解考宮也○注考成也○爾雅釋詁文穀梁傳考者何也考者成之也成之爲夫人也杜何竝以考爲成仲子之宮不取乎成夫人之禮也詩斯干序云斯干宣王考室也箋云考成也宣王於是築宮廟羣寢既成而釁之歌斯干之詩以樂之此之謂成室宗廟成則又祭先祖○注成仲至之事○左疏引服虔云宮廟初成祭之名爲考將納仲子之主故考成以致其五祀之神以堅之禮記雜記云成廟則釁之說文爨部釁血祭也詩疏引賈逵云殺而以血塗鼓謂之釁鼓則釁者血塗之名故大戴禮諸侯釁廟篇云成廟釁之以羊君玄服立于寢門內南向祝宗人宰夫皆玄服盧注廟新成而釁者尊而神之以神事故亦同爵弁小宰君朝服者謂不與得又云宗人曰請命以釁某廟君曰諾遂入雍人拭羊乃行入廟門碑南北面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以雞有司當門北面雍人割雞屋下當門郟室割雞于室中有司亦北面也其居室則考而不釁故雜記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注云設盛食以落之鄭引檀弓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落之事是也古人緣生以事死生人入室有飲食之事故宗廟成亦祭以安其神爲其祭器成則以豭豚昭四年左傳叔孫爲孟丙作鐘饗大夫以落之詩疏引服虔云釁以豭豚爲落是也趙氏佑溫故錄云古人用釁之禮不一定四年左傳君以軍行祓社釁鼓文王世子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注興當爲釁月令孟冬命太史釁龜筴雜記下成廟則釁之其禮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其衈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又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者交神明之道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大戴禮亦有釁廟獨爲篇其具在周官者大祝天府而外春官則有肆師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小祝大師掌釁祈號祝龜人上春釁龜雞人凡祭祀面禳釁共其雞牲夏官則大司馬若大師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小子掌珥于社稷祈於五祀釁邦器及軍器羊人凡祈珥釁禮共其羊牲圉師春除蓐釁廄秋官則士師凡刉珥則奉犬牲犬人凡幾珥用幾可也司約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廢成注皆以祈爲刉字珥爲衈字用毛牲者刉用羽牲者珥皆取血以釁之事釁之者神之也先鄭則釁讀爲釁謂飾笑之也是凡器皆用釁龜玉亦釁之廟社皆用釁主亦釁焉廢亦釁之也○注不就至祭之○漢書韋元成傳元成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沒而已册府元龜晉孝武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議者或謂宣配食中宗祧兼議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言考仲子之宮若配食惠公則宮無緣別築前漢孝文孝昭太后並繫子爲號祭于園寢不配於高祖孝武之廟也後漢和帝之母曰恭懷皇后安帝祖母曰敬隱皇后順帝之母曰恭閔皇后雖不繫子爲號亦祭于陵寢不配章安二帝此則二漢雖有太后皇后之異至於並不配食義同陽秋惟光武追廢呂后故以薄后配食高廟又衛后既廢霍光追尊李夫人爲皇后配孝武廟此非母以子貴之例直以高武二廟無配故耳又漢世立廢於陵自是晉制所異謂宜遠準陽秋考宮之義近甚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則罔極之情申顯建廟則廢闕之義顯繫子爲稱禮明母貴之所由一舉而允三禮圓哲王之高致也議者從之宋書禮志孝武追尊簡文太后時議臣荀伯子謂宜配食徐爰議曰臣按陽秋之義母以子貴魯隱尊桓母別考仲子之宮而不配食於惠廟若乃所繫配食則義所不可處饗饋以爲春秋之義庶母雖名同崇號而實異正適是以備致別宮而公子主其祀是以隱公爲桓立其母廟不配惠公可謂權衡悉合後儒實隱立宮以祭庶納之母春使世追尊妾母者不得之甚矣○注禮妾至廢矣○穀梁傳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禮記喪服小記云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鄭注以其非正春秋傳曰於子祭於孫止鄭穀梁說范云貴賤之序鄭本鄭氏非正之義也惟穀梁以仲子爲孝公之妾隱公爲其孫故非隱爲失禮又使傳云使公子主其祭范云公當奉宗廟故不得自主公子者長子之弟及妾之子其所論於孫止鄭此之子死則廢也漢書匡衡傳告毀廟曰孝其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可以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尊祖嚴父之義若然喪服小記又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妾母不世祭得祔諸妾祖姑者孔疏云當爲壇祔之耳義或然也其無妾祖姑者則小記所云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注女君適祖姑易牲而祔則凡妾下女君一等是也○注不言至禮也○舊疏云欲使成六年立武宮定元年立煬宮皆言立者以其非禮故也○注加之至絕也○亦以決武宮煬宮桓宮僖公不加之之義也以武煬等皆君於稱宮宜仲子是妾不合與宮達文又宮廟尊卑共名不合不稱宮故加之以絕見其殊乎君與適夫人也

桓未君則曷爲祭仲子【注】據無子不廟也【疏】注據無子不廟也○舊疏云即上解於孫止是也其子死既猶尙不祭其子未君之時不祭明矣按莊三十二年傳有子則廟無子不廟注自据彼傳爲解言未踰年君無子即不廟況未爲君之妾母乎

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注】尊桓之母爲立廟所以彰桓當立得事之宜故善而書之所以起其意成其賢也【疏】注尊桓至賢也○上元年傳云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爲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故隱爲桓立尊其母爲得事之宜也通義云仲子之薨久矣初殯惠公之宮又遭天王崩三年之中過昏八言宋可成禮冀葉故至是始祭不親惠公廟者配無二適也凡此皆見春秋之初猶秉周禮解詁義云穀梁得之其曰成之爲夫人斯失矣禮妾祔于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顧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此士制也周爲嫂嫌立廟設守祧一人世世不毀以親起非常制也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禮也隱不成仲子爲夫人故爲之考廟宮若成之不得爲王母乎經所

譏者正其不得立廟世祭且著其僭諸公之樂以明祖禰之廟且僭天子之樂大惡不可書也何君以爲著而書之以成其實疏於禮夫按劉氏於仲子主穀梁之說故負何君奎乖穀梁又以隱不宜譏故無實辭以公羊不書立之例見之則考仲子之害自非失禮元年傳於不書即位曰成公意於仲子之賵告諸侯曰成公意二年傳於不書子氏葬曰成公意又於此言成公意終始無惡文非善而何何氏墨守本經劉氏譏之慎矣

初獻六羽

初者何始也【疏】爾雅釋詁初始也穀梁傳初始也同六羽者何舞也【注】持羽而舞【疏】注持羽而舞○周禮舞師云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鄭注羽析白羽爲之形如帗也皇故書爲翌元謂皇析五采羽爲之亦如帗又樂師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先鄭云帗舞者全羽羽舞者析羽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旄舞者氂牛之尾干舞者兵舞人舞者手舞後鄭謂帗析五采繒皇雜五采羽如鳳皇色如後鄭義六舞惟羽舞皇舞持羽而舞也所持何羽義異於下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注】僭齊也下效上之辭【疏】注僭齊至之辭○廣雅釋詁云僭擬也漢書韓安國傳注僭擬也擬僭卸齊之謂穀梁傳始僭樂矣注下犯上謂之僭本此爲義也做釋文音戶數反被勸記云此當本作下效故爲作音樂爲王道云歎乎獻六羽知上下之差差亦僭也六羽之爲僭奈何天子八佾【注】佾者列也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法八風【疏】注佾列至八風○白虎通禮樂云八佾者何謂也佾者列也以八人爲行列八八六十四人通典引樂說月令章句云天子省風以作樂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獨斷云天子八佾八八六十四人八者象八風所以風化天下也諸公六【注】六人爲列六六三十六人法六律【疏】注六人至六律○白虎通禮樂云諸公六六爲行何氏本此獨斷云公之樂六佾象六律也通義云春說非也佾以八人爲列於文从八王逸招魂章句云二八二列也夫人有二列之樂故晉悼公賜魏絳女樂二八也穀梁傳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其意正以初獻六羽爲每佾用六羽故言自八佾至於四佾皆八羽而成佾魯佾六羽始殺樂矣雖於此經不然然足爲佾必八人之證繁露三代改制曰法商而王舞溢員法夏而王舞溢方法質而王舞溢衡法文而王舞溢衡由此言之緣先不必正方又不得以人數宜如佾數爲雜按左疏引服虔說以用六爲大八四十八人大夫四爲四八三十二人士二爲二八十六人又月令章句云佾列人每佾八人服虔而執成則服氏蔡氏以八人舞佾杜氏以八八六十四人六六三十六人四四十六人二二四人爲說取何氏義以舞勢宜方故也諸侯四【注】四四爲列四四十六人法四時【疏】注四人至四時○白虎通云諸侯四四爲行獨斷云侯之樂四佾所以象四時白虎通又云天子八佾諸侯四佾何所以別尊卑樂者陽也故以陰數法八風六律四時也八風六律者天氣也助天地成萬物者也亦猶樂所以順氣變化萬民成其性命也故春秋公羊傳曰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是班氏用今文說何氏說本班爲義也月令章句天子八佾諸侯六佾大夫四佾按白虎通又引詩傳曰大夫士舉綴御大夫士北面之臣非事子民者也故但舉綴而已則魯詩公羊春秋皆以大夫無舞也通義云四八三十二此正制也左氏言諸侯六佾大夫四者衆仲操公問羽數之意欲僭諸公特說詞以對耳又天子之大夫視諸侯故得通言大夫四佾夫按諸侯大大夫四士二自是左氏家說不得通之公羊孔氏錄欲合之穆夫蔡氏章句或亦取左氏義耳白虎通爵篇云何以知公爲爵也春秋傳曰諸侯四佾諸公六佾約此經爲說也廣雅釋樂云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與公羊同通典引月令章句引樂容曰舞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說郭引章句又云間者曰子說月令參類周官左傳明古文家以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也御覽引禮記曰天子宮懸四面舞行八佾諸侯軒懸三面舞行六佾大夫判懸二面舞行二佾蓋古逸禮篇故與左氏說同

諸公者何諸侯者何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疏】通義云顧炎武曰天子三公稱公周公召公毛公畢公皆公是也王者之後釋公宋公是也按僖九年經云公會宰周公注宰治也三公之職號尊名也是天子三公稱公也上三年宋公和卒注云宋稱公者殷後也王者封二王後地方百里爵稱公客待之而不臣也是王者之後稱公也詩篤公劉箋云邰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之制三軍正義云后稷本二王後以有大功故封于邰明爲大國公爵公劉是其曾孫耳其餘大國稱侯【注】大國謂百里也【疏】注大國謂百里也○孟子萬章云公侯皆方百里又云大國地方百里禮記王制同是公侯地同按以王者之後特加爵爲公故白虎通爵篇云公者加尊二王之後侯者百里之正爵是也舊疏謂侯與公等者據有功言之又云其實凡平之侯正與伯等者皆非也繁露爵國云大國十六萬口而立口軍三何以言之曰以井田唯數之方里而一井一井而九百畝而立口方里八家一家百畝以食五口上農夫耕百畝食九口次八人次七人次六人次五人多寡相補率百畝而三口方里而二十四口方里者十得二百四十口方十里爲方百里者百得二千四百口方百里爲方百里者萬得二十四萬口法三分而除其一城池郭邑屋室閭巷街路市宮府園囿萎圃臺沼椽采得夏田方十里者六十六與方里六十六定率得十六萬口三分之則各五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口爲大國口軍此公侯制也小國稱伯子男【注】小國謂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疏】注小國至十里○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鄭注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所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衛狹也周公攝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爲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殷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其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爲百里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唯天子圻內不增以祿羣臣不主爲治民故何氏此注有賢觀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是自是夏殷之制春秋書以公一等侯爲一等伯子男爲一等下書公百里侯七十里伯子男五十里故白虎通爵篇引公羊此傳下即云殷爵三等爲公侯伯也所以合子男從伯者王者受命改文從質無盧遇人之義故上稱伯也衛書曰侯衛男衛作開伯韶殷也春秋傳曰合伯子男以爲一爵又曰王者有改道之文無改道之實殷家所以令公居百里侯居七十里何也封賢極于百里不可空遇人示優賓之義欲襄尊而上之何以知殷家侯不過七十里曰

土有三等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其地半者其數倍制地之理體也多少不相配此班氏所據公羊家說也又按其繁露爵國云春秋曰會宰周公又曰公會齊侯宋公鄭伯許男滕子又曰初獻六羽傳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者稱伯子男凡五等故男爵五等土三品文參而實少春秋三等合伯子男爲一爵土二品文少而實參凡五等宜是三等涉下五等而襥董生意以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爲周制其時周官未出其實周爵五等土五品也春秋殷制當公侯百里伯子男七十里矣故云土二品何氏於上大國稱侯注云大國稱百里則此注當云小國七十里與董生正合與班氏所據公羊說微異則又公羊先師之不同者俗儒習見孟子王制之文並何氏注亦改之爵矣通義云書說此爲春秋改文從實然周爵雖五國分三等周禮曰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是也但春秋時變之又以伯子男同一位故桓文之序盟會恆先宋公次諸侯次伯子男錯雜列之左傳鄭伯男也王肅曰鄭伯爵而連男首之猶公侯足何辭經書吳子而國語曰命圭有命國曰吳伯皆以伯子男同等故也含文嘉曰四方所繪侯子所建大國稱侯小國稱子肇中以包之是也繁露爵國又云故伯七十里七七四十九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二十八與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十萬九千二百一十二口爲次國口軍三子男五十里五五二十五爲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四萬口爲小國口軍三此周制也春秋合伯子男爲一等其不以七十里五十里爲春秋例書矣

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注】相助也【疏】注相助也○類聚引風俗通云相者助也詩雝相維辟公傳禮記緇衣相亦惟終注並云相助也又月令命相布德和令鄭注相謂三公也相王之事也是也

天子之相則何以三【注】據經但有祭公周公【疏】注據經至周公○見桓八年傳九年

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注】陝者蓋今弘農陝縣是也禮司馬主兵司徒主教司空主土春秋撥亂世以黜陟爲本故舉黜陟以所主者言之【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毛本陝作陝與說文篆體合釋文陝失冉反一云書作郟古洽反王城鄭鄹非何義又云召公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郃公云又作召按作郃乃俗字呂覽孟春紀命相布德和令高誘云相三公也出爲二伯一相處乎內按書堯典云四岳史記注引鄭注云主四岳者謂之四伯則堯時掌岳四人殷周稱伯二人也禮記王制云八伯各以其屬屬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注云老謂上公周禮曰九命作伯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禮記樂記云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詩下泉傳云諸侯有事二伯述職禮記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注云謂爲三公者周禮九命作伯職主也是伯分主東西者引此傳語禮記疏引異義云王者已有州牧所以復設二伯何欲使總陟也三黜一閔天道小備故二伯總陟也何以爲二伯乎曰以三公在外稱伯東西分爲二所以稱伯何欲抑之也三公臣之最尊者也又以王命行天下爲其要故抑之也臣有所留伯也史記燕世家云其在成王時召公爲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白虎通封公侯云王者所以有二伯何分職而授政欲其要成也春秋公羊傳曰自陝已東周公主之自陝已西召公主之不分南北何東方被聖人化日少西方被聖人化日久故分東西使聖人主其難賢人主其易也乃俱致太平也又欲令同有陰陽寒暑之節共法度也又巡守篇傳曰周公入爲三公出作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又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言召公述職親說舍于野樹之下詩甘棠序云甘棠美召公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箋云召伯食采于召作上公爲二伯說苑貴德云詩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故使世思而歌詠之彼所引詩傳則書詩說也三公佐君而治二相出巡故一相處內引周召事明二公出作方伯也○注陝者至是也○漢書地理志云宏農郡陝故號國有焦城故焦國北號在大陽東號在滎陽西號在雍州公羊問答云郡國志陝縣有陝陌二伯所分據地志陝原在陝州陝縣西南二十五里分陝從原爲界集古錄陝州石柱相傳以爲周召分陝所立以別地里御覽引十道志云陝州陝郡禹貢豫州之城周爲二伯分陝之地郇古號國白虎通封公侯云所分陝者是國中也若言西八百四十國矣毛詩譜云文王受命作邑于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己所職之國則周召分采舊在岐地後得六州之地咸被其德故由陝分界也故周南所詠如江漢汝在今河南湖實地水經注引韓詩序謂南在南郡南陽之間謂周南也召南所載如南山則終南山也江沱則梁州之沱也在今陝西四川地則陝爲郇今之陝州明矣詩譜云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皆謂由陝而南者也其陝以東之冀兗青徐豫揚陝以西之雍從可知也周承殷制分爲二伯王制所謂八州八伯又云天子之老二人曰二伯八伯者伯之下之故也夏則無文唐虞則詩搖高羲云當堯時羲氏爲四伯堯之末分爲八伯故御書大傳云元祀巡守四岳八伯舜之元祀有八伯明堯末置之舜因而不改號○注禮司至主土○白虎通封公侯云司馬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地王者受命爲天地人之職故分職以置三公各主其一以效其功又別名記曰司徒典民司空主地司馬順天天者施生所以主兵何兵者爲民除害也所以全其生衛其養也故兵稱天寇賊猛獸皆爲謀害者所主也論語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司馬主兵不言兵言馬者馬陽物乾之所爲行兵用獨不以傷害爲文故言馬也司徒主人不言人言徒者徒者衆也重民衆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空尚主之何況于實以微見著書鈔引異義云今尚書夏侯歐陽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與公羊說同也異義又載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大傅大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又立三少以副之曰少師少傅少保是爲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爲六卿之屬許氏謹案周公爲傅召公爲保太公爲師無爲司徒司空文知師保傅三公官名也五帝三王不同物則之制也則許氏以今文家說爲前代制漢代今文正行故續漢志注引漢官儀云王莽時議以漢無司徒官故定三公之號曰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世祖即位因而不改也韓詩外傳八曰三公者何曰司空司馬司徒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漢書百官公卿表云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地論衡引書大傳云郊社不修山川不祝風雨不時霖雪不降則責之天公臣多弒主孽多亂宗五品不訓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瀆不修水泉不降水爲民害則責之地公御覽引書大傳又云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之司徒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則責之司馬溝瀆壅遏水爲民害則責之司空是司馬主兵兵以順天除害故亦稱天公也按御覽引書大傳云乃告司馬司徒司空月令疏

引書傳有司馬公司徒公司空公領三卿是周初自以司馬司徒司空爲三公故書教皆亦止有司徒司馬司空也○注春秋至言之○上傳說諸公有二一王者之後一天子三公此傳止中言天子三公不及二王之後故解之正以天子三公主黜陟春秋撥亂之書黜陟爲本故傳取以明所主爲通義云主者主其黜陟也蓋春秋因事爲戒故託傳諸公詳之繁露考功名云考績黜陟計事賞罰有益者謂之公無益者謂之煩擊名責實不得虛言有功者除有罪者罰功減者賞顯罪參者罰重故是非不能濫事愆不能價姦軌不能弄萬物各得其冥則百官勸職爭進其功又天地之行云考實事功次序殿最所以成世也有功者進無功者退所以賞罰也天不剛則列星亂其行主不威則邪臣亂其官星亂則亡其天臣亂則亡其君是王者黜陟以撥亂之義也始僭諸公昉於此乎【疏】昉唐石經諸本同漢石經昉作放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注】傳云爾者解不託始也前僭八佾於惠公廟大惡不可言也還從僭六羽議本所當託者非但六也故不得復傳上也加初者以爲常也獻者下奉上之辭不言六佾者言佾則干舞在其中明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羽者鴻羽也所以象文德之風化疾也夫樂本起於和順和順積於中然後榮華發於外是故八音者德之華也歌者德之言也舞者德之容也故聽其音可以知其德察其詩可以達其意論其數可以正其容薦之宗廟足以享鬼神用之朝廷足以序羣臣立之學宮足以協萬民凡人之從上教也皆始於音音正則行正故聞宮聲則使人溫雅而廣大聞商聲則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聲則使人惻隱而好仁聞徵聲則使人整齊而好禮聞羽聲則使人樂養而好施所以感蕩血脈通流精神存寧正性故樂從中出禮從外作也禮樂接於身望其容而民不敢慢觀其色而民不敢爭故禮樂者君子之深教也不可須臾離也君子須臾離禮則暴慢襲之須臾離樂則姦邪入之是以古者天子諸侯雅樂鐘磬未曾離於庭卿大夫御琴瑟未曾離於前所以養仁義而除淫辟也春秋傳曰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縣大夫士日琴瑟王者始起未制禮作樂未制作之時取先王之禮樂宜於今者用之堯曰大章舜曰簫韶夏曰大夏殷曰大護周曰大武各取其時民所樂者名之堯時民

樂其道章明也舜時民樂其修紹堯道也夏時民樂大其二聖相承也殷時民樂大其護己也周時民樂其伐討也蓋異號而同意異歌而同歸失禮鬼神例日此不日者嫌獨考宮以非禮書故從末言初可知【疏】包氏愼言云不可言惡大也王制曰變禮易樂者誅僭天子犯誅罪故云不可言按大戴禮本命云誣文武者罪及四世卽此變禮易樂者是也○注傳云至始也○校勘記云宋本監本同鄂本之作言其託始者卽上無駭入極起履緰來逆女等傳是也此傳不云託始正以魯隱上僭不始於是其在先者爲僭天子又不可言故不得託始也○注前僭至羽譏○校勘記云議閩本監本毛本同誤也鄂本譏作議浦云儀禮經傳通解引作譏當據正僭八佾於惠公廟何氏必有所據經籍散亡無以言之繁露王道云魯舞八佾如天子之爲是僭天子事也又云獻八佾諱八言六是從僭六羽譏爲八佾諱故也通義云前此羣公之廟已僭舞八佾今於仲子降一等猶僭諸公春秋內大惡諱僅因其可言者譏始於此然六羽猶譏八羽可知故曰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以至隱此之類也按禮記明堂位云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又祭統云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勸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蓋魯祀周公本舞八佾後世因用之於羣廟耳昭二十五年傳子家駒曰八佾以舞大武明昭公時猶用八季氏之僭八佾有自來矣○注本所至上也○舊疏云由非六之故是以不得復發傳云上古已有六矣按師義未明何意謂本所當託者是八羽非但於六今諱八議六故不復發傳如上託始之傳也無緣述及上古○注加初至常也○孔疏云初獻六羽者謂初始而獻非在後恆用知者宣十五年初稅畝杜云遂以爲常故云初杜於此不解初義明不與彼同按同一初文義自無二杜於此初僭有未解不得鄭據爲確義杜於傳文始用六佾下注云其後季氏舞八佾於庭知推在仲子廟用六則杜明以仲子之廟恆六羽矣○注獻者至之辭○左氏莊三十一年云齊侯來獻戎捷杜注獻奉上之辭又穀梁范注獻下奉上之辭禮記少儀云者獻人注於尊者曰獻儀禮燕禮獻庶子于阼階上注凡獻皆爵也皆於下奉上義合○注不言至文樂○祭統鄭注云朱干赤盾戚斧也此武象之舞所執也佾猶列也大夏禹樂文舞也執羽籥文武之舞皆八列互言之耳明朱干玉戚亦八列大夏亦執舞器故云互言是言佾則干舞在其中矣御覽引五經通義云王者之樂有先後者各術其德也以文得之先文樂持羽施而舞以武得之先武樂持朱干玉戚而舞所以增威武也是文樂象文武樂象武婦人無武事不得有武舞也解詁箋云禮諸侯不敢作樂天子得賜之樂樂以象先王之功也周於姜嫄廟用樂舞以大濩則武舞矣此實公傳之誤也周官云凡小祭祀則不興舞注王元晁所祭者諸侯既不得觀祭妾母著妾祖母安得樂文樂乎按妾母雖使公子主祭當時必有違禮用樂者故春秋譏焉左傳云將萬焉杜不明言萬舞何舞據宣八年公羊傳則萬者干舞籥者羽舞萬羽不同而左氏直言問羽數則似以萬卽羽矣使疏引劉炫述義云羽者爲文萬者爲武武則左執朱干右秉玉戚文則左執籥右秉翟此傳將萬問羽卽似萬羽同者以當此時萬羽俱作但將萬而問羽數非謂羽卽萬也則以婦人廟亦有武舞非公羊義范云言佾干在其中明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疏引徐邈亦同范說蓋

皆本之何氏也○注羽者至疾也○詩疏引異義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毛傳萬以翟羽韓詩說以夷狄大鳥羽儀業詩云右手秉翟爾雅說翟鳥名雉屬也知翟羽舞也按所載公羊說萬字宜衍讀義云翟羽文鴻羽質蓋鴻舞者殷制翟舞者周制周禮舞大濩以享先妣魯有六代之樂或意以仲子之宮比先妣廟而舞殷舞與春秋有變文從質之義亦因以示法易之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儀體獻也義或然也○注夫樂至於外○此下疑成語與禮記樂記文大同小異樂記云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爲僞繁露楚莊王云天下未偏合和王者不虛作樂樂者盈於內而動發於外者也應其治時制禮作樂以成之成者本末質文皆以具矣御覽引元命包云王者不空作樂樂者和盈于內動發于外應其發時制禮作樂以成之宋注和盈于內鄉人邦國成歌之發于外形四方之風也與繁露說合○注是故至容也○樂記云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史記樂書太史公曰正聲者皆始于音音正而行正漢書景帝紀詔曰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昭功也○注故聽至其容○樂書云凡音由於人心天之與人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響之應聲樂記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故聽其音可知其德也書堯典云詩言志周南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樂書又云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清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是聚其詩可以達其意樂其所歌詩意亦可達也樂記云是故先王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又云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曲直繁瘠廉肉節奏則數也故賓牟賈述武舞云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是論其數可以正其容也○注萬之至萬民○樂書云綴酷遠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白帖引樂緯云受命而王爲之制樂樂其先祖也周禮大司樂云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又云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又云凡樂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大蔟爲徵應鐘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中奏之皆事鬼神事也其實天神地而亦統之矣用之朝廷者周禮樂師云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齊車亦如之環拜以鐘鼓爲節鄭注教樂儀教王以樂出入於大寢朝廷之儀彼疏引書傳云天子將出撞黃鐘之鐘是出入升降皆有樂節之也又如儀禮鄉射燕射禮皆有樂無非以序賓臣者也立之與官者周禮大胥云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大司樂云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樂師云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鄉飲酒禮亦有升歌間歌合樂譜節皆取和協之貌樂書太史公曰下以變化蒸庶是也○注凡人至行正○樂與引河間獻王樂記古之爲樂也本於詩今之爲詩也沿乎樂樂之與教不可復已微禮壞而樂淫樂節則禮禮和則樂樂節則禮是以容得其正陽禮和則樂是以心得其平爲斯須不違正樂則寬鄭之音無自入禍以此修德學道音正而行正矣漢書董仲舒傳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民也猶樂書太史公曰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樂所以內輔正心而外異貴賤

也樂記云樂必發諸聲音形諸動靜人道也聲音動靜心術之變盡於此矣○注徵聞至好施○樂書太史公曰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側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與此徵羽相易按徵屬夏於樂書好施宜應從史記說郭引五經通義以爲陽作穫事云聞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角聲使人側隱而愛人聞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羽聲使人恭儉而好禮白虎通禮樂云聞角聲莫不側隱而好聞徵聲莫不喜養好施者聞商聲莫不剛斷而立事者聞羽聲莫不深思而遠慮者聞宮聲莫不溫潤而寬和者皆與此大同小異又五經析疑云聞角聲莫不側隱而哀者聞商聲無不斷割而無事者蓋本成語引之或殊也其取義亦止本仁義禮智信接五行立說○注所以至正性○通疏郭本作疏通宜據正樂記云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樂書太史公曰故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脈通流精神而和正人心也董仲舒傳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性接於肌膚藏於骨髓白虎通云故樂所以蕩滌反其邪惡也會鈔引樂緯云作樂所以防隆瀉節喜威也樂書云以爲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致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注故樂至作也○樂記云樂由中出注和在心也又云禮自外作注數在鏡也又云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注文故動樂書太史公曰夫禮由外入樂自內出漢書禮樂志云樂以治內而爲同禮以修外而爲異○注禮樂至敢爭○樂記云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於外而民莫不承順○注故禮至入之○樂記云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又云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樂書太史公曰故君子不可須臾離禮須臾離禮則暴慢之形窮外不可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姦邪之行窮內是也○注是以至肆也○樂書太史公曰故樂音者君子之所以養義也夫古者天子諸侯聽鐘磬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養行義而防淫泆也○注魯詩至琴瑟○疑唐風山有樞何不日鼓瑟傳也漢書藝文志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爲作詁訓是爲魯詩東漢世習之者有高詡包咸魏應等自鄭氏箋毛而三家遂廢魯詩亡於西晉之亂此其傳也白虎通禮樂云王者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之大平富積之饒也明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故傳曰天子食時舉樂王者所以日四食何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方之功也四方不平四時不順有徹樂之法也所以明至尊法戒也又云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大夫士北面之臣非事子民者也故但琴瑟而已故禮記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注故謂災患喪病明非災患喪病皆日琴瑟也但此以徹縣事屬諸侯爲異彼疏引熊氏云說題辭云樂無大夫士制鄭微有琴瑟者題辭之義題辭又云無樂者謂祭祀之樂然則大夫士日琴瑟有從貽身之樂也故周禮小胥有大夫判縣士特縣鄉飲酒禮有工歌之樂而特牲少牢饋篇無樂也又按詩鄭風女曰雞鳴云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傳君子無故不徹琴瑟縣特爲士言之其實韓中亦有琴瑟得包有大夫也黨禮言大夫不徹縣魯詩止諸侯以上朱氏彬經傳考證云記與三家之詩皆七十子後者各紀所聞故有殊也周禮膳夫云王日一舉又云以樂侑食禮記王制云天子日食舉樂又論語微子述魯樂官有亞飯三飯四飯之官周禮疏引鄭注云皆舉食之樂則諸侯與天子同食日舉樂不備不備縣稱○注王者至

作樂○樂記云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注功成治定同時耳功主於王業治主於教民明堂位說周公曰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白虎通禮樂云樂言作禮言制何樂者陽也動作倡始故言作禮者陰也繫制于陽故曰制樂象陽禮象陰也初學記引五經通義云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所以禁奢侈滌邪志通中和也漢書董仲舒傳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音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繁露楚莊王云問者曰物改而天授顯矣其必更作樂何也曰樂異乎是制爲應天改之樂爲應人作之彼之所受命者必民之所同樂也是故大改制於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樂於終所以見天功也緣天下之所新樂而爲之文曲且以和政且以興德王者先功成後治定故文武周公俱有樂功成卽作而制禮必俟成王之世也○注未制至用之○白虎通禮樂云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爲且用先王之禮樂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書曰肇稱殷禮祀新邑此言太平去殷禮春秋傳曰曷爲不修乎近而修乎遠同己也可因先以太平也漢書董仲舒傳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又王吉傳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用之又禮樂志云王者未作樂之前因先王之樂以教化百姓說樂其俗然後改作以章功德書疏引鄭注洛誥云王者未制禮樂恆用先代之禮樂伐紂以來皆用殷禮非始成王用之也蓋始起之時事創初定未遑制作故一依前代無事變更論語堯曰篇湯告天之辭曰敢用元牡集解引孔曰殷家尙白未變夏禮故用元牡是也○注堯曰至大武○護宋本閩本監本同毛本作濩非釋文亦作獲白虎通禮樂云禮記曰堯樂曰大章舜樂曰簫招禹樂曰大夏湯樂曰大濩周樂曰大武象籥斷云堯曰咸池舜曰大韶一曰大招夏曰大夏殷曰大濩周曰大武按周禮大司樂又有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注云此周所存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大卷黃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共財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大咸咸池堯樂也堯能殫均刑法以儀民言其德無所不施史記注引虞爵之云樂興於五帝禮成於三王樂與王者之始禮隨世之質文故作樂自黃帝堯舜始也紹聲招通○注各取至同歸○紹閩本監本毛本作紀依鄂本改正浦云儀禮經傳通解作紹按以紹釋韶以同音爲訓詁也紂閩本監本毛本作紂依宋本改禮記禮器云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注作樂者緣民所樂於己之功舜之民樂其紹堯而作大韶湯武之民樂其覆伐而作濩武是作樂皆取其民所樂己者名之也御覽引元命包云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始樂於己爲本舜之時民樂其紹堯業故樂名韶韶者紹也禹之時民大樂其駢三聖相繼故樂名夏夏者大也湯之時民大樂其救之於患害故樂名大護護者救也武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故樂名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所同樂一也其所同樂之端不可一也宋注舜服繼堯之樂駢韸曰頻是卽異號同意異歌同歸之義也白虎通禮樂云堯曰大章者大明天地人之道也舜曰簫韶者舜能繼堯之道也禹曰大夏者言禹能順二聖之道而行之故曰大夏也湯曰大濩者言湯承衰能濩民之急也周公曰酌者言周公輔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也武王曰象者象太平而作樂示已太平也合曰大武者天下始樂周之征伐行武故詩人歌之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此之時天下樂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樂其武也大司樂鄭注云大磬舜樂也言其德能紹堯之道也大夏禹樂也禹治水傳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大濩湯樂也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大武武王樂也武王伐紂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惟大夏取義備殊繁露楚莊王云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所

始樂於己以爲本舜時民樂其昭堯之業也故韶者昭也禹之時民樂其三聖相承故夏者大也湯之時民樂其救之於患害也故護護者救也武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之樂同一也其所同樂之端不可一也作樂之法必反本之所樂所樂不同事樂安得不世異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護而文王作武四樂殊名則各順其民始樂於己也吾見其效矣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樂之風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時紂爲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周人傳已治天下反本以爲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故凡樂者作之於終而名之於始重本之義也然則周之大武本作於文王武王周公復有所增修耳文王爲受命之王故詩人皆推本爲說也堯樂有咸池又有大章者樂記云大章章之也注堯樂名也言堯德章明矣周禮闕之或作大卷又云咸池備矣注黃帝所作樂名也堯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無所不施也周禮曰大咸然則咸池者堯所增修黃帝之樂大章則堯自作樂名也禮疏引熊安生說以大卷當大章況於周禮大卷在咸池之上而樂記又以大章在咸池上故也不知周禮順世代爲序樂記以大章爲主以其爲堯之正樂咸池則堯所增修異代之樂故次於下也樂記又云紹繼也注韶之言紹也言舜能繼紹堯之德又云夏大也注言禹能大堯舜之德又云殷周之樂盡矣注言盡人事也周禮曰殷曰大濩周曰大武與周禮注同彼號又引鉤命決云伏犧樂爲立基神農樂爲下謀祝融樂爲祝續又引樂緯云帝嚳曰六英顓頊曰五莖禮樂志六莖五英互異宋注云六英者爲六合之英華五莖爲五行之道立根莖亦莖文生義耳樂記云五帝殊時不相沿樂先儒有數義異等爲五帝者故亦可育樂周代已不存矣樂書云名與功德正義曰名謂樂名也功者揖讓干戈之功也聖王制樂之名與所建之功俱作也章明韶紹以讓爲訓夏大武伐以義爲訓讓卽取本字爲義也○注失禮鬼神例日○舊疏云成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之屬是也○注此不至可知○舊疏云言考宮與獻羽實同日若置日於考宮上則嫌獻羽不蒙之獨日考宮以非禮而已故從下事言初初是非禮辭則獻羽非禮可知然考宮得變禮而不置於獻羽上者嫌別日故也知初非禮者正以初稅畝同文按何氏此注云嫌獨考宮以非禮書似又以考宮亦失禮與上注得變禮義異蓋穀梁傳云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公羊以仲子爲惠妾桓母隱卽爲桓立亦不必遽爲其母廟立故仍疑其非禮與或備爲衍字與穀梁傳曰初獻六羽始僭樂矣是亦以初爲非禮辭

邾婁人鄭人伐宋【注】邾婁小國序上者主會也【疏】注邾婁至會也○杜云邾主兵故序鄭上孔疏天下有道諸侯不得專行征伐以其不稟王命故以主兵爲首雖小國主兵卽序於大國之上欲見伐由其國若惡所歸故也雖大夫爲主國君從之亦序主兵者於上傳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左氏以楚人指子玉故如此解按孔氏此疏深得經言之意注亦云邾主兵故序鄭上也伐宋而注言主會者邾婁會鄭伐宋故曰主會明邾婁書首其惡非會盟之會也

螟【疏】釋文螟蟲食苗心通義云爾雅曰食苗心螟食葉蟘食節賊食根蟊唯書螟者散文通矣京氏易傳曰棄正作淫茲謂惑厥風溫螟蟲起按左疏引舍人爾雅注云食苗心者螟言冥冥然難知也李巡曰食禾心曰螟言其姦冥冥難知也詩疏引陸璣疏云螟似子方而頭不赤郝氏懿行爾雅義疏云子方卽好妨見齊民要術今食苗心小青蟲長僅半寸與禾同色尊之不見故言冥冥難

知也余族弟卿要言又有小白蟲藏在苗心么麼蟲辨有此即禾蝝蝝白色而不能放穗矣余按說文以螟為食穀葉者誤按今南方苗將秀時有小青蟲匿於苗心大不及半寸不可見但視葉有纔結亦謂之結蟲謂苗葉纔結穗不能出由心達葉俱為所食盡則枯槁輕亦收成減薄是說文與爾雅無異也禮記月令云仲春行夏令蟲螟為害注云暑氣所生為災害也與蟊異物而同類左疏引陸璣又云曹說螟蜮蟊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宄內外言之耳故犍為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別釋之郭璞亦云分別蟲啖食禾所在之名耳

何以書記災也【注】災者有害於人物隨事而至者先是隱公張百金之魚設苛令急法以禁民之所致【疏】注災者至至者○災閩本監本毛本同作災宋本作安上三年傳曰記異也注異者非常可怪先事而至者此災謂害於人物隨事而至者異大於災也詩疏引洪範五行傳曰害物曰災蟲復云有災會釋文引子夏傳曰傷害曰災國語周語云天降災異事注災謂水旱蟲螟之屬三年日食之後有衞州吁公子翬諸變此因觀魚失致在先螟災在後是為隨事而至也白虎通引潛潭巴云災之為言傷也隨事而誅異之為言怪也謂先發感動之也○注先是至所致○疏及閩本監本毛本作急法十行本作急治祿隱公事見上左疏引孫炎爾雅注云螟蛾賊蟊皆致食所致因以為名說苑貴德云故為人君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下下之為惡尚不可止今隱公貪利而身自漁濟上而行八佾以此化於國人國人安得不解於義而擾其欲則災害起而臣下併矣故其元年始書螟言災將起國家將亂云爾按元書作五類聚引漢含孳曰螟應苛刻文選注引徐注云苛者切也與此苛令急法合詩疏云郭璞直以蟲食所在為名而李巡孫炎並因託惡政則災由政起雖食所在為名而所在之名誅致而致理為貪通也經義雜記二云五行志云董仲舒劉向以為時公觀魚于棠貪利之應也劉歆以為又逆臧釐伯之諫貪利區區以生羸蟲之孽也案何注公羊云先是隱公張百金之魚設苛令急法所致又春公觀魚于棠傳何以書譏遠也注實譏張魚而言觀譏遠者恥公去南面之位下與百姓爭利匹夫無異與董義合杜注左傳但言蟲食苗心為災故書當以劉說補之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注】日者隱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益師始見法無駭有罪俠又未命也故獨得於此日【疏】左疏引世本云魯孝公生僖伯彄彄生哀伯達達生伯氏缾缾生文仲辰說文竹部箏讀若春秋書公子彄取其書也按十二月無辛巳十二月小也辛巳為十一月二十九日及六年正月初一日○注日者至大夫○上元年注云於所傳聞之世高祖曾祖之臣恩淺大夫卒有罪無罪皆不日略之也此公子彄卒日故云隱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也通義云前者公觀魚于棠彄諫不聽比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故為隱公恩痛日之因以襄爭臣按公羊不載傳伯諫觀魚事然不能無故加恩孔義或然○注益師至此日○元年十二月公子益師卒欲見三世之法故不日以見所傳聞世大夫有罪無罪皆不日也下八年冬十有二月無駭卒傳疾始滅也是有罪不日又九年三月俠卒傳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是未命也惟彄與益師同無罪而彄當時實隱公有恩故

因日以示義毛本閩本監本俠上有據字校勘記云鄂本無據字是也書疏中標注同十行本衍當刪正補云元年益師卒疏引此亦無據字

宋人伐鄭圍長葛【疏】杜云穎川長社縣北有長葛城京相璠土地名長社縣北有長葛鄉大事表云在今許州府長葛縣北十二里水經注洧水篇洧水又東南與龍淵水合水出長社縣西北東逕故城北鄭之長葛邑也春秋宋人伐鄭圍長葛是也使社樹暴長故曰長社又按京杜並云長社縣北有長葛鄉斯乃縣徙於南矣漢書地理志穎川郡長社注應劭曰宋人圍長葛是也其社樹暴長因名長社方輿紀要長社故城在許州長葛縣西一里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注】據伐於餘丘不言圍【疏】通義云常辭國乃言圍又云邑而言國者有四類長葛新城緡郊惡之言圍師及齊師圍成圍宋鄭城國國之言國內邑不繫國圍君執之屬是也內諱取邑言國圍兆圍台之邑是也○注據伐至言圍○舊解云鄆莊二年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是也

彊也【注】至邑雖圍當言伐惡其彊而無義也必欲為得邑故如其意言圍也所以不知鄭彊者公以楚師伐宋圍緡不言彊也【疏】注至邑至義也○通義云宋彊而無義圍[illegible]鄟邑至於著歲將為明年取長葛見惡故發本於此穀梁傳曰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久之也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填服苑云無仁義之心而有食利之行故圍伐兼舉以明之亦惡其彊而無義也穀梁又云苞人民殿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彼疏引廢疾云殿贊孔子曰傷人乎不問馬今穀梁以苞人民為輕斬樹木壞宮室為重是理道之不通也鄭釋之云苞人民殿牛馬兵去可以歸還其為壞宮室斬樹木則樹木不可復生宮室壞不自成為害害更重也劉氏逢祿難曰傳釋侵伐之例不及公羊為長苞人民殿牛馬斬樹木壞宮室侵伐入同有之不當以分輕重也○注必欲至圍也○繁露玉杯云春秋之好微與其貴志也鄭伯志在滅段故如其意書克宋人志在得長葛故如其意言圍所謂逆而罪之不如餘而味之也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故衰其意以惡其彊也○注所以至彊也○傳文彊也不明故注文申言其非謂鄭彊也傳二十六年楚人伐宋圍緡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刺道用師也注時以師與魯未至又道用之不仁之甚不言宋彊故知此非惡鄭也惟使楚自伐宋此注言公以書因魯乞師伐齊遂道伐宋彊坐所由故言公以也或涉彼下經公以楚師伐齊誤衍

公羊義疏七

公羊義疏八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隱六年盡七年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疏】唐石經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同左氏作渝平老子道德經考異唐傅奕定本質直若輸河上公王弼作渝古字通

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疏】公羊古義左傳作渝云更成也成猶盟也桓元年傳渝盟無享國秦晉為盟成而不結宋及楚平傳載盟詞渝盟私渝成也渝成猶渝平也公與鄭絕鄭來渝平隱不享國桓莊結成以隱為詞則渝盟不得為成盟矣詛楚文云變輸盟刺廣雅輸更也渝與輸同輸亦訓墮故左氏謂之更成公羊謂之墮成其義一耳左傳校勘記惠棟云渝讀為輸二傳作輸廣雅云輸更也釋詛楚文變輸盟刺謂變更盟刺耳渝更也平成也故經書渝平傳言更成杜氏訓渝為變必咨偁傳為之稱按渝輸古通用爾雅云渝變也杜氏用雅訓變亦更之義也通義云渝輸異文同義易曰成有渝越之盟詞曰渝盟無享國詛楚文曰變輸盟刺輸盟猶渝盟也輸成猶渝成也成猶平也鄭人凡有關爭者成之和雖平爭謂之成平而變渝是謂墮成古文訓詁以輸為墮左傳墮轄服虔曰墮輸也詩載輸爾載苟子成相辭異焉三總春申遺經基舉輸其義皆為墮按爾雅釋詁故渝正字輸段借也爾雅釋文云合人渝作輸講又渝之或體也按書呂刑云獄成而孚輸而孚輸與成對亦即墮義成者有司讞獻於上從而定之輸者上反其所讞者也成無弗孚輸亦無弗孚故出入皆書其情也穀梁傳輸者墮也平之為言以道成也來輸平者不果成也與公羊義合

何言乎墮成【注】據翬會諸侯伐鄭後未道平也何道墮成【疏】通義云諸云何言乎者皆見非經所常言問何所為而言此〇注據翬至墮成〇即上四年秋翬帥師會宋公以下伐鄭是也伐鄭以後經無平文故不得言墮平

敗其成也【注】翬伐鄭後已相與平但外平不書故云爾【疏】注翬伐至與平〇翬伐鄭與平傳無文何氏或別有所據按漢書藝文志載有公羊外傳五十篇公羊雜記八十三篇何氏時宜見在故所引或傳所不載也〇注但外至云爾〇書疏云魯與鄭平而言外平者謂伐鄭之後時公子翬外與鄭平不得公命是以不會故曰外平不書耳

曰吾成敗矣【注】吾魯也【疏】注吾魯也〇書疏云稱魯人之稱故加曰據傳文則墮平在魯曰鄭人來者據為內諱與

吾與鄭人末有成也【注】末無也此傳發者解鄭稱人為共國辭【疏】校勘記云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同漢石經無也字唐石經末作末譌何謂為無明書作末宋十行本下句亦譌作末有成〇注末無也〇禮記檀弓云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注末無也小爾雅廣詁云末無也呂覽開春云吾末有以言之高注末猶無也〇注此發至國辭〇書疏云傳發此吾與鄭人末有成事者非直解鄭擅獲諸侯為有罪而魯侯不能死難亦當絕故令鄭稱人言輸平則魯侯亦合稱人矣一當人字兩國共有故云稱人為共國辭段氏玉裁云疏云一國人字兩國共有當是國共非共國也下注稱人共國辭者同誤按段說是也

吾與鄭人則曷為末有成【注】據無戰伐之文狐壤之戰隱公獲焉【注】時與鄭人戰於狐壤為鄭所獲【疏】左傳隱十一年公之為公子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為杜云狐壤鄭地則左氏以狐壤之事在春秋前杜又云內諱獲故言止按左傳皆紀實無諱文依左氏則隱公尚為公子不必諱杜注可謂實矣

然則何以不言戰【注】戰者內敗文也據鞌戰君獲言師敗績【疏】注戰者內敗文也〇桓十年齊侯衛侯來戰于郎傳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注春秋託王於魯戰者敵文也王者兵不與諸侯敵戰乃其已敗之文故不復言師敗績故戰為內敗文也〇注據鞌至敗績〇鞌戰見成二年彼云季孫行父以下帥師會晉郤克以下及齊師戰于鞌齊師敗績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傳侯獲也注侯獲者已獲而逃亡也然則彼齊君被獲故言師敗績此魯侯被獲亦宜言戰經無戰文故據以為難焉

諱獲也【注】君獲不言師敗績故以輸平諱也與鞌戰辟內敗文異戰例時偏戰日詐戰月不日者鄭詐之不月者正月也見隱終無奉正月之意不地者深諱也使若實輸平故不地也稱人共國辭者嫌來輸平獨惡鄭明鄭擅獲諸侯魯不能死難皆當絕之【疏】通義云言來者起狐壤內地內敗舉戰不舉敗公獲不舉戰其辱獨甚其諱獨深春秋多微文故戰于狐壤而曰鄭人來輸平高克奔陳而曰鄭棄其師固不可以文句求也蓋若但敗則可書戰以起之今君獲而又不死位辱莫大焉故並戰諱之所以為獲諱故也〇注君獲至諱也〇繁露奉本云王痍君獲不言師敗故成十六年傳云楚何以不稱師王痍也然則何以不言師敗績末言爾注凡舉師敗績為重眾今親傷人君當舉傷君為重僖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傳云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注舉君獲為重也此舉外以明內外諸侯被獲不言師敗績舉君獲為重內不得舉君獲故並不書戰以見敗而以輸平諱也若然莊九年乾時之戰言我師敗績者傳云復仇也注復仇以死敗為榮故錄之使有復仇之美故敗績不諱也〇注與鞌至文異〇鄂本作異是也閩本監本毛本異誤是疏中引注同書據正鞌戰辟內敗文者成二年注云君獲不言師敗績等起不去師敗績者辟內敗文也然則鄭侯被獲宜去敗績但舉君獲為重直言戰而已又以內大夫在戰為魯敗故不得但言戰所以辟內敗文此自以魯君見獲故不言戰為是與彼異〇注戰例至戰月〇校勘記云十行本補刊傳偏戰今據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訂正傳戰日者舊疏云即桓十二月丁未戰于宋傳曰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云云是也僖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傳偏戰者日爾此其言朔何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又文十一年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注鹹爽狄不能傳戰是偏戰日也詐戰月者舊疏云郎莊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之屬是也然則僖三十三年敬之戰日者傳云詐戰不日此何以日盡也繁露竹林云難者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仇奈何以春秋為無義戰而盡惡之也曰凡春秋之記災異也雖畝有數莖猶謂之無麥苗也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攻侵伐

不可勝數而復仇者有二爲是何異於無奪苗之有數望說不足以難之故謂之無義戰也以無義戰爲不可則無奪苗亦不可也以無奪苗爲可則無義戰亦可矣若春秋之於偏戰也善其偏不善其戰有以效其然也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也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比之詐戰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執能知之蓋詐則出其不意偽害尤多偏則結日而戰有發不加暴之義故何元年傳季子待之以偏戰春秋美之也○注不日者鄭詐之○明此爲詐戰也通義云穀梁傳曰來輸平者不果成也蓋自疊役鄭後二國未有成今謀與鄭平而不果乃反致戰若所謂平莒及鄭莒人不肯者故經得以輸平言之鄭輸于鄭者起新人不肯也義或然也○注不月至之意○下十一年傳隱何以無正月注據六年輸平不月又云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輸平在正月何氏必有所據若書正月則嫌爲有正與成公之意不合矣○注不地至地也○舊疏云若地宜言輸平于鄭壤以若戰于之類辱莫大乎君獲故深諱之也繫辱竹林云使人有廉恥者不生于大辱大辱莫甚於去南面之位而東嚮於廣也○注擁人至絕之○鄭本擅獲上有明鄭二字闕本監本毛本無脫也宜據精成二年傳佚獲也注當絕賤使與大夫敵體以起之知魯侯不死難亦當絕也傳十五年獲晉侯注云釋不書者以獲君爲惡書者以惡見獲與獲人君皆當絕是鄭與魯皆坐絕故書人以起之明魯亦人爲耳不專惡鄭之詐戰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書辛酉五月無辛酉四月之十二日六月之十三日也艾者杜云泰山牟縣東南有艾亭大事表云杜不言齊地當疑地在齊魯之間在今沂州蒙陰縣西北又哀十一年及齊師戰于艾陵孔氏曰在博野縣南六十里在今泰安府泰安縣東南與此別張氏守節謂艾與艾陵爲一地者誤也大事表又云桑氏水經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漢蓋縣在今沂水縣西北六十里沂水與蒙陰相鄰以地勢準之亦相近齊乘云艾山在沂州西三十里實字記艾山一名臨樂山在沂州新泰縣東北三十里按沂州西三十里與蒙陰西北亦不連其謂新泰東北與泰安東南相近逕是艾陵也舊疏云下無相犯之處而書日者以下八年三月我入邴傳云其自我何言我者非獨我也齊亦欲之然則雖不復使伐亦有爭邑之隙故書日也

秋七月

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注】首始也時四時也過

歷也春以正月爲始夏以四月爲始秋以七月爲始冬以十月爲

始歷一時無事則書其始月也【疏】臧氏琳經義雜記云初學記文部引劉歆七略曰春秋兩家文或具四時或不古文无事不必具四時按春秋兩家謂今文公羊穀梁是也古文謂左氏也或不當句不讀爲否不必具四時不衍字也謂公穀之經或有不具四時左氏雖無事必具也隱六年秋七月杜注云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時以說歲皆放此是也漢書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无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春秋之脫四時猶易之脫无咎悔亡也惟古

文無脫斯東漢以來儒者咸好古學與按今文公穀二家亦皆四時具故穀梁家范注亦云無事書首月不遺時也彼九年傳亦曰無事爲何以書不遺時也是也杜氏此注鄭本公羊立說劉歆此言未知何據漢書律曆志載劉歆說云於四時雖無事必書時月易四象之節也是三家於此並無異說○注首始也○爾雅釋詁首始也○注時四時也○周禮宮正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注時四時也禮記祭法云祭時也注時四時也易象上傳惑乎天而時行虞注時謂四時○注過歷也○說文歷部過度也史記外戚世家古遐孚姤索隱遐謂踰之踰度皆與歷義近○注春以至月也○謂建子建卯建午建酉之月也通義云王者恐明而治必奉順四時之正天道正於上人事正於下故春秋謹時月日以進退中失之事爲十二公之篇有無冬者無秋冬者五月或以冠貫十有二月或不冠冬方見變文以起微意常不立則變不見是故無事必具四時爲常法也其或不具者即有所爲可知闕

首時過

則何以書【注】據無事也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注】明王者當

奉順四時之正也尚書曰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是

也有事不月者人道正則天道定矣【疏】釋文編必連反字林繫類皆而千反隸釋載漢石經爲年下直接傳文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下問公羊問答云何以謂之編年曰隋書李德林謂史者編年也故號紀年疊子吾見百國春秋史又有無事而書年者通義云諸言春秋者皆一經之達例所以損益舊史而示新義者也周書時月解云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注明王至是也○堯典文也浦氏鏜云尚書作人時按作人者係唐人避諱所改經傳子史皆引作民按書大傳考靈耀史記漢書所引皆[illegible]漢諸儒所引無作人者欽若史記作欽順欽訓敬[illegible]魏相傳云天地變化必由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illegible]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明王[illegible]始養人故立義和之官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illegible]時節寒暑敘和臣懸以爲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illegible]未有不由之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奉於天[illegible]于五辰續其疑漢書律曆志劉歆說曰夫歷春秋者[illegible]人事而日以天時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故[illegible]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陰陽之中制其禮故春爲[illegible]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是以事舉其中禮取其和歷數[illegible]閏正天地之中以作事厚生皆所以定命也易金火相革之卦[illegible]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又曰治歷明時所以和人道也[illegible]時之正義也月令疏引考靈耀云主春者鳥星昏中可以種[illegible]主夏者心星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星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星昏中則入山可以斬伐具器械王者南面而坐視四星之中而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力役故敬授民時也五行大義引[illegible]疏引伏生傳皆同○注育事至定矣○包氏慎言時月日[illegible]說云春秋本天以治人書元年春王正月君也君正而[illegible]故以時月日治公卿大夫洪範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庶尹惟日[illegible]上不知省歲則不知爲王卿士不知省月則無以爲卿士庶尹[illegible]省日則無以爲庶尹春秋以時月日進退王公卿大夫非春秋之法自古帝王相傳之法也劉子駿爲左氏家之宗其言曰歷春秋者天時也列人事而目以天時以陰陽之中制其禮則名辨之以春秋取其以僭制中也禮者國之命天之所爲非人之所設也[illegible]子作中庸以發明春秋之旨言春秋以中爲用也亦[illegible]中者

元之所文會乾元統天坤元承天而交于春秋故曰時月以遠分至卷聞易之八卦也彖事成數易吉凶之數也朔時會盟易之大業也吉凶生大業要吉知今觀往察來爲人君者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如時之業歲月之業時日之繫月統之有案會之有要則大業日新矣洪範曰日月歲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反是而不成不明不微不平康亦如之然則時之缺月之缺日之缺非史氏之缺仲尼缺之示教也無王者王之所據桓篡弑無王也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於時之年去秋冬二時明刑罰之殺也成十年去冬暨時祭而遠如晉穢令不行也桓十七年五月無夏夫人不知有公也昭十年十二月無冬叔倫奧而取奧盂于失所庶也僖二十八年冬下無月而有日壬申丁丑天子爲諸侯所致無月者諸侯不供職也易繫辭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四時之序天地之運貞觀也日月會合有時有朔貞明也貞之爲言正也不正則無親無明而乾坤幾乎息矣春秋之以時月日爲褒貶示人以正傳而已然則有事則不必月者視乎事之是否以定詳略爲褒貶天道遠人道邇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以天道正人仍以人道奉天天之與人昭昭也所以必奉四時之正也

冬宋人取長葛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注〕古者師出不踰時今宋更年取邑久暴師苦衆居外故書以疾之不繫鄭蒙伐者明因上伐國取也

〔疏〕穀梁傳云外取邑不志此何以志久之也董繁露竹林云春秋動衆則書重民也宋人圍長葛譏久役也上四年莒人取杞牟婁疾始取邑此宋人取鄭長葛譏久故同一傳也〇注古者至疾之〇白虎通三軍云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爲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春秋曰宋人取長葛傳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上五年穀梁傳注云宋以此冬圍之至六年冬乃取之古者師出不踰時重民之命愛民之財乃暴師經年僅而後克無仁隱之心而有貪利之行故圍伐蒙其以明之鄭取何義爲說也文選注引舉據曰瞻處者御國之女所作也古者君子在位役不踰時不失嘉會卿南國之大夫久於行役故作是詩御覽引禮記曰師出不踰時爲怨思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矣禮記或禮說之鑄重繼踰執務云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秋反秋往春來寒暑未變衣服不易固已還矣今則舊役極遠甚寒苦之地危難之處今茲往而來歲還父母延頸而西望男女怨曠而相思故一人行而鄉曲恨一人死而萬人悲詩曰念彼都人長此非晉又備胡云古者無過時之師無踰時之役又引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故聖人憐其如此惆其久去父母妻子暴露中野居寒苦之地又錄役篇云古者無過年之舊無歸時之役今近者數千里遠者過萬里歷一期長子不還父母愁憂妻子詠歎憤懣之恨發動於心慕思之積痛于骨髓此杕杜采薇之所爲作也按詩采薇云靡室靡家玁狁之故靡云古者不踰時今生而行饑飽乃得歸使女無室家曠漢書匈奴傳引詩爲歸王時事故得有踰時之作爲詩何草不黃云哀我征夫云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民之性也彼幽王之詩故箋陳古以刺今將〇注不繫至取也〇范云上有伐鄭圍長葛今長葛則鄭邑可知故不繫之鄭左疏引服虔云長葛不繫鄭者刺不能據有其邑蓋文生義無足據也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注〕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媵賤書者後爲嫡終有賢行紀侯爲齊所滅紀季以酅入于齊叔姬歸之能處隱約全竟婦道故重錄之〔疏〕注叔姬至媵也〇舊疏云知如此者見上二年冬伯姬歸于紀自爾以來不見紀伯姬卒之文今叔姬又歸之知是其媵矣白虎通嫁娶云備姪娣從者爲其必不相嫉妒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己生之也姪者兄之子娣者女弟叔姬伯姬娣也〇注至是至國也〇白虎通又云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何陽數奇陰數偶也男長女幼者何陽道舒陰道促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又云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還待年於父母之國者未任答君子也詩云姪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公羊傳曰叔姬歸于紀明待年也是公羊家舊說也杜云叔姬伯姬之娣也至是歸者待年於父母之國不與嫡俱行故書范云叔姬伯姬之娣至此歸者待年於父母之國六年乃歸皆本何氏義也范氏引許慎云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疏引一解云引易者證待年于父母國與嫡俱行也〇注婦人至君子〇釋文作從遣云丁歷反本又作嫡舊疏以爲書大傳文疊姪引許慎曰姪娣年十五以上能共事君子可以往二十而御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詩曰韓侯取妻諸娣從之祁祁如雲娣必少於嫡知未二十而往也是與何氏義同詩召南江有汜箋云江水大汜水小然得並流似嫡媵宜俱行蓋亦待十五以上與嫡同往者也蓋女子十五笄而字故可以從嫡〇注媵賤至賢行〇舊疏云春秋之內例不書媵以其賤故今此書以其後爲嫡終有賢行也知後爲嫡者以莊二十九年冬十二月紀叔姬卒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卒葬皆書爲嫡明矣按白虎通嫁娶云嫡夫人死更立夫人者不敢以卑賤承宗廟自立其娣者尊大國也春秋傳曰叔姬歸于紀叔姬者伯姬之娣也伯姬卒叔姬升爲嫡經不譏也白虎通又云或曰嫡死不復更立明嫡無二防篡煞也祭宗廟攝而已以禮不時爲妾明不升自是古文春秋及禮家說與今文春秋不同也〇注紀侯至錄之〇莊三年云紀季以酅入于齊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是紀爲齊滅紀季以酅入齊事也莊十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傳其言歸于酅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叔姬者伯姬之媵也媵不稱歸詩曰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之子謂嫡媵歸而以媵俱行今嫡不以媵備數故曰不我以以者備數之詞雖待年父母之國其後歸也亦當嗟之而不錄又安得稱歸且媵不聘春秋傳曰繫伯之母不聘然則叔姬者紀侯之妾春秋與伯姬同稱歸者以賢而能守節也蓋紀季以酅爲齊附庸處齊襄無道之世叔姬能全竟婦道故春秋重而錄之莊三十年注云國滅卒者從夫人行待之以初明其能全夫人之行也左疏引賈逵云刺紀貴叔姬三傳皆無此義孔疏云魯女嫁于他國之卿皆書之夫人之娣尊與卿同其書固是常例夫人女嫁于鄰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僅一叔姬爲媵乎直是妄說

滕侯卒〔疏〕漢書地理志云沛郡公邱注云故滕國周懿王子錯叔繡所封三十一世爲齊所滅師古曰左氏傳云郜雍曹滕文之昭也系本亦云錯叔繡文王子而此志云懿王子未詳其義按漢書古今人表列叔繡於武成之世志云懿王自是錯誤左傳疏

引地志作文王可證春秋釋例土地名云沛國公邱縣東南有滕城杜注云滕國在沛郡公邱縣東南

何以不名【注】据蔡侯考父卒名【疏】○注据蔡至卒名見下八年夏微國也【注】小國

故略不名【疏】桓二年云滕子來朝知滕子爵故爲微國微國則其稱侯何【注】据大國稱

侯小者稱伯子男【疏】○注据大至子男上五年傳文不嫌也【注】滕侯卒不名下常

稱子不嫌稱侯爲大國【疏】注滕侯至大國○下常稱子桓二年滕子來朝是也後此常稱子知實子爵故

不嫌爲侯此稱侯者自別有義通義云所傳聞之世未卒小國稱卒滕侯宿男邾婁子薛伯是四國皆當隱之篇來接於我書其篇

甚實親內襄滕甚明說左氏者但以爲從赴且如使傳云會爲凡蔣邢茅胙祭郕子剛公之朝是必嘗來赴矣而六國之卒書不見

於春秋何也周初滕薛皆侯時隆在伯子春秋與其來朝實君褒稱故爵但滕侯後旋事桓慕義不終不足書卒故還從其父加錄

若然薛伯以伯卒滕子之父以侯卒者春秋之義許人子者必使子也自桓公以後滕遂稱子歷莊閔僖文之篇不復書卒所以深

著此滕侯卒爲襃文使與大國無嫌矣

春秋貴賤不嫌同號【注】貴賤不嫌者通同號

稱也若齊亦稱侯滕亦稱侯微者亦稱人貶亦稱人皆有起文貴

賤不嫌同號是也【疏】○注貴賤至稱也○通義云貴賤易辨不相嫌者則可以同號若大國稱侯滕亦稱侯微者

稱人貶亦稱人各有起文號同實異按春秋別嫌明微嫌則別之其不嫌者書文自見故無嫌則也○注若齊至是也○齊稱侯者

上三年齊侯鄭伯盟于石門之屬是也舊疏云不云晉者晉爵未大故接齊始見春秋故注料舉無義例也微者稱人上元年及宋

人盟于宿之屬是也貶亦稱人者僖二十一年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傳楚子也貶又二十七年楚人陳侯以下圍宋傳爲執宋公貶

又上六年鄭人來渝平是也皆有起文者舊疏云滕侯卒不名下恒稱子起其微也齊侯恒在宋公之上起其大也宋人盟于宿不

書日亦起其微也鄭人來輸平稱人者國共辭起其貶之然則齊貴滕賤微者賤楚子貴人俱無嫌義故不妨號同又若王子虎卒王

子猛卒同稱王子不嫌其同也一君一臣昭昭也

美惡不嫌同辭【注】若繼體君亦稱即位

繼弒君亦稱即位皆有起文美惡不嫌同辭是也滕微國所傳聞

之世未可卒所以稱侯而卒者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

滕子先朝隱公春秋襃之以禮嗣子得以其禮祭故稱侯見其義

【疏】通義云美惡易見不相嫌者則可以同辭若宋萬出奔陳曹羈出奔陳楚子使椒來聘吳子使札來聘之類屬辭比事美惡自

明蓋春秋正百物之名理萬事之然否必其不嫌乃得同號同辭有嫌矣析疑辨微纖芥不遺是故紀履緰來曰逆女齊慶來曰逆

叔經教邪先言大而後言教教書先言教而後言大卒畫防茲言及邾婁龜陰不言及王用師侯之師曰從諸侯之師相爲用曰以

書曰運不善曰復善曰歸不善曰入皆使貴賤不相假美惡不相特譏可惡數者也按此亦爲全經辭凡起例故曰春秋也○注若

繼至是也○舊疏云繼體君稱即位文成之屬是也繼弒即位桓宜是也皆有起文者前君之薨書地者起其後即位者是繼體之

君也若前君薨不地者起其使即位非繼體之君也由是之故春秋不嫌同辭矣春秋正辭云若秦伯使術來聘吳子使札來聘美

也楚子使椒來聘惡也人皆如之故使同辭以起問者又若子般弒亦稱卒子野弒亦稱卒則以閔公不言即位異之宣公亦言即

位昭公亦言即位則以子卒不日異之春秋之文信如四時又若莊公二年王姬歸于齊齊襄也十一年王姬歸于齊齊桓也一無

惡一有惡則以單伯逆王姬築王姬之館于外見之又以使之使言歸也而見逆與築館之爲起文辭略互相明以使不嫌也又若

薛侯篡國亦書入天王入于成周亦書入傳曰不稱使其義也又若殺無君不稱使齊高子來盟是也宋司馬華孫來盟亦不稱使

則其主不嫌也篡不明去葬嫌也篡明者書葬不嫌也篡已明而不書葬重於篡也篡不明而書葬因其事也齊景公之篡也以書

齊慶封來奔見之宋文公之篡也以書諸侯之會于扈見之齊惠公鄭襄公晉悼公皆不見篡從以不書弒君之葬則如其不討賊

而篡亦見之矣衛宣公受國于討賊之後嫌於非篡則書立以明之晉成公以賊復見亦嫌於惠受國則去葬以明之齊惠鄭襄晉

悼齊景皆晉成公比也然與不篡者同辭而書葬以起問者明義法也又若殺大夫稱名稱國同辭矣乃如晉殺先穀衛殺孔達其

事不同則孔達有起文以異之陳殺洩冶書殺三郤其事不同則洩冶有起文以異之鄭殺申侯齊殺國佐鄭殺公孫黑其事亦不

同皆無起文則去葬以明殺無罪書葬以明弒有異亦異之又若晉殺三郤亦稱國晉殺胥童亦稱國則與書弒同月而先書以大

異之又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宋公殺其世子痤則不書葬以明晉侯之志乎殺以異之莊氏此論可謂深切著明讞春秋者隔戾

可也○注滕微至其義○禮宋本閩本監本同鄂本禮作祿按鄂本是也滕子朝隱公在下十一年傳注云薛侯者春秋託隱公以

爲始受命王滕薛先朝隱公故襃之是也劉氏逢祿襃云何君說紀季姜義曰子尊不加於父母此云嗣子得以其祿祭互相足也

禮巳孤暴貴不爲父作謚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蓋三王通義此先書滕侯卒者唯王者有先施之誼所以復諸侯也

明子襃爲侯應以侯禮祭其襃故於此書侯以發義薛不襃其父侯者舊疏云薛侯父卒在春秋之前故無襃之文是也

夏城中丘【疏】杜云中丘在琅邪臨沂縣東北大事表云今沂州府東北三十里有中邱城故此傳云內之邑也水經注沂水

又沂水南徑中邱城西春秋隱七年城中邱是也一統志中邱城在沂州府蘭山縣東北三十一里據志爲沂州東海郡今爲蘭山

縣地

中丘者何內之邑也城中丘何以書【注】上問中丘者何指問邑也

故因言何以書據但問書中丘故復言城中丘何以書也【疏】○注上問至

書也○校勘記云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同定二年疏引此注上閒作上言書據正下文云因言何以之作閒則與指閒邑也閒字衍

矣又故因使疏引此往作彼因亦宜據正蓋若但閒何以書嫌止閒中邱書之故均建城中丘閒之明所閒之故在城也以重

書也【注】以功重故書也當稍稍補完之至令大崩弛壞敗然後發

衆城之猥苦百姓空虛國家故言城明其功重與始作城無異城

邑例時【疏】董繁露備胡云春秋勤衆則書重民也繁露十指云舉事從見有重焉則百姓安矣通義云重用民力故傳時

不得時必書然則重有二義一者重用民力二者注云功重是也○注至令至壞敗○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同鄂本毛作功按釋文亦作崩弛弛俗字史記河渠書延道弛兮離常流索隱河道皆弛壞漢書賈山傳臣恐朝廷之解弛皆壞敗之義也師古曰弛放也是也○注張苦百姓○漢書五行志衆受其張師古曰張積也又溝洫志水張盛則放溢師古曰張多也張苦猶曰多苦積苦也不早修完重苦百姓故曰張也○注故言至無異○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無苦民爾是凶年雖修舊亦譏豐年但可修舊耳不知補完至大與工作故書城以譏左傳謂譏不時經書城亦有在冬令而傳又云書時是春秋爲譏更之書意無意書夫穀梁云城爲保民爲之也范云刺公不修勤德致更造城以安民夫勇夫重閉而況國乎周官有掌固司險之官掌修城郭溝除若並城費之過矣○注城邑例時○舊疏云即下九年夏城郎襄十三年冬城防是也按此內城之例僖二年城楚邱則書月彼傳云執城城衛也明外城不止書時矣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疏】莊八年左傳傳公之母弟曰夷仲年即此錢氏大昕論春秋曰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再見於春秋爲無知之稱君發本也母弟雖親不可論其分也按左傳又云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則夷仲年之過盛可知矣

其稱弟何【注】据諸侯之子稱公子【疏】注据諸至公子○禮喪服傳文上元年公子益師卒注云諸侯之子稱公子

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注】母弟同母弟母兄同母兄不言同母言母弟者若謂不如爲如矣齊人語也分别同母者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明當厚異於羣公子也聘者問也來聘書者皆善內見聘事也古者諸侯朝罷朝聘爲慕賢考禮一法度尊天子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於大廟孝子謙不敢以己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賓也【疏】隸釋載漢石經稱兄下接下傳凡伯者何按春秋稱弟者此及桓三年弟年十四年鄭語襄二十九年鄭年夫之屬是也稱兄者昭二十年兄輒是也皆謂母弟母兄也春秋說云春秋凡書弟者皆母弟左氏公羊皆然趙匡駁云以爲不可以譏此非駁傳乃駁經也以兩國言之則秦后子鍼楚公子于皆秦景楚靈之弟也春秋獨書秦伯之弟譏豈非譏爲母弟與以一國言之則宋公子地公子辰皆景公之弟也春秋獨書宋公之弟辰則地非母弟可知魯宣及叔肸同出數贏衛獻與子鮮同出數似故於之卒錄之弃皆稱弟此母弟之尤章明較著者故曰非駁傳乃駁經也繁露云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只可說禮不可與語春秋○注不言至語也○隱元年傳如勿與而已矣注如鄭不如齊人語也按古人文字多有此例如無念念也無害害也之屬是也○注分別至子也○分閩本監本毛本作公羊使宋本正釋文出分別二字陸本不操也繁露三代改制云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仁樸故立嗣子子篤母弟主地法夏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義節故立嗣與孫篤世子周文同夏春秋變周從殷故親親所以親厚異於羣公子也故史記梁孝王世家曰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實盎等曰殷道親親立娣周道尊尊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娣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娣當立子是質文尊親之殊也通義云春秋承衰周之敝文勝而離人知貴貴其知親親開嫌嘗見鄉殺之稱爲大嫡其失非因人情所易親者而先示之親則其教不易由書由父言之凡有兄弟當有同異由母言之錢愛無差等亦施成親始特稱亂之端不得已之志耳故至所見之世且錄書小國殺公子以廣親親之親則非事厚於同母也按孔氏此論淵穿禮經春秋可謂至篤不然則實繫傳云禽獸知母而不知父則與春秋有不可通者矣○注聘者問也○周禮大宗伯云時聘曰問類聚引白虎通云聘者問也所采蕤傳云聘問也○注來聘至事也○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眣晉大夫使與公盟是諸侯不與盟春秋恥而爲之諱不見鄰國朝聘其恥甚矣故以內見聘爲喜穀梁傳曰其弟云者以其來接於我舉其貴者也亦以貴者來聘爲事也○注古者至天子○禮記曲禮云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大戴禮朝事篇云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殷相聘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崇天子類聚引白虎通云諸侯相朝聘何爲相尊敬也故諸侯朝聘天子無恙法度得無變更所以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聘禮鄭目錄云大問曰聘諸侯相於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小聘使大夫周禮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聘記云久無事則聘焉注謂盟會之屬凡朝聘天子業其中節朝覲朝聘之義也禮記王制云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壹德以尊於天子知凡朝聘皆然也漢書淮陽憲王欽傳駿論指曰禮爲諸侯制相朝聘之義書以考禮壹德尊事天子也鄭目錄云諸侯相於者趨勸厚也見呂覽注是諸侯相厚則有聘問之禮也王制云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小聘則周禮大行人之歲相問也大聘則大行人之殷相聘也聘使卿禮記聘義云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各下其君二等聘禮所紀是侯伯之卿故彼經云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其周禮玉人所紀璋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則上公之臣禮公食大夫禮俎實云倫膚也據子男之臣也其周禮司儀所載亦大國聘禮所謂賓公之臣相爲國客是也公之臣受辭於當侯伯之臣受勞於舍故聘禮云賓揖先入受于舍門內注不受於當是也小聘使大夫則三介又下其卿二等也三禮札記云周禮有天子聘諸侯之禮大行人云閒問以諭諸侯之志又云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是也有諸侯聘天子之禮大宗伯云時聘曰問殷覜曰視大行人云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是也儀禮但有諸侯聘諸侯之禮而無諸侯聘天子及天子聘諸侯之禮蓋皆闕而不存耳考鄂本不脫十行本閩本監本毛本脫作孝○注不言至賓也○聘禮云至於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侯矣注遷主所在曰祧周禮天子七廟文武爲祧諸侯五廟則祧始祖也是亦廟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者又云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又云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注有几筵者以其廟受宜依神也是皆受之於太廟也聘禮重故也又云賓朝服問卿卿受于祖廟問卿聘賓奉其君命來致主國之卿亦受之於祖廟雖廟受而不几筵辟君也諸侯覲天子亦於廟覲禮云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注受舍于朝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注諸侯春見曰朝受贄于朝受享于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周官大行人公侯伯子男皆廟中將幣三享是朝覲聘皆於廟也必於廟

者孝子歸美先君且重賞之義白虎通云緣臣子欲知其君父無恙又當奉土地所生珍物以助祭是以皆得行聘問之禮也蓋謂諸使聘天子也下十一年注云不言朝公者禮朝受之於太廟與聘同義

秋公伐邾婁〔疏〕上元年注云君大夫盟例日惡不信也此月者隱推讓以立邾婁慕義而來相親信故為小信辭彼正據此以離盟處不書日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注〕書者喜之也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聘問之當北面稱臣受之於太廟所以尊王命歸美於先君不敢以己當之〔疏〕杜云凡國伯爵也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釋文本作汲城左傳僖二十四年云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允也蓋凡亦諸侯而入為王卿士者與水經注清水篇又南經凡城東司馬彪續漢書郡國志曰共縣有汎水亭周凡伯國春秋王使凡伯來聘是也杜云共縣東南有凡城今在西南按漢書地理志河內郡有共縣續漢志河內郡共縣有汎亭劉昭注凡伯邑考河內周地凡伯國鄉士食采汎城方輿紀要凡城在衛輝府輝縣西南二十里○注書者喜之也○與書來聘同義○注古者至當之○惠氏棟云較讀為覺詩曰有覺德行按後漢書何敞傳注較明也又一切經音義引廣雅較見也類德之明而可見者故曰較傳受之太廟歸美先君與鄭國相聘同義禮疏引異義天子聘諸侯公羊說天子無下聘義周禮說間問以除諸侯之志許慎謹案禮臣疾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從周禮鄭駁無與許同據何氏此注則公羊亦以天子下聘事矣蓋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故有親聘之禮相接則曰賓來朝則車送車迎春秋於天子聘屬書矣皆無貶辭故鄭君注大行人閒問以為王使臣於諸侯之禮也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見矣於天子故書而書聘以為榮北面稱臣受之太廟何氏宜有所見無文以體之以理準之亦宜如是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疏〕大事表云今曹州府曹縣東南四十里為衛之南楚丘本戎州己氏之邑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又襄十年宋公享晉侯于楚丘郎此蓋宋衛二國相錯處杜云楚丘衛地在濟陰城武縣西南京相璠曰今濮陽城西南十五里有鉏丘城六國時鉏楚同音以為楚丘地也顧氏炎武左傳杜解補正云此非僖二年所城之楚丘解曰衛地非也其曰在城武縣則是春秋時為曹地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杜云衛地非也此為曹之楚丘紀要楚丘城在曹州曹縣東南四十里衛之楚丘在衛輝府滑縣東六十里水經注亦謂以成武之楚丘為衛文公所居程公說春秋分記曰戎州己氏邑在今拱州楚邱縣戎蓋昆吾之後別在夷狄周衰入于此天王使凡伯聘魯由雒邑道楚邱至仙源遠其歸戎乃要而伐之楚丘在河南宜為周魯往來之地以其過近宋都故漢晉屬梁國杜預誤以此為僖二年衛所城之邑水經注亦誤以此為衛文公所徙居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曹邑文公徙居楚丘曹邑在今滑之白馬楚邱在澶之衛南地在河北凡伯安有踰河北道衛而南使于魯耶輿地廣記今楚丘縣有景山京岡乃衛人附會名之爾欽韓案漢志云山陽郡成武縣有楚丘亭齊桓公所城遷衛于此由此異韓遂誤

凡伯者何〔注〕上言聘此言伐嫌其異故執不知問〔疏〕注上言至其異○舊疏云謂聘伐辭異嫌其非一人也

天子之大夫也〔疏〕詩大雅瞻卬序云凡伯刺幽王也箋云凡伯天子大夫也孔疏禮侯伯入王朝則為卿故板箋以凡伯為卿士此言大夫者大夫卿之總稱也杜以為凡伯周卿士凡國伯爵范云凡氏伯字上大夫也公羊宜與之同如元年祭伯是也

此聘也其言伐之何〔注〕據出聘與郊柳異不得言伐也問伐加之者辟問輕重兩舉之〔疏〕注據出至伐也○昭二十三年晉人圍郊傳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為不繫於周不與伐天子也宣元年晉趙穿帥師侵柳傳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為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凡伯出聘大夫非天子邑不得言伐也繫國王道云不得執天子之大夫執天子之大夫與伐國同罪故執凡伯言伐也○注問伐至舉之○舊疏云桓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傳云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彼問輕重兩舉不言之故此言之者辟問輕重兩舉之則此事為伐凡伯問故加之也

執之也〔疏〕漢書劉向傳戎執其使蠻織論論功云凡伯因執而使不通

執之則其言伐之何〔注〕據執季孫隱如不言伐〔疏〕注據執至言伐○昭十三年平邱之會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是也

大之也〔注〕尊大王命責當死位故使與國同〔疏〕注尊大至國同○閩本監本毛本作天誤依宋本正春秋正辭云重王命以重王使伐國之辭猶且降等為故大之辭論語子路言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士可殺而不可辱凡伯以天子貴臣為戎所執忍辱偷生以故見貴大之與伐國同亦如謀人軍師謀人邦邑者也穀梁注云以一人書一國皆尊尊之正義春秋之微旨是也

曷為大之〔注〕據王子突繫諸人〔疏〕注據王至諸人○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傳王人者何微者也子突者何貴也貴則其稱人何繫諸人也曷為繫諸人王人也彼為子突不能救衛故謙而書人以為王殺恥此則大夫一介耳而大之同於國舊疏云等是王臣一伸一屈故難之是也

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注〕因地不接京師故以中國正之中國者禮義之國也執者治文也君子不使無禮義制治有禮義故絕不言執正之言伐也執天子大夫而以中國正之者執中國尚不可況執天子之大夫乎所以降夷狄尊天子為順辭〔疏〕與者許也論語先進吾與點也管子形勢解鬼神助之天地與之皆訓為許不與夷狄之執中國猶言不許夷狄之執中國也淮南泰族訓文王處酆百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彼蓋取穀梁為說穀梁以戎為衛衛在河內河內曰冀州故也○注因地至正之○春秋之例諸侯有罪執歸京師以京師治諸夏也故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之京師傳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注明諸侯尊貴不得自相治當斷于天子也楚丘去京師遠遠且春秋內京師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是以京師治諸夏諸夏乃治戎狄方得遠近中外之差次也○注中國至伐也○白虎通禮樂云夷者僸夷無禮義定五年注云治國有狄能與中國以中國之辭言之曰越皆以中國治夷狄以有禮義治無禮義意也執為治文者孟子盡心上執之而已矣禮記檀弓云肆諸市朝而妻妾執皆有治義不以無禮義治有禮義故變文言伐以絕正其義繁露王道云執天子大夫與伐國同罪執凡伯言伐止亂之道也○注執天至順辭○繁露王道又云觀乎執凡伯知犯上

之法執中國且不可執天子之使犯上甚矣夷狄至降天子至尊以中國治之上尊天子下降夷狄也穀梁傳唯戎衛爲異其曰戎衛者爲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也其義大同范云昭十二年晉伐鮮虞傳曰晉狄之也今不曰衛伐凡伯乃變衛爲戎者伐中國之罪經故稱國以狄晉執天子之使罪重故變衛以戎之亦以執天子之大夫重於執中國也傳文之微詞見義也其地何【注】据執季孫隱如不地【疏】注据執至不地○昭十三年晉執季孫隱如但言以歸無地文也大之也【注】順上伐文使若楚丘爲國者猶慶父伐於餘丘也不地以衛者天子大夫衛王命至尊顧在所諸侯有出入所在赴其難當與國君等也録以歸者惡凡伯不死位以辱王命也【疏】傳兩言大之皆順上伐文一則以凡伯一人當一國以實其不死位一則以楚丘一邑當一國以衛當赴其難也○注猶慶至丘也○莊二年云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傳於餘丘者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以君存則變邑爲國文以天子大夫所在故也亦大邑文爲國也通義云實執則不地加地順伐文也○注不地至等也○范注云夫天子之使過諸侯諸侯當候在疆場膳宰致餼司里授館猶儀不徵疏引國語云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陳人候不在疆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單子歸以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云云是棄先王之法制也周之秩官有之敵國賓至司里授館餼人積薪膳宰致餼廩人獻餼賓至如歸今臣承王命以過陳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是天子使臣過竟諸侯猶宜致禮其有患難更宜赴救故以趙匡爲國知當與國君等也解詁箋云何君明守土之義是矣穀梁子曰戎者衛也戎衛者爲其伐天子之使故貶而戎之也此與賈戎爲戎晉同義於經爲合按己氏之戎僞近衛地則依公羊本義亦無不合穀梁疏引廉信云不言气狄猶言戎者因衛有戎邑故也是衛地有戎也○注猶以至命也○通義云言以歸者起實執宣二年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注獲出宋者非獨惡華元明恥辱及宋國又襄八年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傳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注將兵棄難不明候伺雖不戰闕書坐獲以歸明凡伯當坐誅絶不直書執亦爲中國諱穀梁所謂以歸猶愈乎執也昭二十三年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楹滅獲陳夏齧傳不與夷狄之主中國言獲何吳少進也則又以所見之世吳少進故不諱獲也

公羊義疏八

句容陳立卓人著

隱八年盡十一年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注】宋公序上者時衛侯要宋公使不虞者為主明當戒慎之無王者遇在其間置上則嫌為事出置下則嫌無天法可以制月文不可施也【疏】杜云垂衛地濟陰句陽縣東北有垂亭大事表云今山東曹州府曹縣北三十里有句陽店是其地水經注[illegible]逕垂亭北春秋隱八年宋公衛侯遇于犬丘經書垂[illegible]

[illegible]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邴【疏】[illegible]石經宋本[illegible]本毛本同[illegible]書五行志引作[illegible]左氏作祊下同[illegible]

[illegible]

宛者何鄭之微者也【疏】杜云宛鄭大夫不書氏未[illegible]

[illegible]

邴者何鄭湯沐之邑也

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注】有事者巡守祭天告至之禮也當沐浴絜齊以致其敬故謂之湯沐邑也所以尊待諸侯而共其費也禮四井為邑邑方二里東方二州四百二十國凡為邑廣四十里袤四十二里取足舍止共槁梁而已歸邴書者甚惡鄭伯無尊事天子之心專以湯沐邑歸魯背叛當誅也錄使者重尊湯沐邑也王者所以必巡守者天下雖平自不親見猶恐遠方獨有不得其所故三年一使三公絀陟五年親自巡守巡猶循也守猶守也循行守視之辭亦不可國至人家至故至四嶽足以知四方之政而已尚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嶽如西禮還至于禰祖用特是也【疏】王制疏引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天子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左氏說諸侯有功德于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illegible]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此皆有湯沐邑其餘則否許慎謹案京師之地皆有朝宿邑周千八百諸侯京師地不能容之不合事理之宜鄭駁[illegible]以四井為邑[illegible]也孔疏云定四年左傳祝佗言康叔之受分物云取于有閻之土以供王[illegible]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illegible]

[illegible]

帝紀云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illegible]孔氏[illegible]

[illegible]

巡守之禮其神主日也春秋傳曰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而傳云山川之神是諸侯之主盟其神主山川也月者太陰之精上爲天使臣道莫貴焉是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按鄭氏引郊特牲及宗伯職文證祭天之爲祭日又以祭爲祭日推之謂瘞亦祭月又引王制以證巡守之禮其神主日似未妥協王制注以柴爲祭天告至自是正論郊特牲曰天子適四方先柴此巡守祭天之明文經傳雖不言祭地然有柴又有望則有瘞可知鄭氏獨晉云瘞典王制所謂柴望既祭天自未有不祭地此云祭地瘞可補二經之缺則此社告至內亦宜有祭地禮矣故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社郊祭地詩時邁序巡守告祭柴望也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說文作祡云燒柴寮祭天也引虞書亦作祡皆是爲巡守告天地之禮秦氏蕙田五禮通考云鄭氏據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因謂燔柴祭日瘞祭月但周禮禋祀實柴槱燎三者自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皆同之謂日月皆燔柴則可謂祭日燔柴祭月瘞則不可燔柴與瘞自是巡守告祭天地之禮非祭日月以爲盟神不地與方明衆合爲一又云儀禮覲禮自諸侯覲于天子以下論會同之禮祭天燔柴以下謂王巡守覲諸侯之禮王巡守諸侯來覲爲壇壝宮加方明四傳擯皆與時會殷同之儀同但會同則拜日及禮日月山川丘陵四瀆而已巡守則祭天地其禮尤大故特記之按秦氏此論尤爲分明覲禮云方明者木也注云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言上下則天地亦包在其中矣漢書律曆志引伊訓曰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竹書紀年太甲丁年大饗于太廟初祀方明與太廟並祭自不止祭天地山神示可知汪氏中明堂通釋云明堂有六一宗周二東都三路寢四方嶽之下五大學六魯太廟下云方嶽之下有明堂者孟子梁惠王篇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史記封禪書泰山東北址古時有明堂廟其制會盟則爲壇文在司儀掌合王所居則爲宮春秋傳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於玤晉侯爲王宮於踐土朝存其禮荀子彊國篇爲之築明堂於塞外亦斯意也是也〇注湯沐至邑也〇案鄭本同閩本監本毛本繫改渫非鄭文出繫齋二字王制云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鄭注給齊戒自潔清之用浴用湯沐用潘齋朝宿湯沐義本相足對文異數則通故在天子畿內者亦稱湯沐在泰山下者亦稱朝宿史記武帝紀所云是也釋文齋本齋卽作齋字〇注所以至而已〇周禮小司徒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注四井爲邑方二里方里而井四井故縣積各二里也白虎通封公侯云所以分陝者是圖中也若言面八百四十國矣以王制計之一州二百一十國一方四州故八百四十國也東方二州則惟四百二十國也凡爲邑廣四十里爲四十二里者以四十里爲四十二里開方計之得一千六百八十里四百二十國國各四里遍可容也何氏以一方廣袤之法計足以容鄙天子所內千里八州一千六百八十國四倍之亦足容也況王制所謂係畿方之數言州方千里足建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數如此耳非必當時實有此數傳稱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加庶姓異姓不得參至一千八百國見之春秋者僅一百二十四國由成康至幽平鄉術僕轉相吞併不得耗盡若是也共其實者謂維率寧積錯籍乘米之屬凡諸侯朝天子諸侯相爲賓館公之臣相爲賓均有王朝及主國致給此方緣之下其適爲主故須自有私邑方有舍止之處禮疑之實譌校勘記云蕭錄譌文作卅卅蘆卅按廣石經論語有卅字說文無之惟林部案下云卅數之積也又云古二十作廿三十作卅唐石經從然者釋音義作卌讀而仕徐本書廣四十四非〇注歸邴至林也〇史記魯世家八年與鄭易天子之太山之邑

枋及許田君子譏之注穀梁傳曰枋者鄭伯之所受命於天子而祭太山之邑也許田乃魯之朝宿之邑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包氏愼言云此所謂外大惡書也專地比于背叛土地非諸侯有天子有也歸者非明則受者之非亦明矣舊疏云所傳聞之世外小惡不書不有事天子者地背叛惡莫大疏穀梁傳惡與地也是也桓元年傳有天子在諸侯不得專地也〇注錄使至邑也〇舊疏云正決哀八年齊人歸讙及僤之屬不錄使者故也〇注王者至其所〇白虎通巡守云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必親自行之謹敬重民之至也考禮義正法度同律曆叶時月皆爲民也風俗通山澤云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其所者故自親行之也皆與何氏合〇注故三至巡守〇舊疏云二年一使三公黜陟書傳文按路史發揮引書傳云再絀少以地黜爲餘備五年親自巡守則堯典之五載一巡守也白虎通巡守云所以不歲巡守何爲太煩也過五年爲太疏也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守三年二伯出述職黜陟一年物有終始歲有所成方伯行國時有所生諸侯行邑傳曰周公入爲三公出爲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又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言召公述職所說舍於甘棠之下也若周一則周禮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書及王制皆言五載一巡守則殷以前之制也周官何君所不取又春秋變周之文故本尙書爲說〇注巡狩至之辭〇舊疏標起訖五年至而已以爲堯典文蓋書大傳籍或專指五年親自巡守稱白虎通巡狩云王者所以巡狩何巡者循也狩者牧也爲天下循行守牧民也孟子梁惠王篇巡狩者巡所守也文選注引逸禮云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者牧也風俗通山澤云巡者循也狩者守也按巡循狩守牧皆疊韻爲訓〇注亦不至而已〇儀禮覲禮云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鄭注王巡守至于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按書大傳云維元祀巡守四嶽八伯壇四與故知亦爲壇爲宮也左傳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于玤是其事也一方諸侯依王制計四百二十國故不能遍至人見第覲於方嶽之下而已鄭本嶽作岳下同嶽正字風俗通山澤云嶽桷也桷者功德天子巡守狩考諸侯功德而黜陟之是也〇注尙書至是也〇皆堯典文書疏引鄭注云嶽二月者正歲建卯之月也巡守者行視所守也岱宗東岳名也柴祭者考績燎也望秩于山川者遍以尊卑祭之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小者或視卿大夫或視伯子男矣秩次也東后東方之諸侯也協正時之月數及日名備有失誤者度丈尺量斗斛衡斤兩五禮公侯伯子男朝時之禮五玉瑞節執之曰瑞陳列曰玉也三帛所以薦玉也受贈玉者以帛爲之帛必三者高陽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周禮改之爲摯也二生一死贄者羔雁生也卿大夫所執雉死士所執也如者以物相授與之言授贄之羅有五禦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繢各異飾飾來聞所用也周禮改之飾祭履飾繢執之而已皆去繢卒已也復歸也巡守禮畢乃反歸矣年歸用特牛告于文祖矣五月不言初者以其文相近八月十一月言初者文相違故也然則鄭本至于北嶽下亦云如初又云告于文祖則鄭本作藝藝文也與何本異釋文稱乃禮反本又作藝段氏玉裁云作藝乃後人用古文尙書改之也何所據者今文尙書其說大未用今說可證也白虎通巡守云巡守所以四時出何嘗承宗廟故不殆時也以夏之仲月者同律度當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尙書曰二月東巡守至于岱柴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十有一月

朔巡守至于北嶽。又云：王者出必告廟何？孝子出辭反面，事死如事生。尚書曰：歸格于祖禰。曾子問曰：王者諸侯出，親告祖禰，使祝徧告五廟，尊親也。孔叢子巡守篇云：古者天子將巡守，先告于祖禰，命史告羣廟及社稷、圻內名山大川，告者七日而徧，親告用牲，史告用幣，申命冢宰，而後道。又云：歸反，舍于外次，三日齊，親告于祖禰，用特，命有司告羣廟社稷及圻內名山大川，而後入聽朝。然則今文作禰，古文作藝，故書禮文引馬注云：藝，禰也。是馬氏管古文仍用今文為說。古書禮同部，故通。鄭氏訓藝為禰，文儀孔傳說之，皆非也。白虎通又云：進于禰，禰見禰何？辭從卑，不敢留尊者之命，至禰不詳，不至祖也。然則出辭由禰及祖，歸格由祖而禰，故王制言歸假于祖禰也。藝文格本又作假，是也。又通至嵩如初禮，書無此郡，鄭本似亦無之。段氏玉裁尚書撰異云：五帝紀言巡守與尚書略同，不言中嶽而封。釋書曰尚書者歸在嶽續玉衡云云，於至北嶽下云：北嶽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下有中嶽嵩高也，下接五載一巡守。此錫言中嶽，不與本紀同。嶽如祀志亦云：北嶽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五嶽一巡守，至與封禪書同，亦言中嶽。假令尚書原文無中嶽，必不敢增置，恐以為史漢言至至岱宗，至南嶽，至西嶽，至北嶽，而不言至中嶽，但言中嶽嵩高也，然則亦備五嶽之巡故而已。風俗通禮祭尚書：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南嶽衡山也。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西嶽華山也。十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北嶽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王者所居，故不巡也。按應氏言王者所居故不巡，可證今古文尚書本皆無至于中嶽之文。何郊公則補經文曰：還至嵩，如初禮。嵩亦今文家說，而敷封禪。鄭祀為能是矣。論衡書盧為：舜巡守東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華，北至恆山，不言中嶽，亦可證今文無中嶽。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何注公羊引此經，此下有為至嵩如初禮六字，不知維何案人所增，蓋名大室為嵩高山，始于漢武，周時猶未以嵩高名山，況唐虞乎？按爾雅釋山說五嶽有二：一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此周初之五嶽。別云：山大而高崧。鄭嵩高山明不在五嶽中也。書時或以華為中嶽，與釋山又云：泰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霍山為南嶽，恆山為北嶽，嵩高為中嶽，此漢以後之五嶽，故郭注霍山云：在衡陽湘南縣南。又云：今在廬江灊縣西。漢武帝以衡山遼曠，因讖緯皆呼霍山為南嶽，故移其神於此。其土俗人皆呼為南嶽是也。唐虞之五嶽，東岱，西華，南衡，北恆，其中嶽嘗郊為實之太嶽，在今平陽府地。巡守既畢，至中嶽見析內諸侯，亦為應有之華，惟不必在嵩耳。禮記疏引鄭書注又云：每歸格于禮。既言每歸，似是嶽別一歸，若嶽別一歸而後去，恐一歲之終，四嶽不能遍至。蓋歸處每歸者，每五年巡守而歸也。僞孔傳云：自東嶽南巡守，五月至，則是從東嶽而去矣。鄭注王制云：特，特牛也。祖下及禰皆一牛，則從始祖下及禰皆各用一特。唐虞五載，六周七矣。此云衛行守視圖，不必太平乃行，故時時遇序云：巡守告祭，幾並武王時，未可言太平。周禮大司馬云：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教無事。役有事，師往歸，所謂王巡守若會同，是不必太平乃巡守也。皇侃禮記疏以為未太平不巡守，非也。彼蓋謂以禪為為巡守徵與。

庚寅，我入邴。【疏】包氏慎言云：三月書庚寅，月之二十二日。按是年宜閏二月，則三月無庚寅，宜閏二月之二十六日，四月之二十七日也。

其言入何？【注】据上書歸取邑已明，無事復書入也。【疏】通義云：據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不別言入。按上書來歸與齊人來歸同，故注云取邑已明也。

難也。【注】入者，非已至之文，難辭也。此魯受邴與鄭同罪當誅，故書入，欲為魯見重難辭。【疏】注入者至難也○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杜云：桓元年乃卒易祊田，知此入邴未肯受而有之，皆難義也。舊疏宣穀而入之，非是附歸之詞。○注此魯至難詞○通義云：上言來歸邴者，致鄭伯之意也。先言歸而後言入，事惡於鄭伯也。明我無欲于邴，寇說來請邑之，又久不得已而許，故退受地之日於下，曰我以庚寅之日然後入也。按桓易天子土地，與受皆當誅，退日於下，書入，亦府罪於鄭，為魯殺惡之意。

其日何？【注】据取邑不日。【疏】注据取邑不日○舊疏云：即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之屬是也。

難也。【注】以歸後乃日也，言時重難，不可即入，至此日乃入。【疏】注以歸至乃入○此明還日於下之義。通義云：魯入邴，卒未與許，至桓公即位，始更以璧假之，而魯重難其事信矣。然則魯時鄭入，仍未能有，以穀梁內弗受為信說。

其言我何？【注】据吳伐我以日伐，故言我。【疏】注据吳至言我○校勘記云：日，閩本、監本、毛本同，誤，鄂本作吳，是也，當據正。即哀八年吳伐我是也。

言我者，非獨我也。【注】自入邑不得言我，有他人在其中，乃得言我，故能起其非獨我。【疏】注自入至獨我○我者，對人之辭，故有他人則言我，以起之也。穀梁注引徐邈曰：入來鄭歸邴，下經內外文不別，故著我以明之。按上已明言來歸矣，無為有內外不別之辭。

齊亦欲之。【注】時齊與鄭魯比聘會者，亦欲得之，故以非獨我起齊惡，齊惡起，則魯衆欲邑見於惡愈矣。【疏】注時齊至得之○舊疏云：即上三年冬齊侯鄭伯盟于石門，六年夏公會齊侯盟于艾，七年夏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九年冬公會齊侯于邴，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是也。通義云：時天子不巡守，無所用湯沐邑，邴在泰山之下，邑鄭而近齊，故齊欲得之；鄭人利魯朝宿之邑，故皆以邴易許田，是以不與齊與魯也。義或然也。○注故以至愈矣○經言我，鄭非獨我之詞，與所見之世書我異。時齊與魯鄭比聘會者，齊故不言齊，齊自起二國均欲，欲邑之惡即見之於惡齊也。然則書本以鄭歸天子邑，重難擅受，兼齊亦欲之，故經順諱文，歸惡於鄭，而又起齊惡以惡內，所謂隱而顯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疏】大月無己亥，為五月之六日，七月之八日；亦無辛亥，為五月之十八日，七月之十九日也。包氏慎言云：當閏四月，而經六月有己亥，為月之二日；七月有庚午，為月之三日。若閏四月，則一為五月二日，一為六月三日，與經不合。九月又書辛卯，為月之廿五日，閏四月亦為八月之日。時曆蓋于九月後方置閏也。閏之進退，以中氣為定，四月不閏，則五至已在八月。七月無中氣，時曆或進退大七兩月以後日為夏至也，故恐閏於九月後。上四年左傳注云：蔡，今汝南上蔡縣。漢書地理志：汝南上蔡縣，故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左疏引杜譜云：蔡，姬姓，文王子叔度之後，武王封之上蔡為蔡侯，作亂見誅。其子蔡仲，成王復封之于蔡，至平侯徙新蔡，昭侯徙九江下蔡。史記管蔡世家：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初立；三十五年，宣侯卒，子桓侯封人立。惟史記以宣侯名措父，與春秋異。穀梁傳：諸侯日卒，正也。

辛亥宿男卒【注】宿本小國不當卒所以卒而日之者春秋王魯以隱公爲始受命王宿男先與隱公交接故卒褒之也不名不書葬者與微者盟功薄當褒之爲小國故從小國例【疏】注宿本至之也○上元年及宋人盟于宿注宿不出主名者主國主名與可知此與邾婁儀父滕侯卒同義上元年邾婁儀父傳云曷爲稱字褒之也曷爲褒之爲其與公盟也與公盟者眾矣曷爲獨褒乎此因其可褒而褒之注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因儀父先與公盟可以見褒賞之法又七年滕侯卒注所以稱侯而卒者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滕子先朝隱公春秋褒之是也宿小國亦不書卒爲先與隱公交接故褒而卒日之劉氏逢祿解詁箋云滕侯卒不日此日者其國單微于宋不能至所見世見正文故蓋其例以起其當與也通義云爲元年與內盟故後錄之也稱男者滕於所聞世恆書卒須加侯起褒文宿自後不復見卒則此爲如錄已顯故從本爵矣○注不名至國例○決上三年宋公和卒書名書葬爲大國故也上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傳孰及之內之微者也是與微者也與微者盟功薄故僅褒而書卒仍從小國不書卒之例而加褒之也上七年春滕侯卒傳何以不名微國也注小國故略不名是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疏】七月無庚午爲六月八月之八日杜云瓦屋周地接一統志瓦屋頭集在大名府滑縣東三十五里或謂盟于瓦屋卽此名勝志瓦屋頭在滑州西南方輿紀要瓦岡在滑縣東水經注濮渠東逕滑臺又東南逕瓦亭南當是此瓦屋杜以爲周地非也穀梁傳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注世道交喪盟詛滋彰非可以經世軌道故存日以記惡蓋春秋之始也

八月葬蔡宣公

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注】卒當赴告天子君前臣名故從君臣之正義言也【疏】注卒當至言也○君前臣名曲禮文也禮記雜記云凡赴於君曰君之臣某死注臣死其子使人至君所告之臣告於君自合稱名君臣之正義也通義云名者所以爲識別正其世及之繫姪固不可從而葬從主人【注】主葬者有常月可知不赴告天子故自從蔡臣子辭稱公【疏】通義云傳曰葬生者之事也故從其主人辭也生有五等諸稱公王者探臣子之心其不欲尊其君父故以葬之最尊者又爲之作諡以易其名以顯其言○注主葬至稱公○上三年注諸侯五月而葬是葬有常月也葬蔡赴告之禮故從臣子尊辭也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注】赴天子也緣天子閔傷欲其知之又臣子疾痛不能不具以告【疏】注赴天至以告○上三年注云起諸侯卒葬者王者當加之以恩禮故爲恩錄也禮士喪禮云乃赴于君主人西階東面命赴者曰君之臣某死臣君之股肱耳目死當有恩禮故云檀弓父兄命赴者是大夫以上士則主人親命之卑禮異也是諸侯至士皆有赴之禮也惟檀弓所記自國主人時方者言故父兄命赴告諸鄰族朋友耳其赴於子君[illegible][illegible]侯大夫皆必赴命辭遂敬也[illegible]實分別大夫士均共之台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爲臣死亦赴告子者何此君哀痛爲臣子也

欲聞之加賻賵之禮故春秋曰葬侯考父卒傳曰卒赴而葬不告是也天子聞傷者檀弓云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紂衣注服士之祭服以哭之明爲變也是也又喪大記記大夫疾君親問之無算則諸侯有疾或亦告天子故卒不能不赴也既夕記注云赴走告也禮記雜記作訃注云或皆作赴赴也臣死其子使人至君所告之是也至而葬不告【注】不告天子也穀傳曰葬者從正也【疏】注穀傳至正也○舊疏云言從正者謂卒日葬不日者是也卒葬之正法三年經云癸來葬宋繆公而書日卽失其正也衛桓公葬不發傳者桓公書初則見於州吁弒有衛懷之失使小國之略故發傳始此按穀梁傳云月葬故也亦以月葬爲正也賈逵云以日爲正者見赴喪之禮書日也葬以不日爲正者見告葬之禮本不言日也此傳發週例蔡宣公葬不當時自爲慢葬去日矣若然葬不告日而春秋得加日錄爲憂者君子據列國之史故自各有葬日且魯史記外之事不若內事之詳春秋則外事例日者必日皆參列國之史[illegible]之錄有錄故旬朔上下錯注者亦雜他國之曆故爾皆子夏體音義見三家演河于讀楚檮杌至于楚一陳曰大故楚王俗儒請者秋傳見魯史又詳略去取柔存義一依赴告何傳之乎言春秋也可謂深切著明矣漢石經此傳下接公曷爲與微者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包來【疏】說文邑部有郲字云地名从邑包來也左氏作浮來公羊古義云古浮包字同隸有儒生浮丘伯見漢書楚元王傳而鹽鐵論作包丘子書古音通也故浮包古韻同部故从手从包字經多相通禮記投壺云若是者浮注浮或作枹說文手部捊引取也从手孚聲抱捊或从包漢書酷吏傳枹鼓不絕[illegible]書義引字林曰抱音浮是也杜云浮來紀邑東莞縣北有邳鄉邳鄉西有公來山號曰邳來閒大事表云今沂州府蒙陰縣西北有邳鄉浮來山與莒州接界水經注沂水篇沂水又東逕浮來之山春秋書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者也卽公來山也在邳鄉西故號曰邳來之閒也浮來之水注云其水左控三川右會甘水而注于沂齊乘云浮來山在莒州西三十里明公鼐云據水經注沂水東經蓋縣故城南又東經浮來之山浮來水注之春秋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者也又曰大峴山水東南流經邳鄉東東南注于沭群縣氏所紀則邳鄉爲峴山水所經其去峴山非遠正在沂水西北之寬沂水下流不由莒地若如齊乘言浮來在莒西去沂水甚遠水經注安得云浮來水注于沂乎後人不識浮來所在遂以莒城西之山當之耳[illegible]云宋邑本知所據辛卯爲八月之晦日

公曷爲與微者盟【注】据與齊高傒盟諱之【疏】漢石經微作徵此據之徵體○注据與至諱之○注二十二年秋及齊高傒盟于防傳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是也稱人則從不疑也【注】從者隨從也實莒子也言莒子則嫌公行微不肯諸侯不肯隨從公盟而公反隨從之故使稱人則隨從公不疑矣隱爲桓立狐壤之戰不能死難又受湯沐邑卒無廉恥令聞有益諸爲桓所疑故著其不肯盟能使微者隨從之耳蓋痛錄隱所以失之又見懼受邑會諱不與因其上相起也【疏】通義云疑如示民不疑之疑古者君薨大夫爲儐君喪大夫爲戶卿不爲

按穀梁云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注人衆詞可言公及尸皆爲位近則疑遠則不疑禮有所謂順而據者其義通于春秋此義但舉穀梁以人爲大夫而耳○注從者隨從也○詩既辭云人若舉國之人皆盟也不可言公及大夫如以大夫敵公故也亦從以莒稱人爲疑於從大夫從者則其行卑者之不言從者則其不以從者爲人也○注記云從實以莒至于微者亦言從公不傳公不及似從公及之從也盟沒之言莒人以爲盟公會莒人而又我人欲之從公及者則書公子不書莒不諱不書云傳不公及沒也○義可云本公所之高父乃是盟者公所以沒之而輕大夫之賤故以公及正之今旣盟及莒人是盟而沒公之書曰可書自書謂不從言約公事不辭正之不盟不言公及之事可言公及大夫正九此意也諱不從玉其云不春秋之傳書曰事可嘉名公其實以有避諱也致盟以惡其事則故以避公之意也云其不書盟包志來之實書以甚代

人人則從可知春秋人正其曰人欲之不正可則不避之不忍書則不書人則不可書不以見其所去所之不可書也諱則書之正則有所書者皆正則隱不其所書大書不書忍書之讓可書故其所不可書不以可以見其所去所不可書也

其所謂大不可以不可而不使不可忍也此不可言不可者則其不可而不忍書者也

之年者也○注隱見至三月之○隱公上立見上元年隱弧壤之戰以之見

大年受邑見上至三[illegible]

莊氏又見所至昭不忍也○書者也云公見[illegible]

不明者實所寅而入是[illegible]

其事實甚且[illegible]

而秋者其人之故其上予之春秋之義

螟■先是有狐壤之戰中丘之役又受邴田[illegible]之應■之注先○是見至

上六年七年此年三月漢書五行志云八年九月螟時鄭伯以邴將易許田有貪利心京房易傳曰臣安祿茲謂貪厥災蟲蟲食心以作

傷無常益頻蟲食心不雅無賴傷食心本與惠食蟲食心悉生其貪食心蟲食心作爭祿茲謂不時所致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此展無駭也何以不氏■据公子彄卒氏公子■○注据公至公子上五年公子

彄卒是也据十行本閩本監本毛本作殿誤本莊作據疏中據注亦作据公字據當據正

疾始滅也故終其身不氏■据上無駭帥師入極疾始滅不言滅爲疾始故復

爲疾始滅其身貶之是見上貶■此其眞上二年疏曰極相

不貶之也注二年内大惡諱此亦略其人名焉○注上至卒貶去氏○注上之正年入

疾始滅故也○春秋上云當傳代其文所託始於會終耳故使無駭其身不氏貶惡之則

其貶無駭亦以貶之則公所傳于經耳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small text illegible）

引詩傳作文王季十月子與宋云南季亦作采南作采也家伯以毛伯之誤非正作韓詩外傳

下注云周禮時以諸侯之好所作吾以臣下之傳天子注書時諸侯見之傳曰韓詩外傳

王天子作之書天子者以東書本子本傳傳注云王伯南季也又

祭非是也又經氏穀梁云本于南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經御覽引記元命包云陰陽合爲雷陰王三月癸酉大雨震雷以電

也震而書經始無也此傳凡言雨自三日以上正日注經云陰王大經本[illegible]

是由經故知以經二字然而則妄加書電也傳言接公大雨經穀並以作雷大不雨書云雷大何注云電

其震節雷氣也者注陽也雷也有雷電電名也曰又五無行志劉歆曰大雨震電日始大失其節

電之考時也漢書劉向春秋傳說以雷震電知經可本以作雷也此名本[illegible]

凡旬以雨以三日始旬以書雷以往後旬自穀解[illegible]

雨以三[illegible]

十一日[illegible]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震雷電者陽氣也有聲名曰雷

無聲名曰電三月夏之正月雨當水雪雜下雷當聞於地中

其雉雊電未可見而大雨震電此陽氣大失其節猶隱公久居位

不反於桓失其宜也旨者一日之中而二異一日者旨曆日者

月曆月者時曆時者加自文爲異發於九年者陽數可以極而不

還國於桓之所致■注[illegible]

地則萬物出[illegible]

之象也雷發聲[illegible]

則有雷電[illegible]

用其雷電[illegible]

此曰雷以[illegible]

周之孔至聖下○水雷宋本同閩本監本毛本作冰雷經有此誤記○注云

冰雪雜下漢志云冰雪雜雨下也冰字衍鄭康成注禮記季冬郭璞注爾雅俱言水雪雜下矣按漢書五行志云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大雨雨水也震雷也劉歆以為三月癸酉於曆數春分後一日始震電之時也當雨而不當大雨大雨常雨之罰也劉向以為周三月今正月也當雨水雪雜雨雷電未可以發也與何義同惟以為春分後一日不合○注雷當至其節○校勘記云解云一本云雷當聞於雉雉誤也武億云夏小正雉震呴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為必聞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呴相識以雷注文初本此疏既本引非倫又云一本云雷雷聞於雉呴錯皆據言也亦學記引洪範五行傳云正月雷震動而雉雊雷雉侯之象也雉亦人君之類也又南齊志引五行傳云夫雷者人君之象入則除害出則興利雷之微氣以正月出其有聲者以二月出以八月入其餘衆者以九月入冬三月雷無出者若是陽不閉陰則出涉危難而害萬物也然則二月雷乃發聲八月雷始收聲此其有聲者正月陽氣漸達雷動於微不可得聞微之於始雉所以正月發蟲始振亦蘇雷陽已動故古人以驚蟄為正月中氣也按夏小正雉震呴傳雉震也者鳴也呴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為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呴相識以雷洪氏震煊疏義引五行傳云正月雷微而雉雊雷通氣也惟雉為必聞之者漢書五行志云雉者雞察先聞雷聲又云雷者所以開發萌芽辟陰除害君子必於其微時驗之將以為戒令也若已發聲則人皆聞之不足紀矣故春以月驗雷雉震呴以耳驗雷先幾而作謹始慎微之道也是正月雷尚始閏於地中則震雷為異明矣若依曆在二月於夏正為丑月月令季冬之月已紀雉雊雞乳則冬至後一陽來復雷雖無聲氣已潛動故亦得雉雊也未可聞雷此震為電是為陽[illegible]其節故發渫注引劉向云雷出非其時者是陽不能閉陰陰氣緩逸而將為害也亦與何意不甚異○注猶隱至宜也○漢書五行志又云劉向以為隱以弟桓幼代而攝立公子翬見隱居位已久勸之遂立隱既不許翬懼而易其辭遂與桓共殺隱天見其將然故正月大雨水而雷電是陽不閉陰出涉危難而害萬物天戒若曰為君失時賊弟佐臣將作亂矣通義云中季傳又曰雷之始發大乖始君弱臣強從解起推是年三月癸酉猶在斯秦之氣雷已發擊臣強之甚也蓋變蹶變將獄君獄也○注日者至爲異○書疏云一日者日卿也此文是歷日者月卿桓八年冬十月雨雪之暴是也歷月者時卿桓元年秋大水之屬是也歷時者加自文為異者卿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之屬是也然則杜說左傳以癸酉為始雨日蓋本劉歆常雨之說今文家所不取○注發於至所致○校勘記云可字疑衍以已通精刊還作遷誤也今據閩本監本毛本訂正按列子天瑞篇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變者究也說文九部陽之變也乾鑿度亦云九之為言究也陽極於九發之九年是為陽數已極也乾之上爻曰上九亢龍有悔九者上而不能下之意陽極于上則有悔正隱不進圖於桓之象故天示之異事未至而先見也司馬遷述董子言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賊而不見後有讒賊而不知其此之謂也

庚辰大雨雪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俶甚也【注】俶始怒也始怒甚猶大甚也蓋師說以為平地七尺雪者盛陰之氣也八日之間先示隱公以不宜久居位而繼以盛陰之氣大怒此桓將怒而弒隱公之象【疏】漢書五行志云劉向以為雷電未可以發也既已發也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初學記引元命包云陰陽凝而為雪穀梁傳八日之閒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五行志又引洪範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恆雨厥極惡劉歆傳獨異曰上慢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又曰庶徵之恆雨劉歆以為春秋大雨雪則以為大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大雨之水也震雷也劉歆以為大雨常雨之罰也於始震電八日之閒而大雨雷常寒之罰也劉向以為雷電未可以發也既已發也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注象始至甚也○經義述閒云象罰為始不罰為怒雷非雷霆之屬亦不象人之怒也郭璞注爾雅像作引此傳像甚也文義亦未安今按像厚也見大雅訓辭雅像甚也厚甚也平地七尺雪厚甚於此矣故曰像甚也如此之厚者世所罕見故謂之異也又云像甚也厚也甚也解者曰始怒則於始下增為字矣校勘記云按此當作像始也甚始甚猶大甚也盛陰之氣大怒桓將怒而弒隱之象此因始甚之文申說之詞文二怒字皆衍釋文像甚尺教反始也不云始怒也可證下陵人並據此加怒字於上矣又云按前說不然始甚則不得云猶大甚按像與物聲義同說文土部壞气出土也一曰始也訓始既與像同則气出土亦有甚義故方言云衝像動也通義云像暴也周之三月本夏之正月夏小正傳曰正月必雷雷不必聞今陽氣不以時出乃至震電則雪不當復降八日之閒陰氣又旋會之而成雪以為盛陰陽甚也是臣有作威之象按注以始怒釋此傳之像義非訓像為怒意訓始甚者始怒甚也又申之云猶大甚也大甚如詩雲漢旱既大甚之大甚也○注蓋師至七尺○浦氏鏜云一誤七從六經正誤校按左傳云平地尺為大雪蓋雨京師說有所受矣開元占經引考異郵云庚辰大雨雪雪深七尺何氏所謂師說與○注雷者至之象○漢書五行志云劉向以為後八日大雨雪陰見閒隙而勝陽篡殺之禍將成也公不寤後二年而殺梁傳注引劉向曰雷電陽也雨雪陰也昭四年左傳云冬無愆陽夏無伏陰八日之閒怨伏並作故怨陽為隱公陽極不傳之象伏陰為桓將以臣弒君以陰犯陽之象也春秋說云吳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雷大寒雨一日之閒一雷一雪晉安帝義熙六年正月丙寅雷又雪在一日之中皆與隱同占先雷後雪者陰乘閒隙起而害陽弒逆之禍城陽隱尋見弒亮亦被廢安帝二帝皆弱臣劉裕殺之

俠卒

【疏】左氏經作挾卒古挾俠通漢書惠帝紀除挾書律應劭注挾藏也通作俠特大弱使不挾四方韓詩外傳作俠方言三挾斯敗也廣雅釋詁俠斯敗也是也

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以無氏而卒之也未命所以卒之者賞疑從重無氏者少略也【疏】禮記王制云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主命于天子者天子遣明之爵國亦三卿一卿命于天子二卿命于其君又祭統云古者明君小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是皆命大夫之制也穀梁傳鄉大夫者隱不爵大夫也與公羊異○注以無至之也○以不書氏故知未命大夫也穀梁傳云所

俠也范注俠名也所其氏彼疏引徐邈引尹更始云所者俠之氏則所自有氏春秋以其微而略之故不氏不得如杜云未賜族也穀梁疏引糜信云所謂斥也古人無誚所謂斥者○注未命至略也○解詁箋云禮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為士比殯不舉樂弔臨賻襚士喪禮備矣此託隱公實君宜有恩禮於未命大夫矣義或然也通義云俠未命故不氏得書卒者本書從卿例也卿而言未命者穀梁以為未議不自齊命大夫理或然與柔溺不卒則本下大夫例以名見據何注云無氏者少略則不取穀梁之說按書卒者見隱公實君宜有恩禮於大夫與益師同義於益師見隱公之於命大夫於俠見隱之於未命大夫也不氏略之也著其未命也

夏城郎【疏】元年左傳云費伯帥師城郎杜注郎魯邑高平方與縣東南有郁郎亭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魚臺縣東北九十里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莊十年齊師宋師次于郎蓋魯之邊邑故數受兵

秋七月【疏】穀梁傳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按此傳已發於上六年秋七月下

冬公會齊侯于邴【疏】左傳穀梁皆作防古方丙聲字多通用杜云防魯地在琅邪縣東南隸釋金鄉長侯成碑君諱成字伯威山陽防東人也其先本自邾岐周文之後封于鄭共仲賜氏曰侯厥後宜多以功佐國要盟齊魯嘉會自邾以為家則亦作邡大事表云魯有兩防此所謂東防也在今沂州府費縣東北六十里世為臧氏食邑襄二十二年臧孫紇自邾如防即此齊氏召南考證云晉時有琅邪國無琅邪縣東萊縣解引此注作琅邪華縣東南是也華縣故城在今費縣此時西防偁未為魯有此會地當東防也穀梁傳會者外為主焉爾

十年春王二月【疏】左傳以此為正月杜云傳言正月會癸丑盟釋例推經傳日月癸丑是正月二十六日知經二月誤通義云是會左傳以為正月蓋魯之舊史如是春秋將假隱無正月以見義故特詳之也左氏得其事而不知其義公羊得其義而不詳其事每以左氏事證公羊之義乃益決公羊之可信矣

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注】月者隱前為鄭所獲今始與相見故危錄內明君子當犯而不校也【疏】注月者至錄內○為鄭所獲見六年傳會例時此月故危之凡春秋會書月皆為危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注桓公會皆月者危之也僖元年八月公會齊侯以下于檉注月者危公會伯者而與鄭要有隙是也惟定四年三月公會劉子以下于召陵注月而不舉重者楚以一褒之故拘蔡昭公數年然後歸之諸侯離然後會同最甚故書錄其行義兵也危云隱行自此皆月者天告雷雨之異以見甚弒之禍而不知戒懼反更數會故危之取義微異皆以月為危詞也○注明君至校也○犯而不校論語泰伯篇文校勘記云毛本校作校非何讎為交接之交言前為鄭所獲於此不書交會也按列子周穆王云播校四時注校讀作交似作交亦通史記律書云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則以校為報若如報解當是謂隱公前為鄭獲不校之可矣不宜復與會好故危之也要不若作交解者為接者疏云謂校接之交不謂為報也校勘記云當作前交接之交不為報也似為明矣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此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注】據楚公子嬰齊敗後復稱公子【疏】校勘記云隸釋載漢石經此公子翬也上有十年二字蓋雖不載經猶紀某公年數以相識別故其殘碑可辨見其全經體式也○注據楚至公子○舊疏云成二年公及楚人以下盟于蜀彼傳云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得壹貶稱爵至成六年書楚公子嬰齊率師伐鄭是也通義云據桓之篇復稱公子既非終身貶何不獨於前一貶亦通貶曷為貶隱之罪人也

故終隱之篇貶也【注】嫌上一貶可移於他事者故終隱之篇貶之明為隱惡所以起隱之罪人也【疏】注嫌上至人也○上一貶謂四年伐鄭不書公子也嫌上為伐鄭事貶故終於隱之篇其為隱之罪人著矣翬之弒君既不可宣書於桓無罪又不宜貶於桓世故終隱之篇貶見為隱貶於桓世稱公子見其同惡相濟所謂不待貶黜而自明者此也通義云何俾曰翬之罪既不可以貿言貶子相之代於義益無所附今加貶於隱一代之中使人因而推得其故所謂微而顯也范注穀梁亦云翬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疏】六月書壬戌月之十一日又書辛未辛巳一為二十日一為三十日杜云菅宋地大事表云菅在今山東曹州府單縣北境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疏】杜云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郜城大事表云郜在今曹州城武縣東按此為北郜本宋邑今鄭取之以歸于我也城武有南郜城北郜城僖二十年郜子來朝此南郜耳水經注泗水篇黃溝又東北逕郜城北春秋桓二年取郜大鼎于宋十三州志曰今城武縣東南有郜城俗謂之北郜者也一統志郜城故城在曹州府城武縣東南十八里故郜國漢屬山陽郜按此郜古郜國為宋所滅蓋在春秋前故桓二年取郜大鼎于宋郜宋滅郜所得之鼎也僖公世郜子來朝自是失地之君時已無此國顧氏分別南北郜誤仍郜國尚存故耳杜又云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大事表云此魯取宋邑在今兗州府金鄉縣西北欲別于臧氏食邑故謂之西防說文邑部郕宋下邑疑即此方輿紀要防城在兗州府金鄉縣西六十里

取邑不日此何以日【注】據取闞不日也【疏】注據取闞不日○即昭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取闞是也

一月而再取也【注】欲起一月而再取故日【疏】通義云十日之間而再取邑志疏數也

何言乎一月而再取【注】據取漷東田及沂西田亦一月再取兩邑不日【疏】注據取至不日○即哀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取漷東田及沂西田是也彼不甚之者以彼邾婁子新來奔寔上年仲孫何忌帥師伐之次年又違取其地魯之為惡明矣不必再書日而譏文自著律所讀二事俱發從重論是也

甚之也【注】甚魯因戰見利生事利心數動【疏】注甚魯至數動○利各本作移誤依鄂本正穀梁傳此其日何也不正其乘敗人而深為利取二邑故譏而日之也注禮不重傷戰不逐北公敗宋師于菅復取其二邑食利不仁故譏其日

內大惡諱此其言甚之何春秋錄內而略外

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注】明取邑爲小惡一月再取小惡中甚者耳故書也於內大惡諱於外大惡書者明王者起當先自正內無大惡然後乃可治諸夏大惡因見臣子之義當先爲君父諱大惡也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者內有小惡適可治諸夏大惡未可治諸夏小惡明當先自正然後正人小惡不諱者罪薄恥輕敗宋師日者見結日偏戰也不言戰者託王於魯故不以敵辭言之所以彊王義也【疏】注明取至書也○上二年莒人取牟婁傳云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春秋不書外小惡而云外取邑不書知取邑爲小惡也若無駭入極諱滅曰入明滅國爲大惡故爲內諱若諸夏則不諱齊滅譚滅遂皆書是也此甚魯取二邑近大惡嫌不爲內諱故決之明雖取二邑猶爲小惡故也○注於內至大惡○繁露仁義法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予爲義又云義云者非謂正人謂正我雖有亂世枉上莫不欲正人奚爲義昔者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齊桓公執袁濤塗之罪非不能正人也然而春秋弗予不得爲義者我不正也闔廬能正楚蔡之難矣而春秋奪之義辭以其身不正也潞子之於諸侯無所能正春秋予之有義其身正也故曰義在正我不在正人此其法也內無大惡乃治外小惡先正己以正人也所以春秋不爲楚靈齊桓闔廬諱者外之大惡也若然桓二年以成宋亂彼內大惡不諱者所以惡桓也○注因見至惡也○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臣子無不欲稱揚君父之美故論語子路篇子爲父隱禮記坊記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又云善則稱君過則稱臣同斯義也大惡諱小惡不諱仁之至義之盡也○注內小至正人○繁露仁義法又云是故內治反理以正身據禮以勸福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衆春秋刺上之過而矜下之苦小惡在外弗舉在我書而非之凡此者以仁治人以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外此之謂也又俞序云霸王之道冀笑於恕故予言春秋詳己而略人因其國而容天下也是則書內小惡正見責己厚不書外小惡正以責人薄內有小惡不責人小惡又以廣恕道也繁露仁義法又云夫我無之求諸人我有之而非諸人人之所不能受也其理逆矣何可謂義是也○注小惡至恥輕○惡小故罪薄恥輕故不諱也劉氏逢祿釋例云凡諱皆有惡即刺也諱深則刺益深或以彊王義或屈於尊親或功屏以掩其罪或實者與仁同惡君子因之諱加吾心焉彊城董君贊春秋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非止言權聖人之爲文皆如是也今有人於盜竊賊之行未必甘受名也君子正其名曰盜曰賊則亦無所逃矣儻爲之微其詞曰彼固未嘗爲盜爲賊也而其心之愧恥書稱益倍而他人之倍其爲盜爲賊益所謂觸不追切而意得至也又有實者不臣而即子民其心方誹愧赧而無所遁從君子著其迹曰是與亂臣賊子之事同則義亦因矣復爲之變其文曰子之詞非亂賊也子之事則亂賊之所樂假託也爲之損益其詞劉致其行將制萬世不失其正則其疆示至深也劉氏此稱稱明諱義尤爲深切則小惡之不諱正以無足諱故也○注敗宋至戰也○通義云偏戰日詐戰不日詐戰者曰某敗某師于某偏戰者曰某及某戰于某某師敗績此外戰例也春秋辭魯不以敵詞言之若內勝皆曰敗某師于某但以日

不日別偏詐戰故此及戊寅公敗宋師于鄑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濆泉雖與外詐戰辭同實偏戰也唯內敗然使從偏戰之詞亦曰及某師戰于某而不舉敗績其舉敗績者獨乾時之役○注不言至義也○上六年傳云然則何以不言戰注戰者內敗文也又桓十年齊侯衛侯來戰于郎傳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注春秋託王於魯戰者敵文也王者兵不與諸侯敵是也孟子盡心下云征者上伐下也王者有征無戰故言戰乃敗不與諸侯敵所以彊王義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疏】通義云二國以上連師合謀入人之國於是始故復疾略之與入戚同義春秋諱閔內書親姬姓之國是以滅國皆惡而衛滅邢宋滅曹爲尤惡君子惡惡疾其始始於諸侯擅興使伐乃至擅相入擅相入乃至擅相滅故於宋衛入國之始深疾外之使與吳越同科董仲舒曰見事變之所至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則事之本正矣此類是也

宋人蔡人衛人伐載【疏】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載字缺釋文無音按漢書五行志作戴注引此經同師古曰戴音國今外黃縣東南戴城是也隸者多誤爲戴故陳留載州也顏氏此僞較之義疏釋文爲辨段云說文戴字注云戴故國在陳留則戴爲本字載爲假借字亦或作戴故左傳作戴公穀作載釋文引字林作載皆可然左傳唐石經初刻亦作戴杜云戴國今陳留外黃縣東南有戴城漢書地理志梁國留縣故城戴國郎勁曰章帝改曰考城續漢志陳留鄆考城故留注陳留志曰故戴國地名戴載皆从戈聲戈聲與留鄭同鄭故得通爲大事表云在今歸德府考城縣東南五里自後不見經地入于宋但不知何年按考城乾隆閒移治黃河北岸改屬衛輝矣水經注渡水篇渡水又東逕濟陽考城縣故城南爲留穫渠考城縣周之采邑也於春秋爲戴國左傳隱十年宋衛蔡伐戴是也知後漢兵戴邑爲災年故改曰縣章帝以其名不善改曰考城也戴之國戴留有自來矣阮氏元鍾鼎款識有戴鼎引錢戴之云戴國名春秋公羊作戴左氏作戴說文作戴此用解字之體殆又以鄣亮字與然亮音與弋音古實不同部

鄭伯伐取之

其言伐取之何【注】據國言滅邑言取又徐人取舒不言伐【疏】注據國至言伐○國言滅莊十年齊師滅譚之屬是也邑言取上六年宋人取長葛之屬是也徐人取舒見僖三年是也

易也其易奈何因其力也因誰之力因宋人蔡人衛人之力也【注】載屬爲上三國所伐鄭伯無仁心因其困而滅之易若取邑故言取欲起其易因上伐力故同其文言伐既上載言取之也不月者移惡上三國【疏】杜云書取克之易也彼疏引沈氏云今日國明日取故知易也本此爲說劉炫以取之非易規杜氏非也○注載屬至之也○說文邑部屬連也廣韻屬聚也屬會也引禮州長月令則屬其州之民讀邦法注屬猶合聚也戴屬爲三國所伐謂連爲三國所合聚而伐也繁露滅國上云內無諫臣外無諸侯之救載亦猶是也宋蔡衛國伐之鄭因其力而取之此無異於遺重寶於道而其之守見者擬之也春秋說云公穀謂取載左傳謂鄭伯圍載克之弃取三師三師者三國伐載之師取三師者若哀九年宋取鄭師于雍丘十三年鄭取宋師于嵒則經當書鄭伯取三師于載不書書伐取之伐取之者三國伐載鄭獨取之因人之力是爲易詞載

微國也故不言取經不言師故知非三師也鄭伯不能救人之危難乘危滅人不仁莫甚故書取以著其惡穀梁傳不正其因人之力而易取之故主其事也是也范云三國伐戴自足以制之鄭伯不能矜人之危而反與共伐故獨書鄭伯伐取之以著其惡其實四國實取之然穀梁亦無四國共伐之文范臆說也〇注不月至三國〇滅例月凡不月者各有起文此既書取明為滅國歸惡於鄭嫌三國無惡故不月起之傳五年冬晉人執虞公注不從滅例月者略之又十七年夏滅項注不月者桓公不坐滅略小國則此亦因其易而略之與通義云滅國大惡取邑小惡而今滅國得同取文者國邑之名要所易曉既施之國不嫌非滅故得通言取以廣辭易例耳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盛【注】日者盛魯同姓於隱篇再見入者明當憂錄之【疏】十月無壬午為十一月之三日九月之二日二傳盛作郕〇注日者至錄之〇舊疏云正以入例時傷害多則月今此云日故解之也云再見入者謂五年秋衛師入盛及此為再入也繁露滅國下云衛人侵成鄭入成及齊師圍成三被大兵終滅莫之救所恃者安在魯之不救可見矣此與滅邢書日同義傳二十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注日者為魯憂內錄之是也見齊鄭入盛衛滅邢魯皆當法王者親親故憂錄之也通義云推尋前後經例入國恆月惟討有罪者乃日丙午晉侯入曹丁亥楚子入陳是也至滅國反是所尤惡者乃日丙午衛侯燬滅邢丁酉楚師滅蔡是也書入國猶有彼善於此須分別之略其所惡錄其所書滅國一切皆惡辭所分別但以日不日見為之輕重耳易窮則變變則通春秋之於例亦猶是也則以滅邢書日為惡衛侯夷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疏】穀梁傳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漢書地理志魯國薛夏車正奚仲所國後遷于邳湯相仲虺居之按漢志薛在今為兗州府滕縣地

其言朝何【注】據內言如【疏】注據內言如〇舊疏云即成十三年春公如京師之屬是也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注】傳言來者解內外也春秋王魯王者無朝諸侯之義故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不言朝公者禮朝之於大廟與聘同義【疏】諸侯來曰朝此屬是也大夫來曰聘上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是也〇注傳言至內也〇傳分別出來之異明來者自外而內故云解內外也春秋託王于魯魯君臣出皆曰如爾雅釋詁如往也若曰往至彼國也外諸侯大夫至魯則分別朝聘故繫以王道云內出言如其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王道之義也是以別外尊內之義也周禮大行人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自是古周禮制上七年注云古者諸侯朝聘則不拘殷聘世朝之道矣大戴禮朝事篇諸侯相朝之禮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旂施其樊纓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君使大夫迎于境卿勞于道君親郊勞致館及將幣拜迎于大門外而廟受北面拜貺君親致饔既還圭饗食致贈郊送所以相與習禮樂也諸侯相與習禮樂則德行修而不流也諸侯相朝禮之略見者〇注不言至同義〇上七年經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注云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於太廟舉于禰不數以己書之歸美于先君是也朝例時

其兼言之何【注】据數鄭來朝不兼言朝【疏】注據數至言朝〇即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是也此為微國則從以鄧為侯爵故與

微國也【注】略小國也稱侯者春秋託隱公以為始受命王滕薛先朝隱公故褒之已於儀父見法復出滕薛者儀父盟功淺滕薛朝功大宿與微者盟功尤小起行之當各有差也滕序上者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先封同姓【疏】隸釋載漢石經國也下接何以不書葬〇注略小國也〇滕子薛伯許男春秋命伯子男為一故皆從小國例略之也〇注稱侯至與之〇繁露王道云諸侯來朝者得褒滕薛稱侯又觀傳云諸侯朝魯者衆矣而滕薛獨稱侯通義云略其詞起實微國但以慕實親內首來朝故褒之為侯耳春秋正例云此滕子薛伯也為稱之滕侯薛侯王者改元立號則爵命皆侯頌所謂稱褒受之也隱公之褒以改元立號始之以爵命諸侯於之皆非常事也夫子曰其嗣則某有昇禱爾然則莊二十二年荊人來聘書人褒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有君有大夫亦猶此志褒〇注已於至登也〇儀父見法宿與微者盟並見上元年彼注云欲之者著重惡深不得已者著輕惡遠此二國來朝不得為不得已故與儀父皆為善重特盟與朝又有淺深之殊耳繁露爵國云有大功德者受大爵土功薄小者受小爵土是也〇注滕序至同姓〇繁露觀德云傳等也則先親親周道尊尊殷道親親春秋變文從質故先親親也通義云據滕現爵子而在薛伯上者伯子男一尊則嘗以異姓為後按左傳云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彼疏引賈逵以宗為尊服虔以宗盟為同宗之盟孫毓以為宗伯屬官掌作盟詛之載詞故曰宗盟嘗以孫毓為異左傳凡以王命臨諸侯盟者皆先同姓踐土之盟其載書曰王若曰晉重魯申為王子虎在時猶召陵之會劉子在蔡故說鈔引以為比皆有王官之伯故也蓋當時秦有先親親之義故經順其文立法耳觀禮云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是先同姓後異姓也

夏五月公會鄭伯于祁黎【疏】左氏脫五月二字祁黎左氏作時來傳作郲杜云時來郲也滎陽縣東有釐城鄭地也按黎來釐祁時音近故傳通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又東逕釐城東春秋經書公會鄭伯于時來左傳所謂釐也京相璠曰今滎陽縣東四十里有故釐城也今左傳取郲古來釐與釐聲同郲故儀禮來女孝孫注來讀曰釐漢書劉向傳引詩來牟作釐麰是也大事表云在今開封府祥符縣東四十里則與鄭陽縣遠矣會例時書月者危之與十年會中丘同義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注】日者危錄隱公也為弟守國不尚推讓數行不義皇天降災謀臣進諫諫不覺悟又復構怨入許危亡之釁外內並生故危錄之【疏】月無壬午據曆為六月之七日大事表許今為河南許州府治新設石梁縣時鄭莊使許叔居許西偏猶未并許地也說文邑鄦體侯帝太岳之允甫侯所封在潁川前漢志云潁川郡許故國姜姓四嶽後文叔所封二十四世為楚所滅〇注日者至錄之〇[illegible]鄦本國本同聲本毛本儀作鄦并上二年注云入例時傷害多

則月此日故解之決其爲危也爲絲守國不倚推漸者上九年大雨震電注云陽數已極而不遇國於極所致蕃極已長成不郎逃
讓以致奸臣專弒身遭塞弒也數行不義上八年入邴十年取郜取防之屬是也豈天降災上五年八年螟九年大雨震電大雨雷
皆是輔臣進謀誅上四年文見於使事實在此年所謂公子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是也危亡之徵外內並生內謂子翬桓公外
謂此又屢與鄭會又同伐許皆是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 十一月無壬辰十二月之二十日

何以不書葬 ■ 据莊公書葬 ■ 注據莊公書葬○卽閔元年葬我君莊公是也不據桓十八年葬桓公者桓亦被弒亦不合書葬也

隱之也 ■ 詩柏舟云如有隱憂傳隱痛也上三年傳隱之也注隱痛也穀梁傳隱之不忍地也注隱猶痛也漢書司馬相如傳贊曰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李奇曰隱猶微也言其義顯而文隱若隱公見弒死而經不書隱諱之也是也通義云劉歆曰左氏云不書葬不成喪也非也桓本陰謀弒君欲人不知之故歸罪寪氏豈更令其實罹不成以自發墨守此乃事之不然又明左氏初不受經於仲尼不如穀不書葬之義前漢儒隱不肯爲左氏學者爲其是非譏於聖人也故曰左氏不傳春秋此無經仲尼之時魯國賢者無不從之遊獨邱明不在弟子之籍若邱明眞受經作傳者豈得不在弟子之籍哉然邱明所以作傳者乃若自用其意說經抗以舊章常例通之於史策可以見成敗耳其襃貶之義非邱明所盡也故春秋所有義同文異者皆援而不說而杜氏因爲作說云此乃聖人新用舊史耳襃邱明義又不必然隱公之初始入春秋邱明解經頗亦殷勤故克段于鄢傳曰不言出奔難之也不書城郎非公命也不書之例一年之中凡七發明是仲尼作經大有所刪改也豈容同舊史者乎

何隱爾弒也 ■ 爲桓公所弒 ■ 公羊古義云蔡邕石經弒作試白虎通引春秋讖曰弒者試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不敢卒使聞司事可稍稍弒之易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荀子議兵篇曰傳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世讖論曰威厲而不殺殺音試古音同石經作試蓋嚴氏春秋也按此傳注作弒唐石經及諸本同釋文作殺也音中志反注及下並同

弒則何以不書葬 ■ 据桓公書葬 ■ 注據桓公書葬○卽桓十八年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是也

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 ■ 道春秋通例異文武異 ■ 注道春至武異○春秋云言文武之時周之盛傳既無諸侯相犯首有臣子弒君父者是以古典無責臣子討賊之義春秋據亂而作時或有之因以其法故言與文武異按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放弒其君則殘之禮記檀弓云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明文武盛時有臣子弒君父之事天子得誅之方伯得討之孔子無征討之權不得不寄之誅貶譏絕之空文以示後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所以爲春秋通例禮記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鄭注孔子祖述堯舜而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其實賓臣子討賊亦鄭文武法度非異有意也特文武時不必春秋臣子耳故上六年秋七月傳云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亦奉稱春秋例也解詁文云一人弒君而不討賊誅及一國臣子所同刑亂國用重典與文武刑新國用輕典異撥亂世反諸正其近於春秋此類是也

子沈子曰君弒臣不討賊非臣也子

不復讎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不繫乎臣子也 ■ 子沈子後師明說此意者明臣子不討賊當絕君喪無所繫也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 ■ 唐石經鄂州本不復讎上並有子字閩本監本毛本無當據補孫氏志祖云左傳莊十二年疏因舉紀闕七並有子字校勘記云漢石經無以爲二字按無以爲則意登堅抉凡云以爲者皆隱曲申明之意當據正越絕書者外傳記臣不討賊子不復讎非臣子也宋本作儲各本作繫繁露王道云春秋之義臣不討賊非臣子不復讎非子也故誅趙盾賊不討者不書葬臣子之誅也又玉杯云是故君殺賊討則善而書其誅若其不討則臣子不書葬而賊不復見矣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賊不復見以其宜絕滅也又云臣之宜爲君討賊也猶子之宜爲父嘗藥也子不嘗藥故加之弒父臣之不討賊故加之弒君其義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後漢書竇超傳云經以賊臣不討春秋所貶正用此經義討賊之義也王者諸侯之子篡弒其君而立臣下得誅之者廣白虎通誅伐云春秋傳曰臣弒君臣不討賊非臣也繁傳云其不言葬何也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罪下也注云臣子也負公羊同若然閔公被弒賊討而亦不書葬者彼注云不書葬者賊未討以討賊在葬後也桓公被弒而書葬者桓十八年傳云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讎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以齊強魯弱力不能討則春秋恕之矣白虎通誅伐又云子得爲父報讎者臣子之於君父其義一也忠臣孝子所以不能已以恩義不可奪也然則葬者臣子之事蓋其葬文總其爲臣子也太史公自序所謂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是也○注子沈子至意者○校勘記云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同誤也蜀大字本作己師解云知子沈子爲己師者亦作己字當據正漢書古今人表有沈子師古注書人也然春秋亦有北宮子書子皆在中中○注明臣至繫也○包氏愼言云不討賊則舉國臣子皆當絕故喪無所繫明賊一日未討臣子卽一日當絕言當自痛絕而不比於人數也子不復讎是安然居父位其嗣子尤不可嗣餘矣繁露玉杯云問者曰人弒其君重卿在而弗能討者非一國也靈公弒趙盾不在不在之與在惡有薄厚春秋責在而不討賊者弗繫臣子爾也責不在而不討賊者乃加弒焉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之厚也曰趙盾賢而不遂於理故因其實而加之大惡繫之重責他國不討賊者諸斗筲之民何足數哉明饒國君弒賊不討饒責舉國趙盾爲晉重卿力能獨討反不討賊故加之弒實之深而厚故晉靈雖不書葬而趙盾復見於經不知不實晉賊臣也○注沈子至師也○傳中子沈子外有子司馬子子公羊子子女子子蓋皆己師傳春秋說者○注不但至子也○左昭十二年傳子曰我乃知之矣之屬是也論語學而篇子曰注馬曰子者男子之通稱謂孔子也以其皇侃疏著師範後世不須言其氏直言其子而已故論語亦惟孔子稱子餘如有子曾子亦不但言子也○注其不至師也○如傳中所傳北宮子之屬是也他師者明非己師上注後師之稱謙尤見

公薨何以不地 ■ 据莊公薨于路寢 ■ 注據莊至路寢○卽莊三十二年公薨于路寢是也桓公書子齊者著賊在外魯之臣子力不能討君子憫而宥之也

不忍言也 ■ 不忍言其僵尸之處 ■ 穀梁傳公薨不地故也隱之不忍地也注

隱痛也是也○注不忍至之處○舊疏云不終天年者非人所欲故謂被殺之處爲僵尸之處讀如齊人彊之彊非彊弱之彊按舊解迂回凡人死皆謂僵不必被殺者始目僵尸莊子則陽篇推而僵之一作彊通作僵仆也僵也易林仁實君子國安不僵言國不顯仆也

隱何以無正月【注】据六年輸平不月【疏】注据六至不月○月各本作易依宋本鄂本正輸平事在正月徵不月故据爲難

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注】嫌上諸成公意適可見始讓不能見終故復爲終篇去正月明隱終無有國之心但桓疑而弒之公薨主書者爲臣子恩痛之他國自從王者恩例錄也【疏】繁露玉英云是故隱不言正桓不言王者皆從其志以見其事也從賢之志以達其義從不肖之志以著其惡由此觀之春秋之所善善也所不善亦不善也不可不兩省也穀梁傳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卽不有其正月之義也通義云春秋之教其大乎五始凡事不正其始不善其後隱公是已嘗人但知隱母繼室禮閒夫人且桓母後娶乃君子必能抉其尊卑子微者仲子始娶卽貴聲子始媵後貴亦唯辯之於始謂爾易說曰君子愼始盛德記曰明堂天法也禮度德法也故能善五始之義則天法莫不順禮度無不明萬物由是可得而正矣隱不有其正月經順其意自二年後不書正雖其讓足尋又不知早遇致見疑弒故責其不書於始也○注嫌上至弒之○舊疏云卽元年傳曰公何以不言卽位成公意歸嫌之下傳云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二年子氏薨之下傳云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五年考仲子之宮下傳曰然則何言爾成公意非止一處故言諸也言諸言成公意遠可見公之始讓惟終隱之篇去正明隱之終無有國之心也公子翬讒隱桓公遂作難隱之讓意善桓之惡意深矣○注公薨至錄也○此亦道春秋通例所以別外內也上三年注云記諸侯卒葬者王者當加之恩禮故爲恩錄是也

公羊義疏九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桓元年盡是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桓公第二

【疏】釋文但題桓公第二四字唐石經作桓公第二何休學原刻作何氏後磨改作何休按古本舊題當作春秋桓公經傳解詁公羊第二也釋文云桓公名軌惠公子隱公之弟母仲子史記魯世家名允謚法辟土服遠曰桓左傳疏引世本云桓公名軌世族譜亦作軌書世家云揮使人弑隱公于寫氏而立子允是爲桓公是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注】周禮小宗伯云掌建國之神位注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爲公即立先鄭賢左氏故也按史記周本紀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周書克殷解作王入即位于社是立亦當作位古鐘鼎文如周毛父敦銘蓋和鐘立字釋者皆訓爲位又周鼎敎毛伯內門立中庭周戩敦銘蘇公入右戩立中庭北鄉使立字亦書作位解也今杜氏左傳亦作位世人多見即位少見即立矣

繼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注】據莊公不言即位【疏】舊疏云莊元年傳云弑君子不言即位而此不言子者欲見桓無臣子之道不念其君父故也甯知不由桓非隱子故不言子者正見傳元年傳云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正以傳是閔兄而言子故知桓公若有臣人之道言子矣然則宜之書即位亦猶是矣穀梁傳云繼故不言即位正也繼故不言即位之爲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注故謂弑也是也與公羊義合○注據莊至即位○即莊元年經但書元年春王正月不言公即位也以桓公亦被弑故據爲難

如其意也【注】弑君欲即位故如其意以著其惡直而不顯諱而不盈桓本貴當立所以爲篡者隱權立桓北面君事隱也即者就也先謂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焉【疏】注弑君至其惡○繁露玉英云桓之志無王故不書王其志欲立故書即位者言其弑君兄也不書王者以言其背天子是故隱不言正桓不言王皆從其志以見其事也經義述聞云繁露先言不書王後言書即位皆指元年而言也隱下言立桓不言王亦謂隱桓之元年也據此則元年春下無王字與左氏穀梁不同何注三年春正月云無王者以見桓無王而行也不注于元年而注于三年則元年春下有王字與左氏穀梁同所見本異也又按書王不書王之故傳無明文蓋疑而闕之時周室既衰令不行於諸侯諸侯無王者不惟桓而已何獨於桓誅無王之罪乎穀梁以爲桓無王元年有王者以治桓弑君之罪則何以解于十一公之元年無罪而書王乎無王之說本非達詁公羊則無此說也董仲舒何休皆以桓爲無王殆非傳意按繁露引春秋讀舉見義不必皆順文爲說使所舉之無王即所桓之三年非有異本也當時無王圖不獨桓一人然春秋因事立法既託魯事以撥治本故於書桓既之魯桓貶而天下無王者從可知矣公羊傳中之不見明文而見諸書何書者不可枚舉其時去古未遠師說未嘗缺非後學以意說經者比王氏所殿猶況然杜預其成履法違常失不班譖之擬悅逸未可語春秋微言大義也穀梁亦云繼故而言即位則是與閔乎弑也繼故而言即位是爲與聞乎弑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無忍於先君也亦與公羊義合○注直而已至不盈○繁露楚莊王云是故於外道而不顯於內諱而不顯於尊亦然賢亦然此其狀外內然殆不尙而等詳事也爲疏云蠲弑君者無即位之文今此書其即位直是桓弑但不顯道其弑故曰直而不顯也言諱而不盈者桓之弑隱是爲內諱而書其即位以見其弑不盈濡其諱文故曰諱而不盈也按諱而不盈對僖二十三年之盈乎諱言也宋督賢君故不譽葬而盈乎諱桓公弑君之賊使以內故不得不諱而微書即位以著其惡不盈爲諱亦即董生所謂諱而不隱也○注桓本至隱也　上元年傳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嫌桓貴弑君見而立非篡故正之周遺尊尊君位既正舉國之人無論尊卑戒學莫非臣子所謂族人不得以其或戒君也春秋爲明倫之書人倫莫大乎君臣父子隱既受之先君告之天子疑云福位桓亦私而而臣君子之分義無可逃故加之篡以復注禮注引鄭駁五經異義云隱爲攝位周公爲攝政雖俱相幼君擬政與攝位異也然如何氏此注則與鄭說亦合皆舉守原文不可得而見焉○注即者就也○下二年傳有即稱注即就也○注先攝至服焉此紀書時天子諸侯即位皆稱也詩周頌烈文序云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箋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于祖考告嗣位也即書洛誥之祭歲詩疏引鄭注王幾成王元年正月朔日是也但烈文所言朝享之禮係即政助祭是王自祭廟告己嗣位書所言祫祭之事係朝享之後將封則公後告祭文武也自虎通號篇云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民臣不可一日無君也故衛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何以知不從死後加王也以上言以子釗不言王也以王者既殯而即繼體之位何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故衛書曰王再拜興對乃授宗瑁明爲繼體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衛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服受銅備王以接諸侯明己繼體終君也稱冕稱銷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也陳書沈文阿傳之帝即位則日謁廟文阿儀曰夫千人無君不敢則見義乘無主不忝則亡當蒞宗之日公曰叔父居君爪子成王在喪稱幾履圍是以既葬便有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斷甚示天下以有主虞社稷之懸難古禮朝寢送坐正寢聽臺臣之政今皇帝拜寢而還御太極前殿以正南面之尊此即皆康王在朝一二臣衛者也南齊書禮志蕭琛議寢服祇見廢祖義者廟書朝于武宮事光晉冊皆有正位居尊繼業孚天而不虔觀祖宗格于太室周頌曰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箋注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于祖考告嗣位也又曰閔予小子嗣王朝廟也鄭注嗣王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于廟也則周今典柄經記體適居正冕者成王然則嗣君繼體先君宗廟文王尚京用吉禮事居反服行三年喪禮此自唐虞以來一定之義後世間有短喪之君或不告廟皆不可爲訓也淩先生曙公羊禮說云周書顧命王麻冕黼裳傳王及羣臣皆吉服說者疑甫遭喪而吉服於義失禮孫冕儀禮子前蘇軾若論于後顏炎武又以爲中有脫簡按何注先謂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焉吾引諸儒之說以中之有八經爲白虎通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緣臣子不可一日無君故尙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釋冕藏銅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此一證也杜預釋例曰顧命天子在殯之遺制推此亦足準諸侯之禮矣此二證也晉書禮儀曰顧命成王新崩傳遺命文物備用吉禮此三證也肅瑗儀引詩序烈

文鄭注新王即致必行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致也又二漢由太子嗣位者西京七王東都四帝其曜成哀和順皆謁廟此四禮也沈文阿儀成王在喪稱幾覆冕是以既葬有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此五經也張東之曰顧命成王祖至康王麻冕禮嘗中閑有十日康王方始見廟見廟乾諸侯出廟門侯伊訓言祇見厥祖侯甸畢后成在則祖即見廟殿周之禮並同此六經也困學紀聞朱文公答潘時舉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詳也之語如伊尹元祀十二月朔奉嗣王祇見厥祖故不可用凶服漢唐即位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王蓋易世傳授當嚴其禮也此七證也馬端臨曰古者宗廟之祭有正祭有告祭皆人主親行其禮正祭則時事禘袷是也告祭則國有大事告於宗廟是也如即位而告廟則自爲禹受終以至太甲之見祖成王之見廟皆是也漢時人主皆有見高廟之禮唐以使人主未嘗躬謁宗廟祭告嗣位宋唯孝光宗以親受禪時行此禮而其他則皆以實二年不祭之說爲拘不行此禮此八證也觀此八證倍經任意者可以息矣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注】桓公會皆月者危之也桓弒賢君篡慈兄專易朝宿之邑無王而行無仁義之心與人交接則有危也故為臣子憂之不致之者為下于上適足以起無王未足以見無王罪之深淺故復奪臣子辭成誅文也【疏】杜云垂犬丘衛地也范云垂衛地也見隱八年〇注桓公至之也〇會例時桓公會皆月故解之定八年穀梁傳曰往月危往也舊疏云即此文及下二年三月公會齊侯已下于穫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六年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之屬是也而十年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不書月者彼是公欲要衛侯衛侯不肯見公以非禮動見拒有恥是以不復見其危矣穀梁傳云會者外爲主爲留范云鄭伯所以欲爲此會者爲易田故按易田書鄭同心不必專由鄭志公羊云會猶最也直若平時聚會無深淺竟則不必外爲主焉〇注桓弒至憂之〇見隱四年十一年八年下三年范云桓大惡之人故會皆月以危之是也〇注不致至文也〇昭二十六年疏引此作不致者非成十年疏有之字于上昭二十六年疏引作去王是也宋本閩本亦作去王毛本作于上誤監本王誤上去字不誤舊疏云下二年注云凡致者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今不致之若其受誅殺故曰奪臣子辭成誅文也解詁箋云隱會皆不致者狐壤之戰魯臣子不能死難君弒父不討賊故絕臣子文明當誅臣子也按致爲臣子奪其君父脫危而至之辭此不致者桓之臣皆隱之臣也桓公弒君而立魯之臣子不能討賊反顯事雠故於此絕之若曰無臣子也因桓實魯臣皆當絕則桓之鄭深矣視三年去王僅足起無王者其惡尤著明君臣皆當誅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注】詩閟宮云居常與許鄭箋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大事表云實字紀許邑城南四十里有魯城在今河南許州府東境薦魯朝宿邑鄭伯請以泰山之祊易之而祀周公

其言以璧假之何【注】據實假不當持璧也【疏】注據實至璧也〇穀梁傳曰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明實假不必以璧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以璧加易許田魯世家集解引賈逵云鄭以祊不足當許田故復加璧賈氏

舊解經曰紀按假加璧相近故經傳互見魯論加我數年史記孔子世家作假我數年今三傳本並作假據魯論集解知賈氏所注穀梁作以璧加許田與年表正合今穀梁作假是後人依左傳所改按穀梁或有作加之本而解自當作假穀梁明云言以非假可經年表與賈氏雖有加璧之說亦申言以證之義耳不必即以加代假致璧新義也

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為恭也【注】為恭孫之辭使若暫假之辭【疏】穀梁傳云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此云為恭亦鄭諱言易地之故〇注為恭至之辭〇杜云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又不宜易取祊田犯二不宜以動故隱其實不言祊稱璧假言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孔疏所以諱國惡也不言以祊假而言以璧假者此璧實入于魯但諸侯相交有執圭聘致信命之理今言以璧假似若進璧以致辭然故璧猶可言祊則不可言也按杜孔此解深得經旨

曷為為恭【注】據取邑不為恭敬辭【疏】注據取至敬辭〇舊疏云鄭亦八年齊人取讙及闡之易是

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得專地也【注】繫於王道云春秋立義有天子在諸侯不得專地穀梁傳云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范云諸侯受地於天子不得自專漢書匡衡傳云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地所以壹統尊法制稱

許田者何【注】地皆不得專而此獨為恭辭疑非凡邑故更問之【疏】上言為恭辭並不得專地申明假義已訖故更端問許田也

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注】時朝者順四時而朝也緣臣子之心莫不欲朝朝莫夕王者與諸侯別治勢不得自專朝故即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王者亦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因助祭以述其職故分四方諸侯為五部部有四輩輩主一時孝經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尚書曰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是也宿者先誠之辭古者天子邦畿千里遠郊五百里諸侯至王遠郊不敢便入必先告至王由如他國至王竟而假塗也皆所以防未然謹事上之敬也王者以諸侯遠來朝亦加厥勤之禮以接之為告至之頃當有所住止故與之於遠郊其實天子地諸侯不得專也桓公無尊事天子之心專以朝宿之邑與鄭皆叛當誅故深諱使若暫假借之者不舉假為重復舉上會者方諱言許田不舉會無以起從會假之也

【疏】穀梁傳曰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范云朝天子所宿之邑謂之朝宿禮記王制云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注云㡬寰戒自寓清之用浴用湯沐用潘俊就引異義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泰山之下皆有

湯沐之邑左氏說諸侯有功德於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其餘則否許慎以京師之地皆有朝宿邑周千八百諸侯盡京師之地不能容之從左氏義鄭無駁與許同然以何氏隱八年注邑方二里說計之亦無不可也王制作湯沐者朝宿湯沐本互文見義也〇注時朝至朝也〇國語魯語云曹劌曰先王制諸侯五年四王一相朝也韋注引唐尚書云先王謂堯也五載一巡守諸侯四朝時韓奕疏引賈逵說周禮云以為一方四分之或朝春或覲秋或宗夏或遇冬蕃屏之臣不可虛方俱行故分趣四時助祭也類聚引白虎通云謂之朝何朝者見也五年一朝備文德而明禮義也因周朝時見故謂之朝言諸侯當時朝于天子朝何月皆以夏之孟四月因留助祭是順四時而朝也〇注緣臣至莫夕〇周官道僕以朝夕燕出入其法儀如齊車鄭注云朝夕朝朝莫夕實疏云朝莫夕在正朝白虎通朝聘篇云朝者見也因用朝時見故謂之朝左傳昭公十二年子革夕杜注云夕莫見成公十二年孔疏云且見君謂之朝莫見君謂之夕卿至曰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待賓之義也注云莫不欲朝朝莫夕此臣下事君之義也〇注王者至事朝〇隱元年注云王者據土與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蓋以諸侯各有土地人民之實故不得常自事朝致禮職守爲〇注故即至一朝〇舊疏云故即位至小聘孝經說文五年一朝虞傳文按禮記王制云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鄭注云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又聘義云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注比年小聘所謂歲相問也三年大聘所謂殷相聘也鄭以聘義爲諸侯邦交之禮其實諸侯於天子同也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閒八聘四朝再會一盟許慎謹案公羊說虞夏制左氏說周制傳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說鄭駁之云三年聘五年朝文襄之霸制周禮大行人諸侯各以其服數來朝其諸侯歲聘閒朝之屬說無所出晉文公强盛諸侯耳非所謂三代異物也按昭三年左傳云鄭子大叔曰文襄之霸也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鄭據彼傳故以公羊說爲文襄之制其注王制亦云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彼疏引鄭駁異義又云公羊說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以爲文襄之制錄王制者記文襄之制耳非虞夏及駁法也按以三歲而聘五歲而朝爲文襄之制僅見之左傳王制之作在秦漢之際左氏未出不得據而作禮又公羊家斷不用左氏說也且昭十三年左傳又云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則又與昭三年不合故鄭氏以爲不知何代之禮也禮記疏引賈逵服虔以爲朝天子之法崔氏以爲朝霸主之法亦不能明定爲何代之禮也又文十五年左傳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說者以爲諸侯自相朝法故禮記疏引鄭志鄭答孫皓閒云古者據時而道前代之言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狩諸侯閒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五年再朝似如此制禮典不可得而詳如鄭此言亦不能定爲何代制鄭所云夏殷之禮亦無明據且與虞夏之制諸侯歲朝之說乖也諸侯歲朝則歲歲有諸侯來朝仍是四年一朝亦非諸侯皆歲朝天子也其周禮所說又與各經互異義何氏此注與書載禮合羣后四朝在王不巡守之年此四朝之諸侯又各分四時來覲前後相去正得五年於五年閒又使卿大夫行大小聘之禮也其左氏周禮皆何所不取蓋左氏參雜伯主之朝時強陵弱衆暴寡諸侯之於天子視若弁髦而於晉楚諸國誅求徵賦歲聘時朝史不絕書周官又參出於劉歆等所增竄

故與今文家爲難均未可據爲典要也〇注王者至其職〇大戴禮朝事云率而祀天於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報德不忘本也率而享祀於太廟所以教孝也國語周語曰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雖與各經因朝而祭說殊足爲諸侯助祭之證書皋陶謨曰羣后德讓周禮疏引鄭注云羣后備諸者謂諸助祭者以德讓繁露王道云立明堂宗祀先帝以祖配天天下諸侯各以職來祭貢土地所有先以入宗廟故羣侯亦在焉國語魯語曹劌曰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韋注助祭受致命爲漢書韋元成傳云唯聖人爲能享帝唯孝子爲能事親立廟京師朝覲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事來助祭尊親之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曰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又劉向傳云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又郊祀志云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又王莽傳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是以孔子著孝經曰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此天子之孝也後漢班超傳云緣陛下以孝治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史記三王世家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來貢祭是也〇注故分至一時〇五部當四部之隅隱八年注云五年親自巡守明巡守之年不能來朝則當分四部也堯典羣后四朝禮記疏引鄭注云巡守之年諸侯朝於方岳之下其閒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歲備又引孝經鄭注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熊安生以爲虞夏制法諸侯歲朝分爲四部四方乃備是天子五年一巡守其不巡守之年四方諸侯分年來朝如次年東又次年南以次至北而每方諸侯又四時以不可一方全空故也故鄭注大行人云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或亦近東者朝春近南者朝夏近西者朝秋近北者朝冬與如韓方爲北方諸侯而在當方之西則以秋覲故詩韓奕曰韓侯入覲也又鄭注明堂云魯在東方朝必以春魯於西方近東故也〇注孝經至助祭〇孝經聖治章文也唐元宗注君行嚴配之禮則德教刑於四海四海諸侯各以其職來助祭也按今本孝經脫祭字周禮大行人云侯服貢祀物注犧牲之屬甸服貢嬪物注絲枲也男服貢器物注尊彝之屬采服貢服物注元纁絺纊也衛服貢材物注八材也要服貢貨物注龜貝也此諸侯各以其職來助祭也詩文王厥作祼將常服黼冔是也〇注御書至以庸〇舊疏云此逸書也乃虞書之語見堯典爲段氏玉裁尚書撰異云逸書二字書作堯與文疏中所引書是鄭注以餘疏於閏月定四時成歲二月東巡守皆用鄭注故知之按舊疏云言羣后四朝者謂諸侯順四時而朝也敷奏以言者謂諸侯來朝之時儒奏以言諸也言明試以功者國功曰功謂明試以國事之功也言事服以庸者民功曰庸者欲賜車服之時以其治民之功高下矣或如段氏所云以爲鄭注也漢書宣帝紀詔曰臣下各奉職奏事以敷奏其言考試其功能又王莽傳莽下書曰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與今本同史記五帝紀作羣后四朝徧告以言徧告者數奏之謂也與皋陶謨數納以言義異數奏者自下言之數納者自上取之也書大傳注奏猶白白猶史記之告也說文言部試用也書曰明試以功白虎通考黜云禮說九錫車馬衣服樂則朱戶納陛虎賁斧鉞弓矢秬鬯皆隨其德可行而次能安民者賜車馬能富民者賜衣服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〇注宿者至之辭〇說文宀部宿止也因而夜止之稱楚辭初放境輪令當竟宿王注夜止曰宿是也夜止必於前期引申之有先義管子地圖篇宿定所征伐之國注宿猶先

也因凡先期申誡皆謂之宿周禮大宗伯云宿眡滌濯注宿申誡也又儀禮公食大夫禮記之不宿戒注申戒爲宿是也周禮肆師宿爲期注宿先宿之夕是宿本前夕之名諸侯朝天子必先期齋宿賓明入觀必有所止天子賜之邑故謂之朝宿之邑也禮記禮器云三日宿注宿致齊也小爾雅廣詁云宿久也孟子公孫丑篇弟子齊宿而後敢言注宿素也論語顏淵篇子路無宿諾注宿預也皆與先誡親近禮記祭統云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注宿猶曰肅當猶戒戒輕者重也是也○注古者至百里○周禮載師職注云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爲郊二百里爲州三百里爲野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杜子春云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白虎通同按周書書序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周禮疏引鄭注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康成與杜子春說同司馬法但云百里爲郊不與遠近之異蓋亦百里爲遠郊矣何氏不分州野縣都之名或以百里之外統以遠郊目之王圻千里四面至畺各五百里故周禮載師以大都之田任畺地是也畺地以內王子弟所食邑也四百里縣地以內天子卿所受采地也三百里稍地以內天子大夫所受采地也二百里甸地以內則六遂甸百里郊以內則六鄉也故知五百里以內皆可分賜諸侯若拘於百里爲遠郊畿如許慎所云周千八百諸侯京師之地不能容矣○注諸侯至畿也○儀禮覲禮云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注郊謂近郊五十里周禮小行人職曰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天子於諸侯有使迎之禮明諸侯爲先告至矣故儀禮聘禮云及竟張旜誓鄭告也又云乃謁關人注謁告也古者竟上爲關又云關人問從者幾人以介對此大夫告至之禮諸侯朝天子宜從同也類聚引白虎通曰朝禮奈何諸侯將至京師使人通命於天子是也按儀禮覲禮自至于郊始其郊勞以至無文盛氏世佐儀禮集編云此篇自郊勞以前賜舍服以後文多不具其鮮已見於朝禮故略之也是諸侯告至必有禮儀禮經文不具耳以聘禮致之及竟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注請猶問也問所爲來之故也遂以入圖道之是使者既竭關人因止于竟未敢擅入關人以告於君於是君使士請事矣春秋傳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于宰旅是其事也又云賓至于近郊張旜君使下大夫請行注請行問所之也雖知之謙不必也此聘問鄰國之禮其諸侯朝天子不必有此禮矣由猶通塗宋本何閒本監本毛本塗作途下六年注云諸侯相過至竟必假途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也聘禮云若過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朝曰請帥奠幣注至竟而假道諸侯以國爲家不敢直徑也將猶奉也帥猶道也請道己道路所當由高氏愈云封境各有專守不敢踰越故古者必假道以盡過客之禮宣十四年左傳楚使申舟聘齊不假道于宋而華元以爲鄙殺是也賈疏云天子行過無假道以天下爲家所在如主人也天子徵聘則有之周語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楚服氏注云是時天子徵聘故與諸侯相聘同是也按聘禮雖大夫之禮知諸侯亦當然君行師從卿行旅從不能不備非常而鄰國亦當有加禮故也○注王者至遠郊○校勘記云須閩本監本毛本同顏也宋本須作須當據正按下二年注云儀者顏須須臾之閒劇得之須也顏字正此意難稟引白虎通又云天子遣大夫迎之百里之郊遣世子迎之五十里之郊觀禮經曰至於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尚書大傳曰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于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按書康誥王若曰孟侯疏引鄭注書略說太子十八爲孟侯而呼成王又鄭注略說云孟迎也春傳又云迎于郊者問其所不知也問之人民之所好懸地土所生珍美怪異山川之所有無及在時皆知之御覽引鄭

注孝經云古者諸侯五年一朝天子使世子郊迎芻米百車以客禮待之晝坐正殿夜設庭燎思與相見問其勞苦是皆加殷勤之事也觀禮又有天子賜舍者鄭注云以其新至道路勞苦未受其禮且使即安也蓋朝宿之邑館在郊去王宮尚遠故宜於城內近王之賜舍以使便辨色即入也觀禮又有受舍于朝則又異卿舍之舍謂有屋宇者受舍於朝則次舍也以幕爲之聘禮記曰宗人授次次以帷又鄭注觀禮云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是也○注其實至專也○繫屬王道又云觀乎許田知諸侯不得專封按封當地之謀也○注桓公至之者○繫屬王道云鄭魯易地諱易言假又云止亂之道也非諸侯所書爲也魯桓鄭莊俱宜誅若據事直書徒事亂臣憚顏惟避易而曰假夫乃知易之之爲罪或有所消沮而不敢公然干犯爲所以爲止亂之道也○注不舉至之也○上會于垂穀梁注云鄭伯所以欲爲此會者爲易田故按上會爲假田故以惡移鄭爲外爲主文也又見鄭假魯方足起許田之爲魯邑也春秋上下許田不見未知所假何國又不能不爲內諱故隱其詞於垂之會不言而見矣

此魯朝宿之邑也則曷爲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諱取周田則曷爲謂之許田繫之許也曷爲繫之許近許也

【疏】隱八年杜注云許田近許之田鄭取此爲說全氏祖望經史問答曰許田之許厚齊引劉氏以爲魯境內地以居嘗與許鄰之嘗亦是魯近地也是否答曰此則厚齊之誤當時鄭與魯易地各從其便泰山之祊近魯而許田近鄭故互易以相屬若許田亦近魯則鄭何長于魯而以之相歸乎魯須之言特祝禱之鄰不以遠近校也通義云許邑各凡田邑本書繫國今其義不可言假周田則不得繫國此近許邑故繫之許而已知非謂許國者王城之外五十里曰近郊又其外五十里曰遠郊又外爲甸稍都相距各百里許國猶在圻外而上傳云朝宿之邑在郊不得相近也

此邑也其稱田何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

【注】分別之者古有分土無分民明當察民多少課功德

【疏】繫屬奉本云唯田邑之稱多者主名即田多稱田邑多稱邑之義也通義云所稱曰田所居曰邑不直言假許者許邑廣矣魯朝宿之邑亦在其內耳鄭特取魯田非盡有許邑故可以田繫許不可以許包田當疏云田多邑少稱田即此是也邑多田少稱邑即哀八年齊人取讙及闡是也田與人相因得有田多人多之殊者蓋平疇之區謂近交錯同井合作即爲田多其通都大邑逐末者多百工商賈閒民轉移則爲邑多也魯之朝宿所取不過二里知當日許田所容恐不僅魯一國已也孔疏云許田已入於鄭而詩頌僖公云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蓋僖公之時復得之也按鄭詩箋云常許魯南鄙西鄙則非許田之許矣○注分至功德○舊疏云知古有分土無分民者正以詩云將去汝適彼樂土論語云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皆是樂就有德之緣故也白虎通五行篇云有分土無分民何法法四時各有分而所生者通也漢書地理志云古者有分土無分民師古曰有分土者謂立封爵也無分民者謂通往來不常厥居也後漢書竇融傳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以民之多少爲守土之功德故漢法縣之有丞尉也令長於秋冬歲盡各計縣戶口墾田錢穀出入盜賊多少上其集簿猶有古意繫辭考功名云諸侯月試其國州伯時試其郡四試而一考天子歲試天下三試而一考前後三考而黜陟命之曰計其古課功德之法與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疏〕盟例日惡不信也舊疏云所以日者正以十年冬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相負故也按四月無丁未五月之三日也三月之二日亦爲丁未杜云越近垂地名范云越衛地大事表云當在山東曹州府曹縣附近穀梁傳及者內爲志焉爾與此傳例及爲我欲之同義越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于越本亦作粵

秋大水

何以書紀災也〔注〕災傷二穀以上書災也經曰秋大水無麥苗傳曰待無麥然後書無苗是也先是桓篡隱百姓痛傷悲哀之心既蓄積而復專易朝宿之邑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疏〕後漢書楊震傳曰臣竊按春秋水旱之變皆應暴急惠不下流○注災傷至是也○所引經傳見莊七年彼傳云曷爲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是也然則此亦災傷至二穀以上故直言大水也莊二十八年大無麥禾不書大水者彼傳云冬既見無麥禾矣曷爲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注云諱使若造邑而後無麥禾者惡愈也此蓋秋水所傷就築微下俱舉水則嫌冬水者是也莊七年注云至麥苗獨書者民食最重此不書穀名蓋輕於麥苗者也左傳云凡平原出水爲大水穀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注先是至所致○舊疏云陰逆者事易朝宿之邑是怨氣者百姓痛傷悲哀之心是也漢書五行志云桓公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爲桓弑兄隱民臣痛隱而賤桓劉歆以爲桓易許田而不祀周公廢祭祀之罰也何氏之說兼備二義通義云洪範五行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許地有周公廟當修其祭祀而事以與鄭故水災應之義或然也按桓公以臣篡君陰逆甚矣大水之災所應莫大乎是

冬十月〔疏〕穀梁傳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爲年按公羊已發例於隱六年秋七月後不書也

公羊義疏十

句容陳立卓人著

桓二年盡三年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各本於此有注云賢者不名故孔父稱字督未命之大夫故國氏之十九字校勘記云疏本無此注與何義不合當是別家注疏竄入者解云考諸舊本悉無此注且與注違則知有者衍文也按與注違者注云督不氏者起馮當國此云未命之大夫故國氏之是與注違也按舊疏云此經之下亦有注云賢者不名云云則舊疏本本無注明矣亦有者謂別本也後人又誤以疏中所引刻入注耳正月戊申爲月之八日史記注引服虔云督戴公之孫左傳疏引世本云華父督宋戴公之孫好父說之子杜云孔父嘉孔子六世祖史記注引家語孔子宋微子之後宋襄公生弗父何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姓孔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防叔畏華氏之逼而奔魯故孔氏爲魯人史記孔子世家曰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生孔子左傳疏引世本云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祁父其子奔魯爲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

及者何■以公夫人言及仲子微不得及君上下大夫言及知君尊亦不得及臣故間之■注以公至間之○公夫人言及即僖十一年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是也仲子微不得及君即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注云比夫人微故不得並及公是也上下大夫言及者疏云哀六年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是國夏上大夫高張下大夫也今與夷與孔父君尊臣卑言及故間之

累也■累累從君而死齊人語也■說文答問云儡即及者何累也之累按說文人部儡相敗也南征賦注引作儡敗之皃寡婦賦注引作敗也無相字道德經傅奕本儡儡兮其不足以無所歸釋文儡一本作儡敗也歟也西征賦曰寮位儡其隆替寡婦賦容貌儡以頓顇注引禮記喪容儡儡義並同按如注義則累即連累之義不必迂回如儡之解也累蓋即纍之省說文系部纍綴得理也禮樂記纍纍乎如貫珠由連纍引申爲連累玉篇云累同纍是也○注累累至語也○通義云累者相連及於死之名讀若甫刑傳云大辟勿纍字本从三田今省之反離騷謂屈原爲湘纍李奇注諸不以罪死曰纍荀息仇牧皆是也穀梁傳以是知君之累也亦謂其累從君而死彼疏引麋信云累者從也謂孔父先死殤公從後被弒范注亦云累謂從也義皆相近鹽鐵論訟賢云孔父累華督之難不可謂不義仇牧涉宋萬之禍不可謂不賢也

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仇牧事見莊十二年荀息事見僖十年繁露王道云觀乎春秋祭仲叔武孔父荀息仇牧吳季子公子目夷知忠臣之效按惟仇牧荀息書及故傳引之

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叔仲惠伯是也■注叔仲惠伯是也○叔仲惠伯事在文十八年見成十五年通義云謂經所不見者若左傳稱宋弒昭公蕩意諸死之即未得以累書於春秋類此蓋衆

有則此何以書賢也■通義云加及者賢之欲著其因君而死若兩書之則不嫌與君弒爲一事故不以尊卑同名弒爲嫌矣

何賢乎孔父■据叔仲惠伯不賢■注据叔至不賢○成十五年傳云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弒子赤而立宣公使注云殺叔仲惠伯不書者卑弒君爲重叔仲惠伯事與荀息相類不得爲累書有異也叔仲惠伯宣先見殺謂不如荀息死之是公子遂直忌叔仲惠伯而殺惠伯非衛君而死故無實文是以不書故据之也

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以督字見先君死■繁露服制象云孔父義形於色而姦臣不敢容邪○注以稱至君死○穀梁傳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弒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孔父閑也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孔氏父字謚也齊氏召南考證云公羊賢孔父仇牧荀息與忠臣扶樹名教其義見於左氏

其義形於色柰何■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皆作奈非鄂本作柰三年同柰者如也國語晉語曰柰若君何柰何猶如何也書召誥曰曷其柰何弗敬是也

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弒也■校勘記云唐石經督作督五經文字云說文从目隸省从日後漢書孔融傳論曰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弒虐之謀

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大夫稱家父者字也禮臣死君字之以君得字之知先攻孔父之家■注大夫稱家○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使是治國家而長百姓盧注家采邑周禮春官序官家宗人又夏官序官家司馬注並謂家卿大夫采地孟子離婁篇皆曰天下國家注家謂卿大夫之家也書皋陶謨夙夜浚明有家傳卿大夫稱家禮記曲禮凡家造注大夫稱家書疏云即定十二年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是也故禮記大學有伐冰之家百乘之家皆謂大夫對士之畜馬乘而祭不用冰者言爲○注父者字也○儀禮士冠禮曰伯某甫注甫字或作父禮記雜記上稱陽童某甫注甫某甫且字也說文用部甫男子美稱也是父爲甫之段借字疏云穀梁傳文齊氏召南考證云按今本穀梁作父字謚也後人每疑於父字非謚謚字當是衍文觀於此疏可知穀梁本無謚字也惠氏棟左傳補注云孔父是孔子之先也傳云孔父嘉爲司馬是嘉名孔父字古人稱名字皆先字後名祭仲足是也鄭有子孔名嘉說文曰孔从乙从子乙請子之鳥也乙至而得子嘉美之也古人名嘉字子孔說文此謂蓋指宋鄭兩大夫故先儒皆謂賢孔父而書字杜氏爲異說不可從也杜云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按左傳雖有督見孔父妻於路之事孔父身爲宋卿何至不依禮敬而督弒君之志必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以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必非前年冬閒甫萌奪妻之志次春即動于惡傳明云先宣言曰則爲華督經賢孔父明甚杜預以此二事坐其罪狀無非爲司馬昭賈充等留餘地耳即見妻于路一事安知非劉歆等點竄歆亦賊臣故於忠於其君者攻擊不遺餘力稱○注禮臣至之家○禮記玉藻云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名士注君所大夫存亦名士既不稱大夫名或君亦不稱臣名也曲禮疏引異義公羊說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孔子曰鯉也死是已死而稱名左氏說既殁稱字而不名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先君死故稱其字穀梁同左氏說許慎謹案同左氏穀梁說以爲論語稱

也死時實未死假言死也鄭氏亦同左氏義以論語經也死有權而無將是實死未發前也故鄭駁許氏云凡人於恩猶不然況實
聖乎按知此注則公羊家亦無臣子先死君猶名之未知異義所據當時傳習公羊者不僅何公一人衆別有公羊異說與又據左
氏說與何氏同與今杜氏異必左傳先師鄭衆賈逵等所傳之精義故亦以孔父爲字也穀梁傳曰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
卑春秋之義也明書及者春秋時筆使亦道春秋通例也通義云春秋實者不名仇牧荀息皆實而名者許人臣者必使臣爲累於
君之例君前臣名其道然也獨孔父先死得申不名之義違於君所言大夫殺則稱雖者字又因以稱字見先君死例其文而不本其實

殤公知孔父死己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注】趨走也傳道此者明殤公知孔父賢而不能用故致此禍設使殤公不知孔父賢焉知孔父死己必死設使督莊公不知季子賢焉知以病召之皆患安存之時則輕廢之急然後思之故常用不免【疏】注趨走也○說文走部趨走也

爾雅釋宮門外謂之趨廣雅釋詁云行而張足曰趨釋名釋姿容云疾行曰趨趨赴也赴所至也○注傳道至此禍○禮記大學云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注命讀如慢說苑尊賢云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奈何矣若智能見之而疑不能決猶豫不用而大
者死亡小者偏亂此甚可悲哀者也○注設使至不免○莊三十二年傳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即
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云云是魯莊知季子賢事也繁露精華云故吾按春秋而觀成敗乃切悁悁
於前世之興亡也任賢臣者國家之興也夫智不足以知賢無可奈何矣知之不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亂危其若是何耶以莊
公不知季子賢耶安知病將死召而授以國致以殤公爲不知孔父賢耶安知孔父死己必死趨而救之二主知皆足以知賢而不
決不能任故魯莊以危宋殤以弑使莊公早用季子而宋殤素任孔父當將賢鄰國豈直免弑殺此晉所情情而悲者也說苑尊賢
又云以宋殤公不知孔父之賢乎安知孔父死己必死趨而救之趨而救之者是知其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子之賢乎安知疾將
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授之國政是亦知其賢也此二君知能見賢而皆不能用故宋殤公以殺死魯莊公以賊嗣使宋殤早任用
孔父魯莊素用季子乃將靖鄰國而況自存乎潛夫論賢難云宋殤公知孔父之賢而不早任故身死魯莊不知季子之賢授之致
晚而亂俱與何說合明皆安存時不用急則思之無及也

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注】內有其義而外形見於顏色孔子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是也重道義形於色者君子樂道人之善言及者使上及其君若附大國以名通明當封爲附庸不絕其祀所以重社稷之臣也督不氏者起馮當國不舉馮弒爲重者繆公廢子而反國得正故爲之諱也不得爲諱者死乃反之非所以全其讓意也【疏】繁露服制象云故文德爲貴而威武

爲下此天下所以永全也於春秋何以言之孔父義形於色而姦臣不敢容邪安在勇猛必任武殺然後威是以君子所服爲上矣
故望之儼然者亦已至徵又王道云孔父正色而立于朝人莫過而致難乎其君此春秋之救文以實也又云仇牧孔父荀息之死
節皆行正世之義守惓惓之心春秋嘉義氣焉故皆見之復正之謂也穀梁傳督欲弒君而恐不立先殺孔父孔父閑也鄭爲君
扞禦其敢致難之意謂廣雅釋詁也鄭致君於是審也○注內有至之善○君子正其衣冠三語論語堯曰篇文樂道人之善季
氏篇文儀釋文作嚴云本又作儀儀書封執傳作君子整其衣冠七經考文云古本道作導按何意引論語自作道道言也重言義
形於色明君子樂言之善也惟內有其義而外乃見諸顏色所以能威而不猛也○注言及至臣也○校勘記云何云言及者以下
九十九字書在經下傳十一年疏可據宋鄂本亦誤補云言及者三十三字書在經下從傳十一年疏校按此注舊在傳末何氏終言
之也此類注中甚多不得以傳十年疏引在經下便經爲倒置又按何注本有傳無經何注傳而不注經故知何據補錯皆誤會也
尊卑不相及以臣而上及其君同名爲弒明書爲附庸君夫禮記王制注云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不能自通
故附於大國以名通也孔父仇牧荀息社稷所依書不絕祀與附庸爲此春秋義義春秋之義大夫不得世故書封爲附庸也○注
督不至意也○督疏云春秋之內當國不氏者無知州吁之屬是也宋督實戴公之孫不言公孫者正欲其取國與馮也又云昭
二十年傳云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昭三十一年傳云何賢乎叔術讓國也繆公之傳不言讓國死乃反之非所以全其讓意也
此經爲實宜當國如齊無知衛州吁之例書宋馮因爲繆公諱故據其文於督督馮一事督當國則馮當國見矣所謂微而顯也繁
露玉英云經曰宋督弒其君與夷傳言莊公馮殺之不可及於經何也曰非不可及於經其及之端眇不足以類鉤之故難知也傳
曰觀孫許與督鄂克同時而時于齊按經無有豈不微故不書其往而有避也今此傳言莊公馮而於經不書亦以有避也是以不
書時乎齊避所羞也不書莊公馮殺避所羞也是故讓者春秋之所爲宣公不與其子而與其弟其弟亦不與子而反之兄子雖不
中法之有讓高不可棄也故君子爲之諱不居正之謂避其後也亂將之宋督以存善志此亦春秋之義善無遺也若直書其實則
宣繆之高誠而善之無所見矣難者曰爲賢者諱皆言之爲宣諱傳弗言何也曰不成於賢也其爲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棄棄
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故不棄亦不取以意見之而已苟志於仁無惡此之謂也此何氏所本

滕子來朝【疏】通義云鄭滕十一年滕侯也朝桓公不足爽故從本舊解杜預皆以爲時王所黜夫杞左傳猶有用夷禮之疏滕譯何事宣是書錄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疏】杜云稷宋地大事表云當在今歸德府境

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注】目見也斥見其惡言成宋亂【疏】注目見至宋亂○易說卦傳離爲目注南方之卦主視故爲目廣雅釋詁云目視也又云視明也目言之猶言明斥之對諱言也隱桓元年傳殺鄭伯弟也以其目君知其爲弟也亦謂斥者也會稷成宋亂爲內大惡不爲之諱是爲斥見其惡矣

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注】所以復發傳者益師以臣見恩此以

君見恩薄義異也所見之世臣子恩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辭是也所聞之世恩王父少殺故立煬宮不日武宮日是也所傳聞之世恩高祖曾祖又少殺故子赤卒不日子般卒日是也【疏】繁露奉本云於稷之會言成宋亂以遠外也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無第三所字後磨改補入隸釋載石經殘碑曰桓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所聞異以下缺然則素平立石者爲嚴氏春秋於此無所見異辭三句何氏所注者爲顏氏春秋於此有之漢石經於碑末列其間異據無此三句則遠也隱亦遠矣文相承有則與哀十四年傳複出矣據何氏此注與哀十四年傳注一字無譏二者必有一衍○注所以至異也○舊疏云使以臣之故欲見臣恩之尊厚故曰以臣見恩此以君之故欲見君恩之尊厚故曰以君見恩也通義云復發傳者與益師義異彼爲辭略例近辭詳遠辭略此爲例近辭遠辭顯各有所施也此注言復發傳因隱元年公子益師卒下有此三語故言復哀十四年則三發傳矣仍對益師卒傳發言復疑何氏本亦無傳無此注皆後人以別本公羊經入因以哀十四年注文增置此耳○注所見至是也○所見世謂昭定哀世也定元年傳曰定哀多微辭彼注云定公有王無正月不務公室喪失國寶哀公有黃池之會獲麟故總言多是也繁露楚莊王云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所見六十一年於所見微其辭與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辭也又云義不訕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兼則世逾近而言逾謹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以故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注所聞至是也○繁露又云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所聞八十五年於所聞痛其禍子赤殺弗忍言日痛其禍也舊疏云立煬宮不日者謂定元年九月立煬宮是也立武宮日者成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是也公羊之義失禮鬼神例日故書此譏何各舉遠近不同事以譏無定例也○注所傳至是也○文十八年冬十月子卒傳曰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弑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注所聞世臣子恩痛王父深厚故不忍言其日與子般異也子般日者莊三十二年冬十月乙未子般卒是也彼注云日者爲臣子恩錄之也殺不去日見隱者諱子赤也是也繁露又云閔僖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傳聞九十六年於傳聞殺其恩子般殺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接少殺又少殺者漢書韋元成傳云親疏之殺殺漸降也董子所謂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疏疏是也近者親遠者疏親者恩深疏者恩殺厚薄之故輕重之義著惡之著襃譏之加徵顯之文皆生此矣

隱亦遠矣曷爲爲隱諱【注】據觀魚諱【疏】注據觀魚諱○見隱五年彼注云實譏張魚而言觀譏遠者恥公去南面之位下與百姓爭利匹夫無異故諱使若以遠觀爲譏者是也通義云據入極諱滅輸平諱獲之等按何氏料舉觀魚事張設固不必事據此也

隱賢而桓賤也【注】宋公馮與督共弑君而立諸侯會于稷欲共誅之受賂便還令宋亂遂成桓公本亦弑隱而立君子疾同類相養小人同惡相長故賤不爲諱也古者諸侯五國爲屬屬有長二屬爲連連有帥三連爲卒卒有正十卒爲州州有伯也州中有爲無道者則長帥卒正伯當征之不征則與同惡當春秋時天下散亂保伍壞敗雖不誅不爲成亂今實其成亂者疾其受賂也加以者辟直成亂也【疏】校勘記云賤唐石經鄂本宋本閩本同監本毛本賤改賊石經考文提要云宋是傳本鄂淳官書本明閩書俊本皆作桓賤按漢書五行志云痛隱而賤桓且注云賤不爲諱則作賊可知吳氏夌雲經說云或疑何氏注有賤不爲諱之文疑毛本賊爲賤字之譌按隱元年傳明言隱實而桓貴此云桓賤以桓弑隱故耳石刻自誤按隱元年傳云桓幼而貴謂其名分貴耳此貴賤直以其人之僨言之桓弑君之賊春秋所賤也徵舉傳云於內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亦賤桓之義也○注宋公至遂成○左傳取賂而還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彼疏引鄭衆服虔皆以成宋亂爲成就宋亂杜氏釋成爲平非○注桓公至諱也○疾疑衍文謂君子與君子同類相養小人與小人同惡相長也穀梁傳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於是爲齊侯陳侯鄭伯討數日以賂注桓既罪深責大乃復爲三國討數至日以責宋賂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依石經改討爲計范下注所謂桓與諸侯枚數功勞以取宋賂是也范上注又云桓姦逆之人故極言其惡無所遺漏也亦不爲諱之意也彼注引徐邈曰宋雖已亂治之則治治亂成不亂此一會若諸侯討之則有撥亂之功不討則受成亂之責辭豈虛加也哉春秋雖爲親尊者諱然亦不沒其實故納鼎于廟躋僖逆祀及王室之亂昭公之孫皆指事而書哀七年傳所謂有一國之道者有天下之道者也君失社稷猶書而不隱況今四國事會非一人之過以義致譏輕於自己兆亂以此方彼無所多怪如穀梁義蓋齊陳鄭志在討亂桓公與宋獨均弑君之賊同惡相濟爲之致賂三國春秋貶之曰以成宋亂故彼上傳云以者內爲志焉爾公爲志乎成宋亂也是也公羊義亦大同不若穀梁之辭取以足之○注古者至伯也○舊疏云王制及春秋說文按今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彼疏引元命包云陽成於三列於七三七二十一故二百一十國與此同鄭彼注云屬連卒州伯聚也伯帥正亦長也○注州中至同惡○僖四年左傳云五侯九伯女實征之孔疏引服虔注云五等之侯九州之伯彼謂方伯之率王制所謂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者也玩此注意則州中有無道者則長帥卒正皆得征之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者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古者諸侯有屬長連帥卒正州伯州中有作亂者則長帥正伯征之征者正也桓公有長帥正伯之任故會齊陳鄭往而成之當請命于天子執華督而戮之則華氏安得使于宋懷惡而討雖死不服無取者可以戮人書桓觀弑其君兄猶越暨親弑其君兄之子而專其位然殺楚能殺慶封而魯桓不能聲宋督既不能戮又取賂而復立之則魯桓之惡更甚於楚靈故春秋書于冊曰會于稷以成宋亂則不復不征之爲同惡矣○注當春至賂也○穀梁注引江熙云公與齊陳鄭欲平宋亂而取其賂鼎不能平亂故書成宋亂取郜大鼎納于大廟微言見矣○注加以至亂也○舊疏云下十四年傳以者何行其意也彼注云以己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今此言以者若言公爲三國所以遂行其意而成宋亂非公本意故云加以者辟直成亂也是則春秋雖不爲桓諱然猶書以若隨人者然則猶爲尊親諱之書也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

此取之宋其謂之郜鼎何【注】據莒人伐杞取牟婁後莒牟夷以牟婁來奔不繫杞也【疏】注據莒至杞也○即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來奔是也器從名【注】從本主名名之【疏】即此郜鼎是也鼎得之郜故從其本主名名之曰郜鼎也名者自命之謂也若器之自名矣穀梁傳孔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郜大鼎也注主人謂作鼎之主人也故繫之郜地從主人【注】從後所屬主人【疏】如牟婁是也牟婁雖本杞地既爲莒所有故即繫之莒不得曰杞牟婁也器何以從名地何以從主人【注】據錯【疏】注據錯○舊疏云二理相違故謂之錯器之與人非有即爾【注】即就也若曰取彼器與此人異國物凡人取異國物非就有取之者皆持以歸爲有爲後不可分明故正其本名【疏】注即就也○說文卩部即即食也一曰就也漢書高帝紀使陸賈即授璽綬師古曰即就也○注若曰至本名○經義述聞云謹案據注則傳文當作非即有爾傳作非即有爾故注云凡人取異國物非就有也下文至於地之與人則不然注曰凡取地皆就有之與器異也疏云非有即爾而解之曰謂非有就而有之爾則所據本已誤作有即唐石經亦誤而援解如傳文誤不可解不若依王氏所校爲明爽通義云人之與器不能就而有之必持歸爲己有恐後不可分別故以其名識之非若地有常處雖數易其主終可識別也繫氏鼎云何意蓋謂人之於器不能就而有之必持歸爲己有恐後不可分別故以其名識之然如此則當云非即有爾不當云非有即爾也今按爾雅釋詁即尼也釋文尼本亦作昵昵與暱同字古文通作黏隱元年左傳不義不暱說文黍部引作不義不𪎭𪎭黏也器之與人非有即爾言器與人不相黏著今日爲此人之器明日可爲彼人之器非如地有常處雖數易主不可遷移故器必從其本名以識別之也亦通繁露玉英云器從名地從主人之謂制權之端也不可不察也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郜鼎【注】宋始以不義取之不應得故正之謂之郜鼎如以義應得當言取宋大鼎郜本所以有大鼎者周家以世孝天瑞之鼎以助享祭諸侯有世孝者天子亦作鼎以賜之禮祭天子九鼎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疏】注宋始至大鼎○宋本主作王誤閩本監本毛本作主亦誤郭本作正當據正宋以不義取郜鼎春秋書其本名以正不義所謂因其可貶而貶之者也故何氏云然其實宋郜以義取亦止能謂之郜鼎不得言宋大鼎也通義云此主謂宋本取大鼎于郜故名郜鼎云不義者傳惡宋誠郜而取其鼎推廣言之耳其實就令以義取之器固當從名若文王克崇伐密而魯有崇鼎晉有密須之鼓是也舊疏謂以義應得者若天賜之非○注郜本至賜之○舊疏云顏殷衰之時鼎淪于泗水及武王克殷之後鼎乃出見齊氏召南考證云此鼎與九鼎無涉九鼎沒泗水乃周末秦初事非殷末也武王遷九鼎于雒邑非得之泗也接齊說是也漢書郊祀志云有司皆言聞昔泰帝興神鼎一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象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皆嘗鬺享上帝鬼神其空足曰鬲以象三德饗承天祜夏德衰鼎遷于殷殷德衰鼎遷于周周德衰鼎遷于秦秦德衰宋之社亡鼎淪伏而不見周頌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吳不敖胡考之休是鼎所以供享祭也天瑞之鼎未詳所出蓋亦如漢世得汾陰鼎事耳志又云美陽得鼎獻之張敞按鼎銘勒而上議曰臣聞周祖始乎后稷后稷封乎斄公劉發迹於豳大王建國于郊梁文武興於酆鎬由此言之則郊梁豐鎬之間周舊居也固宜有宗廟壇場祭祀之藏今鼎出于郊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賜爾旂鸞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臣愚不足以迹古文竊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藏之于宮廟也是諸侯有世孝者天子或賜之鼎事也○注禮祭至三也○舊疏云春秋說文孟子梁惠王篇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注說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接儀禮士虞禮陳三鼎于門外之右北面北上設扃鼏是士三鼎也少牢饋食禮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是大夫五鼎也禮記郊特牲云鼎俎奇而籩豆偶以次差之當備使也天子九矣郊特牲疏云少牢陳五鼎羊一豕二膚三魚四腊五特牲三鼎牲一魚二腊三然大夫五鼎而亦用三鼎有司徹乃升羊豕魚三鼎則以繹祭殺於正祭也士用三鼎亦有一鼎者如士冠士昏禮疏所云士冠士喪皆一鼎士冠士喪略於正祭是也士三鼎有以威饌饌加一等者如既夕禮遣奠陳鼎五於門外是也天子九鼎亦有十二鼎者周禮膳夫所云王日一舉鼎十有二是也九家易解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三足以象三台足上皆作鼻以爲飾也羊鼎五斗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大夫以銅豕鼎三斗天子飾以黃金諸侯以白金大夫銅士鐵三鼎形同[illegible][illegible]夫云鼎十有二係古周禮說不必通之於春秋故何氏不取也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注】凡取地皆就有之與器異也【疏】地有定名有定在故須就而有之非若器之可使可此也俄而可以爲其有矣【注】俄者謂須臾之間制得之頃也諸侯土地各有封疆里數今日取之然後王者起與滅國繼絕世反取邑不嫌不明故卒可使以爲其有不復追繫本主【疏】注俄者至頃也○制閩本監本毛本同宋本制作創漢書班婕妤傳俄而大幸如淳曰俄無幾之頃也師古曰俄與俄同說文人部俄頃也關尹子八籌篇鳥獸俄旬旬俄逃逃創者始也漢書班固敘傳禮義是創師古曰創始造之始得之頃猶言乍得之頃也○注諸侯至本主○孟子告子篇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趙注使世業侵小國今魯乃五百里矣有王者作若文王武王者子以爲魯在所損之中邪在所益之中也言其必見損也是即後王者起反取邑之義也地名所繫不嫌不明故終可爲本國所有無須追繫本國名也然則爲取可以爲其有乎【注】爲取之意辭也弟子未解故云爾【疏】通義云言爲所取遂可以爲人之地爲其有乎○注爲取意辭○說文又部取捕取也取有索義與爲義近曰否何者【注】何者辯數事類之辭【疏】說文口部否不也繫傳曰不可之意見於言者故從言故从口書此曰否者即不然之謂也○注何者至之辭○何者詰辭也者本語詞詩小雅夜如何其是也何爲也至也執也如往意則何者爲引申之意故云辭設事類之辭也若楚王之妻娟無時焉可也【注】娟妹也引此爲喻者明其

故不可名有也經不正者從可知省文也【疏】注嬃妹也○公羊問答云聞此方言乎曰說文楚人謂女弟曰嬃廣雅嬃妹也爾雅注亦云猶今謂兄嬃篇妹爲嬃唐書宗室傳同安公主高祖同母妹也嬃妹古音同部○注引此至有也○言楚王以嬃爲妻姓無可時亦若地雖恣意取之姝無時可名有也若疏云若作名字言器不可從今主之名地不可作後主之有也考諸古本名作身字雖恣意取之亦不得身有也若如此解以覆上爲取之義矣校勘記云作名是終不可名有猶云終不可爲有此事以地言不如疏所說按所駁極是自至乎地與人以下皆反覆申言地從主人之義不必牽涉器從名也○注經不至文也○此對郜大鼎繫郜以正宋立義也經不正者道春秋通例

戊申納于太廟【疏】四月無戊申戊申爲五月之十日納與取當異月也此年正月之日不誤則前年四月之日其誤審矣杜氏長曆此年四月庚午朔其月無戊申五月己亥朔十日得戊申是有日而無月也相差一日

何以書譏何譏爾遂亂受賂納于太廟非禮也【注】納者入辭也周公稱太廟所以必有廟者緣生時有宮室也孝子三年喪畢思念其親故爲之立宗廟以鬼享之廟之爲言貌也思想儀貌而事之故曰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入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孝子之至也質家右宗廟上親親文家右社稷尚尊尊【疏】左傳曰非禮也穀梁傳曰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三傳之義同○注納者入辭也○莊九年傳納者何入辭也范注傳例曰納者內不受也日入之明惡甚也按彼傳例內弗受者指諸侯相入此亦引內弗受例者意於義不合受也廣雅釋詁云納入也書晚與實義納日僞孔傳饋送也日入言送○注周公稱太廟○文十三年傳云周公稱太廟禮記明堂位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杜注左傳范注穀梁皆云太廟周公廟按魯以周公爲太廟魯公爲世室明堂位所謂魯公之廟文世室也世世不毀加四親廟而六又有姜嫄廟詩魯頌閟宮有侐是也又史記世家云祭文王皆謂之特廟○注所以至享之○類聚引白虎通云王者所以立宗廟何曰生死殊路故敬鬼神而遠之緣生以事死敬亡若事存故欲立宗廟而祭之此孝子之心所以追孝繼養也所以有室何所以象生之居也故爲之享之舊疏出故爲至事之云孝經文蓋孝經說文○注廟之至事之○類聚引白虎通又云宗者尊也廟者貌也象先祖之尊貌也○注故曰至至也○皆祭義文祭義出入作出戶宋本歎作嘆校勘記云依說文歎嘆有別按說文口部嘆吞歎也一曰太息也欠部歎吟也則書作嘆故詩中谷有蓷云嘅其嘆矣又篤公劉而無永嘆皆作嘆也其禮記檀弓云戚斯歎疏云歎吟息也其實對文異散則通鄭氏祭義注云致齊思此五者也散齊七日不御不樂不弔耳又云周還出戶謂薦設時也無尸者謂戶者食閒則有出戶而聽之薦設謂孝子薦俎豆獻主婦設豆佐食設俎之屬周旋出入禮所必有則何氏所見禮記本作出入亦通出戶而聽皇侃禮疏謂尸謖之後陽厭之時又云無尸謂之陰厭尸未入前亦與鄭氏無尸者闔戶之說無乖惟入室當爲初入陰厭時則出戶宜兩謂尸謖後也○注質家至尊尊○類聚引五經通義云文家右社稷左宗廟文家據地而王地道長久得事宗廟以有社稷故右之質家左社稷右宗廟尊尊故在右也周禮小宗伯云右社稷左宗廟注庫門內雉門外也賈疏以爲春秋說文編新上云天子諸侯左宗廟周代文尚東曰左社稷西曰右宗廟社稷皆在庫門之內雉門之外據周制言也禮記祭義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亦據時王制言之浦氏鏜云上親親上誤當作尚否則下尚尊尊當作上庶不歧出

秋七月紀侯來朝【注】稱侯者天子將娶於紀與之奉宗廟傳之無窮重莫大焉故封之百里月者明當尊而不臣所以廣孝敬書以爲天子得娶庶人女以其得專封也【疏】左氏作杞侯來朝古杞紀易臧孝氏傳箋經識小云桓二年杞侯來朝三年公會杞侯于郕十二年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穀梁經文惟桓三年與左傳經同二年及十二年作紀侯公羊經則三處皆作紀侯穀梁杞侯爵杞則初年已稱伯後更稱子此三年杞侯皆紀侯之誤當以公羊經爲正程子曰自紀滅後經不復稱杞侯據劉氏逢祿左傳考證云劉歆等見經下有入杞之文遂改紀爲杞以比合之不知杞於周本爵稱公可也周書王會雖出漢人所撰然所謂殷公夏公者即杞宋也稱侯不可也○注稱侯至百里○白虎通嫁娶云王者之娶必先選於大國之女禮儀備所見也詩云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明王者必娶大國也春秋曰紀侯來朝紀子以女嫁於天子故增爵稱侯數十年之閒紀侯無他功德但以子爲天王后故爵稱侯知雖小國必封以大國者明其尊所不臣也王者娶及庶邦何開天下之賢士不遺善也故春秋曰紀侯來朝文加爵侯明封之也先封之明不與庶邦交禮也漢書王莽傳信鄉侯林上言春秋天子將娶於紀則褒紀子稱侯有司議皆曰古者天子封后父百里尊而不臣以重宗廟孝之至也外戚恩澤侯表云其餘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應劭曰春秋天子將納后于紀紀本子爵也故先褒爲侯言王者不娶於小國是也後漢順烈皇后傳春秋之義娶先大國皆用公羊之義也顧氏棟高大事表云漢世立后先進后父爲大司馬大將軍封侯恩澤之濫自此始皆不知紀子帛爲闕文故也公羊禮說云顧說非也女子之爲天王后母儀天下其父亦同於尊臣耶此又不近情之論勸賞黜陟之柄自上操之實不肯可傳而逸遏也授之爵不授之權有何國柄之移況春秋之義外戚柄致久已壯漸防微矣傳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傳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注宋以內娶故公族以弱妃黨盛強威權下流故致分三門卒坐虖獄廢親出奔疾其末故正其本顧氏未之見耶全祖望曰外戚非皆不賢也漢之呂霍上官丁傅不可用矣而賢學則名臣馮野王傳書王商三人元成哀間若大用之可無王氏之稱是真平情之論矣按前漢移於王莽後漢移於曹操雖皆后父而得權之由不自外戚足見威權否在乎人君自制耳舊疏云知天子將娶于紀者以下八年逆王后于紀是也知其元非大國者以隱二年紀子伯子伯並稱故知此侯非本爵也知封之百里者正以自今以後恆稱侯下六年公會紀侯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之屬是也毛本於作于○注月者至孝敬○繁露王道云春秋立義天子不臣母后之黨白虎通王者不臣云不臣妻父母何妻者與己一體恭承宗廟欲得其歡心上承先祖下繼萬世傳於

無廟禮記哀公問云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又云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又云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是廣孝敬之義也書疏云凡朝例時以其尊而不臣故書月今與朝異〇注蓋以至封也〇白虎通嫁娶云諸侯所以不得自娶國中何諸侯不得專封義不可臣其父明天子得專封故雖庶人女得娶也譏疏云此欲道諸侯不得專封故不取乎大夫以下卿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略之也注非所以重宗廟故略之也是也

蔡侯鄭伯會于鄧【疏】杜云穎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彼疏引賈服以鄧為國言蔡鄭會於鄧之國都釋例以此穎川鄧城為蔡地其鄧國則義陽鄧縣是也此傳云蓋鄧與會爾則賈服本此為說矣按左傳云始懼楚也鄧亦楚旁小國後為楚滅與蔡鄭相去俱不遠因懼楚而與會亦事之恆孔疏強為申說謂然鄭懼楚始為此會何當反求近楚小國而與之結援其說迂曲不可從也大事表云今襄陽府治襄陽縣東北二十里有鄧城鎮詩鄧國地水經注淯水東逕鄧縣故城南左入汝汝水又東南流逕鄧城西古蔡鄭會于鄧之國都沈氏欽韓云傳言始懼楚鄧國作南陽通楚境尤切故南國至其都結謀當從賈服也許州之鄧是隱十年所盟地

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注】據齊侯鄭伯如紀二國會曰離二人議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所道不同不能決事定是非立善惡不足采取故謂之離會【疏】注據齊至如紀〇下五年云齊侯鄭伯如紀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離不言會也時紀不與會故略言如也通義云傳文據彼離此不言蔡侯鄭伯如鄧意也〇注二國至離會〇通義云離麗也麗兩也記曰離坐離立毋往參焉二謂之離三謂之參漢律有離載下帷言二人共載也禮用兩鹿皮古文儷禮云離皮射以二人為耦三朝記謂之麗離公子圍使二人執戈謂之離衛諸言離者其意如此按小爾雅廣言麗兩也周禮校人麗馬二閑注麗耦也詩疏引聖證論王肅曰夏后氏駕兩馬謂之麗儀禮士昏禮儷皮注儷兩也離儷皆以[illegible]周所傳聞之世外離會不書此但書蔡侯鄭伯嫌是繫會故決之以鄭與會故也隱二年注云凡書會者惡其虛內務恃外好是春秋於會無美詞二國會是非不決矣惡不立尤無足取在所傳聞世不及責故但書內離會以正己也

蓋鄧與會爾【注】時因鄧都得與鄧會言三國以上言會者重其少從多也能決事定是非立善惡尚書曰三人議則從二人之言蓋取諸此【疏】注時因至鄧會〇隱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注宿不出主名者主國主名與可知是魯宋盟于宿鄭也此蔡鄭會于鄧與彼文同故知因鄧都得與鄧會為通義云凡盟會以國地者皆主人與會若及宋人盟于宿之例范云鄭某地則譏于杜氏而不決故也〇注自三至諸此〇左傳所謂自參以上是也三國以上必有主者首其榮尋則是非善惡可定繫辭王道云諸侯會同實為主實實也其不實為主為惡惡審矣所引尚書周書洪範文今尚書本譏作占此蓋京孟本也引以證能決事定是非不取乎占也左傳成六年云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彼所見本作占

九月入杞【注】穀梁傳我入之也注不稱主名內之卑者通義云不出主名者是內將卑師少例也不言我者春秋錄內事從省可知故言我入邴特為起齊欲之變文云爾隱二年注云保伍連帥本有用兵之道魯入杞不諱是也

公及戎盟于唐【注】不日者戎怨隱不反國善桓能自復翕然相親信【疏】注不日至親信〇隱二年注朝聘會盟例皆時又元年注云君大夫盟例日惡不信也此月者隱推讓以立邾婁慕義而來相親信故為小信辭也大信者時柯之盟是也此不日為小信辭按隱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注後不相犯日者為後背隱而善桓能復為唐之盟戎於隱不信故於桓為小信辭夫桓弒君之賊戎反翕然相親信信之深惡之嚴矣

冬公至自唐【注】致者君子疾賢者失其所不肖者反以相親榮故與隱相違也明前隱與戎盟雖不信猶可安也今桓與戎盟雖信猶可危也所以深抑小人也凡致者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疏】通義云唐內地也晉侯黑臀卒于扈傳曰未出其地故不言會也由此推之致公會闕當亦封內以地致封外者以會致按唐即棠大事表謂在今兗州府魚臺縣東十二里是封內地也〇注致者至人也〇中論修本云世之治也行善者獲福為惡者得禍及其亂也行善者不獲福為惡者不得禍變數也隱賢君被弒桓無信之人戎反與親榮君子疾之故隱桓相違隱盟不致桓盟致是也通義云桓之盟皆日桓無信也其會皆不致略之也唯是盟不日又致者謂治唐盟修好之好成隱之信故加錄焉爾春秋褒隱而賤桓此最著矣按孔說非隱盟日已惡戎矣此復不日惡戎益甚若謂成隱之信則盟當不日先於隱著信辭此乃為成隱之信矣舊疏云隱之盟書日故言不信也不書致故言猶可安桓不日故為信書致故言危也〇注凡致至而至〇此道春秋通例也穀梁傳注引襄二十九年例曰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殆危也是即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意也隱會危皆不致安也桓會盟皆危亦不致者桓之臣子即隱之臣子君弒賊不討以為無臣子也所以深絕桓之君臣也此書致者起其與隱相違也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注】無王者以見桓公無王而行也二年有王者見始也十年有王者數之終也十八年有王者桓公之終也明終始有王桓公無之爾不就元年見始者未無王也二月非周之正月所以復去之者明春秋之道亦通於三王非主假周以為漢制而已【疏】杜云嬴齊邑今泰山嬴縣一統志嬴縣故城在泰安府萊蕪縣西北四十里大事表云在今泰安府東南五十里水經注汶水篇汶水又西南逕嬴縣故城南春秋桓三年公會齊侯于嬴成昏於齊也春秋正辭云特會不恆月其月何決不王也〇注無王至行也〇繁露玉英云桓之志無王故不書王其志欲立故書即位書即位者見其弒君見也不書王者以言其背天子是故隱不言正桓不言王者皆從其志以見其事也左疏引賈逵云不書王弒君易枋田成宋亂無王也元年治桓二年治督十年正曹伯十八年終始治桓上元年穀梁傳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弒兄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

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獨爾按疏引餘篇云桓公篡立不頗王命王不能討之故無三又以施氏例云春秋上下無王者月一百有八桓無王者見不奉王法餘公無王者爲不書正月不得書王然則穀梁之義無王有二義一以見王不能正書桓一以見桓之無王也杜預徵以爲失不班曆故不書王夫周之班曆與否於史無徵然果有此事何以獨桓之世失不班曆乎故左疏引劉炫規過云天王失不班曆經不書王乃是國之大事何得傳無異文又昭二十三年以後王室有子朝之亂經皆書王豈是時王室猶能班曆又襄二十七年再失閏杜云晉之司曆續置兩閏又哀十三年十二月螽杜云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曆如杜所注曆既天王所頒魯人何得擅改又子朝奔楚其時王室方亂王位猶且未定諸侯不知所奉復有何人尚能班曆昭二十三年秋乃書天王居于狄泉其春未有王矣時未有王曆無所出其年何故亦書王也著春秋之曆必是天王所班則周之錯失不關於魯魯人録記知之無由輒得改正襄二十七年傳稱司曆過再失閏者是周司曆也魯司曆也而杜釋例云魯之司曆始覺其謬頓置兩閏以應天正著曆爲王班曾一論王命寧敢專置兩閏改易歲年哀十三年十二月螽仲尼曰火猶西流司曆過也杜於釋例又云季孫雖聞此言猶不卽改明年復螽於是始悟十四年春乃置閏欲以補正時曆既言曆爲王班又謂魯人竊改改之不憚於王亦復何須王曆杜之此言自相矛盾以此立説爲得而通是杜氏失不班曆説不可通説如劉光伯所駁惟劉氏以無王爲闕文亦非春秋王字皆夫子所加夫子闕之與抑傳經者闕之與孔穎達云若必闕文止應一事兩事而已不應一公之内十四年並闕王字也是也總之杜氏處處回護魯桓專篡亂臣留餘地故説多難通而劉炫孔穎達之徒既習杜氏不能不彊爲解説而又實有難通之處雖極力鞅旋而終無能捷歸也〇注二年至王也〇舊疏云三年有王見始者卽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是也十年有王數之終者卽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是也十八年有王桓公之終者卽十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是也不數元年見始未無王者元年春王正月初卽位之時自知己篡殺懼畏討未敢無王是以春秋於正月之際不得見始通義云穀梁元年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桓始也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二年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十年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公羊都不言無王之義今取穀梁爲説云正與夷終生之卒者歲首既非春秋所明無王之故不爲曹宋施耳十八年有王穀梁無傳何卽以爲桓公之終也董惡桓之深若曰今而後乃復有王云爾解詁箋云桓無王之義公羊闕不具何君據經及穀梁得之穀梁子曰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允矣何云未無王者失之二年有王者穀梁子以爲正與夷之卒則非也桓之弒諱嘗之弒著按元年有王者卽位之初雖惡逆之人未必不求假命天子如莊元年天子錫桓公命知當時周天子不以桓爲罪可知故何云未無王也二年以後惡志漸著擅易枋田之類竟不知傳又會于稷以成宋亂弒逆之人黨惡相濟故於二年書王以正其始十八年書王以正其終十年爲數之極復書王以正其終焉天地陰陽云天地陰陽木火土金水九與人而十者天之數畢也故數者至十而止書者以十爲終數取之而此何氏之本自明顯孔劉二家春秋穀梁甚無謂也春秋繁露内外與其義終生之卒歸書王以正於穀無取甚謂無王之故不爲會宋施則五年陳侯鮑卒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十一年齊衛鄭盟于惡曹之會何干春事而亦不書王乎〇注二月至而已〇舊疏云卽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云云二十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之屬是也春秋於每月書王所以通三統故於桓之世去王雖非周正月亦去王亦通三統之義若曰如桓之行雖非周室臣子亦必去王以絶之也解詁箋云二月者罰正月也王二月者謂弊殷弊王正月連由文王茲義事殺刑茲無敵此春秋之道通於三王也何云繼漢制者在漢言漢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其實桓世適三月不見爾其三月亦不書王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疏】杜云蒲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一統志故蒲縣在今大名長垣縣治大事表云後甯氏邑在衛西與晉楚接界衛靈公曰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爲甯以蒲出獻公甯氏餘繼受蒲者爲公叔氏出于獻公後以蒲故是蒲爲衛之縣邑矣今爲直隸大名府長垣縣治

胥命者何相命也【注】胥相也時盟不歃血但以命相誓【疏】釋詁郭注引作胥命者何相盟也盟乃命字之誤〇注胥相也〇爾雅釋詁文穀梁傳胥之爲言猶相也漢書楚元王傳二人諫不聽胥靡之師古者胥相也書太甲罔克胥匡以生傳無能相匡〇注時盟至相誓〇釋文作不歃云本又作歃禮記曲禮云約信曰誓涖牲曰盟注莅臨也坎用牲臨而讀其盟書聘禮今存遇會誓盟禮亡疏約信曰誓者亦諸侯事也約信以其不能自相和好故用言詞共相約束以爲信也若用言辭約束以相見則用誓禮故曰誓也鄭注司寇云約言語之約束也涖牲曰盟者亦諸侯事也涖臨也臨牲者盟所用也盟者殺牲歃血誓於神也若約束而臨牲則用盟禮故曰涖牲曰盟也然天下太平之時則諸侯不得擅相與盟唯天子巡守至方岳之下會畢然後乃與諸侯相盟同好惡獎王室以昭事神治民事君凡國有疑則盟詛其不信者及殷見曰同並用此禮使至於五霸之道卑於三王有事而會不協而盟盟之爲法先鑿地爲方坎殺牲于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槃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爲盟書成乃歃血而讀書加坎血加書者僖二十五年左傳坎血加書又襄二十六年左傳云歃用牲加書是也知用耳者周禮戎右職云贊牛耳知用左者以戴者用左耳故也知珠槃玉敦者戎右職云以玉敦辟盟又周禮玉府云共珠槃玉敦知口歃血者隱七年左傳陳五父及鄭伯盟歃如忘又襄九年左傳新與楚盟口血未乾是也其所用盟牲則曲禮疏云許愼據韓詩云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士以雞又左傳云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又曰衛伯姬盟孔悝以豭云卒詩說及鄭伯皆謂詛小於誓周禮戎右云盟則玉敦辟盟遂役之鄭注役之者傳教血授當歃者下云贊牛耳桃茢又左傳云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則盟者人君以牛伯姬盟孔悝以豭下人君也盎氏以爲春秋時盟乃割心取血故定四年王割子期之心與隨人盟杜云書心前割取血以盟示其至心是也按如曲禮所大同胥命其卽約信曰誓乎齊桓葵丘之會束牲載書而不歃血董同此

何言乎相命【注】據盟亦相命不道也【疏】注據盟至道也〇何氏意謂盟亦徵此相命經他無所見故據以爲間

近正也【注】以不言盟也【疏】荀子大略云不足於行者說過不足於信者誠言故春秋善胥命而詩戒屢盟其心一也繁露竹林云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卽此是也齊氏召南考證云傳曰不盟盟也公羊曰近正也穀梁曰近古皆以胥命爲許之之辭荀子曰春秋善胥命荀子嘗從虞卿受左氏春秋可見古人學春秋皆以胥命

爲善也

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注】善其近正似於古而不相背故書以撥亂也【疏】繁露王道云春秋記纖芥之失反之王道追古貴信結言而已不至用牲盟而後成約故曰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傳曰古者不盟結言而退禮疏引異義禮約盟否今春秋公羊說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故穀梁傳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詛盟非禮古春秋左氏說周禮有司盟之官殺牲歃血所以盟事神明又云凡國有疑詛其不信者是知於禮得盟許君謹按從左氏說以太平之時有盟詛之禮鄭氏不駁從許慎義也按穀梁傳云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爲近古也是以二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不以齊侯命衛侯也注引江熙曰夫相與親人者非二人之德是以同譽相聽同氣相求齊衛背盟雖有先倡倡和理均若以齊命衛則功歸于齊以衛命齊則齊僅隨從言其相命則泯然無際矣按說文糸部結締也又締不解也言古謂三代時也但以言相締結不歃血爲盟也〇注箸其至亂也〇詩巧言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相命不盟可期弭亂故書而著之以春秋爲撥亂之書故也其實齊衛亦非眞能不盟之國特此一事近似於古故表之以張義而已

六月公會紀侯于盛【疏】盛左氏穀梁作郕通義云蓋亦盛伯與會疏注以郕爲魯地其郎後爲孟氏采邑之成與紀侯二傳作杞侯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疏】壬辰唐石經宋本監本閩本同毛本壬作申誤包氏愼言云七月書壬辰朔據曆壬辰爲六月之朔日非七月朔也按以殷曆治之當八月壬辰朔劉歆以爲六月元史曆志姜岌以爲是歲七月癸亥朔無壬辰亦失閏其八月壬辰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與姜岌合沈氏欽韓以今曆推之是歲八月壬辰朔加時在晝食六分一十四秒說文月部朔月一日始蘇也白虎通日月篇朔之言蘇也明消更生故言朔故凡月初皆謂之朔禮記禮運云皆從其朔是也因盡而朔故盡亦稱朔爾雅釋訓朔北方也書疏引舍人注云朔盡也北方萬物盡故言朔也

既者何盡也【注】光明滅盡也是後楚滅鄧穀上僭稱王故尤甚也

楚滅鄧穀不書者後治夷狄【疏】注光明滅盡也〇詩載馳既不我嘉傳既盡也穀梁傳既者盡也有繼之辭也說文皀部既小食也事之業也卽今之既字易小畜既雨既處詩既見君子古皆訓爲已已亦事盡之詞詩大雅汔可小康箋汔幾也亦通既爲小食與盡訓別左傳疏引異義云月高則其食虧於上月上則其食虧於下也日月之體大小正同相掩密者二體相近正映其形故光得溢出而中食也相掩疏者二體相遠月近而日遠自人望之則月之所映者廣故日光不能復見而日食既也未知何家說據南齊書天文志云相三年日食實中下上竟黑疑者以爲日月正等月何得小而見日中鄭云月正掩日日光從四邊出故言從中起也蓋卽鄭氏駁異義說矣續漢志引張衡靈憲云當日之衝月常不合是謂闇虛在星則星微遇月則月食孔穎達申之云日月異道有時而交交則相犯故日月遞食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生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大率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道始一交非交則不相侵犯故朔望不常有食也道不正交則日斜照月故月光更盛道若正交則日衝當月故月光卽滅譬如火斜照水日斜照鏡則水鏡之光旁照他物若使鏡正當日水正當火則水鏡之光不能有照日之專月亦猶是也日月同會道度相交月掩日光故日食日奪月光故月食言月食是日光所衝日食是月體所映故日食常在朔月食常在望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謂月在日南從南入食南下北高則食起於下月在日北從北入食則食發於高是其行有高下故食不同也按孔氏所推論皆本鄭義何氏無說未知同否〇注是後至甚也〇舊疏云卽下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曰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是也蓋以爲楚滅之也上僭稱王者史記楚世家武王三十五年楚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爲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爲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擧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爲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是其事也舊疏引春秋說云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其後楚僭號稱王滅鄧穀政敎陵遲何說所本也漢書五行志云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董仲舒劉向以爲前事已大後事將至者又大則既先是魯宋弒君魯又成宋亂易許田無事天子之心楚僭稱王後鄭岠王師射桓王又二君相篡劉歆以爲六月趙與晉分先是晉曲沃伯再弒晉侯是歲晉大亂滅其宗國京房易傳以爲桓三年日食貫中央上下竟而黃臣弒而不卒之形也故楚嚴稱王兼地千里按嚴當云武誤秋地千里卽楚世家所云于是始開濮地而有之也取象皆相近續漢志注引春秋緯云日食既君行無常公輔不修德夷狄強侵萬事錯後漢明帝紀永平八年十月晦日有食之既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而下貽人怨上動三光日食之變其災尤大春秋圖讖所謂至鍾往職精待曰人主含天光據璣衡齊七政操八極故君明聖天道得正則日月光明五星有度日明則道正不明則致亂故常戒以自勅厲日食皆象君之進退爲盈縮當春秋擾亂日食三十六故曰至離也〇注楚滅至夷狄〇隱元年傳注所傳聞世內其國而外諸夏所聞之世內諸夏而外夷狄故所傳聞世不治夷狄也僖二十六年楚滅隗注不月者略夷狄滅微國也亦以前此書滅者衆故亦書治之然止時而已所謂後治也昭三十年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注至此乃月者所見世錄夷狄滅小國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疏】通義云加公子者於翬則罪於桓則親所以惡桓也逆在所聞世例日卒故以不日見罪所傳聞之世本不日卒故翬更以不卒見罪然非起見其貴反重柔闕求命者同故一見公子翬於此則隱之篇不稱公子疑益顯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疏】杜云讙魯地在濟北蛇丘縣西有下讙亭一統志下讙城在泰安府肥城縣西南大事表云在今濟南府肥城縣西南水經注汶水篇蛇水又西南逕夏暉城南經書公會齊侯于下讙是今俗謂之夏暉城說文邑部讙魯下邑三傳皆作讙讙正字讙段借也惠氏往漢志引哀八年取讙及闡是亦作讙今三傳本亦皆作讙

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送女非禮也【注】以言姜氏也禮送女父母不下堂姑姊妹不出門【疏】穀梁傳曰送女踰竟非禮也左傳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三傳之義皆

同〇注以言姜氏也〇舊疏云讙若齊地宜言齊侯送孟姜于讙今言姜氏故知越竟也〇注禮送至出門〇穀梁傳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注祭門廟門也闕兩觀也在祭門之外白虎通嫁娶云父誡之於阼階母戒於西階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爾父母之言夙夜無違愆視諸衿鞶公羊問答云問餘泰疏以爲時王之禮然乎曰士昏禮主人元端迎于門外主人揖入至于廟門主人升賓升再拜婿言醴主人不降送往主人女父也此送女不下堂之醴也士昏禮記曰戒諸西階上不降此送女母不下堂之證也庶母及門內施衿鞶此無母送女不出門之證也言庶母而姑姊妹在其中不言者文不具也穀梁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白虎通父誡於阼階母誡於西階庶母及門內此與公羊說合明係周禮餘以爲時王之禮誤矣孟子滕文公篇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周氏柄中四書辨疑云士昏禮女父不降送母戒諸西階上亦不降而孟子言往送之門穀梁傳亦云送女不出祭門乃指廟之大門則送不止於階矣或說送至婿門毛西河引戰國策婦事至門送諸母還謂諸母有送至婿門者按穀梁傳諸母兄弟送不出闕門謂祭門外兩觀門也所指諸侯嫁女之禮與士昏禮記所言庶母及門內略同並無送至婿門之說國策恐未可据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門卽父母家之門非如女子所適之婿家之門今人紙嫁俗有母送其女母至婿家禮送以爲婿門不知婦人迎送不出門又內言不出於梱古豈有是耶然孟子此一禮與儀禮士昏禮記亦殊不同記云父在阼階西面戒女母戒諸西階上不降又云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是戒者非止母一人與所送亦非止門一處大抵孟子言禮多主大綱不暇及詳析儀禮定於周初而列國行之久類各隨其俗如衞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雖孔子書魯而衛當日仍行自若也

此入國矣何以不稱夫人注据讙魯地疏注据讙魯地〇上傳云越竟送女故知讙爲魯地入魯竟宜從臣子辭稱夫人如莊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矣自我言齊注怨己以及人也疏春秋據魯而作故自我言之則謂之曰齊下九年傳自我言紀亦卽此意注云怨己及人者不尊人父子之親故也父母之於子雖爲鄰國夫人猶曰吾姜氏注所以崇父子之親從父母辭不言孟姜言姜氏者從魯辭起魯地疏舊疏云猶曰吾姜氏云若有孟姜者孟爲衍字也〇注所以至之親〇下九年傳父母之於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亦卽崇父子之親之義〇注從父至魯地〇孟姜卽詩鄘風桑中云美孟姜矣是也舊疏云孟亦有作季字者謨也以既從父母辭宜稱孟姜今稱姜氏知從魯辭也以讙魯地也杜云已去齊國故不稱女是也

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

翬何以不致注据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致疏注据遂至齊致〇見宣元年得見乎公矣注本所以致夫人者公不親迎有危也翬當并致者翬親迎重在翬也上會讙時夫人以得見公得禮失禮在公不復在翬故不復致不就讙上致者婦人危重故据都城乃致也月者爲夫人至閔危重之疏穀梁傳其不言翬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於齊侯也注重在公又云無譏乎曰爲禮也齊侯來也公之逆而會之可也〇注本所至危也〇經云公子翬如齊逆女是公不親迎也故爲夫人危通義云于讙已入國矣復言至自齊者已見宗廟然後致也〇注翬當至復致〇言若公不會于讙夫人不卽見公則翬當并致如公子遂逆婦姜之例今夫人于讙得見公得禮失禮在公故不復致翬杜云不言翬以至者齊侯送之公受之於讙也如穀梁傳說則衛爲得禮故彼引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是也監本故譏茲〇注不就至致也〇舊疏云若就讙致卽應至讙之時書之宜在公會齊侯于讙上按若讙上致宜書夫人姜氏至自讙不然者婦人危重雖未至讙前亦危也〇注月者至重之〇舊疏云卽宣元年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成十四年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是也凡書至者喜之也亦危之也故夫人至危尤重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疏錢氏大昕答問云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其見於春秋爲無知之稱君張本也母弟雖親不可使論其分也

有年

有年何以書注方分別聞大有年故不但言何以書疏注方分至以書〇若但問何以書與下復聞大有年不明以喜書也疏通義云古之造文者禾千爲年夏謂之歲步歷周也殷謂之祀四祀脩也周謂之年五穀成也嘉禾備登年功乃成故以有年名喜而書之者重民食也大有年何以書亦以喜書也此其曰有年何僅有年也注僅猶劣也謂五穀多少皆有不能大成熟疏注僅猶劣也〇國語晉語云余一人僅亦守府注僅猶劣也楚語而僅得以來注僅猶劣也漢書董仲舒傳注僅少也廣韻劣少也一切經音義一僅古文勤厘二形同說文人部僅才能也音義引字林同戰國策齊策邯鄲僅存注僅裁惟少故云僅有年猶言才有年也爾雅釋詁故始也亦卽才字管與僅劣義近〇注謂五至或熟〇舊疏云舊本如是其穀下云皆有不能大成熟多少二字或衍文也若必存字解之多謂麥禾小謂豆之屬是事皆有但不能大熟也校勘記云解非也此才衍漢人語言如是公羊問答云問當衍否曰廣韻劣少也此言五穀多少不等僅僅乎皆有耳正言其少不當衍也疏又云多謂麥禾少謂豆之屬亦非是經傳無明文安能强爲之區別耶按以多少不等爲少辭今俗語猶然猶詭非也校勘記又云熟當作孰三皆注成熟字皆作熟加四點者非穀梁傳五穀皆熟曰有年彼其曰大有年何注問宣十六年也疏注問宣十六年〇見宣十六年經大豐年也注謂五穀皆大成熟疏注謂五至成熟〇穀梁傳宣十六年云五穀大熟曰大有年毛本作大成熟宋本作大熟成熟亦當作孰僅有年亦足以當喜乎恃有年也注恃賴也若桓公之行諸侯所當誅百姓所當叛而又

元年大水二年耗減民人將去國喪無日賴得五穀皆有使百姓安土樂業故喜而書之所以見不肖之君爲國尤危又明爲國家者不可不有年【疏】公羊古義云朱新仲曰有年大有年桓宣時也有者不宜有二公行事不宜有年此皆旺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豈止此二三年豐熟故以是知二公不宜有此也昭元年秦后子奔晉云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與此意合左疏引賈逵云桓惡而有年豐異之也言有非其所宜有國語周語曰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佚荒怠麤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是年之豐儉視乎君德之善否也○注彼特賴也○說文心部恃賴也特恃雙聲○注若桓至有年○通義云有年在他公時以數見特不書唯桓宣之篇以罕書胡康侯曰桓宣享國十有八年獨此二年書有年他年之歉可知也而天理不泯信矣按周禮疾醫以五穀養病鄭注五穀麻黍稷麥豆是鄭月令五時所食穀也釋文作耗減此耗俗字

公羊義疏十一

公羊義疏十二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桓四年盡五年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疏]隱元年左傳費伯帥師城郎杜云郎魯邑高平方與縣東南有郁郎亭春秋正辭云狩不月此月決不正也

狩者何田狩也[注]田者蒐狩之總名也古者肉食衣皮服捕禽獸故謂之田取獸于田故曰狩易曰結繩罔以田魚[疏]注田者至名也○御覽引白虎通云四時之田總名爲田何爲田除害也繁露深察名號云獵禽獸者號一曰田田之散名春苗秋蒐冬狩夏獮無有不皆中天意者凡散名有號狩之別總號則曰田也毛本作總鄂本宋本閩本監本同作總董仲舒皆本公羊立說公羊無夏田繁露有夏稱者後人妄加也消云春而有狩蓋用冬狩之禮杜云周之春夏之冬也注狩從夏時○注古者至之田○禮記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鄭注此上古之時也舊疏云此古者謂三皇之時也按禮運又云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疏云謂神農也則當是庖犧以前事又易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神農時猶衣皮服也故舊疏引鄭易注云始去羽毛又引鄭注易說云古者田魚而食之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重古道不忘本也是說詩鄭風大叔于田云叔于田傳田取禽也是取獲於捕禽獸也又兼釋田除害義○注取獸至曰狩○此[illegible]狩[illegible]爲訓也[illegible]云田狩[illegible]禽注狩圍守而取禽也守狩亦疊韻爲訓○注易曰至田魚○鄭本宋本同作罔閩本監本毛本作網非○繫辭傳下文也彼云作結繩而爲罔罟以田以漁蓋取諸離李氏易傳引虞翻注云離爲目巽爲繩目之重者爲罟故結繩爲罟坤二五之變成離離爲目坤二稱田罟取獸曰罔蓋取諸離也則虞本無罟字繫傳敘於庖犧世知在神農修火[illegible]以戰也然本或作佃[illegible]氏音[illegible]云陸氏曰佃音田亦作田漁音魚本亦作魚又言居反馬云取獸曰田取魚曰漁

春曰苗[注]苗毛也取苗秀見物取不懷任者[疏]注苗毛至任者○說苑修文云苗者毛取之毛猶耗也詩騶虞[illegible]古箋之正義見認引作[illegible]訓擇也言春時萬物懷任素擇而取之也當是鄂本作當毛疑古本作獮後人脫去毛傍[illegible]爾雅釋天以苗獵名與左氏[illegible]雅注[illegible]周禮鄭注並以夏田爲苗爲擇[illegible]不出任者苗[illegible]去不[illegible]實者與何說合然不若以穀釋苗之較爲[illegible]引白虎通[illegible]云夏謂之苗何擇去懷任者也惟[illegible]謂苗[illegible]氏不取郭[illegible]雅云爲苗除害也[illegible]夏田釋耳然[illegible]今傳[illegible]傳爾雅所記四時田獵皆爲苗除害也豈獨夏爲然[illegible]傳注紂剖任者觀其胎產又方書[illegible]則[illegible]腹而上至根女子一十任娠通則有子

秋曰蒐[注]蒐簡擇也簡擇幼稚取其大者[疏]注蒐簡至大者○釋文作曰廋本又作搜亦作蒐同[illegible]蒐[illegible]農隙[illegible]蒐擇也禽獸懷任求者搜而取之也[illegible]引白虎通云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說苑云蒐者搜索之皆與此義合爾雅以蒐爲春獵之名注搜索取不任者穀梁傳釋文蒐[illegible]作搜搜訓求故有簡擇之義注幼稚宋本同閩本監本毛本稚改穉下同說苑云蒐擇之舍小取大

冬曰狩[注]狩猶獸也冬時禽獸長大遭獸可取不以夏田者春秋制也以爲飛鳥未去於巢走獸未離於穴恐傷害於幼稚故於苑囿中取之[疏]注狩猶至可取○詩車攻云搏獸于敖水經注及東京賦並引作薄狩于敖初學記引作搏狩蓋狩本古獸字淮南覽冥訓狡蟲死鳥注蟲狩也漢石門頌惡虫弊狩皆以狩作獸也詩亦當作狩故鄭箋云田獵搏獸也御覽引白虎通云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說苑云狩者守留之惠氏棟毛詩古義云搏獸于敖水經注引云薄狩于敖東京賦同徐堅初學記引作搏狩按狩本古獸字故鄭箋云田獵搏獸也何休公羊注云狩猶獸也說文犬部狩火田也段注釋天曰冬獵爲狩周禮左傳公羊穀梁夏小正傳毛詩傳皆同又釋天曰火田爲狩許不稱冬獵而稱火田者火田必於冬王制曰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故言火以該冬也爾雅郭注云得獸取之無所擇詩疏引李巡云冬圍守而取禽無所擇也疏云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注不以至取之○舊疏云正以周禮四時皆田故也按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見周禮大司馬職禮記王制云則歲三田鄭注云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彼疏引何氏廢疾云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夏田於義爲短鄭釋之云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於世若其所欲改其陰書於緯藏之以待後王穀梁四時田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又引釋廢疾云歲三田謂以三事爲田即上一曰乾豆之等按鄭注王制以夏不田爲夏制而釋廢疾又以四時田爲夏殷禮蓋殷周之誤惟又以歲三田爲以三事爲田與禮注乖當以禮注爲正劉氏逢祿云鄭於王制注云歲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穀梁後於公羊徒據經文公羊得之口授非六國時見讖緯而作也漢初公羊盛行故王制據以爲三田以爲夏時則無據三事田則自亂其例矣易述田事凡六爻以卦氣言之解二月春田也巽八月秋田也大畜秋分前五日曰日閑輿衛言治兵也師比四月夏田也離初九主夏至以後無已冬夏至陰陽之徵易重氣始義當安其屯十月戒從禽也然則春秋夏不田冬狩改於孟春皆述殷制與夏時小異微有損益若官大國時書固不合也說苑云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鷙鳥不搏蝮蠆不螫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是以古者必有豢牢與此義相足孔氏通義謂周禮四時皆田傳唯舉三時者諸侯之制也禮天子周城諸侯軒城天子宮縣諸侯軒縣周四望魯三望天子備四時之祭諸侯與其一以下於王故唯三田而已何邵公以爲春秋之制夏不田者妄也繁露云獵禽獸者號一曰田田之散名春苗秋蒐冬狩夏獮可議公羊師說有四時田矣按夏不田劉向鄭康成俱有是說知非何氏臆造繁露自承祠爲以四時祭祀之爲說蓋鄭申明周禮不必郎等說春秋公羊先師以三田爲春秋制故漢博士據以作王制所謂春秋爲後王法也王制明云天子諸侯非事師侯制可知又考孟子梁惠王篇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趙注田獵無節以非時取獸也蓋亦指夏田爲非時也禮記月令季春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孟夏之月驅獸無害五穀無大田獵王制獺祭魚然後虞

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昆蟲未蟄不以火田皆夏不田之義國語魯語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

而棄之曰鳥翼鷇卵魚禁鯤鮞獸長麑䴠皆即何氏恐傳必納然意也於苑囿中取之者預畜於囿以備祭祀之用說苑所謂必有豢

牢者是也孔氏之說愼矣

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注】以其地遠禮

諸侯田狩不過郊【疏】注以其至過郊○舊疏云以其地遠而舊云以其去大野遠故言遠者非以校勘記云當作云

以其去野太遠若然下十年之冬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云郎者何吾近邑也蓋即爲遠郊之地故禮記檀弓云戰于郎而哀十

一年左傳謂郊之戰別爲來戰深入竟內故曰吾近邑若郊常田狩近郊之地皆可必勞師罷民去國遠遊故示譏焉杜云郎非國

內之狩地故書地孔疏曰五年公矢魚于棠傳曰言遠地也傳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舉地名者皆言其非地故知

此郎非國內之狩地故書地也若邑內狩地大野是也哀十四年傳西狩于大野經不書大野明得其常地故不書耳自此言之則

狩于郎蒐于紅及比蒲昌閒皆非常地故書地也田狩之地必有常狩者古者民多地狹唯在山澤之閒乃有不獵之地故天子諸侯

必於其封內擇隙地而爲之僖三十三年傳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是其諸國各有常處違其常處則犯害民物故書地以

譏之又云公羊說諸侯遊戲不得過郊左氏無此義要言遠者亦是譏其失常地也按孔氏左疏甚該洽而舊疏以即邑在郊內其

屬地在郊外若據邑言之則爲近若據地言之則爲遠不知以狩不過郊言之此即則爲遠以他國來戰言之已入竟內此即又爲

近也較各有當不必案合二經轉迂曾不可通也

諸侯曷爲必田狩【注】據有囿也【疏】注據有囿

也○舊疏云鄭成十八年築鹿囿是也說文口部囿苑有垣也一曰禽獸曰囿語明穀云囿有林池是謂腔命云能鼎葦而

逸囿韋昭王逸注皆云囿苑也呂覽重己篇注畜禽獸所大曰苑小曰囿周禮囿人職云掌囿遊之獸禁鄭注囿遊囿之離宮小苑

觀處也事獸以實樂視之使疏引書傳云鄭之取於囿是勇力取是囿亦爲蒐狩之常處也知諸侯皆得有囿者詩靈臺云王在靈

囿傳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成十八年注又云天子囿方百里大國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不同者蓋本

無定制故說有較殊也則傳意諸侯自有囿有禽獸可取足供祭事之用而經書田狩因據爲難故注云據有囿也

一曰乾

豆【注】一者第一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於右腢中心死疾鮮屑故

乾而豆之薦於宗廟豆祭器名狀如鐙天子二十有六諸公十

有六諸侯十有二卿上大夫八下大夫六士三【疏】禮記王制云天子諸侯無事則

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易比云王用三驅獻云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穀梁傳四時之田用三

謂唯其所先得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乾禮記釋文云書干則謂如一中谷有蓷暵其乾矣之乾鬻嫌也正字亦宜作

乾見玉篇○注一者至乘廟○詩車攻云大庖不盈毛傳故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爲上殺孔疏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腢爲

上殺以其實心死疾肉最絜矣故以爲乾豆也苑云上殺中心死速乾之以爲豆實可以祭祀十行本闕作闕校勘記云依鄂文當

作闕古書有作闕者从肉胤屑聲本作絜毛本作絜非按肩從絜也故不敢留之不屑孔詩疏或即用此注則作絜是也闕說文肉

部膘牛脅後髀前合革肉也釋文引三蒼云小腹兩邊肉段氏玉裁說文注云他處革與肉可分剝獨此處不可分剝故也士發所

謂膘牛之膘其實凡獸皆然不專牛也廣韻云膂前蓋近膂處今人謂爲肥爲膘肥謂最薄處皮肉相合者也膘釋文云本又作膘

說文骨部髃肩前也士喪禮記即牀而奠當髃注髃肩頭也髃腸鄭髃字釋文引字林云肩前兩乳骨也蓋左小臂旁邪走于右肩

必實心故死疾而鮮絜也舊疏云時王之禮古制無文按此必有成文故毛詩傳何氏此注並依而用之古籍散亡不可考耳王制

注云乾豆謂臘之以爲祭祀豆實也孔疏豆實非臘而云乾者謂作臆及膞先乾其肉也此云乾而豆之疑有誤字○注豆祭至如

鐙○爾雅釋器云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郭注豆禮器也鐙即瓦鐙也禮記祭統云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

注校豆中央直者也鐙豆下跗也急就章鐙所以盛膏夜然燎者也其形若杆而中也釘有柎者曰鐙無柎者曰錠柎謂下跗足也

蓋豆籩登形似皆同但有竹木瓦之殊故詩生民云卬盛于豆于豆于登詩皆祭器名故毛傳云豆薦葅醢也登太羹也按說文豆

古食肉器也周禮梓人云食一豆肉中人之食也禮記坊記觴酒豆肉卽此其祭器當作梪說文梪木豆謂之梪从木豆是也鐙

實作豋說文豋禮器也讀若鐙同拜復公食大夫禮云太羹湆不和實于鐙鄭此其祭統之鐙自足下鄭之名豆籩登三者皆有之

也郭注爾雅又以膏鐙形狀似也器之經故以膏鐙釋之說文鐙錠也楚辭招魂云蘭膏明燭華鐙錯些是也此注云狀如鐙蓋同

郭義○注天子至士三○各本作士二彼鄭本正數深疏亦引作三自下大夫上禮器文彼無湍字是也舊疏云其士三者何氏差

也鄭注禮器云豆之數謂天子諸侯相朝饗食及食大夫公食大夫禮曰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此食下大夫而豆六則其

餘著矣聘禮致饔餼於上大夫堂上八豆設於戶西則凡致饔餼堂上之豆數可知周禮公之豆四十其東西夾各十二侯伯之豆

三十有二其東西夾各十子男之豆二十有四其東西夾各六孔疏掌客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者天子庶羞自二十品羞豆各六

十今云二十六者說堂上數也堂下東西夾各十七兩十七合三十四并二十六故合六十也今按禮有正羞庶羞故公食大夫禮

設韭菹醢醯六豆設於醬東是正羞也庶羞設於稻南膷臐膮牛炙之等十六豆謂之庶羞又掌客云公豆四十又云食四十則豆

盛正羞食謂庶羞也故鄭注掌客云食者其庶羞與可食者是庶羞與正羞別此上大夫八豆下大夫六豆皆爲正羞而天子二十

六豆亦爲正羞故熊氏以爲正羞非也引二十六之等但不知堂下夾若爲陳列正羞氏以爲庶羞義亦通鄭二公食大夫禮以

大夫六豆之義下大夫六豆設於堂上則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亦設于堂上矣聘禮致饔餼於上大夫堂

上八豆西夾六豆東方亦如之是堂上東西夾各設其豆東西夾又減於堂上之數上公堂上十六豆故知東西夾各十二侯伯堂

上十二故知東西夾各十子男堂上十二故知東西夾各六也按豆數見之掌客其陳于堂上及東西夾則鄭氏以義言之也經義

述聞云由公而侯而上大夫皆降殺以兩而由天子而公則降殺以十多寡不齊天子與諸公爲君臣猶諸侯與上大夫也諸侯多

於上大夫四豆而天子多於諸公乃十豆增減之例亦不相準疑本作天子之豆二十因下文諸公十有六遂衍有六二字二十者

五四之合數也故其降殺以四四四得十六故諸公十六三四稍十二故諸侯十有二二四得八故上大夫八下大夫再命但年於

上大夫一命故降殺以四之半而六也若二十六則既多於四六之合數而又少於四七之合數將何以爲降殺之本與公羊注畫

亦後人據誤本禮記加之也鄭注以此豆數以堂上之豆饋曰腸禮公之豆四十其東西夾各十有二侯伯之豆三十二其東西夾各十子男之豆二十四其東西夾各六是鄭精合周禮禮器之豆數也天子之豆周禮雖不言其數然公以下之豆皆登降以八則由公豆而登之天子之豆當四十有八而在堂上者二十東西夾各十有四其數正相合也若謂堂上之豆二十有六則東西夾各十有一十而餘一非鼎俎奇而籩豆偶之義矣陰何說以醢人四豆曰天子朝事八豆饋食八豆又加豆八羞豆二所謂二十有六按醢人注朝事爲薦血腥之祭饋食爲薦熟之祭此天子之豆不云宗廟之祭則非指祭祀言之故鄭注謂天子朔食諸侯相食及食大夫也陰說似是而非此說乾豆爲祭事何氏引禮器文者特因豆廣言之不必即以此豆數爲祭品也宋本作士三似不如作士二爲是豆偶故也上下大夫尊卑相近故降殺以兩士卑于大夫故亦降殺四也

二曰賓客【注】二者第二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於右髀遠心死難故以爲賓客【疏】注二者至賓客○釋文作左髀云方爾反又步啓反股外也本又作髒校勘記云按左右皆髀股之髀非髀肺之脾何注脾字二見皆當作髀按說文肉部脾土藏也無所謂左右骨部髀股外也肉部股髀也又大部奎兩髀之間也則髀爲股外骨名故得有左右沈氏彤釋骨云腰髖骨旁臨兩股者曰壑骨曰大骨曰髂一身之屈伸司孫故通曰機關關之旁曰髀樞亦曰樞機者髀骨之入樞者也在膝以上曰髀骨曰股骨其直者曰鍵其斜上俠髖者則所謂機也由左膘達右髀遠心死稍遲肉已不及一殺之鮮絜故以爲賓客也詩車攻傳云射右耳本次之箋云射當爲達孔疏次殺右耳本當自左屬髑也不言自左髁下之殺之射左髀可推而知也與此微異范云次殺射髀髀死差遲與何氏合爲賓客者爲賓客之俎實也

三曰充君之庖【注】充備也庖廚也三者第三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於右髀中腸胃汙泡死遲故以充君之庖廚已有三牲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爲己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牲逸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爲田除害狩例時此月者譏不時也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陽氣始施鳥獸懷任草木萌牙非所以養微【疏】注充備也○小爾雅廣言云充滿也○注庖廚也○廣雅釋室云庖廚也王制注庖今之廚也說文广部庖廚也○注三者至庖廚○校勘記云腈宋本閩本同毛本作膳誤胥各本亦作膳俗字遑各本作遑詩車攻傳云射左髀達於右髃爲下殺校勘記云五經文字髀羊紹反見春秋傳又作髀見詩見春秋傳者卽指公羊此注也見詩者指毛詩車攻傳也今詩傳作髀此注作髀皆髀字形近之說作髀从骨故音羊紹反毛詩音義字書無髀字一本作髀與張參所據春秋傳正合然則毛詩傳公羊注皆當作髀髀韻三十小云髀堅骨按髀髀髀皆不見於說文而集韻髀髀同以紹切則丁度等所據作髀矣集韻無髀字五經文字注中髀乃腸之誤耳音義髀字亦髀之誤按詩釋文云髀餘繞反又胡可反謂水勝也字書無此字一本作髀音羊紹反又羊招反呂忱子小反此傳釋文云右髀羊紹反字林子小反一本作髀音豎髀與髀俱不得音

羊紹反當依詩釋文所引一本作膘似爲近之膘爲骨後肉自左骨後達右骨後迺中腸胃汙泡死最遲肉故惡故充君之庖也范云下殺中腸污泡死最遲先宗廟次賓客後庖廚案神散客之餕按今公羊釋文作髀亦髀髀不得音羊紹反故校勘記云髀當作髀也○注已有至除害○皆書大傳文見儀禮集傳集注引三牲謂牛羊豕下八年注云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太牢是也釋文捕本又作搏音博按當作搏禽獸御覽引韓詩內傳曰春曰畋夏曰搜秋曰獮冬曰狩天子抗大綏諸侯小綏[illegible]下獻禽其下天子親射之于門夫田獵因以講道義習武閱兵也說苑修文云其謂之畋何田人舉事反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盛人作名號而事義可知也後漢書陳蕃傳臣聞人君事於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教孝敬御覽引白虎通云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爲田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賙鰥士衆也續漢志引蔡邕月令章句云寄戎事之教於田獵武事不空設必有以誠故寄教于田獵閑肄五兵爲又書鈔引白虎通云王者祭宗廟親自取禽者何尊重先祖必欲自射加功力爲殺梁秋蒐于紅傳云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流旁握御擊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鼻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爲其餘與士衆以習射于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注田狩例時○舊疏云卽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郜僖二十八年冬天王狩于河陽是也○注此月至養微○公羊問答云易通卦驗曰十一月廣莫風至則閶夜千生月令仲冬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芸始生荔挺出後漢書陳寵傳云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有一月有闕射干芸荔之應天以爲正周以爲春此可見三代時月相變而宋儒夏時冠月之說不足據按冬夏至陰陽之微五者順時舉事故以養微爲重也若然夏小正十一月王狩周禮仲冬遂以狩田者彼當王之制此春秋制也故書月以譏不時與舊疏云在哀十四年孔子欲夏之孟冬以爲田狩之月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宰渠伯糾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宰渠伯糾何【注】據劉卷卒氏采不名且字【疏】惠氏棟左傳補注云寀渠周邑昭二十六年傳劉子以王出次于渠注云劉地然則伯糾益氏於邑者○注據劉至且字○見定四年劉其氏卷其且字不名也據以繼稱伯糾也

下大夫也【注】天子下大夫繫官氏名且字繫官者卑不得專官事也稱伯者上敬老也上敬老則民益孝上尊齒則民益弟是以王者以父事三老兄事五更食之於辟雍天子親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率民之至也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有五貴有德爲其近於道也貴臣貴其近於君也貴老貴其近於父也敬長貴其敬於兄也慈幼貴其近於子弟也禮君於臣而不名者有五諸父兄不名經曰王

札子是也詩曰王謂叔父是也上大夫不名祭伯是也盛德之士不名叔肸是也老臣不名宰渠伯糾是也下去二時者桓公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爲貶見其罪明不宜【疏】注天子至且字○校勘記云段云且字者謂經之糾也經稱且字又稱伯者以其爲宰臣也且字見儀禮注禮記注又見公羊宣十五年注定四年注疏冢多不解其義如言仲山甫山甫爲且字合仲乃爲字旣制如此故公羊糾札卷不連伯仲皆且字也此雖言伯糾而注云且字則專釋糾也下方釋伯耳則注名字疑衍渠非名也繫官氏官謂宰氏謂渠也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各本於且上衍一名字注云渠是名然則下文云老臣不名宰渠伯糾是也作何解乎此由淺人不解且字之恉因添名字於此謂渠是名糾是字名而又字故討名且字而不省注明言不名也且二百四十四年有一人名字報書者乎上文注據劉卷氏采不名且字氏采者劉也卷者不名曰其且字也此則且字上稱伯爲疑按說文且薦也廣雅釋詁且借也曲禮有天王某甫注某甫且字也疏引音義隱云且假借此字也雜記疏禮弓云五十以伯仲是正字二十之時曰某甫是且字言且爲之立字經韻樓集又云凡承藉於下曰且凡冠而字之祇一字耳必五十而後以伯仲故下一字所以承藉伯仲也言伯某仲某是稱字單言某甫是稱其且字若韓非於孔子單言尼蓋五十以前事也此注家且字之說也鄭數酒禮某子受酬注某者衆賓姓也同姓則以伯仲別之又同則以且字別之言同姓之中有伯仲伯仲同者則呼某甫也又少牢饋食禮皇祖伯某注伯某且字也士喪禮父某甫注某甫且字也若言山甫孔甫又曲禮有天王某甫注某甫且字也又檀弓爲乎哀哉尼父注因且字而爲之謚又稱記陽貨某甫注某甫且字也特牲篇某子之某爲伯仲故注稱祖字少牢篇伯某之某爲且甫故注稱且字義各有當也若士虞禮遠爾皇祖某甫注云某甫且字也若言尼甫正與士喪禮檀弓雜記注文一律今各本譌爲某甫皇祖字也此逢人傳寫之誤又公羊宣十五年注云札者冠且字也定四年桓四年皆言且字皆冒伯仲單言某甫與鄭注無不合坊記其死曰孟子卒注孟子蓋其且字此蓋謂經之孟猶男子之伯仲經之子猶男子之某甫諱娶同姓故書字也稚且猶言稱也冠後稱伯某甫叔仲季唯其所書不書單稱伯仲故以甫字藉之若言承藉之義音義隱之作此禮孔疏言且爲之作字皆屬誤解○注繫官至事也○周禮天官之屬有大宰小宰宰夫太宰卿小宰中大夫宰夫下大夫伯糾其宰夫與六官之屬皆大事則從其長宰夫視太宰小宰卑故知不得專官事也左氏以糾爲名傳以父在故名疏引何氏膏肓以爲左氏宰渠伯糾父在故名仍叔之子何以不名又仍叔之子以爲父在稱子伯糾何以父在不稱子鄭箴之曰仍叔之子繼某幼稱故略言子不名之至於伯糾能堪聘事私觀又不失子道故名且字也按伯糾之能堪聘事與否三傳無文不足以難何氏左傳明云故名而鄭氏以爲名且字亦非左氏義劉氏違條評云左氏此條亦譏劉歆不解天子下大夫名且字之例妄生異說○注釋伯至叔弟○莊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注稱字者敬老也禮七十雖庶人主孝而禮之繁露爲人者雖天子必有尊也弟以孝也必有先也教以弟也此威勢不足獨恃而教化之功不大乎禮記大學云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與弟鄉注老老長長謂尊老敬長也又祭義云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又云長

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鄭注言其先老也是也〇注長以至至也〇各本譌作[illegible]史本正釋文作而饋禮記祭義云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此天子有所父事諸侯有所兄事謂若三老五更也又云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注割牲制俎實冕而總干親在舞位以與侑食也教諸侯之弟次事親又樂記亦云食三老五更于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孔疏袒而割牲謂牲入之時天子親割也執醬而饋諸食之時親執醬而饋也執爵而酳謂食罷親執爵而酳之也信乎通鄉射云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者何欲陳孝弟之德以示天下也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入子臨辟雍親袒割牲尊三老父象也錫者孝几杖授安車輭輪供綏執授兄事五更寵接禮文加客謙敬順貌也禮記祭義曰祀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享三老五更于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不正言父兄言老更者老者壽考也欲言所今者參也更者更也所更歷者衆也即如是不但言老言三何欲其明於天地人之道而老也五更者欲其明於五行之道不更事也三老五更幾人乎曰各一人何以知之既以父事父一而已不宜有三又王者不臣云不臣三老五更者欲事天下爲人子弟禮曰父事三老兄事五更禮記文王世子養設三老五更畢老之席位爲注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悌也其禮亡以鄉飲酒禮言之席位之處則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又文王世子云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詠焉退修之以孝養也注親視其所有退修之謂既迎而入獻之以醴獻畢而樂闋獨斷云天子父事三老者漬戒於天地人也兄事五更者訓于五品也更者長也更相代至五也能以晉道改更已也又三老謂久也舊也壽也皆取首妻男女完具者古者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三公設几九卿正嫂使者安車輭輪送迎而至其家天子獨拜於屏其明且三公諸關說以其禮過厚故也又五更或爲叟叟老稱與三老同義也〇注先王至弟也〇禮記祭義文注云言治國有家道使文貴貴貴老敬長慈幼下貴字皆作爲貴臣作貴貴近於父作近於親子下無弟字○注禮君至是也○校勘記云王謂宋本閩本同監本毛本謂改曰非禮記明堂位注亦作王謂叔父當據韓魯詩何所據詩魯與毛鄭異禮記亦與箋詩本異也叔舊疏云有何氏之意故皆取經以當之王札子者冠宜十年傳云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注天子之庶兄札者冠且字也禮天子庶兄冠而不名所以尊之是也所引詩見魯頌閟宮使云子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書成王稱明公語也祭伯者魯九年傳云祭叔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是也叔肸者宣十七年注云稱字者實之宣公篡立叔肸不仕其朝不食其祿終身於貴賤故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之謂也是也白虎通王者不臣云王者臣有不名者五先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戮力共治國同功於天下故尊而不名也尙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不名者貴賢者而已共成先祖功德德加於百姓者也春秋魯伯不言名傳曰吾大夫之命乎天子之也盛德之士不名尊賢也春秋曰公弟叔肸諸父諸兄不名諸父諸兄親與己父兄有敵體之義也詩云王曰叔父春秋傳曰王札子何長庶之稱也不名盛德之士者不可屈以爵祿也說苑臣術云湯曰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無上大夫按班氏據

會書春秋伯以禮老臣不名何氏說公羊故據宰渠伯糾言也按禮記月令云聘名士鄭注名士不仕者疏引蔡邕章句云名士者謂其德行貞純道術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隱居不仕者也鄭此盛儒之士也叔肸釋文作叔肸閩本監本毛本作肸按說文此字正作肸从十从骨○注下去至不宜○春秋正辭云程子曰人理滅矣天運乖矣陰陽失序歲功不具矣故不具四時書曰今其有今閔使孜何生在上其不具於是年何也其諸以朝聘之者與按聞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注云書者書之也古者諸侯有較傳殊風異行天子聘問之今桓公無王而行王法所書諱今反下聘賞罰乖方有春夏而無秋冬之象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曷為以二日卒之怴也【注】怴者狂也齊人語【疏】校勘記云怴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怴呼述反按怴字書作怴字之誤也廣雅釋詁云怴怨也又釋訓怴怴亂也書慈音呼述反今亦誤作怴怴運故為不循故歎不怴注鄭怴皆飛走之說也釋文怴況越反怴怴義同皆戊聲玉篇心部怴許律反鄭也廣韻六術怴狂也皆从戊不誤按釋文亦音呼述反則聲本亦書从戊作怴○注怴者至人語○白虎通考黜云諸侯喑聾跛躄惡疾不免黜者何尊人君也春秋曰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傳曰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有狂易之病驚亡而死由不絕也是怴為狂也按說文犬部狘獸走貌禮運疏狘驚走也人發狂奔驚而飛走故曰狂易者輕辭文十二年傳俾君子易慢注易患猶輕惰是也正字作傷說文人部傷輕也是也惠氏士者春秋說云或曰兩日之間有闕文我未之前聞也公穀皆有師傳本之子夏必非讀說公羊讀以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漢儒謂有狂易之疾覺亡而死故甲戌日亡莫知所在己丑日乃得其眞說者謂匹夫或有之人君必不然懸謂病而發狂何有賈賤古者諸侯喑聾跛躄惡疾皆不免所以尊君唯世子有惡疾則廢陳侯非惡疾乃病狂亦謂之眞疾病狂之人不可以君國子民陳之臣子嘗告之赴王免之而立其子則安得有陳佗之亂乎故春秋如其再赴之日而書之蓋言君死不知其日所以罪其臣也史記田齊世家云桓公病蔡人為佗殺桓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佗是為厲公與此不合按左傳亦無殺桓公事陳杞世家亦但言蔡人為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亦不言桓公被殺均與左傳違

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

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注】君子謂孔子也以二日卒之者

闕疑【疏】通義云惠氏說死而得者言得其屍也古通用死為屍字讀若陳湯傳求谷吉等死按死亦或屍之壞字傳寫者脫去尸字與○注君子謂孔子○舊疏云正以哀十四年傳云君子曷為為春秋故也○注以二至闕疑○繁露觀德云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書所見也而不言其闕者穀梁傳何為以二日卒之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之也正月書甲戌己丑甲戌為月之二十一日己丑為二月之七日傳云曷為以二日卒之怴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然則經不別月者傳疑之辭為按甲戌己丑相距十六日若是再赴陳人不應謬妄若此書以此傳為正范氏說穀梁以為辟傳聞行未知所據論語為致云多聞闕疑甯氏注云多聞謂所傳聞世所聞世也春秋於所傳聞所聞世闕疑皆據魯史書文如陳侯鮑卒以二日夏五無月郭公繫曹下皆是也

夏齊侯鄭伯如紀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注】據蔡侯東國卒于楚不言如也【疏】注據蔡至如也○舊疏云在昭二十三年夏按襄二十六年許男甯卒于楚在蔡侯之前而不據之者科取一以書之不以使見錄或者以蔡是大國齊之鄭故取之

離不言會也【注】時紀不與會故略言如也春秋始錄內小惡書內離會略外小惡不書外離會至所聞之世著治升平內諸夏而詳錄之乃書外離會嫌外離會常書故變文見意以別

嫌明疑【疏】繁露奉本云大國齊宋離不言會紹當作齊鄭按鄭舊得為大國者春秋之初鄭莊魏為強威時與齊宋諸國會盟征伐故也鄭注曲禮離坐離立云離兩也兩相麗謂之離玉篇佳部離兩也兩國相會故曰離會○注時紀至如也○上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傳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蓋鄧與會爾明紀若與會則非離會嘗會齊侯鄭伯會于紀矣通義云紀與會則為參紀不與會則為離參則可曰齊侯鄭伯會于紀離則不可曰會于紀故變文以明之此鄭對蔡侯鄭伯會于鄧發傳唯為就人國都而會者須分別主人與不與故作此例若齊侯宋公會于洮既非國自無所嫌離亦言會矣左傳謂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明紀人不與唯讀朝紀則非齊鄭時皆彊大無朝紀之理則會于紀者為是○注春秋至離會○舊疏云鄭隱二年公會戎于潛是也按彼注云所傳聞之世外離會不書書內離會者春秋王魯明當先自詳正又隱十年注所謂內無大惡乃可治諸夏大惡是也○注不書外離會○舊疏云鄭此文變會言如是也隱二年注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注至所至離會○舊疏云鄭宣十一年晉侯會狄于攢函是也○隱元年注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書外離會是宣十一年秋晉侯會狄于攢函是也○注嫌外至明疑○舊疏云若不嫌此事以略言如則嫌所傳聞世合書外離會但嫌無之耳故曰嫌外離會常書也故書而變其文見所傳聞世不書外離會之意故曰變文見幾所以別其嫌而明其疑也按常書疑是常書之疑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叔之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疏】詩節南山疏云雲漢序云仍叔箋引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春秋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仍氏或亦世字叔也自桓五年上距宣王之卒七十六歲若書初年則百二十歲矣引之以證仍叔是周大夫耳未必是一人也穀梁作任仍任音近晉書地理志新精正仍下注云玩槀毛饔詩序雲漢仍叔笑官王也仍氏世為周大夫古仍任通用昭二十二年王師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書鄭仍叔之仍也

其稱仍叔之子何【注】據宰

渠氏官武氏子不稱字又不加之尹氏不稱子【疏】注據宰至稱子○監本毛本字作官誤校勘記云此謂仍叔是字武氏子不稱字也宰渠氏官見上四年武氏子不稱字見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是也尹氏不稱子亦見隱三年書尹氏卒是也

譏何譏爾譏父老子代從政也【注】禮七十縣車致

仕不言氏者起父在也加之者起子辟一人【疏】通義云譏父老子代從政者亦譏世

卿之癈也七十曰老大夫七十而致仕故謂致仕為老左傳曰桓公立乃老又曰范武子將老又曰祁奚老矣按下九年左傳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彼疏引何君膏肓云左氏以人子安處父位尤非衰世救失之宜於義為短鄭箴之云必如所言父有老耋罷病執當理其政預王事也知不然者年老廢疾可以傳事子孫故周禮典命有癈其君之制若父仍在位而子安然代其任非所宜也然此斥天子諸侯言若卿大夫則世卿執政春秋所譏惡如孔氏所云也穀梁傳任叔之子者錄父以使子也故微其君臣而著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之辭也亦卿譏父老子代從政之義故范云君闇劣於上臣苟進於下蓋參譏之也左氏直云辭也疏引麋氏用公羊穀梁之說以為父老來聘非父沒○注禮七至致仕○舊疏云春秋說文謂之緐輿者淮南子云日至於悲谷是謂晡時至於淵隅是謂高春至於連石是謂下春至於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輿舊說云日在縣輿一日之暮人年七十亦一世之暮而致其政事於君故曰緐輿也亦有作車字者然則疏本作緐輿矣釋文本作緐車盧氏文弨云淮南子作緐車初學記類聚引同按白虎通致仕篇云臣年七十縣車致仕者臣以執事趨走為職七十陽道極耳目不聰明跛踦之屬是以退老去避賢者路所以長廉遠恥也縣車示不用也致事者致其事於君君不使退而自去者尊賢者也故曲禮曰大夫七十而致仕王制曰七十致政則縣車自謂縣車不用舊疏未可從也隸釋載侯成碑縣輿饗神與舊疏本同按今曲禮作致事鄭注致其所掌之事於君而告老疏七十曰老在家則傳家事於子孫在官則致所掌職事選君退還田里也不云置而云致者置是廢絕致是與人明朝廷必有賢代己也按作仕亦通○注不言至在也○舊疏云言仍氏子則與武氏子文同義亦無父故曰起父在按若言仍氏之子仍氏係其世稱仍叔乃其父字不書仍叔故無由見父在也○注加之至一人○舊疏云若言仍叔子則與傳三十三年百里子蹇叔子類是一人故曰加之者起子辟一人

葬陳桓公【注】不月者責臣子也知君父有疾當營衛不謹而失之也

傳曰葬生者之事【疏】注不月至之也○舊疏云正以卒日葬月乃是大國之例今書時故決之營衛者史記帝紀以師兵為營衛正義云環繞軍兵為營以自衛守護君父之疾若營衛然也禮記曲禮云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又記父母有疾云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諸節糾君父有狂疾尤宜營衛之也今不謹而失之故不月以為無臣子也所以深責之也○注傳曰至之事○隱十一年傳文

城祝丘【疏】大事表云杜云魯地莊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即此是齊魯兩境上之邑在今沂州府東南五十里水經注沭水篇沭水又南逕東海郡丘縣故春秋之祝丘也桓五年城祝丘齊氏召南考證云杜注不言祝丘所在漢地志東海郡即丘孟康曰古祝丘齊之即丘故城在沂州東南五十里一統志即丘故城在沂州蘭山縣東南春秋曰祝丘惠氏棟左傳補注云司馬彪郡國志琅邪即丘春秋時曰祝丘闞駰十三州記曰即祝魯之音蓋字承譌變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其言從王伐鄭何【注】據河陽舉王狩別出朝文又不連王王猶不道所加【疏】注據河至連王○傳二十八年云天王狩于河陽下云壬申公朝于王所彼言王狩此不舉之彼別言公朝不連上王文故據以難之○注王師不道所加○舊疏云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貿戎不道伐某今言伐鄭故難之

從王正也【注】美其得正義也故以從王征伐錄之蓋起時天子微弱諸侯背叛莫肯從王者征伐以善三國之君獨能尊天子死節稱人者刺二三者也天下之君海內之主當秉綱撮要而親自用兵故見其微弱僅能從微者不能從諸侯猶莒稱人則從不疑也不使王者首兵者本不為王舉也知實諸侯者以美得正【疏】注美其至錄之○詩衛風伯兮序云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箋云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伯也為王前驅久故家人思之疏引鄭志鄭答臨碩引公羊之文言諸侯不得專征伐有從天子及伯者之禮審是則諸侯從王征伐得正義也明矣○注蓋起至死節○詩疏引服虔云言人者時陳亂無君則三國皆大夫也故稱人則左氏家以此稱人為實錄也按詩伯兮云伯兮朅兮傳伯州伯也鄭九州之伯所謂牧也明衛侯親行故以遇時譏宣公也孔疏以為州里之伯非知衛得為伯者詩邶風旄丘責衛伯也箋云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為州伯也時陳亂已定亦必陳君親行若如左氏國人分散則君沒正朔且不能赴雖為執政而興師勳衆從王乎漢書劉向傳云諸侯背叛周室卑微正謂平桓之世也左傳云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又隱十年云宋公不王又史記楚熊通僭號稱王皆天子微弱諸侯背叛事也○注稱人至諸侯○繁露王道云天王伐鄭譏親也言天子當命方伯致討不宜親行也又云伐鄭不能從亦言僅能從微者不能從諸侯也穀梁傳舉從者之辭也疏引徐邈云舉從者之辭謂王不能以威致三國三國自以義從耳與公羊義相足○注猶莒至疑也○隱八年公及莒人盟于包來傳云曷為與微者盟稱人則從不疑也注從者讀從也實莒子也言莒子則嫌公行微不肯諸侯不肯隨從公盟而公反讀從之故使稱人則讀從公不疑矣亦如桓王微弱僅能從微者稱人則不嫌不從也穀梁傳為天王諱伐鄭也注諱自伐鄭又云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於是不服為天子病矣注親近猶不能服則疏遠者可知○注不使至舉也○舊疏云若使王者首兵宜言王以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似若傳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然按能左右之曰以蔡衛陳本自行從王所以故不得使王者首兵也○注知實至得正○通義云以人從己曰以以己從人曰從言從王者若諸侯畏威服義不召而至不令而行有征而無戰深為尊者諱以辟王義為不稱天者亦所以起繻葛之敗也天子親在行陳矣集於周王師敗績于貿戎猶可言也王敗績于繻葛不可言也故貿戎貿言之以窮世變之極從王伐鄭文言之君子之情猶不欲王道之見燒滅也按書從王以美得正知實諸侯非大夫大夫以陪臣而擅用兵從王不正甚矣公羊之義王與君獲不言師敗績故此經但書伐鄭而已祝聃射王事公羊恐亦有是說也惜公羊外傳諸書不可見耳

大雩

大雩者何旱祭也【注】雩旱請雨祭名不解大者祭言大雩大旱可

知也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宮室榮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倡與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不地者常地也【疏】注雩旱至知也〇周禮司巫云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鄭注雩旱祭也穀梁定元年傳雩者為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左傳龍見而雩後漢書注引服注雩遠也遠為百穀求膏雨也服據雩祭之常言杜亦云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為百穀求膏雨此著大雩於秋明旱祭矣左疏引賈逵云言大別山川之雩蓋以諸侯雩山川魯以上帝故稱大與何義之別記月令五月大雩帝鄭注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五月之中而旱亦脩雩祀而求雨因著正雩於此月失之矣鄭公羊因旱求雨之說破之也左疏引穎氏以為龍見即五月未免強改天宿牽合月會矣白虎通災變云日食大水則鼓用牲于社大旱則雩祭求雨非苟虛也助陽責下求陰之道也繁露精華云大雩者何旱祭也此祀也漢書五行志云庶徵之恆陽劉向以為春秋大旱其夏旱雩祀謂之大雩不傷二穀謂之不雨是祭言大雩大旱可知子政習穀梁是公穀義合穀梁疏引考異郵云三時唯有禮無雩祭之事唯四月龍星見始有常雩耳然則四月行常雩之祭此僂禹大旱則祀天以求雨請之大雩言大以別乎常也實以為別乎山川言大者失之〇注君親至倡與〇監本毛本榮作崇非荀子大略篇王伯厚詩攷韓詩引此並作榮舊疏亦以避韓詩傳文月令疏引考異郵云諸侯僭封內山川緯書所載魯傳韓詩山川者故無常處其南郊猶為雩祭也尸子云湯之救旱也素車白馬布衣身嬰白茅以身代牲禱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苞苴行與讒夫倡與女謁盛與宮室崇與帝王世紀湯大旱七年齋戒翦髮斷爪禱于桑林以六事自責說苑君道云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言未已而天大雨蓋湯因大旱以六事自責後代人君因放而行之為著疏云政不一者謂政不專一出自權臣門也民失職者謂廢其農桑害室榮者謂若丹楹刻桷之屬婦謁盛者謂阿請亂國苞苴行者謂受人之賂政以賄成讒夫倡者謂若書任鄭禮〇注使童至之雩〇爾雅釋訓云舞號雩也鄭注雩之祭吁嗟而請雨彼釋文引孫炎注云雩之祭有舞有號周禮女巫云旱暵則舞雩鄭注使女巫舞旱祭崇陰也疏引鄭荅臨碩難云董仲舒曰雩求雨之祭吁嗟之歌何休公羊注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是鄭以何氏此注事釋旱祭矣按雩吁呼皆疊韻為訓故鄭氏祭法注雩之言吁嗟也周禮疏引考異郵云雩者呼嗟求雨之祭也舊疏引論語云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明魯人正雩故其數少復不言男女此書見於經非正雩皆為旱甚作之故其數多又兼男女矣是以司巫職曰國大旱則率巫以舞雩春秋說云冠者七八人童子八九人者蓋是天子雩也按論衡明雩云曾皙對孔子言其志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饋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按論衡所記必是漢世論語先師舊說亦當相常雩之儀若因旱而雩則男女皆有故周禮有女巫之職也繁露求雨篇按五行之數春用小童八人夏用壯者七人季夏用丈夫五人又老者五人秋用鰥者九人冬用老者六人又云四時皆以庚子之日命吏民夫婦皆偶處凡求雨之大體丈夫欲藏匿女子欲和而樂又樂緯稽耀嘉云凡求雨男女欲和而樂皆與此異周禮疏引考異郵云雩者呼嗟求雨之祭按夏之四月是雩之正為純陽之月陽氣正盛祭五精帝及山川百辟卿士雖不旱亦雩其用之冬春夏為夏時之八月至三月雖旱亦不雩以不為災也故鄭云周冬及春夏無雩也若自仲夏以後至於仲秋季秋旱則亦行雩祭所謂呼號之祭也仍不雨則有禱禮焉續漢志注引服虔云大雩夏祭天名龍見而雩龍角九也謂四月昏龍星體見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雩祭而求雨一說大雩者祭於帝而祈雨也一說郊祀天禮農事雩祭山川而祈雨也皆與此殊繁露求雨篇載其祝辭曰昊天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實敬進清酒膊請再拜請雨雨幸大澍鄭所謂呼雩之詞故穀梁疏引考異郵亦有禱祠山川之辭也月令鄭注云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以彼經云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注百辟卿士古者上公若句龍后稷之類故以為王侯異制也其禱禮亦不同月令疏引考異郵云天子禱九州山川諸侯禱封內大夫禱所食邑又傳公三時不雨帥羣臣禱山川以過自讓是也月令疏云凡雩必先禱此經乃命百縣祈祀山川百源始大雩帝是也禱者不雩傳二年冬十月及三年春正月夏四月直為旱祭不為雩以非雩月故不雩也然則諸侯以下不雩上帝魯得雩上帝者以成王賜魯以天子之禮樂故明堂位有祀帝于郊之禮也〇注不地至地也〇水經注沂水篇雩門南陽水有壇曾點所欲風乎舞雩鄉其處也通典注引阮諶云壇在巳地按衛宏漢儀稱魯人為雩壇在城東南諸儒所說皆云壇而又作壇又論語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衛宏所說魯城東南舊壇猶存禱按祭天皆於南郊如圜丘郊雩明堂皆然故此注云君親之南郊郊特牲云兆于南郊就陽位也然則魯之雩門其為南門與鄭月令注雩帝謂為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是也

然則何以不言旱【注】據日食鼓用牲于社【疏】注據日至于社〇見莊二十五年舊疏云彼舉日食乃言鼓用牲于社此不言旱直言大雩故據難之

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注】使可知故省文也日食獨不省文者與大水同禮若但言鼓用牲則不知其所為必見雩者善其能戒懼天災應變求雨憂民之急也【疏】注使可至文也〇經言大雩故知大旱從省文例不再書旱也通義云大雩必為旱旱時容有不雩然則彼言大旱者皆主義不雩矣穀梁說云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見傳十一年傳與此殊彼注引何氏廢疾云公羊書雩者舊人君患變求索不雩則言旱旱而不害物不雨也就如穀梁設本不雩何以明之如以不雨明之設旱而不害物何以別乎鄭釋之曰雩者夏祈穀實之禮也旱亦用焉得雨書雩明雩有益不得雨書旱明旱災成後得雨亦無及禱國君而遭旱雖有不憂民事者何乃廢禮本不雩禱哉顧不能致精誠也旱而不害物因以久不雨別之文二年十三年自十有二月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是也穀梁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以文不憂雨故不如傳時書不雨文所以不閔雨者塞無志於民性退竊而不明又見時久無雨而無災耳知不然者春秋主於垂教不主記事人君因旱而雩書之所以示笑以其重民事故也若但以得雨不得雨別書豈聖人勸戒人君之意且數云國君遭旱雖有不憂民事者何乃廢禮不禱雩矣何又言文不憂雨無志於民哉月令疏云按春秋周七月八月皆書雩穀梁不譏成七年冬大雩穀梁云無為雩是譏其冬雩春秋周之春及周之四月五月皆無雩文春夏

不雩雖旱不爲修雩之祭其周季夏當有正雩則龍見而雩是也按春秋桓五年秋大雩傳云書不時僖十一年秋八月大雩十三年秋九月大雩成公三年秋大雩七年冬大雩襄五年秋大雩傳曰旱八年九月大雩傳曰旱十六年秋大雩十七年秋九月大雩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傳曰旱昭三年秋八月大雩傳曰旱六年九月大雩傳曰旱八年秋大雩十六年秋九月大雩傳曰旱二十四年秋八月大雩傳曰旱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傳曰秋書再雩旱甚定元年秋九月大雩七年秋大雩九月大雩十二年秋大雩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莊三十一年冬不雨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傳曰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爲災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是春秋之中不雨有七大旱有二大雩有二十一都并有三十莊三十一年冬不雨以冬時旱氣已過故不數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二旱災成故不數昭二十五年一月再雩桓是一旱之事爲再雩一雩不數定七年秋大雩亦一時之事而爲二雩一雩不數成七年冬大雩穀梁云冬無爲雩明亦不數三十事之中去此六事不數惟有二十四就二十四之中分爲四部桓五年秋大雩說禮是一部也僖二年冬十月不雨僖三年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說禮是二部也文二年文十年文十三年皆云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說旱而不爲災是三部也此三部總有七條於二十四去七條餘有十七條說旱氣所由故爲釋廢疾云春秋凡書二十四旱考異鄭說云分爲四部各有義鄭是其事也凡正雩在周之六月常事不書書秋大雩傳不云旱皆通雩也傳言旱者皆爲旱修雩也大雩月雩者爲旱之雩得禮故定元年穀梁傳曰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按玉藻云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注云建子之月不雨蓋建未乃始成災而傳二十一年夏大旱未至建未而爲災者若專雩穡穡雩中有苗雖歷時不爲災文二年十年十三年自十二月正月不雨至秋七月是也至八月不雨乃爲災若無雩雩霖霖雖中無苗雖未至八月則爲災故傳二十一年夏大旱是也按孔穎達彼疏專據左傳穀梁爲說何氏所不取公羊穀不用卽爲異旱則爲災災者彼事而見異者先事而見故旱雩而不雨不雩或書雩或書旱者見人君之急民事否也無非動戒有民者過災而懼側身修行之意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爲其夏旱雩祀謂之大雩不傷五穀謂之不雨亦通〇注日食至所爲〇舊疏云舊言日食與大水皆數用牲也卽莊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是也蓋但言鼓用牲于社無以如爲日食爲大水非如雩祭之事請雨爲也〇注必見至急也〇白虎通災變云天所以有災變何所以譴告人君覺悟其行欲令悔過修德深思慮也援神契曰行有點缺氣逆于天情感變出以戒人也知書雩者卽人君之能懼變修德憂民所見也繁露二端云因惡夫推災異之象於前而圖安危備亂於後者非春秋之所甚貴也然而春秋舉之以爲一端者亦欲其省天譴而畏天威內動於心志外見於事情修身審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是則春秋書雩之義也

何以書記災也【注】旱者政教不施之應先是桓公無王行此爲天子所聘得志益驕去國遠狩大城祝丘故致此旱【疏】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傳何以書記異也大旱以災書此亦旱也曷爲以異書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此書雩則旱見故爲災〇注旱者至之應〇漢書五行志云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恆暘說曰言上號令不順民心虛譁憒亂則不能治海內失在過差故其咎僭僭差也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厥罰常陽也類聚引洪範五行傳云旱所謂常陽不謂常陽而謂旱者以爲災也旱之爲言乾也萬物傷於乾而不得水也君持亢陽之節暴虐於下與師旅動衆勞民以起城邑臣下悲怨而心不從故陽氣盛而失度故旱災患也是政教不施卽傳之說令不順民心不從也〇注先是至此旱〇上三年春正月注云無王者以見桓公無王而行也是桓公無王行也齊氏召南考證云前後文勢當作無王而行各本說而字耳比爲天子所聘者卽上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上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是也故春秋去二時以示貶以其得志益驕故也去國遠狩卽上四年公狩于郎是也大城祝丘卽上城祝丘是也正五行傳所謂動衆勞民以起城邑者也類聚引五行傳又云魯桓公五年大雩旱也先是公弒君而立有自危之心而下有怨懟之氣外結大國取于齊以爲夫人使比二年王使大夫來聘桓上得天子意下慰大國之心則有亢陽之應以御臣下與祝丘之役以勞百姓則臣下離心而不從故應是而秋大旱按祝丘或祝丘之說與何氏義大同疑亦董仲舒劉向等說非伏生大傳語

螽【疏】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螽本亦作螽說文螽或螽字左傳穀梁作螽後同螽字同

何以書記災也【注】螽者煩擾之所生與上旱同說【疏】注螽者至同說〇漢書五行志云介蟲孽者謂小蟲有甲飛揚之類陽氣所生也於春秋爲螽今謂之蝗皆其類也又云桓公五年秋螽劉歆以爲貪虐取民則螽介蟲之孽也與魚同占劉向以爲介蟲之孽屬言不從是歲公獲二國之聘取鼎易邑興役起城師古注二國宋鄭也據宋鄭無聘春事疑當作公獲天王之聘也螽爲衆螽會意文三年傳注螽猶衆也是也說文蚰部螽蝗也从蚰冬聲古文終字又云螽或从虫衆聲爾雅蛗螽蠜螽蝗詩疏引李巡云蝗螽蝗子也今人謂蝗子爲螽子兗州人謂之螣漢書文帝紀注今俗呼螽爲蝗則螽蠜之轉也杜預以螽爲蚣蝑之屬按釋蟲又云蛗螽蠜草螽負蠜蟿螽螇蚸土螽蠰谿皆有螽名故宣十五年疏引李巡云皆分別蝗子異方之語也說文螽蝗互訓則螽卽蝝明矣類聚引佐助期云螽之爲螽赤頭甲身而翼飛行陰中陽也螽之爲言衆暴衆也又引五行傳云甲蟲有甲能飛揚之類陽氣所生於春秋爲螽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旱氣動象至矣故曰有介螽之孽按螽與旱相因而至旱或無螽螽無不旱故此螽與大雩連也時疏引草木疏又云兗州人謂之螣蠜卽螟釋蟲云食葉蟘左疏引李巡云言禾稼者言其假貸無厭故曰蟘也方言螣宋衛謂之蜚南楚之外謂之螣螣或謂之蟒或謂之螣郭注卽蝗也亦呼蚱蜢按蠜蟒卽螣螣其形如蝗而無王字時隨草跳亦食苗蕪而不爲害月令云百螣時起其國乃饑特言其甚鄭云蟲蝗屬止螽其似耳杜以爲蝝蟓之屬按釋蟲蜤螽蜙蝑左疏引方言云春黍謂之螽蟓陸璣毛詩疏幽州人謂之春箕春箕卽春黍蝗類也是而青股鳴者或謂似蝗而小班黑其股狀如瑇瑁又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十數步爾雅又有土螽蠰谿蟒光云皆蟓蜉之蟲也左傳言凡物不爲災不書則亦以書者爲紀災也煩擾如遂狩城祝丘皆是故何以爲與上旱同說也

冬州公如曹【疏】水經注汶水篇又北過淳于縣西故夏后氏之斟灌國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號曰淳于國春秋桓六年州公如曹傳曰淳于公如曹其城東北則兩川交會也漢書地理志北海郡淳于應劭曰春秋州公如曹左氏傳曰淳于公如曹臣

續曰州國名也淳于公國之所都方輿紀要云淳于城在青州府安丘縣東北三十里公羊無說未知此州即淳于否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注為六年化我張本也傳不言化我者張本非再化也稱公者申其尊起其慢責無禮疏穀梁傳外相如不書此其書何也過我也范云過我六年寔來是也將有其末必先錄其本左傳以為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非公羊義○注為六至化也○下六年寔來傳云曷為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為慢之化我也因聚年有化我之事故今冬書如曹見其過我以為化我發本也云傳不言化我者謂此傳直言過我蓋此年如曹時或有假道之禮明年回國時過魯無禮故春秋慢之傳不書化我之故是其非再化也其非不復其國明矣○注稱公至無責○舊疏云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州國非此二者必非是公但今過魯自尊若公故如其意書之曰公以起其無禮也但諸文不知本爵是何左傳疏引服虔云春秋前以黜陟之法進爵為公劉炫難云周法二王之後乃得稱公雖周公太公之勳齊桓晉文之霸位止通侯未升上等州有何功得進公爵若其爵得稱公土亦惠廣安得爵為上公地仍小國若地被褒黜爵亦宜滅安得地既削小爵侑尊榮此則理之不通者也通義云繁露以為州公化我奪爵而無號然則公非其爵凡諸侯託於諸侯不別五等盡以公稱之喪服經曰寄公為所寓是也時州喪國失位已為寄公故不復錄其本爵州既小國非王者之後又不自王朝來不嫌是三公也失地之君多矣稱州公奪爵者君子為國以禮鄧侯穀伯能脩禮來朝故亦責之州公無禮故亦慢之按孔氏牽合左氏以說公羊公羊注明云州公過魯都不朝魯何知為失地之君也穀鄧朝惡人猶書名以賤之而存其本爵州公無禮何至尊其本爵失輕重之旨矣

公羊義疏十二

公羊義疏十二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桓六年 盡七年

六年春正月寔來

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注】猶曰是人來不錄何等人之辭【疏】左傳云書曰寔來詩正義云春秋桓六年寔來左傳作實來惠氏棟云寔書作實石經傳作寔宋本同隸也按惠氏說確陳氏樹華云傳解經不容立異公穀皆作寔寔訓為是杜注乃云寔實也詩正義似未足据公羊問答云左氏注寔實也其訓可從否曰非也實者指虛實而言也詩實墉實壑鄭箋云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寔是也按爾雅云寔是也鄭箋本雅訓公羊傳曰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以實韻是不可從說文宀部寔正也段氏玉裁注云召南毛詩傳曰寔是也韓奕箋寔是也公羊寔來猶曰是人來也穀梁傳寔來者是來也按許云正者是也正與是互訓寔與是音義皆同此云寔正也與公穀毛鄭之寔是也詩湜湜其止鄭箋倚以持正釋湜而古多以實為寔韓詩實命不猶卽寔命不猶也大雅韓奕實墉實壑卽寔墉寔壑也周語咨于故實卽故寔故韋云故事之是者也實寔音義各殊由趙魏閒實寔同聲故相假借著注春秋曰寔實也則非錢氏大昕養新錄云玉篇寔時弋切是也實時實切不空也兩字音義俱別詩大雅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箋云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正義云春秋桓六年州公寔來左傳作實來由聲同故字有變異也今本左氏亦作寔與詩正義所引異蓋孔氏所据乃服虔本非杜本也覲禮伯父實來注今文實作寔是實爲寔之古文春秋公穀爲今文左氏爲古文故二傳作寔來左氏作實來杜元凱改從二傳失左氏古文之舊矣按書秦誓是能容之禮大學作寔則又借是作寔秦惠王詛楚文曰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是戮力同心是讀是爲寔國策蘇代曰自起是故用兵高注是實也故此以是解寔曰是人來也○注猶曰至之辭○繁露玉杯云有文無實非直不予乃少惡之謂州公寔來是也蓋是人來者略之之辭若曰是一人來耳其何等人則不錄也春秋重辭略之者故詳言之者多美文其惡者則略辭也

孰謂謂州公也【注】以上如曹書【疏】注以上如曹書○與上注爲六年化我毀本義相承

曷爲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爲慢之【注】据葵丘之盟日【疏】注据葵至盟日○見僖九年諸侯盟于葵丘傳曰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是也舊疏云桓公震矜慢人而書日危之本春慢州公非歡逆之道是以据而難之

化我也【注】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也諸侯相過至竟必假塗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也今州公過魯都不朝魯是慢之爲惡故書寔來見其義也月者危錄之無禮之人不可備責之【疏】注行過至語也○穀梁傳其謂之是來何也以其畫我故僩言之也諸侯不以過相朝也畫化通指侯不以過相朝鄭此注之過魯不朝也范云畫是相過去朝過非莊子齊物論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注是非之辨為化譬董無禮故相辨也哀六年傳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亦卽慢易之意行過不以實主正禮也禮書董錄云化我卽上文過我畫化同聲因口授其字異耳哀六年傳願諸大夫之化我也不得顧無禮無禮二字是注者增成云穀梁傳作畫我其音義正同按何氏所云無禮者猶無禮儀耳傳無假道入朝諸鄭也陳乞請諸大夫過我亦以飲食燕享亦必有拜賜之禮飾顧聘大夫之不爲此禮故言化也○注諸侯至虞也○儀禮聘禮若過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於朝曰請帥奠幣鄭注至竟而假道諸侯以國爲家不敢直徑也將猶奉也帥猶道也請道己道路所當由又云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遂受幣明遠大夫迎于朝爲賓主也然則過竟假塗所以使鄉國有禮焉爲己戒不虞也故聘禮四年于濟注書春秋時出入無度稱亂森先身在不虞是也聘禮又云餼之以其禮上賓太牢積唯芻禾介皆有餼卿大夫且然國君可知皆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又云誓于其竟賓南面上介西面衆介北面東上史讀書司馬執策立于其後注史於衆介之前北面讀書以敎告士衆爲其犯禮暴掠也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司馬主軍法者執策示罰亦所以戒不虞也弁使卿國有儀也白虎通誅伐云諸侯家國入人家宜告主人所以相尊敬防奸宄也春秋傳曰桓公假途于陳以伐楚禮曰使次介先假道用束帛卿如是諸侯實王者道禮無往不反非所謂實者也將入人國先使大夫執幣假道主人亦達大夫迎于郊爲賓主敬禮而待之是其相尊敬也防奸宄奈何諸侯之行必有師旅恐掩人不備士卒數取恆過先假途則預備之矣故昭六年左傳楚公子棄疾聘于晉過鄭禁芻牧采樵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藝不抽屋不彊匄明書時多不如此故傳記爲美儀也又宣十四年左傳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是不假道之事也書時諸侯猶以爲醜而○注今州至義也○繁露觀德云州公化我奪爵而無號亦書寔來見慢之爲惡義也通義云上傳云過我此云化我者前自其國如曹塗出于魯今自曹還復過魯遂止不去將依於我而猶不能修禮來朝故書其化也仍牽涉左氏不復其國之意○注月者至責之○舊疏云凡朝例時此不朝故書月以見危不書日以見其危者無禮之人不可備責也春秋正辭云來不恆月決不王也非何義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疏】穀梁釋文紀侯左氏作杞侯今本左氏經傳亦作紀左傳校勘記陸氏穀梁音義左氏作杞侯陳樹華云三年書公會杞侯于郕此作紀侯疑傳寫之譌按公羊不以杞爲侯爵故此及三年皆作紀杜云成魯地在泰山鉅平縣東南穀梁作郕差繆略云成穀梁作郕盡郕之鄰又與今本穀梁異洪氏亮吉乾隆府廳州縣志云成城在兗州府甯陽縣東北九十里魯成邑按甯陽縣志曰舊曰故城社今弁太平鄉一社曰太古社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甯陽縣東北九十里莊三十年次于成傳齊也襄十五年齊人圍成公救成於是城成郛使爲孟氏邑定十三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成成公斂處父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是魯之北境近齊之邑左傳校勘記云山井鼎云足利本使人紀云成作郕

秋八月壬午大閱

【疏】据曆八月無壬午七月之八日九月之九日也

大閱者何簡車徒也【注】大簡閱兵車使可任用而習之【疏】周禮大宗伯職大田之禮簡衆也注古者因田習兵簡其車徒之數經義述聞云桓六年大閱傳曰大閱者何簡車徒也昭八年秋蒐于紅傳曰蒐者

何簡車徒也十一年大蒐于比蒲傳曰大蒐者何簡車徒也引之謹案大閲者何簡車徒也當作大閲者何簡車也徒字涉昭十一年傳而衍也蒐者何簡車徒也當作蒐者何簡徒也車字亦涉昭十一年傳而衍也蓋蒐惟簡徒大閲惟簡車大蒐則合車徒而並簡之故傳分別言之何注大閲者何簡車也曰大簡閲兵車使可任用而習之但言車而不言徒則車下無徒可知注蒐者何簡徒也曰徒衆但言徒而不言車則徒上無車可知桓六年昭八年十一年傳並曰以罕書也注曰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閲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言簡徒當比年爲之昭八年之簡徒非比年也簡車當以三年桓六年之簡車非三年也簡車徒當以五年昭十一年之簡車徒非五年也是以譏其罕也據此則蒐爲簡徒大閲爲簡車大蒐爲簡車徒傳本各自爲義故注本之而爲此說若蒐與大閲大蒐傳皆謂之簡車徒則三者異名而同實注何得强爲分別而以簡徒爲蒐簡車爲大閲乎以此言之何所据大閲傳正作簡車蒐于紅傳正作簡徒明甚漢書刑法志所載閲徒簡車簡車徒年數亦與何注同傳文有分合之不同昭八年昭十一年疏又兩引大閲傳作簡車徒也則所見本已誤衍不始於唐石經矣又按李善注魏都賦謀龐登孫權故城詩並引公羊傳曰大閲者何簡車馬也馬字蓋涉左傳而衍何注但言車不言馬則本無馬字可知李所見本衍馬字餘所見本衍徒字皆誤本也穀梁傳曰大閲者何閲兵車也不言馬亦不言徒與公羊古本合○注大簡至習之○通義云閲如役閲之閲簡如蒐稽之簡必取名簡閲者明主爲傳接之周禮所謂校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旗鼓兵器者是也先王之治安不忘危存不忘亡井教其田野而寄軍令焉居則有戶籍田結行則有尺籍伍符故大飭曰拱稽大役曰拖屢大田曰櫝書契凡所以使軍實可數卒兩可比然後等列辨少長順而坐作進退之節可習按周禮大司馬以大閲事畢件冬鄭注至冬大閲簡軍實蓋司禮也簡有選義禮記郊特牲云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又王制簡不肖以絀惡皆選擇分別之義故大司馬又云簡其鄉民也擇其兵車之善者習之使可用固不徒習知其數已也

何以書蓋以罕書也〔注〕罕希也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閲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不地者常地也蒐例時此日者桓既無文德又忽忘武備故尤危錄〔疏〕注罕希也○通義云罕者不常事也魯忽略武備故重錄之爾雅釋詁希寡鮮罕也注罕亦希也詩鄭風叔發罕忌禮記少儀罕見曰聞名論語子罕篇子罕言利孟子告子篇吾罕見亦罕者皆謂希也○注孔子至棄之○見論語子路篇棄宋本作弃漢書刑法志云魯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搜狩治兵大閲之事皆失其正春秋書而譏之以存王道於是師旅亟動百姓罷弊無伏節死難之義孔子傷之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意謂用不教之民以戰是棄之也班何之義大同皆疏云何氏之意與鄭別按鄭氏論語注無考公羊問答云問其異同安在曰穀梁傳注何休曰所謂教民戰者習之也鄭君釋之曰教民習戰而不用是亦不教也按教民習戰者安不忘危存不忘亡之意不能無故而用鄭君義非宋氏翔鳳過庭錄云何以教爲習戰事故舉蒐狩之期且禮上章教民七年也疏云與鄭別知鄭不同今其文不具鄭意蓋以教民使知禮義與信而後可以一戰如左傳所說者與穀梁傳三十三年傳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白虎通三教篇劉說新論閲武篇引論語皆無以字後漢書樊傳鄭太傳隋書經籍志皆引孔子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蓋齊魯論之異意亦謂平日忽略武備不教民戰一旦用之是棄之也晉書庾亮傳引孔子曰不教而戰是謂棄之○注故比至忘危○舊疏云知其年數者漢禮猶然經義述聞云漢書刑法志連帥比年簡徒卒正三年簡車群教五載大簡車徒說與何氏注同蓋西漢以來公羊家舊有此說故漢志及何注皆祖述之要皆出於傳文之分言簡車簡徒簡車徒也此又一經矣說文門部閲具數於門中蓋取其一一具數之意蒐與搜通玉篇手部搜閲也是搜閲同義小爾雅廣詁云閲搜具也亦作度見郊特牲釋文周禮度人注云度之言數與說文詁閲爲具數義亦合蓋蒐閲皆具數之義但事有小大故名各殊耳漢書刑法志又云古人有言天生五材廢一不可誰能去兵鞭朴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是亦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之義也○注不地者常地○舊疏引賈逵注云簡車馬于廟也未知何意然否按搜兵可於廟治兵不可於廟舊疏云蓋在郊內是也○注蒐例時○舊疏云昭八年秋蒐于紅定十四年夏大蒐于比蒲是也○注此日至危錄○舊云以罕書又三年合大閲者惟見此明未備三年之制知桓公忽忘武備也故危之舊疏云例合書時而乃書日故以爲尤危錄也

蔡人殺陳佗

陳佗者何陳君也〔注〕以羅卒不書葬也〔疏〕注以羅卒至葬也○下十二年八月壬辰陳侯羅卒注云不書葬者佗子也佗不稱侯者篡賊在名例不當絶故復去羅葬也以春秋之義錄君之子不立陳佗不君而見絶宜去其子葬今羅不書葬知佗是陳君矣去羅葬者不君其父不成其子故也史記陳杞世家云桓公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爲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厲公取蔡女與蔡人亂厲公數如蔡淫七年厲公所殺桓公太子免之三弟長曰躍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誘厲公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爲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利公立五月卒按左傳以佗爲五父史記以佗殺五父爲厲公班固亦以厲公爲桓公弟與史記同見索隱此又躍爲佗子均與左傳史記互異公羊既不書葬亦未知何據爲厲爲利均不可考佗爲桓公何人亦不可知陳君則曷爲謂之陳佗〔注〕据殺蔡侯般不言蔡般〔疏〕注据殺至蔡般○即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是也絶也〔注〕絶者國當絶〔疏〕注絶者至當絶○通義云絶者諸侯有罪當絶其世也佗本弑立絶之不成爲君故逐令與當國者同號按國當絶者亦謂佗不宜有國故曰國當絶陳佗弑君公羊無文其書絶者自如本傳外淫說爲正列女傳伯嬴曰諸侯外淫者絶用公羊義也包氏慎言誅絶例目云春秋据二百四十二年已成之事以筆削其所貶莫皆見宋正本蔣以誓戒於方來者也譏貶誅絶四者春秋之科條也譏貶譏而誅絶重而譏貶之中實寓誅絶任城何劭公注公羊於二者分別尤書誅有三等曰譏貶曰刑戮曰殊棄絶有四等曰黜爵曰奪土曰覆闕曰滅宗廟社稷禮曰大罪有五逆天地者罪及五世不畏天而怨懟與弑父弑君者是也誣文武者罪及四世變古易常者是也逆人倫者罪及三世不能事父殺世子母爲亂嫡庶者是也誣鬼神者罪及二世亂昭穆爲淫祀者是也殺人者罪止其身春秋所書罪止其身者解而罪及二世三世四世者身而皆就之於誅絶今就傳文與何氏注羅括其目分而錄之舉

一反三自王公以下其能免者無幾也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此陳侯外淫據史記蔡爲陳佗母族亦即逆人倫者故專
其子弑以示絕也曷爲絕之據戕鄫子不絕注據戕至不絕○宣十八年邾婁子戕鄫子于
鄫是也彼亦見殺於外國稱爵不絕也賤也其賤奈何外淫也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注不稱使者
公一陳佗故絕使若殺無君以起其當絕包氏愼言云國君淫於外甘爲賤辱而不著甘爲賤辱者賤辱之徒也故絕奪其君位繫
譚王道云陳侯佗淫乎蔡蔡人殺之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左右備一師以備不虞今佗蔡侯忿以身出入民間至死閭里之膚甚非人
君之行也又云觀乎陳佗知姝淫之過穀梁傳陳佗者陳君也其曰陳佗何也匹夫行故匹夫稱之也亦賤之之義也惡乎
淫惡乎猶於何也注惡乎猶於何○禮記檀弓云吾惡乎用吾情鄭注惡乎猶於何也言於何所淫也
莊十二年傳魯侯之美惡乎至注惡乎至猶何所至孟子梁惠王篇天下惡乎定趙注問天下安所定也皆與於何義合故檀弓又
云吾惡乎哭諸言於何哭諸也論語里仁篇惡乎成名言於何成名也孟子公孫丑篇敢問夫子惡乎長亦於何長也小爾雅廣訓
云惡乎於何也是也定元年穀梁傳惡得之注惡於何也是單書惡亦得有於何之訓也淫于蔡蔡人殺之
蔡稱人者與使得討之故從討賊辭也賤而去其爵者起其見卑
賤猶律文立子奸母見乃得殺之也不日不書葬者從賤文淫于
蔡魯石經闕大字本同鄂本閩本監本毛本于作乎誤史記田齊世家云厲公佗者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文公卒厲公兄鮑立是
爲桓公桓公病蔡人爲佗殺桓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既立妻蔡女蔡女淫于蔡人數歸厲公亦數如蔡桓公之少子林
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厲公而殺之厲公之殺以淫出國故春秋曰蔡人殺陳佗罪之也又見陳佗世家均與公羊義合
左傳以佗與厲公爲二無陳佗外淫事○注蔡稱至辭也○隱四年衛人殺州吁于濮傳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注明國中人人得
討之此書蔡人與彼同故注以爲從討賊辭也人者衆辭明與[illegible]得討也通義云傳不舉弑君爲重者其爲蔡人討則以淫故討故
本事明蔡得殺佗之義也穀梁傳曰其不地於蔡也○注賤而至卑賤○解不書陳侯義也穀梁所謂匹夫行故匹夫稱之是也○
注猶律至之也○舊疏云[illegible]首對子姦母也○注不日至賤文○校勘記云閩本監本毛本同誤也鄂本月作日當據正舊疏標起
訖亦作日解云陳佗是君而見弑例當書日鄭隱四年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之屬是也君被外國殺者不責臣子不討賊例合書
葬卽桓十八年葬我君桓公是也今不書日不書葬者從賤文故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九月無丁卯八月之二十四日十月之二十五日也

子同生者孰謂謂莊公也以夫人言同非吾子史記魯世家云夫人生子
與桓公同日故名曰同同長爲太子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嚴公云音莊本又作莊按東漢改莊爲嚴故漢書五行志莊
公[illegible]作嚴公○注以夫至吾子○鄭莊元年傳夫人譖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是也舊疏云正以道公疑非己子則
是其長子同既繼體是長故知爲莊公按慶父莊公庶兄莊公與季友同母桓公以三年娶六年生同公疑同非己子故知是嫡長

莊公以別於慶父之庶也何言乎子同生據君存稱世子子般不言生注據
君至言生○君存稱世子莊三十二年子般卒傳文魯世家莊公見孟女說而愛之許立爲夫人生子班明班生亦在莊公即位後
不見經也按禮記疏引服虔云不稱太子者書始生蓋古人立太子亦如使世婦軒策拜始生時未必卽爲太子也以其備用正禮
故特書子以志喜喜有正也喜國有正嗣注喜國有正嗣○通義云書魯之諸公久未有正嗣
也僖母成風文母聲姜襄母定弋昭母齊歸哀母定姒子般母孟任子野母敬歸皆妾子赤雖嫡而母賤實母頃熊本嫡又爲僖公
所屬故唯莊公得正喜而書之耳穀梁傳云疑故志之如前所說諸公本悉非正故不志令實正者安知非不疑亦志必求其離備
成公未見妾母或可謂宜夫人繆嫈之子而繆嫈有經行文嫈適同何乙不以疑志嫌此說者鄭徹未有言喜有正
者此其言喜有正何久無正也子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與其
諸辭也本所以書莊公生者感隱桓之禍生於無正故喜有正而
不以世子正稱書者明欲以正見無正疾惡桓公日者喜錄之禮
生與來日死與往日各取其所見日也禮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
寢門外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明當有天地四方之事三月君
名之大夫負朝于廟以名徧告之趙氏坦寶甓齋札記云公羊疏引衛宏序云子夏傳與公
羊高高傳與子平平傳與子地地傳與子敢敢傳與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胡母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讖此
傳子公羊子曰宣五年傳子公羊子曰此公羊傳非高自作之明經又云莊十年定元年傳引子沈子莊三十年傳引子司馬子閔
元年傳引子女子哀四年傳引北宮子此皆傳公羊之經師當在胡毋生之前而冀悉其名耳接公羊氏五傳乃著竹帛此公羊子
或是高以後子孫所附益者不得卽定爲傳非高所自作之證也○注其諸辭也○經傳釋詞云其諸亦擬議之辭也桓六年公羊
傳其諸以病桓與論語學而篇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此曰辭也亦謂語辭也○注本所至有正○序疏引春秋說云春秋書有七
缺申之曰惠公妃匹不正隱桓之禍生是爲夫人之缺明隱桓之母皆非嫡妃尊卑也微致啓亂階莊公以嫡夫人長子得國得夫
婦父子之正故喜其有正而書也○注而不至桓公○通義云春秋之法餘君之子不立內無絕於公之道然奪其世所以起賤桓
公蓄儀文也舊疏云若以正稱書宜言世子同生同實世子而不以正稱書之是其以正見無正之義桓由不正而篡弑故曰疾惡
桓公也按此與孔說是也不以世與莊公卽不以正與桓公明桓公宜絕不世見其非正也○注日者喜錄之○春秋辭略之書日
詳而時略書有正故錄從日錄也○注禮生至日也○禮記曲禮云生與來日死與往日鄭注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以死明日數也
死數往日謂殯斂以死日數也與何氏此注異何氏亦謂與爲數方至爲來已過爲往生以方至之日數死以巳過之日數同是生
死本日第以來往分說生死耳亦非以與來爲數生之明日與往爲數死之前日也○注禮世至告之○此約內則文禮記內則云
國君世子生告於君接以太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注桑弧蓬

矢本太古也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又云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於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又云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師子師辯告諸婦諸母名妻遂適寢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注宰屬吏也春秋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彼言大夫禮故宰辯告此記諸侯禮知當使大夫也說苑修文云弧之爲言禦也禦者禦吾意也故古者兒生三日桑弧蓬矢大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必有事其所有事然後敢食穀故曰不棄娩今此之謂也白虎通雖名云三月名之何天道一時物有其變人生三月目煞亦能咳笑與人相答故因其始有知而名之故禮服傳曰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於祖廟於祖廟者謂子之親廟也明當爲宗廟主也一說名之於燕寢名者幼小卑賤之稱簡略故於燕寢禮內則曰子生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立於阼階西南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命之嫡子執其右手庶子撫其首君曰欽有帥夫人曰記有成告於四境四境者所以遏絕萌芽禁備未然故曾子問曰世子生三月以名告於祖禰內則紀曰以名告於山川社稷四境天子太子使士負子於南郊以桑弧蓬矢六射者何也此男子之事也故先表其事然後食其祿必桑弧者桑者相逢接之道也保傳曰太子生舉之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綏之郊見於天韓詩內傳曰太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上下四方明當有事天地四方也禮內則又云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又郊特牲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辭弧之義也注男子生而設弧於門左示有射道而未能也禮記曾子問曰世子生太宰命祝史以名徧告於五祀山川注因負子名之奠於禮略也則君薨世子生不必俟三月蓋見殯則名故曾子問云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謂見殯也若已葬之後則亦三月乃名故曾子問云如已葬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太宰太宗從太祝而告於禰三月而名于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是也

冬紀侯來朝【注】朝聘例時【疏】注朝聘例時○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又七年夏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及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是也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疏】二月無己亥己亥爲正月之二十八日杜云咸丘魯地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大事表云在今曹州府鉅野縣南水經注濟水篇黃水又東逕咸亭北桓七年焚咸丘者也一統志咸丘在曹州鉅野縣南公羊以爲邾婁之邑或先屬邾婁後爲魯有也爾雅釋地左高曰咸丘

焚之者何樵之也【注】樵薪也以樵燒之故因謂之樵之樵之齊人語【疏】莊子外物篇乃焚大槐釋文引司馬注焚謂霹靂時燒火樹也此傳云樵之者以火攻也義皆相近故杜注云焚火田也接樵疑燋之誤傳說文火部燋所以然持火者也玉篇火部炬火也禮內則肝膋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膋濡炙之舉燋其膋不蓼釋文作焦云字又作燋則節此樵之叚說文作雧云火所傷也玉篇火燒黑也是也又周禮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注杜子春云燋讀爲細目燋之燋或曰如薪樵之樵謂所爇灼龜之木也故謂之樵是燋樵通也○注樵薪至樵之○爾雅釋文引字林云樵薪也廣雅釋木樵薪也左傳桓十二年云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注樵薪也說文木部樵散木也按樵木薪木因謂取薪爲樵詩白華云樵彼桑薪是也以薪燒物因亦謂之樵故杜子春讀燋爲樵也○注樵之齊人語○管子七臣七主云火暴焚地燒草即謂樵草也明當時有此語

樵之者何以火攻也【疏】以火焚地謂之樵故以火攻城亦謂之樵也蓋凡以火攻者皆可謂之樵亦謂之燋故禮少儀主者執燭抱燋謂未爇之木也用此木以燒物亦即謂之燋虛實互用也

何言乎以火攻【注】據戰伐不道所用兵【疏】注據戰至用兵○謂經書戰伐不道所用何兵器也

疾始以火攻也【注】征伐之道不過用兵服則可以退不服則可以進火之盛炎水之盛衝雖欲服罪不可復禁故疾其暴而不仁也傳不託始者前此未有無所託也【疏】穀梁傳云疾其以火攻也解詁箋云以火攻人君大惡也目言之何遠也賤桓也○注征伐至仁也○司馬法云冢宰與百官布令於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聚土功無燔牆屋淮南子兵略云故聞敵國之君有加虐於民者則舉兵而臨其責之以不義刺之以過行兵至其郊乃令軍師曰毋伐樹木毋抉墳墓毋刈五穀毋焚積聚毋捕民虜毋收六畜皆所以禁暴也○注傳不至託也○託始如隱二年無駭入極傳云始滅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紀履綸來逆女傳云始不親迎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二事皆春秋前所有託始於彼焉春秋之始此火攻前此無有直始於桓公故只云疾始無所託也

咸丘者何邾婁之邑也【疏】穀梁傳云其不言邾咸丘何也是亦以咸丘爲邾婁邑

曷爲不繫乎邾婁【注】據郱鄑郚繫紀【疏】注據郱至繫紀○莊元年齊師遷紀郱鄑郚是也

國之也【注】欲使如國故無所繫加之者辟實國也【疏】注欲使至國也○校勘記云閩本監本毛本實作寔誤鄂本作實當據正若第云國也似詁咸丘爲國曰國之明非國而國之也既已國之故無所繫似實國也

曷爲國之【注】據郱鄑郚不國【疏】注據郱至不國○若國郱鄑郚則不繫之紀

君存焉爾【注】所以起邾婁君在咸丘邑明臣子當赴其難與在國等也日者重錄以火攻也【疏】注所以至等也○以咸丘爲君存二傳無文此本公羊先師所傳君在咸丘故通咸丘爲國猶溫之適乎天下也又以責邾婁臣子當赴其難主辱臣辱主辱臣死君父有急臣子宜共之也通義云諸言君存焉爾者謂君其國都也都不繫國者宮廟朝市所在故重錄之按孔說未當如保邾婁國都直書邾婁矣國君所在猶言王所爲耳雖外邑亦如都也○注日者至攻也○舊疏云正以侵伐例時即隱七年秋公伐邾婁是也故決之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疏】漢書地理志南陽郡筑陽故穀伯國續漢郡國志南陽郡筑陽侯國劉注杜預曰穀國在縣北大事表云今襄陽府穀城縣西十里有穀城山爲穀國地桓七年穀伯綏來朝後不見經入于楚水經沔水篇又南過穀城東注沔水東逕穀城南而不逕其東矣城在穀城山上春秋穀伯綏之邑也猶覩數基壁亦存元和郡縣志襄州穀城縣春秋穀國今縣北十五里穀城是也今屬襄陽府又水經注淯水篇南過鄧縣東南入于沔縣故鄧侯吾離國也楚文王

滅之案以爲辭

皆何以名〔注〕據滕薛不名也〔疏〕注據滕薛不名○卽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是也失地

之君也〔疏〕繁露滅國上云鄧穀失地而朝魯桓鄧穀失地不亦宜乎通義云曲禮云諸侯失地名楚滅鄧書莊公時此云失地者乃出奔非國滅也所傳聞之世小國君奔未名以其來朝于我故名總之穀鄧盛鄧皆失地之君爲或言奔或言朝來奔者寓於我之辭來朝者非寓於我之辭按穀梁傳亦云其名何也失國也

其稱侯朝何〔注〕據以賤也〔疏〕注據以賤也○左傳云名賤之也以其失地故賤之劉氏逢祿左傳寄體云來朝何故賤之曲禮諸侯失地名眞春秋家言也是也杜以爲辭隨小國賤之禮不足故書名按穀鄧去魯都不遠不得謂之辭隨者謂禮不足則宜同介葛盧書來牟人葛人亦東方辭隨小國亦止以朝惡人而人之亦不書名曲禮云諸侯不生名與下失地名王栢成杜注非左氏旨矣左疏引服虔云穀鄧密邇於楚不親仁善鄰以自固卒爲楚所滅無同好之救桓又有識實兄之惡故賤而名之亦非穀鄧卽不朝魯亦無救於楚之滅謂其不親仁善鄰亦無據衛翼隆之雖泰道備之辭皆失左氏本義

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注〕穀鄧本

與魯同貴爲諸侯今失爵亡土來朝託寄也義不可卑故明當待

之如初所謂故舊不遺則民不偷無後者施於所奔國也猶妻得

配夫託衣食於公家子孫當受田而耕故云爾下去二時者桓公

以火攻人君故貶明大惡不月者失地君朝惡人輕也名者見不

與也〔疏〕白虎通王者不臣篇王者臣不得爲諸侯臣以其尊當與諸侯同春秋傳曰寓公不世待以初按此云貴者無後待未明白虎通所引春秋傳當是此傳文也與何氏本異○注穀鄧至如初○禮郊特牲云諸侯不臣寓公注寓寄也疏引喪服傳云寄公者何失地之君也諸侯不臣者不敢以寄公爲臣也明與主國同貴今雖失爵亡土託寄於我義不敢卑也穀梁傳云失朝則其以朝言之何也嘗以諸侯與之接矣雖失國弗損吾異日也范引此傳待之以初解之禮喪大記君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爲君命出是比寄公於大夫之君命也又云夫人爲寄公夫人出命婦爲夫人之命出亦比寄公夫人於命婦之夫人之命故注下云猶妻得配夫也又云君拜寄公國賓注皆寄公在國賓上其尊可知是亦待之以初一事也禮喪服寄公爲所寓傳云言與民同也王氏士讓云按與民同亦寄公自處然爾其所寓之君則以客禮待之喪大記君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君拜寄公國賓於位夫人爲寄公夫人出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當上是也然則穀鄧之君失國來託先行朝禮故書來朝與盛伯來奔異矣白虎通又載一說云或曰王者臣得復爲諸侯臣者爲賓世主上不明實者非其罪而去道不施行百姓不得其所使令得爲諸侯臣施行其道易曰不事王侯此據言王之致事臣也言不事王可知復言侯者明年少復得仕于諸侯也按此自謂王朝卿大夫爵禮雜記云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諸侯之臣可臣大夫知王者之臣可臣諸侯矣○注所謂至不倫○論語泰伯篇文釋文作不愉云本又作偷校勘記云按當依陸本作愉今本从人旁弗周禮大司徒則民不愉今本亦改偷按愉偷古今字說文無偷

字鄭箋詩有之○注無後至云爾○禮郊特牲云古者寓公不繼世注寓寄也寄公之子非賢者世不足尊也所謂不繼世於所奔之國不繼世卿無後之義謂不立後耳惟妻得配夫故喪大記待寄公夫人與寄公同其子孫則受田而耕矣其實寄公之待國君亦與民同故寄公爲所寓之君齊衰三月與庶人爲國君同服故彼傳言與民同也雷次宗云既來受其惠宜敬於所託故與衆人同則卿所託衣食公家諸事矣蔡氏德晉云邦伸與誦寄公爲賓世之禮非也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至周初止千八百國而已則其閒失國而爲寄公者必多而其服由來舊矣賈疏云失地君者謂若禮記射義貢士不得其人數有讓黜爵削地削地盡君則寄在他國孔疏云或天子削地或被諸侯所逐皆爲失地是必兼二義乃備也按失國之君蓋如狄人遷逐衛侯寓于衛之屬是也方氏苞云失地之君不宜遽與民同而特制此服傳守宗社者知一且可降爲鄭國之庶人而慎乃有位也亦足示春秋垂戒之義蓋氏望谿語注云穀鄧失地之君來朝猶侯見王者當恩禮故舊不以貴賤異也兪氏樾云何解體本郊特牲爲公不繼世之義然與下句待之如初義不相承殆非也今按無後謂失其國胙也說文后部后繼體君也后與後古通用故繼體君謂之后亦謂之後猶書絡誥王命周公後是也無後者其子孫不復嗣體爲君也然以其嘗託在侯伯之位故雖其子孫不復繼體爲君而仍宜以侯伯之禮待之是謂貴者無後待之如初也國語晉語曰鄢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章注無後子孫無在顯位者是鄭大夫之子孫不能嗣守先人祿位亦爲無後蓋古語如此夫按傳義自謂貴者雖無後而待之固如初耳不必如兪氏所解○注下去至大惡○穀梁此及四年注皆云下去秋冬二時寄所未詳按桓公以火攻人君內大惡所傳聞世於內大惡諱故去二時以起義也○注不月至輕也○舊疏云朝例時文十五年夏曹伯來朝是也而此不其月者以文十二年春王正月盛伯來奔傳云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書月見其奔重宜厚遇之此不月朝惡人輕故也傳二十年夏郜子來朝傳公非惡人而不月者朝輕於奔故也然則此注因朝桓惡人故然解若其不然宜直云失地之君來朝輕也○注名者至世也○舊疏云郜子盛伯皆不名者兄弟故也

公羊義疏十二

公羊義疏十四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桓八年盡十年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疏〕包氏慎言云正月書己卯烝五月書丁丑烝傳皆云譏亟蓋以十二月巳烝正月又烝爲亟也何注公羊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正月爲夏正之仲冬月書有爲疑正月爲二月二月之十六日爲己卯經以其非祭月爲月而烝故書以示譏五月亦無丁丑六月十六日也推於曆己卯爲正月十四日六月十五日爲丁丑

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注〕薦尚韭卵祠猶食也猶繼嗣也春物始生孝子思親繼嗣而食之故曰祠因以別死生〔疏〕注爾雅釋天云春祭曰祠周禮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繁露四祭云故春曰祠又深察名號云春曰祠〇注薦尚韭卵〇穀梁注云春祭曰祠薦尚韭禮王制說庶人之禮云庶人春薦韭又云韭以卵注庶人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蓋天子諸侯祭品不止韭卵新物貴賤所同繁露四祭云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尚者上也取其新故上之薦爾繁露祭義云宗廟上四時之所成受賜而薦之宗廟敬之性也於祭之而宜矣宗廟之祭物之厚無上也〇注祠猶至死生〇繁露祭義云始生故曰祠善其司也又云春上豆實豆實韭也春之所始生也始生故曰祠善其司也爾雅郭注祠之言食詩疏引孫炎注祠之言食衆經音義引孫注祠食也孫郭二注皆本何爲說說文示部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詞也仲春之月祠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御覽引白虎通云物微故祠名之取微義按說文引月令作祠可禴春曰祠之禮記祭義云春禘秋嘗者彼鄭注云春禘者夏殷禮也周以禘爲殷祭更名春祭曰祠繁露四祭云古者歲四祭四祭者因四時之所生孰而祭其先祖父母也過時不祭則失爲人子之道也又祭義鄭注云合於天道因四時之變化孝子感時念親則以此祭之也是四時之祭皆孝子思親繼嗣而食之何氏時因祠爲首祭故發義於此又嗣祠食皆疊韻爲訓也

夏曰礿〔注〕薦尚麥魚麥始熟可礿故曰礿〔疏〕禮記祭統云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又王制云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注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以禘爲殷祭詩小雅曰礿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鄭以祭名與夏不同故定爲夏殷禮也說文示部礿夏祭也釋文礿本又作禴同爾雅釋天夏祭曰礿周禮大宗伯以禴夏享先王繁露深察名號及四祭云夏曰礿〇注薦尚麥魚〇王制云夏薦麥以魚繁露四祭云礿者以四月食麥也又祭義云夏上尊實尊實麷也夏之所受初也十行本魚作苗闕本監本毛本作魚校勘記云苗字誤書从魚〇穀梁注夏祭曰禴尚麥魚〇注麥始至曰礿〇闕本監本毛本脫麥字依宋本精正校勘記云穀梁疏引同今本無麥字者讀說也段云此上可礿字當作汋以汋煮新菜音詁訓法也亦作瀹爾雅郭注新菜可汋禮疏引孫注礿者新菜可汋白虎通云夏曰禴者麥熟進之義皆同繁露祭義云夏約故曰礿貴所初礿也

秋曰嘗〔注〕薦尚黍肫嘗者先辭也秋穀成者非一黍先熟可得薦故曰嘗〔疏〕爾雅釋天云秋祭曰嘗周禮大宗伯云以嘗秋享先王繁露深察名號四祭篇並云秋曰嘗〇注薦尚黍肫〇王制云秋薦黍黍以豚繁露四祭云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又祭義云秋上朹實朹實黍也秋之所先成也說文無肫字穀梁注亦云秋祭曰嘗薦尚黍肫釋文肫本又作豚爾雅釋畜注豬豚也釋文本又作肫或作純詩閟宮傳毛炰豚也釋文字又作肫嘗音義下肫亦豚字嘗意廣雅注世人作郎或作純或肫或純並失之蓋皆通也〇注嘗者至曰嘗〇爾雅郭注云嘗新穀詩疏引孫炎云嘗嘗新穀禮疏引白虎通云嘗者新穀熟而嘗之繁露祭義云先成故曰嘗嘗言甘也此何先辭所本也一切經音義引廣雅云嘗嘗也禮檀弓注云嘗猶試也事未全行先嘗試之故曰嘗亦如歎食未能大歡先口嘗之亦曰嘗也禮記少儀云未嘗不食新鄭注嘗謂薦新物於寢廟者月令凡食新者皆曰嘗蓋散文通也是以說文旨部嘗口味之也亦謂先以口試之廣雅釋詁亦云嘗試也皆有先義惟月令以雛嘗黍非食新故鄭注云此嘗雛也而云嘗黍不以牲主穀也云黍先熟者暖燠孰多篇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于太祖其歲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蓋黍之下種在穫梁之後其收也在穫梁之先故黍之播種也于小滿芒種夏小正曰五月種黍其收也在立秋白露月令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所薦黍也熟當作孰

冬曰烝〔注〕薦尚稻雁烝衆也氣盛貌冬萬物畢成所薦衆多芬芳備具故曰烝無牲而祭謂之薦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士再祭再薦祭於室求之於幽祭於堂求之於明祭於祊求之於遠皆孝子博求之意也大夫求諸明士求諸幽尊卑之差也殷人先求諸明周人先求諸幽質文之義也禮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太牢天子元士諸侯之卿大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之士特豕天子之牲角握諸侯角尺卿大夫索牛〔疏〕爾雅釋天云冬祭曰烝周禮大宗伯云以烝冬享先王繁露深察名號四祭並云冬曰烝〇注薦尚稻雁〇王制云冬薦稻又云稻以雁繁露四祭云烝者以十月進初稻也又祭義云冬上敦實敦實稻也冬之所畢熟也十行本郭本作鴈王氏念孫曰此鴈謂鵝非謂鴈也卵魚豚鴈皆民家所常畜故庶人薦之按天子諸侯所用鴈亦宜然穀梁注冬祭曰烝薦尚稻鴈〇注烝衆至曰烝〇御覽引白虎通云烝之爲言衆也冬之所成者衆繁露祭義云畢熟故曰烝烝言衆也爾雅郭注進品物也禮疏引孫炎云烝進也進品物也烝皆取義於進何氏本之萬生也班固也義皆通〇注無牲至之薦〇穀梁注無牲而祭曰薦薦而加牲曰祭禮各異也義本此稱新云薦考妣於適寢之所祭者薦韭卵夏薦麥魚秋薦黍豚冬薦稻鴈制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通典禮九云高堂隆亦云按嘗冀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則四時之祭也三牲黍稷時物皆備其仲月季月皆薦新之祭也大夫以上將之以羔或加以犬而已不備三物也士以豚庶人則唯其時宜魚雁可也皆有黍稷禮器曰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餘羔豚則薦新之禮也太牢則時祭之禮也詩云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周之四月夏之二月也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薦鮪仲夏之月天子乃嘗魚咸薦之寢廟此則仲月季月薦新之禮

也注引論周禮祭集志云天子之廟始祖及高曾祖考皆月朔加薦以象平生之朔食也謂之月祭祧之廟無月祭也凡五穀成熟珍物新成天子以薦宗廟禮未薦不敢食新孝敬之道也其月朔薦及服薦薦新皆具無尸故事廟皆一朔之間祭畢按王制云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注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士薦牲用特豚大夫以上用羔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詩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然則鄭氏亦以羔豚而祭薦新之祭其高堂氏所本與所謂無牲者亦非盡無牲意謂不備三牲耳故月令以彘嘗麥以犬嘗稻雖薦新亦用彘犬諸品也故舊疏引中霤禮云祭五祀于廟用牲有尸皆薦于奧明亦用牲也其宗廟之薦以新物為主緣孝子感物思親不同常祭故繁露四祭云孝子孝孫緣天之時因地之利地之菜茹瓜果艾之稻麥黍稷菜生穀熟永思吉日供具祭物齋戒沐浴潔清致敬祀其先祖父母孝子孝婦不使時過己處之以愛敬行之以恭讓亦殆免於罪矣王制疏云此薦以仲月謂大夫士也既以嘗時祭故薦用仲月若天子諸侯禮尊物熟則薦之不須孟仲季故月令孟夏薦麥孟秋薦黍季冬薦稻是也大夫既薦以仲月而服虔注昭元年左傳祭人君用孟月人臣用仲月不同者非鄭義也南師解云祭以首時謂大夫士也若得祭天者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其禘祭祫祭其祭亦用孟月其餘諸侯不得祭天者大祭及時祭皆用孟月既無明據未知孰是義得兩通故並存焉按春秋桓八年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書者左氏見其義桓十四年八月乙亥嘗書以御廩災左氏公羊以為不時僖八年七月禘鄭以公會王人于洮故歸七月乃禘昭十五年二月禘于武宮者鄭禘祫志以十一年齊歸薨十五年喪終之禘不禘月定公八年冬十月順祀先公以陽虎作亂求福先公特為此祭故不用常月此為皆不用孟月者以春秋亂世不能如禮故參差不一難以禮論也今按何氏下注云祭必於夏之孟月取其見新之月似何氏以薦與祭一時行之因時而祭鄭薦新皆在孟月也失禮故書月日以示譏歟○注天子至再薦○禮記王制云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注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凡祫之歲春一礿而已不祫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周改夏祭為礿以禘為殷祭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然則天子時祭四諸侯時祭三周制雖非夏后四朝然諸侯自有朝天子禮亦宜廢一時祭故三祭也因祭而薦故四祭者四薦三祭者三薦也王制又云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注有田者既祭又薦新明薦或不祭祭無不薦再祭再薦降殺之差也鄭注又云士薦牲用特豚大夫以上用羔依疏意儀禮特牲是有地之士此無地之士宜既降故用特豚不用成牲也大夫以羔者以諸侯大夫有地者祭用少牢則無地者薦則用羔也按鄭云以上則包天子諸侯在內不專指無地者言雖有地大夫亦止用羔羔豚皆不得云牲故何氏云無牲而祭謂之薦也○注祭於至竈也○禮記郊特牲云詔祝于室坐尸于堂鄭注謂朝事時也朝事延尸於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取牲膟膋燎于爐炭洗肝於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于室又出以墮於主前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時尸薦以籩豆至薦熟乃更延主于室之奧尸來升席自北方坐于主北焉接祭於室謂灌時及饋食禮也祭於堂謂朝踐禮也故郊特牲又云直祭祝于主注謂薦孰時也如特牲少牢饋食之禮也直正也祭以孰為正則血腥之祭非敬心耳室內而堂外亦有曲明之別故也郊特牲又云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物之薦富像也鄭注索求神也廟門曰祊彼疏云祊有二種一是正祭

之時既祭設於廟又求神於廟門之內詩楚茨云祭祝于祊注祊門內平生待賓客之處與祭同日也二是明日繹祭之時設饌於廟門外西室亦謂之祊鄭上云祊之于東方注云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是也今此云宗祭于祊當是正祭之日夫禮記禮器云設祭于堂為祊乎外注祊明日繹祭也謂之祊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繹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皆博求之意也故下又云故曰於彼乎於此乎注云不知神之所在是也尚庶幾之辭尚曰求諸遠言於遠處求也○注大夫至差也○舊疏云自天子四祭四薦至此皆時王之禮中霤禮亦然按大夫求諸明士求諸曲求亦先後之殊耳然考禮少牢饋食禮大夫禮也特牲饋食禮士禮也禮節相同無求明求曲之別且大夫士亦無祼獻之禮自饋熟始故曰饋食故鄭目錄云祭祀自孰始曰饋食也天子諸侯宗廟之祭始祼神次薦腥次薦孰故周禮肆獻祼饋食分三節祼為一節獻為一節肆與饋食為一節大夫止肆饋食以薦孰言曰肆以薦黍稷言曰饋食也祭祀用食道褻近薦殺用血腥法古薦陸大夫士以食道事神無薦腥以上事薦殺於天子諸侯也○注殷人至義也○禮郊特牲云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鄭注此其所以先後異也按彼上云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閒也聲是陽是先求諸明也又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膻薌凡祭慎致陰是先求諸幽也故熊氏云殷人先求諸陽謂合樂在灌前周人先求諸陰謂合樂在灌後與降神之樂別殷實周文知實文之義也周禮大宗伯注云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灌是也祭必先灌然後薦腥實疏云殷人先求諸陽謂求灌先合樂周人先求諸陰謂求合樂先灌亦本郊特牲為說殷不尚氣而尚聲未殺牲而先動樂以求神以鬼神在天地間先用樂之音聲號呼庶神明聞之而求是先求陽之義也○注禮天至特豕○禮禮器云是故君子太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太牢而祭謂之攘鄭注君子謂大夫以上孔疏大夫常祭少牢遣奠及卒哭祔用太牢據禮本有匹字作正字者有通者云天子大夫常祭亦太牢故此文云大夫太牢而祭謂之禮正也諸侯大夫自常祭少牢則一等乃太牢耳少牢饋食是諸侯大夫禮也崔氏亦用此義大戴禮曾子天圓云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蓋注天子之大夫亦太牢天子之士亦少牢孔氏廣森補注云太牢舉牛以該羊豕少牢舉羊亦該豕也國語曰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太牢天子舉以太牢祀以會是則天子之大夫祭如諸侯天子之士祭如大夫明矣故儀禮少牢饋食禮鄭目錄云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禰於廟之禮羊豕曰少牢特牲饋食禮目錄云謂諸侯之士以歲時祭其祖禰之禮疏曲禮云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彼天子大夫士此儀禮特牲少牢故知是諸侯大夫士也用禮宰夫注云三牲牛羊豕具為一牢王制云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知太牢三牲具少牢止羊豕也經義述聞云孔說非也天嘗注牛羊豕具為一牢嘗稀事注凡牲一為特二為牢則凡稱牢者皆非一牲若云諸侯之祭牲牛大夫之祭牲羊則是一牲矣記當謂之特牲何得偷謂之牢乎詳撿文義牛下蓋脫羊豕二字羊下蓋脫豕字公羊注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太牢天子元士諸侯卿大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之士特豕篇正文及注奧與使同則諸侯之祭牲牛下亦當有羊豕二字大夫之祭牲羊下亦當有豕字篇者脫去耳盧注不稱太牢單稱牛

少牢單稱羊之義則所據本不脫也曰饋食曰字亦衍蓋因上文兩曰字衍也特豕饋食四字達饋按王說是也王氏引此注又解卿大夫曰卿大夫上當有天子之三字盧注云天子之大夫亦太牢也是也萬氏斯大儀禮商云特牲禮牲用特豕士禮也故士虞禮牲亦特豕而雜記則云下大夫之虞也特牲則大夫亦特豕矣少牢禮牲用羊豕大夫禮也而曲禮則曰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則士亦用少牢矣禮文所載參錯不一由衰周之季列國大夫僭行禮罔記者各就所見筆以成書故或儉或豐斷難畫一雖然聖人制禮明者述爾前以三鼎後以五鼎者非孟子與禮大夫士降殺以兩則三鼎爲士時五鼎爲大夫時矣卽此證之儀禮士虞特牲三鼎其爲士禮無疑少牢五鼎其爲大夫無疑又士虞特牲皆九飯而少牢十一飯亦見降殺以兩之意按萬氏不信實疏分別天子諸侯之卿大夫士之說故如此纖夫命位不同禮亦異數天子之大夫士與諸侯之大夫士命數旣殊則禮亦宜異何疑之有胡氏培翬儀禮正義反以萬說爲是傎矣○注天子至索牛○校勘記云據監本毛本同作據誤也鄂本作攫儀禮經傳通解穀梁疏引作攫當據正閩本據字剜改蓋本作攫後反據誤本改按如是攫字釋文宜爲作音知陸本亦作攫字矣禮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角握賓客之角尺鄭注握謂長不出膚疏鄭注投壺禮云四指曰扶扶卽膚也此注止述宗廟禮故角宜握也諸侯降一等故以天子待賓客者事宗廟故角尺索牛者禮記曲禮云大夫以索牛注索求得而用之以祭義云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又云儀牲祭牲必於是取之故知特牲云帝牛必在滌三月牲牛唯具也大夫以下卑無豫養之儀祭時則求諸牲但擇其中職者耳九經古義云襄元年左氏傳蒸人賂風沙衛以索馬牛杜氏云舊擧好者周禮牛人祭祀共求牛求牛猶索牛也按國語楚語云觀射父曰大者牛羊必在滌三月少者犬豕不過十日則大夫索牛亦當如天子諸侯之犬豕宜十日以上矣

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亟也【注】亟數也屬十二月已烝今復烝也不異烝祭名而言烝者取冬祭所薦衆多可以包四時之物【疏】通義云傳於田狩祭祀特發常事不書例者每歲而擧之不可勝書第書其失禮者而已至於昏姻喪紀聘有常禮而無常年故譏事皆書穀梁云親迎恆事不志似譏常事不書之言而失其本旨遂譏宋元擧者以一經所書皆爲非常而事事鑿求其說騰三年解詁謂平王崩魯隱往奔喪其意亦以爲得禮不書則何氏已繆解此傳矣按魯隱奔喪得常不書係疏家之言然亦未爲不可通也若如孔說其何以解文九年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之傳且昏姻喪紀亦未必盡事皆書也○注亟數也○禮記少儀云亟見曰朝夕鄭注亟數也爾雅釋言云亟數也郭注云亟亦數也是也○注屬十至烝也○舊疏云烝者冬祭之名也明去年十二月已烝但得常不書今正月復作烝故言亟通義云斯似事之不然烝祭法用周之季冬夏之孟冬卜祭先近日不吉則仲冬之本可以烝孟冬之末故以周正月烝也正月烝五月復烝乃所謂亟耳主譏書在下不書春烝則夏烝之數不見故傳譏經兩烝統爲譏亟弁再譏也知不然者五月如孔義則春烝正爲得禮何爲譏之正月烝五月復烝傳於五月發譏亟之傳亦足以明矣何爲預於正月得禮之祭譏云明十二月烝祭前行今正月又烝五月復烝皆爲亟祭故傳兩譏之傳自爲義也十二月烝常祭得禮故不見何必又設一卜不吉之法以經說己說○注不異至之物○所薦毛本作所爲誤故十行本鄂本正誤疏云烝者冬祭名今宜爲名而

猶言烝故說之按春夏旣不及冬物衆多蓋當時薦取烝名與

亟則黷黷則不敬【注】黷渫黷也【疏】注黷渫黷也○文選注引國語賈注云黷媟也後漢書陳蕃傳注黷渫也太元元鑒吉凶交瀆注瀆泄也禮記表記云再三瀆注瀆之言褻也廣雅釋言黷狎也禮記少儀毋瀆神注瀆謂數而不敬皆與瀆黷義近又祭義云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數煩皆瀆黷之義也繁露祭義云尊天美意也敬宗廟大禮也聖人之所謹也不多而欲潔清不貪數而欲恭敬

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疏】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故將祭宮室旣修牆屋旣繕百物旣備序其禮樂具其百官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君牽牲夫人奠酒君親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濟濟乎致其敬也愉愉乎盡其忠也勿勿乎其欲饗之也文王之祭事死如事生孝子之至也【注】注君子至敬事○祭義文鄭注云享猶祭也饗也君子錄生以事死故事生則致其養死則致其享也○注故將至百官○亦是祭義文今祭義繕作設鄭注云修設謂掃除及黝堊亦卽繕義按作繕是也說文系部繕補也詩鄭風箋云繕之言善也左傳十五年注繕治也與脩同義合彼文官室旣脩三語承孝子將祭文下下又云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備亦具也注百官助主人過之是也上答子續閒亦有此二語注言祭事旣備使百官助己祭也○注散齊至三日○祭義云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鄭注致齊思此五者也散齊七日不御不樂不弔耳見所爲齊者思之熟也卽致齊也故祭統云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注定者定其志義也又云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明祭必夫婦親之也舊疏云致齊者卽鄭氏云致之言至致謂深也審也之屬是也○注夫婦至盛服○亦祭義文坊本禮記脫盛服二字禮記祭統云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太廟又中庸云齊明盛服盛服者祭統云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之屬是也○注君牽至夫人○亦祭義文祭義酒作盎無親字鄭云奠盎設盎齊之奠也此時君牽牲將薦毛血君獻尸而夫人薦豆謂繹日也熊氏說同皇氏疑此奠盎在牽牲之時於事太早以奠盎爲洗牲經傳無洗牲以酒之文宜爲孔氏所駁也按鄭以爲繹祭者以有司徹記上大夫儐尸禮云主人獻尸主婦自東房薦韭菹蓋與此君獻尸夫人薦豆合大夫儐尸卽天子諸侯大夫之繹祭故也按正祭君牽牲時夫人設盎君至制祭獻尸後夫人酌盎以獻尸亦無不可故祭統云及迎牲君執紖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涗水君執鸞刀羞嚌夫人薦豆亦序執盎在牽牲後祭義祭統皆稱擧者夫人之禮不必拘九獻之次故以爲正祭亦無妨何氏義當然也○注洞洞至失之○亦祭義文廣雅釋訓云洞洞屬屬敬也下又云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皆所以狀敬慎也莊嚴威儀恪之義也○注濟濟至之也○亦祭義文彼云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是何鄭所見本之異鄭云勿勿猶勉勉愍愛之貌○注文王至至也○亦祭義文彼云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孝

子之至也為注者謂說苑修文云聖主將祭必齋齋精思若親之在方奠來登惰惰憧憧事一想親之容貌仿佛此孝子之誠也四方之助祭空而來者滿而反而至者實而歸皆取法則為虞

疏則怠怠則忘【注】怠懈【疏】祭義云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注忘與不敬違禮莫大焉〇注怠懈〇鄂本作怠懈解文作怠解圖籍曾籍書亂必怠怠注怠懈也左傳文十五年云君親不可以怠注怠懈也

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注】禮本下為士制茲此也四者四時祭也疏數之節靡所折中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感四時物而思親也祭必於夏之孟月者取其見新物之月也裘葛者御寒暑之美服士有公事不得及此四時祭者則不敢美其衣服蓋思念親之至也故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疏】通義云言士者舉下以臨上其實士歲不通再祭於四者科舉其二而已按孟子滕文公篇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猶此意〇注禮本至士制〇禮士冠記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鄭注周之初禮年未五十而有賢才者試以大夫之事猶服士服行士禮是士冠禮可以上逮故昏禮亦止有士禮也實禮亦有士相見禮故儀禮漢書禮林傳謂之士禮知禮本皆為士制其大夫以上蓋夏殷以後日繁於文飾遞加始得有天子諸侯諸等殺與吳氏廷華儀禮疑義云餘以升謂下記云天子之子猶士也天子無生而貴者則自天子之子以下凡入學者皆可以士名之見此經為天下之通禮其說是也賈疏云卿士喪禮士虞士相見之禮是也言此者欲遣庶人無禮篇卿曲禮上篇禮不下庶人鄭注云為其遽於事且不能備物禮亦通於此〇注茲此也〇詩泉水云茲之永歎箋云茲此也書大誥卜陳惟若茲漢書翟義傳作卜陳惟若此左傳隱元年云無茲許公復奉其社稷杜云茲此也〇注四者至親也〇禮記祭義云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鄭云合於天道因四時之變化孝子感時念親則以此祭之也非其寒之謂謂悽愴及怵惕皆為感時念親也繁露祭義云宗廟上四時之所成受賜而薦之宗廟敬之性也又云奉四時所受於天者而上之為上祭貴天賜且尊宗廟也一年之中天賜四至至則上之此宗廟所以歲四祭也又四祭云古者歲四祭故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蒸此言不失其時以奉祀先祖也是以〇注祭必至月也〇晏子春秋內篇諫上云天子以下至士祭以首時薦四祭篇說祠礿嘗蒸亦分屬正月四月七月十月祭必夏之孟月也又祭義篇故君子未嘗不食新新天賜至必先薦之乃取食之尊天敬宗廟之心也〇注裘葛至美服〇閩本監本毛本御作禦十行本鄂本作象書撥正篇文作御玉篇衣部裘皮衣也說文艸部葛絺綌草也詩葛覃葛之覃兮傳葛所以為絺綌是裘葛為衣之美者也故詩綠能縣是裘又云狐裘黃黃士冠陳設冬夏屨亦皮葛並用濩〇注士有至不祭〇論語八佾篇文儀禮疏引鄭注云孔子或出或病不自親祭使攝者為之不致齋敬之心與不祭同何氏謂士有公事不得與祭則不敢美其衣服下引論語為證其說不與鄭氏同故禮特牲饋食注云士賤職褻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矣賈疏時至事暇可以祭者若祭時至有事不得祭則不可以私廢公也若大夫以上尊時至唯有喪故不祭自餘吉事皆不廢祭若有公事及病使人攝祭故論語孔子云吾不與祭也然則士舉因公不及祭者身故往舉士言之其實大夫亦有有公事不得及時祭時也孔子之不與祭蓋為士為大夫時矣繁露祭義篇君子之祭也躬親之致其中心之誠盡敬潔之道以接鬼神故鬼享之事之如此乃可謂之能祭祭者察也以善逮鬼神之謂也善乃逮不可聞見者故謂之察察之為言際也與察也祭然後能見不見見不見之見者然後知天命鬼神知天命鬼神然後明祭之意明祭之意乃知重祭事孔子曰吾不與祭祭神如神在重祭事如事生亦思念親之至義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注】家采地父字也天子中大夫氏采故稱字不稱伯仲也【疏】注家采至仲也〇禮士冠禮注引作家甫詩節南山序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箋云家父字周大夫也以家連父稱故知是字孔疏知字是大夫者春秋之例天子大夫則稱字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文與此同故知此字亦大夫也桓十五年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此詩不知作之早晚若幽王之初則八十五歲矣韋昭以為平王時作此詩不宜作在平桓之世而上刺幽王但古人以父為字或累世同之采大夫有孔父其父正考父其子木金父此家氏或父子同字未必是一人也按春秋之例上大夫稱伯仲之字五十之字也鄭隱元年祭伯隱九年南季莊元年祭叔是也中大夫稱冠時字此家父是也下大夫繫官氏且字上四年宰渠伯糾是也此家父中大夫例稱二十之字而繫以采其與幽王時之家父非一人明矣通義云家且字父者配字之稱冠禮字辭曰伯某甫是也家父亦下大夫按孔本鄭氏為說而以稱子者為上大夫稱伯仲者為中大夫故以此稱字者為下大夫而以詩文證之則父子不惡同字其采邑則其世守不嫌於同故知為采地也繼蒙范姓亦以家為氏

夏五月丁丑烝

何以書譏亟也【注】與上祀同為亟也【疏】穀梁傳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祀也志不敬也然則穀梁亦以正月烝為十二月烝春夏又再烝故上傳云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何氏謂與上祀同為亟蓋自冬至夏凡三烝也

秋伐邾婁

冬十月雨雪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注】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未當雨雪此陰氣大盛兵象也是後有郎師龍門之戰流血尤深【疏】漢書五行志云傳曰聰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劉歆以為大雨雪及未書雨雪而雨雪及大雨雹隕霜殺叔草皆常寒之罰也〇注周之至象也〇五行志又云桓公八年十月雨雪周十月今八月也未可以雪劉向以為時夫人有淫齊之行而桓有妬媚之心夫人將殺其象見也桓不覺寤後與夫人俱如齊而殺死凡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出非其時迫近象也董仲舒以為象夫人專恣陰氣盛也取聽皆與何殊〇注是後至尤深〇律文沠古流字下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近也惡乎近近乎圍也又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舊疏引春秋說云龍門之戰民死傷者滿溝即此往之流血尤深也按彼傳亦云近也

惡乎近近乎圍郎亦近矣郎何以地郎猶可以地也明二役皆危而龍門之戰尤甚故往舉為兩言之慮所以為兵象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注】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官下應十二子祭者采也天子三公氏采稱爵【疏】注天子至二子○白虎通封公侯云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官下應十二子者疏引春秋說云立三台以為三公北斗九星為九卿二十七大夫內宿部衛之列八十一紀以為元士凡百二十官下應十二子宋氏云十二次上為星下應山川也後漢書注引漢含孳云三公在天為三台九卿為北斗故三公象五岳九卿法河海二十七大夫法山陵八十一元士法谷卑會為帝佐以匡輔紀繁露官制象天云王者制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人而列臣備矣禮記昏義云是故王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北堂書鈔引五經異義云今尚書歐陽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在天為星辰在地為山川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又立三少以為之副曰少師少傅少保是為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為六卿之屬大夫士庶人在官者凡萬二千禮案周公為傅召公為保大公為師無為司徒司空者知師保傅三公官名也五帝三王不同故此周之制也鄉馭無弦無鄭注周禮保氏引書序曰周公為師召公為保相成王為左右弼實象此官也是用今尚書說與公羊家同也說苑臣術云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何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一○注采者至稱爵○書疏云即祭公周公是也若依祭公周公官爵適等而僖九年公會宰周公特加宰者彼傳云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為政者也注宰猶治也三公之職號尊者以加宰知其職大尊重當與天子參職萬機而下為諸侯所會嫌不為任故加宰仍非常稱也據注云天子三公氏采稱爵以別於上大夫稱五十字者如南季之屬是也隱元年祭伯與此是否一人不可考彼稱伯猶為上大夫此蓋屬三公職也孔氏廣森謂上大夫稱子如劉子單子之屬非何義

何以不稱使【注】據宰周公稱使【疏】注據宰至稱使○傳三十年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是也書疏云稱宰者義與九年同

婚禮不稱主人【注】時王者有母也【疏】注時王者有母○隱二年傳云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則此與紀履綸來逆女同故注以為有母也微注云為魯遂逆則故不稱主人母不通故直以來書也左傳莊十八年云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亦不言王使曰使晉鄭使之逆同不稱主人也婚晉御皆同姓天子與諸侯諸侯必使同姓國為之主也

遂者何生事也【注】生猶造也專事之辭【疏】書嚴王之諸序遂諸諸使孔傳因事曰逆儀禮爲禮遂卒昏注遂猶因也書穀云生事者因事起意其意相緣事則更端緒梁傳曰遂繼事之辭也與此傳相參其例乃情○注生猶至之辭○文義注引劉瓛易繫云自繼而有曰生故有造繼者大誨子造天役乾文言傳大人造也皆謂自繼而有也王為生起也亦自繼而有故有事事

之義祭公之來本為成婚于紀來使適紀似若遣事故曰遂

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注】據待君命然後卒大夫也【疏】注據待至夫也○十行本後作后成十七年十一月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軫傳此非月日也曷為以此月日卒之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曷為待君命然後卒大夫前此者嬰齊走之晉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為公請公許之反為大夫歸至於貍軫而卒無君命不敢卒大夫公至曰吾固許之反為大夫然後卒之者是也引之者證大夫不敢專事遂有事事之義故據以難

成使乎我也【注】以上來無事知遂成使于我【疏】通義云待我而使使事成孔疏云從周聞紀不由魯國權今因使過魯自當假道而去不須言來也凡言遂者因上事生下事之辭先見魯君然後聞紀故祭公來受魯命往逆也凡昏姻皆賓主敵體相對行禮天子嫁女於諸侯使諸侯為主令與夫家為禮天子聘后於諸侯亦使諸侯為主令與后家為禮嫁女則遣女於魯令魯嫁女與人迎后則使魯為主使魯遣使往逆故祭公受魯命也嫁王女者王姬至魯而後至夫家其王后昏則王命已成於魯無事故即歸京師於逆稱王后舉其得王之命后禮已成於歸稱季姜申父母之尊言子尊不加于父母謙父母之家為文故於歸申父母之尊也○注以上至于我○言者有事或制或稱當書如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之屬是也言遂亦非如隱元年祭伯來之為來奔矣故知為遂成使於我

其成使乎我奈何使我為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注】婚禮成于五先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時王者遣祭公來使魯為媒可則因用魯往迎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妃匹逆天下之母若逆婢妾將謂海內何哉故譏之不言如紀者辟有外文【疏】穀梁傳云其不言使何也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即謀於我故弗與使也范云時天子命祭公就魯共卜擇紀女可中后者使逆之不復反命義亦同○注婚禮至親迎○禮記昏義云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禮士昏禮展記納采問名遣使者納吉納徵請期諸儀大記親迎是親迎使也昏禮自親迎以上皆遣人行之故莊二十二年穀梁傳公之親納幣非禮也親迎則親之故春秋有譏不親迎文○注時王至成禮○通義云用由也使魯為媒可則由魯往逆不必既執明遂在魯不在祭公也不復成禮蓋六禮不備之謂○注疾王至譏之○繁露王道云祭公來逆王后譏失禮也穀梁傳其曰遂逆王后故略之也春秋正辭云辭不異乎祭伯來則者非王命然也逆王后弗王命則不可雖曰不稱主人王命也可以逆事乎殷時召南行露詩因大禮不備女子守義不往詩人者之此迎天子之母不能成禮使魯為媒可即往迎謂事之善故書以示譏范云以其逆逆無禮故不者逆女而曰王后略謂不以禮稱之是也異義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體之義不親迎鄭駁從公羊此益驗譏王不親迎故譏其不重妃匹也禮記內則云聘則為妻奔則為妾江氏承云不以禮為奔聘正妾而娶侯之晨買妾為皆稱之奔是不以禮聘故與逆婢妾等也○注不言至外文○書疏云外相如者例所不錄言如紀則外相如夷故曰辟有外文逆者曰如紀似五年之齊侯鄭伯如紀夫

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疏】書疏云女在其國稱女者

卽隱二年紀履緰來逆女上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之屬是也通義云范武子曰四海之濱莫非王臣王命紀女爲后則已成王后不如諸侯入國乃稱夫人禮案禮女未嫁而壻死女當改適唯王者紀匹至尊無偶雖在其國義成爲后設遭大故不得更許嫁可以此經決之按穀梁傳云天子無外王命之則成矣後漢懿獻梁皇后傳有司奏曰春秋迎王后于紀在塗則稱后亦取公羊爲說義也春秋正辭云聖人之辭嫌而有禮曰王后其辭成矣以立諸夏之人紀也又云自父母言之尊爲王后猶曰吾季姜不以君臣之義奪人父子之親雖然王后無出道非若諸侯以下嫁人有歸宗之義也成之曰王后王者無外則王后無出也是也按曰后者釋名釋親屬云天子之妃曰后后後也言在後不敢以副言也禮記曲禮亦云天子之妃曰后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注】明子尊不加於父母【疏】上傳云其辭成矣明已成王后矣此復言紀季姜故據以解之季姜者由紀言之之詞也○注明子至父母○白虎通王者不臣云不臣妻父母何妻者與己爲一體恭承宗廟欲得其歡心上承先祖下繼萬世傳於無窮故不臣也春秋曰紀季姜歸于京師父母之於子雖爲王后尊不加於父母知王者不臣也通典後漢獻帝皇后父伏完朝賀公庭完拜如衆臣及皇后在離害后拜如子禮三公大臣議或以爲皇后天下之母也完雖后父不可令后正拜私朝或以爲當交拜令后存人子之道完不廢人臣之義又子尊不加於父母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欲令完猶行父之后事舉子禮公私之朝后當獨拜或以爲皇后至尊父亦至親交拜則父子無別完拜則傷子道后拜則損至尊欲令公朝者完拜如衆臣於私官后於如子禮不如四者何正鄭元箴曰四者不同抑有由爲天子所不臣者三其一后之父母也天子何有於臣者況於后乎春秋魯隱公二年紀履緰來逆女冬伯姬歸于紀又桓九年祭公來逆王后于紀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或言逆女或言逆王后于紀有所見也女雖嫁爲國夫人其尊無以加於父母嫁於天子者此雖紀女成言王后明當歸之尊得加父母也紀季姜歸于京師更稱其字者得行禮而成之其尊安可加父母耳今不其事侯在京師禮事出入宜從臣禮者后適雖害及歸甯父母宜從子禮孫原殿曰孝經云父子之道天性也明王之章先陳事父之孝女子于出嫁降其父母歸人外成不能二統耳春秋左氏傳曰紀裂繻來逆女列國同逆者鐵不敢自成故以在父母之辭言之禮獻心三讓之義也祭公逆王后于紀者至尊無外辭無所屈成言曰王后紀季姜歸于京師尊已成稱季姜從紀子尊不加於父母之明文也如皇后於公庭官儀之中令父獨拜遠古之道斯幾何施漢高五日一朝太上皇家令儀子道不盡欲徵咸之令太上皇攜幟卻行辭臣雖去聖久遠禮文闕然然父子之義五品之常不易之道常儀公私易節公庭則爲臣在家則爲父是違禮而無常也又廢融爲太常穆帝即位諸皇后朝禮則制聘儀后父稽頁遷見之與蔡讓王彪之並以庾爲漢高祖欲執子道況后乎王者父無拜禮侍書八座儀以爲純子則王道缺純臣則孝道虧謂公庭如臣私覲則如父尤爲允議依元衛將軍真在公庭則書臣敬太后歸寧之日如家人之禮太后婦日與禮誠所未詳如斯乘是情所不能安也更詳之征西將軍南仲謝尚議爲父尊於一家尊屈於天下鄉元議合情理之中故殷湛家范甯亦云季姜桓王后書字者申父母之尊亦取何氏爲說也按儀禮喪服不杖期章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推傳之意似正體敵君者不得爲父母遂矣此不合故鄭彼注云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也此傳似嫌矣是鄭同公羊說禮傳也蓋君與嫡一體嫡既不得以尊降其父母故君亦不得以尊臣其妻父母故禮疏引鄭命決云不臣妻父母者親與其女共事先祖欲得其歡心是也

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注】以季姜言歸【疏】注以季姜言歸○隱二年傳曰婦人謂嫁曰歸季姜所歸故知爲天子所居

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注】地方千里周城千雉宮室官府制度廣大四方各以其職來貢莫不備具所以必自有地者治自近始故據土與諸侯分職而聽其政焉卽春秋所謂內治其國也書季姜歸者明魯爲媒當有送迎之禮【疏】白虎通京師云京師何謂也千里之邑號也京大也師衆也天子所居故以大衆言之明什倍諸侯法日月之行經千里春秋傳曰京師天子之居也王制曰天子之田方千里按詩文王云祼將于京傳京大也方言京大也燕之北鄙齊楚之郊或曰京京景聲義通故衆亦訓大說文币部云師从币从自自四币衆意也易彖傳曰師衆也故書堯典師錫帝曰五帝本紀作衆皆言于帝也獨斷天子所都曰京師京水也地下之衆者莫過於水地上之衆者莫過於人京大師衆也故曰京師也通義云王者天下之所歸往故以衆大之辭言之○注地方千里○獨斷云京師天子之畿內千里象日月躔次千里禮記王制注亦云衆日月之大亦取居同也詩商頌元鳥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注周城千雉○見定十二年傳○注宮室至備具○宮室官府制度廣大如周官六篇所記是也下十五年穀梁傳曰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注所以至故爲○繁露諸侯云古之聖人見天意之厚於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利之爲其遠者目不能見其隱者耳不能聞於是千里之外割地分民而建國立君使爲天子視所不見聽所不聞朝夕召而問之也諸侯篇言猶諸侯也號元年注云王者據土與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是天子先治其境內而後及外使所謂自近始也○注卽春至國也○成十五年傳云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注內其國者假魯以爲京師也此以春秋內魯喻京師也書疏云春秋據魯爲王故內魯若周公制禮內京師然也漢書宣帝紀甘露二年詔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卽自近始之義也○注書季至之禮○穀梁傳云爲之中者歸之也注中謂關與婚事明魯爲媒矣王者嫁女娶后必使同姓主之自宜有送迎之禮其實卽不爲媒所經之國亦宜有之時由紀至周書非其所經書之於經故傳以爲成使於我使我爲媒也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疏】穀梁釋文射廉信本作亦

諸侯來曰朝【疏】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是也彼傳亦云諸侯來曰朝舊疏云隱十一年師解云劉故此弟子執而禮之此世子也其言朝何【注】據臣子一例當言聘【疏】注據臣至言聘○傳元年傳云臣子一例也隱十一年傳云大夫來曰聘臣子一例故當言聘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曹與【注】在齊者世子光也時曹伯年老有疾使世子行聘禮恐卑故使自代朝雖非禮有尊厚魯之心傳見下卒葬詳錄故序經意依違之也小國無大夫所以書者重惡世子之不孝其【疏】則未知其在齊與曹與唐石經鄂本十行本閩本元本同監本毛本曹上衍在字○注在齊至光也○襄九年冬公會晉侯以下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鄭又十一年公會晉侯以下齊世子光莒子邾婁子云云伐鄭是也通義云春秋無其書遽處于諸侯之上抑言同圍傳是也傳設爲會桐者言二世子皆不免於譏耳○注時曹至之心○周禮典命職凡諸侯之嫡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鄭注春秋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是也公之子如侯伯而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璧子男之子與未誓者皆次小國之君執皮帛而朝會爲其賓之皆以上卿之禮稱左傳二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蓋未誓於天子者以皮帛繼子男故賓以上卿禮爲杜注云曹伯有疾故使其子來朝彼傳又云享曹太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彼疏引服注云古之爲享食所以觀威儀省禍福無喪而戚憂必讎焉今太子臨樂而歎是父將死而兆先見也是亦以曹伯年老有疾也左疏又引膏肓以爲左氏以人子安處父位尤非責世子失之宜於義爲矯鄭箴云必如所言父有老耄疾病孰當理其或預王事也劉氏逢祿評曰世子行聘可也通上卿行聘亦可也罷老避位致國天子天子以命世子行朝亦可也安得曰廢王事曹伯在位世子行朝禮非一國二君無王無父而不知乎左氏此類亦非諸文是其行朝禮爲非禮也惟其有疾而能使世子來朝故知其有尊厚魯之心○注傳見至之爲○下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注云小國始卒當卒月葬時而卒日葬月者曹伯年老使世子來朝春秋敬老重恩故爲魯恩錄之尤深是卒葬詳錄也世子來朝安居父位當譏世子位序諸侯之上明亦合譏而略文詳錄曹伯卒葬恩錄尤深似曹世子無譏詞故傳依違之言未知在齊在曹也○注小國至孝甚○所傳聞世小國無大夫世子未即位與大夫同故決之通義云禮世子無外交曹伯有疾射姑當躬親藥膳而忍去左右儼然代行朝禮失君在不稱貳之義故書之以教後世之爲人子者按射姑來朝觀孝父命原非大惡春秋因其可責而書之故書以惡其不孝以立爲人子之坊也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疏】正月無庚申曆爲二月之七日穀梁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注引徐乾云與實見弒恐正卒不明故復明之按春秋詳內錄外諸夏之正卒不勝示法何氏所不取

夏五月葬曹桓公【注】小國始卒當卒月葬時而卒日葬月者曹伯年老使世子來朝春秋敬老重恩故爲魯恩錄之尤深【疏】舊疏云所傳聞之世未錄小國卒葬所聞之世乃始書卒月葬時文九年八月曹伯襄卒冬葬曹共公是也今卒日葬月者正以敬老重恩故也云曹與鄭俱同姓又同爵桓公始見卒日葬月明當從大國例也射姑不子已就其卒去日故於此不書臣子辭因見本有父命歸朝不事譏射姑與按穀梁上九年傳云使世子抗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內爲失正矣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故命也書周禮所起以皮帛繼子男之禮謂是爲趨王命如會同之事此朝聘鄭國可無沒沒故春秋於曹伯父子交譏之也春秋敬老者上四年書伯糾莊二十五年書女叔是也重恩者盡其尊厚於魯之恩故推王恩詳錄其卒葬比於大國視他爲深也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疏】杜云桃丘衛地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桃城大事表在今山東泰安府東阿縣西五十里有桃城鋪東有一丘高可數仞卽桃丘也名勝志桃丘在東阿縣安平鎮東十八里水經注濟水篇左合爲瀕水水首受濟西北流逕安民山北又逕桃城東春秋公會衛侯于桃丘衛地也

會者何期辭也其言弗遇何【疏】通義云據遇者不期也上舉其辭則不當言弗遇舊疏云經既書會作聚集之名尊言弗遇是未見之稱故執不知問

公不見要也【注】時實桓公欲要見衛侯衛侯不肯見公以非禮動見拒有恥故諱使若會而不相遇言弗遇者起公要之也弗者不之深也起公見拒深傳言公不見要者順經諱文【疏】通義云以弗遇則未成爲會而言公會故須釋之時本期會于桃丘衛侯背期不至蓋已與齊鄭同謀伐我故也未會而言會者致本意也傳云晉人納捷菑于邾婁弗克納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皆爲成事之文於上見于不成事之實於下○注時實至之也○廣雅釋詁云要約也桓約衛侯爲會衛侯不肯見公以非禮見拒有恥故諱爲不遇之詞解詁箋云此非大惡反諱之者正以桓弒逆之人諸侯將誅之下來戰于郎盟于惡曹是也穀梁傳云弗遇者志不相得也弗內辭也亦以二國志不相得而書弗遇明會公弗遇託言衛侯不遇故云內辭所以殺恥也范云懇會者衛非穀梁亦無斯義○注弗者至拒深○引禮諸子職云司馬弗正注弗不也實醜詞詁云弗不也像禮土靜禮又弗能及注云文弗爲不經傳多以弗卽不然弗不實有輕重深淺之別弗有嫌異之義不則非否之辭耳言弗故公見拒深起矣○注傳言至諱文○十行本見要作要見校勘記云按上云桓公欲要見諸侯與此合傳則云公不見要也按此注申言傳義當同傳文作見要以經言弗遇是衛侯不遇之詞諱文不見傳言公不見要所以順經諱文明之也通義云會期辭也爲要辭也期而後期衛侯之過也要之而不見要公之恥也蓋公已至桃丘也猶疑衛侯道滯未來復前不逆之終不得見乃反故傳申之曰公不見要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疏】於曆十二月書丙午月之二十八日春秋正辭云執志乎爲是戰齊志乎鄭志乎春秋無義戰其不義必先者主之齊志也掛我於鄭者齊也衛與齊同志見之於晉命矣齊侯親鄭也鄭實定桓之位卒於怨仇小人故使百姓肝腦塗地所不恤不仁甚矣以爵辭之言不可在民上也播其惡於衆而後人

之

郎者何吾近邑也【注】以言來也【疏】檀弓注郎魯近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是也通義云魯近郊之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左傳師及齊師戰于郊而檀弓以為戰于郎明郎地在郊也若然彼經亦書言來戰于郎但以所見之世諱恥尤深通國都不可言戰故第舉伐而已隱元年左傳費伯帥師城郎杜云高平方與縣東有郁郎亭去都已遠恐別一郎邑也○注以言來也○舊疏云凡言來者鄉內之歸今經言來故知近邑也而傳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是時在召陵而言來者據師道于楚故得言來接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夷此來戰于郎言來由內對諸夏之詞來盟于師言來由諸夏對四夷之詞

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注】據齊師宋師次于郎不言來公敗宋師不言戰龍門之戰不舉地也【疏】注據齊至地也○莊十年齊師宋師次于郎同是即地不言來也隱十年公敗宋師于菅同是偏戰不言戰也下十三年春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疏引春秋說文龍門之戰即此亦近不使舉地也

近也惡乎近近乎圍也【注】地而言來者明近都城幾與圍無異不解戰者從下說可知【疏】校勘記云圍本唐石經鄂本以下同疏本圍作國云國讀如圍故諸古本皆作圍字而舊解以為國按注本云地作而言來者明近都城幾與圍無異此釋傳之近乎圍明雖非圍而實圍之也通義云近幾也師迫都城幾乎圍故戰去及文言來以起之也僉云疏所據本蓋作圍字故云然其實當從何邵公本作國隱五年傳邑不言國此其言圍何彊也然則近乎圍者亦言其彊甚也若作近乎國則上文曰郎者何吾近邑也一言足以明之矣乃又曰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近也惡乎近近乎國也其詞不幾複乎蓋吾近邑也之近以地之相去而言近也之近以事之相似而言兩近字文同而義異學者泥而一之違至歸國字為國字矣孔氏廣森作通義反從疏本作國恐後學誤謂故辨之按作國是近宜如舊疏讀如附近之近言郎地近乎國也若作國解則無地不可國但言近乎國不見郎為郡城則必國下增都城始明不如作國於近字尤合注中國字亦國之誤後人據誤本正文改之也○注地而至可知○注云明近都城雖非都城與都城同故云與圍無異所以解近義也戰義異於下傳此故無庸復說也

此偏戰也

何以不言師敗績【注】據十三年齊師敗績偏一面也結日定地各居一面鳴鼓而戰不相詐【疏】通義云以丙午日是偏戰例也○注據十至敗績○郎下十三年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是也○注傳一至相詐○左傳閔二年云衣身之偏杜云偏半也居寬士容偏則言偏無光高注偏半也國語晉語距弁毀人必偏而後可牽注傳偏有一也荀子不苟云偏傷之也注偏猶見其一隅也皆一面之義也各居一面兩不相詐故為偏戰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書詐則不結日不定地出其不備者意尤奇故春秋惡之也

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注】春秋託王于魯戰者敵文也王者兵不與諸侯敵戰乃其已敗之文故不復言師敗績舍不復出主名者兵

近都城明舉國無大小當勠力拒之【疏】穀梁傳云內不言戰言戰則敗也范云云兩敵故言戰春秋不以外敵內書戰則敗與公羊義同通義云內勝不言戰則言戰者內敗明矣穀梁傳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注春秋至敗讀○孟子盡心篇征者上伐下也王者有征無戰春秋託王於魯故設戰文言戰則已敗文穀梁傳隱十年云內不言戰是也內不言師敗績而莊九年書我師敗績者彼傳云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伐敗也為為伐敗復讎也注復讎以死敗為榮故錄之是使以敗為榮故不諱也○注魯不至拒之○十行本閩本監本毛本勠作戰非依鄂本正校勘記云釋文勠力字又作勠十二年疏引此注亦作勠穀梁傳云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者為內諱也取義微異然公羊亦謂諱敗為戰則郎兼穀梁義矣

公羊義疏十四

公羊義疏十五

南菁書院

桓十一年盡十四年

句容陳立卓人著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redacted]月者桓公行惡諸侯所當誅屬上三國來戰于郎今復使微者盟故爲書月危録之[redacted]杜云惡曹地闕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惡曹蓋爲之異文在今衛輝府延津縣東南○注月者至録之○舊疏云正以微者盟例合時今而書月故須解之據注文則此刪爲微者莊氏正辭以此之人即上之齊侯等之親身春秋貶而稱人者非公羊義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redacted]五月無癸未四月之七日爲癸未包氏慎言云據下文于七月書葬不日於傳例當時而不日正也之例合若卒在五月相距僅三月在慢葬之例宜書日今不日疑葬月亦在八月非七月也左傳隱元年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

秋七月葬鄭莊公[redacted]莊公殺段所以書葬者段當國本當從討賊辭不得與殺大夫同例[redacted]注莊公至同例○成十年丙午晉侯獳卒注不書葬者殺大夫與同等又僖九年晉侯詭諸卒注不書葬者殺世子也春秋之例君殺無罪大夫去葬以起殺申生與同等皆以無罪見殺故沒去葬文今殺段本有罪合錄莊公殺之不與殺無罪大夫同故不去葬也范云莊公殺段失傳不葬而書葬者段不弟於王法當討故不以殺親親貶之用何氏義也通義云鄭莊衛惠皆犯王命但天子於鄭從之而已與朔爲王命所廢者異故惠公不書葬莊公書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redacted]大事表云杜注陳留長垣縣東北有祭城高氏曰人但知長垣近衛鄭不能有因不取杜說而括地志逆以管城之祭爲祭仲邑或又疑爲周祭伯之采地鄭幷之以封祭仲非也祭伯祭仲同見於隱元年至莊二十三年衛有祭叔來聘鄭安得取以封仲乎列國錯壤甚多祭仲省留取道於宋而被執則留亦錯入宋壤矣長垣之旁有滑鄭衛同爭之然則長垣固亦鄭衛相接之地耳今長垣縣屬北直大名府南至開封府蘭陽縣九十里

祭仲者何鄭相也[redacted]唐石經作鄭之相也鄂本以下俱無之字校勘記云嚴氏杰云大同徒疏

不言大夫者欲見持國重[redacted]引亦無之字荀子大略云天子三卿諸侯一相其實諸侯皆三卿有命於天子命於其君之異卿伯群小國宜一卿命於天子與○注不言至國重○通義云相助也謂三卿之長助君持國重者

何以不名賢也[redacted]惠氏棟左傳補注云劉光伯以爲左柤此年傳云祭封人仲足世本載姓氏皆先字後名此與孔父嘉一例則仲字足名確然無疑杜於五年傳云祭足仲祭仲之字是專欲達書注以說其曲說劉氏規之是也又云左氏無貶仲之文仲爲宋所脅雖死無益於忽公羊以爲行權得例以其挾偁以鑿其君逼矣按杜云祭氏仲名古人孟仲叔季皆字故莊二十五年左傳云陳侯使女叔來聘嘉之故不名亦叔爲字杜反以足爲字以仲爲名値莫甚焉詭亦爲杜說所蔽

何賢乎祭仲[redacted]若身執君出不能防難[redacted]注據身至防難○身執者出事在下左氏家杜預等以爲祭仲被宋脅以逐君罪之正辭何氏所據以難之義故於下稱之

以爲知權也[redacted]權者稱也所以別輕重喩祭仲知國重君輕君子以存國除逐君之罪雖不能防其難罪不足而功有餘故得爲賢也不引度量者取其平實以無私[redacted]

使漢書賈逵傳云至知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謂此○注權者至輕重○孟子梁惠王篇權然後知輕重注權銓衡也楚辭惜誓云苟權衡而秤衡王注權衡皆稱也考工記㮚氏職不耗然後權之注權謂稱分之也淮南時則訓冬爲權權者所以權萬物也荀子正名云故人無動而不可以不與權俱楊注權者稱之權所以知輕重者也漢書律曆志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又云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忖爲十八易十有八變之象也又云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爲五則公羊閒答云閒前此有言權字否曰易巽以行權荀爽九家易解巽象號令又爲近利人君教進退擇利而爲權也春秋傳曰權者反乎經然後有善者也此則權字不始於春秋廣雅釋器云錘謂之權又云稱謂之銓呂覽仲秋紀平權衡高注秤衡也稱鄭秤也韋昭注國語云銓稱也是也○注喩祭至君輕○孟子盡心下云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趙注君輕於社稷社稷輕於民○注君子至實也○此公羊精義也逐君罪重存國功尤重以存國之功除逐君之罪所以爲別輕重也爲有據身執君出不能防難實仲者故決之○注不引至無私○考工記弓人云角與幹權注權平也禮記王制云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注權平也說文金部銓衡也是銓衡錘稱衡權爲錘衡之輕重視乎錘之進退而所以銓衡輕重全視乎錘故何氏以平實無私明之漢書律曆志云準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繩者上下端直經緯四通也準繩連體衡權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輔弼執玉以翼天子是也度量者律曆志又云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升水準其概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度量亦無私輕重事理於權殺宜故取諸權其衡平錘實故也

其爲知權奈何古者鄭國處于留[redacted]周禮疏引鄭譜云守云鄭始封君曰桓公者周宣王之母弟國在京兆畿內今京兆鄭縣是也桓公生武公武公遷東周所析內國在號鄶之閒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生莊公因其國遷留乃在陳宋之東鄭受封至此適三世安得古者鄭國處于留祭仲將往省之事乎武氏億云鄭之說果信以爲在陳留之東而使如所引便宋呂留屬彭城謂此足以實之則其地與鄭都相去千里圖宜其有足疑者然以余攷之殆非也漢地志孟注留鄉邑也後爲陳所幷故曰陳留左氏襄三十年伯有死於羊肆既而葬諸斗城桓十五年宋人以諸侯伐鄭伐東郊取牛首今牛首及斗城其地並在陳留而是地又居鄭東鄭故意當時之留卽在此後遷鄭而留乃僻於遠留鄭都史伯對桓公若克二邑鄢蔽補丹依賦歷

華君之土也後乃東寄孥與賄虢鄶受之十邑皆有寄地蓋虢鄶二君惛於欲而竊於利貪鄭伯區區之餌以犨其孥而居之必先在十邑之內而晉太康地志云陳留東北三十五里有華城稱古華國以是推之華爲十邑之一其十邑又皆有寄地則鄭國之稽或於留亦其孥先寄於此耶其後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而鄭之東偏實與宋接壤而錯制謂故祭仲將往省留塗出於宋爲宋所執亦媯所必至也何疑乎莊述祖云列女傳以大車之詩爲息君夫人所作本魯韓詩說鄭與息接壤息無風此詩及邱中有麻三家蓄在鄭風接留子嗟父子鄭周王官大夫台留邑者亦古者鄭國處留之麗而毛詩序以爲周莊王時或亦劉歆等臆實古文家言以爲學者留在莊王時已爲宋鄭開地矣公羊古義云恒公寄孥與賄於虢鄶及十邑幽王之亂西京不守當有處留之事其後滅虢鄶十邑而居新鄭則以留爲邊鄙當在武公之時故云古者鄭國又云先鄭伯公羊之言正與外傳合鄭氏不致而繫非之過矣續書數儀云惠棟古義云左傳後宋呂留後漢彭城有留縣發見所封按漢書地理志陳留鄭陳留孟康曰留鄭邑也後爲陳所并故曰陳留鄭康成發墨守禮在陳宋之東非是阮氏元鐘鼎款識有留君董二器說云古者鄭國處于留周人有留子陸留子國後爲劉康公劉文公食采此留君是圻內諸侯招其名也按鄭伯所處之留當是陳留近宋之地其劉康公文公所食之采應在東周圻內與詩之留爲一留君或是指東周圻內之留蓋大夫於其私邑亦稱君也

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

校勘記云鄶唐石經宋本閩本同監本毛本鄶誤鄭按釋文鄶古外反此于並上于留皆當作於下同疏詩譜云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惟妘姓鄶者處其地謂鄭世家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會人姓疏引世本云會人鄶檜之祝也又引韋昭服虔皆云檜是陸終第四子求言後然則檜吳回後也吳回後居黎職故鄭氏詩譜本此而言也公羊古義云鄶公者鄶仲也夫人者叔妘也周語富辰曰鄶之亡也由叔妘注云鄶妘姓之國叔妘同姓之女爲鄶夫人鄶語史伯曰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焉無不克矣寄帑與賄故得通乎夫人以取其國又鄭氏詩譜云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則虢鄶公者桓公事取其國當武公時事也昭十六年左傳云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當鄭寄帑時事水經洧水篇又東逕鄭縣南徙水從西來注之鄶注曰竹書紀年晉文侯二年周宣王子多父伐鄶克之乃居鄭父之丘名之曰鄭是曰桓公以克鄶爲鄭桓公事與鄭說異

而遷鄭焉 遷鄭都于鄶也

注遷鄭都于鄶〇詩檜譜云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檜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閒祝融氏後八姓惟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其國北鄰于虢釋文引王肅云周武王封之於濟洛河潁之閒爲鄶國按漢書地理志河南縣陽縣本郟曰故虢國也虢在今縣陽社子曰檜城在密縣東北鄭居鄶城故得有溱洧鄭所謂主芣騩而食溱洧是也鄭亦虢有虎牢虢地河南有成皐縣故虎牢也一曰鄶鄭隱元年左傳制巖邑也虢叔死焉是制本虢邑後并爲鄭有新鄭與滎陽密縣接壤知皆虢鄶故封矣故詩疏引服虔云鄶東鄭古鄶國之地然鄭雖處其地不居其都此云遷鄭都於鄶者謂遷都於鄶地耳非必於鄶都也故僖三十三年左傳稱文夫人葬公子瑕於鄶城之下詩疏引服注鄶城古鄶國之墟杜注鄶在滎陽密縣東北新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是鄭非鄶都矣若然鄶檜國在祝融之墟而左傳昭十七年云鄭祝融之墟者蓋二鄶相去不遠鄶本祝融舊墟鄭因其境內之地而都之故亦得爲祝融之墟也鄭語桓公爲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閒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鄢蔽補舟依疇歷華君之土也脩典刑以守之唯是可以少固詩譜云桓公從之言然之後三年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而史記鄭世家云桓公曰善卒言於王遷其民於洛東而虢鄶果獻十邑者蓋史記以史伯爲桓公謀遂以桓公自取十邑不知桓非及身而得史公附會爲此說耳大事表云桓公初定虢檜地爲新鄭此爲東虢文王弟虢叔所封杜注滎陽縣在今河南開封府汜水縣東十里并滎陽滎澤皆其地檜鄶管叔鮮之故封左傳有檜城管城檜城在今許州府密縣東北五十里管城在開封府鄭州北二里是也詩疏引鄭發墨守云桓公國在宗周圻內武公遷居東周圻內然則鄭於西周本在圻內西都之地蓋以賜秦武公隨而東遷其初封當亦在東周圻內及并十邑地及圻外鄶成大國故詩緇衣傳云諸侯入爲天子卿士也詩古義云王符潛夫論會在河伊之閒其君驕貪嗇儉滅爵損祿羣臣卑讎上下不臨詩人憂之故作羔裘閔其痛悼也匪風爲君先教也會仲不悟鄭氏伐之上下不能相使禁罰不行遂以見亡按節信此言蓋本周書史記此高辛時有鄶之君非外傳鄶仲也是以汲郡古文云高辛十六年帝使重帥師滅有鄶左史潛夫所云重氏伐之鄶君以亡是也世本陸終娶鬼方氏妹曰女嬇生子六人四曰求言是爲鄶人鄶人者鄭是陸終在高辛之後或因有鄶之墟而封之後爲鄭武公所滅也王符之說失之

而野留 野留鄭也傳本上事者解宋所以得執祭仲因以爲戒

注野鄭也〇周禮大司徒職凡造都鄙鄭注鄭所居也引春秋傳曰遷鄭焉而鄭留野在鄭與注合遷鄭焉上無而字與何本異彼疏云野鄭不同者鄭所見傳異也武氏億經讀考異云此凡兩讀何氏以焉字絕句而野留爲句周禮大司徒注引遷鄭焉而鄭留又以遷鄭焉屬下讀野留爲句此文與鄭氏同按呂覽爲合篇爲野音而反釋之高注野鄙也說文里郜野郊外也詩魯頌駉傳邑外曰郊郊外曰野周禮載師職掌野注地距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野是廣遠之鄙亦有遠疆左傳僖三十一年云越國以鄙遠是也廣韻鄙邊也左傳隱元年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杜云鄙鄭邊邑淮南子詮言鄙夫始于鄭者常大子鄭鄙與鄭對言鄭爲國君所居鄙爲國之邊界也鄭遷都于鄶地故以留爲邊邑爲通稱云留周室都圻內地名詩云彼留之子是也先鄭伯武公也武公之父桓公周宣王母弟始受封於鄭本在西京桓公用史伯之計寄帑與賄於虢叔鄶仲之國鄶仲忽使食冒取同姓女叔妘爲夫人武公因遂篡故得通爲國都言鄶之亡由叔妘是也犬戎之亂鄭先其地平王東遷武公爲鄭士蓋始食采于留其後鄭克鄶并取虢鄶等八邑乃建國爲謂之新鄭而鄭留言以爲下都也鄶所居曰鄶檜孔氏亦據以留爲詩之留彼留宜在圻內此留近宋之地當以爲之往孟康說爲是〇注傳本至爲戒〇傳害鄭不通鄶夫人取其國而遷鄶則留爲所鄶祭仲不得徽執則不致成突忽之權成微昔以爲戒

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 宋人

宋莊公也【疏】注宋人宋莊公○左傳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史記宋世家莊公九年執鄭之祭仲要
以立突爲鄭君祭仲許之立突又鄭世家宋莊公聞祭仲之立忽乃使人誘召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是宋人宋莊公也謂
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注】突宋外甥【疏】注突宋外甥○鄭世家初祭仲有寵於莊公莊公使
爲卿公使取鄧女生太子忽故祭仲立之是爲昭公莊公又娶宋雍氏女生厲公突左傳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史記
注引賈注云雍氏黃帝之孫姞姓之後爲宋大夫杜云以女妻人曰女是爲突宋外甥也左傳莊六年注姊妹之子曰甥其實宋鄭
外甥非實宋外甥也左傳鄭世家又云不立突將死是爲我出忽立突事爲
云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
國必亡【注】祭仲死而忽雖爲突所驅逐而出奔經不書忽奔見微
弱甚是時宋強而鄭弱祭仲探宋莊公本弒君而立非能爲突將
以爲賂動守死不聽令自入見國無拒難者必乘便將滅鄭故深
慮其大者也【疏】注祭仲至將甚○下十五年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傳櫟者何鄭之邑曷爲不
言入于鄭末言爾曷爲末言爾祭仲亡矣然則曷爲不言忽之出奔言忽爲鄭君之微也祭仲存則存矣祭仲亡則亡矣注言忽微弱
甚於鴻毛不僅若匹夫之出耳故不復錄忽爲突逐在後注此言之者見忽之不能自立祭仲不從其言必爲宋殺宋納突出忽鄭可
因之滅鄭故下注云守死不能令自入見國無拒難者必乘便將滅鄭是君必死國必亡也○注是時至者也○宋莊弒君見上二
年左傳亦執厲公而求賂焉鄭世家亦執突以求賂焉是其將爲賂動也慮其大者國重君輕以存國爲大也從其言則
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疏】通義云祭仲存則不使宋得殺忽入鄭少遼緩之
【注】宋當從突求賂鄭守正不與則突外乖於宋內不行於臣下遼
假緩之【疏】通義云遼遼也按說文辵部遼遠也楚詞九歎云山脩遠其遼遼兮注遼遠說緩之謂寬之時日以遼緩之也注
云遼假緩之者假與遲通揚子法言假言周於天地贊於神明注假作遲是也遲亦有遲義也○注宋當至臣下○下十三年左傳
云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衞燕戰明宋從突求賂鄭不與也惟鄭公羊以十三年之戰爲龍門之戰與左氏異
其外乖於宋可知內不行於臣下者世家云祭仲專國政厲公患之亦不行於臣下事也則突可故出而忽可
故反【疏】經義述聞云疏解突可故出云突可以此之故出之也解忽可故反云言忽可以此之故而反之也孔氏巽軒公羊
通義云故如故也言少遷久之伺突之隙則突依舊可出而忽依舊可反引之據案以此之故不得但言故疏說非也如故亦不得
但言故且忽前此無反國之事何依舊之有孔說亦非也今案故讀爲固固者必也襄二十七年我鄭死女之能固納公乎秦繆王固
不能行也何高注並云固必也突可固出而忽可固反言突可使之必出忽可使之必反也古字故與固通按王說是也禮記哀公
問云固民是盡鄭注固猶故也是固故通上五年左傳固將先奔言必將先奔也呂氏春秋任數篇其說固不行其說必不行也
是不可得則病【注】使突有賢才是計不可得行則已病逐君之罪

【疏】經義述聞云疏曰言己能出突而反忽則是爲權之成若不能如是乃爲其病矣謹案注疏所說非傳義也是不可得則病乃
假設之詞病猶辱也見上士冠禮注恥也是謂上文之突出忽反也言祭仲之意以爲突可出忽可反若不可得則以爲大恥蓋其意
必欲出突而反忽也謀國之權如是然後能保有鄭國故曰有鄭國自上文祭仲不從其言至是不可得則病皆發明祭仲之意病
者恥其事之不成非病出君之罪也然後有鄭國乃直承上文之詞按王說較舊義直捷然後言使突有賢才是計不可得行亦宜
兼有此義蓋若突賢能守國仲亦無如何徒受逐君惡名故爲病也然後有鄭國【注】己雖病逐君之
罪討出突然後能保有鄭國猶愈於國之亡【疏】舊疏云言突有賢才己計不行雖然
仍須勉力討之令忽有國雖費功力猶愈於國之亡也按疏非注意此然後有鄭國語對上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立說
何意從其言出忽立突先病逐君之罪後復討出突雖逐君能保有鄭國不然則亡故雖被惡名猶愈於國之亡所以爲行權能得
輕重之宜也穀梁范序公羊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鬩也不識輕重之義者也○注猶愈至之亡○猶閩本監本毛本
作譌頗依鄂本正疏亦云猶愈於國之亡也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注】古人謂
伊尹也湯孫大甲驕蹇亂德諸侯有叛志伊尹放之桐宮令自思
過三年而復成湯之道前雖有逐君之負後有安天下之功猶祭
仲逐君存鄭之權是也【疏】繁露竹林云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貴獲虜逃遁者君子之所甚賤
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故春秋以爲知權而賢之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爲不知權而簡之其俱
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榮之與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爲也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
仲是也舊疏引長義云若令臣子得行則閉君臣之道啓簒弒之路解云權之設所以扶危濟溺舍死亡無所設也若使君父臨溺
河井需不執其髮乎是其義也按孟子離婁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其事有緩急理有輕重君臣之義人之大
紀國之存亡宗社所繫去就之急會輕重所以爲權也○注古人至是也○釋文大音泰閩本監本毛本全改太甲非後各本○作
依鄂本正舊疏云出書序按史記殷本紀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嫡長孫也是爲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
徂后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
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迺作太甲訓三篇孟子萬章篇湯崩
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
己者又盡心篇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
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言古人之能行祭仲之權者伊尹伊尹廢君犯不韙之名亦以存殷與祭仲之
逐君存鄭其行權正相類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疏】孟子離婁篇趙注權
者反經而善者也董子所謂前枉後義謂之中權是也後漢書馮衍傳注於正道雖違逆而事有成功者謂之權論語子罕篇可

與立未可與權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注云賦此詩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也按可與立經也可與權則反於經而有善也道義云其始爲之若反乎常道鄭忽出奔衛是也觀其後乃有智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是也毛氏奇齡論語稽求篇云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此正本夫子偏反喩權之義且亦非漢儒私說在前此已有之公羊傳權者何權者反乎經者也反乎經然後有善者也反經之語實始於此其後相習成說著爲師傳如後漢周章傳云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權者反經者也北周書宇文護傳論云孔子云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夫道者率禮之謂也權者反經之謂也大率儒說相仍不改又云淮南子曰溺則捽父祝則名君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夫惟以捽父名君爲非常之事故惟於溺與祝時一偶施之也按韓詩外傳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夫道二常謂之經變謂之權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以正列女傳云許穆夫人衛懿公之女初許求之齊亦求之女因其傅母而言曰古者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繫援于大國也許小而遠齊大而近今會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一旦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社稷衛侯不聽是其事也

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設施也舍置也如置死亡之事不得施■注設施至得施〇說文言部設施陳也禮記祭統云施于烝彝鼎注施猶著也施設猶言施行謂權之所施行也昭四年左傳使杜洩舍路杜云舍置也釋文音捨如置死亡之事不得施者如殺身成仁之屬有死無二不得藉權自飾下傳云行權有道是也繁露玉英云夫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終弗爲也

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身蒙逐君之惡以存鄭是也■注身蒙至是也〇鹽鐵論論儒云祭仲自貶損以行權時也蒙逐君惡名是其自貶損也不害人以行權■己納突不害忽是也■注己納至是也〇里克納惠公弒奚齊卓子甯喜納獻公弒其君剽之屬皆害人者也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祭仲死則忽死忽死則鄭亡生者乃所以生忽存鄭非苟殺忽以自生亡鄭以自存反覆道此者皆所以解上死亡不施於己宋不稱公者脅鄭立篡首惡當誅非伯執也祭仲不稱行人者時不銜君命出使但往省留耳執例時此月者爲突歸鄭奪正鄭伯出奔■注祭仲至於己〇漢書鄒陽傳云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殺也春秋記之爲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也後漢書馮衍傳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之所貴也是故期於有成不問所由論於大體不守小節昔逢丑父伏軾而使其君取飲稱於諸侯鄭祭仲立突而出忽終得復位美於春秋蓋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鄭於衆患保國存身實智之患也蓋祭仲死則徒死無教於忽與鄭苟免求生乃能生忽存鄭非徒殺人自生亡人自存者此也包氏愼言云祭仲之事公羊言之矣曰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祭仲會留爲宋人所執非有辱國之罪仲不宜死宋執仲而脅仲以廢立仲宣效死然宋大於鄭懼又弱主內無所

尙仲死而無解於鄭之亡無救於忽之死故甯蒙不肆之名順宋而挈突以歸突歸忽出而忽猶可以生突挈於仲仲能立之亦能廢之則忽可以故反忽之得歸而反正仲之智爲之也子捽父髮當誅父溺而子捽其髮俄頃之變存亡繫焉避誅而陷父於死非子也仲之出忽子捽父髮之說也君子無誅焉仲無足取而其機變之深能使天日再明足以爲凡世處危急者法後世過祭仲之學者能如祭仲之所爲則生不能如祭仲之所爲則死聖人豈輕以許人哉身之存亡不足繫君國之存亡而偷生以從逆者祭仲之罪人也蜀漢姜維有祭仲之志事幾成而敗君子悲焉通義云權之所設更以事有故變道或兩室利害實於審處輕重實其稱量是故身與義權則義重義與君權則君重君與國權則國重古之人謀其君不私其身況私其名乎昔周公負扆踐阼踣僞上之嫌殺管叔蔡叔近滅親之過辛使沖人成德王室底定詩人美之曰公孫碩膚德音不瑕孫之害艱也易所謂艱以行權也然而嫂不溺不援君不危社稷則不變置以反覆中明行權之匪易均之事也施於君死國亡則爲權施於生己存己則爲私亦視其心而已後世有藉權之名濟其變詐者俗儒欲以此傳執其咎可乎夫君子之行權雖若反經然要其後必有皆存爲若仲者未能苦其後者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春秋之於祭仲取其詭詞從宋以生忽存鄭爲近於知權耳仲後逡巡畏難不終其志經於忽之弒子亹子儀之立一切沒而不書所以辟順其文成仲之權使可爲後法故假祭仲以見行權之道猶齊襄公未必非利紀也而假以立譬之準所謂春秋非記事之書明義之書也苟明其義其事可略也俗儒責仲當守死不聽仲執故執終無能爲仲死而實故入忽故亡匹夫之諒何所取之外大夫例恆書名獨祭仲書字灼然見實必不信傳將不信經乎仲唯得於本事不名季友沒

仍稱字又可以明仲一時之權國未若季子之盡善矣伯莒之職傳曰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下吳入楚傳曰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由是言之一節之中諸宜褒貶仲時所行暫得合權校其後事仍自無取正猶不係其往不與其退苟遂於此了無圖義按孔包所論申明鄭切傳之所以反覆道此者益見其義死亡不施於己非徒然也〇注宋不至執也〇十行本立作之閩本監本毛本閩本也使鄭本正傳四年傳云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不稱爵故知非伯討會立篡當誅故也舊疏云決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稱爵是也穀梁傳曰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貶之也注惡其執人權臣廢嫡立庶〇注祭仲至留耳〇舊疏云決定六年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屬稱行人也〇注執例至出奔〇鄭祁犁書秋是也此書月故解之

突歸于鄭

突何以名■據忽復歸于鄭俱祭仲所納繫國稱世子不但名也■注據忽至名也〇下十五年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是也挈乎祭仲也■挈猶提挈也突當國本當言鄭突欲明祭仲從宋人命提挈而納之故上繫於祭仲不繫國者使與外納同也時祭仲勢可殺突以除忽害而立之者忽內未能懷保其民外未能結款諸侯如殺之則宋軍強乘其弱

誠鄭不可救故少遲緩之【疏】注挈猶提挈也○墨子經說云挈有力也引無力也釋名釋姿容云挈結也結束之速持之也持時也時之於手中也禮記王制云班白者不提挈漢書張耳陳餘傳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說文手部挈縣持也廣韻挈提挈也提挈參連文篇韻突之入不入惟祭仲所提挈也○注突當至祭仲○當國本監本毛本作常使鄭本正通義云經上鄭祭仲義不復繫鄭以見突爲仲所挈引得歸也突當國當如衛州吁齊無知不稱鄭突○注不繫至同也○舊疏云言與外納同者鄭繫祭仲言于鄭是也言似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之屬是也○注時祭至緩之○毛本突誤奪救鄭本作助少遼緩之猶上祭仲從宋人出忽立突意也

其言歸何【注】據小白言入【疏】注據小白言入○即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是也

順祭仲也【注】順其計策與使行權故使突無惡【疏】注順其至無惡○下十五年傳例云歸者出入無惡突以庶幾適宜書入經言歸與無惡同故解之繫歸王道云魯隱之代桓立祭仲之出忽立突仇牧孔父荀息之死節公子目夷不與楚國此皆執權存國行正世之義守權權之心春秋嘉其義焉故皆見之復正之稱也穀梁傳曰歸易詞也祭仲爲其事權在祭仲也亦卽公羊傳乎祭仲之義

鄭忽出奔衛

忽何以名【注】據宋子既葬稱子【疏】注據宋至稱子○僖九年三月宋公禦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已下于葵丘是宋公稱子在未葬前此云既葬誤也彼注云宋未葬不稱子某者非居尸柩之前故不名也然則未葬稱子某既葬稱子宋公出會諸侯非尸柩前故從既葬之稱稱子此鄭忽正既葬使宜稱子故據難之

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注】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爲一一辭無所貶皆從子夷狄進爵稱子是也忽稱子則與春秋改伯從子辭同於成君無所貶損故名也名者緣君薨有降既葬名義也此非罪貶也君子不奪人之親故使不離子行也王者起所以必改質文者爲承衰亂救人之失也天道本下親親而質省地道敬上尊尊而文煩故王者始起先本天道以治天下質而親親及其衰敝其失也親親而不尊故后王起法地道以治天下文而尊尊及其衰敝其失也尊尊而不親故復反之於質也質家爵三等者法天之有三光也文家爵五等者法地之有五行也合三從子者制由中也【疏】注春秋至從子○此道春秋制也繁露三代改制云春秋鄭忽何以名春秋曰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以爲一曰周爵五等春秋三等春秋何三等曰王者以制一商一夏一質一文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故三等也又云故天子命無常唯命是德慶故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制宜商合伯子男爲一等史記三王世家云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因時而序尊說苑修文云商者常也常者質質主天夏者大也大者文也文主地故王者一商一夏再而復者也然則春秋當新王故以殷變周也又君道云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君子知周亡也按春秋繼周一質一文故改周文從殷質論語爲政篇所謂其或繼周者是也春秋三等公一等侯一等伯子男爲一等鄭本伯爵稱子與伯無異辭無所貶故稱名示異宋衛公侯故稱子示降也○注夷狄至是也○文十三年楚子使椒來聘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是也春秋從殷改周殷夷狄之君亦稱伯書序云巢伯來朝傳伯爵也南方遠國知殷之稱伯與春秋書子一也禮記曲禮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注謂九州之外長也雖有侯伯之地本爵亦無過子春秋備七等以進退至于不若子而止所見之世夷狄始進爵稱子故也○注忽稱至名也○閩本監本毛本春秋作諸侯使鄭本正隸鄭爵本伯忽降稱子與稱爵無異故降而稱名貶於成君所以別嫌也通義云本所以公侯在喪稱子者緣孝子之心不忍當君位示自貶損從小國辭也鄭伯爵乃與子男嫌一等若亦改稱子未見貶損之義且今滕莒邾喪等國亦在喪爲子反嫌是爵故更降之同於附庸君稱名此爲宋降年之違號所以知與陳佗莒異殊者陳桓公之卒莒子密州之弒皆已踰年自不嫌爲在喪稱名云爾按公侯稱子子者人君在喪之稱稱名亦然未必於從小國辭王在喪稱小童可謂○注名者至義也○白虎通爵篇云父在稱世子何繫於君也父沒稱子某何屈於尸柩也既葬稱子者鄭尊之斯也踰年稱公者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莊三十二年傳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注名者尸柩前存猶以君前臣名也此注云既葬名者順鄭忽稱名在葬鄭莊公後爲說稱君薨有降稱之義故既葬仍稱名與上注引宋子既葬稱子同使宋公實未葬也曲禮疏凡諸侯在喪之稱公羊未葬稱子某者莊三十二年子般卒襄三十一年子野卒皆是君薨稱子某也既葬稱子則文十八年子惡卒經書子卒是也踰年稱君則僖十年里克弒其君卓文公元年公即位是踰年稱君也若其君自稱猶曰子故文九年傳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是也按昭十一年楚滅蔡執蔡世子有其時蔡君已死其子仍稱世子者何云稱世子者不與殺之滅蔡也猶若君存然故猶稱世子文十四年九月齊商人弒其君舍舍爲君成商人之弒也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先君未踰年吳稱子者實季子故緣之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先君既葬而衛稱名者公羊云何以名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云直以喪降稱名無餘罪致貶凡以王事相會未踰年皆稱子僖九年會于葵丘宋襄公稱子僖二十八年會于踐土陳共公稱子定四年會召陵陳懷公稱子皆未踰年會王事稱子也若未踰年非王事而稱爵皆譏耳成四年鄭伯伐許是也此皆公羊之義也○注此非至行也○君子不以人之親禮記曾子問文春秋書名身在貶絕科上六年傳陳君則爲篇謂之陳佗絕也曷爲絕之外淫也下十六年傳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得罪于天子也彼皆以罪貶此與彼異故解之君以親降稱名之義故使不離子行也○注王者至質也○舊疏云天道本下親親而質省者已下至反之於質皆出樂說文禮記表記云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惷而愚喬而野樸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祿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慙賊而蔽鄭注救謂政教衰失之賂也敬敝有賞失故救質文以救之惟夏文殷質周文殷當

親親則傷野當救以忠白虎通三教云王者設三教者何承衰救敝欲民反正道也又三正記云王者必一質一文者何所以承天
地順陰陽陽之道極則陰道受陰之道極則陽道受明二陰二陽不能相繼也質法天文法地而已故天為質地受而化之養而成
之故為文文謨注引元命包云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天質而地文又禮記疏引元命包云三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變夏人
之立教以忠其失野故救野莫若敬殷人之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莫若文周人之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莫若忠如此循環周而
復始窮則反本史記高祖本紀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
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則復始漢書董仲舒傳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
變然也白虎通又云三正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指受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若敬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
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繼周尚黑制與夏同三者如順連環周而復始窮則反本鹽鐵論錯幣云
三王之時迭盛迭衰衰則扶之傾則定之是以夏忠殷敬周文庠序之發恭讓之禮粲然可觀也說苑修文云夏后氏教以忠而君
子忠矣小人之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故殷人之教以敬而君子敬矣小人之失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人教以文而君子文矣小人
之失薄故救薄莫如忠故聖人之與聖也如矩之三雜規之三雜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是皆為承衰救亂救人之失也三代所尚
忠敬文為三教皆不外乎質文質文之道本乎天地施之於人不外尊親而已繁露三代改制云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
多仁樸主地法夏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義節又云主天法質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主地法文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
多禮文是則天道親親而質省地道尊尊而文煩義也禮記表記又云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故
多仁樸其失親親而不尊多義節其失尊尊而不親也亦環周而復始窮則反本義也○注質家至行也○舊疏云皆春秋說文白
虎通爵篇云爵有五等以法五行也或三等者法三光也或法三光或法五行何質家者據天故法三光文家者據地故法五行故
含文嘉曰殷爵三等周爵五等各有宜也禮記疏引元命包云周爵五等法五精春秋三等法三光宋注五精是其總法五行分之
則法五爵甲丙戊庚壬其諸侯之臣法五柔乙丁己辛癸漢書王莽傳周爵五等地四等有明文殷爵三等有其說無其文又衰益
傳殷道質質者法天周道文文者法地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三等定爵也莽傳稱無其文者春秋爵使世制法故畢自其說
也○注合三至中也○禮記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鄭注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
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為一皆稱伯也與何休不同故鄭云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則公百里侯七十里伯子男五十
里也按鄭意以諸侯合伯子男為一皆稱伯與析內之者謂之子白虎通爵篇云殷爵三等公侯伯也所以合子男從伯者何王者
受命改文從質無虛退人之義故上就伯也尚書曰侯甸任衛作國伯謂殷也春秋傳曰合伯子男以為一爵或曰合從子貴中也
以春秋名鄭忽忽者鄭伯也此未踰年之君嫌為改伯從子故名之也白虎通前一說鄭氏所本後一說何氏所本也圻內諸侯雖
稱子以王制校之若稱三公當封百里之封若為卿當受七十里之封若為大夫嘗受五十里之封殷夏之圻內諸侯皆五十里者
不同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杜云折地闕釋文折一本作析唐石經作折
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以使卒也輒發傳者無氏嫌貶也
所以不卒柔者深薄桓公不與有恩禮於大夫也盟不日者未命
大夫盟會用兵上不及大夫下重於士罰疑從輕故責之略蔡稱
叔者不能防正其姑姊妹使淫於陳佗故貶在字例■注以佚卒也○隱九
年俠卒傳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以無氏而卒之也與此書柔同穀梁傳亦云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輒發至
既也○隱二年傳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貶也曷為貶疾始滅也又四年傳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與弒公也
此柔不書氏嫌與無駭翬同貶故復發傳也然則內大夫不書氏有二一則未命大夫此及俠是也一則貶不書氏無駭公子翬是
也其稱如遂豹等之不書氏者文各自有解也○注所以至夫也○隱九年俠卒注未命所以卒之者實疑從重明隱公有恩禮於
大夫也此不卒柔者故為薄桓公不與然也柔卒不見何以責桓公者蓋何氏別有所見柔卒桓世故云○注盟不至之略○
隱元年注書大夫盟例日惡不信也小信月大信時明年伐宋是不信而不日故解之通義云明年背盟伐宋而此盟不日者為下
公親為穀丘之盟實不信在公不在柔也是柔非命大夫故責之略也舊疏云春秋之例不信者日下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
于宋是其證信矣不日者正以未命大夫故責之略也罰疑從輕者新書連語云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又大政云是以一罪
疑則弗遂誅也故不肯得改也偽古文大禹謨云罪疑惟輕柔非執政大夫背盟與否恐未能主罰之咎否亦在可疑故從輕以略
其實也○注然稱至字例○監本當本也本作蔡下有侯字鄂本無舊疏標起訖亦作蔡稱至字例無侯字是也包氏慎言云失爵
稱字謂絕奪其爵也陳佗事見上六年傳所謂外淫於蔡也不能防正貶爵為字莊十年云字不若子即字不若爵意也
公會宋公于夫童■左氏作夫鍾穀梁同杜云夫鍾郕地穀梁麋氏本作夫童音鍾水經洪水緡無棘溝又東南逕
高成縣南與棟濱合濱上承無棟溝南逕梁丘鄉西又東南逕夫童縣故城東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夫鍾徐廣曰一作童
索隱曰漢表作重侯在平原地理志有重丘縣文夫宜下寄錄沈氏欽韓云今兗州府汶上縣有夫鍾里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杜云闞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一統志闞城在兗州府汶上縣南旺湖
中大事表云會先公臺所在自從桓以下皆郡此今兗州府汶上縣西南三十五里有南旺湖湖中有闞亭其地高阜六七即魯先
公墓也定元年季孫使役如闞鄭此水經注濟水篇濟水故瀆又北右合洪水上承鉅野薛訓渚歷澤西北渚又北逕闞鄉城西春
秋公會宋公于闞郡國志曰東平陸有闞亭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毆蛇■左氏紀侯作杞侯毆蛇作曲池杜云曲池魯地魯國
汶陽縣北有曲水亭水出在今曲阜縣東北西十里水經注汶水篇汶水又西南逕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池亭春秋公會杞

僕[illegible]千[illegible]縣西南門曰曲門其澗有池[illegible]也[illegible]在[illegible]府[illegible]東北五十里源出九龍山東[illegible]鄭[illegible]池也今其水常流不絕顧氏從[illegible]平[illegible]晉[illegible]秋桓十二年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illegible]公羊[illegible]書作[illegible]上聲則丘[illegible]去春則丘其又在[illegible]祖功田頌云曲音區句反按毆从區聲古區曲同部[illegible]从它聲池从也聲亦同部[illegible]借也故周禮職方氏并州其川虖池釋文池徒多反禮記禮器云必先有事于惡池釋文池大河反皆讀如它說文它部它虫也从虫而長象冤曲垂尾形上古艸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又出蛇字云或从虫是蛇即它也故音許何反六月書壬寅七月書丁亥[illegible]曆壬寅爲五月之二日丁亥爲八月之十八日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疏】杜云燕人南燕大夫隱五年左傳衛人以燕師伐鄭杜云南燕國今東郡燕縣[illegible]世本云燕國姞姓地理志東郡燕縣南燕國姞姓黃帝之後也小國無世家不知其君號謚唯莊二十年燕仲父見傳耳[illegible]燕[illegible]二一爲北燕召公奭後姬姓一爲南燕地理志有南燕在今衛輝府延津縣地莊十六年燕與衛伐周出惠王史記燕世家[illegible]北[illegible]事燕仲父爲北燕君索隱曰譙周云據左氏燕與衛伐周寇王乃是南燕姞姓而系家以爲北燕伯故著[illegible]云北燕是姞[illegible]今論左氏莊十九年衛師燕師伐周二十年齊伐山戎傳云執燕仲父三十年齊伐山戎傳曰謀山戎以其病燕故北[illegible]傳文及此記元是北燕不[illegible]君妾說仲父爲南燕伯爲戎周故且燕衛俱是姬姓故有伐周納王之事若是姞燕與衛伐周則然何以獨伐燕而不伐衛乎按左傳亦未明稱南燕以爲南燕者杜氏之說此燕人亦未詳爲何燕考昭十二年云北燕伯款出奔齊既明云北燕則此單言燕者或南燕與穀丘杜云宋地大事表云左傳云句瀆之丘杜注即穀丘也方輿紀要在[illegible]山東曹州府[illegible]縣北三十五里按穀則句瀆之合聲也漢書地理志濟陰郡句陽下云應劭曰左氏傳句瀆之丘也紀要又云穀丘在[illegible]府[illegible]丘縣南四十里桓十二盟于穀丘是也寰宇記穀丘在宋州穀熟縣南二十里按商丘之穀丘與在曹縣者自爲二地魯宋燕所盟似在曹州府界爲宜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注】不書葬者佗子也佗不稱侯者嫌賊在名例

不當絕故復去躍葬也【疏】八月[illegible]壬辰月之二十三日○注不書至子也○史記陳杞世家云厲公所殺桓公太子免之三弟長曰躍中曰林少曰杵臼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爲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利公立五年卒與此不合左傳以厲公即躍[illegible]史記蔡[illegible]世家又云桓公之少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厲公而殺之林自立是爲莊公均以厲公即佗而[illegible]世家又無[illegible]一代此說以躍爲佗子又與左傳二世家不合今以何氏爲主[illegible]皆係桓公子春秋何爲不書葬也○注佗不至葬也○通[illegible]云凡外卒葬皆由於我錄之其或不卒不葬亦由春秋削之俗儒但云魯往會葬則書不會則不書是魯史也非聖經也春秋[illegible]之[illegible]諸侯之葬書[illegible]後於王故不曰某國葬某公而曰[illegible]葬某國某公以王命葬之之詞也王道[illegible]矣合[illegible]乃以文王之[illegible]通[illegible]又云躍陳厲公也蓋以[illegible]立躍本與殺州吁[illegible]皆文躍暴未明故不書葬以晉侯[illegible]之可見也知不然者以躍爲陳厲公本左氏說非公羊義陳佗見殺于蔡與衛人殺州吁不同晉夷皋見弒於趙盾[illegible]立不討賊與閔於弒可知故削其葬以見[illegible]隱爲佗子亦不得實之以塞陳力不能討然在春秋原情之列亦不得書[illegible]以子討賊蓋陳佗外淫當絕[illegible]當從誅討之子不立[illegible]弒故去其葬以明[illegible]之當作誅絕科也

公會宋公于郯【疏】二傳郯作虛杜云虛宋地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虛古音訓空以其有空音也郯與空音之通轉猶垂隴之作垂斂也按郯與空古音通是也虛有空音未詳大事表云疑在睢州境一統志衛輝府延津縣東南有故虛城按縣[illegible]云決宿胥之口則魏無虛頓丘[illegible]爲今大名清豐縣[illegible]爲今濮縣地則[illegible]在睢州境[illegible]亦通魯會宋公在宋境爲實穀梁注虛鄭地未知所據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疏】杜云龜宋地大事表云疑在睢州境宋本作龜毛本作龜皆誤當作龜按魯有龜山在泰山郡蒙陰縣境所謂龜陰之田是也或宋公來會魯地與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疏】十一月[illegible]書丙戌十一月無丙戌十月之十八日也杜云武父鄭地陳留濟陽縣東北有武父城大事表云水經注濮陽[illegible]故城武父城[illegible]今在[illegible]縣大名府東明縣西南與河南開封府蘭陽縣接界一統志武父城在大名府東明縣西南

丙戌衛侯晉卒【注】不嫌上日者春秋獨晉書立記卒耳當蒙上日與不嫌異於篡例故復出日明同【疏】注不嫌至明同○通義云穀梁傳再稱日決日義也蓋同日兩事先盟後卒既嫌日不相蒙先卒後盟例本有不日又無以決丙戌爲盟日必欲書丙戌爲盟日者著明桓盟皆日以重疾其無信必欲決丙戌爲卒日者春秋獨晉書立嫌爲大惡不當日也邾子貜且卒不再日者接菑有弗克納文則貜且正當立已明故無嫌按春秋篡不明者卒去日僖二十四年冬晉侯夷吾卒襄十八年冬十月曹伯負芻卒于師是也若其篡已明則不去日此衛侯晉於隱四年書衛人立晉其篡已明若不書丙戌則嫌在不日之例是異於篡矣故復書日以明之僖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莊二十一年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皆書日以齊小白鄭突皆有入文其篡亦明故也言之者舊疏云鄭突齊小白皆上有入文不言立故言獨是也篡君所以去日者示略也其貜且之卒范答薄氏云異於日食之下可知日是也見楊疏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辟嫌也惡乎嫌嫌與鄭人戰也【注】時宋主名不出不言伐則嫌內微者與鄭人戰于宋地故舉伐以明之宋不出主名者兵攻郜城與郎同義【疏】穀梁傳曰非與所與伐戰也注非實使疏引舊說云此傳解經書下日之意也非實魯[illegible]魯反與其所與伐者戰也[illegible]還與鄭戰彼傳又云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於伐與戰敗也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注於伐宋而與鄭戰內敗也戰諱於敗戰可道而敗不可道然則穀梁即以戰于宋爲魯與鄭人戰內不言戰言戰及敗故以戰于宋爲敗也明公羊作傳時說春秋者已有以戰于宋爲魯與鄭戰之說故傳決之也通義云此經變例戰伐兩舉特恐

學者疑貳爲與鄭戰而殷侯乃正以爲與所伐者戰亦可謂不吾讀春秋矣左傳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戰焉與此傳合十二月無丁未據曆爲十一月之十日○注時宋至同義○言若但言及鄭師戰于宋則嫌及爲內之微者與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之及同且嫌與鄭人戰故先書伐宋以明與宋戰也與鄭同義者上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注云魯不復出主名者兵近都城明舉國無大小當勤力拒之也此戰于宋明攻宋都故宋不出主名也

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疏】舊疏云上十年即戰之下已有此傳今復發之者上經來戰于魯此則往戰于宋嫌其異故明之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疏】二月書己巳月之三日包氏愼言云此年二月有己巳則前年所書日均有誤可知杜氏長曆趁十一年閏正月而此年又閏正月三年二閏以曲赴經誤皆趁曆不合禮記疏引服虔云時衛先君未葬而稱侯以者譏其不稱子也曲禮疏云此與成十三年經書宋公衛侯並先君未葬而稱爵者實服注譏其不稱子杜預云非禮也穀梁注徐邈曰僖九年傳曰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衛宣未葬而嗣子稱侯以出其失禮明矣宋襄稱子而衛稱侯隨其所以自稱者而書之得失自見矣

曷爲後日【注】據鞌之戰先書日【疏】注據鞌至書日○成二年六月癸酉季孫行父云云及齊侯戰于鞌是也

恃外也其恃外奈何得紀侯鄭伯然後能爲日也【注】得紀侯鄭伯之助然後乃能結戰日以勝君子不掩人之功不蔽人之善故後日以明之【疏】柰閩本監本毛本作奈非春秋例戰伐會盟書日皆在主名前此在下故特解之明得紀侯鄭伯之助乃能結戰日也古者戰必卜日周禮太史云太史抱天時與太師同車鄭云大出師則太史主抱式以知天時是也○注君子至明之○說苑酌理云取人之善以自爲己是謂蓋也又云置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明魯得紀鄭然後勝故後日以明其功

內不言戰此其言戰何【注】據公敗宋師于菅【疏】注據公至于菅○隱十年公敗宋師于菅春秋尊魯凡內勝皆曰敗某師于某但以不日別偏詐耳此書日爲偏戰宜但書敗某師今言戰嫌與言戰乃敗矣同故難之

從外也【注】從外諸侯相與戰例【疏】注從外至戰例○春秋之例凡外戰偏戰曰某及某戰于某某師敗績詐戰曰某敗某師于某此書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已下戰齊師已下敗績是從外諸侯相與戰例也穀梁傳曰其言及者由內及之也其曰戰者由外言之也范云內不言戰言戰則敗今魯與紀鄭同討以有紀鄭故可得言戰是及由內稱戰從外稱也

曷爲從外【注】據戰于宋不從外言敗績【疏】注據戰至敗績○舊疏云即上十二年也上經云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於時有鄭人宜書敗績經仍從內不言戰言戰則敗之例不別書敗故據以爲難

恃外故從外也【注】明當歸功于紀鄭故從紀鄭言戰【疏】注明當至言戰○上戰于宋不言恃鄭經敗魯亦棄之故仍從內錄此事恃紀鄭取勝諸功於外故從外曰戰繫鄭觀德云魯桓鄭位十三年齊宋衛燕舉師而東紀鄭與魯勠力而報之後其日以魯不得遍避紀侯與鄭屬公也按通字疑誤避紀鄭與歸功紀鄭之義合也

何以不地【注】據在下句【疏】注據在下句○舊疏云郎下郎亦近矣郎何以地按因下傳據郎爲難故云據在下句不然宜云據郎之戰書地

近也惡乎近近乎圍【疏】通義云董仲舒說四國共伐魯大破之于龍門謂是戰也龍門魯之郭門故言近乎圍戰不變及言來者不地則近已見可順從外文穀梁傳其不地于紀也何氏顯疾難云在紀無爲不地范注引鄭釋之曰紀當爲己謂在魯也字之誤耳得在龍門城下之戰追近故不地劉氏逢祿云鄭以公羊義改紀爲己不知傳義如此當云于內不云于己于己爲不辭也經義述聞云傳凡自會言於曰我或曰內無言己者六年蔡人殺陳佗傳曰其不地于蔡也文義正與此同參也紀也皆國名也不得破紀爲己魯戰龍門者公羊之說非穀梁說也李氏惇羣經識小云穀梁曰其不地於紀也范注春秋戰無不地於紀戰無爲不地鄭康成謂于紀之紀當爲己字之誤謂在魯龍門城下之戰故不地楊疏引考異鄭及何注公羊亦同然則非在紀國按龍門之戰亦見春秋緯非事公羊家說穀梁公羊皆探不地義公羊之近之穀梁云然己二義正同若是作紀則郎當于紀可也無爲不地誠如何氏所難矣傳文不必皆同作內作己似俱無不可

郎亦近矣郎何以地郎猶可以地也【注】郎雖近猶尚可言其處今親戰龍門兵攻城池尤危故恥之績功也非義不戰故以功言之不言功者取其積聚師衆有尊卑上下次第行伍必出萬死而不奔北故以自敗爲文明當坐也燕戰稱人敗績稱師者重敗也戰少而敗多言及者明見我爲主故得汲汲敗勝之文【疏】郎之戰見上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是也彼傳云郎者何吾近邑也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近也惡乎近近乎圍也○注郎雖至其處○舊疏云謂郎雖在郊內仍非攻城猶可以舉其地○注今親至恥之○舊疏引春秋說云龍門之戰民死傷者滿溝也者主說計經故知之又文選注引感精符云強榮並使戰兵雷合龍門涌驗宋注龍門魯地名也時齊與宋鄭戰敗相殺血洞騰馬又引合誠圖云戰龍門之下涉血相劇涉血摩血也漢書五行志桓十四年御廩災董仲舒以爲先是四國共伐魯大破之於龍門注引韋昭曰魯郭門也易林坤之離齊魯爭言戰於龍門潰怨連禍三世不安○注績功至坐也○閩本監本毛本北作此依鄂本正宣十二年穀梁傳績功也爾雅釋詁績功也詩文王有聲維禹之績箋云績功也書堯典庶績咸熙史記五帝紀作衆功皆與通義云敗績者猶周禮言師不功也績取其積也戰功曰多以數獲積多爲上爾雅釋詁績宣事也經義述聞云下文曰績業也功績成也功績業皆事之宜成者故績業公又爲事也公功古字通事陶績庶事康敘堯典庶績咸熙庶績猶庶事也又曰績用弗成即事弗成也莊十一年左傳大崩曰敗績謂敗其事也穀梁傳績功也功事也曰其事敗矣晉語國無敗績軍無敗致謂國無敗事也周籍晉語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謂以文武之事爲法也形引說都子爲之績失之按功事通用春秋非義不戰故以功言也積聚師衆以積說績疊韻爲訓也當坐者繁露竹林云戰

攻使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傳其書所重也故也○注爲戰至敗多○舊疏云蓋師不盡戰故言戰少敗時悉走故不言敗身而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傳即據此經云敗者稱師衛何以不稱師未得乎師也彼注云未得成列爲師也穀梁傳云戰稱人敗稱師重衆也繁露竹林云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注言及至之文○明見我書爲主鄂本同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我誤伐校勘記云者字當衍蓋我誤爲伐始衍者字矣隱元年傳及猶汲汲也及我欲之注欲之者善重惡深我爲主明敗勝皆當坐書重也

三月葬衛宣公【注】背殯用兵而月不危之者衛弱於齊宋不從亦有危故量力不責也【疏】注背殯至責也○隱三年傳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衛惠背殯用兵有危宜書日此不日故解之量力不責猶下十八年之君子辭也繁露玉英云苟能行善得衆春秋弗危衛侯晉以正書葬是也俱不宜立而宋繆公受之先君而危衛宣弗受先君而不危以此見得衆心之爲大安也解衛宣之書葬得正爲得衆與何義異左氏家杜預穀梁家餘識皆責衛惠公稱侯於先君未葬自惡其不稱子以侯禮接鄭國也禮記疏引服虔說亦同

夏大水【注】爲龍門之戰死傷者衆民悲哀之所致【疏】注爲龍至所致○龍門戰見上漢書五行志桓公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爲桓弑兄隱民臣痛隱而賤桓後宋督弑其君諸侯會將討之桓受宋賂而歸又背宋諸侯由是伐魯仍交兵結仇伏尸流血百姓愈怨故十三年夏復大水一曰夫人驕淫將弑君陰氣盛桓不寤卒弑死劉歆以爲桓易許田不祀周公廢祭祀之罰也按歆說取徵太遠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疏】通義云以曹地者參會也左傳曰曹人致餼按此與及宋人盟于宿同

無冰【疏】鄂本冰誤水

何以書記異也【注】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法當堅冰無冰者溫也此夫人淫泆陰而陽行之所致【疏】注周之至所致○漢書五行志庶徵之恆奧劉向以爲春秋亡冰也小奧不書無冰然後書舉其大者也京房易傳曰祿不遂行茲謂欺厥咎奧雨雪四至而溫臣安祿樂逸茲謂亂奧而生蟲知罪不誅茲謂舒其奧夏則暑殺人冬則物華實重過不誅茲謂亡之徵其咎當寒而奧六日也桓公十四年春無冰劉向以爲周春今冬也先是連兵鄰國三戰而再敗也內失百姓外失諸侯不敢行誅罰鄭伯突篡兄而立公與相親長養同類不明善惡之罰也董仲舒以爲象夫人不正陰失節也又云一曰水旱之災寒暑之變天下皆同故曰無冰天下異也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無寒歲秦滅無奧年按如傳文自爲魯記異者先事而至者道何也洞通義云五行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舒厥罰恆燠其不曰水不爲冰而曰無冰何也春秋之本天道以正人事詩曰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鑿冰之禮先王所重天道當寒不寒水凝不廢堅於是無以取冰無以取冰則春無以薦夏無以頒故以無言之見人事目之之辭也穀梁傳注引徐邈云無冰者常陽之異此夫人淫泆陰爲陽行之所致與何說合

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夏五者何無聞焉耳【注】來盟者聘而盟也不言聘者舉重也內不出主名者主國也莅盟可知莅盟來盟例皆時時者從內爲王義明王者當以至信先天下【疏】通義云本當言夏五月幹枝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簡札爛滅不知盟日春秋方今桓盟皆日以盟著其無信故進不可執五增月遂不可去五存夏即用舊文無所增損亦因以示史闕疑之法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蓋遠者略其貌而不略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月遠矣夏五傳疑也按何云時者從內爲王義孔云當言幹枝則書日矣與何義不合惟既有五則不僅書時已見似何義亦欲求協穀梁釋文夏五本或有月者非杜云闕文范云孔子在於定哀之世而錄隱桓文之事故承闕文之疑不書月明皆實錄語穀梁作御釋文云本亦作桀楊疏本即作桀史記東越列傳樓船將軍率錢唐轅終古斬徇北將軍爲御兒侯正義御字今作語漢書閩粵傳即作語兒侯即今之嘉興語兒鄉也是語御古通用○注來盟至重也○盟重於聘故書盟以舉重然則春秋凡書來盟皆時而盟矣成三年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彼亦因聘而盟聘盟兩書者彼傳云尋舊盟也注尋繹舊故約誓也書者惡之明其不止結盟而已也○注內不至可知○內不出與盟者名氏既曰來盟凡內曰來盟內大夫莅盟矣○注莅盟至皆時○傳三年冬公子友如齊莅盟定十一年冬叔還如鄭莅盟是莅盟時也宣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是來盟時也外而來內曰來盟內而往外曰莅盟文十五年春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書月者使注云文公微弱大夫專政宋亦微於三世之亂二國結盟故不與信辭也蓋來盟莅盟與來盟參者異故皆與信辭○注時者至天下○王校勘記云鄂本元本閩本同監本毛本王誤主下云明王者當以至信先天下可經此本作王此夏五恐是夏五月之事文何氏以爲時者諸疏云來盟之例例不言月而此有五師所不曉何氏以五字或衍文故如此義或然也盟例不信時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壬申乙亥八月無壬申乙亥九月之十八日與十九日八月爲夏正六月非嘗之時傳曰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嘗也曰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弗嘗而已是書嘗非實其不時實其不如廢時祭以應天變也則公羊經文本作九月與祭以嘗時之例合

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注】黍稷曰粢在器曰盛委積也御者謂御用于宗廟廩者釋治穀名禮天子親耕東田千畝諸侯百畝后夫人親西郊采桑以共粢盛祭服躬行孝道以先天下【疏】禮記明堂

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也鄭注魯謂之米廩虞帝上孝令藏粢盛之委焉疏委謂委稷言會安於此學中藏此粢盛委積又月令云藏帝藉之收於神倉祗敬必飭注重粢盛之委也帝藉所耕千畝也藏祭祀之穀爲神倉疏委謂委積之物盛此粢盛委積之物故內於神倉引公羊傳云粢盛委之所藏處氏云委謂積也其義禮蓋奉名神倉魯名御廩均爲藏積粢盛之所不必有定名也周非廩人職云大祭祀則共其接盛注接讀曰扱扱以授舂人大祭祀之穀藉田之收藏於神倉者不以給小用亦以月令說周制也晉書天文志天廩四星主書黍稷以供享祀春秋之御廩也○注黍稷至曰盛○周禮天官甸師職以共齍盛鄭注齍盛祭祀所用穀也粢稷也穀者稷爲長是以名云在器曰盛上六年左傳云粢盛豐備社注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穀梁稻注云天子親耕其禮三推黍稷曰粢在器曰盛說文皿部齍黍稷器所以祀者黍稷稻在器中以祀者也又地官舂人云共其齍盛之米注齍盛謂黍稷稻梁梁之屬可盛以爲簠簋實然則以器內所實言之謂之粢屬稚云粢稷也稷爲穀長以統衆穀而言也以諸穀在器言之謂之盛黍稷悟梁皆是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云冒禮一曰或兼言盡盛若存人肆師小祝是也畢言盡若大宗伯小宗伯大祝是也畢言盛若雄人廩人是也小宗伯逆盡注受儀人之盛以入然則盡盛可互鏄也甸師注云粢稷也穀者稷爲長是以名盡粢古今字也毛詩甫田作齍亦作盡用古文禮記作粢盛用今文左傳作粢盛則用今字之始左傳曰潔粢豐盛毛傳曰器實曰盡在器曰盛鄭注因禮盡或作齍稷或齍黍稷梁梁盛則皆齍在器是則是之與盛別者盡謂穀也盛謂在器也許則云器曰盡實之則曰盛似與毛鄭既蓋許主說字其字从皿故謂其器可盛黍稷曰盡要之盡可盛黍稷所因謂其所盛黍稷曰盡凡文字故訓引伸每多如此○注委積也○禮雅雅詁委積也莊子知北遊云是天地之委形也釋文引司局注云委積也管子國蓄云彼人君守其本委尊房注委所委積之物也周禮大司徒其令野脩道委積鄭注少曰委多曰穫是其義通也周禮宰夫職掌其牛禮委積聚歡注食實賜之檢章注委積謂牢米薪芻給賓客道用也蓋云積聚之物皆可曰委故供實客者亦曰委積不父宗廟毛也此云粢盛委之所藏謂粢盛委積之所藏委所粢盛非必粢盛外別有委也○注御者至宗觀○獨斷云天子所進曰御又云御者進也凡衣服加於身猷食通於口妃妾接於廩皆曰御制子大里云天子以斑諸侯御茶注御者言臣下所進御也禮記王制云千里之內以爲御注御謂衣食亦謂進御所須者也按詩六月傳御進也食謂御侍也進也進於尊者故凡進於尊者服食所須皆謂御因之君上所止曰御前書曰御書服曰御服皆取統御之義此爲君上粢宗廟所用故亦曰御廩也或御用作進用解亦通○注廩者至穀名○舊疏云謂廩之言藻藻之義故也按藻與藻通詩采蘋云藻之言藻縟人之行御柔順自藻潰是也或藻鄭藻之釋藻有治義禮賓服藻旅帝鄭注藻者治去草垢故廣雅釋詁藻治也又釋言云廩治也虞韓爲訓得相通藻書昭帝紀朕虞倉廩注穀所振入也荀子富國云垣卯倉廩者財之末注米藏曰廩文選注引蔡邕月令章句云米藏曰廩盡穀必治乃成米可用故廩又爲米藏之名也爾雅釋言廩廩也孫炎注廩藏藏盛也亦此義也通義云藏盛曰倉藏米曰廩謂之御廩者給宗廟所用故以米之最精者名也九章粟米術曰粟率五十之糲米三十稗米二十七糳米二十四御米二十一按御廩藏粢盛之委甸師入之廩人共之舂人舂之小宗伯辨之世將藉之人人妝之藉之鄭釋之式詩三夫人稼以授后人親也○注禮天子至天下○穀梁傳云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

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舊疏云禮天至天下皆出祭義之文按祭義無此文禮記祭統云天子親耕於南郊王后蠶於北郊與此異又祭義云昔者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故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注藉之田也千畝百畝之說與此合御覽於大宗五經要義云天子藉田以供上帝之粢盛所以先百姓而致孝敬也藉踏也言親自踏履於田而耕之白虎通耕桑云王者所以親耕后親桑行以率天下農桑也天子親耕以供郊廟之服后親桑以供祭服又云耕於東郊何東方少陽農事始起桑於西郊何西方少陰女功所成故曾子所曰天子耕東田而三反之漢書文帝紀詔曰其開藉田躬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應劭曰古者天子耕藉田千畝爲天下先耤著帝王典籍之常也韋昭曰籍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孝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臣瓚曰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蠶桑爲天下先本以給親爲義不得以假借爲文也籍踏藉也按北所引禮及白虎通所引曾子問蓋皆逸禮文喻祭統所記蓋冒逸禮所記求異於東也郊天子諸侯不同制南郊太霧北郊太陰諸侯夫人故陰爲東西郊東郊少陽西郊少陰也祭紡紀夫人亦蠶於北郊與后同處云夫人少陰故合西郊然亦北者婦人質少蠶故與后同也禮記月令孟春之月云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注元辰蓋郊後吉亥也帝藉藉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國語周語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是籍田亦以共上帝此因書祭而災故言躬行孝道也又季春之月云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事以蠶事注后妃親采桑示帥先天下也東鄉者鄉時氣也是明其不篤留養蠶也留養者祭義所云卜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浴於蠶室者也月今又云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明天地宗廟祭服皆親蠶所共也禮內宰職云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爲祭服是周制蠶在北郊也鄭云蠶于北郊婦人以純陰爲尊郊必有公桑蠶室焉

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注】火自出燒之曰災。先是龍門之戰，死傷者衆，桓無惻痛於民之心，不重宗廟之尊，逆天危先祖，鬼神不饗，故天應以災御廩。【疏】旨疏三御廩災何以書者傳廩閉上來盛委之所藏故不伍言何以書○注火自至曰災○說文火部災天火也左傳宣十六年云人火曰火天火曰災火自出燒之明與人火異也舊疏云公羊之例內災悉言災而復書火自出燒之者春秋始有此災欲通人火不書之義也○注先是至御廩○漢書五行志云傳曰秦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又云春秋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災董仲舒以爲先是四國共伐魯大破之於龍門百姓傷痍未瘳怨咎未復而君臣俱惰內怠政事外傷四鄰非能保守社稷終其天年者也故天災御廩以戒之劉向以爲御廩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藏以奉宗廟者也時夫人有淫行挾逆心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廟桓不寤與夫人俱會齊夫人譖桓公於齊侯齊侯殺桓公劉歆以爲御廩公所親耕藉田以奉粢盛者也棄法度亡禮之應也按董說與何注合以災爲使事而至者故也向說敎切蓋斂梁家先師說

乙亥。嘗。

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嘗也【注】譏新有御廩災而嘗之【疏】注譏新至嘗之○左傳疏引服虔云魯以壬申被災至乙亥而嘗不以災害爲恐○按致齊三日乙亥嘗壬申爲致齊之初日御廩卽災而猶嘗故書示譏也

曰猶嘗乎【注】難曰四時之祭不可廢則無猶嘗乎【疏】通義云言猶不廢嘗乎亦可以示變矣按禮記檀弓注云猶尚也如孔義則猶作何解亦通○注難曰至嘗乎○何以此爲設難辭下爲答語也猶卽無猶若詩無念爲念之例若曰四時之祭不可廢則將無猶嘗乎言審嘗也

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注】當廢一時祭自責以奉天災也知不以不時書者本不當書也【疏】注當廢至災也○傳云不如勿嘗故注云當廢一時祭以答猶嘗之難○左疏引服云魯以壬申被災至乙亥而嘗不以災害爲恐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八月嘗以災書人君遇災而懼當廢一時祭何休之論篤矣左氏謂書不害也豈其然乎穀梁傳曰夫嘗必有兼甸之事者言夫人始其事餘人次第終其事御廩災明夫人不可以奉粢盛故天災之桓公恬然不懼卒與夫人如齊而有彭生之禍其災先見於此可不懼哉晉書禮志蔡謨議曰桓公壬申有災而以乙亥嘗祭春秋譏之災事既過尤追懼而已故廢宗廟之祭穀梁傳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按穀梁傳又云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范注引鄭嗣曰用火焚之餘以祭宗廟非人子所以盡其心力不敬之大也彼傳兼甸當依釋文一本作兼甸十日爲甸蓋宗廟之祭君夫人皆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故有兼甸之事非數日所能備故鄭嗣曰壬申乙亥相去四日言用日至少而功多明未足及易而嘗是也范云夫人親舂是兼甸之事弊甸義雖通自不如作兼甸爲得也或係涉上甸粟爲蓄甸師供所人之粟夫人舂之三宮擧之故有兼甸之事爲經義雜記云左氏當從服解杜注謂書以示法最鬱夫過災而懼所以敬天也夙夜小心潔其祭祀所以敬祖也御廩災而嘗遂書以示法是聖人之勸災也故不爲嘉穀之害御不害而御廩必不可災公羊曰御廩災不如勿嘗甚言其不嘗災也穀梁曰未易災之餘而嘗志不敬也言災之不可復嘗也可也者不可也嘗人不能於未災之前謹守御廩復不能於既災之後敬卜遠日是皆不以災爲恐也依服解而三傳並通歟謂廩法度無禮亦得之蓄生推所以致災之由可謂遠識矣何氏本之是也然言廢一時祭以奉天災則猶未得公羊之旨穀梁但言甸粟缺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而子敢復推其本以爲夫人文姜不可奉宗廟祭祀可謂深切著明矣按時何氏謂廢一祭正傳不如勿嘗義亦未爲不得公羊旨也杜氏謬解已爲衞箕隆所難見左氏疏○注知不至嘗也○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書在者下誤今正舊疏云爲之八月非夏之孟秋而反爲嘗故以不時言之按如包氏撿曆定在九月則非不時矣通義云君子之祭也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帥執事而誓戒之人掃除糞人濯溉饎人省閭廩人共接盛百官莫敢廢其職以服大刑今乙亥去壬申四日耳宜亦既書既戒而猶弗謹於火致粢盛不潔然則所當譏者豈唯未易災之餘云乎按何氏以爲本不當嘗則不僅如穀梁所譏矣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疏】包氏愼言云十二月書丁巳據曆爲十一月之二日葬在十五年四月書丁巳所謂過時而日也若卒在十二月則過當五月之時經不應書日矣

宋人以齊人衞人蔡人陳人伐鄭

以者何行其意也【注】以己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宋前納突求賂突背恩伐宋故宋結四國伐之四國本不起兵當分別之故加以也宋特四國乃伐鄭四國當與宋同罪非爲四國見輕重【疏】左氏穀梁蔡在衞上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櫨案左氏定四年傳晉文爲踐土之盟衞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杜注踐土召陵二會經書蔡在衞上伯子以國大小序之也子魚所言盟歃之次此經左氏穀梁蔡在衞上似亦以大小爲次公羊或傳寫之譌以者詩載芟云侯彊侯以箋云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僖二十六年左傳凡師能左右之曰以以有用義論語微子篇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師怨乎不用也宋能用四國師故曰行其意也春秋說云以者借人之力有能行其意者有能左右之者四國伐鄭而宋以之可謂能行其意矣未能左右之也四國惟均齊爲大國又皆諸侯爲能左之右之惟宋馬首是瞻哉○注以已至意也○說文行部行人之步趨也步趨爲行從人步趨亦爲行引申之從人行事亦曰行四國從乎宋是行宋意也○注突前至伐之○舊疏云宋前納突求賂上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是突背恩伐宋上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是也按十一年左傳云亦執厲公而求賂焉十三年云宋多責賂于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衞燕戰公羊以十三年之戰爲戰于魯故疏以十二年伐宋事當之○注四國至以也○毛本分誤法春秋說云春秋不書宋會四國而曰宋以四國伐鄭且諸侯也而稱人罪宋也何罪乎宋鄭之亂實宋人讎成之又以賂立突而責賂無厭魯再三之而不克遂與鄭合而與宋戰則曲在宋而鄭未爲直也至是宋復以四國伐鄭則曲在宋惟宋獨行其意爾獨行其意言非四國欲伐鄭也宋實以之所以罪宋云爾按穀梁傳云以者不以者也范注不以者謂本非所得制今得以之也亦罪宋之意○注宋恃至輕重○穀梁又云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范云剌四國使宋專用其師輕民命也春秋說云四國不忿其民助宋伐鄭則四國亦不得從未滅尋按宋齊衞蔡陳皆君也春秋皆人之是與宋同罪非有輕重而宋爲首惡故加以以罪之

公羊義疏十五

桓十五年盡十八年

句容陳立卓人著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注〕王者千里畿內租稅足以共費四方各以其職來貢足以尊榮當以至廉無為率先天下不當求求則諸侯貪大夫鄙士庶盜竊求例時此月者桓行惡不能誅反使求之故獨月〔疏〕繁露王道云刺家父求車武氏毛伯求賻金隱三年求賻傳云何以書譏何譏爾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此與此同按周禮土訓職原其生以詔地求易繫辭傳定其交而後求無交而求則民弗與也似王者有求之道蓋諸侯當貢其國之所有故地貢不入齊桓致貢鄭轄審帑壤理納車豈主借然何況王者脅不輸貢致嗣來求蓋兩緩之矣故周禮大宰職九貢三曰器貢注內府受貢器以待邦國之用疏貢賦籍事乘及禮器之書者則器貢中有車矣○注王者至尊榮○周禮九畿注先鄭云天子一圻列國一同引詩邦畿千里是王者圻內千里也鹽鐵論園池云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澹其欲明天子圻內亦然知足以共費也四方各以其職來貢者國語周語云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春秋之時諸侯皆不祭不祀不享不貢不王天子不能修意修言修文修名修德修刑又不能刑之伐之征之讓之告之而致令臣子下求所以罪桓公並罪天王也左傳僖七年云諸侯官受方物朱氏彬經傳考證云書是齊侯使官司受諸侯所貢之方物以獻于天子不當重諸侯二字鄭四方各以其職來貢也蓋齊侯行霸令諸侯行之與○注當以至盜竊○說苑貴德云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注伯上宜脫求車二字疑衍鹽鐵本議云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申鑒政體云間人主有公賦無私求有公用無私費有公役無私使有公賜無私惠有公怒無私怨私求則下煩而無度是謂傷清私費則官耗而無限是謂傷制私使則民擾而無節是謂傷義私惠則下虛而無慶是謂傷正私怨則下結而不能安是謂傷德是王者無私求也通典云諸侯當以時貢於天子所出所重物而厭之桓公不率臣職而傳[?]經意主識天子者書不貢其罪易見世俗之儒皆能言之下體不貢上不可求此春秋以文王之法待王者其意微而顯知也○注求例至獨月○隱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文九年秋毛伯來求金是求例時也此月故解之

三月乙未天王崩〔注〕桓王也〔疏〕三月書乙未據曆爲二月之十一日四月之十二日也○注桓王也○史記周本紀平王崩太子洩父蚤死立其子林是爲桓王桓王平王孫也二十三年桓王崩子莊王佗立通鑑云是後周歷莊僖二王經未記崩者蓋平桓之際猶有征伐告命至于莊王王風遂終寔始隱則錄告終則傳文有不備者矣故莊十一年王姬歸于齊其明年莊王即崩春秋特削其文而自是二十餘年王事遂絕起篇視難以子穨之變有所不書使後之考者知王迹之熄甚也及齊霸功成匡翼天子惠王之賚命然復尊然後知撥亂序績實不得已爲耳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注〕當時而日者背殯伐鄭危之〔疏〕包氏慎言云四月無己巳晉潘三月之十六日五月之十七日也己巳爲葬僖公之日何注不以爲月誤然所謂背殯用兵者據上年十二月宋人以齊人伐鄭之事按唐曆葬三月之十五日五月之十六日○注當時至危之○隱三年傳當時而日危不得葬此齊侯卒於去年十二月至四月當五月之時以十二月有背殯伐鄭事故危之也若如包氏所推齊侯卒在十一月此己巳在三月亦爲當時而日也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突何以名〔注〕據衛侯出奔楚不名不連爵問之者并問上己名今復名故使文相顧〔疏〕注據衛至不名○見僖二十八年夏○注不連至相顧○下十六年傳云衛侯鄭何以名又哀八年傳曹伯陽何以名皆違問之也奚惡於十一年得國書名此失國復書名故但問何以名使文相顧

奪正也〔注〕明祭仲得出之故復起此名著其奪正不以失衆錄也月者大國奔例月重乖離之禍小國例時也〔疏〕注明祭至錄也○名鄭本宋本閩本監本同毛本名誤朔明祭仲得出之者上十一年傳祭仲事也見祭仲之權能使之歸使之出也鄭世家及左傳並有祭仲事致厲公使雍糾殺之不克出奔事是賴祭仲所出也通義云絕之與衛侯朔同出是也不以失衆錄者皆疏云缺[?]十四年夏四月己未衛侯[?]出奔齊之屬書其名無失衆錄之故也○注月者至例時○下十六年十一月衛侯朔出奔齊及此書五月之屬是也小國書時昭三年冬北燕伯款出奔齊之屬是也大國出奔重錄之時小國賤從其略也鄭與衛出奔同例而從大國例者書春秋時以鄭國之強錄[?]狹分大小不必以爵論也而通義云凡諸侯出奔有罪者月無罪者時然則衛侯衎出奔書日又何說乎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注〕說文曶部曶出气詞也从曰象气出形春秋傳曰鄭太子曶則左氏經當作曶論語微子篇仲忽古今人表作曶揚雄甘泉賦[?][?]曶[?]河東賦曶[?]如神師古曰曶讀與忽同按曶即笏臣所執以見君者說文無笏字也士喪禮注今文笏作忽即曶忽古今字

其稱世子何〔注〕據上出奔不稱世子〔疏〕注據上至世子○上十一年鄭忽出奔衛是也復正也〔注〕欲言鄭忽則嫌其出奔還入與當國同文反更成上鄭忽爲當國故使稱世子明復正以效祭仲之權亦所以解上非當國也〔疏〕穀梁於此云反正也於突出奔傳云正也皆與公羊合按鄭莊娶鄧女爲夫人生忽上六年左傳齊侯乞師于鄭

注鄭太子忽復正○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傳云之爲篡以位己當立○救是忽約師教於是忍註公人太子救齊之時爲以位己定宜

也忽如不稱世子以奔○衛亦爲當國世以奔者忽從文並十一年鄭世子忽出奔衛以其時衛出奔之

成君以順上言鄭忽之則上歸十一年傳何覺子稱仲以世子知權見其正也又云也

○注以效至因也○上十一年與反鄭當國故繫世子以知權也其正又云

少讓邀效之則驗也可以以故出而文志可深故反以此恕之復效正謂是以恕試仲之驗也故此也

以言驗祭仲之權也

曷爲或言歸〔疏〕僖三十年衛侯鄭歸于衛是也　或言復歸〔疏〕此是也　復歸

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疏〕成十八年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襄二十三年晉欒盈復入于晉

入者出入惡〔疏〕下文許叔入于許　鄭伯突入于櫟皆是也　歸者出入無惡〔注〕

皆於還入乃別之者入國犯命禍重也忽未成君出奔不應惡出

惡者不如死之榮也入無惡者出不應絕則還入不應惡盈〔疏〕三傳

十年傳云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惡乎元咺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則己入君入則己出以爲不臣也注從出

入無惡衛侯書歸以見元咺有出入惡也○解衛侯得至殺之所以○通義云事君下之

並諸侯通例入者有內弟受也而出奔故曰皆惡書絶者絶與者使王命其所國家也也故復入言國無

而犯又命其言出罪尤惡者當故歸於此不能分別自存之亦○有注實恕也未毛至詩序云○讎通今謂刺云恕也正

君臣者生而罷不死而和也從出皆不忍歸來在成君可從入末國減不不與絶然國亦同罪文乎也

伸生而惡不如死而榮也出忽既不在絕料故入國不與盎國同文也祭

許叔入于許〔疏〕釋叔者春秋前失爵在字例也入者出入惡當誅

也不書出時者略小國〔注〕注釋同叔盟于至例也書○言許男故云正以莊十六年傳

字不若此與上十一年○叔注叔入者同至其叔也○春秋叔所氏此書云前

天王所賤皆爵絶奉其爵也○注入者至許叔也○包氏慎言云春秋諸

侯出奔而已國絶則于其國以書曰其所出爵之出而弑以者以爲出入者入傳何也其出奔之者

不錄而出國則錄與北燕伯款出奔楚復入以傳曰國所入何也其出奔之者

遠入弗所以復入傳以也注曰入曰叔公念王會稱出弗父之授錄故不以書曰許同叔許之

之不書者至也小其國也○于許叔也正以上文以恕許叔與突出入出奔並書入故者○許叔

公會齊侯于鄗〔疏〕字左氏作艾公羊傳作鄗鄗與艾相類作鄗春秋繫鄗也爲異文云公羊云又是爲鄗

文字作鄗在艾山也在紀縣東北云紀西北艾有二十高里城物也鄗水縣同也書者界

一艾百山墨在縣徐州府郯縣東

邾婁人牟人葛人來朝〔疏〕大事表云牟國在今山東泰安府萊蕪縣東二十里

曰附庸也舊說曰葛國是寧陵縣葛伯國云故

曰南東牟下今縣西南故城在府東北二十里古萊牟縣治

曰附庸也世俗古曰稱十五年夜人來朝邾此山也

皆何以稱人〔注〕据言朝也〔注〕据十一年傳云諸侯來曰朝○舊疏云正以隱十一年傳云其諸侯來曰朝則非微者可知

東伯北盆益於晉屬梁國也杜云在梁國寧陵縣

夷狄之也〔注〕桓公行惡而三人俱朝事之三人爲衆衆足責故夷

狄之〔疏〕注桓公至狄之○舊疏云爾夷狄者蓋有王道衰何氏說云四夷之君不得爲朝不稱人也

云是邾婁小國不來朝入天子之事○爾不曰某狄人某國之人稱夷狄也狄子男爵

遭春秋故月令淫雨三日以上爲霖今月令文曰衆成爾是也

文氏曰說部穀梁亦取公羊注爲說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櫟者何鄭之邑〔疏〕杜云櫟鄭別都也今河南陽翟縣許州府禹州治也今河南陽翟縣故城在今河南禹州

揭其宋有逕陽之地故居乎城遂北夏邑洛陽始封於此

晉秋時鄭伯突入居于櫟鄭之大都也宋哀曰川今陽翟也

也伯一因統櫟志人陽翟故城而今在許州府禹州治

言入于鄭〔疏〕据齊陽生立陳乞家言入于齊〔注〕据哀六年至于齊傳云○

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大夫皆至之于陳乞家

陳乞曰吾有所爲甲之以人于諸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雷

遂北面再拜稽首曰此君也陳乞立陽生者不得入于已未言爾

末言爾〔疏〕末者淺也解不言入國之意〔注〕凡物末在上也故曰末末之說也

十本四年左傳云未大不掉末大必折尾大不掉也

來者云以邾末與國疏凡云說故末

日余不介然末此者

死者無入得以用其仲

曷爲末言爾〔疏〕祭仲

亡矣〔疏〕亡死亡也祭仲亡則鄭國爲突所有入邑則忽危矣不復

乃入國也所以殺君必死國必亡矣〔注〕

中庸鄭世子之事死如事亡

也公○會事亡由

言則殺國死必然

甚至國亡也故亦繼也然則曷爲不言忽之出奔〔注〕據上言出奔也〔疏〕注據上至奔也○即上十一年書鄭忽出奔衛也通義云忽實爲高渠彌所弒弟子不知疑其出奔牽涉左氏公羊無此義也言忽爲君之微也祭仲存則存矣〔疏〕校勘記云鄂本閩本監本毛本同唐石經無矣字非十一年疏引此亦有矣字祭仲亡則亡矣〔注〕言忽微弱甚於鴻毛僅若匹夫之出耳故不復錄皆所以甚祭仲之言解不虛設危險之據〔疏〕注言忽至復錄○通義云仲之存亡繫忽重輕故忽微弱甚不足錄也言則亡矣者亦猶答忽實死亡非出奔意按死亡曰亡出奔亦曰亡禮記大學云亡人無以爲寶是也不必忽亡鄭與仲亡之亡同故注言僅若匹夫之出也○注皆所至之據○十一年傳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祭仲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今祭仲死而忽果出奔明忽爲君微云云皆所以甚十一年傳文也舊疏云十一年傳文雖不出祭仲之口但傳家以爲祭仲而爲此辭故得云祭仲之言也公羊謂出祭仲知權有危險之據序所謂非常異義可怪之論是也反覆道此亦所以解不虛設危險之據

冬十有一月公會齊侯宋公衛侯陳侯于侈伐鄭〔注〕月者善諸侯征突善錄義兵也不舉伐爲重者用兵重於會嫌月爲桓伐有危事不爲義兵錄故復錄會〔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二傳作袲無齊侯侈袲皆多聲故文異說文衣部引春秋傳公會齊侯于侈說文所謂春秋傳皆左氏傳也而有齊侯字修亦與今體不同按隋鄭襄之變陳氏樹華亦云襄乃隋之變體而宋公上當有齊侯也杜云襄宋地在沛國相縣西南有襄亭大事表云在今江南鳳陽府宿州一統志襄亭在鳳陽府宿州西按鄭在宋陳西南侈在宋陳東南不知何會此伐鄭也○注月者至錄會○正以隱七年秋公伐邾婁之屬書時此書月故決之伐重會輕不舉伐爲重而先書會于侈會月皆危桓之伐故錄會然桓元年春三月公會鄭伯于垂注桓公會皆月危之不據善桓危會者明爲伐會故知書月爲伐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疏〕與僖十九年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同彼齊與盟此亦會與會也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疏〕書月與上年十一月伐鄭同爲錄義兵也故書致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注〕致者善桓公能疾惡同類比與諸侯行義兵伐鄭致例時此月者善其比與善行義故以致復加月也〔疏〕注致者至伐鄭○正以桓之出皆不致爲臣子諱此書致故決之舊疏云桓是篡賊動作有危今能疾惡故致之○注致例時○上二年冬云公至自唐之屬是也可以危盟書不致致之使致者明○隱注與戎盟雖信可信○公至自唐盟是也信可以危盟不致之使致者明○隱注與戎盟至月也○僖毛本義字空缺此月故決之致例時

冬城向〔疏〕沈氏欽韓云按此冬城向實是十月曆志大衍日度議曰以歲差推之閏初霜降日在心五度角亢晨見立冬火見營室中後七日水星昏正可以興板幹故祖沖之以爲定之方中僅營室八度是歲九月六日霜降二十一日立冬十月之時水星昏正故傳以爲得時則當周之十二月在衛侯朔出奔齊下按殷曆亦十一月二十一日立冬城例時故書月上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衛侯朔何以名〔注〕據衛侯出奔楚不名〔疏〕注據衛至不名○在僖廿八年絕〔注〕罪絕順命云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則名絕而不得位衛侯朔是也禮記曲禮云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鄭注天子之言出諸侯之生名皆有大惡君子所遠書名以絕之春秋傳曰天王出居于鄭衛侯朔入于衛是也君子孔子書經也曷爲絕之〔注〕據俱奔也〔疏〕注據俱奔也○據衛侯出奔楚亦奔也得罪于天子也其得罪于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注〕朔十二月朔致事也月所以朝廟告朔是也〔疏〕注朔十至是也○周禮大史頒告朔于邦國鄭注云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鄭司農云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禮記玉藻云諸侯皮弁之朔於太廟諸侯每月以天子所頒朔於太廟用羊以告謂之告朔論語季氏篇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是也於時魯始此月視朔事謂之告朔玉藻所云是也亦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是也告朔亦謂之朝廟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是也天子行之諸侯行之太廟謂之朝廟時以序授民時之事文六年左傳云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天子使守衛朔每月所頒之致令太史職所謂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者非謂僅守告朔朝廟之禮也而不能使衛小衆〔注〕時天子使發小衆不能使行〔注〕注時天至使行○云天子小有徵發起衛朔而不用命其事未聞左傳以爲衛宣公之世子急本爲朔所搆而殺左公子不平之共逐公朔而立公子黔牟之職羊傳說云王立公子留以爲衆也榖梁傳云朔之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也朔知不即召之罪似天子召衛侯發衆不往也越在岱陰齊〔注〕越猶走也岱宗泰山也山北曰陰先言岱陰後言齊者明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以爲天地自然之利非人力所能加故錄其寶其之傳者明在岱陰者明天子嘗及是時未能交連五國之兵早錄之〔疏〕注越猶走也云云○越廣雅釋詁越遠也說文走部越度也从走戉聲十四年左傳引申之爲越在越而遠王注去也去護爲播遷越在荊是言越也昭二十六年左傳越在草莽公羊越在岱陰謂越播也播越在岱亦言越播也○注及傳越在草莽之山也○漢書地理志泰山郡博縣西北有泰山史記封禪書索隱引爾雅云泰山爲東嶽又曰岱宗

孔傳泰山爲四岳所宗周禮職方氏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爾雅釋地河東岱書疏引事述云東岳泰山也史記五帝紀曰帝東至于海及岱宗漢書五行志泰山岱宗五岳之長王者易姓告代處也○注山北曰陰○說文阜部陰闇也水之南山之北也呂覽古樂云乃之阮隃之陰又國策齊策及之暴秦操父之陰高注並云山北曰陰○注先言陰至共之○漢書吳王濞傳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而已故周禮山虞職云令萬民時斬材有期不得陵曾亦賦稅之禮記王制云名山大澤不以封注與民同財日澤虞職云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玉府其祈內亦不得頒賜王制云天子之縣內名山大澤不以朌是也重繳論錯贈云故王者外不陳海澤以便民用內不禁刀帑以通民施又秦耕云民人織於家朝侯織於國天子織於海內故民人以埋繳錄纖閉天子以海內爲匱匱故權稱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皆謂與百姓共之義也傳不曰齊岱陰而言岱陰齊謂岱陰之齊耳○注傳者至誅之○舊疏云其五國者莊五年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是傳者岱陰有衛朔特負陰阻憲故責天子不及時早誅也

屬負茲舍不卽罪爾注屬託也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

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舍止也託疾止不就罪疏注屬託也○荀子榮辱篇我欲屬之狂惑疾病恥楊注屬託也又禮論云屬諸侯注屬猶付託之○注天子至負薪○舊疏云皆漢禮之名此與漢禮無涉舊說非衛豐引白虎通云天子疾稱不豫諸侯稱子大夫稱負薪士稱犬馬據不豫者白虎通云不豫者不復豫政也書金縢王有疾弗豫史記作不豫釋文引馬本作不豫論衡死僞篇漢禮儀志皆同說文作不悆又顧命云王不懌漢書律曆志作不豫蓋今文衛稱也據豫一擊之轉忿豫同部段借舊疏云豫訓爲樂亦通諸侯書負茲者白虎通諸侯云負子者諸侯子民今不復子之也書金縢云是有丕子之責于天史記注引鄭注云丕讀曰負九經古義鄭注衛書丕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史記作負子棟案白虎通諸侯曰負子子民也言不復子之也公羊曰屬負茲則負茲不茲也負與丕音相近故負亦讀曰陪禹貢陪尾史記作負尾子又與茲同諸說不一鄭說爲長坐負曰子不子故鄭讀從之按爾雅釋器薄稍之茲郭引公羊傳曰屬負茲茲者蓐席也史記周本紀衛康叔封布茲注徐廣曰茲者籍草之名諸侯病曰負茲索隱茲公明草索隱五茲生成篇色見如草茲者死亦以茲爲籍序之名其以龍雖籍席之之龍茲荀子正論注云龍茲郎今之龍難席其以章爲者謂馬茲周禮圉師注蓐馬茲也蓋人有疾則著蓆如負之然故公羊閒答云蓋取此草以纏席奮指臥病不起屬席如蓆惟與席相枕藉而已稚訓教爲親切子與茲雖通而親不同不姊取白虎通之說若餘疏云負事繫多又以皆漢禮之席則俱央之左矣通義云荀子有龍茲僞係注以爲郎今之也禮名茲草爲之字从艸而本天云負事繫多故致之彊說也禮記縢婦作不茲白虎通作負子子與茲不與負皆疾轉告世家述金縢曰是有負子之責于天言武王見責於天而有疾也告神謙從諸侯靜也犬馬者白虎通云負薪犬馬皆謙稱也書疏云代人勞苔得役建方故致疾負薪者禮記曲禮云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音曰某有負薪之憂注憂或爲疾疏言己有擔擔之餘勞不堪射也然士稱可代耕且下文間庶人子云能負薪未能負薪而今云士負薪者亦謙辭也孟子公孫丑篇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總往亦引曲禮爲證知士曰負薪也○注舍止也○昭九年舍爵物可也杜預引服注云舍止也禮記月令耕者少舍注舍止也荀

子咸相云各以宣會巧拙注會止也○注託疾至致罪誅案劇王謹云無以先天下召會侯不能致誅文王之有疾罪負○書所託有疾謂託疾止不就罪也通義云會[illegible]也誅通爲故故謙書宋傳傳曰春秋之義不以事君常刑不會會諸孔說亦通意謂諸侯誅之義相足見天子之始終不能召諸侯託疾天子卽止而不罪與上注實天子當兼晦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疏包氏愼言云春正月經有丙辰曆正月有丙子無丙辰二月經書丙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趡月之大日二月有丙午則正月不得有丙辰[illegible]二月之四月日食杜云齊地方輿紀要黃城在東府[illegible]志冠氏南有黃城亦以黃爲名或是登州府黃縣[illegible]黃城是其處左傳云平齊紀則似在登州者爲是

二月丙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趡注本失爵在名例中朝桓公稱人

今此不名者蓋以爲儀父最先與隱公盟明元功之臣有謙而無

絕疏傳十六年疏引春秋說以此丙午爲二月晦下五月丙午爲五月之朔經義述聞云何氏本此經注於傳十六年傳曰事當日者平居無他卓佹無所求取言晦朔也趡盟爲戰是也蓋以趡之盟在晦而不言晦奚之戰在朔而不言朔接此說非也杜預春秋長曆桓十七年二月甲戌朔是月無丙午丙午三月四日也五月壬寅朔丙午是月五日也上推至三年壬辰朔正合若謂十七年二月丙午是晦五月丙午是朔則上推三年七月朔當爲丙申不得爲壬辰矣經何云七月壬辰朔乎春秋緯之說顯與經文不合更以公羊之例求之十六年傳論春秋不書晦雖有事不書是朔日有事則書今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可謂有事矣如丙午是朔日則例當書朔今不書則其非朔可知又傳十六年經之是月傳以爲晦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矣此經之二月事在使前如丙午是晦日而不言晦則春秋不書晦之例當先於此發之何以傳無一稱直至傳十六年之是月始云晦日不書晦乎然則此經之二月傳不以爲晦也春秋緯之說亦非傳意邵公深信而不疑何耶公孟左氏及作會隱元年左疏云史書會事以爲主言公及者此自此及彼據書爲文也桓十七年公會邾儀父盟于趡彼言會此言及者彼行會禮此不行會禮故也故劉炫曰策書之例先會後盟者上言會下言盟唯盟不會者表言及此經不行會禮故言及也春秋異文蓋云會與及三傳各有義例此爲左氏作會公穀作及或由誤本者無杜○本失爵在名例者今疏州府泗水鄒縣之閒○注本失至絕者云本失爵在名例云在云正以隱元年得乃書字故也朝桓稱公人者上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傳曰夷狄之注桓公而惡三人俱朝事之故夷狄之是也儀父先與隱公盟邾隱元年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眛是也傳云此其爲可褒奈何漸進也注若隱公受命而王諸侯有功之臣也有誅無絕者疏云有誅十五年稱人是也無絕故還傷先歸之者當進而封之以事其後者有與辭薛猶先故今元子與人爲書當始誅之也子昧稱日于趡日者下與宋會共伐之其字無絕其功是也通義云儀不字者專昧之盟推隱之志明著不信惡桓公

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注夏者陽也月者陰也去夏者明夫人不

穀梁公羊此與穀梁著由桓公曰同非吾子云[注]唐石經宋本閩本同本石經本毛本監本

東本左傳亦無夏字與序疏合按此與左氏唐石經宋本閩本同文淺要云經秋左傳桓公十七年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石經本五月上有夏字按正義云桓十七年經無夏以此起例是本無夏今侯春石經春秋集解春秋集注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本無夏今推五月無丙午以六月上丙午日四月之此五日也逸云得與二月俱有丙午者此丙午二月晦之丙午五月朔云無二不言時者無氏不言之朔蓋以杜所云日不書朔宋公所在今兗州府縣西南半山之公山也王氏引之解紛云無杜注云奚魯地不繫國杜以經奚與鄭公邑之奚邑水西有下邑之奚云水經注泗水又西逕奚城北杜注云奚魯地正義曰蓋正志云仲氏之韓之章以竟為晉邑為奚之奚永經注云奚邑之只目云下有梁傳作書也即春秋傳有奚文之讀皆曰魯佳曰仲山甫以古音七之之謂陳以奚字讀七為字之入陽字讀之以得其有韓入陽內字古不與陽通唐說之亦讀其類也說非是與此作即傳云之方音讀之字讀此亦讀若韓也鄭氏云按古奚字讀若之兼二名不必指一名二字合之也○注夏者陽也故至於公也○按夏者天之位也火為夏不必強指一名天之大陽之氣不至於公天也夫夏者陽氣之盛者十之四時之天夏木不生火於夫大故夏不然則四時皆可去何以獨取夏為證夏則以陰陽之義故至於此受而去夏之不去者四時皆可去之也此云至疏云氏三年見至莊元六年傳莊公生桓公何云同非吾子蓋夫人之也者疏云公生桓者以下六年傳云此何言之故云非吾子蓋夫人也

也之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注]無大國之以書也七月無丁丑曆推七月五日之五月之六日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注]稱字者蔡侯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害季季辟之陳封人死歸反奔喪思慕三年卒無怨心故賢而字之出奔不書者方以起季奔喪歸故使若非出奔歸不稱弟者見季不受父兄之尊起宜為天子大夫天子大夫不得稱諸侯親故書季子紀季皆去其氏唯卒以恩錄親季友叔肸卒是也[疏]注稱字至是也○史記管蔡世家云桓侯二十年卒弟哀侯獻舞立知封人無子也季事何氏說有所見左傳云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杜云桓侯無子故召季而立之秋蔡季自陳歸于蔡人嘉之也○注故至出奔○按外諸侯歸皆稱名此季不名故云書字以見其賢明之外國大夫出奔不書此國之大夫亦不出奔書蔡季出奔者以起其外奔非有罪故云國也○按蔡季之出以季子不出奔見者方以起其奔喪歸○注季字至是也○云季出奔不書者即書於此自以起其義也不書其出奔而書歸故以其出至季子天子大夫稱伯仲叔季以為大夫天子下大夫下士上士二名例本無字下十字四大夫三十二年氏名且稱天子上大夫稱字五十字中十字大夫大夫大夫其名字以上天子大夫也故云天子大夫者以大夫例五十稱字故云起宜為天子大夫也○注紀季至莊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傳云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書紀季子來歸莊二十五年傳云季子公子友也字者故宣十七年公弟叔肸卒傳云公弟叔肸其言卒何賢也是其以親錄者傳不書叔肸卒是親也○公子友叔肸卒是也

癸巳葬蔡桓侯[注]稱侯者亦奪臣子辭也有賢弟而不能任用反疾害之而立獻舞國幾并於蠻荊故賢季抑桓稱侯所以起其事[疏]稱侯保關保天子大夫傳並云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此稱弟稱兄保遺母弟也年十四年夫人得與其公羊以春秋文俊賓家觀如此故注並云同母弟稱兄弟是也春秋制不必與周制同也○注稱侯至其事○左疏引賈逵云桓公不能任用賢弟正其終始至不立季子而立獻舞自取蠻荊之禍公羊以為桓侯不卒未葬而書葬者以見國幾并於蠻荊故責之也左傳云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云云是也按蔡桓侯卒故不書葬此書葬蔡桓侯者以其有賢弟而不能用也起其事者即是書桓侯之葬以起之也○又按蔡侯為楚所獲亦在莊十年按傳疏云殺蔡侯者何人也公羊之說傳此也更可者曰而公之此存其故此義者惟其國雖亡而聖人存之其辭無加之所以護而周之者以其國見貶是也○按經書蔡侯獻舞歸其臣弟子以示絕之者以其國將滅之文故始此云者不在其列者是事之○子惟文王之子者其事之以至於此以先於蔡事又見諸侯之是文王子之始封先於此歸蔡是以蔡侯獻舞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注]是後夫人譖公為齊侯所誘殺去日者著桓行惡故深為內懼其將見殺無日[疏]注包氏慎言云冬十月書朔不日者日食梁例無日書之不日言日食之例有失日之法當有食日食之例有失日者是日有食之云二日穀梁二日夜食之小餘七百三十六通沈氏欽韓云三統曆推之於此年十月庚午朔有日食之朔云○云失之者蓋推以○在十一月庚午朔有日食之是年十二月有日食在月晦日入○食時至交分故有日食○注是後至見殺○按經桓十八年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傳云夫人譖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搚幹而殺之念其有也是其事也按此注云去日者著桓行惡故深為內懼其將見殺者去日有食之則書日夫人譖之為齊侯所誘殺也日食必書朔日者正也其不書日者蓋以其言日有食之而不言其日者以見二日之食也至日食必書朔者日有食之而不言日故君親食之故此日不書朔而此日食在晦者五行志云董仲舒以為言朔不言日食二日也劉向以為其所以云為書桓忘其身夫人之不謹其有大惡且日而惡也是以陰陽之不順而其日食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注]濼水名○[疏]通義云桓以會齊侯公之死於齊其身皆危月危之於此則公危夫可以見日月之例非徒施之於朝聘盟會也會者必以日而危之此會齊侯則以大惡危故知公會齊侯是其危也○釋文濼者水名○濼水經注云濼水出歷城縣故城西南泉源上奮水涌若輪春秋桓公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濼是也俗謂之為娥姜水以泉源有舜妃娥英廟故也城南對山山上有舜祠山下有大穴謂之舜井抑亦茅山禹井之比矣濼水又北注濟謂之濼口也今濟南府歷城縣西北齊州志云濼源在城西南歷城縣之南北入大明湖自湖北入清河又北入濟又東北入海南合大明湖水自東北入大清河又東至濟東北

公夫人姜氏遂如齊[注]傳云公何以不言及夫人夫人外也公羊傳本作外公之夫人也氏遂者如齊也公本何以不言及夫人傳云夫人外也按此二字傳以為不言夫人及此者夫人之行不順夫之命也則夫人之惡而不得及之則言公夫人姜氏遂如齊者以見夫之命而不得以遂之義也云公之夫人也不言及者外之也前經有

例但有盟及更無與文知此宜言公夫人是也不言及不言盟兩之之詞

公何以不言及夫人〔注〕据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疏〕注据公至陽穀○見僖十一年

夫人外也〔注〕若言夫人已為公所絕外也〔疏〕注若言至外也○下傳云其實夫人外公此言夫人外故若言夫人為公所絕外也

夫人外者何內辭也〔注〕內為公諱辭〔疏〕注內為公諱辭○實夫人外公而經作公外夫人辭故如內為公諱也

其實夫人外公也〔注〕時夫人淫於齊侯而譖公故云爾言遂者起夫人本與公出會齊侯于濼故得并言遂如齊不書夫人會書夫人遂者明遂在夫人齊侯誘公使遂如齊以夫人譖公故〔疏〕注時夫至云爾○見莊元年傳○注言遂至如齊○杜云公本與夫人俱行至濼公與齊侯行會禮故先書會濼既會而相隨至齊故曰遂范云遂者繼事之辭○注不書至公故○史記魯世家云十八年公將有行遂與夫人如齊申繻諫止公不聽遂如齊齊襄公通桓公夫人公怒夫人以告齊侯据彼文齊侯至此始通夫人歸公則無為先譏與公羊異上十七年舊疏云或云蓋在齊之日已共私通是也穀梁傳云濼之會不言及夫人何也以夫人之伉弗稱數也明濼之會夫人實在書遂如齊不書會濼明遂在夫人桓不能制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注〕不書齊誘殺公者深諱恥也地者在外為大國所殺於國尤危國重故不暇諱也〔疏〕包氏慎言云夏四月有丙子曆四月有丙午無丙子史記魯世家夏四月丙子齊襄公饗公公醉使公子彭生抱魯桓公因命彭生摺其脅公死於車繫王英云魯桓公忘其讎而消遠其身○注不書至恥也○舊疏云如此注者正決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之文也杜云不言戕諱之也范云夫人與齊謀殺之不書諱也○注地者至隱也○各本尤作此依鄭本正舊疏云魯侯被殺例不舉地故隱公閔公但言薨而已今此言齊故如此解按穀梁傳云其地於外也君弒於外於國危甚國重君輕故以國危為重以諱君恥為輕也隱閔不地自隸不忍言地臣子辭也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注〕凡公薨外致日者危痛之外多竊尼伐喪內多乘便而起不可不戒慎加之者喪者死之通辭也本以別死生不以明貴賤非配公之稱故加之以絕〔疏〕包氏慎言云四月又有丁酉曆四月之朔日為丁酉丙子為桓公卒于齊之日丁酉為喪至之日喪至在四月朔則公以三月卒矣三月之十日丙子也○注凡公至戒慎○舊疏云定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之屬是也彼書日亦危痛之義也○注加之至以絕○校勘記云生死宋本同蓋錄鄭本閩監本毛本皆作死生是也禮喪服鄭目錄云不忍言死而言喪喪者棄亡之辭若全存於彼為己棄亡之耳白虎通喪服云天子下至庶人俱言喪何欲言身體髮膚俱受之父母其痛一也是喪為死之通稱上下同之不以明貴賤也若言公喪至自乾侯嫌喪為諸侯專稱故加之以絕明非配公之稱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注〕据隱公也〔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己丑葬桓公曆閏月之二十七日也按閏當明年閏正月此己丑於曆為十一月之二十七日也○注据隱公也○隱十一年傳云何以不書葬隱之也隱閔皆不書葬隱在前故舉据隱也

讎在外也讎在外則何以書葬〔注〕据俱讎也〔疏〕注据俱讎也○隱元年傳云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明亂臣賊子人人得讎所稱君父之讎不共戴天是也不能討則不與臣子葬辭意舉國皆當絕也

君子辭也〔注〕時齊強魯弱不可立得報故君子量力且假使書葬於可復讎而不復乃責之諱與齊狩是也桓者謚禮生有爵死有謚所以勸善懲惡也禮諸侯薨天子謚之卿大夫受謚於君唯天子稱天以誄之畫以為祖祭乃謚丁酉公之喪至自齊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也以公配謚者欲有臣子之辭上葬日者起生者之事也且明王者當遣使者與諸侯共會之加我君者錄內也猶君薨地也〔疏〕繁露俞序云春秋緣人情赦小過而傳明之曰君子辭也孔子明得失見成敗疾時世之不仁失王道之體故因行事赦小過傳又明之曰君子辭也按君子即作春秋者謂孔子也哀十四年傳君子曷為為春秋又云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又云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凡傳文稱君子皆是也○注時齊至書葬○穀梁傳曰君弒賊不討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范云時齊強大非己所討君子即而恕之以申臣子之恩用公羊義也通義云觀弒君者彭生也時魯人請於齊而誅彭生臣子之心亦少紆矣故以辭葬之知不然者彭生雖手弒魯桓係受其君使抑勒不足罪主使者齊襄也當以齊襄坐首齊襄之讎不報雖殺彭生何益於齊何氏以為量力且假使書葬得君子辭之義矣孔說非是○注於可至是也○注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郜傳公曷為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是也○注桓者謚○周書謚法解辟土開辟曰桓○注禮生至惡也○御覽引大戴禮云周公旦太師望相嗣王作謚法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出於己名出於人謚慎也以人行之始終悉慎錄之以為名也白虎通謚篇謚者何也謚之為言引也引列行之迹也所以勸成德使上務節也故禮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此言生有爵死當有謚也御覽引古史考云禮待葬而謚所以尊名也其行善惡為謚所以勉為善也穀梁傳曰桓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注謚者行之迹所以表德人之終卒事畢於葬故於葬定稱號也昔武王崩周公制謚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所以勸善而懲惡禮記表記云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

浮於行也注謚者行之節也名者稱譽譽也言先王論行以為謚以尊名者使謚譽可得而尊信也壹讀為一惠猶善也言謚譽雖
有來多者節以其行一大善者為謚耳在上曰浮君子勸行成功譽譽踰行是所恥按禮士冠記注云古謂殷殷士生不為爵死不
為謚周制以士為爵死猶不為謚耳周禮小宗伯云賜卿大夫士爵則儐是則周時以士為爵而不為謚則生有爵者死即有謚殷
以前制殷時大夫乃為爵也春秋變周從殷故曰生有爵死有謚郊特牲注亦云古謂殷大夫以上乃謂之爵死有謚也○注禮諸
至謚之○白虎通謚篇云諸侯薨世子赴告天子天子遣大夫會其葬而謚之何幼不誄長賤不誄貴諸侯相誄非禮也臣當受
謚于君也會子問注云禮當謚於天子也天子乃使大夫賜之謚釋名釋典藝云古者諸侯薨時天子論行以謚之當春秋時周室
卑微臣謚其君子謚其父故諸侯之謚多不以實也禮記曲禮云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類疏引王霸說云請謚於天子必以
其實為謚類於平生之行也穀梁注諸侯薨天子謚之禮二年傳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存不得必其
時也亦以諸侯須擇謚乃葬也其禮則曲禮注云使大夫行象聘問之禮也言謚者序其行及謚所宜其禮亡疏引何允云類其德
而稱之如經天緯地謂之文也今案鄭者謂吉時遣大夫行則曰聘今請謚使大夫不得曰聘而名曰類古類象聘而行此禮也若
然襄十三年左傳楚子囊為共王作謚者春秋亂世不能如禮且楚僭王已久尤非天子所得命謚矣○注卿大至於君○周禮大
史職小喪賜謚鄭注小喪卿大夫也又小史云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使謂天子卿大夫亦受謚於其君矣白虎通謚篇云卿大夫
老歸死有謚何謚者所以別尊卑彰有德也卿大夫歸無過猶有祿位故有謚也則在位者有謚明矣故禮記檀弓云公叔文子卒
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隱八年無駭卒左傳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
○注唯天至誄之○白虎通謚篇云天子崩大臣至南郊謚之者何以為人臣之義莫不欲褒稱其君掩惡揚善者也故云南郊明
不得欺天也故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臣下之南郊告謚之○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注以其無
尊為春秋公羊說以為讀誄制謚於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御覽引五經通義云大臣吉服之南郊告天還素服得天而謚之穀梁
注云禮天子崩大臣稱天命以謚之彼疏亦引公羊說禮之曾子問注又云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謚當由尊者成故
也○注蓋以至是也○異宋本同閩本監本毛本與作具白虎通謚篇云士冠經曰死而謚之今也所以為葬而謚之何因衆會欲
顯揚之也故春秋曰公之喪至自乾侯昭公死於晉乾侯之地數月歸至急也當未有謚也春秋曰丁巳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明祖
載而有謚也按上經云公之喪至自齊與定元年公之喪至自乾侯同一書法皆未有謚之辭此云葬我君桓公與彼葬我君昭公
亦何書明葬時乃有謚而定十五年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未即墓時已有謚明祖載時已謚也白虎
通崩薨篇祖於庭何盡孝子之思也祖者始也始載于庭也乘輴車辭祖禰故名為祖載也禮曰祖於庭葬於墓又曰遂祖升自西
階禮記檀弓疏按既夕禮啓殯之後柩遷于祖重先奠從柩從升自西階正柩于兩楹閒用夷牀鄭注是時柩北首設奠于柩西此
奠謂啓殯之奠也質明徹去啓奠乃設遷祖之奠于柩西至日側乃卻下柩載於階閒乘蜃車載訖降下遷祖之奠設於柩西當前
前束時柩徹乃首前束近北前束者謂柩於車東言前後故云前束乃飾柩設披為引徹去遷祖之奠設柩向外而爲行始謂之祖
也婦人降即位于階閒乃設祖奠於柩西至厥明徹祖奠又設遣奠於柩車之西然後徹之乾牲取下體載之以行此是啓殯之後
至柩車出之節也所以謂之祖者禮既夕禮注云束棺於柩車賓出遂匠納車於階閒柩從兩楹卻下載於車乃說車南出是為祖
也祖始也諸將行之始也檀弓注亦云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為行始也按既夕禮設祖奠後有公賵賓賵諸儀賜謚宜在此時所謂
因衆會欲顯播之也士無謚故禮經不及述也○注以公至之辭○穀梁傳葬猶公舉上也是公為臣子尊其君父之辭故稱公為
有臣子辭也決隱十一年不書葬為無臣子也既書葬又稱公是為於有臣子辭也○注上葬至臣也○傳疏云考諸古本皆無上
字衍文成者上葬為此上文之葬若昭三年葬滕成公下注云月者襄公上葬諸侯莫貴加禮矯滕子來會葬故周錄之之類也接
須言上蓋上葬日者謂書日於葬上明葬為生者事也隱十一年彼發注於葬滕成公之下故曰上葬此即在葬我君桓公經下不
傳云葬生者之事也此既不書臣子討賊故以生者之事予之隱三年傳還時而日薄之注懸痛賢君不得以時葬丁亥葬齊桓公
是也桓非賢君隱之者明臣子當痛其君父死不以正不得以時葬也故注云起生者之事○注且明至會之○白虎通崩薨篇臣
死亦赴告於君何此君哀痛於臣子也欲閔之加賻賵之禮故隱三年注云記諸侯卒葬者當加之以恩禮故為恩錄按隱元年左
傳衛侯來會葬杜云諸侯會葬非禮也昭十三年左傳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昭三年左傳稱文襄之霸君薨大夫弔
卿共葬事皆無諸侯會葬之文則左氏家不請諸侯共會也既夕禮有公賵元纁束馬兩事此諸侯薨明王者亦當遣使也○注加
我至地也○莊三十二年公薨于路寢注在寢[illegible]加錄內也是也穀梁傳葬我君接上下也注言我君舉國上下之辭按各國稱葬
某某公書不得但書葬某公嫌與葬某王同故加我君以錄內也春秋內書故言我

公羊義疏十六

句容陳立卓人著

莊元年盡二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莊公第三　釋文但題莊公第三餘卷放此史紀魯世家桓公六年夫人生子與桓公同日故名曰同同長爲太子十八年魯立太子同是爲莊公諡文諡法勝敵克亂曰莊左疏引作勝敵克壯曰莊

元年春王正月。

公何以不言即位　唐石經諸本同解下衍文作君殺申屋下書同通義云春秋者時君自行即位之禮特春秋不言耳[illegible]不討不書葬以義治也君弒子不言即位以仁治也二者[illegible]秋新繁俗儒說云不行即位之禮故不書是以春秋之[illegible]非君子之經夫書疏亦云言春秋者欲道孔子意以春秋之內[illegible]非止此處故舉其大號言之是以傳元年傳云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然不[illegible]之傳不言子直以其無臣子之道不念其君父亦不由宣公弒子赤之臣子故不言子也

君弒則子何以不言即位　据繼弒君不絕也　注據繼弒君不絕○說文糸部絕斷絲也王[illegible]紹繼也大夫不世諸侯世父死子繼曰世故不絕也

隱之也孰隱隱子也　隱痛是子之禍不忍言即位　注痛至即位○隱三年注隱痛也親父被殺痛甚大故不言即位子之不忍書其即位殺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繼弒君不言即子位云[illegible]繇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是三年喪云[illegible]公羊年之使合禮成君而言子者凡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illegible]也其國子之心不可一年無君故乃稱公耳然則莊公之行即位禮與否國不可知蓋人以春秋治之則不忍即位也故不書

三月夫人孫于齊。

孫者何孫猶孫也　孫猶遁也　通義云猶孫也者而去遜云也諱若自讓其位而去曹[illegible]凡言孫猶孫自去之辭今此文言孫與衛侯序云孫子文位[illegible]處書孫者故言孫猶孫也○注衛侯孫[illegible]紀不遑也殺氏玉之義注云大經有孫以出之也大謀之[illegible]遑也節而施之謂論孫孫出[illegible]遠亦云[illegible]云孫子之齊詩公孫碩膚毛傳云公孫孫字也位何云[illegible]之孫言孫也公孫言爲[illegible]孫引申爲孫遁下也如兒言曰非遁則遁有也[illegible]遁復孫孫故云遁也此亦有孫無遁之[illegible]之何[illegible]

內諱奔謂之孫　言于齊者盈諱文　夫人遂如齊云[illegible]此奔承上文乃[illegible]之也書云內諱百二十國[illegible]外書以夏[illegible]之春秋非[illegible]然則書內也而書言王內王者[illegible]

[illegible]無出傳云王之者[illegible]外此其言出何二十四年冬天王出居于鄭[illegible]不能乎母也王不能事母[illegible]

于不辜故絕之言出也然則使天王合絕云故凡書出于不天子之也此往鄭亦曰諱奔也○注言于至諱文○王書疏云凡言出于某者從此往[illegible]

孫于齊文同此者蓋其諱文者今始然也諱之辭今此夫人實非始往而言于齊與公

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　据公夫人遂如齊未有來文　注據公至來文○公夫人遂如齊在桓十八年若有來文書如文九年夫人姜氏如齊乃下言夫人姜氏至自齊矣下二年注云不致者本無出道有出道乃致奔喪致是也[illegible]如齊之時文不可傳云凡來無此未出故也[illegible]注據文傳九公年之爲說似非可無道故而云來者如此[illegible]云是夫人久留在齊也莊公即位三年傳云無文何以不書[illegible]也夫人之實爲本公是年也[illegible]

虔以齊實本公來至少二年夫人會以齊其[illegible]子實年[illegible]會之惟前杜已預以爲莊公元年會[illegible]來也不書[illegible]

又之孫故于不齊忍謂即文位文文[illegible]左傳明云文姜出于齊故杜氏以爲莊公即位之前[illegible]反孔傳類達云使文回姜其出解杜似氏者必有故此二年[illegible]

尤歸之姜而氏孫感公節意殊而不反可書解人

念母也　固在齊而書孫者所以起念母也　注固在至母也○通義云元年書公即位不書[illegible]

母也　注[illegible]而迎之在左傳曰元年[illegible]

如據公魯史可見夫人會實[illegible]反之也然乃自[illegible]孫曰更是[illegible]而子下書也會不書[illegible]年三月所小公[illegible]不可以反故[illegible]齊殺公而不反也父亦殺母何出[illegible]

念母以首事　禮練祭取法存君夫人當首祭事時莊公練祭念

正月以存君

母而迎之當書迎反書孫者明不宜也　其通義云所以存君也正月夫人書[illegible]

孫莊則公即位時嘗與母此之死以事故念母曰也母自書也故奉正月而以存君比至于鄭[illegible]

元年春王正月不正位也月正月書不位使也孔書正元年正月以存君[illegible]

[illegible]二十九年執[illegible]

[illegible]

爲襄公在楚故特發此傳此練祭亦是臣子痛君父授已臨年禮而存之與正月存君同也穀梁傳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也往於練時感夫人不與祭故始以人道錄之經義述聞傳言錄者閔錄之也人之者仁之也謂於練時閔夫人之不與祭於是始仁之也公羊言念母此言仁之其義一也左疏駁之謂期月而練桓公以往年四月薨至今年三月未得一期何故已得爲練不知練惠四月時已三月宣先懵戒故下往云月者起練祭左右孔疏所云未足以踰穀梁也傳云念母必行練時乃許念乎意云何氏此解甚爲違失傳言正月以存君不言練祭以存君乃曰練祭取法存君一失也練祭經公主之非夫人主之乃曰夫人當言祭事二失也經明書孫于齊傳但言念母不言迎母乃曰念母而迎之三失也然則此傳當作何解曰接練時錄母之變此穀梁傳之說公羊無此說也莊公一篇先書元年春王正月繼書三月夫人孫于齊其書元年春王正月者明國有君也所謂正月以存君也其書三月夫人孫于齊者明君有母也春秋記載莊公三十二年之事以此爲首蓋推莊公之心無有更先于此者也所謂念母以首事也是時夫人在齊而曰孫于齊者猶曰夫人在齊云爾亦猶公在乾侯之比紀其實也春秋諱託文見義然先世事實豈寧以意變亂若使夫人實於此時迎歸而反書曰孫于齊是則紀載之失實甚矣何以爲春秋乎必於三月書之者是年三月以前無事其下始書夏單伯逆王姬故欲書單伯逆王姬而先書夫人孫于齊正所謂念母以首事矣

夫人何以不稱姜氏【注】據夫人姜氏孫于邾婁【疏】注據夫至邾婁○見閔二年

貶【疏】通義云貶去姓者惡其與殺梁傳不言氏姓貶之也左傳云絕不爲親禮也疏引左氏先儒謂莊公讎母不復以之爲親父絕母得禮尊父之義故曰禮也自是正解唯杜以爲實與齊絕而復奔齊故去姜氏以示義夫文姜與兄殺君何止於齊即與齊絕文姜淫無罪乎春秋爲臣子明義故二傳皆貴莊公也而辭例又以莊公當以母淫于齊而絕其齊親內全母子之道故經不稱姜氏夫貴莊公絕其何爲貶去夫人之氏進退皆失據也

曷爲貶【注】據但以孫爲文

與弒公也【疏】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與殺通義云等與弒公而貶異處者分別實孫否也本所以貶夫人者著其罪又以惡臣子也夫人姜氏孫于邾婁是內絕之之詞絕之則無惡矣於其實歸乃復以少君事之故惡之於此使夫人待于實內逆之之詞也自後遂諱以小君事之故惡之於此使不得貶矣接詩疏引服虔云夫人有與殺桓之罪絕不爲親得尊父之義者莊公思大義絕有罪故曰禮也實義同是皆以弒公罪文姜而杜氏釋例乃謂弒公之謀姜所不與又謂夫子以爲姜氏罪不與弒夫即以今傳爲姦夫弒死本夫姦婦雖不知情何應贊首文姜果不知情乎杜氏直是歸罪爲昭貫充寬解若曰高貴鄉公之死成濟弒之耳而罰爲昭即以遂尸一哭捲其弒君之罪夫

其與弒公奈何夫人譖公於齊侯【注】如其事曰訴加誣曰譖【疏】注如其事曰訴○[illegible]說文言部訴告也或从[illegible]作[illegible]从心[illegible]注[illegible]加誣曰譖[illegible]

[illegible]

公曰同非吾子齊

侯之子也【注】以淫於齊侯所生【疏】舊疏云夫人加誣此言非謂桓公實有此言何者正以夫人之至在桓三年秋子同之生乃在六年九月故也桓十七年舊疏引或云蓋在齊之日已共私通魯侯知之憚慎之言耳按史記齊世家齊襄公故嘗私通魯夫人魯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釐公時嫁爲魯桓公婦及桓公來襄公復通焉魯桓公知之怒夫人以告襄公詩南山序云鳥獸之行淫於其妹箋云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也襄公素與淫通及嫁公謫之公與夫人如齊夫人齊之襄公又猶經序云人以莊公爲齊侯之子明非如齊之後始與襄通或說是也姦淫之事生於狎處故知未嫁之前即與淫通所以人有此語桓公知而譖之則此公曰云云亦可知桓公實有此語所謂加誣者姜雖與襄通同不必即齊侯所生桓公甚其嗣以斥姜耳若本無此事公曷爲憑空有此語乎

齊侯怒與之飲酒【注】欲醉而殺之禮飲酒不過三爵【疏】注欲醉而殺之○齊世家襄公與魯君飲醉之○注禮飲至三爵○禮記玉藻云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灑如也二爵而言言斯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鄭注禮飲過三爵則敬殺可以去矣宣二年左傳云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蓋禮飲不過三爵詩賓筵云三爵不識詩疏引異義韓詩說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金士以梓一升曰爵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飲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能自節爲人所謗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觴引者蓋桓公不止三爵因爲醉酒者示戒禮

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注】於其將上車時【疏】經傳無作殺薨也昭三十二年左傳民之服焉不亦宜乎公羊於其出焉於其乘焉定四年於其歸焉猶也耳

搚幹而殺之【注】幹脅搚折聲也扶上車以手搚折其幹【疏】舊疏云此與上於其乘焉二句連讀之唐石經宋本監本閩本毛本同諸南山疏引作拉幹而殺之玉篇引作拉公幹而殺之皆作拉[illegible]氏玉裁云[illegible]說文[illegible]搚[illegible]从手[illegible]聲[illegible]作搚者或體也作拉者段借字也按史記魯世家作搚[illegible]齊世家云使力士彭生[illegible]上魯[illegible]因拉殺魯桓公[illegible]

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爲於其念母焉貶【注】據貶必於其重【疏】[illegible]至其重○傳元年傳云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illegible]貶然則曷爲不於弒焉貶貶必於其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illegible]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故必於其臣子[illegible]之時貶之所以明誅得其罪是也

不與念母也【注】念母則忘

父背本之道也，故絶文姜不爲不孝，距蒯聵不爲不順，脅靈社不爲不敬，蓋重本尊統，使尊行於卑，上行於下。貶者見王法所當誅。至此乃貶者，并不與念母也。又欲以孫爲内見義，明但當推逐去之，亦不可加誅，誅不加上之義。非實孫，月者，起練祭左右。

【疏】緐露傳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絶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絶之也臣子大受命謂妻當順天道以事夫文姜弒君是不順乎天故天絶之婦當受夫之命文姜從齊侯之命以弒夫是不順乎人故人絶之臣子受君父之大命得貶退夫人亦此不與念母之意也○注念母至道也○禮記喪服四制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謂取父之道以事母其恩愛雖同而服制則異見家無二尊之故文姜以母弒父念母則忘父矣禮喪服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若念母則但知母矣○注故絶至不孝○舊疏云謂貶氏是也緐露精華云絶母之屬而不爲不孝義夫說苑辨物篇絶文姜之屬而不爲不愛其母其義之盡耶經觀權集云或曰春文姜之罪若何曰以趙盾可書弒例之春秋據實書之當曰夫人弒公于齊左氏曰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絶不爲親禮也何休說公羊曰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故莊公絶文姜不爲不孝爲乎唐中宗知此可以戒武后矣○注距蒯至不順○宋本闕本作禮當據正哀三年傳云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距之也注曼姑無惡文者起曼姑得距之曼姑臣也距之者上爲靈公命下爲輒故者是也緐露精華云辭父之命而不爲不承親說苑辨物作辭蒯聵之命不爲不聽其父即哀三年傳所謂不以父命辭王父命又云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禮記疏引異義衛輒拒父公羊以爲孝子不以父命辭王父命許拒其父左氏以爲子而拒父悖德逆倫大惡也鄭氏駁云以父子私恩言之則傷仁恩則鄭義亦以公羊所云爲公義左氏爲私恩也○注脅靈至不敬○莊二十五年傳日食則曷爲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注求責求也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注脅之與責求同義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繫於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脅其本也朱絲營之助陽抑陰也是脅靈社不爲不敬也緐露精華云脅嚴社不爲不敬靈說苑作劫嚴社而不爲不敬靈按緐露說苑並有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上之猶似並成猶○注蓋重至於下○舊疏云此蓋結爲皆也與隱三年蓋通乎下之同文漢書禮樂志注師古曰蓋猶辭也亦通周道尊尊春秋雖改周之文從殷之質而於重本尊統之義以上治下以尊治卑以義治恩仍一本周道也緐露精華云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是也○注貶者至當誅○包氏慎言云不與念母加絶而不其母子之恩也何氏云念母則忘父之道也故絶文姜不爲不孝貶者見王法所當誅是言弒夫者王法所不赦王誅不加子當以義斷恩適之故不與念母然則王法者春秋之法也文姜子適法誅聖人以春秋之法誅之罰○注至此至母也○舊疏云往言此者欲道桓十八年公如齊之時不貶意也貶於此罪夫人并貴莊公也○注又欲至之義○舊疏云又欲以孫爲內見義者正言道舊臣子不合誅夫人之意定四年疏引見義下有言孫者三字當據補禮疏引異義云妻甲夫乙毆母甲見乙毆母而殺乙公羊說甲爲姑討夫猶武王爲天誅紂鄭駁之云乙雖不孝但毆之耳殺之太甚凡在宮者未得殺之殺之士官也據參牽據婁得殺本孝之夫而子不得誅弒父之母者夫妻以許合且歎權故得討不義子爲母生至親也至親負至尊並故但推逐之而已故權起檀弓云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鄭注子孫無尊卑皆得殺之孔疏如鄭此注似父弒祖子得殺父然子之於父天性[illegible]不孝於祖子不可不孝於父今云子者因孫而違言之[illegible]之子耳除子以外皆得殺其弒父之人亦此類也○注非實至左右○通義云公孫日夫人孫月尊卑之差也按閔二年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婁使注云彼公夫人奔例日此月者有所然則此有所書月正是其例而言起練祭左右者見夫人非實孫特書月以[illegible]耳但言春不明也喪服小記云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注此謂練祭也禮正月存親親亡至今而期期則宜祭期天道一變哀惻之情益衰衰則宜除不相爲也桓公薨於上年四月今年四月一期故爲練祭左右也謂之練者所著服也禮記檀弓練練衣黄裏縓緣注小祥練祭冠練中衣以是爲內縓爲飾黄之色卑於練練練之類明外除是小祥者練中衣故曰練也

夏，單伯逆王姬。【疏】左氏作送。

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注】以稱字也。禮，諸侯三年一貢士於天子，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爲政，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

【疏】注以稱字也○穀梁傳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命大夫故不名也范云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親命之使還其國爲大夫者不名天子就其國命之者以名氏通也通義云命大夫以名氏書單伯以伯仲書推此知大國之卿與王之上士同秩其命乎天子則與中大夫同秩左氏經云單伯送王姬誤也經書單伯會諸侯于鄄單伯如齊單伯至自齊并是內大夫之詞且逆則據往之日書先行單伯而後鄭館也送則據來之日書時何未有以居王姬也是不可通也按白虎通王者不臣云不名者賢賢者而已共成先祖功德加于百錄者也春秋單伯不名傳曰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此與命卿異禮記王制所云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是尊常命卿春秋仍應書名左傳僖十一年所云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者世曲禮下云國君不名卿老世卿注以卿老爲上卿自稱本國之君不名耳春秋所不名自爲貴賢發義也書有傳邑或作聞晨單伯食采於此者此與十三年之單伯應一人文十四年之單伯或是其子若孫與○注禮諸侯至一人○舊疏云皆書傳文禮記疏引書傳云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衣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不云賜地者文不具矣又引云貢士一不適謂之過注謂三年時也再不適謂之敖注謂六年時也三不適謂之誣注謂九年時也一絀以爵再絀以地三絀而地畢凡十五年之潛夫論考績云古者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則加之賞其不貢士也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爵土俱畢附下而罔上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漢書武帝紀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而黜爵地畢矣說苑修文云諸侯三年一貢士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與服弓矢再賜以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命諸侯者鄰國有

臣弑其君事載其來歸不情於天子任之可也已任而歸其地於天子諸侯貢士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天子絀之一絀以爵再絀以地三絀而地畢諸侯有不貢士者謂之不率正不率正者天子絀之亦三絀而地畢然後天子比年者官之綸文者而諸之以諸侯之所貢士代之天子本書大之於射宮射義云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注歲獻國事之書及計偕物也三歲而貢士舊說云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者亦用書偕說也書鄉引白虎通云三年一貢士者治道三年有成也諸侯所以貢士於天子者進賢勸善者也天子所求之者貢義也治國之道本在得賢得賢則治失賢則亂故月令季春三日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有貢者賞有將者何以爲諸侯貢士當才賞貢其爲億者賢其名及其鄉聞諸侯所進失天子之所昭敬聘之以誘諸侯不者至傳對策云古者貢士得其人有慶不得其人者有讓故諸書元光四年徵吏民有明當時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蓋猶取法三代徵數貢士之意也王制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注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似脫耳白虎通引王度記曰子男三卿一卿命於天子然則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者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故此所貢之數亦準此與

何以不稱使【注】据公子遂如京師言如者內稱使之文【疏】注據公至之文○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是也凡內稱使則曰如外內之謂單伯不言如故以不稱使爲嫌

天子召而使之也【疏】錢云諸觀之錢則我不可受于京師然尊之義天子可稱召而使我也故因而不稱使以爲內殺惡也春秋之義以王事辭家事不以家事辭王事父之辭不敢不辭也王命之辭則亦不敢辭也孝子之心盡其得自盡者而已所以主王姬無譏於其狩譏乃譏

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注】逆者魯自往之文方使魯爲父母主嫁之故與魯使自逆之不言于京師者使魯主之故使若自魯女無使受之【疏】注逆者至受之○說文辵部逆迎也魯自往逆之也者爲父母主嫁受命於天子故與其逆無文也不言于京師明春內女無使受之者也逆亦有受禮聘介皆逆命不辭往逆當受也是也不言單伯受三命故無使之文也

曷爲使我主之【注】据諸侯非一【疏】注據諸侯非一○各本作之誤據鄂本宋本正

天子嫁女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注】諸侯與天子同姓者【疏】唐石經乎作于史記呂后本紀魯元公主注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據此自謂嫁女於侯伯以下者耳若諸於二王後當不必諸侯主之知者禮記雜記齊告王姬之喪春秋公羊之大功說曰由魯嫁故書之服齊嫁王之服則由諸侯鄭者則所主諸侯爲之服嫁於諸侯則服天子不可知天子之女二王後得申其私服則不必諸侯主之不如諸侯嫁女於諸侯者夫下四年注云天子諸侯絕旁期天子之女之適二王後者恩得申是也

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注】大夫與諸侯同姓者不自爲主者尊卑不敵其行婚姻之禮則傷君臣之義行君臣之禮則廢婚姻之好故必使同姓有血脈之屬宜爲父道與所適敵體者主之禮尊者嫁女于卑者必持風旨爲卑者不敢先求亦不可斥與之者申陽倡陰和之道天子嫁女於諸侯備姪娣如諸侯之禮義不可以天子之尊絕人繼嗣之路我主書者惡天子也禮齊衰不接弁冕仇讎不交婚姻【疏】下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傳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則諸侯嫁女於大夫亦宜使大夫同姓大夫主之○注不自至主之○白虎通嫁娶云王者嫁女必使同姓諸侯主之何婚禮貴和不可相答爲傷君臣之義亦欲使女不以天子之尊乘諸侯也春秋傳曰天子嫁女乎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諸侯嫁女於大夫使大夫同姓者主之必使同姓者以其同宗共祖可以主之大夫使之父事不使同姓卿主之何尊加諸侯嫁女不得於也於諸書使爲傳云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注禮尊至之道○宋本閩本重本毛本有作持舊稱本作持嘗據正子當作於舊疏云風鄂毛也言使卑者持己故其命云有女可錄然使卑者乃難求者亦不可斥與之者亦不可斥言錄於其圖正以申歸偶陰和之道故也嫁風微之也鄂詩序之風化風刺皆謂體示不直言也易泰六五帝乙歸妹者解引九家易五五者帝位震象稱乙是爲帝乙六五以陰居尊位帝者之歸妹易往在震使明其爲二也五也於二當下帝二歸人謂曰歸故言帝乙歸錄謂下居二以中和之道相承故元吉嫁歸妃謂引京氏易傳錄緣錄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尊而歸諸使陰從歸妹女之歸夫本天地之義也注歸謂夫婚以禮錄嘗所以申偶和之道也歸卑序云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夫倡和之義矣○注天子至之歸○於鄭本宋本閩本同幾本毛本世改子弁詩疏引皇甫謐云武王五男二女元女妻胡公王姬宜爲服今何得通齊侯之子蓋士安毅毛鄭謂亦可見天子嫁於諸侯情經姻夫或可以尊故會同姓諸侯女爲姪媵莫諸侯不再娶者其無服矣適夫人服威適無子則是絕人尊同夫○注我主至子也○校勘記云鄂本宋本無我字則閩本毛本上有我字當衍元本上空一字此本上有○今依正閩本我字重刻上原本亦空缺一字也接有我字是也我主諱以我爲主嫁法者之也我主見上文繫傳其不言如何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何也曰親者子於齊使之主嫁婚則齊禮禮其錄國不可受也注魯桓龜見錄子齊若天子命使爲主則非禮大夫春秋爲尊者諱故不可受之子京師之正所以惡之故不使受之京師而以我主也○注禮齊至嫁婚○錄躁傳曰仇讎之人弁所以嫁婦姻也責麻弁所以接弁冕也何氏所本纔繫又云其不言審侯之來逆何也不使審使得與吾爲禮也春主齊婦犯二事而忘仇之弁尤重耳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注】以言外知有築內之道也于外非禮也禮同姓本有主嫁女之道必闕地於夫人之下羣公子之上也時魯以將嫁女於讎國故築于外【疏】白虎通嫁娶篇引館作觀

穀梁亦云[illegible]禮也于外非禮也左氏以之外為禮左疏引鄭[illegible]青有云害廟朝廷各有定處所左天子女故宣[illegible]于害外劉氏
逆[illegible]曰[illegible]公子之會亦無定制無于前何不可之有[illegible]既不能以父仇辭天子之命又以責麻之服為王一主婦此[illegible]之大者天王
既不能為隱討桓又不能為桓[illegible]齊而一則使兼叔逆[illegible]兄而遺讎之桓公一則以主姬而下討會[illegible]行之齊[illegible]又使兼行之齊
莊公忘讎事親而為之主婦故王不稱○以示同於[illegible]此又天討讎周之大者嫌僅論同姓主婦之禮兼有父道則與子子會之
前以使[illegible]之禮[illegible]得[illegible]之[illegible]王[illegible]于○注以言至禮也○[illegible]築傳云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於云公門之之外門主王姬者言被
凡[illegible]于[illegible]以[illegible]者故在公門之內[illegible]王[illegible]之[illegible]是有[illegible]內之道也否則築者築王姬之館於曰於外則其非禮也○注禮同至
于外○下傳云於[illegible]則不可[illegible]公子之會則以卑故[illegible]地子夫人之下事公子之上也得者因[illegible]女[illegible]故子外耳　于外
何以非禮 ■ 若非內女 ■ 注[illegible]內女○[illegible]本[illegible]本毛本女作也故郭本宋本正言王姬嫌誅內女故據
[illegible]以 築于外非禮也 ■ 于遠辟也為[illegible]衛不固不以為[illegible]舍于[illegible]國除
譏者春本自得以[illegible]禮為解築為受命而外之故曰非禮 ■ 注云遠辭也○
大[illegible]禮夏小正傳曰越于也書大[illegible]云大[illegible]就[illegible]越[illegible]御事王莽大禮作大會道館侯王三公列侯子女御大夫元士御事是
于有越[illegible]越有遠[illegible]故于亦有遠[illegible]也可知于於之[illegible]夫○注[illegible]書書不國○通義云申言築子外非禮者以令國外館自有館于
外可也夫有所受之也令[illegible]之而外是[illegible]王姬且[illegible]不[illegible]故曰館王姬子外則可曰築王姬之[illegible]子外則不可謂孔說非是傳
意凡同[illegible]主[illegible]必有[illegible]於路[illegible]小[illegible]公子之會之閨本無在外之道則不得[illegible]自[illegible]也[illegible]云主[illegible]者必自公門出今築之於
外則是[illegible]不[illegible]是[illegible]王女是也[illegible]言[illegible]者一則[illegible]可以仇[illegible]一則[illegible]王[illegible]故也○注不以至非禮○之說左[illegible]二家[illegible]也[illegible]梁
以又委[illegible]於外[illegible]生之春正不也能左傳[illegible]以[illegible]又[illegible]
子外也故不以以仇[illegible]于[illegible]而也又 其築之何以禮 ■ 主[illegible]禮當
穀梁說 ■ 春此此[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也非 主王姬者必為之改築主王姬者則
曷為必為之改築 ■ 嫌諸侯宮非一 ■ 注下云[illegible]至[illegible]非小一[illegible]○之[illegible]疏是云
按下三十二年注云天子諸侯皆有三也一曰高[illegible]二曰路寢三曰小寢是也非一也 於路寢則不可小寢
則嫌 ■ 皆所以遠別也 ■ 注皆所至則也○[illegible]疏云於路[illegible]則不可者外內[illegible]則小寢則[illegible]者[illegible]
曲[illegible]引此傳下引何氏[illegible]云路[illegible]是君[illegible]之處不可[illegible]小寢是夫人所居天王女宣遠則不可居也今注[illegible]此[illegible]白虎通女
[illegible]娶云所以必更[illegible]者羣之不於路[illegible]所以行[illegible]非人之居也小寢則[illegible]羣公子之會則已卑矣故必改築于[illegible]郭
之內[illegible]云於[illegible]則巳於則已卑為之[illegible]節矣羣 羣公子之舍 ■ 謂女公子也 ■ 注女公[illegible]
云也子許嫁風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往女子有害者由記曲禮子女○[illegible]七月云及公子[illegible]亦[illegible]女公子也命士以
上也春秋傳曰[illegible]公子之會則巳卑矣[illegible]女子巳許[illegible]則有害門冠成人引公羊傳[illegible]女子有則害也然則父子[illegible]害不[illegible]男子

然也儀禮喪服傳云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左傳隨三年有東宮得臣是也宮室之制制正寢次[illegible]大夫
亦[illegible]夫人小寢旁夾禮士[illegible]注古[illegible]命士以上年十五父子人正寢及小寢皆南北相直諸子所居者[illegible]其旁則女公子所居
異宮以其十五成宮[illegible]女子亦十五許[illegible]乃[illegible]宮也[illegible]禮云祖廟宋[illegible]教于公宮三月注[illegible]
就[illegible]者之宮教之使所[illegible]宮御天子諸侯女公子之宮也 則以卑矣 ■ 以為太卑 ■ 白虎通以曲禮引
作已曲禮[illegible]云公子是[illegible]之女也[illegible]宮[illegible]不可處王女也[illegible]亦何氏說禮[illegible]禮母注以為已字本[illegible]何氏作以
作[illegible]以[illegible] 其道必為之改築者也 ■ 以上本傳言[illegible]知[illegible]夫人之下羣
公子之上築館時 ■ 注以上至上○[illegible]引此注作[illegible]夫人害下[illegible]公子害上白[illegible]云不使同[illegible]
傳曰[illegible]王姬之于外明不往京師也[illegible]也之[illegible]東鄭[illegible]女諸侯就京師主之何諸侯[illegible]入東京師[illegible]天子[illegible]禮[illegible]春秋
築與此為一事○注[illegible]例時○[illegible]云此[illegible]秋築[illegible]王姬后莊公築館以王[illegible]母[illegible]于京師年[illegible]王姬[illegible]合二十
八年冬築[illegible]三十一年春[illegible]臺子郳秋築臺于秦之是也
莊公七年卒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 十月乙亥之十八日也穀梁傳諸侯日卒正也史記陳杞世家立中[illegible]林是為莊公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 通義云錫命例月[illegible]之加于時也[illegible]日錫成公命者月者[illegible]例也凡[illegible]上事月
者以著例[illegible]之[illegible]注上[illegible]侯曰卒傳云[illegible]之者與錫命相連[illegible]日月之[illegible]錫命而[illegible]故傳明之其實錫命[illegible]月也杜云榮氏叔字
按榮叔疑書[illegible]命榮公之使
錫者何賜也 ■ 上賓下之辭 ■ 易師王三錫命[illegible]文鄭本作賜書序平王[illegible]文侯[illegible]文[illegible]本作賜
詩大雅韓奕王錫韓侯周禮注引作[illegible]王[illegible]侯是[illegible]錫通○注上與下之辭○禮記少儀云其以[illegible]家[illegible]一犬[illegible]人注於車者
曰賜周禮小宗伯[illegible]大夫士[illegible]注[illegible]命也禮記曲禮三賜不及車[illegible]注三賜三命也當[illegible]上與下之[illegible]故曲禮又云長者賜
也 命者何加我服也 ■ 增加其衣服令有異於諸侯禮有九錫一
日車馬二日衣服三日樂則四日朱戶五日納陛六日虎賁七日
弓矢八日鈇鉞九日秬鬯皆所以勸善扶不能言命不言服者重
命不重其財物禮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
五命 ■ 注增加至諸侯○[illegible]三納陛四與[illegible]五樂[illegible]
傳以命為加我服知公羊家以加服[illegible]錫九[illegible]一[illegible]有○注[illegible]有至不能○[illegible]說云此禮緯含文嘉文此[illegible]云[illegible]侯一錫當公其地
不過百里[illegible]有功加以九[illegible]有[illegible]以行[illegible]步有[illegible]以車[illegible]以代其步其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以[illegible]以[illegible]其是於教[illegible]內
[illegible]至仁[illegible]以[illegible]則以化其民其[illegible]以[illegible]朱戶以明其則其勤作有禮賜以納陛以安其[illegible]其[illegible]不勤[illegible]執[illegible]

賜以虎賁以[illegible]其內[illegible]賜以弓矢使得專征其九[illegible]孝慈父母賜以秬鬯使之祭祀[illegible]

[illegible]

其言桓公何[注][illegible]猶錫文公命不言諡[疏][illegible]

追命也[注]尊號明知追命死者禮生有善行死當加善諡不當復加錫不言天王者桓行實惡而乃追錫之尤悖天道故云爾[疏]注舉諡至死者○以言桓與文元年止稱公異也杜氏釋例云天子錫命其[illegible]

亦衛卿位而見比也魯文歷卿年乃加錫[illegible]則亦已晉襄而[illegible]之比也魯[illegible]八年見錫[illegible]則[illegible]○二十三年[illegible]生乃服見之錫死[illegible]行之所加禮也得生失不存服乎死其事[illegible]之○不往正體甚生失至[illegible]加[illegible]錫引[illegible]穀梁傳[illegible]春秋錫公[illegible]羊說有罪王又使可[illegible]追叔而錫刑[illegible]邦[illegible]桓公春秋左氏[illegible]死者錫[illegible]體[illegible]也之死者引[illegible]功可追而[illegible]君無[illegible]錫死者文也[illegible]下注云[illegible]桓行實惡天追之錫[illegible]之尤悖天道則亦周[illegible]左氏[illegible]義[illegible]士[illegible]官大史大[illegible]賓[illegible]小賓[illegible]大史[illegible]小史[illegible]大史[illegible]小史[illegible]

王姬歸于齊

何以書我主之也[注]魯主女爲父母道故周營衛而書之內女歸例月外女不月者聖人探人情以制恩實不如魯女也[疏][illegible]

齊師遷紀郱鄑郚[注][疏]杜云郱鄑郚紀邑東莞臨朐縣東南有郱亭[illegible]三邑[illegible]今青州府臨朐縣東南[illegible]

遷之者何取之也[注]以齊師與取之[疏]注以稱至取之○以宋人遷宿爲取之[illegible]以兵取下十[illegible]

也此傳明經文之遷爲取非訓遷爲取也

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也【注】據莒人伐杞取牟婁【疏】注據莒至牟婁○見隱四年各本杞作郲誤依宋本正

爲襄公諱也【注】襄公將復讎於紀故先孤弱取其邑本不爲利舉故爲諱不舉伐順諱文也【疏】注襄公至文也○襄公復讎事見下四年傳襄公取邢鄑郚當坐取邑春秋與襄公復讎故爲之諱若不爲利然所謂假其事以張義非襄公之讎不爲利也不書攻幷不書伐皆所以順諱文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大之也何大爾自是始滅也【注】將大滅紀從此始故重而書之【疏】春秋大其復讎爲襄公諱滅故下四年經曰紀侯大去其國於此書其取邑爲大復讎先發義也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於餘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注】慶父幼少將兵不議者從不言弟意亦起之【疏】十行本伐下脫於字桓七年焚咸丘傳云咸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文與此同又昭三十二年取闞傳云闞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與受濫爲亟是邑不繫國本有二例故此及桓七年如此解也通義云蓋咸丘邾婁所并郲婁君遷都於此爲穀梁傳國而曰伐於餘丘邾之邑也其曰伐何也一曰君在而重之也杜說左傳以於餘丘爲國名左氏亦無說杜故違二傳也○注慶父至起之○下二十七年傳云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母弟也然則莊公於桓六年生時年十五慶父爲其弟年宜十三四故云幼少將兵矣杜氏以爲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之庶兄其釋例云經書公子慶父伐於餘丘而公羊以爲莊公母弟計其年歲既未能統軍又無晉悼王孫滿幼知之文此蓋公羊之妄而先儒曾不覺悟取以爲左氏義今推案傳之上下羽父之弑隱公皆諮謀於桓公則桓公已成人也今傳曰生桓公而惠公薨明仲子唯有此男非謂生在薨年也桓已成人而弑隱卽位乃娶於齊自應有長庶故氏曰孟也明證也公疾問後於叔牙牙稱慶父材疑同母弟也傳稱季友文姜之愛子與公同生故以死奉般情義相推考之左氏有若符契知不然者慶父年幼將兵本不必實有統軍之能虛假其名以爲統帥書時自必有據軍之人慶父如果莊公之兄則庶長稱孟可矣何必又字共仲後世子孫稱仲孫氏經皆書仲其爲莊公之弟明矣亦稱孟者對叔季二氏爲孟耳文元年注云不稱王子者時天子諸侯不務求實而專責親親故尤其在位子弟刺其卑任以權也此慶父爲莊之母弟例合稱弟削去弟文則纔書見矣故云從不言弟意起之也齊氏召南考證云何休據是公弟以莊三十二年傳叔牙曰魯一生一及慶父也存是慶父爲弟之明證也史記魯世家亦取公羊爲說曰莊公有三弟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休言不爲無據皆疏云魯得言公子者方錄異辭故爾不言弟也諸侯得言子弟者一國失實輕接內大夫惟公弟叔肸卒書弟肸非在位子弟也其餘母弟見於經者惟公子慶父公子友公子牙惟一如陳是通乎己之私行亦無錄書弟故無弟文也公子慶父年幼將兵浸至於弑二君幾亡魯國春秋於莊公卽位書之履霜堅冰非一朝一夕之故也通義云既不稱弟不發傳者與牙同罪從彼傳可知然友亦不稱弟何也

秋七月齊王姬卒

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錄焉爾曷爲錄焉爾【注】據王后崩猶不錄【疏】注據王至不錄○春秋書天王崩無王后崩文也王后不錄王女之嫁於諸侯宜不錄矣故下十一年歸齊之王姬無卒文明非由我主故不恩錄之同乎內女也

我主之也【注】魯主女爲父母道故卒錄之明當有恩禮內女卒例日外女卒不日者實不如魯女也【疏】注魯主至恩禮○穀梁傳爲之主者卒之也注主其嫁則有兄弟之恩死則服之服之故書卒按此與紀伯姬卒紀叔姬卒宋伯姬卒同一書法是同之內女卒錄之矣禮記檀弓云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鄭云春秋周女由魯嫁卒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爲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莊公齊襄公女弟文姜之子當爲舅之妻非外祖母也外祖母又小功也是鄭以由魯嫁一說爲是正用公羊義也有恩禮者卽爲之服是也禮喪服大功章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姑姊妹在室期出降一等大功王姬比之內女故大功也若嫁於大夫則無服絕年不敢故也故高國所迎之子叔姬無卒文也天子之女嫁於諸侯亦無服若嫁於王者之後亦大功矣若魯莊元年王姬亦宜爲之大功喪服女子出嫁爲其昆弟亦降一等服大功也檀弓疏云喪服云女子子爲父後期謂大夫士妻有往來歸宗之義故喪服傳云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鄭荅趙商曰自其家之宗言及小宗故知是大夫士也諸侯夫人父母卒無復歸寧之理故知諸侯夫人爲兄弟爲諸侯者亦止大功也熊氏以爲服期非也喪服小記云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卑賤降等雖不爲臣猶服斬衰與此別也通義云不言齊侯夫人而以王姬繫齊許同於內女文○注內女至魯女也○僖十六年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又成八年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襄三十年夏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之屬是內女卒皆日也此不日故解之猶王姬歸齊不月之義也而下四年三月紀伯姬卒不日者彼注云卒不日葬日魯本宜葬之故移恩錄文於葬也故下二十九年十二月紀叔姬卒亦不日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郜【注】書者婦人無外事外則近淫

不致者本無出道有出道乃致奔喪致是也【疏】左氏穀梁郜作禚下四年例注云地玉篇所郜禚之若反齊地郜故到切濟陰成武縣東南有郜城事妻云杜云齊地實邑也定九年齊侯致禚媚杏于衛杜云三邑皆齊西界據此當爲齊魯衛三國分界之地七經孟子考文[illegible]作一非范丞齊地用杜義○注書者至近淫○左傳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書姦也白虎通喪服云婦人不出竟明者婦人無外[illegible]淫泆也詩南山序淫乎其妹襄云莊公卽位後猶復會齊侯于郜于祝丘又如齊師大夫見襄公行惡如是作詩以刺之按下四年于祝丘注亦云與會郜同義故左傳云會姦也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論語會[illegible]云會文姜齊襄公之妹也襄公通焉春秋經曰莊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

侯于郈引公羊經也傳無明文言會則經見矣○注不致至是也○郈文九年春夫人姜氏如齊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注云奔父母之喪也又云出稱致者得禮故與臣子辭郈此注之有出道也禮記雜記云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注奔父母之喪也是夫人惟奔喪出故與臣子辭書致

乙酉宋公馮卒■十二月無乙酉乙酉十一月之四日也

公羊義疏十七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莊三年盡四年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溺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所伐大夫不卒者莊公薄於臣子之恩故不卒大夫與桓同義月者衛朔背叛出奔天子新立衛公子留齊魯無憚天子之心而伐之故明惡重於伐故月也■[illegible]云隱九年傳云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桓十一年傳云柔會宋公以下于折傳曰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云[illegible]發傳者無氏疑貶也然則今復發傳者爲會衛人致貶故也按左傳云疾不明所疾何事杜氏以爲疾其事致亦以意言耳穀梁云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仇讎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illegible]蓋[illegible]穀梁[illegible]耳○注所伐至大夫○書疏云知未命大夫得書卒者正見隱九年經書俠卒也彼注云未命所以卒之者[illegible]宜從重無氏者少略也[illegible]其義按將兵大夫稱名雖未命蓋亦三卿之一隱五年傳云將尊師少稱將也○注與桓同義○舊疏云桓十一年柔會宋公已下于折傳曰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彼注云所以不卒柔者深譏桓公不與有恩禮於大夫也按柔蓋亦三卿之一桓莊皆薄臣子之恩故去卒以示譏○注月者至月也○舊疏云世本及史記並有其事齊氏召南考證云按史記衛世家曰惠公奔齊衛立黔牟立八年齊襄公率諸侯奉王命共伐衛納惠公是此役伐衛乃奉王命非違王命也如何說則齊魯違王命矣以左傳例之史記是也按以左氏謂之亦當與公羊同義下五年公會諸侯伐衛納惠公六年王人子突救衛救衛者救黔牟也明黔牟天子所立故得奔於周也世家又云二十五年惠公怨周之容舍黔牟與燕伐周如惠公爲王命所納黔牟無緣復爲周所立衛惠無由得周史公亦自矛盾也舊疏云正以侵伐例時歸上二年公子慶父伐於餘丘之屬是也今此月者背叛出奔罪重故也是月者惡則明重於伐矣通義云此[illegible]惡[illegible]重錄貴之甚也凡侵伐常例時[illegible]有月者皆殊文以見美惡以侵之師以錄月者爲惡公會[illegible]伐楚宋公伐齊是也大夫之例以錄月者爲惡會伐衛公孫[illegible]令使陳是也君臣殊稱故得相反以成其義指引徐說曰齊受天子罪人者之與師而與春同其理危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莊公馮篡不見書葬者篡以計除非以起他事不見也■注莊公至見也○僖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注不[illegible]書葬明篡也又宣九年晉侯黑臀卒于扈注不書葬者篡也是篡不明者則貶去葬以見篡[illegible]如衛人[illegible]年傳云立者何立者不宜立其篡已明故衛十三年[illegible]公齊小白入于齊見下九年傳曰其言入何篡辭也是[illegible]十八年書葬齊桓公齊陽生入于齊見哀六年亦書入[illegible]哀十年書葬齊悼公其入國辭位之初皆有立納入文[illegible]不[illegible]篡則不必貶去其葬也宋莊公初篡不明據合去葬見[illegible]今[illegible]者正以繆公有讓國之德討其父功而除其篡罪也見三年注[illegible]公亦死而[illegible]得葬功者反正也蓋以功蓋而大除君其正篡之罪義故也[illegible]云篡未明而書篡者篡錄公之篡與書[illegible]同義是也[illegible]云衛十四年夏衛侯衎出奔齊至二十六年春衛甯喜弑其君剽衛侯衎復歸于衛傳云然則曷爲不言剽之立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衛侯也注云起衛侯失衆出奔故不書剽立剽立無惡則衛侯惡明矣又宣六年傳而立成公[illegible]使注云不書者以惡[illegible]弑也然則篡與成公之惡[illegible]不惡者以[illegible]與實弑矣是爲以起他事不見今宋莊公之立不書惡之者自以討除之不見篡故云非以起他事不見也篡以討除則起然無罪故得書葬又云晉侯重耳亦篡不明而僖公三十三年得書葬晉文公者春秋爲賢者諱故也

五月葬桓王

此未有言崩者何以書葬蓋改葬也■改更也改葬服輕不當月月者時無非常之變榮奢改葬爾故惡錄之書者諸侯當有恩禮

■[illegible]云[illegible]按言字衍文也當作此未有崩者蓋傳此年未有天王崩之事非傳經文未有言崩者也傳十九年傳此未有伐者三十一年傳此未有伐者皆其例也莊十八年傳此未有言伐者唐石經無言字以彼例此可知言字之衍矣穀梁傳云傳曰改葬也注者實改葬當言改以明之[illegible]知[illegible]之口傳改卜牛是也傳當以七年乃葬故謂之改葬是[illegible]以傳言爲然[illegible]疏云經宜書改而不書改者蓋以天王之崩去此七年是改可知何勞書改其改卜牛須書改者若直言卜牛爲卜前口傳之牛故須言改以明之是徐疏[illegible]范氏義也○注改更也○詩鄭風緇衣云敝予又改爲兮傳改更也廣雅釋詁改更也國語[illegible]語執政未改章往改易也易亦更也更改變[illegible]○注改葬至當月○禮喪服改葬緦注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也言改葬者明棺物毀敗改設之如葬時也其奠如大斂從廟之廟從墓之墓禮宜同也服緦者臣爲君也子爲父也妻爲夫也必服緦者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緦三月而除之疏云按既夕記朝廟至廟中更設遷祖奠此移柩向新葬之處所設之奠亦如士斂之奠士用豚三鼎則大夫已上更加牲牢大夫用特牲諸侯用少牢天子用太牢可知朝廟載柩之時士用[illegible]大夫已上用[illegible]不用[illegible]以[illegible]則此從墓之墓亦與朝廟同可知[illegible]徐[illegible]間[illegible]云改葬朝其奠如大斂從廟之廟從墓之墓禮宜同也又此大斂[illegible]如始死之大斂耶從廟[illegible]從何廟牲物何用[illegible]答奠如大斂奠士特豚從[illegible]朝廟[illegible]廟從故墓之新墓皆用特豚大夫以上其禮亡以此將之大夫奠用特牲天子太牢諸侯少牢又[illegible]書下間改葬[illegible]之與[illegible]王[illegible]奠[illegible]記云改葬[illegible]既虞而除之傳[illegible]曰夫葬以[illegible]虞禮以安神改葬之神在廟久矣安得遷之於廟而虞之乎若虞之於廟則當復遷[illegible]於廟不得但虞而已[illegible]以爲虞安神之祭神已在廟改葬不[illegible]復虞虞則有主納[illegible]言[illegible]當虞[illegible]之[illegible]神已在廟無所復虞但先祭而[illegible]墓將[illegible]而奠事畢而奠[illegible]更斂宜有大斂之奠若[illegible]遠葬又有祖其遣奠也[illegible]答徐[illegible]亦云不在殯宮又不爲位何反虞之有孔子[illegible]使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illegible]傳云制[illegible]葬緦而除[illegible]其餘服皆弔服從呂氏春秋開春篇曰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此鄭氏所謂墳墓以他故崩壞者故[illegible]改葬服緦云改葬者爲山崩水湧毀其墓若文王之葬王季是也

穀梁傳云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注緦者五服最下故云服輕也通典載蔡謨等說以爲改葬下宜斬衰轉愈云經服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書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他知惟紀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以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言緦也其說是矣所以鄭氏專指臣子妻三項江氏據云改葬究竟誰改之三者皆是主改葬之人所以其義獨精范審云言舉下緬上從緦皆反其故服因葬桓王紀改葬之禮不謂改葬桓王當服緦也齊之先君與蔡司徒論之鮮矣則范儒之論同於葬禎矣使又引江熙曰葬稱公舉五等之上改葬禮緦舉五服之下以喪緬練遠也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緬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言緬釋所以緦也是江氏以皆服緦也蓋年遠改葬較之初葬雖有異但親是尸柩不可以無服也馬氏云植有弛壞將亡尸靈故制改葬惟物敗之穀之如初其變如大斂時不制斬者禮已終也從墓之墓事已而除不必三月唯三年者服緦期以下無服王氏云本有三年之服皆道有遠近或有數故既葬而除不得待有三月之限業爲王與鄭略同唯云事已而除不待三月與鄭異後儒多從鄭說故通異引趙商答陳欒問請當待三月以序其餘哀虞蔚之云改葬所以緦而不重者當以送亡有已復生有節若用始亡之服則是死其親故制緦以示變吉既有其服若旬月而葬則當如鄭氏說卒緦之服三月而除若葬過三月者須葬畢釋服服爲葬說故也韓愈云或曰經言改葬緦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殯至於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是皆從鄭說何氏不著既葬而除之說當亦如鄭義又云不當月以決昭二十二年六月叔鞅如京師葬畢王之文後宜服重故月明此服輕不必如期猶范甯等反重服也左氏傳緩也似不得緩至七年非如後世有爲術或有求卜吉壞停柩不葬之事穀梁引或曰卻尸以求諸侯亦非人情惠如范氏所譏惠氏士奇春秋說云魯莊三年葬桓王或云緩葬或云改葬緩至七年舉者疑之於是有卻尸以求諸侯之說似改葬近之春秋書改卜易爲不書改葬改卜禮也改葬非禮也何以如之以明禮如之春官冢人掌正墓位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遷而改之則昭穆亂矣墓位得正乎地官媒氏禁遷葬者謂葬民間之遷葬也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三曰族墳墓是葬各以其族爲可遷又疏可改而冢人亦有族葬之法故遷葬者緩氏禁之墓大夫掌其禁爲春秋魯改葬惠公鄭改葬曲公齊改葬莊公皆不書以此知改葬非禮也○注月者至緣之○書疏引春秋說云恒星不見周人榮書改葬桓王冢死尸復擾然不覺穀梁疏引感精符云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而王不懼使榮叔改葬桓王冢麗太甚嚴氏亦云疏引春秋說穀梁疏乃感精符文知解中凡言春說春說者皆春秋緯書作解者用漢人之法不出書名耳按春說說即春秋緯是也不必即感精符文感精符以改葬桓王在恒星不見使與春秋四建舊疏所引春秋說似因改葬桓王乃致恒星之變故又引宋均說云由三年改葬故七年恒星不見夜明者由此變書改葬故惡而書月以深齧之也言時無非常之變則有變書可改葬如王季之墓爲欒水所齧喪服注所謂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者是也通義云是文九年傳所謂過時書者也改葬之服緦禮則有之然骨肉歸復於土其道術辭苟有陵谷之變至動尸柩非孝子仁人所不忍言也卜葬之辭曰考降無有近悔舉天下而葬一人求能遠悔尙復改葬蓋不慎矣若乃無非常之變樂春更葬尤春秋之所惡也古不脩墓況改葬乎○往書者至感禮○文九年傳云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我有往者則書往謂使大夫往也感文公不自往故書葬以起大夫會之然則此改葬桓王亦宜有感禮故書之也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注】杜云酅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一統志酅邑在青州府臨淄縣東大事表在今青州臨淄縣案國語齊語云齊桓公初立正封城東至於紀酅蓋時有之齊都臨淄而酅即在臨淄之境則知桓公初年齊之東向地甚狹也齊氏召南考證云按東安平前漢屬菑川國後漢屬北海國前志注引孟康曰今酅亭是也後志注引此傳東萊樂引此注無東字誤也水經注淄水篇女水東北流逕東安平縣故城城故酅亭也春秋魯莊公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公羊傳曰季者何紀侯弟也實其服罪請酅存五祀按述征記女水至安平城南伏流十五年然後更流注北陽水城城故酅亭也是酅亭在齊國東東平縣南十餘里馬氏宗槤說

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注】史記始皇本紀贊云紀季以酅春秋不名杜云季紀侯弟齊欲滅紀故季以邑入齊爲附庸先祀不廢社稷有奉故書字貴之

何賢乎紀季？【注】據叛也。【疏】注據叛也○左傳疏引劉賈謂紀季以酅奔齊不言叛不能事讎也按經文與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黑肱以濫來奔之屬詞同似皆據地外叛劉賈因如彼說故何氏據以離也杜以爲貴之蓋本公羊說

服罪也。其服罪奈何？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注】紀與齊爲讎，不直齊大紀小，季知必亡，故以酅首服，先祖有罪於齊，請爲五廟後，以酅共祭祀，存姑姊妹。稱字，賢之者，以存先祖之功，則除出奔之罪，明其知權。言入者，難辭，賢季有難去兄入齊之心，故見之。男謂女先生爲姊，後生爲妹，父之姊妹爲姑。【疏】穀梁傳曰酅紀之邑也入于齊者以酅事齊也亦即服罪義也魯子者舊疏云傳所以記魯子者欲言孔氏之門徒受春秋者非唯子夏故有他師矣其說十一年紀子沈子者欲明子夏所傳非獨公羊氏故師記其人以廣義也公羊問答云閒元赧氏趙以曾子則是曾子之無疑[illegible]九年傳引樂正子春爲說子春是曾子弟子則此爲曾子[illegible]此說可信否曰按元和姓纂則公子伯禽至項公三十四代九百餘年爲楚所滅子孫以國爲是漢魯賜孫入也據此則孔氏之徒受春秋者尙無魯姓也又按董仲舒繁露引故曾子子[illegible]侯安諸侯云云則曾子亦深於春秋書此處云爲曾子更[illegible]又按玉海急就篇魯春秋注已引公羊傳魯子[illegible]廟以存姑姊妹者通義云謹按喪服女子適人不[illegible]父後者其傳曰歸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illegible]使則姑姊妹之嫁者有所取無所歸故以存姑姊妹[illegible]季爲附庸而得有五廟者彼說云此諸侯之[illegible]妹不言兄弟子姪者禮不數言之欲言見弟子[illegible]出之女有所歸趣而已按勸紀云惠棟云董子以[illegible]謂其弟之語又云以酅入于齊者實紀侯爲之而春[illegible]子紀季按左傳云紀季以酅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illegible]分爲附庸始於此文下四年傳云紀侯不能下齊以[illegible]以酅入齊爲紀侯所屬矣與董生說同○注紀與[illegible]云凡言會者先服之辭紀國宋親今以往服故[illegible]

有自首首告之科同此義先祖有罪於齊事在下四年傳通義云惠士奇曰古者諸侯受封必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為采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為采五十里諸侯以十里為采其後子孫雖有罪而絀使子孫賢者守其地世世以祠其始封之君是謂采此韓詩外傳云說必有所據郱鄑郚者紀之封酅者紀之采還封而留采故紀滅而酅存然則紀季蓋紀子孫之賢者與附庸有采無封附於五等封內故曰附庸若紀季以酅入于齊則附于齊之封內為齊附庸矣按韓詩之說自謂天子以正絀滅有罪諸侯者言故留其采與實于存守其始封之祀若春秋以强併親以大義小使得血食安得存此此蓋紀季得罪適齊襄為其所動許以酅存其實毛氏奇齡春秋傳云酅者紀之邑也齊侯將滅紀已還紀三邑矣至是而紀季以酅納齊顧為附庸以存宗廟此亦大不得已之苦心也夫子存此與後書叔姬歸酅其恤紀與惡齊義俱見為○注稱字至知權○繁露玉英云雖紀季曰春秋之法大夫不得專地又曰公子無去國之義又曰君子不避外難紀季犯此三者何以為賢臣國諱地以下敵奉君以避患乎曰賢者不為是是故託實於紀季以見季之弟為也紀季非為而紀侯使之可知矣春秋之書事時諱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然則說春秋者入則純辭譏其委曲而後得之令紀季受命乎君而經書事無善一名而文見實此也純辭不可不察春秋之於取實也國順其志而一其辭章其義而襄其美今紀侯春秋之所責也是以聽其入齊之志而純其服罪之辭也移之紀季故告釋於齊者實莊公為之而春秋諱其辭以予紀孫辰以酅入于齊者實紀侯為之而春秋純其辭以予紀季所以諱之不同其實一也雖者曰有國家者人欲立之國不不聽國滅君死之正也何實乎紀侯曰齊將復讎紀侯自知力不如而志距之故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可以不死汝以酅往服罪於齊請以立五廟使我先君歟時有所依歸然則書生所據公羊以為本矣紀侯隱其辭於季耳實何氏少異何氏自以季存祖之功除其出奔之罪于以知權故稱字賢之然繁露亦引公子結事祭仲皆見曼姑為例則是亦以紀季為能行權也矣所謂博而要詳而反也○注言入至見之○舊疏云襄二十六年衛孫林父入于戚定十三年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之屬皆是不欲已故以為難辭公羊問答云夫既還罪矣而又有難辭何也曰此當與繁露季數繁露曰紀侯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可以不死汝以酅往服罪于齊據此則紀季之邪罪實紀侯使之故雖追於先命而猶有不忍去之心故經書入以起之舉凡常例之大夫不得專地公子無去國之義君子不避外雖皆不足以責之夫亦曰彼有所使之也不然使紀季自主之方且罪之不暇而又何賢乎按以何氏解入之義禮之則亦譬諸子義矣左疏引賈云紀季以酅奔齊不言叛不能專酅也按如賈酅則或據邑距君或竊地偁國季皆不然故不言叛也亦與何義相足○注男謂至為姑○爾雅釋親文釋名釋親屬云姊積也猶日始出積時多而明也妹昧也猶日始入歷時少尚昧也白虎通三綱六紀云姊者恣也妹者未也詩衛風泉水云遂及伯姊是女子亦謂先生為姊也釋名又云姑故也言於己為久故之人也詩疏引孫炎爾雅注云姑之言古尊老之稱也左傳疏引樊光爾雅注云春秋傳曰姑姊妹按今襄三十一年左傳有公姑姊又列女傳有梁節姑姊魯義姑姊蓋謂父姊為姑姊父妹為姑妹也樊光所引春秋傳蓋即此傳語按喪服及記皆姑姊妹連稱為其同為期親故也白虎通又云男稱兄弟女稱姊妹何男女異姓故別其稱也父之昆弟不俱稱之世父父之女昆弟俱稱之姑何也以為諸父曰內親也故別稱之也姑當外適人疏故稱有之也

冬公次于郎〔注〕次者兵舍止之名〔疏〕左氏作于滑杜云滑鄭地陳留襄邑縣西北大事表在後漢志襄邑有滑此杜氏所本也今歸德府睢州有滑亭按刺公欲救紀而不能則次此為紀出紀在魯東滑與郎皆在西故下注云惡公救人避難道還也左傳以為將會鄭伯謀紀難故作滑公穀皆無此義○注次者至之名○穀梁傳次止也左傳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按所止宿次可曰次故周禮宮正職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後鄭謂次諸吏直宿又宮伯職授八次八舍之職事先鄭謂後內曰次在外曰舍左傳襄二十六年師陳焚次杜云次舍在因之安行旅處為旅次易旅二爻旅卽次懷資所止亦曰也周禮掌次職則張大次小次市事亦曰次又司市職于思次以令市而聽大治大訟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推之墨次所謂亦為次禮記月令日窮于次是也所處亦曰次國語魯語五刑三次韋注次處也蓋凡日所躔處者皆得次名兵所止書曰次亦以不久故也舊疏云正以傳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會于聶北救邢次之文故也

其言次于郎何〔注〕國內兵不當書公斂處父帥師而至雖有事而猶不書是也〔疏〕注國內至是也○見定八年傳不當國本監本毛本作而當依鄂本正若然定十二年書公圍成者彼注云公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為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危錄之其昭十三年書叔弓帥師圍費彼無注費亦季氏强邑經書叔弓之圍其亦書公圍成之意與郎為內地見桓十年

刺欲救紀而後不能也〔注〕惡公既救人辟難道還故書其止次以起之諸侯本有相救之道所以抑强消亂也次例時〔疏〕注惡公至起之○穀梁傳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注畏齊是辟難義也杜氏釋例云兵未有所加所次則書之以示遲速公次于滑師次于郎是也既書兵所加則不書次以事為宜非遠次諸久兵而不書次是也既書兵所加而又書次義有取於次遂伐楚次于陘盟于牡丘遂次于匡是也所紀或次在事前次以成事也或次在事後事成而次也按此救紀不能無事可成故書次以示義左疏引賈氏皆以為諱次非也○注諸侯至亂也○閔元年左傳云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又僖元年傳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是本有相救之道以拘强消亂也舊疏云言此者欲道春秋善齊襄復仇不書其滅而刺書侯不救紀者以諸侯本有相救之道是以刺不相救也而善齊襄復讎者所以申仁孝之恩各自為義○注次例時○舊疏云即此及三十年夏師次于成之屬是也而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書月者自為下文甲午祠兵出之次仍不蒙月也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書月書自為下文敗宋師出之次仍不蒙月也義或然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注〕書者與會郜同義牛酒曰犒加飯羹曰饗月者再出重也三出不月者省文從可知例〔疏〕左氏饗作享國語魯語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周禮鍾師注杜子春引作享經傳多享饗互用也後人分下獻上曰享上受下曰饗非也孟子萬章而百神享之亦下獻上乎○注書者至同義○上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郜是也彼注云書者婦人無外事外事則近淫此同彼義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婦人主內事不主外事與內祭不與外祭外祭郊社是也內祭宗廟是也古者

聘事之禮皆行于廟故后夫人得與爲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勞夫人亦使下大夫勞歸禮以圭事君以饋夫人以璋享用琮既卒事君使卿歸大禮夫人亦使下大夫歸禮皆君爲主而夫人助之周禮內宰職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則王同姓未爲賓客者裸則后亞王而禮賓獻則后亞王而獻賓內宰皆贊云大行人職上公之禮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裸而酢再裸者謂王裸后亞裸王裸酌圭瓚后亞裸酌璋瓚皆來伯攝之拜送則王及后也坊記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王饗諸侯及諸侯自相饗同姓則后夫人親獻異姓則使人攝獻至春秋而其禮不行久矣禮可以義起亦可以義止莊四年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猶依古禮而竊行之書祝丘則非祭廟也書齊侯則非同姓也書夫人則非婦獻也以國君之母乃稱出而獨行享禮於外齊于於晏病會莊公古有夫人事諸侯之禮求閱夫人會諸侯之禮春秋屢書會于穀于防于穀吉事非正也會甚矣其使傳公夫人亦華而行之者爲家法陽穀及卞兩會齊侯魯來周禮此何禮也○注牛酒曰犒○淮南氾論訓犒以十二牛高注牛羊曰犒共其枯犒也說文無犒字據高誘說當即犒字從殺牛酒共其枯犒故即謂之犒蓋因其枯犒而潤之曰犒猶因其勞苦而慰之曰勞也周禮牛人職軍事共其犒牛亦作槀斥彰長田君碑史見鼻辭芳暴敬芬是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春秋屢見犒師之文而說文無犒字疑有後古編謂即鑄字果何所據曰經典無以犒與犒通者唯五篇犒與犒通故謙中從之其實不足據也攷牛人疏云將師往軍枯犒之賜牛謂之犒牛又大行人職云若國師役則令犒稍之注故書犒爲槀鄭司農云槀當錫犒謂犒師也左傳公使展喜犒師服注以師枯犒故饋之飲食然則犒本从木使人因此犒牛字變改爲牛旁爾○注加飯羹曰饗○周禮春人職注饗有食米則饗禮兼燕與食疏云燕禮無食米食禮無飲酒若饗禮則有飲酒有食米故云饗禮兼燕與食也淮南氾論訓注又云酒肉曰饗周禮槁人職書其等以饗工注饗酒者勞之也按大行人職云饗禮九獻注饗設盛禮以飲賓也蓋此自用饗禮饗齊侯饗穀所謂酒肴人讀而不飲飲醬肉乾人飢而不飲食者非僅加酒肴之饋故穀梁注曰饗食也兩君相見之禮也禮士昏禮云舅姑共饗婦注以酒食勞人曰饗雖止一獻爲其禮之至大故於厥明行之爲鄭本飲作餅通○注月者至知例○舊疏云上二年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郜一出亦書月而言再出書者正以下文三出四出者無月故也而上二年月者自爲下經乙酉宋公薨卒其會仍自不嫌月矣三出不月者即下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師是也按穀梁傳云饗甚矣注以非禮尤甚故謹而月之再出又饗故爲重也

三月紀伯姬卒【注】禮天子諸侯絕期大夫絕緦天子唯女之適二王後者諸侯唯女之爲諸侯夫人者恩得申故卒之【疏】注禮天至卒之○穀梁傳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爲之變卒之也范云禮諸侯絕傍期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尊與己同則爲之服大功九月爲不服之例稱則適大夫不書卒按穀梁之變猶禮記文王世子爲之變知其倫之變之變謂變服也范說非白虎通喪服云天子諸侯絕期何示同愛百姓明不獨親其觀也故禮中庸曰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達乎天子卿大夫降絕重公正也禮記檀弓云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注古謂殷時也上不降遠

下不降尊伯文殷時滕君也蓋服時天子諸侯無絕旁期之禮故滕伯文爲世叔父乃昆弟之子皆如本服齊衰期也殷道親親周道尊尊故二代之制不同故禮喪服大功章君爲姑姊妹女子子之嫁于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疏國君絕期以下今爲尊同故亦不降依降服大功檀弓又云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禮與疏天子諸侯絕旁期於妾無服又云齊穀王姬之喪魯莊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注王姬周女齊襄公夫人春秋周女由魯嫁卒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爲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是與此同也通與引爲殺喪服注云君諸侯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服也不言諸侯者嗣天子元士卿大夫也上但言君者欲嗣天子元士卿大夫嫁女諸侯皆爲大功也又曰諸侯絕周姑姊妹在室無服也嫁於國君者尊與己同故服周親服按馬氏前一體謂天子之卿大夫士嫁女於國君皆服大功如邦人然也以尊同之義按之其親非也大功章又云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大夫者通與引馬氏云此上四人者各爲其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服也在室大功嫁於大夫大功尊同也按在室大功以在大夫尊降之限嫁大夫尊同故不復重降嫁士則小功按在室大功云云疑後人申釋爲注之讀非其原文也賈疏云此大夫大夫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四等人尊卑同皆降旁姑姊妹已下一等大功又以出降一等當小功但嫁於大夫尊同無尊降宜有出降故皆大功也但大夫妻爲命婦若夫之姑姊妹在室及嫁皆小功若不爲大夫妻則又降在緦服令彼姑姊妹亦爲命婦唯小功爾今得在大夫科中者此謂命婦爲本親姑姊妹己之女子子因大夫大夫之子爲姑姊妹女子子寄文於夫與子姑姊妹之中不煩別見也按此所述大夫等四人至併其謂大夫之妻爲本親姑姊妹非夫之姑姊妹尤精褚氏寅亮云大夫之妻服其本族與男子同因嫁而降雖彼此俱嫁亦止一降無再降也故大夫之妻服其姑姊妹之嫁於大夫者與大夫同程氏瑤田喪服文足徵記云他處不見兩皆出室之例惟此大夫爲嫁大夫者可見兩相出室無兩相再降者也盛氏世佐云大夫之妻爲姑姊妹嫁於大夫者之服在此則其適士者降在小功可知夫此亦命婦以尊降旁親之證也按此四人所降即天子諸侯所絕二王之後王者所不臣故得申其尊服本服大功也喪服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本服期出嫁大功是其功者其親服也此云恩得申亦謂服大功也言絕期者本其本服言之也通義云伯姬即隱二年所逆者蓋惠公之女莊公之姑喪服大功章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故春秋之義內女嫁於諸侯者錄卒嫁於大夫者不錄卒也其杞伯姬亦諸侯夫人不見卒者杞伯姬者僖公之女也傳之季年杞伯求歸蓋卒於文宣之世於屬爲父之姑尊絕旁親況復出降本以有服恩錄無服則不錄也所傳聞之世恩殺故杞伯姬叔姬卒皆不日與內大夫義同杜云內女唯諸侯夫人卒葬皆書恩成於敵體故其非適諸侯則降之以服制相準也生書其來而死不錄其卒從外大夫比也按不錄卒葬婦高固所逆之子叔姬之屬者也著諸侯夫人不書卒嘗如孔穎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紀侯大去其國【注】紫襲玉其云率一國之衆以衛九世之主襄公匪之不去求之弗予上下同心而俱死之故爲之大去春秋賢死義且得衆心也故爲諱滅以爲之辭見其賢之也以其賢之也見其中仁義也穀梁傳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言民

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紀侯實而書侯滅之不言滅而言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侯注引何書滅疾云春秋楚世子商臣弑其君其後滅江六不言大去又大去者於齊滅之不明但知不使小人加乎君子而不言滅繼失襄公之惡反為大去也鄭君釋之曰商臣弑其父大惡也不得但為小人江六之君又無紀侯得民之賢不得變滅言大去也元年冬齊師遷紀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今紀侯大去其國是足也齊滅之矣鄭以變滅言大去為嫌失襄公之惡是乃經也非傳也且春秋因事見義會此以滅人為邦者自多矣劉氏逢祿難曰晉師與滅國公羊傳滅者亡國之善辭也上下之同力者也故晉人執虞公經不言滅梁亡沈潰皆不得言滅以滅人者當坐取王封之罪而為所滅者以死社稷乃正以出奔為罪而書滅則皆志其書與也變滅言大去者為復仇說義明但當逐之不得殺之滅之云實若以齊侯為小人則安得諱其滅人之罪而反與為禮大書齊侯葬紀伯姬乎紀侯得民之說亦望文生義非事實也若果民舉從之如大王遷岐當書紀侯遯于某以存之矣鄭以譏失大惡委之於經則何取乎傳乎通義云大去者不返之辭其君出奔而國為齊所有也由齊言之則為滅由紀言之則為大去蓋因其可諱而諱之按如董生所記似紀侯死難並未出奔故有實之之義蓋亦公羊先師所傳與何氏所習少異誓誓從長繁露所記不可不存也若如左穀二家師說以大去為不反剄國滅不能死殺宗廟社稷委之於季置身事外春秋惡罪之不譏何為實之

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注】據楚莊王亦賢滅蕭不為諱【疏】注據楚至為諱○見宣十二年傳注云日者屬上有王言今反滅人故深責之是書滅蕭正春秋責備賢者義也下十三年齊人滅遂注云不諱者桓公行霸不任文德而尚武力又功未足除惡蓋時齊桓實德未著故亦不為諱則十年齊師滅譚不諱從可知矣莊王伯功已成一於其殺陳夏徵舒實與之不言執一於其入陳著其納善一於其戰於邲敗荀林父其實明著而不諱滅蕭故據以難也通義云襄公佗事不足賢獨復仇之心有取焉故為諱惡以成其善俗情疑於襄公利紀不得為賢此未明諱之所殺也假令襄公不食土地辭乎令德更何所諱唯賢其復仇而病其利紀故存其可法沒其不可法而假以為後世法耳論語述而為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戴氏注云君子善善從長惡惡從短諸侯卿大夫行多過惡而有一節可以立法春秋所不遺此其義與

復讎也【疏】後漢書逢萌傳云後讀春秋問復讎之義謂此

何讎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注】亨煮而殺之【疏】鄭氏齊詩譜云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于周懿王使烹焉齊人變風始作史記齊世家哀公時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徐廣曰周夷王與鄭不同孔氏詩疏云世家言當周懿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言夷王之時山殺胡公則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受譖烹人則是懿王之主齊王上有孝王書傳不言孝王身有大罪于周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自懿王為始明懿王受譖烹矣按齊詩序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又云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于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明哀公失政之君故紀侯得以入譖因之受烹也陳氏啟源毛詩稽古編云孔此言當矣竹書紀年夷王三年王致諸侯烹齊哀公徐廣蓋本此為說然紀年之書非先儒所取信又按顧命齊侯呂伋逆子釗左事趙子言呂役事康王則齊丁公伋與康王同時康王後歷昭穆共懿凡四王丁公後歷乙癸及哀僅四君較其世次以哀值懿猶為疏也不應更後矣又史記三代世表亦以哀公當共王世胡公當懿王世此皆難據顯然不僅如孔氏所云也鄭譜應不誤按懿王以前歲數不明鄭譜懿王下鄭釋夷王又大雅民勞箋厲王成王七世孫正義云不數孝王故七世似鄭譜無孝王懿夷相承尤易說傳故也○注烹煮而殺之○老子如烹太牢釋文烹煮也淮南說林訓狡兔得而獵犬烹注烹猶殺禮特牲饋食禮烹于門外注烹煮也漢書高帝紀羽烹周苛注烹謂煮而殺之與此同也舊疏云周語亦有其事周語當齊世家之謬

紀侯譖之以襄公之為於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讎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注】龜曰卜蓍曰筮分半也師喪亡其半【疏】舊疏云盡者何者以襄公逕決行同鳥獸而害事祖禰之心盡故執不知問按襄公假復讎為名滅紀春秋因假以復讎○注龜曰至曰筮○禮記曲禮云龜為卜筴為筮注筴或為蓍彼疏引劉向云蓍之言耆龜之言久龜千歲而靈蓍百歲而神以其長久故能辨吉凶也白虎通引禮三正記云天子龜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也故其數偶說文艸部蓍蒿屬也生千歲三百莖易以為數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蓋蓍陽也故其數奇禮記疏引師說云卜覆也以覆審吉凶筮決也以決定其義通禮引劉向說又云卜赴也赴來者之心筮問也筮以問者之事易繫辭傳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又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似蓍龜知靈相似僖四年左傳云筮短龜長者蓋卜人不欲獻公立驪姬設此語阻之也周禮春官太卜職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注兆者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瓦原之璺罅是用名之為其經兆之體百二十頌千二百是也筮者太卜又云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注易者揲蓍變易之數可占者也其經卦八其別六十有四也大事卜小事筮大事者大卜所掌也八命征象與謀果至雨瘳是也餘則入於九筮則筮人所掌巫更巫咸巫式巫目巫易巫比巫祠巫參巫環鄭破巫為筮者是也按先鄭云征謂征伐象謂災變雲物與謂予人物謀謂謀議果謂事成與不至謂至不雨謂雨不瘳謂疾瘳不後鄭易征為巡守象謂有所造立與謂所與共事果謂以勇決為之若吳伐楚楚司馬子魚卜戰令龜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是也其九筮則後鄭云更謂遷都邑咸猶愈也謂筮衆心歡否也式謂筮制作法式也目謂事衆筮其要所當也易謂民衆不悅筮所改易也比謂筮與民和比也祠謂筮牲與日也參謂筮御與右也環謂筮可致師不也大事皆先筮後卜筮凶則止所謂卜筮不相襲也大卜八命而外有立君大封皆眡高作龜大祭祀則眡高命龜大遷大師則貞龜旅則陳龜貞事命龜此又大事之次也○注分半至其半○荀子禮論云然則師以分之楊注分半也禮記月令云孔生分注分猶半也說文八部分別也从八从刀刀以分別物也物分則半故分為半師喪分焉故知為師喪其其半言不必全喪亡也

寡人死之【注】襄公答卜者之辭【疏】注襄公至之辭○通義云師喪分為寡人死之不為不吉為皆命卜之謂吉苟得滅紀雖師喪君死猶以為吉者長岸之戰楚司馬子魚令龜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其意同按當謂師喪半焉寡人即死之示以必死復仇不為不吉為祈龜詞若曰

無爲示凶兆也舊疏云所以謂死爲吉事者以復讎云答以死爲敗爲榮故也亦通何氏卜謂者之詞亦卽告卜者詞也不爲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疏】齊世家云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爲胡公夷王之時哀公同母少弟山殺胡公而自立是爲獻公九年獻公卒子武公壽立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胡公子復入齊故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爲君是爲文公十二年卒子成公說立九年卒子莊公購立六十四年莊公卒子釐公祿父立三十二年釐公卒太子諸兒立是爲襄公是歷胡獻武厲文成莊釐襄凡九世也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注】百世大言之爾猶詩云嵩高維嶽峻極于天君子萬年【疏】曲禮疏引異義公羊說復百世之讎古周禮說復讎之義不過五世讎案魯桓公爲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齊桓公會春秋不譏又定公是魯桓公九世孫孔子相定公與齊會于夾谷是不復百世之讎也從周禮說鄭康成無駮與許同也周禮疏引異義又云古周禮說復仇可盡五世之內五世之外施之於己則無義施之於彼則無罪所復者惟謂殺者之身及在被殺者子孫可盡五世得復之按世家子糾小白皆襄公之弟故春秋止譏書莊與襄公狩不譏其會桓且襄公讎皆書而已耳故於後無讎文也孔子相定公事不得援以相難厲氏譏齊襄公復九世讎譏曰復讎之義見乎禮經者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未聞有九世也卽以世讎言之止有五世不忍有九世周官調人云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賈公彥疏云此經略言其不言者皆以服約之伯叔父母姑姊妹女子子在室及兄弟衆子一與兄弟同其祖父母曾祖父母高祖父母其孫承後皆斬衰皆與父同其不承後者祖與伯叔同曾祖高祖齊衰三月皆與從父兄弟同自外不見者據服爲斷也夫據服爲斷親盡則讎盡故許愼異義古周禮說復讎之義不過五世魯桓爲齊襄所殺定公是桓九世孫孔子相定公與齊會是不復九世之讎也公羊所云諸侯會聚之事必稱先君以相接齊紀無說謂不可以並立乎天下其不然矣凡經之所云讎者皆是殺義鄭注父者子之天殺己之天紀侯但譖哀公安必讎王之受而烹之不得云紀侯殺之也讎王受譖而烹之則齊襄之讎當在莊王矣天王其可讎乎子胥入郢撻平王之墓左氏紀郢公辛之言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則公羊父不受誅子復讎之義疏矣乃子胥不聞辱無極之屍何有擇九世之祖而怒其無罪之遠孫哉且齊之致始襄于哀公齊風雞鳴刺哀公之荒淫遊刺哀公之好獵外禽內色未或不亡書時于王室必有失朝覲貢獻之職者而後紀侯之譖得入之周德雖衰哀公非不受誅彼讎及九世者衡以推刃之說其自相刺戮亦甚矣紀齊同姓國也又嘗同盟于貫前此齊師遷紀郱郚鄑三邑紀季以酅入于齊齊侯之利其地也久矣甫田之詩刺襄公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是其事也滅同姓無譏也滅同盟無信也襄公獸行而實其復九世之讎此公羊之俗說也按厲氏此說直不知春秋者也春秋爲讎義之書非紀事之書齊襄利紀土地自不言言春秋因其託名復讎卽以復讎予之子復讎非子齊襄也明父祖之讎不可一日忘以此坊民猶有反顏之讎者精康爲晉文所書稱紹死難於晉惠君子實其忠而不孝矣哀公荒淫天子討之義也假非紀侯之譖安必得王討之討之而烹之能令子孫之不讎乎子孫不敢讎天子因讎其所由正子孫私忍之正也齊哀可受周王之誅不必受紀侯之譖復讎子紀正得推刃之義何有刺譏乎服盡則讎盡則尤屬氏之譏說

也通義云黃遵周曰九世而猶可況於三年之內乎故公羊子善於立言者也後漢書袁紹傳若齊襄報九世之讎士匄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文君子大其信○注百世至萬年○說文十十也凡衆多皆曰百易繫辭傳百官以治書契典乎章百姓是也引伸之凡極多極久曰百如百年百世皆是大言之者猶言極言之耳詩見大雅崧高篇君子萬年見小雅瞻彼洛矣亦極言之嵩高不必果峻極于天君子不必果萬年也釋文崧作嵩云本亦作嵩校勘記云維嵩作惟家亦可乎【注】家謂大夫家【疏】注家謂大夫家○左傳桓二年云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謂天子封諸侯諸侯命大夫也周禮載師以家邑之田任稍地注家邑大夫之采地夏官大司馬職家以號名注家謂食采地之臣也是大夫稱家也其實諸侯亦稱家孟子梁惠王云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趙注千乘當言國而言家者諸侯以國爲家者以避萬乘稱國故稱家君臣上下之辭史記吳泰伯以下凡諸侯目爲世家索隱引董仲舒云王者封諸侯非官之也得以代代爲家者也是也曰不可國何以可【注】据家不可【疏】隱三年傳云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大夫不世故不得與諸侯同也國君一體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今君之恥猶先君之恥也【注】先君謂哀公今君謂襄公言其恥同也【疏】國君世以國爲體故先君今君其恥同也禮說云襄公復九世之讎說者譏其迂不知諸侯有會盟朝聘之禮必稱先君以相接一稱先君則與讎人之子相揖讓可乎春秋爲撥亂反正之書是年冬公及齊人狩于郜此言復九世之讎則及其身而與讎狩者其罪不上通於天乎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傳故恒言之難百世可也王惠讎曰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讎者無時而可與通此三言者君臣父子天典民彝係得朱子戊午讜議曰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窮之統則必有萬世無窮之讎吁何止百世哉顧棟高反譏其不情謂漢武欲困匈奴下詔曰昔齊襄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遂至兵連不解殫財費師流血千里公羊一言之流毒至此噫乎設使公羊無此言漢武遂不窮兵黷武哉邊釁之禍何代無之皆公羊之流毒耶國君何以爲一體【注】据非一世【疏】注据非一世○禮士冠記云繼世以立諸侯國語周語世后稷韋注父子相繼曰世一世相承自一世至百世皆然故云据非一世國君以國爲體諸侯世故國君爲一體也【注】雖百世號猶稱齊侯【疏】禮喪服傳云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國君以國體爲重自大祖而下皆一體也通義云大夫士之義不得世故喪服傳云父子一體也昆弟一體也禮所與使復讎者亦唯父母之讎不與同生昆弟之讎不與衆國也按屬氏明予此則不幸涉嗣禮禮紀時讎之說紛紛妄辯蓋使經所言皆指大夫士庶言與有國者自殊也今紀無罪【注】今紀侯也此非怒與【注】怒遷怒齊人語也此非怒其先祖遷之於子孫與【疏】注怒遷至孫與○論語雍也篇不遷怒遷怒爲怒猶不言如也蓋方言耳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遷怒但謂之怒則文義不明何注非也怒之言爲荀子君子篇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怒也踰也皆過也是古者謂遷之謂也方言凡人語而過東齊謂之劇或謂之奪奪猶怒也勸怒爲過今紀無罪此非怒與者言今日之紀無罪乃因其先世有罪而誠之此非太過與東齊謂過爲奪則奪者齊人語也又云怒

者太過也解者曰還怒則於怒上增還字矣按王說亦通校勘記云於怒當作于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者【疏】經義述聞云謹案必無紀下不當有者字蓋涉下文至今有紀者而衍唐石經本闕無紀者三字而字數與今本同則原刻已衍者字矣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注】猶無猶言由無也惠氏棟云猶由通按莊十四年左傳猶有妖乎正義古者由猶二字通是也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疏】通義云號者玉辭之號若秦伯使遂來聘曰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辭者實主之辭若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接大祝云一曰祠鄭司農云祠當爲辭謂辭令也元謂一曰辭者文接之辭春秋傳曰古者諸侯相見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辭之辭也禮記表記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無相褻也注辭所以通情也禮酬幣也春秋傳曰古者諸侯有朝聘之事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也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注】無說無說懌也【疏】注無說至懌也○說懌宋本同閩本監本毛本作悅懌釋文無說音悅注同是陸本亦作說段氏玉裁云依說文注當作說釋說說悅懌懌皆古今字經義述聞云謹按說當如字讀說卽號辭也承上文言之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今齊之先君爲紀所害則齊紀先世有不共戴天之讎不忍復稱先君故無辭以相接也故曰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接王說亦可通舊疏云正以號辭必稱先君是以齊紀不得並立於天下也古若有明天子則須去其不直是以上文云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也故將去紀侯者不得不去紀也【注】言若去其君則不得存其國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爲若行乎【注】若如也猶曰得爲如此行乎【疏】注若如至行乎○考工記梓人職毋或若女不寧侯注若如也廣雅釋詁云如若也國語晉語若我往注若如也呂覽下賢云堯論其德行智達而不若注若如也若如聲爲訓也經傳釋詞云若猶此也則襄公得爲若行乎謂此行也又釋僖二十六年傳曷爲以外內同若辭謂此辭也定四年傳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謂此時可也論語君子哉若人謂此人也按若亦有作如此用者書大誥云爰知若此王若勤者言如此勤也孟子梁惠王篇以若所爲求若所欲言如此所爲如此所欲也荀子禮論篇故人苟生之爲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爲見若者必害言如此者必死必害也故史記禮書正義云若如此也舊疏云行讀如有子行之之行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爲爲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注】有而無益於治曰無易曰闃其無人【疏】鹽鐵論論儒云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煩亂賢聖之義也○注有而至無人○所引易豐上六爻辭彼作无人如无人也後漢安帝紀帝曰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爲天子不明方伯不實無益於治雖有如無故直曰無襄十五年左傳其相曰朝也慈曰無人焉亦此義閒各本作闃非此及易釋文皆苦鷄反欲又引爲鄭云无人雖作閴丕作窒此所引與王楯詞本同緣恩疾者可也【注】疾痛也賢襄公爲諱者以復讎之義除滅人之惡言大去者爲襄公明義但當遷徙去之不當取而有明亂義也不爲文實者方諱不得貶【疏】注疾痛也○成十三年左傳痛心疾首注疾痛也荀子彊國云疾者繆爲之有相先者也注疾痛也凡人有疾如痛故謂疾爲痛孟子梁惠王篇疾首注頭痛也是也舊疏云時無明王賢伯以誅無道緣其有恩痛於先祖者可以許其復讎故曰緣恩疾者可也蓋父祖之讎未復則痛於心故也包氏愼言云齊襄莊公弑父之讎也春秋之大齊襄刺魯莊也齊襄不忘遠祖之讎而魯莊忘其父之讎而爲之主婦與之會符爲會聚必稱先君齊紀無說焉齊魯得有說乎襄公之卜滅紀曰師喪分爲齊人死之不爲不吉也莊公暴有不共戴天之志卽上無所訴下無所控而以死爰訣之則襄公之殺不待無知矣紀之滅不曰滅曰大去殺梁云不使小人得加乎君子正言也公羊曰爲襄公諱復辭也言以復讎誅人國君子不以滅國坐之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上不畏天王之誅下不畏方伯之討而覲頗事讎實莊公不以先君之恥爲恥自絕於國也傳曰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爲若行乎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爲爲云上無天子下無方伯錄恩疾者可也九世之祖其恩疾何如其父讎未討書葬爲內量力不責人爲莊公量而莊公安然自量如莊公爲不子矣故因假襄公以譏之所謂習其讀問其傳而不知己之有罪耳○注實襄至之惡○隱二年傳疾始滅也又云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使爲內諱改滅而書入此爲實諱改滅而曰大去也以復讎之義除滅人之惡亦宋莊公纂以計除之意也○注言大至義也○校勘記云鄂本宋本而作有疑誤按解云不當取而有之明其亂正義矣繁露滅國下云紀侯之所以滅者乃九世之讎也一旦之言危百世之嗣故曰大去與何義少異舊疏云襄公亂義而不惡者正以復讎除之按此蓋亦爲齊襄盈乎諱也爾如傳義齊紀既不容並立之勢不得不滅其國而又云但當還徙去之不當取而有者蓋滅紀之後當上之天子諸侯不得盜有土地也周天子歸紀實者立之以享其後不得取篡者之子孫庶近於義矣○注不爲至得貶○僖元年傳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又見宜十一年所謂文實也蓋彼實備實者故文以專封實桓公而實以美桓之存亡國其美自見無庸爲諱襄公本非實者滅國之罪又重於事封假復讎以除罪本春秋微詞以責告莊故曲爲襄諱不必又起貶義也舊疏云凡爲文實者皆初以常事爲罪而貶之然後計功除過此齊襄功實未足除過故傳不爲文實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疏】經六月有乙丑脈有乙亥乙酉乙未無乙丑五月之二十三七月之二十四皆乙丑也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注】據鄫季姬也【疏】注據鄫季姬○僖十六年鄫季姬卒無葬文是也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於齊爾【注】徒者無臣子辭也國滅無臣子徒爲齊侯所葬故痛而書之明魯宜當閔傷臨之卒不日葬日者魯本宜葬之故移恩錄文於葬【疏】穀梁傳外夫人不書葬此其書葬何吾女也失國故隱而葬之注隱痛也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經傳釋詞爾猶而已也檀弓用矣爾爾亦用矣爾而已又曰主

人自盡爲讎言主人自盡爲而已公羊傳徒讎於齊讎又不柴朝而偏爾乎天下者唯奉止爾論語鄉黨篇唯謹爾並與而已同義〇注徒者至所葬〇廣雅徒空也又但葬者生者之事國滅君士無臣子故但爲齊侯所葬耳各本所作所殺誅彼郭本正〇注故痛至痛之〇禮喪服不杖期章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魯女姊爲諸侯夫人本無服尊降宜止出降大功今夫國已亡魯宜依無主之服服本服期喪服傳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也何以期也爲其無祭主故也注無主後者人之所哀憐不忍降之雖係士禮喪服經載大夫之子爲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亦期大夫與大夫之子同推之諸侯禮亦宜然故傳而書之明當閔傷隱之也〇注卒不至於葬〇上三月書紀伯姬卒不日是也舊疏云春秋內女卒例日而紀伯姬卒不日故如此解又云此雖不及五月不得以渴葬解之爲渴葬慢葬自施於諸侯非夫人例

此復讎也曷爲葬之【注】据恩怨不兩行

滅其可滅葬其可葬此其爲可葬奈何復讎者非將殺之逐之也

以爲雖遇紀侯之殯亦將葬之也【注】以爲者設事辭而言之以大斂而從棺曰殯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若存殷人殯於兩楹之閒賓主夾之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賓之也稱齊侯者善葬伯姬得其宜也【疏】注以爲至之辭〇禮記檀弓曰吾以將爲賢人也以鄭以爲也以爲變聲故以亦訓爲玉篇以爲也是也凡未事而億度之皆曰以爲故爲設事辭設者假借之辭也戰國策齊策今先生設爲不言高云設者虛假之辭是也〇注以大至曰殯〇禮士喪禮云卒斂徹帷此大斂禮畢下云主人奉尸斂于棺踊如初乃蓋注恒在肂中斂尸爲所謂殯也檀弓曰殯于客位按檀弓周禮也士喪禮又云主人降北面視肂設熬旁一筐踊無算注以木覆棺上而塗之爲火備卒塗祝取銘置于肂主人復位此大斂後而殯之節也〇注夏后至之也〇舊疏云檀弓上篇文白虎通崩薨篇云夏后氏殯於阼階殷人殯於兩楹之閒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夏后氏教之忠忠者厚也曰生吾親也死亦吾親也主人宜在阼階殷人教以敬敬曰死者將去又不敢客也故置之兩楹之閒賓主共夾而敬之周人教以文曰死者將去不可又得故賓客之也引檀弓記曰夏后氏殯於阼階殷人殯於兩楹之閒周人殯於西階士喪禮周禮也主人入門左視塗注肂在西階入門左由便趨疾是也〇注斂齊至宜也〇杜云紀季入酅爲齊附庸而紀侯大去其國齊侯加禮初附以崇厚義故攝伯姬之喪而以紀國夫人禮葬之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郜【疏】左氏作禚

公曷爲與微者狩【注】据與高傒盟諱此競逐恥同【疏】注據與至恥同〇莊二十二年秋及齊高傒盟于防傳云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此與微者競逐爲歡與大夫盟同宜諱故諱之

齊侯也【注】以不沒公知爲齊侯也【疏】注以不至侯也〇舊疏云正以大夫盟郜沒公此不沒公者齊侯故也按穀梁傳曰齊人者齊侯也杜氏以齊人爲賤微者云越竟與齊微者狩失禮沈氏欽韓云雖無人心何爲與齊之微者狩尊卑上下自有統紀齊之微者安能與鄰國之君狩乎人者齊侯也

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注】禮

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同國九族之讎不同鄉黨朋友之讎不同市朝稱人者使若微者不沒公言齊人者公可以見齊微者至恥魯人皆當復讎義不可以見齊侯也【疏】穀梁傳何爲卑公也不復讎而怨不釋刺釋怨也〇注禮父之市朝〇禮記曲禮云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注父者子之天殺己之天與共戴天非孝子也行求殺之乃止又檀弓云居父母之讎如之何夫子曰寢苦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鬭注不可以並生言讎適市朝不釋兵又曰請問居昆弟之讎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鬭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讎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大戴禮曾子制言云父母之讎不與同生兄弟之讎不與聚國也友之讎不與聚鄰族人之讎不與共鄰白虎通復讎云子得爲父報讎者臣子於君父其義一也忠臣孝子所以不能已以恩義不能奪也故曰父之讎不共天下兄弟之讎不與共國朋友之讎不與同朝族人之讎不共鄰故春秋傳曰子不復讎非子也按何氏所說復讎之朝與白虎通合惟朋友之讎與大戴禮異父讎不共戴天而周禮大人云辟諸海外不共戴天極言孝子不與父讎並生之義若已辟諸海外則亦力有所難故禮記疏引鄭答趙商云雖若在九夷之東八蠻之南六戎之西五狄之北雖有至孝之心能仕討之乎是也鄭注曲禮云交遊或爲朋友盧辯云朋友之讎不同國厚矣則曲禮似過此云不同市朝得矣檀弓說居昆弟之讎曰仕弗與共國與此不同周禮調人云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昆弟之讎不同國又云主友之讎視從父昆弟盡同一不同國昆弟之讎不同國中並處朋友之讎但不同國仕耳定四年傳云朋友相衛古之道也義亦通於此也檀弓說居從父昆弟之讎意鄭此之九族彼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此不同鄉黨其輕重相似也與調人之不同國殊蓋惟君父之讎不共戴天無異說其餘則各述所聞故雖一致〇注稱人微者〇穀梁傳其稱人何也卑公之微所以卑公也通義云等諱不沒公而必貶齊侯稱人者沒公則但有讎義人齊侯義以惡齊也諱侯實國爲禮難據褒錄莊猶有讎齊之心爲讎之則其言實之何也以其可實貶其可貶以直報怨春秋以之沈氏欽韓云莊公安之而書者爲愧之從而微之〇注不沒至侯也〇周禮調人云君之讎視父隱十一年傳子沈子曰君弒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明齊襄書之臣民皆當讎之若沒公則嫌魯之微者可與齊侯狩明亦不宜也不沒公而貶齊侯爲微者見齊之臣下莊公無爲讎之不見也

前此者有事矣【注】溺會齊師伐衛是也【疏】注溺會至是也〇見上三年春穀梁於彼惡其會讎讎伐衛雖公羊所不取

後此者有事矣【注】師及齊師圍盛是也【疏】注師及至是也〇見下八年

則曷爲獨於此焉譏於讎者將壹譏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疏】莊氏述祖春秋正詞云若諸侯不事覲不可勝譏則書公如齊於上書大夫如京師於下而會如齊以與之若諸侯不會葬奔喪不可勝譏則書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日以異之書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不以日先後爲序以大異之

莫重乎其與讎

狩也【注】狩者上所以共承宗廟下所以教習兵行義【疏】通義云從禽為樂與無共之乃忘親之大者○注狩者至行義○桓四年傳云諸侯曷為必田狩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注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為己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牲逸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為田除害左傳隱五年云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以農隙而講武事也

於讎者則曷為將壹譏而已讎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爲大譏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同【注】其餘輕者從義與重者同不復譏都與無讎同文論之所以省文達其異義矣凡二同故言同同【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注凡二同故言同同解云考諸古本傳及此注同字之下皆無重語有者衍文按疏中標注亦作凡二同故言同同衍一同字○注其餘至者同讎之○舊疏云諸皆是與讎交接更無賤文矣○注所以至義也○舊疏云一則省文二則遂其異義矣其異義者盛不稱公者諱滅同姓讎會齊師伐衛不稱氏者見未命大夫也若不省文無以見此義故曰所以省文達其異義矣按此知許慎異義據夾谷會以駁公羊之經矣○注凡二至同同○舊疏云標者不譏見與重者同一同也都與無讎同文論之一同也故曰凡二同矣讀書叢錄云按注其餘輕者從義與重者同不復譏都與無讎同文論之所以省文達其異義矣疏輕者不譏見與重者同一同也都與無讎同文論之二同也故曰凡二同矣傳及此注皆書作同同古本非是按孫說是也注明云凡二同故言同同則重同字者是

公羊義疏十八

句容陳立卓人著

莊五年盡八年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疏]通義云戎事不邇女器目言如齊師惡甚矣穀梁傳曰師而曰如眾也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注言師眾大如國故可以言如按上二年會于郜注婦人無外事外則近淫四年饗于祝丘注書者與會郜同義此無注從可知省文也下七年會于防同

秋郳黎來來朝[疏]左穀倪作郳左氏黎作犁春秋異文箋云郳倪二字古祇作兒从人从邑皆從起字黎犁通假字接莊子齊物論有王倪漢書古今人表作王兒漢書倪寬鹽鐵論刺復篇云自千乘兒寬以治尚書冠九卿文學曰兒大夫開口不言是倪本作兒邵氏晉涵南江札記云左氏傳成十五年伯州犂奔楚潛夫論引作州犂是犂黎同也

倪者何小邾婁也[注]小邾婁國[疏]杜云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郳城疏云郳之上世出於邾國世本云邾顏居邾肥徙郳宋仲子注郳顏別封小子肥於郳為小邾子則顏是邾君肥始封郳譜云小邾邾俠之後也夷父顏有功於周其子友別封為附庸居郳曾孫犂來始見春秋附從齊桓以尊周室命為小邾子穆公之孫惠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楚滅之世本言肥杜譜言友當是一人傳七年書小邾子來朝知齊桓以王命命云說文邑部郳齊地春秋傳曰齊高厚定郳田段注左傳襄六年齊侯滅萊遷萊子於郳杜云遷萊子於郳國正義郳即小邾附庸於齊故滅萊國而遷其君於小邾世本注邾顏別封小子肥于郳為小邾子左傳曰魯擊柝聞於邾小邾者邾所別封則其地亦在邾魯閒不當為齊地今郳縣有故邾城縣東南有郳城皆魯地且郳之稱小邾久矣不應又忽呼為郳也許意郳是齊地非小邾國也按段說是也昌慮今滕縣地兗州府志郳城在滕縣東一里梁水之東周八里于欽齊乘云郳城在縣城南土人云小灰城即小邾之轉也按漢東海郡諸縣在今嶧縣地也萊子所遷別是一地

小邾婁則曷為謂之倪未能以其名通也[注]倪者小邾婁之都邑時未能為附庸不足以小邾婁名通故略謂之倪[疏]注倪者至都邑○通義云今為附庸則名倪其後受國則名小邾婁倪本邾婁顏之少子肥所封故謂之小邾婁也蓋此時尚無小邾婁之稱故以其取都名也○注時未至之倪○通義云未能以其名通者猶孟子言不違於天子按孟子萬章篇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則附庸國之至微者此注云未能為附庸疑未能二字沿傳文衍白虎通爵篇附庸所以無爵何卑小無爵也王制云不能五十里不合于天子附于諸侯曰附庸不合即不達也趙注孟子云小者不能特達于天子因大國以名通白虎通爵篇又云小者不滿為附庸附庸者附大國以名通也不滿謂不滿五十里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不違於天子者春秋所謂未能以其名通也繁露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書大傳曰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者齊人滅紀季以酅為齊附庸酅者紀之采也然則多亡國之使先世有功德者故存錄之使世食其采以臣屬於大國三十里者其先公侯也二十里者其先伯也十五里者其先子男也董仲舒說正與書傳合按韓詩外傳亦有是語然說係邾婁別封與晉封曲沃相似曲沃已命爵為伯或是請於周所賜邾婁本子爵小國非其比矣封之則謂之倪猶紀季以酅入齊則謂之酅齊錄齊桓正封城東至於紀酅是也使齊桓請於周封之子始有小邾婁之稱春秋王魯附庸小國未能以名通故略之稱倪耳黎

來者何名也[疏]左傳云郳犂來來朝名未王命也注未受爵命為諸侯傳發附庸稱名例也据此倪為邾婁所封則為邾書非附庸可知故曉元年注請儀父在春秋前失爵在名例也

其名何[注]据傳七年稱子[疏]注据傳七年稱子○即傳七年夏小邾婁子來朝是也

微國也[注]此最微得見者其後附從齊桓為僖七年張本文[疏]注此最至本文○傳七年注云至是所以釋爵者時附從霸者朝天子旁朝聘行進齊桓公白天子逸之國因其得禮者其能以爵通傳附庸最微得見春秋因其後得禮能以爵通故於此起之也微穀梁傳鄭國也黎來微國之君未爵命者也通義云附庸名者方二十里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此伐衛何納朔也[疏]左傳冬伐衛納惠公也漢書劉向傳上云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繫辭滅國上云衛侯朔國事齊襄而天下患之則齊主兵魯與宋陳蔡從之也

曷為不言納衛侯朔[注]据納頓子于頓言納下朔入公入致伐齊人來歸衛寶知為納朔伐之[疏]注据納至伐之○傳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是彼言納也朔入即下六年衛侯朔入于衛是也公入致伐即下六年公至自伐衛是也又云齊人來歸衛寶故知為納朔伐之

辟王也[注]辟王者兵也王人子突是也使若伐而去不留納朔者所以正其義因為內諱[疏]注辟王至是也○下六年傳云王人子突救衛王人救之諸侯伐之順逆昭然矣○注使若至內諱○若留納朔當坐公會齊侯以下伐衛納衛侯朔於衛今不然故解之通義云絕正其義不使諸侯得立王之所廢也穀梁傳曰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今驗經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公會齊人宋人邾婁人救鄭皆以會大夫不致此下有致足起四國實其君貶稱人矣按不書納朔為內諱伐王書人起其貶也

六年春王三月[疏]左氏作正月穀梁作二月

王人子突救衛[疏]史記注引服虔云王室當在雅衰微而列在風故國人猶尊之故稱王猶春秋之王人也按所引蓋襄二十九年傳為之歌王注不曰周人而曰王人猶尊王之義也

王人者何微者也[疏]杜云王人王之微官也穀梁傳王人卑者也僖八年傳亦云王人微者也僖二十九年注諸侯亦使微者會之亦者亦王人也

子突者何[注]別何之者稱人序上又僖八年王

人不稱字據二人■注別何至二人○皆疏云所以不言王人子突者何而別何之者正以稱人序往子突之

上又傳八年公會王人以下于洮單稱王人不稱字閒者之意據此王人與子突別人故則何之然則言據二人者猶言疑二人矣

按傳意亦欲明王人爲微者故則何之貴也■貴子之稱■注貴子之稱○穀梁傳稱名貴之也故注引何

休以衛子則非名也則子實之曰王人者此則名可今以其衛命數故貴之貴之鄭君稱爲字可知賤者此名當何爲字譏耳

則氾氏以使傳稱是注引之云非何注意實仍是名何稱書而從故自異其說故注云貴子之稱則此何氏作注以子爲貴不以

突是字今以貴也能繫天子之命乾曰衞王人拒諸侯者故之加稱名也以當貴之稱傳而已爲其說繫注引之餘命數衞而人者

八年公會王人于洮杜氏云王人者微者也是六年五年圖者諸侯常稱犯逆王命以子突救衞衞者大其事故公羊義例云王人

字下士王人之稱諸同而子命突是異耳能之進之士意之中進也不足稱以名爲而榮故故稱字起從者大夫之上

例稱字以貴之也如杜氏以突爲文字與鄭義同氾氏以疏亦如何說繫則以繫

貴則其稱人何■據王子瑕不稱人本書言王子突示諸侯親親以責之也■注○據襄三十年王子瑕奔晉是不稱人也

繫諸人也曷爲繫諸人■據王子瑕不稱人也本亦作繫諸人也當作之說也

不以微及大■注據不至及大○定二年傳云雨觀災者何言不以微及大也然則曷爲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主災者兩觀則曷爲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此王人云微者王子突貴者繫之王人之下

王人耳■刺王者朔在岱陰齊時一使可致一夫可誅而緩令交

連五國之兵伐天子所立還以自納王遣貴子突卒不能救遂爲

天下笑故爲王者諱使若遣微者弱愈因爲內殺惡救衞時此月

者爲實微者故加錄之以起實貴子突■疏云據道傳意子突但不是微者

能救衞亦弱之王人微者耳○注刺王至是殺朔惡○注在岱陰齊十六年傳上見使守衞朔而不能使衞小衆越在岱陰齊是朔在岱陰齊也是以下文衞侯五國入兵于衞上三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衞天子所立衞朔是也注云

云年天冬子公衞會立齊人宋公人陳人伐衞天子所立衞朔是也下交衞侯五國兵入于衞上三年子注

突未能不交鄰通救五也兵六年至明年上注之云書傳初者出朔奔在岱陰時黨援求甚天可子喜非是時遠

能救不能以致大亂諸侯討之據衞已甚是爲也故邊藩緊靈公數云玉言其子云突乃子王人任耳衞不使能若絕王

不得衞不留守國以之兵道衞討乃殺子突而是亦王人耳是王人其能使若殺衞小臣者

殺惡深傳日書衞教衞也者故衞子突天子者則不能正功公以會諸天侯子伐殺衞惡惡爲衞甚疾

故殺罪記惡云者春秋本之衞罪本國本惡之毛本命本疏作罪衞本罪之命故殺惡少深愈

也注此月之者十六年衞侯朔入于衞傳云犯命也○注月者

也○注起此子突之加○六年秋經書侯許師以喪衞侯傳加十九年九月以夏師乃其貴明是

見王子突以大事爲故傳稱八人而又稱九字不如王子人不突同杜王氏子云突辭故言也卑而

夏六月衞侯朔入于衞

衞侯朔何以名■據衞侯入于陳儀不名■注見殺二十五年○絕

■疏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以王命絕之也朔之名惡也朔入逆則出順矣朔出入名以王命絕之也接之惡也秋天子

之事也衞朔故書名以絕之所曷爲絕之■據俱入也犯命也■天子

命尤重■注犯天至子于尤重○何見見使十守大衞年朔僮而不云能得使衞殺小天子衆越之也

在岱陰齊負殺會不鄭罪是也云通義云得罪犯天子之命當絕天職

之不赦故諸侯生名之包氏慎言云朔得罪天子出奔當絕天

子立公子留以承衞祀子朔復入與篡同以篡國論二十九年

朔卒不書葬注以云犯天子命篡入與篡國同論二十九年

云晏其不名者伐衞納朔之何也不逆天子之命也當與衞朔同云不與衞稱侯梁傳

絕納之王也所其言入何■據頓子不復書入■注據頓二十五年至書入○傳

是也

陳云納頓子于頓不書入也是通

義據鄭子衍或言不歸或言復歸

篡辭也■上辟王不得言納故復

從篡辭書入也不直言篡者事各有本也殺而立者不以當國之

辭言之非殺而立者以當國之辭言之國人立之曰立他國立之

曰納從外曰入諸侯有屬託力加自文也不書公子留出奔者天

子本當絕衞不當復立公子留因爲天子諱伐衞■疏云注云伐衞

上辟至入上○辟上五年傳云諱伐衞之納也不言入上書辟也

朔復爲以○注王辭不去公子與辟入上至故也

○注本當○故不書至○子不言以

至上五年本傳此至是○不公子言以公子○

郎文十四年齊人弒其君舍不去公子是也言言之○以下

重小白不入于齊何以不言入○故書弒是也不至注非殺也○

故入非齊不必以至書國辭國書也注人之立○以下

...

秋公至自伐衞

曷爲或言致會或言致伐得意致會■所伐國服兵解國安故不

復舉兵所從來故直其本會之地■注公會○所伐國至之地

魚公至自會按會于蕭魚傳云蓋鄭與會爾注中國以鄭故三年之中五起兵至是乃服其後無干戈患二十餘年故喜而詳錄其

會以得鄭爲重是爲所伐國服兵解國安故獨重其會時故會至自會也不得意致伐[注]所伐國不服

兵將復用國家有危故重錄所從來此謂公與二國以上也公與

一國及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

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不致

皆例時[疏]注所伐至從來○傳四年公伐楚傳以下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秋八月公至自伐楚傳楚已服矣何以致

伐楚叛盟又襄十一年公會晉侯宋公以下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公至自伐鄭使鄭旋服旋叛故致伐從不得意例也

舊疏云成十六年公會尹子晉侯以下伐鄭冬十二月公至自會又成十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以下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

柯陵秋公至自會又成十七年冬公會單子晉侯以下伐鄭十一月公至自伐鄭以此言之則十六年秋伐鄭十七年夏伐鄭皆是

鄭人才服而致會者正以十六年鄭叛晉帥諸侯伐之當時實服明年乃叛是以致會十七年夏公會單子已下伐鄭者正以比年

用兵不能服故以得意爲文其十七年冬公會單子已下伐鄭以伐致者至於三伐事實當見故言公至自伐鄭矣按十七年夏書

致會或與十六年書致會同意比年用兵不能服無爲以得意爲文也或以公幼非晉主兵故無危辭十七年冬則比年三伐而鄭

仍未服故危會以危諸侯也舊疏又云桓十六年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已下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從此以後鄭不背叛而致

伐者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彼注云不致之者桓弑賢君而篡慈兄與人交接則有危故奪臣子辭成誅文然則桓本不合致而

十六年致者注云善桓公能疾惡同類與諸侯行義兵伐鄭也是其得致之由而致伐者諸侯本欲助忽誅突突誅得國忽死不還

以其不得伐力故致伐也義或然耳○注此謂至上也○凡上所引皆尊二國以上事也○注公與至不致○隱五年公伐邾婁傳

二十二年公伐邾婁三十三年公伐邾婁皆公獨出用兵得意故不致其與一國以上得意者無文舊疏云知然者正以用兵得意

兵不復用何勞致伐不致會者離不成會故也○注不得意致伐○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傳云此已取穀

矣何以致伐未得乎取穀也曰患之起必自此始矣是公與一國以上不得意致伐者也下二十六年公伐戎公至自伐戎是公獨

出用兵不得意致伐者也舊疏云不得意所以致伐者兵將復用重錄兵所從來故也○注公與至致會○舊疏云卽哀十二年公

會晉侯及吳子會于黃池秋公至自會是也其得意致會者以其成會也按成十六年公會晉侯齊侯已下于沙隨不見公公至自

會公不見見大夫執而致會者傳云不恥也曷爲不恥公幼也是其變也○注不得意不致○舊疏云卽宣七年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鄭伯曹伯于黑壤之屬是也其不得意不致者無功可言故也按八年春公至自會則致矣不知舊疏何云不致也公與二國以

上會盟不致者舊蓋得意者皆致其不致者未必皆不得意也○注公與至致地○舊疏云卽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

唐是也其得意致地者離不成會故也○注不得意不致○舊疏云卽隱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之屬是也其不得意所

以不致者無功可致矣按盟唐所以爲不得意者彼注云後皆隱而普桓復爲唐之盟故也○注皆例時○舊疏云卽桓二年冬公

至自唐僖二十六年冬公至自伐齊哀十三年秋公至自會之屬是也其僖四年八月公至自伐楚注云月者凡公出滿二時月危

公之久成六年春王二月公至自會注云月者前會大夫擯齊侯今親相見故危之是也而襄十一年公至自伐鄭公至自會不滿

二時而皆在日月下何氏不注蓋皆不蒙月故也成十六年公至自會亦不滿二時而在日月下是不蒙月明矣成十七年十一月

公至自伐鄭注云月者方正下壬申故月之然則公至亦不蒙月矣

衛侯朔入于衛

何以致伐[注]据得意[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毛本伐誤會○注据得意○伐衛納朔朔得入衛是得意矣而會致伐故据以難

不敢勝天子也[注]與上辟王同義久不月者不與伐

天子也故不爲危錄之[疏]注與上辟王同義○上五年公會五國伐衛傳云曷爲不言納衛侯朔辟王也蓋若伐衛而去不留納朔以辟王兵然所以正其義此雖得意然勝天子以逆犯順危甚故不與其得意也○注久不至錄之○僖

四年八月公至自伐楚彼注云月者公出滿二時月危公之久今公伐衛歷四時久而不月危之者不與伐天子雖不久亦危故不必錄月異之也

螟[注]先是伐衛納朔兵歷四時乃反民煩擾之所生[疏]漢書五行志云嚴公六年

秋螟董仲舒劉向以爲先是衛侯朔出奔齊齊侯會諸侯納朔許諸侯賂齊人歸衛寶魯受之貪利應也按京房易傳曰臣安祿茲

謂貪厥災蟲蟲食根德無常茲謂煩蟲食葉爾雅釋蟲食苗心螟食葉蟘食節賊食根蟊蟊蟘皆螟類故煩擾貪利均致蟲災也

冬齊人來歸衛寶[疏]唐石經諸本同左氏經作衛俘校勘記云缶寶孚寶古音同第三部杜云公穀皆言衛寶此傳

亦言寶唯此經言俘疑經誤正義說文保从人杲省聲古文保不省然則古字通用寶或保字與俘相似故誤作俘耳按左疏是也

保古與寶通易繫辭傳聖人之大寶曰位釋文寶孟喜作保書金滕無墜天之降寶命書世家作無墜天之降葆命鐘鼎款識許子

鐘永保鼓之楚邛仲南和鐘子孫永保用之齊侯鎛鐘子孫業保用享皆寶字義也史記周本紀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集解

徐廣曰保一作寶留侯世家取而葆祠之集解徐廣曰史記珍寶字皆作葆是必古皆作保葆體保與俘相似故左氏經爲俘也杜

又以爲俘囚未免依違矣

此衛寶也則齊人曷爲來歸之衛人歸之也[注]以稱人共國辭[疏]注以稱人共國辭○舊疏云注言此者欲決下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不言人也言以稱人共國辭者謂稱齊人可以兼得兩國人之辭也

衛人歸之則其稱齊人何讓乎我也其讓乎我奈何齊侯曰

此非寡人之力魯侯之力也[注]時朔得國後遣人賂齊齊侯推功

歸魯使衛人持寶來雖本非義賂齊當以讓除惡故善起其事主

書者極惡魯犯命復貪利也不爲大惡者納朔本不以賂行事畢

而見謂爾實者玉物之凡名【疏】注雖本至其事○舊疏云言春秋善齊侯之讓是以不言衛人而稱齊人所以起其讓事矣按傳主惡書故歸讓於齊其實齊襄亦非能讓之人左傳謂文姜請之欲說書以謝罪惠是其實齊襄請衛讓書春秋因其可與而與之耳○注主書至利也○通義云齊人來歸衛寶分惡於齊也成齊而後賂之辭也取郜大鼎于宋事惡於魯也賂而後成惡之辭按孔氏用穀梁義彼傳云以齊首之分惡於齊也使之如下齊而來然惡戰則殺矣是也繁露王道云誅受令恩衛葆以正囹圄之平也亦段傳為寶惟文有脫誤意謂誅魯受衛寶以平罪名大者亦惡魯也毛氏奇齡春秋傳以逆王命而納寶惡鄭無所利而為之其惡已甚實矣況利之○注不為至謝罪○舊疏云所傳聞之世內大惡諱今此書見故知不為大惡賂按此為事舉受賂與受賂以成宋亂者不同彼本會獲討宋受矣而還故為大惡此原非利動猶今律事後受財枉者准枉法論不枉者准不枉法論准者至死減一等也○注寶者至凡名○舊疏云猶言玉物之總名耳定八年傳云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是也按說文宀部寶珍也詩崧高云以作爾寶傳寶瑞也珍寶皆玉物之總名也史記衛世家云成王舉康叔為周司徒賜衛寶祭器以章有德定四年左傳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皆衛寶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疏】杜云防魯地

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實如雨【疏】四月書辛卯為月之六日夜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辛卯夜一本無夜字穀梁傳作昔九經古義云辛卯昔傳曰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王逸楚辭注云昔夜也詩云樂酒今昔今詩作夕莊子注曰昔夕也天官腊人注云昔之言夕也管子小匡云且昔從事且昔猶且夕也昔亦訓夜者列子曰尹氏有老役夫昔昔夢為國君張湛云昔昔猶夜夜也段氏玉裁毛詩古音攷云夜音稽昔音錯考工記老牛之角紾而昔鄭司農云昔讀如交錯之錯古音昔夜同部故得通用使漢書張衡傳殺昔夢於木禾兮注昔夜也是也段又云古音段昔為夕左傳為一昔之期列子昔昔夢為國君皆是也釋文所載一本非下傳明云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夜為日入至於星出之名與下夜中別則宜有夜字實左穀作隕說文雨部實雨也齊人謂雷為實一曰雲轉起也阜部隕从高下也易曰有隕自天實隕音義皆近實星一字書作實正隕段倩也故史記宋世家實星如雨亦作實論衡藝增篇亦引作實隕禮大司樂疏引作星實而雨字林實卸隕字也杜云日光不匿恆星不見而云夜中者以水漏知之

恆星者何列星也【注】恆常也常以時列見【疏】注恆常至列見○爾雅釋詁恆常也左傳注同穀梁傳恆星者經星也經亦常也

列星不見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注】反者星復其位【疏】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鄂本何上有則字當據補杜以長曆校之辛卯四月五日月光尚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然則無以知夜之中故書疏云謂無所據度故也○注反者星復其位○詩猗嗟云四矢反兮箋云反復也又[illegible]來反傳反復也故星復其位曰反鬼谷子捭闔云益損去就倍反注去而復來曰反是也星復故知夜中夜中郎星實之時所謂雨星不及地尺而復也舊疏謂星反附在半夜之後則知雨者不見之時是夜中矣非也傳明云不及地尺而復則並未及地無緣至半夜後也穀梁傳云春秋著以傳著疑以傳疑中之幾也曰夜中者為耳何用見其中也失變而錄其時則夜中矣而

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疏】漢書五行志云左氏傳曰恆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劉歆以為晝隕如雨如而也星隕而且雨故曰與偕也明雨與星隕兩變相成也按此所據左氏說公穀皆以為非雨而如雨也范寧訓如為而非穀梁義穀梁云其隕也如雨無星隕而雨說也

非雨則曷為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注】不修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為春秋【疏】注不修至春秋○九經古義云王伯厚曰孔子語司馬侯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曰教之春秋皆在孔子前所謂乘檮杌也魯之春秋韓起所見所云不修春秋也舊疏云據此傳及注則孔子未修之時已謂之春秋矣而舊解云孔子修之春作秋成謂之春秋者失之遠矣按前卷疏引閔因敘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紀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精符說題辭具有其文又沈文何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共為表裏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先鄭云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外史掌四方之志後鄭云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然則春秋本魯史書名孔子因而不改耳故墨子明鬼篇有周春秋燕春秋宋春秋齊春秋也其言百二十國寶書者按大夫對孟孫曰禹合諸侯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故書唐虞萬國殷三千周千七百七十有三春秋以下兼國數矣殆然當時外史所掌衛得百二十國故墨子亦云吾見百國春秋也杜預以春秋為春史之名是也謂孔子因魯史策書成文則非孔子據魯立義以託之空文不如見之行事內魯而外諸夏以魯為主故用魯舊史之名與韓宣所見羊舌肸所習申叔時所教同實異也禮記坊記曰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晉春秋也今作獄孔子所修春秋也

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注】明其狀似雨爾不當言雨星不言尺者實則為異不以尺寸錄之【疏】毛本星實誤倒論衡藝增篇引此傳說之云君子謂孔子也孔子修之星實如雨蓋引云竝說曰自上而落謂之實星霜皆實而霜以著物然後可知故先言實後言霜星隕于天見實則知之故指言星實一字先後不妄有如此繁露玉英云春秋理百物辨品類別嫌微修事末者也是故星墜謂之隕螽墜謂之雨其所發之處不同或降于天或發于地其辭不可同也○注明其至雨星○論衡云如雨者如雨狀也山氣為雲上不及天下而為雲雨星隕不及地上復在天故曰如雨孔子正言也夫星實或時至地或時不能丈尺之數難審也史記言尺亦太甚矣夫地有樓臺山陵安得言尺孔子言如雨得其實矣孔子作春秋故正言如雨如孔子不作不没地尺之文遂傳至今穀梁傳云其不曰恆星之隕何也我知恆星之不見而不知其隕也我見其隕而接於地者則是雨說也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隕其解經不言雨雨言隕星其亦以為狀似雨可知○注不言至錄之○論衡言之辯矣

何以書記異也【注】列星者天之常宿分守度諸侯之象周之四月夏之二月昏參伐狼注之宿當見參伐主斬艾立義狼注主持衡平也皆滅者法度廢絕威信陵遲之象時天子微

弱不能誅衛侯朔是後遂失其政諸侯背叛王室日卑星霣未墜而夜中星反者房心見其虛危斗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宮也虛危齊分其後齊桓行霸陽穀之會有王事【疏】列星至之象〇舊疏云言分者謂十二之分野矣言守度者守三十度爲一次矣言諸侯之象者謂星度有多少若諸侯之國有大小耳數繫注引鄭君曰象星列宿諸侯之象不見者是諸侯棄天子禮義法度也靈機論論災云四時代序而人則其功星分于天而人象其行常星猶公卿也衆星猶萬民也列星正則衆星齊常星亂則衆星墜矣漢書五行志嚴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董仲舒劉向以爲常星二十八宿者人君之象也衆星萬民之類也列星不見象諸侯微也衆星隕墜民失其所也夜中者爲中國也開元占經引許愼曰衆星者庶民之象也與列宿俱亡中國微滅也鄭元曰恆星謂列舍持天子之正也不見者諸侯棄天子禮義法度又恩明象諸侯既然將彊大也毅繫往引劉向又云隕者象諸侯隕墜失其所也又中夜隕者象不終其性命中道而落〇注明之至當見〇禮記月令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鄭注弧在輿鬼南疏引三統曆云二月節日在奎五度昏井二十二度中春分日在婁四度昏柳五度中元嘉曆二月節日在壁一度昏井十度中春分日在壁七度昏東井三十度中弧星近井因井有三十三度其度氣寬故舉弧言之史記天官書參爲白虎下有三星曰罰其東有大星曰狼下有四星曰弧直狼是參伐等宿皆近弧也然時南方之宿盡當列見圖不僅參伐等宿也〇注參伐至平也〇洪範五行傳好攻戰注參伐爲武府齊氏召南考證云天官書參爲白虎罰爲斬艾事張守節正義云罰亦作伐春秋運斗樞云參伐事主斬艾即其說也狼注主持衡平狼費解狼在參南與弧相近不屬南方朱鳥天官書南宮朱鳥權衡衡太微也權軒轅也柳爲鳥注又古人每以鳥衡並言故曰奧楚之强侯在衡侯感占爲鳥衡正義云鳥衡柳星也然則持衡平猶可言井鬼柳星張翼軫七宿不可以言天狼矣存經於此按狼亦近弧弧在井之分域故得兼主持衡平之義其實狼爲野將主侯掠見史記正義蓋何氏舉大體言之非如使代推求之密也〇注皆滅至之象〇咸信鄭本宋本同毛本信誤儀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爲夜中者言不得終性命中道敗也或曰象其叛也言當中道叛其上也天垂象以示下將欲人君防惡遠非愼卑省徵以自全安也如人君有賢明之材畏天威命若高宗謀祖己成王泣金縢改過修正立信布德存亡繼絕修廢舉逸下學而上達數什一之稅復三日之役節用儉服以惠百姓則諸侯懷德士民歸仁災消而福興矣遂莫肯改寤法則古人而各行其私意終於君臣乖離上下交怨自是之後齊宋之君弑譚遂邢衛之國滅宿遷于宋蔡獲于楚晉相弑殺五世乃定此其效也劉歆以爲晝象中國夜象夷狄夜明故常見之星皆不見象中國微也閒習穀梁散習左氏義皆相近志又云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過中星隕如雨長一二丈繹繹未至地滅至雞鳴止谷永對曰星辰附離於天猶庶民附離王者也王者失道綱紀廢頓下將叛去故星叛天而隕以見其象亦即法度廢絕威信陵遲之象也〇注時天至日卑〇五行志又云劉歆以爲周四月夏二月也日在降婁魯分野也先是衛侯朔奔齊公子黔牟立齊師諸侯伐之天子使人救衛魯公子溺專政會齊以犯王命嚴弗能止卒從而伐衛逐天王所立不義至甚而自以爲功民去其上政繇下作尤著故星隕于魯天事常象也易林豫之訟星隕如雨身精無輔强制陽陰不得安土正閩本監本毛本同誤也鄂本宋本正作致當據正〇注星實至宮也〇舊疏云鄭上備云房爲天子明堂文耀鉤云房心爲中央火星天王位著相對言之則房爲明堂心爲天王矣既有天王復有明堂布致之象也按上備當星備之誤星備亦見周禮大宗伯疏所引文耀鉤火星火宇亦誤開元占經六十云心爲明堂中大星火當作大也舊疏又云火見於周爲五月者謂春時今在周之四月是以半夜之後乃房星見其虛危斗者謂在夜半時明矣未墜釋文同校勘記釋文當本作末隊直類反文三年定八年皆作而隊直類反可證釋文凡音直類反者字作隊〇注虛危至王事〇史記天官書云燕齊之疆候在辰占于虛危正義辰星虛危皆北方之星故燕齊占候也又云虛危青州剛檀保韋氏昭注云元枵齊也律曆志云子爲元枵初婺女八度終於危十五度是虛危齊分也五行志又云劉歆以爲洪範曰庶民惟星易曰雷雨作解是歲徵在元枵齊分野也夜中而星隕象庶民中離上也雨以解過施復從上下象齊桓行霸復興周室也董仲舒劉向以爲不及地而復象齊桓起而救存之也鄉亡桓公星遂至地中國其良絕矣經義雜記云按董劉以常星爲二十八宿人君之象鄭康成云衆星列宿諸侯之象不見者是諸侯棄天子禮義法度也與董劉合何氏以列星爲常以時列見范氏以經星爲常列宿皆讀文立解而不知常星即二十八宿也左氏夜明之文當從劉子駿以爲象中國微杜說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殘非子致說此經言辨理精可爲人君炯鑒後之君子采此以爲規諫未必無精云舊疏云齊桓行霸者虛危斗也有王事者房心見也按陽穀之會見傳三年後傳云此大會也曷爲末言爾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所謂有王事也

秋大水【疏】穀梁傳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通義云莊公忘仇不孝於禰廟之罰

無麥苗

無苗則曷爲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注】苗者禾也生曰苗秀曰禾據是時苗微麥強俱遇水災苗當先亡【疏】注苗者至曰禾〇今傳正義引作禾初生曰苗便使人易了非注文有闕也說文禾部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時之中故謂之禾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又云粟嘉穀實也孔子曰粟之言續也又云米粟實也象禾實形又云粱米名也則禾即粱也其米爲粱其實爲粟其粟之稟爲禾其始生爲苗春秋說題辭云粟五變一變而以陽生爲苗二變而秀爲禾三變而粲然爲粟四變入臼米出甲五變而蒸飯可以食是生曰苗秀曰禾苗即禾也經傳多以禾與諸穀並舉詩七月黍稷重穋禾麻菽麥管子封禪篇鄗上之禾北里之黍呂氏春秋任地篇今茲美禾來茲美麥又言禾黍稻麻菽麥六者之實淮南子地形訓言麥稻黍菽禾五者之各有所宜是禾本粱之專稱其黍菽稻粱連言禾者亦得稱禾稱義聘禮所載之米禾則不專指粱也如粟亦粱之專稱而他穀之末去甲者亦稱粟說文粱下云稻粱一稻爲粟二十斗因事難件稱得假借通稱也管子小問篇管子曰苗始其少也晌晌乎何其孺子也及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油油乎茲免何其君子也天子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茲兔則秀象也茲滋也兔悅也臧氏庸拜經日記云苗本禾末秀之名因以黍稷未秀者亦通稱爲苗如詩使獲之苗薄是若論語惡莠恐其亂苗也孟子七八月之閒旱則苗槁矣則皆指禾言

之春秋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二十八年大無麥禾何邵公云水旱螟蝝皆以傷二穀乃書然不書二穀名而麥苗獨書者民食最重蓋春秋是聖人正名之書故在秋曰苗在冬則曰禾卽一物而隨時定稱不相假借況以黍稷通稱者盡施乎故公羊云無苗則爲稀先言無麥彼無麥然後書無苗穀梁麥苗同時也皆知苗卽禾之未秀者何注苗者禾也生曰苗秀曰禾此最得經意杜元凱云潔穀熟麥及五穀之苗范武子云麥與黍稷之苗同時死皆不知苗卽禾也故春秋當從公羊穀梁雖得經意惜范氏不足以傳之按經傳言穀必及禾否則或舉禾實則曰粟舉粟米則曰粱後世誤以粱稷爲一物由俗名稷爲高粱故也詩生民誕降嘉種維糜維芑說文引作嘉穀爾雅釋草蘴赤苗芑白苗玉篇云蘴卽今赤粱芑白粱故毛傳卽用爾雅釋詩也詩碩鼠無食我苗毛傳苗嘉穀詩生民種之黃茂毛傳黃嘉穀書序唐叔得禾異畝同穎史記周本紀唐叔得嘉穀嘉穀嘉禾其詞一也實者爲粱韋昭晉語注粱食之精者三蒼粱好粟楚辭大招五穀六仞設菰粱只崔駰七發云元山之粱呂氏春秋作元山之禾是禾卽粱也今俗謂之小米對稻之爲大米也周之秋爲今五六七三月禾熟於八月此在秋勸仍爲禾也○注據是至先亡○左傳疏云此秋今之五月麥已熟矣不得方云麥之無苗故知熟麥及五稼之苗皆爲水潦殺也按孔以麥苗之別是也謂苗爲五稼之苗猶沿杜氏之誤說文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淮南墜形訓麥秋生夏死蓋麥種有早晚早者夏之三四月可熟月令孟夏之月農乃登麥是也遲者須夏之五月也然麥皆已彊苗較爲弱故云苗當先亡今據云無麥苗故據以難

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注〕明君子不以一過責人水旱螟蝝皆以傷二穀乃書然不書穀名至麥苗獨書者民食最重〔疏〕穀梁傳曰麥苗同時也謂同時死也麥以秋種夏熟禾以春生秋熟五月大水方植之禾不能長遂終成之麥又復潦浸故云待無麥然後書也繁露竹林云凡春秋之記災異也雖畝有數莖猶謂之無麥苗也○注明君至責人○舊疏云謂災傷五穀者皆人行致之故也按如五行志所記是也○注水旱至乃書○此道春秋通例也舊疏云大水傷二穀書于經者卽桓元年秋大水傳云何以書記災也彼注云災傷二穀以上書災也其旱傷二穀以上書者卽僖二十一年夏大旱是也其螟螽書者卽隱五年經書螟傳云何以書記災也文八年經書螽之類是也通義云禮一穀不升謂之歉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歉則君徹縣梁馳饑則徹鬼厲饉則去嫌兔康則損圖歉至於大侵不祭肺不貳味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謂之變有殺也春秋一穀不升則不書故曰饑曰無麥苗曰大無麥禾曰大饑凡四等後漢書章帝紀詔曰春秋書無麥禾重之也是也○注然不至最重○舊疏云災傷麥苗常書卽此及莊二十八年大無麥禾之是也○按經傳有九穀六穀五穀九穀者周禮大宰職正三農生九穀先鄭注云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後鄭無秫大麥而有粱苽氾勝之書以稻米黍麻稻小麥大麥小豆大豆齊民要術首九穀忌日小豆稻麻禾黍麻小麥大麥大豆米與禾皆鄭粱也六穀者周禮膳夫職注稌黍稷粱麥苽小米伯六畫注同五穀者周禮職方氏職宜五種注黍稷菽麥稻其注疾醫注據月令數麻麥稷黍豆以配五行也按北方食以禾米爲主南方食以稻米爲主五穀當數禾黍稷稻麥二說遺去稻禾或遺去禾皆非五穀中尤以麥禾爲重春秋時各國皆在北方也

何以書記災也〔注〕先是莊公伐衛納朔用兵踰年夫人數出淫泆民怨之所生〔疏〕注先是至所生○洪範五行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傷父兄則稼穡不成漢書五行志嚴公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劉向以爲嚴公母文姜與兄齊襄公淫共殺威公嚴釋父仇復取齊女未入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於道逆亂臣下賤之之應舊疏云伐衛納朔者卽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蔡人伐衛六年公至自伐衛是也夫人數出淫泆卽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穀之屬故言數出按兵者水象夫人失正故皆致水災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疏〕杜云穀齊地今濟北穀城縣方輿紀要云穀城在今東平東阿縣治今曰小穀按春秋凡單言穀者皆濟北之穀城縣也穀梁傳婦人不會會非正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次不言俟此其言俟何〔注〕據次于陘不書俟〔疏〕注據次至書俟○傳四年次于陘傳其言次于陘何有俟也孰俟俟屈完也是也經不書俟也託不得已也〔注〕師出本爲下滅盛與陳蔡屬寡會伐衛同心又國遠故因假以諱滅同姓託待二國爲留辭主所以辟下言及也加以者辟實俟陳蔡稱人者略以外國辭稱知微之〔疏〕穀梁傳次止也俟待也杜云期共伐郕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是也但無託不得已義耳范云陳蔡欲伐魯故出師以待之陳蔡不稱師又無侯伐文何以知其來伐也服虔亦云言共欲伐郕見左疏○注師出至及也○與鄂本監本閩本同毛本與諸與又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同疏中諸本亦同鄂本又作人非舊疏云陳蔡與魯伐衛郎上經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是也同心又國遠者欲對齊宋齊亦同心而近魯是以不得託待齊宋時下言及者郎下經師及齊師圍成是也凡言及者汲汲之詞若此時已出師更無所待郎下文言及乃至汲汲之甚者便是魯人欲得滅同姓故致之深是以託待陳蔡以辟之按何意以魯本欲滅成託言爲陳蔡所約有不得已之意姑次于郎以俟又辟下文之及齊師非我汲汲也左疏引服云欲共伐郕亦取公羊爲說通義云本與齊師約共圍成而託言陳蔡將來侵伐不得已出師待之下竟不見陳蔡加兵之事不嫌是實俟故得如其意書之既惡魯之陰謀積慮成於滅同姓左疏引賈逵及說穀梁者皆云陳蔡欲伐魯故待之直以書真有俟陳蔡事矣按孔氏亦成於伐會之說孔穎達云陳蔡於魯竟絕路遠春秋以來未嘗聞怨何因輒伐魯也又俟者相須同行之詞非防遏拒敵之辭若使畏其來伐當謂之禦不得稱俟是也然則卽魯欲託辭必託之有因魯與陳蔡素無嫌隙自不得託言陳蔡來伐也○注加以者辟實俟○舊疏云若其實俟宜但云師次于郎俟陳人蔡人而已今言以明更有由以乃始俟之故言加以者辟實俟也○注陳蔡至微之○校勘記云鄂本人微作知微毛本作人者誤當據正知微之三字讀句言本無此事故從微者稱略之同外國辭也

甲午祠兵〔注〕庚午祠兵石經諸本同左氏穀梁作治兵包氏愼言云春有甲二月十四日上書春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

秦人下會夏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傳云何言乎祠兵爲久也爲爲篇久晉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于是然則圍成之師爲久以正月出而大于近郊二月甲午乃祠兵習戰傳以爲久也者祠兵之文明傳之不惡於取歲以教誠同於之傳則甲午外正月書矣是曆以爲正月十三弗也禮記出禮外事以剛日其出爲陽也出郊爲外事春秋傳曰甲午祠兵又衰記曰外事用剛日廟日內事用柔日註剛陰陽陽云外陰指用柔之內別乎郊外事若此是也禮疏引出思爲外事內指用兵外事指事國外事用剛日而辛用社稷是郊內事郊用柔日也而孔用甲以郊尊不敢同於外內之義故也若於昭十八年左傳鄭子產衛兵大寬將爲寬除註給兵於廟城內地迫故除廣之然則治兵時告於廟習於城內此云祠於近郊者蓋治於郊者軍旅之常在城內者鄭因救火故弗常所欲聚兵廟也

祠兵者何。出曰祠兵，【注】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祠於近郊，陳兵習戰，殺牲饗士卒。【疏】注禮兵不至士卒○舊疏云何氏之意以爲祠兵有二義也一則祠其兵器二則殺牲饗士卒拔曰祠兵矣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甲午祠兵出曰祠兵入曰振旅祠者祠五兵矛戟劍楯弓矢及祠蚩尤之造兵者左氏說甲午治兵禮授兵于廟禮祭三以記曰當尤庶人之強者何兵之能造殿曰祠兵者公羊字之輔治爲祠因而作說如此周禮司爲戰法仲冬教大閱田之野乃爲之如是兵之禮皆習戰非授兵修廟又表貉兵所會仲秋教治兵下皆云如戰之陳仲冬大閱於廟又猶祠五兵之禮詩小雅采芑箋引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正義此引春秋傳者莊八年公羊傳文也公羊爲引之按鄭兵直以公羊祠兵爲治兵之誤異何氏異經義雜記而祠兵此爲出曰治兵者諸文皆作治兵明使爲異故經改其文云其一也公羊皆習戰八年注甲午禮不使使云云又詩采芑曰振旅正義不禮春秋一也公羊皆習戰也引兵春秋傳公名羊周文禮也左氏周禮大司馬皆之職仲春教振旅以治兵爲凡師出曰治兵祠兵也公羊是之因而曰作鄭說元之於又異禮義記曰敢不曲禮從上公外羊事云以公日午注春秋傳曰甲午引兵祠周禮兵戰也正四時之田引兵治兵公羊法從左之說是鄭從左氏四之時說不用武公以羊三也年又而左大傳習隱出五年日治兵三始年治而兵入入曰振振旅旅治注兵出曰禪引正鏡公羊曰亦公作羊治傳出兵是曰所兵見本入兵曰也振旅何休公羊左傳出曰章之引兵公羊治兵杜云作祠兵者疏周禮賈作而傳折衷之故能約然明見其公羊之所作治兵又用之公羊經君子敬作通治諸詩經正義已言是作也祠兵於春秋兵正何也因其讀由鄭所見之本書異俱則作何兵守一變家無定文異字義所以爲公羊之家說公羊以爲先師師法爲本之義故不家言本或何將兵必執左作公羊兵依說文順異字義之所說公羊何休說明云蔬繇及其兵法者周禮祭祠司兵師云以兵所立表五之兵而作鄭公羊說其從左氏異法也又其按爾雅釋天師祭也是亦即祠兵之義也其禮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也大司馬之職注云凡軍制以下至人爲旅

人爲旅。【注】禮五百人爲旅。大司馬云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文○

入曰振旅，【注】五百

其禮一也，皆習戰也。【注】言與祠兵

禮如一。將出不嫌不習，故以祠兵言之；將入嫌於廢之，故以振訊

士衆言之，互相見也。祠兵壯者在前，難在前；振旅壯者在後，復長

幼，且衛後也。【疏】言與至衛後○解云舊說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以不忘戰也注云出兵不忘戰下至五行也天子之大閱禮以春秋本不忘兵安不忘危以安不忘危故也春秋傳曰少者在前長者在後服兵習戰者殷周禮云春秋法以教戰之大閱兵出以力者立以兵習戰以入曰振旅之仲秋傳本分兵卒其禮三軍周禮大司馬職大閱以作力迅猶疾也爾雅釋詁迅疾也○釋詁文也郭注云作力迅疾以振訊之也又古文作迅以振訊其誤已見公羊義疏也文出相言迅振文相以七月傳迅疾也○注言互相見者何出兵皆稱祠兵入兵稱振訊猶言祠兵此謂以振訊士衆互見之也按古文士衆兼稱振訊者爲同舊說云入則振旅謂○此兵士前而旅入後者以兵入則少在前振旅以後謂長幼之序也壯者在前出則先常出兵則長在後從此同輿入在前服事師見同左

兵也，入兵振旅之名正義云引詩則指王所事則指師出師兵爲，則同也。此何言乎祠兵？

【注】据不書。【疏】不書云正此禮者何以不致書雖卽復用兵之辭者不書○解云春秋之法皆以常事不書傳云

爲久也。【注】爲久稽留

之辭。【注】也注稽留者久留止之辭○孟子公孫丑篇云可以久則久舊本稽亦久之辭漢書食貨志積聚以爲稽市物注稽留

也○時稱久留者久之辭也文說言作事不曰止亦之曲作也作力作有所積之禮

曷爲爲久？

【注】据取長葛久之。【注】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据隱六年宋人取長葛傳云外取邑不書至此何以書久也宋人取長葛久之取其久留已明似此於宋言反祠兵故不之見久何義意請

之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注】諱爲久留辭，使若無欲

滅同姓之意，因見出竟明盛非內邑也。【疏】於是與齊同欲滅周國也杜據國西是齊滅郕國本

且紀作君何處於是此不然使者稱兵於是是鄭於是鄭然使於是兵亦稱書作是解不子字小閭○注至於諱又爲至之意兵○之言日爲以久深留絕辭滅不人其之滅○同姓也注因通見義至云邑久也使○齊侯書云出曰祠兵圍成鄭者非雅內出邑曰明治矣兵撥之繁文爲也今王道書云祠兵圍成是甲午出竟治之兵以則迫與明之非邑迫之意見之魯法亦也欲蓋彌下彰言城也

夏，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注】左氏作郕，榖梁作成。成，附庸國也，在東平剛父縣西南。○隱五年注

名郕地東平剛父縣西南有成鄉古邑志伯爵國姬姓之史記管蔡世家武王封弟叔武於成左傳云衛師入郕郕邑之處衛云郕也陽晉故曰城郕在濮州古城郕國伯志國也今濟北土地名盛本

會圖疏郕在濮州曹濮武王封季戴于郕大事表云高江村曰武王之母弟郕叔武封于郕今兗州府甯陽縣東北三十里有垣城

鄆鄆漢剛縣故地而郕在其西南蓋近甯陽矣魯成邑在甯陽東北九十里蓋亦以近郕而得名按濮州近曹遠齊甯陽與齊魯俱

近剛縣或郕剛父所指惠是一處魯成邑爲魯之北界所謂無成齊人必至於北門是也惠與郕近

成者何盛也注以上有稱兵下有盛伯來奔疏注以上至來奔○文十二年春王正

月盛伯來奔傳云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按由此至文十二年計六十九年若本年已滅盛伯不得後時盛伯術在若其子孫不惠稱

詳或此盛降于齊而之附庸不知時爲齊所滅故有盛伯來奔事也何

盛則曷爲謂之成諱同姓也

注因魯有成邑同聲相似故云爾疏傳二十四年左傳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

郇文之昭也是盛爲同姓也繁露玉英云變盛謂之成諱大惡也又滅國下云衛人侵成鄭入成及齊師圍成三被大兵終滅莫之

救所特者安在通義云成者盛之都邑本當言伐盛國成諱之故但舉成不繫國也都而言滅者與夏陽同義謂盛都亦以意言

耳○注因魯至云爾○定十二年十有二月公圍成注成仲孫氏邑是魯有成邑也九經古義云成本盛國成與盛通釋名云成盛

也春天子傳云盛姬盛伯之子郕云盛國名文十二年盛伯來奔是盛本伯爵二傳皆作郕傳二十四年郕爲文昭故穆天子傳天

子賜盛伯爲上姬之長郕後爲魯邑昭七年左氏傳云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說文郕魯孟氏邑是郕與成一也故此傳

云諱滅同姓公羊禮說云惠說非也若此處爲假借之字經義從此時矣盛與魯同姓春秋所甚惡也傳曰當侯燬何以名絕爲

絕滅同姓也注云絕先祖支體尤重故名甚之也此鄭禮所謂滅同姓名也然則何以不絕魯侯內大惡諱也諱莫如深故變盛謂

之成魯本有成邑使若國成然然成爲內邑不應國欲人力索而得之曰此非國成特滅盛耳變盛爲成爲內諱耳太史公曰春秋

撥見至隱此類是也故繁露謂諱大惡也若以成與盛通而聖人之微言幾息矣按漢書地理志泰山郡有式縣式則成之誤郕鐵

漢志濟北之成縣也惟以爲本成國者誤

曷爲不言降吾師注據戰於宋不言歸鄭疏

注據戰至歸鄭○者疏云桓十二年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職于宋是也使則不言宋歸于鄭此言成降于齊師故降之其歸

字有作敗字者誤也按使經無歸鄭義似作敗爲是此魯齊共伐成成降于齊其實亦降魯辟之但言齊使魯鄭共戰宋言戰乃敗

使不但言鄭敗是爲魯辟故據以離不

辟之也注辟滅同姓言圍者使若魯圍之而

去成自後降於齊師也降者自伏之文所以辟歸於齊言及者起

魯實欲滅之不月者順諱文不書盛伯出奔殊諱之疏注辟滅至於齊○通

義云魯侍寄而後克成故得歸惡于齊因伏以降者有下傳見之陳○因辟故但書圍而已不言降於玉魯內辟滅同姓之文

也辭通言義卿云伏然按也言二○國注同言國及則至亦滅同之受○降言可疏知云此以成及郕者魯援所取取之以文爲故

月氏者采順者諱也文左○氏曾順疏經云作凡傳滅乃例有月修郎傳莊選十師年之冬說十朔月失齊事師實滅○譚注不孟

使注書十不三誠年矣夏據六國月例齊時人譚滅滅遂故是從也國今國此常亦文滅矣而○不注書不月書者至順諱諱之文

○舊疏云正欲抉莊十年齊師滅譚譚子奔莒之屬書其出奔也今成被滅至文十二年春乃書盛伯來奔於所傳聞世不言所奔

者深諱故也按書盛伯來奔則國滅明故不書來奔深諱之文世來奔之盛伯恐非此年盛伯說見上

秋師還

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疏通義云還者何善辭也者文十三年傳文將子據彼雖此

不當善言還意而

病之也注慰勞其罷病疏注慰勞其罷病○禮記少儀云師役曰罷注罷之言罷勞

也春秋傳師還曰疲疏引此傳云此滅同姓何善爾病之也何休云慰勞其罷病也是鄭用公羊爲注也按罷與疲同廣雅釋詁疲

罷皆訓勞國語齊語罷士無伍罷女無家注罷病也是疲罷勞罷韓爲訓也易中孚六三冬詞曰或數或罷史記平原君傳臣不幸

有罷癃之疾皆讀若疲通義云言非善之但閔其罷病耳

曰師病矣疏通義云文王之法師出不踰時春而祠兵秋而

振旅君子師爲病矣以

曷爲病之注據師出皆罷病曷爲獨勞此病也疏注據

曲禮君勞之則拜之慰謂師出皆病爲獨於此役慰勞之也師至病也○廣韻勞慰也即到切禮記孟子滕文公篇勞之禮記

非師之罪也注明君之使重在君因解非師自汲汲疏注明君至在君○通

義云本當言公至自圍成縁諱滅同姓浸公不舉公至而師還然滅同姓自公之過於師無罪故不得加不善辭也以善反曰還

以不暫反曰復後出師久亦不餘還者皆從此始見法可知繁露奉本云故師出者衆矣莫言還至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猶

言還其君場外不得已故可直言也至於他師皆其君之還也而曰非師之罪是臣子之不爲君父受罪罪不臣子莫大爲接隱三

年注云凡書兵者正不得也外內深淺皆舉之者因重兵害衆兵勤則懲詰據竭更相報償伏尸流血無已時所謂師之罪也此重

在君滅同姓舉其重者故歸其罪於師非師其罪矣故書疏云所以慰師者明君之滅同姓非師之罪其重在君也繁露說微

襄梁傳還者事未畢也趣也○注因解汲汲○舊疏云正以及者汲汲之辭故也至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注諸兒襄公也無知公子夷

仲年之子襄公從弟疏冬十一月經有癸未曆爲十月之七日十二月之八日十一月無癸未○注諸兒至

從綿○史記齊世家公三十二年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令其秩服奉養比太子三十三年襄公

殺子糾無知是爲襄公襄公元年始爲太子時嘗與無知鬪及立太夫服黜知怨十二年初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

及瓜而代往戍一歲卒瓜時而公弗爲發代或爲請代公弗許故此二人怨因公孫無知謀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之間

見襄公從者曰彭生公射之夫人立而啼公懼墜失屨反而

君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

公羊義疏十九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莊九年盡十年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齊世家云齊君無知游於雍林雍林人嘗有怨無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襲殺無知告齊大夫曰無知弒襄公自立臣謹行誅唯大夫更立公子之當立者唯命是聽繁露王道云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明君臣之義守國之正也故穀梁傳曰稱人以殺殺有罪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暨■暨唐石經諸本同左氏作蔇蔇暨通假字隱六年左傳疏僖不疏注疏至也玉篇旦部暨與也至也是也杜云蔇魯地琅邪繒縣北有蔇亭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嶧縣東八十里一統志蔇亭在兗州府嶧縣東故蹟城北

公曷爲與大夫盟■據與高傒盟諱不言公■注據與至言公○見莊二十二年彼經云及齊高傒盟于防傳齊高傒者何貴大夫也曷爲就吾微者而盟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是也因與大夫盟諱沒公故據以難

齊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據高傒名■穀梁傳公不及大夫大夫不名無君也注君前臣名齊無君故大夫不名義異使以齊無君故不名此以諱與大夫盟不名也故注云據高傒名明非衆也杜云來者非一人故不稱名亦非公羊義

爲其諱與大夫盟也使若衆然■鄰國之臣猶吾臣也君之於臣當告從命行而反歃血約誓故諱使若衆得齊諸大夫約束之者愈也不月者是時齊以無知之難小白奔莒子糾奔魯齊迎子糾欲立之會不與而與之盟齊爲是更迎小白然後乃伐齊欲納子糾不能納故深諱使若信者也不致者會地也子糾出奔不書者本未命爲嗣賤故不錄之■注鄰國至愈也○鄰文作敘何校本同僖二十九年左傳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會且不可盟則甚矣春秋諸侯之臣見鄰國之君皆稱臣故云鄰國之臣猶吾臣也君之於臣當告從命行而反與盟故諱之使若衆然杜云齊亂無君故大夫得敵公蓋春秋譏莊公之盟也文七年左傳云不稱名衆也故此不稱名使若衆然也使若至得者大夫約束之者愈者謂敵與一二大夫盟恥少殺也○注不月至者也○舊疏云公羊之例大信時小信月經今不月使若信者謂若大信也不僖月非信辭也齊世家云襄公之醉殺魯桓公通其夫人殺誅數不當淫於婦人數欺大臣群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傒及雍林人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爲桓公八年左傳曰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其言無知難作子糾來奔與何注同其言小白出奔在襄公立後與史記同也魯不與糾而與之盟致齊逆小白伐齊不克故深爲諱左疏引賈服亦以爲齊大夫迎子糾公不蚤遣而盟以安之齊人歸迎小白惠諸迎小白者鄭盟諸之大夫也與何譏間穀梁傳當齊無君制在公矣當可納而不納故惡內也○注不致至地也○舊疏云正決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公至自唐之文也若然定十二年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成內邑書致者後注云成仲孫邑致者天子不親征下土諸侯不親征叛邑公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爲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危錄之是也○注子糾至錄之○舊疏云決桓十年鄭忽出奔衛之故也子糾奔魯宜言來奔而言出奔者據齊言之也糾小白皆襄公庶弟襄公被弒故不得有命爲嗣事

夏公伐齊納糾■舊疏云無子字者與左氏經異釋文左氏經亦作納子糾按疏本所據左氏本作納子糾釋文所據左氏作納糾亦作納子糾經義雜記云春秋莊九年夏公伐齊納糾左氏公穀並同今左氏經作納子糾子何文沿唐定本之誤也正義於此引賈逵云不言公子次正也又於後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下引賈逵云辨子者賤之可見賈景伯本於此無子字正義本作納糾故引公羊傳云糾者何公子糾也及何休賈逵說又云公羊之說不可通於左氏文正不稱公子其事又無所出按今定本經文糾之上且有子字自外入內不稱公子者多有有違公子比稱公子蓋告辭有詳略故爲文不同則正義雖不從公羊及賈氏說亦以自外入內不稱公子者多間有稱公子者以告辭有詳略故耳則此無子字甚明至引定本有子爲證以爲晉義則孔氏之疏也又取子糾下引公羊傳云其稱子糾何貴也及何休賈逵說又云按定本上納子糾已稱子則此言子糾非賤之也況云齊人釋子糾故魯史從其所稱而經書子糾知者傳云子糾親也請君討之豈復是賤之乎劉與賈同況文何取賈劉炫從賈其意難異然鄭此可推至是始稱子前但稱糾而已公羊釋文云納糾左氏經亦作納子糾既云亦作納子糾以及前春皆作納糾公羊疏云無子者與左氏經異穀梁釋文云伐齊納糾左氏作子糾此皆爲定本所據穀梁傳不言子糾而直云糾者盟蔇在於魯故單之也

納者何入辭也■通義云使之入之辭也

其言伐之何■據晉人納捷菑于邾婁不言伐■舊疏云問七年傳此聘也其言伐之何彼注云加之者辭間輕重兩舉之然則此傳非問輕重兩舉而亦言之下十年傳云觕者曰侵精者曰伐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然則侵伐戰圍入滅數者相對是其輕重之名今以納間伐重據納捷菑不言伐而已實非輕重兩舉故得言之矣按納與伐非輕重之辭已明傳言之無義例也○注據晉至言伐○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婁是不言伐也通義云據實入不舉伐納頓子于頓之類是也按戰不言伐圍不言戰舉圍陳已重何庸言伐也不得據使爲難

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伐者非入國辭故云爾■穀梁傳云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注引何氏膏肓云三年溺會齊師伐衛故貶而名之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郜故卑之曰人今親納仇子反惡其曉周義相違莫此之甚鄭釋之曰于仇不復則爲不釋仇屢會仇讎一貶其臣一卑其君亦足以責魯臣子其餘則同不復譏也至於伐齊納糾譏當可納而不納耳此自正義不相反也劉氏逢祿辭曰譏可納不納當文自見以不諱敗爲惡內非也敗非大惡爲王者伸義貴威故諱之至於復仇以死敗爲榮特不諱以起

義人暴不量讎精萬死不顧一生而不義殺人者懼矣乾時之戰正實公無復仇之心而在下僅能以為名耳反以為惡內於義短
夾接何氏上注云齊迎子糾欲立之魯不與而與之盟齊為是更迎小白然後乃伐齊欲納子糾不能納糾用鐵梁可納不納之義
時不以乾時之戰不諱為惡內耳慶疾所云亦非何氏定誼通義云伐下納者目所為伐事耳與入辭異不言弗克納者別於納不
正者也○注伐者至云爾○舊疏云下十年傳曰納者曰後稱者曰伐然則伐者諱重於後仍非入國之義是以此經綠舉其伐見
不能納矣按納者內不受辭因不受而伐必非能入國辭故云猶不能納也
糾者何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子 據下言子糾知非當國本當去國見挈言公子糾
注據下至子糾○上齊下糾嫌與上鄰下殺當國文同故解之下經云齊人取子糾殺之傳云其稱子糾何責也其責奈何宜為君者也
彼注云故以君義稱子某言之者其宜為君則下經舉子見其宜為君知此經單言糾非當國辭既非當國辭今但宜去國言公
子糾作見挈辭而已今不稱公子故閒之殺繫注云不言子糾而直云糾者盟繫在於魯故挈之也
君前臣名也
春秋別嫌明疑嫌當為齊君在魯君前不為臣禮公子無去國道
臣異國義故去公子見臣於魯也納不致者言伐得意不得意可
知猶遇弗遇例也不月者非納篡辭 禮記曲禮云父前子名君前臣名注謂至尊無大小
皆相名正義成十六年鄢陵之戰公陷於淖欒書欲載晉侯鍼曰書遇鍼是書之子是於君前臣名其父也案昭元年左傳秦伯之
弟鍼辭曰臣與鱄齒是公子於鄭國君前稱臣事也○注春秋至鍼臣○繁露十指云別嫌疑異同類一指也又云別嫌疑異同類
則是非著矣嫌糾但齊君前稱臣魯君前不臣也○注禮公至魯也○詩柏舟箋云臣不過於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疏此仁人以
兄弟之道實君則同姓之臣故恩厚之至不忍去也以籤書有云楚霸拳同姓有不去之恩論釋注云實子此于不忍去皆同姓之
臣有親屬之恩君雖無道不忍去之也白虎通五行云親屬臣諫不相去何法法木枝葉不相離也是公子無去國道也故去公子
見臣於魯通義云去公子者著糾之已臣於魯也禮公子無去國道仕於他國則不得更稱公子公子云者吾公之子也非可相假
借今齊侯之子而稱公子於魯則且嫌為魯公子故糾為魯臣郎無稱公子之道也糾既來臣雖四方納之猶當為臣禮下經取子
糾文承齊人乃無君前之義是以得舉貴稱矣○注納不至可知○上六年注云公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今此納糾不
得入而但書伐其得意可知故不須致也亦并不致伐也○注猶遇弗遇例也○其遇者隱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是也弗遇者恒
得意致地衛侯于桃丘弗遇是也上六年注云公與一國出會盟十年公會不得意不致而不及遇者正以遇有過不遇之別明書
遇者得意書弗遇者不得意明矣毋勞以致不致分也猶此書伐以納下即云齊小白入于齊弗克納已明不須更致矣○注不月
至篡辭○隱四年注大國篡例月此非納篡故不月也正以決上六年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哀六年秋七月齊陽生入于齊之書
月篡辭也納糾非篡者子糾次正宜立且下文書齊小白入于齊為篡辭則此非可知非篡而言納所以刺魯之能伐而不能納
也知糾次正者史記敘出奔云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又云次弟小白奔莒是小白次于糾也

齊小白入于齊
曷為以國氏 據宋公子地自陳入于蕭氏公子也 注據宋至子也○鄭
本以下同何校云地當作池按定十一年春云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池入于蕭以叛是也
當國也 當
國故先氏國也不月者移惡于魯也 通義云小白不當立故書法與齊無知同公羊關答
云閒後漢鄭衆傳春秋書齊小白入于齊不稱侯未朝廟故也二說不同何故曰鄭衆為左氏經師與何氏不同無足異也第後漢
書注引公羊以釋之譏夷注書者於經師家法不可不知也按此與屬元年鄭殺四年衛州吁同義○注當國至國也○隱元年注
使如國者氏上鄭同以國為氏也○注不日至魯也○隱四年注云大國篡例月此不月明無惡為傳惡於魯為其不早送子糾致
成小白之篡故也
其言入何篡辭也 舊疏云據桓十七年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不言入今言入故難
之穀梁傳大夫出奔反以好曰歸以惡曰入齊公孫無知弒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亡齊人殺無知而迎公子糾於魯公
子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又殺之于魯故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白虎通誅伐篇篡者何謂也篡猶奪也取也欲言庶奪嫡孽奪
宗因奪取其位春秋傳曰其言入何篡辭也齊世家言小白母衛女也有寵于釐公稱林人殺無知高國先陰召小白于莒知不正
矣繁露玉英云故齊桓公非直不受之先君也乃事弟宣為君者而立弟亦重矣明其為篡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秋七月經有丁酉月之二十五日按隱三年傳過時而日隱之也注隱痛也痛賢者
不以時葬襄公於前年十一月見弒至此乃葬過時襄非賢君而亦日隱之者其以上四年實復仇故與莊元年之諱取為還義同
與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庚申及齊師敗于乾時月之十
九日杜云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經注管子河篇時水又西逕高苑縣故城南其水側城西注京相
曰今樂安博昌縣南界有時水西通濟其上源出般陽北至高璠下有死時中無水杜預亦云時水於樂安枝流旱則竭涸則春
秋之乾時也大事表時水出今臨淄縣西南二十五里蓋伏淄所發亦謂之耏水平地出泉曰耏襄三年齊侯與晉士匄盟于耏外
郎此水亦謂之時水以下流與澠水合也方輿紀要時水在青州臨淄縣西南二十五里其地名繩桃樹營里鄉亭於此平地出
泉謂之淄澠逢馬淵亦名乾時其色黑俗又謂之烏河齊乘時水之源南近淄水謂其地形水涸蓋伏淄所發水經注謂時水自西
里泉至梁鄒入濟畢則淵竭此乾時也今不竭矣益都通泉水唯安城南石埠壘分為二支津西北合黃山之伏會水黃阜之南五
此通舟求書為僭
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 據郎之戰 注據郎之戰○桓十年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
鄭伯來戰于郎傳云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乃敗夫又見桓十二年傳以託王於魯故不言敗此書敗績故難之
伐敗也 曷為大其伐而取敗 注自諱至取敗○釋文自諱本又作辱下則較辭能云按辱大

字作夸从言者謂之誇誕也老子道德經不自伐故有功論語公冶長篇願無伐善注伐謂誇大也小爾雅云伐美也史記功臣侯表戰其功曰伐

曷為伐敗【注】據內不言敗績曷為自將大其伐而取敗【疏】注據內至取敗○謂既敗績夫曷為夸大故錄之

復讎也【注】復讎以死敗為榮故錄之高齊襄賢仇牧是也【疏】注復讎至是也○繁露竹林云春秋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讎又云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讎者有二焉謂此及上四年齊襄公滅紀是也通義云復讎雖不愛其死要期於有成豈以敗為榮乎時春秋之力不能讎實力不能故春秋因其敗而特大之若曰幸有此敗莊之忘讎乃可以自解云爾然猶弱其智力師喪分讎卒不得報君子亦怨之矣實春皆非能復讎者而假襄公以見復讎之榮又假莊公以寬不能復讎之實皆所以因事託義者善使法○注高齊至是也○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傳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襄公將復讎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為不吉也○下十二年傳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仇牧聞君弒趨而至萬皆殺仇牧碎其首是皆以死敗為榮者也不及孔父者孔父死在齊公前仇牧聞君死趨至有復讎之志故書之也

此復讎乎大國曷為使微者【注】據納子糾公猶自行卿大夫皆有名氏【疏】注據納至名氏○即上公伐齊納糾是也舊疏云公羊之例以大夫得見名氏謂士為微故言此通義云據不出主名似內微者文

公也【注】如上據知為公【疏】注如上據知為公○如若也見廣雅諱若上納糾猶書公故知此微為公觀行也

公則曷為不言公不與公復讎也曷為不與公復讎【注】據諱與讎狩【疏】注據諱與讎狩○上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郜傳云公曷為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公與讎人狩春秋諱而不書復讎宜見與故據而難之

此復讎者在下也【注】時實為不能納子糾伐齊諸大夫以為不如以復讎伐之於是以復讎伐之非誠心至意故不與也書敗者起託義戰不致者有敗文得意不得意可知例【疏】通義云下猶後也義如下武繼周之下本讎襄公而復之於桓公故言復讎者在其後世也時實以不能納子糾為桓而託名復讎伐之桓又非讎子故不與復讎也令實復讎方苦餘之不書沒公沒公者起非實復讎按孔義下作使解亦通○注時實至與也○為不能郭本宋本閩本同監本毛本為不能親讎作不能為何義下謂臣下按君父之讎人人所共復讎之志出於臣下故按公文也○注書敗至義戰○舊疏云春秋之例內言戰乃敗矣今經文上文云戰于乾時內敗明矣而又言我師敗績者起託義以敗為榮也援疏標起訖以起託義絕句非當義戰連繁露竹林云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為之者固春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難者曰春秋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讎奈何以春秋為無義戰而盡非之也是託義戰之義也○注不致至知例○上六年注云公得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此敗績不得意明故不致也從可知例省文故也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其取之何【注】據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取執齊慶封殺之言執也【疏】唐石經作其言取之何諸本脫言字○注據楚至執也○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是不言取也昭四年楚子蔡侯陳侯伐吳執齊慶封殺之是言執不言取也

內辭也脅我使我殺之也【注】以下讀誅知其脅也以稱人共國辭知使魯殺之時小白得國與鮑叔牙圖國政故鮑叔薦管仲召忽曰使彼國得賢己國之患也乃脅魯使殺子糾求管仲召忽魯懼恐殺子糾歸管仲召忽死之故深諱使若齊

自取殺之【疏】脅者脅脅古文允征脅從國治聲管脅權相滅皆為以威力恐人也說文肉部脅兩膀也按脅下為脅引申之迫脅人如在肘腋下也曰脅也故下二十五年傳或曰脅之注云與實求同義皆與迫脅意近也○注以下至脅也○下讀誅傳讀之者何深之也長為深之長脅也脅為長脅也辭殺子糾也因被脅而長因長而讀誅故云以下讀誅知也○注以辭至殺之○舊疏云謂不言齊鮑叔取子糾殺之而言齊人則知一人之號兩國共有一人之號既兩國共有則知齊魯皆有殺子糾之惡矣按不書齊人亦宜書齊侯見歸獄于齊不得書齊鮑叔也舊疏非又共國書作國共隱六年鄭人來輸平傳曰吾成敗矣吾與鄭人末有成也注此傳發者解稱人為共國辭殺氏玉裁校使注疏云一當人字兩國共有當是共非非國也也是也又僖傳諱獲也下注云稱人共國辭者嫌來輸平嫌惡鄭明鄭擅獲諸侯魯不能死難皆當絕之與此齊魯同惡同故也○注時小至殺之○釋文作邵忽云本又作召齊世家云秋與魯戰于乾時魯兵敗走齊兵掩絕魯歸道齊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召忽管仲讎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圍魯魯人患之遂殺子糾于笙瀆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桓公之立發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齊則高傒與叔牙足矣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乃詳為召管仲欲甘心實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管子小匡篇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為宰鮑叔辭曰君有加惠於臣使臣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不如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胄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棄其父母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殆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為君猶是也公曰然則為之奈何鮑叔曰君使人請之魯公曰夫施伯魯之謀臣也使知吾將用之必不吾與鮑叔曰君詔使者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願請之以戮於羣臣魯君必諾且施伯之智夷吾之才必將致魯之政夷吾受之則魯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齊必殺之君重請之不然無及公乃使鮑叔牙行成曰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魯人為殺公子糾又曰管仲讎也請受而戮之魯君許諾施伯請魯使曰勿與之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管仲天下之賢人也今齊求而得之必且長為魯國憂君何不殺之而授其屍魯君曰諾將殺管仲鮑叔遽迎曰殺之齊是戮齊也殺之魯是戮魯也寡君願生得之以徇於國於是魯君乃不殺生束縛以與齊左傳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

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脫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案齊歸亦有其事辭略互見傳爲齊魯殺子糾恥甚故分惡於齊使若齊自殺又稱人爲國共辭所諱沒其文不復其實也

其稱子糾何

據不立也

注據不立也○下三十二年傳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然則以子配名擧君在喪之稱糾未立稱子糾故雖之

貴也

其貴奈何宜爲君者也

故以君薨稱子某言之者嫌其宜爲君

明魯爲齊殺之皆當坐弑君因解上納言糾皆不爲篡者所以理篡

疑也月者從未踰年君例主書者從齊取也

隱元年傳云立適以長不以貴立子以貴不以長注子謂左右媵及姪娣之子位有貴賤又防其同時而生故以貴也蓋魯女位次貴於衛女故子糾視小白爲貴子以母貴也○注故以至爲君○舊疏標起訖無者字宜爲衍文左疏引賈云不言公子次正也李氏貽德左傳賈服注輯述云管子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又曰諸兒長而賤是襄公本爲庶長而子糾爲次正矣公羊傳其稱子糾何貴也白虎通封公侯春秋經曰齊無知殺其君貴妾子公子糾當立也亦以公爲大正也春秋之例諸侯庶子皆得稱公子以糾爲大正故不書公子爲與庶子同也齊氏召南考證云按史記齊世家襄公大弟糾其母魯女也次弟小白其母衛女是糾爲兄小白爲弟可爲此傳之證毛氏奇齡春秋傳云按史世家子糾者小白兄故鄭曰桓公殺兄以反國莊子桓公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纔書管仲臣於桓公兄公子糾管子大匡亦曰齊僖公生公子糾兄公子糾公子小白又曰鮑叔傅小白辭疾不出以小白幼而賤不欲爲傅故也則明明子糾是兄小白是弟而胡氏引據有云史稱齊桓殺其弟以反國一歸惟考漢淮南王傳淮南厲王不法文帝令薄昭以書責之有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其云弟者以文帝是兄故諱言兄而言弟韋昭本注所謂子糾本兄而稱弟者[illegible]

上齊小白入于齊傳曷爲以國氏當國也其言入何篡也○是桓公之立有篡辭[illegible]春秋之例弒成君例日隱四年春二月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注日者從外入例又宣二年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illegible]

冬浚洙

洙者何水也

以言浚也

[illegible]

浚之者

何深也

曷爲深之

[illegible]

畏齊也

洙在魯北齊所由來[illegible]

曷爲畏齊也

據伐敗也[illegible]

辭殺子糾也

[illegible]

之讎莫取其故諱使若魯不肯殺子糾也齊自取殺之長齊惡

備亦所以起上齊也【疏】[illegible]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疏】杜氏曰[illegible]

二月公侵宋

曷為或言侵或言伐觕者曰侵【注】觕麤也將兵至竟以過侵責之服則引兵而去用意尚麤【疏】[illegible]

精者曰伐【注】精猶精密也侵責之不服推兵入竟伐擊之益深用意稍精密【疏】[illegible]

[illegible]為重者是也合兵血刃曰戰【疏】[illegible]

[illegible]是也以兵守城曰圍【疏】[illegible]

圍不言戰【疏】[illegible]入不言圍

【注】舉入為重[illegible]是也得而不居曰入【疏】[illegible]

滅不言入【注】舉滅為重[illegible]

其國曰滅【疏】[illegible]

書其重者也【注】明當以重者[illegible]

有數罪以重者論之月者為北敗還[illegible]之兵[illegible]

復違義[illegible]大國故危之【疏】[illegible]

三月宋人遷宿

還之者何不通也■以其不通所還之地■注以其至之地○宋本鄂本同閩本監本毛本道誤通疏同蓋與傳不通相涉也書疏云正以不道于某知非實還矣以地還之也■還繞也解上不通也不通反爲還者宋本欲還宿君取其國不知宿之不肯邪宋逆詐邪先繞取其地使不得通四方宿懼從宋來還故得言還■禮記曲禮疏而還辟注還旋爲還是還與還繞得通故經曰還傳曰還也○注還繞至通也○荀子成相爲比周還主黨與施注還繞也禮記檀弓右還其封注還圜也圜亦繞也按還鄭環字士喪禮有巾環幅不鑿注古文環作還還九經古義云春秋傳諸侯之師還鄭而南又哀三年道還公宮公羊傳以地還之又云師還齊侯漢書食貨志云還廬樹桑皆讀爲環按此蓋周禮大司馬之杜也大司馬職曰犯令陵政則杜之注杜之者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與國繞別國則以兵繞之此則繞取其地也○注不通至言還○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周官謂之杜春秋謂之遷遷紀遷宿遷陽皆是也公羊讀遷爲還謂以地還之使不通何氏謂還爲繞讀還繞其地使不得通四方非杜而何絕謂之杜改謂之還蓋改其土地之宜絕其往來之道如成二年傳郤克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公穀皆曰是杜齊也杜齊者謂改土地絕其往來杜省作土故公穀皆作土也其子沈子曰不通者蓋因而臣之也■以宋彊人也宿不得通四方宿君還宋因臣有之不復以兵攻取故從國辭彊人也月者遷取王封當與滅人同罪書者宋當坐滅人宿不能死社稷當絕也主書者從宋也■解疏傳曰遷亡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杜爲人所遷則無復國宋故曰亡辭閔二年齊人遷陽亦是也疏云春秋言遷有二繼之例一表亡辭者此文是也二見有亡國者邢遷于齊不是也蠡之不遷紀發傳者使以紀侯實經變文以示義非正故不發於元年必同公羊以地還之義其謂因而臣之一也○注以宋至人也○辭人者貶辭也杜云宋彊遷之而取其地故文異於邢遷宋彊人故知爲因而臣之也通義云因而臣之者因取之以爲附庸也所遷之地四面還繞皆宋邑不得外通雖未絕世與宋同九伐有犯令陵政則杜之鄭司農曰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此近是與穀梁傳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往得自遷僖元年邢遷于夷儀成十五年許遷于葉之類是也以二傳曰遷者得其國家者也此傳云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以互文也此卽孔氏所本與不以兵取故不稱師從國辭稱人者惡宋也○注月者至絕也○通義云遷之者例月書疏云春秋之例大國之遷例月卽傳三十一年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是也小國時者月昭九年春許遷于夷之邑是也今此宿是小國宋人遷之而反書月故云月者遷取王封當與滅人同罪也其滅國書月卽下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之屬是也宿不能死社稷當絕者包氏愼言云國君守社稷者也不得守社稷而與人遷非故死乘去之穀也故絕之據下郎子齊言云月者惡不死位也此宿君本宋出奔故於其遷以起之○注主書者從宋也○當殊云言主書此事者正欲從而葬宋因見宿君不死之惡耳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杜云乘丘魯地大事表云漢泰山郡有乘丘縣顏師古曰卽春秋乘丘也括地志乘丘在瑕丘縣西北三十五里今兗州府志滋陽縣西南有古瑕丘城地理志濟陰郡乘氏下云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過郡六行千一百一十里應劭曰春秋敗宋師于乘丘是也又泰山郡乘丘下云師古曰春秋莊公十年公敗宋師于乘丘卽此是也與杜說合一統志乘丘故城在兗州滋陽縣西北又以爲漢濟陰之乘氏縣乘氏故城在兗州府鉅野縣西南接前志乘氏注應劭曰敗宋師于乘丘是也續志注亦曰乘氏古乘丘爲氏宋桓左傳補注云應劭地理風俗記曰濟陰乘氏縣故宋乘丘邑漢志注山陽乘氏縣氏注公敗宋師于此地城接魯師自雩門竊出雩門魯城門則敗宋師必在魯之近郊括地志乘丘在瑕丘縣西北水經泗水注泗水西南逕魯縣北又西過瑕丘縣東瑕丘與魯縣接界則乘丘爲魯近郊地故元凱直斷爲魯地隋陰乘氏敗國劭牧華此顏元雖皆足據應之據非近郊故宋不言伐魯宋師于乘丘小元注不言當爲春秋反此以魯元凱魯地之非亦云乘丘魯地水經注荷水分濟於定陶縣北東南胡氏渭錯郎春秋之乘丘今鉅野地按郎爲魯近邑則乘丘去魯必不遠屬氏得之矣

其言次于郎何■据齊國書伐我不言次敗不言乘丘■注據齊至乘丘○按據齊國書伐我不言次此注衍蓋涉下注誤也又敗不言乘丘不字衍何意蓋以敗言乘丘與郎言次于郎似乘故難之伐也■時伐魯故書次郎魯地■在云不言使伐齊爲兵主背既之盟穀與長勺同公羊無此穀梁按郎爲魯地故知爲伐伐則其言次何■据齊國書伐我不言次■注據齊至言次○按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是也齊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也■此道本所以當言伐意也齊與伐而不與戰伐兵得成故當言伐也■注此道至伐也○各本故作敗誤後鄂本宋本正通義云二國伐一國戰須分別之故不得從戰不言伐例也然又不直書伐者郎者魯近邑與四鄙異不可言伐須爲變文也按何意以傳義爲末成伐若已成伐但不與戰則須書伐也齊我能敗之故言次也■此解本所以不言伐言次意也二國雖云次未成於伐魯卽能敗宋師齊師能去故不言伐言次也明國君當強折衝當遠禦微弱猶見犯至於近邑顧能速勝之故云爾所以彊內且明臣子當紹順其美匡救其惡■注此解至次也○通義云我能卽敗之故不先言次後言敗對桓十年來戰于郎能敗之故也左傳曰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也自雩門竊出蒙皋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乘丘齊師乃還此詐戰不日之能接左傳明二國皆敗止大未成於伐魯敗宋師齊師卽去也故言次不言伐宋本遠作止鄂本止作上管譏○注明國至強內○說苑指武云夫兵不可玩玩則無威兵不可廢廢則召寇昔吳夫差好戰而亡徐偃王無武亦滅故明王之制國也上不玩兵下不廢武易曰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書敗乾時讀誅微弱之甚至二國師次近邑郎而能勝之故書以彊內敗齊傳曰殺戰而十四勝內也亦郎强內能○注且明至其惡○著疏云孝經援神契曰年左傳文言善臣子之法宜行書

父之義順君父之美卽此上注云報能速罪之是也若見君父之惡當正而救之卽上注云魯僕讎深見犯至於近邑是也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疏】杜云莘蔡地大事表云在今汝甯府汝陽縣境舞殿

梁傳作武古武舞通詩維清序奏象舞也禪斷云繼清奏象武之所殺也又隸釋武梁祠堂畫象秦舞陽洪云諱以秦武陽爲秦舞陽

荊者何州名也【注】州謂九州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疏】注州謂至梁雍〇宋

本冀作冀非見禹貢彼云冀州既載濟河惟兗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揚州荊及衡陽惟荊州荊河惟豫州華陽

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冀州無界書疏引鄭注云兩河閒曰冀州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是也其爾雅釋地云

兩河閒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閒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又周禮職方

氏云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荊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河東曰兗州正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北曰幷州爾雅殷

制明禮明制故也通義云漢南曰荊州以州舉者略之若言荊州之體云爾不詳別其國部意也所傳聞之世方內其國而外諸夏

蠻夷狄未及錄故深略之至所聞之世內諸夏而外夷狄荊始進稱楚其吳初通上國已在成公之末故始見卽得以國書矣詩疏

引賈逵云秦始皇父諱楚而改爲荊亦以其居荊州故因諱而改之然則僖公以後又何以書楚乎穀梁傳曰荊者楚也何爲謂之

荊狄之也何爲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爵必先叛故曰荊狄之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

人不若名名不若字【注】皆取精詳錄也【疏】舊疏云州不若國言荊不如言楚國不若氏言

楚不如言潞氏甲氏氏不若人言潞氏不如言楚人人不若名言楚人不如言介葛盧名不若字言介葛盧不如言邾婁儀父〇注

皆取至錄也〇舊疏云正以貴重爲詳錄輕賤爲略之也字不若子【注】爵最尊春秋假行事以

見王法聖人爲文辭孫順善善惡惡不可正言其罪因周本有奪

爵稱國氏人名字之科故加州文備七等以進退之若自記事者

書人姓名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猶此類

也【疏】舊疏云言邾婁儀父不如言吳子楚子〇注爵最尊〇通義云此七等所以進退四夷黜陟小國極於子者禮所謂東夷

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之義也是春秋所託王者法也按馮衍傳顯志賦云黜楚子於南郢令子雖最尊謂蠻夷之尊者耳〇注

春秋至王法〇舊疏云卽孔子曰我欲託諸空言不如載諸行事是也〇注聖人至其罪〇舊疏云若其善善可正言其美但以惡

惡不可正言其罪若正言其罪則非孫順之義故此何氏傳以其罪言之〇注因周至之科〇舊疏云卽隱元年邾婁儀父注云稱

字所以得爲褒者春秋前失爵在名例之屬是也〇注故加至姓名〇舊疏引說題辭云北斗七星有政春秋亦以七等宣化又引

運斗樞云春秋設七等之文以貶絕錄行應斗屈伸按繁露爵國云春秋曰荊傳曰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凡四等又順命

云其次有五等之爵以尊之皆以國邑爲號其無德於天地之閒者州國人民甚者不得繫蠻例亦云七等者州國氏人名字子是

也而言之主人謂定哀然則此主人謂此七等者也〇注主人至類也〇見定元年傳彼注云此假設

蔡侯獻舞何

以名【注】據獲晉侯不名【疏】注據獲至不名〇見僖十五年彼傳云何以不言師敗績者獲不言師敗績也

注舉君爲重也獲

絕【疏】唐石經諸本同僖二十六年疏引此作絕之以惡惡之字也禮記曲禮云諸侯失地名注絕之疏引

春秋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公羊云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獲也此失地名也

曷爲絕之【注】據晉

侯不名絕【疏】注據晉至名絕〇僖十五年傳注云釋不書者以惡見獲與獲人君者皆當絕也然則晉侯書獲已明不

須書名絕義已起又蔡惡獲人君者罪同也曲禮又云諸侯不生名蓋生名者絕晉侯雖未生名仍書坐絕

獲也【注】獲

得也戰而爲敵所得獻舞不言獲故名以起之【疏】注獲得至所得〇詩皇矣其政

不獲箋云獲得也小爾雅廣言獲得也書微子乃因恆獲鄭注獲猶得也周禮朝士云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注得而取之曰獲

相八年傳獲而言獲者適得之也與此戰而爲敵所得同也穀梁傳蔡侯何以名也絕之也何爲絕之獲也〇注獻舞至起之〇不

與夷狄獲中國故不言獲又無以起其當絕故書名也杜氏釋例云國君者社稷之主百姓之望當與社稷衆庶共其存亡者也而

見獲於敵國雖存若亡死之與生皆與滅同是也

曷爲不言其獲【注】據晉侯言獲也【疏】注據

晉至獲也〇通義云據戰而執者書言獲滅國而降者乃言以歸

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注】夷凡

伯同義夷狄謂楚不言楚言荊者楚彊而近中國卒暴責之則恐

爲害深故進之以漸從此七等之極始也【疏】舊疏引運斗樞云抑楚言荊使夷狄主中

國也傳十五年疏云秦楚同類得獲晉侯不書以爵稱伯非直夷狄故與楚異繁露精華云春秋愼辭謹名倫等物者也是故小

夷言伐而不得言戰大夷言戰而不得言獲中國言獲而不得言執各有辭也有小夷避大夷而不得言戰大夷避中國而不得

言獲中國避天子而不得言執名倫弗予嫌於相臣之辭也是故大小不踰等貴賤如其倫義之正也〇注與凡伯同義〇隱七年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傳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爲大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注中國者禮義之國也執者治文也君子

不使無禮義制治有禮義故絕不言執正之言伐也所以降夷狄尊天子爲順辭此言以歸與彼同亦卽降夷狄義穀梁傳云中國

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言敗蔡侯其見獲乎其言敗何也釋蔡侯之獲也以歸猶愈乎執也注爲中國諱見執故言以歸通

義云以歸雖亡國之辭然尙無大賤義書序曰以賓子歸是也按隱七年注又云錄以歸者惡凡伯不死位此亦惡同〇注夷狄至

始也〇舊疏云注言此者欲道楚屬荊州吳屬揚州所以抑楚言荊不抑吳言揚者正以楚近中國故也戴氏云荊楚一物義能相

發異揚異謂故不得州名也與何氏異按戴氏義卽戴宏其實何氏謂楚近中國亦卽其近中國言之非必抉吳之不抑稱揚吳入

春秋在所見世與楚異也春秋假楚發七等進退之義垂後世以王者治外夷之道漢書匈奴傳贊曰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

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是以外而不內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

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亦卽卒暴責之則恐爲害深故進之以漸義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疏】楚譯略云十月公羊作十有一月案石經公羊及今本作十月也繁露滅國下云齊桓公欲行霸道譚遂違命故滅而奔莒又觀傳云滅國十五有餘獨先諸夏謂此也按十五當五十之誤春秋亡國五十二也杜云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一統志故譚城在濟南府歷城縣東七十里東平陵故城縣東七十五里大事表云今濟南府歷城縣東南七十里有譚城水經注濟水篇與武原水合水出譚城南平源中世謂之武原鄉北逕譚城東俗謂之布城也又北逕東平陵縣故城西故陵城也後乃加平譚國也齊桓之出過譚譚不禮焉魯莊公十年滅之用左傳事說文邑部鄲國也齊桓公之所滅詩碩人譚公維私白虎通作覃詩大東序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也段氏玉裁云齊世家譌作鄲小司馬所據正作鄲

何以不言出【注】據衛侯出奔也【疏】注衛侯出奔也○僖二十八年衛侯出奔楚襄十四年衛侯衎出奔齊之屬是也注者欲據二人故不道所奔國也國已滅矣無所出也【注】別於有國出奔者孔子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月者惡不死位也【疏】杜云不言出奔國滅無所出範云不言出者國滅無所出也皆本此為說○注別於至奔者○正謂上二衛侯之屬皆有國出奔者也不名者通義云諸侯卒名失地名所聞世以前略小國卒或不名故其失地亦恒不名譚子奔莒弦子奔黃溫子奔衛是也至所見之世獻章羽尊乃名滅例月○注孔子至已矣○見論語子路篇按彼云必也正名乎鄭注古曰名今曰字不言出見一字不苟也○注上月者至位也○禮記曲禮下云國君死社稷襄六年傳國滅君死之正也孟子梁惠王篇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范云凡書奔者責不死社稷昭二十一年注大國奔例月成十二年注不書月者小國也小國奔例時此月故為惡不死位也

公羊義疏二十

句容陳立卓人著

莊十一年盡十五年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疏〕五月書戊寅月之十七日杜云鄑魯地大事表云書在兗州府境與元年齊遷紀郱鄑郚之鄑在都昌縣西者爲二地說文邑部鄑宋魯閒地

秋宋大水

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注〕據漷移不書〔疏〕注據漷移不書○襄十九年取邾婁田自漷水傳云其言自漷水何以漷爲竟也何言乎以漷爲竟漷移也注魯本與邾婁以漷爲竟漷移入邾婁界魯隨而有之是也漷移所以爲災者僖公十四年沙鹿崩漢書五行志云河大川象齊大國桓德衰伯道將移於晉文故河爲徙也漷移不知何時所象事無徵也

及我也〔注〕時魯亦有水災書魯則宋災不見兩舉則煩文不省故就例書外以見內也先是二國比興兵相敗百姓同怨而俱災故明天人相與報應之際甚可畏之〔疏〕注時魯至內也○毛本比誤北報誤起依宋本正舊疏云襄九年宋火傳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災與此異者正以比年大水水者疏通之道可以及兩國故得書外以明內矣彼是火災無及內之理而得書見明爲王者之後記災故也通義云不舉內爲重者錄災所由生道其本也知非爲王者之後記災者所傳聞之世方外諸夏雖王者之後猶未得記故知仍以及內錄留左氏說外災據告書者但魯史之體如是非春秋新意也就以其傳說之隱七年京師來告饑不書何耶○注先是至畏之○舊疏云二國比與兵相敗郎上所云公敗宋師于鄑十年夏公敗宋師于乘丘之屬是也按漢書五行志嚴公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以爲時魯宋比年爲乘丘鄑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劉向以爲時宋愍公驕慢睹災不改明年與其臣宋萬博戲婦人在側矜而罵萬萬殺公之應子政習穀梁故無及我之義彼傳云爲王者之後也記災是專屬宋矣

冬王姬歸于齊

何以書過我也〔注〕時王者嫁女于齊塗過魯明當有送迎之禮在塗不稱歸者王者無外故從在國辭〔疏〕穀梁傳其志過我也通義云前王姬歸月此同外女歸例不月者但以過我書我不爲主故也○注在塗至國辭○隱二年傳云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此始過魯猶係在塗不稱婦故解之也桓八年傳云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明諸侯所在莫非王土故無在國在塗之別也左傳云齊侯來逆共姬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其言歸于酅何〔注〕據國滅來歸不書酅非紀國而言歸〔疏〕注據國至不書○舊疏云酅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不書叔姬來歸是也叔姬來歸所以不書者江熙云叔姬來歸不書非歸寧且非大歸是也杜亦云紀侯去國而死叔姬歸魯來歸不書非寧且非大歸○注酅非至言歸○舊疏云決隱七年叔姬歸于紀之遲矣以酅既非國酅又屬之齊故據以難

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也〔注〕叔者紀季也婦人謂夫之弟爲叔來歸不書書歸酅者痛其國滅無所歸也酅不繫齊者時齊聽後五廟故國之起有五廟存也月者恩錄之〔疏〕注叔者至錄之○爾雅釋親文禮記曲禮云嫂叔不通問又檀弓云嫂叔之無服也皆叔與嫂對言故謂夫弟爲叔○注來歸至歸也○穀梁注引江熙曰叔姬守節積有年矣紀季雖以酅入于齊不敢懷貳然襄公躬懷來可嗣信叔公就立傳行方宣於天下是以叔姬歸于酅魯喜其女得申其志也按穀梁傳曰此邑也其言歸何也吾女也失國喜其得所故言歸焉爾故江氏如此解實與公羊隱之義相足僅以歸酅爲得所則隱之也深矣杜云紀季自定於齊而後歸之全守節義以終婦道故繫之紀而以初嫁爲文實之也按隱七年注云媵賤書者後能有終有賢行紀侯爲齊所滅紀季以酅入于齊叔姬歸之能處隱約全竟婦道故直錄之杜義本此○注酅不至存也○舊疏云如此注者正欲決昭二十一年宋華亥等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之文矣按上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傳云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繫酅竹林云紀侯謂其弟曰請以立五廟使我先君歲時有所依歸明五廟存也故書酅以起之何附庸也○注月者恩錄之○上元年注云內女歸例月外女不月者聖人探人情以制恩實不如魯女然則內女之例皆書月爲恩錄故也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接及其大夫仇牧〔疏〕接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云接左氏作捷今穀梁亦作捷經義雜記云解云正本皆作接字故賈氏云公羊穀梁曰接也據此知賈景伯所見穀梁本與公羊同作接今作捷者蓋後人讀從左氏改耳當從賈注校正徐云正本皆作接字是俗本亦有作捷者公羊音義云接左氏作捷穀梁音義無文蓋亦誤同今本矣公羊春秋僖三十二年鄭伯接卒左氏穀梁作鄭伯捷又文十四年晉人納接菑于邾婁左氏穀梁作捷菑接捷二字古多互用禮記古義云接以太牢注接讀爲捷勝也謂捷接與捷通故訓爲捷鄭氏周易晉卦晝日三接注接勝也是讀爲捷又爾雅釋詁接捷也此二字互通之證包氏愼言云八月經有甲午曆八月無甲午九月之十月也宋萬以十月出奔不應八月弑其君至十月方出奔似曆爲九月接甲午宜十一日

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荀息皆累也舍孔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注〕復反覆發傳者樂道人之善也孔子曰益

者三欒揖者三欒欒節禮樂宋道人之等欒多賢友益矣樂驕樂

樂佚遊樂宴樂損矣【疏】唐石經同鄂本作無累乎曰有是也孔父荀息見桓二年傳十年○注復反覆發傳者○桓二年傳云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叔仲惠伯是也此復發傳之故解人之省○注樂道人之善也○繫其賢義云其辭直而重有再數之欲人省其意也而人荀不省何其忘哉孔子曰書之重辭之複嗚呼不可不絕也其中必有美者孫此之誦也春秋正辭云苟一義一法足以斷其比則無可凡節皆削而不書春於非紀事之史也所以納文凡云後也可見故有單辭有所辭有複辭可有益辭衆辭可凡而不可文也後辭可要而不可辭要也所辭備復之益而不可益也辭明矣可殊而不可殊也故曰游夏之徒不能讚一辭也春秋於孔父仇牧荀息傳法同故不厭其書重辭複以道之也○注孔子至損矣○論語季氏篇引以出樂道人之善因疏及之也

有則此何以書賢也【疏】氏無循左傳云左氏言宋萬弑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之疑不及公羊之詳亦未嘗有賤辭而仇牧以稱名之故謂其無可褒又譏其不與而殺王云公羊其其不畏彊禦故言此以異之劉原父稱仇牧之智則未仇牧之忠則盡劉後村因謂仇牧皆息殺身而不能執賊皆死於社稷之難其力劣而不至手劍而叱千古之下莫氣傳存其不國而死節本擊之俱力劣而不至能搏賊也將以不能執賊趨臣難望不出乎敵之搏而死亦贊之策於刀頸也家氏鉉翁曰大夫死君之難乃曰無善可褒可乎君弑臣名自是書法審疑杜氏以名字為褒貶曲為之說其病甚大

何賢乎仇牧【注】據與孔父同

也【疏】注據與至同也○桓二年傳彼注云據叔仲惠伯實今此傳云何賢乎仇牧與何賢乎孔父所據同不

仇牧可

謂不畏彊禦矣【注】以下錄萬出奔月也無禁也言力彊不可禁也

【疏】不畏彊禦詩大雅蕩民篇文○注以下至月也○下冬十月宋萬出奔陳注月者使與大國君奔同例明彊禦也○注禁至禁也○爾雅釋言云禦禁也周禮司寤氏職云禦晨行者注云禦亦禁也詩大雅蕩云曾是彊禦傳云彊梁禦善也經典述聞云禦亦彊也曾是彊禦皆是二字平列其與相對不同周傳本紀集解引禦與彊寡相對皆二字平列按相同史記周本紀集解引鄭注曰彊禦彊謂強暴也字或作彊圉天文又作彊圉已在丁辭曰離騷云澆身被服彊圉兮王逸注彊圉多力也淮南天文訓彊圉在丁曰離騷注在丁言萬物剛盛故曰強圉逸周書謚法篇威德剛武曰圉秋繫露必仁且智篇曰其強足以覆過其足以犯詐是武與彊同義下文云彊禦多數昭元年左傳彊禦已甚十二年傳曰吾軍帥彊禦皆二字同義非彊梁禦善之謂也按何謂力彊不可禁亦以禦與彊同亦有禁義也漢書王莽傳亦作不畏彊圉顏注彊禦梁圉捍也因不可禦禁遏亦謂禦為強圉策注引詩作不辟彊禦

其不畏彊禦奈何萬嘗與莊公戰【注】莊公魯莊公也者乘丘時

【疏】注戰者乘丘時○即上十年公敗宋師于乘丘是也

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疏】散

放也舍止也獲不書者士也【疏】注散放也○呂覽貴當云鳥雀而衆鳥散注散走也走與放義近故莊子人間世云不在可用之數可謂之散木亦謂棄放木也○注舍止也○左氏昭元年傳舍業之物可也服注舍止也禮記月令云

新若少舍注舍猶止也按舍止亦有放義文選西京賦矢不虛舍辭注舍止也謂萬獲後令其止於宮中也新序義勇云宋閔公臣長萬以勇力聞萬與魯戰師敗為魯所獲囚之宮中數月歸之宋是也上十一年左傳云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顓孫生搏之宋人請之是其事也○注獲不書者士也○舊疏云公羊之例大夫見經故也杜以萬及仇牧皆卿以其名見於經夫萬弑君之賊不能不明舉其名若不稱名則當稱人左傳又有稱君君無道之說不自相矛盾乎

數月然後歸之

歸反為大夫於宋與閔公博【注】傳本道此者極其禍生於博戲相

慢易也【疏】惠氏棟云漢書注反作又按舊疏云歸而反國乃為大夫於宋則疏本作反新序云宋閔公博婦人在側史記宋世家閔公與南宮萬獵因博爭行釋文公博如字戲名也字書作博葉本傳作傳按當作博段借字公羊問答云何以謂之博戲曰其來舊矣家語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曰有之為其二乘也公曰有二乘何為不博孔子曰為其兼行惡道也說文局博戲也六箸十二棊也史記蔡澤傳說范雎曰君獨不欲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蔡季通語曰烏曹作博其所由來尚矣雙箭以象日月之照臨十二棊以象十二辰之躔次博之為戲也易於爭道蕩世之君臣對博其取機宜也按方言博謂之敝或謂之棊晉之間謂之博吳楚之間或謂之節裏或謂之賽或謂之起事或謂之匣簺或謂之棋所以投簙謂之枰或謂之廣平所以行棊謂之局或謂之曲道圍棋謂之弈自關而東齊魯之間謂之弈孟子告子云今夫弈之為數注弈博也或曰圍棋戴氏震方言疏證云博博古通用說文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古者烏曹作博舊傳棊也局博所以行棊弈圍棋也荀子大略篇六貳之博楊倞注云即六博也今之博局亦二六相術也楚辭招魂篇箟簙象棊有六簙些王逸注箟玉也敝簙箸以玉飾之也投六箸行六棊故謂六簙也史記范雎蔡澤列傳君獨不觀夫博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春秋襄二十五年左傳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廣雅簙箸謂之箭專傳也廣平枰也曲道揭也圖棋弈也皆本此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傳通作博韓非子外儲說云秦昭王以松柏之心為博箭西京雜記云許博昌晉陸博法用六箸以竹為之長六分或用二箸列子說符篇釋文引六博經曰博法二人相對坐向局局分為十二道兩頭當中名水用棊十二枚法六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於水中其擲采以瓊為之二人互擲采行棊棊行到處即豎之名為驍棊即入水食魚亦名牽魚每牽一魚獲二籌翻一魚獲三籌若已牽兩魚而不勝者名曰被翻雙魚彼家獲六籌為大勝也於平也說文枰平也章昭博弈論云所志不出一枰之上小爾雅廣服棊局謂之弈宋氏翔鳳云說文弈圍棋也廣雅釋言圍棋弈也弈通作亦大戴禮小辨篇夫亦圍十棊之變由不可既也亦卽弈字文選博弈論注引邯鄲淳藝經曰棊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棊子各一百五十枚後漢書儀衡傳弈秋以棊局取譬注弈圍局也博弈皆用棊故謂弈為圍棋博為局戲說文簙局戲也六箸十二棊法與圍棋異傳王注投六箸行六棊故謂六博方言所以行棊謂之局經用十二棊六白六黑所擲頭謂之瓊瓊有五彩刻為一畫者謂之塞刻為二畫者謂之白刻為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塞者五塞之間謂之五塞然則博即使世之雙陸弈即圍棊皆謂之枰以其局用枰平承於下也行枰者皆謂之棊故說者或合或分稱焦氏循孟子正義云史記日者列傳旋式正棊劃像九章算術句

殷墨用黼色菉刷之凡用以布列者之通名而博之義上高而觀如箭亦如著今變隆樸備閱之饋衡可寄見其狀故有籍著之名今譬陸秤上亦有水門其法古今有不同如弈古用二百八十九道今則用三百六十一道亦其例也班固弈者云夫博棊於投不事在行優者有不遜劣者有優劣雖有雖難不足以爲平也至於弈則不然高下相推人有等級若孔氏之門回賜相服德名實實謀以計策若應處之弈者功黜陟器用有常施殺無所因數爲貴應時曆伸此分別博弈甚明蓋弈但行棊博以擲采而後行棊後人不行棊而專擲采遂稱擲采爲博與弈益遠矣焦氏論極爲明曉〇注傳本至易也〇後漢變延傳皆宋閔公與彊臣共博列婦人於側積此無權以致大災繁露王道云宋閔公矜婦人而心妒與大夫萬博萬譽魯莊公曰天下諸侯宜爲君唯魯侯爾閔公妒其言曰此膚也爾膚爲知魯侯之美惡乎致萬怒搏閔公絕脰此以與臣博之過也古者人君立於陰大夫立於陽所以別位明貴賤今與臣相對而博置婦人在側此君臣無別也故使萬爾他國宋閔公之意閔公籍萬而與之博下君自置有婦之婦人之房俱而矜婦人獨得殺死之道也春秋曰大夫不適君遠此通也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注】淑善【疏】注淑善〇爾雅釋詁云淑善也詩曹風鳴鳩云淑人君子是也魯侯之美也【注】美好【疏】新序云公謂萬曰魯君孰與寡人美萬曰魯君美天下諸侯唯魯君爾宜其爲君也〇注美好〇說文美甘也美與善同意廣韻美好色詩齊風猗嗟美莊公頎而長兮笑目清兮清揚婉兮是其美好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唯魯侯爾【注】萬見婦人皆在側故訐閔公以此言言閔公不如魯侯美好【疏】注故訐至以言〇釋文訐一本作揭說文言部訐面相斥罪相告訐也玉篇訐攻人之陰私也廣韻訐面斥人以言也論語陽貨惡訐以爲直者宋萬面斥宋君不如魯君揭其所短故爲訐也閔公矜此婦人【注】色自美大於此婦人【疏】注色自至婦人〇管子法法篇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注滿招損小人之類也傳九年傳矜之者何猶曰莫我若也注色自美大之說新序載宋閔謂萬有魯侯孰與寡人美之稱其自美大可知妒其言【疏】說文妒婦妒夫也史記項羽本紀嫉妒吾躬則子說符篇爵高者人妒之閔公見萬譽魯侯故妒之妒其勝己也顧曰此虜也【注】顧謂側婦人曰此萬也虜執虜也【疏】注顧謂至虜也〇顧謂側婦人曰迴解顧曰也此萬也解此也左傳上十一年云宋公靳之釋文引服云恥而惡之曰靳虜執虜者禮紀曲禮云獻民虜者注生獲曰虜左傳上十一年云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宋世家潛公怒辱之曰始吾敬若今若魯虜也爾虜焉故【注】爾女也謂萬也更向萬曰女嘗執虜於魯侯故稱譽爾【疏】注爾女至譽爾〇何意韻辭公謂萬嘗虜於魯故稱譽侯之美亦以許之也魯侯之美惡乎至【注】惡乎至猶何所至【疏】魯石經諸本同公羊古義云董仲舒春秋繁露曰此虜也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致萬怒搏閔公絕脰韓詩外傳引此云閔公矜此婦人妒其言顧曰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何氏意反迂曲按董生讀此傳故作知爾虜絕句美惡乎絕句至曷下萬怒爲句韓詩同俱與何所見本異也殺氏繼云韓詩外傳春秋繁露引此文並作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是此傳古本故字作知何所據本誤也惟於乎字絕句至字作致屬下讀甚爲不詞今按讀虜焉知四字爲句言爾虜何所知也魯侯之美惡乎至七字爲句至指甚詞孟子萬章篇充類至義之盡也趙注至甚也惡乎至言惡乎甚因宋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故折之曰魯侯之美惡乎甚也若解作何所至於殺韓迂矣〇注惡乎至所至〇惡猶何也安也昭三十一年傳惡有言人之國實若此者乎注惡有言何有孟子梁惠王云天下惡乎定趙注問天下安所定呂覽本生篇高注惡安也蓋惡何安互相訓何所至者言何至是也萬怒搏閔公絕其脰【注】脰頸也齊人語【疏】注脰頸也齊人語〇蜀大字本及漢制考同宋本閩本監本毛本頸誤脰廣雅釋親脰頸項也釋名頸徑也徑挺而長也脰之言豐立也說文頸頭並也又云脰項也頁部項頸後也殺注云頭後者在頭之後此當曰項而曰頸者渾言則不別小雅四牡項領傳曰項大也此謂項與項同新序云萬怒遂搏閔公頰齒落於口絕吭而死宋世家爲有力踐以局殺繒公於葉澤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注】手劍持拔劍叱罵之【疏】注手劍至罵之〇閩本監本毛本拔作拔依鄂本宋本正說文手部持也因之凡以手持物謂之手下十三年傳曹子手劍而從之亦謂持劍也攢弓子手弓而可謂持弓也周書克殷云武王乃手大白以麾諸侯史記周本紀手作持又吳世家專諸手七首刺王僚楚世家自手旗左右麾軍司馬相如上林賦手熊羆義皆作持也故釋名釋兵手戟手所持適之戟也叱者一切經音義引倉頡篇云叱呵也又云大呵爲叱莊子齊物論叱者吸者釋文引司馬注叱者若叱咄聲餘叢音七說文口部叱呵也呵有罵義禮記曲禮云尊客之前不叱狗左傳昭二十六年子囊帶從野洩叱之史記淮陰侯傳喑噁叱咤千人皆廢通義云手劍者手持劍也叱之叱罵也宋世家云大夫仇牧聞之以兵造公門萬臂摋仇牧碎其首【注】側手曰摋首頭【疏】唐石經皆作辟釋文皆必賜反本又作辟校勘記云此當作辟音婢亦反是辟摋非皆摋也經義述聞云謹案皆短不可以擊人作辟者是也辟推擊也廣雅辟推心也郭璞曰謂推胸也是辟有推擊之義辟之言批也左傳說此事云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于篇引作攙說文攙反手擊也批辟擊之轉耳摋當爲殺辟殺仇牧者批殺仇牧也左傳曰批而殺之此云萬辟殺仇牧其義一也若作摋而訓爲側手則與辟義相複辟巳是手擊何須又言側手何所据摋字始見本也古本公羊蓋作殺不作摋故說文無摋字經序云仇牧聞君死趨而至遇萬於門播劍而叱之萬臂擊仇牧而殺之齒著於門闔通義云齒摋者以齒撞而殺之〇注側手曰摋〇淮南原遺云不與物相靜撥注撥讀楚人言殺〇注首頭〇雜騷經厥首用夫顛隕注首頭也說文𦣻首同古文首也巛象髮謂之鬈鬈即巛也齒著乎門闔【注】闔扇【疏】釋宮注乎作于今本于作乎非〇注闔扇〇校勘記唐石經闔字磨改重刻按左傳襄十七年云以枚數闔注闔門扇也荀子儒效云外闔不閉注闔門扇也呂覽仲春乃修闔扇注闔扇門扇也管子八觀云闔閉不可以毋闔注闔扉扉即扉也月今注云用木曰闔用竹葦曰扇者蓋對文異散則通也宋世家云萬搏牧之齒著門闔死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注】猶乳犬攫虎伏雞搏狸精誠之至也萬弒君而以當國言之者重錄彊禦之賊稱不可興明當防其重者急誅之【疏】新序云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

赴君之難顯不旋踵韓詩外傳八載此事末亦云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引詩曰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注猶乳至至也○獲鄂本同閩本監本毛本獲作攫是也釋文攫俱縛反一本作據公羊問答云乳犬之噬虎伏雞之搏貍何所本曰文子也按其傳曰姓辛氏斐丘濮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本受業於老子文子錄其遺言爲十二篇名研文子其字也按王襄四子講德論是以養雖不畜貍雞虎本食雞犬精誠至者乳犬可攫虎伏雞可搏貍也淮南說林訓乳狗之噬虎也伏雞之搏貍也恩之所加不量其力○注爭博至餘之○各本博作傳誤佞鄂本閩本正宋本誤作傳包氏慎言云詩刺厲王之任用非人曰曾是彊禦曾是在服毛傳云彊梁禦善也彊以敗惡訓之謂不能君命而彊梁自專也据傳文宋萬力人也御力禦善則敗于犯上故當誅之以絕其萌舊疏云當國者卽言宋萬是也故閔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先傳云曷爲以國氏當國也者是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注】萬弑君所以復見者重錄彊禦之賊明當急誅之也月者使與大國君奔同例明彊禦也【疏】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宋萬出奔陳宋人力不能討也故書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蕭叔大心與書公子以曹師討之仍不能殺萬使萬逸奔陳春秋書以示譏亦邾此注彊禦之賊明當急誅之意○注萬弑至之也○舊疏云欲道春秋上下皆是弑君之賊皆不重見卽宋督鄭歸生齊崔杼之屬是也而宋萬逃屠之屬復見者當文皆有注更不勞重說○注月者至禦也○桓十六年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是大國君出奔例書月也今此大夫出奔而月故注明之其昭二十年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亦大夫而書月者彼注云月者危三大夫同時出奔將爲國家患明當防之亦與此明彊禦義近通義云春秋不書討賊葬閔公者蓋旣葬乃得殺萬以討賊晚故不錄也猶慶父奔莒踰年縊死經亦不錄慶父之隱閔公之葬范云宋久不討賊致令出奔故譏而月之亦與重錄彊禦之義相足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婁人會于北杏【注】齊桓行霸約束諸侯尊天子故爲此會也桓公時未爲諸侯所信鄉故使微者會也桓公不辭微者欲以卑下諸侯遂成霸功也【疏】杜云北杏齊地大事表云在今泰安府東阿縣境○注齊桓至功也○舊疏云言未爲諸侯所信任而歸鄉之是以齊侯皆使微者會卽宋人陳人之屬是也按穀梁傳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曰可矣乎未乎舉人衆之辭也以宋人以下皆諸侯與公羊義別

夏六月齊人滅遂【注】不會北杏故也不諱者桓公行霸不任文德而尙武力又功未足以除惡【疏】杜云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北一統志遂城在泰安肥城縣南大事表云今兗州府甯陽縣西北三十里有遂鄉水經注汶水篇西南水又西南逕遂城東北地理志曰蛇丘隧鄉故遂國也春秋莊十三年齊人滅遂而戍之者也京相璠曰遂在蛇丘東北十里杜預亦以爲然然縣東北無城以釋之今城在蛇丘西北蓋杜預傳疑之非也○注不會北杏故也○左傳云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齊世家云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以遂爲魯邑未知所本○注不諱至武力○繁露竹林云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爲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舊疏云春秋爲賢者諱而不諱正以不任文德而尙武力故也引繁露云論功則桓兄文弟論德則文兄桓弟而論語云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之力謂自此以後○注又功至除惡○越絶書敍外傳紀春秋之義量功掩過也時齊桓功未足掩過故不諱下三十年齊人降鄣傳紀之遺邑也不言取爲桓公諱也注時伯功足以除惡故爲諱又傳十七年滅項傳齊滅之不言齊滅之爲桓公諱也桓公嘗有繼絶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然則滅譚不諱亦同此矣舊疏云春秋褒貶皆以功過相除計桓公之立雖有北杏之會前有篡逆滅譚之非論其功不足而惡有餘故不爲諱也而言未者欲道其九合之後功足以除惡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疏】杜云此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猶祝柯今爲祝阿大事表云齊威王烹阿大夫卽此今故城在兗州府陽穀縣東北五十里曰阿城鎮有阿城上下二閘爲運道所經水經注瓠子河爲故瀆又北逕東阿縣故城東春秋經書冬及齊侯盟于柯杜預曰東阿卽柯邑也按國語曹沫挾匕首劫齊桓公返遂邑於此矣方輿紀要東阿故城在兗州府東平州東阿縣二十五里春秋時爲齊之柯邑

何以不日【注】据唐之盟日【疏】注据唐之盟日○卽隱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是也通義云當言不月而繫其日者方欲通解桓盟不日爲信以下諸盟或時或月故但舉不日以包也

易也【注】易猶佼易也相親信無後患之辭【疏】注易猶至之辭○惠氏棟云安知非刺客肆人而簡易若是輕與此同易之易簡鄭氏亦訓爲佼易按易大壯音義羊于易鄭音亦謂佼易也詩天作陂有夷之行傳夷易也箋云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正義曰言乾以佼易故爲知坤以疑簡故爲能易詩義並與此同按說文人部傷輕也一曰交傷交傷卽佼易蓋何用當時俗語也詩何人斯我心易也傳易說也禮記郊特牲注易和悅也論語包注易和易也皆親信無後患義也通作施詩我心易也釋文易韓詩作施和是也爾雅釋詁平均夷弟易也注皆謂易直平均夷弟皆與親信義近

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注】進前也曹子見莊將會有懼色故問之【疏】注進前也○詩大雅常武云進厥虎臣箋進前也禮士冠禮進受命於主人注進前也又士喪禮諸公門東少進注少前進於列○注曹子至問之○舊疏云注者之意也穀梁傳曹劌之盟也史記作曹沫新序雜事四云昔者齊桓公與魯莊公爲柯之盟魯大夫曹劌謂莊公曰齊之侵至於城下城壞壓境君不圖與呂覧貴信云齊桓公伐魯魯請比關內侯以聽曹劌謂莊公曰君寧死而又生乎寧生而又死乎公曰何謂也曰聽臣之言國必廣大身必安樂是生而又生也不聽臣之言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公曰請諾

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注】自傷與齊爲讎不能復也伐齊納糾

不能納反復為齊所脅而殺之■新序云莊公曰嘻寡人之生不若死○注自傷至復也○舊疏云桓十八年公薨于齊莊九年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是也○注伐齊至殺之○舊疏云即上九年夏公伐齊納糾傳曰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又齊人取子糾殺之是也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當猶敵也將劫之辭■注當至之辭○新序云曹劌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國策秦策所當未嘗不破也注當敵又齊策天下不能當注當敵也呂覽無義云秦使公子卬將而當之當亦敵也鄭本劫作卻誤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土基三尺土階三等曰壇會必有壇者為升降揖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長其敬■注土基至曰壇○華嚴經音義引漢書音義云築土而高曰壇禮記祭法一壇一墠注封土曰壇荀子儒效云君子言有壇宇注累土為壇書金縢為三壇傳壇築土釋文引馬注云壇土堂猶新云壇謂築土起堂蓋於平野築土為之國語吳語王乃之壇列注壇在野所以謂列土聚誓告之處也凡壇皆三等山海經南山經成山四方而三壇注三壇形如人築相累也史記孔子世家為壇位土階三等是也周官司儀為壇三成成猶重也意亦三等與禮觀禮云壇深四尺注深謂高也從上曰深鄭亦引司儀為壇亦稱三等也下等之下有基惠去地一尺故為四尺亦如其重一重不重不重者別有席一重也○注會必至其數○禮覲禮云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注四時朝覲受之於廟此謂時會殷同也宮謂壝土為埒以象牆壁為宮者于國外八尺曰尋十有二尋則方九十六尺三重者自下差之為三等而上有堂也堂上方一丈四尺上等中等下等每面十二尺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所謂明神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則謂之天之司盟諸侯會盟意亦當然上設方明諸儀亦所以長其敬也卻上四年傳云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是也曹子手劍而從之■從隨也隨莊公上壇逆桓公前而脅之曹子本謀當其臣更當其君者見莊有不能之色■新序云乃會兩君就壇兩相相揖曹劌手劍拔刃而進迫桓公於壇上○注從隨至之色○詩既醉從以孫子箋從隨也隨四年傳隨人則從不從也注從隨從也說文从相聽也从二人二人故有相隨之義昭二十八年左傳從使之收器者注從隨也史記刺客傳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沬執匕首劫齊桓公注劉氏云短劍也鹽鐵論以為長尺八寸其頭類匕故曰匕首○注曹子至之色○舊疏云亦注者之意也按呂覽云將盟皆懷劍至壇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管鮑進劌按劍曰二君將改圖毋或進者公曰封于汶則可不則請死則似莊公先劫桓公果尚則曹劌不進固人成事史記何為列傳與各書記皆建管子進曰君何求乎■管子管仲也君謂莊公也桓公卒愕不能應故管子進為此言■據史記刺客傳以此言為桓公語傳聞各異也○注桓公至此言○舊疏云正以劫桓公而管子劫故也文選高唐賦卒愕異物注愕與遌同廣雅釋詁愕驚也又文選西都賦注引字書愕驚也說文走部遌相遇驚也漢書霍光傳光愕然欲殺之注愕驚貌卒讀曰猝桓公見曹子手劍從會故猝然驚愕不能言管子乃進而問也視史記敘事為備曹

子曰■莊公亦進文不知所言故任曹子■注莊公至曹子○按亦注者之意猶上注之不能也舊疏云正以問莊公而曹子對故言此城壞壓竟■齊數侵魯取邑以偪侵深也■釋文壓竟於甲反按陸本當作厭竟定十五年傳厭死釋文作厭死音於甲反可證竟唐石經諸本同鄂本竟作境俗字也猶齊數侵魯致令城郭壞敗抑壓魯竟故注云以喻侵深也君不圖與■君請齊桓公圖計也猶曰君不當計侵魯太甚■注圖計至太甚○說文口部圖畫計難也○小雅常棣云是究是圖傳圖謀也禮聘禮君與卿圖事注圖謀也謀猶計也史記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沬曰齊彊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以境為壓齊之境語意未詳新序云追桓公于壇上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亦與此傳同謂侵魯太甚必將攻復君不計及之與也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所侵邑非一欲求何者■新序云管仲曰然則將君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欲復魯竟■新序云曹劌曰願請汶陽田史記齊世家魯將盟曹沬以匕首劫桓公于壇上曰反魯之侵地荊軻傳太子曰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沬之與齊桓則大善矣管子顧曰君許諾■諸侯死國不死邑故可許諾■注諸侯至許諾○禮記曲禮云國君死社稷是諸侯死國也舊疏云即曲禮下篇云國君去其國止之曰若之何去社稷矣是無去國之文不言若之何去田邑故知不死邑也朱氏彬經傳考證云諸侯死國不死邑必古有是語而何氏述之非第如曲禮所云也按呂覽云仲曰以地衞君非以君衞地君其許之乃與之盟亦此義桓公曰諾■齊世家云桓公許之刺客傳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新序云管仲請桓公曰君其許之桓公許之是其事也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下壇與曹子定約明要誓莊公也必下壇者為殺牲不絜又盟本非禮故不于壇上也■新序云曹劌請盟桓公遂與之盟荀子王制云桓公劫于魯莊史記魯仲連傳曹子為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注下壇至公也○通義云壇上本兩君會盟之所故桓公更下壇與曹子盟○注必下至不潔○舊疏云不字亦作清字者各本絜作潔依宋本正○注又盟至上也○舊疏云即桓三年傳云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是也已盟曹子摽劍而去之■摽辟也時曹子端劍守桓公已盟乃摽劍置地與桓公相去離故云爾■刺客傳既已言曹沬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群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齊世家已而曹沬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新序云已盟摽劍而去是也○注摽辟也○釋文摽普交反辟也劉兆云辟捐也孟子萬章篇摽使者注摽麾也音義摽音約又音拋與此同詩邶風柏舟云寤辟有摽傳辟拊心也摽拊心貌摽文摽符小反與此異而擣辟同為拊心則摽即是辟與此同也說文手部擎擣也擣裂也一曰手指擣也麾旄旗所以指麾也麾即俗麾字麾訓擣擣訓擊即擗之通氏詁摽為麾猶此訓辟也詩召南摽有梅傳摽落也摽乃受字之借曹沬摽劍置地摽義與受同亦謂墜落其劍置於地而去廣雅釋詁云摽擊也與此異○注時曹至云爾○舊疏云端猶始也書

曹子從始持劍而守桓公矣及其盟訖乃擽劍要地與桓公相去遠也按端正也釋正持其劍守桓公也則要始不與辭要盟可犯【注】臣約束君曰要彊見要脅而盟爾故云可犯【疏】注臣約至盟爾○按書文帝紀注文穎曰要劫也荀子王霸篇臣下曉然皆知其可要也注要約也臣劫約其君曰要君論語憲問云雖曰不要君是也閩本監本毛本作臣約其君誤鄂本宋本作束據正而桓公不欺【疏】齊世家云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刺客傳亦云桓公怒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然則管仲不失信而云桓公不欺者善則歸君也繁露竹林云齊桓知不背要盟以自顯其也遂為賢君而霸諸侯曹子可讎【注】以臣劫君罪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注】諸侯猶是會然信鄉服從再會于鄄同盟于幽遂成霸功故云爾劫桓公取汶陽田不書者諱行詐劫人也【疏】齊世家云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新序云左右曰要盟可倍曹劌可讎諸倍盟而討曹劌管仲曰要盟可負而君不負曹劌可讎而君不讎信著天下矣遂不倍又云三存亡國一繼絕世尊事周室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次三王為五伯長本信起乎柯之盟也穀梁傳曰信齊侯也呂覽貴信云欲勿予仲曰不可人劫之不知不可謂智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與不可謂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亡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注諸侯至服從○猶由適禮記雜記云猶是附于王父也注猶當為由新序云天下諸侯翕然而歸之○注再會于鄄○即下十四年冬單伯會齊侯已下于鄄又十五年齊侯宋公已下會于鄄是也○注同盟于幽○見下十六年及二十七年○注遂成至云爾○齊世家云七年諸侯會桓公于鄄而桓公於是始霸焉蓋用下十五年左傳復會焉齊始霸也之脩新序云為鄄之會幽之盟諸侯莫不至焉○注劫桓至人也○舊疏云正以成二年書取汶陽之田故也繁露對膠西王云春秋之義貴信而賤詐詐人而勝之雖有功君子弗為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子言羞稱五霸為其詐以成功苟為而已也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五伯者比於他諸侯為賢者比于聖賢何賢之有然則桓公比諸曹莊行詐劫人為賢然其因管仲一言強為不敢不懸以要諸侯究非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者比也春秋之不得已也故公羊之例不信者日而桓盟不日公羊以凡書致者皆有危辭以臣子喜其君父脫危之至而與桓會不致亦所為假以立義者也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疏】左傳以為宋人背北杏之會

夏單伯會伐宋

其言會伐宋何【注】据伐國不殊會曹伯襄言會諸侯【疏】注据伐至殊會○舊疏云與上諸侯俱是伐宋事不殊異何獨生會文乎故難之○注曹伯至諸侯○舊疏云即僖二十八年冬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是也後會也【注】本期而後故但舉會言者刺其不信因以分別功惡有深淺也從義兵而後者功薄從不義兵而後者惡淺【疏】舊疏云若其不後宜言單伯會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如下文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之文按杜云既伐宋單伯乃至故曰會伐宋唯以單伯為周大夫為異穀梁傳會事之成也注伐事已成單伯乃至○注書者至淺也○後會書會即刺其不信也隨元年注舉及發者明當譏意著惡而原之欲之者著重惡深不得已者善輕惡淺與此義同○注善從義至功薄○舊疏云即此是按下十六年邾婁子克卒注云小國未嘗卒而卒者為慕伯者有尊天子之心即謂上十三年會于北杏是從義兵而先者也故詳錄之以示褒義○注從不至惡淺○舊疏云無經可據但言理當然也

秋七月荊入蔡【疏】與十年書荊同義穀梁傳荊者楚也其曰荊何也州舉之也州不如國國不如名名不如字與公羊義同彼疏引麋信云楚子貪婬為患婚滅蔡故州舉之是取左傳之說自為其家法矣彼十年傳云狄之也此亦宜同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疏】釋文鄄本亦作甄杜云鄄衛地今東郡鄄城也齊世家作甄大事表云後為齊豹邑昭二十年衛公孟縶與齊豹狎奪之司寇與鄄即此鄄續漢宋為兗州治曹操創業於此水經注鄄城在河南岸十八里河上之邑最為險固今山東曹州府濮州東二十里舊城集故鄄城也一統志云鄄城故城在曹州府濮州東二十里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疏】上十四年會于鄄穀梁傳云復同會也此下傳亦云復同會也注為欲推桓為伯故復會於此按穀梁上北杏之會下云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意謂諸侯將推齊侯行伯事故此二會為復同會以推齊為伯公羊於此二會無傳以繁露精華篇所云齊桓仗賢相之能用大國之資即位五年不能致一諸侯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鄄幽之會是也[illegible]之則與穀梁義同惟公羊以北杏之會為齊桓未為諸侯取信鄉故董生本柯之盟為說

夏夫人姜氏如齊【疏】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按此與襄公在時如齊異禮諸侯夫人父母終思歸甯而不得故書以示譏舊疏云復與桓通也宋如所本

秋宋人齊人邾婁人伐兒【疏】釋文兒音郳左氏穀梁作郳元和姓纂兒郳犂來之後亦為兒氏是郳兒通也通義云宋序上者諸侯為宋伐倪故宋主之又云倪舊作兒與五年經文倪字不同今改從云宋主兵故序齊上檢序上下以國大小為次實狄在下任伐則以主兵為先春秋之常也

鄭人侵宋

冬十月

句容陳立卓人著

莊十六年盡二十二年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注】書報上年之役也故宋主兵

秋荆伐鄭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疏】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損缺以字數計之有公會二字惠氏棟云左氏穀梁無公字故穀梁傳云不言公公接公會二字當爲衍文左氏穀梁無公字猶脫會字據十九年何注先是鄄幽之會公比不至公子結出竟遭齊宋欲深謀伐魯故專矯君命而與之盟然則幽之會非特魯君不至卽士大夫亦未有來會者猶十五年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不曰公會齊侯及會齊侯云云也按繁露滅國下云幽之會莊公不往是書生所據公羊無公會字又下十九年疏云十六年冬會齊侯宋公以下同盟于幽經不書公會故知魯侯不至矣則徐彥所據本亦無公會二字且彼疏所引此經有會字亦衍文也又穀梁傳云不言公外內寮一疑之也既外內諸侯同疑公與齊仇可事齊不明魯之臣子亦未與會則穀梁會字亦衍文也繁露滅國下又云不事大而專小曹伯之所以戰死於位諸侯莫助憂者幽之會齊桓數合諸侯曹小未嘗來也是公羊亦無曹伯與左氏經同今有者亦衍文也滑者杜云滑國都費河南緱氏縣按今爲河南府偃師錄地幽者杜云宋地大事表云當在今歸德府考城縣界

同盟者何同欲也【注】同心欲盟也同心爲善善必成同心爲惡惡必成故重而言同心也【疏】穀梁疏引此傳云同盟者加同欲也疑彼傳何氏不釋加義作何與全傳例合左傳曰鄭成也穀梁曰同尊周也意各異按繁露精華云齊桓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鄄幽之會是也則鄄幽之會爲齊伯始齊桓以尊周爲伯業之盛當與穀梁義同○注同心至心也○惠氏棟校云故重而言同心也心字衍按此注道春秋書同盟通例也

邾婁子克卒【注】小國未嘗卒而卒者爲慕霸者有尊天子之心行進也不日始與霸者不如瑣瑣卒在二十八年【疏】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問古人名克字子儀何也曰古文儀與義同義从我我从手手古文殺字故義主斷制易四德元爲仁利爲義利亦从刀而以和爲訓故曰利物足以和義春秋傳師克在和故克之字曰儀父曰子儀○注小國至進也○通義云邾儀父也小國錄卒者足褒文不葬者起賁小國也上十三年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婁人會于北杏是慕霸者有尊事天子之心事也穀梁傳曰其曰子進之也○注不日至八年○舊疏云卽下二十八年經云夏四月丁未邾婁子瑣卒注云日者附從霸者朝天子行進是也蓋儀父僅會伯者于北杏行不如彼邁與瑣閩本監本同鄂本宋本瑣作璅釋文作璅毛本改從之按瑣正字瑣婁俗所傳聞世未錄小國卒葬錄者唯此及瑣緣子以先朝隱公春秋褒之邾子得以其禮祭稱侯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瞻【疏】左穀作鄭詹詩魯頌閟宮云魯邦所詹說苑雜言篇引作是瞻韓詩外傳風俗通初學記並引作所瞻左傳僖二十三年叔詹曰宋世家作叔瞻是詹瞻通也下同

鄭瞻者何鄭之微者也【注】以無氏也【疏】注以無氏也○舊疏云欲書尊卿名氏不具按與當國辭同所謂貴賤不嫌同號也

此鄭之微者何言乎齊人執之【注】據獲宋萬不書者不坐獲微者今書齊稱人坐執之【疏】注據獲至執文○上十二年傳云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注獲不書者士也是彼獲微者魯不獲也此言齊人執鄭瞻似齊坐執矣故難之

書甚佞也【注】爲甚佞故書惡之所以輕坐執人也然不得爲伯討者事未得行罪未成也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罪未成者但當遠之而已【疏】通義云爲魯將受佞人故書其執穀梁傳曰卑者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其逃來志之也逃來則何志焉將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也鄭詹鄭之佞人也與此傳意同書皋陶謨篇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僞孔傳孔甚也焉言有苗驩兜之佞甚佞如此是甚佞卽孔壬也爾雅釋言孔甚也又釋詁壬佞也郭引書而難任人史記五帝本紀作遠佞人後漢書郅惲傳孔任不行孔任卽孔壬卽甚佞言大佞也佞人好作大言欺人故曰孔壬九經古義云佞讀爲年故國語與人兩曰佞之見賓果佞其田佞與田協故讀曰年年讀爲壬田讀爲陳故甚佞謂之孔壬齊田絹之齊陳既同物又同聲是之謂古訓○注爲甚至執人○書名賤惡義明故執人罪可輕坐也爲大夫不得專執也穀梁傳人者衆辭也以人執與之辭也○注然不至成也○舊疏標起訖云不得爲至未成也則然字衍文事未得行毛本作事不得行誤通義云知非爲齊執甚佞書者齊若以其佞執之書得爲伯討今齊稱人則執不當罪或正如左氏所說怒鄭不納故耳按傳四年傳云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今稱人而執者知非伯討故注如此解如孔義用左氏說則鄭詹無罪之人何爲去氏下又書鄭詹自齊逃來一外大夫春秋不憚其語重詞複何耶○注孔子至而已○各本但誤伯依鄂本宋本正所引見論語衛靈公篇白虎通誅伐篇佞人當誅何爲其亂善行傾覆國政韓詩內傳曰孔子爲魯司寇先誅少正卯謂佞道已行亂國政也佞道未行章明遠之而已論語曰放鄭聲遠佞人義與此同又陽貨篇云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夏齊人殲于遂

殲者何殲積也【疏】校勘記云諸本同釋文積本又作潰唐石經此字缺毛本依釋文改潰非左氏穀梁殲作瀸杜云瀸盡也疏以爲爾雅釋詁文舍人注曰瀸衆之盡也詩秦風黃鳥云殲我良人傳殲盡也襄二十八年左傳其將聚而殲旃注殲盡也說文歹部殲微盡也从歹韱聲春秋傳曰齊人殲于遂說文多用古文春秋也漢書地理志引作瀸衆殺戍者也【注】殲者死文殲之爲死積死非一之辭故曰殲積衆多也以兵守

之曰戍齊人瀸遂遂民不安欲去齊強戍之遂人共以藥投其所飲食水中多殺之古者有分土無分民齊戍之非也遂不當坐也故使齊爲自積死文也稱人者衆辭也不書戍辭師者封內之兵故不書[疏]注瀸者至瀸積○禮記曲禮云四足曰漬正義云牛馬之疫若一箇死則餘者更相染漬而死說文水部云瀸漬也从水韱聲又漬漚也从水責聲又漚久漬也从水區聲則漬爲瀸汙相染逮及衆蟲之辭人死相及亦猶是也注以積訓漬傳以漬解瀸義並通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淹漬謂之瀸瀸又引字林瀸漬也廣雅釋詁瀸漬也義取相積而死故不曰殲曰瀸殺注說文云公羊傳文及說文皆作積爲長許之漬漚也瀸義不與漬義聯可以知許說矣桉今人以物久積水爲漚則漚亦有久漬之義故詩陳風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傳漚柔也疏引考工記注漚漸也楚人曰漚此云漚柔者謂漸漬之使柔韌也周禮考工記鍾氏染羽淳而漬之史記貨殖傳漸漬趍失數是也淮南子要略瀸漬肌膚皆積染之義故鄭注曲禮云漬謂相瀸汙而死引春秋傳曰大災者何大瀸也齊人爲遂所瀸積而死與大災同故云非一之辭○注衆多也○爾雅釋詁云衆多也說文乑部衆多也从乑目衆意○注以兵守之曰戍○詩王風揚之水云不與我戍申傳戍守也又小雅采薇序遣戍役也箋云戍守也史記陳涉世家云遣戍漁陽注戍者屯兵而守說文戈部戍守邊也从人持戈○注齊人至殺之○滅遂事在上十三年左傳云遂因氏頜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注云饗酒食也盡亦謂以藥物投酒食殺之也穀梁傳殲者盡也然則何爲不言遂人盡齊人也無遂之辭也無遂則何爲言遂其猶存遂也存遂奈何曰齊人滅遂使人戍之遂因氏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此謂狎敵也二傳皆以爲饗齊戍與此徵異○注古者至文也○說在桓元年有分土無分民故齊强戍之遂不當坐也○注稱人者衆辭○穀梁齊人執鄭詹傳云人者衆辭也決與微者賤者稱人異也○注不書至不書○時已無遂故從封內兵辭

秋鄭瞻自齊逃來

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注]重言來者道經主書者若傳云爾蓋痛魯知而受之信其計策以取齊淫女爲丹楹刻桷卒爲後敗也加逃者抑之也所以抑之者上執稱人嫌惡未明繫鄭者明行當本於鄉里也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不若鄉人之善者善之鄉人之惡者惡之[疏]注重言至云爾○言經所以主書來者若傳重言之云爾舊疏云經所以主書此事者正惡佞人之來恐其作亂矣按淮南說林謂故鄭詹入魯春秋曰佞人來佞人來注鄭詹鄭文公大夫以齊桓公卒不使鄭伯朝齊而使朝於楚齊人執之自齊逃至魯魯謂之佞人按時齊桓未卒使注誤○注蓋痛至敗也○下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秋夫人姜氏入是取淫女事也卒爲後敗即謂二叔殺子般閔公事是也舊疏以爲淫女是鄭詹計策春秋說文通義云鄭詹之事傳無明文何注每有此類疏無以爲出

春秋說然若龍門之戰傳公取楚女鞾佞未與蓋仲舒已言之漢藝文志又有公羊外傳五十篇今亦未見云云之說疑皆公羊師學相承未敢以意去取後漢書楊乘傳云蓋鄭詹來而國亂是也新語云鄭詹亡齊而歸魯齊有九合之名而魯有乾時之恥夫據千乘之國而信讒佞之計未有不亡者也按乾時戰在上九年與此無涉陸續○注加逃至未明○上執稱人是省齊非伯討經詹無惡故書逃抑之穀梁傳曰逃義曰逃○注繫鄭至惡之○毛本繫作繫娛所引見論語子路篇今本兩未可下有也字又著之作好之善疏引鄭氏彼注云鄉人之善者好者之惡行者惡之鄉鄉本好之亦作善之也中論語大序云時俗之所不譽者未必爲非也其所譽者未必爲是也詩云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言所謂好者非好醜者非醜亦由私之所致也鹽鐵論除狹云古之進士鄉擇而里選故士修之鄉曲升諸朝廷行之幽隱明足顯著

冬多麋[疏]爾雅釋獸麋牡麔牝麎其子麇說文鹿部麋鹿屬冬至解其角司馬相如上林賦沈牛麈麋注麈似水牛大戴禮夏小正云十一月隕麋角又禮記月令仲冬之月麋角解疏引熊氏云鹿是山獸夏至得陰氣而解角麋是澤獸故冬至得陽氣而解角

何以書記異也[注]麋之爲言猶迷也象魯爲鄭瞻所迷惑也言多者以多爲異也[疏]注麋之至迷也○白虎通鄉射篇麋之言迷也漢書五行志注李奇曰麋之爲言迷也麋迷疊韻爲訓○注象魯至惑也○舊疏云感精符文漢書五行志云嚴公十七年冬多麋劉歆以爲毛蟲之孽爲災劉向以爲麋色青近青眚也麋之爲言迷也蓋牝獸之淫者也是時嚴公將取齊之淫女其象先見天戒若曰勿取齊女淫而迷國嚴不寤遂取之夫人既入淫於二叔終皆誅死幾亡社稷董仲舒指略同京房易傳曰麋正作淫火不明國多麋又曰麋遂泥厥咎國多麋經義雜記云按何注公羊云麋之爲言猶迷也本劉子政義同則公羊亦以麋爲淫女天之示戒於莊公也乃何氏云象魯爲鄭瞻所迷惑則據春秋說以取齊女爲聽鄭瞻計較先儒迂遠矣京君明說易以震遂泥爲溺愛淫女故迷惑不明而國多麋李奇注異二說謂從二至五有坎象坎爲水四爲泥在水中故曰震遂泥泥者泥溺於水不能自拔遂未光也或以爲溺於淫女故其妖多麋麋迷也後說得京意范解穀梁引易傳首二句義不了當以劉子政說補之按魯取淫女由於鄭瞻所迷何說推本言之恉有取齊淫女義何迂回有也京房易傳云麋正作淫爲火不明則因多麋與何義合博物志東陽縣多麋千百爲羣掘食草根其處成泥名曰麋畯民人隨此畯種稻不耕而穫其收百倍則麋非害稼之物杜云麋多則害五稼未知所本○注言多至異也○左疏云麋是澤獸魯所常有是年麋多故書多以災書按麋陸類故多麋記其異異者變之後時而見者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注]是後戎犯中國魯蔽鄭瞻夫人如莒淫泆不制所致[疏]穀梁傳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集解引廢疾云春秋不言月食日者以其無形故闕疑其夜食何緣書乎鄭君釋之曰一日一夜合爲一日今朔日始出其食傷之處未復故知此自以夜食夜食則亦屬前月之晦故穀梁子不以爲疑鄭氏述隱曰果虧傷未復則是朝食何爲夜乎天之垂象必明以吉凶示人故夜不占日物晝不占星也夜食之

說於義爲短經義述聞亦云月掩日而過謂之日食但歎其明無所虧傷安得既出之後衡有虧之緣未復乎漢書五行志嚴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穀梁傳曰不言日不言朔夜食注張晏曰日夜食則無景立六尺木不見其景以此爲候又云史推合朔在夜明旦日食而出出而解是爲夜食注孟康曰夜食地中出而止劉向以爲夜食者陰因日明之衰而奪其光公羊傳曰食晦董仲舒以爲宿在東壁魯象也劉歆以爲晦魯衛分經義雜記云按今公羊無傳何注無食晦之文而漢志引公羊傳曰食晦者蓋董仲舒若所見公羊有之或漢初公羊家說也劉歆說左氏亦以爲食晦與公羊合杜云不書日官失之非古義漢志云合朔在夜明旦日食而出出而解則穀梁家亦以夜食屬前月之晦矣鄭君釋廢疾云夜食屬前月之晦與三傳及漢志並合包氏慎言云經三月書日食不言日與朔公羊例爲食晦劉孝孫推以爲壬子朔小二月三月即壬子朔劉歆亦以爲食晦穀梁例爲夜食曆爲二月晦日然則經書三月者正其書爲朔也通義云不日者食於晦也晦則不言日者是月更無餘日故舉月以包也趙坊引長曆三月餘癸未朔隋曆志劉孝孫推是年食合壬子朔元史曆志大衍推是歲五月朔交分入食限三月不應食按萬充宗黃梨洲答問問曰王伯厚云衡朴推驗春秋日食合者三十五獨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限答曰是年乙巳歲二月有閏至三月實四十九日一十三時合朔癸丑未初初刻交周十一一宮二十八度三四三七正合食限朴蓋不知有閏故算不能合耳則更無夜食事矣按是年應二月癸未朔三月癸丑朔二月大也○注是後至所致○戎犯中國下公追戎于濟西傳大其爲中國追是也魯蔽鄭瞻見上十七年鄭瞻自齊逃來注信其計策取齊淫女丹楹刻桷是也夫人如莒下十九年夫人姜氏如莒是也舊疏云是陰勝陽之象是以日爲之食譏書五行志云嚴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劉向以爲象周天子不明齊桓將奪其威專會諸侯而行伯道其後遂九合諸侯天子使世子會之此其效也董仲舒以爲後公子慶父叔牙果通於夫人以劫公也俱與何義異

夏公追戎于濟西【注】以兵逐之曰追【疏】大事表云杜注公逐戎于濟水之西濟在魯界爲魯濟蓋曹地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杜注故曹地傳三十一年晉文以分曹濟西約在今曹州府曹縣鄆城鉅野三縣之地○注以兵逐之曰追○廣雅釋詁追逐也周禮小司徒職以比追胥注追逐寇也春秋莊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又士師職以比追胥之事注追寇也凡逐鄭謂追此追戎以兵故曰以兵逐之曰追何氏望文生義也

此未有言伐者【疏】經義述聞云謹案此未有言伐者言字後人所加傳意謂此時未有伐魯者而經言追則大其非爲己追而爲中國追也傳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巂弗及彼云齊人侵我西鄙則有伐者矣有伐者而言追是爲己追此未有伐者而言追是爲中國追也下文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爲中國追何與此未有伐者文義正同又十九年傳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三十一年傳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與此文義亦同乃謂此時未有伐之事非謂經文未有書伐者也伐上不當有言字唐石經無傳二十六年疏引此有言字蓋後人據誤本加之

其言追何【注】據公追齊師至巂舉齊侵也【疏】注據公至侵也○即傳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巂弗及是舉齊侵也巂閩本監本毛本同鄂本巂作鄙按十行本疏中凡巂字皆作鄙當據正

大其爲中國追也【注】以其不限所至知爲中國追也【疏】注以其至追也○舊疏云公追齊師至巂限其所至乃是自齊已追故知如此

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爲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疏】繁露滅國下云魯大國幽之會莊公不往戎人乃窺兵于濟西由見魯孤弱而莫之救也通義云追逐也蓋濟西之國通近戎患公緣是興師逐之故書其未至而豫爲中國追也其後曹君卒死於戎難董仲舒曰傳無大之之辭兵已加焉乃從救之則弗美未至豫備之則美之善其救害之先也夫救早而先之則害無由起而天下無害矣然則觀物之動而先覺其萌絕亂塞害於將然而未行之時春秋之志也故救害而先知之明也公之所恤遠而春秋美之詳其美恤遠之意則天地之間然後快其仁矣是以知明先而仁厚遠遠而愈賢近而愈不肖者愛也故王者愛及四夷伯者愛及諸侯安者愛及封內危者愛及旁側亡者愛及獨身漢書辛慶忌傳云加以兵革久寢春秋大災未至而豫禦之是也穀梁傳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於我也

其言于濟西何【注】據公追齊師至巂弗及不言于也【疏】注據公至于也○莊元年注于遠辭也

大之也【注】大公除害恩及濟西也言大者當有功賞也追例時【疏】注大公至西也○通義云自濟以西不限所至之大辭故爲大也此與天王狩于河陽穀梁傳謂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者同意穀梁傳於濟西者大之也何大焉爲公之追之也春秋以尊王攘夷爲主莊公追戎除害故爲大辭○注言大至賞也○舊疏云公追齊師至巂弗及不言于今言于者謂公有大功於王法當褒矣○注追例時○此書夏是也舊疏云傳二十六年公追齊師雖在正月己未下不蒙日月

秋有蜮

何以書記異也【注】蜮之猶言惑也其毒害傷人形體不可見象魯爲鄭瞻所惑其毒害傷人將以大亂而不能見也言有者以有爲異也【疏】注蜮之至惑也○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爲蜮猶惑也舊疏引五行傳蜮猶惑也又云不書來者亂氣所生不從外來故也漢書引經文作蜮亦蜮之變體釋文蜮本又作蜮馬氏宗槤左傳補注云呂覽蜮蜮高誘注兗州謂蜮爲蜮音相近也淮南子沈州謂之騰高誘注騰讀音近殆緣氣釋文蜮本又作蜮玉篇蟆貳武旨徒得切是壹字本作騰因方言讀爲蜮耳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三年詔曰去其螟蜮章懷注蜮一名短狐說文繫傳虫部蜮亦解爲短狐皆因元凱注蜮案馬說非是蜮自有蜮音與蜮同部段借也此經之蜮自爲短狐何杜義同杜云蜮短狐蓋以含沙射人爲災是也○注其毒至可見○詩小雅何人斯云爲鬼爲蜮傳蜮短狐也釋文引沈重云蜮音或狀如鱉三足一名射工俗呼之水毒在水中含沙射人一云射人影疏引陸璣疏云一名射影江淮水中有云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南人之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狀正如亦是也是其毒害傳人形體不可見也段云弧蜮弧是也釋文正義並云短狐今說文本蜮字下皆誤漢五行志注作弧不蜮按山海經大荒南經有蜮山者有蜮民之國桑姓食黍射蜮是食郭注蜮短狐也似鼈含沙射人中之則病死楚辭大招云蜮

蟈短狐王逸注鰂蟈短狐蜮也短狐鬼蜮也大招又云魂乎無南蜮傷躬只王逸注蜮短狐也引詩爲鬼爲蜮廣韻引玄中記云長三四寸蟈蜮驚讒驚書惑食之以作狐亦蜮○注象晉至見也○成精符文見漢書五行志云嚴公十八年有蜮劉向以爲蜮生南越越地多婦人男女同川淫女爲主亂氣所生故聖人名之曰蜮蜮猶惑也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處甚者至死南方謂之短狐近射妖死亡之象也時嚴將娶齊之淫女故蜮至天戒若曰勿娶齊女將生淫惑篡弑之禍嚴不寤遂取之入後淫於二叔二叔以死兩子見弑夫人亦誅劉歆以爲蜮盛暑所生非自越來也京房易傳曰忠臣逢善君不弑厥咎國生蜮何氏言象春爲鄭詹所惑正以莊信鄭詹取齊女故至大亂而不能見也義自相足又引洪範五行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恆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卽此是也公羊問答云問蜮之猶言惑也其義何取曰人臣蠱惑其君則蜮生周禮蟈氏疏引服虔云蜮短狐南方盛暑所生其狀如鼈古無今有含沙射入人皮肉中其瘡如疥徧身中蠱蠱蜮蜮故曰災禮曰惑君則有左疏引五行傳曰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注言有至異也○經義雜記云穀梁傳云一有一亡曰有蜮射人者也故劉以爲在水旁能射人又以齊女淫惑爲說取義厭切范解祇引京房易傳說亦不了又君不弑師古曰弑用也范注作君不識字誤何注及左疏所引五行傳與五行志所載劉說同陰蠱毛詩釋疏服虔注與劉子政射人甚者至死何邵公春秋傳人形體義合劉子駿以爲感暑所生未詳所本按昭二十五年傳有鸜鵒來巢傳云非中國之禽也凡本無而有者書有蜚梁疏引舊解一有南越所生是也一無魯國無是也今以爲或有有時或有無時吉不常也故書曰有蜚書多者書所常有今蜚時多故以多爲異書有者本無此物今而忽有故以有爲異也書疏云昭二十五年經書有鸜鵒來巢今此不書來者蜮氣所生不從外來故也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疏〕孔氏廣森音義云婦絕句于鄄絕句

結不書卒則未命爲卿本不當氏氏公子者蓋善其遂事褒之

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注〕言往媵之者禮君不求媵二國自往媵夫人所以一夫人之尊〔疏〕釋名釋親屬云姪娣曰媵媵承事嫡也國語周語云王御不參一族韋注御婦官也參三也一族父子也故娶異姓以備三不參族也說文人鄭侯送也呂不韋曰有侁氏以伊尹媵女注侯今之媵字皆言送媵送也易媵口說也虞注媵送也燕禮鄭注九歌王注媵送也送爲送之本義以姪娣從謂之媵者有二媵若諸侯有二媵外別有姪娣是以莊公十九年經書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諸侯夫人自有姪娣幷二媵各有姪娣則九女是媵與姪娣別也大夫士無二媵即以姪娣爲媵大夫士卑故也○注言往至之尊○白虎通嫁娶篇所以不聘妾何人有子孫欲尊之義不可求人爲賤也春秋傳曰二國來媵可求人爲士不可求人爲妻何士卿尊之斷賢不止于士妻雖賤不得爲嫡卿一夫人之尊義也

姪者何兄之子也〔疏〕禮士昏禮云媵御皆姪姪兄之子襄十九年左傳其姪鬷聲姬生光注姪兄之子說文女部姪兄之女也其實娣之子女亦稱姪爾雅釋親云女子謂晜弟之子爲姪禮喪服傳謂吾姑者吾謂之姪左傳僖十五年姪其從姑是也釋名釋親屬云姑謂兄弟之女爲姪姪迭也共行事夫更迭進御也事指媵之姪言喪服經則男女通稱姪故彼云姪丈夫婦人同也依

娣者何弟也〔疏〕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娣弟也本作女弟也女弟也者別乎弟而言之也左傳隱元年成八年十一年昭二十八年正義引此皆作娣也則唐初本已有脫女字者不始於唐石經矣然白虎通義嫁娶篇及召南鵲巢江有汜南山大雅韓奕正義士昏禮疏引此皆作女弟也又說文及士昏禮注並云女弟也女娣也郎注本此傳則傳文原有女字明矣說文女部娣女弟也夫之女娣也段注按女子謂女兄弟曰姊妹與男子同而惟媵己之妹則謂之娣娣者在母家之稱以明同心事一君之義也禮喪服經皆言妹無言娣者今大娣本作女弟也非是按爾雅釋親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郭注同出謂俱事一夫可證段氏之說釋名釋親屬云妻之妹曰娣娣弟也言與妻相長娣也以娣葉妹言非是錢氏大昕養新錄云姪娣本雙聲字說文姪大結反娣大計反此古音也廣韻姪有徒結直一兩切今南北方音皆讀直一切無有作徒結者古今音有變易字母家乃轉舌頭舌上交互出切此昧其根原而强爲之說也

諸侯壹聘九女諸侯不再娶〔注〕必以姪娣從之者欲使一人有子二人喜也所以防嫉妬令重繼嗣也因以備尊尊親親也九者極陽數也不再娶者所以節人情開媵路〔疏〕注必以至親親○白虎通嫁娶云備姪娣從者爲其必不相嫉妬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己生之也通義云媵送也送致其女也○傳曰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三人繼帝禮婦人無子當去諸侯夫人雖無子媵有子嫡得不去重黜尊也易曰得妻以其子此之謂也按後漢劉瑜傳云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姪娣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懷注引公羊傳曰諸侯一聘三女天子一娶九女此重嗣制也與此傳異或公羊先師有如此說者尊尊親親疏云備姪所以尊情嫉所以親親其上尊下親皆指嫡也○注九者至數也○白虎通嫁娶篇天子一娶九女者何重國廣繼嗣也九者何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也一娶九女亦足以承君之施九而無子百亦無益也王度記曰天子諸侯一娶九女故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百物必生也又五行爲君一娶九女何法十九州象天之施也備寬引異義云地有九州足以承天故天子娶九女法之也備斷云春秋天子娶十二女夏制也又云天子娶十二女象十有二月三夫人九嬪諸侯一娶九女象九州一妻八妾按此即白虎通所引或說公羊義也漢書杜欽傳禮壹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獲暴曰陽數一三五七九九數之極也曰天子一娶九女殿之禮也○注不再至媵路○白虎通嫁娶云必一娶何防淫泆也爲其棄德嗜色故一娶而已人君無再娶之義也又云不娶兩娣何博異氣也娶三國女何廣異類也恐一國血脈相似俱無子也姪娣雖年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杜欽傳又云姪娣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

媵不書此何以書〔注〕據伯姬歸于紀不書媵也〔疏〕注據伯至媵也○見隱二年按使七年叔

姬歸于紀注叔姬者伯姬之媵也使有媵歸書事此云不書者彼注云媵賤書者使爲嫡終有賢行重錄之非以媵書也爲其

有遂事書【注】爲下有遂事書也故書所以不當書以起將有所詳錄猶伯姬書媵也不媵則當取得書者張本文言公子結如陳遂及齊侯宋公盟于鄄【疏】注爲下至詳錄○穀梁傳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何以見其辟要盟也媵禮之輕者也盟國之重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使以爲要盟與公羊異以爲有遂事書則同也校勘記云按以字衍當斷正蓋媵本不當書爲下有遂及齊侯宋公盟事欲詳錄其事盟之善故書所不當書也○注猶伯姬書媵○即成八年衛人來媵九年晉人來媵十年齊人來媵傳皆曰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十年傳又曰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爲皆以錄伯姬辭言之婦人以衆多爲侈也則徵以婦伯姬賢詳錄三國媵亦非以媵書故言猶也○注不媵至于鄄○言若不書媵則當止取得書者書之但言公子結如陳遂及齊侯宋公盟矣時實爲媵如陳故不沒其本也

大夫無遂事【疏】漢書馮奉世傳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說苑奉使篇國有危而不專救者不忠國無危而擅生事者不臣漢律有矯詔害矯詔不害害者死是大夫無遂事者經禮也周禮條狼氏職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明大臣於大小事皆須關白不得專也

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注】以外事不素制不豫設故云爾【疏】禮聘禮記云辭無常孫而說注孫順也大夫使受命不受辭必順且說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三代之世諸侯以邦交爲重故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則稱之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則譏之論語之辭達則專對之辭也大夫受命不受辭專禮記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通義云古之爲大夫者祭祀能語喪紀能誄升高能賦作器能銘山川能說師旅能誓田能施命貞能命龜使能造命能是九者可謂有德音矣是故聘禮受命不受辭辭無常遜而說使於四方不能專對不可以爲大夫○注以外至之爾○詩魏風伐檀云不素餐兮傳素空也不素制類空爲譏制也玉篇彖部豫逆備也不可逆爲備設也

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注】先是鄄幽之會公比不至公子結出竟遭齊宋欲深謀伐魯故專矯君命而與之盟除國家之難全百姓之命故善而詳錄之先書地後書盟者明出竟乃得專之也盟不地者方使上爲出竟地即更出地嫌上地自爲媵出地也陳稱人者爲內書故略以外國辭言之此陳侯夫人言婦者在塗也加之者禮未成也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而盟不日者起國家後背結之約非結不信也【疏】漢書馮奉世傳丞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則顓之可也又終軍傳御史大夫張湯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爲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顓之可也使漢書宋均傳均曰夫忠臣出竟有可以安國家事之可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論語專對專擅也鄭公羊傳專之可也專

之大全辯載一說曰通義理繼蹟務不拘常命不執成規正得其解漢武帝使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顓斷于外不請康成謂大夫自受命以出則其餘事其不復請是皆專之之事也○注先是至不至○公比鄂本宋本同十行本比誤此閩本監本毛本改皆非按比猶頻也上十五年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又十六年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皆無公會之文是公比不至也今本十六年經誤衍公會此經皆疏云正以彼二經皆不言公會是當據本無二字矣○注公子至餘之○繁露精華云難者曰大夫無遂事又曰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又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又曰聞喪徐行而不反也夫既曰無遂事矣又曰專之可也既曰進退在大夫也又曰徐行不反也若相悖然是何謂也曰四者各有所處得其處則皆是也失其處則皆非也春秋固有常義又有應變無遂事者謂生平安寧也專之可也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事用兵也徐行不反者謂不以親害尊不以私妨公也此之謂將得其禮知其指故公子結受命往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其事從齊桓盟春秋弗非以爲救莊公之危公子遂受命使京師遂生事之晉春秋非之以爲是時僖公安寧無危而救有危而不專救謂之不忠無危而擅生事是卑君也故此二臣俱生事春秋有是有非其義然也又順命云臣子大受命於君辭而出疆唯有社稷國家之危猶得發辭而專安之盟是也盟上書蹴郢字說苑奉使篇亦云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其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又曰大夫以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何也曰此四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也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爲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以爲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占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按繁露滅國下云鄄之會莊公不往戎人乃窺兵於齊西由見魯孤獨而莫之救也此春大夫廢君命專救危者謂此毛氏奇齡春秋傳云此篇事事然時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故春秋無譏爲此與文八年公子遂盟雍不近命而即與雒戎盟于暴則同義或然與○注先書至之也○舊疏謂書鄄是也正以鄄爲衛地故也明至鄄使有所聞乃得專盟也○注盟不至地也○通義云鄄者盟地非致媵地也本送女如陳行及于鄄從齊宋約盟而結與爲猶曰邾婁會盟于邾婁己酉邾婁人執鄫子用之會盟者會曹南之盟非盟于邾婁也于邾婁者起下事言行及于邾婁而見執也此二經文同今皆失其讀孔疏此鄄是衛之東地蓋陳取衛女爲婦嘗使公子結送媵向衛至鄄聞齊宋將會將謀伐魯故權事之宜去其本職不復送女至衛遂與二君會盟故備書之也送女至鄄傳女會盟鄄是盟處故言于鄄非本期進女于鄄也然則鄄即盟地若更書盟于鄄則嫌上鄄爲媵出似專送女于鄄不見出竟與盟之書也○注陳稱至言之○宣稱陳侯今略稱人故注解之隱十年傳春秋錄內而略外又隱三年宋公和卒注赴外言卒所以異內也又隱十一年注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此爲內書故外陳略稱人明此爲媵事盟書非媵事也○注此陳至塗也○隱二年傳云在塗稱婦故知鄄非媵婦地矣穀梁傳其曰陳人之婦略之也注但爲遂事假媵媵事爾故略言陳人之婦不處其主名○注加之至成也○舊疏云此婦未成婦夫人故加之繫之辭其已觀禮宜言媵陳夫人不假言之以繫也

〇注冬齊至信也〇解云下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是也公羊之例不信者書日下卽昔盟宣日而此作大信辭者盟信自在結也蓋書者背約耳亦注家以意言之

夫人姜氏如莒〔疏〕

上日有食之注云夫人如莒淫泆不制所致此無傳何氏或有所本杜亦云非父母國而往書姦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按父母殁後所謂諸侯夫人義不得歸寧兄弟之國況異國乎知不僅如穀梁所譏矣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注〕鄙者邊垂之辭榮見遠也〔疏〕

注鄙者至遠也〇校勘記云諸本榮見遠也同句當有誤周禮大司徒邦國都鄙對言鄭注以邦之所居爲國都之所居爲鄙此以大都爲邊垂之辭蓋周禮都鄙距國五百里在王畿之邊故鄭可釋爲邊垂也按穀梁傳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邇我國也似亦榮見遠之義垂者說文土部垂遠也又辵部邊行垂崖也垂者遠也崖者垂邊故邊字隸垂壘兩義也莊子逍遙遊云翼若垂天之雲崖云垂僖邊也其大如天一面垂也漢書司馬相如傳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謂不坐於堂之邊也杜亦云鄙邊邑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注〕月者再出也不從四年已月者異國〔疏〕

注月者再出也〇解云欲對上十九年秋夫人姜氏如莒之文也穀梁注夫人比年如莒逼而不改無禮尤甚故譏而月之〇注不從至異國〇上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彼注云月者再出重也三出不月者省文從可知例然則此經夫人再出合從彼省文而書月爲彼如齊此如莒異國不得相因故也

夏齊大災

大災者何大瘠也〔注〕瘠病也齊人語也以加大知非火災也〔疏〕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大瘠在亦反病也本或作瘠才細反一本作瘠才賜反鄭注曲禮引此同經義雜記云按說文瘠作體云瘦也古文作漬義別曲禮正義曰此云漬彼云瘠字異而意同按漬與瘠不同陸德明孔仲遠皆疏於小學故不能辨其是非漢書食貨志國亡捐瘠蘇林曰瘠音漬可見古音漬瘠齎並同故漬或作瘠又作齎陸德明每字爲一音顏師古云瘠不當音漬皆不通古音之譌也釋詁文瘠病也鄭注禮記玉藻親瘠同說文歹部無此字義亦不合據釋知古本作大漬禮記曲禮下四足死曰漬注漬謂相漬汙而死也春秋傳曰大災者何大漬也然則相漬成所謂公羊亦作大漬正義曰牛馬之屬若一箇死則此餘者更相染漬而死又公羊莊十七年夏齊人殲于遂傳殲者何殲積也衆殺戍者也何注瀸者死文瀸之爲死積死非一之辭故曰瀸積聚多也校勘記云按鄭作漬何作瀸當是瀸之瀸又呂氏春秋貴公篇云仲父之疾病矣漬甚高誘注漬亦病也公羊傳曰大災者何大漬也與鄭陸所據本同說文骨部髓鳥獸殘骨曰髓殘注曲禮四足曰漬注漬謂相濊汙而死也小雅助我舉柴手部引作舉毛許皆云舉積也鄭箋雖不中必助中者舉積禽二經漬字音義皆同周禮蜡氏掌除骴故書骴作骨先鄭云骨讀爲積謂死人骨也月令掩骼埋胔骨之尚有肉者也及禽獸之骨皆是此先鄭黎人與禽獸言之而公羊傳云大瘠病也漢食貨志骨無捐瘠孟康曰肉腐爲瘠捐瘠不收者公羊漢志瘠郎說字合之鄭注月令肉腐曰胔蔡氏高氏云有肉曰胔又借人言之其字正作胔假借作漬作脊作瘠皆同音叚借也漬又作瘠〇注瘠病至語也〇襄二十一年左傳瘠則甚矣注瘠瘦也說文作臁云瘦病也或作臁从疒將聲故曰肉瘦其引申義也按釋詁眚病也說文眚災也災病也故大瘠爲大病郝氏懿行爾雅義疏云今東齊人謂病爲災蓋古之遺言也〇注以加至災也〇通義云經案例大災者曰災小者曰火言災則大已見不煩更有大文故得起非火災也皆就云正以襄三十年宋災昭九年陳火之屬皆不言大故也又云襄九年傳云大者曰災小書曰火注云大者謂正寢社稷宗廟朝廷也下此則小矣然彼是兩火自對故以災火別之此則非火故必更言大耳

大瘠者何痢也〔注〕痢者民疾疫也

〔疏〕注痢者至疫也〇經義雜記云痢亦俗字當爲癘集韻云痢或作癘可證說文疒部癘疫疾也从疒蠆省聲何休本此今本作惡疾也非是從時思齊正義引改公羊間若云徵古者有災謂之癘君一時棄服使有司弔死問疾憂以巫醫以救之湯藥以方之著者必先乎鰥寡孤獨以病不能相養死無以葬埋則葬埋之有親長者不呼其門有齊衰大功五月不服力役之征有小功之齊者未葬不服力役之征其有重戶徙死者急則有稟重子鑿鼓苣火入宮宮里用之各擧鼓匿火遷宮宮墨家之主人冠立于阼事畢出乎里門入乎邑門至野外此散厲之道也按痢與屬通惠氏棟云痢卽癘字古屬列通禮記祭法古厲山氏之有天下也魯語作厲可證方言三凡飲藥傅藥而毒南楚之外謂之痢北燕朝鮮之閒謂之痢東齊海岱之閒謂之眠或謂之眩自關而西謂之毒痢痛也周禮疾醫職有癘疾惠氏士奇禮說云癘疾者四時之疫氣也川鬱爲汙樹鬱爲瘍草鬱爲黃氣鬱爲痛木鬱發於春火與土鬱發於夏金鬱發於秋水鬱發於冬是爲癘疾瘖疥宣暑閒云說文無癘字宋審書何從曰說文癘惡疾也左氏傳癘病不作杜以癘爲惡氣古文屬與列通與鄭痢之異文也瘠字說文亦無之前注曲禮引公羊作大漬此古本也說文羊部剔出殘字則因記又云足曰漬之月令仲冬行春令民多疥癘注疥癘之病季甲之象

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注〕與宋大水同義痢者邪亂之氣所生是時魯任鄭瞻夫人如莒淫泆齊侯亦淫諸姑姊妹不嫁者七人〔疏〕

注與宋至同義〇解云上十一年宋大水傳云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注云時魯亦有水災書則宋災不見兩舉則類文不省故說例書外以見內也是也此亦齊災及魯故書齊以起及我也通義云疫氣自齊來染及魯遺災所由生故不舉我爲重齊災不書今文獨則及我之意自見〇注是時至七人〇彗疾云晏子春秋按彼齊景公閒於晏子曰魯先君桓公淫女公子不嫁者九人而得爲賢君何也此解曰七人者使此其有與夫按說苑尊賢云將謂桓公清潔乎閨門之內無可嫁者非清潔也趙絕書外傳趙王勃然曰孤聞齊威淫泆君有汙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新序雜事云齊桓公好婦人之色妻姑姊妹而國中多淫於骨肉是齊俟淫事也管疏云襄公贖諸侯唯淫妹而已齊人稱作南山桓桓以刺之桓公小白相經九人而齊人不刺之者蓋以功參足以除疫故也或者傳說不作或采之不得耳解詁箋云瘠本或作齊襄作漬當是嚴顏之異齋與瘠同痢也此齊宮女市女閭七百管仲相齊寄實收夜合實以充圉用之慝按漢書五行志嚴公二十年夏齊大災劉向以爲齊桓好色聽女口以妾爲妻嫡庶數更故致大災桓公不寤及死婦庶分爭九月不得葬公羊傳曰大災疫也董仲舒以爲魯夫

人謂于齊齊桓姊妹不嫁者七人國君民之父母夫婦生化之本本傳則宋天故天災所予也與何義同穀梁傳其壽以甚也注甚謂災及人也與公羊同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疏】穀梁作伐我趙氏坦異文箋云戎我字相類穀梁作伐我或因十九年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而誤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疏】校勘記云唐石經作廿有一年下二十準此鄂本作二年誤字也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疏】包氏慎言云夏五月有辛酉鄭厲公之卒日也葬在十二月不書日似與傳當時而不日正也之例不合于曆五月有辛卯無辛酉六月之九日八月之十日皆辛酉恐經時月皆誤卒月不誤葬書在九月方與例合按辛酉於曆爲四月之二十七日六月之二十八日葬在十二月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疏】包氏慎言云秋七月經有戊戌曆七月無戊戌戊戌八月之六日也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注】春秋篡明者書葬【疏】注春秋至書葬○舊疏云言春秋者欲見通例如此矣篡明者謂有立入之文篡明書葬者此鄭厲公於桓十五年書鄭伯突入于櫟書入則篡明故此書葬也隱四年衛人立晉立亦篡辭故桓十三年書葬衛宣公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書入見其篡故僖十八年書葬齊桓公是其例也若篡不明者則去葬以發義如僖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不書葬晉惠公以僖十年惠公之入未見經也晉文公亦篡僖二十四年無入文而僖三十年書葬晉文公者以晉文功足以除之惡春秋爲賢者諱故齊桓亦賢而不爲篡者以十年傳云桓公之享國也長美見於天下故不爲之諱本惡也文公之享國也短美未見於天下故爲之諱本惡也蓋齊桓功蓋天下其賢已著書篡不足掩其功晉文伯功未顯故書其葬若不篡然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省【疏】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肆本或作佚省左氏穀梁作眚書洪範云王省惟歲史記宋世家作王眚惟歲康誥人有小罪非眚釋文本亦作省潛夫論引作人有小罪非省盧氏文弨龍城札記一云古書省眚通用周禮大司徒眚禮鄭省禮也舊疏云肆讀如字放肆也省讀如減省之省也舊疏蓋見有作佚本故明之云如字古肆佚同部段借字

肆者何跌也【注】跌過度【疏】注跌過度○穀梁傳云肆失也失佚跌通說文足部跌踢也一曰越也淮南修務訓夫墨子跌而趨千里注跌疾行也疾行亦有過之義公羊問答云問跌過度何也曰此如使漢書律曆志無有差跌之跌穀梁傳之失即跌之省國語周語不失其序漢書五行志作不過其序是失有過義也釋文跌大結反

大省者何災省也【注】謂子卯日也夏以卯日亡殷以子日亡先王常以此日省吉事不忍舉又大自省敕得無獨有此行乎省若聞災自省故曰災省也【疏】注謂子至省也○勅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勅作敕禮記檀弓云子卯不樂注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以舉樂爲吉事所以自戒懼正義據書牧誓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又史記云殷紂自焚而死是紂甲子死也昭十八年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亡之日也鄭云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同誅昆吾既乙卯而亡明桀亦以乙卯被放也鄭司農注春秋以爲子卯自刑非鄭義也昭九年左傳子卯不樂禮釋文引賈逵解詁云桀以乙卯日死紂以甲子日亡故以爲戒是與何鄭說同漢書翼奉說異是則鄭司農所本發異云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爲忌而云夏殷亡日不推湯武以興此說非也翼奉傳云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爲注李奇曰北方陰也卯又陰賊故爲二陰王者忌之不舉樂春秋禮記說皆同師古曰儒者以爲子卯夏殷亡日失之矣何儒先以爲學者雖數云只取夏殷亡日不論殷周之興以爲大失不傳考其義且天人之際其理相待有德者興無德者亡以桀紂之暴虐又過惡日其理必亡以湯武之德圖先天而天不遠所謂傳能消殃矣豈殃能消傳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舊說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爲忌日據傳云乙卯昆吾亡之日也不言桀亡日呂覽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于郕遂禽推移大犧則桀實以戊子亡又不聞疾戊子日也翼奉以爲疾子卯者其相刑似亦有義五子五卯相刑爲疾甲乙者以甲居十幹之首且乙位寄卯日辰相配是謂重刑甲位在子於日辰無比唯避五子之先者而已詩吉日庚午王者忌甲子故書其所衛庚制甲午破子者也穆天子傳有吉日辛酉亦乙卯之衛按翼氏說齊詩推合天人之道於春秋假人事爲興不得參陰陽拘忌之說子貢猶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況其下乎故說春秋者以何氏推本人事爲正左傳云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禮記玉藻云子卯稷食菜羹注忌日貶也是也

肆大省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忌省也【注】時莊有夫人喪忌省日不哭省日本以忌吉事不以忌凶事故禮哭不辟子卯日所以專孝子之恩也不與念母而譏忌省者本不事母則己不當忌省猶爲商人責不討賊【疏】注省日至恩也○閩本監本毛本恩作思依鄂本宋本正禮士喪禮云朝夕哭不避子卯注既殯朝夕及哀至乃哭不代哭也子卯桀紂亡日凶事不避吉事闕焉鄭氏先哀云王者以爲忌日世俗相傳皆失其義蓋湯放桀武王伐紂乃聖人救民取殘之大義而桀紂國君湯武固臣也故其於舊君之死日不忍即吉而避之沈氏彤儀禮小疏云按明陳鑄云子卯不樂湯武之所以忌也禮子於父母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湯武既以天下誅桀紂而以舊君之禮哀之故於是日不樂以明其志之至也然則凶事不避者以哀親之死尤重於傷舊君之亡故無所嫌而不避也王者既然士可知但鄭注檀弓以不舉樂爲所以自戒懼亦非本義鄭司農注春秋以爲五行子卯相刑翼奉傳發最注所云子與卯相刑故以是日爲忌乃術家傳會之說不足辨要說沈說是也惟鄭氏說爲非本義亦非子卯日愈自戒飭不更得省字義乎亦正合聖人恐懼修省之義○注不與至忌省○注不與念母見上元年傳云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爲於其念母也貶不與念母也注云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不與念母而責其譏省故注解之解詁云

箋云經傳文省當從穀梁作告跌佚之誤忌讀爲己責之己繼失罪也何君失之殺梁傳曰肆失也告災也災紀也失故也爲肆天
子之葬也范注易稱赦災有罪書稱書災肆赦眚稱肆大書皆赦教罪人籌隸安故有時而司之非經國之常制災謂罪惡紀治理
也有罪皆治理之今失之者以文姜之故文姜罪懲誅絕誅注之罪不葬若不教滌衆惡而皆葬之諱天子許之明須赦而後母葬
於義殺梁爲長滅君無故而赦刑人亦有秋所譏也不專以譏爲義者當討通市則刑人赦以身不正不足以正人也文姜私王法
注服焚如死如之刑豈罪子上爲君公不得誅母生則絕之死則棄之棄如非流者之刑也謂棄而不葬不得入先公非域也故必
以大眚可肆而後文姜可葬明之天子之葬郎春秋之葬殺梁無以春秋當新王之義當以公羊條例隱括之按劉說非是肆大書
自是其時責事不與莊公念母乃合秋之義莊公非能知有父者也觀當娶仇女可見莊公既不知其母爲有罪之人又安得教除
罪人之事穀梁宋本無以者穀宣新王之義尤不得以公羊師說說殺梁也左疏引賈逵說亦以文姜爲有罪故赦而後葬以說宗
子也曾大杖國中罪逆致令文姜之罪因是得除以義文姜夫文姜之罪在桓之未莊公即位二十餘年督之臣子責不容毋視之
桓公之仇久置度外何怨於其死時罪之者杜氏說左傳但以爲教有罪不涉文姜說猶愈於賈氏也劉氏反取以說公羊寘矣○
注猶爲至討賊○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又十八年齊人殺其君商人不書葬齊魯責臣子不討賊盡商人本弒君之
賊宜絕齊之臣子不能致討復臣事之故商人見弒仍不書葬以責懿公臣子明齊之臣子既臣事懿則以懿之臣子之道責之矣
猶文姜宜絕魯之君臣既未知絕宜盡子道而反忌省故責之故何云本不事母則己不當忌省是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疏 包氏慎言云經春正月肆大省下書癸丑葬我小君文姜据穀梁謂肆省者嫌文姜有罪

不當葬故先赦罪人而後葬文姜是葬不在正月也踰二月之廿四日爲癸丑

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 注 親發傳者起仇母錄子恩凡母在子年無適庶皆繫子也不在子年適母繫夫庶母繫子上言小君者比於君爲小俱臣子辭也文者謚也夫人以謚配謚欲使終不忘本也

疏 注親發至子恩○舊疏云隱元年傳云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今假令不發亦是桓之夫人莊公之母可知而云文姜者何莊公
之母故言親矣今此經云葬我小君文姜傳云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者正欲錄子之恩故常禮而葬之按春秋不與莊公念母今
莊公備禮而葬仇母聖人緣情錄子恩也郭本仇作讎○注凡母至子也○此傳文姜者何莊公之母是適母在子年繫諸子者也
其庶母在子年繫之子者則宜八年傳云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襄四年傳云定弋者何襄公之母是也其傳二年傳云宣姜者何
莊公之夫人也在傳年而繫之夫者以傳公非其所生故也○注不在至繫子○不在子年適母繫夫春秋無文何氏以理斷之庶
母繫子則定十五年姒氏卒傳姒氏者何哀公之母是也舊疏以傳二年哀姜權嫡母繫夫哀姜薨葬皆在傳世不得云不在子年
也文五年傳成風者何僖公之母也在孫年自從庶母在子年例也舊疏云鄉來所言傳皆葬上乃言某公之母而姒氏特於卒上
發傳者正以姒氏之實宜云葬定姒不得稱小君是以傳家亦於葬略之矣定姒所以葬不得稱小君公羊之義母以子貴哀公當

時未爲君是以定姒未得全同夫人矣○注言小至辭也○毛本於誤與依宋本正論語季氏爲邦君之妻稱諸異邦曰寡小君在
本國無庸譏言寡故爲臣子辭也殺梁傳小君非書也其曰君何也以其爲公配可以言小君也○注文者至本也○白虎通謚篇
夫人無謚者何無爵故無謚或曰夫人有謚夫人一國之母修閫門之則謚下亦化之故殺謚以章其善惡通典引五經通義同後
一說蓋即公羊家說以公羊無謚夫人有謚義也隱元年注云婦人以姓配字不忘本也此以姓配謚理亦宜然通義云春秋之初
下成康未遠諸侯夫人猶從君之謚衛有莊姜宣姜鄭有武姜皆是也非正嫡則無謚仲子是也魯自文姜以後不別適庶皆各自
爲謚定公之妾姒氏不當體君乃反稱定姒此未世瀆亂作之不應禮法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 注 書者殺君之子重也 疏 注書者至重也○舊疏云正以不言大夫

而得書殺則如由其是君之子故也按實者視事殺大夫爲重也劉氏逢祿云不言大夫者未爲大夫本殺梁義杜云宣公太子也
通義云陳世家曰宜公有嬖妾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寇經不言世子者蓋雖貴宜爲太子非嫡長又未稱也稱人以殺者
歸惡於款也言款之志生于搆殺其兄而代之也後款卒不日亦爲暴未明故與此事相起禦寇左氏作御寇御禦音義通上十一
年左傳公子御說之黥也釋文本或作禦下二十四年傳御孫諫釋文本一作禦是也蓋皆取止爲義故得通

夏五月 注 以五月首時者譏莊公取仇國女不可以事先祖奉四時祭祀猶五月不宜以首時 疏 注以五至首時○鄂本取仇作娶讎殺梁疏引同春秋正辭云五月首時

其首時何者其異也忘父葬母謀娶仇女異之大者也以天時爲于此變矣著變以存其常焉爾按夏爲盛陽而以五月首時著陽
失正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注 防魯地 疏 包氏慎言云秋七月經書丙申及齊高傒盟于

防曆七月無丙申八月之十日也○注防魯地○蓋臧氏所食邑與隱八年取之宋者異

齊高傒者何貴大夫也 疏 通義云等諱必沒公言高傒不貶言公及齊人者以其貴須見名氏也左傳曰
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謂傒及國歸父之父也言臨貴如高傒猶不得徹諸侯然後君臣之分益正與處父異者傒大國之卿命乎
天子本當言高仲今言高傒即是抑之陽處父本當言名氏故更貶去氏其爲降一等同也杜亦云高傒齊之貴卿

曷爲就吾微者而盟 注 据暨與公盟也 疏 注据暨至盟也○舊疏云即上九年春公及齊大夫盟于蔇是也鄂本暨作既誤

公也 注 以其日微者不得日大夫盟書出名氏 疏 注以其至

得日○隱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傳曰孰及之內之微者也是微者不日也微者盟例時不能專正故責略之此月者爲公責君
雖使微者有可采取故錄也然則微者且不月此日知非微者矣僖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是微者時夫此詳錄
之知爲公○注大夫至名氏○成元年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是大夫盟出名氏矣校勘記云閩本監本毛本同修改本出作書
蓋非

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 疏 通義云于盟言公及齊大夫子防厭公者無君而盟

大夫猶可言也有君而盟大夫公卑矣是以諱之也諸來聘而盟者皆不言公及同此意也

公羊義疏二十二

公羊義疏二十三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莊二十二年冬盡二十四年

冬公如齊納幣【注】納幣即納徵納徵禮曰主人受幣士受儷皮是也

禮言納徵春秋言納幣者春秋質也凡婚禮皆用雁取其知時候

唯納徵用元纁束帛儷皮元纁取其順天地也儷皮者鹿皮所以

重古也【疏】注納幣至是也○鄂本納幣不重此衍毛本禮誤者穀梁傳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士昏禮記曰納徵執皮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參分庭一在南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遂坐攝皮注士謂若中士下士不命者以主人爲官長此納記文也○注禮言至質也○士昏禮納徵鄭注徵成也使使者納幣以成昏禮賈疏按春秋左氏莊公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不言納徵者孔子制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指幣體而言周文故以純言之徵成也納此則昏禮成故云徵也按變文從質皆公羊家說賈氏所引書是公羊經傳人習見左氏逕改疏文也○注凡昏至時候○士昏禮納采用雁注用雁爲摯者取其順陰陽往來又云賓執雁請問名又云納吉用雁如納采禮又云請期用雁又親迎禮云主人揖入賓執雁從是昏禮皆用鴈故彼疏引鉤命決云五禮用鴈是也詩邶風匏有苦葉云雝雝鳴鴈傳納采用鴈箋云鴈者陰隨陽而處似婦人從夫故昏禮用鴈白虎通嫁娶云女子十五許嫁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以鴈爲摯摯用鴈者取其隨時而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奪女子之時也又是隨陽之鳥妻從夫之義也又取飛成行止成列也明嫁娶之禮長幼有序不相踰越也又昏禮贄不用死雉故用雁也江氏筠讀儀禮私記云方氏苞備指爲舒雁夫雁不再偶是以取之蓋郊特牲所謂一與之齊終身不改之義也舒雁則無所取矣盛氏世佐儀禮集編云士摯當用雉而雉不可生致故舍雉而用雁紀云摯不用死是也○注唯納至儷皮○釋文儷皮本又作麗昏禮云納徵元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禮記雜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注納幣謂昏禮納徵也十箇爲束貴成數兩兩合其卷是爲五兩八尺曰尋一兩五尋則每卷二丈也合之則四十尺今謂之匹由匹偶之云與此士大夫禮也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則加以大璋用禮玉人云穀圭天子以聘女大璋諸侯以聘女是也庶人則緇帛周禮媒氏純帛不過五兩是也彼注云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納幣用緇婦人陰也凡取禮必取其類五兩十端也十者象五行十日相成也蓋庶人卑故重取陰類與蔡氏德晉云納徵最重故特用皮帛而不用雁○注元纁至地也○昏禮注用元纁者象陰陽備也白虎通嫁娶云納徵元纁束帛儷皮元三法天纁二法地也陽奇陰偶明陽道之大也隱元年注束帛謂元三纁二元三法天纁二法地也沈氏彤儀禮小疏云鄭周禮注云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雜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端二丈彼疏云古者二端相向卷之共爲一兩五兩故十端也又鄭雜記注云十箇爲束兩兩合其卷八尺曰尋五兩五尋每卷二丈合之四十尺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云彼疏云一束謂十箇兩箇合爲一卷是束五兩也天之正色蒼而元地之正色黃而纁聖人法天地以制衣裳而別其色故禮服之重者其衣上元而下纁記云皮帛必可制納幣以元纁重昏禮使制爲盛服也又鄭地官媒氏注納幣以緇婦人陰也凡取禮必用其類士大夫乃以元纁束帛此經注用元纁象陰陽備也然則元爲陽而纁爲陰矣又鄭注此經緇帛純云緇之者象陽氣下施是緇亦陽也按考工記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靑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元地謂之黃凡五而目有六者元與黑同而異也五方之色畢而天之元乃全乎五方之色元入黑而爲緇則緇色深纁纁見其方之色而巳故說文但稱緇爲黑而康成以爲陰類也然所見者雖纁北方之色而天之色實含緇其中故禮服緇與元恆互用而康成又以緇爲陽象不等諸事象北方之黑也蓋專象北方之黑不以靑赤黃諸色爲裏求曰凡昏禮無貴賤皆陰陽備鄭乃謂惟士大夫之幣象之豈庶民獨不當象之乎謂娶禮必用其類而以緇則士大夫何爲而不用其類與形謂吉非一端各有所當事用緇則取象陰大象用元纁則取陰陽之備皆昏禮之義類庶人取其細而不取其大下士也然不用黑而用緇則以緇之中仍備陰陽之色耳又按士冠禮所陳三服元端元蓋乃服之下者然在庶人爲上服昏禮所盛則庶人與其妻皆可服元而納幣以緇者緇又陰陽元也昏禮陰故取象北方之色謂象婦人陰者非也○注儷皮至古也○昏禮注云儷兩也執束帛以致命兩皮爲庭實皮鹿皮白虎通嫁娶云儷皮者兩皮也以爲庭實庭實偶也士冠禮主人酬賓束帛儷皮注儷皮兩鹿皮也古文儷爲離九經古義說文麗旅行也鹿之性見食急則必旅行从鹿爲摯禮麗皮納聘蓋鹿皮也譙周古史考云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爲禮古文作離者易離象傳曰離者麗也禮記月令曰宿離不貸注離讀如儷偶之儷兩鹿者士昏禮注云麗兩也春秋傳曰鳥獸猶不失儷是儷爲兩也說文作麗所引禮則儀禮也是許所見本作麗鄭本作儷不同白虎通引昏禮作離則鄭注所謂古文儷爲離也蓋古者禮記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衣其羽皮後聖有作始其麻絲以爲布帛即反本修古義也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注】据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不書納幣譏

何譏爾親納幣非禮也【注】時莊公實以淫泆大惡不可言故因其

有事於納幣以無廉恥爲譏不譏喪娶者舉淫爲重也凡公之齊

所以起淫者皆以危致也【疏】白虎通嫁娶篇納昏禮文云納徵辭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離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上某者婿名也下某者婿父名也下次某者使人名也女之父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是納幣皆使人爲之莊公親納幣故書示譏也禮記曲禮云非受幣不交不親是則納幣以使始交親矣穀梁傳曰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注時莊至爲譏○下二十三年傳云公一陳佗也注公如齊淫與陳佗相似是淫泆大惡也○注不譏至重也○文二年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此文娶之義始喪年喪娶亦在所譏故解之正以文與文二年兩而知非譏喪娶者以彼但遣公子遂故止譏喪娶此特書公親納幣不知非遂恥又下二十三年有公至文故知舉淫爲重也譏喪注云公母喪未再娶而圖婚傳無譏文但譏親納幣者實婦不特娶總而聯惡見○注凡

公至致也○舊疏云即下二十三年春公至自齊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之屬是也凡書至者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故也但納幣無為有危故書至為危辭以起其淫也書公至在明年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疏】毛本自誤日

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注】據柯之盟不日柯之會不致【疏】注據柯至不致○即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于柯不書日不致是也此之桓國何以致危之也何危

爾公一陳佗也【注】公如齊淫與陳佗相似如一也【疏】通義云傳公再之桓國皆不致莊公則致故得起有危義其他公如晉如楚遂不致者自是常例耳穀梁疏引徐邈說云不以禮行故致以見危○注公如至一也○即桓六年蔡人殺陳佗傳云陳佗者何陳君也陳君則曷為謂之陳佗絕也曷為絕之賤也其賤奈何外淫也惡乎淫淫于蔡蔡人殺之是也公如齊淫亦是外淫故與陳佗如一

祭叔來聘【注】不稱使者公一陳佗故絕使若我無君以起其當絕因不與天子下聘小人【疏】釋文祭側界反毛本作蔡通義云祭叔即祭公也為三公則稱公不為三公則不稱公按當作祭此周公之後僖二十四年左傳所謂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與管蔡之蔡別范云祭叔天子寰內諸侯是也○注不稱至當絕○舊疏云如此注者正欲決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等是王使而皆稱使今此獨不稱使故決之按穀梁傳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范注引何休廢疾云南季宰渠伯糾家父宰周公來聘皆稱使於此奪之何也鄭君釋之曰諸稱使者是奉王命其人無自來之意今祭叔不一心於王而欲外交不得王命來故去使以見莊劉氏逢祿申何云如穀梁叔當如穀伯幷絕去聘此不稱使絕之公淫取仇女子三年實內此之我無君之例穀梁傳高子以為不以齊侯使高子傳屈完以為權在屈完當非也然則此不稱使明公如陳佗宜絕故不與使又若我無君也與二年齊高子來盟傳云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是也正以君不敵大夫我無君故鄰國之君不稱使也○注因不至小人○桓四年注云下去二時者桓公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為貶見其罪明不宜也與此不與天子下聘小人義同也舊疏云桓公篡逆經於宰渠伯糾來聘仍叔之子來聘猶稱使而不絕之莊公特淫絕之者桓公惡甚故去二時以明不宜莊公罪不故不言使以見絕因不與天子下聘小人而已左氏無傳

夏公如齊觀社【疏】穀梁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

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注】觀社者觀祭社諱淫言觀社者與親納幣同義社者土地之主祭者報德也生萬物居人民德至厚功至大故感春秋而祭之天子用三牲諸侯用羊豕【疏】穀梁傳無事不出竟諸侯非朝時會盟之事不得出竟今無此諸事而觀齊社祭譏非禮亦不得也○注觀社至同義○繁露竹林云故言觀魚猶言觀社也皆諱大惡之辭也則諱淫為大惡也上二十二年公如齊納幣注時莊公實以淫泆大惡不可言故因其有事於納幣以無廉恥為譏是與彼同也九經古義云鄭氏六經與論云公如齊觀社左氏曰非禮也公羊曰書以觀齊女也穀梁曰非常曰觀按墨子曰燕之祖齊之社稷宋之桑林男女之所聚而觀之也則觀社之義公羊為長據齊左傳襄二十四年云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外傳云夫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然則觀社非古也故左氏以為非禮穀梁傳曰以是為尸女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尸女者主為女而往以社為名陳佗淫乎蔡莊公淫乎齊讀春秋者疑之求得其說墨子曰燕有祖齊有社宋有桑林楚有雲夢此男女所屬而觀也蓋燕祖齊社國之男女皆聚族而往觀與楚宋之雲夢桑林同為一時之盛猶鄭之三月上巳士與女合會於溱洧之瀕觀社者志不在社也志在女而已是也按墨子明鬼又云王里國中里徼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乃盟齊之神社則齊社固著聞矣○注社者至至大○白虎通社稷云不謂之土何封土為社故變名謂之社利於衆土也又云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為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偏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御覽引援神契云社者五土之總神禮記疏引異義今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偏敬故封五土以為社古左氏說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許君亦曰春秋稱公社今人亦社神為社公故知社是上公非地示鄭君駮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者神地之道謂社神但言上公失之矣然則鄭氏之說以社為五土總神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與此注社者土地之主義合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神見於禮記疏非何氏所取禮記疏又引聖證論王肅難鄭云禮運云祀帝于郊所以定天位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社若是地祇言定地位而言列地利故知社非地為鄭學者馬昭等通之云天體無形故須云定位地體有形不須云定位故云列地利肅又難鄭云祭天牛角繭栗而用特牲祭社用牛角尺而用太牢又祭天地大裘而冕祭社稷用希冕又唯天子祭天地今庶民祭社若是地神豈庶民得祭乎為鄭學者通之云以天神至尊而簡質事之故牛角繭栗而用特牲服著大裘天地至尊天子至貴天子祭社是地之別體有功於人報其載養之功既降於天故角尺也祭用希冕取其陰類庶人蒙其社功故亦祭之非是方澤神州之地也肅又難鄭云召誥用牲于郊牛二明后稷配天故止二牲也又云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知祭句龍更無配之之人為鄭學者通之云是后稷與天尊卑既別不敢同天牲句龍是上公之神社是地示之別尊卑不甚懸絕故配同牲也肅又難鄭云后稷配天孝經有配天明文后稷不稱天也祭法及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為社不云祀以配社明知社即句龍也為鄭學者通之云后稷非能與天同功唯尊祖配之故不得稱天句龍與社同功故得云祀以為社而得配社也肅又難鄭云春秋說伐鼓于社責上公不云責地示明社是上公也又月令命民社鄭注社后土也孝經注云社后土也句龍為后土鄭既云社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為鄭學者通之云伐鼓責上公者以日食臣侵君之象故以責上公言之句龍為后土之官其地神亦名后土故左傳云君履后土地稱后土與句龍稱后土名同實異也鄭注云后土者謂地神也非謂句龍也故中庸云郊社之禮注社祭地神又鼓人云以靈鼓鼓社祭注云社祭祭地祇也是社為地祇也又祭法云王為羣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疏大社在庫門內

之右故小宗伯云右社稷王社所在或云與太社同處王社在太社之西崔氏云王社在藉田王所自祭以供粢盛則諸侯亦當然也○注故歲至祭之○白虎通社稷云歲再祭之何春求秋報之穀也故月令仲春之月命民社仲秋之月擇元日命民社援神契曰仲春祈穀仲秋獲禾報社祭稷今月令無仲秋之月擇元日命民社之文而御覽五百三十二引禮記月令仲春仲秋月皆有之并注云賽秋成也元日秋分前後戊日接社祭一獻有三仲春命民社一也仲秋命民社二也詩大田以社以方謂秋祭也月令孟冬大割祠祭於公社三也彼上承天子禮年文知天子亦祭也○注天子至羊豕○白虎通社稷云報社祭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何書曰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禮記疏引援神契云報社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鄭注周禮掌客云三牲牛羊豕共爲一牢天子三牲故稱大牢諸侯不用牛故歸少牢也續漢志郡縣置社稷用羊豕用古諸侯禮也周禮牧人云陰祀用黝牲注陰祀地示北郊及社稷知天子以牛諸侯以羊皆當用黑牲也白虎通又云宗廟俱太牢社稷獨少牢何宗廟太牢所以廣孝道社稷爲報功諸侯一國所報者少故也孝經曰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

公至自齊【疏】通義云危致例月此之桓國而致危義已見故不復月

荆人來聘

荆何以稱人【注】据上稱州【疏】注据上稱州○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十六年荆伐鄭止稱州也

始能聘也【注】春秋王魯因其始來聘明夷狄能慕王化修聘禮受正朔者當進之故使稱人也稱人當繫國而繫荆者許夷狄者不一而足【疏】注春秋至人也○穀梁傳曰善累而後進之其曰人何也舉道不待再箴云明聘聞之禮朝宗之道非夷狄之所能故一舉而進之亦以其能慕王化修聘禮受正朔卽進以與之也繁露觀德云吳楚國先聘我者見賢○注稱人至而足○校勘記云六經正誤一書作壹按此疏引襄二十九年傳作不壹而足閩本監本毛本亦改爲一漢書陳湯傳御史大夫貢禹博士匡衡以爲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一而足師古曰不言制之不皆稱其所求也上十年傳云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一此稱人當繫國仍稱人繫州故解之也許夷狄者不一而足見文九年襄二十九年傳文九年楚子使椒來聘傳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又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傳云札者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是也

公及齊侯遇于穀【疏】穀梁傳曰及者內爲志焉爾

蕭叔朝公【疏】杜云蕭附庸國叔名齊氏石南考證云按十二年傳蕭叔大心似此人字叔名大心也杜以附庸之君例稱名故以叔爲名耳

其言朝公何【注】据公在內不言朝公在外言會【疏】○注据公至朝公卽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之屬是○注在外言會○舊疏云定十四年鄭襄子來會公及公會采侯之屬皆是也

公在外也【注】時公受朝於外故言朝公惡公不受於廟【疏】穀梁傳曰其不言來於外也朝於廟正也於外非正也通義云公在穀而蕭君以朝禮見也附庸方三十里者字○注時公至於廟○隱七年注云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於太廟孝子謙不敢以己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賓也又十一年注云不言朝公禮朝受之於大廟與聘同義此言朝公故惡之也顧氏棟高賓禮表云禮朝聘受於太廟書朝公者公之僖而蕭叔之衛也交爲之杜云就穀朝公故不言來凡在外朝則禮不得具嘉禮不野合正義文違禮于穀是就穀朝公穀是齊地故不言來也

秋丹桓宮楹

何以書譏何譏爾丹桓宮楹非禮也【注】楹柱也丹之者爲將娶齊女欲以誇大示之傳言丹桓宮者欲道天子諸侯各有制也禮天子斲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斲而礱之不加密石大夫斲之士首本失禮宗廟例時【疏】左傳曰秋丹桓宮之楹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也繁露王道云作南門丹楹刻桷作雉門及兩觀築三臺新延廄譏驕溢不恤下也左傳御孫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注楹柱也○說文木部楹柱也釋名釋宮室楹亭也亭亭然孤立旁無所依也考工記輪人以蓋松爲桯桯卽楹也爾雅釋宮其上楹謂之梲注侏儒柱也禮疏引李巡曰梁上短柱也又引孫炎曰梁上侏儒柱一作棳釋名又云棳儒梁上短柱也則楹有二種本柱名因之梁上短柱亦名楹也○注丹之至示之○穀梁傳云丹楹非禮也又下二十四年傳云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注非禮至取仇女非正謂刻桷丹楹也本非宗廟之宜故曰加言將親迎欲爲夫人飾又非正也白虎通嫁娶云婦入三月然後祭行舅姑既歿亦婦入三月奠菜于廟禮昏禮云若舅姑既歿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席于廟奧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注廟考妣之廟詩齊風南山云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傳告於禰廟明三月告廟亦宜於禰時哀姜無舅姑宜行禮桓宮知丹楹刻桷皆爲夫人飾見所以誇大之也下二十四年左傳杜注云將迎夫人故爲盛飾是也江氏筠讀儀禮私記云賈疏引曾子問三月廟見云云謂卽祭于禰一也曾子問孔疏則謂廟見奠菜祭禰是一事萬氏充宗云然則舅姑在者高曾祖禰之廟可以不見乎觀曾子問又云女未廟見而死不遷于祖不附於皇姑所以不遷不附者以未廟見也曰祖曰皇姑則知廟見及高曾祖矣今按曾子問所云廟見是事指舅姑在者其所云祭禰卽此經之奠菜指舅姑歿者非謂舅姑歿者止行祭禰而無廟見又非卽祭禰而廟見如注疏家之說也或曰經既著奠菜之禮矣何以不并著廟見之文曰經本詳初昏及夙興事初不及三月而後其言奠菜者特以見舅姑禮及之非主爲廟見致醴焉褚氏寅亮儀禮管見云舅歿姑存則當時見姑亦三月廟見舅若姑歿舅存則婦人無廟可見斯不行奠菜之禮矣實疏極分明廣氏廟之謂舅姑偏有歿者見其存者不須見亡者豈禰廟可以不見乎檻氏豈恩謂盥饋於存者廟見於亡者當以見在姑未有事廟又何由而見乎皆屬一儀之見疏謂婦人無廟以舅尙在則權附於皇祖姑之廟耳既入皇祖姑之廟矣乃竟事見姑乎事有難處故姑沒舅存斷以不見爲正三月祭行適禮也三

日祭菜變禮也不可混而爲一孔穎達謂其某之禮適婦乃得行之庶婦則否矣按三月廟見事爲舅姑既殁所以代舅姑存時盥饋之禮故止於禰廟婦人必舅姑授之室使代己然後乃主祭故舅姑在則降自阼階以著代矣若舅姑殁則無所受故先見禰廟若受之舅姑者然後可以助行時祭也非謂婦人不見祖曾以上也李如圭儀禮集釋云凡言廟者皆禰廟昏禮行事於廟記云受諸禰廟是也其非禰廟則舉廟名以別之若祖廟祧廟是也故舉彼注以廟奧爲考妣廟也莊公所爲飾以禰大之與○注傳言至制也○毛本宮作公誤穀梁傳曰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御寬引作天子丹諸侯黝堊所謂天子諸侯各有制也魯僭用天子禮故云丹桓宮楹非禮也穀梁又云斥言桓宮以惡君爲不言新宮而言桓宮以桓見殺于齊而飾其宗廟以榮仇國之女惡莊不子公羊無此義○注禮天至首本○國語晉語云趙文子爲室斲其椽而斲之事注椽椽也斲石磨焉又云張老夕焉而見之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斲之加密石焉注密細密文理石謂砥焉先粗斲之加以密砥又云諸侯斲之注無密石焉又云大夫斲之注不斲士首之注斲其首也特䟽引書大傳云天子之宮其椽天子斲其材而斲之加密石礱大夫達稜士首本鄭注斲礱之也密石砥之也禮器䟽引含文嘉云士首本者士斲去木之首本令細與尾頭相麻下二十四年穀梁傳曰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按何氏所引晉語文止言櫝桷之制與楹無涉故舊䟽謂此何氏於丹楹下總言之矣按說文石部斲下作天子之桷椓而斲之段注椓者依類篇所引作斲穀梁傳衡書大傳晉語公羊注皆作斲可鍛稜者謂斲其通體成稜故曰達稜首本者斲其首也鹽鐵論散不足云及其後世采椽不斲茅茨不翦無斲削之事磨斲之功大夫達稜士本首庶人斧成木桷而已是也○注失禮至例時○舊䟽云正謂此文是也下二十四年三月刻桓宮桷書月者以其功重故也此謂失禮常書之例也若其祭祀失禮者則書日是以隱五年秋獻六羽下注云失禮鬼神例日是也若始進宗廟而失禮者亦書日即成六年春王二月辛巳立武宮是也而定元年九月立煬宮亦非禮而不日者所見之世其恩尤厚故不爲書日使若得禮然義或然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注】曹達春秋常卒月葬時也始卒日葬月嫌與大國同後卒而不日入所聞世可日不復日【疏】注曹達至時也○文九年秋八月曹伯襄卒冬葬曹共公昭十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秋葬曹平公是也其宣十四年夏五月庚申曹伯壽卒書日者彼注云日者公子喜時父也錄臣子尊榮其不欲與君父共之故加錄之所以著孝子之志許人子者必使人父也其有卒葬在日月下者不嫌日月矣曹文各自有解○注始卒至不日○即桓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是也彼注云卒日葬月者曹伯年老使世子射姑來朝春秋敬老重恩故爲恩錄之緣與大國同者隱四年注卒日葬月達于春秋爲大國例是也通義云曹鄭皆同姓之伯然曹唯終生錄卒葬與鄭同射姑以使遂月卒時葬達於春秋書疑之也春秋雖亡國數十事以錫小不能自存唯曹列於成國而書春秋之中先見覆滅傳曰國於天地有與立爲不數世遂弗能異爲曹其是矣莊有不子之爲其嗣傳公不用忠臣之諫死於戎寇昭公纔之好奢而任小人好惑之詩始作共公繼之數微取地乘軒者三百人其後負羈又最者有惡行故春秋一切略其卒葬者乎曹之書世齊其無道以至於亡也所以懲惡曹而爲有國者戒也○注入所至復日○舊䟽云即文九年秋八月曹伯襄卒是曹爲小國入所聞之世正合卒月而書可日者正以傳聞之世已得錄之故所聞世可以書日但以嫌同大國故不日矣通義云俗儒輒以爲舊史無日春秋因之春秋采列國之史蓋僅見魯史且魯史亦何嫌於魯而據世世聞其卒日截然生遠而日存年屬近而日闕抑又理所不然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疏】經書十二月甲寅月之六日扈大事表云杜注鄭地在滎陽卷縣西北後漢志卷縣有扈城亭今原武縣西北有扈亭是也原武屬開封府今改屬懷慶府按齊會懼在東遺會鄭地未知何事或別有惡與

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我貳也【注】莊公有淫泆汚貳之行【疏】注莊公至之行○諸本同鄂本汚作汙校勘記云按淫泆二字當衍釋文出有汙二字䟽標注汙貳之行四字解云莊公之行既不淸絜又不專壹故謂之汙貳矣是本無淫泆可知通義云貳義如謂瑕貳之貳言我事齊有戒心後齊人降鄣師次于成是其驗也不從下飴之盟日者時有他國嫌非獨我貳故於公專盟爲不信辭不言及言會者著我貳無汲汲之意按汙貳不詞汙貳疑汙貢之譌貢與忒通書洪範二衍忒史記注引鄭注云卦象不變故言衍貳也是鄭本作貳易象傳曰四時不忒京房忒作貢禮月令無或差貸貸即忒也呂覽正作忒張參五經文字貸相承或借爲貳字是也詩大雅瞻卬鞫人忮忒毛傳忒變也爾雅釋言貳忒也孫炎注忒變雜不一傳意謂莊公之行卑汙變雜也作貣者叚借字說文貝部貣从人求物也貣之本義俞氏樾云傳文止言貳不言汙而何解以爲汙貳蓋以汙釋貳也若如䟽義分汙貳爲二則汙字增出矣今案貳當讀爲膩玉篇肉篇膩垢膩也垢膩則有汚義古字即以貳爲之廣雅釋言貳汚也王氏念孫䟽證貳當作膩然與下魯子曰不貫

魯子曰我貳者非彼然我然也【注】嫌上說以齊惡我貳相疑而盟故日也解言非齊惡我也我行汚貳動作有危故日之也【疏】通義云我貳則不信在我非在彼也故日之於桓無據也○注嫌上至之也○校勘記云鄂本說作託此誤言鄂本以下同毛本言誤云注意嫌魯託以齊惡我貳相疑而盟故日故魯子解之曰非彼然我然也言非齊惡我實我動作有危故日之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疏】說文木部桷榱也椽方曰桷引春秋傳刻桓宮桷又榱椽也秦名屋椽也周謂之椽齊魯謂之桷爾雅釋文引字林云周人名椽曰榱齊魯名桷曰桷爾雅釋宮桷謂之榱注屋椽釋名釋宮室云桷确也其形細而疏确也或謂之椽椽傳也相傳次而布列也或謂之榱在榱旁下列衰衰然垂也易漸或得其桷虞注桷椽也方者謂之桷方言周謂之榱齊魯謂之桷詩商頌松桷有梴刻者爾雅釋器金謂之鏤木謂之刻

何以書譏何譏爾刻桓宮桷非禮也【注】與丹楹同義月者功重於丹楹【疏】漢書劉向傳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飾奢僭使鏤再絕春秋刺爲通義云此傳不直言丹楹刻桷非禮必金舉經句者本不當丹刻既丹刻尤不當加書欄廟楹經譏舍兩譏故特逮桓宮言也○注與丹楹同義○上二十三年丹桓宮楹注云丹之

者爲將娶齊女欲以誇大示之是也○注月者至丹楹○舊疏云正以失禮宗廟例時故如此解通義云春秋之往閒事而再失禮則後事重飾之蓋丹者雖陸之刺則加雕鏤焉

葬曹莊公〔疏〕舊疏云雖在月下不蒙上月也

夏公如齊逆女

何以書親迎禮也〔注〕諱淫故使若以得禮書也禮諸侯既娶三月然後夫人見宗廟見宗廟然後成婦禮〔疏〕穀梁傳親迎恆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按穀梁舉其實此舉其文諱之深卽貶之甚公羊以爲禮正春秋重貶之義也說苑修文云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其禮奈何曰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修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君奉不珍之珠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未諭於傅母之教得承執衣衾之事敢不敬拜祝祝答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履女正笄衣衾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爲宮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于戶夫引手出戶夫行女從拜辭父于堂拜諸母於大門夫先升輿執轡女乃升輿轂三轉然後夫下先行大夫士庶人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使某執不珍之屨不珍之束修敢不敬禮某氏貞女母曰有草茅之產未習於織紝紡績之事得奉箕帚之事敢不敬拜此說親迎之儀於此經義未及也○注諱淫至書也○舊疏云書侯如齊本實淫通非禮親迎而往但春秋之意以其大惡不可言之要以言其逆女使若得禮而書矣公羊禮說云問者曰莊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傳何以書親迎禮也此非諸侯越國親迎之明文乎曰此變例也公淫於齊女內大惡不可言然諸侯之禮非朝時不論竟然則公何爲至齊乎故變例書如齊者逆女故耳傳從經爲諱辭故曰禮也而卽於二十七年正之莒慶來逆叔姬傳何譏爾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言大夫越竟非禮則公之如齊非禮可知何注大夫位重逆女於政事有所損曠故竟內乃得親迎所以屈私赴公也則諸侯任重於大夫更無越竟之事接大夫不外娶故譏莒慶以隱二年譏紀侯不親迎例之則公之親迎自爲得禮其實淫齊女[illegible]故春秋深諱之諱之所以貶之也通義云白虎通義云外屬小功已上不得娶故春秋傳曰繼娶母黨也今傳無此文似亦嚴顏二家之異春秋書娶者五桓宣皆娶于齊桓母子氏宣母熊氏文公娶於大夫則非傳夫人之黨得譏母黨者莊成二公而已未知傳文本在何篇內逆女例月而此及僖如逆女不月容卽以娶母黨失正略之與律禁舅之子姑之子相爲昏姻實春秋之譏也通典引袁準正論云今之人外內相婚禮與曰中外之親近于同姓同姓且猶不可而況中外之親古人以爲無疑故不制也今以古之不言因謂之可婚是不知禮者也按白虎通謂小功已上不得娶句疑外親不過緦麻唯從母與外祖父母以名加至小功小功已上無外屬也若謂緦麻已上通不得娶則但云外屬不得娶明矣何爲實緦麻已上之文乎亦斷無娶從母之理豈春秋時諸侯容有失禮而娶者故春秋先師有譏娶母黨之文誠如孔氏所斥莊成二君者故白虎通采之與○注禮諸至婦禮○禮記昏義婦入三月奠菜禮云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又曰某氏來婦敢告于皇姑某氏婦出老醴婦于房中南面如舅姑醴婦之禮壻饗婦送者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又記云婦入三月然後祭行往入夫之室三月之後於祭乃行饋助祭也是三月廟見之後乃饋與祭禮記曾子問所謂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若未廟見則曾子問云女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是也彼注云必祭成婦義者婦有共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盥饋特豚於室舅姑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笲棗栗腶修以見贊醴婦婦祭饋醴祭禮成婦禮也李氏如圭儀禮集釋云祭饋四時常祭祭行饋至是爲有祭祀婦乃行也則三月之前雖有祭事婦亦不行不行者未成婦也程氏瑤田通藝錄云助祭自祭遇婦庶婦當實疏惟指適婦未備若三月廟見則惟適婦以廟見奠棗象盥饋庶婦不饋則亦不饋棗也按主祭自止適婦若廟見所以成婦豈庶婦遂不令或婦乎其異於適者使人[illegible]之下體耳程云禮庶婦不饋亦不奠菜非禮疏云注言此者欲謹經公夫人來至于國而行婦事疑非正禮明矣據莊公先淫後取未婦而婦故注據禮正之

秋公至自齊〔疏〕穀梁傳迎者行見諸舍見諸先至非正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疏〕包氏慎言云經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屬八月八月無丁丑戊寅七月之三日四日也魯齊地密邇公以夏迎夫人以秋入經當在七月經於月上先書秋公至自齊下書夫人之入則其月與日者公羊所謂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蓋著公之見要也非公迎夫人先以七月至夫人於八月方入僂齊誤七月爲八月耳按於曆如七月丁丑書二日戊寅書三日

其言入何〔注〕據夫人姜氏言至不言入〔疏〕○注據夫至言入○卽桓三年書夫人姜氏至自齊是也

難也其言日何〔注〕據夫人姜氏至不日〔疏〕○注據夫至不日○卽桓三年書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不日是也

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注〕僂疾也齊人語約約遠媵妾也夫人稽留不肯疾順公不可使卽入公至後與公約定八月丁丑乃入故爲難辭也夫人要公不爲大惡者妻事夫有四義雞鳴縰笄而朝君臣之禮也三年惻隱父子之恩也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也樞機之內寢席之上朋友之道不可純以君臣之義責之〔疏〕○注僂疾也齊人語○校勘記云疾也云僂卽[illegible]卽今屢字數數亦謂爲疾荀子儒效云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又云實之不可僂書也楊注並云僂疾也通義云僂俯也不僂者盡不伏順於公之謂未免任週爾雅釋詁屢疾也屢卽亟之俗體釋言云疐强也說文疐務也務疐也疐强曾有疾疐時小雅角弓云式居婁驕釋文婁力住反數也又賓之初筵傳正月巧言曾云屢數也僂記祭義云趨以數注趨讀如促數之言速也速亦創疾也徐氏譏云按夫人不肯疾順公則當云夫人不順不可使入不當云夫人不疾不可使入然則何解僂字非也僂當讀爲僂說文手部僂曳聚也古或以婁爲之詩山有樞篇弗曳弗婁毛傳婁猶曳也釋文引舊注曰婁率也是僂有率曳之義公入而夫人亦入是相牽曳而入也不僂者言不可牽曳也樓僂同牽故得趨用相牽曳謂之僂猶牽相牽曳謂之僂也說文走部趨速遣也言

鄭儀健儀也行步相違謂之蹇言相違謂之儀其義並通矣按訓疾亦無不可通不必改作之解○注約約至之辭也○杜注左傳引此文駮之云蓋以孟任故疏引釋例曰莊公臏割臂之盟崇寵孟任故卽位二十三年乃娶元妃雖丹楹刻桷身自納幣而有孟孟任故與姜氏俱反而與入經所以不以至禮書也按公羊無任之寵替事故注以爲約遠勝妾然國君十五而生子明宜及早莅娶莊公至此年已三十餘無爲而不娶則左傳所載孟任爲夫人事必其實有子般爲莊公嫡子季友所以以死季之恤劉曾要監六禮不備又內娶貳中皆大惡春秋諱而不書諱鄭贈自齊逆來信其計策外淫齊女復又貪戀哀姜背棄孟任故此稽留不肯疾順必納定然後入也○注夫人至實之○各本離作雞依毛本白虎通嫁娶云婦事夫有四禮焉雖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而朝君臣之道也側隱之忍父子之道也會計有無兄弟之道也閨閫之內袵席之上朋友之道也詩齊風雞鳴傳云東方明則夫人纚朝而朝正義引列女傳魯師氏之女齊姜其女云平旦纚弁而弁則有君臣之嚴蓋本之列女傳夫御覽戒女傳齊姜戒其女而咨之曰夫婦人以順從爲務貞慤爲德故事夫有五義平旦饗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沃盥饋食則有父子之敬報反而行則有兄弟之道必期必誠則有朋友之信寢席之交然後有夫婦之際與此徵異詩疏又云或以爲夫人纚笄而朝謂將治內政按列女傳稱纚笄而朝有君臣之嚴謂朝於夫非自謂朝也特牲饋食及士昏禮皆云纚笄綃衣則首服纚笄衣當綃衣矣宰氏謂平毛詩紬義云古者雖初鳴盥漱櫛畢以纚縚髮以笄固髮謂纚畢侑須加總若有祭祀等事又須加被首之服如周禮所謂副編次葛覃傳所謂婦人有副褘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於宗廟進見於君子是也毛進見之服雖不必與鄭同服被褐然纚笄後亦必有加飾可知毛傳言纚笄而朝謂纚笄後卽須朝見其致敬耳諸言纚笄而朝者其義皆當如此三年側隱未知何指或妻之於夫如子之於父皆服三年尊親之恩同與樞機者詩邶風谷風云不遠伊遇傳送我畿傳畿門內也畿卽機故惠氏棟毛詩古義云呂覽曰招之機高注招至也顯機門內之位也葛於宮中遊翔至于顯機故云務以自佚詩曰薄送我畿此不遠顯之謂然則樞機之內卽謂門內也注意書入起夫人要公故爲諱辭不爲諱明不爲大悉以有四義故也舊疏云所傳聞之世內大惡皆諱而不書今而書之故知然也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 疏 通義云宗婦猶言主婦杜范等以爲同宗之婦非也左傳哀姜至公使宗婦覿明非大夫亦覿大夫宗婦者言大夫之宗婦耳穀梁傳曰禮大夫不見夫人不言及不正其行婦道故列數之也則以大夫宗婦爲異專下傳止舉婦贄更不言大夫爲用是傳意與左氏同與穀梁二古人訓詁最精如賈服爲大夫命婦者傳曰大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之妻書也大夫本無專稱恐禮者致於大夫命婦爲一故兼釋之引彼經此卽知此不兼釋者是以大夫宗婦爲一夫公羊禮說云春秋之例公與夫人不重書而必言及所以別尊卑也今大夫宗婦不言及何也曰此大夫之婦本一人無庸及也何以知爲一人曰傳言宗婦者大夫之妻也又言棗栗云乎腶脩云乎此婦人之禮不通於男子者也士昏禮婦執笄棗栗又云受笄腶脩曲禮婦人之摯椇榛脯脩棗栗是也如是則書宗婦足矣曰有宗婦之夫而不爲大夫者有庶子爲大夫而其妻不得謂宗婦者言大夫宗婦指宗子爲大夫而其妻爲宗婦者也古有此文法乎曰公羊喪服皆子夏所傳文法相同故喪服傳曰大夫者男子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婦人爲大夫妻者也文法與此一例小君至大夫宗婦有贄見小君之禮乎曰經無明文以記推之似有也雜記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於堂下据此有贄見之禮矣必言宗婦者贄傳云宗子燕族人於堂宗婦燕族人婦於房皆統理族人故古人重大宗也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禮有內宗外宗鄭云王同姓之女謂之內宗王謂姑姊妹之女謂之外宗外宗又得兼母之屬雜記外宗爲君夫人內宗外宗也所云謂姑姊妹舅之女及從母皆是又有同姓大夫之妻喪大記鄭云外命婦也又有外親之婦亦謂之外宗服閒注外宗君外親之婦也經言大夫宗婦覿則外內宗之嫁大夫者及同姓大夫之妻覿耳非謂大夫與宗婦贄而至也尋傳文並不言大夫見小君其言男女同贄直謂婦人而用幣是無別於男子故志其非禮杜疏懷懷疏強扶其說又無據此真徒據小君與君同禮疑亦當見空旣無術豈能排擯禮記正義者此孔氏手攀夫列女傳摯變亦載此事云婦贄無別是男女無別也穀梁諸傳尤明則杜之說灼然夫按白虎通瑞贄篇引公羊傳曰宗婦覿用幣是亦以大夫夫也

覿者何見也 疏 穀梁傳覿見也說文人部覿見也穀注云傳訓見卽今之觀字也穀詁曰覿見也公羊穀梁傳士昏聘禮論語鄭注國語韋注皆同按古經傳今文作覿覿行而儐廢禮疏云無觀字以他字例之蓋禮經古文作儐今文作覿許从古文不從今文大徐故見爲賓非按漢書五行志宗婦見用幣以見代覿非有別本也左傳昭四年云西陸朝覿而出之亦謂朝見也

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 疏 不宜用幣爲贄也 疏 注不宜至贄也○穀梁傳曰男子之贄羔雁雉腒婦人之贄棗栗鍛脩用幣非禮也用者不宜用者也左傳云男女同贄是無別也謂不宜用幣也惟穀梁以大夫亦見爲異彼云大夫國禮也而行婦道惡之也公羊所不取

見用幣非禮也 注 以文在覿下不使齎見知非禮也 疏 注以文至禮也○通義云見禮也用幣非禮也不言用幣覿言覿用幣者舉常事於上書失禮於下舊疏云若其是禮宜言大夫宗婦用幣覿也

然則曷用棗栗云乎腶脩云乎 注 腶脩者脯也禮婦人見舅姑以棗栗爲贄見女姑以腶脩爲贄見夫人至尊兼而用之云乎辭也棗栗取其早自謹敬腶脩取其斷斷自脩正執此者若其辭云爾所以敘情配志也凡贄天子用鬯諸侯用玉卿用羔大夫用雁士用雉雉取其耿介雁取其在人上有先後行列羔取其執之不鳴殺之不號乳必跪而受之類死義知禮者也玉取其至清而不自蔽其惡潔白而不受汙內堅剛而外溫潤有似乎備德之君子鬯取其芬芳在上臭達於天而時粹無擇有似乎聖人故視其所執而知其所任矣曰者禮夫人至大夫皆郊迎明日大夫宗婦皆見故著其日也大夫妻言宗婦者大夫爲

宗子者也族所以有宗者爲調族理親疏令昭穆親疏各得其序也故始統世世繼重者爲大宗旁統者爲小宗小宗無子則絕大宗無子則不絕重本也天子諸侯世以三牲養禮有代宗之義大夫不世不得專宗著言宗婦者重教化自本始也【疏】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斷

脩丁亂反注同本又作腶音同十行本腶誤服今訂正儀禮石經作腶釋文作段臧氏中溶云石本原作段朱梁盧刻譌作腶陸氏作段與石本原刻同白虎通瑞贄云婦人之贄以棗腶脩者婦人無專制之義御衆之任交接辭讓之禮職在供養饋食之間其義一也故后夫人以棗栗腶脩者凡內脩陰也又取其朝早起栗戰謹自正也故春秋傳曰宗婦覿用幣非禮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腶脩云乎左傳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國語魯語云婦贄不過棗栗禮記曲禮云婦人之摯椇榛脯脩棗栗注婦人無外事見以棗栗也正義婦人無外事唯初嫁用摯以見舅姑故用此六牧爲贄也○注腶脩者腊也○白虎通瑞贄云腶脩者脯也通義云肉切而乾之曰脯加薑桂鍛曰腶脩周禮內饗掌共羞脩腶脯也有司徹云入于房取糗與腶脩注腶脩擣肉之脯曲禮疏腊博肉無骨而曰之脩取肉鍛治而加薑桂乾之如腊周禮腊人鄭注云薄析曰脯捶之而施薑桂曰鍛脩鍛脩與腊大同故以腊舊疏云正以穀梁傳云束脩之肉不行竟外以肉言之故知脩爲脯矣又下曲禮婦人之贄脯脩棗栗鄭之脯脩其義叅蓋不鍛者曰脯鍛者曰脩皆乾肉而薄切者也腊官腊人凡四豆之脯腊臘胖之事蓋象有之矣○注禮婦人至用之○禮昏禮疏引此注云禮婦人見舅以棗栗爲贄見姑以腶脩爲贄此上衍姑字下衍女字當撰正按昏禮云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席于阼舅即席席于房外南面姑即席婦執笲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舅坐撫之興答拜婦還又拜是見舅以贄事也又云降階受笲腶脩升進北面拜奠于席姑坐撫以興拜授人是見姑以腶脩也見夫人至尊故棗用之穀公儀禮棗說謂於舅並用棗栗見姑惟用嚴脩則是以見夫人之禮見舅其說非也○注云乎辭也○大戴禮曾子天圓篇而聞之云乎論語篇言篇玉佩云乎故是皆語辭也通義云不質言之者改棗栗也可或腶脩也可科取其一非必兼用亦通○注棗栗至謹敬○穀梁注棗取其早自矜莊栗取其欲栗按何氏以早詁棗以謹詁栗也書語棗注棗取其早起栗取宗栗左傳疏引先儒說以爲栗以其戰栗也棗取其早起也鄂本自誤目下同○注腶脩至脩正○腶梁傳作腶脩注腶脩取斷斷自脩整禮記昏義云棗栗段脩段作段同左疏引先儒亦以爲脩取其自脩也鄂本正作腶脩○注執此至志也○杜注以告虔也云虔敬也謂取其各以示敬付虔通瑞贄篇贄者質也質己之誠致己之恫也也○注凡贄至用雉○舊疏云皆下曲禮文彼言諸侯用圭此許玉者蓋所見異也贄露七十二云凡執贄天子用暘公侯用玉御用羔大夫用雁御贄引異義許氏謂摯禮說云王摯自公卿以下執禽之卿也按王字衍周禮大宗伯職以禽作六摯以等諸侯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庶人執贄工商執雞禮記曲禮云凡贄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庶人之摯匹此不及庶人以下義亦以摯有丑也故御覽引異義又云禮不下庶人工商又無朝儀五經無說工商有贄也白虎通又云王者不緣臣子之心以爲之制明亦不及庶人以下校勘記云

此本雉誤難諸本訂正○注雉取其耿介○大衆誘注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白虎通云士以雉爲贄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攝之以威必死不可生畜士行耿介守節死義不當移時也說苑修文云雉者不可指食懼押而服之故士以雉爲贄禮士相見禮冬用雉注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也○注雁取至行列○白虎通瑞贄云大夫以雁爲贄者取其飛成行止成列也大夫職在奉命通四方動作當能自正以事君也贄云雁乃有類於長者長者在民上必施然有先後之讀必徹然有行列之治故大夫以爲贄大宗伯注雁取其候時而行說苑云雁者行列有長幼之禮故大夫以爲贄士相見禮大夫相見以雁雁取其知時飛翔有行列也經義述聞云士昏禮記曰摯不用死鄭注摯雁也是鴈乃生者鴻雁野鳥不可生服得之則死若以鴻雁爲摯則是死物也而記云摯不用死則非鴻雁可知又士相見贄冬用雉夏用腒是四時皆有摯之禮鴻雁孟春北去仲秋始來夏月無雁之時下大夫將何爲摯乎由是言之所用必非鴻雁矣雁舊鵝也鵝乃常畜之物故四時用之曲禮默鳥者佛其舊音鳥者則勿佛也鵝注佛其首曰爲其喙害人也今若執鴻雁亦當佛其首而士相見禮但云飾之以布雉之以素而無佛首之文則其爲舊鳥明矣李涪刊誤曰執雁入贄執之義也是野物非聘其能致故以鶩皆之者亦曰執雁爾雅舒雁鶩也亦雁之鵝也接舊鶩亦謂之鴈古人贄用雁正謂用雁非謂用鶩也亦云後人以雁代之也○注羔取至者也○白虎通瑞贄云卿以羔爲贄羔取其羣而不黨職在盡忠率下不阿黨也大宗伯注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說苑云羔者羊也羊羣而不黨故御以爲贄士相見禮上大夫相見以羔注羔取其從率羣而不黨也繫屬云羔有角而不任設備而不用類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號類死義者羔食其母必跪而受之類知禮者故羊之爲言猶祥與故以爲贄○注玉取至君子○白虎通瑞贄云公侯以玉爲贄者玉取其燥不以濕不輕至明公侯之德全也說苑云玉者王也謹而不撓廉而不劌有瑕於中必見於外故諸侯以玉爲贄又雜言篇云玉有六美君子貴之溫潤近之栗理聲近徐而聞遠折而不撓闕而不荏廉而不劌有瑕必示之於外是以貴之望之溫潤者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者君子比智焉聲近徐而聞遠者君子比義焉折而不撓闕而不荏者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劌者君子比仁焉有瑕必見之於外者君子比情焉瑕繫露云于有似君子潤而不汙是仁而至情潔也廉而不殺是義而不害也堅而不暑過而不備視之如庸之如石狀如石搖而不可從饒潔白如素而不受汚玉類備者故公侯以爲贄是也○注鬯取至聖人○白虎通放勳云鬯者以百草之香鬱金而合釀之成爲鬯詩大雅江漢云秬鬯一卣傳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鬯周禮春官序官注鬯釀秬爲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說文鬯部鬯以秬釀鬱艸芬芳攸服以降神也鬯者百草之本也上暢於天下暢於地無所不伏故天子以鬯爲贄有似於聖人者純仁淳粹而有知之貴也於身者爲德音發於事者爲潤澤積美揚芬香以通之天亦取百香之心撝未之合之爲一而達其氣暢天子至尊子以爲贄而各以事上也○注故其任至其尊可以見其事白虎通云卑其尊卑以副其意也○注日者至日也○毛本迎娛遊○注大夫至者也○詩常棣疏云字秋大夫宗婦觀用幣舖之宗婦明是宗族之婦也故賈杜皆云宋婦同姓大夫之婦覿二年傳曰婦贄纂贄傍使諸姜宗婦來會葬諸姜謂齊同姓之女宗婦謂齊同姓之婦是同姓大夫之婦爲宗婦也按同宗之婦未免通多故何氏爲指大夫爲宗子之婦言與○注族所

至序也○各本親下有疏字依鄂本刪按各本係涉上親疏誤衍也白虎通宗族篇宗者何謂也宗者尊也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侍古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長和穆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通其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禮記大傳云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禮喪服傳云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是也○注故始至小宗○白虎通又云宗其為始祖後者為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為高祖後者為小宗五世而遷者也故曰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宗其為曾祖後者為曾祖宗其為祖後者為祖宗其為父後者為父宗以上至高祖宗皆為小宗以其轉遷別於大宗也別子者自為其子孫祖繼別者各自為宗所謂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人之親所以備矣故大傳又云別子為祖繼別為宗注別子謂公子若始來此國者後世以為祖別子之世適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此則王制所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繼太祖者也如魯三家則以慶父叔牙季友之嫡嫡相承者是也其有功德於國天子諸侯賜之世則以受爵者之嫡嗣為大宗其外來此國如公子完之於齊則以繼完之世嫡為大宗也大傳又云繼禰者為小宗注父之嫡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如慶父叔牙季友之次子所生之子則以其長兄為宗所謂小宗也五世親盡則已如祧廟然今人所謂出服者是也故大傳又云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注遷猶變易也繼別子之別子之世適也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先言繼禰者據別子子弟之子也以高祖與禰皆有繼者則曾祖亦有也則小宗四與大宗凡五小宗四者禮記疏云一是繼禰與親兄弟為宗二是繼祖與同堂兄弟為宗三是繼曾祖與再從兄弟為宗四是繼高祖與三從兄弟為宗此皆旁統對世世繼重之大宗為小宗也○注小宗至本也○白虎通封公侯云禮服傳曰大宗不可絕同宗則可以為後為人作子何明小宗可以絕大宗不可絕故舍己之後往為後於大宗所以尊祖重不絕大宗也春秋傳曰為人後者為之子宣八年仲遂卒于垂注既加字者起[illegible]所氏明為歸父後大宗不可絕也通典引石渠禮議云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己有一嫡子當絕父祀以後大宗何戴聖曰大宗不可絕言嫡子不為後者不得先庶耳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聞人通漢云大宗有絕子不絕其父宣帝制曰聖議是也按禮記曾子問云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注族人以其倫代之代之者主其禮是宗子殤死則立族人為宗子之父後者成人則得立庶子為其後也亦以不得絕故也故喪服傳云大宗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按傳意有支子者不得以嫡子後大宗耳非謂無支子亦不以適子後大宗也通典引陳銓云大宗為尊者之正宗故後之世適子不得後大宗謂適子自當立小宗之事亦論其常耳若同宗無支子則適子亦當後大宗故通典引范汪云廢小宗昭穆不亂廢大宗昭穆亂矣先王所以重大宗也豈得不廢小宗以繼大宗乎方氏觀承云適子不得後大宗正以申言支子為後之事非謂大宗可絕也敖氏大宗有時而絕之說非矣通典又載劉德問同宗無支子唯有長子長子不後人則大宗絕後則建禮如之何田瓊答曰以長子後大宗則成宗子禮諸父無後祭於宗家後以其庶子還承其父徐氏乾學讀禮通考云古禮大宗無子則立後未有小宗無子而立後者也小宗無後者古有從祖祔食之禮則雖未嘗繼嗣而其祭祀固未始絕也斯二說皆足濟禮之窮然則喪服經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專指大宗言故傳曰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者尊之統也通典載[illegible]湛曰禮所據為人後後大宗所以承正統若非大宗之主所繼非正統之重無相後之義是也○注天子至奪宗○白虎通宗族云諸侯奪宗明尊者宜之大夫不得奪宗何曰諸侯世世傳子孫故奪宗大夫不傳子孫故不奪宗也喪服經曰大夫為宗子不言諸侯為宗子也漢書梅福傳曰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如淳曰奪宗始封之君尊為諸侯則奪其舊為宗子之事梅福說穀梁與公羊說同也天子諸侯絕旁期故大夫以下不得與諸侯為宗禮記大傳云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也注君恩可以下治而族人皆臣也不得以父兄子弟之親自戚於君所以尊君別嫌也以三桓魯卿合族之道也故詩大雅公劉篇君之宗之毛傳以宗為大宗[illegible]之以宗為尊明大夫不得以諸侯為大宗也其實尊尊之親屬於周代夏殷以上諸侯或無奪宗之事也若大夫則異故喪服有大夫為宗子之服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宗也明宗子為士己為大夫不敢以尊降者重適也故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注重嫌貴宗也是諸侯可以代宗大夫不得事宗鄭奪宗不奪宗之義也大夫士皆臣不得以一曰富貴加乎宗人亦由不世之故雖春秋時列國多世卿而宗法自不廢也通典引儀禮馬氏注云五屬孫雖為大夫不敢降宗子故服齊衰三月尊祖故不降也李氏曰大夫不奪宗故也胡氏培翬儀禮正義云前言丈夫婦人為宗子此復言大夫為宗子者大夫尊降旁親嫌或降之而不服故傳以不敢降明之此亦兼絕屬者言馬氏專以五屬言之非也○注者言至始也○舊疏云正以宗子者宗族之本故也喪服傳云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通典引雷次宗云言尊祖故敬宗明祖親也無由施於尊者但敬宗以致尊祖之心已

大水〔注〕夫人不制逆淫二叔陰氣盛故明年復水也〔疏〕注夫人至水也○下二十七年傳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是也漢書五行志云嚴公二十四年大水董仲舒以為夫人哀姜淫亂不婦陰氣盛也劉向以為哀姜初入公使大夫宗婦見用幣又淫於二叔公弗能禁臣下賤之故是歲明年仍大水劉歆以為先是嚴飾宗廟刻桷丹楹以夸夫人簡宗廟之罰也通義云丹楹刻桷以悅仇女逆乃頻歲災水簡宗廟之罰也信矣汪克寬曰莊公取仇女又奢僭以時示之故有陰沴之應唐高宗立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而萬年宮夜大雨水幾溺其身天人相感之際為可懼也明年復水即二十五年秋大水也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疏〕[illegible]云羈公羊作羈按說文有羈無羈今本及石經公羊皆作羈無作羈者矣

曹羈者何曹大夫也〔注〕以小國知無氏為大夫〔疏〕注以小至大夫○舊疏云即襄二十三年邾畀我來奔昭二十七年邾快來奔之屬是也若其大國大夫不書名氏者或有未命或有罪見貶通義云春秋之義小國無大夫無大夫者[illegible]人不能名氏也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春秋[illegible]文王之法假天子之事小國之卿不命於天子故亦不得以名通於春秋唯來接我者然後書羈非接內而亦書者乃特見其實也穀梁子曰曹莒皆無大夫其所以無大夫者其義異也是說必有所受顯末者其所以異也今謂曹實小國曹貶從小國本書與鄭同故手會仍得黨氏曹與卒鄭同然杜以為羈蓋曹世子也通義云杜預但據經文與與歸子鄭鄭忽出奔衛

相似遂以爲爲曹世子赤爲曹傳公傳公實名貢不名赤鄭忽曹爲雖同號實貴賤不嫌惠士奇曰鄭伯爲生卒世子在位未踰年故稱名曹伯射姑卒世子在位已踰年矣當書曹伯羈出奔陳不稱伯則曹羈非君也安可與鄭忽同例歟

曹無大夫此何以書【注】據羈無氏【疏】注據羈無氏○何意以小國無大夫何以書羈既書羈矣又無氏故據以羈也

賢也【疏】通義云韓非子曰晏君束縛而曹羈奔陳伯里子道乞傳說羈曹此羈爲賢大夫之避戚曰卸傳負羈也按說苑尊實云曹不用僖負羈之諫敗死於戎據左傳則僖負羈僖公末年術見相距四十年末知一人否

何賢乎曹羈【注】據國見侵出奔以辟難【疏】注據國至辟難○下二十七年傳曰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曹羈辟戎難奔陳似非君子不辟外難之義故據以難

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以無義【注】戎衆多又常以無義爲事【疏】經傳無伐云以猶而也傳二十一年傳楚實國也彊而無義是其證又云易乘六四不戒以孚書敖暫以淫尤于商邑金滕天大曹曹以風禮樂記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大戴禮曾子制言云富以苟不如貧以譽生以辱不如死以榮閔二年左傳視以無云昭二十年齊其不及以禮其過以字並與而同義○注戎師多○毛本戎作我誤依宋本正

君請勿自敵也【注】禮兵敵則戰不敵則守君師少不如守且使臣下往【疏】鬻熊王道云曹羈諫其君曰戎衆以無義君無自適君不聽果死戎寇公羊古義云按適讀爲敵古文也禮記雜記注云適讀爲四敵之敵荀子曰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注云適讀爲敵史記范睢傳攻適伐國田單傳適人開戶李斯傳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皆音征敵之敵蓋氏所據公羊依古本以敵爲適按今各本公羊皆作敵○注禮兵至下往○孫武子謀攻篇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注與敵勢力均停則設伏奇計以勝之彼衆我少則逃於險隘之處堅以待其隙以擊之敵稍攻人之法人來攻己故少則守數梁傳二十二年傳云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今戎衆曹寡故爲請君勿自敵以守爲主

曹伯曰不可【注】臣下不可獨往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注】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此之謂也諫必三者取月生三日而成魄臣道就也不從得去者仕爲行道道不行義不可以素餐所以申賢者之志孤惡君也諫有五一曰諷諫孔子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季氏自墮之是也二曰順諫曹羈是也三曰直諫子家駒是也四曰爭諫子反請歸是也五曰贛諫百里子蹇叔子是也【疏】禮記曲禮云爲人臣者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注逃去也君臣有義則合無義則離詩鄭風序云大夫以道去其君也箋云以道去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于郊得玦乃去說苑正諫云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爲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身亡者仁人所不爲也白虎通諫諍云必三諫者何以爲得君臣之義也禮記表記云事君三違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君弗信也注違猶去也利祿言爲食祿留也臣以道事君至于三而不遂去是食祿必以利彊與君要也孟子萬章下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反覆之蓋亦三諫也○注孔子至謂也○見論語先進篇越絕書敎外傳紀曰閒者曰不合何不死曰去止事君之義也義無死又云臣事君猶子妻事夫何以去曰論語曰三日不朝孔子行行者去也傳曰孔子去魯燔俎無肉曾子去妻藜烝不熟微子去比干死孔子並稱仁行雖有異其義同○注諫必至就也○禮記鄉飲酒義云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注不從至其也○說苑正諫云夫不諫則危君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危君下不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洩冶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劉子政習穀梁下二十六年彼傳云爲曹羈崇也是與公羊義合不從得去也白虎通五行云臣諫君不從則去何法法水潤下達於上也又諫諍篇云諸侯之臣爭不從得去何以屈尊申卑孤惡君也○注諫有五○說苑正諫云是故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白虎通諫諍云人懷五常故知諫有五一曰諷諫二曰順諫三曰闚諫四曰指諫五曰陷諫後漢書李雲傳論曰禮有五諫諷爲上注五諫諷諫順諫闚諫指諫陷諫也見大戴禮○注一曰至是也○李雲傳注云諷諫者知患禍之萌而諷告也白虎通云諷諫者智也知患禍之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諷告焉此智之性也孔子曰以下見定十二年傳彼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費墮人見政在大夫陪臣執命賴不失者故陳正禮以諷之所以銷患禍之萌○注二曰至是也○卽此文是也白虎通云順諫者仁也出辭遜順不逆君心此仁之性也李雲傳注順諫者出辭遜順不逆君心也說苑臣術云從命利君謂之順按順諫卽說苑之正諫也繫辭王道云臣諫而不用卒皆取亡謂此戎衆於曹本不宜戰羈但諫君勿自敵且使臣下往亦卽孫順之義○注三曰至是也○白虎通作指諫云指諫者信也指者質相其事而諫此信之性也李雲傳注亦作指諫闚實指其事而諫也子家駒事見昭二十五年傳彼云昭公將弑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弑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皆天子之禮也使實陳諸侯僭天子故爲直諫也○注四曰至是也○白虎通作闚諫云闚諫者禮也視君顏色不悅且卻悅則復前以禮進退此禮之性也李雲傳注亦作闚諫謂視君顏色而諫也俱與此異子反請歸事見宣十五傳彼云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是何子之情華元曰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子反曰勉之矣吾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子反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吾今取此而歸爾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莊王曰諾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乎此臣請歸爾是子反與莊力爭故爲爭諫○注五曰至是也○白虎通作陷諫云陷諫者義也惻隱發於中直言國之害勵志忘生爲君不避喪身此義之性也李雲傳注同贛言國之害忘生爲君也國

語晉語云上陷而不拔注陷猶墜也見君之過明知身之墮不避斧鉞之誅而直陳其答害也百里蹇叔事見僖三十三年傳彼云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爾宰上之木拱矣爾曷知師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殽之嶔巖吾將尸爾焉子揖師而行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爲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直言國之害故曰未有不亡者是爲讜諫也

赤歸于曹郭公　注　武氏億經讀考異云經文此連爲句郭音號亦如字左氏傳正義公羊穀梁並以赤歸于曹郭公連文爲句言郭公名赤失國而歸于曹是爲說不了故不采用如左傳義則赤歸于曹爲句郭公另爲句與公羊援據異此蓋就經爲說不可強同

赤者何曹無赤者蓋郭公也　注　以郭公在赤下　疏　舊疏云謂此郭公實非曹人故也言蓋郭公者蓋疑之公矣穀梁傳赤蓋郭公也　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　注　失地者出奔也名言歸例郭公置赤下者欲起曹伯羈戎所殺故使若曹伯死謚之爲郭公而赤微者自歸曹也不言赤奔者從微者例不得錄出奔　疏　新序雜事云齊桓公出遊于野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是爲何墟野人曰是爲郭氏之墟桓公曰郭氏曷爲墟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人之善行也其所以爲墟者何也野人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爲墟也說文邑部郭齊之郭氏虛善善不能進惡惡不能退是以亡國也段注云郭本國名虛墟古今字郭國既亡謂之郭氏虛如左傳言少昊之虛昆吾之虛大昊之虛祝融之虛也郭氏虛在齊境內又云事見韓詩外傳新序風俗通皆同亦有取此說春秋者○按如以郭公爲郭氏虛之郭公則當如左氏說另讀爲有闕誤矣○注失地至曹也○劉氏逢祿解詁箋云何氏似失傳意傳以赤即郭公所謂諸侯失地名也言郭公猶虞公州公之例奪其正爵倒在下者口授爲赤歸于曹著諱例也削其本爵而復著臣下之稱於下赴其臨天子之國也歸者出入無惡之辭著其本爲曹君而擯據亡國之罪不恒諱也按劉說亦不了不可強通結闕稱○注不言至出奔○舊疏云謂不言郭公赤奔曹者假作微人之文即從微者例當得錄其奔正得言道赤歸于曹按穀梁傳曰何爲名也禮諸侯無外歸之義外歸非正也

公羊義疏二十三

公羊義疏二十四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莊二十五年盡二十七年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注】稱字者敬老也禮七十雖庶人主孝而禮之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是也【疏】通義云禮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女叔以氏配字不稱且字知年在五十以上故師說云爵然傳實無明文穀梁則曰天子之命大夫也以單伯倒之近是按公羊先師有子女子則女其氏或采也與〇注稱字至禮之〇孝閩監毛本同誤也宋本鄂本孝作字當據正禮記王制云凡三王養老皆引年注引戶校年當行復除也續漢禮儀志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授之以王杖餔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又月令云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行麋粥飲食高注今之八月比戶賜高年鳩杖粉粢是也是七十賜庶人禮之事也幼名冠字或士以上禮故庶人至七十字之與〇注孝經至是也〇孝經孝治章文注小國之臣至卑者耳王猶接之以禮況於五等諸侯是廣敬也疏以爲王者義阮氏福孝經義疏云此何氏說孝經古義也大戴禮記朝事篇曰率而祀天於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報德不忘本也率而事祀於太廟所以教孝也舊疏云注言此者欲道春秋假書以爲明王謂女叔爲小國之臣矣按陳爲侯爵注引孝經極言之耳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注】春秋篡明者當書葬朔不書葬篡與篡同例身絕國不絕故去葬明犯天子命重不得書葬與盜國同【疏】包氏愼言云經夏五月有癸丑閏月之十三日也按是年當閏六月癸丑六月之十三日也〇注春秋至國同〇僖二十五年納頓子于頓注前出奔當絕還入爲盜國當誅絕納之與之同罪也襄二十六年衛侯衎復歸于衛注衎名者起盜國盜國明則復歸爲惡剽出見矣白虎通誅伐云或盜天子土地自立爲諸侯絕之而已通義云不葬者本當絕故奪臣子辭按春秋篡明者書葬如隱四年衛人立晉書立已見其篡故桓十三年書葬衛宣公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書入亦見其篡故僖十七年書葬齊桓公之屬是也此上六年書衛侯朔入于衛書入其篡已明正合書葬而經不書正以若書葬嫌與篡國者同例明衛朔犯天子之命罪重於篡故又去其葬與盜國同不但身絕其國合絕也犯天子命見上六年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疏】包氏愼言云六月書辛未朔日有食之閏分至五月後積二百三十五六月無中氣故退閏五月而六月爲辛未朔也元史曆志大衍推七月辛未朔交分入食限左傳云凡天災有幣無牲禮疏引膏肓云何氏引感精符曰立推度以正陽日食則鼓用牲於社朱絲營社鳴鼓書之左氏云用牲非常明左氏說非夫子春秋於義爲短鄭箴之曰用牲者不宜用春秋之通例此讖說正陽朱絲鳴鼓豈說用牲之義也讖用牲於社者取經死句耳劉氏逢祿評云經不曰鼓于社用牲鄭引通例未足以爲公羊難也且左氏此係亦出附會地官牧人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注尨謂雜色不純毀謂副辜候禳毀除殃咎之事鄭此所用牲不用牲也沈氏欽韓說

日食則曷爲鼓用牲于社【注】據日食在天【疏】注據日食在天〇舊疏云謂日食在天上何由於地而鼓用牲乎

求乎陰之道也【注】求責求也【疏】注求責求也〇論語衛靈公篇君子求諸己集解求責也按禮記中庸所求乎子所求乎臣皆謂責也

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爲闇

恐人犯之故營之【注】或曰者或人辭其義各異也或曰脅之與責求同義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繫於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脅其本也朱絲營之助陽抑陰也或曰爲闇者社者土地之主尊也爲日光盡天闇冥恐人犯歷之故營之然此說非也記或傳者示不欲絕異說爾先言鼓後言用牲者明先以尊者命責之後以臣子禮接之所以爲順也不言鼓于社用牲者與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同嫌起用牲爲非禮書者善內感懼天災應變得禮也是後夫人遂不制通於二叔殺二嗣子也【疏】釋文營社本亦作縈同按續漢禮儀志注引作縈禮記祭法注宗皆當爲禜禜之言營也雩禜亦謂水旱壇也雩之言吁嗟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禜之疏引此傳文是禜有雩義故謂雩禜〇注或曰至異也〇孟子梁惠王下或曰世守也亦謂其義各異也或有又義或曰猶言又曰也經傳釋詞詩小雅賓之初筵云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又佐之史也禮記檀弓云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晉語或作又哀元年左傳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史記吳世家作又將寬之賈子保傳篇鄙諺曰不習爲史而視己事又曰前車覆後車戒韓詩外傳又曰作或曰或古讀若域又讀若育又譬相近故義相通〇注或曰至同義〇此與書求同義本義也爲下引或曰爲闇異解故先著或曰〇注社者至陰也〇鄭本繫作系史記天官書注月者陰精之宗說文月闕也太陰之精也地爲陰故爲土地之精繁露精華云大水者陰滅陽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者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爲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不畏彊禦也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是故脅嚴社而不爲不敬靈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上辭父之命而不爲不承親絕母之屬而不爲不孝慈義矣夫說苑辨物篇云夫水旱俱天下陰陽所爲也大旱則雩祭而請雨大水則鳴鼓而劫社何也曰陽者陰之長也故陽貴而陰賤陽尊而陰卑天之道也今大旱者陽氣太盛以厭於陰陰厭陽固陽其填也惟填厭之太甚使陰不能起也亦雩祭拜請而已無敢加也至於大水及日蝕者皆陰氣太盛而上減陽精以賤乘貴以卑陵尊大逆不義故鳴鼓而懾之朱絲縈而劫之由此觀之春秋乃正天下之位徵陰陽之失直責逆者不避其難是亦春秋之不畏彊禦也故劫嚴社而不爲驚靈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上辭蒯聵之命不爲不聽其父絕文姜之屬不爲不愛其母其義之盡耶其義之盡耶通義云社有田主各以其土之所宜木營者縈其樹也

周禮六祈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後鄭司農曰禜如日食以朱絲禜社攻如鳴鼓然董仲舒救日食祝曰昭昭大明瀸滅無光奈何以卑侵尊以陰侵陽是之謂說也造類禬禜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白虎通災異云日食必救之何陰侵陽也鼓用牲于社社者衆陰之主以朱絲營之鳴鼓攻之以陽責陰也故春秋傳曰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繞漢志注引干寶周禮注社太陰朱火色絲縈繞天子伐鼓于社責上陰也諸侯用幣于社請上公也伐鼓于朝退自攻也此聖人厭陰之法也說文示部禜設綿蕝為營以禳風雨雪霜水旱癘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一曰禜衛使災不生蓋古人禳禜之事皆有祭禮故鄭注周禮引此朱絲營社禳祭禳〇注或曰至說爾〇舊疏云知其非者正以日食者陰氣侵陽社官五土之神理宜抑之而反營衛失抑陰之義也其實難日食亦未至關其犯社也〇注先言至順也〇續漢志注引作以尊者命責之各本脫者字宜據補禮記祭法云埋少牢於泰昭注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疏云按小司徒凡小祭祀奉牛牲則王者之祭無不用牛此用少牢者明謂所禱之祭也必知新禱者以有寒暑水旱非歲時常祀是所禱所為故禱相近為禳所禱宗為禜然祭左傳云凡天災有幣無牲此禱祈得用少牢者彼天災者謂日月食之示以戒懼人君先須修德不害用牲故天災有幣無牲若水旱歷時禱而不止則當用牲故詩雲漢云靡愛斯牲鄭注太祝云類造禬禜皆用牲攻說用幣而已攻說以是日月之災且不假用牲故也按如公羊義用牲謂用於社非請於天先言鼓蓋周禮之攻說也後言用牲周禮之祭也先責後以臣子禮接之也白虎通災異云所以必用牲者社地別神也尊之故不敢虛實也是以用牲為得禮正用今文家說穀梁與左氏同亦云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公羊所不取穀梁又云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置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疏引廣信徐邈並云東方青鼓南方赤鼓西方白鼓北方黑鼓中央實鼓按周禮鼓人職云雷鼓鼓神祀又云靈鼓鼓社祭則當用雷鼓或靈鼓夫〇注不言至非禮〇傳八年禘于大廟用致夫人注以致文在廟下知非禮也然則此若言鼓于社用牲譏與彼文同譏其不宜用牲如上二十四年用辭之書用為譏其不宜用矣此遣用牲于社上明與鼓皆得禮著無用字則鼓牲不辭故此用為時事與莊二十四年傳八年之文同而義異也〇注書者至禮也〇白虎通災變云天所以有災變者何所以譴告人君覺悟其行欲令悔過修德深思慮也此鼓用牲于社故為善辭若然既思變得禮而仍有夫人之稱者恩天以實不以文或由知教日慮文未能改過修德故其思精未得也〇注是後至子也〇鄭下二十七年傳云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是也殺二嗣子矣子般閔公也漢書五行志嚴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宿在畢主邊兵夷狄象也後狄滅邢衛劉歆以為五月二日魯趙分按日食示異自不止書劉歆以為魯趙分邪衛皆近趙分也

伯姬歸于杞【疏】解詁箋云二十七年解詁云不卒者蓋不與卒於無服則書歸書會書來者皆同辭也公一齊寢也據彼注則以其嫁大夫略之爾穀梁傳曰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爾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其言于社于門何【注】據一鼓用牲耳【疏】注據一至牲耳〇如下注言略不復鼓用牲明于社于門不同牲社門又非一處經止一鼓用牲故據以為難

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注】于門非禮

故略不復舉鼓用牲不舉非禮為重者如去于社嫌于門禮也大

水與日食同禮者水亦土地所為雲實出于地而施於上乃雨歸

功於天猶臣歸美於君【疏】通義云時蓋以五祀秋祀門故因為水禳為然非禮與按門為少陰之祭水陰類故鼓用牲于門與〇注不舉至禮也〇著舉非禮為重宣言鼓用牲于門故譏于門為得禮〇注大水至所為〇繁露精華云雖者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為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為或怒為者何以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厭卑也固其義也雖太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逆節也說苑辨物云大旱者陽氣太盛亦雩祭拜請而已至於大水及日食者皆陰氣太盛而上滅陽精故鳴鼓而懾之朱絲營而劫之〇注雲實至於對〇元命包云地者易也言養物懷任交易變化含吐應節故其立字土力於乙者為地土無位而道在故太乙不興化人主不任部地出雲起雨以從天下動物勢出於地歸功於天繁露深察名號云地出雲為雨起氣為風風雨者地之為地不敢有其功必上之於天若從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忠矣注首此者欲明鼓用牲于社之由見于門無禮以言也

冬公子友如陳【注】如陳者聘也內朝聘言如者尊內也書者錄內所

交接也朝京師大國等有加錄文如楚有危文聘無月者比於朝

輕也【疏】杜云公子友莊公之母弟稱公子者史策之通言母弟至親異於他臣其相殺者則稱弟以示義至於嘉好之事兄弟篤睦非例所與或稱弟或稱公子仍舊史之文按春秋稱弟一見於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一見於鄭伯使其弟語來聘蓋示褒實觀觀之義一朝聘一會盟可該春秋之全後此從可知之例也不必皆仍舊史之文〇注如陳至內也〇舊十一年注云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杜云諸侯出朝聘皆書如不畢使國必成其禮故不稱朝聘春秋內適外皆言如並皆不畢成禮乎其鄭書燕說也〇注書者至接也〇傳十年注書如者錄內所與外交接也是也〇注朝京至錄文〇成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師注月者善公尊天子僖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注月者僖公本齊所立桓公僖襄見叛獨能念周朝事之故善錄之襄二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注月者溴梁之盟使中國方乘離散公獨能與大國是朝聘例時為其朝京師大國皆有加錄則書月也僖十年注亦云故如京師書則月樂之如齊晉書則月安之〇注如楚有危文〇襄二十八年冬十有一月公如楚注如楚皆月者危公朝實狄也傳十年注亦云如楚則月危之是也〇注聘無至輕也〇書蠻云即春秋上下內聘京師沒大國善書[illegible]是也通義云內大夫如例時如京師大國等以月分別書危師君也大夫賤聘輕故略不別也舊疏引楚離類京聘書月於內無涉

二十有六年公伐戎【疏】校勘記云諸本同呂徑據續解云公羊無春字按唐石經公伐戎之上擴缺然以每行十字計之無春字按盧文弨云疏標經文云春公伐戎是疏本有春字自石經始脫耳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春秋之始不應於此

年獨去春字唐公羊石經皆數字脫以每行十字計之似亦無春字陸淳春秋纂例亦云無春字然疏引經文作春公伐戎則此唐字為傳寫者脫去耳舊以左穀為正按左氏經有春字何氏於經文去時皆有說此無注知公羊本有春字也

夏公至自伐戎【注】上六年傳云公獨出用兵不得意致伐是也

曹殺其大夫

何以不名【注】據莒小於曹殺公子意恢名【疏】注據莒至恢名○見昭十四年舊疏云知莒小於曹者正以春秋上下曹伯恆敘於莒上故也

衆也曷為衆殺之【注】據殺三郤名【疏】注據殺三郤名○卽成十七年晉殺其大夫郤錡郤州郤至是也通義云殺其大夫者歸餘偏數之詞晉殺三郤猶名此以衆不名者小國大夫本不得以名氏見又衆故略不足列數之也

今不死于曹君者也【注】曹諸大夫與君皆敵戎戰曹伯為戎所殺諸大夫不伏節死義獨退求生後嗣子立而誅之春秋以為得其罪故衆略之不名凡書君殺大夫大夫有罪以專殺書他皆以罪舉【疏】注曹諸至不名○越絕書外傳枕中云父辱則子死君辱則臣死曹君戰死大夫不能死義誅之為當其罪故春秋善之也穀梁傳言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無命大夫而曰大夫賢也為曹羈崇也潛研堂答問云問范答傳氏穀則此所殺之大夫卽二十四年出奔之曹羈未識與傳意合否曰公穀此經皆主賢曹羈而意稱公羊又稱諸大夫不死君難誅之得其罪經為曹羈諱故不言曹伯滅并不言戰穀梁之意當亦如此其云為曹羈崇者因實曹羈故曹無命大夫而書大夫非謂大夫卽羈也孟子曰晏子以其君顯又云百里奚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奚豈賢之國其朝聘例不書唯吳子使札來聘以賢季子故書曹小國於傳聞之世不書有大夫因羈之賢而書并及殺大夫事是因臣而顯其君范氏所言未得穀梁之旨按錢氏說深得經義○注凡書至殺書○各本罪誤非依鄂本正皆疏云若殺有罪大夫春秋書之以責君專殺夫可體通義云君殺大夫稱國傳例在傳七年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殺大夫雖有罪猶以專殺書曹無大夫而紀殺者專殺大夫之始故疾錄之按孟子告子下桓公葵丘之會四命曰無專殺大夫春秋所本也○注他皆以罪舉○舊疏云無罪君枉殺而書之者欲以罪君之故而舉之其罪君者卽去其君之葬是也按傳九年晉侯詭諸卒注不書葬者殺世子也成十年晉侯獳卒注不書葬者殺大夫趙同等是皆以罪舉者也

君死乎位曰滅曷為不言其滅【注】據胡子髡滅【疏】注據胡子髡滅○昭二十三年胡子髡沈子楹滅是也彼傳亦云君死於位曰滅生得曰獲繁露滅國下云不事大而事小曹伯之所以戰死於位諸侯莫助曲之會齊桓數會諸侯曹小未嘗來也是宜書滅故據彼為諱諱本無文髡作髡下从兀廬本同从几非文元年髡字準此

為曹羈諱也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注】如上語知為戰【疏】注如上至為戰○舊疏云卽上傳不死於曹君是也

為曹羈諱也【注】諱者上出奔嫌辟難欲起其賢又所誅者戰也故為去戰滅之文所以致其意也曹無大夫書殺大夫者起曹誅也【疏】注諱者至意也○上二十四年注云據國見僕出奔以辟難為其嫌故據以難也所誅者戰則上二十四年傳云羈諫曰戎衆以無義君請勿自厭也是也欲起其賢則上傳云君子以為得君臣之義者是也劉氏逢祿解詁箋云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有歸命不可去義也為曹羈殺義故以諫者曰使言之致其意者舊疏云曹羈之意喻逐其滅欲其不戰是故諱其戰滅之文所以使若諫得其君者然也通義云戎殺曹君狄滅邢衛經皆無文明是不與夷狄得滅中國而傳別言為曹羈桓公諱者春秋盟者之作一言時嘗數言若此之類亦為春中國亦為順實者之意傳雖舉隔經自詭蠱其不與夷狄之獲中國傳於獻歸下已有成解故於此略所易曉申其隱義羈者君子所實也羈所為恥君子亦恥之羈所諱君子亦諱之○注曹無至誅也○舊疏云大夫之義理合死於君今不死君嘗合餘討是以經書殺其大夫欲起其合誅矣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疏】東萊集解引杜注有徐國在下邳僮縣七字方輿紀要徐城縣在泗州西北六十里古徐子國楚繆略云左氏無公字按今唐石經左氏有公字通義云桓之會不致其伐穀致致伐穀伐鄭是也此及二十八年數鄭不致者自從公會大夫不致例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注】其與上日食略同【疏】包氏愼言云經書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應為十月之二日劉歆同○注其與至略同○二十五年日有食之注云是後夫人遂不制適於二叔殺二嗣子是也漢書五行志云嚴公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宿在心心為明堂文武之道廢中國不絕如綫之象也劉向以為時戎侵曹魯夫人淫於慶父叔牙將以弑君故比年再蝕以見戒劉歆以為十月二日楚鄭分子致說與何大同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注】書者惡公數會內女以非禮也洮內地凡公出在外致在內不致其與婦人會不別得意雖在外猶不致伯姬不卒者蓋不與卒於無服女會來例皆時【疏】注書者至禮也○禮婦人無外事諸侯夫人非大故不得反父母終不得歸寧今莊公會杞伯姬於魯地故惡其數會內女以非禮也通義云伯姬卽二十五年始嫁者言會者蓋闕蓋桓公女莊公姊也公會婦人前後來有比例見以失禮婦不致○注洮內地○杜云洮魯地大事表云在今曹州府濮州西南五十里水經注今鄄城西南五十里有洮城或謂之洮也方輿紀要洮城在濮州西南五十里○注凡公出在外致○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此公與一國會豈得意致地者也哀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秋公至自會是公與二國以上會盟得意致會者也○注在內不致其與疏云鄭隱五年公觀魚于棠不書公至自棠之屬是也○注○舊至不致○舊疏云春秋上下經公會婦人於外之屬而注言雖在外猶不致者但偶爾無之○注伯姬至無服○舊疏云蓋以其嫁於大夫故云不與卒於無服[illegible]儀禮喪服大功章云君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通典引馬注云君諸侯也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服也又云諸侯絕期姑姊妹在室無服也嫁於國君者尊與己同故服

周親服然則諸侯於在室姑姊妹女子子本無服轉以嫁於諸侯尊同不降故得如邦人服姑姊妹等出降一等大功之服爲氏所謂謂周親服者謂其本周親也非謂爲之期也若嫁於大夫則無服春秋於有服者皆書其卒以錄恩如紀伯姬宋共姬之屬是也其無服則略之舊疏謂諸侯之女嫁於諸侯爲之期語未分曉其大夫之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亦服本服大功若嫁於士則降小功矣○注女會至皆時○會時此經是也來時下冬杞伯姬來之屬是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者何陳大夫也 ■ 通義云大夫稱字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原仲陳世卿封所謂南方之原是也

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 ■ 据益師等皆不書葬稱字者葬從主人也

【疏】注据益至書葬○隱元年公子益師卒等皆不書葬也外大夫書葬者唯定四年書葬劉文公彼注云以主我恩錄之稱公者明本諸侯也與此義別○注稱字至人也○舊疏云若五等諸侯之卒例書本爵及其葬時悉皆稱公亦是葬從主人之稱按白虎通爵篇云臣子之心俱欲尊其君父故皆令臣子得稱其君爲公隱十年傳云葬生者之事也生者謂臣若子故諸侯以上皆稱公大夫而下宜稱字矣杜云禮臣既卒不名故稱字禮記玉藻云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穀梁桓二年傳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字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是臣卒不名明陳之君臣皆不名之禮

通乎季子之私行也 ■ 不以公事行曰私行私行不言葬原仲于陳若告糴者告糴上有無麥禾知以國事起此上下無起文而不言如陳嫌不辟國事實私行也不嫌使乎大夫者有國文也 ■ 校勘記云鄂本以下同唐石經無乎字通義云因下文誤衍從開成石經刪○注不以至私行○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原仲陳世卿而書季友會其葬禮與非禮也非禮則春秋何以書古有大夫士私行出疆之禮此季友之私行也原注記禮者皆孔子之徒似本春秋而爲之說故公羊以爲季友之私行孟子亦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則古有大夫士私行之禮明矣○注私行至行也○下二十八年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傳何以不稱使以爲臧孫辰之私行是也按彼實國事爲國諱故作私行文然上有大無麥禾以國事起可知此實私行爲辟國難若直言葬原仲於陳則辟國事不見故書如陳以起爲國事也通義云直言如陳則嫌爲國使故書其事曲禮曰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明禮得私行是以通之也○注不嫌至文也○成二年傳云君不行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又閔二年傳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皆不使乎大夫文也此上言如陳故不嫌使乎大夫矣舊疏云無國事言如陳者文九年注云大夫繫國是也穀梁傳不葬而曰葬諱出奔也注言季友辟內難而出以葬原仲爲辭

何通乎季子之私行 ■ 据大夫私行不書 辟內難也 ■ 欲起其辟內難 ■ 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或曰避內難而出如衛孫林父欲爲難蘧伯玉遂行從近關出偪亂作故其行速奔有慶父之難時始謀牙季友爲得先避之乎司馬遷謂季友母陳女故如陳並存以待使之舉者按此年去子般之弒僅五六年叔牙自已早見此時治之不可聽之不忍故有如陳之舉太史公謂伊母陳女亦因其可避而避之耳

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 ■ 禮記曰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掩恩 ■ 禮記雜記云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注謂卿大夫也同僚將爲亂己力不能討不與而已至於鄭國爲寇則當死之也春秋書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傳曰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盧氏文弨鍾山札記云不與亦正非易事孔子之許仲由冉求不從弒父與君此正是內亂不與之事鄭子公欲弒靈公與子家謀子家始不從反譖子家子懼而從之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此非與爲者乎季孫友始則力不能討故姑爲隱忍及乘國政而始可以伸大義矣石碏亦力不能討追陳有可乘而遂圖之君子以爲純臣晉欒書中行偃執厲公召士匄韓厥皆辭亦但不與而已至若書子臧吳季札亦得引以爲比又如自公作亂欲立子闕子闕不從而見殺故吾謂內亂不與亦難事力能討則爲季友石碏不能討則爲子臧季札而子闕則其不幸者又如親屬孫稱無內相殘亦爲內亂臣子既無由得言且亦不必以身殉亦唯有不與而已若晉賈后淫虐當時有謀廢后者遇議之言曰皇后歸書其子內難不與禮非所任可謂極合禮矣○注禮記至掩恩○禮記喪服四制文舊疏云彼文事作治字下掩字作斷字蓋以所見異經義札記云釋文之治直吏反下之治同誤同禮記但不爲斷字作書知下句亦作掩若疏本則二治字皆作事古治事舉相近何據禮記不與鄭本同禮記正義云門內之治恩掩義者門內之親恩情既掩義公義得行私恩若公羊傳云有三年之喪君不呼其門是也門外之治義斷恩者門外謂朝廷之間既仕公朝當以公義斷絕私恩若曾子問父母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辟是也

內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 ■ 通者淫通 ■ 注通者淫通○桓十八年左傳齊侯通焉詩疏引服曰傍淫曰通又曰凡淫曰通國語晉語注小爾雅廣親並云傍淫曰通

以脅公 ■ 語在三十二年 ■ 通義云脅者文挾制之使公不得專行○注語在三十二年○舊疏云莊公曰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是也

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 ■ 親至親也 ■ 通義云時季子未執國政其位與勢皆不得治之將坐視其亂則錄親親之心所不忍見也禮疏云時季友討慶父爲不與國政力不能討至莊三十二年季子與國政故逐慶父而赦叔牙也若與國政力能討而不討則實故宣二年晉史書趙盾弒君云子亡不越竟是也

因不忍見也 ■ 因緣己心不忍見親親之亂故於是復請至于陳而葬原仲也 ■ 書者惡莊公不能任用使辟難而出 ■ 舊疏云上二十五年冬公子友如陳今又請往故首復也通義云傳書請至於陳者明有君命解經得言如惠也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公子遂如楚乞師文同不譏者乞師事重知爲國行外大夫葬遷無君使往會足道私行矣○注書者至而出○繁露精華云任賢臣者國家之興也夫智不足以知賢無可奈何矣知之而不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亂危其若是何耶以莊公不知季子賢耶安知病將死召而授以國[illegible]以殤公爲不知孔父賢耶安知孔父已死己必死趨而救之二主

知智足以知賢而不決不能任故魯莊以危宋殤以弒使莊公早任季子而宋殤棄任孔父衛將負鄭國豈直免弒微說范尊賓云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可奈何矣若智能見之而猶不能決猶豫不用而大者死亡小者亂傾此甚可悲哀也以宋殤公不知孔父賢乎安知孔父死己必死趨而救之趨而救之者是知其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子之賢乎安知疾將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授之國政者是知其賢也此二君知能見賢而皆不能用故宋殤以殺死魯莊以賊嗣使宋殤早任孔父魯莊素用季子乃將靖鄰國而況自存乎大旨同

冬杞伯姬來

其言來何【注】據有來歸【疏】舊疏云即上二十五年夏伯姬歸于杞者是也非謂此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者杞伯姬自是大夫之妻然則此伯姬是其女洮之伯姬是其妹故今得並稱伯夫按疏以杞伯姬爲二未知何據○注據有來歸○宣十六年郯伯姬來歸是也

直來曰來【注】直來無事而來也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唯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宗【疏】注直來至來也○即此文是也左傳凡諸侯之女歸甯曰來○注諸侯至得反○舊疏云大故者奔喪之謂文九年夫人姜氏如齊彼注云奔父母之喪是也通義云伯姬桓公之女桓公文姜俱已歿不當歸甯知主譏直來者也直來有事無事例並時毛詩序曰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甯而不得鄭司農說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甯沒則使大夫甯於兄弟何邵公謂諸侯夫人尊重非有大故不得反唯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宗與詩義通詩周南葛覃云歸甯父母傳父母在則有時歸甯耳正義此謂諸侯夫人及王后之法春秋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左傳曰凡諸侯之女歸甯曰來是父母在得歸甯也父母既沒則使卿甯於兄弟襄十二年左傳楚司馬子庚聘於秦爲夫人甯禮也是父母歿不得歸甯也泉水義不得往載馳許人不嘉皆爲此也按如何氏之義大故當謂奔喪與大歸其餘天子諸侯后夫人雖父母在亦不歸甯故舊疏云詩是后妃之事而云大夫妻者何氏不信毛敘故也臧氏庸拜經日記云何邵公當習魯詩故不用毛序毛詩序葛覃后妃之本也則可以歸猶言之子于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者言能以婦道化天下所以安甯父母也經之歸甯父母亦當作如是解段氏若膺云毛傳父母在則有時而歸甯耳此猶當是使人甯入庸謂是王肅所加然則毛詩亦不以諸侯夫人爲可歸也葛覃爲后妃之本是追敘文王既王後事其實文王娶后妃時猶諸侯之夫人也毛詩載馳序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力小不能救思歸甯其父母又義不得故賦此詩此即何注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之義然則毛魯詩皆同惠氏士奇春秋說云穀梁子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然則婦人歸甯禮與曰非禮也歸甯非禮何爲詩有歸甯父母之辭曰諸侯夫人父母在使卿歸甯歿則否左傳襄十二年秦嬴歸于楚司馬子庚聘於秦爲夫人甯禮也是時秦嬴母在身不自歸而使卿甯左氏以爲禮言惟此得禮凡內女嫁於諸侯雖父母生直書來者皆非禮也夫人歸甯使卿攝行杜預謂父母歿則使卿甯兄弟身不自歸此妄說也聞甯父母不聞甯兄弟孔氏謂父母在則自歸甯父歿母存則使卿甯其說支離如歸甯得禮常事不書書者爲書來以譏之故曰歸甯非禮也按此本其父周惕氏說宋書謝靈運傳山居賦注謝靈運曰衛女思歸作竹竿之詩又文選注引琴操曰思歸引者衛女之所作也蓋即本此詩爲之操不分別父母在否知父母在亦不得歸甯也○注唯自至歸宗○昏禮疏婦人謂嫁曰歸明無大故不反於家鄭志答趙商云婦人有歸宗自謂其家之爲宗者大夫稱家言大夫如此耳夫人王后則不然也天子諸侯位高恐其寡恣淫亂故父母既歿棄其歸甯大夫以下位卑長威故許之耳周南疏又云若卿大夫之妻父母雖歿猶得歸甯喪服傳曰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言父母雖歿有時來歸故不降爲父後者謂大夫以下也北史崔光傳光曰諸侯夫人父母在有時歸甯親歿使卿大夫聘衛女思歸以禮自抑載馳竹竿所爲作也皆以諸侯夫人父母在亦歸甯非何氏義按喪服齊衰期章女子子適人者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注父雖卒猶自歸宗其爲父後持重者不自絕於其族類也宗猶主也每歲一歸甯宗主於昆弟之爲父後者也適與引馬氏融注云歸宗者歸父母之宗是也異氏紱云歸宗雖或然之事而必有可歸之宗此見婦人在夫家恒懷懼有不克終之求歸此說甚善

大歸曰來歸【注】大歸者廢棄來歸也婦人有七棄五不娶三不去嘗更三年喪不去不忘恩也賤取貴不去不背德也有所受無所歸不去不窮窮也喪婦長女不娶無教戒也世有惡疾不娶棄於天也世有刑人不娶棄於人也亂家女不娶類不正也逆家女不娶廢人倫也無子棄絕世也淫泆棄亂類也不事舅姑棄悖德也口舌棄離親也盜竊棄反義也嫉妒棄亂家也惡疾棄不可奉宗廟也

【疏】注大歸至歸也○左傳曰出曰來歸注歸者不反之辭言來歸以別於嫁曰歸也穀梁隱二年成五年傳並云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也禮喪服斬衰三年章云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注謂遭喪後而出者通典引馬氏云爲犯七出還在父之家又齊衰期章出妻之子爲母注出猶去也國策注云去國棄之漢書注云去謂逐之皆廢棄遺逐歸還母家者也禮記雜記云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於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注行道以夫人之禮者棄妻致命其家乃義絕不用此爲始又曰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注器皿其本所齎物也律棄妻畀所齎此諸侯出夫人禮也○注婦人至不去○大戴禮本命云女有五不取又云婦有七去又云婦有三不去○注嘗更至廟也○校勘記云按取當作娶上下皆作娶大戴禮又云有所取無所歸不去與更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孔氏廣森補注云婦人雖惡此三事若淫泆不孝猶當去之禮故有婦當喪而出者○注喪婦至倫也○大戴禮又云逆家子不取亂家子不取世有刑人不取世有惡疾不取喪婦長子不取逆家子者爲其逆德也亂家子者爲其亂人倫也世有刑人者爲其棄於人也世有惡疾者爲其棄於天也喪婦長子者爲其無所受命也白虎通嫁娶云有五不娶亂家之子不娶逆家之子不娶世有刑人惡疾喪婦長子此不娶也按喪婦當爲喪父閻氏若璩潛丘劄記云長子蓋女子長成者而當嫁適遭父喪故曰喪父長子故曰無所受命此即曾子問昏禮既納幣有吉日而女之父母死壻弗取事耳然則喪父長女不娶者亦以昏

禮有父送子而命之曰戒之敬之其餘庶母尊申之以父母之命諸節今無父故何氏謂無教戒與然曾子問所記特因女有大喪傳而不娶服除之後仍許成昏與此不娶義究勉强蓋據無父之女故曰無教戒耳〇注無子至願也〇毛本律錄背大戴禮又云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妬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不順父母去爲其逆德也無子爲其絕世也淫爲其亂族也妬爲其亂家也有惡疾爲其不可與共粢盛也多言爲其離親也竊盜爲其反義也按后夫人無子不棄易同人六二云同人于宗吝禮記疏引鄭注云天子諸侯后夫人無子不出是也其天子之后雖失禮亦不出以天子無出道故禮疏引鼎初六鄭注云嫁於天子雖失禮無出道廢遠而已若其無子不廢遠之后尊如故其犯六出則廢之是也禮記雜記云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使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過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稱之按上云有所取無所歸不去是古出妻者大都使之歸適本宗而已非出之使遣他族也故禮喪服齊衰期章有出妻之子爲母之服喪服小記云未嫁而反則期惟其未嫁故夫可命之反也出而嫁者則無服故禮經無爲嫁母杖期之文其服者爲己從之故耳通典引徐整問出母亦當報其子否射慈答曰母亦報子期也按小記又曰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爲女君之子服明妻不服耳女君自服之也通典又引鄭答趙商云繼母而爲父所出不服也徐整答劉閭之問庶子服出適母云以經言出妻之子爲母明非所生則無服也許猛答步熊閭爲人後者本生母出及所後母出云爲人後者不恩服親母出以廢所後者之祭也爲所後者若子言若者明其制如親母出其情異也母出亦當異於親子矣禮疏引雷次宗云不直言爲出母嫁妾子及前妻之子爲之服按適母繼母所後母非己所生其出也無服本生母出以爲人後故不服若妻所生子於其母之出也亦宜服期也鍾氏文烝論七出曰七出之文先王所以扶陽抑陰而家道所以不至於窮而乖也夫父子兄弟以天合者也夫婦以人合者也以天合者無所逃於天地之閒而以人合者可制以去就之義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而孝弟之衰自各私其妻始妻之於夫其初固路人也以室家之恩聯之其情易親至於夫之父母夫之兄弟姑姊妹夫之兄弟之妻皆路人也非有一日之恩特推夫之親以親之其情固已不相屬矣夫婦人之性貪而吝柔而狠而妯娌姑姊之倫亦婦人也閒居而恣不相得往往有之其真能安於親命者十不得一也先王說婦可去之親親合則留不合則去俾能執婦道者可守從一而貞否則甯劃伉儷之愛勿傷骨肉之恩故嫁曰歸出亦曰歸以此坊民恐其孝衰於妻子也然則聖人於女子抑之不已甚乎曰去婦之義非使以全夫夫亦所以保匹婦後世閨里之婦失愛於姑嫜閒於叔妹抑鬱而死者有之或其夫淫醜凶悍寵嬖媵凌逼而死者有之準之古禮固有可去之義亦何必束縛之禁錮之置之必死之地以爲快乎先儒戒寡婦之再嫁以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乎謂全一女子之名其事小得罪於父母兄弟其事大故父母兄弟不可乖而妻則可去去而更嫁不謂之失節使其過在婦與不合而嫁嫁而仍舊自作之孽不可逭也使其過不在詩載出而嫁於衛墨緇不失爲譽婦不必彊而留之使夫婦之道著也自七出之法不行而牝雞之司晨者日熾夫之制於婦者懦忍而不能去甚至破家絕嗣而有司之斷斯獄者猶欲合之知女之不可事二夫而不知失婦道者雖事一夫未可以言烈也知臣之不可事二君而不知失臣節者雖事一君未可以言忠也此未論先王制禮之意也

莒慶來逆叔姬

莒慶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注】禮大夫任重爲越竟逆女於政事有所損曠故竟內乃得親迎所以屈私赴公也言叔姬者婦人以字通言叔姬賤故略與婦同文重乖離也【疏】傳二十五年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注莒無大夫書莒慶者尊敬婿之義也此穀梁傳注慶之名也莒大夫也叔姬莊公女晉仲曰大夫無東傳之譌無諸侯之交越竟逆女紀履緰之是年左傳曰歸非君命不越竟禮記檀弓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況越竟逆女乎故爲非禮〇注大夫至公也〇校勘記云宋本同監毛本損誤捐迎誤逆閩本損字亦誤迎字不誤疏中損皆誤捐通解云大夫位隆任重不敢妄交無與異國爲婚姻之禮喪服齊衰三月經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傳曰妻言與民同也鄉時可以此傳說之言大夫不外娶婦人歸宗往來猶民也者其士賤可得外娶故士昏禮曰異邦則賻丈夫送者以束錦假令爲士時先聘異國女後爲大夫而娶亦不得復行親迎爲出竟婦於致事有所損曠大夫位高任重故也〇注言叔至離也〇穀梁傳云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注接內謂與君爲禮也夫婦之稱當言逆女正以其同當先書某來逆女下書某姬歸于某今直稱叔姬是與歸同文故爲略辭爲其嫁於大夫通義云逆叔姬不言逆女又不月叔姬不書歸皆略其文爲內女行乎大夫之禮倒所以下乎禮國君者重乖離者輕疏云嫁子大夫賤不合錄而書其逆叔姬者重其乖離矣

杞伯來朝【注】杞夏後不稱公者春秋黜杞新周而故宋以春秋當新王黜而不稱侯者方以子貶起伯爲黜說在僖二十三年【疏】注杞夏後〇各本後作后誤依鄂本正疏標起訖闕同史記陳杞世家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後裔也殷時或封或絕周武王克殷紂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于杞以奉夏后氏祀〇注不稱公者〇禮記郊特牲云天子存二王之後猶尊賢也隱五年傳云王者之後稱公論語八佾篇相維辟公包曰辟諸侯也公謂二王後詩周頌振鷺序云二王之後來助祭也鄭箋二王夏殷也其後杞也宋也隱三年注王者封二王後地方百里爵稱公宋稱公杞不稱公故解之也〇注春秋至新王〇樂動聲儀云先魯後殷新周故宋繁露三代改制云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尚黑絀夏親周故宋又曰春秋曰杞伯來朝王者之後稱公杞何以稱伯春秋上黜夏下存周以春秋當新王春秋當新王者何曰王者之法正號絀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是故周人之王尚推神農爲九皇而改號軒轅謂之黃帝因存帝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絀虞而號舜曰帝舜錄五帝以小國下存禹之後于杞存湯之後於宋以方百里爵稱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先王客而朝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而殷周爲王者之後絀夏改號禹謂之帝錄其後以小國故曰絀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宋氏翔鳳釋地辨證云春秋具存二王通三統之法故孔子世家云因史記作春秋據魯親周故

殷運之三代殷郵宋也而不及杞故云杞不足徵蓋王者之後稱公春秋既黜夏杞不得爲王者後故貶稱子下存周宋爲二王後故曰有宋存吾從周也論語爲政云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繼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損周之文益夏之忠變周之文從殷之質百世以後聖人而不惑者也循之則治不循則亂故云可知其解八佾夏禮杞不足徵章云夫子於杞得夏時以言夏禮於宋得坤乾以言殷禮惜其文獻皆不足徵故采列國之史文取夏時之等坤乾之義而寓王法於魯黜杞故宋因周禮而損益之以治百世也通義云春秋不爲杞諱災異與宋同者亦將託新義爲後王法有王者起當在所黜也禮曰尊賢不過二代○注黜而至三年○繁露三代改制又云不以杞侯弗同王者之後也稱子又稱伯何見殊之小國也傳二十三年杞子卒注云始見稱伯卒獨稱子者微弱爲徐莒所脅不能死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稱子者春秋黜杞不明故以其一等貶之明本非伯乃公也又因以見聖人子孫有誅無絶故貶不失爵也公侯俱大國惟王者之後異之爲公稱侯則黜小國之義不顯故降稱伯又以微稱見貶爲子明本非由伯爲子又有誅無絶不令失爵伯子男一也者更由伯而貶則同附庸無爵者矣各本作起郭本作杞校勘記以起爲誤按當作起舊疏亦以方以子貶爲句言傳二十三年方以子起其貶故於此稱伯起其爲黜

公會齊侯于城濮。疏杜云城濮衞地方輿紀要云臨濮城在濮州南七十里或曰卽古城濮也亦謂之小濮

公羊義疏二十四

公羊義疏二十五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莊二十八年盡三十年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伐不日此何以日〔注〕據鄭人伐衛不日〔疏〕包氏愼言云經三月有甲寅月之朔日〇注據鄭至不日〇見隱二年冬舊疏云按彼文繫在十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之下不書其日月故得據至之日也〔注〕用兵之道當先至竟侵責之不服乃伐之今日至便以今日伐之故日以起其暴也〔疏〕通義云甲寅爲戰日也必舉伐于日下戰上者明師至之日卽戰也〇注用兵至暴也〇上十年注云將兵至竟以過侵責之服則引兵而去用意尚麤又云侵責之不服推兵入竟伐擊之益深用意精密是淺侵不服乃更深伐今一至卽伐故舉日以起其暴

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注〕至日便伐明暴故舉伐〔疏〕上十年傳云戰不言伐舉重也此明暴故戰伐並舉

春秋伐者爲客〔注〕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之齊人語也〔疏〕舊疏云謂伐人者必理直而兵强故引聲唱伐長言之喩其無長義矣〇注伐人至語也〇錢氏大昕養新錄云長言者今讀平聲短言者今讀入聲廣韻平聲不收伐字蓋古音失傳矣通義云長言者若今去聲短言者若今入聲矣周官音義劉昌宗讀伐爲扶廢反是伐人之伐古皆去聲詩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短言之與桀爲韻六韜曰日中必彗執斧必伐長言之與彗爲韻高誘注呂氏春秋愼行篇閱讀近鴻緩氣言之高亦謂鴻去聲爲也氣緩則言長殺兵玉藻鏡文注云桉今人讀房越切此短言也劉昌宗周禮大司馬大行人讀人皆房廢切此長言也劉保北音周顒沈約韻皆用南音去入身短爲分而不合於古矣陳氏壽祺左海文集云公羊注所謂長言短言內言外言及高誘注淮南緩氣言急氣言籠口言閉口言急舌言作江淮閒人言劉熙釋名以舌腹言以舌頭言橫口合唇言踧口開脣言此自漢儒音切之學有所師承非由記達使世四聲五音九弄反紐之法卽源於此盧氏文弨鍾山札記云長言短言之蓋同一字而讀法有異高注國策呂氏春秋淮南子諸書有急氣緩氣籠口閉口之異讀劉熙釋名於天有以舌腹言以舌頭言者於風有以橫口合脣言者有以踧口開脣推氣言之者各方不同漢書王子侯表襄嚵侯建晉灼曰音內言毚說又說節使起灼亦云內言王內言亦是讀法明人刻監本疑內言是詩巧言遂改說字爲巧以附會之毛本作雙說蓋郎書之譌說也齊人語者公羊子齊人說其俗音有長短別之也

伐者爲主〔注〕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齊人語也〔疏〕舊疏云謂被伐主必理曲而寡被恐得罪於鄭國故促聲短言之喩其恐懼也

故使衛主之也〔注〕戰序上言及者爲主〔疏〕此舉長言伐者爲客短言伐者爲主通春秋通例上春秋戰不言伐但舉戰執序上則言兵者可知此衛序上言及故知使衛主之也繁露竹林云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衛不惡之爲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然之則春秋惡齊所以使衛爲主而以齊居下也

曷爲使衛主之〔注〕據宋襄公伐齊宋主齊〔疏〕注據宋至主齊〇僖十八年宋公會曹伯衛人邾婁人伐齊下云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傳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宋公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春秋伐者爲客見伐者爲主曷爲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曷爲與襄公之征齊桓公死豎刁易牙爭權不葬爲是襄公征之是也

衛未有罪爾〔注〕蓋爲幽之會服父喪未終而不至故〔疏〕注蓋爲至不至故〇上二十七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是衛未與會也齊桓之會兩鄭兩幽唯此幽會不至故知爲父喪未除也計衛侯朔卒于二十五年夏五月至會在二十七年六月始二十六月衛在禪服以內故傳以爲衛未有罪也史記衛世家云惠公朔卒子懿公赤立蓋懿公也

敗者稱師衛何以不稱師〔注〕據桓十三年己巳燕人戰敗績稱師也〔疏〕注據桓至師也〇卽彼經云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燕人戰齊師宋師燕師敗績之文也是戰稱人敗稱師也

未得乎師也〔注〕未得成列爲師也詐戰不言戰言戰者衛未有罪方欲使衛主齊見直文也不地者因都主國也〔疏〕注未得至師也〇齊人至日便伐衛倉卒禦敵故知未得成列爲師通義云方至建戰則衛未深違衛地蓋遠都之人不聚而拒敵非國起軍衆故不得成列爲師桉若係衛之邊鄙何爲不地孔說非〇注詐戰不言戰〇舊疏云通例如此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詐擊而善偏戰又云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也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之者結日偏戰是不加暴之義詐擊則出其不意傳害多故不言戰以惡之此衛宋成列故爲詐戰〇注言戰至文也〇繁露滅國下云魯莊公二十七年齊桓爲幽之會衛人不來其明年桓公怒而大敗之是衛未有罪也使衛主齊見直故以戰書穀梁傳戰則是師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也今授之諸侯而使有伐之事故微之也其人衛何也以其人齊不可不人衛也亦戰直衛之義也〇注不地至國也〇穀梁傳於伐與戰安戰也戰衛亦謂在衛都也通義云不地者至日便戰與不期日地者異是以不與傳戰常辭孔不以不地爲國都也杜云不詣地者史失之沈氏欽韓云不地者齊擊罪致討已薄其國都城門之外卽爲戰場可不言地非史失之是也

夏四月丁未邾婁子瑣卒〔注〕日者附從霸者朝天子行進〔疏〕包氏愼言云夏四月有丁未月之二十四日通義云春秋書襄邾婁故遂得常卒於所傳聞之世示與滕薛犬加異禁克紀宋日至此乃日書錄之以斯〇注日者至行進〇舊疏云欲決上十六年冬十有二月邾婁子克卒不書日至故也正以行進而書日故知附從霸者朝天子實於會霸者於北杏而已但外相知例所不書故無其文何氏以理知之按何氏或別有所見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邾婁人救鄭〔注〕書者善中國能相救〔疏〕穀梁傳荆者楚也其曰荆州舉之也此與上十年荆敗蔡師十六年書荆入鄭同上二十三年來聘已進稱人今伐中國故州舉以惡之左氏穀梁無邾婁人此傳唐石經諸本同按邾婁子瑣始卒于四月其嗣子背殯用兵三傳不言無說疑此傳衍上邾婁而衍也差

繆略云左氏穀梁無公字此與今本異○注昔者至相救○穀梁傳曰穀梁救鄭也此注昔中匱能拑救所本

冬築微【疏】左氏作郿杜云郿魯下邑按公穀釋文皆云左氏作麋則陸所見本作麋也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又北逕微鄉東春秋莊二十八年冬築郿京相璠曰公羊傳謂之微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魯邑也杜預曰有微子冢按釋例土地名小國地傳六年微東平壽張縣西北有微鄉微子冢則杜以郿微爲二地一統志壽張故城在今兗州府壽張縣東南五十里微鄉今在縣南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壽張縣東南按古微眉麋俱通禮士冠禮眉壽萬年注古文眉作麋少牢饋食禮眉壽萬年注古文眉爲微詩小雅巧言居河之麋釋文本又作湄音眉左傳僖二十八年傳余賜女孟諸之麋正義引釋水云水草交爲湄是古字皆得通用也養新錄云古音徵如眉少牢禮眉壽萬年注古文眉爲徵春秋莊二十八年築郿公羊作微詩勿士行校傳校徵也

大無麥禾【疏】漢書食貨志云董仲舒曰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之於五穀最重麥禾也左疏引服虔云陰陽不和土氣不養故禾麥不成漢書五行志嚴公二十八年冬大水無麥禾王氏念孫讀書雜志云景祐本無水字是也後人以下文云董仲舒以爲夫人哀姜淫亂逆陰氣故大水也衍有水字不知三家經文皆無水字且下文云不書水旱而曰大亡麥禾則大下本無水字明矣董仲舒儒言大水者其意言無麥禾由於大水大水由於夫人之淫亂此是揣度之辭非經文實有水字也何注公羊傳云此蓋秋水所傷夫人淫泆之所致即是仲舒之說也

冬既見無麥禾矣曷爲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注】諱使若造邑而後無麥禾者惡愈也此蓋秋水所傷既築微下俱舉水則據冬水推秋無麥禾使若冬水所傷者但言無麥禾則據秋首不成不能起秋水因疾莊公行類同故加大明有秋水也此夫人淫泆之所致【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宋本閩本同監毛本從言作從書誤按桓二年引此傳正作言周禮大司徒職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四曰弛力先鄭云弛力息徭役也又均人職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則無力政經義述聞云旬當如字讀經云以歲上下則在農功既畢之後可知以豐年計之一月用九日三冬亦直二十七日耳而歲不皆豐亦不皆凶則中年一月用六日三冬共十八日者其常也王制歸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然治城郭宮室道渠亦有非三日所能成事者然則無年之歲亦有必不得已而用民力者故周官施旬用一日之限其城邑大役則止也玉藻云年不順成則土功不興逸周書糴匡篇成年穀足賓祭以盛餘子務藝宮室城郭修爲備年儉穀不足賓祭以中盛樂唯鐘駿不服與三教五庫補攝餘子務穡年饑則勤而不賓舉祭以薄樂無鐘鼓事不雕攻以救窮乏匱困絞無大荒有構而無饑君親巡方鄉參告糴餘子倅運民不饑饑此大無麥禾大荒也年之上下量年爲成大爲儉大爲荒至大荒權凶矣築邑乃成年之事而行之於大荒故春秋諱之也○注諱使至倉也○下二十九年云凶年不修修舊且不可況造邑乎故諱無麥禾在築微下者造邑在先無麥禾在後惡少輕也○注此蓋至水也○校勘記云蓋毛本推誤惟舊疏云既言無麥

是建宋之前事故知秋水所傷若經云冬築微大水無麥禾大水在冬下據是冬水據推事此秋無麥禾之事著使冬水傷殺之者矣若不言大而但言無麥禾則據此秋但地氣不養而麥禾不成不能起見此秋實有水矣因欲疾莊公之行不制夫人令其陰盛殺同於水故加大以見之按穀梁傳大者有顧之辭也於無禾及無麥也春秋一災不書故至無禾並書無麥禍疏云莊七年麥苗同時爲水而死故繫大水言之此至冬始書大無麥禾則禾之死未必緣大水故不繫之是也○注此夫至所致○漢書五行志嚴公二十八年冬大水無麥禾董仲舒以爲夫人哀姜淫亂逆陰氣故大水也劉向以爲水旱當書不書水旱而曰大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者也是時夫人淫於二叔內外無別又因凶飢一年而三築臺故應是而稼穡不成飾臺榭內淫亂之罰云遂不改廉四年而死禍流二世奢淫之罰也通義云大無麥禾淫亂之罰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疏】楚繆略云長穀梁作臣辰臣同部按今本及石經穀梁作辰

告糴者何請糴也【注】買穀曰糴【疏】穀梁傳曰告請也糴糴也爾雅釋詁云告請也故告糴爲請糴也○注買穀曰糴○國語魯語云者盡以名器請糴于齊注市穀曰糴說文入部糴市穀也从入从糴

何以不稱使【注】据上大無麥禾如以國事行當言如也【疏】注當言如也○舊疏云正以如者內稱使文故也左疏引服虔云不言如重穀急辭以其情急於糴故不言如齊告糴乞師則情緩于穀故云如楚乞師非公羊義通義云據內辭使文當云臧孫辰如齊告糴按禮記曲禮云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注言請有故所聞也聘禮曰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疏引鄭使注云有言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記曰有故則束帛加書以將命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公子遂如楚乞師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是其類也

以爲臧孫辰之私行也【疏】穀梁傳曰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爲私行也又曰不言如爲內諱也通義云實爲國使春秋以其私行之辭言之按繁露玉英云故告糴于齊者實莊公爲之而春秋諱其辭以予臧孫辰以鄑入于齊者實紀季爲之而春秋諱其辭以予紀季所以詭之不同其實一也俞氏樾云爲何文以臧孫辰之私行者言以私事行不以國事行也今衍爲字失其義矣下文曰曷爲以臧孫辰之私行可據此文爲字之衍

曷爲以臧孫辰之私行【注】据國事也君子之爲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注】古者三年耕必餘一年之儲九年耕必有三年之積雖遇凶災民不饑乏莊公享國二十八年而無一年之畜危亡切近故諱使若國家不匱大夫自私行糴也【疏】穀梁傳曰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委者屬權遺人職掌邦之委積注少曰委多曰積對文異散則通漢少府有屬官郡量轉輸關委府於京師以儲貨物是也○注古者至饑乏○校勘記云鄂本饑作饑禮記王制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新書憂民云王者之法國無九

年之畜謂之不足無六年之畜謂之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穀梁傳曰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漢書食貨志云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餘九年食然後以德流洽禮樂成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由此道也又魏相傳臣謹按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無六年之畜謂之急子墨子引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周書文傳解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〇注莊公至糴也〇繁露玉英云故臧孫辰請糴于齊孔子曰君子爲國必有三年之積一年不熟乃請糴失君之職也穀梁傳曰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皆譏莊公享國之久無一年之畜也故深爲諱若大夫之自爲私行告糴也通義云蓋以爲春秋之文非徒見刺譏而已將使後之王者觀於告糴之譏知未荒而備之有道觀於築微之譏知既荒而救之有政觀於大無麥禾之記災又思所以飭己勤民內無色荒外弊宮室崇侈節儉惠是而水旱不使天道若於上農時不違人事盡於下豈有饑饉荐臻之患矣沈氏彤左傳小疏云周禮大司徒職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小行人職若國凶荒則會賙委之不聞有告糴之禮外傳稱爲古制其始於西周之衰乎逸周書糴匡篇云大荒有參告糴蓋亦記衰周之制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疏】校勘記云釋文唐石經廄作廏

新延廄者何修舊也【注】舊故也繕故曰新有所增益曰作始造曰築【疏】注舊故也〇詩大雅抑云告爾舊止箋云舊故也荀子王制云械用則凡非舊器者舉毀注舊類三代故事〇注繕故曰新〇此是也穀梁傳其言新有故也又定二年傳言新有舊也又僖二十年傳言新有故也詩鄭風新臺序引釋文引馬注云修舊曰新又魯頌閟宮箋云修舊曰新左傳杜注云言新者皆舊物不可用更造之辭彼以傳文有作字故如此解〇注有所至曰作〇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定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是也穀梁兩傳並云作爲也有加其度也非作也范注更加使大實其改舊制也左傳此年亦有作字彼疏引劉賈云言新有故木言作有新木延廄不書作所用之木非公命也按左氏有作字或後人因僖二十年定二年而增五行志亦無作字〇注始造曰築〇築微之屬是也釋名釋言語云築堅實稱也是也

上修舊不書此

何以書【注】據新宮災後修不書【疏】注據新至不書〇成二年新宮災三日哭此後不見修文也

譏何譏爾凶年不修【注】不諱者繕故功費差輕於造邑延廄馬廄也【疏】繁露王道云新延廄譏驕溢不恤下也穀梁傳云有故則何爲書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冬築微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注凶荒殺禮悉書費實凶年不宜修也左傳譏不時非〇注不諱至造邑〇上二十八年冬築微大無麥禾傳爲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此新延廄在大無麥禾後書故知不諱也繁露玉英云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無苦民爾苦民尚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尚痛之況殺民乎故曰凶年修舊則譏造邑則諱是害民之小者惡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惡之大也功費差輕之譏也〇注延廄馬廄也〇穀梁傳延廄者法廄也注周禮天子十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每廄一閑言法廄者六閑之舊制也左傳云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是爲馬廄惟彼以書不時爲異耳

夏鄭人侵許

秋有蜚

何以書記異也【注】蜚者臭惡之蟲也象夫人有臭惡之行言有者南越盛暑所生非中國之所有【疏】注蜚者至蟲也〇毛本蟲作虫非穀梁注引穀梁說曰蜚者南方臭惡之氣所生也象君臣淫泆有臭惡之行蓋穀梁家師說說文蟲部蠜臭蟲負蠜也疑注云臭蟲下有奪字當云臭蟲也一曰負蠜也蜚然二說如虫部蠜下之並載三說春秋秋有蜚左氏傳曰爲災公羊傳曰紀異穀梁傳曰一有一無曰有五行志所載劉歆說蓋演左氏說也劉向說蓋演穀梁說也而何休范甯皆從之也許列臭蟲於前而負蠜次之許意子致說是也負蠜與蠜蜚二物也釋蟲曰阜蟲蠜也毛傳同許同此一物也釋蟲又曰草蟲負蠜也毛傳則云草蟲常羊也常羊卽負蠜鄭箋云草蟲鳴則阜蟲躍而從之是以稱之負蠜也劉子駿及許之負蠜鄭草蟲也鄭常羊也左氏之所以釋蜚也至於臭蟲生南越而有於中國子致之說則然亦如有蜮有鸜鵒來巢皆本非所有公穀之所以釋蜚也釋蟲云蜚蠦蜚郭云臭蟲負蠜也攷本草經蜚辣注家云辛辣而臭漢中人食之一名盧蜚一名負盤郭注亦謂此而許虫部蜚下但言盧蜚不言蜚也似許不以盧蜚與臭蟲爲一物太甚之蜚蠊非必淫氣所生劉向所以說經者又求必蜚蠜也按廣雅釋虫云蜚蠊蜚也又飛蟲飛蠊也郭本草之蜚蠊別錄云形似蠶蛾腹下赤陶注形亦似䗪蟲而輕小能飛本在草中八月九月知寒多入人家屋裏逃爾有兩三種以作廉薑氣爲真南人亦啖之唐本注云此蟲味辛辣而臭漢中人食之言下氣名曰石薑一名盧蜚一名負盤則以蠦蜚之蜚爲春秋之蜚矣郝氏懿行爾雅義疏云非蟲氣如廉薑故名飛廉圓薄如錢故名負盤今俗人呼之臭般蟲其大如錢輕薄如蘖黃色解飛其氣臭惡蓋卽此與〇注象夫至之行〇漢書五行志嚴公二十九年有蜚劉歆以爲負蠜也性不食穀食穀爲災介蟲之孽劉向以爲是時嚴公取齊淫女爲夫人既入淫於兩叔故蜚至天戒若曰今誅絕之尤及不將生臭惡聞於四方嚴不寤其後夫人與兩叔作亂二嗣以殺卒皆被辜董仲舒指略同穀梁注所引穀梁說亦同〇注言有至所有〇五行志又云劉向以爲蜚色青近青眚也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澤淫風所生爲蟲臭惡惠氏士奇春秋說云蜚齊于水麋于子澤蜚生於盛暑後世多有之爲鄭亦書於策周禮與春秋皆經世大奥先王盡人性以盡物性荀一官之未備必一物之爲災故契爲司徒所以盡人性益爲獸處所以盡物性人物之性有未成故又爲一一設官以成之周公作大典孔子修春秋皆所以盡人物之性擾亂世而反諸正者也君子讀春秋見書多蜚則知周禮獻人之官廢矣見書秋螟冬蝝八月蜮則知周禮庶氏翦氏之官廢矣見書有蜚有蜮則知周禮蟈氏壺涿氏之官廢矣見書鸜鵒來巢則知周禮硩蔟氏庭氏之官廢矣見書獲麟則知周禮山虞澤虞迹人之官廢矣官失於朝故孽生於野其官載於周禮其樂善

子卒秋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注]國滅卒者，從夫人行，待之以初也。[疏]杜范並云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而錄之是也○注國滅至如初○內女嫁于大夫不書卒為媵亦不書今從夫人行故也桓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曰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其稱侯朝何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此叔姬其國已滅而書卒正以本為夫人今雖國滅猶以夫人禮恩錄之故云待之以初也隱七年注云叔姬者伯姬之媵也此從夫人行者蓋上四年伯姬卒後紀術求滅立叔姬為夫人國滅後歸魯至十二年歸于酅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紀伯姬紀叔姬一嫡一媵同繫之紀嫡貴而媵賤若是班乎白虎通曰伯姬卒伯姬之娣叔姬升為嫡一說嫡死不更立嫡防塞奪也繫宗廟攝而已且媵不聘不為妻明不升兩說並通後說為允禮有攝女君伯姬死叔姬攝女君之事故曰攝女君謂之貴妾禮同於嫡餘妾莫敢並為娣不稱歸又為能書卒葬叔姬守節而賢故與伯姬同書卒葬紀侯去國莫審存亡伯叔二姬獨詳于紀春秋所以貴歸人之節也按白虎通嫁娶云伯姬卒叔姬升于嫡經不嫁也是春秋家以嫡死可以更立嫡故白虎通又云嫡夫人死更立嫡夫人者不敢以卑賤承宗廟也其不更立嫡者禮家說白虎通所載或曰嫡死不復更立明嫡無二防篡殺者是也通典引鄭駁異義云女君卒貴妾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為夫人嘗傳得立妾母為夫人者乃媵莊公哀姜有殺子般與公之罪惡貶故也又云母麻章庶子為後為其母此義自入子下至大夫士同不得三年嘗實所以得尊其母徵贏為夫人者以夫人姜氏大歸齊不返故也皆禮家說左氏隱元年繼室以聲子杜注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娣媵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其事猶不得繼夫人故稱之繼室杜氏說經雖無家法然必劉賈鄭服相傳之精意則嫡死不更立嫡家古文春秋家說與禮說同與公羊以春秋改周文從殷質或與禮經不同故宣十六年郯伯姬來歸注媵不書者為媵也來歸書者使為嫡也亦不以升嫡為譏蓋今文說如此也

城諸及防。[注]諸，君邑；防，臣邑。言及，別君臣之義。君臣之義正，則天下定矣。[疏]杜云諸防皆魯邑諸今城陽縣大事表云諸在今青州府諸城縣治西南三十里齊氏召南考證云諸縣漢屬瑯邪晉屬城陽陸氏綵讀四書釋故魯有二防一是隱九年公會齊侯于防杜云防魯地在瑯邪華縣東南今山東費縣東北有華城故華縣也一是隱十年取防杜云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今西防城在山東金鄉縣西臧孫紇奔邾自邾如防致防而奔齊防當是瑣邪之防乃邾魯之北來之南按何氏以防為臣邑則此防或已為臧氏采邑與○注言及至定矣○舊疏云知如此者正以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傳云其言及防茲來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彼注云公邑書邑也私邑臣邑也累次也義不可使臣邑與君義相次序故言及以絕之然則都邑言及別公私故知此言及是君臣邑故也按穀梁傳曰以大及小也左疏引賈逵云言及先後之辭皆非春秋所重之義通義云此推言及實以牟書及防茲來奔傳言之使持各以邑奔者或據其私邑或更竊公邑故漆閭丘不言及防茲乃言及別見叛輕重耳不可通之趙城凡城兩邑悉有及文豈必一君邑一臣邑乎取賈逵之說按此城二邑外文十二年城諸及鄆定十四年城莒父及霄皆首及國不必皆有君邑臣邑之別戒此二邑並城邁有君臣之別故春秋假以示君臣之義所謂因事見義不必通之於彼也舊疏云所以君臣之義正則天下定可以為王者之法矣易雜卦傳云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是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疏]左氏無師字杜云將卑師少故直言次趙氏坦異文箋云謹案左氏莊三年傳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則次為師再宿以後之辭此年經左氏無師字或脫字差繆略云次于成公羊穀梁作師次于郕與唐石經異按今公羊亦作成

秋七月齊人降鄣

鄣者何？紀之遺邑也。[疏]穀梁傳同杜云鄣紀附庸國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鄣城疏引劉賈依二傳以為鄣紀之遺邑釋例曰計紀侯去國至此二十七年紀侯猶不堪齊而去則邑不得獨存此蓋附庸小國若邿鄣是也知不然者齊襄雖暴猶能禮葬伯姬紀國已滅猶餘一鄣為之附庸何必不為齊襄所容八年而後桓公方事招懷何不得獨存之有通義云紀之亡二十餘年矣而鄣猶孤存蓋其守邑大夫抗節不降若安陵不入于秦莒邾屢不下于齊者也大事表云今東平州六十里有鄣城集一統志章縣故城在東平州東六十里今為鄣城集差繆略云鄣左氏作鄣按注疏本及唐石經左氏亦作鄣說文邑部鄣紀遺邑也段注云公穀皆曰紀之遺邑賈服從之許說同杜云紀附庸國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鄣城距紀太遠非許意也古紀國在今山東青州府壽光縣西南三十里紀城鄣邑當附近郎昭十九年左傳之紀鄣也紀鄣者本紀國之鄣邑猶齊語紀酅謂本紀國之酅邑也公穀云紀之遺邑與左傳云紀鄣合杜云紀鄣在東海贛榆是也莊三十年之鄣郚此注分為附地非今海州贛榆縣之北七十五里有故紀鄣城亦曰紀城按許氏多用左氏說必鄣賈舊義也

降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為桓公諱也。[注]時霸功足以除惡，故為諱。言降者，能以德見歸，自來服者，可也。[疏]注時霸至為諱○上十三年齊人滅遂注云不諱者桓公行霸不任文德而尚武功又功未足除惡則此注云者決上十年十三年書滅譚滅遂故也○注言降至可也○此解詳取言降之意也論語季氏篇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是也穀梁傳曰降猶下也上三年左傳紀侯不能下齊亦謂不能降齊也此年杜注云小國孤危不能自固善齊遂以兵威脅使降附彼以為附庸國故也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盡也。[注]襄公服紀以過而復盡取其邑，惡其不仁之甚也。月者，重於取邑。[疏]隱六年宋人取長葛傳云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又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內取邑書外取邑不書取邑小惡故凡書者皆有為譏○注襄公至甚也○通義云紀亡二十餘年鄣城猶存桓公必將會之以威怛其志而竊其力以取其土地故不曰鄣降于齊而曰齊人降鄣閔鄣而甚桓見乎辭矣是皆所謂諱其文不沒其實者也齊稱人者貶也雖不言取而序齊人是時未有存亡繼絕之功與之未諱故諱不若滅項之深也深得經義○注月者重於取邑○決隱六年冬宋人取長葛不

書月也此書月者惡其盡故重於他取邑也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雖在二月下不蒙上月使月自為下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發有日不得不繫之月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乎叔爾

【疏】包氏慎言云經書八月癸亥葬紀叔姬閏月之二十四日閏分八月止二百十二數在得半以上故可置閏閏下有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知時閏八月也劉歆以為八月朔推曆是年宜閏十一月癸亥為九月之廿四日庚午為十月朔非八月也穀梁傳曰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舊疏云謂不得與夫合葬故言徒徒者空也上四年書齊侯葬紀伯姬傳云外夫人不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徒葬于齊爾而此重發之者正以彼則于齊此則于叔故重言之按內女嫁為外夫人書葬此及紀伯姬襄三十年宋共姬傳皆為隱辭紀伯姬紀叔姬閔其國之亡宋共姬閔其殞於災恩禮宜皆有加為故重錄之舊疏謂不得與夫合葬故言徒徒者空也俞云四年傳曰徒葬於齊爾解詁曰徒者無臣子辭也國滅無臣子徒為齊侯所葬然則此云徒葬乎叔爾亦是無臣子之辭非謂不得與夫合葬也十二年傳曰徒葬於叔爾也豈謂不得與夫同歸乎可知疏義之謬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注】是後魯比弒二君狄滅邢衛

【疏】唐志大衍合朔議曰莊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當以盈縮遲速為定朔殽曆雖合適然耳非正也○注是後至邢衛○釋文作比殺申志反魯弒二君下三十二年子般卒閔公二年公薨是也狄滅邢衛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閔二年狄入衛是也漢書五行志云嚴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後魯二君弒夫人誅兩弟死狄滅邢徐取舒晉殺世子楚滅弦劉歆以為八月秦周分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疏】毛本脫濟字杜云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為齊濟在魯界為魯濟蓋魯地釋例濟水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陰北經高平東平至濟北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正義云高平東平魯西界濟北濟南樂安齊竟內也大事表云水經注濟水過定陶西東流與濟陰乘氏縣西分為二濟其南濟為荷水東南流至山陽湖陸縣與泗水合而入淮其東北流入鉅野澤又東北過東郡壽良縣西界北經須昌穀城又東北經盧縣華不注山臺縣菅縣梁鄒臨濟樂安而入于海杜氏所謂歷齊魯界者即東北分流一支其在鉅野之東須昌則穿曹魯之境謂之魯濟其在穀城以下則穿齊魯衛之境所謂齊濟也鉅野今亦為縣屬曹州府壽良鄆今兗州之壽張縣須昌在今東平州穀城在今東阿縣俱屬泰安府此齊魯分界也馬氏宗璉左傳補注云按水經濟水注濟水又北逕微鄉東又北逕清亭東又北過穀城縣西又北逕周首亭西魯濟蓋在微鄉清亭之間微鄉即莊二十八年所築郿公羊作微清亭即公及宋公遇于清是也此皆魯地濟水所經故謂之魯濟若過穀城則謂之齊濟穀即小穀與丙皆齊王子成父敗榮如處皆齊濟所經又案郡國志濟北國齊地為多是魯濟又在濟水以南通義云斥言魯者名山大澤天子不以封故謂之魯濟則可謂之我濟則不可

齊人伐山戎

【疏】杜云山戎即北戎正義曰土地名以北戎山戎無終三名為一北平有無終縣大事表云今直隸永平府玉田縣治有古無終城史記注引服虔云山戎北狄名今鮮卑也漢書匈奴傳山戎越燕伐齊齊釐公與戰于齊郊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齊齊桓公北伐山戎齊世家北伐山戎離支孤竹管子小問篇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韓非說林管仲隰朋從乎桓公而伐孤竹蓋皆此年之役也方輿紀要永平府春秋為山戎令支二國地令支城在府東北離支即令支之譌也孤竹在府南十五里

此齊侯也其稱人何【注】據下言齊侯來獻戎捷

【疏】注據下至戎捷○下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是也

【疏】後漢書西羌傳云昔齊桓公伐戎而無仁惠故春秋貶曰齊人用公羊義

曷為貶【注】據齊侯伐北戎不貶

【疏】注據齊至不貶○僖十年齊侯許男伐北戎是也舊疏云不道許男者以解齊人伐山戎之故省文

子司馬子曰蓋以操之為已蹙矣【注】操迫也已甚也蹙痛也迫殺之甚痛

【疏】隱十一年傳子沈子曰注云沈氏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為師也此稱子司馬子宜同操蹙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武億云操古本作躁詩江漢正義引此注躁追也按蹙當本作戚何訓為痛也是傷戚之意考工記不微至無以為戚速也注引春秋傳曰蓋以操之為已戚也可證鄭本作戚又按說文有戚無蹙公羊古義云攷工記云凡察車之道不微至無以為戚速也康成云齊人有名疾為戚者春秋傳曰蓋以操之為已蹙矣疏云鄭氏以蹙為疾與何別非也古戚蹙同音詩小明云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貽伊戚是戚讀為蹙公羊作蹙故訓為痛戚有蹙音故訓為疾公羊問答云詩江漢箋云非可以兵病害之也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也孔沖遠引公羊傳何注云躁追也已甚也蹙痛也蓋戰追之而甚痛其意言齊侯殺傷過多甚可痛惡是齊桓之兵急躁之也鄭言急躁意亦出於彼又兇愛殺急者有所譏蹙也按操與躁通鄭作躁切漢書貢禹傳勇猛能操切百姓者可證但孔氏所見公羊本作躁字讀書穀錄云詩江漢正義引公羊作蓋以躁之為已蹙矣何注躁追也兇變鄭注有所躁蹙也義亦本於公羊正義躁定本作操是後人所改按詩江漢云匪疚匪棘箋云棘急也王於江漢之水上命召公使以王法征伐開闢四方治我疆界於天下非可以兵病害之也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也齊桓公經陳鄭之間及伐北戎則違此言者彼言經陳鄭之間用僖四年左傳義言伐北戎則用此篇說也彼疏引此傳操作躁江漢箋之躁切鄭王風箋之躁蹙皆本此之操蹙也○注操追也○說文手部操把持也貫揭傳注擄持也詩之急則有過追之義廣韻追急也詩江漢釋文所載箋文作操音七刀反彼正義引本或作懆者躁兇愛釋文云本亦作懆沈七感反蓋沈讀作懆也躁說文作懆也義亦近○注已甚也○禮記檀弓云毋乃已疏乎注已猶甚也又檀弓不然則已蹙注已猶甚也○注蹙痛至甚痛○蹙書依武億說作戚釋文正作戚也論語八佾注毀則其易也寧戚禮記檀弓斯戚戚哲痛傷之義近鈔之甚故痛傳也詩冕愛釋文云蹙子六反本亦作戚七蹙反江漢箋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也疑正義本無切字故申之云是齊桓之兵急躁之也可證定本亦同蓋操戚者正字也作蹙作蹙者別體也作切者同鑿借字貫鷄傳注切剝也是也與戚痛微殊義皆相因俞云詩江漢篇正義引此傳文作蓋以躁之為已蹙矣操與

疏並毀字其正字當作劓說文刀部劓絶也周書曰天用劓絶其命然則劓之爲已甚者言齊桓之伐山戎劓絶之太痛也故何解爲迫殺之若攘爲攘持疏爲疏疾並非其義

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注〕据得捷也〔疏〕注據得捷也○下三十一年來獻捷故知也

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注〕時桓公力但可驅逐之而已戎亦天地之所生而乃迫殺之甚痛故去戰貶見其事惡不仁也山戎者戎中之別名行進故錄之〔疏〕舊疏云謂軍人衆寡相敵者不謂將之尊卑等是以僖二十八年晉侯以下及楚人戰于城濮宣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之屬雖君與大夫亦言戰矣此山戎力不等敵桓公可驅之爾故不言戰○注時桓至而已○詩小雅六月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傳言逐出之而已正義不言與戰經云至于太原是宣王德盛兵彊獫狁奔走不敢與戰吉甫直逐出之而已采芑出車皆言執訊獲醜此無其事明其不戰也並引此傳云時齊桓力但可驅逐之而已與此同繁露精華云春秋愼辭謹於明倫等物者也是故小夷言伐而不言戰大夷言戰而不得言獲中國言獲而不得言執各有辭也○注戎亦至仁也○通義云胡康侯曰北戎病燕職貢不至桓公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爲燕辟地可謂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何以譏之桓不務德勤遠不正王法以譏其罪則將開後世之君務中國而事外夷捨近政而圖遠略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故特貶而稱人以著好武功之而不修文德者戒也然則伐楚之役何以美之其稱遇師召陵責以大義不務交兵而强楚自服乎譏此可以見聖人彊本治內柔服遠人之意矣○注山戎至錄之○國語齊語遂北伐山戎韋注山戎今之鮮卑以其病燕故伐之又云刜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注二國山戎之與也刜擊也斬伐也令支今爲縣屬遼西孤竹之城存焉上十年傳云州不若國國不若氏稱山是由國而氏者也

公羊義疏二十五

公羊義疏二十六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莊三十一年盡三十二年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何以書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漱浣也【注】無垢加功曰漱去垢曰浣齊人語也譏者為瀆下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帷士簾所以防泄慢之漸也禮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登高遠望人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者雖樂不為也四方而高曰臺【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閩本漱作潄釋文及注疏同按十行本監本毛本作潄誤通義云十年宋師次于郎左傳言自雩門出敗之明即在南門外其地有逮泉臺下臨水泉臺所由名也故十六年傳云泉臺者何郎臺也未成為郎臺既成為泉臺〇注無垢至語也〇禮記內則注手洗為漱足為浣說文水部澣濯衣垢也或作浣〇漱濯也段注云漱亦段為澣之公羊注無垢加功曰漱去垢曰浣解云無垢加功謂但用手斗漱去垢蓋用足物故內則云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鄭云手曰漱足曰澣是也若然則漱與澣別而許不別者許渾言何析言也詩周南釁云汙頰也類濯之用功深澣謂濯之耳是則澣對汙害又分淺深矣實則何之去垢即毛詩之汙何之無垢加功又似毛詩之澣矣箸疏云既無垢而加功者蓋亦少有但無務垢故謂之無非全無也又取其斗漱耳浣者舊說云用足曰浣是也〇注禮天至衛也〇舊疏云禮說文也禮記郊特牲云臺門而旅樹注旅道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曾氏樹塞門塞猶蔽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後漢書注引白虎通云屏所以自障也示不慢臣下之敬也天子德大故外屏諸侯德小所照見近故內屏意林引風俗通亦云天子外屏令臣下無禮亦卿不極敬之意郊特牲疏引禮緯文作大夫以簾士以帷下云兩本及定本皆然或云大夫以帷士以簾者譌也按廣韻引風俗通云卿大夫以帷士以簾與此所引禮說正合釋名釋牀帳云帷圍也以自障圍也簾簾也自障蔽為簾恥也則帷簾之制大同漢書梁平王襄傳谷永上疏曰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闈中尊之言後漢書齊武王縯傳帝曰朕聞人君正屏有所不聽淮南主術訓天子外屏所以自障故取理者適而所在者適所治者大則所守者少禮記曲禮云帷薄之外不趨疏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衛大夫以簾士以帷外屏門外為之內屏門內為之邦君樹塞門是也臣來朝君至屏而加肅敬今言帷簿謂大夫士也按薄亦簾屬左僖傳二十三年薄而觀之是也說文竹為簾當簾也通俗文戶簾曰簾擊鄭戶閒也甘氏星經云闕丘二星在南河南注闕丘闕外象魏也天子謂之闕諸侯謂之兩觀天子外屏罘罳在宮門外諸侯內屏罘罳在宮門內所以別尊卑也〇注禮天至四時〇舊疏云皆禮說文文王受命之後乃築靈臺亦是天子曰靈臺之義正以候天地故以靈言之諸侯候四時故謂之時臺白虎通辟雍云天子所以有靈臺者何所以為天人之心察陰陽之會揆星辰之正驗為萬物獲福無方之元時云變始靈臺御覽引禮統云所以制靈臺何以等天靈民情災害祲防未然也明王者當順承天地象節陰陽也詩大雅靈臺說云天子有靈臺所以觀祲象天妖祥也候疏引異義公羊觀天子三臺諸侯二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以觀鳥獸魚鱉諸侯當有時臺囿臺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者吉行五十里則行藝反也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臺之靈沼謂之辟雍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毛詩說靈臺足以監視靈者精也神之精明稱靈故稱臺曰靈臺謂囿曰靈囿謂沼曰靈沼韓詩說辟雍者天子之學員如璧雍之以水示圓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雍者取其雍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射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載處蓋以茅葦取其潔清也韓業公羊傳左氏說皆無明文說各無以正之鄭曰元之聞也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天子將出征受命于祖受成于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然則太學即辟雍也詩頌泮水云既作泮宮淮夷攸伏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此復與辟雍同義之證也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雍其如是也則辟雍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囿也沼也同言靈於臺下為囿為沼可知按左傳僖五年云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疏引服虔云人君入太廟視朔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之中是則與公羊同皆以諸侯無靈臺也若然乾鑿度云伐崇作靈臺然則作靈臺時仍為諸侯後周公制禮多因文王物建即定為一代天子之禮如造舟梁門之類矣故御覽引禮統云夏所以為清臺何明明相承太平相續故為清臺殷為神臺周為靈臺何賈者據天而王天稱神文者據地而王地稱靈明夏殷無靈臺之稱矣傳十五年左傳乃合諸靈臺杜注以為周靈臺故址其即伐崇後所作與又按漢書地理志濟陰成陽有堯冢靈臺水經注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緱曰靈臺彼為陵臺之名自取神靈義言之與此別也〇注登高至為也〇孟子梁惠王篇無非事者趙注言天子諸侯出必因王事有所補助於民無非事而空行者也彼為孟子述晏子語對齊宣王時言王遊豫宮謂孟子曰實者亦有此樂明以登高望遠為樂故孟子引以箴之也〇注四方而高曰臺〇詩大雅靈臺篇經始靈臺毛傳四方而高曰臺

夏四月薛伯卒【注】卒者薛與滕俱朝隱公桓弒隱而立滕朝桓公薛獨不朝知去就也【疏】注卒者至就也〇舊疏云所傳聞之世小國卒例不合書而今書之故解之聞薛與滕俱朝隱公者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是也滕朝桓公桓二年書滕子來朝是也通義云即隱之篇所稱薛侯者滕伯其本爵也所傳聞之世未卒小國而卒之則加錄已明故不復褒也克卒名而不日宿男日而不名於滕薛不日又不名者來親隱終恩殺接隱元年注云不言先者亦為所褒者德明當積漸深知聖德均然之後乃往不可遺次昭於不義故薛知去惡就善得加錄也桓弒隱文作桓殺音申試反

築臺于薛【疏】杜范並云薛魯地大事表云今兗州府滕縣東南有薛城方輿紀要云薛滕城在東平州陽穀縣西南史記田齊世家威王七年衛伐我取薛陵又威王踰阿大夫衛取薛陵子不知臺其地與阿近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以下文築臺于秦例

之非公僂以時略必非諱縣之諱城也

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注】禮諸侯之觀不過郊【疏】〇注禮諸至過郊〇通義云五經異義公羊說天子有三臺靈臺以觀天文時臺以觀四時施化囿臺以觀鳥獸魚鼈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但有時臺囿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吉行五十里朝行暮返也此注諸侯之觀不過郊所本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注】戰所獲物曰捷【疏】說文手部作齊人按三傳俱無說恐許書誤〇注戰所至曰捷〇穀梁傳軍得曰捷又傳二十一年彼傳云捷軍得也杜云捷獲也按捷有勝義戰勝所得故亦曰捷

齊大國也曷爲親來獻戎捷【注】据齊未嘗朝魯威我也【注】以威恐怖魯也如上辭知爲威魯書之【疏】國語吳語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以威加人卽恐怖義〇注以威恐怖魯也〇說苑權謀篇齊桓公將伐山戎使人請助於魯魯君進羣臣而謀皆曰師行數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于魯管仲曰不可此威我之所由來與且山戎在北齊又在魯北無緣行至魯境盡爲威魯故還道過我與〇注如上至書之卽上齊大國也曷爲親來獻捷故知爲威我書〇其威我奈何旗獲而過我也【注】旗軍幟名各有色與金鼓俱舉使士卒望而爲陳者旗獲建旗縣所獲得以過魯也不書威魯者恥不能爲齊所忌難見輕侮也言獻捷繫戎者春秋王魯因見王義古者方伯征伐不道諸侯交格而戰者誅絕其國獻捷於王者楚獻捷時此月者刺齊桓憍慢恃盈非所以就霸功也【疏】注旗軍至有色〇禮含文嘉云牙旗者將軍所建也旗有九名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旃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贊命出軍訣曰有所攻伐作五采牙幢青牙旗引住東方赤牙旗引住南方白牙旗引住西黑牙旗引住北黃牙旗引住中墨子旗幟篇守城之法木爲蒼旗火爲赤旗薪樵爲黃旗石爲白旗水爲黑旗是各有色也軍幟釋文云本又作幟校勘記云旐書作軍幟本又作幟同毛詩禮記周禮注旗幟字皆作識按詩小雅六月云織文鳥章箋云織徽織也將帥以下衣皆著焉周禮疏引作識文鳥章鄭彼注並作徽識左傳昭二十一年云揚徽者公徒也杜云徽幟也蓋本字作識所以題別衆臣也或作識漢書食貨志治幟紅十文餘加旗其於其上或作幟史記淮陰侯拔趙幟樹漢赤幟是也按徽識之用有三一爲在朝所用禮覲禮公侯伯子男各就其旂而立帝命之徽云天子之旗九仞十二旒曳地諸侯七仞九旒齊軫卿大夫五仞七旒齊較士三仞五旒齊首而徽識之制無明文鄭注大司馬云在國以表朝位在軍又象其制爲之是在朝負在軍同所異者在朝不盡雲氣耳畫于旗幟云事尉各爲幟竿長二丈五帛長丈五半幅此其制與事尉大夫之幟不知天子諸侯之異同也其廣一用之於要禮禮記檀弓銘明旌也以死者不可別己故以其旗幟之其一用之於軍禮軍禮之幟有二一則負之於肩文選西京賦戎士介而揣揮薛注揮爲肩上絳幟如燕尾揮徽衙也國策齊策章子乃變其徽章是也一則被之於衣周禮大司馬職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注被之以備死事墨子旗幟云吏卒男女皆辨異衣章城上吏卒置之背卒於頭上城下吏卒置之肩左軍於左肩右軍於右肩中軍置之胸皆是也此注云軍幟蓋兼之矣禮記大傳殊徽號注云旌旗之細又周禮司常各有屬注云屬謂徽識也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書其象又注皆畫其象焉百官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云事名號者徽識所以題別衆臣樹之於位朝各就焉或謂之事或謂之名或謂之號異外內也三者旌旗之細也士喪禮云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徽識之書則云某某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今大閱禮象而爲之兵凶事若有死事者亦當以相別也然則徽幟蓋皆長三尺以同著於衣不宜差降書名於末廣三寸如明旌然司常所載在朝之幟大司馬所載軍中之幟也〇注與金至陳者〇管子兵法篇一曰鼓鼓所以任也所以起也所以進也二曰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此之謂三官九章一曰舉日章則晝行二曰舉月章則夜行三曰舉龍章則行水四曰舉虎章則行林五曰舉鳥章則行澤六曰舉蛇章則行澤七曰舉鵲章則行陸八曰舉狼章則行山九曰舉鱗章則載而食是與金鼓俱舉士卒盡而爲陳者也禮記曲禮云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又云前有水則載靑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擊獸則載貔貅注載謂舉於旌首以徽衆是皆爲士卒從故云進退有度左右有局也何以幟說旗統旗幟言之非專謂幟也下云建旗縣所獲得以過魯可鑑〇注旗獲至魯也〇穀梁傳曰戎菽也彼疏引一解云齊侯此時克山戎幷得胡且來故傳云戎菽謂克戎之菽齊侯此時幷得戎菽接管子戒篇云出冬蔥與戎菽布之天下似戎菽亦伐戎所得與說苑權謀又云管仲曰不可諸侯未有今又伐遠而還誅近鄰鄰國不親非伯主之道君之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蓋亦獻捷之一也然則齊侯此獻亦以威魯亦所以修好與魯氏機平義云閔二年左傳佩衷之旗也杜注旗表也然則旗獲而過我謂表陳其所獲之物而過我也素問四氣調神大論篇王注曰表謂表陳其狀也是其義也蓋旌旗之屬本所以表示行列國語晉語車無退表韋注表旌旗也故旌與旗並有表義僖二十四年左傳旌善人哀十六年傳猶將旌君以徇於國杜注並云旌表也旗之爲表猶旌之爲表也若旗獲而過我爲縣所獲於旗豈旌君以徇於國亦將縣之於旌乎又旌旗謂之章晉語變弗舉章弗能務也注章旌旗也而章亦有表義詩抑篇維民之章毛傳章表也學者習知旌表章表而鮮知旗之爲表故於此傳旗獲之文失其解矣按如書解義自得通〇注不書至侮也〇解經書獻義言獻則非成所以深諱見輕侮也〇注言獻至王者〇左傳云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周禮玉府云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注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通行曰饋春秋曰齊侯來獻戎捷尊魯也是獻爲尊辭諸侯有四夷之功獻捷于王今託王于魯故爲齊侯獻捷文也通義云實威我而言來獻戎捷尊內文也晉疏云注言獻捷繫戎見王義正決僖二十一年冬楚人使宜申來獻捷無所繫矣又云格猶距也謂與交戰而距王今人謂不順之處爲格化之類意謂方伯率王命征伐不道諸侯有不順者誅絕之大司馬職所謂以九伐之灋正邦國注諸侯有違王命則出兵以任伐之所以正之者是也〇注楚獻捷時〇僖二十一年冬楚

人使宣申來獻捷是其事也○注此月至功也○校勘記云宋本同閩監毛本誤驕慢恃盈接解云持盈者謂自持盈滿之道閩監毛本疏亦誤恃矣十行本修改者據亦作驕歸誠閩下云及伐山戎服旅陳獲以歸獻俟

秋築臺于秦【疏】杜云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大事表云在今曹州府范縣南三里范水經注河水又東北逕范縣之秦亭西春秋書築臺于秦是也續漢郡國志東郡范縣有秦亭鄆莊三十一年築臺于秦地道記在縣西北是也一統志古秦亭在曹州府范縣南二里按諸家皆宗左氏杜說公羊以爲臨國則爲國內衢市地名非都邑矣

何以書譏何譏爾臨國也【注】言國者社稷宗廟朝廷皆爲國明當不當臨也臨社稷宗廟則不敬臨朝廷則泄慢也【疏】繁露王道云築臺譏臨遊不恤下也又云魯莊公好宮室一年三起臺夫人內淫兩弟弟兄子父相殺國絕莫繼爲齊所存夫人淫之過也妃匹貴妾可不慎耶此皆內自強從心之敗已見自強之衛有正諫而不用卒皆取亡又云觀乎魯莊之起臺肆驕奢淫佚之失國語楚語云伍舉曰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于大卒之居臺度于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爲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于是乎爲之城守之木于是乎用之官寮之暇于是乎臨之四時之隙于是乎成之並築三臺故與此違故書以示譏○注言國至在也○周禮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位右社稷左宗廟宗廟社稷皆在雉門內與朝廷近故皆爲國宗社祭祀所在朝廷致治所出故皆不當臨

冬不雨

何以書記異也【注】京房易傳曰旱異者旱久而不害物也斯祿去公室福由下作故陽雖不施而陰道獨行以成萬物也先是比築三臺慶牙專政之應【疏】注京房至物也○漢書藝文志易云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氏六十五篇京氏段嘉十二篇又京房傳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此所引當災異六十五篇中語也又五行志云庶徵之恆陽劉向以爲春秋大旱也其夏旱雩祀謂之大雩不傷二穀謂之不雨京房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荒旱也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因而除師出過時茲謂廣其旱不生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天赤三月時有雹殺飛禽上緣求妃茲謂僭其旱三月大溫亡雲居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數有火災庶位踰節茲謂僭其旱澤物枯爲火所傷○按傳三年左傳曰不書旱不爲災書不害物也○注斯祿至物也○論語季氏篇祿之去公室五世矣集解引鄭曰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爲五世矣然則祿去公室宣公而後此注云然者魯莊溺於淫泆夫人不制二叔專政權由下出是亦祿去公室也傳文之世君道小擾宜成而後乃專由季氏矣五行志又云故不雨而生者陰不出氣而私自行以象施不由上出臣下作福而私自成一曰不雨近常陰之罰君驕也○注先是至之應○比築三臺上于郎于薛于秦是也慶牙專政歸上二十七年傳云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下三十二年傳云季子至而授之以國然則上言二子脅公季子不得與于政下始言授季子國政明是時慶牙專政矣五行志又云嚴公三十一年冬不雨是歲一年而三築臺奢侈不恤民是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疏】舊疏云二傳作小字與左氏異按今左氏亦作小字据疏蓋二傳作城小穀左傳作城穀也杜云小穀齊邑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范云小穀魯邑大事表云孫氏復謂此宜從穀梁注爲魯邑曲阜縣西北有小穀城左傳杜注穀爲齊邑管仲城之非也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又北過穀城縣西濟水側岸有尹卯壘南去魚山四十餘里是穀城縣界故春秋之小穀城也齊桓公以魯莊三十二年城之邑管仲也按此猶秦渉杜氏之說若果齊城之則非春秋所得書矣顧氏炎武左傳杜解補正云春秋有言穀不言小者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傳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文十七年及齊侯盟于穀成五年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四書穀一書小穀別於穀也春秋四書之穀及管仲所封在濟北穀城而此之小穀自爲魯邑又云史記高帝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者卽此也按一統志今泰安府東阿縣治左傳校勘記云日知錄据范甯穀梁注以小穀爲魯邑而譏左氏之謬孫志祖云春秋之言穀者除莊武所引外傳有宣十四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襄十九年晉士匄侵齊至穀又成十七年傳齊國佐殺慶克以穀叛則齊地名穀不名小穀灼然矣小穀應屬魯邑左氏不應繆誤若此後讀公羊疏云二傳作小穀與左氏異始悟左氏經本作城穀此與申無宇所言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恰正合故杜以爲齊邑又引濟北穀城縣有管仲井以實之今經傳及注皆作小穀乃後人據二傳文而謬加之左氏也惜杜氏手定本已亡無從校正按城外邑之見經者唯襄二年遂城虎牢上下俱有起文此若齊邑不應無傳上下俱無與齊相渉事齊桓城穀置管仲不過列國爵賞之常夫子何必書之經著謂魯城之時魯離未見管仲存魯之功未見魯莊無錄爲之城故左氏說不若二傳爲得其實若以左氏傳說左氏經自宜作城穀爲是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疏】杜云梁丘在高平昌邑縣西南穀梁傳梁丘在曹郲之閒去齊八百里大事表云今曹州府城武縣東北三十里有梁丘城蓋齊宋接壤處又云張氏曰齊不以伯主自居以梁丘近宋而先之也今山東曹州府城武縣東北三十里有梁丘山東有梁丘城與兗州府金鄉縣接界水經注濟水篇又東北逕梁山城西地理志曰昌邑縣有梁丘鄉春秋宋人齊人會于梁丘者也漢書地理志山陽郡昌邑下云有梁丘鄉春秋傳曰齊宋會于梁丘一統志梁丘城在曹州府城武縣東北二十五里與金鄉接界舊疏云隱八年注云宋公序上者時衛侯要宋公使不虞者爲主明當戒慎之然則宋公序上亦爲齊侯所要故也通義云宋序上者遇禮近者爲主遠者爲賓故使宋主之也義並通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疏】包氏愼言云經秋七月有癸巳曆爲八月之六日

何以不稱弟【注】据公弟叔肸卒【疏】注据公至肸卒○校勘記云閩監毛本肸作肹非釋文作肸宣十七年書公弟叔肸卒是也解詁箋云牙爲公弟經無明文未可執聞桓莊之世大夫皆不卒因非實君假以見所傳聞世恩殺文也傳書云其稱公子牙卒何殺也解詁當云据公子慶父不卒於義爲合校勘說非是經所不見者多矣不得以經無明文傳文則

不得執以相閒春秋據百二十國寶書而作作傳者自必猶見魯史記知牙以爲莊公弟故上二十七年傳云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
友皆莊公之母弟也此即據不稱弟以問也傳中所戴季友誅牙事與史記左傳合固非傳家臆度可知公弟叔牙以賢而書弟叔
牙以罪而去弟各不相妨不必定據殺父爲雖且慶父亦弟又出奔而死亦不得據以雖殺也殺則曷爲不言
刺【注】據公子買有罪殺之言刺不言卒【疏】校勘記云鄂本下有之此脫唐石經之字刑滅
以字數計之本有下疏引傳云曷爲不言刺之〇注據公至言卒〇卽傳二十八年公子買戍衞不卒戍刺之傳云不卒戍者何不
卒戍者內諱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則其言戍衞何遂公意也是其有罪殺之言刺者也十六年乙酉刺公子偃不据者正以
無罪大夫書偃無罪故也曰爲季子諱殺也曷爲爲季子諱殺【注】據叔孫得臣
卒不日者惡不發揚公子遂弑也【疏】注據叔至弑也〇卽宣五年九月叔孫得臣卒是也彼注
云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弑君爲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也是也注意得臣不發遂惡故卒去日以起其當誅今季子發揚牙惡誅
之得正宜不必諱也故以辟季子之遏惡也【注】遏止【疏】注遏止〇爾雅釋詁函止也往云以逆相止爲
遏書湯誓云夏王率遏衆力馬注遏止也通義云遏惡者未作而□之之謂不以爲國獄【注】不就獄致
其刑故言卒【疏】注不就至言卒〇十行本作致獄鄂倒依鄂本正毛本亦誤通義云季子之心不欲彰其事使國存
爲罪案也按禮記王制云刑人于市與衆棄之又文王世子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此皆爲國獄今牙不然故知季子不爲也
緣季子之心而爲之諱【注】季子遏在親親疑於非正故爲之諱所
以別嫌明疑【疏】注季子至非正〇舊疏云季子仁者不忍用刑其兄是失事君之道然則季子之過在於其親者
故曰過在親親春秋以掩過牙之惡與周公行誅於兄異是以疑其非正禮耳按左傳隱四年云大義滅親季子顯滅其親故疑其
非正耳管蔡監殷本公所使作亂在外不得不興東征之師舉罪致討詩豳風鴟鴞傳所云寧亡二子不可使毀周室叔牙始以內
亂禮助慶父尊嫡罪在隱微孔子不直誅之恩義兼盡故春秋賢而謀之諱所以如其意也〇注故爲至明疑〇舊疏云故爲之諱
刺文所以別嫌者謂諱刺別於親親失臣道之嫌明疑者明於掩惡非正禮之疑耳按傳義宜謂推季子親親之心不忍顯揚其罪
之故諱之諱刺言卒若不以罪見殺然季子之遏惡奈何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
【疏】召之於陳【注】召之於陳〇上二十七年傳云因不忍見也故於是復請至於陳而葬原仲也是時季子在陳也
繁露精華云以莊公不知季子實耶安知病將死召而授以國政是也是莊公將死始召之於陳也季子至而授之
以國政【注】至不書者內大夫出奔歸不兩書【疏】注至不至兩書〇舊疏云謂通例如
此宣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書其乃復者傳云何言乎有疾乃復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使注云何言書
反況于疾乎宣十八年秋公孫歸父如晉冬歸父還自晉書其遇者使傳云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于晉還自晉至檉聞君
喪家遣墠帷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注主書者善其不以家見逐聞薨成踊哭君赴臣子之道起時莫能然也昭十四年隱如至自
晉昭二十四年叔孫舍至自晉皆書至者正由被執而得歸是以董而書至猶非正歸當書之例也閔二年秋季子來歸書者初出
亦不書不得離此也按季子如陳離通乎私行書法與尋常出聘同不書至仍不兩書之義也曰寡人卽不起此
病【疏】卽猶若也漢書西南夷傳注卽猶若也是也言若不起此病也傳三十二年爾卽死十七年傳我卽死皆宜作若解吾
將焉致乎魯國【注】致與也【疏】注致與也〇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致到也又與也言國將誰與也季
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疏】經傳釋詞云焉猶乎也詩秋杜胡不比爲儀禮喪服云野人何算焉禮記檀弓
云子何觀焉隱元年左傳君何患焉國語先王豈有賴焉公羊傳君何憂焉皆是也般魯世家作斑公曰庸得若是
乎【注】庸猶傭傭無節目之辭【疏】注庸猶至之辭〇說文庸用也古庸與傭通詩小雅昊天不傭傳文
引韓詩作庸是也傭無節目之辭蓋當時語如此按庸亦語辭莊十四年左傳庸非貳乎傳十五年云晉其庸可冀乎宣十二年傳
可幾乎襄十四年庸知愈乎昭十年庸愈乎十二年其庸可棄乎晉語吾庸知天之不授晉且以勸荊乎魯語云庸何傷皆與此庸
得若是語氣相似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注】父死子繼曰生
兄死弟繼曰及言隱公生桓公及今君生慶父亦當及是魯國之
常也【疏】校勘記云魯一生一及唐石經諸本同盧文弨曰魯世家作一繼一及集解引何休云父死子繼兄死弟及疑此傳
本作一世一及按生謂己所生子也及謂兄弟相繼者傳文不通誤魯世家莊公病問於弟叔牙叔牙曰一繼一及魯之常也
義云世家自魯公以下考公生煬公及魯公生魏公及厲公生獻公及真公生武公及故事則然而季子必不欲立慶父者爲其淫
亂國〇注父死子繼曰生〇生猶世也國語周語昔我先世后稷史記注引唐固云父子相繼曰世又晉語世及武王注父子曰世
列子言子又生孫孫又生子故父子相生爲一世〇注兄死弟繼曰及〇荀子儒效篇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揚注及繼也謂周公
以弟繼兄攝政故曰及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子繼弟及注弟代兄位謂之及也〇注言隱至常也〇世家云魯之常也注本此
爲悅慶父也存【注】時莊公以爲牙欲立慶父【疏】左傳云公疾問後于叔牙對曰慶父材問
于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世家云叔牙曰慶父在可以嗣君何憂爲此傳敘公告季友述叔牙語故爲公以
牙欲立慶父也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爲亂乎夫何敢【注】再言夫何敢者反
覆思惟且欲以安病人也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
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疏】注再言至人也
〇舊疏云謂反覆思惟動覆之閒故再言夫何敢使病者意安耳〇注孔子至思義〇論語季氏篇文舊疏云引之者欲言季子反
覆思惟合於君子之道俄而牙弑械成【注】是時牙實欲自弑君兵械已成但
事未行爾有攻守之器曰械【疏】校勘記云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弑作殺云中志反注及下弑同
按今本注作弑君下作弑皆使人所改隱本則皆作殺也〇注是時至行爾〇通義云此弑械蓋卽謀弑子般者牙弑不成慶父

成之○注有攻至曰械○公羊問答云閒大傳鄭注械禮樂之器及兵甲也莊三十二年注有攻守之器曰械未聞何從曰三蓍云械器之總名荀子使王者之制也觀形勢而制械用辨遠邇而等貢獻豈必齊哉故魯人以榶衛人用柯齊人用一革土地形勢不同者械用備飾不可不異也亦有專指攻守之器者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之械將以攻宋呂氏春秋曰蚩尤作兵也利其械淮南子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槽矛無擊脩戟無刺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幨以守連弩以射銷車以鬬周禮天官冢宰之職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器械之數鄭注械猶兵也注與何氏又未嘗不合蓋文生義也按說文木部械桎梏也一曰器之總名孟子滕文公云以粟易械器者趙注械器之總名蓋械本器總名此云械械故注解為有攻守之器非械為兵甲之事名也故荀子王制言與樂械用禮記王制器械異制注謂作務之用是也

季子和藥而進之【注】藥者酖毒也傳曰酖之是也時季子亦有械故能飲之傳不道者從可知【疏】左傳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注酖者至是也○杜注左傳云酖鳥名其羽有毒以畫酒飲之則死史記注引服虔云鴆鳥一曰運日鳥正義說文云鴆毒鳥也一名運日廣雅云鴆鳥雄曰運日雌曰陰諧廣志云鴆鳥形似鷹大如鴞毛黑喙長七八寸赤喙如金食蛇及橡實常居高山巔晉諸公讚云鴆食蛇以羽翮擽酒水中飲之則殺人晉制鴆不得渡江有法石崇為南中郎得鴆鳥與王愷養之大如鵝喙長尺餘純食蛇虺司隸傅祗於愷家得此鳥奏之宣示百官燒於都街是說鴆為之狀也以其因酒毒人故字或作酖酖文酖本又作鴆淮南繆稱曰日知晏注曰鴆為也寔作瑞亦作耍吳都賦劉逵注鴆為一名要曰是也○注時季至可知○魯世家云季友以莊公命命牙待于鍼巫氏使鍼季劫飲叔牙以鴆明亦有械故得劫也

曰公子【注】通親云斥呼公子外之之稱

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為天下戮笑必有後乎魯國【注】時世大夫誅不宜揚于當世如故【疏】校勘記云笑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笑改笑疏及下同左傳云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世家云飲此則有後奉祀是也○注時世大夫○舊疏云欲道古禮大夫不世矣

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為天下戮笑必無後乎魯國【疏】左傳云不然死且無後魯世家亦云不然死且無後蓋以罪顯戮必宣揚故為衆所戮笑戮猶辱也禮記大學云辟則為天下僇矣此之謂也

於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傫氏至乎王堤而死【疏】舊疏云無傫氏或是大夫家或是地名言飲酖毒之藥子無傫氏矣舊云飲之無傫氏者言飲此毒不暴其子孫謂當立其氏族也者非也按釋文無本又作巫其鄭左傳之鍼巫氏與通義云巫傫氏昔巫官名傫者之家也左傳曰鍼巫氏蓋傫之氏左傳又云飲之歸及逵泉而卒未知鄭王堤舌也舊疏云王堤蓋地名

公子牙今將爾【注】今將欲殺【疏】注今將欲殺○殺當作弒釋文本弒參作殺此或沿陸本也下傳文辭曷為與親弒者同可證

辭曷為與親弒者同【注】辭傳序經辭親弒親也【疏】注辭傳序經辭○此解傳自序辭意謂經書公子牙卒無誅殺文傳云殺則曷為不言刺之為季子殺又云是將為亂乎是與親弒者同意見誅之辭同○注親弒親也○禮記祭統云其親也鄭注親謂身親又文王世子云世子親齊玄而養注親育也

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注】親謂父母【疏】釋文無將如字襄子匪反非也史記淮南王安傳膠西王議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僻詐偽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背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著又叔孫通傳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誅反罪死無赦王莽傳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親於書參外傳記易之卜將春秋無將子謀父臣殺主天地所不容救經傳驛綱云而猶則也言將則誅將易業辭傳見義而作言見親則作也傳十五年左傳何為而可言何為則可也襄十八年左傳若可君而讎之言君則讎之也○注親謂父母○禮記奔喪云始聞親喪注親父母也聞喪親始死注親父母也親過數慎云不可再見者親也皆為父母也

然則善之與曰

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注】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襄二十六年宋公殺其世子痤是殺世子直稱君者也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襄三十年天王殺其弟佞夫是殺母弟直稱君者皆所以甚之也僖五年注甚之者甚惡殺親親也

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注】以臣事君之義也唯人君然後得申親親之恩【疏】注以臣至義也○白虎通誅伐篇誅不避親戚何所以尊君卑臣強幹弱枝明善善惡惡之義也春秋傳曰季子殺其母兄何善爾誅不避母兄君臣之義也尚書曰肆朕誕以爾東征誅弟也漢書董賢傳云君親無將將而誅之是以季友鴆叔牙春秋賢之遣屠不討賊誼之誅後漢書賄傳云季友歔欷而行叔牙之誅何則親重人輕事不獲已故也亦謂君臣義重也笑儀傳是以周公誅弟季子鴆兄經傳大之義統傳春秋之誅不避親戚所以防患救亂坐安衆庶豈無仁愛之恩貴絕殘賊之路也毛氏者款春秋毛氏傳云徐仲山日記每以季友叔牙為遏急胡氏檀須之子舍有此事輔公半解日日君親無將將而誅壽其義逵定且公羊復有僕請牙弒誅成將則或牙有弒之形而友始殺之左傳嗜之也蓋危疑之際不嫌禍決友既以宋鄭與閒國攻而二公子之亂又事遠害闇嫌非叛起制之則辭有不要延成飾者故先誅叔牙以蘭其羽而後慶父屬亂可反掌定之此讎季友事決然亦見季之能禁於殺亂故叔牙之誅先已禁亂故子般可不言弒閔公之義既已討賊則慶父之罪弁可不言卒此皆夫子書法一律國惡而一即為季子諱使之無所歸於兄弟情肉之閒所謂隱而斷剋而能全以其決也○注唯人至之恩○舊疏云欲道殺世子母弟所以直稱君甚之之義言得申親親之恩而不申之故甚其惡耳按何氏此注可息千古疑獄君臣之義父子之恩閒不相妨故公族有死罪王三宥之有司舉大辟亦即人君可以申親親而人臣不嚴法義也周公誅管蔡而大赫天下皆周公辭無成王語亦即此義

然則曷為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注】明當以親親原而與之於治亂當賞疑從重於平世當罰疑從輕莊不卒大夫而卒牙者本以當國將弒君書日者錄季子遏惡也行誅親親雖酖之猶有恩也【疏】言行誅乎兄不顯其罪使若死於疾然故曰隱而逃之謂隱匿之使逃其罪所以明親親也○注明當至與之○舊疏云季子春秋之謂親其親而原季子之心而與之故善之耳○通義云季子大義滅親變

之正也春秋既善之矣而又深之順其諱文明乎季子隱之緩之不得已而後出於殺者之後若倫罔之徒苟辭情肉以自利者乃不得假季子爲口實也其過惡也破斧之志乎其親親也常據之志乎於乎不忍其罪於慶父不探其情有愛兄之心如季子爲難殺兄可也不然是亂而已矣曰鄭伯克段于鄢則其忍於殺弟見兄公子牙卒曰公子慶父如齊則季子不忍殺其兄見故春秋之立言也蓋子所謂能繁心于微而致之著者也○注於治至從輕○舊疏云春秋撥亂之書是以原其親親而實季氏卽實疑從重也當所傳聞之世天下未平是以升平疑微不得不誅故云於平世乃所以同從輕矣按所見之世著治太平至於纖二名可謂從重之前文故乾乎世從輕也傷古文大爲諱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注堅不至弑君○莊三年傳溺者何晉大夫之未命者也彼註云所伐大夫不卒者莊公讓於臣子之惡故不卒大夫是莊不卒大夫與姪同也今牙以當國將弑君且非實卒故書之○注書日至惡也○舊疏云所傳聞之世大夫卒有罪無罪皆不日以略之因示其惡讒卽隱元年冬十二月公子益師卒隱八年冬十二月無駭卒之屬是也今而書日故解之言錄季子過惡之故是以鮮錄之穀梁注引何休廢疾曰傳例大夫不日卒惡也牙與慶父共淫哀姜謀殺子般而日卒何也鄭君釋之曰牙莊公母弟不言弟其惡已見不待去日矣劉氏逢祿廢疾申何云牙之爲母弟經無起文穀梁不傳張三世諸例所謂穀梁之失亂也通義云所傳聞世內大夫卒不日已去弟起其刺故從刺例日也凡內刺大夫有罪者日無罪者不日非何氏義范甯云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蓋以禮諸侯絕期而臣諸父昆弟稱昆弟則是申其私親也宣十七年公弟叔肸卒傳曰其稱公弟叔肸賢之也然則不稱弟自其常例耳鄭君之說某所未詳是亦不以鄭君說爲然禮記郊特牲曰大夫强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注云三桓魯桓公之子莊公之弟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慶父與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友以君命鴆牙後慶父弑二君又死亦言季友辟君命殺之以過惡爲義也獻之猶有恩謂隱而逃之也左傳云立叔孫氏注云不以罪誅故得後世繼其祿亦卽有恩之事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有癸亥曆爲九月之六日十月有乙未月之九日十月有乙未則八月不得有癸亥矣左氏乙作己曆十月無己未左氏誤按癸亥九月之五日乙未十月之八日

路寢者何正寢也【注】公之正居也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父居高寢子居路寢孫從王父母妻從夫寢夫人居小寢在寢地者加錄內也夫人不地者外夫人不卒內書葬已錄之矣故出乃地【疏】注公之正居也○穀梁傳路寢者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按此路寢非齊及疾不居本人君聽政之處禮記玉藻所謂退適路寢聽政是也玉藻又云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此外寢卽正寢又祭統云君致齊于外夫人致齊于內疏外寢謂君之路寢內寢謂夫人正寢是也大夫士則於適室故士喪禮死于適室注適室寢之室也疾者齊故於正寢焉既夕記士處適寢注將有疾乃寢於適室又云有疾疾者齊注云正性情也適寢者不齊不居其室士喪禮疏云按喪大記云君夫人卒于路寢大夫世婦卒于適寢內子未命則死于下室遷尸于寢士之妻皆死于寢鄭注云言死者必於正處也若非正寢則失其所是以僖公薨于小寢左氏傳云卽安也是譏不得其正其平居則在燕寢燕寢亦曰小寢周禮宮人注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以治事小寢以燕息焉○注天子至小寢○周禮宮人職掌王之六寢之脩注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春秋書魯莊公薨于路寢僖公薨于小寢是則人君非一寢明矣疏天子六寢則諸侯當三寢按正寢一天子諸侯不殊唯燕寢有多少耳諸侯燕寢二僖二十年西宮災蓋夫人兼寢之西宮也此云天子諸侯皆有三寢者謂天子諸侯各有三等寢非謂天子亦止三寢也禮記昏義云古者天子后立六宮注天子六寢而六宮在後疏云六宮在後者后之六宮在王之六寢之後亦大寢一小寢五曲禮疏按周禮王有六寢一是正寢餘五寢在後通名燕寢其一在東北王春居之一在西北王冬居之一在西南王秋居之一在東南王夏居之一在中央六月居之蓋據月令天子所居每月各異其方而言書有所傳喪大記注君謂之路寢大夫則謂之適寢士或謂之適室內子卿之妻也下室其燕處也疏諸侯三寢一正者曰路寢二曰小寢卒歸于正故在路寢也夫人亦有三寢一正二小亦卒正者也唯春秋所紀高寢他經不見何氏所據或是禮說春秋說文也但此所云子居路寢卽指今君父居高寢或爲君之父母有故未立者故喪服爲君之父母制服也妻從夫寢者謂進御于君曲禮疏所云凡后妃以下更以次序而上御王於五寢之中也則與諸禮文亦通又按喪大記疏引皇氏云君謂女君而世婦以夫人下寢之上爲適寢熊氏云諸侯夫人大夫妻及士之妻卒皆於夫之正寢解此世婦以君下寢之上爲適寢者夫人卒於君之正寢世婦卒於君之下寢之上者與皇氏異難卒夫寢皆婦人共視之是亦婦人不死于男人之手也按服虔注左傳與皇氏同夫人之卒在於夫人路寢比君路寢爲小寢故僖八年夫人不薨于寢則不殯于廟服虔注云寢謂小寢也皇氏熊氏其說各異未知孰是莊公三十二年公羊傳何注高寢路寢小寢孫從王父之寢按周禮掌王之六寢之修何云天子三寢與周禮違不可同按何氏所據或異代禮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故與周制不必强同亦無庸僞非也如何義則定公之薨高寢僖公之薨小寢及此之薨路寢皆得正其文之薨于臺下襄之薨于楚宮皆爲失處不言譏而失禮自見矣舊疏云父居高寢者蓋以寢中最尊若父子並薨之時父殯于高寢矣其嗣君亦薨乃居於路寢若其孫又薨則從王父母小寢所以不再言母者妻從夫寢故也其夫人若存定居于寢內之三宮矣若非有並喪則三寢之中料薨其一而謂路寢爲公之正居者以其始正之常處也按此義論生時所居之禮舊疏專主殯言恐泥○注在寢至內也○舊疏云正決外諸侯之卒不地故也其宣十年晉侯黑臀卒于扈書地者書又自解也○注外夫至之矣○外諸侯之卒不地魯公書地爲加錄外夫人不卒夫人書葬卽加錄故不必更錄地矣鄂本地下有者字據補○注故出乃地○僖元年夫人姜氏薨于夷是也夷爲齊地故出乃地也

冬十月乙未子般卒【疏】左傳乙未作己未趙氏坦異文箋云譜按釋例春秋長曆莊公三十二年十月戊午朔大又云十月己未二日則十月不得有乙未乙未爲十一月八日公般作乙未字之誤按杜氏長曆不可取以說公羊繁露楚莊王云子般殺而書乙未殺其恩也是公羊作乙未

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注】据子赤不言子赤卒【疏】注据子至赤卒

○文十八年子卒傳云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是也

君存稱世子【注】明當世父位爲君【疏】注明當至爲君○白虎通爵篇父在稱世子何繫於君也又云所以名之爲世子何欲其世世不絕也卿大夫以下稱嫡子喪服大夫之適子是也爲諸侯世大夫不世故也在喪諸侯之子亦稱適子禮記檀弓云君之適長爲是也天子諸侯之子統謂之太子王制云王太子檀弓云太子申生以古世或作太故也其冢子則上下通稱故內則云其非冢子則降階一等注言天子以下至於庶人是其通稱矣若然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彼君薨仍稱世子者彼疏云以其別於庶子又用世子之禮告殯故雖君薨仍稱世子異於春秋之例也舊疏云內外同矣而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不言世子者彼注云不以世子正稱書者明欲以正見無正疾惡桓公是也

君薨稱子某【注】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稱子某明繼父也名者尸柩尚存猶以君前臣名也【疏】注緣民至名也○白虎通又云父殁稱子某何屈於尸柩也曲禮疏云公羊未葬稱子某者莊三十二年子般卒襄三十一年子野卒皆是君薨未葬稱子某也通義云按顧命逆釗惟未殯前稱之周禮之文也經於子般子野旣殯未葬猶稱名當哀也春秋之實也按諸侯卽位未葬稱子某若出會諸侯亦稱子僖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注云宋未葬不稱子某者出會諸侯非尸柩之前故不名則非出會而稱子某爲尸柩尚在明矣故爲君前臣名也若然曲禮云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予小子注避天子之子未除喪之名又曰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注亦辟某君之子未除喪之名與此異者彼疏引熊氏問按春秋君在稱世子君殁稱子某旣葬稱子無言嗣子某者也又大夫之子當何稱發遞答曰此避子某也大夫之子稱未聞孔疏又以稱嗣子某或殷禮也其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者文九年傳文子者嗣君之稱稱子明其嗣父稱某明尸柩尚存猶君前臣名也其施之民臣則但稱子矣

旣葬稱子【注】不名者無所屈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故稱子也【疏】注不名至子也○先君已葬更無所屈故不須名猶不稱公者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故仍稱子也緣終始之義二語亦文九年傳文曲禮疏云旣葬稱子則文公十八年子卒是也通義云六月癸亥葬我君文公冬十月子卒是也白虎通又云旣葬稱子者卽尊之漸也閻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攷云春秋公羊傳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旣葬稱子踰年稱公左氏例則未葬稱子旣葬稱君不待踰年始稱君此二傳之同異也及以孟子證則又有異君存稱世子滕文公爲世子是君薨亦稱世子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是未葬稱子不獨旣葬爲然至於子之身而反之是若孟子所稱子力行之則在旣葬之後但未踰年耳何以踰之滕文公旣定爲三年之喪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則亦無禮聘實人之事可知惟至葬後始以禮聘孟子至滕而問國事總故孟子猶稱之曰子重至踰年改元然後稱稱爲君曰君如使何哉曰君請擇於斯二者然則孟子於滕行踐亦略可觀矣按世子謂然友猶繫承滕文公下猶之曾子問君薨下稱世子也至於子之身謂出於臣下雖在未葬前不得直稱君名故亦止曰子稱名者爲其在尸柩前自稱之詞也又按禮記雜記云君薨號稱子待猶君也鄭注謂未踰年也雖稱子與諸侯朝會待如君矣春秋晉僖公九年夏葵丘之會宋襄公稱子而與諸侯序後館卿用左氏義按通典引異義公羊說諸侯末踰年不出竟在國內稱子以王事出亦稱子非王事而出會同

安父位不稱子鄭伯伐許是也又云春秋不得以家事辭王事諸侯喜衛之臣隱未踰年以王事出稱爵違左氏義以出朝會則稱爵鄭引宋子證未踰年稱子之義則所用者公羊義也

踰年稱公【注】不可曠年無君【疏】注不可曠年無君○文九年傳文白虎通云踰年稱公者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踰年卽位所以繫民臣之心也三年然後受爵者緣孝子之心未忍安吉也禮記坊記云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春秋傳曰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然則踰年稱君者臣子之辭若其自稱於三年內皆稱子故周襄王於文八年崩至九年毛伯來求金頃王不稱使傳曰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矣卽位矣而未稱王也是也曲禮疏云踰年稱君者則僖公十年里克弒其君卓及文公元年公卽位是踰年稱君也若其君自稱猶稱子故公羊傳文九年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按昭十一年楚誠蔡執世子有其時蔡君已死其子仍稱世子者何氏云稱世子者不許楚之誠蔡也猶若君存然故猶稱世子文十四年九月齊商人弒其君舍成會爲君惡商人之弒也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先君未踰年吳稱子者賢季子故緣之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衞先君旣葬而會名者公羊云何以名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氏云直以喪降名無餘罪致貶凡以事之會未踰年皆稱子僖九年會于葵丘宋襄公稱子僖二十八年會于踐土陳共公稱子定四年會于召陵陳懷公稱子皆未踰年會王事而稱子也著未踰年非王事而稱爵者皆譏耳成四年鄭伯伐許是也從上以來皆公羊之義也其左氏之義君薨未葬未行卽位之禮稱子某般子野是也其出會未葬之前稱子故僖九年左傳云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葵丘之會宋襄公稱子踐土之會陳共公稱子是也葬雖未踰年則稱君則晉里克弒其君卓齊商人弒其君舍是也文十八年子惡卒先君葬後稱子者杜預云時史畏襄仲不敢稱君故云子也其王事出會則稱爵成四年鄭伯伐許是也是直以春秋爲史策常書絕無禮衛義例最不可通者文十八年子卒注謂史官畏襄仲不敢稱君夫至孔子作春秋猶畏襄仲不敢書君與

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注】據定姒俱稱卒書葬【疏】注據定至書葬○卽定十五年秋七月書定姒卒下九月書葬定姒是也蓋以哀公卽位未踰年定姒書未稱小君卒葬並書今子般不然故據以難也

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注】則立廟也廟則書葬【注】緣子恩也【疏】注緣子恩也○隱十一年傳葬生者之事也故書葬卽有廟錄子恩也

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注】未踰年之君禮臣下無服故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示一年不二君也稱卒不地者降成君也日者爲臣子恩錄之也殺不去日見隱者降子赤也【疏】通義云明無子本不書葬繼封處父猶不書葬就爲子孫發通例也葬從恩錄無子者恩殺且葬書卒錄不廟則無錄不可得書也有子者書爲之作盜列於五廟繼已嗣統與子不得立立孫者爲也○注未踰至君也○示毛本錄是書疏云喪服不杖期之內有爲君之長子臣下猶服之況爲嗣君而言無服者正以爲長子之時其臣下從君而服之若其爲嗣君則無從服之義是以知其無服矣作君長子之時其臣皆吉故得爲之服期若作未踰年之君臣下皆爲前君服斬衰得更爲之服若爲服期卽是服重服輕若爲斬衰三

年卽逾一年不二君之義故也按疏論極洽通典引異義公羊說云未踰年之君有子則書葬立廟無子則不書葬恩無所錄也左氏說臣之奉君恐心盡恩不得緣君父有子則爲立廟無子則廢也許君按禮云臣不爲君子不爲父君無子而不爲立廟是皆義襄禮罪之大者也駁曰未踰年君者子般子惡是也皆不稱公書卒不謚不成於君也廟者當序於昭穆不成於君則何廟之立凡無廟者爲壇祭之近漢諸幼少之帝尚皆不廟祭而祭於陵云罪之重者此何故不罪爲者十九以下未踰年之君未冠引爲欲以何明也又引異義大鴻臚眭生說諸侯踰年卽位乃奔喪春秋之義未踰年君死不成以人君禮言王者未加其禮故諸侯亦不得供其禮於王者相報也據按禮不得以私廢公以卑廢尊如禮得奔喪今以私喪廢奔天子之喪非也又人臣之義不得計校天子未加禮於我亦執之不加禮也雖生之說非也鄭玄按喪於事父以事君言能爲人子乃能爲人臣也服閒嗣子不爲天子服此則嫌欲速不一於父也喪服四制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此言在父則爲父在君則爲君也春秋莊三十二年子般卒時父未葬也子者繫於父之稱也言卒不言薨未成君也未成君猶繫於父則當從門內之治恩揜義禮者在於所處此何以私廢公以卑廢尊是鄭從公羊義也按如注義臣下無服示一年不二君義起於未踰年爾而傳文分別有子無子殺未踰年君死而有子則爲之如成君乎是不可解故解詁箋云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閔盡弒君臣子一例也禮爲與無後者從祖祔食謂大夫士制也世子主喪而爲皆正禮禮所云臣不爲君子不爲父也不稱公赴於天子命之後而不賜諡未成君也祔於祖廟而以君父之服服之繼統之義也其女子之爲與無後者不得祔也子殺不書葬未成君也豈無子之謂歟是其義矣○注稱卒至君也○書疏云隱公閔公皆是成君而亦不地故隱十一年傳云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使注云不忍言其僅尸之處今子般亦殺死正合不書地而言降成君者欲道好死者亦不書地所以降成君故也其好死者卽襄三十一年子野卒是也按此道春秋通例○注日者至赤也○此亦道春秋書日通例也隱十一年注云公薨主書者爲臣子恩痛之是內與書書襄與卒皆爲臣子恩錄之也子般殺不去日見隱者所傳聞世也文十八年冬十月子卒傳云子卒者孰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注所聞世臣子恩痛王父深厚故不忍言其日與子般異然則此爲所傳聞世恩殺于子赤故忍言日也

公子慶父如齊【注】如齊者奔也是時季子新酖牙慶父雖歸獄鄧扈樂猶不自信於季子故出也不言奔者起季子不探其情不暴其罪【疏】注如齊者奔也○[illegible]傳此奔也其曰如何也諱莫如深深則隱○注是時至出也○舊疏云其歸獄鄧扈樂事見閔元年傳蓋慶父歸罪于鄧扈樂猶司馬昭之殺成濟然季子雖不變究不能自安歸○注不言至其罪○鄭閔二年傳云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又云慶父使獄于殺然後誅鄧扈樂而歸獄焉季子至而不變也注季子知樂鄧不能獄獄而不變正其罪飾是也通權云權其事慶父弒般本欲自立閔人不與權而走之齊但假國事以行故書史言如耳春秋因而不變者誅季子之心而爲之諱也使出奔若不復諱者正其罪也子般歸獄于鄧扈樂季子親親不探其情及其再弒閔公罪益大乃抵爲斯之諱而除諱季子之治慶父先以仁後以義春秋所貴也故季子諱之亦諱之季子罪之亦罪之也

狄伐邢【疏】杜云邢國在廣平襄國縣大事表云僖二十五年衛滅邢後入于晉今爲直隸順德府之邢臺縣後以賜申公巫臣爲邢大夫說文邑部邢周公子所封地近河內懷按漢書地理志趙國襄國故邢國續漢志襄國故城在順德府城西南與河內絕遠河內之邢蓋卽春秋之邢丘與又云按自宣十五年以前凡單者皆赤狄也其别有六曰東山皋落氏曰廧咎如曰潞氏曰甲氏曰留吁曰鐸辰

公羊義疏二十六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閔公【疏】十行本有春秋經傳解詁閔公第四校勘記云唐石經下有附莊公卷四小字今據以分卷按二年注云繫閔公篇于莊公篇下者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傳曰則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當仍附莊公第三末校勘記又云十行本又有閔公二大字下有起元年盡二年六小字閩監毛本脫史記魯世家先是慶父與哀姜私通欲立哀姜娣子開及莊公卒而季友立班十月己未慶父使圉人犖殺魯公子班於黨氏季友奔陳慶父竟立莊公子開是爲湣公釋文閔公名啓方莊公之子母叔姜史記云名開謚法在國遭難曰閔左氏疏引世族譜云名啓方漢景帝諱啓開因是而亂杜譜云啓從世本文

閔元年盡二年

元年春王正月

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不言即位【注】復發傳者嫌繼未踰年君義異故也明當隱之如一【疏】釋文繼弒申志反校勘記云當本作繼殺傳元年繼弒同又此二年弒音弒下及注同當本作殺音試○注復發至如一○莊元年傳云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弒子不言即位君弒則子何以不言即位隱之也此傳義與彼同復發此傳故何解之也繼弒傳曰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成君與未成君雖異受國者視之如一明臣子皆當隱痛之矣舊疏云莊公繼弒弒是齊侯閔公繼弒弒是慶父何氏實知不嫌此異而知爲所繼之君成與不成者正以解即位之義欲道使君痛其見弒不忍即其位歲明據恩之淺深無弒者內外之義故也孰繼【注】據子般弒不見【疏】注據子至不見○莊三十二年春子般卒故繼子般也孰弒子般慶父也【疏】校勘記云唐石經此弒字磨改書是本作殺按此作殺非也魯世家斑長說梁氏女往觀圉人犖自牆外與梁女戲斑怒鞭犖莊公聞之曰犖有力焉遂殺之未可謂而置也斑未得殺十月己未慶父使圉人犖殺公子斑與左傳同殺公子牙今將爾【疏】孔氏廣森本今作本云本舊作今據釋文出本將音則陸氏本作本上傳云今將爾此傳云本將爾義各有施作本字者長今從陸氏下同季子不免慶父弒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注】言將者事未形而意先至故殺之以絕其萌所以止亂也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注】論季子當從議親之辟猶律親親得相首匿當與叔孫得臣有差【疏】繁露王道云魯季子之免罪與季子之讓國明親親之恩也通義云將而誅之是與成其弒也既已弒矣不及得教季子以變兄之道受遂賊之過其義於仁乎○注季子至首匿○周禮大司寇職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公羊古說云漢書地節四年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鹽鐵論周秦云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廢而刑罪多聞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唐律疏議名例篇云諸同居若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外孫若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爲隱小功以下相隱減凡人三等是親親得相匿也又云即遣人代首若於法得相容隱者爲首及相告言者聽如罪人自首法是親親得相首也今律有犯罪自首條遣人代首若於法得相容隱者爲之首及使許發互相告言各如自首法小功緦麻親首告減罪三等無服之親減一等又有親屬相爲容隱條凡同居若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外孫妻之父母女婿孫之婦夫之兄弟兄弟妻有罪相爲容隱奴婢雇工人爲家長隱皆勿論按唐律又云謀叛以上者不用此律今律親屬首告者正犯俱免罪則亦不用容隱律此慶父弒君季子得從議親之辟者謀叛謀反謀大逆始謀倘未成當先絕其惡殺公子牙是也慶父事已成獄有所歸亦即因之推親親之義雖其出走也下文會子玟上使公子亂情亦不可令入矣○注當與至有差○宣五年叔孫得臣卒注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弒君爲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則得臣知逆謀逆不宜容隱致成其弒故疑去日季子因不可及又獄有所歸不探其情故與得臣有差也按注云有差亦止請差於得臣耳弒君之賊雖曰親親究難會雖季子之不探其情似亦未能全謂無過故解詁議云得臣黨遂弒赤季友知賊不誅坐視子般閔公之弒以成其立傳之功春秋褒其功而誅其意於不書葬閔公殺慶父見之弒君之賊豈得援親親首匿之律哉劉氏此論甚正惡乎歸獄歸獄僕人鄧扈樂【疏】左傳作圉人犖史記同彼注引服虔左注云圉人掌養馬者犖其名也盧氏文弨鍾山札記云扈與左氏圉人同義鄧當其姓爾通義云養馬者曰扈見宣十二年注然則扈即圉也周禮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昭七年左傳馬有圉牛有牧是也犖樂聲同曷爲歸獄僕人鄧扈樂【注】據師還也【疏】注據師還也○師莊八年師還是也彼傳云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非師之罪也注明君之使重在君善疏云莊八年尊者使師滅同姓而歸善於師今則尊者使樂殺子般而反歸惡於樂故離之莊公存之時樂曾淫于宮中【疏】校勘記云唐石經亦作于按當作於疏中毛本改於舊疏云即左氏傳云雩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也者得與此合魯世家云斑長說梁氏女往觀圉人犖自牆外與梁氏女戲按左氏謂爲女公子則非梁氏女故杜云子般妹彼傳止言與之戲杜云以慢言戲之似與此淫異然以國君女公子而圉人敢與之戲則淫可知曾者玉篇云才登切經也廣韻同案經音辨曾嘗也樂嘗淫于宮中也子般執而鞭之【疏】左傳云子般怒使鞭之世家云斑怒鞭犖是也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弒之矣使弒子般【疏】左傳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魯世家季友竟立子般爲君如莊公命侍喪舍于黨氏慶父欲立哀姜娣子開使圉人犖殺魯公子斑於黨氏校勘記云釋文作盡殺唐石經此弒字磨改亦本作殺按此作殺是也按時般已爲君作弒亦可然後誅鄧扈樂而歸獄焉【注】殺鄧扈樂不書者微也季子至而不變焉【注】王者聞君弒從家至朝季子知樂勢不能獨弒而不變正其真[illegible]【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及諸校本同惠士奇說易由辨之不早辨釋文載荀爽古文辨作變棟案變即辨

也猶言不探其情古不探辭其通漢書鄒陽傳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獄有所歸季友不探其情而誅焉是也〇注至者至其僕人〇通義云至者自陳至也即下季子來歸是也按左氏云成季奔陳何氏所不取史記注引服云季子內知慶父之情力不能誅故避其諱出奔書不殺而出奔得

齊人救邢【疏】穀梁傳善救邢也注善齊桓得伯之道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疏】包氏愼言云夏六月經有辛酉曆爲七月之九日按宜八日穀梁傳莊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洛姑【疏】時慶父內則素得權重外則出奔彊齊恐爲國家禍亂故季子如齊聞之奉閔公託齊桓爲此盟下書歸者使與君致同主書者起託君也【疏】左傳作落姑杜云齊地穀梁釋文洛姑一本作路姑路洛落音義通顧氏炎武唐韻正十九鐸落盧各反古音路漢書揚雄傳虎路三嵏晉灼曰路音洛大事表云在今泰安府平陰縣界沈氏欽韓云落姑即薄姑聲之緩耳在青州博興縣東北十五里〇注故季至此盟〇下云季子來歸故知其如齊也大夫出入不兩書故不書季子之如齊也莊三十二年杜注云閔公年八歲是年九歲未知國事故知季子如齊聞公託齊桓也〇注下書至致同〇書疏云正以大夫歸例不書而下經書歸故如此解〇注主書至君也〇舊疏云謂主書此盟又下文即書季子來歸者欲起季子託君于齊侯矣所以不書公至自洛姑者相會不致故也左傳以爲請復季友劉氏逢祿左傳敗經云閔公時年八歲安能爲此何卿公言傳其實矣按如左氏以季友奔陳何爲請之齊侯與

季子來歸

其稱季子何【疏】據如陳名不稱季卒不稱子【疏】注據如至稱子〇見莊二十七年傳十六年

賢也【疏】據季子不探誅慶父有甚惡故復於託君安國賢之所以輕歸獄顯所當任達其功不稱季友者明齊繼魯本感洛姑之託故令與高子俱稱子起其事【疏】說苑尊賢云國家惛亂而見臣見魯國大亂季友之賢見〇注甚惡至賢之〇舊疏云[illegible]故曰甚惡也通義云先君之母弟[illegible]友來稱季今以其[illegible]使不恒稱弟者[illegible]季子來歸而得已[illegible]季子往前遣慶父歸之功[illegible]至其事〇按傳十六年卒書季友也下二年齊高子來盟傳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弒閔公弒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魯人至

今以爲美談曰猶望高子也是高子存魯故魯書子以起其喜惟齊之所以道高子存魯由此季友是洛姑之託故亦書子以喜之故爲與高子起其事也穀梁傳曰其曰季子貴之也其下齊高子來盟傳亦曰其曰高子貴之也亦見二文相起

其言來歸何【疏】據召歸不書隱如言至【疏】注據召歸不書〇莊公三十二年傳云莊公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致使注云至不書者內大夫出與歸不兩書是也〇注隱如言至〇昭十四年隱如至自晉是也

喜之也【疏】季子來歸則國安故喜之而變至加歸云爾喜與賢相起言歸者主爲喜出言來者起從齊自外來盟不日公不致者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疏】注季子至云闇〇左傳季子來歸嘉之也杜云季子赴齊歸國人所思故賢而字之從漢書稱參傳季子來歸嘉人喜其餘〇注蓋與賢相起〇舊疏云謂稱字所以賢之後至言歸所以喜之亦起其賢故與賢相起〇注言歸至外來〇解所以不言至盟來歸親也季子會齊侯洛姑無明文書來以起其自齊來也〇注盟不至之也〇見莊十三年傳

冬齊仲孫來

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爲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爲繫之齊【疏】據楚□出奔晉遠不繫楚【疏】注據至繫楚〇襄二十一年晉欒盈出奔楚[illegible]

外之也【疏】[illegible]

曷爲外之【疏】據俱出奔遠也【疏】[illegible]

春秋爲尊者諱【疏】爲閔公諱受賊人也【疏】[illegible]

爲親者諱【疏】爲季子親親而受之故諱也【疏】[illegible]

爲賢者諱【疏】以季子有遏牙不殺慶父之賢故爲諱之

【疏】通義云為賢者諱諱所通也諱與譏之為用一也其事在譏之漢其人在尊親賢者之科然後從而諱之三者道通例耳此則主為賢者諱也漢書師丹傳君子作文為賢者諱○注以季至諱之○通義云慶父權討久稽於齊閔季子至而不變乃諱志復入季子不探其情似也聽其來抑過矣書曰齊仲孫來為前之弒惡其來為後之弒痛其來為季子之受惡人諱其來是以外之之甚也變言仲孫者斥慶父則非諱意接弒君之賊人人得諱季子斷於親親為之隱忍致君再弒季子不能無過從以有敵牙通惡之功後又相傳定亂此實親親之過夫子所謂觀過知仁者故春秋為從為實者諱科與

子女子曰以春秋為春秋【注】以史記氏族為春秋言古謂史記為春秋【疏】莊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女為氏故有子女子也稱子者隱十一年子沈子注云著其為師也○注以史至春秋○舊疏云謂以史記人之氏族而為春秋按氏族春秋之一此明實無仲孫故繫氏族言之漢書藝文志春秋家有世本十五篇云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是也○注言古至春秋○言舊名史記為春秋也劉知幾史通一云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按汲冢瑣語記太丁時事目為夏殷春秋孔子曰疏通知遠書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語又有晉春秋記獻公二十七年事國語云晉羊舌肸習于春秋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又按竹書紀年其所紀事皆與魯春秋同孟子曰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然則乘與紀年檮杌其皆春秋之別名與故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蓋指此也是古者歷國史記皆號春秋也又云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遺文據行事仍人道就敗以明罰因興以立功假日月而定曆數藉朝聘而正禮樂微婉其說志晦其文為不刊之言著將來之法故能彌歷千載而其書獨行是則言古以對夫子之春秋不僅如史記然也孟子離婁下魯之春秋趙注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亦謂古春秋也

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注】齊有高國崔齊有仲孫氏亦足以知魯仲孫言仲孫者以後所氏起其事明士書者賊不宜來因以起上如齊實弒君出奔【疏】通義云言後之讀春秋者將以春秋之文治春秋之事則前後經未見齊有仲孫者其必知為吾仲孫與明繫之不嫌也○注齊有高國崔至仲孫○左傳疏引世本高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僖子下文閔○注言仲弓至事明世本云慶父生穆伯敖敖生文伯穀穀生獻子蔑○毛本後作后謂仲孫蔑以後孫以王父字為氏於此起也宋氏翔鳳論語發微云桓六年子同生以文姜以桓三年入六年中閒無適齊之事齊侯亦未嘗至魯同非吾子之言乃夫人譖公非桓公意公子慶父者非公母弟其是齊侯之子與故經於慶父則書曰齊仲孫以為齊有仲孫之實齊之仲孫也云齊慶父欲得魯國同乎莒人誠鄙故季友於叔牙則殺而存其使於魯慶父則絕之於齊魯人世世惡之其子公孫敘亦不能安於魯魯之有仲孫氏以齊人之勝也仲孫氏之得安於魯以孟獻子之實也魯人諱其為慶父之後故不曰仲氏而曰孟氏若其先人為莊公異母兄弟者公羊曰其諱吾仲孫與是公羊先師未知齊仲孫之義故為經辭也○注主書至出奔○各本弒作殺誤依鄂本正當疏云正以經書其來見不宜來則知上如實者是其犯罪而去矣通義云何氏之意得與上相起者實如者出歸不言書今言來明從出奔復入書書者例矣凡春秋之諱必使文不復實然則書來者見其不宜來以見如齊為實弒又以見諱奔為如為弒君出奔夫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注】不為桓公諱者功未足以覆比滅人之惡也【疏】杜云陽國名正義世本無陽國不知何姓杜世族譜土地名闕不知所在與宋人遷宿文同知陽是國名蓋齊人偪而遷之大事表云今沂州府沂水縣南有陽都城地理志東海郡都陽縣下云後國陽勃曰春秋齊人遷陽是按漢志城陽國陽都縣注應劭曰齊人遷陽故陽國是為陽之書都其後齊人遷之是自城陽陽都遷于東海都陽故國往都陽為齊人所遷節元水經注亦以陽都為陽故國齊人利其地而遷之與惠說同禮記坊記云陽使僖殺鄒使而鄒其夫人其此陽與書梁云莊十年三月宋人遷信使注云月者遷取王封當與滅人同罪遷陽書月故從遷王封例與滅人同罪矣其自遷者大國例月小國例時傳三十一年十二月衛遷于帝丘昭九年春許遷于夷是遷國者不拘此例故陽小國書月矣與遷僖同○注不為至惡也○決傳十七年滅項文也彼傳云執滅之實滅之為桓不言實滅之為桓公諱也春秋為實者諱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為之諱是也此與滅譚滅遂降鄣同皆以功未足覆惡故不為之諱直書其遷取王封明當坐滅矣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包氏慎言云經五月書乙酉吉禘于莊公月之七日

其言吉何【注】據禘于大廟不言吉【疏】注據禘至言吉○僖八年禘于大廟用致夫人是也校勘記大廟宋本鄂本閩本同監毛本大改太非疏及下同釋文大音泰

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注】都未可以吉祭經舉重不書禘于大廟嫌獨莊公不當禘于大廟可禘者故加吉明大廟皆不當【疏】注都未至吉祭○廣雅釋詁云都凡也言凡廟皆未可以吉祭也疏云在三年之內莊公及始祖之廟皆未可以吉祭故以非吉之祭也者不吉者也事未畢而舉吉故孔氏廣森經學巵言云吉禘禘本常事未可以吉而吉故加吉以譏之此春秋新禘之義也云乃以吉為祭之正名謂三年喪畢合昭穆之禘也稱吉禘在僖後審禘昭穆當升合食于太祖何得祇莊公乎按此本為禘莊公在實三年之中未可入大廟先禘於新宮耳非謂於莊公禘為得禮也常得禮則不書以示譏矣○注經舉至不當○舊疏云春秋之義如事不書有譏書者乃始餘而笑刺之今既已舉重特書于莊公子祖大則書莊公一廟禰不當禘大便可禘矣然莊公卑不始而祭以嫌者三年之內非吉祭時莊公最不宜吉故首舉重不禮莊公卑於始祖也何意著但書禘于莊公嫌止禘莊公失禮故加吉明皆不宜雖大廟亦不合禘矣

曷為未可以吉【注】據三年也【疏】注據三年也○舊疏云莊三十二年八月公薨至今年三月已入三年之竟故言據

未三年也【注】禮禘祫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祫則祫【疏】未三年也謂未滿二十五月也○注禮禘至君數○舊疏云謂為禘祫之祭合先君死時實終之祭也所謂大禘則終王是也左傳襄十六年冬穆叔如晉日月而數之按竹書紀年康王三年定樂歌吉禘于先王此王者

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杜云禘祀三年喪畢之吉祭是也○注朝聘至君數○舊疏云謂從今君即位以後數其年歲制爲朝聘之數按朝聘之數則如禮記王制云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五年一朝之屬○注三年至則祫○何義以三年祫五年禘五年而再殷祭三年已滿後遭禘則行禘遭祫則行祫不拘先祫後禘也沈氏彤禘祫年月說云於魯當從何氏遭禘祫從先君數等說者以魯既嘗禘與祫閒舉若春秋所書僖八年秋七月之禘上推於二年之秋承閔禘之後而祫自僖八年秋七月之禘下推於文二年之秋八月歷六祫六禘而祫自宣八年夏六月之禘下推於成之二年歷三祫二禘而禘俱喪畢所遭故也其閒舉無定月宣八年以夏六月禘周之六月爲夏之四月雖嘗禘而其月猶從周與明堂位同此春秋所僅有者昭定之閒且有當祫而禘者昭二十五年定八年則皆魯禮之變非常法也按鄭義則異鄭以爾雅云禘爲大祭凡祭之大者皆謂之禘祭莫大乎圜丘南郊祭法曰周人禘嚳圜丘祭也大傳云禮不王不禘郊祭也祭地莫大乎方澤宜亦謂之禘其宗廟莫大乎五年之祭故亦謂之禘也而宗廟之禘亦有三大禘而外其一王制云宗廟之祭春曰禴夏曰禘此殷禮也其一鄭三年喪畢吉禘諸侯皆得行之晉叔向所謂寡君之未禘祀是也惟三年祫五年禘乃天子之禮諸侯得祫而不得禘禘祫之所以分者祫則殷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禘則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廟文武以下穆之遷主祭於文廟昭之遷主祭於武廟未毀之廟各於其廟祭不升合食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注云肆獻祼祫也饋食禘也凡天子三年喪畢而祫於太廟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祫在秋禘在夏也故王制注云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爲常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是之歲春一禴而已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是也正義引禮緯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鄭注云百王通義則虞夏殷周皆同而應氏禮疏以爲虞夏祫祭每年皆爲者非也彼疏引鄭禘祫志云閔公之喪傳三年禘僖六年祫傳八年禘凡三年喪畢新君二年爲祫新君三年爲禘皆祫在禘前閔公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則祫當在吉禘之前故禘祫志云四月祫五月禘不譏祫者慶父作亂國家多難故莊公既葬絰不入庫門閔公早厭其亂故四月祫不譏五月即禘比月而爲大祭又於禮少四月故書譏其速也志又云魯莊三十二年八月公薨閔二年五月吉禘時慶父殺子般之後公懼於難不得時葬葬則去首絰乃入務自專成以駁其稱若已逮然免喪又速二年四月夏則祫既祫又即以五月禘於其廟比月大祭故譏其速也閔公之服凡二十二月於禮少四月又不禫云吉禘譏其無恩也閔公以二年八月薨僖二年除喪始祫太廟明年禘於羣廟自此以後五年而再殷祭六年祫故八年禘僖公以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文二年七月閒有閏積二十一月明月即祫經云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於文公之服亦少四月以其逆祀故特譏之文公十八年二月薨宣二年除喪而祫三年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亦五年再殷祭與僖同六年祫故八年禘昭十一年五月齊歸薨十三年平丘之會歸不及祫冬公如晉昭十四年春歸乃祫故十五年乃禘經云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至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昭二十五年禘于襄公也又曰明堂位曰魯王禮也是鄭以天子之禮與魯同也又詩商頌元鳥箋云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太祖更有禘在祫前者禮疏引熊氏云謂三年除喪特禘新死者於廟周禮鬯人醮廟用犢注謂始禘時是也左氏說禘謂既期之後故或以元爲

饗爲練時遷主遞廟新死者當禘祭於其廟以安之也皆與何義不合通義云禘者殷人夏祭之名左傳曰魯有禘樂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成王康周公特於夏祭假以天子威禮樂嫌純同王者故不謂之禘而謂之禘以叢其名猶用殷白杜之義王制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一犆一祫者非必一年犆一年祫也一犆一禘也若嚴渠傳一有一無爾雅云禘一見一否夏小正云一則在本一則在末其義皆爲或言春礿則必犆祀一主嘗烝則必祫祭五廟禘則犆祫無常傳八年禘于大廟是祫禘也禘于莊公是禮禘也均四時之常祀也此未可以舉吉祀而禘之故加吉爾則魯無大禘但就夏祭行之先儒均無此說禮疏又云左氏說及杜預皆以禘爲三年一大祭在大祖之廟傳無祫文然則祫即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非公羊義

三年矣曷爲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注】時莊公蓋至是適二十二月所以必二十五月者取期再期恩倍漸三年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禮士虞記曰期而小祥曰薦此常事又期而大祥曰薦此祥事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是月者二十七月也傳言二十五月者在二十五月外可不譏【疏】

○注時莊至二月莊以前年八月薨至此年五月通數二十二月曲禮云死與往日也○注所以至年也○白虎通喪服云三年之喪何以二十五月以爲古民質痛於死者不封不樹喪期無數亡之則除後代聖人因天地萬物有終始而爲之制以期斷之父至尊母至親故爲加隆以盡孝子之恩愛至深加之則倍故再期二十五月也禮有取於三故謂之三年練其漸三年之氣也故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也禮記三年問云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以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又云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又喪服小記云再期之喪三年也是爲取期再期恩倍漸三年也○注孔子至通喪○論語陽貨篇文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三年閒云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注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皇氏義疏繆播云爾時禮壞樂崩三年不行宰我大懼其往以爲聖人無微旨以戒將來故假時人之謂聲憤於夫子義在屈己以明道也按喪雖止於三年時聖人爲之限制使賢者俯而就不肖故而及非謂止以三年報三年免懷之恩也夫子特借此以喻之爾各本於作于彼鄭本正○注禮士至常事○彼鄭注云小祥祭名祥吉也檀弓曰歸祥肉又云吉常者而祭禮不也古文常爲祥禮記喪服小記云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也注此謂練祭也禮正月存親親亡至今而期期則宜用祭期天道一變哀側之情益衰衰則宜除不相爲也言常事者胡氏承珙儀禮古今文疏義云此爲小祥當與大祥辭別故鄭不從古文按何氏亦用今文也經義述聞云常當依古文作祥小祥大祥皆祥也大祥曰薦此祥事小祥不當有異時以祥常聲近故誤祥爲常也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

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然則常事乃春秋祭祀之通稱小祥不得稱常事明矣按小祥古謂之練祭大祥祭始事祥名故喪服四制云期而練檀弓曰練練衣喪服小記云練筮日筮尸視濯雜記曰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是凡稱祥皆大祥也故此練祭不得直稱爲此祥事曾子問稱有常事之猶不得據彼難此吳氏紱儀禮□□云此鄭練祭也以一著吉則曰小祥以服變除之節言則曰練左傳特祀于主以此推之祥禫皆特祭則於寢行之可知敖氏謂特祭子禮廟不可從其儀節則雜記云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是也禮士虞記附禮云其他如饋食注如特牲饋食之事餘氏乘義云喪之有祭始於虞故儀禮有士虞之文其再虞三虞及卒哭之祭皆做初虞爲之矣至卒哭之後例有附練祥禫四祭而儀禮俱無其文何故蓋士虞記篇末略陳附祭之禮而以其他如饋食一語括之所謂饋食者鄭特牲饋食禮也士之附祭做之則練祥禫三祭自做特牲可知徐氏乾學讀禮通考云夫曰饋食則士虞立尸有九飯之文亦饋食也此所云饋食安知非指士虞之禮悉則謂虞爲喪祭卒哭祔爲吉祭至小祥以後則爾吉矣豈得復用喪祭之禮乎故不特附祭如饋食鄭練祥禫之祭亦其不如饋食其異者唯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算爵禫酬欲如大小祥祭諸侯衛於特牲饋食爲考之按特牲饋食諸侯之士祭祖禰之禮之者之禮異同無文以言之○注又期至祥事○十行本作爲此常事校勘記云鄭本同宋本閩監毛本常作祥按疏標起訖云注又期至祥事與今儀禮同此作常蓋涉上文而誤彼注云又復也釋名云期而小祥亦祭名也孝子除首服服練冠也祥善也加小善之飾也又期而大祥亦祭名也孝子除縗服服朝服縞冠加大善之飾也杜佑通典云周制士喪服而小祥又期而大祥按喪服小記云大祥吉服而筮尸注主人變除者必服其吉服以即祭事不以凶臨吉也疏吉服朝服也又雜記云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期朝服祥因其故服檀弓云祥而縞注縞冠素紕也祥祭之期主人著朝服緇縞衣素裳其冠則縞冠也間傳又云期而大祥素縞麻衣者祥祭後之服也喪大記云祥而外無哭者喪服四制云祥之日鼓素琴檀弓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單言祥皆大祥也故祝辭曰薦此祥事異於練祭辭也○注中月而禫○疏注云中猶間也釋祭名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此二十七月禫之言澹澹然平安意也釋名云間月而禫亦祭名也孝子之意澹然哀思益喪也檀弓曰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祥二十五月也是月二十七月也從月二十八月也白虎通云二十五月而大祥飲醴酒食乾肉二十七月而禫通祭宗廟去喪之殺也鄭志答趙商云祥謂大祥二十五月是月禫謂二十七月非謂上祥之月也王肅以是月鄭在二十五月禫祥間月又以士虞記中月爲月中謂在禫月之中故檀弓疏云祥禫之月先儒不同王肅以二十五月大祥其月釋禮二十六月作樂所以然者以下云禫而纖是月禫徙月樂又爲上文魯人朝祥而莫歌孔子云踰月則善是皆祥之後月作樂也又間傳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士虞禮中月而禫是禫月之中也與尚書文王中身享國謂身之中間同又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是在除之喪至此二十六月左氏云納幣禮也故王肅以二十五月禫而除喪畢而鄭康成以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八月而作樂復平常鄭必以爲二十七月禫者以雜記云父在爲母爲妻十三月大祥十五月而禫爲母爲妻尙祥禫異月豈容三年之喪乃祥禫同月若以父在爲母屈而不伸故延禫月其爲妻亦當不伸祥禫異月乎按喪服小記云妻稍於

妻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又學記云中年考校皆以中爲間謂閒隔一年故以中月爲間隔一月也下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是也謂大祥者縞冠是月禫謂是此禫月而禫二者各自爲義事不相干故論語云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文無所據亦云是日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者鄭箴膏肓傳公母成風主婚得禮時之禮若公羊猶譏其喪娶其魯人朝祥莫歌及喪服四制云祥之日鼓素琴及夫子五日彈琴不成聲十日成笙歌並孟獻子禫縣之爲忙据省樂忘哀非正樂也其八音之樂工人所奏必待二十八月也鄭此下文是月禫徙月樂是也其朝祥莫歌非正樂是樂之細別亦得稱樂故鄭云笑其爲樂速也其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據喪事終除喪去杖其餘哀未盡故更延兩月非喪之正也彼疏又引聖證論王肅難鄭云若以二十七月禫其歲末遭喪則出入四年喪服小記何以云再期之喪三年如王肅此難則爲母十五月而禫出入三年小記何以云期之喪二年明小記所云據喪之大斷也又禰以月中而禫按曲禮喪事先遠日則大祥嘗在下旬禫祭又在祥後何得云中月而禫又禫後何以容吉祭故鄭云二十七月也戴德喪服變除禮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故鄭使而用禱按何氏下注云是月者二十七月也是與鄭義同汪氏琬純禮疑云按禮記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杖期猶祥禫間月皆三年喪服而反祥禫同月乎春秋文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杜注公之喪已二十六月矣而公羊氏議其喪娶由此言之當從鄭氏無疑金氏榜禮箋云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者謂至親以期斷加隆焉爾使倍之故再期也明三年者爲再期喪服小記亦云再期之喪三年也據再期言之爲二十五月通數禫月爲二十七月戴本相通杜氏通典載鄭學之徒曰伯叔無禫十三月而除爲母妻有禫則十五月而畢爲君無禫二十五月而畢爲父長子有禫二十七月而畢明所云喪以期斷者禫不在期中也禮記二十五月畢者則禫不在祥月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者論其正二十七月而禫者明其加又云通與承用鄭義謂二十五月終而大祥受以祥服素縞麻衣二十六月終而禫受以禫服二十七月終而吉吉而除[illegible]記注云祥祭朝服始鄭吉正祭服也喪服小記云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是也祭猶縞冠未純吉也既祭乃服大祥素縞麻衣釋禫之禮云玄衣黃裳則是禫祭玄冠矣黃裳者未大吉也既祭乃服禫服朝服綅冠踰月吉祭乃玄冠朝服既祭玄端而居復平常也是通典言二十七月終而吉與鄭義合祥禫異月爾漢經師更相傳授者無異說也自子雍好爲野言謂辨岐起雖鄭學之徒中明之學者猶或依違其間甚矣禮學之難明易晦也胡氏培翬儀禮正義云今案禮記閒傳曰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又曰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又曰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要絰不除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據閒傳凡三言中月而禫與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皆爲特起之辭文不相爲則禫與大祥異月明甚若如王肅之說則必改中月之文爲月中而後可且一月之中既祭祥祭又祭禫祭不據於數乎雜記云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是禫與祥異月之明證不得謂十五月而禫者禫亦在禫月中也禮文章顯如是而後人猶有謂王說實本于禮觀喪宣厚故鄭說沿用至今何與按白虎通喪服云三年之喪再期二十五月又云二十七而禫亦以禫與祥異月宋書禮志王準之儀鄭玄喪制二十七月而終學者多云得禮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遂以爲制江左以來唯晉朝施用搢紳之士猶多遵玄義宣使朝野

一禮晉武爲王肅外孫故有晉用其義江左禘祔仍禫鄭義也○注是月至未配○已上皆士虞記又彼注云是月是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猶未以某妃配某氏哀未忘也少牢饋食禮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吉祭者四時之常祭曰吉者對祥禫爲喪祭也吉祭與禫同月一月而兩祭禫在寢吉祭在廟也吳氏廷華儀禮章句云吉祭必以某妃配此未配者爲父祔而母先卒者言之蓋死者初還廟生者初祔寢餘哀尚在不敢純用吉禮也盛氏世佐儀禮集編云婦人無廟其妃之先卒者祔于皇祖姑俟其夫還廟之後乃合食所謂配也未配則但祭考而已江氏筠讀儀禮私記云注引少牢禮祝辭特以證明配字耳又云猶未配蓋主於母之先亡者言萬季野謂無因子孫之除喪而去祖妣不配之理其言禰矣而又云所謂配者以新死者之主配食于祖禰此但祔祭祖是而不以新死者配之祔士祔祭之禮未聞且即祫食于祖禰亦不得吉配其說非也褚氏寅亮儀禮管見云吉祭兼祖在內猶未配則專指新死者之父而母先歿者言儀禮正義云前此喪祭固當以母配今吉祭在禫月猶未以母配也若禫月後而遇吉祭則未以母配矣配字之義諸家指母先亡者言之甚是○注是月至不譏○解是月鄭釋月也後漢書陳忠傳云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服制二十五月故以二十五月爲正服喪麻既除故此外可從末減也故文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傳曰譏喪娶在三年之外何以譏三年之內不圖昏注僖公以十二月爲至此冬未滿二十五月納采問名納吉皆在三年之內故譏亦以在二十五月內故也

其言于莊公何【注】據禘于大廟不言周公禘僖公不言僖公【疏】注據禘至周公○卽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是也知大廟周公者文十三年傳云周公稱大廟禮記明堂位云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是也○注禘僖至僖公○校勘記云段玉裁校本宮乃公僖按疏引定八年注作僖公從疏云不言從祀僖公今按定八年從祀先公傳云從祀者何順祀也注云不書禘者從祫亦順非獨禘也不言僖公者閔公亦得其順是以不言僖公也彼實禘而言祫者明從祀即包有祫禘文二年之讀傳爲祫時事故言定八年以後祫祭皆順也舊疏引文二年傳釋此注然彼經明云禘僖公則非不言僖公矣

未可以稱宮廟也【注】時閔公以莊公在三年之中未可入大廟禘之于新宮故不稱宮廟明皆非也【疏】[illegible]疏云吉禘于莊公即是莊公立宮而不稱宮者莊公廟雖立從而公服未除至此始二十二月未滿三年故不得稱宮也○注時閔至非也○左傳僖三十三年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注以新死者之神祔之於祖尸柩已遠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筵焉特用喪禮祭祀於寢不同之於宗廟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三年禮畢又大禘乃同之于吉正義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以遷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於是大祭于太廟以審定昭穆謂之禘自諸侯上達天子之制也按杜孔說三年喪畢乃致新死者入廟是也乃以四時常祀自如其舊則非禮記王制云喪三年不祭又喪服小記云喪者不祭曾子問兩言緦不祭儀禮喪服言有死于宮中者爲之三月不舉祭當唯天地社稷越紼行事此外則遭喪皆不祭也左傳云烝嘗禘于廟者士虞疏引服注云三年喪畢遭烝嘗則行禘於廟烝則此謂三年後也左氏既云禘祀於主此乃禘喪中之禘祥禫三祭新死者之主除喪後乃始遷主於新廟而行烝嘗禘[illegible]徐氏乾學云左氏原爲作主立傳則事禘新死者而言何爲徙及於他廟之常祀故知傳所謂廟乃謂喪畢遷主之新廟而非祖宗昭穆之舊廟矣所以爲是吉者蓋卒哭而祔但祔祭其主於祖父之廟祭畢反於寢而死者未嘗有事廟故止可稱主而不可稱廟至喪畢而入新廟始可事事一廟之祭故曰禘嘗禘於廟按徐氏說左傳禘爲明晰何氏此注亦云閔公以莊公在三年之中未可入大廟也其實新廟亦未可入也故云皆非何氏謂三年喪畢遭祫則祫遭禘則禘蓋時遠惠禘閔公急欲厭亂而又未便即禘太廟故先行之於新宮也喪尚未畢得有新宮者文二年穀梁傳曰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但言壞舊廟不言遷新主蓋練時先遷舊主三年後納新主易檐改塗非一朝一夕之事又須有遷廟之事故徐氏乾學云然遷之時當行之事非一遷高祖之主而壞其廟一事也改易高祖之廟而納祖考之主又一事也遷祖考之主而壞其廟一事也改易祖考之廟以納新死者之主又一事也古人知其事不可並舉故擇其期於練遠至三年喪畢而祧禮告成廟亦既矣然後可以餘奉吾親之主也古人用心之慎也蓋時去除喪已近新廟[illegible]已館成特故得先壞新主於內行禘禮爲徐氏又云蓋爲七廟五廟無虛主意當謂舊主出即當納新主無讓日是久之理按曾子問云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于祖爲虛主爾斯亦姑引其端其實虛主之事不止此也國有水火之災則虛主昭十八年左傳鄭災子產使祝史徙主於周廟是也修廟則虛主文十三年世室屋壞不修修也修廟時主必納於夾室不稱壞廟者然諱時主入夾室三年奉禘昭穆而稱之又何嫌於虛主乎成公三年新宮災穀梁傳曰禰宮也迫近不敢稱謚恭也宣公薨已二十九月猶言迫近三年入廟之期迨一定不可易矣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吉禘于莊公不於太廟何也禘于太廟而致莊公焉因莊公而行吉禘故書曰吉禘于莊公莊公之喪未滿二十五月故書吉以譏之吉禘者新主入廟與先君相接因是而爲大祭故不稱宮明非廟也則在太廟何據在太廟何爲不書肆譏也何譏爾吉禘于太廟致莊公則譏莊公不廟致與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同夫人不當致故書致莊公不當吉故書吉用者謂用禘也按惠說非是若是禘于太廟而致莊公則但書吉禘莊公可矣曰子明在莊公廟也莊公喪猶未滿亦不應致如實致莊公於太廟有何嫌而不書致乎故杜亦云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者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闋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於太廟故譏書以示譏也惟杜以爲別立廟則又杜之臆見耳未可從

曷爲未可以稱宮廟【注】據言禘也【疏】注吉禘也○吉者禘必于廟既言禘宜言宮廟矣舊疏云正以禘是吉祭之稱故得吉禘何故不得稱宮廟是也按僖八年云禘于太廟是禘必稱廟也而傳言不得稱宮廟故譏之

在三年之中矣【注】言思慕悲哀未可以鬼神事之【疏】注言思至事之○禮記檀弓云始死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皆思慕悲哀之義也胡氏培翬儀禮正義云死者體魄以葬爲歸死者魂氣以廟爲歸廟制虞而作祔主卒哭祔廟以新死者之主祭於祖廟并祭於祖使魂氣相連屬故祔不於練而於卒哭爲祔其神之早得所歸也然人子居廬哭泣不忍違以爲神而違之故祔於反主於寢且亦以舊廟未毀新廟未成主不可以遷入也至練更作栗主於寢祭之自是而祥禫皆然以喪祭不可行於祖廟中也至三年喪畢乃遷栗主於新廟而四時之祭行焉

吉禘于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

也■與託始同義■注與託始同義○隱二年九月紀履緰來逆女傳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
不親迎也始不親迎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為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此與後同義通譏云檀弓曰魯
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可以見卿吉之譏夫文公因之敬久喪而後不能宣公自以為與兄無子違
逆復歸年吉娶禮嘗為常至於喪定公復三年之喪父兄百官以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有自來矣故於後禮之始重譏之據詩檜
風序云刺不能三年也箋云喪禮既祥祭而縞冠素紕時人皆解緩無三年之恩於其父母而廢其喪禮則三年列國已有不行
者魯案閔禮衰至此始變故春秋重而譏之也喪三年之喪不行已久故於此託始爾梁氏玉繩瞥記云文二年傳譏喪娶也蓋闕
喪禮廢三年之喪久已不行論語宰我問三年喪一期乃親身說法疏引鄭論語注稱恩喪情於夫子以戒將來餘在屈己明道此
解最確與齊宣王欲短喪問
秋八月辛丑公薨■包氏慎言云八月無辛丑九月之二十五日也是曆置閏於六月故八月有辛丑據差繆略辛
丑作辛酉則正與曆合為八月之十五日也
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慶父也■校勘記云何隱爾弒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弒作殺云音試下及注同○魯世家湣公二也年慶父又與哀姜通益甚哀姜與慶父謀殺閔公而立慶父慶父
使卜齮襲殺湣公於武闈左傳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是也按閔公時始十歲為能責艾禁
傅奪田卜齮卽至不偁亦必不歸此懸公蓋亦慶父所使于卜齮之歸爾殺公子牙今將爾■孔氏廣森通義
本改今作本義見上季子不免慶父弒二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
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與不探其情同義不書葬者
賊未討■注與不至同義○上元年傳云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是也漢書鄒陽傳慶
父親殺閔公季友緩追免賊春秋以為親親之道也董仲舒論云閔兄弟緩追以免賊逸閔兄弟之相坐也皆本公羊為說○注
不書至未討○隱十一年傳弒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慶父出奔未死故云賊未討故書不此言
未者書疏云欲道於使討得之即傳元年傳於是執精經而死是也又云隱十一年傳公薨何以不地注云據莊公薨子般薨然則
此傳云公薨何以不地者亦據莊公但從彼注省文故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婁■為淫二叔殺二嗣子出奔不如文姜于
出奔貶之者為內臣子明其義不得以子絕母凡公夫人奔例日
此月者有罪■魯世家云湣公亦莊公少子哀姜恐奔邾○注不如至絕母○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傳云夫人何以
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與弒公也是其貶喪至自齊時也又僖元年氏之喪至自齊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與弒公也然則
曷為不於弒焉貶貶必於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是亦有貶文姜不於此出奔貶云爾然者正以為內臣子明子不絕母之

義耳非謂夫人可不貶也左疏引服云文姜殺夫罪重故去姜氏哀姜殺子般輕故不去姜氏亦謂殺子輕於殺夫故得以去姜
臣子殺也○注凡公至有罪○昭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是公孫書日夫人與公敵體其孫宜亦書日而此反略元年三月
夫人孫于齊皆書月明文姜哀姜皆有罪故去日略之以示義
公子慶父出奔莒■慶父弒二君不能復見所以復見者起季子緩
追逸賊也不日者內大夫奔例無罪者日有罪者月外大夫奔例
皆時■魯世家云魯人欲誅慶父慶父恐奔莒穀梁傳其曰出絕之也○注慶父至復見○宣六年晉趙盾弒孫免復除傳
云趙盾弒君此其復見何不欲注云據宋督弒嘗生齊衍弒其書後不復見是則弒君之賊不書復見此慶父督二君復書子經故
解之徵梁傳曰慶父不復見矣注絕二皆罪宣不書復見故特闕之其實此即不宜復見○注所以至賊也○宣六年傳又曰觀
弒君者趙穿也復注云復見趙盾者欲起緩弒者趙云弒盾此復見慶父起季子緩追逸賊故得出奔各有所起也通緩云不復言
仲孫者本為內諱今長討出奔是內已正其罪無所諱也據上言齊仲孫為賊不宜復來故諱此出奔與上相起○注不日至者月
○襄二十三年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是內大夫奔無罪者日也此發昭十二年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皆有罪者月也文八
年公孫敖奔莒彼實有罪書丙戌者使至注云日者錄罪明則起君殺故諱使若無罪者是也○注外大夫皆時○襄二十七年夏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是外大夫無罪奔者襄二十八年夏衛石惡奔晉冬齊慶封來奔外大夫有罪奔者也而皆時例外大夫從略
故不別有罪無罪也
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以有高傒也■注以有高傒也○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傒盟于防是
也何以不稱使■據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注據鄭至來盟○桓十四年夏鄭伯使其
弟語來盟是也我無君也■時閔公弒僖公未立故正其義明君臣無相
適之道也春秋謹於別尊卑理嫌疑故絕去使文以起事張例則
所謂君不使乎大夫也■注時閔至道也○莊九年注云鄰國之臣猶吾臣也故君不適大夫時閔弒傳
未立我無適者故立其使文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暨彼使齊無君而書公者使書及齊大夫使若來然故不得與大夫盟也○注無
則所至也○成二年傳使國佐如師傳云會不行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使獲也彼為齊君使獲宣絕故得之與此異
然則何以不名■據國佐盟名■注據國佐盟名○成二年及國佐盟于袁婁是也喜之
也何喜爾正我也■穀梁傳曰其曰來喜之也其曰高子貴之也盟立僖公也杜云魯人賞之故不書名子者
男子之通稱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弒閔公弒比三君死曠年無君
■與曠年無君無異■注與曠至無異○莊三十二年注云正以莊公死子般卽位子般弒閔公卽位閔公弒傳公公卽

位，君常不絕，而傳言曠年無君者，正以三年之內三君比死，與曠年無君無異，非實無君也。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注】設時勢然。【疏】通義云：時季子力不能立僖公，相與適邾。假設桓公不爲魯定僖公之位，使我曠年無君，則國幾亡矣，以有者喻其易。按傳意謂魯三君比死，曠年無君，度其時勢，若以齊取魯，可不與師徒以言而已，若言傳微而定之。讀左傳閔元年云：桓公曰：魯可取乎？蓋齊桓本有取魯之心，故傳舉以設文，可取而竟不取，故喜之甚也。曾者，淮南修務訓注：曾，則也。檀弓注：則之言曾。曾不興師徒，即則不興師徒也。論語季氏篇：曾謂泰山。疏：曾之言則。先進：曾由與求之問。孔曰：則此二人之問。皆是。

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注】南陽，齊下邑。甲革皆鎧胄也。【疏】注南陽齊下邑。○孟子告子篇：遂有南陽。趙注：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釋名釋州國云：南陽在國之南而地陽也。閻氏若璩釋地云：左傳晉於是始啟南陽。杜注：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余謂即今太行山之南，河南濟源、修武、溫縣地。孟子遂有南陽，趙注：岱山之南。余謂史稱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南陽屬齊，必齊之地深插入魯界中者，故魯欲一戰有之。二南陽所指各不同。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問遂有南陽。按晉之南陽爲魏，而齊之南陽僅一見於公羊傳所云高子將南陽之甲以城魯，一見於國策所云楚攻南陽。閻百詩以爲泰山之陽，本是魯地，特久爲齊奪者，似得之。而先生以爲南陽即汶陽，其說果何所據？答曰：此以漢地志及水經注合之左傳，自了然。蓋山南曰陽，是南陽所以得名也；水北曰陽，是汶陽所以得名也。春秋之世，齊魯所爭莫如南陽。隱桓之世，以許田易泰山之祊，是南陽猶屬魯。及莊公之末，則似已失之，故高子將南陽之甲以城魯。然傳公猶以汶陽之田賜季友，則猶未盡失，而魯頌之祝之以居常與許。常亦南陽之境，蓋大半入齊矣。自成公以後則盡失之。蓋汶水出泰山郡之萊蕪縣，西南過嬴縣，桓三年公會齊侯于嬴是也。又西南過牟縣，故魯之附庸也。又東南逕泰山，又東南流逕龜陰之田，即左氏定十年齊所歸也。又東南逕明臺，又西南流逕徂徠山，又南流逕陽關，即左氏襄十七年逆臧紇之地。又南逕博縣，即左氏哀十一年會吳伐博是也。又南逕龍鄉，即左氏成二年齊侯圍龍是也。又南逕梁父之菟裘城，左氏隱十一年所營也。又西南逕剛縣，漢之剛，乃春秋之闡。其西南則汶陽之田，又西南則鄆，左氏成三年所圍也。又西南爲遂，則莊十三年齊人所滅也。又西南爲下讙，左氏桓三年齊侯逆姜氏之地。又西南爲郈，則叔孫氏之邑。又西南爲平陸。按左氏鄆、讙、龜陰、陽關，皆齊魯接境地，通而言之皆汶陽之田，而皆在泰山之西南、汶水之北，則汶陽非即南陽乎？然則南陽地廣，不僅一邑，注以爲齊下邑，亦約略之辭。○注甲革至胄也。○通義云：甲，甲士也。齊桓公作內政，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各帥五鄉焉。南陽者，蓋即高子所帥鄉名也。禮既夕云：甲胄干笮。注：甲，鎧也。禮記曲禮云：獻甲者執胄。注：甲，鎧也。又雜記云：車甲衅而藏之武庫。注：甲，鎧也。詩叔于田序：繕甲治兵。箋：甲，鎧也。甲皆不攻胄言之。此云將南陽之甲，猶云將南陽之兵。國策秦策：秦下甲而攻趙。注：甲，兵也。是也。兵必有鎧胄，故連及之。皆革所爲，故曰甲。革本其所以爲義也。其實古人兵字亦事指戎器言，所謂五兵也。故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御覽引世本：蚩尤以金作兵器：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周禮司右：五兵。注：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是也。書：詰爾戎兵。詩[illegible]用兵。左傳：無以鑄兵。皆與甲同指所用言。故孟子梁惠王云：棄甲曳兵。後世始以執兵之人爲兵，猶以被甲之士爲甲也。蓋春秋時已有此稱。故孟子言抑王興甲兵，蓋兼人與器言之矣。

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疏】校勘記云：爭門，唐石經、諸本同。說文：淨，魯北城門池也。从水，爭聲。士耕切，又才性切。許據公羊當作淨門，以水名其門也。何注本省作爭。自鹿門至于爭門者，自南門至于北門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云：淨者，北城門之池；其門曰爭門，則其地曰爭，从爭。埩水也。廣韻曰：埩，七耕反，魯城北門池也。說文作淨，蓋古書有作埩者矣。城北缺倒。釋文：鹿門，魯南城東門也。襄二十三年左傳：臧孫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即此。吳氏夌雲經說云：說文淨魯北城門池也。餘楚金引此傳，又云臧孫奔齊自鹿門。爭門則淨門，皆北門也。夌雲謂臧紇斬鹿門之關出奔邾，小餘以爲奔齊，誤矣。邾即今鄒縣，在曲阜東南，當從何注。按何氏無注，今本係釋文竄入注也。吏門者，大事表云：吏門，魯西門也。公羊傳或曰自爭門至於吏門，吏門即史門矣。爭門者，魯北門。按魯又有雩門、稷門、高門。雩門，宜雩壇所在，蓋南城西門者。莊十年公子偃蒙宋師從雩門竊出者也。稷門，則莊三十二年左傳：能投蓋于稷門；哀八年：微虎欲宵攻吳行，及稷門之外是也。蓋正南門，亦曰高門。定十三年齊人歸女樂文馬于魯城南高門外是也。

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曰：猶望高子也。【注】久闕思相見者，引此爲喻。美談至今不絕也。立僖公城魯不書者，諱微弱。喜而加高子者，美大齊桓繼絕于魯，故尊其使，起其功，明得子續父之道。【疏】注久闕至爲喻。○校勘記云：毛本闕作鬭，鄂本喻作諭。蓋當時有此語，作傳時猶存也。○注立僖至微弱。○新序至傳云：魯莊公一年之中，以三時興築作之役，規固山林草澤之利，與民爭田漁薪采之饒，刻桷丹楹，眩曜靡麗，收十二之稅，不足供回邪之欲，膳不用之好，以悅婦人之目，財盡於驕淫，人力罷於不急，上困於用，下饑於食，乃遣臧孫辰請糴于齊。倉廩空虛，外人知之，於是嚮宋、陳、衛所伐，賢臣出，叛臣亂，子殺，殺公子牙、慶父之屬，敗上下之序，亂男女之別，離位者無所定，逆亂者無所懼。於是齊桓公遣大夫高子立僖公，而誅夫人，逐慶父，而還季子，然後社稷復存，子孫反業，豈不謂微弱者哉！是其微弱甚也，故深諱之。○注喜而至其功。○通義云：高傒，齊卿之命于天子者，前盟防，降書名氏耳，本在字例，故今進一等稱之，得稱子。曲禮云：於外曰子。注：子，有德之稱。書春秋曰：齊高子來盟。然則子者美稱。凡郯國聘閒時擴者尊而不名。春秋書其有功於魯，故就而進之稱子也。按襄二十九年傳云：許人臣者必使臣。注：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賢高子，起其美大齊桓也。繁露滅國下云：魯莊爲柯之盟，劫汶陽，魯滅威主之用心如此，豈不霸哉？故以憂天下與之。○注明得至之道。○校勘記云：閩、監、毛本此下有「鹿門，魯南城東門」也八字，係釋文竄入，鄂本無之，十行本錄有此八字，而加○以別之，則不以爲注也。舊疏云：凡人子之道，宜繼祖禰之功，不絕之令。桓公繼子魯，正得纘父功，傳之義，故尊其使而稱子耳，言明其得人子纘其人父功業之道也。按疏語不明，意謂聖人重繼絕世，父子相繼曰世。桓公立僖，存魯，得繼絕世之道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疏】衛世家云：懿公即位，好鶴，淫樂奢侈。九年，翟伐衛。衛懿公欲發兵，兵或畔。大臣言曰：君好鶴，鶴可令擊翟。翟於是遂入，殺懿公。通義云：左傳曰：衛懿公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而經但言入衛，則公羊子謂爲齊桓諱者。

信矣

鄭棄其師

鄭棄其師者何【注】連國者并問辭國【疏】注連國至辭國○傳不直言棄其師而曰鄭棄其師故解之

惡其將也【注】以言棄師【疏】穀梁傳曰惡其長也注長謂高克也衆不反其衆則是棄其師也彼疏云爲惡高克不顧其君又責鄭人不反其衆故經書鄭棄其師也何云以言棄師爲惡將謂鄭惡其將爾非謂惡狄惡其將也

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注】鄭伯素惡高克欲去之無由使將師救衛隨後逐之因將師而去其本雖逐高克實棄師之道故不書逐高克舉棄師爲重猶趙盾加弒也不解國者重衆從國體錄可知繫閔公篇于莊公下者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傳曰則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疏】禮記聘禮云使者歸及郊請反命鄭注引人作使之將兵使釋文以爲兵則使加字易林師之躁云清人高子久屯外野逍遙不歸思我慈母○注鄭伯至而去○左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詩鄭風序云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注其本至爲重○詩序又云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也棄師之道也鄭箋注高克好利不顧其君文公惡而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將離散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杜云刺文公退臣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皆本詩序爲說故舉棄師爲重不書逐高克也繫鄭竹林云秦穆倍蹇叔而大敗鄭文輕衆而喪師春秋之數賢重民如是說苑君道篇云夫天之生人也蓋非以爲君也天之立君也蓋非以爲位也夫爲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顧其人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宜事也如此者春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鄭伯惡一人而棄其師故有夷狄不君之辭人主不以此自省惟既以失實心因知之故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此之謂也按說苑此言可委猶三傳之闕不書鄭伯棄其師而鄭棄其師與晉伐鮮虞鄭伐許同辭明爲狄鄭之義此文主繼棄師不爲惡高克言高克不足惡也○注猶趙盾加弒也○宣二年書趙盾弒其君不書趙穿但舉弒君爲重猶實逐高克舉不書而書棄師亦舉弒君爲重也弒閩監毛本同十行本弒作殺○注不解至可知○何意言重衆故舉國明爲從國體錄故傳不解書鄭義也○注繫閔至之道○校勘記云按子嘗作於漢書藝文志公羊穀梁二家經及傳各十一卷者繫閔公篇於莊公下故也宋王儉七志梁阮孝緒七錄皆云何注十一卷皆以閔附莊也唐石經於閔公傳末題春秋公羊卷第三於傳公第五之下附注卷四蓋據晉宋古本皆十一卷按漢志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漢世以公羊爲今學故宣稱經十一卷古經十二篇蓋劉歆以祕府古文書之或析閔公爲一篇非眞古本也志又云公羊傳十一卷穀梁傳十一卷鄒氏傳十一卷夾氏傳十一卷公羊顏氏記十一篇皆彼經分篇明閔公附於莊篇末也隋志有吳士燮春秋注晉王愆期公羊注何休十一卷三年無改見論語學而爲大戴禮本孝云孝子父死三年不敢改父道皇侃論語義疏云或問曰若父政善則不改爲可若父政惡惡教傷民害可不改乎若曰本不論父政之善惡自論孝子之心耳若人君風政之惡則冢宰自行政若鄉大夫之心惡則其家相邑宰自行事無關於孝子也宋氏翔鳳論語發微云道紹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謂繼體爲政者也若從言父之教子其道當歿身不改雖以三年爲限惟人君治道寬猛緩急隨俗化爲轉移三年之後不能無所變易然必先君以正終後君得有號闕不言之義苟失道而死則爲誅君其子已不當立何能三年無改也論語微言與春秋通三年無改之道以示繼體爲政之法而孝道以立○注傳曰至當也○文九年傳文

公羊義疏二十七

句容陳立卓人著

僖元年盡是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僖公第四【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僖公第五卷四魯世家季友與湣公弟申如邾請魯求內之於是季子申入立之是爲釐公釐公亦莊公少子釋文僖公名申莊公之子閔公之兄母成風諡法小心畏忌曰僖

元年春王正月

公何以不言即位【注】據文公言即位【疏】注據文至即位○見文元年繼弑君子不言即位【疏】穀梁傳曰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此非子也其稱子何【注】據僖公者閔公庶兄據閔公繼子般傳不言子【疏】注僖公至庶兄○左傳正義云魯世家僖公名申莊公之子閔公庶兄按世家無此語閔公爲哀姜娣子僖公爲其庶兄則成風非哀姜之娣蓋亦先哀姜而入與孟任同者世家云季友自陳與僖公弟申如邾則史公以僖公爲閔公弟未可從也○注據閔至言子○閔元年傳云繼弑君不言即位是不言子也臣子一例也【注】僖公繼成君閔公繼未踰年君禮諸侯臣諸父兄弟以臣之繼君猶子之繼父也其服皆斬衰故傳稱臣子一例【疏】白虎通封公侯云始封諸侯無子死不得與兄弟何古者象賢也弟非賢者子孫春秋傳曰善善及子孫不言及昆弟昆弟尊同無相承養之義兄弟不相繼至繼體諸侯無子得及親屬者以其俱賢者子孫也重其先祖之功故得及之又喪服云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明至尊臣子之義也然則臣子一例指繼體以言也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此公羊傳孔子目僖公爲閔子者以傳本閔臣而爲閔子也如臣子一例則如臣之者皆得子之矣故史記說仲丁至陽甲九世太伯至壽夢十九世爲王至壽王十四世皆兄弟爲爾世稱孫爲兩世古人數一世至百世皆如是皆父子之也殺盡子之實而人得不目之父子子人皆目之父子而殺乃欲辭父子之名乎天子諸侯之尊自高曾行祖行父行兄弟行皆臣之稱曾之末有以爲怪者何居乎死後子之則以爲怪乎故公羊所云千古之經禮也後世乃盡分爲人子爲人後爲二事乎○注僖公至年君○莊三十二年傳注云未踰年之君禮臣下無服故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故閔不稱子僖公繼成君閔公死臣子同服故曰子其實諸侯以國體爲重子般雖未踰年待之已如君故亦不書即位明其義也○注禮諸至一例○禮喪服大功章傳曰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白虎通封公侯云繼世諸侯無子又無弟但有諸父庶兄當誰與與庶兄推親之序也故以僖公繼閔公不以季友也又王者不臣云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何不忍以己一日之功加於諸父昆弟也故禮服傳曰封君之子不臣諸父封君之孫盡臣之又其服云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明至尊臣子之義世按禮喪服斬衰章於諸侯爲天子下爲君疏此君內之有諸侯及大夫故文在天子下禮記大傳云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又爲服小記云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注謂卿大夫以下也與尊者爲親不敢以輕服服之雖安生曰諸侯死凡與諸侯有五屬之親者皆服斬以諸侯體尊不可以本親輕服服之也皆謂封君之孫以下也故後漢書宋意傳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強幹弱枝者也是也通典禮云晉武帝咸寧二年安平穆王薨無嗣以母弟敦上繼獻王後博士張靖答宜依魯僖服閔三年例按穆王爲封君之子宜臣昆弟者也宋書禮志引孫盛晉陽秋曰春秋傳云臣子一例也雖繼君位不以後尊降服前敘昔魯僖公上嗣閔莊以支子長幼而外之爲逆準之古統明帝是也臣爲君服斬則君於臣雖諸父昆弟則無服其不臣者盛氏世佐儀禮集編云以本服服之不絕弁不降也遏與載荀顗說以爲大夫猶降其親則諸侯雖所不臣者亦絕不服者非也虞喜以爲大夫亦當從諸侯之例一世爲大夫不降兄弟二世不降諸父三世乃降之李如圭儀禮集釋駁之謂諸侯世國大夫不世爵恐不得以世數爲比是也所不臣者服此國君先儒據小記謂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亦非既不臣則仍服本服也蓋臣子一例服皆斬衰自指三世叢臣者言之也故小記注云謂在異國猶來爲三年以曾在本國作卿大夫也亦謂封君之孫以後者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疏】杜云聶北邢地[illegible]也春秋傳曰次于聶北[illegible]與聶同一統志聶城在大名府清豐縣東北紀要在聊北十里志以爲大子聶北救邢即此十行本救邢下疊救邢二字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救邢字不疊此本誤衍閩監毛本同各本左傳曹師作曹伯漢石經左氏作曹師按莊三十年疏襄二十三年疏引並作曹師

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注】據夏師救齊不言次【疏】注據夏至救齊○即下十八年師救齊是也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注】刺其救急舒緩使至於亡故錄之止次以起之【疏】注刺其至起之○穀梁傳曰其不言齊侯何也以其不足乎揚不言齊侯也注救不及事不足稱揚亦猶譏其舒緩不急使至於亡也齊氏召南致譏云齊桓之功在存亡國而經書聶北救邢既有三國之師其力非不足以救而遷延其行徘徊不進待邢人潰國而出始遷夷儀此則伯者之私心也左氏公羊無所譏明穀梁最得經義至城邢僖序三國之師傳曰美齊侯之功也功過不相掩持論平矣按如何氏此注譏明甚切齊氏翻無所發明何耶孰亡之蓋狄滅之【注】以上有狄伐邢【疏】注以上至伐邢○即莊三十二年冬狄伐邢是也左傳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是狄滅之也曷爲不言狄滅之【注】據狄滅溫言滅【疏】注據狄至言滅○即下十年春狄滅溫溫子奔衛是也爲桓公諱也【疏】繁露觀德云邢衛魯之同姓也狄人滅之春秋爲諱避齊桓也曷爲爲桓公諱【注】據徐人取舒晉滅夏陽楚滅黃皆不諱【疏】注據徐至不諱○下三年徐人取舒注云不爲桓諱者刺其不救也其晉滅夏陽見下二年楚滅黃見下十二年此二事亦不諱者與書徐人取舒同義舊疏云今此實救故爲之諱耳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注】故以爲諱所以醇其能以治世自任而厚責之【疏】注故以至責之○舊疏云以治世自任者言以天子治世爲己任矣厚責者論語衛

疏公云納自厚皇疏引蘇撰云厚者謂厚其傳也謂以厚傳實齊桓也所義云錄桓公之心而爲之諱故於夏陽於温於強於責皆亶言滅以葬其不救也於邢衛杞因其能救之於末乃追諱其不能救之於本穀梁傳言次非救也非救而曰救何也遂齊侯之意也按春秋實備實者於邢衛杞能救則爲之諱其未能及事之失於夏陽温責不能救則書滅以恥之所以厚責其不能而諱其能也潛夫論邊議云齊桓晉文宋襄世諸侯猶恥天下相滅而已不能救亦善善從長意也曷爲先言次而後言救〔注〕據叔孫豹先言救〔疏〕注據叔至言救○襄二十三年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楡是也君也〔注〕叔孫豹臣也當先通君命故先言救今此先言次知實諸侯〔疏〕穀梁傳曰是齊侯與齊侯也何用見其是齊侯也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其不言曹伯何也以其不言齊侯不可言曹伯也注曹君不可在師下故知是齊侯因救不及事故不書齊侯并不得書曹伯知皆君也故左傳亦言諸侯救邢杜云實大夫而曰諸侯譏衆國之辭者非也通義云左傳亦曰諸侯救邢與此合劉氏權衡云若令救時及事春秋自不書其次不書其次遂無以見其是君書此未足以寫傳也因有雍楡適可與此事相比故分別君臣耳假令救晉救邢有一不言次者又必別有所託以起不事封之義矣春秋文隨事變皆得殺文外之事而泥事後之文以生巧辨者故○注叔孫至諸侯○史記注引實建云此與襄二十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楡二事相反言此是君也進止自由彼是臣也故先通君命左疏云賈服取以爲說則服氏亦同皆本公羊義也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注〕故沒君文但舉師而已〔疏〕繁露王道云有天子在諸侯不得專地不專封是也又云觀乎許田知諸侯不得專封彼專封爲專地專地之誤又云觀乎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知任實事上之功齊桓謂此沒君文事也曷爲不與〔注〕據狄滅之爲桓公諱實與〔注〕不書所封爲是也〔疏〕注不書至是也○昭十三年秋蔡侯盧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傳云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彼注云故使若有國自歸者也然則彼書所封歸是不與楚專封此不書邢侯歸于邢是爲與齊專封也故曰實與也而文不與〔疏〕據義云實不與則當貶去齊人文與則當言齊侯宋公曹伯今不舉諸侯亦不貶稱人實褒文拘兩者各見春秋之決事也蘇其可誅實其可賞若天之施四時錯行若文王之治痛滅並用按繁露竹林云見其指者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指則實辭則文也文曷爲不與〔注〕據實與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注〕此道大平制〔疏〕注此道大平制○即春秋制也聖人以大平之道治春秋所謂撥亂世反諸正也繁露王道云齊桓會王世子擅封邢衛杞横行中國意欲王天下又云桓公存邢衛杞不見春秋內心予之行法絶而不予止亂之道也非諸侯所當爲此孟子告子下葵丘之會諸侯五命曰無有封而不告無以私恩擅有所封賞而不告盟主也趙氏意以若是告天子則擅封邢衛自犯其禁故以爲不告盟主然五命所禁皆本王章所云不告自當指告天子言卽此傳之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其五禁之中桓公自犯者多豈必事封一節有所諱避葵丘所命專爲尊王趙氏說非也包氏愼言云邢以自遷於文猶慕陳之以自歸爲文奉其事封所以彊王義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

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注〕主書者起文從實也〔疏〕白虎通號篇云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故聖人與之非明王之法不張霸猶迫也把也迫脅諸侯把持王政詩邶風旄丘序云衞不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侯寓于衞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爲州伯也周之制使伯佐牧春秋傳曰五侯九伯侯謂牧也疏引王制注云凡長皆因賢侯爲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又曰千里之外設方伯公羊傳曰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方伯皆謂州長則此方伯亦州長矣潤謂之牧而云方伯者以一州之中爲長故云方伯若牧下二伯不得云方伯也○注起文從實也○明文雖不與從實與爲主也通義云管桓公之爲此者得變之正也他日其會諸侯亦曰無有封而不告合於春秋之義也齊桓存三亡國並周之會封傳輒辭其事封者蓋陳儀本非邢地楚丘緣陵亦本非衞與杞地彼皆失其故國桓公更與以閒田始建國爲非諸侯不專地之法也且唯天子有大封之禮乃命都國以其師城之故詩曰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其傳曰古者諸侯之居偪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明非有王者之命不得專遷亦不得專城是以左傳曰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衞于楚丘齊語曰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狄人攻衞衞人出廬于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毛詩序曰衞爲狄所滅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管子曰桓公築緣陵以封杞予車百乘甲一千狄人攻邢邢君出致于齊桓公築夷儀以封之予車百乘卒千人狄人伐衞衞君出致于虛桓公築楚丘以封之予車三百乘甲五千綜諸傳記之文是三國皆齊所更封信矣經於虎牢曰鄭虎牢彭城曰宋彭城而楚丘不繫衞緣陵不繫杞又於夷儀以見非二國之故有地也後漢書馮衍傳顯志賦曰齊管仲於夷儀往天下諸侯亦桓公不爲己私也是故天下歸之唯能用夷吾而伯功立能輔主成霸故范夷儀而爵賞也按爵猶美管仲夷儀之功作實爵也亦非爾封管仲於夷儀也閭

夏六月邢遷于陳儀〔疏〕左傳作夷儀杜注並云夷儀邢地元和郡縣志故邢國今邢州城西南隅小城是也夷儀故城今龍岡縣界夷儀故城是也在縣西一百四十里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按邢之遷以遠狄難今其所遷仍在順德府邢臺縣境求之于狄境便爲安此夷儀實近齊衞之郊一統志夷儀城在東昌府聊城縣西南十二里大事表使漢志聊城有夷儀聚在今山東東昌府聊城縣西南十二里按漢志河內郡平皋縣應劭曰邢侯自襄國使此當齊桓時衞人伐邢邢遷于夷儀其地屬晉號曰邢丘以其地在河之皋處曾平夷故曰平皋今注曰春秋狄人伐邢邢遷夷儀不至此今襄國西有夷儀城去襄國百餘里平皋是邢丘非邢國也馬氏宗璉左傳補注云按郡國志河南平皋縣有邢丘故邢國周公子所封是平皋之邢丘本邢國也此非齊桓所遷之邢郡國志東郡聊城有夷儀聚計邢國所都亦只在聊城百里之內臣瓚謂在襄國西是也若平皋邢丘乃衞所滅復入于晉歸古曰晉侯逆女于邢丘鄭此篇春疏邢說若鳩齊元不知春秋有兩邢國其河水注亦混兩國而統釋之其失始于應劭矣史紀正義邢丘在懷州武德縣東南二十里與此邢無涉並誤爲以左氏與公羊同遷者何其意也〔注〕其意自欲遷時邢創畏狄兵更欲依險阻〔疏〕通義云諸言遷于某者是也趙汸曰凡自遷其國以遠夷狄月敕中國而情遷于夷狄則不月歡樂傳曰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

地邢復見也傳書遷出自遷者之順者也

[傳]遷之者何？非其意也。[注]請宋人遷宿也。書者，譏之也。王者封諸侯必居土中，所以教化者平、貢賦者均，在德不在險。其後爲衛所滅是也。遷例大國月，重煩勞也；小國時。此小國月者，霸者所助城，故與大國同。[疏]注請宋人遷宿也○莊十年三月宋人遷宿是也。通義云：若宋人遷宿、遷陽是也。於此發傳者，實齊遷邢于陳儀，故解不言齊人遷邢之意也。起此遷實邢畏狄自欲遷依險阻，非齊强遷之也○注書者至在險○白虎通京師云：王者京師必擇土中何所？以均教道平往來，使善易以聞，爲惡易以聞，明當懼慎，損于善惡。漢書婁敬傳：敬曰：成王營成周都洛，以爲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說苑貴德云：魏武侯浮西河而下，顧謂吳起曰：美哉乎河山之固也，此魏國之寶也。起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左河濟，右大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伐之。殷紂左孟門而右大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而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船中之人皆敵國也。按左右參互證，此所謂在德不在險也。明諸侯亦宜擇其一國之中矣。賈誼曰：古者天子之地方千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遠者不過五百里而至；諸侯之地方百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遠者不過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繁，繇者不傷其費，故遠人安。所謂貢賦均也○注其後至是也○下二十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是也。蓋邢恃險，故爲衛滅。國語鄭語云：鄶仲恃險，亦恃險故爲鄭滅與○注遷例至勢也○下三十一年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之屬是也○注小國時○昭九年春許遷于夷之屬是也○注此小至國同○邢小國，書月與大國同者，爲霸主率諸侯助城，亦爲重煩勞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此一事也，曷爲復言齊師、宋師、曹師？[注]據首戴前目而後凡。[疏]注據首至後凡○下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下云諸侯盟于首戴，是前目後凡也。此若先目後凡，實諸侯城邢矣。

不復言師，則無以知其爲一事也。[注]言諸師則嫌與首戴同嫌實師，言諸侯則嫌與緣陵同嫌歸聞其遷更與諸侯來城之，未必反故人也。故順上文，則知桓公宿留城之爲一事也。[疏]明卽上救邢之師卽齊侯、宋公等也。通義云：城例時，此及楚丘月者，重錄之。起實諸侯也。錄援攘諸侯明，故不復月，則此宜蒙上月○注言諸至實師○舊疏云：首戴之會，歷序齊侯、宋公之屬，下文總進衛侯，便是實諸侯。今此亦上歷序齊師之屬，若下文直總言諸師，則與首戴同嫌，是實師，非必齊侯、宋公等，是以得序之以順上文也○注言諸至人也○十行本入作人。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鏤也。鄂本元年入作人。此舊疏中同，當據正。故人者，仍是齊、宋公會也。反故人，言仍是救邢之三國。舊疏云：下十三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鹹，十四年諸侯城緣陵，是時會諸侯各自遷國，至十四年更來城之，故此注云言諸侯則嫌與緣陵同嫌歸聞其遷更與諸侯來城之也。杜云：一事而再列三國，於文不可。言諸侯師，故是也。反故人，猶言故人反也○注故順至事也○穀梁傳曰：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事然，美齊侯之功也。彼以上救邢書大以彰精，爲賢齊而歸師，此復歸師美齊侯，故使如改事也。與此順上文爲一事異也。舊疏云：十四年穀梁傳其曰諸侯，散辭也。范云：非伯者所制。傳又云：桓德衰矣。何休曰：先是盟亦言諸侯，非散也。又穀梁美九年諸侯盟于葵丘，鄭散何以美之？於穀梁何爲短，則何氏彼處厭穀梁不聽爲散辭，而此所引似作散辭者，何意？直以言諸侯見桓德衰，待諸侯然後城，故嫌與緣以爲散辭。今此注正道據陸之諸侯，鹹會各自歸國，復來城之，仍自不遣，十四年諸侯爲散辭矣。舊疏又云：宿音須秋反，留音盧育反。公羊問答云：間陳氏洽曰：宿留二字經書未見，想亦漢時方言也。信乎？曰：史記武帝紀宿留河上，漢書五行志其宿留告曉人具深切，郊祀志東海宿留之數日，列子貫帝怪而留之，視釋文留之視，宿留而視之也，何以言經書未之見也？校勘記云：盧文弨曰：史記索隱音秀。續漢書郊祀志同，五行志其宿留告曉人，亦有積本字者。通義云：按漢書五行志、李尋傳、後漢書來歷傳及孟子章句見行可仕下，並有宿留之語，宿留猶須留也。易需卦鄭氏注亦讀爲秀。按孟子公孫丑云：故不受也。注：故且宿留。音義云：宿留上音秀，下音留。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易需象傳鄭君注云：需讀爲秀。古籀遷延有所俟曰宿留。封禪書宿留海上，漢五行志其宿留告曉人，李尋傳宿留晉言，來歷傳此誠擘愿所宜宿留。何氏春秋解詁宿留城之。趙氏孟子蕭章章句宿留以答之，並上音秀，下音溜。東觀漢紀和帝紹且復宿留，後漢書作須留。需與須通，故讀爲秀也。漢世訓詁皆音義相將，鄭六書轉注之學。按風俗通過譽縣云：何敢宿留？後漢書韋彪傳：劉愷曰：鄉以輕好去就，爵位不讀，今歲垂盡，當選御史，意在相篤，子其宿留乎？是宿留爲漢世常語。桓公自春救邢，至是城而遷之，宿留於邢，事畢始反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疏]包氏慎言云：經七月有戊辰，爲八月之二十七日。石經左傳作齊人以尸歸。校勘記云：似後人依閔二年傳增入，不足爲據。

夷者何？齊地也。[疏]閔二年左傳：共仲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杜云：夷，齊地。按彼傳明云齊人取而殺之于夷，明爲齊地也。

齊地，則其言齊人以歸何？[注]據從國中歸，不當書。邾婁人執鄫子不書以歸是也。[疏]注據從至是也○卽下十九年宋人、曹人、邾婁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婁。己酉，邾婁人執鄫子用之，是不言以歸也。通義云：閔夫人得在齊地，則固歸齊矣，何既薨乃言齊人以歸？案經文似若齊人以歸爲歸之齊，故執以閒文。

夫人薨于夷，則齊人以歸。[注]夫人所以薨于夷者，齊人以歸至于夷。[疏]以哀姜本孫邾婁，不得至夷，爲齊人取歸，故得薨于夷也。

夫人薨于夷，則齊人曷爲以歸？[注]據上說夫人薨于夷者，齊人以歸至于夷也，齊人曷爲故以歸至于夷。[疏]傳意以經既書薨與凡同文，則曷爲爲齊所歸讎之故。

桓公召而縊殺之。[注]先言薨，後言以歸，而不言喪者，諱桓公召夫人于邾婁，歸殺之于夷，因爲內諱，取使若夫人自薨于夷

然後齊人以歸者也王者有從內不絕錄因見桓公行霸王誅不阿親親疾夫人淫泆二叔殺二嗣子而殺之【疏】魯世家云齊桓公聞哀姜與慶父亂以危魯乃召之邾而殺之以其屍歸戮之魯謂爲魯戮非戮之魯地也經唐石經諸本同釋文經一本作謚○注先言至者也○殺繫傳不言以喪歸非以喪歸也加喪爲諱以夫人歸也注案曰齊人實以夫人歸殺之于夷諱故使若自行至夷過人疾而義然後齊人以喪歸也歸在義前而今在下是加喪之文也經不言以喪歸者以本非以喪歸也杜云不言齊人殺諱之○注主書至絕錄○閔二年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婁注云不如文姜于出奔貶之者爲內臣子明其義不得以子絕母者是○注因見至殺之○校勘記云邾本同閩監毛本王誤正漢書孝成趙皇后傳魯嚴公夫人殺世子齊桓公召而誅焉春秋與之又鄒陽傳陽言魯哀姜義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爲以爲過也師古曰法而不請言守法而行不能用權以免其親也或論語家說

楚人伐鄭【注】楚稱人者爲僖公諱與夷狄交婚故進使若中國又明嫁娶當慕賢者【疏】注楚稱至交婚○莊二十八年書荊伐鄭此稱楚人故稱之也諱與夷狄交婚者下八年締于大廟用致夫人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譏以妾爲妻也其言以妾爲妻奈何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注僖公本聘楚女爲適齊女爲媵齊先致其女齊僖公使爲適故從父母辭言致是也按宣公母頗能其楚女與齊疏云不書夫人及楚女至者起齊先致其女然後會會使立也楚女未至而難慶故皆不得以夫人至書也義或然也○注故進至中國○適義云僖公爲所聞世之始始內諸夏而外夷狄治楚以漸故進而國之杜預謂荊自改號楚安也據左傳則桓莊之爲國皆稱楚夫假令實先號荊今更號楚魯頌作於僖公之世何以稱荊舒故知以州舉者自是略賤之辭詩與春秋其義正同按孔以僖爲所聞世與何異舊疏云正以稱人爲楚進稱故也○注又明至賢者○新書胎教雜事云爲子孫婚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義者即慕賢者之意也解結婁云與楚文婚爲大惡者言自比於楚也進楚所以辟外公也然據傳文及穀梁言之無取楚之事則知此爲漸進文按何氏所據或公羊外傳諸書不得以傳文不見卿傳涉穀梁以解公羊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婁人于檉【注】月者危公會霸者而與邾婁有辨也不從有夫人喪出會惡之者不如危重也【疏】檉左穀作杻梁按穀梁莊二十七年傳檉傳元年會檉當穀梁同公羊也古丁檉聲同故得相假借杜云檉宋地陳國陳縣西北有檉城大事表云左傳作檉今陳州府西北有檉城郭檉也水經注渠水爲陂水東流之谷水東逕檉城王隱曰檉北有谷水是也檉郭檉夫經書公會齊宋于檉杜預曰檉郭舉也在陳西北記要云檉城在陳州西北○注月者至辨也○舊疏云正以非大信辭故也知與邾婁有辨者邾下文公敗邾婁師于纓是也既出會之僞而有私尊故危之○注不從至重也○下九年注喪公會者出會寧聞公有不子之惡明重喪出會有惡此有夫人喪而出會諱使宜惡惟不如危重也

九月公敗邾婁師于纓【注】有夫人喪不惡親用兵者時怨邾婁人以

夫人與齊桓喪事無譏故也【疏】左穀纓作偃纓偃一聲之轉按昭五年注據秦伯罃稽名疏文公十八年秦伯罃卒宣四年秦伯稽卒是也文十八年左傳疏引賈氏云穀梁傳曰秦伯罃卯古罃舉得通矣故漢書古今人表女纓大戴禮作女匽錢氏大昕史記考異謂纓匽皆音之轉是也杜云邾地在費縣西○注有夫至故也○下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傳云喪公親之則其稱人何貶爲貶君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是背殯用兵者貶而危之此亦背殯無危辭故變之也舊疏云此經云公敗邾婁師于纓與公敗齊師于長勺公敗宋師于乘丘之屬無異者時於喪事無譏故然則公敗邾婁爲哀姜復讎也故義云有夫人喪公再出不諱者本不書喪以小君之禮從下喪至貶見按以莊九年不與公復讎譏之孔義亦通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犁【疏】包氏慎言云冬十月經有壬午曆爲十一月之十三日十二月經有丁巳其月之十八日也丁巳日不誤則十月不得有壬午是曆於閏二年閏六月此年又閏十一月故於經所書日皆無抵悟然當時曆麗疏不應如此之乖犁也左氏犁作鄰杜云鄰魯地穀梁傳作麗按麗即鄰之省山左金石志鄰述祖天柱山銘麗其聘辨之地麗其即鄰食其也犁鄰音同段借字鄰中金石記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皺大秦鄭犁新說文作麗新是也

獲莒挐【疏】釋文挐一本作茹左傳校勘記石經宋本淳熙本足利本岳本挐作挐是也按今左傳毛本監本作挐當改正

莒挐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大季子之獲也何大乎季子之獲【注】据獲人當坐【疏】注据獲人當坐○穀梁傳例曰獲者不與之辭季子治內難以正【注】謂拒慶父【疏】注謂拒慶父○校勘記云元本閩監本同鄂本拒作距毛本誤據禦外難以正其禦外難以正奈何公子慶父弑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卻反舍于汶水之上【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舊本皆作諸者誤也今齊魯之閒有汶無諸

使公子奚斯入請【疏】魯世家魯人欲誅慶父慶父恐奔莒季友以賂如莒求慶父慶父歸使人殺慶父慶父請奔弗聽乃使大夫奚斯行左傳閔二年云共仲奔莒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注密魯地琅邪費縣北有密如亭公子魚奚斯也奚斯亦見詩魯頌閟宮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文選兩都賦序奚斯頌魯注引韓詩傳奚斯魯公子也如左傳文蓋名魚字奚斯與法言云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父夫阮氏元揅經室集有以辭魚名爲本誼而釋之近之斯爲用者詩奚斯所作左傳奚斯爲公子魚字孟子慶公之斯左傳作慶公楚字子魚楚乃斯聲近之譌斯乃辭段借字也

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注】奚斯不可見獄而不殺【疏】公子亦如莊三十二年呼叔牙爲公子同蓋亦外之之詞按左傳史記皆言以賂求共仲於莒如此傳則非以賂求矣奚斯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涘【注】涘水涯【疏】注涘水涯○詩秦風蒹葭云宛在水中涘傳涘水厓又王風葛藟在河之涘涘厓也謂汶之南涘也北面而哭【注】時慶父在汶水之北【疏】注時慶至之北○各本在誤自俟鄂本正見校勘記魯世家云哭而往左傳又云不許哭而往是也慶父聞之曰嘻【注】嘻發痛

語首之聲【疏】注發痛至之聲○舊疏云謂發心自痛傷而以嘻爲語之首也大戴禮少閒云公曰嘻注嘻歎息之聲禮記檀弓云夫子曰嘻注嘻悲恨之聲列子天瑞國氏曰嘻注嘻哀痛之聲史記魯仲連傳噫嘻亦太甚矣索隱嘻者驚恨之歎也此云發聲較各說尤切張儀傳儀被笞其妻曰嘻子毋讀書遊說安有此辱乎亦同此

此奚斯之聲也諾已【注】諾已皆自畢語【疏】注諾已至畢語○舊疏云畢作卑字誤通義云諾應聲答奚斯知其意已曰猶言旣而曰以已字屬下按疏又云猶似今人云休一生罷去曰自畢竟之辭故云自畢語矣孫氏志祖讀書脞錄云淮南說林訓諾之與已相去千里諾已讀奚斯所許已止不成故重言曰吾不得入矣

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輈經而死【注】輈小車轅冀州以北名之云爾【疏】閔二年左傳共仲曰奚斯之聲也入縊魯世家云慶父聞奚斯音乃自殺通義云抗擧也軒其車使轅去地高可得經也繁露精華云是故逢丑父當斮而轅濤塗不宜執魯季子追慶父而吳季子釋闔廬此四者罪同異論其本殊也俱欺三軍或死或不死俱弒君或誅或不誅聽訟折獄可無審耶○注輈小至云爾○十行本北作此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誤也蜀大字本此作北當據正漢制考同按說文車部輈轅也考工記輈人爲輈注輈車轅也方言九輈楚衞之閒謂之輈楚辭東君駕龍輈兮乘雷注輈車轅也禮既夕云爲平直東架北輈注輈轅也輈人又云十分其輈之長注云輈當伏兔者也小爾雅廣言以輈爲輿者輈以載輿因謂輿爲輈也故也

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乎魯【注】魯時雖緩追猶外購求之【疏】左傳亦云莒人來求賂注求還慶父之賂○注魯時至求之○閔二年左傳云以賂求共仲于莒是也通義云魯本賂莒使歸慶父莒但邀之而已聞其自死乃復責賂

魯人不與爲是興師而伐魯【注】故與季子獲之【疏】注故與至獲之○正以不坐季子以獲故書莒大夫大其獲也

季子待之以偏戰【注】傳云爾者善季子忿不加暴得君子之道【疏】注傳云至之道○舊疏云此待之以偏戰者鄭經書敗文是也敗者內戰文耳莒人可怨而能結日偏戰偏戰是其不加暴之義故得君子之道繁露竹林云難者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是也通義云云爾者釋壬午日也謂其結日故爲善辭也穀梁傳義異彼傳曰內不言獲此其言獲何也惡公子之紿注紿欺也又曰紿者奈何公子友謂莒挐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然則何以惡乎紿也曰棄師之道也是以書獲爲譏文彼注引江熙曰經書敗莒師而傳云二人相搏則師不戰何以得敗理自不通也夫王赫斯怒貴在爰整子所慎三戰居其一季友令德之人豈當舍三軍之整佻身獨鬭潛刃相害以決勝負者哉雖千載之事難明然風味之所期古猶今也此又事之不然傳或失之是穀梁先師亦不以彼傳爲然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疏】閔二年左傳云僖公請而葬之世家云魯釐公請而葬之是也

夫人何以不稱姜氏【注】據薨于夷稱姜氏經有氏不但問不稱姜

并言氏者嫌據夫人婦姜欲使去氏【疏】注據薨至姜氏○見上○注經有至去氏○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是經有去氏見貶例故別之也明據上薨稱姜氏以難也

貶曷爲貶【注】據薨于夷不貶【疏】注據薨至不貶○爲其稱姜氏無貶文也

與弒公也【注】與慶父共弒閔公【疏】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與弒申志反○注與慶至閔公○閔二年左傳云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穀梁傳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公子貶之也按慶父弒二君止稱閔公者特舉其一又以順傳弒公文爲子般尙未稱公故也

然則曷爲不於弒焉貶【注】據酖牙於卒時貶【疏】毛本於誤與通義云雖孫于邾猶稱姜氏意○注據酖至時貶○莊三十二年公子牙卒傳何以不稱弟殺也是即於其殺時絕去弟見貶矣

貶必於其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注】刑人于市與衆棄之故必於臣子集迎之時貶之所以明誅得其罪因正王法所加臣子不得以夫人禮治其喪也貶置氏者殺子差輕於殺夫別逆順也致者從書薨以常文錄之言自齊者順上以歸文【疏】十行本脫其字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唐石經鄂本於下有其字此脫按閔二年疏引此傳云貶必於其重者亦有其字春秋正辭云若仲遂卒于垂而削公子叔孫得臣卒卒而去其日皆終事也無駭終其身不氏釁終隱之篇不稱公子以其見於經罕矣意如執而致致而後去族其重者不可得貶絕則因事以見之○注刑人至棄之○禮記王制文○注故必至貶之○莊二十四年注禮夫人至大夫皆郊迎此夫人喪至亦宜然何氏以理決之也○注所以至喪也○經韻樓集云春秋之母弒者有二曰宋王姬曰魯哀姜王姬者主弒者也故直書其罪哀姜者與於弒者也內大惡諱故書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去其姜凡爲母后者可以鑒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包氏愼言云哀姜爲齊桓所殺齊不以爲女也故不稱姜不以夫人禮治其喪王法所誅臣子不得徇私恩也按夫人者弒二君宜從誅絕科得罪宗社王法所正故臣子當以天子之法治之也舊疏云季子之逆慶父齊桓之討哀姜二義相違而皆晉之者誅不辟親王者之道親親相隱古今通式然則齊桓之討哀姜得伯者之義季子之緩慶父因獄有所歸遂申親親之恩義各有途不可爲難矣○注貶置至順也○謂去姜留氏也左疏引賈逵云殺子輕故但貶姜此決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幷姜氏絶去彼文姜殺夫子殺子罪尤重也舊疏云言別逆順者言殺夫之逆甚於殺子二事相對而言之不謂哀姜殺子爲順也是以晉侯宋公殺世子皆直稱君而甚之也通義云貶去姓者使絶屬于齊明桓公之誅不爲滅親與穀梁爲齊桓諱殺同婚義近○注致者至錄之○上文書薨不書殺爲常文故此書至自齊爲順上常文書致與定元年書公之喪至自乾侯之文同也○注言自至歸文○上書齊人以歸故此順而書至自齊不言至自夷也

公羊義疏二十九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僖二年盡三年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杜云楚丘衞地邑漢書地理志山陽郡成武下有楚丘亭齊桓公所城遷衞文公於此毛詩鄘風序云定之方中美衞文公也衞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疏引鄭志張逸問楚宮今何地答曰楚丘在濟河間疑在今東郡界中正義引杜預云楚丘在濟陰成武縣西南屬濟陰郡今在濟北故云濟河間也但漢之鄭境已不同鄭箋在東郡杜云濟陰也大事表云今參河南衞輝府之滑縣胡氏渭禹貢錐指亦以爲在滑縣東北又云衞地鑄丘顧參其見於經傳者曰楚丘帝丘旄丘繇丘瑕丘清丘康丘教丘皆在濮水之濱桑土之野故經桑降丘宅土於桑田既濫之下說文丘土之高者廣雅小陵曰丘兗地最卑丘非山者書氾遷之時而其上猶可以居人大事表又云春秋有兩楚丘隱七年楚丘在山東曹縣東南四十里本楚州己氏之地凡伯遇其地因劫略之杜注所謂濟陰成武縣西南者是也地界曹宋閒襄十年宋享晉侯于楚丘此其一也傳四年衞遷于楚丘在滑縣東六十里於漢爲白馬縣杜注春秋無明文而毛詩傳箋疏及水經注言之甚明毛定之方中傳云虛漕虛也楚丘有堂邑鄭箋自河以東夾於濟水文公登漕之虛以望楚丘孔疏則云楚丘西有河東有濟水經注白馬濟有白馬城衞文公東徙渡河都之其不得泯於成武彰彰矣隋開皇十六年衞時置開楚丘一則漢己氏縣以戎伐凡伯之楚丘而名爲南楚丘一在漢白馬縣鄆桓公封衞者爲北楚丘以曹縣有楚丘因改名衞南縣通典白馬春秋衞國漕邑衞南衞國楚丘也元和郡縣志唐書所載並同宋子餘集傳亦云漕楚丘皆在滑州乃班固地理志於成武下則云齊桓公所城遷衞文公於此既滑縣之楚丘於成武而文定縣春秋于凡伯傳又云邦衞不敎王臣之縣又濮成武之楚丘於滑縣蓋兩失之至能過請楚丘爲曾地言城楚丘繼夫城向城郎因力辨桓公無封衞之事引傳子貫鑄傳稱楚丘爲曹風不惟與公半之本文相惇并舉詩所稱楚宮楚室一儀殺之世非荒經處古之基乎高江村辨楚丘據明衞以宋事晉侯子楚丘衞鄭衞地則不然宋都在歸德府睢州與滑縣之楚丘中閒衞隔一開封府相去五六百里雖宋之邊不宣至是又云衞北疆帝丘隔遠南鄭由是地經于宋亦無明文不如景泡所觀戎州己氏地界曹宋閒宋之楚丘與戎伐凡伯之楚丘鑄一濮鑄近是也濮閔二年衞鑄狄所說進民職河立載公以廬于漕至僖二年齊桓公封衞于楚丘爲北楚丘顧氏分別甚詳而水經注濟水篇又云衞水分濟於定陶東北逕己氏縣又北逕景山又北逕楚丘城西郡國志曰成武縣有楚丘亭杜預云楚丘在成武縣西南衞懿公爲狄所滅衞文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城楚丘以遷之故春秋稱邢遷如歸衞國忘亡鄘詩所謂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故鄭玄言觀其旁邑及山川也亦繇以成武之楚丘當之矣似

孰城■据內城不月故問之■下十四年傳執城之疏引此傳有之字宣據補故勘記云唐石經以下本皆說○注據內至同之○隱七年夏城中丘襄十九年冬城西郭是皆內城不月也皆疏云其內城有在日月下者皆不蒙日月

城衞也曷爲不言城衞■据無遷文以言城因當言城衞■校勘記云解云書本曷爲之下有不言二字今無者脫也校者石經異鄉下原刻作城後歸改爲不則本作曷爲城衞不言二字係歸攸補入故此行及次行皆十一字其閒可覆也疏本亦無不言二字十四年傳云曷爲城杞亦無不言據以傳文考之亦書無不言二字傳云城也正答所以城衞之故○注據無至城衞○言疏云言以前之經宋有遷衞于楚丘之文今此城之國書言城衞不言言城楚丘故衞之國字亦有作故字者言由是之故書書城衞故轉記云疏本故作國字云國衞之國亦有作故字者轉本作故轉之國誤也據何氏當本用國字七年注云國因其傳體者其能以書國此注今本作故非據各本皆據作故又如注文似有不言二字書國無遷文言國宣言城衞也

滅也■頭誤云故不言城衞起非故衞衞衞又末還也謀傳遷而後城楚丘城而後衞還文是以異也於誤說亦然據注常不言城衞因衞已滅也

孰滅之蓋狄滅之■以上有狄入衞■注以上至入衞○郎閔二年冬狄入衞是也因經止書狄伐邢狄入衞故此沒上元年傳皆言蓋

曷爲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歸疏引鄭箴膏肓云狄人與衞戰桓公不救於其敗也然後救之宋均注云救衞使公子無衞成之蓋當時狄勢正彊桓公力未能救故遷之楚丘明畏避狄也是桓公不能救事也

然則孰城之■据不出主名見桓公[illegible]不得之又不獨書責諸侯也

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穀梁傳曰則其不言城衞何也衞未遷也其不言衞之遷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不得專封諸侯繁露其仁以義而不與也故曰仁不勝道故復下不得蓋涉上不得而衍唐石經已然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據

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復發傳者君子樂道人之善也不嫌衞者明去衞而國楚丘起其遷也不書遷與救文者除爲桓公諱使若始時尚倉卒有所救其後安然無干戈之患而以重其任而厚責之主書者起文從實也■注復發至善也○正以上元年救邢下已發傳此又發傳故解之也者繼道人善之義與莊十二年衞師及者何凰也傳救同遷救云三城各異春者城邢系上救邢之師城救救系上會誠衞侯此文無所系方彰事封故不言言其人矣書遷曰審桓存三亡國封衞之功尤爲彰著衞人救厚報之至形於書書嘗時歸其仁而遣人自是衞甚江人責人來會于責譚是也衞木瓜之什列子國風則是望人亦以爲書夾於春秋稱撥其事實何也夫有亡繼絕建邦開國所賴作天下之傳王人稱此以無人心而系哭會不可矣者也君子不書於經傳稱春秋者如無其事無

所以示王道之存也若重曰狄人滅衛齊侯封衛于楚丘則為無王矣夫王天下者大柄有二曰威曰福二柄舉則天下治矣一有失為不以恰亡則以敗亂下或擅之小則以伯大則以王然威之為用足以制人而已王致之末也福者積微以為用以晦而彰以柔而強及其至也威不足以言之是王道之本也何謂福恩惠是也何謂威甲兵是也先王經世有賜諸侯弓矢得專征伐之威未嘗與臣下得私恩惠之稱故禮家施不及國者不與大夫得作稱於國也詩戒諸侯專封者不與有國者得作福於天下也春秋間有執人之君已而釋之者滅人之國已而復之者力能執人之君滅人之國威亦大矣釋而不殺若復其人民社稷惠亦厚矣有威可長有惠可懷此文王所以造周也若夫森雄乘之必至吞弱兼小雖無商封猶將肆甄神器故春秋書執人之君滅人之國者著其無王之罪之也至恩惠之事歸侯擅之難未足以傾周皆削而不書其後之君子觀其所書而知天下之所以亂案其所不書而知王之所以存莊子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此之謂也按孔氏此論正得春秋文不與之義○注不繫至遷也○趺襄十年冬戍鄭虎牢繫鄭也衛之始封在沫殷之故都也史記注引宋忠云康叔從康徙封衛衛都殷墟定昌之地時由被遷楚丘故書楚丘以起其遷也新序義勇云衛懿公有臣曰宏演遣使未還狄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與祿位者鶴也所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予為能戰遂潰而去狄人追及懿公於熒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宏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號盡哀而止曰臣請為表因自刺其腹納懿公之肝而死齊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救衛於楚丘是其事也○注不書至實之○狄上元年書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下云邢遷于陳儀也○注主書至實也○與上救邢稱師不稱君同繁露滅國下云齊桓為齒之會衛不至桓怒而伐之狄滅之桓憂而立之用心如此豈不伯哉故以憂天下與之是亦文從實之義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有辛巳月之十四日按曆宜置閏辛巳為閏四月之十四日

哀姜者何莊公之夫人也【注】誅嘗絕不當以夫人禮書葬書葬者正齊桓討賊辟實內諱齊【疏】注誅嘗至諱齊○上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不書姜是誅文也則此不合書葬見絕今此書葬所以辟實內諱齊也隱十一年傳君弒不討不書葬以實臣子夫人埋亦宜然令若不書葬嫌為實書臣子不討賊夫所以不實書臣子者為實桓為書討賊得其正故也

虞師晉師滅夏陽【疏】左氏夏陽作下陽服本作夏陽古夏下同部段借隸續斥彰長田君斷碑假印綬守廣平夏曲陽今斥彰長洪云鉅鹿之四邑曰任曰廣平曰下曲陽曰斥章碑以下為夏以章為彰是也水經河水注虞水又東南逕夏陽縣故城南服虔曰夏陽虢邑也在大陽東三十里城南元和郡縣志下陽城在陝州平陸縣東北二十里今屬山西解州杜云下陽虢邑在河東大陽縣本之服虢水經河水注又云竹書紀年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虢公醜奔衛獻公命瑕父呂甥邑于虢都地理志北虢也按北虢即西虢也東虢滅于鄭在平王時左傳隱元年制巖邑也虢叔死焉是也閻氏若璩鄭地云杜注虞國在河東大陽縣余舊山西之平陸縣也虢西虢國宏農陝縣東南有虢城余舊河南之陝州也名縣二省而界相連安縣引實建注云虞在晉南絳在虞南一言之下而形勢險然晉時為晉獻公十九年正都于絳絳在太平縣之南絳州之北土人至今呼故晉城遺址宛然大事表云今解州平陸縣東北四十里有古虞城在大河之北今大陽縣在解州平陸縣東五十里又東北三十里為故下陽城則下陽為虢河北地虢界跨有河南北也

虞微國也曷為序乎大國之上【注】據稱師有加文知不主會【疏】下五年注虞稱公者尊正爵則公非本爵析內國稱子故知虞微國也○注據稱至主會○隱五年傳將卑師衆稱師為大國例今虞微國稱師故為加文也又隱五年邾婁人鄭人伐宋注邾婁小國序上者主會也此既稱師知與彼殊不主會夫既不主會而在大國之上故據以難

使虞首惡也【疏】後漢書梁商傳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故賞不僭溢刑不淫濫五帝三王所以同致虞又也穀梁傳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為主乎滅夏陽左傳曰先書虞賄故也漢書孫寶傳云春秋之義誅首惡而已

曷為使虞首惡【注】據楚人巴人滅庸不使巴首惡【疏】注據楚至首惡○文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是也彼經有秦人注不言之者秦楚等巴為小國故止舉巴為難也

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疏】繁露王道云虞公貪財不顧其難快耳說目受晉之璧屈產之乘假晉師道還以自滅宗廟破毀社稷不祀身死不葬貪財之所致也故春秋以此見物不空來寶不虛出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其應也

其受賂奈何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疏】說文宀部寐臥也寢傳寐之言迷也不明之意詩小雅小宛云明發不寐又云夙興夜寐是也繁露屢側彙云虞有宮之奇而獻公為之不寐漢書辛慶忌傳何武上封事曰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

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疏】通義云此與晉語御叔虎對獄相之氣盡一事而傳者異耳

荀息進曰虞郭見與【注】猶曰虞郭豈見於君之心乎荀息素知獻公欲伐此二國故云【疏】釋文郭音虢又如字左氏孟子作虢通繫虞滅國上云虞虢并力晉獻難之新序九云虞虢皆小國也虞有夏陽之阻塞虞虢共守之晉不能禽也是晉獻久有滅二國意荀息探之故曰虞虢見於君之心也

獻公揖而進之【注】以手通指曰揖【疏】注以手至曰揖○禮鄉飲酒禮賓揖介注推手曰揖楚辭大招職揖辭讓注上手為揖淮南道應訓子佩疏揖北面立于廉下注揖舉手也廣雅釋詁揖進也郭以手通指之義說文手部揖攘也郭周禮大祝疏所謂推手曰揖也說文又曰一曰手著胸曰揖卸司農注所謂今時揖是也通義云揖之延之逾也推手曰揖引手曰厭下手曰撎

遂與之入而謀曰君若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疏】經傳釋詞云爾猶矣也詩噫嘻既昭假爾箋噫嘻乎能成周王之功其德已著至矣是與爾同義又宣十五年傳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爾亦矣義也

獻

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注〕屈產出名馬之地乘備駟也〔疏〕注屈產至之地○舊疏云謂屈產爲地名不似服氏謂產爲產生也按孟子萬章上與屈產之乘趙注屈產地名馬所生與何氏同閻氏若璩釋地云通典慈州文城郡今理吉昌縣春秋時晉之屈邑獻公子夷吾所居漢河東北屈縣左傳云晉有屈產之乘此有驗馬與劉昭注後漢志同余謂今山西吉州是史傳會爲石樓縣但石樓乃漢西河上軍縣非北屈縣大事表云今爲山西吉州州治東北二十一里有北屈廢縣爲晉北屈邑卽夷吾所居之屈也按傳二五言於公曰狄之廣漠于晉爲都則知精屈向皆狄地也按周禮大宗伯以天產作陰德注天產者動物猶大隹之屬此服氏所本然屈產曲轅並稱似屈產爲地名爲得其實○注乘備駟也○孟子注又云乘乘四馬也與垂棘之白璧〔注〕垂棘出美玉之地玉以尚白爲美〔疏〕注垂棘至之地○釋文棘一本作棘孟子又云晉人以垂棘之璧注垂棘美玉所出地名按垂棘又見成五年杜云晉地○注玉以至爲美○原文闕往必可得也〔疏〕武氏億經讀考異云舊讀從晉字絶句考此當以往字屬上爲句必可得也又爲一讀據傳下文請終以往又於是終以往並從往字屬句知此亦當依往字讀爲正新序晉謀云故晉獻公欲伐虞虢荀息曰胡不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韓非子言通云荀息曰君其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求假道稱必假我道淩氏廷堪禮經釋例云呂氏春秋慎大覽權動篇晉獻公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爲庭實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于虞而伐虢是晉人聘虞享時束帛所加之璧爲垂棘之璧庭實所設之馬爲屈產之乘言其實也三傳及孟子皆有此文而何休范寗杜預之說不知引事證以釋之疏矣則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注〕如虞可得猶外府藏也〔疏〕注如虞至藏也○舊疏云本藏下有之字左傳若得道于虞猶外府也馬出之內廄繫之外廄爾君何喪焉〔疏〕喪猶失也猶言何所失也韓非子云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馬也若受吾幣不假之道將奈何荀息曰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我幣若受我幣而假我道則是寶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馬猶取之內廄而著之外廄也君勿憂穀梁傳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於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廄而繫之外廄也新序又云此晉國之寶也彼受吾幣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置之外府取之中廄置之外廄較此傳爲詳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疏〕孟子又云宮之奇諫注宮之奇虞之賢臣左傳又曰公曰宮之奇存焉繁露滅國上云虞公託其國於宮之奇晉獻患之是也苑尊賢云虞有宮之奇晉獻公爲之終夜不寐新序又云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也穀梁傳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注〕君欲言其知實知也〔疏〕新序又云荀息曰宮之奇知國矣雖然其爲人也通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通心則其言之略懦則不能彊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穀梁傳曰荀息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彊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左傳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彊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注君欲至知也○何意以上知能爲獻公語目之也言君謂知誠知也若曰雖知亦徒知猜其雖然虞公貪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疏〕新序又云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穀梁傳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今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請終以往於是終以往〔疏〕下二十四年左傳注云終猶已也古以已通終以往卽已以往也虞公見寶許諾〔疏〕韓非子又云虞公貪利其璧與馬而欲許之宮之奇果諫記曰脣亡則齒寒〔注〕記史記也〔疏〕下五年左傳云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新序又云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之使者其幣重其辭卑必不便於虞語曰脣亡則齒寒矣戰國策趙策曰脣揭而齒寒高注揭猶反也呂覽權勳篇淮南說林訓皆作脣竭而齒寒高注揭亡也按國篆之揭鄭竭之段借也穀梁傳宮之奇諫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掣其妻子以奔曹○注記史記也○原文闕虞郭之相救非相爲賜〔注〕賜猶惠也〔疏〕新序又云故虞虢之相救非相爲賜也下五年穀梁傳云虞虢之相救非相爲賜也○注賜猶惠也○說文貝部賜予也玉篇賜施也施予皆有惠義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疏〕下五年左傳云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又云將虢是滅何愛於虞又穀梁傳云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矣新序韓非子云宮之奇諫曰不可許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依輔虞虢之勢正是矣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不可願勿許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注〕則郭非虞不滅虞嘗坐滅人〔疏〕繁露王道云晉假道於虞虞公許之宮之奇諫曰脣亡齒寒虞虢之相救非相賜也君請勿許虞公弗聽後虞果亡於晉春秋明此存亡之道可觀也左傳云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水經河水篇河水又東沙澗水注之水北出虞山東南逕傳巖傳巖東北十里郤巖軫阪也春秋左傳所謂入自顛軨者也東有虞城周武王以封太伯後虞仲於此是爲虞公太原地記所謂北虞也一統志一山在解州安邑縣東南三十二里踰夏縣平陸縣界一名虞山一名虞阪晉假道于虞卽此路○注明郭至滅人○舊疏云欲道序虞于晉上令其首惡之故也按上傳云使虞首惡也故使虞坐滅人還四年反取虞〔注〕[illegible]故言反〔疏〕新序云公不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旋歸四年反取虞穀梁傳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並與此同左傳以滅虢在傳五年後下傳云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又云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是役以虞爲別將誠也史記注引賈逵云虞在晉南虢在虞南故反取虞出○注還復至言反○舊疏云言晉人滅郭還歸其四年反往滅虞也虞公抱寶牽馬而至〔疏〕[illegible]荀息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疏〕新序云荀息牽馬抱璧而前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璧則猶是而吾馬之齒加長矣韓非子云

荀息牽馬操璧而前獻公獻公說曰璧則猶是也雖然馬齒亦益長矣史記晉世家荀息牽曩所遺屈產之乘馬奉之獻公獻公笑曰馬則吾馬齒亦老矣穀梁傳乃荀息操璧曰璧則猶是馬齒長矣按禮記曲禮云齒路馬者有誅蓋齒者年數也周禮校人先鄭注云二歲曰駒三歲曰駣說文齒部齡馬八歲也是馬有年齒之齡故云馬齒長也

蓋戲之也 注 以馬齒長戲之喻荀息之年老傳極道此者以終荀息宮之奇言且以為戒又惡獻公不仁以滅人為戲謔也晉至此乃見者著晉楚俱大國後治同姓也以滅人見義者比楚先治大惡親疏之別 疏 注傳極至為戒○新序云晉獻公用荀息之謀而禽虞虞不用宮之奇謀而亡故荀息非霸王之佐戰國并兼之臣也若宮之奇則可謂忠臣之謀也後漢書曾節傳虞公抱寶牽馬魯昭見逐乾侯以不用宮之奇子家駒以至誠辱○注又惡至韓也○後漢書馮衍傳顯志賦云善忠信之教弛令惡詐謀之妄作聆申叔於陳蔡令禽荀息於虞號謂惡荀息之詐謀宣號禽也○注晉至姓也○舊疏云卸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是先書楚小惡而治之也以前不見晉小惡者從治同姓故也通義云晉亦同姓大國猶從見者曲沃武公弒翼君而盜晉國王法所誅絕春秋書之不正則傳教正之則歸大惡據文公無君晉國道方將據亂序據予文公為霸主因是有所諱避故武公之事一切不書罪自所聞之世始錄晉也義或然也○注以滅至之別○舊疏云以前楚滅親鄭不書而先書晉滅夏陽者先治同姓之大惡欲見骨肉之親大則錄小則陽故言親疏之別耳春秋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滅人大惡故不諱也

夏陽者何郭之邑也曷為不繫于郭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 疏 還錢云竹書紀年曰獻公會虞師伐郭滅夏陽郭公醜奔衛是郭者在夏陽之微也邑而言滅又不更言滅郭者重夏陽也穀梁傳曰夏陽者虞郭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郭舉矣惠氏士奇春秋說云下陽說邑當書虞師晉師伐虢取下陽重書滅者國之也曷為國之虢公在焉此公羊之說趙匡啟之曰君在外邑聞兵至而歸國亦事之常何得稱滅若君在下陽受兵則何得不見擒乎此趙匡之說也紀年惠王十九年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夏陽虢公醜奔衛則公羊之說信矣且傳五年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亦未見擒於晉也按公羊以是年滅夏陽歸獄已滅虢左傳以滅說在僖四年者異趙匡不知經師家法據左氏說公羊故宴穀耳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澤 疏 釋文貫澤古亂反二傳無澤字趙氏坦異文箋云按公羊經本無澤字故公羊說於九年傳貫澤之會下解云卸上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是也此言于貫澤者蓋地有二名說如此盟據明所據本有澤字故云二傳無澤字然則在唐時公羊已有二本不同有澤者或衍文杜云貫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貫與貫字相似釋例引或曰有貫澤公羊曰貫澤之會水經睢水篇睢水又東經貫城南俗謂之蒙城非也闞駰十三州志以貫澤為貫也在黃縣西北春秋傳二年齊侯宋公江黃盟于貫杜預以貫為貫貫字相似貫在齊謂貫澤也是矣大事表云在今山東曹州府曹縣西南十里一統志蒙澤城故城在曹州府曹縣南十里郎古貫地括地志貫城今名蒙澤城故城貫今歸德府商丘縣界杜又云江國在汝南安陽縣又八年杜注云黃國今弋陽縣大事表云江在今河南汝寧府真陽縣東黃在今河南汝寧府光州西十二里有黃城是也水經淮水篇淮水又徑安陽縣故城南江國也高士奇今其地有江亭秋文四年楚人滅江又云淮水又東經黃城西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安陽下云使國滅楚曰故江國今江亭是又弋陽下云侯國嬴姓曰弋山在西北故黃國今黃城是

江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 注 桓公德盛不據使微者知以遠國辭稱人 疏 穀梁傳亦云江人黃人遠國之辭也○注桓公至稱人○桓公德盛謂上封邢衛存春秋諸務也江黃小國知宜是君不能使微者也左傳說引賈云江人當人刺不言微者鄭特齊背楚終為楚所滅其亦異者以江人黃人鄰國君親至

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為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為莫敢不至也 注 晉大于宋不序晉而序宋者時實晉楚之君不至君子成人之美故褒公以為偏王之辭所以獎夫霸功而勉盛德也江黃附從霸者皆進不進者方為偏至之辭 疏 穀梁傳亦曰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為諸侯皆來至也繁露精華云其後二十年間宋能大合諸侯也至於教邢衛之事見存亡繼絕之義而明年遠國之君畢至貫澤陽穀之會是也故曰親近者不以言召遠者不以使此其至也新序四云為陽穀之會貫澤之盟遠國皆來者此○注晉大至偏也○校勘記引孫志祖云穀梁疏引二晉字下皆有楚字乃與下文合各本脫也又云所以獎夫伯功鄂本夫作大穀梁疏正作大按各本皆誤夫宜據正君子成人之美論語顏淵篇又穀梁疏元年傳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說苑君道篇君子乎哉君子哉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獨得聞微按論語之君子孔子自稱哀十四年傳君子曷為為春秋是也下九年左傳云翟孔先歸過晉侯曰可無會矣是為丘之前晉皆不與會楚自殘之王後不服王化故下四年伐楚明不與齊桓會矣春秋成人之美晉楚不至方亦僑至之辭也○注江黃至之辭○舊疏云怪其不書至至之辭者故宜以遠國辭稱若進而至者公以見於至之親通儀云此盟會之會例也貫澤人遠國恐無恆公之會最盛欲謙書之則春秋例不錄微國故直舉江黃極遠者包之而已其中國常會之君亦不書者例言某侯而舉江黃于宋則舉中國之外僅有江黃無以見僖至之實故亦舉齊宋以包之蓋宋大國羣必不數從伯主獨會二國之微者故其事得以相起也以左氏弦之惡會之盟宋亦與矣而經不書鄭之盟蔡許之君在矣而經不書屈諸之次經唯楚蔡而傳有宋公陳侯鄭伯盟子貫此之會經唯晉吳而傳有單平公則春秋於諸侯之會不備敘者皆有經時非此矣且左傳曰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經唯見江黃而致道柏事齊無文豈非以徽國故不得盡錄與

冬十月不雨

何以書記異也 注 說與前同 疏 通義云月者時獨十月不雨為異十一月十二月仍有小雨曾耳杜預云一時不雨則書首月非也莊公之篇固有一時不雨者徵則宣云冬不雨矣未書首月月也○注說與前同○謂莊三十

一年冬不雨也使傳云何以書記異也注云京房易傳曰旱異者單久而不書物也斯除去公宣稱由下作故陽雖不施而陰道猶

行以成萬物也先是比能三書慶牙事致之應此不言所應書疏云今此亦是傳公事於得立委任陪臣不位致事故有此罰耳故

云說與前同按漢書五行志云釐公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先是釐公夫人與公子慶父淫而殺

二君國人攻之夫人孫于邾慶父弃言盡公郎位兩敗邾東敗言慶其大夫有執歸之廢與按何殺是久不書物同前耳所應不必

與前同說下三年注

楚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

何以書記異也■太平一月不雨即書春秋亂世一月不雨未書

物未足為異書補一時乃書一月書者時僖公得立欣喜不恤庶

衆比致三旱即能退避正殿飾過求己循省百官放佚臣郤都等

理冤獄四百餘人精誠感天不雩而得澍雨故一月即書善其應

變改敗旱不從上求僖諸者著人事之備精於是■五行志又云故不雨而生者陰

不出氣而私自行以象施不由上出臣下作福而私自成一巳不雨近常陰之罰臣頗也正莊三十一年注陳去公室福由下作之

義注亦宜云說與前同從不言月可知例也○注太平至郎公書疏云太平之時陰陽和調者不一月不雨足以隋異正以傳能善

變改正故不從太平也例○一注月一不月雨至郎三書旱也○○郎注上春二秋年至冬乃十書月○不莊雨三十一年正月至不雨

本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是也孟郁心眾引用春秋纂例云公羊之節書旱即有所致此夏四月不雨書不雨是也書蓋憂民

有言書春傳引甚說異故致旱云○注三郎能至夏澍不雨○是旱以來疏云公羊傳云公憂民精誠僖服

遭除會頒事臣之宰人受嘗路鑑以六祝等自九責人婦女奏之下遺使將郭之等十去

有漢書注引考鄉云傳公三年春至不雨於是云公憂民精誠思之元服文

苟君欲常與文百姓之事何如所不以雨為憂所以六責自九令十五章日方今身大衆半郎之等十去三

會云有兩大中何以為人不雨又古大旱旱致民飢書

疏云齊魯傳傳過學術以六文節俗禮撤傳於夫四大事之宰人中天之宰又云日食之事自云古

云民受貨路者官人其鉤自災遠使女大立僭故又放令大十

下人敏子之景繆周祭傳不覽其大是敢又傳遽此云之以言之

人之意皆休又鄙寡禁因時則不雖於外也又自由云以

天休其傳受又郊也

月正年不雨

不言月也公羊閔年四月雨上二年十一月不雨於之民下巳也

不至於是○書雨者云郎上也二年十月不志雨之下巳也與此何以書記異

異者也人今事不之從是○上二年月○注不雨於之

○疏云公不是雨是至二閔不一月

欲見著也人今事不之從備其從其欲徵於是又故也之者

徐人取舒■杜云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舒國今廬江舒縣說文舒郡下邑在魯東有舒城段注當作舒戎舒戎郭周邑

禮注所云則伯禽以王師征徐戎今徐戎實徐也許舒作舒在魯東則鄀在魯東夫子序徐奄與州郡不元年所屬作鄀

名徐玉奄為徐引董春秋徐戎也人郭取曾邾於紀實要故舒左今傳曰盧州府又舒實城也鄰說接文杜又謂云在郡下地

邳者亦不近得者到此也地理志陳留一郡徐下云故國盛人至於春秋時徐林東與徐戎自郡為一然去舒殺道且此人徐于實

子舒以為近之楚奪

其言取之何■易也■據國言滅

三注年據滅國言滅遂之郎是也十年十

易者猶無守禦之備不為桓諱者則其不敢也■○注易至陰之圖者論憂

云惡其以無禦備者得邦國物之之此易而爾以故山川君子樹國之實必有也不人可犯之取舒所春秋日之重門取

暴至於焉析天下暴客之舒言以備為天下百之其秉稱周亡星君衆國云此因其陰所不以見

曰易於一命之謂有吳故且以禮行之記傳傳行易云是之逆也不故不出○學陰注不易之罪

任夫與人有樂亦陳之禮記傳易之備也百易云星亡於○注易恐之君為也不至也

此元年二外二年狀秋入狀衛賊誡謂正公在不正公書者不入公惡書齊不文氏之誡人

易入實者得之而無守禦之不故寇之誠所故舉故云以之經也見氏諱書公

經上云此年外二狀諱衛入舒之得取舒罪

荊舒是懲是以荊舒之舒書徐公人從者為中之曰取役以之其事下

人之所以此國人從中從國也者徐通郎之貢按普孔所說云宋徐然成鄰者

六月雨

其言六月雨何■據上得雨不書■注據上至不書○書疏云郎上二年十一月十二月三年

二月三月五月之屬是其得雨之故也書不雨者

不上雨而不甚也■所以詳錄賢君精誠

之應也僖公得過求己六月澍雨宣公復古行中其年數大豐明

天人相與報應之際不可不察其意■注所以至其意○疏云所雨以者至應也○書雨者傳

有志乎民者也○注宜公至大豐○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冬蝝生宣公羊傳云郎

○注宣公明年大復古○行中何云注云十六年冬大有年是也

有欲其天不至其心也○所欲所不必仁且知之人內省自以宣有災見於天心外天以意

欲其事之有不殺故天以天欲此意者之自殺宜之也於春秋災異之法上之變而古不惡意也

以天有災者地不見天之孔子曰天子之山川所曰有天其不亡者予而聽不經端

是天不見災者之所欲也以其事地以天之所以爾而聽宮旨聞天之好不止此

乃過天之難欲此以此欲時之天災之王所以災之神災爾無仍可異也此

天蓋欲人行其惡之之天有者不欲上天之所以受天之罰令之也相及言云之書人行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注杜云陽穀齊地在東平須昌縣北今兗州府東平州陽穀縣

東北三十里陽穀故城是也縣治南有會盟臺即齊桓公會江黃處水經注濟水篇又北過穀城縣西魏土地記曰縣有穀城山山出文石陽穀之地春秋齊侯宋公會于陽穀者也一統志陽穀故城在兗州府陽穀縣東北三十里

此大會也曷為末言爾【注】末者淺耳但言會不言盟據貫澤言盟

【疏】大戴保傅篇齊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再為義王盧注再為義王云陽穀與召陵也蓋亦取此為義舊疏云上二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澤傳曰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為莫敢不至也此經亦書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故爵子言此大會也以難之〇注末者淺耳〇原文闕〇注但言至言盟〇上貫澤亦大會言盟此不言盟但言會故為末言之也

桓公曰無障谷【注】無障斷川谷專水利也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疏】注無障至利也〇孟子告子下無曲防注無敢違王法而以己意設防禁也管子大匡篇霸形篇並言無曲隄謂曲設隄防以障遏水東使鄰國受水卑之害則使之曲防曲隄即此之障谷下九年穀梁傳曰毋壅泉注云專水利以障谷是以此傳之障谷解壅泉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漢賈讓奏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則是河水西抵趙魏隄亦東注齊矣夫曰近起戰國豈非葵丘既會申明天子之禁諸侯猶有所懼而不敢為至七雄地大勢專人得自為餘而不離以鄰國為壑也宋氏翔鳳四書釋地辨證云管子霸形篇楚人攻宋鄭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境尹知章注楚人又壅取宋田夾兩川條隄而壅塞之又云桓公與楚王遇於召陵之上而令於遇上曰無貯粟無曲隄又云東發宋田夾兩川而楚不敢塞也按此乃壅塞水流使鄰無障田之利害時楚人實有是事左傳國語所不載而管子載之其事專以病鄰非以隄防治水之比故公羊傳三年曰無障谷穀梁傳九年曰無壅泉蓄塞水不東害同遏糴曰障曰壅形容利害教曲防二字更切著治水禁用隄防則桓公即壅遏入流者何害為他人計而不為自為計若此也按宋氏此說於何氏專水利之義尤為明顯〇注水注至曰谷〇爾雅釋水文舊疏引李巡注云水出於山入於川為谿也又釋山云山豬無所通谿彼釋不通之谿此則通水之谿也說文泉出通川為谷舊疏引李巡又云水相屬為谷雅疏引李又云谷者屬也水流相屬灌注也郭注云此皆道水轉相灌注所入之處名道德經云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也谷為衆谿所注名江海集百川故為百谷王也

無貯粟【注】有無當相通【疏】孟子又云無遏糴即此之無貯粟也穀注云無遏止穀糴不得通鄰國也下九年穀梁傳作毋訖糴注訖止也謂貯粟亦以此傳彼傳也漢書食貨志云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史記貨殖傳積著之理亦或作貯地官廛人注貯謂貨物備藏于市中〇注有無當相通〇原文闕

無易樹子【注】樹立本正辭無易本正當立之子【疏】注樹立至之子〇孟子又云無易樹子注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也下九年穀梁傳毋易樹子注樹子嫡子樹即說文之侸人部侸立也从人豆聲讀若樹莊子逍遙遊篇猶未有樹也荀子議兵篇固塞不樹皆立殺方言云樹植立也燕之外朝鮮洌水之間凡言置立者謂之樹植本正當立之子即隱元年傳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者也閔二年左傳曰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是也

無以妾為妻【注】此四者皆時人所患時桓公功德隆盛諸侯咸曰無言不從曷為用盟哉故告誓而已【疏】孟子亦有此文注不得立愛妾為嫡也〇注此四至所患〇繁露王道云桓公曰無貯粟無鄣谷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此春秋之救文以質也蓋周文盛時人喜文賤質故春秋備紀桓公大會所以救時弊也〇注時咸至而已〇穀梁傳曰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語與此略同唯孟子據葵丘之會為異耳翟氏灝四書攷異云春秋僖公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左傳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穀梁傳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壅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事管子大匡篇桓公問管仲何行對曰公內修政而勸民可以信於諸侯矣公許諾乃施關市之征為賦祿之制既已管仲請曰問病臣願賞而無罰五年諸侯可令傳公曰諾既行之又請曰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諸侯之臣有諫其君而善書以璽問之以信其言公既行之問管仲曰將何行對曰君教諸侯為民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如此則始可加之政矣公既行之又問管仲何行對曰君會其君臣父子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無專立妾以為妻毋專殺大夫毋國勞毋專予祿士庶人無專棄妻毋曲防毋貯粟毋禁材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管仲曰可以加兵矣曰從今以往三年嫡子不聞孝不聞愛其妻不聞敬老國貫三者無一焉可誅也諸侯之臣及國事三年不聞善可罰也君有過大夫不諫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進可罰也桓公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請事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享國四十有二年又霸形篇與楚王遇于召陵之上而令之曰毋貯粟毋曲隄毋擅廢適子毋置妾為妻按春秋三傳無如孟子之詳管子大匡篇雖其文參錯而事語實相當其云趣子不閱孝者誅即誅不孝也云君有善者以賢貨之臣有善者以璽問之即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也云不愛其弟敬老國賈者誅即敬老慈幼也云施關市之征及問病臣即無忘賓旅也云為獻祿之制即士無世官官事無攝也云士庶人有善不達者罰即取士必得也云無國勞無專予祿即無有封而不告也餘如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無專殺大夫無曲防無遏糴更數然矣按此云會正與孟子所謂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合下九年葵丘有盟則桓公所誓諸侯事當在陽穀之會也

冬公子友如齊莅盟【疏】穀梁作公子季友左傳莅作涖

莅盟者何往盟乎彼也【注】猶曰往盟於齊莅臨也時因齊都盟主國主名不出者春秋王魯故言莅以見王義使若王者遣使臨諸侯盟飭以法度【疏】注猶曰至於齊〇毛本於改于〇注莅臨也〇玉篇艸部莅臨也與涖同說文有埭無莅涖鄭注儀禮禮位為莅蓋埭之隸變也穀梁傳涖者位也又昭七年傳涖位也周禮肆師注故書位為涖杜子春云涖當為位書亦或為位又通作立鄉師司市大宗伯注並云故書涖作立鄭司農讀立俱為涖訓為臨視也與爾雅釋詁涖視也亦合說文訓臨為臨與此通禮士冠禮及禮記文王世子涖皆作莅涖莅皆鄭隸字大宗伯注古者立位同字則又殊之假借也〇注時因至法度〇校勘記出時霸齊都盟云國監毛本同按此鄂本國作因當據正通義云權業往盟曰臨尊內辭也莅盟例時為內明義當以至僖先天

下

其言來盟者何來盟于我也【注】此亦因魯都以見王義使若來之京師盟白事于王不加莅者來就魯魯已尊矣【疏】舊疏云鄭文十五年宋司馬華孫來盟宣七年衛侯使孫良夫來盟之屬是也按此皆來盟之見經者此因莅盟而言及之耳○注此亦至于王○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注莅盟來盟例皆時從內爲王義明王者當以至信先天下按下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傳其言來何與桓爲主也注以從內文知與桓公爲天下霸主是亦尊桓故抑楚言來也就師盟蓋亦若白事於桓然○注不加至尊矣○舊疏云正以上經言莅者見尊魯爲王之義今此來盟者已是就魯之文足見尊魯矣何勞言莅以見之乎若其加莅宜直云莅孫良夫盟也

楚人伐鄭

公羊義疏二十九

僖四年盡八年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

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注】不與諸侯潰之爲文重出蔡者侵爲加蔡舉潰爲惡蔡故義各異也月者善義兵也潰例月叛例時【疏】文三年左傳凡民逃其上曰潰與此下叛上義合史記注引服虔此注亦云民逃其上曰潰也荀子彊國云如是下比周賁潰以離上矣楊注凡民逃其上曰潰漢書食貨志云下逃其上曰潰杜云潰衆散流若積水之潰自壞之象也漢書注引賈逵云舉國曰潰一邑曰叛正用公羊義國曰潰者文三年沈潰成九年莒潰之屬是也邑曰叛者襄二十六年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定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之屬是也○注不與至異也○孔本與作以叛叛傳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侵蔡蔡潰事也然則侵蔡而蔡鄭潰其君民不得可知故書以惡之也○注月者善義兵○舊疏云正以侵伐例時故也穀梁傳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爲知所侵矣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故爲義兵也通義云潰例月潰者月爲潰之者日○注潰例月○此經書正月文三年沈潰書正月是也成九年書庚申莒潰注云日者錄實中國無信同盟不能相救至爲夷狄所潰是也○注叛例時○卽晉趙鞅書秋荀寅書冬是也

遂伐楚次于陘【注】杜云陘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大事表云陘山在今河南許州府郾城縣南又新鄭亦有陘山在縣南三十里蓋陘塞綿亙甚遠蘇秦說楚曰北有汾陘之塞說韓曰南有陘山蓋二國皆恃此爲險在楚爲北塞在韓爲南塞也楚世家作陘山括地志山在鄭州西南一百十里方輿紀要陘山在開封府新鄭縣南三十里史記魏襄王十六年伐楚敗之陘山又秦攻陘使人說南陽之地徐廣曰陘山絕之名今自陘山而西南逮於襄鄭皆塞山綿亙故皆以陘山爲南北之險沈氏欽韓左傳精注云按陘山延袤甚廣注家注陘者不一徐廣曰密縣有陘山杜謂召陵之陘亭或謂在許州郾城南皆與傳文違次于陘不合韓策秦攻陘韓因割南陽之地是陘地已近南陽當在今汝州南

其言次于陘何【注】據召陵侵楚不言次來盟不言陘【疏】注據召至言次○卽定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已下于召陵侵楚是其事也○注來盟不言陘○下云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是也○有俟也孰俟俟屈完也【注】時楚強大卒暴征之則多傷士衆桓公先犯其與國臨蔡蔡潰兵精威行乃推以伐楚楚懼然後使屈完來受盟脩臣子之職不頓兵血刃以文德優柔服之故詳錄其止次待之善其重愛民命生事有漸故敏則有功【疏】注時楚至待之○杜云遂兩事之辭楚彊齊欲綏之以德故不速進而次陘○注善其至有功○舊疏云言生事有漸者卽先犯于蔡乃遂伐楚是也言敏則有功者敏審也言事事敏審則有成功也敏則有功見論語陽貨堯曰篇皇疏敏則事無不成故有功

夏許男新臣卒【注】不言卒于師者桓公師無危不月者爲下盟去月方見大信【疏】釋文云新公羊作辛新辛音義通按今注疏各本及石經並作新○注不言至無危○左傳云許穆公卒于師是卒于師也成十三年曹伯廬卒于師此不書故決之也左疏引賈逵云不言于師者會主加禮若卒於國非公羊義何氏謂師無危蓋亦若卒於國然也注文於當作于穀梁傳諸侯死於國不地死於外地死於師何爲不地內桓師也注齊桓威德洽著諸侯安之○卒於外與其在國同是也○注不月至大信○舊疏云正以莊二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然則許男會等而不月者會盟之例大信者時若不去月恐其盟不爲大信故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注】杜云召陵潁川縣地一統志召陵故城在許州郾城縣東三十五里大事表云今郾城縣東四十五里有召陵故城水經注潁水又東南逕召陵縣故城春秋齊桓公師于召陵責楚貢不入卽此處也城內有大井徑數丈水至清深闞駰曰召者高也其地丘墟井深數丈故以名焉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召陵師古曰卽齊桓公伐楚次于召陵是也

屈完者何楚大夫也【注】杜云屈完楚大夫也白虎通姓名篇楚有屈昭景何以不稱使【注】據陳侯使袁僑如會【疏】注據陳至如會○卽襄三年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已下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是也釋文僖一本作僑

尊屈完也曷爲尊屈完【注】據陳侯使袁僑如會不尊

之以當桓公也【注】增倍使若得其君以醇霸德成王事也【疏】注增倍至○其君○舊疏云倍讀如陪益之陪夫蓋以屈完楚之賢者足以自事無假君命不必爲楚子所使故作自來之文也穀梁傳者楚無大夫其曰屈完何也以其來會桓公成之爲大夫也尊齊桓不欲令襄事者盟亦增倍之義也通義云當敵也楚始自州進未得辭同中國言使卿當如宜申云楚人使完來盟如是則完不尊楚以徵者敵桓公故氏屈完以成之爲貴大夫而不言使仍以抑楚令不足有君臣之辭且公羊本無尊君抑臣之意何氏明云倍使者得其君意謂尊屈完若得楚子親來以醇桓公之盛也若如杜義屈完觀齊之威臣而求盟故不稱使則誠如孔疏所云屈完足以自專無假君命矣○注以醇至王事也○舊疏云卽下傳云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怗荊以此爲王者之事也左疏引此傳說云其意言屈完楚之貴者尊之以激齊侯若屈完足以自專無假君命不爲楚子所使故作自來之文服虔取以爲說援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此聖人之明訓也今乃以尊人臣許其不君使臣使輕人之主以爲不合使臣是乃縱下以觀最強臣以事志約之以禮豈當然乎按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於楚尤抑之甚桓伯業以服楚爲威故尊屈完爲貴大夫所以尊桓也

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注】據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不舉會實地【疏】注據戊寅至地○見襄三

年舊疏云彼不言陳袁僑來盟于會盟于雞澤與此異故難之

師在召陵也〔注〕時喜得屈完來服于陘卽退次召陵與之盟故言盟于師盟于召陵〔疏〕注時喜至召陵○穀梁注云屈完來如陘師盟齊桓以其服義爲退一舍次于召陵而與之盟義與此同然召陵去陘恐不止一舍也各本于作於非依毛本

師在召陵則曷爲再言盟〔注〕據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俱從地不再言盟〔疏〕注據齊至言盟○見成二年舊疏云言俱從地者謂國佐從晉于袁婁也齊氏召南考證云何注據袁婁甚精召陵之役齊兵未深入而楚人已服故書來盟袁婁之役晉兵大勝齊人畏而賂之晉受賂而利于已盟故書及國佐盟春秋之權嚴如此但傳言師在召陵非也上文書伐楚次于陘則師在陘也屈完來盟于師來就陘也盟于召陵齊桓待楚以權退至召陵與屈完盟也左傳曰師進次于陘又曰師退次于召陵祇進退二字齊桓行兵服楚次第俱明何氏用左傳以解師在召陵是也按君行師從齊桓退召陵故師在召陵屈完如師如陘之師也盟于師則召陵之師也若陘已盟矣何召陵又盟乎故經云盟于師傳云師在召陵本一事兩書爲服楚書故書重辭複爾齊氏駁傳非

喜服楚也〔注〕孔子曰書之重辭之複嗚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疏〕注孔子至者焉○舊疏云春秋說文鄭本復作複下作複繁露祭義云其辭直而重有再云數之欲人省其意也而人尚不省何其忘哉孔子曰書之重辭之複嗚呼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者焉此之謂也通義云汪克寬曰盟于召陵與會于蕭魚書法不異皆一經之特筆一以美齊桓之服楚一以美晉悼之定鄭使詳錄致與會亦書重辭複意也

何言乎喜服楚〔注〕據服蔡無喜文〔疏〕校勘記唐石經何言乎喜四字磨改務增二字○注據服至喜文○卽上侵蔡蔡潰是也

楚有王者則後服〔注〕桓公行霸王是乃服楚〔疏〕注桓公至服楚○校勘記云鄂本乃服楚三字誤作傳文閩監毛本楚字衍作傳文屬下惟此本與唐石經合上三年陽穀之會二年貫澤之會大國遠國無不至楚衛未服也

無王者則先叛〔注〕桓公不修其師先叛盟是也〔疏〕注桓公至是也○卽下經云公至自伐楚傳云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楚叛盟也彼注云爲桓公不修其師而執濤塗故也是也書禹貢云江漢朝宗于海詩疏引鄭注云荊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彊故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僄雄荊州敎滋杳杳巫山在荊之陽江漢朝宗其流以歸風僄以悍氣銳以荊有道後服無道先彊爾雅釋地云漢南曰荊州公羊疏引李巡注云荊州其氣燥剛稟性彊梁故曰荊荊彊也漢書賈捐之傳詩云蠢爾蠻荊大邦爲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叛動爲國家蠻自古而患之久矣數楚莊十年傳何爲謂之荊狄之也何爲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以勤必先叛故曰荊狄之也按呂氏春秋召類云堯戰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蠻淮南兵略舜伐有苗修務訓舜南征三苗道死蒼梧韓詩外傳云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波右彭澤之水由此險也以其不服禹請伐之是其地皆歷代叛服無常不獨楚然也

夷狄也而亟病中國〔注〕數侵滅中國〔疏〕注數侵滅中國○舊疏云卽莊二十八年秋荊伐鄭者是其數侵中國之文其數滅中國者卽滅鄧穀之屬是也而經不書者

後治夷狄故也釋名釋州國云荊州者荊警也南蠻數爲寇逆警備故也又云楚辛也其地蠻多而人性急數有戰爭相爭相害辛楚之禍也亟數故傳云亟注云數也

南夷與北狄交〔注〕南夷謂楚滅鄧穀伐蔡鄭北狄謂狄滅邢衛至于溫交亂中國〔疏〕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誤也唐石經鄂本作北夷當據正同此本疏標起訖云注北夷至中國閩監毛本亦改作北狄矣○注南夷至蔡鄭○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二國皆近楚故知楚滅之左傳載滅鄧事在莊二十二年於桓時尚未失地公羊當別有所據伐蔡鄭者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十四年荊入蔡十六年荊入鄭二十八年荊伐鄭上元年三年楚人伐鄭二年楚人侵鄭是也上云侵蔡蔡潰遂伐楚明蔡已爲楚屬矣○注北狄至中國○莊三十二年狄伐邢閔二年狄入衛下十年狄滅溫是也舊疏云溫言至于者以其在後故言至于傳十年文滅溫也或者溫是圻內之國去京師近故言至于矣

中國不絕若綫〔注〕綫縫帛縷以喻微也〔疏〕注綫縫至微也○說文系部綫縷也線古文綫淮南要略云中國之不絕如綫注綫曰綫也周禮綫人職掌王宮之縫綫之事鄭司農注綫續也考工記鮑人職察其綫注故書綫或作綜杜子春云綜當爲系旁泉讀爲緬謂縫革之縷凡可以縫者皆謂之縷也不絕若綫以極細物故言之喻微也

桓公救中國〔注〕存邢衛是也〔疏〕注存邢衛是也○見上元年二年傳

而攘夷狄〔注〕攘卻也北伐山戎是也〔疏〕注攘卻也○淮南詮言訓信己之不攘也注攘卻也國語晉語云而大攘諸夏注攘卻也周禮禁殺戮職攘獄者注攘猶卻也○注北伐山戎是也○見莊三十年

卒怗荊〔注〕卒盡也怗服也荊楚也〔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怗誤帖釋文怗他協反一本作貼服也劉兆同一本作怗或音章蛭反石經考文提要云唐元度九經字樣宋景德本郭洋官書本皆作怗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說文貼鄭卒怗荊之怗○注卒盡也○爾雅釋詁卒盡也又釋言卒已也詩衛風谷風云畜我不卒○注怗服也○廣雅釋詁云怗靜也玉篇怗服也靜也又丁篋反靜與服義近一切經音義引字林怗今作慄同他頰反

以此爲王者之事也〔注〕言桓公先治其國以及諸夏治諸夏以及夷狄如王者爲之故云爾〔疏〕注言桓至云爾○成十五年傳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注明當先正京師乃正諸夏諸夏正乃正夷狄以漸治之孟子滕文公篇春秋天子之事也桓公先治其國以及諸夏治諸夏以及夷狄合乎春秋故以爲王者之事也繁露王道云桓公救中國攘夷狄卒服楚至爲王者事春秋予之爲伯誅意不誅辭之謂是也說苑尊賢云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皆叛不朝衆暴寡彊劫弱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之不絕若綫桓公於是用管仲鮑叔隰朋賓胥無寧戚三存亡國一繼絕世救中國攘戎狄卒脅荊蠻以尊周室霸諸侯國語齊語云管仲既任政相齊通貨積財富國彊兵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爲之終而慎用其六柄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曰修舊法作內政而寄軍令焉又曰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而重爲之皮幣以驟聘頫於諸侯以安四鄰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又云卽位數年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

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北伐山戎制令支斬孤竹而南歸西征攘白狄之地至于西河縣車束馬踰大行西服流沙南城於周反胙于絳此桓公先治其國以及諸夏治諸夏以及夷狄事也

其言來何【注】據陳袁僑如會不言來【疏】注據陳至言來○襄三年書陳侯使袁僑如會不言來也與桓為主也【注】以從內文知與桓公為天下霸主【疏】繁露精華云諸侯會同賢為主賢之也又王道云齊桓晉文擅封致天子誅亂繼絕存亡侵伐會同常為本主曰桓公救中國攘夷狄卒帖荊服楚至為王者事春秋予之為伯誅意不誅辭之謂也又觀德云召陵之會魯君在是而不得為主雖齊桓也是也○注以從至霸主○上三年傳云其言來者盟何來盟于我也是此書來為從內辭也穀梁傳來者何內桓師也內桓師鄭從內義也左疏引服云言來者外楚也嫌楚無罪言來以外之亦尊桓抑楚之義

前此者有事矣【注】謂城邢衛是也【疏】注謂城邢衛○鄭上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夏六月邢遷于夷儀二年城楚丘是也

後此者有事矣【注】謂城緣陵是也【疏】注謂城緣陵是也○下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傳孰城之城杞也是也

則曷為獨於此焉與桓公為主序績也【注】序次也績功也累次桓公之功德莫大於服楚明德及強夷最為盛【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何注序次也績功也按廣雅釋詁篇引傳曰予積也下云故土積而成山阜水積而成江海行積而成君子與何本異蓋是嚴顏之別經義述聞云重繼論執務篇曰齊桓公以諸侯思王政憂周室匡諸夏之難平夷狄之亂存亡接絕信義大著於天下召陵之會予之為主傳曰予積也故土積而成山阜水積而成江海行積而成君子此所引傳文序績作予積字不同而說亦異蓋本於嚴氏春秋也予積謂予桓公之積善齊承上予桓公為主為言義得兩通按序从予聲序予互通詩大雅桑柔篇釋爾序爵墨子曰術賓誇爾予爵是也積績亦或通漢書外戚傳賜皮弁秦續師古曰續字或作積是也今儀禮禮記皆作素積經師口授不同傳者說遂異為○注序次也○易繫辭傳易之序也釋文引京注序次也禮鄉飲酒禮云衆賓序升注序次也廣雅釋詁序次也禮記中庸云所以序昭穆也注序次也序於說文績東西藴之名正字當作敍說文支部云敍次第也是也○注績功也○爾雅釋詁文桓十三年經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注亦云續功也故書堯典三載考績謂考功也○注累次至為盛○漢書韋元成傳劉歆王莽議曰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褒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為伯首按伐山戎在莊公世春秋書人見貶是伯功猶未大著閔二年齊人遷陽不為諱功未足以覆比滅人之惡故也論語憲問篇齊桓公正而不譎集解引馬曰伐楚以公義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是正而不譎也穀梁疏云論語稱齊桓公正而不譎指謂伐楚是責正事大故馬鄭指之是鄭說同馬並以伐楚明德及強夷最為盛也

齊人執陳袁濤塗【疏】左氏袁作轅彼釋文亦作袁古袁轅通轅釋袁夏碑厥先舜苗世為封君周之興虞閼父典陶正嗣滿為陳侯至元孫濤塗初氏父字之姓曰袁書傳公四年為大夫袁十一年頗作司徒元和姓纂袁媯姓舜後陳胡公滿之後胡公生申公申公生壻伯庚庚生季子悟悟生仲牛甫七代孫莊伯生諸字伯爰孫宣仲濤塗以王父字為氏代為上卿字或作轅其實一也續頗十一代孫袁生又後漢書袁術傳術又以袁氏出陳為歸後章懷注陳大夫轅濤塗袁氏其後也惠氏棟左傳補注云按國三老袁良碑云周之興滿為陳侯至元孫濤塗立姓曰袁法言曰齊桓公欲經陳陳不果內執袁濤塗皆不从車旁

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奈何濤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注】濱涯也順海涯而東也東夷吳也從召陵東歸不經陳而趨近海道多廣澤水草軍所便也【疏】校勘記出君既服南夷矣云唐石經鄂本宋本閩監本同毛本既能左傳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是濤塗欲師出陳竟故為此言為辟軍道也○注濱涯至東也○詩小雅北山云率土之濱傳濱涯也國語晉語又為惠公從予於渭濱注濱涯也廣雅釋詁濱涯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濱水涯也書禹貢海濱廣斥偽孔傳濱涯也濱海猶海濱也漢書地理志作海瀕瀕即頻詩大雅召旻云胡不自頻列女傳作胡不自瀕是也說文頻水厓人所賓附○注東夷吳也○注云東夷郯莒徐夷也按郯莒等東方小國莒會為桓公所棄時桓伯正盛不患不服故何氏本吳言之吳時未通上國故也○注從召至便也○舊疏云趙猶鄉也謂鄉近海之道也

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注】草棘曰沛漸洳曰澤【疏】玉篇陷墜入地也廣韻陷入地陷也說文之臽說文臽小阱也廣雅釋水云臽阬也經傳皆作陷矣○注草棘至曰澤○孟子滕文公云園圃汙池沛澤多趙注沛草水之所生也澤水也後漢書注引劉熙孟子注云沛水草相半風俗通山澤篇云沛者草木之蔽茂禽獸之所蔽匿也水草交厝名之為澤澤者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也蓋分言之則沛以草蔽芾名澤以水潤澤名通言之則沛之草鄭生於水者也故管子揆度云焚沛澤注水草棘處曰沛地官序官疏引鄭衆云水所鍾曰澤棘者顧

而執濤塗【注】時濤塗與桓公俱行【疏】左傳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如左傳齊侯雖許濤塗猶未出師東夷聽申侯告卸止故史記齊世家云過陳陳袁濤塗詐齊人之出東方覺秋齊伐陳用左氏義也按齊如僅受濤塗之詐旋即覺辯則執濤塗於師足矣何至率諸侯師伐陳桓公方行伯似不出此惟已陷沛澤實受其害故深惡濤塗并累及其國若如史記師已過陳濤塗始覺其師出東夷則更無及矣

執者曷為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注】言有罪方伯所宜討【疏】下二十八年晉侯執曹伯畀宋人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皆稱侯而執者也稱晉故為伯討○注言有至宜討○白虎通三軍云王法天誅者天子自出者以為王者乃天之所立而欲謀危社稷故自出重天命也犯王法使方伯誅之衛書曰命予惟恭行天之罰此言開自出伐惡也王制曰賜之弓矢乃得專征伐謂誅犯王法者也

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疏】定元年晉人執宋仲幾歸于京師及此之屬是也穀梁傳其人之何也於是嘒然外齊侯也不正其踰國而執也注引江熙曰踰國而執陳而執陳大夫主人之不數客雜客之不數主人嘒然未有不服之心故春秋因而

譏之。按此與左傳皆以濤塗誤軍道被執，穀梁以濤塗爲不敬齊命被執，共爲譏齊桓非伯討，同也。

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注】此道黜陟之時也。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疏】荀子王制篇云：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後漢書班固傳秦記曰：古者周公一征則三方怨，曰奚爲而後己。孟子梁惠王下、滕文公下皆有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語，爲湯事；盡心下云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又以爲武王事，蓋當時有此語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孟子天下信之之言不似尚書之文，滕文公湯始征云云與梁惠王所引小異，而梁惠王明稱書曰，滕文公則否。言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與天下信之之文絕殊，信乎皆非尚書文也。觀公羊傳、荀子、班固秦記，則東面而征云云乃本周公事，孟子引以釋書耳。繁露王道云：古者東征則西國怨。此春秋之教文以實也。明春秋雖予桓而不以罪執則譏，從其實也。○注此道至是皇○詩豳風破斧，又惠氏棟九經古義云：白虎通云：傳曰：周公入爲三公，出爲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周公東征述職黜陟而天下皆正也。經典無西征文，荀卿子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東征而西國怨。呂氏春秋古樂篇：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爲虐于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乃爲三象以嘉其德。此南征之文也。蓋通詩攷云四國是皇，齊詩作四國是匡，匡正也，故毛傳訓皇爲匡。白虎通亦言周公東征述職黜陟而天下皆正也。揚子先知篇以昔在周公四國是皇與召伯述職蔽芾甘棠對舉，又或問爲致曰思斁。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其思矣夫。是亦以此爲黜陟時詩也。魯語韋注：周公時爲二伯而東征，則上公爲元帥也。

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疏】唐石經、鄂本、宋本、國監本同，毛本塗作途。白虎通誅伐云：諸侯家國，入人家宜告主人，所以相尊敬，防并蒙也。春秋傳曰：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禮曰：使次介先假道用束帛。

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正故也。【注】故今濤塗有此言。【疏】左傳：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于陳鄭之間，國必甚病。明師不正也。通義云：師有失律，不便于陳者是也。法言先知篇云：夫齊桓公欲經陳，陳不果內，執袁濤塗，其斁矣夫。又云：老人老，孤人孤，病者養，死者葬，男子畝，婦人桑之謂思；若汙人老，屈人孤，病者獨，死者逋，田畝荒，杼軸空之謂斁。

不修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注】以己所招而反執人，古人所不爲也。凡書執者，惡其專執。【疏】注以己至爲也○謂陳之不欲，其反由己自招，不知自責而反執人，古人所不爲也。繁露仁義法云：昔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齊桓公執袁濤塗之罪，非不能正人也，然而春秋弗予，不得爲義者，我不正也。精華篇云：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是故逢丑父當斬，而轅濤塗不宜執，此其本直也。○注凡書至專執○舊疏云[illegible]要須白天子乃可執之，然則濤塗之言人之齊桓[illegible]執有罪，又惡齊桓之專執，則交文譏之，所以見惡之也。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注】[illegible]【疏】舊疏云：內之微者，以文承穀梁傳不言其人之及者，內師也，使以齊桓執陳責濤塗之下[illegible]舉衆是齊師，故不言主帥，故言微者及之，江黃者[illegible]左疏云直言及與舊疏義合。

八月，公至自伐楚。

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注】莊六年傳：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此楚已服，仍致伐，故據以難之。楚叛盟也。【注】爲桓公不修其師而執濤塗故也。月者，凡公出滿二時，月，危公之久。【疏】通義云：故以未得意乎服楚致也。○注月者至之久○校勘記出凡公出滿三時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三作二，當據正。舊疏云：即此傳公春去秋乃還，而云八月公至自伐楚；又襄二十八年冬公如楚，二十九年夏五月公至自楚之至自，是危而久之。按此由春歷秋，作三亦通。而莊五年冬公會齊侯已下伐衛，至六年秋公至自伐衛，兵歷四時而不月者，彼注云久不月者，不與伐天子也，故不爲危録之，明伐天子已危，不須録月也。校勘記又云：解云危而久之，久字亦有作之字者，按久作之則不通。

葬許繆公。【注】得卒葬於所傳聞世者，許大，小次曹，故卒少在曹後。【疏】舊疏云：所傳聞之世，微國卒葬例不錄之，今許得書葬，故須注解也。何者？正以曹許雖非大國，亦非微，故得錄見也。許大小次曹者，春秋伯子男一也，故相次不一，許實男爵，故次于曹，而下五年首止之會許在曹上者，會盟之序皆主會者爲之，昭十二年傳所云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首止會時，桓公得意，諸侯背叛，上假王世子示以公義，或序許先于曹，不能以德優劣國大小相次，非信史矣。左穀作穆。

冬，十有二月，公孫慈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注】月者，刺桓公不修其師，因見惡譏，不內自責，乃復加人以罪。【疏】左氏、穀梁慈作茲。漢書地理志上郡龜茲，應劭曰：音邱慈。是慈茲通也。○注月者至以罪○舊疏云：正以侵伐例時，此書月，故須注解也。因見惡者，言因是不修其師之故，而爲陳之所苦患，送故爲所詛難矣。按不修其師，即上傳陳人不欲其反由己師不正故也。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曷爲直稱晉侯以殺？【注】據鄭殺其大夫申侯稱國也。據問以殺者，問殺所稱，非謂晉侯不當稱國殺也。【疏】注據鄭至申侯○鄭下七年經云鄭殺其大夫申侯是也。○注據問至殺也○[illegible]

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注】甚之者，甚惡殺親親也。春秋公子貴於先君，唯世子與母弟以今君躬親親也。今舍國體直稱君，知以親親責之。【疏】注甚之至親也○[illegible]白虎通誅伐篇：父殺其子當誅何？以爲天地之性人爲貴，人皆天所生也，託父母氣而生耳，王者以養長而教之也，故父不得專也。公羊春秋傳曰：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直稱君者，甚之也。按晉世家：獻公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柰何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驪姬詳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illegible]

子而欲立其子二十一年驪姬謂太子曰君夢見齊姜太子速祭曲沃歸薦於君太子於是祭其母齊姜於曲沃上其薦胙於獻公獻公時出獵置胙於宮中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居二日獻公從獵來還宰人上胙獻公公欲饗之驪姬止之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祭地地墳與犬犬死與小臣小臣死驪姬泣曰太子何其忍也其父而欲弒代之況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弒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妾及奚齊之故妾願子母辟之他國若早自殺毋徒使母子爲太子所魚肉也始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殊自失於此太子聞之奔新城獻公怒乃誅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曰爲此藥者乃驪姬也太子何不自辭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驪姬寢不安食不甘即辭之君且怒之不可或謂太子曰可奔他國太子曰被此惡名誰內我我自殺耳十二月戊申太子自殺於新城左傳檀弓並載此事辭略互見是知太子母弟無罪見殺者如是書耳其殺有罪之太子母弟則不爾故公子牙卒旣去弟也又襄二十六年宋公殺其世子座注座有罪平公書葬書法雖同又於葬不葬別之包氏慎言云按晉侯詭諸以九年卒不書葬注不書葬者殺太子然則殺太子者不得入先君之先絕先祖之罪故絕之於先祖也康誥曰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舊觀此也其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不言弟與牙同也使漢書楊茲傳春秋殺太子母弟直稱君甚惡之者坐失教也與何氏義微異○注春秋至譏也○禮喪服傳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稱次嫡而下通稱也以公子實於先君春秋例讓讚疏之駕服道觀殺會文從實也○注今會至實之○舊疏云今會國禮謂不直言晉殺申生也實二十年天王殺其弟佞夫注王者得專殺書者惡失親親也來三年不去王者方惡不思慕而殺弟不愼子行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

其言來朝其子何 注 據儀者不當書朝連來者內辭也與其子來者問爲直來乎爲下朝出 疏 注據儀至書朝○隱十一年傳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是微者不當書朝也○注連來至朝出○凡春秋書來者皆內辭故上四年屈完來盟于師亦內桓也書疏云今此傳不云其言朝其子何而連來聞之者欲聞伯姬來者爲是無事而來爲是有事言來者爲是朝其子而出之直來者卽莊二十七年冬杞伯姬來傳云其言來何直來曰來注無事而來者是也

內辭也與其子俱來朝也 注 因其與子俱來禮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故使若來朝其子以殺直來之恥所以辟敎戒之不明也微無君命言朝者明非實 疏 注禮外至之道○禮士冠禮云冠者適東壁北面見于母又云冠者見于兄弟兄弟再拜入見姑姊如見母又云乃易服奠摯見于君遂以摯見于鄉大夫鄉先生無見外祖禮何氏舊以意推之也爾雅釋親云女子之子爲外孫○禮喪服緦麻章外孫疏云以母出外適而生故曰外孫○注故使至明也○通義云以世本校之是年杞惠公卒成公立成公蓋伯姬所生故始卽位卽來朝於魯也本歸年之君不書行朝禮況姊人無故不踰竟伯姬之與俱來尤非禮也故爲內辭曰來朝其子使若子幼而母來之來見者然知不然者以史記陳杞世家滑公十五年楚惠王滅陳上推至僖五年爲武公三十二年以徐廣注所引世本校之史記之僖公則世本之惠公惠公下脫一成公十八年則依世本此年正位靖公之四年亦非來歸年君餘則此信年晉師莊二十五年所歸者爲靖公之母計冠公生至此十三四年御位後行冠禮左氏所云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故也冠後興其母俱來與若如世家在武公之世則靖公荷爲世子正左其弓沈氏所云伯姬以莊二十五年六月歸于杞使令使年生子則其年十四杞伯不宜令其與毋來香又嫁葉歸云歸人旣嫁不論充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嫁嫁志子朝其子也伯姬爲志子朝其子則是杞伯失丈夫之謹者是也杜云朝其子者嫡子年在十數左右固有諸侯子稱行朝殺而卒不成朝禮故羅子母而曰朝其子則舊嫌者行朝禮也孔疏云諸侯之子得有其書之禮行朝之餘但此子幼雜而卒不成朝故繫子母而曰朝如子也諸稍行朝禮則世子當如書伯射姑杞伯經剛言來耳接也何義則歸人旣嫁不踰竟故書朝其子殺恥以詳內女之失殺徵左傳弗文云杞伯姬來絕句來歸言朝其子盤言其子朝○注亦無至書實○校毅記出言朝者服非實云聘本服作朝此譏注亦云經書則朝明其弃實按何氏上言據徵者不書書朝此又云徵無書會則與穀梁義近意謂杞伯姬與子俱來本無武公之命故不書使武公不能制其妻與子則武公與有失爲又云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議言以爲宜行朝禮何氏所不取舊疏云曹伯使世子射姑來朝魯首使來朝則有君命今旣是微人從不言使而書來朝明非實也繼家然也

夏公孫慈如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 疏 左氏首戴作首止按戴从气得聲與止聲古音同在之部傳段借也杜云首止衛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大事表云在今河南歸德府睢州治東南接商邱縣境一統志首鄉在歸德府睢州東南

曷爲殊會王世子 注 據宰周公不殊別也 疏 注據宰至別也○僖下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等于葵丘是也

世子貴也世子猶世世子也 注 解貴意也言當世父位儲君副主不可以諸侯會之爲文故殊之使若諸侯爲世子所會也有王者言之以屈遠世子在三公下禮喪服斬衰曰公士大夫之衆臣是也有諸侯言之世子尊於三公此禮之威儀各有所施言及者因其文可得見殺殺也世子所以會者時桓公德衰諸侯背叛故上假王世子示以公義 疏 注言當世父位○白虎通爵篇云韓詩內傳曰諸侯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所以名之爲世子何言欲其世世不絕也何以知天子之子亦稱世子也春秋傳曰公會王世子於首止天子諸侯世故稱世子明當世世父位也白虎通又云父在稱世子何繫於君也大夫士以下稱嗣子長子不世故也禮記郊特牲云古者康公不繼世爲世絕也○注儲君至會也○閔二年左傳說大子云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是儲君副主也穀梁傳曰及以會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尊之也何重焉天子世子世天下也是也舊疏

云使若世子爲會主致諸侯於此而會之故言使若諸侯爲世子所會矣○注自王至是也○校勘記出公上大夫之衆臣云鄂本上作士此誤按各本俱誤士禮喪服云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有帶紐屨注士齊也又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地者也舊疏云何氏引喪服者欲言三公臣有爲之斬衰世子則無是卑於三公之義○注自諸至所施○舊疏云卽殊與不殊是也何者世子於諸侯將有君臣之義故也杜亦云不名而殊會尊之也王之世子尊與王同齊桓行霸翼戴天子尊崇王室故殊實世子按其言尊之與公羊同其云桓公行伯殊實世子謂殊爲齊桓之意非公羊義○注言及至殁也○隱元年傳及猶汲汲也及我欲之然則此言及者因會王世子之經得見齊公汲汲於實桓矣並舊疏文○注世子至公義○繫屬王道云會王世子繼衞也明桓公德衰諸侯背叛上假王世子也德衰者上四年傳楚叛盟也注云桓不修其師而執濤塗是也叛盟者下鄭伯逃歸不盟是也穀梁傳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諸侯之尊己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蓋穀梁言其文公羊言其實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

諸侯何以不序【注】據上會序【疏】注據上會序○卽上列序諸侯某某會于首戴是也　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注】省文從可知閒無事不省諸侯會盟一事不舉盟者時世子不與盟【疏】周禮小宰職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法以治目注治凡若月計也治目若今日計也蓋凡者總目者數故也繫屬屬辭名舊云目者傷辨其事也凡者傳舉其事也言此諸侯卽上會之諸侯故從省文也春秋正辭云若葵丘先會後盟新城先伐後救遇之會先會後國許○注閒無至諸侯○昭十三年公會劉子晉侯巳下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從以其閒無事故省諸侯今亦無事而不省諸侯故解之○注會盟至與盟○文十四年公會宋公陳侯巳下同盟于新城彼是會盟一事舉盟爲重不先別言會于某今此會盟並舉故解之明世子與會不與盟也所以閒無事必重出諸侯不則嫌王世子與盟矣穀梁傳曰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其所不信者而加之尊者杜亦云閒無異事復舉諸侯者王世子不盟故也

鄭伯逃歸不盟

其言逃歸不盟者何【注】據上言諸侯鄭伯在其中弟子疑故執不知問【疏】注據上至知問○舊疏云亦有無據字者非正本通義云據陳侯逃歸不言不盟　不可使盟也【注】時鄭伯內欲與楚外依古不盟爲解安居會上不肯從桓公盟故後言不盟【疏】通義云時鄭貳於楚齊桓不能使之盟也鄭伯未盟先歸故統諸侯於上特著不盟者於下陳侯旣會乃歸不可言不會時又本無盟事異故辭異爾非何說○注時鄭至不盟○鄭自莊十四年後數受楚兵上四年屈完盟服楚卽叛盟必加兵於鄭故有內欲與楚之事也依古不盟鄭爲解者卽桓三年傳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是也　不可使盟則其言逃歸何【注】據後言不盟居會上辭【疏】注據後至上辭○何意謂不盟在下明爲居會上辭故解之

魯子曰蓋不以寡犯衆也【注】諸侯以義相約而鄭伯懷二心依古不肯盟故言逃歸所以抑一人之惡申衆人之善故云爾【疏】解鄭伯逃歸之故也蓋諸侯同欲攻鄭實其不盟故畏而逃歸○注諸侯至云爾○通義云諸侯同心欲盟而鄭獨背中國故抑之加之賤稱也穀梁云以其去諸侯逃之也亦此義也故彼注云事己背衆曰逃傳例曰逃義曰逃是也孔疏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雖則會盟必有師旅鄭伯棄其師衆輕身逃歸釋例曰國君而逃師棄盟違其典儀棄其章服遵臣不知其謀社稷不保其安此與匹夫逃竄無異故例在上曰逃是言猾逃之意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疏】通義云以黃隨江六比之雖與盟同月不載月也吳楚始見滅國例不月惡而略之甚杜云弦國在弋陽縣東南大事表云今湖廣黃州府蘄水縣東三十里有軑縣故城爲弦地又河南光州光山縣西南有弦城蓋光黃本接壤也水經注江水篇又東逕軑縣故城南故弦國也春秋楚滅弦弦子奔黃是也地理志江夏郡軑下云故弦子國馬氏宗璉左傳補注云劉元曰江水又東經西陽郡南邾西陽縣故晉書地道記以爲古弦子國通與光州光山縣漢西陽縣也春秋弦國之地仙居縣本漢軑縣今縣東有弦亭據水經注通典漢之軑縣西陽晉弦子地元凱第釋弦國在軑縣東南是乃元和郡縣志所云弦國之都也紀要軑縣城在黃州府蘄水縣西北四十里故弦子國弦城在光州西南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注】此象齊桓德衰是後楚逆背叛秋伐晉滅溫晉里克比弑其二君【疏】注此象至二君○釋文作比弑申志反楚逆背叛者卽上四年傳楚叛盟下六年楚人圍許是也狄伐晉滅溫卽下八年狄伐晉十年狄滅溫是也晉里克比弑二君卽下九年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十年晉里克弑其君卓是也漢書五行志云僖公五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先是齊桓行伯江黃自至南服强楚其後不內自正而外執陳大夫則陳楚不附鄭伯逃盟諸侯將不從桓致故天見戒其後晉滅虢楚圍許諸侯伐鄭晉弑二君狄滅溫楚伐黃桓不能救劉歆以爲七月秦晉分

冬晉人執虞公

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注】據滅言以歸上傳云四年反取虞知去滅舉以歸言執【疏】注據滅言以歸○卽下二十六年楚人滅隗以隗子歸是也○注上傳至取虞○見上二年傳○注知去至言執○以上傳明云取虞知此爲滅虞則書執爲以歸辭矣　不與滅也曷爲不與滅　滅者亡國之善辭也【注】言滅者王者起當存之故爲善辭【疏】注言滅至善辭○論語堯曰興滅國繼絕世述武王克殷事明滅國書與也滅者亡國之善辭下十九年梁亡書亡爲自亡與此之滅以歸言執晉春

秋所絕也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注】言滅者臣子與君戮力一心共死之辭也不但去滅復去以歸言執者明虞公滅人以自亡當絕不得責不死位也晉稱人者本滅而執之不以王法執治之故從執無罪辭也虞稱公者尊正爵起從滅也不從滅例月者略之【疏】注言滅至辭也○校勘記云鄂本勠作戮此本文十三年疏所引同釋文戮又作勠叢本釋文云又作戮則正文當作勠字鄂本注作勠與釋文蓋本合通義云謹按再言滅者言不與滅有二義一則罪虞食賂滅人以自亡故不與晉辭一則見晉不許取之虞君臣無拒守之力故不得言滅也左傳曰罪虞公且言易也與此傳同之義也○注不但至位也○繁露王道云虞公貪財不顧其難受晉之璧屈產之乘假晉師道還以自滅宗廟破社稷不祀身死不葬又云觀乎虞公梁亡知貪財枉法之禍是其滅人以自亡故上二年坐虞滅人首惡序晉上此復其辭滅辭也實以死位者如莊十年書譚子奔莒此上弦子奔黃之屬是也杜云虞公貪璧馬之實距絕忠諫稱人以執同於無亡於其民之例所以罪虞繫滅國上云虞公不用宮之奇晉獻亡之奇亡之罪不可不知也繫侯見加以兵逃遁奔走至於滅亡而莫之救平生之素行可見也○注晉稱至辭也○通義云稱人以執者惡晉也按上四年傳云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而明晉不以王法治之非伯討故從執無罪辭杜云晉侯修虞之祀而歸其職貢於王故不以滅同姓爲譏非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春秋之義有見於彼而略於此者于彼見一義於此又見一義滅同姓惡之甚者也於衛侯燬滅邢見之則其例可以類推此言晉人執虞公則虞公之國亡身虜有以自取又別起一義非以晉之罪爲可恕也劫賊殺人取財而分貨於上罪亦可免乎是其義也○注虞稱至滅也○包氏慎言云此言王者起亦絕而不錄也謂宜絕其宗祀通義云虞稱公者蓋審爲三公按虞之正爵不可考時二王之後稱公正爵也天子三公亦稱公職名也虞公以官稱知爲正爵起其滅也從字衍三公涉下文不從滅例而誤耳穀梁注引江熙云春秋有州公郭公虞公凡三公非爵也傳以爲下執之辭嘗試因此論之五等諸侯民皆曰公存有王爵之號沒則中其□氏之稱州公會其國故先書州公郭公資而歸書故先名而後稱郭公夏陽亡則書爲滅□故宜稱虞公三人殊而一致三公升同歸生死審稱甚有於曰聘從穀梁傳云其曰公何也總曰其下上之之對也亦卽意王斯□義魏策云昔者晉人欲亡虞而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荀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卒假晉道晉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注不從至略之○滅例月者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之屬是也莊十年三月宋人遷宿注云月者遷取王封國與滅人同罪書者宋當坐滅人宿不能死社稷當絕也若然彼譚子奔莒注云月者惡不死位與尊常小國奔殊也此不月故爲略辭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曹伯伐鄭圍新城【疏】杜云新城鄭新密今滎陽密縣大事表云今許州府密縣東南三十里有故密城水經注洧水篇洧水又東逕密縣故城南春秋謂之新城左傳僖六年會諸侯伐鄭圍新密是也漢書地理志河南郡密下師古注云此卽春秋傳六年圍新密者也蓋鄭地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彊也【注】惡桓公行霸彊而無義也鄭背叛本由桓公過陳不以道理當先修文德以來之而便伐之彊非所以附疏【疏】注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傳文與此同彼注云據伐於餘丘不言圍是也下二十三年齊侯伐宋圍緡經文與此同傳云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義各有當皆惡辭也○注惡桓至附疏○毛本由誤白便誤使依宋本正繁露精華云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不教陳之患而賓陳不懼安鄭而必欲迫人之以兵謂此說苑指武云聖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後武力凡武之興爲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夫下愚不移純德之所不能化而後武力加焉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疏】左傳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穀梁傳以爲善救許也

冬公至自伐鄭【注】事還至楚救許以伐鄭致者舉不得意【疏】注事還至得意○莊六年傳云不得意致伐已移師救許仍以伐鄭作不得意辭者下七年書齊人伐鄭明此不得意故復伐也據左傳諸侯救許楚師鄭遷無爲不得意也

七年春齊人伐鄭

夏小邾婁子來朝【注】至是所以進稱爵者時附從霸者朝天子旁朝罷行進齊桓白天子進之固因其得禮著其能以爵通【疏】注至是至爵者舊疏云決莊五年倪黎來來朝之文通義云進稱爵者始受王命○列爲諸侯也杜注亦云郳犂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按莊五年傳倪者何小邾婁也小邾婁則曷爲謂之倪未能以其名通也故此稱子者爲進小邾婁○注小時附至爵通○校勘記云鄂本作能旁應隨去疑於朝天子罷而朝魯所謂朝罷朝也作能者患一誤舊疏云小邾婁子朝天子不書者例所不錄以罷朝侯之法五年一朝天子是常事故不書之也朝魯謂之旁朝者欲對朝王爲正朝故也按小邾婁因朝天子齊桓白天子進稱爵然不合書時旁朝書會爲受命王因得禮書其爵以示法也

鄭殺其大夫申侯

其稱國以殺何【注】據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稱侯【疏】注據晉至稱侯○見上五年

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也【注】諸侯國體以大夫爲股肱士民爲肌膚故以國體錄【疏】孟子告子下云無專殺大夫故稱國以殺無貶辭也通義云謹案稱國者衆辭言非君得殺之與衆棄之者也殺世子母弟不稱國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古者刑人于市刑公族于甸師是其義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疏】穀梁甯母左傳釋文毋如字又音無注同校勘記云閩本毋作母釋文甯毋音無或音某葉鈔本及唐石經作甯毋穀梁釋文亦作毋按甯毋音義通禮

記禮運注陳靈公與孔甯儀行父釋文甯本又作寧今左傳作寧公羊作甯是也說文用部甯所願也从用寧省聲丂部寧願詞也

从丂寍聲是其證杜云高平方與縣東有泥母亭音如甯一統志泥母亭在兗州府魚臺縣東二十里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魚臺

縣東二十里水經注菏水又東逕泥母亭北春秋左傳盟于甯母謀伐鄭也差繆略云左氏陳世子款下又有鄭世子華誤加之也

寧左氏作甯則陸所見公穀本無鄭世子華甯作寧與今本異趙氏坦異文箋云陸氏殆因左氏傳有會而列森何以示後嗣及

記森之位君盟替奕之語而云然然唐石經左公穀並有鄭世子華四字

曹伯般卒【疏】左氏穀梁般作班易屯六二乘馬班如釋文鄭本作般左傳襄十八年云有班馬之聲釋言注引作般書分器

序班宗彝釋文班本又作般是音義通

公子友如齊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鄭世

子華盟于洮【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左氏穀梁無鄭世子華故下鄭伯乞盟此蓋因注言甯母之盟陳鄭遣

世子而誤衍趙氏坦異文箋亦云此經下鄭次鄭伯乞盟則鄭世子華不會盟可知公羊衍此四字杜云洮曹地大事表云傳三十

一年晉文公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鄭此今曹州府濮州西南五十里有洮城水經注今鄄城西南五十里有姚城或謂之洮

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注】衛王命會諸

侯諸侯當北面受之故尊序於上時桓公德衰甯毋之盟常會者

不至而陳鄭又遣世子故上假王人之重以自助【疏】注衛王至於上○穀梁傳

曰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於上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漢書翟方進傳涓勳上言春秋之

義王人微者序乎諸侯之上尊王命也周禮內司服注春秋之義王人雖微者猶序於諸侯之上所以尊尊也疏云以其天子中士

已上於經見名氏天子下士名氏不見今直云人是天子上下士序在諸侯之上是尊王命○注時桓至自助○甯母之盟見上七年

傳云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是陳鄭皆遣世子也衛侯許男等皆不至是常會者不至也桓公假王人之重

與上五年會王世子于首戴同

鄭伯乞盟

乞盟者何處其所而請與也【注】以不序也【疏】繁露觀德云洮之會鄭處而不來謂之乞

盟穀梁亦云乞者處以所而請與也注言乞知不自來通義云處其所者居其國而不自來也與許也使請見許盟于齊也○注以

不序也○謂洮之會不序鄭也是知公羊亦無鄭世子華矣

其處其所而請與奈何蓋酌之也

【注】酌挹也時鄭伯欲與楚不肯自來盟處其國遣使挹取其血而

請與之約束無汲汲慕中國之心故抑之使若叩頭乞盟者也不

錄使者方抑鄭伯使若自來也不盟不為大惡者古者不盟也【疏】

注酌挹也○穀梁傳亦曰蓋汋之也注汋血而與之通義云周官邦汋先鄭司農曰汋讀如酌酒尊中之酌謂酌盜取國家密事若

今時刺探尚書事然則酌之猶言探之也鄭屬於楚不敢親來盟使世子為之盟以探齊侯之意蓋齊侯許之故下葵丘之盟鄭伯

遂自至也讀書叢錄云周禮士師掌王之八成一曰邦汋鄭司農注國汋者斟汋盜取國家密事謂鄭探知之而請盟也汋酌古今

字按禮記坊記上酌民言注酌猶取也詩酌序釋文酌本作汋故穀梁亦作汋莊子田子方篇夫水之於汋也釋文引李注汋取也

禮記郊特牲云縮酌用茅注酌猶斟也左傳成六年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也注酌取民以為政又成十四年傳不內酌飲皆挹取

之義故何氏訓酌為挹孔氏孫氏說非何義○注時鄭至者也○毛本乞盟誤乞期孟子告子下東牲載書而不歃血注但加載書

不復歃血周禮司盟職掌盟載之法謂盟時為書殺牲取血坎其牲而加書以埋之故左傳襄二十六年伊戾誣太子痤與客盟謂

坎用牲加書也鄭伯心二於楚又懼中國但遣使挹血為盟故春秋抑之書乞也下九年穀梁傳曰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注所謂

無歃血之盟是也彼疏云八年洮會云汋血與鄭伯者使兵車之會故也以彼莊二十七年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

盟故楊如此解也范注又引鄭君云盟牲諸侯用牛大夫用豭○注不錄至來也○鄭伯使人來盟宜書鄭伯使某乞盟如襄三年

陳侯使袁僑如會矣欲深抑鄭伯之卽楚背中國故特鄭伯若自乞盟也○注不盟至盟也○古者不盟桓三年傳文舊疏云知非

大惡者正以鄭伯不貶不絕故也若其是大惡宜如陳佗之貶爵書名矣是也

夏狄伐晉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疏】禮記雜記云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

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注云獻子欲尊其祖以郊天之月對月禘之非也書之宗廟猶以夏時之孟月也明堂位曰季夏六月

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正義云周之季夏即夏之孟月建巳之月春秋宣九年獻子始見經傳八年於時未有獻子而七月禘者鄭

答趙商云以僖八年正月公會王人于洮六月惠禘以在會未還故至七月乃禘君子原情免之理不合譏而書之為致夫人故書

七月禘也義或然也

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何致者不宜致也禘用致夫人非禮

也【注】以致文在廟下不使入廟知非禮也禮夫人始見廟當特祭

而因禘諸公廟見欲以省煩勞不謹敬故譏之不日者下用失禮

明【疏】穀梁傳曰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注以致至禮也○以經書致用在廟下不宜己見也通義云禘夏祭名

時祭嘗以夏正當月周七月非所用禘也時因夫人始至時用禘禮使見於廟故譏其不宜用不宜致禮器曰不嘗嘉事鄭司農以

為嘉事之祭致夫人是也乃取此經說之解詁箋云夫子曰嘗之郊禘非禮也春秋因假以見王義故曰會嘗何遲非以為內小惡

不諱也禮不王不禘禘者審諦功傳功臣與祭非審禘昭穆也商頌長發備矣〇注禮夫至識之〇禮習禮述士禮云尋姑既渺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又記云婦入三月然後祭行然則新婦三月行廟見禮所謂特祭也於後值時祭則助祭所謂祭行也故使注云入夫之室三月之後於祭乃行謂助祭也程氏瑤田通藝錄云助祭自奠嫡婦庶婦言實疏惟指嫡婦未備若三月廟見則惟嫡婦以婦見奠菜奠盥饋庶婦不饋則亦不奠菜也禮記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推之諸侯夫人理亦宜然此夫人未特行廟見遇有禘祭因而致之故譏譏省頃勞不欲謙也〇注不月至禮明〇毛本失禮誤夫禮書疏云隱五年考仲子之宮下注云失禮鬼神例日此亦失禮而不書日故知用在廟下失禮已明不勞舉日也通義云宗廟例日不日者不主爲祭事譏故從夫人至例本不日也

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注】據夫人姜氏入不貶【疏】注據夫至不貶〇莊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是也

譏以妾爲妻也【注】以逆不書入廟當稱婦姜而稱夫人者夫人當坐篡嫡也妾之事嫡猶臣之事君同【疏】注以逆不書〇舊疏云欲道傳家知以妾爲妻者正以初逆不書與桓莊之屬夫人文異故也是也〇注入廟至嫡也〇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是也婦者有姑之詞成風在故宜稱婦姜氏今不然故知坐篡嫡疏云入廟當稱婦今而稱夫人明其有篡嫡之心欲得爲夫人是以稱之曰夫人見其當有匹嫡之罪矣僭如桓宜殺弑得即位是以春秋亦如其意書其即位明其本意耳〇注妾之至君同〇釋名釋親云妾謂夫之嫡妻曰女君禮喪服不杖期章妾爲女君實疏云妾事女君使與臣事君同故次之謂次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也敖繼公儀禮集說云此服期與臣爲小君之義相類是也妻與夫敵體婦人無爵從夫之爵故妾以夫爲君即以嫡妻爲女君是與臣事君同也繁露王道云立夫人以嫡不以妾舊疏云注言此者欲道妾之篡嫡欲得爲夫人春秋書之曰夫人猶如臣子篡君欲得即位而春秋亦書即位之義矣

其言以妾爲妻奈何

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注】以不致楚女及夫人至皆不書也僖公本聘楚女爲嫡齊女爲媵齊先致其女脅僖公使用爲嫡故併父母辭言致不書夫人及楚女至者起齊先致其女然後脅魯立之楚女未至而豫廢故皆不得以夫人至書也【疏】繁露七十云妾不率君之命則媵女先至者也〇注僖公至爲媵〇舊疏云春秋說文通義云僖娶齊女聖姜也媵女須能也禮同姓相媵異姓則否而魯嫁伯姬齊人來媵外嫡文公元妃齊姜二晉姬未世之事不復依古是以齊女得爲嫡媵矣按同姓相媵本左氏家言未可爲據解詁云三傳以夫人爲聖姜穀梁以爲成風皆立妾之詞非禮也詩箋僖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妾聖姜母成風宜言不宜也既多言弟戴也皆微辭春秋之制諸侯世子嗣于天子得外取公子與大夫同不得外取即位逆女夫人備左右媵好婦爲聖姜蓋僖公未即位時取於齊者何無如楚逆女及夫人姜氏至自齊之文故傳爲存疑詞按如劉說傳公庶子宜與大夫同不外取無得未即位時即取於齊欲逆傳義無實據稱〇注齊先至言致〇成九年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注古者婦人三月而後廟見稱婦擇日而祭于禰父母使大夫操禮而致之故言致爲從父母辭也〇注不書至書也〇校勘記云元年疏引作會書使立也此脫使字舊疏云皆欲道若齊女未至而已曾書之時可以書其至今先致其女乃後曾書爲夫人其初至之時乃爲媵妾是以不得書其至矣按齊先致女後會立故齊女不得以夫人至其楚女未至而豫廢故又不得書其致至也左氏以爲禘而致哀姜按哀姜淫於二叔比弑二君爲齊桓所誅僖公無嫌復致爲夫人穀梁以爲成風注云立之以爲夫人然子無立母之義即母以子書即位嫌實時即宜尊立何至此始因禘而致與齊先致其女會書使立宜亦書秋說文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注】惠王也【疏】包氏愼言云經書十二月丁未天王崩月之二十一日按是月己丑朔當十九日

公羊義疏三十

句容陳立卓人著

僖九年盡十二年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疏】包氏愼言云經書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月之二十二日左氏經作正月正月之二十一日亦爲丁丑禦說左氏作御說禦御通史記宋世家云公子禦說奔亳漢書古今人表宋桓公禦說俱與此同按三月朔爲戊午丁丑當月之二十日若正月當十九日

何以不書葬爲襄公諱也【注】襄公背殯出會宰周公有不子之惡後有征齊憂中國尊周室之心功足以除惡故諱不書葬使若非背殯也【疏】注襄公至殯也○監本也作者背殯出會事在下下十八年傳曷爲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桓公死豎刀易牙爭權不葬爲是故伐之也是征齊之文也又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注不名者著葵丘之會叛天子命者也又二十一年傳曷爲不言捷乎宋爲襄公諱也注襄公本會楚欲行霸憂中國也是有憂中國尊周室之心也桓公無不合葬今不書葬故知爲襄公諱也白虎通喪服云諸侯朝而有私喪得還何凶服不入公門君不呼之義也是則諸侯歸當朝會一聞私喪卽當還歸其背殯出會之非愈見春秋爲宋襄晉文諱之正以刺之也解詁箋云春秋託齊桓爲二伯宋有大喪而强會其孤故不書葬解嫌爲齊桓諱與陳侯款同例通義云此亦爲齊桓諱與陳侯款同意按孔說是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疏】杜云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城釋例或曰河東汾陰縣爲葵丘非也大事表云今在歸德考城縣東三十里亦用杜說水經注泗水篇黃溝自城南東經葵丘下春秋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是也馬氏宗槤春秋左傳古地補注云鄭元引春秋古地云葵丘地名今鄭西臺是也鄭本齊桓公所置管子築五鹿鄭中牟以衛諸夏是葵丘宜在鄭與宰孔勤遠略之言相合元和志在曹州考城縣東南一百五十步考城縣志葵丘東南有盟臺其地名盟臺鄉四書釋地續云春秋有二葵丘一齊地近在臨淄縣連稱管至父所戍者一宋地司馬彪云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齊桓會此城中遠在齊之西南故宰孔稱齊侯西爲此會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葵丘有三其一在齊其一在陳留之外黃其一在晉見於水經注然宰孔論齊侯之盟以爲西略則似非陳留之外黃也答云杜預以爲外黃亦有以爲汾陰之葵丘者而杜非之以爲若是汾陰則晉乃地主夏會秋盟豈有不預之理杜言亦近是然愚則以爲宰孔明言西略而以爲陳留是仍東略也則宜在汾陰蓋當時之不服桓公者楚而晉實大之周惠王之言可驗也故桓公特爲會於晉也以致之亦伯者之用心也按陳留在齊西南以爲西略無不可然上言南伐楚楚更在陳留西南文義似乖而在汾陰亦太遠則似在鄭者近是鄭亦近晉故晉獻欲會葵丘也

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爲政者也【注】宰猶治也三公之職號尊名也以加宰知其職大尊重當爲天子參聽萬機而下爲諸侯所會惡不勝其任也宋未葬不稱子某者出會諸侯非尸柩之前故不名【疏】注宰猶治也○小爾雅廣詁云宰治也文選注引韓詩云宰治也白虎通爵篇云所以名之爲冢宰何冢者大也宰者制也大制事也書疏引周官爲傳云宰制也制治義通○注三公至名也○漢書翟方進傳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也風俗通十反云春秋尊公曰宰其吏爲士言於四海無所不統稱古者坐而論道謂之王公宰則又三公中爲政者故爲職號尊名也通義云以三公領太宰者也○注以加至任也○舊疏云決上五年首戴之會總序諸侯乃言會王世子若以世子爲會主致諸侯于此會而會之然也今此宰周公文與彼異故知下爲諸侯所會按後漢書仲長統傳法誡篇曰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傳者皆一鄉爲致是宰職大尊重與天子參聽萬機也其禮者書皐陶謨云一日二日萬幾彼釋文云幾音機孔傳言當戒懼萬事之微也穀梁傳曰天子之宰通乎四海注三公論道之官無事于會盟是亦用公羊義也○注宋未至不名○注三十二年傳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此非尸柩前無君前臣名之義故稱子不名知未葬者上宋公卒在三月此夏三月俱在五月限內也若然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注云嫌宋子既葬稱子者彼統以未踰年言之明雖葬乃宜稱子也宋子出會非居尸柩前同既葬之稱故使注據此繼既葬以繼也使疏引此注非下有居字蓋既葬稱子者正稱未葬亦稱子以王事出會故屈其本稱亦不以家事辭王事義也通與引異義公羊說云諸侯未踰年不出境在國中稱子以王事出亦稱子非王事而出亦稱子會同安父位不稱子鄭伯伐許未踰年以本爵繼不子也左氏說諸侯未踰年在國內稱子以王事出則稱爵詒於王事不敢申其私恩鄭伯伐許是也春秋不得以家事辭王事諸侯書衛之臣雖未踰年以王事稱爵故也鄭駁曰昔武王卒父業既除喪出至孟津之上猶稱太子者是爲孝也今未除喪而出稱爵是與武王義反矣春秋僖九年春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宋子卽未踰年會也出與天子大夫會是非王事而稱子耶按左傳明云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不別在國出外之異知左氏說當亦與公羊同也曲禮疏云公羊未踰年爲王事者皆稱子卽宋襄公稱子陳共公稱子是也左氏未踰年爲王事者稱爵鄭駁異義引宋襄公稱子從公羊之說以爲稱子禮也孔疏節引異義說也禮記雜記云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注謂未踰年也雖稱子與諸侯朝會如君矣春秋書僖公九年夏葵丘之會宋襄公稱子而與諸侯序疏云宋襄公稱子序在齊侯之下與尊常宋公同是與諸侯序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疏】包氏愼言云伯姬之卒係在八月二日而經書於七月按曆乙酉爲八月朔日若七月大則乙酉爲三十日

此未適人何以卒【注】據杞叔姬不卒【疏】注據杞叔姬不卒○舊疏云宜作伯姬字卽莊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注云伯姬不卒者蓋不與卒于無服此未適人何以卒故難之也春秋之內唯有杞叔姬來歸成八年杞叔姬卒更無叔姬不卒之事故如此解

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注】字者尊而不

泄所以遠別也笄者簪也所以繫持髮象男子飾也服此者明繫屬於人所以養貞一也婚禮曰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疏】注字者至別也○禮記冠義云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注字所以相尊也又郊特牲云冠而字之敬其名也男之冠猶女之笄稱字之義則同也白虎通姓名云人所以有字何所以冠德明功敬成人也又云婦人十五稱伯仲何婦人質少變陰道促蚤成十五通乎織紝紡績之事思慮定故許嫁笄而字故禮經曰女子十五許嫁笄禮之稱字禮記內則云十有五年而笄注謂應年許嫁者女子許嫁字而笄之又曲禮云女子許嫁笄而字注以許嫁爲成人也列女傳載曲沃負傳是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早成其諡號所以就之是皆尊而不踰義也適別者著疏云以內之公子爲大夫者卒皆書名而內女嫁許卒而稱字所以遠別之故也○注笄者至飾也○禮士冠禮注笄今之簪周禮追師職爲副編次追衡笄注笄卷髮者國語晉語云折委笄注笄簪也禮士昏禮云婦纚笄宵衣在其右注笄今時簪也又士冠禮皮弁笄爵弁笄注笄今之簪有笄者屈組爲紘垂爲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笄一名衡詩鄘風君子偕老云副笄六珈傳笄衡笄也其制則文九年穀梁傳注吉笄以象爲之刻鏤其首以爲飾喪笄無飾則禮喪服傳之惡笄者櫛笄也亦名箭榛笄彼注云櫛笄者以櫛之木爲笄或曰榛笄以竹爲之者曰箭笄喪服傳箭笄長尺注箭笄篠笄也是也魏書劉芳傳高祖宴羣臣于華林堂語次云古者唯婦人有笄男子則否芳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子婦人俱有笄鄭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髽男子冠而婦人笄如此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禮初遭喪男子免時則婦人髽男子冠時則婦人笄言俱時變而男子婦人免髽冠笄之不同也又冠尊故爲其笄稱且互言之非謂男子無笄又禮內則稱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纚笄總以此而言男子有笄明矣士冠禮疏凡諸笄有二一是紒內安髮之笄一是皮弁爵弁及六冕固冠之笄特牲疏云冠冕之笄男子有婦人無安髮之笄男子婦人皆有按喪服傳云箭笄長尺吉笄尺二寸賈疏云吉笄大夫士之妻用象天子諸侯之后夫人用玉女子許嫁宜吉笄分別天子諸侯大夫士耳注吉笄以象爲之刻鏤其首以爲飾成人著之與賈說異○注服此至一也○白虎通嫁娶云七歲之陽也八歲之陰也七八十五陰陽之數備有相偶之志故禮記曰女子十五許嫁笄而字禮之稱字陰繫於陽所以專一之節也陽尊無所繫又云陰數偶故再成十四加一爲十五故十五許嫁也各加一者明其專一繫心所以繫心者防淫泆也禮記曲禮云女子許嫁纓注女子許嫁繫纓者有從人之端也昏禮主人親脫婦纓注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明有繫也蓋以五采爲之禮記內則云婦事舅姑衿纓注婦人有纓示繫屬也○注婚禮至稱字○校勘記云醴之鄂本宋本閩監本同毛本醴誤禮禮記雜記疏引賀瑒云十五許嫁而笄者則主婦及女賓爲笄禮主婦爲之著笄女賓以醴禮之未許嫁而笄者則婦人禮之無主婦主賓不備禮也所引婚禮者婚禮記文鄭注云許嫁已受納徵禮也笄女之禮猶冠男也使主婦女賓執其禮雜記云笄女許嫁者用禮禮之未許嫁者當用醴醴之又曲禮女子許嫁笄而字注以許嫁爲成人故死則成人之喪治之也其未許嫁者二十而笄雜記云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則賀氏所述未許嫁而笄之禮也雜記又云燕則鬈首注既笄之後去之猶著女有笄紒也然則時著死則宜服姑姊妹女子子在室之服諸侯絶旁期者不服也春秋所書者許嫁諸侯者也

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注】不以殤禮降也許嫁卒者當爲諸侯夫人有卽貴之漸猶俠卒也日者恩尤重於未命大夫故從諸侯夫人例【疏】注不以殤禮降也○穀梁傳云內女也未適人不卒此何以卒也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注女子許嫁不爲殤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謂許嫁於諸侯尊同則服大功九月禮記喪服小記云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注言成人也婦人許嫁而笄未許嫁與丈夫同疏引射慈喪服變除云未許嫁十九猶爲殤喪服大功章云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爲無服之殤無服之殤以日易月以日易月之殤殤而無服故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哭之未名則不哭也緦麻章云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主謂婦人爲殤者服也殤小功章云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則謂丈夫之爲殤者服也按女子雖不二十但許嫁卽不爲殤死則喪之如成人從出降之例其女爲本親之服亦從出降一等所謂逆降故喪服大功章有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姑姊妹傳曰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是也其許嫁之後則杖喪服小記云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注女子子在室父母亦童子也無男昆弟使同姓爲攝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許嫁及二十而笄笄爲成人成人正杖也蓋以其許嫁已有出適人之道非復在室其雖未許嫁已在二十而笄猶男子之已冠故同成人也故雜記注云雖未許嫁年二十亦爲成人矣禮之酌以成之言婦人執其禮明非許嫁之笄既笄之後去之也又檀弓云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爲夫家所厚故我降之曾子問云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其夫不爲服則本宗之親不降矣○注許嫁至之漸○通義云禮諸侯絶旁期爲其女子子無服唯嫁爲國君夫人者乃以尊同爲之大功若其許嫁國君雖未行有貴道當亦爲之大功故從內女有服者嫁卒也喪服大功章有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是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彼言女子子成人而許嫁大夫者嫁未嫁得以貴降其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與嫁者同則父母於未嫁之女亦得以貴制服相較足明矣按此爲許嫁諸侯尊同已嫁者服大功則此在室宜服其本服期矣○注猶俠卒也○見隱九年彼傳云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未命所以卒者賢疑從重則使俠雖未命已爲大夫有貴之漸故從重恩錄之此伯姬已許嫁爲諸侯夫人故得書之也○注日者至人例○此決俠卒不日故言日者恩尤重於未命大夫故從諸侯夫人卒例書日如成八年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之屬是也通義云師說以爲許嫁婦書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疏】穀梁傳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彼注引何氏廢疾以爲卽日爲美其不日皆爲惡也桓公之盟不日皆爲惡耶鄭釋之曰莊十三年柯之盟不日因始信之自其後盟以不日爲平文從陽穀已來至此葵丘之盟皆今諸侯以天子之禁桓德衰而將衰故備日以美之至此不復盟矣劉氏逢祿廢疾申何云以不自爲信又以日爲美不應於此乎春秋美人之功不于其方成而于其將衰者宋之閔也且之盟書甲寅者亦將以爲美乎齊氏召南考證云

穀梁以爲美公羊以爲危合之衹當孟子一盛字葵丘之會桓之極盛而衰之時也推齊氏可謂觀人劉兆矣包氏愼言云九月戊辰盟于葵丘月之十六日推書十四日

何危爾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上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是也彼言貫此言貫澤公羊疏云蓋一地二名也彼爲盟此言會者蓋先會後盟彼舉其重此舉其初言也按上二年釋文云二傳無澤字則陰本彼經亦作貫澤矣繁露精華云齊桓即位五年不能致一諸侯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鄄幽之會是也至於救邢衞見存亡繼絕之義明年遠國之君畢至貫澤陽穀之會是也新序九云齊桓公時江黃小國也在江淮之間近楚楚大國也數侵伐欲滅取之江人黃人患楚齊桓公方存亡繼絕救危扶傾尊周室攘夷狄爲陽穀之會貫澤之盟與諸侯將伐楚江人黃人慕桓公之義來會盟于貫澤

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下伐厲晉義兵是也會不書者叛也叛不書者爲天子親遣三公會之而見叛故上爲天子下爲桓公諱也會盟一事不舉重者時宰周公不與盟■繁露精華云其後矜功振而自足而不修德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憂江黃伐陳而不往救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不救陳之患而責陳不納不復安正而必欲迫之以兵功未良成而志已滿矣故曰管仲之器小哉自是日衰而九國叛矣鹽鐵論世務篇云齊桓公內附百姓外綏諸侯存亡接絕而天下從風其後德虧行衰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春秋刺其不崇德而崇力也故任德則強楚告服遠國不召而自至任力則近者不親小國不附此其效也史記蔡澤傳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汪氏中述學釋三九云一奇二偶不可以爲數二乘一則爲三故三者數之成也積而至十復歸於一十不可以爲數故九者數之終也於是先王制禮一二所不能盡者則以三爲之節三加三推之屬是也三之所不能盡者則以九爲之節九章九命之屬是也此制度之實數也因而人之措詞一二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三以見其多三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九以見其極多此言語之虛數也實數可稽也虛數不可執也何以知其然也易近利市三倍詩如賈三倍論語焉往而不三黜春秋傳三折肱此不必限以三也論語三思而後行三嗅而作孟子三咽此不可知爲三也論語子文三仕三已史記管仲三仕三見逐三戰三走田忌三戰三勝范蠡三致千金此不必果爲三也故知三者虛數也楚詞雖九死其猶未悔此不能有九也詩九十其儀史記若九牛之亡一毛又腸一日而九迴此不必限以九也孫子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此不可以言九也故知九者虛數也推之十百千萬國亦如此則此之叛者九國亦不必果爲九國也蓋九之爲言多也言叛者衆非實有九國猶漢紀言叛者九起也○注下伐至是也○下十五年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注云月者善錄義兵厲葵丘之會叛天子之命者是也通義云九國未聞蓋數國若江黃道柏之屬左氏稱晉侯如會遇宰周公而歸亦叛者之一也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桓公之霸至于葵丘盛矣而九國解體亦遂驕芽於此春秋危而日之言乎持盈易傾居成盛誡濟以沖愼令終之道所以深惜桓公而爲後之尸大名矜大功者戒焉○注會不書者叛也○舊疏云屬等九國亦在于會而葵丘之會不書以其叛天子之命故也○注叛不至諱也○以上書公會宰周公齊侯已下于葵丘也所謂爲尊者諱爲賢者諱也○注會盟至與盟○義與上五年首戴同何意若舉重則書書公會宰周公齊侯已下盟于葵丘矣時宰周公不與盟故上書會此書盟會盟兩舉也舉重者知文十四年公會宋公已下同盟于新城莊十六年二十七年書公會齊侯宋公已下同盟于幽之屬會輕盟重故舉其重也不與舉文作不預會盟蓋節本據作預則正文不當作預按注云不與盟釋文必本作不與音預疏改正文不與爲預逆改小字音預爲豫矣左傳亦稱宰孔先歸又云遇晉侯曰可無會矣不言可無盟是其不與盟也

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亢陽之貌■此以振釋震也史記夏本紀震澤致定索隱震一作振荀子正論其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注振與震同易恆振恆鄭文本作震是震振古音義通故震猶言振振也詩周頌振鷺于飛傳振振羣飛貌則有九象故管子七臣七主云振主喜怒無度注動發威嚴猶之振也此之震而矜猶侈之振主也○注亢陽之貌○易乾上九云亢龍有悔文言傳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也實卸震

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色自美大之貌■淮南本經和而弗矜注矜自尊大也廣雅釋詁爲大也卸矜字淮南詮言故通而弗矜注矜自伐其功也管子法法彼矜者滿也詩小戎序國人則矜其車甲注矜夸大也皆與其若我義合

甲戌晉侯詭諸卒■不書葬者殺世子也■左氏穀梁甲戌作甲子趙氏坦異文箋云經書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甲子晉侯佹諸卒杜氏云甲子九月十一日戊辰十五日也書在盟後從赴然左氏傳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九月晉獻公卒據此則獻公之卒實在盟後公羊作甲戌爲九月二十一日似得其實左穀經作甲子或傳一字包氏愼言云甲戌晉侯詭諸卒月之二十一日按當二十日通義云杜預於此云書在盟後從赴其於襄二十九年閽弑吳子餘祭吳子使札來聘又云札以六月到會未聞實也若以赴告先後書者何不遇弑餘繫子札此之下兩注自相乘禮預作長曆推驗日月經未必誤輒祭之子繫實繫轉稱不繫拘泥之甚按繫辭證本消息云晉獻公卒齊桓爲葵丘之會再致其集則上葵丘之會晉侯在焉故左傳有宰孔歸晉侯事今公羊傳文不載當見之公羊內傳諸書也詭諸左氏作佹諸晉世家云武公三十九年而卒子獻公詭諸立國諸晉語獻公戎驪戎注獻公詭諸也韓釋鄭國碑造籙侁辭洪云碑以佹爲詭是詭佹通也○注不書至子也○上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是也繁露王道云晉獻公行逆理殺世子申生以驪姬立奚齊卓子皆殺死國大亂四世乃定幾爲秦所滅從驪姬起也又云觀乎晉獻公知逆理近色之過通義云不葬者里克弑先君之命辭與弑君同罪與齊未踰年本以無子不嗣例不書葬責討賊之文不得見乃更移賊未討不書葬之義於此明晉之臣子不爲奚齊討賊即爲無恩於獻公故不繫臣子文知何以書者公子逆弑子亦宜公之立與晉惠同其時亦未討賊也何以書葬故范注穀梁云杜殺世子申生失德不葬亦取公羊爲說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楚成之事與晉獻略同子孝則爲申生子不孝則爲商臣而晉亦有奚齊與卓子之弑未有家不齊而國治者也故晉獻亦不書葬也舊疏云凡君殺無罪大夫例去其葬以

絕之

冬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疏】左氏穀梁弑作殺公羊釋文本亦作殺音試下及注放此按殺弑音之韓左氏釋文殺如字又音試韻公羊也經禮穆集云傳九年左氏釋文經殺其君之子如字又音弑傳同公羊音弑按此條極卷云如字是在喪之君可稱殺也云如字又音弑則岐成不定也云傳同不知左傳云冬十月里克殺奚齊子次書曰弑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兩言殺記事之文也一言弑述經之文也本不亂而後人亂之其云公羊音弑則公羊本不作殺公羊經云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傳云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弑其君之子奚齊何弑未踰年君之號也注欲言弑其子奚齊嫌無君文與殺大夫同欲言弑其君又嫌與弑成君同故引先君冠子之上則弑未踰年君之號定而坐之輕重見矣此公羊經之作弑了然其穀梁經本亦作殺其君之子無疑今石經及赦本皆作殺非也坊記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臘括聖經以一弑領二君今亦隱為殺字則亦陸氏之憒憒耳今人左傳穀梁讀本及胡安國本奚齊作殺卓子作弑學者乃疑未成君可以不云弑按晉世家秋九月獻公卒十月里克弑奚齊于次亦承用左氏記事文也

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弑其君之子奚齊何【注】據弑其君舍不連先

君連名者上不書葬子某弑君名未踰年也【疏】注據弑至先君〇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是也〇注連名至明也〇舊疏云言名未明者弟子本意正欲問弑其君之子而連奚齊何之者恐人不知奚齊之名為是先君未葬稱子某似若子般子野之閒爲是被弑之故稱名似者皆兒卑子之屬是也是以辨名連弑之閒欲使後人知其稱名之義

弑未踰年君之號也【注】欲言弑其子奚齊嫌無君文與殺大夫同欲言弑其君又嫌與弑成君同故引先君冠子之上則弑未踰年君之號定而坐之輕重見矣加之者起先君之子不解名者解言殺從弑名可知也弑未踰年君例當月不月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疏】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唐石經鄂本宋本殺作弑按釋文則此經弑參作殺或讀爲弑以意求之唐石經以下本皆作弑此作殺不出然殺可讀弑弑不可讀殺也通典引異義未踰年之君禁父公羊說未踰年之君皆禁子父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是也左氏說未踰年之君未葬稱子父殺奚齊于次時父未葬葬未踰年稱子成爲君不稱于父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父巳葬稱某禮記喪大夫葬巳葬後各有差服君號稱亦宜有差左氏說是也按鄭注坊記云春秋傳曰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是踰說當從公羊義也曲禮下正義云凡稱侯在喪之稱公羊未葬稱子某者莊三十二年子般卒襄三十一年子野卒是也既葬稱子則文十八年子惡卒經書子卒是也踰年稱君者則傳十年里克弑其君卓及文元年公即位是也按昭十一年穀梁蔡執世子有其時蔡君巳死其子仍稱世子何休云不許踰年之誤蔡也猶者存然故猶稱世子文十四年齊商人弑其君舍合爲君商人之弑也襄二十九年吳子使季札來聘先君未踰年與稱子者實舉子故繼之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先君既葬而稱名公羊云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休云直以奚降稱名無餘罪致貶左氏之義君薨未葬未稱即位之禮前稱子某子般子野是也葬雖未踰年則稱君晉里克弑其君卓齊商人弑其君舍是也子惡卒先君葬後稱子杜預云時史畏襄仲不敢稱君故云子也公羊以奚齊傳九年死卓子十年死以卑子踰年故稱君左氏卑子亦九年死但赴告在十年以葬後故稱君二傳不同也按君雖未踰年先君雖未葬其稱子某稱子屈於所尊也臣下則當君之不得以嗣君稱謂有殊而君臣之義亦有差別當以公羊爲正〇注欲言至夫同〇校勘記云段玉裁云弑當作殺子者未踰年君之號故得言殺其子嫌與大夫故不合書也〇注欲言至君同〇據宣二年晉趙盾弑其君夷皋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也〇注故引至見矣〇校勘記云坐鄂本宋本閩監毛本同或改坐爲罪非舊疏云言罪差於成君與殺大夫異矣白虎通封公侯云國在立太子者防篡殺也春秋之弑大子弑與弑君同春秋曰弑其君之子奚齊明與弑君同也與何意微別經韻樓集云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左氏穀梁皆作殺惟公羊作弑孰是乎曰公羊是也爲故公羊是曰春秋以是爲未踰年君發凡也嫌孝子之心不敢稱君故稱子嫌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子即君也公羊子曰弑其君之子何其君之子者未踰年君之號也不書弑是在喪之君可弑君之也故春秋書弑以立萬世道之防也然則何不言弑其君也不沒其實也不以臣道滅子臣道也古者必踰年而後即位有未踰年而遽即位者則臣弑其君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是也何以書見商人之弑君以見舍之子道未盡也然則據宋子之例何不言晉里克弑晉子奚齊也曰宋子者以世子在喪者也其君之子者非世子而其君殺世子以立之者也又以見父道之不正也坊記云魯春秋記晉喪曰弑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云云及其君者總括之辭以一弑領二事則所據之經兩書弑明矣傳曰齊慶封之衛於諸侯也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慶封其衛知史法裁〇注加之至之子〇舊疏云若不加之嫌君子爲一人故〇注不解至知也〇舊疏云正以傳云弑未踰年君之號止著上云其言弑其君之子何之文故云不解名矣既解言弑則書奚齊之名由弑之故明是以不復著之矣十行本知韻加〇注弑未至當月〇隱四年春王正月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是弑成君例日故未踰當書月也今不月故解之〇注不月至略之〇晉獻殺嫡立庶年被殺故爲不正遇禍終始惡明也繁露精華云難晉事者曰春秋之法未踰年之君稱子蓋人心之正也至里克殺奚齊避此正辭而稱君之子何也曰所聞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仁人錄其同姓之禍固宜異操晉春秋之同姓也驪姬一謀而三君死之天下所共痛也本其所爲爲之者蔽於所欲得位而不見其難也春秋疾其所蔽故去其正辭徒言君之子而已若謂奚齊曰嘻嘻爲大國君之子富貴足矣何以兄之位爲欲居之以至此乎云爾錄所痛之辭也故痛之中有痛無罪而受其死者申生奚齊卓子是也惡之中有惡者己立之己殺之不得如他臣之弑君者齊公子商人是也故晉禍痛而齊禍重春秋傷痛而敦重是以奪晉子繼位之辭與齊子成君之號詳見之也亦以不正最稱痛之也穀梁傳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注】書如者錄內所與外交接也故如京師書則月錄之如齊晉書則月安之如楚則月危之明當尊賢慕大無

友不如己者月者僖公本齊所立桓公德衰見叛獨能念恩朝事
之故善錄之注書如至接也○隱十一年注云春秋王魯王者無朝諸侯之義故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故
魯君臣外適皆言如所以別內外榮錄所與交接別榮辱安危也○注故如至魯之○卿成十三年春三月公如京師彼注云月者
善公尊天子是○注如齊至安之○如齊此書正月之屬是也如晉卿襄二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彼注云月者謂溴梁之盟使中
國方乖離晉公獨能與大國是與此桓公德衰獨能念恩朝事之故善錄之同也○注如楚則月危之○卿襄二十八年十一月公
如楚彼注云如楚皆月者危公朝夷狄也按同書月而義各有當蓋生所謂春秋無達辭也朝聘例時而書月故分別解之○注明
當至己者○尊實甚大謂如齊晉則月安之也無友不如己謂如楚則月危之是也無友不如己論語學而篇文○注月者至錄之
○閔二年傳云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是僖本齊所立也桓公德衰見叛見上九年通義云如例時致亦時唯以
正月行或正月至者必月重始月也猶存君之意也然則襄二十八年十一月如楚書月何爲乎

狄滅溫溫子奔衛大事表云今河南懷慶府溫縣西南三十里有古溫城水經注濟水篇又東至溫縣西北爲濟
水又東過其縣北濟水於溫城西北與故瀆分南逕溫縣故城西周畿內國司寇蘇忿生之邑也春秋狄滅溫溫子奔衛周襄王以
賜晉文公濟水南歷號公臺西璠曰溫城南有號公臺基址尙存

晉里克弒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釋文君卓子左氏經無子字據左氏莊二十八年傳云其
娣生卓子則卓子本二名左穀經作卓或脫子字也史記晉世家卓子作悼子曲禮疏公羊以奚齊九年死卓子十年死以卓子踰
年故稱君左氏卓子亦九年死但赴告在十年以葬後故稱君左氏公羊二傳不同也按嗣君之稱子稱君未聞以葬未葬分別也
左氏非通義云坊記稱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蓋不修春秋文如是譏以兩弒爲一年之事左氏魯之史官
故其傳云冬十月里克殺奚齊子次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子朝亦誤以兩弒爲一年之事經書卓子弒在下年似據晉乘而改正
之也於此足明俗儒謂春秋但因魯史者之妄陋按如舊史則奚齊卓子之弒相距兩月同是未踰年君何以書法兩異故如左傳
誤也坊記所引自是隱括二事領以弒字非必舊史卿在一年當如穀氏說

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舍
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據
與孔父同注據與孔父同○舊疏云桓二年傳何賢乎孔父注據叔仲惠伯不賢此言據與孔父同亦據叔仲惠伯
矣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不食言者不如食受之而消亡之以
奚齊卓子皆立注不食至亡之○爾雅釋詁云食僞也郭注書曰朕不食言國語晉語云晉人食言文選思玄
賦疾防風之食言法言重黎篇不食其言彼注皆云食僞也逸周書皇門篇何夫有違無違乃食益晉夫孔注食爲也爲亦僞也宣
皆以僞訓食故左疏引孫炎云食言之僞也按傳十五年左傳我食晉言又哀元年傳不可食已杜注並云食消也蓋言既出而復

背如飲食之消與僞無異因謂食爲僞此食言之本意其實食不得訓僞也傳二十八年左傳背惠食言成十六年在傳擅齊盟而
食話言皆謂不食其言也故爲僞孔傳訓食爲盡與何杜義同經義述聞云食僞也孫郭皆以食爲虛僞而經以爲皆默不食言
事注晉語亦以食言爲僞言皆非也食言者言而不行則爲自食其言食者消滅之義非虛僞之義也哀二十六年左傳是食言多
奚能無肥乎若以食言爲僞言則與能無肥乎之義了不相涉矣而某氏書傳乃以食爲盡其僞言不實正義言而不行如飲食之
消盡後終不行則前言爲僞故通謂僞言爲食言不幾楚穿鑿而失其本指乎○注以奚至皆立○舊疏云欲指不食其言之事耳
矣其不食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莊二十八年左傳云晉伐驪戎
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國語晉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獲驪姬以歸立以爲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注
女子同生謂後生爲娣或以卓子爲其同生所生故統謂爲驪姬子爲晉世家獻公五年伐驪戎得驪姬驪姬娣俱愛幸之韋昭曰
西戎之別在驪山也又云十二年驪姬生奚齊又云驪姬娣生悼子皆與左國同唯穀梁傳云晉獻公伐驪得驪姬獻公私之有二
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正與此同唯此無伐驪說耳荀息傅焉禮諸侯之子八歲受之少
傅教之以小學業小道焉履小節焉十五受大傅教之以大學業
大道焉履大節焉上九年左傳云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注禮諸至節焉○大戴保傅篇古者年八歲而
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爲注小學謂庠門師保之學也大學王宮之東者束髮謂成童白
虎通辟雍篇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大學何以爲八歲毀齒始有識知入學學書計七八十五陰陽備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學學經
術賈子容經云古者年九歲入就小學履小節業小道爲東學就大學嚴大節爲業大道爲書疏引書大傳云古之王者必立大
學小學使公卿之大子大夫元士之嫡子十五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爲踐小義爲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爲踐大義爲故入小學知父
子之道長幼之序入大學知君臣之義長幼之位然則書傳所說公卿大夫適子之制此及戴禮所說天子諸侯世子與故後漢書
楊終傳禮制人君之子年八歲爲置少傅教之書計以開其明十五置大傅教之經典以導其志見也白虎通只云天子之太子諸
侯之世子皆就師於外者尊師重先王之道也故曲禮曰禮聞來學無往教也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小學大學者白虎通
又云小學經義之宮大學辟雍鄉射之宮按四代小學大學實文相變自爲公卿適子以下入學之所天子諸侯世子似不必拘彼
制也驪姬者國色也其顏色一國之選辛氏三秦記云漢昭帝母鉤弋夫人手拳而國
色吳志周瑜傳從孫策攻皖得橋公兩女皆有國色獻公愛之甚左傳莊二十八年云驪姬嬖是也晉世家伐驪
戎得驪姬驪姬弟俱愛幸之上四年左傳云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欲立其子晉語公將黜太子申生而
立奚齊晉世家獻公有意廢太子乃曰曲沃吾先君祖宗廟所在而立近秦屆近翟不使諸子居之我懼焉始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
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獻公與驪姬子奚齊居絳以此知太子不立也莊二十八年左傳亦載此事又彼閔二年傳云士
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又彼二年傳公曰寡人有子求知其能立爲穀梁傳麗姬欲爲亂注

謂殺申生而立其子又上四年左傳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皆欲立其子事也

於是殺世子申生【疏】見上五年

申生者里克傅之【疏】穀梁傳曰世子之傅里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是里克申生傅也左傳上四年云公殺其傅杜原款蓋亦申生傅

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注】獻公自知廢正當有後患欲託二子於荀息故動之云爾【疏】注獻公至云爾○左傳上九年云晉獻公卒里克平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是其後患也又云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晉世家獻公病甚乃謂荀息曰吾以奚齊爲後年少諸大夫不服恐亂起子能立之乎是自知廢正當有後患欲託二子於荀息故先以此言動之也

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注】荀息察言觀色知獻公欲爲奚齊卓子來動己故答之云爾【疏】反猶復也晉世家又云荀息曰能獻公曰何以爲驗對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慙爲之驗於是遂屬奚齊於荀息荀息爲相主國政上九年左傳又曰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亦卽生者不愧之義史記趙世家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則此當是成語故荀息引以答獻公也○注荀息至云爾○校勘記云荅鄂本宋本同閩監毛本荅作答非察言觀色見論語顏淵篇此斷章取義也

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注】長謂重耳【疏】注長謂重耳○殺正謂申生重耳次長故廢長謂重耳穀梁傳曰世子曰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爲寄矣故里克所爲弑者爲重耳也

如之何願與子慮之【疏】晉世家秋九月獻公卒里克平鄭欲內重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亂謂荀息曰三怨將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左傳亦載有此語

荀息曰君嘗訊臣矣【注】上問下曰訊言臣者明君臣相與言不可負【疏】注上問下曰訊○詩小雅正月云訊之占夢傳訊問也大戴記曾子事父母篇訊不言注訊問也國語晉語云君其訊射也注訊問也史記淮南衡山傳卽訊太子索隱引樂產云訊問也諸皆止訓問實皆上問下也故今問數亦謂之訊○注言臣至可負○晉世家云吾不可負先君言以上言者倣下仍順前言稱臣也還殺云此自息對里克稱臣耳士大夫得相稱臣者謙欲比其家臣然也若史記聶政對嚴仲子曰臣幸有老母又曰枉車騎而交臣韓信過樊將軍噲噲曰大王乃肯臨臣豫讓曰古人相與語身自稱臣自卑下之道也若今人相與言自稱僕也謙亦遜也

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疏】上九年左傳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晉語荀息云殺對忠貞君曰何謂也對曰可以利公室力有所能無不爲忠也葬死者養生者死人復生不悔生人不愧貞也吾言既往矣豈能欲行吾言而又愛吾身乎雖死焉避之此言信內外傳言貞一也焦氏循左傳補疏云杜云荀息稱名雖欲復言本無遠謀從君於昏按滅虢伐虞全用荀息之謀息非無遠謀者也左傳稱息言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三怨將作不食其言引白圭之詩以美之無譏調也夫經書卓爲其君則不以其不可立而不以爲君也既正其名爲君則弒之者爲賊而死之者爲忠矣荀息之不能殺里克猶毋丘儉之不能殺司馬師也習鑿齒引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二語以美毋丘儉蓋儉之受顧命亦息之受君命也習氏引荀息以美儉則頌譏息以例儉可知按穀梁傳亦云以尊及卑也荀息閑也是亦以書及爲褒辭矣

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弒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弒卓子荀息死之【疏】晉世家十月里克殺奚齊于喪次獻公未葬也荀息將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齊弟悼子而傅之荀息立悼子而葬獻公十一月里克弒悼子于朝晉語既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其弟而輔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殺卓子荀息死之左傳上九年亦云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

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注】起時莫不背死歸生去敗與成荀息一受君命終身死之故言及與孔父同義不日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疏】左傳又云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晉語稱荀息亦云君子曰不食其言矣繁露玉英云公子目夷復其君終不與國祭仲已與後改之晉荀息死而不聽衛曼姑拒而弗內此四臣事異而同心其義一也目夷之弗與重宋廟祭仲與之亦重宋廟荀息死之貴先君之命曼姑拒之亦貴先君之命也事雖相反所爲同俱爲重宗廟貴先君之命耳○注起時至同義○舊疏云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彼注云言及者使上及其君若附大國以名通明當封爲附庸不絕其祀所以重社稷之臣也今荀息一受君命終身死之故言及亦使上及其君若附大國以名通明當封爲附庸不絕其祀以重社稷之臣也按穀荀息又以屬時之背死鄉生去敗與成者也通義云所事不正得爲賢者繁露觀之曰春秋之法君立不宜立不書大夫立則書書之者弗予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也不書予君之得立之也君之立不宜立者非也既立之大夫奉之是也荀息死先君之命是以賢之也○注不日至略之○舊疏云成君見弑者例書日今此不日故解之按略之與弑奚齊不書月同義漢書叔孫通傳昔者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後漢書崔琦傳外戚箴曰晉國之難禍起於麗繁露王道云晉獻公殺世子申生以驪姬立奚齊卓子皆殺死國大亂四世乃定皆不正故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疏】杜云北戎山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弒二君則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注】据衛人殺州吁【疏】注據衛至州吁○卽隱四年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是也

惠公之大夫也【注】惠公篡立已定晉國君臣合爲一體無所復責故曰此乃惠公之大夫安得以討賊之辭言之【疏】晉語云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社稷之鎮韋注鎮重也芮冀芮也惠公以里克爲重知己爲惠公大夫矣○注惠公至言之○惠公宜絕而立故[illegible]里克爲之臣已爲一體里克宜討非惠公所得討故不以討賊辭予之

明惠公亦在討也然則孰立惠公【注】欲難殺之意【疏】注欲難殺之意○正以欲明惠公不合討賊弑故先難其立以明惠之立由里克里克也里克弑奚齊卓子逆惠公而入【疏】晉世家云里克等已殺奚齊悼子使人迎公子重耳於翟欲立之重耳辭曰負父之命出奔父死不得修人子之禮侍喪重耳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子還報里克里克使迎夷吾夷吾子梁乃遣里克書曰誠得立請遂封子於汾陽之邑晉語公子夷吾私於公子縶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是里克逆惠公事也里克立惠公則惠公曷為殺之惠公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注】孺子小子也奚齊卓子時皆幼小【疏】注孺子至幼小○禮記內則云孺子蚤寢晏起注孺子小子也國語晉語云孺子何懼注孺少也書洛誥云孺子其朋鄭注孺子幼小之稱說文子部孺乳子也一曰輸也輸尚小也文選幽通賦巢姜於孺筮兮注應劭曰孺少也蓋孺本小稱故年之幼小者稱焉孺子因之人君初即位者亦稱孺子錢氏大昕養新錄云今人以孺子為童稚之通稱蓋本於孟子放諸經傳則天子以下嫡長為後者乃得稱孺子金縢洛誥立政之孺子周成王也晉語杜原款稱申生為孺子里克又稱奚齊為孺子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稱為孺子而舅犯亦稱之是時秦欲納之為君也孺子䵒之喪哀公欲設撥亦以世子待之齊侯荼已立為君而陳乞鮑牧稱為孺子其死也謚之曰安孺子則孺子非卑幼之稱矣欒盈為晉卿而胥午稱為欒孺子左傳稱孟莊子為孺子速武伯曰孺子洩莊子之子秩雖不得立猶稱孺子是孺子貴於庶子也齊子尾之臣稱子良曰孺子長矣韓宣子稱鄭子齹曰孺子善哉皆世嫡而嗣立者也內則異為孺子室於宮中秩見孺子亦貴者之稱惟檀弓載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此為童子通稱與孟子同按此為惠公稱奚齊卓子語自以其幼小稱為孺子耳必不以為後之稱稱之也又將圖寡人【注】如我有不可將復圖我如二孺子【疏】穀梁傳曰里克所為殺者為重耳也惠公知其欲立重耳故曰又將圖寡人彼傳又曰故里克所為弑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是也為爾君者不亦病乎【疏】通義云病苦也左傳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晉語惠公既即位而殺里克曰子殺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於是殺之【疏】左傳述里克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晉世家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為變賜里克死謂曰微里子寡人不得立雖然子亦殺二君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對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誅之其無辭乎乃言為此臣聞命矣遂伏劍而死穀梁傳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然則曷為不言惠公之入【注】據齊小白入于齊【疏】注據齊至于齊○見莊九年晉之不言出入者踊為文公諱也【注】踊豫也齊人語若關西言渾矣獻公殺申生文公與惠公恐見及出奔不子圉繼踊入為篡文公功足以并揜前人之惡故惠公入懷公出文公入還皆不書者為文公諱故也為文公諱者欲明文公之功

大也語在下懷公者惠公子也惠公卒懷公立而秦納文公故出奔惠公文公出奔不書者非命嗣也【疏】注踊豫至渾矣○通義踊上也以文公之故而上諱及於惠懷也將言惠公之入懷公之出則不得不言文公之入其篡不可辭矣惟書蓋餘云踊書是通之字之講傳中通可以已也凡三見昭三十一年傳通濫也為通濫實者子孫宜有地義與此傳略同闕西言渾亦與通義相近按踊讀為變訓○注獻公至出奔○上四年左傳云驪姬又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晉世家云此時重耳夷吾來朝人或告驪姬曰二公子怨驪姬譖殺太子驪姬恐因讒二公子申生之藥胙二公子知之二子聞之恐重耳走蒲夷吾走屈保其城自備守○注不書至絕○定十四年注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書疏云同姓之臣尚無去義況父子乎且惠公文公庶子假令不去亦不殺之故知去父當絕也接書疏非也據左傳及晉世家驪姬譖二公子與申生同謀則惠文不言去未必不殺也要之子無去父之義禮記檀弓曰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故皆書絕也○注還入為篡○文公惠公既書坐絕則還入自宜坐篡殺本相因所以明父子之道也○注文公至故也○惠公卒見下二十四年則懷公出文公入書在僖年左傳謂晉文公殺懷公于高梁公羊言懷公出二傳無異各有所據出蓋謂出奔高梁也○注為文至在下○下二十八年云晉侯入曹執曹伯與之稱侯以執又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注據秦稱師能功又傳大夫不敵臣注云秦稱師助霸者征伐克勝有功故襄進之文公之功書在伐楚又左傳記有文公定襄王事故知文公功大也○注懷公至子也○下十七年左傳曰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又二十三年左傳懷公命無從亡人杜注懷公子圉○注惠公至出奔○晉世家十四年九月惠公卒太子圉立是為懷公子圉之亡秦懟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內之秦繆公乃發兵送內重耳使人告欒郤之黨為內應殺懷公于高梁入重耳重耳立是為文公與左傳殺懷公于高梁同世家又云懷公圉奔高梁戊申使人殺懷公明出奔鄭稱高梁也呂覽原亂篇云惠公死圉立為君是為懷公秦穆公恩其逃歸也起奉公子重耳以攻懷公殺之於高梁立重耳是為文公○注惠公至嗣也○莊二十八年左傳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皆庶妾所生故非命嗣齊小白入于齊則曷為不為桓公諱【注】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書入見其篡不為之諱也桓公之享國也長【注】享食美見乎天下故不為之諱本惡也【疏】繁露玉英云故齊桓非直弗受之先君也乃篡弗宜為君者而立邦亦重矣然而知恐懼故舉賢人而以自覆蓋知不背要盟以自湔浣也遂為賢君而伯諸侯使齊桓被惡而無此美得免殺戮乃幸已何霸之有春秋桓忘其憂而禍逮其身齊桓憂其憂而立功名推而散之凡人有憂而不知憂者凶有憂而深憂之者吉易曰復自道何其咎吉此之謂也文公之享國也短【疏】晉世家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晉人多附焉文公元年即位為晉君九年晉文公卒是享國短稱美未見乎天下故為之諱本惡也【注】桓公功大篡惡相除足封有餘赫然為天下所知文公功少篡未足除其篡而有封功故為之諱

幷不言惠公懷公出入者明非徒足以除身害而已有足封之明

較也美不如桓公之功大【注】齊桓至所知○齊桓功大則上元年城邢二年城楚丘四年伐楚之屬

是也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譎讀如主文譎諫之譎二伯無所優劣春秋書晉文則爲之諱本惡故曰譎而不正齊桓之霸則從正

例公羊子言之詳矣○注文公至功大○通義云明文公無存亡繼絕之善其功未足以除害故須爲諱本惡以變成其美

秋七月

冬大雨雹【疏】左傳作大雨雹漢書五行志中之下亦雨雹雨雹兩存通義云五行志曰劉向以爲盛陽雨水溫煖而湯熱陰

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爲霰故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脅陰也春秋不書霰

者猶月食也大戴天圓篇陽之專氣爲雹陰之專氣爲霰霰雹者一氣之化也

何以書記異也【注】夫人專愛之所生也【疏】注夫人至生也○舊疏云漱陳姓女而專取君

愛故生此雹災五行志又云釐公十年冬大雨雹劉向以爲先是釐公立妾爲夫人陰居陽位陰氣盛也公羊經曰大雨雹董仲舒

以爲公脅於齊桓公立妾爲夫人不敢進羣妾故專壹之象見諸雹皆爲有所漸脅也行專壹之政云何氏與先儒義同續漢志注

引考異郵云陰氣之專精凝合生雹雹之爲言合也以妾爲妻尊重九女之妃闕而不御坐不離前無由相去之心同與參聊房太

祍之內歡欣之樂專政夫人施而不傳陰精凝而見成初學記引漢含孳云專一之精幷氣凝爲雹宋均注謂若僖公會於齊以妾

爲妻鬱重不勝無迴曲之心感陰水氣乃使結而不解散皆與夫人專愛義合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左氏經無父字按今左氏有父

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僖十年左傳述殺丕鄭祁舉及七輿大夫傳無父字則經無父字可知故公羊疏云左氏經無父字今本左

氏經有父字或後人從公穀經增公穀有父字亦衍文差鑿略云丕公羊作邳按今注疏本及石經公羊並作平丕本字平隸之變

漢石經衛書及山陽太守祝睦碑涼州刺史魏元平碑樂相費汎碑趙相劉衡碑丕字皆作平蓋一在不字中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疏】通義云夫人與君觀則同體分則君臣公及夫人云者以尊及

卑之辭也杜云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與公俱會齊侯非禮義或然也

秋八月大雩【注】公冀夫人出會不恤民之應【疏】穀梁云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注引何

氏廢疾云公羊書雩者蓄人君應變求索不雩則言旱旱而不害物言不雨也說如穀梁設本不雩何以明之如以不雨明之設旱

而不害物何以別乎鄭君釋之曰雩者夏祈穀實之禮也旱亦用爲得雨書雩明雩有益不得雨書旱明旱災成後得雨無及也國

君而遣旱雖有不憂民事者何乃廢禮本不雩傳欲顯不能致精誠也旱而不害物固以久不雨別之文二年十三年自十有二月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是也穀梁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以文不憂雨故不如傳時書不雨文所以不閔雨者兼無志

於民性不憂而不明又見時久不雨而無災耳劉氏逢祿廢疾申何云旱不害物不待久也太平之時一月不雨鄭爲異莊之冬不

雨未嘗歷時傳之正月四月未嘗踰月也天之譴告人君有深淺旱則示災不雨則示異異大乎災君之戒天之變有本末本則修

致末則雩禱合本修末非所以應天也修備以禳異修本末以禳災書雩以志其憂變之末也書旱以譏其事天之怠也皆閔民也

書不雨以示人君之察天意也穀梁子失其傳矣○注公與至之應○解上陽穀之會

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注】是後楚滅黃狄侵衛【疏】元志變嶷

云三月朔交不應食其五月庚午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同沈氏欽韓云今曆推之是歲五月庚午朔加時在盡去交分二十六日

五千一百九十二入食限蓋五誤爲三包氏愼言云經書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傳例言日不言朔非失在朔前即失在朔後庚午爲

三月之二日失在後也劉歆以爲二月日食劉孝孫推庚午爲三月朔按以曆推之庚午實三月朔穀梁作正月誤石經正作三也

○注是後至侵衛○見下及十三年漢書五行志下之下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是時楚滅黃狄侵

衛鄭莒滅杞劉歆以爲三月齊衛分

夏楚人滅黃【疏】舊疏云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然則滅例月而此不月者所傳聞之世始錄

夷狄滅小國也穀梁傳曰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

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通義云不諱者貫齊桓也用穀梁義新序善謀云齊桓公時江國黃國小國也在

江淮之閒近楚楚大國也數侵伐欲滅取之江人黃人患楚齊桓公方存亡繼絕救危扶傾尊周室攘夷狄爲陽穀之會貫澤之盟

與諸侯將伐楚江人黃人慕桓公之義來會盟于貫澤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無以宗諸侯不可

受也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人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君子閔之是後桓公信壞德衰諸侯不附遂陵夷不能復興夫仁智

之謀即事有漸力所不能救未可以受其實桓公受之過也子政說穀梁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處臼卒【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處臼左氏作杵臼按穀梁亦作杵杵

處音同段借字陳世家云莊公七年少弟杵臼立是爲宣公四十五年宣公卒包氏愼言云十二月無丁丑十一月之二十四日也

按丁丑爲十一月之十二日

公羊義疏三十一

公羊義疏三十二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僖十三年盡十六年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注】桓公自貫澤陽穀之會後所以不復舉小國者從一法之後小國言從令行大國唯曹許以上乃會【疏】穀梁傳曰兵車之會也彼疏云何休於此有廢疾范不具載鄭釋者以數九會異於鄭故也杜云鹹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大事表云在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東南六十里文十一年得臣敗狄于鹹自爲魯地水經注瓠子河篇河出東郡濮陽縣濮水逕其南故曰濮陽章邯守濮陽環之以水張晏曰依河水自固春秋會于鹹杜預曰濮陽有鹹城者也續漢郡國志云或曰古鹹國一統志鹹城在大名開州東南六十里〇注桓公至乃會〇上二年傳云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爲莫敢不至也三年傳云此大會也曷爲末言爾注時桓公功德隆盛諸侯或曰無言不從曷爲用盟哉自後曾從伐法故不復會小國也上五年左傳云江黃道柏方睦于齊皆弦姻也明附從者不獨江黃矣

秋九月大雩【注】由陽穀之會不恤民後會于鹹城緣陵煩擾之應【疏】注由陽至之應〇上十一年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上公會齊侯以下于鹹〇下十四年諸侯城緣陵是也按與上十一年秋八月大雩所應同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疏】杜云緣陵杞邑大事表云在今青州府之昌樂縣亦曰營陵路通登萊傳十四年諸侯城緣陵蓋是時淮夷病杞齊桓遷之稍北以自近如楚遷許于葉吳遷蔡于州來然杜注杞地則仍爲杞地錯入于齊者耳至襄二十七年杞復遷淳于是年晉合諸侯之大夫城杞之祁午數趙文子之功曰城淳于蓋城杞即城淳于是杞復遷淳于之證也今縣東南三十里有營陵故城漢書地理志北海郡營陵下云或曰營丘應劭曰師尚父封于營丘陵亦丘也臣瓚曰營丘即臨淄也營陵春秋謂之緣陵一統志營陵故城在青州府昌樂縣紀要云在縣東南五十里

孰城之【注】諸侯不序故問誰城【疏】通義云板本作孰城之之字衍據二年傳文校刪開成石經年曾缺三行第四行自爲不言起以使恒事行十字推之是無之字也按以下答城杞文義舉之無之字是此〇注諸侯至緣城〇舊疏云按上二年注云據內城不月故問之然彼經書月故得此解此經不月傳云孰城之邊道諸侯諸侯無所指據緣陵之號由來未有故怪而問之通義云欲言內邑無爲諸侯城之欲言外邑文無所繫故執不知問按如傳意以城杞答孰城之嘗是問所城何城之意故孔以傳文之爲衍文何氏以諸侯不序解之似未當

城杞也曷爲城杞【疏】通義云曷爲不言城衛主問經文曷爲城杞主問事緣然皆得起滅意故互相備是也

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注】以下

皆狄徐也言脅者杞王者之後尤微是見恐曷而亡【疏】通義云以杞南瀕莒徐故也脅之者言二國交制之左氏上十三年傳以爲淮夷病杞按此云徐蓋徐戎也書費誓序徐夷並興又經云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詩大雅江漢序云宣王命召公平淮夷常武篇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魯頌泮水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閟宮云至于海邦淮夷來同又云保有鳧繹遂荒徐宅禮記檀弓記容居弔邾婁考公之喪稱其先君駒王知徐之負強僭號已久莒亦鄰於夷則此之徐莒卽左氏之淮夷與〇注以下至徐也〇下十五年冬楚人敗徐于婁林注謂之徐者爲滅杞不知尊先聖法度懸重故狄之也文七年徐伐莒注謂之徐者前共滅王者後不知尊先聖法度今自先犯文對事連可以起同惡莒在下不得狄故復狄徐也一罪再狄者明爲莒狄之罰〇注言脅至而亡〇九經古義云恐曷卽漢律恐猲也陳羣新律序云盜律有恐猲漢書王子侯表曰葛魁侯戚坐縛家吏恐猲受賕棄市平城侯禮坐恐猲取雞免承鄉侯德天坐恐猲國人受財臧五百以上免籍陽侯坐恐猲國民取財物免師古曰謂以威力脅人也音呼葛反按今律有恐猲取財罪恐曷也戰國策云恫疑虛猲高誘曰猲嚇息懼兒正字當爲猲也愈云國雖微弱無因恐曷而亡者何解非也脅當讀爲擕擕而殺之之擕字亦作擕廣雅釋詁擕折也凡物折之則分故折有分義楚詞惜誦篇令五帝以折中兮王注折分也徐莒擕之者擕徐莒擕而分之也元年傳曰孰亡之蓋狄滅之二年傳曰孰滅之者蓋狄滅之使惟狄一國故直曰滅之此則徐莒二國故不直曰滅之而曰擕之正古人屬辭之密矣按以脅爲擕又以擕爲折又以折爲分未免迂回王者之後尤微者言比陳宋尤微也史記陳杞世家云杞小微其事不足稱述又太史公曰至禹於周則杞微甚不足數也是也

曷爲不言徐莒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

【疏】繁露滅國下云邢杞未嘗朝聘齊桓見其滅率諸侯而立之用心如此豈不霸哉故以憂天下與之

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注】輒發傳者與城衛同義言諸侯者時桓公德衰待諸侯然後乃能存之外城不月者文言諸侯非內城明矣【疏】注輒發至同義〇見上二年通義云輒發文實傳者三城各異書故須明之爾〇注言諸至存之〇通義云故不斥齊侯直總衆國辭而已城楚丘不言諸侯此言諸侯者起鄭會城之諸侯也又云實與故諸侯無貶辭文不與故不使齊侯主之穀梁傳曰其曰諸侯散辭也聚而曰散何也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注引何休廢疾云按先是盟亦言諸侯非散也又穀梁與九年諸

侯盟于葵丘卽散何以矣之耶鄭君釋之曰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九月戊辰盟于葵丘時諸侯初在會末有歸者故可以不序今此十三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而冬公子友如齊此聘也書聘則會固前已歸矣今云諸侯城緣陵而不序其人明其散桓德衰矣葵丘之事安得以離此劉氏逢祿駁疾申何云桓德之衰實始于葵丘此存杞諸侯所樂故以散而復聚之辭言之不言諸侯則無以知爲會鹹諸侯猶城邢必復言師也不序以明其散失之陵趙丘爲桓公獨城故不序諸侯此爲桓公德衰待諸侯乃能城故特諱言諸侯也○注外城至明矣○僖七年夏城中丘襄十九年冬城西郛是內城不月也上元年夏六月城邢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是外城月也此外城不月則以文言諸侯足起爲外城無爲書月矣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疏】穀梁傳鄫作繒下同史記周本紀申侯怒與繒西戎犬戎攻幽王正義引括地志云繒縣在沂州承縣古侯國孔子世家云吳與魯會繒正義亦引括地志故鄫城在沂承縣地里志云繒縣屬東海郡也按漢地志東海郡繒故國禹後莽曰繒治後漢書方術傳公沙穆傳還繒相注繒縣屬瑯琊鄫續漢郡國志瑯邪國繒侯國故屬東海晉書地理志徐州瑯邪國繒縣故杜云鄫國今瑯邪鄫縣蓋漢屬東海後分隸瑯邪也國語周語杞繒由太姒又云杞鄫猶在晉語申人繒人中州金石紀漢開母廟石闕銘杞繒闕皆荀子堯問篇繒丘之封人注繒與鄫同蓋鄫繒通也說文邑部鄫姒姓國在東海从邑曾聲自是正字一統志防山在兗州府曲阜縣東三十里周八里高二里孔子合葬于防卽此鄫在縣故城在嶧縣東八十里

鄫子曷爲使乎季姬來朝【注】據使者臣爲君銜命文也【疏】通義云使乎季姬者言爲季姬所使也○注據使至文也○禮記檀弓云銜君命而使論語子路篇言使於四方皆臣爲君銜命之文內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己也【注】使來請娶己以爲夫人下書歸是也禮男不親求女不親許魯不防正其女乃使要遮鄫子淫泆使來請己與禽獸無異故卑鄫子使乎季姬以絕賤之也月者甚惡內也【疏】注使來至是也○穀梁傳來朝者來請己也注使來朝於己歸妻書歸者下十五年季姬歸于鄫是也白虎通嫁娶篇聘嫡未往而死媵當往否乎人君不再娶之義也天命不可保故一娶九女以春秋伯姬卒時娣季姬更嫁鄫春秋譏之譏此○注男不至親許○白虎通嫁娶篇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可遠恥防淫泆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又曰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按詩召南野有死麕序云惡無禮也箋云無禮者謂不由媒妁也孟子滕文公下篇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其不待親求親許者疏云男不親求卿昏禮不釋主人之屬是也女不親許卿致女之禮是○注魯不至無異○下十九年注云魯本許嫁季姬于鄫襄季姬淫泆使鄫子請己而許之然則季姬本媵伯姬伯姬卒季姬更使鄫子請己也故通而死云季姬者伯姬之媵也伯伯姬許嫁鄫妻於上九年卒禮嫡未嫁而死媵猶當往故是時魯致季姬于鄫妻行及防遇鄫子而悅之使來請己傳公許之爲白虎通義曰伯姬卒時娣季姬更嫁鄫春秋譏之請此是也鄫之君以一女子故將行血于邾婁之社使有有國而欲色者可以戒矣曆研堂答問云閒左氏公羊說各殊范甯敬公羊說謂魯女無故適會諸侯述得淫通此事之不然者而以左氏爲有之說謂近合人情其實甚正而疏家申何義以爲末世無禮容或有之如婁氏如莒之類者爲妻禮之國何傷檢若是其甚乎曰晉友褚揩升刑部等論之曰春秋之例女旣嫁則繫其夫國如紀伯姬杞伯姬是也未嫁則不繫以國如伯姬卒是也此經書季姬及鄫子遇次年乃書季姬歸于鄫不繫以鄫則爲未嫁之女可知爲得言歸甯乎齊高固先書逆後書及已嫁之辭也季姬先書遇後書歸未嫁之辭故已曰則從夫婦之序故曰高固及子叔姬來未嫁則從內外之辭也故季姬及鄫子按褚氏所論極允○注故卑至之也○穀梁傳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以病繒子也曾疏云謂約而賤之不以爲諸侯也則病之義也通義云言朝者內大惡諱也言及者主[illegible]季姬汲汲蓋交責之意也○注月者至內也○通義云趙汸曰凡書侯來朝恆不書月其有月者皆爲下事書唯此特月以異之書疏云正以遇例時卽隱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淸八年春宋公衞侯遇于垂莊三十年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之屬是也今此月者甚惡內也按魯不能防正其女令之淫泆致鄫婁與鄫仇深讎結有十九年之稱故特書月以甚惡之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疏】杜云沙鹿山名陽平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在晉地左疏引服虔云沙山名鹿山足取穀梁林屬於山曰鹿爲說也水經注河水又東逕元氏縣故城西北而至沙丘堰史記曰魏武侯公子元食邑於此故縣氏稱郡東有五鹿墟墟之左右多陷城公羊曰讖邑也說曰讖陷矣郡國志曰五鹿墟故沙鹿有沙亭周穆王盛姬東在會于五鹿其女叔屆此哭是曰女趾之丘爲沙鹿之異名也大事表今北直大名府元城縣東四十五里有沙鹿山紀要沙鹿山在大名府東四十五里亦名女經丘周穆王女叔經會居此水經注又云元城縣有沙丘堰大河所經以沙鹿山而名皆以沙鹿爲山名唯穀梁傳林屬於山爲鹿沙山名也注鹿山足以沙爲山按曆於八月無辛卯七月之五日九月之六日也此邑也其言崩何【注】據梁山言崩【疏】注據梁山言崩○成十五年梁山崩以彼是山得有崩道故也襲邑也【注】襲者嘿陷入于地中言崩者以在河上也河岸有高下如山有地矣故得言崩也【疏】注襲者至地中○說文土部墜下入也襲於說文[illegible]左衽袍襲爲[illegible]部[illegible]之段借也廣雅釋詁墟下也河岸崩缺邑下入于水文曰墟邑御覽引元命包云有遺命遺命者行正不禦逮世殘賊君上逆亂奉教下流災並發陰陽散怍暴氣雷至誠曰動地夭絕人命沙鹿讖邑是往怍錯也襲淪也河水淪沙鹿之邑消殺人也白虎通壽命云遺命者逢世殘賊若上逆亂下必災變暴至夭絕人命沙鹿崩于受邑是也通義云謹按水經注言元城縣東有五鹿墟墟之左右多陷城郡國志曰五鹿墟故沙鹿是矣趙汸曰地陷[illegible]山崩而變尤重故詳其月日以別之俞氏樾公羊平議云漂陷入於地中而謂之證來閒其義且如其說則但云襲也足矣不必曰襲邑也今按襲者重襲也廣雅釋詁襲重也漢書外戚傳贊變相襲師古注襲重

累也沙鹿爲河上之邑河岸有高下沙鹿在其最高之處故謂之纍邑明其纍纍在上纍乎平地之邑也凡邑不言崩惟纍邑言崩正解所以言崩之故上句發問不曰崩者何而曰此邑也其言崩何可知何解之非矣按釋纍邑爲纍纍其邑亦別無所考況纍梁以鹿爲山足明在山之下河之上矣隄蓋堤之借故有隄隔之誤○注言崩至崩也○河岸閩監毛本同誤作河崩校勘記云鄂本宋本崩作岸當據正

沙鹿崩。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注】據長狄之齊晉不書。【疏】注據長至不書○文十一年傳狄者何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何以書記異也是之魯者書之齊晉者不書明外異不書也故據問之

爲天下記異也。【注】土地者民之主霸者之象也河者陰之精爲下所襲者此象天下異齊桓將卒霸道毀夷狄動宋襄承其業爲楚所敗之應而不繫國者起天下異【疏】通義云地以厚載爲德今而崩陷乃下不能承上之象是使大夫交致篡弒接踵故爲天下之異不可以一國言之左氏稱晉卜偃云期年將有大咎此時五鹿地猶屬衛不屬晉也漢書又云晉史卜之其繇陰爲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鹿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則因王氏徙居元城而附會說之蓋非實矣解詁曰不繫國者起天下異孫覺曰沙鹿梁山崩皆非魯地而春秋書之如內辭爲此聖人之意也夫水火之爲災石隕之爲異地不過百里時不過數日所以召之者止於其君所以應之者蓋於一國故國不可不著也至於王道大壞彝倫一斁而天下之人皆反盡極則天見其變而日食星孛地見其妖而川竭山崩所以召之者在于天下所以應之者傳于四海則雖在于國不得著其國矣顧氏棟高大事表云左傳衛地無山沙鹿崩杜云沙鹿山名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此時當屬晉惠公時封域安得到此卜偃之言乃因明年韓原之敗適與之合而附會之耳穀梁亦以爲晉山此因後日之晉而追言非實錄也公羊以爲天下記異者爲得之○注土地至象也○原文闕○注河者陰之精○水經河水注引說題辭云河之言荷也荷精分布懷陰引度也又引援神契云河者水之伯又引考異郵云河者水之氣四瀆之精也水者陰河爲水長故爲陰精也○注爲下至之應○舊疏云鄉下二十二年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是也漢書五行志下之上云釐公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鹿沙其名也劉向以爲臣下背叛散落不事上之象也先是齊桓將卒道會諸侯事周室管仲既死桓德日衰天戒若曰伯道將廢諸侯散落政逮大夫陪臣執命臣下不事上矣桓公不寤天子蔽晦及齊威死天下散而從楚王札子殺二大夫晉敗天子之師莫能征討從是陵遲公羊以爲沙麓河上邑也董仲舒說略同一曰河大川象齊大國桓德衰伯道將移於晉文故河爲徙也左氏以爲沙麓晉地沙山名也地震而麓崩不書震舉重者也伯陽甫所謂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不過十年數之紀也至二十四年晉懷公殺於高梁京房易傳曰小人剝廬厥妖山崩茲謂陰乘陽弱勝彊按劉向取應至王札子晉敗王師二事似遠左氏以屬晉亦未確當以何公說爲正經義雜記云穀梁傳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日重其變也范注引劉向曰鹿在山下平地臣象陰位也崩者散落背叛不事上之象與漢志所載劉說合公羊傳此邑也其言崩何纍邑也何注纍者隨陷入于地中杜注沙鹿山名在晉地災害繫於所災所害故不繫國正義曰服虔云沙山名鹿山足取穀梁爲說按以沙爲山名本漢志所載左氏釋義非取穀梁爲說鹿字之訓本誤穀梁與左氏沙爲山名正合杜氏統言沙鹿爲山名失古人正名之恉矣正義又引漢書元后傳后祖翁孺自東平陵徙魏郡元城委粟里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鹿崩晉史占之曰陰爲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鹿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今王翁孺徙值其地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鹿之墟即沙鹿地計當時去聖女近所言曾得其實按元城建公所言當是附會王氏無足據也○齊桓卒見下十七年下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二十年楚人伐隨二十一年狄侵衛宋公楚子以下會于霍執宋公以伐宋終于泓之敗皆霸道毀夷狄動宋襄爲楚所敗事也○注而不至下異○而字疑衍此與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書成周昭九年陳災書陳也成五年梁山崩不書晉義與此同

狄侵鄭。

冬,蔡侯肸卒。【注】不書葬者潰當絕也。不月者賤其背中國而附父仇故略之甚也。肸立不書者父獻舞見獲留卒於楚肸以次立非篡也。【疏】校勘記云釋文唐石經肸作肹閩監毛本作升注同○注不書至絕也○上四年侵蔡蔡潰傳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按不能其國者絕率其國文十八年莒弒其君庶其傳稱國以弒衆弒其君之辭注舉國以明失衆坐絕也蔡肸不能撫有其衆致令潰叛故當絕按史記世家載桓公伐蔡潰遂虜繆侯南至楚邵陵已而諸侯爲蔡討齊侯歸蔡侯則尤宜絕矣○注不月至甚也○舊疏云大國之卒例合書日如隱八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之屬是也今此並不月故言略之甚也穀梁傳諸侯時卒惡之也舊疏又云其父者卽蔡侯獻舞莊十年爲楚所獲而卒故謂楚爲父仇上四年齊侯已下侵蔡遂伐楚是其背中國附父仇之事穀梁疏引麋信云蔡侯肸父哀侯爲楚所執肸不附中國而常事父仇故惡之而不書日也通義云肸者哀侯之子繆侯也哀侯被獲留死於楚繆侯附父仇而背中國故略賤之不書不葬賤從小國例也繆侯之子甲午是爲莊侯又附獄父惡人曾會屆韓道以伐中國故春秋遂不見卒惡之益深矣按自齊桓合諸侯以來蔡未一與諸夏會其背中國附楚明甚故春秋絕之甚也○注肸立至篡也○史記管蔡世家云哀侯十一年初哀侯娶陳息侯亦娶陳息夫人將歸過蔡蔡侯不敬息侯怒請楚文王來伐我我求救於蔡蔡必來楚因擊之可以獲功楚文王從之虜蔡哀侯以歸哀侯留九歲死於楚凡立二十二年卒蔡人立其子肸是爲繆侯是以次當立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注】月者善公既能念恩尊事齊桓又合古五年一朝之義故褒之。【疏】注月者至齊桓○正以朝聘例時故解云上十年公如齊注云月者僖公本齊所立桓公傷齊見叛□能念恩朝事之故善錄之此與彼同○注又合至之義○舊疏云何氏以爲古者天子五年一巡守諸侯亦五年一朝天子分天下諸侯爲五部部朝一年五年而徧其小國事大國亦然故以十年朝齊今又往朝是爲合古按文十五年左傳亦然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蓋通昔屆數之也

楚人伐徐〔疏〕地理志臨淮郡徐下云故國盈姓至春秋時徐子章禹爲楚所滅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疏〕楚經略云左氏陳侯下又有衛侯公羊亦有衛侯在陳侯之上按今三傳注疏本及石經並作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云云杜云牡丘地名闕大事表云今東昌府治聊城縣東北七十里有牡丘或云即春秋會盟處紀要牡丘在東昌府東北七十里傳十年盟于牡丘齊桓公築牡丘即此

遂次于匡〔疏〕杜云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大事表云文二年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杜注匡本衛邑中屬鄭孔疏伐不能克今晉會鄭遷衛論語子畏於匡即此史記孔子自匡至蒲括地志蒲城在匡城縣北十五里今俱在直隸大名府長垣縣境漢書地理志陳留郡長垣孟康曰春秋會于匡今匡城是紀要匡城在開州長垣縣西南十五里春秋時衛邑穀梁傳云遂繼事也次止也有畏也注云畏楚

公孫敖率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注〕言次者刺諸侯緩於人恩既約救徐而生事止次不自往遣大夫往卒不能解也大夫不序者起會上大夫君已目故臣凡也內獨出名氏者臣不得因君殊尊省文別尊卑也〔疏〕校勘記云率師唐石經鄂本宋本同閩監毛本作帥師按此依左穀作帥改也公羊多作率○注言次至人恩○原文闕○注既約至解也○杜云諸侯既盟次匡皆遣大夫將兵救徐故不復具列國別也按左傳云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又云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明楚爲徐即諸夏伐之諸侯始爲救徐盟牡丘既復遣大夫往以致楚敗徐婁林是不能解也○注大夫至凡也○春秋之例凡大夫不序皆上有各國者則下止書大夫如襄三年大夫盟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之屬是○注內溺至卑也○舊疏云正以上言公會齊侯以下是殊尊魯之文今若不舉內大夫名氏即國書卿者殊尊之經而省文

夏五月日有食之〔注〕是後秦獲晉侯齊桓公卒楚執宋公霸道衰中國微弱之應〔疏〕通義云晦食漢五行志劉歆以爲二月朔齊越分○注是後至之應○見下十一月下十七年二十一年漢書五行志下之下僖公十五年五月日有食之劉向以爲象天下異將行伯道後遂伐衛執曹伯敗楚城濮再會諸侯召天王而朝之此其效也日食者臣之惡也夜食者掩其罪也以爲上亡朝王桓文能行伯道攘夷狄安中國雖不正猶可蓋春秋實與而文不與之義也按公羊無此義且取慶亦殊遠使志載董仲舒以爲後秦獲晉侯齊滅項楚敗徐于婁林均與何義相足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注〕月者善錄義兵厲葵丘之會叛天子之命也曹稱師者桓公霸道衰曹獨能從之征伐不義故褒之所以勸愧不能扶助霸功微弱解惰也〔疏〕杜云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續漢志汝南義陽侯國有賴亭故賴國一統志厲鄉在德安府隨州北今名厲山店高氏棲云厲賴一國沈氏欽韓云按續志汝南褒信侯國有賴亭故國今光州商城縣南有賴亭志以爲古賴國者也水經注溳水北出大錢山南至厲鄉西亦云賴鄉古賴國也即今隨州之厲山店然酈氏以厲鄉爲烈山氏生處列厲古聲通用厲又韓爲賴耳此厲國當從彪志在光州又歸德府鹿邑東亦有賴鄉史記老子傳作厲鄉正義厲音賴顧氏棟高厲賴一國論云春秋時有賴國左氏桓十三年傳楚子使賴人追之杜云賴國在義陽隨縣蓋賴人仕於楚者傳十五年伐厲杜云義陽隨縣北有厲鄉傳書賴經書厲古通用實則一國也宣九年楚子爲厲之役伐鄭十一年傳厲之役鄭伯逃歸則傳並書厲昭四年遂滅賴傳云賴子面縛銜璧則經傳並書賴前漢地理志南陽郡隨州厲鄉故厲國也師古曰厲讀曰賴厲與賴之通用經之左傳漢春秋有明據公羊傳十五年齊師曹師伐厲何休云厲于葵丘之會叛天子之命厲如字讀音賴昭四年楚子滅厲釋文左氏作賴穀梁於傳昭兩傳俱書厲史記蔡澤范雎列傳漆身爲厲厲並音賴古人之通用如此杜佑通典乃以厲賴並列兩國杜氏精於考古而乃有此失與○注月者至義兵○舊疏云正以僖伐例時故也通義云前大夫之師無功書大見譏此復伐楚與國以緩徐惡善齊桓謀救徐故月之○注厲葵至命也○上九年傳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注下伐厲善義兵是也何氏當有所據書籍散亡無文以言之○注會稱至情也○校勘記云解情云宋本閩本同監毛本解作僻非按釋文作解情也僖五年傳云將卑師少稱人曹無大夫又小國不合稱師宜稱人今書師故解之傳元年次于聶北救邢又城邢曹並稱師蓋亦褒義於此解者桓公霸道衰曹獨能從征不義善尤進故著於此論語爲政篇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八月螽〔注〕公久出煩擾之所生〔疏〕注公久至所生○漢書五行志中之下僖公十五年八月螽劉向以爲先是釐有鹹之會後城緣陵是歲復以兵車爲牡丘會使公孫敖帥師及諸侯大夫救徐兵比三年在外與此久出煩擾義合

九月公至自會

桓公之會不致此何以致〔注〕據柯之會不致〔疏〕○注據柯至不致見莊十三年

久也〔注〕久暴師兼過三時〔疏〕注久暴至三時○公以三月盟牡丘至九月始反國歷春夏秋三時故書至危之穀梁注莊二十七年傳桓會不致安之也而此致者齊桓傳責故危而致之

季姬歸于鄫〔疏〕通義云始嫁之辭也前遇于防季姬不繫鄫此書歸又與伯姬歸于紀伯姬歸于宋文同例故啖趙胡氏皆謂左傳之言不合於經若言魯女不書經洪至此則文哀二姜流風舊失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晦者何冥也〔注〕晝日而冥〔疏〕注晝日而冥○校勘記出晝日云鄂本晝作書諸本皆誤書字詩鄭風風雨云風雨如晦傳晦昏也周頌箋云遵養時晦傳晦昧也左傳昭元年說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以晦對明故晝冥爲晦則春秋晦也爾雅釋言晦冥也淮南晦則冥晦之極注晦冥也昭元年左傳晦淫惑疾注晦夜也夜故昏冥晝晦而夜故曰晦也開元占經所引感精符云日者陽之精曜魄光明所以紀不失以顯誡晝晦甚懼也漢書劉向傳曰晝冥晦皆闇此通義云謹按春秋不書晦己卯晦甲午晦皆晝晦也俗儒但推下正月戊申朔則己卯適九月之盡成十六年六月丙寅朔則甲午亦其月之盡遂指以爲月晦者苟不似苗何以氣苗苟不氣嫌何以氣嫌二晦苟不值月晦何以疑於月晦復來春春秋閒有以辨之也晝日晦

晦月晦日是月不相疑也是月亦爲記異錄之爾常事則但舉日鶉父之戰左氏以爲戊辰晦而經不書晦此顯證也安者猶讖公羊自觀設不書晦之例故以晦冥强解之若乃穀梁於甲午晦國云日事過晦日晦於此亦日晦冥也可知是日晝冥自有師傳非寶稱矣春秋兩見晝晦皆適當月晦者蓋讀秦本紀昭襄王六年日食晝晦得其說漏凡正晝而日無光必由食既之甚乃然然而不言日食者春秋之記異也記見至于冥晦則日不可得見其食不食未之或知也但以理論之非日食無晦道故亦非晦朔無晦道也包氏慎言云經書九月晦冥夷伯之廟月之二日晦公穀皆以爲晦也不以爲晦日二傳例春秋記朔不記晦按晉九月庚辰朔則晦爲八月之二十九日月小也

震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者也【疏】說文雨部震劈歷振物者春秋傳曰震夷伯之廟段注引此者以爲劈歷震物之證也史記殷武乙暴雷震死神之道設教之至愚者也又云劈歷疾雷之名釋天曰疾雷爲霆倉頡篇霆霹靂也然則古稱之霆許稱之震據與震疊韻也按震必有電易象傳曰雷電噬嗑又彖傳曰雷電合而章故此雷電並舉也舊疏云加之者以震有雷電故也且避間靈直兩舉

夷伯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孚也【注】孚信也季氏所信任臣【疏】注孚信至任臣〇詩大雅文王云萬邦作孚傳孚信也又下武成王之孚傳云孚信也禮記緇衣萬國作孚注孚信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孚信也季氏所信任故曰孚俞氏樾公羊平議云孚氏所信任之臣而但曰孚氏之孚文不成義殆非也孚當讀爲偶據說文孚古文作采从爪从采卸保古文而保又从采是其字韓展相從故擧近而義亦通也國語晉語曰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又曰故擧師保以相子是古大夫之家亦有師保季子親爲桓公之子其有師保明矣故曰夷伯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家也因其字展季爲之而說者蓋文生義失其解矣

季氏之孚則微者其稱夷伯何大之也曷爲大之【注】據陽虎稱盜【疏】注據陽虎稱盜〇定八年盜竊寶玉大弓是也通義云爲重天戒不得不書其廟書其廟則不得不稱夷伯也

天戒之故大之也【注】明此非但爲微者異乃公家之至戒故尊大之使稱字過于大夫以起之所以畏天命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疏】繁露奉本篇云夫流深者其水不測尊重者其敬無窮是故天之所加雖爲災害猶承而大之其欽無窮震夷伯之廟是也〇注使稱至起之〇隱元年注天子上大夫字尊尊之義也夷伯陪臣比之天子大夫稱字是過於大夫矣所以明爲公家至戒之義〇注所以至之言〇論語季氏篇文繁露郊語篇引此語說之云使畏無傳書於人如孔子使畏之微以此見天之不可不畏敬猶主上之不可不謹事不謹事主其禍來至顯不畏敬天其殃來至闇闇者不見其端若自然也故曰堂堂如天殃言不必立校默而無聲潛而無形也由是觀之天殃與主罰所以別者闇與顯耳不然其來逮人殆無以異孔子同之俱言可畏也天地神明之心與人事成敗之真固莫之能見也唯聖人能見之聖人者見人之所不見者也故聖人之言亦可畏也

何以書記異也【注】此象桓公德衰彊楚以邪勝正僖公蔽於季氏季氏蔽於陪臣陪臣見信得權僭立大夫廟天意若曰蔽公室者是人也當去之【疏】注此象至云之〇漢書五行志下之上釐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劉向以爲晦冥也雷也夷伯世大夫正晝雷其廟獨冥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將專事冥晦明年公子季友卒果世官政在季氏至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正晝皆冥陰爲陽臣制君也成公不寤其冬季氏殺公子偃季氏萌於釐公大於成公此其應也董仲舒以爲夷伯季氏之孚也陪臣不當有廟震者雷也晦冥雷擊其廟明當絕去僭差之類也向又以爲此皆所謂夜妖者也劉歆以爲春秋及朔言朔及晦言晦人道所不及則天震之展氏有隱慝故天加誅於其祖夷伯之廟以譴告之也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皆月晦云經義雜記云劉子政言晦冥也震雷也本穀梁傳董仲舒云夷伯季氏之孚本公羊傳董又云明當絕去僭差之類則僭差之事不止一夷伯廟凡似夷伯之僭差者皆當去之何邵公云僖公蔽於季氏季氏蔽於陪臣陪臣見信得權僭立大夫廟天意若曰蔽公室者是人也當去之顧傳經傳意左傳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稱劉歆以爲人道所不及則天震之故天加誅其祖廟以譴告之立義精也正義曰杜以長曆推之己卯晦九月三十日春秋值朔書朔值晦書晦無義例也此卿本劉子駿說按劉向與董義近唯子政謂爲繼世大夫則本穀梁說然當時世卿非一何獨於夷伯廟加罪魯前後大夫不見有夷伯稱書時以公羊爲正董桓公德衰彊楚以邪勝正僖公蔽於季氏季氏蔽於陪臣震夷伯之廟之應也故通義引董仲舒說云廣森以爲季氏事晉其弊極於陪臣執國命故天於季友將卒而震其私人之廟以示戒若曰勿使季氏世卿位將害於而國凶於而家明年友卒魯君不復卿其子天垂象見吉凶其端在數十年之前而恩變於易世之後也按論語季氏篇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聖人此語蓋發於季平子逐昭公之時已逆知有陽虎執季桓事故曰三桓子孫微矣魯自仲遂專國文公失政祿去公室者文宣成襄昭五世也政逮大夫者季友文子武子平子也故季氏專政自友始天之震其孚有以啟之

冬宋人伐曹

楚人敗徐于婁林【注】謂之徐者爲滅杞不知尊先聖法度惡重故狄之也不月者略兩夷狄也【疏】杜云婁林徐地下邳僮縣東南有婁林大事表云在今江南泗州境後漢書志下邳國徐縣有樓亭或曰古婁林伏滔北征記曰縣北有大冢徐君墓延陵解劍之處一統志古婁亭在鳳陽府虹縣東北是也〇注謂之至之也〇成三年鄭伐許注謂之鄭者惡鄭襄公與楚同心數侵伐諸夏故夷狄之昭十二年晉伐鮮虞注謂之晉者先伐同姓從親親起欲以立威行霸故狄之此云徐不稱人不稱師故爲夷狄也此徐滅杞事見僖十四年穀梁傳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故滅杞爲不知尊先聖法度惡重也〇注不月至狄也〇舊疏云正以敗例書月不知莊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是也此謂略兩夷故不月穀梁傳夷狄相敗志也彼傳以夷狄相敗書文不具令起稱國之原其兵事之始故志是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疏】包氏慎言云十一月無壬戌十二月之十六日按晉爲閏十一月之十四日也上十年左傳云敵于韓杜云韓晉地大事表云今爲陝西同州府之韓城縣後爲桓叔子韓萬

食邑左傳所謂韓原是也又云古韓國春秋前晉文侯二十四年滅韓卽此元和志同州韓城縣春秋戰于韓原卽此一統志韓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二十里紀要或曰故韓原當在河東今山西芮城縣河北故城有韓亭卽晉戰處齊氏召南考在河云顧炎武日知錄曰韓在涉河之後此韓在河東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韓原在同州韓城縣非也杜氏但云韓晉地卻有斷昀按此韓與古韓國在韓城以梁山爲韓者不同此韓漢郡國志曰河東郡河北縣有韓亭當是也過韓云此秦伐晉故以晉侯主戰

此偏戰也何不以言師敗績【注】據泓之戰言宋師敗績【疏】注據泓至敗績○見下二十二年

君獲不言師敗績也【注】舉君獲爲重也釋不書者以獲君爲惡書者以惡見獲與獲人君者皆當絕也主書者以獲人例

【疏】注舉君獲至爲重○通義云胡康侯曰君獲不書師敗績君重於師也大夫戰而見獲必書師敗績師與大夫敵也君爲重師大之大夫敵春秋之法也與孟子之言何以異孟子爲時君牛羊用人莫之恤故以民爲重君爲輕春秋正名定分爲萬世法故以君爲重師大之按昭二十三年傳曰君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大夫獲稱師宣二年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之經是也○注孰獲至惡之者此疏云正決二十一年經宋公之元故傳云孰獲未有言釋之者其言釋之何公與爲爾也注者傳公能與楚執釋實者之尼彼於上執宋公以伐宋不與實狄執中國故不與實楚獲人○注書者至絕也○包氏愼言云國君天子所建獲人君無天子也見獲卽當死亡不死辱社稷也故師皆絕按成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傳君不行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侯獲也注已獲而逃亡也當絕難又莊十年以蔡侯獻舞歸傳名絕之獲也是見獲者坐絕與獲人同也○注主書至人例○舊疏云注十年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傳爲不言其獲不與實狄之獲中國也然則秦楚同秦得獲晉侯者正以晉稱伯非眞實狄故與楚異是其從獲人例故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實石于宋五【疏】釋文十六年本或從此下別爲卷按七志七錄何注止十一卷公羊以閔附莊故也後人以僖卷大輒分之按漢書藝文志公羊經傳皆十一卷王阮劉家審條卷數本此包氏愼言云經書正月戊申朔據晉曆戊申正月之二日非朔也經連書六鷁退飛之異而云是月傳云是月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日也春秋不記晦朔有事此全經之通例非爲實石之書朔發也按以曆推之是年正月實戊申朔實左氏穀梁作隕隕實字通說文引作隕石周禮大司樂疏引左傳亦作實石或左氏本有作實者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疏】校勘記出是月云作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是月如字或一音徙令反作提文是月有作提月者故一音徙令反初學記一日條引此作提月又驗經于王欽韓家王用提膾恒注云提零日也引公羊作提左氏石經月下考靖也字是後人妄加按斷記又云是月與月令是月似異而實同改作提者俗人所改也按此說非也釋文云或音徙令反卽初學記所引之提月本也在正月之鷁盡故曰是月與月今不同校者說文涉左氏宋爲說耳校勘記又云六鷁諸本同唐石經六鷁字缺釋文作六鷁五歷反按穀梁亦作鶂左氏釋文鷁五歷反本或作鶂音同說文引傳作鶂史記宋微子世家注引同則左傳亦作鶂文選西都賦注引杜注鶂水鳥也然則三傳

文本皆作鷁字夫俞書大傳云鷁者鷁鳥注鶂本或作鷁經文記云說文爲鶂从鳥兒聲春秋傳曰六鶂退飛說文或作鷁字或爲鷁司馬相如說从赤按春秋傳十六年六鷁退飛正義曰釋文六鷁五歷反本或作鶂音同又公羊經注疏文皆云六鷁五歷反可證三傳皆作鷁與說文同今公羊注疏皆作鷁惟經文大字何注六鷁無常此一字未改疏說文皆同作鷁退飛疑梁疏引賈逵云鷁爲陽中之隊象君臣之訟闕賈景伯以易二傳也此一字从益蓋因唐時左傳已有作鷁者故後人據以閔解鷁是取同聲字爲註尤可見六鷁字本從兒也史記以世家六鷁退飛集解引賈結作鷁引公羊作鷁余隸引左傳六鷁子退飛書五行志下之鷁退逝遺宋都師古日鷁音五秋反玉篇爲年的反又五切爲鷁爲並同上諸據諸許書从兒爲正从益者說文不收故列末廣韻二十三錫鷁五歷切鷁同上說文又作鷁反以爲正鷁是側實矣

曷爲先言實而後言石【注】據星實後言實【疏】注據星至言實○莊七年夜中星實如雨是也

實石記聞聞其磌然【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磌然之人反又大年反聲響也一音芳君反本或作䃸八耕反注疏本䃸誤䃸觀梁疏云磌字說文玉篇字林等無其字學士多讀爲䃸據公羊古本並爲磌字後據讀爲磌是石聲之類不知出何書也經義述聞云按玉篇石部磌柱下石磌之仁切積也音響也又大堅切磌披納切大擊研同上據楊氏所見玉篇無磌字則今本有者蓋孫强增加廣雅釋詁磌也而無磌字據云撰積爲是本廣雅有磌矣五經文字磌之人反又大年反聲響也見春秋讀若孟子塡然鼓之之塡說文土部塡塞也凝公羊古本通借用之廣䃸十七眞之柱則下石也然一書亦先柱磌者氏不忘具石磬書一錢十三云

視之則石察之則五【疏】與孟子言同穀之

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注】是月邊也魯人語也在正月之幾盡故曰劣及是月也【疏】注是月至月也○舊疏云上十年傳云歸是爲文公韓何氏云歸據也齊人者以譬關文西孔言子作之春孔秋子之內魯人者故解知爲春人語此一文是也胡母生公羊氏皆正月在云魯人歎盡也解云盧氏文弨摭遺山改札也記云及公羊月傳經故云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傳云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注是月邊也魯人語在正月之幾盡

盦故曰劣及是月也注[illegible]傳明時所見本[illegible]有以提月改作是月者故[illegible]文先言是月如字[illegible]一書徒令反[illegible]氏不[illegible]傳文及[illegible]
公之注明是[illegible]提字作詁訓者作是月何[illegible]如此[illegible]乎初學記晦日[illegible]引此正作提月[illegible]注[illegible]子王[illegible]家[illegible]用提云[illegible]
日也亦引公羊[illegible]十二[illegible]收是字鄭引此[illegible]云是[illegible]爲提之言也凡[illegible]傳言是月有[illegible]如[illegible]者其[illegible]月
也有[illegible]提月者其[illegible]盡此月[illegible]而[illegible]言[illegible]之月而[illegible]提[illegible]也[illegible]古是月之[illegible]乃得[illegible]而[illegible]子
注提[illegible]日也公[illegible]傳曰提月者[illegible]達此月日也[illegible]記引公羊皆作提月提書[illegible]作括字故傳云[illegible]達此月也文人[illegible]
也注[illegible]今[illegible]用之[illegible]也三[illegible]及[illegible]注記材[illegible]言實遣注[illegible]家[illegible]記及[illegible]字史並作[illegible]許[illegible]
僖[illegible]也公[illegible]而至何注在月之[illegible]曰劣[illegible]是月定八年曰公[illegible]羊父[illegible]是月也[illegible]得免[illegible]之字[illegible]
有存者言存者[illegible]少[illegible]卸[illegible]文字广[illegible]下云但少劣之[illegible]也[illegible]者[illegible]今人文字但[illegible]但 何以不日■據五
石言日■注據五石書戊申朔而〇六[illegible]疏云[illegible]日是故災異之何五石言朔日[illegible]不書日故[illegible] 故晦日也■凡

災異晦日不日日食是也日食書於晦朔不日晦可知也大[illegible]集
書故言是月以起晦也■注三月凡日災有至食是之也之〇[illegible]書是[illegible]也云今鄭此注亦十晦八故年
不書日〇注日食至知也〇[illegible]三年傳云日食[illegible]日[illegible]不日書朔[illegible]不書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注桓
三年[illegible]七月壬[illegible]朔日有食之是也傳又云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之前[illegible]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注云[illegible]二日食已已日有食
之是也傳又云失之後者朔在後也[illegible]云[illegible]日食[illegible]十八年二月日有食之是也是晦不日也〇注大[illegible]至晦也〇[illegible]大[illegible]
見字今本公羊[illegible]注及疏本[illegible]作[illegible]也云鄭本宋本何[illegible]毛本[illegible]鵜[illegible]錯 晦則何以不言晦■據上
言朔春秋不書晦也■事當日者日平居無他卓佹無所求取言
晦朔也[illegible]明其[illegible]是也■注事當日者日〇注例大夫卒日例日[illegible]女[illegible]例日定實誠例日大[illegible]卒例日納女
書是此上事[illegible]但[illegible]書日不言[illegible]也〇注平[illegible]至卒[illegible]〇被[illegible]卒例日試例日失[illegible]鬼神例日之[illegible]及[illegible]所[illegible]當[illegible]月而日者
館無佹卓異佹[illegible]平常之事〇注卓無所至是也〇書疏云鄭桓十記云[illegible]文卓佹九委反[illegible]條云佹亦見[illegible]書當晦[illegible]疏云
丙午及[illegible]侯[illegible]于[illegible]春秋說以爲五月之朔矣然則此傳云春秋七年二月丙午及[illegible]父[illegible]于[illegible]春秋說以爲二月矣五月
求取則朔書晦仍不書也異見下不書晦朔[illegible]平常之事若卓佹有 所 朔有事則書■重始故書以
錢事若[illegible]之[illegible]及此皆是也■注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illegible]始至是也〇朔書[illegible]也下
正也[illegible]宋[illegible]公[illegible]正故書朔所[illegible]卓佹是也此[illegible]王者之後記公及[illegible]人[illegible]子[illegible]傳[illegible]者日[illegible]此其言朔何春秋[illegible]而不[illegible]
起伏之[illegible]故亦書朔也異宋[illegible]伯[illegible]不[illegible] 夏 晦雖有事不書■重始而甚自正故不
復書以[illegible]事■注晦[illegible]也春秋重始故也重始至[illegible]事〇明不 書 曷爲先言六而後言鷁
[illegible]實石後言五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

之則退飛■鷁小而飛高故視之如此事物然也宋都者宋國所
治也人所聚曰都言過宋都者時獨過宋都退飛■也注〇鷁明小經至之然
則先書六鷁後退飛則必[illegible]而[illegible]也[illegible]傳曰六鷁退飛過宋都先[illegible]書六退鷁後飛也鷁小[illegible]高不可[illegible]六[illegible]易見故用聚鷁
字之訟[illegible]所有而已石鷁且[illegible]其[illegible]而[illegible]訟人子[illegible]五石六爵也治也注云六鷁退飛記見也下引此傳[illegible]傳又云[illegible]
鷁可[illegible]子[illegible]曰其[illegible]皆取之[illegible]傳不以[illegible]記六[illegible]退飛[illegible]不則王[illegible]不九失孔[illegible]子公[illegible]平[illegible]曰至精之
注宋都至曰都〇宋[illegible]家周公子乃[illegible]子[illegible]代殷後[illegible]其先杞作視之[illegible]大[illegible]之則[illegible]世[illegible]所[illegible]以其先[illegible]子[illegible]序之是也〇
王[illegible]傳注人所[illegible]曰[illegible]宋也[illegible]曰[illegible]都傳都子之會以中之[illegible]於宋[illegible]之本曰宋書曰[illegible]書東平
曰都都者[illegible]所居人所都會也[illegible]傳[illegible]所[illegible]曰都〇注言過所聚也凡[illegible]會之[illegible]因[illegible]之地爲[illegible]名[illegible]州[illegible]云[illegible]城
至宋都高而疾故鷁退風都過明異者于宋故言于宋都也至退飛〇宋世家六鷁退飛過風疾也注引[illegible]過曰風疾于過 五石
六鷁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異也■
王者之後有亡徵非新王安存之象故重錄爲戒記災異也石者
陰德之專者也鷁者鳥中之耿介者皆有似宋襄公之行襄欲行
霸事不納公子目夷之謀事事耿介自用卒以五年見執六年終
敗如五石六鷁之數天之與人昭昭著明甚可畏也於晦朔者示
其立功善甫始而敗將不克終故詳錄天意也■之通後義記云災爲異王者者
而示晦有杞加者錄適所近以之象發賢大[illegible]事[illegible]亦云[illegible]公秋羊[illegible]不[illegible]女[illegible]以[illegible]王者後之法後者記也異錄先宋
稱杞深[illegible]其之故以都爲而杞自亦鄭王[illegible]者宋之[illegible]後[illegible]何[illegible]以[illegible]不天之下知之公而羊之宋[illegible]居天未下可以之
後也宋[illegible]大其水春之秋所一視書以[illegible]子[illegible]宋[illegible]秋石[illegible]其[illegible]其六宋不[illegible]飛其[illegible]宋宋王都者以之
及書其[illegible]所大爲水者宋而災會佹于[illegible]則災云異[illegible]宋有[illegible]其則[illegible]云[illegible]遇[illegible]災又故如是會春未秋有
志特[illegible]晉志楚貶爭[illegible]宋亦鄭未[illegible]而及所楚爲平者春[illegible]不[illegible]志則宣曰十[illegible]五宋年公宋是人[illegible]及人楚特人[illegible]
平至宋大鄭[illegible]楚[illegible]而[illegible]天[illegible]下宋之爲事中去[illegible]矣門故戶晉常文[illegible]不之[illegible]首[illegible]有以事[illegible]宋教[illegible]宋[illegible]先[illegible]
天[illegible]下曰利取[illegible]成[illegible]定細伯故[illegible]也是[illegible]乎[illegible]在之[illegible]夏子也曰[illegible]成[illegible]伯二安十[illegible]六自年此國始宋宋楚之[illegible]之之乎
子[illegible]宋伯而也伯[illegible]宣[illegible]十而四[illegible]年又[illegible]國宋[illegible]至春向秋戌[illegible]爲[illegible]兵[illegible]之宋[illegible]者合[illegible]天宋下春[illegible]秋[illegible]之[illegible]
危書所[illegible]其[illegible]氏當不時[illegible]形公[illegible]羊亦[illegible]未宋[illegible]祀[illegible]之也[illegible]〇[illegible]注[illegible]是者[illegible]至而異宋也[illegible]〇天[illegible]下[illegible]安
記記災出見[illegible]王王者云當[illegible]安[illegible]存毛之本也[illegible]故[illegible]也[illegible]之本〇[illegible]注作石新者當至[illegible]之正數爲〇王五者年之見後
[illegible]六者年失[illegible]執敗故見春下秋二五十石一隕年宋二其十後二襄年公後爲[illegible]楚[illegible]所[illegible]執[illegible]傳[illegible]夫注石引者[illegible]安

向曰石陰類也五陽數也象陰而陽行將致墜落鶂陽也六陰數也象陽而陰行必衰退左氏疏引考異郵云鶂者毛羽之蟲生陰而屬于陽漢書五行志下之下僖公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鶂退飛過宋都董仲舒劉向以爲象宋襄欲行伯道將自敗之戒也石陰類五陽數自上而隕此陰而陽行欲高反下也石與金同類色以白爲主近白祥也鶂水鳥也六陰數退飛欲進反退也其色青青祥也屬於貌之不恭天戒若曰德薄國小勿持炕陽欲長諸侯與彊大爭必受其害襄公不寤明年齊威死伐齊喪執滕子圍曹爲盂之會與楚爭盟卒爲所執後得反國不悔過自責復會諸侯伐鄭與楚戰于泓軍敗身傷爲諸侯笑左氏傳曰隕石星也鶂退飛風也宋襄公以問周內史叔興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是歲魯公子季友鄫季姬公孫茲皆卒明年齊威死嫡庶亂宋襄公欲行伯道卒爲楚所敗劉歆以爲是歲歲在壽星其衝降婁降婁魯分野也故爲魯多大喪正月日在星紀厭在元枵元枵齊分野也石山物齊大嶽後五石象齊威卒而五公子作亂故爲明年齊有亂庶民惟星隕于宋象宋襄將得諸侯之衆而治五公子之亂星隕而鶂退飛故爲得諸侯而不終六鶂象後六年伯業始退執于盂也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言吉凶繇人然后陰陽衝厭受其咎齊魯之災非君所致故曰吾不敢逆君故也京房易傳曰距諫自彊茲謂卻行厥異鶂退飛適當黜則鶂退飛按班志與穀梁注所引劉向說鄭其洪範五行傳說志又載董仲舒劉向以爲云云是公羊書說均與何注微異又志下之上云劉歆以爲風發於它所至宋而高鶂高蜚而逢之則退經以見者爲文故記退鶂傳以實應著言風常風之罰也象宋襄公區霿自用不容臣下逆司馬子魚之諫而與彊楚爭盟後六年爲楚所執應六鶂之數云此又一說也史記注引宋衷云風起于遠至宋都高而疾故鶂逢風却退穀梁疏引賈逵云石山岳之物齊太岳之胤而五石隕宋象齊桓卒而五公子作亂宋將得諸侯而治五公子之亂鶂退不成之象後六年霸業退也鶂水鳥陽中之陰象君臣之訟鬩也卻用子魚說使疏又引異義穀梁說云隕石于宋五象宋公德劣國小陰類也而欲行伯道是陰而欲陽行也其隕將拘執之象也是宋公欲以諸侯行天子道也又引鄭駁云六鶂俱飛得諸侯之象也其退示其傷行不進以致敗也俱諸侯是陽行也被執是陰行也與何氏義皆大同若然駁介自用得取敗者撰書附隸傳贊云清節之士大率乘能自治而不能治人所以不可常法也孟子滕文公陳仲子章趙氏章指亦云聖人之道親親倘和志士之據耿介特立可以激濁不可常法是以孟子喻以蚯蚓比諸巨擘也春秋重義不重事故美宋襄欲行霸事惜其不納公子目夷之謀也鄭氏駁異義從劉董各說其言得諸侯之事不採左氏說矣何氏逆諫之言與劉歆言常風之罰皆與京氏距諫自彊茲謂卻行與韜合又按易林乾之兌云鶂飛中退事事不進衆人亂潰又遯之蠱云六鶂退飛爲襄敗祥陳師合戰左股夷傷遂薨不起伯功不成又解之噬嗑云鶂飛中退舉事不遂且守仁德[illegible]免失[illegible]又困之坤云六鶂退飛爲襄敗祥陳師合戰左股夷傷遂以崩薨伯道不終皆與公羊說合○注天之至長也○舊疏云春秋說文也經義雜記十七云杜云石隕鶂退陰陽錯逆所爲非人所生襄公不知陰陽而問人事故曰君失問正義曰劉炫云石隕鶂飛事由陰陽錯逆陰陽錯逆乃是人行所致襄公不問已行何失致有此異乃問既有此異乃有吉凶故答云是乃陰陽之事非將來吉凶所生襄公不知陰陽錯逆爲既往之咎乃謂將來吉凶出石鶂

之問是不知陰陽而空問人事故云君失問也服虔云鶂退風咎君行所致非吉凶所從生襄公不問已行何失而致此變但問吉凶焉在以爲石隕鶂退吉凶所從而生故云君失問是劉炫用服虔爲說也按彼傳當從服注義甚精審鄭此傳天之與人昭昭著明之義劉光伯從服是也杜預棄人事而空言陰陽不可爲訓○注於晦至意也○通義云石鶂之異一在月本一在月末是宋襄始終之象也五石者五伯之數也星隕于上降而爲石此王者威福下移于諸侯之象也於鶂者示襄公將始起霸恆列於五伯也六鶂退飛象伯業終退劉歆以爲後六年爲楚所執應六鶂之數云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疏】包氏慎言云三月壬申月之二十七日按當二十六日

其稱季友何【注】據犁戰名不稱季來歸不稱友【疏】○注據翬至稱友卽僖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犁不稱季也閔元年季子來歸不稱友也左傳杜注以爲季字友名劉炫規過以季爲氏云季友仲遂皆生賜族非字也按孫以王父字爲氏行父氏季明季爲字若慶父字仲謚共子孫以仲爲氏叔牙字叔謚僖子孫以叔爲氏也

賢也

【注】閔公不書葬故復於卒賢之明季子當蒙討慶父之功遏牙存國綏嘗錄也不稱子者上歸本當稱字起事言子【疏】舊疏云以君弒賊不討惡臣子不討賊君喪無所繫往前閔公不書葬恐季子有甚惡故書字見其實按季友之功其大於討慶父叔牙故宜見褒穀梁傳曰稱公弟叔仲賢也杜亦云稱字賢之通義云賢故稱季也繫名者卒從正陸淳曰季友之殺叔牙慶父義也立閔公僖公權也夫以義誠親以權正國中人之所感故於其卒以明之說苑尊賢云僖公卽位而任季子魯國安寧內外無憂行致二十一年按二十一年字誤○注不稱至言子○舊疏云卽閔元年歸之下注云不稱季友者明審識魯本誠落姑之乾故令與高子俱稱子起其事是也則此注爲決閔元年不稱字故也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疏】包氏慎言云夏四月書丙申月之二十二日按當二十一日通義云乘正作繆神弗福也於春秋可以興可以觀

秋七月甲子公孫慈卒【注】日者僖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故皆日也一年喪骨肉三人故日痛之【疏】包氏慎言云秋七月書甲子月之二十一日按當二十日校勘記書公孫慈云唐石經諸本作公孫慈此本疏中慈皆作茲按當作慈作茲者左氏穀梁本也上四年左傳注云公孫茲叔牙子叔孫戴伯○注日者至日也○解云元年公子益師卒不日以所傳聞世大夫卒不日有罪無罪皆不日也此及季友卒皆日故解之明僖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故也鄫季姬書日者徒上九年秋七月乙酉伯姬卒書日之例○注一年至痛之○舊疏云書由是實書故宜痛骨肉之卒著宜見是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但當見季一人書日故知宜痛其頻死故也孔氏通義以慈恆莊閔爲所傳聞世別傳爲所聞世以爲三世皆日合無罪書日之例非何氏義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注】

月者危桓公德衰任豎刀易牙專功滅項自此始也■杜云鄭惟鄭左右○注月者至始也○舊疏云盟會之例大信書時今而書月故如此解任豎刀易牙者下十八年傳云桓公死豎刀易牙爭權不葬是也滅項下十七年滅項是也校勘記出豎刀云閩監毛本刀改刁非此本豎誤豎今訂正疏同史記齊世家云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刀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是任豎刀易牙事也通義云桓之會止于此功業墮敗不克令終故危之邢侯次伯男下者其序則主會者爲之也業譽曰邢侯未嘗會齊桓也附晉又儀晉侯獳于韓而背之推之會是也上十五年齊師曹師伐厲殺梁注引餘臧曰齊桓末年用師及會皆危之而月也于時伯業已衰勸王之誠替于內實矜之容見于外稱畔已兆勤接危理故月衆國之君雖有失道未足爲一世僕衰齊桓威攝霸后頭行天下其得失皆治亂所繫故春秋重而詳之錄所善而著所危云爾

公羊義疏二十二

句容陳立卓人著

傳十七年盡二十一年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注】稱氏者春秋前黜稱氏也伐國而舍氏言之者非主名故伐之得從國辭【疏】杜云英氏楚與國一統志古英氏城在六安州英山縣東北〇注稱氏至氏也〇史記楚世家成王二十六年滅英徐廣曰年表及他本皆作英明本稱英則稱氏者爲國稱英惟成王二十六年當魯僖十四年時英已滅齊徐無辭伐之滅復爲楚封與〇注伐國至國辭〇舊疏云若其主名即爵等是也校勘記出會氏云宋本同閩監毛本會作舍按舍氏言之者猶言連氏言之也通義云齊稱人者齊侯在會別連數者往伐徐稱人者以國不若氏氏不若人從伯主討鬱爽不可逆其等於所伐者下故得逆之也按徐已貶於婁林示法故此仍備其故稱也

夏滅項【注】【疏】杜云項國今汝陰項縣大事表云項國名今河南陳州府項城縣東北六十里有故項城水經注潁水篇潁水自遲東南流逕項縣故城北春秋傳十七年魯滅項是矣道元用左傳故謂魯滅項漢書地理志汝南郡項下云故國實字記項國在陳州項城縣北一里

孰滅之齊滅之【注】以言滅知非內也以不諱知齊滅【疏】穀梁傳曰孰滅之桓公也〇注以言滅至內也〇舊疏云正以春秋之例內大惡諱今言滅知非內矣通義云承上伐英氏之師也左氏云魯滅故未知內諱不言滅之義審按此亦適承上有伐英氏文故知爲齊滅亦沒文不沒實之意也〇注以不至齊滅〇舊疏云春秋之例爲實者諱故上十二年楚人滅黃不爲諱今諱不言齊人故知齊滅之按如舊疏注義未明不字當衍文何意謂不諱滅故非內滅不出滅國主名與楚滅黃之屬異知爲諱爲齊也

曷爲不言齊滅之【注】据齊師滅譚【疏】注据齊師滅譚〇在莊十年冬彼時功未足以覆滅人之惡故滅譚滅遂並書也

爲桓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疏】穀梁傳曰何以不言桓公也爲賢者諱也項國也不可滅而滅之乎桓公知項之可滅也而不知己之不可以滅也凡諱者皆在譏貶之科爲賢者諱爲賢者不書有此惡爲晉不諱邦人應而滅之諱也通義云春秋襄公十年諸侯會吳于柤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今滅項不言遂知其諱文也爲賢者諱非以其實而諱之以成其義全其功以掩其後世此掩亂之志也實桓之功者矣桓之事終矣而又睐此一舉故不斥者其惡而爲之有遂之文者以其有衛中國之功且示善善樂其終也噫乎非實逆桓諱也欲後人於此有難難之辭以見其不善稱而爲善者始之令終也爲文微而實不沒也

此滅人之國何賢爾

君子之惡惡也疾始【注】疾其始則不得終其惡【疏】嫌文惡惡始如字一〇上爲路反穀梁傳曰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至其惡〇穀梁注云絕其始則不得終其惡郎曰釋疾之事不終身疾之意不念人有惡事唯疾其初始爲惡有惡則疾終惡則止不念舊惡之意按以下皆

書如何意謂絕其始則不終於惡防微止衛之義故武子亦本何爲說

善善也樂終【注】樂賢者終其行【疏】穀梁傳曰善善樂其終與公羊同〇注樂賢者終其行〇穀梁注云樂賢者終其行也亦取何義爲說又引邵曰賴其始有善事則終身善之意謂君子善善人則欲其身善之不忘樂道人之善之意與諱滅項之義少差

桓公嘗有繼絕【注】立僖公也【疏】注立僖公也〇閔二年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是也穀梁注引邵曰繼絕謂立僖公

存亡之功【注】存邢衛杞【疏】注存邢衛杞〇上元年齊師以下救邢又城邢二年城楚丘十四年諸侯緣陵是也穀梁注邵曰存亡謂存邢衛不數杞者意謂曰諸侯城諸數桓傳褒矣其實非齊桓借事城杞諸侯未必有緣陵之事故仍爲桓功

故君子爲之諱也【注】言齊者時桓公德衰功廢而滅人據書坐故上述所書盛美而爲之諱所以尊其德彰其功傳不言服楚獨舉繼絕存亡者明繼絕存亡足以除殺子糾滅譚遂項覆終身之惡服楚功在覆蓋惡之表所以封桓公各當如其事也不月者桓公不坐滅略小國【疏】穀梁傳曰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〇注言齊至其功〇通義云明既有此功乃得覆惡併解滅譚遂不諱秋之義非以功除接者會也會所滅美知今然春子書所其終故本前而爲之諱也漢書陳湯傳劉向上疏曰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又田廣明謂杜延年曰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皆謂此〇注傳不至事也〇校勘記出名嘗云閩監毛本同鄂本各作各是也服楚者上四年傳曷爲再言盟喜服楚也是以殺子糾滅譚遂見莊九年十年十三年舊疏云以繼絕除殺子糾以存三亡國除其三滅故云覆終身之惡其服楚功在覆蓋惡之表者謂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書入爲蓋辭故服楚功大始足覆蓋大惡爲其有尊周室安諸夏大功不僅三繼絕存亡也故論語孔子美管仲亦以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爲辭也〇注不月至小國〇按莊十年滅譚莊十三年滅遂書月故時齊桓功未足覆滅人之惡也此桓公不坐滅故不月又舉略小國也舊疏云言滅國例書月者惡其甚而深之按坐滅郭書月不必原其事與否春秋滅例月其不月滅書日者皆有爲如應十年宋人衛人蔡人伐鄭伯伐取之注不月者移惡上三國上五年冬晉人執虞公注不從滅例月者略之襄六年莒人滅鄫注不月者取後於莒非兵滅傳二十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注日者疾始滅會要內之宣十五年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注日者痛其錄之事十年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注日者甚惡諸侯不十一年冬十月丁四月壬午楚師滅陳注日者疾楚師滅蕭注日者疾滅州來注不月者略云何君云凡諱者從實與桓諱滅項正之從不得若行所以强伯義春秋功罪不相掩以功覆惡而異封之非所闕也不月略小國是也桓公不坐滅失之按以功除罪兩經師身有是說功罪不相何必爲實者諱善主謂略小國則遂書月並皆大國耶斷觀弁是還幾云不月者已諱幾滅國不爲大惡故降從楚狄滅國例見實略之按孔說可補何幾所來僖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疏】杜云卞今魯國卞縣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水經注泗水篇泗水出魯卞縣北山西逕其縣故城南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季武子取卞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是也漢書地理志魯國卞下云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沛師古曰卽春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是也一統志卞縣故城在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楚繆略云卞公羊左氏或作弁按弁覍之或體字卞别體也今本及石經皆作卞矣

九月公至自會【疏】穀梁注云桓會不致而今致會桓公傷衰威信不著陳列兵車又以誠項往會旣非踰年乃反故往疏皆月危之何氏無說當如彼解

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十上有冬字諸本誤脫按去冬字何氏無說明冬爲脫文乙亥爲十二月之九日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會曹伯衞人邾婁人伐齊【注】月者與襄公之征齊等錄義兵【疏】左氏穀梁無會字按三傳釋文俱無說公羊此經會字衍文通義云會伯上會有會字誤〇注月者至義兵〇傳伐例時故解云與襄公征齊具下左傳云納孝公亦無貶辭唯穀梁謂非伐喪非義

夏師救齊【疏】通義云穀梁云善救齊也非也宋儒且謂凡書救未有不善者呂不韋有言兵苟義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苟不義攻伐不可救守不可若齊之事乃伐者義救者不義耳按以史記左氏事證之甚巫寺人貂共立武孟太子昭奔宋五公子冬樹黨爭立相攻故宋襄伐之正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疏】包氏愼言云五月無戊寅六月之十六日也經正月書宋襄公之伐齊而書戰于五月據傳云齊桓公死豎刀易牙爭權不葬故伐之則宋之伐齊兵以不葬舉桓公以十二月卒春正月非葬期期在四月四月之十五日爲戊寅似經文伐戰連書故曾發傳云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宋公與伐而不與戰也備策偶差故日月因之俱誤耳按曆戊寅爲四月之十四日大月之十五日杜云甗齊地大事表在今濟南府治歷城縣界

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宋公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疏】舊疏云戰不言伐者莊十年師解故疑之遇戰云以伐言公戰言師知不舉重者非直爲曾衞邾婁不與戰而已舊疏又云稱宋公但與伐不與戰故不得舉重是以兩舉之

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作春秋伐者爲客而不伐者爲主後磨改同今本按莊二十八年傳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注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之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石經原刻誤

曷爲不使齊主之【注】據甲寅衞人及齊人戰【疏】〇注據衞至人戰見莊二十八年

與襄公之征齊也【疏】穀梁傳言及惡宋也注引嚴氏云戰言及者所以別客主言不言也故文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兩不言故不云及今宋言及明言在宋非所以惡宋也卽言及爲惡是河曲之戰爲兩善乎又穀梁以河曲不言及略之也則自相反矣鄭君釋之曰及者別客主耳不施於言與不言也言不言自在事而已義兵則客言言與十二年夏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是也兵不義則主人直莊二十八年春衞人及齊人戰衞人敗績是也今齊桓卒宋爲宋襄欲與伯事而伐喪於禮尤反故反其文以宋及齊卽實以宋及齊明直在宋邲之戰直在楚不以楚及晉何耶秦晉戰于河曲不言及疾其惡戰爭舉兵故略其先後劉氏廢疾申何云邲之戰晉楚皆客也卽楚稱爵客亦不書以楚及晉內外之辨也故變例以大夫敵君起之凡書及皆與爲主辭以客爲主則宋襄直矣伐齊以定亂于齊無薄也春秋以伐於伐齊故變文以起之惡宋之伐於義反矣按以史記左傳證之襄公伐齊主爲定亂不得謂伐喪爲實故爲與辭

曷爲與襄公之征齊【注】據齊桓公霸者猶不與征衞【疏】注據齊至征衞〇卽莊二十八年書衞人及齊人戰以衞爲主也彼注云戰序上言及者爲主是也桓公時伯業已興再會于鄄再會于曲獨不與爲主故據之

桓公死豎刀易牙爭權

不葬爲是故伐之也【注】不爲文實者保伍連率本有用兵征伐不義之道【疏】校勘記出豎刀云釋文唐石經作豎刁閩監毛本同齊世家云初齊桓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桓公好內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衞姬生無詭少衞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有寵於衞共姬因宦者豎刀以厚獻于桓公亦有寵公許之立無詭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詭爲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於戶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辛巳夜斂殯注引賈逵曰雍巫雍人名巫易牙字是其爭權不葬事猶與諸公子爭也世家又云孝公元年三月宋襄公率諸侯兵送齊太子昭而伐齊齊人恐殺其君無詭齊人將立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走宋宋遂與齊人四公子戰五月宋敗齊四公子師而立太子昭是爲齊孝公宋以桓公與管仲屬之太子故來征之與左傳略同說苑尊賢云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舉朝周室爲五霸長失管仲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尸蟲出戶一人之身榮辱俱施何者其所任異也保傅記亦有是語呂覽知接篇云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蟲流出於戶上蓋以楊門之扇三月不葬韓非子二柄篇桓公蟲流出戶而不葬管子戒篇公死七日不斂九月不葬蓋五公子之爭起於易牙豎刁之立無虧故特舉也通義云公子昭實當立而豎刁欲立公子無虧易牙欲立公子雍故爭權也任之言正也齊亂無正善襄公能正之其云易牙欲立公子雍左傳史記皆無此語〇注不爲至之道〇隱二年莒人入向注云諸侯擅興兵不爲大惡者保伍連帥本有用兵征伐之道故讀公征實不必實與文不與也舊疏云其爲文實者卽上元年齊師以下救邢傳云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其二年城楚丘之下亦發此傳此不發此公也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云云者正以諸侯本無專封之道故元年二年經皆爲文實以保伍連帥本有用兵征不義之道不得貶宋公稱師也按如傳義宋公與伐而不與戰亦不得稱爵故亦不得實不與諸侯專任也

秋救齊【疏】通義云穀梁又云善救齊也尤非也所譽在此所邀之於伐衞爲說甚曲按春秋如遂狄則書稱人今如本稱無善

[illegible]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illegible]

冬邢人狄人伐衛 狄稱人者，善能救齊，雖拒義兵，猶有憂中國之心，故進之。不於救時進之者，辟襄公，不使義兵壅塞。 [illegible]

[illegible]乎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名者，著葵丘之會叛天子命者也。不從執者伯討者，不以其罪執之，妄執之，所以著有罪者爲襄公殺恥也。襄公有善而欲承齊桓之業，執一惡人，不能得其道，故爲見其義，所以助賢者善意也。月者，俟責之。 [illegible]也○注名者至者也○上九年[illegible]

夏六月宋人曹人邾婁人盟于曹南 因本會于曹南盟，故以地實[illegible]

邾婁說在下 [illegible]

鄫子會盟于邾婁 [illegible]

其言會盟何 據外諸侯會盟不錄，及曹伯襄言會諸侯。 [illegible]

後會也 說與會伐宋同義。君不會大夫，則後會者起實君也。地以邾婁者，起爲邾婁事也。不言君者，爲襄公諱也。本許與季姬於邾婁，季姬淫泆，使鄫子請己而許之。二國交爲襄公，爲此盟欲和解之，既在會，則反爲邾婁所兼執，用鄫子恥辱加於宋，深異。故叛襄公，使若鄫者也，不於上地以邾婁者，深爲襄公諱，使若不爲邾婁季盟，而鄫子自就邾婁，爲所執者也。上盟不日者，深爲諱文，使若鄫者使若下執，不以上盟爲辭也。會盟不日者，言會盟不信已明，無取於日，宜其正文也。 [illegible]

邾婁而為所要執也邾婁在曹東鄫西將如曹南道出其國按似諸侯會曹南後就盟于邾婁鄫子不及會遂如邾婁就盟也乎必為所要執○注說與至同義○莊十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傳云其言會伐宋何後會也使注云本期而後故但單會書者刺其不信○注君不至君也○莊九年春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傳曰公曷為與大夫盟齊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諱與大夫盟也使若衆然又莊二十二年秋及齊高傒盟于防傳曰高為不書公諱與大夫盟也是君不會大夫也君不會大夫而經刺後會無信故知上曹南之會為宋公曹伯邾婁子之屬矣○注地以至事也○下二十八年公會晉侯以下盟于踐土陳侯如會此亦宜言鄫子如會矣而云如邾婁故云起為邾婁事也然邾婁事在下○注不言至者也○解上曹南會書宋人爭故也上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傳云鄫子曷為使乎季姬來朝內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己也注使來請娶己以為夫人魯不防正其女乃使要遮鄫子淫泆使來請己與禽獸無異鄭此所云魯本許嫁季姬於邾婁季姬淫泆使鄫子請己而許事也審研當答問曰季姬許嫁邾婁何氏何以知之曰白虎通嫁娶篇春秋伯姬卒時婦季姬更嫁鄫春秋譏之此必公羊家說傳九年伯姬卒十四年經季姬遇鄫子十五年季姬歸于鄫蓋季姬本伯姬之媵不欲為婦於邾婁而使鄫子請己為適故季姬歸鄫而二國之文惡始於此其說是也襄公本欲和解邾婁與鄫反為所散者按左傳曰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其時宋襄方霸邾婁必不敢擅用鄫子於會閒必邾婁以屬東夷為討擅謗宋公因假宋襄之命執用鄫子故云反為所散也宋襄以伯主之威受微小國無異辱及于宋故諱之使若微者會盟爾所以不稱君授其公文也會閒鄫本會婁人○注不於至者也○舊疏云上經云盟于曹南者實是盟于邾婁故以此解之所以不於上經地以邾婁者深為襄公諱使若不為邾婁事而鄫子自就邾婁為所執者也按此亦盈乎諱之義○注上盟至辨也○隱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注微者盟例時不能專正故責略之此月者隱公實君雖使微者有可采取故錄也此順諱文故從實君使微者例書月也若其不諱重書宋公則宜書日正以不信日盟事未能邾婁人邾我鄫君不信之尤者也從微者例則下文之執似與上盟不同事可不以上盟為辨也○注會盟至文也○校勘記云已明毛本明譏盟舊疏云正以春秋之例不信者日故也言自其正文也者謂既言會盟即是不信之正文不待書日以見

己酉邾婁人執鄫子用之【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書己酉月之二十三日按當二十二日孟子梁惠王篇篇其象人而用之也彼雖非用生人此用之云者猶彼用之之明也

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奈何蓋叩其鼻以血社也【注】惡無道也不言社者本無用人之道言用之已重矣故絕其所用處也日者魯不能防正其女以至於此明當痛其女禍而自責之【疏】校勘記出血社云唐石經諸本同閩監毛本注引春秋傳十九年夏邾人執鄫子用之傳曰用之者何蓋叩其鼻以血社也惠士奇云山海經東山經祠毛用一犬祈衈注云衈音餌以血塗祭為衈也公羊傳蓋叩其鼻以衈社今本公羊作血錯誤衈作餌社與鄭注合通義云血社者釁社也日者用重子執也與用世子有同例公羊古義云血當為衈壞字也穀梁作衈社山海經云祈衈用血郭璞

云以血塗祭為衈也公羊傳云蓋叩其鼻以衈社音釣餌之衈禮說曰以牲告神欲神聽之曰衈蓋釁取膟膋故耳从血用祈神聽故衈从申說文刀部刉下段注云周禮士師職凡刉衈小子職作珥祈肆師職作祈珥按鄭讀珥皆為衈云作刉衈為正字刉衈者釁禮之事用牲毛者曰刉羽者曰衈小子衈於社稷刉於五祀謂始成其宮時也雜記云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封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其衈皆于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是刉衈之事也許云劃傷者正謂此禮不主於殺之但得其血塗祭而已血部無衈字蓋許依經作珥雜記注曰衈謂將刲割牲以釁先滅耳旁毛薦之是也周禮注引此作衈社故惠氏以今本血為衈之壞字山海經注引此作衈社亦釁如衈字異義同肆蓋从神省耳又按肆師職云及其祈珥注故書祈為幾杜子春讀幾當為祈珥當為衈元謂祈當為進機之機珥當為衈機衈者釁禮之事據雜記說成廟釁之云雍人舉羊是則機用羊血小子職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皆餌宮兆始成時宜與釁廟同士師職云凡刉珥則牽犬牲或亦用犬也說文有餌無珥廟故士師注云珥讀為衈也叩者玉篇叩釁也禮學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論語憲問篇以杖叩其脛史記秦始皇叩關而攻秦是也○注惡無道也○左傳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齊之明無道也○注不言至處也○左傳言用於次睢之社杜云睢水受汴東經陳留梁譙沛彭城縣入泗此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按妖神之說及用人以祭皆杜氏杜據不足信非祀與所載故謂為淫昏之鬼贊此注云不言社或鄭左氏之次睢之社祭無用人之道故絕其所用處不言社明凡祭皆然也昭十年左傳平子伐莒獻俘始用人于亳社蓋作俑於此夫○注日者至實之○執例時此日故解之通義云謹按邾婁人自以女怨執鄫子而訴非其發會以說于宋耳左氏書不知季姬事實乃歸惡于宋襄之累爾則春秋合宋而實釋理不可通也又於子魚諫語越匡襄之曰凡左氏釋經文必虛加文辭欲以經實其事信哉斯言按孔說非是邾婁微宋必以東夷為辭為宋襄說意圖伯故也若但發會宋襄亦何至懼而為此公羊譏不實宋襄然既為之諱又沒公稱若微者明亦以襄公為罪首矣左傳紀其實公羊譏其文耳邾婁君也而稱人亦春秋貶辭之意也

秋宋人圍曹

衛人伐邢

冬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注】因宋征齊有隙為此盟也是後楚遂得中國霸之會執宋公【疏】左氏穀梁無公字春秋異文箋云陳蔡楚鄭皆稱人則不書公公會公羊衍公字按此經如無公字傳注當有說先是楚來與中國會盟此使楚遂得中國春秋書公所以責公也四國書人若曰與微者盟爾深為公諱使若弁齊盟所致也○注因宋至盟也○書疏云謂上十八年襄公征齊齊與宋有閒隙齊遂擕會諸侯之人而為此盟以謀宋矣按齊有易牙豎刁之亂宋襄帥諸侯以定之且史記左傳皆以齊孝公為宋襄所立今齊反以為陳合諸侯以謀之以德為怨故春秋人之書公會齊非人皆諱使也通義云復與以大信辭者猶侯之人相與就盟于齊以無忘齊桓之信故春秋繁露之楚莊左氏論說也○注是後至宋公○舊疏云即下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霍執宋公

以伐宋是也按僖年宋齊楚盟于鹿上齊鄭陳蔡許男皆從楚盟是其得中國也僖宋既爲楚非宣復又致楚得諸侯故梁抑之

梁亡【疏】杜云梁國在馮翊夏陽縣大事表云今同州府韓城縣西南二十里爲梁國地秦滅之爲少梁邑與晉之韓原錯壤後入于晉穀梁傳曰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

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注】據蔡潰以自潰爲文舉侵也【疏】注據蔡至侵也○見上四年蔡潰與梁亡文法同蔡潰上舉諸侯侵蔡此上無侵伐文故據以問通義云據虞不與滅猶言晉人執不相比附似非所據

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注】梁君隆刑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一國之中無不被刑者百姓一旦相率俱去狀若魚爛魚爛從內發故云爾著其自亡者明百姓得去之君當絕者【疏】史記秦本紀後論曰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齊氏召南考證云魚爛而亡史記秦始皇本紀後有此文但是後漢明帝時班固答詔語非史記本文梁亡之事史記秦本紀繆公二十年滅梁芮是也○注梁君至云爾○舊疏云梁君至絕者爲史記春秋說文按著其自亡下當是何邵公語繁露王道云梁內役民無已民不能堪使民比地爲伍一家亡五家殺刑其民曰先亡者封後亡者刑君者將使民以孝於父母順於長老守丘墓承宗廟世世祀其先今求財不足行罰如將不勝殺戮如屠仇讎其民魚爛而亡國中盡空春秋曰梁亡亡者自亡也非人亡之也又仁義法云故王者愛及四夷伯者愛及諸侯安者愛及封內危者愛及旁側亡者愛及獨身春秋不言伐梁而言梁亡蓋愛獨及其身者也通義云梁實爲秦滅緣其民先亡地乃入秦故以自亡言之史記索隱引宋均曰言如魚之爛從內而出爾雅釋器云魚謂之餒注云內爛郝氏懿行爾雅義疏云說文魚敗曰餒論語皇疏鈔謂魚嘉壞也魚敗而餒餒然也又引李巡云肉敗久則臭魚餒肉爛按郭亦云肉爛蓋皆內爛字形之誤公羊注是此注所本唯邢疏作內爛不誤穀梁傳曰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爲寇盜梁亡自亡也如加力役焉湎不足道也注如使伐之而滅亡則湎湎不足記也使其自亡然後其惡明按彼云大臣背叛民爲寇盜與此不同爲自亡也○注著其至絕者○校勘記出著其自亡者云鄭本宋本作著其自亡者此誤繁露仁義法云春秋不言伐梁者而言梁亡蓋愛獨及其身者也又曰故曰仁者愛人不在愛我此其法也又王道云觀乎梁亡知枉法之窮是也按白虎通諫諍篇明有分土無分民也詩曰逝將去女適彼樂土又五行篇有分土無分民何法四時各有分而所生者通也明君無道得去之所以孤惡君也包氏慎言云絕謂絕其祀也后非衆罔與守邦峻刑法者懼民之叛而以刑劫之土崩瓦解亡在一朝則宗社虛矣以民之去書梁亡秦始皇二世知此則無陳項之禍矣杜云以自亡爲文非取之者之罪所以惡梁三傳義無大異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疏】水經注泗水篇沂水北對稷門昔圉人犖有力能投蓋于此門春秋傳二十年新作南門杜預曰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故名高門也其遺基猶在地八丈餘矣亦曰雩門史記孔子世家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於魯城南高門外轉此馬

何以書譏何譏爾門有古常也【注】惡奢泰不奉古制常法【疏】注惡奢至常法○繁露王道云作南門譏驕溢不卹下也穀梁傳作爲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南門者法門也左傳疏引劉賈先儒云言新有故木言作有新木孔疏云新者易舊之稱作者創事之辭皆是更有增之文故何云不舉古常也通義云南門本名稷門時僖公更高大之改名高門故譏其奢泰不用舊制也古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劉敞曰二百四十二年所興作修舊多矣僖公修泮宮詩人頌之而春秋不書泮宮諸侯之學僖公修之得其時制故春秋不書也新宮災大室屋壞災與壞不能不修而經無修之文雉門及兩觀災記新作爲以此數者參之修舊不足書其書者皆非禮新之制不務公室者也

夏郜子來朝【疏】楚繆略云郜穀梁作郕係誤字按今穀梁本無作郕者

郜子者何【注】未有存文嫌不名故執不知問【疏】注未有至知問○桓二年經取郜大鼎于宋是宋人滅郜在春秋前故隱二年傳云始滅防於此乎前此矣注前此者在春秋前謂宋滅郜是也自爾以來不見存文明爲失地之君例合書名而此文不名故據以難

失地之君也【疏】通義云前爲宋所滅寓於他國今更來朝計滅郜事在隱十年以前然七八十年間容其君壽考理猶得存

何以不名【注】據鄧穀名【疏】注據鄧穀名○卽桓七年書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曰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是也禮記曲禮鄭云諸侯失地名此不名故問之

兄弟辭也【注】郜魯之同姓故不忍言其絕賤明當尊遇之異於鄧穀也書者喜內見歸【疏】儀禮喪服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故凡疏遠族屬皆以兄弟稱也此云兄弟辭謂兄弟之之辭也○注郜魯之同姓○下二十四年左傳云富辰諫曰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豐郇文之昭也注十六國皆文王子也是郜魯同姓○注故不至穀也○舊疏云鄧不書其名是也何者若非兄弟宜書其名絕而賤之繁露觀德云郕伯郜子俱當絕而獨不名爲其與我同姓兄弟也爲其同姓故雖失地猶當尊禮之異於庶姓也

五月乙巳西宮災【疏】包氏愼言云五月書乙巳五月無乙巳四月之二十三日襄九年宋火傳曷爲或言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注大者謂正寢社稷宗廟朝廷也此西宮爲楚女所居止宜書火而書災者彼傳又云內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者甚之也注春秋以內爲天下法動作當先自克責小有火如大有災是以內雖小言災也義或然也

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注】西宮者小寢內室楚女所居也禮諸侯娶三國女以楚女居西宮知二國女於小寢內各有一宮也故云爾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疏】杜云西宮公別宮也蓋取此爲說穀梁以爲閔公之廟孔疏云禮宗廟在左不得稱西宮是也○注西宮至云爾○莊十九年傳云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又曰諸侯壹聘九女是娶三國女也論語八佾云管氏有三歸注

引包咸說謂三歸是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蓋管仲以大夫而僭諸侯娶三姓女也○注禮夫至在後○周禮內宰注云六宮之人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每宮九嬪一人世婦三人女御九人其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七人從后唯其所燕息焉公羊媵不敢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之說然以據揚之書夫人居中左右媵分居東西其姪娣各從其長也知者繇媵桓十四年傳甸粟而納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疏引禮王后六宮諸侯夫人三宮也禮記祭統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往諸侯夫人三宮半王后也江氏永鄉黨圖考載諸侯宮寢圖前列君路寢次君小寢次夫人正寢次夫人小寢為得其制唯江氏又謂諸侯夫人皆於正寢外別有小寢三則與何鄭之義皆不合劉氏寶楠愈愚錄云曲禮疏周禮王有六寢一是正寢餘五寢在後禮名燕寢是王之大寢鄭王之六宮也陳氏禮書謂后之六宮亦正宮在前五宮在後其制如王之燕寢諸侯之制殺於天子宮人疏路寢一小寢一側室一內則所云是也如賈氏言是諸侯路寢居中別有二寢宮名東宮西宮夫人亦路寢居中別有二寢亦名東宮西宮東宮則寢九年傳後義夫于東宮是也西宮則公羊傳所云西宮者何小寢也是也惟然夫人有東宮西宮而無北宮在襄十年傳言北宮者宮宮在南夫人宮在北故名北宮內宮宮禁令於王之北宮而非其守婦注北宮后之六宮謂之北宮者禁王言之是也通殺云證按周禮曰以陰禮教六宮有侯半天子故三官也傳云爾者取明春秋因事見法有西宮則知有東宮有東宮西宮則亦知有中宮故觀於此經而補侯宮之制可得考鄭按何氏所引禮文僖是禮逸文或逸禮諸今不可考矣通義又云君子之為春秋六經而憲其則議長問乎綿序四序春五行同乎焉記王者之致列國之事同乎書若乃因稅畝用賦以見田制因作舍中軍以見軍制因丘甲以見賦制因公卿大夫士名字之等以見官制因西宮以見寢制因世室武宮以見廟制而至於禘如孟審文節昭穆之位極構之飾鮮不畢舉蓋隱周公制禮之意乎

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注】

是時僖公為齊所脅以齊媵為嫡楚女廢在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之所生也曰西宮不繫小寢者小寢夫人所繫妾之所繫也天意若曰楚女本當為夫人不當繫於是者女故繫亦云【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作記災也閩本作繫誤通解云此繫洪惠云以妾妾之謂云○注是時至生也○校勘記出以齊媵為嫡云宋本同鄂本閩監毛本嫡作適嫡文適本又作嫡漢書五行志上董公二十年五月己酉西宮災穀梁以為愍公宮也以謚言之則若號故謂之西宮劉向以為釐立妾之母為夫人以入宗廟故天災愍宮曰去其卑而親者將害及祭廟正禮董仲舒以為釐娶于楚而齊媵之脅公使立以為夫人西宮者小寢夫人之居也若曰妾何為此宮隸去之意也以天災故大之曰西宮也左氏以為西宮者公宮也言西知有東東宮太子所居所以證公宮是西宮公宮也之書也證記云按杜注左氏傳云災所居引證鄭言西宮左氏者之說如劉歆以為知西宮則不繫一西宮也公宮故所居既不可斥言東宮太子宮太子固之本也又不可言災故舉西宮以據之據董生說則知西宮為夫人所居僖公為齊所脅以妾為夫人居西此宮故天災之乃何氏既用董說而又承禮以為夫人居中右媵居西左媵居東之說以西宮為楚女所居然雖女雖為何屈貴其所居又言繼女本當為夫人不當繫於齊女故言西宮而不

繫小寢當由說也推解叢梁未能發明者以劉子政說精之三傳之學惟數繫最微今所宜急始者被左氏家以為公當果為公宮不妨宜所春秋何所忌而以西宮言之東宮太子所居西宮者何人乎雉門及兩觀災可謂災之重矣經皆書之舉重可以故經以公宮觀西宮可也不關奉觀以包重也如穀梁說則當書新宮劉子致兼涉豐立妾母之事天御示罰於閔宮何涉尤為妾總御如穀梁家劉子政說稱子大廟用致夫人以夫人為或異書災及太廟夫不宜災及閔宮仲舒之說往往與何氏少異董又公羊先師傳授之殊耳然夫人不應僭居西宮傳引書序云亦知諸侯有三宮也則有中宮可知夫人居西宮左右媵居中宮乎則此當以何氏往以定也之氣上干天和而成災所以陳伯不災西宮卸為示罰居宮之人也然則婦門災陽災又宋災伯姬卒又將何說故修西宮不書明修所書修故也使漢書居懼傳疆上疏曰昔楚女悲戀則西宮致災又隙春傳是以傳宮嫁而天下化楚女悲而西宮災災靈職論備所云宋伯姬悲愁而宋圖大書妄不得意而怨曠災皆與何說合也緘氏之言未可從○注言西至云○何意以西宮亦小寢之別經不繫其重者故解之者以寓女本非夫人楚女不嘗反繫子言女故不以西宮繫之小寢也館所懋斯劉始解致議云亦有說本蓋內致象衆寢為謂之納宮之侯有也略氏外詁夫人何君小寢豈子授故小子曰夫人新妾則詩為閟宮以證侯之則如踐之然以是為閔宮也於叢者近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毛云新廟周公廟也大夫奚斯作宮廟也經云西宮者知公傳學衣長斯不以閔序昭穆而別為鎬是則廟傳之害不始於文公矣詩又曰廟有不孝自求伊祜亦傲辭也天戒若曰閔當序昭穆不當為繫西宮故經亦云穀按劉氏此說殊為膳新且公羊先師既指楚女所居亦不得以穀梁說廢入喪助遣匡之使所辦何當繫也故

鄭人入滑【注】

史記注引賈逵云滑姬姓之國大事表云高江村敘正地理志說參晉屬緱於傳二十年鄭人入滑諸非鎮氏之滑而反取能遇之說以為大名之滑縣大緱滑縣在秦秋止稱滑邑無滑之名漢魏為白舞緱滑開皇始故曰滑州陽有前代之地名後世因之者矣有後所改而前代可頃用者也滑本為衛下邑所謂白馬北舞社止一河衛可都在陽之地衛驗續獄人所蒙破河許處安其國都不遠著先有滑國在遷黃公安得滑之則齊僖又安得邀滑之乘秦而更封衛乎若舊既為江村又云以壹封衛野則衛為滑邑與業衛域而滑為封皇同大必無滑之境事也又所在鄭故已鄭為人鳥力事爭秦之秋自時古衛無無與此人等爭且國使都滑之為迫衛以都戰則國滑秦已之滅強於國云衛滑夾人安鄭得命更衛國遂之又滑即屬衛於滑河滑國必而鄭上衛頻交天界子地之鄉命氏乎遠江河村南蓋非以衛傳輿所鄭及近秩自秦不人必滅書滑而傳秦秦之師過過封周亦北在門河次南及鄭滑弁鄭絕人遠不高必過以之此滑為要鄭弁大也各之以滑遠書近時書个之國則滑滑界在大鄭國氏亦中有衛去絕其遠去者衛如不江鄭黃不遠遠大所宜故滑亦不久與亡也柏之險於齊是兇弁鄭亡事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注】狄稱人者能常與中國也【疏】○注上狄十八年伐邢至國也

衛狄稱人其受中國之心此邢人故善善其能與中國也左傳以狄狄邢稱是亦狄人有憂中國之心夫進善云以邢地者邢與

[illegible]

冬楚人伐隨　賤楚故也　正義六年引世本傳隨杜注云隨國今[illegible]

水經[illegible]之[illegible]大水[illegible]以[illegible]東[illegible]○[illegible]

左[illegible]以[illegible]伐[illegible]取[illegible]成而[illegible]冬[illegible]是楚也[illegible]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illegible]狄者[illegible]中國[illegible]　注[illegible]字[illegible]文○

也[illegible]云[illegible]狄不[illegible]中[illegible]人不者[illegible]而[illegible]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illegible]上[illegible]宋云[illegible]不[illegible]月[illegible]公以大[illegible]云杜今云

江南[illegible]方[illegible]紀州[illegible]要太[illegible]和[illegible]城西[illegible]在有[illegible]曹原[illegible]州[illegible]城[illegible]一[illegible]東北[illegible]原[illegible]去[illegible]州在[illegible]州[illegible]水府[illegible]注[illegible]

水[illegible]東[illegible]原[illegible]南[illegible]有[illegible]又[illegible]城[illegible]北[illegible]元[illegible]日[illegible]春秋之[illegible]上二也十[illegible]一[illegible]年氏

盟于[illegible]上[illegible]杜[illegible]之此[illegible]事[illegible]也則[illegible]以[illegible]在水[illegible]文氏[illegible]也不

合然[illegible]社[illegible]預[illegible]自[illegible]指[illegible]按[illegible]

夏大旱　[illegible]不[illegible]得云[illegible]主[illegible]日[illegible]旱[illegible]者[illegible]不[illegible]其[illegible]有也[illegible]上[illegible]也十[illegible]則一[illegible]凡年[illegible]旱[illegible]曰[illegible]而[illegible]不曰

雨此[illegible]大[illegible]旱[illegible]七年[illegible]自秋[illegible]此大[illegible]至旱[illegible]秋是[illegible]仍也[illegible]不[illegible]雨入[illegible]故月[illegible]不[illegible]雨[illegible]乃[illegible]夏不[illegible]時[illegible]也此[illegible]已[illegible]書[illegible]

何以書記災也　[illegible]作南門之[illegible]年　注十年[illegible]作[illegible]至[illegible]五所[illegible]行生[illegible]○中見之上[illegible]上二

[illegible]公二十一[illegible]年夏大旱[illegible]宋[illegible]之仲[illegible]外[illegible]以[illegible]為[illegible]成[illegible]死[illegible]又[illegible]作[illegible]從[illegible]門[illegible]

民役[illegible]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霍　[illegible]本[illegible]同[illegible]云[illegible]云[illegible]左石氏[illegible]

作[illegible]盂[illegible]杜[illegible]云[illegible]作[illegible]宋[illegible]地[illegible]所[illegible]見[illegible]大[illegible]古[illegible]云今[illegible]同[illegible]州[illegible]盂[illegible]有[illegible]盂[illegible]同[illegible]一[illegible]

志盂[illegible]事在[illegible]府[illegible]雎州[illegible]界[illegible]

執宋公以伐宋　[illegible]世家云宋[illegible]公欲[illegible]會[illegible]召[illegible]楚[illegible]王[illegible]曰召我[illegible]將[illegible]好[illegible]之[illegible]行至[illegible]盂[illegible]宋公[illegible]而[illegible]

之[illegible]以[illegible]傳曰[illegible]也[illegible]

執執之楚子執之　以下[illegible]貶[illegible]人　注以下[illegible]貶[illegible]○[illegible]即此[illegible]下[illegible]楚子[illegible]

也其[illegible]人何[illegible]貶[illegible]是也[illegible]曷爲不言楚子執之　[illegible]下[illegible]言子

執[illegible]子[illegible]出[illegible]人也　注下[illegible]子[illegible]至下人也云[illegible]○[illegible]十六年[illegible]公[illegible]會[illegible]以

是也　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　[illegible]不[illegible]執[illegible]伐者[illegible]諸侯[illegible]

其國事[illegible]起也不爲[illegible]者守[illegible]在下也　[illegible]云[illegible]

使者[illegible]共[illegible]之[illegible]氏[illegible]左[illegible]傳[illegible]注云[illegible]則[illegible]之[illegible]之上公也[illegible]大[illegible]山之[illegible]也[illegible]楚[illegible]執之[illegible]

冬公伐邾婁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　[illegible]使知楚子　注以[illegible]使[illegible]者[illegible]上[illegible]會[illegible]下[illegible]之[illegible]○故正

知楚子　貶曷爲貶　[illegible]齊侯[illegible]戎捷不貶　注十[illegible]一[illegible]年[illegible]齊[illegible]侯[illegible]不貶[illegible]來[illegible]戎[illegible]○[illegible]捷[illegible]三

稱[illegible]此[illegible]也[illegible]其[illegible]使[illegible]不月[illegible]貶[illegible]以[illegible]楚[illegible]人[illegible]成[illegible]　爲執宋公貶　[illegible]不[illegible]言[illegible]楚子云

所以[illegible]上[illegible]無[illegible]楚天也[illegible]子[illegible]下[illegible]無[illegible]實[illegible]方[illegible]伯[illegible]以上[illegible]致[illegible]此所　曷爲爲執宋公貶　[illegible]上已

汲不與執中國　注執宋公上汲去楚子也至中國○[illegible]上

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

之會　[illegible]鹿上之盟　注[illegible]上[illegible]之[illegible]盟[illegible]約[illegible]之○會也[illegible]上　公子目夷諫曰

上八年左傳曰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illegible]目夷茲父庶兄子魚也　楚夷國也彊而無義請君以

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爲之自我

墮之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

詐[illegible]諸侯求其國[illegible]故貶　[illegible]云[illegible]公不用[illegible]公子目夷之言[illegible]云

大[illegible]于[illegible]古○[illegible]有注[illegible]之至[illegible]故[illegible]貶曰○[illegible]古文[illegible]作[illegible]見[illegible]也[illegible]有云之[illegible]自本此亦始作[illegible]傳[illegible]公[illegible]

公以伐宋[illegible]二十三年[illegible]子[illegible]而從之[illegible]是也三人使持[illegible]世之[illegible]見[illegible]史

入會[illegible]元[illegible]元[illegible]元不[illegible]有[illegible]司[illegible]之[illegible]元[illegible]日[illegible]河南[illegible]尹[illegible]

令[illegible]以[illegible]一[illegible]子[illegible]之[illegible]天[illegible]下而[illegible]凡[illegible]有[illegible]以[illegible]乎[illegible]令[illegible]兵[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子[illegible]亦[illegible]元

乃元[illegible]以[illegible]下[illegible]子[illegible]天[illegible]下[illegible]凡[illegible]有[illegible]以[illegible]後[illegible]者[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不[illegible]之[illegible]自

是[illegible]三[illegible]其[illegible]中[illegible]安[illegible]居[illegible]布[illegible]法[illegible]乃[illegible]兵[illegible]自

[illegible]以[illegible]甲[illegible]實[illegible]不[illegible]得[illegible]乃[illegible]所[illegible]日[illegible]召[illegible]

[illegible]乃[illegible]大[illegible]乎[illegible]因[illegible]生[illegible]且[illegible]日[illegible]以[illegible]一[illegible]

之[illegible]故[illegible]而[illegible]曰[illegible]乃去[illegible]今[illegible]

[illegible]闕[illegible]之[illegible]曰[illegible]此[illegible]可[illegible]世[illegible]用[illegible]乃[illegible]日[illegible]光[illegible]武[illegible]

會武[illegible]九[illegible]年乃[illegible]古[illegible]也[illegible]人[illegible]此以又不有[illegible]不[illegible]子[illegible]之也[illegible]人則

求國則不與諸侯死國不以死邑之義也劫人之臣子以要其君父並擧之可也劫人之君父以要其臣子並擧之則不可以於此當權
其輕重矣若祭仲目夷冀有當於春秋之義也夫包氏愼言云求其國謂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絕而稱人
紲其爵也劫質者盜賊之行國君而爲盜賊之行故絕按今律有捉人勒贖即劫質類也通義云故疑楚人之謀以伸宋公之信
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疏】宋世家三十年春桓公病太子
玆甫讓其庶兄目夷爲嗣桓公義太子意竟不聽三十一年春桓公卒太子玆甫立是爲襄公以其庶兄目夷爲相是目夷襄公庶
兄本有讓國之意故公云然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疏】校勘記云唐石經此本同閩監毛本乎此
誤倒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注】所以堅宋公意
絕彊楚之望【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言下不疊國字後磨改同今本此行及前一行皆本九字此行後磨改故亦
十字讀君雖不言句國固臣之國也句舊疏云卽言君假令不道是臣之國今國當是爲臣之國矣所以堅宋公意欲使宋公乃心
在楚不急求還又欲絕楚人使知宋之難取不復望之也蓋目夷權辭以對與鄭成公被執其臣公孫申之謀相似有幸有不幸爾
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疏】莊三十二年注攻守之器曰械楚人謂宋人曰子不
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
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疏】通義云下經釋宋公是也
經不言楚釋者不與專執卽不與專釋也又云昔秦復惠公晉大夫謀征繕以輔孺子晉人執鄭伯公孫申之謀曰我改立君而
紓晉使晉必歸君此喪君守國之上算也然鄭伯歸而殺申其使于舊疏效之亦以我禍若襄公之於目夷推誠不疑君臣行權可
不讀齊乎宋公釋乎執走之衞【注】襄公本謂公子目夷曰國子之國也
宋公愧前語故衞不忍反走之衞不書者執解而往非出奔也【疏】
注走之至奔也○舊疏云決襄十四年衞侯衎出奔齊是也公子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曷
爲不入然後逆襄公歸【注】凡出奔歸書執獲歸不書者出奔已失
國故錄還應盜國與執獲者異臣下尙隨君事之未失國不應盜
國無爲錄也【疏】注凡出至錄也○出奔歸書者桓十五年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又鄭伯突入于櫟莊六年衞侯朔入
子衞之屬是也有書歸書復歸書復入書入之殊桓十五年傳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
無惡有盜國不盜國之殊故分別錄之也下二十五年納頓子于頓注云出奔當絕還入爲盜國當誅文定元年注昭公出奔國當
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爲微辭使若在正月後故不書正月盜國當絕故書入與復入也其執獲而歸不書者本未失國臣下
衞君事之故其歸也與盜國異且君若被獲於其獲時已絕故不必絕於其歸也其下二十八年晉侯執曹伯下書曹伯襄復歸于
曹又晉人執衞侯三十年春衞侯鄭歸于衞哀七年公伐邾婁以邾婁子益來八年歸邾婁子益于邾婁之屬是執而書歸者當文各

自有解不得相難執與獲異執者有書詩書人之殊故彼執亦不必皆坐罪也惡乎捷捷乎宋【注】以上言
伐宋曷爲不言捷乎宋【注】據戎捷也【疏】注據戎捷也○莊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是爲
襄公諱也【注】襄公本會楚欲行霸憂中國也不用目夷之言而見
詐執伐宋幾亡其國故諱爲沒國文所以申善志不月者因起其
事【疏】穀梁傳曰其不曰宋捷何也不與楚捷於宋也與此不與夷狄執中國義同穀梁無書宋襄之意故不以爲襄諱○注襄
公至善志○通義云高襄公故不與楚捷乎宋也○注不月至其事○以獻戎捷書六月也起事者舊疏云春秋之義滅國例月莊
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之類今此宋公幾亡國是以爲諱之去其月以起其實此圍辭也曷
爲不言其圍【注】據上言守國知圍也【疏】通義云據戰乃有捷言捷者起戰也而不言戰者起
圍也經之大例圍不言戰故知此言捷不言戰者是圍辭也○注據上至圍也○卽上傳歸設守械而守國是也舊疏云舊本傳注
三者皆作圍字唯有守下知上一國字以作其圍有字皆作圍字者誤爲公子目夷諱也【注】目夷遭難設
權救君有解圍存國免主之功故爲諱圍起其事所以彰目夷之
賢也歸捷書者刺魯受惡人物也【疏】注目夷至賢也○設權不書者卽上傳公子目夷曰君雖不言
國國固臣之國也救君圍者卽上傳宋公釋乎執是也楚釋宋公使不見有圍楚之文故知解圍也逆襄公歸是存國免主也爲目夷
諱春秋之爲賢者諱也繁露玉英云夫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終弗爲也公子目夷是也故諸
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者春秋視其國與宜立之君無以異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又云故春秋之道博而要詳而反一也公
子目夷復其君終不與國祭仲已與後改之晉荀息死而不聽衞曼姑拒而弗內此四臣事異而同心其義一也目夷之弗與重宗
廟祭仲之與亦重宗廟荀息之死貴先君之命曼姑之拒亦貴先君之命也事雖相反所爲同俱爲重宗廟貴先君之命耳通義云
目夷之事欲彰其賢而反諱之此聖經之高義實傳之達言蓋以鳴其孝者非令子矜其忠者非令臣原臣子之道莫不欲尊榮君
父故讓善歸美過則稱己雖不以義去公子目夷以仁守二子曷地皆然目夷有成勞矣雖不克濟君於難而並有愛國之心惻
悃忱而要武安偉敗之意終鮮慶鄭復諫之罪春秋錄謂其目夷之心君死國辱雖不忍言痛斯二臣之風期于穀可想矣
按注言諱國起其事者謂起其設權救君之屬是也因以彰目夷之實○注歸捷至物也○莊三十一年書齊侯來獻戎捷見王會義此
貶楚子稱人故受捷者亦從乎貶例矣刺受惡人物所以深惡楚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注】言諸侯者起霍之會諸侯也不
序者起公從旁以議釋宋公會盟一事也言會者因以殊諸侯也
【疏】包氏愼言云十二月書癸丑月之十一日宋世家薄作亳漢書地理志山陽郡薄下云臣瓚曰湯所都一統志薄縣故城在歸
德府商丘縣西北閻氏若璩尚書古文疏證云亳有三一南亳梁國穀熟縣是湯所都也一北亳蒙縣是即景亳湯所盟

地一西亳河南尹偃師縣是盤庚之遷都也鄭康成謂湯亳在偃師皇甫謐鄭據孟子以正之曰湯居亳與葛伯為鄰葛在今梁國甯陵之葛鄉若湯居偃師去甯陵八百里豈能使民為之耕乎亳今穀熟是也其說精矣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皇甫謐以偃師為西亳而別以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按續志梁國屬縣有蒙有穀熟劉昭注鄭引謐帝王世紀蒙北亳穀熟南亳之文梁國屬縣又有薄司馬彪自注湯所都此鄭本之臣瓚者劉昭又引杜預左傳注云蒙縣西北有薄城中有湯冢於是張守節史記正義云湯即位都南亳後徙西亳也又以與葛鄰乃是居南亳時事盤庚言商先王五遷鄭湯王皆以始居商丘後遷居亳書五遷之二水經注汳水東逕大蒙城北大蒙在今商丘縣北四十里穀熟故城在今商丘縣東南四十里湯本居此後乃遷偃師即其後微子封此亦以湯之舊邑封之謐說似非無稽但馬鄭唯言湯嘗居商丘商丘本不名亳漢志但于偃師言湯都而梁國蒙山陽薄縣不言是亳可見緣因經言三亳遂遺北亳南亳混偃師為三其實蒙穀熟古但名商丘不名亳也杜預臣瓚司馬彪皆晉人劉昭梁人妄相附和豈如班鄭之可信乎其辨一也既名三亳宜遠近相等商丘偃師相去七八百里蒙穀熟相去止數十里分之無可分也鄭如其說只有東西二亳耳奈何於數十里中強分為二以充三亳之數其辨二也商丘平衍與成皋等地大不勢何山險之言而云獻乎其辨三也漢志云宋地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蓋諸郡皆微子所封杜預謂亳當時人或以亳在宋地班氏於此文下又云昔堯作游成陽舜漁雷澤湯止于亳則此為湯所游息之地後人遂稱亳在梁國濟陰山陽之閒而其實湯都則在偃師與宋地無涉蓋薄縣者漢本屬山陽郡後漢分其地望穀熟與薄並改稱梁國晉又改薄為亳且改屬濟陰故臣瓚謂湯都在濟陰亳縣者即其所謂在山陽亳縣者也亦即司馬彪所謂在梁國薄縣杜預所謂在蒙縣北亳城者也而亦即皇甫謐所分為於蒙穀熟者也本一說也傳傳也非亳也立致三亳鄭解為遷亳之民而分為三亳本一也安得有三按此與亳同擊而不言楚王氏分亳與薄是也杜氏於此無注〇注言諸至侯也〇鄭上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霍執宋公以伐宋是也上文歷序其爵此獨書諸侯故得起其為上會諸侯也〇注不序至宋公〇舊疏云若其序之宜云公會某侯某侯即無以見公從旁則來今諸侯不序並作一文則言公會則知魯公從旁而來是以不序諸侯以起其義按若序公會某侯某侯于某則嫌驟為此會故繫以起公從旁議釋故但會諸侯明公鄭故使諸侯而為傳之盟霍在今之睢州國與傳近也穀梁傳曰外會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日之也又曰會者外為主焉會〇注會盟至侯也〇舊疏云上書會于霍下言盟于霍明其一出之行而更言公會諸侯因以殊諸侯矣

釋宋公

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 據執滕子不言釋 注據執至言釋○見上十九年舊疏云不言楚子釋宋公者何氏廣森公羊以為公會諸侯釋之故不復出楚耳通義云執而釋者自天子釋之以歸書自諸侯釋之不書此特書故間之

公與為爾也公與為爾奈何公與議爾也 魯僖公能與楚議釋賢者之厄不言公釋之者諸侯亦有力也

通義云與議爾者公與言說贊成之也以公有力為故從內辭釋也經傳釋詞云爾猶此隱二年公羊傳託始爲爾注為爾猶於是是亦此也此公爲爾也公與議爾也言公與爲此公與議此也〇注魯僖至力也〇爾雅釋言云議圭以和議又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宋襄賢者僖公能會諸侯與為和議故並書之獨穀梁傳以為不言楚不與楚專釋彼注引何氏曰春秋以執之為非不以釋之為辭責楚子曰專釋之理也公羊以為公會諸侯釋之不故不復出楚耳鄭釋不與其專事釋者非以責之也傳云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盟日之也言公與諸侯盟而釋宋公公有功為與公羊義無違錯劉氏申何云如鄭君說傳當云不言楚飾功于諸侯也通義又云自是楚二十一年傳逆背賓宋合衛以歸于楚春秋之所深責故其盟皆日以危之其會皆不致以略之義哉於也

公羊義疏三十三

句容陳立卓人著

傳二十二年盡二十六年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婁取須胊■校勘記云須胊唐石經諸本同釋文須胊左氏作句上二十一年左傳杜注云須句在東平須昌縣西北作句者古文漢書五行志中之下取須胊與公羊同師古曰須胊邾邑胊音劬又地理志濟陰郡寃句師古曰句音劬縣宣傳爲咎句今師古曰句音劬大事表云今兗州府東平州東南有須句故城左今鐵作須句水經注濟水又北逕須句城西城臨濟水故須胊國也杜預曰須句在須昌縣北非也地理志曰壽張縣西北有胊城者是也京相璠曰須句一國二城兩名蓋遷都須昌胊是其本須胊以爲附庸氏宗稷左傳補注據釋例郡國志補注引杜預注云須句古國在須昌西北卽須胊也後乃遷都須昌耳京脫是

夏宋公衞侯許男滕子伐鄭

秋八月丁未及邾婁人戰于升陘■包氏愼言云八月書丁未月之九日杜云升陘魯地玉篇陘胡經切鄉名在高密引左傳作戰於升陘按邾之戰不得至高密也左傳釋文升作登云本亦作升陘按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穀梁傳曰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之者爲內諱也內外俱不言主名蓋爲內深諱也左傳云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是其敗事也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僖一行合朔議曰僖公二十二年十一月己巳朔宋楚戰于泓周殷曆皆先一日楚人所越也按己巳朔正與殷曆合杜云泓水名大事表云寰宇記鄭城北里許有泓水卽宋楚戰處鄭城在今河南歸德府柘城縣北三十里金史地理志柘城縣有泓水卽渙水支流也宋師敗績■穀梁傳則衆敗而身傷焉使注引何君廢疾曰卽宋公身傷當言公不當言師成十六年楚子敗績是也又成十六年傳曰不言師君重乎師也卽成十六年是二十二年虛言也卽二十二年是十六年非也鄭君釋之曰傳說楚子敗績曰四體傷斷此則目也此言君之目與手足有破斷者乃爲敗矣今宋襄公身傷耳當持鼓軍事無所害而師徒敗故不言宋公敗績也傳所以言衆敗身傷爲者疾其信而不道以取大辱劉氏申何云傳言身傷而致死則視傷目尤重矣纖其取辱何得言師不言公乎春秋貴信戰而惡詐戰以爲彼善於此者正以其信耳詐而勝不如信而敗也以詐爲道異乎吾所聞

偏戰者日爾此其言朔何■據奚之戰不言朔■○注據奚至言朔卽桓十七年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春秋說以爲五月朔日也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繁多也殺省也正得正道尤美■莊氏存與春秋正辭云若救邢城衞再言齊師宋師又若侵曹伐衞再言晉侯又若首止無中事而復舉諸侯繁辭繫義云書之重辭之復其中必有美者焉何正爾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泓水名水北曰陽■約也楚人濟泓而來■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濟而擊之■迨及■復白也左傳曰宋人旣成列楚人未旣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旣濟也請擊之穀梁傳司馬子反曰楚衆我少鼓險而擊之勝無幸焉使就引彙之信云子反當爲子實卽子魚也○注迨及爾雅釋言文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厄人■穀梁傳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須其出注須其出險左傳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吾雖喪國之餘■我雖前列爲楚所喪所以得其餘民以爲國喻幅弱■注我雖至之餘○謂二十一年會盂執宋公伐宋事也朱氏彬經傳攷證云喪國之餘王復徂先生曰喪國之餘猶商而言之也左傳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杜注宋商紂之後亡國也謂亡國之人無實大國晉引作亡人無以爲實是實與亡同經義述聞曰大人曰實國猶商也衞國之餘謂宋也左傳戳寡公之所言寡人雖亡國之餘杜注宋商紂之後是也何注謂宋幾爲楚所喪失之人矣夫知不然者何異正以上年晉盟使爲楚所敗君執國固幾乎亡覆此喪稱晉襄公無故追及亡殷與左傳宋司馬華孫來盟忽辯其先人華之後能守文王之法所以爲善述聞又云若如注解則於喪上增幾爲楚所四字餘下增民字矣按何氏以幾爲楚所喪釋喪字以得其餘民解餘字本無所增成也此之餘黎詩之子遺耳寡人不忍行也■左傳公曰不可旣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陳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軍法以鼓戰以金止不鼓不戰不成列未成陳也君子不戰未成陳之師■左傳曰旣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穀梁傳旣出旌亂於上陳亂於下子反曰楚衆我少鼓之勝無幸焉襄公曰不鼓不成列○注軍法至金止○荀子議兵篇云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哀公十一年左傳云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注鼓以進軍金以退軍孟子梁惠王篇塡然鼓之注塡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皆本荀子也已陳然後襄公鼓之宋師大敗■左傳旣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穀梁傳曰須其成列而後擊之則衆敗而身傷焉通義云左傳曰公傷股不從君襄倒所宋公敗績者爲襄公諱不使楚人得加傷乎宋公也此楚人亦楚子所以賤楚而尊宋也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言朔亦所以起有君而無臣惜其有王德而無王佐也若襄公所行帝王之兵也有帝王之君宜有帝王之臣有帝王之臣宜有帝王之民未能醇粹而守其禮所以敗也■繁露俞序云故善宋襄公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春秋貴之將以變習俗而成王化也史記宋世家贊太史公曰襄公旣敗于泓而君子或以爲多傷中國闕禮義褒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淮南子泰族訓云泓之戰軍敗君獲而春秋大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繁露王道云宋襄公曰不鼓不成列不阨人此春秋之救文以質也漢書王襃傳四子講德論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待

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皆取公羊爲說○注言朔至敗也○鹽鐵論論誹云故雖有堯之明君而無舜禹之佐則純德不流故春秋刺有君而無臣宋世家云國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阸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兵以勝爲功何常言與左傳亦曰國人皆咎公又曰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乎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是有君無臣之驗也穀梁曰日事過朔曰朔非公羊義上十六年注云平居無他卓佹無所求取言晦朔也此書朔重始爲有此車傀實君無實臣爲繼故也通義云司馬法曰既奔不過百步從綏不過三舍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悼傷病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明其義也此所謂文王之戰也襄公之於楚始爲乘車之會期以禮服之不可得服然後以兵治之勝其任齊以義會霸以信不厄陰以仁難功烈不及伯者之爲其所嚮慕則王者之用心爲是以引而進之楚之病中國久矣召陵之役有王事爲疏之役有王心爲能言距楚者春秋之所高也荀將伸齊而抑宋則是先功利而後仁義豈文王之所以爲治繁露曰春秋之義貴信而賤詐詐人而勝之雖有功君子弗爲也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春秋貴之將以變習俗而成王化嗚乎以此後世而左氏穀梁氏譏傳春秋猶徒以成敗論事則甚矣習俗之不易變而王化之難成矣論語皇疏引欒肇曰聖人之化由羣賢之輔闇主之亂由衆惡之黨是以有君無臣宋襄以敗衞靈無道夫豈其實

以爲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有似文王伐崇陸義當寒

地塞水者大其不以水厄人也■隱元年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文九年傳曰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故此以文王之戰喩之也白虎通號篇云宋襄伐楚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春秋傳曰雖文王之戰不是過知其伯也公詩疏引鄭箴膏肓云刺襄公不度德不量力又引考異郵云襄而大喪師敗于泓後信不知權譎之謀不足以交鄰國定遠疆也此是譏師敗也公羊不譏違考異郵矣者此不知春秋之義者也劉氏逢祿評之云韓亦出於劉歆國宣其附左氏而違經意也何氏之於鍵擇著而從之鄭則圍矣宣三年左傳狂狡轄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膏肓以爲合於道鄭箴之曰狂狡臨敵拘於小仁忘在軍之禮也之義合讖劉氏逢祿評之曰韓違經義安可仁忘會考異郵刺宋襄之說然狂狡董欲生致鄭人亦非古道包氏慎言云易比之九五云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此王者征伐之禮也周衰司馬九伐之法不行於諸侯然齊景之時猶能言之則司馬法所云不阻陰不傷二毛不逆奔不鼓不成列然後戰猶能言之則宋襄所云君子不進人於險不鼓不成列者純之兵也周之正文自文王周之兵與亦於自文王故詩頌維清象舞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與春秋無義戰守文王之典者一人而已雖文王之義不是謂也宋襄以守禮爲楚所傷七月而死以傳曰無大臣之不死曾文之書者先之與凡在而使用異春以不曰之有民而爲强有楚王爭勝起殺行民一以不殺得也殺其免其一者可實而其得志天下不而春秋其行出之也則以心必而爲大襄之公莊之王所不爲以爲陰謀既楚敗之戰寇盜而歸襄公侯不以寇陰謀既遂歸其之寇王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穀梁緡作閔緡閔同音段借字漢書地理志山陽郡東緡下師古曰

其心尤爲磊落光明矣實襄公之不度德不量力者皆以成敗論人者也○注有似至伐崇○上十九年左傳曰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大雅皇矣述伐崇云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又云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皆謂文王伐得其罪行得其法故四方服備畏威無敢侮慢無敢違拂之者也○注陸戰至人也○宣十二年注云陸戰當舉地而舉水者大莊王閔脩水而佚晉寇義與此同蓋自楚子爲舟師伐吳始有水戰矣

春秋僖二十三年齊侯伐宋圍緡鄭注此音晏杜云緡宋邑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緡城大事表云古緡國昭四年左傳曰椒舉曰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此今在山東兗州府金鄉縣東北三十里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又東逕東緡縣故城北故宋地春秋齊侯伐宋圍緡十三州記曰山陽有東緡縣鄒衍曰余登緡城以望宋鄒地也一統志東緡故城在兗州府金鄉縣東北二十三里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疾痛也重故喻若重故創矣

襄公欲行霸守正履信屬爲楚所敗諸夏之君宜雜然助之反因

其困而伐之痛與重故創無異故言圍以惡其不仁也■注疾痛也○通義云疾惡也○注重故至創矣○通義云重故重有故也言故有創今復重之也象氏鵠云重故創而但曰重故於文不明何解非也故當禮爲圍古字通國圍周禽各於故實史記春世家故作圍論辭子學篇固天樓之將璽論衡知實篇固作故世其經也閱元年左傳錄有禮因重圍杜注曰能重能圍則當成執之此重圍二字之體隱五年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彊也解詁必欲爲得邑故如其意言圍也然則此傳曰疾重圍也義與彼同疾其必欲得之也左傳之重圍以善者言也此傳之重圍以不善者言也蓋均是重且固也以自守則善以謀人則不善惡不嫌同辭矣按以左傳之重固解此之重故義亦不了○注襄公至仁也○按穀梁傳曰伐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不正其以惡報惡也穀梁無善宋襄義故以爲報十八年伐齊之役其惡惡圍同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慈父卒■包氏慎言云五月書庚寅月之二十六日慈父左氏穀梁作茲父宋世家作茲甫

何以不書葬盈乎諱也■盈滿也相接足之辭也襄公本以背殯

不書其父葬至宋公身書葬則嫌霸業不成所覆者薄故復使身

不書葬明當以前諱除背殯以後諱加微封內娶不去日略之者

功覆之也■注盈滿至辭也○詩召南鵲巢云維鳩盈之傳盈滿也廣雅釋詁云盈滿也按宋襄自上九年宋公會葵丘之後諱背殯之惡後十九年執滕子嬰齊二十一年會盂霸見執於楚後戰無不使宋襄諱無弁爲其有憂中國之心故於其卒葬之後不教民戰則是棄之也穀梁傳曰不書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傳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君子不戰寇盜而歸罪於宋襄公所以成仁惡乎成

名違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未有守正以敗而惡之也公羊以爲不書葬爲襄公諱背殯出會所以美其有承齊桓尊周室之美志鄭君釋之曰教民習戰而不用是亦不教也詐戰謂不期也既期矣當觀敵爲策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今宋襄公于泓之戰違之又不用其臣之謀而敗故徒善不用賢亦不足以興伯主之功徒信不知權譎之謀不足以交鄰國會遠疆故易譏爲折足詩刺不用兵此說善也劉氏申何云期地必不于水也期時必不厄于半渡也以水厄人宋陳而舉之文鄰而尚權譎戰國之所謂實厄非春秋之所貴也以敗績而去葬則敗而書葬者多矣不敗而不書葬者亦務矣豈君子何乎按鄭氏仍本者異斷說所謂襄公大辱師敗于泓徒信不知權譎不足以交鄰國定遠疆是也何氏所不取經義述聞云傳謂以不教民戰非謂教而不用也不譏數爲策又不用其臣之謀義在戰泓傳非此傳不葬之義也論語里仁篇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戴氏望注云言人果志在於仁則君子不加惡宋襄伯雖不成春秋予之以其能有憂中國尊周室之心也○注襄公至微封○上九年宋公禦說卒傳云何以不書葬爲襄公諱也彼注云襄公背殯出會宰周公有不子之惡後有征齊憂中國尊周室之心功足以除惡故諱不書葬是不書其父葬也通義云春秋之法許人子者必使子本以襄公背殯故不書公不葬今者更葬襄公則是揚子抑父非教孝之道故亦不書葬以足成其諱親斐丘之會有宋子而禦說悲父再世不書葬遍之會有陳子而歡期亦再世不葬屬詞比事執有灼著於此夫舊疏云以後諱加微封謂以至功諱微故加而爲之諱而封之其封字亦有下句讀之非也○注內娶至之也○下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傳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注三世謂慈父王臣處臼也文七年夏四月宋公王臣卒注不日者內娶略文十六年冬十一月宋人殺其君處臼注不日者內娶略賤之然則此亦內娶而書不從略故爲功覆之也

秋，楚人伐陳。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注卒者，桓公存王者後，功尤美，故爲表異卒錄之。始見稱伯，卒獨稱子者，微弱爲徐莒所脅，不能死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貶稱子者，春秋黜杞不明，故以其一等貶之，明本非伯，乃公也。又因以見聖人子孫有誅無絕，故貶不失爵也。不名不日不書葬者，從小國例也。疏注卒者至錄之○上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傳孰城之桓公城之是存王者之後功尤大於邢衛故錄其卒爲表異桓公之功也舊疏云正所以傳聞之世小國之卒未合書見故解之○注始見稱伯○舊疏云卻莊二十七年冬杞伯來朝是也○注卒獨至死位○卻上十四年傳云曷爲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實其不能死位也者國君死社稷微齊則國爲徐莒國矣○注春秋至所貶○桓十一年傳云杞見春秋稱伯此書子伯之與子春秋合爲一杞伯從伯而子仍一等故云辭無所貶○注杞伯至公也○書疏云春秋之前周王書有黜陟之法隱元年傳父稱字上十七年其氏稱氏之類今杞公之爵雖爲伯仍恐非春秋所黜周王黜之爲新周故曰不明然則莊二十七年稱伯者春秋之所黜已降稱故此止可以一等貶之也繁露三代改制云以春秋當新王不以杞侯弗聞王者之後也稱子又稱伯何見殊之小國也明爲王小國殊春秋之小國也若本爲伯爵今再貶則當從失爵例矣鄭氏詩魯頌譜云周尊魯巡守述職不陳其詩又商頌稱云聞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變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爲乃不之錄者之後時王所客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明杞爲二王後於義無黜陟者春秋以春秋當新王新周故宋故黜杞爲小國又以其微弱不能死位故貶之所謂因其可貶而貶之也○注又因至爵也○五經通義云二王之後不考功有誅無絕白虎通云黜云二王後不貶黜者何尊賓客重先王也以其術公也羿惡足以絕即絕更立其次周公誅祿甫立微子旗書梅稱傳亦云二王後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爲始封之君上承其王者之杞所謂有誅無絕也詩魯頌譜又云周之不陳其詩爲優耳其有大罪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亦示覺也是亦有誅無絕之義蓋用以周公之故等春於二王後故也舊疏云若有過但黜書不絕去其爵是以難微弱見貶仍但從伯至子不失其爵也○注不名至例也○上四年許男新臣卒秋葬許繆公注得卒葬於所傳聞世者許大小大曹故卒少在曹後也此不名不日不卒葬所傳聞世小國如杞蓋又降於曹許矣左傳曰書曰子杞夷也彼疏引書曰雖之云此子卒豈當用夷禮死乎通義云王者之封四夷雖大曰子故用夷禮者卻以夷爵言之左氏唯於杞見春秋有貶絕諸侯之法得賓公羊相譏明此既無傳就取其說爲非何氏義然杞於春秋亦不得爲大國也春秋故卻以小國貶之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疏水經注河水篇氾水又北流注于河征艱賦所謂步氾口之芳草弔周襄之鄭館是也余椄免備之論周襄所居在潁川襄城縣是乃城名非水名原夫致疆之由俱以氾鄭爲名故也大事表云南氾城在今許州府襄城縣南京相璠曰南氾水出襄城縣以周襄王出居於此故名襄城

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注據王子瑕奔晉不言出。疏漢書終軍傳曰故春秋王者無外獨斷上天子無外以天下爲家故稱天家故據以難○注據王至言出○襄三十年王子瑕奔晉是不言出也不能乎母也。注不能事母，罪莫大於不孝，故絕之言出也。下無廢上之義，得絕之者，明母得廢之，臣下得從母命。疏經義述聞云能與柔義相近詩民勞柔遠能邇箋能猶伽也安遠方之國順伽其近者伽如古字通是能爲如順之意猶周官言安擾猶能與而古字通傳宜建侯而不甯鄭本而作能云能猶安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柔遠能邇師古曰能善也安善二義並與順伽相近古者謂相善爲相能康諧不能厥家人傳九年左傳入而能民文十六年左傳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以及國人昭十一年左傳蔡侯般弒其君而不能其民三十一年左傳言不能外內也公羊言不能乎母也宣十一年穀梁傳輔人之不能民而討並眞柔遠能邇之能同其氏杜預等皆不得其解○注不能至出也○周本紀云初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黨開翟人翟人遂入周襄王出奔鄭鄭居王于氾謀書杜鄭傳

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遺居鄭之危按如左氏則惠后啟嫡立庶襄王不能順從似未可全以爲罪公羊謂不能乎母當別有謂
霍光傳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由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穀梁傳助上辭稱天王出居于
鄭衛侯朔入于衛皆是也占經引鉤命決曰周襄王不能事其母孛入北斗御覽引作彗入斗亡其度新語無爲云周襄王不能事
後母出居于鄭而下多叛其親重繼論孝養云周襄王之母非無酒肉也衣食非不如曾皆也然而被不孝之名以其不能事其父
母也又云周襄王富有天下而有不能其母之累注夏侯勝曰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注下無至母命○繁露精
華云出天王不爲不尊上穀梁傳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注引江熙曰天子必巡守然後行故河陽之守全天王之行也平王東還
其詩不能復雅而列爲國風衰王棄鄭不得全天王之行則與諸其不異故書出也書疏引鄭發墨守云聖人制法必因其事非盡
加孟子曰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今襄王實不能孝道稱惠后之心令其寵專於
子帶失教而亂作出居于鄭自絕于周故孔子因其自絕而書之公羊以母得廢之則左氏已死夫劉氏逢祿解詁箋云按據左氏
事說經此鄭君之學不得以離何氏但公羊引書子之說本存疑詞憲亦以爲春秋得絕之非云母得廢子臣下得以母命廢天子
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王子有行遷之權貴臧且不得專廢置而謂臣下得易位乎稱母命廢立者趙盾之私心而霍光王莽祖之以
亂漢者也春秋爲撥亂而作豈反開亂賊之門乎書出居者猶公孫于齊居于鄆之義非謂隱如得逐君也穀梁子謂失天下鄭氏
謂因其自絕書之得矣書居于鄭者明諸侯當憂勤反正之與王室亂天王居于狄泉同義故晉文定王從常事不書例也按孟子
言貴戚之卿得易位巳犯絕臣下何不可奉君母命廢之若謂開後世亂賊之門則丕懿服堯舜卓溫服伊尹能歸咎於先聖乎

魯子曰是王也不能乎母者其諸此之謂與■猶曰是王也無絕

義不能事母而見絕外者其諸謂此灼然異居不復供養者與主

書者錄王者所居也■通義云傳稱所聞于師魯子嘗言春秋之中有天王與母不相得者其鄭此出居子
鄭之王與書不能乎母之實弟鄭爲不能乎母與左氏無錯義亦通包氏慎言云書子之言奉天子以微辭侯也人君之責慰母之
愛有所謂而愼以出之不復供養母是自絕於母也春秋因其自絕而絕之天子且然則諸侯不侍言矣鄭發墨守云襄王實不能
孝道稱惠后之心令其寵專於子帶失教亂作出居自絕孔子因而絕之以是而論則鄭莊之克段取錯母之義而殺之不孝更甚
絕襄王鄭更宣絕按鄭氏錯取三家自與公羊此義相發○注其於至者與○書疏云公羊謂此天王出居于鄭不事其母而自出
居于鄭春秋惡其所爲是以書出以絕之實非出奔故云灼然異居不復供養者與○注主書至居也○穀梁傳曰居者居其所也
雖失天下莫敢有也按與書公在楚公在乾侯同義

晉侯夷吾卒■不書葬者篡明當絕也不日月者失衆身死子見篡

逐故略之猶衎伯定也■篡故至絕也○書疏云以惠公無立入之文故去葬以絕之按桓十三年葬衛
宣公以隱四年書衛人立晉篡明也莊二十五年衛侯朔卒注是明當書葬不葬者犯天子命與篡國同爲莊六年已書入故爲篡

明也然書葬者臣子之事篡君本臣子所得共討今得國而絕不與其有臣子也○注不曰至定也○上十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
齊侯小白卒是大國之卒例書日月也此不日故解之上十年傳注云懷公者惠公子也惠公卒懷公立而秦納文公故出奔是子
見篡逐也失衆身死者上十五年獲晉侯穀梁傳晉侯失民矣蓋取彼爲義辟伯定卒見定十二年使注云不日月者子無道當廢
之而以爲後未至三年失衆見弒危社稷宗廟禍端在定故略之是與晉侯立懷公爲後致爲晉文篡既同辭小國得引以例晉者
所見世小國卒葬皆月日也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包氏慎言云正月丙午月之二十二日按宜二
十一日繁露滅國下云齊桓卒豎刁易牙之亂作邢與狄伐其同姓取之其行如此雖爾親庸能親爾乎是君也其滅於同姓衛侯
燬滅邢是也蓋衛滅同姓國當絕邢亦有取滅之道也

衛侯燬何以名■據楚子滅蕭不名■注據楚至不名○宣十二年楚子滅蕭是也舊疏云
以此言之則知公羊何氏以爲齊人滅萊楚滅蕭陳晉滅下陽之屬皆非同姓是以不名耳然則楚滅蕭不名者蓋以其夷狄之與絕

曷爲絕之■據俱滅人滅同姓也■絕先祖支體尤重故名甚之

也日者爲燬滅內錄之■注絕先至之也○繁露觀德云滅人者不絕衛侯燬滅同姓獨絕賤其本祖而
忘先也禮記曲禮云滅同姓名注絕之穀梁傳燬之名何也不正其伐本而滅同姓也注絕先祖支體尤重故名以甚之取此爲說
○注日者至錄之○上二十四年左傳富辰曰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是邢與魯尤親故爲魯憂內錄之通義云衛燬滅同姓
名唯譚滅庸之同姓若齊之於萊楚之於陳彼雖自爲同姓而於王家則諸廝姓弄錯差輕繁露曰周之子孫其親等也而文王最
先文王周公康叔之所自出也邢又周公之後春秋立愛自親立散自尊以親則莫如邢以尊則莫如王之同姓燬滅親無王是以
惡而絕之凡滅日者弄重於常滅接滅同姓名自相滅己之同姓耳人各有先祖支體何分於周之同姓庶姓春秋因事見義特於
衛之滅邢示法非謂齊滅萊楚滅陳爲無罪也又邢與魯同出春秋王魯於邢滅尤當憂故爲內錄辭不然晉人執虞公虞雖有罪
謀肇於晉遂滅二同姓國不當絕乎滅例月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是也此日故解之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包氏慎言云夏四月書癸酉月之二十日

宋蕩伯姬來逆婦

宋蕩伯姬者何蕩氏之母也■蕩氏宋世大夫■注蕩氏至大夫○孔疏宋有蕩
氏者宋桓公生公子蕩蕩生公孫壽壽生蕩意諸之後以爲氏孫以王父字爲氏則壽字爲也意
其言來逆婦

何■據莒慶言逆叔姬逆來者嫌內女爲夜實來也■注據莒至來也○莊
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是也舊論云婦子本意莒慶逆叔姬此逆婦之文宣云其言逆婦何而達來言之者正以伯姬是內
女嫁經言來歸叔宣來之歸奔賓逆婦是以送來問之似若上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傳云其言來朝其子何穀注云逆來者問篇

直來乎爲下朝出之類其直來者即莊二十七年冬杞伯姬來傳其言來何直來曰來注直來無事而來也是也

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注】宋魯之間名結婚姻爲兄弟稱婦者見姑之辭以逆實文知不殺直來也主書者無出道也【疏】注宋魯至兄弟○周禮大司徒云以本俗六安萬民三曰聯兄弟注兄弟婚姻嫁娶也儀禮士昏禮見主婦注見主婦者兄弟之道宜相親也禮記曾子問曰婿已葬婿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注必使人弔者未成兄弟穀梁宣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傳公娶齊齊由以爲兄弟反之注齊由是以婚族故遇昏田又下三十一年冬杞伯姬來求婦傳言其來求婦何兄弟辭也皆指兄弟爲婦姻推之凡父母之黨皆稱兄弟雖小雅伐木兄弟無遠箋兄弟父之黨母之黨外姻之服不遺親麻以尊加以名加者始至小功因稱同姓小功以下爲兄弟之王風葛藟終遠兄弟箋兄弟猶言族親也禮士冠禮兄弟畢袗玄注兄弟主人親戚也既夕記兄弟出主人拜送喪服記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注兄弟猶言族親也又云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注私兄弟目其族親是也又云爲人後者于兄弟降一等報于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禮記檀弓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又云聞遠兄弟之喪奔喪聞遠兄弟之喪皆謂本宗小功以下之親由外姻皆小功故通稱之也禮聘禮若兄弟之國則問夫人注兄弟謂同姓若婚姻甥舅有親者既夕禮兄弟賓其可也注兄弟有服親者賓服記夫之所爲兄弟服禮記奔喪與諸侯爲兄弟亦爲位而哭注族親婚姻在異國者左氏襄三年傳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注列國之君相謂兄弟此兄弟兼宗族母黨妻黨言之也是以爾雅釋親有云夫之黨爲婦兄弟妻之黨爲婚兄弟也余氏魏云二十年鄭子來朝傳曰何以不名兄弟辭也解詁鄭子之同姓文十二年盛伯來奔傳何以不名兄弟辭也解詁曰與鄭子同義以使例此則兄弟非謂婚姻也何氏此解殆失之矣今按隱二年紀履綸來逆女傳曰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可知婦人無外事不得通於他國爲伯姬乃紀氏之母而得言來逆婦者以其本春女也故曰兄弟辭也與郜威一律不得稱爲異說又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傳文與此同杞伯姬亦春女也按紀氏事以兄婦歸同姓況矣○注婦者見姑之辭○穀梁傳曰其曰婦何也緣姑言之之辭也杜云稱婦姑存之辭詩衛風氓云三歲爲婦箋有舅姑曰婦顏氏家訓書證云婦是對舅姑之稱通義云此所逆女蓋伯姬之姪然婦人外成故正其姑婦之稱也○注以逆至來也○決莊二十七年書杞伯姬來也實來逆婦知非無事來也○注主書至道也○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宋蕩伯姬來逆婦非正也繁露玉英云婦人無出境之事經禮也母爲子逆婦奔喪父母變禮也按彼云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爲如安性平心者經禮也於性雖不安於心雖不平於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明乎經變之事然後知輕重之分可與適權矣則何書並無譏文但春秋所不予耳通義云主書者譏娶母黨且姑無逆婦之禮按白虎通嫁娶篇外屬小功以上不得娶也以春秋傳譏娶母黨也考三傳皆無此語此書蕩伯姬來逆婦姪其從姑明其即譏娶母黨下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與此同

宋殺其大夫

何以不名【注】据宋殺其大夫山名【疏】注据宋至山名○見成十七年

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注】三世謂慈父王臣處白也內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故絕去大夫名正其義也外小惡正之者宋以內娶故公族以弱妃黨益偪威權下流政分三門卒生篡弒親親出奔疾其末故正其本【疏】穀梁傳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故尊之也注引何君廢疾云書殺其大夫亦不稱名姓豈可復以爲祖乎鄭釋之曰宋之大夫書子姓禮公族有罪刑子何卿氏不與國人慶兄弟也所以尊異之之孔子之祖孔父累於宋卿公而死今胥內在其位而見殺故尊之隱而不忍稱名氏若罪大者名之而已使若異姓然此乃祖之疏也書殺其大夫自以無大夫不稱名氏耳春秋辭同事累者甚衆隱去卿位爲見譏雖去卿位爲繼弒是復可以此例非之子劉氏申何云宋之大夫宋必孔父之後且春秋非孔子家累公族致刑之義託公子牙卒見之司城來奔復何所隱而不忍稱名氏乎稱名氏使若異姓然飾宋殺山之文言之非經證也○注三世至白也○宋世家云桓公三十一年春卒太子茲甫立是爲襄公十四年夏襄公病傷于泓而竟卒子成公王臣立十七年成公卒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而自立爲君宋人共殺君禦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是爲昭公杵臼之立與左傳少異○注內娶至義也○禮記坊記云諸侯不下擒色注謂不內娶於國中也內娶國中爲下擒色昏禮始納采諱采擇其可者也國君而內娶象猶捕魚然中網取之是無所擇白虎通王者不臣爲不臣妻父母何妻者與己爲一體恭承宗廟欲得歡心上承先祖下繼萬世傳於無窮故不臣也又譏宋三世內娶於國中謂無臣也又娶妻爲諸侯所以不得自娶國中何諸侯不得專封義不可臣其父母春秋傳曰宋三世無大夫惡其內娶也並用公羊爲說使漢書李固傳今梁氏戚爲椒房禮所不臣春秋精使之禮不得與諸使世通義云禮嫁娶諸侯不娶女於國中者杜擒色之漸也下擒色則不君妃族交致則不臣三世失禮君臣道喪故尊其君臣之辭示防亂于微以爲使世戒春秋有非常之文必有非常之義蓋唯公羊得之俗儒求有非常之識其宜生書辨宜矣杜預以殺大夫不名者爲無罪歷治御寇宵有罪乎或以爲闕文豈自僞近文猶宋大夫三見而三闕也○注外小至其本○文七年左傳云樂豫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無所庇蔭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是公族以轉之事也但左氏無內娶義耳舊疏云外小惡正之者所傳聞之世外小惡不書故也王臣處曰在所聞世故於此正其本鄂本宋誤宋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疏】大事表云頓今河南陳州府商水縣爲頓國地商水舊名南頓縣水經注潁水篇又東南過南頓縣北潁水從西來流注之潁水於巢嘉縣入潁不至於頓頓故頓子國也周之同姓春秋納頓子于頓是也地理志汝南郡南頓下云故頓子國姬姓後徙曰頓迫于陳其後南徙故號南頓故城猶在杜云頓迫於陳而出奔楚故楚圍陳以納頓子亦以納頓爲楚事唯穀梁云蓋納頓子者陳也彼疏引服虔云休以爲即陳納之嘗舉陳何以不言陳鄭君釋之曰納頓子國宜爲楚也穀梁見經云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有似晉陽處父伐楚救江之文故云蓋陳也按穀梁自以納頓爲陳事鄭君特欲爲調

人耳故劉氏申何云陳納之鄭不舉陳當加陳人執頓子等文以起之救江亦晉非楚引之欲以何明也然則鄭氏亦知穀梁義難通故爲此說范氏云圍陳使納頓子亦同鄭義欲牽合公左而又增一使字通經無此例也

何以不言遂【注】据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疏】注据楚至侵宋〇宣元年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是也

兩之也【注】微者不別遂但別兩耳別之者惡國家不重民命一出兵爲兩事也納頓子書者前出奔當絕還入爲盜國當誅書楚納之與之同罪也主書者從楚納之頓子出奔不書者小國例也不見挈者故君不可見挈於臣【疏】注微者至兩耳〇校勘記云鄂本同閩監毛本兩下衍稱字此本下複衍別兩耳三字皆當刪正按下二十八年疏引亦有稱字宣元年注云微者不得言遂遂者楚子之遂也据左傳爲令尹子玉是爲微者故不得別遂也校勘記以遂屬下讀非若然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得言遂者彼自以竟外有利國家之事亦權許之也杜云不言遂明一事也孔疏引此傳云一舉兵而行此兩意非因前生後按公羊與左氏同者圍陳納頓皆楚也與左傳異者公羊以大夫無遂事故不言遂而兩之左氏以非因前生後故不言遂爾通耗云實兩事非遂事也不再言楚人者嫌致國意也但不言遂兩事明矣〇注別之至事也〇如公羊義則圍陳自圍陳納頓子自納頓子旣非因頓子圍陳亦非圍陳以納頓子矣〇注納頓至罪也〇桓十六年云衛侯朔出奔齊注名絕之莊六年衛侯朔入于衛傳名絕之其言入何篡辭也是也莊二十五年衛侯朔卒注去葬與盜國同明失衆出奔皆當坐絕則遇入爲盜國當誅也下二十八年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注名者刺天子歸有罪也故楚納頓惡同罪〇注主書至納之〇下二十八年注又云言自楚者爲天子諱也此不書所自明以罪楚納有罪也〇注頓子至例也〇舊疏云春秋之例小國出入不兩書桓十五年許叔入于許注云不書者略小國是例也通義云不見頓子出奔者所聞之世小國之君非滅國出奔猶未得書何氏無此義〇注不見至於臣〇莊九年公伐齊納糾傳何以不稱公子注據下言子糾知非當國本當去國見挈言公子糾然則此若作挈文宜書楚人納某于頓去其國辭矣今書納頓子知不見挈於楚人矣挈者桓十一年突歸于鄭傳突何以名挈乎祭仲也注挈猶提挈也本當書鄭突春秋去其國明見挈于祭仲所以賤突也使爲君見挈于臣與此異也楚稱人知非楚子矣通義又云納不言使者得入之辭也諸納或見國名于下若接菑是或見國名于上若糾及[illegible]讎皆是唯此再言頓者納君正也與使有頓之辭也然納糾得正何以不與使有國辭蓋書子頓者頓子已得國故與篡辭書子盆同例糾賤皆未得國故不得言子齊子衛捷菑書子某故下言弗克納明其未得國也

葬衛文公【注】不月者滅同姓故奪臣子恩也【疏】注不月至恩也〇桓十三年三月葬衛宣公明大國葬皆書月此不月故解之滅同姓書絕故不與有臣子爲葬者生者事也故也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注】莒無大夫書莒慶者尊敬壻之義也洮內地公與未踰年君大夫盟不別得意雖在外猶不致也【疏】包氏愼言云十二月書癸亥月之二十四日按當十四日禮記疏引服虔云時先君已葬成公猶稱子者明不失子道也杜云善其成父之志故上繫於父而稱子按公羊例旣葬稱子踰年稱公故顧氏炎武補正云衛文公已葬成公稱子者未踰年也春秋之例踰年即位然後稱公文十八年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冬十月子卒是稱爵稱子繫乎踰年未踰年而不在乎葬與未葬也解詁〇注莒無至慶也〇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傳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是莒慶內壻也爾雅釋親云女子子之夫爲壻說文士部壻女夫也从士胥聲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者夫也徐鍇通論壻者胥也胥有才智之稱也亦謂之甥釋親又云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注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孟子帝館甥於貳室是也以壻爲外姻故客待之也方言秦晉之間壻謂之倩郭注言可借倩也今俗呼壻爲卒便是也莒無大夫者所傳聞之世小國無大夫也〇注洮內地〇杜云洮魯地〇注公與至致也〇莊六年注云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此一則未踰年君一則大夫故不別得意與否皆不致也洮爲內地者不致何氏言此者明雖在外亦不致也定十二年書公至自圍成亦內邑書致者彼注云天子不親征下土諸侯不親征叛邑公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爲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危錄之然則彼爲不能服叛爲危辭故成雖內邑亦致也通義云穀梁傳曰莒無大夫其曰莒慶何也以公之會目之也明年盟于向傳曰公不會大夫其曰甯遬何也以其隨莒子可以言會也蓋公事會大夫則貶大夫曰人公與諸侯俱會大夫則自言其名氏正以諸侯在焉不嫌使大夫敵公故反得從乎內而貴錄之也事若相錯意實相成按甯遬大國大夫故如彼解此莒小國書慶故如此解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遬盟于向【疏】左氏穀梁遬作速按速遬字同左氏莊十九年傳石速周語作石遬定十四年左傳謂戲陽速曰史記衛世家作戲陽遬說文走部速疾也遬籀文从敕是遬速古今文也故襄十六年左傳孺子速釋文速本亦作遬是也包氏愼言云正月無己未二月之十一日也按於曆宜爲十日

齊人侵我西鄙

公追齊師至巂弗及【疏】左氏作酅公穀作巂省文也左傳釋文亦作巂說文邑部酅東海之邑从邑巂聲杜云濟北穀城縣西有地名酅下大事表云在今泰安府東阿縣西南趙氏曰酅城齊之附庸紀季之邑熊氏循左傳補疏云莊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注酅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紀在齊東酅爲紀邑則亦在齊東魯往齊南魯適齊至酅則酅必近魯一縣安平一邑穀城杜注是也大事表引趙氏說非是一統志巂下聚在泰安府東阿縣西南差繆略云巂公羊左氏或作酅傳文巂戶圭反又似宜反盧氏文弨云本或作書故有似宪一音

其言至巂弗及何【注】据公追戎于濟西不言所至又不言弗及【疏】注据公至弗及〇見莊十八年左傳本有作不及者誤石經左傳本作弗也

侈也【注】侈猶大也大公能御彊齊之兵弗者不之深者也言齊人畏公士卒精銳引師而去

之深遠不可得及故曰侈不宜言大之者旨為追唯臣子得褒之
耳不得與追戎同也言師者侈大公所追也國內兵不書而舉地
者善公齊師去則止不遠勞百姓過復取勝得用兵之節故詳錄
之【疏】注侈猶至之兵○集韻引字林云侈大也國語吳語以廣侈吳王之心注侈大也禮記檀記其侈快注侈猶大也鄭本侈
猶作彊○注弗者至者也○按段氏玉裁古書撰異云弗與不古義略同而後深有別如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
不知其善也可證弗不之不同矣二字古音亦逕庭遠甚弗在脂微部不在之部陰部而轉入尤部絕不相段借也不字之不可入物
韻猶弗字之不可入尤韻也集韻始讀譌為一不字下云分物切遂作弗聲學官書古文不聞弗不字皆作聲夫甕字本卽說文
之左民右民兩字之合則與弗同音可矣何以不亦作甕也不亦作壁則尙書有弗而無不也而語言之輕重全不可聞矣按孔子
世家云弗乎弗乎蓋不可之深也○注言齊至曰傷○此言書弗不書不義○注不直至同也○注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傳其言
追何大其為中國追也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為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其言于濟西何大之也注大公除害恩及濟
西也言大者當有功賞也蓋使為中國追於王法當賞故大之此自為追唯臣子襃稱故言侈也繁露仁義法云仁者愛人之名也
鄭傳無大之之詞自為追則善其所卸遠也兵已加乃往救之則弗美未至豫備則美之善救害之先也夫救早而先之則害
無由起而天下無害矣然則觀物之動而先覺其萌絕亂塞害於將然而未形之時春秋之志也其明至矣非堯舜之智知禮之本
孰能當此故救害而先知之明也公之所恤遠而春秋美之辭其美恤遠之意則天地之間然使快其仁夫非三王之德選實之精
孰能如是○注言師至追也○舊疏云正以上言齊人侵我西鄙下言公追齊師與上文異故也通義云謹案以公而追人則卑公
矣故其義可言公追齊師不可也公以齊人春秋稱之名之慎有如此者殺梁傳其使也曰人其追也曰師以公弗及大之也與此傳
義同○注國內至錄之○校勘記出錄辟云鄂本作辟錄此鐫錯定十二年注云天子不親征下土諸侯不親征叛邑故春秋之例
封內用兵不書也襄十二年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運書者彼云封叛也封內兵書者為遂舉封叛惡又十五年公救成書者彼
注云封內兵不書者以為不進毀本定十二年書圍成者彼注云公親國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為家甚危故危錄之此亦封內用兵而
書地故解之襄十五年至遇傳不敢進也注不言止次以刺之者量力不實量民也故與至巂同文蓋此為可追而不追彼為不可
追而不追皆為量民命故善之

夏齊人伐我北鄙【疏】大戴禮保傳篇盧注齊在魯北

衛人伐齊

公子遂如楚乞師

乞者何卑辭也【疏】校勘記出乞師者何云閩監毛本同誤也唐石經鄂本無師字此誤衍按疏標起訖云乞者至
若辭亦無師字繁露精華云魯僖公以亂卽位而知親任季子季子無恙之時內無臣下之亂外無諸侯之患行之二十年國家安

寧季子卒之後魯不支鄰國之患直乞師楚耳僖公之情非輒不肖而國衰益危者何也以無季子也以魯人之若是也亦知他國
之皆若是亦知天下之皆若是也曰乞師楚明其為卑辭與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曰乞謂行匄也行匄故其為卑辭公子遂
左傳校勘記引惠棟云遂世本作述述與遂古字通秦大夫西乞術本亦作遂是也

曷為以外內同若辭【注】據春秋會魯【疏】成十六年書晉侯使欒黶來乞師十七年晉侯使荀罃來乞師此為內乞師亦書是內外同辭也○
注據春秋尊魯○如桓十年傳內不言戰上三年公子友如齊蒞盟之屬皆是

重師也【注】外內皆同卑其辭者深為與人者重之【疏】注深為至重之○下云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故深責服人者也

曷為重師【注】據泓之戰不重師【疏】注據泓至重師○見上二十二年使傳云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楚
人濟泓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厄人既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陳而擊之宋公曰
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陳然後去宋公鼓之宋師大敗宋公守古敗師春秋大之故據以難

師出不正反

戰不正勝也【注】不正者不正自謂出當復反戰當必勝兵凶器戰
危事不得已而用之爾乃以假人故重而不暇別外內也稱師者
正所乞名也乞師例時【疏】注不正至必勝○舊疏云以義言之此句亦宜云戰不正勝者不正自謂戰當
必勝但何氏省文不復備言按穀梁傳云何重焉重人之死也非所乞也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重之也通義云謹案正如貞觀
之貞不正反者不常得反也不正勝者不常得勝也經義述聞云謹案正之言定也必也周官宰夫鄭注曰正猶定也堯典以閏月
定四時史記五帝紀定作正齊語正卒伍修甲兵漢書刑法志正作定是正與定同義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者言師之出也不能
豫定其得反其戰也不能豫定其得勝蓋敗亡亦事之常也穀梁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是也不正者事不可必之謂非不正其自
謂反自謂勝也何注失之按何氏意亦以正如定解不正自謂猶言不定自謂不必自謂也○注兵凶至內也○下公以楚師伐
齊取穀梁傳云民者君之本也使民以其死非其正也注引雍曰兵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安有驅民於死地以共假借之役乎
鹽鐵論論災云兵者凶器也甲堅兵利為天下殃以母制子故能久長强人法之厭而不揚又論功云故兵者凶器不可輕用也其
以强為弱以存為亡一朝爾也○晁錯曰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强為弱在俛仰之間耳○注乞例時○舊疏云正以文承
夏下又成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是也

秋楚人滅隗以隗子歸【注】不月者略夷狄滅微國也不言獲者舉滅
為重書以歸者惡不死位不名者所傳聞世見治始起責小國略
但絶不誅之【疏】左氏穀梁隗作夔夔隗同部段借字亦作歸水經江水篇又東過秭歸縣之南注云歸故夔鄉地理
志曰歸子國也樂緯曰昔歸典協聲律宋忠曰歸卽夔歸鄉蓋夔鄉矣古楚之嫡嗣有熊摯者以廢疾不立而居於夔為楚附庸後
王命為夔子春秋僖公二十六年楚以其不祀滅之者也又云江水又東南逕夔城南跨據川阜周迴一里百一十八步西北背枕

梁谷東帶鄉鄱南側大江熊摯始治巫城後疾移此蓋夔徙也春秋楚子玉滅夔服虔曰在巫之陽秭歸歸鄉夷杜云夔楚同姓國今建平秭歸縣史記索隱引譙周古史考作滅歸大事表云今湖廣宜昌府歸州治東二十里有夔子城爲楚所分之夔國熊摯之後熊摯有疾弗得立而遜居國都者也惠氏棟左傳補注云古史考云滅歸太康地理志歸鄉故夔子國尚書中侯伯禹謂首讓于益歸鄉注益歸實者堯臣歸續曰夔方輿紀要云夔子城在歸州東二十里名勝志地名夔○注不月至國也○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皆月此不月故解之○注不言至爲重○決上十五年書獲晉侯也彼舉君獲爲重故不言師此以國滅爲重故不言君獲也明楚當坐滅不坐獲也孟子盡心下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注書以至死位○襄六年齊侯滅萊傳曷爲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以歸與被獲同爲責不死位也禮記曲禮曰國君死社稷○注不名至誅之○舊疏云上二十三年杞子卒下注云又以見聖人子孫有誅無絕似誅輕絕重此注云但絕不誅自相遠者誅有二種一是誅責之誅若齒路馬有誅於予與何誅之類一是誅絕之誅似武王誅紂誅君之子不立之類則是上言有誅無絕聖人子孫但有誅責不合絕去此言但絕不誅但欲絕去一身不聽爲君不合誅滅其國蓋所傳聞世責小國略也哀七年以邾婁子益來傳邾婁子益何以名絕之又莊十年以蔡侯獻舞歸傳蔡侯獻舞何以名絕之以此二文言絕之則似書名爲絕今此云不名爲絕者蓋絕亦有二義一是絕去其身一是絕滅其國蔡侯獻舞大國之君不能死難爲楚所獲春秋不與夷狄獲中國故不書獲名蔡侯以起其合絕滅矣邾婁正當所見之世爲魯所獲春秋之義內獲人皆諱不書故名邾婁子以起不死難當絕滅矣今此隨子既是微國又當所傳聞世若其書名恐如二君亦合絕滅故不名見責之略也但合一身絕去而已

冬楚人伐宋圍緡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刺道用師也【注】時以師與魯未至又道用之甚是惡其視百姓之命若草木不仁之甚也稱人者楚未有大夫未聞稱師楚自道用之故從楚文【疏】穀梁緡作閔傳云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以晉用其師目其事也非道用師也注楚人出師爲魯伐齊而中道以伐宋故伐圍緡書所以責楚○注時以至甚也○繁露竹林云今戰伐之於民其爲害幾何考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故春秋於戰伐必一二書傷其害所重此假師與魯已屬不仁復道用師是不仁之甚也○注稱人至稱師○校勘記出未聞稱師云閩監毛本誤也鄂本閩作得書據正文九年楚子使椒來聘傳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是文九年始有大夫也然則上四年書屈完來盟于師下二十八年書得臣皆在椒前得書大夫者上四年傳云屈完書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爲尊屈完以當桓公也下二十八年注云楚無大夫其言大夫者欲起上楚人本當言子玉得臣所以詳錄霸事接隱五年傳云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知不從將卑師少例者彼據大國分別之楚夷在所傳聞世知不得據彼說○注楚自至楚文○舊疏云欲道下文公以楚師得稱楚師而此不得者以楚自道用之故從楚文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注】言以者行公意別魯兵也稱師者順上文【疏】注言以至兵也○桓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衛人蔡人陳人伐鄭傳以者何行其意也注以己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故此以爲行公意也鹽鐵論刑德云盜傷與殺同罪所以累其心而責其意也猶魯以楚師伐齊而春秋惡之故輕之爲重淺之爲深有緣而然注之微者固非衆人之所知也○注稱師者順上文○決上楚人伐宋不稱師也上云如楚乞師此故順之稱楚師

公至自伐齊

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注】據伐邾婁取叢不致【疏】○注據伐至不致見下三十三年彼注云取邑不致者得意可知例正以春秋之例不得意致伐此伐齊取穀明得意矣書致伐故據以難

未得乎取穀也【注】未可謂得意於取穀【疏】謂雖取穀有危不得從得意例也經義述聞云謹案得非得意之謂也得猶便也見呂氏春秋淫辭篇注魯內虛而外乞師以犯強齊則後患將至穀雖已取其計不便於魯也下文患之起必自此始也正發明魯計不便之義故曰未得乎取穀也猶言未爲計之得也此與莊六年傳之言得意不得意者殊義不得據彼以說此又云言未爲計得也解者曰未可爲得意於取穀則於得下增意字矣按傳云何以致伐正據莊六年不得意致伐爲問故答云未得乎取穀言雖取穀仍未得意也適爲承意不必如王氏之別生異說也

曷爲未得乎取穀【注】據俱取

邑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注】魯內虛而外乞師以犯強齊會齊侯昭卒晉文行霸幸而得免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故雖得意猶致伐也【疏】注魯內至得免○鄂本強作彊齊侯昭卒見下二十七年晉文行霸卽下二十八年僖會伐衛敗楚盟踐土之屬是也繁露隨本消息云先齊孝未卒一年魯僖公乞師取穀晉文之威天子再致先卒一年魯僖公之心分而事齊又云由此觀之所行從不足恃所事者不可不慎此亦存亡榮辱之要也接下先卒一年涉上文衍分而事齊疑當作分而事晉蓋謂刺公子買不卒戍衛等也穀梁傳曰此其致之何也危之也注以蠻夷之師伐鄭近大國招禍深怨危亡之道與此傳同也說苑尊賢云季子卒後邾擊其南齊伐其北魯不勝其患將乞師於楚以取全身故傳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繁露俞序云愛人之大者莫大乎思患而豫防之故蔡得意於吳魯得意於齊而春秋皆不告故次以言怨人不可邇敵國不可狎攘竊之國不可使久親皆防患爲民除害之意接不告疑不善之誤○注孔子至伐也○見論語雍也章集解包曰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者是幸而免患疏引李充曰失平生之道者則動之死地矣必或免之魯由於幸耳故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也明魯傳乞師伐齊不以道竟得免稱故曰幸也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此雖得意取穀合不致仍作不得意辭之也

傳二十七年　盡二十八年

句容陳立卓人著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貶稱子者起其無禮不備故魯入之■校勘記出二十七年云唐石經作廿有七年鄂本二十下有有字此脫○注貶稱至入之○舊疏云杞本公爵但春秋新周故宋黜之稱伯卽莊二十七年冬杞伯來朝是也至二十三年書杞子卒者以微弱爲徐莒所脅不能死位故以其一等貶之此經復書子者起其無禮故左氏皆有書入之文也按左傳云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又云入杞責無禮也與何注同劉氏解詁箋云正伯子男一也稱無所貶何君不用左氏此及下入杞解詁無禮之云皆依違左氏非也按何君所見公羊說或有與左氏同者故使用之未必專本左氏也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包氏慎言云六月書庚寅月之二十日也歷當爲十九日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包氏慎言云八月書乙未月之二十六日按當二十五日歷三年傳云不及時而日渴葬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日者杞屬脩禮朝魯雖無禮君子恕伯厚而薄責於人不當乃入之故錄責之■包氏慎言云八月無乙巳九月之五日也按當爲六日○注日者至責之○正以入例時傳言多則月此日故解之春秋於入書日多惡辭唯下二十八年三月丙午入曹爲善辭矣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据序諸侯之上貶■杜云經書人者恥不得志以微者告沈氏欽韓補注云稱人者猶賤之也傳明云楚子杜既云楚主兵赴告之體可稱其君微者與曷爲貶■据圍鄭不貶■注据圍鄭不貶○下三十年晉人秦人圍鄭是也爲執宋公貶故終僖之篇貶也■古者諸侯有難王者若方伯和平之後相犯復故罪楚前執宋公僖公與共議釋之今復圍犯宋故貶因以見義終僖之篇貶者言君子和平人當終身保也■注古者至故罪○惠氏士奇禮說云終僖之篇貶者言君子和平人當終身保也然則鬭人和離保之終身故先動者誅之廉成稍猶今二千石以令解讎怨後復相報移徙之卽何休所謂後相犯復故罪是也楚人先動其能免於王法之誅乎按周禮調人云凡有鬭怒者成之鄭司農云成之謂和之也和之猶今二千石以令解讎怨後復籍徙之此其類也惠氏棟公羊古義云何氏此注此鬭人成之之法也成之者何和之也王襃集僮約注漢時官不禁報怨故二千石以令解之令者漢令有和離之條鄭云云者後漢桓譚上疏曰今人以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爲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于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顧贖如此則讎怨自解譚所云舊令卽先鄭移徙之法也何云復故罪亦當時令甲文引以爲況與○注楚前至見義○卽上二十一年秋執宋公以伐宋十二月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傳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釋之何公與議爾也注善僖公能與楚釋實者之厄是也通義云傳錄入文之篇能卽見獄故執經文以終傳之篇言之其實乃終僖之世貶耳此與彼傳云終隱之篇貶文同而義異何者實有罪於隱僖非有罪於傳也何氏之說今故未取知不然者傳卽專言終僖之世貶何必不言終僖之世春秋託王於魯僖公託王者方伯之職和平諸侯今復相犯卽是得罪於傳卽爲得罪於王法故云終僖之篇貶耳穀梁傳曰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其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使注引何君廢疾云哀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不貶人明不以此故也鄭君釋之云時晉文爲實伯故讎諸侯不從而信夷狄也哀元年時無賢伯又何據而書貶之恥伐注又引江熙云夫屈信理對言信必有屈也宋楚戰于泓宋以信義而敗於有闕也楚復圍之我三人行必有我師諸侯不能以義相帥反信楚之曲屈宋之直是義所不取信曲屈直猶不可況乃華夷乎楚以無義見貶則諸侯之不從不待貶而見也然則四國信楚而屈宋春秋屈其信而信其屈貶楚子於兵首則彼據此者以類見矣故曰人楚子所以人諸侯按穀梁無善宋襄義江氏使往正用此傳爲執宋公貶意也劉氏申何云晉文伯業未顯何以責諸侯江熙促公羊解近之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地以宋者起公解宋圍爲此盟也宋得與盟則宋解可知也而公釋之見矣■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甲戌月之七日按當六日○注地以至見矣○范云地以宋者則宋不得與盟圍解可知用此注爲說也左氏以公會諸侯盟于宋宋不與盟宋秋凡書會盟於國都皆本國與盟如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皆是此不應難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曷爲再言晉侯■据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亦兩事不再出楚人■注據楚至楚人○見上二十五年彼傳云兩之也是亦兩事也非兩之也■上二十五年云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傳何以不言遂兩之也注微者不別遂但別兩事耳別之者惡國家不重民命一出兵爲兩事也則此初出師時原有兩伐之意矣然則何以不言遂■据侵蔡遂伐楚言遂■注據侵至言遂○見上四年公會齊侯以下侵蔡蔡潰遂伐楚是也未侵曹也未侵曹則其言侵曹何致其意也其意侵曹則曷爲伐衛晉侯將侵曹假塗于衛衛曰不可得則固將伐之也■曹有罪晉文行霸征之衛壅遏不得使義兵以時進故著言侵曹以致其意所以通賢者之心不使壅塞也宋襄公伐齊月

此不月者晉文公功信未著且嘗脩文德未嘗深求於諸侯故不美也【疏】左傳云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河南濟侵曹伐衛注從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水經注河水篇又東逕燕縣故城北則有濟水自北來注之亦謂之濟津故南津也春秋傳公二十八年晉將伐曹曹在衛東假塗于衛衛人不許還自南河濟卽此按汲郡亦衛地衛既不假道則仍不可得伐也○注曹有至塞也○校勘記出晉文行霸任之云郭本文下有公字此脫又云釋文雍又作擁同此本進誤追今據諸本訂正曹有罪者下傳云曹伯之罪何甚惡也其甚惡奈何不可以一罪言也是也雖未克使曹書以致其意不使伯功遂塞也遂義云雖案凡有兩事前事既後事雖者則言遂前事未既別有使事者則不得言遂晉本爲使曹出師衛不假道伐衛而後進若言伐衛遂使曹則失其本意若言使曹遂伐衛則似既使曹遂伐衛又失其事實故遂文兩不可施也舊疏云言征者上討下之辭謂伐而正之如上十八年傳云與襄公之征齊也○注宋襄至美也○上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以下伐齊是也彼云月者善錄義兵明此晉文功信未著遠求諸侯宋得爲義故不月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疏】左傳殺子叢以說穀梁名買字叢

不卒戍者何不卒戍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注】卽往當言戍衛不卒【疏】通義云畏晉故不可使往說苑尊賢云公子買不可使戍衛內侮於臣下外困於兵亂竊之患也指此靈篇論衛衛云春秋貶諸侯之使刺不卒戍明實不可使往諱爲不卒戍辭不可使往則其言戍衛何【注】據言戍衛行文【疏】注據言至行文○舊疏云欲言實戍乃有不卒戍之文欲言不戍而經書戍衛以戍衛爲行文遂公意也【注】使臣子不可使恥深故諱使若往不卒竟事者明臣不得壅塞君命【疏】晉伐衛衛楚之與國晉與楚晉細上年楚爲晉出師伐齊故爲戍衛明公意欲戍衛爲○注使臣至君命○通義云臣已受命雖未往當以不終事之辭言之公本使買戍衛買畏晉不可往公殺之及聞晉克衛而懼反以殺買之事說于晉時量力度義不當往戍臣於君有替否之道買無罪故不日按左傳云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于晉殺子叢以說爲告楚人曰不卒戍也以買實戍衛孔氏遵依違左傳爲又云買無罪與何氏有罪不日例乖穀梁傳曰先名後刺殺有罪也公子春曰不卒戍者可以卒也可以卒而不卒穢在公子也刺之可也刺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爲謂之刺之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之也【注】有罪無罪皆不得專殺故諱殺言刺之不言刺公子買但言不卒戍刺之者起爲上事刺之也內殺大夫例有罪不日無罪日外殺大夫皆時【疏】說文刀部刺君殺大夫曰刺刺直傷也殺注刺直傷也當爲正殺君殺大夫曰刺當襲一義周禮司刺職掌三刺之法壹刺曰訊群臣再刺曰訊群吏三刺曰訊萬民注刺殺也訊而有罪則殺之然則春秋於他國大夫書殺於內殺大夫書刺若皆殺當其罪然故諱之曰刺杜云內殺大夫皆書刺言用周禮三刺之法示不枉濫也是也爾雅釋詁云刺殺也郭注弓此傳蓋對文異散則通故國語晉語云殺懷公于高梁又云刺懷公子高梁也諱殺曰刺春秋之義也固不必通之他經也○注有罪至刺之○孟子告子下無事殺大夫是不別有罪無罪也舊疏云孟子言大夫者天子命之輔助其政諸侯不得專殺大夫也按諸侯不得專殺疑指天命大夫耳其命於其君者似不必請之天子矣○注不言至之也○若直言刺公子買與刺公子偃同所以事不明故言不卒戍刺之明其爲上事也若有罪也○注內殺至罪日○舊疏云有罪不日卽此文是無罪日者成十六年冬十有二月乙酉刺公子偃是也解詁箋云上書晉侯伐衛下書楚人救衛則此戍衛爲黨楚背晉明矣歸罪于買而殺之傳之大惡也故以不卒戍爲內辭傳順經諱文解詁以爲有罪不日無罪日者謬矣其罪狀與否爾非從實也亦通○注外殺大夫皆時○上七年鄭殺其大夫申侯書夏下三十年衛殺其大夫元咺書秋是也

楚人救衛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疏】包氏愼言云三月書丙午月之十日

畀者何與也其言畀宋人何【注】據下言執衛侯言歸之于京師【疏】穀梁傳云畀與也杜云畀與也襄二年左傳烝畀祖妣注畀與也爾雅釋詁畀予也予與古通禮記祭統云畀之爲言與也說文丌部畀相付與之約在閣上也○注據下至京師○見下使言于京師此言畀宋人故難之也與使聽之也【注】與使聽其獄也時天王居于鄭晉文欲討楚師以宋王者之後故度所存故因假使治之宋稱人者明聽訟必師斷與其師衆共之【疏】注時天至始之○劉氏解詁箋云時天王實已歸京師下書公朝于王所王自京師至踐土也與王不能正曹伯之罪晉文自正之故爲伯討畀執以畀歸衛其罪愈於以歸會矣據左傳以晉文定襄王在二十五年與此異曹伯之罪何甚惡也其甚惡奈何不可以一罪言也【注】曹伯數侵伐諸侯以自廣大傳曰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是也齊桓既沒諸侯背叛無道者非一晉與曹同姓恩當先施刑罰當後加起而征之據其先義故著其甚惡者可知也以兵得不言獲者晉文伯討不與獲者故亦不言曹不死義兵日者嘉義兵得時入【疏】注曹伯至是也○下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傳云惡乎取之取之曹也此未有言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知曹數侵伐人以自廣大也通義云據案不可以一罪言則非僅數侵伐矣曹詩序曰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注齊桓至知也○舊疏云恩惠當先施卽堯典云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是也刑罰當後加小司寇職議親議賢之辟是也著其甚惡卽執而言畀宋人使治其罪是也○注以兵至不死○上四年傳稱侯而執者伯討也晉文書侯故知伯討兵得當言獲上十五年戰于韓獲晉侯是也故傳云君獲不言師敗績也注[illegible]不書者以獲君爲惡書者以惡見獲與獲人君者皆當絕也是坐獲之例也晉文伯討故不坐獲不書獲亦不言曹伯不死位也○注日者至時入○入例時書日故解之定四年庚辰吳入楚注日者惡其無義故書

無義日此爲義兵日書秋無違例也故此爲義兵得日入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疏]包氏愼言云夏四月書己巳月之三日莊二十七年左傳公會齊侯于城濮大事表云杜注城濮衞地將討衞之立子頹是時王命齊侯爲侯伯傳二十八年晉文敗楚于城濮即此今山東曹州府濮州南七十里有臨濮城方輿紀要云臨濮城在東昌府濮州南七十里或曰即古城濮地

此大戰也曷爲使微者[注]據秦稱師錄功如大戰必不使微者楚雖無大夫齊桓行霸書屈完也[疏]注據秦至微者○舊說云文十二年秋秦伯使遂來聘傳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然則文十二年秦始有大夫知此時未合稱師今乃稱師錄功故知大戰既是大戰則知不應使微者○注楚雖至完也○楚無大夫者文九年冬楚使椒來聘傳云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則僖公爲所聞世亦不合有大夫惟上四年書屈完來盟于師云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爲尊屈完以當桓公也注增倍使若得其君以辟霸儀成王事則此晉文行霸亦宜增倍楚大夫書名許其有大夫以辟霸業今稱人以微者故据以難

子玉得臣也[注]以上敗績下殺得臣[疏]通義云子玉者得臣字也古人多引字冠名上言之者若左傳稱華父督孟明視子越椒之比王氏引之周秦名字解詁云定九年得寶玉大弓左傳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按器用之美者莫如玉故名得字玉或曰得讀爲德古字得與德通玉藻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聘義君子貴玉而賤瑉何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管子水地篇夫玉之所貴者九德出焉按後一說是

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注]据屈完當桓公稱名氏[疏]注據屈至名氏○見上四年屈爲尊屈完以當桓公也按左傳得臣氏成

貶

曷爲貶[注]据邲之戰林父不貶[疏]注據邲至不貶○宣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貶是也

大夫不敵君也[注]臣無敵君戰之義故絕正也秦稱師者助霸者征伐克勝有功故褒進之齊桓先朝天子晉文先討夷狄者晉文之時楚與爭彊所遭遇異[疏]注臣無至正也○宣十二年傳亦云大夫不敵君與此同若然林父亦大夫得敵楚子不絕正之者彼爲晉楚子不與晉特書荀林父主名專見其罪得臣下有殺文足見其罪不必於戰見故但貶稱人以張示大夫不敵君義董生所謂辭已明者去之是也○注秦稱至進之○秦於所傳聞世因其未能用周禮擯之比戎狄則此不合稱師因其助伯者征伐褒進之如邾婁子克殖皆以附從霸者朝天子行進也壘人於書終秦晉若秦之壘周於春秋抑秦以諸夏同夷狄明其爲周之風臣也○注齊桓至遇異○齊桓先朝天子何氏或別有所見書疏云正以莊十三年冬柯之盟桓公之信著于天下豈不朝天子而能然乎但以外朝不書是以無經可指耳按信之著不著不係乎朝天子與否也彼左傳則晉文先定襄王使服楚非何氏所取也所遭遇異者舊疏云齊桓初霸之時楚未強大難使諸夏未能爲霸者之會是以桓公舉成其時至僖四年乃討而服之晉文之時楚人孔熾圍宋救衞與之爭威是以未暇朝王先討子玉夫義或然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注]楚無大夫其言大夫者欲起上楚人本當言子玉得臣所以詳錄霸事不氏者子玉得臣楚之驕蹇臣數道其君侵中國故貶明當與君俱治也[疏]注楚無至霸事○文九年楚子使椒來聘傳始有大夫也此書得臣與上四年書屈完同義皆爲詳錄伯事也上以大夫不敵君絕去其名故於其殺者之○注不氏至治也○校勘記出明當與君俱昭云鄂本昭作治無也此誤衍上二十六年左傳楚成得臣鬭宜申帥師滅夔此不書成得臣爲貶去其氏也按以左傳考之伐隨圍陳滅夔圍宋皆子玉事故知數道其君侵中國也傳文載蔿賈曰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其驕蹇可知繁露滅國上云楚王既託其國於子玉得臣而天下畏之及其殺得臣天下輕之又五行相勝云金者司徒也司徒爲賊內得於君外驕軍士專權擅勢誅殺無罪侵伐暴虐攻戰妄取令不行禁不止將帥不親士卒不使兵弱地削令君有恥則司馬誅之楚殺其司徒得臣是也得臣數戰破敵內得於君驕蹇不卹其下卒不爲死當敵而弱以危楚國司馬誅之金者司徒司徒弱不能使士衆則司馬誅之故曰火勝金按楚大夫有氏始成二年公子嬰齊

衞侯出奔楚[注]晉文逐之不書逐之者以王事逐之擇立其次無絕衞之心惡不如出奔重[疏]禮記祭統爲衞孔悝鼎銘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此也○注晉文逐之○左傳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衞侯請盟晉人弗許衞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是雖衞人出君猶晉文逐之也○注不書至奔重○舊疏云立叔武是也叔武衞侯之弟故曰其次耳左傳或訴元咺於衞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是也惡不如出奔重者舊疏云言文公逐人之惡少於衞侯出奔之罪按舊文公立其次不絕衞故謂其惡少耳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衞子莒子盟于踐土[疏]包氏愼言云五月書癸丑月之十八日杜云踐土鄭地大事表云括地志熒澤縣西北十五里有故王宮城城內東北隅有踐土臺去衞雍三十餘里熒澤今屬開封府史記注引賈云踐土鄭地名在河內則在河北非也史記魏世家無忌謂魏王曰王有鄭地得垣雍續漢志河南尹有垣雍城或曰古衞雍是衞雍爲鄭地在河南踐土近垣雍亦在河南矣一統志王宮城在開封府熒澤縣西北通義云此晉伯之始也盟不致者比文于桓也

陳侯如會

其言如會何[注]據曹伯襄言會諸侯[疏]注據曹至諸侯○下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是也

後會也[注]說與會伐宋同刺陳侯不慕霸者反歧意于楚失信後會會不致者安信與晉文也盟日者謙也衞稱子者起叔武

本無卽位之意衰陳戒意于楚在二十七年【疏】注說與會伐宋同○莊十四年單伯會伐宋傳其言會伐宋何使會也彼爲本期而後書以刺不信故此後會亦以刺陳侯○注刺陳至使會○校勘記出刺諸侯云鄂本同宋本諸作陳此誤盟毛本陂作陂下並同按作陂是也杜云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繫罪觀傳云陳侯使至請如會○注會不至文也○桓之盟不致爲無危也晉文盟亦不致是以信與晉○注盟日者譏也○舊疏云春秋之例不信者日今而書日故解之而言譏者正以孔子譏之譏而不正故取其文通義云日者未著桓之信也○注衛稱至之意○舊疏云衛侯爲王伯所逐而立叔武叔武卽是成君何不稱侯而作未踰年之君號欲起其本無卽位之心故也無卽位之心卽下云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己立然後爲踐土之會始反衛侯是也杜預云周禮與命云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武衛侯之弟未得從世子之法以其非王命所加使從未成君之叔禮故稱子而序於鄭伯之下蓋晉文之意使然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衛侯出奔使元咺奉叔武受盟而入守經云衛子諸家皆曰未成君按凡稱子者如其君之子奚齊宋子子般卒子卒子野卒傳二十五年衛子傳二十八年定四年兩陳子與此而九皆謂未踰年未成君也云子者皆謂先君之子也僖二十五年之衛子謂文公子也二十八年之衛子謂成公弟也弟爲爲謂之子成公既奔楚適陳叔武攝位不稱君比於在喪未踰年之君聖人以其持大統也故曰衛子此亦可見爲人使者卽爲人子之禮夫通義云贊道屬曰叔武非世子又無君喪而子之何也以實禮處之也晉立以爲君書侯則無等也書名則沒其實故以實禮處之著以君父奔楚之爲哀痛也降服致敬以聽天子之命按成公出奔不得以喪禮自處蓋叔武不欲卽位故以未成君之稱會諸侯也○注陳陂至七年○校勘記云鄂本同盟毛本于作於閩本誤在二十七年叢斥楚人陳侯以下國宋役也按陳自齊桓沒後不與中國會盟惟晉會有陳以楚子在會也

公朝于王所【疏】詩小雅吉日云天子之所又太叔于田云獻于公所凡君在外指其所居則曰所猶後世之行在所也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云軍吏皆曰嘗遂囚建議行在所注蔡邕曰天子自謂所居曰行在所是也毛氏奇齡春秋傳禮行在必朝所者王居之稱詩獻于公所孟子使之居於王所故漢朝車駕所在曰所蔡邕獨斷曰行在所繳擊謂朝不言所誤矣襄王親至踐土經無明文而於此見之經之互可考驗如是止書公朝不及諸侯者言公則諸侯可知耳是也

曷爲不言公如京師【注】據三月公如京師【疏】注據三至京師○見成十三年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曷爲不言天子在是【注】據狩于河陽【疏】注據狩于河陽○卽下天王狩于河陽是也不與致天子也【注】時晉文公年老恐霸功不成故上白天子曰諸侯不可卒致願王居踐土下謂諸侯曰天子在是不可不朝迫使正君臣明王法雖非正起時可與故書朝因正其義不書諸侯朝者外小惡不書獨錄內也不書如不言天王者從外正君臣所以見文公之功【疏】注時晉至其義○舊疏云當春秋說及史記文按史記晉世家云晉侯會諸侯于溫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陽壬申遂率諸侯朝王於踐土敘事敎隨又以爾事爲一何氏蓋本之春秋諱文也通義云晉文慮無以尊諸侯上假天子爲重作王言于踐土使王就而受諸侯朝焉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但言朝于王所舉其可訓者而已繁露玉英云春秋之書事時詭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故春秋文得志之實以代諱避致王也說苑敬慎云晉文公出亡修道不休至於饗國饗國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强楚主會諸侯背叛天子失道出居于鄭文公於是憫中國之危厲養戎士四年致治內定則舉兵而伐衛執曹伯還敗强楚威震天下明王法率諸侯而朝天子莫敢不聽天下翕然平定周室尊顯白虎通號篇云春秋曰公朝于王所于是知晉文之霸也按公羊以襄王出居于鄭至此未返以上下經考之實是踐土鄭地明晉文欲假天子命號召諸侯故就天子所居朝之後爲溫之會致天子於河陽以定王位蓋至是始回京師所謂求諸侯莫如勤王與○注不書至内也○舊疏云諸侯朝王不在京師亦是其惡但非大惡所傳聞之世見在不餘之限是以特書公朝故隱元年注於所傳聞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尙粗觕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是也則朝于王所非正時勢不得不然故猶在可與之數書王所又以見正臣無召君之義若皆說王朝然○注不書至之功○舊疏云春秋之例內朝言如外來言朝今此書侯不言如反言朝者故云從外正君臣所以見文公之功也不言天王所以得正君臣見文公之功者以隱元年書天王注云天王者時吳楚上僭稱王王者不能正而上自繫于天也春秋不正者因以廣是非然則稱王爲正稱加天則非禮今此經書不言天亦是正君臣以見文公之功也通義云王所不稱天者與禮常名也覲禮曰伯父順命于王所射祭侯辭曰無或若女不甯侯不屬于王所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注】言復歸者天子以有命歸之名者剌天子歸有罪也言自楚者爲天子諱也天子所以陵遲者爲善不賞爲惡不誅衛侯出奔當絕叔武讓國不當復歸而反衛侯令殺叔武故使若從楚歸者復歸例皆時此月者爲下卒出也【疏】注言復至歸之○舊疏云春秋說文桓十五年傳曰復歸者出惡歸無惡○注名者至罪也○禮記曲禮云諸侯不生名是則春秋於諸侯有罪書絕者皆名此書名明衛侯有罪則歸之者在剌科矣○注言自至歸者○舊疏云正以自者有力之文故言自楚得爲天子諱者蓋似自得楚力而歸然宋本子下衍之字疏同下傳云然使爲踐土之會治反衛侯注叔武訟治於晉文公令白王者反衛侯下傳又云衛侯得反曰叔武纂我殺叔武是衛侯殺叔武事也衛侯殺叔武由於得反得反由於天子歸有罪故書自楚者爲天子諱也衛侯以王事得罪爲晉文所逐合絕天子歸之是失誅惡之義○注復歸至出也○舊疏云桓十七年秋蔡季自陳歸于蔡下三十年秋衛侯鄭歸于衛是歸書時也其復歸書時者下冬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是也而此月故知爲他事出也

衛元咺出奔晉

陳侯款卒【注】不書葬者，為晉文諱行霸不務教人以孝，陳有大喪而彊會其孤，故深為恥之。宋襄亦背殯，不為齊桓諱者，時宋襄自會之。卒不日者，賤其背殯，意于禮。【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欵作款是也○注不書至恥之○宣元年傳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今陳有大喪而彊會其孤晉文之過也故不書葬以為諱通義云謹案桓文春秋所善也若葵丘之致宋子溫之致陳子乃其宋盟善者也令宋桓陳經自如常文書葬則責伯者之惠不見故為之諱其葬使若既葬而後會其子者為意文諱而實譏也○注宋襄至會之○上九年宋公禦說卒傳何以不書葬為襄公諱也使以宋襄往會葵丘非齊桓所彊故不為桓諱掩其諱於宋襄也所以為宋襄諱者為後有憂中國尊闕室功足以除惡故也劉氏解詁箋云何君以傳唯云為襄公諱知不為齊桓諱又以傳於宋襄不書葬為盈諱解為功惡相覆宜加微封則諱為襄文非從實矣失之按何意蓋以有功當得微封故其過宜覆而為諱也○注卒不至于楚○大國之卒例書日此月故解之又以見上月為此出也岐本有作岐者非岐意赴楚見上陳侯如會下通義云款本纂立不當葬今為文公諱去葬纂御末顯故復略其卒日以見義按史記陳杞世家宣公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大子御寇在宣之二十一年四十五年宣公卒子款立則纂嫡之殺宣公為之無為責款以纂晉獻公殺世子申生春秋無責奚齊文

秋杞伯姬來【疏】杜云莊公女歸寧曰來

公子遂如齊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婁子秦人于溫【疏】通義云秦稱人者小國無大夫也不以公會目之者伯者之會非公為主不得從內錄微殊傳無會侯或脫差繆略云左氏晉侯下有齊侯則陸所見公羊本亦無齊侯矣按齊晉方睦有齊侯者是也左傳本有作邾人者誤石經左傳作邾子

天王狩于河陽【疏】史記注引賈逵云河陽晉之溫也杜云晉地今河內有河陽縣穀梁傳水北為陽山南為陽溫河陽也大事表云本周盟邑後歸晉謂之河陽古河陽城在今河南懷慶府孟縣西南三十里水經注河水篇河水又東逕河陽縣故城南春秋書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晉侯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服虔左傳曰河溫也班固漢書地理志賁樾司隸屬彪郡國志晉太康地道記十三州志河陽縣非溫邑也大事表後又云今河南懷慶府孟縣西南三十里武王會諸侯于盟津即此後歸晉謂之河陽杜預於此造舟為橋名曰河橋一統志河陽故城在懷慶府孟縣西三十五里接河陽在今之孟縣即古孟津陽為今溫縣在孟縣東今盟津孫治於河之南矣統名南陽左傳上二十五年晉於是始皆南陽是也由孟津渡河五十里則至路陽矣盟梁狩作守易明夷九三明夷于南狩釋文狩本亦作守孝經孝治章鄭注天子亦五年一巡守釋文守乎又反本又作狩左傳釋文云狩本又作守是左氏經本作守而水經河水篇引經傳並作狩莫陸氏所見本同古書多借守作狩

狩不書此何以書【注】據常事也【疏】注據常事也○穀氏俱變左傳析諭云左氏公羊皆以狩為時

田而使諸會侍為巡守按古者遂守朝會諸侯會侯田獵宣王車攻之詩是也傳云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正是會諸侯遂事使之事

不與再致天子也【注】一失禮尚愈，再失禮重，故深正其義，使若天子自狩，非致也。【疏】左傳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又穀梁傳曰全天王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之朝也為天王諱也又趙上會于溫傳云諱會天王也三傳之義皆同史記孔子世家云踐土之會實召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又周本紀晉文公召襄王襄王會之踐土諸侯畢朝書諱曰天王狩于河陽又晉世家冬晉侯會諸侯于溫欲率之朝周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陽壬申遂率諸侯朝王于踐土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者春秋諱之也據朝王踐土事在上此為再致史記魯言之知踐土亦實召王也左傳赴踐土召王之事直云作王言子踐土杜預云襄王聞晉勝自往勞之非也繫此王道云晉文再致天子諱致言狩又云晉文再致天子皆止不以禁其事諸侯朝天子而不復錄周室春秋子之為伯實諱闕惡不錄辭也家諱為讚伯實闕子實闕曰晉文召天子言使春秋書其朝于王所推其惡而諱之是其本不可以至天子之春秋推其朝天子書其來朝王朝天子於河陽狩而諱言之故以為一召天子不可以至致也言一召天子猶可再則不可故云一加失禮云有晉昭公昭曰召王見諸侯至天子之所推而諱之是以言狩河陽以為之意故云○注魯人蓋所以諱言致天子於踐土以王之尊四方諸侯巡守之正也於是巡狩之所以正天王之下以王者巡守朝于四岳正臣之禮所以溫諱言致小言狩以溫朝河北地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之所行也又會于溫言致

魯子曰：溫近而踐土遠也。【注】此魯子一說也。溫近於踐土遠，狩地，故不言狩也。公以再朝而日言之，上說是。【疏】注此云魯子至說是○言溫在近踐土近天子故言狩以溫在河內不出近天子失禮故致河北已遠言近狩踐土遠於河北故日朝而下近者始以日為禮非地內非再○注公以至此說也故書日者不復云正以上朝天子也故言上說是按其例日時此日以為其再致天子故日書而書日之

壬申，公朝于王所。【疏】包氏慎言云無月十月之九日也

其日何？【注】據上朝不日。錄乎內也。【注】危錄內再失禮將有義者

所惡不月而日者，嫌是諸侯不書天子若日不朝然【疏】注危錄至所惡○上十年注如京師不必有書文故知月危錄之意如月者也危為錄者是之月故不書故此月之上月云錄內事見其外○公朝不月故至於月○注朝內者○諸侯朝月以日云不繫之月傳上月之例閏不書此上乙未月是子年以不然月未也按古者聞乃月一日於閏月在十二月此十二月乙亥時是不聚月者也朝得聞者日於五年傳曰危

繫於時王申公朝于王所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以爲晉文之行事爲已慎矣此何氏所本故范氏注云以臣召君慎倒上下日不繫於月猶諸侯不宗於天子然則此朝亦會溫諸侯盡朝爲內錄故但書公穀梁傳得公朝與諸侯盡朝也是也孔氏謂此公特朝非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歸之于者何歸于者何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罪未定則何以得爲伯討【注】此難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疏】校勘記出伯討云唐石經原刻作執後磨改作討按下注云此歸于者非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則此當從原刻作執夫○注此難至京師○校勘記云鄂本成下有公字稱侯而執者伯討彼稱晉侯故據以難以此傳當以作伯討爲是不得據下文執字改執

歸之于者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已可知矣【注】歸之者決絕之辭執于天子之側已白天子罪定不定自在天子故言已可知【疏】注歸者至可知○校勘記出決絕云鄂本決作决此誤又云毛本側誤倒通義云已知天子罪之但歸之于京師餘治其罪耳使漢書李膺傳昔晉文公執成公歸于京師春秋是謂可知者罪由天子定故爲可知

歸于者非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未可知也【注】未得白天子分別之者但欲明諸侯尊貴不得自相治當斷之于天子爾大惡雖未可知執有罪當爲伯討矣無罪而執人當貶稱人【疏】注未得白天子○通義云須歸于京師然後知天子罪之否也罪雖未定執之當其罪雖天子背之不失爲伯討蓋必得天子分別之故罪定不定未可知其執之者不能知也○注分別至于爾○此注明經所以分別歸之于歸于故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執人歸京師伯討也爲爲或作歸于或作歸之于一說歸之于者決絕之辭罪已定矣歸于者非決絕之辭罪未定也一說歸之于者緩辭歸于者急辭兩說執是前說近之曹伯負芻殺大子而自立在成十三年諸侯請討而晉人緩之至十五年始執之于會歸于京師未可謂之急也蓋晉厲本無殺負芻之心晉文實有殺衛侯之志既歸京師旋寘之深室危且急矣可謂之緩故周官訝士掌四方之獄訟凡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造焉謂先造師士後達士師如漢郡國讞疑來詣廷尉王制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以獄成告于王大司寇聽之于朝羣士司刑皆在王欲免之或王會其期或公會其期然則歸于京師者疑則獄之未定之辭猶周之逮士師漢之諸廷尉歸之于京師者罪未定獄辭成恐王欲免之猶必告王也蓋諸侯分土而治不得自治卽不得專執皆必斷之天子也○注大惡至討矣○禮記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則賜鈇鉞者得專討矣彼疏引崔氏云以不得鈇鉞不得專殺故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也大惡雖未可知猶言罪未可定也雖未定卽執有罪亦得爲伯討此衛侯有罪故也○注無罪至稱人○定元年晉人執宋仲幾歸于京師之屬是也

衛侯之罪何殺叔武也何以不書【注】據殺大夫書【疏】注據殺大夫書○通義云雖當言衛侯殺其弟武

爲叔武諱也春秋爲賢者諱

何賢乎叔武【注】据失兄意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疏】通義云經言衛侯出奔傳言文公逐衛侯者文公伐衛衛人出其君以說于晉晉命元咺奉叔武以列于諸侯是與文公逐之同

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注】言若叔武辭則必立其他未必能讓國於成令其得反

故於是已立【注】故上稱子【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作爲是後磨改作於按於有爲義禮記郊特牲於其實也卽爲其實也孟子離婁篇殆於不可卽殆爲不可也

然後爲踐士之會治反衛侯【注】叔武訟治於晉文公令白王者反衛侯使還國也叔武讓國見殺而爲叔武諱殺者明叔武治反衛侯欲兄還國故爲去殺己之罪所以起其功而重衛侯之無道【疏】通義云時衛侯謀自使復歸叔武恐其爲晉所討故爲之請託于文公成十六年傳公子喜時外治諸京師而免之注訟治于京師解免使來歸與此治反義同故注云訟治治卽訟也經義述聞云治與訟義相近小司徒云地訟以圖正之注地訟爭疆界者卽大司徒之有地治者也訝士凡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造焉亦謂訟於士者也古謂理訟爲治訟亦曰辭訟小宰曰聽其治訟小司徒曰聽其辭訟司市曰聽大治大訟小治小訟胥師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皆與此治字同義按治辭音同訟治猶訟辭也得相段借○注叔武至無道○春秋之法許人臣者必使臣叔武讓國不見諒於君兄反爲所殺者更書殺己其罪益著故錄叔武心而爲之諱叔武之賢愈明衛侯之無道愈見所謂志而顯也

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疏】左傳曰衛侯先期入注不信叔武又曰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與此小異按彼傳又云衛侯與元咺訟衛侯不勝者非衛侯有意殺叔武何不勝之有明其因疑而殺也

此晉侯也其稱人何【注】此以伯討而何貶者言歸之于伯討明知坐他事故更問之【疏】通義云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也○注此以至問之○舊疏云上四年齊人執袁濤塗傳云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然則此傳宜云此稱有罪何以不稱侯而云此晉侯也其稱人何間其貶者正以言歸之于者罪定已可知卽是伯討明矣知稱人更有所爲故問其稱人之義

貶曷爲貶【注】据他罪不見【疏】通義云天子雖罪之不得爲伯討者執之以其私也按衛世家云晉文公重耳伐衛分其地予宋討前過無禮及不救宋患也孔義本此

衛之禍文公爲之也文公爲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注】春秋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文公惡衛侯大深使叔武大甚故使兄弟相疑【疏】注春秋至使子○襄二十九年傳文彼注云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必使臣必使子者必使參其爲臣子之道文公但知惡衛侯愛叔武使叔武無以自處則臣子之道離叁兄弟之所以致疑也

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爲之也【注】文公本逐

之非故致此禍也逐之文不見故貶主書者以起文公逐之【疏】通義云放者謂其所至之辭按孟子梁惠王篇放乎琅邪離婁云放乎四海注並云放至也禮記祭義云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注放猶至也至有極義言充類極至殺母弟皆文公也〇注文公至稱也〇舊疏云上注文公以王事逐之而言非者雖王事不供罪不至逐而文公逐之疾惡太甚故以爲非也論語云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按舊以非字總句非也注意謂文公第欲逐之非有心故致此稱始與傳文故字義合〇注逐之至故貶〇經無逐文故書人示貶與稱人而執非伯討者殊〇注主書至逐之〇舊疏云其主書者卽文公執衛侯之事也今執衛侯貶文公稱人見其失所是故貶以起文公逐之亦以經不見逐文故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注】有力焉者有力于晉也言恃晉有屬己力以歸方難下意故於是發問【疏】注有力至以歸〇穀梁傳曰自晉晉有奉焉〇注方難至發問〇舊疏云文公實伯而有力於惡人似非其義故執不知問

此執其君其言自何【注】上元咺出奔晉而文公執衛侯知以元咺訴執之怪訴其君而助之【疏】注上元至助之〇通義云方仇衛何復爲衛力按孔義未明傳義當如何解

爲叔武爭也【注】解文公助之意以元咺爲叔武爭訴以爲忠於己而助之雖然臣無訴君之義復於衛非也恃君臣之義故著言自明不當有力於惡人也言復歸者深爲霸者恥之使若無罪【疏】左傳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元咺歸于衛是爲叔武爭文公助之之事也〇注臣無至人也〇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咺以臣訴君逆倫悖理晉文助令復歸文公於是有惡矣今律有干名犯義條凡子孫告祖父母父母妻妾告夫及夫之祖父母父母雖得實亦徒三年是也〇注言復至無罪〇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元咺之歸不得爲無罪而書復歸故解之通義云隸案元咺訴君而言復歸者春秋實叔武未顯故爲之爭者直之直咺所以直武也若咺之罪下三十年有歸惡文明故於此從無惡偁不嫌矣劉氏解詁箋云言復歸者猶惡於衛侯鄭

諸侯遂圍許【疏】穀梁傳遂繼事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注】曹伯言復歸者天子歸之也名者與衛侯鄭同義執歸不書書者名惡當見本無事不當言遂又不更舉曹伯者見其能悔過卽時從霸者征伐也霸兵不月者刺文公不復武脩文以附疏含卒欲服許卒不能降威信自是衰故不成其霸【疏】注曹伯至當見〇校勘記云浦鏜云自此下二十九字當在上文曹伯襄復歸于曹之下按二十一年疏引此曰曹伯之下注云則此注本在上經下也又出名惡當見云鄭本見誤是按曹伯襄至圍許經文似爲一節故注於圍許下各本二句誤爲二節故浦氏有此說其實無庸發置也穀梁傳曰復者復中國也天子免之因與之會其曰復通王命也是天子歸之也舊疏云天子歸之以得天子之命其罪可除故言復歸作入無惡之文上衛侯之下注云言復歸者天子有命歸之不言衛侯而此處者言曹伯者正以文承元咺復歸之下辨嫌也按舊疏非注復言曹伯者爲注在圍許下與元咺無涉且中隔歸侯遂圍許事也舊疏又云上二十一年宋公被執而歸經不書之故知執歸不書今書者其名之惡當須見之按與衛侯鄭同書名者上注云刺天子歸有罪曹伯不可一罪言書名以絕之絕曹伯正以刺天子也〇注本無至伐也〇舊疏云顧何以不言曹伯遂會諸侯圍許正以言遂又不更舉曹伯皆是夙疾之義故可以見悔過卽時從霸者征伐也按穀梁注云免之於宋身未反國因會于許卽從反國之辭通王命是衛未復國鄭隨從圍許故善其能悔過〇注霸兵至其善〇桓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公會齊侯以下于袲伐鄭注月者善諸侯征突繼義兵上十五年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注月者義兵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以下伐齊月者與襄公之征齊善繼義兵是霸功宜月此不月故解之舊疏云正以上文退之會許男不至是不慕霸者而從於楚故因而服之卒不降者正以二十九年書公至自圍許作不得意之文故也解詁箋云不月者與上壬申同月上已去月不能復出非刺文公也

公羊義疏三十五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傳二十九年盡三十一年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疏】杜云介東夷國也在城陽黔陬縣大事表云後入于齊今萊州府膠州南七十里有介亭水經注膠水篇膠水又北逕黔陬縣故城西袁山松郡國志曰縣有介亭地理志曰古介國也春秋介葛盧來朝此也寰宇記東陬城在密州諸城縣東北一百十里古介國也一統志黔陬故城在萊州府膠州西南穀梁傳介國也

介葛盧者何夷狄之君也【疏】杜云葛盧介君名也穀梁傳葛盧微國之君未爵者也禮記曲禮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知此微國故止名也

何以不言朝【注】据諸侯來曰朝【疏】注据諸至曰朝○隱十一年傳文

不能乎朝也【注】不能升降揖讓也介者國也葛盧者名也進稱名者能慕中國朝賢君明當扶勉以禮義【疏】注不能至讓也○白虎通禮樂篇王者制夷狄樂不制夷狄禮何○注進稱至禮義○舊疏云正以下三十年介人侵蕭不名故知此稱名是其進按莊五年郳犂來來朝亦未得爵命而稱朝盡行朝禮者此與襄十八年書白狄來同彼穀梁注云不言朝者不能行朝禮也是也案繁玉杯云志爲質物爲文文著于質質不居文文安施質質文兩備然後其禮成文質偏行不得有我爾之名俱不能備而偏行之甯有質而無文雖弗予能禮尚少善之介葛盧來是也

公至自圍許【疏】莊六年傳云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明此不得意也不得意見前年遂會諸侯圍許下注刺文公者是

夏六月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狄泉【注】文公圍許不能服自知威信不行故復上假王人以會諸侯年老志衰不能自致故諸侯亦使微者會之月者惡霸功之廢於是【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左氏作翟泉按穀梁亦作翟杜云翟泉今洛陽城內太倉西南池水也狄翟字通水經穀水篇注晉永嘉元年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二鵝出其蒼色者飛翔衝天白色者止陳留孝廉董養曰步廣周之狄泉盟會之地陸機洛陽記曰步廣里在洛陽城內宮東是翟泉所在不得於太倉西南也大事表云鄭氏曰狄泉本在下都城北城成周時乃繞狄泉于城內昭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二十六年始入于成周此時狄泉與成周猶爲兩地水經注引京相璠春秋土地名今大倉西南池水名翟泉舊說狄泉本在洛陽北莫安城成周乃繞之沈氏欽韓云周是時都於王城漢河南郟鄏之河南縣也故爲盟于翟泉者敬王遷成周郭擴之洛陽狄泉在城中非可據會盟之地矣據未城成周之前狄泉亦不在成周城內是經略云公羊作公會按石經穀梁亦作公會左氏經無公字按彼傳云公會王子虎以下盟于翟泉又云卿不書罪之也並不書不書公諱則左氏經書有公字無者脫譌耳杜以爲王子虎下盟刺國以禮大夫諸侯大夫上敵公侯刺禮儀敎故貶諱大夫諱公與盟非也○注文公至大會之○左氏以王人爲王子虎晉人宋人之屬爲狐偃公孫固等按所傳聞世大國有大夫此稱人故知微者說苑敬愼云文公於是霸功立期至意得以驕武之心作而忘其衆一年而三用師且弗休息遂進而圍許兵亟弊不能服歸諸侯而歸自此而怠致事爲狄泉之盟不親至信衰誼缺如羅不補威武詘折不信則諸侯不朝鄭遂叛夷狄內侵衛遂于商丘故曰衰誠之過在於得意而忘後憂患亡過缺云曾何以稱人公會大夫之諱也蓋涉左氏爲說○注月者至於是○舊疏云正以月非大信之辭也

秋大雨雹【注】夫人專愛之所生【疏】漢書五行志中之下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爲盛陽雨水溫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能入則散而爲霰故沸湯之在閉器而湛於寒泉則爲冰及雪之銷亦冰解而散此其驗也故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脅陰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也又云左氏傳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說曰凡物不爲災不書書大言爲災也凡雹皆冬之愆陽夏之伏陰也○注夫人至所生○蓋與西宮災同義五行志劉向以爲釐公末年信用公子遂遂專權自恣將至於殺君故陰脅陽之象見釐公不寤遂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按子致贊穀梁故與此小異御覽引考異郵云僖公二十九年季秋昭公三年冬並大雨雹時僖公專樂齊女絀魯之好掩月光陰陽旅而爲災異昭公事晉陰精用密故災何氏與春秋說同也吳嘉禾四年七月雨雹與僖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同占說者謂僖任公子遂權孫權任呂壹觀任亞于公子遂抑或然乎此惠氏士奇說按此占本之劉向

冬介葛盧來【注】前公圍許不在故更來朝不稱字者一年再朝不中禮故不復進也【疏】注前公至來朝○上經書公至自圍許在介葛盧來下故知公圍許不在也左傳於春介葛盧來云會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上年因會而圍也彼傳又云以未見公故復來朝○注不稱至進也○據再朝內宣再逸稱字也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朝諸侯相朝亦以五年近得正宣公九年如齊加錄書月是也所謂朝罷朝也一年再朝非禮故無書文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衛侯未至其稱國以殺何【注】据歸在下

道殺也【注】時已得天子命還國於道路遇而殺之坐之與至國同故但稱國不復別也言及公子瑕者下大夫別尊卑【疏】注時已至別也○通義云衛侯在道使人殺咺而後入故從書殺大夫辭也史記衛世家云已而周爲請晉文公卒入之衛而誅元咺左傳曰公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又曰衛侯使賂周顓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周冶殺元咺詳略不同本皆得天子命未至國而殺元咺也按道殺似謂衛侯在道遣人殺之何衛於道路遇而殺之未得其實坐之謂坐事殺也○注言及至尊卑○穀梁傳及公子瑕累也以尊及卑也通義云瑕者元咺所立

不成爲君故以咺累之也史記謂衛君瑕出奔楚

衛侯鄭歸于衛

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疏]據未至而有專殺之惡與入惡同[疏]歸者出入無惡之文此衛侯出入俱不得無惡而曰歸故難之○注據未至惡同○舊疏云正以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今此衛侯未至而專殺故宜與入惡同不合言歸

歸惡乎元咺也[注]衛侯歸殺無惡則元咺之惡明矣[疏]注衛侯至明矣○春秋之義君殺無罪大夫則不書葬成十年晉侯獳卒注不書葬者殺大夫同等是此衛侯出歸與元咺出入一事如衛侯殺元咺爲無罪大夫衛侯當書入以見一義此書歸明衛侯無惡元咺惡矣

曷爲歸惡乎元咺[疏]據師還[疏]注據師還○莊八年文彼傳云還者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非師之罪也注明君之使重在君則彼歸惡于師歸惡於君此歸惡于元咺不歸於衛君與彼經違故據以難也

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則己入[疏]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元咺自晉復歸于衛時晉方以歸是也[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公羊殘碑復云三十年言君出則己入然則熹平石經不與何本同故著其異者言之○注晉人至是也○並見二十八年彼傳云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注有力焉者有力於晉也言恃晉爲己力以歸即此見咺罪

君入則己出[疏]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元咺出奔晉是也[疏]注衛侯至是也○亦見上二十八年

以爲不臣也[注]故不從犯伯執爲天子所遣言復歸從出入無惡言歸以見元咺有出入罪衛侯得殺之所以寵臣事君之義名者爲殺叔武之惡天子錯有罪也執歸不書者名惡當坐[疏]正以元咺不臣故衛侯得從出入無惡言歸不從出犯伯討爲出有惡今爲天子所遣歸入無惡書復歸也○注以見至之義○包氏愼言云此爲衛君者誅也君天也天與君爭曲直是無天也元咺以不臣論誅明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剛也○注名者至罪也○校勘記出之惡云閩監毛本同鄂本無之字此衍按二十一年疏引此注亦無之字諸侯不生名此書名者君殺無罪世子母弟合絕又以見天子歸有罪與二十八年春衛侯鄭自楚歸于衛同意○注執歸至當見○解此主書衛侯鄭義也上執歸不書名爲叔武諱又當書名以見惡故於其歸也書之互文見義也

晉人秦人圍鄭[疏]稱人者非伯討之據左傳爲晉文修不禮之故

介人侵蕭[疏]稱人者侵中國故退之[疏]注稱人至退之○夷上二十九年來稱名爲邊之故也毛氏奇齡春秋傳云蕭地近宋據宣十二年楚人滅蕭當是宋附庸國按介去蕭絕遠蕭爾微夷[illegible]諸華故貶稱人遇之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注]與葵丘會同義[疏]注與葵丘會同義○見上九年使注云宰猶治也三公之職號尊名也以加宰知其職大尊重當與天子參聽萬機而下爲諸侯所會惡不勝任也此宰周公而下聘諸侯知亦爲萬

不勝任穀梁傳云天子之宰通乎四海亦與葵丘會傳同按春秋於王世子出會三公會諸侯出聘皆譏所以尊尊也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大夫無遂事[疏]白虎通爵篇爵皆一字也大夫獨兩字何春秋傳曰大夫無遂事以爲大夫職在之適四方受君之法施之於民故獨兩字言之按公卿大夫士皆一字者公職大尊重無之適四方事之卿亦大夫士車一字故也

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爾[注]不從公政令也時見使如京師而橫生事矯君命聘晉故疾其驕蹇自專當絕之不舉重者遂當有本[疏]通義云政主也義如今日之事我爲政遂本受命聘周在道自生事聘晉此致遂大夫之始是以權而嫌之如晉非得命而從內使文者言遂則生事已見故不聘也○何氏謂不待命爲致又不從公政令按孔義亦通時見至聘晉○[illegible]反又作[illegible]欲擅邪防非師古之曰○[illegible]也○注故疾至絕之○校勘記云宋本同閩監毛本[illegible]也繁露精華云公子遂受命使京師道生事之晉春秋非之以爲是時僖公安寧無危故有危而不辟救謂之不忠無危而擅生事是卑君也說苑奉使篇亦云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又曰實云公子遂不聽君命而擅之晉內俛於臣下外困於兵亂驕之患也風俗通十反云公子遂[illegible]使下陵上皆能無亂也○注不舉至有本○遂者讀事之辭必有所本故不得舉重也穀梁傳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彼注引何君廢疾曰大夫無遂事按襄十二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惡季孫不受命而入也如公子遂受命如晉不當言遂鄭君釋之曰遂國受命如京師如晉不專受命如周繼近上言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故公子遂報聘因聘于晉尊周不敢使並命使若天子遂自往然則云公子遂如京師如晉是同周不諸侯叛而不尊天子也公羊傳有美惡不嫌同辭何獨不廢之於此乎劉氏申何云文八年公子遂會晉會戎四日之間不能再出而兩書公子遂以後之奉命正前之事命故加日以表之春秋非爲專刪而作故朝聘僅言如與諸侯同文豈得云叛乎大夫無遂事故公子遂遂卒弒子赤季孫宿遂卒逐昭公見微知著爲篤世戒也穀梁不傳斯義動成爲親鄭氏從而爲之辭夫子曰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殆不免矣按何氏此意極爲蒙正鄭氏必欲入室操矛故爲劉所歆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疏]左傳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注濟水自滎陽東過魯之西至樂安入海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又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其一水分曹地東北于濟濟水自是東北流出鉅野其一水東南流其一水從縣東北號入鉅野澤又瓠子河篇又東逕桃城南春秋傳曰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今鄄城西南五十里有桃城或謂之洮也大事表云禹貢濟水東出于陶丘北杜氏曰曹在濟陰定陶是在濟水之南其地夾於魯衛之間曹在衛東魯西在曹東故在曹則曰東傅于濟而杜注則曰今濟水過鄆之西也曹今分境之濟鉅野壽張須昌之間鉅野縣今分屬曹州府壽張縣今兗州府僖縣須昌在今泰安府東平州今曹州府鄆古曹國與魯之東鄆鉅野相接所爭濟西田蓋在此屬氏家楗左傳桂云水經注書水東逕重館南左傳臧文仲宿于重館者也下水又東逕武[illegible]濟北公羊以爲齊上邑也城有臺高二丈許其下[illegible]

魚于業猶此也在方輿縣故城北十里經所謂菏水也是曹與魯境相接在菏濟二水之間今分曹田傳于濟蓋通重鄆以南矣

惡乎取之【注】以不月，眞取運異，知非內叛邑【疏】注以不至叛邑○舊疏云昭元年三月取運傳云運者何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注云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爲內諱故書取以起之月者爲內喜得之故書月也此不月知非內邑故問之取之曹也。曷爲不言取之曹【注】據取叢言邾婁田也【疏】注據取叢至田也○見下三十三年按彼無邾婁田事疑此涉上取濟西田而衍諱取同姓之田也。【注】同姓相貪利惡差重恥差深【疏】注同姓至差深○隱四年注云取邑以自廣大比於貪利差爲重是取邑皆貪利此取同姓田故惡愈重恥愈深也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注】據伐同姓不諱，即有兵當舉伐曹下日，若甲戌取須朐【疏】注據伐至須朐○文七年公伐邾婁三月甲戌取須朐傳取邑不日此何以日內辭也使若他人然注使若公伐邾婁而去他人自以甲戌日取之若有兵伐曹宣書公伐曹下書其月日取濟西田矣校勘記云宋本閩監毛本同鄂本下誤不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也【注】班者，布徧還之辭【疏】左傳取濟西田分曹地也注二十八年晉侯討曹分其地竟界未定至是乃以賜諸侯昭四年左傳例曰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取田義亦同按左氏以濟西田實是曹地非公羊義○注班者至之辭○校勘記云鄂本徧字空缺按釋文作布徧經注本蓋作布蓋此合併爲一爾雅釋言云班賦也注謂布與書序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亦左傳襄二十六年班荊相食注班布也春秋傳典班瑞于羣侯義亦同國語晉語云車班外內順以訓之注班徧也通義云班者有差等而徧分之辭也齊非其有曰取占廣其界曰侵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則何諱乎取同姓之田【注】據晉還之得爲伯【疏】注據晉至爲伯○舊疏云鄭上二十八年晉侯入曹執曹伯界宋人是也何者辭侯以執伯討之文然此傳云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正指上二十八年執曹伯以界宋人之文言晉還之者謂執曹伯而還諸侯之田矣按何意晉還之得爲伯討則魯取之無所嫌其諱矣久也【注】魯本爲罰者所還，當時不取，久後有悔更縱前語取之，不應復得，故當坐取邑【疏】注魯本至取邑○校勘記出不應以得云鄂本以作復此誤定元年疏引以此注此春閩本皆作復通義云晉班曹田在二十八年距此已久事不相承若云取濟西田于曹宜似我取同姓之田不顧伯者所班故諱不言曹使遠若晉侯執曹伯爲文足以相起之也解詁云當時取之亦坐取邑如蓋罷書取汶陽田亦不言取之齊也此箋在同姓故爲久之文深諱之輕重之旨也傳解詁似失之按此爲晉侯所班彼爲乘勝魯齊求賂恥甚故雖當時坐取邑然與此辭同義異也

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曷爲或言三卜，或言四卜【疏】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是三卜也四卜郊此經及襄十一年是也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疏】禮記曲禮注求吉不過三魯四卜郊春秋譏之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注】據俱卜也。求吉之道三【注】三卜吉凶必有相奇者，可以決疑，故求吉必三卜【疏】注三卜至三卜○禮記曲禮云卜筮不過三疏引王肅云禮以三爲成也上旬中旬下旬三卜筮不吉則不舉也又引崔靈恩云謂不過三用若大事龜筮並用者先用三王筮次用三王龜始是一也三如是乃爲三也若初始之時三筮三龜皆凶則止或逆夢從少或從夢逆少如此者皆至於三也單卜單筮其法惟一用而已不吉則擇適日不至於三也前以用三王之龜筮者有逆有從故至三也此惟用一故不至三也正義又云卜郊之事或三或四或五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傳三十一年及襄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成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三傳之說參差不同若左氏之說魯郊常祀不須卜可郊與否但卜牲與日唯周之三月爲之不可在四月雖三卜亦爲非禮故傳三十一年左傳禮不卜常祀是常祀不卜也襄七年左傳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是用周之三月不可至四月也若公羊之義所云卜者皆爲卜日故傳三十一年公羊傳云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又成十七年公羊傳云郊用正月上辛何云春郊傳卜三正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又定十五年禮三卜之運也何注運轉也已卜春三月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五月郊如休之意魯郊轉卜三正假令春正月卜不吉又卜殷正殷正不吉則用夏正郊天若此三正之內有凶不從則得卜夏三月但滿三吉日則得爲郊此公羊及何休之意也穀梁之說春秋卜者皆卜日也哀元年穀梁傳曰郊自正月至三月郊之時也或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卜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如是穀梁三正正月卜吉則爲四月五月則不可與公羊說同與何休義異休以四月五月卜滿三吉則可郊也若鄭元意禮不當卜常祀與左氏同故鄭駁異義云當卜祀日月不當卜可祀與否鄭又云以魯之郊天惟用周正建子之月牲數有災不吉改卜後月故或用周之二月三月故有啓蟄而郊四月則不可故駁異義引明堂位云孟春正月乘大路祀帝于郊又云魯用孟春建子之月則與天子不同明矣魯數失禮牲數有災不吉則改卜後月如鄭之言則與公羊穀梁傳卜三正不同也按鄭氏曲禮注云魯四卜郊春秋譏之正用公羊義何氏定十五年注謂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五月郊但論魯郊一時故不耳非謂五卜郊合禮也與此傳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亦合春秋凡四月郊皆非禮故舊疏云三卜是禮理不應書襄七年三卜郊何以書正以魯人之郊博卜三正襄七年乃在周之四月以其不時是以書也是也蓋魯之正郊在建子月明堂位所載是也所以避天子也周圜丘之祭在子月故郊用寅月三王同也所謂魯郊而郊也周郊不卜魯郊卜魯疏云三卜禮是魯禮若天子之郊則不卜以其常事魯郊非常是以卜之吉則爲之凶則已之是也故子月不吉卜丑月丑月不吉卜寅月寅月若不吉則止至卯月皆四卜也故春秋譏之不從則不郊而書之者爲猶三望故也諸家唯與左氏禮不卜常祀之說殊耳崔氏三禮義宗自論天子三筮三卜之常與此經三卜四卜之義異也然如何氏此注則每卜皆三卜三卜之中觀其從逆之多少以爲吉凶蓋即洪範所謂三人占則從二人之吉

與然則傳文求吉之道三與上傳三卜禮也之三卜各自爲義不相妨也禘嘗不卜郊何以卜■禘比祫爲大嘗比四時祭爲大故据之■御寬引五經異義今春秋公羊說祀宗廟並而不卜傳曰禘祫不卜古周禮說大宗伯曰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而卜日執事而卜日大鬼謂先王也按曲禮疏引鄭儀書云嘗禘卜日乃耳不嘗卜可祀與否其意以爲魯郊常祀不須卜但卜祀日則宗廟常祀亦不卜可祀與否仍卜日又周禮大祭祀命龜凡圖之大事先筮而後卜鄭皆無祭不用卜之解而學記未卜禘不視學鄭亦不以記文爲卜儀盡從古周禮說也繁露郊祀云百神之祭不卜而郊卜郊祭最大也按周禮大神大示有卜日之說然如圜丘方澤皆用二至郊用上辛皆不卜日也四時迎氣在四立之先三日亦不卜日惟九月明堂大享帝或須卜日耳其祭大而則無文以言之通義云夏祭爲禘秋祭爲嘗祭統曰周公旣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皆重祭故舉以相難也禘嘗不卜非不卜也但據春秋繁卜文也以禘爲時祭何義然周人以禘爲大祭夏祭改名祠矣○注禘比祫爲大○王制疏云其禘祫大小鄭以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故爲大事皆王者毀廟孔晁皆以禘爲大祫爲小故王肅論引賈逵說云吉禘于莊公禘者諦也審諦昭穆遷主遞位孫居王父之處又引禘于太廟逸禮其昭尸穆尸其祝辭總稱孝子孝孫則是父子並列又云皆升合食於其祖所以難賈逵鄭孝爲曾等皆以爲然鄭不幾者以公羊爲正逸禮不可用也又曾子間云七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諸侯祫祭祝取羣廟之主明禘祭不取羣廟之主可知按何氏說公羊則以禘大祫小舊說釋天云禘大祭也明比各祭爲大故禮疏引孫炎等往皆以爲年大祭且經傳凡大祭皆稱禘祭法之禘實禘春園丘大祭五也大傳之禮不王不禘禮實正郊天也故秦廟大祭亦稱禘祭義云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於嘗也出田邑發秋嶽又中廟以禘嘗之義禘郊社之禮必並舉以知禘比祫爲大也○注禘比至爲大○禮者以祫亦大祭之事禘祫爲祭之大大記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是也魯子周云嘗禘郊社尊無二上又大祭但禘及功臣於祫則否故以禘爲大○注禘比至爲大○禮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禮以郊禘大郊社並舉書曾亦先言郊社稷大言禘嘗禘於周嘗廟大祭而禘大於祫約祠烝嘗禘四時嘗祭而嘗大於祠祠烝以秋時百物會成故其祭秋三時爲時成也

卜郊非禮也■禮天子不卜郊■注禮天至卜郊○御寬引異義古周禮說大宗伯曰凡禮天神事人鬼祭地祇亦執事而卜日春秋左氏說郊及日三不卜常以正月上丁也禘享秋嘗卜以郊用上辛尚書召誥三月丁巳用牲于郊左氏說郊以正月上丁蓋據此周三月夏正月也故不用辛亦可以正月之上辛郊祀禮記亦云郊之用辛會書云丁巳用牲于郊先儒以爲先不三卜日也蓋云三卜日者數甲三日辛後甲三日丁亦可以禘不春享卜天郊禘非與禮天乃子魯郊故有禘常亦日成王特賜魯郊祭周不以禘以禘非禮得禮禮運云魯之郊禘非禮也是也禘

卜郊何以非禮■据上言三卜禮魯郊非禮也■以魯郊非禮故卜爾昔武王既沒成王幼少周公居攝行天子事制禮作樂致太平有王功周公薨成王以

王禮葬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非正故卜三卜吉則用之不吉則免牲譏之郊者天人相與交接之意也不言郊天者謙不敢斥尊■注以魯至卜爾○以魯郊非諸侯常禮故卜爾非謂魯郊失禮也郊爲成王所賜何非禮之有故書疏云三卜禮卜禮謂是魯禮亨天子之郊不卜以其常事但以魯郊非常是以卜之吉則爲之乙則已之御寬引異義云今春秋公羊說祀宗廟以蓋而不卜傳曰禘祫不卜魯於天子並事禮今成王命魯使卜郊從乃郊不從則已下天子也魯以上辛郊不數與天子同也接天子郊亦用辛乙郊牲通義云夏周禮以冬日至祀天配上帝以圜丘配以帝魯之禘又以夏正正月上辛祈穀于上帝以后稷謂之郊禘郊嘗有常日故不卜也魯不數致天子日至事天之事故用郊禮而禘禘月禘卜三正與周禮殊康周公得有此祭耳非常禮也魯郊非禮成王賜之魯公受之有自來矣非八佾兩觀之比故不譏其牲卜失禮者而已齊氏召南考證云凡春秋書繁露郊祀也於非禮中又有失禮此爲異耳公羊說於左郊皆非禮云郊因先卜不吉不數郊又云春秋譏喪祭不郊氏成王不以周公爲有勳於天下往命魯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云成王肆喪賓衛不肆況他物○公武至之旂明堂位郊不以魯後有天子之禮樂以祀周公於太廟云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又曰路鼓大旂也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故賜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又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云三也詩魯頌閟宮云成王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又云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又曰周公旣沒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是魯之郊周公之功也祭天子之禮以周公之功故也

以周公功德大故王者祭天子爲之報功又其禮制作之太平功成王者之勸命以報其勳也○注昔武王既沒成王幼少○周書明堂云武王崩成王嗣幼弱周公攝政君天下太平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尚書大傳云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衞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十二月王崩東周公成王十三年文王得赦四年封康叔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元年周公攝政成王幼以周公爲師保周公居攝而周公致政自亳而反則居在東都二年成王四年封之年康叔元年成王成王王年十年八十年五明年營洛邑大夫年制禮作樂又明年周公居在東都時年成王王年年謂年十四至明年營洛邑有餘故周公之言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明年成王成王崩於公以武王之崩年周公之十二月王崩戊王王王王年成王年十二年以二年年周公居攝三年而周公年九年成王年三年又三年又二十一年五十年八十九年七十年而崩三七故年致政引云文王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崩詩成王年二十二矣年九十受命年九十年以武王年八十四而崩年以冬十八有二月二十有三年其成王十年元年年舒致元年八年周公居攝其年幼年以少年十八年二十三年周公攝政三年伐奄王居年踐奄四年營成周五年作洛邑六年稱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元年王年八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王居東都王王自宮周明孔王成王於宗周一年成王王元年而位六年二十年五十年十三成王七年營洛邑以王幼少不能涖阼則周公攝政踐阼而治爲天下王之事三十年王之年以周公踐作之年爲天子之年朝諸侯於明堂位周公以天子位朝諸侯於明堂位制作成王之禮明堂位作成王之禮天下之禮成之有所明辨衆之位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封魯以明周公之德以顯周公之功禮樂自周公出天下之所以爲成之反風禾偃以風雷之變而成王開金縢之書乃知周公之功又起漢書梅福傳谷永上疏以爲成王以周公之禮葬周公以顯周公之德乃天必動威以彰周公之德而後成王悔以天子禮葬周公天乃雨反風禾盡起又尚書大傳云周公薨成王欲葬之成周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乃以天子之禮葬之而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

正後漢書周舉傳詔問曰言事者多云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禮葬之天爲之動變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即有反風之應舉對曰昔周公有請命之應隆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以彰聖德後漢書張奐傳奐上疏曰昔周公既薨成王葬不具禮天乃大風偃木折樹成王發書感悟備禮改葬天乃立反風樹木盡起按書金縢云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又云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親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似風雷金縢之說在周公未沒之前與此殊者後漢書注引洪範五行傳云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雨禾偃木拔及成王啓金縢之策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申命魯郊而天立復風雨禾稼盡起漢書注引書大傳又曰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于周也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子不及知乃不葬於周而葬于畢示天下不敢臣通鑑前編引書大傳又云所以明大功尊有德故忠孝之道咸在周公成王之間故魯郊成王所以禮周公也然則今文說書以風雷之變在周公沒後以王禮葬賜魯郊均在啓金縢後與今文春秋同也史記魯世家亦云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于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於是成王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襃周公之德也史公多從安國問故則古文尚書家亦同此說也繁露郊事對云臣湯問仲舒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魯何緣以祭郊臣仲舒對曰周公傅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有祭於天道故成王令魯郊也禮記禮運云醆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注僭禮之君也醆斝先王之爵也唯魯與王者之後得用之耳疏云明堂云夏曰醆殷曰斝是先王之爵也魯有六代之樂王者之後得用郊天故知唯魯與王者之後用之然則二王之後得郊天故禮運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魯以周公之故特賜以郊故春秋以爲非禮謂非諸侯之正禮非謂魯不宜郊也〇注非正至免牲〇正以天子郊常事故不須卜魯郊非正故卜下於天子也三卜者博卜三次謂用止正二三月也月各一卜無論何月吉則用之三不吉則止故免牲〇注謂之至建也〇禮記郊特牲云於郊故謂之郊何氏所不取郊交疊韻爲訓穀梁傳注謂之郊者天人相與交接之意也本此爲說繁露郊祀云立爲天子者天子是家天子是家者天使是家天使是家者是天之所予也天之所使也天已予之天已使之其閒不可以接天何故〇注不言至斥尊〇穀梁傳注云不言郊天者不敢斥尊也舊疏云欲言禘于太廟于莊宮武宮之屬皆斥尊言之者然乙亥嘗己卯蒸之屬又不斥言者以是時祭于太廟小於禘故也按時祭儀及舉廟故不可斥也其禘于莊公之廟非禮記時祭之禘且各有所爲也

魯郊何以非禮■據成公乃不郊惡之■注據成至惡之〇成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天子祭天■郊者所以祭天也天子所祭莫重於郊於南郊者就陽位也稾席元酒器用陶匏大珪不琢大羹不和爲天至尊物不可悉備故推質以事之■注郊者至事之〇禮記曲禮天子祭天地繁露郊義云春秋之法王者歲一祭天於郊又

云郊因於新歲之初聖人有以起之其以祭不可不親也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以最尊天之故故易始歲更紀即以其初郊郊必以正月上辛者言以所最尊首一歲之事每更紀者以郊郊祭首之先貴之義也通典注引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史記禮書郊止乎天子社止於諸侯道及士大夫所以別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鉅者鉅宜小者小道禮云禮□禮三本曰郊止天子社至諸侯道及士大夫此言天之道尊地之道親尊則祭其尊者親則祭其親者禮經□天地社稷並□□□不□□天子□郊祭爲至重繁露郊祭云春秋之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夫古之畏敬天而重天郊如此甚也是也〇注於南至位也〇校於記云郊本於作居此本疏□郊郊□□據正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注日太陽之精也□〇注引星傳帝春亦云祭天南郊就陽之義也〇注□□至本〇校勘記云何校本稾作藁从禾是也又出大圭不琢云鄭本同閩毛本□作琢非疏同□文亦作□又出推質云閩本同監□毛本推□惟讀□云皆出禮記郊特牲文按彼記云酒醴之美元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稾鞂之尚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又曰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注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如是而後宜注尚質貴本其至如是乃得交於神明之宜也稾席者禮記禮器云而稾鞂之設注鞂去實曰秸禹貢三百里納秸服□□陰鑑□取釋稾爲席也元酒者禮運云元酒在室正義元酒謂水也以其色黑謂之元太古無酒此水當酒所用故謂之元酒謂用陶匏者郊特牲疏云陶謂瓦器謂酒尊及豆簋之屬故周禮旊人爲簋匏謂酒爵大圭不琢者禮器作不琢注云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琢書爲篆字之譌也太羹不和者禮器疏云太羹肉汁也不和無鹽梅也太古初□□□食肉而飲其汁未知□和是也□漢志注引援神契云□□播地祭牲□□或象天酒旗坐星廚倉具黍稷布席極敬心也

諸侯祭土■土謂社也諸侯所祭莫重於社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祖■禮記王制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〇注土謂社也〇禮記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風俗通祀典引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偏敬故封土以爲社而祀之報功也漢書郊祀志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易社者土也異氏經說□土地□□土之於地猶火之於燒貨之於□古今字也故經傳多以土對天易麗乎天麗乎土時違天辜土與此傳皆是公羊禮說云傳不言社而言土者公羊之說不取左氏句龍爲后土祀以爲社也郊特牲曰社祭土而主陰氣者經說社者土地之神白虎通土生萬物天下之所主則此不言社而言土者指五土而不稱句龍鄭康成曰社爲五土總神稷爲原隰之神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殖之功配稷祀之若王肅馬融之說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而非地神鄭駁異義曰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社稷之神若是句龍柱棄不得先五嶽而食鄭氏說誤矣足以破許說之□□土是本名神之□社傳言土者據本名也漢高以夏禹配官社所配之人鬼可以任其□□而五土之神然不可易孟子所謂變置社稷亦猶所配之人耳〇注諸侯至於社〇舊疏云欲道魯郊爲非禮之義也對五祀祭

廟則社祭爲重○注卿大至先祖○禮記曲禮云大夫祭五祀歲偏士祭其先白虎通五祀篇五祀者何謂也謂門戶井竈中霤也所以祭何人之所處出入所飲食故爲神而祭之何以知五祀謂門戶井竈中霤也月令曰其祀戶又曰其祀竈其祀中霤其祀門其祀井獨大夫以上得祭之何士者位卑祿薄但祭其先祖耳漢書郊祀志大夫祭門戶井竈中霤五祀士庶人祖考而已戶子先王之祀禮也天子祭四極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廟也若然祭法云大夫立三祀者鄭注曲禮大夫五祀爲夏殷法注王制五祀是有采地者按曲禮注較安夏殷禮質周文有等威之辨降殺以兩則大夫不得同諸侯五祀故減去司命中霤適士又減去族厲立二祀庶士庶人立一祀或戶或竈也

天子有方望之事【注】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嶽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六所

【疏】注方望至六所○方望謂四方所望也舊疏引舊說云四方羣神是爲四也通日月爲六星是五星爲十一也辰是十二辰爲二十三又作雨師爲二十五五嶽爲三十四瀆爲三十四餘小山川爲二是爲三十六所漢書郊祀志曰王莽引周官大合樂祀四望釋之曰四望謂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親海廣大無限界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祭墜則墜理從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鄭司農注大宗伯云四望謂日月星海與漢志同蓋古周禮說通義云吉通乎四方也周禮兆四望于四郊按注言四方羣神言其凡日月星辰以下其目也日月星辰以下即四方之神天子郊天時望而祭之故鄭禮即以四望皆之四方羣神不在三十六所內夫曰事則每方不止一神矣舊說誤

無所不通【注】盡八極之內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無所不至故得郊也

【疏】注盡八至郊也○正以極至也盡四方之所至故天所覆地所載無不包也解緯地有四極彼謂四方極遠之國寶猶未盡極也分言之八經總言之四極間也詩文王云使不挾四方傳挾達也御覽引白虎通云門四出何以通四方也大戴禮虞戴德云天子之宮四通正地事也唯天子乃能達四方故無所不通諸侯則殺亦如天子周城諸侯則軒城天子宮縣諸侯則軒縣天子脩四時之祭諸侯則祠則不礿礿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祠皆闕其一也此天子有四望之祭諸侯止三望亦猶是也郊祀志云天子祭天下名大山川懷柔百神咸秩無文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是無所不至嶽瀆舉其大也

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注】故魯郊非禮也

【疏】繁露王道云春秋立義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諸山川不在封內者則不祭禮記王制云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又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郊祀志云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爾雅釋地梁山晉望也又禮記禮器云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左傳昭七年韓宣子曰並走羣望又昭十三年左傳楚共王大有事於羣望請此篇也說苑君道篇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請用三牲焉王曰止古者先王割地制土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焉仲尼聞之曰昭王可謂知天道矣其不失國宜哉又見哀六年左傳明河非其封內山川也風俗通怪神云禮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不過其望也大夫五祀士門戶庶人祖蓋非其鬼而祭之諂也不過其望即不出封內也通義云者晉望梁山楚望江漢睢漳是也諸侯所祭唯封內山川而已無方

望之事也穀梁注引鄭君曰望者祭山川之名也謂海也僖也權也此事指魯言○注故魯郊非禮也○通義云魯之望亦非禮按魯止望祭其封內山川不得云非禮

曷爲或言免牲或言免牛【注】成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是也

免牲禮也【注】魯卜郊不吉免之禮卜郊不吉則爲牲作元衣纁裳使有司元端放之於南郊明本爲天不敢留天牲

【疏】注魯卜至免之○正以天子不卜郊故事指魯言也○注禮卜至南郊○穀梁傳曰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元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注元端黑衣接神之道元纁者天地之色也南郊天位歸之于陽也淮南子齊俗訓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文以青黃緦以緇縞以朱絲戶祝祫牲大夫端冕以送迎之義亦同此穀梁哀元年傳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又曰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左右之公羊無此義○注明本至天牲○成七年傳不免牲故言乃下郊也注不免牲當坐盜天牲失事天之道

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注】養牲不謹敬有災傷天不饗用不得復爲天牲故以本牛名之非禮者非大牲不當復見免但當內自省責而已

【疏】哀元年穀梁傳曰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爲牛者異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尙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寧有按彼傳文牲曰牛即哀元年之改卜牛定十五年之牛死改卜牛宣三年之改卜牛成七年之改卜牛是也傷曰牛則定十五年之鼷鼠食郊牛哀元年之鼷鼠食郊牛角宣三年之郊牛之口傷成七年之鼷鼠食郊牛角又乃免牛是也傳以傷者曰牛別乎全者曰牲其末成牲曰牛徒可知也○注養牲至名之○校勘記出養牲不謹敬有災傷云鄂本宋闕本同監本訛改有作致毛本從之按作致是也禮記郊特牲云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注滌牢中所授除處也周禮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注職讀爲樴樴人者謂牧人充人與牧人云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充人云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蓋牲中選者牛人入之牧人臨祭時牧人授之充人充人繫養之三月一時節氣成此養牲之節也左傳牛卜日曰牲注既得吉日則牛改名曰牲謂在滌三月無災者故尊而異之也不謹而災傷天神不享則仍其本稱牛也通義云養牲不謹致有傷而免之失敬事之禮故言免牲者不譏言免牛者譏也牛得卜曰牲牲傷不可用乃復名之曰牛○注非禮至而已○校勘記出非大牲云鄂本同閩監毛本大作天是也上文兩言天牲穀梁傳言免牛亦然與公羊義乖按既不成牲天之所棄仍元衣纁裳放之南郊何爲故但自省責而已繁露順命云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至於祭天不事其卜不從使其牛口傷鼷鼠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過有罪譏薄厚而災有簡甚不可不祭也是則省責之義也

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

【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泰作大下同按釋文作太山云本亦作泰今本當據此改周禮疏引異義謹案云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國中山川故言三望按左傳望郊之細也疏

引賈逵服虔以為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與許說同毛詩疏引鄭駁異義云昔者楚昭王曰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言竟內所不及則不祭也魯則徐州地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以昭王之言魯之竟界亦不及河則所望者海也岱也淮也是之謂三望陳氏壽祺五經異義疏證云分星不涉於望河又魯竟所不及說者咸失其義鄭康成駁異義獨據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謂魯即徐地而以淮易河者職方氏周無徐州徐入于青魯地兼錄竟徐衛書費誓言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詩魯頌言泰山龜蒙魯邦所瞻又曰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又曰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漢書地理志魯地奎婁之分野也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取慮皆魯分也康成本此按此下云河海潤乎千里以其通氣相致雨潤澤所及故亦秩而祭之蓋又不在竟內山川之祀與運義云北望祭山西望河東望海南不及淮者賦其一方以下天子是也蓋望為祭山華神之通辯白虎通封禪云徧祭山川祀羣神也魯祭泰山河海故止三望耳與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詩疏引鄭注望者祭山川之名徧三者以尊卑秩祭羣神若邱陵墳衍之屬視對文故望與徧異其實山川之神亦以尊卑秩祭王制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之屬是也又王制諸侯祭名山大川在其地者注云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疏泰山是齊魯之界故齊亦祭之也

曷為祭泰山河海

【注】據郊者主為祭天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此皆助天宣氣布功故祭天及之秩者隨其大小尊卑高下所宜禮祭天牲角繭栗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其餘山川視卿大夫天子燔柴地瘞日月星辰布山懸水沈風磔雨升燎者取俎上七體與其珪寶在辦中置於柴上燔之

【疏】注此皆至及之○說苑辨物篇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為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為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書曰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矣博物志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通靈助化位埒亞也○注秩者至所宜○書舜典望秩于山川公羊疏引鄭注秩者隨以尊卑秩祭之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小者或視卿大夫或視伯子男是即隨其尊卑高下之義也說文豊部豑爵之次弟也虞書曰平豑東作豑正字秩假借也○注禮祭至大夫○解云皆王制文禮說文殺疏引稽命徵云祭天犢角繭栗社稷牛角握六宗五嶽四瀆之牛角尺禮記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以此疏所謂王制及禮緯文也二者相兼乃備王制注云握謂長不出膚蓋社稷次于天地牲與宗廟同大宗五嶽四瀆與大夫賓客同其餘山川則舊疏云小山川之屬但賓牛而已所謂視卿大夫也按緯疏引稽命徵云宗廟社稷角握禮郊特牲疏引云山川五嶽之牛角尺禮器疏引云社稷牛角握五嶽四瀆角尺穀梁疏引云郊天牛角繭栗三望之牛角尺皆稽命徵語小異也王制注云視者視其牲器之數疏引書大傳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鄭注云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按周禮上公饔餼九牢飧五牢饗禮九獻豆四十侯伯饔餼七牢飧四牢饗禮七獻豆三十有二子男饔餼五牢飧三牢饗禮五獻豆二十有四又五等諸侯饗皆太牢祭亦太牢盛皆于有二祭四望山川用毳冕鄭注禮器五獻祭云謂祭四望山川也又侯伯與別三公皆與子男同今此云五嶽四瀆角尺其餘山川視卿大夫則嶽瀆皆異不別公侯伯子男則以諸侯同而王制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似三公尊於諸侯書大傳夏傳又云四瀆視諸侯小者視伯小者視子男是伯與侯別並與周禮不同王制疏云此王制所陳多論夏殷之制夏傳所說又非周代之禮鄭之所注者書據異代法也然則何氏所據或亦非盡周禮與緯氏志疑書脫餘云餘有誤其角毛傳社稷之牛角尺疏云王制餘社稷之文卑於宗廟疑與賓客同尺也而祖盛實客或鄭社稷之謂蓋祭字貫下三句也賓客不得有祭矣禮器牲不及肥大正饋禮郊牛繭栗宗廟角握社稷角尺各有所宜亦可證然繁露郊事對引王制亦作賓客之牛角尺下云儀說笑而牲溢微也按以牛角次之則四望山川卑於社稷而禮器述諸神獻數則社稷五祀在三獻四望山川在五獻又周禮司服希冕三章祭社稷五祀毳冕五章祭四望山川在社稷上者禮記疏引熊氏云獻與五祀從神之尊卑其餘歲事者以其有功與地同類故進之在上從闕中之神莫貴於社稷之類宜以功見其實卑也以是地別神故不歸尊也義或然也○注天燎○爾雅釋天祭天曰燔柴郊特牲祭禮薪燎之禮謂禮曰祭天燔柴禮記祭法曰燔柴于泰壇祭天也正義謂積薪于壇上而取玉及牲體柴上燔之使氣達于天也說文示部柴燒柴燎祭天也引虞書作柴又火部寮柴祭天也柴與柴同此燔故燒柴祭曰柴白虎通封禪篇燎祭天觀之義也至于岱宗柴即祭寮故禮記注引鉤命決禮記疏引斗威儀並云封于太山考績柴燎是也詩大雅棫樸蒸之薪之槱云台揆相屬而生者枝條芃芃然樸研以爲薪至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以燎之周禮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注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槱積也[illegible]之標之於大宗伯所記燔燎祀天神之潘摶雅蓋釋祭名祭法事指祭天等義常禮獻禮逞鄭注引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又引宗伯禮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蓋皆燔柴也○注地瘞○釋天曰祭地曰瘞禮注既祭埋藏之疏引李巡云祭地以玉埋地中曰瘞埋孫炎云瘞者祭也既祭埋藏地中也祭法瘞埋于泰折祭地也疏謂瘞繒埋牲祭神州地祇于北郊周禮司巫云凡祭祀守瘞注瘞謂若祭地祇有埋牲玉者也之者以祭饋未郊若有事然醜性釋當云壇也郊社禮運云埋牲曰瘞埋於此衛欲故記之遂也又周禮肆師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牷鄭司農云大祀天地蓋祭天則燎柴加牲玉祭地則埋牲玉為獻禮云祭地瘞鄭注云柴為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則與朔豫祭注文同而義微別周禮大宗伯云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注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鄭司農云疈辜披磔牲以祭若今時磔狗祭以止風玄謂祭山林曰埋川澤曰沈順其性之含藏疈牲胸也疈而磔之謂磔禳及蜡祭明地示之屬皆取義於幽陰也埋牲蓋先祭而後埋與○注日月星辰布○釋天云祭星曰布郭云布散祭於地釋文引李巡云祭星者以祭布露地故曰布[illegible]引釋名云祭星曰布布取其象之布也皆疏引孫炎又云氣祭布散於地似星布列也按祭法云幽宗祭星也注宗當為禜幽禜亦謂星壇也星以昏始見禜之言營也又云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注王宮日壇王君也日稱君宮壇營域也夜明月壇也日月星辰天神故築壇以祭布者其祭之形蓋日月亦布象日月之麗乎天也太宗伯云以實柴祀日月星

辰則亦燔柴用牲類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知郊天並祭日月也○注山縣○釋天曰祭山曰庪縣注或庪或縣置之于山山海經曰縣以吉玉是也邢疏引李巡注云祭山以黃玉及璧以庪置几上遂遍而瘞之若縣故曰庪縣又引孫炎云庪縣埋於山足曰庪埋於山上曰縣是也覲禮云祭山丘陵升賈疏觀卽庪縣也大宗伯注祭山林川澤曰沈沈注祭山陵曰埋然則升禮之升卽縣大宗伯之貍卽庪各舉其一也○注水沈○釋天云祭川曰浮沈注投祭水中或浮或沈覲禮云祭川沈疏言沈不言浮者文略也大宗伯注祭川澤曰沈書大傳云沈四注鄭注沈祭名襄十八年左傳沈玉以濟昭二十四年左傳子朝以成周之寶圭湛於河定三年左傳執玉而沈皆謂沈玉以祭也夏官小子云凡沈辜侯禳飾其牲玉鄭司農云沈謂祭川則祭川牲玉並用矣蓋牲玉投水則沈故祭名沈實雅名浮沈者對祭山曰庪縣成文物必先浮而後沈有或浮或沈之象故也胡氏培翬庪縣浮沈解云承謝爾雅庪縣浮沈之義謂庪縣不當謂爲埋庪當與禮經同庪食同義按輦見甚確玉篇云庪閣也庪閣庪引祭山曰庪縣可禮但爾雅儀禮周禮三經文各有當而義無妨鄭志引經爾雅文雜不可據以雜禮周禮實疏庪縣爲異代法皆非爾雅祭地曰瘞經祭山曰庪縣祭川曰浮沈儀禮云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周禮云以瘞沈祭山陵川澤按瘞埋是以牲玉埋瘞於地中庪縣則有陳列之義李巡曰祭山以黃玉以璧庪置几上邢疏云縣謂縣其牲幣于山林中其說頗近蓋古者祭山之法先庪縣而後埋之故祭山又名披披薦陳之也山海經凡祠山各吉肆瘞注肆陳之也陳牲玉而後瘞藏之此先陳後瘞之縣庪縣蓋旅陳之義祭山先庪縣而後埋故亦謂之埋對文則祭地爲瘞埋祭山爲庪縣有異散文則通惟祭川是以牲玉投置水中不得名埋故名浮沈或名沈凡以物入水通謂之浮沈詩云載沈載浮舟浮物亦名沈可見浮沈無定稱或欲分牲爲浮玉爲沈非是周禮小子職沈事侯禳飾其牲鄭司農云沈謂祭川則牲亦言沈也祭川或言浮沈或言沈猶爾雅祭地曰瘞埋儀禮云祭地瘞文有詳略而義不殊儀禮祭山丘陵不云庪縣而云升者對沈言之且祭明執祭之義其實名異義同周禮止云祭山林川澤沈祭地之文故祭山林亦通謂之謹此三經辯略異同之義謂爾雅庪縣爲鄭周禮之所謂瘞圓非而以周禮祭謂雅亦非也按胡氏謂先陳後瘞其說精確不祭則與祭地之瘞祭何異不疏而埋者爲地祇故也以別乎天神○牲風磔○釋天云祭風曰磔郭云今俗當大道中磔狗云以止風此其象邢疏引李巡云祭風以牲頭膊及皮破之以罷祭曰磔孫炎云旣祭披磔其牲以風散之磔司農注大宗伯云以事披磔牲以祭若令時磔狗祭以止風又注小子云事謂磔牲以祭也引月令九門磔攘以畢春氣賈疏大宗伯云此磔漢法以況磔事爲磔之義也必磔狗止風者狗屬西方金金制東方木之風故用狗止風也邵氏晉涵爾雅正義云封禪書秦德公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蠱菑按於文皿蟲爲蠱蠱生於風秦制是祭風之制也後鄭大宗伯注云疈疈牲胸也疈而磔之謂磔攘及蜡祭蓋書時讀磔牲禮皆從膊膊解析之月令於事春云磔磔又十二月大讀時亦磔讀蓋磔牲以磔去羊氣體磔狗以止風也○注雨升○書疏云縣文何氏更有所見公羊間答云間爾升某縣文乎曰磔名有此文祭爾曰升祭星曰布升取其氣之升也布取其象之布也餘特末之見耳按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禮師雨師並燔燎而燎氣上達故謂之升與禮祀實祭互文見燔爲○注燎者至燔之○禮記疏引韓詩內傳云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三禮義宗云祭天以燔祭爲始祭後升正祭又云凡祭天神有二玉禮神者能事

卽收祀神者與牲俱燎今圖家郊祀天地祀神之玉常用禮神之玉則無禮下有司求真玉遺蒼璧實珠等九嶽能則禮之其餘玉使常制從之禮神之玉卽大宗伯之蒼璧以事天實珠以禮地又典瑞之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者也其燔柴之玉則肆師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牷其實肆師所共不傳升柴瘞埋之玉帛牲亦祭有禮神之玉帛牲也大宗伯注鄭司農云實柴實牛柴上爲書肆文引爲禮書注云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蓋大宗伯之煙祀實柴燔燎大同凡祀天神皆燔柴燔之上加牲體其玉帛或有或無也其祭圓丘方澤南北郊則牲帛俱有其七體者皆疏云卽少牢之肩臂臑膊胳正脊脡脊橫脊短脅正脅代脅之屬也按何注言七體者指豚解言體肅左右肱股而爲四又兩脅一脊而爲七也禮記禮運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謂之全脅左右肱骨各三亦謂之前歷骨也三者肩脊骨也左右股骨各三又謂之後歷骨三者脾胳觳也共十二體有脅三正有脡脊橫脊也合爲十五又左右兩骨骨各三正脊代脊短脅也合爲二十一體所謂體豚也又謂之房骨少牢十一體去觳也又按詩疏引書曰白魚入于舟中王跪取出涘以燎卽今文大誓詩疏引鄭彼注云涘涯也王出于岸上燎魚以祭燎禮也蓋祭天禮用特牲今取魚以燎故爲變禮武王以魚爲瑞故特燎以祭儀禮疏引書中侯云魚者水精賦旒出入得申厥意是也

觸石而出膚寸而合【注】側手爲膚按指爲寸言其觸石理而出無有膚寸而不合

【疏】白石神君碑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沾洽後漢書注引書大傳曰五岳皆觸石出雲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注側手至不合○通義云體案膚與當上七扶之扶同四寸曰扶取其鋪四指也阮氏稱膚寸而合解云膚之音與扶相通禮記投壺云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鄭康成注鋪四指曰扶伏生書大傳扶寸而合鄭注四指曰扶音膚韓非子上告扶寸注四指爲扶玉爲膚欑皆作扶由是觀之則膚扶崇之輔所謂膚寸而合者如雲出山散而不合則不得雨今膚寸而合如人以兩手之四指平鋪先分兩處向下覆之由分而合斷肯雲合之狀合之甚易故云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徧天下非謂泰山之雲相離四寸而合也按王制云牛角握注握謂長不出膚疏引公羊此傳幷鄭注投壺禮四指曰扶亦以扶與膚同玉篇引公羊作扶寸而合廣欑同又引注云側手曰扶按指曰寸是古本公羊膚皆作扶也膚亦或讀之握禮鄉射禮箭籌八十長尺有握握素注握本所持處也握本以作膚發氏實攻鄭注旬讀云握本以作膚以字疑誤别本刊本一作膚亦賈解或刊本一握篇上句一作膚指握字有作膚者四指曰膚與握握同握曰指鄭四寸握長尺四寸其四寸則刊之使自也儀禮古義云按文書云握本作按依鄭本改按膚寸而合如注解甚直蓋言雲觸石而出膚寸之間皆合注云無有膚寸而不合是也不必如阮說之易生别解也按指爲寸者說文寸十分也人手卻一寸動脈謂之寸口从又一徐鍇曰一者記手腕下一寸此指事也凡寸尺丈皆取法於人身故也

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注】崇重也不重朝言一朝也

【疏】使讀書膚崇記膚五岳四瀆及名山能興雲致雨者其不俟朝徧雨天下之職膚召膚嶽其雲傳山出雲雨以潤天下倉氏方讀兩瀆金石記云傳文制無雲字膚人鄭書引此乃加一雲字曰膚大山雲而讀也何休注曰言其觸石理而出無有膚寸而不合下文河海潤乎千里彼注曰亦能潤無敦瀾瀾瀾灵于千里據此則所觸出合者山之氣膚之也雜此白石神君碑上言出膚是寸下言

二句爲山氣弁山[illegible]不知[illegible]亦氣也[illegible]書大傳五嶽皆[illegible]石出[illegible]蕭爾沾儀信如公羊二[illegible]之不指[illegible]夫劉氏寶楠云[illegible]氏以[illegible]石

[illegible]而[illegible]三公山[illegible]天下邦本公羊傳三公山碑[illegible]石[illegible]不[illegible]寸[illegible]合不[illegible]三[illegible]而[illegible]天[illegible]膚寸無[illegible]山[illegible]公[illegible]石膚寸[illegible]邦

西大山下不必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但[illegible]山[illegible]石[illegible][illegible]我[illegible]桑[illegible]指[illegible]說其非[illegible]始[illegible]人明[illegible]

[illegible]也[illegible]且[illegible]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三十一年傳[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其爾[illegible]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公羊[illegible]答云不[illegible]鳳[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傳[illegible]

下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重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氏[illegible][illegible]何氏[illegible]之[illegible]氏[illegible]注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同日何注[illegible]重[illegible]也[illegible]音[illegible]此[illegible]直[illegible]反何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而乃[illegible]一[illegible]也[illegible][illegible]云五[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合[illegible]形[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而已[illegible]也[illegible][illegible]然不[illegible]大[illegible]市[illegible]此[illegible]能[illegible]毛

[illegible]此[illegible]以[illegible]出大山[illegible]而[illegible]大山言[illegible]風[illegible]下[illegible][illegible]云[illegible]者則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石[illegible]寸故[illegible]合不[illegible]而[illegible]天[illegible]山[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五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山[illegible]故[illegible]五[illegible]之[illegible]長石[illegible]兩[illegible]也石而出[illegible]寸而合天下其[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交代[illegible][illegible]長石而出膚寸而合不[illegible]出而寸而合天下

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文本作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石而出膚寸而合不[illegible][illegible]而天[illegible]者[illegible]大山皆取[illegible]寸而合[illegible]而[illegible]天下

河海潤于千里【注】亦能通氣致雨

潤澤及于千里韓詩傳曰湯時大旱使人禱于山川是也郊望非

一獨祭三者本郊非禮故獨祭其大者【疏】[illegible]南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地[illegible]三年[illegible]而不子[illegible]祀[illegible]百里

而[illegible]祭[illegible]江[illegible]川云也[illegible]是[illegible]以天子[illegible]而[illegible]之[illegible]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百[illegible]四[illegible]出[illegible][illegible]爲[illegible]能[illegible]天[illegible]千里[illegible]大山川能[illegible]

[illegible]山[illegible]也○[illegible]至是也○其[illegible]五年[illegible]云[illegible]之南郊以大亦上[illegible]山也[illegible]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是[illegible]○[illegible]○注亦能至千里○亦者

事[illegible]夫[illegible]自[illegible]使[illegible]云[illegible]皆[illegible]引[illegible]內[illegible]云天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曰[illegible]不一[illegible]民失[illegible][illegible]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行

正以天子方[illegible]之事[illegible]所不通四方[illegible]神日月星辰五岳四瀆風玉升[illegible]加於[illegible]上[illegible]皆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也○注郊望至大者○

故[illegible]以三正郊天本非禮之正故方[illegible]亦[illegible]祭其大者三而已則[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山川三十六所故云非一魯本不宜郊徒以[illegible]公之

河[illegible]所及故亦[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猶者何通可以已也【注】已止【疏】[illegible]可以已[illegible]不在[illegible]內[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也[illegible]通也[illegible]云[illegible]通也之[illegible]言[illegible]可以已也[illegible]漢[illegible]書[illegible]向[illegible]傳曰臣[illegible][illegible]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也[illegible][illegible]道[illegible]可以已[illegible]起[illegible]從[illegible]述[illegible]云通之[illegible]

曰[illegible]先生[illegible]正言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古注通[illegible]之[illegible]也是[illegible]上[illegible]同[illegible]不通[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所[illegible]所[illegible]道所[illegible]之[illegible]從[illegible]傳[illegible]道[illegible]

十[illegible]一年左傳不[illegible]小[illegible]使[illegible]道注[illegible]通也法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云[illegible]也[illegible]道一[illegible]傳之[illegible][illegible]之道[illegible]道通[illegible]通之[illegible]道[illegible]通三

可也是也[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之意又有[illegible]之意故凡言[illegible]皆可已二也[illegible]也[illegible]猶[illegible]云[illegible]已[illegible]二字[illegible]可已[illegible]言[illegible]云[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不已[illegible]已止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引云[illegible]未已[illegible]未止也也[illegible]注已止○又[illegible]音[illegible]廣雅云已止也傳[illegible]鄭風[illegible]風雨云

[illegible]已八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注左氏云此[illegible]者可止之[illegible]本此[illegible]止[illegible]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年[illegible]朝子

何以書譏不郊而

望祭也【注】譏尊者不食而卑者獨食書者惡失禮也舊主是郊者

僖公賢君欲尊周其先祖之功德不敢廢之禮者春秋不見事不

書郊從事舉可知也不言言不從者明乙意汲汲欲郊而上不從

[illegible]【疏】注[illegible]不識郊尊亦至無禮並也可○也左傳[illegible]郊[illegible]之云[illegible]

[illegible]此[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郊必[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以此[illegible]不[illegible]不[illegible]于[illegible]郊天也及乃不郊可[illegible][illegible]小山川[illegible]又[illegible]郊之[illegible]云[illegible][illegible]祭[illegible]至[illegible]之大[illegible]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天不不[illegible]者乃不[illegible]而公[illegible]川[illegible]又[illegible]之

[illegible]百[illegible]至[illegible]神[illegible]者[illegible]秋[illegible]也之[illegible]孔子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天[illegible]無[illegible][illegible]也何以其[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也○[illegible][illegible]至[illegible]之○[illegible]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百[illegible]神[illegible]所[illegible]也[illegible][illegible]

之[illegible]○注[illegible]而[illegible]之[illegible]云[illegible]自[illegible]使[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十九[illegible]久[illegible]其公[illegible]至[illegible]伯[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四[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士[illegible][illegible]是[illegible][illegible]

王[illegible]王[illegible]而[illegible]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魯[illegible]之[illegible]至[illegible]侯[illegible]則[illegible]作[illegible][illegible]門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事[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

守禮之[illegible]以[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法[illegible]知[illegible][illegible]作[illegible][illegible]郊[illegible]十[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先[illegible]

[illegible]至之[illegible]功[illegible]也[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也必[illegible]知[illegible]非[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古[illegible]一[illegible]卜[illegible]不[illegible]之不[illegible]○[illegible]

者公至[illegible]○正以[illegible]不[illegible]而[illegible]至[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卜[illegible]也[illegible][illegible]四[illegible]

[illegible]郊之[illegible]周公之字而公[illegible][illegible]郊[illegible]秋[illegible]古[illegible]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必[illegible]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三卜[illegible]○[illegible]注不吉至[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上不[illegible]傳[illegible]卜[illegible]郊[illegible]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見[illegible]之[illegible]記[illegible]出[illegible]而[illegible]不[illegible]云[illegible]本上[illegible]

作[illegible]卜吉此從[illegible]言[illegible]乃[illegible]從[illegible]從[illegible]人[illegible]從[illegible]人心和出[illegible]而[illegible]知[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云[illegible]

[illegible]吉[illegible]吉[illegible]從[illegible]則於[illegible]從之[illegible]孔從傳之[illegible]從[illegible]心[illegible]與[illegible]上[illegible]從之[illegible]是[illegible]大[illegible]

尸於[illegible]其是[illegible]也人[illegible]曰[illegible]者[illegible]之[illegible]共注[illegible]不[illegible]曰[illegible]其[illegible]居士人手[illegible]傳之公[illegible]不也共注[illegible]引天[illegible][illegible]曰[illegible]其[illegible]云[illegible]

[illegible]于人[illegible]郊用以[illegible]吉用天[illegible]作[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以[illegible]天[illegible]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注】杜云自爲其子成昏

其言來求婦何兄弟辭也【注】上兄二年十五年[illegible]具

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注】書者無出道也【疏】[illegible]文女[illegible]不[illegible]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事也[illegible]禮[illegible]記[illegible]內[illegible]則云[illegible][illegible]以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姑

[illegible]姑之[illegible]此[illegible]止[illegible]宣[illegible]母姑[illegible]者[illegible][illegible]在杞也伯○[illegible]姑立[illegible]書文[illegible]者宜[illegible]無元[illegible]出年[illegible]諸傳[illegible]○亦[illegible]云[illegible]其[illegible]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云[illegible]

[illegible]有人[illegible]婦[illegible]人出[illegible]嫁之不[illegible][illegible]經[illegible]禮杞也伯[illegible]姬[illegible]來子求娶婦[illegible]婦[illegible]弁[illegible]正[illegible]也也

狄圍衛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注】月者惡大國還至小國城郭堅固人衆僵

遷徙長人故惡之也【疏】注杜云故曰帝丘[illegible]帝丘[illegible]今[illegible]東[illegible]郡[illegible]陽[illegible]故帝丘[illegible]故[illegible][illegible]帝[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之曰[illegible]

帝丘[illegible]故[illegible]帝[illegible]之[illegible]曰

直[illegible]丘大[illegible]名[illegible]府氏之因州[illegible]故曰元[illegible]和[illegible]之[illegible]郡[illegible]東[illegible]郡[illegible]之[illegible]東[illegible]陽[illegible]是[illegible]河也一大百[illegible]十[illegible]五云[illegible]里今[illegible]

三[illegible]十[illegible]里[illegible]至[illegible]東州北[illegible]自五[illegible]里[illegible]濮[illegible]又至東此北凡五三十百五[illegible]里[illegible]五[illegible]里[illegible]丘[illegible][illegible]河又[illegible]更東[illegible]北[illegible]州[illegible]

北[illegible]成十[illegible]公五[illegible]自[illegible]里[illegible]衛[illegible]丘之[illegible]再[illegible]此[illegible]故[illegible]者[illegible]在[illegible]丘[illegible]河[illegible]之[illegible]至[illegible]南[illegible]東[illegible]一[illegible]萬[illegible]者[illegible]地[illegible]里[illegible]故東[illegible]城[illegible]本[illegible]古[illegible]下[illegible]丘

衛名[illegible]衛府[illegible]開州[illegible]西[illegible]南[illegible]丘二十里故帝[illegible]丘[illegible]南[illegible]考[illegible]又[illegible]云[illegible]衛[illegible]志[illegible]郡[illegible]地[illegible]志[illegible]注[illegible]引[illegible]

大[illegible]名[illegible]衛[illegible]成[illegible]公[illegible]自[illegible]丘[illegible]從[illegible]此[illegible]故帝[illegible]丘[illegible]南[illegible]考[illegible]又[illegible]云[illegible][illegible]郡[illegible]國[illegible]志[illegible]注[illegible]東[illegible]

濮[illegible]陽[illegible]曰[illegible]頊[illegible]家[illegible]在[illegible]城[illegible]門[illegible]外[illegible]也[illegible]廣[illegible]小[illegible]陽[illegible]里[illegible]中[illegible]此○以注其月遷者[illegible]至長之人也故○月[illegible]以元[illegible]年[illegible]之注

寬[illegible]例大[illegible]月[illegible][illegible]頊[illegible]也[illegible]小[illegible]陽[illegible]中[illegible]云[illegible]月[illegible]以[illegible]注

云[illegible]不月者[illegible]但[illegible]宜[illegible]使[illegible]傾[illegible]注[illegible]云也[illegible]僖[illegible]元[illegible]年[illegible]所[illegible]助[illegible]城[illegible]六[illegible]故[illegible]月[illegible]與[illegible]邢[illegible]大[illegible]遷[illegible]于[illegible]同[illegible]矣

公羊義疏三十六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傳三十二年　疏三十三年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接卒【注】不書葬者殺大夫申侯也君殺大夫皆就葬別有罪無罪唯內無貶公之道不可去葬故從殺時別之【疏】包氏慎言云二月書己丑二月有閏此爲三月之十六日經繫之四月時書閏四月也左傳穀梁接作捷漢書古今人表作捷○注不書至侯也○見上七年○注書殺至無罪○舊疏云傳大夫有罪則書其君葬若大夫無罪則去其君葬以其惡包氏慎言云無罪殺大夫不書葬明當絀爵不得以侯禮終也接上九年晉侯詭諸卒注不書葬者殺世子無罪也襄二十六年宋公殺其世子痤注遂有罪故平公書葬是殺有罪者不去葬也成十年晉侯獳卒注不書葬者殺大夫趙同等是殺無罪大夫也○注唯內至別之○卽上二十八年春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又成十六年乙酉刺公子偃以日不日別有罪無罪也蓋有罪不日無罪日也然則內大夫有日不日之分外大夫之有罪無罪則於其君之書葬不書葬別之也此及晉景不書葬明申侯趙同等無罪也內大夫所以別於日不日者以內無貶公之道也宣元年傳內無貶於公之道也明下無貶上之義故不可去葬也又以見篡者諱

衛人侵狄【疏】杜云報前年狄圍衛

秋衛人及狄盟【注】不地者起因上侵就狄盟也復出衛人者嫌與內微者同也言及者時出不得狄君也稱人而言及則知狄盟者卑【疏】注不地至盟也○宣十二年書晉人會狄于攢函書地也此杜云不地者就狄廬帳盟劉炫述義云春秋時戎狄錯居中國此狄無國都處所直云及狄盟盟於狄之處也孔疏云猶若公如晉及晉侯盟是也○注復出至同也○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傳孰及之內之微者也此不出衛人嫌爲衛與狄盟爲內之微者故不出名氏也○注言及至者卑○隱元年傳及猶汲汲也衛本畏狄而遷今侵衛復汲汲就狄盟故知不得狄君也衛稱人不出名氏故知與盟者卑猶盟宿宋人此狄不書人者狄之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無己卯十一月之十日穀梁注云晉自莊公以前不書於春秋又不言文公之入及懷惡之殺何乎徐彥答之曰按時序及紀年史記晉獻公之後大亂五世又卽惠之後有子圉子偃且事出記傳而經所無錄者誠有不告故不書者諸侯有朝聘之禮赴告之會所以教其交好通其憂虞著鄰國相盡而情志否隔存亡禍福不以相關則它國之使無由得書故告命之事絕則紀注之文闕此蓋內外相與之常也魯致難隣遷而與刑猶存史策所錄不失常法其文之實足徵故孔子因而脩之事仍本史而辭有損益所以成詳略之例起褒貶之意若夫可以寄微書而通王道者存乎精微聖理不在記事少多此蓋情春秋之本書飾實辨說日用之常義故褒貶予奪不復發文而體例自舉矣按公羊於莊公以前不書晉事無說或亦如徐氏之言與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疏】穀梁傳滑國也按滑伯見於莊十六年同盟于幽大事表云今河南府偃師縣南二十里有緱氏城故滑國地爲秦所滅後屬晉成十七年鄭子駟侵晉虛滑此按左傳成十三年呂相絕秦曰殄滅我費滑杜云滑國都於費則時已滅滑矣隱二年傳入者何得而不居也注已得其國而不居故云滅又云入例時傷害多則月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疏】包氏慎言云四月無辛巳五月之十五日前年不置閏而舉閏於此年之正月則經之月日悉合矣如此則前年四月後中氣悉不在其月而此年歲首冬至又在閏月矣于曆法多所抵牾據殽之戰傳言晉侯稱人以背殯用兵危不得葬貶詐戰不日此以盡殲之而日文公之卒在前年十二月四月爲葬月下書丁巳葬晉文公月之二十一日經月必無誤前年十二月有己酉己未己巳此年四月有辛丑辛亥辛酉未知係何月之誤杜云姜戎姜姓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支之先也按昭九年左傳允姓之戎居于瓜州杜云瓜州今燉煌郡卽范宣子所謂追逐乃祖吾離于瓜州者在今甘肅蘭州西五百二十六里傳二十二年秦晉遷于伊川卽所謂陸渾之戎也襄四年左傳戎子駒支謂晉人角之諸戎掎之卽此事此年正義云駒支自陳謂太岳之裔胄且此云姜戎知是姜姓之戎也杜云四岳之後皆姓姜又別爲允姓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問春秋世戎人由瓜州遷中國者蓋有二種一曰姜姓之戎一曰允姓之戎姜戎以殽之役見春秋戎子駒支其後也范宣子數駒支稱秦人追逐乃祖吾離于瓜州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汝剖分而食之駒支亦云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四岳之裔胄也賜我南鄙之田是姜戎自瓜州徙晉南鄙而附庸于晉者也允姓之戎居陸渾陸渾瓜州地名也故稱陸渾之戎傳二十二年秦晉遷之伊川由是伊川亦有陸渾之名其後或居晉陰地謂之陰戎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伯辭于晉曰允姓之姦居于瓜州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入我郊甸伊川乃析內地故云郊甸與姜戎之居晉南鄙者別杜謂四岳之後皆姓姜又別爲允姓蓋以合二種而一之竊有未安曰春秋時戎有姜姓允姓子姓姬姓之別允姓之後伊川在晉惠公時晉地未嘗南陽與伊川相去甚遠何緣分南鄙以食之且秦晉同欲遷之非秦人追逐而晉時裂土予之也楚子嘗伐陸渾之戎矣不聞其侵晉南鄙也則陸渾之戎非姜姓矣姜姓之別爲允無文可據杜氏以意度之二戎族姓各殊分地亦別安得以其同出瓜州而使于惠公時而遂逐而一之乎按錢說極爲明晰左傳作敗秦師于殽有師字按穀梁傳云狄秦也是穀梁經亦無師字今有者衍左氏經誤也杜云殽在弘農澠池縣西亦曰二崤大事表云二崤在今河南府永寧縣六十里漢澠池之西界自東崤至西崤長三十五里釋文殽本又作肴左傳釋文本又作崤後漢書應參傳孟明敗晉師于崤按今澠池縣有土壕鎮卽土壕也

其謂之秦何【注】據敗者稱師未得師稱人【疏】注據敗至稱人○桓十三年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是敗者稱師也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傳敗者稱師衛何以不稱

[illegible]夷狄之也[illegible]

秦伯將襲鄭 [illegible]行疾至不戒以入曰襲 [illegible]

曷爲夷狄之 據俱見敗 [illegible]

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 行疾不[illegible]僨途變必生道遠多險阻[illegible]變必亡 [illegible]

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 宰冢也拱可以手對抱 [illegible]

[illegible]爾曷知 [illegible]

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 [illegible]

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殽之嶔巖 [illegible]

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 其處險阻艱勢一人可要百敵文王湯之[illegible]若辟風雨[illegible]由也 [illegible]

吾將尸爾焉 在林曰尸在棺曰柩

乃可收爾尸焉左傳曰必死是閒余收爾骨焉必往以其深除依經殺述閒云杜意顧塗叔以二散深除故料其子必死是閒辟傳意也必死是閒余收爾骨焉引此傳及穀梁傳言氏秋傳又引述大夫事云與此相類按行軍過殽地有此而死之秦百里蹇叔第極形秦師之出之非故料晉要秦唯地暴陵惑其欺死故左氏云晉人過師必於殽以當時形勢險之耳遂大夫推子下事因鄭爾其尸女於是與此小疏何社祀注坰自了然王氏雅爲文異耳○注在然至曰樞○禮記曲禮下文尸未殯通稱引禮爲證非師當時必有然載尸也

子揖師而行【注】揖其父於營中介胄不拜爲其拜如

【疏】注揖其至如鄭○周禮大戴九曰介拜先鄭注云介者不拜故云爲事敎當使者此引左傳成十六年部至事禮記少儀云介者不拜注軍中之拜當拜設氏玉裁經韻樓禮云介與當拜當爲二左傳之當不言拜則當爲不拜未嘗跪坐曲禮介者不拜爲其不便於跪故當以爲禮當如後世拜揖高帝紀食其不拜長揖師古曰長揖手自上而極下也以左傳云閒韓甲胄不拜拜命敢當使者公半揖師而行屬天子至中軍至夫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是其不跪傳子之與禮之言拜有跪不之手下以手如今跪之頭下也手揖之立而肅頭拱揖之也肅者立而低頭下手如今人之揖也惟昭注下晉不語云當禮拜軍事耳按肅拜經注云天下推手至曰撎小拱其手於前也推手禮平土之揖時揖天揖引手推手至下之手至於胸手下如土推手推手揖小拱衆人揖此先用入引此手用也推揖手著也不所敢以前爲也謂說也文故又說云文一云曰揖手下著曰胸撎曰也揖實主

曰手揖著引胸手鄭曰鄭禮所則謂又引以手厭此作許禮從左今傳文注厭當皆手作至揖地也注周今禮疏此作推手長正揖至之地鄭者今傳揖所者謂今當人者揖正與長古揖也古然揖則但揖有者推而手之已名今如人今則人有席拱手相拱而相對然王厭注者兩引手手厭著其胸心書大若不傳救子當之賓客拱者而長揖揖家則歸如師令其人揖之拱手矣也此揖會氏師而往行揖盡其如父今於之師長中揖而經但傳曰所子揖揖之師書文不父成於歟師今不是非揖也與揖當古讀字當通韓篇與衛書集說也與王莽五傳大五衆帝方紀韓鄭穀梁而並古注並作與揖集五字近聞又也作揖兒並寬與傳集統同揖故揖亦揖元揖亦與集同與子三揖字而同行會其古文子會揖近

見師帝徒曰而介行冑也之若士解不作拜揖故其二父子揖之不子可見通父矣亦揖不能拜揖也哉介好冑與不屬拜至二夫不揖拜見孔曲禮子今閒記軍作禮介云者介不胄拜在爲身其執拜而在壺則拜雖冑君子父容不經拜爲錯禮雅介禮者倍記字二介十者三云作今介胄禮記何作氏盡以解意文言盡之拜而虛如本古作通拜此與諸何後徐公公羊合注盡乃云而曲爲禮如注拜盡而盡則失拜容費節解盡揖虧公詐羊也注則文盡盡拜拜之子拜臥係反衍又文側又簡二反十皆七也甲推而之撻就則撻挻反抗又其子戒撻虧之容本也作一撻云正盡皆曰也盡言挫著也盡撻也盡而容撻望形者儀不足擬拜跪也則三撻十盡九字不通云知盡所從與玉作篇盡久致御盡作盡養盡云亦說文作所盡龍引雅撫記無盡不跪作也之拜三十九字說文附足收節盡周字歸於也久從節足以尊盡從久拜而盡謂其拜與者爲以頓甲含冑又在盧身惟不中能本折作

殽欽欽拜如嶔巖也嶔其巖字從金從金聲之傳說文欠行蹇氣久久象人爾有所避此一從從久音僖文字欽拜而不能下但兩足履地其欲知坐然故三一也穎二十三魂云謹坐也蓋以食爲之百里子與蹇

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爲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

師哭臣之子也【注】言恐臣先死子不見臣故先哭之【疏】左傳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又曰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穀梁傳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隨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何爲哭吾師也二子曰非敢哭師也哭吾子也文選注引成符云西秦東穀謀鄭伯晉戎同心將之哭谷哭呼老人百里子哭孫之不知泣血何益○注言恐死○注長言秦穆伯至哭之云○俊傑寶有死子又曰我百里奚使不死則我死矣非敢沮軍臣子哭叔二人皆哭之軍行公臣知子曰往孫養兵而子猶有死者聞哭己老恐不得見子實亦師不得反親言

弦高者鄭商也【注】高商人賈人【疏】左傳商人陸將

市子周之往商行賈也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六曰商賈車遇貨賄往行曰商曰商賈注文則通貨賄士傳民事車服賈是行亦賈何云也賈人之出商士傳高高云鄭公以存國之功賞高不受以其貴人奏施見呂賈先生備南人閒矣施又作達施

遇之殽矯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注】詐

稱曰矯犒勞也見其軍行非常不似君子恐見襲擊故生意矯君

命勞之【疏】注詐稱曰矯○解云乃鄭伯之命其以詐之注以詐用法曰注詐稱曰矯者周禮注云矯詐也注高后紀矯制書以矯作詐武帝紀矯詔也云矯者稱君之命以矯作命往矯○注勞也故出其師以校勞之○注云犒軍牛十二以從者也高使乃不敢先進日之行一食牛十二從者云傳本鄭伯作命以勞之文作犒乃禮記曰子產之以步師出則備於一夕之邑敢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云且使遽告於鄭詐左傳云不知之必一食之行則備一夕之衛也鄭人且使遽告於鄭不言高之師亦將亦知人本紀云至其大賈人傳篇見鄭穆公使人使其牛十二以犒師高曰鄭國賈人鄭牛也犒使乞自白乙丙曰鄭行數千里又數人不之知其勢不可以凡遇之十二以牛之牛以犒師也且使人告其情也必反之者作且日僭何以一牛十二王孫滿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門其左右皆免冑而下不知其可三百人

或

曰往矣或曰反矣【注】軍中語也時以爲鄭實使弦高犒之或以爲

鄭伯已知秦見襲必設備不如還或曰既出當遂往之【疏】左傳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不如歸自鄭已見秦言已是相曰有所以見其反本紀云秦三將聞不一或曰往曰往反是亦所以其心不可以爲己所知已見所以救襲也必襲鄭往上下至易何往曰哀以爲鄭伯已如將見敗襲必設

備不如遠或曰既出當遠徃之徃先釋反後釋徃則傳之先言反僂言徃可如寫者錯亂耳書石經已誤○徃或曰至徃之○校勘記出或曰諸出當遂徃之云鄭本同蓋誤閩監作既出毛本誤既自此本諸字劉改當本作既也然而晉人與姜

戎要之殽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注】然然上議猶豫留住之頃

也匹馬一馬也隻騎也皆喻盡【疏】說苑敬慎篇先軫興兵要之殽而擊之匹馬隻輪無脫者傳晉人與姜戎要而擊之殽匹馬倚輪無反者○注然然至頃也○校勘記出留住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往作住當據正經傳釋詁云然而者詞之承上而轉者也猶言如是而也考工記材矣工巧然而不更則不時與服傳故甚爲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文王世子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三年閒然而從之則是爲歡之不若也此傳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宜六年傳然而害衆甲數而起定八年傳然而甲起於擊如以上言然者皆謂如是而已今人用然而二字則與此異矣按何在謂然上儀亦鄭如是之義猶豫留住之頃解然而二字閒之義猶恆○注隻踦也○釋文隻輪如字一本作易輪董仲舒云車皆不還故不得易輪轍隻踦居宜切一本作易踦敵樂傳作倚輪范云倚輪一隻之輪釋文倚居宜反或於踦反漢書五行志中之下劉向說謂晉敗秦師匹馬隻輪無反者服虔曰隻音奇倚之奇師古曰隻隻也言盡虜獲之隻音居宜反經義雜記云按作隻作倚作踦皆奇字之通借疑公羊傳本作四馬踦輪與穀梁及漢志同何注作踦隻也與范解及顏注同今注疏本與釋文皆誤倒若傳本作隻則文義已明反訓爲踦義轉晦矣釋文謂隻輪本作易輪亦誤者作易輪依董說爲車皆不還不得易輪轍則下文無反者三字可刪矣校勘記云據釋文則知傳一本作易輪與董仲舒合而何釋爲踦也經義述聞云謀棄隻本字也易借字也易古音神石反釋文敘錄曰餘仙民反易爲神石是也與隻擊相近故借易爲隻公羊古本蓋作易何氏讀易爲隻故云易踦也踦與隻同義易踦也者正以易之爲隻也董仲舒不知易爲隻之段借而以爲易輪轍其說難於文義未安然鄭此可見古本之作易也大抵段借之字不以本字讀之則義失其真矣改本字則文非其舊存其段借之易而讀以本義之隻則兩得之矣臧氏經義雜記乃謂易爲誤字又謂傳文當作踦輪注當作踦隻也非是公羊閒答云注隻謂也此方言乎曰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閒凡全物而體不具者謂之倚梁楚之閒謂之踦漢書五行志作踦師古曰踦隻也能倚踦皆奇之通借屨度曰踦音奇偶之奇徵梁注倚輪一隻之輪皆同公羊說按董仲舒所見本鄭踦文之一本何斛篇踦者說文足郤踦一足也段注云管子借堯之踦一踦辭一踦屨而當死謂是一足斛一足屨當死罪也引仲之凡物單曰踦方言倚踦奇也自關而西物全而體不具者謂之倚梁楚閒謂之踦雖梁西鄭凡暑文體不具者謂之踦公羊匹馬隻輪無反此何往隻踦也又相與踦閒而謂何云閒一爲閼一扁一人在內一人在外戰國策必有踦重者夫踦重偶重也梁氏玉綢奇記云徵梁倚輪謂若奇偶之奇與公羊隻輪同方言倚踦奇也躇子修與云倚體之行莊子天下篇南方有倚人漢五行志作韻轉文先音居宜切者是按械氏謂隻當作踦注當作踦隻似爲近之公據身相近公羊之跡鄭叚梁之倚也皆鄭奇字奇者一也易梁聞所謂踦奇于物是也因之凡單踦皆謂之奇易案侗傳踦徵奇禮記鄭特牲鼎俎奇皆其引申也奇輯與易輯通古易輯轉平擊入文郤從奇之字在歌郤歌郤與文郤古輯通轉也○注皆喻盡○秦本紀云襄公郤

發兵遮秦兵於殽擊之大破秦軍無一人脫者明其盡也下傳云此何以日盡也是其事也其言及姜戎何【注】

據秦人白狄不言及吳子主會也【疏】注據秦至會也○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鄂本疊吳子二字盧文弨曰秦人白狄伐晉在成九年及吳子在哀十三年舊本吳子盧但脫一及字按疏中標注云及吳子主會也如今本依疏疊及字義可通矣又云按此注當據秦人白狄不言及何絶下云及吳子吳子主會也謂如哀十三年言及吳子者因吳子主會也今姜戎非主會者何以言及按後說明顯晉疏但引哀十三年經傳殊不了姜戎微也【注】故絶言及【疏】注故絶言及○顧氏炎武杜解補正云及者殊夷狄之詞以杜注晉人與之諸戎猗之不同咷故言及故正之凡數國同伐未必皆同陳也杜殊姜姜然如邢人狄人伐衛狄亦夷狄何以不殊故知此爲其微耆及也稱人亦微者也何言乎

姜戎之微【注】據邢人狄人伐衛不言及【疏】注據邢至言及○見上十八年明彼邢亦小國小國無大夫亦微者也故不殊狄先軫也【注】先軫晉大夫也言姜戎微則知稱人

者【疏】注先軫晉大夫○上二十七年左傳先軫注先軫下軍之佐原軫也左傳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也必伐秦師又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則無禮晉閔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遂發命是主兵者先軫也說苑敬慎篇小恥以大怨貪小利以失大忿大秦有其戎晉先軫是也先欲要功後名則以秦不假道之故精要師襲公曰不可先軫曰先君蓋而不卑離是無衰晉喪也與師徑晉地而不假道是無晉孤也與師卜曰大國師將至請擊之則爲大結爲據稱於秦接刃流血伏尸暴骸廣覇國家十有餘年卒寡其師衆偏及大夫憂累後世是郤徵先軫之義也○注言姜至者尊○婦義云喜開曰夷狄不分君臣常在中國之下若不加及則謀晉人爲未命之卿例序于姜戎之上故特加及明以尊及卑以晉人及姜戎則所稱晉人者非車也

或曰襄公親之【注】以既貶又危文公葬【疏】左傳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注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之是左氏以襄公親之也秦本紀曰是時晉文公喪未葬太子襄公爲曰秦傳我孤因喪破我滑遂墨衰絰發兵與左傳同穀梁傳晉人者晉子也亦以爲襄公親之○注以既至葬○下云發已葬晉文公是也以隨三年傳云當時而不得葬也今此文公以去年十二月卒至今四月遠五月書時而書日明襄公有殯用師故危不得葬也因危文公葬故知此稱人爲貶襄公也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注】據桓十三年衛

侯背殯用兵不稱人【注】據桓至稱人○桓十三年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時衛侯晉卒於上年十一月其年三月始葬衛惠亦背殯用師稱侯不稱人故據以難貶【疏】惠氏士奇春秋說云秦晉構兵始于殽之戰其後兵連不息報復無常而秦遂合于楚卒爲晉患故秦秋于殽之戰狄秦而徽晉文襄之與晉爭中原者楚也秦晉身將之霸城濮之戰秦有功猶合秦以敵楚文公之善謀也且晉不敗秦何害於霸而沒沒猶背殯而要秦於險君子是以貶晉襄公說者謂城濮之後楚人帖息而秦晉爲亂階不可以謀而弗暴非也秦本無志於中原今懲爲千里襲鄭無功而返又爲能歸亂於天下據

曷爲貶【注】據俱背殯用兵君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疏】襄衛

迫齊宋異故惡不子也 穀梁傳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不正其釋殯而主乎戰也沈氏欽韓云當從貶而稱人之例杜云晉侯背喪用兵故通以賤者告杜亦知人爲貶而必謂從赴告辭可謂拂人之性矣〇注與齊至子也〇桓十三年注衛宣公背殯用兵而月不危之者於齊宋不從亦有危故量力不責也晉無所迫故惡之

詐戰不日

此何以日 據不言敗績外詐戰文也詐卒也齊人語也 上二十二年傳偏戰者日隱六年注戰例時偏戰日詐戰月此日故解之〇注據不至文也〇春秋內不言戰言戰乃敗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又十三年戰于宋是也內與外戰則言敗某師十年壬戌公敗宋師于菅之屬是也外傳戰敗績上二十二年己巳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之屬是也外詐戰則曰敗某師此經是也特欲泰不言師耳〇注詐卒至語也〇詐戰上二十三年傳以其不教民戰注詐戰謂不期也不期倉卒之意釋言云乍暫也定八年左傳桓子咋謂林楚注咋暫也暫即倉卒之意按詐蓋乍之借不詰日而戰亦近於詐期故者可稱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戰而善偏戰是也

盡也 惡晉不仁 注惡晉不仁〇校勘記出惡者不仁云鄂本者作晉此謂通義云春秋之義愛民重衆而惡戰秦危殺闕秦獨其師則既狄之矣使自敗何以異於晉而晉徼利要殺至盡故亦惡之甚特加日以著其惡也所以加日爲者其惡者下經曰癸巳葬晉文公晉侯之禮當五月先葬五日而着自辛巳以逮癸巳十二日耳則是時已書期矣乃葬實展禮佳兵進盡不臣不子數此爲甚是以詐戰不日而說例書日以著見其惡爲爾漢書五行志僖公三十二年十二月己卯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劉向以爲近鼓妖也喪凶事聲如牛怒象也將有急怒之謀以生兵革之禍是時秦穆公遣兵襲鄭而不假道還晉大夫先軫謂襄公曰秦師過不假塗請擊之遂要崤阨以敗秦師匹馬觭輪無反者操之急矣晉不惟舊而聽虐謀結怨釁國四被秦寇禍流數世凶惡之效是其義也

癸巳葬晉文公 傳例曰書時而日危不得葬也危不得葬也癸巳於曆爲五月之廿七日日葬

狄侵齊

公伐邾婁取叢 取邑不致者得意可知例 舊疏云叢有作鄒字者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叢云才公反二傳作取晉據今本左傳作晉叢穀梁作晉據接叢从取得聲故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叢得解餘廣曰一作取取與叢音近合晉叢二晉則爲取晉鄰从書叢皆亦與叢字同部也上十八年左傳而後師于晉叢注晉叢衛邑不知何時入邾婁也大事表云叢在今濟寧州界〇注取邑至知例〇莊六年注云公與一國及鄰邑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取邑皆不致明得意也故不別從可知例也

秋公子遂率師伐邾婁

晉人敗狄于箕 不月者略微者與夷狄也 杜云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一統志箕城在太原府太谷縣東二十里大事表在今太谷縣東南三十五里水經注洞渦水篇蔣谷水出縣東南蔣谿魏土地記曰晉陽城東南一百一十里至山有箕谷大道虞軒車嶺道於武鄉水自北西北流西逕箕城北春秋敗狄于箕釋地曰城在陽邑南水北即陽邑縣故城也顧氏炎武補正云陽邑在今之太谷縣疑襄公時末爲晉境寰宇記在遼州榆社縣南三十里〇注不月至狄也〇晉疏云以隱六年注云詐戰月今此不月故解之左傳郤缺獲白狄子下云以一命命郤缺爲卿是此未爲卿也故爲微者稱人與夷狄同不月略之也

冬十月公如齊 月者善公念齊恩及子孫 注月者至子孫〇舊疏云正以朝時例時故如此解僖公本齊所立今齊桓之卒已久能復朝齊故爲念齊恩及子孫也繁露隨本消息云晉文之威天子再致先卒一年僖公之心分而事齊按晉文公前一年屬如晉是也晉文已卒故則此前書作後惠謂魯始事晉卿上卒公子遂兩如晉是也晉文之事則此結好于齊故春秋書之繁露又云所事者不可不慎亦存亡榮辱之要與何注合按上十年公如齊十五年公如齊皆書月義與此同所如齊晉月則安之是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乙巳月之十三日按當十二日穀梁傳小寢非正也注小寢內寢非路寢左傳鄭安也杜亦云內寢也又云夫人寢此按此小寢鄭君之燕寢杜以爲夫人寢非也禮記玉藻君道路寢致使人視大夫之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注小寢燕寢是小寢對路寢爲小寢明夫苑注穀梁是也左氏以爲鄭安而以成公薨于路寢爲道明小寢非路寢則燕寢矣莊三十二年注世婦諸侯子正適寢一小寢二世婦以妻從夫寢則適御必於小寢矣莊三十二記云世婦卒于適寢注小寢世婦以君下寢之上爲適寢能之氏謂諸侯夫人大夫妻及士之妻卒皆夫之正寢解此爲夫寢之上謂爲適寢妻以君女君世婦以夫人下寢之上爲適傳人與卒于氏君同之按正諸寢侯世與婦夫卒人于各君有之三下寢寢夫之人上以者下禮惟疏適引御服始虔居注君左西之宮寢是平其時正則居各公居羊于家其無寢世傳婦二以十下年名傳目夫以人春居秋中說宮禮左經右則勝世居婦東三以十下二死年當注在夫夫人人居內小寢寢所亦謂謂婦夫人人不平死時男各子居之於手其也寢何耳氏莊

霣霜不殺草李梅實 左氏穀梁實作隕穀梁傳隕霜不殺草未可殺而殺草重也可殺而不殺草輕也李梅實實之爲言猶實也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易中孚記曰陰假陽威之應也早霣霜而不殺萬物王者霣霜之時猶生之物復榮不死斯陽假與陰陰威列衆故陽自霣霜而反不能殺也此祿去公室政在公子遂之應也 易林豐之鼎云李梅冬實國多盜賊擾亂並作君不能取聽與此異續漢志注引感精符云霜殺伐之表季秋霜始降鷹隼擊王者順天行誅以成肅殺之威落致令則夏下霜誅伐不行則冬霜不殺草新語十一云十有二月李梅實實霜不殺菽言寒暑之氣失其節也按不字衍文緯弄子內實能

上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殺菽何爲記此仲尼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李梅冬實天失道草木猶干犯之況於人君乎按殺菽宜殺草之誤○注周之至月也○杜云周十一月今九月彼疏杜以長曆較之乙巳是十一月十二日謂經十二月誤遂以此經四事皆爲十一月案新語韓非漢書五行志劉向等皆以爲周十二月且亥月霣霜宜重乃不殺草所以爲異○注易中至應也○五行志中之下釐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劉歆以爲草妖也劉向以爲今十月周十二月於易五爲天位爲君位九月陰氣至五通於天位其卦爲剝剝落萬物始大殺矣明陰從陽命臣從君令而後殺也今十月隕霜而不能殺草此君誅不行舒緩之應也是時公子遂顓權三桓始世官天戒若曰自此之後將皆爲亂矣文公不寤其後遂殺子赤三家逐昭公董仲舒指略同京房易傳曰臣有緩茲謂不順厥異霜不殺也鹿又云李梅實劉向以爲周十二月今十月也李梅當剝落今反華實近草妖也先華而後實不書華舉重者也陰成陽事象臣顓君作威福一曰冬當殺反生象驕臣當誅不行其罰也故冬華華者象臣邪謀有端而不成至於實則成矣是時僖公死公子遂顓權文公不寤後有子赤之變一曰君舒緩甚奧氣不藏則華實復生董仲舒以爲李梅實臣下强也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冬水王木相故象大臣劉歆以爲庶徵皆以蟲爲孽思心羸蟲孽也李梅實屬草妖穀梁注引京房易傳曰君假與臣權隕霜不殺草又曰從叛者茲謂不明厥妖木冬實經義雜記二十七云何范義與董劉合劉何皆云周十二月今夏十月杜注左氏以長曆校經十二月爲誤云十一月今九月與先儒異按志又云釐公二年十月隕霜不殺草爲嗣君微失乘事之象也其後卒在臣下則災爲之生矣異故言草災故言殺重殺菽一曰殺草之難殺者也言殺菽則草皆死矣言不殺草則知殺亦不死也董仲舒以爲菽草之强者天戒若曰加誅于强臣言菽以微見季氏之罰也按釐二年十月無不殺草之文亦當爲此經之誤宜作釐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也穀梁傳之舉重舉輕即志之言殺菽知草皆死言不殺草知菽亦不死殺也通義云錯桊李梅冬實於洪範五行爲木不曲直也其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又引京氏易傳董仲舒韓非子謂取象皆無異御覽引考異郵曰春僖公即位隕霜不殺草臣威强也李梅實梅李大樹比草爲實是君不能伐也按傳書作文漢書劉向傳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師古曰僖三十三年經書冬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未知在何月也而此言李梅實又云七月霜降草木不死與今春秋不同按七當十之誤又此經上明云十有二月而顏氏謂未知在何月何也劉子駁上封事即本此經爲說故五行志所載劉說與之同也顧氏炎武杜解補正云九月十月之交草木實秋之日而隕霜不殺草梅李實此洪範所謂恒燠者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京房易傳曰祿不遂行茲謂欺厥咎燠其燠雨雪四至而溫臣安祿逸樂茲謂亂燠而生蟲知罪不誅茲謂舒其燠夏則暑殺人冬則物華實吳建興元年桃李華是時諸葛恪輔政息校官原逋責除關梁崇寬厚此舒緩之應魏景元三年桃李華時文帝深樹恩德事崇優緩與建興同占晉泰和九年十二月桃李華時簡文輔政事多弛略其占亦同春秋不志華而志實者舉其重爲周十月爲陽桃李華不足異也傳三十三年十二月乃夏十月而李梅實與晉泰和同占一則十二月而華一則十月而實說者謂臣下强也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相室謂實臣言實易而更之不可使久執政魯三桓始盛于僖而僖亦微僖寬政委任三桓及仲遂故其末年有陰假陽威之應雖隕霜而不能殺草既之草根生之物復榮而實此不當實而實者也誠能抑而損之其不可者易之則致不在大夫矣按易中孚記者易緯篇名卦氣起于中孚故以名篇陰假陽威故陰威列宗列宗者舊疏云陰威列見而散萬物矣論語季氏篇祿之去公室五世矣集解鄭曰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爲五世矣按昭二十三年左傳樂祁曰魯君喪政四公也矣使自宣公數至昭也然魯君失政實自遂始樂祁專言政在季氏故數自君失政自宣始論稱論稱去公室之始故有五世則當自文數也漢書食貨志云書自文公以後稱去公室政在大夫繁露玉杯篇文公不能服喪不時奪祭倒序不以三年又以喪取取於大夫以卑宗廟亂其羣祖以逆先公小善無一而大惡四五故諸侯弗予盟命大夫弗爲使是惡惡之徵不臣之效也出傳於外入奪於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蓋逆之專擅萌於僖世肆於文世文公沒後即歸行弒逆專遂立庶季文得所藉口因之專魯皆由文公階之厲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公羊義疏三十七

句容陳立卓人著

文元年盡二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文公第五【疏】校勘記云唐石經文公第六卷五魯世家三十三年釐公卒子興立是爲文公釋文文公名興僖公子母聲姜謚法慈惠愛民曰文忠信接禮曰文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疏】通典博士徐禪議曰據文公之書卽位也傳公未葬畫改元之道宜其禮告不以喪闕昔代祖受終亦在諒陰既正其位於天郊必告成命於父祖子莫大於正位禮莫盛於改元傳曰元始也首也善之長也故君道重爲白虎通爵篇曰三年然後受爵者緣孝子之心未忍安吉也故春秋書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于小寢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穀梁傳曰繼正卽位正也莊氏存與春秋正辭云卽位者何正位也慈孚行之朝正于廟則行之受之祖以爲國紀事畢而反喪服喪畢而請命于天子於先君之義也受命以爲喪主庶莫敢干爲文公卽位何以書先君以正終嗣君以正始雖不受命於卽位無繼爲按隱將讓桓不書卽位成公意莊閔僖繼弒君不書卽位桓亦繼弒君書卽位爲著其惡入春秋後惟文之卽位得正故書之

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注】是後楚世子商臣弒其君楚滅江六狄比侵中國【疏】左氏穀梁無朔字王氏經義述聞云穀梁朔衍字也漢書五行志載此經無朔字而引董仲舒劉向說於下仲舒傳公羊向傳穀梁皆無朔字可知也志又曰凡春秋日食三十六穀梁以爲朔二十六晦七夜二二日一公羊以爲朔二十七二日七晦二今以二傳之例考之凡日食言日不言朔者穀梁皆以爲晦日隱公三年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是也公羊皆以爲二日隱公三年傳說言日不言朔曰或失之前朔在前也何注曰謂二日食漏數春秋日食言日不言朔者凡七一爲隱公三年二月己巳二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三文公元年二月癸亥左氏穀梁皆無朔字四宣公八年七月甲子五宣公十年四月丙辰六宣公十七年六月癸卯七襄公十五年八月丁巳也此七日者皆言日不言朔故穀梁以爲晦公羊以爲二日故志曰穀梁以爲晦七公羊以爲二日七也若如今本公羊文公元年日食二月癸亥下有朔字則非二日矣則公羊以爲二日者但有六事志何以云二日七乎更以公羊朔二十七考之所謂朔二十七者一爲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二桓公十七年十月朔穀梁以此爲二日不以爲朔所謂二日一也故穀梁以爲朔者止二十六也三莊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四莊公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五莊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六僖公五年九月戊申朔七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八成公十六年六月丙寅朔九成公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十襄公十四年二月乙未朔十一襄公二十年十月丙辰朔十二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十三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十四襄公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十五襄公二十五年七月甲子朔十六襄公二十五年八月癸巳朔十七襄公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十八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十九昭公十五年六月丁巳朔二十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二十一昭公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二十二昭公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二十三昭公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二十四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二十五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五行志所引如是今本公羊三作正矣二十六定公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二十七定公十五年八月庚辰朔也此二十七者皆言朔故曰公羊以爲朔二十七若文公元年二月癸亥下亦有朔字則是朔二十八矣志何以云二十七乎自顏師古注漢書劉向傳日食三十六引春秋文元年二月癸亥朔則唐初已衍朔字不始於開成石經矣書據五行志劉正包氏慎言云經二月書癸亥朔正月三月朔皆癸亥二月則癸巳非癸亥也與二月癸亥又不合元志姜岌云二月甲午朔無癸亥三月癸亥入食限大衍亦以爲然沈氏欽韓云以今曆推之是歲三月癸亥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五千九百十七分入食限失閏月宋志翰林天文鄭昭晏以爲其年三月癸巳朔去交分入食限劉歆以爲正月朔燕越分臧氏壽恭左氏古義推之云是年入甲申統一千一百一十七年積月一萬二千五百七十八閏餘十三是歲有閏積日三十七萬一千四百三十九小餘十七大餘三十九正月癸亥朔又置上積日以統法乘之以十九除小餘十七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五十三萬一千二百七十四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三百四十五度餘五百七十三命如法合晨在斗七度○注是後至中國○校勘記出狄比侵中國云宋本閩監毛本比誤北按疏云卽下四年夏狄侵齊七年夏狄侵我西鄙之屬是也正比侵之證狄在齊晉之西不得云北侵也楚世子商臣弒其君在下冬十月楚滅江六四年秋楚人滅江五年秋楚人滅六是也五行志下之下文公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先是大夫始執國政公子遂如京師後楚世子商臣殺父齊公子商人弒君皆自立宋子哀來奔晉滅江楚滅六大夫公孫敖叔彭生並專會盟接晉亦楚之誤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其言來會葬何【注】据奔喪以非禮書歸含且賵不言來【疏】注据奔至禮書○定十五年邾婁子來奔喪傳其言來奔喪非禮也○注歸含至言來○下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是也釋文歸含本又作唅五年經同

會葬禮也【注】但解會葬者明言來者常文不爲早晚施也當事書者文公不肖諸侯莫肯會之故書天子之厚以起諸侯之薄蓋以長補短也叔服者王子虎也服者字也叔者長幼稱也不繫王者不以親疏錄也不稱王子者時天子諸侯不務求賢而專貴親親故尤其在位子弟刺其早任以權也魯得言公子者方錄異辭故獨不言弟也諸侯得言子弟者一國失賢輕【疏】注但解至施也○隱元年其言來何不及事也注比於去來爲不及事時以葬事畢無所復施故云賵去來所以爲及事者若已在於內者是含賵襚等事及事不言來不及事則言來也其會葬奔喪及事不及事皆言來此經會葬則及事言來也下五年葬我小君成風下乃云王使召伯來會葬是不及事言來也其奔喪者定十五年邾婁子來奔喪注但解奔喪者明言來者常文不爲早晚施是與其事會葬同也○

注常事至短也○正以僖薨於去年十二月今年四月葬正合五月而葬之常叔服之來文在葬前故謂之常事也下七年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曰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眣晉大夫使與公盟也注文公爲諸侯所薄賤不見序故深諱爲不可知之辭是文公不曾諸侯莫肯會事也按下七年注又云文公欲久喪而不能喪娶逆祀外則會利取邑因爲諸侯所賤等事皆在二年後於此已見薄諸侯或文公先已別有不省之婦不僅如若等事也襄三十一年滕子來會葬注此書者與叔服同義然則此爲天子加恩故書天子之厚以起諸侯之薄使亦爲書錄子之厚以見各國諸侯之辭也○注叔服至稱也○下三年王子虎卒傳王子虎者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故云知叔服王子虎也蓋虎名服字叔爲長幼稱禮記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者是也通義云權案左傳云內史叔服周官內史有下大夫二人是下大夫書且字之權○注不繫至餘也○宣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傳王札子者長庶之號注子者王子也天子不言子弟故變文王札繫先王以明之然則使以親疏錄故上繫王此但錄天子之厚使來會葬不必如王札子之書王服子夫○注不辭至權也○下三年王叔文公卒是王之伯叔兄弟宜如彼經稱王子矣今不然故解之者疏云言尤其在位子弟則知歸使與會盟之時不得稱子弟著其卒與奔猶得稱之何者卒與出奔不復在位何須刺其早任以權也即下三年王子虎卒襄三十年王子瑕奔晉之屬是也說苑建本云是故古者君始聽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見庶人有謁必達公族請問必語四方至者勿拒可謂不壅蔽矣分祿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君之利除君之害可謂不失民衆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選大夫必兼官執民柄者不在族可謂不權勢矣此皆春秋之義而元年之本也新序三云樂毅曰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愛能當者處之也○注魯得至第也○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莊元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之屬是魯得稱公子也方錄異辭者舊疏云謂上異於天子下異於諸侯見其爲新王之親故曰方錄異辭也故稱不言弟者謂尤其在位子弟若其卒與出奔不妨有之即宣十七年公弟叔肸卒是也祿周道尊尊殷道親親春秋變周從殷賤親親之厚不任以事示有制也又以見魯之積弱由於三桓權及而三桓之得權始於莊公之稱任其弟之太道聖人杜漸防備不書公弟亦春秋之微辭若曰不可專任其弟篇○注諸侯至實樞○宣二年宋華元及鄭公子歸生戰于大棘又隱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是諸侯得言子與弟矣故解之一國失實經者春秋假魯爲篇世假說故章外諸侯爲一國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包氏慎言云四月書丁巳月之二十六日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杜云毛國伯爵諸侯爲王卿士者正義傳二十四年傳有原伯毛伯杜云原毛皆采邑此毛與彼計是一人而注不同者此毛當是文王之子封爲畿外之國於時諸侯無復有毛氏是世事王朝本封於畿內此以使常樂毛伯國名尙存仍爲伯爵必受得采邑爲畿內諸侯故注被云采邑此云國也周氏來錫左傳猶注云遍體外紀引王書尙書注毛伯文王庶子是畿內之國元凱解爲諸侯爲王卿士者非周禮小宗伯注賜卿大夫士爵則儐注賜爵命也儐之如命諸侯之儀春秋文元年毛伯來錫公命傳曰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疏云謂使尊故大宗伯儐之卿大夫士卑故小宗伯儐之則毛伯嘗卿矣通典引殺賜議賈逵以爲諸侯踰年即位天子賜以命珪合瑞爲信也按命珪新君即位皆宜頒賜何以止見於文公即位之初成公又何以遲至八年桓公又在沒後且係常事春秋無爲書之

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復發傳者嫌禮異桓公同死生異也王者書者惡天子也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文公新即位功未足施而錫之非禮也■詩唐風無衣云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傳諸侯不命于天子則不成爲君義云武公初幷晉國心未自安故以得命服爲安傳又云侯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知此賜文公宜亦七章蓋袞冕之服也〇注復發至異也〇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彼傳與此同復發故解之明彼爲賜死此爲生者之服文同實異生死之殊故復發傳也〇注古者至幽明〇書堯典文伏生大傳曰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其訓曰積不善至於幽六極以類降故黜之積善至於明五福以類相升故陟之書今文家以爲明暴上讀也漢書谷永傳待詔公車對曰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與此同白虎通攷黜篇兩引尙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又據書李尋傳尊對災異引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合之史記五帝本紀云三歲一攷功三考黜陟遠近衆功咸興以遠近結幽明而下黜史公多從安國問故蓋古文尙書讀至黜陟絶也繁露考功名篇考績之法考其所績也考試之法大者緩小者命賞者舒職者促諸爲自試其國州伯時試其部四試而一考前後三考而黜陟命之曰計公羊舊疏引書傳曰三年一使三公黜陟者絀補巡行列國考黜諸侯由天子命之者也○注文公至禮也○北堂書鈔引韓詩傳曰諸侯有德天子賜之言小雅采菽篇注明有德始錫命也穀梁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小雅瞻彼洛矣大雅采菽韓奕皆錫命諸侯之詩也諸侯世子除三年之喪見天子未爵命服士服故瞻洛矣之首章曰韎韐有奭韎韐者士祭服之韍也而朱芾諸侯來朝曰赤芾在股此諸侯蒙受爵命得服赤韍則未爵命而君其國皆服元士之服此韠事乘馬元賓及飾覲禮所以賜諸侯氏者韓奕乃錫侯入覲作首章曰王覲命之其卒章曰因以其伯則未入覲之先已韋命其伯矣文元年成八年天子皆來錫命未聞文成二公入覲故歐陽有天子命諸侯有往受而無來錫爲論甚正按古者諸侯義有歸圭詩禮世子新立服士服見王受命之後乃侯禮故禮記疏引韓之內傳云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于天子乃歸即位明爵籍天子有也於春秋十二公皆無即位錫王之事賜則誰之不行久矣天子無緣錫之此錫命或常服之外特有所加故春秋譏其功未足施而錫之也仍以何氏爲允又按竹書紀年宣王十七年王錫申伯命潛夫論三式爲周宣王時韓相大臣又爲佐治亦猶有國故尹吉甫作封頌二篇言申伯山甫文德昇平而王封以樂土賜以戚服也明有功始得加封矣此與繇業皆繼周天子非正各有所主無容殆而一也左傳僖十一年晉惠新立王賜之命受玉瑞璽亦有玉爲其表儀與但不必如韓詩爲即歸其所歸瑞者耳

晉侯伐衛

叔孫得臣如京師■書者異莊二十五年同如不爲喪聘書者聘爲

貢職天子當得其方之物以事宗廟又欲以知君父無恙不以喪慶故不譏也如他國就不三年一譏而已【疏】惠棟曰世本云桓公生僖叔牙牙生戴伯兹兹生莊叔得臣得臣生穆叔豹○注書者至年同○莊二十五年公子友如陳注云如陳者聘也內朝聘言如尊內也書者錄內所交接也接不發注於傳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下者使方欲既遂如晉故不及聘如聘也○注如不至譏也○禮喪喪新喪三年章有臣為君則得臣亦在喪中出而行聘禮含示禮故聘之禮元年注云王者與諸侯別治勢不得自專朝故即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王者亦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因助祭以述其職此得臣聘問故不譏也○注如他至而已○如他國者歸如鄰國也故書疏云聘是吉禮又非君父之國於喪宜廢故也何者天子尊於己之君聘問者所以修臣職故不以私喪廢國與亦如天子在喪不廢天地之祭亦以其尊於君父故也鄰國與己尊同則不得居喪行聘矣下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三年之內不圖昏徐疏云言就其重者一譏而已其餘從可知也故注云就不三年一譏而已

衛人伐晉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疏】杜云戚衛邑在頓丘衛縣西大事表云世爲孫氏邑會盟要地孫林父出獻公使以戚如晉晉人爲之取戚田觀讀自戚入于衛蓋其地瀕河西據中國之要樞不獨衛之重鎮亦晉鄭吳楚之孔道也今開州北七里有古戚地亦曰戚田晉衛縣爲今東昌府觀城縣在今開州東接界清豐縣志戚城在縣南三十五里穀梁注云禮鄉不會公侯春秋尊魯內卿大夫可以會外諸侯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髡【注】楚無大夫言世子者甚惡世子弒父之禍也不言其父言其君者君之於世子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言世子者所以明有父之親言君者所以明有君之尊又責臣子當討賊也日者夷狄子弒父忍言其日【疏】包氏慎言云冬十月書丁未月之十九日楚髡釋文唐石經髡作髠字从兀从几者非左氏作頵漢書古今人表楚成王惲師古曰左傳作頵音於倫反按說文頁部頵頭頵頵大也从頁君聲髡讀若也从髟兀聲或从元元今君聲單聲古皆通史記楚世家云初成王將以商臣爲大子諸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內寵絀乃亂也王不聽立之後又欲立子職冬十月商臣以宮衛兵圍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死不聽丁未成王自絞殺商臣代立是爲穆王與左傳同○注楚無至惡也○下九年楚子使椒來聘傳云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是楚至椒聘始有大夫此書世子故解之○注不言至賊也○穀梁注引鄭嗣曰不言其父而言其君者君之於世子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言世子所以明其親也言其君所以明其尊也商臣於尊親盡矣本何義隱十一年傳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明弒君之賊人人得討故言其君也○注日者至其日○舊疏云如此注者正決襄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何氏云不日者深爲中國隱痛有子弒父之禍故不忍言其日也是也通義云按髡弒錄日知所聞之世始進之得日卒與中國同足明商臣不卒者以弒父大惡絕也春秋有弒父者三般爲楚所討止未成君故獨於商臣見法按所聞之世始內諸夏而外夷狄故春秋何怨於楚而進之同於中國諸侯日卒孔非也使於夷三十年蔡弒君注又云弒君例不日者君失德也綱不思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有失德即可行弒逆乎亦近乎左氏稱君君無道之繆說矣

公孫敖如齊【注】書者譏喪娶吉凶不相干【疏】左傳曰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疏引何君膏肓云三年之喪使卿出聘於鄰國左氏爲短鄭箴之云周禮諸侯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左氏合古禮何以難之劉氏釋曰周官左氏同出劉歆然所謂世相朝者亦使三年喪畢朝于天子之後世宗廟之事皆未行而行朝聘者乎然左氏此傳亦出附會而杜氏短喪之說以逆以經服禮矣○注書者至相干○莊元年穀梁傳喪麻非所以接弁冕是吉凶不相干也上注云如他國就不三年一譏而已謂此及下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也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注】稱秦師者惡其衆惡其報前以不用賢者之言匹馬隻輪無反者今復重師敗績偏戰君不正者賤之不嫌得敵君【疏】包氏慎言云二月甲子月之八日過儀云用甲子者戰凶事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唯凶事無避杜云彭衙郃陽西北有彭衙城大事表云今陜西同州府白水縣東北六十里與郃陽接界有彭衙故城史記秦武公元年伐彭戲氏正義曰彭戲戎號即彭衙秦文公於其地置衙縣地理志左馮翊有衙師古曰即春秋所云秦晉戰于彭衙者文彭衙音牙本亦作牙一統志彭衙城在耀州白水縣東北縣志今有彭衙堡在縣東北四十里○注稱秦至敗績○舊疏云以秦於是時未有大夫則不合稱師今而稱師故解之不用賢者之言云云在傳三十三年此年左傳云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是孟明憤兵報復敗殽人民故惡其衆惡其將也高氏士奇春秋說云秦晉繼於殽晉將秦穆之德而春秋無善辭秦用孟明所謂仡仡勇夫也既喪師于殽匹馬隻輪無反仍不悔過甫及三年復以憤兵而敗於彭衙秦穆悔過能自言斷然用此仡仡勇夫而大尋國故故君子取於秦誓所謂不以人廢言而春秋以其言行不相類故無罰師也○注師至敵君○僖二十八年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傳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貶爲駁貶大夫不敵君也注臣無敵君者之義絕正也舊疏云使是大夫嫌其與君敵故正之稱人此師者乃是秦之東人是以不勞爲之耳通義云言晉侯及者時秦伐晉以報殽之役常例受伐者正主也大夫不敵君師得敵君也秦重師也然則賤師者有二義春秋爲別嫌之書大夫位卑錄通故不許其得敵以正義師則不嫌敵君重師以民命爲重故也繁露竹林云苦民尚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尚痛之況殺民乎是也

丁丑作僖公主【疏】包氏慎言云丁丑月之二十一日

作僖公主者何爲僖公作主也【注】爲僖公廟作主也主狀正方穿

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疏】注爲僖至主也○穀梁傳作爲也爲僖公主也注爲僖公廟作主也○注主狀至一尺○舊疏云皆孝經說文穀梁注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蓋本何義彼疏引徐邈說同通義云按山海經曰桑封者桑主也方其下而銳其上而中穿之加金主之宥穿此其足經者觀禮設方明以依神方明以木爲之方四尺而設六玉鄭司農曰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若然六面皆刻而午貫相通其所謂穿中央達四方者與設玉加金事亦同矣蓋古主之遺象通典引五經異義云主之制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二寸諸侯長一尺制學記引五經要義同曲禮疏引白虎通宗廟曰所以有主者神所依據孝子以繼心也主用木木有始終又與人相似也蓋題之以爲記欲令後可知也方尺或曰尺二寸按許氏曾氏皆與何合蓋皆本孝經說文白虎通言長短同惟無天子諸侯之異本佚文其全書不可考矣禮記祭法疏云按漢舊儀高帝廟主九寸前方後圜圍一尺后主七寸又穀梁疏載糜信注引衛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右主謂父也左主謂母也漢舊儀亦次仲撰所說右主與異與何氏及白虎通異義異義皆不合又考續漢志注引漢舊儀則八寸者小數使所作虞主也下言皇后主長七寸高皇帝長九寸也廟主也是廣氏與曲禮疏所引漢舊儀可通矣與此不同者或周漢異制且周尺短於漢尺與禮疏又云卿大夫以下正禮無主故不言之按通典引異義或曰卿大夫士有主否答曰按公羊說卿大夫非有土之君不得祫祭昭穆故無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菆許慎據春秋左氏說曰衛孔悝反祏于西圃祏石主也言大夫以石爲主鄭駁曰少牢饋食大夫祭禮也束帛依神特牲饋食士祭禮也結茅爲叢又御覽引鄭又云禮按大夫以石爲主禮無明文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今山陽民俗祠有石主又實大年左傳引鄭駁異義云大夫無主孔悝之反祏所主公之主實按御覽所引亦鄭駁異義語通典引鄭志張逸問許氏異義駁衛孔悝之石祏有主者何謂也答曰禮大夫無主而孔悝有者哀時末代之君賜之使祀其所出之君也諸侯不祀天而魯郊者侯不祖天子而鄭祖厲王皆時君之賜也是也按說文示部祏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爲主戶謂室宗廟主石也皆用古左氏說然不以爲正鄭通典引徐邈說云左傳釋孔悝反祏又公羊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注又以爲斂攝神主而已不暇待祭也皆大夫有主之文大夫以下不云尺寸雖有主無以知其形制然推義爾亦慈有按實之韓慈則則亡者設重于庭亦有所憑祭必有尸憑像乎存此皆自天子至士並有其禮但制虞廟後爲謂何至於主唯王侯而已禮言重主道也按檀弓文虞重則立主今大夫士有重亦宜有主以記則虞位有尸無主何以爲檳將僕謂說題祖考何可無主今按鄭傳又見大夫士無主之義有者爲是又晉書禮志清何王擇儀日延木虞殿前經僻儀並據許慎等云之說謂天子諸侯作主大夫爰士則無意謂此儀雖出前儒之事實末允情子何以言之辰夫作主之禮本以依神孝子之心作主其依今生寢紀祖殺重擧神祭必有尸神必有廟皆所以異事孝敬像像坐存上自天子下達於士如此四事並同其室何至蓋主誦惟王僕禮云重主道齊此虞廟齊則立主矣故王書曰重宋立主之禮也士喪禮齊道重則士有主明矣孔恒反祏鑄之左史鑄食殷主者於逸禮大夫受士能有有廟題祖閱考何可無主公羊傳謂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今以爲攝主者攝神然主祭已不攝神儀祭也何休云祭人攝仟主事而往也意謂不然着聞臣喪宵於

之不嫌況臣聞君喪豈得安然代主終祭也

主者曷用虞主用桑【注】禮平明而葬日中而反虞以陽求陰謂之虞者親喪以下壙皇皇無所親求而虞事之虞猶安神也用桑者取其名與其麤觕所以副孝子之心禮虞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其奠處猶吉祭【疏】注禮平至反虞○釋名釋喪制云既葬還祭於殯宮曰虞禮記問喪曰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注謂反哭及日中而虞也禮士虞禮鄭目錄云士既葬其父母迎精而反日中而祭之於殯宮以安之之禮又士虞記曰日中而行事牲朝葬日中而虞君子舉事必用辰正也再虞三虞皆質明禮記檀弓云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注日中將虞省其牲又曰有司以几筵舍奠于墓左反日中而虞通典引射慈喪服變除爲父既葬日中反哭諸侯於太祖廟別子爲卿大夫亦於太祖廟其非別子爲卿大夫於皇考廟上士於皇考廟中士下士於王考廟皆升自西階東面哭踊虞祭於殯宮此謂反哭之禮檀弓曰反哭反諸其所作也注親所行禮之處謂廟堂親平日行禮處也是反哭於廟虞於殯宮方氏苞儀禮析疑云探死者之情亦必先就祖妣而後可反其私室顧氏湄作反哭不於廟辨謂反哭宜在寢徐氏乾學從之非也實疏謂二廟者反哭先祖後禰亦非天子諸侯於其太廟不必哭禰於七廟五廟也知士二廟者唯反哭于祖廟而已范甯同何氏○注以陽至神也○鄭目錄云虞猶安也以下二字誤穀梁疏引作親喪已入壙皇皇無所見此見作親亦誤彼疏又引云虞猶安也無神字各本皆祈象也孝子既葬心無所依所以虞而立主以事之又御覽引白虎通云所以虞而作主何孝子既葬日中反虞念親已沒棺柩已去悵然失望彷徨哀痛故設喪主以虞所以慰孝子之心有安其神也檀弓曰始死皇皇然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至而弗至又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禮既夕三虞注云虞安也又記雜葬者祭虞注虞安神也蓋虞有安義易中字物又吉荀注虞安也虞稽釋詁云虞安也故因以虞祭爲安神之也○注用桑至之心○穀梁疏引此用桑者上有虞主二字下又有桑猶實也四字說文無觕字書作鵲通與引五經異義云三王之社小祥以前主用桑者始死尚質故不相饋又類聚引五經要義云主者神象也凡虞主用桑桑猶實也桑取其名自穀梁疏引何云下云餘其蓋與之同○注禮虞至士三○舊疏云自稽使七以下雜記文天子九虞者何氏差之耳按彼記而云尊卑之差也天子至士其鄭反虞曲禮疏引異義公羊說虞而作主古春秋左氏說既葬反虞天子九虞九虞者以柔日九虞十六日也諸侯七虞十二日也大夫五虞八日也士三虞四日也既虞然後附死者於先死者祔而作主謂桑主也期年然後作栗主許慎謹案左氏說與禮記同鄭君不駁孔氏虞禮曰以士虞記始虞再虞用柔日三虞用剛日推之九虞者書八虞用柔日第九虞則晶剛日此云九虞者以柔日蓋有脫簡按禮記虞以下云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是公羊說九虞以下尊卑之差並與左氏禮記合也初虞皆與葬同日故日中虞其餘皆質明此云日中而反虞以陽求陰事禮初虞言也檀弓正義云士三虞卒哭同在一月初虞已葬日而用柔第二虞亦用柔日說今丁日葬二日而虞則己日二虞後虞改用剛則與日三虞也故鄭注士虞禮云士則虞日三虞壬日卒哭也士虞禮云明日祔于祖父則祭明日祔也士之三虞用四

日則大夫五虞當八日諸侯七虞當十二日天子九虞當十六日最後一虞與卒哭例用剛日按孔氏此疏極明唯公羊言虞而作主左氏傳三十三年傳祔而作主二者當異故鄭注檀弓重主道也引公羊傳虞主用桑注曲禮措之廟立之主引左傳祔而作主正義申之云鄭意以二義雖異其意則同皆是虞祭總了然後作主以作主去虞實近故公羊上係之於虞作主謂之虞主又作主爲祔所須左氏據祔而言故云祔而作主鄭注檀弓又云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是爲行虞祭竟乃埋重作主耳下檀弓又云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中曰舍故而諱新鄭以爲人君之禮明虞唯立尸未作主也孔疏左氏以此傳精說而作主者虞而作主禮本無文以主唯一而已按異義引左氏說明云虞而祔用桑主期年後用栗主此其吉文家謂欲等義孔氏必欲精總杜預短喪之說而因創此一主之儀若祔祔後即無事爲實○注其冀虞措吉祭○檀弓曰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鄭注虞喪祭也既虞之後卒哭而祭其辭蓋曰哀薦成事成祭事也祭以吉爲成又云卒哭吉祭則吉祭即謂卒哭之祭比祔後之祭猶爲奠祭士虞禮疏云卒哭時虞爲吉祭卒哭比祔爲是祭是也既夕爲云禮朝夕哭不其往引檀弓是日也以虞易奠解之則虞而不奠而云奠者使奠謂朝夕之奠辭後以虞易奠因亦名之曰奠辭名釋奠制云奠偉也是也其所奠之虞與卒哭祭同謂仍在殯宮也凌氏廷堪禮經釋例云賈疏云前有人解云三虞與卒哭同爲一事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鄭注卒哭成事祔吉皆卒哭成事祔與虞異矣是實破前人三虞與卒哭同解者也是三虞一祭卒哭一祭祔又一祭皆謂之成事也敖氏繼公以三虞謂即卒哭則鄭賈已棄之說不可從按何氏謂其奠虞猶吉祭則亦以虞與卒哭祭爲二矣杜氏又謂虞則免喪故曰卒哭諸侯七虞而以七虞皆畢乃免喪免喪後日而卒哭夫諱記明云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是卒哭與虞異月矣而釋例乃云禮記後人所作不與春秋同自飾其短喪之說傷禮害義之尤者孔疏必欲强和之何邪

其練主用栗

【注】禮期年練祭也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也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蓋爲禘祫時別昭穆也虞主三代同者用意尚麤觕未暇別也

【疏】注謂期年練祭也○禮士虞記曰朞而小祥注小祥祭名祥吉也練名釋喪制云期而小祥孝子除首服服練冠也異氏敘云此即練祭也以一朞言則曰小祥以服變除之節吉則曰練左傳特記于主以此推之祥禪皆特祭則於寢行之可知敖氏繼公謂祭于祖廟不可從按異說是也曲禮疏孝子親始死哭晝夜無時葬後虞竟乃行祥事故卒其無時之哭猶朝夕各一哭故謂其祭爲卒哭卒哭明日而立主祔於廟謂其昭穆從祖祔食卒哭主暫時祔廟畢更還殯宮室至小祥作栗主入廟乃埋桑主於祖廟門左埋重處故鄭云虞而作主至祔奉以祔祖廟既事畢乃反之殯宮也其大夫士則曲禮疏引崔氏說云大夫士無主以幣帛祔祔竟並遷殯宮至小祥入廟也公羊禮說云有桑主何又作栗主乎曰桑主不文吉主則刻而謚之藏於廟所常奉祀神無二主故作栗主則埋桑主也於練何也曰十三月而練練祔廟若不刻而謚之何以別昭穆乎曰士虞禮何以卒哭之明日以其班祔也曰爾雅祔先祖注祔新死者於廟鄭文後死者合食於先祖禮記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卒哭而祔周制也故檀弓曰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雜記自祔至於練祥周祔在練前殷祔在練後練而作主則於此時遷廟矣曰凡祔已復於寢如既祫主反其廟練而後遷廟情乎曰此鄭氏之臆說蓋緣梁之說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注據禮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文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損此安有祔祭之後復還於寢之禮喪狀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公羊所說皆殷禮鄭注士虞以爲卒哭而祔似太早故注檀弓云期而神之人情然又不可以殷禮注儀禮故使違其辭云如禘祭說主反於廟相似以經無正文故也然似弁實事有進無退之義賈疏不破注弁是而楊士虞之曾注亦弁也左氏云卒哭而祔祔而作主此正用周禮注者因特祀于主蒸嘗禘于廟遂謂祭祀子義不同於廟三年禮畢大禘乃嘗同於吉弁左氏義也按濮先生分喻殷周異制殷禮而祔自最得正周人以實主先祔復還於寢說與有違無過說乘故孔子善殷鄭氏自本周制說儀禮爲○注埋虞至栗也○檀弓疏引異義戴禮及公羊說虞主埋於壁兩楹之間一說埋之於廟北牆下左氏說虞主所藏無明文鄭駁之云按士喪禮重與柩相隨之禮柩將出則重倚於道左柩將入于廟則重止於門西虞主與神相隨之禮亦當然據時既特作栗主則入廟之時祝奉虞主於道左據祭祀乃出就虞主而埋之如既虞埋重於道左則鄭以虞主埋於廟門外之西矣御覽引異義云虞主埋之廟北牖下北方無事虞主亦無事也北方無事二歸當鄭一說埋之於廟北牖下謂故禮記疏所引爲許通典禮八引公羊說藏之太廟室西壁中以備火災則異義所載公羊說又皆言與何君注不同御覽引異義又曰春秋左氏傳曰從主祏于周廟言宗廟有郊宗石室所以藏栗主也虞主所藏無明文昭十八年左傳疏引白虎通曰主祏納之西壁與通典所引公羊說同蓋栗主與通典引魏代或問高堂隆曰昔受祔云禍君八萬章句說正廟之主各藏太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於太祖太室北壁之中按逸禮藏主之處似在堂上壁中答曰章句但言藏太祖北壁中不言堂室愚意以堂上無藏主當室之中也按緯讖殷祈碑有治殷氏春秋漢書章句則所藏公羊說其殷氏春秋與通典又引蜀譙周禮祭集志四時祭各於其廟中神位與西牖下東牖諸侯廟木主在尸之南爲在尸上也東牖以兩爲上續漢志注引漢舊儀曰高帝崩三日小斂室中牆下作栗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圍一尺置牆下已葬收主爲木函藏廟太室之中西牆壁埳中望內外不出堂室之上賀循引漢儀云去地六尺五寸當祠則設座於埳中摯虞決疑云廟主藏於戶之外西牆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中笥以盛主親過引作北牆按西壁北壁說各不同據鴻君章句郊藏西壁者正廟主藏北壁者遷廟主也宗祏董鄭說文之郊宗石室與虞主無涉然考曾子問云天子諸侯出以遷廟主行反必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則又似遷主不拘在北壁下矣鄭駁據埋重之禮以爲埋虞主於廟門之道左亦以意言之耳穀梁疏引徐邈注與何君同通義云按雜記曰重既虞而埋之謂葬日反虞之後也重主道也虞而有主則重無事故埋矣練而有吉主虞主無事則亦埋矣襄王使賜晉文公命晉人受于武宮設桑主布几筵依似用殷主藏重之法故武公廟主於時猶存又云按異義公羊及禮戴說虞主埋于堂兩楹之間

一說埋之廟北墉下何氏所釋殊非師說鄭司農云埋于廟門外之道左似倷賤不合禮意按何氏謂爾階間不必定在堂下或亦
卽異義所稱之所楹間與然堂上當下皆行禮趨走之處以先人精神所依之主埋之其下餓孔氏所謂堞賤也似以一說埋之北
墉者爲近埋周禮司巫職共匰主說文匚受物之器廣雅匪匰笥[illegible]則匪卽所以盛主者蓋廟有石室以匰盛主而藏之以木謂之
匰衛宏漢舊儀所云已葬收主爲木函藏廟太室西壁坎中去地六尺一寸也以石則謂之祏左傳莊十四年典司宗祏昭十八年
從祏于周廟是也說文所云祏宗廟之主者自謂主盛于祏因祏爲主耳一說所謂大夫以石爲主者非正義也衛氏所說係漢制
不必與周同司人埋主亦宜有匰亦不必用石其石室所廟蓋正廟主卽吉主卽練時所作之栗主也○注夏后至以異○論語八
佾篇又御覽引異義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答夏后氏以松夏人都河東宜松也殷人以柏殷人都亳宜柏也周人以粟周人
都豐鎬宜粟也又祭法疏引異義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以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粟古周禮說虞主用桑
練主用粟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許君謹案從周禮說論語所云爲社主也鄭氏無駁按舊疏引鄭君論語注云謂社主故於異
義無駁也左傳社注云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粟正義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粟先儒舊
解或有以爲宗廟主者故杜依用之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社爲木主者古論不行於世且社主周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也
以張包周等並爲廟主故杜所依用然則魯論作問主故張包周說作廟主古論語作問社故孔鄭皆以爲社主據傳文云問社鄭
本作主云主田[illegible]社則鄭仍書論本故從古論解爲社耳若已作社則無廟解[illegible]夾又按古論無考以孔陸徐三家說考之蓋
當時各本皆作主但魯論家則爲廟主古論家則爲社主社主淺人遂遷改主爲社耳單稱主者止廟主田主則不得單稱爲主者閒社則
必係問立社之義孔子無據以社主答之尤不必以社所樹木對之也宋氏翔鳳過庭錄云如古論本作問社則鄭方解爲社主文
亦必從古讀也正不得反作問主董集解案孔說遂使改作問社左疏讀古論不行於世公羊疏稱古文作社亦約略言之而據也
曲禮疏引白虎通云祭所以有主者言神無所依據孝子以主繼心禮論語曰魯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
柏周人以粟通典引異義云凡虞主用桑練主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粟許氏受學于賈達異義所述必左氏古義也然則
公羊言練主用粟者專指周制言耳夏殷不必同也○注松猶至書也○曲禮疏引白虎通又云松者所以自竦動柏者所以自追
促粟者所以自戰栗亦不相襲按松容柏迫皆[illegible]故史記[illegible]耳[illegible]傳云柏人者迫於人也漢書[illegible]今柏冬日
注柏與追同是也國稱不通[illegible]粟注粟取敬[illegible]二十四年周蓋凡用粟者參取謹敬義宰我對哀公曰使民戰粟亦第據周
禮告之耳夏用人正殷用地正周用天正故本而[illegible]之○注禮士至[illegible]也○今士虞記無此文姚氏爲曰此是禮之[illegible]云士虞
記而中廟言天子諸侯之禮[illegible]漢書禮儀[illegible]曰[illegible]木主尺二寸不書[illegible]又[illegible]引五[illegible]主用[illegible]者[illegible]取其[illegible]又
云皆封[illegible]子其背[illegible]疏引[illegible]注與何[illegible]引台廟[illegible]云[illegible]題之爲記欲令後世可知也力尺或曰是尺二寸[illegible]子入來廟之
中禮見木主亦當教[illegible]蓋始死[illegible]貫又[illegible]主[illegible]不須文[illegible]後[illegible]吉故[illegible]於文又[illegible]主[illegible]人廟今[illegible]故[illegible]也[illegible]
與引異[illegible]引春秋左氏傳曰凡[illegible]卒[illegible]而[illegible]作主[illegible]于主[illegible]子廟主之制四方[illegible]中央[illegible]四方[illegible]子[illegible]背是古

文家說亦如此○注虞主至別也○此處換二字與上處納皆當劃爲一掏亦當爲糖桑者喪也取義於喪故三代同又以見虞主質練主文也

用栗者藏主也 注 藏于廟室中當所當奉事也質家藏于堂 疏 注藏于至事也○校勘記云閩監本同毛本上當作堂宜據正儀禮經傳通解上當作常鄭本下當作常皆誤又云按當作藏於廟中所常奉事也質家藏于室蓋各本俱誤再考今按藏于廟室中不誤也上當作堂下當作常明堂上爲事主尊與室爲藏主處孫也○注質家藏于堂○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躶也鄭本于作於儀禮經傳通解堂作室宜據以訂正文家尊尊故藏于堂質家親親故藏于室按衛次仲說藏主于室西壁始中去地一尺六寸春秋變文從質故據質家言之

作僖公主何以書 注 據作僖公主不書 譏何譏爾不時也其不時奈何欲久喪而後不能也 注 禮作練主當以十三月文公亂聖人制欲服喪三十六月十九月作練主又不能卒竟故以二十五月也日者重失禮鬼神 疏 注禮作至月也○禮記喪服四制云期而練又云十三月而練冠是作練主當以十三月也通義云穀梁傳曰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作僖公主譏其後也蓋殷練而祔則作主書於祔周卒哭而祔練然後作主壞廟有時自公之喪始不三年無復練祥之節雖祔從周法而譏駁主於祔之名是以左氏云卒哭而祔祔而作主道魯事之實也文公欲復三年之喪失其當事遂乃婦社過直遣練猶未作主喪[illegible]時不譏故作主先時不譏後時乃譏內大惡諱舉其可道者舉傳復剌其後不能者爲之說喪納幣故按孔氏合左傳公羊爲一以祔而作主卽係粟主爲魯失禮之實事似可不必蓋練主祔廟則遷廟亦當在是時檀弓疏引左氏以爲三年喪畢乃遷廟故傳三十三年不烝嘗禘于廟服社皆以爲三年禘祭乃遷此廟鄭則以爲練時則禘祫而遷廟主故鄭注士虞禮以其班祔之下云練而遷廟又注[illegible]人廟用卣始禘時郊必讀以練者以文二年作僖公主[illegible]梁傳曰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illegible]當云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illegible]是鄭之所據宋氏翔鳳論語發微云孔子以喪禮之失由於本之不立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先王所以立中制節也使哀戚之意不盡而飾[illegible]以求禮節則有父在爲母齊衰期年之後而食稻衣錦者矣使制禮之意不明而求所以隆於事親則必至於爲三十六月之服而使已也此其故以忠信之實不至則襲聚之[illegible]不形飢使事乎處文乃共謹乎儒妄君臣之惡已成於禮[illegible]遂之[illegible]遂行於數世自文公之來匪一朝一夕之故矣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旣往不咎謂既失禮宗廟則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之事成故曰成事不說公患三桓之僭三桓亦患公之妄皆無[illegible]之意孔子知諫之無咎故曰遂事不諫然皆始於文公無君無天以致衰在大夫陪臣執國命其咎皆在於親往也○注日者至鬼神○鄭箴五年注云失禮鬼神例日是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redacted] 包氏愼言云三月書乙巳月之十九日

此晉陽處父也何以不氏 [redacted] 據晉陽處父伐楚救江 [redacted] 注據晉至救江○鄭下三年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是也大事表云陽爲處父食邑[illegible]陽邑縣是也今太原太谷縣東南十五里有陽邑城董陽處

父以邑爲氏與諱與大夫盟也【注】諱去氏者使若得其君如經言邾婁儀
父矣不地者起公就於晉也日者起公明是也俱沒公齊高傒不使
若君處父使若君君者親就其國取不得其君故使若得其君也如
晉不書不致者深諱之【疏】注諱去至父矣○舊疏云儀父之事在隱元年凡五等諸侯失爵在名字之例者
但直書其名字不言其氏郳黎來邾儀父之類是也今此處父無氏故云使若得其君矣穀梁傳不言公處父伉也爲公
諱也范云諱公與大夫盟去處父氏公親如晉使若與其君盟如經言邾儀父矣邾本何君爲親通義云諱與大夫盟故不言公貶
處父者起實公也子防不去氏說見前又高傒無別見若直言侯嫌是實之儀者須條其氏責之方起公盟陽處父既於侯使以名
氏見則不氏不嫌儀者乃深抑之以著大夫不敵君之義故亦得起公盟接莊二十二年通義云與處父異者侯大國之卿命于天
子本當言高仲今言高傒卿是抑之陽處父本當言名氏故更貶去氏其爲降一等閒接外大夫皆稱名春秋所記各國大夫世無
一命之天子者孔氏說未當○注不地至晉也○穀梁傳云不書地者公在晉也接閔二年齊高子來盟爲說蒞盟故亦不書地諱
凡書來盟涖盟不地者皆說乎其國也○注日者起公盟也○穀梁傳曰何以知其與公盟以其日也書疏云正以儀者盟例不日
故也○注俱沒至君也○疏亦云及齊高傒盟于防不去高傒氏者公不親如齊不與其君盟於取處降○注如晉至諱之○穀梁
傳曰何以不言公之如晉所恥也出不書反不致也傳疏云致者必有出出者不必致今出既不書故反亦不致也此書疏云正缺
下三年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四年春公至自晉之文也今接此注似未盡然如書晉處父郤爲若得晉君如郤書
儀父則宜不沒公矣今仍不沒公蓋若書使微者與處父盟于防不去氏此去氏此就晉盟不見與於晉侯恥愈甚恥之甚則諱之
深故貶去處父之氏故穀梁曰處父伉也爲公諱也也而又書日以起實公也所謂沒其文不沒其實也是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斂【注】盟不日者欲
共明誅商臣雖不能誅猶爲疾惡故也褒與信辭也不如平丘兩
舉會盟詳錄之者時王卽盟會禮不成【疏】校勘記出垂斂云鄂本閩本同唐石經閩毛本
斂作歛文垂斂左氏作垂隴按斂字在儉部隴字在隴部論體不相通隴歛蓋一聲之轉顧氏炎武正云二十一侵部
或綏侵韻在古可入東者詩七月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則侵陰爲韻矣雲漢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甯丁我
躬則韻臨爲隆矣蕩天生蒸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則諶韻爲戎矣楚辭天問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
則沈與封爲韻矣九辯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放游志乎雲中乘精氣之摶摶兮騖諸神之湛湛驂白霓之習習兮歷群靈之豐豐
則湛與豐爲韻矣素問調經論血并於陰氣并於陽故爲驚狂血并於陽氣并於陰乃爲炅中太元經進次四日飛懸陰裹物融融則
亦體陰爲瘖矣東觀漢記梁商誄云執忠不閑其音皆去國家都茲元陰欽居實實雜所宜竊則音陰並讀爲疾矣太元經滅
則普滅不滅常自沖也心滅形身困諸中也一滅其儀欲自棼也滅於艾無以莅衆也則讀禁爲歸矣元咎夫一一所以摹始而測深

也三三所以盡終而極崇也則亦讀深爲春矣劉向九歎吸精粹而壯氣陽今積邪世而不取寢行叩誠而不阿今逮見誅而遂讐
則讀陰爲崇矣韓詩外傳詩朝發鴻城夕宿韓林露雨成塗寓人困爲使漢避孝文諱改陰虛爲蹊虛荀子書亦作蹊虛則陰宴
崇陰矣又如司馬相如長門賦以心音陰風猶吟雨與中宮爲陰雨用又若易謙六四朋盍簪荀爽本作宋書洛誥毋若火始
家家漢書梅福傳引作庸庸詩我將不悶衰記引作我不悔與爾嫁衛諱詩作隆衛春秋盟于垂隴公羊穀梁作垂歛左傳公
春閒之秋實世家作庸牆而周禮禮記左傳空桐封三字遷用種明堂位春有崇鼎呂氏春秋以爲岑鼎風俗通空侯本名坎侯
此皆出於土俗之稱不得以爲正音耳杜云垂隴鄭地滎陽縣東有隴城大事表今在開封府滎澤縣東北水經注濟水篇有垂
隴城濟瀆出其北春秋文公二年晉士穀盟于垂隴是也京相璠曰盟隴鄭地今滎陽東二十里有故隴城是也世謂之都尉城蓋
滎陽典農都尉治故變垂隴之名矣一統志在開封府滎澤縣東北穀梁傳曰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通義云實仲侯曰晉卿之盟
士穀主諸侯之盟新城之盟趙盾主諸侯之盟而不以士穀趙盾先諸侯者存君臣之分也○注盟不至辭也○垂歛之盟諸侯稱
臣何氏蓋別有所據舊疏云正以共討亂臣爲逆乃是義之高者若錯誅之趙盾書見似若昭四年經書執齊慶封殺之然今無其經
故知不能誅也按會盟例大信時小信月故書月爲襃與信辭○注不如至不成○鄭昭十三年公會劉子晉侯以下于平丘八月
甲戌同盟于平丘是會盟兩舉也此會禮未成故但書盟耳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何以書記異也【注】以不言旱【疏】穀梁注建午之月猶未爲災○注以不言旱○傳二十一年夏大旱
之屬是也大旱以災書此亦旱也曷爲以異書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注】
云有也言有災【疏】鄭傳二十一年傳曰何以書記災也是也注云言至有災○經義述聞云廣雅曰云有也云災
言有災與無災相對爲文何知云之爲言而忘乎云之爲有故以迂回失之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
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疏】此祿去公室政在公子遂之所致也不
就莊三十一年穀傳者此最其事著【疏】通義云異者雖無害於人物而其所敗於國家者遠
且大不可不察釋廢疾曰春秋凡書二十四旱考異郵分爲四部多有義焉今檢經實二十六旱凡大雩二十九大旱二不雨二歷時
不雨加自文者三是爲四部也先言時而後言不雨而緩辭歷月見不雨未以爲異獨時月然後異而錄之先言不雨後言也至初
于某月急辭也一時不雨國已異矣自是其異以至于歷月又月異之甚也春秋一旱天動民覽其辭者見其志焉是也○注此時
至數也○五行志中之上文公二年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公即位天子使叔服來會葬毛伯賜命又會晉侯于戚公子遂如
齊納幣又與諸侯盟上得天子外得諸侯沛然自大驕溢公大夫始顓致權與何氏取象小異通義云昔夏侯勝以洪範諫昌邑王
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文公之篇書久不雨者三卒致仲遂逆謀闕于遂稱此其效也○注不就至事著○莊三十一年冬
不雨傳何以書記災也然則故一時不雨故不發傳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丁卯月之十四日釋文作躋僖公云本又作躋同鄂本脫僖字

大事者何？大祫也。注以言大，與有事異。又從僖八年禘數之，知爲大祫。疏注以言至事異○舊疏云宣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彼是時祭不言大故知此言大者是大祭明矣通義云釋大祫者對時祭之祫爲大也時祫不及毀廟故曾子問曰祫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彼則王制所謂祫禘祫嘗烝者也經不祭言祫言大事者重是事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戎稱大事書曰我有大事休是也祀稱大事此經是也按穀梁傳曰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正以此祫比時祫爲大嘗祭比時祭爲大祭也禮記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注盛其饌與貢謂祫祭先王明發祭之大謂祫也詩商頌序元鳥祀高宗也箋云祀當爲祫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疏云大宗伯及王制注皆云魯禮三年喪畢祫於太廟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按僖公於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此年八月文公未應除喪爲未合行宗廟之祭傳不言禘者舉其禮僖公之重者稱其喪祭之殺在從可知之數矣○注又從至大祫○舊疏云春秋說文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從此以後三年一祫數則十一年祫十四年祫十七年祫二十年祫二十三年祫二十六年祫二十九年祫三十二年祫文二年祫也若作五年一禘數則從僖八年禘十三年禘十八年禘二十三年禘二十八年禘三十三年禘文五年禘則文二年非禘年正當合祫故知此年爲祫矣其間三五參差隨文而下載有同年時知非祫與禘相因而數爲三年五年者若從僖八年禘十一年祫十六年禘十九年祫數之至僖三十二年禘文公二年祫亦相嘗但於五年而再殷祭之言不合故不得然按舊疏前一說太數後一說太疏均與五年再殷祭之說不合且何氏第云從僖八年禘數之並未言禘祫是年並舉何所據而知十一年祫也唐章[illegible]禘祫年數歲以爲五年再殷通計其數一祫一禘歲相承矣今廟禘各自數年兩歧俱下不相通計或比年頻祫或同歲再序或一禘之後併爲再祫或五年之內禘有三殷法天象閏之期既達其度五歲再殷之制數又不同求之禮文顧爲乖失況三年喪畢遭祫則祫遭禘則禘閔二年吉禘于莊公文二年大事于太廟若非遭數何以閏在遭喪之後於閏則書禘於文則書祫經無譏禘祫之文也餘書疏謂其間三五參差亦有禘祫同年此說非也卽如從僖十八年禘數之十年祫十二年禘十四年祫十六年禘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二年祫二十四年禘二十六年祫二十八年禘三十年祫三十二年禘至文二年當祫故文二年祫從僖八年禘數之知爲大祫也按閔二年注云禘祫從先君數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祫則祫詒之譏是譏何氏之說最爲精審矣又云餘禘謂二禘相去爲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祫禘[illegible]甲年夏禘丙年冬祫有象閏法處[illegible]不備三年一祫之文既無乘越五年再殷之制歲數有均校之[illegible]實異矣數如此數則[illegible]十二閏後則須超一年矣恐未必然鄭氏亦以五年之中再殷祭其異於何者鄭以三年喪畢而祫明年而禘自後三年祫五年禘一祫一禘從今者數也宋書禮志餘慶[illegible]曰何應青注公羊云祫從先君來嫁數爲限自僖八年至文二年知爲祫祭如此歲[illegible]畢始禘[illegible]成旋領會之節遠因宗本是也唐禮元大年緣察三年喪畢而祫明年司覺其非乃議以爲一禘一祫五年再殷蓋嘗時鄭學盛行故改年而禘不祖通數以至七祫五禘至二十七年禘祫並在一歲有數卽位三年禘後六年祫八年禘爲從禘祫志所推五年再殷之制從今君

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注毀廟謂親過高祖，毀其廟，藏其主于太祖廟中。禮，取其廟室笮以爲死者炊沐。太祖，周公之廟。陳者，就陳列太祖前。太祖東鄉，昭南鄉，穆北鄉，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昭取其鄉明，穆取其北面尚敬。疏注毀廟至廟中○漢書韋元成傳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受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迭毀毀廟之主藏于太祖通典載或問高堂隆云昔受訓云爲君八萬言章句說正廟之主藏太祖西壁之中遷廟之主於太祖太室北壁之中蓋亦公羊家舊說若周制則鄭注守祧職曰遠廟爲祧周爲文王武王廟遷主藏爲又云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主藏於文武之廟注祭法曰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謂始祖廟也按守祧疏云鄭知周之二祧是文武者鄭以二祧則祖宗是也故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鄭云祖宗通言爾是祖其有德宗其有功其廟不毀故云祧也知遷主藏焉者以其顯考以下其廟毀不可以藏遷主文武既不毀明當昭者藏於武王廟穆者藏於文王廟可知故云遷主藏焉若文武以上父祖不可下入子孫之廟宜藏於后稷之廟但文武既爲二祧后稷爲太祖廟不可復藏故變本各歸太祖也諸侯旣不可與天子同有二祧其遷主則藏於太祖廟禮祭法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又諸侯立五廟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往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于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廟中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謂始祖廟也享嘗謂四時之祭天子諸侯爲壇墠所禱謂後遷在祧者也既事則反其主於祧鬼亦在祧廟遠之於無事祫乃祭之耳引春秋此傳以證之按禮記王制云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親過高祖則毀其二王後則不爲始封之君立廟郊天時以始祖配禮遷所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亦當有廟則遷主當藏於其廟與○注禮取至炊沐○禮記喪大記云周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說示主人已死此當無復用故取之也[illegible]汁執而爨人又取以升爨授管上御者使沐也禮士喪禮云侯者降自西榮注降因徹西北厞卽所徹者也禮之廟者孔疏云謂廱爲廟神之也此廟室亦作廱室出爲者爵疏穆宮云盛上方[illegible]以竹爲之亦有用木者則謂之軒板接實大記謂之犀彼疏傳謂之云管玉篤竹衛危也以其當屋之高處也今案北隅厞隱之處隱取屋外當厞隱處隱亦以引元氏形取禮小引謂云厞長屋檐也謂抽此西北屋蕃也通又熊氏云儀謂西在言之謂之厞其所取言之謂之作也往大祖周公之廟疏西北所乃室謂之處之者去其也以注神也蓋取其所○下十三年傳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illegible]魯太廟太廟漢書韋元成傳云公羊傳禮記明堂位曰以太廟[illegible]公之廟五廟而遷上陳太祖間歲而祫其道天祖也侯太祖亦世世不毀其道應祭廟惟禘祫之時宜在周公廟爲其爲太祖也故毀主宜藏於其

廟又與各之主睹○注陳者至會數○漢書韋元成傳祫祭者毁廟與未毁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禮記王制疏引鄭氏禘祫志云此祫謂祭於始祖之廟毁廟之主皆在始祖廟中始祖在西方東面始祖之子為昭北方南面始祖之孫為穆南方北面至此以下皆然從西方以上按當為以下又引決異要注父南面故曰昭昭明也子北面故曰穆穆順也按此事論禘祫之昭穆若廟制昭穆則五廟並列每廟有隔牆有通門故祭禮書迎尸自大門內折而東行歷三通門乃至太祖廟中所以每門齒揖也其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並列南向孫總謨以合祭之昭穆為廟制之昭穆廟太祖居中二昭二穆以次而南則昭西向穆東向矣有是璽手其公墓之昭穆則太祖居中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古葬皆北首故昭穆以東西為左右也其制見於烝崇義之三禮圖其與廟制南者一南向一北首一並列一不並列前則又不得泥於昭則穆廟之義夾其陽昏之昭穆則昭與昭當穆與穆當時祭時助祭者皆東向西向合祭時助祭者亦昭南穆北也

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 注 自外來曰升 疏 穀梁傳亦曰祫祭者毁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注祫祭者皆合祭諸廟已毁未毁者之主於太祖廟中以昭穆為次序父為昭子為穆昭南鄉穆北鄉孫從王父坐也祭畢則復還其廟正以四親廟之主各別為廟今合祭太祖廟故為自外來升也

五年而再殷祭 注 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祫猶合也禘猶諦也審諦無所遺失禮天子特禘特祫諸侯禘則不礿祫則不嘗大夫有賜於君然後祫其高祖 疏 注殷盛也○易豫象傳曰殷薦之上帝釋文引馬注云殷盛也禮士喪禮云月半不殷奠注殷盛也沈氏彤禘祫年月說云於周天子則嘗從橫渠張子之說以禘郊祠尊彝之追享祫卿其朝享而並為四時之間祀也禘四時而成歲祀則四時之間則歲舉也蓋祫為聚廟之主而殷禘為始祖之所自出而殷其外南北郊為天地而殷天地也始祖所自出與毁廟之主雖尊觀遠近有差等然自禮天祖者視之則天祖均也南北郊以歲舉而禘祫猶不以歲舉乎於諸侯當從五年再殷祭之說者殷祭即祫也三年一祫五年再祫皆間歲一舉歷五年而實四期也祫之月嘗如周備物而合食於冬十月侯與王不宜烝其閒歲而舉則降於天子一等也按沈氏此說與各家皆不合通義云再殷祭者再殷也閒無事則舉禘或越二歲或禮一歲總其事歟五年而再祫取象天道五歲再閏以為疏數節也漢儒有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出於禮緯於經無徵經之言大禘者事天之名祭法周人禘嚳而郊稷鄭司農曰此禘鄭祭異天子圜丘也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韋元成曰吉始受命而王祭天如其祖配而不為立廟其盡也此先儒皆謂有自來矣商承紀為之祥周受履敬之命故推其祖之所自出上本於天而周人以嚳為始祖以后稷為始封之祖是以配嚳于禘配稷於郊圜丘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祖又曰禘如之事則有全烝禘先于郊非配天而何其廟祭有名禘者則如禮記每稱嘗禘之禮禘嘗之義夏祭曰禘秋祭曰嘗文偶事歟俱為時祭更不見大禘之文漢儒誤混禘嘗于大祫唐宋以來遂相承言周人之禘以復記春又推之而首卷人儒禘亦以周公配文王明堂位固云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實不禘文王也按唐宋人之說本無足辨至謂禘祭廟祭止有大祫而無大禘然兩漢今古文家皆以禘祫並舉似非無據姑存說孔二說以備參考○注謂三至年禘○禮記疏引禮緯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御注百王通義又御覽引五經通義云王者諸侯所以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何三年一閏天道小備故三年一祫祫者取未遷廟主合食太祖廟中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歲一禘禘者取已遷廟主合食太祖廟中漢書韋元成傳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祫祭者毁廟與未毁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又云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故事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按管祫說誤嘗為四時祭也○注禘所至祭也○禮器疏云出禮記與春秋說文按今禮記無此文惑禮說之誤書盤庚云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偽孔傳古者錄功臣配食于廟用禮司勳職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注銘之言名也生則書於王旌以識其人與功也死則於烝先王祭之祠告其神以祠禱盤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今漢祭功臣於廟庭孔叢子論書云天子有與之亞生則有列於廟死則有位於廟其序一也皆未言祭於何時惟周禮謂在烝祭時周書大匡解云勇如害上則不登于明堂左傳引周志亦有是蓋吉有勇而無義者不登堂配食盡禘必於太廟周廟制如明堂故聞明堂也公羊禮說云此春秋說文何氏之所本魏書錄憲爵主之外此東說紛如與何異矣周禮司勳凡有功者祭于大烝注引盤庚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又引漢祭功臣于廟庭疏或謂周時直於烝時殷時烝嘗俱祭禮異故也高堂廟亦主周禮之說配食於烝祭使世有禘祫並及功臣者祭武帝時何修之議曰禘於夏皆物皆未成故為小祫於冬為物皆成其禮大近代禘祫並及功臣有乖古典請為祫祭乃及功臣從之至唐韋疑等議曰古者臣有大功事祿其後子孫享禮饗享豐咸德祀烝嘗四時不報國家大祫又得配錫其禘及時事功臣皆不應預故周禮六功之官皆配大烝而已先儒皆以大烝為祫祭禘無配功臣禮謂理不可易從之按此諸說不同亦有由禘何氏謂禘大祫小鄭氏謂禘小祫大劉歆賈逵鄭眾馬融王肅皆以孔晁與何同其餘皆與何異使世事主鄭氏之說小則人臣不與大則祭及有功小大既禘則禘祫功臣不得不異輒矣異禮之王當祿禘禮來廟據此則實歸阿衡卿禘祭時功臣皆祭之證春秋說其殷禮與○注祫猶至遺失○詩商頌玄鳥序禘云祫合也蓋合祭之故取義於合從漢書戾純傳云禘之為言諦審昭穆尊卑之也周制大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廟文武以下則穆之遷主祭於文王廟昭之遷主祭於武王廟未毁之廟各於其廟一不升合食故頌審禘無遺失也其尸后稷廟稷尸一昭一穆尸各一文王廟文王尸一穆曰共一武王廟武王尸一昭尸共一其尸祭之尸則毁廟之主陳於太廟立昭穆二尸未毁廟之主升合食於太祖廟而各立尸也周禮大宗伯以肆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注肆獻裸祫也饋食禘也○注是○注天子至不等天○禮記王制云天子祫祭於禘禮祫祭之禮猶一也祫合以未常子禘侯之制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之祫後因以以常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凡之祭祫春一祫為已不祫以物無成者不毁祭閒改夏祭曰礿以禘為殷祭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王制又云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注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王制又云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注下天子也祫禘不禘並與此異王制禘記先代之制何氏於桓八年注云春曰礿夏曰禘則據周制言與禘於夏祫於秋諸侯嘗

殷祭之時不爲時祭天子則特行禘祫殷祭於時祭仍祭明也者疏於天子特禘特祫云禮記及春秋說文禮記亦無此祫蓋禮說之禘於諸侯禘則不礿祫則不嘗云鄭禮記王制所云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禘今王制亦無此語也又按王制疏載王肅論引賈逵說吉禘于莊公禘者遞也審遞昭穆遷主遞位孫居王父之處又引禘於太廟逸禮其昭尸穆尸其祝辭稱孝子孝孫則是父子並列無是理也逸禮又云皆升合食於其祖[illegible]等皆以爲然按曾子問云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與祫祭祝取羣廟之主明禘祭不取羣廟可知故鄭氏取公羊爲正說也社稷等以禘爲三年大祭在太祖之廟傳無祫文以祫爲即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與禮經違不可從○注大夫至高祖○按記大傳云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注大事寇戎之事也省善也善於其君謂免於大難也干祫空也空祫謂無廟祫祭之於壇墠正義今唯云及高祖是祫不及始祖以卑故也然此言支庶爲大夫士者耳若適爲大夫亦有太祖故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是也師說云大夫有始祖者鬼其百世若有著於君得祫則亦祫於太祖廟中禮祫太祖以下也然春秋之義大夫不世則不得有太祖廟故何氏謂祫其高祖也禮疏所載師說亦未安大夫雖有太祖亦不得祫於太祖之廟累爾則與諸侯何別乎朱氏彬禮記訓纂云吳幼清曰大事大功也省察也如傳序所謂有功而見知也祫合也謂雖無廟而得有廟者合祭也大夫蓋祫於曾祖而上及高祖上士則祫於祖廟而上及曾祖高祖中士下士則祫於禰廟而上及祖與曾祖高祖也其說是也又以大夫亦有有太祖廟者無曾祖廟嘗祫於太祖之廟而祭曾祖祖禰凡四世若太祖在高祖前者或祫於太祖廟而升及高曾祖禰爲五世也亦或於禮記疏說耳

躋者何升也【疏】穀梁傳躋升也詩小雅斯干君子攸躋箭頭長發聲數曰躋傳並云躋升也說文足部躋登也登卿升也方言亦云躋登也東齊海岱之間謂之躋爾雅釋詁小爾雅廣言皆云躋陞也周禮眡祲注鄭司農云躋升氣也躋與躋同見廣韻

何言乎升僖公【注】據禘于太廟不遺所升【疏】注據禘至所升○即傳八年書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是也

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注】升謂西上禮昭穆指父子近取法春秋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當同北面西上繼閔者在下文公緣僖公於閔公爲庶兄置僖公於閔公上失先後之義故譏之傳曰後祖者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也自先君言之隱桓及閔僖各當爲兄弟顧有貴賤耳自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義逆順各有所施也不言吉祫者就不三年不復譏略爲下張本【疏】穀梁傳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禮記禮器云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注云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始逆祀是夏父弗綦宗人之僞也後疏引異義公羊董仲舒說躋僖公逆祀小惡也左氏說爲大惡也許君謹案從左氏說鄭駁之云兄弟無相後之道登僖公主於閔公主上不順爲小惡也又王制曰宗廟有弗順者爲不孝注不順者謂若逆昭穆謂此類也○注升謂西上○此謂祫祭之序王制疏云此祫謂禘於始祖廟毀廟之主及未毀廟之主皆在始祖廟中始祖之主於西方東面始祖之子爲昭北方南面始祖之孫爲穆南方北面自此以下皆然從西爲上是也○注禮昭至西上○禮父爲昭子爲穆故云昭穆指父子禮器正義外傳云[illegible]僖父弗綦云明爲昭其次爲穆以此言之從文公至惠公七世[illegible]公爲昭惠公爲穆桓公爲昭莊公爲穆閔公爲昭僖公爲穆今躋僖公爲昭閔公爲穆自此以下昭穆皆逆故定公八年順祀先公服氏云自躋僖公以後昭穆皆逆是用國語之說與何休義異如公駁異義之意正以僖在閔上謂之爲昭非爲穆也守祧惠公當爲昭隱公當穆桓公當昭莊公當穆閔公當昭僖公當穆今升僖公於閔之上爲昭閔公爲穆故云逆祀知不以兄弟同昭位升僖公於閔上爲逆祀若定八年傳順祀先公若本同倫以僖公升于閔之上則以後諸公昭穆不亂何以定八年始云順祀乎明本以僖閔昭穆引故以後皆亂也蓋亦用服說或左氏家說如是與按鄭駁異義以爲小惡明止登僖主於閔主上爾不必如服氏說但傳明言先禰後祖恐是升僖爲昭則必降閔爲穆然文仍昭實仍穆只閔爲昭僖爲穆無異何至自此以下昭穆皆逆實孔所疏殊爲率彊以嘗世次考之伯禽爲始封祖其次考公煬公昭幽公魏公穆厲公獻公昭眞公穆武公昭懿公孝公穆故惠公昭也中有伯御弑君自立天子所誅必不序入昭穆之次故何氏如此序也然以一昭一穆序之亦惠公宜昭○注繼閔至繼之○穀梁注曾說僖公閔公庶兄故文公升僖公之主於閔公之上耳正以閔僖同穆位閔當在西僖當在東今升僖於閔之西也是失先後之序○注傳曰至祖也○范甯引舊說又云僖公雖長已爲臣矣閔公雖小已爲君矣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故以昭穆父祖爲喻與何氏說同齊氏召南經傳考證云公羊此義極精何氏注亦最嘗後漢梁太后欲以嗣帝廟次居順帝下則舉禮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於閔上孔子譏之書曰躋僖公逆祀也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爲萬世法也今當帝在先於殤帝父順帝在後於親爲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太后從之此事足與傳相發明逆義亦引聞鑽又引賈公彥曰兄死弟及俱爲君則以兄弟爲昭穆以其弟已爲臣臣子一例則如父子故別昭穆也廣森謂臣子一例此傳明文閔實之說蓋得經理傳於閔實兄弟然傳曰先禰而後祖也穀梁傳亦曰先親而後祖也國語亦曰非昭穆也左氏傳亦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可見僖之先閔非直以臣繼君乃鄉以子繼父以僖越昭以禰越祖何書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其屬通雖僖立也是必嘗爲臣臣之事君與子之事父等由族屬言之父子不可改詩曰莊公之子是也由廟制言之僖公時固祀莊于祖閔于禰時曰新廟奕奕毛公傳以爲閔公廟是也至于文公則當禰僖而祖閔父之所不禰子亦不祖也父之所禰子亦不敢不祖也今僖必禰莊於別有閔宮加四親廟而爲五可乎俗儒或於禰必爲父祖必爲王父善不知禮意祖禰皆廟者也爲人後者後其廟當禰事之非必父禰之也祖事之非必王父之也自始立廟師定禰祖之名又其上一昭一穆而四廟備矣君者迭君迭毀凡新主則必納禰害不以倫序而異若周之制孝王爲懿王之叔父也然祀懿必於禰僖令兄弟同昭穆則孝王當與共王同位而以臣禰懿上是歸逆祀矣其後桓王爲平王之孫也然祀平王於禰而太于閔父不序於七廟人君者尊之統也是故廟無虛主廟無二主嘗所

以著一統也天子以天下爲體以一王爲一世之嫡嫡繼其傳以一君爲一世圖不與土大夫恆禮同而春秋之世家後嗣嫡嫡大
曰父子有相繼兄弟有相繼故曰兄弟之戚不得以其戚戚君其不可夫況兄子之子故夫子亦謂之兄弟則亦不可已分者耳
之天下國家之所以傳之者兄弟亦可也但亦以天下與國家爲重者禮當如此後世亦有兄弟之相傳者其父
亦之父者則後以天下傳國者非其子而兄弟之孫亦不可六人者非自
昭穆之制使祖者後世之子所以及正統相受重又祖妾統之兄弟六有所相代爲有所斷
爲昭之後則有之天子所以正祖受此重於親之也不兄弟
六代祀使有兄弟非各兄弟相代昭而是其有統亦紀兄弟又六人相代爲有所自斷
如上代祀父則其兄弟六人各自相代而其宗有親之喪者亦不得其所以在位之故
者上其惡其父之意而其嗣六代自後其所宗於親之本意又不可恩之凡有以使禮
書傳之禮者不忍以其嗣之義於君也不相受而不至其君以也
臣子之道禮有不事其君以其親者君臣之義者至於親未有所受之又
不言吉事不知其所以然故以大非吾與父之兄今非宗其有上氏而今亦有宗廟之禮有人上昭兄弟不得以有
閔不尊祖不知其狀闕闕之大故也閔以上升為天子以其先之兄弟以上下不相合
爲兄弟昭穆之兄則各異其昭昭天子之以僖公爲尊禮
父周子人故兄弟爲昭穆各異異殿所知不相下之位
臣親故不統之殊經故而死則以兄弟爲昭穆而以不得其禮也何氏以之以實臣子則一生以同死
春秋之義以兄弟昭穆之位與合禮也故以何氏之言
以親親之殊所以尊不與同○注自先至先君也○注此何氏申言兄弟之以禮昭穆之制與仍
緝親之殊所以尊不與同也注以自先君乃舉之
同謂昭穆自爲一國之位有禮之言兄弟昭穆之則昭之也
弟及昭穆之繼有二言之則爲一閔以爲君父父子傳異昭子兄弟公羊同昭穆說云以兄爲其
三兄傳死者初及不俱主爲後君說則也如屢父引子范故甯昭何休異注其又說引社自譏三曰傳季公之閔而公注
庶兄弟相繼代閔而立昭廟坐次在其兄之下閔公四人皆今上爲升君則閔上公祖故父之之孔廟申以之禮今曰致審
如其立之則必不爲然而昭穆故宣公逆祀之晦則是宣公爲其昭閔上祖爲公之孔公申以何以禮公從其曰致
升其傳理昭必閔不之然而後昭穆故云公逆祀之說則是昭閔昭穆公之父之序昭傳中公以從其
謂躋僖公傳小爲惡小恥故許以成其何爲大惡是叔鄭曰無相使之仲公傳之公道登
傳於閔上公不爲臣子之一小惡許其康成何爲大惡鄭叔氏曰昭閔兄者爲弟無不事相昭使公仲子昭爲公而宣之公登
之皆以上爲臣子一公例此非何公羊傳明文服耳問兄其曰可其謂說昭於世之傳書制公羊傳
賈皆不得以其不爲臣子也一非例自其從明文而不可說於是其祖制公羊禮
日封之君子父不臣也而不臣臣大弟封君之之以母弟之言後子漢所宋有臣
春秋之義子以兄弟父所不臣大弟者封君之曰是後以母弟之言後漢所宋有臣曰
志由此觀之則以兄弟繼父服兄皆以斬衰故傳甚至曰以其叔一經倶無不可本何
注臣之繼君之嗣子繼父兄皆斬衰故傳甚至臣子叔一例經俱之於不可本何
非一父子至於之繼者禮母父之服兄弟亦以之異故傳甚以至於臣子
文如子至其父自成之故言文之異於閔而傳而言之之乎爲祖相閔傳本說
立廟而得乎之禮後則不乃成其長子父小乙兄弟四王各爲一孫代而異於
於禮得乎已殺使之陽甲不及幾乎父子小乙兄弟四王各爲一孫代而異昭前
爲兄弟武丁死後嗣父子不知嘗禘況生昭穆合父子一死後何以祖孫生情
以後爲後漢之以序先孔僖爲次崩在秋與公羊其宣禮爲子吾昌公
代立文公子傳之上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在先於先衆書祖
後世立文公子傳之以上不孔子改昭穆序不在先於物議義者是父故順各逆
謂先儒所說此乎何氏之言曰有自先君臣之禮
爲兄弟爲有此實則自何氏代言之曰有先之子言臣之道此恩義傳
之各有所施愍閔之傳之曰如父子何也思宗廟之內傳不云也朝廷之門外
洽義斷恩故斷之日父子之恩之閔傳不親也廟昭穆之上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左傳稱人者貶也衛
以古義左氏說亦傳此祀事使昭穆之所然也
二月而至于秋七月後年若是者三年而太室屋壞可自是以後大室屋壞
廟中失日而太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象宮室大宗自是禮壞喪
父兄子之禮也一臣爲其內外上年大臣一則不宜外大祀失禮
大廟事祖公之大臣其事也有故曰大廟禮之喪者也
傳外傳以曾祖公也有私見著不可上之儀
廟事遠僖公自宣以傳在於事事
稱以所尊之禮此其所以以大事然
再經所書也不書天也吾此禘而用祀氏大事禘
文公二年閏二十一月吉禘十二年秋五月大事于太廟
以者吉之禘也吉禘大事於太廟傳
然則吉禘于莊公在三年內此大事亦在三年內不以吉也
尊尊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注不至便本○毛本三後二言疏云閔二年

公子遂如齊納幣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 譏 傳據以爲禮云未爲禮引而納幣云書喪服禮左
舉而行之非禮也此娶於是之時也喪娶
譏喪娶也 注據本文或作喪取 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 據
遂在四年 注逆据婦姜于齊四年是○下 四 三年之內不圖婚 傳公以
十二月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月又禮先納采問名納吉乃納幣此
四者皆在三年之內故云爾 注傳至云爾○名於公納幣云吉又經禮昏禮記云云禮春秋納
之納幣之禮也是故公羊三年之喪不在三年前也紀三年之禮二十五月春秋
秋納幣之禮公以三法皆在三年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
今按經文春秋乃取四十一年之後取此時則其月乃取何以必取以是爲納其出喪之久矣月在何以分之故
喪取之論也四十乃時取其出於喪之分故
取也 注 吉禘于莊公譏 然則曷爲不於祭焉譏 據吉禘于莊公
譏始不三年大事 圖婚俱不三年大事猶從吉禘不復譏 注吉至 據
三年云○閔不二年吉禘于莊公以何譏○何以書譏始不言吉禘三年者也年作
遇也至以 三年之恩疾矣 疾痛 三月而畢喪痛未盡思之其三年二十五月
復言按作也
又年者曰情痛而立其文日所久以痛爲甚至者痛其念也 三
非虛加之也 非虛加責

之【疏】繁露玉杯云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則君子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予之知樂志哀而居約則君子予之

之知喪故曰非虛加之重志之謂也以人心爲皆有之【注】以人心爲皆有疾痛不忍

娶【疏】通義云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三年之喪恩痛之至也非從天降非從地出非爲人悅也稱情而立文爲賢創

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盡哀追思慕有餘于三年之外者然而先王爲之中制斷以五五節且哀而有變除而有除將使不肯

者皆易說及稱如是而情有不遠者謂之無人心矣經義述聞云讎案人之言仁也墨子經說篇仁愛也方言凡相憐愛九疑湘潭

之間謂之人兮表記仁者人也鄭注曰人也謂施以人意也成十大年晉人執事孫行父會之子招丘傳曰執宋有言會之者此其

言會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惜矣何注曰惜仁也仁之者若曰在招丘可悉矣閔餘之辭表記注引公羊仁之作人之是人卽仁也

以仁心爲皆有之者以哀痛父母之心爲哀所同有也作人者借字耳下文以爲有人心爲者則宜於此變爲矣何注曰有人心念

觀者可有欲爲己圖婚則當變譏哭泣矣此解得之據作人字解亦自閔通不必譏作仁字會云此解上文不於祭譏之義蓋吉禘

于柱公譏而此年大事于大廟不譏者正以三年之喪疾痛至深乃人心所皆有非如屯事儀婉辭明故吉禘一譏已足見義其餘

不忍譏也若如何解上下文皆不實矣據如何解繳不忍娶言亦與上下無不實以人心爲皆有之則曷

爲獨於娶焉譏【注】據孝子疾痛吉事皆不當爲非獨娶也【疏】注據孝至

讎娶〇禮記王制云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始婚而行事故凡祭祀及冠婚朝聘皆不行也娶者大吉也【注】

合二姓之好傳之於無窮故爲大吉【疏】注合二至大吉〇禮記昏義云昏禮者將合二姓之

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又哀公問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繳祭祀二年傳子貢曰冕而

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哀公問又曰大昏萬世之嗣也之非常吉也【注】眞

大事異【疏】注與大事異〇通義云饋必於其重者圖婦思重於給故大事不復饋從常辭而已其爲吉者主

於己【注】主於己身不如祭祀尚有念先人之心【疏】注主於至之心〇繁露玉杯云

文公以秋祫祭以冬納幣皆失於大蚤春秋不譏其前而類譏其後必以三年之喪肌膚之情也雖從俗而不能終猶宜未平於心

今全無悼遠之志反思念取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故譏不出三年於首而已譏其喪取也不別先後賤其無人心也緣此以論禮

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又云志爲質物爲文文著於質質不居文文安施質質文兩備然後其禮成文質偏行不得有我爾之名俱不

能備而偏行之寧有質而無文雖弗予能禮尚少善之介葛盧來是也有文無質非直不予乃少惡之謂州公寔來是也然則春秋

之序道也先質而後文右志而左物故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引而後之亦宜曰喪云喪云衣服云乎哉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

明其貴志以反和見其好誠以滅僞其有繼周之弊故若此也以爲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

矣【注】變者變慟哭泣也有人心念親者聞有欲爲己圖婚則當變

慟哭泣矣況乃至于納幣成婚哉【疏】注變者至泣也〇小爾雅廣詁云變易也禮記檀弓云不可

以變注變動也謂動易其平素爲哭泣也故死者亦謂之變殺渠昭十五年傳大夫以變是也孫氏志祖讀書脞錄云變禮爲拼言

錢有欲爲己圖婚則當辨其歲之可否宣十五年傳上變古易常慮是而有天災其猶則宜於此爲變矣亦謂當辨其災患之所由

求辨變古字通用按變義最切作辨解迂圓〇注有人至婚譏〇毛本于作於通義云文公譏有人心欲變求失而久喪者則所變

宜其若此矣於此而不變知其外慕久喪之名而服服圖婚內實不哀也於義亦迂說變字亦求明

公羊義疏三十八

句容陳立卓人著

文三年盡五年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疏】杜云沈國名也汝南平輿縣北有沈亭水經注汝水逕平輿縣故城南舊沈國也一統志平輿故城在汝甯府汝陽東南六十里

夏五月王子虎卒

王子虎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注】据原仲也【疏】注据原仲也○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彼不見原仲卒文故据以難

新使乎我也【注】王子虎卽叔服也新為王者使來會葬在葬後三年中卒君子恩隆於親親則加報之故卒明當有恩禮也尹氏卒日此不日者在期外也名者卒從正【疏】注王子至服也○穀梁傳王子虎卒叔服也○注新為至禮也○穀梁傳此不卒者也何以卒之以其來會葬我卒之也○通義云新為王者使來會葬故有恩之禮而春秋以其恩錄之也隱三年尹氏卒傳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注時天王崩魯隱往奔喪尹氏主儐與諸侯與隱交接而卒恩隆於王者則加禮錄之故為隱恩錄痛之使為魯主故為恩隆王者此為會葬恩隆於親親尤書加報之也○注尹氏至外也○隱三年尹氏卒書辛卯是也注云日者恩錄之明當有恩禮彼尹氏卒在天王崩之年其恩近故日此會葬已三年在期外其恩殺故不日也通義云尹氏卒日此不日者蓋以位之尊卑為差孰尊孰卑亦無所考孔氏以為言耳○注名者卒從正○隱八年蔡侯考父卒傳云卒從正注以卒當赴告天子君前臣名故從君臣之正經言也此亦從君臣之正言之故曰卒從正也以對葬從主人皆從臣子辭言公也按此又決尹氏為譏世爵故不名也又明上會葬書字為下大夫書字常辭不譏王為不以親錄錄也

秦人伐晉【疏】沈氏欽韓云此惡秦也按左傳此伐晉為秦伯此書人知為貶辭

秋楚人圍江

雨螽于宋【疏】通義云公羊舊經皆作螽按此蓋涉左穀而誤

雨螽者何死而墜也【注】以先言雨也墜而地也不言如雨言雨螽者本飛從地上而下至地從雨尤異【疏】釋文監作墜唐石經隊字後如土左傳穀云石而死也○注以先言雨也○釋文云正以先言雨後言螽則知死而墜者也蓋先見者雨螽而視之則螽故知死而隊也如傳十六年書先霣後石同左傳隊而死也○注墜隋地○穀梁傳引公羊與者異鄭皆云螽死而墜於地蓋參傳與緯文非此傳有異本也廣雅釋詁墜墮也亦作隊荀子禮論入褐而墜注隊墮也亦作隊淮南說林訓有射而隨往隨墮也爾雅釋詁墮落也隸亦墮也隊正字墜俗也漢書五行志引左傳作隊○注不言至尤異○舊疏云欲道莊七年星霣如雨者本從天來又不及地如雨不異故云如雨此則初從地上而還至地故不言如言其真似雨也繁露深察名號云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霣石則後其五言退鷁則先其六又玉英云春秋理百物辨品類別嫌疑修本末者也是故星墜謂之隕螽墜謂之雨所發之處不同或降于天或發于地其辭不可同也

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異也【注】螽猶衆也衆死而墜者羣臣將爭彊相殘賊之象是後大臣比爭鬭相殺司城驚逃子哀奔亡國家廓然無人朝廷久空蓋由三世內娶貴近妃族禍自上下故異之云爾【疏】穀梁傳曰災甚也其甚奈何茅茨盡矣疏引徐邈云禾稼既盡又食屋之茅茨又引何君廢疾云螽猶衆也死而墜者象宋羣臣相殘害也云云上下異之云爾今穀梁直云茅茨盡矣著於上見於下之謂與為螽建按云云鄭何氏下注語也與羣建轉與者與鄭建也鄭者云螽梁亦以宋轉傳使錯有精故螽飛在上墜地而死言茅茨盡者著甚之驗於鐵何錯之有劉氏申何曰穀梁不傳三統之側營縱營之無相夜之無觸矣鄭君文之食咎徵按春秋通三統以立義故於傳十六年及此皆為王者之後記異於宣十六年成周宣謝火見新周亦從為王者後見災也明王者之後法度所存今而災異見故重而錄之也○注螽猶衆也○事文類聚引春秋佐助期云螽之言螽赤頭黑身而翼行隱中陽也螽之為言象暴塞也說文蟲部螽貳从由象聲鹹亦音義相蒙也故如公羊本書作螽故何氏如此解○注象死至之象○桂馥札記云何云穀梁疏引無來字按無者非也又引何雄云暴上擊螽蝝有螽宋二字乃疏家以專政也按穀梁疏所引條何氏廢疾螽聞元占經引異經公羊欲后夫人之家專權擅世家持國政擅食百姓則螽飛反墮事文類聚引漢含孳云螽起乎貪螽者飛而甲為害故天雨螽則刑法觀象玩占引傳曰人君暴虐不親骨肉而親佞人故螽蟲天而墜其國兵災並起所取災擊皆與此大同小異○注是使至云讀○枝亂記云邵本空作虐此穀又云鄭本由改稽五行志中之下文公三年秋雨螽于宋劉向以為先是宋殺大夫而無罪有暴虐賦斂之應穀梁傳上下皆合言甚董仲舒以為宋三世內取大夫專殺生不中故螽先死而至劉歆以為螽為螽災為賊陰墜而死也經錄篇記云穀梁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此卽所謂上下皆合言甚也曰爾雖者於上也曰子宋見於下也上下合言見螽之身故為災甚謂疏引鄭元云墜地而死與董劉錢合公羊何氏本董仲舒注杜云宋人以其死為得天祐而來告故書與劉子駿卒遇賊陰而死之說為合按大臣相殺下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又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是也司城驚逃下八年宋司城來奔是也子哀奔亡下十四年宋子哀來奔是也三世內娶見傳二十五年下七十八年傳皆云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是也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己巳月之二十三日據曆不地亦為公說子晉也

晉陽處父率師伐楚救江【疏】左氏傳作伐楚以救江以何字此傳云伐楚為救江也穀梁傳伐楚所以救江

也若有以字傳家應爲以字作傳解不必如舊說矣

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注】據兩之當先言救也非兩之當重出處父也生事當言遂二者皆違例知彼言救江起伐楚意故問之【疏】注據兩至救也○舊疏云即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傳何以不言遂兩之也必知先言救者正以江近楚遠故也○注非兩至父也○舊疏云即僖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傳云曷爲再言晉侯非兩之也是也○注生事當言遂○舊疏云即宣元年秋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是也○注二者至問之○解二者之例皆不合也兩之而實非兩之伐楚○即以救江亦不須言遂不言救江又無以起伐楚意知經無以字愈明

爲諼也【注】諼詐【疏】注諼詐○公羊問答曰注諼詐何謂也曰說文云諼詐也漢書息夫躬傳盧造詐諼之策按師古彼注云諼詐也衛風淇奧篇傳訓諼忘者蓋譠之段借也廣雅釋詁諼歎也漢書王吉傳反諼詐之辭注諼詐言也藝文志云僞詐諼而棄其信

其爲諼奈何伐楚爲救江也【注】救人之道當指其所之實欲救江而反伐楚以爲其勢必當引圍江兵當還自救也故云爾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疏】注救人至云爾○解云傳伐楚所以救江也注時楚人圍江晉師伐楚楚國有難則江國自解淮南說林訓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故曰救者不在於制格在於批伉注批擊也伉擣擊其要也蓋不直言救江而先伐楚兵士但知意在伐楚爾而實爲救江是爲挾詐諼而懷饒篇先功利而後仁義非文王之所以爲師也通辭曰詩尊稱將將卑稱人國經之建例然外大夫稱名氏事師實至此始見可見春秋之初征伐自諸侯出小事則遣微者衡數大衆君必觀將文宣以後征伐自大夫出而貴卿事師始接踵矣此世變升降之嫿也○注自古至不立○論語顏淵篇文集解孔曰死者古今當道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卽注云民無信不立言民所最急者信也皇疏李充曰朝聞道夕死孔子之所貴舍生取義孟軻之所僞自古有不亡之道而無不死之人故有殺身非賣己苟存非不亡己也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春秋書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者有王者起當與之以變忠信無信不立如梁亡沈潰然接左傳僖二十五年云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又二十七年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是卽無信不立義焉

四年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其謂之逆婦姜于齊何【注】據不書逆者主名不言如齊不稱女【疏】舊疏云隱二年注云不親迎例月重録之今此書時者蓋以取於大夫賤不可以奉宗廟故略之○注據不至稱女○舊疏云決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之經也

略之也【注】稱婦姜至主文也逆與至共文故爲略【疏】注稱婦至爲略○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是婦已至故稱婦明有姑今逆時卽稱婦是逆與至共文矣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今直言婦姜故爲略辭

高子曰娶乎大夫者略之也【注】賤非所以奉宗廟故略之不書逆者主名卑不爲錄使也不言如齊者大夫無國也不稱女者方以婦姜見與至共文重至也不稱夫人爲致文者賤不可奉宗廟也不言氏者本當稱女女者父母辭君子不奪人之親故使從父母辭不言氏【疏】孟子告子下有高子曰注高子齊人趙氏佑溫故錄云前已有高子以告注高子齊人孟子弟子此論詩使論縱毛詩序亦有高子曰之文疑卽釋文所述梁人餘整言子夏授高行子是一傳詩者蓋本學於子夏而使又從孟子則其當宿夫故得稱曰其然則高子子夏弟子傳詩或兼傳春秋與公羊高同師故傳述其說也○注賤非至略之○繁露玉杯云娶乎大夫以卑宗廟錄策疏引徐彪亦以爲不書至不稱夫人下娶賤略之○注不書至使也○通義云不書逆人者君不行使乎大夫絕正其義也繫策以爲公也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禮于齊也注非實○注不言至國也○通義云不言如齊者明非齊使女得言子齊者大夫繫國也不言子齊某大夫氏者言婦姜則其氏已見若然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辭厚伸使亦大夫得言如陳者使注云不言如陳不欲起國事實私行也○注不稱至至也○明不言逆女子齊義也徵逆至至同文爲略故也○注不稱至辭也○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是也通義云不稱夫人不稱氏皆略之之辭○注不言至言氏○成十四年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是也本當稱女猶桓三年公子遂如齊逆女是也在父母國之稱也故紀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不言氏也此爲微與至共文示略故去其女稱猶不得稱氏以微君子不奪人親義也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

晉侯伐秦

衛侯使甯俞來聘【疏】舊疏云正本作速字故賈氏云公羊曰甯速是也經義雜記云賈氏所據公羊作甯速卽徐所指正本也後人據左改之釋文甯俞音餘已同今本矣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疏】包氏愼言云冬十一月書壬寅月之朔日接於曆爲二日風氏據左傳爲須句女太昊氏後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含者何口實也【注】孝子所以實親口也緣生以事死不忍虛其口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碧士以貝春秋之制也文家加飯以稻米【疏】注云含口實說文作琀周禮太宰大喪贊贈玉含玉注含玉死者口實○注孝子至其口○禮記檀弓飯用米貝弗忍虛也疏不忍虛其口也春秋說題辭云口實因含象生時食也白虎通崩薨篇所以有飯含何緣生食今死不欲虛其口故含

釋名釋喪制云含以珠貝含其口中也○注天子至稻米○此述春秋制明不與三王同也舊疏云天子至以貝者春秋說文檀弓疏引春作舊白虎通崩薨云用珠寶物何也有益死者形體故天子飯以玉諸侯以珠大夫以碧士以貝也雜記疏引禮緯說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璧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周禮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注飯玉碎玉以雜米含玉柱左右顛及在口中者則飯含不同天子皆用玉各象所記實禮禮稽命徵曰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璧相備也公羊問答云注大夫以碧春秋說題辭作璧書從否曰說文碧石之青美者山海經高山其下多碧何氏以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碧侯以碧含可也故用璧不得以璧記含者執璧將命而改公羊也賈公彥云諸侯用璧此言大夫不當用璧注非誤字不當從春秋綠文按珠玉碧貝所施各則碧宜同色說綠碧殊璧玫瑰變師古注碧綠玉也文選子虛賦注碧綱玉之青白色者以碧為玉類山海經東山經篇耿山多水碧文謂江賦水碧璐風書王會解王玄綠碧蓋十二則碧嘗從說文為石之美者與禮士喪禮云三實子笄稻米一且實子僅是文家加以稻米也故荀子禮論云飯以生稻嘗注生稻米也是也士喪以貝檀弓之飯用米貝据士言也天子當以玉瑞所共是也而與瑞又云天子飯以黍諸侯飯用粱大夫飯用稷天子之士飯用粱諸侯之士飯用稻不知何代制雜記又云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似皆用貝故鄭以為夏時禮也通殷云雜記不合周禮周禮天子不飯貝故與瑞曰大喪共飯玉含玉且如禮文明飯與含為二事士喪禮飯用米貝更無含物亦不見賓客歸含之節容大夫以上乃得含耳禮記諸侯相含執璧將命左傳隱行使其徒貝含玉則含者自天子建子大夫皆用玉其飯所用有差當如白虎通義所說也義或然也

其言歸含且賵何【注】據宰咺歸賵不言且也連賵何之者

譏據賵言歸【疏】注據宰至且也○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是也兩賵不言且也○注連賵至言歸○舊疏云若傳直言其言且何歸嫌責此賵事亦當言歸故連言賵以辨嫌按若但問且則似止責其兼不當含之義不見故連含賵問之也

兼之兼之非禮也【注】且兼辭以言且知譏兼之也含言歸者時主持含來也去天者含者臣子職以至尊行至卑事失尊之義也不從含晚言來者本不當含也主書者從含也【疏】注且兼至之也○各本譏作譏從鄭本正譏兼傳含一事也賵一事也兼歸之非正也今一人曰且亦兼也禮含賵襚各具人左疏引賈服云含賵當異人也今其人兼兩使故書且以兼之通義云禮上客弔含上介致賵今兼叔以正使兼之故譏也按詩陳風東門之枌文且上荀且也之則荀且矣故肆義文孔疏說實服云禮記諸侯相弔之禮含禮賵庫同日而暴與介代有事轉不言遣異使也諸侯相於則唯遣一使而實天子於諸侯必當異人禮何所出而非實王吉凶賓弔罕能如禮王之嫌辭含僉不行眷之有是組所譏不含又緝臣貰貶含且賵使賓不可是禮賵不可是禮情不如不情行禮不如不行當有如此一理故左傳奉來含且賵會葬二事乃云禮也賵二事俱是得禮禮之之意也按雜記歷記弔者含者禮者又云上介賵兩弁一人春秋時不能備禮者甚春孔子作春秋法之書故据禮以譏非禮非事為譏叔賣也○注含言至來也○正以兼叔正使來為歸含來又兼副使

行賵事故言且也○注去天至義也○左氏以為禮故疏引何書青言以為禮尊不含卑又不兼二禮左氏以為禮於義為經鄭處成箴云禮天子於二王後之喪含為先襚次之賵次之諸侯含之賵之小君亦如之於諸侯臣之諸侯相於如天子於二王後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臣何休云尊不含卑是達禮弁經意其一人兼歸二禮亦是為譏劉氏逢祿評曰諸侯含士則可天子含諸侯妾母則不可士不責者諸各殊也按含者孝子為不忍其親之虛其口飲生以死檀弓云職不以食道用美焉爾雜記所陳乃諸侯相於諸侯所以得含者諸侯識禮有兄弟之義故於其親喪宜如子職成二年左傳云寡君之母也若以四敵則亦晉君之母是也天子則諸侯之君父故不得行含禮舊疏云含者太宰掌之故亦非周禮太宰職無共諸侯含玉之文鄭有其事亦是事天子之命不得以為臣子職也何注所謂臣子職者自謂本國臣子職當含耳天子失尊故去王以證義通義用胡康侯之說以天子含賵妾賤為王法廢人倫亂又違仲子之賵其使不過宰士況桓母本貴至是僖公之母直以妾體儐然四嫡而天子再邁其上大夫來又賵者卑事亦使貴使親之失正甚夫故賵仲子言天王賵成風則不言天王然公羊之義母以子貴歸人以生子為榮正卿由此若謂天子不宜加禮妾母則仲子亦不宜賵豈得以貴賤之分卿有稱王與稱天王之妾與○注不從至含也○舊疏云含者殯前之禮過始行之故知晚然則宜言來以見晚而不言來者正以本不當含有得其然晚乎通義云不言來者及事之辭也既殯乃含得及事者越境通使逢不得殯前必至故雜記曰含者坐委于殯東南隔有葦席既葬蒲席言近者既殯而至既者既葬而至可也按孔義亦通梁以為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注引何君廢疾云四年夫人風氏薨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暴晚矣何以言來鄭君曰秦自敗于歟之後與晉為仇兵無休時乃始免穆公之喪而來君子厚情不責晚彼疏引鄭釋廢疾又云京師去魯千里王室無事三月乃含故不言來以譏之是鄭意亦以譏含為晚以穀梁傳云賵以早而含以晚也惟解書來之義與公羊殊譏劉氏逢祿廢疾申何云康師去魯千里卿不三月而含固不及事矣二王之禮以意約之按鄭箴膏肓釋廢疾皆辭天子於二王後及諸侯及小君及諸侯臣之禮書必有據不得謂其以意約之惟含在殯前斷無實晚之理故范氏注云國有遠近皆令及事遲不書通之不以後時責晚為然范又引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於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明君之於臣有含禮之義所以勸喪盡恩含不必用示有其禮按雜記所言諸侯相於之禮天子亦宜然惻天子不宜含諸侯耳禮疏引書解以為諸侯及夫人於天子生有朝覲之好有疾則告告天子天子遺使問之有變則致含無則止故求積以來足以及事今歸含太晚歸賵太早故譏之諸侯相於有疾不必相告以積以來道者容或不至故示其禮而已不責其晚也據此說甚諸侯有疾卿告天子不能即遣人含禮以待乎如魯周相距千里而責其積前歸含豈非繆繆○注主書者從含也○注疏云春秋主書此事者正欲識其含而弁責言且賵者因識之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疏】包氏慎言云三月書辛亥月之十二日按當十三日

成風者何僖公之母也【注】賓氏也任宿須句顓臾之姓【疏】左傳閔二年成風聞成季

之爲乃事之而屬傳公爲杜云成風莊公之妾傳公之母也禮記服問云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
所服服也注妾先君所不服也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緦言唯君所服伸君也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正
義云妾先君所不服者也天子諸侯爲妾無服唯大夫爲貴妾緦故知妾先君所不服云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緦者按喪服緦麻章
後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是也宜唯君所服伸君也者今其不爲云則爲母無服故爲服記云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今以爲
君得之者緦麻服是伸君之尊也君既服緦是近臣得從君服也此謂禮之正法云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鄭既以正禮言之又
引春秋之時不依正禮者有以爲小君之服服其妾母者文公四年夫人風氏薨是傳公之母成風也又昭十一年夫人歸氏薨是
昭公之母齊歸也皆亂世之法非正禮也按昭公母齊歸何氏以爲襄公嫡母孔氏所謂左氏說也正義又引五經異義妾子立爲
夫得尊其母立以爲夫人否今春秋公羊說妾子立爲君母得稱君人故上當稱妾屈于嫡也下當稱夫人尊于國也爲不得尊命
父妾子爲君得爵命其母者以妾本接事尊者有所因故也爲梁傳曰魯傳公立妾母成風爲夫人是子爵命於母以妻非妻傳
穀也古春秋左氏說成風妾得立爲夫人母以子貴禮也許君按梁天子譽醴爲士起於士庶者子不得爵父母也妾於魯傳
公得尊母成風爲小君經無譏文從公羊左氏之說鄭駁之之說故異義駁云父爲長子三年爲衆子期明無二嫡也女君卒
緦宜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爲夫人如鄭駁之言則此文秋小君服之者是約於非禮也又爲服疏向來經傳所云據大夫士之庶
子承後法若天子庶子承後爲其母所服云何休曾子問云古者天子諸冠以爲居喪云謂庶子王爲其母無服按喪服云君之母
非夫人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注云總子爲後爲其母總據使二文而言會子問所云據小君在則禮五服外
服問所云據小君服之爲其母總得伸故鄭云伸者大以引春秋之義母以子貴今按天子諸侯之禮同與大夫士各異大夫之庶
子父在唯大功父沒則爲其三年爲父後者總士之庶子父在爲母期爲不厚耳父沒亦爲其三年爲父後者亦爲之天子至士
一也孔疏以會子問天子諸侯冠居喪爲之異者其說爲允代之法蓋廢于禮止[illegible]父別不君
服於嫡也晉書禮志博士孝其太妃然帝欲[illegible]是王制禮恩在母服屈於降期爲又尊厭私情所以[illegible]上
緦麻三月此徐氏乾學之禮但依禮爲大夫士父[illegible]同其服制三月江都所據禮也云禮指大夫之[illegible]上於母
天子今太妃之妾母然自春秋以降文子[illegible]天子其所生如嫡則制服三年其來舊矣按儀禮爲庶[illegible]
諸侯言惟春秋無禮妾母爲夫人文則母以子貴[illegible]至於所親或者春秋之制不與伺禮同與餘辭隱元年[illegible]
之姓〇左傳僖二十一年云任宿須句顓臾風姓有禮之祀注太昊伏羲四國伏羲之後此不[illegible]風姓
爲須句女也

王使召伯來會葬 去天者不及事則比失事禮[illegible]云作左毛
公羊及徐鮑本並云召伯此云毛伯疑誤也[illegible]天王使此如徐仙民所注疏集傳亦同二傳作召伯今本[illegible]
毛伯來錫公命范注毛采邑伯字也天子上大夫[illegible]注本作毛伯又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疏引此亦[illegible]

周南召南譜云召公封燕死謚曰康公元子世之正義平王以西都陽秦則春秋時別於東都受采存周召之名非復岐周之地留
書地道記云河東郡垣縣有召亭今爲召州是也注去天至禮也〇何意以歸含以尊及卑失禮此會葬又不及事是比失禮故
去天也劉氏解詁云禮君于士有棺中之賜不記稱含天不譏以至尊行至卑事也以天王含賵妾母當文見譏不記假去天也不及
別去天尤失之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去天五年以後經書事加譏文宰咺來歸賵傳亦云不及事未貶去天也繫子傳未
傳公之義曰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命而行也君子不以親害尊尊
此春秋之義也凡十二公之經無王文無天者元年有正十年無正定元年無正餘年有正諸大義辯於公羊皆有所受之此經比
去天者正所謂大無天也不於元年去天者未逆祀也王加禮於無天之人與錫命是無王之人皆逆天道故莊元年亦去天也桓
四年去秋冬二時何君解云桓公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爲貶見其罪明不宜以去二時爲貶亦去天之義也按秦人
歸禮事閱六年其晚可知不待譏而自明者也寧唯書來不及事已見與此比失禮者輕也故不必去天且以魏異楚王不能正
而上繫於天義也文無書無天書錫爾無錄致周天子天子錫所不書錫含賵所不書含賵還會葬比失禮去天以示譏王貴與
文之無天何涉天子使宰渠伯糾下聘無王之人亦宜去天又何爲去二時以示貶也劉氏所駁未爲盡允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鄀 通義云不月者自穀之役後秦伐楚以賄迷斥秦故略之使與晏入州來同例也鄀者漢書地理志南郡若下
云楚昭王畏吳自郢徙此後復還郢古曰[illegible]傳作鄀大事表云鄀今襄陽府宜城縣西南九十里有都城[illegible]在秦楚界上爲
今河南南陽府淅川縣傳二十五年秦[illegible]人戍以畢之不克遂徙之南鄭鄀縣爲附庸鄀今地也[illegible]邑楚六年徙遷
吳北去徙都于此仍名鄀有之郡鄀傳所[illegible]于鄀是也又云今河南南陽府淅川縣西南丹水故城爲[illegible]地居秦楚之界
秦滅之不有楚入楚能

秋楚人滅六 杜云六國今廬江六縣大事[illegible]又云[illegible]今江南盧州府六安州北水經注決水篇[illegible]六安故城
西縣故皆錄國也夏禹封其少子皋陶于六其[illegible]六安國大下云故國秦陶後偃姓爲楚所滅一統志六縣故城[illegible]大安州北舊疏
云不月者略夷狄滅小國也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舊疏云正本作卒字[illegible]云卒字誤嘗作卒說文卒[illegible]相並出
也凡卒之屬皆从卒讀若[illegible]從業大服也从[illegible]蓋服傳曰巨桑縣楼蓋許男本名卒因此字經傳少見[illegible]或誤爲業
或誤爲卒也包氏愼言云十月書甲申月之十九日

句容陳立卓人著

文六年盡八年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 范云行父季友孫疏引世本云季友生仲無佚佚生行父是也

秋季孫行父如晉

八月乙亥晉侯讙卒 ■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乙亥月之十四日按書十五日左氏穀梁讙作驩國語晉語曰晉欲使陽處父傳讙也讙驩通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 晉遂者則公生時數如晉葬不自行非禮也禮諸侯薨使大夫弔自會葬 ■ 往書遂至禮也○上二年及晉處父盟注如晉不書不致者深諱之三年冬公如晉是數如晉也○注禮諸至會葬○王制疏引異義云諸侯自相奔喪禮公羊說遣大夫弔君會葬左氏說諸侯之喪士弔大夫會葬文襄會大夫共卿葬事許慎謹案周禮無諸侯會葬義知不相會葬從左氏義鄭氏無駁然左氏隱元年傳云諸侯五月同盟至則未必非會葬也定十五年穀襄子來奔喪傳云奔喪非禮者彼往云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諸侯薨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鄰書與會無服故以非禮書也按何氏用公羊先師義故與異義所引公羊說合左傳隱元年衛侯來會葬則當時諸侯有會葬者矣通穀云諸侯之喪當使下大夫會葬時尊晉故上卿往非禮也內會葬鄭國多矣其非卿行則使者不書明使卿書者譏也義亦通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 穀梁作狐夜姑按左傳昭二十五年申夜姑釋文夜本或射音夜又音亦列子黃帝篇列姑射山釋文射音夜莊子逍遙遊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釋文射徐音夜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爲出奔 ■ 据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此非同姓惡見及 ■ 注據蔡至見及○事在襄二十年書疏云彼則履是燮之同姓言恐稱及己而出奔此非同姓而亦奔故燮之通義云問射姑與處父同罪耶抑他故也射姑殺也 ■ 以非惡見及知其殺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 ■ 自上言泄下曰漏 ■ 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洩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繁露王道云觀乎漏言知君臣之道絕○注自上洩下曰漏○各本自作日依宋本正其漏言柰何君將使射姑將 ■ 謂作中軍大夫 ■ 穀梁傳射姑之殺柰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爲將軍趙盾佐之按自傳三十三年晉敗狄後無晉狄戰事左傳云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注易以趙盾爲帥左氏無穀言事直以陽子易之故致射姑之怨殺也○注謂作中軍大夫○僖二十七年左傳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乃使郤縠將中軍是晉以中軍大夫爲將之首故晉自文襄而後執政者皆中軍大夫也郤縠卒先軫將中軍見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蒐于清原作五軍十翔先軫郤濮先且居狐偃欒枝胥臣趙衰箕鄭父胥畢先都箕之役先軫死先且居代之見三十三年上先且居卒故謀代且居將者爲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父於朝而走 ■ 明君漏言殺之當坐殺也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 ■ 左傳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十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穀梁傳曰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注稱處父歸以歸之故傳曰言也又曰夜姑曰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之事射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三傳敘陽處父阻狐夜姑事言各殊公穀俱以爲漏言也通義云廢者已命而罷之之辭帥更使趙盾將中軍射姑佐之又云襄公殂乃刺之以報其宿怨也○注明君至殺也○范云觀殺者夜姑而歸罪於君明由君言而殺之罪在君也故稱國以殺晉疏云襄公當坐則例去其葬而上文經書葬襄公者蓋謂葬訖乃相殺不傳追去葬是以穀梁傳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之事夜姑使人殺之是也然則此傳雖違言之仍不妨殺之在葬後是以經書葬在殺前矣按陽處父之殺殺之者射姑也罪坐所由故坐襄公以殺大夫究與襄公親殺無罪大夫異故不去葬也著疏注固○注易曰至害成○易繫辭上傳文彼傳又云是故君子慎密而不出也著疏引鄭注云幾微也密靜也言不慎於微而以動作則禍變必成穀梁傳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曰用殺則可不用殺則無亂其德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 包氏慎言云于曆閏餘十七不盡閏法當在七年之四月時曆官於此年歲終置閏故特書其失傳云天無是月也言天之無此閏月月亦時史之謬非僅謂閏月之不書告朔也左傳釋文不告月月作朔也氏逢祿左傳考證云不云不視朔而云不告月則公羊之說優矣古月令以中氣爲定故明堂陰陽通皆無閏月之政曲書記止云閏門左扉不著聽朔之文以閏無不氣應行之政統此前月布之也歉視餘分閏位爲正統曾其爲國師嘉新公矣

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 ■ 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于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受於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不敢自專也言朔者緣生以事死親在朝朝莫夕已死不敢瀆鬼神故事必于朔者感月始生而朝 ■ 穀梁傳不告月者何也不告朔也不告朔則何爲不言朔也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

而成於月者也○注禮諸至受之○周禮太史職頒告朔於邦國注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鄭司農云頒讀爲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禮記月令云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禮記玉藻云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注端當爲冕字之誤玄衣而冕冕服之下東門南門皆謂國門也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又說諸侯禮云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注皮弁下天子也疏引熊氏云周之天子於洛邑立明堂唯大享帝就洛邑耳其每月聽朔當在文王廟以文王廟爲明堂制故也此聽朔於太廟穀梁傳云諸侯受乎禰廟禮與王乖非也凡每月以朔告神謂之告朔鄭論語告朔之餼羊是也則於時聽治此月朔之事謂之聽朔此玉藻文是也聽朔又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是也告朔又謂之告月文六年閏月不告月是也行此禮天子於明堂諸侯於大祖廟訖然後祭於諸廟謂之朝享司尊彝云朝享是也又謂之朝廟文六年云猶朝于廟是也又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傳不朝正于廟是也又謂之月祭祭法云皆月祭之是也然則諸侯之太廟猶天子之明堂也周禮之朝事鄭祭法之月祭鄭春秋之朝廟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祖考廟享嘗乃止則天子告朔于明堂朝享於五廟諸侯告朔於大廟朝享自皇考以下三廟也○注比時至至也○校勘記云鄭本謹作愼此當是避宋諱所改猶許愼作許謹也使有司先告朔鄭上注使大夫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者是也故下十六年注云禮月終于廟先受朔致乃朝明王教尊也然則告朔之後於是朝廟以祭其先視朔以祫其臣民也其禮則玉藻注云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此天子禮也其諸侯則當以特羊告太廟故論語八佾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鄭注諸侯告朔以羊則天子特牛爲是也鄭又云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疏以朝廟與告朔同在一日又同一處故通以朝享故之也皇侃義疏云禮天子每月之旦居於明堂告其時帝布政讀月令之書畢又還太廟告於太祖諸侯無明堂但告于太廟是諸侯告朔朝廟同一處也所引禮戴逸禮王居明堂禮又玉藻疏又云天子告朔以牛諸侯告朔以羊其朝享各依四時常禮故用太牢故司尊彝云朝享之禮用虎彝蜼彝太尊山尊之等是其別也宋氏翔鳳論語發微云我愛其禮者以臣事君之禮也告朔本天子之事諸侯所以奉天子之命而盡乎以臣事君之禮也大戴禮盛德篇曰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道以敬行之以示威於天下也中候曰天子臣故動是天子盡臣禮以事天諸侯盡臣禮以事天子是以國治而天下平則告朔者天子之事所以制諸侯者月令季秋月爲來歲受朔日先鄭謂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者蓋以季秋行而朔以仲冬畢遂得先以十二月行告朔諸侯之禮每歲一行必於諸侯之祖廟而每月之朔必先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受是爲告朔若爲天子告之也諸侯既受告朔之命於是有朔廟以事其廟有視朔以使其臣孔子所謂君使臣以禮當以告朔之禮始也史記曆書曰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紀時君不告朔故疇人子弟分散此天子不告朔之始也故禮運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謂不告朔則王政不行自幽厲始又曰吾舍魯何適矣有魯衆周禮遂有曆官故撰書藝文志有夏殷周魯曆十四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漢書律曆志並以春秋續共和以前

之年所謂魯曆即春秋之曆也魯既有曆故能行告朔之禮其始猶以大夫奉天子命而受至文公四不視朔之禮而告朔朝廟之禮並廢文公始不視朔當是春秋先師所傳而公羊述之非能虛造也○注受於至事死○御覽引白虎通云諸侯以月旦告朔于廟何緣生以事死故國君月朔朝廟存神受政也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每月告朔朝廟以告朔朝廟爲一禮而以左氏分爲二左傳疏云告朔視朔聽朔朝廟朝享朝正二禮各有三名同日而爲之也按孔疏據鄭駁異義云說者不本於經所據者異其是與非皆謂朝廟而因告朔似皆失之朝廟之經在文六年冬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謂與宣三年春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同言猶者告朔然後當朝廟郊然後當三望今廢其大存其細故加猶識之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周禮有朝事之禮祭然則告朔與朝廟祭異亦明矣按何氏明云先告朔則亦以告朔與朝廟爲二也詩周頌烈文序正義云周禮四時之間祀有追享朝享追享者追祭遷廟之祖以事有所請禱非鄭致所當用朝享者朝廟受政而因祭先祖以月朔爲之節春秋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祭法天子親廟與太祖廟皆月祭之是其事也○注觀在至鬼神○禮記曲禮云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注省問其安否何如彼疏引熊氏云晨省者內則云同宮則雖初喪異宮則昧爽而朝故文王世子禮有朝于王季日三文也所謂朝朝莫夕也親死始則朝夕莫[illegible]則虞祭卒哭祭由數而疏鬼神之莫數嫌也

曷爲不告朔〔注〕據具月也〔疏〕注據具月也○校勘記云鄭本具作俱

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注〕所在無常故無政也〔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皆疊是月二字此脫穀梁傳曰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爲其積分而成月故天無是月也玉藻注云閏月非常月也鄭用此傳○注所在至政也○月非常月則無常政故頒朔不及也頒朔不及則告朔亦不及也通義云非年年常有之月也十二月各有其政則著于明堂今闕

猶者何通可以已也〔注〕朝者因視朔政閏無政而朝故加猶不言朔者閏月無告朔禮也不言公者內事可知〔疏〕注朔者至加猶○杜云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宗廟文公以閏非常月故闕不告朔怠慢政事雖朝于廟則如勿朝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杜以左氏以閏月不告月爲非禮故如此解穀梁傳曰猶之爲言可以已也注郊然後三望告朔然後朝廟俱言猶義相類也旣廢其大而行其細故譏之蓋既無朔政可視則朝廟亦可已二傳義同○注不言至禮也○解不告月義也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每月告朔朝廟至於閏月不以之者閏月殘聚餘分之月無正故不以朝也經書閏月猶朝廟不譏左氏說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許君謹案從左氏說不告朔朝廟告朔異頒朝廟而因告朔鄭勅之引命與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閏月之告朔又引此經及論語周禮明告朔與朝廟祭異又以先告朔而後朝廟然則閏月告朔許鄭皆從左氏說鄭之所駁猶告朔當先朝廟當後與許異爾御覽引異義古左氏說於歲時政也下又云廢時政則不知其所行故閏月不以朝者諸侯歲遣大臣之京師受十二月之政遂藏於太廟月旦朝廟存神有司因告曰今月當行某政至於閏月累積餘分之月無正故不以朝經書猶朝譏之是也按自故閏月下當脫是公穀說北堂書鈔引元命包云三年閏不告朔非禮也夫閏正時以作事厚民生之道權機在是與左氏

說同按閏月止有餘未交以前則當前月中已交以後則後月故不告月也玉藻疏云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還處路寢門終月者
以閏非常月無恒居之處故在明堂門中太史云閏王居門終月是還處路寢門終月謂終竟一月所居之事於一日中耳於寢常
則居燕寢也故鄭注太史云於文王在門謂之閏皇氏云明堂有四門卽路寢亦有四門閏月各居其時當方之門義或然也按鄭
氏主左氏說故孔如彼解周禮之說不可通於今文春秋也○注不言至可知○下十六年云公四不視朔書公此不言故解之

七年春公伐邾婁

三月甲戌取須朐 包氏慎言云三月書甲戌月之十七日於曆當舊二月之十七日曆當於上年置閏故在三月
須朐左氏穀梁作須句

取邑不日此何以日 据取叢也 注据取叢也○舊疏云考諸舊本叢皆作闕字是以邪三
十二年春王正月取闕者何邾婁之邑也若作叢字傳三十三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癸巳葬晉文公秋使齊公
伐邾婁取叢文承日月之下而將取邑不日據之非其義也且按彼叢字亦作邾字耳校勘記云此當從舊本作闕 內辭也

使若他人然 使若公者伐邾婁而去他人自以甲戌日取之內
再取邑然後其而日也今此一取而日故使若他人然所以深諱
者屬之盟不見序并為取邑故 隱十年注於內大惡諱小惡書此非大惡為諱盟恥故為內
若公伐邾婁與取邾婁與取須朐為二事也注內再至日也○舊疏云卽隱十年夏六月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傳云取邑不日
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者之也是也○注今此至邑故○舊疏云舊本故下有知字衍也今此至人然作一
旬續下注乃申明所以深諱故也扈盟在下文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
序秦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晉大夫使與公盟恥也是也并為取邑故蓋何氏以意言之通義云諸案內再取須朐尤失正當繼故
時為諱辭按上取須朐在傳二十二年此閒十數年又非一世事無為示繼也孔氏本穀梁為說

遂城郚 書者甚其生事困極師衆 注云郚魯邑卞縣南有郚城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
泗水縣東南水經注泗水篇水出魯卞縣北山南有姑蔑城水出二邑之閒而逕郚城北春秋文七年遂城郚是也一統志郚驛故
城在兗州府泗水縣東南○注主書至師衆○穀梁傳曰遂繼事也注因伐邾之師故爲甚其生事困衆也劉氏逢祿解詁箋云以
體上三月甲戌取須朐爲內辭猶成降書師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不書葬者坐殺大夫也不日者內娶略 左氏
釋文王臣本或作壬臣穀梁作壬臣穀文本或作王臣左氏定四年傳宋王臣釋文本或作壬史記宋世家作王臣古王壬形近易
渥○注不書至夫也○傳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是也○注不日者內娶略○舊疏云正決傳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書
日故也通義云宋成公也成公共公卒皆不日此又不葬而二君之卒國內皆有大夫專殺之事更由生失其取從乃致亂故罪而
略之為

宋人殺其大夫

何以不名 据宋殺其大夫山名 注据宋蓋山名○月成十五年 宋三世無大

夫三世內娶也 故使無大夫 僖二十五年傳文同彼注謂慈父王臣處臼也內娶大夫女也
言無大夫者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經道故絕其大夫名正其義也僖穀傳者舊疏云恐大夫不書名更有他義故明之其
有他義者卽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傳云何以不名眾殺之類劉氏逢祿左傳考證云公羊家以為內娶之紀黨左氏則公族
也然考郡之職有大司馬固又有司馬子魚又魚氏世為左師皆大司馬公卿孤而立卿畬司馬耶固卽此文之公孫固也大御外
又有大夫公孫鄭未知何官攷宋世家謂者卽子魚非固也年表云公孫固殺成公世家云成公卒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
公孫固而自立為君宋人共殺君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是為昭公年表又以杵臼為襄公子與今左傳絕不合則殺人者既無主
名所殺者又無主名以意逆之宋存殺遺福免而外昏姻可通或更有異雖在國昭公將去謂公子者欲僖置其妃黨弗勝而反為
所殺耳按劉氏之說亦家可通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包氏慎言云戊子四月之二日於曆為閏四月二日左傳傳二十四年晉
公子濟河圍令狐卽此大事表云闞駰曰令狐卽猗氏也今蒲州府猗氏縣西十五里有令狐城 晉先眛以師奔
秦 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閩本同監毛本眛作眛下同案玉載云从末是也左氏穀梁作先蔑古音蔑與眛同隱元年盟子
眛二傳作蔑是也二傳無以師二字

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 据秦師敗績 注据秦師敗績○郤立二年晉侯及
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是也 敵也 俱無勝負 此晉先眛也其稱人何 据奔
無出文知先眛也 注据無出文○傳二十八年衛元咺出奔晉之為是也此注當在此晉先眛也下正以著
書出師是由國而出此不然故知卽在師之先眛也 貶長為貶 据新築之戰衛孫良夫敗
績不貶 注据新至不貶○成二年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夏夫不貶稱人是也 外也其
外奔何以師外也 懷持二心有功欲還無功便持師出奔故起
戰貶之起其以師外也本所以懷持二心者其咎亦由晉侯要以
無功當誅也不起者敵而外事可知也 戰棐傳曰軍戰而奔秦以是為逃軍也齊氏召
南考經云左氏穀梁經作晉先蔑奔秦無以師二字公羊經有之故傳作以師外解按公羊經以師二字無亦衍文如經有以師傳
不能緩關若有以師傳不必贅言以師外也傳以師外擯外字經乃誤衍耳○注懷持至誅也○包氏慎言云以師外是秦棄以出
在宋反也貶而稱人絕之使同微者注云懷持二心有功則反無功則持師出奔本所以懷持二心者亦由晉侯要以無功當誅

也以君之有所要欲歸不得故寬讓其罪而絕之一人之奔同忿四夫與挾衆者異料通義云左氏經無以師又其傳云敗秦師于令狐經無敗文亦不可得合時緣襄公卒太子夷皋幼晉人欲立文公之子雍使先昧請諸秦秦人以師納之昧逆而趙盾更謀夷僕定位起師禦秦人于令狐時先昧將下軍自以本被使逆雍內讓疑貳交綏而逆遂寧其下軍之士奔秦晉始謀立雍非正適晉悔之是也而昧昧於大義私其身謀輒以師外故合盾而既昧昔子射于置相之圍賁軍之將不與爲人臣者可不戒乎按何氏謂晉侯要以無功當誅宜絕有所據孔氏又牽合左氏以說公羊故多誣悟○注不起至知也○舊疏云言所以不申作文起見晉侯要無功當誅之者以其可知故也錄

何以不言出【注】據楚囊瓦俱戰而奔言出【疏】注據楚至言出○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莒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是也

遂在外也【注】起其生事成於竟外從竟外去【疏】穀梁傳曰不言出在外也舊疏云以此言之則令狐非晉地伯莒爲楚地亦明夫按以左傳僖二十四年圍令狐考之則令狐當晉地且春秋時秦地不及河東也

狄侵我西鄙【疏】毛本狄譌秋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疏】杜云扈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水經注河水篇河水又東北逕卷之扈亭北春秋左傳曰文公七年晉趙盾與諸侯盟于扈竹書紀年晉出公二十二年河絕于扈即此是也紀要扈亭在開封府原武縣西北

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注】序次也據新城盟序諸侯序趙盾名【疏】注據新至盾名○即下十四年夏六月公會宋公陳侯以下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是

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眣晉大夫使與公盟也【注】以目通指曰眣文公內則欲久喪而後不能喪娶逆祀外則貪利取邑爲諸侯所薄賤不見序故深諱爲不可知之辭不日者順諱爲善文也

【疏】校勘記云眣諸本同唐石經眣字缺敕玉篇云成二年作郤克眣魯衛之使字从目从矢釋文眣音釋本又作眣丑乙反本又作眣音同今釋文眣亦誤眣誤眣○注以目通指曰眣○公羊間答云間此目通指曰眣趙書有徵否曰此亦如讓書李陵傳疏等見陵未得私語即目視陵注師古曰以目相視而感動之今俗所謂眣者是也盧校釋文云眣音釋本又作眣丑乙反又大結反以目通指曰眣本又作眣音同字書云眣目也以忍反此郤被勸記載段氏所據之本體書書緣成二年傳郤克眣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爲之眥釋文眣音釋又作眣丑乙大結二反按玉篇眣同辭五經文字眣音釋見春秋傳說文無敖字眣目不從正也與經注釋不合眣書是旻字之譌說文旻舉目使人也从攴从目火劣反旻作敗與眣字相近而譌按段說是也亦謂之譌史記項羽本紀梁眴籍曰可行矣籍遂拔劍斬守頭是也與言都讀字音義亦通故見讀若瞚也又按玉篇眣目動也以目通指也與瞚同注于瞚庚桑楚云終日視而目不瞚注目動曰瞚貌文瞚開闔目數搖也亦與瞚通說文瞚目動也留來搖記陸賈目目瞚微微亦與眸通集

瞚謂目自動也列子湯問云紀昌學射于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瞚而後可言射矣又與眴通說文眴目搖也史記項羽本紀注眴動目私視之也亦以目通指之意而曾與丑乙大結二音無涉○注文公至之辭○上二年作僖公主傳何以書譏何譏爾不時也其不時奈何欲久喪而後不能是欲久喪而後不能也又云公子遂如齊納幣傳何以書譏喪娶是妻娶也又云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傳何譏爾逆祀也是逆祀也上春公伐邾取須朐是貪利取邑也穀梁傳其曰諸侯略之也注晉侯新立公始往會晉侯不盟大夫受盟既以喪娶又取二邑爲諸侯所賤不得序于會諱使若扈之盟都不可知故略之正用何義意謂諱其不與故諱言諸侯使若諸侯都不可知也繁露玉杯云文公不能服喪不時奉祭飾序以不三年又以喪取取於大夫以卑宗廟亂其群祖以逆先公小善無一而大惡四五故諸侯弗與盟命大夫弗爲使是惡惡之徵不臣之效也出侮於外入奪於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通義云時公使至來得序于會諸侯不肯復與公盟以晉本盟主乃目趙盾遣之使至獨與公盟內諱盟大夫故辭諸侯于上而以不序起其事也按孔氏案涉左傳爲說後至亦非大惡晉侯何至不序于會而春秋爲之深諱也○注不日至文也○舊疏云正以不日爲信辭也通義云不日者不信明也按此後不見不信文

冬徐伐莒【注】謂之徐者前共滅王者後不如會先聖法度今自先犯文對事連可以起同惡莒在下不得狄故復狄徐也一舉再狄者明爲莒狄之爾徐先狄在僖十五年【疏】注謂之至同惡○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傳城杞也曷爲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是也二王後爲先聖法度所存前共滅之今復相犯故書以起同惡○注莒在至徐也○舊疏云謂莒時被伐例不出主名是以無由狄之則何意以莒亦宜狄也文不合狄故狄徐卽以狄莒也○注一舉至五年○僖十五年楚人敗徐于婁林注謂之徐者爲滅杞不知尊先聖法度惡重故狄之是此爲再狄也故謂爲莒狄之

公孫敖如莒莅盟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戊申月之三十日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疏】包氏慎言云十月書壬午月之五日按書四日下乙酉當七日丙戌當爲八日通義云文襄既不暇辭今主盟世長夏盟春秋未嘗與其伯也故自是盟悉書日不與信辭云衡雍鄭地蓋以僖二十八年左傳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上云晉侯故入盟故也

乙酉公子遂會伊雒戎盟于暴【注】四日不能會出不卒名者非一事再見也【疏】釋文子暴本又作[illegible]左傳[illegible]伊字[illegible]文云本[illegible]作伊雒之戎[illegible]左傳[illegible]文本誤作伊雒之戎此後人妄取傳文加耳按左傳遂會伊雒之戎二傳文之戎伊字省文也伊雒戎即僖十一年左傳所謂揚拒泉皋伊雒之戎也杜彼注云

諸雜戎居伊水雒水之閒者揚拒泉皋皆戎邑伊闕北有泉戎大事表在今河南府洛陽縣西南有前城皋郎泉戎地然則伊雒戎凡
近伊雒闕者皆是包氏慎言云十月又書乙酉月之八日杜云暴鄭地沈氏欽韓云蓋暴辛公所封地在今河南懷慶府原武縣境
○注四日至見也○疏云欲道宣元年公子遂如齊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云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
往云卒竟也竟但舉名者省文耳言使是一事再見故得省文與此異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丙戌奔莒 ■ 左氏穀梁至下有而字宣八年傳其言至黃乃復何注據公孫
敖不言至復又不言乃此公羊經作不至復之明證而三傳釋文皆不言同異包氏慎言云十月又書丙戌之月九日
不至復者何不至復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 ■ 安居不肯行故諱
使若已行但不至遺賢如已行當道所至乃言復如至黃矣 ■ 繁露
玉杯云文公命大夫弗使是不臣之效也出侮于外入奪于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于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
讀此○注安居至道而○通義云君使臣至于不可使恥甚故諱言不至復使蓋有故而復之辭不舉所至者別于不至實有疾也
時敖有所私女于莒道君命而往從之經但實其復未若慶父恐顧故加日也有歸按如公羊義則敖實未行耳經書復為內諱
不可使往之恥孔氏謂道至黃君命亦滲左傳事○注即已至黃夫○宣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是也穀梁傳不言所至未如
也未如則未復也注若其已行當如公子遂至黃乃復今不言所至而直言復如其實未如也亦本此為說
不可使往
則其言如京師何遂公意也 ■ 正其義不使君命壅塞 ■ 注正其至壅塞
○壅釋文本作庸今亦作壅傳二十八年衛雍於勇反釋文凡音於勇者字皆作壅穀梁傳未如而曰如不廢君命也注引雍曰受
命而出義無私留書如京師以顧命行于下不書所至以表不去之辭又曰未復而曰復不專君命也往復者事專之辭未如故知
其未復加事事之文者言君命無輕事之道是即正其義也包氏慎言云宣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者辭使遂以有疾
故言乃著重罪此不言乃明無罪也敖罪重于遂故何氏注云敖書錄遂書絕錄絕之所以判輕重者疏云書錄者罪惡家也絕則
絕其身而已此但說達命一事大判言之其實錄輕者止于實錄之重者極於來祀誠絕輕重亦未有定其輕其重要當以所
記為斷耳
何以不言出 ■ 據慶父言出奔 ■ 注據慶至出奔○即閔二年九月公子慶父出奔莒
是其事也
遂在外也 ■ 諱使若從外來不敢復還者也日者嫌敖罪明
則是君弱故諱使若無罪 ■ 注諱使至者也○校勘記出外來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來作奔當據
正通義云傳言在外明出境乃奔矣按實從外奔但意自內傳為得云不可使往明猶未出境不令遂往敖由此出奔當絕其大夫
下有實人者殺歸實之事故深諱之也孔說未允○注日者至無邦○閔二年九月公子慶父出奔莒彼注云不日者內大夫奔例
無罪者日有罪者月此敖不受君命有罪而日者仍順諱錄使者無罪者然也著書日見有罪則不可使往之恥甚
嫌 ■ 先是公如晉公子遂公孫敖比出不可使勢奪於大夫煩擾之

■ 注先是至之應○公如晉見上三年又上二年及晉處父盟注如晉不書不致者深諱之是也公子遂公孫敖比出處比
出者上文公子遂會晉趙盾又會伊雒戎上六年公子遂如晉是公子遂比出也上元年公孫敖會晉侯又如齊二年公孫敖會宋
公以下于垂斂五年又如晉上如莒涖盟是公孫敖比出也不可使勢奪于大夫則上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傳不復者不可使往
也是也繁露精致逮大夫自文公始故云事子大夫上二年注亦有祿去公室之說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司馬者何司城者何皆官舉也 ■ 皆以官名舉言之天子有大司
徒大司馬大司空皆三公官名也諸侯有司徒司馬司空皆卿官
也宋變司空為司城者辟先君武公名也 ■ 注天子至名也○白虎通封公侯云司馬
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地王者受命為天地人之職故分職以置三公各主其一以效其功是皆三公官名也按左傳敘宋官有
右師左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六卿之名蓋有一孤於六卿三而兼之與周官大卿與宋小異有冢宰宋伯無右師左師亦無三公
與春秋不同也○注諸侯至官也○白虎通又云諸侯有三卿者分三事也五大夫下天子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
五人上士二十七人禮記疏引三禮義宗云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三卿之下則有五小卿五大夫故
周禮大宰職云諸侯立三卿五大夫也五大夫者司徒之下立二人小宰小司徒也司馬之下以其事省故立一人為小司馬兼小
宗伯之事司空之下立二人小司寇小司空孔子為司空者小司空也由小司空為大司寇也按昭四年左傳杜洩謂季孫曰吾子
為司徒實書名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為司空以書勳子謂叔孫可知魯三卿位次矣襄十一年注古者諸侯有司徒司
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此當氏所本也魯成襄以前有職氏後有叔氏見諸春秋益三桓之外又一卿不能
悉如禮也然則天子之官漢儒今古文家說不同諸侯則載禮說諸侯有三卿五大夫與何君說公羊同而周禮太宰亦云施典於
邦國設其參傅其伍鄭云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是各經說諸侯之官制參緜異也故論語鄉黨鄭有三上大夫五人大夫
也宋有六卿見左傳或以其王者之後官制得如天子何氏此注無六卿之說未知所於左傳否○注宋變至名也○桓六年左傳
曰宋以武公廢司空杜云武公名司空廢為司城
曷為皆官舉 ■ 據宋殺其大夫山不官
舉 ■ 注據宋至官舉○見成十五年 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 ■ 宋以內娶故
威勢下流三世妃黨爭權相殺司城驚逃子哀奔亡主或不知所
任朝廷久空故但舉官起其事也大夫相殺何皆時 ■ 穀梁傳其以官稱無
君之辭也注引何氏廢疾云近上七年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不言官今此在三年中言官殺相違鄭君釋之曰七年殺其大
夫此實無君也今殺其司馬無人君之儀耳司馬司城君之爪牙守國之臣乃殺其司馬奔其司城無道之甚故稱官以見其輕慢
也傳例稱人以殺之有罪也此上下俱失之劉氏廢疾申何云君事殺大夫無傳書文自見且宜稱國以殺不待以官舉也如傳例

以爲有罪則禮云大夫殺而書殺之義也安得云殺爪牙之臣無道之甚乎君之卿佐皆爲殺殺賊豈不爲司馬司城而誅之逐之乃得爲殺乎按穀梁說同左氏故杜云司馬死不會節司城奪身而退故皆書官而不名貴之接如左傳司城蕩意諸亦貴惑也有去道乎以爲實之亦未允〇注宋以至事也〇校勘記出子哀奔亡云此本亡誤之今訂正鄂本哀奔二字及下起其二字皆空缺按子哀來奔見下十四年通義云等不名前不官舉者使直一事耳此殺與奔各一人若云宋人殺其大夫宋大夫來奔則漫無區別不成爲文故以其官體之〇注大夫至皆時〇舊疏云正以此經及下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晉人殺其大夫士穀之屬皆不別書日月故也如彼是大夫相殺之經者正以下十六年傳云大夫相殺稱人矣

公羊義疏四十

公羊義疏四十一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文九年盡十一年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注】據南季稱使【疏】注據南季稱使○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是也 當喪未君也【注】時王新有三年喪【疏】上八年八月天王崩故也 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注】據崩在八年踰年當卽位矣而未稱王也【疏】通義云有事於四方未可稱王命以使也坊記曰未沒喪不稱君 未稱王何以知其卽位以諸侯之踰年卽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也【注】俱繼體其禮不得異【疏】注俱繼至得異○白虎通爵篇云王者既殯而卽繼體之位何緣得異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故尚書曰王再拜興對乃受銅瑁明爲繼體君也曲禮疏云準左傳之義諸侯薨而嗣子卽位凡有三時一是始喪卽嗣子之位二是踰年正月卽一國正君臣之位三是除喪而見於天子天子命之嗣列爲諸侯之位今此踰年卽位是還喪明年爲元年正月卽位也又云天子踰年卽位無文約魯十二公諸侯三年稱子亦無文約天子踰年不稱使也是天子諸侯互相明也 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注】各信恩於其下【疏】繁露玉英云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曲禮疏云者三年除喪稱王故公羊文九年傳天子三年然後稱王是也又云踰年則稱王者據臣子稱也若王自稱必待三年親命成王崩康王未踰年稱余一人者熊氏云天下不可一日無王故也坊記云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注沒僖餘也春秋傳曰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則稱之君矣通義云曲禮曰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所謂三年稱子春秋之制也據經曰公卽位則王者有踰年卽位之禮亦可以推據武氏子毛伯不稱使以絕正其義則魯不三年稱子於其封內書失可知矣此傳者善言春秋能因其所見達之於所不見董仲舒曰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伍其比偶其類覽其緒屠其贅是以人道浹而王法立今夫天子踰年卽位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皆不在經也按春秋書宋子衛子是卽諸侯稱子之禮○注各信恩於其下○釋文信音伸繁露玉杯云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 踰年稱公矣則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注】故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明繼體以繫民臣之心【疏】莊三十二年傳云踰年稱公故據以難之繁露玉杯云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曰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而猶三年稱子者爲君心之未當立也此非以人隨君耶孝子之心三年不當三年不當而踰年卽位者與天數相終始也此非以君隨天耶通義云緣民臣之心不欲一日無君然緣先君之末年改今君之元祀其實則不可也故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者由臣民言之曰吾君之子也而名正位定矣由孝子言之曰吾父之子也是以不踰年不主喪三年之內常著父存○注故君至之心○白虎通爵篇云父存稱世子何繫於君也父歿稱子某者何屈於尸柩也既葬稱子何卽尊之稱也又云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民臣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何以知不從死後加王也以上言迎子釗不言迎王也王者既殯而卽繼體之位何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故尚書曰王再拜興對乃受同瑁明爲繼體君也緣始終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尚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服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己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也推此以言諸侯亦同 不可曠年無君【注】故踰年稱公【疏】注故踰年稱公○白虎通爵篇云踰年稱公者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踰年卽位所以繫民臣之心也又云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乃卽位改元元以名年年以紀事君統事君矣而未發號令也何以知踰年卽位也春秋傳曰以諸侯踰年卽位亦知天子踰年卽位也春秋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改元位也王者改元卽事天地諸侯改元卽事社稷王制曰夫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蓋先君之薨不踰何月踰年正月皆卽位也 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注】孝子三年志在思慕不忍當父位故雖卽位猶於其封內三年稱子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三年【疏】注孝子至稱子○繁露玉英云臣子三年不敢當雖當之必稱先君必稱先君不敢貪至尊也白虎通爵篇云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者謂稱王統事發號令也尚書曰高宗諒闇三年是也論語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故三年除喪乃卽位統事踐阼爲主南面朝臣下王以發號令也故天子諸侯凡三年卽位終始之義乃備所以諒闇三年卒孝子之道故論語曰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聽於冢宰三年又引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乃歸卽位是三年後然後稱爵也禮記疏引白虎通云三年後受爵者緣孝子之心未忍安吉故僖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于小寢文公元年正月卽位四月丁巳葬僖禮經傳通解續引書大傳云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謂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而莫之違此之謂梁闇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古者君薨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以民臣之義則不可一日無君矣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天也以孝子之隱乎則孝子三年弗居矣故曰義者使也隱者此也遠使而近此則孝子之道備矣○注子張至三年○論語憲問篇文校勘記云郭本諒作涼釋文作諒音亮後漢書引作注云諒闇凶廬也詩疏引鄭書注云諒闇韓作梁闇楣謂之梁闇廬也禮記喪服四制注諒古作梁闇讀如鶉鶉之鶉書韓傳考異曰漢五行志作諒陰大傳作梁闇楷今論語作諒陰今書無逸作亮陰蓋梁涼諒亮諒及闇陰皆音義通也注書伏生書傳皆作凶廬解蓋今文說也此作涼闇所引當是魯論古文宣作諒或作亮左疏引馬氏論語注云亮信也陰默也爲聽於冢宰信默而不言孔注論語亦云諒信也陰默也皆古論語說也

夫既云信歎又云不言語義重複諒闇者惠士奇禮說引舊洪變殮云子爲父三月既葬草屋內納廬則柱楣翦屏屏者廬前屏也其廬所爲之屏也而更作外陳以爲之作廬先橫一木長楣於東墉下著地因立細木於上以草被之既葬則翦去此草以短柱柱起此橫梁之著地者謂之柱楣楣一名梁既乘此梁乃得於廬外作陳用泥泥之諸侯始作廬者便有屏而未泥之既葬乃泥之既柱起梁又立小陳以避風凶事轉輕劉氏捨語正義云古之闕今之庵也釋名曰草圜屋曰蒲又謂之庵庵掩也所以自覆掩也隸茅爲屋翦之翦屏非庵而何庵謂爲陰猶兩牆爲任古今異音倚廬不塗既葬塗之塗近於屋釋名堊次也先泥之次乃飾以白灰康成翦堊室者塗塗爲之蓋柱楣倚壁爲一傳疊塗成屋爲兩下然則既葬除之既練疊之加堊既祥又加黝堊謂之廬故書大傳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此之謂也白虎通喪服篇所以必居倚廬何孝子哀不欲聞人之聲又不欲居故處居中門之外倚木爲廬資反古也又云喪禮不言者思慕盡情也言不文者捐爲士民喪服四制云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庶人面垢而已則天子諸侯有臣不言而實事得行者實事亦不言則其餘不言可知劉氏寶楠曰冢宰爲治其禮有可考者孟子云舜相堯二十有八載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夫不於堯舜禹始崩之時攝政而去而必使三年之後明三年之喪王世子不言而皆爲冢宰攝政也其後如武王崩周公攝政亦是據閔予小子序則嗣王除喪初朝於廟而成王此時尙未能親政故周公復攝行之管蔡所以疑周公者正因成王陰賈鑑難致於周公故也若武王初崩成王無論能親政與否而諒闇之制正在不言周公居冢宰禮宜攝政諒言矣自來說可謂允當不易之論白虎通又云所以稱於冢宰三年何以爲冢宰職在制國之用是以由之也故王制曰冢宰制國用劉氏又云邦治掌於冢宰因賚致凡事皆聽可知白虎通止以財用爲言於義陿矣今本論語聽下有於字與檀弓同僞古文伊訓云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亦無於字此引書云者段氏玉裁尙書撰異云據喪服四制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乃尙書成篇非古文毋逸篇文坊記以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歸之高宗云鄭注名篇在尙書然則亦非有無侯高宗篤言是侯衛書若然孟子滕文公篇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者其時三年之喪且久不行安得有三年不言之禮文公五月不命戒已爲近古不得以三代盛時禮制之也

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疏】繁露玉英云夫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之名爾猶惡之況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賻求金皆爲大惡而書今直使人也譏自求之是爲甚惡說苑貴德篇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故爲人君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下下之爲惡尙不可止穀梁傳曰求車猶可求金甚矣往則曰求俱不可在喪尤甚

然則是王者與【注】據未稱王曰非也【注】通義云求稱王也

非王者則曷爲謂之王者王者無求【疏】通義云間求稱王則曷爲以王者無求之義實之援當作一句讀詹氏繼云王者字不當疊蓋因上文云王者無求故此發問云既非王者何以通言王者無求也疑是王者字衍不可通

曰是子也【注】雖名爲三年稱子者其實非唯繼父之位【疏】注雖名至之位○禮記中庸疏謂嗣位之王在喪未合稱王故稱是子

子嗣位之王守文王之法度謂在喪之內無合求金之法度係本禮記注有引此作子是者謨何意以雖三年內稱子其實非但繼父位即與王同當守文王之法度也

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注】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制法度【疏】注引文至法度○史記周本紀詩人道西伯受命三年然後稱王乃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謚爲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詩大雅文王序文王受命作周也鄭云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號引帝王世紀云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於是更爲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又引中候握河紀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戶再拜稽首又引尙書運期授引河圖曰倉帝之始八百二十歲立戊午蔀注云周文王以戊午蔀二十九年受命又引易是類謀云文王比隆興始霸伐崇作靈臺受赤雀丹書稱王制命示王意注入戊午蔀二十九年時赤雀銜丹書而命之又引易乾鑿度云入戊午蔀二十九年伐崇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受籙應河圖是爲文王受命制法度事也按禮記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鄭注此以春秋之義說孔子之德孔子祖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而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春秋傳曰是子也云云使疏文王之法度無所求也謂三分有二以服事殷故傳元年傳亦云王者稱謂讀文王也通義云是子也以禮而上本文王言之者正體於上又將所傳聞也諸侯不奉王法無以守其國王者不奉祖法無以守天下故春秋以文王之正月正天道以文王之法度正人事

夫人姜氏如齊【注】奔父母之喪也不言奔喪者尊內猶不言朝聘也故以致起得禮也書者大夫家危重言如齊者大夫繫國【疏】注奔父至喪也○禮記襍記曰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注踰封越境也戚益謚禮白虎通喪服云而有三年喪君負夫人俱往蓋嫁娶於諸侯者夫人奔喪君則視凡鄰君加厚鄰國之君本有會葬禮也襍記又云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皆如奔喪禮禮往云女子子不同於女賓也害中之門曰闈門側階闈喪禮也絕猶實歸童麻此稍婦人奔喪儀節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出曰命其反曰至自某此非小君之禮也喪禮歸記曰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者待諸侯之此本春秋而爲之儀文公夫人奔喪春秋書如書至皆從諸侯之禮故父母之圖將之亦者諸侯然然則告廟而行告廟而反當夫人奔之書於接節禮記註云夫人事服主國致禮皆如諸侯也囊重玉禮云婦人無出竟之事經禮也母爲子娶婦奔喪父母變禮出○不言至將也○隱十一年注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取注外喪內也故奔喪不書○注故以至禮也○書聘云春秋之人遂禮而出會者皆不致唯此文書至故注元年注云有出謂致奔喪致是也致文見下○注書者至危重○晉魏云夫人禮既許之則是常事而書之者此夫人所適乃是大夫之家夫入有不制之義而危重之是以書也按今文春秋似無歸嘗之道義具莊二十七年今奔喪大夫家故危重也○注言如至繫國○上四年逆婦姜于齊注不言如齊者大夫繫國也不同者上四年經云逆婦姜于齊逆至共文但言于齊則知大夫故不得言如齊正由其非大夫所有也此夫人奔喪不言如齊則文不可施君不行使子大夫故又不可言如某氏是以書如

齊以見大夫繫國也且上經既從略以示娶于大夫此不嫌非大夫也上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盡亦大夫繫國之義故亦書如齊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辛丑葬襄王

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注〕據三年傳曰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此書葬故難之通義云不據平惠定靈不書葬包氏慎言云二月者辛丑月之二十五日不及時書〔注〕宣二年十月天王崩三年正月葬匡王襄元年九月天王崩二年正月葬簡王昭二十二年四月天王崩六月葬景王皆不及時也過時書〔注〕重錄失時〔注〕桓十五年三月天王崩莊三年五月葬桓王是過時書也○注重錄失時○舊疏云以天下共葬一人而不如禮故重錄之刺其失時也

我有往者則書〔注〕謂使大夫往也惡文公不自往故書葬以起大夫會之日者僖公成風之喪襄王比加禮故恩錄之所以甚責內

〔疏〕注謂使至會之○白虎通崩薨云王者崩諸侯悉奔喪何臣子悲哀慘怛無不欲覩君父之棺柩盡悲哀者也又爲天子守蕃不可空虛故分爲三部有始死奔喪者有得中來盡其哀者有得會葬奉送君者分七月之間諸侯有來京師親供臣子之事者有號泣悲哀奔走道路者有居其國哭痛思慕竭盡所供者故此文公不自往也通義云此主書與獻六羽同意我有往者猶可言也我無往者不可言也又以我無往者惡重不待譏使卿會葬疑若得禮而重譏之故禮之爲用在於別嫌也五經異義云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侯既哭問故遂服斬衰使上卿弔上卿會葬經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以爲得禮易下邳傅甘容說諸侯在千里內皆奔喪千里外不奔喪若同姓千里外猶奔喪親親也君之聞也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是尊卑異者也天子於魯既含賵又會葬爲得禮則是魯於天子一大夫會葬而已爲不得禮可知矣鄭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豈非左氏諸侯奔天子之喪及會葬之明文也說左氏者云諸侯不得棄其所守奔喪自違其傳慶森按越紼奔喪傳無明文亦似說公羊者失之穀梁傳曰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未久也按白虎通崩薨篇又云諸侯有親喪聞天子崩奔喪者何屈己親親猶尊尊之義也春秋傳曰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葬也諸侯記葬不必有時諸侯爲有天子喪當奔不得必其時葬也此據隱三年傳說諸侯之禮最詳故何氏彼注云設有王后崩當越紼而奔喪不得必其時又於尹氏卒傳曰天王崩諸侯之主也注云時平王崩魯隱往奔喪尹氏主儐贊諸侯與隱交接而卒穀梁傳亦曰於天子崩爲魯主此諸侯奔喪之禮何氏亦云越紼奔喪蓋有所受之矣白虎通又云葬有會者親疏遠近盡至親親之義也左氏隱三年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昭三十年傳游吉曰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彼疏引鄭云以爲簡公若在君當自行是則左氏明以諸侯有奔喪之禮故鄭駁異義云繇說左氏者云諸侯不奔喪爲自違其傳也書顧命記成王之喪云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左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右蓋因奔喪而朝見新王也禮記檀弓云惟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注使諸侯同姓異姓庶姓相從而爲位別於朝覲來時此各經諸侯奔喪之禮也○注日者至責內○舊疏云正以昭二十二年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之屬不日故也言喪王如禮者卽元年叔服來會葬五年榮叔歸含且賵召伯來會葬之屬是也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隱元年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是諸侯會葬傳有明文此年傳但云莊叔如周葬襄王不舉例者正以五年有榮叔之含賵召伯之會葬僖使交錯其待諸侯之禮隆且遲如是經書此遹過相對其失禮無疑矣且以天子之喪而卿士求金求者固非而葬衛之義惟知有伯主不知有天子不愈顧侯國之意慣乎以求金之來而如京師共葬之遣得臣亦非本意按穀梁傳云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志葬危不得葬也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往不得備禮葬又云王室微弱諸侯無復往會葬明時皆不會葬故天子之葬不得備禮此有往者書以張義實魯因以實諸侯春秋內魯故往但言實內也楊疏云傳稱不志葬者據始平之日正法言之也是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注〕通義云時先都士穀等作亂晉討之而不稱國者蓋以靈公冲稚趙盾當國大夫專殺春秋疾之故從大夫相殺稱人例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注〕出獨致者得禮故與臣子辭月者婦人危重從始至例〔疏〕注出獨至子辭○凡書致者皆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之辭此夫人出因奔喪得禮故與臣子辭書致也○注月者至至例○桓十六年注致例時夫人當與君同此月故解之舊疏云獨行無例惡有非禮之惡故曰危重也言從始至例者卽宣元年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成十四年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之屬是也莊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注其日何難也與公有約然後入彼始至書日故解之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注〕通義云殺稱及者相連及之辭其不稱及者同罪也左疏引賈云箕鄭稱及非首謀穀梁傳稱人以殺誅有罪也鄭父累也按左傳所載皆作亂當誅書及皆累者蓋同罪之辭

楚人伐鄭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地震者何動地也〔注〕動者震之故傳先言動者喻若物之動地以曉人也〔疏〕包氏慎言云九月書癸酉九月無癸酉十月朔日也或時曆官誤置閏而此年閏在九月前則癸酉卽九月朔日矣國語周語云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乎有地震左疏引孔晁云陽氣伏於陰下見迫於陰故不能升以至於地動是地道安靜以動爲異也○注動者至人也○注申傳義以有動之者而地動卽周語所云也通義云地動自動也動地有動之者也大率動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伏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

何以書記異也〔注〕天動地靜

者常也地動者陰乘陽行是時魯文公受制於公子遂齊晉失
道四方叛德星孛之萌自此而作故下與北斗之變所感同也
傳天下異者從王內錄可知【疏】注天動至常也○易繫辭傳上動靜有常剛柔斷矣韓云剛動而柔止也疏天陽爲動地陰爲靜各有常度故乾之象曰乾道變化坤之卦辭曰安貞吉也亦動靜義也○注地動至陽行○國語周語云伯陽父曰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塡陰也應劭漢書注云失其所失其道也塡陰爲陰所塡不得升也漢書五行志云京房易傳曰臣事雖正專必震其震於水則波於木則搖於屋則瓦落大經在辟而易臣茲謂陰動厥震搖政宮大經搖政茲謂不陰厥震搖山山出涌水嗣子無德專祿茲謂不順厥震丘陵涌水出蓋凡震皆陰行陽事也故穀梁傳曰震動也地不震者也震故謹而日之也注引穀梁說曰大臣盛將動有所變明陰不宜盛而動也○注是時至同也○穀梁疏引何休徐邈並云由公子遂陰爲陽行專政之所致即此注受制公子遂也齊晉失道蓋謂齊商人晉趙盾弑君事四方叛德蓋如宋弑君杵臼莒弑君庶其齊又弑商人楚爭中國之屬北斗之變見下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是也所感同者彼注云齊晉並爭吳楚更謀競行天子之事齊宋莒魯弑其君而立之應也五行志云文公九年癸酉地震劉向以爲先是時齊桓晉文魯釐二伯賢君新沒周襄王失道楚穆王殺父諸侯皆不肯權傾於下天戒若曰臣子彊盛者將動爲害後宋魯晉莒鄭陳齊皆殺君諸震略皆從董仲舒說也○注不傳至可知○舊疏云傳十四年沙鹿崩傳云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今此地震爲內錄之內爲新王天下明矣故言不傳天下異者從王內錄可知通義云不傳天下異者時獨魯境內地震昭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地震越二日丁酉周地亦震南宮極死而經不書知諸言地震者皆據魯書也按孔說是也外震不書雖內也雖及齊晉四方者假以發義震不言何在止就言地震故亦得爲四方紀異也
也
冬楚子使椒來聘【疏】釋文椒一本作萩按萩聲椒聲古音同部穀梁傳作萩漢書古今人表楚椒舉師古曰卽椒舉
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注】入文公所聞世見升平法內諸夏以外夷狄也屈完子玉得臣者以起霸事
此其正也聘而與大夫者本大國【疏】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萩何也以其來我褒之也通義云楚有大夫前此矣至此始發傳者屈完不稱使宜申稱使而其旨稱人者臣之辭來聘此始因其能修禮來聘遂與君臣之辭同於中國也商臣弑父而得稱子以使者其罪惡國不待貶絕而自見○注入文至秋也○校勘記出見升平法云諸本同解云言見治升平者升進也見下書有治字釋文出見升二字則陸本與此同入文公所聞世者舊疏引春秋說云文宣成襄此所聞之世是也隱元年注云始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於所傳聞世內其國而外諸夏著升平也成十五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以下會吳于鍾離傳云曷爲殊會吳外吳也曷爲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下諸亦斥所聞世言也彼注云不殊

楚者楚始見所傳聞世尙外諸夏未得殊也至於所聞世可得殊又卑然有君子之行謂莊王此爲修禮接內故亦不得見殊也○注屈完至正也○傳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傳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爲尊屈完以當桓公也注增倍使若得其君以醇霸德成王事也又傳二十八年楚殺其大夫得臣注楚無大夫此言大夫者欲起上楚人本書言子玉得臣所以詳錄霸事蓋使在所傳聞世不合見大夫書之者以起齊桓晉文霸事故也彼皆別有主書故唯此爲始與內接得其正也○注聘而至大國○舊疏云等是夷狄而舒蓼之屬皆無大夫而楚得有大夫者正以本是大國故入所聞之世於是見法矣始
有大夫則何以不氏【注】據屈完氏【疏】注據屈完氏○卽僖四年書楚屈完是也許夷狄
者不一而足也【注】許與也足其氏則當純以中國禮責之嫌夷狄
實薄不可卒備故且以漸【疏】校勘記云浦鏜云壹誤一按唐石經諸本皆作一○注許與也○廣雅釋言云許與也莊子大宗師篇明聞之義許徐無鬼云夫神者不自許也釋文引司馬注許與也說文言部許聽也引申之爲與隱二年左傳注引許作纂汪氏中經義知新記云古人引經多有此例如史記敘傳書史公每以解經之字易經文鄭此義也按作棄不可通當仍何注意作與解爲是使疏云有棄戎狄當以漸教之不一度而鄭使足也亦强爲之解○注足其至以漸○校勘記出責之云鄂本責作實此誤言若遽足之與以氏則諱同中國當以中國之禮責之矣卒禮如楚言恐夷狄實不得猝然備責也故以漸進之通義云當漸進之以漸不純其一事盡盈量而與是也繁露觀德云吳魯同姓先聘我者見賢謂此與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稱子也二傳皆有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之語彼以實而不字張義此以名而不氏張義憲同而取義微異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疏】左傳作隧誤使校勘記云宋本岳本纂閩本毛本隧作襚石經此處闕釋文亦作襚云衣被曰襚說文作裞云贈終者衣被曰襚以此襚爲衣死人衣
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注】禮主于敬當各使一使所
以別尊卑【疏】上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傳其言歸含且賵何兼之兼之非禮也彼疏其一人兼二事此謂其一人兼二人也與隱元年歸宰咺兼之同義○注禮主于尊卑○一本有主作王者誤依宋本閩本正左疏引膏肓云禮主於敬一第兼兩喪又於禮既繼而左氏以之爲禮非也鄭箴之曰若以爲鍼按禮衛將軍文子之喪既除而越人來弔子游何得善之劉氏評云襚施於死者弔施於生者鄭不及爲變也又上五年穀梁傳注引廢疾云五年傳曰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數晚矣何以來言鄭釋之曰秦自敗于殽與晉爲仇兵無休息乃如免繆公之喪而來晉子厚情不責劉氏難曰四年未人風氏襚秦晉來聞文氏也且因鍛武而廢禮其不譏尤甚安得厚情不責則此書來襚譏不及事矣曷爲不言及成
風【注】據及者別公夫人尊卑文也連成風者但問尊卑禮當絶非
欲上成風使及僖公【疏】注據及至文也○僖十一年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是也桓十八年公夫人如齊亦不言及者使爲外夫人故也○注連成至僖公○傳若但閔曷爲不言及嫌欲上成風使及僖公故連及成風閔如直閔成

風尊僖公卑禮當始也通義云穀梁以為僖公之成風非也且又推之以為惠公仲子亦惠公之母若然妾母必以其子氏者今僖若在何以稱之

成風尊也【注】不可使卑及尊也母尊序在下者明婦人有三從之義少繫父既嫁繫夫夫死繫子【疏】注不可至尊也○通義云僖公成風兩言之者尊卑自絶若言及成風則是以卑及尊文不可施也仲子以微不言及成風以尊不言及春秋之言豈可以一端盡之故○注母尊至繫子○漢書杜欽傳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為其家女雖貴猶為其國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傳必繫於子冊府元龜引梁何佟之議云夫婦人之道義無自專若不仰繫於夫則當俯繫於子釋名釋長幼云女如也婦人外成如人也故三從之義少如父教嫁如夫命老如子言禮記郊特牲曰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故成風序在下也通義云所以子序母上者直為僖公先義禮辭亦先致之故耳則是春秋但順當時致辭序耳無義例矣孔氏故與何氏立異忘其違經義也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疏】包氏慎言云三月書辛卯月之二十二日隱元年注所聞世無罪者日錄

夏秦伐晉【注】謂之秦者起令狐之戰敵均不敗晉先眛以師奔秦可以足矣而猶不知止故夷狄之【疏】注謂之至狄之○毛本脫猶字傳三十三年傳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義與此同通義云復稱國者秦晉搆怨起於殽則秦為罪首自是二國交刃相仍無已要互有曲直不可專責秦伯但卽殽之役及此見始終狄之而已方將晉其能變故於此抑見其罪以深起下稱伯為大晉辭也易曰无咎者善補過者也不顯其咎不見其善惟狄之而旋許之乃知君子之教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故能使負罪者不以終絶而自秦接令狐戰之先眛奔秦皆見上七年

楚殺其大夫宜申【疏】杜云宜申子西也左疏載釋例云宜申不書氏賈氏以為漏與得臣不書族同蓋夷楚故略其大夫氏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注】公子遂之所招【疏】禮記玉藻云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注為旱變也此謂建子之月不雨盡建未月也然則至七月不雨猶不為旱矣然雖不必成災歷三時不雨亦足為異故書穀梁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不閔雨者無志乎民也○注公子至所招○漢書五行志中之上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先是公子遂會四國而救鄭楚使越椒來聘秦人歸襚有炕陽之應

及蘇子盟于女栗【疏】杜云女栗地名闕通義云言及不言主名蓋內微者也知非公者天子之大夫視諸侯體敵得盟無取諱不言公也郝氏懿行說略云孰及之蓋大夫也大夫盟王臣盟衆已然矣何以知非沒公也公不與大夫盟不諱與王臣盟也何諱為出不書反不致非公可知杜云蘇子周卿士檢隱十一年左傳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杜云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書立政云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孔傳忿生為武王司寇封蘇國成十一年左傳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是蘇忿生封于蘇其所都之地名溫故僖十年左傳狄滅溫蘇子奔衛也蓋王復之為卿或別封他邑此蘇子其後也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屈貉【注】會恐故書則[illegible]弱也【疏】左傳作厥貉杜云厥貉地名闕古厥屈同部叚借字漢書古今人表厥黨童子師古曰卽闕黨童子也闕屈亦同部通義云莊傳卽曰屈貉之役左氏以為陳侯鄭伯在焉而又有宋公使至麇子逃歸春秋一切不書主書蔡侯者蓋惡蔡國蔡同姓之長而世役于楚自總皆夏商臣罪大惡極犬彘將不食其餘蓋踐位以來諸侯尙未有與盟會者蔡莊侯首違以楚上國禰與同惡相濟同氣相求不再傳而蔡亦有弒父之禍遂使通春秋唯商臣與般相蓋于數十年之間若蔡侯者所謂用夷變夏者也廣森三復斯言誠春秋之義言皆衞州吁弒君自立使公孫文仲平陳與宋及宋督公陳桓公之身而衞弒佗篡之篡作會篡會之卒之弒隱者翬也子夏有言曰春秋之記臣弒君子弒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以至矣察於微經曰衞州吁弒其君完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衞人伐鄭繼之以壬辰公薨宋督弒其君與夷蔡人殺陳佗則知黨弒君之賊者其國必有亂臣觀於此經曰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髡楚子蔡侯次于屈貉又至於蔡世子般弒其君固則知黨弒父之賊者其必有逆子嗚呼國有風家有俗久聞習見風俗以成白羽蓁唯其所染履霜乘火實可不慎按莊侍郎語見春秋正辭莊孔二氏說可謂得春秋微言矣○注會恐至弱也○按如左傳則宋鄭陳蔡皆附屬楚與會相近故恐也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圈【疏】釋文說文作圈字林囷萬反二傳作麋讀書叢錄云說文麋从鹿囷省聲讀文不省作書傳寫者省鹿作圈通作圈昭元年楚子卷卒釋文左氏作麋卷又圈字之省校勘記云按玉篇圈渠免切牢也圈臣萬切邑名廣韻二十五願作圈邑名臼萬切誤也此當从說文作圈今說文圈養畜之閑也無圈字依陸氏則說文字林皆有圈字玉篇本之為邑名正字何本公羊作圈圈字通借也本作曰萬反虛本從之不知曰乃誤字耳左傳校勘記惠棟云亦作都杜不釋其地所在按盛弘之荊州記云當陽本楚之嘗左氏傳楚潘崇伐麋至于錫穴潁容釋例云麋在當陽大事表云今湖廣鄖陽府治鄖縣為麋國地接傳楚子伐麋敗麋師于防渚潘崇復伐麋至于錫穴為麋之國都則麋遂滅矣防渚為今鄖陽府房縣杜佑曰房陵郡春秋時麋國地所謂防渚者也秦始皇徙趙王遷于房陵卽此建安二十四年先主遣孟達攻下房陵又使劉封自漢中乘沔水會達攻上庸上庸太守申耽降後孟達攜房陵降魏蓋[illegible]咽喉[illegible]魏所必爭也又云十六年楚伐庸麋人率百濮聚于選則麋猶存蓋庸在上庸為今竹山縣麋有錫穴及防渚為今之鄖縣房縣俱屬鄖陽府為接壤庸滅而麋亦不復存矣今與陝西四川接界接廣韻二十阮圈又姓後漢末圈稱字幼舉據陳留風俗傳圈氏本氏其國然則古有圈國其卽楚子所伐者也

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疏】史記注引服虔曰叔仲惠伯通義叔彭生卽傳所稱叔仲惠伯者也云本

叔牙仲子休之子因以叔仲建言非命氏之正故春秋絕正之按左傳作叔仲彭生鄭文本或作叔彭生仲衍字按禮記疏引世本謂桓公生僖叔牙叔牙生武仲休休生惠伯彭彭生皮爲叔仲氏蓋云叔孫氏之仲也石經宋本左傳亦無仲字漢書五行志水經陰溝水注並引作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也左傳匡或作僮校勘記云石經宋本岳本僮作匡傳文同鄭襄三十年傳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也杜云承匡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大事表云今歸德府睢州西三十里有故承匡城水經注陰溝水篇大谷水首受濮水于襄邑東東經承匡城春秋會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京相瑎曰今陳留襄邑西三十里有故承僮城圖輯云襄邑本襄陵承僮鄉也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縣西三十里有承匡城紀要在歸德府睢州西三十里包氏愼言云左氏襄三十年傳云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老人輿食使之年曰臣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朔甲子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七十三年矣此所言據夏正也于周爲三月李淳風注五經算術以周術推是年周天正朔亦爲乙丑月小殷地正朔甲午月大

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宋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疏〕包氏愼言云十月書甲午月之四日杜云鹹魯地大事表云鹹漢志濮陽縣春秋時有鹹城濮水之北書在今曹州府曹縣境齊氏召南云杜預言魯地以異於傳十三年齊桓會諸侯之鹹也續漢志東郡濮陽縣有鹹城或曰古鹹國與傳十二年同一鹹非則地

狄者何〔注〕以日據夷狄不能偏戰長故問也〔疏〕注以日至問也舊疏云春秋之例偏戰日詐戰月夷狄不能偏戰今而書日故執不知問通義云以所聞之世敗狄不月而今乃日知非常狄故問之按傳三十三年秋晉人敗狄于箕傳聞世也亦不月何氏無此例但從略爾

長狄也〔注〕蓋長百尺〔疏〕注蓋長百尺○舊疏云何氏蓋取關中紀云秦始皇二十六年有長人十二見於臨洮身長百尺皆夷狄服天誡若曰勿大爲夷狄行將滅其國始皇不知反喜是時初併六國以爲瑞乃收天下兵器鑄作銅人十二象之是也其文穀梁左氏與此長短不同者不可强合按穀梁傳弟兄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范云廣一步長百步爲一畝九畝五丈四尺兵車之軾高三尺二寸是其所殺長軀不同彼疏引春秋考異郵云兄弟三人各長百尺則之國欲爲爲蓋何氏所本杜注左傳云蓋長三丈鄋瞞引魯語仲尼所云此十僖鄋瞞氏之長者故云蓋長三丈是左氏所說長短不同也左傳謂鄋鄋瞞說文鄋北方長狄國也在夏爲防風氏殷爲汪芒氏杜取內外傳爲說魯語云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節專車吳子使來聘問之仲尼曰昔禹致群臣于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客曰防風氏何守仲尼曰汪芒氏之君守封禺之山者也爲漆姓在虞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狄氏今爲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故杜氏以爲蓋亦以意言也山海經大荒北經有人名曰大人有大人之國釐姓黍食史紀孔子世家云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爲釐姓索隱云釐音僖按晉語司空季子說黃帝之子十二姓中有僖姓則長狄其黃帝後與魯語以汪芒氏之君爲漆姓者古漆釐同部得段借也方輿紀要鄆城在山東濟南府北境或云今青州府高苑縣有廢嬴濟城古狄邑鄆長狄所居韋注國語封嵎二山在吳郡永安縣周世其國北遷爲長翟也說文以此爲鄋瞞郡北地之下則許意謂其地在西北方矣

兄弟三人〔注〕言相類如兄弟〔疏〕注言相至兄弟○穀梁傳亦云弟兄三人佚宕中國注佚更也明非同時兄弟故言相類故左傳敘鄋瞞伐齊在齊襄二年晉獲焚如在滅潞三年也舊疏云別之三國不相援助是以知其非親兄弟者非也

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注〕不書者外異也〔疏〕漢書劉向傳上封事述春秋災異云長狄入三國師古曰之齊榮如之魯僑如之晉焚如按左傳又有宋獲緣斯衛獲簡如小顏止述齊魯晉用公羊義也○注不書至異也○春秋有爲天下記異者傳十四年沙鹿崩之屬是也有爲王者之後記異者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之屬是也外各國異皆不書群內略外之義也故之齊之晉皆不書

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疏〕左傳云齊襄公之二年鄋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注榮如焚如之弟

其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注〕經言敗殺不明故復云爾〔疏〕左傳云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杜云骨節非常恐後世怪之故詳其處○注經言至云爾○下方欲明殺一人言敗之義故此傳逆詳之

則未知其之晉者也〔疏〕左傳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事在宣十五年於晉爲景公六年據左傳榮如爲焚如之弟焚如死於魯桓十六年至宣十五年一百三歲其兄猶在既長且壽可謂異極故何氏以爲相類如兄弟也穀梁亦云則未知其之晉者也

其言敗何〔注〕據敗者內戰文非殺一人也〔疏〕注據敗至人也○舊疏云春秋之義內魯爲王王於諸侯無戰之義但書言戰戰則是內敗之文言敗某師則是內戰之文今敗其一人而言敗狄于鹹作內戰之經故變之

大之也〔注〕長狄之三國皆欲爲君長大非一人所能討與師動衆然後殺之如大戰故就其事言敗〔疏〕注長狄至言敗○舊疏云正以各之一國故也雖非兄弟若不爲君事行亦得即長人十二見於臨洮是也按穀梁傳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一人而曰敗何也以衆焉言之也注言其力足以敵衆又云瓦石不能害注肌膚堅韌瓦石打擲不能虧損故云非一人所能討與師動衆然後殺之如大戰也

其日何〔注〕據日而言敗與公子友敗莒師于犂同非殺一人文〔疏〕注據日至人文○校勘記云鄭本無于犂非也按僖文出于犂二字卽傳元年冬十月壬午公子文帥師敗莒師于犂僖莒犂是也彼傳云季子待之以偏戰故彼亦日也然則公子友與莒挐戰亦二人相敵蓋用穀梁傳左右而相搏事故云同非殺一人文也

大之也〔注〕如結日大戰〔疏〕注如結日大戰○隱六年注偏戰者日詐戰月傳元年注莒人可恐而能結日偏戰是其不加暴之義故繁露竹林云春秋惡詐戰而暴傳戰也

其地何大之也〔注〕如大戰故地〔疏〕注如大戰故地○如

戰于城濮戰于邲之屬也隱元年傳昧者何地期也注會盟戰皆錄地其所期處重期也故此亦書地爲信辭以大之通義云使如結日地期大戰是也

何以書記異也【注】晉成就周道之封齊晉霸尊周室之後長狄之操無羽翮之助別之三國皆欲爲君此象周室衰禮義廢大人無輔佐有夷狄行事以三成不可苟指一故自宣成以往弑君二十八亡國四十【疏】

通義云長狄本漆姓防風氏之後昔禹戮其君背節專事至周時號爲大人之國居大荒之東徑此阻負絕忽爾佚宕中國非聞見所及故以記異言之左傳疏云如此傳文長狄有種種類相生當有支胤唯獲數人云其種遂絕深可疑之命守封禺之山賜之以漆爲姓則是世爲國主綿歷四代安得更無支屬唯有四人且君以爲民心方以類聚不應獨立三丈之君使敬八尺之民又三丈之人雖爲四國並有三丈之妻爲之生產乎人情度之深可感也按唯其如此故謂之異穀梁亦備謀其異仲遺之疑殊可不必○注晉成至狄行○替疏云正以周公相成王致太平意封于晉晉文齊桓皆率諸侯尊事天子此是齊晉之君子孫故云晉然若如左傳則齊事在桓前也蓋何氏所據不與左傳同校勘記出輔佐云鄂本宋本閩監本同毛本改輔助非也羽翮猶羽翼翼輔佐也說文羽部羽爲長毛也翮羽莖也从羽鬲聲繫傳按史晉紅人曰爲所恃者六翮也是也書皋陶謨予欲左右有民汝翼古爰段羽翼喻輔臣也穀梁疏引考異郵云長狄兄弟三人各長百尺別之國欲爲君狄者陰氣時中國賓有夷狄萌漢書五行志云劉向以爲是時周室衰微三國爲大可貴者也天戒若曰不行禮義大爲夷狄之行將致危亡其後三國皆有篡弑之禍近下人代上之痾也劉歆以爲人變爲黃祥一曰羸蟲之孽一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凡人爲變皆屬皇極下人代上之痾云京房易傳曰君暴亂疾有道厥妖長狄入國又曰寶其屋下獨苦長狄生世主虜取義大同論衡異虛云如禮會血者吉長狄來至是吉也何故謂之凶○注事以至指一○汪氏中釋三九云一奇二偶不可以爲數二乘一則爲三故三者數之成也於是先王之制禮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以三爲之節三加三推是也此制度之實數也因而生人之措辭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三以見多此言語之虛數也實數可稽也虛數不可執也故此亦記其三以志異○注故自至四十○舊疏云春秋之經自宣成以下訖於哀十四年止弑君二十二亡國二十四知此注誤宜云弑君二十也八是衍字亡國二十四作四十者錯也或者弑君二十八亡國四十春秋說文閒其亦有經不書者故不同耳又云其弑君二十卽宣二年晉趙盾弑其君夷皐四年歸生弑其君夷十年徵舒弑其君平國襄二十五年崔杼弑其君光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爲巢人所弑二十六年衛甯喜弑其君剽二十九年閽弑吳子餘祭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昭八年陳招殺偃師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十三年公子比弑其君虔楚疾殺比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三十三年吳殺胡子髡沈子楹二十七年吳弑其君僚定四年蔡殺沈子嘉十三年薛弑其君比哀六年陳乞弑其君舍之屬是也其滅國二十四者宣八年楚滅舒蓼十二年楚滅蕭十五年晉滅潞氏十六年滅甲氏及留吁成十七年楚滅舒庸襄六年莒人滅鄫齊滅萊十年遂滅偪陽十三年取邿二十五年楚滅舒鳩昭四年遂滅賴八年楚滅陳十一年楚滅蔡十七年晉滅賁渾氏二十三年胡子髡沈子楹滅二十四年吳滅巢三十年吳滅徐定四年蔡滅沈六年鄭滅許十四年楚滅頓十四年楚滅胡哀八年宋滅曹之屬是也按何氏雖言宣成以往不必定至宣世始備此異如齊宋莒魯皆在應內春秋雖止於哀十四年而陳恆弑君亦應在內天人之應同也下十六年之楚滅庸亦應入數舊疏宋免太況又晉疏所數吳子謁弑于巢楚子虔殺蔡侯吳殺胡子髡沈子楹皆爲外所殺亦不列諸臣弑君之科成十八年晉弑君州蒲又鄭伯髡原卒于操亦弑見襄七年何皆不數昭元年楚子卷卒左傳以爲弑公羊雖無傳然何氏於公子比出奔晉下注云避內難則與左亦同其滅國數胡子髡沈子楹尤謬從經滅者君死於位之辭弗國被滅亦不合其吳滅楚書列入春秋後如楚滅陳越滅吳皆去變歸不遠亦宜數也

公羊義疏四十一

公羊義疏四十二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文十二年盡十三年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盛伯來奔

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通義云時先盛伯卒郕子立踰年而致蓋以其邑夫歸盛郕來奔故曰失地之君也按孔氏廣森左傳郕說弃何氏義果如左氏所記則太子不得守國當絶又據地弃魯春當坐受邑盛伯當坐權邑也何以經無貶文

何以不名兄弟辭也■與郜子同義月者前為齊所滅今來見歸尤當加意厚遇之■注與郜子同義○傳二十年云郜子來朝是也彼傳云郜子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彼注云郕魯之同姓故不忍言其絶賤明當尊過之異於緣鄰也書者事內見歸則此書來弃書與郜子同書亦者書內見歸也案穀梁傳云盛伯郕子俱書絶而獨不名為其與我同姓兄弟也僖二十四年左傳管蔡郕霍云云文之昭也盛郕也通義云兄弟辭者為其來奔明當以恩禮接之是也彼又云若其出奔他國雖兄弟之君亦名衞侯衎出奔齊是也此不備與何異且與傳違傳明云失地之君而以衞侯衎為比可謂儗不於倫矣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注不據為之何以不名者以郕子注已明故此不復言從省也○注月者至過之○彼勸記出尤云郕本同國此毛本尤誤猶前為魯所滅者莊八年夏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傳成者何盛也盛則為為穀之成齊滅同姓也是也言盛為魯齊所共滅今又來奔尤當厚遇故書月見其與鄰伯鄧侯郕子皆書時異也按齊魯共伐盛盛降于齊則盛為齊所滅蓋時猶如紀季屬為附庸今復見滅來奔故書爵也杜云稱爵見公以諸侯禮迎之彼以盛伯為太子故如此釋與此注加意厚過之義似同而不同也

杞伯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卒者許嫁■包氏慎言云二月書庚子月之十二日○注卒者許嫁○舊疏云舊本皆無此注且理亦不須疑衍字按無者是也何氏於經有傳者皆不注經且傳明云許嫁矣注豈非實說故傳九年伯姬卒亦無注也

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

治之■以叔姬無所繫又書卒故知許嫁也與傳九年伯姬卒傳同詳見彼穀梁傳曰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顧氏棟高子叔姬卒論云左氏謂叔姬已嫁于杞被出而見絶以經文不繫杞而言絶也又因上有杞伯來朝與子叔姬卒相連屬空生出請絶叔姬而無絶昏遂以此叔姬為杞所絶之女而以成五年杞伯姬來歸八年杞伯姬卒為杞之所請繼續為昏者按之情事可謂大歸據今士庶人家無絶一女而更請一女之理杞何敢然魯亦安肯許既如其意以次女續昏矣二十餘年又使見絶杞何不道乃須五年來歸八年卒于母家九年請于杞而復來逆喪歸婦

二人前後俱為杞所棄杞何獨暴魯何所歸至此此皆情理之必無者且既情絶叔姬則叔姬非復夫人可不為之服矣經又何以書其卒乎當以公穀許嫁之說為是許嫁不知何國與傳九年伯姬一例李氏賡芸謂之說曰已許嫁于杞杞伯來朝請絶而求其次夫叔姬方在母家杞又何從請其姬而預先請絶乎此皆風以上下兩事牽合之病也杞伯自來朝魯叔姬自卒兩事本自屬馬牛者作兩事自無此病若陳氏劉氏敞呂氏大圭謂此傳當在成公八年而誤置於此亦覺費手春秋一經杞伯來朝參矣豈必皆有所為左傳釋說穩多豈能必求其可通與其信傳而易置經文何如劉傳而使經文仍舊之為得乎按顧說是也既出則弃歸使夫人當入諸侯絶期內無為為之服宣十六年郯伯姬來歸不見其卒是也

其稱子何■据伯姬卒亦

許嫁不稱子■注據伯至稱子○即傳九年秋七月乙酉伯姬卒是也

貴也其貴奈何母弟

也■不稱母弟而繫先君言子者遠別也禮男子不絶婦人之手

婦人不絶男子之手■注不稱至別也○穀梁傳其曰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注同母姊妹通義云禮按說人字積于仲周人字積于叔故文公之爵有子叔姬二而皆妻同母姊妹也時曰齊侯之子東宮之妹明君之母妹貴有妹夫喪維以稱子者為公之女子子此似是而實非文公以四年娶而十二年女已及笄宣公以元年娶五年而女已適人其可得通乎按服道親親故母弟母妹皆特異春秋從服實故也○注禮男至之手○下男子毛本子誤人既夕記喪大記皆有此文喪大記注云君子重終為其相褻既夕記注云備饌鄭遠別之義喪大記絶作死

夏楚人圍巢■杜云巢吳楚之閒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大事表云今江南廬州府巢縣東北五里有古巢城為巢國地水經注沔水篇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古巢國也湯伐桀桀奔南巢卽巢湖也尙書周有巢伯來朝春秋文十二年楚人圍巢巢廬舒國也一統志居巢故城在廬州府巢縣東北五里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遂來聘■左氏穀梁遂作術古遂術同部字禮記月令審端徑術注術周禮作遂又學記術有序注術當為遂繫之誤也周禮遂二千五百家為遂故水經注引學記術有序作遂有序當子庶地為故百家為里二十為術術音遂也毛詩疏引鄭志發逸問傳曰山川能說何謂也答曰兩詩或言說說者說其形也或曰述述者述其故事也述禮如遂事不諫之遂漢書五行志中之上秦伯使遂來聘正用公羊傳文師古曰鄭左氏所謂西乞術也通義云鄭西乞術也左氏曰術此曰遂古今字耳皆疏云左穀皆作術字經亦有作術字者疑遂字誤按舊疏非是遂正字術僖字古名字相配秦西術乞見傳三十三年左傳乞讀為乞乞終也覓也遂聞書太子晉篇孔注遂終也廣雅遂覓也是遂與乞義乃相比書疏何反以遂為覓也

遂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荀子大略云春秋賢繆公與公羊義同

何賢乎繆公■据聘不足真大夫荊人來聘是也■注据聘至是也○見莊二十三年傳云荊何以稱人始能聘也注春秋王書因其始來聘明寬狄能慕王化修聘禮受正朔者當遵之故使

稱人也稱人當繫國而繫荊者許夷狄者不一而足蓋其不道稱大夫亦是不曾而足之義以爲能變也【疏】荀子大略云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春秋賢繆公以爲能變也史記秦本紀繆公益厚孟明視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舟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鄗以報殽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于軍中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左傳則此事在文三年書序云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還歸作秦誓則作在敗殽以後以左氏事證之似當作於三帥敗還歸作師而哭之時悔信杞子之接言不用百里等之謀故有黃髮之士之思截截諸言之悔也其實敗殽而後二年戰彭衙三年伐晉七年戰令狐十年伐晉爲書眞能悔過聖人因其有悔過之心一載之書一實於春秋無非假以張義欲人之知變爾論語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聖人修世之心也通義云此秦伯康公也賢繆公而於康公與使有大夫者至此始能修儐來聘因其可與而與之又以明善善及子孫也按下十八年秦伯罃卒注秦穆公也則何氏不以此爲康公事孔氏所云非何義孔氏往往事涉左氏說公羊此類是也其爲能變奈何惟諓諓善竫言【注】諓諓淺薄之貌竫猶撰也【疏】此下皆以秦誓語引證繆公能變之事〇注諓諓淺薄之貌〇惠氏棟公羊古義云此述秦誓之辭而字多異然反覆按之與尚書無大恉蓋今古文之殊耳說文引書曰戔戔巧言李尋傳云昔秦穆公說諓諓之言任佗佗之勇王逸楚辭章句引書云諓諓竫言竫與婞同婞文衍書作截截緣傳說也賈逵注外傳云巧言也按諓近惟截亦同部得通書釋文引馬注辭語截削省要也與諓諓亦同此以號截普綏或說辭言耳說文言部截截諓言也段氏注云古文秦誓截言辭諓言諓字下引之今文秦誓截截戔戈部戔字下引之釋云巧異本如同一古文而爲作僞許作諓不同也按許以諓爲善言或別一義不必章以說書與此傳〇注婞猶撰也〇僎文婞本或作〇皮勉反又必撰反本作撰七全反又仕勉反公羊問答云此如論語異乎三子者之撰鄭注撰讀曰詮詮之言善也祭統論撰其先祖之美疏言子孫爲銘論說撰餘其先祖之德善事按撰通作僎又作僎鄭其禮讀書義緣云婞古通作婧字爾雅釋詁婞治也治與撰義相近術書秦誓惟截截善諞言說文言部諞便巧言也从言扁聲周書曰截截善諞言又引周書巧言皆非公羊義釋文本或作下又譖云是使後人言俠術者此又書用改王之逸致所氏據撰字下識言注云之本下言也亦既引者言箋善言釋夫而本或識作又是使人俠者又用王逸所據撰注云本亦言善夫言下識撰氏其後見何氏獨巧言然則雅此樂書者言也撰言外傳何注曰撰言巧也按同部字音古同讀言之有下文其言實則巧辯言也今按注則哥巧是以言能得之人鄭按言部通字段故書作此言言亦同者不同古相近之語通者見意也此從下文從鄭讀書調異義也亦不作令巧撰者是古文讀書相近作撰以來當國可得之也等部字以故撰作者其通子貌也故皆以人故作以相作諞是言者無不篤實者巧言也以撰注何讀詮言也之言故篤也使人則撰其

俾君子易怠【注】俾使也易怠猶輕惰也【疏】注俾使也易怠猶輕惰也〇爾雅釋詁云俾使也今文作俾古文作卑說文人部俾益也一曰俾門侍人故引申之爲使也易又曰使也易怠猶輕惰也說文心部怠慢也〇注云易怠猶輕惰也从台以情詁易說文作易怠釋詁云子也易也三王世家四年左傳賈云易賈傳云易云

土注易猶輕也晉語注同禮記樂記云易慢之心入之矣注易輕也又祭義云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易怠猶慢易也故按方云言輕率雖不怠少儀云不如禁慢聞則而解張弛相仿之舊疏並注云言使怠惰此君子使易氏爲王輕裁惰鄭注事異云止易不怠如禁則解之弛疏注云使怠惰也君子易爲輕惰非是何意謂輕鄙遺言之人其能使君子輕情之文也作秦繆一閒是子何之言即輕師遺棄是其故也經情傳文作輕〇

而況乎我多有之【疏】書曰況又作曰皇則公羊古文作皇云依漢石經尚書無逸兄皆作兄也皆作況〇兄訓皇今石天子之引詩皆作公通義云辟屬鄉云我皇多有之刑此以大兄兄況也傳曰皇有自其德也王無不本聽者況皇而於聽獄乎石經又作兄注大皇惟況兄也其義無故爲天子貧竹之詩嗟我公侯百辟家卿皇我萬民甫之刑大以況傳則曰皇有其德也無本作況而聽乎經又作兄大惟君況兄其義亦云猶書言大皇傳況皇之於爲折兄獄古乎文此也段皇之爲言娟況古字訓也公羊傳王而敬況倘乎書我舊多言有而何此段況我爲多有之暇也字孔也傳皇與況訓大互相非假借按段說而非況是乎此我言多而有況之之輕情我多即有以之況我爲對娟君況子也謂此君子諓婢爲所言感之而人況實足乎使我君多子有之若娟杞子逢孫楊兄之樂殺之禪況作兄書皆以兄爲況兄況漢字缺惟一尹翁歸字子兄注兄況也古文尚書作況石經皆作兄以況爲況兄惟作況

介斷斷焉【疏】九經古義云爲與實同周禮行夫注云尚書作介斷斷焉古文說文斤部斷古文从㡭从斤㡭古文絕又古文作斷字書曰古文斷㡭古文日令斷猶古文皆古从㡭從古文斷字何氏周書以曰斷一介即斷無他技故日經介古本從断以斷為專一

石經諸本同

無他技【注】一介猶一槩斷斷猶專一也他技奇巧異端也【疏】釋文作他或作佗技古云技與伎同文〇一介古拜反衍書音古貨反則注〇經引惠云古無个字作介氏所見漢書孔作一个傳云个猶枚也斷斷專一之介音人界正用四周年左傳个使一斷作介介之古介反一个讀作介个一也斷古介正之介作書介使實績于个而注介个左介個之左傳辨一介行李是位偏副之左介杜右注昭四年云一个介亦作一介介也書古以一个介也一介散解心者止作箇何云一介猶介界解一个也书一本爲作介界云一介一个介一解之端又云介有之端也四年一介猶个一偏个是也左傳注一介一介書傳注並斷也介者一斷之誠

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疏】並與斷同斷一專之一書卓同斷一本斷何義鄭廣雅釋之斷斷也一專者也史記漢書孔子世家至云傳大學斷斷誠一之貌〇其宜之是事同一專一之卓茂鄭氏注之訓斷也〇記注世家先生云端斷專也如一斷之誠也工技之役反本禮記又作大瑞學雅鬼谷無皋陶技子稗關篇〇技巧技也注技長說文〇如云技巧是謂百工作技子道曰術道不道也者不通道無異也業之文道曰可以通不本巧法言周也也技篇也王者之道也不通不異不通道也又異也無不通則道堯舜之道也殊途同歸其道一也而王者則通而不通者則不王文異道也而其道異爾王者通其道而異其文也若乃異端則自道不由正道而遂於川流之學若而通諸不異端之學亦由道而入於道者也異於道則爲異端者故以異端爲不可也子曰百家之才者亦可以觀也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言其道異端之學小道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經學厄言云邢疏子以異端謂諸子百家之書小道也然春秋時未有百家之說孟子所謂楊墨之道孔子時亦未有也凡言異端者皆謂異於大道之小技耳春秋精於事攻之謂攻治也言攻治異端則其害大也按春秋書異端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學佗枝注異端之枝也孟子王之所大欲注復問此五者欲以致王所欲故發異端以問古人凡用異端者皆如此解任防王文憲集序攻乎異端歸之正義亦謂傳學反約之意按孔氏此解尤與何氏說斷斷爲專一者相發明○注孔子至也已○見論語爲政爲何氏集解等道有說故殊途而同歸異端不同歸也意亦指楊墨等說後漢書術書令韓歆上疏欲立費氏易左氏春秋范升以爲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孔氏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此以古文家無師傳爲異端也皆與何氏異

其心休休[注]休休美大貌[疏]注休休美大貌○爾雅釋詁云休美也易大有順天休命文選注引鄭注休美也鄭注書云休休寬容貌又書疏引王肅云休休好善之貌

能有容[注]能含容賢者逆耳之言[疏]公羊古義云尙書曰如有容古如字作而而讀爲能能讀曰如詩民勞云柔遠能邇箋云能猶伽也伽書作如如其意也按能猶而詩衛風芄蘭能不我知爾而不我知也崔駰大理箴或有忠能被害或有孝而見殘是能與而同而猶如也易明夷傳用晦而明虞注而如也詩小雅都人士云垂帶而厲箋云而厲如鞶厲也是輾轉相通術書禮記之如有容鄭此之能有容也○注能含至之言○此爲繆公悔不聽蹇叔等言而作誓故注以能容爲容逆耳之言孔傳謂樂善其如是則能有所容雖通而義未切

是難也[注]是難行也秦繆公自傷前不能用百里子蹇叔子之言感而自變悔遂霸西戎故因其能聘中國尊而與之使有大夫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此之謂也

[疏]注是行也○言休休有容不易行也此穆公能悔而悟方知其難○注秦繆至西戎○史記秦本紀云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鼓是其悔過霸西戎事也新序五云故書曰黃髮之言則無所愆詩曰壽胥與試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說苑尊賢云秦穆公用百里子蹇叔子王子廖父及由余據有雍州攘敗西戎漢書淮陽憲王欽傳春秋之義大能變改易曰藉用白茅无咎言臣子之道改過自新絜己以承上然後免於咎也李尋傳昔秦穆公說諓諓之言任仡仡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用百里奚卒霸西域德列王道二者稱穆如此可不慎哉息夫躬傳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子之言自敗其師悔過自責疾詿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後遂以霸○注故因至大夫○所謂因其可與而與之也按秦見春秋始僖十五年戰于韓書爵見偏戰獲人君書坐絕中國也而未能用周禮積之不足責之數再稱秦師於傳二十八年爲其從伯者據楚書師以錄功翩殽至上十年皆狄之書秦上九年來歸襚始與晉爲禮又秦之非禮故於此年來聘繆好尊王無可譏譏故特書伯晉而與之也○注子貢至謂也○見論語子張篇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疏]包氏愼言云十二月書戊午月之六日杜云河曲在河東蒲坂縣南大事表云今蒲州府治永濟縣東南五里有蒲坂故城又云水經云河水南至華陰潼關渭水自西來會之蓋河水自此折而東故稱之河曲即蒲坂也今蒲坂故城在永濟東南又云河西在今陝西同州府及華州之境秦初起岐雍未能以河爲界晉疆遂跨河西而滅西虢焉晉都以汾澮爲河東故以華陰爲河西自夷吾請割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河外即河之西虢略故虢國地即今閿鄉靈寶在河之東背約不與戰韓見獲傳十五年十一月秦歸晉侯始任晉河東而河外五城不必言矣十七年晉太子圉爲質于秦秦復歸河東而河西五城終爲秦有自是秦地東至河秦在河西晉在河東判然兩戒矣方輿紀要河西經同州朝邑縣東又南經華陰縣東北東岸爲蒲州城西又南經晉首山西乃折而東其地謂之河曲服虔曰河曲晉地見史記注續漢志河東郡蒲坂有雷首山劉昭注伯夷叔齊餓於首陽山馬融曰在蒲坂華陰之北河曲之中是河曲在蒲坂矣江氏永曰河南流至華陽曲而東流在今蒲州府永濟縣境

此偏戰也何以言師敗績敵也[疏]與上七年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傳同注云俱無勝負通義云左氏所謂文綏是也先晉人者此亦秦伐晉見晉爲主也不言及者秦晉之爭亟矣是役以後乃少甯居將於是總校其功罪以晉及秦則觸晉未有罪以秦及晉則觸與秦征之故變文以見二國均罪爲罰董仲舒曰秦穆侮蹇叔而大敗鄭文輕衆而喪師春秋之數實重民如是是故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傳其所害重也問曰其書戰伐甚謹其惡戰伐無辭何也曰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爲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無苦民爾苦民尙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尙痛之況殺民乎考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世其所好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詩曰弛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文不足以來遠不斷斷以戰伐爲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此見繁露竹林篇

曷爲以水地[注]以水地者謂以水曲折起地遠近所在也據戰于泓不言曲[疏]注據戰至言曲○見傳二十二年○

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注]河曲流以據地明故可以曲地因以起二國之君數冀兵相伐戰無已時故不言及不別曲直而地以河曲明兩曲也

[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爾雅釋水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注引公羊傳曰河曲流河千里一曲一直也疏云此注以疏爲流引加一直字誤也按郭氏所據公羊不與何本同何本作疏不作流也又云按此是流字郭本唐石經作疏乃傳字耳邪爲所據已鬲按校勘語是也注疏均不爲疏字爲解知當是流謂河至此而曲流也公羊問答云河千里而一曲何所據曰此見之於河圖緯象河流九曲河導崑崙山一曲也東流千里至規其山二曲也北河千里至積石山三曲也千里入龍首抵龍門西曲也南流千里至龍首至卷重山五曲也東流貫砥柱觸閼流山大曲也東流至潞會七曲也東至大伾八曲也北至洚水千里至大陸九曲也按爾雅釋水云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釋文引李巡云水勢小曲乃大直也故曰小曲水陰節每一曲一直通無極也故曰千里一曲一直漢志太原郡陽曲應劭曰河千里一曲當其陽故曰陽曲然陽曲去河曲遠當如杜以爲在蒲坂縣南者是○注河曲至曲也○校勘記出曲流云閩監毛本同鄂本流作疏按作疏者誤通義云舉河曲者猶言濟西河陽皆大之之詞也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況乃干戈相尋綿十三載故雖戰不出境而舉疏者地之用是見伏尸流血千里之內舉遭離之

噹二國之弄均矣穀梁傳曰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略之也注夫戰必有曲直以一人主之二國戰鬬數曲直不可得辟故略之不言晉人及秦人戰俞氏樾云按爾雅釋水注引此文作河曲流河千里一曲一直也阮氏因稱疏字誤其實非也此二句正答上曷爲以水地之問蓋謂河曲疏闊千里而始一曲非十里百里文所在皆有者故得舉以目其地也若作疏字於義全失矣郭璞所引以意增改非公羊原文解詁曰河曲疏句以據地明句故可以曲地句其說甚爲明了而疏字各本均誤作疏於是傳義愈晦矣校勘記曰鄂本疏作疏當據以訂正郝氏懿行爾雅義疏補郭注兼引解詁文則亦爲誤本所惑耳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運【注】書帥師者刺魯微弱臣下不可使邑已久不修不敢徒行與師屬衆然後敢城之言及者別君邑臣邑也【疏】釋文運二傳作鄆後皆爾按運鄆皆從軍聲通此作運者假借字也杜云鄆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員即鄆也故釋文云本又作鄆音同廣韻二十三問鄆邑名又州名魯太昊之後風姓爲貫兗州之城即魯之附庸須句國也秦爲薛郡地漢爲東平國武帝爲大河郡隋爲鄆州按魯有東西鄆在東平州者西鄆也水經注瓠子河河爲瓠河又東逕鄆城縣南春秋左傳成公十六年公自沙隨還待于鄆京相璠曰公羊作運字今東郡廩丘縣東八十里有故運城此鄆城也按成四年城運昭二十六年公至自會居于運二十五年齊侯取運二十七年兩書公至自齊居于運二十九年公至自乾侯居于運又遷潰定六年季孫斯仲孫忌圍運十年齊人歸運田皆是此年所城爲東運水經注沂水篇沂水又東南逕東莞縣故城西與小沂水合孟康曰故鄆邑左氏傳莒魯爭鄆爲日久矣今城北鄆亭是也京相璠曰琅邪姑幕邑南四十里員亭故魯鄆邑世變其字非也郡國志東莞有鄆亭今在莒城東北四十里齊乘鄆邑在沂水縣本莒魯所爭之鄆邑十三州記曰魯昭公所居爲西鄆在東平莒魯所爭爲東鄆在此大事表云在今沂州府沂水縣治東北四十里京相璠曰琅邪姑幕縣南員亭地理志東莞下云術水南至下邳入泗孟康曰故鄆邑今鄆亭是也齊氏召南云魯地名鄆者有二此年季孫所城東鄆也與莒分界今沂水縣北之團城是成四年所城鄆以備晉及昭公所居此西鄆也今鄆城縣東有故城按此及成九年楚人入運襄十二年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昭元年取運皆在沂水者蓋是時屬魯故季孫城之不知何年入于莒直至昭元年取之復屬魯也地理志琅邪郡諸下云師古曰春秋城諸及鄆者山東通志諸邑在青州府諸城縣西南三十里石屋山東北蘄河之南鄆亭城在沂水縣東北四十里○注書帥至城之○校勘記出書帥師云鄂本同此本疏標起訖亦作書帥至城之此本及閩本書帥師今訂正監毛本改言帥師者非舊疏云如此注者正見隱七年城中丘之屬皆不言帥師故也按臣下不可使者即上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丙戌奔莒傳云不至復者不可使往也是也蓋臣下不可使衆稱特甚故穀梁傳曰稱帥師言有難也哀此爲莒魯所爭固長莒故不敢使行與○注言及至邑也○莊二十九年城諸及防注諸君邑防臣邑言及別君臣之義君臣之義正則天下定矣又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傳云不以私邑累公邑也注公邑君邑私邑臣邑也累次也義不可使臣邑與公邑相次序故言及以絶之是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注】不書葬者盈爲晉文諱也晉文雖霸彊會人孤以尊天子自稱有餘故得盈爲諱【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書壬午月之二日○注不書至爲諱○校勘記出會人孤云鄂本會字上有彊字此脫按僖二十八年注云陳有大喪而彊會其孤有彊字是也舊疏云盈者相按足之辭晉文於僖二十八年之時此朔之父陳侯款夏六月卒至冬未葬而晉文會諸侯于溫經有陳子是彊會人孤令失子行亦是文公恥之是以春秋違卒而不書葬葬深爲晉文諱也今若故子朔書葬則文公之恩遂見是以此處須去朔葬使若陳國之君倘不書葬然故言盈爲晉文諱按文公恥之者彼注云不書葬者爲晉文諱行霸不務教人以孝陳有大喪而彊會其孤故深爲恥之是也通義云不言葬陳共公者與惡父同義

邾婁子蘧篨卒【疏】左氏作籧篨按說文艸部蘧蘧麥也又蒢黃蒢職也是二物竹部籧籧篨粗竹席也篨籧篨也籧篨作一物解知邾婁子名當作籧篨桓六年左傳所云取於物爲假是也通義云邾婁文公也前用鄫子于社失德重卒書日去日知不葬上日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注】公子遂所致【疏】校勘記出至秋七月云唐石經鄂本皆作至于秋此說○注公子遂所致○五行志中之上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先是曾伯杞伯來子來朝歸伯來奔秦伯使遂來聘季孫行父城諸及鄆二年之間五國趙之內城二邑炕陽失衆一曰不雨而五穀皆熟異也文公時大夫始顓盟會公孫敖會晉侯又會諸侯于垂隴故不雨而生者陰不出氣而私自行以象施不由上出臣下作福而私自成一曰不雨近常陰之罰君[illegible]也按施不由上出及君將諸機皆間惟何氏專以爲公子遂之應爾

世室屋壞【疏】左氏穀梁作大室公羊古義云世室二傳作大室賈逵服虔等皆以爲太廟之上屋禮說曰清廟之制如明堂明堂五室故清廟五廟中央曰大室亦曰大廟大室則大室者中重屋明堂位所謂復廟重檐天子之廟室洛誥王入大室裸是也孔穎達曰左傳不辨此是何公之廟而經傳之大室則此室之最大者故知是周公之廟非魯公也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世室非一君不宣事爲伯禽樁按公羊皆以世爲大如衛太叔儀爲世叔儀宋樂大心爲樂世心又惟而廟之如鄭大夫子大叔論語作世叔天子之子稱大子春秋傳云會世子于昔止諸侯之子稱世子而晉有大子申生鄭有大子華春秋經齊世子光左傳云大子光明世與大同義世室卽大室也原注樊毅復華下民租田口算碑云魯不修大室春秋作譏又樊毅修華岳廟碑云世室不修春秋作譏二碑同時所立或作世或字本廟也按禮記曲禮下云不敢與世子同名注世或爲大漢書五行志引左氏說曰前堂曰大廟中央曰大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又穀梁公羊經曰世室按今本穀梁亦同左氏作大室魏世室也虞劉子政等所據穀梁作世室與范本不同耳然范注云世世有是室故言世室者穀梁傳作世室猶世室也故范以世世有其室鄭之釋經之世室猶言世世室也范注鄭釋傳之世室也壞者說文土部壞敗也籀文作散又文部穀穀也是壞穀義同鄭文引字林云壞自敗也韓聚反則壞以使強生分則也此云世室屋壞卿負敗之壞史記秦本紀隳壞城郭則人壞之壞也皆作壞

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注】魯公周公子伯禽【疏】杜以為大廟之室以左傳不別此為何公之廟故以為大廟不知古世與大室通左氏之大室即公羊之世室也彼疏引賈服等皆以為大廟之室者非穀梁傳曰猶世室也下即曰周公曰大廟伯禽曰大室是亦以此為伯禽之廟按以五行志所引穀梁考之似伯禽曰大室語亦當作世室○注魯公至伯禽○魯世家云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為魯公明堂位魯公伯禽也周公稱太廟【疏】禮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注引此傳文按僖八年禘于大廟文二年大事于大廟論語八佾云子入大廟皆周公廟也魯公稱世室【疏】舊疏云即此經是也通義云禮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魯以周公為太祖而伯禽為始封之君亦不容毀故別為世室魯多殷禮是亦法殷人六廟之意也孔疏引明堂位云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不毀則稱世室世室非一君廟名若是伯禽之廟則宜舉其號謚按魯雖有二世室武世室係魯之僭禮蓋世室本伯禽廟本稱後有武公其子孫因即留與伯禽世室對舉魯人夸張以象文武二祧不可為典要也且明堂位亦多誇誕辭羣公稱宮【注】少差異其下者所以上尊周公【疏】舊疏云即武宮煬宮之屬是也穀梁傳亦云羣公曰宮注爾雅曰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然則其實一也蓋尊伯禽而異其名○注少差至周公○校勘記出上尊云鄂本同閩監毛本上作尚按尚上通舊疏云廟者尊卑之名鬼神所居之稱今此稱異其名知上尊周公故也此魯公之廟也曷為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注】魯公始封之君故不毀也【疏】禮記明堂位注世室者不毀之名也按周禮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注世室宗廟也魯廟有世室牲用白牡此用天子之禮然則周公太廟疑仿周人明堂之制魯公世室仿夏世室之制歟明堂位多言列魯制而以天子之制擬之如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皋門之屬則彼所謂文世室武世室者指周文武廟而言言魯之魯公廟武公廟即周之文世室武世室謂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祭法注云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明堂與世室同故文武廟亦稱世室世世不毀故亦曰祧此傳云世室猶世室也言此之世室猶周之世室也魯惟魯公之廟稱世室武廟則稱武宮見成六年並無世室稱也○注魯公至毀也○魯世家云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是為魯公周公不就封又云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是魯公為魯始封君也按魯有周公廟伯禽廟世世不毀又有文王廟變嫌廟所謂特廟也幷四親廟而八禘祫時或不及特廟尊不就卑與周公何以稱太廟于魯【注】據魯公始封也【疏】此雖不以魯公為太廟之故又周公未嘗就封何以稱太廟封魯公以為周公也【注】為周公故語在下【疏】正以周公為始封祖故傳廿四年富辰數魯衛等同為文昭知以周公為正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注】始受封時拜于文王廟也尚書曰用命賞于祖是也父子俱拜者明以周公之功封魯公也【疏】校勘記出魯拜其後云唐石經鄂本作魯公拜乎後此脫禮記明堂位正義引有○注始受至廟也○書洛誥云戊辰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孔傳王為冊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烝祭日周公拜前魯公拜後又云太室清廟毛詩大雅序清廟祀文王也是始受封于文王廟也故禮記祭統亦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太廟示不敢專也是也漢書王莽傳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子父俱延拜而受之師古曰謂周公拜前魯公拜後然則魯頌王曰叔父五句蓋其誥辭也知者左傳定四年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與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同今惟康誥存則伯禽與唐誥皆必是當時篇名猶君牙伯冏之類或為伯禽之誥也當即史逸所祝之冊祭統又云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者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注一獻一酳尸也此諸侯命其臣之禮王命諸侯禮亦宜然周封魯公則在烝祭新邑之時特加文武各騂牛一尊周公也故孔傳云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以事文武皆至其廟親告按所告書在明堂無親至文武廟事故言太室祼太室即明堂之中央太室亦曰太廟因其制同而大事帝以文武配在此故也詩疏引鄭志答張逸引洛誥王入太室祼一條言周公于洛邑建明堂宗廟王肅皆為天子制故明堂位一曰文王廟大戴禮明堂篇云或以為明堂者文王之廟也蓋宗祀文王于明堂故得統稱焉故詩清廟序云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為是其事也亦謂之文祖洛誥乃單文祖德詩疏引鄭注云乃盡明堂之德是也○注尚書至是也○書甘誓文按彼謂遷主天子親征載以行者有功則賞之主前與此儀異引之者證以賞必皆于祖前也故祭統載孔悝鼎銘亦曰公假于太廟公曰叔舅云云也諸侯命大夫於尸食已畢祭事方了儀行一獻命之者天子命羣臣則不因常祭特假于廟故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儐注云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向蓋錫茅胙土非比尋常爵賞卿大夫以下也○注父子至公也○禮記明堂位云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注同之於周尊之也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故也通義云詩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書曰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是其事也命周公後言命魯公以為周公之後曰生以養周公【注】生以魯國供養周公【疏】周禮太宰云五曰生以馭其福注生猶養也賢臣之老者王者有以養之成王封伯禽於魯曰生以養周公是也○注生以至周公○此養體如孟子以天下養之養萬章篇以天下養養之至也注肆以天下之富奉養其親至極也伯禽諸侯故以魯公供養也死以為周公主【注】如周公死當以魯公為祭祀主加曰者成王始受其茅土之辭禮記明堂位曰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蓋以為有王功故半天子也【疏】周禮注引主作後彼疏云彼云主此云後不同者鄭以義言之按主後古音同部亦可通後如禮喪服為人後者之後通與引為注受人宗廟之重明受宗廟之重者辭後也故喪服不杖期章有女子子適人者為其昆弟之為父後者亦謂持重者故何氏謂以魯公為祭祀主也主亦如不杖期章之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之主傳曰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也敵體公云祭主者夫者子若孫也實疏無主有二謂其主祭主實有無後無無主者若當家無實主或取五服親又無則取東西家若無則里尹主之故以祭主為實也○注加曰至之辭○校勘記引浦鏜云受當授字誤舊疏云即周書作雒篇曰封人社壝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釁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一面之土苞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為社之封孔氏云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

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其王者覆四方者是其茅土之文耳按白虎通社稷篇亦引春秋傳曰天子有大社也東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冒以黃土將封東方諸侯取青土苴以白茅各取其面以為封社明土謹敬潔清也初學紀引漢舊事曰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為壇封諸侯者取其方面土苴以白茅授之各以其方色以立社於其國故謂之授茅土是漢時猶此制也此曰如詩魯頌閟宮篇王曰叔父之曰箋云成王告周公曰叔父我立女首子使為君於魯謂欲封伯禽也封魯公以為周公後故云大開女居以為我周家之輔蓋皆左傳所請命以伯禽冊中語○注禮記至子也○鄭彼注云曲阜魯地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革車兵車也兵車千乘成國之賦也引詩魯頌曰王謂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為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又曰公車千乘朱英綠縢按天子方千里開之得積數一百萬里魯方七百里開之得積數四十九萬里是半天子也以為有王功者明堂位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故也故又云成王以周公為有大勳勞於天下

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為周公主【疏】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主字涉上文為周公主而衍按上文云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封魯公以為周公主生養死祭言之非事指為祭主一事也且為周公主為字讀平聲封魯公以為周公主字讀去聲並見釋文此又封魯公以為周公是復述上文之辭若於為周公下加一主字則經以千里矣自唐石經始衍主字而各本遂沿其誤定四年左傳正義引此無主字按王氏說主是也下注云據為周公者可證

然則周公曷為不之魯【注】據為周公者謂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周公不之魯則不得供養為主【疏】注據為至為主○上傳云封魯公以為周公以答之魯故此復據為周公者謂生養死祭以辭不之魯也言既供養為主何為不之魯

欲天下之一乎周也【注】周公聖人德至重功至大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嫌之魯恐天下迴心趣鄉之故封伯禽命使遙供養死則奔喪為主所以一天下之心于周室【疏】白虎通封公侯云周公不之魯何為周公繼武王之業也春秋傳曰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詩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漢書注引尚書大傳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子周也史記魯世家周公在豐病將歿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通義云魯世家述金縢之言曰我之所以弗避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是周公之心也其不之魯亦猶是心也○注周公至至大○詩周南召南譜云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謂周公也漢書古今人表列周公上上故云周公聖人也祭統云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又云所以明周公之德是其德重功大也○注東征至國怨○僖四年傳○荀子王制篇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後漢書班固衰記亦有是語○注嫌之至周室○正以孟子云堯崩三年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於堯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illegible]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者[illegible]歸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故周公避之魯則天下迴心趣鄉之也孔氏廣森集本書大傳曰周公致政封魯三年之後周公老于豐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王之廟然後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于成王又云故周公封于魯身未嘗居魯也忠孝之道威在成王周公之間故魯鄭成王所以禮周公也上注據周公不之魯無以供養為主故此注云使遙供養死則奔喪為主故無妨不之魯也

魯祭周公何以為牲【注】據廟異也周公用白牲【注】白牲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不以夏黑牲者嫌改周之文當以夏辟嫌也【疏】校勘記出用白牲云閩監毛本同○唐石經鄂本作白牡當據正此本注中亦作牡不誤史記三王世家云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群公不毛實不肖差也禮記明堂位云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牲用白牡詩魯頌閟宮云白牡騂剛傳白牡周公牲也劉氏逢祿解詁箋云禮郊特牲曰諸侯之祭以白牡諸侯之僭禮也魯祭周公以白牡蓋亦放於僖公牟禮也春秋不譏者從郊禘嚳正之矣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明堂位所記蓋荀卿之徒播其後魯壞之非經也魯之王禮儀自僖公魯頌所為著莊公之子也其精成王所魯公所受曰山川土田附庸而已不聞以天子禮樂也晉文請隧襄王曰王章也未有成王而以非禮廢周公歟按劉敞非是按史記世家云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故明堂位祭統書大傳等並有魯用天子禮樂之稱為得以郊特牲一循義反諸家之說魯非強悍之國傳亦非啟墨主謗數僭用王禮晉文伯主用隧猶須請于襄王而魯敢自為郊禘乎襄王以王章圖晉獨不能以王章拜魯乎詩之所譏略彝數禱歸所不及不得遺禮之所無況詩明云白牡騂剛矣諸侯自僭可云非禮成王康之則有所受何得仍責非禮郊特牲所記或別國諸侯亦有救用白牡者闕○注白牡者殷牲也○禮記明堂位牲白牡者牲也又檀弓云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繁彝鄭事斷云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牲色白貴純也帝牲在滌三月牲貴肥腯而不食其大也凡養牲之道務生肥腯而已有儀文龍郊務養之故莫如今食其毋便以用白為貴純似與何氏所據異又春秋下宜殷傳字郊特牲曰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諸侯之僭禮也社白牡大路殷天子禮也然則魯以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故以殷之白牡亦惟文王周公廟用之者用於他廟亦為僭其例國備侯惟二王後得用其先世所尚之色之牲幣以祀其先祖如宋祭殷先王亦得用白牡也郊特牲云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象天也牲日月畫于旂上素車殷禮也魯公之郊用殷禮也是也○注周公至同也○白虎通嗣篇養善從生祭從死周公以王禮葬何以為周公踐阼理政與天同志展興周道顯天度數萬物咸得休氣充塞原天之意予愛周公與文武無異故以王禮樂使得郊祭尚書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下言禮亦宜之繁露郊事對云臣湯問仲舒魯祀周公用白牲非禮臣仲舒對曰禮也臣湯問曰周天子用騂剛群公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臣仲舒對曰武王崩成王幼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云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牲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仲舒愚以為報德之禮則此云謙不敢與文武同者師不敢周赤牲也魯世家云周公既卒成王亦謙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子小子不敢臣周公也魯衛威賜云閒服得書覺鄉謹遍缺以天子禮葬公褒魯得郊傳云魯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

雷風著變是周公死有王禮也蓋今文尚書皆以金縢風雷之變在周公沒後故傳秋有谷禾上疏亦云書周公義成王辟以樂禮而得正後漢書注引洪範五行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雨禾偃木拔乃成王葬金縢之策故周公之辭尊以王禮申令魯郊而天立復風雨禾稼盡起為○注不以至辨也○校勘記出繼改周之文郊本觸作撲此誤明堂位云夏后氏牲尚黑是夏黑牲也舊疏云正朔三而改改天正十一月者當以十三月為正蓋若用黑牲則周公宜變周之嫌故通之也

魯公用騂犅〔注〕騂犅赤脊周牲也魯公以諸侯不嫌故從周制以脊為差〔疏〕

注騂犅至牲也○經義述聞云疏曰正以山脊曰岡故知騂犅為赤脊矣引之案牛有赤色謂之騂犅則自脊以外非赤色也魯頌閟宮篇事以騂犧傳曰騂赤犧純也箋曰赤牛純色今唯脊毛赤而餘則否豈純色之謂乎且無以異於羣公之不純色矣明豈位曰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騂剛若以騂剛為赤脊則是夏牲尚黑殷尚白全體之毛色皆然而周之尚赤獨為脊而非全體皆赤之牲無是理也當從說文訓犅為特牛特牛牡牛也騂犅猶言騂牡耳小雅信南山曰祭以清酒從以騂牡奐氏經說云疏山脊曰岡故知騂犅赤脊釋文云犅詩作岡漢書五行志注云嶺領上嶺也楚辭守志寬高岡兮嘵嘵注云山嶺曰岡嶺俗領字然則岡領同義曲禮冢曰剛鬣亦謂冢肥則脊上毛長也剛段借字古止作岡騂剛為赤脊信矣天子騂犧純赤諸侯騂犅但脊上毛若以是別尊卑之等故注云從周制以脊為差說文犅特牛也不赤何說之的按王氏之說辨矣然明堂位所記皆魯禮魯牲用四代禮樂夏商之牲純周則止騂犅耳不得據以相郊不然則犅字从岡其義何取○注魯公至為差○繁露郊事對云魯郊用純騂剛周色上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按郊用騂犢魯公廟用騂犅不同魯公廟不用天子禮樂故不嫌用赤牲也從周制以脊為差者謂從周制用騂但以脊為差別耳禮記玉藻云諸侯元端以祭注祭先君也端當為冕諸侯祭宗廟之服唯魯與天子同正義按明堂位云君袞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中魯氏云此謂祭文王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禮其祭羣公以下則亦元冕故公羊云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剛羣公不毛是魯公以下與周公異也二王之後祭其先王亦是用其先代之服二王之後不立始封君廟則杞祭東樓宋祭微子以下亦皆玄冕也

羣公不毛〔注〕不毛不純色所以降于尊祖〔疏〕

注不毛不純色○周禮地官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注毛之取純毛也明不毛為不純色也公羊禮說云祭祀之事先為清酒其次擇牲擇牲卸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君召牛擇其毛而卜之也周禮牧人凡陽祀用騂牲毛之注毛之取純毛陽祀祭天于南郊及宗廟又云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注尨謂雜色不純也按今魯祭羣公於宗廟非外事可比何為而不純乎陽祀用騂牲此天子之禮魯諸侯也魯公尚不敢與文武同牲故以脊為差而羣公反可以用純乎故注謂不毛不純色所以降于尊祖也孔沖遠於祭義謂犧純色天子牲也牷完也諸侯牲也於大稱謂不毛者不定用一毛而已其牲皆用純色故此祭用純騂也祭義云擇其毛是猶侯用純色也沖遠之疏何皆鼠兩端而自相矛盾乎按通義云亦用純色但不擇取騂白若黝牲犧牲之屬皆可也亦沿孔疏之誤○注所以降于尊祖○校勘記云盧文弨曰于當作於按此本疏中作降子尊祖今按作于不誤作子是也然則凡用牲廟各別牢故禮運疏引逸禮云毀廟之昭共一牢穆共一牢也

魯祭周公何以為盛〔注〕據牲異也〔疏〕

釋文云盛音成也在器曰盛此盛統言之與下傳周公盛之盛少異

周公盛〔注〕盛者新穀〔疏〕

注盛者新穀○孟子滕文公云以供粢盛注盛稱也周禮載師不耕者祭無盛按說文皿部盛黍稷在器中以祀者也故在器部釋之盛此蓋對下粢與盛言故釋為新穀亦以意言之非詁盛為新穀也周禮廩人職云大祭祀則共其接盛注接讀為一扱再祭之扱扱以受舂人舂之大祭祀之穀藉田之收藏於神倉者也不以給小用盛蓋亦即接與盛

魯公燾〔注〕燾者冒也故上以新也〔疏〕

釋文燾徒報反一本作濤音同○注燾者至新也○小爾雅廣詁燾覆也亦作幬廣雅釋詁云幬覆也覆冒幬同謂以覆乎上也接釋文云一本濤疑幬之誤禮記中庸無不覆幬是也亦作燾方言燾覆也又云燾燾也亦謂以昔燾新燾義之反覆相通者也說文火部燾覆照也周禮司几筵云每敦一几注是幬為燾覆也燾疏云正以燾詁為覆若似周書燾以貲土之屬敦也然則言周公盛者謂新穀滿其器言魯公燾者謂下故上新各半也

羣公廩〔注〕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此謂方祫祭之時序昭穆之差〔疏〕

注廩者至連爾○孫氏志祖讀書脞錄云釋言廩辭也郭注或說云即倉廩所未詳按釋文引會人云廩少辭也蓋辭與辭通廩有辭義公羊文十三年傳羣公廩何注廩者連新穀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疏謂全是故穀但在上少有新穀財得相連而已故謂之廩廩者希少之名此其謎通義云廩者新陳相雜易謙于无陽鄭司農注謂如業公謙之謙謙雜也即讀從此傳文按鄭易注見詩采薇疏引謙廩聲相近此謂疏引鄭注易云廩讀如業公廩之廩當是後人改嵐鄭易本亦不作廩也臧氏庸拜經日記云注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疏廩讀全是故穀但注上少有新穀財得相連而已故謂之廩廩者稱少之名是以鄭注云讀如羣公廩之廩釋文公廩力甚反開成石經作廩詩采薇正義引易文言為其嫌于无陽鄭注嫌讀如羣公之謙古書篆作立心與水相似讀者失之故作嫌雜也或據詩正義所引鄭易注以校公羊疏謂傳寫廉嫌公謙謙按說文五下嗇愛濇也从來从㐭㐭即廩正字爾雅釋言廩廯也釋文引舍人注廩少鮮也釋名釋宮室云廩矜也實物可矜惜者投之於其中也是廩鮮少希貫之意公羊莊二十三年傳注云所傳聞之世見始起所聞世廩廩近升平治之斷也此廩字與廩公廩正同何云廩廩近又云衛皆與財令相連財字篆合可證廩字無誤公羊有廩類二家本蓋何邵公所據氏本作廩公廩鄭康成所據嚴氏本作羣公謙謙古讀如廩謙廩聲相近故文異謙者雜也言新陳半相和廩者謙少僅有之意謂些些新穀略與陳穀相粘而已故疏云財令相連注中半字當為衍文灋下故上新可言半廩而言半與灋混矣疏甚分明若徐疏所引鄭云或即宰合文官注以意寘改或鄭注他經傳另有是語今鄭公之書多闕無可考矣讀書叢錄云爾雅釋文孫炎曰廩藏蘇鮮闕也舍人云廩少鮮也顏瞿案孫炎以鮮為家舍人以鮮為少本皆作廩鮮也郭憲同於孫炎舍人故注云或說云即倉廩所未詳引其義未改其字亦當作鮮公羊疏廩者稀少之名詩疏引鄭易注作謙謙亦希少之意與舍人注合按韓說皆相近鹹氏尤為鮮鮮愈氏鎰曰宗廟燾盛必無新穀之理何解疑非也曰盛曰稟曰廩蓋剝異其在器之多寡耳盛者滿也燾閒豐要精儀論上盛則氣高下盛則氣服王注曰盛謂盛滿然則周公盛者謂滿其器也燾者冒也覆也何氏訓燾為冒疏謂燾詁為覆若周書燾以貲土之類

正得其義魯公嗛者謂雖不滿其器然足覆冒之不見底也嗛也少也爾雅釋言嗛辭也爾字說文所無古本止作之鮮故釋文引會也人曰嗛少鮮也是嗛有少義此殺亦曰嗛者希少之名是也筆公嗛者謂不能滿其器並不能覆冒之故在器中見其少也嗛古作謙周易文言傳鄭注曰謙讀如羣公溓之溓古書篆作立心與水相近然則事公謙猶事公謙也孟子公孫丑篇吾何慊乎哉趙注曰慊少也禮記大學篇正義曰慊不溓之貌是可得其義矣○注此謂至之差○書疏云若以時祭祿食稍鑿事公之類一何至此故知正是祫祭之時序昭穆之差所以降子尊祖故也按禘者所以別同異諸侯之尊豈必於漆臧新其新殿蓋有所等差正所以尊祖也

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脩也【注】簡忽久不以時脩治至令壞敗故譏之言屋者重宗廟詳錄之以不務公室不月者知久不脩當蒙上月【疏】注簡忽至譏之○通義云屋七月不雨則無壞道而壞知其稍陀不脩者久矣穀梁傳太室屋壞者有壞道也譏不脩也又曰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舂敬之至也爲社稷之主而先君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五行志中之上文公十三年大室屋壞近金沴木木動也先是冬釐公薨十六月乃作主後六月吉禘于太廟而致釐公春秋譏之經曰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左氏說曰太廟周公之廟饗有禮義者也祀國之大事也惡其亂國家之大事於太廟故言大事也躋登也登僖公於閔公上逆祀也僖雖閔之庶兄嘗爲閔臣臣子一例不得在閔上又未三年而吉禘前後亂賢父聖祖之大禮內爲貌不恭而狂外爲言不從而僭故是歲十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後年若是者三而太室屋壞矣前堂曰大廟中央曰大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象魯自是陵夷將墮周公之祀也穀梁公羊經曰世室魯公伯禽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大事者祫祭也躋僖公者先禰而後祖也經義雜記云漢志所載左氏說乃西漢儒解左傳之文足以補正杜氏彼云惡其亂國家之大事於太廟故言大事則書大事者因以見譏今杜云大事禘也則似爲禘之常稱矣○注書屋至錄之○通義云屋者當中霤上出重屋也魯有復廟重檐亦天子之制也蓋本五行志所載左氏說謂其上重屋尊高者也按明堂位曰復廟重檐注復廟重屋也謂上下重屋也詳錄壞之所在爲重宗廟也明太廟非必全壞也○注以不務公室○定二年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傳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往務勉也舊疏云不務公室亦可施於久不脩亦可施於不務如公室之禮微辭也○注不月至上月○校勘記出不月云鄂本同閩監毛本不誤舊疏云書蒙上月者謂蒙上秋七月也月者久也彼久不脩是以書月此亦久不脩故知當蒙上月謂意謂據定二年傳書十月例此也

冬公如晉

衛侯會于沓【疏】左穀二家經會下有公字按有者是也此亦宜有如無公字傳注均宜有說按注本脩患云文公不事晉先齊侯潘卒一年文公如晉衛侯鄭伯皆不期來齊侯已卒諸侯果會晉大夫于新城所行侯不足特所事者不可不慎此亦存亡欺昏之要也謂此書及下棐之會十四年新城之盟事也意謂魯不事晉至此始改事晉何氏無此意蓋齊趙經師異說也杜云會闕地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己丑十二月無己丑十一月之十二日也然十四年始書公至自晉盟後鄭書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則經月不得有己丑或乙丑之誤爾

還自晉【疏】左傳作公還自晉穀梁以爲還者事未畢也

鄭伯會公于斐【疏】釋文斐本又作棐按左傳穀梁傳並作棐杜預皆云棐鄭地按左氏襄三十一年鄭印段廷勞于棐林大事表云鄭棐林宣元年諸侯會晉于棐林杜亦云鄭地滎陽苑陵縣東南有林鄉今開封新鄭縣東二十五里林鄉城是其地也詳宣元年

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往黨衛侯會公于沓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于斐故善之也【注】黨所也所猶時齊人語也文公前扈之盟不見序後能救鄭之難不逆王者之求上得尊尊之義下得解患之恩一出二爲諸侯所榮故加錄於其還時皆深善之【疏】注黨所至語也○校勘記云鄂本宋本閩監本同毛本時誤是通義云左傳師乎師乎何黨之乎集解黨所也彼亦齊人之歌則是黨結爲所信齊語矣往所猶言往許往許時往時往子曰物之黨來寄也其義爲時來者曰往星之黨見其義爲時見黨訓所轉訓時也按史記注引服虔注黨所也正義所鄭杜氏所本故會子問歸葬於女氏之黨謂女氏之所也禮父黨無容謂父所無容也鄉射禮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謂侯所也齊策歸于何黨矣謂歸於何所也經傳亦多以所代時昭三十一年左傳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謂有時有名而不如無名也大戴禮本命篇無所敢自遂也謂無時敢自遂也襄二十七年左傳晉楚所以兵威遂謂時以兵威之也昭七年左傳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謂有時反其道以取媚于民也昭三十年左傳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謂有時助執紼也墨子節用爲其欲早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所字亦作時字解公羊問答云越語夫上黨之國黨昭公黨所也釋名上黨之所也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黨也○注文公至見序○上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公失序也是也○注後能救鄭之難○上九年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是也○注不逆王者之求○上九年毛伯來求金是也○注上得至之○上得尊尊之義鄭不逆王者之求也下得解患之恩鄭救鄭之難是也一出三爲諸侯所榮鄭及晉侯盟鄭伯會公于斐衛侯會公于沓是也通義云前扈之盟公失序今一出而衛鄭皆因公以請平于晉臣子之心喜其爲諸侯所尊榮故加善辭也按如繁露云衛鄭皆不期來似無因公請平于晉之義請平事見左氏傳毛本於改于非

二五六

公羊義疏四十三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文十四年盡十八年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注】月者為臣子喜錄上事【疏】穀梁傳自晉事畢也○注月者至上事○桓十六年注致例時此月故解之為臣子書錄上事見上文傳四年注凡公出滿三時月危公之久同書月義不同春秋無遽倒也

邾婁人伐我南鄙

叔彭生帥師伐邾婁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注】不書葬者潘立儲嗣不明乍欲立舍乍欲立商人至使臨葬更相篡弒故絕其身明當更立其先君之次【疏】孔疏世家及世本是齊昭公也包氏慎言云五月書乙亥月之朔日○注不書至之次○篡弒釋文篡弒作篡殺音申志反下同按十行注疏本載音義亦作殺包氏慎言云絕其葬使不得入先君之先也通義云不言葬齊昭公者與詭諸同義按孔氏於晉侯詭諸卒下云不葬者里克弒先君命嗣與弒君同罪奚齊未踰年例不書葬責討賊之文不得見乃更移賊未討不書葬之義於此明晉之臣子不為奚齊討賊卻為無恩於獻公故不繫臣子辭則亦以此不書葬為責齊臣子不討弒舍之賊矣然魯子赤被弒文公書葬何以不責魯之臣子辨見傳九年按史記齊世家云昭公之弟商人以桓公死爭立而不得陰交賢士附愛百姓百姓說及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卽與衆十月卽墓上弒齊君而商人自立是為懿公所謂臨葬更相篡弒也惟細按何義似以商人亦昭公子舍與商人儲嗣不明致成亂階與史記左傳皆不合何氏或有所本按世家又云孝公卒孝公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是為昭公則昭公篡立或不書葬以示絕與晉惠公同與公羊何氏無此義姑存之以備一說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注】盟下日者刺諸侯微弱信在趙盾【疏】六月書癸酉月之二十九日杜云新城宋地在梁國穀熟縣西大事表云今商丘縣西南有新城亭水經注睢水篇睢水又逕新城北卽宋之新城亭也春秋文十四年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盟于新城者也方輿紀要新城在歸德府城南○注盟下至趙盾○襄十六年戊寅大夫盟傳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此注信在趙盾與彼信在義同者疏云若如盟日定否趙盾制之然是以盟下日以起之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孛者何彗星也【注】狀如篲【疏】史記天官書彗星三見正義謂文公十四年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是孛卽彗也穀梁傳孛之為言猶茀也○注狀如篲○禮記曲禮云國中以策彗卹勿注策彗竹帚是卽彗也經傳止作彗釋名釋天云彗星光稍似彗也是也天官書記歲星失次云進而東南三月生彗星長二丈類彗星正義天彗者一名掃星本類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長或竟天而體無光假日之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在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光芒所及為災變書又云天棓長四丈末兌天欃長四丈末兌天槍長數丈兩頭兌蓋皆彗類故爾雅釋天云彗星為欃槍開元占經引孫炎云欃槍妖星別名也是也占經又引尸子曰彗星為欃槍見妖星篇彗星占篇引荊州占曰歲星逆行通度宿者則生彗星一曰天棓二曰天槍三曰天欃四曰彗星此四者皆為彗按彗卽孛星孛槍槍棓與彗同也管子輕重篇國有槍星其君必辱國有彗星必有流血浮丘之戰對言之異散則總名彗也

其言入于北斗何【注】據大辰不言入又不言孛名【疏】注據大至孛名○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是大辰不言入也直言于大辰不言所入之星名也何者彼傳云其言于大辰何在大辰也又曰大火為大辰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是大辰東方七宿皆謂之辰非七宿之常名也故此據以為難也按注孛字綴星之誤

北斗有中也【注】中者魁中【疏】注中者魁中○穀梁傳其曰入北斗何斗有環域也注據孛于大辰及東方皆不言入此言入者明斗有規郭入其魁中也五行志下之下星傳曰魁者貴人之牢又曰孛星見北斗中大臣諸侯有受誅者一曰魁為齊晉夫彗星較然在北斗中天之視人顯矣天官書北斗七星所謂旋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索隱引運斗樞云斗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杓類聚引又云合為斗居陰布陽故稱北斗魁中猶言斗中也其第四星與

何以書記異也【注】孛者邪亂之氣篲者埽故置新之象也北斗天之樞機玉衡七政所出是時桓文迹息王者不能統政自是之後齊晉並爭吳楚更謀競行天子之事齊宋莒魯弒其君而立之應【疏】注孛者邪亂之氣○五行志云董仲舒以為孛者惡氣之所生也謂之孛者言其孛孛有所妨蔽闇亂不明之貌也釋名釋天云孛星之旁氣孛孛然也穀梁注引劉向曰孛星亂臣之類○注篲者至象也○昭十七年左傳申須曰彗者所以除舊布新也又二十六年左傳晏子曰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史記正義見則兵起除舊布新彗所指之處穢也○注北斗至所出○書堯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疏引馬注日月星皆以璿璣玉衡度知其盈縮進退失政所在聖人謙讓猶不自安視璿璣玉衡以驗齊日月五星行度知其政是與否重審己之事也初學記引運斗樞云五帝所行同道異位皆循斗樞機之分建七政之紀九星之位史記注引文耀鉤云斗者天之喉舌玉衡屬杓魁為旋璣天官書云斗為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于斗是為天之機樞玉衡也七政者史記注引書大傳云七政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為政也人道正而萬事順又引馬注書云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曰主日法天第二曰主月法地第三曰命火謂熒惑也第四曰煞土謂塡星也第五曰伐水謂辰星也第六曰危木謂歲星也第七曰罰金謂太白也日月五星侯異故名七政也與書傳小異○注是時至之應○校勘記出王者不能統政云閩監毛本同此本王作正皆誤鄂本作王者當據正左傳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穀梁注引劉向曰北斗貴星人君之象也孛星亂臣之類言邪亂之臣

將並弒其君五行下之下載此經引劉歆以爲北斗有環域四星入其中也斗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宋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綱紀彗所以除舊布新也斗七星故曰不出七年至十六年宋人弒昭公十八年齊弒懿公宣公二年晉趙穿弒靈公又引董仲舒以爲北斗大國象後齊宋魯莒晉皆弒君劉向以爲君臣亂於朝政令虧於外則上濁三光之精五星贏縮變色逆行甚則爲孛北斗人君象孛星亂臣類篡殺之表也史之有占明矣時君終不悟是後宋魯莒晉鄭陳六國咸弒其君齊再弒焉中國既亂夷狄並侵兵革縱横楚乘威席勝深入諸夏六侵伐一滅國觀兵周室晉外滅二國內敗王師又連三國之兵大敗齊師于鞍追亡逐北東臨海水威陵京師武折大齊皆孛星炎之所及流至二十八年星傳又曰彗星入北斗有大戰其流入北斗中得名人不入失名人宋華元賢名大夫大棘之戰華元獲于鄭傳舉其效云占經引感精符云孛賊入北斗中者大國結謀伐天子又云星孛入北斗兵大起將有外以勢權以兵爲政者取應大率相同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漢建安十一年正月星孛于北斗首在斗中尾貫紫宮及北辰其後魏受禪晉隆安四年二月己丑有星孛入北斗魁至三台三月遂經太微帝座端門占曰彗星入北斗經三台易主之象其後宋齊受禪又惠帝永興二年十月丁丑有星孛于北斗占曰璿璣更授天子出走又曰強國發兵諸侯爭權又曰星孛于斗王者疾病天下易政皆與文十四年同占故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此天下易之象也由是楚莊觀兵周疆敗晉師非所謂彊國發兵諸侯爭權與按齊晉並爭蓋指宣十七年晉衛伐齊成元年齊伐魯二年齊敗衛晉魯衛敗齊之屬吳楚更謀譖楚莊爭霸成七年吳伐郯爲吳伐中國之始齊宋莒魯事此年下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十七年宋弒杵臼十八年齊弒商人子卒莒弒庶其是也

公至自會【疏】莊六年注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蓋喜得與晉及諸侯盟猶上書公至自晉及上年書還自晉義也

晉人納接菑于邾婁弗克納【疏】左氏穀梁接作捷經義雜記云莊十二年宋萬弒其君接今左傳穀梁作捷賈景伯所見公羊穀梁皆作接傳三十二年鄭伯接卒左氏穀梁作鄭伯捷捷接二字古多通用

納者何入辭也【疏】九經古義云納當作內古文入作內按莊九年傳亦云納者何入辭也穀梁於傳二十五年傳云納者內弗受也蓋納兼二義

其言弗克納何【注】據言于邾婁與納頓子于頓同俱入國得立辭【疏】注據言至立辭〇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是也彼納頓子于頓爲入國得立辭此言納接菑于邾婁與彼文正同宜亦得國今云弗克納故難之

大其弗克納也【注】克勝也鄭伯以勝爲惡此弗勝故爲大【疏】注克勝也〇詩小雅小宛飲酒溫克傳克勝也禮記禮器云我戰則克注克勝也荀子大略篇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注克勝也〇注鄭伯至爲大〇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傳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爲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是鄭伯以勝爲惡也故以勝爲惡故此弗勝爲大通義云不能納料不言弗克納知此言弗克者大之也先言納接菑于邾婁者致晉君之意也傳言弗克納齊郤缺之義也

何大乎其弗克納【注】據伐齊納子糾恥不能納【疏】注據伐至能納〇莊九年公伐齊納糾傳其言伐之何伐而言納者恥不能納也是其據不克納故書伐以起之也然則弗克納書蓋可以克而弗克之辭也

晉郤缺帥師革車八百乘【疏】穀梁傳是郤克也與此異左氏又以爲趙盾陳樹華云下十五年至宣九年郤缺兩見穀梁作郤克乃傳寫之誤左傳亦云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接菑于邾

以納接菑于邾婁力沛若有餘【注】沛有餘貌【疏】注沛有餘貌〇廣雅釋詁沛大也漢書五行志沛然自大楚辭九歌沛吾乘兮桂舟孟子梁惠王云沛然下雨音義沛字亦作霈初學記太平御覽俱引作霈華嚴經音義引文字集略云霈謂大雨也大雨即有餘意經傳釋詞若猶然也易乾九三夕惕若厲離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巽九二用史巫紛若義亦同也

而納之邾婁人言曰接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注】出外孫也【疏】注出外孫也〇穀梁傳注姊妹之子曰出公羊間答曰此即爾雅釋親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女子子之子爲外孫也按爾雅出與外孫不同釋名曰姊妹之子曰出出嫁於異姓而生者也郭注爾雅引襄五年傳曰蓋舅出也文此以出爲外孫者爲同爲嫁子異姓所出故也左傳成十三年云康公我之自出時已景公世自不必專屬姊妹子言矣儀禮喪服有外孫又傳五年注有禮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皆謂女子子子也蓋凡姊妹子女子子子皆可謂之出爲其出嫁使所出也

子以其指【注】指手指【疏】注指手指〇說文手部指手指也舊疏云子謂郤缺言子以手指指麾于邾婁令使納接菑也此說任固子以其指蓋欲令以指喻也喻義在下

則接菑也四貜且也六【注】言俱不得天之正性【疏】注言俱至正性〇毛本俱誤據公羊問答云注言俱不得天之正性何也曰莊子駢拇篇駢拇枝指而侈於德附贅縣疣而侈於性釋文司馬云性人之本體也駢拇枝指附贅縣疣此四者各出於形性而非形性之正故云舊疏云子以其指者言凡立于之注以其手指相以則接菑猶人之四指貜且猶人之六指皆異於人故曰俱不得天之正性也通義云謹案子拇郤缺也凡以手計數者屈四指伸小指則爲四僂屈五指還伸小指則爲六此單中遍相錯舉手小指以示郤缺言接菑比之於指如計四數者然也貜且如計大數者然也其實皆以小指喻庶擊爾讀書數餘云接菑以其手指相似則接菑猶人之四指貜且猶人之六指故右手將指連左手言之則爲第六指離左手言之則爲第一指故下文云貜且也長按洪氏迂圓孔義較是然與何義俱不得天之正性不合故舊疏引春秋說以四指六指者喻之其舊疏云地四生金于西方地六成水于北方皆非天數也言此者喻皆庶子矣亦未是於以指何涉

子以大國壓之【注】壓服也服邾婁使從命【疏】釋文壓於甲反服也按勘記云此當本作厭之何以謂服不當加土〇注厭服也〇荀子正論云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注厭然順服〇說禮既夕記纓條屬厭注厭伏也後漢書桓榮傳胡廣傳注並云厭伏也

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注】歎齊復與兵來納貜且亦欲服邾婁使從命未知齊晉誰能使外孫有邾婁者【疏】正以齊亦大國故也晉霸中夏故邾婁人以齊與晉並舉御之

貴則皆貴矣【注】時邾婁再娶二子母尊同體敵【疏】注時邾至體敵〇左傳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是邾婁再娶也白虎通嫁娶篇必一娶何防淫佚也爲其棄德嗜色故一娶而已人君無再娶之義

也莊十九年傳云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注不再娶者所以節人情開媵路故聘娶宋往而死媵仍當往以示不再娶之義邾實元妃卒後復娶于晉妻世諸侯不能如禮也貜且元妃所生則貜且適子之位已正晉人欲以庶奪嫡邾婁人不敢以嫡庶名分御之故曰貴則皆貴也通義云皆大國外孫故言皆貴此對晉人爲娣遣辭云爾是也皆疏云盡皆是右媵之子或是左媵之子言非姪娣所生也非注義如左右媵則自有宅序見隱元年注不得以長幼論也注明言再娶與左傳合非所謂左右媵也亦非以姪娣與二媵嫡貴賤也

雖然，貜且也長。【注】既兩不得正，生又皆貴，唯當以年長

故立之。【疏】隱元年傳立子以貴不以長既皆貴故以長也邾婁君兩娶本失正不敢斥君之非故渾云兩不得正注其實貜且正接菑不正也穀梁云貜且正也捷菑不正也注正適也是也

郤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注】如邾婁人言義不可奪也，故云爾。【疏】校勘記出爾克云唐石經鄂本閩監本同毛本爾克誤倒穀梁傳曰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注非力不足義不可勝是也按邾婁人饒辭以謝晉晉人稱義以自解故如邾婁人言而退也

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注】大其不以己非奪人之是。【疏】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易同人之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弗克而還可謂困矣困而反則君子善之故易稱吉又何譏焉趙匡曰此乃譏其不量力而勞師聞義能止差可稱過何足矣之如其說則又辭當云无咎无咎者善補過也爲爲繫之以吉者蓋有過則改聞義則徙善之大者非徒无咎矣公羊之說誠得春秋徵吉趙匡好駁先儒以其說不可通於易詩書則云春秋之例不可通於他經妄之妄者也六經皆聖實之語爲爲不可通載舉者群之接左傳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注云大其不以己非奪人之是也惟以爲宣子事爲異

此晉郤缺也，其稱人何？【疏】通義云據傳言郤缺率師八百乘則非將卑師少文

貶。曷爲貶？【注】据趙鞅納蒯聵不貶。【疏】注據趙至不貶○卽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是也彼疏云郤缺納不正貶稱人今趙鞅亦納不當得位之人而不貶正以納父非不至貶也是其義也

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疏】繁露王道云大夫不得廢置君又云觀於晉郤缺之伐邾婁知臣下作福之誅今本君下衍命字非也穀梁傳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也長轂五百乘緜地千里過宋鄭滕薛夐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杜預取以說左氏按興師伐國皆所甚惡春秋何不微貶之稱人況納接菑事必受君命專責之帥師無是理也

曷爲不與？【注】据大其弗克納。實與，【注】弗克納是。而文不與。【疏】通義云弗克納者與之實也稱人者不與之文也

文曷爲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注】不復發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傳者，諸侯本有錫命征伐憂天下之道，故明有亂義，大夫不得專也。接菑不繫邾婁者，見挈于郤缺也。不氏者，本當言邾婁接菑，見當國也。【疏】注不復至道故○僖元年二年十四年救邢城楚丘諸侯城緣陵經皆實與文不與傳皆云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子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此不發是經故明云以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是諸侯得天子錫命卽可專征伐且保伍連帥本有相救之道是諸侯憂天下宜也與大夫不同故得發使傳○注明有至專也○舊疏云言大夫若有專廢置君者卽是亂義故曰明有亂義大夫不得專也正由大夫不得專廢置故也○注接菑至缺也○舊疏云據僖二十五年納頓子繫頓也按接菑進退在郤缺故不繫以邾婁也郤缺之宜貶急見左氏宋劉炫云已云邾國又非邾君故不稱邾接菑也然則蒯聵亦去衛納時亦未得國何爲繫之衛與○注不氏至國也○舊疏云據宣十一年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皆言氏也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傳曷爲以國氏當國也注當國故先氏齊也此本當言邾婁接菑當國如齊小白例國本宋得國而又見挈于郤缺與鄭段亦異故去其國見義不得更氏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注】已絕卒之者，爲後齊脅魯歸其喪有恥，故爲內諱，使若尚爲大夫。【疏】包氏愼言云九月書甲申月之十二日通義云日者罪不若弒君重嫌深傳曰其地于外也○注已絕至大夫○上八年公孫敖奔莒春秋之例大夫出奔則絕其大夫公子慶父臧孫紇之屬是也則不得書卒今敖書卒故解之會歸其喪卽下十五年齊人歸公孫敖之喪是也穀梁傳曰奔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爲受其喪不可不卒也是亦爲內諱義也禮記王制云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辭之注以不任大夫也疏致仕而退死得以大夫禮葬故論語注云大夫退死葬以士禮致仕以大夫禮葬是也是以春秋大夫有過被黜則不書卒以其卒時非大夫故也公孫敖出奔視被黜當矣當絕尤不當卒趙卒之故爲內諱文使若尚爲大夫也大夫去國得何爲大夫者以臣子以義去者君有不絕其祿之事禮記曲禮云去國三世爵祿有列于朝白虎通引援神契云臣待放于郊君不絕其祿參分之二與之一留與其妻長子使得祭其宗廟是也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弒其君舍何？【注】据弒其君之子奚齊也。連名何之者，弒成君未成君俱名，問例所從也。【疏】注據弒至齊也○卽僖九年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傳弒未踰年君之號也亦弒未踰年君不言弒其君而引之先君延子上與此殊故據以難也○注連名至從也○春秋之例弒成君未成君皆名成君者隱四年衛州吁弒其君完莊八年齊無知弒其君諸兒之屬是也未成君名則此及哀三年齊陳乞弒其君荼是也此若止問弒其君舍則問未踰年君何以齊其君故連名問之正以問例所從也據下傳意則從成君例矣

己立之，己殺之。【注】商人本正當立，恐舍緣潘意爲害，故先立而弒之。【疏】通義云己己商人也己代舍立乎其位而實卽己手刃之與里克殺君之子而不自篡者異齊世家云舍之母無寵於昭公國人莫畏昭公之弟商人以桓死陰交賢士附愛百姓及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卽與衆弒舍自立是其事也惟以商人爲昭公弟用左氏說○注商人至弒之○舊疏云正以弒舍不書日見不正爲稱則知商人本正明矣然則公羊以商人爲潘之適舍爲庶潘

立舍立商人未定商人緣潘有廢立意故先立舍而書之也則與左氏叔姬無寵情事亦殊

成死者而賤生者

也【注】惡商人懷詐無道故成舍之君號以賤商人之所為不解名

者言成君可知從成君不日者與卓子同【疏】繁露精華云春秋痛之中有痛無罪而受其死者申生奚齊卓子是也惡之中有己立之己殺之不得如其臣之弒君者齊公子商人是也故晉禍痛而齊禍重春秋傷痛而教董是以尊晉子繼位之辭與齊子成君之號詳見之也○注惡商至所為○正以己立之己殺之是懷詐無道也春秋責信而賤詐故於商人尤賤之通義云後商人遭弒且為責討之賊成之為君不於此正其君臣之分則嫌商人有可立適故正名之成舍為君而見商人賤為賊也按穀梁傳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注舍不成君則殺者非弒也義亦同彼傳又云商人其不以國氏何也不以嫌代嫌也注春秋以正治不正不以亂平亂舍不宜立有不正之嫌商人專權有當國之嫌故不書國氏明不以嫌相代是亦以舍立不正也已成舍為君商人不以國氏其罪惡已見矣○注不解至子同○傳十年春晉里克弒其君卓子注云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也正以成君例書日此不日故與彼同通義云不日者弒未踰年君之正例也然此已成舍為君則不得同未踰年君例也不解名者傳九年注達名者上不書葬子某弒君名未明也彼意以恐人不知奚齊之名為是先君未葬稱子某似若子般子野之屬為若彼弒之故稱名似若諸兒卓子之屬故將名達弒聞此不解稱舍之義以上言其君明從成君被弒之故也

宋子哀來奔

宋子哀者何無聞焉爾【疏】九經古義云公羊主內娶之說故以子哀為書字為無聞焉二年注云春秋有改周受命之制孔子教時違書又知秦將燔詩書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記于竹帛故有所失也顏嚴傳其曰子哀失之也疏引舊解云失之者謂其未達稱子之意與公羊無聞之義同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執者曷為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注】此問諸侯相執大夫所稱例【疏】穀梁傳注云單伯魯大夫按莊元年有單伯逆王姬十四年有單伯會伐宋此或其後與○注此間至稱例○事具下

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注】以其所銜奉國事執之晉人執行人叔孫舍是也【疏】注以其至是也○見昭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公羊無傳其為銜奉國事至晉明也

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己執也【注】己者己大夫自以大夫之罪執之分別之者罪惡各當歸其本【疏】即此及莊十七年齊人執鄭詹是也其僖四年齊人執陳袁濤塗雖為國事然辭單之其罪由此自致也○注分別至其本○校勘記云諸本云書各字誤例穀梁傳曰齊人執單伯私罪也所謂罪惡書各歸其本也

單伯之罪何道淫也惡乎淫淫乎子叔姬【注】時子叔姬嫁

當為齊大夫使單伯送之【疏】校勘記出淫乎云唐石經諸本同毛本乎誤于穀梁傳曰單伯淫于齊齊人執之齊人執子叔姬叔姬同罪也○注時子至送之○公羊與穀梁同穀梁疏云單伯是天子命大夫魯人遣送叔姬未至而與之淫左氏以叔姬為昭公妃單伯為天子大夫為魯請叔姬與公穀異

然則曷為不言齊人執單伯及子叔姬【注】據夫人婦姜與公子遂【疏】注據夫至子遂○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是也

內辭也使若異罪然【注】深諱使若各自以他事見執者不書叔姬歸于齊者深諱以起道淫書單伯如齊者起送叔姬也齊稱人者順諱文使若非伯討【疏】注深諱至執者○穀梁疏云王則闕於取人之術魯則失於違使之宜故經不書叔姬歸于齊再舉齊執之文者使若異罪然所以為諱也按內辭者為內諱辭也書不能教正其女致令淫泆故深為諱○注不書至道淫○舊疏云欲決隱二年冬十月伯姬歸于紀之屬書歸也言深諱者正以子叔姬有罪故也言以起道淫者謂深諱不言其歸即是以起道淫之義何者若更為小事見執何須諱其歸于齊今不言歸于齊而與單伯俱見執明其在道與單伯淫于歸事不醒醒矣或曰不書歸于齊者深諱其起道淫故也何者若言叔姬歸于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即有道淫之理也按或說亦通蓋正為魯諱道淫何為又起之與○注書單至姬也○不書叔姬歸于齊但書單伯如齊即書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則單伯送叔姬自見道淫亦可見所謂微而顯也○注齊稱至伯討○僖四年傳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單伯叔姬有罪歸齊執為伯討故稱人不以伯討與之順諱文也通義云內大夫執例無罪月有罪不月雖有罪猶稱人以執者內辭也不以伯討行乎我也孔說亦可從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注】月者文公微弱大夫秉政宋亦微弱三世之黨三亂結盟故不與信辭不稱使者宋無大夫官舉者見宋亂也錄華孫者明惡二國非以月惡華孫也【疏】注月者至秉政○凡盟來盟皆時桓十四年夏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是也此月故解之大夫秉政者舊疏云即公子遂是也○注宋亦至之黨○上八年傳云司馬皆官舉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謂慈父王臣處臼也彼注云宋以內娶故威勢下流三世妃黨爭權相殺是為人君之徵也○注三亂至信辭○校勘記云三閩監毛本同誤也鄭本三作二當據正此本三字剜改書本作二舊疏云春秋之例凡莅盟來盟例皆書時欲見王者當以至信先于天下故也是以桓十四年注云時以從內為王義明王者當以至信先天下是也今而書月故言不與信辭耳○注不稱至大夫○舊疏云正決鄭伯使其弟語來盟之文矣宋無大夫者僖二十五年文七年八年皆云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注官舉至孫也○通義云承上官舉而復加名氏者來接乎內錄之也按大夫之義例不官舉上八年書殺司馬司城來奔以官舉見宋之亂此亦宜止官舉而詳錄華孫者正以見華孫無惡以書月不書時事以起宋亂故不與信辭也穀梁注范寧亦以

餘名以存善惟其解稱官爲異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何以不言來【注】据齊人來歸子叔姬【疏】注据齊至叔姬○下十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是也

內辭也脅我而歸之筍將而來也【注】筍者竹箯一名編輿齊魯以此名之曰筍稱送也爲叔姬淫惡會類故取其尸置編輿中傳送而來脅魯令受之故諱不言來起其來有恥不可言來也不月者不以恩錄與子叔姬異【疏】校勘記云脅我唐石經鄂本閩本同監毛本我誤物○注筍者至曰筍○校勘記出以此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蜀大字本此作北漢制考同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北九經古義云史記張陳列傳上使泄公持節問貫高箯輿前服虔曰箯音編編竹木如今峻可以糞除也韋昭音如頻反云如今輿狀人舁以行郭璞三倉解詁云箯擧土器音部典反按服虔云如今峻峻即筍也同物同音小顏云形如今之食輿師古唐人豈識漢時箯輿之說唯服子慎與何邵公合畫目擧之與耳食異也今按釋文云筍音峻與服義合又引韋昭音如頻反通志本無反字是也說文竹部箯竹輿也峻輿筍箯古音通段氏玉裁注云公羊史記說文輿皆去擧亦作擧作輿又車部擧大車駕馬者也段又云按左氏傳陳畚揭揭者土擧漢五行志作擧是櫑乃擧之或字也史記河渠書山行即橋一作樺夏本紀正作樺漢書溝洫志作山行則揭韋昭曰揭木器如今擧狀人擧以行也然則周禮擧之制四方如車之輿故曰擧或作擧或爲馬或人擧皆宜肩之從土則謂之土輿即公羊之筍左氏之箯輿也用之舁人則謂之橋橋即漢書輿橋而越嶺之橋字也禮經棋軸即擧字之異者注云棋狀如長狀是也然則筍狀如擧但以竹爲之或馬引或人擧未可知耳通義云筍未詳舊云取其尸置編輿中敖死已閱八月豈得尸猶可致此明事之不然古者柳車上飾以竹爲池容得有筍名即左氏所謂飾棺置諸堂車者與劉氏寶楠愈愚錄云史記張耳傳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箯輿前韋昭曰輿如今輿狀人舁以行也注輿上當有箯字說文云箯竹輿也是筍亦輿狀其制雖有竹木之異而爲今之橋無疑也从木則爲樺爲橋从竹則爲筍爲箯也漢書嚴助傳乘橋而隃領服虔曰橋音橋梁謂隘道輿車也臣瓚曰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項昭曰陵絕水曰橋音旗廟反領山領也不通船車運轉皆擔輿也師古曰服音瓚說是也項氏繆矣此直是以橋通領耳何云陵絕水乎如師古說是橋爲輿狀即今之周輿也按揭即輿狀今山行亦用之其制如周輿而縮短故草以爲如今輿狀也樺揭音近故本紀作樺樺作樺亦是段音之字樺輿樺同南齊書薛淵傳淵從爲乘虞橋先是教羌虞橋不得入爲有司所奏免官見原虞樺即虞橋此古稱之僅存者今按作揭作樺作橋音義展轉相通謂如今之周輿或竹或木或有帷無帷其制相似唯此傳筍不得以周輿目之無輪敖死已數月即甫死之尸亦無載以周輿之禮當如史記注服韋郭三家之說或如棋狀若長狀人舁以行者筍字从竹當以竹爲之或兼用木非生人所用之具也惠孔二家說近是俞氏樾曰公孫敖之死至此已閱八月豈其尸猶可置之編輿中何解舁也今按筍者以橫木縣其板使人舁之也其名蓋起於筍虞之筍考工記梓人爲筍虞鄭注樂器所縣橫曰筍從曰虞凡事理之相近者名即相通橫木以縣鐘鼓謂之筍故橫木以縣植亦謂之筍鼓比類以求之狀前橫木謂之杠說文木部杠狀前橫木也而橫木以渡水亦謂之杠孟子離婁篇十一月徒杠成是也車前橫木謂之爲宣十二年左傳服注爲車前橫木也而橫木擧鼎亦謂之扃士冠禮設扃鼏是也皆其例矣釋文筍音峻史記張陳列傳上使泄公持節問貫高箯輿前服曰箯音編編竹木如今峻可以糞除也陸氏音筍爲峻蓋本服氏之說夫箯輿不妨亦有筍名然敖死已久而猶得於箯輿傳致其尸爲無是理釋名釋樂器曰筍峻也是筍虞之筍亦可讀如峻矣○注將送也○爾雅釋言文詩邶風燕燕云遠于將之箋云將亦送也○注爲叔至來也○禮記曲禮云在牀曰尸注尸陳也言形體在白虎通崩薨篇失氣亡神形體獨陳是也按敖死已閱八月骸如孔氏所說豈得尸猶可致蓋尸柩古通名左傳隱元年云贈死不及尸杜云尸未葬之通稱蓋即取敖柩置編輿中傳送而來也脅魯令受故諱不言來通義云本送柩于魯上迫魯使受非有使來故不言來猶言歸公孫敖之喪若以禮歸之爲辭爾是也○注不月至姬異○下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書月此不月故解之正以棄歸之例無罪者月叔姬雖有罪推閔之意猶恩錄之與無罪等也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注】是後楚人滅庸宋人弒其君處臼齊人弒其君商人宣公弒子赤莒弒其君庶其【疏】注是後至庶其○舊疏云楚人滅庸即下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也宋人弒其君處臼見下十六年冬齊人弒其君商人見下十八年夏五月宣公弒子赤十八年冬子卒傳云子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弒也莒弒其君庶其在下十八年冬漢書五行志云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宋齊莒晉鄭八年之閒五君殺死楚滅舒蓼劉歆以爲四月二日魯衛分包氏愼言云六月書辛丑朔日有食之据曆辛丑六月之二日非朔也同劉歆說也

單伯至自齊【注】大夫不致此致者喜患禍解也不省夫氏者淫當絕使若他單伯至也【疏】注大夫至解也○舊疏云正以內大夫出聘例書至故也○注不省至至也○舊疏云正以昭十四年春隱如至自晉彼是被執而歸省去氏今單伯存氏故解之包氏愼言云絕者謂絕不使爲大夫諸侯不得專殺大夫但得放之國賜玦不反也故云使若異單伯至單伯淫而絕則叔術之妻嫂稱國論其絕也必矣公羊以其讓國之功除其前之淫罪蓋論人君與士大夫異料君與國爲體有功于國其餘小過則略之故齊桓之姊妹不嫁晉文之納捷菑春秋皆不之責罪以其拯生民之功大也叔術妻嫂之罪宜絕而其見幾能作擧國援之夏父免數世爭篡之禍以隱桓之事衡之則術之當幾立斷而不受辱其智爲不可及矣故春秋即其絕于邾婁者適其子孫於天下功罪並見害如叔術者乃可免於誅其子孫乃可不以先人爲辱耳聖人目觀時變擧一叔術爲鑑非惡叔術也以爲如此而不免於誅則誅之不勝誅矣解詁箋云命大夫故不名去單言伯則不辭通義云莊元年之單伯未見餘卒則此仍是一人與桓十五年家父上距幽王之世家父作歸年數亦略相等古人多壽考以時體此可無疑也自後遂不錄卒者蓋以道遙邦重故也按家父之是否一人亦未可定計莊元年至此八十三年莊元年已能奉

使逆王姬亦須二十而冠使則一專一百餘矣至此衛在而能如齊且道逕叔姬此必無之理其非一人可知其書單伯至自齊恩仍是順諱文使若單伯以他事如齊今未歸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疏〕包氏慎言云六月又書戊申月之九日也

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其日何〔注〕據甲寅齊人伐衛日伐也〔疏〕莊十年傳云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此入而言伐故弟子據而為難通義云晉彊而蔡無備至日即入其國也○注據甲至伐也○莊二十八年春王三月甲辰齊人伐衛是日伐也

至之日也〔注〕嫌至日伐不至日入故日入也主書與甲寅同義〔疏〕通義云不日則至日入意未顯○注嫌至至入也○正以若不書日在入蔡上嫌至日伐不至日入也○注主書至同義○郤缺傳云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注用兵之道當先至竟侵責之不服乃伐之今日至便以今日伐之故日以起其暴也此與甲寅同義蓋亦以郤缺今日至便以今日入故書日以起其暴也校勘記出故日入也云鄂本同蓋誤閩監毛本作日穀梁疏以伐入兩舉為伐而不及入日非

秋齊人侵我西鄙〔疏〕左傳本無秋字者脫文也石經宋本漳熙本岳本足利本齊人上有秋字

季孫行父如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注〕不序不日者順上諱文使若扈之盟都不可得而知〔疏〕注不序至而知○上七年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云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眣晉大夫使與公盟也注文公為諸侯所薄不見序故深諱為不可知之辭不與日者順諱為諱文也然則此若序若日則七年之諱見而恥著故仍順上諱文不日不序作為不可得知之辭也通義云諸侯不序者為前扈之盟故也春秋有餘內而略外無略內而餘外公會猶不序公不會而序則慎矣不日者明不序意非以諸侯不信而略之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其言來何〔注〕據齊人歸公孫敖之喪不言來〔疏〕注齊人至言來○見上

閔之也〔注〕閔傷其棄絕來歸〔疏〕通義云故猶從大歸曰來歸之文但繫齊人為別異耳無罪痛之曰驚有罪痛之曰閔

此有罪何閔爾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注〕孔子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所以崇父子之親也言齊人不以棄歸為文者令與敖同文相發明叔姬于文公為姊妹言父母者時文公母在明孝子當申母恩也月者閔錄之從無罪例〔疏〕穀梁傳曰其言來歸何也父母之於子雖有罪欲其免也注疏曰書來歸是見出之辭有罪之人猶與責稱書之曰子者蓋父母之恩欲免罪也以使傳云其曰子叔姬貴之也故也○注孔子至親也○見論語子路篇白虎通五行云父為子隱何法法水逃金也鹽鐵論周秦篇云父母之於子雖有罪且匿之豈不欲服罪爾子為父隱父為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按今律有親屬相為容隱條凡同居若大功以上親有罪相為容隱皆勿論亦此義也春秋決事云春秋之義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甲宣匿乙是也舊疏鄂言來以閔之是也○注言齊至發明○校勘記出今與云鄂本宋本閩本同監毛本令作今舊疏云若以棄歸為文即言子叔姬來歸不言齊人即宣十六年齊伯姬來歸之文是今言齊人來歸故謂之同文也言相發明者言敖為齊所惡而來歸之今此為齊人所歸之故曰相發明耳按公孫敖歸喪齊人歸者同也叔姬言來歸亦曰同文者書來與否內錄辭其為齊人歸者同也子知亦為齊人不惡故相發明也○注叔姬至恩也○上四年始逆婦姜于齊知所得有女出適故以為文公姊妹下十六年夫人姜氏薨十七年葬我小君聖姜傳聖姜者何文公之母也是時文公母在也通義云子叔姬文公母妹而以父母言之者為內明義孝子當錄父母意恩閔之也為人子者通於春秋則能以父母之心愛其昆弟姊妹而友弟之道行乎天下矣○注月者至罪例○舊疏云正以棄歸之例有罪者時宣十六年秋郯伯姬來歸是也無罪者月成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之屬是也通義云凡來歸無罪者時有罪月子叔姬有罪矣而猶若不欲其服罪者春秋有以義治有以恩殆恩不本義私恩也義不本恩亦非公義也雖有法度不足以一天下天下惟情出於一故義者必因人之情而為之制君臣以義合者也然而曾子曰孝子善事君子思子曰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良以父子天性猶不致其愛朋友等爽猶不得其驩將於君乎何有故春秋譏原仲無譏而子叔姬之罪不盡其辭為蓋於季子見朋友之至於子叔姬見兄弟之至按孔氏之論甚洽惟以有罪月無罪日與注反不若仍從注義鄭伯姬杞叔姬事皆無考罪之有無原無自知然此經既恩閔之固宜從無罪例則書月為無罪也蓋有罪時無罪月郤以辭略分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郛者何恢郭也〔注〕恢大也郭城外大郭〔疏〕注恢大也○說文心部恢大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恢大也又引蒼頡篇恢亦大也楚辭守志云配稷契兮恢唐功注恢大也亦作恢廣雅釋詁云恢大也是也○注郭城外大郭○管子度地篇城外為之郭釋名釋宮室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郭慧林引風俗通云郭大也又華嚴經音義引風俗通云郭之為廓廓玉篇引白虎通云郭之為言廓也大也詩大雅皇矣增其式言釋文本作郭爾雅釋詁廓大也沈氏彤周官祿田考云王城郭之所占雒何曰匠人營國方九里為井八十一為夫七百二十逸周書作雒篇城方千六百二十丈按百八十丈為一里其數九易里數正相特郭之大者為郭作雒篇曰郭方七十里則為井四千九百為夫四萬四千一百其下云南繫洛水北因郟山則郭大小蓋因地勢異乎城之有定數也由王之城遞推之公城方七里侯伯城方五里子男城方三里三公之都視諸男城亦如之當為井九為夫八十一以益而下卿之城當方一里旁各加五分里之二為井三為夫二十七強大夫之城當方一里為井一為夫九也祭仲之論都城云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蓋折內外通行之郭所占皆無考以孟子國策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推之則郭之大數當四倍于城之強也

入郭書乎曰不書〔注〕舊疏云按舊本書此傳之下為當無注有注云國不言入入郭是也者衍字耳通義云傳言楚子勝乎皇門經但書國鄭是也若旁徵左傳則隱五年鄭伐宋入其郛哀元年晉伐鄭入

其郛經皆不書是也入郛不書此何以書動我也【注】諱使若為同姓見入郛故動懼我也動我者何內辭也其實我動焉爾【注】齊侯會魯實為子叔姬故動懼失操二云爾者不去幾亦入我郛故舉入郛以起魯恥且明兵之所加苟得其罪則莫敢不懼【疏】通義云我數被侵兵閔其入書郛恐懼震動故書以見文公微弱甚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其言弗及盟何【注】據序上會也連盟何者嫌據盟【疏】注據序至據盟○舊疏云據序上會何得弗及盟乎是以間之嫌據盟者嫌直據盟間之通義云據鄭伯言逃歸不盟按與彼不相比附無為據之也不見與盟也【注】與齊期盟為叔姬故中見簡賤不見與盟侮辱有恥故諱使若行父會而去齊侯不及得與盟故言齊侯弗及亦所以起齊侯不肯【疏】注與齊至與盟○舊疏云使若行父會齊侯于陽穀既卸棄之而去齊侯不及盟傳言不見與盟必為中見簡賤受侮有恥故經諱其辭也○注亦所至不肯○舊疏云若重言不及盟文體已具足見不得盟矣而更言齊侯不及何欲道是時不肯盟者是齊侯也若直言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不及盟不妨行父不及無以見齊侯不肯矣按左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是亦以齊侯不肯也但不以為為子叔姬耳通義云齊侯不肯盟也弗及者言齊弗汲汲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注】視朔說在六年不舉不朝廟者禮月終于廟先受朝政乃朝明王教尊尊也朝廟禮也故以不視朔為重常以朔者始重也【疏】注視朔說在六年○上六年注云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是也○注不舉至為重○校勘記出于廟先受朝政云鄂本朝作朔此誤又出朝廟禮也云鄂本禮作私此誤因形相近也閩監毛本改作禮又出故以不視朔云鄂本作故不以非是上六年云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此不舉不朝廟故解之視朔重於朝廟舉以該輕也明皆不舉也○注常以至重也○校勘記云諸本同誤倒鄂本作重始當據正此本疏標起訖云注常以至始也則本作重始舊疏云言十二月之政令所以不在年初一受之而已必以月之朔日受之者重月之始故也

公曷為四不視朔【注】據無事也【疏】注據無事也○正以此經上下但無朝聘會盟征伐之事故也

公有疾也【注】以不諱舉公如有疾公有疾乃復舉公是也【疏】左傳亦云公四不視朔疾也○注以不至有疾○校勘記出如有疾云鄂本如作如此誤按穀梁傳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為厭政以甚矣則不視朔大惡也春秋為尊諱今不諱舉公故如有疾也期猶可原也○注公有至是也

○昭二十三年公如晉至何公有疾乃復是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注】據有疾無惡也【疏】注據有至惡也○舊疏云即昭二十三年傳云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者是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注】有疾無惡不當書書又不言有疾者欲起公自是無疾不視朔也【疏】舊疏云即鄭氏云魯至文公四不視朔視朔之禮已後遂廢者正取此書也○注有疾至朔也○通義云自二月朔不視朔凡歷四朔至是書者四月以前本為有疾五月朔疾已愈矣故特書之以起無疾不視朔之始又引胡康侯曰若後復視朔者必於此書公有疾與昭公如晉之事比矣穀梁注亦云是後視朔之禮遂廢故子貢欲去其羊江氏承鄉黨圖考云自文後視朔之禮亦非盡廢或行或否故至定哀時有司猶不敢去其羊但不行之日為多故子貢欲去之襄二十九年書春王正月公在楚傳云釋不朝正于廟也則此時公若在國猶朝正然則曷為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注】言無疾大惡不可言也是後公不復視朔政事委任公子遂【疏】注言無至言也○通義云內大惡不可言故雖譏始猶不顯言公始不視朔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犀丘【疏】左氏作郪丘穀梁作師丘郪犀師古音義通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正本作菑丘故賈氏云公羊曰菑丘穀梁曰師丘今左氏經作郪字經義雜記曰釋文作犀丘穀梁音義亦云公羊作犀丘則唐以來本不作菑字矣公羊疏唐以前人為之所據皆晉宋古書故猶見正本與賈景伯合也水經注潁水篇細水又東南逕宋縣故城北縣所謂郪丘者也秦伐魏取郪丘謂是邑矣杜云郪丘齊地大事表云當在今泰安府東阿縣境說文邑部郪新郪汝南縣前漢志同續漢志曰汝南郡宋公國周名郪丘漢改為新郪章帝建初四年徙宋公於此段氏玉裁云魏世家安釐王十一年秦拔我郪丘是其地今安徽潁州府城八里有城故新郪城也方輿紀要新郪城在潁州東八里有土阜屹然高大謂之郪城按公子遂會齊侯之地當从杜說顧氏棟高本之故公羊正本作菑丘也後人見左氏作郪丘因以汝南地當之彼別一地也穀梁作師者漢書匈奴傳黃金犀比漢書作師比蓋菑犀郪師無一定也包氏慎言云六月書戊辰月之六日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辛未月之十八日

毀泉臺

泉臺者何郎臺也【注】莊公所築臺于郎以郎譏臨民之漱浣【疏】注莊公至漱浣○莊三十一年築臺于郎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漱浣也是也注意以于郎臨民之漱浣此曰泉臺應是一地

郎臺則曷為謂之泉臺未成為郎臺【注】未成時但以地名之【疏】謂莊三十一年築臺于郎也既成為泉臺【注】既成更以所置名之【疏】謂此名泉臺故也毀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疏】通義云各有譏義故築毀兩書自非兩譏卽見者不復見也先祖為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注】但當勿居令自毀

壞不當故毀暴揚先祖之惡也梁毀議同知劉皆時【疏】穀梁傳曰自古爲之今毀之不如勿處而已矣○注但當至惡也○後漢書楊終傳晉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爲之而己毀之不知勿居而已矣以其無妨害於民也不若何氏義切○注築毀至皆時○舊疏云知例皆時者正以此經文承月下恐蒙月故如此解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疏】水經注江水篇又東北至巴郡江州縣東州縣故巴子之都也春秋桓九年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爲好是也杜云庸今上庸縣屬楚之小國大事表云今湖廣鄖陽府竹山縣東四十里有上庸故城爲舊國地當四川陝西湖廣三省之交界說文邑部鄘南夷國縣注牧誓有庸蜀二志漢中郡皆有上庸縣今湖北鄖陽府竹山縣東四十里有故上庸城倘漢庸地在漢水之南南至江南遺儀孔傳云在江南非也按傳二年傳屬爲使廣首惡注據楚人巴人滅庸不使巴首惡然則此楚秦之滅庸蓋巴人遺之與虞同矣此無傳何氏當別有所見也左傳亦不見巴首惡事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處臼【疏】左氏穀梁作杵臼史記宋世家亦作杵臼公羊此及傳十二年陳侯名亦作處臼杵正字處段借也

弒君者曷爲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疏】稱名氏者隱四年衛州吁弒其君完桓二年宋華督弒其君與夷之屬是也不稱名氏者此下十八年齊人弒其君商人之屬是也及大夫弒君稱名氏賤者

窮諸人【注】賤者謂士也士正自當稱人【疏】注賤者至稱人○繁露順命云無名姓號氏於天地之閒至賤乎賤者也又云其卑至賤冥冥其無下矣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宋人弒其君杵臼杵臼者宋昭公弒昭公者乃其君祖母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古乘與甸通周禮稱人掌丘乘之政帥甸猶帥乘是時昭公田孟諸故襄夫人使稱帥乘攻而殺之乃下士謂之賤可以君祖母之尊又王姬之貴號令於其國國人莫敢不從謂之賤不可也自古婦人不與國政婦人而與國政未有不亡國敗家者也宋平公殺其子可直斥宋公襄夫人殺其孫不可直斥君祖母則名不正言不順辭窮故稱人以賤之以君祖母王姬之尊且貴而與賤者同辭此春秋之特筆後世君母臨朝擅廢置其君者當以春秋爲罪爲按窮者極也大夫弒君其賤稱於降稱人人者士之正稱若閒弒吳子餘祭盜殺蔡侯申則又不在大夫士之料矣繁露又云皆絕骨肉之屬繫人倫謂之閒盜而已是也

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注】降大夫使稱人降士使稱盜者所以別死刑有輕重也無尊上非聖人不孝者斬首梟之無營上犯軍法者斬要殺人者刎脰故重者錄輕者略也不日者內娶略賤之【疏】閩監毛本於此下有注云賤者窮諸人者言士先自稱人今弒君亦稱人故曰窮諸人大夫云賤者窮諸盜者言士之賤不過于盜故也共四十二字在降大夫使稱人之上鄂本注無之條疏文誤入十行本繫此四十二字於上毀泉臺傳疏故如此解下亦謂詩小雅巧言云君子信盜箋云盜謂小人也春秋傳曰賤者窮諸盜正義傳言窮者盡也弒君則盡於稱人殺大夫則盡於稱盜言盡此以下更無稱也○注降大至重也○注意大夫弒君稱名氏賤者則降同士稱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則降同士稱盜也以大夫已降稱人故士降稱盜也○注無尊至刎脰○校勘記出刎脰云鄂本同閩監毛本脰改頭按釋文作頭云如字本又作脰音豆九經古義云無尊上漢律所云罔上不道也非聖人漢律所云非聖無法也不孝者商書曰刑三百罪莫大於不孝見呂覽孝經云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風俗通曰賊之大者有惡逆爲決斷不違時見赦不免又有不孝之罪並編十惡之條斬首梟之者梟當作梟玉篇云賈侍中說梟斷首倒縣也野王謂梟首於木竿頭以肆大辟秦刑也云無譽上犯軍法者陳晉新律序云慶律有乏軍之興及警與有奉詔不謹不承用詔書漢氏施行有小愆之反不如令輒劾以不承用詔書乏軍要斬胡建案軍法曰正法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爲云殺人刎頭者高祖約法三章所謂殺人者刑爲何氏所據皆本漢律漢律已亡舉其大略如此耳公羊問答問此何代之法也曰說文梟不孝鳥也故曰至捕梟磔之从鳥頭在木上梟首義取此左傳叔孫昭子殺豎牛投其首於甯風棘上梟首濫觴於此後世如漢王入關梟故塞王欣頭於櫟陽市是也五行志曰越人新埋平以望氣得幸於上上立渭陽五帝廟欲出周鼎夏四月郊見上帝歲餘懼誅謀爲逆發覺要斬夷三族高祖本紀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廣雅刎斷也一切經音義自刎注引公羊傳云公遂刎脰而死何休曰刎剄也何氏所據皆戰國以來秦漢之法非先王之舊制也解詁箋曰傳有誅絕之例易有焚如之象周官有事之之制此所謂死刑有輕重也梟首斬要秦法耳按易離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說文引易曰突如其來如不孝子突出不容於內也又云去不順忽出也或从衰倒古文孚卽易突字考焚正梟首之象與不孝者斬梟合漢書匈奴傳云王莽作焚如之刑則又依周禮掌戮凡殺其親者焚之而作此刑者也○注故重至略也○舊疏云謂大夫弒君罪重故稱名氏責之深若大夫相殺罪輕于犯君故降稱盜者義之輕重然也義或然也○注不日至賤之○通義云不日者從失傳之君不日卒例也按內娶亦失傳之一也義與上七年王臣卒同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疏】通義云討弒君不月者無功不得從義兵錄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聖姜

聖姜者何文公之母也【疏】包氏愼言云四月書癸亥月之五日聖姜二傳作聲姜

齊侯伐我西鄙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疏】包氏愼言云六月書癸未月之二十六日

諸侯會于扈【疏】通義云復不序者爲前扈盟公失序故終文之篇不序按穀梁傳范云言諸侯者義與上十五年同

秋公至自穀【疏】通義云穀內地前所取諸齊者莊六年注云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不致按此後齊未來伐明得意也

冬公子遂如齊【疏】校勘記出公子遂如齊云唐石經鄂本上有冬字此脫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疏】包氏愼言云二月書丁丑月之二十四日穀梁傳云臺下非正也

秦伯罃卒〔注〕秦穆公也至此卒者因其賢〔疏〕通義本作罃音義罃罃同左氏經作罃茲從惡公五年往被政○注秦穆至其實○舊疏云正以秦是戎狄春秋外之往前以來未錄其卒今乃始書故以賢解之而左氏為康公者與此別釁襄無解通義云秦康公也至是卒猶不葬者春秋伯子男為一故從小國例也實繆公未見卒者及康公之世始有恩禮于內得恩錄之按如傳義則使遂來聘之秦伯仍是穆公孔氏據左氏改公羊可以不必解詁箋云秦穆公子康公也至此卒者因穆公之賢且此接內也考左氏及太史公紀表皆以穆公卒於魯文公六年春秋括穆公世未嘗接魯文九年歸襚十二年使遠來聘皆康公也傳以為實繆公能變追其先言之猶吳子使札踰實季子皆從接內見也繆公之卒反不得如滕侯卒之例先書於經者詩刺繆公以人從死未能變其俗不可為與且嫌於僖以康公接內錄能變之實反不著也何君失經傳矣按劉說非是貫繆公能變何為實於康公之世不得援魯僖及子孫為說吳札自以實札上推吳子所謂以季子為臣則宜有君者也與此亦不相比附滕侯以先朝新王得襃亦不得引以為例秦俗用人殉葬延及始皇猶未變革何知康公能變其俗況康公如實自宜不從亂命乃以康公之失近削繆公之卒殊失經旨要之說公羊止可以公羊為主公羊既以晉變異秦伯則以十二年之秦伯仍稱公明甚不必牽合左氏史記為輔人也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注〕商人弒君賊復見者與大夫異齊人已君事之殺之宜當坐弒君〔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書戊戌月之十六日通義云謹案左傳弒之者公僕邴歜與其懿纂閻職是賊者稱人例也商人纂不去日處曰去日者商人弒已前見宋昭無道未有見也又纂明書葬知不葬懿公者亦從不討賊例按孔說是也何云齊人以君事之當坐弒君故亦責臣子以不討賊也○注商人至弒君○校勘記云齊人已君事之殺之且當坐弒君閩監毛本同鄂本且作宜當據正疏已作以且亦作宜古已以通宜六年晉趙盾衛孫免帥師侵陳傳趙盾弒君賊此其復見何注宋督鄭歸生齊崔杼弒其君後不復見今此商人於上十四年弒其君舍今而復見故解之正以春秋之義弒君之賊皆不復見以宜在誅絕之料商人自立為君齊之臣民已君事之君臣名分已定故今宜坐弒君之罪與齊人殺無知衛人殺州吁殊也且又見商人弒君舉國不討書以責臣子也君二十二年歸大省注不與念母而譏忌省者本不事母則己不當忌省猶為商人責不討賊意亦譏商人弒君臣子宜討既譏然事之則宜成其為君今而弒之當坐弒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注〕包氏慎言云六月書癸酉月之二十二日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注〕不舉重者譏會禮使二大夫出虛國家廢政事重錄內也〔疏〕注不舉至內也○毛本二誤五舊疏云書事舉重春秋之常今而悉舉故解之穀梁傳曰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不正其同倫而相稱介故列而數之也者亦是古者舉重之義也又云外大夫來有並見者於內唯有此經及定六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之文故知正是重錄內也正以出聘宣卿為使大夫為介今二卿並出虛國家廢政事以位大實重政事是出故也通義云遂謀弒赤而請于齊亦母本齊大夫女非正君錫故未見拒也使舉上客而不舉介猶此列數之者著得臣之黨于遂而與聞乎弒也與使不日卒相起其罪乃顯餘各然也解詁箋云不舉重者著得臣之與聞乎弒也子赤齊出也故為宜公如齊許路非子赤使之也子赤弒而季孫行父如齊謀定宣公也遂主謀故子卒也去公子得臣與聞故子卒也去日以明首從分別輕重也行父不與聞故從日卒正文按行父不討賊復如齊定宣公不得譏無罪春秋書以行父雖卿非當國之臣致在公子遂或量力不責之與

冬十月子卒

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疏〕通義云既葬不名

何以不日〔注〕據子般卒日〔疏〕注據子般卒日○即莊三十二年書冬十月乙未子般卒是也

隱之也〔注〕繁露楚莊王篇子赤殺弗忍言日痛其禍也

何隱爾弒也〔疏〕釋文弒作殺音弒下及注同今本亦誤作弒

弒則何以不日〔注〕據子般卒日〔疏〕注據子般卒日○以子般亦被弒而日故據以難

不忍言也〔注〕所聞世臣子恩痛王父深厚故不忍言其日與子般異〔疏〕注所聞至般異○舊疏云正以子般為所傳聞之世故也莊三十二年注殺不去日見隱者隆子赤也繁露楚莊王云子般殺而書乙未殺其恩也與此注文相足隱元年注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於所聞之世王父之臣恩少殺於所傳聞世高祖曾祖之臣恩淺是所聞世恩深於所傳聞世故子般忍言其日而子赤不忍也通義云世近則恩益隆故隱之益深繁露又云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恩之是也穀梁傳云子卒不日故也穀梁不傳三世之義故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注〕歸者大歸也夫死子殺賊人立無所歸留故去也有去道書者重絕不復反〔疏〕注歸者大歸也○左傳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詩邶風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箋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媯於是大歸其事與哀姜大同亦夫死子弒賊人立時州吁未討也以歸寧有時而反此即歸不復來故謂之大歸莊二十七年傳大歸曰來歸是也彼為內女殺例故有來也○注夫死至去也○鄂本殺作弒紹熙本同當據正史記魯世家云文公有二妃長妃齊女哀姜生子惡及視次妃敬嬴嬖愛生子倭倭私事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曰不可襄仲請齊惠公惠公新立欲親魯許之冬十月襄仲殺子惡及視而立倭哀姜歸齊哭而過市曰天乎襄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左傳亦云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夫人姜氏歸于齊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穀梁傳夫人姜氏歸于齊惡宣公也注姜氏子赤之母其子被殺故大歸也又曰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注引甯曰直書姜氏之歸則宣公罪惡不貶而自見此注云賊人立無所歸留明宣公不能事也○注有去至復反○舊疏云正以常事不書故也按莊二十七年大歸注大歸者廢棄來歸也哀姜不在七棄之科然夫死從子子弒賊立義無可從故有去道也書者重其事也御覽引春秋決事云甲夫乙將船會海盛風船沒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即嫁甲欲皆何法或曰甲夫死未

犇法無許嫁以私爲人妻當棄市議曰臣愚以爲春秋之義言夫人歸于齊言夫死無男有更嫁之道也婦人無專制擅恣之行聽從爲順嫁之者歸也甲又尊者所嫁無淫之心非私爲人妻也明於決事皆無罪不當坐按董生特以夫人婁氏可以如齊以例夫死無子者可以更嫁非謂夫人婁氏更嫁也婦人無專制故今律凡婚娶有違者皆罪坐主昏也解詁董云不日者無與別有罪無罪

季孫行父如齊疏春秋說云子卒季孫行父如齊明弒子赤者非獨襄仲行父亦與聞爲襄仲欲立宣公叔仲不可不可者獨叔仲一人耳故身死而名不顯季孫行父魯之正卿也亦如叔仲以爲不可則子赤爲得弒宣公爲得立及襄仲死宣公薨行父有誠於歸父乃以殺適立庶歸罪襄仲誠宣叔懿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則行父當時既知其情兼與其事明矣按惠說是也蓋此亦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自見者與

莒弒其君庶其

稱國以弒何注據莒人弒其君密州疏注據至密州○即襄三十一年莒人弒其君密州是也

稱國以弒者衆弒君之辭注一人弒君國中人人盡喜故舉國以明失衆當坐絕也例皆時者略之也疏注一人至絕也○左傳載釋例引劉賈許穎以爲君惡及國朝則稱國以弒君惡及國人則稱人以弒按天之立君以爲民也故失衆當絕惡及國朝不知何指若以爲惡及卿大夫則稱國以見君罪非春秋尊尊之旨也穀梁傳注傳例曰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矣是也疏引舊解稱國者謂惡及國人并惡及辭大夫稱人者謂失心於民庶也乃涉於實違之說○注例皆至之也○通義云所當懷上月其不日者從小國始見卒例舊疏云謂失衆而稱國以弒者皆書時以略之即定三十年冬薛弒其君比之屬是也昭二十七年夏四月吳弒其君僚書亦是稱國而書月者彼非失衆是以何氏云不書闔閭弒其君者爲季子諱明季子不忍父子兄弟自相弒讓國闔閭欲共事之故爲沒其罪也月者非失衆見弒故不略之者也按何說甚明不必如孔說是

公羊義疏四十三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宣元年盡二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宣公第六

【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宣公第七卷六左傳釋文宣公名倭一名接又作委文公子母敬嬴諡法善問周達曰宣魯世家文公長妃齊女哀姜生子惡及視次妃敬嬴生子倭倭私事襄仲襄仲殺子惡及視而立倭是為宣公徐廣曰倭一作接何氏以宣公為僖公妾子公羊敬嬴作頃熊則楚女矣嬴史記左傳並作按新序七云魯宣公者文公之子也劉向習穀梁則穀梁亦以宣公為僖公子夫禮記檀弓云為魯伯之忌敬叔不入下云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鄭注敬叔於昭孫以為伯為叔父考為伯為孟獻子之子獻子為桓公子慶父之曾孫自桓公至為伯六世桓公生莊公莊公生僖公僖娶頃熊生宣公及叔肸肸生嬰齊嬰齊生叔老老生弓是為敬子敬子卽敬叔自桓公至敬叔七世為伯正為其叔父是實公為僖公子明矣倭倭委古音同作接者恐是為字孔疏引世家云宣公名倭或作接今史記作倭孔氏所見或卽徐廣所見本無作接說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繼弒君不言卽位此其言卽位何其意也【注】桓公篡成君宣公篡未踰年君嫌其義異故復發傳【疏】經義述聞云其意上當有如字桓元年傳繼弒君不言卽位此其言卽位何如其意也何注曰弒君欲卽位故如其意以著其惡是也若無如字則文意不明蓋寫者脫去耳唐石經已然按王說是也注明云故復發傳明與彼傳同也穀梁傳繼故而言卽位與聞乎故也亦是重發傳○注桓公至發傳○禮喪服臣為君斬衰三年為踰年君無服故嫌篡成君與篡未踰年君異然雖未踰年君位已定臣子之分義無所逃故罪之如一也故與繼子殺不書卽位是其正也通義云桓宣之罪相等而春秋不言宣無王者既於桓示法則從同同可知故得以所聞之世殺其辭也義或然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疏】譏喪娶復書不親迎者嫌觸諱不成其文也有母言如者緣內諱無貶公文【疏】通義云娶聖姜之黨知不譏者禮妾子為君母之黨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此於服術本徒從也聖姜既義故不以娶功緦外屬繼矣○注繼喪至文也○舊疏云何氏以為人君喪娶宣有貶刺之文若其書逆使卿者宣書譏之見不親迎而已卽叔孫僑如之徒是也今公子遂為君喪娶宣去公子以見譏而存公子復作不親迎之經書之者正以公子逆本弒君之賊若去公子卿嫌為觸弒君大惡之故諱去公子卽似隱四年十四公子翬之類是以不得成其貶文若然文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亦譏喪娶之類而不去公子者彼是喪未畢納幣為失禮猶淺此乃初喪逆女而當合貶卽下八年注云元年逆女嫌為喪娶貶也者義亦通於此按此如隱二年書紀履綸來逆女同故止是譏不親迎爾文公逆女在四年二年冬始納幣猶以其圖婚在三年內譏之此則三月已逆女上備有納采請禮在前喪娶已明又不待貶絕而此自見者也不必再去公子又恐婦諱仍不見其貶喪娶文也○注有母至公文○舊疏云下八年夫人熊氏薨又云葬我小君頃熊傳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是其有母也舊疏云母不命使者婦人之命不通四方何得言如作內使之文者正以錄內無貶公之文故也何者若其去如則嫌宣公喪娶為絕賤不成為諸侯然也正緣此事不得去如也若然莊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不言如所以不嫌莊公不能貯蓄而糴之者彼告糴之事可以通臧孫之私行此大夫不外娶無通私行之義故如是接紀履綸來逆女紀伯有母不稱母通使文故但書履綸來逆女而已此與內大夫出聘文同言如皆是君使之文若絕去如則當書公子遂逆女于齊嫌為貶公喪娶矣故仍作常辭言如也穀梁傳注不譏喪娶者不待貶絕而罪惡自見桓三年傳曰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皆用公羊家義左傳注亦云不譏喪娶者不待貶責而自明也是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注】卒竟也竟但舉名者省文【疏】左傳以為尊夫人齊氏召南考證云逆女既書公子遂此文蒙上自齊單稱其名公羊謂一事而再見是也按成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下云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與此同穀梁以為遂之挈由上致之成十四年僑如同皆非公羊義

夫人何以不稱姜氏【注】據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也經有姜

不但問不稱氏者嫌據夫人氏欲使去姜【疏】注據僑至齊也○成十四年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是也○注經有至去姜○以傳者但云夫人何以不稱氏嫌據傳元年經夫人氏之喪至自齊爲難也貶曷為貶【注】據俱至也譏喪娶也【疏】穀梁傳曰其不言氏喪未畢略之也

喪娶者公也則曷為貶夫人【注】據師還也【疏】注據師還也○見莊八年彼傳云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病之也曷為病之非師之罪也使公滅同姓非師之罪故歸善於師歸惡於公此公喪娶是公之罪非夫人而貶夫人與彼義違故據為辭

內無貶于公之道也【注】明下無貶上之義內無貶于公之道則曷為貶夫人【注】據俱有諱義【疏】注據俱有諱義○舊疏云春秋之道公為內諱何故此經不為夫人諱而貶之乎

夫人與公一體也【注】恥辱與公共之夫人貶則公惡明矣去氏比於去姜差輕可言故不諱貶夫人【疏】禮喪服傳云夫妻一體也又云夫妻牉合也鄭注牉合合其半以成夫婦是也白虎通嫁娶篇婦人學事舅姑不學事夫者示婦與夫一體也○注恥辱至明矣○舊疏云正以夫人與公共體知榮辱同夫體○云服子慎曰古者一禮不備貞女不從故詩云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按宣公既以喪娶夫人從亦非禮故不稱氏見略賤之也按穀梁注夫人不能以禮自固故與有貶蓋本之服義○注去氏至夫人○校勘記出比於去姜差經云閩監毛本同鄂本輕下疊輕字當疏云去姜卽傳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是也然此不諱者以其輕而傳元年去姜則重矣亦不諱者何氏云因正王法所加臣子不得以夫人禮治其喪也是也按喪娶罪重春秋以王法正之故傳臣子不得申其私恩待以

夫人禮既去其氏以示絕故辭重亦不諱也與此不諱有經重之殊

其稱婦何【注】據桓公夫人至不稱婦【疏】注據桓至稱婦○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不稱婦是也

有姑之辭也【注】有姑當以婦禮至無姑當以夫人禮至故分別言之言以者見行遂意也見繼重在遂因遠別也月者公不親迎危錄之例也【疏】詩衛風氓云三歲爲婦傳有舅姑曰婦正義公羊稱婦有姑之辭傳以國君無父故云有姑其實婦亦對舅故士昏禮云贊見婦于舅姑是也穀梁傳其曰婦緣姑言之之辭也舊疏云隱二年之傳云在塗稱婦與此違者蒙二義也言在途見夫而服從夫故稱之婦至國對姑而服從姑是亦禮之婦夫○注有姑至言之○有姑當以婦禮至文四年逆婦姜于齊成十四年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及此經是也無姑當以夫人禮至者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莊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是也婦姜亦上加夫人者舊疏云臣下錄之是也以婦禮至者昏禮記士昏禮有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又贊醴婦又婦盥饋又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是也未知諸侯夫人其禮若何以夫人禮至者則莊二十四年注云禮夫人至大夫皆郊迎明日大夫宗婦皆見是也○注言以至別也○校勘記出見繼重在遂云闕監毛本同按繼當讀爲繫解云故言見繫重在遂桓十四年傳以者何行其意也注以己從人曰行此言以故爲行遂意也舊疏云遂以夫人者欲見夫人是時逆止由逆故言見繫重在遂也因遠別者舊疏云若不言以直云遂夫人則嫌怪夫人男女無別故云因遠別也○注月者至例也○莊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是親迎書時也不親迎危錄之書月者此及桓三年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之屬是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注】是是衛【疏】經傳釋詞曰云爾猶已詞也隱元年穀梁傳猶曰取之其母懷中而殺之云爾論語述而篇不知老之將至云爾無去是蓋猶言無卿往是衛爾

然則何言爾近正也【疏】通義去比于專殺猶似近之正按續近乎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之正

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注】古者刑不上大夫蓋以爲摘巢毀卵則鳳皇不翔刳胎焚夭則麒麟不至刑之則恐誤刑賢者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故有罪放之而已所以尊賢者之類也三年者古者疑獄三年而後斷易曰繫用徽纆寘於叢棘三歲不得凶是也自嫌有罪當誅故三年不敢去【疏】喪服齊衰三月章爲舊君傳曰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詩鄭風羔裘箋云以道去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於郊得玦乃去白虎通諫諍篇引援神契曰三諫待放復三年盡惓惓也所以言放者臣爲君諱者言有罪放之也所諫事已行者遂去不留凡待放者冀君用其言耳事已行災咎將至無爲留之易曰介如石不終日貞吉論語曰三日不朝孔子行臣待放于郊君不絕其祿者示不欲其去也道不合耳以其祿參分之二與之一留與其妻長子使得祭其宗廟賜之環則反賜之玦則去明君子重恥也王度記曰反之以歸其待放者亦與之物明有分土無分民也詩曰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曲禮疏引王度記亦云大夫俟放于郊三年得環則還得玦乃去若然曲禮說大夫士去國之三月而復服往三月一時天氣變可以遂去夫與此不同者蓋得玦之後從郊至寬三月之內行乘衣乘蓋諸禮也又喪服齊衰三月章有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是皆三年待放于郊未仕他國長子在國主其祀故未去也按喪服齊衰三月章言爲舊君者有三一曰爲舊君君之母妻傳曰仕焉而已者也注謂老若有廢疾而致仕者故兼服君之母妻舊次宗所謂恩紀內結實異餘人是也二曰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注謂在外待放已去者三曰舊君注大夫待放未去者又云以道去君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絕者言爵祿尚有列於朝出入何有留於國按後二條一是大夫自爲舊君服一是大夫之妻長子爲舊君服皆以禮待放君不絕其祿位不分已去未去言也江氏筠云去與未去皆服故經但言舊君而不言大夫之在外與在國蓋皆恩義未絕通典引石渠禮論戴聖謂大夫在外者三諫不從而去君不絕其祿位使其嫡子奉其宗廟是也若有罪見逐收其宗廟其妻長子亦不得留在本國矣孟子離婁篇述爲舊君反服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既云導之出疆是指已去國者其實待放未去而僅君義與已去而僅君義者皆服齊衰三月也○注古者至大夫○曲禮上篇文注不與賢者犯法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是也彼疏引異義禮戴說刑不上大夫古周禮說士尸肆諸市大夫尸肆諸朝是大夫有刑謹案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無刑不上大夫事從周禮說鄭駁之曰凡有爵者與王同族大夫適甸師氏令人不見是以云刑不上大夫白虎通五刑篇刑不上大夫何尊大夫禮不下庶人欲勉民使至於士故禮爲有知制刑爲無知設也庶人雖有千金之幣不得服刑不上大夫者據禮無大夫刑或曰撻笞之刑也○注蓋以至類也○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既不得用于衛將西見趙簡子至于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淮南本經訓刳胎殺夭麒麟不游覆巢毀卵鳳皇不翔校勘記出鳳凰云鄂本凰作皇此加几者俗字○注三年至敢去○校勘記出徽纆云鄂本閩本同監毛本墨改纆疏並同此坎卦上六爻詞也舊疏引鄭氏注云繫拘也爻辰在巳巳爲蛇蛇之蟠屈如徽纆也三五互體艮又與震同體艮爲門闕於木爲多節震之所爲有叢拘之類門闕之內有叢木多節之木是天子外朝左右九棘之象也外朝者所以詢事之處也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罷民邪惡之民也上六乘陽有邪惡之罪故縛約徽纆寘于叢棘而後公卿以下議之其害人者置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能復者上罪三年而赦中罪二年而赦下罪一年而赦不得者不自思以得正道終不自改而出圜土者殺故凶是也然則繫于徽纆以待議罪有三年二年一年之赦已恐陷於三歲不得故待至三年乃去也白虎通諫諍云所以必三年者臣下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復君恩今己所言不合於禮義君欲罪之可得也義亦通

君放之非也【注】曰無去是非也大夫待放正也【注】襄君不去衛正也【疏】舊疏

云此二句皆是今事非古法據莊二十四年曹羈出奔陳傳云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三諫不從復任其放故曰非也大夫待放則上注之負鑲有罪當誅故曰正也○注聽君至正也○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按衛蓋是字誤或當作爲按注就本經釋之作衛亦可

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注〕重奪孝子之恩也禮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故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卒哭而致事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疏〕

白虎通喪服云臣下有大喪不呼其門者使得終其孝道成其大禮說苑修文篇古者有親喪者不呼其門鹽鐵論未通篇古有大喪者居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君子之所重而自盡者其惟親喪乎後漢書陳忠傳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之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騫要絰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又云周室陵遲禮制喪服纂我之人作詩自傷是以孽我爲從軍之詩故大叢禮小辨注亦云困子兵革之詩也蓋三家詩說又荀爽傳對策曰昔禮方進以身備寧相不敢踰制至遭坎壈三十六日而除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繁露竹林云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禮記喪服四制云門內之治恩揜義以門內之治衛恩行私恩不得行公義故三年不呼其門也○注重奪至恩也○通典引白虎通云有喪不朝吉凶不相干不奪孝子之恩也然則臣有大喪不與公役者有二一以重奪孝子之恩一以吉凶不相干故也故白虎通喪服又云凶服不敢入公門者明尊朝廷吉凶不相干故周官曰凶服不入公門是也○注禮父至從政○禮記王制文按禮運云三年之喪與新有婚者期不使者使注云臣有喪昏當致事而歸然則期之後容有使役者蓋國有大事期後役使自是一時權禮若其常則三年不從政也又雜記云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與此殊者注云以王制言之此謂庶人也從政從爲政者數今謂給繇役正義此庶人從士禮卒哭與既葬同三月故王制當文鄭云三月也若大夫士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正禮也卒哭金革之事無辟是權禮也舊疏云此政謂稅矣王制云從政自讀如征稅之征故使記上云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云云下云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云云鄭周禮旅師所云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謂復除不給繇役也故鄭注司禮引王制解之此引以證臣有大喪君不呼門自謂大夫士以上致當解如致事之政從爲致事與論語可使從政也與之從致同當是斷章取義也○注故孔至親也○舊疏云曾子問文引鄭注致事者還其職位於君是也校勘記出周人卒哭而致事云今本曾子問無此文此與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引興國本合段玉裁說按曾子問云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鄭注云周卒哭而致事閩監毛本周誤則禮記校勘記云殷人既葬而致事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嘉靖本同宋監本下有周人卒哭而致事七字考文引足利本同段玉裁云公羊宣元年注有周人卒哭而致事一句疏統謂曾子問文岳氏云興國本禮記有周人卒哭而致事一句大書爲經文按此同公羊注疏而與本疏不合又出周卒哭而致事云惠棟校宋本作周揚本同考文引足利本同此本疏誤則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浦鏜校云按皇氏疏則周人卒哭致事是鄭君從夏殷推而知之當是注文而孔氏云孔子既祔答周人卒哭而致事則又似屬經文而誤入注耳按皇氏疏云夏后氏有喪孝子喪既殯就君事不敢久留故既殯致事還君殷人斷文思親禮深故殷人以錯致事還君周人極文恐哀至甚故卒哭而致事知周卒哭致事者以喪之大事有三殯也葬也卒哭也夏既殯殷既葬周代漸遠以此推之故知周卒哭也則皇氏所據鄭注與孔氏不同但鄭氏解致事在殷人句下明鄭氏所據本無周人卒哭而致事故注於注未申之云周卒哭而致事也若元有此語誤入注中則致事注當在周人下哉在夏后句下方合公羊疏所見之曾子問本與禮記本合不必比而同之也卒哭者禮記雜記云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鄭注禮既夕云卒哭三虞之後祭名始朝夕之間哀至則哭至此乃止也朝夕哭而已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者鄭注二者恕也孝也己既思親推己及人亦不奪其親是恕也孝子恩親若不致事則是忘親故今致事是不自奪其恩親之心是孝也禮記閒傳曰凡見人無免絰雖朝於君無免絰唯公門有稅齊衰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注無免絰絰重也稅猶免也有免齊衰以下不杖者也於公門亦不脫絰則大功有免絰也然則杖齊期以上雖入公門亦不脫故引喪服記以明之言君子以己恕人不可奪人喪使之免絰而已亦不可自奪其喪所以己有重喪猶絰以見君申己喪禮也惟其如此故臣下在喪不入公門君亦不奪其情以免吉凶相干曲禮云凶服不入公門故也

已練可以弁冕〔注〕此說時喪正失非謂禮當然弁禮所謂皮弁爵弁也皮弁武冠爵弁文冠夏曰收殷曰冔周曰弁加旒曰冕士所以入宗廟〔疏〕

禮記檀弓曰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注既練或時爲君服金革之事反必有祭又禮運云三年之喪期不使是則期內不使故已練可使也而曾子問云卒哭服金革之事無辟者使記又云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是非其正也通義云此禮時之宜喪大記曰君既葬王政入于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于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按鄭彼記注亦云權禮也何氏云此說時喪正失非謂禮所當然者謂不爾金革服金革之事失禮即既練而弁冕即事亦非正上注引云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是其正也鄭注喪大記又云弁絰帶者變喪服而弔服輕可以即事蓋弁絰者弔服帶者要絰自謂喪服明弔服加重也注正失郭本正作政當從之○注弁禮至文冠○白虎通紼冕云皮弁者何謂也所以法古至質冠名也弁之言繫也所以攀持其髮也上古之時質先加服皮以鹿皮者取其文章也戰伐田獵皆服皮弁上古以八宗廟士之冠也郊特牲曰周弁士冠經曰周弁殷冔夏收何以知宗指謂其色又乍言爵弁乍但言弁周之冠色所以爵何爲周尚赤所以不純赤但如爵頭何以本制冠者法天天色元者不失其貫故周加赤禮士冠禮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鞸注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李如圭云古者以爲歡之皮冒而句領皮弁象之聶氏引書圖云以鹿皮淺毛者爲之高尺二寸禮又云爵弁服純衣纁衣緇帶韎韐注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

叙其布三十升賈疏云凡冕以木為體長尺六寸廣八寸績麻三十升布衣之上以元下以纁前後有旒其爵弁制大同唯無旒又爵弁色為異皮弁用之於田獵戰伐爵弁用之於祭故曰皮弁武冠爵弁文冠也以皮弁為武冠蓋今文家說成二年傳衣服與頃公相似何注禮皮弁以任使疏云鄭昭二十五年注皮弁以征不義是也引韓詩傳亦有是說御覽引三禮圖皮弁春八月習大射冠之行事是今文韓春秋家皆然惟周禮司服云兵事韋弁服鄭成十六年左傳之韎韋之跗注是也按字林云韎柔皮也皮韋同類故同有皮弁之稱惟皮弁白色韋弁韎色爵弁古只是皮弁同文有皮弁韋弁之別與○注夏曰至宗廟○士冠記云周弁殷冔夏收當作冔釋文作冔是也毛本同蔡新云冕周曰爵冕殷曰冔夏曰收皆以三十升漆布為殼廣八寸長尺二寸加爵弁其上周黑而赤如爵色前小後大殷黑而白前大後小夏純黑而赤前小後大皆有收以持笄古皆以布中古以緇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冕冠垂旒周禮天子冕前後垂延朱綠藻有十二旒公使大夫各有差別三公九旒侯卿大夫七組纓各如其毀之也郊天地祠宗廟祀明堂則冠之禮記王制云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正以冕而大夫以上有冕士以下只弁耳使注云皇冕屬畫羽飾焉凡冕屬其服皆玄上纁下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殷宋閥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王者之服下其以則卑達章甫委貌也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為朝服燕之服亦以燕服為之是則收冔弁正為入祀宗廟之冠夾故禮記雜記云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己士弁而祭于公皆謂爵弁也士冠禮注爵弁者冕之次也賈疏冕者俛也低前一寸二分故得冕稱其爵弁則前後平故不得冕名也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注延冕之覆在上任氏大椿弁服釋例云爵弁既以弁名則其狀當似弁不特弁下無旒及前後延平異於冕也考釋名弁如兩手相合時也以爵韋為之謂之爵弁以鹿皮為之謂之皮弁以韎韋為之謂之韋弁也然則此三弁皆作合手狀矣考其下當上銳下圜文考後漢輿服志冕制皆前圜後方則與下圖上銳者異然爵弁與冕雖同有上延而爵弁延下則為合手之形與冕狀別然則夏殷賈用冔收以祭周弁制如冔收別加旒冕以為祭服而冠弁者天子之祭服也吳氏廷華儀禮疑義亦云據說文弁本作覍象形或作弁又釋名弁如兩手相合也爵弁與冕制異與皮弁制同胡氏培翬儀禮正義云賈氏之說蓋本漢禮器制度吳氏以釋名說文證之似亦可從冠禮記注云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冔名出於幠幠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其制之異亦未聞史記五帝紀帝堯黃收純衣蓋冕以前遺用收詩文王常服黼冔傳冔殷冠也江氏筠讀禮私記云爵弁既非冕制而與冔收連言者蓋冕飾至周始備冔收二者周制以弁制之如殷士裸將服冔周士祭於公用弁其一也又殷人冔而祭周人弁而祭亦其一也是也鄭本主禊王

服金革之事【注】謂以兵事使之【疏】注謂以兵事使之○禮記中庸云衽金革疏金革謂軍戎器械也又曾子問云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者禮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注伯禽周公子封於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又喪大記云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注此權禮也弁絰帶者變喪服而弔服輕可以即事也然則父母之喪三年內不服王事經禮也期練之後時有兵革之事不顧私恩權禮也若有急難雖卒哭之使亦當以國體為重曾子問所記伯禽事是也喪大記疏引庾氏云謂此言卽既葬王致使人國侯卒哭乃身服王事前云君言王事謂言答所訪達而已王政未入于國也庾氏因上記有既葬與人言言君言王事不言國事故分別之也

君使之非也【注】非古道也【疏】言非禮之正也董本道誤者

臣行之禮也【注】臣順君命亦禮也此與君放之非臣待君放正同故引同類相發明【疏】注臣順至發明○通義云君呼其門則非國有兵事臣舉練而從王事則宜然校勘記出臣順為命云鄂本為作君此後古者臣有大喪以下與放習甲父義無涉因欲借君使之非臣行之禮喻君放之非臣待放正之義故連言之

閔子【注】閔子騫以孝聞【疏】注閔子騫以孝聞○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閔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要絰而服事【注】禮已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疏】注已練至乎帶○禮記閒傳云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為除乎首也婦人何為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禮喪服注云麻在首在要皆曰絰絰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也首絰象緇布冠之缺項要絰象大帶閔子既練後服王事故首絰除而要絰如故也喪大記云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正義弁絰謂弔服而加絰實服要絰明雖弔服而有要絰異凡弔也使謂卒哭之後弁首絰亦變者或亦權禮與

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卽人心【注】既事畢言古者不敢斥君卽近也【疏】注言古至斥君○通義云古謂中古自伯禽以來○注卽近也○禮記王制云必卽天論注卽就也必就天論言與天意合閔子曰古之道不卽人心正義閔子以為在喪從戎不卽人情為制此禮是古之所制故閔子鄉之爾雅釋詁卽尼也書疏引孫炎云卽猶今也尼者近也郭注引尸子曰悅尼而來遠是卽尼近互為訓也又曾子問云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正義云伯禽卒哭徐戎作亂東郊不開故征之是有為為之也今則更無所為直食從於利攻敢於人者吾不知也是以閔子屈於君命要絰服事既葬事之使知不卽人心遂而致仕斯道也猶

退而致仕【注】退還身也致仕還祿位於君【疏】注致仕至於君○禮記王制云七十致政注致政還君事又明堂位云七年致政於成王注致以王事歸政之孟子公孫丑篇孟子致為臣而歸注辭齊卿而歸其室也是致有歸還之義

孔子蓋善之也【注】善其服事外得事君之義致仕內不失親親之恩言古者又遜順不譏其君也不言君子者時賢者多以為非唯孔子以為是【疏】舊疏云蓋猶是也言於此三事孔子皆善之其三事者初則要絰而服事次則謂猶為古者後則遜而致事是也按此蓋如蓋通子下之蓋蓋猶皆也時賢蓋謂當時有賢閔子要絰服事者此賢者過之也有絰閔子遜而致事者不肖者不及也孔子中庸之道故皆善之也遜順不訕其君表記所云事君欲諫不欲陳注陳言其遜於外也故言古以譏之

公會齊侯于平州【疏】杜云平州齊地在泰山牟縣西大事表云今泰安府萊蕪縣西有平州城一統志平州城在泰

安府棠之縣西通錢云不義者與惡桓同義桓之會皆不致宣之會唯此始見法而已所聞異辭所傳聞之異辭

公子遂如齊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注】據曾取之不書【疏】注據曾至不書○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傳惡乎取之取之曹也曷為不言取之曹諱取同姓之田也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侯地于諸侯也然則濟西田本魯有為曹所取明矣曹則何不諱乎故取據同姓以歸之也田久通穀云據伐而言國者取邑之辭按若如此據傳書云此宋有言伐者其言取之何矣

所以賂齊也【注】所以

賂遺齊故齊人共國辭【疏】穀梁傳內不言取言授之也以是為賂齊也左傳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通義云非以師徒取故不從使例言取也杜亦云賂者以賂齊齊人不用師徒故曰取穀云宣公弒立賂齊以自輔未之故書齊取穀杜孔穀為長○注故稱人共國辭○舊疏云謂一人字齊魯共有何者魯人篡弒以地賂人齊人失所取甚者之賂皆合稱人故也

曷為賂齊【注】據上無戮伐無所謝【疏】注據上至所謝○解云決宣七年秋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八年夏齊人取讙及闡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為賂齊以邾婁子益來也此取上不見戮伐之文患無所謝故離之

為弒子赤之賂也【注】子赤齊外孫宣公篡弒之恐為齊所誅為是賂之故諱使若齊自取之者亦因惡齊取篡者賂當坐取邑未之齊坐者由律行言許受賂也月者惡內甚于邾

婁子益【注】【疏】注子赤齊外孫○文四年逆婦姜于齊子赤齊外孫者所生故為齊外孫○注宋之賂也○校勘記補據云由猶通十年疏引受賂作受財下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傳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言我者未絶于我也曷為未絶于我齊已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注齊已言許取之言其人民實賦將屬于魯實未歸于齊不言來者明不從齊許來不坐取邑是未之齊也賂齊之由坐行言許受賂者九經古義云按漢律故解不當坐取邑且未之齊而坐者由齊賂故有受財行賂亦得坐受賂之條故為以況之論律疏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疋加一等十五疋絞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二疋加一等三十疋加役流按今律言吏許財物未接受事若枉者準枉法論不枉者準不枉法論各減受財一等此也當坐今條有事以財求行條也○注月者至子益○哀八年夏齊人取讙及闡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為賂齊為以邾婁子益來也○注邾婁子益來而齊以為甚所以諱使若齊自取然後為伐國而賂齊此為塞歸而賂齊歸大惡故書月以惡之也

秋邾婁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注】稱人者不得言遂遂者楚子之遂也不使鄭

人主遂者兵尊者有繫焉【疏】校勘記出楚子云唐石經諸本同鄂本作楚人按此注云稱人者不得言遂遂者楚子之遂也知公羊經作楚人不然則注無為如此解今作楚子者衍左穀二家誤○注稱人者至遂也○傳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傳何以不言遂兩之也明彼為徵者故不得言遂也但頓子耳以大夫無遂事之義唯人君得行其遂故知此楚人為楚子耳若然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遂及齊侯宋公盟遂者以公子結聞齊宋欲謀伐魯歸命遂之盟其事危急得言大故與得遂也傳云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

晉趙盾帥師救陳【疏】左傳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杜以為經無宋字正義引服虔云趙盾既救陳而楚師侵宋趙盾欲救宋而楚師解去義或然也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斐林伐鄭【注】左氏穀梁作棐林棐遇見文十三年魏世家棐龍曰鄭氏云林地名畫春秋時鄭地之棐林在大鄭西北也廣云在宛縣非也水經注滑水篇華水又東逕棐城北林亭北春秋文公與鄭伯宴于棐林宣元年諸侯會于棐林伐鄭楚救鄭遇于北林欲陵曰北林鄭南地也京相璠曰今縣以苑陵縣有故林鄉在新鄭北故曰北林也余按林鄉故城在新鄭東如北七十許里苑故城在東南五十許里不得在新鄭北也考京原之說並為謬也一統志棐林在鄭州東南方輿紀要鄭城在開封新鄭縣東二十五里春秋之棐林林

此晉趙盾之師也【注】據上趙盾救陳稱師者不能會諸侯【疏】注稱者至諸侯○晉疏云帥若是徵者卿不能為會主以致諸侯于斐林而會之也按上文明云晉趙盾帥師救陳故云此晉趙盾之師也

曷為不言趙盾之師【注】據公子遂會晉趙盾于衡雍伊雒戎盟暴再出

名氏【疏】注據公至名氏○解文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伊雒戎盟于暴是彼公子遂再出名氏故據以難此上出趙盾下辭師也

君不會大夫之辭也【注】時諸侯為趙盾所會不與卑致尊故正之去大夫名氏使若更有師也殊會地之者

起諸侯為盾所會【疏】通義云新城之盟趙盾下以名氏見矣此發傳者彼列序諸侯之下以臣從君趙盾可此文若云宋公等會晉趙盾則是以盾敵四國之君故不可○注時諸至宋也○正以四國實為趙盾所會若會趙盾不明也為主是以卑致尊故去其名氏若非趙盾所會四國之君故不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杜云不書趙不然所以正言君臣之分也所會至所會○舊疏云言會者正謂先序諸侯乃會之會晉師于斐林所以不言宋公陳侯衛侯曹伯師伐鄭而先言會晉師林諸侯乃言伐鄭者若以趙盾之師先起趙盾為所會耳按繁露精華本在清息是云致會諸侯如使來會之然中執曰之君五年之中五出此君攜諸侯莫敢不出辭以之晉有靈辭之也行亦使言一諸大侯夫為立盾所遣會林莫摸敢擇不指從春秋之所以尊君抑臣不孫其數以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柳【注】【疏】左氏穀梁作崇左氏云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柳崇作崇文作云穀梁本亦作云會大傳

秋杞柳叢華山鄭注祭柳叢之氣于華山柳聚也齊人語廣雅釋詁云崇聚也此必齊人讀崇爲柳故其訓同公羊崇作柳正齊人方音之轉按崇古音在東鍾柳古音在蕭部二部閒有通轉故尙書君奭其終出于不祥釋文終馬本作崇韓釋漢石經作其道于不祥文玉篇鮦直部切又直久切廣韻鮦徒紅切又直冢直柳二切鮦从同音而有直柳切故漢地理志汝南郡鮦陽孟康曰鮦音紂也又音宇轉入平聲在蕭部而說文肉部育从充省聲亦其音也吳氏經說云春秋三傳多以聲相借如歸隣之爲歸枋包來之爲浮來曲池之爲毆蛇夫童之爲夫鍾犀丘之爲郪丘爲師丘皆是獨此傳以義同借鄭注尙書大傳及周禮皆云柳聚也酒誥其敢崇飲傳左傳崇卒也注亦皆云崇聚也按吳氏獨未知古韻之有通轉也

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注】天子之閒田也有大大夫守之晉與大夫忿爭侵之【疏】鹽鐵論論功云晉取郊沛王師敗于茅戎沛蓋柳字之誤詩地理考通典崇國在京兆府鄠縣帝王世紀鯀封崇伯國在豐鄠之閒周有崇國晉趙穿侵崇按彼本左傳爲說以崇爲秦之與國宜在西周如公羊義當在東周圻內或河北地近溫原者故得有晉大夫忿爭事○注天子之閒田也○禮記王制云天子之縣內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正義云其不封公卿大夫及祿士之外並爲閒田則周禮云公邑也畿外閒田少畿內閒田多依周禮閒田自二百里之外以至五百里其大夫則於三百里爲采地卿則於四百里爲采地公則於五百里爲采地故載師云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是也未知殷制如何然則圻內自封國外皆爲閒田其實邑也○注有大至侵之○蓋如成十一年左傳載晉郤至與周爭鄭田之類

曷爲不繫乎周【注】據王師敗績于貿戎繫王【疏】注據王至繫王○即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貿戎是也

不與伐天子也【注】絕正其義使若兩國自相伐【疏】注絕正其義○舊疏云王者絕不使繫之于王所以正君臣之義也按王師敗績于貿戎亦正其義使若王者自敗不言晉敗之也其義皆與此相足

晉人宋人伐鄭【疏】穀梁傳伐鄭所以救宋也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注】復出宋者非獨惡華元明恥辱及宋國【疏】包氏慎言云二月書壬子二月無壬子正月之十一日也舊疏云宋鄭皆言帥師者其將皆尊其師皆衆故也大棘杜云在陳留襄邑縣南大事表云今歸德府睢州西曲睢里有睢城又有睢陵縣南七里有大棘城亦與睢相近水經注陰溝水篇云睢水又東逕大棘城南故鄭之大棘鄭也春秋宣二年宋華元與鄭公子歸生戰于大棘其地後爲楚所併故城縣曰大棘鄉地有楚大子建墳伍員釣臺陂水又東逕安平故城北陳留風俗傳曰大棘在故安平縣也郡國志陳留己吾有大棘鄉元和郡縣志己吾故城在甯陵縣西南四十里一統志大棘城在歸德府睢縣西南七十里甯陵在睢州東大棘當在其閒○注復出至宋國○通義云左傳曰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故使宋主之也獲華元再言宋者凡獲大夫皆繫國實其辱國之甚按曲禮云大夫死衆士死制注云死其所受於君衆謂軍師制謂君教令所使爲之華元不能死被獲明當絕也穀梁傳獲者不與之辭也言盡其衆以救其將也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彼疏引何氏廢疾云書獲皆生獲也如欲不病華元當有獲文鄭釋之曰將帥見獲師敗可知不當復書師敗績此兩書之者明宋師懼華元見獲皆竭力以救之無奈不勝敵耳華元有實行得衆如是雖師敗身獲猶明其美不傳實行今兩書敗獲非變文如何劉氏申之曰公羊例大夫死生皆曰獲華元傳見如其不死綏也將獲不言師敗績非春秋將帥並重之例經以經文無所據也夫子云我戰則克惡賁軍之將與亡國之大夫及與爲使者豈有實行得衆乎

秦師伐晉【注】秦稱師者閔其衆惡其將本秦之忿起殽之戰今襄公繆公已死可以止矣而復伐晉惡其構怨結禍無已【疏】注秦稱至無已○舊疏云正以文十二年秦伯使遂來聘始有大夫宜見將之名氏若其賤人宜稱人稱國而言師者正以閔其衆惡其將故也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又云夫德不足以親近而又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爲之者此固春秋所甚疾已是秦稱師之義也殽之戰見僖三十三年襄公繆公之死見文六年及十八年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獋【疏】包氏慎言云九月書乙丑月之二十八日左氏穀梁夷獋作夷皋玉篇犬部獋胡刀反犬呼也嘷也咆也或作嘷周禮大祝云來瞽令皋舞注皋讀爲卒嗥呼之嗥來嗥者皆謂呼之入山海經北山經丹熏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鼠而兔首麋身其音如嘷犬郭皋記引作嘷犬如嘷嘷皋音義皆通說文口部嘷咆也嘷譯是說或从犬是也齊氏召南考證云三傳俱言弑君者趙穿其實盾爲主使故亡不越竟反不討賊傳其私也盾爲司馬昭而以穿爲成濟此董狐所以直書而孔子因之以爲萬世弑君之戒如曰盾實無罪以良史之深文逮成獄案有是理哉靈公不君或趙氏翻歸以欺後世未可知也況君雖不君臣可因以不臣歟然則宣四年左傳稱君君無道之說不可爲訓矣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注】匡王【疏】包氏慎言云十月書乙亥月之八日○注匡王○下三年書葬匡王是也

公羊義疏四十四

句容陳立卓人著

宣三年盡六年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其言之何【注】據食角不言之【疏】注據食角不言之○成七年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是其事也

緩也【注】辭間容之故爲緩不若食角急也別天牲主以角書者譏宣公養牲不謹敬不絜清而災重事至尊故詳錄其簡其【疏】注辭間至急也○經傳釋詞云之言之間也若在河之洲之屬是也常語也按之爲言之間辭詩則緩以足句春秋則緩以示義故加之爲緩辭也通義云譏案穀梁傳曰之口緩辭也傷自牛作也洪範五行傳曰思心之不睿是謂不聖厥咎霿厥罰恆風時則有牛禍言元年穀梁傳說此經云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對緩皆以對食角爲急辭也楊疏引舊解范氏別例云凡三十五范既不爲例則言之者並是緩辭也傳於執衛侯云言之緩辭也其餘不發亦緩可知公子在外逆之緩也衛侯之弟鱄秦伯之弟鍼辭之者取其緩之得逃吳敗六國稱之者取其大國同役而不急於軍事也殺奚齊稱之者緩於成君也考仲子言之者隱其爲備之緩也日食言之者不知之緩也則自餘並緩耳○注別天牲主以角○禮記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角握賓客之角尺是主以角也○注書者至而災○鄂本作烖下同閩監毛本作灾俗災字五行志下之上劉向以爲近牛禍也是時宣公與公子遂謀殺子赤而立又以喪娶區霿昏亂亂成於口幸有季文子得免於禍天猶惡之生則不饗其祀死則災燔其廟董仲舒指略同何氏但譏其養牲不謹失事至尊之道餘無說未知與劉董同否禮記禮運云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注非猶失也魯之郊牛口傷鼷鼠食其角又有四卜郊不從是周公之道衰矣言子孫不能奉行與之意亦與何同○注主事至備甚○繁露順命云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其祭社稷宗廟山川鬼神不以其道無災無害至於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口傷鼷鼠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過有深淺薄厚而災有簡甚不可不察也猶郊之變因其災而之變應而無爲也見百事之變之所不知而自然者勝言與以此見其可畏專誅絶者其唯天乎臣弒君子弒父三十有餘諸其賤者則損以此觀之可畏者其唯天命大人乎亡國五十有餘皆不事畏者也況不畏大人大人專誅之君之滅者何日之有哉魯宣違聖人之言變古易常而災立至聖人之言可不慎此三畏者異指而同致故聖人同之俱言其可畏也

曷爲不復卜【注】據定十五年牛死改卜牛【疏】注據定至卜牛○故經云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是也

養牲養二卜【注】二卜語在下【疏】郊特牲注云養牲必養二也正義郊天既以后稷配之故養牲養二以擬祭也一爲帝牲一爲稷牲皆得吉乃養也是二牲皆先卜也○注二卜語在下○校勘記云此本監本下誤卜今訂正

帝牲不吉【注】帝皇天大帝在北辰之中主總領天地五帝羣神也不吉者有災【疏】注帝皇至神也○齊氏召南考證云皇天大帝似應作天皇大帝鄭注周禮大宗伯禋祀祀昊天上帝云冬至于圜丘所祀天皇大帝晉書天文志云鉤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曰耀魄寶主御羣靈執萬神圖是也御覽引五經通義云昊天上帝天皇大帝亦曰太乙其佐曰五帝又周禮疏引元命包云太微爲天庭五帝以合時又云紫微宮爲大帝又云天生大列爲中宮大極星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也傍兩星巨辰子位故爲北辰以起節度亦爲紫微宮紫之言此宮之言中此宮之中天神圖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按乾鑿度有太乙九宮法鄭注云太乙北辰之神則太乙卽北辰耀魄寶亦卽天皇大帝在北辰者其下行九宮則爲青黄赤白黑五帝其佐而歸于太微則仍爲太乙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禮天與下禮四方各別故鄭注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又云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又小宗伯云兆五帝于四郊注蒼曰靈威仰太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黄曰含樞紐黄帝食焉白曰白招矩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紀顓頊食焉此所謂五帝也周禮疏引文耀鉤有其文羣神蓋卽大宗伯所記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下諸神皆天皇大帝總領之故周禮疏引文耀鉤又云中宮大帝其北極星下一明者爲大一之先合元氣以斗布常是天皇大帝之號也又案爾雅云北極謂之北辰鄭注云天皇北辰耀魄寶又云昊天上帝又名太乙帝君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也一名皇天書君奭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周禮疏引鄭注云皇天北極大帝亦名上帝周禮掌次以放上帝亦名皇天上帝月令季夏云以供皇天上帝亦名昊天書堯典欽若昊天一名皇皇后帝論語堯曰篇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是也此注宜爲天皇大帝也舊疏云天地之內五帝羣神則包有岳瀆等在內蓋始地祇地亦統於天爲○注不吉者有災○此經之屬是郊特牲疏若帝牛不吉或死傷是也

則扳稷牲而卜之【注】先卜帝牲養之有災更引稷牲卜之以爲天牲養之凡當二卜爾復不吉不復郊【疏】廣雅釋言扱擭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扱引也與牲載合隱元年傳扱隱而立之注亦云扱引也文選魏都賦運遜管個賓則易扱鐘注扱稷猶牽引也謂帝牲不吉則引稷牲當之也哀元年穀梁傳曰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意謂稷牲合時得禮用之可也○注先卜至卜爾○郊特牲云帝牛不吉以爲稷牛疏爲猶用也謂用稷牛而爲帝牛養卽定十五年牛死改卜牛之屬養牲之時已卜此改爲帝牲之時又卜故何氏以爲凡當二卜也

帝牲在于滌三月【注】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謂之滌者取其蕩滌絜清三牢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天牲【疏】注滌宮至絜清○郊特牲云帝牛必在滌三月牲牢中所搜除處也正義據前後等清除故屬禮牢屬者謂之度人繫豢郊事對云帝牲在滌三月牲養肥滌而不食其大也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駒犢未能騂犢養之食其如令食其母便鄉民郊特牲目餘云以其記郊天用騂犢之養又注云犢者誠愨未有牝牡之情是亦取其絜清之義也禮記曲禮云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注犧純毛也肥養於滌也其實天子犧牛亦須在滌故祭義云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是也下云犧牲繫牲必於是取之國語楚語云觀射父云大者牛必在滌三月小者羊豕不過十日又禮器云三月

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注繫牲于牢也戒散齊也宿致齊也時育祭祀之事必先敬慎如此不敢切也周禮充人云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是也○注三牢至天牲○舊疏云春秋說文編斷上云帝牲牢三月在外牢一月在中牢一月在明牢一月謂近堂也三月一時已足肥矣使之三月示其潔也宣元年穀梁傳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然則六月卽庀牲養之三月始繫于滌此三月之中又以三牢過養皆取其絜也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爲其可以改卜也故傳又云特正月然後言牲之變也

於稷者唯具是視【注】視其身體具無災害而已不特養于滌宮所以降稷尊帝【疏】注視其至尊帝○郊特牲云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注唯具遭時又選可用也正義云遭時謂帝牲遭災之時既取稷牲而用之其祀稷之牲臨時選其可者通義云謹案此謂既拔稷牲爲帝牲則可以贖案稷牲不得繫牢若其平吉無變雖稷牲固亦在滌矣正月迫郊而牲變猶得改卜者正以養二之時此牲已在滌三月故耳若牛死又卜則不及在滌不可以事上帝故不復卜也按禮曲禮云大夫以索牛注索牛得而用之蓋稷牛唯具亦卽大夫之索牛也

郊則曷爲必祭稷【注】據郊者主爲祭天【疏】注據郊至祭天○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是主爲祭天

王者必以其祖配【注】祖謂后稷周之始祖姜嫄履大人迹所生配配食也【疏】郊特牲云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又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注祖謂至所生○詩大雅序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也史記周本紀云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爲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悅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嫄以爲神遂收養長之是其事也詩疏引異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謹按堯典以親九族卽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堯安得有九族而親之[illegible]云唐五廟知不感天而生駁曰元之聞也諸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謂娀簡吞鳦子生契是聖人感生見經之明文劉媼是漢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生者耶且夫蒲盧之氣煦桑蟲成爲己子況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是則然矣又何多怪禮記禮器云必先有事于頖宮注先有事於頖宮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先仁也又明堂位云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禮器疏云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周人出自靈威仰則以后稷配靈威仰也然則殷郊祀汁光紀夏郊祀白招矩與○注配配食也○荀子禮論云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故王者天太祖注謂以配天也太祖者周之后稷按凡祀典言配如句龍配祀社棄配稷之屬皆配食也祭法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

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注】據方父事天【疏】注據方父事天○獨斷云父天母地故稱天子御覽引漢官儀父天母地爲天下主

自內出者無匹不行【注】匹合也無所與會合則不行自外

至者無主不止【注】必得主人乃止者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不以文王配者重本尊始之義也故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書改卜者善其應變得禮也【疏】注必得至接之○毛本推誤惟喪服小記注云禘大祭也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自外至者無主不止疏外至者天神也主者人祖也故祭以人祖配天神也藝文類聚引白虎通云王者所以祭天何緣事父以事天也祭天必以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推其始祖配以賓主順天意也又逖守篇云類祭以祖配不曰接者尊無二禮尊尊之義通義云此通論祭有配食之義自外至者謂天神地祇若稷配郊句龍配社是也自內出者則若祔祭新鬼必以昭穆之類是也○注不以至上帝○孝經聖治章文禮記大傳注引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汎配五帝也通典引鉤命決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地祭天南郊就陽位祭地北郊就陰位后稷爲天地主文王爲五帝宗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注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按鄭氏之義以郊與圜丘所祭帝不同圜丘所祭者天皇大帝郊所祭者三代各祭其所出何氏於下注云上帝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則與鄭氏同也明堂之祭爲月令季秋大饗帝之祭鄭彼注言大饗者偏祭五帝也又曲禮大饗不問卜注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是明堂大饗偏祭五天帝祭五人帝五人神以文武配之孝經主言嚴父故但及文王也祭法疏引雜問志云祭五帝於明堂五備之帝亦食爲又以文武配之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此謂合祭於明堂是也孝經注用孔傳說以郊謂圜丘祀天非其注宗祀于明堂云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周公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蓋與何鄭同郊特牲云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天爲物之本始祖爲王者之本始后稷爲始祖故推之配天不以文也○注上帝至天下○禮記大傳注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矩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正義按鄭說引河圖云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又云堯赤精舜黃禹白湯黑文王蒼又元命包云夏白帝之子殷黑帝之子周蒼帝之子是其王者皆感太微五帝之精而生也舊疏云此五帝者卽靈威仰之屬言在太微宮內迭王天下卽感精符云蒼帝之始二十八世滅蒼者翼也彼注云堯翼之星精在南方其色赤滅翼者斗注云舜斗之星精在中央其色黃滅斗者參注云禹參之星精在西方其色白滅參者虛注云湯虛之星精在北方其色黑滅虛者房注云文王房星之精在東方其色青五星之精是其義也禮記禮器云故魯人將有事于上帝注上帝周所郊祀之帝謂蒼帝靈威仰也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又月令祈穀于上帝注上帝太微之帝也疏以爲春秋緯文太微爲天庭中有五帝座郊天各祭其所感帝殷祭汁光紀周祭靈威仰也○注書改至禮也○鄂本無也字春秋繁露郊祭篇上帝牲不吉則拔稷牲而卜之之禮也改卜之後牛死卽不郊亦得正也穀梁傳曰事之變也事變而處之得正也通義云屬天王崩而卜郊牛不爲譏者鄭駁說之曰春秋之義國有大喪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父母之喪至哀

痛悲苦偷不敢廢郊也執足以廢郊者故其在禮亦曰喪者不祭唯祭天爲越紼而行事按繁露郊見郊祭篇又郊祀篇云郊祭最大也春秋譏喪祭不譏喪郊郊不辟喪喪尚不辟況他物

葬匡王【疏】舊疏云天子記崩不記葬今而書者正以去年十月天王崩至今年春未滿七月案文九年傳曰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書此未滿七月所譏不及時書也

楚子伐賁渾戎【疏】左氏作陸渾之戎穀梁作陸渾戎釋文賁渾舊音六戒音奔潛研堂答問云閒宣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公羊作賁渾賁何以有六音曰此轉寫之譌本當爲古文陸字陸字从光光譌爲六故陸亦有六音大事表云在今河南府嵩縣即詹桓伯所謂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者傳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杜注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遂從戎號至今爲陸渾縣正義陸渾本是燉煌之地名徙之伊川復以陸渾爲號也昭十七年爲晉荀吳所滅史記注引服虔云陸渾戎在雒西南也地理志宏農郡有陸渾下云春秋遷陸渾戎於此有闕此與姜戎別

夏楚人侵鄭

秋赤狄侵齊【疏】大事表云狄自入春秋以來俱止書狄蓋舉北方引弓之人合而爲一也自狄有亂以後實之役白狄見矣而以狄冠之白狄猶爲之屬至是顯然分國爲二其至通于中國加以赤字之號而白狄亦以八年僭晉伐秦自爲盟會征伐不復就赤狄之役矣此匈奴分爲南北單于之始也

宋師圍曹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疏】包氏慎言云十月無丙戌九月之二十五日十一月之二十六日也

葬鄭繆公【注】葬不月者子未三年而弑故略之也【疏】注葬不至之也○校勘記云鄂本無也字此衍解云考諸舊本皆無注然則有者衍字耳舊疏又云不月者與卒同月故也按注有者非也子未三年見弑者多從無云月見略之例此即隱三年傳所謂不及時而不日慢葬者何氏云僖葬不能以禮葬也定十三年辭伯定卒往不日月者子無道當廢之而以爲後未至三年失衆見弑危社稷宗廟故略之也爲彼書辭弑其君比稱國以弑明失衆此鄭繆公子爲公子歸生弑之非失衆之文故於其卒也備書日月何略之有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疏】說文邑部郯東海縣帝少昊之後所封漢書地理志郯故國少昊後盈姓今山東沂州府郯城縣西南百里有故郯城一統志故郯國在沂州府郯城縣西南二十里與江南邳州接界向者杜云莒邑東海丞縣東南有向城蓋即隱二年所入者詳彼疏

此平莒也其言不肯何【注】據取汶陽田不言叛不肯【疏】注據取至不肯○成二年取汶陽田三年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傳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注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爲內諱故書圍以起之是也

辭取向也【注】爲公取向作辭也取行義爲利故諱使若莒

不肯起其平也惡公平伐取其邑以弱之者愈也莒言及者明非莒不肯起其平也書齊侯者公不能獨平也月者惡錄之【疏】注爲公至愈也○校勘記云鄂本無起其平也四字閩本皆涉下讀衍當刪正讀故諱使若莒不肯聽公平爲一句徵舊傳本伐可取向甚矣莒人辭不受治也伐莒譏兵也取向非也棄義而爲利也說文討治也蓋春秋本治莒鄭不平因而取向以義始以利終故諱爲作辭若莒不肯遂伐取其邑以弱之然愈者愈於直書取向惡殺也數梁又曰不肯者可以肯也注亂曰君子不念舊惡況爲大國所和其非莒不肯可知○注莒言至平也○舊疏云正以及是汲汲之意亦見直之意故如此解以經不曰平莒鄭而曰及鄭是汲汲於鄭又見非莒不肯矣故傳起其平也○注書齊至平也○蓋魯力實不能獨平借助齊侯故書之又見魯之因人取邑以甚也○注月者惡錄之○周禮典瑞云穀圭以和難注難仇難和之者若春秋宣公及齊平莒及郯是和難者正也取邑惡詞也舊疏云定十一年冬及鄭平如平例不月此月故以爲惡錄之按左傳云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是并其伐也舊疏又云若然定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而書月何氏云月者頰谷之會齊侯欲執定公故不易是也又昭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而書月何氏云月者刺內暨暨也時春方結婚於吳外慕強楚故不汲汲於齊也是也蓋平例時書月皆各有所主書文解之故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亦書夏五月注月者善平不易是也

秦伯稻卒【疏】通義云秦共公桓公皆在時卒例不書上月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疏】包氏慎言云六月無乙酉五月之二十八日也說苑復恩云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家見公子宋之食指動謂公子家曰我如是必嘗異味及食大夫黿召公子宋而不與公子宋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公子宋與公子家謀先遂弑靈公子夏曰春秋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蓋本左傳爲說錢氏大昕答問云鄭公子宋弑君而以歸生主惡者歸生正卿且嘗帥師敗華元矣力足以制子宋而從宋之逆歟之趙盾又有甚焉不得乾於本無逆謀也按下十年左傳鄭人討亂公之亂斷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是鄭人固以子家主逆矣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

公至自齊

冬楚子伐鄭

五年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疏】左氏經無子字按下云齊高固及子叔姬來書從公穀有子字在叔姬上通義云月者爲下卒也此子叔姬亦傳公之女宣公之母妹並傳舉年所生

叔孫得臣卒【注】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弒君爲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疏】注不日至當誅○解云正以所聞之世大夫之卒無罪者日有罪者月今此不日故解之後漢書孔融傳春秋魯叔孫得臣卒以不發揚襄仲之罪貶不書日用公羊義也通義云胡康侯曰仲遂如齊謀弒子赤叔孫得臣與之偕行在宣公國有援立之私其恩數豈略而不書日是聖人削之也君臣父子既妥遺庶人道之大倫也方仲遂往謀于齊而與得臣並使若惜然不知其謀或知之而不能救則將焉用彼相矣故特不書日以貶之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何言乎高固之來【注】據當舉叔姬爲重大夫私事不當書【疏】注據當至爲重○舊疏云正以春秋內故也○注大夫至當書○禮記檀弓云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內外大夫皆不得以私事書謂事以內大夫重錄如爲所據雖俯未備其

言叔姬之來而不言高固之來則不可【注】禮大夫妻歲一歸宗叔姬屬嫁而與高固來如但言叔姬來而不言高固來則書負教戒重不可言故書高固明失教戒重在固言及者猶公及夫人【疏】注禮大至歸宗○禮喪服齊衰三月章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注大夫不外娶婦人歸宗往來猶民也此歸宗猶言歸當爾與齊衰期章傳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之歸宗異惠氏士奇春秋說云何氏說大夫妻歲一歸宗爲同國也如大夫娶于鄰國則不可魯之子叔姬者齊大夫高固之妻也自齊來魯見譏于春秋故知大夫之妻不得越國歸宗若此者所謂家之閒也按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傳大夫越境逆女非禮也此不書使可知故無大夫妻越竟歸宗禮何氏所舉諸大夫娶也同國大夫之禮禮嘗若娶於諸使嘗如諸使夫人不得歸甯娶於引鄭志嘗越禮曰歸人有歸宗侯自其家之爲宗者大夫爲家言大夫如此耳王后夫人則不然也天子諸使位高忍其專忘淫亂是也○往叔姬至在國○正以叔姬於義不得歸甯今違禮來春明失教戒故歸重在國歸魯殺叔以歸人之禮旣嫁從夫故也過義云禮說使大夫據女有事爲逆之女留其章示不歛必安三月祭行然後夫家據使反爲今高固觀來因與叔姬雙行歸甯失禮合繼故並春見之又足乾反爲之實若但舉子叔姬乃說叔姬有失禮行不稱成婦婦甯據道歸故不可也按反爲之說出於左氏左疏弓何氏齊言言禮無反爲之法歸氏獻之曰冠義云縣大夫冠禮而有其春禮則春禮者天子諸侯大夫皆異也士魯禮云主人爵弁歸去昏衣乘昏事從事二乘歸事亦如之此歸事出趙夫家則士妻始歸乘夫家之事也也詩鶴巢云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又曰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將送也圍君之禮夫人始歸自乘其家之事也何使歸夫當云爲不嘗侯王姬之事言齊使歸女以其母王姬始歸之事遂送之則天子諸侯歸女留其乘事可知也高固大夫也反爲則夫亦嘗其事也禮歸歛亡以歸義論之大夫以上其皆有嘗事反爲之禮嘗事妻之道也反爲嘗之歸也高固以秋九月來逆叔姬冬來反爲歸則歸人三月祭行乃反爲禮也按推士禮以言大夫以上歸人出歸亦當乘其夫家之事男歸女女使男之歸所以重歸遠歸也詩之百兩御百兩終自異其遂迎之歸當不得據歸歸人自乘其事之禮

何知歸事不在百御兩之中乎○春禮歸士禮如三月廟見諸歸既同何所見歸事一兩御異爲往言及至夫人○傳十一年公及夫人娶氏會會使于歸嫁是也舊疏云公羊之義以爲夫妻言及者遺人之歸娶其嫁娶是以下往云言其雙行匹至似於爲歎是也桓十八年公夫人娶氏遂如齊使傳云公何不言及夫人外也往若夫人已爲公所謂外也以

子公羊子曰其諸爲其雙雙而俱至者與【注】言其雙行匹至似于鳥獸【疏】注言其至鳥獸○舊疏云言其無別如鳥獸綏綏故曰雙行耦匹而來故言匹至似於鳥獸矣而舊說云雙雙之爲一匹二首尾有雌閭便而傳常不輕散故以喻雙非何氏義九經古義云大荒南經云南海之外赤水之西流沙之東有獸左右有首名曰跳踢有三有獸相弁名曰雙雙郭璞云言體合一爲之公羊傳所謂雙雙而俱至者蓋謂此也爾雅釋地云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鶼鶼注似鳧青赤色一目一翼相得乃飛西山經曰崇吾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鳧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曰譽譽郭注比翼爲也其色青赤不比不能飛爾雅作鶼鶼爲一海外南經比翼往其東其爲爲有赤雨爲比翼傳物志比翼爲有一赤逸周書王會巴人以比翼爲出西南方也公羊宣五年疏引書說雙會之爲一身二首尾即此類也按韓詩外傳南方有鶼名曰鶼鶼比翼不比不飛其名曰鶼鶼封禪書西海致比翼之鳥爲有氏鶼鄭曰名有一翼不飛其名曰鶼郭氏比翼爲鶼曰爲有鶼雙似鳧有亦鶼云一嘗鳥同雙者然如玩何獸似止以高固叔嘉氏士者春秋說云禮男女有別內外有閑宣五年冬齊高固及也姬雙行西至有同以牝牡雌雄爾不必指指以比翼爲喻之桓子十八年公與夫人嘗遂如齊亦雙雙俱往君子歸嘗桓失夫道矣叔姬來嘗高固反馬公羊以爲雙雙而俱來如鳥獸爲往闕是唯八年也無別則亂亂則嫌生魯桓之見殺于齊也宣歛按士而來嘗乘居而匹迎故人取以爲有雙雙而雙來雙雙迎晉則禮無別也乘無別亂婦人生後婿見于妻之父母禮故須三月觀見則妻之入三月然後見于家而至也高固此士觀姬有不云若不須三月親迎婦之父母故歛其雙雙而妻之父毋禮疏引書來又故云禮婦人婚歸曰且大夫不外娶夫禮之家中又失禮爲劉氏來逵反雉繼乘行匹至也且大夫不外娶夫禮之家經書嘗固及子叔也馬說爲之禮在國行之可也鄭不據其本夫國氏說華沙左氏反

楚人伐鄭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趙盾弒君此其復見何【注】據宋華督鄭歸生齊崔杼弒其君後不復見【疏】舊疏云春秋之義弒君之賊不復見者皆以討賊之事見不得以他事見誅實之故不復見齊已殺賊有幸免[illegible]

宣十年崔杼死於襄二十七年皆未卿死經不復見故據以解也舊疏云春秋之內書名弑君後不復見者唯此三人耳餘見者皆著義弱卿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之屬欲見罪在桓宣故翬遂得見閔二年公子慶父出奔莒注慶父弑二君不當復見所以復見者起季子緩追逸賊也隱四年衛人殺州吁于濮注書之者善之也然則著其臣子得討其賊故書則莊九年齊人殺無知書者亦是討得其賊而書之莊十二年宋萬出奔陳注所以復見者重錄彊禦之賊明當急誅之僖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書者亦翬遂之類故彼傳云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襄二十七年衛殺其大夫甯喜亦翬遂之類見其與獻公同謀弑剽是以彼二十六年弑剽之下注云甯喜爲衛侯衎弑剽不舉而弑剽者讓成于喜是也其二十六年晉人執甯喜下傳云不以其罪執之也注當坐執人亦是其得書之義文十八年齊人弑其君商人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皆書者商人之下注云商人弑君賊復見者與大夫異齊人已君事之殺之當坐弑君昭十三年楚公子棄疾弑公子比得書者亦是加弑故也如趙盾之類矣

親弑君者趙穿也【注】復見趙盾者欲起親弑者趙穿非盾【疏】上二年左傳云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注穿趙盾之從父昆弟子也疏引晉語云趙衰趙夙之弟世族譜盾是衰子穿是夙孫是穿爲盾之從父昆弟之子也世本夙爲衰祖穿爲夙之曾孫世本轉寫多譌其本末必然也史記晉世家亦曰盾昆弟將軍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而迎趙盾〇注復見至非盾〇正以存其文不沒其實也然史明云而迎趙盾故春秋以盾爲首惡曰親弑君見其特行弑事當

親弑君者趙穿則曷爲加之趙盾不討賊也【疏】繁露玉杯云春秋修本末之義達變故之應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極者也是故君弑賊討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復見矣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賊不復見以其宜滅絕也今趙盾弑君四年之後別牘復見非春秋之常辭也學者異而問之曰是弑君何以復見猶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何以書葬者不宜書葬也而書葬何以復見者亦不宜復見也而復見二者同責不得不相若也盾之復見直以赴問而辨不親弑非不當誅也則亦不得不謂悼公之書葬直以赴問而辨不故弑非不當罪也若是則春秋之說亂矣豈可法哉故貫而論是非雖難悉得其義一也今誅盾無傳弗誅無傳不交無傳以比言之法論也無比而處之辭也今視其比皆不當死何以誅之春秋赴問數百應問數千同留經中繙援比類以發其端卒無妄言而得應於傳者今使外賊不可誅故皆復見而問曰此復見何也言莫妄於是何以得應乎故吾以其得應知其問之不妄知盾之獄不可不察也夫名爲弑父而實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爲弑君而罪不誅者逆而距之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語盾有本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鄰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今按盾事而觀其心愿而不刑合而信之非篡弑之鄰也按盾辭號乎天苟內不誠安能如是故訓其終始無弑之志挂惡謀者過在不遂去罪在不討賊而已臣之宜爲君討賊也猶子之宜爲父嘗藥也子不嘗藥故加之弑父臣不討賊故加之弑君其義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故盾之不討賊爲弑君也與止之不嘗藥爲弑父無以異盾不宜誅以此參之聞者曰夫謂之弑而有不誅其論雖知非衆之所能見也故赦止之罪以傳明之盾不誅無傳何也曰世亂義廢背上不臣篡弑其君者多而有明大惡之誅雖言其誅故晉趙盾楚公子比皆不誅之文而弗爲傳弗欲明之心也問

者曰人弑其君重於在而不能討賊非一國也重公弑趙盾不在不在之與在惡有薄厚春秋責在而不討賊者弗繫臣子爾也責不在而不討賊者乃加弑焉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之厚也曰春秋之道視人所惑爲立說以大明之今趙盾賢而不遂於理皆見其警其知其罪故因其所賢而加之大惡繫之重責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曰吁君臣之大義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由惡薄而責之厚也他國不討賊者諸斗筲之民何足數哉弗繫人數而已此所由惡厚而責薄也傳曰輕爲重重爲輕非是之謂乎故公子比嫌可以立趙盾嫌無臣許止嫌無子責春秋爲人不知惡而恬行不備也是故重累責之以矯枉世而直之矯者弗過其正弗能直知此而義畢矣通義云親弑君者趙穿春秋舍穿而罪盾以爲穿之惡易見而盾之咎難知也所謂視人所惑爲立說以大明之者也然而與使復見則與親弑者有間矣左氏說盾與許世子之事雖是而不知有賊不討不書葬及弑君賊不復見之例一似春秋之誅盾止寬與親弑者無殊且未知春秋之意方將因盾復見起不親弑之迹則穿之惡仍未得誅而盾以文誅穿以實誅按漢書司馬遷傳爲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蘇林曰趙盾不知討賊而不敢辭弑君之罪故舉上二年傳曰穿弑也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以罪盾也曰於盾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

何以謂之不討賊【注】据皆去葬不加弑【疏】注据皆至加弑〇校勘記云鄂本葬下有日字此脫按依疏日字不當有昭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下云葬許悼公傳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子弑也爲止不成子弑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弑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是以君子加弑焉爾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然則加弑者雖下討賊亦書葬明其非實弑也晉靈去葬則趙盾與親弑者同文旣與親弑者同則與加弑者異則盾卽是賊傳又云不討賊故雖之也上二年穀梁疏趙盾與許止加弑是同而許君書葬晉靈公不書葬者許止失嘗藥之罪輕故書葬以赦止趙盾不討賊之罪重故不書晉侯葬明盾罪不可原也春秋必加弑於此二人者所以見忠厚之至故也

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獋【疏】上二年左傳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視於朝晉世家亦云盾復位晉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以視於朝穀梁傳史狐書賊曰趙盾弑公通義云此晉史斥言趙盾弑其君而左氏記齊史亦斥言崔杼弑其君可知內諱弑者爲春秋新意矣

趙盾曰天乎無辜【注】辜罪也呼天告寃【疏】注辜罪至告寃〇詩小雅正月民之無辜箋辜罪也大雅雲漢何辜今之人箋辜罪也爾雅釋詁云辜罪也說文辛部辜辠也穀梁傳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晉世家盾曰弑者趙穿我無罪人則反本急則呼天穀梁注告天言無弑君之罪故曰寃也舊疏云寃謂寃枉之寃也

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疏】穀梁傳孰爲盾而忍弑其君者乎注運己爲他雖作盾而當忍弑君者乎釋文孰爲盾絕句按范義凡經傳釋詞云家大人曰爲猶謂也孟子而予爲我願之乎言子謂我願之也穀梁傳孰謂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公羊曰誰謂吾弑君者乎是其證是此傳之謂卽穀梁之爲也

史曰爾爲仁爲義人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弑君如何【注】復反也趙盾不能復應者明義之所責不可辭【疏】校勘記出如何云唐石經鄂本閩監毛本改而何按如當讀而古如而字通隱七

年左傳傚如忘服虔曰如而也莊七年經星隕如雨劉歆曰如而也是也左傳記太史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晉世家太史曰子為正卿而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穀梁傳史狐曰子為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弒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弒其君夷皋者過在下也通義云為仁外為仁也為義外為義也錢氏大昕答問曰趙穿弒君而以趙盾主惡名穿之弒由於盾也胥甲父與穿同罪盾於甲父則放之於穿不惟不放且使之帥師使崇盾衛傳辭其罪乎使崇小事不必書而書之所以正盾之罪且不使穿得漏網也○注復反也○詩小雅黃鳥復我邦族箋云復反也又我行其野云言歸思復傳復反也爾雅釋言復返也○注趙盾至可辭○左傳宣子曰烏乎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按越竟乃免非聖人語盾之罪不在亡不越竟在反不討賊鄭越竟矣而反不討賊弒君之名仍無所逃謂不知情其雖信之杜云越竟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此廢倫害義之論也

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為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注】禮公族朝於內朝親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升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精粗為序不奪人之親也【疏】注禮公至親也○禮記文王世子文彼文親親作內親升餕作登餕精粗作輕重無之字容所見本異也校勘記出雖有富貴者以齒云鄭本無富字此衍按文王世子無富字又出升餕云閩監毛本同鄭本餕誤餕此本誤陵今訂正文王世子升作登又出精粗云鄭本粗作麤按疏中引注作麤按荀子大略篇吉事尚尊喪事尚親注吉事朝庭列位也喪事以親者為主禮記曰以服之精粗為序也是楊倞所見本亦作麤文王世子疏引皇氏云喪服以麤為精故鄭注雜記云臣為君三升半微細為則屬於麤是知新為精齊為粗也內朝者通義云不於法朝之處也按內朝即路門內之燕朝也鄭注內朝路寢庭君之視內朝也有四一為與宗人審嘉事文王世子所記是也一為燕事臣燕禮所載是也一為與臣子議政事一為與四方之賓燕蓋古者序朝之儀君先出路門立於治朝之宁揖群臣至則朝禮畢玉藻所謂君日出而視之是也退即適路寢聽政若有議論卿於內朝大宰所謂贊聽治者也靈公使諸大夫逕就內朝亦非常視事之處不為無道靈公之不君謂臺上彈人支解宰夫等也彼記云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為以父子昭穆為序故為明父子鄭注謂以宗族事會是也又云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為之內有異姓不得以私恩故云體異姓也鄭云體猶連結也又云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與彼同故云崇德也鄭云崇高也是也又云宗人授事以爵以官貴賤異位官各有掌故為尊賢也鄭云官各有能是也又云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上嗣君之適長子故為尊祖之道也鄭云上嗣祖之正統是也又云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粗為序上云事下云紀故鄭云紀猶事也本輕者為下本重者為上不計爵位齒傳是為不奪人親也注解內朝遂及之明內朝非常為笑樂所在也

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己趨而辟丸【注】己己諸大夫也【疏】左傳云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晉世家靈公壯侈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觀其辟丸也穀梁傳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廣雅釋言彈拼也說文丸圜傾側而轉者玉篇彈行丸也吳越春秋彈生於古之孝子孝子不忍父母為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李尤彈銘昔之遺彈起意弦木以彈為矢合竹為櫻廣韻彈射也元和志晉靈公臺在絳州正平縣西北三十一里按如此傳似在內朝側釋文己趨音紀釋名釋姿容云疾行曰趨趨赴也赴所至也

是樂而已矣【注】以是為笑樂【疏】高誘注呂覽云從高臺上引彈觀其走而避丸以為樂也繁露仁義法云昔者晉靈公殺膳宰以淑飲食彈大夫以娛其意非不厚自愛也然而不得為淑人者不愛人也通義云據素左傳戰于令狐靈猶在抱則是時不過二十已下幹其所為乃昌邑東昏之類貢由少席德靈求聞教戒稽其位勢濟後事心至於殺人以為笑樂古者成王幼而莅阼周公輔之內有師保之訓抗法之教外有司過之史徹膳之宰故能克終令德所天承命今趙盾奪社稷之主前後左右不慎其過論教經術陷之於惡已則避禍而委君于死雖執其咎矣按孔氏此論最而正

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畚【注】荷負也畚草器若今市所量穀者是也齊人謂之鍾【疏】注荷負也○釋文傳注俱作何云本又作荷文選東京賦荷天下之重任薛注荷負也小爾雅廣言荷擔也左傳昭七年其子弗克負荷注荷擔也○注畚草至之鍾○公羊問答云說文甾部畚蒲器屬所以盛盛種種謂不同畜何從曰周禮挈壺氏挈畚以令糧鄭注畚所以盛糧之器故以畚盛莫左傳正義引說文糧器可以盛糧令本作盛種觀也圖異周節特而畚揭注畚土種也左傳以九年陳畚揭注畚黃體也文宣十一年稱畚築注畚盛土器畫皆以畢索築築之可以盛土可以盛畚畝左傳注云畚以草索為之宮盛是也臾氏經說據左傳量搆畚注畚以草索為之其器可以盛禮周禮挈盡氏鄉司農注亦云畚所以盛糧然則說文云畚斷蒲蒲器也所以盛糧為盛糧之器矣許君所稱糧器是器稱所以為器可以盛禮如今俗所謂也也字書無也其鄭畚之鑄鑄黃害謂畚為稿草之器漢世畜然字從晉缶之笛當是瓦器古量數用六斛四斗之鐘亦是瓦器鼓實人謂畚為鐘曾建云實人謂之鐘卸縣三年實昔四量豆區釜鍾長也按大斛四斗之具只可以盛不可以量鐘卸五鑑纖細不必能左疏改為體如畚瓦器必如左傳十釜之鐘之大亦非一二所能荷也蓋畚者量之物或草或竹或瓦皆可各隨方俗所宜其所容若干亦不必一定亦無定名以為畚可以為量可以為土器可也

自闈而出者【注】宮中之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閨從內朝出立于外朝見出闈者知外朝在闈外內朝在闈內可知【疏】注宮中至之閨○爾雅釋宮文郭注謂相通小門也舊疏引孫注亦云闈者宮中相通小門也彼又有小閨謂之閨閨疏引李注云宮門戶小大之異說文門部閨宮中之門也周禮保氏注鄭宮中之巷門左氏閔二年傳賊公于武闈注宮中小門謂之闈也闈禮匠人注廟中之門謂之闈亦稱廟寢之門婦人出入故禮士冠禮注婦人入廟由闈門也按稽言宮中則廟與寢皆有之士處記注云闈門如今東西掖門實漢時宮中掖門在東西若人左右掖故舉以為況掖門則似闈門外別有東西二門左傳哀十四年寢子我為他攻闈與大門似闈亦可通於外非僅宮中相通小門謂之闈也畫凡宮之之闈門皆可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閨說文門部又云闈特立之戶上圜下方有似圭按儒行云篳門圭窬注圭窬

門旁竇也竇猶爲之如圭矣是閨卽取圭義言其小也下云入其大門入其閨是閨爲小門矣○注從內至可知○國語魯語公父文伯之母謂季康子曰自卿以下合官職于外朝合家事于內朝又曰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也寢注外朝君之公朝內朝家朝也考工記曰外有九室九卿朝焉鄭注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賈疏九卿之九室東門外正朝之左右爲之槐棘則氏所謂君之公朝者蓋卽正朝所旁之室諸侯大夫則在治朝之旁爾也爲諸臣治事之處故玉藻云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明諸臣每日朝於治朝旣畢君退路寢諸臣各隨事於爾旁之朝使諸臣隨事畢退乃還小寢容諸臣有面陳之事故也此趙盾所立於外朝者當卽此朝但何君以閨門分內外見荷畚者違從閨出不必閨門定在外朝內內朝外也

趙盾曰彼何也夫畚曷爲出乎閨【注】彼何者始怪何等物之辭執視知其爲畚乃言夫畚者賤器何故乃出畚者之閨乎

呼之不至【注】怪而呼欲問之【疏】注怪而呼欲問之○校勘記云毛本怪作恠俗字

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注】顧君責己以視人欲以見其爲解也古者士大夫通曰子【疏】經傳釋詞云也猶邪也歟也乎也子大夫也爲問辭也當作邪禮記檀弓夫易何爲者也詩旄丘何日也士昏禮敢不從也禮曲禮奈何去社稷也皆當如邪義按如也讀亦通○注顧君至解也○校勘記云毛本君誤人按見說或云當作說見非也孔疏云過朝以示人令人爲己卽本此君責己以視人立義靈公欲以視人適趙盾問故因欲卽其來見時就而解之也○注古者至曰子○宣十年傳其曰子尊之也注子者人之貴稱詩王風大車畏子不敢箋云子者稱所尊敬之辭按左傳疏並云子爲正卿明稱大夫辭也

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注】赫然已支解之貌【疏】注赫然至之貌○經義述聞云疏不解赫然二字引之謹案赫之言捇也說文捇裂也从手赤聲續漢書禮儀志逐疫辭曰赫汝軀拉汝幹節解汝肉抽汝肺肝是分裂之謂赫後漢時猶有此語也按廣雅釋詁亦云赫裂也莊子養生主云動刀甚微謋然已解捇與赫亦同公羊問答曰後漢禮儀志黃門令奏曰侲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侲子和曰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拉女幹云云故何以赫然爲支解貌也支解之法古無此刑韓詩外傳曰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面而問曰古者明王每支解人不識從何始也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此可謂爲袁世之經刑按今律有凌遲卽支解法也

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注】主宰割敎膳者若今大官宰人【疏】注主宰至宰人○禮燕禮云膳宰具官饌于寢東注膳宰天子曰膳夫掌君之飲食膳羞者也疏天子有宰夫家有膳夫膳侯亦有宰夫使有膳宰夫宰於宰夫天子宰夫下大夫膳夫上士也宰敎夫侯國不必有宰夫因通謂膳宰如左傳昭四年稱膳宰膳而禮弓註此事曰膳也宰夫也此傳稱膳宰而左傳稱宰夫爲膳主假膳宰例之事故稱膳不一其職同也膳禮天官序官膳夫下有上士中士下士府史胥徒其屬又有惠人內外宰亨人宰膳量所殺亦不必卽其長也膳子篡膳彌伊尹以割亨要說亦卽膳宰之事何云者今大官宰人羞漢制以況也

熊蹯不熟【注】蹯掌【疏】注熊蹯○國語楚語云服食熊蹯不獲而死注熊蹯掌也左傳文元年王請食熊蹯而死注熊蹯掌孟子告子云熊掌亦我所欲也此也說文采部獸足謂之番从釆田象其掌成从足从煩翌古文番史記注引服虔云蹯熊掌也其肉難熟

公怒以斗摮而殺之【注】摮猶摮也摮謂旁擊頭項【疏】大戴禮保傅云太宰持升而御戶右盧校依賈子改升爲斗又云所求斟味者非正味則太宰傳斗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子說文斗味魁羹斗也蓋卽羹公所用者亦可挹酒時行羹云酌以大斗是也說文作料云勺也士冠禮注勺尊升所以斟酒使升亦斗字之誤則羹斗其卽今之羹勺與羹勺物微而得以斟人者蓋盡公本意斗料戲愬之下隨手擊搏而當頭項盧注云亦得致命也通殺云殺人也保傅記曰太宰持斗而不敢煎謂是其物也○注摮猶至頭項○孔氏音義云摮音敖字或作擊按廣雅釋詁摮擊也王氏疏證云上文已有摮字此擊字當作擊玉篇摮擊也公羊注摮猶擊也引蒼頡篇摮也

支解將使我棄之【注】左傳云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世家宰夫胹熊蹯不熟靈公怒殺宰夫使婦人持其屍出棄之縈彈王趙云晉靈行無禮處臺上彈人枝解宰人而棄之

趙盾曰嘻趨而入【注】左傳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子襄之三進及溜晉世家趙盾驟諫靈公不聽已又見死人手則二人前諫嘻者閔二年慶父聞之曰嘻注嘻發痛語首之聲史記閭相如傳寮王與羣臣相視而嘻注嘻驚而悲之辭也檀弓夫子曰嘻注嘻悲恨之聲

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注】愬者驚貌禮臣拜然後君答拜靈公先拜者畚出盾入知其欲諫欲以敬拒之使不復言也禮天子爲三公下階卿前席大夫興席士式几【疏】注愬者驚貌○通義云愬讀如愬愬終吉之愬又何休云愬鄭自驚懼之事與是也廣韻山責切易釋文亦音山革反子夏傳云恐懼貌馬本作虩孔虩音許逆反云恐懼貌也呂氏易音訓引此注作愬曰愬虩三字同音色何鄉拜非○注禮臣至言也○禮士相見禮士大夫則其摯再拜稽首君答一拜賈疏君答一拜答一作空首九拜中拜者是也曲禮云君于士不答拜也士相見禮賈爲其始見則君於大夫以己謙非始見亦答拜可知日視朝孤卿特揖諸侯亦宜然盾爲卿禮止特揖靈公見之而驚失其常度故爲之再拜也左傳載靈公稽首晉知過矣將改之自知其過故先拜以拒之也惠氏士奇禮說云特揖者奇拜奇猶特也特揖爲奇拜則旅揖爲再拜與三孤六卿奇拜二十七大夫再拜八十一元士三拜所謂禮以少爲貴也按靈公再拜自與彼旅揖異○注禮天至式几○禮疏以爲春秋說文惠氏禮說云此坐朝之禮燕事則行之王事諸侯乘車送迎燕禮實入及庭公降一等而揖爲則有下階之禮凡大朝覲大事射及封國命諸侯設席著路門視朝君臣皆立未聞設席亦不下階孔子見哀公問禮行者燕朝也路門內之朝大儀掌之故曰更儐更儐者久立將傳大儀二人相代爲更於是爲孔子布席於堂而與之坐爲此古禮也及秦而亡禮僅皇帝見三公御坐爲起在與爲下雖有是禮亦不常行呂氏春秋恒公朝揖管仲而進之所謂特揖也入及庭而來說位之卿饒文使者飲任座入文使下階而迎之以爲上客所謂君爲臣下階者此也

趙盾逡巡北面再

拜稽首【注】頭至地曰稽首頭至手曰拜手【疏】公羊問答云逡巡有作逡遁者秦紀引賈生云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廣雅逡巡卻退也有作逡遁者賈誼過秦論也管子桓公蹴然逡遁鄉射禮注少逡少退也有作逡遁者晏子逡遁而對有作逡循者漢書萬章傳逡循甚懼有作蹲循者莊子蹲循勿爭有作遵循者圖幅經黃帝避席遵循而卻亢倉子荊君北面遵循此皆逡巡之叚借字也逡又與後通王莽傳後儉隆約以矯世俗顏師古後音千旬反退也逡與巡通甲開山圖太元經云逡乘六甲要皆聲音相同字異而義不異也集韻逡巡行不前也逡遁均七倫反音義則一可證按小爾雅廣義卻退曰逡廣雅釋言逡遁也注逡巡卻去也文選注引廣雅逡巡卻退也趙盾見靈公再拜逡遁而不敢遠故曰逡巡班固東都賦西都賓矍然失容逡巡降階揲然意下捧手欲辭猶此義也左傳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云云不言再拜省文也〇注頭至至拜手〇周禮大祝一曰稽首三曰空首注稽首頭至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疏曰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拜空首拜者君答臣下拜郊特牲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如是諸侯於天子臣於君稽首禮之正段氏玉裁說文注云九拜以前三拜為禮後六者為用凡經言拜手言拜皆周禮之空首手部擧字下云首至手何注公羊頭至手曰拜手皆與周禮空首注合凡經言稽首小篆作體古文作兇經傳無異稽何注公羊頭至地曰稽首與周禮注合頭至手者拱手而頭至于手頭與手俱齊心不至地故曰空首若稽首頓首則拱手皆手下至地頭亦皆至地而稽首御稽遲頓首御急遽稽首者吉禮也頓首者凶禮也空首者吉凶所同之禮也經傳文凡單言拜者空首拜而及下屬顙稽首言拜言拜手者皆空首也吉拜手稽首空首拜而稽首也經於吉賓嘉曰稽首未有言頓首者也按段說甚明稽首為臣見君之禮書洛誥周公拜手稽首哀十七年左傳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又襄三年左傳公如晉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惟定四年申包胥請師于秦九頓首而坐文七年穆嬴頓首於宣子皆事之急遽者也

趨而出【注】本欲諫君君以拜謝知己意冀當覺悟故出【疏】注本欲至故出〇校勘記出冀當覺悟云閩監毛本冀作篤鄂本悟作寤按下注云非所以意悟用悟字成七年注云重書不覺寤用寤字蓋覺寤字當作寤猶人寐而覺悟也按左傳亦謂靈公知盾欲諫己先以晉知所作遮見拒故宣子稽首以補過義將順之也

靈公心怍焉【注】怍慙貌慙盾知己過【疏】注怍至己過〇論語憲問篇其言之不怍集解馬曰怍慙也廣雅釋詁怍慙也禮記曲禮容無作注作顏色變爲郭璞說也亦作慙太元經上階天不怍注怍慙也說文心部怍慙也傳云宣子驟諫公患之患由慙心爲左

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注】某者本有姓字記傳者失之【疏】注某者至失之〇廣雅釋詁某名也言以某名其人也記者忘其姓字以某字代之左傳云使鉏麑賊之史記晉麑晉力士晉世家靈公患之使鉏麑刺之趙盾注引賈逵曰鉏麑力士

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注】焉者於也是無人於閨門守視者也【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段玉裁云此當作焉門者下當作焉閽者故注云焉者於也是無人於門閨守視者也今本誤倒通義云諸衆守門曰門守閨曰閨猶諸書云閽戶者無得入羣臣亦守傳戶曰戶也按如孔說亦是並無須倒二焉在上矣詩伐檀疏引此傳則無人焉說門者二字亦焉字在上與殺義合〇注焉者至者也〇焉於雙聲孟子盡心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謂莫大於亡親戚君臣上下也哀十七年左傳寮大國寮訓爲邊謂邊於大國也然則卿大夫家大門內門至閨門與蓋閨門門之小者凡在內之門皆視大門爲小爾

上其堂則無人焉【注】但言焉絕語辭堂不設守視人故不言堂焉者【疏】注但言至焉者〇校勘記出故不言堂焉者云鄂本無焉殺玉裁云當作焉堂者經傳釋詞云今本正文作則無人門焉者則無人閨焉者注中焉堂者亦作堂焉者皆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也盧用殺氏說盧氏文弨鍾山札記云下句注當此故不言堂者今本皆衍一焉字此注及經文疑皆後人轉寫失之按二焉讀皆可通篇爲語已之辭也故云但言焉絕語辭玉

俯而闚其戶【注】俯挽頭戶室戶【疏】注俯挽頭〇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鄂本挽作俛當據正按鈕氏本亦作俛文選注引聲類古文俯字西京賦伏櫺檻而頫聽注頫低頭也禮記曲禮俯而納屨注俯俛也考工記矢人前視則俛注俛低也說文頁部俛低頭也太史卜書頫仰字如此楊雄曰人面頫〇注戶室戶〇一切經音義引字書一扇曰戶兩扇曰門又在於堂室曰戶在於戶區域曰門禮釋禮設于戶西西陳注戶室戶也凡由堂入室曰戶凡五架之屋棟北牖下爲三間中爲室東西房房之南壁止一戶室則有戶有牖戶在東牖在西戶西牖東爲正中爾雅所謂戶牖之間謂之扆是也鄭氏謂大夫士東房西室若如使說則戶在中之西矣

方食魚飧【疏】詩魏風伐檀云不素飧兮箋云熟食曰饔飧之正說文飧水澆飯也从夕食今言人且則食飯飯不可飧故夕則思飧是飧飯之別名按說文食部飧餔也从夕食餔申時食也無水澆飯爲段注云小雅傳執食曰饔飧餔傳熟食曰飧然則饔飧皆爲熟食分別之則謂朝食夕食許於饔不言朝於夕不言熟互文錯見也其實對文異散則通此爲趙盾將朝時固非夕食左傳僖二十三年傳負羈饋盤飧儀二十五年左傳趙衰以飧從皆不必夕時渾言之也故周禮司儀注小禮曰飧掌客上公飧五牢則又不必皆熟食矣

勇士曰嘻【注】此嘻當爲噫訝聲上趙盾曰嘻小異與子誠仁人也吾

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

是子之易也【注】易猶省也【疏】注易猶省也〇論語八佾篇與其易也鄭注易簡也省約也近考工記玉人注易行去頌前是亦簡省之意易繫辭傳辭有險易王注云之燧則其辭易之否則其辭險亦平易之意子爲晉國

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疏】詩召南羔羊云退食自公箋云退食謂減膳也正與序節儉義相足故趙盾食魚飧亦節儉也晉世家云盾閨門閉居處節儉謂此

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

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注】負君命也【疏】注負君命也〇晉世家鉏麑退歎曰殺忠臣棄君命一也左傳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數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皆與此辭略互相足

遂刎頸而死【注】勇士自斷頭也傳極道此者明約儉之衛也其足重門擊柝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此之謂

也〔疏〕左傳記鉏麑觸槐而死晉世家謂觸槐而死呂覽過理篇云觸庭槐而死國語晉語云觸庭之槐而死皆與此異韋注晉語以槐為晉外朝之樹又與杜注槐為趙盾庭樹異所聞各異要皆為勇士自死也○注傳極至舉析○校勘記云鄂本無也字當刪重門擊柝易繫辭下傳文彼云以待暴客此像豹之衛勇士自死故甚之也後漢書杜林傳趙孟懷忠匹夫成其仁是也○注孔子至謂也○校勘記出此而謂也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而作之當據正孔子曰見論語八佾篇

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注〕滋猶益也〔疏〕注滋猶益也○襄八年左傳滋事無成注滋益也小爾雅廣詁滋益也說文水部滋益也

衆莫可使往者於是伏甲于宮中召趙盾而食之〔疏〕左傳云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晉世家晉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

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注〕禮大夫驂乘有車右有御者〔疏〕左傳云其右提彌明知之釋文提本又作祇彼注云右車右本此晉世家作示眯明示祁祗字與左傳釋文之義本合與祁字古音通祁从示聲也彌眯古亦通史記以此爲桑下餓人又以爲公宰與傳文皆不合○注禮大至御者○曲禮注車右勇力之士備制非常者君行則陪乘君式則下步行正義車行則有三人君在左御人中央勇士在右也特鄭風清人云左旋右抽鄭箋云左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周禮太僕云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注如今道引也道而居左自馭不參乘辟王也亦有車右焉大夫禮亦宜然鄭風箋所言係將所乘車將在中也其甲士之車則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也與此平常乘車注不同月令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閒保介謂車右也置耒耜於御者車右之閒御者在中也驂乘猶參乘也謂三人共乘爲然則士以下無車右矣故子適衛冉有僕閒津夫子代子路執轡明止御者矣

仡然從乎趙盾而入〔注〕仡然壯勇貌〔疏〕唐石經諸本同經義雜記云何注仡然壯勇貌按說文仡勇壯也从人乞聲周書曰仡仡勇夫此何義也鄉飲酒禮賓西階上疑立注從讀爲疑然從於趙盾之疑疑正立自定之貌則鄭所據公羊仡然作疑然乃立定之貌不取勇壯義蓋嚴顏本異注疏本改同何本誤也釋文疑立魚乞反不爲仡字作音知陸本同疑然誤氏所據儀禮係單注當本與朱子經傳通解李氏集釋作毛本本作疑然立自定之疏賈氏鄉射禮疏引作正立臧氏補改士昏禮婦疑立於席西注亦云疑正立自定之貌可證鄉射禮疑立疏引鄉飲酒禮注作疑此疏反作仡者蓋因賈引公羊傳後人因據以私改耳按鄭引此傳乎作於亦異○注仡然壯勇貌○廣雅釋詁仡仡壯壯武也詩大雅皇矣云崇墉仡仡傳仡仡高大也書秦誓云仡仡勇夫孔疏仡仡壯勇之夫

放乎堂下而立〔注〕據靈公復欲殺盾故入以爲衞禮器記曰天子堂高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疏〕周禮天官食醫云凡君子之食恆放焉注放依也孟子離婁放乎四海注放至也謂至乎堂下或依乎堂下而立也○注據靈至爲衞○晉世家云示眯明知之左傳亦云提彌明知之○注禮器至三尺○禮器正義天子之堂九尺此周法也白虎通天子之堂高九尺天子尊故極陽之數九尺也堂之爲言明也所以明禮義也禮記曰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然則每堂一尺爲階一等故士冠禮云賓降三等下至地也此爲士三尺階三等之禮賈誼治安策云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說文陛升高階也玉篇天子階也天子九級薛綜注東京賦云殿高九尺陛九齒彼述天子之禮則諸侯以下七齒五齒三齒亦應與堂高相應矣庶人之禮不見禮以士三尺差之當一尺與雖

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劍蓋利劍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注〕授君劍當拔而進其首

靈公因欲以進殺之〔疏〕注授君至殺之○禮記曲禮云進劍者左首注左首尊也正義進言進授與人時也首劍拊環也少儀云澤劍首注澤弃也又云刀卻刃授穎注穎鐶也是進刀劍皆以首嚮授人不以刃授人敬也左傳定十年叔孫之圉人欲殺公若偽不解禮而授劍末杜云以劍鋒末授之是也靈公欲於盾進劍時卽拔劍首以劍末刺之也

趙盾起將進劍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於君所〔疏〕通義云斥呼盾名君前臣名也左傳云提彌明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晉世家示眯明恐盾醉不能起而進曰君賜臣觴三行可以罷皆與此異

趙盾知之〔注〕由人曰知之自己知曰覺焉〔疏〕晉世家云趙盾令先毋及難○注由人至覺焉○呂覽情欲而終不自知又淮南修務訓七年而後知注並云知猶覺也對文異散則通皆疏云由人曰知之此文是也自己知曰覺者鄭昭三十一年傳叔術覺焉曰嘻此誠爾國也夫是也

躇階而走〔注〕躇猶超遽不暇以次〔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躇與躁同一本作辵音同經義雜記曰說文辵乍行乍止也从彳从止讀若春秋公羊傳曰辵階而走釋文謂一本作辵與說文正合則古本公羊作辵階矣公食大夫禮賓栗階升注不拾級連步趨主國君之命不拾級而下曰辵公羊傳文當本作辵義當如禮經注何卽公與鄭義同敬之說文作行作止之訓更密也集韻十八藥躇下引此傳文又云或作躡棄躇釋文躇作躇誤玉篇躇跳乍前作御依說文篇說也左傳云遂扶以下使釋文引服虔注作跳云徒跣也今杜注本作徒作跣者廣文照云服本是也襄三年傳晉靈公嗾獒焉之死亦跣而出皆是急追不及納屨使然按戰此注超遽義亦合○注躇猶至以次○釋文遽作劇其據反本亦作遽公羊問答云左傳距躍三百注超越也疏距地向前跳而越物遽也說文作超距史記王翦傳方投石超距索隱曰超距猶跳躍也漢書甘延壽傳投石拔距張晏曰拔距超距也然則超距一也距不暇如常降階也燕禮疏云凡升階之法有四等連步一也栗階二也歷階三也歷階謂從下至上皆越等無違步若禮記檀弓云杜蕢入寢歷階而升是也越階四也越階謂左右足越三等若公羊傳云趙盾避靈公躇階而走是也通義云升降階之法拾級聚足者正也施於所尊以疾爲敬則有栗階栗階者始發猶連步將進階二等然後散升若其事有急遽則始終散等升則曰歷階降則曰躇階皆非禮之常矣讀書錄云何越躇當作辵儀禮公食大夫禮鄭注不拾級而下曰辵躇字依注階謂左右足越三等若公羊趙盾躇階而走說文無躇字辵乍行乍止若公羊傳辵階而走與躇字義同廣雅釋訓躇躇猶躁也卽鄭注說文所謂乍行乍止釋文所謂讀也按洪說弁是何義自與說文不同此時趙盾進獨疾逃安得徇乍行乍止且躇字與躇躇亦燕無容衆合爲一釋名釋姿容云疾趨曰走走疾也促有所疾至也傳言走故注言不釋以次也燕禮所謂升降有四等亦來拾曲禮云拾級聚足連步以上注拾當爲涉涉等聚足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之併又云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也此升降常法也外則栗階禮燕

禮記凡公所辭皆栗階公食大夫禮賓栗階升之屬是也鄭注栗蹙也謂越等急趨君命也記又云凡栗階不過二等注其始升猶栗
聚足連步越二等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以其歷階越階皆禮經所無此傳之躇階更非行禮常法所謂不暇以次者故有超距之
衆矣敖繼公謂越等而上曰栗階下曰躇階亦强生分別耳凌氏廷堪禮經釋例云凡升階皆連步唯公所辭則栗階考連步升堂
升階常法猶之平敵相拜也栗階於君辭則然猶之再拜稽首也見諸禮經唯此二節是也栗階又名敵等禮記雜記祭主人之升
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附亦然鄭注散等栗階異是也彼爲略或儀與燕禮以栗階爲樂又不同皆與散階異栗階不過二
等栗猶歷也如左足升一等則右足升二等左足升三等則右足升四等左足歷而上若躇階或有過二等者矣靈公有周
狗〔注〕周狗可以比周之狗所指如意〔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何注云可以比周之狗按
爾雅釋畜狗四尺爲獒郭注公羊傳曰靈公有害狗謂之獒也又宋本張華博物志晉靈公有害狗與周形相近故文異害狗謂能
害人之狗按郭注引作害蓋最顯異文今本誤作崔矣○通義云周狗周地所出狗若言韓盧宋浞矣○注周狗至如意○公羊問答
云問犬能知人意乎曰說文獒犬知人心可使者博物志作害狗周字之誤也不可從按序周禮獒與諸侯惡其害己皆本誤作周己
鹽鐵論地廣篇賊不害智亦誤作周智蓋周害形近容或有誤然害狗周狗皆傳者所加自非靈公命名則俱無不可通蓋比周如
人意亦足害人也謂之獒〔注〕犬四尺曰獒〔疏〕注犬四尺曰獒○爾雅釋畜云犬四尺曰獒左氏釋文引
尙書傳獒大犬也廣雅疏證凡物之高大者皆謂之敖山高大者曰敖山犬高大者爲獒犬說文獒犬知人心可使者書序西旅獻
獒孔傳西戎遠國貢大犬呼獒而屬之〔疏〕左傳公嗾夫獒焉釋文嗾服本作嗾疏引服虔云嗾嗾也公乃嗾夫獒使
之噬盾也晉世家盾既去靈公伏士未會先縱齧狗名獒經義雜記云按釋文謂嗾卽嗾字嗾讀若鎩與嗾聲相近故文義依正義
則服本亦作嗾但訓嗾爲嗾耳說文口部嗾使犬聲引春秋傳曰公嗾夫獒按彼之嗾卽此之呼也方言秦晉冀隴謂使犬曰嗾
方言之殊與嗾疏謂呼而指屬之今呼犬謂之屬義出於此獒亦躇階而從之〔疏〕據此則躇階更非行禮之
歷階可知祁彌明逆而踆之〔注〕以足逆蹋曰踆〔疏〕注以足至曰踆○華本釋文蹋作頭文選
東京賦已事而踆注踆退也以足蹴而退之故曰踆也玉篇踆退也說文足部蹴也史記蘇秦傳大搏蹴者謂以足蹴之爲蹴戲
也亦作蹋漢書霍去病傳去病尙穿域蹋鞠是也絕其領〔注〕領口〔疏〕注領口○校勘記引段氏玉裁云玉篇引作
絕其領說文頁部領頤也領頭也段云此謂以足逆躓之遂使獒之頸不能噬也方言頷頤頤也南楚謂之頷秦晉謂之顄顄其通
師也又云使方言則緩言曰頷急言曰頷頷當讀如合也按頷於說文訓爲面黃則無口義揚雄長揚賦稽類樹頷注音給玉篇訓
爲口蓋卽本此左傳云明搏而殺之晉世家明爲盾搏殺狗趙盾顧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
〔疏〕晉世家盾曰棄人用狗雖猛何爲然不知明之爲陰德也左傳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鬬且出提彌明死之注實公不養士
而更以犬爲己用則此傳所云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注〕甲卽上所道
伏甲約動聞鼓聲當起殺盾〔疏〕經傳釋詞曰然而者詞之承上而轉音也猶言如是而也與傳三十

三年傳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定八年傳然而甲起於琴如同殘殺下何注云猶豫留住之頃正合此傳義有起
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注〕欲趨疾走〔疏〕正以抱而乘之抱之上事也據此則左傳遂扶
而下宜如服本作跣而下矣禮脫屨上堂降階納屨趙盾躇階而走蓋猶徒跣不及納屨不能疾走故甲中者抱之而乘也杜本作
扶於情事不合孔疏强附杜氏謂堂上無屨跣則是堂何須云遂跣而下不如下者不必專指下階凡退由階庭而門皆謂之下也
○注欲趨疾走○校勘記出欲趨云鄂本同閩監毛本趨作趨按解熙本作趨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
子〔注〕猶曰吾何以得此救急之恩於子邪非所以意悟〔疏〕晉世家示眯明
反擊靈公之伏士伏士不能進而竟脫盾盾問其故曰我桑下餓人左傳既而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
之餓人也與公羊合惟史記謂卽眯明異注非所以意悟者猶言非所意悟也曰子某時所食活我于暴
桑下者也〔注〕某時者記傳者失之暴桑蒲蘇桑傳道此者明人當
素積恩德〔疏〕晉世家初盾常田首山見桑下有餓人盾與之食食其半問其故曰宦三年未知母之存不願遺母盾義
之益與之飯肉左傳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盾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
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呂覽報更篇趙宣孟見餓桑之餓人爲之下食而餔之與脯一朐拜受
而不敢食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宣孟曰食之吾更與汝乃復賜之脯二束與錢百而遂去之晉靈公欲殺宣孟伏士以待因發酒
宣孟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令房中之士疾追而殺之一人追先及曰君舉吾請爲君反死宣孟曰而名爲誰曰何以名爲臣翳桑
之餓人將上遏而死與左傳謂其亡去少異後漢書注引呂覽曰昔趙宣孟之絳見桑下有餓人宣孟止車下食而餔之再咽而能
視宣孟問之曰汝何爲而餓若是對曰臣宦於絳歸而絕糧羞行乞故至於此宣子與脯三朐拜受而弗敢食問其故曰臣有老母
將以遺之宣孟曰吾更與汝乃復與脯二束皆鮮略互見○注暴桑蒲蘇桑○公羊問答云左氏作翳桑杜注翳桑桑之多蔭翳者公
羊作蒲蘇韓非子本枝扶疏易林扶疏條桃長大茂盛潘尼桑樹賦上疏而參差是亦參落轉之意扶蘇郎椅蘇韓愈南山詩杉篁
咤蒲蘇呂氏春秋作骫桑淮南子作委桑骫古委字按爾雅釋詁毗劉暴樂也注謂樹木葉缺落蔭疏暴樂見詩考暴樂卽爆爍詩
桑柔捋采其劉傳劉爆樂而希也箋云捋采之則葉暴樂而疏使疏引爾雅作爆爍又引舍人曰毗劉爆爍之義也然則暴爆桑卽
爆爍之桑爆爍爲綺疏不均之名故何氏訓爲痛蘇蘇猶扶桑潘尼賦之上疏也吳氏經說云痛蘇猶扶疏也然則桑卽撲桑疏
夫搏蒲桑桑皆一聲之轉大雅云蔽彼桑柔柔古讀如鄭左傳注桑之多暴落者意與此同按爾雅釋木蔽者翳郭注樹蔭翳相覆
蔽者詩曰其檀其翳經義述聞木自斃以下皆釋死木也蔽卽上文木自斃之蔽大雅蓋矣正義引此作斃者爲又引李巡曰斃死
也翳言翳路也作文翳字作翳郭本作翳者借字耳翳矣傳自翳爲翳釋文翳或蔽襄二十七年左傳以翳道翳諸侯翳文翳服虔
王密蕃過並作翳云翳也是翳翳並與蔽通翳讀曰殪皇矣篇其留其翳釋文韓詩作殪使漢書光武紀注殪仆也宣六年左傳使
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殪皆謂踣斃之也作翳亦借字耳周語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翳其人謂躇斃其民也毛傳自斃爲翳

雖與爾雅厥文小異而其爲踣木則同若云樹蔭翳相覆蔽則是相覆蔽之木而非踣木與上二句全不相蒙矣然則左氏之翳桑亦爲桑之踣斃者與此暴桑正同故何氏以爲翳桑桑也水經注晉首山北去蒲阪三十里一統志晉首山在蒲州永濟縣南四十五里靈輒墓在絳州北六里即食翳桑餓人處○注傳道至感傷○說苑復恩篇述此事云故惠君子君子得其福惠小人小人盡其力夫德一人活其身而況置惠於萬人乎故曰德無細怨無小豈可無樹德而除怨務利於人哉利施者福報怨往者禍來形於內者應於外不可不慎也此書之所謂德無小者也後漢書崔駰傳達旨云宣孟收德子家睹淮南繆稱訓傳負羈以壺餐表其閭趙宣孟以束脯免其軀禮不隆而德有餘人心之戚感撫而情恆生故其入人深趙盾曰子名爲誰〔注〕後欲報之〔疏〕晉世家亦云問其名左傳云問其名居曰吾君孰爲介〔注〕介甲也猶曰我晉君雖爲異此甲兵豈不爲盾乎〔疏〕注介甲也○詩鄭風清人云駟介彭彭傳介甲也大雅瞻卬云舍爾介狄傳云介甲也釋名釋兵甲云甲亦曰介史記衛世家太子與五人介注引賈逵云介被甲也子之乘矣何問吾名〔注〕之乘即上車也猶曰已上車矣何不疾去而反徐問吾名乎欲令蚤覺去不望報也〔疏〕注之乘至報也○校勘記出子以上車矣曰鄂本以作已又出不蓋報矣云鄂本矣作也紹熙本亦作已左傳不告而退遂自亡也注不蓋報也史記注引服虔注同晉世家亦云弗告說苑復恩篇與呂覽所記大同亦云宣孟曰子名爲誰及是且對曰何以名爲然不若此傳所對之詳趙盾驅而出衆無留之者〔注〕明盾賢人不忍殺也且靈公無道民衆不悅以致見殺〔疏〕晉世家云盾遂奔驟而出驟車而出也○注明盾至見殺○鄂本悅作說紹熙本同下傳民衆不悅亦同繁露滅國上云晉趙盾一夫之士也無尺寸之土無一介之衆也而靈公據伯主之餘尊而欲誅之窮變極詐詐盡爲禍禍大及身推盾之心載小國之位執能亡之故盾爲賢人者左傳云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晉世家云趙盾素貴得民和靈公少侈民不附故爲弒易是也趙穿緣民衆不悅起弒靈公〔疏〕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趙穿殺靈公晉世家盾昆弟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注處觀曰園名也左傳趙穿攻靈公於桃園釋文攻本或作弒北堂書鈔引作煞靈公煞卽殺字殺亦音弒釋文傳九年左傳可證繁露王道云晉靈行無禮處臺上彈羣臣枝解宰人而棄及患趙盾之諫欲殺之卒爲趙穿所殺是也釋文作不說與鄂本同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注〕復大夫位也卽所謂復國不討賊明史得用實之傳極道此上事者明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疏〕晉世家亦云而迎趙盾穀梁傳趙穿弒公而後反趙盾注招使還○注復大夫位也○左傳宣子未出山而復蓋卽復大夫位晉世家亦云盾復位家語正論作未及山而還杜云晉竟之山接晉猶陽處父及山而還韋注山河內溫山也是時晉已啓南陽竟及于河未及山卽所謂亡不越竟也杜注殊混晉世家亦云未出竟公羊以盾之罪在復不討賊其出竟與否不及記也○注卽所至實之○卽上傳曰史曰爾爲仁爲義人弒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弒君如何是也○注傳極至不臣○正以穿爲盾宗盾不討穿弒穿

弒盾反而自反其位處穿如常是時成公未立盾之復位藉實使之其不臣之跡顯而易見故注極言臣不可不臣以實之也通義云晉使天子之邑而穿爲之主將畏其人以有無君之心必以犯天子爲可者也諸侯可以犯天子大夫可以犯諸侯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故卒至於手刃其君噫上之所以率下者可不慎與孔氏之論極正而左傳韓獻子猶曰宣孟之忠則書時已無真是非董狐所以爲良史也然左傳謂趙宣子爲法受惡亦非孔子語而立成公黑臀〔注〕不書者明以惡夷獲猶不書剽立〔疏〕左傳云趙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注黑臀晉文公子晉世家云趙盾使趙穿迎襄公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爲成公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國語周語單襄公曰晉聞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黑曰使有晉國故命之曰黑臀按晉文不聞娶周女蓋周大夫女也○注不書至剽立○剽立在襄十四年經二十六年傳云曷爲不言剽之立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衛侯也注云欲起衛侯失衆出奔故不書剽立剽立無惡則衛侯惡明矣正以不書黑臀立亦以起夷獲之無道也通義云不當立不書者已從立晉託始見法何氏云以惡夷獲猶不書剽立非也君弒自必立嗣君與衛有析剽二君者異不當推從解此按衛完見弒亦必立嗣春秋何以書晉立以見篡正實隸失道前後不見故於不書黑臀起之

夏四月

秋八月螽〔注〕先是宣公伐莒取向公比如齊所致〔疏〕○注先是至所致取向事在上四年公比如齊卽上四年秋公如齊五年春又如齊是也五行志中之下宣公六年八月螽劉向以爲先是宣伐莒向後比再如齊謀伐萊

冬十月

公羊義疏四十五

句容陳立卓人著

宣七年盡九年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恒十四年夏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注時者從內爲主義明王者當以至信先天下則此當與使同成三年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書日月者使注云惡之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二國既脩禮相聘不能親信反復相疑故舉聘以非之是後書日月之義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杜云萊國今東萊黃縣元和郡縣志故黃城在登州黃縣東南二十五里古萊子國齊侯滅萊萊子城地名龍門居山城閒[illegible]石通道極爲險隘俗名萊子國

秋公至自伐萊■莊六年傳不得意致伐注公與一國及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伐不得意致伐

大旱■爲伐萊動時也■五行志中之上宣公七年秋大旱是夏宣與齊侯伐萊

冬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于黑壤■大事表云傳云盟于黃父杜注黃父卽黑壤蓋二名爲一地黑壤山在今澤州府沁水縣西北四十里沁水所出

八年春公至自會■[illegible]本會[illegible]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方輿紀要黃城在東昌府冠縣南按史記正義黃縣在魏州按由魯至齊不知何以行至今之冠縣地

其言至黃乃復何■据公孫敖不言至復又不言乃■注据公至言乃○卽文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丙戌奔莒是不言至復又不言乃也

有疾也■乃難辭也上言乃復下有卒知以疾爲難■注乃難辭也○說文乃曳詞之難也象气之出難下傳云乃者何難也因難故緩亦爲緩詞周禮太宰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注乃緩辭也是也

何言乎有疾乃復■据公如晉以有疾乃復殺恥以爲有疾無惡■注据公至無惡○卽昭二十三年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傳云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注因有疾以殺恥是也校勘記出乃復殺恥云閩監毛本殺作弑此誤蓋凡殺字皆改爲弑遂誤改此紹熙本亦作殺■

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聞喪者聞父母之喪徐行者不忍疾行又爲君當使人追代之以喪喻疾者喪猶不當反況於疾乎順經文而重責之言乃不言有疾者有疾猶不得反也故不言乃者明無所難爲重發傳當誅遂當絕■注聞喪至代之○白虎通喪服云大夫使受命而出聞父母之喪非君命不反蓋重君也故春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

行不反禮聘禮若有私喪則哭于館衰而居不饗食歸使衆介先衰而從之注私喪謂其父母哭于館衰而居不敢以私喪自聞於主國凶服于君之吉使春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不反賈疏謂行聘事仍服皮弁蓋不以私喪廢公事也或歎之謂當使上介攝使文賓死介攝其命則此不使介攝明矣蓋出竟未遠遇有私喪君或使人代之若已至使國當終其事聘禮所載是也使經云不饗食則已行聘事可知鄭又云己有齊斬之服其在道路使介居前歸又請反命己猶徐行隨之君納之乃朝服既反命出公門釋服哭而歸皆與此徐行不反之義相足禮記奔喪云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注謂以君命有爲者是也成喪服得行則行是爲不能節反故先成服也奔喪又云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爲位注謂以君命有事不然者不得爲位是也何氏知君當使人代之者風俗通愆禮亦云春秋大夫出使聞父母之喪徐行而不反君遣[illegible]之禮也是也繁露精華篇徐行不反者謂不以親害尊不以私妨公也○注以喪至責之○杜云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遂以疾還非禮也正義哀十五年傳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是入所聘之竟則當遂行禮是齊竟遂以疾還非禮也賈疏云傳不言大夫以君命出過疾而還非禮而言聞喪徐行而不反者是其順經文而責之也○注言乃至反也○穀梁傳乃者亡乎人之辭也注鄭[illegible]曰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今遂以疾而還失禮違命故曰亡乎人按聘禮賓入竟而死遂也介攝其命歸介復命柩止于門外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注歸使聞之復也以柩造朝以己至朝志違君命足權有疾俱不得反矣○注彼不至當絕○以彼非有疾無所難故不得言乃與此異也彼無所難而復故當誅此遂實有疾權不使君命遣爾反還故當絕輕於彼也舊疏云彼違命罪大故當誅誅者罪累家也遂前歸彼君而實公不以爲罪直以當聘行事而責之責其奉命不終而以疾辭故當絕其身而已

辛巳有事于太廟■包氏慎言云六月書辛巳月之十八日下壬午月之十九日禮記疏引釋廢疾云宣八年六月有事于太廟而禘而云有事者雖爲卿佐卒張本而書有事其實當時有用七月而禘因宣公六月而禘得禮故變文言有事春秋因事變文見其得正也按何氏無此義亦不必以此爲禘直不遇時祭而已

仲遂卒于垂■杜云垂齊地大事表云非魯竟故書地當在今泰安府平陰縣境卽隱八年遇于垂之垂

仲遂者何■据不稱公子故問之公子遂也■自是後無[illegible]卒知

公子遂何以不稱公子■据公子季友卒雖加字猶稱公子也■注据公至子也○卽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是也彼季友加字猶稱公子此仲遂亦加字不稱公子故据以難鄂本無也字

貶曷爲貶■据叔孫得臣卒不貶■注据叔至不貶○上五年叔孫得臣卒注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弑君爲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然則仲遂得臣皆合貶彼得臣乃不去氏示貶故難之

爲弑子赤貶■通義云貶去公子則不嫌與季友同故亦得稱字但加字之故渾文未明竊取劉敞之說曰譏世卿也言自是世仲氏也世卿多矣曷爲獨譏乎此因其可譏而譏之此其爲可譏奈何言是乃弑子赤者也其譏則實於此獨正之矣

然則曷爲不於其弑焉

貶【注】據暈終隱之篇貶欲使於文十八年子赤卒年中貶【疏】注據暈至中貶○即隱四年暈帥師會宋公以下伐鄭傳暈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與弒公也十年夏暈帥師傳此公子暈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是其事也據此例則遂宜於文公篇使子卒前貶也於文則無罪於子則無年【注】此解十八年秋如齊不貶意也十八年編於文公貶之則嫌有罪於文公無罪於子赤也卒乃貶者元年逆女嫌為喪娶貶也公會平州下如齊嫌公遂八年如齊嫌坐乃復貶也貶加字者起娶齊所氏明為歸父後大宗不得絕也地者卒外明當有卒外禮也日者不去樂也書有事者為不去樂張本【疏】注此解至赤也○即文十八年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是也未踰年君尚未改元是年編於文公貶則嫌有罪於子赤仍不見也○注元年至貶也○上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是也注嫌觸諱不成其文也使本宜去公子起喪娶嫌為弒君削去其氏貶喪娶不朝界在喪娶限內又若歸喪娶貶弒君不亦不明故此注喪元年注本足也○注公會至公遂○校勘記出下如齊也嫌公遂云閩監毛本同嫌也鄂本如齊下無也字當據以訂正即上元年公會齊侯于平州又即書云公子遂如齊者不書公子則是公會齊侯于平州遂如齊嫌公遂夫○注八年至貶也○校勘記出如齊嫌坐上無八年二字云閩監毛本同鄂本公遂下有八年二字當據正於八年如齊至費乃復貶不稱公子則嫌因坐乃復貶之矣使斷起君命有疾卽還本宜坐貶若去公子則仍嫌為坐有疾乃復貶也舊疏云公子暈助桓篡弒入篇即不貶見其無罪於桓公今此公子遂助宣篡弒而於宣貶者正以於子赤則無年逆之罪重不得今免會須貶之諸見之處遂曾有嫌不得作文是以正於卒時貶見其事○注貶加至絕也○成十五年仲嬰齊卒傳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為兄後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人後者為之子也為人後者為之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為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蓋嬰齊為遂子宣公孫也而稱仲嬰齊是為歸父後為遂孫夫孫以王父字為氏宣氏仲故也故先於遂卒加仲與仲嬰齊稱仲相包明嬰齊所氏之由也大宗不得絕者通典引石渠禮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己有一嫡子當絕父祀以後大宗否戴聖曰大宗不可絕言嫡子不為後者不得先庶耳族無庶子己有一嫡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聞人通漢云大宗有絕子不絕其父宣帝制曰聖議是也白虎通封公侯云禮服傳曰大宗不可絕同宗則可以為後為人作子何明小宗可絕大宗不可絕故舍己之後往為後于大宗所以尊祖重不絕大宗也春秋傳曰為人後者為之子按禮喪服齊衰期喪傳曰何以期也不二斬也何以不二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為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嫡子不得後大宗又斬衰章傳曰何如而可為人後同宗則可為之後何如而可以為人後支子可也通典引范宣云支子有出後之親而無厭嫡之文故嫡子不得後大宗傳所云嫡子不得繼大宗此乃小宗不可絕之明文也遂禮傳所云自嫡有支子者不得以嫡子後大宗耳禮傳明云大宗不可絕不云不可絕小宗也祖曷於上宗為為下何云小宗不絕乎通典引鄭志劉德問以為人後者支子可也長子不以為後同宗無支子唯有長子長子不後人則大宗絕後則違禮如之何田瓊答曰以長子後大宗則成宗子禮諸父無後則祭於宗子之家復以其庶子還承其父後如田所言亦可謂仁至義盡矣○注地者至禮也○校勘記出地者絕外卒云鄂本作地者卒外此本絕衍字外卒誤倒按解云此言于齊者正以卒於外故也是疏本亦作卒外不言絕書疏云欲道公子遂友之文旨不地所以卒於外則地之者明當有卒於外之禮故也聘禮記聘使死禮云歸介復命柩止于門外介卒復命出奉柩送之君弔卒殯往成節乃去又曰若大夫介卒亦如之又曰若介死歸復命唯上介造于朝若介死雖士介賓既復命往卒殯乃歸注往謂送柩王氏士禮儀禮喪服云士喪禮君於士有視斂禮況卒使有喪於國君必明可知○注日者至罪也○舊疏云大夫禮不鬼神也按解之閔世大夫卒有罪不日無異日故叔孫得臣卒不日此而日故之通義云遂卒不日書與得臣同法年已則祭日非卒日也於武子日祭子太廟之日而如仲遂卒是也經猶有地理不能一日計至遂卒實在前但必速書日下主繹猶繹之祭乃繹○注書有至張本○舊疏云時祭之禮初夏作之卽是得時不書之例而書之者為下不去樂張本故也而言有事者礿不合書是以但言有事為下張本而已似若文二年注云不言吉禘者載不三年不復譏略為下張本而已之類按不似書禘書明者嫌礿祭非禮也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繹者何祭之明日也【注】禮繹繼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爾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去事之殺也必繹者尸屬昨日配先祖食不忍輒忘故因以復祭禮則無有誤敬慎之至殷曰肜周曰繹繹者據今日道昨日不敢斥尊言之文意也肜者肜肜不絕據昨日道今日斥尊言之質意也祭必有尸者節神也禮天子以卿為尸諸侯以大夫為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為尸夏立尸殷坐尸周旅酬六尸【疏】注禮繹至神爾○毛本繼誤繹○繹傳云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左傳注繹又祭陳昨日之禮所以賓尸禮有司徹目錄云天子諸侯之祭明日而繹爾雅釋天繹又祭也郭注祭之明日尋繹復祭詩疏引李巡曰繹明日復祭曰又祭左疏引孫炎云祭之明日尋繹復祭也詩大雅序絲衣繹賓尸也箋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國繹書歸宗不具不繹韋注繹又祭也廟門書云祭之明日也昭爾天子諸侯曰繹禮記禮器云為祊乎外注祊祭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祊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此經祭于卒巳繹于壬午可為繹祭於明日之繹不灌地降神者正祭有灌此繹主為尸作故不得灌地降神也正祭會袷天子九獻酋灌為一獻夫人灌為用獻明當位灌用玉瓚大舍饗尊用黃目是為用鬯秬鬯人目之鬱鬯人以章鬱也鬯灌之後則出迎牲視殺蓋灌在尸入之後也人道來廟有灌天地至萬不灌其漸乃亦作禪息況論語義既云先儒皆論祛不同一云於太祖宣寵前東向東白茅置地上而神也酒灌白茅上使酒味黍入饋象以求神也接鄭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灌合鬯臭

臨禮於獨泉注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禮記祭統君執圭瓚灌尸注天子諸侯之祭禮先灌灌尸之事鄭二注或神或尸故解者或云灌神是灌地之禮灌尸是灌人之事按正祭尸者神象則灌尸即灌神無二事也〇注天子至殺也〇舊疏以天子至賓尸爲春秋說文妹衣養又云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正義云繹祭之禮主爲賓事此尸但天子諸侯禮大異日爲之別爲立名謂之爲繹言其事繹昨日卿大夫禮小同日爲之不別立名直指其事謂之賓尸耳郊特牲云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祉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神位在西也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其祭禮儐而事尸禮大正義繹宮云閍謂之門孫炎云謂廟門外又引詩云祝祭于祊故知廟門也知廟門外者禮器云爲祊于外故知在外也以西是鬼神之位室又求神之處故知在廟門外之西室祊是求神之名繹是接尸之稱求神在室接尸在堂故云繹又於其堂也祊於室內求神繹是堂上接尸一時之事故二者同時也又云祊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設祭于廟又求神於廟門之內詩楚茨云祝祭于祊二是繹祭之時設饌於廟門外西室亦謂之祊按春秋爾雅詩序皆但言繹不言祊是其大名曰繹也禮有司徹鄭目錄云少牢之下篇也大夫既祭儐尸於堂之禮祭畢禮尸於室中又經有司徹下云徹室中之饋及祝佐食之俎卿大夫既祭而儐尸禮崇也儐尸則不設饌西北隅以此薦俎之陳有祭象而亦足以厭飫神天子諸侯明日祭於祊而繹引此引爾雅文按天子諸侯之繹與大夫儐尸異者儐尸在祭日繹在明日儐尸於廟之堂繹則於廟門之祊儐尸但有獻尸而不祭繹則又祭故名曰繹又卿大夫儐尸即用正祭之牲有司徹云饌尸俎是也繹祭則別用牲特絲衣云自羊徂牛鄭箋以爲饌牲周禮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牲求牲也特事之牛謂所以繹者也謂皆禮之異於卿大夫者郊特牲又云坐尸於堂鄭注謂朝事時是正祭朝踐時已事尸於堂故繹祭於廟門行之所謂求神非一處也鄭大夫無朝踐禮正祭事尸於廟室故儐尸於廟堂行之亦其異也其祊之異者詩祝祭于祊傳祊門內也鄭蓋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以正祭之禮不出廟門又郊特牲云索祭祝於祊鄭注索求神也此正祭之祊也江氏永云索祭祝於祊文承直祭祝於主之下當在薦孰之後是也祭統詔祝于室而出于祊即此禮器云爲祊乎外牲祊祭之明日繹祭也此繹祭之祊也郊特牲祊之於東方疏有司徹疏以索祭祝于祊爲明日繹祭之祊誤胡氏培翬儀禮正義疑郊特牲祊與繹對言明亦正祭之祊當正祭時設席於奧東面以神位在室之西此求神於門內亦當在西方今乃於東方猶繹當在廟門今乃在廟門均爲失禮之事耳此經言繹言祊皆朝事明是三事鄭乃繹與祊牽合爲一繹之恐非按胡說亦近是比賓尸者上大夫禮有司徹又云若不儐尸注謂下大夫也其牲物則同不得備其禮耳其牲同者如牲亦用羊豕魚六十五之類其異者尸七獻以上皆同祝侑尸八獻後見其異也此賓尸卿禮之儐尸儀禮校勘記儐餘本作賓按通篇儐尸之儐或作賓或作儐諸本互錯經文作儐當以儐爲正賓儐或古字通用凌氏廷堪云徹而儐尸當以舒其象神之勞也是也禮器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行事晏朝而退注室事祭時堂事儐尸是也其士曰賓尸則無文特牲於尸卒食三飯後儐有獻賓衆及旅酬無算爵儐節無儐尸之禮實尸者言祭畢而謂賓之又殺於下大夫之不儐尸者也〇牲必繹至之至〇舊疏云畏敬先君之尸而篇之設祭則繼有邊祼也周禮牟人注祭廟有繹者孝子求神非一處疏今日

之祭於廟明日繹祭在廟門之西室祭餘注此時舊章祉將薦毛血者獻尸而夫人薦豆籩繹日也儐尸主人獻尸主婦自東房籩此禮禮疏賓尸之時先獻後篇上大夫儐尸卿天子諸侯之繹也按繹祭禮亡以少牢有司徹禮之其儐尸之異於正祭者婦堂設饑皆堂上之事也與正祭飽與與異賓尸迎尸與大夫正祭不迎尸異儐尸有侑與正祭有祝異儐尸先獻侯薦與正祭先薦使獻異儐尸爲三與正祭有五異儐尸牲體進膳與正祭位體進下異儐尸魚儐羹與正祭儐羹異賓尸主人獻尸而尸獻之於獻儐之後與正祭主人獻尸而尸酢之於獻祝佐食之前異以上陳祥道斯之暴侑故儐餘之儐者禮之之意繹爲儐尸之事明因昨日避先祖食侈壬敬大日儐儐禮之也〇注獻曰肜周曰繹〇商雅舞天周曰繹商曰肜鄭氏儀行義疏云肜者繹之祭曾也書之商來肜日錄文儀云商謂之肜繹文肜作肜是也爾彰肜異也方言祉賓繹俱謂是是肜繹義同特孫引孫炎曰肜者亦相尋不絕之義公羊注肜者肜肜不絕是皆以肜爲肜故左氏隱允牟傳其謂也祭肜文叠肜亢賊作肜肜字繹注肜與肜古字彊出鎗氏大所吝問云簡祭之明日又祭曰肜見於衛書肾稚而彼文肉部無肜字或謂肜乃漢人俗字然否曰說文舟部有肜字云船行也从舟彡肇郎高宗肜日之肜玉書肜訓祭又謂舟行是證肜聲字从舟不从肉此必韻錄王亢本弃春以繹僞者所能兩金古音肜音爲余儀反韓爲余弓切護東南都繹相近也珠炎曰肜者相專不絕古人音與祖協以尋訓肜知古音肜在僕部其詹如肜乃韓鄭弗正肄也按鎗鄭二宗之說頰爲精當而者當如錢彼音疏云郭氏爾雅其下仍有夏曰復胙之文而何氏不言者正以諸家爾雅邢無此言故不引之〇注繹者至賓意也〇舊疏云祭尊于繹敬道今日所尊繹乃是昨日之正祭故云繹今日道昨日不敢斥尊乃是尊正之義故曰文意昨日正祭今日作又祭相因而不絕肜肜然故曰據昨日道今日乃是追近而不尊故曰賓意也據兩漢儒權說敬周異制食主實文立說必周禮相傳皆說鮮晉以後無有知之者矣〇注祭必至爲尸〇禮記祭統云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注子行猶子列也祭祖則用孫列皆取於同姓之嫡子也天子諸侯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也此天子諸侯之禮以少牢饋食禮言之室之與主人西面事之無北面事尸之禮也郊特牲云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然則北面事尸亦惟朝事時然也凡堂上以面爲尊也天子諸侯饗取孫列用卿大夫爲之故特大牲饋食云天子以卿饗云諸侯入爲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天子之內大夫則以卿其侯伯入爲卿士者亦爲尸以侯伯七命王朝之卿六命相等也不以三公者詩疏引白虎通云曾子曰王者諸侯郊廟者尸射以公爲稱不以公爲尸避嫌三公尊近天子之禮言以尸故不以公爲尸推之諸侯以大夫不以卿蓋亦避之能曾子問云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是卿大夫爲尸於君事也男子取諸同姓婦人取諸異姓禮士虞記云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注異姓婦也尸配尊者必使適也使則虞祭之時諸侯後則夫婦共尸取諸同姓之適也其弗祭廟之祭則不必同姓尸然引石踐禮倫周公祭天用大公爲尸又引白虎通云周公祭太山用召公爲尸也其大夫士則但取孫列或同姓適者亦可曾子問云祭祭取諸同姓可也是也禮記曲禮云爲人子者不爲尸注尸必卜筮無父者是則尸必嫡而無父者夫曾子問又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又曰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〇注夏立至大尸

○禮記禮器云夏立尸而卒祭注夏禮尸有事乃坐又云殷坐尸注無事猶坐又云周旅酬六尸注使之相酌也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又云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注合錢飲酒爲醵旅酬相酌似之也正義云旅酬六尸謂祫祭時聚羣廟之主於太祖后稷廟中后稷在室西壁東嚮爲發爵之主尊不與子孫爲酬酢餘自文武二尸就親廟中凡六在后稷之東南北對爲昭穆更相次序以酬也殷但坐尸未有旅酬之禮而周益之也然大祫多主而唯云六尸者先儒與王肅並云殷之廟無尸但有主也記又云周坐尸詔侑武方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注武當爲無聲之誤也方猶常也告尸行節勸尸飲食無常若孝子之爲也孝子就養無方此三代質文之變夏質殷斷文周損文也

萬者何干舞也注干謂楯也能爲人扞難而不使害人故聖王貴之以爲武樂萬者其篇名武王以萬人服天下民樂之故名之云爾疏詩邶風簡兮云方將萬舞箋萬舞干舞也疏知萬舞爲干舞不兼羽籥者以春秋云萬入去籥別文言干則有戚矣禮記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言籥則有羽矣籥師曰教國子舞羽吹籥羽籥相配之物則羽爲籥舞不得爲萬也以干戚武事故以萬言之羽籥文事故捨體言籥耳是以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注干戈萬舞象武也羽籥籥舞象文也是干羽之異也孫毓亦云萬舞干戚也羽籥籥之舞也傳以干羽爲萬舞失之矣此孫氏破毛傳義也○注干謂至武樂○文王世子注云干盾也干戈萬舞象武也廣雅釋器小爾雅廣器並云干盾也書牧誓云比爾干傳干盾也禮既夕甲盾干笮注干楯也方言注干扞也詩周南兔罝公侯干城傳干扞也周禮春官序官司干注干舞者所持謂盾也○注萬者至云爾○舊疏云春秋說文詩說令正義云商頌曰萬舞有奕殷亦以武定天下蓋象湯之伐桀也何氏解周舞故以武王言之萬舞之名未必始自武王也通義云籍萬萬舞有奕見于商頌夏小正二月丁亥萬用入學非武王始有萬也左傳云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似文舞通得稱萬然使傳稱楚子元振萬而文夫人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又事以爲武舞小正傳亦曰萬也者干戚舞也詩曰公庭萬舞有力如虎此亦萬爲武舞之證月令疏云商頌萬舞有奕蓋殷湯亦以萬人得天下此夏小正是夏時之書亦云萬者或以爲禹以萬人治水故樂亦稱萬按何氏云萬者舞名蓋三代皆有萬舞篇內各記開國功業故夏時或錄治水事殷周各錄其服天下之功云爾

籥者何籥舞也注籥所吹以節舞也吹籥而舞文樂之長疏注籥所至之長○文王世子注羽籥舞象文也周禮春官序官籥師注籥舞者所吹禮記檀弓云萬入去籥注籥文舞也籥師職掌教國子舞羽吹籥注文舞有持羽吹籥者所謂籥舞也故知籥節舞者也通釋云禮案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二者相將乃得成容理不能去籥存羽明知萬入去籥者是純武舞去文舞也按詩疏引異義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毛說萬以翟羽韓詩說以夷狄大鳥羽謹案詩云右手秉翟謂穉說翟爲名婦羽也知翟羽舞也似公羊舊說有以萬爲羽舞者奕或錄衍字

其言萬入去籥何注據入者不言萬去樂不言名疏注據入至言名○即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是也

去其有聲者注不欲令人聞之也疏惠氏棟周禮古義云大司樂令去樂注云去樂藏之也春秋傳曰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萬言入則去者不入藏之可知按古人皆謂藏爲去春秋傳云去樂卒事又云紡焉以度而去之公羊傳去其有聲者皆謂爲藏顧炎武云漢書蘇武傳掘野鼠去中實而食之師古曰去謂藏之也陳遵傳皆藏去以爲榮師古曰去亦藏也魏志華陀傳去藥以待不祥裴松之按古語以藏爲去有聲者詩簡兮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傳籥六孔翟翟羽也爾雅釋樂云大籥謂之產郭注籥如笛三孔而短小廣雅云七孔鄭於周禮笙師禮記明堂位少儀注皆云三孔無正文故各以所見言稱明堂位云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蓋古用葦後世用竹故爲笛類與吹以節舞故爲有聲者也○注不欲至之也○校勘記鄂本無也字此誤衍

廢其無聲者注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疏注廢置至人語○周禮疏引鄭志張逸問籥師注春秋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何謂答曰廢置也于去聲者爲廢謂廢去不留也通義云謹案左傳廢六關莊子廢一于堂廢一于室其義皆爲置段氏說文廢字注云鄭曰廢置也于去聲者爲廢謂廢留不去也左傳廢六關王肅家語作置六關淮南子舜葬蒼梧不變其肆高注不煩市井之所廢仲尼弟子傳子貢好廢居與時轉貨貲殖傳作廢著鬻財餘廢曰著猶居也讀如貯莊子廢一于堂廢一于室廢之爲置如徂之爲存者之爲快風之爲治去之爲藏

存其心焉爾存其心焉爾者何知其不可而爲之也注明其心猶存於樂知其不可故去其有聲者而爲之疏通義云知其不可祭而猶祭但屏去聲音略存不死之心按此爲繹其萬入去籥故何氏謂其但存心於樂知不可爲而但去其有聲之樂而爲之也縱樂傳以其爲之變之也注內舞去籥忍其聲聞此爲卿變於常禮是知其不可而爲之

猶者何通可以已也注禮大夫死爲廢一時之祭有事於廟而聞之者去樂卒事而聞之者廢繹日者起明日也言入者據未要去籥時書凡祭自三年喪已下各以日月廢時祭唯郊社越紼而行事可疏注大夫至之祭○禮記檀弓云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注先日辛巳有事於太廟而仲遂卒明日而繹非也漢書王嘉傳聖王之於大臣在輿爲下御坐則起疾病視之無數死則臨弔之廢宗廟之祭進之以禮退之以義誄之以行通典禮四云東晉元帝姨廣昌君喪未葬中丞熊遠表云禮大夫死廢一時之祭祭猶可廢而況鄉君○注有事至廢繹○校勘記云鄂本疊卒事二字此因疊文誤脫當據補按疏引昭十五年經去樂卒事以釋上卒事又標注卒事至日也以釋下注則疏本亦疊卒事二字今按紹熙本疊卒事二字疑更傳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昭十五年傳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當有事於廟聞大夫之喪去樂注思痛不忍舉然則未卒事者卒事已卒事者不繹故此書猶繹繹樂傳云猶者可以已之辭也○注言入至時書○舊疏云欲遺所以不言萬作而言萬入之意也○注凡祭至事可○校勘記云毛本下樂字空缺鄂本可作也按疏標起說作凡祭至事可按紹熙本亦作可禮記王制云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疏引鄭志答田瓊云天地社稷至尊不可廢故越紼祭之六宗山川之神則否又云五祀宮中之神喪時朝夕出入所祭不爲越紼也天地社稷之祭唯卜時日今雖有喪故既殯越紼行事者遭喪之後會天地郊社常祭之日自啟至于反哭則踰此郊社祭日而爲之按曾子問云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

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注既葬彌吉祝畢獻而後止郊社亦然唯嘗禘宗廟俟吉也然則未殯與啓殯後反哭前辟郊社之事亦不行矣故使疏引鄭志趙商問曰自啓至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注云郊社亦然者按王制云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既云葬時郊社之祭不行何得有越紼而行事鄭荅趙商行事喪無事時天地郊社有常日自啓及至反哭自當避之孔疏鄭言無事者謂未殯以前是有事既殯以後未啓以前是無事得行祭禮郊社既有常日自啓至反哭當辟此郊社之日郊社尊故辟其日不使相妨五祀既卑若與啓至反哭日相逢則五祀辟其日也然當未殯以前親始死之際更非大斂之後郊社之祭恐亦不宜親行當時遽有權禮不可知也曾子問又云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然則大夫以下期功之喪皆廢祭矣天子諸侯絕旁期而大夫以下亦無郊社之祭此云三年喪以下各以日月廢時祭者蓋祖父母后夫人服天子諸侯姑姊妹女子子之嫁於二王後者諸侯者與諸侯爲昆弟之爲國君者此二等功之喪衰亦廢時祭與

戊子夫人熊氏薨〔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書戊子月之二十五日熊氏左傳作嬴氏顧氏炎武唐韻正一東熊古音羽陵反春秋宣八年葬我小君敬嬴公羊穀梁並作頃熊頃音近敬熊音近嬴正義不得其解乃云一人有兩號非也左傳昭七年正義曰張叔皮論云賓爵下革田鼠上騰牛哀虎變鯀化爲熊久血爲燐積灰生蠅傅玄擬通賦云鬻伯忌瓊魂而弗占令壹言諸而華鞋嬴致沈鹽以祈福令鬼告凶而命實黃母化而爲鼈令餘癢學而成熊二者所禱不同或疑叔爲能字者作郎王劭曰古人鯀熊爲熊皆于陵反殺叔用昔音傳元用新音與叔亦作熊也按詩無羊正月及襄十年衛卜繇皆以雄韻陵勸言是也

晉師白狄伐秦〔疏〕沈氏欽韓云赤狄白狄猶紀年之赤夷白夷今之花苗紅苗黑羅羅白羅羅各有其種類耳

楚人滅舒蓼〔疏〕穀梁蓼作鄝釋文鄝音了本又作蓼國名詩小雅漸漸之石序荊舒不至箋舒舒鳩舒鄝舒庸之屬釋文與穀梁釋文同左傳桓十一年云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注蓼國今義陽棘陽縣東南湖陽城釋文蓼音了本或作鄝同文五年傳楚子燮滅蓼注蓼國今安豐蓼縣釋文蓼音了字或作鄝音同哀十七年傳是以克州蓼釋文蓼本又作鄝音了說文邑部鄝地名从邑蓼聲晉太康地記蓼國先在南陽故縣今豫州鄝縣界故胡城是晉舒當答問說文鄝即舒蓼之蓼大事表云按舒蓼舒鳩舒庸及宗四國皆偃姓皋陶之後所謂羣舒也杜注皆不明言其地但云廬江南有舒城及龍舒城約略四國所居在此兩城之間今江南廬州府舒城縣舊古舒城廬江縣舊古龍舒城是當在此二縣之境水經注決水篇灌水東北逕蓼縣故城西而北注決水故地理志曰決水北注蓼入淮灌水赴蓼亦入決春秋宣八年楚子滅舒蓼是也路史注引盟會圖云舒蓼國在光州顧炎武云屬以曰傳三年徐取舒文五年滅蓼今云舒蓼者當自是一國名傳氏曰此蓋羣舒之一如舒庸舒鳩之屬按文十七年左傳羣舒叛楚此三舒均宜相近當在今鄭陽宣昌界內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注〕是後楚莊王圍宋析骸易子伐鄭勝晉鄭伯肉袒晉大敗於邲中國精奪屈服强楚之應〔疏〕包氏慎言云七月無甲子六月有甲午蓋閏不在四月則七月爲甲子朔然六月又無辛巳等日矣劉歆以爲十月二日據曆八月二日亦爲甲子或經月有誤姜岌云十月甲子朔食大衍同沈氏欽韓以今曆推之是歲十月甲子朔加時在晝食九分八十一秒蓋十誤爲七○注是後至之應○楚莊王圍宋見下十四年析骸易子見下十五年傳伐鄭勝晉即下九年楚子伐鄭晉郤缺救鄭十年晉人以下伐鄭冬楚子伐鄭十一年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鄭服楚是伐鄭勝晉也其鄭伯肉袒見下十二年傳晉大敗于邲見下十二年經中國精奪者舊疏云正以日者太陽之精諸夏之象今而被食故曰中國精奪也毛本於改于鄂本彊作强紹熙本同五行志下之下董仲舒劉向以爲先是楚商臣弒父而立至于嚴王遂彊諸夏大國唯有齊晉齊晉新有篡弒之禍內皆未安故楚乘弱橫行八年之間六侵伐而一滅國伐陸渾戎觀兵周室後又入鄭鄭伯肉袒謝罪北敗晉兵于邲流血色水圍宋九月析骸而炊之與何氏大同劉歆以爲十月二日楚鄭分臧氏壽恭左氏古義推得十月癸亥朔合辰在角五度二日甲子在角六度角在軫尾壽星之閒十二次之分野尾楚也壽星鄭也故曰楚鄭分故所應參在楚鄭也通義云鄭說以爲荊楚將伯中國之驗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頃熊〔疏〕左氏作敬嬴古頃敬同韻包氏慎言云十月書己丑月之二十八日下書庚寅月之二十九日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注〕熊氏楚女宣公即僖公妾子〔疏〕注熊氏至妾子○通義云頃熊蓋楚同姓大夫之女婦人繫姓不繫氏楚以熊爲氏羋爲姓或其公族屈氏鬬氏之屬乃可更以熊爲姓耳按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羋姓楚其後也季連之苗裔曰鬻熊其子曰熊麗熊狂熊繹至春秋時熊惲是爲成王皆以名配熊蓋鬻熊姓羋名熊子孫以熊爲氏也舊从衍米鬻蓋鄭羋字錢氏占說文斜詮說也楚女或稱羋左傳文元年江羋是誠羋熊此頃熊是也僖八年用致夫人注僖公本聘楚女爲嫡齊女爲媵齊先致其女脅僖公使用爲嫡其即頃熊與

而者何難也〔疏〕通義云言越宿又遲至日中而後得葬穀梁傳云足乎日之辭也極以己丑日出大日中始克葬是其難也

乃者何〔注〕問定公日下昃乃克葬〔疏〕注問定至克葬○校勘記出昃云鄂本無問字此誤閩毛監本昊改非下同閩本與此同疏中亦然案定十五年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也舊疏云言乃之經不于此事而於此閒之者以正以葬時爲雨廢葬而乃異文是以違而閒之

難也〔注〕禮卜葬先遠日不克葬見難者臣子重難不得以正日葬其君〔疏〕說文乃曳詞之難也象气出難○注禮卜至遠日○禮記曲禮云喪事先遠日注喪事葬與練祥也左傳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注懷思也正義卜葬先卜遠日不忌念其親似欲汲汲而早葬之也今若冒雨而葬亦是不思其親欲得早葬故舉卜葬先遠日以嫌爲雨而止禮也則何氏引禮記葬義亦宣問禮記王制云庶人葬不爲雨止者庶人禮節減少得從權也又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

止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曰禮也[illegible]

雖止變之禮可知ト日○注不得成禮故爲重難之辭也[illegible]

曷爲或言而或言乃　乃難乎而也[注]言乃者內而深言而者外而淺下吳曰暵久故言乃孔子曰其爲之也難言之得無訒乎皆所以起孝子之情也雨不克葬者爲不得行葬禮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故不得行禮則不葬也魯錄雨不克葬者恩錄內尤深也別朝莫者明見日乃葬也[疏]

注言乃至而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城平陽[疏]杜云今泰山有平陽縣此大事表云平陽在今泰安府新泰縣西北四里[illegible]

楚師伐陳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注]月者善宜公事齊合古禮卒使齊歸濟西田不執十年月者五年再朝近得正孔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明雖事人皆當合禮[疏]

注月者至合禮○[illegible]

何出朝會否春秋公羊說妾子爲諸侯不敢以妾母之喪服事天子大國出朝會禮也魯宣公如齊有妾母之喪經書譏之左氏說云妾子爲君當尊其母有三年之喪而出朝會非禮也故譏魯宣公按禮妾母無服貴妾子不立而他妾子立者也不敢以卑廢尊尊者禮也鄭妾子爲君親如左氏鄭玄駁曰喪服緦麻庶子爲後爲其母此義自天子下至庶人同不得三年魯宣所以得尊其妾母敬嬴爲夫人者以夫人姜氏大歸齊不反故也因是言妾子立母卒得爲之三年於禮爲得乎其服之閉出朝會服王事與鄭伯侯許何異則鄭以妾子不得重服宣公與衆殊則似處魯不得出朝會夫過與又引異義云諸侯未踰年出朝會與不出會何辭春秋公羊說云諸侯未踰年不出境在國中稱子以王事出亦稱子非王事而出會同安父位不稱子鄭伯伐許未踰年以本爵稱不子也左氏說諸侯未踰年在國內稱子以王事出則稱爵繼於王事不敢申其私恩鄭伯伐許是也春秋不得以家事辭王事諸侯者衛之臣子未踰年以王事稱爵是也鄭玄駁曰昔武王卒父業既除喪出至孟津之上猶稱太子者是爲孝也今未除喪而出稱爵是與武王義反夫春秋僖九年宋公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宋子即未踰年君也出與天子大夫會是非王事而稱子耶然則宣公無譏或以其爲妾母喪服通與又引鄭志趙商問云許氏異義駁以爲妾子爲母依喪服庶子爲後爲其母緦麻三月按禘祫志春秋魯昭公十一年夏夫人歸氏薨十三年五月大祥七月而禫是得爲妾母三年經無譏文得合下稱祫之數若不三年則禘祫事皆鄭玄答曰春秋所譏所皆皆於禮禘明者也其事者明但如事皆之當按禮以正之今以不譏爲皆亦審有嘗之文與此鄭從左氏以齊歸爲妾而仍不以三年之服爲禮者依公羊則齊禘本嫡夫人得合禘祫之數無譏於禮然則公羊歸有毋以子貢之說究不得如嫡母重也○注孔子至合禮○知和而和見論語學而篇係有子語此引作孔子曰者潛研堂答問云漢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孔子之語也故漢書諸儒引用論語雖弟子之言皆歸之於孔子俗儒未達斯義輒謂諸弟子之言多有流嫌豈知門語所述皆孔氏微言大義蟠木許夏諸賢其言皆聞諸夫子者乎按如漢藝文志引小道可觀蔡邕傳引致遠恐泥後漢章帝紀引博學篤志王充論衡引死生有命皆以子夏之言爲孔子說苑修文篇引恭近於禮以有子之言爲孔子北史何妥傳引仍皆貴以閔子之言爲孔子皆此類也按如何義似論語此章爲言事大字小之禮小大由之國大小國皆書以和爲貴也然朝聘會盟皆稱節之以禮如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之類宣公今年如齊明年復如齊是爲不以禮節之矣有國者能明乎和而節以爲禮之用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蓋魯論家義

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

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杜云根牟東夷國也今琅邪陽都縣東有牟鄉大事表云在今沂州府沂水縣東南昭八年左傳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鄙所取根牟地也一統志根牟城在沂州府沂水縣西南

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亟疾也屬有小君之喪邾婁子來加禮未期而取其邑故諱不繫邾婁也上有小君喪而下諱取之則邾婁加禮明矣未期年從加禮數者猶王子虎從會葬數■注亟疾也○爾雅釋詁亟疾也詩小雅何人斯爾之亟行禮記少儀小飯而亟之鄭箋注並云亟疾也○注屬有至喪也○舊疏云謂上八年葬頃熊之時邾婁子使人來加禮但例不書之故不見也去年十月未加禮今年七月而取邑故言未期也加禮者或是則據之屬皆是葬前之事而要葬會葬言之言未期者欲取諱亟之義彊故也必知過期之後不復諱者定十五年夏五月定公薨邾婁子來奔喪至於哀元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注邾婁子新來奔喪伐之不諱者期外恩殺惡輕明當與根牟有差是也通義云亟屬也魯邾子邾婁數取其邑故沒其國文爲內諱惡也不舉伐者蓋衛者取之按邾婁與魯自文十四年使未見據兵自文七年取須朐使不見取邑之文似不必如孔義也○注上有至明矣○正以經從常例不書邾婁加禮故注推言之也○注未期至葬數○文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傳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注王子虎即叔服也新爲王者使來會葬在葬後三年中卒君子恩隆於親親則加報之故卒明當有恩禮也按僖公之薨在僖三十三年十二月葬在文元年夏四月是第就會葬時數之在三年內與此相似也若數公卒則四年矣此頃熊薨在去年夏亦過期也故亦繫會葬諸事言之

八月滕子卒■通義云滕昭公也至是始錄卒仍不日不名足知滕侯卒爲特褒錄矣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補刊石經左傳九月下有公會二字衍文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包氏慎言云九月書辛酉九月無辛酉十月之八日八月之七日也杜亦以九月無辛酉

扈者何晉之邑也■通義云杜預以爲鄭邑非也汲郡竹書晉出公十二年河絶于扈是此地蓋誤傳其地于外也○注外謂國都之外諸侯卒于路寢則不地

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據陳侯鮑卒不地■注據陳至不地○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傳云曷爲以二日卒之怴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是其卒於封內也不書地故難之

卒于會故地也■起時衰多躬厄伐喪而卒於諸侯會上故地危之■通義云不地則嫌既會而反卒于國內○注起時至危之○襄二年遂城虎牢傳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諱伐喪也又十九年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閒齊侯卒乃還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明當時有乘危伐喪者故書地以危之也

未出其地故不言會也■左右皆臣民雖卒於會上危愈於竟外故不復著言會也出外死有輕重死於師尤甚於會次之如人國次之於封內最

經不書葬者故略也

注左右至會也○通義云欲見杞伯戊卒于會者是竟外之辭卒於封內猶皆臣子視境外之會危少愈故不如杞伯戊書如會也雖卒鄭本閩監本同毛本雖誤所於作于○注出外至最輕○云死於師尤甚者襄十八年曹伯負芻卒于師是也傳四年夏許男新臣卒注不言卒於師者桓公師無危是書于師者危甚辭書疏云時喪多竊思伐喪師者用兵之處而君死焉故言于師者其危甚於會次之者即定四年杞伯戊卒于會是也舊疏云與人文接之處或相劫詐未可知著柯之盟會子劫桓公之類是也而君卒焉故言次之如人國次之者如校勘記云鄂本元本同誤也閩監毛本如作於當據正接舊疏亦云云於人國次之者作於也鄭襄二十六年許男甯卒于楚之屬是也舊疏云正以時多背死向生而君卒於竟外似有掩襲之理但於主國有賓客之道是故又以為次矣於封內最輕者此經是也雖左右皆臣民究有外國之人亦有危理君行師從鄭行旅從故也故亦書地示危不得時同國內也陳侯鮑卒不地甲戌日亡己丑日死而得不知何地且不於會仍在封內也昭十有三年楚公子比弒其君虔于乾谿不與人會地者彼注云封內地者起楚所由因以為戒是也死於外有於師於會於人國於封內之別則危有輕重故殊而書之也○注不書至篡也○校勘記出故篡也云閩監毛本同鄂本無故字傳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注篡故不書葬明當絕也其篡明者書葬莊九年書齊小白入子齊傳十八年書葬齊桓公隱四年書衛人立晉桓十三年書葬衛宣公以立入皆篡辭故也篡不明者不書葬此及夷吾是也

冬十月癸酉衞侯鄭卒不書葬者殺公子瑕也

包氏慎言云十月書癸酉月之十六日辛酉乃癸酉之前十二日十月之癸酉不誤鄭九月之辛酉其誤書未○注不書至瑕也○鄭傳三十年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是也咺有罪故止書瑕也通義云前有歸惡元咺篡惡成公意未明故復去葬以絕之

宋人圍滕

楚子伐鄭

晉郤缺帥師救鄭

陳殺其大夫泄冶

校勘記云宋本閩監毛本同唐石經避諱作洩今左氏本作洩大戴禮三本篇靈公殺洩冶而鄭元去陳以族從靈注鄭元知陳之必亡故以族去通義云陳靈公淫于夏姬洩冶諫而死何氏齊言以為洩冶無罪是也穀梁傳靜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洩冶之無罪如何陳靈公通于夏徵舒之家公孫甯儀行父亦通其家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戲於朝洩冶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愧於洩冶不能用其言而殺之家語子路初見寫子貢曰陳靈公宣淫於朝洩冶正諫而殺之是與比干諫而死同可謂仁乎孔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報之心在於存宗廟而已固必以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當將悔悟本志存於仁者也洩冶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身欲正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謂狷矣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按家語本王肅偽書故左傳引孔子語偽會為此洩冶於陳是否同族均無明據何所見無骨肉之親即異姓之臣見肅經亂若是不盡一言聊救卷懷關天下巧譎之端非聖人教忠之旨與杜預所謂泄冶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死不為春秋所貴者同為得罪名教之語也

公羊義疏四十六

公羊義疏四十七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宣十年盡十二年

十年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疏〕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唐石經唐濟西下增之字鄂本亦有

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注〕據歸讙及闡齊已取不言我〔疏〕注據歸至言我○釋文作僤云本又作闡校勘記云閩監毛本闡作僤按哀八年夏齊人取讙及僤冬齊人歸讙及僤亦取之我魯而來歸者不言我故據以難

言我者未絕於我也曷爲未絕於我〔注〕據有俄道〔疏〕校勘記出未絕於我也云閩監毛本同唐石經鄂本於作于又出曷爲未絕于我云唐石經鄂本閩監本同毛本于改於疏同○注據有俄道○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鄂本俄作我是也當據正舊疏引桓二年傳云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爲其有矣俄註云俄者須臾之間制得之頃也則疏本作俄字舊疏又云言俄爾之間則有絕於本主之道爾來十年何言未絕於我乎故難之若作我字據意不明

齊已言取之矣〔注〕齊已言語許取之〔疏〕爾雅釋詁已此也言齊此言語許取之也莊子齊物論已而不知其然言此而不知其然也淮南謬稱訓已雖無除其患言此雖不除其患也

其實未之齊也〔注〕其人民貢賦尚屬於魯實未歸於齊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凡歸邑物例皆時〔疏〕注其人至於齊○何氏以俄言之也○注不言至取邑○舊疏云元年注云亦因惡齊取篡者賂當坐取邑者正以篡逆之賊天下共惡齊乃許取其賂而與之同似若漢律行言許受財之類故云當坐取邑耳今言不當坐取邑者正以歸來十年仍不入己見宣有禮還復歸之功過相除可以減其初惡是以春秋恕之不復書來以除其過故曰不當坐取邑耳按舊說非是此注云不當坐取邑謂魯不坐取邑耳因不從齊來故不書來故也舊解謂恕齊不書來不坐取邑觀矣通義云歸地例上有取文者爲內邑明則不言來上無取文者言來也按言歸者見魯不當坐取邑不言來者起未之齊也○注凡歸至皆時○歸邑時此及定十年夏齊人來歸運讙龜陰田是也歸物時者莊六年冬齊人來歸衛寶是也其哀八年齊人歸讙及僤在日月之下知不蒙上日月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注〕與甲子既同事重故累食〔疏〕包氏慎言云四月書丙辰據曆爲月之三日賈服解經日食或有在三日者此類是也賈氏精於四分法定非朓違劉歆以爲二月二日朔亦同此沈氏欽韓云元志今曆推之是月丙辰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九百六十八分入食限○注與甲至累食○卽上八年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是也彼注云是後楚莊王圍宋析骸易子伐鄭勝晉鄭伯肉袒晉師大敗於邲中國精夷屬服彊楚之應此爲楚滅中國衰故爲事盛日屬食者異也五行志下之下云十年四月丙辰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陳夏徵舒殺其君楚滅蕭晉滅二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均與何義殊劉歆以爲二月魯衛分臧氏壽恭推四月乙卯朔合辰在奎七度二日丙辰在奎八度

己巳齊侯元卒〔疏〕包氏慎言云四月又書乙巳月之十六日

齊崔氏出奔衛

崔氏者何齊大夫也〔疏〕白虎通姓名篇楚有昭屈景齊有高國崔襄二十五年左傳東郭偃辭崔杼曰今君出自丁是崔亦齊公族也新唐書丁公子季子食采於崔因以爲氏生穆伯穆伯生沃沃生野八世孫夭夭生杼杼夭見傳二十八年左傳杼見襄二十五年

其稱崔氏何〔注〕據齊高无咎出奔名連崔氏者與尹氏俱稱氏嫌爲采邑〔疏〕注據齊至奔名○卽成十七年秋齊高无咎出奔莒是也○注連崔至采邑○卽隱三年春尹氏卒是也若不連氏間嫌崔爲采邑矣

貶曷爲貶〔注〕據外大夫奔不貶〔疏〕注據外至不貶○舊疏云卽上引高无咎出奔莒之屬是也

譏世卿世卿非禮也〔注〕復見譏者嫌尹氏王者大夫職重不當世諸侯大夫任輕可世也因齊大國禍著故就可以爲法戒明王者尊莫大於周室彊莫大於齊國世卿猶能危之〔疏〕穀梁傳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彼注引何氏廢疾云氏者譏世卿也卿稱氏爲舉族而出尹氏卒豈可復以爲舉族死乎鄭釋之曰云舉族死是何妖間甚乎舉族而出之之辭者固譏世卿也崔杼以世卿專權齊人惡其族令出奔既不欲其身反又不欲國立其宗後故孔子順而書之曰崔氏出奔衛若其舉族盡去之爾是鄭氏爲公穀調人也劉氏申何云傳無譏世卿之義鄭說爲飾之非通論乎又以爲齊人而書之崔肅削之義乎且如鄭說使又安得有崔杼乎易下繫辨大子之辭獨以民人爲言何君一語眞可解頤鄭不譏五子之病乎左氏以爲非其罪也使疏引何氏膏肓以爲公羊譏世卿而難左氏蘇氏釋之崔氏祖父名不見經則知非世卿且春秋之時諸侯擅相征伐猶不譏世卿雖曰非禮夫子何由獨責按襄二十五年傳謂崔氏出自丁明丁公之後世爲大夫故得詳其世系又崔夭見諸傳二十八年城濮之戰隨伯者敗楚必非微者矣何得以名不見經爲嫌故劉氏箴膏肓評曰鄭駁異義引詩書以難世卿之義不知春秋之禮謂卿之子當試之以士考績之後始陟之不宜驟登卿位也於詩書之義何不合之有春秋時世卿之稱惡矣釋其尤著者譏之屬尹氏齊崔氏皆先著其世而後徵其稱何待祖父之名見乎且詩刺尹氏太師入春秋來無其祖父接內之事安得見於經故於其卒也見不當世世乃有立王子朝之稱崔氏之復歸例不得書故於其奔也見不當世世乃有弒其君光之禍至敝國相征孟子所謂春秋無義戰也蘇氏推不知耶按春秋世卿之禍最甚魯三家晉六卿齊田氏其尤烈者故春秋於世卿譏之尤力蘇氏但以非禮目之不亦慎乎春秋於戰伐侵入必書皆爲兵連禍結重兵晉衆之故但不爲大惡譏何得謂無譏文乎○注復見至世也○正以尹氏已於隱三年見譏此復譏崔氏故解之也○注因齊至危之○舊疏云欲道等是諸侯科取卽得所以不於傳二十八年衛元咺出奔晉之經見之者因齊大國有弒君之禍著明於

出奔故也按孔子嘗齊景淬之世蓋已逆見有齊其為陳之稱故於齊特著之與魯亦大國使亡於世卿不於機盜等書氏者彼各有所主稱氏不明故不得氏且變書弒君在先春秋未著與杜漸防微義不能相起也

公如齊【注】不言奔喪者尊內也猶不言朝聘【疏】注不言至朝聘○舊疏云正以上文四月己巳齊侯元卒則知此經公如齊者奔喪而往而言尊內也者欲道定十五年公薨于高寢邾子來奔喪彼則書之今此否者尊內故也猶不言朝聘者隱元年注云春秋王者無朝諸侯之義故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是也

五月公至自齊【疏】舊疏云致例時而書五月者為下癸巳出之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書癸巳月之十日

六月宋師伐滕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注】據叔服不繫王不稱子王札子不稱季【疏】注據叔至稱季○文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是不繫王不稱子也下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不稱季也叔服以叔配字不言王子王札子稱字不稱長幼之稱是又叔服王札子皆王之兄弟故據以為難也

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注】子者王子也天子不言子弟故變文上季繫先王以明之著其骨肉貴體親也【疏】注子者至明之○穀傳其曰王季王子也其曰子尊之也天子不言母弟者文元年注云叔服者王子虎也不繫王者不以親親錄也不稱王子者時天子諸侯不務求賢而專貴親親故尤其在位子弟刺其早任以權也是故其王子瑕奔晉天王殺其弟年夫言子弟者注言尤其在位任權也故朝聘會盟不書若其奔與殺不復在位矣何權之任乎通義云頃王之子匡王之弟也不如年夫稱弟者先君之母弟稱叔季例也加子者王之貴屬疏於蔡叔紀季唯尊內亦得言季子耳文繫王使君前不名者從內錄尊敬辭按本紀以定王為國王之弟則不得稱為先君之母弟也天子大夫稱字不必從內錄尊敬辭也子鄭王子公殺義同亦不必為加殊之辭○注著其至親也○舊疏云以其稟氣於先王故言骨肉貴以其今王母弟故曰體親也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婁取蘱【疏】左氏穀梁作繹按蘱字廣韻在十八隊隊為諧像等部之去聲繹廣韻在二十二昔韻魚模等部之入聲古韻不同部不得相通殺必有一誤杜云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據文十二年左傳稱邾文公卜遷於繹則繹為邾婁都會下繹音不得取之證二傳誤也通義云辭與取根牟等同而文承伐下緣而不盈不卹煩二勝日者異於公取

大水【注】先是城平陽取根牟及蘱役重民怨之所生【疏】注先是至所生○五行志宣上公十年秋大水饑董仲舒以為時比伐邾取邑亦見報復兵仇連結百姓愁怨劉向以為宣公殺子赤而立子赤齊出也故懼以濟西田賂齊邾子貜且亦齊出也而宣比與邾交兵臣下懼齊之威創邾之敗皆賤公行而非其正也按城平陽取根牟及蘱事見上八年冬九年秋取蘱與董劉旨大同

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

齊侯使國佐來聘【疏】通義云未踰年而稱侯以使者新於王見居喪之正法其餘鄭悉因其廢禮之實以刺譏書世矣

饑

何以書以重書也【注】民食不足百姓不可復興危亡將至故重而書之明當自省減開倉庫賑振乏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疏】注民食至振乏○校勘記出贍振乏云鄂本乏作之此誤按紹熙本作之周書文傳解有十年之積者王有五年之積者霸無一年之積者亡生十殺一者物十重生一殺十者物頓空十重者王頓空者亡又糴匡解年饑則勤而不賓舉祭以薄樂無鐘鼓凡美禁畜不卑宮車不雕攻兵備不制民利不淫征當商旅以救窮乏關譏鄉下不熟分助有匡以綏無者於是救困大荒有禱無祭國不稱樂企不滿壑刑罰不修舍用振寄君親巡方卿參告糴餘子倅運開庫同食民不藏糧曰有匱神民書惟年舉○注哀公至與足○見論語顏淵篇

楚子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注】不日月者莊王行霸約諸侯明王法討徵舒善其憂中國故為信辭【疏】杜云辰陵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故長平城在今開封府西北六十里穀梁作夷陵夷陵之為辰陵猶夷儀之為陳儀水經注洧水篇洧水又東南逕辰亭東俗謂之田城非也蓋陳田聲相近城亭音近故也經書宣公十一年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也京相璠曰潁川長平有故辰亭惠氏棟左傳補注引鄭元曰今此城在長平城西北長平城在東南或杜氏本鄭傳寫之誤耳一統志辰亭在陳州府淮寧縣西六十里○注不日至信辭○正以不信日小信月大信時故也明王法討徵舒見下憂中國斥討陳事也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注】離不言會言會者見所聞世治近升平內諸

夏而詳錄之殊夷狄也下發傳於吳者方具說其義故從外內悉寧者明言之【疏】杜云徵函狄地○注離不至狄也○隱二年公會戎于潛注云所傳聞之世外離會不書書內離會者春秋王魯明當先自持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此離不言會謂所傳聞世也隱元年注云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麤觕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錄大略小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是也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書外離會宣十一年秋晉侯會狄于欑函是也通義云會文在狄上者殊狄也所謂內諸夏也○注下發至言之○舊疏云會鄖成十五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以下會吳于鍾離傳云曷爲殊會吳外吳也曷爲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爲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注云明當先正京師乃正諸夏諸夏正乃正夷狄以漸治之是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注】據下入陳稱子【疏】注據下至稱子○即下楚子入陳是也貶

曷爲貶【注】据徵舒有罪不與外討也【注】辟天子故貶見之即所謂貶絕然後罪惡見【疏】通義云謂按蔡人殺陳佗從討賊辭此不爲討賊辭者佗經於蔡與使蔡人得討之徵舒之罪無與於楚非天子之命方伯之殺不得討也繁露楚莊王爲楚莊王殺陳夏徵舒春秋之其文不予專討也○注辟天至惡見○正以非天子命不得外討故貶也昭元年傳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此討陳夏徵舒無貶文故必貶以起不與也

不與外討者因其討乎外而不與也

雖內討亦不與也【注】雖自討其臣下亦不得專也【疏】注雖自至與也○此就傳文不與外討中言之傳言不與外討謂內討得與故復辨之明此特因楚莊外討故執言不與外討耳通義云諸專殺大夫書是也按弑君之賊內討外與故隱四年衛人殺州吁于濮傳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注討者除也明國中人人得討之所以廣忠孝之路是也又隱十一年傳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檀弓曰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注言諸臣子孫無尊卑皆得殺之其罪無赦是宜得與也知此傳文不與自謂內討其大夫孟子所謂無專殺大夫是也

曷爲不與

【注】据晉爲齊誅之【疏】注据晉至誅之○即昭四年秋七月楚子以下伐吳執齊慶封殺之傳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爲齊誅也注月者善義兵又云稱侯而執者伯討也是也彼慶封者齊者亂齊國微善楚子之討故据以難

實與

【注】不言執與討賊同文【疏】注不言至同文○若書執則是稱人以執傳四年傳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言殺故云與討賊同文疏云正以昭八年夏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言執弗討賊之文隱四年衛人殺州吁九年齊人殺無知皆不言執以見此不言執乃與討賊同文故知實與○穀梁傳其外徵舒於陳何也明楚之討有罪也注雍曰經若書楚子入陳殺夏徵舒者則入者內不受是無以見徵舒之悖逆楚子之義正沈氏欽韓云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正弑君之罪而得討賊之義者楚莊一人而已可爲中夏善也

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

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爲無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注】與齊桓專封同義不書兵者時不伐【疏】校勘記云昭十一年疏引作臣弑君子殺父蓋弑字本皆作殺使改弑君而仍殺父耳白虎通誅伐云諸侯之義非天子之命不得勤衆起兵誅不義者所以强幹弱枝尊天子卑諸侯也論語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論語曰陳恆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御覽引春秋大傳云諸侯之義非天子命不得勤衆起兵殺不義者所以强幹弱枝尊天子卑諸侯也然則諸侯不得專討者義之正故禮記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是也若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弑君弑父者力能討則討之故陳恆弑君孔子請討此義之變也必曰力能討之者君子量力不責也故哀十四年左傳孔子對哀公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是其義也○注與齊至同義○見僖元年二年十四年傳繁露楚莊王篇莊王之行賞而徵舒之罪重以賞君討重罪其於人心善若不貶執知其非正經春秋常於其嫌得者見其不得也是故齊桓不子專地而封晉文不予致王而朝楚莊弗予專殺而討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貶矣此楚靈之所以稱子而討也春秋之辭多所況是文約而法明也○注不書至伐○舊疏云欲使昭四年秋楚子以下伐吳執齊慶封殺之使實有兵故言伐今此不書兵者時實不伐非是省文之義耳按左傳云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是亦用兵而言不伐者蓋楚子入陳陳人無動不煩兵力故不書兵也執慶封須先伐吳與此異也

丁亥楚子入陳【注】日者惡莊王討賊之後欲利其國復出楚子者爲下納善不當貶不可因上貶文【疏】包氏愼言云十月書丁亥月之三日○注日者至其國○舊疏云正以春秋之義入例書時傷害多則書月今此書日以詳其惡故如此解左傳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注誠以其爲楚縣陳史記陳杞世家已誅徵舒因縣陳而有之是討賊後欲利其國事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陳夏徵舒之亂是時楚子實先入陳而後討賊者春秋逃入陳於後而逸討賊於前蓋先褒之而後貶之先褒之者以爲陳人力不能討爲大國於晉爲盟主亦長養殺君之賊而晏然不一與師楚子得能討而正之晉故先書討賊以褒之然內實懷縣陳之心而外爲討賊之義故使之書入復書納以貶之人皆知稱人爲貶而不知稱人爲褒討賊稱人者言人人皆欲討之乃天下之公心也穀梁傳云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使以納二子書日惡莊王爲異○注復出至貶文○左傳申叔時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殺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奚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乃復封陳陳杞世家亦云申叔時使於齊還不賀莊王問其故對曰今王以徵舒爲賊弑君故徵兵諸侯以義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則後何以令於天下莊王曰善乃迎陳靈公太子午於晉而立之復君陳如故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是其納書事也遇護云先言使使言入者大其能傳通得

而叛居故不因上臣文且復叛日以入書叛兵也書疏云春秋之義以納篡不辭而言納下復書者正以上有起文故與凡納異何者上有討賊之文下而即言納二子於陳故知其事所指矣惡不嫌問辭夫按何注謂下納書者即謂納陳不取陳事下猶使也見大雅下武傳書親以下納書為書其納公孫甯儀行父非也傳注於下納二子皆無書文也書日以起其利人之國書子以起其悔過正相起也解詁上云日者惡納黨亂臣也復出楚子者正上討文不正則不見也

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注】二傳作甯

此皆大夫也其言納何【注】據納者謂已絕也今甯儀行父上未有出奔絕文故見大夫反言納也【疏】通義云據糾及接菑蹟之等皆納使為君○注據納至納也○定十四年衞世子蒯聵出奔宋哀二年晉趙鞅納衞世子蒯聵于戚是上有出奔絕文故下言納是納為已絕之辭今甯儀行父未見出奔故解之者見任大夫而反言納也傳二十五年納頓子子頓亦無頓子出奔文言納者彼注云頓子出奔不書小國例也正以小國出入不兩書也子糾亦無出奔文言納者彼兼其不能納書也

納公黨與也【注】儀甯殺君甯儀行父如楚訴徵舒徵舒之黨從後絕其位楚為討徵舒而納之本以助公見絕故言納公黨與不書徵舒絕之者以弒君為重主書者美楚能變悔改過以遂前功卒不取其國而存陳不繫國者因上入陳可知【疏】注徵舒至黨與○何氏以意言也上年左傳云二子奔楚至世家同明其如楚訴也杜云二子怪晉亂人也君弒之後能外託楚以求報君之仇內結強援於國故楚莊得平步而討陳除弒君之賊於時陳成公播蕩於晉定亡君之納靈公成喪賊討國復功足以補過故君子善楚復之劉氏解詁義云傳書二人賊黨惡歸時刺乘我朝食于株者非以其所楚討賊得免罪也納者內弗受未有罪辭也主書者刺楚不誅惡人者以二人無罪者楚存陳書陳公孫甯儀行父自楚歸于陳矣按二子為公黨與并經傳所與故書納非辭也然楚子存陳之書自不可見書則論之杜預之說自不可從○注不書至為重○晉疏云若書徵舒絕之宣云陳公孫甯儀行父出奔楚矣○注主書至存陳○書陳云美楚能變悔改過謂之入陳是也以遂前功討徵舒是也○注不繫至可知○書疏云欲使哀二年納衞世子云云陳書是也左疏引賈逵云二子不繫之陳絕於陳也惡其與君儀故絕之書楚有體也解詁云甯儀行父不繫國者因上未有出奔絕文故絕之始陳也亦本賈義徵梁疏引廉信云二子不繫陳者以其書絕明絕之也其說亦通彼疏或當上有入陳之文下云子陳故書文耳則鄭何氏義按穀梁傳云納者內弗受也輔人之不能以而討猶可入人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人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亦不以納為辭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注】據惠公殺里克不書卓子葬【疏】注據惠至子葬○僖十年春晉里克弒其君卓子師云夏晉殺其大夫里克不書卓葬也

君子辭也楚已討

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注】無所復討也不從殺泄冶不書葬者泄冶有罪故從討賊書葬則君子辭與泄冶罪兩見矣不月者獨甯儀行父有訴楚功上已言納故從餘臣子恩薄略之【疏】注無所復討也○通義云怨陳臣子力不能討假手於楚而討之也劉敞曰既討葬而後乃討賊陳雖已討葬猶不追書也閔公是已討賊而葬在討賊之後則葬書此陳靈公是已凡弒君賊不討不葬故葬而父弒賊不復不敢葬不敢葬則亦不敢除其服是故莊苦伐戈志必復而後已此賊不討不書葬之義也所以春秋有其賊未討雖久弗葬而弗非也據傳意似怨陳臣子無所復討留書疏云卓子之賊亦是惠公已討之其臣子雖欲討之亦無所討而不作君子辭者正以惠公之殺里克不作討賊之意是以春秋不書卓子之葬以責其臣子也楚莊本討賊而殺徵舒一賊不可再討故不責之○注不從至罪也○校勘記云鄂本泄作洩下同書疏云何氏作此言以為泄冶無罪而此注云有罪者其何氏兩解乎蓋以諫君之人罪之無文而左氏罪之故言無罪矣而此何氏以為有罪者其更有他罪乎○注從討至見矣○注義書葬繫二義一則賊已討無復再討故書葬以見怨雖一則泄冶有罪不必從殺無罪大夫去葬也故云兩見矣○注不月至略之○正以大國諸侯卒日葬月今不月故解之通義云不月者經略之氏罪重故大書臣子辭解詁云何氏言書有以為泄冶無罪也不書葬則君子辭不書月者箋討賊者非臣子本不得書葬又是殺泄冶書葬云則葬君故不足也按孔劉說皆通繫之注引泰曰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無所討也故君子卽而繫之以申臣子之恩得國以殺大夫則靈公之惡不嫌不明書葬以表討賊不言則靈公無罪也三年而後葬公則國亂居可知矣非日月小有前卿則書時不嫌皆本公羊義何氏謂從餘臣子恩薄故略之亦以責靈公也甯儀行父歸有訴楚功特公黨與耳故書納以起內弗受之義

楚子圍鄭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書乙卯六月無乙卯五月之十四日也杜云邲鄭地大事表云今開封府鄭州東六里有邲城水經注濟水又東逕敖山北又東合滎瀆瀆首受河水有石門謂之滎口而地形殊卑故滎播所導自此始也濟水於此又兼邲目春秋宣公十三年晉楚之戰楚軍於邲即是水也京相璠曰在敖北方輿紀要其地口受水之處今在河陰縣東元和志邲城在鄭州管城縣東六里管城縣明初省入鄭州大事表又云亦為鄭邑今之濟水於此又兼名邲楚殷說文云邑亦御邲晉邑非是之怍

大夫不敵君【注】據繫辭通王道篇春秋曰大夫不敵君此之謂也數適禮記雜記注適體大夫無敵君之敵此是也此其

稱名氏以敵楚子何【注】據城濮之戰子玉得臣貶也【疏】注據城至敗也○僖二十八年夏晉侯以下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傳此大戰也曷為使微者子玉得臣也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大夫不敵君也是也

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注】不與晉而反與楚子為君臣之禮以惡晉【疏】注不與至禮也○舊疏云不與至楚子禮也但作一句讀之注云不與晉而反與楚子為君臣之

禮亦爲一句遂讀之通義云言不以晉人爲直而遂以子爲有禮也林父帥一名氏反爲不與晉者莊王之師進以義而以仁卓然君
子之行林父不廢備力輕取敗績中國退實故特出主者寇見其邦得臣蔑瓦可以臣爲人者下有奔殺事是相與此上下無起文
須就戰見其名氏乃所以斥實林父也董生言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今者臣常辭城濮伯莒已明故於此得變文
以託別義晉作一句逆備者非按繁露竹林篇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爲禮至邲之戰傳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
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爲夷狄楚變而爲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夫莊王之舍鄭有可貴之美晉人不知善而欲擊之所救已解如
挑與之戰此無善之心而輕救民之意也是以賤之而不使得負實者爲禮又傷爲春秋常辭棄狄不得與中國爲禮至邲之
戰夷狄反道中國不得與夷狄爲禮辟楚莊也則繁露亦似作一句讀謂不與晉之得與楚爲禮也所以爲反之也晉疏云內諸夏
以外夷狄春秋之常今赦晉於楚子之上正是其倒而知其惡晉者楚莊備進行修同於諸夏討陳之賊不利其土入鄭皇門不取
其地既卑於有君子之信有得殊之既不合殊卽晉侯之四林父人臣何得序於其上既序人君之上無臣子之禮明矣臣而不臣
故知惡晉也

曷爲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注】据城濮之戰貶得臣者不與楚爲禮【疏】注據城至爲禮○解云子玉得臣楚之驕蹇臣數道其君使中國故貶明當與君俱治也雖不言
不與爲禮不與可知

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注】皇門鄭郭門【疏】注勝戰勝○經
義述閔家大人曰覆稱勝克也謂莊王克鄭入自皇門非謂戰勝也凡克國克邑皆曰勝下文云今君勝鄭而不有隱二年左傳曰
司空無駭入極費序父勝之文十五年傳曰凡勝國曰滅之襄十年傳曰城小而國勝之不武勇勝爲矣哀元年傳曰國勝君亡非
稱而何十三年傳曰圍勝子子太子死乎晉語曰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勝左人中人孟子公孫丑篇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
邑而不勝並與此勝字同義按戰國何氏本其由言之○注之門鄭郭門○大事表云其南門曰皇門異氏曰諸侯國各以其
所向之地爲門名皇門邑畫走王圻之道按莊二十八年左傳楚伐鄭入於桔柣之門杜注鄭逵郊門下文云入自純門縣門不發
當是近郊門則皇門當城內城門矣史記注引賈逵云鄭城門

放乎路衢【注】路衢郭內衢道四達

謂之衢【疏】注路衢至之衢○爾雅釋宮云四達謂之衢左傳至於達路注塗方九軌曰逵郭注爾雅云交道四出定八年
疏引李巡云四道各有所至曰衢孫炎云交通四出蓋衢爲四道文錯之名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大馬之雜必於四面之衢周禮
深氏注說五敢有鄭文衢是也釋名釋道云齊魯閒謂四齣杷爲翟亦取義於四也通肆天閭注九文道曰衢淮南繆稱訓注道大
通謂之衢荀子勸學注衢道兩道也並與爾雅不合通義云放至也

鄭伯肉袒【疏】爾雅釋訓云襢裼肉袒也郭注脫衣
而見體說文內部膻內膻也引詩膻裼暴虎今詩作禮大叔于田禪文禮本又作袒是也說文袒訓衣縫從則袒本假借字詩疏
引李巡云禮楊脫衣見體曰內袒孫炎云袒去衣按孫李不同郭注本李說如說文內袒之袒當作膻李郭說是也袒去裼衣不
見體亦曰袒當作但說文人部但裼也衣部裼但也是也則孫氏所說是也按袒與內袒異禮鄉射禮注袒左免衣也謂袒去左袖
肆背衣內袒則見體矣賈疏云凡事無問吉凶皆袒左唯有受刑袒右則內袒禮亦宜然左傳云鄭伯內袒牽羊以迎史記注引賈

達云肉袒牽羊爲臣僕也

左執茅旌【注】茅旌祀宗廟所用迎道神指護祭者斷曰藉不斷曰旌用茅者取其心理順一自本而暢乎末所以通精誠副至意【疏】
史記始皇本紀鄭伯茅旌幟刀嚴王迎會新序四引作左執旄旌轉寫外傳亦斷此傳文執作把按作
旃非是○注茅旌至祭者○任氏兆蛇紀云茅旌祀宗廟所用迎道神道祭謂祭行也月令孟冬之月其祀行注行在廟門外之
西周禮大祝注犯之者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棘柏爲神主旁招以茅招卽迎之義也古者用茅招神表位亦以爲主士虞禮
祭于苴注苴所以藉祭也孝子始將納尸以事其神爲於其位設苴以定之耳楚藉屛播之位注昭謂屛屛風也爲形如今要
屬皆所以明尊卑爲祭祀之位近漢亦然此指表神之所在非爲神主也者五經異義云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菆此宣以茅旌
爲神主也○注斷曰藉○周禮司巫及祖饗注藉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館所以承藉謂若今儀也禮士虞禮云苴刌茅長五寸
注苴僎藉也又云取黍稷祭于苴注云苴所以藉祭也苴茅者謂刌茅以爲苴而實黍稷之祭於其上有藉義也故謂之藉刌者
斷爲易大過初六藉用白茅无咎是也藉義同說文艸部藉藉也周禮甸師共蕭茅鄉注茅以共祭之苴苴以藉祭鄉師共茅
蕝鄭注蕝士虞禮所謂苴刌茅長五寸束之者是也蓋斷茅以用者爲藉各曰苴或作蕝凡甸師鄉師司巫士虞禮說文所記皆是
也○注不斷曰旌○經義述聞云儀禮官司巫祭祀則共匰館鄭注蕝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引士虞禮苴刌茅長五寸史記
封禪書曰古之封禪江淮之閒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物者或曰藉或曰苴而無辨文何注斷曰藉不斷曰旌茅之藉知
何据也茅爲草名旌則旗章之屬二者不相涉何得稱茅以旌乎今按茅當讀爲旃旃正字茅借字也蓋旌之飾或以羽或以旃
春官司常析羽爲旌注旃首曰旌遂注旃牛尾者干首是也其用旃者則謂之旌矣地官掌節道路用旌節注今使者
所持節是也漢書光武紀注節所以爲信也以竹爲之柄長八尺以施牛尾爲其毦三重桓十六年左傳壽子載其旌以先
二子乘舟傳作旄其節而先往正義引史記衛世家盜其白旄而先而舞之曰或以白旄爲旌節也漢書蘇武傳仗漢節牧羊臥起
操持節旄盡落是節卽旄也周語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節逆之然則鄭伯執旄旌者其自比於行人執節以逆賓與何氏据借字
作解而不求其正字非也旄从毛聲茅从矛聲古毛聲矛聲之字往往相通如詩彼兩髦之髦說文作髳如髳如髦牧誓作
髳是其側也新序雜事篇載此事正作旄余知古諸侯有事同蓋出嚴氏春秋也敘何氏本爲長按史記宋世家武王伐殷微
子內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又左傳云前茅慮無注或曰時楚以茅爲旌幟蓋古有此制今不可考矣茅旌營刀皆祭祀所用示不
能有其宗廟之意若謂執旄以爲藉自比於行人而則用刀又何爲乎惠氏士奇禮說云蕝者以藉祭物則祭之非所以
祭而已志六穀之名謂之徽鄭之表蒙戚也蕝紳之位謂之旌卽左傳之筆屛藩也皆以藩爲之一共之鄉師一共之甸師
而司至共館所謂包匭菁茅故鄉師一作包然則茅之爲物而用也重矣鄭伯左執茅旌蓋以宗廟將不血食歸於楚以爲不如
是不足以勸人孝子之心也鄭衆亦云用屛至振意束茅以爲屛敝是昭以屛爲屛風孝子非是○注茅至○茅鄭風
女自牧歸荑傳荑茅之始生也繫云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其僖美而異者可以供祭祀易大過藉用白茅自以歸

之遺事於上也是也說文艸部茅也　右執鸞刀　鸞刀宗廟割切之刀環有和鋒

有鸞執宗廟器者示以宗廟不血食自歸首　注鸞刀至有鸞○禮記郊特牲云割

刀之用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又祭義云祭之日君牽牲御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於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

以刲取膟膋又祭統云鸞刀以刲是鸞刀宗廟割切之刀矣釋名釋兵云刀到也以斬伐到其所乃擊之也其末曰鋒言若蜂刺

之毒利也其本曰環形似環也鸞刀之鸞當作鑾說文金部人君乘車四馬鑣八鑾鈴象鸞鳥聲和則敬也鸞和並事周之飾鑾刀

亦取象和鸞法其有節故詩小雅信南山云執其鸞刀傳鸞刀刀之有鸞者言割中節也正義鸞即鈴也是也禮記經解注引韓詩

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大戴禮保傅篇同詩蓼蕭傳曰在軾曰和在鑣曰鸞是和鸞皆鈴也其分別鑣鈴未知何者本否○注執宗

至自首○舊疏云言己宗廟將墮誠斷酌在楚耳故言自歸首矣今律之犯罪自首謂自行投首也云血食者禮器云君親制祭注

謂朝事進血膋時所制者又云血毛詔於室薦地迎神使取血及毛告神爲先也　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

邊垂之臣　諸侯自稱曰寡人天子自稱曰朕良善也無善喻有

過言己有過於楚邊垂之臣謙不敢斥莊王　注諸侯至曰朕○禮記曲禮記諸侯

云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注謙也於臣亦然正義寡人者言己是寡德之人也其實與鄰國諸侯言自稱亦曰寡人此傳是也臣子

稱諸異邦曰寡君稱夫人曰寡小君取謙同也朕者爾雅釋詁朕我也白虎通號篇或稱朕何亦王者之謙也朕我也獨斷上朕我

也古者尊貴共之貴賤不嫌則可同號之義也堯曰朕在位七十載皋陶與帝舜言曰朕言惠可底行屈原曰朕皇考此其義也至

秦天子獨以爲稱漢因而不改也按曲禮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又曰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此古天子

之稱其稱朕者秦漢以後稱也其諸侯有稱不穀者有稱孤者左傳禮三年疏老子曰孤寡不穀王侯之謙稱故以下諸侯自稱亦

多稱不穀○注良善至有過○詩邶風日月云德音無良傳良善也廣雅釋詁良善也說文畐部良善也無善即有過也○注言己

至莊王○邊垂說文土部垂遠邊也成十三年左傳我邊陲非敢外作陲莊王文○從土垂聲猶稱執事之爲也故不敢斥

莊王　以干天禍　干犯也謙不敢斥莊王歸之於天　注干犯至於天○國語晉

語云則上下不干注干犯也史記晉世家乃背晉干宋索隱干犯也

左傳云孤不天注不爲天所佑是也　是以使君王沛焉　沛焉者寬有餘之貌猶傳

曰力沛若有餘　注沛焉至有餘○毛本若誤者文十四傳文也漢書禮樂志沛施祐注沛然有餘也後漢書竇

術傳沛然俱起注沛然實廣之貌又沛然自高言綏也又李固傳沛然此惡惟書注沛然有餘之貌何氏此注云沛

有餘僭之意自有引者以沛然增力有餘亦曰沛然故引文十四年傳

喻之也新序沛作滕此沛爲字誤說文沛水出遼東番汗塞外從水市聲此廣雅訓沛爲

辱到敝邑　還自勞辱到於鄭

也諸侯自稱國曰敝邑　注還自至鄭○此○舊注外傳作使至敝大國之邑

○隱四年左傳敝邑以賦與陳蔡從之屬是也　君如矜此喪人　自謂己喪亡　新序作君如矜

此喪人禮記檀弓喪亦不可久也注喪謂亡失位故死謂之喪失位亦謂之喪昭二十五年傳喪人其何稱檀弓亡人無寶卿大夫

之亡人也皆言己喪亡之義也　如　錫之不毛之地　墝埆不生五穀曰不毛謙不

敢求肥饒　史記鄭世家云若君王不忘厲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絕其社稷錫不毛之地○注墝埆至肥饒○公羊問

答曰詩邱中有麻傳云邱中墝埆之處漢書食貨志注磽确也謂瘠薄之田也淮南子云舜耕歷山墝埆之田者爭處墝埆以肥饒相讓管

生而欲土地之毛注毛謂黍苗嘉穀梁傳求盡注邵曰凡地所子謂之毛引此傳曰錫之不毛之地按左傳隱三年澗溪沼沚之

毛注毛草也又昭七年食土之毛注毛草也凡生地者皆曰毛不必苗穀也蜀志諸葛亮傳深入不毛亦謂不生草木者也載師宅不

不毛者有里布先鄭注云以不毛名山者謂不樹桑麻也凡地所生草木者皆曰毛故古今注云毛者輔石爲桑之麻其川也

爲之毛其五穀亦毛之一載師今民石礦云據桑麻宮漢何氏注亦舉其重者言之境者說文作磽石部云磽磬石也書也貫山

傳地之磽者注磽埆磽瘠地也孟子引子告子云則地有肥磽一切經音義引孟子注磽埆薄瘠也又孟子文云物堅硬謂之磽埆准

南原道田者爭處墝埆注墝埆高人下相境棟之境墝埆疊韻字舉則境亦訓墝埆准南修務訓肥境境墝磽也地單

注磽埆也是也注孟子云磽薄也境埆與肥饒對故云不敢求肥饒也　使帥一二耋老而綏焉　六

十稱耋七十稱老綏安也謙不敢多索丁夫願得主帥一二老夫

以自安　唐石經曲禮按今作耋○注六十至老○曲禮曰七十曰老此疏云何氏十所稱耋異也疏蓋見老

大十鄭注曰者不同或今禮記此曰耋書字不作耳疏經故義下云記曰者餘此疏當作今曲禮今也曲錢

氏大昕曰潛研堂答問禮記曲禮云七十曰老傳曰耋老公羊疏云本乃八十曰耋蓋今禮本異文云七十曰耋明則解老氏引古本也許曲禮七九十

十曰劉熙稱八十曰耋許見本七十何氏所見故以毛詩傳六十又從本八十日此本故引毛詩何氏蓋許之異同說文後

人之注以異名王作十本曰耋建注不雅者猶有曲禮主此疏大二字者蓋是古本鄭而

注厭以後劉年所稱七十亦王異郵鄭義不曲禮有主此言多非鄭

陰雅以注後相同服度加注失左傳夫又何云氏七十曰以上言稱漢之人說倉與錢與書不能明

書以八十色如鐵鐵也正鄭也氏按注左傳正義云雅釋毛說文及也爾雅說文耋老也說文不同人

易釋文引左傳正義云又注引及會人云正義年引大左十傳年服處杜注並云七十九年注曰從服

云易又引會人正義云年引左十傳年從服虔

之何休注則從鄭說鄭會人是以與正老也○注六十八傳之以耋木云老

履不至自安○安釋文小雅南有嘉魚傳安樂也又何宴之○老人鄭注

之何故不稱安○文小雅南有嘉魚傳安樂也又鄭本作俅誤鄭傳人

伯自謂也一二以是從勞嘉謝其本作俅誤楚人鄭注

清亦唯命其以勞三

氏謂也不敢多索丁　請唯君王之命

以及敝邑乎罪也故不唯命其是社稷其使伐鄭事紅君爲其所命也孤不佞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

勇也言不敢求安　

以及敝邑乎罪也故不唯命其是社稷其使伐鄭事紅君爲其所命也

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鄭世家鄭襄公肉袒擊羊以迎曰孤不能事邊邑使君王懷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君王遷之江南及以賜諸侯亦惟命是聽若君王不忘厲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絕其社稷錫不毛之地使復得改事君王孤之願也然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惟命是聽皆與此辭略互見

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為言【注】是亦莊王謙不斥鄭伯之辭令善也交易猶往來也言君之不善臣數往來為惡言【疏】注是亦至之辭○正以楚莊緩辭於不令之臣故為謙不斥鄭伯之辭○注令善也○詩小雅湛露云莫不令德箋令善也爾雅釋詁令善也書皋陶謨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史記夏本紀作巧言善色佞人是也○注交易至惡言○校勘記出數往來云宋本同閩監毛本數作屢釋文作屢往又作數音朔按屢數音義同易繫辭下傳交易而退亦謂使此交互變易故有往來之義也讀書雜志云交通作狡狡猾也易輕也言不善臣數為狡猾輕慢之言說文傷輕也一曰狡交傷其鄭本此洪氏說亦可通按

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乎此【注】微喻小也積小語言以致於此【疏】舊疏云若蔡統云請君之玉女注言玉女者笑言之也君子於玉比德焉然則此言玉面者亦笑言之也按史記陳丞相世家如冠玉耳亦謂笑也○注微喻至於此○通義云微略也深入國邑而言略至乎此還辭也經義述聞云[illegible]邶風式微傳云微無也言寡人得見君面使以君之不令臣激怒使然耳而其實貳而伐之服而會之無貳至於滅國遷君若此之甚也微至於此即是救鄭之師故下文遂言揖軍退舍何訓微為小而加積言語三字殆失之狂矣上文已云交易為言矣何又云積小言語耶且鄭伯請不毛之地待命甚殷豈得置之不答而但言伐鄭之由乎韓詩外傳載此文而省去君如矜此寡人四句遂使微至乎此文義不明蓋西漢時人已不識傳意矣按何意以微至乎此仍據不令臣為言自是直謙且彼不過謙不斥鄭伯緩過臣下之辭何為數數言之王義以微為無亦狂不如孔氏說為直捷

莊王親自手旌【注】自以手持旌也緇廣充幅長尋曰旐繼旐如燕尾曰旆加文章曰旂錯革鳥曰旟注旄首曰旌【疏】韓詩外傳作莊王受鄭左右麾楚軍○傳注自以至旌也○通義云手旌手持師節也周禮曰析羽為旌按書牧誓右秉白旄以麾逸周書克殷解武王乃手大白以麾左傳桓十年壽子載其旌以先衞世家作盜其白旄以先然則白旄也大白也旌也一物也手執之為旌節載之武車則為師節司馬法偃伯靈臺注伯師節是也亦曰武節旗武帝韶翎秉武節是也古文伯帛白通康叔封衞分以少帛節武王之小白也○注緇廣至曰旌○皆爾雅釋天文舊疏云其闕少有不同者蓋所見異或何氏闕色之校勘記出緇廣云解云今爾雅釋天緇作縿字按此則何注本作縿廣充幅書訂正又出加文章曰旗云旗書作旂疏同疏引爾雅及孫炎注皆作旂又注畫毛本作注非疏同按釋天郭注云帛全幅長八尺書疏引孫炎注縿黑錯也負何本作錯故合說文㫃部旐龜蛇四游以象營室游游而長引周禮日月為建旂如郭說帛全幅廣二尺四寸為旐其長八尺也畫用黑色錯故爾雅作縿旐畫龜蛇為北方色宜黑又禮記檀弓設旐夏也旐從夏制知黑色矣鄭注周禮引爾雅云縿布廣充幅長尋曰旐於縿下增布字布充幅廣二尺二寸非何義也釋名釋兵云龜蛇曰旐旐兆也龜知氣兆之

吉凶建之於後察度事宜之形兆也釋天又繼旐曰旆何氏增如燕尾三字故郭彼注云帛續旐末為燕尾者也舊疏引孫炎云帛續旐末亦長尋詩云帛旆英英是也說文云繼旐之旗也沛然而垂釋名云白旆殷旌也以帛繼旐末也雜帛為旆以雜色綴其邊為燕尾也將帥所建象物雜也畫以雜色帛首之何不言帛當從同也亦作茷詩疏及釋文旆俱作茷左傳之旃茷是也旆正字為段借也釋天又云有鈴曰旂郭注縣鈴於竿頭畫交龍於旒周禮司常云交龍為旂注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也儀禮疏引白虎通云禮記曰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卽何氏所云加文章也釋天又云錯革鳥曰旟郭云此謂全剝鳥皮毛置之竿頭鄭禮記云載鴻及鳴鳶舊疏引李巡云以革為之置於旒端詩六月傳鳥章錯革鳥為章也李郭所本也詩疏引孫炎云錯置也革急也畫急疾之鳥於縿也按鄭志答張逸云畫急疾之鳥隼則孫氏所本而說文云錯革畫鳥於上所以進士眾旟眾也引周禮曰州里建旟則又置革而縿畫鳥御覽引賈雅舊注云剝鳥革鳥置竿首也與諸家義又不合何氏無說未知所從釋天又云注旄首曰旌郭注載旄於竿頭如今之幢亦有旒詩疏引李巡云旄牛尾牛尾著干首孫炎云析五采羽注旄上也其下亦有旒縿說文云游車戴旌析羽注旄首所以精進士卒按禮記明堂位云綏有虞氏之旌也注云注旄杠首所謂大麾不言析羽蓋有虞氏質但著牛尾於竿首其形為欒然也故謂之綏周則加五采羽於其上與周禮序官夏采注謂有虞氏已以夏翟羽為綏未知然否釋名又云交龍為旂旂倚也畫作兩龍相依倚也鳥隼為旟旟譽也軍吏所建急疾趨事則有稱譽也義並同

左右撝軍退舍七里【疏】楚世家云莊王自手旗左右麾軍引兵去三十里而舍遂許之平左傳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注退一舍以禮鄭淮南子覽冥訓武王於是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撝之注撝揮也公羊問答曰或以為鄭用鄭伯之茅旌以撝可從否曰此俗借之撝說也淮南子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而撝之注撝揮也會次撝也按此軍中之儀制也見司馬法設鄭伯不執茅旌軍中將無以指揮之具乎是不然矣按說文手部麾旌旗所以指麾也从手麾聲段注云凡旌旗皆得曰麾故許以旌旗釋麾段借之字作戲淮陰侯傳項羽本紀皆曰戲下是也又凡旗之所指曰指麾飾之耳目在吾旗鼓是也牧誓曰右秉白旄以麾小雅曰麾之以肱按此之撝卽彼之麾也莊王卽持旌以左右撝軍也說文手部撝字下以手指撝為別一義蓋以手指撝者作撝以旌旗指撝者當作摩也退舍之說亦與左氏家不同賈云司馬法從遯不過三舍三舍九十里是以舍為三十里之定名杜亦云退一舍以禮鄭此云七里謂退次於七里外為平也故新序作麾軍還舍七里也非三十里之舍也史記稱嚴王退舍鄭用此傳不必謂三十里也

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注】南郢楚都不能二千里言數千里者欲深感莊王使納其言【疏】通義云子重楚左軍將公子嬰齊也○注南郢楚都○漢書地理志南郡江陵下云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後九世平王城之後十世秦拔我郢徙東史記楚世家正義括地志云紀南故城在荊州江陵縣北五十里志又云又至平王更城郢在江陵縣東北六里故郢城是也○注不能至其言○正以不二千里而言數千者甚言之辭以動王誠鄭也諸

大夫死者數人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注】艾草為防者曰廝汲水

樂者曰役養馬者曰圉炊亨者曰養【疏】校勘記云廝唐石經閩本同監毛本廝改廝非注同

按紹熙本亦作廝新序雜事篇作斯役死者數百人○注艾草至曰養○史記張耳陳餘傳注韋昭曰析薪爲廝漢書揚雄傳蘇林

興廝注廝破析也又嚴助傳廝與之卒注廝析薪者廝亦或作斯哀二年左傳去斯役易旅斯其所取災王弼注而爲斯賤之役是

也方言官婢女廝謂之娠注女廝者婦人給使亦謂之娠玉篇廝使也賤也斯訓爲析故謂析薪者曰廝此艾草與析薪事相近故

艾草爲防者亦曰廝其實廝爲賤役之通稱淮南覽冥訓廝徒馬圉注廝役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書謂賤役者也廣雅釋詁廝賤也

廣韻廝養也漢書嚴助傳注廝析曰廝微也是也史記蘇秦列傳廝徒十萬索隱廝養馬之賤者則廝與圉同矣正義又以廝爲炊

亨供養維役則又與養同總之爲役役之名故不必有定詁也艾革爲防者詩小雅車攻篇東有甫草傳甫大也田者大艾草以爲

防釋文芟作艾獸槩昭八年傳艾蘭以爲防注防爲田之大限田獵者必大芟殺野草以爲防限止合其中所謂置旃以爲轅門以

甚履貿以爲鑿流旁握是也明行軍亦宜然也役者說文殳部役戍邊也引申之服使燒者皆曰役廣雅釋詁云役使也楚辭大招

云不歡役只注役賤也周禮甸師以薪蒸役外內饔之事注役爲給役也又典祀徽役是司隸而役之注役之作使之又罪隸掌役

百官府注役其小役汲水漿亦賤者事對則異散則通不必爲汲水漿者專名爲廝者惠氏棟云閔元年傳人鄭廝樂郎國人舉

圉人卹養馬者也尉氏閒見記百官從無曰廝從又云廝從盡臣下侍從至尊各供所職盡廝國同部字國正字廝段借也廝爲讀

從服役之稱故廣雅訓廝爲使亦不必專爲養馬者也養者後漢書劉元傳寵下養注引此傳炊亨曰養傳下脫注字也易說卦傳

兌爲羊釋文云虞翻作兼兼解載虞注女使也朱震漢上易傳引鄭本作陽注此陽謂爲養無家女行實炊爨今時有之賤燕妾也

與炊事之義合陽鄭養之借漢書兒寬傳嘗爲弟子都養師古曰養主給烹炊者也史記注引韋昭云炊烹曰養見陳餘傳下蓋炊

食所以養人故炊烹者名養虞氏易作恙經義述聞謂養當爲恙借恙爲養也廝養之養通作恙猶爾雅恙憂之恙通作養也其實

亦役使通稱故廣雅亦訓爲使史記秦始皇紀關門之養索隱養卹卒也是卒亦稱養四者通爲役使之稱對言之則各別耳書

晉臣妾通史記晉世家集解引鄭注臣妾廝役之屬也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外有餘子二十五人蓋卹廝役

厩養也戰國策韓策卒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廣雅釋詁廝養厩養役使也孫子作戰篇注養二人主炊養子備城門篇守

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守城法或有婦人蓋亦給使次烹役與通義云謹按同屬法兵車一乘炊家子十人廏

養五人樵汲五人樵謂之廝汲謂之役漢書陳餘傳有廝養卒蘇林曰廝取薪者也古廝與斯通詩斧以斯之蓋所由取名也厄圖

也傳言鄭厩業是也漢書兒寬傳師古注養而廝君譜易兒爲養以爲無家女行賞炊爨是炊烹者通名養矣毛本字作烹俗字

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注】無乃猶得無【疏】新序雜事篇今

魏而不有無乃失民力乎鄒世家云楚莊臣曰自鄒至此士大夫亦久勞矣今得國舍之何如楚世家云楚莊王曰王弗許左傳亦

曰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莊王曰古者杅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四方【注】杅

飲水器穿敗也皮裘也蠹壞也古者杅穿皮蠹乃出四方古者出四

方朝聘征伐皆當多少圖有所費費然後乃行爾喩已出征伐士

卒死傷固其宜也不當以是故赦有鄭恥不能早服也【疏】注杅飲水器○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杅音于書疏云其音于若今馬盂矣舊說云杅是杅字若今食器矣按今音作于則讀說非校勘記云按說文

有孟飯器也杅釋也所以盛也然則古經皆段杅爲孟公羊閒答云間注杅飲水器說文孟飯器二字不同何也曰杅卽孟之段借

字也既夕禮兩敦兩杅注杅盛湯漿尸子君如杅民如水杅方則水方杅員則水員按後漢書引方言盤謂之杅又呂強傳注孟方梔

屬也亦作孟禮記玉藻出杅注杅浴器也既夕禮注今文杅爲梓蓋爲盛水之具也故玉藻疏云杅浴之盆是也新序作丞荀子

君道云槃圓而水圓杅方而水方按此與既夕皆飲器與玉藻之浴器別名同物異也○注穿敗也○說文穴部穿通也从牙在穴

中通故敗引伸義也○注皮裘也○說文皮部剝取獸革者謂之皮按經傳稱皮多指有毛者言周禮大宗伯孤執皮帛小行人璋

以皮注並云皮虎豹皮禮也禮庭實皮則攝之注皮虎豹之皮又云麋皮設注儷皮鹿皮也聘孟子梁惠王篇事之以皮幣注皮狐

貉之裘儀禮士昏禮儷皮皮鹿皮是皆據有毛者別之若無毛者謂之革故此言皮裘也○注蠹壞也○國策秦策云則是一舉

而韓蠹又云有漢中蠹高注並云蠹害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蠹木中蟲也穿食器物者也左傳襄二十七年云財用之蠹

注蠹害物之蟲蓋蠹本所以壞物因謂蠹爲壞通義三十一年積而杅蠹以蓋敝邑之罪是也○注古者至有鄭○通義云杅穿而

器有餘也皮鞍而蠹器有餘也此與漢書云粟陳腐不可食錢貫朽不可校其喻相類言師出則費財故國必餘富然後敢從四方

之事以明今伐鄭致有積費固其所也○注恥不能早服也○毛本能誤得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

利【注】篤厚也不惜杅皮之費而貴朝聘征伐者厚於禮義薄於財

利【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于作於是也新序雜事篇云以是見君子重禮而賤利也韓詩外傳是以君子之

禮而賤財也新序云故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注篤厚也○詩大雅皇矣云則篤其慶箋篤厚也又唐風椒聊云碩大且篤傳篤

厚也爾雅釋詁篤厚也說文二部竺厚也也又馬部篤馬行頓遲也竺正字篤借字也要其人而不要其土【注】

本所以伐鄭者欲要其人服罪過耳不要取其土地猶古朝聘欲

厚禮義不顧杅皮【疏】注本所至土地○校勘記出耳字云閩監毛本同是也鄂本耳作爾按此卽左傳云怒其

貳而哀其卑服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是也告從【注】從服從【疏】注從服從

○昭十一年左傳不昭不從注言順曰從禮記樂記事神而從天注從順也順鄭服從之義故襄十年左傳云從之將過往從猶服

順是也說文从相聽也从二人禮記坊記注云從人者也注從謂也其教令歸德服從也左傳王曰其書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

楚世家亦有其辭鄭世家云莊王曰所爲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尙何求乎不赦不詳【注】善用心曰詳【疏】

注善用心曰詳○公羊閒答云詳者祥也古字通用易視履考詳處注詳善也易大壯不詳也釋文王肅本作祥荀子修身篇則可

謂不詳少者矣注詳當作祥按周書皇門解以者求因作咸不詳又樂南能山觀六者生多耳目者不詳孔注義注並云詳善也易

祥辭下傳處注吉事爲祥祥之本義爲善祥凡从羊之字多取義槃吉與善故祥爲善用心也或祥卽詳之借新序雜事篇作害從

而不赦不祥也韓詩外傳作人告以從而不舍不祥也是也繁露王道不爲莊王曰古者杅不穿皮不蠹則不出者子爲禮也於

利要其人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祥強不凌弱下云此春秋之教文以質也教文以質見天下諸侯所以失其國者亦有稱意謂春

秋美楚莊爲其以質待諸侯故大之以教文也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　何

日之有猶無有日　新序雜事篇云吾以不祥立乎天下菑之及吾身何日之有矣韓詩外傳亦作吾以不祥

立乎天下災及吾身何取之有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　荀林父也　既猶已也徵諸語意

閒篇既而曰之既也已爲語終詞書洛誥云公言予往已是也結上楚子服鄭事也左傳楚世家敘晉救鄭俱在潘尪入盟子良出

賓後故左傳云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是也鄭世家云晉聞楚之伐鄭發兵救鄭其來持兩端故遲比至河楚兵已去晉將

率或欲渡或欲還卒渡河故此以既字括之也通義云本楚伐鄭而晉救之故經以楚爲客晉爲主也教鄭不書者摹重與戰不言

伐同例○注荀林父○左傳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鄭世家云莊王聞遯暴晉鄭反助楚大破晉軍於河上者林父率君命故也

曰請戰　荀林父請戰　注荀林父請戰○按左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勸民爲用之唯先穀欲戰

此云林父請戰者林父主帥故也左傳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傳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

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事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故注順其文謂荀林父請戰也莊王許諾

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　國大衆彊　新序雜事篇云晉彊國也道近力新楚師疲勞

君請勿許韓詩外傳亦云晉彊國也道近力敝楚師疲罷君其勿許王師淹病矣　淹久也諸大夫

廝役死者是　注久也○爾雅釋詁云淹久也左傳云二三子無淹久注淹留也留故久晉語云援麋淹離騷經日

月忽其不淹兮章注王注並云淹久也亦作奄詩周頌臣工奄觀銍艾蓋云奄久是也左傳令尹孫叔敖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

無事矣是淹久事也○注諸大至者是○正以上子重云諸大夫死者數人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是其病也君請勿許

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彊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

以是故必使寡人無以立功名於天下　新序雜事篇云莊王曰不可彊者吾避之

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韓詩外傳同通義云言避晉將爲天下楚按左傳所記與此小異左傳聞晉師既濟王欲還

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伍參言於王曰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是也令之還師而逆晉寇

言還者時莊王勝鄭去矣會晉師至復還戰也言寇者傳序經意

謂晉如寇虜　注言還至戰也○左傳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於嘗以侍之○注言寇至寇虜○通義云晉稱寇

者敵國辭按春秋惡晉傳故寇晉也莊王鼓之　周禮鎛師掌鼙鼓縵樂注鼓讀如莊王鼓之之鼓今彼注贊一之字

新序雜事篇云莊王援桴而鼓之韓詩外傳同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

時晉衆舟度邲水戰兵敗反走欲急去先入舟者斷後扳舟者

指指隋舟中身隋邲水中而死可掬者言其多也以兩手曰掬禮

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　新序雜事篇云晉師大敗晉人來渡河而南及

敗楚走欲渡而北卒爭舟而以刃擊引舟中之指可掬也韓詩外傳云晉師大敗士卒奔者爭舟而指可掬也左傳遂疾進師車馳

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注時晉至而死○此何氏推度當時情

數言之不必有成文也校勘記云鄂本度作渡按下注云使得遇渡邲水去也作渡字此誤○注可掬至曰掬○杜云兩手曰掬

名釋姿容云掬局也使相局近也詩唐風椒聊云蕃衍盈掬傳兩手曰掬又小雅采綠云不盈一掬傳同小爾雅廣量兩手謂之掬

舊注一升也考工記疏引小爾雅云二升爲掬二掬爲豆豆四升則掬亦量名古律度量衡多取法人長蓋一手爲溢小爾雅云一

手之盛謂之溢也禮喪服傳注二十四兩曰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蓋一手一升稍強兩手則二升也胡氏承珙小爾雅義

證云古量甚小漢二斗七升當今五升四合以古之五當今之一則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不過當今二合稍贏一手之盛

足有此數則一匊不過四合也說文勹部在手曰匊禮記曲禮受殊玉者以掬注掬手中蓋以手掬之則作匊若訓爲兩手之掬則

當作臼說文臼叉手也从ヨ手指相向兩手之象形也○注禮天至特舟○爾雅釋水文也說文引此四句作禮蓋古禮經文臧

氏庸拜經日記云何邵公引爾雅釋文而稱禮者魏張揖上廣雅表言爾雅泰叔孫通撰置禮記此蓋漢初之事大戴禮記中當有

爾雅數篇爲叔孫通所取入故白虎通引釋親文稱爲禮親屬記風俗通引釋樂文爲禮樂記則禮記中有爾雅信矣詩大雅大明

云造舟爲梁傳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箋云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疏引王基云自殷以前質略未有造

維方特之差周公制禮因文王敬太姒重初昏行造舟遂卽制之以爲天子禮者尊卑之差以爲後世法是也造舟者郭注爾雅云

比船爲橋詩疏引李巡云比其舟而渡曰造舟孫炎曰造舟比舟爲梁也舊疏引爾雅舊說云以舟爲橋詰其上而行過故曰造舟

也與孫李郭皆異因造有至訓附會爲此說耳郝氏懿行義疏云蓋比併其船加板於上孔穎達謂卽今浮橋是也方言舫舟謂之

浮梁閉居賦云浮梁踰以徑度皆其義也至其並船之數舞文引郭圖云天子並七船按禮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若以諸侯四大夫

二士一推之則天子當並六船也按郝氏用孔疏謂卽浮橋是也造舟始於文王文王親迎太姒造舟爲梁造猶作也蓋文王創作

之制後世定爲天子法故名造舟其七船六船或定禮後彌加彌文未必文王造舟卽有此制也維舟者郭云維連四船特疏引李

巡曰中央左右相維持曰維舟舊疏引孫炎云維連四船音義曰維持使不動搖也蓋連繫四船不致散離孔穎達謂維舟以下則

水上浮而行之但船有多少爲等差耳方舟者郭云併兩船舫疏引李巡云併兩船曰方舟說文方併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或从

水作防方言云方舟謂之艭郭注揚州人呼渡津舫爲杭荊州人呼杭音橫按方艭舫杭航音義同也方之初義爲併船之名引申

之凡方皆訓併如事不得方軌謂不得併軌也禮鄉射記不方足謂不併足也其詩周南南有喬木云不可方思邶風谷風方之舟

之傳並用釋言文訓方爲附者爾雅又云庶人乘桴注併木以渡蓋編木以渡與併船相類故俱可名方方舟爲大夫制詩所詠不

必大夫故也則對文異散亦通矣特舟者郭云單船舊疏引李巡云一舟曰特是也此及毛詩傳說俱不引庶人乘泭者所見本異或所引不具也說苑復恩云天子濟於水造舟爲梁諸侯維舟爲梁大夫方舟並不引士特舟是其例也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注敵大夫戰言兩君者林父本以君命來疏與鄭世家莊王楚舉晉鄭反助楚破晉軍於河上稱晉君義同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注佚猶過使得過渡邲水去也晉見莊王行義於陳功立威行嫉妒欲敗之救鄭雖解猶暴之不止爲其欲壞楚善行以求上人故奪不使與楚成禮而序林父於上罪起其事言及者以臣及君不嫌晉直明晉汲汲欲敗楚爾陸戰當舉地而舉水者大莊王閔傷水而佚晉寇疏通義云緩晉師令得逸去也以上並申明與楚子爲禮之事○注佚猶至去也○爾雅釋言逸過也廣雅釋詁逸過也國語周語是有逸罰注逸過也逸佚通亦作鉄文選蕪城賦佚周令注佚與鉄通廣雅釋詁鉄過也是也新序雜事篇莊王曰嘻吾兩君之不相能也百姓何罪乃逃師以鉄晉寇亦作鉄○注晉見至其事○校勘記出以求二人云鄂本作上人此誤按紹熙本亦作上舊疏云鄭上十一年討夏徵舒是其行義也討陳既得鄭人送服是其功立威行也救鄭雖解者晉師未至之時楚師已解去非謂晉人與之令鄭也猶與之不止者謂欲一逐而與之非謂已擊也繁露竹林云夫莊王之舍鄭有可貴之美晉人不知善而欲擊之所救已解如挑與之戰此無善善之心而輕救民之意也義與何氏合也○注言及至楚爾○校勘記出大臣及君云鄂本大作以此誤大字與改當本作以按紹熙本亦作以繁露玉杯云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爲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是春秋之例在下者惡故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傳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使衛主之衛求有罪罰故書齊於下以要齊傳十八年宋公以下伐齊下云宋師及齊師戰於甗伐者爲主齊宜爲主而與宋爲主者彼傳云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故遇齊於下此亦楚在下釋楚不直故解之爲其以臣敵君其罪已著不待楚曲明晉之汲汲也臆元年傳及猶汲汲也○注陸戰至晉寇○水經注河水篇河水又東逕卷縣北晉楚戰晉軍爭濟舟中之指可掬楚莊祀河告成而還邲是處也此與傳二十二年戰於泓同義彼注云舉水者大其不以水厄人是也隓說文肉部云裂肉也又土部隓云敗城𨸏曰隓篆文作墮段注云今俗作隳隋水訓落水也宜隓之借字白虎通號篇云楚勝鄭而不告徒而攻之又令遂師而佚晉寇國宋宋因而與之平引師而去知楚莊之霸也韓詩外傳載此事末引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曾與公羊大莊王之義合穀梁家徐邈云先林父者內晉而外楚也非[illegible]人晉晉之義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注日者屬上有王言今反滅人故深責之疏包氏愼言云十二月書戊寅月之十日杜云蕭宋附庸國大事表云杜注沛國蕭縣今江南徐州有蕭縣北十里有蕭城莊十二年蕭叔大心殺南宮牛立桓公有功封爲附庸宣十二年楚滅之後仍入爲宋邑水經注獲水篇又東逕蕭縣南蕭縣南對山世謂之蕭城南山城東西及南三面側臨獲水故沛郡治城南晉有石橋高二丈縣本蕭叔國宋附庸楚滅之地理志沛郡蕭云故蕭叔國宋別封附庸也○注日者至責之○舊疏云春秋之義滅例書月即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之屬是今乃書日故解之也言屬上有王言謂通上文云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者王霸之言也王者之道宜存人矜恤今反滅人爲過深矣是故書日變於常例故曰深責之耳通義云莊王行逸於中國乃純以中國禮責之故楚滅國錄日始於此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淸丘疏杜云淸丘衛地今在濮陽縣東南大事表云今大名府開州東南七十里有淸丘高五丈水經注瓠子河篇瓠瀆又東南逕淸丘北春秋宣公十二年晉人宋衛曹同盟于淸丘京相璠曰在今東郡濮陽縣東南三十里一統志淸丘山在曹州府菏澤縣西南三十五里淸丘在大名府開州東南七十里方輿紀要云丘高五尺唐置淸丘縣通義云考之左傳是晉先穀宋華元衛孔達也大夫而專司盟於是始故壹貶稱人疾之

宋師伐陳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宋師伐陳者按諸家經皆有此文唯賈氏經注者闕此一經疑脫耳盧文弨曰賈氏所闕當幷衛人救陳亦闕否則救陳之文何所承乎

衛人救陳

公羊義疏四十七

句容陳立卓人著

宣十三年盡十五年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衛左氏穀梁作伐莒二者必有一誤

夏楚子伐宋

秋螽■先是新饑而使歸父令齊人伐莒賦斂不足國家遂虛下求不已之應■注先是至之應〇即上十年冬書饑是也歸父會齊人伐莒見上十二年五行志中之下宣公十三年秋螽公孫歸父會齊伐莒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穀梁作先穀唐石經穀梁亦作穀釋文云穀戶木反一本作穀知唐初穀本有作穀者矣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日者公子喜時父也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加錄之所以養孝子之志許人子者必使父也■包氏慎言云五月書壬申月之十三日〇注日者至父也〇舊疏云正以曹爲小國卒月葬時即昭十八年三月曹伯須卒秋葬曹平公之屬是今而書日故以加錄解之也喜時事見昭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傳所以養孝子之志者舊疏云正以喜時之讓而春秋尊榮其父故曰養孝子之志也猶襄二十九年傳云以季子爲臣則宜有君者也是也許人子者必使父者襄二十九年傳云許人子者必使子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榮與君父共所以臻父子之義厚君臣之義必使子者必使人子尊榮其父也校勘記云元本同閩監毛本父上有人字按疏中引注亦作必使人父也此脫謂書時爲子必使其父亦尊榮是以加錄之也

晉侯伐鄭

秋九月楚子圍宋■月者惡久圍宋使易子而食之■注月者至食之〇正以圍例時此月故解之易子而食諸事見下十五年傳

葬曹文公■通義以上月爲此葬出也日卒則月葬月卒則時葬例之正也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見圍不得與會故以宋者會內爲救宋行雖不能解猶爲見人之厄則矜之故養遂其善意不繫宋實解宋同文者平事見剌皆可知■注宋見至善意〇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

■注當不出主名者主國主名與可知故會文明當會自曾其榮暴也是春秋之例凡盟會地與國可者會主國與盟也今宋見國不得與會可知而以以宋故解之知宋不與會者以下五月鈴會宋人及會人平故也知此會書正以會內得與宋行會有見人之厄則秋之意年秋異其家故會子宋不已與會所以以書成其書也書策書元年傳春故說人之與宋人之惡此所是也〇注不難至可〇書書云書云見刺者儒書人見刺也者儒之摻平事見刺者卯宋人及書人平傳云此書大夫也其諸人何廷爲蕩貶平者在下也注書在下者二二子在書刺不先以使宜反輯歸至于爲而生事事平故致辭人是其平事見刺也書以春會楚子至之宋鮑平明會宋能解宋國故與與實解宋同文也書疏引謂繼繼之前氏曾云之疑非字疑此盟方以子宋書內何有刺通義云地以宋者與傳二十七年同說從引注云宋方見國無繼于與盟故會以宋地非何幾何注傳云地以宋者從公解宋國此盟也宋得與盟則宋解可知是二者文同義異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外平不書此何以書■據上楚鄭平不書■注據上至不書〇鄭上十二年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放乎路衢鄭伯肉袒云云莊王親自手旌左右撝軍退舍七里是其平事也

大其平乎己也■己二大夫■注己二大夫〇舊疏華元子反事爲平故曰己也後漢書王莽傳書華元子反楚宋之賢臣不稟君命擅平二國春秋之義以鄰美據本此大義也

何大乎其平乎己■據大夫無遂事■注大夫無遂事〇莊十九年傳語大夫不得遂今云大其平乎己二書義反故擅以體

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

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舊疏云考諸舊本或云軍有七日之糧爾七日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卽云更留七日盡此當糧而不得勝將去宋而歸爾今定本無下七日二字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定本是也

於是使司馬子反■錢云子反楚軍將公子側也

右

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堙距堙上城具■校勘記出闚宋城云唐石經鄂本閩監本同毛本闚改窺非韓詩外傳載此文堙皆作闉〇注堙距堙上城具〇校勘記出土城具云閩監本同誤也鄂本土作上書據正校紹熙本亦作上公羊問答云閩監本堙上城具有樓櫓曰左傳襄六年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于堞孫武子攻城爲攻城之法情頽具羿脅三月而後成距堙注謂雖土稍高而前以傅其城也按左傳襄六年注堙土山也畫於城外積土而高乘以登城者爲土爲之故从土作堙也說文作垔禦攻塞引書鄒陽洪水今本作堙與此義爲虛實之分也左傳云登城者事史記注引服虔云兵事城崔兼軍兵法所謂要塞也亦堙之塞堙盡用土塞之圍

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疲極曰憊說文心部憊也憊書喘傳又何憊也注力極也易象傳有疾憊也文引注困也又憊也文引服注傳困劣也困極也困極事見下

曰何如■何憊意也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析骨炊人骨也■左傳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

食析骸以爨語與此同唯以華元入楚師爲異然不著公羊之辭情勢亦不合杜云爨炊也用此傳也說文火部炊爨也方言爨齊
謂之炊韓詩外傳作爨下同○注析破○一切經音義引聲類析劈也廣雅釋詁析分也淮南俶真訓析才士之歷注析解也說文
木部析破木也故詁析爲破也○注骸人骨也○左傳釋文云骸本又作骨廣雅釋器骸骨也說文骨部骸脛骨也說苑復恩云部
鄭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是骸即骨也故史記宋世家楚世家呂氏春秋行論篇並引作骨　司馬子反曰嘻甚
矣憊雖然〔注〕雖如所言〔疏〕注雖如所言○禮記大傳注云然如是也言雖如是所旨也　吾聞之
也圍者〔注〕古者見圍者〔疏〕韓詩外傳作閒圍者之國吾　柑馬而秣之〔注〕秣者以
粟置馬口中柑者以木銜其口不欲令食粟示有畜積〔疏〕校勘記云唐石
經秣作末柑當作拑按紹熙本亦作秣从末韓詩外傳柑作拑注秣者至口中○公羊問答云說文秣食馬穀也今借作秣按成○
十六年左傳秣馬利兵注秣穀馬也禮部韻略釋云引字林云秣食馬穀詩小雅鴛鴦云摧之秣之傳秣粟也又周南漢廣云言秣
其馬傳秣養也周禮太宰七日芻秣之式注芻秣養牛馬禾穀也漢書魏相傳云秣馬酤酒貯積注秣以粟米飼馬也○注柑者至
畜積○說文云柑以木銜馬口公羊問答云後漢書崔寔傳方將柑勒鞭轡以救之注引何氏此注柑與鉗通後漢書袁紹傳百辟
鉗口注以木銜其口也按此經注柑字皆當作拑說文竹部箝籋也从竹拑聲又金部鉗以鐵有所劫束也从金甘聲又手部拑脅
持也从手甘聲後漢書單超傳上下鉗口注柑鉗古字通漢書袁盎傳注箝當也又五行志注柑當也又江充傳注鉗鑷也以木
橫馬口如銜故曰柑或作箝鬼谷子有飛箝篇注云箝持緘束令不得脫盡柑箝鉗皆可懷不得作柑柑乃果名也吳氏經說
云柑从木釋文唐石經並同而說文無柑木部者某从木从甘訓厭粟與柑馬粟無沙食實柑當止作甘甘即銜也甘銜古今字以金
置馬口中曰銜行馬則銜之止馬則銜之故銜从金行聲甘說文作目从口含一象口中有物之形正銜在馬口中象也古文一字義
數義者甚多則甘卽柑之本字明矣說文柑脅持也鉗以鐵有所劫束也此謂持以手束以木若口之含物然故从手从金銜馬口
所銜不能銜物古卽有以木爲之者不當从木柑俗字也馬口有柑則不能食置粟馬前示藏以粟有餘也注謂以粟置馬口中非
是按注當秣本飤馬之名故云以粟置馬口中也固有柑銜其口故須人置之也此本權以示藏有畜積爾　使肥者應
客〔注〕示飽足也　是何子之情也〔注〕猶曰何大露情〔疏〕論語子路篇則民莫敢不
用情集解引孔子注曰情實也禮記大學無情者不得盡其辭鄭注情猶實也淮南繆稱訓不褻其情高注情誠也太素情卽誠實
之謂也韓詩外傳是作今今與是皆指事之辭　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注〕
矜閔〔疏〕注矜閔○詩小雅鴻雁爰及矜人傳矜憐也韋昭經音義引字就云矜憐也書呂刑云矜哀一日憐文引馬注矜哀
方言矜哀也齊魯之閒曰矜也晉之閒曰哀哀憐皆有閔義　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注〕幸僥幸
〔疏〕韓詩外傳二厄字皆作困同○注幸僥幸○國語晉語云武不行而勝幸也又荀子王制云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注並云僥幸
也按後漢書劉永傳觀燕以其衆幸富貴注幸希也小人見人之厄則希幸之也希所不當希曰幸小爾雅廣言幸分也得謂之幸

論衡幸偶篇孔子曰君子有不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是也蓋猶言幸災幾倖也　吾見子之君子也
是以告情于子也〔注〕左傳寡君使元以病告是卽以情告子之事也　司馬子反曰諾〔注〕諾
者受語辭〔疏〕注諾者受語辭○廣雅釋詁云諾應也說文同詩魯頌閟宮云莫敢不諾箋諾應聲也荀子王制云刑賞
已諾注諾許也許卽受語辭也文選徵曹子建樂府白馬篇一朝許人諾注相然許之辭也　勉之矣〔注〕勉猶努
力使努力堅守之〔疏〕注勉猶至守之○呂覽達鬱篇臣乃今將務君勉之注勉勵也小爾雅廣詁勉力也勉
勉勵勉力皆有努力之義故注言孝至篤所以行之者一曰勉注云勉勵也左傳昭二十年爾其勉之注云勉猶努力也方言猶勉努也
注勉努者如今人言努力也是也故古詩十九首內有努力加餐飯李陵與蘇武詩有努力崇明德皆勉語也　吾軍亦有
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注〕反報
于莊王〔疏〕注反報于莊王○國語晉語反使者注反報也史記禮書反其所自始正義反猶報也反卽報報故云反報也
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
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注〕雖已憊〔疏〕注雖已憊○范望注太玄務測曰然猶是也言雖是
憊也　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注〕意未足也〔疏〕經傳釋詞云而猶乃也言然後乃歸也莊十三
年穀梁傳國而曰歸此邑也其言何言國乃曰歸也論語泰伯篇而今而後言乃今乃後也注言歸未足者但會宋憊不足也
志在必取爾　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
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疏〕毛本子誤則　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
宋〔注〕區區小貌〔疏〕注區區小貌○廣雅釋詁區小也又釋訓云區區小也文選朱浮與彭寵書奈何以區區漁陽
而結怨天子李注區區言小也襄十七年左傳宋國區區釋文區區小貌漢書楚元王傳豈謂區區之禮猶注區區謂小也又楊王
孫傳何必區區獨守所聞注區區小意也區有小義故區爲狀辭　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
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注〕先以諾受後子反語〔疏〕注先以至反語○孟子梁
王王解公曰諾注諾止不出此亦惠止不取之義恐子反仍謙故也　舍而止〔注〕更命築舍而止示無
去許〔疏〕注更舍至去許○左傳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舍從之宋人懼注築室於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左傳
於華元見子反前[illegible]異能文人衛市屬曰會漢書高帝紀[illegible]止休會注會猶息會也大元去會彼[illegible]國注會屬也周禮司[illegible]
會注止也舍宣爾止故亦能舍築止韓詩外傳作舍舍而止云先勉受子反語言辭舍宋止而築攻以此築舍王[illegible]
雖然〔注〕雖宋已知我糧盡〔疏〕[illegible]
不　吾猶取此然後歸爾〔注〕欲使宋得持勝名〔疏〕此注[illegible]亦何氏以[illegible]之○
[illegible]云七日乃不[illegible]王本[illegible]何以使宋[illegible]故云七日不解[illegible]必內之

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疏】白虎通諫諍篇親屬諫不得放者骨肉無相去離之義也春秋傳曰司馬子反曰君請處乎此臣請歸子反者楚公子也時不得放明人臣三諫不從宜去子反楚公子故不從仍歸國也

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己也【注】大其有仁恩【疏】左傳華元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似是華元要劫爲盟眞此辭略互見盡盟在先反報莊王在後也繁露竹林篇司馬子反爲其君使廢君命與敵情從其所請與宋平是內專政而外擅名也專政則輕君擅名則不臣而春秋大之奚由曰爲其有慘怛之恩不忍饑一國之民使之相食推恩者遠之而大爲仁者自然而美今子反出己之心矜宋之民無計其閒故大之也是即何氏大其有仁恩之義也繁露又云難者曰春秋之法卿不憂諸侯政不在大夫子反爲楚臣而恤宋民是憂諸侯也不復其君而與敵平是政在大夫也湨梁之盟信在大夫而春秋刺之爲其奪君尊也平在大夫亦奪君尊而春秋大之此所閑也且春秋之義臣有惡擅名美故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此爲人臣之法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今子反去君近而不復莊王可見而不告皆以其解二國之難爲不得已也奈其奪君名美何此所惑也曰春秋之道固有常有變變用於變常用於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今諸子所稱皆天下之常雷同之義也子反之行一曲之變獨修之意也夫目驚而體失其容心驚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於驚之情者取其一美不盡其失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此之謂也今子反往視宋聞人相食大驚而哀之不意之至於此也是以心駭目動而違常禮禮者庶於仁文質而成體者也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著其禮方救其質奚恤其文故曰當仁不讓此之謂也春秋之辭有所謂賤者有賤乎賤者則亦有貴乎貴者矣今讓者春秋之所貴雖然見人相食驚人相爨救之忘其讓君子之遺有貴於讓者也故說春秋者無以平定之常義疑變故之大義則幾可論矣反覆大子反之義極爲平允韓詩外傳云君子善其平己也華元以誠告子反得以解圍全二國之命詩云使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善其以誠相告也是亦公羊義也

此皆大夫也【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閩監本同毛本皆譏其按紹熙本亦作皆

其稱人何貶曷爲貶【注】據大其平

平者在下也【注】言在下者譏二子在君側不先以便宜反報歸美于君而生事專平故貶稱人等不勿貶不言遂者在君側無遂道也以主坐在君側遂爲罪也知經不以文實貶也凡爲文實貶者皆以取專事爲罪月者專平不易【疏】注言在至稱人○後漢書馮衍傳顯志賦云攢子反於彭城兮注攢呂忱字林音仕春反勉也東觀記作纖字此雖作攢蓋亦續刺之意猶二子專平之美不歸於君故也繁露陽尊陰卑篇云是故春秋君不名惡臣不名善善皆歸於君惡皆歸於臣臣之義比於地故爲人臣者視地之事天也又五行對云風雨者地之所爲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命若從天命者勳勞在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注等不至道也○校勘記出等不勿貶云疏標起訖亦作等不勿貶言與不勿貶相等謂貶也此本勿作物誤今訂正按紹熙本亦作勿莊十九年遂及齊侯宋公盟傳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彼公子結不在君側故得言遂此與彼殊故譏貶大夫專平不書遂也舊疏云若言遂者言楚國宋宋華元楚子反遂平于宋矣然子反亦不得書字貶言遂者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之屬是也○注以主至罪也○正以遂者事之辭此主書者雖大其平仍坐其在君側行遂事也○注知經至爲罪○通義云平側舉國獨此稱人故知見貶義不發文實傳者在君側無事道實亦不與也雖大其平猶不與所以辭事君之義杜要上之漸舊疏云爲文實貶者皆以時無王霸諸侯事事雖違古與于時爲宜是以春秋文雖貶惡其實與之卽僖元年齊師云云救邢貶齊侯稱師刺其專事不言狄人誠邢而爲之諱見非實與是也按此事坐在君側專事爲罪非謂無明王方伯事事罪之故直貶稱人以起其事無爲實與文不與故經無與文也○注日者專平不易○定十一年冬及鄭平注不書月者易故也是不書月爲易則書月爲不易矣猶定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注月者頗谷之會齊侯欲執定公故不易是也通義云凡平而後有反復者月僖者時何氏無此義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疏】包氏愼言云六月書癸卯月之二十一日杜云潞赤狄之別種潞氏國故稱氏子爵也大事表今潞安府潞城縣東北四十里有古潞城爲赤狄潞氏國按潞氏封城極廣都在潞安而其邊邑則在今直隸廣平府曲梁縣直接山東之界延袤二省傳云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遂滅潞蓋師出其東而轉攻之以絕其奔逸也一統志潞縣故城在潞安府潞城縣東北

潞何以稱子【注】據其滅稱氏【疏】通義云據赤狄君未嘗見按此爲氏與爵對舉故注云據其滅稱氏也孔改所據無謂

潞子之爲善也躬足以亡爾【注】躬身【疏】經義述聞云爲按躬行善事無取滅亡之理此非傳意也古字躬與窮通躬當讀爲窮潞子之爲善也躬言潞子之爲善也其道窮也蓋潞子去俗歸義而無黨援遂至于窮困下文曰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其窮於爲善之事也何注失之孔氏通義又以躬字屬下讀而云足以亡其躬按經云以潞子嬰兒歸未嘗殺之也不得云亡其躬古人字多叚借必執本字以求之則迂曲而難通矣按王氏說甚允○注躬身○說文身部軀身也論語子路吾黨有直躬者孔注直躬直身而行繁露仁義法篇潞子於諸侯無所能正春秋予之有義其身正也蓋亦以躬作身解

雖然君子不可不記也離于夷狄【注】疾夷狄之俗而去離之故稱子【疏】注疾夷至稱子○繁露觀德篇潞子離狄而歸黨以得亡春秋謂之子以領其意漢書景武昭宣元功臣表曰書稱蠻夷率服詩云徐方既來春秋列潞子之爵爲其慕諸侯也應劭曰潞子離狄內附春秋嘉之稱其爵列諸盟會也是其進稱子爲其疾夷俗也

而未能合于中國【注】未能與中國合同禮義相親比也故猶繫赤狄【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閩監本同毛本于改於○注未能

至赤狄○若諱同中國書書晉師滅歸氏矣

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注〕以去俗歸義亡故君子閔傷進之日者痛錄之名者示所聞世始錄小國也錄以歸者因可責而責之責而加進之者明不當絕嘗復其氏〔疏〕昭六年左傳女寡而宋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注言人亦不能愛女也又二十六年傳是不有寡君也注有相親有也詩王風葛藟亦莫我有古以有親相觀愛之義故廣雅釋詁擁有也是也狄人不有狄人不相親爲也○注以去至進之○繁露王道篇救文以質見天下諸侯所以失其國者亦有焉潞子欲合中國之禮義離乎夷狄未合乎中國所以亡也又云觀乎潞子知無輔自詛之敗自詛鄭自阻也釋名釋言語云詛阻也使人行事阻限于言也繁露仁義法述此事又云故曰義在正我不在正人此其法也潞子能正我故進之也○注日者痛錄之○舊疏云正以凡滅例月今此書日故以爲哀痛而詳錄之耳通義云凡滅國而以君歸者例日悉其處之甚然以隨子歸不書日也○注名者至國也○舊疏云僖二十六年秋楚人滅隨以隨子歸彼注云不名者所傳聞世見治始起責小國略然則此書名者示所聞世始錄小國也通義云謹案所聞之世小國君猶未名名嬰兒者亦以行進錄之也○注錄以至責之○僖二十六年注云書以歸者惡不死位是錄以歸爲責辭潞子去俗歸義爲春秋所閔本可不錄責而書以歸爲責辭正以其行進在可責之限春秋備責實者之故也○注責而至其氏○舊疏云言其行既進明不當絕滅其國還當復其潞氏以爲國矣按此春秋興滅國之義也穀梁傳其日潞子嬰兒賢也論語述而篇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戴氏望注云春秋列國進乎禮義者與之退則因而貶之謂子潞狄內附錄其齊列諸盟會許其慕諸夏也按孟子滕文公篇吾聞用夏變夷者又曰吾聞出于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于幽谷者下引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是則春秋進潞子義也

秦人伐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注〕天子之庶兄札者冠且字也禮天子庶兄冠而不名所以尊之子者王子也天子不言子弟故變文上札繫先王以明之不稱伯仲者辟同母兄弟起其爲庶兄也主書者惡天子不以禮尊之而任以權至令殺尊卿二人不言其大夫者舉也惡二大夫居尊卿之位爲下所提挈而殺之大夫相殺不稱人者正之諸侯大夫顧弑君重故降稱人王者至尊不得顧〔疏〕注天子至尊之○白虎通王者不臣篇諸父諸兄不名諸父諸兄者親與己父兄有敵體之義也詩云王曰叔父春秋傳曰王札子何長庶之稱也桓四年注亦云諸父兄不名經曰王札子諸曰王謂叔父是也謂既冠之後天子字而不名所以尊之也○注子者至明之○文元年注不稱王子者時天子諸侯不務求賢而專貴親親故尤其在位子弟刺其早任以權也故變文上札不稱王子札也上繫先王者知爲今王之庶兄矣校勘記出故變文上札云閩監毛本同此本上作王誤按紹熙本亦作上○注不稱至兄也○上十年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傳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是同母兄弟稱伯仲此但稱其字故起其爲庶兄也所以分別之者隱七年注云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明當親厚異於衆公子也○注主書至二人○舊疏云正以經不稱爵知非公故云不以禮尊之矣正以堪殺二卿故知任以權也通義云春秋文不空設皆爲後世法觀於王札子知貴戚之稱觀於三世內娶知外戚之禍是也○注不言至殺之○此明兼譏二子義也舊疏云由其爲下所提挈而殺之失大夫位故不云大夫也居尊卿之位者正以稱其伯仲字知是尊卿耳○注大夫至得顧○毛本重作仲誤文十六年傳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是則大夫相殺稱人今此不稱人故解之云正之者舊疏云正之使稱王札故也所以正之者諸侯大夫欲分別弑君殺大夫故降稱人顧弑君重故也王者至尊無有弑理不必顧故大夫相殺不假降之稱人矣

秋螽〔注〕從十三年之後上求未已而又歸父比年再出會內計稅畝百姓動擾之應〔疏〕注從十至之應○校勘記出內計稅畝云閩監毛本同郭本計作續上十三年秋螽注云先是新饑而使歸父會齊人伐莒賦斂不足國家遂虐下求未已此年又螽故注承上言之也歸父比年再出即上十四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也稅畝見下旗書五行志中之下云十五年秋螽宣無熱歲數有軍旅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牟婁〔疏〕左氏穀梁作無婁按牟無古音之轉禮士冠禮記毋追夏后氏之道也釋文毋音牟公食大夫禮注冪音毋婁文毋音牟方言一緣牟婁也鄭曰條宋魯之閒曰牟杜云無婁杞邑大事表云公羊作牟婁蓋即莒人所取然此時已爲莒邑杜注疑有誤

初稅畝

初者何始也〔疏〕爾雅釋詁云初始也十行本作畝唐石經作畝閩監本作畝毛本作畝紹熙本亦作畝按說文作畮六尺爲步步百爲畮或从十久作畝爲日十其制久變

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注〕時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踐案行擇其善畝穀最好者稅取之〔疏〕孟子萬章篇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趙注今諸侯賦斂不由其道履畝强求之猶禦人也○注時宣至取之○毛本案改按五行志中之下是時民患上力役解於公田宣是時初稅畝稅畝稅民田畝歸與者稅其什亂先王制而爲食利與何氏說合通義云穀梁傳曰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藉古者八家同井中爲公田籍而不稅今去公田則九家同井而每畝稅取其什之一近實法也或以爲什二而稅非也論語言二者是哀公用田賦以後耳按卿所言則什一而實殆是先王正法春秋何爲責之與履字義亦不合穀梁傳謂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似亦與何說同孟子公孫丑篇耕者助而不稅藉注助佐公家田始公田不横稅賦者履畝之類亦用公舉藉也杜注左傳云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什收

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爲常故曰初亦非按後傳云穀出不通藉謂不通藉民之力以取所出穀謂不書履民畝而稅之也似杜亦失傳意故楊疏引徐邈說以爲除去公田之外又稅私田之什一耳與杜合亦非穀梁義

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疏】潛夫論班祿篇履畝稅而碩鼠作鹽鐵論取下篇德惠塞而嗜欲衆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于下怠於公事是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彼書出魯韓詩此下云什一行而頌聲作似正對碩鼠詩言

何譏乎始履畝而稅【注】據用田賦不言初亦不言稅畝【疏】注據用至稅畝○哀十二年用田賦是也

古者什一而藉【注】什一以借民力以什與民自取其一爲公田【疏】注什一至公田○下注云一夫一婦受田百畝公田十畝與漢書食貨志同是爲一夫受田一百十畝百畝入己十畝入公是爲以什與民自取其一盡在十之外也周禮載師職凡任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蓋據王畿之內所共多故賦稅重也此傳稅法據諸侯邦國言蓋國地狹小役少賦暇故無遠近之差也又周禮所記或是貢法通義云孟子曰助者藉也不言徹言助者傳師經意有從殷之貫故取法其善者段氏玉裁說文注云藉殷人七十而耡耡耤稅也从耒助聲周禮曰以興耡利甿今孟子作助周禮注引作莇耡鄭以借釋之耤稅者借民力以食稅也遂大夫注云鄭大夫讀耡爲藉杜子春讀耡爲助謂起民人令相佐助按鄭意耡者合耦相助以歲時合耦于耡耡謂於里宰治處合耦因謂里宰治處爲耡也許以周禮證七十而耡蓋其意同廣雅疏證云大雅韓奕篇實畝實藉鄭箋曰藉稅也宣十五年左傳穀出不過藉杜預注云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鄭注云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說文殷人七十而耡耡耤稅也藉字亦作莇又作助助與藉古音同擧孟子公孫丑爲助而不稅卽藉而不稅也論語顏淵篇盍徹乎鄭注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孟子滕文公篇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趙氏注徹猶人徹取物也藉者借也猶人相借力助之也鄭氏注匠人云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也姚氏文田求是齋自訂稿云徹之制度茲不能明惟周禮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是知徹無常額惟視年之凶豐此其與貢異處助法正是八家合作而上收其公田之入無煩更出斂法然其弊必有如何休所云不盡力於公田者故周宣以公田分授八夫至斂時則巡野觀稼合百十畝通計之而取其什一其法亦不異於助故左傳云穀出不過藉則民自無公私離爲之異此其與助異處自魯宣公因其舊法而借收之是爲什而稅二矣謂之徹者直是通錯核算猶徹上徹下之徹蓋非通助之義故孟子旣分釋徹助之義而又據大田之詩以證其與助同法先儒以貢助並用爲解殆未然矣按如姚義似魯宣公履畝之法謂又取二也猶爲杜說所牽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云孟子言三代田制異善於助言助法之形體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非謂成周之徹法如此也漢書食貨志直本此以言周制後儒多相因不察蓋是則周人乃百畝而助夫何名爲徹哉惟趙岐注孟子云周人耕百畝者徹取其十畝以爲賦斯言得之矣司馬法云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小司徒亦云九夫爲井據此二文是周人井九百畝分之九夫每夫百畝中以十畝爲公田盡取其入而不收餘畝之稅宣公於公田之外更稅餘畝之十一故曰稅畝也周氏柄中四書辨正云先儒之說貢不經也徹本無公田故孟子曰惟助爲有公田惟助有則徹無以明其制之異言雖周亦助見助豐凶相通徹亦豐凶相通明其意之同若徹是助則公人人共知孟子何用詞費徹無公田詩曰雨我公田者商家同井公田在私田外周家九夫爲井公田在私田中夏小正云農服于公田公田之耕可施於貢獨不可施於徹乎然則周何以變八夫爲九夫此自任鈞畫言之矣蓋自商至周歷六百餘年生齒必日煩無田可給不得不舉公田授之民及列國兵爭殺戮遂甚民數反少於周初而徹法之壞已甚故孟子欲改行助法所謂與時宜之者此眞通人之論也顧氏震滄屋考古錄云孟子論井田之制以夏爲貢殷爲助周爲徹顧分其制及引大田之詩又稱雖周亦助可知助徹乃通名也夏后氏五十而貢其實亦是什一獨不能通助徹之名者蓋因諸侯去籍孟子末由攷之耳夏小正二月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傳云古有公田焉者古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可知公田之制自夏已然公劉雖由夏居戎亦循有邰之舊而不改也然則貢卽助卽徹皆不離乎什而稅誤以公劉制什一之稅可乎大抵周家典禮多夏殷之制特其斟酌損益少有不同耳按鍾氏說極爲明晰貢者以上言徹者取也以下言助者指其事言要皆借民力什取一耳孟子不憚煩言者容當時列國井田已壞故特申明舊制極言貢不如助盡時實貢之名非貢之實若時術沿殷周之舊何嘗舉戰國之且夏時與創貢法若如龍子所言豈神禹之所爲哉商君阡陌之開殆所本有秦矣劉氏謂殷周之異一則八家爲井一則九家爲井一則公田在私田外一則公田在私田中何注據殷制故云以什與民自取其一周則取一在十中矣其說似亦可通王制疏云凡賦法無過十一故孟子云輕於十一大貉小貉重於什一大桀小桀十一而稅堯舜之道但周之析內有參差統而言之皆什一若析外先儒約孟子樂韓皆九夫爲井八家共治公田八十畝已外二十畝以爲八家井竈廬舍是百畝之外別爲助是十外稅一郊外旣十外稅一郊內亦十外稅一假令治一夫之田得百十碩粟而貢十碩是亦什外稅一也劉氏以爲匠人注引孟子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使自賦之徹者通其率以十一爲正則謂野九夫之田而稅一國中十一夫之田而稅一是二十夫之田中而稅二計地言之是十中稅一計夫實稅猶十外稅一與先儒同也

古者曷爲什一而藉【注】據數非一【疏】注據數非一○正以周禮載師有二十而一有十一有十二有二十而三有二十而五又論語顏淵篇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又孟子告子篇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是輕重之數非一也

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注】奢泰多取於民比於桀也【疏】孟子告子下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趙注堯舜以來什一而稅足以行禮故以此爲道欲重之過什一則夏桀爲大桀子爲小桀也尚書大傳說多方云古者什稅一多於什稅一謂之大桀小桀舊疏云夏桀無道重賦於人今過什一與之相似若十取四五則爲桀之大貪若取二三則爲桀之小貪龍之遠錄爲長按此及下小貉大貉等稱似當時成語故此傳及孟子書傳並引用焉○注奢泰至桀也○舊疏引舊說云不言紂者近事不嫌不知按桀之與紂料取其一無定義也舊疏云所以不言紂者略舉以爲說爾

寡乎什一大貉小貉【注】蠻貉無社稷宗廟百官制度之費稅薄【疏】

釋文貉作貊論語衛靈公篇雖蠻貊之邦行矣亦作貊孟子又云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趙注云今欲輕之二十税一者夷貉為大子為小貉也舊疏云若十四五乃取其一則為大貉行若十二十三乃取一則為小貉行亦不取趙義趙氏專以二十税一為小貉亦況蓋輕於什一則是貉也不必至二十取一也衛書大傳又云少於什税一謂之大貊小貊王者什一而税頌聲作夫故書曰越惟有胥賦小大多政伏氏以小桀大桀小貊大貊明多方大小二字政者正也今書作正小大多得其正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胥繇役繇役亦賦也故曰胥賦蓋胥賦即税正即謂什一中正謂胥賦之輕重一本於中正小之不致為小桀小貊大之不致為大桀大貊與此書疏同故詩疏引鄭志答張逸曰税法有常不得薄今執者不取於民惟食園桃而已非徒薄于什一故輕之亦即大貉小貉之類與○注蠻貉至税者○孟子又云夫貉五穀不生唯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説文貉北方豸種从豸各聲孔子曰貉之言惡也此言蠻者達舉之爾史記匈奴列傳居于北蠻是北方亦稱蠻也又云隨畜牧而轉移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明無社稷宗廟等也

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注］頌聲者太平歌頌之聲帝王之高致也春秋經傳數萬指意無窮狀相須而舉相待而成至此獨言頌聲作者民以食為本也夫飢寒並至雖堯舜躬化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兼并雖皋陶制法不能使彊不陵弱是故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為一家公田十畝即所謂十一而税也廬舍二畝半凡為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為一井故曰井田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田以為市故俗語曰市井種穀不得種一穀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還廬舍種桑荻雜菜畜五母雞兩母豕瓜果種疆畔女工蠶織老者得衣帛焉得食肉焉死者得葬焉多於五口名曰餘夫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為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主易居財均力平兵車素定是謂均民力彊國家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中里為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辯護伉健者為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馬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里正比庶人在官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時春父老及里正旦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五穀畢入民皆居宅里正趨緝績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於夜中故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作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十月事訖父老教於校室八歲者學小學十五者學大學其有秀者移於鄉學鄉學之秀者移於庠庠之秀者移於國學學於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進士行同而能偶別之以射然後爵之士以才能進取君以考功授官三年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積三十年耕有十年之儲雖遇唐堯之水殷湯之旱民無近憂四海之內莫不樂其業故曰頌聲作矣［疏］鹽鐵論未通云什一而籍民之力也豐耗美惡與民共民勤己不獨衍民衍己不獨勤故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又取下篇[illegible]而[illegible]重君[illegible]而上求[illegible]民國於下為於公事是以有履畝之税頌聲之[illegible]作也履畝頌聲[illegible]一事當出三家[illegible]序[illegible]此云頌聲作者正為頌聲時而言公羊與三家詩皆今文説税相近潛夫論班祿云履畝税而碩鼠作是其明證又[illegible]夫論下云賦税重而[illegible]告通班殊[illegible]而履父刺行人毛而[illegible][illegible]皆上見序下見詩則碩鼠與履故相違[illegible]一事矣傳云什一行而頌聲作與履畝税而碩鼠作相對所以[illegible]之也周禮[illegible]引異義今春秋公羊説十一而税過於十一大桀小桀減於什一大貉小貉什一税天下之正什一行而頌聲作故周禮説國中園廛之賦二十而税一近郊十而税一遠郊二十而税三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芻稾二百四十斛釜米十六斗[illegible]公羊十一税遠近無差[illegible]收[illegible]田有上中下與[illegible]幾[illegible]之[illegible]也周禮制税法輕近而重遠者[illegible]城道[illegible]之役近者[illegible]遠者遠故也其[illegible]民田家所[illegible]者[illegible]之[illegible]田所[illegible]者少[illegible]與之[illegible]田[illegible]均之而足故可以[illegible]常法[illegible]田之法富者貴莫且[illegible]責者[illegible]且少[illegible]之收不[illegible]上中下[illegible]禮周[illegible]求之[illegible]也又周禮六[illegible]軍[illegible]之[illegible]一井九夫百[illegible]之[illegible]出[illegible]米之[illegible]何以得此[illegible]乎是[illegible]必[illegible]半[illegible]其[illegible]之正[illegible]使世立法[illegible]也[illegible]山[illegible]千八百[illegible]以九州之民[illegible]千八百[illegible]之[illegible]用民之力不過[illegible]三日什一而[illegible]有[illegible]財民有[illegible]力而[illegible]作又王[illegible]古[illegible]井八家共一[illegible]田百畝什而税則[illegible]民[illegible]而頌[illegible]作此[illegible]之道三代所[illegible]行也[illegible]本此[illegible]○注頌[illegible]至[illegible]也○詩[illegible]云頌之

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於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又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頌者太平歌頌之聲也帝王之高致者舊疏云謂帝王之行清高乃致頌聲故曰高致也舊疏又云文宣之時乃升平之世也而上頌聲作者因事而言之故也何者文宣之世乃升平之世言但能均其衆事得其功力平正而行必時和而年豐什一而税之則四海不失業歌頌功德而歸鄉之故曰頌聲作矣不謂宣公之時實致頌聲○注春秋至本也○舊疏云言春秋經與傳數異之字論其科指意義實無異然其上下經例相須而舉其上下意義相待而成以此言之則非一言可盡至此得言頌聲作者正以此處論税畝之事若税畝得所以致太平故云民以食爲本也繁露玉杯云春秋赴問數百應問數千同留經中繙援比類以發其端卒無妄言而得陳於傳民以食爲本故於此税畝時著頌聲作之故以見相須而舉相待而成也○注夫飢至凌弱○校勘記飢寒並至鄭本閩本同監毛本飢改饑下及疏同漢書食貨志晁錯說上曰民貧則奸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去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刑重法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有其民哉鹽鐵論授時云周公之相成王也百姓饒樂國無乏人非代之耕織也易其田疇薄其税斂則民富矣上以奉君親下無飢寒之憂則教可成也是卽飢寒並至雖堯舜不能爲治也食貨志又云衣食足而知禮節倉廩實而知榮辱史記平準書漢興七十餘年之閒民則家給人足都鄙廩庾皆滿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也平準書又云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幷兼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是卽彊陵弱事也彊陵弱見襄三年左傳○注是故至税也○閩監毛本作什一食貨志又云故必建步立畮正其經界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漢書劉寵傳注[illegible]按春秋井田記人年三十歲受田百畝以食五口五口爲一戶父母妻子也繁露爵國云以井田準數之方里而一井一井而九百畝而立口方里八家一家百畝以食五口孟子言八口之家者子女容有多者舉其極言爲○注廬舍至井田○食貨志又云餘二十畝以爲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則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蓋百畝爲一頃八家得八頃又公田八十畝廬舍二十畝共一頃是爲八家而九頃也韓詩外傳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而爲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爲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一步爲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爲百畝八家爲鄰家得百畝家爲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爲廬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民和親而相好詩曰中田有廬疆場有瓜劉寵傳注引井田記又云公田十畝廬舍五畝成田一頃十五畝八家而九頃二十畝共爲一井孟子滕文公爲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趙注方一里者九百畝之地也爲一井八家各私得百畝同共養其公田之苗稼公田八十畝其餘二十畝以爲廬井宅園圃家二畝半也公羊問答問注廬舍二畝半食貨志之外有徵乎曰孟子曰五畝之宅趙注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冬入保城二畝半故爲五畝也說文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廬二畝半也按廛卽里也何下注云在田曰廬在邑曰里春夏出田秋冬入保皆與許趙同不獨合於漢志王制疏引書緯云九家爲井八家共給公田八十

畝已外二十畝爲廬舍井竈是也○注廬舍至市井○[illegible]井田記曰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市爲井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也風俗通云謂按古者二十畝爲一井因爲市交易故稱市井[illegible]後漢循吏列傳拜會稽太守山民願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矣老自稱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難朝大守之廛事也此可藏市井點在國都言注引風俗通義以井爲井田則往野處非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又引張守節曰古人未有市若井者朝聚井汲水便將貨物於井邊貨賣故言市井據此井爲市舊始於三代以前初作井田時民情儉朴無非事常食用欲於井田閒交易[illegible]水之井也使世斯趨於文百貨交易必於井會上集之旁因[illegible]之市井孟子萬章篇所謂在國曰市井之臣是也○注[illegible]謂○校勘記云食貨志無狄字此狄食作篆狄食校之設稍字徵者祥也又出女上蠶織云閭監毛本同蕃饋云工[illegible]上據[illegible]閒衞按紛熙本作工繳繰傳曰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蔥韭盡取焉注攬其麤會家作一國以種五葉外牆樹桑以備養生送死食貨志又云種麻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易雞豚狗彘無失其時女修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詩小雅信南山云中田有廬疆場有瓜箋云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孟子梁惠王篇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又[illegible]畝之宅樹之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衆無失其時老者足以食肉矣又[illegible]王又云[illegible]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送死無憾也良何氏注同故屬謹觀載職云凡宅不毛者有里布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又閭師職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注掌罰其家事也皆所以貴民樹藝者也禮記王制云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孟子梁惠王篇注古者年五十乃衣帛矣任氏大夫深衣[illegible]例云大司徒大曰同衣服注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按雜記注麻衣白布深衣深衣注麻人吉服深衣管子立政篇刑餘數民不得服錄然則非形餘者可服錄矣春秋繁露服制篇散民不敢服采刑餘數民不敢服錄然則散民不服采耳錄得服也又繁露服制篇古者庶人衣繡緣無文帛也尚書大傳命民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庶人畢車單馬衣布帛然則命民亦得衣文不命之民亦得衣帛與鄭注庶人白布深衣異術今者士昏禮注士而乘服事羅威蓋士庶人往往有緣威之事鄭注深衣錄庶人之服吉其常服皆布也若行盛禮或書纁威則衣錄也刑餘數民弁不得播威矣周檀閭飾不蠶者不帛疏引孟子曰五十可以衣帛以不羅故鑿不得衣帛然則不蠶雖五十不得衣帛靈而未五十亦不得衣帛則庶人布深衣其常也置纖論古者庶人鑿老然後衣綿其餘則麻業而已故命曰布衣按此言老者不剝五十六十七十之異統言老者非帛不饑非肉不飽井田法行則不至有不饑不飽之忍其非老者亦不必不衣帛食肉壽公羊問答云桑蠶何也曰獲記雅釋草蕭獲注鄭蕭也獲字當從徵繁作檢古檢字注注作獲史記貨殖傳千樹獲徵之觀也今食貨志值桑下無獲字當氏召南壽饑以食貨志無權獲之文厥何氏宜未權織課也○注食於至五畝○食貨志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農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畜子餘文公云餘夫二十五畝注餘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小餘有餘

之者受二十五畝半於圭田謂之餘夫也受田者田萊多少有上中下周禮曰餘夫亦如之亦如上中下之制也王制曰夫圭田無征注餘夫圭田皆不出征賦也與何義合何云多於五口則不拘何人故謂岐業害老幼也食貨志云如比則何如一夫百畝之例與孟子餘夫二十五畝之餘夫不同地官遂人云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注萊不耕者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廛居也揚子雲有田一廛謂百畝之居也後鄭無注其注載師云餘夫在遂地之中如比則士工商以事人在官而餘夫以力出稅公邑彼疏云六鄉七萬五千家家以七夫爲計餘子弟多三十壯有室其合受地亦與正夫同孟子云餘夫二十五畝與正夫不同者彼餘夫是二十九以下未有妻室受口田故二十五畝若三十有妻則受夫田百畝故鄭注內則云三十受田給征役士與工商之家丈夫成人受田各受一夫則上注云半農夫者是也其家內無文夫其餘家口不得如成人故五口乃當農夫一人矣百里內置六鄉以九等受地皆以一夫爲計其地則畫至於餘夫無地亦受則大鄉餘夫等並出耕在遂地中百里之外其大遂之餘夫亦並在遂地之中受田夫如是則遂人之餘夫不同於孟子之餘夫而趙氏引以證孟子則以遂人所云餘夫亦如之即孟子之受二十五畝者矣趙氏解遂人餘夫亦如之非謂必如受田百畝意謂上地里二十五畝萊半之中地二十五畝下地二十五畝萊則五十畝矣未知何意然否○注十井至一乘○論語學而道千乘之國注包曰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毛氏奇齡經問云古千乘之國地方百里出革車千乘故稱千乘之國方里而井百里之國爲萬井而出千乘是十井出一乘不問可知周禮乃謂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則是百里之國止出兵車一百五十乘何名千乘乎曰周禮小司徒職唯有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其下甸出一乘云云皆司馬法文杜預引此註左傳不註明司馬法三字而混井在周禮文下載遂以之說周禮特所謂司馬法者原非周制史記齊景公時有司馬穰苴曾著兵法戰國時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名曰司馬法今其書不傳然且有兩司馬法兩言出車之制其一又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此馬融引之注論語鄭康成引之注周禮然皆非是大抵侯國以百里爲率百里之地以開方計之實得萬里孟子方里而井萬里者萬井也乃以甸出一乘計之甸方八里實得六十四井以成出一乘計之成方十里實得百井百井出一乘則萬井止百乘六十井出一乘則爲井止出一百五十有六乘雖爲之說曰成之十里卽甸之八里以甸八里外有始爲洫之夫各受一井得二里不出車賦仍是十里然其與千乘之賦則終不合於是馬融謂侯封不止百里當有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而鄭康成直據周禮謂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以求合於成甸出車之數夫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眞周制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王制之等也故易曰震驚百里言建侯象雷震地止百里而春秋傳曰列國一同一同者百里之地孟子謂周公太公其始封皆止百里非地有不足而顧制如此在漢從五經諸家如何休猶苞包咸施讎彙皆歷爲是說而乃以五等班祿亂周家三等之制以一人之春盡反易春秋何書孟子王制之文豈可訓也按毛氏主包說與百里千乘正合以六十四井五百餘夫出一乘似亦過少昭元年注亦云十井爲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七十

乘子男二百五十乘孟子盡心下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此一乘有士十人故魯頌閟宮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并士十人徒二十人數之也禮記坊記云故制國不過千乘注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賦不過千乘亦與此不合○注司空至國家○校勘記出土主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主作土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土彊圖家毛本彊誤彊禮記王制云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林沮澤時四時益地遠近與事任力注事謂築邑廬宿市也食貨志云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孟子滕文公死徙無出鄉注徙爲愛田易居平肥磽也彼之愛土卽此之換土也愛土卽國語晉語之轅田注引賈侍中云轅易也爲易田之法左傳僖十五年亦云作愛田彼之平肥磽卽此之肥饒不得獨樂磽确不得獨苦所謂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無偏枯不埆也左傳疏引服虔孔晁皆云爰易也賞家以田易其疆畔易亦換也古爰換同肯故畔換卽畔援也說文走部趣田易居也段氏注云周禮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大鄭云不易之地歲種之美故家百畮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故家二百畝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畝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注謂萊休不耕者公羊何注云司空別田之高下美惡分爲三品三年一換土易居漢書食貨志三歲更耕自爰其處地理志秦孝公用商鞅爲制轅田張晏曰周制三年以易以同美惡商鞅始割列田地而立阡陌令民各有常制孟康曰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末世既廢商鞅相秦復立爰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但在其田不復易居矣按何云換土易居班云更耕自爰其處趙云爰土易居許云趙曰易居爰轅趙換四字音義同也古者每歲易其所耕則田盧皆易之三年者三年而上中下田皆徧爲三年後一年仍耕上田故曰自爰其處孟康說古制易居爲爰田商鞅自在其田不復易居爲轅田名同實異孟說是也依孟則商鞅田分上中下而少多之得上田者百畝得中田者二百畝得下田者三百畝不令得田者彼此相易其得中田二百者每年耕百畝二年而徧得下田三百畝者亦每年耕百畝三年而徧故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田不復易居周禮之制得三等田者設此相易今年耕上田百畝明年耕中田二百畝之百畝又明年耕下田三百畝之百畝又明年仍耕上田之百畝卽是乃得有休一歲休二歲之法故曰三歲更耕自爰其處與商鞅法雖異而意則同然不若商鞅之自在其田不復易居之便民也周家亦僅鄉遂可行之若用井法八夫授地各有定則公田肥合按口而給若年年更換不勝其擾且此八百八十畝者若有一易再易在其中則不容有此數則不得有此多夫室稼穡種恐非久計也○注在田至曰里○食貨志又云在埜曰廬在邑曰里注師古曰廬居在田中而里聚居也段氏說文注云說文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在邑半也一家之居大雅于時廬旅毛傳廬寄也小雅中田有廬箋云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舍以便其田事宣十五年公羊注一夫受田百畝廬舍二畝半孟子梁惠王注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焦氏循孟子正義云按許廬義與下廬義互相足在野曰廬在邑曰廬皆二畝半也趙氏尤明里卽廬也詩伐檀毛傳云一夫之居曰廬遂人夫一廛先鄭云廛居也後鄭云廛城邑之居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使鄭云廛里者著今之邑居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毛鄭皆七

明言二畝半要其意同也許於廬不云二畝半於廬曰二畝半以錯見互相足援今說文廬下作畝半無氏不知所據何本闕氏者穀梁地三畝云廬舍齊聽肆曰五畝之宅說者皆云古者受宅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此說之廬不過者古今皆皆同異知其非可笑也匠人營國不過方九里九九八十一爲方一里八十一方一里之地爲田九百畝以八十一倍算不過七萬二千七百畝耳其中有王宮有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又道塗九經九緯每經涂闕九畝又六鄉以至於三百六十官各有公署自公卿而下至於上中下士各有館舍如詩所云退食自公適子之館者又有賓館神稍作坊倉庫囚獄以上諸項處于王城之中必三分居二所存不過二三萬畝耳而六鄉之民已七萬五千家工商各不下萬家鄭人受二畝半欲必不給況二畝半乎孟子云願受一廛而爲氓禮紀云儒有一畝之宮參觀之足知二畝半之說妄矣以今世數目驗之民有地二十步鄭可進屋三四閒足以成家矣則古者一畝百步之地當必容四五家二畝半之地當必容十餘家矣愚按此說可疑存之以待博禮君子按所疑甚是農人春夏於田秋冬入城近郊猶可遠者若今歲歲兩移民力困不給亦何不便煩因緣邑者不必王城國城內盡近田隙地如今時之村落鄉鎮然處錄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何必城內耶春夏耕作就田爲廬以便作息收積以漸聚居都會皆法禮禮講武入學易於講事也○注一里八十戶○食貨志云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二萬五千五百戶也本周禮爲說與此不同韓詩外傳云八家爲鄰鄰則以鄉即井又與漢志異八十戶爲里正合十井之數或害時十井之家聚集一區因而成里與此與里仁爲美之里同不必拘五都之數又如十室之邑並必四井之地乎蓋十井出一乘無事則校室講學有事則治兵振旅朝夕相觀可守可戰衆寡得其中遠近適其平古聖所爲寓兵於農寓○注八家共一巷○說文鄉里中道从邑从共皆在邑中所共也廣雅釋宮衖道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衖里中别道也此云八家一巷蓋一井之夫所共何氏亦以意言之無正訓也○注中里爲校室○校勘記云毛本校敬校按毛本作校避所諱全書皆然中里猶小雅之信南山之中田中田謂田中中里謂里中也廣雅釋詁云校教也本盖子爲說校庠序皆鄉學名對文異散則通鄉人遊於鄉校鄭以校名不必專主夏曰校也詩鄭風青衿刺學校廢也箋云鄭國語學爲校言可以校正道藝因凡校量勤情之處亦謂之校此校室是也食貨志云於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路史記儒林傳公孫弘乃請與太常議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閭氏若據釋地又續云陳氏禮書曰孟子論井田而及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蓋校庠序者鄉學也鄉飲酒主人迎賓于庠門之外鄉蘭不師教書老皆朝于庠則庠鄉學名也周官州長令民射于州序黨正屬民飲酒于序則序亦鄉學名也鄉人之所欲毀者謂之鄉校則校亦鄉學名也然鄉曰庠記曰黨曰庠州有序記言遂有序何也古之致仕者教子弟於閭塾之基則家有塾云者非家塾也合二十五家而教之鄉屬藝之家有塾則合五黨而教之鄉庠謂之黨有庠可也周禮遂官各降鄉官一等則遂之學亦降鄉一等矣降鄉一等而謂之州長其爵與遂大夫同則遂之學其名與州序同可也小戴本諫記之書陳氏能將儀禮周官左氏及孟子雜會於一無少牴牾真經術之文也然則此中里爲校室亦即家塾之意不徒考校情勸出入其有不飭教者亦在所蘭至十月事既畢爲校學之所講○注選其至乘爲○校勘記出辯禮云辯當作辯辨卿今人所用之辯字辨積謂能靜辨禮衛也食貨志云鄉長爲下士自此以上

精登一鄭至鄉而爲鄉也鄭長卿此父老里正也說文人部健伉也又犬卿又健犬也漢書宣帝紀伉健習騎射注伉强也伉健勢强健也强健故能辯禮也公羊閒答云何以謂之辯禮也曰詩疏引中俠罡河紀云說帝堯受河圖之禮云禮辯辯注辯辯供射用相禮儀是鄭與謂之辯也按說文辯致力也史記項羽紀項籍常爲主辯故今俗猶以幹辯辯人能夫辯亦辯意書會紀傳帝使稱稱曰鄉鄉稱但爲鄉臥稽六年所公爲其體稽治也公羊問答又云閒經得乘爲然則有不得乘爲者乎曰此古制也春秋冢書散民不得服服乘百工商賈不敢服弧有刑餘戮民不敢服緣元乘爲謂之服制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必有命民能敬長憐孤取會好讓者命於其君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衣乘者有罰今里正得乘馬弁散民可知矣虞書皋陶謨云車服以庸鄭命爲士之義故文選往引書大傳曰未命爲士事不得有飛鈴又或作不得朱軒皆與不得乘爲錢閒御寬引韓詩傳古者必有命民云云與衛書大傳同使又云是故民雖有錢財傷物而無禮義功傳卿無所用其錢財故其民皆與仁饑附驕不爭貴强不陵弱衆不暴寡是唐虞之所以象典刑而民不犯也潛夫論浮侈篇古者必有命民然後乃得衣繪綵乘車馬說苑修文云古者必有命民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事力者命於其君命然後得乘飾輿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乘者皆有罰故其民驗有餘財侈物而無仁義功傷則無用其餘財侈物故其民皆與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强不陵弱衆不暴寡是唐農所以與衆刑而民不敢犯亂斯止矣與韓詩外傳大同皆得乘爲事也倍田者蓋倍於凡民周禮載師職有官田注云廛人在官者其家受田此父老里正當亦庶人在官王制所云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也按王制云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然則庶人在官其祿至厚者亦止同上農夫此云倍者蓋彼謂六鄉之府史胥徒以徵代耕此爲鄉之民閒能治田事者同一授田故倍之以示異遡亦宜然或何氏别有所據○注父老至之官○校勘記出父老此三老云鄭本作漢比書據正又出庶人在官吏云鄭本官下有之字儀禮經傳通解同按紹興本與鄭本同公羊問答云三老孝弟之名始於何代曰漢書高帝紀二年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衆爲善置以爲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注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事一鄉有三老掌教化皆秦制也高后紀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按何以漢制況古制也問答又云里正於經有據乎曰此卽雜記里尹主之注王度記曰百戶爲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按尹卽正也白虎通辟廱篇古者教民者里皆有師里中之老有道傳者爲里右師其次爲左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鄉使之左右師蓋鄉此之父老里正也○注民春至城郭○食貨志云春令民畢出在埜冬則畢入於邑故詩曰四之日舉止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孟子梁惠王篇五畝之宅注冬入保城毛氏奇齡四書賸言補云廬井邑居各二畝半則已五畝又云冬入保城二畝半何解漢書食貨志云在野曰廬則邑井者井閒之廬也又云在邑曰里則邑居者里邑之居也爾雅至邑也鄭康成稱里居與趙錯邑居並同董廬井二畝半在公田中一名廬舍何休云一夫受田百畝又受公田十畝廬舍二畝半謂一夫受田一百十畝又分受公田之二十畝各得二畝半作廬舍也此易曉者至在邑之二畝半以國城當之則大都不然管子內聚云四民勿使雜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而萃

昭謂國郭城郭之域唯士工商而已農不與焉則二畝半在邑止在井邑與國邑無涉舊古王量地置邑其在國邑外如公邑采邑丘邑都邑類凡所屬井地皆可置宅然且諸井邑中亦惟無城者可處農井若有城如費邑郈邑者所稱都邑則農不得入皆子與事氏之言稍有據而趙郊鄉乃有冬入保城之說或保衍文或保說閔且或原有師承如閑禮夫一處亦康成所謂城邑之居者則或諸邑有城者亦置里居事未可知若云國城則謂禮載師明有國宅無征國處二十而一之文鄭司農注云國宅國城中宅也而鄭康成則云國宅者凡官所有之宮室與吏所治者又名寓處與國宅國處農民所居正相分別安可以農民國處稱當之官吏之國宅乎則此二畝半當云在井邑不閒有城與無城並得入保此奉近地井里而言如四井有邑則必邑中有里居乃可爲保守之地故其居名里居又名邑居倪氏寬二初寮鐘書紀云所語尹鐸請於趙簡子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蓋注小城曰保引謂記遇入保者以爲韓然則趙往當亦拈井邑可小城言之若所無城何名入保毛氏說宋免于車周氏柄中辨正云季彭山韓稱妊國言農民所宅必是平原可居之地別以五畝爲一處不占公田取於便農功還饋餉去田亦不宜遠其所聚居或止八家或借八宋以上各築便宜聚爲一邑置塗以相守從故舉成數言則有千室之邑千室之邑非必都邑然後爲邑而都邑亦皆可萬家民戶農民之宅鄉里也郵制里以漆其妻子聲老者也國中之處市廛也但爲士族寄居之所工商悉遷之匡而已接毛民倪氏馬氏三家說各有是處農民田所自有廬舍專爲耕作之稱秋冬入保邑里大約皆近田而人民聚集之遠亦容有城堡如今北省凡村塚皆有城垣闔閒是必舊有治爲俗稱毛民謂里宅無城者拘制氏謂里廬爲一亦不合也〇注田作至得入〇食貨志云稱秋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去康曰里胥如今里吏也師古曰門側之堂曰塾坐於門側者胥促歡之知其早晏防迫遒也虎通辟雍云立春而就事朝則坐於里之門餘子皆出就農而復禮夕亦如之皆入而後罷其有出入不時早晏不節者有渴通者引書大傳云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餘子畢出皆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撩讀行兄之齒歷行輕任并重任分斑白者不提挈出入皆如之此其謂塗上塾者李如圭儀禮釋宮云夾門之堂謂之塾爾雅釋宮曰門側之堂謂之塾郭氏曰夾門堂也門之內外其東西皆有塾一門而塾四其外塾南向內塾北向也廟門禮制全備此是里門本必走有四塾之制也〇注五穀至月止〇食貨志云冬民既入紼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公羊問答云節說漢記作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功知食貨志有說字〇注男女至其事〇食貨志云男女有不得其所者相與歌詠各言其傷越絕書本事云夫人情案而不作歸則怨恨怨恨則作稽詩人失職怨恨愛思作詩也詩者引韓云伐木廢朋友之道缺序云勞者歌其事御覽引韓詩云飢者歌食勞者歌事文選鍾叔源嵩西泚詩往引韓詩曰伐木廢朋友之道缺勞者歌其事詩人伐木自苦故以爲文韓處文章流引云古之作詩也歌乎情止乎禮義衛之歎因辭以稱之禮義之指頌事以明之讚書藝文志云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詠其言謂之詩歌其勞歌之歌史記自序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蓋風猶僉採自民閒情頌身士大夫歌餘之作也故文中子辭收曰小人歌之以見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漢書

匡衡傳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詩始國風所以序性情而明人倫也蓋教化自近始故陳詩可以知民風也〇注男子至四方〇禮記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注陳詩謂采其詩而觀之文中子十薛收問曰今之民胡無詩乃子曰詩者民之性情也性情能亡乎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此謂詩亡無采詩之官也食貨志云孟春三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此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說文乃都迺古之道人以木鐸記詩言襄十四年左傳師曠引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杜注木鐸徇于路采歌謠之言也然則此之求詩者鄉於之行人記之道人以木鐸徇于路使民閑出男女所詠書之觀禮陳篇於天子也段氏云其字从辵乃是者行也乃者爲也讓者藝文志又云古者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韓詩外傳昔者聖人不出戶而知天下矣以己之情量之也己惡飢寒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己惡勞苦知天下之欲安佚也正以飢者歌食勞者歌事故聖人推己及物而四方制知也孟子離婁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宋氏翔鳳釋池辨韓云息止也言此官止而不行則下情不上通天下所苦天子不知政教流失風俗陵遲皆由於此韓之詩亡可耳儀封人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誦王者不采風詩使夫子明遠四方以行其教春秋之志其見於此與使以孟子之逝郎說文之叔故言此官不行也劉歆與揚雄書云三代周秦軒車使人說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求代語僮謠歌戲揚答劉書云書聞先代輶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於周秦之室又云聞遷晉見軒輶之使所奏言二書皆郎遒人之事也輶軒道三字周曾遒人郎道人擇劉皆謂使者采集絕代語釋別國方言故許慎惜之曰諸言建何則但云采詩也劉云求代語使諸歌戲則詩在其中矣周禮大行人屬象胥論言錦協辭令屬譬史論書名聽學音業非揚劉所謂使者班所謂行人與說者雖殊可略見古考文之事爲致之不外正名矣按何氏謂年六十云云未知所據〇注十月至大學〇食貨志云是月餘子亦在於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白虎通辟雍云者既收藏皆入教學通考引書大傳云藝務已藏新穀已入歲時事已畢餘子皆入學爲禮黨正注云三時臻農於闕于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學爲養老見學鄉之道也禮記引書傳略說云大夫七十而致仕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教於州至禮記學記云古之教者家有塾注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側之堂謂之塾鄭之塾即此之校室閒爲教書之所故也〇注其有至造〇校勘記出進士云鄉本造作造儀禮經傳通解問當蓋正按鄰鄭本亦作進食貨志云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異者于天子學于大學命曰造士禮記王制云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此學即左學右城中王宮之左者也又云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白虎通辟雍云其有賢才者實知學者足以謂其心頗鄉之民亦是以統於禽譽而知人倫故無不教之民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無不教民也棱王制云耆老皆朝于庠注以庠謂鄉學也而此云由鄉學移之庠者此鄉學鄉謂教於校室由里正父老耕之州序當正等故曰移於庠王制以庠序皆鄉學射鄉學言官舍有書不相妨也〇注行同至授官〇食貨志云行同飲酒則飲之以射然使齊命稱王制云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稱明上德饗惡考習射稱校有鄉射有大射鄉民鄉射禮目鄉

云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又大射儀目錄云名曰大射者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以觀其禮儀氏世佐儀禮鄉習云射鄉云諸侯之射也必古先行禮又云諸侯皆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此爲所隊是也盖士者天子以射諸侯侯卿大夫士諸有虞氏侯以明之之此法貴士之取舍諸侯之禮身皆繫滿故卿侯與其臣相與盡志於此以求安審而免諸亡也躬祭而擇士習之於漏試之於射害嘗天子之制然嘉內無擇士士之義鄭乃引射義所言天子之制得之侯夫諸實亮備禮管見云云射王之宜射義有二畿諸侯也擇士諸禮記射義曰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士侯此所謂還諸侯也其曰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中者得與於祭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此所謂擇士也又曰數與於祭而者有慶數不與於祭而者有諸數有實而益地數有鄉則射域此則於擇上之中而爲鄉沙諸射侯之數禮也接歲氏諸氏俱極分則蓋因祭而射以鄉士此大射之一事其主意仍在鄉貢客走鄉鄉蓋自鄉射已然故射氏匡實禮禮擇言云鄉射有二一是州長令民習射一是鄉大夫貢士使以此尙衆庶是也○注三年至之餘○王制云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睦有凶旱水溢民無業色食貫志云故孔子曰道千衆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貴人使民以時故民皆勸功樂先公而後私其誥曰有論讓讓其鑿邪邪兩我食公田及我私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書交食足而知樂辱謙歲生而季訟息故三樂壽歲孔子曰荀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此功也三考勝陟餘三年食逸歲曰登再登曰平餘大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年遐九年食然後以儲給禮歲成歲故曰如王者必世而使仁錄斯道也按王制注云通三十年之事當必有九年之當疏云通三十年之事者每年之事入物分爲四分一分三分撰爲舊積三分爲書年所用二年又冒一分三年又冒一分是三年綠得三分爲一年之書三十年之事當有十年之書此云當有九年之書者當氏云三十年之閏大略有閏月十二足爲一年故爲九年之書也王應以爲二十七年有九年之書言三十年者豐全數雨饑皆通耶本奇作書新書曼民云王書之法民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三十歲而民有十年之書是也○注謂遇至作矣○食貫志云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備者以書積多而備先具也後漢書楊實傳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餘故饑遭洪水人無漢色又則謂傳者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載之書者歲說防災爲其方也新書又云故禹水八年陽旱七年甚也歲無有草而民無歲色道無乞人歲復之後稽業亦耕古之爲天下歲有具也卹王制之凶早水澇民無業色也王制統引傳曆志云十九歲爲一章四事爲一部二十部爲一統三統爲一元則一元有四千五百六十歲初入元一百六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三百七十四歲陰九謂水九年以一百六歲幷三百七十四歲爲四百八十歲注云六歲八之數次四百八十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七百二十歲陰七謂水七年大七百二十歲陽七謂旱七年又云七百二十歲者九歲八之數次六百歲陰三謂水三年次六百歲陽五謂旱五年注云六百歲者以八歲八八六十四又以七歲八七五十六相幷爲一千二百歲於易七八不變氣不通故舍而歲之各得六百歲次四百八十歲陰三次四百八十三陽三從入元至陽三陰去災歲纔有四千五百六十年其災歲陽个陽九年一个陰九年一个陰陽各七年一个陰陽各五年一个陰陽各三年災歲陰有五十七年幷前四千五百六十年過爲四千六百十七歲此一元之氣終矣如惑此言是爲陰以水旱之大數也

冬，蝝生。

未有言蝝生者，此其言蝝生何？【注】蝝即螽也，始生曰蝝，大曰螽。【疏】注蝝即至曰螽○五行志中之下冬蝝生劉歆以爲蝝蚍蜉之有翼者食穀爲災董仲舒劉向以爲蝝螽始生也孟康曰蝝蝗子也爾雅釋蟲云蝝蝮蜪李巡云蝝一名蝮蜪郭注蝗子未有翅者左疏引說文蝝蝗子也一名蝮蜪云蝝社預注也從董劉說蝝爲螽子是也舂會姬蝝螽注蝝蝝也司食事圍釋文蝝肯萬反云蝝鄭注解統亦以陰盈之蝝爲子今遇稍之篇矣國今可呼食蝝然爲不蝝能蝻常子有秋注往蝝別爲一物與蝝必之用蝝品或含致

蝝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注】幸僥倖。【疏】注幸僥至之子○蝝生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蝝不幸之幸秋傳民之身幸國之○左傳云冬蝝生蝝不之得謂上王仲任曰君子不幸公言民之得所不書得故謂之幸過侯王仲任爲見論衡春秋幸偶以書宜也宜圍之書變古易常而能受變王蝝不諸災故春秋以幸庸書云之小也人僥行倖險以者徼幸記中

幸之者何？【注】聞災當懼反喜非其類故

執不知問，猶曰受之云爾。受之云爾者何？上變古易常，【注】上謂宣公變易公田古常舊制而稅畝。【疏】注上謂宣公○歲亦通不必故作上文誤云上上文也按注以上爲解秋之法上變古易常事是而有天災明以上指公言也宜公能變故救上之禁驟必仁且皆亦云春

應是而有天災。【注】應是變古易常而有天災，其民用饑。【疏】注蝝至用饑○各本注夙作是蝝鴻王行志中之下一曰飢始生故是民惠上力役解於公田宣是時漢書初稅畝故亂先王制而爲食利之徵者而有蝝生爲民蟲蟲之肇使漢書陰畝傳夫什一而稅畝周災自生董徵論爲皆云故好行曾者天助以福故春宣稅畝而蝝災之徵董者通也言其注度可通甚世而行也符瑞是而好行惡者災異以稱妖災是也春秋曰惠是而有天以休歷發述閭云春秋記災天且報者數夹自董仲舒推言災異之應何又引申而爲之而禦天災之備然其餘則皆不言致此之由亦不以變古易常隱是而有災且之語尊桂傳文惟宣十五年冬蝝生有僭爾像穫公子變進觀謀九年大聞覽電注曰不遇國之所致爲僭風之先如隱三年日有食之何注衛州吁獄君諸侯初大某事之象也隱五年而娛注先是陽公投百舍之魚設曾令怠陸致爾習注此桓將年獄公之象然傳但云記異宋書言某事所心新者而復事易朝情之邑陰逆而與爲氣幷之所致五年大以衆民積所致桓元年大水注曰先是桓甚隱百峰有傳危直之零注曰先丘是致此旱然傳但云比爲災天子所轉得忠益縣致也其國危遂紀大誠祝故致公無王而行記災宋著言某事所致去國特人事以明陸咸又春天道以相一錄發董於天人之應如覽公忽早無之常舉審惰子災記異者不可杖舉而自者沙揚災咸應乃春公早之舉惰據氏又後而但述之述其身方指渭言推人人統謂之推廣傳文則可於其所不知董也自董仲舒推言災異之應城絲之先何謂之向義莊七年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傳十四年沙異崩十斷傳之本指則未見其所以然也至於數獄明言災異者尤辭之六本年傳大則義絕遐無飛此曜謂二並十非五論年衡有所隕謂鶴春來墟岌者皆與說楊入如占董驗何之所舉言而某者

災某事所致某異某事所應固屬拘泥然聖人借天戒以明人事不明言所致幾若人之所爲與天無涉徵天之猶之譴何後世占驗之學自後人衍之者之過不必歸咎於前人矣劉子政於王氏專致於災異之變痛苦諫言成帝不悟竟移漢祚得以占驗之學目之與論語季氏篇云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天命即吉凶禍福之命災異其命之兆見者也魯宜變古易常即不畏聖人之言也繁露順命篇云魯宜違聖人之言變古易常而災立至聖人之言可不慎畏也故春秋攝讖緯云孔子作春秋察天人之際紀異若符又繁露二端云因惡夫推災異之象於前然後圖安危禍亂於後者非春秋之所甚貴之然而春秋舉之爲一端者亦欲其省天譴而畏天威內動於心志外見於事情修身行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豈非貴微重始慎終推效者哉又必仁且知云災異以見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內以自省宜有懲於心外以觀其事宜有驗於國故見天意者之於災異也畏之而不惡也以爲天欲振吾過救吾失故以此徵我也春秋之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者以爲幸國孔子曰天之所幸有爲不善而屢極楚莊王以天不見災地不見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將亡予耶不說吾過極吾罪也以此觀之天災之應過而至也異之顯明可畏也此乃天之所欲救也春秋之所獨幸也聖主賢君尚樂受忠臣之諫而況受天譴也又曰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小者謂之災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詩云畏天之威殆此謂也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異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見天意之仁而不欲害人也其於災異昭著之狂至爲明顯大事表云班氏云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漢董仲舒治公羊推陰陽爲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專以洪範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言五行又與向異歐陽子曰聖人殘而異端起秦漢以來學者或於災異天文五行之說不勝其繁故其作五代史書天而不著人二者之疏果孰從乎曰二者雖殊其義一也董子即天以命人歐陽子以人合天均無失乎易春秋之旨而已不言天則无道廢故轉見於天則王者避正殿不舉樂戒百官省闕失此春秋書災異之意易所謂後天而奉天時也專言天則人事咸故大戊修德而祥桑枯死宋景公有君人之言而熒惑退舍此春秋書災異而不言其所以然之意易所謂先天而天弗違也後天者曰天意[illegible]奉可不懼乎先天者曰吾修吾人事而已其要歸于責人事以回天變余觀春秋所載地震山崩水旱螟蟲書災異備之極多見於莊宣昭定哀之世天意豈不顯然哉

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注】言宣公於此天災饑後能受過變寤明年復古行中冬大有年其功美過於無災故君子深爲喜而僥倖之變螽言蝝以不爲災書起其事【疏】桓六年傳其諸以病桓與注其諸辭也經傳釋詞云其諸擬議之詞也是也○注言宣至僥之○校勘記云鄂本其作有上云幸僥幸此傳加人旁非通義云變古易常初稅畝是也蝝應變而生故始生未爲災而卽[illegible]之幸其見[illegible]咎之蚤宜於此時立遷懼變動深察天意而其改過則必有金縢反風之應宣公不懼卒致凶饑是中孚傳曰禍咸天子不旋日諸侯不旋時大夫不易期此之謂也以宣公不遜故下書饑蟲何饑異○注變蝝至其事○蝝蟲蝗子周之冬夏之秋物已成乃蝝子始生不能爲書故書以起之宣公受過變寤易饑而爲大有年故幸之也下之饑猶蝝於秋螽不蝝於蝝生也孔氏謂宣公見蝝不變卒致凶饑則何爲幸之乎蝝始生而民卽饑不得如此之速

饑【疏】差繆略云公羊無此經按今唐石經公羊及各注疏本皆有載以何氏無注疑公羊本無按上注云蒙民用饑則何氏本有此經矣

公羊義疏四十八

南菁書院

宣十六年盡十八年

句容陳立卓人著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注】言及者留吁行微不進【疏】左傳注云甲氏留吁赤狄別種大事表云今潞安府屯留縣東南十里有純留城即留吁地晉滅之為純留邑甲氏在今直隸之廣平府雞澤縣一統志純留故城在今潞安府屯留縣南春秋赤狄留吁邑按史記匈奴傳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圁洛之閒號曰赤狄白翟索隱三蒼圁作圁地理志圁水出上郡白土縣正義引括地志云白土故城在鹽州白池東北三百九十里又云近延州綏州銀州本春秋時白狄所居又云潞州本赤狄地史文謂在圁洛閒未詳○注言及至不進○甲氏書氏與上年潞氏同彼注云明不當絕當復其氏是也留吁不書氏知其行微故及以絕之杜范皆以甲氏等為潞之餘黨蓋亦欲歸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者

夏成周宣謝災【疏】校勘記云鄂本閩本同監毛本謝作榭下及注疏並同唐石經缺釋文宣謝災左氏作宣榭惠棟云襄九年傳疏引作謝古無榭字或止作射周郝敦銘曰王格于宣射是也三傳皆作謝榭从木又災左傳作火按紹熙本亦作謝公羊釋文引左氏作宣謝火穀梁釋文亦作謝知三傳無从木者矣九經古義云棟案左氏古文謝本作射郝敦銘云云又劉逵引國語云射不通講軍實今本作榭說文無榭經傳通作謝荀卿子曰臺謝甚高泰誓曰惟宮室臺榭釋文本又作謝與射慈亦作謝慈是射與謝通左氏襄三十一年傳宮室卑庳無觀臺榭釋文榭音謝本亦作謝原注舉虞三輔決錄注云漢末大鴻臚射咸本姓謝名服天子以為將軍出征姓謝名服不祥改之為射氏名咸載見廣韻此由晉時不識古文曲為之說按禮記玉藻卜人定龜注謂靈射之屬釋文射爾雅作謝荀子王伯篇注謝與榭同潛研堂答問云說文無榭字則臺榭之榭亦當為射蓋因習射以得名也

成周者何東周也【注】後周分為二天下所名為東周名為成周者本成王所定名天下初號之云爾【疏】注後周至東周○此據作春秋時言也昭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傳云王城者何西周也又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傳云成周者東周也注是時王猛自號為西周天下因謂成周為東周矣故傳說當時所名解之書洛誥云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疏引鄭注云觀召公所卜之處皆可長久居民使服田相食瀍水東既成名曰成周今洛陽縣是也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是也鄭案漢地志為驗後漢洛陽河南皆屬河南尹郡國志洛陽周時號成周河南周公時所城洛邑春秋謂之王城是也周敬注周禮大司徒亦云王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是與鄭同也成周亦號下都胡氏渭禹貢錐指云王城郟鄏邑漢為河南縣其故城在今洛陽縣西北下都郟成周漢為洛陽縣河南郡治其故城在今洛陽縣東北二十里二城東西相去四十里而今洛陽縣居其中古時澗水經河南故城西入洛瀍水經河南故城東入洛故澗東瀍西為王城而瀍東為下都洛誥之文甚明也續漢志注雒陽引帝王世紀云城東西六里南北九里河南注引博物記曰王城方七百二十丈郛方一十里南望雒水北至郟山地道記曰去雒城四十里成周在東王城在西敬王居成周故曰東王必大克也○注名為至云爾○書疏引鄭注書序云居攝七年天下太平而作此邑乃名曰成周是為本成王所定名也時二都並建洛邑為東都平王東遷以鎬為西周敬王徙以王城為西周成周為東周矣

宣謝者何宣宮之謝也【注】宣宮周宣王之廟也至此不毀者有中興之功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謝【疏】穀梁注宣榭宣王之榭本此為說杜以為講武屋別在洛陽者疏引服虔云宣揚威武之處五行志說引左氏說榭者講武之坐屋與公羊異○注宣宮至之功○禮記疏引異義魯詩說丞相匡衡以為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數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案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有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鄭從而不數是何本先師舊說也漢書五行志云元鳳四年孝文廟正殿災劉向以為孝文太宗之君與成周宣謝火同義明亦以成宣為宗而不毀也顧氏炎武左傳補正云呂大臨考古圖郝敦銘曰王格于宣榭宣榭者蓋宣王之廟也榭射堂之制也其文作印古射字執弓矢以射之象因名其堂曰射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宣王之廟制如榭故謂之宣榭春秋記成周宣榭火以宗廟之言而書之如祖傳宮之比通義云成周非王居而宮在焉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此周之下都得有先王廟若漢時原廟矣左傳敎王入于成周盟于襄宮亦廟之在成周者也按漢書韋元成傳劉歆議曰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周公為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繫是宜之宗無數也蓋即特廟特者不在七廟中而特立一廟者也據歆說宗不在數中則毀之三宗或在六廟外周之成宣在七廟外矣昭七年左傳余敢忘高圉亞圉或亦先公廟之不毀者也馬融說高圉亞圉周人所報而不立廟蓋不以宗而不毀為然矣與何鄭說皆異劉歆習古文則古文尚書春秋皆與公羊家同○注室有至曰謝○爾雅釋宮文此疏引李巡曰室有東西廂謂宗廟殿有東西小堂也孫炎曰夾室前堂郭注本之郝氏爾雅義疏云廟之制中為大室東西序之外為夾室夾室之前小堂為東西廂亦謂之東西堂後漢書注引埤蒼云箱序也字或作箱廟所以有廟者箱之言相謂左右助勸也故公食大夫禮注箱俠事之處觀禮注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文選為賈謐作贈陸機詩注引爾雅廟作廊蓋字形之誤又引舍人曰殿有東西小堂也寢者郭云但有太室郝氏義疏寢之制但有太室而無左右夾室故無東西廂按古路寢制如明堂燕寢有堂有室有夾室有房正如上所陳廟制故周禮隸僕注云五寢五廟之寢也前曰廟後曰寢月令正義廟是接神之處其處尊故在前寢衣冠所藏之地對廟為卑故在後也不得有無東西廂之制蓋寢者平常臥息之所說文作復云臥也釋名釋宮室云寢寢也所寢息也推人道以事神固不必備有堂戶房階室之制與寢亦所謂致死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為也榭者郭云榭即今堂壇禮疏引李巡云但有大殿無室名曰榭書疏引孫炎云榭但有堂也郝氏義疏云大傳注以謝為屋歇前正義謂歇前者無壁也如今廳是也按廳郭後世之堂皇漢書胡建傳列坐堂皇上集解堂無四壁曰皇是也然則無堂者無室但有堂故杜謂屋歇前矣通稱云謝讀如序則物當棟之序謝之言射也堂後無室本射堂之制故以名焉按禮鄉射禮

云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注序之制有堂有室也豫讀如成周宣榭火之榭凡屋無室曰榭今文豫為序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為榭則鄭而不於記以序榭則鄭物序也當榭然亦鄭不於破禮序經字豫以但讀序如榭皆榭無不宣鄭榭破其序豫字又同音字得相通也禮與記之當則物當榭皆指序言序大於序故有堂有室也鄭彼注自謂豫讀如榭音非以為榭彼之豫自謂州黨學之序爾

何言乎成周宣謝災【注】據天子之居稱京師宋災不別所據【疏】注據天至京師○桓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是也彼傳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注宋災至所據○齊十年宋災是也書疏云特據宋災者以其王者之後與宋相類也

樂器藏焉爾【注】宣王中興所作樂器【疏】校勘記云漢書五行志曰榭者所以藏樂器也石經謝本作榭俗字按說文無榭字繫傳梁傳周災不志也其曰宣榭何也以樂器之所藏目行之志也云成疏周參宣齡榭所火據榭本者云所周以災藏至樂注器云其宣名王也室當也則樂伊興鄭范本劉向異以五令為何十以五禮年樂王為札而子藏殺之召左伯氏毛經伯曰天成子周不宣能榭誅火天人戒火若也曰人不火能曰行火政為天天火譴曰武災之災坐者屋禮服壤杜武注之皆坐本屋漢藏書氏服此虔經皆記武云更按得左命氏名以之宣義榭器火之為所入臣火劉見歆守同戒故之漢無志人云而謝武者功所之以廟藏樂樂也器公宣羊其以名宣也謝盡為樂藏以樂王宣中鄭興陰所陽作故既名違宣公謝羊何本氏文不復得乘其左解氏而之以義為據宣說王經并須以守樂家器法為左宣傳氏宮之也義非不謂得宣據王以之相廟鄭乎公何羊得本韓文其明違云公宣羊害本之文謝乎宣據害禮記樞運宮以為臺榭之器藏也之所藏也是藏樂器之所謂宣榭雅釋宮閣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之器是所不藏必也講是武藏之物屋之也所謂射事曰攻榭序宣王雅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復古竟土修武事因立宣榭之廟是宣榭即廟武不能再之為所舉因有中興之功宗而不田○注宣王至樂器○注云宣王中興所作樂器者蓋古云興不與見屬宣之王時別樂有器名故謂樂王器作所之本事紀之云不○宣讚注云更王達之至王時以下宣又逆禮褒運禮云記我郊觀特周牲道云之下屬當傳而之見明諸侯也由王夷之王以下又禮運云我觀周道之傷天子之失而後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禮樂俱有不成康之衰又此本事紀又此為宣王即位復古相輔之作樂器文武成康之道鳳又攻宣美宣王復古亦作樂器法文

成周宣謝災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注】新周故分別有災不與宋同也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因天災中興之樂器示周不復興故繫宣謝於成周使若國文黜而新之從為王者後記災也【疏】校勘記云新周也唐石經諸本同惠棟云當作新周周故宋古當新云疏周石經作新本周本同世而案經傳云周也故疏云新周新故宋春秋作文三代三統故殷周亦以宋為之後黜杞春秋用王者之新宋上不書杞下新周周見於此春秋宣謝以新周而故宋之是何書注大本作新言之新也書夷之序宋禮新之此今按上謝子史記下觀周會諸而故宋新周之是以何注云孔子作春秋立新王之道下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是也○阮氏之注孔子至故宋○注新此周春至秋周通也三○統之三註十年宋災不書則此新周之故也宋災是也○氏徐之彦疏曰樂繆則謂云新穀梁子以為王者必通三統而治道乃施之以為不得獨舉周之宋義言說春秋也

嵗自復後始備言則之反周本曰非法後明王天自命堂所人後言者之傳則不曰謂三一王統之道也夫著正辭新義必三受命而以改故天春地秋故文法言而是五用虎始文至于實治必定再功而成復鳳故象春秋求質樂百王所審而序從賞以奉春秋而新法王作之天所以明始之孔子謂之曰皇之禍而之樂王之謂正統之也之故則不書之宋王之新周者實者以宋為王者之後故稱新周猶新宋也春秋繫之宋宋以合春秋為新王之故宋為王者之後不稱新此成周文新周之也其實春秋亦新周也記者事故以春秋之新王周此法所謂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而使周為新也故春秋新周春秋新周法以新周宋之新周者所以春秋王之新周也

孔子因天災而示新周之義也成周者自宣王以後至春秋時已不能復興周宗而因災記之言新周者以周不能復興故新之以成周統宣謝火而託天意正本之一文武之道以孔子受命作春秋繼周之王道王之文武之道本所以改周之制也亦事之道也公羊家說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以春秋為王者之法新周而王魯以宋為故也孔子以春秋為新王之法文武之道成周之所以新周也

春秋宣十年宋災左氏經亦有宋災公羊何氏以宋為王者之後故書之此新周亦王者之後故書宣謝災也孔氏廣森公羊通義曰新周者新自周也孔子以春秋為王者之法周宗已衰故以周比宋為王者之後而新之又猶杞宋也劉氏逢祿公羊何氏釋例曰春秋託王於魯以周為王者之後新周故宋黜杞也董子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曰王者之法必正號絀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是故周人之王尚推神農為九皇而改號軒轅謂之黃帝因存帝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絀虞而號舜曰帝舜錄五帝以小國下存禹之後於杞存湯之後於宋以方百里爵號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先王客而朝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而殷周為王者之後絀夏改號禹謂之帝錄其後以小國故曰絀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

秋郯伯姬來歸【注】嫁不書者為媵也來歸書者後為嫡也死不卒者

已棄有罪適人之道或時爲大夫妻故不得待以初也棄歸例有罪時無罪月

【疏】左傳云出也禮記雜記云諸侯出夫人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鄭注器皿其本所齎物也律弃妻畀所齎范云爲夫家所逐○注嫁不至嫡也○春秋之例內女嫁爲諸侯夫人者皆書如隱二年伯姬歸于紀莊二十五年伯姬歸于杞之屬是也此鄭伯姬出嫁不書故以爲媵也按隱七年叔姬歸于杞注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使亦媵得書者徐注媵賤書者後爲嫡終有賢行紀侯爲齊所滅紀季以酅入于齊叔姬歸之能處隱約全竟婦道故重錄之知此被棄來歸無賢行故從媵賤常例不書也莊二十九年紀叔姬卒注國滅卒者從夫人行待之如初是內女由媵爲嫡詳其卒辭從夫人行此來歸亦書故知爲嫡也此伯姬蓋爲他國之媵若內女經則當書嫡之歸鄭如紀伯姬之屬也通義云來歸者出也始嫁不書者容鄭子爲世子時歸之其說亦通○注死不至初也○毛本以誤有按此抉紀叔姬書卒故也紀叔姬自莊十二年歸酅後能全婦道故群其卒葬此不然故死不卒但錄其來歸而已禮記雜記云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於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注行道以夫人之禮者棄妻致命其家乃義絕不用此者始是則在道至入時猶以夫人禮待矣通義云已出則失其貴故使不見卒也接孔說非是禮喪服大功章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國君者女子在室期出嫁大功諸侯雖絕期爲其尊同故服其親服則女子許嫁諸侯而卒則服期可知故傳九年書伯姬卒明嘗有期之恩也齊衰不杖期章又有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注無主後者人之所哀憐此雖指大夫以下以諸侯不得有無主之事然推無主加服之義則被出而歸雖爲夫家所絕而父母見歸視之似不得竟同絕期之例則被出卒者爲合恩錄書卒此鄭伯姬不書卒故何氏云已棄有更適人之道或時爲大夫妻故不得待以初也諸侯女嫁於大夫者禮無服爲其尊不同故書齊之叔姬高固之子叔姬皆無卒文也○注棄歸至罪月○有罪時者此書秋是也無罪月者成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是也成八年杞叔姬卒錄之明其終于父母全歸道故云無罪益見孔氏已出則失其貴恩之說非矣

冬大有年【疏】詩大雅豐年云豐年多黍多稌箋云豐年大有年也正義宜十六年穀梁傳曰五穀大熟爲大有年公羊以爲大豐年是也桓三年經書有年穀梁傳五穀皆熟爲有年公羊傳曰僅有年使春秋之文相對而爲例他經散文不必然也魯頌曰歲其有年亦當謂大豐年矣按上年傳云則宜於此變矣注言宜公於此天災饑後能受過饑爲明年復古行中冬有大年是宜公省悟使應是而大有年矣通義云稅畝而饑所以饑君也饑餓而旋大有年乃天之愛民也君恆稅之而天又薦饑之則民無生按孔氏此說不值一饑天之愛民原不必因國家重赦加之篤饑推是孔子書之春秋究何主惠抑書以異天乎亦異天以賊書與此皆好爲立異而不知其歸之驗也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疏】包氏愼言云正月書庚子月之二十六日也

丁未蔡侯申卒【疏】包氏愼言云正月無丁未二月之四日也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注】不月者齊桓晉文沒後先背中國與楚故略之與楚在文十年【疏】注不月至十年○舊疏云正以卒日葬月大國之常例今此蔡侯不月故解之與楚在文十年後注云楚子蔡侯大子屈爲者是也莊氏存與春秋正辭云屈爲之役左氏以爲陳侯鄭伯在鄉而又有宋公後至國子鳩歸春秋一切不書主書蔡侯者甚惡蔡也蔡同姓之長而世役於楚自絕諸夏而臣弒父罪大惡極大般侯不食其餘蓋亂位以來諸侯肯未有與盟會者蔡莊侯肯道以楚上國稱與臣惡相殺同氣相求不再傳而蔡亦有賊父之禍遂使通春秋惟商臣與般相當於數十年之間者蔡莊侯者所謂用夷變夏者也按蔡自桓二年會鄧懼楚自獻舞獲侯棄夏即夷故傳十四年蔡侯肸卒注不月者賤其背中國而附父仇故喀之甚也是也終齊桓之世未嘗與盟會事晉文敗楚城濮得臣被戮始與乎踐土盟翟泉之會晉文沒後晉道中國以事楚屈爲之大是也故春秋尤賤而略之適義云文公從楚書莊王之世猶爲與賢比肸賓輕故葬但不月而已肸猶宜絕故不書葬故春不月之文於其卒蔡侯申但責其背中國與楚故書葬而去月以起之弃比肸賓輕也楚莊之賢春秋亦不得已而與之所謂實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若必使中國君長比而從之非聖人內夏外賓之心也孔氏於屈貉經下採其座主莊侍鄭之稽是也此又以爲比肸賓輕何先後之不倫耶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注】是後邾婁人戕鄫子四國大夫敗齊師于鞌齊侯逸獲君道微臣道强之所致【疏】包氏愼言云六月書癸卯月之二日劉歆以爲三月魯朓元志發鼓以大月甲辰朔不應食大衍是年五月在交限大月甲辰朔交分已過食限畫機以今曆推之是歲五月乙亥朔入食限大月甲辰朔入交二日已過食限大衍是按五行志云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慝仄慝則侯王其肅朓則侯王其舒肅敬以爲舒者侯王展意顓事臣下促急故月行疾也者王侯舒緩不任事臣下弛縱故月行遲也當春秋時侯王率多縮朒不任事故食二日仄慝十八食晦日朓者一此其效也○注是後至所致○毛本强作强五行志下之下宣公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邾支解鄫子晉敗王師于貿戎敗齊于鞌按郤衆殺郤子見下十八年四國大夫敗齊師見成二年齊侯逸獲見成二年傳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婁子同盟于斷道【疏】包氏愼言云六月書己未月之十八日杜云斷道晉地大事表云傳云卷楚一地二名今沁州東有斷保城方與紀要卷城在開封府原武縣西北九里接如左傳文上云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卽斷道人似斷道與卷二地卷楚亦不得以卷當之杜云卷楚卽斷道國是臆說顧棟高謂在沁州不知何據通義云是盟同欲仇齊而不與偕辭者傳中國無伯之甚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注】稱字者賢之宣公篡立叔肸不仕

其朝不食其祿終身於貧賤故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之謂也禮盛德之士不名天子上大夫不名春秋公子不爲大夫者不卒卒而字者起其宜爲天子上大夫也孔子曰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疏]包氏慎言云十一月書壬午月之十三日○注稱字者賢之○穀梁傳其曰公弟叔肹賢之也春秋稱字褒賢僖傳十六年○公子季友卒傳其稱季友何賢也亦稱字故也○注宣公至貧賤○穀梁傳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注引春曰宣公弑逆故其祿不可受兄弟無絕道故雖非而不去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足以厲不軌書曰公弟不亦宜乎新序節士云魯宣公者文公之弟也文公薨文公之子赤立爲魯侯宣公殺子赤而奪其國公子肹者宣公之同母弟也宣公殺子赤而肹非之宣公與之祿則曰我足矣何以兄之食爲哉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其仁恩厚矣其守節固矣故春秋美而貴之鹽鐵論論儒云闔廬殺僚公子札去而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魯公殺子赤叔肹退而隱處不食其祿虧義得尊枉道取容效死不爲也按衛侯之弟鱄去君稱名者使注云刺鱄兄爲彊臣所逐旣不能救又膠心事刺背爲姦約獻公雖復因喜得反誅之小負未爲大惡而深以自絕所謂守小信而忘大義拘小介而失大忠故不得與叔肹等也○注故孔至謂也○論語泰伯篇文集解包曰言行當常然義疏篤信好學者令篤厚於誠信而好學先王之道也守死善道者寧爲善而死不爲惡而生故云守死善道危邦不入者謂初仕時也見彼國將危則不須入仕也亂邦不居者謂我國已亂則宜避之不居住也天下謂天子也見謂出仕也何義當亦同不必以天下爲天子爾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守死善道如公弟叔肹孔父仇牧荀息之屬○注禮盛至不名○白虎通王者不臣篇云盛德之士不名尊賢也春秋曰公弟叔肹又云不名盛德之士者不可屈以爵祿也孟子萬章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故不名也禮記月令聘名士疏引蔡注云名士者謂其德行貞純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隱居不在位者也○注天子至夫也○桓四年注云上大夫不名某伯是也白虎通又云上大夫不名者賢者而已共成先祖功德德加於百姓者也今本脫上大夫三字隱元年注天子上大夫字卑之義也是天子上大夫亦不名也公子不爲大夫卽不見於經亦不書卒叔肹不仕其朝不食其祿卒而字之故爲起其宜爲天子大夫也○注孔子至心焉○論語堯曰篇文彼繼孔子曰漢書外戚恩澤侯表注引論語孔子陳帝王之文與滅國云云文選兩都賦序求爲諸孫置守冢人表兩往俱引論語興滅國繼絕世逸民傳論注引論語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上俱冠子曰字說趙岐注篇敘丁恩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又敬慎篇同以此爲武丁事盡嘗述帝王之治不必專斥一人事此主引舉逸民達上述之也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婁人戕鄫子于鄫

戕鄫子于鄫者何殘賊而殺之也[注]支解節斷之故變殺言戕戕則殘賊惡無道也言于鄫者刺鄫無守備小國本不卒故亦不日

[疏]周禮疏引駁異義鄭君以爲左氏宣十八年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傳曰凡自內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卽邾人戕鄫子是也自弑其君曰弑者謂人弑其君州之是也雖他國君不加虐亦曰殺若加虐殺之乃謂之戕取殘賊之義也若自上殺下及兩下自相殺之等皆曰殺穀梁傳戕猶殘也捝殺也周禮疏引鄭氏書梓材注同是殺爲殘賊之義也列子說符云逢共監而殺之殷敬順釋文戕一本作殘潛研堂答問云穀梁注捝謂搥打亦晉人語說文無打字宜何從曰此必打之誤說文打橦也打與橦播連文如橦亦有橦擊義又聞釋文引字林云木杖者捝文捝前木杖捝訓解捝御是兩字隨似涵爲一曰捝殺之捝本書从木旁陸引木本訓之則陸所見本猶作捝字鐵改从手旁而磨石經因之非古杖之著也按穀梁云捝殺與何氏支節斷殺殊其殘一也五行志董仲舒劉向以爲後鄫支解鄫子是西漢書說故何依用之爲周禮大司馬云放弑其君則殘之注引王霸記曰殘滅其爲惡公羊傳戕鄫子于鄫者何殘而殺之也注惠氏士奇禮說云殘之者或釋春秋戕鄫子于鄫穀梁傳以捝殺注捝爲打方言謂之梆關西人呼打爲梆晉魏河內之北謂梆爲殘蓋殘賊而殺之爲梡殺梡言訓罪死於梡棓注棓大杖梡木爲之以暴殺罪則似古有是刑而邾人行之故春秋書曰戕小爾雅亦曰戕殘也蓋邾人假其名以行其虐也殘乃九伐之正法世梡殺之謂殺蓋劉以爲支解解四支斷肯節蓋近乎殘矣殘之言釋也殺君者釋古之法也說者謂起於秦鏤矣○注支解至道也○說文肉部厭體四厭也段借支孟子告子篇楠其四支易坤文言傳而暢於四支是也說文刀部解判也从刀判牛角左傳宣四年宰夫解黿莊子養生主庖丁解牛是也支解節史記呂后紀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是漢書陳湯傳支解人民注謂解截其四支也刑極殘賊故今律支解活人者首犯被僭妻子說亦以惡無道之甚也杜云弑戕皆殺也弑者積徵而起非一朝一夕之漸戕者卒暴之爲故春秋變殺言戕也○注言于至守備○左疏引賈逵云邾使大夫往戕賊之杜氏釋例云有國之君當重門設險而輕近暴客變起倉卒亦因事而見戕也○注小國至不日○舊疏云滅例月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之屬是也鄫書無道殘滅人君於其國都與滅相似亦宜書日以責其暴而不日者正以鄫爲微國本不合卒是以略之不書其日也而傳十九年夏六月己酉邾婁人執鄫子用之亦是無道與此相似而書日者彼注云日者魯不能防正其女以至於此明其痛其女痛而自責之是也

甲戌楚子旅卒[疏]穀梁旅作呂說文呂部呂脊骨也象形昔太嶽爲禹心呂之臣故封呂侯又書篆文呂从肉从旅則旅蓋膂之省體節呂也呂覽季冬紀律中大呂注呂旅也是也包氏慎言云七月書甲戌月之九日穀梁傳夷狄不卒卒少進也卒而不日日之少進也

何以不書葬[注]據日而名[疏]注據日而名○舊疏云書日書名一是諸夏大國之例是以弟子因述責

其不[illegible]大國例同書[illegible]也

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旅即莊王也葬從臣

子辭當稱王故絕其葬明當誅之至此卒者因其有賢行■[illegible]

[illegible]

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包氏慎言云十月書壬戌月之二十八日

歸父還自晉至檉遂奔齊■左氏檉作笙[illegible]

也書[illegible]

還者何善辭也■[illegible]

善爾歸父使於晉■上如晉是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家為

彥所逐遣以先人弒君故也■[illegible]

[illegible]

墠帷■埽地曰墠今齊俗名之云■[illegible]

袒踊故設帷重形■[illegible]

[illegible]

哭君成踊■踊辟踊也禮必踊者[illegible]

如墨哭之喪母矣成踊成三日五哭大踊之禮禮臣為君本服斬衰

故成踊比二日朝莫哭大踊三日朝哭大踊莫不復哭大踊去事之殺也

■[illegible]

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卽堂東位西鄉哭成踊襲經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於括又哭髮袒成踊于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奔母之奔喪如父喪禮於又哭不括髮臣爲君斬衰似三哭皆括髮又奔喪云聞喪不得奔喪乃爲位括髮袒成踊襲經絞帶卽位凡位又爲位者壹袒然則歸父惟壹袒與又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注謂哭其皆君未知歸父之哭宣公爲晉君以否

反命乎介【注】因介反命禮卿出聘以大夫爲上介以士爲衆介【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成十五年傳作反命于介左傳云復命於介○注因介反命○杜云介副也將去使介反命於君疏聘禮復命之禮云公南鄉使者執圭反命曰以君命某子某君某君受幣于某宮某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若聘君賓于使歸執圭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子卽位不哭辯復命如聘子臣皆哭與介入北鄉哭出袒括髮入門右卽位踊是君之存亡皆有復命之禮今身將出奔不復親自復命故立介於位介當南面歸父於介前北面執圭復命既復命之後北面哭乃遂括髮訖前卽位北面哭三踊而出以復命之語語介使知會介以此言告於殯也○注禮卿至衆介○禮聘禮云遂命使者注聘使卿使者其事是其任亦重故亦稱皆辭如使者也又云宰命司馬戒衆介衆介皆逆命不辭注衆介者士也士屬司馬周禮司馬之屬司士再拜稽首辭君不許乃退又云既圖事戒上介亦如之蔡氏德晉儀禮本經云上介大夫爲之所以副使者或聘使有故則上介攝掌作士適四方使爲介

自是走之齊【注】主書者善其不以家見逐怨懟成踊哭君盡臣子之道起時莫能然也言至禮者善其得禮於禮言遂者因介反命是也不待報罪也遂弑君本當絕小善錄者本宣公同篡之人又不當逐不日者伯討可逐故從有罪例也【疏】注主書至然也○左傳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杜云大夫還不書春秋之常也今書歸父還奔齊其能以禮退是與何義同○注言至至於禮○穀梁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未畢者未復君命也自晉明聘事畢故書于禮見其得禮於禮也○注言遂至罪也○鄂本罪作非大夫無遂事歸父不待報而去臣節究有未盡故書遂以賓之○注遂弑至當絕○校勘記云鄂本遂作逐誤又不書逐鄂本同閩監毛本又誤父遂弑君之賊宜絕其世錄歸父小善以遂固宜討宣公非討遂之人故晉惠殺里克傳十年傳曰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衛獻公殺甯喜歸爲晉執之徹不得爲伯討故襄二十七年從君殺大夫例不與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同文也○注不日至例也○舊疏云凡內大夫出奔例無罪者日卽襄二十三年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書昭十二年冬十月公子慭出奔書之歸是也今此歸父亦無罪不日者正以仲遂弑君其家合役但與宣公同謀者人不合逐之者作伯討之時歸父可逐故從有罪之例按舊疏引臧孫紇公子慭一明有罪一明無罪也歸父歸無過失然弑君之子本不合存故從伯討以殺義如仲遂者固宜天下有能力討則討之者也春秋聽惡惡止其身然遂之罪本比書常書人比逐卽以其父弑君逐之故不得全同無罪例也逐義云不日者無罪也以歸父公子慭與敵乾敵之可決內大夫出奔有罪日無罪不日例與何義乖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成元年盡二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成公第七

【疏】校勘記云唐石經成公第八卷七左傳釋文成公名黑肱宣公子春世家宣公卒子成公黑肱立是為成公左疏云穆姜所生以定王十七年即位諡法安民立政曰成釋例曰計公衡之年成公又非穆姜所生不知其母何氏也按襄二年傳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為宣夫人與成夫人與則公羊不必以成公為繆姜子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疏】包氏慎言云二月書辛酉月之二十九日

無冰【注】周二月夏十二月尚書曰舒恆燠若易京房傳曰當寒而溫倒賞也是時成公幼少季孫行父專權而委任之所致【疏】注周二至二月〇杜云周二月今之十二月穀梁傳終時無冰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冰何也終無冰矣加之寒之辭也疏引麋信徐邈並云十二月最為寒甚之時故特於此書之范云周二月建丑之月夏之十二月也此月既是常寒之月於寒之中又加甚常年過此無冰終無冰矣校勘記云此本原刻周二之二缺上畫翻刻本遂改為周正月夏十一月閩監毛本承其誤按紹熙本作周二月夏十二月〇注尚書至燠若〇書洪範文也釋文尚書作豫本又作燠燠於六反煖也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段玉裁云舊孔本作豫鄭王本作舒羣經音辨引作舒常奧若云何休讀今本作燠按音辨恆作常避宋諱也五行志中之下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悊厥咎舒厥罰恆燠亦作燠又云庶徵之恆奧劉向以為春秋亡冰也小奧不書無冰然後書舉其大者也按書疏引鄭王本皆作舒鄭云舉遲也舒惰也尚書大傳作荼荼亦舒玉藻諸侯荼是也偽孔作豫徐仙民故讀從舒也論衡寒溫篇洪範庶徵曰急恆寒若舒恆燠若荀悅漢高后紀人君急則日舒過而疾舒則日暑退而緩故曰急恆寒若舒恆燠若今本漢紀作豫豫淺人改之也上文明以急舒對孝惠紀亦有厥咎急厥咎舒之語可證也經義雜記尚書厥民隩五帝本紀作其民燠蓋古文尚書作奧今文尚書作燠也釋文引馬云煖也是馬從今文讀何氏今文之學也引尚書作奧若是今文燠亦作奧〇注易京至賞也〇校勘記云諸本同按倒當作倒字之誤也此本云凡為賞罰宜出君門而臣下行之故曰倒賞也可禮閩監毛本亦誤作倒賞矣襄二十八年疏引作倒置二字誤倒字不誤按紹熙本作倒賞不誤五行志又云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无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舒緩故其咎舒也鄭倒賞之義也志又引京房易傳曰祿不遂行茲謂欺厥咎奧雨雪四至而溫臣安祿樂逸茲謂亂奧而生蟲知罪不誅茲謂舒其奧夏則暑殺人冬則物華實重過不誅茲謂亡徵其咎當寒而奧六日也按洪範云唯辟作福唯辟作威此經舊疏引鄭注云此為抑臣之言也作福謂慶賞作威謂刑罰書又云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鄭注云害于汝家福去凶于汝國亂下民是也〇注是時至所致〇五行志又云董仲舒以為方有宣公之喪君臣無悲哀之心而炕陽作丘甲劉向以為時公幼弱政舒緩也又云一曰水旱之異暑之徒天下皆間故曰無冰天下異也成公時楚橫行中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敗天子之師于貿戎天子皆不能討按何氏之說劉子政知成公幼少者下十六年不見公羊為為不討於幼也傳成二年公衡為質杜云公衡成公子計巳有子矣則成公時年三十餘矣則左氏不以為幼然公至十四年始娶則公羊之說信矣行父專權自仲遂卒後始魯世家於宣公初立云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強明魯當夫政於宣初逮卒後季氏日強大也

三月作丘甲

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丘使也【注】四井為邑四邑為丘甲鎧也譏始使丘民作鎧也古者有四民一曰德能居位曰士二曰辟土殖穀曰農三曰巧心勞手以成器物曰工四曰通財鬻貨曰商四民不相兼然後財用足月者重錄之【疏】注四井至為丘〇周禮小司徒文也彼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鄭注九夫為井者方一里四井為邑方二里四邑為丘方四里四丘為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出田稅四甸為縣縣方二十里四縣為都方四十里疏引服虔云司馬法云四邑為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謂之乘馬杜云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顧氏炎武杜解補正云杜云丘出甸賦譏增三倍恐未必然司馬法四丘為甸旁加一里為成共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則丘得十八人不及一甲今作丘甲令丘出二十五人一甸之中共出百人矣沈氏欽韓云顧說是矣而未得其解蓋一甸之中本出甲士三人今令出甲士四人則丘出一甲也知者以杜牧引司馬法云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輕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二乘兼百人為一隊則李衛公問對引曹公新書同然古制植七十二人其廝養之役皆在步卒七十二人之中今甸為法百人為一隊則丘出二十五人當一丘而一甲也車乘輕重則一甸又出二乘也司馬法本於穰苴是春秋之中皆用丘甲之法而晉楚諸國可知矣李衛公問對楚二廣之法每車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參多是丘出甲又不止一矣按沈氏之說本孔氏通義云始丘使者言始不甸使也周制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使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今使丘出一甲則甸有甲士四人事三甸而增一乘是也與顧說亦大同也〇注甲鎧也〇周禮序官司甲注甲今之鎧也禮記曲禮獻甲者執胄注甲鎧也廣雅釋器甲鎧也〇注譏始至鎧也〇穀梁傳云作為也丘為甲也丘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又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也丘作甲非正也此云譏使丘民作甲下備引四民不相兼之說似與穀梁合考周禮有司甲其職雖闕考工函人之職甚詳司兵云掌五兵五盾以待軍事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受兵輸亦如之注兵輸謂師還然則戈盾弓矢師出頒之師入選之皆藏於官民不自備[illegible]甲亦然今使丘民自出甲故譏之管子乘馬云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藪五一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藪二十人白徒三十人使一乘鄭一甸一為鄭一丘蓋丘甲之制甲行之當管從而放之與其實井邑丘甸皆出甲而獨舉丘者舉丘以該井甸等法

則丘民猶言邑民鄉民國民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杜謂丘出甸賦信乎抑否乎曰不然司馬法以田賦出兵其法本於春秋行於戰國非周禮也丘甲始作於齊桓之伯桓公以此行之于齊故成公亦以此行之於魯管子云一乘之地方六里原注六當為八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一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然則丘出一馬七甲甸四之出四馬二十八甲古制丘有馬無甲今使一丘作七甲而已安得又有長轂一乘戎馬四匹且甲士步卒戈楯皆具而後云丘出甸賦乎杜以司馬法注春秋往往不合多類此劉氏逢祿解詁箋云何氏依穀梁解之左氏服注引司馬法云丘有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為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杜云甸所賦今丘出之譏重斂故書似與經傳意合然何氏本孔孟家法以大國地方百里出車千乘故云十井而賦一乘若司馬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又云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與諸侯百里千乘之制不合此據天子畿內千里出車萬乘言之馬融以十同之地開方為三百一十六里有奇皆周官家言故何氏不取也然如何義四邑為丘使一丘農民皆作甲以農為工失其本業似亦與情事未協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丘衆也孟子盡心得乎丘民而為天子莊子則陽篇丘里者合十姓百民以為風俗也釋名曰四邑為丘丘聚也皆衆之義或以解此然衆民作甲曰作丘甲亦不辭何氏云譏始使則自後常行之矣左傳云初稅畝言初此不言初者此備齊雖譬為之耳非是終用故不言初按此如哀十二年之用田賦不言初耳何所見譬為之耶民以食為本稅斂審什一之中正故於使時重餘之也○注古者至用足○穀梁傳云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注學習道藝者又云有商民注通四方之貨者又云有農民注播殖耕稼者又云有工民注巧心勞手以成器物者國語齊語云四民者勿使雜處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令夫工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旦莫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令夫商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貴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軺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旦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令夫農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耞芟及寒擊草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擾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以旦暮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襏襫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呂覽上農篇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三官謂農工賈六韜云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農一其鄉則穀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無亂其鄉無亂其俗義皆同校勸紀出通貨財曰商云閩監毛本作通財鬻貨曰商釋文鬻貨芊大辰此說接紹熙本有稱字此言四民不可相兼之義漢書刑法志云魯成公作丘甲春秋書而譏之以成王道師古注用服說又曰一說別令人爲丘作甲也士農工商四民有業甲非凡人所能爲而今作之譏不正也鄭公穀梁然為丘作甲籍亦未明○注月者重錄之○舊疏云欲道宣公十五年秋初稅畝哀十二年春用田賦皆書時今書月故如此解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注〕時者，謀結晉之驩，不相負也。後為晉所救，不日者，救在三年外，尋舊盟後，非此盟所能保。〔疏〕杜范並云赤棘晉地○注時者至負也○舊疏云正以春秋之義大信者時故也案之戰在下二年○注後為至能保○舊疏云春秋之義不信者日故如此解後為晉所執者卽下十六年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是也執在三年外尋舊盟後卽下三年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丙戌及荀庚盟傳云此聘也其言盟後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是也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疏〕漢書劉向傳五行志並作貿戎左氏作茅戎古茅貿同部段借字汪氏中經義知新錄云荀子禮論云薦器則有鍪而無縰注鍪之言蒙也冒也按鍪蒙冒語之轉左氏傳茅戎公羊作貿戎方輿紀要大陽津在陝州西北三里黃河津濟之處志云津北對茅城按三里蓋三十里之誤今茅津渡是也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茅戎蓋西羌之入居中國者角弓箋云髦西夷別名括地志岷洮等州以西羌古羌國以南爲古髦國今疊宕以西松當悉靜等州以南皆是於今松潘廳及疊溪營地

孰敗之？蓋晉敗之。〔注〕以晉比侵柳、圍郊，知王師討晉而敗之。〔疏〕注以晉至敗之○侵柳者宣元年冬晉趙穿帥師侵柳傳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爲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是也圍郊者昭二十三年晉人圍郊傳云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爲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是也正以往前侵柳已犯天子在後圍郊復犯天子二經之間天子敗績據上下更無餘國犯王故知是天子討晉而爲所敗也繁露王道云晉至三侵周與天王戰于貿戎而大敗之漢書劉向傳罰宣多稱晉敗其師于貿戎伐其郊是也貿戎去洛陽二百里地近于晉故以爲晉敗也穀梁傳亦曰然則孰敗之晉也

或曰貿戎敗之。〔注〕以地貿戎故。〔疏〕注以地貿戎故○舊疏云蓋晉侯不臣知王討之逆往敗之亦何傳按傳載或說師左氏義也於晉無涉矣何云以地貿戎故之者春秋書地於貿戎故或說以地言也左傳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不聽遂伐茅戎三月敗績于徐吾氏是也通義云以不月日言之或說是也所聞之世詐敗于戎狄與詐敗戎狄同例

然則曷為不言晉敗之？〔注〕據侵柳、圍郊言晉。王者無敵，莫敢當也。〔注〕正其義，使若王自敗于貿戎，莫敢當敵敗之也。不日月者，深正之，使若不戰。〔疏〕穀梁傳云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爲尊者諱敵不諱敗注諱敵使莫二也不諱敗容有逃否舊疏云春秋之義託魯爲王而使舊王無敵者見任爲王寧可會春秋正可時時內魯見義而已○注正其至之也○五行志下之上云天氣不言五行沴天而曰日月亂行星辰逆行者蓍著下不數沴天體春秋王師敗績于貿戎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為文尊卑之恩也劉歆云屬極傳曰有下體生上之亦說以為下人伐上天誅已成不得復為有云鹽鐵論世務云春秋王者無敵言其仁厚其德美天下賓服莫敢受交也注淮南王安曰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皆正其義之義通義引淮侯傳歸又引劉敞曰其敗晉其言敗績何天下之辭大夫與有能敗王之師者也王自敗也○注不日至不戰○舊疏云春秋之例偏戰日詐戰月故如此解

冬十月

二年春齊師伐我北鄙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疏】包氏慎言云據曆丙戌爲五月二日四月無丙戌也杜云新築衛地大事表云今大名府魏縣南二十里有新築城方輿紀要云舊築城在大名府魏縣西南二十里趙成侯及魏惠王遷于葛孽卽此地今其地又有築亭驅據高宣以爲新築按趙世家作葛孽紀要又云葛孽城在廣平府肥鄉西實字記又作葛蘖地與衛遠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書癸酉月之八日杜云鞌齊地大事表云通輿云鞌在平陰縣東今從高氏之說取近志讀鞌卽古之歷下城卽今濟南府治之歷城縣沈氏欽韓云按地志不載沂水縣記沂水縣北一百里有將軍覌西南有鞍山非此鞍也名勝志鞌城在平陰縣東按傳文鞌地當在濟南府歷城山東通志鞌在歷城縣西北十里華山下今按左傳云三周華不注齊師敗績則在歷城者信

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注】據高無氏【疏】釋文公子手一本作午左氏作首古手首通宣二年左傳趙盾士季見其手釋文手一本作首禮大射儀相者皆左何邵後首注古文後首爲後手士喪禮恩左手注古文首爲手潛研堂金石跋尾卯教銘拜手稽手卽稽首是也經義雜記云沈文何引穀梁傳曹公子首儀今本作曹公子手儀按大射儀注古文首爲手穀梁釋文亦作手則手爲段借字首爲正字古本穀梁作首與左傳同公羊一作午者手字形近之譌○注據高無氏○莊二十四年曹羈出奔陳傳曹羈者何曹大夫也注以小國知無氏爲大夫則小國例無大夫有者名氏不具故羈不氏也此稱公子故據以難

憂內也【注】春秋託王于魯因假以見王法明諸侯有能從王者征伐不義克勝有功當褒之故與大夫大夫敵君不貶者隨從王者大夫得敵諸侯也不從內言敗之者君子不掩人之功故從外言戰也魯舉四大夫不舉重者惡內多虞國家悉出用兵重錄內也【疏】通義云曹以內被齊難進大夫助戰故善而錄之繫歸觀傳云曲辭與奪之戰先憂我者見實是也○注春秋至大夫○桓五年蔡人衞人陳人從王伐鄭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注美其得正義也故以從王征伐錄之蓋起時天子微弱諸侯背叛莫肯從王者征伐以善三國之君獨能尊天子死節是諸侯從王征不義克勝當美之事也此託王於魯諸侯能爲內憂與從王者征伐無異故假以見王法桓五年是其事此其義也與與同亦得正故與曹有大夫也○注大夫至侯也○傳二十八年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傳云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大夫不敵君也注臣無敵君之義故絕正也然則使以大夫敵君貶此以圍從王者大夫有得敵之義故不貶也解此以抉彼稱人故也又宣十二年書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

使傳云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注不與晉而反與楚子爲君臣之禮以爲晉然則得臣書人以明不敵之義林父書名氏所以惡晉也以無王者大夫故也○注不從至戰也○被惡記不從內言敗之者此本敗績讀今訂正按紹熙本正作敗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注春秋託王於魯戰讀敵文也王者兵不與諸侯戰戰乃其已敗之文故不僅言師敗者夫然則此若從魯爲文不得言及齊師戰于鞌宣如傳元年公子友敗莒師于酈之例夫此因從外故言戰者君子不掩人之功故也桓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傳內不言戰此其言戰何從外也亦此不掩人功之義也適義云從外不從日者先日者前定之期也緩辭也後日者非前定之期也急辭也龍門急而書鞌也義或然也龍門之戰何云明書歸功紀鄭言戰則此亦歸功于晉衛曹故言戰也○注魯舉至內也○左傳疏云魯於將與盟會雖二卿並行止書一使至於行師用兵則並書諸將此書四卿昭定之世或書三卿衆書二卿皆舉重兵故書之其他國唯書元帥詳內略外也按孔氏此疏頗得公羊意者通義云內舉四大夫者時宋作三軍蓋季孫將上軍臧孫將下軍僑如嬰齊爲二軍之佐也使舉上客而軍將列數之者重師也於他國則唯言元帥錄內略外之義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書己酉月之二十六日杜云穀梁曰鞌去齊五百里袁婁去齊五十里正義曰齊之四竟不應遼遠且鞌已是齊地未必竟上之邑豈得去齊有五百里乎穀梁又云壹戰綿地五百里則是甚言之耳釋例土地名鞌與袁婁並闕不知其處遠近無以驗之按左傳作爰婁袁婁通大事表云公穀二傳並爲近郊之辭張氏洽因曰臨淄縣西有袁婁蓋亦約略之辭耳或曰在淄川境穀梁傳亦作爰婁博物志臨淄縣西有袁婁一統志因云袁婁在靑州府臨淄縣西按臨淄更在靑州東與鞌地似更遠矣

君不使乎大夫【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君不下似脫行字當補正解云春秋譏於尊卑遲嫌疑故脫去使文以起事張例則所稱君不行使乎大夫也者是則疏本有行字又隱六年疏兩引君不行使乎大夫閒元年疏引同此其行使乎大夫何【注】據高子來盟魯無君不稱使不從王者大夫稱使者實晉郤克爲主釋先晉傳舉郤克是也【疏】注據高至稱使○閔二年齊高子來盟傳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注時閔公弒僖公未立故正其義明君臣無相適之道也使以我無君故使不稱使明君不行使大夫云穀此皆大夫也齊使稱使故據以難○注不從至是也○舊疏之經先晉稱大夫之時經言及晉侯盟于赤棘是也傳舉郤克卿下傳云師還齊侯晉郤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之屬是也或者言先晉正謂會晉郤克是也何者序四大夫乃言會晉郤克則師郤克在是而四大夫佐會之舊如宣元年宋公陳侯以下會晉似于變林佼鄭徐按前說是也若如使說注書云經傳皆先舉晉郤克也

佚獲也【注】佚獲者已獲而逃亡也當絕賤使與大夫敵體以起之君獲不言師敗績等起不去師敗績者辟內敗文【疏】注佚獲至亡也○釋文佚一本作失莊子書皆以失爲佚漢書地理志漢中滏失稱爲佚也杜欽傳曰三四年言失欲之生審也稱佚欲也主父偃

傳齊王內有逸失之行謂逸泆之行也辭侯傳道行逸失謂行經佚也九經古義云古佚字皆作失佚又與逸通尚書無逸漢石經作佚春秋經曰肆大眚徽棼曰肆失也失猶佚也佚與逸同謂逸因桉漢石經無逸之逸作勑桓八年左傳謂佚逸注逸逸也荀子宥坐云若有決行之其惡佚若擊擊注逸奔逸也同籍鄭籍以逸逃於襄事注逸亡也廣雅釋詁逸去也皆與逃亡義近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注當絕至起之○包氏慎言云國君被獲辱社稷也絕壽其位按傳十五年獲晉侯注書者以惡見獲與獲人君皆書絕也莊十年傳蔡侯獻舞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獲也繁露竹林云是故春秋推天施而順人理以至尊爲不可以生於大辱大盡故獲者絕之以至辱爲不可以加於至尊大位敵雖失位弗君也已在國反位矣而春秋猶有不君之辭況其屈然方膚耶其於義也非君定矣若非君則丑父何權矣是其絕賤不君故使與大夫獻體也春秋爲內諱故隱六年鄭人來輸平傳然則何以不言戰諱獲也然猶稱人以起之使注云稱人國共辭者嫌來輸平獨惡鄭明鄭擅獲諸侯者不能死難皆書絕是也○注君獲至敗文○傳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傳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續君獲不言師敗續也注舉君獲爲重也然則此若去師敗續以起齊侯見獲則當但言季孫行父以下及齊侯戰于鞌不言齊師敗續又嫌與內敗文同矣何者春秋王魯內不言戰言戰乃敗桓十年齊人衛人鄭人來戰于郎是也故書行使乎大夫起之所以辟內敗之文故也

其佚獲奈何師還齊侯【注】還繞【疏】注還繞○廣雅釋詁云旋還也華嚴經音義引切讀同文選注引字林云旋回也史記日者傳旋式正藝案還旋也還旋皆繞義也左傳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己曰旦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是還繞義也

晉郤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疏】周禮考工記冶氏云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鋝注戟今三鋒戟也釋名釋兵云戟格也旁有枝格也左傳隱十一年子都拔棘以逐之注棘戟也禮記明堂位越棘注棘戟同是也說文作戟逡者說文辵部逡也玉篇退也郤也莊子田子方篇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蓋衛退之義也再拜稽首者白虎通姓名篇人所以相拜者何以表情見義屈節卑體尊事人者也拜之言服也所以必再拜何法陰陽也尚書再拜稽首也必稽首何敬之至也頭至地何以言首謂頭也禮曰首有稽則秩所以先拜手後稽首何各順文實也尚書曰周公拜手稽首周禮大祝疏云軍中得拜者公羊之義將軍不介冑故傳言拜法通義云禮介者不拜而今再拜稽首者蓋雖執摎人會故禮加於晉禮云禮介者不拜而郤克再拜者蓋齊師已敗行賞奇之禮殺敵之後得再拜矣若嘗戰時將軍有不可犯之色寧有拜乎權皆疏與孔說相類乃衛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成十六年左傳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或解軍不介冑與

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注】人君將乘有車右有御者【疏】校勘記出逢丑父云唐石經諸本同[illegible]本作逢[illegible]按逢[illegible]之逢从夆不从夆皆[illegible]說夆[illegible]今按閩本亦作[illegible]左傳按說[illegible]記云閩[illegible]

[illegible]○注人晉至御晉○漢書文[illegible]紀乃令宋[illegible]古曰[illegible]車之右世家[illegible]于鞍逢丑父齊頃公右左傳[illegible]夏[illegible]逢丑父[illegible]右[illegible]車者[illegible]左[illegible]則[illegible]曰[illegible]三人也[illegible]車三人[illegible]耳其兵車之中又有一人[illegible]之右以[illegible]是以戎事

按則詩鄭風清人云左旋右抽中軍作好箋云左二人謂御者右軍右也中軍爲將也左傳云郤克將中軍解張御鄭丘緩爲右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是郤克爲將在鼓下也又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侯傷手而血染左輪是御者在左也人君兵事或亦如此也

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注】禮皮弁以征故言衣服相似頃公有負晉魯之心故特要丑父備急欲以自代【疏】禮記坊記注侯右恆朝服君則各以時事唯在軍同服鄭疏引此傳云章之服逢丑父爲齊頃公車右也衣服與頃公相似是在軍同服也按左傳僖五年云均服振振杜云戎事上下同服又成十六年左傳有韎韋之跗注疏在軍之服其色皆同所謂均服振振上下同色也郤至與乘同服所以獨見識者禮法雖有此服軍士未必盡然則大夫以上服或與士不同真蓋車右與君輯衣服無不似特要逢丑父所其面目相似耳○注禮皮至相似○白虎通三軍云王者征伐所以必皮弁素積何伐者凶事素服示有憂惜也伐者質故衣古服禮自三王共皮弁素積服亦皮弁素積又招虞人以皮弁知伐亦皮弁按知伐亦皮弁當作知田獵亦皮弁者六月疏引孝經注田獵戰伐冠皮弁昭二十五年注云皮弁以征不義韓詩傳亦有是語蓋皆今文家說其周禮弁師云凡兵事韋弁服蓋古文家說也○注頃公至自代○舊疏云鄭下傳云前此者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則客或跛或眇者是使跛者逆跛者眇者逆眇者是也校勘記出故特要丑父備急閩監本同蓋誤宋本毛本要作選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選異書選之譌字耳按頃公選丑父備急自代謂似與負晉魯之心無涉也

代頃公當左【注】升車象陽陽道尚左故人君居左臣居右【疏】齊世家云遂復戰齊急丑父恐齊侯得乃易處頃公爲右左傳云逢丑父與公易位晉世家傳困頃公頃公乃與其右易位○注升車至居右○御覽引五經要記云國君及元戎事軍將在中央當敵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執戈在後禮記曲禮疏云乘車則君當在左若兵戎車路則君在中央御者居左蓋此代頃公當左謂在車右之左仍居中也曲禮云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此兵車御者在當亦得式不敢與君並處君之左故自車右視之則君居左臣居右也其非元帥御者皆在中將在左故左傳云韓厥代御居中也其甲士兵車之法則帥者頌閟宮箋云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與此又不同也

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注】不知頃公將欲堅飲意邪勢未得去邪【疏】齊世家絓於木而止晉小將韓厥伏齊侯車前曰寡君使臣救魯衛戮之丑父使頃公取飲左傳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注不知至去邪○校勘記出將欲云閩監毛本同鄂本將欲作欲將

曰革取清者【注】革更也軍中人多水泉濁欲使遠取清者因亡去【疏】注革更也○詩大雅皇矣不長夏以革傳革更也[illegible]四年左傳大夫則革之注革更也[illegible]

[illegible]

頃公用是佚而不反【注】不言獲者內大惡諱【疏】[illegible]

[illegible]

爲內大惡諱者隱大年注明諱獲獲諱使當絕傳十五年注見獲與獲人君皆當絕明獲諱使當坐絕故不書爲內諱也莊十年以
獲使獻歸諱不書獲者使傳云不與其獲之獲中國也蓋爲中國諱獲但責其不死位也逢丑父曰吾賴社稷
之神靈吾君已免矣■使獲書爲異傳曾逢丑父伏弑而使其君取故稱於諸侯郤克曰欺三
軍者其法奈何■問執法者曰法斮■斮斮■注斮斮○爾雅釋器云魚曰斮
之此疏引樊光云斮斫也使節文引字林云斮斬也與此合說文斤部云斮斬也後漢書董卓傳論夫以刳肝斮趾之性注斮斬也
文選羽獵賦斮巨鰲注引韋昭曰斮斬也於是斮逢丑父■丑父死君不賢之者經有
使乎大夫於王法頃公當絕如賢丑父是賞人之臣絕其君也若
以丑父故不絕頃公是開諸侯戰不能死難也如以衰世無絕頃
公者自齊所當善爾非王法所當貴■齊世家云晉郤克欲殺丑父丑父曰代君死而見僇
後人臣無忠其君者矣克舍之左傳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
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皆與此傳異○注丑父至君也○以丑父不書於春秋又無起賢文故也書
齊侯使國佐如師絕齊侯之意已起若賢丑父難賢人臣絕人君矣襄二十九年傳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爲臣則
宜有君當也又曰許人臣必使臣許人字者必使子也注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丑父實則丑父榮而不及其君非實人
所欲也故役其實文○注若以至難也○舊疏云今若以丑父實以爲齊宜有君而不絕頃公卿開諸侯不死社稷大義禮會子斷
言上云生以辱不如死以榮辱可避避之而已矣及其不可避也君子視死若歸重注不苟免也孔氏廣森補注云董仲舒說春秋
齊頃公不死於位以曾子此義貴之按襄六年齊侯滅萊傳不言棄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定十四年以頓子牂歸注不別以歸
何國者賴子以不死位爲重哀七年以邾婁子益來傳名絕之也是諸侯死難之義也若傳五年晉人執虞公使注云不但去滅復
云以歸言執者明虞公滅人以自亡當絕不得貴以不死位也則又異也○注如以至當貴○校勘記出當貴云閩監毛本同誤也
當作非王法所得貴按疏標起訖云注如以至得貴解云但春秋爲王法是以不得貴耳則疏本作得字今毛本疏標起訖亦改作
當貴矣書疏云丑父權以免齊侯是以齊人得善之但春秋爲王法是以不得貴耳而公羊說解疑論皆譏丑父者非何氏意按繁
竹林云逐丑父以殺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爲知權丑父欺晉祭仲許宋俱枉正以存其君然而丑父之所爲難於祭仲祭仲見
實而丑父猶見非何也曰是非難別者在此此其嫌疑相似而不閑理者不可不察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貴獲虜逃遁
者君子之所甚賤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故春秋以爲知權而賢之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爲不
知權而簡之其俱枉正以存其君相似也其使君榮之與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爲也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
秋善之魯隱公是也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雖能成之春秋弗愛齊頃公逢丑父是也夫冒大辱以生其情無樂故賢
人不爲也而衆人疑爲春秋以爲人之不知義而疑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於天之爲人性命也天之爲人

惟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辱若爲歎然有爲生有爲利而已又曰故歎三軍爲大辱於晉其免頃公爲辱而亂於齊是以雖亂而春
秋不愛丑父大義宜言於頃公曰君慢侮而怒諸侯是失禮大矣今被大辱而弗能死是無恥也而獲重罪請俱死無辱宗廟無羞
社稷如此雖陷其身尚有廉名當此之時死賢於生故君子以爲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正是之謂也由法論之則丑父欺而不中權
忠而不中義以爲不然後可春秋之序辭也置王於春正之閒非曰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後可以爲王也云爾今善善惡惡好
惟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君子以天施之在人者爲之則丑父弗忠也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恥有廉恥者不生於
避辱大辱其甚於去南面之位而東面爲廉也會子曰辱若可避大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視死如歸謂如頃公者也是則當生
於丑父事反復申論言矣言無可貴之義耳亦無譏丑父意與何氏合己酉及齊國佐盟于袁婁■
通義云此傳覆舉經何以此似公羊經本云齊國佐今本無齊者後人沿二家之經而誤脫耳推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
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例之則國佐上正當再繫齊也按孔說是也曷爲不盟于師而盟于袁婁
■據國佐如師前此者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不書
恥之■毛本于觀與左傳宣十七年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韓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注跛而登階故笑之
沈氏引穀梁爲說則是年事也惟使無臧孫許耳通義謂不書此臧孫許於今元年始以名氏見經蓋聘齊之時猶未爲卿也凡內
大夫行凡卿例不書按宣十八年左傳臧孫許已能逐東門氏則非大夫所爲孔氏之說未然與董生何義皆乖○注不書恥之○
舊疏云謂魯使卑卿聘齊爲所侮戲假稱大國而舊其恥是以不出如齊恥之矣其郤克不書者自從外相如之例繫事玉英云傳
曰臧孫許與晉郤克同時而聘乎齊按經無有豈不微哉不書其往而有避也今此傳言莊公爲而於經不書亦以有避也是以不
書聘于齊避所恥也不書莊公馮殺所書也是何氏不書恥之所本也校勘記云據疏此下有臧孫許眇也五字一句今各本脫
去則疏文無所系按舊疏云注臧孫許眇也者正以當聘之時無有內書之義晉爲大國郤克宜先而書宜後傳先言或跛故知眇
者是臧孫許矣或曰一本云臧孫許跛舊解言或本或眇據書序上非也舊疏又云按此一句宜在不書恥之下今定本無疑脫誤
也校勘記云此二十字當是校書者札記語非作疏者本文也作疏時注固不脫且疏內少言定本者定本乃唐初顏師古所爲則
知公羊疏出唐以前人矣經義雜記云穀梁傳成元年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于齊齊曰郤克
眇左氏以爲跛今云眇者公羊無說未知二傳孰是范明年注云郤克眇者意從左氏故也或以爲誤疏當作眇釋文郤克眇亡小
反夏夫跛彼可反二年傳數郤獻子范解謂笑其跛釋文跛布可反杜預注左傳云郤克跛此傳言郤克眇范注當依傳而作跛者
殺非按左傳宣公十七年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頃公帷婦人使獻之郤子登婦人笑之獻子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
河杜注跛而登階故笑之正義曰沈氏引穀梁傳云魯行父禿晉郤克跛衛孫良夫眇曹公子首僂故婦人笑之是以知郤克跛也
穀梁傳定本作郤克眇孫良夫跛又公羊傳成二年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蕭同姪子齊君之母也踊于棓而窺客則客
或跛或眇何注云孫許眇者也元注云今本無此注除疏引有之疏又云今定本無疑脫誤也然則今本從定本也經義雜記又云

據左傳云郤子登婦人笑于房則郤克之跛左氏有明文矣杜注與傳合沈文何引穀梁傳知古本穀梁作晉郤克跛衞孫良夫眇故范二年注云謂笑其跛公羊傳上言晉郤克臧孫許聘齊下言客或跛或眇何注以臧孫許為眇則郤克跛矣然則郤克之跛三傳同文自應定本以穀梁傳跛眇互異釋文及疏皆從定本故陸氏反據傳以非范注楊疏引或說亦以范注跛當作眇是使不誤楊亦誤也何注公羊有臧孫許眇者之言今楊疏云公羊無說則者所據公羊亦定本也釋文或眇亡小反在或跛布可反之下則陸所據公羊亦同定本也禮書藝錄左氏正義沈氏引穀梁傳晉郤克跛衞孫良夫眇藝文類聚十九御覽七百二十六引亦作晉郤克跛衞孫良夫眇定本作晉郤克眇衞孫良夫跛非是按何氏此注五字不宜系不書駁之下宜為下使眇者迓眇者下注語觀舊疏所引舊解可證合併時誤衍在此而又將下注文脫去校者誤仞卸此下注語故不可通耳郤克跛自是定解以臧氏洪氏爲允

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注】蕭同國名姪子者蕭同君姪娣之子嫁於齊生頃公【疏】注蕭同至頃公○史記作桐左傳作蕭同叔子杜注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沈氏欽韓左傳補注實逵曰蕭附庸子姓當謂蕭宋之附庸與宋同姓蕭叔大心即蕭之先附庸蓋以叔子為號蕭叔朝公是也穀梁注蕭國也同姓也姪子字也其母更嫁齊惠公生頃公宣十二年楚人滅蕭故隨其母在齊以穀梁傳云以蕭同姪子之母為實故范如此解也與二傳史記皆殊千實曰蕭同叔子惠公之妾頃公之母也通義云蕭同者蕭君字同叔附庸之君以字通也姪子猶言姪女頃公之母是蕭同叔之姪女也兄弟之子猶子故左氏言云蕭同叔子矣水經注汳水篇蕭本蕭叔國宋附庸楚滅之蕭女聘齊為頃公之母郤克所謂蕭同叔子也按蕭為國名同宜為蕭君字姪子猶言姪女孔氏義為明允何氏以蕭同為國名春秋有蕭有蕭叔其蕭同別無所見姪子謂為姪之子似亦姪范謂同為姓列國無同姓者亦未知所據

踊于棓而窺客【注】踊上也凡無高下有絕加躡板曰棓齊人語【疏】校勘記云鄂本及撰制考作踊于棓而窺客注同棓字从手非閩監毛本窺作闕唐石經缺釋文作闕云本又作窺按紹熙本同各本○注踊上也○鄂本上作止非公羊問答云此亦齊人語乎曰晏子春秋齊景公為路寢之臺而鳴鳴其上公懸之臺成而踊此其證矣廣雅詁云踊上也又云踊跳也禮記檀弓辟踊斯踊注踊跳踊曾上踊也說文足部踊跳也詩邶風擊鼓云踊躍用兵左氏傳二十八年傳曲踊三百注跳躍也○注凡無至曰棓○舊疏云無高下者謂賞閣高下但當有懸絕而加躡板者皆曰棓矣奥氏變蓋經說云言文棓高下也步項切卽今棓字非此義棓當讀與桴同論語乘桴浮于海釋文作祔桴之爲附猶桴之爲柎也古所謂桴今之桴是其遺制古所謂棓令之浮棓是其遺制奧俗名桴桴爲附格從音从手从付之字古皆同用左傳編柎說文作編部部云說文作附豈桴文棓音者口步侯二反宋合古音鼓方言匿隨也郭注紅南人呼為匿所以隱物而登者悅文隨上蓋精氏說也亦謂遺如趨故得翻云隋隱皆與從音之字音近廣雅釋器云躡履也棓與躡同躡文云高下有絕加躡板曰棓跳一無字躡者說文云踊也方言躡登也廣雅釋詁云躡履也釋名釋姿容云躡攝也登其上使躡履也高下躡絕有板其閒可登如今匠氏之躡矣則客或

跛或眇於是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迓眇者【注】迓克與主迓者也

聘禮賓至大夫率至于館卿致館宰夫朝服致飧膳夙明至于館【疏】校勘記出迓字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迓本又作訝周禮秋官掌訝注鄭司農云訝讀為跛者訝跛者之訝釋曰此公羊傳文時晉使郤克聘齊郤克跛齊使跛者御御亦作訝也按鄭司農所據公羊傳作跛者訝跛者賈公彥所據公羊傳作跛者御跛者皆與今本異訝正字御段借字迓俗字按釋文迓本又作訝疑陸本當作訝云本又作迓禮記曲禮大夫士必自御之注御當為迓迓迎也春秋傳曰跛者御跛者眇者御眇者皆迓也世人織之與實公彥所見本同晉世家郤克傳而魯使跛衞使眇故齊亦令人如年云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之以導客說文璧跛也釋名蹇跛蹇也鄭此之跛也穀梁傳上元僂者說文跛行不正也禮記閒傳跛者不踊易履九三跛能履有足疾者也說文目部眇目小也又云眇不能視虞翻曰離目不正兌為小故眇而視有目疾者也通義云左傳曰郤子登婦人笑于房然則郤克跛也眇者謂臧孫許○注迓迎至者也○鄂本無也字禮聘禮注以君命迎賓謂之訝訝迎也周禮掌訝云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聘禮記卿大夫迓大夫士迓士皆有迓君禮注此謂朝覲聘問之日王所使迎賓于館之訝記注云訝主國君所使迎待賓者如今使者護客此之迓卿迎待賓者也卿主迎者當是主迎卿者○注聘禮至于館○校勘記出大夫率至于館盧文弨云至當作迓按儀禮率作帥又出至于館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至作訝當據正盧文弨曰儀禮膳作餼音義同按聘禮云大夫帥至乎館卿至館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卿退賓送再拜宰夫朝服設飧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當上之餼八西夾六門外米禾皆二十車薪芻倍禾上介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堂上之饌六門外米禾皆十車薪倍禾厥明訝賓于館卿注賓至此館主人以上卿禮致之所以安之也晝致館使卿重其禮也與訝者自別一人故卿不侯殺餼之擧卽退也餼者卿云食不備禮曰餼周禮宰夫云掌賓客之飧牽是也鄭又云飪熟也熟在西腥在東象春秋也何氏違餐引之又以飪作胲使肉熟有腥此止言胲者胡氏儀禮正義云或據毛傳熟食曰飧謂此飧之設無生牲且雖有腥而主於熟實鄭次本舉火以熟為先故云飧也按下注亦有新至衛熟之說義可闕存孫是飧主於熟故何氏違牲胲引之鄭又云此訝下大夫也按禮厥明以下皆敘行聘禮中儀節故以為下大夫與上經帥至于館者同郤克臧孫許皆卿當是大夫也

二大夫出相與踦閭而語【注】閭當道門閉一扇開一扇一人在外一人在內曰踦閭辨別恨為齊所侮戲謀伐之而不欲使人聞之【疏】注閭當道門○穀梁傳客不悅而去相與立齊閭而語注齊閭門名者子大客云者在閭注閭門文選注引字林云閭里門也周禮秋官序官云傳氏住閭謂里門里居也民家數處皆謂之里論語里仁是也故書閭門亦得為閭當道門不必二十五家始為里世按今閭氏云比也閭而守閭互互道門閭其門也說文部閭劉互今不得行有互互蒙有門謂之閭所以蔽奇衺暴子曰急門閭之政而經門木如互更上下相距形者犬牙左右相制所以禁止行人是當道惡之從民閭之致而經民說是也鄙子自致邇邇宋大附庶其閭中守閭者卽內守閭者卽閭胥之胥互者也時魯衞大夫已出齊○舊疏引字林云踦一足私也按一足者謂一足門外一足門內閭必所分於之地相舉人所覺也○注閉一至踦閭

猶跛物也因謂之跛籍名籍婁容云跨支也兩脚支別也是也因之一人在外一人在內對籍門中亦如跨然故亦謂之跨集謂四
說跛蹇跨反引此傳韓非子亡徵篇必其治亂其强弱相踦者也方言跛者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全物而體不具者謂之踦跛
踦之閒謂之踦踦梁之西郊凡歎支體不具者謂之踦謨審殺會踦傳亦足以僂䞘門之踦惠勁曰踦僂也踦僂不僂也此當讀如
掎蓋跛倚而立一足者地故有奇覺之齊廣雅云踦蹇也蹇郤跛也○注猶踦至踦之○宣十七年左傳郤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
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晉世家亦云郤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河伯視之齊世家
亦有是語

移日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知必為國家

憂明錫堯之言不可廢且起頃公不覺寤■穀梁傳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

患必自此始矣○注明錫至可厭○說苑權謀云自屈之士皆歸其謀錫堯之役成盡其心故莫舉而無遺謀失策傳曰衆人之智
可以測天衆聽獨斷惟在一人此大謀之術也淮南主術訓使言之而是雖在褐夫錫堯猶不可棄也鹽鐵論刺議云故謀及下者
無失策舉及衆者無煩功詩云詢于芻蕘故布衣皆得風議韓詩外傳云故獨視不若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若與衆聽之聰也獨
慮不若與衆慮之切也故明王使賢臣輻輳並進所以通中正而致隱居之士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之謂也二大夫

歸相與率師為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怪齊勝猶

不解往問之■左傳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注賓媚人國佐也疏引杜諸國佐賓媚人武子三事互見於
經傳不知實媚人是何等名號也按史記晉世家齊世家皆以郤克請伐齊晉侯弗許使晉伐齊齊以公子彊為質晉兵罷會齊伐
魯取隆魯告急衛衛與魯皆因郤克告急於晉晉乃使郤克欒書韓厥以兵車八百乘與魯衛共伐齊左傳亦同此傳似以晉魯合謀
在先也○注怪師至問之○各本怪作恠俗字也

郤克曰與我紀侯之甗■齊襄公滅紀

所得甗邑其土肥饒欲得之或說甗玉甑■穀梁傳郤克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

甗來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使耕者皆東其畝然後與子盟○注齊甗至得之○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是襄公滅紀也甗為紀邑
未識鄭傳十九年宋齊戰地否其土肥饒何氏以意言之○注或說甗玉甑○公羊問答云或說何也曰說文甗甑也方言曰甑自
關而東謂之甗郭注有言左傳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往甗皆滅紀所得使別言與地故以甗為器名正義云鄭衆注
考工云甗無底甑方言云甑自關而東謂之甗知甗是甑也下文云子得其國寶知甗亦以玉為之傳文玉在甗磬之間明二者皆
是玉也穀梁傳郤克曰以紀侯之甗來注甗玉甗齊滅紀故得其實則或說蓋取二傳為義按或說是也若是地名不必言紀侯之
甗春秋取邑多矣從無連本國言之者紀滅近百年卻克冊廟寶述也紀侯之甗與大鼎同所謂器從名地從主人也謂雅器器云
鼎之款足者爲爲說文爲鼎屬鼎屬鼎蓋屬以金冶而成甗以陶旅而成者此為玉甗則當作甗阮氏鐘鼎彝器款識有戲父甗寶
甗當作甗也竹書紀年定王十八年齊國佐來獻玉磬紀公之甗亦以甗為器也

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

東畝■使耕者東西如晉地■左傳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

盡東其畝○注使耕至晉地○疏引晉語云如者也使齊東西其畝往來於晉地易非公羊義按杜云使壟畝東西行也梁往欲
以利其戎車於驅便易左傳又云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乎則何
氏謂如晉地當謂如作往也而晉疏云晉地谷川宜東畝者多故言此是以下傳云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何氏云則晉悉以齊
謂土地是不可行者是其晉東畝之義也其說非也韓書襲歸云使獲晉孔敵傳往引公羊傳此與下文皆作使耕者東西其畝按
何注使耕者東西如晉地疏引晉云使齊東西其畝往來於晉地易注及晉本皆當作東西其畝疏云盡晉地谷川宜東畝者多疏
本已脫西其二字按無西其字亦通穀梁左傳齊世家皆止作盡東其畝

且以蕭同姪子為質■見傳

戲本由蕭同姪子■注見傳至姪子○晉世家八年使郤克於齊齊頃公母從樓上觀而笑之齊世家齊侯請
以寶器謝弗聽必得笑克者蕭同叔子是為其見傳戲故也

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

甗請諸反魯衛之侵地請諸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則晉悉

以齊為土地是不可行■皆疏云亦有一本云是則土齊曰不可也者經義述聞云惟衆一本是也曰不

可者國佐自答上語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曰不可不可上亦當有曰字皆後人不解古人文義而刪之耳使漢書孔顏傳往
引此文云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曰不可則所見本衛未刪曰字兩曰不可與上文之兩請諾相應為文若去其一則文不相應
矣又案是則土齊也下何注云則晉悉以齊為土地是不可行此正釋曰不可三字也下注云言正尊不可為質此亦釋下文曰不
可三字也上文皆曰不可故何注兩釋之若上文本無曰不可三字而以下文之不可總上二事言之則上注不當先言是不可行
下注又不當但言不可為質矣合兩注觀之則後人妄刪之迹自明傳二年傳宋公曰自我為之自我釐之曰不可亦是自答上語
也論語陽貨篇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使文兩言曰不可與此同原往兩曰
不可皆陽貨之言說見四書釋地又云晏子耕杜篇亦曰和氏之豐背和之殊可以害國家衆人民治刑致安社稷乎曰不可按王
氏之說是也穀梁傳亦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甗來則諾此齊以甗與晉而曰與我者順郤克語答之也○注則晉至可行○
穀梁傳使耕者盡東其畝則終土齊也注引其戎車便伐易則是以齊為土何氏說九經古義云土曰杜云杜古字
皆作土屬禮及司馬法曰犯令陵政則杜之往王譏禮紀曰杜之者杜塞使不得與鄭國交通詳其禮說經義述聞云惠讀說非也耕者
東畝往來仍自可通交鄭之路豈由此而杜靈乎傳四年穀梁傳說齊桓公使葬云不通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謂不以葬之地為
齊土非杜塞之謂也此云土齊亦謂以齊之地為晉土故何注云則晉悉以齊為土地也於義自通無須改禮按王氏所說惠氏甚
爲允治而通穀引惠土齊曰古土杜通毛詩自土沮漆自杜沮漆土齊猶杜齊也杜齊者謂改其土地之宜絶其往來之路乃古杜
地之法也晉文公反鄭之埤東衛之畝者亦以此注云以齊為土之失之然齊卻東其畝亦無杜塞之理與周禮之杜之絶不相涉
孔義不可從也左傳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引先王之命事斥盡東其畝之歸尤與杜齊
之說無千也余氏機云種按使耕者東畝非能遂得齊之土地也且得齊之土地而謂之土齊亦近不辭何解殆失之惠氏棟讀

土曰杜引周禮及司馬法王霸記然耕者東畝往來仍自可通交鄭之隱世由此而杜預慕鶴亦未爲得今按土讀爲度土與度聲相近術書業晉杜乃援周官匠氏注引作厳乃援土之爲度猶杜之鄭數也大司徒職曰以土圭土其地鄭注云土其地猶言度地也並古文厳土爲度之譌故土方氏職曰以土地相宅鄭度地相宅也晉人使齊之封内盡東其畝是有意規度齊國之土地故曰是則度齊也度與規同義襄二十五年左傳曰度山林又曰規偃豬是規度一也國語晉語曰實饑數楚國使不規東畝注曰規猶有也其實規亦言規度也此云度齊猶彼之規東置矣因限土爲度舉者遂失其義傳四年穀梁傳曰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不土其地卽不度其地也亦

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注】言至尊不可爲質【疏】齊世家對曰叔子齊君母亦猶晉君母子安置之且子以義伐而以暴爲後其可乎晉世家齊侯曰蕭桐姪子頃公母頃公母猶晉君母爲後必得之不義戰傳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則是母齊侯之母也齊侯之母猶晉君之母至尊也○注言君尊之至爲賓○左傳蕭同叔子齊侯之母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此至尊不可爲質之義也

請戰【注】如欲使耕者東西畝質齊君之母當請戰【疏】晉世家云請復戰左傳對曰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使云敝器土地不敢愛故知耕者東畝蕭同姪子爲質兩事矣

壹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注】言齊雖敗尚可三戰三戰不勝則齊國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爲質揖而去之【疏】穀梁傳云不可請壹戰壹戰不克請再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五不克舉國而授推手曰揖齊使對舉卸去亦抉戰意也

郤克眣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爲之請【注】郤克眣傷其蔑故使魯衞大夫以國佐辭爲國佐請【疏】校勘記出眣字云唐石經閩監毛本同釋文亦作眣音舜本亦作眣按紹熙本亦作眣釋文有王乙達結二反蓋唐初本已有作眣者文七年傳注以因通指曰眣是也○注若郤克至必甚左傳子則又何曰年傳疾我以其死亡者皆親暱也○注求子得其卸會郤克意以得地而舒於國佐辭爲請其辭也

然後許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注】逮及也逮及國佐于袁婁也傳極道此者本禍所由生因錄國佐受命不受辭義可拒則拒可許則許一言使四國大夫汲退眞之盟【疏】左傳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爲魯衞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注逮及至袁婁也○穀梁傳鞌去國五百里爰婁去國五十里○注云讓之於國佐家至五海百又里云爰婁在國之外五十里如壹戰戰而綿地則五百里已過矣近齊都○

衞遂與盟于實要書也此云會不于實故曰晉書在有事之城東信圖一佐之師而去之○注以至由生○竹林篇云伯主之故使加公之以此圖之使大會而同地又取之公子罷以伯主之罷之使之不害而使北之志同者新蔡而晉侯伐衞有丘九年春未佐晉伐魯一入其會北同鄭之事有曰伐衞者會之於新而不當是其時方得衆勝而衞志魯四大國相佐之國而弗敬其禮而使其國其會公之晉衞之鄭外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注】包氏愼言云八月書壬午月之三十日

庚寅衛侯遬卒【注】包氏愼言云庚寅九月之九日不蒙上月左氏穀梁作速字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衞穆公遬

取汶陽田

汶陽田者何鞌之賂也【注】以國佐言反魯衞之侵地知諸本所侵地非一邑不繫汶陽者省文也不言取之齊者恥內乘勝脅齊求賂得邑以故諱使若非齊邑【疏】左傳元年云公孫歸父言汶陽之田注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南入濟○左傳使齊歸之汶陽之田○注汶至諸國○僖元年傳云知汶陽之田不言取者何以正也此云不言取汶陽之田者歸大夫之三年取郭汶陽而取三十一年夏取內田邑

冬楚師鄭師侵衛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杜云博縣西北有蜀亭大事表云今兗州府汶上縣西南四十里有蜀山其下有蜀山湖與南旺湖東西相[illegible]蜀[illegible]泰安府[illegible]境[illegible]蓋云家鉉翁曰自楚僭王其公子亦僭而稱王子久矣今書楚公子春秋革之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婁人薛人鄫人盟于蜀■包氏慎言云十一月書丙申月之十五日書盟云亦有一本無齊人者脫也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並鄫略云左氏無許人公羊無齊人按唐石經左氏公羊皆無許人有會人石經無齊鄫今本有鄫與左氏同通義云闕無事有事地者以公在喪從諸侯會盟例也衛國盟會恆不序此獨序者書譏于喪會宋三年而二國大夫同盟忘仇蔑君其此爲甚所譏之世始治諸夏故小國有大惡亦在譏限故或然也

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据會而盟一事知一人也■注据會至一人也○鄂本据作據當據正得一貶焉爾■得一貶者獨此一事得具見其惡故貶之爾不然則當沒公也如齊高傒來不沒公者明不主爲公故也上會不序諸侯大夫者嬰齊楚專政驕蹇臣也數道其君率諸侯侵中國故獨先舉於上乃貶之明本在嬰齊當先誅其本乃及其末■鄂熙本作壹貶校勘記出一貶云唐石經一作壹書國何注作一貶轉改也通義云大夫不敵君本書貶稱人但會盟兩貶則嫌楚實微者故特見公子嬰齊名氏於上而於此一貶以申其義也按既言大夫不敵君則貶宜皆貶設僅一會或一盟將稱人以貶乎抑不稱人以起其非實一貶者乎故不可通也○注得一至之爾○舊疏云正以於此莫得一貶者稱爾按一書如壹解舊事壹於貶楚嬰齊也○注不然至傒來○莊二十二年秋及齊高傒盟于防傳云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此不爲公諱沒公文爲欲貶嬰齊故也○注不沒至故也○舊疏云高傒本意激公故恥之今嬰齊者止也自亢性驕蹇不主爲公是以春秋不沒公以見之矣按何意謂主於貶嬰齊故不沒公文也穀梁所謂於是而後公得所也注公得其所謂楚稱人申其事謂地會盟會○注上會至其末○繁露傳楚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嬰齊亢也數道其君率諸侯侵中國者舊疏云即宣十四年秋楚子圍宋十五年夏宋人及楚人平上文冬楚師鄭師侵衛之屬是也以其非一故謂之數也包氏慎言云此言楚子之使伐中國由於嬰齊道之孟子所謂長君之惡者也故當先誅嬰齊齊侯愛亟伐諸侯罪當絕嬰齊導君侵伐中國與亟伐者同科亦當絕故貶稱人同於微者明其罪遜寧其致禮備二十八年注不氏者子玉得臣楚之驕蹇臣數道其君侵中國故貶明當與君俱治言當治以惡伐之稱宜絕其氏嫌也按上舉嬰齊此貶稱人起人卽嬰齊也猶僖二十八年下殺得臣上稱人明上之人卽下之得臣也大夫不敵君故諸侯大夫皆貶稱人先舉嬰齊於上以貶之誅首惡也先本以及末也

公羊義疏五十

公羊義疏五十一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成三年盡七年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疏]穀梁注云宋衛未葬而自同於正君故書公侯以譏之

辛亥葬衛繆公[疏]釋文繆音穆左氏穀梁作穆詳隱三年包氏慎言云傳正月書辛亥據曆爲二月朔日按如包氏所推則爲過時而日隱之也

二月公至自伐鄭[疏]舊疏云莊公六年傳云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何氏云此謂公與二國以上也然則此言公至自伐鄭者不得意故也通義云時諸侯次於伯牛遣師東侵鄭取於丘輿故以不得意致伐也舊疏又云莊六年注云皆例時今此書二月者爲下甲子出也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疏]包氏慎言云二月書甲子月之十四日

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注]以無新宮知宣公之宮廟[疏]穀梁傳曰新宮者何禰宮也注謂宣公也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杜亦云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范所本也○注以無至宮廟○校勘記云按當作以無新公乃合會桓公廟謂之桓宮僖公廟謂之僖宮煬公廟謂之煬宮魯無新公故疑之而問之也

宣宮則曷爲謂之新宮不忍言也[注]親之精神所依而災孝子隱痛不忍正言也謂之新宮者因新入宮易其西北角示昭穆相繼代有所改更也[疏]通義云始入宮廟未忍遽以神事孝子之志也穀梁傳曰迫近不敢稱謚恭也注迫近之言親禰也祖傳遠而祖則稱謚○注親之至言也○穀梁注云宮廟親之神靈所憑居而遇災故以哀哭爲禮故亦不忍正言其謚也○注謂之至更也○邵氏晉涵爾雅正義云御覽引舍人云古者徹蓋西北扉以放沐汲者乾而復之古謂之屋漏也釋名曰西北隅曰屋漏禮每有親死者撤屋之西北隅薪以爨竈煮沐供諸喪用時若值雨則漏遂以名之也必取是隅者禮既祭改設饌於西北隅喪大記云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扉薪用爨之是劉熙所引之禮也劉與舍人同義唯曰雨漏割屋漏爲增成其義爾雅疏引孫炎云屋漏者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按有司徹云有司官徹饋於宮中西北隅鄭注云於此日尸謖改饌當室之白曾子問陽厭之事當室之白鄭注云得戶明者也蓋西北隅爲幽隱之地顯見日光故爲當室之白義本廣成也按穀梁傳壞廟之道易檐可也鄭謂易其西北角當在祔廟時與新死撤西北扉者自是兩事毛氏奇齡春秋毛氏傳云新主入廟禮無明文唯春秋吉禘在二十七月繼禘之後以禫月過吉祭雖可以奉主祭廟然猶是祔祖而不以妃配必逾月吉禘然後遷祖於禰廟名曰新宮今宣以十八年十月薨則成二年十一月爲大祥三年正月爲禫至是二月禘已逾月正二十八月吉禘之際其名新宮當在吉禘後已經遷主故燬而哭之也新宮即先公之宮先公居五廟之末名曰禰廟伯禽以來新已有之雖名曰新宮而實則舊廟必待吉禘之日將四親廟幷祧合食太祖及其遷撤先遷高廟一位隨諸祧主遷還之中然後遷際隨三親爲分高曾祖禰而各入廟爲是一日不吉禘則一日不遷廟一日不遷廟則一日不易廟也若謂丹楹刻桷經稱桓宮而此稱新不稱宣必非無故則以丹楹刻桷在莊二十三年此時已舊而不新故稱桓耳若私入廟則未有不稱新者不聞夏宗伯稱新鬼大乎按此稱新宮自以新入廟而災故不忍正言若丹楹刻桷無所不忍卽在莊公初年亦可正稱桓宮矣

其言三日哭何[注]据桓僖宮災不言三日哭[疏]注据桓僖至日哭○鄭本据作據桓僖宮災見哀三年

廟災三日哭禮也[注]善得禮痛傷鬼神無所依歸故君臣素縞哭之[疏]穀梁傳曰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注痛傷至哭之○白虎通災異云何以言災有哭也春秋曰新宮災三日哭傳曰必三日哭何也禮也所以然者宗廟先祖所處鬼神無形體今忽得天火得無爲災所中故哭也禮檀弓曰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注哭者哀精神之有所傷也故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太廟火注太廟始祖廟宗廟皆然記主於始祖言耳

新宮災何以書記災也[注]此象宣公篡立當誅絕不宜列昭穆成公幼少臣威大重結怨彊齊將不得久承宗廟之應[疏]五行志上云新宮災穀梁以爲宣公不言謚恭也劉向以爲時魯三桓子孫始專國政宣公欲誅之恐不能使大夫公孫歸父如晉謀未反宣公死三家譖歸父於成公成公父喪未葬聽讒而逐其父之臣使奔齊故天災宣廟明不用父命之象也一曰三家親而亡禮猶宣公殺子赤而立亡禮而親天災宣廟欲示去三家也董仲舒以爲成居喪無哀戚心數興兵戰伐故天災其父示失子道不能奉宗廟也一曰宣殺君而立不當列於羣祖也經義雜記云按公羊當從董說天意以成失子道不能奉宗廟不如災之欲成公之追念其父寢兵息民也若讀以宣篡立故災之則天何不誅之於未亡之先而必欲災之於入廟之後乎何注謂臣威大重結怨彊齊則於廟無涉穀梁當從劉說謂成不能用父命以誅三家夫能用父命方可謂之孝天意若曰爾不能聽父生前之命安用死後之廟故不如災之庶成能感悟追用父命方可謂之孝有禮而恭非孝子之能事也檀弓說申生自卒而以爲恭世子鄭康成云言行如此可以爲恭於孝則未之有余闕公羊穀梁云禮也者皆微詞以義制也何休杜預云普得禮失經傳之旨亦非董劉之意也至謂天欲去三家故災宣廟以示之雖天意昭昭每因此以示使然較之不欲父命之說似疏夫按當以五行志一曰說爲正臧氏謂天何不誅之未亡之先而父欲災之於入廟之後夫商臣弒父術未顯誅亂臣賊子天雖昭報不爽安能驕示之罰遠宣害災故春秋書以示戒也傳云禮也亦謂其三日哭得禮之變禮也何有微文婉刺其鄭譏貶宣成已於災著之矣何氏謂成公幼少云云係推言之詞新宮爲廟之禰親故以不得久承宗廟爲戒也通義云桓宣皆篡立者二公之宮並以災書於春秋上本天道下正人事灼然著明有若符契是也舊疏云桓公亦篡立不災其宮者蓋以桓母言勝次第宣立隱公攝位久不篡天示其變隱猶不覺是以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何氏云此陽氣大失其節猶隱公久居位不返於桓失其宜也然則桓正宜立隱是左媵之子據位失宜而桓弒之雖曰篡

君其罪楚經是以不災其廟豈若宣公以庶篡嫡其子失致故災其害矣而哀三年桓宮僖宮災者彼是已毀後復立之是不宣立故天災之不謂然其甚隱也按舊說亦泥桓宣同篡弑書無分經重桓廟不災或僞不災者天道遠人道邇天事誰能盡如人測乎況桓公不誅於齊受害皆歸天之報之者不爲不懼矣故不必更災其廟與

乙亥葬宋文公

夏公如晉

鄭公子去疾率師伐許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率師圍棘

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注〕棘民初未服於魯〔疏〕杜云棘汶陽田之邑在濟北蛇丘縣大事表云今屬泰安府肥城縣地水經注汶水篇汶水又西濟水注之水出東北馬山西南泲徑棘亭春秋成公三年叔孫僑如圍棘南去汶水八十里方輿紀要在兗州府陽穀縣西北○注棘民至於魯○舊疏云言初未服者以言其服於魯矣公羊之義以圍爲不克之文著其得之而言圍者正謂當時未克何妨終得之乎

其言圍之何〔注〕據圍內兵不書〔疏〕注據圍至不書○舊疏云卽定八年公斂處父帥師而至經不書之是也

不聽也〔注〕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爲內諱故書圍以起之不先以文德來之而便以兵圍之甚與圍外邑同罪故言圍也得曰取不得曰圍〔疏〕左傳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注不聽至起之○易民象傳不極其聽未退聽也疏聽從也故昭二十六年左傳姑楚歸亦謂婦從也不從故叛成十六年左傳鄭伯如晉不聽成注聽受也不受成亦云鄭叛義必內諱叛故於書圍起之○注不先至國之○論語季氏云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今不然故讎之舊疏云圍內至兵國本自不書而此書者惡其失所會與圍外邑同矣○注得曰至曰圍○舊疏云取者是得文故言得曰取鄭上文取汶陽田及莫九年人宋國竹師取鄭師於雍丘之屬是也不得曰圍者鄭定四年晚人國蔡之屬是也

大雩〔注〕成公幼少大臣秉政變亂政教先是作丘甲爲軍之賦伐鄭圍棘不恤民之所生〔疏〕注成公至所生○作丘甲見上元年事之見上二年伐鄭圍棘並見上桓五年傳大雩者何旱祭也注鄉言大雩大旱可知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將咎如〔疏〕左氏作廧咎如假樂作牆咎如古將穀梁皆从爿得聲通廧書是从牆之省經也但經傳之言引書大傳外傳負而又士天子實唐鄭注唐僖解又說錄廧外圍之鄭蔡殿之餘也傳小積常棣兄弟如子狄文本或作廧是也左傳曰討赤狄之餘社注廧咎如赤狄別種氏入廧咎如故討之大事表云稼是年赤狄之種盡滅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疏〕包氏慎言云十一月書丙午丁未一爲閏月之朔日一爲閏月之二日也

此聘也其言盟何〔注〕據不舉重嫌生事故此以輕問重也〔疏〕注據不至重也○舊疏云春秋之義舉重略輕卽莊十年傳云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是也今聘盟兩受命書之云不舉重者嫌生事者嫌是荀庚初受命但聘至魯生事而盟故曰嫌生事也以輕問重者聘輕而盟重卽此傳云此聘也其言盟何是也

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注〕尋猶尋繹也以不舉重達聘而言之知尋繹舊故約誓也書者惡之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二國旣脩禮相聘不能相親信反復相疑故舉聘以非之〔疏〕注尋猶尋繹也○說文尋繹理也繹猶繹不絕故亦訓長廣雅釋詁尋長也方言尋長也海岱大野之間曰尋自關而西秦晉梁益之間凡物長謂之尋是也衰十二年左傳若可尋也禮疏引賈逵注尋溫也服注同杜云重也尋與尋繹義相足○傳聞言且尋盟與此同訖云此先聘而後盟故但舉重卽文十五年宋司馬華孫來盟是也○七年衛侯使孫盟故不言來盟也○注以不至聘○舊疏云若其使特結良夫來聘盟之以賂而之不言聘盟無故○知時結盟至此則言聘又言盟故知非特因聘而爲尋舊之事無盟矣○注書者非之○解詁云來盟行聘此閱世不群之故不舉重惡屢盟也按言亦所聞世者宋華孫衛孫良夫何不群辭與君子屢盟二詩巧言小雅文毛傳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屢數也盟之所以數者由世衰亂多相背違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非此聘而盟謂之數此修禮相聘復有疑貳而盟故並舉以見其非鄭數之盟云皆日亦惡不信是也

鄭伐許〔注〕謂之鄭者惡鄭襄公與楚同心數侵伐諸夏自此之後中國盟會無已兵革數起夷狄比周爲黨故夷狄之〔疏〕注謂之至狄之○左傳疏引賈逵云鄭小國與大國爭諸侯仍伐許不稱將帥夷狄之如也猶云鄭從楚而伐衛之喪又數伐許故狄之穀梁范注十二年傳曰晉伐鮮虞何以不稱將帥謂其中國而狄之也此定年二年傳鄭子反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之也此繫林云春秋日伐鄭伐許伐衛鄭是以而夷狄之也曰侯伐許卒師之是伐夷也鄭與晉與諸侯盟於斷盟以而歸之諸侯於是鄭叛盟也伐夷無信無親故大惡之據自宣十二年敗晉師圍宋執鄭伯致楚夏盟釋會鄭強之不使伐夷叛盟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疏〕釋文堅作臤云者刃反本或作堅按舊說云左氏作堅字穀梁作賢字今定本亦作堅字

周疏本亦作歐與釋文同也今穀梁亦作監又徐人攝左氏改奐九經古義云公羊作歐穀梁作實本一字也說文云歐古文以為文字漢潛乾校官碑云魏歐實替三老實貝碑二餅歐之體今文書泉云偃實揚歷見三國志注是偃歐郎偃實也玉篇又引作偃偃與監同歐亦為古文監字監又與實通東觀漢記云陰城公主名實得讀漢書天文志作監得疑古監字實字皆省作歐公羊从古文作歐穀梁以為實左氏以為堅師讀各異故也按說文歐堅也从又臣聲讀若鏗鏘之鏗知古文歐堅實三字通也玉篇之偃書是偃字之誤釋名釋典藝云經徑也其誤經厚而陳也畢沅疏證云今本經皆作緊緊傳殺云緊古丞字當从系臣聲是也包氏慎言云三月書壬申月之二十八日

杞伯來朝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包氏慎言云四月書甲寅四月無甲寅五月之十一日也

公如晉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冬城運■左氏作鄆下五年秋大水注作城鄆左氏正義引釋例土地名云魯有二鄆文十二年城諸及鄆杜云此東鄆莒魯所爭者城之始稱縣南有員亭或曰鄆邱員也成十六年傳晉人執季孫文子公待於鄆杜云此西鄆昭公所出居者東鄆今沂水縣東有鄆城然則此為公欲叛晉而城鄆以為備當西鄆也大事表云今在山東曹州府鄆城縣東十六里實自魯季為鄆季要地局氏東鄆左傳補注云鄆例以此為西鄆非是此為莒魯所爭之東鄆國志琅邪東莞有鄆亭按鄆近費故為季氏邑漢五行志成公五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為時成幼弱政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師明年復城鄆以彊私家師古注鄆季氏邑是也

鄭伯伐許■未踰年君稱伯者時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書其惡■注未踰至其惡○莊三十二年傳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故僖二十五年夏衛侯燬卒秋葬衛文公冬書衛子見也本年三月鄭伯歐卒此書鄭伯稱晉故葬之經與引五經異義諸侯未踰年出朝會負不朝會何稱春秋公羊說云諸侯未踰年不出境在國中稱子以王事出亦稱子非王事而出會同繼父位不稱子鄭伯伐許未踰年以本爵繼不子也左氏說諸侯未踰年在國內稱子下以王事出則稱爵出於王事不敢伸其私恩鄭伯伐許[illegible]是[illegible][illegible]書春秋不以家事辭王事衛侯葬衛之臣諸宋踰年以王事稱爵是也鄭恥之云曾武王卒父卒既除喪至孟如之上猶稱太子者是為孝也今宋除喪而出稱齊是與武王踐反夷會秋傳九年春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宋子即未踰禮君也出與天子大夫會非王事而稱子耶是鄭用公羊義也曲年下正義公羊凡以王事出會宋踰年皆稱子傳九年會于葵丘宋襄公稱子傳二十八年會于踐土陳共公稱子定四年會召陵陳侯公稱子若未踰年非王事稱爵皆譏爵成四年鄭伯伐許是也左氏之義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宋襄公陳共公稱子是也其王事出會則稱爵鄭伯伐許是也按桓十三年經書衛侯為

惠公成三年經會宋公衛侯踰宋文公衛衛公宋於此並先齊宋葬而稱爵者實服注譏其不稱子僖二十五年會衛子書葬于洮時先君已葬衛成公猶稱子服虔云明不與子盛十年晉侯伐鄭時屬公父業公疾宋襄而屬公出會稱爵譏其生代父位也然則左氏先師皆不以在喪稱爵為譏公羊同異義所戰左氏說不知何人謂見致杜預豪得以譏其其無父無其之見故鄭獻徒公羊為不易之繼也緊夏竹林云前者曰是嘗死其子未踰年稱伯不子法辭其辭何曰免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歸喪之繼也今繼不能如是奈何其父卒未踰年即以喪舉兵也春故以恩且施失其子心故不復得稱子前之鄭伯以華之也且其先也喪公伐喪叛盟得罪諸侯諸侯為之宋罪喪之宋已豐其罪者翦書以覆之今又簡以無故喪以伐人父伐人喪子以喪伐人父加不義於人子與其是於簡犯中國是父負故喪於前己於大惡於後諸侯棄鄭而背之卒而俱至棘共棄之鄭乃牢之盟是也楚與中國侯而蠻之鄭蠻謗亢亡塊無義而敗由輕心然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如其為得失之大也故衆而慎之今鄭伯既無子恩又不佛計一舉兵不書被惡不篤自取之也是以生不得稱子去其敏也死不得書葬見其罪也曰有國者視此行身不放義與事不舉時其如此甫此公羊先師書錢故何氏彼用之韓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始嫁不書其歸伯姬同■注始歸至釋例○宣十六年郯伯姬來歸注嫁不書者為來歸來歸書者被出也棄歸例有時無月則今書月歸無文也微某傳歸人之義婦曰歸曰來歸杜云出也上年左傳云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是也禮記雜記云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於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注行道以夫人之禮者乘衰殺命其家乃絡始不甲此歸始故仍繫杞也易同人六二禮疏引鄭注云天子諸侯后夫人無子不出則猶有六出也其天子之后猶夫禮亦不出故禮記疏引鄭初六鄭注云嫁於天子雖失貴無出道遠於而已若其無子不廢遠之后尊如故其犯六出則[illegible]之此與鄭叔姬其實犯六出與

仲孫蔑如宋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秀于穀■左氏作荀首穀梁同按秀首同聲叚借字

梁山崩

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閩本同監毛本河作江誤也穀梁注梁山晉之望也杜云在馮翊夏陽縣北經義述聞云此梁山非韓之梁山也韓之梁山在馮翊夏陽縣北乃遷所經去河甚遠不得云梁山崩壅過河水三日不流其韓城在孫鄭方城縣與蕃苗近故韓曰博僥縣城蕃郇所先非在晉地之韓也此梁山則在蕃蟲夏陽縣西北韓於河上故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也寶陽春秋之梁國亦亦韓也自康成箋詩始陳以奏笑梁山為夏陽之山又聚以韓城為晉所誠之韓國而漸人遂改夏陽為韓城晉氏不能糾正而承用之疏矣按爾雅釋山梁山晉望也鄭注縣國所蓋梁者今在為翊夏陽縣西北漢書地理志左馮翊夏陽縣禹貢梁山在西北今梁山在同州府郃陽韓城二縣境大事表梁山在今陝西同州府韓城

縣西北九十里詩奕奕梁山惟禹甸之本爲韓國鎮山晉滅韓其地屬晉仍本鄭義以爲之梁山卽此之梁山也水經注云河水又南經梁山原公羊傳所謂河上之山也一統志梁山在同州韓城西十九里屯部陽縣接界通鑑云梁山不繫國者與沙鹿同義

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沇〔注〕故不日以起之不書壅河者舉崩大爲重〔疏〕校勘記云壅河三日不沇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壅河於禹反沇音流按釋文當本作壅今从土當後人所加穀梁傳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又董書對曰壅遏河三日不流彼釋文壅遏於勇反下於葛反經義雜記曰公羊傳壅河三日不沇無遏字壅遏於義同不當複見傳又云天有山山崩之天有河河壅之亦有壅無遏疑二遏皆衍文或本於注穀梁入傳中漢書五行志穀梁傳曰壅河三日不流則西漢儒所據穀梁無遏字陸德明爲遏作音是當初本已衍矣釋文沇音流遏義沇古遏字水經注河水篇河水又南逕梁山原東南出至河晉之望也在馮翊夏陽縣之西臨於河上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使以此問伯宗卽是歲也春秋穀梁傳曰成公五年梁山崩遏河水三日不流以遏代壅知不得壅遏兼有也〇注故不日以起之〇舊疏云謂起其三日不沇也則但一日不可不書日矣若無所起則當書日卽傳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是也外異不書〔疏〕舊疏云正以文十一年長狄之齊晉不書故也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注〕山者陽精德澤所由生君之象河者四瀆所以通道中國寘正道同記山崩壅河者此象諸侯失勢王道絕大夫擅恣爲海內害自是之後六十年之中弑君十四亡國三十二故溴梁之盟徧刺天下之大夫〔疏〕注山者至內害〇校勘記出寘正道同云閩監毛本同鄂本正作王按紹熙本正作王爾雅釋水云江河淮濟爲四瀆五行志下之上梁山崩穀梁傳曰河三日不流晉君帥群臣而哭之西流劉向以爲山陽君也水陰民也天戒若曰君道崩壞下亂百姓將失其所矣哭然後流喪亡象也梁山在晉地自晉始而及天下後晉暴殺三卿厲公以弑溴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執國政其後甯出衞獻三家逐魯昭單劉亂王室董仲舒說略同劉歆以爲梁山晉望也崩弛崩也古者三代命祀祭不越境吉凶禍福不是過也國主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美惡周必復是歲歲在鶉火至十七年復至鶉火欒書中行偃殺厲公而立悼公按劉歆事主晉說董仲舒劉向說與爲天下記異義合通義云山者高大尊通也河者所以宣通潤澤此象君位陵遲德澤壅遏自是之後禮樂征倶自大夫出徵於天下按博物志云山崩川溢臣盛君衰詩云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小人握命君子陵遲大亂之道也穀通於此漢書劉向傳曰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謂此水經注引考異郵云河者水之氣四瀆之精也所以流故曰河潤千里此禮之不能故爲王道將絕之象劉董取象於民不若何氏爲允〇注自是至十二〇舊疏云春秋說文若劉經無之從今以後乾於六十年則不及此數自今盡昭十六年弑君止十亡國止九然則春秋書遂其可書者夫說文纂者恐書之是以參少異爾或者此生錯也書疏又云弑君十四者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吳子門于巢爲巢人所弑二十六年衞甯喜弑其君剽二十九年閽弑吳子餘祭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昭八年陳招殺偃師十一年楚子殺蔡侯般十三年楚公子比弑其君虔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是也亡國止九者成十七年楚滅舒庸襄六年莒人滅鄫齊侯滅萊十年遂滅偪陽十三年取詩二十五年楚滅舒鳩昭四年遂滅賴八年楚滅陳十三年滅蔡是也按成十八年晉弑其君州蒲又襄七年鄭伯髡頑卒于操傳云弑也昭元年楚子卷卒左傳以是圍所弑數楚虔殺蔡侯般則昭十六年楚殺戎蠻子亦宜列入爲十四也其亡國春秋不見者多矣何氏或別有所見或有誤字也〇注故溴至大夫〇校勘記云溴梁監毛本同誤也鄂本閩本作湨梁文誤苦鄭反當據正襄十六年公會晉侯以下于湨梁戊寅大夫盟傳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偪刺天下之大夫也爲偪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是也

秋大水〔注〕先是既有丘甲[illegible]賦之役又重以城鄆民怨之所生〔疏〕注先是至所生〇五行志上成公五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爲時成幼弱政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師明年復城鄆以彊私家仲孫蔑叔孫僑如顓會宋晉陰勝陽按彼引五行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說曰水北方終藏萬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藏精神放越聖人爲之宗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王者卽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懷柔百神亡不宗事愼其齊戒致其嚴敬鬼神歆饗多獲福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至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如此則水得其性矣若乃不敬鬼神政令逆時則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爲水不潤下時書方謀立武宮故有關宗廟之戒也此事主立武宮云異不泣劉何皆殊通義云時謀立武宮故有關宗廟之戒告人不悟[illegible]失禮也按作丘甲見上元年[illegible]之戒見上二年圍棘見上三年城鄆見上四年按但謀立武宮天[illegible]示以大水傳審[illegible]天心仁愛恐不如是說謀而不立此異將何屬當以董劉何三家爲正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注〕定王〔疏〕包氏愼言云冬十一月書己酉月之十五日〇注定王〇周本紀定王二十一年崩子簡王夷立不書葬故注明之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邾婁子杞伯同盟于蟲牢〔注〕約備彊楚〔疏〕包氏愼言云十二月書己丑月之二十六日杜云蟲牢鄭地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牢大事表云今桐牢亭在開封府封丘縣北三里續漢志封丘有桐牢亭或曰古蟲牢寰宇記桐牢亭在開封府封丘縣北二里一統志今俗謂之桐牢〇注約備彊楚〇左傳云同盟於蟲牢鄭服也蓋服鄭以備楚故繫盟竹林云鄭乃恐懼而成蟲牢之盟此左氏義也董生所據公羊家作蟲牢時晉楚方爭鄭鄭自宣十二年從楚此始與中國盟故約以備楚也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注〕月者前爲大夫獲齊侯今親相見故危之〔疏〕注月者至危之〇舊疏云致例時桓二年冬公至自唐傳二十六年冬公至自伐齊宣十三年秋公至自會是也今此書月故解之前書大夫獲齊侯者卽上二年鞌戰時也言親相見者卽上五年冬公會晉侯齊侯于下蟲牢是也今

二月辛巳立武宮【疏】包氏愼言云二月經書辛巳月之十八日

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注】在春秋前【疏】注在春秋前○禮記疏引世本云伯禽生煬公熙熙生弗弗生獻公具具生武公敖按魯世家伯禽卒子考公酋立卒立弟熙是爲煬公卒子幽公宰立幽公弟潰殺幽公而自立是爲魏公卒厲公擢立卒立其弟具是爲獻公卒子眞公濞立卒子敖立是爲武公蓋世本引不具也是在春秋前也沈氏欽韓云以明當位證之武宮或是武公之廟明當位武世室也文十五年注世室言世世不毀也

立者何不宜立也【疏】疏畧云亦有宜云不宜立無在上立者二字也

立武宮非禮也【注】禮天子諸侯立五廟受命始封之君立一廟至於子孫過高祖不得復立廟周家祖有功尊有德立后稷文武廟至於子孫自高祖已下而七廟天子卿大夫三廟元士二廟諸侯之卿大夫比元士二廟諸侯之士一廟立武宮者蓋時衰多廢人事而好求福於鬼神故重而書之譏孫許伐齊有功故立武宮【疏】注天子至七廟○禮記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注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又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注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大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正義按禮緯稽命嘉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鉤命決云唐堯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鄭據此爲說故謂七廟周制也周所以七者以文王武王受命其廟不毀以爲二祧幷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爲七也獨斷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未分別二祧在內與否漢書韋元成傳元成等四十八人議奏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於太祖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功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惟不世以行爲猶而已是鄭何與韋元成同也按元成謂始祖不爲立廟蓋指夏殷禮與鄭小異王制疏引聖證論王肅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爲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以降下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況其君臣乎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孫而祭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繆哉穀梁傳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家語云子羔問尊卑立廟制孔子云禮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又云遠廟爲祧有二祧爲又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爲祧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違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主藏於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馬昭難王云按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太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事嘗豈禮也哉故漢侍中盧植說云二祧謂文武曾子問蓋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堂九尺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周言也穀梁傳天子七廟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也漢書韋元成等云周以后稷始封文王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毀[illegible][illegible]按周禮守祧職奄人女祧毎廟二人自太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廟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廟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周禮孔子之言終本穀梁說及小記爲校蓋韋元成石渠論白虎通爲難驗七廟之說爲是且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則此天子諸侯七二之異也王肅云尊卑同制君臣不別其義非也王下祭殤五者非是別立禰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禘祫猶當祀之而王肅云上祭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又非通論且家語先儒以爲肅之所作未足可依據疏又云周禮惟存后稷之廟不毀昭七年傳云余敢忘高圉亞圉注云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之似高圉亞圉亦不毀者此其不合鄭說故馬融說云周人所報而不立廟此馬昭張融孔穎達申鄭難之說也按匡衡告謝毀廟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主躬接於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遷師古曰五屬謂同族之五服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也据衡之言則廟制緣於服制聖人不爲無服之人制服亦不爲無服之人立廟有斷然者匡衡韋元成皆在緯學未興之先則孔氏引緯文釋鄭注猶未當也尹更始盧植等皆以七廟專爲周制而王肅之徒又以殷周同七廟據僞古文咸有一德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爲證呂氏春秋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此秦火以前之書也則殷不七廟明矣哀帝時劉歆議孝文孝武皆有功德於世當如周禮立七廟其議曰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於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凡在異姓猶終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賞功之意也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雖以疑文虛說定也是歆以殯葬日月之數爲七廟之制與五廟五屬之說異此王肅所本其實劉歆所据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及降殺以兩皆左氏說周制也云天子五廟無見文又曰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是歆以五廟之說無明文因定用五廟之制亦未以五廟爲非也且劉亦不以周以前皆七廟也蓋降殺以兩等威之別至周始嚴明有七廟若迭定爲歷代定制豈其然乎九廟之說新莽亂制王肅據以與鄭立異忘爲托爲聖門之說臣咸子奚郢如諸侯五廟魯以伯禽爲始祖而有周公之廟得稱諸侯皆六廟乎鄭有厲王之廟得稱諸侯皆立其所自出之廟乎○注天子至二廟○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注太祖別子始爵者大傳曰別子爲祖謂此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正義曰非別子始爵

者有數條一是別子初雖身爲大夫中間廢退至其遠世子孫始得爵命者則以爲大祖別子不得爲太祖也二是別子及子孫不得爵命者後世始得爵命自得爲太祖三是全非諸侯子孫異姓爲大夫者及他國之臣初來任爲大夫者亦得爲太祖然則王制以太祖與一昭一穆爲三而祭法云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注非別子故知祖考無廟與王制不同者禮記疏引鄭志答趙商云祭法周禮王制之云或以夏殷雜不合周制然則鄭以王制爲殷制故云雖非別子亦得立太祖廟若周制則別子始爵其後得立別子爲太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爲大夫但立曾祖父三廟而已隨時而遷無太祖也王制疏云鄭必知周制別子之後得立別子爲太祖者以大傳云別子爲祖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故知別子爲百世不遷之宗夫周道如此明殷禮不然春秋譏世卿又從殷之質何意當以爲大夫者得立其父祖曾三世之廟而已孔疏又云此大夫三廟者天子諸侯之大夫皆同知者以此及祭法[illegible]天子諸侯卿云大夫更不別云諸侯之大夫按諸侯之爲尊者不過三命似不得與天子大夫同制禮不言者傳不具耳不得過以爲天子諸侯之大夫同制也元士二廟即祭法之適士二廟也鄭云上士蓋據諸侯之士言之謂以言師爲中士下士也如何意則天子之士二廟諸侯之士同言師也鄭斷云大夫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三本王制爲說[illegible]書禮志引稽命徵云天子之元士二廟禮記大傳云大夫士有省於君干祫及其高祖屬諸天子大夫得及曾祖有省者得及高祖也又喪服小記云大夫士之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中一以上則高祖妾姑矣蓋大夫士祔有諸廟亦別有說廟以相稱主也○注謂侯至一廟○舊疏云諸侯之士一廟禮說文義會禮志引緯命徵云諸侯之上士亦二廟中下士一廟一廟者祖禰共廟據此與鄭注同鄭注王制云士一廟者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是也祭法云適士二廟注適士上士也亦謂諸侯之士又云官師一廟注官師中士下士也此注云諸侯之士一廟則無分上中下士矣然諸侯之爵大夫比天子元士則諸侯之士亦宜降等命數既殊廟制應異舊書與鄭書之義似不及何注也禮記曲禮云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注謂士以上廟事祖雖不逮事父母猶諱祖疏云祭法云適士二廟祖之與禰各一廟其中下士亦廟事祖但祖禰共廟則既夕禮一廟是也崔氏云此適士者包中下士對庶人府史亦稱適也仍本鄭義也禮說云士一廟降大夫二廟諸侯士又云士二廟卿元士也與何說合又云府史以下未有爵命號爲庶人皆無廟四時祭於寢也禮記大傳云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注干猶空也空祫謂無廟祫祭之於壇墠正義此言支庶爲大夫士者耳若適爲大夫亦有太祖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是也師說云大夫士有始祖者鬼其百世容有善於其君得祫於太祖廟中徧祫太祖以下也此仍據周制言大夫得有大祖也干祫及其高祖者高祖於元孫有服故[illegible]者於其君者得[illegible]上祫於廟制無與也○注立武至[illegible]之○王充論衡[illegible]云古者德行求福故祭祀而寬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illegible]於行而求於鬼尊於禮而篤於仁是卿續立武宮毀也明堂位曰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此傳譏其不宜立者記人所言多夸大之詞未可據以爲實也故使正義云武公之廟立在武公卒後其廟不毀在成公之世此記所云美成王襄群魯公而已云武公之廟武世室者作記之人因成王褒魯遂盛美魯家之事因武公其廟不毀遂遠文而美之非實謂也是也[illegible]云世室屋壞云世室此何以不云立世室立毀廟猶可言也據天子不可

言也春秋以其可辭書之義哀然也○注季孫至武宮○左傳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疏引服虔云鞌之役[illegible]武公以求勝故立其宮按上元年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注時者從[illegible]傳之驗一相負也又二年傳云前此者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於齊二大夫出相與踦閭而語則使鞌之役實定於許故注本[illegible]之左傳謂季文子者時文子執政爲魯上卿故也國人之力立廟自專不從立毀廟爲非禮也

取鄟

鄟者何邾婁之邑也 ■ 杜以爲附庸國大事表云在沂州府郯城縣東北[illegible]

曷爲不繫於邾婁諱亟也 ■ 諱魯背信亟也[illegible]邾婁之邑故諱

取其邑故使若非邾婁人矣 ■ 僖三十三年公伐邾婁取叢[illegible]十二年公伐邾婁取[illegible]之屬皆[illegible]○注諱亟至人矣○解云上五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婁子杞伯同盟于蟲牢是魯與邾盟而旋取其邑背盟失信之甚故諱不言邾婁使若所取之邑非邾婁之屬邑也

衛孫良夫率師侵宋

夏六月邾婁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壬申鄭伯費卒 ■ 不書葬者爲中國諱蟲牢之盟[illegible]晉又侵之故去葬使若非伐喪 ■ 包氏慎言云[illegible]壬申月之十一日○注[illegible]至伐之○解下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是也[illegible]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率師侵宋 ■ 校勘記云[illegible]監本同毛本[illegible]二字

楚公子嬰齊率師伐鄭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欒書率師侵鄭 ■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左氏[illegible]鄭上書楚公子嬰齊率師伐鄭此晉救鄭也[illegible]上文鄭伯費卒注云[illegible]不能救晉又侵之然則公羊作侵鄭與左氏本異也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 鼷鼠中之微者角生上指逆之象易京房傳曰祭天不慎鼷鼠食郊牛角書又食者重錄魯不覺寤重有災也不言角牛者[illegible]言鼠者言角牛可知食牛者未必[illegible] ■ [illegible]

有司兂蟜牽逸至於南郊免牛亦然〇注鼷鼠至微者〇說文鼠部鼷小鼠也玉篇鼷鼠小鼠也螫毒食人及鳥獸皆不痛今之甘鼠也爾文引博物志云鼠之最小者或以鵪耳鼠爾雅釋獸云鼷鼠郭注有螫毒者左疏引李巡云鼷鼷鼠一名鼷鼠孫炎云有螫螫者甚如今鼠頑邵氏晉涵爾雅正義云按今俗傳鼷鼠能入人耳甘而不知痛其爲毒不特牛有害矣莊子應帝王云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漢書所謂社鼷不灌屋鼠不熏也淮南人間訓云鷯鼠若鼷穴非一壞之所能螫也甚鼷鼠本小其穴自小矣公羊閒答曰鼷文鼷小鼠也博物志春秋書鼷鼠食牛牛死鼠之類最小者食物皆時不覺痛世傳云亦食人項肥厚皮處亦不覺或名甘鼠俗此牲此所嚙食痛之微是鼠中之最微者也〇注角生至之象〇舊疏云言角在牲體之上指於天亦是上逆之象〇注易京至牛角〇五行志中之上成公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又食其角劉向以爲近青祥亦牛禍也不敬而傉霿之所致也昔周公制禮樂成周道故成王命魯郊祀天地以尊周公至成公時三家始顓政魯將從此衰天愍周公之德痛其將有敗亡之禍故於郊祭而見戒云鼠小蟲性盜竊鼷又其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尊物也角兵象在上君威也小小鼷鼠食至尊之牛角象季氏乃陪臣盜竊之人將執國命以傷君威而害周公之祀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天重語之也成公怠慢昏亂遂君臣更執於晉至於襄公晉爲溴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執國政其後三家逐昭公卒死於外幾絕周公之祀董仲舒以爲鼷鼠食郊牛皆養牲不謹也京房易傳曰祭天不慎厥妖鼷鼠齧郊牛角何氏卹本董生繁露順命云至於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自傷鼷鼠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過有淺深厚薄而災有輕甚不可不察也〇注書又至災也〇舊疏云至精如類在重之也按讀如字亦通又引異義公羊說云鼷鼠物食牛角咎在有司又食咎在人君取角有災而不改更者若過絕此後變變復過有司也郊牛日展斛己而知傷異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又曰又有譏之辭至此其復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注也其變食乃知國無賢君天災之罰非有司之過也故言其以救之經義雜記云據餘疏引異義公羊說知公羊無傳說者本穀梁言之劉子致之義尤爲深切者明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宣三年書郊牛之口傷成七年書鼷鼠食郊牛角何也周禮封人飾其牛牲而設楅於角設衡於鼻又以絼牽牲入廟而歌舞之敎人共牲以授充人繫之牲必用牷物牛人以授職人而芻之充人則繫於牢芻之三月展牲則告牷牲碩則養肆師展牲牲頒於職人然則肆師展於祭初充人展於將祭擇牲所謂曰展牲角而知傷也古者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朔月月半君巡牲不備有司展之芻又朝而巡之所以致力而盡其敬者如此之者全也口傷角食其體弗全弗備不敬莫大焉其徒歸充人失其官人君朝巡之禮亦久矣故春秋譏而書之〇注不重至言鼠〇左傳疏引此注食牛上有鼷字當據補通義許給曰小譬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宣公有處三桓之志成始弗戒矣

吳伐郯【注】吳國見者罕其中國亦至升平乃見故因始見以漸進【疏】水經注沂水篇又東過郯縣東屈從縣西南流又屈南過郯縣西郯故國也少昊之後春秋昭十七年郯子朝魯者也竹書紀年晉烈公五年越子朱句伐郯以郯子鴣歸縣故魯也東海郡郯治地理志東海郡郯下云故國少昊後盈姓吳世家云魯哀立而吳始益大稱王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爲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興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正義云吳國號太伯居梅里在常州無錫縣東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孫壽夢居之號句吳壽夢卒諸樊南徙吳至二十一代孫光使子胥築闔閭城都之今蘇州也〇注吳國至新通〇毛本國誤言閩本國本何不誤舊疏云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傳荊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云云何注不言楚言荊者楚國而近中國卒暴責之則亦恐驚駭故逾之以漸然則吳楚經亦宜言楚而經吳平者正經吳與中國交至今升平之世乃見經故因其始見於升平故以直以斷之進之則殺胡康侯曰以國狄以侯之也吳本太伯之後以族屬言之則屬之伯父也何以狄之爲其僭天子之大號也國歸曰命圭有會國曰吳伯不曰吳王然則吳本伯爵也使謚盜職鎮中國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貪之故記於禮曰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制而以爲不取權道諸侯風名實者侯夫按世家王壽夢二年申公巫臣奔晉自晉使吳教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爲吳行人吳於是始通中國書吳二年書成公七年始與中國通有會盟事在升平之世春秋因以發法也吳越春秋吳王壽夢傳吳壽夢元年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書成公會於鍾離深閔周公之禮樂成公悉爲陳前王之禮樂因爲詠歌三代之風夢曰孤在夷蠻徒以椎髻爲俗豈有斯之服哉因歎而去曰大哉禮乎此升平之世已入內諸夏以四夷之限故吳得以國見經與楚之稱荊自殊亦非如胡氏所云狄之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疏】通義云月者爲下盟出

不郊猶三望【疏】通義云他言免牲者則不言不郊此闕有異事猶文無所成故不舉不郊也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杞伯救鄭【疏】校勘記云左氏晉侯以下有齊侯按唐石經公羊脫數字以字數計之有齊侯石經穀梁有齊侯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戊辰八月無戊辰九月之四日七月之三日也杜云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大事表云戰國時孫臏敗龐涓處今大名府治東南十五里有馬陵道又有馬陵城續漢郡國志河東平陽劉昭注引杜云馬陵衛地平陽東南地名馬陵又說在魏郡元城按衛地不至河東劉昭一地兩位非也杜亦無平陽之說一統志馬陵故城在大名府元城縣東南隋開皇六年置馬陵縣通義云不重言諸侯者間無異事文省

公至自會【疏】通義云左傳曰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故以得書致會也

吳入州來【疏】杜云州來楚邑淮南下蔡縣是也爾雅釋地淮南有州黎丘郭注今在壽春古來釐同音州黎即州來也大事表云今爲江南鳳陽府壽州治壽春也自成七年吳入州來至昭二十三年雞父之戰楚師大敗州來遂入吳自是入郢之州先吳蓋十爭之七十餘年而後得之二年吳遷蔡於州來都之下蔡是壽春城在淮之南下蔡城在淮之北相去三十里大淮爲國霍山東漢至六朝當爲重鎮今壽州治郢古壽春縣城楚考烈王所徙都州北三十里有蔡國城郢下蔡吳方輿紀要下蔡城在壽州北三十

里與州來也李氏兆洛鳳臺縣志州來鄉今丁[illegible]錯楚繆稱云公穀作州萊按於他書均未之見

冬大雩【注】先是公會諸侯救鄭承前不恤民之所致【疏】注先是至所致○公會諸侯救鄭見上秋云承前不恤民之所致者承上三年大雩解詁也彼注云成公幼少大臣秉政先是作丘甲鞌之戰伐鄭圍棘不恤民之所生也是也

衞孫林父出奔晉

公羊義疏五十一

公羊義疏五十二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成八年盡九年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來言者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歸之也【注】以此經加之知見使卻聞晉語脅歸之但當言歸【疏】注以此至言歸○舊疏云其自言歸者哀八年夏歸邾婁子益于邾婁注言歸魯能悔過歸之然則若自歸當言歸汶陽之田于齊今乃如此作文而以書之則知被晉使之非其本情通義云來言者亂書之齊不使晉命制乎我也本非齊地而言歸之于者順韓穿來言辭按此實晉使歸而曰來言故爲內辭也穀梁傳曰于齊緩辭也不盡去拔汶注若曰歸之情歸不云公之制于我魯公羊義同曷爲使我歸之【注】据本魯邑【疏】注据本魯邑○舊疏云莊十三年曹子劫齊侯反其所取侵地之時曹子曰君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又上二年傳曰反魯衛之侵地士其經曰取汶陽田以此言之汶陽之田本是魯物明矣

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反其所取侵地【注】晉侯聞齊侯悔過自責高其義畏其德使諸侯還鞌之所喪邑魯見使卑有恥故諱不言使者因兩見其義諸侯不得相奪土地晉適可來議語之魯宜聞義自歸之惡不得使也主書者善晉之義齊【疏】說苑敬慎云齊頃公賴逢丑父之欺弄逃得歸弔死問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外金石絲竹之聲遠婦女之色出會與盟卑下諸侯國家內得行義聲聞震於諸侯所亡之地弗求而自爲家肆韓子武而得之可謂能詘免變化以致之故福生於禍納而禍生于得意此得失之效也齊世家云歸而頃公弛苑圃薄賦斂振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民亦大悅厚禮諸侯竟頃公卒百姓附諸侯不犯繁露竹林云自是後頃公恐懼不聽聲樂不飲酒食肉內愛百姓問疾弔喪外敬諸侯從會與盟卒終其身家國安寧是福之本生於憂而禍起於喜也物之所由然其於人切近可不省耶又王道云齊頃公弔死視疾是其事也○注晉侯至賢邑○通義云昔見視疾勤死士也不飲酒不食肉志復仇也故晉侯高其義畏其德○注魯見至故諱○明經書來言義也私穀梁不使盟識之違也○注不言至使也○禮記玉藻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辨名注私事使謂以于齊命行非聘也若成公時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之類然則與莊二十七年傳通乎季子之私行也者別亦以君命行惟對聘爲私耳按上二年經取汶陽田與僖三十年取濟西田同文皆當坐取邑則歸之爲晉辭矣春秋爲魯諱爲晉使之恥復作謁義自歸書辭故書歸之于也所以爲兩爲其義也

晉欒書帥師侵蔡

公孫嬰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來聘【疏】左傳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按以士昏禮準之昏禮首云下達鄭注達通也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則此聘蓋即下達也士禮使媒諸侯不必求媒故使臣下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疏】左疏引服虔云不稱主人母命通故稱使婦人無外事按隱二年傳昏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注禮有母母當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宋公無母莫使命之辭窮故自命之然則何氏以宋公無母與服云母命不通者異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注】据紀履緰來逆女不書納幣【疏】注据紀至納幣○隱二年紀履緰來逆女是也錄伯姬也【注】伯姬守節逮火而死賢故詳錄其禮所以殊於衆女【疏】注伯姬至衆女○襄三十年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宋災伯姬卒焉其稱謚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是也下衛人來媵傳云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九年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傳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又晉人來媵傳此何以書錄伯姬也又齊人來媵傳此何以書錄伯姬也皆以賢故詳錄之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疏】晉世家云景公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左傳晉趙姬爲趙嬰之亡故譖之於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趙世家云屠岸賈者始寵于靈公及至于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遍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弒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辠請誅之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與左氏傳異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疏】左傳錫作賜易師九二王三錫命釋文鄭本作賜書禹貢九江納錫大龜史記夏本紀作九江入賜大龜禮覲禮云天子賜會注今文賜皆爲錫蓋左氏參古文故作賜公穀皆今文改作錫也差繆略云賜公羊作錫趙氏坦異文箋云石經公羊作錫石經梁涉注疏本作錫按曲禮正義引左傳亦作來錫公命殿

其稱天子何【注】据天王使毛伯來錫文公命不稱天子【疏】注据天至天子○即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是也元年春王正月正也【注】正者文不變也【疏】注正者文不變也○毛本正誤王舊疏云據始言之其實二年三年以下之經皆如是○說苑君道云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太姒爲妃以武王周公爲子以泰顛閎夭爲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物皆及治周公載己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武王似春王春秋稱王不繆也其餘皆通矣【注】其餘謂不繫於元年者或言王或言天王或言天子皆相通矣以見刺譏是非也王者號也德合

元者稱皇孔子曰皇象元逍遙術無文字德明謚德合天者稱帝
河洛受瑞可放仁義合者稱王符瑞應天下歸往天子者爵稱也
聖人受命皆天所生故謂之天子此錫命稱天子者為王者長愛
幼少之義欲進勉幼君當勞來與賢師良傅如父教子不當賜也
月者例也為魯喜錄之【疏】杜云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孔疏天子之見經者三十有二稱天王者二十五
稱王者六稱天子者一即此事是也三稱並行傳無異說故知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也其不同者史異辭耳引公羊此傳云云杜
用敎說也按何云皆相通矣者以見刺譏是非則與杜義殊穀梁傳曰天子何也曰見一稱也范注以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自此以
上未有言天子者今言天子是更見一稱其義以稱天子與稱天王王者同亦不以爲疑所係也左疏引賈逵云諸夏稱天王畿
內曰王夷狄曰天子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以周深加禮妾母恩同微故稱王成公八年王乃得賜命與夷狄同故稱天子與公羊義同
不合〇注其餘至非也〇舊疏云何氏亦順傳文是以獨言元年矣接其餘卽謂不繫乎歲〇皆者皆刺譏所繫與稱天王天子同也
或稱王者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又王使召伯來會葬之屬是也或言天王者隱元年天王使
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八年天王使南季來聘之屬是也或言天子此文是也通義云皆通者明非刺譏所繫或言天王是言天
子並是至尊之稱禮記禮曰王使人皮弁用鑑又曰天子賜含喪文體稱無有意義按孔義與何義乖禮杜云史異辭之稱說也
莊元年榮叔之下注云不言天王者桓行實惡而乃追錫之尤悼天道故云爾又文五年王使榮叔注云去天者含者臣子職以至
尊行至卑事失尊之義也又王使召伯注云去天者不及事則比失喪禮也又隱元年天王使宰咺注云言天王者時吳楚上僭稱
王王者不能正而上自繫於天也春秋不正者因以廣是非是則天王者正稱其稱王者皆有所譏刺與稱天子同唯春下之王正
而不譏非刺譏所繫也禮記疏引三禮緯宋云夷狄不識王化無有歸往之義故不稱王通之也不云皇者疏戎不懷尊極之理奏
號尊大也夷狄唯知畏天故稱天子威之也又引異義許愼謹案春秋左氏云施於夷狄稱天子施於京師稱王許所引之左氏說
蓋卽本之賈侍中其說不可通也禮記曲禮云君天下曰天子是卽君臨天下之義鄭注天下謂外及四海也今漢於蠻夷稱天子
於王侯稱皇帝則稱天子況於左氏家說禮記疏又引[illegible]服虔說依京師曰王夷狄曰天子亦卽左氏說稱斷王析內之所稱王有天
下故稱王天王者夏之所稱天下之所歸往故稱天王天子[illegible]秋之所稱父天母地故稱天子皆不可以說春秋〇注王者號也〇
舊疏云言正是當時天子之號也白虎通號篇云帝王者何號也號者功之盛也所以表功明德號令臣下也德合天地者稱帝仁
義合者稱王[illegible]劣也王者當王之號三統據稱三王之前曰五帝繫號三代改制云蓋王生則稱天子也選則存爲三王後越則
爲五帝下至附庸稱爲九皇是也〇注緯合元者稱皇〇文選注引鉤命決云道機合者稱皇初學記引七經義鉤曰以化合神者
曰皇三圖志注引孫氏解化合神者曰皇元疏引中候勅省圖鄭注德合北辰者皆稱皇卽春秋元年之元隱元年注云元者氣
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是也[illegible]云[illegible]元氣是天三氣之名是故其德與之相合者稱之皇皇者[illegible]大之泰

繁露王道篇所記五帝三皇之治天下是也〇注孔子至明謚〇舊疏云春秋說文宋氏云言皇之德象合元矣逍遙說動動行其
德術宋有文字之教其德威明者爲其益奏風俗[illegible]引運斗樞云皇者天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三皇垂拱無爲設言而民不
違道德元治有似皇天故稱曰皇合宏應中開陰陽布綱上含皇逮其地先明指天畫地神化潛通精輝感其不可聞量道德經上
傳不德下德不失德禮記疏引河上公注云下德謂號謚之君則五帝所行也如上德爲三皇之世卽此象元義蓋卽以德明爲謚
矣故黎庶三代改制云黃帝之先謚四帝之後謚何也亦不及三皇〇注德合至可放〇舊疏云帝者諦也象能行天道事天審諦
風俗通引書大傳云帝者任德設刑以則象之言其能行天道舉錯審諦初學記引義云稱帝云傳合天者稱帝三圖洛注引孫氏評同
離騷經帝高陽之苗裔兮王注傳合天地者稱帝蓋皆取德合天地爲義文亦靜曉也易是類謀云河龍圖洛龜書聖人受道真圖
易繫辭上傳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也〇注仁義至歸往〇白虎通號篇云仁義合者稱王初學記引義綱云德合仁義者稱
王白虎通引禮緯含文嘉仁義所生稱王周書謚法解仁義所在曰王文選注引孫[illegible]嘉仁義所在爲王韓詩外傳王者往也天下往
之謂之王風俗通引書大傳王者往也天下所歸往白虎通號篇亦有是語呂覽下賢云王也者天下之往也繁露王道云王
者民之所往也是也〇注天子爵稱也〇禮記疏引異義天子有爵否易[illegible]京說易有君人五號帝天稱一也王英稱二也天子
爵號三也大君稱天子與諸侯也大夫王人儀諸五等是天子有爵古周禮說天子無爵同號於天何爵之有人按春秋左氏云施
於夷狄稱天子施於京師稱天王施於京師稱王知天子爵稱[illegible]從古周禮說天子之據士冠禮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謚自周及漢
天子有爵此有爵甚明云無爵失之矣則此與易說同也易乾鑿度云孔子曰易有君人五號帝者天稱也王者美行也天子
子者爵稱也大君者易上行異也大人者聖明德備也變文以著名題德以劉據鄭杜云說之九二有中和美異之行寒於九五故
百姓欲其與上爲大也稱易孟京說何氏所本也白虎通爵篇云天子者爵稱也所以此天子者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也
故援神契曰天覆地載謂之天子上法斗極鈎命決云天子爵稱也帝王之德有優劣所以俱稱天子者何以其俱命於天王者始
五千里內也尚書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illegible]先天子爵又云或稱天子或稱帝王何以爲云上稱天子者
明以爵事天也是稱天子爵稱明矣[illegible]皇天佑而子之號稱天子其大有五等之爵尊之則亦以天
爲人矣謂疏引辨名記云天子無爵非公羊義又引郊特牲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天子有謚則有爵明矣其說是也〇注見人至
天子〇詩疏引異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謹案堯典以親九族卽堯母慶都感赤龍而
生堯堯安得九族而親之禮讖云唐五廟知不感天而生駁曰元之聞也劉言感生據無父有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
頌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illegible]子生契是聖人感生見於經之明文劉媼是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神
而生者邪且夫精[illegible]之氣[illegible]乘也成爲己子況乎天氣因人之精微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是則然矣又何身怪初學記引演
孔圖云天子皆五氣之精寶各有題序以次[illegible]起必有神靈持紀緯神扶助使開階立遂是以王者常置圖錄[illegible]帝以自正也
御覽引[illegible]乾圖云天子至尊也神精與天地通血氣含五帝精天[illegible]之子之秘史記三代世表褚先生引詩傳曰湯之先爲契契無

父而生契母與姊妹浴于元丘水有燕銜卵墮之契母得故含之誤吞之生契契生而賢堯立爲司徒封之曰子氏子者茲茲益大也詩人美而頌之曰殷社芒芒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商者實號也文王之先爲后稷后稷亦無父而生后稷母爲姜嫄出見大人迹而履踐之知於身則生后稷姜嫄以爲無父賤而棄之道中牛羊避不踐也抱之山中山者養之又捐之大澤鳥覆席食之姜嫄怪之於是知其天子乃取長之堯知其賢才立以爲大農姓之曰姬氏姬者本也詩人美而頌之曰厥初生民深修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詩周頌時邁曰昊天其子之義云夫其子受之周禮疏引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謂各郊其所生之帝如周則靈威仰殷則汁光紀也〇注此錫至賜也〇舊疏云按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言天王矣使往云主書者惡天子也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文公新卽位功未足施而錫之非也然則文公初受命而未有功王賜之故見非但文公年長故稱天王今成公幼少當如父敎子未當錫是以爲之發錫言天子矣按白虎通爵篇引韓詩內傳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乃歸卽位明爵天子有也臣無自爵之義世子亦當受爵命使大夫就其國命之不與世子爲禮也使自稱諸侯三年喪畢受爵之命此盡天子特命與使不同也而曲禮有諸侯旣葬見天子曰類之禮者使鄉注云代父受國類猶象也執皮帛象諸侯之禮見也其禮亡盡天子或巡守至竟故得見天子若未葬則未正君臣雖天子巡守亦不見也〇注月者至錄之〇舊疏云正以此經書月故知例月然外來朝聘例書時天子錫命則書月春人書得王命故詳錄之也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注】棄而日卒者爲下書杞歸其喪張本文使若商爲杞夫人【疏】包氏愼言云十月書癸卯月之二十五日〇注棄而至夫人〇舊疏云外夫人卒例日卽襄三十年夏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何氏云外災例時此日者歸伯姬卒日是也今此巳棄而書日故解之其棄者卽上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是也爲下書杞歸其喪者卽下九年春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傳曰脅而歸之是也按此亦如大夫見黜例不書卒此杞叔姬被出亦不合書卒此書爲下歸喪于杞書亦如公孫敖出奔宜絕因爲齊人脅歸其喪故仍書卒書以殺恥也然內女旣爲諸侯夫人雖見棄來歸未經改適當有恩禮服如姑姊妹女子子之嫁于國君者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婁人伐郯

衛人來媵

媵不書此何以書【注】据逆女不書媵也言來媵者禮君不求媵諸侯自媵夫人【疏】注据逆至媵也〇舊疏云書通內外言之何者隱二年紀履綸來逆女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之屬皆不書媵也〇注言來至夫人〇白虎通嫁娶篇所以不聘妾何人有子孫欲尊之義不可求人爲賤也春秋傳曰二國來媵可求人婦士不可求人爲妾何士卿卑之斷實不止於士妾雖實不得爲嫡莊十九年注云言往媵者禮君不求媵二國自往媵夫人所以一夫人之尊也錄伯姬也【注】伯姬以賢聞諸侯爭欲媵之故書而詳錄

之媵例時【疏】左氏傳云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徐疏引何氏膏肓云媵不必同姓所以博異氣今左傳云異姓則否十年春齊人來媵何以無貶刺之文左氏爲短鄭箴云曰禮辨納女于天子曰備百姓博異氣於國君直曰備酒漿不得云百姓是不博異氣也何得有異在其中齊是大國今來媵我得之爲榮不得貶也劉氏逢祿評曰齊人來媵無貶文者以宋王者之後杞共姬之賢爲王后法也諸侯不得博異氣左氏之說然矣鄭又以非禮爲榮則不得貶所謂說之不以其道說也春秋之義禮乎按劉氏之說亦非公羊義公羊新周故宋無託宋見王之義諸侯不得博異氣亦鄭氏說曲禮强爲之解耳〇注伯姬至錄之〇通義云隴伯姬賢而不得其所故自納幣迄於致女事事詳錄之〇注媵例時〇莊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及下九年夏晉人來媵是也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杞伯曷爲來逆叔姬之喪以歸【注】据已棄也內辭也脅而歸之也【注】言以歸者與忿懟執人同辭而不得專其本意知其爲脅也已棄而脅歸其喪悖義恥深惡重故使若杞伯自來逆之【疏】注言以至脅也〇舊疏云舊讀如子爲衛君乎之爲也與忿懟執人同辭者卽襄十六年春晉人執莒子邾婁子以歸昭十三年秋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是也不得專其本意者正以以者行其意之辭故也是以桓十四年冬宋人以齊人衛人蔡人陳人伐鄭傳以者何行其意也注以己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今叔姬之喪言以歸不得專其本意明知杞伯有忿懟是以知其被脅耳按左傳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注叔姬已絕於杞書復强請杞使還取喪與公羊合〇注已棄至逆之〇禮喪服云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注請遭喪使而出者蓋歸人被出則與夫家義絕故仍如在室服三年以無受我而厚之者也今叔姬旣出仍脅夫家歸其喪是爲恥深惡重故以杞伯自逆爲文爲內諱也殺深傳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爲之也使疏引徐邈云爲猶辭也言夫無逆出妻之喪而辭盡文讎之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注】不日者巳得鄭盟誓以備楚而不以罪執之旋使離叛楚縣陳潰莒不能救禍由中國無信故諱爲信辭使若莒潰非盟失信所以其中國因與不潰日相起【疏】杜云蒲衛地在長垣縣西南〇注不日至信辭〇春秋之例不信者日今雖得鄭盟旋卽執不以罪鄭下晉人執鄭伯僖四年傳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是也又下楚公子嬰齊伐莒莒潰亦無中國救莒文其不信已明矣合書日今不日故解之〇注使若至中國〇舊疏云諱其作信辭也所以甚惡中國之無信矣〇注因與至相起〇舊疏云其言因非正爲之辭矣言此盟不日非直甚中國之無信亦因欲起其下潰書日者乃是中國無信同盟不相救至爲實秋所潰矣言相者同事相共之辭則下潰書日亦起此盟之不信矣通義云下旋執鄭伯不日者嫌罪鄭不信故從小信辭明鄭伯實不背盟晉執之

非乃與下稱人以執意相殺也然同盟國多矣鄭爲小信辭無以別其爲鄭不肯盟中國之失自在鄭人以執見之也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疏】通義云錄伯姬鮮矣獨不書逆人者宋公不親迎失禮不足爲伯姬榮故自從外逆女不書常例也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注】古者婦人三月而後廟見稱婦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父母使大夫操禮而致之必三月者取一時足以別貞信貞信著然後成婦禮書者與上納幣同義所以彰其絜且爲父母安榮之言女者謙不敢自成禮婦人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疏】舊疏云未有言致女者謂春秋無此經也○注古者至義也○禮記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注舅姑沒者也必祭成婦義者婦有共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盥饋特豚于室故特饋引易歸妹鄭注及箴膏肓皆引士昏禮婦人三月而後祭行[illegible]見舅姑術未祭行猶未成婦也其成婦雖待三月其昏則當夕成昏矣故士昏禮其夕衽席於奧又具席在東皆有枕北趾主人入親說婦纓燭出注昏禮夕舉將臥息又詩疏引駁異義云昏禮之其說席相連也此鄭氏之義若賈服之義則隱八年左傳云先配而後祖疏引賈云配成夫婦也禮齊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配曾子問正義云若賈服之義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後廟見乃始成昏故云公子忽先爲配匹乃見祖廟又引此如宋致女下注云[illegible]成昏不接何氏之義亦與賈服同故白虎通嫁娶篇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昏禮請期不敢必也婦入三月然後祭行舅姑既沒亦婦入三月奠采於廟三月一時物有成者人之善惡可得知也然後可得事宗廟之禮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列女傳貞順篇宋伯姬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繆姜嫁伯姬於宋恭公恭公不親迎伯姬迫於父母之命而行既入宋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命宋人告魯魯使大夫季文子如宋致命於伯姬明古者三月廟見乃成夫婦也故列女傳貞順篇又云齊孝孟姬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好禮貞壹齊中求之禮不備終不往齊國稱其貞孝公聞之乃修禮親迎于華氏之室逆納於宮三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是也○注父母至致之○禮記坊記云子云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鄭注父戒女曰夙夜無違命母戒女曰無違宮事不至不親夫以孝舅姑也春秋成公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夏五月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時共公不親迎其有遠而致之也其云宋共不親迎本之稱女傳以不親迎不至亦即不肯聽命之意似鄭氏此解亦以致女爲成昏然何氏之意則以大夫致女是常禮如列女傳義則似因共公不親迎則使大夫致之令其無違則又少殊也故曲禮鄭注云壻不親迎則女之家遣人致之正義云壻不親迎則女之家三月廟見使人致之以成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宋公不親迎故魯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也按曲禮云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埽灑注納女猶致女也此其辭也是也然鄭氏以此事指不親迎者言似未達鄭注傳曰婦人在家制于父既嫁制于夫如宋致女是以我盡之也范云則已嫁而從以父制盡之又曰不正故不與內稱也范云內稱謂稱使疏引徐邈云宋公不親迎故伯姬未順爲夫婦故父母使卿致伯姬使成夫婦之禮以其賓小禮逢大節故傳曰不與內稱謂不稱夫人而稱女是宋公不親迎者穀梁家說子致習穀梁故列女傳本之徐氏實伯姬之解通矣○注必三至婦禮○士昏禮云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注必三月者三月一時天氣變婦道可以成之故入三月白虎通三月一時物有成者人之善惡可得而知也此言舅姑俱沒者若舅沒姑存則當時見姑三月亦廟見舅若舅存姑沒婦人無廟可見或更有舅姑自如常禮賈疏據姑沒舅存則不行奠菜之禮也褚氏寅亮云黃氏簡之謂舅姑偏有沒者見其存者不須見亡者豈禰廟可以不見乎由氏[illegible]恩[illegible]饋赴存者廟見赴亡者嘗舅見在姑未有專廟舅何由而見乎皆婦一傳之見痛聞婦人無廟以舅術在則禮附於祖姑之廟耳氏入盥祖姑之廟矣乃竟事見姑乎事有非庶於姑沒舅存斷以不見婦正三月祭行達禮也三月祭菜禮也不可既而篇一孔穎達稱奠菜之禮適婦乃得行之庶婦見否矣曾子問疏云此皇饋廟見皆謂適婦其庶婦按士昏禮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注云使人醮之不饗也不饋者共昏就於適也是庶婦不饋亦不廟見也曾禮雖云不饋不云不見既庶婦亦當以棗栗腶修見舅姑也雖厭明見舅姑仍三月見禰[illegible]以示成婦也故特就鳳篤履云據女手可以饋棗傳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姜云吉女手者未三月未成為婦是也劉氏毓崧大夫以上先廟見後成昏說云鄭特牲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鄭氏諸與謂天子諸侯大夫昏禮與士昏禮不同賈服鄭左氏以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後乃始成昏今按見於列女傳者莫著於宋恭姬三傳書注皆主此義次之者則有齊孝孟姬其位皆諸侯夫人則賈服所謂大夫以上先廟見後成昏者借有微夫鄭婦婦所人者公子忽位在諸侯夫人下卿大夫內子命婦上所行若彼謂配子所以譏先配後祖夫文四年逆婦姜于齊穀梁實其成禮于齊穀備公子慈更爲非禮然則譏於春秋襄伯姬穀梁疑婦姜左傳譏卿婦列女傳孟姬可知大夫以上之昏禮不同於士之昏禮夫士以下無致女之譏大夫以上有之其辭穀於曲禮天子諸侯大夫三月廟見然後成昏士庶人當夕成昏故有致不致之藏篤以位尊卑之別也士以下無反馬大夫以上有之見於左傳象言於易爻致女者婦家之禮不親迎則必致女親迎則不致女反馬者夫家之禮不親迎固當反馬親迎亦當反馬然則大夫以上先廟見後成昏者致女之禮成不盡行而反馬之禮未有不行盡婦入三月然後祭行祭行然後成昏成昏然後反馬故無論舅姑在否皆有反馬之儀反馬與留車相對鄭箴膏肓云留車妻之道也反馬壻之義也留車者備其大歸反馬者示其偕老必後反調以後乃歸道克成當其反馬以前德處夫家見嫁夫婦之禮夫得去婦婦不得去夫故時轉既行歸未娶而夫名已竟祖廟侍見歸已嫁而婦道未成蓋一以歸教女之禮也古者女子皆有嫁教既教於未嫁之先復教於既嫁之後而寒宗者春秋祈宮實者婦廟於故士之女易於信從大夫以上歸於歸受是以先嫁三月教於公宮宗室此士以下所共也勸嫁三月教以待見祖廟此大夫以上所待也三月成婦與三月教成昏取一時可以有成之親一以誠歸婦之禮也古者篝子歸婦將轉必昏其家世既娶必齋其性情恰是士以下之歸

婦止繫乎閨門故先成昏而後廟見大夫以上之擇婦有關乎家國故先廟見而後成昏昏義云質明贊見婦于舅姑成婦禮也此士以下之昏禮蓋當夕成昏次日即成婦也曾子問曰三月而廟見云云大夫以上昏禮蓋廟見始成昏故三月乃成婦也必至三月者經歷一時之久知其性情之善然後妻可以事夫繼可以事君子婦可以奉宗廟婦可以見外舅姑而婦婦之禮成一以全出妻之禮也夫婦之際義合則留不合則去故大歸書於春秋禮有七出之文顧士以下其勢易行大夫以上閥閱多崇其情難處先王於易出者使之先成昏後廟見雖於出者使之先廟見後成昏仍得以處子改適於嚴峻之中寓忠厚之意傳所謂棄妻令可嫁者施諸衛未成昏者尤見確切要之士以下無世祿居必狹陋罕有異宮大夫以上有世祿居必寬宏且多別館無異宮者成昏必在當夕有別館者成昏可俟異時士庶嫁娶多晚成昏於旦夕無遲冀之量天子諸侯大夫嫁娶較早成昏於異時則無太早之盧此大夫以上昏禮所以與士不同擬之人情固弊室嫁離用也凡上中下三篇極為詳晰擇其要者惟以親迎則不致女非公羊義○注書者至同義○上八年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注伯姬守節逮火而死賢故詳錄其禮所以殊於衆女今此書致女亦詳錄義也列女傳云春秋詳錄其事錄賢伯姬用公羊義也○注所以至榮之○何校本潔作絜按潔乃俗字紹熙本正作絜舊疏云重得父母之命乃行婦道故曰所以彰其絜也其女當夫非禮不動光服九族父母得安故曰榮之毛詩周南葛覃序云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亦其義也按書疏義明亦三月後致女後始成昏矣共姬以未親迎不肯聽命故必得父母之命也○注言女至之黨○禮記曾子問云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于祖不祔于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鄭注遷朝廟也婿雖不備喪禮猶為之服齊衰也疏其女之父母則爲之降服大功以其非在家壻為之服齊衰期非無主也又雜記云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注配謂并祭也王母不配則不祭王父也女子謂未嫁者也嫁未三月猶歸葬於女氏之黨按此之廟見即上文之三月而廟見也廟見即祭禮也鄭昏禮之奠菜也與昏禮記之祭行別彼云然後則不必適三月若廟見則必三月行之廟見之後無論何時適遇祭事卽得助祭事氏論蓼儀禮集解云祭謂四時常祭祭行謂至是過有祭祀婦乃行也程氏瑤田通藝錄云助祭兼適婦庶婦言實疏惟指適婦未備若三月廟見則惟適婦以廟見奠菜象宜續庶婦不續則亦不奠菜也然則三月之前雖有祭事婦亦不行不行者未成婦也萬氏斯大禮記偶箋云三月廟見即士昏禮所謂婦入三月然後祭行也謂祭於高曾祖禰此指舅姑在者言舅日而祭于禰卽士昏禮所謂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也孔氏謂廟見祭禰只是一事然則舅姑在者高曾祖之廟婦可以不見乎按高氏以廟見與祭禰分別舅姑存沒可也謂廟見卽祭行則禰胡氏培翬儀禮正義云曾子問所云廟見是事指舅姑在者其所云祭禰卽此經之奠菜指舅姑沒者謂之舅姑沒者止行祭禰禮而無廟見又非卽祭禰爲廟見如注疏家之說與萬氏大同按曾子問廟見祭禰當是一事謂舅姑沒者其高曾祖廟自當於祭行時及之蓋廟見止如舅姑在時之厥明之見舅姑也故亦止于禰耳歸日者盥在三月之厥必婦吉日敬之至也鄭氏說指謂大夫以上饗醴婦婦皇饋饋餘及舅姑饗婦之禮今無明文可證然昏義謂饗禮婦歸成婦禮婦以特豚饋婦明婦順舅姑饗婦婦降自阼階歸著代皆係成婦之禮士以下次日已成婦其禮自當行於廟見之

前大夫以上三月乃成婦其禮似當行於廟見之後按三月不成昏可也未及三月并舅姑亦不見棄諸人情殆未盡洽蓋婦者對舅姑之稱亦稱已昏未昏之別昏義所謂婦禮婦義就士昏禮釋之無婦字則不稱不必稱此正名之稱則大夫以上舅姑若在即預行盥饋諸禮亦無不可似未必見舅姑後卽婦而不女也

晉人來媵

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注】義與上同復發傳者樂道人之善

【疏】注義與上同謂亦如上書致女皆與上書納幣同矣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書丙子月之三日

晉人執鄭伯【疏】僖四年傳餘曰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左傳曰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明執不以罪矣

晉欒書帥師伐鄭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注】日者錄責中國無信同盟不能相救至為夷狄所潰【疏】十一月無庚申杜氏長曆謂是年閏十一月也○注日者至所潰○舊疏云凡潰例月卽僖四年春王正月蔡潰文三年春王正月沈潰之屬是也今而書日故解之義異上公會晉侯以下同盟于蒲注通義云潰日者惡楚比克莒二都暴中國之甚故伐莒錄名氏入運稱人示貶也義亦可通

楚人入運【疏】通義云文十二年行父城運則運本內邑是時蓋已叛屬莒內邑不書叛故經無明文郡國志琅邪東莞有鄆亭所謂東鄆也

秦人白狄伐晉

鄭人圍許

城中城【疏】杜云魯邑也在東海廩丘縣西南大事表云經於成九年定六年俱書城中城國都之內城也杜謂在廩丘者非是定六年高氏閌曰時公之所有中城而已汪氏克寬曰定公豈能役衆修城蓋陽虎欲去三家將挾公以自固耳按高汪說亦無據一統志中城在海州沭陽縣西按厚丘城在沭陽縣北四十六里續志東海厚丘縣下劉昭引杜預注今刊本訛爲廩丘一統志於曹州古蹟亦引中城在范縣東南鄆承此注廩丘之誤

公羊義疏五十二

句容陳立卓人著

成十年盡十四年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率師侵鄭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其言乃不郊何〔注〕據上不郊不言乃僖公不從言免牲也〔疏〕注據上至牲也○上七年夏不郊猶三望是不郊不言乃也僖三十一年夏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是其不從言免牲也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注〕不免牲當坐盜天牲失事天之道故諱使若重難不得郊〔疏〕注不免至得郊○穀梁上七年傳曰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元端奉送至于南郊所以重天牲也此不直免故爲失事天道坐盜天牲也公羊問答云閔當坐盜天牲何也曰此漢律也書微子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僞傳天地宗廟牲用相容行食之無災罪之者言致亂疏漢魏以來著律皆云盜郊祀宗廟之物無多少皆死爲特重故也據此知何氏以漢法況之通義云不免牲失禮故譏之也言免牲則不郊可知言不郊而不言免牲則不免牲亦可知云諱使若重難者宣八年傳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爲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故乃爲重難辭也穀梁傳五卜強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通義又云五卜非禮不發傳者四卜猶瀆過此可知矣一發傳一不發傳其義同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注〕不致者成公數卜郊不從怨懟故不免牲不但不免牲而已故奪臣子辭以起之〔疏〕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缺解云此經公會晉侯宋公以下伐鄭與今本異○注不致至免牲○解六年傳云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注此頗公與二國以上也此皆不致故如此解哉公數卜郊不從辭此上文五卜郊不從是也五卜郊故云數○注不但至而已○當疏云補成公意卒竟而不復郊知如此者正以不免牲上文已有敵今此仍不致故知更有罪也○注故奪至起之○桓二年注凡致者臣子書其君父脫危而至今不致故爲奪臣子辭皆疏云桓元年注云不致之者至故復脫奪臣子辭成誅文也義亦通於此

齊人來媵

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疏〕穀梁傳於九年晉人來媵云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八年衛人來媵傳同此不發傳義亦宣同皆與公羊合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爲皆以錄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衆多爲侈也〔注〕侈大也明其侈於妬上婦人侈於妒下伯姬以至賢爲三國所爭媵故侈大其能容之唯天子娶十二女〔疏〕注侈大至容之○校勘記出故侈大其能容之云解云考諸舊本大上無侈字指上云侈大也故此云大其能容之者本是今何公羊問答云問何婦婦人以衆多爲侈也曰此如詩語猶有是語婦盈之傳盈滿也譏云議者言衆媵姪娣之多是娣人以多爲侈之義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內女嫁於諸侯惟紀叔姬宋共姬書之最詳故媵不稱娣而叔姬書婦以其節娣不書媵而共姬之娣書三國來媵以其賢公穀二傳皆以爲詳其事而重錄之賢得春秋之義俗儒謂三國來媵爲非禮如其然則內女嫁於諸侯豈皆無媵其來媵也豈盡合禮曷不皆書備此實女共姬之娣而備書之以示譏故且書來歸書納幣書致女此禮媵書其來歸也衛人來媵其既歸也齊晉大國亦來媵來聞內女之嫁者是者公羊所謂婦人以衆多爲侈者不其然乎朝廷傳於妬上二語疑有成文書疏云妬其有賢才而居於己上位者是朝廷之妬也不能容衆妾而妬惡之者是婦人妬也○注唯天至二女○校勘記云鄂本同閩監毛本娶作取按據文作取云七住屓本或作娶疏本標注作娶舊疏云保乾圖文孔子爲後王立制弄古禮也白虎通嫁娶篇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萬物必生也後漢荀爽傳衆禮之中春禮爲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陽性純而能施陰禮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稱嫡亦本此爲說獨斷云帝嚳有四妃以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三者爲次妃也九嬪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天子一娶十二女制也檀弓注云帝嚳而立四妃矣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餘三小者爲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即夏制也以虞夏殷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又三二十七爲八十一人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人然則娶十二者春秋監前代以爲後王法象

丙午晉侯獳卒〔注〕不書葬者殺大夫趙同等〔疏〕包氏愼言云五月書丙午五月無丙午四月之七日也○注不書至同等○殺大夫趙同等見上八年書疏云春秋之義君殺無罪大夫例不書其葬見其合絶之是以傳九年晉侯獳卒何氏云不書葬者殺世子也是也左傳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注厲鬼也趙氏之先祖也八年晉侯殺趙同趙括故厲盡趙同等不罪殺殺故或致妖厲爲祟與

秋七月

公如晉〔注〕如晉者冬也去冬者惡成公前既怨懟不免牲今復如晉過郊乃反恚怨懟無事天之意當絶之〔疏〕注如晉至絶之○鄂本作當解之誤皆疏云闕明年三月公至自晉是過郊乃反是無事天之意包氏愼言云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注引京房易傳曰祭天不愼鼷鼠食郊牛角書又食者重譴不覺悟重有災也異義公羊說鼷鼠初食牛角咎在有司又食咎在人君成公七年郊因鼷鼠食牛角而不郊至十年卜郊不從不知罪己愚改更以春天以卜不從而不郊又不免牲何注坐以盜天牲五月公會晉侯衛侯等伐鄭不書致伐奪臣子辭君脫危而至之辭則盜天牲者宜坐餘實之罪冬公如晉過郊時乃反則嫌懟無事天之意故絶之以爲春天下而不嫌於事天者戒配曰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言猶至之無止時也立書以奉祀饗於祀事郊者從廢疾側髏選

重祭主也

冬十月【疏】校勘記云此本鄂本閩監毛本皆脫唯唐石經有之歲亦曰左穀皆有此三字與公羊經異餘大所云何注云去冬者惡成公然則石經有此三字非何義也故知唐石經未必是歷來版本未必非也按無者是也紹熙本亦無此三字唐陸淳春秋集傳纂例亦云無此三字孫氏志祖讀書脞錄纘編云公羊成十年經公如晉何休注云如晉者冬也去冬者惡成公云云按公如晉與秋七月連文蓋公以秋七月如晉也左傳秋公如晉可證左穀經文於此年未有冬十月三字公羊經文偶脫闕而何氏乃妄造爲去冬之說以如晉爲冬時惡成公而不書冬謬與甚矣且謂成公以卜郊不從遂怒數而如晉亦非理也按左氏不可據公羊孫氏曾淺之徒無足辨也臧鏞云中庸疏云成十年不書冬十月公羊無此三字今有者後人竄增書爲衍文是也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今本左氏春秋經成公十年有冬十月自唐石經已然公羊唐石經經亦有之穀梁傳石經已脫不可知今按凡有者皆謬也禮記中庸注曰述天時謂編年四時具也正義言春秋四時皆具桓四年七年不書秋七月冬十月成十年不書冬十月桓十七年直云五月不云夏昭十年直云十二月不云冬如此不具者實服之義若登書而不視朔則書時不書月若視朔而不登書則書月不書時若雖無事視朔登書則空書時月若杜元凱之義凡時月不具者皆史闕文據正義則成十年經左氏無冬十月矣孔沖遠所見如此唐石經乃妄增三字不可從今一切宋元以下本皆誤其公羊唐石經亦誤增三字而宋槧官本及明時注疏刊本皆無此古本之流傳未泯者也考是年經云秋七月公如晉何休云如晉者冬也去冬者惡成公書絕之何氏以下文無冬十月故知公如晉在冬而經去冬以惡之秋七月爲無事首時過則書之例假令下有冬十月則去何當得云爾其不云去冬十月者知公如晉在冬而不定在何月也若穀梁經今本皆有冬十月亦必後人所增倘穀梁有而左氏公羊無之陸氏釋文必注之曰左公羊二傳無於其無此注如穀梁亦無此三字也陸氏作釋文時三經皆無此三字故此三字之有無不能證之於音義桓四年七年無秋冬成十年無冬十月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昭十年十二月無冬皆見中庸正義又正義失引者定十四年城莒父及霄之上無冬字凡此皆三經所同何以闕疑絕范則云未詳杜則謂闕文若實服之說則又與三家異但中庸疏所引賈服虔似未全書有雖無有既不作疏又不公書則不書時月十六字乃爲桓成不書秋七月冬十月發例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晉侯使郤州來聘己丑及郤州盟【疏】釋文郤州本亦作犨九經古義云世本郤豹生義義生步揚步揚生州州郤犨也與公羊合左氏傳隱武子犨世本亦作州司馬貞云州犨聲相近字異耳按惠氏所引世本見左傳正義又閔元年左傳疏引萬犨古佐爲萬犨祖父正義引世本萬棄生芒季季生武仲州州郤犨也是也司馬貞說見魏世家索隱左疏引服虔云郤犨郤克從祖昆弟按左傳疏引世本又云郤豹生郤萬萬生缺缺生克克與州皆豹之曾孫也故爲從祖昆弟包氏慎言云三月書己丑月之二十五日也聘盟兼書者皆疏云上三年冬晉侯使荀庚來聘丙午及荀庚盟傳云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尊舊盟也注云以不書重達聘而言之知尊舊盟故約舊也書者惡之二國既修禮相聘不能相親信反復相疑故舉聘以非之今此亦然而無傳注者從彼可知故省文又春秋王魯故桓十四年夏貿伯笑其弟猶來盟注時者從內爲王義明王者當以至信先天下故莅盟存盟悉書時此經及上三年荀庚盟之書悉書曰皆不與信辭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疏】杜注左傳云周采地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按周自平王東遷西都久爲秦有周之采地不應仍存當亦在東析矣書世家索隱云周公大子留相王室世爲周公沒鄙古文云成王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案周平公即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坊記注君陳蓋周公之子然則此及傳九年之宰周公其皆君陳後與

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注】私土者謂其國也此起諸侯入爲天子三公也周公驕蹇不事天子出居私土不聽京師之政天子召之而出走明當并絕其國故以出國錄也不月者小國也【疏】左傳曰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也與此少異左傳疏引鄭答孫皓曰凡自周無出者周無放臣之法罪大者刑之小則宥之白虎通諫諍篇或曰天子之臣不得言放天子以天下爲家也無可放故不言出故襄三十年王子瑕奔晉不言出也○注私土至公也○正以書出故知自其私土出也周公本西周圻內國東遷後不知在何地也諸侯入爲三公者詩衛風淇奧美武公云故能入相于周衛世家云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爲公又爲風緇衣序云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是皆入爲王朝之臣者也以偁公故知爲三公其實亦鄭卿士御爲與事公其養官詩疏引翳命鄭注云公爲官以六卿爲正次是其義也○注周公至錄也○左傳上十一年云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鄙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其驕蹇明矣何氏義與左傳大同杜云王既復之而復出所以自絕于周驕蹇不奉王命不臣故當并絕其國書出也通義云自其都邑而出故使與外諸侯同文因爲天子諱三公乖離出奔也○注不月者小國也○春秋之例大國奔例月桓十六年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是也小國時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是也此書時明小國入爲三公者自其私土而出故從小國例時疏云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既視公侯何言小國小國者探其私土之言也周公本小國諸侯於王圻之內雖有采地但從私土而去故從小國例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沙澤【疏】左氏穀梁作瑣澤定七年同沙古音莎與瑣同部字左氏定七年經齊侯衛侯盟于沙澤文沙如字又素和反傳曰乃盟于瑣注瑣即沙也可證杜云瑣澤地闕方輿紀要瑣侯亭在開封府新鄭縣宛陵城西亦曰瑣澤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疏】杜云交剛地闕大事表云按是時赤狄之種盡絕故中國直名曰狄爲狄不復別之如赤

狄之在閔傳之世也又云戴云交剛在今隰州境穀梁傳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注不使夷狄敵中國是也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疏]穀梁傳乞重辭也古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也

三月公如京師[注]月者善公尊天子[疏]注月者至天子○舊疏云正以朝聘時故也通義云趙汸曰如京師特書月明朝王綱正與衞如不同

夏五月公自京師[疏]舊疏云公下自上有至字者衍文也穀梁石經公下有至字晉侯下有齊侯二字彼校勘記云余本無至字有齊侯二字何煌云考石經三傳左氏有至字公羊無疏云公下自上有至字者衍文也穀梁石經此係宋人補刻疑至字或亦出肊增也按是年石經實非補刻何蓋偶誤公羊疏以至字爲衍文者指公羊傳而言穀梁自與公羊不同何據彼疏引此經非是又補刻石經係朱梁舊宋人補刻亦非是按左傳亦無至字彼校勘記云石經公下有至字衍文也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邾婁人滕人伐秦[疏]穀梁閩監毛本宋本穀梁傳無齊侯二字

其言自京師何[注]據僖公二十八年諸侯遂圍許不言自王所[疏]注據僖至王所○傳二十八年冬公會晉侯以下于溫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諸侯遂圍許是也舊疏云彼亦朝天子而往圍許不言自王所與此異故難之通義云難何以不承公如京師就言遂會伐秦意云

公鑿行也[注]以起公鑿行也鑿猶更造之意[疏]注鑿猶至之意○公羊問答云問注鑿猶更造之意其義未詳曰此如漢書張騫傳之鑿空也師古注云孔也猶言始鑿其孔穴也西南夷傳因威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身毒國道便近又無害是鑿空之事也空孔也穴隙也趨此空隙而行他事故曰鑿行按史記大宛列傳張騫鑿空集解引蘇林云鑿空開道也說文金部鑿穿木也釋名釋用器鑿有所穿也廣雅釋詁鑿穿也又淮南氾論喉中有病無害於息不可鑿也注鑿穿也凡有所穿鑿皆更造之象也漢司隸楊厥碑遂通石門遷鄙鑿之也亦或作迷省體也

公鑿行奈何不敢過天子也[注]時本欲直伐秦塗過京師不敢過天子而不朝復生事修朝禮而後行故起時善而褒成其意使若故朝然後生事也間無事復出公者善公鑿行[疏]注時本至事也○舊疏標注作生事修朝憚而行解云生事之上亦有復字者衍文則舊疏本無復字杜云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劉炫述義云書朝聘皆言如書其始發言往而言公朝王所者發國不爲朝王至彼過王朝之朝訖乃書故稱朝也此過京師亦宜偁朝言如者發雖主爲伐秦卸其朝王之意書其初發故言如也按如何意公本無朝王意然猶有其異之心不敢過京師而不朝善從長卸而褒成之使若故朝然後生事也穀梁傳非如曰如不叛京師也注因其過朝故正其文若使本自往是其義也○注間無至鑿行○昭十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以下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注不言劉子及諸侯者間無異事可知矣彼以間無異事故不復舉劉子及諸侯此亦間無事亦但書自京師遂會晉侯伐秦矣今復舉公故解之明其善也

曹伯廬卒于師[疏]釋文廬本亦作盧古廬盧字多通用左氏桓十二年傳羅與盧戎兩軍之釋文本作廬戎云本亦作盧昭十三年經蔡侯盧歸于蔡二十年書蔡侯盧卒作盧史記吳世家餘祭夷昧卒子柯盧立吳越春秋作柯盧荀子富國篇君盧屋妾注盧書爲盧莊子讓王篇乃負石而自沈于盧水釋文云馬本作盧水是也穀梁傳曰閔之也公大夫在師曰師在會曰會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注]月者危公幼而遠用兵[疏]注月者至用兵○舊疏云正以致例時故也通義云月致者春出秋返久也亦通

冬葬曹宣公[疏]小國君卒月葬時故穀梁傳葬時正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注]莒大於邾婁至此乃卒者庶其見殺不得卒至此始卒又不得日[疏]注莒大至得卒○莊十六年書邾婁子克卒是邾婁卒於所傳聞世春秋序莒常在邾婁上明莒大於邾婁而不得書卒故解之按彼注云小國未嘗卒而卒者爲慕伯者尊天子行進也則書邾婁子卒非常例矣所聞世合卒又以庶其被弑故不得書卒也庶其事在文十八年○注至此至得日○此決莊二十八年夏四月丁未邾婁子瑣卒書日故也彼注云日者附從伯者朝天子行進此莒始書卒無進行故略不日也舊疏云所以書日者非實行進其邾子克往前已卒是以春秋得詳錄之也曹亦小國桓十年春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書日者彼注云始卒與大國同例者春秋敎老重恩也故爲曾恩錄之是也通義引楊士勛曰莒子朱者莒丘公不書葬者莒行夷禮則是矣泄又葬須稱謚莒無謚故不書葬也

夏衞孫林父自晉歸于衞[疏]通義云左傳曰衞侯如晉晉侯彊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衞侯既歸晉侯使郤犫送孫林父而見之故經加自晉晉有力文得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注]凡娶早晚皆不譏者從紀履緰一譏而已[疏]舊疏云隱二年注云不親迎例月重錄之今此不月者蓋以成公即位十有四年始娶元妃非禮繼嗣之義故略之通義云至是始娶者公即位幼也左傳曰國君十五而生子按孔說非是成公二年已會楚嬰齊于蜀則即位雖幼以非禮釋至小亦宜七八齡矣即位至此年計已逾冠故舊疏謂其即位十四年始元妃非重繼嗣之義也孔疏引左傳國君十五生子之年成公時始十五六歲○注凡娶至而已○校勘記出凡娶云鄂本同此本疏標起訖亦作娶閩監毛本改取非釋文作凡取云又作娶閩監毛本蓋據此紹熙本亦作娶紀履緰事見隱二年彼傳云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親迎也然則春秋於公不親迎不譏從可知也舊疏云宣元年春公子遂如齊逆女喪服未除是其太早也成十四年秋始使僑如如齊逆女非重繼嗣是其太晚也但略舉一二人則桓三年娶于齊文四年娶于齊合生其間矣又引舊解云隱二年履緰之下注云內逆女常書外逆女但疾始

不當書明當先自詳正迎約自厚而薄責於人欲略外也然則外之娶妻其間早晚其不親迎皆不復書而譏之者悉從服譏之例一譏而已所以此不譏往之者正以內逆女常書之末是以於此訣之按此注意謂皆不譏者經即指親迎言非謂不譏其早晚也此文公娶太早經書公子遂納幣譏之成公娶晚經不月以起之也

鄭公子喜率師伐許■毛本率改帥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左傳舍族尊夫人也疏引何氏膏肓云叔孫僑如舍族為尊夫人按襄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復何所尊而亦舍族春秋之例一事再見者亦以省文耳鄭箴之曰左氏以豹違命故貶之而去族今僑如無罪而亦去族故以歸尊夫人也春秋有事異文同者則此釋也劉氏逢祿評曰一事再見不加氏者見於卒者會按此與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同一文法從彼傳一事而再見者卒名可知例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包氏慎言云十月書庚寅月之十七日

秦伯卒

公羊義疏五十三

公羊義疏五十四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成十五年盡十六年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包氏愼言云三月書乙巳月之四日

仲嬰齊者何■疑仲遂後故問之■注疑仲至問之○舊疏何氏欲解爲仲子問所不知之意何者欲言仲遂之子宜稱公孫今經稱仲故執不知問

公孫嬰齊也■未見於經爲公孫嬰齊今爲大夫死見於經爲仲嬰齊■注未見至嬰齊○舊疏云未見於經謂未作大夫不得見於經書前之時猶爲公子之子故爲公孫嬰齊矣今爲大夫而死得見子經更爲公子之孫孫以王父字爲氏故爲仲嬰齊大夫顯氏武日知錄云春有二嬰齊皆公孫也仲嬰齊卒其爲仲遂後者也十七年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則子叔聲伯也此文仲嬰齊亦是公孫嬰齊非子叔聲伯故注云未見於經爲公孫嬰齊者爲人後解經之若子叔聲伯則如晉如莒已屢見於經矣蓋此歸父之後魯人奔未立後傳故云徐傷歸父無後也爲大夫未久卽卒又未有事故不見經

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據本公孫■注據本公孫○舊疏云言其本公孫昭穆須正難代兄爲大夫當得更爲公孫之子子故難之

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更爲公孫之子故不得復氏公孫■後漢書安帝紀云禮昆弟之子猶己子春秋之義爲人後者爲之子掌嗣注爲人後者嗣出繼於人也後氏玉數經嗣樣集云此謂嬰齊爲歸父後歸爲歸父之子爲歸父之子故以歸父爲父字仲爲氏是爲以王父字爲氏以王父字非以其子之子禮如此爲人後之禮亦如此傳言爲人後者爲之子又曰傳曰所何以三人後乃以明爲人後者之禮一切必同於眞子也又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此之謂爲之子也又服曰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此之謂爲之子也服之隆殺遠近一如眞子然則爲之子者爲人後之禮必如是天子諸侯卿大夫之爲後者皆如是○注更爲至公孫○正以嬰齊實公孫今爲公孫歸父後故去其公孫之氏同諸歸父子也

爲人後者爲其子則其稱仲何■據氏非一孫以王父字爲氏也■謂諸侯子也顧興滅繼絕故紀族明所出■注謂諸至所出○禮喪服傳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以王父字爲氏故王父之後稱公子孫之後世自白虎通姓名云或氏王父字者何所以別諸侯之後爲其賤公子之世也王者之子稱王子王者之孫稱王孫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各以其王父字爲氏故春秋有王子瑕王孫賈又有衞公子荊公孫朝魯有仲孫叔孫季孫楚有昭屈景齊有高國崔以知其爲子孫也隱八年左傳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禮記大傳疏引鄭駁異義云天子姓族大夫之所賜也實春姓經後春之所賜也故是賜伯實於曰族賜爲姓曰叔賜其姓曰子賜侯姓曰經者在者傳是天子賜姓也諸侯賜族大夫以氏者同姓公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其親已遠不得上連子公故以王父字爲氏者通大人之子賜以五十字伯仲爲氏者氏之仲孫叔孫季孫是也者廟子妻子則以二十字爲氏則異氏殺氏是也者異姓則以父祖官及所食之邑爲氏以官爲氏者司馬司空司城是也以邑爲氏者韓趙是也祿則以以王父字爲氏者專斥天子諸侯子孫言而猶必賜之於者也大傳謹又云著子孫其君不賜族子孫自以王父字爲族也亦所以明所自出故也

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唐石經鄂本宋毛本同此本閩本脫一後字今訂正據紹熙本亦並後字

歸父使于晉而未反■宣公十八年自晉至檉遂奔齊故今未還■注今未至還也○至今未還也與據書成頻乾今不敢之乾問

何以後之■據已絕也叔仲惠伯傳子赤者也■叔仲者叔彭生氏也文家字積於叔叔仲有長幼故連氏之經言仲者明春秋質家當積於仲質家據也■注叔仲至氏也○舊疏云卽文十一年叔彭生之氏族也○注文家至氏之○白虎通姓名云質家所以積于仲何質者親親故積於仲文家尊尊故積於叔名川曰蓋引含文嘉云文家稱叔質家稱仲白虎通又云叔是論語曰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不積於叔何以爲兩兩俱生故也不積於伯仲明其無二也按史記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其長子曰伯邑考其次卽武王次管叔鮮次周公旦其次爲蔡叔度曹叔振鐸成叔武霍叔處康叔封次冉季載是文家積于叔之證也質家積于仲古禮散亡無可徵也舊疏云經言文家字積子叔欲道彭生之經所以不連仲之意也言叔仲有長幼者欲道彭生之傳所以連叔仲之意也何者彭生之祖生於叔氏其父武仲又長幼當仲是以彭生連而言之雖非正禮要是當時之事是以傳家述其私稱連言仲夫稽叔仲云者猶言叔氏之仲也○注經云至於仲○舊疏云注言此者欲道變實此經何故不連其父歸父之字而單言仲者欲明春秋當質正得禮於仲是以不得更以他字連之○注惠謚也○周書謚法解愛人好與曰惠又柔質慈民曰惠是也

文公死子幼■子赤幼也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從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注禮至老夫○禮記曲禮文彼無從字此脫衍備適飯云禮大夫七十已上稱於異邦曰老夫者衞石碏使告于陳曰老夫耄矣是也於其國稱書稱名今惠伯自稱曰老夫讀禮運之辭注老夫老者人稱也亦明書食實亦引春秋傳曰老夫夫是也意老夫亦非正辭大夫稱

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弑子赤而立宣公■殺叔仲惠伯不書者舉弑君爲重叔仲惠伯事與荀息相類不得爲累者有異也叔仲惠伯直先見殺爾不如荀

息死之【疏】釋文弒亦作殺音試文十八年左傳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
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與此敘少有先後耳○注殺叔至爲重
○通義云殺叔仲惠伯不書者書殺則內大夫相殺大惡當諱書卒則與公子牙美惡相嫌故不卒以起諱意也惠氏士奇春秋說
云宋兩弒君晉一弒君凡三書及所以旌死難之臣也魯弒子赤焉爲叔仲惠伯不書於春秋春秋尊宗國君弒則隱而不書故叔
仲惠伯亦不得卒逮而書說者謂死無補於君故不書則孔父仇牧荀息有何補於君而書于冊哉然則曷爲不書卒書卒則無以
表其節也且書卒則嫌與公子牙同故不書然則曷爲不書剌剌者有罪乃剌之雖無罪必有說則又何說而剌叔仲惠伯乎此叔
彭生死難之節所以不書於春秋按春秋不書殺叔仲惠伯自爲舉重略輕蓋亦內辭也若欲書之聖人自有書法以褒義不必如
舊疏所云宜言冬十月子赤及叔仲彭生卒夫游夏之徒且不能贊一辭後人何必強作解事乎○注叔仲至死之○傳十年晉里
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傳及者何累也又云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
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
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里克知不可與謀退弒奚齊荀息立卓
子里克弒卓子荀息死之此叔仲惠伯亦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以御仲遂遂因殺叔仲惠伯弒子赤是與荀息事相類也桓二年
莊十二年傳十年皆有會此無累者乎曰有均指叔仲惠伯下皆云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云云然則叔仲惠伯嘗有不賢而彼傳皆
如此發何邵公雖云叔仲惠伯宜雖見殺不如荀息死之義亦未洽何者仲遂欲廢嫡立庶先與惠伯謀其必廢憚惠伯與孔父義
形於色無所區別故仲遂退而先殺惠伯次弒子赤左傳謂以君命召惠伯聽是殺惡及視先事不然遂宜在弒君子赤巳死則惠
伯存否之可矣何必矯命爲耶當時所以不與三人並見原者或仍爲內諱故與　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
者相也【注】臧孫許宣叔【疏】校勘記出臧宣公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作臧宣叔宣十八年疏引此傳同
當據正唐石經缺按紀脫本作臧宣叔周氏柄中四書辨正云春秋之例大夫名見於經者皆卿也書臧宣叔爲司寇而經書臧孫
許及晉侯盟又書臧孫許帥師其卒也書臧孫許卒則儼然卿矣卿則非少司寇之謂至於相則當國執政之稱執政必上卿而孔
子以司寇書國故謂之攝如齊有命卿國高而管仲以下卿執政鄭有上卿子皮而子產以介卿爲政是也宣叔爲司寇謂之爲相
此孔子攝行相事之體按孔子之攝相自謂攝政夾谷相禮之事非執政之相與此不同臧孫之相自謂嘗國者蓋魯命卿不一諸
卿中又一執政者如晉六卿而別有一執政者也周氏引管仲子產事爲證是也然晉執政者常將中軍宋執政者常爲右師魯叔
孫孫子嘗執政而於卿位居二則又各國之殊也○注臧孫許宣叔○左傳宣十八年云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
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注宣叔文仲子武仲父許其名也時爲司寇主行刑
是也宣諡者諡法解聖善周聞曰宣　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
之事孰爲之諸大夫皆雜然曰【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宣十八年疏引作雜言曰　仲氏

也其然乎【疏】校勘記云鄂本氏誤如　於是遣歸父之家【注】時見君幼欲以防
示諸大夫【疏】左傳又云遂逐東門氏逐與遣同左傳僖二十三年姜氏與子犯謀醉而遣之亦謂遣之也漢書孔光傳
遣歸故郡卽逐歸故鄉也歸父在外故先逐其家也○注時見至大夫○舊疏云時見君幼少恐有禍變欲以有防衛之義示其諸
大夫　然後哭君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
踊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注】自歸父使於晉下又見宣十八年　魯人徐傷歸父之
無後也【注】徐者皆共之辭也關東語傷其先人爲惡身見逐絕不
忿懟也【疏】注徐者至東語○說文彳部徐安行也廣雅釋詁徐遲也國策宋策臣請受邊城徐其攻而留其日注徐緩也
蓋魯人作臧孫許言皆知仲遂當絕繼見歸父無罪見逐不忿懟故共傷歸父無後也何氏以徐爲皆共者廣雅釋詁徐皆也呂
覽辯上亦無使有餘注餘猶多也餘徐皆从余舉餘其餘之借與○注傷其至懟也○鄭注謂其聞君薨家遣哭君成踊反命乎介事
宣十八年注亦云主書者善其不以家見逐怨懟成踊哭君終臣子之道起時莫能然也　於是使嬰齊後之也
【注】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
與子爲父孫【疏】通義云久而更傷歸父無罪逐絕不廢臣禮故爲立後言仲遂大惡當絕宣以賢歸父故存其世嗣
是也○注弟無至父孫○徐氏乾學讀禮通考云按禮卿大夫以下繼世與天子不同天下不可一日無天子國不可一日無君是
故繼世不立則取於旁支以弟後兄可也以兄後弟可也甚至以叔後姪古亦爲之君之生存既已盡臣其諸父昆弟身歿而旁支
入繼必爲之服斬衰既爲之服斬衰卽立祖禰事之可也大夫則不然以別子爲祖亦不能臣其宗族繼世相傳以宗法齊之而已
春秋之法大夫以罪廢逐不得入宗廟卽思其先世而爲之立後亦宣以廢逐者之兄弟代主大宗之祀世及相傳而不及於廢逐
者之子姪正所以嚴昭穆之序也魯於叔孫氏嘗逐僑如而立其弟豹矣於臧氏嘗逐紇而立其兄爲矣於東門氏則逐歸父而立
嬰齊其事正同不聞豹稱僑如爲稱紇而必以嬰齊稱歸父此魯人之鄭擧也其意著謂晉逐歸父以其父故父之罪大不可以後
嘗後其子爾乃不知其已悖典禮矣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此千古爲之禮經也何邵公注甚明而誤者失之萬山徐氏爲尤甚
公子遂以仲遂書於經矣仲其字也故其孫曰仲嬰齊嬰齊實遂子也而後爲父則遂孫矣遂孫則可以稱仲孫而仲之不孫者
仲實非孫也實非孫則何以可後歸父也凡言後者受其爵邑之重之謂爵邑必有所就受之是曰後後不必傳序相嗣也然則
公羊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何也爵邑受諸其則於某之實祭一如眞子之禮不必備序相當也然則立嬰齊者何不使後遂也曰此
爵邑受諸歸父不可以中斬也然則何以不立歸父之子遂實有罪而廢其嗣歸父實無罪而歸其爵邑以嬰齊後歸父可以明歸
父之無罪立歸父之子則不可以明遂之嫌罪然則書仲子仲其氏也氏者爵邑所在也不言孫者不歿其實也明其爲遂之也通
義云禮大夫世則有族魯人立爲父之後使世其位故命之氏雖自爲別者也嬰齊既後歸父則當祀歸父于禰祀仲遂於祖故
得比孫以王父字爲氏而氏之謂爲人後者爲之子師事其廟如稱廟服其服如喪父者之服持重於大宗有子遺孫弗實謂他人

父也何氏乃曾其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夫禮不有爲人後者乎爲祖母後者乎爲祖庶母後者乎而謂之皆父母稱之乎可乎甚世家曰帝難爲重衆而以其爲與回爲重衆後則爲兄之相後由來嘗失按孔氏直泯天子諸侯與卿大夫爲一故如此辭爲嫡後之後謂宗子爲齊死族人承其宗者與此後字別爲祖母後爲祖庶母後皆論服制本不必皆以父母稱之也禮喪服不杖期章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在此爲君夫而有父若祖之實者謂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父卒者父爲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於曾祖是爲諸侯有爲祖後者有爲曾祖後者皆服斬亦不必以父母稱之也重叢之事亦不例諸大夫士孔氏宋免好嫌矣劉氏逢祿解詁箋云書仲孫則嫌於仲孫氏書公孫仲嬰齊則嫌於嬰齊別有賢行且僖於僖以別嫌於祖禰之公孫嬰齊爲人後之義不者夫子既順魯人之公義爲爲兄後亦合質家之法故無異文也然考舊疏引異義公羊說云質家立世子弟文家立世子子而春秋從質故得立其弟自謂天子諸侯之制非謂大夫士[illegible]立其弟爲後也劉說援據亦非總之諸侯奪宗大夫不奪宗奪宗故得以弟爲兄後叔爲姪後兄爲弟後俱無不可不奪宗則必取爲昭穆相當者爲後不得混施不明乎此宜乎宗法嗣制俱嫌轉不通矣歸父無子被逐魯人傷其無後欲爲立後此國人清議也季文子奪於逐之弒君并不以爲可仇唯歸父欲去三桓故疾之尤甚因坐以其父弒君之罪其意仍在歸父并非罪遂而又迫於國人之言不得不爲歸父立後乃不立歸父之子而立歸父之弟名爲後歸父仍是絕歸父以後遂此季孫之奸巧也所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此也聖人書之以仲不言仲孫正不與其子爲父孫并所以絕遂不與其有孫也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婁人同盟于戚

【疏】校勘記出宋世子成云鄭本元本同唐石經國監毛本成作戌釋文世子戌音恤本或作成蓋唐初本已有作成者矣左氏穀梁俱作戌按昭十年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戌卒亦作戌二傳作成彼釋文云宋戌讀左傳者音成何云向戌與君同名則宜音恤宋王復齋鐘鼎欵識宋平公鐘銘宋公戌之謌鐘吳東發跋云左昭十年傳宋公成公羊作戌史記亦作戌今欵是銘書以公羊爲正是平公器也須書鈴甲戌豐姑敦丙戌文皆作成與此同又按左昭二十年傳公子城杜云平公子成與城音同若平公名成其子不得名城也包氏慎言云三月書癸丑月之十二日

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注】爲篡喜時【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傳二十八年注作歸于京師無之字傳文方辨別歸之于歸于二者之不同然則石經此處有之字其誤甚矣左氏穀梁亦無之通義云傳二十八年傳曰歸于者非執之於天子之側者也時爲此經發傳而今板本于上仍有之字者誤按彼云歸未定則何以得爲伯討注云此雖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據使及往則此經不得有之字矣有者衍文○注爲篡喜時○事具昭二十年傳通義云曹伯名負芻宣公之庶子殺世子而自立故晉執之爲伯討也按左傳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又十三年彼傳云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又曰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乃反而致其邑是年彼傳云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遂逃奔宋子臧即此之喜時係讓國而非負芻所篡與公羊異孔氏乃取左氏爲說何耶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注】不日者參取三國媵非禮故略之【疏】注不日至略之○正以大國嫁卒日葬月此不日故解之參取三國書歸上九年伯姬歸于宋有衛人來媵晉人來媵齊人來媵傳云三國來媵非禮也是也舊疏云歸於伯姬媵爲禁而宋公有失故死略之

楚子伐鄭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庚辰月之十一日通義云卒不日者失德也葬日者危國亂也穀例也葬卜柔日而今用庚辰亦媿之驗

宋華元出奔晉【疏】鄭本奔作犇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注】不省文復出宋華元者宋公卒子幼華元以憂國爲大夫山所譖出奔晉晉人理其爲宋人反華元誅山故繫文大之也言歸者明出入無惡【疏】注不省至之也○舊疏云襄三十年秋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使則省文不言鄭良霄自許入于鄭今則不省文故訣之必知不省文是大之者正以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其中必有美者焉不可不深故知也通義云一事再見不卒名者善其出奔非長慮遠審能假晉力以成蕩氏卒拔强族尊公室皆足以弭亂功足以安國故褒辭大之也言華元以憂國爲大夫山所譖出奔晉者舊疏以爲春秋說文左傳云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也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是亦以華元爲憂國出奔但不以爲山所譖耳宋世家請司馬唐山攻殺太子肥欲殺華元華元奔晉又異○注言歸至無惡○舊疏云卽桓十五年傳例云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是也按僖二十八年傳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明晉人歸其罪宋人乃反華元誅山也史記左傳皆言魚石止華元華元至河爲還誅山然殺非晉力桓氏宋必反順華蕩是也

宋殺其大夫山【注】不氏者見殺在華元歸後嫌直自見殺者故貶之明以譖華元故【疏】通義云蕩山也去氏者爲其擅權弱公室貶罪之本左氏言背其族也之義○注去氏至元故○舊疏云襄二十三年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注云宋大夫山譖華元既此不既者殺二慶而光歸擇光可知然則此華元歸後山見殺故須貶山以見其殺左傳華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是山殺在華元歸後也

宋魚石出奔楚【注】與山有親恐見及也後得言復入者出無惡知非君誅言魚石不殺山【疏】注與山至及也○杜云公子目夷之曾孫左傳六官者皆桓族也注魚石蕩澤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皆出桓公是與山有親也舊疏以注有山者魚石之親歸因云若其不既宜言魚山矣疑山亦魚氏非也山即蕩

譚故世家作庸山庸鄭左氏之篇也○注後得至殺山○正以復入爲出無惡入有惡文也魚石復入見下十八年云知非君讒言魚石不殺山者文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傳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爲出奔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然則彼爲君諱言致射姑殺處父故坐君殺君書國殺惡射姑可知此文與彼同亦似君漏言致魚石殺山然惟下有復入文則魚石無惡其非魚石殺山可知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婁人會吳于鍾離■杜云鍾離楚邑淮南鍾離縣大事表云昭四年楚箴尹宜咎城鍾離以備吳二十四年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師還吳踵楚遂滅巢及鍾離南北朝時爲重鎮今江南鳳陽府鳳陽縣東四里有鍾離舊城水經注淮水篇又東過鍾離縣北世本曰鍾離嬴姓也應劭曰縣故鍾離子國也楚滅之以爲縣春秋左傳吳公子光伐楚拔鍾離者也一統志故城在鳳陽府鳳陽縣東舊有東西二城濠水流於其中按是時鍾離恩術爲國若已屬楚不得會其地矣

曷爲殊會吳■据楚不殊■注据楚不殊○即僖二十一年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是也

外吳也■繁露觀德云是故吳魯同姓也鍾離之會不得序而稱君殊魯而會之謂其有夷狄之行也穀梁傳曰會又會外之也通義云世子殊會吳亦殊會貴賤不嫌辭可同也然同之中有吳爲鄭玉曰曾纂之會書及書會見公及諸侯同往會之如臣朝君使諸侯不得以干世子鍾離之會書會又書會著諸侯外吳不與同會使夷狄不得以亂中國此則聖人微意不可不察

曷爲外也■据襄五年不外之■注据襄至外之○襄五年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是也

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內其國者假魯以爲京師也諸夏外土諸侯也謂之夏者大總下土言之辭也不殊楚者楚始見所傳聞世尚外諸夏未得殊也至於所聞世可得殊又卓然有君子之行吳似夷狄差醇而適見於可殊之時故獨殊吳■舊疏云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卽經云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以下是也云內諸夏而外夷狄卽經序諸大夫乾乃言會吳于鍾離是也按舊疏第就此經言之其實傳凡言春秋皆謂春秋通例也內其國而外諸夏所傳聞世也內諸夏而外夷狄備所聞世也至所見世則著治太平夷狄進至于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矣繁露竹林云故春秋之於偏戰也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是也填書鈞叔傳論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明會進春秋之法非當時具外吳外楚也○注內其至師也○卽隱元年注云春秋託新王受命于魯故卽假魯以爲京師也是以儀父來盟則襲滕薛來朝則襄外來盟者稱來我往做盟稱莅寨傳蒙稜亦稱來見王穀卑內言如不言朝時會京師魯之義故傳三年注春秋王魯故言莅以見王饒使若王者遣使來諸侯盟饒以法度言來盟亦因魯都以見王饒使若來之京師自事於王是也○注諸夏至微也○按校勘記云此本閩監本土誤土鄂本毛本不誤今訂正魯亦諸夏假魯爲京師故以諸夏爲外土諸侯也論語八佾不如諸夏之亡也注包曰諸夏中國○注謂之至辭也○校勘記出大總下上言之辭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上作土當据正按紹熙本亦作下土夏者大也書康誥用肇造我區夏孟子滕文公吾聞用夏變夷者閔元年左傳諸夏親暱襄四年左傳諸華必叛華夏皆總下土言之辭之大者言有禮儀之大也○注不殊至殊也○卽僖二十一年宋公楚子以下會于盂之會是不殊也通義云楚亦夷狄未嘗殊者始見稱州已外之吳擅西亦殊會始發傳於此者因此會諸夏夷狄盡在內外之文最明○注至於至之行○宣十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注不日月者莊王行伯約諸侯明王法討徵舒善其憂中國故爲諱辭也是卓然有君子之行故又不得殊也○注吳似至殊吳○史記吳世家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荊蠻句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閎覽博物君子也所謂似夷狄差醇也而適見於可殊之時抉楚之始見時術宋合殊故也

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爲以外內之辭言之■据大一統■注据大一統○卽隱元年傳云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舊疏云王者施致欲其遠近偏及海內如一而殊外內故離之是也

言自近者始也■明當先正京師乃正諸夏諸夏正乃正夷狄以漸治之葉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近者說遠者來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是也月者危錄之諸侯既委任大夫復會夷狄■注明當至治之○襄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注云所傳聞世見治始起外諸夏離大略小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所聞之世內諸夏治小如大廩廩近升平故小國有大夫治之漸也隱元年注於所傳聞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先詳內而後治外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是也於所聞世見治升平書外離會至所見世用心尤深而詳明先正京師乃正諸夏乃正夷狄以漸治之也故隱二年會戎于潛書內離會以正內僖二十六年楚人滅隗以隗子歸不名見賓小國略宣十一年晉侯會狄于攢函所國世內諸夏而詳錄之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實名書所見世實小國詳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注至此乃月者所見世始錄夷狄錄小國也是也說苑指武篇云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來未錄不可以制末是以春秋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繁露王道云親近以來遠故未有不先近而致遠者也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通義云此春秋爲使王大法建首善自京師始而四海之內莫敢不正新乃殊方別俗故之擧教稱康舞始而已故所聞之世始內諸夏所見之世始治夷狄據之有本推之有序大學所謂家事而使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其義然也繁露天地陰陽云近者悅遠者來亦舊先近而後遠也○注葉公至者來○見論語子路篇今本無子孔子蓋以京是之也韓非子離篇葉公子高閒政于仲尼仲尼曰致在悅近而來遠孔子世家孔子曰欲在來遠閒遠者鄭嗨臨鐵公閒致於大子子曰歌在附近而來遠曾以遠增潤非有異文也○注夢殊至是也○見論語顏淵篇曾點云飾具也言子路有徐之吳而爲正雖微不爲正乎亦是先正於近乃始及遠之義故引之接大歲權實公聞篇致者正也者爲正則百姓從歌其史記平肆僕主父刺傳譏夫三公者百家之奉萬民之表也孔子不盛乎

[illegible]

許遷于葉■[illegible]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冰脅木者君臣將執於兵之徵也■[illegible]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滕始卒於宣公日於成公不名於襄始卒於文公日於襄公名俱葬於昭公是以知滕小■[illegible]

[illegible]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是後楚滅舒庸晉厲公見殺殺尤重故十七年復食■[illegible]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甲午晦

晦者何冥也何以書記異也■此王公失道臣代其治故陰代陽■[illegible]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illegible]

楚子鄭師敗績

敗者稱師楚何以不稱師■據宋公戰于泓敗績稱師■[illegible]

王痍也王痍者何傷乎矢也■時爲飛矢所中■[illegible]

刅傷也从刃从一又創云刅或從倉聲傳云按史此正刀創字也金創爲瘢卽通俗文之體創爲瘢是金創矣故注云爲飛矢所中
左傳史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及戰射共王中目楚世家共王救鄭與晉兵戰鄢陵晉敗楚射中共王目
是其事也然則何以不言師敗績〔注〕据王痍末言爾〔注〕末無也無所取
於言師敗績也凡舉師敗績爲重衆今親傷人君當舉傷君爲重
以言戰又言敗績知非詐當蒙上日也〔疏〕注末無也○呂覽開春云吾末有以言之注末
猶無也禮記檀弓云末吾禁也注末無也○注凡舉至爲重○桓十三年注云爲戰辭人敗績稱師者重敗也又淺二年注內外淺
深皆舉之者因重兵害衆故敗績舉師也穀梁傳曰楚不言師君重於師也繫晉對鄢西王爲王痍君獲不言師敗重傷君也○注
以言至日也○舊疏云春秋之義偏戰者日詐戰月令狐鄢陵之經言戰言敗績知非詐故當蒙上日甲午矣謂結日偏戰故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秋公會晉侯衛侯宋華元邾婁人于沙隨〔疏〕杜云沙隨宋地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大事
表云今沙隨城在歸德府寧陵縣西六里水經注汳水蘇汳水又東逕寧陵縣之沙陽亭北故沙隨國矣春秋成十六年會于沙隨
謀伐鄭也杜預釋注曰在寧陵縣北沙陽亭世以爲堂城非也不見公公至自會
不見公者何公不見見也〔注〕不見見者恚乞師不得欲執之〔疏〕通義
云不得爲晉侯所見○注不見至執之○下傳云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公會晉侯將執公公不見見大夫
執何以致會〔注〕据不得意恩之會公失序不致〔疏〕注据不得意○舊疏云莊六年
傳云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注此謂公與二國以上也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今會不得意而致會故据以難○注恩之
至不致○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眣晉
大夫與公盟也使公不得意不書致故据以難通義云此經間所公至自會公不見見者是會也大夫執者謂下伐鄭之會也何氏
因諱以爲行父再執與經不合不恥也曷爲不恥〔注〕据恩之會公失序恥〔疏〕注据恩至
序恥○文七年注云文公爲諸侯所薄賤不見序故深諱爲不可知之辭明恥故諱也故使不曰順諱爲晉文也此反爲得意辭故
据以難公幼也〔注〕因公幼殺恥爲諱辭不書行父執者公不見見已
重矣〔疏〕注因公至諱辭○舊疏云實不見今而致會若得意然故言爲諱辭耳白虎通爵篇童子當受爵命者使大夫就其
國命之明王者不與童子禮也以春秋春成公幼少與諸侯會不見公經不以爲春恥明不與童子爲禮也是也通義云公不見見
實以叔孫僑如譖通擧攀而歸公子晉之故時公衛幼未能親致凡有發辱實在大臣故不以病公也按孔氏牽涉左氏之說果爾
則晉人信讒何反責魯大臣而歸公幼殺恥也且左氏家以公衛爲成公子則亦無公幼之說白虎通正先師晉說與何氏說合○
注不書至重矣○舊疏云是時畏代公執而下經但舉其一故此注不書行父執者公不見見已重矣按經書行父之執在伐鄭後

與此致會無涉傳何爲逆据以間明沙隨已有執季孫事孔氏謂行父止一執蓋仍爲左傳所泥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婁人伐鄭〔疏〕通義云王之上大夫稱子杜云尹子王卿士子爵沈氏欽
韓云圻內國有封爵如畿子稱子者若公卿大夫但有八命六命四命之差而無公侯伯子男之次且尹子爲卿士若其出封當加
一等爲侯伯不當爲子男也蓋京師之王官尊之則曰公通稱則曰子若畢劉者亦曰子不曰公不獨尹子爲然

曹伯歸自京師

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于曹何〔注〕据曹伯襄復
歸于曹〔疏〕注据曹至于曹見傳二十八年○易也〔注〕易故末言之不復舉國名〔疏〕
注易故至國名○毛本末作未誤按何意亦末無也無所取於舉國名也其易奈何公子喜時在內也
公子喜時在內則何以易〔注〕据本篡喜時也〔疏〕釋文喜時左傳作欣時○注据本篡
喜時○上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注爲篡喜時故据以難公子喜時者仁人也內平其國
而待之〔注〕和平其臣民令專心于負芻〔疏〕通義云此釋不名之意諸侯失地名喜時內平
其國以待君歸若與未失國者同故不名以起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注〕訟治于京師解
免使來歸〔疏〕通義云此釋不言復之意復歸者出有惡喜時治免其罪若與無惡者同故綠賢者之心而爲其君諱不
嫌實無惡者前稱侯以執罪已明矣是也○注訟治于京師○鄂本訟作說誤傳二十八年傳治反衛侯注亦云叔武訟治于晉文
公其言自京師何〔注〕据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後
復歸于衛俱天子所歸不言自京師不連歸問者嫌自京師天子
有力文言其易欲并問力文與上說喜時錯〔疏〕注据傳至京師○卽傳二十八年冬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三十年秋衛侯鄭歸于衛是也○注不連至時錯○傳二十八年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傳自者何有力
焉者也此若連歸問云其言歸自京師何卽嫌天子有力與上說喜時之內平其國外治諸京師爲喜時之力意違故但問自京師
與衛侯鄭不同之故也舊疏云問者之意欲連傳三十年衛侯鄭歸于衛亦是天子所歸不言自京師今曹伯亦天子所歸獨言自
京師文相違背也上說言其所以易正以公子喜時之力若此處并問天子有力之文卽與上說喜時之力自相違也言其
易也舍是無難矣〔注〕言歸自京師者冀內据臣子致公同文欲言
其易也舍此所從還無危難矣主所以見曹伯歸本据喜時平國
反之書非錄京師有力也執歸書者賢喜時爲兄所篡終無怨心
而復深推精誠憂免其難非至仁莫能行之故書起其功也〔疏〕注言
歸至同文○舊疏云與上十三年公至自京師相似○注欲言至難矣○通義云天子有命歸之則諸侯不得治其咎國人不得易

其位故無繼夫因明事時能知尊王請命春秋乃以王命除負罪之罪也〇注主所至力也〇通義云倒歸文在上者若言自京師歸於會則辭自者京師有力辭與歸功書時意錯〇注執歸至功也〇舊疏云以傳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二十一年執宋公之周皆不書其歸也若然傳二十八年晉侯執曹伯又云晉人執衛侯下云會伯襄復歸于會三十年衛侯鄭復歸于衛皆是被執而書之者曹伯下注云執歸不書書者名惡當見衛侯下注云執歸不書主書者名惡當見是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疏〕左氏穀梁作若丘史記管蔡世家云陳司徒招案陳招或作若又陳杞世家乃殺陳使者宋隱曰鄭陳司徒招又名若招若皆从召得聲得通也詩小雅若之華釋文若徐音韶左氏襄二十九年傳見舞韶護者釋文韶本或作招獨斷舜曰大韶一曰大招是也杜云若丘晉地

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疏〕禮記表記云仁者人也注人也謂施以人恩也引此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人也則鄉所見公羊本作人也正義云施人以恩謂意相愛偶人也傳稱欲人愛此行人故特言舍之引之者證人偶相存愛之義也又中庸云仁者人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意相存問之言穀梁莊元年傳接隸時錄母之變始仁之也鄭仁之也古人與仁通繫辭傳何以守位曰人王肅本作仁大戴禮曾子立事篇觀其所愛親可以知其人矣觀知其仁也墨子非命篇命者非人者之言也謂非仁者之言也呂覽論人篇哀之以驗其人韓勑造孔子廟碑四方士仁謂士人也驗其人謂驗其仁也是也九經古義按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注每曲揖及當碑揖相人偶蓋賓主揖讓互相親偶親親之意亦如之也老子道德經曰如嬰兒之未孩河上公注如小兒未能答偶人時御覽引元命包云仁者情志好生愛人故其爲人以仁其立字二人爲仁注二人言不專於己念施與也是則仁之義也

曰在招丘悕矣〔注〕悕悲也仁之者若曰在招丘可悲矣閔錄之辭〔疏〕注悕悲也〇昭九年傳存陳悕矣釋文悕悲也本此注爲義說文無悕字欠部云欷歔也文選注引蒼頡篇歔欷泣餘聲也亦作唏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紂爲象箸而箕子唏索隱唏歎聲蓋皆欷之借也廣雅釋詁亦云欷悲也楚辭九辯憯悽增欷離騷曾歔欷余鬱邑兮是也方言唏痛也凡哀而不泣曰唏淮南說山訓紂爲象箸而箕子唏歎明通用也

執未有言仁之者此其言人之何〔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作仁之何此與表記注合按此誤字而有合於古者也公羊本三云人之徒來皆改作仁之則此作人之爲誤字矣今按紹熙本亦作仁之何皆當如表記注所引作人字爲是十行本不誤也而人字又以作儿爲正說文人下云天地之性最貴者也又儿云仁人也古文奇字人也說文仁訓親愛人謂此儿字是親愛人也凡禮記中庸之仁者人也表記之仁者人也此人也之人字皆說文儿字非人也詩衛風淇奧箋云謂仁於施舍亦當作儿施舍也從俗本作人較勝於元本也

代公執也〔疏〕通義云晉其以身衛君故仁錄之

其代公執奈何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注〕不書者不與無惡〔疏〕卽上夏六月晉侯使欒黶來乞師下云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不見內君大夫會知其不與也〇注不書至無惡〇傳二十六年公子遂如楚乞師傳乞者何卑辭也曷爲以外內同若辭重師也曷爲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注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用之爾乃以假人故重而不別外內也故不與無惡也按左傳云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注壞隤魯邑是魯師未出竟故齊如告郤犨有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之語也郤上文孟獻子亦但曰有勝夫亦不見有出師之文

公會晉侯〔注〕會沙隨也〔疏〕〇注會沙隨也卽上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婁人于沙隨是也

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於是執季孫行父〔疏〕據何氏義此執季孫爲會沙隨時事

成公將會晉厲公〔注〕謂上伐鄭言諸者別嬰齊所請也與言公會晉侯者嬰齊所請事也故下與嬰齊傳合同〔疏〕校勘記出成公將會厲公云唐石經作晉厲公此脫晉字按紹熙本有晉字襄三年疏引此文亦有晉字〇注謂上伐鄭〇鄭本下有也字紹熙本亦有別於沙隨之會卽上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婁人伐鄭是也〇注言盟至合同〇謂此傳稱成公將會厲公與上公會晉侯僅稱公孫也嬰齊所請者下十七年公孫嬰齊卒于貍軫傳云前此者嬰齊走之晉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爲公請公許之反爲大夫是上言公會晉侯將執公是上經沙隨之事嬰齊爲公請者也然則沙隨之會行父與嬰齊並請也左傳亦有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事惟使傳無嬰齊出奔事又以執季孫止此者丘一次也通義云此一事而再言之者先凡而後目也前此者以下釋代公執之意自成公將會晉厲公以下乃申其事而詳敘之蓋晉人緣乞師不與惡公而以會不當期爲罪名耳傳本釋經經唯一書執季孫行父而郤公言再執是不善讀傳矣按孔氏以行父止執苕丘一次仍本左氏立說辟繹傳文似是兩事公會晉侯以下一事也成公將會晉厲公又一事也序事甚晰

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疏〕舊疏云言聽獄者失之大者矣鹽鐵論周秦云春秋曰子有罪執其父臣有罪執其君聽失之大者也今以子誅父以弟誅兄親戚相坐什伍相連若引根本之及華葉傷小指之累四體也如此則以有罪誅及無罪無罪者寡矣

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爲宗廟羞也於是執季孫行父〔注〕咎其過則稱己善則稱君累代公執在危殆之地故地言舍而月之者痛傷忠臣不得其所爲代公執不稱行人者在君側非出使〔疏〕注善其至稱君〇說苑臣術云功臣事立歸善于君不敢獨伐其勞如此者買臣也禮記坊記云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襄十九年君不尸小事臣不尸大事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讓矣〇注累代至其所〇正以沙隨之會代公執伐鄭會不當期又代公執是累代公執在危殆地也左傳疏引實云書執行父舍于苕丘言失其所不書至者刺晉聽讒執之示己無罪也公羊禮說云問者曰必痛之何曰雜記曰內亂不與謀外患弗辟謂其行合禮謂其志可哀也言月爲傷痛文者舊疏云正以凡執例時故也卽傳四年夏齊人執陳袁濤塗五年冬晉人執虞公之屬是也通義云內大夫無罪被執例月義亦通〇注爲代至出使〇文十四年冬齊人執單伯傳執者曷爲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傳曰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注以其所衛奉國事執之晉人

執哉行人叔孫會是也傳又曰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己執也注己者己大夫自以大夫之罪執之分別之者罪惡各當歸其本此行父說弃奉執亦弃以己執故歸之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illegible]包氏愼言云十月乙亥月之十三日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州盟于扈[illegible]行父執罪不致者案

公至自晉[illegible]注行父至歸重○案十三年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十四年書隱如至自晉又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會二十四年書會至自晉皆書其至此不致故解之正以書公至自會故行父致從省也

公至自會

乙酉刺公子偃[illegible]舊疏云考諸舊本此經之下悉皆無注若有注者衍字耳又云僖二十八年注內殺大夫例有罪不日無罪日者正與此也然疑傳先刺後名故無罪也

公羊義疏五十四

公羊義疏五十五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成十七年盡十八年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結率師侵鄭【疏】左氏穀梁作北宮括杜云括成公曾孫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婁人伐鄭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疏】包氏慎言云積閏之分六月後已盈宜置閏而經書六月柯陵之盟日乙酉月之二十七日九月書用郊之日爲辛若六月有閏則辛丑爲八月之十四日非九月日也杜云柯陵鄭西地風俗通云國語周語單子會晉厲公于加陵引爾雅曰陵莫大於加陵言其獨高厲也則柯陵即加陵古柯加同聲按爾雅釋地云陵莫大於加陵郭注今所在未聞韋昭注周語亦云柯陵鄭西地名也盟于柯陵在成十七年與杜說合淮南人閒訓晉厲公合諸侯于嘉陵加嘉同也方輿紀要柯城在大名府內黃縣東北通義云不復言諸侯者尹單同盟與楚丘異穀梁傳柯陵之盟同謀伐鄭也

秋公至自會

齊高無咎出奔莒

九月辛丑用郊【疏】包氏慎言云九月書辛丑用郊之日爲辛丑若六月有閏則辛丑爲八月之十四日非九月日也

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注】周之九月夏之七月天氣上升地氣下降又非郊時故加用之【疏】左傳疏引賈逵云諸言用者皆不宜用反於禮者也按莊二十四年用幣左傳曰非禮又二十五年鼓用牲于社又鼓用牲于社于門僖十九年邾婁人執鄫子用之皆不宜用者也○注周之至用之○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此於七月已然者彼正義云若以爻象言之七月三陽在上三陰在下則天氣上騰地氣下降若氣應言之則從五月地氣上騰至十月六陰俱升六陽並躋天體在上陽歸于虛無故云上騰地氣六陰用事地體在下陰氣下連子地故云下降是則陰生于午故於爻象爲姤極於亥於象爲坤七月爲否天上地下閉塞不交之始故注據以言也又非郊時者穀梁傳曰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備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薦味也

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注】魯郊博卜春三月言正月者因見百王正所當用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言正月者春秋之制也正月者歲首上辛猶始新皆取其首先之意日者明用辛例不郊則不日【疏】禮記郊特牲云郊之用辛也鄭注用辛日者凡爲人君當齋戒自新耳○注魯郊至用也○校勘記出魯郊博卜春三月云鄂本閩監本同此本疏標起訖亦作博毛本誤作傳疏同按博卜者廣博卜三月也補校本作轉卜非

傳三十一年傳魯郊非禮也注以魯郊非禮故卜爾昔武王既沒成王幼少周公居攝行天子事制禮作樂致太平有王功周公薨成王以王禮葬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非正故卜三卜吉則用之不吉則免牲是魯郊博卜春三月事也御覽引異義曰春秋公羊說禮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丁也魯與天子並事變禮今成王命魯使卜從郊不從即止以下天子也魯以上辛郊不敢與天子同也者疏云此傳止言正月者因見其自今后百代之王正所書用之月也然則公羊家以正月上辛者魯制如是異天子也○注三王至夏正○書疏云易緯文也按郊特牲注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顧棄引白虎通云五帝三王祭天一用夏正何夏正得天之數也天地交萬物通始終之正故易乾鑿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也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注易緯日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而日長也○注言正至制也○書疏云既用夏正而此傳特言用正月上辛者但春秋之制也春秋因魯以制法今自今以後之郊月用周之正月故也按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鄭云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正義云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此爲周郊上文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謂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也而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故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者對建寅之月又祈穀郊祭此言始者對建寅之月也然則鄭注所說蓋即董仲舒劉向之說也郊特牲疏又云鄭康成則異於王肅上文云迎長日之至自據周郊此云郊之用辛據魯禮也郊用辛日者取齋戒自新周之始郊日以至者謂魯之始郊日以冬至之月云始者對建寅之月天子郊祭魯於冬至之月初始郊祭示先有事也故云始也據何氏說與鄭同皆以三王之郊用建寅之月魯郊用正月傳卜三正者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若不從則止是亦不定在子月此傳特言正月故何氏以爲春秋制也則又異乎周魯也明堂位曰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又雜記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皆魯於子月郊天之據二記述其常故只言子月其實魯郊卜不定子丑寅三月也郊特牲疏又引鄭氏皇氏用王肅之說以魯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故左傳曰啟蟄而郊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二郊也若依鄭說魯唯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三正故聖證論駁昭引雜記魯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云云之說以答王肅之難是魯一郊則止或用建子之月郊則此云日以至及寅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也或用建寅之月則左傳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但春秋魯禮無建丑之月耳若杜預不信禮記及公羊說祭魯唯有建寅郊天及龍見而雩則是周魯不則冬春若子實用月並郊則天子止一郊魯反用郊理尤不通者也魯轉卜三正得一則止則丑月郊容或有之特經傳偶未及耳其左傳之啟蟄而郊及郊祀后稷以祈農事自指天子之禮据郊之常月言此郊特牲疏又云聖證論王肅與馬昭禮樣謂云祭天用冬至之日或云用冬至之月據周禮似用冬至之日據禮記郊日用辛則冬至不恆用辛似用冬至之月按冬至日係圓丘之祭郊日實用辛止用冬至之月耳各不相襲郊特牲疏又云孫毓禮案郊與圓丘是一又引緯締說三王各正其郊與王肅同又魯以轉卜三正與鄭元同於禮圓丘服大裘此及家語服袞冕家語又云郊燔柴脫袞冕著大裘象天臨燔柴脫祭著大裘象天然敬

之義既自不同是馬融以家語及此經郊祭並爲魯禮與鄭元同按郊祭歲生帝配以后稷圜丘祭皇天配以帝嚳周禮大裘而冕圜丘之祭也被袞以象天郊祭之禮也魯不得用大裘而冕明圜丘與郊是二祭周既祭圜丘又郊魯止一郊也馬融之說各爲申鄭反與鄭學矣家語王肅僞書不必引以相難也〇注正月至之憲〇校勘記出上辛尤始新云圜丘毛本同鄂本作徧是也繫辭郊義云春秋之法王者歲一祭天於郊四祭於宗廟宗廟因於四時之易郊因於新歲之初聖人有以起之其以祭不可不瀆也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以最尊天之故故易時歲更紀即以其初郊郊必以正月上辛者首以其所最尊首一歲之事紀者以郊郊祭首之先貴之義尊天之道也又郊祭云是故天子每至歲首必先郊祭以奉天乃敢爲地行子禮也又郊事對云古者天子之禮莫重於郊郊常以正月上辛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是亦以天子唯一郊常於歲首又曰春秋之法則春秋之制定在周正正月蓋何氏亦本之公羊先師也〇注日者明用辛例〇正以經云辛丑用郊故書日以明用辛爲正也〇注不郊則不日〇郊傳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猶三望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夏五月不郊猶三望之屬是不郊故不日也

或曰用然後郊【注】或曰用者先有事存后稷神名也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魯人將有事於天必先有事於泮宮九月郊尤悖禮故言用小大盡譏之以不郊乃譏三望知郊不得譏小也又夕牲告牲后稷嘗在日上不當在日下【疏】通義云或意未明書說以爲用事于報宮然後郊要本非傳所取闕緩貽譏譏書譏錄云按用書作卜說文用从卜从中字形相似又涉上文而譌爲用字僖三十一年傳卜郊非禮也何注天子不卜郊疏欲道天子之郊以其常事故不須卜卜郊非禮是以卜之用郊者不卜郊也故傳以爲不宜用或曰卜然後郊是據魯禮以正之者也按洪亦任齒象氏謂鄭平議云如此說則分用與鄭之郊禮上不可通且有事曲爭宮蓋可但顧之用乎何氏殆未得其郊二事承上文鄭用正月上辛郊自正月至于三月其郊正之時也元年十二月從下辛以卜自正月上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此二月上辛不從三月上辛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此蓋經所謂用者說此也後卜中子月上辛卜而不從則中而後郊是不必正月卜上辛而後用夏正月可以行郊也故附卜以三月卜之九月不吉又改於秋也三月卜之不吉又卜其後以至九月丑用辛卯而吉是郊禮之所以表明異議也故以春秋之義言之又以秋三月卜夏五月三卜不吉以夏正二月下辛三卜以爲前卜如其實郊三卜之以示後辭耳定十五年上辛卜五月已卜五月郊正以春三月此日五月三月之中郊此得二十五年夏五月郊此復以五月辛亥郊日以其五月之正月其用正也夏五月已卯郊當用以何言書辭四月而何以書此年五月用者此年以比之用郊不可郊以爲不郊正用而已其不郊者也後不可以郊而用之也然常事不書郊不書此何以書譏不郊而郊也〇以其爲四年〇傳曰存者何存後郊不得名也存其名稱說以爲也公羊疏引鄭言書名者欲其存也故云存神名也猶宗廟之有主以爲神所依人以此名之亦存名也后稷之神依之宮也〇注晉人至配林傳曰秩祀作禮亦云蓋宮作頖宮之類禮記作禮天子命泮宮

州川正義有事於河謂祭河也必先告惡池小川從小而祭也先告從祀者然後祭也鄭又云配林林名公羊禮疏引盧植注云配林小山林屬配泰山者也謂諸侯不郊天泰山巡省所考五岳之宗故有事將祀之先卽其漸天子則否矣釋文豐芳風反又音配惡林曰古配字讀爲妃故配林一作豐林音相近禮正義配林是泰山之從祀者也故先告從祀然後祭泰山此皆積漸從小至大之義也鄭又云上帝周所郊祀之帝謂蒼帝靈威仰也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先有事於頖宮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先仁也頖宮郊之學也詩所謂頖宮也字或爲郊宮經義述聞云鄭注引詩所謂頖宮也則正文必不作頖宮而作郊宮注內先有事爲頖宮告后稷也頖字亦當作郊蓋經言郊宮郊宮之頖宮故自郊宮之學也詩所謂頖宮也正頖郊二字或爲郊宮書作字書爲頖宮書郊宮鄭頖宮本亦有作頖宮者從人多聞頖書學聞郊宮皆改正文云郊爲頖又改注以從之而詩所謂頖宮一語遂以頖宮緣頖宮疊複而不可通矣釋文正義所見經注文已經改寘公羊傳疏所引亦與今本同其誤久矣按禮記之誤或如王氏所說然公羊注云作泮宮安見非鄭王氏所改注中之文作頖宮之本與禮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於頖宮告后稷也之學按王制云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爲鄭學者辟廱取爲小人賓文相變則周人立學於國小學在郊頖宮宜在郊不爲小學也〇注九月至小何〇傳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傳云猶者通可以已也譏不其而萬祭也往譏者不食而卑者觴食也使以不郊而故譏其盤明郊則不譏此九月郊據或云失禮尤者故大小譏盡也尤特禮者蓋謝定十五年之夏五月郊昔也〇注又夕至日下〇晉疏云晉古禮郊之晉曼午后膚其牲物告牲之牲于后稷則如此曝宣云九月用辛丑郊矣按周禮充人以牲則告牲注鄭司晨云晨具也具牲牲今時遠也充人主牲牲告晨牲者也玄舖晨牲者今夕牲牲特牲饋食禮之曰宗人視牲告充牽獸尾告情所之饋志注時千牲云晨牲省今夕牲祝書禮志帝曰夕牲之祭禮故而祭可俟牲明近禰在祭代已立曰其巨驗之牲殺周穆禮神教餞人是一止日有之夕事晨餞香牲之祭聞禮人有賓之夕牲告可後周郊牲者以記事必日有曰先又郊牲有日者之郊牲祭后以於廟禮宮有之告之殺牲告祖日有事於宗廟而後有告牲殷之禮郊之有告之廟日如而以社告之事亦天郊有引之禮而郊告后稷於外有事日於前禰而以存夕告牲而後告神物非後也告郊以天於禮後於周公之傳曰用得郊帝上以周用者先有事告后稷猶郊之告天也故仁也至者告禮之主者不特止以摠配此天則先如仁告也后實服以小以配天社不祭不先聞天郊則前以一祖日配之告自陳於外也生后受命鄭將之告郊卜命受則卜此於告祖卜廟郊作子命祖於祖亦宿不宮閣尊告祖祭殺比考孔之實祿廣也於外也祭者不云卜欲在之祭謂前將配者卜之日十之日卜曰郊卜日以日卜日廟之夕牲告後告十告日牲日告在廟祭二次疏也十日云不事得牛謂之前一日之日也周禮疏以牛之人凡祭前之一日其事牲告日當求牛祭前司此言云不凡祭祀前則祭之事牛也周禮疏引之以人凡祭有之一夕牲日求而牛祭祭然則此牲以不指祝宮則之祭牛前何以欲郊爲之祭郊天之亦有之夕牲告時後十夕後牲吉鄉文牲牛純色也郊上特牲毛血告幽全之物告祭告成於牲之不物者其實純說

之道也則正是違而迎牲告牲又安有告牲后禮之事充人疏言漢法以況則古禮已亡故牽漢法以說也漢法郊祭之夕牲告牲子壇不於廟尤其明證也續漢志正月天郊夕牲注引干寶曰若今夕牲又郊儀先郊日未晡夕牲公卿京尹眾官悉至壇東大祝吏掌牲入饌曰請省牲太史令詔毛血一冀天神座前一冀太祖虛前亦何嘗有郊牲必告廟之事又晉書禮志武帝前魏祠事祭夕牲儀注不拜帝曰非致敬宗廟之禮也此則帝廟夕牲之禮也執書禮志帝曰朕先以郊配意欲虔告則郊是一事告廟一事叔使郊特牲必告廟親主安得欲廢之耶又此義用字當指用九月不當指用后稷以配天九月用郊失禮之大郊既不可祭后稷矣禮之小者故云小大盡纖之傳不郊而蓋故但纖其小此已郊知不備纖小也蓋以用爲告后稷則經不書云辛丑用郊云告后稷在祭前十日夕牲告牲又在祭前一日與郊不同日故云當在日上不當在日下凡辛丑以前皆得禰之日上而餘疏遂舉郊前日午後以實之近於釁矣何例時舉漢法曰著今夕牲則何之云夕牲亦漢法可知矣今按何緣以用郊者猶不宜用九月爲正解自或曰用者以下皆申明或曰用然後郊之說以不郊下用何氏穀或說也或曰以九月郊尤非禮故言用小大盡纖蓋纖用郊二字並列以用亦祭名鋪辛丑日先用後郊並行二禮也何氏據傳公事穀之禰不郊始纖蓋之小禘此已郊矣纖蓋纖用明用害小祭也又夕牲告牲不與郊同日不得在辛丑下也舊疏鄭未了了且告牲自與告祭異也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疏】左穀略云穀公羊作罃若經公羊勍今注疏本作罃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婁人伐鄭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注】月者方正下壬申故月之【疏】注月者至月之〇舊疏云正以凡致餼時故此解之言正下壬申者欲正壬申爲十月之日是以不得不言十一月以繫之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軫【注】杜云貍軫地闕後疏引杜又稱舊說曰壬申十月十五日貍軫魯地也傳曰十月庚午圍鄭則二日未得及魯竟也杜例又曰魯大夫卒其竟內則不書地傳稱季平子行東野卒于房是也以此益明貍軫非魯地矣舊疏云正本作貍脤字左傳作貍脤穀梁作貍蜃[illegible]音並相近得通釋文軫之忍反是也本經注疏解皆以爲魯地

非此日月也曷爲以此月日卒之【注】據下丁巳朔知壬申在十月

【疏】注據下至十月〇舊疏云即下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是也十二月丁巳朔逆而推之則丁亥爲十一月朔日又逆而推之即丁卯爲十月十一日矣即從丁卯數之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爲十月十六日左疏引長曆云公羊穀梁傳及諸儒皆以爲十月十五日十月庚午圍鄭十三日也推至壬申亦在十五日然穀傳曰十一月諸侯還自鄭壬申至于貍軫而卒此非十月分明繆在日也蓋左氏不信傳公至然後卒大夫之說故杜以爲日誤包氏慎言云十一月經書壬申壬申爲十月之十六日穀梁亦云十月無壬申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後錄臣子之說也六月有閏則壬申又爲九月日矣

待君命然後卒大夫

【疏】禮記王制云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又雜記云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大夫以布爲輤而行至於家而說輤載以輲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士輤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按壹以罪出宜如士禮書卒故則大夫亦欲必待君命乃可以大夫書卒

曷爲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注】據昭公出奔卒叔孫舍【疏】注據昭至孫舍〇昭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于齊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是也

前此者嬰齊走之晉【注】不書者爲公諱除出奔之罪

【疏】注不書至罪也〇大夫出奔當絕嬰齊有罪公請之功功罪以相除故不書也舊疏云其請公者即上沙隨時也與季文子之請同[illegible]

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爲公請【注】通[illegible]五上年行父代執晉[illegible]未平故今因其來會伐鄭復欲執之按孔氏以行父止一執故以嬰齊之請爲伐鄭時季孫行父如執于沙隨之會後未再執經例書還書招丘之文[illegible]沙隨之執不書所書者伐鄭後一事也孔以行父之[illegible]嬰齊之請分屬伐鄭之會遂以此之謂執公[illegible]請

公許之反爲大夫歸至于貍軫而卒【注】十月壬申日貍軫[illegible]【疏】注十月壬申日〇疏傳十一月無壬申壬申乃十月也〇注貍軫至地也〇案傳其地未歸也

無君命不敢卒大夫【注】晉人未致君命不敢使從大夫禮【疏】[illegible]臣子之[illegible]也注實以十一月壬申日卒而公以十一月公遣先致公而後錄其卒故壬申在十一月下也嬰齊從公[illegible][illegible]卒乎〇注國人至夫禮〇正[illegible]臣自許之禮大夫者君之[illegible]命公猶未反故國人無[illegible]命不[illegible]以大夫禮待也

公至【注】十一月至是也【疏】注十一月至是也〇即上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是也舊疏云若以上傳言之時嬰齊之請會許之蓋是沙隨之時也[illegible]在沙隨會時在鄭在伐鄭之上何故待公伐鄭之還乃始卒之正以成公許之實在沙隨但[illegible]未還公又伐鄭伐鄭未歸嬰齊已卒國人不聞公命未敢卒之[illegible]沙隨會與伐鄭皆在秋[illegible]必促故得要人[illegible]未遂公又伐鄭也

曰吾固許之反爲大夫【注】許反爲大夫卽當命矣然後卒之【疏】嬰齊不敢自專故引其死日下繫公至月卒之疑其事所以繫當世之[illegible]臣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丁巳朔是時曆於歲差乃置閏也元志[illegible]云十二月戊子朔無丁巳似失閏大衍於十一月丁巳朔交分入食限沈氏欽韓以今曆推之是歲十一月丁巳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二千八百九十七分入食限與大衍同五行志下之下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楚滅舒庸晉弑其君宋魚石因楚奪君邑莒滅鄫齊滅萊鄭伯弒死劉歆以爲九月周楚分臧氏壽恭云合晨在翼十二度距發十一度發爲周之分星翼軫楚之分星故曰周楚分又云劉歆以爲九月朔則上壬申劉歆以爲七月十五日也是年入甲申統一千六十九年積月一萬三千二百二十一閏餘十六閏在六月前積日三十九萬四百二十七小餘四十五大餘七正月辛卯朔大小餘七二月辛酉朔小小餘五十三月庚寅朔大小餘十二四月庚申朔小小餘五十五五月己丑朔大小餘十七閏月己未朔小小餘六十六月戊子朔

大小餘二十二七月戊午朔十五日壬申是月小小餘大十五八月丁亥朔大小餘二十七九月丁巳朔說左氏者以壬申為十月十五据春曆言之也又云左氏先儒並據取二傳然二傳但言壬申在十月不定為十五日定為十五日者左氏說也是曆觸公羊穀梁及諸儒皆以為十月十五日者亦未允

邾婁子貜且卒■通義云蒙上日也同日二事日食在上者先天道次人事與鄭注同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州郤至■穀梁傳曰自禍於是起矣注云厲公見殺之稱上十八年疏引春秋說云厲公猥殺四大夫臣下人人恐見及正月餘之二月而死左傳猥書中行偃遂執公為亦以殺三郤欲並三傳義大同

楚人滅舒庸■舒庸東夷道吳圍巢■注舒庸至圍巢○左傳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按疏云出左氏此也又云者舊本亦有無此注者按舊本是也何邵公向不用左傳說公羊雖亦聞有隱合必係公羊舊傳不得顯與左氏說無殊聞也且舒庸書亦事舒之一當近今廬州府地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日者二月庚申日上繫於正月者起正月見

■二月庚申日死也厲公猥殺四大夫臣下人人恐見及以致此

禍故日起其事深為有國者戒也■左傳疏引鄭劭作書名諱議云者周靈王名滿晉厲公

名州滿又有王孫滿是同名不諱則晉厲名州滿矣左傳十年書定本蒲作滿使籍文云州蒲本或作州滿史記諸侯十二年表作書晏靖滿傳義釋文相遷晉無說知左氏之作僕靖久矣○史注遇日義者殿年表晉亦作○包氏言云正月書書庚申知正月以文十日八包氏以上年注其義終至為日以故也與以何氏義不合弑君疏云以之五十年冬莒弑其人者庶宣豐國傳日曰以稱明國夫以何弑者不正月以之一人弑君國中國以弑書者皆鄭傳國時國者此失者隶日見故書者坐隶絶之也君例之晉辭時注者云略一之人也弑然則稱國人以弑者書例皆云月者而弗失者亦隶以見故弑解故之不而曙昭也二其十不七暗年之夏教四具月於吳使弑注其又君云陳知使中云二月年月二日丙亦辰以朔上也十何二者月以丁也二是巳曆朔推言之之今也去年正年月十小二數月也丁二巳月朔丙知庚往今二年月丁月者辰以見弑也十何二以是曆推之今也年正月小數也二月丙中庚申為五日下人人恐見及繫正月死也○二月疏弓庚春朔秋數說丁云巳屬戊公午猥己殺宋四庚大申夫為臣五下日人也人○恐注見上及繫正至月死繫也之○二晉而今死年是殺也○晉注屬是公屬猥公殺也四公大至夫左與傳爽祇夫以單也者晉五○鄉夫去臣年下甲人八殺百三郤攻以使殺稱也書殺中讓行證傳曰殺晉以晉宣與於弑其說者殺書殺惡如使則大夫殺於此相殺不傳得嫌郤國氏以使殺殺也稱晉書也傳閒宋之殺殺大四國大之夫故以者於衆此民書之惡例也威軍新師矣則大夫至於此晉者屬以莊晉楚二晉年宋之讀閒楚殺大四國大之夫權故於衆民之威例軍也師新讚出使外金石之故功國無內傳見不百絶於之鄉世國豈之不伉辭討敎於業外歸臣王下道之云故晉積屬於公內行而暴欲遺殺無罪人一殺稱無而殺大臣三人明年臣下曼恐晉國殺之又云轂乎晉屬之殺殺而弗知行暴之教又服制云晉屬公之強中國

以襄尸撓血不已中國卽國中也卽謂殺四大夫事也又禽序云故言楚靈王晉厲公生弑於位不仁之所致也推南人閒創晉屬

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繼成行四方而無所繼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溢傳無度暴虐萬民內

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數殺大臣親近導諛明年出遊匿死氏懷書中行偃劫而弑之諸侯莫之敢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

氏士者春秋說云而書乃弑數稱之賊其名絶不復見矣通義云實國也及屬公死而書弑者晉之賊其名一教鄭一便衆一伐鄭明實

日者弑稱國者則失也已明書弑舉國者屬公傳不去

齊殺其大夫國佐

公如晉

夏楚子鄭伯伐宋

宋魚石復入于彭城■不書叛者楚為魚石伐取彭城以封之本受

于楚非得于宋故繫伐于上起其意也楚以封魚石復本繫于宋

言復入者不與楚專封故從犯君錄之主書者其專封■杜云彭城宋邑

今彭城縣大事表云彭城此為大彭氏國春秋時屬宋今為江南徐州府治銅山縣項羽都此為西楚伯王晉時為彭城國宋為彭城郡隋為徐州楚彭城也亦西楚之地漢為楚國後為彭城郡

租黃國也於春秋為宋地楚伐宋取之以封魚石又以至彭城楚之東地注書宋彭城是故也康曰魚石出奔楚北江彭城宋地後以彭城封魚石故宋師圍之劉大夫曰彭

想公於彭城孤彭城宋邑案叔于江南注大事表云○晉名不書至意也○陳東楚彭城地魚石叛於彭城故也案名曰不江楚至南楚

為東楚地西楚魚文石於楚國城是也孟康曰譖名○注書至意也楚陳

校注記出上注作魚石伐取彭城一本下有宋字此欲楚非得于宋起其意也一本有宋字

晉疏云如上注者是也以石陳宋年一十二昭定傳左之故宋無繫彭陳自楚

其南帶星府以以三百乘戍之晉傳楚西伐宋彭城晉人宋以宋之魚石自向陳入于宋

也其地也以○注云案以宋以遍至此而而晉晉三傳曰今十五年晉以魚石入

犯惡入而有人惡出是時從直之犯為君與○山之有傳救元年更實無惡傳非故曰云無書以惡出也乃今

封魚石出奔楚而後入宋主書者出奔書之封主者書出之記本宋實以不與楚專封

正欲實之故也上言楚子縱伐宋以宋下鄭有言宋魚石復入于

其起事此封說者解正云○注本之事封故言起按邵熙本有出云書宋字者下下有起字魚石復入

彭城而是事明矣封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婁子來朝

築鹿囿■范云築墻為鹿之苑此何休注云此邾婁地名今

鄭氏亦作鹿囿何以疏云鹿囿地名鄭

既是地名則此處當是地名

何以書譏何譏爾有囿矣又爲也　刺奢泰妨民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皆取一也　楊疏引徐何說又云魯先有囿今復築之故書以示譏則耽及此泉亦是譏也今何氏亦無此解穀梁傳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注天子至一也○舊疏云孟子文司馬法亦云也今孟子無此語詩大雅靈臺云王在靈囿毛傳囿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正義云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解正禮耳其文王之囿則七十里故孟子云齊宣王問曰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曰書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是宣王自以爲諸侯而間故云諸侯四十里以宣王不舉天子而問及文王之七十里則以爲文王非天子之制明天子不止七十里故宣爲百里也按穀梁傳疏引毛詩傳作三十里畫誤字穀梁疏引徐邈說與何同而今本穀梁疏引作天子囿方十里伯方七里子男方五里與何注不合係刻本之誤非楊氏所據有異本故諸氏據公羊注校改也經義雜記云穀梁成十八年疏云毛詩傳云囿者天子百里諸侯三十里詩傳蓋據孟子稱文王囿七十里齊人囿三十里故約之爲天子百里諸侯三十里耳琳案賈苑旗書曾言文王囿百里宣王十里楊疏引毛詩傳諸侯三十里三乃五字之譌古本孟子蓋作文王之囿方百里寡人之囿方五十里故毛公據之以分天子諸侯之制按周禮囿人疏引白虎通云天子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成公十八年公羊注云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皆取一也意者公羊傳所指爲統言毛詩傳白虎通所指爲御苑與凡天子則皆云百里而白虎通自四十里以下析言之無五十里者則無據五十里之說未足爲三十里之證公羊傳疏以天子囿方百里爲孟子司馬法文今孟子囿無此文也是則臧氏亦未能自持其說宣王之囿無論三十里四十里五十里皆非諸侯正禮不足爲譌小國地方僅五十里安得容此五十里之囿乎當以此注爲正皆取一者據孟子王制天子地方千里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言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己丑月之八日穀梁傳路寢正也男子不絕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冬楚人鄭人侵宋

晉侯使士彭來乞師　左氏穀梁作士魴襄十二年經同九經古義云古彭旁通用旁與魴同音故亦作彭舉之誤也按襄十二年疏考諸舊本皆作士魴字者作士彭者誤也按古音彭與魴同部得假借也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婁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不日者時數行義爲宋誅魚石故善而爲信辭或襲盟辭　杜云虛朾地闕爽云鄭宋之虛也元和郡縣志兗州泗水縣得卞縣之地鄭春秋之虛朾也一統志云今泗水縣治也○注不日至信辭○正以小信月故也○注或襲盟略○諸我有實也從略不日

丁未葬我君成公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丁未月之二十八日

公羊義疏五十五

公羊義疏五十六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襄元年盡六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襄公第八【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襄公第九卷八左傳釋文襄公名午成公子母定姒諡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魯世家成公卒子午立是爲襄公是時襄公三歲也杜云於是公年四歲左傳襄九年傳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則即位時三歲元年四歲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疏】穀梁傳繼正即位正也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宋華元曷爲與諸侯圍宋彭城【注】據晉趙鞅以地正國加叛文今此無加叛文故問之【疏】注據晉至問之〇即定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傳云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曷爲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注無君命者操兵鄉國故初謂之叛後人知其意欲逐君側之惡人故録其釋兵書歸赦之按左傳華元自晉反國即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此又合諸侯圍彭城與操兵鄉國相似不加叛文故據以難也舊疏云宋華元曷爲與諸侯圍宋彭城而不加叛文與趙鞅異乎然則趙鞅以采地之兵逐君側之惡人以正其國其意實善而春秋必加叛文者正以人臣之義本無自專之道若其許之恐惡逆之臣外託與義之兵內有覬覦之意是以雖爲善不得與之

爲宋誅也【注】故華元無惡文【疏】注故華至惡文〇正以華元有君命誅叛人故不加華元叛辭也與趙鞅未稟君命異人臣無自專之義其意雖善其事不辭故春秋實之也左傳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舊疏云雖云操兵鄉國但稟宋公之命與諸侯之師逐去叛人以衛社稷春秋善之故無惡文也

其爲宋誅奈何魚石走之楚楚爲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疏】成十五年宋魚石出奔楚十八年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是也成十八年左傳云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等歸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

魚石之罪奈何以入是爲罪也【注】說在成十八年書者晉諸侯爲宋誅雖不能誅猶有屈彊臣之助【疏】注說在至八年〇即謂成十八年書宋魚石復入于彭城事也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其初出之時直與山有觀辟而去其入彭城則外既出楚伐君取邑失人臣之義故書復入以罪之通義云追舉書入于彭城之意就以其假大國之勢犯君竊邑故出無惡入有惡出包氏慎言曰既出復入居國邑以犯君論十八年注不書叛楚魚石伐宋取彭城以封之本受於楚非得于宋故舉伐楚上起其意楚以封魚石復本繫於宋言復入者不與楚專封故從犯君篡之案魚石出奔大圍詰大國以取本國之邑以受其封是挾楚以會宋既六國大夫合圍爲宋誅魚石而不著魚石出奔文又不著殺文則諸侯未能取彭城也傳云以入爲罪則規圖彭城非石之意楚人乘閒所以封魚石借以閉宋明魚石之罪罪在不當受楚之封而入居之原情不加以會國之罪故以犯君論誅〇注書者至之助〇校勘記出猶有屈彊臣之助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助作功解亦云雖不能誅猶有屈魚石之功當據以訂正舊疏云傳云爲宋誅而知不能誅者正以助其君討叛臣義之高者若能誅之理應有見似若昭四年經書執慶封殺之今但言圍而無殺文故知不能誅雖不能誅猶有功是以春秋書之善其爲宋誅矣

楚已取之矣曷爲繫之宋【注】據莒人伐杞取牟婁後莒牟夷以牟婁來奔不繫杞【疏】注據莒至繫杞〇取牟婁事見隱四年以牟婁來奔見昭五年校勘記出后莒牟夷云閩監毛本同鄂本后作後當據正下注同疏中亦誤作后按紹熙本作後桓二年傳云器從名地從主人注從後所屬主人楚已取彭城宜屬之楚矣故雖之

不與諸侯專封也【注】故奪繫於宋使若宋邑者楚救不書者從封內兵也【疏】注故奪至邑者〇通義云欲言楚彭城則本非楚自取直言彭城繼與通繼文同故通繫之宋事正其義明楚不得專以地封叛人魚石不得專受封於楚邑而言國者起實封也舊疏云僖二年城楚丘傳云不與諸侯專封也然則不與諸侯專封取事一也所以或繫於宋或不繫於衛者欲以衛國已滅故無所繫不言桓公城之者不與諸侯專封故也今此魚石受楚之封入邑而叛是以書而繫國以示不成然則不與之言雖同其不與之理實異是以齊侯封衛春秋實與楚封魚石繫宋以抑之左傳亦云非宋地追書也杜云成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故曰非宋地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又曰且不登叛人也杜云登成也不與其專邑叛君故使彭城還繫宋彼疏引釋例云楚人篡君助臣取宋彭城以封叛者削正與僞雖非復宋地故追書繫宋不與楚之所得是其義也左氏疏云既列爲國非復宋地傳言追書是仲尼新意故云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也不與其專邑叛君不與楚得取邑封人故使封城還繫於宋也是亦奪繫於宋使若宋邑之義也〇注楚救至兵也〇舊疏云經傳無文知楚救者正以楚人封之故也楚人幷兵於魚石魚石之叛抑而不成今華元封之鄭宋國封內之兵封內之兵側所不錄是以楚救不書也按舊說非是何意以彭城已爲楚所取以封魚石故從封內兵不書楚救也春秋繫之宋者所以抑楚不與其專封不書楚救者起其實爲楚所取故也舊疏又云封內之兵例所不錄者正以定八年傳云公斂處父帥師而至經不書之是也哀三年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亦是封內之兵而得書者彼以圍夏爲伯討是以得書然則春秋不與蒯聵之直故令國夏得討之國夏得討之則非封內之兵也今此魚石不成叛是以與彼異也

夏晉韓屈帥師伐鄭【疏】左氏穀梁屈作厥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古屈厥同聲得相假借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婁人杞人次于合【注】則欲救宋而後不能也知不救鄭者時鄭背中國不能救不得與【疏】左氏穀梁合作鄫杜云鄫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續漢志注引作鄫東南有鄫城范云鄫鄭地鄫或爲合趙氏坦異文箋云鄫古或省作曾曾合篆文相近遂譌作合

據古遺文會作寫合作會是也大事表云襄邑今爲歸德府睢州水經注淮水篇渙水又東經鄭城北春秋襄元年書晉韓厥伐鄭仲孫蔑會齊曹邾杞次于鄫杜預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鄫城一統志鄫城在歸德府柘城北紀要睢州東南皆本杜注差繆略云穀梁亦作合又邾人在杞人下按今注疏本及三傳石經皆杞在邾下○注刺欲至能也○莊三年公次于郎傳其言次于郎何刺欲救紀而不能也此文與彼同故如彼解之○注知不至得刺○正以上文有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以下圍宋彭城爲宋討魚石等內無鄭人下有楚公子壬夫侵宋又成十八年有楚子鄭伯伐宋明書爲晉與國鄭爲楚與國鄭背諸夏即讎爽晉韓屈伐之魯必不救果即救而不能春秋決無刺文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疏】唐石經公子壬夫廖改匡謬正俗云楚公子王夫字子辛今之學者以其字子辛遂改王夫爲壬夫同是日辰名字相配也故楚有公子午字子庚庚是十幹午是十二支法有相配辛壬同在十干此與庚午不相類固當依本字讀爲王夫不宜穿鑿改爲壬左傳校勘記云類睨非也石經以下皆作壬漢書古今人表亦作公子壬夫陸氏穀梁音義壬音而林反

九月辛酉天王崩【疏】包氏愼言云九月書辛丑月之十六日

邾婁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罃來聘【疏】舊疏云諸侯爲天子服斬衰三年是以曾子問云諸侯相見揖讓而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然則天王九月崩而四國得行朝聘禮者杜氏云辛酉九月十五冬者十月初也天王崩赴未至皆未聞喪故各得行朝聘之禮是也按舊疏是也惟又云四國行朝聘之時王之赴吉未至於魯經書天王崩得在朝聘之上者公羊之義據百二十國寶書案而爲經雖四國未知何妨先書此義近實孔子作春秋本不據赴告之文乃左氏有此說不必牽涉公羊也既云據百二十國寶書矣何爲又設此一難乎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疏】隱三年傳云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又文九年傳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此簡王於去年九月崩今年正月即葬始五月不及時也

鄭師伐宋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疏】包氏愼言云五月書庚寅月之十九日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注】不書葬者諱伐喪【疏】包氏愼言云六月無庚辰五月之九日七月之十日也九經古義云釋文睔古困反古今人表鄭成公睔師古曰睔音工頑反左傳作睔按古今人表又有泠淪氏服虔曰淪音鰥鰥與昆同音古昆字作罤故毛詩敝笱云其魚魴鰥鄭箋云鰥魚子也魯語云魚禁鯤鮞爾雅云鯤魚子孔穎達云鯤鰥字異蓋古字通用是鰥本音古魂反故泠淪綸巾睔字皆讀鰥師古以鰥有關音還釋睔爲工頑反今人讀綸巾字爲關音直韻合古音失之

甚者○注不書至伐喪○下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于戚遂城虎牢傳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諱伐喪也此不書葬故據下事解之舊疏云春秋之內諸侯之卒不書其葬非止一義而已或諱背殯用兵或譏其篡或刺不討賊或枉殺大夫此鄭伯襄公之子繼體爲君復非篡立從成十五年鄭位以來未有罪惡之事明其不書葬者不惟上事明也而下又有諱伐喪之文則知不書葬者正爲諱侯諱其伐喪故也按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仇是也恥之甚是以諱之深也通義云不葬者棄夏附楚與接同罪亦通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疏】通義云晉宋將卑師衆衛將尊師少故分別書之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婁人于戚【疏】左傳謀鄭故也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齊姜者何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爲宣夫人與成夫人與【注】齊姜者宣公夫人九年繆姜者成公夫人也傳家依違者襄公服繆姜喪未踰年親自伐鄭有惡故傳從內義不正言也【疏】包氏愼言云七月書己丑月之十九日范云齊謚按謚法執心克莊曰齊穀梁釋文齊如字一音側皆反○注齊姜至人也○舊疏云左氏以齊姜成公夫人繆姜宣公夫人通典引劉智喪服釋疑答問云高曾祖母俱存其卑者先亡則當厭屈否昔魯穆姜在而成公夫人薨春秋書曰葬我小君齊姜舊說云妻隨夫而成尊姑不厭婦婦人不主祭己承先君之正體無疑於服重也劉氏用左氏義舊疏云何氏不然者正以齊姜先薨是不姑繆姜後卒理宜爲婦實無文據以順言之也且九年襄公伐鄭不書其至若非親母不應既之至此即下九年五月夫人姜氏薨八月葬我小君繆姜冬公會晉侯以下伐鄭是也按喪服小記云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正義若祖卒時父在己雖爲祖期今父歿祖母亡時己亦爲祖母三年也宜公之義襄公未生不及爲服齊姜繆姜時成公已歿襄宜爲之重服三年也而後代有疑孫非承重於祖者父卒後祖母歿不服重者殊譽通典爲高曾祖母及祖母持重服儀後漢荊州牧劉表云父亡在祖後則不得爲祖母三年以爲婦人之服不可踰夫孫爲祖服周父亡之後爲祖母不得踰祖也晉或問曰若祖父先卒父自爲之三年己爲之服周矣而父卒祖母後卒當服三年否乎劉智答云適孫服祖三年服以父卒則己不敢不以子道盡孝於祖爲是服三年也釋之受重於祖者父卒則祖當爲己服周此則受重也己難不得受重於祖然祖母今當服己周己不得不爲祖母三年也小記曰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三年特爲此發也侍中成粲云禮有適子則無適孫然則己受重於父不受重於祖不得爲祖母三年禮舅沒則姑老爲傳家事於長婦也亦爲祖沒則己父受重於祖父己不受之於祖父母故無祖父母三年之禮也實循又引小記自釋爲祖母後者服之如母不爲祖父母後不得爲祖母三年求見其驗但以父在無二適父沒祖存己位則正不得爲祖父

後乃爲祖母適也宋崔凱云時人或有祖父亡而後祖母亡孫奉養祖母祖母卒則爲之齊衰三年者凱以爲祖母三年自謂己父母早亡受重於祖故爲祖斬衰三年祖母齊衰三年今己父後亡則受重於父不受重於祖孫雖奉養祖母固自當如禮齊衰周爾此皆謂不宜持重者也庚蔚之謂劉景升以婦人不可踰夫既已乖矣成粲云己自受重於父不受重於祖爲祖母不應三年可謂殊塗而同繆者矣又吳商數之云審見喪所作喪服後定變除爲婦人之服不喻男子孫爲祖父服周父亡之後爲祖母服周云不得踰祖也又見成侍中云以爲己自受重於祖祖母服不應三年商按假使子爲人後爲本父服周而所後者更自有子己則還家而母後亡當可以不得踰父不三年乎又從祖祖父先亡己爲小功五月而己後爲從父後又先亡祖母後卒可復以己先爲祖父小功今爲祖母不踰祖父復服五月乎諸如此比婦服重於夫甚衆不得踰夫之說經傳無據適行庶服義又不通粲又云己自受重於父不受重於祖母亦當周又齊衰章臣爲君之父母祖父母周凡臣從君所服而降一等臣從服周則君爲三年也據爲國君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君也其繼體則父與祖並有廢疾不立者也有廢疾不立則君受國於曾祖不受國於祖也不受國於祖猶爲服三年此則經之明例非從傳記之說也其義如此則凡爲後者皆應三年何必受重然後斬按吳氏之說極爲明晰○注傳家至言也○下九年五月夫人姜氏薨冬公會晉侯以下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注事逮上伐不致者惡公服繆姜喪未踰年而親伐鄭故奪臣子辭是服繆姜喪未踰年伐鄭不書致明有惡也舊疏云襄公母死未期己爲兵首無恩之甚是故爲諱若爲祖楚輕可言也又引舊云傳言惡襄公喪服用師故以祖爲疑母所以甚責內是以何氏順傳文也者非也云傳家依違者舊疏云公羊口授相傳五世後方著竹帛是以傳家數云無聞焉爾以此言之容或未察而傳序經意依違之者正以文與桓九年曹世子射姑同故也彼傳云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在曹與注在齊者齊世子光也時曹伯年老有疾使世子行聘禮恐卑故使自代朝雖非禮有尊厚魯之心傳見下卒葬辭錄故敘經意依違之也然則彼刺曹世子而傳序經意不正言之此文與彼同故知亦依違言之也

叔孫豹如宋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衞孫林父曹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者何鄭之邑也【注】以下戍繫鄭【疏】大事表云虎牢在今河南開封府汜水縣南二里本鄭地後入晉莊二十年左傳惠王與鄭以虎牢注云虎牢河南成皋縣是也水經注河水篇成皋縣之故城在伾上縈帶伾阜絕岸峻周高四十許丈張翕險崎而不平春秋傳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鄭東虢也晉襄公二年七月晉成公與諸侯會于戚遂城虎牢以還鄭求平也蓋修故耳穆天子傳曰天子射鳥獵獸於鄭圃命虞人掠林有虎在於葭中天子將至七萃之士高奔戎生捕虎而獻之天子命之爲柙畜之東虞是曰虎牢矣秦以爲關漢乃縣之西北隅有小城周三里北面列觀臨河岧岧孤上○注以下戍繫鄭○即下十年冬戍鄭虎牢傳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是也

其言城之何【注】据外城邑不書【疏】注据外至不書○傳元年城邢又二年城楚丘又十四年諸侯城緣陵昭三十二年城成周是外城國都有之故注事据外城邑不書離之也舊疏云正以春秋上下無外城邑之經故也

取之也【疏】通義云取其邑而城之爲守國也

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注】据取牟婁【疏】注据取牟婁○即隱四年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是也

爲中國諱也【疏】校勘記云疏中標注有諱伐喪也四字解云考諸古本皆無此注且與下傳文煩重若有注者是衍字按今本無此注是也

曷爲爲中國諱【注】据莒伐杞取牟婁不爲中國諱【疏】据莒至國諱○校勘記云按此注當衍釋文本有此疏本無之是也釋文音傳爲中云于僞反下及注并下文鄭爲皆同此陸本有注之證解云正据莒人取牟婁不書爲中國諱矣而何氏不注者以上文已据取牟婁是以不能重出此疏本無注之權淺人竄疏語爲之而未覺其與上復也

諱伐喪也曷爲不繫乎鄭爲中國諱也【疏】通義云晉霸自文公以後唯悼公足稱焉故復諱其惡不言爲晉諱也鄭背中國甘心於楚今方與楚爭鄭而犯禮伐喪所爲與夷狄無異故事類經意深責之言中國也舊疏云曷爲不繫乎鄭者正据下十年冬戍之時繫鄭也若繫乎鄭還有伐喪之義故云爲中國諱也

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歸惡乎大夫也【注】使若大夫自生事取之者鄭實遂但當言取之【疏】注使若至之者○通義引左傳曰秋七月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冬復會于戚遂城虎牢鄭人乃成若然取虎牢之事本發于仲孫蔑成于荀罃故歸惡大夫而以遂事實之也按何氏不信左傳意以取虎牢之謀發於諸侯此歸惡乎大夫言遂謂何者若實大夫自生事取之無勞爲諸侯諱取矣故注又云鄭實遂但當言取之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公如晉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注】盟地者不于都也【疏】包氏愼言云四月書壬戌月之二十七日○注盟地至都也○杜云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正義云此時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長樗蓋近城之地盟訖還入于晉故公歸書至自晉也又三年盟於晉都此盟出城外者悼公嫌以待人不敢使中國就己出盟於外者似相就然范云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地舊疏云文三年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使不舉地者以其在國都故也今此舉長樗故言不于都矣三傳之說皆無大異也

公至自晉【注】盟地者不于都也以晉致者上盟不于都嫌如晉不得入故以晉致起之不別盟得意者成公比失意如晉公獨得容盟得意亦可知【疏】鄂本與上長樗合爲一節按紹熙本同監毛本皆以上注盟地者不于都也采之此經下蓋諸本皆

合一節也○注以晉至起之○晉疏于二十八年春王三月公如晉次于乾侯二十九年公至自乾侯居于鄆氏云不致以晉者不見容于晉未至晉而出經上言于長曆今若又言至自長得郞嫌似次于乾侯然亦不得入晉以晉致起其文也○注不別至可知○校勘記出失意如晉云本如作于此誤疏云言成公比失意于晉者于作於爲是當據正按紹熙本作如亦作于莊六年注云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至地不得意不至今此但書至自晉本上云如晉言之是不別盟得意也故之言成公比失意于晉者鄭成十六年公會晉侯以下于沙隨不見公傳云公不會晉侯將執公又公會尹子晉侯以下伐鄭成公將會晉爲公不當期將執公是成公比失意不容于晉事也今此與公如晉郞見與盟是得容盟其得意可知不必更書盟地起之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婁子齊世子光己未同

盟于雞澤盟下日者信在世子光也 包氏慎言云己未月之二十五日杜云雞澤在廣平曲梁縣西南大事表云今曲梁故城在今直隸廣平府治永年縣東北鄲國語所謂雞丘若今雞澤縣乃隋析廣平縣所置非春秋時雞澤也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注盟下至光也○上二年左傳云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力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力也知當時之不服命者唯齊上于戚有會無盟此特盟于雞澤故云信在世子光也疏云言信任在於世子光若如盟日定否世子光之然是以下日以近之也是也文十四年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注云盟下日者刺諸侯微信在趙盾此與此同故注亦云信在世子光也而通義云日在下者齊侯使世子光允諸侯之禮春秋惡而貴之故獨以不信辭光也則新城之日又何說乎疏云何氏何以數言信在正以下十六年傳云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信在鄭云光九諸侯之晉數大國衆人畏之故御日以待之非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

其言如會何 據曹伯襄言會諸侯鄫子言會盟 注據曹至諸侯○傳二十八年冬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是也○注鄫子至會盟○傳十九年鄫子會盟于邾婁是也 後會也 不直言會盟者時諸侯不親與袁僑盟又下方殊及之 穀梁傳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注不直至僑盟○書疏云若其諸侯親與之盟宜云公會單子晉侯以下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來會盟正由諸侯不親與之盟故止得言如會夫後下云叔孫及諸侯大夫及陳袁僑盟明諸侯不親盟矣○注又下至及之○經下文及陳袁僑盟言及是也書疏云言下方殊文道及袁僑盟故此直云來會盟也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包氏慎言云六月下又有戊寅七月之十四日

曷爲殊及陳袁僑 據俱諸侯之大夫也言之大夫者非諸侯致

大夫皆盟 注據俱至皆盟○正以袁僑亦諸侯之大夫故據以難經若言諸侯大夫嫌諸侯大夫皆在盟故言之以絕之穀梁傳諸侯以爲可與則與之不可與則釋之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亦以諸侯不與盟 爲其與袁

僑盟也 陳鄭楚之與國陳侯有慕中國之心有疾使大夫會諸

侯欲附疏不復備責遂與之盟其結和親故殊之起去爲與袁僑

盟也復出陳者喜得陳國也不重出地有諸侯在臣繫君故因上

地 注陳鄭楚之與國○舊疏云鄭宣十一年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是也按陳自晉文卒後歸與中國通矣○注陳侯至盟也○僖八年鄭伯乞盟注云時鄭伯欲與楚不肯自來盟處其國違使把取其血而請與之約東無汲汲慕中國之心故抑之使若叩頭乞盟者也不錄使者方抑鄭伯使若自來也是則鄭無慕中國之心故絕其使書乞以惡之與此實僑書如會異知此及袁僑以殊之爲善辭也陳侯亦使大夫不親來而有善辭者正以下四年陳侯午卒明有疾不得自來與鄭伯不肯殊春秋原情不責也起主爲袁僑盟者杜云殊袁僑者明諸侯大夫所以大盟與袁僑也穀梁以爲及以與之也與公羊異禮君不敵臣使大夫盟與袁僑僑盟正是得正何爲反抑諸侯失正而事與袁僑異之此違義之大者也○注復出至國也○舊疏云欲決成二年及國佐盟于袁書之經不重出齊也是以傳四年傳曷爲再言盟喜服楚也春秋意必如此者正以楚人強盛諸夏陳侯背楚故喜得之也所以重辭狄之勢益諸夏之榮也盡春秋繁而不殺者正也所謂書之尊夷之複其中必有美者焉不可不察也職是故也○注不重至上地○舊疏云正以決襄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以下于宋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所以再出地者正以上無君故也今諸侯在臣繫於君故因上地矣下十六年公會晉侯以下于溴梁戊寅大夫盟之下不重出地者亦以諸侯在臣繫於君得因上地與此同也通義云會盟同地例諸侯盟雞閒無事必再舉地嘗載斐丘平丘是也大夫盟閒有事乃再地于宋是也若此及溴梁之盟則不再地君文繁臣文殺春秋之稱言無非教也按孔氏稱君繁臣殺是也然此及溴梁之盟實皆臣統於君故與宋異非因其閒有事無事殊也明矣

秋公至自會 莊六年注所謂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是也此會雞澤得陳侯慕義使人如會強夏稍夷得意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包氏慎言云三月書己酉三月無己酉二月之十七日也通義云胡廣侯曰午者義公名也孔子作春秋何以不諱乎古者死而無謚不以名爲諱周人以諱易名之是乎有諱禮夫子益稀王之道參文質之中而作春秋以法商世如公高不地誠國書取出奔書孫之纂所以救其文也注公名同而書同盟僑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諱所以從其實也世不明此義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又有以諱易人之者忌諱名實亂而春秋之法

不行矣

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弋氏薨【疏】左氏穀梁作姒氏下定弋同杜云姒杞姓范與杜同釋文云莒女也用何注據姒弋一聲之轉顧氏炎武唐韻正云弋與姒切上聲則音以春秋襄四年姒氏公羊作弋定姒公羊作定弋定十五年姒氏穀梁作弋氏穀梁作定姒弋禮記月令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注今月令翳為弋按姒从以聲以弋同音也包氏慎言云七月書戊子月之三十日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弋【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辛亥月之二十三日

定弋者襄公之母也【注】定弋莒女也襄公者成公之妾子【疏】注定弋至妾子○通義云謹按弋氏左氏經為姒氏姒姓之字或作弋詩所稱孟弋是也書有兩定姒公羊春秋一書弋一書姒蓋轉別之國語曰杞鄫由太姒左傳衛成公欲杞夏后相甯武子曰杞鄫何事是鄫本夏後故史記及晉夫五佛志並以鄫為姒姓襄公之母其鄫女與劉氏逢祿解詁箋云此弋氏公穀皆作姒氏定十五年定姒穀梁作弋氏疏弋姒聲勢相同國語杞鄫由太姒夏本紀為為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為姓有襄氏杞氏鄫氏襄杞鄫皆姒姓也詩孟弋鄫姒氏也莒為己姓左氏世本莒明定弋非莒女蓋鄫世子巫之娣妹也錢氏大昕曹新錄云古人讀似姒二字皆如已詩於緣不已孟仲子作於穆不姒是已似同音也為母吞薏苡而生因姓姒氏實侍中說已意已實也意已鄭薏苢之已姒同音也春秋葬我小君定姒公羊作弋弋姒聲相近由於姒有以音詩美孟弋矣弋鄭姒按文七年左傳穆伯娶于莒曰戴己聲文己音紀一音杞杞音从已已音以則莒姓蓋音以之己非音紀之己以姒同音故何氏以為莒女也國語又以莒曹姓又或以莒嬴姓出自少昊氏之後武王封茲輿期於莒則不定莒何姓矣云成公妾子者或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是為適夫人則定姒蓋二勝矣范云成公夫人者非禘就亦知非適故仍引妾子為盡禮傳之也

冬公如晉

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注】據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不書【疏】注據晉至不書○校勘記出注孫許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注作臧書據正疏中作臧孫許不誤按紹熙本亦作臧不誤事見成二年傳彼注云不書恥之自謂不書臧孫許如齊也其晉郤克不書自從外大夫相如不書之恆例也舊疏云桓五年夏齊侯鄭伯如紀傳云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何氏云據齊侯來朝卒子遂不言如也何氏使據孫僕此據郤克者欲見其相聘故也使齊侯鄭伯是君事不干魯故據臧孫許子從不書如矣此欲世子巫來非君且叔孫豹率之故據晉大夫與臧孫許既行者所引晉郤得其衆也義或然也

為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注】以不殊鄫世子俱言如也【疏】注以至如也○舊疏云鄭以不言及鄫世子與叔孫豹共作一文如叔孫率之矣然則臧孫許與郤克時齊晉寧起子晉魯往隨之此蓋鄫世子有求於晉恐不能達故使魯帥而往與

叔孫豹則曷為率而與之俱【注】據非內大夫

蓋舅出也【注】巫者鄫前夫人襄公母姊妹之子也俱莒外孫故曰舅出【疏】舊疏云言蓋者公羊子不受于師故疑若下傳蓋欲立其出也之親或言此蓋宣訓為皆若屬三年傳云蓋通于下似蓋云歸故之解言蓋公羲至皆是一舅姊妹之子也○注巫者至舅出○舊疏云謂巫是襄公舅氏之所出姊妹之子謂之出也通義云定弋鄫女也姊子巫之姊妹故巫於襄公為舅襄公於巫為出也稚曰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經義述聞云孔解舅出長於舊注而以襄公與巫為舅出則非也襄公若為巫之外孫則傳當言之曰蓋公與巫為出也文義始明今傳無一語及襄公則所謂舅出者非公與巫也巫傳文出蓋舅出也之稱上承叔孫豹率而與之俱則豹之與巫一為舅一為出矣言豹所以與巫俱如者蓋與巫為舅出故也春秋之大夫交致與中國故與鄭國之君論婚姻襄十三年左傳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為諸夫人之宰杜注景曹宋元公夫人桓子外祖母也宋魯世戚之國而猶如是況小國乎解詁箋云爾雅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巫者襄公之舅也何云俱莒外孫故曰舅出餘解襄公與巫皆是一舅姊妹之子皆誤左氏晉悼又新晉於杞杞鄫同姓故相與往殆于晉情事相合按爾雅釋親云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鄭引此傳語不別舅出何人如何義則鄫前夫人皆莒女生其姪婦也世子巫前夫人所生鄫子欲立為後者後夫人所生女之子襄公與巫為從母昆弟也同一鼎之所出釋名釋親屬云姊妹之子曰出出嫁於異姓而生之也孔王劉義甚新亦未有的據仍舊說亦無不可通

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注】殆疑疑讞于晉齊人語【疏】注殆疑至人語○校勘記云閩監毛本疑作疑此誤按釋文疑魚埸反如作疑不得音魚埸反矣此本疑音義亦誤疑按紹熙本注及音義皆作疑不誤通義云殆危也告危于晉也經義述聞云何訓殆為疑往疑于晉則為不辭故如據字以增成其義然殆可訓為疑不可訓為疑也孔則為不危言危稠故加告字以增成其義然傳言殆于晉不言危於晉則增成其義殆禮為殆殆古音相近故字亦相通荀子殆殆使國為殆殆中國殆係往殆或為殆殆訟理也以鄫子欲立與其為殆故相與往訟理赴晉也傳文二公十八年左傳叔武為輸土之會成十六年傳公子喜武訟治于晉文公會白王者反衛侯使還國也成反衛侯往曰叔聘治外于晉同義古謂訟理為治訟治或曰大訟小官小宰曰聽其治傳往治于晉京師而免之往曰治于京師解免使來皆與此司使曰凡萬民之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小司訟小司使曰聽其辭訟司市曰大治大治小治有治治是者也謂大學地而訟理者也聞士曰凡四方有治赴士者遠爾亦謂有訟理赴士者也按王義明賓何氏以殆訓疑以疑獄中成其義蓋當時

方言有此語往殆晉猶言往譏于晉與義王氏治字義亦合故經義述聞又云何云殆疑也論語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謂思而不學則事無徵驗疑不能定也又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殆猶疑也謂所見之事若可疑則闕而不敢行也史記倉公傳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殆猶疑也古人自有複語耳字亦作怠莊子山木篇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怠疑即疑殆也文十二年公羊傳俾君子易怠怠疑或也言使君子易為其所疑或也後人但知殆訓為危為近而不知又訓為疑蓋古義之失傳久矣按呂氏春秋去尤云以黃金投者殆莊子達生篇作以金注者殙殙者迷也疑殆之殆亦迷惑意也

莒將滅之則曷為相與往殆乎晉【注】據當以兵滅之取後乎莒也其取後乎莒奈何莒女有為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注】時莒女嫁為鄫後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于莒有外孫鄫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主者善之得為善者雖揚父之惡救國之滅者可也【疏】注時莒至外孫○爾雅釋親云女子子之子為外孫經義述聞云依傳莒女為鄫夫人而欲立其出則似所立者鄫夫人之子而莒之外孫無如此則與取後乎莒之文不合故注曲為之說曰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於莒有外孫鄫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然無男有女還嫁之于莒皆傳文所無蓋當時解傳者增益其說不足據也尋繹傳文當作鄫女有為莒夫人者寫者上下有譌耳鄫女為莒夫人則莒夫人之子鄫之外孫也鄫子會世子巫而欲立其外孫故曰欲立其出又曰取後于莒也何所見本已譌故其說迂曲而難通解詁箋云傳文莒鄫二字互錯穀梁傳滅鄫義曰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莒公子鄫出也鄫子黜巫而立之巫來訴於晉為會于戚卒不得反正知非莒會立者戚之會貶鄫人于吳人下而莒子無貶文也傳所言出姊妹之子何云外孫皆誤下滅鄫解詁同通義又云主書者稱鄫子也俞氏樾云謹按傳文但曰莒女有為鄫夫人者不言夫人有女還嫁莒也且古謂姊妹之子為出不謂外孫為出鄫子欲立而曰欲立其出更為失之今按爾雅釋親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而釋名釋親屬但曰姊妹之子曰出是男女得通稱之凡女子謂姊妹之子亦曰出矣莒女為鄫夫人而欲立其出蓋莒女無子而其姊妹適莒大夫者有子因欲立為鄫子之後也傳不曰鄫子欲立其出則所謂出者從夫人言也○注主者至可也○校勘記云主者善之監毛本同閩本作書者善之鄂本作主書者善之閩監毛本互脫一字按紹熙本與鄂本同舊疏云六年秋莒人滅鄫然則不能救滅而得善之者雖不救有言之功故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注】不殊衛者晉侯欲會吳于戚使魯衛先通好見使畀故不殊善起所聚【疏】左傳作善道古道稻同音假借字穀梁傳吳謂善伊謂稻緩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范云善稻吳地夷狄所號地形及物類當從中國言之以教殊俗故不言伊緩而言善稻人名當從其本俗言讀書叢錄云伊緩乃吳語稻字之雙聲子發姓申史記云姓顧孫吳子名乘左氏云壽夢皆雙聲字趙氏坦異文箋云九經字樣即邪鄆名即良也邪道也以地居鄆魯人有善道故為鄆名按善道之得名或取此義杜云善道地闕大事表云盱眙之南兗州記曰盱眙本吳善道地秦置盱眙縣項羽尊楚懷王為義帝都盱眙許慎曰張目為盱舉目為眙城居山上可以瞻遠故曰盱眙今屬江南泗州按御覽引南兗州記盱眙本春秋時善道○注不殊至所恥○繁露觀德云衛俱諸夏也善稻之會獨先內之為其與我同姓也意謂殊吳不殊衛是獨見內也與何氏義異按所聞世內諸夏蓋義勝也見使畀故不殊疑畀當作卑通義云不殊孫林父時晉侯將會吳于戚使魯衛先通好言及衛孫林父則非我欲之言會衛孫林父則非衛使尸其事又不可施故不殊衛以起晉志也解詁箋云何君於左氏文解之非也魯臣見使於大國未足為恥此所聞世內諸夏之明文蓋子曰衛諸夏也善稻之會獨先內之得之從會吳上見義者明諸夏化則吳可漸化故所見世不復著魯衛晉吳同會上文也按於吳見義者繁露又云吳俱夷狄也獨先外之為其與我同姓也所聞世始外夷狄故吳見於經殊之以張義則殊楚之見於所傳聞世者猶不合外非義所著也

秋大雩【注】先是襄公數用兵圍彭城城虎牢三年再會四年如晉歸年乃反又賦斂重恩澤不施之所致【疏】注先是至所致○校勘記出不施所致云鄂本施下有之此脫舊疏云圍彭城在元年冬經云仲孫蔑會晉欒黶以下圍彭城是也其城虎牢在上二年冬遂城虎牢是也三年再會者蓋謂三年六月公會單子晉侯以下同盟于雞澤下云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是也雖是一出行頗有二事傳軍費重而致旱緣是之故得作然解云四年如晉歸年乃反者即上四年冬公如晉五年春公至自晉是也其元年仲孫蔑會齊崔杼以下次于合二年秋叔孫豹如宋冬仲孫蔑會晉荀罃以下于戚於此諸事豈不為費而注不言之者正以元年圍彭城二年築城虎牢三年舉再會四年舉如晉年舉一事而言之見其致旱而已其餘不足舉者又略不悉耳五行志中之上庶徵之恆暘劉向以為春秋大旱也其夏旱雩祀謂之大雩不傷二穀謂之不雨京房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荒旱也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因而除師出過時茲謂廣其旱不生上下皆旱茲謂隔其旱天赤三月時有雹殺飛禽上緣求妃茲謂僭其旱三月大溫亡雲居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數有火災庶位踰節茲謂僭其旱澤物枯為火所傷襄公五年秋大雩先是宋魚石奔楚楚伐宋圍彭城以封魚石鄭畔於中國而附楚襄與諸侯共圍彭城城鄭虎牢以偪楚是歲鄭伯使公子發來聘使大夫會吳于善道外結二國內得鄭聘有炕陽動眾之應蓋劉歆說與何氏大同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疏】舊疏云春秋之內君殺大夫皆至葬時別有罪無罪今吳楚之君例不書葬不能作文以別之者蓋以略夷狄之故也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吳何以稱人【注】據上善稻之會不稱人【疏】注據上至稱人○即上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是也

吳鄫人云則不辭【注】孔子曰言不順則事不成方以吳抑鄫國列在稱人上不以順辭故進吳稱人所以抑鄫者鄫黨莒人

滅鄫文與巫訢巫嘗存惡鄫文不見見惡必以吳者夷狄尚知父死子繼故以甚鄫也等不使鄫稱國者鄫不如夷狄故不得與夷狄同文〔疏〕通義云不得先言鄫人而後殊會吳者其序自主會者錄之也若言吳鄫人則不成文故使吳亦相隨稱人不繼進吳者後會于相仍殊之自明矣鄫殺子會者刺晉將平莒鄫之雖卒弗能正也按刺晉之文不見鄫抑吳下當仍何注爲長鄫與會自必書無錄爲刺晉起也〇注孔子至稱人〇所引孔子曰論語子路篇文下又云言之必可行也注王曰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遂行是其義也方欲抑鄫在吳下若吳仍常例稱國則必書吳鄫人是辭不順也故亦使吳稱人非進吳也〇注所以至不見〇校勘記文與巫訢鄫本同闕監毛本文誤又疏同按經顯本亦作又亦無不可通下六年莒人滅鄫注莒稱人者從莒無大夫也言滅者以異姓爲後莒人當滅也是文爲惡莒也上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注主書者莒之得爲莒者雖揚父之惡救國之滅可也是文爲善巫則巫嘗存也是二經皆無惡鄫文也〇注見惡至鄫也〇論語八佾篇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即此義〇注等不至同文〇解鄫不等與稱國義也范注云鄫以外甥爲子會夷狄之不若故序與下是也鄫不得稱國所以深抑之也

公至自會

冬戍陳

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爲不言諸侯戍之〔注〕據下救陳言諸侯〔疏〕注據下至諸侯〇即下云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歷敘諸侯也離至不可得而序〔注〕離至離別前後至也陳坐欲與中國被強楚之害中國宜雖然同心救之乃解怠前後至故不序以刺中國之無信〔疏〕注離至至至也〇廣雅釋詁離分也又云散也呂覽大樂云離則復合注離散也各諸侯分散前後者至故曰離至也〇注陳坐至無信〇舊疏云其與中國者謂欲得與中國即上三年陳侯使袁僑如會是也其被強楚之害者正見中國戍之故也按下云楚公子貞帥師伐陳是陳被楚害事左傳楚子囊爲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是救陳不急起自晉故諸侯亦前後至不同心也故書以刺中國無信鹽鐵論備胡云春秋刺諸侯之後謂此故言我也〔注〕言我者以魯至時書與魯微者同文微者同文者使若城楚丘辟魯獨戍之戍例時〔疏〕下十年戍鄭虎牢傳云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爲不言諸侯戍之者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此同書皆以魯至時書也〇注與魯微者同文〇舊疏云以不識名氏及文重言其事者若莊公二十八年冬築微之文故云城魯微者同國矣是也〇注微者至戍之〇傳二年城楚丘傳孰城城衛也書疏云彼亦直言城楚丘作魯微者之文魯之微者能獨城明其更有餘國故書月以見非內城今此戍陳亦作魯微者之文魯之微者彌能獨戍明更有餘國矣故曰使若城楚丘時魯獨戍之〇往戍例時〇正以此傳書冬戍陳及下十年書冬戍鄭虎牢故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疏〕穀梁同無曹字左氏經無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盡脫也襄二年左傳知武子曰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蓋東諸侯皆唯齊是視今齊世子光與會知莒邾滕薛無錄不來也左傳會于城棘以救之穀梁傳善救陳也是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疏〕莊六年傳不得意致伐此書至自救亦不得意文以下七年會于鄬陳侯逃歸明不能終救事也救例時月者舊疏云月爲下年起其義也是也

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注〕始卒便名日書葬者新黜未忍便略也〔疏〕包氏慎言云三月書壬午月之三日〇注始卒至略也〇鄂本更作便按紹熙本亦作便是也所聞之世小國始卒故文十三年夏五月邾婁子蘧篨卒宣九年秋八月滕子卒其名日卒葬皆未備書今此詳錄故解之也新黜未忍便略者莊二十七年冬杞伯來朝注杞夏後不稱公者春秋黜杞新周而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是也若然傳二十三年已書杞子卒而此云始卒者彼注云卒者桓公存王者後功尤美故爲表異卒錄之則傳聞之世小國本不合卒其書卒者皆非春秋常例亦如莊公之世書邾婁子克卒書邾婁子瑣卒之屬也

夏宋華弱來奔〔疏〕校勘記云弱公羊作溺按弱溺通禹貢弱水說文水部作溺是也今注疏各本及唐石經俱作弱

秋葬杞桓公〔疏〕桓十年注小國始卒當卒月葬時哀三年注小國卒葬極於哀公皆卒日葬月是所聞世當葬時上卒離書日示詳此仍依常也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鄫〔注〕莒稱人者莒公子鄫外孫稱人者從莒無大夫也言滅者以異姓爲後莒人當坐滅也不月者取後于莒非兵滅〔疏〕注莒稱至夫也〇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傳莒無大夫此何以書故莒公子稱人爲從莒無大夫之常例也〇注言滅至滅也〇繁露玉英云至於鄫取乎莒之以之爲同居曰莒人滅鄫按繁露莒下之字衎同居者喪服小記云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是也使禰繼父皆無主後明以之爲主後矣故此鄫取莒公子爲主後故曰同居也通典禮二十九云使漢吳商異姓爲後議曰或問以異姓爲使然嘗通服本親改其子嘗又從其父而服將以異姓而不服也答曰神不歆非族明非異姓所繫祭也雖世人無後並取異姓以自繼然本親之服骨肉之恩無絕道也異姓之義可同於女子出遺還服本親皆降一等至於其子恩從服者亦當同於女子子從於母而服其外親今出爲異姓作後之子其子亦當從於父母而服之也父爲所生父母周子宜如外祖父母之加也其昆弟之

子父姊服之大功於子尤無尊可加及其姊妹爲父小功則子皆宜從於異姓之服不得過緦麻也范甯與謝安書曰無子而養人子者自謂同族之親豈施於異姓今世行之甚衆是謂逆人倫亂昭穆之序違經典紹繼之文也晉書賈充傳充薨槐輒以外孫韓謐爲黎民子奉充後郎中韓咸中尉曹軫諫充曰禮大宗無後以小宗支子後之無異姓爲後之文無令先公懷腆后土大史書過豈不痛心愧不從又秦秀傳充薨秀議曰充舍宗族弗授而以異姓爲後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鄫養外孫莒公子爲後春秋書莒人滅鄫聖人豈不知外孫親邪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耳通義云謹按五年傳曰莒將滅之則立外孫者實莒會鄫人使然故春秋不言鄫亡而歸惡於莒人滅鄫也己姓之子以代弋姓宗廟鬼神非族不享不謂之滅得乎穀梁傳曰家有既亡國有既滅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莒人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莅宗祀滅亡之道也董仲舒曰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者春秋視其國與宜立之君無以異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至於鄫取後于莒以之爲同居目曰莒人滅鄫此不在可以然之域也盧氏文弨龍城札記云莒人滅鄫鄫以外孫莒公子異姓爲後何休云莒人當坐滅陸淳云鄫以莒公子爲後罪在鄫子不在莒人春秋惡以梁亡之例書鄫亡不書但責莒人劉敞權衡深取陸說文弨案莒人初無因以爲利之意何不以大義辭之令其自歸宗雖爲後於王者與滅繼絕之道豈不有合而乃貪其土地甘義其子於異姓非安可敵夫與爲人後與敗軍之將亡國之大夫一例爲聖門所擯則何氏謂莒人當坐滅此語正得書法本指陸劉之說吾所不取汪氏琬爲外祖後辨云廣之之謂於毛也殆與春秋莒人滅鄫類與子則曰不類鄫人無後故以莒公子爲後今毛氏既後兄弟之子矣而復後外孫是亦不可以已乎爲人後者爲之子莒公子之後鄫也爲之子者也今毛氏謂據廣之爲孫使廣之無所後之稱而有所後之祖始再亂其系也是不可以已乎吾故曰非莒鄫類也徐氏乾學讀禮通考按汪氏云鄫無後而以莒之子爲後鄫未嘗無後也公羊傳明言鄫世子巫是鄫之甥夫人莒女所生鄫要娶後夫人于莒而無子有女嫁于莒爲夫人生公子鄫子愛後夫人故立其外孫據此則鄫已先立世子巫後舍巫而立外孫也知其先立巫者襄五年經文稱鄫世子巫而左氏稱之大子巫是以知其立巫爲後必告於大國者也會衆者之適長而暱於牀第之情迎異姓以爲後其事蓋自古未聞考之三傳注疏略有同異者其別有故而傳之或謂與今但以公穀之辭推之其罪實歸於鄫充輩號矣先王之制禮也宗無後者爲之置後今鄫本有後也而反立異姓以爲後何爲而不滅亡與宋緯乞養異姓義子以亂宗族者杖六十若以子與異姓人爲嗣者罪同其子歸宗此乞養異姓子亦言無後者耳若鄫莒之事又律文所不載當從重科者也按陸劉之說不譏春秋抑鄫畏下之義故如彼解○注不月至兵滅○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又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皆月此不月故解之舊疏云以此書之鄫知傳二年晉滅下陽傳十年狄滅溫之屬皆案上月矣傳十七年夏滅項傳注云不月者桓公不坐滅略小國傳二十六年秋楚人滅賴何氏云不月者略夷狄滅衞國也以此言之則知傳十二年夏楚人滅蕭文五年秋楚人滅六之屬亦是略之故也其衞侯燬滅邢楚子滅蕭葉歸姓滅沈之屬皆書文自鄫不勞備說按穀梁傳亦曰非滅也注非以兵滅又曰莒人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與此同

冬叔孫豹如邾婁

季孫宿如晉【疏】通義云宿行父之子也喪父未葬而有位於朝奉使於國衰世之事不可勝譏故從武氏子一見法而已國語作風鄭氏檀弓注引世本云行父生風宿古文風字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疏】杜云萊國東萊黃縣大事表云今登州府黃縣東南二十里有萊子城元和郡縣志故黃城在登州黃縣東南二十五里古萊子國史記封禪書齊之八祠六曰月主祠萊山此萊國之所都也

曷爲不言萊君出奔【注】據譚子言奔【疏】注據譚子言奔○莊十年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是也通義云諸言奔者皆實以不死位可知矣曲禮曰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按凡書以歸殺之或書以歸從可知也

滅君死之正也【注】明國當存不書殺萊君者舉滅國爲重【疏】禮記曲禮云國君死社稷注死其所受於天子也謂見侵伐也春秋傳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義引異義公羊說國滅君死正也故禮運曰君死社稷無去國之義左氏說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乃踰梁山邑於岐山故知有去國之義也許慎謹案易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知諸侯無去國之義鄭不駮之明從許君用公羊義也繁露竹林云夫冒大辱以生其情無樂故賢人不爲也而衆人疑焉春秋以爲人不知義而疑之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於天之爲人性命也天之爲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然苟爲生苟爲利而已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告滕文公曰鑿斯池築斯城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又云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注土地乃先人之所受也世世守之非己所能事爲至死不可去也章指言大王去邠權也效死而守業義也義權不並故曰擇而去之也則公羊之說正左氏之說權也禮記禮運云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注變當爲辨辨正也君守社稷臣衞君宗廟者患謂見圍入故時大明正義云曲禮下云國君死社稷公羊傳曰國滅君死之正也則諸侯爲人侵伐當以死守之而公劉大王皆避難遷徙者權之所言爲國正法公劉太王則權時之宜論語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公羊傳曰權者反經合義權者稱也其輕重不度其利害而爲之公劉遭夏人之亂而被迫逐若顧戀疆宇或至滅亡所以避諸夏而入戎狄也大王爲狄所攻必求土地不得其地則攻戰不止戰以求勝則人多殺傷故又棄戎狄而適岐陽所以成三分之業建七百之基踐於禮爲非而其實則是此乃賢者達節不可以常禮格之權春秋時國滅君逃不可以公劉太王律公劉太王居岐居邠雖云播遷宗社仍存是亡猶不亡也春秋國既滅亡宗祀郎斬徙爲高公全生忍辱故示之以正曰國滅君死也舍此無他義也亦無所爲權也孟子告滕文公以事齊事楚章語爲正其引太王事不遇廣爲譬說而終歸於效死勿去實義國權權標文更向何處遷徙彼○注明國當存○正以滅者亡國之善辭也新王與滅國故當存也○注不書至爲重○孟子盡心下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故以滅國爲重也舊疏云欲抉定四年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文也彼注云舉國滅爲重書以歸殺之者實不死位也是也

公羊義疏五十七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襄七年盡十二年

七年春郯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小邾婁子來朝

城費 疏 ○水經注沂水篇沂水又東南流逕費縣故城南地理志東海之屬縣也爲魯季孫之邑按漢書地理志東海費下云故魯季氏邑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螽 注 先是郯小邾婁子來朝有賓主之賦加以城費季孫宿如衛煩擾之所致 疏 注先是至之應○並見上賓主之賦者禮聘禮周禮掌客職禮記聘義所載禾米芻薪牢餼之屬是……中之下襄公七年八月螽劉向以爲先是時……救陳滕子郯子小邾子皆來朝夏城費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疏 包氏慎言云九年閏七月後已盈然經書冬十月壬戌爲十月之廿二日杜預……以爲九月日非十月日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于鄬 疏 釋文鄬字……說文邑部鄬鄭地服……會鄭伯于鄬

鄭伯髡原如會 疏 唐石經作髡原釋文髡原左氏作髡頑舊疏本作髡頑辭云正本作頑字一本作原非也校勘記云作……釋文多得其正按頑从元聲與原同部段借字讀……記鄭世家索隱引左傳作髡原是左氏作髡原此傳作髡頑者故云一本作原字非也今本是後人據釋文……州云一一本蓋據左氏以改公羊也

未見諸侯丙戌

卒于操 疏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有丙戌月之十七日時蓋閏十月故十二月有丙戌也釋文云左氏作鄵按說文無鄵字……擾字涉世去手加邑此與穀梁作操體是古字也釋文……反當云古操與參往往易混此音七南必本有作操

操者何鄭之邑也 疏 云鄵鄭地穀梁傳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也亦以操爲鄭地路史國名紀引盟會圖……侯國在恩州……山西古州……

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 注 據陳侯鮑卒不地 疏 注據陳至不地○卽桓五年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是也彼傳云曷爲以二日卒之怴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明卒於封內也彼不地故據以難宣九年晉侯黑臀卒于扈傳亦云諸侯卒其封內不地彼卒于會故地與此殊

以隱之也何隱爾弒也 疏 通義云隱公以不地見隱此以地見隱者內嫌常地則不地爲變外諸侯卒常不地則餘地爲變各從變例以起問不發傳不拘一諱也釋文作殺也音試

孰弒之

其大夫弒之 疏 左傳云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鄭世家云子駟使廚人藥殺釐公

曷爲不言其大夫弒之 注 據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書 疏 注據鄭至夷書○見宣四年

爲中國諱也 注 繁露王道云鄭伯髡原卒于會諱弒痛强臣專君君不得爲善也不書弒蓋隸二義一爲中國諱一爲鄭伯棄夷卽中國而見弒故深隱之也

曷爲爲中國諱 注 據歸生弒君不爲中國諱 疏 注據歸至國諱仍本上據以難

○鄭伯將會諸侯于鄬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 疏 唐石經諸本同昭十二年疏引作鄭伯不可無曰字

其大夫曰以中國爲義則伐我喪 注 據城虎牢事 疏 昭十二年疏引此傳作卽伐我喪○注據城虎牢事○上二年遂城虎牢傳云其言城之何取之也曷爲不言取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諱伐喪也是也彼以二年六月鄭伯睔卒冬仲孫蔑會諸侯之大夫取虎牢伐喪明矣

以中國爲彊則不若楚 注 言楚爲圍陳不能救 疏 注言楚至能救○卽上楚公子貞帥師圍陳不見諸侯救文是也

於是弒之 注 禍由中國無義故深諱使若自卒 疏 穀梁傳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弒而死說苑尊賢云鄭僖公富有千乘之國貴爲諸侯治義不順人心而取弒於臣者不先得賢也與公穀義皆異

鄭伯髡原

何以名 注 據陳侯如會不名 疏 注據陳至不名○卽僖二十八年公會晉侯以下于踐土陳侯如會是也

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 注 舍昨日所舍止處也以操定邑知傷而反也未見諸侯尚往辭知未至舍也二云爾者古者保辜諸侯卒名故於如會名之明如會時爲大夫所傷以傷辜死也君親無將見辜者辜內當以弒君論之辜外當以傷君論之 疏 穀梁傳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是因卒故名與陳侯異也○注舍昨至處也○正以傳云傷而反故知昨日所舍止處也通義云必知未至乎舍者傳辭經義名鄭伯于上書卒于下文鍾而以辭危明是衛在道辭若至舍乃卒辭閔既緩卽不得預名也○注以操至反也○校勘記云鄂本定作鄬此穀梁按約取本亦作鄬出竟故知傳而反也○注未見至會也○此穀梁傳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也致其志也故未見爲往辭善疏云凡言未見者有欲見之理知當往辭若其理謂至會便絕未見之意經不應得言未見故如此解○注古者保辜○九經古義云史游急就章瘀痛保辜號呼號師古曰保辜者各隨其狀輕重令毆者以日數保之限內致死則坐重辜也漢書功臣表云昌武侯單德元朔三年坐傷人二旬內死棄市然則保辜以二旬爲限毆以平人言之限內當以殺人論之漢律所

云殺人者刑是也陝外書以傷人論之漢律所云傷人抵罪是也服虔曰抵罪者隨輕重制法李奇曰傷人有曲直罪名不可豫定故漢律又云鬭以刃傷人完爲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是經重制刑之義也按唐律鬭訟諸保辜者手足毆傷人限十日以他物傷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湯火傷人者三十日折跌支體及破骨者五十日今律唯手足傷亦二十日爲異○注諸侯至死也○穀梁傳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爲加之如會之上見其以如會卒也是其義也○注君親至論之○莊三十二年傳云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故攜以梟首疏云其弑君論之者其身梟首其家執之其傷君論之其身斬首而已罪不累家漢律有其事然則知古者保辜亦依漢律律文多依古事故知然也解詁義云保辜不得施於君親傷君弑君律條無輕重穀梁子曰取卒之名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得之按劉氏之說甚正然古今律名各少殊唐律有毆詈祖父母父母條毆者斬傷者徒謀謀殺文蓋謀亦止斬矣今律謀殺祖父母父母已行者新決不問傷否已殺者後遂皆無弑君傷君律總具於父反大逆中夫唐律謀反及大逆皆斬父子年十六以下皆絞十五以及母女妻妾祖孫兄弟姊妹若部曲資財田宅並沒官伯叔父兄弟之子皆流三千里蓋卽何氏所謂其身梟首其家誅執也無傷律蓋傷亦同罪此與漢律殊者也疏議人君者與天地合德與日月齊明上抵實會下臨卑土而有狡豎凶徒謀危社稷始興狂計其事未行將而必誅卽同真反是也何氏分別事內外殺傷者唐律云限內死者各依殺人論其在限外及雖在限內以他故死者各依本毆傷法後世保辜律止用於鬭毆傷凡人謀故亦不用此律與唐律注餘條毆傷及殺傷各律此又不同矣

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注】鄭伯欲與中國意未達而見弑故養遂而致之所以達賢者之心【疏】

云上陳侯如會實未見諸侯如會之皆是伯至會之今鄭伯既言未見諸侯而言如會故據未見而雖之○注鄭伯至之心○校勘記出故養遂而致之云繁毛本同誤也鄭本國本遂作逐當據正據紹熙本亦作養遂繁露說傳云鄭傳公方來會本殺而道殺春秋致其意贊之如會穀梁傳曰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也致其志也又曰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聽其臣弑而死其不言弑何也不使實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注引卻曰以其臣欲從楚故弑其狄之民不欲使夷狄之臣得弑中國之君故去弑而言卒使若正卒然是也是鄭所以達賢者之心也卽不使小人加乎君子之義

陳侯逃歸【注】起鄭伯欲與中國卒逢其禍諸侯莫有恩痛自疾之心於是懼然後逃歸故書以剌中國之無義加逃者抑陳侯也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不當背也【疏】注起鄭伯無義○嚴棐注云鄭伯欲從中圖而權其凶猾諸侯其有討心於是懼而去之蓋用何義剌中國無義者上傳云爲不言其大夫弑之爲中國諱也注爲由中國無義故深諱是也蓋與上五年書戍陳義同○注加逃至書也○繁露撒傳云撥之會陳去我謂之逃歸接據書作鄭繳案傳曰以如言諸侯故逃之也注背華卽夷故書逃以抑之孔子曰見論語八佾篇今本有也字論衡問孔篇劉逵三都賦注詩者之華疏引論語皆無也字與此同論衡云夫中國且不行安能行於夷狄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言夷狄之無諸夏之易也其俗爲皆義

與何同論語包注諸夏中國亡無也亦言夷狄雖有君長而無禮義不若中國雖偶無君而禮義不廢也故抑陳侯爲夷狄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注】月者起鄭之會鄭伯以弑陳侯逃歸公獨修禮於大國得自安之道故書錄之【疏】注月者至錄之○正以朝例時故也○釋文弑作殺音試殺云月者正月也上鄭之會不致經公未還國逆自役如晉弑還公修禮大國書月之與傳十年十五年兩書公如齊之爲同

夏葬鄭僖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注】據十一年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故據難之爲中國諱也

【注】探順事上使若無賊然不月者本實當去葬責臣子故不足也【疏】注探順至賊然○校勘記云探順事上鄂本作上事按紹熙本作上事仍順不書大夫弑之義故若無賊然也通義云何黃閩曰鄭成公不葬稱之弑鄉公也葬蔡胏趙伯之皆以從不不葬鄭傳公之卒弑也子般未討而書葬何也志正也書弑而又不討賊則不得書葬書卒而又不書葬則無以異於鄭成公父子異志而春秋不舉輕故春秋權也量物之輕重而爲之衡者是也○注不月至足也○舊疏云正以卒日葬月大國之例今鄭葬大國不月故如此解本爲中國諱故書葬非正例也故仍去月以起之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注】書疏云燮梁作公子濕毛本濕作溼使釋文云公子隰本又作隰又音燮按古燮溼溼音[illegible]通

此侵也其言獲何【注】據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戰乃言獲也【疏】注據宋至戰也○宣二年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是也舊疏云公羊之義以爲納者曰獲故如此解

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注】時適遇值其不備獲得之易不言取之者封內兵不書據如子亂取一人故言獲起有兵也又將兵對辭不明侯何難不敵關者坐獲【疏】穀梁傳人獲者也使遠事也而獲公子公子病矣疏引餘聽云公子病不任將帥故獲之與公羊義近蓋因病故適得之也○注時適至之易○舊疏云春秋之義取爲易辭故隱十年鄭伯伐取之傳云其言兵取之何易也者是此傳言適得之節十之伯伐者○注不言至兵也○舊疏云所以不言取之者其人是時將兵拒鄭但未至關殿對內之兵例所不書既不得書有其是時之鄭人使蔡取公子燮則據如莊九年齊人取子糾殺者然但取一人而已故言獲起其文是時亦將兵素也其封內兵不書定八年傳公數奠又飾師而至經不書之爲也齊人取子糾事見莊九年校勘記云紀鄭本同鬮量毛本糾作糾校鄰熙本亦作糾○注又將至坐饗○校勘記云不明何侯國量毛本作侯何注及傳文同傳三年餘人取舒注取者猶無守禦之備明公子燮之獲實取也昭二十三年盟陳夏晉傳大夫生死曾曰獲宣二年獲宋華元注復出宋者非鑑恥華元明恥辱及宋國今蔡公子燮不明何侯致令見獲故書獲以坐罪明守禦不足恥及乎國體記射義所謂貴軍之將

又檀弓所謂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是也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衞人邾婁人于邢丘【疏】穀梁傳見魯之失正也公在而大夫會也時公在晉故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秋九月大雩【注】由城費公比出會如晉莒人伐我動擾不恤民之應【疏】注由城至之應○城費見上七年公比出會謂五年冬公會晉侯以下救陳七年冬十二月公會晉侯以下于鄬是也如晉者即上正月公如晉莒人伐我東鄙是也五行志中之上八年九月大雩時作三軍季氏盛[illegible]說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火【注】經文二傳作災

曷為或言災或言火【注】襄三十年宋災之屬是或言災也或曰火者此經是也舊疏莊二十年齊大災按彼傳云大災者大瘠也非火災也

大者曰災小者曰火【注】大者謂正寢社稷宗廟朝廷也下此則小矣災者據本辭故可以見火【疏】左氏宣十六年傳以為人火曰火天火曰災何意以春秋之義不記人火火者皆是天害但害及於大則為災害及於小則言火以春秋重於天道略於人事人火之屬無足記也所謂異天命是也○注大者至小矣○正以正寢者路寢夫人正寢皆是故宋災伯姬逮火死書災也社稷宗廟者宣十六年成周宣謝災成三年新宮災哀三年桓宮僖宮災又四年亳社災是也朝廷者天子諸侯皆三朝在庫門外者為外朝在雉門內者曰治朝在路門內曰燕朝書名寢宮室云廷傳也人所廷應之處說文朝部廷朝中也春秋不見朝廷災事因亦物之大者述之耳董弁此者皆小矣○注災者至見火○校勘記出故可以見火云諸本同[illegible]云大誤火按解云災者害物之名故可以見其大於火也補校是按盧校本亦作大書云本實是火而謂之災釋其本體故曰釋本辭疏

然則內何以不言火【注】據西宮災不言火【疏】注據西至言火○僖二十年書西宮災是也彼傳云西宮者何小寢也彼注云西宮者小寢內室楚女所居也以其非正寢社稷宗廟朝廷故謂之小而被言災故據以難舊疏云桓十四年御廩災亦廟是小所以不據之者以其御用於宗廟之物於小義不強豈似西宮為小寢內室乎是也

內不言火者甚之也【注】春秋以內為天下法動作當先自克責故小有火如大有災【疏】通義云甚痛內有災雖小有火如大災也檀弓篇新宮火三日哭蓋不僭春秋文如是今經云新宮災足知內不言火者君子之新意矣○注春秋至有災○何義以甚之者先自克責始孔義是亦先正己後正人之義論繁露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是也為

何以書記災也【疏】五行志襄公九年春宋災劉向以為先是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出奔魯左氏傳曰宋災樂喜為司城先使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蓄水潦積土塗繕守備表火道備正徒郊保之民使奔火所又飭來官各慎其職晉侯問於士弱曰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入火是故咮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知有天道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說曰古之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心星出東方而咮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以順天時救民疾帝嚳則有祝融堯時有閼伯民賴其德死則以為火祖配祭火星故曰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也相土商祖契之曾孫代閼伯後主大火宋其後也世司其占故先知火災實者見後能修道以除凶亂君亡象天不錯告故不可必也經義義以補記云漢志所引說曰書之相傳左氏舊說義可以補正後儒之說學者實之

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災也【注】是時周樂已毀先聖法度浸疏遠不用之應【疏】莊十二年秋宋大水傳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注據錄不書此與彼同舊疏又云春秋之義詐內而略外是以外災例不錄而書者皆書文又皆有傳釋不勞備義也按穀梁傳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疏引徐邈說云春秋王魯以周公為後王以宋為故是亦以為王者之後記災也經義雜記云公穀以宋為王書後故志之穀梁傳故宋也謂以宋故志之也卿莊十一年秋宋大水傳曰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之例以其為聖人之後先世嘗有天下故特詳之不與他國同而范氏謂孔子之先宋人故志之是春秋之書孔子為一己作矣徐仙民謂春秋王書故以宋為故此用何邵公說皆非本傳旨也按臧氏說穀梁故宋為以宋故志之亦未見然穀梁三統之義亦備見此傳注○注是時至之應○宣十六年成周宣謝災樂器藏為注宣王中興所作樂器天災中興之樂器示周不復興是也樂已毀也此宋復災故為先聖法度浸遠不用之應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書辛酉月之三十日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繆姜【疏】包氏慎言云八月癸未月之二十三日左氏穀梁繆作穆音義同

冬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注】事連上伐不致者惡公服繆姜喪未踰年而親伐鄭故奪臣子辭【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己亥十二月無己亥十一月之十一日通義云伐而言同盟者著鄭與盟也同盟日者著鄭叛盟杜云戲鄭地范同○注事連至子辭○莊六年傳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此若止盟戲可不致既連伐言無諱得意與否皆須致此不致故解之然此書致者皆臣子辭其君父親危而至今公母喪未除公期親自用兵故不與臣子事辭也公羊以繆姜為成公夫人於襄公為適母服尤重今背喪用兵責之尤重故奪臣子辭也

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疏】杜云柤楚地左傳校勘記惠棟云柤是宋地非楚地也晉楚方爭而與諸侯會於楚地必無是理也按京相璠云柤宋地今彭城偪陽縣西北有柤水溝去偪陽八十里東南流逕偪陽故城東北又南流於沂沂注於沭謂之柤口城此云楚地乃轉寫之誤或以昭六年注柤鄭地當之其說更非齊氏召南云此時楚地恐尚不及淮北若柤係楚地晉宋諸國安得會于此杜云楚地由後溯前之稱也後漢郡國志彭城國傅陽有柤水即此柤也前志楚國傅陽故偪陽國是柤即近偪陽之地既會于柤即滅偪陽耳偪陽故城今在嶧縣南柤即嶧縣泇口也大事表云今山東兗州府嶧縣東南有渣口城即今泇河入承水之泇口又汪氏克寬曰偪陽國及柤地皆在沛縣蓋地相接云水經注沭水篇沭水故瀆自下堰東南逕司吾城東又東南歷柤口城中柤水出於楚之柤也春秋公與晉及諸侯會吳于柤京相璠曰宋地今彭城偪陽縣西北有柤水溝去偪陽八十里東南流逕偪陽故城東北郡國志曰偪陽有柤水柤水西南流於沂而注於沭謂之柤口城得其名矣又淮水篇渙水又東逕酇縣故城南春秋襄十年公會諸侯及齊世子光于酇今其地酇聚是也王莽之酇治矣按古文柤作酇應劭讀作嵯漢地志沛郡酇縣注酇本作鄼也釋例云柤地闕或曰彭城傅陽縣西北有柤水溝魯國薛縣西南有柤亭酇國酇縣治戲酇皆去鍾離五百餘里非諸侯六日載會所至也或曰汝南安城縣西南有鍾離亭西北縣北有柤亭去偪陽近千里又非自會九日之所能滅國皆非也酈元曰沭水又東南歷柤口城中柤水出於楚之柤地東南流逕傅陽縣故城東北地理志曰故偪陽國也按釋例或曰酇京相璠土地名說也繫縣與德云吳俱夷狄也柤之會特先內之為其出我同姓也按此會法與鍾離同彼為殊吳此為內之未鮮薑君何義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書甲午月之九日時於五月傳方置聞也舊疏云左氏經作偪字音夫目反一音偪近之偪而南州人云道仍有偪陽之類如通近之偪矣左氏音義偪陽徐甫目反又彼力反本或作偪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左氏經當本作偪陽穀梁作傅陽按此釋文偪音偪偪傅一音之轉九經古義云古今人表作偪陽知古音偪从彼力反者非也原注漢書地理志及續漢志皆作傅陽棣按古福字亦讀作副豫州從事尹宙碑云位不福傅是也傅古本數字今亦讀作副又地理志下楚國傅陽故偪陽國莽曰輔陽師古曰偪音福左氏所云傅陽妘姓者也後漢書陶謙傳曹操擊謙破彭城傅陽注縣名屬彭城國本春秋時偪陽也楚宣王滅宋改曰傅陽續漢書郡國志彭城國傅陽有柤水注左傳襄十年滅偪陽杜預曰卽此鮮也水經注沭水篇引作偪陽又作傅陽左傳校勘記徐仙民音甫目反惠云徐音是也古今人表有偪陽子按注云妘姓師古曰卽偪陽也郡國志注引經文亦作福並音之轉大事表云杜注彭城傅陽今江南徐州府沛縣北山東兗州府嶧縣南五十里吳晉往來之要道也水經注沭水篇柤水逕偪陽故城東北地理志曰故偪陽國也春秋襄十年會于柤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滅之偪陽妘姓也漢以為縣方輿紀要偪陽城在兗州府嶧縣南五十里城西有柤水渣口戍在縣東南柤渣岡音側加反蓋卽今

之漁口

公至自會【注】滅日者甚惡諸侯不崇禮義以相安反遂為不仁開道彊夷滅中國中國之禍連蔓日及故疾錄之滅比于取邑例不當書致書致者深諱若公與上會不與下滅【疏】注滅日至錄之〇正以滅例月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之屬是也今書日故解之開道強夷滅中國者舊疏以為昭八年楚師滅陳十一年楚師滅蔡三十年吳滅徐定十四年楚公子結帥師滅頓十五年楚子滅胡之屬皆是強夷迭害諸夏故書謹慎日及是以變例書日疾而錄之按楚滅中國已久不以至此始禍似當斥吳言也通義云悖悼謂復文義之衆而不義滅小國故疾錄之是也〇注滅者至書致〇校勘記出不當書晉云鄂本晉作致此誤傳三十三年公伐邾婁取叢注取邑不致者得意可知正以主書致者別其得意與否莊六年傳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是也若取邑皆得意無爲書致滅國得意可知亦不當書致矣〇注書致至下滅〇校勘記云鄂本深諱下有使字此脫按正義本有使字按紹熙本亦有正以致以會書所以深諱公之與滅也穀梁傳曰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何意為內諱鄭此義也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晉師伐秦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鄭

冬盜殺鄭公子斐公子發公孫輒【注】不言其大夫者降從盜故與盜同文【疏】釋文斐左氏作騑上九年左傳公子騑杜注子駟詩秦風小戎騧驪是驂箋云驂兩騑也正義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服在外兩馬謂之騑故云中中服騑兩騑也春秋時鄭有公子騑字子駟是有騑乃成駟也古名字必相配騑為正字斐其段借也〇注不言至同文〇文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是大夫相殺稱人故下稱其大夫此不然故解之君殺大夫則稱國傳七年鄭殺其大夫申侯之屬是也此為士殺其大夫士故言盜文十六年傳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注云賤者窮諸士也士正自當稱人又云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注降大夫使稱人降士使稱盜者所以別死刑有輕重也是也舊疏云士正自當稱人宜言鄭人殺其大夫某甲今不言其大夫者正以士既降從盜故與盜同文也蓋以士既降從盜文則所殺者亦近盜故絕去大夫稱矣是以哀四年盜弑蔡侯申傳弑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弑何賤乎賤者也賤乎賤者謂罪人也注罪人者未加刑也蔡侯近罪人卒達其稱故稱人君深戒不言其君者方當刑放之與刑人義同然則盜弑蔡侯申不言其君故此亦不得言其大夫特彼不言其君者為刑人所不常居故不繫國君臣義盡故去其君以見義此不言其大夫則與實盜同文故也通義云斐鄭大夫子駟發

子國輒子耳也不言殺鄭大夫者斐弒傳公本以不欲從晉故而八年據伐鄭左傳言時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則與輒斐同謀蓋亦與聞乎弒者也前弒君未明故於此特賤去大夫以罪之甚爲稍洽蓋至與盜同文不傳絕去大夫所以誅亂臣賊子者至矣

戍鄭虎牢

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爲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注】刺諸侯既取虎牢以爲蕃蔽不能雜然同心安附之【疏】舊疏云五年戍陳之下已有傳而復發者蓋嫌國邑不同故也○注刺諸至之附之○取虎牢事見上二年彼經云遂城虎牢傳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是也五年戍陳注云陳坐欲與中國被強楚之害中國宜雖然同心救之乃解怠前後至故不序以刺中國之無信此爲刺中國不能同心安附之與彼義同

諸侯已取之矣曷爲繫之鄭【注】據莒牟夷以牟婁來奔本杞之邑不繫于杞【疏】注據莒至于杞○卽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玆來奔是也本杞之邑者隱四年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是也

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注】諸侯本無利虎牢之心欲共以拒楚爾無主有之者故不當坐取邑故反繫之鄭見其意也所以見之者上諱伐喪不言取今刺戍之舒緩嫌於義反故正之云爾【疏】注諸侯至意也○正以上二年傳云取之也曷爲不言取之爲中國諱也雖爲中國諱亦宜坐取邑惟諸侯皆不有則無主名仍宜繫鄭以見義故此解之也穀梁傳曰其曰鄭虎牢決鄭乎虎牢也諸二年鄭去楚從中國故城虎牢不言鄭使與中國無異自爾以來數反覆無從善之意故繫之於鄭決鄭而棄外與公羊義異其云二年去楚諸侯始城虎牢亦與左傳公羊情事不合○注所以至云爾○上二年傳云取之曷爲不言取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舒緩諱伐喪也是上諱伐喪不言取事也上旣諱取此復責戍之國諱則與義反故特繫之鄭明無主有見上之取本中國無利虎牢之心特城以拒楚故不當坐取邑於義仍正也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三軍者何三卿也【注】爲軍置三卿官也卿大夫爵號大同小異方據上卿道中下故總言三卿【疏】通義云軍將皆命卿故以三卿解之舊疏云公羊以爲王官之伯宜半天子乃有三軍晉爲州牧但合二軍司徒司空將之而已今更益司馬之軍添滿三軍是以書而譏之曰作三軍是以屬五年注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是其一隅也何氏之意以軍與師得爲通稱而臨時名耳是以或言軍或言師不必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也○注爲軍至官也○舊疏云魯人前此止置司徒司空以爲將下各有小卿二人輔助其政其司馬事省蓋總監而已故但有一小卿輔之今更置中軍司馬將之亦置二小卿輔助其政故曰爲軍置三卿官也公羊禮說云周禮之制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時魯我六師六師及之此周爲六軍之見於經者也白虎通次國二軍昭五年舍中軍傳復古也是也左氏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此小國一軍之見於傳者也魯是次國唯有三卿五大夫司空司徒之下各有二小卿司馬之下一小卿以其事省蓋總監之而已襄公委任強臣乃作中卿以益司馬官踰王制矣魯語季武子爲三軍叔孫昭子曰不可又曰今我小侯也則晉本二軍可知聞者曰魯頌公徒三萬鄭箋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是魯本有三軍也曰非也鄭以此頌美僖公故以三萬爲三軍若云舉大數則三萬七千五百人大數可爲四萬又不當言三萬矣言三萬者其爲二萬五千人可知故鄭答臨碩云魯頌公徒三萬是二軍之大數也則魯本無三卿有何疑焉按鄭氏以萬二千五百人爲軍條古周禮說依何氏則隱五年注云二千五百人以上也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劉氏逢祿公羊禮制軍制云提封萬井車千乘其大數也三分去一定受田六萬夫則六千井也十井八十家賦長轂一乘則實賦六百乘以魯頌司馬法言之每乘三十人則徒萬八千人不足二軍故穀梁傳曰古者諸侯一軍何休云諸侯一師蓋覩違之卒五分而去其一也其乘數則百有二十蓋亦以意言耳○注卿大至小異○舊疏云卿大夫皆是爵號總而言之皆曰卿大夫別而異之乃實者曰卿賤者曰大夫耳如此注者欲道一卿二大夫所以總名三卿之意也○注方據至三卿○舊疏云卿與大夫析而言之其實有異而皆謂之卿者方據上卿言其中下者遂得卿稱故得通言三卿矣其二小卿謂之中下者蓋二者相對有尊卑若似大司馬序官云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軍司馬下大夫然公羊禮說云經何以言三軍而傳云三軍者何三卿也曰甘誓曰乃召六卿注云六卿者六軍之將古之軍將皆命卿今魯作三軍必先添立司馬以下之卿故傳云三卿足成經文非故相左也是卿中下亦謂卿之意也禮說又云趙匡曰魯卿乘已有四五不止三也公羊此說適足令學者疑繆按趙說非也三卿爲三軍之將魯師乘有四五然則魯軍亦四五乎昭十年經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陳氏傳良曰舍中軍矣焉爲書三卿帥師四分公室叔弓爲意如貳也陳氏此說足破趙匡之謬解不得藉口於卿有四五矣

作三軍何以書【注】欲問作多書乎作少書乎故復全舉句以問之【疏】注欲問至問之○舊疏云欲道所以不直言何以書而舉作三軍者欲予之意欲問春秋之義書其作三軍者爲是嫌其作軍大多而書乎爲是嫌其大少而書乎故復全舉經文一句軍之頭數問之若直言何以書但問主書無以見其數故言此也

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注】說古制司馬官數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上士相上卿下士相下卿足以爲治襄公委任強臣國家內亂兵革四起軍職不共不推其原乃益司馬作中卿官踰王制故譏之言軍者本以軍數置之月者重錄之【疏】注說古至官數○舊疏云言古者司馬一官但上卿一人下卿一人上士一人下士一人而已所以爾者以其事省不作軍將故也通義

云盧注姚大夫曰治國則謂之卿在軍旅則謂之士卿而有軍行者辯鄭士是也諸侯之國得有二卿二軍而已上卿將上軍則曰上士下卿將下軍則曰下士廣森謂古者言魯初時也詩稱天子六軍其事三千魯頌則曰公車千乘明五百乘爲軍千乘者二軍之賦也僖公之時猶未有中軍今始作之矣按鄭亦可稱士其分在國在軍別無所見禮喪服公士大夫之衆臣亦在軍旅者乎軍五百乘亦非何氏義○注古者至爲治○繁露爵國云春秋曰作三軍傳曰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凡四等小國之大夫與次國下卿同次國大夫與大國下卿同大國下大夫與天子下士同二十四等祿入有差大功德者受大爵土功德小者受小爵土大材者執大官位小材者受小官位如其能宜治之至也故萬人者曰英千人者曰俊百人者曰傑十人者曰豪豪傑俊英不相陵故治天下如視諸掌上是亦以上卿下卿上士下士爲四等也繁露又曰諸侯大國四軍其一軍以奉公家也然諸經皆言三軍無云四軍者淩先生謂繁露注云小司徒注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于王古者計夫出稅有稅則有夫以其率公家也故不言四軍而言三軍其實暗中有一軍也義或然也繁露又云以井田准數之方里而一井一井而九百畝而立口方里八家百畝以食五口上農夫耕百畝食九口次八人次七人次六人次五人多寡相補率百畝而三口方里而二十四口方里者十得二百四十口方十里爲方百里者百得二千四百口方百里爲方里者萬得二十四萬口法三分而除其一城地郭邑屋室閭巷街路市官府園圃委圍臺沼椽采得貢田方十里者六十六與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十六萬口三分之則各五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口爲大國口軍三此公侯也天子地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亦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百里者六十六與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千六百萬口九分之各得百七十七萬七千七百七十七口爲京口軍九三京口軍以奉王家又云故公侯方百里三分除一定得田方十里者六十六與方里六十六定率得十六萬口三分之爲大國口軍三而立大國又云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士亦有五通大夫立上下士上卿位比天子之元士今八百石下卿六百石上士四百石下士三百石又云三卿九大夫上士史各五人下士史各五人通大夫士上下史各五人卿臣二人此公侯之制也公侯賢者爲州方伯錫斧鉞置虎賁百人故伯七十里七七四十九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二十八與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十萬九千二百一十二口爲次國口軍三而立次國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士與五通大夫五上士十五下士其上卿位比大國之下卿今六百石下卿四百石上士三百石下士二百石三卿九大夫上士史各五人下士史五人通大夫上下史各五人卿臣二人故子男方五十里五五二十五爲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四萬口爲小國口軍三而立小國按四萬最禮又云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士與五通大夫五上士十五下士其上卿比次國之下卿今四百石下卿三百石上士二百石下士一百石三卿九大夫上下史各五人士各五人通大夫上下史亦各五人卿臣三人三人亦疑誤大國次國止二人小國不患事參也又云此周制也緣繁露文參錯誤大事以天子諸侯皆卿大夫上士下士四等彼之卿即此之上卿彼之大夫即此之下卿與周官所載周制不合蓋仍春秋家説時古周禮説會宋説行故也何氏以此古者爲古制司馬官數而下備詳司徒司空之制則司徒司空亦止有上卿下卿上士下士等官數不同軍白虎通封公侯云諸侯有三卿者分三事也五大夫下天子禮記疏引三禮義宗云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三卿之下則五小卿爲五大夫五大夫者司徒之下立二人小宰小司徒也司馬以下以其事省故立一人爲小司馬兼宗伯之事司空之下立二人小司寇小司空與何氏義合明堂位疏亦云書是諸侯唯有三卿五大夫引公羊説司徒司空之下各有二小卿司馬之下一小卿是三卿五大夫也亦與董生三卿九大夫義殊師傳各異不必強同也何注統名卿分上下王制則統名大夫亦分上大夫卿下大夫其士則王制有三等徒云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鄭注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以位相當蓋漢儒雜采周秦官制爲説不能盡一也○注襄公至缺之○舊疏云襄公委任強臣者謂三家季孫宿之徒也國家内亂者下十二年遂入運之屬是也左氏傳云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正義引膏肓云作三軍左氏説云尊公室休以爲與會中軍義同於義左氏爲短鄭康成箴云左氏傳云作三軍三分公室各有其一謂三家卿專兵甲車公室云左氏説者尊公室失左氏意遠矣劉氏評曰何氏所見左氏説以會中軍爲舉公室出於季氏一人之私杜預以叔孫穆子之意折之則作三軍必以尊國制爲名也且左氏自記事實春秋假以明侯國軍制耳蓋襄公委任強臣故季武有三軍之作實爲車賦公室然不得不假尊國制爲名劉氏之説是也王制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注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與白虎通合然則諸侯王制言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者於春秋不得爲大國當止二命卿故有司徒司空耳今襄公復立司馬必與司徒司空並職司馬之下小司馬之上又增一中卿亦與司徒司空之屬等是論乎先王舊制矣穀梁傳曰作三軍非正也是以譏之也郭本強作彊共作恭紹熙本亦作彊○注言軍至置之○舊疏云言本所以置中卿官者正欲令助司馬爲軍將將三軍故曰本以軍數置之按魯於成襄之世不止三卿而軍仍二軍舊制有事分將此蓋三家欲各專一軍增作三軍因於司馬下增置官屬與司徒司空二卿埒故經以作三軍書也○注月者重錄之○舊疏云此事無例不可相決但書重失禮故詳書之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注】成公下文不致此致者襄公但不免牲爾不怨懟無所起【疏】注成公下文不致○卽成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下云五月公會晉侯以下伐鄭注不致者成公數卜郊不從怨懟故不免牲不但不免牲而已故爲臣子辭以起之是也○注此致至所起○此致者卽下文公會晉侯以下伐鄭又云公至自伐鄭是也按經乃不郊則猶不免牲耳何氏謂成公怨懟或別有所見與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鄭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書己未月之十一日舊疏云穀梁與此同左氏經作亳城北服氏之經亦作京城北九經古義云棟按京鄭地在滎陽縣元年傳謂之京城大叔是也亳城無考此傳寫之誤當從公穀爲正春秋屬文鑑云亳是宋地去鄭迂遠經文上書伐鄭下書同盟同盟之地當屬鄭邑公穀及服氏皆作京城北於義爲得作亳者

字之訛按說文亳从高省乇聲[illegible]易湯大事表云亳在今河南[illegible]府偃師縣[illegible]亳之說耳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婁子伐鄭會于蕭魚[illegible]杜云蕭魚鄭地

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illegible]據伐鄭常辭今有辭會之文[illegible]注伐至之文○疏云以上伐鄭以伐致作不得意之文故曰常辭言今有辭會之文者謂其會蕭魚并下文公至自會之屬也與前異故謂之經

蓋鄭與會爾[illegible]中國以鄭故二年之中五動兵至是乃

服其後無干戈之患二十餘年故喜而詳錄其會起得鄭為重[illegible]左傳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illegible]年鄭服蕭魚此○注中國至最重○本疏云[illegible]九年[illegible]公卒會之[illegible]侯以下伐鄭三鄭也同盟于戲十年公會晉侯以下伐鄭四也今年夏公會晉侯以下伐鄭五也同盟于京城北二也此冬又伐鄭是五也下文則公至自會故曰致會此不復伐之[illegible]耳是年[illegible]亦三年之中五動兵至是乃服[illegible]十二月公會[illegible]夏諸侯之師[illegible]之[illegible]上服十年不復左傳之云至昭公之[illegible]乃有節[illegible]十一年楚師不能與其爭[illegible]乃有三十[illegible]一而[illegible]師于[illegible]戈之患二十餘年[illegible]云[illegible]鄭與會而[illegible]中國之事[illegible]也故以

公至自會[illegible]疏云鄭服而中國之事[illegible]不以伐致之例[illegible]得[illegible]是年致會[illegible]致伐者乃[illegible]伐之而[illegible]不以干

伐鄭致鄭之辭也得鄭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illegible]良霄[illegible]作[illegible]左傳文公羊[illegible]行人者[illegible]國不之云[illegible]也

其言鄭非也

冬秦人伐晉[illegible]爲楚救鄭[illegible]注爲救鄭以〇左傳云此秦不庶幾何氏注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illegible]校勘記云釋文本同三月本石經

[illegible]正義生民云[illegible]有台[illegible]作云[illegible]作有[illegible]台[illegible]本作台太伯[illegible]府后[illegible]其母[illegible]台一氏[illegible]正[illegible]台[illegible]大[illegible]云在今沂州府[illegible]左氏經作台公羊石經[illegible]注本亦作台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伐而不言圍者

非取邑之辭也[illegible]外取邑有異於書不直言取邑者深恥中國

之無信也前九年伐得鄭同盟于戲楚伐鄭不救卒爲鄭所背中

國以誘致楚以致兵革數作甫會蕭魚之會服鄭最難不務長和親復

相貪利侵伐而言圍以起之月者加責之[illegible]云孔氏廣森云按平石經

而言者國[illegible]取此邑及之下十也五年[illegible]云凡以兵[illegible]北取[illegible]邑成者十七年言[illegible]侵我[illegible]也○鄭[illegible]云凡外取[illegible]有所北鄭有所防之[illegible]是[illegible]也[illegible]也昭二十五年至冬[illegible]外取邑[illegible]書邑[illegible]也公取[illegible]年[illegible]人取公之[illegible]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邑以[illegible]取邑[illegible]是外取邑不書此何以[illegible]為[illegible]故書[illegible]之而書[illegible]也中[illegible]之不[illegible]以[illegible]得會九于明[illegible]前九年會[illegible]下[illegible]聽楚伐鄭[illegible]公子[illegible]縣[illegible]年會同盟于[illegible]上三年[illegible]鄭公[illegible]中[illegible]五文知[illegible]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運[illegible]入運者討叛也封內兵書者爲遠舉討

叛暴遂者得而不取異不討同故言入起其事[illegible]左氏穀梁作運

[illegible]州東十三[illegible]今有所[illegible]郡[illegible]公所[illegible]者西[illegible]平[illegible]東[illegible]取邑[illegible]之[illegible]言取[illegible]運[illegible]者[illegible]今[illegible]取[illegible]內[illegible]邑[illegible]不[illegible]入[illegible]不[illegible]取[illegible]季孫[illegible]人者[illegible]之[illegible]可[illegible]也[illegible]取[illegible]邑言[illegible]故則書此入言以得[illegible]不取[illegible]

[illegible]注[illegible]

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爾[illegible]時公微弱政教不行

故季孫宿遂取鄆而自益其邑【疏】舊疏云大夫無遂事云云莊十九年公子結之下已發此傳今此復言之者嫌討叛不敢專故明之通義云書已取爲台數之無○及故遂入其邑以報之然後以此云故封內兵則不以遂爲台邑矣○注時公至其邑○校勘記云鄂本而作以正義云作以按紹熙本亦作以公論語季氏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正文作公以時祿去公室宜公後政歸季氏故知公微弱政教不行也遂者之事之對故知季孫取鄆自益如入其家則無得書遂之矣

夏晉侯使士彭來聘【疏】左傳作士魴舊疏云者結正本皆作士魴字若作士彭者誤也校勘記云按本疏中標經諸本作士魴唐石經諸本同作士彭

秋九月吳子乘卒【注】至此卒者與中國會同本在楚後賢季子因始卒其父以後亦欲見其迭爲君卒皆不日吳遠于楚【疏】吳世家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二十五年王壽夢卒錢氏大昕新錄云壽以壽夢乘發聲壽夢一言也經言乘傳言壽夢欲使學者知之也予謂乘壽或音壽讀如疇○亦乘雙聲夢古音莫登切讀乘疊韻借兩之爲一言徐之制反○蒙故北從十年左傳注引云壽夢發聲吳蠻夷言多發聲數語共成一言壽夢一言也云李氏貽德賈服注輯述云壽夢發聲者言爲乘之發聲也吳蠻夷言多發聲者長之節言曰吳楚則傷輕淺惟輕淺故多發聲數語合爲一言猶今之三合聲四合聲吳爲勾吳爲諸樊皆其發聲也吳壽夢一言也者長言之爲壽夢急言之爲乘乘壽夢於文爲二吳人言之如乘之一言而已猶爾雅律謂之筆郭注蜀人呼筆爲不律也時詩方引鄭駁異義云齊魯之間言鞅聲如茅蒐此乘爲壽夢在當時爲方言緩急之異而後世翻切實權輿於此古音乘夢音相近詩視天夢夢與林蒸勝強相韻可證也經言乘者取十二年經言吳子乘卒服虔經書爲乘其名語則爲壽夢傳故著之以曉學者公羊定五年傳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注越人自名於越君子名之曰越是其例也是也沈氏欽韓云壽夢乘同聲今徵之人語猶然○注至此至楚後○舊疏云宣十八年楚子旅卒而吳至是乃書卒者正以與中國會同本在楚後又云僖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二十一年春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秋宋公楚子陳侯以下會于盂成十五年冬叔孫僑如會晉士燮以下會吳于鍾離然則於傳聞之世楚人數與中國會同至所聞之世吳人乃會故云與中國會同本在楚後也按楚吳書卒皆在所聞世似無先後故注特因推明賢季子故順經文言之耳○注賢季至其父○校勘記云疏中因作乃疏云吳子乘不書諸夏會大夫晚宜略之今得書卒其閒有因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傳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爲臣則宜有君者也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爲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注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不忍乎季子所以讓父子之親也以此言之則由賢季子乃卒其父故書卒也按宣十四年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辭曹文公注日者公子喜時父也臣子尊父也不欲與君父共之故加錄之所以褒孝子之志許人臣子者必使父也此卒吳子書與後同○注是後至爲君○下二十九年傳云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謁曰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故謁也死飴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也僚者長庶也即之是其迭爲君之事也所以釋之者與二十九年實季子使國事相起○注卒皆至於楚○舊疏云言皆不日者即此文書九月下二十五年冬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昭十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昧卒之屬故云卒皆不日也言吳遠於楚者正以宣十八年秋七月甲戌楚子旅卒下十三年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之屬皆書日故決之也凡爲人臣道接而生思楚還於諸夏數會同親而近之故必書日吳例海陸而與諸夏罕接故皆不日以吳其遠也通義云吳楚於春秋示者山卒而悉其略之尤外於楚劉氏逢祿秦楚吳進黜表云吳通上國最後而其強也最釋故亡也恕晉强於內治故殺之後不勤遠略故興而勃霸楚之長驅遠取張於秦而其內治亦張於吳故蔡滅六國而終覆楚者楚聖人以中外伯主承天之運而反之於禮義所以財成輔相天地之道而不過乎物接群略之者遠遵之義同一實也先後輕重見焉其郎所以財成輔相與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公如晉

公羊義疏五十七

公羊義疏五十八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襄十三年盡十九年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詩

詩者何邾婁之邑也【疏】葉鈔本釋文云取詩二傳作邿舊疏云正本皆作邿字有作詩者誤校勘記云詩唐石經諸本同齊氏召南云公羊經傳作詩漢地理志東平國亢父詩亭故詩國亦是同公羊非誤也按水經注濟水篇亢父縣有詩亭春秋之詩國也與公羊同說文邑部邿附庸國在東平亢父邿亭从邑寺聲杜云邿小國也任城亢父縣有邿亭大事表云今亢父縣在濟甯州南五十里邿城在州東南一統志邿城在濟甯州東南阮氏元鐘鼎款識有邿亭鼎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諱背蕭魚之會故【疏】注諱背至會亟○舊疏云正以上十一年蕭魚之會邾婁在其閒故如此解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冬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會吳于向【注】月者危刺諸侯委任大夫交會彊夷臣日以彊三年之後君若贅旒然【疏】杜云叔老聲伯子齊人宋人衛人左傳稱齊崔杼宋華閱仲江衛北宮結稱人者杜云在會惰慢不攝故貶稱人是也蠆釋文云二傳作蠆春秋異文箋云公孫蠆字子蟜說文訓蟜爲蟲卽字思名子蟜當名蠆不名蠆矣公羊作公孫蠆蠆段音字說文嘯从口蠆當繫公羊不當杜云向鄭地沈氏欽韓云此當爲吳地方輿紀要向城在鳳陽府懷遠縣東北四十五里○注月者至旒然○通義云內未有並使以會者今一會而二大夫出專恣益甚故特危月之穀梁疏云范雖不注或以二卿遣會彊夷危之故月蓋從何氏說也三年之後君若贅旒然者卽下十六年大夫盟傳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是爲徧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是也釋文作綴流一本作贅旒校勘記云穀梁疏引此亦作贅浦鏜云二誤三從穀梁疏校按經正字當段借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注】是後衛侯爲彊臣所逐出奔湨梁之盟信在大夫【疏】包氏愼言云春二月其朔日經爲乙未書日食據曆則月之二日○注是後至大夫○舊疏云彊臣謂孫甯矣案衛侯出奔見下湨梁之盟見下十六年五行志下之下襄公十四年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衛大夫孫甯共逐獻公立孫剽劉歆以爲前年十二月二日宋燕分董劉說與何大同惟未及湨梁盟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結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伐秦【疏】舊疏云舊本作荀偃若作荀偃者誤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缺

己未衛侯衎出奔齊【注】日者爲孫氏甯氏所逐後甯氏復納之者同當相起故獨日也不書孫甯逐君者舉君絶爲重見逐說在二十七年【疏】包氏愼言云四月書己未月之二十七日左氏穀梁作衛侯出奔齊杜注不書名從告此舊疏云舉君絶爲重者謂書衎之名見齊當絶不合爲諸侯知公羊本有衎字矣春秋異文箋云謹案禮記曰諸侯失地名左氏傳曰定姜曰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則諸侯之策當書衛侯名爲得左氏或脫名字登繆略云左氏無衎字則陸氏所見穀梁與公羊同也惠氏棟左傳補注云不修春秋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仲尼修之曰衛侯衎出奔齊臣逐君不可以訓猶召君也杜注據諸侯失國名公穀皆有衎字左傳脫也按左疏引釋例云諸侯奔亡皆迫逐而苟危非自出也正義又云曲禮云諸侯失地名失地書名傳無其事禮記之文或據公羊之義不可通於左氏故杜不爲說臧氏壽恭左氏古義云據釋例及正義說則左氏先儒皆取諸侯失地名之例故凡諸侯奔亡皆書名此不名者爲孫甯所逐故不名左傳具有明文杜預誠棄古義違爲從告之說顧與傳違正義回禮杜說歐離先儒卽其說而細繹傳文則古義猶可得也然此經以書名爲得○注日者至日也○校勘記云鄂本復納之下有出納之三字此脫疏中引注亦有當據以補入接紹熙本亦有出納之三字也諸侯出奔之例大國書月重以乖離之稱小國時此日故解之下二十六年衛侯衎復歸于衛書二月甲午書日故此亦書日明相起爲一事也然者下二十七年傳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爲之我卽死汝能固納公乎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爲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爲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納我吾請與子盟是出者孫甯納者甯氏出納者同故皆書日以相起也通義云前使奔者多矣或以犯王命長大國兄弟相篡未有臣逐其君者今衛侯衎見逐于孫甯名理之大變以臣出君則書不順故仍自奔爲文而變例加日以異之不嫌沒孫甯之罪者使弑君入咸已顯○注不書至爲重○桓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傳衛侯朔何以名絶此與使同故舊疏云舉君絶爲重者謂書衎之名見其當絶不合爲諸侯也包氏愼言云沒孫甯出君之文而以君自出奔爲著其失衆不能自安居民上爲後世守土無負者戒也鍾氏大昕答問云衛孫甯出其君而以出奔爲文衎有失國之道也貶衎則嫌於獎剽故先書公孫剽來聘以見賊公孫而干正統其罪不可掩也經皆載正杜云諸侯之策書孫甯逐衛侯春秋以其自取奔亡之稱故諸侯失國者皆不書逐君之賊也按春秋非經孫甯之罪惟君臨一國事土皆所制取不能撫有其衆孫討亂賊於未萌因書出奔見絶以國爲重故也○注見逐至七年○卽彼經衛侯之弟鱄出奔晉傳云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也孫甯逐君事詳左傳史記大事相同因孫甯彊恣亦參衛侯失衆所致也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婁人于戚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疏】包氏慎言云二月書己亥月之十二日左疏引釋例云劉地闕蓋書城外之近地也

劉夏逆王后于齊

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疏】孫氏志祖讀書脞錄云穀梁疏云公羊以劉夏爲天子下大夫據此則云大夫之上脫下字疑

劉者何邑也【疏】詩王風丘中有麻云彼留子嗟毛傳留大夫氏惠氏周惕詩說云說文留从丣戶開爲卯卯爲春門戶闔爲丣丣爲秋門則留自从丣丣爲酉之省文董讀據此讀不从卯漢人言卯金刀者緯書之附會也許氏以劉爲鎦其轉爲劉以田易刀也董氏又謂漢姓自當爲鎦或爲留豈古文从省留與鎦通耶後世留異文謂系出留侯何耶左傳士會歸晉其處者爲劉氏而詩言留子則許氏董氏之說未爲據也按周大夫劉氏王季子之後宣十五年左傳注劉康公王季子是也劉夏卽劉定公爲康公之子則王風之食采于劉者別是一氏其處秦者則范氏之後與此二者又別也方輿紀要劉聚在河南府偃師縣故緱氏城南十五里

其稱劉何【注】據宰渠伯糾繫官【疏】注據宰至繫官〇卽桓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是也

以邑氏也【注】諸侯入爲天子大夫不得氏國稱本爵故以所受采邑氏稱子所謂采者不得有其土地人民采取其租稅爾禮記王制曰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稱子者參見義權爲天子大夫亦可以見諸侯不生名亦可以見爵亦可以見大夫稱傳曰天子大夫是也不稱劉子而名者禮逆王后當使三公故貶去大夫明非禮也【疏】注諸侯至稱子〇舊疏云知劉夏是諸侯入爲天子大夫者正以卒葬並書卽定四年秋七月劉卷卒葬劉文公是也若直爲大夫者假令書卒不錄其葬卒文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經無葬文是也通義云王季子始受采于劉是爲康公其子定公則夏也本之左傳按如彼傳則似非外諸侯矣或者王季子別封於外食采於劉與舊疏云其本國本爵今史文無記者不可以指知也按衛武公鄭武公莊公皆以諸侯入爲大夫未識當時何稱也〇注所謂至稅爾〇禮記禮運云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又曲禮有宰食力鄭注宰邑士也食力謂民之賦稅經義述聞云宰當爲采謂有采地也采地之租稅民力所共而有采者食之故曰有采食力與上文之數地以對義相近也正義曰宰邑宰也有宰明有采地不知宰卽采之假借也古字采與宰通爾雅戶宰也卽主事之宰采官也卽官宰之宰采亦宰也按禮記疏引鄭注易訟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也一成所以三百家者一成九百夫宮室涂巷山澤三分去一餘有六百夫地又不易再易通率一家而受二夫之地是定稅三百家也論語憲問篇奪伯氏駢邑三百是大國下大夫亦三百戶天子大夫無文以言也王制云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注選賢置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世名之曰采采取其賦稅不得有其地也非始封之采可比若禮運之采始封之采也則書大傳所謂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謂之興滅國繼絕世紀季之酅卽紀之采國滅而采不滅者也入爲天子大夫所受之采卽鄭風緇衣之詩所云還予授子之粲今傳諸侯入爲天子大夫受爵祿及此經之劉是也沈氏彤周官祿田考云天子之公食四都孤卿食都中下大夫食縣何以知之曰載師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家邑卽縣注云大夫之采地包乎中下小都卽都注云卿之采地兼乎孤大都卽四都注云公之采地夫公孤卿大夫之采地如是則未封者之所食可例推矣所以例推者何曰小宰聽祿位以禮命明制祿之多寡本以爵等而祿以命數也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是出封之前不以采地有無殊其命數矣命數同者雖爵異而祿亦同故孤卿皆六命則皆食都中下大夫皆四命則皆食縣也邑者其公田之所入有貢於王然兼有山澤林麓之利且子孫世守之若未封者國無地貢而祿僅公田之入亦及身而止則所食雖同而多寡久近未嘗不稍殊也則此劉夏始受采地爲下大夫而食縣者與〇注禮記至附庸〇孟子萬章篇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與王制不同沈氏彤周官祿田考云王制蓋別有所據要非周所定也其曰田者卽孟子之地篇末云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則宋去三之一而已稱田矣或謂皆實田畝也周公於折內外之國既各別差其里數而猶存夏殷之制何也曰周制初定豈得盡行苟前代諸國無故增減其地勢必煩擾不安故且因之卽武王分土惟三之義也周以別差諸國之里數析內視夏商則減析外則大增何也曰析外諸國夏殷以來漸相吞併廓地已大周公因更定其制以安其無事者而又以待封大功德之臣僕錯處其閒以藩衛王室故大增若析內諸國本無權力又衆實而世守者少周公因措更爲以畿井田以爲上下之差故減也按周禮大司徒一則云公之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一則云其食者半其食者參之一食者四之一鄭司農謂公侯等所食租稅則食田也田之多者至地之半若折內諸侯視之恐不足給盡王制孟子所說均不可通諸周禮也舊疏云公羊之義天子折內不封諸侯故如此解卽引王制以證之與左氏穀梁之義異又云按王制下云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鄭云六國九者三公之田三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六也其餘三待封王之子弟次國二十一者鄭之田大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十二又三爲三孤之田其餘六亦待封王之子弟小國六十三大夫之田二十七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五十四其餘九亦以待封王之子弟三孤之田不言者以其祿職佐公論道官雖其不仕備可卽而謀爲以此言之天子折內九十三國言天子折內不封諸侯者謂采地以爲國比折外諸侯田食采取其租稅而已不得取卽有其人民身保之後子孫不世不得以諸侯禮之義或然也〇注稱子至是也〇舊疏云參權爲二三之三也言凡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所以稱子者三權見義何者正欲顯其爲天子大夫其稱子所以得三見義者一則可以見諸侯不生名故曰天子一則可以見其本爵何者是析外諸侯容

其稱爵難不得正稱其本爵亦得稱子以見之一則可以見大夫稱故曰參見義也按王制注云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又云周公攝政致太平唯天子畿內不增以祿羣臣不主爲治民正義云爵雖爲子若作三公則受百里之地若作卿則受七十里之地若作大夫則受五十里之地殷家雖因於夏畿內之制與夏不同夏之畿內皆方五十里故鄭注衛書萬國之數云四百國在畿內是皆五十里也又引張逸問殷爵三等公侯伯衛書有微子箕子何鄭答云微子箕子實是畿內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君是也正義又云外土諸侯本爲治民須便民之利國故須增益其封關之圻內有百里之國有五十里之國有二十五里之國鄭注小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故崔氏云圻內有百里之國有五十里之國有二十五里之國也注吉傳曰天子大夫者卿上傳云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是按詩小雅鴻雁云之子于征傳之子侯伯卿士也卿諸侯爲天子大夫者是皆稱子也又衛風淇奧傳云重較卿士之車鄭風緇衣傳云緇衣卿士聽朝之服鄭衛兩武公皆以侯伯入爲天子卿士者也宣王時樊侯申伯亦卿士大雅烝民云仲山甫出祖傳述職也又崧高云生甫及申傳云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岳之祀述諸侯之事於周則有申有齊有許也時召穆公亦以上公作二伯祭卿士之昭國語注召公康公之後卿士也是也○注不稱至禮也○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傳云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注婚禮成於五先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時王者遣祭公來使魯爲媒可則因用魯往迎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妃匹逆天下之母若逆婢妾將請海內何哉故譏之則何氏謂天子親迎故詩疏引異義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所以重婚禮也而此注又云禮逆王后當使三公與彼注及異義所載公羊家說皆不同未知何義劉氏逢祿解詁箋云禮曰昏禮下達春秋譏不親迎公羊禮載鄭君之說正也何君祭公逆后之解大義亦同此乃同左氏許君說猶爲漢制作諸文使人不辨自明也左氏說諸侯有上大夫復有上卿非也按異義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體之義故不親迎使上卿迎之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大夫迎之上卿臨之許慎謹按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故劉氏如此駁也舊疏云蓋謂有故之時或者何氏之義以爲不親迎與又以異義公羊說爲章句家說非何氏意皆勉強也又云子是大夫之稱今既而去之故曰既去大夫去其正稱明非禮矣通義云天子大夫例字夏名者文違王后君前臣名之義亦通

外逆女不書〔疏〕通義云見於左傳者莊十八年原莊公逆王后于陳宣六年召桓公逆王后于齊經並不書是也

此何以書過我也〔注〕明魯當共送迎之禮〔疏〕注明魯至之禮○鄭本迎作逆穀梁傳曰過我故志之也通義云齊娶歸京師不書者我不爲媒故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注〕俱犯蕭魚此不月十二年月者疾始可知〔疏〕一統志成城在兗州府甯陽縣東北九十里○注俱犯至可知○即上十二年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注不直言取邑者深恥中國之無信也前九年伐得鄭同盟于戲楚伐鄭不救卒爲鄭所背中國以禮蠻荆以強兵革亟作蕭魚之會服鄭最難不務長和親復相貪犯故諱而言因以起之月者加責之然則此與彼同而不月者從上十二年疾始故也舊疏云齊侯圍成亦是取邑之辭但深恥諱夏之無信故言圍以起之蓋齊侯不務長和親復相貪犯背蕭魚約不月故解之也

公救成至遇〔疏〕杜云遇魯地

其言至遇何〔注〕據季孫宿救台不言所至〔疏〕注據季至所至○即上十二年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運是也

不敢進也〔注〕兵不敵不敢進也不言止次如公次于郎以刺之者量力不責重民也故與至攜同文封內兵書者爲不進張本〔疏〕注兵不至進也○杜云公畏齊不敢至成通義云著長齊之甚○注不言至同文○校勘記云攜鄂本同閩監毛本改攜按釋文作至攜此本載音義同此疏及傳二十六年經傳釋文皆作至攜按紹熙本亦作攜釋文考證云舊儁作攜又似兗反作四兗今據傳二十六年考證攜本或作儁故有似兗一音云不言止次如公次于郎者莊三年公次于郎傳其言次于郎何刺欲救紀而後不能也注惡公既救人辭離遭遷故書其止次以起之是也蓋使爲力能救而不救故書次此爲齊强書弱量力不責故但書其至遇使與至攜同文也至攜文見傳二十六年彼云公追齊師至攜弗及往國內兵不書而舉地者哲公齊師去則止不還勞百姓過復取勝得用兵之節故群辭之是也繫譏竹林云莊王之會鄭伯有可貴之美晉人不知其善而欲舉之所救已解而挑與之戰此無善善之心而輕用民之意也是以賤之是故戰攻侯伐難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害所重也春秋惡晉故此不言止次爲怨辭也○注封內至張本○決定八年公敘歲父帥師而至經不書日故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疏〕差繆略云成公羊作郕春秋異文箋云唐石經公羊郛下圍成作成則此亦當作成通義云齊已取成矣復得城其郛者著宿豹之復成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注〕是後溴梁之盟信在大夫齊蔡莒吳衛之禍徧滿天下〔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丁巳據曆爲七月之二日劉歆以爲五月二日劉孝孫以爲八月朔日長曆以爲八月丙戌朔沈氏欽韓云按隋志劉孝孫推合丁巳朔元志姜數云七月丁巳朔食失閏大衍同今曆推之是歲七月丁巳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三千三百九十四分入食限○注是後至天下○溴梁盟信在大夫見下十六年傳又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又吳子伐楚門于巢卒又二十六年衛甯喜弑其君剽二十九年閽弑吳子餘祭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三十一年莒弑其君密州是齊蔡莒吳衛之禍偏天下也五行志下之下十五年八月丁巳日有食之蓋仲舒劉向以爲先是離渫之會諸侯盟又大夫盟後爲溴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獨相與盟君若綴斿不得舉手劉歆以爲五月二日魯趙分

邾婁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疏〕包氏慎言云十一月書癸亥九月無閏則爲月之十日釋文侯周一本作雕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薛伯杞伯小邾婁

子于湨梁【注】毛本湨作溴釋文作溴云本又作湨杜云湨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温入河大事表云爾雅梁莫大于湨梁湨梁水隄也湨水源出懷慶府濟源縣西北至温縣入河按郭璞注湨水名梁隄也水經濟水注湨水出原城西北原山勳掌谷俗謂之白澗水引爾雅而云梁水隄也湨水又南注於河一統志湨水自懷慶府濟源縣西南東流經孟縣北又東南入河此書疏引孫炎注云梁水橋也釋宮云隄謂之梁故云水隄也舊疏又引郭氏音義云湨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温入河與杜同

戊寅大夫盟

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注】據葵丘之盟諸侯皆在有大夫不言大夫盟【疏】注據葵至夫盟〇葵丘之盟見僖九年舊疏云按僖經傳云不見有大夫之盟文唯僖十五年三月公會齊侯宋公以下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然則牡丘之盟即有大夫可知此注云葵丘之盟者誤也宜爲牡丘字矣信在大夫也【注】故書大夫盟不言諸侯之大夫者起信在大夫【疏】穀梁傳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〇注故書至大夫〇決上三年雞澤之會經云及諸侯之大夫也舊疏云信在大夫也者謂其信任在于大夫按信在大夫者謂諸侯無權不能約信唯大夫始信也禮樂征伐自大夫出故信在大夫矣

何言乎信在大夫【注】據上三年戊寅不起【疏】注據上至不起〇舊疏云即上三年雞澤之會經云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達言諸侯是其不起之文偏刺天下之大夫也【疏】繁露竹林云湨梁之盟信在大夫而春秋刺之爲其奪君尊也後漢書馮衍傳顯志賦云執適武於湨梁令以晉爲盟主文子晉卿而爲不臣之行春秋書此刺之如執然也據左傳時荀偃將中軍也此盟亦荀偃主之也曷爲徧刺天下之大夫【注】據戊寅不刺之【疏】注據戊至刺之〇道上三年戊寅文也舊疏云不復言上戊寅者上已言之從可知省文

君若贅旒然【注】旒旂旒贅繫屬之辭若今俗名就壻爲贅壻矣以旂旒喻者爲下所執持東西旒者其數名禮記玉藻曰天子旂十有二旒諸侯九卿大夫七士五不言諸侯之大夫者明所刺者非但會上大夫并徧刺天下之大夫不殊內大夫者欲一其文見惡同也至此所以徧刺之者蕭魚之會服鄭最難諸侯勞倦莫肯復出而大夫常行三委于臣而君遂失權大夫故得信在故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不重出地者與三年雞澤大夫盟同義【疏】釋文贅本又作綴旒本又作旒孔氏音義云文選西都賦注引公羊傳曰贅猶綴也旒別本此文之下傳有自釋贅旒之與注傳九年傳而矜之下復出贅旒也何云云相似按於文疑襄刻石劉過表有若贅旒注贅猶綴也又補纂碑文康國碑於纂旒注贊猶綴也皆不以爲公羊傳語蓋西都賦注有衍文或公羊下有脫文也隸傳不明與李善同時隨氏所見本注有作綴則傳文不得有是語

夫旒〇文說選文注㫃引部緘游精旌旗旗云之稱旒也从㫃者聲旗旒之本此傳如水之〇疏注故引得旂穉旒經傳作旒俗字也旗之正幅旒旒則也周禮節服氏大人爲王之大常注王旌十二旒兩兩以縿建旁三人持之然則旒屬於旗之兩旁十二旒者每旁六旒九旒則兩旁一四一五已下推可知也旒亦曰旒亦作贅見司馬相如大人賦〇注贅纍至壻矣〇漢書賈誼傳云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注應劭曰出作贅壻也師古曰謂之贅壻言其不當出在妻家亦猶人身體之有疣贅非其所有也史記滑稽列傳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臣瓚曰贅謂居窮有子使就其婦家爲贅壻正義何氏所謂說文女夫曰壻是就婦家之贅以比於子者物也贅人猶謂疣贅是瘤之人贅餘剩之物也之者如人疣贅以屬於身故謂之贅也錢氏大昕曰說文貝部贅以物質錢从敖貝敖猶放也以贅屬於人亦贅也桑柔云具贅卒荒毛傳贅屬也錢大昕曰贅之言贅屬也廣雅釋言贅屬也又說文疒部疣贅也名疾云云肉生一二者皆贅屬也釋名釋疾病云贅屬也横生一肉屬著體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贅者屬著之義老子云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又說苑尊賢篇作贅旒又作贅疏故云贅綴本作贅以臣與若其名八年十年其國不以安者此時旒其有贅旒之贅若互通其其文又作贅旒

旒然是也云鄭注名緣旒民〇注旒以建至數名〇正注旒以建數以名天子諸侯建旂孤卿建旃大夫士建物禮記雜記旂旒旒旒以其名旂之正幅爲縿旒屬焉者不正旒以下旒爲旐夫旒九旒七旒及云旒大人旒旂者垂旒名爲旒也鄭注旒也阮氏元釋田所以云小旒大球乃於禮及鄭玄傳注鄭亦云爲旗飾之以下垂流長以云

天子以爲禮器物相標志其上卿與諸侯聯球之綴也社稷之球在諸侯之綴者爲毛物所標志於球者也標球也卿名記旗之上物即旒之標也旒者志也以四時之貫而毛物之稱下上明之也公羊所

何氏云〇注天子玉藻至十二〇禮記玉藻文乃注云天子旂十有二旒諸侯九旒皆大夫七旒士五旒至其三旒五旒也

五行志引服虔云賈公羊說云〇大夫不臣也諸侯在傳而不曰諸侯會大夫盟諸侯之大夫也正大夫不臣也而曰其在上位又使大夫會於下見其時見於君也天下大夫皆執政爲亦主漢書

剌天下大夫並見君失權也孔疏謂君使之盟非自專也左傳並無君使之文孔廣說也○注不孫至同也○抉上三年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實備盟孫叔孫豹也蓋春秋會盟內諱實內陳見先自諱正此不別明內外同惡也○注至此至信在○校勘記出三委于臣云浦鏜云正誤三從六經正誤校按此本疏引注云而君遂失實權圖盟毛本疏無實字又大夫故得信在鄂本在作任此觀舊兼之會見上十一年大夫常行則上十四年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以下于向夏叔孫豹會晉荀偃以下伐秦冬季孫宿會晉士匄以下于戚之會是也○注故孔至假人○成二年左傳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杜云器車服名爵號史記晉世家史墨對趙簡子曰致在事氏於今四世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後漢書丁鴻傳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以假人書疏以為家語文家語乃王肅僞書非何所據也○注不重至同義○上三年注云不重出地有諸侯在臣義君故因上地是也春秋書大夫盟紀其實不書地正大義也

晉人執莒子邾婁子以歸 ■ 侯以歸者其惡晉有罪無罪皆當歸京師不得自治之 ■ 注據以至治之○正以傳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之屬皆言歸之于京師又傳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之屬不言所歸此言以歸故歸之書疏云歸人以執非伯討已是晉之惡其侯言以歸不快於天子又是其惡故其辭以歸者甚惡晉也傳二十八年注云但欲明諸侯尊貴不得自相治當斷之於天子爾是有罪無罪皆當歸京師也杜亦云不以歸京師非禮也[illegible]諸侯不得私相治執人以歸非禮明矣

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 是時溴梁之盟政在臣下其後叛臣二弒君五楚滅舒鳩齊侯襲莒晉欒盈出奔兵事最甚 ■ 包氏慎言云經三月有戊寅五月有甲子據曆戊寅為二月之二十八日甲子為四月之十五日○注是時至最甚○其後叛臣二者下二十三年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二十六年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是也弒君五者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二十六年衛甯喜弒其君剽二十九年閽弒吳子餘祭三十年蔡世子般弒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弒其君密州是也楚滅舒鳩者見下二十五年齊侯襲莒者見下二十三年晉欒盈出奔楚見下二十一年宋華臣奔陳二十年蔡公子履奔楚陳侯之弟光出奔楚是也兵事最甚者下齊侯伐我十七年宋伐陳衛伐曹齊侯伐我圍洮齊高厚伐我圍防十八年齊侯伐我公會晉侯以下圍齊伐鄭十八年衛孫林父伐齊晉士匄侵齊之屬是也五行志下之上襄公十六年五月甲子地震劉向以為先是溴梁之會諸侯盟大夫又盟是歲三月諸侯為溴梁之會而大夫獨相與盟五月地震矣其後崔氏專齊欒盈亂晉良霄傾鄭閽殺吳子燕相專強之象按占經引譚巴云地震下謀上又云地動搖臣子謀上故何氏劉氏取義大同孔說亦通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 晉疏云正本作荀偃若有作荀偃者誤矣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 [illegible]云成公羊作郕按今本左傳作郕使校勘記云宋本岳本郕作成與石經合通義云前為備豹所復今又伐取之

大雩 ■ 先是伐許齊侯圍成勞民之應

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婁子瞯卒 ■ 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三磨改二按左氏穀梁皆二月包氏慎言云二月書庚午月之十五日校勘記又云釋文唐石經明作瞯左氏作邾子經卒九經古義云考工梓人云數目顧短注云故書或作經鄭司農云經當為簡頭鄭讀之讀是經有瞯音故或作瞯劉昌宗周禮音云經音若顧反今左傳音若耕反弁也通義云宣公也

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洮 ■ 左氏穀梁洮作桃杜云弁縣東南有桃墟穀梁注二十七年公會杞伯姬于洮杜洮魯地釋文洮本或作桃水經注瓠子河篇瓠子故瀆又東逕洮城春秋傳曰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於濟盡曹地也今鄄城西南五十里有桃城或謂之洮也鄉別一地洄水舊洄水出弁縣故城東南桃墟西北左傳昭七年以孟氏成邑與晉而遷于桃杜注魯國弁縣東南有桃虛也據有濼方十五里濼西[illegible]阜俗謂之桃亭山西北連岡四十餘里岡之西隊使得洄才之[illegible]博物志洄水陪尾蓋斯阜者矣此桃正在魯北與齊接壤地有岡巒之險故國之也方與紀要桃鄉城在濟甯州東北六十里魯邑齊師伐我圍桃是也據置桃鄉縣沈氏欽韓云經云北鄙則此乃桃鄉弁縣之桃據杜預據也滕縣東又有桃山故城亦非此桃據誤以在弁者為是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 左氏脫齊字春秋異文箋云此經接齊侯伐我北鄙圍桃下則高厚為齊侯分遣之師故不須復繫齊公穀作齊高厚或衍齊字按此自是左氏脫文趙說非也圍防衛役也

九月大雩 ■ 比年仍見圍不暇恤民之應 ■ 注比年至之應○即上齊侯齊高厚圍成圍洮

宋華臣出奔陳

冬邾婁人伐我南鄙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白狄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 ■ 杜云不言朝不能行朝禮非同

曾取此傳義說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穀梁傳稱行人怨接於上也注怨其君而執其使稱行人明使人爲罪在上也按稱人以執是執無罪

秋齊師伐我北鄙　穀梁作齊侯異文箋云左氏傳明云齊侯伐我北鄙則經宜書齊侯左氏及公羊經作齊師或字之譌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同圍齊　通義云特言同者深著齊無道諸侯同心欲圍之錢氏大昕答問云同圍齊此書指齊都城而言杜據傳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遂謂所圍者平陰城耳則當書圍齊平陰如圍宋彭城之例矣按左疏引沈氏云君在故稱國圍杜云按下傳門于雍門又門于揚門州棘門于東閭既圍其三門則是圍事孔疏殷之揚十九年諸侯伐鄆傳稱圍其三門而經不稱圍則攻門非圍也是杜氏亦不以爲實圍齊杜經注云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俱圍之此通義所本也

曹伯負芻卒于師　穀梁傳閔之也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阿　下有執不日者蓋同伐齊故褒義省辭　左氏穀梁作祝柯杜云祝柯縣今屬濟南郡釋例土地名齊地祝柯濟南郡祝阿縣也左氏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杜注此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祝柯今爲祝阿是古柯阿通也史記高祖功臣年表祝阿侯索隱曰縣名屬平原水經注河水又河水右歷柯澤春秋左傳襄二十四年衞孫文子敗公徒于阿澤是也又東北逕東阿縣故城西而東北出濟水鄭玉水又西北枕祝阿縣故城東春秋襄十九年諸侯盟于祝阿左傳所謂督揚是也襄與改之曰阿矣晏子春秋內篇雜上景公使晏子爲東阿宰晉魏左傳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杜云齊之阿邑齊威王烹阿大夫卽此元和郡縣志東阿縣漢舊縣也春秋時齊之柯地此已名東阿則漢縣承古名又本草經有阿膠阿柯通也按祝阿與東阿不一地東阿卽春秋之柯又名阿漢屬東郡今爲陽穀縣地祝柯漢屬平原今爲長淸濟河二縣地大事表云今濟南府長淸縣豐齊鎭北二里有故祝阿縣是也杜預皆云前年圍齊之諸侯也通義云必復盟諸侯者已異年文無所承也是也○注下有至信辭○下有執卽下書晉人執邾婁子是也方阿盟卽執人辭不信宜書日故解之此云者同伐齊卽杜所云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圍之也通義云下有執不日者不信在邾婁不在諸侯義亦相足

晉人執邾婁子

公至自伐齊

此同圍齊也何以致伐　據諸侯圍許致圍　注據諸至致圍○僖二十八年諸侯遂圍許二十九年公至自圍許是也

未圍齊也　故致伐起未圍齊則其言圍齊

何抑齊也　穀梁傳曰非圍而曰圍齊有大焉亦有病焉注齊若無罪諸侯豈得同病之乎又曰非大而足同焉注齊非大國諸侯豈足同共圍之爽通義云諸侯會時本謀圍齊故得言圍以抑齊之辭是左疏引賈云圍齊而致伐以賤伐動也蓋以左傳有圍其三門事故以爲實圍也

曷爲抑齊　據侵蔡伐楚猶不抑　注據侵至不抑○卽僖四年公會齊侯以下侵蔡蔡潰遂伐楚是也舊疏云正以楚爲彊齊數會諸侯論以深淺甚於齊矣猶不抑之故以爲難也

其亟伐也　上十五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十六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洮又齊高厚伐我北鄙圍防十八年齊師伐我北鄙是也不亟伐所以抑之者宣九年取根牟傳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亟疾也內既諱亟知亟非善辭矣

或曰爲其驕蹇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　以下葬略或說是也亟伐者弁數爾加圍者明當從滅死二等奪其爵土　卽上十一年公會晉侯以下伐鄭時齊世子光在莒子之上也按會盟則主會者爲之此以齊下者蓋世子稱齊又強大晉不得不序之諸侯之上與釋文作備本或作騎○注以下至是也○卽下文冬葬齊盟公注云不月者抑其父驕子可得無過故齊臣子恩明光代父攻惡其諸侯之上不孝也是也舊疏云葬是生者之事故略其父從得惡其子則知或說近其義也通義云此二者皆齊葬蓋並惡之春秋抑強扶弱王者之心也無道而強不若有道而驕是以進宋襄抑齊靈按孔說是也○注亟伐者弁數爾○舊疏云卽上圍成圍洮圍防之屬故言弁數爾必如此解者正以宣九年取根牟傳諱亟也注亟疾也屬有小君之爽邾婁子來加禮未期而取其邑故諱不繫邾婁然則使言亟者背信大疾故云今此直者舉伐魯故云亟故解以別使文據疏中注義則宣九年之亟爲頻疾此亟謂爲數數被似從末滅矣○注加圍至爵土○舊疏云莊十年傳數不言伐圍不言數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實者然則用兵之道滅爲最甚入次之圍次之今加言圍輕於滅入二等明不合死但合黜爵土耳包氏愼言云疏以齊侯之亟伐爲上年之圍成圍洮圍防等比之滅入爲輕然則滅人國者絕罪合死圍從死罪滅二等故奪爵土入滅一等猶當故經矣

取邾婁田自漷水　杜云漷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說文水郡漷水在魯水經注泗水漷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流入郡又逕魯國鄒山東南而西南流左傳所謂邾山鄉所謂保有兔邾是也又西南逕蕃縣故城西又西逕滕縣故城北夏車正奚仲之國也又西至湖陸縣入于泗段云合鄉蕃縣故城皆在今山東滕縣不云在魯鄒薛之閒徑云水在魯者邾婁魯附庸非故立文如是一統志漷水源出滕縣東北百里地山西流會縣東水運縣南又西會南梁河入運河舊名爲南沙河西南流入泗不與南梁會自漷河東徙過其南流乃北出會南以入運河也方與紀要漷水南流至三河口合於滕河北沙河在滕北十五里西南流合于漷水京相璠云薛縣邾水首受滕縣西注山陽湖陵縣蕃皆今滕縣地下流今入運河矣

其言自漷水何　據齊人取濟西田不言自濟水　通義云據取鄆東田不言

[illegible]以漷爲竟也何言乎以漷[illegible]

[illegible]漷移也[illegible]

入[illegible]有之[illegible]

[illegible]

季孫宿如晉

葬曹成公[illegible]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秋七月辛卯齊侯[illegible]卒[illegible]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illegible]

[illegible]

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illegible]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言戍衛逆公意[illegible]十八年公子買戍衛不卒[illegible]

[illegible]

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illegible]兵不從中御外臨事制宜當敵爲師唯義所在士匄聞齊侯卒引師而去恩動孝子之心服諸侯之君是後兵寢數年故起時善之言乃者士匄有難重廢君命之心故見之言至穀者未侵齊也言聞者在竟外舉侵者㝡本[illegible]

[illegible]

禮時莫能然時以爲善故云起時善之○注言乃至見之○宣八年傳乃者何難也今此亦言乃故爲士匄有難重廢命之心也通義云穀辭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有善而專之君上而有爲必君命而使可則安用將也劉敞曰敵者齊地也其曰至穀而復稱其義也非齊地則勿復乎曰止師而請之君曰可而後止不可則復之期可而後止臣之事君也凡在國無專辭子之事父也凡在家無事稱曰子之大節也此仍穀梁爲義蓋不俟賓之義時久不知士匄遂行古禮合春秋之義然未得君命故少遲疑經書乃美士匄之臣也○注言至至齊也○上十五年公救成至遇傳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使至遇爲未敢進此至穀爲不進義各有主故言未使齊也○注言聞者在竟外○書疏云古禮庶人爲君齊衰三月若其入竟即聞而知之何遂聞乎故如此解按穀爲齊地似非竟外盡士匄使齊卿在齊侯發卒之月庶人之服恐衛未得容得諸聞也○注舉使者發本○以既聞齊侯卒卿還無有使事書使者道出歸所由發本非僖齊無所謂乃遇卒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包氏愼言云辛卯爲七月朔日月之二十六日爲丙辰而經書八月丙辰仲孫蔑卒則辛卯必爲閏後之日方可長曆以爲二十九日

齊殺其大夫高厚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釋文嘉二傳作喜洪氏頤煊讀書叢錄云按禮記祭義父母愛之喜而勿忘唐石經喜作嘉喜鄭嘉字之省古人名字相配嘉字子孔宋有孔父嘉則作嘉字爲是

冬葬齊靈公■不月者抑其父嫌子可得無道故奪臣子恩明光代父從政處諸侯之上不孝也■注不月至孝也○卒日葬月大國常例今不月故解之抑其父卽上十八年傳未圍齊則其言圍齊何抑齊也曷爲抑齊爲其亟伐也是也彼傳又曰或曰爲其驕蹇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然則使其子處諸侯之上亦合抑然子亦不能無過故去其月以奪臣子恩明其子亦不合從父驕蹇致父故懸名爲不孝也不月所以奪恩者以生者之事喩其父之不孝者明桓九年傳曰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曹與謂此世子光也

城西郭■言西郭者据都城錄道東西■杜云魯西郭大事表云任兖寛曰郭乃外城此云西郭實國都外城之西郭而中城爲魯國都之內城可知矣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杜云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柯城大事表云後漢志內黃縣有柯城在今河南彰德府內黃縣境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乃齊阿邑在今山東兖州府陽穀縣東北五十里曰阿城魏本爾國地高氏地名考混爲一謂地相接者非一地也柯城在彰德府內黃縣東北

城武城■杜云泰山南武城縣大事表云子游爲武城宰卽此在今沂州府費縣西南九十里京相璠云今泰山南武城縣有澹臺子羽武城人也周氏柄中四書辨正云史記仲尼弟子曾參南武城人諸臺誠明武城人使人遂疑曾有南武城而曾子邪爲今費縣之武城曾子則別一武城在今之嘉祥縣按嘉祥縣有南武山上有闕城亦名南武城使人因南山之城遂謂會晴會子所居此大謬也新序魯人攻鄭曾子辭於鄭君戰國策甘茂亦言曾子處鄭是曾子所居卽鄭縣之武城非有二地而史記言南武城者因清河之東武城在魯之北故加南以別之據漢人之稱耳武城漢志作南成後漢志作南城至晉始爲南武城今故城在費縣西南九十里屬兖州府又云漢志越王句踐嘗治琅邪起館臺考春秋時琅邪爲今山東沂州府魯費在沂州府費縣西南七十里武城在縣西南九十里哀八年吳伐魯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境田爲則沂州之地久已爲吳之錯壤越滅吳而有其地目使治琅邪則與武城密邇閻潛丘謂吳未滅與吳鄰吳旣滅眞越鄰是也一統志南武城故城在沂州府費縣西南九十里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襄二十年盡二十六年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遬會莒人盟于向[redacted]包氏慎言云正月書辛亥月之二十六日遬唐石經閩本宋本鄂本監本文遬字並如是毛本作遬非左氏穀梁作速紹熙本亦作遬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盟于澶淵[redacted]包氏慎言云六月書庚申月之五日杜云澶淵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汙此衞地又近戚田水經注河水又左會浮水故瀆故瀆上承大河於頓丘縣西北出東逕繁陽故城南故應劭曰縣在繁水之陽張晏曰縣有繁淵春秋襄二十年公與晉侯齊侯盟于澶淵杜預曰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淵澶淵即繁淵也亦謂之浮水魏徙大梁趙以中牟易魏故志曰趙南至浮水繁陽即是瀆也大事表云水經注發明杜氏之說最有根據而後漢書郡國志乃云杼秋故屬梁國有澶淵聚劉昭引左傳襄二十年盟于澶淵以實之南析志云杼秋故城在今蕭縣西七十里按江南徐州府蕭縣去直縣大名府開州千有餘里後漢志誤也彙纂云繁陽故城在內黃縣東北二十七里古頓丘縣城在濬縣之南漢元光三年河水徙頓丘東南流既而決瓠子河今瓠子故城在開州西南三十五里則澶淵當在內黃之南開州之西北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云頓丘今直隸大名府清豐縣縣西南二十五里頓丘故城是也澶淵即繁水在彰德府內黃縣縣東二十六里史記廉頗據魏繁陽漢置縣屬魏郡應劭曰在繁水之陽也晉灼曰其界爲繁淵按錄與澶疊頓汙與淵變繁縣陽故城在今內黃縣東北二十七里實衞地而云在宋者蓋以春秋書宋災故而然之然未爲宋也趙一清曰春秋有兩澶淵襄二十年二十六年皆衞之澶淵也三十年會于澶淵宋災故許氏說文澶淵水在宋是爲宋地劉昭所引者誤宋爲衞矣一統志澶水在大名府開州西南大河分流也一名繁水一名浮水方輿紀要云澶淵城在開州東南五里古澶淵也其後爲德勝渡黃河津要也

秋公至自會

仲孫遬帥師伐邾婁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redacted]穀梁作公子濕

蔡公子履出奔楚[redacted]通義云燮之黨與及故也

陳侯之弟光出奔楚[redacted]爲二慶所譖還在二十三年[redacted]釋文光左傳作黃九經古錢云說文炗古文光與古文黃字相似原注白虎通云璜之爲言光也風俗通云黃光也嚴鐵引書大傳云黃者光也漢書天文志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穀梁傳將使之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觀之也觀而奔之惡也注惡陳侯也○注爲二至三年○即下二十三年經云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往前爲二慶所譖出奔楚人殆其昇陳人餘二慶反光故言歸與此注相足左傳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出奔楚下二十三年左傳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屈建從陳侯圍陳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是其事也

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redacted]自湨梁之盟臣恣日甚故比年日食[redacted]包氏慎言云冬十月書丙辰朔據曆爲月之三日八九兩月連大亦爲月之二日丙辰係六月朔非十月也五行志劉歆以爲八月秦周分臧氏壽恭以三統術推是年入甲申統一千九十年正月己丑朔大二月己未朔小三月戊子朔大四月戊午朔小五月丁亥朔大六月丁巳朔小七月丙戌朔大八月丙辰朔小也○注自湨至日食○五行志下之下二十年十月丙戌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陳慶虎慶寅蔽君之明邾庶其有叛心後庶其以漆閭丘來奔陳殺二慶與何異何以爲湨梁盟使臣恣日甚所致言比年日食者即下二十一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二十三年癸酉朔日有食之是也按比年日食曆法之常此以爲異者春秋重異不重事凡書日食俱以爲異以示戒比年見則異之甚也不然春秋二百四十年僅三十餘日食儆

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redacted]月者湨梁之盟後中國方乖離魯公獨能與大國[redacted]注月者至大國○舊疏云正月朝聘例時故如此解者按此與上八年公如晉書正月義同

邾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redacted]杜云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大事表云俱在今兗州府鄒縣定五十年城漆鄉此水經注泗水篇又南過平陽縣西縣鄒山陽郡之南平陽縣也世謂之漆鄉應劭十三州記曰漆鄉邾邑也杜預曰平陽東北有漆鄉是也又沂水篇洙水又西南逕南平陽之顯閭亭西鄉邑也春秋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者十三州記曰山陽南平陽縣又有閭丘鄉從征記曰杜預顯閭丘也今按漆鄉在縣東北漆鄉東北十里見有閭丘鄉顯閭非也然則顯閭自是別亭馬氏宗璉左傳補注云史記正義云南平陽縣城今兗州鄒縣在兗州東南六十二里按郡國志山陽南平陽有閭丘亭鄭元與元凱皆誤以顯閭亭爲閭丘亭可以續漢志證之漢書地理志山陽郡南平陽下云孟康曰邾庶其以漆來奔又城漆今漆鄉是續志亦云南平陽有漆亭閭丘亭一統志漆城在兗州府鄒縣西北方輿紀要閭丘在鄒縣南左傳釋文漆一本作漆漆與漆形似畫誤

邾婁庶其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redacted]據快無氏[redacted]通錢云據盟會恆有邾婁人亦通○注據快無氏○即昭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奔是也舊疏云其無氏即不合書見之義同者見快不書氏知邾婁無大夫既無大夫何以特書庶其故難之

重地也[redacted]惡受叛臣邑故重而書之不言叛者舉地言奔則叛可知文與庶其叛而來同故省文也[redacted]注邾

受至書之○鄂本受下有人字紹熙本亦有當據補通義云惡叛臣甾邑故錄名以見其邦左傳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難義必書重地也杜云重地故書其人其人書則惡名彰以懲不義○注不言至文也○正以昭二十一年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之屬言叛故解之爲書受叛臣邑與受同科書坐罪也穀梁傳曰以者不以者也注凱曰人臣無專祿以邑叛之道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疏〕晉世家作欒逞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疏〕包氏慎言云九月書庚戌朔十月書庚辰朔據曆十月朔爲己卯庚辰其二日也書小六月則庚戌爲七月朔矣依曆大九月十月朔亦爲庚辰與經所書悉合十月後三月頻小古曆有三月頻大或亦有三月頻小者五行志下之下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晉欒盈將犯君入于曲沃劉歆以爲六月秦晉分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疏〕五行志又云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軫角楚大國象也後楚屈氏譖殺公子追舒齊慶封脅君亂國劉歆以爲八月秦周分通義云日月同行而有謀食固可以推步得者至於頻月日食古今曆算術無其法而襄公之篇四年再見勝離乘錯謂之記異不亦宜矣元志姜岌云比月而食宜在斂條大衍亦以爲然沈氏欽韓以今曆推之十月巳過交限不應頻食姜說是臧氏壽恭左氏古義云比月日食二十四年正義及是年穀梁疏疑其與今曆不合然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及漢書五行志所引諸儒著說是漢儒皆依經立說別無疑詞後儒據今曆疑之慎矣萬充宗黃黎洲閻答云問曰春秋日食三十六而頻食者二先儒皆謂曰無頻食法王伯厚云衛朴推驗春秋合者三十五惟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限當二頻食亦入限乎抑史官悉據書時失記從後追憶疑莫能定遂兩存之春秋因而不削乎答曰襄公二十一二十四兩年俱頻食曆家如姜岌一行皆言無比月頻食之理授時曆亦言其已過交限西曆則言日食之後越五月越六月皆能再食是一年兩食者有之比月而食則斷無是也襄二十一年己酉九月朔交周○宮○三度一九三五入食限至十一月朔一宮一十度三一四二不入食限矣二十四年壬子七月朔交周○宮○三度一九三五入食限至八月朔交周一宮三度五九四九不入食限矣乃知衞朴得三十五者數也顧氏棟高書後云西曆以越九月卽能再食者卽高閣所稱曆家推步之法一百七十三日日月始一交交則月掩日而爲之食是也時西法未入中國則爲此說者亦不自西曆始矣頻食旣斷無此法而春秋所以會何也是時閏曆算法已不準推步常遲一月頻曆云某月朔聽日食到前一月之朔而日食襄二十四年七月朔食之旣人所共見書史旣據實書之至後一月不見有食則以閏保章氏所頒未敢輟削書史非精曆算者不能致正是月之不入食限也則疑食之徵貳食于夜而人不見因并存之孔子因而不革漢書本紀所載高祖卽位三年及文帝前三年俱於十月十一月晦頻食亦是漢初疑用秦曆法未精致有此觀武帝太初定曆以後則斷無此矣皆據曆法之正斷爲無頻食法者然春秋記異示戒理之所無事之所有仍欲孔子臧氏說可也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于商任〔疏〕杜云商任地闕大事表云今彰德府安陽縣有衞商任地方輿紀要古任城在順德府任縣東南地近商墟故謂之商任按安陽與任縣地不相屬未知孰是

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注〕時歲在己卯〔疏〕舊疏云左氏經無此言則公羊師從後記之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鄂文作庚子孔子生云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無此句按穀梁傳作庚子孔子生據陸氏本合疏本作十有一月庚子與唐石經同又云按作十月者是也考杜氏長曆十月庚辰小十一月己酉大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十月二十一日也齊召南說錢氏大昕養新錄云左氏傳於哀十六年書孔子卒而不書生年公羊云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生穀梁云二十年十月庚子生史記則云二十二年孔子生而無月日故賈逵注左傳於襄二十一年云此年仲尼生又昭二十四年服注引賈說云仲尼時年三十五是漢儒皆以孔子生在襄二十一年也是年經書十月庚辰朔則十一月無庚子日予以三統術推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己卯朔其月二十二日庚子是爲宣尼生之日年從公羊月從穀梁與賈服注左傳亦合自襄二十一年至哀十六年實七十四算而云年七十三者古人以周歲始增年也史記稱生於襄二十二年七十三則以相距之歲計之杜氏於哀十六年注云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則用史記說按今穀梁亦繫庚子孔子生於二十一年未知錢氏所據何本穀梁疏云仲尼以此年生故傳因而錄之世家云二十二年生者馬遷之言與經典不同者非一故與此傳異年耳不及公羊明與公羊同也通義云陸德明曰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朔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有一月庚子今以十月庚辰朔校之舊有十有一月字者誤故定從舊文本舊記此者分別自後爲所見之世故也包氏愼言公羊曆譜云公羊傳於十一月記孔子生據曆庚子十月之二十二日十二月之二十三日凡十一月也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公羊襄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曰襄二十一年十月庚辰云云下鄭云庚子孔子生穀謂生於十月公謂生於十一月互異據釋文公羊與穀梁同上文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是公羊有異本今唐石經板本均從異本耳又按[illegible]解云左氏無此言則公羊師從後記之玉裁謂公穀識孔子之生倘左氏記孔子之卒然左大書孔子名以記其卒儼然麟經也公穀曰孔子生不敢書名則此當爲傳文無疑陸氏云庚子孔子生傳文也又一本無此句可經唐初公羊術有無此條者自公穀經不別爲書唐石經每年經傳提合之盡一年乃既起於是經傳不可分經傳不分而庚子孔子生之文儀然經矣故周端讀謂公穀二經育孔子生而不知固傳也非經也今世板本冠之以傳字較唐石經爲易明蓋左氏記卒者用魯史之成文公穀記生者見尊聖之微意皆非數曰眞經也宋書符瑞志引推度災曰庚者更也子者進也聖人制法天下給平趙氏在輪按春春秋者謹錄聖人生卒年月傳詩謹推生日之意總經之理其文殊其指一也錄書歷錄云公羊襄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按經文云十月庚辰朔則庚子爲十月二十一日十一月不得有庚子也釋文云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據此則古本公羊無十有一月四字有者後人妄增穀梁亦作十月董孔子以周之十月夏之正月二十一日生左疏引公羊傳亦有十有一月四字則穎達所據本已誤按隨

氏所謂一本卽舊疏本陸又云又本無此句謂無十有一月句也陸氏本明只有庚子孔子生五字故推上十月庚辰以釋之又本無十有一月句與陸本同穀氏謂陸氏此句謂又本無庚子孔子生句誤矣臧氏壽恭云魯史書十月庚辰朔三統以爲八月然則二傳所謂十月庚子三統以爲八月二十一日魯史後三統兩月錢氏以三統之十月當魯史之十月誤（）注時歲在己卯○舊疏云何氏自有長曆下術以左氏離之校勘記云疏及鄂本閩本同監毛本作乙卯錢大昕云於三統術是年歲在乙巳乙卯當爲乙巳之誤疏作己卯亦非錢氏養新錄又云魏晉以來推襄公二十一年曾云己酉而何氏乃云乙卯故疏家依違其詞謂何氏別有長曆亦無明文可證今以三統歲術超辰之法計之襄二十一年歲在實沈太歲當在乙巳則何注乙卯必乙巳之譌也自襄二十一年孔子生距漢元年三百四十六歲又自漢興距光武建武元年二百三十歲合五百七十六算正當超四辰故知何所據者超辰古術非別有長曆也左氏襄二十八年歲在星紀歲星與太歲常相應星在星紀則歲當在子而今人以爲丙辰亦差四算然則孔子生年必爲乙巳非乙卯無疑矣又云襄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而繼于元得正歲云三統之曾以庚戌爲上元積十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六歲置此歲數以歲星一千七百二十八除之得積終八十二去之歲餘九百九十以一百四十五乘歲餘得十四萬三千五百五十以一百四十四除之得九百九十六爲積次不盡一百二十六爲次餘以十二除之得八十三去之盡是爲此年更發初在星紀也按古法太歲與歲星相應三統本以丙子爲上元今欲知太歲所在卽以六十去積次不盡三十六爲大餘數起丙子是爲襄二十八年太歲在壬子也以是上推孔子生襄二十一年正當爲乙巳孔冲遠不知古法太歲亦有超辰乃用後漢太史虞恭說謂三統以庚戌爲上元失之甚矣由襄二十一太歲乙巳上溯隱元年計一百七十算太歲當在乙卯而正義云隱元年歲在豕韋則是太歲在甲寅也因莊公二十三年太歲歲星皆在超辰之限歲星既超實沈入鶉首則太歲亦當超乙巳而至丙午故正義云隱元年歲在大梁知太歲在丙辰矣後漢人引緯書以庚申爲西狩獲麟之歲又以隱公元年爲己未之歲與今人所推同緯書出于東漢其時太歲超辰之法已廢自何劭公鄭康成諸大儒外知之者尠矣徐廣注史記以共和元年爲庚申非太史公本文包氏愼言何氏公羊注春秋年紀異同攷云公羊於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記庚子孔子生何氏注云時歲在己卯東漢以後曆皆以襄之二十一年歲在己酉或疑何氏誤記又或疑卯酉篆文相近傳寫誤酉爲卯攷後漢曆志漢安二年尚書邊韶奏言太初曆百四十四歲星一超次治曆者不知處之以致不效其時太史令虞恭訢等議云太初元年歲在丁丑上極其元當作庚戌而曰丙子云云是東漢治曆者不取三統超辰之說以太初起元於庚戌也前漢志記太初積年上元至元狩七年卽太初元年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自元狩七年上溯獲麟凡三百七十八歲以除上積年不盡四千二百四十一年從庚戌起算以六十除之不盡四十一獲麟歲爲庚寅隱公元年歲爲己丑以下推襄公二十一年實值己卯然則何氏所據者太初曆與東漢術家異非誤也又攷黃帝術以辛卯起元如以乾鑿度之積年爲其術之積年從辛卯下推隱公元年爲庚寅襄公二十一年爲庚辰庚辰之與己卯亦止一算之差耳何氏精於圖讖斷非妄造姑援二端以通經者之惑經義述聞云勵氏謐大曰是年歲在己酉古文卯作丣酉作丣字形相類故何氏誤以己酉爲卯耳錢氏曉徵以三統術超辰之法推之謂是年歲在乙巳謹案杜氏長曆是年歲在己酉

與三統術同大雅文王正義引三統之術魯隱公元年歲在己未與長曆同則襄公二十一年歲在己酉亦同矣然何氏何至不識古文酉字而以爲己卯勵說似是而非若以爲乙巳之譌則卯巳二字形體聲音俱不相近無誤已字誤卯何氏精於讖緯讖緯多用殷曆甲寅元續漢志論曰殷曆元用甲寅大衍曆議曰緯所據者殷曆也不得以三統術說之也錢說亦未得其實今按漢世說春秋獲麟至漢興年數多寡各異有謂獲麟至漢興二百七十五歲者後漢虞恭等所謂歲在乙未則漢興元年又上二百七十五歲在庚申則孔子獲麟是也有謂獲麟至漢興百六十二歲者後漢馮光陳晃之說見續漢志者也今由哀公十四年獲麟歲在庚申上推之七十一年而至襄公二十一年歲在己酉據太初元年丙子殷曆以爲甲寅則歲在己酉殷曆當爲丁亥與此注不合矣由獲麟至漢興百六十二歲推之漢興元年漢志以爲甲午殷曆當爲壬申由甲申上推百六十二歲至獲麟歲在庚寅又上推七十一歲至襄公二十一年則歲在己卯故此注曰歲在己卯也蔡邕曆議曰馮光陳晃所據則殷曆元也又曰光晃以考靈曜爲本亦見續漢志然則此注謂襄公二十一年歲在己卯殆用考靈曜紀年之法續漢志曰考靈曜有甲寅元接甲寅元殷曆也則考靈曜又本於殷曆與通援云周十月夏八月日在壽星之次與斗柄同位先儒言夫子生時帝車南指此日加午之驗也占之金匱式曰六陽罡爲六合嚥時之方育龍繫日與神勝光天之登車朱雀鶉翔始以龍見終以蛇藏是有德而章無位而王者與解詁曰時歲在己卯於今術命術得己卯癸酉庚子壬午應四極之位也漢四分曆是歲己酉與何氏不合但四分依命曆序以爲次中歲獲麟而感精符則云獲麟之歲在單閼單閼卯也四分上推太初元年丁丑漢元年乙未三統曆引漢志曰高帝元年歲在大棣名曰敦牂元封七年歲名困敦並與四分較差一年太史公曆書曰太初元年歲名閼逢攝提格又實甲寅非丁丑矣臧祺遂古七曆殊元同異得失無以辨之今以公羊家學既從何氏仍其舊注存師說焉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注】月者危公前彊隨漷有邾婁地又受其叛臣邑而今貫魯不於上會月者與日食同月不得復見

【疏】注月者至與魯○正以致餅時此月故解之校勘記云前彊隨漷有邾婁地鄂本同閩監毛本彊作疆疏同紹熙本亦作彊按彊疆皆通卽上十九年取邾婁田自漷水是也又受其叛臣邑者卽上二十一年邾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是也而今貫魯校勘記云鄂本魯作會此誤按紹熙本亦作會○注不於至復見○校勘記云毛本於誤與鄂本閩監本及疏皆不誤按紹熙本亦作於舊疏云言所以不於上商任會時書月見危者正以與上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同在十月不得見此義是以於此危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疏】包氏愼言云七月書辛酉月之十八日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沙隨【疏】左氏經無滕子或闕文此經唐石經諸本同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二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illegible]包氏慎言云二月書癸酉朔據曆爲月之三日

五行志下之下云三十三年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後衞侯入陳儀甯喜弒其君剽劉歆以爲前年十二月二日宋燕分錢氏大昕以三統術推前年正月丁未朔大二月丁丑朔小三月丙午朔大四月丙子朔小五月乙巳朔大六月乙亥朔大七月乙巳朔小八月甲戌朔大九月甲辰朔小十月癸酉朔大十一月癸卯朔小十二月壬申朔二日癸酉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illegible]包氏慎言云三月書己巳月之三十日

夏邾婁鼻我來奔[illegible]釋文云鼻我二傳作畀我唐左氏石經作畀我九經古義云古鼻畀同音象隸昭二十七年傳

注邾畀我釋文畀必二反本或作鼻漢書武五子傳舜封象於有鼻鄒陽傳封之于有卑服虔曰音畀予之畀也左傳校勘記宋本畀我作卑我石經亦作卑我按釋文凡畀字皆云必利反以音理言之畀在五支鼻在六脂卑字不可代畀音必利反石經始譌而宋本仍之非也按昭二十年左傳曹公孫會自鄸出奔疏兩引作卑漢校官碑卑作畀是隸書畀卽卑也二字形近易譌以音訂之斷爲二字審劃甚已混故孔疏引作卑也

邾婁鼻我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illegible]

以奔無他義知以治近升平書也所傳聞世見治始起外諸夏錄大略小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所聞之世內諸夏治小如大廉廉近升平故小國有大夫治之漸也見於邾婁者自近始也獨寡一國者時亂實未有大夫治亂不失其實故取足張法而已[illegible]注以奔至書也○舊疏云注二十四年曹羈出奔之下傳云曹無大夫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曹羈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然則曹羈得錄者是以書之上二十一年邾婁庶其之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昭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傳云此何以書重地也然則庶其牟實者以重地故書遂弗常倒今此鼻我無三錄之書錄錄上之邾直奔而已更無屯錢而得書見知以治近升平之故也錄重奉本云邾婁庶其鼻我邾婁大夫其於我無以錄以近之故乃得錄明據以錄之以錄術庶其之書傳以錄重地非以近書昭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庶其意快之微○注所傳至錄人○隱元年公子益師卒注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麤觕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錄大略小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是也此錄書小國大夫注故止舉外傳夏略小國略稱人三事也○注所聞至鄭也○隱元年注云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莫欲書外錄會小國有大夫正以治小如大故小國有大夫也虔虔書公牟閭事云漢書錄定傳此康康康錄傳錄書子之遠晨夫注傳吉曰虔錄書有卒某也舉文本紀大史公曰康康鄭吹正服鄭衞夾校虔錄董鄭錄錄平雨漢曉有此錄○注見於蓋始也○注錄記云錄本阿邵二十七年疏引作以近治也始爲

治之執書據正按解云正以地接于書故先治之也是疏本作治通義云近者所見之世也入所見世治法大備然使遠近大小若一小國始合有大夫但盟會之等載紀闕略不得周知故還錄其接我者以見法必取法于邾婁者亦取治自近者始也按孔氏斷自孔子生後爲所見之世與何氏不同按傳聞之世小國略稱人大國有大夫直至所見世小國始有大夫非三世之次孔義恐未然○注備舉至而已○舊疏云孔子作春秋欲以撥亂世多舉小國悉有大夫則恐文害其理故曰治亂不失其實也今鼻我更無他義而得書見明其發三世之法故曰取足張法而已明發治小國大夫法也凡書奔者重乖離之禍故也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illegible]前爲二慶所譖出奔楚楚人治其罪陳人誅二慶反光故言歸宋大夫山譖華元貶此不貶者殺二慶而光歸譖光可知[illegible]注前爲至言歸○事見上二十年歸者出入無惡之文也二十年左傳云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殺梁注光反稱納言歸無罪明矣又使二十年傳云飄而奔之惡也注所以惡陳侯○注宋大至可知○卽成十五年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注不氏者見殺在華元歸後據直自見殺者故貶之明以譖華元故今此殺二慶使光乃歸歸無惡知歸光明矣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曲沃者何晉之邑也[illegible]隱五年左傳注云曲沃晉別封成師之邑在河東聞喜縣漢書地理志河東聞喜縣故曲沃武帝元鼎六年行過更名應劭曰武帝於此聞南越破改曰聞喜今曲沃縣漢衆縣地詩唐風揚之水序昭公分國以封沃鄭此

其言入于晉入于曲沃何[illegible]據言嘗事重[illegible]通義云據魚石直書復入于彭城○注據當書重○正以書直書入于晉也

欒盈將入晉晉人不納由乎曲沃而入也[illegible]欒

盈本欲入晉處大夫位晉人不納更入於曲沃得其士衆以入晉國曲沃大夫當坐故復言入處大夫位爾時[illegible]通義云左傳曰齊侯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飾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故曰由乎曲沃而入也傳以此解上者明與魚石但據彭城不入宋者異也○注欒盈至夫位○正以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之文故知欒盈入晉晉墓也晉疏云不直言入又無叛文故知不墓君位也其懸文不錄於墓晉知止欲墓大夫也○注晉人至晉國○晉世家齊莊公微遣欒逞於曲沃以兵隨之齊兵上太行欒逞從曲沃中反讀入錄與左傳同曾錄入晉不納事當事錄直然史左貳宋備也○注曲沃至言入○錄欒所以不舉重之錄也晉疏云曲沃大夫受納有欒之人故云當坐按左傳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注胥午守曲沃大夫又曰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是受納有罪事也錄曲沃大夫不錄

圍守城邑致令欒盈得入亦當坐失地罪禮記曲禮云大夫死衆士死制是也欒盈因曲沃甲以襲晉故復書入于曲沃見曲沃大夫畔明也○注叛大夫位例時○舊疏云正以經書夏故知例時昭二十一年夏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定十一年秋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之屬皆是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渝釋文渝左氏作榆水經注淇水篇淇水又東北流謂之白溝逕雍榆城南春秋襄公二十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是也國語周語云定王襲之注定王榆也舊音榆本或爲渝是渝榆通也杜云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大事表云郡邑志黎陽縣有雍城即古雍榆也故城在今河南衛輝府滑縣西南十八里明一統志雍榆城在大名府濬縣西南四十八里楚鄒喀云僉左氏作榆穀梁作渝按今注疏本及石經公羊亦作渝

曷爲先言救而後言次據次于聶北救邢注據次至救邢○即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先言次後言救也

先通君命也蓋惡其不遂君命而專止次故先通君命言救注惡其至言救○通義云救晉者君命也次者進退在豹也先書君命而後錄臣事春秋之教也然救不言次本書次者刺不及事之辭因而分別先後又隨事設教云爾穀梁傳言救後次非救也注惡其不遂君命而專止次故先通君命而後言次尊君抑臣之義鄭箴曰次止也凡先書救而後言次皆非救也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此師本欲止聶北遂爲之援爾隨其本意而書故先言次而後言救豹本受君命救晉中道不能故先言救而后言次若鄭伯未見諸侯而曰如會致其本意與何氏義合莊三年左疏引左氏先儒言齊桓君也遂止自由故先次後救叔孫臣也先通君命故先救後次按左傳曰禮也疏引賈云禮者言其先救後次爲得禮也止謂先通君命爲得禮耳其次而不遂故譏也

己卯仲孫遫卒包云八月書己卯月之十二日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婁包氏慎言云十月書乙亥月之九日閔二年公子慶父出奔莒注內大夫奔例無罪者日有罪者月按左傳臧武仲告曰紇之罪不及不祀臧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如使傳文臧孫爲季氏事出奔非得罪於國故爲無罪通義云日者有罪也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然彼是出奔後事聖人不必其出奔時遂罪之穀梁傳其日正誠孫紇之出也則孔氏蓋涉穀梁家說

晉人殺欒盈

曷爲不言殺其大夫據篡得大夫之位注據篡至之位○舊疏云正以夏已入晉冬乃殺之傳又云曷爲不言殺其大夫故知篡得大夫之位矣

非其大夫也明非君所置不得

爲大夫絕大夫文而殺之稱人者從討賊辭大其除亂也注明非至大夫○通義云前得罪出奔位已絕惟以道去國者雖不在位猶從大夫之義今盈入晉作亂罪重不得復稱故大夫也按何意前出奔大夫已絕今篡大夫位非晉所置故不得爲大夫銭自宣據穀梁傳晉人殺欒盈惡之弗有也○注無大至亂也○舊疏云公羊之例大夫自相殺稱人卿文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之屬是今無大夫之文稱人者欲從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之屬是討賊之辭也實非篡而作討賊辭者大其除亂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欒范交惡而欒盈亡人賈交爭而賈晉死亦與討賊同辭不亦甚乎凡大夫出奔非有君命不得反非君命而反自外入者皆從討賊辭且大夫出奔非大夫夫不得從殺大夫之例雖非弑君賊而欒盈兵入公門宣晉介于襄庫是亦賊也故當從討賊辭也是也

齊侯襲莒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仲孫羯帥師侵齊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仲孫偈云本又作揭亦作羯同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是後楚滅舒鳩齊崔杼衛甯喜弑其君五行志下之下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劉歆以爲五月魯趙分臧壽恭推是年正月丙寅朔小二月乙未朔大三月乙丑朔小四月甲午朔大五月甲子朔六月癸巳朔○注是後至其君○舊疏云即下二十弑五年楚屈建帥師滅舒鳩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二十六年衛甯喜弑其君剽是也

齊崔杼帥師伐莒

大水前此叔孫豹救晉仲孫羯侵齊比與師衆民怨之所生也注前此至生也○校勘記云元本同監毛本此作北皆誤鄂本閩本作比又鄂本無也字據以訂正按紹熙本亦無也字五行志上襄公二十四年秋大水董仲舒以爲先是一年齊伐晉襄使大夫帥師救晉後又侵齊國小兵弱數敵強大百姓愁怨陰氣盛劉向以爲先是襄慢鄰國是以邾伐其南齊伐其北莒伐其東百姓騷動後又仍犯強齊也大水饑穀不成其災甚也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與甲子同注與甲子同○五行志下之下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比食又既象陽將絕夷狄主上國之象也後六君弑楚子燬從諸侯伐鄭滅舒鳩魯往朝之卒主中國伐吳討慶封劉歆以爲六月晉趙分元志大衍云不應頻食在誤條沈氏欽韓以今曆推之立分不叶不應食大衍說是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陳儀釋文陳儀二傳作夷儀二十五年同校勘記云閩監毛本皆誤以此傳文爲注鄂本無之此本加圓以別之是也紹熙本同二十五年穀梁傳注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爲衛地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疏】釋文本作鍼宜咎云云本又鍼其廉反

叔孫豹如京師

大饑【注】有死傷曰大饑無死傷曰饑【疏】注有死至曰饑○穀梁傳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注侵傷大傷即有死傷義也彼疏引徐邈云有死者曰大饑無死者曰大饑然經無大饑文也繁露隨本消息云魯大饑中國之行亡國之跡也舊疏云正以諸經重言饑此加大故也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疏】包氏愼言云五月書乙亥月之十八日穀梁傳莊公失言淫于崔氏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陳儀【疏】繁露隨本消息云諸夏再會陳儀齊不肯往謂此及上二十四年會陳儀也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注】日者陳鄭俱楚之與國今鄭背楚入陳明中國當憂助鄭以離楚弱陳故爲中國憂錄之【疏】注日者至錄之○舊疏云正以公羊之義入例書時傷害多者乃始書月即成七年秋吳入州來隱二年夏五月莒人入向之屬是今此書日故解之包氏愼言云六月書壬子月之二十五日也通義云左傳曰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于朝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由此言之鄭人之師以直報怨卒定以禮而不加暴稱大國之善者也故曰春秋之例日入者善也孔氏辛捗左氏以殺何氏按春秋曰入者何氏解名異隱十年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盛注日者明當憂錄之十一年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人入許注日者危錄隱公傳二十七年己巳公子遂入杞注日者杞屬修禮朝魯不當乃入之故錄書之二十八年晉侯入曹書丙午注日者善錄兵得時入若微以日入爲書則入威入許之屬何善之有蓋凡入言日者在例時與傳書多月外故分別解之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注】會明年再出不舉重者起諸侯欲誅崔杼故詳錄之【疏】包氏愼言云八月無己巳七月之十三日也杜云重丘齊地大事表云今東昌府聊城縣東北時茌平縣界有古重丘爲諸侯盟會處彙纂云河南府陳州亦有重丘城實云會盟處以經文考之公會諸侯于夷儀同盟于重丘夷儀縣今北直隸順德府地去東昌近自夷儀涉夷儀同在聊城水經注河水篇又東逕重丘縣故城西春秋襄二十五年秋同盟重丘應劭曰安德縣北五十里有重丘鄉故城也按安德在今之陵縣恐非其地漢志平原郡有重丘縣爲今之界化則更遠矣方輿紀要重丘城在東昌府東南五十里跨茌平縣界東二十五年同盟于重丘是也又重丘城在濟南府陵縣北五十里接以前說爲是後說則水經所次也○注會盟至錄之○舊疏云正以文十四年夏公會宋公以下同盟于新城舉盟以爲重不言會于某今會盟並舉故解之傳九年公會宰周公以下于葵丘之下注云會盟一事不舉重者時宰周公不與盟也昭十三年平丘之下注云不舉重者起諸侯討秦疾故詳錄之與此同通義云會盟一事不舉重者以異地也重言諸侯者間有異事與祝阿同例據左傳是會晉本合諸侯伐齊以報二十三年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且賂晉侯許之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遂受亂之賂黨弑君之賊中國之大恥公與有惡焉春秋不言伐齊所以深爲內諱而存中國也重丘之盟穫之會其迹正同於彼目言之於此諱所謂遺世近世異辭解詁箋云諸侯不錄崔杼故重錄之日者偏刺諸侯之不討賊也按孔氏所據左氏說不得以致何氏欲誅崔杼何氏或別有據蓋錄不成故書日以刺之也

公至自會

衞侯入于陳儀

陳儀者何衞之邑也【疏】大事表云杜注本邢地衞滅邢而爲衞邑晉慰衞衎失國使衞分之一邑又定九年齊伐晉夷儀爲衞討也則又爲晉地蓋實衞之邊邑齊晉皆違壤今直隸順德府西南四十里有夷儀城與曷爲不言入于衞【注】據與鄭突入櫟同【疏】注據與至櫟同○桓十五年鄭伯突入于櫟傳櫟者何鄭之邑也曷爲不言鄭注據齊陽生立陳乞家言入于齊今此亦據陽生事爲難故云據與使同也陽生事見哀六年諼君以弑也【注】以先言入后言弑也時衞侯爲剽所篡逐不能以義自復詐願居是邑爲剽臣然后候閒伺便使甯喜弑之君子恥其所爲故就爲臣以諼君惡之未得國言入者起詐篡從此始【疏】釋文作殺音試注以同後年放此○注以先至弑也○鄂本后作後下及疏並同先言入謂此後言弑謂下二十六年衞甯喜弑其君剽是也○注時衞至惡之○衞侯見篡逐事見上十四年詐願居是邑爲剽臣何蓋以時情事言之也何使侯聞使甯喜弑之者卻下二十六年衞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卻使甯喜弑剽事也繁露隨本清惠云衞衎據陳儀而爲諼林父據戚而以畔下云中國之行亡國之跡也故書入以惡之說文言部諼詐也文三年傳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爲諼也漢書息夫躬傳虛造詐諼之策○注未得至此始○舊疏云欲言小白陽生之屬得國乃言入通義云衎在陳儀蒯聵在戚其未得衞甚明而傳輒以不言入于衞爲難者蓋以衎與蒯聵皆有君衞之道雖儀安一邑春秋皆得入于衞言之何則四境之內尺土莫非衞也昭公之在鄆猶在魯也歟王之居狄衰敬王有周子朝不得有周也是故以成與陳儀舉者師不與使有衞之辭也若衎者有國不能自保去國不能自復而繼爲繼趨既我者之子甚足踐惡故從出入有惡之例使與篡臣入邑者同文也何以不名其弟名其歸名則於此可省文因剽見歸釋子剽矣錢或然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鄭公孫囆帥師伐陳【疏】舊疏云公孫囆云亦有本作公孫萬字者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本作公孫蠆口穿後加舊疏云云何休云萬當蠆字誤按閩監毛本皆脫此疏左氏穀梁作公孫夏夏與蠆音義俱通定有一誤也

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疏】釋文謁本左氏作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唐作謁作遏云亦有一本作謁字者作遏則于左氏合而陸氏乃區別之義疏所據之本往往勝於釋文公羊疏非唐人所為也按謁遏皆曷聲俱無不可不必疏本即勝於陸本詩大雅文王云無遏爾躬釋文遏或作謁易大有象云君子以遏惡揚善釋文遏徐又音謁是音義同也繁露隨本消息云吳在其南而二言入謁此及二十九年閽弒吳子餘祭也彼殺當作弒

門于巢卒者何入門乎巢而卒也入門乎巢而卒者何入巢之門而卒也【注】以先言門後言于巢吳子欲伐楚過巢不假塗卒暴入巢門門者以為欲犯巢而射殺之君子不怨所不知故與巢得殺之使若吳為自死文所以重守禦也書伐者明持兵入門乃得殺之【疏】傳曾入巢之門而卒也者以解入門乎巢而卒也〇注以先至于巢〇舊疏云正以先入其門巢人乃殺故言門于巢卒〇注吳子至巢也〇穀梁傳曰以伐楚之事門于巢卒也門于巢乃伐楚也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以伐楚卒也其見以伐楚卒何也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吳子謁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反舍而卒古者有文事必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何雖與彼同左傳云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杜云攻巢門也以為吳子攻巢巢牛臣所殺與此少異穀梁疏引舊解巢楚竟上之小國有裘裘之援故先攻之然使楚可得伐以為楚邑非也餘祭亦云巢僅雖之國是也按何氏實吳不假塗蓋亦以巢為國易繫辭傳云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春秋彊守禦猶此義也〇注書伐至殺之〇周禮朝士職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注鄭司農云謂盜賊羣輩若軍共攻盜鄉邑及家人者殺之無罪若今時無故入人室宅廬舍上人車舡牽引人欲犯法者其時格殺之無罪惠氏士奇周禮說云軍謂持兵者也明持兵者可格殺之勿論也漢書龔遂傳渤海盜賊起遂移書屬縣捕持鉏鉤器者皆良民持兵者乃盜賊則漢律亦不持兵者不為盜也按今律夜無故入人家內主家登時殺死者勿論唐律亦然疏議答曰律開鵝殺之文本防侵犯之擊鼓令警知姦據終是法所不容但夜入人家理或難辨縱令知犯亦為罪人若其殺即加罪便恐長其侵暴登時許殺理用無疑故此與巢得殺也

吳子謁何以名【注】據諸侯伐人不名【疏】注據諸至不名〇穀梁傳曰諸侯不生名疏重發傳者與失國生名異故也

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注】以名卒閒無事知以傷事死還就張本文伐名知傷而反卒繫巢知未還至舍巢不坐殺復見事者事內嘗以弒君論之事外嘗以傷君論之【疏】唐石經鄂本閩監本同毛本反未誤倒上七年傳鄭伯髡原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通義云與鄭伯髡原同義舊疏云彼是臣傷其君此異國故復發之〇注以名至伐名〇舊疏伐名以下讀惠棟云伐名二字屬上句蓋名于伐而不名于卒故知以傷事死為伐名張本疏云伐名知傷而反卒誤讀按穀梁傳云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其以伐楚卒穀梁無傷事義亦以經名卒閒無事故如此解〇注知傷至至舍〇舊疏云名者卒爵之稱今于伐已名知其見傷而反其卒仍繫巢故知被傷反未至於舍止之處而卒也〇注巢不至論之〇巢不坐殺即上注云君子不怨所不知故與巢得殺之也後見事者對上七年言之故言復也事內云云者舊疏云正以過國假塗責客之譏禮重門殺守主人之恆備今吳人無禮謹暴巢國若不與殺罪責世諸侯得使謹積巢無禦備而殺人之君若今會之又脫彌其罪是以何氏進退目之若以殺論巢君合絕若以傷論貶黜而已按此即穀梁之非巢不飾城而請罪義也然巢君無坐殺傷經殺吳子者亦非巢君舊疏誤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注】甯喜為衛侯衎弒剽不舉衎弒剽者讓成于喜【疏】包氏慎言云二月書辛卯月之八日史記世家剽作秋繁露隨本消息云中國在其北而齊衛殺其君謂此及上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也殺亦弒之誤彼下云中國之行亡國之跡也〇注甯喜至于喜〇甯喜為衎弒剽事見下二十七年傳舊疏云喜若為衎弒剽春秋舉甯宜書衎弒今書喜者正由喜成于喜故也是以下二十七年傳甯殖死喜立為大夫使人謂獻公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為之君欲納公何如是讓成于喜文也按左傳甯子出舍于如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太子角書曰甯喜弒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世家謂殤公使甯喜攻孫林父林父奔晉復求入故衛獻公獻公在齊如晉晉為伐衛殤與盟衛殤公會晉平公平公執殤公與甯喜而復入衛獻公與公羊左氏義皆不合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注】衎盜國林父未有事衎言叛者林父本逐衎衎入故叛衎得誅之猶定公得誅季氏故正之云爾【疏】注衎盜至誅之〇舊疏云正以凡言叛者臣盜土之辭故如此解林父逐衎者在十四年左傳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衎出奔已絕故復入為盜國下書衛侯衎名是也〇注猶定至云爾〇舊疏云昔林父逐衎衎得誅之季氏不逐定公而定公得誅季氏者正以昭公是父父子一體榮辱同之季氏逐昭公故與定公得誅之也知如此者正以定元年霣霜殺菽何氏云周十月夏八月微霜用事未可殺菽者少類為稼彊季氏象也是時定公喜於得位而不念父黜逐之救恥反為淫祀立煬宮故天示以當早誅季氏是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疏】包氏慎言云二月又有甲午月之十一日

此讓君以弒也其言復歸何【注】據齊陽生至陳乞家時書入于齊不書復歸者入無惡文【疏】注據齊至復歸〇即哀六年齊陽生入于齊傳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大夫不得已皆再拜稽首而君之既是也彼齊入故據以難〇注復歸至惡文〇桓十五年傳復歸者出惡歸無惡是

也惡剽也【注】主惡剽衛侯入無惡則剽惡明矣【疏】注主惡至明矣○正以剽罪不見故於衛侯之入不書入見之非與衍主惡剽也

曷為惡剽【注】據齊陽生不書歸惡舍【疏】注據齊至惡舍○哀六年傳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下又曰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明舍立不正嫌陽生之臺無罪宜書復歸惡舍故据以難剽

之立於是未有說也【注】凡篡立皆緣親親也剽以公孫立於是位尤非其次故衛人未有說喜由此得成讓禍故惡以為戒也篡重不書反惡此者因重不得書故得惡輕亦欲以見重【疏】注凡篡至戒也○疏云正以有繼及晉道故也剽以公孫立於是位若以昭穆言之適於公子故之尤非其次也昭穆既遠又是實德是以衛人未有說之者曰按衛世家云共立定公弟秋為衛君是為殤公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以服屬至近推之亦當成公之孫故尤非其次也俞氏樾公羊平議云未當作末隸書末未二字溷蓄循剽碑以化未達未達鄭未達也是其證說當讀如本字乃書說之說非書說之說也末無也末有說也謂無說也蓋使剽以次當立則其立於是也尤為有說乃剽則公孫也於昭穆遠矣故曰剽之立於是未有說也俞義亦通○注篡重至見重○鄭謂不書剽立義也重不得書義具見下傳

然則曷為不言剽之立【注】據衛人立晉【疏】注據衛人立晉○見隱四年通義云據晉篡弒而立剽逐君而立其事異知非蒙託始省文故間其義

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衛侯也【注】欲起衛侯失衆出奔故不書剽立剽立無惡則衛侯惡明矣日者起甯氏復納之故出入同文也甯喜弒君而衛侯歸則甯氏納之明矣以歸出奔俱日知出納之者同衛侯歸而孫氏叛孫氏本與甯氏共逐之亦可知也名者起盜國盜國則復歸為惡剽出見矣【疏】注欲起至明矣○正以衛侯失衆出奔故惡之書名見絕也通義云春秋之於衎剽兩無所與故曰衛侯入于陳儀又正甯喜之弒而衎之失德見曰衛侯衎復歸于衛又正孫林父之弒而剽之竊國亦見古者貴戚之卿君有大故反復諫而不聽則易位向使孫甯之謀果以義動為社稷之大計無次當立又有令德君子且辟乎惡衎矣明於惡剽之說則為臣者徵明於惡衎之說則為君者懼范武子曰衎實與弒故錄日以見之書日所以知其與弒者言辛卯弒君甲午侯歸是待弒而入故得逮也○注日者至知之○上十四年書己未衛侯衎出奔往日者為孫氏甯氏所逐甯氏復納之出納之者同當相起故稱日也此亦日是出入同文明相起也春秋之例歸與復歸例時此出納日故解之甯喜弒而衛侯歸衛侯歸而孫氏叛亦出納皆由甯孫則與出不與納明矣○注名者至見矣○正以諸侯不生名書名皆絕莊六年衛侯朔入于衛傳何以名絕二十五年衛侯朔卒注不得書歸與盜國同義失衆出奔合絕土地非所有今復入據故坐以盜國罪也書名盜國已明更書復歸見繇惡如非為惡剽出矣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疏】通義云獨鄭見名氏者起本當言晉趙武也左曰趙武不書尊公也此著明大夫不敢君之義也晉貴卿猶不得敵公則良霄不嫌矣左傳本有作晉侯者左傳校勘記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侯作人不誤石經此處刓缺今依訂正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注】痤有罪故平公書葬【疏】穀梁作世子座同音段借也呂覽長見篇魏公叔座疾惠王往問之畢氏沅云座舊作座與魏策同據御覽四百四十四又六百三十二兩引皆作座與史記商君傳合今從之○注痤有至書葬○春秋之例君殺無罪大夫殺任殺世子者皆不書葬以明其合絕是以申生無罪不書獻公之葬至昭十一年經云葬宋平公者正以痤有罪故也按繁露隨本消息云宋公殺其世子下云中國之行亡國之跡也似不以痤有罪盡痤罪克故其罪衛徵故不去世子也舊疏又云鄭伯克段于鄢有惡逆去弟痤今若有罪仍言世子者正以殺有當國之罪重故如其意貶去其弟仍如國君氏上鄭所以見殺之惡逆今痤罪徵不足去世子但是合罪之科故得存其罪矣然則痤罪徵平公殺之已甚故董生如彼云也

晉人執衛甯喜

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注】據甯喜弒君者稱人而執非伯討【疏】注據甯至伯討○正以傳四年傳云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甯喜弒君賊合執今晉稱人故據以難

不以其罪執之也【注】明不得以為功當坐執人【疏】通義云孫林父以戚叛如晉晉黨於孫氏而為之執甯喜故曰不以其罪○注明不至執人○正以執不當罪故坐辜執也此與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文同義異甯喜夏徵舒皆弒君賊法所必討執之皆不合稱人晉執甯喜不以罪則不與其執楚則實與文不與也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壬午月之二日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疏】繁露隨本消息云先楚子昭卒之二年與陳蔡伐鄭而大克經傳皆無大克之文董生蓋以意言也

葬許靈公

公羊義疏五十九

公羊義疏六十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襄二十七年盡三十一年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瑗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左氏穀梁孔瑗作孔奐奐瑗聲相近繫讀本衛惡云其明年楚屈建會諸夏而發中國謂伐鄭之明年也故下云楚子昭盡諸侯可者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鱄出奔晉■穀梁鱄作專省文也鱄字子鮮當作專爲正左氏昭二十年傳乃見鱄設諸焉此二十九年傳云於是使專諸刺僚史記吳世家伍子胥傳刺客傳漢書古今人表吳越春秋新書淮難篇鹽鐵論勇篇並作專諸

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鱄曷爲出奔晉据與射姑同■注据與射姑同○文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狐射姑出奔狄傳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爲出奔注据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此非同姓恐見及此据與使同也爲殺甯喜出奔也曷爲爲殺甯喜出奔■据非同姓■注据非同姓○承上注据與射姑同問也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爲之■黜猶出逐■衛世家云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往日旰不召而去射鴻於囿二子從之公不釋射服與之言二子怒如宿孫文子子數侍公飲使師曹歌巧言之卒章師曹又怒公之嘗笞三百乃歌之以怒孫文子報獻公文子遂攻出獻公是甯殖雖懇獻公而攻出獻公則孫氏也○注黜猶出逐○廣雅釋詁黜去也國語剛而語王黜强后注黜履也說文黑部黜貶下也是年左傳何以黜朱於朝注黜退也我即死■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鄂本即作則按即猶若也莊三十二年傳寡人即不起此病言若不起此病也傳三十三年傳爾即死言時爾若死也漢書西南夷傳注即猶若也是也即則亦通王莽傳則時成創注則時即時是也女能固納公乎■固猶必也喜者殖子殖本與孫氏共立剽而孫氏獨得其權故有此言■注固猶必也○國策秦策王固不能高注固必也又齊策國不求生也注固必也呂覽本味固不獨又任數云其說固不行高注皆云固猶必也左傳桓五年蔡衛不枝固將先奔亦謂必將先奔也○注喜者至此言○衛世家云孫文子甯惠子共立定公弟秋爲衛君是殖與孫氏共立剽也彼又云殤公秋立封孫文子林父宿甯又云甯喜與孫林父爭權明孫氏獨得其權故甯氏與爭也喜曰諾■上二十年左傳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是年左傳又曰右宰穀曰不可得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甯殖死喜立爲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爲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納我■校勘記云唐石經作子苟欲納我諸本脫欲字石經考文提要云宋景德本鄂本官書本春秋纂傳釋義皆作子苟欲納我吾請與子盟■盟者欲堅固喜意■二十六年左傳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蓋即所欲盟辭也故注謂欲盟固喜意喜曰無所用盟■時喜見獻公多詐欲使公子鱄保之故辭不肯盟曰臣納君義也無用爲盟矣■經傳釋詞云所語助也無所用盟無用爲盟也昭二十五年傳君無所辱大禮吉君無辱大禮也禮記檀弓君無所辱命成二年左傳君無所辱命義皆同○注時喜至盟矣○左傳又云衛獻公使子鮮爲復辭敬姒强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明獻公多詐也辭曰臣納君義也云云蓋何氏以意言之請使公子鱄約之■喜素信鱄以爲鱄能保獻公■注喜素至獻公○左傳又云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公使子鮮故獻公謂公子鱄曰甯氏將納我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子固爲我與之約矣■即左傳所謂使子鮮爲復也公子鱄辭曰夫負羈縶■縶馬絆也■注縶馬絆也○釋文縶本又作馽成二年左傳韓厥執縶馬前注縶馬絆也廣雅釋器縶絆也莊子釋文引三蒼云縶絆也詩小雅白駒縶之維之傳縶絆也周頌有客言授之縶並作馽說文馬部馽絆馬也从馬口其足引左傳韓厥執馽馬前或从糸執縶作縶莊子馬蹄云連之以羈馽釋文引司馬崔本並作綱崔云絆前兩足也羈者廣雅云羈勒也說文羈馬絡頭也或作羈經傳省作羈釋名釋車羈檢也所以檢持制之也執鈇鑕■史記范雎傳臣之胸不足以當椹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鈇即鈇椹質即鑕使注云椹椹質也質椹刀也分爲二失斧之禮記中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王制賜鈇鉞然後殺鈇者有刀之物鑕則所用以藉者也周禮圖人職射則充椹質杜子春讀爲齊人鈇椹之椹圖人所習故使充之言圖人發馬以鈇斫木乃其職也漢書官所斫基即此爾雅釋器椹謂之椹孫炎曰椹斫木質也詩大雅公劉箋鍛石所以爲鍛質蓋質也椹也鍛也一物也其質或以石或以金或以木詩以篆云質以石爲之後世之砧即其遺制故爾雅釋文椹本或作砧謝惠連詩椹高砧響發擣衣所用古時箋砧今何在是也或作礩說文柱下石是也爾雅之椹當以木箸之詩殷武方斵是虔箋引雅訓解之云正斵于椹上是也若鈇鎭遠稱者當以金爲之史記張蒼傳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注質楷也漢書項籍傳身伏斧質皆是蓋凡藉物者皆可得質名取其體堅固乃克受斧斤之施故引申之鑕木趺柱足皆得此名也玉篇鈇鑕砧也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僕從者庶孽衆賤子猶樹之有孽生■注僕從者○廣雅釋詁僕使也詩小雅正月幷其臣僕儀人之算卑有十等僕第九畜鄭十賈子服疑僕亦臣禮也文選注引廣雅云僕謂附著於人○注庶孽至孽生○說文子部孽庶子也漢書吳王濞傳故庶子

悼惠王注孽亦庶也史記呂不韋傳子楚秦諸庶孽孫玉藻公子非嫡曰正 之子曰孽漢書[illegible]
臣孽注孽當爲枿孽之櫱枿伐木更生者也廣雅釋詁櫱餘也後漢書虞延傳注孽[illegible]也若夫

約言爲信則非臣孽庶孽之所敢與也[疏]傳鱄見獻公多詐不敢保

[疏]注鱄見至敢保○上二十六年左傳子鮮[illegible]曰君無信臣懼不免又右宰穀[illegible]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illegible]

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亦謂其多詐不可保也故又曰子鮮在何益獻公怒

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疏]欲以此語迫使令必約之[疏]

校勘記云非甯氏與孫氏唐石經原刻下有也字此獻公使之辭也[illegible]刻删去故次行九字按紹熙本亦無也字[illegible]公子

鱄不得已而與之約[疏]通義云左氏述其約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已約歸至殺甯

喜[疏]獻公歸至國背約殺甯喜[疏]左傳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illegible]

通義云殺甯喜是獻公但恐不克以其[illegible]之辭者獻公[illegible]大夫與里克[illegible]公子

鱄挈其妻子而去之[疏]恚慮不能保獻公[疏]注心恚[illegible]

何以[illegible]悔也玉篇悔恨也左傳曰[illegible]

將濟于河攜其妻子[疏][illegible]

通義云既[illegible]公義[illegible]刑[illegible]

紹熙本[illegible]石經[illegible]作[illegible]注同[illegible]

也僅[illegible]手部[illegible]而與之盟[疏]恐棄舟有風波之害[illegible]不得

展故將濟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疏][illegible]

也時割雉以爲盟猶曰視彼割雉負此盟則如彼矣[illegible]者

見獻公無信數負約又爲殺甯喜[illegible]不能救又移心事[illegible]

約獻公雖復困書得反誅之小負未爲大惡而深以自[illegible]守

小信而忘大義拘小介而失大忠不爲君漏言者與漏言[illegible]

大夫不得以正葬正葬明喜有罪[疏]左傳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曰有[illegible]

[illegible]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疏]包氏慎言云七月辛巳月之六日

曷爲再言豹[疏]据盟于宋不再出公[疏]注据盟至出公○[illegible]

宋公以下會王世子于首戴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是也殆諸侯也[疏]殆危也危諸侯故再出

豹[illegible]之[疏]注殆危也○禮記大學亦曰殆[illegible]危也[illegible]

曷爲殆諸侯[疏]据言豹不殆爲衛石惡在是也曰惡人之徒在是矣

[疏]衛侯衎不信而使惡臣石惡來故爲諸侯危懼其將負約爲

[illegible]原先見此者衎負約殺喜得書葬以[illegible]可欲起其小負會

[illegible]出不[illegible]者方將出豹也石惡惡者下出奔是也[疏]左傳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

[illegible]

無信又使其惡臣甯喜之黨來見甯孔獲使亦皆弒君者而諸侯之大夫楚與楚之使相與結盟反覆無信故爲內危辭之而再言豹也義敘備足○注先見至小負○獻公書葬見下二十九年再書豹殆諸侯以趙獻公小負故也○注會盟至豹也○即文十四年夏公會宋公以下同盟于新城舉盟以爲重不書會于某今此會盟並舉以再會豹故也解詁義云豹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曰諸侯之大夫先目而後凡也會盟再出不舉重者殆諸侯也通義云會盟一地不舉重者此楚與中國爭伯之始亦危辭之患亦通○注石惡至是也○即下二十八年衛石惡出奔晉是也出奔故知爲甯黨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注】是后閽殺吳子餘祭蔡世子般弒其君莒人弒其君之應【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乙亥朔據曆爲十一月左氏傳作十一月是也傳云辰在申司曆過也再失閏矣此則左氏之經閏在前年故此年申戌之月皆乙亥朔若如左氏則去前閏則爲未置閏月之朔非辰在申也姚秦時姜岌作三紀甲子曆亦頗考文分文會應在此月而不爲再失閏殺傳爲違鬱長曆世附左氏而於此年十一月後頗置兩閏更爲無稽寖遠古曆經歲皆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其小餘成日至四年而增爲六十六者爲閏年二十六年小餘巳成日至二十七年小餘不滿日法九朔朔爲乙亥不應三月頻大十一月仍爲乙亥故傳以爲再失閏所謂閏者即新法之閏年剩於壹年而言也三統謨會傳文而以書曆爲失閏月于前故以傳之十一月爲九月耳即謂時曆失閏則此年之十一月爲十二月如經所書不得係乙亥朔爲十一月既係十一月是傳巳增閏於前以正時曆之失杜氏又胡餘於左氏所增之外更增一閏乎又按律曆志劉歆說云魯曆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爲蔀首故春秋刺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而司曆以爲在建戌史書建亥又曰襄公二十七年距辛亥百九歲九月乙亥朔是建申之月也魯史書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傳曰冬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司曆過也再失閏矣言時實行以爲十一月也不察其建不考之於天也劉以傳作十一月故云司曆以爲在建戌經作十二月故云史書建亥辛亥當公五年爲孟統五十三章首故曰距辛亥百九歲也○注是後至之應○即下二十九年閽弒吳子餘祭三十年蔡世子般弒其君同三十一年莒人弒其君密州是也鄂本后作後紹熙本同書揚正校勘記云釋文閽殺下音試此二弒字亦當作殺音試因上有釋文故作殺此無釋文故作弒也五行志下之下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禮義將大絕滅之象也時吳子好勇使刑人守門蔡侯通於世子之妻莒不早立嗣後閽弒吳子蔡世子般弒其君莒人亦弒其君而庶子爭劉向以爲自二十年至此歲八年閒日食七作禍亂將重起故天仍見戒也後齊崔杼弒君宋殺世子北燕伯出奔鄭大夫自外入而篡位指略如董仲舒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注】豹羯爲政之所致【疏】成元年無冰注云衛書曰舒恒燠若易京房傳曰書寬而猛倒賞也此與使同○注豹羯至所致○舊疏云傳指豹羯者正以數年以來事見豹羯之事明是時豹羯用事也即上二十三年叔孫豹救晉二十四年叔孫豹如晉仲孫羯侵齊二十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以下于宋下文秋仲孫羯如晉二十九年仲孫羯會晉荀盈以下城杞之屬是也按成元年指季孫行父專權所致此時不見季孫用事故斥叔仲也五行志中之下襄二十八年春無冰劉向以爲先是公作三軍有侵陵用武之意於是鄰國不和伐其三鄙被兵十餘年因之以饑饉百姓怨望臣下心離公懼而弛緩不敢行誅罰楚有夷狄之公有從楚心不明善惡之應董仲舒指略同一曰水旱之災寒暑之變天下皆同故曰無冰天下異也襄公時天下諸侯之大夫皆執國權君不能制漸將日甚善惡不明誅罰不行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無寒歲秦滅無燠年

夏衛石惡出奔晉【疏】通義云衛喜之黨

邾婁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注】公方久如楚先是發賦于民之所致【疏】注公方至所致○校勘記云鄂本久作欲此誤舊疏云即下十一月公如楚二十九年夏五月公至自楚是也按如疏義似舊疏本作久也五行志中之上二十八年大雩先是比年晉使荀吳齊使慶封來聘是夏邾子來朝襄有炕陽自大之應與何義微別

仲孫羯如晉

冬齊慶封來奔

十有一月公如楚【注】如楚皆月者危公朝夷狄也【疏】注如楚至狄也○即此及昭七年三月公如楚是也論語八佾云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故危之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注】靈王【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有甲寅月之二十六日

乙未楚子昭卒【注】乙未與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葬以閏數卒不書閏者正取葬月則葬二年之喪始死得以閏數非死月不得以數閏【疏】繁露隨本消息云先楚子昭卒之二年陳蔡伐鄭而大克其明年楚屈建會諸侯而張中國卒之明年諸夏之君朝于楚楚子卷繼之四年而卒其國不爲侵奪而顧隆盛強大中國不出年餘何也楚子昭蓋諸侯可者也天下之疾其君者皆赴愬而衆之兵四五出常以衆舉少以寡擊微義之盛也先卒四五年中而內乖齊晉會衛之兵分守大國擊小諸夏再會陳儀齊不會往與亡其南而二君弒中國在其北而齊衛殺其君慶封劫君亂可石惡之徒聚而成群衛衎據陳儀而爲謀林父據戚而以畔中公殺其世子會大饑中國之行亡國之跡也何氏無與楚子昭義蓋屬類之異也○注乙未至月也○通義云閏者積月之餘日而附於前月故不更繫月與壬申同例經義述聞云權按杜氏春秋長曆明年閏八月則是年不當有閏月且長曆是年十二月甲寅爲十二月十七日明年二月癸卯爲二月七日若十二月後有閏月則癸卯當在明年正月不得在二月矣何說非也乙未當爲己未甲寅爲二月十七日則己未當爲二十二日己與乙字形相似故己誤作乙左氏經莊三十二年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公羊穀梁並作乙未乙亦己之誤也○按杜氏之曆不可通於何氏若改經遷就則無不可通之書矣○注葬以至數閏○釋文舊作期云本又作葬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傳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喪曷爲以閏數喪數略也注謂喪服大功以下諸喪當以閏

月爲數略猶殺也以月數忌殺故并閏數大功以下以月計則數閏故葬亦數月亦計閏也其卒不書閏者三年問云至親以期斷故取葬也葬三年皆以年計故不數閏也白虎通喪服云三年之喪不以閏月數何以其言期也期者復其時也大功以下月數故以閏月除卒在閏者閏爲前月之餘即數前月計之非此不數也通典禮云晉穆帝崩再周而過閏博士謝收孔桀議按左氏春秋經書襄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其閒相去四十二日是則乙未閏月之日也經不書閏月而書十二月明閏非正宜附正之文其不曰二十九年正月是附前月之證又禮記曰喪事先遠日則祥除應在閏月晉書左丞劉達議喪紀之制歲數者沒閏而三年之喪閏在始末者用會之論時有不同惟當本乎閏之所繫可以明折衷經傳具四時以編年一時無事經書首月及其有事隨月而載初不書閏者以閏附正月不應時見也唯魯文六年書閏月不告朔指見告朔之餘無事也又文公元年閏三月後故傳曰於是閏三月欲審所附此明證設此閏遭喪者取其周忌應用來年三月旣合喪期大數得周忌定日何休亦以爲然朔論同之不嫌原其所由在乎閏附前月而不屬後故也始喪在閏月以附前祥除遇之豈得屬後立閏有定所而施用有彼此求之理例殊不經通且喪宜從重不貳之道祥用遠日禮之正與忌謂司忌故當七月二十八日大祥應用閏月晦旣得周忌之正不失遠日之義禮之遠日識非出月遇閏而然蓋隨時之變耳劉達用閏月祥散騎常侍鄭襲議云中宗肅宗皆以閏崩祥除之禮皆用閏之後月先朝尙書閏附七月用之何疑荀司徒亦以閏變荀家祥亦用閏之後月諸荀名諱相繼習於禮學故號爲名宗議者引周官左氏而非公羊穀梁今按周官左氏傳所書自是閏月中事閏月長三十日三十日中何得無事不明閏月非附月之理也議者稱三年之喪二十五月過閏之年便二十六月三年之喪不應以閏爲月議者稱禮傳終身之哀忌日之制不推周年子卯之謂代不用子卯閏月及大月三十日亡至於無閏之年及與小盡都是無忌所以古人用子卯也晉文皇帝七月二十八日崩己未之日今年己未在閏月十日時不用子卯而用二十八日久矣若己未在他月今者不能變改閏附七月己未在閏今者用閏蓋遠日之情也吏部郎中劉耽議以爲喪禮之制周年沒閏者譏者以閏非正月故略而不數是以邸明錯之閏三月公羊則曰天無是月由此言之閏無定所隨節而立其名稱則在上月是以卒于閏者則以所附之月爲周至於祥變理不得異豈有始喪則附之於前祥變則別之於後以例推之情所未安且夫禮雖制情亦復因情制禮若情因事伸則古人順而不奪是以每於祥葬咸用遠日斯所以節順人情因可伸之愚故數年則沒閏喪禮所不譏附於前月春秋之明義愚謂國祥用閏月晦旣合經傳附前之義又得遠日伸情之旨且喪宜從重古今所同群事禮例謂此爲允太常丞殷合議謂忌不可遲存終月也祥不必本月術遠日也謂宜以七月二十八日爲忌閏月晦而祥晉書右丞戴爲續葬博士所上祥事是事用吳商議也商之所言依公羊何氏注及禮之遠日也禮稱三年之喪十三月而小祥二十五月而畢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此喪服之大數閏月之正文也又云喪以月者數閏以歲者不數閏是爲有閏則十四月而祥二十六月而除不用喪月之常數所以重周忌之正也夫緣祥之節喪禮之大終身之哀忌日之謂喪中過閏禮不可略周忌之月不可以移故餘情以立制變文而示義也至閏在喪衰三年之限已全周忌之正已得何故於此又復延月耶議者據左氏之閏三月公羊無是月穀梁附月餘日以明閏非月數皆應屬前之證按推致分度隨以置閏閏月之所在年中無常喪當有繫以明其所在三月後謂之閏三月非三月也天無是月非常月也非無此月所在無常也穀梁亦云積分以成月經傳之文先儒皆說並不謂閏是餘日不別月數而以六十日爲一月也三年之喪禮之所重其爲節文不專一制亡在於閏喪者之變祥除之事無復本月應有所附以正所周閏在三月後附在三月喪紀無違順序有節合三傳三禮意也若閏非月數皆屬以前功服葬月何以數之於葬則數於祥則否用合二義未安也凶事遠日言月中之遠閏若遙一月當是遠月豈遠日之義耶卜葬之遠不出於月卜祥之遠而乃包閏卜同遠異復非所宜也按何休云閏死者數閏以正周月非死月不得數大較歸同但其年無閏而以乙未爲閏之日考較經傳未之祥耳商操專便爲正義不亦繆乎閏在喪中略而不計祥除值閏外而不取重周忌也閏亡無正推以附前喪期不闕順序不悖合禮變也按此議極爲平允宋書禮志庾蔚之議禮正月存親故有忌日之喪四時旣已變人情亦已衰故有二祥之殺是則祥忌皆以同月爲儀而閏亡者明年必無其月不可無其月而不祥忌故必用謂所附之月閏月附正公羊明義故班固以閏九月爲後九月月名旣不殊天時亦不異若用閏之後月則春夏永華節候亦殊設有人以閏臘月亡者若用閏後月爲祥忌則祥忌應在後年正月祥涉三載旣失周期之義冬亡而春忌又乖致感之本昔人年末三十日亡明年末月小若以去年二十九日親猶存則應用後年正朝爲忌此必不然則閏亡可知也是也通典又引鄭襲難范甯曰以閏三月五日死者當以來年何月祥何月爲忌答曰謂之閏月者以餘分之日益月耳非正月也非正月則吉凶大事皆不可用故天子不以告朔而喪者不數以閏月死旣不數之禮十三月小祥二十五月大祥自當以來年四月小祥明年四月大祥也所謂忌日者死之日月耳今以閏月來年無閏月安得有忌日邪當以後歲閏月五日爲忌是五年再有忌日也難者曰忌日之感終身之感罔極之感不離一日今須後閏則三年之忌不亦遠乎傳稱子卯不樂謂之疾日先儒以爲甲子乙卯皴如是自宜以日辰爲忌遇之而感耳御史中丞孫王臣恬議夫閏非正數故附前月爲稱至於月也豈得爲一以宿度論之閏所附月盡之夕甯猶見乎又閏之初豈不始魄以茲言之可不謂兩月耶天無是月正數耳非無此月也若用閏祥則虧二十五月之大斷失周忌之正典出於祥月非卜遠日之謂正周而除於禮爲允會稽內史鄒愔書云省別書幷諸儀具三禮證據誠所未詳恐祥忌異月於理不安十三月祥二十五月畢明文煥然而閏在周內合而不數者則閏正月遭艱便當以十二月祥於時則未及周年於忌則時俗平吉若由天無是月故略而不計則凡在五服皆應包閏異如足下所論若云情重則宜包情輕則宜數是爲制之由情而非本於晉數苟本乎曆數必天無是月則雖情有輕重而含閏宜一且齊衰之制過閏而包降爲大功則數而除天性攸同而包數異制以月爲斷者數閏以年爲斷者除閏推此而言則除數所由蓋以所過爲分斷非本情之所以以後月爲閏者故是上之所論以吉爲忌於理不通故耳云閏在周使者將非其喩至於凶事術遠盡施於卜日祥葬制無定期故不得卽申物情務從其遠若理例理然豈得不循成制以過限爲重或謂閏者盡年中餘分故宜計其正限以補不足今再周無閏則不補小月之限閏在周後便欲以六十日爲一月者當以旣已過閏便宜在盡其月節故也月節之餘足下釋之且節必在閏月之中則合月從節卽復違退致闕術者後射諸安擧參詳宜準經典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二十五月而畢禮之明文祥除必正周月情依禮用七月晦至尊釋除縞

蔡謨說卽吉按鑑王恬鄭恬論皆正范說謬妄謝欣孔梁劉撰鄭疑劉耽殷合皆似理而非也隋書禮儀志牛弘撰儀禮定制之年及期喪不數閏大功以下數之以閏月亡者祥及忌日皆以閏所附之月爲正得其宜矣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何言乎公在楚【注】據成十一年正月公在晉不書【疏】注據成至不書○卽成十年秋七月公如晉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知正月時公在晉明矣

正月以存君也【注】正月歲終而復始臣子喜其君父與歲終而復始執贄存之故言在在晉不書在楚書者惡襄公久在夷狄爲臣子危錄之【疏】鹽鐵論和親篇春秋存君在楚繁露王道云正月公在楚臣子思君無一日無君之義也又云觀乎在楚知臣子之恩厚以爲閔公非其義○注正月至存之○類聚引白虎通云書曰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至正月朔日乃執而朝賀其君朝賀以正月何歲首意氣致敬欲長相保重本正始也故臣執贄而朝賀其君續漢志注引決疑要注云古者朝會皆執贄侯伯執圭子男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漢魏朝依其制正旦大會諸侯執玉璧薦以鹿皮公卿以下所執如古禮古者衣皮故用皮帛爲幣玉以象德璧以稱事不以貨沒禮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輕重之宜也○注在晉至錄之○御覽引春秋考異郵云襄公朝于荊士卒度歲愁悲失時泥雨暑溼多霍亂之病蓋亦在危限也成十一年在晉不書昭三十年三十一年三十二年書公在乾侯者彼注云閔公遲瀆無尺寸之居遠在乾侯故以存君明臣子當受納之是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疏】穀梁傳公至自楚喜之也注甯曰遠之蠻國喜得全歸

庚午衛侯衎卒

閽弒吳子餘祭【疏】此及左傳釋文作閽殺左氏唐石經亦作殺公羊石經及板本作弒穀梁音義亦作弒曲禮正義引左傳亦作殺與石經同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閽弒吳子餘祭盜弒蔡侯申陸氏皆謂其殺吳子也蔡侯也不曰其君者閽者刑人也盜者賤人也刑人賤人非君所近不使得君其君者於凡弒君者也其爲弒則同故賤刑人賤人未有無君者也經謂殺異與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盜殺衛侯之兄縶盜殺陳夏區夫書法何異也是不亦使於亂臣賊子刑人賤人之賊其君且藉口於春秋不書弒哉豈聖人正名之意哉

閽者何門人也【注】守門人號【疏】注守門人號○禮記祭統云閽者守門之賤者也又檀弓閽人爲君在弗內者注閽人守門者也周禮秋官序官閽人注閽人司昏晨以昏閉者說文門部閽常以昏閉門隸也杜云閽人守門者穀梁閽門者也

刑人也【注】以刑人爲閽古者肉刑墨劓臏宮與大辟而五孔子曰三皇設言民不違五帝畫象世順機三王肉刑揆漸加應世黠巧姦僞多【疏】注以刑爲閽○周禮閽人注又云刑人墨者使守門用掌戮職文彼云墨者使守門刖者使守囿故閽人云王宮每門四人囿遊亦如之是守門守囿皆用刑人統謂之閽也左傳莊十九年鬻拳自刖楚人以爲大閽明諸侯閽人亦用刑人矣○注古者至而五○白虎通五刑云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大辟法水之滅火宮者法土之壅水臏者法金之刻木劓者法木之穿土墨者法火之勝金又云墨者墨其額也劓者劓其鼻也臏者脫其臏也宮者女子淫執置宮中不得出也丈夫淫割去其勢也大辟謂死也書呂刑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臏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書序以爲訓夏贖刑蓋夏初制也周禮司刑職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較之夏制則重刑多而輕刑少矣舊疏引元命包云墨劓辟之屬各千臏辟之屬五百宮辟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列爲五刑罪次三千與書同惟臏刖異舊疏引鄭駁異義云皐陶改臏爲剕呂刑有剕周改剕爲刖孔子爲春秋採摘古制也說文骨部髕厀耑也脫其髕骨傳其刖者耑骨剕者說文足部跀跀斷足也舊疏云何氏必言古者肉刑者漢文帝感女子之訴怨倉公之罪除肉刑之制故指肉刑爲古矣○注孔子至僞多○舊疏云孝經說文校勘記云鄂本漸作斬誤白虎通五刑云傳曰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三王明刑懲世以五周禮保氏疏以爲鉤命決文三王明刑司圜疏引作肉刑義與此同易繫辭傳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鄭三皇設言民不違也初學記引書傳云唐虞象刑而民不犯漢書武帝紀詔曰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白虎通又云五帝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臏者以墨幪其臏處而畫之犯宮者屝雜屨犯大辟者布衣無領書鈔引書傳云唐虞象刑犯墨者蒙皁巾犯劓者赭其衣犯臏者以墨幪其臏處而畫之犯大辟者衣無領白帖引書傳又云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人恥是也舊疏引唐傳云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注純緣也時人尙德義犯刑者但易之衣服自爲大恥中刑雜屨屨屨也又曰下刑墨幪之巾也使不得冠飾周禮罷民亦然蓋幷注文引之又曰上刑易三中刑易二下刑易一輕重之差以居州里而民恥之亦書傳語御覽引愼子云有虞氏之誅以幪巾當墨以草纓當劓以菲屨當刖以艾韠當宮以布衣無領當大辟周禮疏引孝經緯云上罪墨幪赭衣雜屨中罪赭衣雜屨下罪雜屨而已所說大同小異皆以唐虞象刑也故周禮司圜注弗使冠飾者著墨幪若古之象刑與是也荀子正論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漢書刑法志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以俗傳於唐虞也違與機韻加與多韻舊疏云三皇之時天下辭粹其若設言民無違者是以不勞制刑故曰三皇設言民無違也五帝之時黎庶已薄故設象刑以示其恥當世之人順而從之疾如機矣故曰五帝畫象世順機也畫猶設也三王之時劣傳已甚故作肉刑以威恐之言三王必爲重刑者正撥度其世以漸欲加而重之故曰撥漸加也當時之人應其時世而爲黠巧作姦僞者彌多于本用此之故須爲重刑也疑皆宋均注補故云云云之說備在孝經疏蓋孝經注也

刑人則曷爲謂之閽【注】據非刑人名刑人非其人也【注】以刑人爲閽非其人故變盜言閽【疏】注以刑至言閽○穀梁傳曰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禮記祭統云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故曰以刑人爲閽非其人也舊疏刑人弒君正合書盜哀四年盜殺蔡侯申下傳云弒君賤者也寺賤人此其稱盜以弒何賤乎賤者也賤乎賤者孰謂謂罪人也是其刑人弒君正合稱盜之文按此稱閽者戒人君以刑人爲閽故變盜言閽繁露順命云皆絕骨肉之屬離人倫謂之

閽盜而已無名總號氏總天地之閒至賤乎賤者也是也惠氏春秋說云不稱盜而稱閽何也閽禮量者使守門劇者使守閽害者使守內則者使守閽究者使守績皆刑人為守門謂之閽左傳謂吳人伐越獲俘為以為閽明非刑人乃俘因安知其非隸也故春秋備書之以為戒云俞氏樾公羊平議云弟子閽曷為謂之閽則書譏以書閽之故按二十三年傳曷為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非其人與非其大夫文法一傳義亦當同文十六年傳賤者窮諸人則此刑人正宜書人不書人而書閽者以非其人也非其人謂非吳人也左傳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則此刑人乃越人者書曰吳人弒其君失其實矣又在吳國非自外來不得從邾婁人戕鄫子之例故如其實書之曰閽且因以為人主近刑人之戒何氏懿據哀四年傳而盜非其人句不得其解按何意以刑人非其人謂刑人非可為閽之人也故特書閽示戒足答弟子之閒不必如非其大夫一例解也獲俘語出左傳未知公羊同否非士不得稱人以弒殺繫所謂不得齒諸人者也何解正合傳意

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注】刑人不自賴而用作閽由之出入卒為所殺故以為戒不言其君者公家不畜士庶不友放之遠地欲去聽所之故不繫國不繫國故不言其君【疏】校勘記唐石經原刻無則字後磨改增之繁露王道云閽弒吳子餘祭見刑人之不可近靈纖論周禁云古者君子不近刑人刑人非人也身放殖而尋後世故無實不貸實不恥稱公羊問答云君子不近刑人而周禮墨者使守門何也曰祭統云閽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注謂夏殷時然則春秋用四代之禮不獨用周禮故不同通義亦云祭統注以為夏殷時若然墨者使守門周公制禮如是但王政與世隆汙情變點備則防彌遠患之道益密故春秋因此事而者不近刑人之戒亦變周從殷之一端為按曲禮刑人不在君側注為怨誤為害也春秋傳曰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漢書蕭望之傳自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又後漢書曹節傳吳使刑人身遠其稱是也○注刑人至為戒○舊疏以不自賴猶言不自重穀梁傳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遠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閽弒吳子餘祭仇之也用以為閽由之出入是狎敵遠怨也故著為戒○注不言至其君○曲禮疏引白虎通云古者刑殘之人公家不畜大夫不畜士遇之路不與言放諸墝埆不毛之地與禽獸為伍禮記王制云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注屏諸放去也已施刑則放之棄之役賦不與亦不使之以田困乏又無關恤也處書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也周則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是周禮說與春秋禮今文家殊也穀梁傳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不言其君故不繫國稱吳閽也正以不齊諸人絕皆臣之義故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齊鄭公孫段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城杞【注】書者杞時微弱能成王者後【疏】舊疏云左氏經世叔齊作太叔儀今本左氏大亦作世與公羊同左氏經皆人下脫邾人二字左傳晉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注書者至者使○穀梁傳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滿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注諸侯微弱政由大夫大夫能同恤災危故曰變之正何氏不曰大夫義或同也

晉侯使士鞅來聘

杞子來盟【注】貶稱子者微弱不能自城危社稷宗廟當坐答諸侯城之復貶者諸侯自閔而城之非杞能以善道致諸侯【疏】注貶稱至諸侯○傳二十七年杞子來朝注杞稱子者起其無禮不備正以杞本公春秋新周故宋黜杞為小國稱伯莊二十七年書杞伯來朝是也今稱子以其危弱不能自城危宗社當坐故貶從子也春秋伯子男一也得為貶者爵位雖同名號究異故傳二十三年注聖人子孫有餘無絕故貶不失爵也彼亦以為餘莒所會故以其一等貶之稱杞子卒也

吳子使札來聘

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注】據向之會稱國【疏】注據向之會稱國○襄十四年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以下會吳于向是也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注】據聘不足賢而使賢有君有大夫荊人來聘是也【疏】注據聘至是也○莊二十三年書荊人來聘是也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注】與并也并季子四人【疏】史記刺客傳光之父曰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子札諸樊即謁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疏】刺客傳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弟欲卒致國季子札謁曰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國【注】迮起也倉卒意【疏】注迮起也倉卒意○說文辵部迮迮起也孟子公孫丑篇今人乍見孺子乍亦倉卒意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為君【注】迭猶更也【疏】注迭猶更也○小爾雅廣詁迭更也太元元文陰陽迭用注迭更也廣雅釋詁迭代也易說卦傳迭用剛柔注迭遞也代遞皆更義也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疏】吳越春秋一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曰禮有舊制奈何廢前王之禮而行父子之禮乎壽夢乃命諸樊曰我欲傳國季札爾無忘寡人之言諸樊曰周之太王知西伯之聖廢長立少王之道興今欲授國季札臣誠耕于野王曰昔周行之德加于四海今汝於區區之國荊蠻之鄉曷能成天子之業乎且今子不忘前人之言必授國以次及乎季札諸樊曰敢不如命較此歿史記吳世家授位季札之意起於壽夢成於諸樊也故吳世家云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是也故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勇【疏】吳越春秋諸樊驕恣輕慢鬼神仰天求死將死命弟餘祭曰必以國及季札臧琳云或輕其死或為勇事即餘祭不遠刑人為閽巢門所殺是也飲食必祝【注】祝因祭祝也論語曰雖疏食菜羹瓜祭是也【疏】注祝因至是也○論語鄉黨文校勘記云古論語作瓜祭

五〇〇

書論語作必祭何氏今文之學書引作必祭又曰何氏論衡云書多用伏生之學必論語不可必其用魯也誠氏據當作經日記云古論語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魯論語疏食菜羹必祭必齊如也公羊傳注引瓜祭按何邵公止據今學不當引古論即兼通古學義當全引必不從瓜祭而止此蓋用魯論必祭之文以經傳中飲食必祭疏家不能辨其所出後人誤據今本論語改之按臧說是也學氏禮經論云必字从八弋聲文作與爪相近而誤飲食必祭者周禮大祝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擩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皆言祭食之禮者出少許置之豆間或上豆或皆隋之間然玉藻云唯水漿不祭注水漿非盛饌此引論語疏食菜羹至齊亦祭則當明凡飲食必祭也禮運云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至所以為祭飲食之人不忘本故也祭記孔子言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詩曰疏食不足祭也蓋主人饌辭論衛祭雷無闕史國應之傳皆引此證孔子

曰天苟有吳國 猶曰天誠欲有吳國當與賢弟 注猶曰至賢弟

實弟○當國云言天誠有吳不誠我實弟國與實弟也

尚速有悔於予身 尚猶努力速疾也

悔咎于我也欲使致國于季子 說苑至公云吳王壽夢有四子長曰謁次曰夷昧次曰季札號曰延陵季子賢三兄皆知之於是王壽夢死以國位讓季子季子不肯當國乃為約曰季子賢使國及季子則吳可以興乃兄弟相繼飲食必祝曰使我早死令國及季子此大同言云成十七年左傳晉士鞅問於何氏曰云休以為人生有三命有壽命以保度有隨命以督行有遭命以謫暴聞死可祈也若周公之隨天不出妖地不出孽陰陽和謂災害不生武王有疾周公桓壽以身代武王疾遂為公不夭由此言之死不可據傳自天除欲盡矣非果死今左氏以為果死因著其事以為信然言趁禍殺帝左愛氏其友第今致此國無由亦精自誠祈之死至而而得顯暴左卒氏遂者忘公死羊不此可事祈直之義祭死死如或周人公黨代之死門子人路所之殺叔拘豈亦言事儀非乎天所者得也死豈乎如而左傳氏及以餘八具部死衛為會信也然庶故幾得也雖詩之王按風昔鬼瘥婁遲云速衛瘉無洽為○箋注云衛衛瘉庶勢幾力也○漢說書文敘周禮傳考衛工事記其無疑以注為衛庶遠幾也注說連也皆疾也與禮努記力檀弓近豈○若注速反疾而也遽○乎注速疾也郭注云遽文見亦說疾文也亦呂訓覽疾辨○土注云傳韻遄不相告故逸疾大也注爾雅釋詁遄速也逸疾也

予予我我也也白○虎賈通子號容篇經予云亦師我古也者凶予也訓凶我咎者義余同之爾借雅也釋詁

故謁也死

餘祭也立 故後為君 在上二十五年 餘祭也死夷昧也立 見餘上祭死

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 疏云在昭二十五年昔史記刺客

傳不書立吳餘祭死夷昧年傳立季札讓逃去曰書餘一祭餘祭立死四年本欲傳位季札季札遂子札季逃曰

吾不受位明矣昔前君有命已附子臧之義潔身清行仰高不踐惟仁是處富貴之於我如秋風之過耳遂逃歸延陵終身不入吳國云

曰亡據下云使而反此亡者使而亡也史記言季札使而逃亡此云

僚者長庶也即之 緣兄

第相繼而即位所以不書僚篡者緣季子之心惡以己之是揚兄

之非故為之諱所以起季子而君之 通義云即之即位也○注緣兄至即位○昭二十七年左

我王僚也二十七引服云僚夷昧之子也公故曰義王僚疏傳記云左傳二十七年杜注光吳王諸樊子也用公羊說正

獻光曰我王嗣也此據吳公羊家說故杜注云僚光並非正世本云吳光生此所據世本也而立春秋正義曰服氏注又云史記世家皆同光是僚兄經世本皆云

正史記言而今者之言世本已是世嫡之言不同本之以本為世家也誤兄是諸樊之子以史記為

云實昧則君光之云命我則王國嗣宜似之當季為子實不昧子先然君史之記命云則光我父宜先立立則公羊為王傳

之說宣者此史所記以序之吳子世系為之公羊傳云以實為昧之

也又有寶母也以生實者又何同母寶者四人使云但僚者所生庶耳與即之服然則合謂等何四

之注云諸樊兄之弟而何以不書以僚篡者季子以已之非心惡是又以兄子季曰己

實閩語晉何人又殺其父有何亦晉兄謂兄弟相殺子者則殺子季殺子中以像光是為光中而兄

云父子殺相兄以弟殺子民服氏奏為今世季本子又據僚公仇羊而不得以殺光是為非父也又又殺接子也說故

行不云公庶弒兄死餘祭曰立亦乃夷昧立實為吳王季死子次及季使子遲事子如何使故

又吾又父殺殺子則晉昭曰是晉殺兄晉子弟相受國則無晉已與晉時也亦為以僚共為季季子子兄惠見氏

世本左傳杜注云左傳餘注祭夷昧以為世本之為服史氏記之然說亦是也有要秦三十諸國之一年之書不傳與吳

居之孤曰庸云若天所奉其在今光是嗣君其子乎吳之有國者也必季此君子之之諸獎孫實

則左傳宜其曰長我亦王不嗣也兄不弟書及以光王則子為傳言亦其光即嗣常之耳嗣嫌條立之子

未為不可光何不平之有故書以公羊為正○中庸註云所以尊賢而事之季僚人小人也禮記

像不得欲為嗣春君之子季不故立春秋為嫡實子者之光書心立而也為之

季子使而反

至而君之爾 不為讓國者僚已得國無讓也 ○注不為至讓也○校勘記鄂本

無讓此也傳作無所讓似此謂讓國因使而遂逃世家謂延陵季子季札欲援棄國如遜季札之子陳私行適逃乎去季也

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 疏 昔

云三凡二者亦皆一然之辭故言

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

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為君乎 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本

攻為僚文作悉非其位受之云先君而又自即之春秋危之奮與王僚所是也是改從史記釋

五吳云非其位不受之先君也

記刺客傳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耶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嫡嗣當立公子光曰吾又曰光真嫡也不之實付以嫡子長以及光

乎札長也及札長之使亡在外諸侯之使未還也今僚何以國代立乎奮札吳長為嫡之身卒空有立

於是使專諸

刺僚[注]闔廬謂之長子光專諸膳宰僚者炙魚因進魚而刺之[疏]注闔廬至子光○何氏以光爲謁子與史記杜氏同說苑至公云謁子光曰以吾父之意則國當歸季子以繼嗣之法則我適也當代之僚何爲也亦以光爲謁子○注專諸至刺之○舊疏云吳語文昭二十七年左傳云鱄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之史記注引服虔云全魚炙也吳世家光伏甲士於窟室而謁王僚飲王僚使兵陳於道自王宮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也人夾持鈹公子光詳爲足疾入於窟室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手匕首刺王僚鈹交於胸遂弑王僚刺客傳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吳越春秋又云專諸曰凡欲殺人者必前求其所好吳王何好光曰好味專諸曰何味取甘光曰好嗜炙魚之炙也專諸乃去太湖學炙魚光具酒請僚使專諸置魚腸劍炙魚中進之既至王僚前專諸乃擘炙魚因推匕首立戟交軹倚專諸胸胸斷臆開匕首如故以刺王僚貫甲達背說文口部嗜嗜欲喜之也耆蓋嗜之借孟子告子耆秦人之炙亦作耆炙者說文炙部炙肉也从肉在火上詩小雅瓠葉傳炕火曰炙蓋以火炕魚食之也

而致國乎季子[疏]說苑篇名至公又云刺僚殺之以位讓季子吳越春秋季札使還至吳闔閭以位讓季札

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弑改殺按釋文作弑吾君云申志反注殺僚同蓋此據所改注中則諸本皆作殺僚紹熙本亦作弑

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注]兄弟相殺者謂闔廬爲季子殺僚[疏]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父子兄弟非一人不得言終身也身字蓋因下終身不入吳國而衍終無已者終竟也竟無已時也檀弓曰罪責於人人終無已夫莊子則陽篇其可喜也竟無已呂覽知度篇是耳目人終無已也文義悉與此同昭二十七年疏引此已衍身字則不始於唐石經矣新序節士篇亦作終身無已後人據誤本公羊增身字也○注兄弟至殺僚○何意以僚爲季子庶兄光爲札弑僚是兄弟相殺

去之延陵[注]延陵吳下邑禮公子無去國之義故不越竟[疏]注延陵吳下邑○下三十一年左傳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左疏引服虔云延延陵也州來邑名季子讓王位升延陵爲大夫食邑州來傳家通言之吳世家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漢書地理志會稽郡毗陵季札所居師古曰舊延陵漢改之越絕書毗陵故爲延陵吳季子所居又云毗陵上湖中冢者延陵季子冢也去縣七十里上湖通上洲季子冢古名延陵墟○注禮公至越竟○繁露玉英篇紀季曰春秋之法大夫不得用地又曰公子無去國之義莊九年注公子無去國之道臣異國故白虎通五行云親屬臣諫不相去法木枝葉不相離也

終身不入吳國[注]不入吳朝既不忍討闔廬義不可留事[疏]說苑至公又云季子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注不入吳朝○舊疏云延陵者竟內之邑而言不入吳國故以朝廷解之○注既不至留事○校勘記鄂本無可字此衍按有可字亦通紹熙本亦有可字昭二十七年左傳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吳越春秋闔同即不忍討意也漢書蕭望之傳則下走將歸延陵之皋孟康曰吳公子札食邑延陵薄吳王之行棄國而耕於皋澤

故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注]故大其能去以其不以貴賤苟止故推二事與之[疏]說苑又云君子以其不殺爲仁以其不取國爲義夫不以國私身捐千乘而不悔弃尊位而無忿可以庶幾矣繁露精華云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是故魯季子追慶父而吳季子釋闔廬罪同異論其本殊也俱弑君或誅或不誅聽訟折獄可無審耶故折獄而是也理益明教益行折獄而非也闇理迷衆與教相妨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其事異域其用一也不可不以相順故君子重之也通義云推季子之心本以光正當立假令夷昧死季子受之比其即世亦必歸國於光故光既自立因而不討也慶父無可立之道魯季子處之以義闔廬有可立道吳季子處之以仁

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注]據其本不賢其君以季子爲臣則宜有君者也[注]方以季子賢許使有臣有大夫故宜有君[疏]校勘記云浦鏜云十二年疏引作則國宜有君者也唐石經缺以上下字數之當無國字按無國字亦通○注方以至有君○穀梁傳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身賢賢也使賢亦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注以季子之賢吳子得進稱子是尊君也

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注]故降字稱名[疏]舊疏云壹而足者即莊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是也女叔字此稱名故注云降字稱名也經義雜記云嘗讀宋儒胡安國春秋傳至吳子使札來聘未嘗不歎胡氏之說也杜注左傳云不稱公子其禮未通於上國正義引釋例曰吳晚通上國故其君臣朝會不同於例亦猶楚之初始也又公羊傳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穀梁傳其名成尊於上也范云札名者成吳之尊稱重稱吳則不得有大夫是三傳皆無稱名爲貶之說唐獨孤及曰以季子之閎通博物慕義無窮而使當壽夢之眷命接餘昧之絕統必能光啓嗣道以伯荊蠻則大業用廢姦難不作闔廬安能謀諸窟室專諸何所施其匕首乃全身不願其棄事讓不季其志所去者忠所存者節善自牧矣謂先君何吳之覆亡君實階禍獨孤之言本非知季子者然猶未傳會聖人之經胡氏之論豈因此加刻與惟明王世貞有言曰彼見乎吳之俗狠戾而好戰日尋干戈而僚以貪慢驟勇之性光以狡悍忍詬之責左右爲其人目睨而齒擊以未嘗一日而忘乎王位也札故熟計而舍之非得已也札觀樂而辨六國之譏褒賢不知吳之欲以禮息亂而不能以義制恩而不忍其身之不恤而何有於國將亡而嘿無一救乎使不欲以其身殉歸夷也可[illegible]當日之情勢矣嗟乎季子何人者即以其聽於列國事觀之見叔孫穆子而慮其不得死說晏平仲而告之以免難之法與子產交而憂鄭之將敗聞孫文子之鍾爲之懼懼而不敢止說叔向而戒其好直以離禍是其於聰過人之術爲之深思遠慮惓惓不忘如是而況於宗社乎是故吳之興亡季子必熟之懸慮之深矣將時勢流轉有非人力所能挽者與其以身殉之躬受其弑之禍而不能有所濟孰若見幾而作全身家己之爲愈故闔廬使專諸刺僚而致國於季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季子之志至是而始自然當其初讓之時已見之明決矣非固讓以全小節而罔念國家之大猷也[illegible]定云易曰知幾其神乎季子之見可謂知幾

實季子之明可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嗚呼其知季子也歟季子者所賢也曷爲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注】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字季子則遠其君夷狄常例雖君父辭故不足隆父子之親厚君臣之義季子讓在殺僚後豫於此賢之者移諱于闔廬不可以見讓故復因聘起其事【疏】注讓臣至之義○校勘記云何校本十二年疏引作故不云足乎季子所以隆父子之親也與今本異通義云必使臣必使子者必使全其爲臣子之道當札君父之世並未得有君有大夫今闔季子足與之則非臣子尊榮欲與君父共之之意故仍未許辭爲諸夏此春秋以忠教孝也是也宣十三年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注日者公子喜時父也錄臣子尊榮其不欲與君父共之故知錄之所以養孝子之志許人子者必使父也義與此同○注孝子至見讓○殺僚事在昭二十七年彼注云不書闔廬弒其君者爲季子諱明季子不忍父子兄弟自相殺讓國闔廬欲其享之故爲沒其篡也是移諱闔廬其讓不見不得於彼實也○注故復至其事○正以聘者書接內辭亦因其可褒褒之也通義云讓國事在昭公聘豫賢之於此者吳能修禮義來聘因其可賢而賢之所以得起其讓者並春秋吳大夫皆不得以名見足知札特書名爲賢故矣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疏】穀梁傳其曰北燕從史文也注南燕姞姓在鄭衛之閒北燕姬姓在晉之北史曰北燕據時然故不改也史記燕召公世家召公奭與周同姓姬氏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索隱今薊州薊縣故城是也宋衷曰有南燕故云北燕

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頗來聘【注】月者公數如晉希見答今見聘故喜錄之【疏】釋文頗一本作跛二傳作薳罷顧氏炎武廣韻正罷古音婆易中孚六三或鼓或罷或泣或歌王肅音皮徐邈音扶波反按罷音皮皮音婆凡經傳中罷從之罷之罷皆讀婆儀禮鄉飲酒禮飲酒罷劉音皮禮記少儀師役曰罷注罷之言罷勞也春秋傳曰師還曰疲此可見罷從之罷休之罷同爲一音矣春秋襄三十年楚子使薳罷來聘昭六年楚薳罷帥師伐楚公羊並作薳頗頗音皮左傳襄十五年公子罷戎罷音皮二十三年牢成御襄罷帥罷音皮三十年皆自朝布路而罷罷音皮買反又扶被反○注月者至錄之○舊疏云文當言如晉是若有作如楚字者觀也據上三年四年八年十二年二十一年皆書公如晉是數如晉也公五如晉惟八年晉侯使士匄來聘十二年晉侯使士鞅來聘二十九年晉侯使士鞅來聘來答者三是希見答也今二十八年公如楚三十年卽報聘故喜錄之也通義云聘例聘此月者與公如楚同意莊文之篤楚再來聘皆取其慕慕中國至是公親往朝楚使大夫報聘而已睽機猜夏之甚故爲諱夏危錄之接於如楚已月危之使旣來聘皆屬修好無爲復危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注】不日者深爲中國隱痛有子弒父之禍故不忍言其日【疏】注不日至其日○按文元年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髡書丁未日故也穀梁傳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疏引何氏廢疾云蔡世子般弒其君固不日謂之夷楚世子商臣弒君何反書日邪鄭釋之曰商臣弒父日之辭夷狄無禮義輕也今蔡中國而又弒父故不日之若夷狄不足責然公羊有若不疾乃疾之推以況此則無怪然劉氏逢祿難曰若夷蔡般不夷許止書日蔡弒與日楚弒同文而異許不日今異蔡於楚以明內外之辨反同許子楚以明文實之例何君明辨皆矣傳略弒父之爲夷而僅以不日夷其鄰致至許貫之日弒則以爲正卒於例亂矣經義述聞亦云楚夷狄也夷狄不足責便不日則楚商臣弒其君當不日矣此說之不可通者也按穀梁此傳自亂其例無可解說公羊不忍之義說桐嚴義正故子般卒書日子赤卒不書日以所聞世恩王父少殺所傳聞世恩高祖曾祖又少殺故子殺殺不去日見隱于卒去日傳曰不忍言也亦其例也通義云弒君例不日者失傳也般之罪惡不待貶絕固無爲父之道報于害中以亡其身故去日見亦有罪也太史公曰爲人君父而不通子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若蔡景公所以爲蠻也此猶奉涉左氏傳說幾與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同一傳矣

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注】伯姬守禮含悲極恩之所生外災例時此日者爲伯姬卒日【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有甲午月之五日左氏經伯姬上有宋字趙氏坦異文箋云左氏傳亦云宋伯姬且下注叔弓如宋葬宋共姬有宋字則此云宋災宋伯姬卒所以繫伯姬于宋者魯女之嫁于宋書也有宋字爲是按趙說是也水經注睢水東逕相縣故城南宋共公之所都也國府圖中猶有伯姬黌堂基斷堂卽伯姬燒死處方與紀要相城在宿州西北九十里○注伯姬至所生○漢書翼奉傳極陰生陽反爲大畢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師古曰伯姬幽居守寡既久而過火災極陰生陽也五行志上三十年宋災董仲舒以爲伯姬如宋五年宋共公卒伯姬憂居守節三十餘年又憂傷國家之患禍積陰生陽故火生災也劉向以爲先是宋公聽讒而殺太子痤應火不炎上之罰也與董何義殊○注外災至卒日○外災例時則莊十一年秋宋大水莊二十年夏齊大災上九年春宋火是也此日故解之昭九年夏四月陳火書月者彼注云月者閔之昭十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書日者四國同日災非常故也此日者爲伯姬卒日以內女卒例日故也莊四年三月紀伯姬卒不日者彼年夏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注卒不日葬日者魯本宜葬之故殺恩錄文於葬也莊二十九年冬十二月紀叔姬卒亦不日亦於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日也

天王殺其弟年夫【注】王者得專殺書者惡失親親也未三年不去王者方惡不忍暴而殺弟不與子行也不從直稱君者尊重也苦殺意恢以失子行錄殺但殺弟不能書是也不爲諱者年夫有罪【疏】釋文年夫音扶二傳作佞夫古年佞同部段借大戴禮公冠篇成王冠祝雍曰使王近于民遠於年說苑修文篇作使王近於民遠於佞九經古義云古佞讀爲壬故晉語與人誦云佞之見佞果喪其田佞與田協是讀爲年殊不知年讀爲甯田讀爲陳故詩信南

山畀我尸賓壽考萬年然公羊不作壬而作年何也詩甫田云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年是陳饋爲臣年禮如字〇注王者至親也〇舊疏云諸侯之義不得專殺大夫若大夫有罪而殺之者皆惡于專殺是以書見今此天王也自得專殺若殺大夫宜不書之書者以其殺母弟失親親故惡而書也杜云稱弟以惡王殘骨肉使傳言罪在王也穀梁傳君無忍親之義天子諸侯所親者唯長子母弟耳天王殺其弟佞夫甚之也〇注末三至行也〇校勘記云鄂本閩本同監毛本去誤王紹熙本亦年去上二十八年十二月天王崩至此年五月是未三年也文九作傳踰年矣何以稱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年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其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則書王崩未三年景王正書惡甚不合稱王此不去王明不與其稱子也昭二十二年景王崩二十三年書天王居于狄泉者使傳云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注時庶孽並篡天子失位徙居微弱甚故急著正其號明天下當救其難而事之是也〇注不徙至重也〇傳五年傳曷爲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注甚之者甚惡殺親親也春秋公子貫於先君唯世子與母弟以今君錄親親也今舍國體直稱君知以親親責之是直稱君者也舊疏云殺世子母弟皆直稱君者甚之也今經云天王殺其弟佞夫甯知非直稱爵之與而知天王乃是不與子行者正以在父服之內不恩恩慕反殺先君之子以此爲重故知義然〇注莒殺至是也〇昭十四年莒殺其公子意恢注莒無大夫書殺公子者未踰年而殺其君之子不孝尤甚故重而錄之稱氏者明君之子是也殺但殺弟不能書者皆疏云正以莒殺意恢以在喪內故書實之知天王殺弟者不在喪則不書矣諸侯之義不得專殺而言莒殺意恢在喪內乃書者正以意恢莒子之弟不爲大夫故也莒無大夫在喪外故不書非許其得專殺也知意恢雖公子在喪外亦不書因以在喪內失子行特錄其不孝也舊疏殊未了〇注不爲至有罪〇舊疏云春秋之義雖言罪罔王書乃實天子服內殺弟是甚惡何故不爲尊者諱因年夫有罪則王者之惡稍輕是以春秋不復諱矣按左傳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尹言多辱殺佞夫故傳曰罪在王然廢立何事儋括至與師固逐其大夫謂禍起於括則可謂佞夫全弗知無是理也故何氏以爲有罪景王不能誓處在五大夫之殺則天王不能無通也

王子瑕奔晉【注】不稱王子者惡天子重失親親【疏】注稱王至親親〇舊疏云正以文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注云叔服王子虎也不繫王者不以親親錄也今此王子瑕言王子者正惡天王重失親親也按凡稱王子猶公子貫於先君也致今出奔故惡失親親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疏】穀梁經作葬共姬脫宋字也文六年疏引異義公羊說云宋三十年葬宋共姬譏公不自行也按禮記疏引異義諸侯夫人喪公羊說卿弔君自會葬左氏說諸侯夫人喪士弔士會葬文襄之伯士弔大夫會葬叔弓如宋葬宋共姬上卿行過厚非禮也許慎謹按公羊說同盟諸侯喪君會葬其夫人喪又會葬是其不違國致而常在路鄭駁之云按禮君與夫人尊同敬稱禮鄰國君因稱夫人凶喪會弔重於相哀悲鳴於相尊敬故使可降一等士弔大夫會葬禮之正也周禮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無異義同益觀謙之數云夫人喪士會葬說者致之非傳義也按何氏無譏

公不自行之譏其最顯舊說與諸侯夫人喪君自會葬何氏亦無此義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宋災伯姬卒焉【注】說在下也【疏】穀梁傳外夫人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書女也卒災故隱而葬之也按此外夫人專謂書女嫁爲夫人者也若其不然卒亦不書矣

其稱謚何【注】據葬紀伯姬不言謚【疏】注據葬至言謚〇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是也按紀伯姬不言謚蓋紀已滅直爲齊侯所葬未必有謚故紀叔姬卒葬時亦無謚非必謚宋伯姬爲賢紀伯姬紀叔姬無謚卽不賢也書疏謂紀伯姬不言謚者不賢又葬紀叔姬不云謚蓋以劣於宋伯姬皆失之泥

賢也【疏】穀梁傳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實伯姬也經義雜記云考伯姬之卒公穀皆以爲賢胡安國因左傳云女而不婦遂以伯姬爲非此宋審傳文也按傳云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是左氏雖未稱其賢而待姆也三字已明著其賢之實矣下引君子之言是於傳文外兼載一說然審其詞義亦有褒而無貶曰君子謂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謂共姬已嫁爲婦似可從宜行事矣而猶謹守其女子之道傳母不在宵不下堂是婦人而爲女子之行者也朱子詩集傳葛覃曰可見其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此皆德之厚而人所難也余於宋共姬亦可見其已嫁而猶謹守女教是婦人所難也通義云於紀伯姬但隱之而已於宋共姬又加賢稱故雖其謚也共姬之謚從共公者也蓋得正也詩起二南二南起關雎而大雅稱文王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蓋文王之所以風化天下者本自正夫婦始夫婦不正然後貞女失所從俗流行極十五國之變乃至陳靈公之世株林刺於上澤陂月出風於下淫經百餘年間小人不復知有廉恥君子不復知有美刺而詩教遂亡詩亡於陳靈公春秋之所爲懼而作也故上本文王之教隱恆之際首正妃匹於內女贊不肯必權而別之數鄭季姬之淫佚則數年之聞婦喪其夫斷其體仇殁爽世子孫見戕此春秋之所以爲戒亦株林之意也觀宋伯姬之貞信遭患難而不失其度年踰閑居而不易其節故能生致三國之賻褒勸諸侯之哀此春秋之所以爲勸亦漢廣行露之意也左氏頗譏託君子之言譏其女而不婦殆猶漸於末世俗流之見者與趙氏坦宋伯姬論云春秋宋伯姬卒左氏傳曰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左氏之說非也婦人之有姆所以防非禮相舉動一且失之則違退或無所措其能免於非議乎事起倉卒皇然出走此里巷所不爲而謂書公之女宋室之婦寬輕進而爲之乎且所謂義者審其輕重之謂也伯姬之心固以禮爲重而以避去爲輕禮之所在即義之所往而謂會禮而取義乎哉曰婦人非傅姆不下堂者經也火追矣不待姆而違避者權也左氏所謂婦義事者會經而行權也然自古所謂權者會小節以全大節非所謂會大以全小也婦人之大節其在守禮乎抑在避害乎況伯姬義婦也則亦安於禮而巳矣何權之足貴楚王之將嫁季羋也季羋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體違貞哉矣以妻體違伯姬之見固有出於婦羋之上者而謂不侍傅姆而行乎楚昭王嘗與貞姜約曰召則以符其後水大至王使召失持符貞姜曰待未至不可去貞姜獨弃婦人乎何以弃待不行卒殞漸臺能體貞姜之所守者可與言伯姬矣公穀傳之按新序一云是以詩正關雎而春秋褒伯姬也惟南泰泰訓宋伯姬坐燒而死春秋大之取其不踰禮而行也繫爵王道云乎宋伯姬知貞婦之信列女傳貞順篇春秋詳錄其事爲賢伯姬以爲婦

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是皆以伯姬爲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
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疏】左疏引服云不書大非災火及人伯姬坐而待之耳用此傳說惟左氏謂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公羊謂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爲異耳
吾聞之也婦人夜出【注】謂有事宗廟
不見傅母不下堂【注】禮后夫人必有傅母所以輔正其行衛其身
也選老大夫爲傅選老大夫妻爲母【疏】繁露王道云宋伯姬曰婦人夜出傅母不在不下堂
此春秋之敎文以實也釋文傅母本又作姆同唐石經諸本同作母○注禮后至身也○漢書敘傳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軿下堂
則從傅母又稱貴女抽云聖人制禮以隔陰陽七歲之男王母不抱七歲之女王父不持飄非父母不與同車親非兄弟不與同筵
非禮不動非禮不行是故宋伯姬遭火不下堂知必爲災傅母不來遂成於灰春秋書之以爲高也詩周南葛覃云言告師氏傳師
女師也古者女師敎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使補敎女之師在公宮宗室不醮者行其禮記內則云女子十年不出姆敎婉娩聽從
又齊風南山箋云文姜與姪娣及傅姆同處壹隨女同行者夫是知后夫人必有傅母其實傅母亦兼女師之職也故杜云姆女師
○注禮老至爲母○舊疏云春秋說文作時王之禮公羊閒答云漢時亦有此制東方朔傳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如淳曰禮有傅
母說者又曰傅者老大夫也漢使中行說傅翁主也師古曰傅母是也白虎通嫁娶篇婦人所以有師者學事人之道也詩曰言告
師氏言告言歸昏禮經曰敎于公宮三月婦人學一時足以成矣與君有緦麻之親者敎于公宮三月與君無親者各敎於宗廟宗
婦之室國君取大夫之妻士之妻老而無子而明於婦道者祿之使敎宗室五屬之女至於宗子之室學事人也女必有傅母何尊
之也春秋傳曰傅至矣姆未至禮昏禮注云姆婦人年四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敎人者若今時乳母矣然則傅與姆不同
蓋大夫士之家女師不聞行后夫人位尊或女師之外別選老大夫爲傅大夫妻爲姆與傅至矣母未至也逮
乎火而死【注】故賢而錄其說【疏】穀梁傳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
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
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舊疏云逮乎火而死者爲火所逮環而死也○水經注睢水篇相縣故城中有伯姬黃堂基堂夜被火左右曰夫
人少辟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異夜不下堂遂逮火而死城西有伯姬冢○注故賢而錄其說○校勘記云鄂本說作錄此誤按
紹熙本亦作錄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疏】穀梁傳不言大夫惡之也通義云與欒盈同義
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欒盈者欒書之孫弒君賊也積惡者必有餘殃欒書幸免于難而欒氏之族誅於晉目之曰賊不誰謂非宜
良霄汰侈宋閔逆讓故其死也子產枕之股而哭之又殯而葬之明非賊也亦從討賊辭者辭窮則同春秋國有辭同而事異
者按惠說非是春秋弒君之賊不復見欒書不見於厲公賊後已示餘絕欒盈良霄出奔大夫已絕自者有力之文欒盈由曲沃入
晉良霄挾許力入鄭皆亂也故從討賊辭無二義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注】君子爲中國諱使若加弒月者弒
父比髡原恥尤重故足諱辭【疏】注君子至加弒○正以凡加弒者辭賊未討亦書葬昭十九年許世
子止弒其君買下書葬許悼公傳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弒也又曰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弒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此亦書葬
與使加弒同正緣爲中國諱故也○注月者至諱辭○鄭上七年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傳弒也孰弒之其大夫弒
之曷爲不言其大夫弒之爲中國諱也八年夏葬鄭僖公傳賊未討何以書葬爲中國諱也注不月者本實當去葬責臣子故不足
也使髡原爲大夫所弒因鄭伯欲與中國故故春秋爲中國諱猶實不足其文故不月此子弒父比髡原中國恥尤重是以足其諱
辭憫書時月也通義云恐蔡人不敢討君之適嗣又臣民之心其不欲諱其國惡使若殺弒爲疑獄者故錄情量力不過責也許世
子之罪隱春秋責之以深蔡般之罪顯春秋治之以恕蓋以教天下後世之聽獄者莫非中庸之道也以君子辭爲恕蔡臣子辭與
何氏異
晉人齊人宋人衞人鄭人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
人會于澶淵宋災故【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鄂本脫莒人二字
宋災故者何諸侯會于澶淵凡爲宋災故也會未有言其所爲者
此言其所爲何錄伯姬也【注】重錄伯姬之賢爲諸侯所閔憂【疏】注重
錄至閔憂○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鄂本閔作同此誤穀梁傳澶淵之會中國不侵伐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
趙武楚屈建之力也疏引徐邈云晉趙武楚屈建咸伯姬之節故爲之息兵諸侯相聚【注】聚斂也相聚
斂財物【疏】注聚斂至財物○周禮大宗伯云以禬禮哀圍敗注同盟者會財貨以更其所喪春秋襄三十年冬會于澶淵
宋災故是其類又大行人云致禬以補諸侯之裁注致禬凶禮之弔禮禬禮也補諸侯裁者若春秋澶淵之會謀歸宋財而更
宋之所喪【注】更復也如今俗名解浣衣復之爲更衣【疏】穀梁傳亦曰更宋之
所喪財也○注更復至更衣○廣雅釋言云更償也史記平準書不足以更之釋解更償也檀弓云請庚之注庚償也謂諸侯償宋
之所喪也何詁爲復亦償也義故范云償其所喪財周禮馬質云以其物更鄭司農云更猶償也司弓矢云凡亡矢者弗用則弗庚
鄭注庚償也用而棄之則不償釋名釋天云庚更也月令注庚之言更也庚更義同曰死者不可復生爾財
復矣【注】復者如故時諸侯其償復其所喪此大事也曷爲使微者
【注】據詳錄所爲故卿也【疏】左氏傳以爲晉趙武等也卿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
【注】據善事也【疏】注據善事也○穀梁傳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善也是善事也卿不得憂諸侯也
【注】時雖名諸侯使之恩賞實從卿發故貶起其事明大夫之義得

憂內不得憂外所以抑臣道也宋憂內并貶者非救危亡禁作福也【疏】注時難至其事○校勘記云鄂本各作名此誤繁露亦云大夫盟于澶淵刺大夫之事致也舊疏云若恩從君發而使大夫行之難非其正罪不至貶也○注明大至道也○舊疏云在禮家施不及國而言得憂內者謂救危亡之時助君憂內不謂自專行之以此言之若助君憂內以救危之時雖則發大夫不合譏解詁蓋云諸侯使大夫歸宋財善事也書晉趙武以下會于澶淵歸粟于宋可矣且叔弓如宋葬宋共姬魯大夫未有不在會者則經書書叔弓會晉趙武以下于澶淵歸粟于宋曷爲諱內而盡貶天下之大夫且變歸粟之文曰宋災故時蔡般以子弒父臣弒君而諸侯不知討賊民彝泯而天倫滅矣區區歸粟之義曷足善乎傳宜云會未有言其所爲者此言所爲何不討賊也此大事也曷爲使微者卿也卿則其稱人何備刺天下之大夫也不書內大夫諱之也按三傳皆止言歸宋財是否歸粟無所取譏唯左傳有諱會大夫諱公穀皆未及會與弔而不與會亦無不可春秋可討者事甚多其圖小忘大者亦多譏不勝譏矣必責此澶淵一會劉氏之義本之宋儒胡安國不信注並不信傳宜欲於三傳外遣一劉氏傳未免遷肥改作矣○注宋憂至福也○舊疏云言宋雖遭災未至於滅而恩發大夫外求鄭國近於作福是以貶之通義云大夫交會久矣唯此一事錄其所爲尤見專福之實故特貶之宋向戌併貶者亦偏刺之義按書洪範云惟辟作福公羊疏引鄭注此君抑臣之言也作福專爵賞也又云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鄭注害于汝家稱在室凶于女國亂下民是大夫在本國且不得作福作威至憂諸侯僭越甚矣故尤抑之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傳】公朝楚好其宮歸而作之故名之云爾

作不書者見者不復見【疏】包氏慎言云辛巳爲月之二十八日○注公朝至云爾○左傳公作楚宮注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用何義也傳又曰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注作不至復見○哀三年傳文經云桓宮僖宮災傳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曷爲不言其復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注謂內所改作也哀自立之者惡獨在哀故得省文是凡內所改作於其重者一見之而已其輕處不復見之傳桓宮哀所作遇災於哀故於災時一書此楚宮作于襄旋薨于楚宮經特書楚宮於襄時故其作又可省也舊疏云成六年立武宮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亦內所改作而書見者正以成公立之至昭乃有事立之祭之者異故不得從省文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疏】包氏慎言云九月書癸巳爲月之十二日左傳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後漢書周舉傳聞曰言事者多云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禮葬之天爲動變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天即有反風之應北鄉侯雖爲天子而葬以王禮故數有災異宜加尊隆列於昭穆舉對曰昔周公有請命之德隆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以彰聖德北鄉侯本非正統姦臣所立立不踰年年號未改皇天不祐大命夭昏春秋王子猛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今北鄉侯無他功德以王禮葬之于事已崇不宜稱謚災眚之來弗由此也通典禮云後漢安帝崩立北鄉侯未踰年薨以王禮葬於春秋何義也何休答曰春秋未踰年魯君子野卒降成君從子從大夫禮宜也

己亥仲孫羯卒【疏】包氏慎言云九月書己亥爲月之十八日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注】此書者與叔服同義【疏】注此書至同義○文九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傳其言來會葬何會葬禮也注常事書者文公不肖諸侯莫肯會之故書天子之厚以起諸侯之薄則此蓋亦昭公不肖諸侯其肯會之故書滕子之厚以起諸侯之薄知昭公不肖者左傳云穆叔曰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又曰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舊疏謂襄公不肖非

癸酉葬我君襄公【疏】包氏慎言云十月書癸亥月之二十二日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注】莒子納去疾及展立莒子展之展因國人攻莒子殺之去疾奔齊稱人以弑者莒無大夫密州爲君惡民所賤故稱國以弑之【疏】注莒子至奔齊○左傳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是其事也注犂比莒子密州之號○注稱人至弑之○莒無大夫見莊二十七年傳知密州爲君惡民所賤者即左傳云犂比公虐是也又曰書曰莒人弑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注罪在鉏也又云不稱弑者主名君無道也是也杜又云買朱鉏密州之字按賈郎密之轉音朱鉏郎州之合音之轉非名字同異也段玉裁云輿密州音相同左傳經自作買朱鉏疑使人以公殺之經易此見左傳校勘記

公羊義疏六十

句容陳立卓人著

昭元年盡五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昭公第九〔疏〕[illegible]世家[illegible]公卒其九月太子卒[illegible]人立齊歸之子裯為君是為昭公[illegible]左傳[illegible]文[illegible]公名[illegible]是公子[illegible]母[illegible]杜氏[illegible]史記十二[illegible]年表漢書古今人表律曆志並作[illegible]諡法威儀恭明曰昭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疏〕[illegible]梁傳[illegible]正[illegible]位正也[illegible]重[illegible]傳者[illegible]子[illegible]非正故[illegible]之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酌宋向戌衛石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軒虎許人曹人于漷〔注〕戌惡皆與君同名不正之者正之當貶貶之嫌觸大惡方譏二名二名為譏義當正正之可知〔疏〕唐石經諸本同

書疏云[illegible]國[illegible]亦古有作[illegible]同者[illegible]文[illegible]國作[illegible]作氏[illegible]後人或以二傳[illegible]公羊也古韻[illegible]同[illegible]相[illegible]傳石惡左氏[illegible]梁作[illegible]惡校勘記[illegible]召[illegible]云二傳作[illegible]惡也石惡已於[illegible]二十八年出奔晉[illegible]文不云二傳作[illegible]惡公羊古本[illegible]二傳同孫志祖說據此下[illegible]云七年秋[illegible]十年冬[illegible]公戌卒知[illegible]戌惡皆與[illegible]同名也[illegible]本[illegible]惡[illegible]文[illegible]許[illegible]虎[illegible]二[illegible]傳作罕虎[illegible]罕虎子[illegible]子孫以[illegible]父字為氏[illegible]軒[illegible]軒皆从干古通左氏[illegible]年傳[illegible]子外[illegible]左下作[illegible]是也[illegible]古音郭又之[illegible]氏作[illegible]郭有道[illegible]其先出自有周王[illegible]之[illegible]有[illegible]叔者[illegible]文王[illegible]建國命氏或[illegible]之郭[illegible]从[illegible]傳[illegible]云[illegible]古[illegible]文[illegible]作郭[illegible]周王會解[illegible]叔[illegible]天子[illegible]注[illegible]叔[illegible]文王[illegible]國策[illegible]策[illegible]臣王之[illegible]大惡○注古文[illegible]也是也杜云[illegible]古東[illegible]與○注戌惡[illegible]禮記曲禮云卒哭乃諱[illegible]生[illegible]不相辟名衛侯[illegible]

年衛侯[illegible]惡大夫有名[illegible]衛侯[illegible]惡云乃即位與公石二惡十不八相年干衛熊石氏惡云出石奔字[illegible]二[illegible]十云九大夫有何名[illegible]知[illegible]臣者同昭名七也年[illegible]衛[illegible]子侯不惡卒[illegible]人[illegible]名[illegible]不傳[illegible]人曰[illegible]衛之齊所侯名今[illegible]曰其衛又所云以[illegible]臣也同是名則[illegible]不同[illegible]名是小也惡[illegible]不曲正禮之又[illegible]云[illegible]不大[illegible]惡[illegible]故世也子故同由名禮注疏君[illegible]後[illegible]名或也亦不改[illegible]所[illegible]云注是又也云故其[illegible]先記之云生與則君亦之不[illegible]改同若則臣稱先字名著之先生今與二世子子與同君名或亦名乃書是然不書可疏之云[illegible]著春秋者不父正子之之者倫若有正有之同名之去其[illegible]氏[illegible]三[illegible]十年人[illegible]著[illegible]其之去大夫[illegible]有如[illegible]作宋[illegible]之宋大山[illegible]由無[illegible]知[illegible]之[illegible]不著[illegible]其正[illegible]之則臣[illegible]己臣[illegible]同先名世不子[illegible]而大生[illegible]子正[illegible]以[illegible]名[illegible]有父不之更所名[illegible]之己[illegible]父是未以必春秋[illegible]之小會[illegible]以之此[illegible]言[illegible]之會如大[illegible]正入合[illegible]之氏[illegible]須自[illegible]是[illegible]大[illegible]故[illegible]去[illegible]去其公氏子係[illegible]此書仲疏孫[illegible]何○[illegible]注也方[illegible]至[illegible]可之知仲○孫定[illegible]六[illegible]年二[illegible]名[illegible]二[illegible]名仲非孫[illegible]禮[illegible]也[illegible]注[illegible]

故譏之此春秋之制也何以所見世[illegible]二名小惡所[illegible]譏唯有二名臣同名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太平欲以見王者治定無所復為譏唯有二名

亦小惡當正可從不言可知之例所以申明上注正之之義也言方者譏二名在定哀之世譏為太平之[illegible]未合[illegible]故曰方也

書疏云董欲析而言之未書孔子之身故也是也

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注〕據八年書稱弟〔疏〕○注據下八年書稱弟

貶曷為貶〔注〕據八年殺[illegible]不貶〔疏〕注據[illegible]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是也○[illegible]公八年子故稱弟也不

為殺世子偃師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注〕據八年[illegible]〔疏〕[illegible]八年[illegible]云先言將自是弒君也〔注〕[illegible]文十六年[illegible]大夫相殺[illegible]稱人[illegible]子[illegible]而[illegible]之下[illegible]白[illegible]

明其將欲弒君故令與弒君而立者同文孔廣森[illegible]本[illegible]在[illegible]〔疏〕[illegible]云招殺世子而立之[illegible]明公子[illegible]從[illegible]以哀公有自殺之[illegible]云[illegible]心[illegible]故[illegible]其[illegible]云名[illegible]氏[illegible]不[illegible]作[illegible]君[illegible]兩下[illegible]相殺[illegible]人[illegible]也[illegible]○注云明[illegible]書其[illegible]殺[illegible]文之○[illegible]注二十二年[illegible]陳[illegible]人[illegible]其大公夫[illegible]四年[illegible]殺[illegible]公[illegible]子人[illegible]招[illegible]殺[illegible]世[illegible]子[illegible]其君[illegible]文之[illegible]同[illegible]其[illegible]先[illegible]者[illegible]有[illegible]之[illegible]心[illegible]即[illegible]可[illegible]十[illegible]成[illegible]毛[illegible]亦君大之夫[illegible]相[illegible]殺[illegible]不[illegible]人[illegible]以[illegible]者[illegible]云[illegible]大[illegible]夫[illegible]五[illegible]年[illegible]王[illegible]子[illegible]人[illegible]者召伯正[illegible]之侯[illegible]大夫[illegible]大夫殺大夫[illegible]同王人者[illegible]臣至[illegible]侯[illegible]故以絕[illegible]之至在[illegible]招人[illegible]陳子[illegible]世大家夫云[illegible]哀公[illegible]娶[illegible]鄭[illegible]長有姬[illegible]生[illegible]大必子[illegible]少○姬[illegible]生孔[illegible]二[illegible]嬖妾[illegible]長妾生[illegible]三月[illegible]少大妾[illegible]子生[illegible]立留[illegible]為有[illegible]太[illegible]子哀[illegible]哀公[illegible]公[illegible]欲屬[illegible]之招其[illegible]弟司[illegible]徒招[illegible]守哀[illegible]公而[illegible]此公[illegible]言哀[illegible]孔公[illegible]自[illegible]殺[illegible]經[illegible]君殺[illegible]者左[illegible]傳大[illegible]有同[illegible]所[illegible]以[illegible]是[illegible]以師[illegible]下為[illegible]八一[illegible]年人[illegible]經是[illegible]以[illegible]誠弒[illegible]陳者[illegible]殺者陳孔[illegible]也孔[illegible]明[illegible]孔九[illegible]年[illegible]陳火[illegible]弒君[illegible]傳云[illegible]賊人[illegible]人之[illegible]但國[illegible]知孰[illegible]弒人[illegible]其下[illegible]乎人[illegible]不殺[illegible]知人[illegible]原之[illegible]謀賊[illegible]自[illegible]招[illegible]僅孔放之[illegible]于越[illegible]始而[illegible]有已[illegible]討[illegible]不書[illegible]成疏[illegible]云經[illegible]弒[illegible]陳不[illegible]侯書[illegible]孔[illegible]卒[illegible]者弒[illegible]但君[illegible]自者[illegible]卒本[illegible]耳[illegible]然招[illegible]史弒[illegible]記書[illegible]左傳[illegible]招皆[illegible]言哀[illegible]公縊[illegible]本則[illegible]謀成[illegible]在[illegible]招弒[illegible]招矣[illegible]公[illegible]亦[illegible]言[illegible]人殺[illegible]所人[illegible]以之[illegible]不賊[illegible]殺[illegible]招亦[illegible]者以[illegible]公[illegible]失過[illegible]其弒[illegible]也或[illegible]陳[illegible]招[illegible]之歸[illegible]罪於[illegible]孔[illegible]以但[illegible]罪[illegible]殺孔[illegible]世[illegible]子而[illegible]招[illegible]但[illegible]其罪[illegible]名其[illegible]氏殺[illegible]世[illegible]子以[illegible]之司[illegible]馬逆[illegible]招歸[illegible]成[illegible]事[illegible]可[illegible]從之[illegible]則其[illegible]事以[illegible]故但[illegible]於罪[illegible]殺孔[illegible]世[illegible]子而[illegible]招[illegible]但其[illegible]罪名[illegible]氏[illegible]殺[illegible]世子[illegible]接子[illegible]以之[illegible]司[illegible]馬[illegible]逆[illegible]

今將爾詞曷為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注〕[illegible]莊三十二年傳[illegible]而公[illegible]子牙今將[illegible]詞[illegible]父[illegible]母[illegible]文[illegible]與[illegible]親弒同[illegible]者然

然則曷為不於其弒焉貶〔注〕據未弒也〔疏〕○注據云未據弒貶也必○於書其疏重云者據今仍未弒而已將貶去其名氏[illegible]以親者弒然後其罪惡甚〔注〕[illegible]故[illegible]特[illegible]著云[illegible]為[illegible]不於殺世子[illegible]時貶之乎以[illegible]其[illegible]也其曰[illegible]同其母[illegible]所下以八[illegible]年[illegible]招[illegible]也[illegible]下[illegible]相曰[illegible]殺陳[illegible]不公[illegible]子[illegible]乎招[illegible]今[illegible]曰[illegible]此陳[illegible]其侯[illegible]之[illegible]何弟[illegible]也招[illegible]世何

子云者唯君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爲志之也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殺之惡也注惡招又云盡其親謂既稱公子又稱弟招先君之公子今君之母弟二稱並見故爲盡其親也舊疏云傳言此者欲道八年之時罪惡大甚不假貶絕也

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注】招殺偃師是也【疏】通義云目言春秋者亦一經之通例若招殺世子商臣弑父皆所謂不待貶絕者也莊氏存與春秋正辭云凡書外弑君殺世子叛人之類舊疏亦云解之而言春秋者欲道上下通例如此不爲此文是也

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注】招稱公子及楚人討夏徵舒貶皆是也【疏】通義云其貶絕然後罪惡見者有二類一者義隱若楚莊王晉郤缺之屬一者事隱若夫人氏仲遂之屬○注招稱至是也○招稱公子卽此文不稱弟是楚人討夏徵舒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傳云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外討也是也莊氏存與云內弑君殺子諱不見則貶絕以見其與乎故也及凡言貶絕者皆是

今招之罪已重矣曷爲復貶乎此【注】據棄疾不復貶【疏】注據棄疾不復貶○鄂本紹熙本棄作弃下十三年楚公子棄疾弑公子比傳言將自是爲君也注故使與弑君而立者同文明棄疾亦弑君而下十一年書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與常稱同無貶文故據以讒按棄疾弑公子比其罪已明無庸據書招殺偃師將有弑君重罪宋見故不得於微貶而復據貶於此也特著招之有罪也何著乎招之有罪【注】據棄疾不著言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也【注】起楚託討招以滅陳意也所以起之者八年先言滅後言執託討招不明故讓貶於此明楚先以正罪討招乃滅陳也【疏】陳杞世家云楚靈王聞陳亂乃殺陳使者使公子弃疾發兵伐陳陳君留奔鄭九月楚圍陳十一月滅陳下八年左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哀公縊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往以招過殺偃師告愬也又曰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楚公子弃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冬十一月滅陳明楚因過討招因之誅陳也○注起楚至意也○通義云陳以招之故君死國滅卒乃歸惡孔瑗公子過而招牽免子毅其殺世子之罪已見亡陳之爲罪首衛宋見故春秋甚惡招重於此貶著之也○注所以至陳也○下八年楚師滅陳執公子招放之于越是先言滅後言執託討招意不明故於此起之使文所以先言滅者彼注云託意不先書者本懷滅心楚本有利陳之心負莊王之討徵舒逆同心異故如其意先書滅也而又託辭於討招故見招之罪於此也舊疏云若其託討宣先執後滅又云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先書討賊乃後言入陳者莊王討賊之後雖有利陳國之意故後書入也

三月取運【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或作二月誤大事表云此爲東鄆莒魯所爭者在今沂州府沂水縣北有古鄆城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城諸及鄆此時鄆蓋屬魯後入莒爲莒邑成九年楚子重圍莒遂入鄆卽此鄆也至此年季孫宿伐莒取鄆自是鄆常爲魯有晉趙文子請於楚曰莒魯爭鄆爲日久矣莒猶此也二傳運作鄆

運者何內之邑也【疏】齊氏召南考證云鄆邑有二一在西界昭公居鄆是也一在東界與莒相接先儒謂是莒之附庸魯時時與莒爭襄十二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此與取鄆是也公羊於後文叔弓帥師疆運田亦曰與莒爲竟據此則運本魯邑時服時叛服則屬魯叛則屬莒故二國爭也

其言取之何【注】據自魯之有不聽也【注】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爲內諱故書取以起之不先以文德來之而便以兵取之當與外取邑同罪故書取月者爲內喜得之【疏】注不聽者叛也○廣雅釋詁聽從也國語周語民是以聽注聽從也國策西周策寡人請以國聽注聽從也周書周祝彼之以刑民始聽注聽順也不聽爲不從不順故爲叛也○注不言至起之○成三年叔孫僑如率師圍棘傳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注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爲內諱故書圍以起之不先以文德來之而便以兵圍之當與圍外邑同罪故言圍也此與彼同也彼注又云得曰取不得曰圍○注月者至得之○舊疏云正以僖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不書月故知此月者以其是內之叛邑喜討得之故也彼注云以不月與取運異如非內叛邑故言取是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秦無大夫【注】文十二年秦伯使遂來聘傳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是使以賢繆公故書其大夫秦無大夫也

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注】爲仕之於晉書曷爲仕諸晉【注】據國地足以祿之【疏】公子無去國之義故以仕諸晉爲難○注據國至祿之○禮記禮運云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又云是謂制度注言今不然也春秋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刺其有千乘之國不能容其母弟故諸侯子孫封爲卿大夫若其有大功傳其子孫亦有采地故左傳云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是處其子孫使上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王制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明有地足以祿之也

有千乘之國【注】十井爲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時秦侵伐自廣大

故曰千乘【疏】注十井至千乘○禮記疏引異義云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家富不過百乘注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賦千乘徒疏引司馬法云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司馬法又云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鄭注小司徒云若通溝洫之地則爲十里除溝洫不過八里然以小司徒計之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與何義殊論語學而道千乘之國注引包曰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每十井爲一乘是方一里者十爲一乘則方一里者百爲十乘開方之法方百里者一爲方十里者百每方十里者一爲方一里者百則其賦十乘方十里者百則其賦千乘地與乘數適相當也包氏說論語爲魯論今文說故與何氏同伯四百七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彼王制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計之也車一乘士十人故孟子盡心云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詩魯頌閟宮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謂士十人徒二十人也鄭氏逵穆春秋禮禮云提封萬井車賦千乘其大數也三分去一定受田大爾

夫則六千井出十井八十家賦長乘一乘則貰騎六百乘以春城司馬法言之每乘三十人則徒萬八千人不足二軍故饑躁傳曰
古者諸侯一軍何休云諸侯一師或然也註聘乘至千乘○書賤云正以此謂伯故也○而不能容其母弟
故君子謂之出奔也〔注〕弟賢當任用之不肖當安處之乃仕之他
國與逐之無異故云爾〔疏〕繫顯觀傳云出外者肉以母弟出御大爲之爲其亡母背背也讓春仕傳
曾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亦書而繼遇秦伯云諸子篤於觀則吳異於仁義氏蓋注云春秋書秦伯之弟鍼
出奔晉籍其有千乘之國不能容其母弟籍傳譏之弟之鍼奔於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觀之也觀而奔之屬也遇繼云鍼有鑄兄
柜公秉公忌之使出任子晉方實秦伯不能容其母弟欲卸奔文故特以名見此眞舊慶審饑逆女特書同倒○注弟貰至云留○
正以古衛大夫賢者世官不實者世祿王侯子爵亦有大功德者則世其族否則賜之邑食其祿身祿運所謂有田以祿其子孫是
也斟氏逢孫公羊譏云經所謂譏世卿者謂公卿大夫及內皆侯之適子書先試之以士賢然後斷之禹書曰爲公卿之子
譏鉄有賢者亦當遷絕之以開草野之路乎且功臣賢士之子孫孫世不能衆實而有采以代耕使得收其宋族保其祭祀五世勿
新厭風俗存紀綱之要道執過於此今秦伯不然故書出奔以賤之爲爽出奔無異也
六月丁巳邾婁子華卒〔注〕包氏愼言云六月有丁巳據曆七月之十一日五月之十日六月無丁巳也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原〔疏〕左氏經作大鹵杜云大鹵大原晉陽縣穀傳亦作大原云晉中行穆子敗無終
及羣狄于大原注師大鹵也初學記引春秋地名晉大鹵大原大夏大墟晉陽大原六名其實一也左傳云事狄大事記云卸所云
衆狄也萱白狄宣十一年郤缺求成于衆狄以攢赤狄之黨還減講氏是後役於晉從晉伐秦中間爲秦所講而有交闢之敗其稱
逐患閱四十二年復師無終以伐晉無終今直轉州在大原東雄孔二千餘里且晉眞晉和諸狄數爲婦搆爲患遺翻其晉都晉
心而有肥鼓之誠也水經注汾水篤東南流逕晉陽縣東晉水從縣東南號注之太原郡治晉陽城秦莊襄王三年立衛書所謂既
修太原者也春秋說題辭曰高平曰太原原端也平而有度廣稚曰大鹵大原也釋名曰地不生物曰鹵鹵鹹也傳曰中國曰大原夷
狄曰大鹵衛書大傳曰東原底平大而高平者謂之大原郡取離鴻按漢書地理志太原郡治晉陽爲今太原交城縣地
此大鹵也曷爲謂之大原〔注〕據讀言大原也〔疏〕書疏云古史文及實秋之人皆謂之
大原故之之○注据讀言大原也○舊疏云時公羊子亦大言大原也通號云古文拾秋經作大原公羊師說以今讀羊子亦原故
納子鹽之梭說文鹵部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史記河渠書涤濡由之地奈曝澤一作鬱本亦作斥呂氏春秋樂成篇鋕古斥
由漢書溝洫志終古舄鹵鹵鹽地鹵鹽故名大鹵也胸鹽文不云太史公曰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然對文則分析散文則不拘
地物從中國〔注〕以中國形名言之所以曉中國教殊俗也〔疏〕舊疏云言
所以今經與師讀皆言大原者正以地與物之名皆須從其形名之故也○注以中至俗也○舊疏云謂諸夏之稱皆從地之形
靜名此地形靜高大而廣平故謂之大原本史及夷狄皆謂之大由而今經異動猶必謂之大原者正以曉中國之大教有殊俗

之總故此春秋異文箋云左氏經作大鹵從古史文左氏傳及公穀經傳俱作大原從中國稱故與不同故字異邑人名
從主人〔注〕邑人名自夷狄所名也不若地物有形名可得正故從
夷狄辭言之〔疏〕穀梁傳說從中國名從主人其實狄云此主人謂實狄也言大原人道云之時從其夷狄云謂之大鹵
注云邑人名自夷狄所名也按襄五年會于善稻穀梁傳吳謂故伊緋稱下五年敗莒師于濆泉雞澤傳狄人謂賁泉失台又
稻名於緩吳名句吳莒密州善賁泉鄭吳子乘號書鄭皆邑人名爲夷狄所自名故也○注不若至言之○通義云此言大鹵者從
狄邑名之大原者從其地形廣平名之也然何號以邑與地則蓋實狄自名不必拘形勢言也原者何上平曰原
下平曰隰〔注〕分別之者地勢各有所生原宜粟隰宜麥當教民所
宜因以制貢賦〔疏〕書堯典云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史記注引注云上謂原下謂隰爾雅釋地云廣平曰原御
寬引會人云廣平謂土廣而平左傳疏引李巡云廣平又作高寬博而平正也大雅公劉箋云廣平曰原周禮大司徒注曰土地平
曰原隰照注亦作高平曰原錢爾雅本有作高平曰原者平文作遠云高平之野人所登永經注汾水篇引春秋說題辭曰高平曰
大原又引書大傳曰大而高平者謂之大原是也此作上平與引家高平義合釋地又云下者曰隰郭注引此傳下平曰隰其
李巡云下者曰隰謂下地下濕也說文阜部云隰坂下溼也按又云下隰曰者隰下之又巡云下也文部地隰下常溼物各
也一切經音義引韻稚雅注玉隰溼墊也專指沮洳斯濕者言此則凡下而平者皆曰隰故爾雅下者曰溼句達陂者曰陂言陀
不平曰坂其下而平者則曰濕也故郭引此句證使郭氏義行義蹠云隰書爲隰字之誤是也故許書亦增一陂字其義明夫御覽
引說題辭云下溼曰隰隰者溼也下而溼也釋名釋地云廣平曰原元也如元氣廣大也下溼曰隰隰釁也隰與雅同
○注分別至貢賦○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孝經庶人章分地之利疏引鄭注云分別五土
視其高下刺畢紀引鄭注又云若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宜稱黍邱陵阪險宜種棗栗鋭蒐濕田爲下田宜百畢田
埂者宜禾又華實蕃之者宜禾芥雅者百事又辨物篇山川圩墳陵隰丘阜五土之宜墾人就其勢因其便不失其性高者黍中
者蒲下者稅制察曾韻之用不乏麻秦黍稷亦不盡山林禽獸川澤魚葦溼殖王者京師四通而致之與此皆大同小異熙卸鮮係
所謂小米是也宜高地故云書稱禹貢云咸則三壤成賦中邦故云因以制貢賦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出奔吳〔注〕主書去疾者重篡也莒無大
夫書展者起與去疾爭篡當國出奔言自齊者當坐有力也皆不
氏者當國也不從莒無大夫去氏者莒殺意恢稱公子嫌重不據
本不當氏〔疏〕左氏作展輿文本無與字公羊同○通義云一本作莒展輿殺亦無與字○注主書至篡也
莒去疾者當國辭秦輿入者莒展之弟立展而之疾不免疾者去疾之不正也○左傳云莒無辭比公之弗兄去又也明去疾之
立不正故盛無○注莒無至舊年○莒無大夫莊二十七年傳遷縮公謂之莒展者猶陳佗之例也昭年之衛而不成是之稱

爲弑其君絶之也既絶之則展郡已顯故於其弑也從莒無大夫常文咳趙之徒自不守踰年猶公之注然以曾爲莒展與鄭忽比頗反疑經無惡展之文而斥左氏紀莒事爲失實其宴至此按何義以經書莒展與莒慶實羈同文歸是大夫故云起與去疾弗慕明莒展莒君也○惟何氏但坐展輿不舉弑君重蓋不仙左傳也○注當國至力也○舊疏云襄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今言去疾之入者出入惡之文而又不氏故知出時爲當國也既是當國正合書入而言自齊者剽齊有力也其出奔不書者春秋之按傳者不兩書按襄三十一年左傳去疾奔齊齊出也本年左傳云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明齊有力也故當坐○注皆不至國也○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之下傳云何以不稱弟當國也注欲書國爲之君故如其意使如國君氏莊九年齊小白入年齊無知隱四年衛州吁皆然此去疾展輿不書公子知亦當國文矣○注不從至當氏○下十四年冬莒殺其公子意恢莒無大夫彼書公子者彼注云未踰年而殺其君之子不孝尤甚故重而據之稱氏者明君之子然則彼意恢事重故變無大夫之例稱氏此邪庶並篡亦重故去氏以起其當國不嫌本不當氏明其未貶之時亦合稱氏也蓋小國無大夫名氏例不見假有見者名氏亦不異如莒慶曾囑之屬今莒展莒去疾亦然故辨之明彼稱公子別有所起此去氏非從小國大夫當例實爲當氏去氏使其惡逆見也如莒慶文同義異也通義云有罪不月者不成之爲君故亦不得用諸侯奔例矣左傳展輿吳出也故奔吳餘識云不爲內外所與也不成君故但書名見穀梁疏

叔弓帥師疆運田

疆運田者何。與莒爲竟也。【注】疆竟也。與莒是正竟界。若言城中丘。【疏】注疆竟至竟界○穀梁傳疆之爲言猶竟也注爲之境界周禮大宗伯大封之禮合衆也注正封疆溝塗之固所以合聚其民又大卜注卜大封謂竟界使削卜以兵征之若叔弓帥師疆運田是正竟界用師也○注若言城中丘○隱七年夏城中丘傳何以書以重書也注以功重故書也當稍稍補完之至今大崩壞乃敗然後發衆城之役苦百姓空虛國家故言城明其功重與始作城無異然則此亦以重書實書不早正疆界至今所國據異後始歸此與師動衆勞民不恤與始取無異也

與莒爲竟。則曷爲帥師而往。【注】據非侵伐。畏莒也。【注】畏莒有賊臣亂子而與師與之正竟。則恐微弱失操煩擾百姓。【疏】注畏莒至百姓○舊疏云襄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是爲賊臣二子爭篡是爲亂子魯人見其賊亂恐僕是以與兵與之正竟賊亂之人自救無暇爲能侵侵故云失操煩擾百姓也賊詰奪云西運魯齊同壤東運魯莒同壤莒殺密州魯不討亂而取運故諱不言伐莒而加月以起之去疾與展爭篡魯又不討而疆運故變文加師以起之也諱辭與莊九年遂誅傳畏齊也同例此不言曷爲畏莒討賊也乃魯文書兵不以諱辭而以利起故師侵若非傳傳云內邑則經據文辭詰俱失之據竊說非是魯若失致柄傳云畏莒能已若安能實其其討莒春秋無義戰無非師傳實之於此辭歸傳事但實其微弱爾若以用禮讓之則帥以疆運田正竟事而疆無爲譏也

葬邾婁悼公【疏】通義云所見之世邾婁始書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卷卒【疏】包氏愼言云十一月書己酉月之十五日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子卷左氏作麋解云左氏作麋字二傳本亦有作麇者卷麇一聲之釋故文異按左氏哀二年傳羅無勇麇之釋文麇丘陽反卷古亦音麋王制一命卷是也麋與隕音正同故錢氏大昕答問云卷麋聲相近也通義云左傳曰楚公子圍將聘於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縊而殺之幷王子鄭請之鄭放非子亦稱卷秋紀曰王子圍因入問病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立也然則卷之卒非實卒矣春秋不書弑者爲內諱也前此作圖惟齊公弑君自立文公未之朝也今楚夷狄之國公子圍親弑君之賊而昭公屈節往朝內恥之大者故略其實復其文所以扶中國存天理微乎旨乎

楚公子比出奔晉【注】辟內難也。【疏】注辟內難也○舊疏云正以更無他事於君篡之際出奔故知止辟辟內難按左傳辟公子圍之難也左氏經文有譏楚字者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夏叔弓如晉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其言至河乃復何。【注】據公如晉次于乾侯而還言至自乾侯不言至乾侯乃復。【疏】注據公至乃復○師下二十八年春公如晉次于乾侯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是也

不敢進也。【注】乃難辭也。時聞晉欲執之。不敢往。君子樂見其恥見距。故諱使若至河河水有難而反。【疏】注乃難辭也○宣八年傳文○注時聞至敢往○通義云昭公之爲屢言至河乃復蓋皆季氏爲之使公不得志於晉數樂傳曰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此最得其實左氏壹以爲晉辭公者魯史順季氏之飾辭耳是行經書於冬而左傳在秋安知非郞史官欲飾成公復爲晉辭弔實故移公行期以穀少姜卒之月日恥范云公凡四如晉季氏祈公於晉侯使不見公公懼不利於己故公託至河有疾而反以殺恥也十二年傳曰季氏不使逃乎晉與此傳互文以見義與何氏合惟公羊無乾疾之義○注晉子至而反○舊疏云若如川之滿不可辭也然按文七年傳晉侯不可使與公盟注諱不備侯所諱者不見序故深諱爲不可知之辭二年公至自晉注不別盟得意者成公比失意如晉公爲晉諱所執此徐亦羞不可見如是不賤[illegible]見爲公恥如見距之義也故爲諱諱此十大年不見公[illegible]文見公如也故也

季孫宿如晉【疏】[illegible]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泉卒【疏】包氏愼言云四月書丁未月之十日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初刻作泉左氏穀梁作原公羊作古泉原係泉同音通文原水泉本也从灥出厂下篆文从泉作泉係去厂字也說

夏叔弓如滕

五月葬滕成公【注】月者襄公上葬諸侯莫肯加禮獨滕子來會葬故恩錄之明公當自行不當遣大夫失禮尤重以責內【疏】月者至錄之○穀梁疏引作月者上葬襄公是也卒月葬時小國常例此書月故解之葬襄公猶滕子來會葬者即襄三十一年夏公薨于楚宮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不見別國諸侯會葬文也當恩錄之故也○注明公至責內○舊疏云公羊之義卿國諸侯及鄰國夫人喪皆公自會葬故異義公羊說云襄公三十年叔弓如宋葬共姬繼公不自行是也然則此乎諸侯之葬公猶自行況其加禮於己者乎故言失禮尤重以責內也通義云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正也時唯異齊晉大國聞有使卿行者滕襄公之喪滕君親來雖爲失禮然無施不報今亦加禮特使卿會其葬善得輕重之宜月者厚內恩錄之也按異義所載盡公羊先師說何氏無此義故叔弓如宋葬共姬何注無譏公不自行語此爲滕子來會葬視穀諸國爲厚昭公亦宜報禮故云公當自行以責內也

秋小邾婁子來朝

八月大雩【注】先是公季孫宿比如晉【疏】注先是至如晉○即上二年公如晉季孫宿如晉是也五行志中之上昭公三年八月大雩劉歆以爲昭公即位年十九矣猶有童心居喪不哀炕陽失衆蓋左氏家說

冬大雨雹【注】爲季氏【疏】注爲季氏○五行志中之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脅君之象見昭公不寤後季氏卒逐昭公開元占經引咸精符云大臣擅法則雨雹古微書考異郵云彊臣擅命后妃專恣刑殺無事則天雨雹漢書蕭望之傳望之對以爲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寖於天變宜亡此害

北燕伯款出奔齊【注】名者所見世著治大平責小國詳錄出奔當誅【疏】燕世家惠公多寵姬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寵姬宋大夫共誅姬宋惠公懼奔齊左傳以款爲簡公史記以簡公後惠公四代二文不合○注名者至國詳○舊疏云春秋之義有三世異辭入所見世小國出奔而書名故知義然也鄭莊十年譚子奔莒傳五年弦子奔黃十年溫子奔衛成十二年周公出奔晉之屬皆不名至於此文北燕伯款下三十年徐子章禹出奔楚之屬皆書其名是也然者所見世著治大平崇仁義天下遠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詳故并責及小國也○注錄出奔當誅○舊疏云大平之世民皆有禮況於諸侯不死社稷而棄國出奔當合誅滅矣包氏愼言云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傳曰突何以名奪正也注明祭仲得出之故不以失衆錄也然則諸侯出奔書皆以失衆論絕桓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傳曰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得罪于天子也其得罪于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衆越在岱陰齊屬負茲舍不卽罪爾朔者王政也奉王政而不能使衆罪宜絕朔事在所傳聞之世外諸夏而以大惡錄罪止於絕北燕伯款屬所見世外無彊鄰之逼無故出奔不能孚臣民者也以太平之世責小國詳故論以爲好惡拂人之性者戒呂刑曰刑罰世輕世重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此之謂也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注】爲季氏【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大雨雹左氏作大雨雹解云正本皆作雹字左氏經亦作雹故賈氏云穀梁作大雨雹今此若有作雹字者誤也經義雜記曰疏注穀梁云雹或爲雹則穀梁亦有作雹者或據左氏公羊言之若今公羊作雹釋文同則誤也按漢疏也蓋亦作雹與陰本異周正月夏十一月大雨雹無足異書以作雹爲正差繆略云穀梁或作雹則陰氏所見公羊本作雹○注爲季氏○五行志中之下云昭公四年正月大雨雹劉向以爲昭取於吳而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行於上臣非於下又三家已彊皆賤公行慢傳之心生董仲舒以爲季孫宿任政陰氣盛也與何同左傳申豐以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災誰能禦之疏引春官云春秋書雹以爲政之所致非由冰也若今朝廷藏冰亦不於深山窮谷何故或無雹天下郡縣皆不藏冰何故或不雹若言有之於古者必有驗於今此其不合於義失天下相與之義鄭君譏之曰雨雹致失之所致是固然也國之失政君子知其大者其次知其小者藏冰之禮凌人掌之月令載之豳詩歌之此獨非政與故其小者耳夫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極陰之盛水凍所聚不取其冰則氣畜不泄結淨而爲伏陰凡雨冰陽也雹霰陰也雨冰而伏陰薄之則凝而爲雹雨雹而怨陽薄之則合而爲霰申豐見時失冰之禮而有雹推之陰陽知此伏陰所致亦聖人之言也詳載其言者以著藏冰之禮不可發耳劉氏逢祿評曰君子譏其大者經意也其次譏其小者左氏春秋說也鄭既知經自爲經左氏自爲左氏何辨焉且以申豐爲寓言則可以爲聖人則猥爲孔光於災異造見誌不以王氏爲言亦寓言之作僞也豈聖人之所許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婁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注】不殊淮夷者楚子主會行義故君子不殊其類所以順楚而病中國【疏】書費誓云徂茲淮夷釋文引鄭注淮水之夷名書序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又云成王東伐淮夷詩序宣王命召公平淮夷詩大雅江漢云淮夷來求魯頌閟宮淮夷來同傳十三年左傳淮夷病杞凡淮南北近海之地皆爲淮夷書禹貢淮夷賓蠙珠者是也在徐域者爲淮北之夷魯頌書序左傳病杞之夷是也在揚域者爲淮南之夷大雅及此楚子所會是也申者杜云申國今南陽宛縣大事表云在今河南南陽府南陽縣北三十里故城春秋之世申最爲楚重地每有攻伐必發其兵後光武亦從南陽起○注不殊至中國○決成十五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以下會吳于鍾離襄十年公會晉侯以下會吳于柤殊吳也監本于作于誤舊疏云內諸夏外夷狄者春秋之常典而不殊淮夷者正以此會楚子爲主會行義其行義者即下文爲齊誅是也通義亦云徐稱子又不外淮夷者皆以非中國主會無所殊也舊疏又云君子謂孔子孔子之意所以然者正欲順楚之事而病諸夏之衰微何者言楚夷狄尙能行義以相榮顯況於諸夏反不能然故得病之若然春秋之式傳聞之世內其國外諸夏所聞之世內諸夏外夷狄所見之世治致太平夷狄則不殊淮夷固其宜也而此注云楚子主會行義君子不殊其類者正以等是太平亦有譏細昭當其父非己時事定哀之世乃詳辨也是以定六年注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太平也然則淮夷始見此經更無進辯未當定哀之間仍合外殊但由楚子主會故得不殊是以何氏更爲立義矣按舊疏義甚精審

楚人執徐子【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誤楚子按二家經皆作楚人此釋文及疏並不言左穀之異知公羊

本亦作楚人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

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為齊誅也【注】故繫之齊【疏】注故繫之齊○杜云楚子欲行霸為齊討慶封故稱齊

其為齊誅奈何慶封走之吳【注】以襄公二十八年奔魯自是走之吳不書者以絕于齊在魯不復為大夫賤故不復錄之【疏】注以襄至之吳○即襄二十八年書齊慶封來奔是也故左傳云既而齊人來讓奔吳○注不書至錄之○正以若言齊慶封則已絕于齊書魯慶封則非內大夫故略之不錄也

吳封之于防【注】不書入防者使防繫吳嫌犯吳也去吳嫌齊邑也【疏】齊世家奔吳吳與之朱方聚其族而居之吳世家齊相慶封有罪自齊來奔吳吳予慶封朱方之縣左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為而居之富於其舊朱方蓋即防也即今江南之丹徒穀梁傳云慶封封乎吳鍾離○注不書至邑也○舊疏云經書伐吳犯吳已著注云嫌犯吳者以慶封前已封防為小國[illegible]實封是以春秋舉言伐吳實非伐吳今此經若言入防則更成上伐吳之文為實伐吳是為犯吳若言入防執齊慶封殺之則恐防是齊邑是以進退不得作文吳蓋防無所繫人不得比遣以邑通故不書也

然則曷為不言伐防【注】據防已為國不與諸侯專封也【注】故舉言伐吳【疏】穀梁傳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即不與諸侯專封之義○注故舉言伐吳○通義云防既非齊地不得與國宋彭城同例故直言伐吳而已謂齊伐防文為伐吳也

慶封之罪何脅齊君而亂齊國也【注】道為齊誅意也稱侯而執者伯討也月者善義兵【疏】齊世家景公立以崔杼為右相慶封為左相二相恐亂起乃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欲殺晏子崔杼曰忠臣也舍之又云慶封已殺崔杼益驕嗜酒好獵不聽政令慶舍用政是脅齊君亂齊國事也左傳襄二十五年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于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又二十八年傳云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與史記大閒○注稱侯至討也○傳四年傳文舊疏云上下更無稱侯以執大夫之事唯此一經可以當之故何氏自為繫辭楚莊王云楚莊王殺陳夏徵舒春秋貶其文不予專討也實王殺齊慶封而直稱楚子何也曰莊王之行賢而徵舒之罪重以賢君討重罪其於人心善若不貶執如其非正經春秋常於其辭得者見其不得也是故齊桓不予專地而封晉文不予致王而朝楚莊弗予專殺而討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貶矣此楚靈之所以稱子而討也閒者曰不予諸侯之專封復見於陳蔡之滅不予諸侯之專封獨不復見於慶封之殺何也曰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今諸侯之不得專討固已明矣而慶封之罪未有所見也故稱楚子以伯討之著其罪之宜死以為天下大禁曰人臣之行貶主之位亂國之臣雖不篡殺其罪皆宜死比於此其云爾也穀梁傳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為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弒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弒其兄之子而代之為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慶封弒其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為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然則楚靈非惡殺慶封之人得以伯討予之者春秋重義不重事慶封脅君亂國本國不能誅中夏不能討楚以讎夷誅以行霸雖云懷惡聖人不逆詐不億不信故猶以義與之也亦即子祭仲行權之義也舊疏云此經不重出楚子以為伯討之義僖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以下會于霍執宋公以伐宋傳云為不言楚子執之者以此經楚子為會主序于上下言執齊慶封可以因上文不嫌重出即是稱爵而執故知為伯討靈之經宋公序上乃次楚子下言執宋公不得因上文而不更出楚子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義或然也○注月者善義兵○正以僖伐例時故也下五年疏引作月者善錄義兵此既蓋順上稱爵伯討之文故書月以善義也

遂滅厲【注】莊王滅蕭日此不日者靈王非賢責之略【疏】左氏作賴舊疏云有作賴字者古厲賴同音廣韻皆入泰部論語子張篇未信則以為厲己[illegible]孫文厲鄭讀為賴史記刺客傳又漆身為厲鄭解音賴詩大雅思齊烈假不瑕釋文烈鄭作厲又音賴病也鹽鐵論毀學篇荀非其人篤食豆羹猶為賴民也鄭厲民也莊子逍遙遊使物不疵癘釋文癘音厲李音賴疾病也本或作厲左氏桓十三年傳楚子使賴人追之注賴國在義陽隨縣又僖十五年經齊師曹師伐厲注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漢書地理志南陽郡隨故國厲鄉故厲國也師古曰厲讀為賴水經注漻水篇漻水北出大義山南至厲鄉西賜水入焉亦云賴鄉故賴國也大事表今河南光州息逕[illegible]北為賴國地按息縣在隨州殊遠恐非一地○注莊王至之略○宣十二年楚子滅蕭書戊寅日是也注日者屬上有王言今反滅人故深責之是也彼為責備賢者故日靈王不足責故略之從常例書月似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之屬是

九月取鄫

其言取之何【注】據國言滅【疏】注據國言滅○正以莒人滅鄫是取彼于莒非以兵滅則鄫仍是國故據以難也舊疏云鄫滅諱滅遂之屬是也

滅之也滅之則其言取之何內大惡諱也【注】因鄫上有滅文故使若取內邑【疏】舊疏云隱二年無駭入極之下傳云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今又重發之者正以入取文不同故也通義云內諱滅國辭雖曰入易曰取月者從滅國例起實滅也取載不起者使承伐國文載是國明此鄫屬上有莒人滅鄫實取莒邑矣○注因鄫至內邑○大事表云鄫本小國在今兗州府嶧縣東八十里襄六年見滅于莒至是魯乘莒亂而取之彼據左傳為義公穀皆以莒取鄫後仍國今滅之故諱言取穀梁疏引徐邈云諱故為易言之是也又以上襄六年已有滅文故可同之內自取邑直言取如元年取運之屬矣繫鄫隨本消息云楚國彊而得意一年再會諸侯伐罪吳錄齊誅亂臣遂滅厲魯得其威以滅鄫其明年如晉無河上之患謂五年公如晉不至河復也蓋公羊先師有此義故董引用之與傳文內大惡諱義尤切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疏】包氏愼言云十二月有乙卯月之三十日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舍中軍者何復古也【注】善復古也【疏】注善復古也○穀梁傳云舍中軍貴復正也注魯次國舊二軍襄立三軍今毀之故曰復正繁露楚莊王云春秋之於世事也善復古譏易常欲其法先王也漢書董仲舒傳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後漢書楊終傳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爲不舍則有害於民也舊疏云正以魯爲州故正合二軍今舍僭從禮故曰復古是以隱五年注云方伯二師是也又云襄時於司馬之下置中卿今助司馬爲將軍遂前司徒司空爲三軍論王制故於彼經作三軍以譏之今還依古禮舍司馬不復令將軍故曰舍中軍通義云初作中軍時三分公室三家各有其一今更毀中軍四分公室而季氏有其二此實弱公室之事然當時必以復古爲名春秋就以善復古書之此內辭也隱惡而揚善臣子之道也

然則曷爲不言三卿【注】據上言作三軍等問不言軍

三卿者上師解言三卿因以爲難【疏】注據上言作三軍○襄十一年云作三軍今舍之宜言舍三軍而言舍中軍與上異故難之○注等問至爲難○襄十一年傳云三軍者何據軍爲問則此傳亦宜言曷爲不言三軍而言三卿者正以上傳云三卿也師解以三卿答三軍故此傳卿據三卿爲難明此傳之三卿猶彼傳之三軍也

五亦有中三亦有中【注】此乃解上作三軍時意作時益中軍不可言中軍者五亦有中三三亦有中不知何中也今此據上作三軍不言中則益三之中舍三之中皆可知也弟子本據上言作三難下中不言三也如師解言本益中故下言舍中爲其將復據下中難上不言中故解上以解下如此則下不言三亦可知也不言卿者欲同上下文以相起傳不足以解之者以上解下文當同亦可知月者善錄之

【疏】正以襄十一年時益司馬之職將軍正是益中軍彼經宜書作中軍而不然者以三有中五亦有中嫌與五軍淆也故宜作三軍以明之○注此乃至中也○注明傳文解上不言作中軍之意上即襄十一年經也意謂彼經若言作中軍五三皆有中不知何中故也○注今此至知也○校勘記云疏中引注不言中下有云三二字此脫注意上言作三軍此言舍中軍正以上不言中而云三知此所據以舍中軍者爲益與會皆三之中同也○注弟子至三也○此明傳據曷爲不言三卿爲難意下卿此傳○注如師至知也○舊疏云如此爲若按師解卿傳義也傳文所以答五三皆有中者正以上作三軍本爲益不今將復古會中恐人疑此傳言舍中上何故不言作中爲難故以五三皆有中明上不言中之故上既明言作三軍則下但言舍中軍知爲三軍之中矣○注不言至相起○上襄十一年言作三軍此年經舍中軍知此所舍即舍上所作故爲問文以相起也○注傳不至可知○校勘記云諸本同故也解云今此傳文少故言傳不足解之也欲以上解下者云云則此注足下衍以字者下脫欲字當据以删補舊疏云傳若足解之宜云前此作三軍之時不言中者五亦有中三亦有中此會三軍不言三者前三非正稱故會時不得言三今此傳文少是傳不足解之也以作時文在上故傳特解之上文既解說下文不言三之意書同上義可知按此不言舍三軍者嫌三軍盡舍故須明斥中軍又以起上之作三軍爲益中軍也故也○注月者善錄之○春秋軍制別無所見上書月爲重錄此書月宜順傳善復古爲詳錄也通義云月者重錄之作會同例然公如晉亦得蒙正月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疏】大事表云此莒三邑也牟婁本杞邑隱三年莒人伐杞取之地屬莒在今青州府諸城縣東北與安丘縣接境防在今安丘縣西南六十里有故平昌城防亭在縣西南茲在今諸城縣西四十里有姑幕城茲亭在其境杜云城陽平昌縣西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一統志茲鄉故城在諸城縣西北漢屬琅邪郡

莒牟夷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疏】穀梁傳云莒無大夫其曰牟夷何也以其地來也以地來則何以書重地也左傳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通義云其來奔雖不以地亦當以近書而傳云然者經含兩義則舉其重者釋之

其言及防茲來奔何【注】據漆閭丘不言及高張言

及【疏】注據漆至言及○即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又哀六年齊國夏及高張來奔是也舊疏云人之尊卑自有差等可以言及地邑無尊卑之義恐其不得言及也

不以私邑累公邑也【注】公邑君邑也私邑臣邑也累次也義不可使臣邑與君邑相次序故言及以絕之

【疏】注公邑至邑也○通義云劉歆曰私邑者所受于君而食之者也公邑者非食之者也○注累次至絕之○桓二年傳累也注累累從君而死也穀梁桓二年注累從也即次義莊子外物云揭竿累釋文累謂次足不傳並足也私邑不敢並公邑故亦曰累莊二十九年注言及別君臣之義君臣之義正則天下定矣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濆泉【疏】包氏愼言云七月書戊辰月之十六日穀梁云左氏作蚡泉穀梁作賁泉

濆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何涌泉也【注】若戰而涌泉異也不傳異者外異不書此象公在晉臣下專受莒叛臣地以與兵戰鬭百姓悲怨歎息氣逆之所致故因以著戰處欲明天之與人相報應之義

【疏】爾雅釋水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郭注引此傳曰直出直猶正也詩疏引李巡云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說文水部濆涌也騰水超涌也是則濆有憤激之意故作濆凡从賁得聲字多取義於怒故地之突起者爲墳起人之忿怒者爲憤怒物之大首者

爲實皆是也說文水部濫濡上及下也亦謂水由下湧出而自上下也引詩畢沸濫泉今詩采菽瞻卬俱作檻泉傳箋並據爾雅爲說則濆泉蓋與檻泉同○注蓋戰至異也○舊疏云似穀梁闕之事也通義云傳釋其地有稱泉故以泉名耳何氏謂當戰而補甚謬然爾雅事釋無經解檻泉不及濆泉恐非地名○注不傳至不書○舊疏云春秋之義外異不書鄭襄十九年不書鄭穆之屬是今此濆泉爲異故不錄若書之宜云何以書爲天下記異若僖十四年書沙鹿崩之傳矣○注此象至所致○公在晉郎上春公如晉也受叛臣邑則上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是在公至自晉前也與兵戰闕則此敗莒師于濆泉是也○注故因至之義○原文闕

秦伯卒

何以不名【注】據諸侯名【疏】史記注引世本云景公名后伯車也通義云至此始發難者據所見之世錄小國

秦者夷也【疏】通義云秦居西陲雜犬戎之習非實夷國也用夷俗貫按漢書地理志天水隴西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又趙充國傳贊曰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勢迫近羌胡習修戰備高上勇力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按此於春秋皆秦地明時皆用此夷俗也

匿嫡之名也【注】嫡子生不以名令于四竟擇勇猛者而立之【疏】注嫡子至立之○新書立後義云古之聖帝將立世子則帝自朝服立阼階上妃抱世子自房出太史奉書上堂當兩階閒北面立曰世子名曰某者三太史以告太祝太祝以告太祖太宗與社稷太史出以告太宰太宰以告州伯州伯令藏之州府凡諸賞已下至于百姓男女無敢與世子同名者是嫡子生以名令四竟事也恭匿嫡名擇勇猛者立之無嫡庶之別正漢志及賢所謂追近先胡高上氣力也隱七年滕侯卒穀梁傳云滕侯無名少曰世子長曰君狄道也其不正者名也則此秦伯不名當亦以爲用狄道故彼疏引錄遠說云秦伯不名用嫡道也

其名何【注】據秦伯罃稻名【疏】注據秦至稻名○即文十八年秦伯罃卒宣四年秦伯稻卒是也舊疏云文十八年經作罃今此罃字誤也

嫡得之也【注】獨罃稻以嫡得立之【疏】注獨罃至立之○舊疏云罃字亦誤宜爲稻字氏樾公羊平議云此傳之義甚下可曉秦既匿嫡子之名何以嫡子得立其名又得書於春秋乎今按說文女部嫡孎也孎謹也是嫡本非嫡庶字凡嫡庶字古作適隱元年傳立適以長其字作適不作嫡可證此傳嫡字疑古本皆作適兩適字異義匿嫡之名也此適庶之適言秦人於適子之名皆隱匿之其所以隱匿之者正以欲立爲君之故不使人指斥之非如何氏擇勇猛而立之也適得之也此適然之適言秦人於適子之名皆隱匿之故秦伯諸君名並不著唯秦伯秦伯稱兩君偏名者乃適得之也猶云偶然得之也襄八年傳使而言後者適得之也與此傳文正同按此義亦適然何氏釋勇猛之語必非臆撰

冬楚子蔡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注】吳未服慶封之罪故也越稱人者俱助義兵求進于淮夷故加人以進之義兵不月者進越爲義兵明故省文【疏】注吳未至故也○何氏以意言之越進稱人知義兵明爲吳未服罪也○注越稱至進之○即上四年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淮夷不稱人注月者善義兵彼亦義兵淮夷無進辭今越稱人故解之明爲進意也通義云越何以稱人徐人越人云則不辭按此蓋亦因其可進而進之爾○注義兵至省文○正以僖伐例時書之詳錄則月上四年秋七月楚子以下伐吳書月是也今已進越爲人義兵明故省文不月也

公羊義疏六十一

句容陳立卓人著

昭六年 十二年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疏〕不日者行微弱故略之上城杞已貶復卒略之者入所見世責小國詳始錄內行也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故於終略責之見其義〔疏〕注不日至略之○正以襄二十三年春三月乙巳杞伯匄卒書日今不日故解之○注上城杞已貶○襄二十九年仲孫羯會晉荀盈以下城杞杞子來盟注貶稱子者微弱不能自城危社稷宗廟嘗坐是城杞已貶也○注復卒至其義○舊疏云傳云一人有數罪則以重者坐之然則亦不再加而卒復略之者正以此是入所見世責小國詳始錄其內行故也按杞伯內行有失經傳無文何氏或別有所據諸侯內行小失云云何氏明春秋通例其罪重者則去諱以明義也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秋九月大雩〔疏〕先是季孫宿如晉是後叔弓與公比如楚有預賦之煩也〔疏〕注先是至煩也○季孫宿如晉則上文夏季孫宿如晉是也是後叔弓與公比如楚者卽下文冬叔弓如楚七年三月公如楚是也二事在後故云豫賦何氏以意言也舊疏云一本云叔弓如齊者誤釋文出賦斂云力驗反或無此字舊疏本卽或本也五行志中之上六年九月大雩先是莒牟夷以二邑來奔莒怒伐魯叔弓帥師距而敗之昭得入晉外和大國內獲二邑取鄆鄭國有抗陽勸叔之趣師古曰晦昭公遣欲朝晉而畏莒人來討將不暴行叔弓既敗莒師公乃得去故傳云成禮大國以為援好寔按志所據劉歆說董左氏家言也然按經五年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秋九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濆泉則叔弓敗莒在公至自晉後志以為叔弓帥師距而敗之昭得入晉者誤也師古承其誤而文之過矣

楚薳頗帥師伐吳〔疏〕左氏穀梁作薳罷

冬叔弓如楚

齊侯伐北燕〔疏〕燕世家云齊高偃如晉請共伐燕入其君晉平公許與齊伐燕入惠公惠公至燕而死左傳云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齊遂受賂而還公羊均無此事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疏〕書者善錄內也不出主名者君恨與平國中皆安故以暨國體言之月者剌內暨暨也時魯方結婚于吳外慕強楚故不汲汲于齊〔疏〕注書者善錄內也○舊疏云正以平者暨事今書之故云暨錄內也穀梁傳平者成也疏引舊解平者善事也○注不出至言之○左疏引實云謂魯與齊平也穀梁傳云以外及內曰暨實說所本與公羊合不出主名者決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書人也君相與平非平者在下比舉國言之起二國人皆善也通義云左氏許惠卿說此爲燕與齊平推尋經文下有叔孫會如齊莅盟與定十一年及鄭平叔還如鄭莅盟情事正同且以傳公之齊衛人侵狄狄衛人及狄盟較之後間無他事而重舉衛此伐在隔年而不重舉北燕其非燕齊平審矣按經例如燕與齊平不得僅曰暨齊平言暨則魯與諸侯平之辭下叔孫會如齊莅盟卽齊平之微孔說是也左疏引服氏說云襄二十四年仲孫羯侵齊二十五年崔杼伐我自爾以來齊魯不相侵伐且齊是大國無爲求與魯平此六年冬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齊侯貪賄而與之平故傳言齊求之也齊次于虢燕人行成其文相比許君近之其說非是齊自崔杼伐魯後景公卽位求好于晉旋卽向戌弭兵十餘年間惟慶封通嗣君來魯一聘外無朝聘往來雖無侵伐不得竟謂和好是時魯因晉結援晉楚又與吳爲晉齊又崔慶肯平二惠不饑求平趙晉事所或有不得謂齊是大國無爲求與魯平也崔氏惠棟晉亦盧檮萬氏隨難曰以爲燕與齊平者杜氏本許惠卿之說也以爲魯與齊平者孔氏宗賈逵何氏之說也杜說順傳而本文自背孔氏據經而前後可通諸儒多從孔氏劉公是更徵左傳齊求之也何爲齊春之事齊侯次于虢下爲燕平之事尤爲明確愚按魯與齊平下經書叔孫婼如齊莅盟是也燕與齊平下傳記鄭伯有事齊平燕之月是也春秋書平必有關天下大故燕齊平不必書則所書當是齊魯之平耳○注月者至暨也○定十一年冬及鄭平書時此月故解之剌內暨暨者懼元年傳及猶汲汲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平暨事而不汲汲故書月以剌之穀梁傳曰暨猶暨暨也暨者不得已也義同○注時魯至於齊○下十年十有二月下注云去冬者蓋昭公娶吳孟子之年故貶之明時方結婚于吳也上六年冬叔弓如楚此下云公如楚是外慕強楚也

三月公如楚

叔孫舍如齊莅盟〔疏〕釋文舍二傳作婼說文女部婼不順也从女若聲春秋傳曰叔孫婼古若聲舍聲同部顧氏炎武唐韻正云婼丑略切上聲則音舍春秋昭七年叔孫婼公羊作舍是也漢書西域傳婼羌師古曰音而遮反从庶聲亦同部字也左氏莅作涖並俗書作埭說文立部埭臨也是也穀梁傳莅位也內之前定之辭謂之莅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非公羊義見傳三年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疏〕是後楚滅陳楚弒其君虔于乾谿〔疏〕包氏愼言云經書四月甲辰朔據曆爲月之三日五行志劉歆以爲二月魯衛分據書氏皆以三統推是年正月甲戌朔大二月甲辰朔二大三月甲戌朔小四月癸卯朔二日甲辰○注是後至乾谿○校勘記云鄂本同疏及閩監毛本下有蔡字此脫楚滅陳蔡者卽下八年楚師滅陳十一年楚師滅蔡是也楚弒君乾谿見下十三年五行志下之下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

錫先是楚靈王弒君而立自歸侯執餘子滅輕後陳公子招殺世子楚因而滅之又滅蔡後靈王亦弒死較何注加鮮志又引傳曰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其衛君乎魯將上卿是歲八月衛襄公卒十一月魯季孫宿卒晉侯謂士文伯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宴宴居息或盡瘁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公曰詩所謂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愼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此推日食之占術驗復之要也易曰縣象著明莫大於日月是故聖人重之載於三經於易在豐之震曰豐其沛日中見昧折其右肱亡瞀於詩十月之交則著卿士司徒下至趣馬師氏咸非其材同於右肱之所折協於三務之所擇明小人乘君子陰侵陽之原也按此推日食之占下蓋劉歆學傳語也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疏】包氏愼言云八月書戊辰月之二十九日

九月公至自楚【疏】通義云如楚危月出致同例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疏】包氏愼言云十一月有癸未月之十五日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注】當時而日者世子輒有惡疾不早廢之臨死乃命臣下廢之自下廢上鮮不爲亂故危錄之【疏】包氏愼言云十二月書癸亥月之二十六日○注當時至錄之○隱三年傳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今此衛侯惡卒於八月此十二月正五月當時而日故言危錄之也輒有惡疾者下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輒傳母兄稱兄兄何以不立有惡疾也是也不早廢之云云何氏蓋以經作危不得葬辭故云然左傳亦以靈公爲孔成子等所立或即孔烝鉏史朝廢之也白虎通殘黜云世子有惡疾廢者何以其不可承先祖也故春秋傳曰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按下二十年注云惡疾謂瘖聾盲癘禿跛傴不逮人倫之屬穀梁彼傳云然則何爲不爲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是即何氏所謂跛與禮喪服云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注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今君受國於曾祖是即有惡疾宜廢是也故禮記喪服小記云庶子王亦如之注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其祭天立廟亦如世子之立也春秋時衛侯元有兄縶蓋世子有廢疾則不可承祭臨民故歸人有惡疾亦在七出之科也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注】說在元年變其言陳者起招致楚滅陳自此始故重舉國【疏】注說在元年○即上元年傳云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言將自是弒君也今將爾詞曷爲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是也○注變其至舉國○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禦寇言其此特言陳故解之又大夫相殺亦稱人文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下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是也上元年傳又云何著乎招之有罪言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也故此變言陳以起之通義云變其言陳者世子繫君言其則可繫招言其則不可言其公子則可

言其世子則不可然公子亦貴乎先君何爲可言其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疏】包氏愼言云四月有辛丑月之五日

叔弓如晉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疏】通義云招所使也

陳公子留出奔鄭【疏】通義云招所立也陳杞世家招殺悼太子立留爲太子哀公自經殺招卒立留爲陳君楚使公子弃疾發兵伐陳陳君留奔鄭

秋蒐于紅【疏】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廋云本亦作蒐杜云蕭縣西有紅亭大事表云今爲江南徐州府蕭縣蕭爲宋地蕭叔所封邑傳云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商即宋也豈魯蒐于近宋之鄙而蕭縣魯亦有其地與水經注獲水篇獲水又東歷洪溝東注水南北各一溝謂首對獲世謂之鴻溝非也春秋昭八年蒐于紅杜預云沛國蕭縣西有紅亭即地理志之虹縣蓋鴻名音同非楚漢所分矣馬氏宗槤左傳輔注云劉昭郡國志注於泰山奉高云紅亭在縣西北杜預曰接宋衛也於沛國紅縣引地記云左傳昭八年大蒐于紅是劉昭於奉高紅縣兩地皆以爲昭公蒐地奉高屬泰山郡本魯地紅應在是沛國去魯太遠杜預亦疑其非劉昭因晉書地道記而誤何杞續亦疑其非不足據也按根牟魯東界在古琅邪陽都縣紅地應相去不遠其以爲在泰山奉高者近是一統志紅亭在泰安府東是也紀要輯在鳳陽虹縣西者誤

蒐者何簡車徒也【注】徒衆【疏】注徒衆○周書芮良夫解實繁有徒注徒衆也文選東京賦結徒營薛注徒衆也漢書刑法志卒正三年簡徒注徒人衆又食貨志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數注徒衆也莊子徐無鬼云無徒驥於錙壇之宮注步兵曰徒隱八年左傳彼徒我車注徒步兵也則徒與車對車謂乘兵徒爲步兵也故僖二十八年左傳云徒兵千襄元年敗其徒兵于洧上皆是也

何以書蓋以罕書也【注】說在桓六年【疏】注說在桓六年○桓六年傳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注罕希也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是也左疏引賈云蒐于紅不言大者言公大失權在三家也然則下十一年大蒐于比蒲二十二年大蒐于昌姦定十三十四年大蒐于比蒲將何說乎舊疏云爲蒐之法比年作之今此不然故云以罕書是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疏】通義云不去大夫者非討賊之辭也蓋過實不與弒而招歸罪焉者魯蓋討爲氏之比按公羊傳僅元年有云招將自是弒君也注云孔瑗弒君本謀在招春秋書殺過同大夫相殺之例則過與謀與否無文以定孔氏取左傳舊說也

大雩【注】先是公如楚半年乃歸費多賦重所致【疏】注先是至所致○即上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是也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瑗【疏】包氏愼言云十

月書壬午十月無壬午十一月之二十一日乃燬左傳穀梁燬作與古叚擊與擊同部

葬陳哀公【注】日者疾詐諼滅人也不舉滅為重復書二事言執者疾諼詐義故稍見之託義不先書者本懷滅心重舉陳者上已言滅不復重舉無以明【疏】注日者至人也○春秋之義滅例書月今此書日故解之若然○上四年遂滅厲注莊王滅蕭日此不日者重王弃實實之略此亦重王書日實之者詐諼滅人惡尤重故書日以疾之通義云劉敞曰此楚子也其辭師何貶爲爲貶乘人之亂滅人之國執人之殺人之臣稱侯則疑子伯辭人則擬于討滅重矣故壹見之於師也稱棄孔瑗不言大夫討滅之辭也蓋招所使殺偃師者若成康之比按劉敞本范甯說○注不舉至見之○襄六年齊師滅萊注不書殺萊君者舉滅國爲重則此亦重書楚師滅陳已足復列見執公子招殺孔瑗葬哀公正以見其託討賊滅人國故也繼嫌傳惡楚子也是也○注託義至滅心○宣十一年先書楚人殺陳夏徵舒下云丁亥楚子入陳注日者惡莊王討賊之後殺利其國是莊王本行義討賊後乃有利陳之心故先書殺陳夏徵舒後書入陳靈王本懷滅心託義討賊與莊王異故先書滅以陳心○注重舉至以明○舊疏云成二年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不重舉齊此重舉陳者上已言楚師滅陳者不復舉陳無以明其是陳人矣通義云承上滅陳文已明復事繫陳者深存陳之意按穀梁傳云葬陳哀公不與楚滅閔公也注滅國不葬閔楚莫狄以無罪滅之故書葬以存陳孔義本此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注】陳已滅復見者從地名錄猶宋郜以邑錄不舉小地者顯後當存【疏】注陳已至邑錄○隱十年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郜本國名春秋前爲宋所滅故以邑錄是以桓二年有取郜大鼎事也○注不舉至當存○舊疏云陳是總號會時未必在其國都所以不舉小地而舉陳者正以楚人舉滅春秋欲閔陳而存之故還舉其大號言也其存陳者即下經夏四月陳火是也

許遷于夷【疏】水經注淮水篇淮水又北夏肥水注之水上承沙水于城父縣右出東南流逕城父縣故城南縣故焦夷之地春秋昭九年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矣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言夷田在濮水西者也然則濮水即沙水之義稱得夏肥之通目矣杜云城父屬譙郡按譙爲今亳州地

夏四月陳火【疏】左氏作陳災杜云陳已滅降爲楚縣而書陳災者猶晉之梁山沙鹿崩不書晉災害繫於所災所害按彼爲天下記異不得以倒此

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注】據災異為有國者戒【疏】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無下陳字

存陳也【注】陳已滅復火者死灰復燃之象也此天意欲存之故從有國記災【疏】注陳已至記災○校勘記云鄂本大作天此誤按閩監本亦作天舊疏引考異郵云陳火之氣未書誅絶天既其封死灰更燃之意穀梁傳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左疏引賈服說亦言愍陳不與楚故存陳

而書之言陳猶爲國也范云陳已滅矣猶書火者不與楚滅也幸氏貽傳賈服注鄭說云春秋之例外災不書往弔來告則其書法如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必繫其國名於火處之上時陳既爲楚縣若與楚有陳則當曰楚陳火今曰陳火明陳國衛存不與楚滅爲謂絶存亡之義明矣若然則沙鹿梁山崩何不繫晉王者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公羊傳曰爲天下記異與災火之異係一國者有疾故不繫晉也十三年傳云陳侯吳歸于陳不言楚復封則楚雖滅陳國不與其滅也不與楚滅則亦不斥陳亡矣通義云姚大夫曰言存陳者孔子悲之也滅國多矣爲爲獨悲陳而存之以楚託於名義若義當滅陳世無救讎楚罪者若是陳將寬滅矣而辜而復存是可悲矣是以春秋於其未復而亟存之也廣辭例陳已滅則春秋雖欲存之彼無可記故因天火而錄之不用外災常例矣故左傳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是天欲存之也陳蔡等滅陳最無罪明傳之後又非蔡虔可比故天特存以勸善示春秋鄭因之書以起繼絶存亡義也

曰存陳悕矣【注】書火存陳者若曰陳爲天所存悲之【疏】舊疏悕謂悲也成十六年傳在招丘悕矣

曷為存陳【注】據災非一天意曷為悲陳而存之【疏】注據災至存之○舊疏云弟子之意以爲春秋之內書災者非止一處曷爲於此災上起陳而存之

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注】罪人招也殺人之賊【注】孔瑗弒君賊也葬人之君【疏】八年左傳疏引賈服亦云楚葬哀公不取使傳實克私葬爲說孔疏云若是楚葬宜云楚人葬陳哀公當如會侯葬記伯姬不得直言葬按十三年經葬蔡靈公傳云平王即位既封陳蔡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是蔡靈公亦爲平王所葬春秋何不云楚葬也

若是則陳存悕矣【注】楚為無道託討賊行義陳臣子闢門虛心待之而滅其國君若是則天存之者悲之也不書孔瑗弒君者本為招弒當舉招為重方不與楚討賊故没招正賊文以將與上貶楚之月者閔之【疏】注楚為至之也○下十一年左傳叔向對韓宣子曰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是楚託討賊陳臣子待之而滅事也漢書五行志上云九年夏四月陳火董仲舒以爲陳夏徵舒殺君楚嚴王託欲爲陳討賊陳國闢門而待之至因滅陳陳臣子尤毒恨甚極陰生陽故致火災劉向以爲先是陳侯弟招殺陳太子偃師皆外事不因其宮館者略之也八年十月壬午楚師滅陳春秋不與蠻夷滅中國故復書陳火也左氏經曰陳災傳曰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觀曰顓頊以水王陳其族也今茲歲在星紀後五年在大梁大梁昴也金爲水宗得其宗而昌故曰五年陳將復封楚之先爲火正故曰楚所相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陰陽易位故曰妃以五成然則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故水以天一爲火二牡木以天三爲土十牡土以天五爲水六牡火以天七爲金四牡金以天九爲木八牡陽奇爲牡陰爲妃故曰水火之牡也火水妃也於易坎爲水爲中男離爲火爲中女蓋取諸此也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而陳卒亡火盛水衰故曰天之道也

哀公十七年七月己卯楚滅陳經義雜記云按所引左氏說乃奈漢以來晉殖書與伏生書傳毛公詩傳箋觀不獨取以補正杜而已董劉說公穀推所以致災之由一自遠者尚之一自近者之考實公十一年陳亂陳巳子備焉之事而莖焉之敘也故眾廷楚乃棄其亂而滅之陳之臣子備益深矣幸甚則時之言復何陳庶為晉補過者而又鄉取一人焉以歸頑之實州則凶滅陳而屬其民人無異陳之臣子懷盡懷頃之心於決與此楚一日矣今復為之滅是以除毒之氣善之久而矜之也此猶生遺推篡也劉子政說穀梁以為招殺大子偃師故天摩之持滅陳而復書陳者不與楚夷滅中國也楚宜十一年楚子入陳傳入者內弗受也曰入惡入者也何用弗受也不杜於為也義本此故賈服注左傳范注穀梁無以盡同獨杜氏好為異例經改舊說非也○注不書至起之○上元年注云孔瑗弒君本據往招故舉招殺重實以弒文不言孔瑗弒君也解上八年陳之弟招殺也不與楚討賊者狹宜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之而實與也此皆不與故沒討招之文謂不於討賊之也以將與上貶起之者上貶謂元年稱公子不稱弟為貶辭也明此討沒賊然本謀在招上已貶明故得與相起○注月者閔之○舊疏云正以外災例時郎襄元年春宋火之爲是今而書月故書閔之閔義異上

秋仲孫貜如齊

冬築郎囿

十年春王正月

夏晉欒施來奔[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晉欒施左氏作齊欒施孫志祖云此非晉之欒氏公羊經亡誤當司左氏作齊按穀梁亦作齊惠氏棟周易本義辨證云晉孟喜作齊子西反義同異氏曰說文作晉按齊古文晉篆文晉今文為謂晉改為晉始於蔡邕石經古晉字讀為齊音子斯反又郎移切見春秋傳及公羊釋文當集古錄有晉姜鼎晉姬姓安得稱姜必齊也古文多借用故晉字或借為齊晁以道以齊為古文是春秋齊晉無別矣恐宋然按說文鄑从邑晉聲左氏莊元年釋文莊十一年釋文公羊桓七年釋文莊元年釋文十一年釋文斯反莊元年十一年釋文並音鄑子斯反又子移反玉篇亦音鄑子斯切又次十三年傳注敗齊師于菑菑字有作晉字知古音晉齊字音往往通韓矣合氏廷棣齊欒施晉欒施解云齊欒施公羊作晉欒施施字子旗齊惠公後非晉欒氏按晉鄭齊字晉卦之晉孟氏作齊齊晉一也說文从日晉今人以晉易之非也蓋齊可為晉不可為晉蔡石經改晉為晉而齊晉字不通矣然則古齊字本為晉非古晉字讀為齊也公羊不異說甚明晰

秋七月季孫隱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疏]釋文隱如左氏作意如古隱意一音之轉禮記少儀隱情以虞注隱意也思也又中庸壹戎衣注衣讀如殷樂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是殷有衣音與隱有意音同

戊子晉侯彪卒[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書戊子月之七日

九月叔孫舍如晉

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戌卒[注]去冬者蓋昭公娶吳孟子之年故貶之[疏]校勘記云石經諸本同釋文宋公戌讀左傳書音成何云向戌與君同名則宜音恤穀梁與左傳同左氏釋文云戌音成何左氏文二年傳宋公子成釋文成音成本或作戌音恤成沐混故就某王復請撞鼎款識宋子公鐘銘宋公成之經鐘呉跨云左路一年傳宋今成公作成史記亦作成今觀是錄常以公羊為汪是平公器也須益銘甲戌豐姑數丙戌文皆作成與此又按左昭二十年傳公子城杜注平公子與城同音者平公名戌其子不得名城矣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甲子月之十六日○注去冬至貶之○舊疏云正以今無禮記皆有昭公取于吳謂之吳孟子文但不指其取之年讓論語冬更無他罪可指是以何氏以意言之娶吳孟子不書諱取同姓故也通義云諱接此公羊師說相承必有所受坊記曰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謂於夫人至於吳不書姓是不修春秋文如是君子修而削之之矣蓋事在是年冬十月或十一月不存其事故亦不存其目若移冬于十二月之上則諱意不顯春秋之為諱也沒其文而不沒其實必有所既以見端云極為諱當而舊疏引賈服曰無冬刺不登臺視氣考登臺視氣見傳五年彼傳以為禮明子時皆不行此禮矣何獨於此年譏之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叔弓如宋

葬宋平公[疏]左氏穀梁作春王二月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諸侯五月同穀至平公以十年十二月甲子卒至是年二月葬傳達三月三月而葬已逾況踰月乎公羊傳正月或字之譌按既逾葬矣可三月即可踰月也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疏]包氏慎言云四月有丁巳月之十日差繆略云穀梁作乾按今注疏本及穀梁石經皆作虔

楚子虔何以名[注]據誘戎曼子不名[疏]注據誘至不名○下十六年楚子誘戎曼子殺之不書名是也

絕[疏]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問曲禮諸侯滅同姓名春秋衛侯燬滅邢邢衛同姓矣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蔡非同姓何以亦書名曰禮云滅同姓名者滅天子之同姓也陳蔡皆楚虔所滅不於滅陳名虔而於滅蔡名之以其滅同廟同姓尤惡之也春秋之君滅同姓者多矣獨於二文見義者蔡姬姓之大國非漢陽諸姬可比誘而殺之其惡尤甚衛蔡禮之國文公又實君且邢衛同為狄所滅因齊桓仗義得復社稷乃職邢之竊而取之於義尤為不順故亦絕之按滅同姓為滅天子之同姓此錢氏臆見蔡般宜討虔非討蔡之人復稱而討之尤為不義傳明云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與也此絕之正義也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下十三年疏引作絕也此脫

曷爲絕之[注]據俱誘之爲其誘討也[注]使不自知而死故加誘[疏]注使不至加誘○左傳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是其事也包氏慎言云殺弒父殺當其罪不罪釋而誘殺之與詐殺同科故絕之稱名明當蠻侯也穀梁傳何為名之也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故謹而名之也稱時稱月稱日稱地謹之也范云蔡侯殺父之賊人倫所不容王誅所必加禮凡在官者殺無赦豈得惡楚子若謂夷

秋之君不得行禮于中國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入傳曰明楚之討有罪也似若上下違反嘗弑倫之曰夫弒不及調先王今與懷惡而討大夫觀行楚慶誠人之國殺人之子伐不以罪亦已明夫莊王討徵舒則異於是凡罰當其理雖實必中苟違斯道雖篡必拘故莊王得為伯討實侯不得誠紀繼盾教陳則辭師以大之靈王誘蔡則書名以惡之所以情理俱歸善惡兩顯當直惡夷狄之君討中國之亂故夫楚靈之殺蔡般亦猶晉惠之數里克雖伐弒逆之國誅有罪之人不懲討賊之矣而有罪懼之名者貝有以也范氏之說栗卽據公羊為義也

此討賊也【注】蔡侯般弑父而立【疏】注蔡侯至而立○卽襄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是也

雖誘之則曷為絕之【注】据與莊王外討晉文請會【疏】注據與莊王外討○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外討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為無道者臣弒君子弒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是其與莊王外討事也○注晉文請會○僖二十八年公會晉侯以下盟于踐土公朝于王所傳曷為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曷為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注時晉文年老恐伯功不成故上白天子曰諸侯不可卒致願王居踐土下諱使曰天子在是不可不朝追使正君臣明王法雖非正起時可與故書朝因正其義所以見文公之功是晉文諱尊春秋無譏辭也

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注】內懷利國之心而外託討賊故不與其討賊而責其誘詐也地者起以好會誘之【疏】通義云懷惡而討不義讀當於討字絕句白虎通誅伐云王者諸侯之子篡弑其君而立臣下得誅之者廣討賊之義也春秋傳曰臣弒君臣不討賊非臣也又曰蔡世子般弒其君其子誅之然則春秋自譏其稱討非謂賊不當討也晉研豊答問云閒春秋有討賊之義蔡般弒父自立楚人誘而殺之雖曰不義與殺無罪者亦宜殊科春秋何以無異文曰楚虔亦弒君之賊與蔡般同自當從兩下相殺之例然蔡般之罪終所當絕此當合前後參觀之昭十一年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公羊傳曰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故不成其子也誅君之子不立非惡也無繼也夫有為殺之世子雖嗣立而不得書者不成其為君也春秋之法諸侯有誅絕之罪其子雖無罪亦當歷則討賊之義亦嚴矣楚商臣亦犯誅絕之罪而子孫事國且數十世則有弒君不復見之例以絕之亦未嘗漏網○注內懷至詐也○正以賊所宜討懷惡而討故不與其討也繁仁義法云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言名以別矣是故春秋為仁義法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與為義人不被其愛雖厚自愛不予為仁昔者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齊桓公執袁濤塗之罪非不能正人也然而春秋弗予不得為義者我不正也潞子之於諸侯無所能正春秋予之有義其身正也夫我無之求諸人我有之而誹諸人人之所不能受也其理逆矣何可為義義者謂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故言義合我與宜以為一言君子求仁義之別以紀人我之間然後辨乎內外之分而著於順逆之處也是故內治反理以正身據卹以勸福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眾孔子謂冉子曰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獲以此之謂治身之與治民所先後者不同矣故詩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又曰坎坎伐輻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先其事後其食謂之治身也春秋刺上之過而矜下之苦小惡在外弗舉在我書而誹之凡此六者以仁治人以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于外此之謂也且論己見之而人不察曰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與自攻其惡非義之全與是故以自治之節治人是居上不寬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為禮不敬也為禮不敬則傷行而民不尊居上不寬則傷厚而民弗親弗親則弗信弗尊則弗敬二端之正佹于上而佹行之則誹于下仁義之處可無論乎是春秋弗與靈王討賊其不能先以義治我故也○注地者至諱之○正以下十六年楚子誘戎曼子殺之不書地今言于申故解之也明彼非好會也好會誘之事具左傳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疏】唐石經棄作弃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疏】包氏愼言云五月有甲申月之八日

大蒐于比蒲

大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注】說在桓六年【疏】注說在桓六年○按彼注云五年大閱車徒謂之大蒐是也疏云上八年蒐于紅之下何氏云說在桓六年今後指之者正以蒐與大蒐希數實異禮亦不同是以不得相因各指其所在然則亦譏其罕之義穀梁注時有小君之喪不譏蒐者重守國之備安不忘危與左氏義反與公羊義相足通義云古者戰勝以喪禮處之蒐非同純吉且起大役須先期屬眾比時有喪畢致眾罷還故君子譏人情不譏也是也左傳曰非禮也又云叔向曰君有大喪國不廢蒐以為不忘君者於義似短

仲孫貜會邾婁子盟于侵羊【注】不日者蓋諱與盟使若義結善事【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侵羊二傳作侵祥疏本作盟于浸羊解云穀梁傳作侵祥字服氏注引者亦作祥無侵字皆所見異九經古義云古祥字作詳易履視履考祥釋文本又作詳書君奭其終出于不祥蔡邕石經云其道出于不祥呂刑告爾祥刑後漢劉愷傳引作詳刑周禮注亦云度作詳刑以詒四方皆古祥字故左傳侵祥服虔引公羊作詳今公羊作侵羊者繁露云羊之為言猶祥與鄭眾百官六禮注亦云羊者祥也旣古祥字詳字皆省作羊易大壯象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釋文詳審也鄭王肅作祥詳審也爾雅祥善也鄭注車人云羊善也杜云地闕大事表云當在今兗州府滋陽縣境沈氏欽韓云侵祥當即大庭車輦因以蓋樓祥故遂名為樓祥在曲阜縣○注不日至事之○舊疏云上五月夫人歸氏薨君居喪而與人盟至十三年平丘之會邾婁子與晉為儀不容公盟而執季孫理宜書日見其不信而不書日者正以身居大喪而不以為憂是內惡可諱之限故為信辭使若此盟方欲譏論結其善事然

秋季孫隱如會晉韓起齊國酌宋華亥衛北宮佗鄭軒虎曹人杞人于屈銀【疏】校勘記云齊國酌唐石經諸本同解云賈氏作眗字與此同服氏及穀梁皆作齊國弱字按杜本亦作弱釋文屈銀二傳作厥慭九經古義云左傳厥慭徐仙民音五巾反說文慭讀若銀又云慭从心猌聲公羊本口授故以厥為屈以慭為銀

字異而音同說文犬部猌从犬來聲讀又若銀則銀今聲獄之異讀慭从其異讀音與杜云厥慭地闕大事表或曰在今衛輝府之新鄉縣境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疏〕包氏慎言云九月有己亥月之二十五日

齊歸者何昭公之母也〔注〕歸氏胡女襄公嫡夫人〔疏〕注歸氏至夫人○舊疏云皆史記文通義云按齊歸子野母敬歸之娣何氏以為襄公嫡夫人非也疏因附會其說至不書者蓋為世子時娶之據左傳言會于沙隨之歲襄公始生公羊雖無明文然成十六年傳猶言公幼則襄公之幼可知假令其娶定在即位以後而襄夫人經絕不見者似本未有正嫡云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疏〕包氏慎言云十一月有丁酉月之二十三日穀梁作世子友史記管蔡世家注引世本亦作太子友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注〕據陳子也〔疏〕注據陳子也○即僖二十八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以下于溫是也

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注〕靈公即般也不君不與靈公坐弒父誅不得為君也不成其子不成有得稱子繼父也上不與楚誘討嫌有不當絕故正之云耳〔疏〕注不君至君也○即襄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是也靈公弒父當誅故不與為君舊疏云靈公弒父而立弒父之人人倫所不容今而見誅正是其宜暴以春秋不與靈公為君也○注不成至父也○舊疏云左三十二年傳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然則稱子者嗣君之稱春秋之義既不與靈公得為成君故亦不成其子有得為嗣君以繼其父稱研堂答問云問春秋書世子者皆宜為君之稱蔡世子有何以稱為貶辭曰君薨未踰年稱子書子則不見貶斥之文書名又無書國之罪故從其本號書之殺雖有罪然蔡之臣民奉以為君者十餘年經亦嘗書蔡侯矣有從則宜有世子不稱子而稱世子從其本稱非得正之稱所謂美惡不嫌同辭也齊商人蔡般皆弒君之賊春秋書之曰齊侯蔡侯無貶辭者已成君也已成君則從五等諸侯之例非擬賊也辭窮則同也然商人終被弒亡般亦死楚虔之手其子又慘死天道果可畏哉按錢氏說是也世子正稱也書世子有於即位後則貶諸侯稱爵正稱也成四年書鄭伯伐許於喪內則貶稱斯義也穀梁傳此子也其曰世子何也不與楚殺也諸解引何君廢疾云即不與楚殺當貶楚爾何故反貶蔡世子耶鄭釋之曰滅蔡者楚子也而稱師固已貶矣楚子惡春討靈而食蔡侯殺蔡侯般冬而滅蔡殺友惡其謀放其志殺蔡國二君以取國故變子言世子使若不得其君終劉氏逢祿難曰君薨稱世子明友之不嘗立與衛難殺同文與鄭忽異文公羊傳之備矣若僅貶楚殺蔡二君則稱子不更者恥若以子友嫌於子哀則書蔡子而去其名可也使若不得其君終于義為順于文為惜○注上不至云耳○即上傳云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為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為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與也上絕楚子嫌蔡般無罪故然此正之

不君靈公則曷為不成其子〔注〕据惡惡止其身〔疏〕注据惡惡止其身○下二十年傳文

誅君之子不立〔注〕雖不與楚誘討其惡坐弒父誅當以誅君論之故云爾言執者時楚託義滅之〔疏〕繁露觀德云天子之所誅絕臣子弗得立蔡世子逢丑父是也正以春秋天子之事故董生本天子言之漢書趙敬肅王彭祖傳大鴻臚禹奏春秋之義誅君之子不宜立元雖未伏誅不宜立嗣白虎通封公侯云誅君之子不立者義無所繼也諸侯世位象賢也今親被誅絕也春秋傳曰誅君之子不立又誅伐篇王者受命而起諸侯有臣弒君而立當誅君身死子不得繼之者以其逆無所承也詩云無封靡于爾邦惟王其崇之此言追誅大罪也或說天子土地自立為諸侯絕之而已按定元年傳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注今無正月者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為微辭昭僅不能保有國土當絕子猶不得立何論蔡靈弒父賊乎通義云此春秋託王法也昔周公誅管叔而宥蔡叔厥後蔡仲紹封而管叔之子不得立是其制也既絕其世復稱世子者常辭君薨稱子某今不稱子某即是絕之若併去世子無以知是嫡與否不與立之義反不見也劉敞積議此傳義與文反而以鄭世子忽為難使未知伯在喪稱名即與侯在喪稱子同理既書鄭忽於前不嫌不當立矣春秋美惡不嫌可以同辭必欲强相援比又可謂蔡世子般亦與使有蔡之文乎○注雖不至云爾○舊疏云不君靈公以誅君論之何故上四年申之會及伐吳之經上文楚子誘殺之時皆稱爵者凡貶刺之例正可以一事之上足見其惡而已齊可文文皆貶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郜傳云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稱於此譏爾其與者而譏莫重乎其與仇狩也其餘從同是也○注言執至滅之○舊疏云春秋之義舉滅國為重其餘輕者皆從略是以襄六年注不書殺萊君者舉滅國為重是今并書其執者正以楚人託義滅之故見其義也似者上八年注云不書滅為重復書三事言執者疾諱託義故列見之是也楚託義執用蔡世子以滅其國當如宣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然今乃先書滅蔡者起其本懷滅心故也

非怒也無繼也〔注〕父誅子當絕〔疏〕舊疏云今不成其為子者非由惡其父惡好其子孫但由靈公大逆理無繼嗣矣是以注父誅子當絕也其非字有作怒字者誤按怒為遷怒又見莊四年傳此非怒與注怒遷怒齊人語是也按父誅子當絕商臣弒父而立春秋不見誅文其子莊王復有美辭者商臣傳被天誅莊王又實春秋必假事以示法彼既無可託故直於蔡般父子懷義明彼亦從同也又見天之迹楚直同禽獸如集懷之物並生於世在不屑誅絕之料非如蔡靈姬雖之長正當有父子君臣天討之所宜加故聖人亦因天而備書之且靈夷稱夏自楚成始假手其子以誅之臣不臣子不子乖戾之氣蓋相罪也

惡乎用之用之防也其用之防奈何蓋以築防也〔注〕持其足以頭築防惡不以道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日者疾緩滅人〔疏〕通義云意時有所築隄蓋崩潰殺人靈之義或然也○注持其至以道○何蓋以意言之或別有所據僖十九年邾婁人執鄫子用之傳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奈何蓋叩其鼻以血社也注惡無道也不言社者本無用人之道言用之已重矣故絕其所用處此不言防與使義同不以道即無道也○注孔子至亂也○論語泰伯篇文包云疾惡太甚亦使其為亂何蓋引人而不仁篇論因連下引之與此無涉也潛研堂答問云

宋襄公用鄫子楚靈王用蔡世子皆特書之惡其不仁也且以微二君之强死非不幸也○注日者至滅人○正以滅例月此書日者上八年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書日同也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疏】差繆略云北燕伯左氏作北燕伯款唐石經左氏無款字毛本年譌月

伯于陽者何【注】即納上伯款非犯父命不當言于陽又微國出入不兩書伯不當再出故斷三字問之【疏】注即納至于陽○此據納蒯瞶于戚事爲說也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傳云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爲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注明父得有子而廢之子不得有父之所有故奪其國文正其義也是也今此納北燕伯于陽若是上三年出奔齊之北燕伯款今納之北燕可也既出奔稱伯則非犯父命何爲納之于陽與于戚同文也○注又微至再出○傳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注頓子出奔不書者小國例也桓十五年許叔入于許注不書出小國例也是春秋之義小國出入不兩書也北燕微國出奔書即入不當再見書北燕伯也○注故斷至問之○公羊義以伯于陽連讀

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注】子謂孔子乃乃是歲也時孔子年二十三具知其事後作春秋案史記知公誤爲伯子誤爲于陽在生刊滅闕【疏】公羊問答曰問子曰我乃知之矣與史通所引不同何也曰當是劉知幾所見之本異也故子曰下有齊之事三字○注子謂至其事○襄公二十一年傳孔子生至是年二十三歲又昭二十四年仲孫貜卒左疏引服曰賈逵云是歲孟僖子卒屬其子使事仲尼仲尼時年三十五據此知昭公十二年孔子正合二十三歲故得知其事○注後作至滅闕○通義云此當爲納北燕公子陽生于某地自生以下字並滅闕是也史記者皆疏引閔因敘所稱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是也

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注】如猶奈也猶曰奈女所不知何寧可强更之乎此夫子欲爲後人法不欲令人妄億錯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疏】注如猶至之乎○經傳釋詞凡經言如之何如之何者皆是如詞助也易屯六二屯如邅如子夏傳如辭也按如鄭無如無如鄭奈意凡經傳言如之何者皆奈之何也彊釋文作彊葉本作彊凡彊精字作彊勉彊字作彊舊疏云孔子云當是皦時我已年立其見其事奈汝在側之徒不見之何孔子雖知伯于陽者是公子陽生但在側之徒皆不委曲若改之謂己苟出心肺故曰甯可彊更之乎○注此夫至億錯○校勘記云錯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億作意釋文妄億於力反錯也字或作措按論語音義毋意或於力反於力反則本作億於此注合陸氏以爲非誤也此本錯字剜改故小而億當本作措疏標起訖作億措可證釋文校勘記云億當作意鄂本注作妄意措於力反下當有下同二字且下子絕四毋意之意音同也舊疏云莊七年傳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何氏云明其狀似雨耳不當言雨星不言尺者實則爲異不以尺寸録之孔子修春秋大有改之處而特此文不改者欲示後人重其書事故曰夫子欲爲後人法不欲人妄億措也億謂有所億度措者置也置意於言也不欲令人妄置意於言矣按如雨星不及地尺而復修改之曰星霣如雨事本無殊文有小異若伯于陽與公子陽生氣殊懸絕故不敢輕改恐疑億措也○注論語至毋我○論語子罕篇文疏云備於鄭注今鄭注不可考蓋取毋意義也

春秋之信史也

其序則齊桓晉文【注】唯齊桓晉文會能以德優劣國大小相次序【疏】注唯齊至次序○僖四年許男新臣卒下葬許繆公注得卒葬於所傳聞世許大小次曹故卒少在曹後則許小於曹然自曹之會皆許男序于曹伯之上戚傳於曹與舊疏謂其戚時事爰其衰末亦不辭辭是以傳二十三年鹹之會許男序于曹伯之上者非也

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注】非齊桓晉文則如主會者爲之雖優劣大小相越不改更信史也【疏】注非齊至史也○閩監毛本如作如儀何意謂桓文而後皆主會者次之春秋因而不改所爲信史也徐氏譏公羊平義謂其序其會兩文對舉蓋言諸侯之序皆伯主所定諸侯之會皆主會者所爲以見春秋所載二百四十年之事悉據當時之實耳其以諸侯之序爲桓文所定者蓋晉文公事齊桓無大變更而其後又晉人世主夏盟一循文襃之皆故推而上之以爲皆桓文所定者兩句皆證明春秋信史之義若如何解則齊桓晉文句與上下文皆不屬按愈義亦未協桓文之會所次諸侯卽不同諸侯自會同外亦無所用序若謂朝之天子自有王朝定則况春秋世朝周餘左傳定四年所序踐土之盟其次卽與春秋不同是其明證蓋兩句互文見義上句其序謂其會之序也下句其會亦謂會有序也桓文之會猶能次傳之優劣國之大小後此則晉楚狎主意爲高下矣春秋存之以見信又以見無係褒貶進退之義也

其詞則丘有罪焉耳【注】丘孔子名其貶絶譏刺之辭有所失者是丘之罪聖人德盛尚謙故自名爾主書者惡納簒也不書所簒出奔者微國雖未踰年君猶不錄不足賜下言于北燕者史文也北燕本在上從史文也【疏】注丘孔子名○史記孔子世家云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注其貶至之罪○舊疏云卽春秋說云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九月而書成以授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是也按說文詞意內而言外也釋名詞嗣也令撰善言相嗣續也史記儒林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皆郎意內言外之詞也始衛起奇云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其立義創意褒貶賞誅不復因史記者時自出於胸中也通義云詞有褒與貶絶假天子之事故以爲有罪也亦猶孟子云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按孟子離婁下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趙注其事則五伯所理也桓文五伯之盛者故舉之其文史記之文也孔子自謂竊取之以爲素王也孔子人臣不受君命私作之故言竊亦聖人之謙辭此孔氏所本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曰春秋書弒君誅亂賊也然而趙盾崔杼之事時史亦宜載其名安見亂賊之懼彌在春秋而不在諸史曰孟子言之矣春秋之文則史也其義則孔子取之諸史無義而春秋有義也義有變有因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春秋書之曰衛侯衎出奔此以變爲義者也晉史書曰趙盾弒其君春秋亦

曰晉趙盾弑其君齊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春秋亦曰齊崔杼弑其君此以因爲義者也因與變相參斯有其必著無惡不顯三綱以名人道以立春秋之義遂與天地同功使董狐南史左氏傳春秋而獲存晉乘楚檮杌孟子論春秋而幸及當時則書久而亡爲僅在春秋而不在諸史有由然也雖然以盾杼之惡齊晉得以名赴春秋得以名書賴史官之直筆也使晉宋莒之弑逆得董狐南史其人則書必以名赴必以實聽與莒之必不書人書僅僕光必不辭國夏史又爲可少微從晉宋莒之弑辭人與國郎聖人鄭龍所繫所謂某有罪者弗史官赴告之失也如無史官左傳又曷由知哉史記孔子世家云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彼注引劉熙孟子注曰知者行堯舜之道者也罪者在王公之位見貶絕者也按何氏此注以貶絕讀刺有所失爲某之罪以傳文以其謂與其序其會對皆謂大序諸侯僭劣之稱失言故本而言之與孟子之知我罪我殊也○注主書至不錄○春秋立納入皆篡辭故云主書者惡納篡也舊疏云宣以上三年之宋伯款出奔魯屢十許年討慝有君夫陽生篡之正書其出今不書者微國之君被篡而出走者皆略而不書假令非被篡但是微國來鄶年之君卒猶不書況乎被篡出奔甯不略之何氏必將來鄶年君納之者正以所見之世微國成君之出例皆錄之故也鄭伯款之使是也此不書所篡出奔義也○注不足至文也○校勘記出史文也北燕本在上云閩本同鄂本無也字此何監毛本北燕比書疏云若足其文宜云齊高偃帥師納北燕公子陽生子北燕今陽生之下不言北燕者正以史之本文陽生之上有北燕二字因而從之不及改陽文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疏】包氏愼言云三月書壬申據曆爲四月朔正月之二十九日亦壬申經於夏五月書葬鄭簡公鄭公以四月卒鄭以五月葬在慢葬之例宜書日而經不書日者同於書時不日之例則三月之卒書在正月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公如晉至河乃復【疏】穀梁傳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然【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疏云左氏作成熊穀梁作成虎字據穀梁作成虎此作虎穀梁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左氏傳云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則經文作虎字可知今左氏經文作成熊實係文殘脫致誤公羊作成然又因熊然形譌相假致誤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憖出奔齊【疏】左氏穀梁作公子憖釋文憖[illegible]反一[illegible]爲憖正[illegible]反此釋文云憖之[illegible]魚覲反憖古書通也哀十一年左傳晉悼公子憖亡在齊釋文憖一本作憖通義云不日者憖無罪也憖與公謀去季氏從公如晉晉人拒公憖恤出奔公之徒季孫爲之也按孔氏穀與何異何氏以內大夫出奔有罪不日也孔穀梁之左氏爲說然左傳南蒯以私怨欲出季氏公子憖欲代季氏許與爲難又欲擯叔季二家不克出奔絕無因公之意何云無罪也

楚子伐徐

晉伐鮮虞【注】謂之晉者中國以無義故爲夷狄所強今楚行詐滅陳蔡諸夏懼然去而與晉會于屈銀不因以大綏諸侯先之以博愛而先伐同姓從親親起欲以立威行霸故狄之【疏】注謂之至狄之○舊疏云諸夏之稱連國稱爵今單言晉作夷狄之號故須解之中國無義者與七年傳鄭伯將會諸侯于鄬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不若與楚鄭伯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爲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爲彊則不若楚於是弑之經稱由中國無義是其文也遂爲夷狄所彊者即四年楚子以下會于申執齊慶封殺之是也今楚行詐滅陳蔡者即昭八年滅陳十一年滅蔡是也行詐即託義討招殺託義討蔡般是也諸夏懼然去而與晉會于屈銀者即上十一年秋季孫隱如會晉韓起以下于屈銀是也先伐同姓者正以鮮虞姬姓故也校勘記出故爲夷狄所彊云諸本同閩也疏中所引皆作夷狄所彊當據正又出今楚行詐云閩監毛本同鄂本今作令作令此本疏中所引亦作令當據以訂正按紹熙本今亦作令懼然當讀如孝子聞名心瞿之瞿禮記檀弓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注皆憂悼在心之貌是也通義云鮮虞姬姓之國見於世本杜預謂白狄別種妄也後改國名中山左氏哀三年傳有求援於中山者即是史記中山武公徐廣以爲西周桓公之子雖失其實然爲周之分子無疑耳晉爲諸夏盟主楚霸滅姬宗坐視不救又效楚尤加長子同姓故稱國狄之春秋特於此責晉之甚者初楚人爲申之會請諸侯于晉晉弗敗狄楚由是大得志於中國放乎滅陳蔡者晉君臣爲之也舊說曰楚滅陳蔡而晉不救力餘不能君子不罪也能伐鮮虞而不救陳蔡非力不足也兼諸侯也故以爲書之繁露楚莊王云春秋曰晉伐鮮虞奚惡乎晉而同夷狄也曰春秋尊禮而重信信重於地禮尊於身何以知其然也宋伯姬恐不禮而死於火齊桓公疑信而虧其地春秋賢而舉之以爲天下法曰禮而信禮無不答施無不報天之數也今我君臣同姓適女女無良心禮以不答有恐畏我何其不夷狄也公子慶父之亂魯危殆亡而齊桓安之於彼無親尙來憂我如何與同姓而殘賊遇我詩云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彼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皆有此心也今晉不以同姓憂我而强大厭我我心望焉故言之不好謂之晉而已是婉辭也穀梁傳其曰晉狄之也其狄之何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集解引何休廢疾云春秋會與夷狄並伐何以不狄也鄭君釋之曰晉不見因會以綏諸夏而伐同姓臣之可也狄之大重晉爲厥惡之會實謀教蔡以八國之歸而不能教楚姓滅蔡今又伐緣晉不斜合諸侯以逐前志會而伐餘處是楚而不如也狄狄稱之劉氏逢祿雖曰狄之所以貶之也者儀臣之以起文則辭貴夷爵取董何之義以增節傳文安是以起疾乎據左說引實服亦取難讓爲說而苑言以愛傳意非然其善實氏亦言楚滅陳蔡而晉不能救蔡盟背好交相攻伐其實晉之義亦大同公羊也董與夷狄並伐事所恆有何以不狄誠如何君

所離漢書地理志中山國新市下引應劭曰鮮虞子國今鮮虞亭是按新市在今正定府新樂縣

公羊義疏六十二

公羊義疏六十二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昭十三年盡十七年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疏〕通義云費內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蓋季氏之臣有南蒯者以邑叛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疏〕上十二年左傳云楚子次于乾谿杜云在譙國城父縣南大事表云在楚東境今江南潁州府亳州東南七十里有乾谿與城父村相近卽漢城父縣也

此弒其君其言歸何〔注〕據齊陽生入惡不言歸〔疏〕〇注據齊至言歸卽哀六年齊陽生入于齊是也陽生先詐致諸大夫立於陳乞之家自是任弒會故歸塞辭歸者出入無惡之文今公子比亦弒君而言歸故據以難

歸無惡於弒立也歸無惡於弒立者何靈王爲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衆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注〕時棄疾詐告比得晉力可以歸至而脅立之比之義宜效死不立而立君因自罪故加弒也言歸者謂其本無弒君而立之意加弒責之爾不日者惡靈王無道封內地者起爲所由因以爲戒〔疏〕舊疏云歸無惡於弒立也者言所以書其歸者正於弒虔之時比無惡靈王經而死者舊疏云謂歸無惡而死也按論語憲問篇自經於溝瀆王曰經死於溝瀆中也國語晉語申生雉經史記田單傳遂經其頸於樹枝索縊經猶繫也廣雅釋詁經縊也荀子彊國篇注經縊也左傳亦云王縊于芋尹申亥氏繁露王道云楚靈王行強乎陳蔡意廣以武不顧其行慮所美內罷其衆乾谿有物女水盡則女見水溢則不見靈王舉發其國而役三年不罷楚國大怨有行暴意殺無罪臣成然楚國大德公子棄疾卒令靈王自殺而取其國虞不離津澤農不去疇土此非盛惡之過耶又曰觀乎楚靈知苦民之壞盧注壞猶傷也又五行相勝云土者君之官也其相司營司營爲神主所爲皆曰可主所言皆曰善諂順主指聽從爲比進主所善以快主意導主以邪陷主不義大爲宮室多爲臺榭雕文刻鏤五色成光賦斂無度以奪民財多發繇役以奪民時作事無極以奪民力百姓愁苦叛去其國楚靈王是也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百姓罷弊而叛及其身弒夫土者君之官也君大奢侈過度失禮民叛矣其民叛其君窮矣故曰木勝土新語懷慮云楚靈王居千里之地享百邑之國不先仁義而尚道德作乾谿之臺立百仞之高欲登浮雲窺天文然身死於棄疾之手淮南泰族訓靈王作章華之臺發乾谿之役外內騷動百姓罷敝棄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比百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莽飲水枕塊而死易林需之秦楚靈暴虐罷極民力稱起乾谿棄疾作毒扶伏奔逃身死亥室是皆以弒君誅起棄疾故比歸無惡於弒立也左傳與此小異亦云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猈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又云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與比會乾谿之役歸大同〇注時棄至立之〇舊疏云正以經書自晉故得爲有力之義故如此解校勘記云此本晉誤有可疑司今據諸本訂正按紹熙本不誤〇注比之至弒也〇繁露王道云諷乎楚公子比知臣子之道效死之義通義云高閑曰棄疾不得比之勢則無以齊其亂比見利而動遂欲爲君則成楚靈之弒者乃比也若使人受其名己事其利後世姦人苟有藉口以濟其私者莫不皆量力爲故聖人正名比之弒君所以絕後世姦人之稱也是則君弒由於比立故比宜坐弒比之義宜效死不立下傳文〇注言歸至之實〇桓十五年傳歸者出入無惡故爲明其本無弒君而立之意加弒責之卽實其不效死而立也穀梁傳自晉晉有奉焉爾歸而弒不言歸言歸非弒也歸一事也弒一事也而遂言之以比之歸弒比不弒也是亦以比不弒君故弒爲加弒焉校勘記出讀其本無弒君而立之意云閩本同誤也鄂本謂作明疏引注同書據正按紹熙本亦作明又出加弒責之爾云比本疏中引注作加殺閩監毛本亦改作弒〇注不日至無道〇舊疏云正以宣二年秋七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獋四年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則春秋之義不問加弒與否例皆書日此不日故解之按晉靈亦無道而日者晉靈止害中虐民害不及民又有趙盾諸人執政非如楚靈之黷武樂禍外肆殄滅內極力役殃民經刑發行不義故不日以惡無道〇注致內至爲戒〇宣九年襄七年下二十五年等傳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地故解之宣九年晉侯黑臀卒于扈傳此何以地卒于會故地也注起時賓會鄭厄伐要而卒于諸侯會上故地危之襄七年鄭伯髡原卒于操傳此何以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下二十五年宋公佐卒于曲棘傳此何以地憂內也注時宋公閔昭公見逐欲憂納之至曲棘而卒故恩錄之是則諸侯卒其封內不地今此靈王見弒由於乾谿故著地以爲戒也晉研堂答問云楚子虔弒于乾谿書其地著役之久也君親出師久而不歸稱之不旋踵宜矣楚之強莫強于虔伐吳執慶封滅賴滅陳蔡史不絕書而無救于弒者無德而有功天所惡也

楚公子棄疾弒公子比〔疏〕左氏穀梁弒作殺孔氏音義云弒二家經作殺若然則比事得弒君之罪而棄疾反類於討賊之人矣不亦頗乎此條及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公羊經文皆特長於左穀

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注〕據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疏〕〇注據齊至舍文十四年傳云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弒其君舍何己立之己殺之成死者而賜生者也注惡商人懷詐無道故成舍之君號以醜商人之所爲則使未踰年見弒稱君此亦未踰年君稱公子故據以難舊疏所以不據僖九年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者正以取成君之號以難公子義強也

其意不當也〔注〕據上傳知其脅〔疏〕〇注據上傳知其脅卽上傳云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繁露王道云楚公子比脅而立而不免於死是也穀梁傳曰當上之辭也當上之辭者謂不稱人以殺乃以君殺之也討賊以當上之辭殺非弒也比之不弒有四取國者稱國以弒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比不嫌也春秋不以嫌代嫌棄疾主其事故嫌也是亦以比無弒君之意與此同惟彼經弒作殺故以當上之辭爲解果爾則經當書楚殺其大夫公子比故當從公羊作弒

其意不當則曷爲加弒焉爾〔注〕據王子朝不貶〔疏〕〇注據王子朝不貶下二十二年尹氏立王子朝注子朝不貶者年未滿十歲未知欲富貴不當坐明罪在尹氏是則子朝不貶此亦不當加弒故據以

【注】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疏】通義云虔篡而比出比歸而虔縊比自謂於虔無一日君臣之義然而君子懸比受棄疾之君己而集成其弒也故歸弒於比以為使世大防比不立而弒虔謂之討賊比立而殺虔是弒而已矣孔氏此論可謂持平矣故吳光弒僚致國季子季子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君子以其不受為義於其來歸為賢之其不殺光者札力不能討君子恕之若受光之讓能逃弒君之罪乎可與比事厚觀也效死不立猶孟子之效死勿去謂寧死不立也經猶據集云此以上釋上文經書公子比弒其君虔于乾谿也比實未弒經書弒其君虔上傳未釋故於此既釋仍稱公子比之下補釋上文所以書弒之意謂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不當為棄疾所脅也受脅而首亂故云弒

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弒何【注】據經言弒公子比也【疏】文十六年傳大夫相殺稱人通義云雖不言楚人又不言殺公子比意

言將自是為君也【注】故使與弒君而立者同文也不言其者比實已立嫌觸實公子弃疾則楚子居也【疏】正以棄疾弒比之使卻自為君故注云使與弒君而立者同文也舊疏云同文即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是也通義云棄疾棄比為王而己為之司馬比雖不成君棄疾固君之矣故經曰弒公子比既不與比以君之名仍罪棄疾以弒之實一言而權衡各當如此經顧濟集云經有殺為弒者乎曰有公羊經昭十三年楚公子棄疾弒公子比是也既言弒則下當言其君比不得云公子比也既言公子比則上當言殺所相殺耳不得云弒也春秋言弒其君者二十三言弒吳子弒諸侯者各一言弒其君之子者一總為二十六皆君也未有書弒公子者也公子比被脅為亂首故春秋正其罪曰弒其君所以儆天下後世倉皇被脅首亂以成惡弒者也公子棄疾殺之如衛人殺州吁蔡人殺陳佗討賊之辭此不言楚人殺公子比而系之楚公子棄疾者棄疾非有討賊之誠主於自立而已是深惡之也比雖自立不可言弒比言弒者是殺州吁殺陳佗皆當言弒也左氏穀梁皆作殺惟公羊作弒傳曰此其稱名氏以弒何於春秋書法大不合由今致之乃何劭公之誤而傳未嘗誤公羊經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固與左穀同也傳曰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稱名氏以殺與稱人以殺為異文異在稱人稱名氏不在稱殺與弒經者於竹帛者既譌何氏又襲譌為註此何氏之學主於株守不知正誤故往往經闕文猶臆為之說而此尤於大義有傷也按殺說非是經文如作殺則傳文但云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何可矣何為連以弒聞之正以將為君故加弒文也如以州吁陳佗為比則書書楚人殺公子比何為特著棄疾棄疾非同謀之人猶可曰以討賊予之也弒君之事起子棄疾本欲先脅比立後再去比其弒比之心即萌於弒虔之時故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稱也是其心路人皆知矣晉惠殺里克猶不予以討賊辭況會所臣事之君復予之討賊辭乎棄疾為子比司馬無論其歸心臣事與否其君臣之名無以易也春秋書弒公子比非以成死者乃以懲生者也故楚世家亦云平王以詐弒兩王而自立也潛研堂答問云楚公子比之弒君棄疾成之而比稱主惡名者奸君位也而棄疾之惡終不可掩故以相殺為文著其罪而使辭左穀相殺為說而義則本公羊若如段氏謂未有書弒公子者春秋無達例如弒君之子闕弒吳子盜弒蔡侯皆別無所見何獨於弒公子疑之比之稱公子猶餘祭申之不稱其君稱爵也闕○注不言至公子○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禦寇下十四年莒殺其公子意恢皆言其此不言其故解之正以若言其則似實公子明比已為君故也○注棄疾至居也○校勘記云鄂本同閩監毛本則作即疏同楚世家云棄疾即位為王改名熊居是為平王下二十六年楚子居卒是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平丘【疏】杜云平丘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大事表云寰宇記在封丘縣東四十里蓋縣與封丘接境陳留風俗傳曰衛靈公所置邑水經注濟水篇又東逕平丘縣南北濟也縣故衛地也春秋魯昭公十三年諸侯盟于平丘是也按一統志在大名府長垣縣西南五十里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注】不舉重者起諸侯欲討棄疾故詳錄之不言劉子及諸侯者間無異事可知矣【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甲戌月之十日楚繹略云甲戌穀梁作庚戌唐石經穀梁脫注疏本亦作甲戌○注不舉至錄之○文十四年公會宋公以下同盟于新城彼亦會盟並有經止書盟舉其重者也不別言會于某此會盟並舉故解之欲討棄疾者舊疏云諸侯欲討棄疾以上有棄疾弒君之事下傳有諸侯遂亂之言故知於閉隸錄此會欲討之矣蓋以凡詳錄者皆所著故也按繁露隨本消息云諸侯會于平丘謀誅楚亂臣是公羊舊義也○注不言至知矣○舊疏云春秋之義會盟咸有而間隔事者則重言諸侯即定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以下于召陵侵楚夏四月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然則彼由間有隔事劉子不與盟是以重出諸侯今則間無隔事劉子復與盟是以不煩重出劉子及諸侯見其可知矣

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

公至自會

公不與盟者何公不見與盟也【注】時晉主會疑公如楚不肯與公盟故諱使若公自不肯與盟【疏】○注時晉至與盟○舊疏云言時晉主會者以此會劉子在其間故須辨之知非劉子主會者以當時天子微弱故也知疑公如楚不肯與公盟者正以上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十一年公如晉至河乃復是其見疑不得入晉故也按繁露隨本消息云晉昭公以事楚之故晉人不入楚國強而得意一年再會諸侯伐強吳為齊誅亂臣遂滅厲魯得其威以滅鄫其明年如晉無河上之患先晉昭之卒一年無難楚國內亂臣弒君諸侯會于平丘謀誅楚亂臣昭公不得與盟大夫見執由此觀之所行從不足恃所事者不可不慎此亦存亡榮辱之要也按其明年旬有轉說是實晉辭公不與公盟春秋諱使若公自不與盟也鄂本肯作胃下同

公不見與盟大夫執何以致會【注】據得意乃致會【疏】注據得至致會○莊六年注云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是也今此平丘之盟公見拒君子恥見拒榮見與也又大夫被執不得意可知今乃致會故據以難

不恥也曷為不恥【注】據扈之會公失序恥之【疏】注據扈至恥之○舊疏云即文七年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眣晉大夫使與公盟也注為諸侯所薄賤不見序故深諱為不可

知之是也

[疏]諸侯遂亂反陳蔡君子不恥不與焉[注]時諸侯并在楚棄疾乃封陳蔡之君使就諸侯諸侯從[illegible]蔡之君言還反不討[illegible]楚楚亂遂成故云爾公不與盟不書與楚[illegible]時不受盟[illegible]實不與公盟而言公不與盟者[illegible]見與公猶不宜與也[illegible]爲公諱義[疏]

注時諸至云爾○[illegible]校勘記云唐石經[illegible]本同此本脫上不字今[illegible]正[illegible]

[illegible]

國諱因見諸侯遂亂大惡公亦不宜與故言國公爲[illegible]也[illegible]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注]据歸者有國辭[疏]不與諸侯專封也[注]故使若有國自歸者也名者專衛之侯歸于衛是也[疏]注据歸至三十年○解云卽僖三十年秋衛侯鄭歸于衛是也

受其封當誅書者因以起楚封之所以能起之者上有存陳文又陳見滅無君所責又蔡本以篡見殺但不成其子不絕其國卽諸侯

存陳當有文實也[疏]注故使至者也○校勘記云毛本有此字[illegible]

[illegible]

冬十月葬蔡靈公[注]書葬者經不與楚討蔡本可責復讎故書葬明當絕蔡君絕之不得責臣子[疏]注書葬至臣子○[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公如晉至河乃復

吳滅州來　不日者略兩夷　[illegible]

[illegible]

十有四年春隱如至自晉　[illegible]

[illegible]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入昭公卒不日不書葬者本篡故因不序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言氏大夫書殺公子者未踰年而殺其君之子不孝尤其故重而錄之稱氏者明君之子　[illegible]

[illegible]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昧卒　[illegible]

[illegible]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illegible]

[illegible]

其言去樂卒事何　据入者言萬去籥言名不言卒事

禮也　以加錄卒事知亦禮但書言去樂而已若夫

[illegible]

箸矣錄言樂者明爲去也

[illegible]

君有事于廟聞大

夫之喪去樂　[illegible]

[illegible]

之其喪樂也必以秋言然此言明非書祭也書祭以聞去樂卒事春秋備書之以爲後世法卒事。【注】畢其祭事。

【疏】遵籥云去樂者喪也卒事者書事重也畿樂傳曰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樂以聞然非卿喪不得以聞檀弓曰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明非有命則不敢告正以太史夫非卿故也經言有事不書祭名者略爲樂禮經本不主議祭與宣史八年同例接禮記檀弓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注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而往未襲也其已襲則止巫去桃茢則不止去樂卒事矣孔疏鄭必知往者以下云前往之卒衛侯不敢服而往明其君有大臣之喪亦嘗然也聞喪而往故知未襲也又接喪大記云大夫之喪將大斂君往巫止于門外祝先入畫祭事時然也○往畢其祭事○故謂起云爾雅毛本其作實故紹脈本亦作竟是也

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注】主謂己主祭者。臣聞君之喪，義不可以不即行，故使兄弟若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不廢祭者，古禮也。古有分土無分民，大夫不世，己父未必爲今君臣也。孝經曰：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疏】注主謂至而往○禮記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故何氏謂主爲己主祭者也君夫人喪皆宜往祭不可廢故使人攝事卒事與儀兩祭矣通錢云後錢清河王攝曰攝主者神主而主己不舉待儀祭也何休云宗人攝行主事而往意謂不然君聞臣賓之不不祿況臣閒君喪豈得安然代主終祭也孰謂大夫聞君之喪不得終祭曾子問圖言之矣蓋陰厭而事主之禮畢踐獻而事尸之禮畢故諸主與尸事尚文以爲飾也禮曰士不攝大夫者兄弟宗人攝士者節不可使攝若聞爲大夫聞當奔喪又執相爲攝承知解詁錯攝接孔說非是大夫聞君之喪無論何時卿行前往祭事使人攝行聞大夫之喪賓殺故使事畢而往至士不辭大夫自謂不爲賓主耳非祭事也獨不聞大夫士無主乎如孔說則必以此爲主爲緣神主矣凡尸未入之前設饌于奧謂之陰厭少牢司宮筵于奧祝設几于筵上右之此爲神布席也不言設主之事知無主矣綏主何攝之有後見生禮說云大夫不終事而往所以盡君臣之綏使人攝主而祭所以全子祿之恩恩終兩盡未得厚非也若祭無使人代之者饋食疏大夫以上尊時至唯有喪故不祭祭事皆不廢祭者有公事及病使人攝祭故論語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孔子或出或病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攝此知有攝主事矣者以傳有攝主二字遂指爲木主然則曾子問鄭大夫士使攝主北面于西階南亦攝攝木主而行可乎又接曾子問天子崩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獻不備禮不時而已接給時家祭攝主然則亦以爲攝木主而行事可乎[illegible]者曰曾子問大夫之祭不得成禮廢者嘗攝夫人喪在內公事傳何以不廢也曰曾子問皆使之祭社服聞天子崩后之喪賓鄭注聞具與聞攝祭時則此云廢者嘗亦指具與爲言蓋接祭之從嘗亦有不能廢者矣不能廢而又不能不往此攝主之說所由來與且何氏云不廢祭者古禮也言古以見今時有不然者矣大夫之父未必爲今君之臣恩所不殺祭不得廢其宗廟之祭春秋以來禮說矣世爲大夫喪不得終祭而往而要皆非大夫有木主禮也○注不廢至臣也○此春秋之制也春秋譏世卿故大夫不世則己父未必今君臣故不廢祭使人攝主也其[illegible]聞天子與后喪則廢祭猶使世其父臣

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注】賓尸事畢而往。

莫非臣子也與大夫禮爲曾子問文雖大同義實有殊或彼據今禮書之春秋禮古以正今也合白虎通五行篇有分土無分民何法法四時各有分而所生者遇也又按禁篇其不待放者亦與之物明有分土無分民也時曰述職去故道使職土是也○注孝經至敬同○孝經士章文也盧元宗注賓取也說以爲彼孔傳喪記鄭往賓取也是也書疏云何氏之義以賓爲取言取事父之道以事君所以得然者而敬同故也則何氏解孝經與鄭解同與廣成異夫援鄭說說與廣成往皆不可考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浦鏜云鄭見續漢書孔傳之盧樂注玉藻云鄭魏侍中有答鄭略武帝篤金籍之閒見續漢書與廣成志注又錄鄭元年往引魏答毛魏書作帝篤學大儒被鉞儒便故儒敘鄭魏明帝也丁杰云孝經鄭注據此虞說文弗康成亦弗小同當是鄭傳孫志祖云條泰疏云與鄭傳同與康成異則傳與康成爲二家明矣

也。日者，爲卒日。

【疏】往賓尸至往也○儀禮有司徹鄭目錄云大夫既祭儐尸於堂之禮祭畢禮尸於室中又往云儐室中之饋及祝佐食之俎陳大夫既祭而儐尸禮崇也儐尸則不設饌西北隅以此饋俎之隙有祭象而亦足以厭飫神按目錄言大夫業上下言之上大夫室中事尸行三獻禮畢別行儐尸於堂之禮其下大夫室內事尸行三獻無別行儐尸於堂之事使二禮尸一上大夫一下大夫也儐中於堂室中無事故儀室中之儐及祝佐食之俎如羞體四豆也五俎也四豆也兩俎也四瓦豆也豆賓之鄭也皆正祭陳於室中者祝佐食之俎不皆在室中祝二豆一俎在室二佐食爵俎東階遂儀之也儀禮故勸起儐餘本作賓禮經賓作儐賓作實通用儐正字也此作賓與詩序同吳氏廷華儀禮章句云儐而儐尸蓋以舒其象神之勞是也通義云獻尸事畢不賓尸也儐今當賓尸而聞喪則亦獻尸而已不獻賓兄弟以下也按大夫聞君之喪猶遺人攝主卒事大夫聞大夫之喪不過像友之館何遂不及賓尸也獻尸自是正祭禮節不得謂之尸事傳明云尸事畢自謂事尸事畢明謂賓尸矣或一于尸備主人主婦後也天子諸侯之祭明日而繹大夫聞臣賓廢一時之祭故不忍次日再歸宣八年之繹猶繹是也大夫既祭卿儐尸于堂可以事畢而往下大夫并無別行賓尸之事卿禮尸於室中爲加爵禮尸則更可卒事矣蓋主人賓爵酬尸其爵于薦左從可以從殺或祭獻賓酬賓謂賓獻兄弟獻內賓獻私人各禮節與○注日者爲卒日○書疏云正以春秋之義失禮鬼神例日今非失禮知日爲卒

夏，蔡昭吳奔鄭。【注】不言出者，始封名言歸，嫌與天子歸有罪同，故奪其有國之辭，明專封。

【疏】左氏穀梁作蔡朝吳出奔鄭朝昭字通廣穀三傳朝早也亦姓左傳有蔡大夫朝吳漢書古今人表作蔡朝云秋王子朝賦古今人表作子朝遺左傳衛史朝古今人表亦作史朝文選羽獵賦注朝古字通故遠亦作晁晉晁云此作昭吳字又不言出者所見之文異按左氏穀梁皆以朝吳爲蔡大夫則知此昭吳亦爲蔡大夫矣而晉解以鄭昭吳爲蔡侯盧之字者似非何氏之意○注不言至異同○書疏云正以其書始封之時名書歸則書疏本言歸書作書歸矣名疏歸鄭上十三年蔡侯廬歸于蔡是也與天子歸有罪同者晉書云書名言歸與天子歸有罪之文相似何者僖二十八年夏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往言歸者刺天子歸有罪冬言伯廣復歸子衛往衛伯言復者天子使歸之名者與衛侯鄭同義則天

子歸有邦者書名言歸上蔡侯盧亦有邦歸故言歸與天子歸有邦同○注故專至事封○正以蔡侯盧實非天子所歸故其臣出專不言出為專其君有國之辭以其受封于楚不合有國明楚之事封蔡事受其封皆當誅上十三年之書名言歸非天子所歸義與此相起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并十七年食蓋與孛于大辰同占

包氏愼言云六月書丁巳朔據曆[illegible]月之三日朔[illegible]以[illegible]三月[illegible]氏[illegible]書作五月二日是年正月戊午朔大二月戊子朔小三月丁巳朔大四月丁亥朔小五月丙辰朔二日丁巳元志大衍推五月丁巳朔食失一閏沈氏欽韓以今曆推之是歲五月丁巳朔加時在晝交分十三日九千二百六十七分入食限○注并十至同占○疏云謂此文日有食之并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illegible]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同占也其占者則彼注云是彼周分為二天下兩主宋南[illegible]以亡是也通義云此與十七年甲戌占蓋生以[illegible]宿並在畢晉國象也晉屬公族四大夫失象心以弒死後[illegible]取[illegible]貴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君還事之日比再食其[illegible]在春秋後也接五行志劉歆以為晉衛分[illegible]氏[illegible]作[illegible]五月丙[illegible]朔合晨在四月十三度二日丁巳在四日十四度十二次之分降婁魯也大梁趙也降婁[illegible]大度大梁起于胃七度趙晉地也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楚子誘戎曼子殺之

左氏穀梁作戎蠻[illegible]河南新城縣東南有[illegible]城漢書地理志河[illegible]南新城[illegible]中故戎[illegible]子[illegible]大事表云今河南汝州西南有[illegible]城又文十七年左傳周甘[illegible]敗戎于[illegible]劉[illegible]漢[illegible]以此為[illegible]氏之戎也杜云[illegible]事在新城[illegible]北今[illegible]汝州伊陽[illegible]中左傳[illegible]作[illegible]十六年楚殺[illegible]水子會則水是出[illegible]之西山東流經[illegible]南注伊[illegible]水其[illegible]伊水又西北又經[illegible]東[illegible]汝水[illegible]南[illegible]故[illegible]子[illegible]也[illegible]有[illegible]北[illegible]聚[illegible]今[illegible]名[illegible]中[illegible]是之[illegible]漢中[illegible]左傳四[illegible]年東晉[illegible]其[illegible]所謂[illegible]又按東[illegible]紀光武氏紀后父[illegible]是也杜云[illegible]城在河南新城[illegible]之東南[illegible]后紀作[illegible]是[illegible]也[illegible]通[illegible]也亦作[illegible]引風俗通云[illegible]者[illegible]也[illegible]故[illegible]亦作[illegible]

楚子何以不名 据誘蔡侯名 [illegible]

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 [illegible]故云亦以其不[illegible]名[illegible]

書名也

不疾 据俱誘也若不疾乃疾之也 以為[illegible]

為惡也願以無知薄責之戎曼稱子者入昭公見王道大平百[illegible]

貫蠻夷狄皆進至其爵不日者本不卒不地者略之也 [illegible]責之○[illegible]白至

並亦不地皆從略故雖不在外四夷與不得[illegible]同諸夏也夷狄[illegible]國雖大平世亦不合卒故於是[illegible]也略之不書日一年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日且地故也戎曼奉本云遂夷之晉內而不外[illegible]此○注不日至略也○此狹上十之世文致太平實不治定但可發法而已甯可文皆進乎[illegible]繫[illegible]故也何者[illegible]夷與[illegible]盡進大夫會此是君固可進而進之且昭公年冬[illegible]人[illegible]一見[illegible]人所見之世而不進之者君子因事見義作太非紹熙本亦作大[illegible]疏云上四年申之會伐吳與[illegible]夷五之也故楚子不名也○注戎蠻至其邑○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大[illegible]晉者不屑之正乃疾之深也但[illegible]其實無知不以中國禮義[illegible]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也按此以[illegible]孟子告子所謂不屑教[illegible]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是以聖人外而不內疏而不戚政教戎者來之人之食而好利[illegible]左衽人面[illegible]心其與中國[illegible]章服夷狄者勿拒去者勿追漢書[illegible]奴傳論云春秋內諸夏而外四夷狄之君者[illegible]所不加[illegible]不臣也[illegible]二年注王者不治夷狄錄正朔所不加[illegible]君子所不臣也又禮記學記疏引鈞命決云不臣義所能化故不臣也春秋傳曰夷狄相[illegible]君子不疾衛書大傳曰虎通王者不臣云夷狄者與中國絕域異俗非中和氣所生非禮

夏公至自晉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包氏愼言云八月有己亥月之十日差[illegible][illegible]云亥公羊作丑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illegible]

唐石經公羊作己亥二字似磨改

九月大雩 先是公數如晉

註先是公數如晉○五行志中之上十六年九月大雩先是昭公母夫人

歸氏[illegible]昭不[illegible]又大[illegible]于比[illegible]曰其有大[illegible]而不[illegible]按不恤[illegible]不忌君也君亡[illegible]容不[illegible]也[illegible]其失國蓋劉歆語也[illegible]

上十二年十三年十五年皆有公如晉文何[illegible]與上三年同占八年大雩注先是公如晉[illegible]年乃[illegible]所致公數如晉亦

宜然

季孫隱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illegible]云十[illegible]月公[illegible]石經十月按今本作十[illegible]同一

十有七年春小邾婁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有漢[illegible]食[illegible]之五行志[illegible]以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在[illegible]晉國象日[illegible]也晉[illegible]公[illegible]在四[illegible]大夫[illegible]秋[illegible]以[illegible]故[illegible]不死[illegible]大[illegible]以大[illegible]分晉左氏傳平之[illegible]子曰正月[illegible]社月[illegible]作日[illegible]有[illegible]天子不[illegible]伐鼓于社[illegible]月[illegible]分[illegible]而[illegible]三[illegible]正[illegible]百[illegible]月[illegible]之物[illegible]于[illegible]史用[illegible]大[illegible]至月[illegible]四月正[illegible]之[illegible]災[illegible]至[illegible]日正月[illegible]故曰[illegible]復[illegible]至[illegible]已之月正[illegible]日正[illegible]月[illegible]復[illegible]夫之[illegible]陰[illegible]物[illegible]人[illegible]其[illegible]不[illegible]去[illegible]所[illegible]日[illegible]西正[illegible]左氏[illegible]者災九[illegible]月朔六月不食[illegible]是也沈氏欽[illegible]以今曆推之是歲九月[illegible]元志六月云[illegible]氏[illegible]乙巳朔交分不[illegible]食之大衍云九月在

朔甲戌朔加時在蝕交分二十六日七千六百五十二分入食限臧氏壽以三統法推是年閏在五月前正月丁未朔二月丙子朔三月丙午朔四月乙亥朔閏月乙巳朔五月甲戌朔又是年冬至癸酉正月二十七日也戊子小寒三月十三日甲辰大寒二月二十九日己未立春三月十四日甲戌驚蟄三月二十九日己丑雨水四月十五日甲辰春分四月三十日庚申穀雨閏月十六日乙亥清明五月二日是月十七日庚寅立夏以後純乾用事故太史曰在此月也五月甲戌朔距春分已三十一日不及立夏十七日故曰日過分而未至蓋是年魯曆失閏故魯史以為六月也

秋郯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賁渾戎【疏】賁渾戎左傳作陸渾之戎穀梁作陸渾戎

冬有星孛于大辰

孛者何彗星也【注】三孛皆發問者或言入或言于或言方嫌為孛異猶問錄之【疏】爾雅釋天彗星為欃槍郭注亦謂之孛言其形孛孛似埽彗開元占經引孫炎云欃槍妖星則名也釋名釋天云彗星光稍似彗也孛星星旁氣孛孛然也御覽引合誠圖云赤彗火精如火曜長七尺○注三孛至錄之○或言入者文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是也彼傳云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也或言于者此經是也或言方者哀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是也彼傳云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傳皆云孛者何彗星也是三歲皆發問正以言入言于言方有異嫌孛亦異是以俱問錄之三傳皆云何以書記異也

其言于大辰何【注】據北斗言入于大辰非常名【疏】注據北至入于○卽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是也○注大辰非常名○舊疏云正以東方七宿皆謂之辰故曰大辰非七宿之常名而經舉之因以為難按此謂諸星中無大辰名也

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火也【注】大火謂心【疏】注大火謂心○襄九年左傳心為大火爾雅釋天云大辰房心尾也郭注云大火心也左傳疏引李巡云大辰蒼龍宿之體最為明故曰房心尾也大火蒼龍宿心以候四時故曰辰孫炎曰龍星明者以為時候故曰大辰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故時候主焉夏小正云五月大火中八月辰則伏辰也者謂心也說文晨字解云晨時也又晨字云房心為民田時郭注爾雅云龍星明者以為時候故曰大辰用孫說也然則東方七宿皆可以為大辰楚辭遠遊云奇傅說之託辰星王注辰星房星東方之宿蒼龍之體文選注引法言宋注辰龍星也故房心尾通有辰名故說文纍房小正言發自無二義穀梁傳云于大辰者濫于大辰也范注引劉向曰謂遍于蒼龍之體不獨加大火也舊疏云釋天云柳鶉火者正以柳在南方亦可為出火之候故也不謂心星非大火然則爾雅不言心為大火者文不備也郝氏懿行爾雅義疏唐虞夏皆五月昏火中故堯典以星火正仲夏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是也明察則六月昏火中故左氏昭三年傳火中寒暑乃退杜注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月令云季夏之月昏火中是也然則周秦上較虞夏星候差及一次此昏且中星所以不同也火至初秋則昏見於西詩云七月流火是也火以三月始出九月之昏始入十月之昏則伏左氏哀十二年傳火伏而後蟄者畢是也左傳云西及漢之社云夏伏之八月辰星在天漢

今孛星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漢疏云月令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大辰是房心尾也其星處東方時在角星北故以八月之昏角星與日俱執大辰見於西方也天漢在箕斗間故是時天漢之西南東北邪列於天大辰之星見在天漢之西也今孛星又出於大辰之西而尾東指光於星辰星而東及天漢也

大火為大辰【疏】爾雅釋天云大火謂之大辰左傳襄九年大火謂大辰或食於心是故心為大火亦止謂之辰左傳昭元年遷閼伯於商丘主辰祀是大火也國語晉語且以辰出而參入韋注同

伐為大辰【注】伐謂參伐也大火與伐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所取正故謂之大辰辰時也【疏】注伐謂參伐也○舊疏云正以伐在參旁與參連體而大星故言伐謂參伐伐與參為一候故也按後漢書郎顗傳伐作罰罰者其宿主兵其國趙魏變見西方考工記輈人以象伐也注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鄭箋云參伐連體六星故參伐以統參正猶考工記云熊旗六斿以象伐也夏小正五月參則見傳參也者伐星也時召南維參與昴傳參伐也國語晉語而以參入注參伐也文選注引注言宋注參虎星也亦為辰參互對辰為龍星故也淮南時則訓昏參中高注參西方白虎之宿將誅疏引演孔圖云參以斬伐記疏引運斗樞云參伐主斬艾示威行法史記天官書參為白虎三星直者是為衡石下有三星兌曰罰為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小三星隅置曰觜觿為虎首主葆旅事索隱引宋均曰左守也旅猶軍旅也言佐參伐以斬艾除凶也齊氏召南考證云按參宿中横三星其外左右肩左右足四星又中横三星之旁有三星下垂曰伐是伐與參連體而九星也天官書曰參為白虎三星直者是為衡石下有三星兌曰罰為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曰三星參也又周禮熊旗六斿以象伐則此疏不為無據矣按疏是其體也此疏謂與參連體而六星疑是字蓋之誤但詩綢繆傳言六星謂伐三星與參正體三星為六不數其外四星故也參之正體三星故與心同稱三也詩小星疏云伐與參連體參為列宿統名之若伐同一宿然但伐為大星與參互見皆得相同故周禮以象伐也明伐得統參也公羊曰伐為大辰演孔圖云參以斬伐皆互舉相見之文故毛言參伐也見同體之義○注大火至大辰○說文晨房星天時也又云參商星也晨為東方宿參為西方宿用以紀時故皆謂之大辰以別於餘星也北辰居中視以定參辰之度故亦謂之大辰大辰有三同名異實故下注云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所在是也說者以北辰為大端指心小端指伐非也禮記鄉飲酒義云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注三光三大辰也天之政教出於大辰辭○注辰時也○詩齊風東方未明云不能辰夜傳辰時也說文辰震也三月陽氣動雷電振民農時也物皆生从乙匕象芒達厂聲也又晨字下云辰時也

北辰亦為大辰【注】北辰北極天之中也常居其所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所在故加亦亦者兩相須之意【疏】注北辰至之意○爾雅釋天云北極謂之北辰周禮大宗伯疏引元命包云天生大列為北中宮太極三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旁兩星巨辰子位故為北辰以起節度亦為紫宮紫之言中此宮之中天神圖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紫宮奉本云星莫大於大辰北斗常星北斗常星部星三百衛星三千大火二十六星伐十三星北斗七星常星九辭二十八宿參者宿二十八九其宿著百壁而共一本鎮千載而人實是以三伐傳抉疑為按此參鎮孛大辜亦以大辰為恆星之主皆

取則焉釋天郭注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象焉引合誠圖云北辰其星五在紫微中樞衆物理論云北極天之中陽氣之北極也極南爲太陽極北爲太陰日月五星行太陰則無光行太陽則能照故爲昏明寒暑之限極也案廣雅釋言極中也故諸家並以北極爲天中疏所引爾雅李注云北極天心居北方正四時謂之北辰孫炎云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謂之北辰是也論語爲政云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鄭氏謂雖義疏云說者謂北極五星第五爲天樞最小是不動處然實不動處極在極星之下今按極星非不動但其動也微人所不見故以爲居其所耳按天官書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兌若見若不曰陰德或曰天一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五星曰天棓後六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文耀注引天官星占北辰一名天關關者樞機之地鎮要之名也鉤天官書之太一易繫文引馬融說以太極爲北辰索隱引文耀鉤之中宮大帝周禮疏引鄭氏說謂之天皇大帝耀魄寶索隱引合誠圖又爲紫微大帝此云大辰皆北辰之異文也初學記引合誠圖又云天皇大帝北辰星也含元秉陽舒精吐光居紫宮中制御四方冠有五采晉疏引春秋說云北者高也極者藏也太一之星高居深藏故名北極也者與先儒說違其何氏解乎許氏案彥北極說云爾雅北極謂之北辰考工記匠人夜考諸極星以正朝夕何注公羊述成不知東西者須視北極以別心伐今北極甚小不爲辨周髀冬至日加酉之時立八尺表以繩繫表顛希望北極中大星引繩致地而識之又到旦明日加卯之時復引繩希望之曾及繩致地而識其兩端相去二尺三寸故東西極二萬三千里其兩端相去正東正西中折之以指表正南北其云東西極二萬三千里即審極之極折半爲一萬一千五百里乃北極中大星距北極樞之數極即不動處以衡閒相去里數準赤道度納之計四度餘若北極小星則周初去極心不應若是之遠蓋周髀本言北極中大星北極樞之數樞即不動處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鄭康成謂之太一北辰神名北極大星或即此與今法測何陳大星東西所極折中以定南北與周髀北極樞璿之用正兩若論鄭所言北辰即周髀所謂正北極璿璣之中正北天之中者蓋赤道極也

何以書記異也■心者天子明堂布政之宮亦爲孛彗者邪亂之氣掃故置新之象是

後周分爲二天下兩主宋南里以亡■

杜云妖變非常故書紫牽本云海內之心懸於天子畿內之民統於諸侯日月食弁吉凶不以其行有星孛于東方子大辰入北斗常星不見地震梁山沙鹿崩宋衛陳鄭災王公大夫彗孛者春秋皆書以爲大異○注心者至之宮○舊疏云春秋說文星經亦云天官書心爲明堂房爲府曰天駟案穀引春秋說題辭云房心爲明堂天王布政之宮詩汎歷樞云房爲天府主車屬宋均注房心近心爲明堂又別爲天府及天駟也御覽引元命包云房四星心三星五度有天子明堂布政之宮兩口衡士爲審審得明心審者爲審審天心宋均注心爲天王布政之宮萬物須之乃成所以審也今於口間士禁一審之者於字體安也是爲爾口士也審得明明得所審也詩疏引元命包云心爲天王周禮疏引文耀鉤云房心爲天帝之明堂布政之所出莊七年疏引文耀鉤云房心爲中央大星天王位房心建體故皆有天王明堂布政

之象○注亦爲孛○書疏云亦爲孛者亦如北斗爲彗所孛矣○注彗者至之象○一切經音義引孫炎爾雅注妖星也四曰彗天官書歲星之精生天棓彗星天欃天槍天文志欃槍孛彗體異其殊一也天官書正義云天彗者一名掃星本類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長或竟天而體無光假日之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若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是爲邪亂之氣也左傳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恆象占經引演孔圖云彗[illegible]星出[illegible]星出則國[illegible]事也御覽引五行傳云彗者去穢布新也此天所以去無道而建有德也○注是後至以亡○五行志下之下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董仲舒以爲大辰心也心在明堂天子之象後王室大亂三王分爭此其效也劉向以爲星傳曰心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尾爲君臣乖離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其在諸侯角亢陳鄭也房心宋也後五年周景王崩王室亂大夫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毛伯立王子鼂子是楚出也時楚強宋衛陳鄭皆南附楚王猛既卒敬王即位子鼂入王城天王居狄泉莫之敢納五年楚平王居卒子鼂奔楚王室乃定後楚帥六國伐吳吳敗之于雞父殺獲其君臣蔡怨楚而滅沈楚爲圖蔡吳人救之遂爲柏舉之戰敗楚師屠郢都妻昭王母鞭平王墓此皆孛[illegible][illegible]炎所及之效也左氏傳曰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恆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陳太昊之虛鄭祝融之虛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見之月明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太甚宋衛陳鄭皆火劉歆以爲大辰房心尾也八月心星在西方孛從其西過心東及漢也宋大辰虛謂宋先祖掌祀大辰星也陳大昊虛虙戲木德火所生也鄭祝融虛高辛氏火正也故皆爲火所舍衛顓頊虛星爲大水營室也天星既然又四國失政相似及爲王室亂皆同按劉子駿古文家說與公羊異占經引感精符云孛星[illegible]起光入大辰者將有[illegible]謀以邪亂正與天子爭奪居位者大臣謀主閒主並立周分之異也與今文說近其周分爲二天下兩主者謂敬王在成周王猛居王城二十二年傳王城者何西周也又言王子猛卒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謂之東王也又云尹氏立王子朝于王城天王入于成周傳成周者何東周也是周分爲二天下兩主事也舊疏引運斗樞云星孛[illegible]起守大辰於五[illegible]亂兵[illegible]門三王[illegible]周以分是也三王者謂王猛子朝與敬王也王猛篡立卒後子朝纂之恆與敬王相距故宣云天下兩主也宋南里以亡者即下二十一年夏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是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杜云長岸楚地大事表云今江南太平府當塗縣西南三十里有西梁山與和州南七十里之東梁山夾江相對如門之闕亦曰天門山郡國志云春秋楚獲吳舟餘皇處也歷代爲津渡西傳之要地方輿紀要東梁山一名博望山在太平府西南三十里西梁山在和州南六十里夾江對峙如門之闕亦曰天門山郡國志天門山一名峨眉山今案和州不載此說

詐戰不言戰此其言戰何■據楚[illegible]敗吳于雞父■舊疏云經文言戰而傳以

詐戰問之者正以夷狄實爾不能結日偏戰今此兩夷而言戰故以詐戰難之○注據吳至醉李○見定十四年彼此皆是兩夷不言戰故據[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文作情字云本或作詐敵也【注】俱無勝負不可言敗故言戰也不月者略兩夷【疏】注俱無至戰也○解云按左傳楚人以詐敗吳師謂其乘舟餘皇吳旋以詐敗楚師而取餘皇歸此所謂敵也河曲之戰兩無勝也長岸之戰兩有負也○注不月者略兩夷○正以春秋之例偏戰者日詐戰者月此詐戰不月故言略兩夷

公羊義疏六十三

公羊義疏六十四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昭十八年盡二十二年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包氏慎言云五月有壬午月之十五日鄭本災作灾譌

何以書■通義云據衛陳鄭非二王後記異也何異爾■通義云宋火以災書此亦火也曷以異書

異其同日而俱災也■穀梁傳其志以同日也其日亦以同日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

書為天下記異也■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四國天下象也是後王室亂諸侯莫肯救故天應以同日俱災若曰無天下云爾■疏傳十四年書沙鹿崩成五年書梁山崩同○注詩云至象也○詩曹風鳲鳩篇文荀子君子篇楊注言善人君子其威儀不忒故能正四方之國呂覽盡數篇昔者先聖人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下引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通義云三國為象況其至於四天下同亂遠近若一之象○注是後至云爾○毛本天誤大五行志上昭十八年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董仲舒以為象王室將亂天下莫救故災四國言亡四方也又宋衛陳鄭之君皆荒淫于樂不恤國政與周室同行陽失節則火災出是以同日災也劉向以為宋陳王者之後衛鄭周同姓也時周景王老劉子單子事王子猛尹氏召伯毛伯事王子鼂子鼂楚之出也及宋衛陳鄭亦皆外附于楚亡尊周室之心後三年景王崩王室亂故天災四國天戒若曰不救周反從楚廢世子立不正以害王室明同事也疏何義皆大同按下二十二年夏六月王室亂傳何言乎王室言不及外也注剌周室之微鷸邪庶並篡無一諸侯之助匹夫之亂救如一家之亂也故變京師言王室不繫天子諱者方責天下不救之是王室亂諸侯莫肯救之事也

六月邾婁人入鄅■杜云鄅國今琅邪開陽縣又云鄅妘姓國也一統志開陽故城在沂州府蘭山縣北故鄅國齊乘在沂州北十五里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左傳楚子使王子勝遷許于析實白羽大事表云今河南南陽府內鄉縣按僖二十五年左傳秦晉伐鄀過析隈入其地近武關戰國時秦昭王發兵下武關攻楚取析是也續漢郡國志析故屬宏農故楚之白羽邑水經注丹水篇析水出析縣西北宏農盧氏縣大蒿山南流逕修陽縣故城北鄉析之北鄉又東入析縣又東逕其縣故城北蓋春秋之白羽也左傳楚使王子勝遷許于析是也郭仲產云相承言此城漢高所築非也一統志析縣故城在南陽府內鄉縣西北春秋時楚白羽也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婁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蔡世子般弒父不忍日此日者加弒爾非實弒也■注蔡世至弒也○即襄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是也彼注云不日者深為中國隱痛有子弒父之禍故不忍言其日也許亦中國而日故解之明彼為實弒此為加弒故與彼異加弒事見下葬許悼公傳文元年商臣弒父亦實弒而日者夷狄賤故彼注云日者夷狄子弒父忍言其日是也穀梁傳曰日弒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弒也不弒而曰弒責止也疏云蔡世子般實弒父故以比實狀而不書日止弒而日知其不弒則實正卒也注云加弒者責止不嘗藥物孔疏云實非止弒言書曰弒其君則仲尼新意書弒也又引釋例云書弒三世不服其藥古之慎戒也人子之孝當盡心嘗禱而已藥物之齊非所習也許止身為國嗣國非無醫而輕果進藥故罪同於弒雖原其本心而春秋不赦其罪蓋為教之遠防也加弒之說三傳皆同惟書日之義各殊包氏慎言云五月有戊辰月之七日下又書己卯月之十八日

己卯地震■季氏稍盛宋南里以叛王室大亂諸侯莫肯救晉人圍郊吳勝雞父尹氏立王子朝之應■注季氏至之應○舊疏云舊稍稍盛也往前豹鶡為政自上十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十三年平丘之會公不與盟以來季孫隱如數見經至二十五年遂出昭公矣宋南里以叛者在二十一年王室亂見下二十二年晉人圍郊見下二十三年彼傳云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為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是也吳勝雞父尹氏立王子朝亦皆見二十三年十行本重誤國五行志下之上昭十九年五月己卯地震劉向以為是時季氏將有逐君之變其後宋三臣曹會皆以地叛蔡莒逐其君吳敗中國殺二君親情大同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冬葬許悼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正以隱十一年傳云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故也不成于弒也■經傳釋詞云于猶為也詩鄘風定之方中云作于楚宮又云作于楚室張載注文選魏都賦引詩作作為楚宮作為楚室儀禮士冠禮宜之于假注于猶為也此不成于弒也言不成為弒也穀梁傳曰卒時葬不使止為弒父也繁露玉杯云古今之辭者異而問之曰是弒君何以復見猶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何以書葬者不宜書葬也而書葬何以復見者亦不宜復見也而復見二者問實不得不相若也盾之復見直以赴間而辯不親弒非不當誅也則亦不得不謂悼公之書葬宜以赴間而辯不故弒非不當罪也若是則春秋之說亂矣豈可法哉故貴比而論是非雖雜悉得其義一也今誅盾無傳弗誅無傳不交無傳以比言之法論也無比而處之誣辭也今視其比皆不當死何以誅之春秋赴問數百應問數千同留經中繙援比類以發其端卒無妄言而得應於傳者今使外賊不可誅故皆復見而問曰此復見何也言莫妄於是何以得應乎故吾以其得應知其問之不妄以其問之不妄知盾之獄不可不察也夫名為弒父而實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為弒君而罪不誅者逆而罪之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語盾有本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鄰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臣之宜為君討賊也猶子之宜為父嘗藥也子不嘗藥故加之弒父臣不討賊故加之弒君其義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者此也故盾之不討賊為弒君也與止之不嘗藥為弒父無

以異書生以許止不嘗藥與趙盾不討賊皆加弑也然盾非止可比出不越竟反不討賊則嚴親正盾藏定矣釋文作于殺云音

弑下于弑加弑皆同唐石經諸本作弑

曷爲不成于弑

據將而誅之

注據將而誅之○莊三十二年傳云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將猶加弑此明書弑君爲不成于弑故難之

止進藥而藥殺也

時悼公病止進藥悼公飲藥而死

注時悼至而死○左傳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而卒疏引服虔云悼公靈公之子許男買瘧疾也

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弑焉爾

據意善也

譏子道之不盡也

墨子非攻篇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夫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雖有愛父之心而適以賊之此正春秋責許止之義故禮記曲禮云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注嘗度其所堪皆所以盡子道也

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

樂正子春曾子弟子以孝名聞

注樂正至名聞○大戴禮曾子大孝篇禮記祭義篇皆有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答門弟子問述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爲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可謂全矣等語又檀弓有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事鄭注子春曾子弟子是曾子弟子以孝名聞者也

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

脫然疾除貌也言消息得其節

舊疏云言子春視疾之時消息得其節觀其顏色力少如可時加一飯以與之其病者脫然加愈觀其顏色力少如時則損一飯以與之則其病者脫然加愈又觀其色力似寒時則加一衣以與之則病者脫然又加愈按又觀其顏色力似如燠則復損一衣以與之則病者脫然而愈按所謂先意承志是也俞氏樾羣經平議云何氏不解復者之義也管子小問篇以復管仲尹注曰復告也周禮宰夫職諸臣之復鄭注復請也復加復損並請於父母而加之損之是也○注脫然至其節○國語晉語脫其之傳注脫字古說字猶除也是脫有除然故脫然爲疾除也易遯莫之勝說注說解也後漢書隗囂傳注脫失也解失皆有除義愈者左氏昭二十傳相從爲愈注愈爲差文選風賦愈病析醒注愈猶差也禮記年問病甚者其愈遲釋文愈差也差猶言病其宜脫除而愈也由寒燠飢飽消息有節樂正子加損皆得其宜故也

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弑焉爾

失其消息多少之宜

洪氏亮吉左傳詁引服虔云禮醫不三世不使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公疾未瘳而止進藥雖嘗而不由醫而卒之故國史書弑告於諸侯也○注失其至之宜○通義云失其淫過其節之宜

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

聽治止罪

注聽治止罪○周禮小宰以官府之六計注聽獄訟也治止罪平治也荀子王霸篇百事不立之乎聽注聽治也其繁傳不弑而曰弑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治其弟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逾年而死故君子卽止自責而責之也○注許止自責而歸死太子有會不啓以責之新序七云許悼公疾瘧飲藥毒而死太子止自

自責不嘗藥未逾年而死故春秋義之子政不嘗穀繁故也義之卽下書葬故也通義云張洽曰進藥而藥殺可不謂之弑弑其所以異於商臣殺者過與不故不同心雖不同而春秋之文悉同之者以臣子之於君父不可過也按今例過失殺祖父母父母猶斷猶春秋責止意也

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

原止進藥本欲愈父之病無害父之意故赦之

注原止至赦之○隱元年傳注所謂原心定罪也

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

明止但得免罪不得繼父後許男斯代立無惡文是也

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楚商臣蔡般之弑子不子父亦不父也許止不嘗藥非大惡而特書弑以明孝子之義非由有失德也故楚蔡之君不書葬而許獨書葬所以責楚蔡二君之不能正家也按錢氏所論亦是然非公羊家義也通義云書葬者非實弑也蔡景公亦書葬所以得相起者固弑而代之者殺買弑而代之者非止是可以辨矣穀梁傳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云云君子卽止自責而責之也推止之心逾矣而死其父則自不欲復生卽死而天下明之至由愛父以死雖死猶未安也死而天下責之謂由弑父以死是以一朝之過終古惡夫如是而後罪少可償耳若止者雖不愼其始可謂善其終矣叔武不欲其兄有殺弟名春秋爲之諱殺而不欲負基名春秋爲言復歸推此以號春秋卽止自責而責之者猶解於藥成實者之意也且唯止能自責然後君子赦之不然逆藥而藥殺曰非故也藥誤也甚惑曰非藥之誤疾不可爲也殺有不嘗欲逆代其父宜補故寫之宜寫故補之宜寫故遇之宜逼故塞之亦曰藥誤乎疾不可爲也是猶可道乎故止與趙盾加弑似同然止自責則書葬盾不自責則不書葬此其意甚像而其辭甚顯也左傳言止則奔晉殆趙之晉以致國於弟而實哀甚晉悔以殞其身者書或因彼文遂疑止實弑者然止之奔乃與宋萬同科經必特也而悼公又與宋閔公同科不得書葬矣爲此說者是其心必以無罪爲過荀以加弑爲過是必以誘殺父爲無罪以誤殺父爲加弑卽與子亂臣賊子之甚者也邪說橫議經義日晦按御覽引春秋決事云甲乙與丙爭言相鬬丙以佩刀刺乙甲卽以杖擊丙誤傷乙甲當何論或曰毆父也當梟首論曰臣愚以父子至親也聞其鬬莫不有怵悵之心扶杖而救之非所以欲詬父也春秋之義許止父病進藥於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誅甲非律所謂毆父也不當坐謂傳使以春秋之義定罪甲父不坐之心定罪過丙誤之事與許止同也此見傳於春秋之法而仲尼所以但書弑而不誅者是止不以弑也○舊疏云此是止至正而以此見止之但得免罪不得嗣立而已卒葬許悼公後不見許斯立者年六大立者有中斯之節新作許以經師感序許之以許斯立爲之許世子之文明又近古云之文也許斯之聽春秋在四年以前不書許斯爲文故春秋近世之宜立若止不宜立之而宜立之然而經書所宜立之許斯立之者以春秋之文作斯子立作止之新宜立者正由云而止宣宣若之許世子止以不得嗣繼父後昭四年書許世子斯立後以書不立而宜立之經書之許世子斯立春秋之四年以前文不得嗣繼父作經書是死也左氏以爲奔晉近是以爲自責而死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釋文鄸作鄸云作郭字古字文作云鄸字音以爲鄸文作邑名鄸音鄸

鄸字玉篇始加邑作鄸廣韻因之以此知公羊左氏作鄸皆後人增邑穀梁作夢當是古文杜云鄸曹邑玉篇邑部同廣韻一東鄸
邑名在曹鄸大事表云寰宇記濟陰乘氏縣西北有大鄸城曹之鄸邑也一作大鄸在今曹州府曹縣北

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注】據始出奔未有言此者與宋華亥

入宋南里復出奔異【疏】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出者此云舊本此下有此者非○注據始至奔異○校勘記云鄂本同閩監毛本此作自按此本疏標起訖云注據始至言此者閩監毛本亦改此為自按紹熙本亦作自當據正讀春秋凡始發國出奔未有言自者也云與宋華亥入宋南里復出奔異者下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二十一年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二十二年宋華亥向甯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是彼自因南里而入叛邑復由叛邑出奔故書自與此始出奔鄭言自者殊也

畔也【注】時會以鄸以奔宋【疏】注會以至奔宋○舊疏與邾婁庶其以漆閭丘奔魯庶其以牟書及防茲來奔魯者同複地以叛奔從國也

畔則曷為不言其畔【注】言叛者當言以畔如邾婁庶期【疏】注言叛至庶期○校勘記云閩監毛本期改其非鄂本及此本疏標起訖皆作庶期又鄂本以畔作以叛此經按紹熙本作以鄸其當據正公孫若作以鄸文當如襄二十一年邾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例書曹公孫會以鄸出奔宋公羊此文不然故以是無

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疏】左傳作欣時經義知新記說文作欣从犬示聲讀又若欣然以大聲讀又若欣實有衰錄二音沂旂斯祈皆斤聲

春秋為賢者諱【注】諱使若從鄸出奔若故與自南里同文【疏】注諱使至同文○正以無入鄸以畔文與華亥等異鄸實者諱故也通義云不言以鄸者諱也而與自宋南里同文者乃正起其諱也諱之不諱實諱自喜時設會之罪仍不容許其罪

何賢乎公子喜時【注】據喜時不書【疏】毛本子誤羊○注據喜時不書者○舊疏云正以曹羈叔肸春秋賢之者皆書見經即莊二十四年曹羈出奔陳宣十七年公弟叔肸卒是也今此喜時既不書見非所賢矣故難之

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于師【注】在成十三年則未知公子喜時從與【注】喜時曹伯廬弟【疏】注喜時曹伯廬弟○舊疏云賈服以為廬之庶子者蓋所見本異也按吳世家集解引服虔曰子臧負芻庶兄是子臧即喜時也則負芻為兄子被誘弟以左傳季札語推之以喜時為負芻弟

公子負芻從與【注】負芻喜時庶兄【疏】注負芻喜時庶兄○鄂本無作從按何義與服虔說同

或為主于國或為主于師【注】古者諸侯卒出世子率與守國次宜為君者持棺絮從所以備不虞或時疾病相代亦本史文不具故傳疑之【疏】注古者至古禮○舊疏云案文十三年左傳云使穆公守曰云云者了守國○舊疏云會校說文勘記云閩監毛本與作興此段玉裁云當[illegible]

若太子母弟也又曾子問云君出疆有三年之戒以椑從注親身棺曰椑絮者說文絮緩也一曰敝絮也說文作絮舊疏云絮謂新綿即禮記云屬纊以俟絕氣之文是也○注或時至疑之○舊疏云正以曹伯無子喜時其母弟也當守國公子負芻者庶兄也禮當從君但或時負芻疾而喜時代之行今傳不言正以史文不具故也通義云按左傳為主于師者蓋喜時也在師中為襄主也負

芻宣公卒世子幼使負芻攝主監國負芻殺其世子而自立之故長謂庶之子當宜主也曹人將討負芻以書時監實公母弟次宜與諸君侯伐秦卒于師喜時不受新序七云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太子而自立與左氏所載大同皆以為喜時宜為公子皆由本史文不具故傳說各以為

負芻之當主也逡巡而退【疏】新序又云子臧見負芻之立也從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子臧子臧反曹伯反國子臧曰前記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立是為成公而曹人數請晉侯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成公乃歸子臧曰成公之立子臧以不成君而去曹人以不成之立於君而之道於國子適子存諸侯之子弑奔曹伯卒而國人稱晉侯執會之子行吟曰昔曹伯卒庶子廬立適子亡臧蔽立而自立是為成公子臧去之人以為子臧皆立欣時也幼其不與之負芻為庶子則當公也負芻立宜其長而賢本是欲於太子也當廬臧子太子行公卒時太子幼其不負芻立皆宜何公子

公子喜時見公子

負芻之當主也賢其讓國喜時以次當立負芻為書遂讓也時退而不爭所為實也當主其言所以為書不傳也注遂逃奔宋事在後漢而書注遂逃逡

賢公子喜時則曷為為

不逆也亦作逡遂通注引文作逡巡遂循御遂也

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疏】不遷怒也【注】不注

還熟也秋○論語云惡惡止其身何法法秋冬也霜不殺不待殺論語明是秦時所惡五行云人惡疾始而其誅身

善善及子孫【疏】漢書功臣表云吉以寬厚聞子孫功封侯絕傳世以漢書宋丙吉傳蓋聞之褒功德繼絕統所以

古以善惡功而封其今絕其賢大也後漢書羽傳夫仁之恩為人也不遺善之義夫善者不忘及子孫

善及子孫古之惡惡止其身故曰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何法

與不長之道也又劉愷傳以為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也

賢者子孫故君子

為之諱也【注】君子不使行善者有後患故以喜時之讓除會之叛

不通鄭為國如通濫者喜時本正當立有明王與當還國明叔術

功惡相除裁足通濫爾【疏】後漢書盧植傳春秋之義賢者子孫宜有殊禮鄭此傳為諱之也○注君子至之叛也○通云非臣宜在臣絕之科是為無後此春秋為王者以為故不使有敘正以畔謂實在子孫叛逆無罪此春秋之義文

王之用刑宜在議實之一傳世而者和樂大之論可以無向有曰將十世有治之以勸能者喜時功在社稷一傳世而身路大之時可向有曰乎春秋治之以功

之也臣小道也何公孫會之傳也而君之教以不穀曹無大夫則傳者從所見世錄國治可知春秋之寬也君道也不為首君無大夫則傳者從兵

臣與讓則國之五叔人術與前則目責書時兼有定國之功叔武治又不讓民懷讓息貪庶人與讓則息訟故天下有其不亂之爭而於於

泰稱於患趨春秋沒其事弁沒其名而鄰託他事以見賢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彼三公子卿

皆有讀之實而不求尸其名者札幾賤高顯未能免傍于篡弑之稱猶在三公子之後也乃猶使以名見可以規君子之倫次矣斬

序七云子臧幾千乘之國可稍實矣故春秋實而襄其使按襄其後卸謂賞喜時以及其後則用公羊幾也○往不通至畫爾○下

三十一年黑弓以濫來奔傳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爲爲通濫實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執謂猶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此若

如通濫文宜云公孫會以鄰出奔宋今不然者正以害時本正當立是有國也有明王起與誠國繼絕世當遂其國不僅通鄰邑爲

小國而已叔術以續國之功僅除其妻煙之邾故次於喜時儀足通濫以爲小國靈

秋盜殺衛侯之兄輒【疏】釋文輒左氏作繁穀梁輒文云輒如字或云音近繁左氏作繁又云輒本亦作繁劉兆云

如見絆繁也經錢絲記云說文馬部呂絆足也从馬口其足禮若輒又出繁云呂或从系執繁則輒書作呂蓋兩足不能相過如爲

之繁絆其足不能跪走左氏作繁者呂之或體公羊穀梁作輒者呂之同繫殷借字也衛春大傳爲其跳摄其爲跳者謂也鄉往其

發繫也蹄步足不能相過也

母兄稱兄【疏】穀梁傳盜賤也其曰兄母兄也兄何以不立【注】據立嫡以長【疏】注據立嫡以長○隱元年傳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是也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注】惡疾謂

瘖聾盲癘禿跛傴不逮人倫之屬也書者惡衛侯兄有疾不憐傷

厚遇營衛不固至于令見殺失親親也公子不言之兄弟言之者顧

體歸狹是尊卑不明故加之以絕之所以正名也【疏】穀梁傳然則何爲不爲君

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綦楚謂之踂衛謂之輒彼釋文綦音其劉兆云綦達倂也踂女

輒反劉兆云聚合不解也輒本亦作繁劉兆云如見絆繁也經義雜記云綦下从糸故云違倂捷謂之踂當从宋刺往就本作踂从

足从取故劉兆云聚合不解以字本从取也丁度集韻耳變須切司爲光類篇踂足不相過皆與劉氏合隆傳明从耳女輒反玉篇

足部女輒切兩足不相過廣韻二十九葉尼輒切足不相過五經文字女輒反足不相過捷言字僎作踂梁非是按玉篇廣韻五經

文字類篇皆云足不相過無能字疑今穀梁傳能爲衍文惡疾不立者喪服小記云王者猶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從之而立四廟

麻子王亦如之往世子有慶疾不可立而麻子立其祭天立廟亦如世子之立也春秋傳衛侯元有兄繁自虎通封公侯云世子有

惡疾慶者以其不可承先祖也故春秋傳曰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而惡疾也是也○往惡疾至爲也○通義云往廣言爲疾開

輒之疾則致爲也有惡疾不立者爲其不可舉家廟也春秋記事皆爲使王示法常謂立嫡以長而有廟侯之兄者所以惡其間廢

其錢卽知通長子有惡疾亦有廢道有昇惡疾亦必無廢道經瘻之制鄭不包舉矣證膺者說文广部膺不能言也釋名爲疾病廢

嗟然無擊也史記屬論倉公傳使人膺宋聰膺失瞽也聽聞聾病論人有重身九月而膺往膺謂不得言謂也瞽謂爲膺不可使言

往膺不能言者膜書外成傳欽膺瞽往膺不能言也亦作聞文大年穀梁傳上隆則下闕下闕則上聾是也亦作嗜是子鷇士云近

臣則啥遠臣則啥是也聾者呂覽尊師云其閔不若聾往聾無所聞也文邁往引著頗爲聾耳不聞也聵名又云聾聵也如在聾聵

之內聽不聰也說文耳部聾無聞也左傳僖二十四年云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論衡別通云耳不聞言商曰聾因謂聾闇爲聾宜

十四年左傳鄭昭宋聾往聾聵也是也盲者名又云盲往也往莊無所見也呂覽尊師云其見不若盲往盲無所見也又盲數云

處目則爲盲爲盲往盲無見目疾也論衡又云目不見有無眸盲韓非子解老云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說文目瞽盲目無

卒子漢書杜欽傳家害而目經盲往盲云無見是也癘者一切經者義引字林云悉癘疾也往子逝遊目使物不疣癘者文引

李注瘠惡病也山海經西山經云其山有鳥名曰肥遺食之已瘠注瘠疫病或曰惡創痢闕經風論云瘠者有鳥氣舡其氣不

清欲使其鼻柱壞而色敗皮膚瘍潰蓋鄭莊二十年傳大災傳之瘖也注瘠者邪風之氣所生禿者釋名又云禿無髮沐禿也又釋

姿容云禿者無髮呂覽盡數云輕水所多禿與瘻人往禿無髮也說文禾部禿無髮也从人上象禾粟之形取其聲王育說蒼頡出

見禿人伏禾中因以制字未知其審禮記明堂位云夏后氏以楊豆注齊人謂無髮爲禿揚又爽服四制云禿者不一往禿者無髮

闕疾禿者不免同此義也跛者廣雅釋詁云跛壅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跛壅行不正也體記曲禮云立毋跛往跛傷任也說文足

卿跛行不正也一曰足排之蹇萬教禮王制云云瘖聾跛躄跛蹇辭謂足不能行周責云跛者不蹇釋文云足爲也名釋姿容云跛

蹇跛蹇也痾不能作事僵者廣雅釋言云僵僂也荀子儒效云是輕僵仲而好升高也往僂也又釋詁云僵曲僂曲也一切經

音義引通俗文云曲脊之僂僂秦間刺某云刺嫗間中中體爲僖注僂嫗僂僂身曲也呂覽明理云有禿僂嫗往僂僂俯者也

又盡數云若水所多尪與僂人往僂疾也荀子王制云是巫敢擊之事也往僂巫敢跛古者以尪疾之人主卜巫祝之事故

曰僂巫跛觀文文人僂僂僂僂背僂僂因謂尪僂也驗周爲公僂俯僂僂謂式其言俯背身僂僂漢辨書霖

有似曲脊之人故昭七年左傳一命而僂再命而僂史記往引服虔云僂僂俯曾拳敬之脫也是也○往書者至親也○敬衛傳目

衞侯衞侯累也往曰其不能輯其兄得以爲通經不書衞公子而斥言衞侯之兄者惡其不能保其兄乃爲盜所殺故衞至

殺至貴亦本何氏爺統○往公子至名也○僂紀往同紀不與同雖同事與異雖同事不同服示民不嫌也紀同

王先公子孫有繼及之道者其非此則無嫌也疏明彰經別嫌恐尊卑相猶使人疑或之事此言之以絕之亦別嫌明經之義正名

見論語子路爲繁聖玉英云是故治國之在正名名之正與五世五傳之外莫惡乃形是也者然宣十七年公弟叔肸卒使不言

絕之者使方稱字兄賢況叔肸不仕其輒不食其祿方在過民之斜無著嫌也輒本有爲者之道使以慶疾不立尊卑難明故特書

之以殺嫌

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注】月者危三大夫同時出奔將爲

國家患明當防之【疏】往月者至防之○正以奢秋之經外大夫奔例時此月故辭之奔例時者虎七年冬衞孫

父出奔晉二十八年夏衞石惡出奔晉亦冬宋華合比奔衞是也林云協曰華向作華向公子六人出奔宋公取太子之貴見

而出故晉月以冀之地然樂喬王子朝之例機經十二年冬十月蔡黃出奔陳往月者使奠大國者同例明僵無也是也其定十年

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彄出奔陳亦三大夫不月者彼注云後出宋者爲仲佗恐欲辭國人去三大夫出不月者蓋亦見矣是也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包氏慎言云十一月有辛卯月之七日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誤二月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 左氏穀梁畔作叛叛者叛正字畔假借也

舊疏云左氏穀梁皆作南里字而賈氏云穀梁曰南鄙盡所見異也

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 因諸者齊故刑人之地公羊子齊人故以齊喻也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不言宋南里者略叛臣從

刑人于國家尤危故重舉國 注因諸至喻也○校勘記出齊故刑人之地云閩監毛本同此也鄂本故作放舊說云舊說云附博物志云周曰國國審曰因補是也通敍云畔臣從刑人情事舊近若謀時作左者發中官四徒之意也杜預以南里爲宋城內王安說耳宋傳曰華氏居盧門以南里畔譬如邑氏春秋云城里名鎮師之國關則盧門去宋城四十里其不在城內明矣宋公之歸于晨自宋九月宋公內楚擊師告乃爲四十里而會于門曰宋入于南里此年正夏入于宋南地里以也宋至南次年春數曹不說大夫而此宋正以南里名也南至里者二十始自宋南里出奔楚又何以有之自同出從之南左傳亦鄭有此出於春秋時月者乎此也如是言之伏于宋之鄭公子城以晉師至南里既是宋地故鄭二十年大地之伐鄭入南里以宋伐南里入于宋與其鄭出也按例國之事子鄭與非其國之南宋以宋圍之...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注是云後周有晉五行○左校周有晉

南下之下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五月二日魯趙分是也蔡侯朱以是出奔王子朝立王子猛爲大夫以劉歆以爲五月二日魯趙分四月壬子朔推小五

二月辛巳朔日壬午

八月乙亥叔輒卒 包氏慎言云八月有乙亥月之十五日舊疏云左氏穀梁作叔痤公羊作叔輒今本經傳云公羊本作叔方言者又按二者經傳作叔痤老子道經春秋異文箋云公羊作叔輒者何上公作之王弼又作号不得入爾文从耶也按輒从耳聲

冬蔡侯朱出奔楚 出奔者爲東國所篡也大國奔例月此時者惡背中國而與楚故略之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此依傳解云東者東國與此依疏作蔡侯東左氏與此以立國蔡東國之世家形云東相攻平侯子而自立不從穀梁交文之史記蔡世家東國攻平侯子而自立以東二十三年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也○注故左傳云正月以惡背取貫于東國而立之蔡人曰朱不用命于楚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之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於是史記管蔡世家平侯卒太子朱立是爲悼侯大平侯之卒東國攻平侯子朱而代立是爲悼侯○大平侯之九月卒大國攻東國悼侯十大年王子朝之奔其父執而亦用是也楚此而暗又故奔解之之曰穀東傳惡之何而爲貶之之也東與此惡背中國而與楚故略之者注云彼奔既非中國又而仇楚惡與大貶之同義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甯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前出奔已絕其賤復舉者以故

大夫專勢入南里犯君而出當誅也言自者別從國去 注前出至誅也○二十年經言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二十一年上傳云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氏恐已經言其大夫出奔爲人臣不得絕故謂以人以宋于晉入宋大夫位其出奔不言大夫從是也一年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是其絕位亦宋者何宋以其事爲者劫以其南里爲叛云抗二十一年非一也復云者何因諸者然是君入南里故也包氏慎言自宋南里出奔奔楚非鄭而亦曰以叛自南里秋爲年三國亦而始○出奔楚地地圖也抗言陳宋宋之自文宋從南里都者而叛去者故宋也出云

大蒐于昌姦 釋文昌姦本二本亦作偉作蒐昌閒唐石經本作昌閒諸本同作大蒐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乙丑四月之十九日 包氏慎言云四月有

六月叔鞅如京師

葬景王

王室亂【注】謂王猛之事【疏】注謂王猛之事○即下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是也

何言乎王室亂【注】据天子之居稱京師天王入于成周天王出居于鄭不言亂【疏】注据天至言亂○桓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傳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是天子之居稱京師也天王入于成周見下二十六年皆不言王室又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亦不言亂据以難故

言不及外也【注】宮謂之室制周室之微邪庶並篡無一諸侯之助匹夫之救如一家之亂也故變京師言王室不言成周言王室者正王以責諸侯也傳不事事悉解者言不及外外當責之故正王可知也不爲天子諱者方責天下不救之【疏】注宮謂之室○爾雅釋宮文說文宀部宮室也室實也詩鄭風定之方中傳室猶宮也楚辭招魂注宮猶室也郭云皆所以通古今之異語明同實而兩名稱兄弟爭國室內自亂不及外也故所言王室也○注制周至王室○上十八年疏引此作刺曰室之義韻當据補通義云室猶家也秉王不能實其家嫡庶分爭亂自內作故室刺之也繫屬王道云王室亂不能及外分爲東西周無以先天下亦謂其微弱甚也邪庶並篡者謂子猛子朝皆非正適共篡欲王故謂之並篡時子朝未立注探下言之漢書劉向傳云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淩夷不能復興又云周大夫尹氏等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師古曰言其惡大甚也是此著統云無一諸侯之助匹夫之救者正以變京師言王室故知如此正以經不見諸侯勤王之事故也○注不言至侯也○校勘記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言作曰下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傳成周者何東周也注起王居在成周實外之故此言王爲正王以責諸侯也○注傳不至知也○校勘記出故正王可知也云疏引作皆可知明傳以言不及外一語括上諸事也既云言不及立卿是外諸侯當責可知教須正王號以起之盡謂數王爲王矣此公羊之義與史紀左傳國事皆殊史記世家謂景王愛子朝欲立之國子丐之黨與爭立國人立長子猛爲王子朝攻殺猛晉人攻子朝立子丐是爲敬王左傳大同惟無子朝攻殺王猛事以王猛微王從劉單所立不以王猛爲邪庶也○注不爲至救之○正以春秋之義爲諱者諱今天子微弱不能討亂而不爲諱者爲欲責諸侯不救故不得諱也通義云前此類爲之亂經未忍言至此而世變將極雖欲諱不可得諱矣於詩三基周以午孟八年始華敗分入春秋至午季一年有繼篡之敗未及酉仲九年而襄王居鄭景王元年實亥孟之際四年後二十五年而亂作孔氏畫以實詩五際之義爲說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疏】杜云河南鞏縣西南有黃亭水經注洛水篇又東濄水注之即古黃水京相璠曰營城北三里有黃亭即此亭也續漢志河南鞏縣有黃亭有違劉昭曰昭二十二年王子猛居于澤杜預云在鞏縣西北通義云居于皇者辟王子朝也崔應宣曰王猛非正例不月此承葬景王月

其稱王猛何【注】据未踰年已葬當稱子【疏】注据未至稱子○莊三十二年傳既葬稱子踰年稱公此未踰年稱王故据以難

當國也【注】時欲當王者位故稱王猛見當國也錄居者事所見也不舉猛爲重者時猛尚幼以二子爲計勢故加以以者行二子意辭也二子不舉重者尊同權等【疏】注時欲至國也○隱元年傳當國也注欲當國爲之君故如其意使如國君氏上鄭所以見段之逆時猛亦欲當王位故如其意稱王猛見當國也通義云稱王猛所以爲當國者春秋以王猛比諸齊小白莒去疾之爭猶之詩以王比十五國也公羊禮說云鄭伯不子故當褒奪其子行而稱伯王猛當國故當褒奪其子行而稱王觀於其卒也正之曰是子也是未踰年之君也是不當稱王也不當稱王而稱王其當國之情可見於猛書王所以如其意以書其惡本一人也或書王猛或書王子猛微言大義繫於此實閒者曰何以下王子朝不書書王朝乎曰上有天王居于狄泉則子朝之篡不嫌不明所以不待既絕而自見者也王猛之篡不明故一年之內書王明其已立也書入明其爲篡也書子見其未踰年也雖者曰天王入于成周以亦書入也曰美惡不嫌同號也必兩書王猛何也曰書王他國也書王猛入于王城猶書齊小白入于齊也不書王安知以孟氏而起入爲篡乎貶王猛同於列國之例是亦王降而爲風矣按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王猛嫌也注直言王猛不言王子是有當國之嫌與公羊義同○注錄居至見也○舊疏云國之人未成爲王理宜略之而餘其居者春秋刺其篡逆若不書云王猛居于皇則其當國之事無由見也○注不舉至意也○校勘記云鄂本閩本同毛本舉誤居舊疏云春秋皆舉重是以下二十三年天王居下狄泉不言其大夫以之今不舉重故如此解云行二子意辭也桓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衛人蔡人陳人伐鄭傳以者何行其意者何氏云以己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是也通義云景王世子書蓋卒未有命嗣王猶尹氏黨子朝劉氏單氏黨于猛猛之貴燬不可知然子朝明告諸侯曰王后無適單劉黨私立少則猛少而又非后之子可知矣春秋於其生以當國之辭言之於其卒曰王子猛與王子朝同號是猛亦未爲正也故再言劉子單子以者著劉單之行其私意也君前臣名而書劉子單子以王猛者猛本不當爲君故不正其君臣之辭也然則劉子單子何以無貶猛雖不正視朝固有闕矣顯與尹氏別見世直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昭十五年王太子壽卒王立子猛傳無明文至是八年猶未建儲故經書天王崩王室亂蓋國本未立人心動搖王室之亂實萌于此春秋兩書劉單以王猛以者能左右之則王猛實劉單立之矣王子朝告諸侯曰王后無嫡則王猛亦非嫡子弟也不然則子朝以庶篡嫡晉士伯又何必立故○注二子至權等○單文闕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王城者何西周也【注】時居王城邑自號西周主【疏】杜云王城郟鄏今河南縣公羊問答云問此傳王城者何西周也二十六年傳成周者何東周也而皇甫謐帝王世紀曰周公相成王以豐鄗爲偏處西方職貢不均乃使召公卜居洛水之陽以即中土故援神契八方之廣周洛爲中於是遂築新邑營定九鼎以王東都之洛邑故周書稱我乃

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是謂王城名曰東周故公羊傳曰王城者何東周也據此以王城爲東周不以成周爲東周何也曰王城本東周也漢志雒陽周公遷殷民是爲成周春秋昭二十二年晉合諸侯于翟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按以王猛入于王城自號爲西周王天下因謂成周爲東周蓋據本初而言故言東周然謂公羊傳王城者何東周也則謬矣齊氏召南考證云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正與此文相對蓋周八百年東西周之名凡三變初言東西周者以歸洛對言鎬爲西也此後言東西周以王城成周對言王城爲西也戰國後以河南東對言河南爲西也後漢郡國志河南春秋時謂之王城注引博物記曰王城方七百二十丈郛方十里南望雒水北至郟山又引地遺記曰去雒城西十里是也漢之雒陽縣周所謂成周也按詩王風黍離序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箋云宗周鎬京也謂之西周王城也謂之東周彼疏引論語吾其爲東周乎注據時成周則謂成周爲東周者以敬王去王城而遷於成周自是以後謂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孔子發言之時在敬王居成周後且意取周公之教頑民故知其爲東周據時成周也此在敬王前王城與鎬京相對故言王城謂之東周也按孔疏與齊氏分晰極明其戰國後之東西周則考王之弟桓公後也桓公封于河南爲西周其孫惠公又封其少子於鞏號東周惠公赧王時東西周分治王赧從都西周是也○注時居至周主○校勘記云鄂本同閩監毛本自誤故主作王按二十六年冬十月下疏引作自號西周王

其言入何【注】據非成周【疏】注據非成周○舊疏云公羊之義以成周爲正居故言此矣是以下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是也

篡辭也【注】時雖不入成周已得京師地半稱王置官自號西周故從篡辭言入起其事也不言西周者正之無二京師也不月者本無此國無可與別輕重也【疏】注故從至事也○春秋立納入皆爲篡辭此書入知篡矣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入者內弗受也注猛非正也通義云天王入于成周不爲篡此知爲篡者天子無名道今而名其篡可知矣本匄當立故猛爲篡崇之重曰入王城不月知居于惠亦不月者也居入不月然後知王猛之非正而春秋譏矣○注不言至師也○此決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稱周故也是以成周爲正居也○注不月至重也○校勘記云鄂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無者字舊疏云春秋大國篡例月隱四年冬十二月衛人立晉是以其稱大故也小國例時以其稱小昭元年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是也今此入王城篡天子其禍實如大國之例而不月正以本無可與別輕重之義是以時之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王子猛卒何【注】據子卒不言名外未踰年君不當卒【疏】注據子卒不言名○卽文十八年冬十月子卒是也通義云據天王崩不名卽此爲未踰年之子亦當稱王子不當名其外未踰年君不當卒者以春秋上下無其事故也舊疏云僖九年冬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書者彼乃見殺非此之類而言外者正以內之子般子野之徒皆書故也不與當也不與當者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也【注】春秋篡成者皆與使當君之父死子繼兄死弟及者篡所緣得位成爲君辭也猛未悉得京師未得成王又外未踰年君二者皆不當卒卒又名者非與使當成爲君也嫌上入無成周文非篡辭故從得位卒明其爲篡也月者方以得位明事故從外未踰年君例【疏】注春秋至辭也○後漢書楊震傳故經制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以防篡也然篡已成者雖非子繼弟及亦止得與故齊小白入于齊後會齊侯于柯及齊使小白卒衛人立晉後宋公衛侯遇于垂及衛侯晉卒皆如成君辭也○注猛未至當卒○校勘記出三者皆不當卒云鄂大字本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三作二當據以訂正按紹熙本亦作二是也猛既未悉得京師篡仍未成自不得如成君書卒又外未踰年君亦不合卒曲禮疏云若既葬之後未踰年則稱名稱子故昭二十二年六月葬景王冬十月王子猛卒孔疏特引以證稱子稱名非稱許其卒也是二者皆不合卒也○注卒又至篡也○校勘記鄂本無卒字當據正舊疏云既不合卒今書其名非欲成其爲君但嫌上經入于王城之時無成周之文恐其非篡辭故從其得位者則非可繼景者也前不稱王猛無以見其已立今卒乃還稱及而書卒正欲明爲篡故也通義云書死而匄及正也猛非次當之曰王子猛猛立而猶謂王子猶之比立而猶謂公子云爾○注日者至君例○舊疏云篡既不成理宜略之而書其月者春秋方書其卒若得位然以明其篡事故曰方以得位明事也從外未踰年君例者僖九年注弒未踰年君例當月不月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今此書月從未踰年君例矣彼奚齊書時故注如彼解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注】是後晉人圍郊犯天子邑【疏】包氏愼言云十二月書癸酉朔據曆爲月之二日大十一月十二月朔卽爲癸酉小餘不足二十分劉孝孫推春秋日食亦以癸酉爲朔日或轉從歲之分以成日也一行大衍曆以爲十二月癸酉朔入食限元史云杜預以爲癸卯非是五行志劉歆以爲十月楚鄭分野氏壽恭推是年正月戊寅朔小二月丁未朔大三月丁丑朔小四月丙午朔大五月丙子朔小六月乙巳朔大七月乙亥朔小八月甲辰朔大九月甲戌朔小閏月癸卯朔大十月癸酉朔書杜預不置閏也故與三統殊○注是後至子邑○見下二十三年五行志下之下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心天子之象也後尹氏立王子朝天王居于狄泉與何氏異然皆以占周事也

公羊義疏六十四

公羊義疏六十五　　　南菁書院

昭二十三年盡二十四年　　　句容陳立卓人著

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疏】左氏穀梁作婼

癸丑叔鞅卒【疏】包氏慎言云正月有癸丑月之十三日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晉人圍郊

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注】天子閒田有大夫主之曷為不繫于周不與伐天子也【注】與侵柳同義【疏】注與侵柳同義○即宣元年冬晉趙穿帥師侵柳傳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注云天子閒田也有大夫守之晉與大夫忿爭使之也又曰曷為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注絕之正其義使若兩國自相侵今此圍郊亦然故曰與侵柳同義通義云此晉人乘王室有亂而犯周之邊鄙云爾左傳以為討子朝蓋晉史飾成其事邱明不能辨正其明年傳云晉侯使士彌牟問于周衆乃辭于朝之使則是時晉猶助朝安得有勤王之師是自相抑靈也且經文在叔鞅卒下而使傳言壬寅圍郊又在癸丑前與經不合明失實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注】不日者惡背中國而與楚故略之月者此肹附父仇責之幾也不書葬者篡也篡不書者以惡朱在三年之內不共悲哀舉錯無度失衆見篡【疏】注不日至略之○春秋之義大國卒例日此不日故解之此書卒于楚故知背中國而與楚也○注月者至譏也○僖十四年冬蔡侯肹卒注不月者賤其背中國而附父仇故略之甚彼過深故不月此僅與楚爾過淺故止不日也○注不書至篡也○凡春秋篡不明者不書葬此東國篡不見立納入之文故去葬也以起之○注篡不至見篡○左傳謂費無極取貨東國謂蔡人出朱而立東國史記管蔡世家云悼侯父曰隱太子友者靈侯之太子平侯立而殺隱太子故平侯卒而隱太子之子東國攻平侯子而代立是為悼侯按太子友即世子有為楚所殺上十一年執世子有以歸殺之傳所謂用以譏防也則朱自以失衆見篡非錄平侯殺友可知徐疏云二十一年冬蔡侯朱出奔楚何氏云出奔者為東國所篡然則東國既篡於朱而無立入之文朱無文貶則春秋之義惡朱明矣所見之世始錄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春秋但倘見篡而已故何氏云不共悲哀舉錯無度而已矣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有戊辰月之三十日大事表云胡今江南潁州府治新設阜陽縣為胡國地又云春秋有二沈宣十二年傳沈尹將中軍此蓋沈之別邑楚取之以為重鎮時為沈尹者莊王之子公子貞也亦名寢莊王後更以封孫叔敖為食邑所謂寢丘是也今為河南光州固始縣沈本國世居于楚則定四年為蔡所滅後入楚為平輿邑杜注汝南平輿縣有沈亭今河南汝南府治汝陽縣東南六十里有平輿故城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平輿應劭曰故沈子國今沈亭是也水經注汝水篇汝水又東逕平輿縣故城南為灈水縣舊沈國也有沈亭春秋定四年蔡滅沈後楚以為縣又潁水篇潁水又東南流逕胡城東故胡子國也春秋楚滅胡以胡子豹歸是也杜預釋地曰汝陰縣西北有胡城也又決水篇決水自雩婁縣北逕雞備亭春秋昭二十三年吳敗諸侯之師于雞父是也一統志雞備亭在光州固始縣東南杜云雞父楚地安豐縣南有雞備亭大事表云今江南鳳陽府壽州西南六十里有安豐故城雞備亭又在其城西南說苑尊賢云吳用延州季子并冀州揚威於雞父案冀州字誤據左傳則此戰為公子光也

胡子髡沈子楹滅【疏】釋文楹左氏作逞穀梁作盈穀梁釋文云盈本亦作逞古呈聲盈聲同部得互段也左氏襄二十一年經晉欒盈出奔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晉平公彪七年欒逞奔齊世家莊公三年晉大夫欒盈奔齊徐廣曰史記多作逞晉世家平公六年晉欒逞有罪奔齊左傳昭四年逞其心以厚其毒新序善謀篇引作盈其心此逞盈互通之證也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此本疏中下文作沈子盈則疏本與穀梁同故於此下無文

獲陳夏齧【疏】說文齒部齧頭不正也從又若春秋陳夏齧之齧左疏引世本齧是徵舒曾孫

此偏戰也曷為以詐戰之辭言之【注】據甲戌齊國書及吳戰于艾陵俱與夷狄言戰今此從詐戰辭言敗【疏】舊疏云正以春秋之例偏戰者日詐戰者月今此書日故言偏戰○注據甲至言敗○即哀十一年夏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是也

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注】序上言戰別客主人直不直也今吳序上而言戰則主中國辭也【疏】注序上至直也○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傳春秋伐者為客伐者為主故使衛主之也曷為使衛主之衛未有罪爾注伐人者為客見伐者為主戰序上言及者為主蓋為幽之會服父喪未終而不至故是與衛以直故使衛為主言及也又僖十八年宋公以下伐齊夏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傳春秋伐人者為客伐者為主曷為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是則客直主不直則客序上故與宋為主言及是序上言戰別客主人直不直之義也繁露竹林云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為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是春秋常辭皆起之者居下宋為例變故傳特解之也○注今吳至辭也○舊疏云今吳人序其上而言戰則是吳人為主中國之辭故不得言戰直言敗而已遂經云時六國之師為楚伐吳者偶戰之詞當以吳及六國是與吳為主故不可繁露竹林云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與中國為禮又觀德云雞父之戰吳不得與中國為禮

然則曷為不使中國主之【注】據齊國書主吳【疏】注據齊國書主吳○正以艾陵之戰書齊國書及吳故也通義云據齊之戰可變使伐人者為主按雞父之義在不使中國主非譏不使伐人者主與宋齊中國相戰者異不得倒以相難

中國亦新夷狄也【注】中國所以異乎夷狄者以其能尊尊也王室亂莫肯救君臣上下壞敗亦新有夷

秋之行故不使主之不稱國國出師者賤略之言之師者辟許獨
稱師上五國稱國之據■注王室至主之○上二十二年王室亂傳言不及外也注無一諸侯之助匹夫
之救如一家之亂是無君臣上下之道故此云求敗也通義云陳蔡新受楚封而事小國以附楚故曰新夷狄也六國爲夷楚役亦
不可與使爲主義亦通○注不稱至咾之○晉疏云決桓十三年書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之文左疏引賈逵云不國國書師者
惡其同役而不同心據彼傳文爲說爾然既合稱師韓似同心辭夷左疏引賈曰泓之戰宋襄故書朔鄢陵之戰楚子故書晦
雞父之戰夷之故不書晦亦以吳楚沈頓諸君置之夷狄之列無足輕重亦賤略之意特公羊無不書晦殺耳○注言之至之嫌○
書疏云著不言之直言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則據師文稱使許稱自陳以上舉稱國是故言之以敵之矣其言滅
獲何■據蔡公孫歸生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國言滅君言殺又
獲晉侯言獲此陳夏齧亦言獲君大夫無別■注據蔡至言殺○卽定十四年蔡公○
孫歸生以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是也彼國言滅君言殺與此異故據以難○注沈又獲至無別○傳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
獲晉侯是也彼晉侯君此陳夏齧臣君臣同言獲故據以難國言滅君言殺解傳其言滅何也君大夫無別其言獲何也
別君臣也■穀梁傳曰上下之稱也注君死曰滅臣得曰獲君臣之稱左傳亦曰君臣之辭也注國君社稷之主與宗
廟共其存亡者故稱滅大夫輕故曰獲獲得也君死于位曰滅■此胡子髡沈子楹滅是也詩鄘風載馳序衛懿
公爲狄人所滅云滅者數公死也君死於位曰滅正義春秋之例滅有二義若國被兵寇敵人入而有之其君雖存而出奔國家
身爽滅則衛之滅故左傳曰凡勝國曰滅書滅輝輝子奔舊狄滅強強子奔衛之無是也若本國雖存君與滅而死亦謂之滅故
云君死于位曰滅鄭昭二十三年傳胡子髡沈子逞滅之類是也推南精得訓虞君利垂穀之嘗而據其身注君死位曰滅穀梁傳
注國雖存君死曰滅實胡沈之君死社稷生得曰獲■卽傳十五年獲晉侯是也周禮朝士職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
者往得而取之曰獲注辭哀時命云獲曾晏而任滅獲令注獲爲人所係得也是獲多屬生得言故禮記檀弓云不獲二毛注獲謂
係虜之又襄十年左傳尉止獲注獲四皆是也十五年注書者以懸見獲與獲人君者皆當絕也傳大夫生死皆
曰獲■大夫不世故不別死位■舊疏云大夫死曰獲者卽此獲陳夏齧及哀十一年獲齊國書
之役獲是也其大夫生得曰獲者宣二年獲宋華元是也傳元年左傳獲莒挐注大夫生死皆曰獲又宣二年獲樂呂注獲生死通名
皆取此爲說○注大夫至死位○檀弓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又曲禮大夫死衆無死位文也正以大夫不世身死則已無位之存
獲可別非知國君被滅國有存亡矣國不滅君死社稷亦曰滅以滅者亡國之辭故也不與夷狄之主中
國則其言獲陳夏齧何■據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不言
獲■注據荊至言獲○見莊十年彼傳云爲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吳少進也■能結日
偏戰行少進故從中國辭治之此經下云滅者死獲者加禮使若

自卒相順也經先舉敗文據敗走及殺也故以自滅爲文明本死
位乃敗之爾名者從赴辭也■注能結至治之○正以偏戰日此書日故知偏戰哀十一年獲齊國
書云言獲者能結日偏戰少進也義與此同王者不治夷狄故不與荊獲獻舞此書獲陳夏齧故爲治吳從中國辭也獲大夫雖
次于雞父君皆正不得也○注髡楹至順也○書雞云獲晉使殺當子之徒皆獲戰之文在上今髡楹之誠滅文在下者以其死戰書
合加禮故逃滅文於下使若公子友卒之類不舉人所殺然故曰使若自卒一則不言戰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一則其言滅不與夷
秋之殺諸夏二理合待故言相順接髡楹書滅者君死於位爲著二君辭不必如書疏所云○注經先至之謂○故勤記云郭本也
作之此謨技紹熙本亦作之胡沈之君實因敗被獲而死見左傳春秋不使小人加乎君子故以自滅爲文先舉敗文則不嫌敗走
及殺之則及猶追及之也○注名者從赴辭也○疏云公羊之義合書矣書不待赴告而言從赴辭者正以髡楹既死故胡沈之
臣赴告之鄰國而云道秦君由是甲之鑄吳所滅其名諸侯故史曰恐名者孔子從其赴名
公八年冬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秋八月辭蔡宣公傳卒何以名而辭不名卒從正注卒書赴告天子君前臣名故從君臣之正義
言也而辭從主人使注云至辭者有常月可知不赴告天子故從蔡臣子辭稱公也以此言之則此注云名者從赴辭者稱其赴告
天子之辭是以稱名矣接髡楹稱名猶諸侯卒稱名耳非襄邊所繫故曰從赴辭也邑實穀禽楚之邊邑曰卑梁其女與吳之
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楹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處之不排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
怒曰吳人爲敗攻晉邑舉兵反攻之老弱盡殺夷吳王夷昧闔之怒使人舉兵使楚之邊邑克夷而使去之吳以此大盛吳公
子光又車師與楚之戰于雞父大敗楚人後其鄉諸子臣小惟子陳夏齧又反伐楚得荊平王之夫人以歸實爲雞父之戰盡合吳
太子諸樊入郢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事爲一同在一年故也卑梁事不見三傳或二傳之外傳辭
天王居于狄泉■杜云狄泉今洛陽城內太倉西南池水也時在城外使疏引土地名云或曰定元年城成周乃遶之
入城內也塞氏在左傳補注云京相璠曰今太倉西南池水名狄泉舊說狄泉本在洛陽北襄宏城成周乃繞之據狄泉鄭傳二十
九年盟于翟泉之翟泉也
此未三年其稱天子何■據毛伯來求金不稱天王■注據毛至天王○卽
文九年毛伯來求金是也傳云何以不稱使當喪未葬也踰年矣何以稱之未書鄉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卽位以
諸侯之踰年卽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是天子未三年不得稱王此
書天王故據以繼之著有天子也■時庶孽並篡天王失位徙居微弱其敬
急著正其號明天下當救其難而事之■注時庶至事之○云先著散王之正下言
立王子朝乃劉其黨也居狄泉者時朝入王城爽御覽引考異鄭云朝子單子折逐入城天王奔走尹氏立朝國有三王天下兩主
亂分爭二其能救封難奪獲於前得執拔於後是廉擊並篡天子徵發事也簡鄭玉實云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故則未三

年而稱王變禮也白虎通三軍篇王者有三年之喪夷狄有內侵伐之者重天誅爲宗廟社稷也春秋傳曰天王居于狄泉傳曰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後以天子喪居有內叛事當行誅伐不得執尊常諱聞禮下引此傳例之言天王失位微弱特甚亦急著正其號不得執稱常未三年不稱王之義非稱此居狄泉有夷狄內侵事也穀梁傳曰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明天王失位不得在國行卽位禮故卽所在稱其名也天下當救其難而事之者與書王室亂同義

尹氏立王子朝【注】貶言尹氏者著世卿之權尹氏貶王子朝不貶者年未滿十歲未知欲富貴不當坐明罪在尹氏【疏】穀梁傳立者不宜立者也通義不云王子朝無貶者與使爲君乃得去王子之號今書王子朝正是不成君之辭也○注貶言至之權○隱三年尹氏卒傳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是也按成十六年公會尹子以下伐鄭書尹子此稱尹氏故爲譏世卿與隱三年書尹氏卒相起○注尹氏至尹氏○正以子朝若貶宜如上王猛書王朝爲當國辨○不然故解之舊疏云年未滿十歲者何氏更有所見或者正以衞人立晉莒展輿去疾之徒恐去公子見其當國今此王子朝無貶文乃與楚公子比之經相似上十三年公子比之下傳云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其意不當也比爲不當朝爲未知故稱氏也白虎通攷黜云君幼雖唯考不黜者何君子不徵責童子也周禮司刺云幼弱曰幼弱不皆不坐年幼之義公羊古義云漢律年未滿八歲非手殺人他皆不坐罪尹氏者漢律所謂率也張斐律表云制衆建計謂之率漢書萬石君傳上報石慶曰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服虔曰率坐刑法也如淳曰率家長也原注引鹽鐵論云春秋刺譏不及庶人責其率也舊疏云年既幼少未食富貴故以未盈十歲言下二十六年出奔時年已稍長而不去王子者順上文也

八月乙未地震【注】是時猛朝更起與王爭入遂至數年晉陵周竟吳敗六國季氏逐昭公吳光弒僚滅徐故日至三食地爲再動【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乙未月之二十七日○注是時猛至再動○上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上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是猛朝更起與王爭入事也遂至數年者至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乃定也晉陵周竟卽上晉人圍郊是也吳敗六國卽上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是也季氏逐昭公則下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次于陽州是也吳光弒僚下二十七年吳弒其君僚是也滅徐下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是也日至三食則上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並書日有食之是也地爲再動則此及上十九年夏五月己卯地震是也五行志下之上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地震劉向以爲是時周景王崩劉單立王子猛尹氏立子朝其後季氏逐昭公黑肱叛邾吳殺其君僚宋五大夫晉二大夫皆以地叛

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

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注】據上比乃復不言公不言有疾【疏】注據上至有疾○上十三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又二十一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之屬皆至河下不重言公不言有疾也

殺恥也【注】因有疾以殺畏晉之恥舉公者重疾也子之所慎齊戰疾【疏】注因有至疾也○左傳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盡公因叔孫舍被執如晉及河乃畏晉託疾而復也穀梁傳疾不志此其志何也釋不得入乎晉也繁露楚莊王云問者曰晉惡而不可親公往而不敢至乃人情耳君子何恥而稱公有疾也曰惡無故自來君子不恥內省不疾何憂何懼是已矣今春秋恥之者昭公有以取之也臣陵其君始于文公而甚於昭公變亂凌夷而無懼惕之心囂囂然輕詐妄討犯大禮而取同姓接不義而重自輕也人之言曰國家治則四鄰賀國家亂則四鄰散是故季孫專其位而大國莫之正出走八年死乃得歸身亡子危困之至也君子不恥其困而恥其所以竊昭公雖逢此時衞不取同姓詎至於是雖取同姓能用孔子自輔亦不至如是時雖而治亂行枉而無救是其所以竊也又讀本消息云書昭公以事楚之故楚强而得意伐强吳爲齊隸亂臣得其以威滅鄰先晉昭卒一年楚圍內亂吳大敗楚之黨六國于雞父公如晉而大辱春秋爲之諱而言有疾由此觀之所行從不足特所事不可不特此亦存亡舉辱之要也按昭公自卽位常如晉不得入二年十二年十三年二十一年皆言至河乃復至此而五恥貴甚矣故書有疾以殺深爲之諱也諱之深則恥之甚如不必恥何諱之有故上十三年公不與盟不恥也通義云前無疾而復今有疾而復恥殺矣無疾而復恥慴可也有疾而復不可言也故君子殺之也○注舉公至重疾○決前凡公至河乃復不書公義也石經番本左氏經無公字而公穀傳稱文不言左氏無公字疑脫若宣皆有疾乃復嫌視疾在無足重輕之料故特舉公以爲之所引論語述而篇文鄂本閩監毛本齊作齋紹熙本亦作齊孔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慎而夫子獨能慎之故書公以明義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疏】左疏引服曰賈逵云是歲孟僖子卒屬其子師事仲尼仲尼時年三十五與襄二十一年書孔子生合

叔孫舍至自晉【疏】二傳無叔孫字舍作婼經義述聞云疏曰上十四年春隱如至自晉以其被執而還故省去其氏今此叔孫舍不去氏者蓋以無罪故也是以文十四年傳云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注以其所衞本國事執之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是也不得行人而執者以已執也注已者已大夫自以大夫之罪執之分別之者罪當各歸其本以此言之則知隱如有罪故去其氏叔孫無罪故無貶文引之舊案叔孫二字後人所增非其原本也文十四年傳但言無罪而執者稱行人有罪而執者不稱行人未嘗言無罪而執者至則稱氏有罪而執者至不稱氏也不足爲叔孫舍至自晉之經若隱如至自晉省去其氏叔孫舍至自晉獨不省則傳必鮮言其義文十五年傳單伯至自齊注不省去氏省淫當絕使若他單伯至也以此例之若叔孫舍至自晉不省去氏注亦必加訓釋今傳無文注亦不言其有異則舍至自晉與隱如至自晉同一書法可知至而不省去氏者惟單伯一人則隱如及舍之至皆省去氏可知且宣元年春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說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曰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何注曰卒竟也竟但舉名者省文據此則一事再見者其始稱氏族其卒則但稱名故昭十三年晉

人執季孫隱如以歸十四年則舍去季孫而曰隱如至自晉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二十四年則舍去叔孫而云舍至自晉正所謂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其不得有叔孫二字顯然明白左氏穀梁並作婼至自晉無叔孫二字左氏曰婼至自晉尊晉也杜注貶婼族所以尊晉穀梁曰大夫執則致致則挈由上致之也范注上謂宋廟也致臣于廟則直名而已所謂君前臣名此皆會也至自晉不稱叔孫之明譏不應公羊獨有此二字也徐氏所見本已誤增此二字故強爲之說耳孔氏通義亦沿其誤按通義云再氏者爲會貴而誅之也公孫于齊會要季氏納公季氏有異志會度力不能爲懲今自殺蓋會之貴大夫也預見貴於此者凡小善就其事譬之小惡亦就其事惡之若乃先事而見褒貶則必有大美大惡足以發暴其終身者也此春秋論人之法也今按王氏謂無叔孫是也傳注皆無說孔氏因有叔孫賄爲之說爲實會而餘賄無所證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是後季氏逐昭公吳滅巢弒其君僚又滅徐　包氏愼言云五月書乙未朔據曆爲二日先稱後月之小餘大三四兩月五月朔亦爲乙未劉孝孫甲子元曆云以月行遲疾定合朔欲會辰必在朔不在晦眞二日縷朔月一小三大得天之就蓋謂此也五行志劉歆以爲二日施氏春秋推是年正月丙申朔小二月乙丑朔大三月乙未朔大四月乙丑朔小五月甲午朔二日乙未〇注是後至滅徐〇季氏逐昭公見下二十五年吳滅巢見下冬弒其君僚見下二十七年滅徐見下三十年舊疏先言季氏逐昭公者正欲快吳事故也五行志下之下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胃魯象也後昭公爲季氏所逐劉向以爲自十五年至此歲十年閒天戒七見人君猶不寤後楚殺戎蠻子晉滅陸渾戎盜殺衛侯兄絷莒之君出奔吳滅巢公子光殺王僚宋三臣以邑叛其君它如仲舒劉歆以爲魯趙分是月斗建辰左氏傳梓愼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其將積聚也是歲秋大雩旱也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春秋分日夜等故同道冬夏至長短極故相過相過同道而食輕不爲大災水旱而已二至二分下皆謨備左氏家舊說眞董劉何占皆異施氏春秋推五日甲午朔合辰在胃五度二日乙未日在胃六度於魯尤驗

秋八月大雩　先是公如晉仲孫貜卒民疲其役時年叔倪出會故秋七月復大雩　注先是至大雩〇校勘記鄂本時年作明年誤本皆誤作時按紹熙本作明公如晉仲孫貜卒並見上明年叔倪出會鄟下二十五年叔倪會晉趙鞅以下于黃父是也秋七月大雩亦見下二十五年五行志中之上二十四年八月大雩劉歆以爲左氏傳二十三年邾師城翼還經魯地魯襲取邾師獲其三大夫邾人愬于晉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是春還歸之按如何說自謂圖有大與君大夫出朝會民人供億煩擾之應於義爲切

丁酉杞伯鬱釐卒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鬱釐云本亦作鬱釐云左氏鬱釐作郁釐字今正本亦有郁字者亦有下當說作字按古鬱郁音近史記陳杞世家文公十四年卒弟平公鬱立索隱曰一作郁釐譙周云名鬱來蓋鬱郁釐來鬱相近故不同也左傳釋文釐作釐云本又作釐

冬吳滅巢　大事表云巢[illegible]今廬州府之巢縣與州來皆楚沿淮重鎮昭四年楚始患吳能此三城以斷其北來之路吳爭七十年而後滅之三城滅而楚淮右之藩籬盡撤吳遂由陸路從光黃經義陽三關之險以襲郢都置大江於不問矣按左氏以巢爲楚邑公羊何氏於十三年吳滅州來云不月者略兩夷此無注愿如彼解春秋之義書滅者皆國邑多言取也書序有巢伯來朝蓋亦附楚小國也

葬杞平公

公羊義疏六十五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昭二十五年盡是年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舍如宋

夏叔倪會晉趙鞅宋樂世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于黃父【疏】左氏叔倪作叔詣音詣兒聲古同部書疏云左氏經賈注者作叔詣字則賈服本不同矣今杜本亦作詣釋文云樂世心左氏作大心古世大參通見文十三年疏

有鸜鵒來巢【疏】釋文鸜音權左氏作鸜音劬按穀梁亦作鸜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周禮考工記鸜鵒不踰濟釋文本作鸜鵒此疏亦引冬官鸜鵒不踰濟則與賈公彥本異故彼疏云左氏傳作鸜鵒公羊傳作鸜鵒此經注皆作鸜字與左氏同也淮南原道訓注又作鸜故左傳釋文云本又作鵒也陳氏壽祺五經異義疏證左傳音義鸜其俱反鵒音欲本又作鸜公羊傳作鸜音權鸜音欲穀梁音義鸜本又作鸜音灌左氏作鸜公羊作鸜公羊音義鸜音權左氏作鸜周禮音義作鸜云徐劉音權公羊傳同本又作鸜左傳同今考公羊春秋有鸜鵒來巢傳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何休解詁曰鸜鵒猶權欲宜穴又巢此權臣欲國自下居上之徵也何氏明言鸜鵒猶權欲則鸜權如權故諸家公羊本並從之左氏考工記古本亦皆作鸜音權鸜觀鄭注考工記引左氏春秋徐邈劉昌宗周禮音鹽康左傳音陸德明周禮音義並同可證其作鸜者非古本也而賈疏考工記云此經注皆作鸜字與左氏同賈所見周禮鄭注本不如諸家之著又不知左氏有作鸜之本疏矣按作鸜者今文也作鸜者古文也說文多用古文說故鳥部鸜鵒也从鳥句聲又鵒鸜鵒也从鳥谷聲古者鸜鵒不踰濟玉篇鸜其懸切鵒鸜也鸜同上一切經音義十九云鸜鵒又作鸜同具俱反下以屬反似反舌頭有閑毛魚者山海經公羊傳作鸜音權按山海經中山經又原之山其為多鸜鵒注鸜鵒也傳曰鸜鵒來巢幷用左氏說周禮亦古文家說亦書作鸜鵒梁書以一本作鸜為正鸜梁多同公羊故也公羊自作鸜音權不必比而同也

何以書記異也【疏】舊疏引運斗樞云有鸜鵒來巢于權此經不言子權者欲道來巢卸為異不假指其處所也左傳云書所無也周禮疏引服虔云周禮曰鸜鵒不踰濟今來宜穴而又巢故曰書所無也新序十一云鸜鵒來冬多不廉言為之類也按類下缺三字畫謂失其所也

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疏】非中國之禽而來居此國國將危亡之象鸜鵒猶權欲宜穴又巢此權臣欲國自下居上之徵也其後卒為季氏所逐【疏】周禮疏引異義公羊以為鸜鵒夷狄之鳥穴居今來至中國之中國巢居此權臣自下居上之象鸜梁亦以為夷狄之鳥來中國義與公羊同左氏以為鸜鵒來巢書所無也許君謹案從二傳鄭駁之云按春秋言來者甚多非皆從夷狄來也從魯疆外而至則言來鸜鵒本濟西穴居今乃踰濟而東又巢鵒昭公將去魯國按考工記注鸜鵒為也春秋昭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鄭司農云不踰濟無妨於中國有之則鄭穀異先鄭同故其注周禮引左傳文也御覽引精命徵云鸜鵒非中國之禽也御覽引考異鄭云鸜鵒者飛行屬於陽之為穴居於陰之為上缺二字或以為夷狄字又引精命徵云孔子謂子夏曰鸜之至非中國之禽鸜梁傳一有一亡曰有來者非中國之禽也鸜鸜穴者而曰巢按公穀二傳皆無夷狄之鳥語惟五經異義引以鵒公羊穀梁說蓋中國所有國中也言非魯所有之鳥也詩周南葛覃施于中谷傳中谷谷中也中谷有蓷同又王風兔罝施于中林傳中林林中此倒句法詁中多有此例如中阿阿中中陵為陵中中原為原中皆是則三傳義皆可通何注云非中國之禽而來居此國正謂非魯國中之禽而來居此國也通義云中國之中也鸜鵒不踰濟非魯國中所有說文解字曰有不宜有也是也曾疏引異義公羊說鸜鵒夷狄之鳥云云非也又引冬官鄭注云無妨於中國有之者何氏所不取然何氏並無以鸜鵒為夷狄之為說又引晉解以為中國國中者非傳注之說按晉解甚是不得反以鸜非也晉疏引鄭駁異義云春秋之為不言來者多為夷狄來也若鸜鵒乃飛從夷狄而來則昭將去遠域之外稱多假說與周禮疏所引不合當以周禮疏引為是○注非中至所逐○五行志中之下云昭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劉歆以為羽蟲之孽其色黑又黑祥也視不明聽不聰之罰也劉向以為有蟲之孽不言來者氣所生所謂眚也鸜鵒言來者氣所致所謂祥也鸜鵒夷狄穴藏之禽來至中國不穴而巢陰居陽位象季氏將逐昭公去宮室而居外野也鸜鵒白羽旱之祥也穴居而好水黑色為主急之應也天戒若曰既失眾不可急暴急暴陰將持節陽以逐爾去宮室而居外野矣昭不寤而舉兵圍季氏為季氏所敗出奔于齊遂死於外野之董仲舒指略同穀梁注引劉向曰去穴而巢此陰居陽位臣逐君之象也皆與何氏義同何氏以權欲解鸜鵒因以取占應也後漢書何敞傳故鸜鵒來巢昭公有乾侯之厄左傳載師己釋曰文武之世童謠有之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是以為昭公被逐之應皆句亦以出辱鸜鵒因以出辱解鸜鵒也惟使事占書君不若公殷占季氏以下逐上義切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疏】一月不當再舉雩言又雩者起非雩也昭公依托上雩生事聚衆欲以逐季氏不書逐季氏者諱不能逐反起下孫及為所敗故因雩起其事也但舉日不舉辰者辰不同不可相為上下又日為君辰為臣去臣則逐季氏意明矣上不當日言上辛者為下辛張本不言下辛言季辛者起季氏不執下而逐君【疏】繁露楚莊王篇是故逐季氏而曰又雩微其辭也五行志中之上云二十五年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旱甚也劉歆以為時后氏與季氏有隙又季氏之族有淫妻為讒使季平子與族人相惡皆共譖平子子家駒諫曰讒人以君徼幸不可昭公遂伐季氏為所敗出奔齊按數係左氏家說董君言徵其何何注所本○注一月至事也

〇鄂本紹熙本託作託當據正舊疏云傳三年注云大平一月不雨卽書作紛亂世一月不雨未害物未足爲異書滿一時乃書然則春秋之義一時能害方始書雩且有再舉其雩乎故曰一月不雩再舉雩矣既無一月再舉雩之例而言又雩者可以起其非實雩矣按下經云公孫于齊明公逐季氏不克反爲所敗故諱言又雩也史記魯世家三家共伐公公遂奔是其事也〇注但舉至上下〇舊疏云以去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則此月上辛爲辛丑下辛爲辛酉可知所以直言辛不舉言丑酉者若言辛丑辛酉則是參差不同不可爲上下故也〇注之日至明矣〇校勘記出去臣云闕疑毛本同疑也鄭本臣作辰當據正誤文亦作去辰按紹熙本亦作去辰舊疏云十日爲陽爲幹故爲君之義十二辰爲陰爲枝故爲臣之象史記龜策傳日辰不全注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周禮馮相氏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注日謂從甲至癸辰謂從子至亥南齊書引蔡邕月令章句日幹也月支也日時君辰故去辰爲去季氏象〇注上辛至張本〇舊疏云雩例書日卽桓五年秋大雩之文是故云上不當日若然亦不合月而云七月者欲見上辛下辛皆七月之故通義云祭禮諱日不諱辰詩曰吉日維戊少牢饋食曰日用丁巳是也春秋嫌舉日辰者別事之先後也雩本不在餘日辰之例故但舉所辛以見疏數耳蓋惟雩不書月日再雩又不可書日故但舉幹日以別既書幹日不得不月矣〇注不言至逐君〇穀梁傳曰季者有中之辭也按凡言上者對下之辭既言上辛而不言下辛亦董生所謂微其辭是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楊州【注】地者臣子痛君失位詳錄所舍止【疏】釋文楊州左氏作陽州校勘記葉鈔釋文鄂本閩本同唐石經監毛本作揚州疏同紹熙本亦作楊州包氏慎言云九月書己亥月之二十日左氏作己亥則爲八月四日按各本公羊皆作己亥與左氏同惟穀梁經作乙亥杜云陽州齊魯竟上邑□□今兗州府東平州東北有陽州城陽楊古音同論語陽貨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作楊貨是也〇注地者至會止〇舊疏云春秋之例悉皆舉重不舉公孫爲重而復書次于楊州者臣子哀痛公之失位是以詳錄公之所舍止之處矣劉氏逢祿釋例因事以定地因地以定事亦重其事而加詳錄故莊三十二年公薨于路寢注在寢地加錄內也同此義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疏】穀梁傳弔失國曰唁詩鄘風載馳歸唁衛侯傳弔失國曰唁此據失國言之若對弔死曰弔則弔生亦曰唁詩小雅何人斯云不入唁我襄二十三年左傳齊侯使風沙衛唁之詩疏引服云弔生曰唁是也杜云濟南祝丘萊東有野井亭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北逕平陰縣西又逕盧縣故城又東北右會玉水其水西北流逕玉符山又逕獵山東又西北逕祝阿縣故城東野井亭西春秋昭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是也大事表云在今濟南府齊河縣東濟河北岸山東通志野井亭在濟河長清縣東北四十里

唁公者何昭公將弒季氏【注】傳言弒者從昭公之辭【疏】注傳言至之辭〇舊疏云君討臣下正應言殺今傳云弒故知解之言從昭公之辭者卽下文云吾欲弒之何如是也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將殺音試下及注同按依疏則傳文本作弒也漢石經公羊弒皆作試猶今人語云姑且試之故其稱可適乎上下也

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於公室久矣【注】諸侯稱公室【疏】漢書五行志亦作子家駒蓋卽左傳之子家羈上五年左傳有子家羈公孫歸父之孫卽子家懿伯也杜云子家羈莊公之元孫者疏云季氏爲無道者謂無日之道廣雅釋詁僭擬也〇注諸侯稱公室〇論語季氏篇祿之去公室五世矣閔二年左傳閔子馬杜爲公室輔公室猶公家也故爲諸侯之輔昭五年左傳宋樂祁曰魯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杜注三世文子武子平子四公宣成襄昭論語祿去公室五世政逮大夫四世之語蓋發於定公之世故各多一世也孔安國數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是文子卽事涸政也祿去公室始于宣公時事政者東門氏輔之者季氏逐子家父觳姑成歸皆文子事悼子未爲卿而卒不事國政則當誣文子武子平子桓子爲四世也

吾欲弒之何如【注】昭公素畏季氏意者以爲如人君故言弒【疏】注昭公至言弒〇隱四年傳與弒公也注弒者殺君之辭則臣下犯於君父皆謂之弒今昭公欲誅臣下而言弒故須解之

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考工記畫繢之事其象方天時變注引子家駒曰天子僭天今何本無此句則禮大宰疏引作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此二於字當爲衍文考工記注無於字可證續漢志注引春秋考異郵云天子僭天大夫僭人主諸侯僭上漢書貢禹傳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遍天道明禮考工記云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注古人之象無天地也爲此記者時有之耳子家駒曰天子僭天意亦是也彼疏云子家駒曰天子僭天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彼云天子僭天未知所僭何事要在古人衣服之外別加此天地之意故亦是僭天故云意亦是也則傳文當有天子僭天語公羊禮說云天子僭天今本無此句兩漢諸儒多引之蓋嚴氏春秋也漢武帝冊仲舒曰蓋後者不逆元設旌旗之色貢禹傳天過天子消然末知過天道爲何事而造元黃旌旗之色爲何證也及觀考工記注古人之象無天地也引子家駒此天子僭天語又鄭司農云天時變韻盡天顯四時色知古人無一字無來歷也惠氏棟駁之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乾坤卽天地也乾爲衣坤爲裳卽皋陶謨予欲觀古人之象無天地可乎按惠說非也虞書十二章自日月巳下不見有天地繪以爲衣繡以爲裳非徒如易之空取象巳耳後王甚日月而外並天地而繪繡之矣故鄭云古人之象無天地也天元地黃故云蓋天謂四時色土以黃也惠云乾坤卽天地古有繪乾坤於衣裳者乎特以日月爲天山爲地乎又非通論矣說苑孔子與景公坐左右曰國史來言周嗣響孔子曰是畫王廟也景公曰知之孔子曰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君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翫王變文武之制而作元黃宮室輿馬審修不可振也故知天殃其宛合觀諸說不備見春秋嚴顯異間而考工鄭注亦可互相發明矣蓋仲舒貢禹劉向鄭康成皆公羊先師後先一轍至於春秋說文又不得以緯書屬之矣按御覽引合誠圖云大帝冠五彩衣青衣黑下裳增日月日在上月在下龍衛語增云服五采畫日月星辰黃知黼云文章炫燿體黻華蟲日月明日月星辰得用之矣其諸侯僭天子則下傳所言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之屬是也禮記郊特牲云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是也又云臺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又云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皆大夫僭諸侯事也彼又云故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强諸侯僭注言僭所由董上行下效故諸侯僭天子

大夫僭諸侯相因以經也 昭公曰吾何僭矣哉【注】失禮成俗不自知也【疏】注失禮至知也○書疏云正以魯人始僭在春秋前至昭已久故不自知漢書貢禹傳云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自久矣 子家駒曰設兩觀【注】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疏】注禮天子諸侯臺門○周禮太宰疏引何氏云天子兩觀諸侯臺門與今本同按此禮器文洪氏頤煊禮經宮室答問問庫門之制曰禮器天子諸侯臺門家不臺門是天子諸侯庫雉路三門皆有臺也爾雅謂者謂之臺禮器疏兩邊築土為基基上起屋曰臺門鄭特牲釋之子庫門內庫門既可擇祭則其門堂之制當與廟門同考工紀唯言路門應門客數而不及庫雉明雉門庫門之大夫路門同也按禮器疏又云諸侯有保擇之重故為臺門大夫輕故不得也是也○注天子至一觀○書疏云禮說文禮記禮運云出游于觀之上注觀闕也正義爾雅釋宮云觀謂之闕孫炎云宮門雙闕者舊懸法象謂使民觀之處因謂之闕熊氏云書門闕處以通行路既吉變闕明是門之兩旁相對為雙熊氏得為白虎通云闕是闕疑毅亦相兼按何休注公羊天子兩觀外闕諸侯臺門則諸侯不得有闕魯有闕者魯以天子之禮故得有之也公羊傳曰設兩觀乘大路此皆天子之禮是也按定二年雉門災及兩觀魯之宗廟在雉門外左孔子出廟門而來至雉門遊于觀此觀又名象魏以其懸法象魏魏巍也其處巍巍高大故哀三年桓宮災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熊氏曰天子藏舊章於明堂諸侯藏於祖廟知者以天子視朔於明堂諸侯於祖廟故也按何氏此注明云諸侯內闕一觀則諸侯非無闕魯僭天子在兩觀不在有闕象魏為藏舊章之所則當有屋其上可登而登故集氏云登遊子觀之上熊氏云謂遊目看於觀之上也桓宮災季桓子恐延及觀闕故曰舊章不可亡去祖廟衛遠熊氏謂藏於祖廟亦未可據視朔於廟自以諸侯受朔藏之太廟故視朔於廟與此無涉也禮經宮室答問又云問雉門謂之觀又謂之象魏又謂之闕其制可考否曰禮運仲尼與于蜡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鄭注觀闕也孔疏出遊于觀之上謂出廟門往雉門雉門有兩觀左氏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明雉門與兩觀連也太宰正月之吉乃懸治象之法于象魏鄭司農云象魏闕也故魯災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左氏孔疏云闕在門旁中央闕然為道也其上懸治象其狀巍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是觀與象魏闕為一物而三名爾按禮疏引白虎通云闕疑熊氏謂書門闕處以通行路水經注引穎容云觀者上有所失下得書之於闕所以求論譽於人詩疏引孫炎爾雅注舊章懸焉使民觀之淮南本經訓巍闕注門闕崇高巍巍然然則觀示天下故謂之觀巍然高大謂之為魏有經則闕故謂之闕然觀與闕同在一處而非一物闕者其制則在門兩旁故孫鄭說爾雅皆云宮門雙闕據雙文則天子外諸侯內耳故水經注引白虎通云闕者所以飾門別尊卑也是也中華古今注謂兩觀其上可居登之則可遠觀故謂之觀則觀可升上故禮運云出遊于觀之上也天子二觀諸侯一觀其制差耳若闕則宜皆有二故西京賦云圓闕竦以造天若雙碣之相從唐書載朱敬則與炎俱以世孝義被旌門樹亦闕册府元龜吉闕闕二柱相去一丈柱安瓦簡號為頭梁卯謂之闕是無不成對者猶可見古闕遺制 乘大路【注】禮天子大路諸侯路車大夫大車士飾車

【疏】注禮天至飾車○北堂書鈔引白虎通路者何謂也路大也道也正也君至尊制度大所以行道德之正也路者君車也天子大路諸侯路車大夫軒車士飾車玉路大路也謂車為路者何言所以步之於路也大戴禮朝事篇乘大路建大常十有二旒又云天子乘大路貳車十有二乘通綏云大路殷路也殷祀天以木路衛賈周祀天以玉路衛文魯郊不數純與王同故乘殷之路明堂位所謂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按明堂位又云大路殷路也注大路木路也漢祭天乘殷之路也今謂之桑根車也春秋傳曰大路素桓二年左傳大路越席昭其儉也宜斥木路郊特牲亦云乘大路素侯之僭禮也畫鄭本魯言之故注云白牡大路殷天子禮也諸侯路車者僭小雅采芑鄉方叔云路車有奭又采菽云路車乘馬以周禮巾車次之同姓諸侯宜金路異姓以象路四衛以革路蕃國木路也彼木路無龍勒不韅以革漆之而已蓋與殷之大路木路者自不同也皆在王五路內故統謂之路車也大夫車蕃疏引詩云大車檻檻按詩王風傳云大車大夫之車以巾考之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也白虎通謂大夫軒車閔二年左傳鶴有乘軒者注軒大夫車疏引服云車有藩曰軒蓋三面有蔽空其前如軒懸然大車當亦然也士飾車者謂就引書傳云乘飾車兩馬無人畢馬木車是也巾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注棧車不革輓而漆之使疏引唐傳云古之帝王必有命民於其君得命然後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駢飾注云飾漆之車駢併也是其車蓋較庶人役車繇飾耳 朱干【注】干楯也以朱飾楯【疏】注干楯至飾楯○明堂位云朱干注朱干赤大楯也方言盾自關而東或謂之干或謂之瞂小爾雅廣器干瞂盾也說文戈部戟盾也又云戟盾也則干者戟之段借周書王會鷹鮫瞂利劍為獻時乘風乘伐有苑傳伐中干也釋文伐本又作瞂是也又作擾史記孔子世家矛戟劍擾案擾擾謂大盾又作陂蘇察列傳革陝陝芮宗隱陝與瞂同皆干別名也郊特牲說諸侯僭禮亦有朱干 玉戚【注】戚斧也以玉飾斧【疏】注戚斧至飾斧○御覽引五經通義云戚斧干盾也玉取其德干取其仁明當衡傳行仁以斷斷也明堂位玉戚注戚斧也詩大雅篤公劉云干戈戚揚傳戚斧也說文戉部戚戉也釋名釋兵云戚感也斧以斬斷見者皆感懼也小爾雅廣器戚鉞斧也鉞即戉字故說文又云戉斧也引司馬法曰夏執玄戉殷執白戚周左杖黃戉右秉白旄說文斤部斧斫也鄭注檀弓云斧形旁殺刃上而長六韜軍用篇大柯斧長八寸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一名天鉞伐木天斧重八斤柄長三尺以上則玉戚者蓋以玉飾柄與以 舞大夏【注】大夏夏樂也周所以舞夏樂者王者始起未制作之時取先王之樂與己同者假以風化天下天下大同乃自作樂取夏樂者與周俱文也王者舞六樂于宗廟之中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己之樂明有則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及之也東夷之樂曰株離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疏】注大夏夏樂也○明堂位云以舞大夏注大夏夏舞也祭統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與此反彼注云武象之樂也朱干赤盾戚斧也此武象舞之所執也佾猶列也大夏禹樂文舞也執羽籥文武之舞皆八列互言之耳康猶襃大也樂

記云夏大也白虎通禮樂篇問曰大夏者言禹能順二聖之道而行之故曰大夏也御覽引樂元命包曰禹之時民大樂其三聖之道指崇故夏者大也〇注王者至作樂〇白虎通文云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爲且用先代之禮樂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又云太平乃制禮作樂何夫禮樂所以防奢淫天下不足人民樂之而有不書大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聖其行而不見隨時大作天下之心於是四方民大和會作詩以其業萬父祖功業德謀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各攻位于其庶周公曰示之以大邑而民大和之以禮樂然後致作禮樂書曰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禮記樂記云功成作樂治定制禮〇注云致治也天下服是天下大同乃自作樂之事也〇夏至文也〇白虎通禮樂篇春秋傳曰爲何不修乎近而修以遠夏同已也可因先以太平也此疑亦春秋說語明修其功而修以致夏義也謂春世侍解武王以克殷禮記樂記生于人心者也夫樂者緣危言以崇爲生謂爲夏歌也樂書並中許傳王者未奏樂之時經義乃用先代之樂之宜〇注云王者之至於中〇世御覽引王氏三大王者取以明民所以象德表功之〇用先王之樂宜於中〇緣因人事之宜受命而王者以四時大六樂以奉天地四方之神以合樂各以其象其夏樂因人事以大宜夏受樂命四時王以者大六樂性而祭祀爲分之而制用以之樂祭其之先祖考又以乃六律代之以象六樂配十二樂詩四時祭而祀爲分之而制而作之一堂下代四之樂遠近之樂謂堂上奏歌堂下作樂之始一祭之黃帝而者作謂之堂一下代四之重樂鐘則聲用之二鋪調歌遣者取聲調升堂上歌以詩之樂音之但始一與祭始之黃中帝用六代之樂以祭天雲門祭地咸池以宗廟升以大者舞不以用陰時鐘王爲之舞樂則以人用豈自六代之二樂調祭庭天奏雲者門常地以以陽咸氣池宗廟升大者以數聲不以用陰時王爲之樂周以人三樂盡其天地四方之神而用祭之宗其廟樂用亦大盡德用之四時彰之明先祖四之方德十世大三結其天地最西方故之三神祭而用之宗其廟樂亦大盡德用之四歌時彰之明先祖四之方德十也

二辰則有十二律合陰陽天地四方之代神道合共六作代一之代樂之故樂終不過六樂按大明禮大司樂云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以六樂之舞祭大享以獲之辰祭則盡十用二之律合陰天陽地相四配方二之代神合六作代之樂故終不過六樂大耳然天神地示四望山川以享先祖有此六舞何特舉宗廟之中不言六樂耳祀大饗以享先妣以大武亦必有此舞何以特此樂于宗廟之中大不同本同分別之耳〇注則作舞先至之也〇制〇謂校勘記出此注明云郎法也復云上圖按鑑紹本〇未分別之耳鄭本〇注作舞先王者所以作樂也〇謂之勘出此明則法也云上按紹毛以默作本假作本自作制作舞稱因先王之樂通明法正示也〇王者其本有大樂之己所責自公作樂德明己所作之本六樂已者所責自公作樂舞德明己所作之也上帝以配祖考之何舞獨及闡之衍我烈祖先樂元以語作曰受命而作樂

上帝以配祖考詩云何嗟鼓簡簡衍我烈祖先樂王元作舞詩曰受命作樂而觀之也上以作配之祖考詩云何鼓簡衍我烈祖六樂之先王文之法生引有韓詩傳王者所舞自作六代之明之有樂制舞樂四夷之樂大明六樂廣及之也按文之逸生引韓詩傳與王其者所舞六代作明之有樂樂四夷之樂大明四夷廣樂之及樂之也明德按德澤廣被四表夷樂文下選東京賦通四夷寬闊五經通義廣所又及四夷德澤廣被四表夷樂以納夷蠻之樂於天下也〇注明堂位〇小雅鼓鐘傳舊四夷樂天之下大也〇德東所及也至也曰禮記〇明堂位疏以納蠻夷之樂于天下之文引詩彼注云任鎬物皆云任之草木昧爲成禁如收斂各藏其蘇消盡也蘊毓光任景也味或然文之時物皆任萬物之草木始起爲成禁如收斂各藏其消盡其蘊光景任也味或然是也白虎通又云東夷之樂曰朱離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昧北夷之樂曰禁先離者合通奥引五經北要義之亦曰是也白虎通又云樂曰朱先離合通之樂與引五經要義亦樂作西夷之樂曰株離南夷之樂曰任西方之樂曰禁北方之樂曰昧周禮鞮鞻氏注云反賈疏以爲方作西夷之樂曰西方之樂曰禁北方曰昧東方曰韎西離東方南方曰任

物任養萬物使之任以南方之樂曰任也〇引物味之也西方爲昧白虎通者任也東方者動之方萬物生以南方作樂勿亦與任也〇注東樂又曰西方作者傳曰西夷之樂曰禁通者任也物有南方任養萬物者曰位者何以南方萬物懷任也〇通五經通義云東夷之樂曰朱離也五經通明堂位南蠻之樂曰任西方引以言西之方所以謂之南方之樂曰禁故曰西方之樂曰禁陰氣用事萬物之時禁者曰不時以見故北方陰氣收藏萬物之禁曰西方以陽氣用事曰昧北方故陰氣盛用事萬物收藏之昧曰不見故北方爲昧通經〇云鞮韎以其舞字或作韎字書作昧按解詁云舞武王之樂〇

八佾以舞大武**疏** 按解詁云萬千武王之樂或作昧八佾以舞大武云王武以鍾鼓舞通大武武王之樂八佾以舞大武按正六月以天子之舞天子舞八佾諸公六諸侯四名以山川之樂曰祭天以大夏以祭山川然則此以八佾舞大夏以祀山川明堂記云再明而成周舞南也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

此皆天子之禮也**疏** 詩鄭箋云大武周公作樂所爲舞也禮記祭統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注云周公之功大所以賜魯以天子之樂公羊以季氏用之故以爲僭也功舞其用四代之樂以舞天子禮也今觀其用之而舞者謂季氏之僭也王者所以賜周公也公羊云此皆天子之禮也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犅羣公不毛魯祭周公以白牡季氏用之謂昭公之禮也宣十二年毛傳云天子八佾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昭公欲去季氏言三家至暨而昭公不聽宋其非故子家駒諫言之也而漢書禮樂志云八佾舞於庭仲

是皆天子之禮也

且夫牛馬維婁**注** 繫馬曰維繫牛曰婁**疏** 注繫馬至曰婁〇文選注引此注云維繫也繫小雅白駒傳云縶之維之箋云縶絆其足維繫其靷也廣雅釋詁維繫也左傳昭二十五年傳云維也系也廣雅釋詁一繫也牛馬維婁者維繫牛馬皆以繩繫之也說文縶也引詩林云字林婁維也周禮牧人以人犧牲之牛馬曰婁詩小雅白駒傳縶繫也牛維馬亦有繫維之也穀梁傳何氏者何

委己者也**注** 委食己者**疏** 委己者也校勘記云唐石經毛本同閩本委作萎〇按委食己者宋本亦同而牛馬相近之辭故以者讀書家引之傳疏云牛馬繫於人而仰食於人者也〇注委食至己者〇委亦作餧說文餧飢也从食委聲一曰魚敗曰餧鄭注云委當作萎〇爾雅釋詁小雅小旻疏引餧食也萎食者謂餧之也

已按注云委讀如委食之委以己肉爲人之食以委之者也謂委食也段注云委者以食食人也餧當作飤詩小雅菀柳箋以食曰食〇注至己者〇委作飤〇注當以己食人爲委牛馬以己食人故曰委也食人曰飤說文飤糧也从人食作飼字从食从人禹以食注云飤食也郊特牲注飤讀曰飼

云也飤一切經音義十二引倉頡篇飤也詁訓方言飤食也以飤食牛馬人飤之日飼也又云食飤者謂食與飤同釋木云引類又飤木也

而柔焉**注** 柔順**疏** 注柔順〇爾雅釋詁柔安也又作飤云飤者以飼牛之字皆可是林云飤糧也〇注柔順至柔馬〇方言十二柔也按說文柔木曲直也

檀弓云至家禮至于牛馬不待繩繫而委己然者也則柔分和柔牛也安古和經皆明有文且義牛經爲者之述順聞於云何己夫之牛者不待繩繫而始委己然者也則柔而柔此二字爲句者句稱維縶之與文慢也今同此按古書當字讀也且

小雅巧言篇君子式居戾止蕢篇傳云王之初宴云鄭箋云正義曰月令釋曰文選注並本又作婁見詩寶篇又云蕢箋注雖久曰正月傳作文云小雅文本又作並蕢作

是也云牛馬維己他人喻季氏之得民己也久而順故下亦曰季氏得民衆久矣言云膠馬非己備是順季氏之得民已者而順得下句曰季氏之得民衆

久而民皆從之也按王氏說亦通通義云此言牛馬不知擇主惟其能委飼己者而柔馴焉以喻季氏能飲食國人則國人樂為之用君必無功節左氏述子家之言所謂隱民多取食焉是也

季氏得民衆久矣〔注〕季氏專賞罰得民衆之心久矣民順從之猶牛馬之於委食己者〔疏〕注季氏至己者○舊疏云言牛馬之數猶順於委己之人而季氏作賞有年歲矣民從之面是其宜矣左傳樂祁曰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云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又曰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又曰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又曰子家羈曰不可公室失政數世矣失民則何以集乎皆謂季氏事賞罰之政久得衆心民順從之事也

君無多辱焉〔注〕恐民必不從君命因為季氏用反逐君故云爾子家駒上說正法下引時事以諫者欲使昭公先自正乃正季氏〔疏〕經義述聞云多字釋文無音家大人曰多讀為祗祗適也言民皆為季氏用君若伐之則民必助之無適自取辱也昭二十九年左傳曰君祗辱焉是也祗多古字通按襄二十九年左傳祗見疏為正義祗作多服虔本作祗解云祗適也晉宋杜本皆作多可證故襄十四年左傳多遺秦禽言祗遺秦禽也定十五年左傳多取費焉言祗取費焉哀八年左傳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言不足害吳而祗足殺魯之國士也皆與此多字義同按多古讀在歌部祗古讀在支部支歌字古多通轉○注恐民至云爾○校勘記出固為季氏用云監毛本同閩本固作因皆誤鄂本作而為季氏用與儀禮通解續正合當據以訂正按紹熙本亦作而淮南人間訓云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曰季氏之得衆三家為一其德厚其威強君胡以得之昭公弗聽知其必反見逐也○注子家至季氏○舊疏云上說正法者即謂上文朱干玉戚之屬是也下引時事者謂牛馬維婁是也按論語子路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又顏淵篇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故欲使昭公先自正乃正季氏也

昭公不從其言終弒而敗焉〔注〕果反為季氏所逐〔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作終弒之而敗焉石經本作脫之字按疏中標經云終弒之者有之與石經合左傳公居于長府伐季氏殺公之于門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于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羈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三家共伐公公遂奔齊疏云終弒之者謂欲以兵攻殺之也○注果反至所逐○謂如子家所料後漢書曹節傳上書曰虞公抱寶奔為魯昭見逐乾侯以不用子家駒以至上誠辱三國志注引漢晉春秋云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王沈王經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當自出討之經曰昔魯昭敗走失國為天下笑皆以不聽駒言致敗故也

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注〕弔亡國曰唁弔死國曰弔弔喪主曰傷弔所執紼曰挽〔疏〕左傳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先待于平陰為近故也○注弔亡國曰唁○穀梁傳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於魯也詩鄘風載馳云歸唁衛侯傳弔失國曰唁此言亡國即失國也國策秦亡越自危高注亡失也是也北堂書鈔引邱季樂禮統云弔生曰唁生謂之唁何非為喪之位哭泣之事但遭喪以言故謂之唁禮記曲禮曰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蓋古唁意也說文口部唁弔生也失國亦可重曰亡呂覽審己云齊湣王亡注亡出奔也是也○注弔死國曰弔○校勘記云諸本同段玉裁云此國字衍禮統又云弔之死曰弔死謂之弔何奈古有厚恩禮無服但致傷哀痛毒故謂之弔弔說文人部弔問終也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從人持弓弓會毆禽引伸之凡問凶事皆曰弔史記宋世家使臧文仲往弔水集解引賈逵左傳注問凶曰弔傳悼亦曰弔左傳二十四年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襄十四年有君不弔是也慰問亦曰弔孟子滕文公三月無君則弔是也對文異散則通○注弔喪主曰傷○廣雅釋詁傷痛也又傷憂也曾子君臣為是故明君歸衣食弔傷之禮注傷謂喪祭按此傷與弔違禮蓋弔為弔死傷為傷生故此注云弔喪主曰傷也○注弔所執紼曰挽○小爾雅廣詁挽引也後漢書樂恢傳注挽引柩也廣雅釋詁挽引也說文車部輓引之也輓與挽通為其用手故作挽為其引車故作輓為其執紼則作紼所執紼謂執紼而引如使世之輓歌也古今注薤露蒿里本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為作悲歌二章李延年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亦謂之挽歌是其遺也

曰奈何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注〕自謂亡人〔疏〕注自謂亡人○詩大雅皇矣云受祿無喪注喪亡也論語先進天喪予皇疏喪猶亡也又八佾篇何患於喪乎皇疏喪猶亡失也故喪人猶亡人也禮記檀弓喪亦不可久也又曰喪人無寶注喪謂亡失位大學作亡人無以為寶是也又左傳哀二年亡人之子輒在亡人謂蒯聵失太子位也

不佞〔注〕不才〔疏〕注不佞○成十三年傳寡人不佞論語疏引服虔注佞才也成十六年左傳諸臣不佞杜注佞才也國語晉語寡君不佞韋注佞才也不才猶不善也

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注〕謙自比齊下執事言以羞及君〔疏〕注謙自至及君○釋文作嗛云音謙本又作謙按漢書藝文志易之嗛嗛一嗛而四益謙嗛同也舊疏云言己之卑卑比齊之執事也而身措不善失守社稷由是之故以羞及君通義云不敢斥齊侯謙自為齊執事之羞說亦通今亦通用執事斥所尊者

再拜顙〔注〕顙者猶今叩頭矣謝見唁也〔疏〕注顙者至頭矣○釋文見而精顙也禮記檀弓云拜稽顙哀戚之至也說文頁部顙下首也殷注云何注公羊曰顙猶今叩頭檀弓稽顙注曰顙觸地無容周禮顙首注合顙首主於以顙叩觸故謂之稽顙成謂之顙皆與之九拜不盡知而稽首者吉禮也頓首者凶禮也言拜而使稽顙者空首而頓首也吉稽顙而使拜者顙首而空首也言稽顙而不拜者頓首而不空首也經於吉禮曰稽首之未有言頓首者也亦然曰稽顙亦未有言顙首者也然則稽顙之節顙首言顙者有之於而言頓首者非常事也頓乎凶事也如申包胥之九頓首而坐秦嬴頓首于宣子季平子稽顙于叔孫昭子子家駒再拜顙於齊侯以失國正同也沿至秦漢以頓首為請罪之辭矣按檀弓云拜而後稽顙注此殷之喪拜也又云稽顙而後拜注此周之喪拜也正義殷之喪拜自斬衰以下總麻以上皆拜而後稽顙以其質故也周則杖期以上皆先稽顙而後拜不杖期以下乃作殷之喪拜又

云此稽顙而後拜即大祝凶拜之下鄭注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此拜而後稽顙即大祝吉拜鄭注云謂齊衰不杖以下者鄉知凶拜是三年服者以雜記云三年之喪以大喪拜喪拜卽凶拜鄭文云吉拜齊衰不杖以下則齊衰杖者亦用凶拜知者以雜記云父母在爲妻不杖不稽顙明父母爲妻杖得稽顙是知杖齊衰得爲凶拜此云再拜稽顙明先拜而後稽顙爲妻用期之吉拜然周禮大喪祝注稽首拜頭至地頓首拜頭叩地是此之顙卽周禮之頓首故何云叩頭謂引頭至地卽拳稽首者稽留之稽頭至地身時此其異於頓首也昭公書亦止頓首屬禮之頓首卽檀弓之稽顙與

慶子家駒注慶賀疏注慶賀○釋詁云慶賀也國語魯語固慶其喜而弔其憂注慶猶賀也

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注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無夫字後磨改增刻諸本誤矣之按紹熙本亦有矣字

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

加之以鈇鑕賜之以死注鈇鑕要斬之罪卽所錫之以死疏注鈇鑕至以死○校勘記出鄭所錫之以死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錫作賜按傳言賜不當殊文鄂本是也按紹熙本亦作賜公羊間答云鈇鑕爲要斬之罪何也曰春秋元命包曰斧鑕主亂行斬狂詐斧之爲言補也史記項羽本紀執與身伏斧鑕注椹洽曰賞斬人椹也鄭注三蒼云鑕莖椹也又苑雖傳匈當椹質要傳斧鉞秋官掌殺注斬以斧鉞若今要斬按國語魯語云夫刑有五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注謂犯斬罪者又云其次用刀鋸注用刀以劓之鑕以其之掌戮掌斬殺鄭注以斬爲要斬殺爲棄市同也鈇鑕者劉氏玉摩蔡審遠櫝云質椹椹謂之椹按周禮司弓矢以援射甲革椹質者考工記謂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是已鄭注樹椹以爲射正此射正之椹也圖人云射則充椹質質疏圖人所習者莖取椹斬莖漢時掌者官機斬莖是已史記苑雖傳注椹莖質此實斬莖之椹也昭九年穀梁傳以萬履質一爲欒毛傳委驩質以爲欒范注質椹也欒門中欒傳文欒門椹也此充門椹之椹也公羊傳執纖鑕椹鎖范雖曰臣之胸不足當椹鑕鈍注鑕鈇鑕玉篇鄭鑕鑕砧砧與椹同此椹以纖爲之者也毛詩取釋取鑕傳鑕石也鍛鍛石所以爲鍛質也此椹以石爲之者也質雅釋文椹本或作砧文字集略砧杵之質也謝惠連詩穩高砧響發搗衣砧也古詩蠻砧今何在擣草砧也砧又作椹集韻擣椹石椹又爲櫝或作藁說文桂下石此椹以石爲之而各異其用者也椹之質或爲石或爲金或爲木質各不同而用亦異書傳統名曰椹而已惟爾雅珠炎注椹斬材質郭注斫木質義並本詩方斯是虔毛傳虔敬也鄭蠻椹謂之虔又云正斬于虔上是以嘗嘗虔名也孔疏云方御斬斫椹椹不宜言椹故易傳然亦未中言名之義椹書散撩謝虔椎引釋砧虔固也詩有虔秉鉞左傳虔劉我邊陲注謝翌亦訓殺虔之本義如此史記毀蕃傳解亥伏質注質椹也漢書項鑄傳身伏斧質注質謂椹也集韻椹或作鑕鑕是斬椹也夫斫木之具乃與刑人之具同名何與禮部鑄略椹鈇也鈇爲下基必豎固其體乃克受斧斤之施椹質也如椹質之如祝殺然故椹亦得爲固爲殺而名曰虔又釋文椹質林反書謂砧刑斷椹質椹也先儒以質爲椹者椹乃一之謂故書傳椹質又連質是椹有賀杜子春訓椹爲椹人飲椹擊之韓椹論飲傳椹倉斧又周禮椹質音矣蓋欲所以斬鑕所以質也論辭辭二十七年疏

再拜顙注謝爲君侯所慶高子執簞

食注簞葦器也圓曰簞方曰笥食飯下所致乘也疏注簞至曰笥○禮記曲禮云凡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者注簞笥盛飯食者圓曰簞方曰笥正義簞笥竹器也孟子滕文公云則一簞食注簞笥也禮士冠禮櫛實于簞注簞笥也蓋對文異散則通說文竹部簞笥也漢傳會簞小筐也傳曰簞食壺漿多以竹爲之或亦有竭葦爲之者後漢東平王蒼傳注簞竹之器也皆謂以竹爲者也禮士喪禮櫛于簞踐簞如筐之屬竹器篋也圓曰方曰笥論語雍也一簞食注簞籩笥則以簞者也文選思元賦寶羞其於簞笥今注簞笥並盛食器者員曰簞方曰笥方言四隱陳楚宋魏之間或曰簞或謂之鐵戒謂之簞笺傲殊簞者詩豳風七月云八月萑葦傳藏爲萑蘆爲簞豫書簁簞可以爲曲按月令說簞事云具曲植筐筐注曲薄也明可也物適用者也

與四脡脯注屈曰朐申曰脡疏注屈曰朐申曰脡○校勘記云鄂本同此本疏中亦作申閩監毛本改作伸按紹熙本亦作中說文肉部朐脯挺也段氏注許書無脡字挺即脡也何注公羊曰屈曰朐申曰脡朐脡就一脡析言之非謂脡有曲直二體也曲禮曰左朐右末鄉云屈中曰物屈申猶言屈處末即中者也士虞禮曰殺俎于薦東朐在南鄭云朐脯及乾肉之屈也曰左朐朐在南則朐在末明矣鄉飲酒記曰薦脯五挺橫祭於其上注引曲禮左朐右末鄉射記薦脯五膱横長尺二寸注膱猶挺也然則每一脯爲一膱謂之一挺每膱必有屈處故亦謂之一朐挺通云用四挺者凶禮也鄉飲酒記曰薦脯五挺鄉射記曰薦膱用五膱釋記曰薦膱五膱則吉事用膱之數也唯士賓禮及虞禮皆四挺按曲禮疏朐謂中屈也屈脡朐朐然也左朐胸置左也右末末記醴豐左右手取祭肇之便也曲禮鮮魚曰脡祭注脡直也鄉飲酒記言五挺鄉射記五膱故注云挺猶膱也鄉射記注古文膱爲樴今文或作禮胡氏承珙古今文疏義膱當爲樴脡挺皆當作挺宋本鄉飲酒記釋文云猶樴本亦作樴可見注文原作樴字鄉飲鄉射記注挺樴互訓說文樴杙也挺一枚也二字皆从木凡从才从肉者皆樴聘禮記注膱脯如版然者或謂之脡皆取直貌爲膱脯脡無正字以其直貌故取訓杙之樴一枚之挺名之後人因其爲脯者改木从肉耳盡膱長尺二寸而中曲之故有朐脡之別鄉飲畫脯五挺横祭于其上者脯横於人前其末居右祭横其上於人則爲從也脯五挺通祭而六挺也禁氏儀禮錢本經云數膱以膱乾則挺直也邊實五挺皆橫設所謂左朐右末也而以祭之半挺直加其上故曰橫祭也膱乾則直鄉有曲處其實則直以爲挺也士虞用四挺儀禮正義云李氏以爲大夫士之異數則氏以爲參吉似敖說是也按此亦用四挺知敖說是

國子執壺漿注壺禮器腹方口圓曰壺反之曰方壺有爵飾疏校勘記出壺云唐石經鄂本閩本同毛本壺作壺改壺非○注壺禮至爵飾○說文壺象形也从形从大象其蓋也是壺圓器其方者則別曰方壺也周禮掌客壺四十注壺酒器也禮壺本八壺設于西席注方壺也禮記禮器門內壺注壺大一石大壺投記壺頸修七寸口徑二寸半壺高尺二寸受斛五升壺殷五寸周禮壺賈氏注壺盛水器皆與禮器別說云卸爵飾禮司官尊于東之方兩方壺左元酒南上是也酒方至云飾無文蓋用酒鍾以西時知之宜有爵飾者謂爲壺飾爵之形其形以于有大夫有是圓壺食注方壺爲卿大夫士尊士故食者用圓壺以禮方夫也壺也方壺有鬲用鍾壺用圓壺無也兩方壺左元酒圓壺無皆瓦壺之也儀者用禮天官有漿人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于酒府曲禮云酒飲處右是也

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餕饔未就注餕熟食饔熟肉未

說未成也解所以致糗意【疏】注餼熱至熱肉○解鄂本鄂本熱作執下同加四點者作字舊疏云醇禮宰夫朝服設飧飪一牢在西鼎九是饔爲熟食也又云致饔饋五牢飪一牢云云上文對饋下文有飪一牢之言故知執肉明矣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饔熟食謂之饔饎饎若饔小雅祈父篇有母之尸饔毛傳曰熟食曰饔大東篇有饛簋飧毛傳曰飧熟食也合言之則曰饔周禮外饔云饗客之饔饔饗食之事是也昭二十五年公羊傳饔飧未就注饔熟食飧熟肉饔飧鄭饔饔陳南子遺飧飢饉曰飧遺之壹飧而加饈滌壹飧鄭壹飧是飧飧古字通倒言之則曰饔飧孟子滕文公饔飧而治是也說文食部饔孰食也飧餔也从夕食餔申時食也致注小雅傳云孰食曰饔饋風傳云孰食曰飧飧則饔飧皆謂孰食分別之則謂朝食夕食許於饔不言朝於飧不言孰互文錯見也趙注孟子曰朝曰饔夕曰飧此析言之公羊傳趙盾見魚飧左傳僖負羈饋盤飧趙衰以壺飧從皆不必夕時運言之也司儀注云小禮曰飧大禮曰饔餼客上公饔五牢饔餼九牢侯伯饔四牢饔餼七牢子男饔三牢饔餼五牢此饔饔與常食不同且多腥不皆熟食按王氏饋飧爲饔饔不可易對言之則饋爲熟食饔爲熟肉飧言之則皆通其以爲朝食曰饔夕食曰飧亦對舉飼實亦不必泥也通義云朝食曰饔夕食曰飧是亦饋飧爲飧也○注未就至糗窶○禮記孔子閒居云日就月將注就成也論語顏淵以就有道孔就成也爾雅釋詁就成也故未就爲未成曰敢致糗于從者【注】糗糒也諱不敢斥魯侯故言從者【疏】注糗糒也○舊疏云若今之糒米矣孟子盡心章篇之飯糗通注糗乾糒也段氏說文注云米鄭糗熬米麥也謂糗者擣之實糗餌粉餈鄭司農云糗熬大豆與米也粉豆屑也元謂糗者擣粉熬大豆爲餌餈之黏著以粉之耳按先鄭云熬大豆又非不可後鄭但云熬大豆注內則又云擣熬穀不同者黍粱云熬麥皆可爲米糗故或言大豆以包米或言穀以包米豆而許云熬米麥之不可熬大豆也熬者乾熬也乾熬者糒米豆舂爲粉以坋餌餈上故曰糗餌粉餈鄭注擣粉之許但云熬不云擣粉者以鄭釋經故釋粉字之義許解字則糗但爲熬米麥必待擣之而後成粉也梁皆云粉乃糗糧某氏云糗糒之糧孟子注糗飯乾糒也左傳爲稻醴粱糗廣餱曰糗乾飯屑也此皆爲熬穀米粉者也糒乾飯也釋名曰干飯飯而暴乾之也周禮廩人注曰行道曰糧謂糒也止居曰食糒米也干飯今多爲之者焦氏循孟子正義云說文米部糧熬也糧尺沿反一切經音義炒古文𤆀鬻聚四形從臭四民月今作炒炒然則熬米麥卹是炒米麥今晨家米麥豆乞炒食米鄭謂之炒米豆卹謂之炒豆炒米可以沸水潰之富大小麥之炒之又必麥之飯屑用沸水和食謂之餹所謂糗也糧乃今飯乾與此不同而皆可爲行糧惟晨食餱省蒸之賁往往炒米麥爲飯是則餘之飯糗耳按廣雅釋器云糗糒也說文糗熬米麥也又云糒乾也文選蜀主傳實臣頌熱棗哈鬻者注糒服虔云糧乾飯也左氏哀十一年注糗乾飯也後漢張禹傳注引糗也是糗糒皆乾飯之名取行道便也古五穀皆可謂之糗不必如鄭氏分別爲如今之飯乾也史記大宛傳索隱給貳師後漢書明帝紀杅水脯糒四民月今四月作糗以待賓客蓋而蒸之和米麥爲餅餌味同食也是其物類原引千注周禮糗以待者或屑麥米豆糗之餌同也是事紀糗亦謂之餱書費誓峙乃糗糧說文引作餱糧說文云餱乾食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乾飯也是也廣雅釋器餱糧也釋名釋飲食饋餱也餱人飢者以食之詩小雅伐木云乾餱以愆蓋皆糗糒之屬○注諱不至從者○與上釋執事同義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注】從於前之再拜頓首初見急遽故再拜稽首此斬衰故從吉禮再拜稽首也以衽受【注】衽衣下裳當前者辟不敢求【疏】注衽衣至前者○考工記輪人云衣衽不敝注衽謂裳也一切經音義引蒼頡解詁衽謂裳際所及交判者也衽曰衣褸也襲文衣部衽衣襟也段氏注云凡朝祭服衣與裳殊深衣不殊喪服記曰衽二尺有五寸鄭注曰衽所以掩裳際也上正一尺燕尾一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玉裁謂當旁御同玉藻注所或殺而下屬衣則垂而放之者也五深衽朝祭服曰謂裳幅所交裂也江氏永曰以布四幅正裁爲八幅上下皆廣一尺一寸各邊削幅一寸得七尺二寸既足要中之數矣下齊倍于要又以布二斜裁爲四幅狹頭二寸在上寬頭二尺在下故也前幅一寸亦得七尺二寸共得一丈四尺四寸此四幅連屬於裳之兩旁所謂衽當旁也玉裁按此注所謂或殺而上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者也此二者皆謂之衽凡言衽者皆謂裳之兩旁按昭公蓋著深衣取裳之下而稍儀之衽以受與禮記閒喪按上衽往上衽謂深衣之裳前蓋按衽於上亦謂裳前稍側者也○注乏器至求索○舊疏云所以衽受之者蓋以客之人於器物乏故也以行高子曰有夫不祥【注】猶曰人皆有夫不【疏】注猶曰至不祥○通義云夫夫讀如夫夫猶言之此夫言有如是祥之事按禮記禮弓云夫夫也往夫夫猶此丈夫也則夫不猶此也有夫不祥言有此不祥也爾雅釋詁祥善也故祥善不爲不善按李祥播之善也禮記禮運是謂大祥注祥善也故不祥爲使疏引注不祥猶言不弔也書大誥云弗弔勁曰二十四年左傳若之何不弔據五行志引左傳晏天不弔注愍曰晏天不善于魯家禮記雜記云如何不淑皆謂不善也若之何者反餌有夫者正餌窮則同也何君無所辱大禮【注】禮臣受君錫答拜謂之拜命謂之辱高子見昭公拜辱大卑故曰君無所辱大【疏】注禮臣至之辱○校勘記出下謂之拜命謂之辱云閩監毛本同鄂本作謂之拜命之辱此謂字衍當據以刪正按紹熙本亦與鄂本同○注高子至大禮○通義云稽侯非見于天子無釋首今昭公稽首者自謂失國遂同齊臣也故高子辭之云辱大禮按覿禮賜侯氏命侯氏再拜稽首又郊勞行事侯氏皆再拜稽首士相見禮始見于君士大夫則奠摯再拜稽首燕禮大射命賓再拜稽首又聘餘禮公皆於阼階下北面再拜稽首使者司正升的賓亦降階再稽首聘于公命使者使者再拜稽首使者反命賓介皆再拜稽首是以臣與君行禮始再拜稽首也其與國之主君亦然聘禮賓覿先稽以臣禮見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見稽首勞國之君賓介歸饔餼皆然也燕亦有相燕亦再拜稽首者賓主國之卿饔賓再拜稽首公食大夫禮大夫相食受侑幣再拜稽此皆大聘禮主君使卿自郊勞致館賓亦再拜稽首故昭公謙此大禮侑不爲過自貶抑故孔子曰其禮與儉足稱也行昭公蓋祭而不嘗【注】食必祭者謙不敢便嘗示有所先不嘗者待禮讓也【疏】注食必至讓也○禮記曲禮云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殽之序儀祭之注延道也祭先也盛子市事不忘本也客不降鄭則先祭主人所先進先祭之所後進後祭之如其次饌故祭得食炙禮也以其本出於牲體也疏君子不忘本有德必報之故得譜殽鄭禮禮不須主人之延道今此卑客雖主人先祭道之己乃從之而自祭出少許置在豆間之地以報先代進食之人也若敵客則

又玉藻云侍食於先生異爵者使祭先飯注饌也此饌不爲己故後祭而先飯者示爲尊者嘗食也又云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飧主人辭以疏注祭者盛主人之饌也飧者美主人之食也論語鄉黨云侍食於君君祭先飯注鄭曰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爲君嘗食然疏若敵客則得先自祭降等之客則使祭若臣待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然後乃敢祭也此玉藻言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猶使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注飯見賓客猶不敢備禮也侍食則正不祭又禮士相見禮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注君祭先飯於其祭食臣先飯示爲君嘗食也經義述聞云士相見所記者侍食之常禮玉藻所記則見客於君者也常禮則臣不祭故士相見但言君祭也客禮則臣亦得祭故玉藻言君之命然後祭者不同然則鄉黨所記侍食之常禮邢疏極爲分晰此昭公雖自謙比諸賓臣賓仍以客禮待之故食必祭也通義云祭者重賓賜也不嘗者示失守社稷志不在食也義亦通於饗客相食之禮無考然既不須主人延道則客祭之後主人亦當有禮饌之節故何氏以下嘗爲待禮饌也

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注腆厚也服謂齊侯所著衣服也言未敢服者見齊侯乃敢服之謙辭也禮天子朝皮弁夕元端朝服以聽朝元端以燕皮弁以征不義取禽獸行射諸侯朝朝服夕深衣元端以燕禪冕以朝天子以祭其祖禰卿大夫冕服而助君祭朝服祭其祖禰士爵弁纁衣纁裳以助公祭元端以祭其祖禰

疏注腆厚也○小爾雅廣言云腆厚也國語昏禮不腆先君之嫁器傳三十三年左傳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文二年左傳不腆敝器襄十四年左傳有不腆之田杜注者云厚也○注服謂至辭也○何氏以服謂齊侯所著則未之敢服爲齊侯自謂通義云以其服屬齊所賜昭公以爲故火用者朱之數服用言皆斷深也數以精謂春侯受之也此所謂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親亦通○注禮天子朝皮弁○舊疏云皆出禮記漢禮亦然禮士冠禮皮弁素積緇帶素韠注此與君視朔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爲衣肆蠶其要中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使謂仕於諸侯之士諸侯視朔皮弁服張氏爾岐儀禮鄭注句讀云也視朔時君臣同服之服故也其天子則周禮司服云視朝則皮弁服注視朝視內外朝之事禮記玉藻云皮弁以日視朝詩衛風淇奧爲會弁如星襲云天子之朝服皮弁以日視朝又鄭風緇衣云緇衣之宜兮儀天子之朝服皮弁服也又小雅頍弁云有頍者弁傳弁皮弁也儀天子之朝服皮弁以日視朝若然覲禮云天子袞冕負覲晨者秋冬朝覲在廟故服裘冕春夏受贄在朝則皮弁也或者冕日視朝皮弁其受外諸侯朝覲來遇禮重則裘冕也鄭氏以皮弁之衣用布故儀公謂皮弁服用錫禮經釋例云禮經注引論歸曰素衣覺裳皮弁時衣素衣其裳同可知也鄭詩箋皮弁素服注亦云衣裳者裳則鄭氏已不能自守其前說雖記子錦之裳也素端一皮弁一是素端與皮弁爲二服孔疏引盧云布上素下皮弁服質場云以素爲衣裳然則衣裳皆素者或素端與周禮司服其賓服有元端素端亦朝乎皮弁言之也接盧云布上素下則皮弁白布衣鄭氏圖有所受矣皮弁亦用之於蜡禮記郊特牲曰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又曰皮弁素服而祭是

也蓋天子以下同亦用之於聘禮聘禮云賓皮弁聘又云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外此諸侯之禮未知天子然否○注夕元端○玉藻云卒食元端而居注天子服元端燕居也左昭元年疏引服氏左傳解詁云禮衣端正無殺曰端士冠禮云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注此其夕於朝之服元端鄭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不以元冠名服者是爲緇布冠隙之祿冠禮所稱士服故有元裳黃裳雜裳之異別上士中士下士以此三等裳配元端也皆緇帶爵韠其不言冠者平時元冠始冠則服緇布冠不言服者彼經又云元端黑履服與裳同色以元裳爲正也其朝服亦元端唯素裳爲異素裳故素韠白履鄉飲酒記注朝服素韠白履是也燕禮記燕朝服于寢注同著元冠元端元裳雜三等說緇帶爵韠黑履元端服也元冠元衣緇帶素裳素韠白履者朝服也此元端朝服之分其實其衣皆端故謂衣元端金氏榜禮箋云衣以端名者其一後鄭云衣缺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是謂元端對朝服以上後缺者得名乃次于朝服之服其一鄭仲師云衣有昀裳者爲端對深衣以下連裳削幅者得名乃冕弁服朝服元端通稱胡氏培翬儀禮正義云樂記言端冕則冕亦稱端左傳言端委論語言端章甫則朝服元端皆可稱端是也夕者左傳昭十二年子革夕衷十四年子我夕然弁常禮蓋天子服元端燕居諸臣有事夕者亦卿服以見猶朝服皮弁卿服以視朝也玉藻云朝元端夕深衣使爲大夫士之禮諸侯次于天子疑亦宜然也○注朝服以聽朝○士冠禮云主人元冠朝服注天子與其臣元冕以視朝皮弁以視朝又云朝服以聽朝者司士職王入內朝皆退注玉藻云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則朝服卿皮弁服也任氏大椿弁服釋例云又按天子之朝服名朝服者或弁皮弁周書王會云天子南面立無繁露朝服八十物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注右皆統亦無繁露朝服七十物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冕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冕皆南面有繁露考爲王朝之服云冕無繁露有繁露則大朝觀會同之冕服也弁常朝之服也又云諸侯之朝服緇衣素裳亦或名皮弁爲朝服論語吉月必朝服而朝孔曰朝服皮弁服皇疏凡言朝服惟是元冠緇布衣素裳今此之朝服謂皮弁十五升白布衣素積裳也所以亦謂朝服者天子用之以日視朝今云朝服是從天子受名也考會子聞諸侯相見必告於禰朝服而出視朝熊氏謂此朝服爲皮弁服據聘禮諸侯相聘皮弁服則相朝亦皮弁服此以皮弁服爲朝服亦在侯國可與孔傳相證按士冠禮注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金氏榜禮箋云石渠論元冠朝服裳疑云元冠委貌也朝服布上素下緇帛帶素韠鄭禮君錫朝服素裳實本小裳說是也皮弁服亦布上素下與朝服同故皮弁服亦通釋朝服也禮記雜記云朝服十五升江氏永鄉黨圖考云古未有絲花布以麻爲之布幅闊二尺二寸十五升一千二百縷布之極細者也然何氏於皮弁曰朝於朝曰朝服以似是二事蓋朝者視朝論語皇疏云禮每日旦諸臣列在路門外以朝君君至日出而出視之視之則一一揖鄉大夫而朝一揖士是也其聽朝退君與臣圖事時玉藻所謂者適路寢聽政者也路寢臣亦各適諸曾治事所臣人所謂外九室者也在路門之外治朝左右夫視朝禮制職朝事長故所有朝與○注元端以燕○周禮司服職凡朝冠弁服注王卒而居則元端又小臣燕正王之朝服位注謂燕居時玉藻曰王卒食元端而居後注云天子服元燕燕居也此元端戴朱裳玉制注云天子諸侯元端朱裳也司服注云端衣素業諸侯以爲視朝之服朝天子諸侯以朱爲裳者司名元端不得名爲朝服也其諸侯與摯臣行燕禮亦朝服燕禮記云燕朝服於康戴天子亦然王朝云燕人元衣而養老注元衣素裳天子之燕

服為諸侯朝服是也蓋天子燕居戎素裳或朱裳與○注皮弁至行射○孝經卿大夫章注田獵戰伐卜筮冠皮弁白虎通紼冕云皮弁者何謂也所以法古至質冠之名也弁之為言攀也所以攀持其髮也上古之時質先加服皮以鹿皮者取其文章也禮曰三王共皮弁素積素積者積素以為裳也言要中辟積至質不易之服反古不忘本也戰伐田獵此皆服之又云王者征伐所以必皮弁素積何伐者凶事素服示有懷悔也伐者質故衣古服引禮曰三王共皮弁素積宣元年傳注云皮弁所謂皮弁爵弁也皮弁武冠爵弁文冠續漢輿服志乘輿加元服初緇布進賢冠次爵弁次武弁卸以武弁代皮弁也士喪禮商祝襲祭服注祭服爵弁皮弁服皆從君助祭之服大蜡有皮弁素服而祭送終之禮賈疏云引郊特牲者禮皮弁之服有二一者皮弁時白布衣素積為裳是天子朝服亦是諸侯及臣聽朝之服二者皮弁時衣裳皆素葛帶榛杖大蜡時送終之禮凶服也故皮弁亦用以征伐也征伐田獵事近故亦服以取象歉左傳襄十四年不釋皮冠而與之言注皮冠田獵之冠也又昭二十年皮冠以招虞人又二十二年雨雪楚子皮冠以出並田獵所服蓋皆以皮冠也惟司服云凡甸冠弁服注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為裳又云凡兵事韋弁服注韋弁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是征伐田獵所服不同且彼冠弁以皮亦讀習兵之時著正四時則書戎服月令季秋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注云厲飾謂戎服御戎武也則亦當韋弁服矣然鄭注司服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使疏引鄭氏雜問志說成十六年左傳韎韋之跗注又以韎韋幅如布帛之幅而連屬以為衣而素裳則與周禮注異而其注時禮鄉章皮歸要纁又云韋弁韎韋之弁蓋韎布為衣而素裳與此又不同則以使非兵事入廟不可純如用兵故易韋為布而皆云素裳蓋沿皮弁之遺皮弁用以征伐田獵或異代之制時尚質禮服等差無多故也且何卿公與白虎通所引參差禮或禮緯文故與古文禮不合也行射者王制一命卷疏其賓射燕射時亦皮弁也接射人職賓射在朝宮用朝服天子朝服皮弁服也諸侯燕大夫禮燕禮記云燕朝服于寢即因以行射明天子燕臣子侯寢蓋亦不與諸侯同不必用皮弁矣司服云事先公饗射則冕者使注云饗射饗食賓客與諸侯射也疏此大射在西郊庠中亦服纁冕也射義疏云天子大射必先習于澤宮而後射于射宮其射宮天子則在廟也故用冕與賓射燕射非是則大射服冕賓射皮弁服燕射元端服也又鄉射禮注云今郡國行此鄉射禮皮弁服與禮異者以鄉射當用元衣素裳之朝服若皮弁則天子賓射之朝服故也鄉射禮云主人朝服速賓注戒時元端敖氏繼公以為戒速同服此速賓朝服則戒時亦朝服可知盛氏世佐謂於此乃言朝服則戒時不朝服方氏苞謂鄉飲酒興賢能國之重典故戒賓速賓皆不言所服會朝服無所服會民習射疑可以常服故於速賓特舉朝服明前皆常服皆朱鄉氏之說凌氏廷堪云鄉飲酒經文不言何服唯記云鄉朝服而謀賓介故知鄉飲酒之為朝服鄉射禮唯宿賓辨賜辨辱言朝服他皆不言例見於此則戒賓時當亦朝服章氏協夢云射義曰鄉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此篇自立司正以前皆鄉飲禮也既以鄉飲之禮則戒賓之時自同皆同數說然鄉射禮行鄉飲酒禮而其禮經於鄉飲酒賓服亦經則不得全同故鄉飲經文不言何服則戒宿同此以一服可知射於速賓特言朝服則戒賓非朝服明甚因此以見使也若鄉射亦戒速同朝服則當於戒賓時言朝服矣當以鄉注為是然漢時郡國行鄉射用皮弁漢去周未遠又可見古時行射有用皮弁

者矣○注諸侯朝朝服○禮記玉藻云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注朝服冠元端素裳也正義此朝服素裳皆得謂之元端故論語云端韋甫注端元端諸侯朝服若上士以元為裳中士以黃為裳下士以緇色為裳天子諸侯以朱為裳則皆謂之元端不得名為朝服也然元端與朝服大同小異特朝服專用素裳耳詩曹風蜉蝣云麻衣如雪箋云諸侯之朝朝服司服注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為裳諸侯以為視朝之服詩國風曰緇衣之宜兮彼引詩以朝衣用緇布也士冠禮主人元冠朝服注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朝服以日視朝本玉藻為說玉藻不言臣鄭注紳而臣者欲見君臣同服也穀梁傳三年傳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委即委貌端即元端明恆公服朝服以朝諸侯也玉藻又云朝服以食注食必復朝服所以敬養身也古朝服當於元端故諸侯用朝服不止於視朝也○注夕深衣○詩蜉蝣箋又云夕則深衣也玉藻云朝元端夕深衣深衣三袪縫齊倍要衽當旁袂可以回肘長中繼揜尺袷二寸袪尺二寸緣廣寸半注謂大夫士也謂大夫士朝元端爾其深衣則同故彼上述諸侯之禮亦云夕深衣祭牢肉也大夫士視私朝服元端朝君時服朝服大夫莫夕蓋亦朝服其士則用元端故士冠禮元端莫夕於朝之服其私朝及在家大夫士夕皆深衣也然則諸侯夕見諸臣或亦深衣以非視朝之正故不必君臣同服也鄭氏目錄云名曰深衣者以其記深衣之制也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素純曰長衣中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大夫以上祭服之中衣用素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疏云凡深衣皆用諸侯大夫士夕時所著之服庶人吉服亦深衣皆著之在表是也其長衣中衣及深衣其制度同玉藻云長中繼揜尺著深衣則緣以采而已其中衣在朝服祭服之裏服之下大夫以上祭服中衣用素者謂天子大夫四命與公之孤同爵弁自祭故中衣用素也若諸侯大夫天子之士朝服自祭朝服用布則中衣亦布矣檀弓云練衣黃裏注練中衣以黃為內是喪服亦有中衣但不得繼揜尺也按深衣云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此不與長衣同者吉服中衣亦用采緣其諸侯得繡黼為領丹朱為緣郊特牲云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知大夫士但用采緣而已長衣以素緣者若以采緣則與吉服中衣同矣若以布緣則曰麻衣衰服之中衣其純用布視冠布之粗細至葬可以素縞緣則用縗緣也所以縛深衣者以飾服則上衣下裳不相連此深衣衣裳相連被體深邃故謂之深衣也按深衣者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也中衣者有表者也長衣者以素緣者也長中繼揜尺深衣但緣而已長衣中衣與深衣同亦但緣耳○注元端以燕○燕禮記燕朝服于寢注謂冠元端緇帶素韠白服也王制元衣而養老注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又云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為朝服者以燕禮諸侯燕臣子用朝服明天子之燕亦朝服也崔靈恩云天子燕圻內諸侯以緇衣燕圻外諸侯以元冠諸侯各以為朝服事無明文不可依也吳氏廷華儀禮章句云服士冠禮素裳白屨乃皮弁服之制朝服並未言白服也特牲記朝服元冠緇帶緇韠可見朝服韠色原無一定玉藻諸侯朝服視朝為元冠緇衣素裳鄭主裳屨同色之說故注此云白屨非也按裳韠屨同色經例奉同皮弁服用韠自天子至士皆然其朝服自上至下亦皆素韠其元端服唯大夫用素韠爾其特牲之用緇韠者鄭注以為下大夫之臣敖氏以為其別於大夫助祭之賓二說皆可通蓋朝服俱正緇故稱端素為裳其冠則元冠司服注元冠自祭其廟者其服朝服元冠士冠禮主人元冠朝服是也元冠亦曰委端即服之章甫夏之毋追也天子以下同天子諸侯燕居以元端與此少異惰君燕褻遺遊遺遊乃燕居故時人

作朝也玉藻然後適小寢釋服注服元端知元端燕居與燕壅臣遜服之也蓋朝服用元端之衣冠皮弁之養故次於皮弁而尊於元端唯其用皮弁之異故鄭燕禮記注云今辟疏十月行此燕禮元端而衣皮弁服與禮異董相沿有自矣○注辯冕以朝○禮記玉藻云裨冕以朝注朝天子也裨冕公袞侯伯鷩子男毳也禮覲禮云侯氏裨冕釋幣于禰鄭注裨之為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袞冕上其餘為裨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焉上公袞無升龍侯伯鷩子男毳孤絺卿大夫元此差司服所掌也賈疏云今之諸侯告禰用裨冕者將入天子之廟故服以告禰曾子問曰諸侯裨冕出視朝鄭注謂將廟受覲天子時也及助祭在廟理當裨冕也周禮司服云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絺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注自公之冕而下至卿大夫之元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元冕而祭於己然則大夫注稷當為受是於廟及助祭王宜用冕服也玉藻云諸侯元端以祭鄭天子之冕諸侯元冕以自祭彼注又云諸侯祭宗廟之服唯魯與天子同蓋魯禮同於二王後故得用袞冕其實亦唯在文王周公廟服之其餘則仍元冕二王後亦唯祭始受命王用袞也魯則周公別性戴魯公廟用鷩冕與接覲禮注又云裨冕者衣裨衣而冠冕五等諸侯袞鷩毳服不同而統名為裨衣先鄭注司服尊以鷩為裨衣故後鄭不從也說文衣部裨益也天子大裘為上其餘皆增益之衣故皆名裨衣其冕則同司服注云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凡冕服皆元衣纁裳故衣纁裳刺繡者宜謂之元冕其纁繡以九章七章五章三章者則別以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則異則弁師職云王之五冕皆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則諸侯之繅九就瑉玉三采伯侯當七就公又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為之注冕則侯伯繅七就公用玉九十八子男繅五就玉五十用玉皆三采孤繅四就用玉三十二三命之卿繅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繅再就用玉八藻五皆朱綠其王公之玉則鄭注又云袞衣之冕十二旒則用玉二百八十八鷩衣之冕繅九旒用玉二百一十六毳衣之冕七旒用玉百六十八希衣之冕五旒用玉百二十元衣之冕三旒用玉七十二其公之冕用玉百六十二是其差也按禮記曾子問大祝裨冕執束帛注諸侯之卿大夫所服裨冕絺冕也元冕也正以周禮孤服絺冕卿大夫服元冕也三孤六卿絺冕九卿故卿統孤於卿內也又樂記裨冕搢笏注裨冕衣裨衣而冠冕裨衣之者也與覲禮注同侯說同謂從裨冕之衣皆是卿注曾子問云裨冕者公袞侯伯鷩子男毳是鄭釋裨冕皆以自袞以下為氏世佐儀禮集編云上公袞冕九章侯伯鷩冕七章子男毳冕五章皆其上服也而謂之裨者據王而言猶下記以金路儀也儀禮正義引李氏如圭儀禮集釋云袞者卷龍衣也上公亦服之以無升龍為異郭志云大裘之上又有元衣與袞同色亦是無文采是鄭意以大裘元衣上其袞鷩毳以下俱是附益之衣故名裨衣但天子享祀射亦隨事服之不名為裨唯裨侯服大夫服之乃名裨者蓋以為此所服者俱是天子附益之衣非上衣亦猶金路象路革路木路之附傭焉有不數自同於尊之意衰因下注有衰衣者裨之上也一裨迷疑裨冕當裨鷩冕以下言之不如注意謂裨冕有五衰冕為上猶之袞冕為首云留弁以裘與裨較諸裘冕在裨冕之上也數氏宣以裨冕鷩公鄭侯伯鷩子男希又云此朝以裨冕與周官大行人異裨氏云玉藻裨冕以朝鄭注裨冕公袞侯伯鷩子男毳與大行人職所云上公冕服九章侯伯七章子男五章同也按裨氏賓亮又云諸侯自祭元冕

冕而朝王何以服上服尊天子也然不各稽其冕名而均曰裨者言其最上服循是天子之禮云尊者拘臣之饒也又云裨字之義當從祖禰為尊不當如彼依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天子至祖猶○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禘冕亦其祖先王則冕用天子之禮樂其祭文王天子周公則故明堂位云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中是云此謂祭文王周公廟得用天子之禮其祭序中是公郊故玉藻云諸侯元端以祭鄭注祭先君也端當為冕諸侯祭宗廟之服唯魯天子用是二王之後祭其先王亦用其先代之服不則始封君廟則祭袞冕立則祭之服不敢用喪冕亦當與祭公元用元冕者牲曾子問太宰太宗太祝皆裨冕子禮大夫裨冕鄭章弁大之服自元冕而下以元冕亦天子裨冕之一也○注士大至祖○禮記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是大夫祭於公助也大夫爵弁而祭於己唯孤爾則命以之祭孤弁大夫祭用元冕服玉藻弁云命以下大夫則服以祭鄉記而下往及司服往倶云大夫爵弁而祭于己唯孤爾諸侯之卿大夫皆元冕己不得爵弁夫任氏大禮弁服裨云司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希冕元冕皆謂助祭之服天子之當以希冕助祭則當以元冕家祭天之卿大夫以元冕助祭孤以爵弁家祭也又按王制疏天子大夫自祭當用皮弁與郊神社及玉藻疏謂天子大夫自祭亦爵弁之說自相矛盾弁自祭之爵弁於皮弁王制疏天子大夫自祭皮弁從以諸侯大夫自祭朝服因是推之天子大夫亦當朝服朝服則皮弁不如行禮於朝則以朝服為正故王制疏引雜記朝服于天夫家祭於朝服幾服條於朝也得禮諸侯大夫祭服用朝服卿子燕于亦當朝不則皮弁何行以於大夫以家祭服正館侯大倪天子夫夫家亦朝服諸侯之大夫上服冕冕則爵弁大王朝三命之士助祭君廟祭過爵弁元侯當王朝士故不敢以助祭之服自祭爵弁之下則有皮弁皮弁又為君中祭之服亦不敢自祭己廟故降而服朝服耳按司服注又云少牢禮云[illegible]皆元冠與士同元冠自祭其廟者其服朝服元端又少牢禮[illegible]元冠端布衣素裳又云主人朝服卿位于阼階東西面注禮熱祭也少牢禮大夫家祭其筮日謂籍視殺視濯戶服皆朝服也然則何氏此注謂諸侯卿大夫也○注士爵至祖禰○禮記雜記云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己注弁也冠元冠也服士弁服士以爵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己士弁爵弁弁冠元冠皆祭服弁也爵弁而上王助祭是士助祭則云士上服而元服業純衣繙而祭于此服也君祭之服爵曰爵弁而祭公冠上弁冕之次其色赤王黑服如弁頭助絲日云士冠于弁服弁者冕弁用綠耳而此與君爵之服祭則爵弁而祭公爵服弁卑冕與爵弁耳赤色

卑有次于其冕爵質弁疏云耳赤大凡按而同冕雜以記無木旌爲弁爵頭之士爵絲純也衣爵弁爵然則服助而是衣紀爵日爵弁衣士弁也弁而冠祭鐘其布爵服弁爲俟冕者又爵長爵尺色八是用以贊夫綠而服公爵冕唯爵前前其尊

一寸分二冕其分十而爵爵弁弁士則之前爵使弁平爲也士其上說服本爵之色大爲寸爵廣又八冕寸者上之度冕又也按冠弁禮師之冕前低纏其布唯其前

注士爵其弁布制三亦十大弁同凡也冕以異木氏爲長尺寸上冕上制之度三冕十也作弁弁布制三冕服爵弁服之冕服長尺大文寸弁廣木八作寸元冕及像形三冕十升元服

又爵文名說弁如兩手大柑宗合伯也冕弁爵凡制言與士冕者制禁異周與天皮子弁諸之侯制士同倒接皆說爵文

弁助之祭字也林說章衣栗裳皮者也韠鄭當注作韍乾韍鑑冕皮服云韍古之者秩田其獵食而服之因衣其皮以

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也制學記引五經要義云布者蔽所制也大古之時未有

[illegible]

不特言夫委氏禮圖引張鎰圖云諸侯朝服之元冠士之元端之元冠諸侯之冠弁此三冠與周天子委貌形制相同也冠禮記委

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注委貌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委貌亦畢言委貌記言委武元端左傳言委平仲端委

立于虎門皆元冠服也公西華言端章甫端言端委也以委說章甫同也特牲饋食禮風異主人服如初注主人服如初則其餘有

不元端者記云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元冠端是元端以祭其祖禰也王制疏云若其自祭則皆降稱士則元端大夫則

朝服故儀禮特牲士祭元端少牢上大夫祭朝服按士祭筮日筮戶視擯主人及子孫兄弟有司徹執事及賓尸賓賓尸及賓主人

及祝佐食皆元端也士齊祭亦服元端周禮士之齊服有元端是也金氏榜禮箋云周官司服其齊服有元端素端文承公侯伯子

男及孤卿大夫士不辜主於士齋齊祭事近故也故玉藻元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元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諸侯與士皆服元

冠齊是自謂侯遂子士一也有不腆先君之器【注】器謂上所執簞壺【疏】注謂上至簞壺○上文高子執簞食國子執壺漿是也未之敢用敢以請【注】請行禮【疏】注請行禮○下傳云敢辱大禮敢辭故知此請爲請行禮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注】不敢當大禮故敢辭【疏】校勘記出敢辱大禮敢辭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亦上有不字者若有不字則辭下當按當作敢上亦一本有不字者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注】以我守宗廟在魯時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注】已有時未能以事人今已無有義不可以受人之賜【疏】舊疏云未之能以服者謂未能服之以事人矣下文未之能以出亦然○注今己無有○舊疏云今己無有者謂己身之己己之解已爲已然之已也按音記是通義云言奉廟在魯弟能顧先祖之器服弗能守何顧以受賜按孔氏廣森云敢固辭者禮記音注云固之言如故也言如故者重辭也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注】欲令受之故從謙言從者【疏】禮記鄉飲酒義云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故古人揖讓辭受皆以三爲數汪氏中釋三九云一奇二偶不可以爲數二乘一則爲三故三者數之成也是也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注】行禮賓主當各有所稱時齊侯以諸侯遇禮接昭公昭公自謙失國不敢以故稱自稱故執謙問之【疏】禮記檀弓云問喪於夫子乎注喪謂失位也魯昭公稱於齊侯曰喪人其何稱正義云引公羊傳失位者稱喪按禮號檀弓使人弔公子重耳曰喪亦不可久也注喪謂亡失位同故重耳亦稱喪人○注行禮至所稱○禮記喪記云爲辭不相見也無禮不相親也故賓主當各有所稱○注時齊至問之○校勘記出昭公自謙失國云鄂本謙作謙此誤按紹熙本亦作謙齊侯以遇禮見昭公事見下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注】猶曰誰爲君者而言無所稱乎昭公非君乎【疏】經傳釋詞孰猶何也言何君而無辭也論語八佾云孰不可忍也○楚辭九章孰兩東門之可蕪字並與何同義○注猶曰至君乎○爾雅釋詁云孰誰也猶曰誰有鮮謂者而無解也國語越語上云孰是吾君也而可無死乎章注孰誰也有思惠如是君者何氣與此同昭公於是噭然而哭【注】噭然哭聲貌感景公言而自傷【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說文無高聲也一曰大呼也从口叫聲春秋公羊傳曰昭公噭然而哭噭叫聲相近許以叫爲噭大呼噭之何注云噭然哭聲貌益切也○注噭然至自傷○說文口部噭吼也一曰噭呼也云呼當作噭噭號也曲禮毋噭應鄭曰噭號呼之聲也呼亦當作噭係寄通用耳公羊傳昭公於是噭然而哭注哭聲見釋文皆古呼反按方言平原謂嘯極無聲謂之號噫嘑謂之噭號廣雅釋言

噭咷也太元曰嘑噭聲數叫不噭之注叫是不正之叫也漢書韓延壽傳噭咷嗷歌注服虔曰噭音叫呼之叫是噭叫通噭爲嘷號故何以爲哭

聲經傳凡言然者皆狀詞故何氏以爲哭聲號也諸大夫皆哭〔注〕諸大夫從昭公者既

哭以人爲菑〔注〕菑周埒垣也所以分別內外衛威儀今大學辟雍

作側字〔疏〕唐石經諸本同○注菑周至威儀○疏云鄭言周匝爲埒輪按禮記檀弓四者皆周注周帀也小爾雅廣言

周帀也說文土部埒庳垣也爾雅釋丘水潦所還埒丘郭注謂丘邊有界埒水繞環之釋名釋宮室云垣援也人所依阻以爲垣墻

也襄三十一年左傳子產盡壞其館之垣皆謂匝繞之籬也風禮考工記注泰山平原所樹立物曰菑詩疏引李巡爾雅注以書死

書生曰菑漢書溝洫志穡子歌隨林竹令健石菑注石菑謂重石立之也菑凡立物皆謂之菑立人以當埒垣故亦謂之菑周禮革

會云無宮則共人門注謂王行有所遷過若住遊觀陳列周衛則立是大之人以衰門此鄭是也說文艸部菑下殺注云考諸經傳

凡入之深而植立者皆曰菑如考工記輪人菑讀建輻弓人菑讀以歸副析公羊傳以人爲菑漢書鍵石菑鄭仲師云泰山平原所

樹立物爲菑擊如載博立集纂六爲菑其他若毛傳木立死曰菑漢書傳刃公之聽中爲載東分別部居不雜廁漢大學石經以人

爲側皆此字之引申說借按此傳菑書作菑紹本作菑是也史記河渠書注引漢昭云木立死曰菑考工記輪人注書紹輻入穀

書使漢書楊賜傳菑插也漢書張安世傳注同又勘志注菑亦中耳義與傳同皆樹立爲義○注今大至側字○校記云此卸

東漢熹平立石大學之公羊傳也註氏中經熹知新記云此卸石經與漢則漢經其文字固不必盡依石經夾洪氏隸續書錄

云考工記輪人注鄭司農云菑讀如雜廁之廁漢書發耳傳高等遜工人柏人要之量則側鄭字則側皆則輿與古音皆在

之部故通以幦爲席〔注〕幦車覆笭〔疏〕注幦車覆笭○舊疏云笭鄭式也但車式以笭爲之有豎者有橫者

故考工記注云樹式之植者橫者也禮君羔幦虎犆大夫士鹿幦豹考是也孔氏音義云幦與詩遂機禮然模紆模字擊誤並同說

幦覆笭也篆幦也段注云既夕禮玉藻少儀鄭注公羊何注皆曰文巾部幦按車覆笭與車笭是兩事車笭者周禮之幭毛詩幦雅

之鄭說文之鏈鄭曰車旁禦風塵者幭覆笭者禮經周遵身公羊故之幦大雅曲禮之幭今周禮之幦幭也車上者也周禮以竹傳

楔从竹覆笭不用竹用皮巾車曰王之賁與犬楔虎鹿皆模軒字各用其皮也大雅之幭機虎皮也與玉藻之兼幦鹿幦然侯

禮也然則古禮也曲禮用幭鄭士以禮之緣幦之本義士經大夫士之車覆笭也禮以素幦布者許以布白犬幦大夫士之凶

與此可用用爲以車代覆席笭明之亦字皮也按也以幦爲几〔注〕說此文篆革部鞸鞸部馬鞍也鞍馬具也左傳具趙鞍

以拊爲辭馬貝者爲二矣然桶常其于兒山與叔圍父軌左曰師被展駁將之以爲公千乘乘馬用而鞍歸爲三車代其時始非於

三鄭代文時亦與作校以勘肇記園云鑒唐毛石本經作鄭鞍本非同以遇禮相見〔注〕以諸侯出相

遇之禮相見〔疏〕注以諸至相見○惠氏士奇春秋說云遇者其禮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邵地曰會沿注曰盟皆

亡公作舉側略謂言周遇埒禮垣曰所以以人分爲內菑外以衛帶威爲儀席古以穀梁鞍爲几未以聞遇有禮相相見

之會周爲之埒故皆布席于設山几廣軌禮曰易略故以人千乘鞍帶代覆之曲笭盟有禮周爲埒垣布席設几過禮易曰略故以爲人及乘帶者代之曲

取禮易注略云也夏覲宗依禮存春朝冬宗遇過依禮秋亡春按秋此時遇齊與侯周唁禮魯之昭遇公不以同遇周禮禮相大見

曰宗同伯鄭云注春此見六曰禮朝者夏以見諸曰侯宗見秋王見爲曰文覲大冬服見之曰內遇四時方見以曰時會分殷來見

天或子朝當春依或而宋立朝諸或侯覲北秋面或而遇見冬天名子殊曰禮觀異天其子禮當之宁異而者立則諸曲公禮東云

文面也諸秋侯見西曰面觀曰一覲朝一受受之依注於王廟殺春氣見質曰也朝朝受受擊位於於廟內受朝享而於序朝生

依者秋位是於皆廟諸門侯外朝而天序子入之王禮南此面則立曲於禮依所宁云而諸受侯未夏見宗期依相春見冬曰遇

近過者書爲也主職四者年爲注賓古有者先君有以遇禮相爲接朝所天以子崇若禮朝讓僭絕卒慢易相也過與于周塗

禮得行冬朝過會之常爲禮諸故侯假常遇禮禮不以同相昭見公也失鄭國氏齊引侯以卒唁觀冬於遇外禮不

其禮與其辭足觀矣〔注〕言昭公素能若此禍不至是主書者喜爲孔子曰

大國所宜地者爾錄公明臣子皆憂納公也〔疏〕禮義乃云其言辭是則禮有也

足致有觀此矣也昭按公此不本知左禮傳之本是儀而也威非儀文也辭是義爲以故○不注能言以昭禮至至爲國

是未失○國何時意不言能此如時是昭也公論與語晉里侯仁謂爲能禮以讓禮之讓與爲國乎何有不能

以云禮侯讓使爲荀國如唁禮公何于乾此侯意主也○者注蓋主書與此至同所○唁注○地下者三至十公一年也

○公不與上書其地于者楊正州以公居于運云與下在二國同九故年云齊此侯使下高云張三來十唁

一年乾侯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與此同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疏〕包氏慎言云十月無戊辰十一月之四日爲戊辰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疏〕包氏慎言云十一月無己亥十二月之十六日如左氏則己亥十月十

十二月皆不誤惟八月誤作九月依公穀十一月之戊辰當爲戊戌十一月己亥當爲己巳

曲棘者何宋之邑也〔疏〕大事表云在今開封杞縣境水經注睢水又東逕外黃縣故城南又東逕外黃縣故城南陳留風

俗傳曰縣南有渠水於春秋爲宋之曲棘里故宋之別都矣春秋時宋元公卒于曲棘是也杜云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宋地

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注〕時宋公聞昭公見逐欲

憂納之至曲棘而卒故恩錄之〔疏〕注時宋至錄之○穀梁傳曰邡公也邡公也注云邡謀也謀納公

公所以卒於曲棘者欲納公於魯宋元公曰將不爲君者也左傳云子猶在晉私于晉君住

非不能納之則昭公事然也據有錄異之爲宋元公二十年爲魯君公如晉卒于曲棘注是宋

秋託王于魯因以見王法明諸侯有能從王者征伐不義克勝

有功當褒之此以諸侯能爲王者憂勤王而卒亦宜恩錄之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運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爲公取之也〔注〕爲公取運以居公善其憂

內故書不舉伐者以言語從季氏取之月者為魯錄齊侯■穀梁傳內不言取以其為公取之故易言之也書疏云襄元年傳云魚石走之楚楚為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而經不書楚取彭城是也〇注為楚公至故書〇杜云取鄆以居公善其為內與宋元公卒書地為居錄義同〇注不舉至取之〇左傳齊侯圍鄆杜云欲取以居公不書圍鄆人自服不成圍據彼疏云以傳云書取言易也故賈為此解杜從之也是本賈氏與此云以言語取之季氏義近舊疏云正以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舉伐言取故訣之〇注月者為錄齊侯〇舊疏云正以哀八年夏齊人取讙及闡外取邑而書時今此書月正以其為內辭錄齊侯矣通義云孫覺曰春秋取田邑皆貶之曰人歸其擅取也惟齊景為昭公取運以其取不為己得時書其辭

公羊義疏六十六

公羊義疏六十七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昭二十六年盡三十二年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運注月者閔公失國居運致者明臣子當憂納公不當使居運後不復月者始錄可知疏穀梁傳曰公次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也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注據公但至陽州未至齊又云齊侯唁公于野井以親見齊侯爲虛故可言至自齊接杜云陽州齊魯境上邑又云濟南祝丘縣東有野井事明野井已入齊境史記注引賈逵曰鄆魯邑既反魯地自不得不書至自齊矣○注月者至居運○舊疏云正以凡致例時故也○注致者至居運○舊疏云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之下注云不致者爲下去王遠足起無王未足見無王罪之深據故復奪臣子辭成誅文也然則昭公失所爲臣所懸而致之者正以罪輕於桓公明其臣子當憂納公故也穀梁傳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齊道義不外公也范云至自齊者臣子喜其君父得反致宗廟之辭關今君雖在外猶以在國之禮錄之是常君之遺亦實臣子當憂納公之義故特書居于運明未得國對范云若但言公至自齊而不言居于鄆則嫌公得歸國欲明公實在外是也○注使不至可知○鄆下秋公至自會二十七年冬公至自齊居于運等不自從可知也

夏公圍成注書者惡公失國幸而得運不修文德以來之復擾其民圍成不從叛書者本與國俱叛故不得復以叛爲重不從定公又以親圍下邑爲譏者昭無臣子又非如定公當致也疏校勘記云成公羊作鄖今本及石經皆作成○注書者至圍成○論語季氏篇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故實公不當擾民圍成也○注可從至爲重○舊疏云成三年叔孫僑如率師圍棘傳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注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爲內諱故書圍以起之然則今此圍成是圍叛之文而知恐公書之者正以本與國俱叛理宜不復以叛爲重故也通義云從內邑不稱例書者凡黨於季氏皆叛邑也則卽舊疏所不取一說也穀梁云弗圍不言圍所以言圍者大公也亦何氏所不取○注不從至致也○校勘記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鄖本又作入則上屬言昭無臣子納公也按作又是也言昭已失國無臣子又若如定公則當致故也定十二年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注自又致者天子不親征下土諸侯不親征叛邑公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爲家甚危著從他國來故危餘之是也然則注言昭無臣子者正解不以親圍下邑爲譏之故以本非其邑也若是譏其親圍下邑則當書公至自圍成今不然故知非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婁子杞伯盟于剸陵注不月者時諸侯相與約欲納公故內喜爲大信辭疏校勘記云鄟本閩監毛本同唐石經蜀大字本剸作鄟釋文鄟陵音專本又作專杜云鄟陵地闕齊氏召南考證云呂祖謙春秋集解不云公羊作剸陵最此經亦惠作鄟陵也按紹熙本亦作鄟○注不月至信辭○公羊之例大信時小信月不信日此時故解之舊疏云剸陵之會無相犯復無大信止合書月而書時者正以納欲納公故爲大信辭矣左傳云會于鄟陵謀納公也

公至自會居于運注致會者責臣子明公已得意于諸侯不憂助納之而使居于運疏注致會至于運○莊六年注云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公爲諸侯所謀故書至作得意文也書居于運蓋亦閔公失國居運因以責臣子不憂納公也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疏包氏愼言云九月有庚申月之十一日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成周者何東周也注是時王猛自號爲西周天下因謂成周爲東周疏注是時至東周○上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傳王城者何西周也注時居王城邑自號西周王是也蓋自王猛以王城爲西周子朝因之天下因謂成周爲東周也

其言入何注據入者篡辭疏注據入者篡辭○莊六年衛侯朔入于衛九年齊小白入于齊之屬是也彼傳云其言入何篡辭也是也

不嫌也注上言天王者有天子已明不嫌爲篡王言入者起其難也不言京師者起正居在成周實外之月者爲天下喜錄王者反正位疏注上言至爲篡○校勘記云鄟本者作著此誤按紹熙本亦作著上二十三年云天王居于狄泉傳此未三年其稱天王者何著有天子是也此注本上傳爲說故云不嫌爲篡○注王言至難也○隱八年我入邴傳其言入何難也莊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傳其言入何難也是則篡國言人重難亦言入不嫌同辭也○注不言至外之○校勘記出起正居在成周云爲大字本閩監毛本同誤也鄟本正作王當據正此本疏云起成周爲王居閩監毛本亦誤爲正居按紹熙本亦作王居桓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傳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是京師乃王居所在宜書入于京師矣舊疏云今言天王入于成周不言入京師者正欲起其正居在成周故也所以能起之者既爲天王所入正居明矣又云言實外之者正以天子之重海內牆從宜觀九族以自衛守而辟應擊柝慶于外經歷數年方歸舊守是以不言京師終實外天子也蓋不言京師兼二義矣通義云稱成周不稱京師者起散王新居東周非故京師矣按詩王風譜云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又小雅車攻序云復會諸侯於東都皆王城也是景王以前之京師也漢書地理志初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千里來周在鎬京王城郟洛邑也書洛誥所謂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是也故詩譜又云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經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按此洛誥所云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地理志河南郡有洛陽縣周公遷殷頑民是爲成周是也此敬王以後之京師也漢之雒城河南皆在今河南府洛陽縣境何氏云實外之蓋實敬王雖不朝奔楚使不反王城正居故下三十二年城成周亦不言

京師也且書成周又見新周使若國文亦外之之義○注月者至正位○舊疏云正以此上二十二年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不書月今此月者爲天下喜餘王者反正位故也通義云敬王亦劉單所奉而居于皇言以居于狄泉不言以王猛入于王城言以天王入于成周不言以一正一不正較然可知矣又與下經以王子朝比觀之言以者不正益可知矣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注立王子朝獨舉尹氏出奔并舉召伯毛伯者明本在尹氏當先誅渠帥後治其黨猶楚嬰齊疏舊疏云穀梁與此同左氏召伯作召氏按杜氏左傳本亦作召伯杜云召伯奔非一人當言召氏經誤也尹召奔非一人故言氏使董據傳文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故也按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傳三年譏世卿書尹氏卒此書使相起當止尹氏書氏也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漢書五行志子最楚之出也故奔楚○注立王至其黨○解上二十三年書尹氏立王子朝是也校勘記出當先誅渠帥云鄂本同閩監毛本帥作率按釋文作渠之云或作帥舊疏云渠之賊首者名渠帥包氏愼言云此明首從之別也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晉郤克納捷菑于邾婁釋人彼弗克納猶貶況以內臣而擅專置乎唐韓詩義諸共犯罪者以遺意爲首隨從者誠一等明尹氏遺意召伯毛伯爲從也○注猶楚嬰齊○成二年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以下盟于蜀注上會不序諸侯大夫者嬰齊楚專政驕蹇匿也數道其君率諸侯使中國故獨先舉于上乃貶之明本在嬰齊當先誅其本乃及其末是也此於上經治尹氏此始及召伯毛伯故云猶楚嬰齊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運疏穀梁傳公在外也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注不書闔廬弒其君者爲季子諱明季子不忍父子兄弟自相殺讓國闔廬欲其享之故爲沒其罪也不舉專諸弒者起闔廬當國賤者不得貶無所明文方見爲季子諱本不出賊以明闔廬罪雖可貶猶不舉月者非失衆見弒故不略之疏注不書至弒也○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傳云闔廬曰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左傳公子光曰此時也不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光伏甲於窟室而享王鱄設置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鈹交于胷遂弒王吳世家光伏甲士於窟室中而王僚飲公子光佯爲足疾入于窟室使專諸置匕首於魚炙之中以進食手匕首刺王僚鈹交于胷遂弒王僚公子光竟代立爲王是爲吳王闔廬是闔廬弒君事也此不書吳闔廬弒其君故解之謂爲季子諱也云季子不忍父子兄弟自相殺讓國闔廬者襄二十九年傳又云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弒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時也去之延陵是其事也春秋綿季子曰彼殺闔廬弒君罪以遂實者之恥也○注不舉至明文○校勘記云文閩監毛本同誤以也鄂本文作又當據正按紀聞本亦作又當屬下讀於當證云俟會書見正傳釋人文無所明故也則疏本作文屬上讀也何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注督不氏者起馮當國則彼書爲大夫得貶去氏起馮當國此事諸隨若舉事諸弒只合稱人不見貶文無以起闔廬當國也故曰文無所明也故並沒之○注方見至不舉○校勘記出以明闔廬弒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明作除當據正解云今此月者直是本不出賊以除闔廬罪可除本是除字接超熙本亦作除書疏本殊作文屬上讀然作又爲是明不舉事諸弒有二義也一則不足起闔廬當國一則見欲盈爲季子諱也○注月者至略之○文十八年冬言弒其君庶其傳稱國以弒何稱國以弒者衆弒君之辭注一人弒君國中人人盡喜故舉國以明失衆書叠絕又定十三年冬薛弒其君比衆上冬文亦不月故知例皆時略之以明其失衆此書月故與彼殊疏云直是本不出賊以除闔廬罪是以稱國非失衆見弒之例故不略之解爲本不云不日者卒本不日繁露玉英云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自即之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

楚殺其大夫郤宛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婁人滕人會于扈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婁快來奔疏釋文邾婁快本亦作喻唐石經諸本亦作快

邾婁快者何邾婁之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注說與鼻我同義疏注說與鼻我同義○襄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是也彼傳云邾婁鼻我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注以奔無他義知以治近升平書也所傳聞世著見治始起外諸夏錄大略小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所聞之世內諸夏而外夷狄書外離會小國有大夫治之也見於邾婁者自近始也獨錄一國者時亂實未有大夫治亂不失其實故取是貶法而已則邾婁快書亦以奔無他義知以治近太平書也書疏云見於邾婁者以其近書故也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運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注月者爲下出也疏注月者爲下出也○舊疏云正以上十八年三月曹伯須卒秋葬曹平公二十七年冬十月曹伯午卒則曹於所見之世止自卒月葬時故知此月宜其爲下事出夫

公如晉次于乾侯注乾侯晉地名月者閔公內爲強臣所逐外如晉不見荅次于乾侯不譏者爲危不暇殺取使不月者無嫌可知疏注乾侯晉地○杜云乾侯在魏郡斥邱縣晉竟內邑大事表云乾侯地有斥鹵故曰斥丘今直隸廣平府成安縣東南有斥邱古城水經注漳水篇又北逕斥邱縣西南有斥邱故城以氏縣鄴故乾侯也晉秋公如晉次于乾侯是也一統志斥邱故城在廣平府成安縣南春秋時乾侯邑○注月者至見荅○左傳公在外也左傳使請逆于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介辱在寡人而歸於所歸其亦使逆者使公復于竟而使逆之杜云言公不能用子家所以見辱是如晉不見荅也○注大于至

殺恥○正以上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傳不敢進也注時聞晉欲執之不敢往故諱使若河水有難而反又二十三年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傳殺恥也注因有疾以殺恥晉之恥此不見答宜書次于乾侯者閔公憂危甚臣子念宜憂納之不聊殺恥也○注使不至可知○即下二十九年春公如晉次于乾侯不復書月從可知也

夏四月丙戌鄭伯甯卒[redacted]包氏慎言云正月三十日辛未冬至宜壬申然正月無中氣退閏于前年十二月則壬冬至在正月朔日而四月不得有丙戌故經冬至于正月晦日四月經有丙戌月之十六日甯左氏穀梁作寧古音義通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甯卒[redacted]包氏慎言云七月有癸巳月之十五日左氏穀梁甯作寧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運[redacted]不致以晉者不見答于晉未至晉[redacted]注不致至至晉○正以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二十六年書公至自齊公雖不至齊都已入齊竟得與齊侯相見故書公至自齊往年公如晉次于乾侯雖入晉竟未得與晉君相見又不見容故直書公至自乾侯故春秋與齊侯書晉錄之也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redacted]言來者居運從國內辭書者如晉不見答書見唁也不月者閔時也[redacted]注言來至內辭○舊疏云正以下三十一年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不言來故也凡春秋言來者皆從內為主義穀梁傳唁公不得入于魯也○注往書者至唁也○上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往主書者喜錄大國所唁此與彼同穀○注不月者例時也○舊疏正以經不月故知例然則知下文荀躒唁公之使雖在日月之下不蒙日月可知然則上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亦不蒙上日月可知

公如晉次于乾侯[redacted]杜云復不見受往乾侯

夏四月庚子叔倪卒[redacted]包氏慎言云四月有庚子月之大日左傳倪作詣周氏廣業孟子時地考云以子叔詣歸名莫知其何人惟左傳昭二十九年注叔詣卒公羊穀梁作叔倪釋文倪有五計五令二音五令頗與嚴音相近惠卿其人與子叔數子之孫嘗欲納昭公故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疾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以此推之龍斷之說哀出於愛惜之口與

秋七月

冬十月運潰

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redacted]據國曰潰邑曰叛[redacted]注據國至曰叛○傳四年蔡潰文三年沈潰是國曰潰也襄二十六年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定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之邑是邑曰叛也郛之也[redacted]郛郛[redacted]注郛郛○舊疏云郛之猶云國之古今異語也兪氏樾公羊平議云郛不訓國疏謂郛之猶曰國之失何氏之旨矣何氏訓郛爲郛郛大也玉篇邑郛曰郛大也郛為大故郛亦為大郭學紀引風俗通義云郛亦謂之郛郛者亦大也是其義也郛之猶曰大之邑不言潰而此言潰乃發而大之之意所以發而大之者正以君存乎當古人之文亦寓傳謂用之字而代以它字文八年左傳曰珍之也杜云珍黄也此疏不曰大之而曰郛之猶使傳不言潰之而曰珍之矣莊子秋水為曰埒大之殿也埒郛郭之異文也曷為郛之[redacted]據成三年[illegible]叛不言潰也[redacted]注據成至潰也○即使經云叔孫舍如歸師國諱傳綽者何故歸之不服邑也其言國之何不歸也注不歸者叛也是也君存焉爾[redacted]昭公居之故從國言潰明罪在公也不言國之言郛之者公失國也不諱者責臣子當憂而納之羞恥不如救危也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其本乃由于國成失大得小而不能節用[redacted]注昭公至公也○傳四年蔡潰注云重出蔡者使爲加蔡皐潰爲惡蔡錄錄各異也叔十四年蔡侯肸卒注不書薛潰書絕也則潰有罪辭此公所居故從國書之明昭公書絕也○注不言至國也○舊疏云正以桓七年春焚咸丘傳云咸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以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傳云於餘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國之也然則彼二文皆言國之今言郛之者正以昭公居國之故得國外土地而已其國內宗廟非公之有故傳言郛之不言國之耳通義云運非都故不曰國之而曰郛之按何意咸丘於餘丘皆以君存故比邑於國猶言國郛也此昭公已無國無所比擬故變國言郛也○注不諱至危也○與二十八年書公如晉次于乾侯同義○注孔子至節用○論語季氏篇文孔曰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致理之不均平憂不能安民耳引以離昭公不能安民也國成則上二十六年公國成是也後注云愚公失國辛而得運不猶文傳以來之復擾其民國成又穀梁傳曰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暴矣亦鐵公也昭公出奔民如歸重負是也通義引趙汸曰公如晉次于乾侯而運潰者季氏將逐人春使逃散則公不得復居魯地乃大夫據國叛君之事故特書之此本杜氏說不足引說公羊以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redacted]月者閔公運潰無尺土之居遠在乾侯故以存君書明臣子當憂納之[redacted]注月者至着書○解書正月疑也襄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傳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注正月歲終而復始臣子喜其君父與歲終而復始執贄以存之故言在此昭公運潰失居遠在乾侯故書在以存之也通義劉敞曰公在外久矣爲於此乎存公公居于運有春也在乾侯無春也公羈無春不可無公也穀梁傳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注中國畿國中也毫諸公在春五年每年正月不書公在運者猶魯四封之內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運潰寄寓乾侯非其本國故儀曾必書君所在者書之國中雖不存公春秋之義自存公也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此年方書公在者閔公之羞深也前此猶冀其反國至是齊晉暫視其發寓公之禮屈辱已甚無可幾當故此復辟其所在寓氏土者春秋說云公之去國為旅人其情見于旅之上九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公之居於鄆猶為之處乎巢鄆讀者巢焚之象先笑後號咷者言將死於乾侯也中國諸侯莫肯納公國中臣子莫肯存公則天下無邦交而君臣之道絕矣故春秋於正月必言公在

以存之此聖人之情也齊氏召南考證云前此居鄆不書在鄆魯邑也居鄆猶居魯也乾侯則晉邑非魯地矣是以每歲書之鄆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書庚辰月之二十三日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注】至此乃月者所見世始錄夷狄滅小國也不從上州來巢見義者固有出奔可責【疏】左氏穀梁禹作羽左氏傳作禹伍本左氏經亦作禹從傳文也水經注濟水篇又東南過徐縣北地理志曰臨淮郡春秋吳滅徐徐子奔楚楚救徐弗及遂城夷以居之按此與巢州來鍾離皆相近故吳得吞食也○注至此至國也○止以滅例月故也傳二十六年秋楚人滅隗注不月者略夷狄滅小國也此所見世故月之○注不從至可責○校勘記出固有出奔可責云宋本閩監本同毛本固作因誤吳滅州來見上十三年吳滅巢見上二十四年舊疏云州來與巢皆書所見世而不書月以見之至此乃月者正以既滅其國復奔其君因當書異書月之以并於二國之下書月也上經與不書月明其譏問何氏以於二國之下不於月上者略兩夷是也通義云吳滅國至此乃月并所見之世錄始小國書章禹不死位也按滅例月故然解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隱如會晉荀櫟于適歷【注】時晉侯使荀櫟責季氏不納昭公爲此會也季氏負捶謝過欲納昭公昭公創惡季氏不敢入公出奔在外無君命所以書會以殊外言來者從王魯錄諱文取邑卒大夫者盈孫文【疏】杜云適歷晉地左氏荀櫟作荀躒昭五年左傳韓躒釋文作轢又昭九年左傳使荀躒佐下軍釋文躒本又作櫟十五年左傳晉荀躒如周釋文作櫟云本或作是櫟躒同也國語晉語知宣子將以瑤爲後注知宣子晉卿荀躒櫟之子甲也此釋文云櫟本又作躒又作櫟○注時晉至會也○左傳晉侯將以師納公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是其事也○注季氏至敢入○舊疏云有說文彼注云負捶者聽刑之禮也也釋文捶作箠云本又作捶校勘記云閩監毛本捶作捶按十行本同此本疏標起訖亦作箠又作捶釋文校勘記云閩監本毛本改捶作捶按十行本注作捶閩監毛本注皆作捶所載釋文各如其本是从木書後人所改定八年爲捶皆本皆从手可釋公羊問答云閩捶何物曰說文以杖捶也前漢書路溫舒傳捶楚之下何求不得故疏以爲箠捶鞭刑之體也按廣雅釋詁捶擊也荀子正論捶笞臏腳注捶杖擊也淮南道應訓捶鉤者年八十矣注捶鍛也云鍛捶也箠捶本捶物之名故从手因謂所擊之物爲捶莊子天下云一尺之捶釋文引司馬注云捶杖也杜子至樂云撤以馬捶文還注引李觀音義捶捶口鍛以灼火也皆以捶爲物名因通謂之箠文選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云被箠楚受辱注同以之答人也謂之箠經音楚又云引箠迺皆杖木之名漢書司馬遷傳注箠以杖也是也問華嚴經音義注引聲類捶从竹廣雅釋器箠策也漢書韓延壽傳民無箠楚之憂注箠杖也說文捶箠並收捶箠以杖擊爲捶既爲刑具當作捶也故

後漢書杜篤傳捶鞭氏焚注捶擊也亦作捶箠跣又云昭公創惡季氏不敢入左傳亦有其文按左傳云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是其事也○注公出至魯錄○校勘記出以殊外言來者云鄂本以作而按昭熙本亦作而舊疏云春秋之義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明其非君命不錄之也今昭公不在所以書季孫隱如會晉荀櫟于適歷又書黑弓以濫來奔之文又以殊外者從王魯錄文故得然不爲嫌時有君命也按春秋於每年書公在乾侯鄆所以存君明書人不君之春秋君之也所以正君臣之義也○注諱至孫文○下三十二年傳閑者何邾婁之邑也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與取濫爲亟是諱惡取邑也上二十五年叔孫舍卒二十九年叔倪卒皆在公孫于實後是卒大夫也卒大夫所以待君命者君許之無罪始得以正終也猶今云任內處分盈與闕復也皆欲盈足諱奔言孫之義故云盈孫文穀梁云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是孫爲諱辭傳注不言從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可知也舊疏云春秋之義爲君父諱惡春秋之義待君命然後卒大夫今君不在國而書大夫之卒故須解之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注】始卒便名日書葬者薛比滕最小迫後定哀皆當略【疏】包氏慎言云四月有丁巳月之四日○注始卒至當略○舊疏云春秋之義小國始卒名日及葬未能悉具會二見之後方始能備卽宣九年秋八月滕子卒成十六年夏四月辛未滕子卒昭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泉卒夏五月葬滕成公之徒比於滕爲小國也而今始卒日卽得名葬具書正由於始卒故云是也言薛比滕最小者正以滕子卒於宣公之篇薛今後定哀皆當見略迫此之故是以二注備書矣其定見略者卽定十二年春薛伯定卒彼注云不日月者子無道當廢之而以爲後略至三年失衆見弑危社稷宗廟禍端在定故略之是也其實昭見未者卽哀十年夏薛伯寅卒彼注云卒葬略者與杞伯益姑同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內注不日者行微弱故略之入所見之世實小國始錄內行也杞伯益姑卒小失不行可轄故書於此略實見其義是也通義云入所見世日卒時葬與邾婁同例昭元年六月丁巳邾婁子華卒薛邾婁悼公也然則莊三十一年書薛伯卒不爲始者彼注云卒者與滕俱朝隱卽朝桓公薛偏不朝如去就也是彼書卒非從恆例矣

晉侯使荀櫟唁公于乾侯【疏】穀梁傳唁公不得入於魯也曰既爲君言之矣不可者意如也

秋葬薛獻公

冬黑弓以濫來奔【注】左氏穀梁作黑肱禮大射儀侯道五十弓注今文改弓爲肱唐韻正云弓古音肱弓與繩膺叶見於小戎韔漢書儒林傳子庸授江東軒臂子弓名與字必配弓當肱之陟也此黑弓蓋與厲公黑肱晉侯黑臀相似當作黑肱弓其說借也杜云濫東海昌慮縣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滕縣東南六十里一統志邑慮故城在兗州府滕縣東南六十里邾濫邑續漢郡國志作藍左傳釋音力甘反或亦作藍鄉馬氏宗槤左傳補注章懷後漢書注昌慮故城在徐州縣東南古邾國之濫邑

也
文何以無邾婁【注】據讀言邾婁【疏】注據讀言邾婁〇舊疏云謂當時公羊子口讀邾婁累弓矣通
義云春秋口授恐久而失實故文雖無邾婁師法自達邾婁讀之因以起其義也杜預橫謂是魯史闕文後世有為斷爛朝報之說
以婁春秋者預其屛曾與通濫也【注】通濫為國故使無所繫【疏】通義云通濫義如周書世俘云
通殷會有國之通是也曷為通濫【注】據庶其不通也【疏】注據庶其不通也〇即襄二十一年邾婁
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是也賢者子孫宜有地也【疏】漢書王莽傳春秋善善及子孫賢者之後宜有土地又梅
福傳云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地白虎通封公侯云大夫功成未封而死子得封者善善及子孫也春秋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地
也孟子梁惠王篇仕者世祿注賢者子孫必有土地本此禮記王制云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注選賢置之於位其國
之祿如諸侯不得世有功乃封之使之世也冠禮記曰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正義云得采國為祿而不繼世故云祿下云大夫不
世之爵是也此謂內公卿大夫之子父死之後得食父之故國采邑之地不得繼父為公卿大夫也外諸侯世世象賢傳之謂其國
圻內諸侯則公卿大夫輔佐于王非賢不可故不世此傳云賢者子孫宜有土地明春秋通遣之義則宜等之外諸侯世也
賢者孰謂謂叔術也【注】叔術者邾婁顏公之弟也或曰羣公子【疏】
注叔術至公子〇舊疏云謂弟也或曰羣公子謂庶弟也何賢乎叔術【注】據叔術不書讓國
也【疏】蜀志秦宓傳夫能制禮造樂移風易俗非禮所秩有益於世者乎雖有子孫之累德孔子大齊桓之霸公羊賢叔術之讓
其讓國奈何當邾婁顏之時【注】顏公時也邾婁女有為魯夫人者
則未知其為武公與懿公與【疏】魯世家真公卒子敖立是為武公武公九年春武公與長子括少子
戲西朝周宣王宣王愛戲欲立戲為魯太子樊仲山父諫宣王弗聽卒立戲為魯太子夏武公歸而卒戲立是為懿公謂不知為武公夫
人抑懿公夫人也孝公幼【注】不知孝公者邾婁外孫邪將妾子邪【疏】魯世家懿
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弑懿公而立伯御為君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而問魯公子能道順諸侯者以為魯後樊
穆仲曰魯懿公弟稱乃立稱於夷宮是為孝公列女傳魯孝義保傳初孝公父武公與其二子長子括中子戲朝周宣王立戲為魯
太子武公薨戲立是為懿公孝公時號公子稱最少是孝公幼也通義云孝公懿弟〇注不知至子邪〇爾雅釋親女子子之子為
外孫孝公為顏外孫則嫡出也列女傳有稱為之文或妾子與按顏淫九公子于宮中【注】所與淫
公子凡九人【疏】校勘記云石經鄂本下有公字後漸改刪去故此行九字通義云顏於魯為妻父因得入宮淫女公
子莊元年傳注公子之會則已卑矣注謂女公子也是也周禮大司馬職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故下言天子誅顏立術凡國存君
死曰滅非必滅其國也〇注所與至九人〇舊疏謂顏公一人不應並淫九人故以所言之因以納賊【疏】通義云弑
懿公也列女傳括之子伯御與魯人作亂攻殺懿公而自立此傳上下不見伯御文蓋與史記列女傳異則未知其為

魯公子與邾婁公子與【疏】通義云蓋魯公子伯御舊疏云為內通於魯公子也又云邾婁一國并有九女
於魯宮內者蓋所敢於邾婁相通為九人不必盡是一人妻其說非臧氏之母養公者也【疏】通義云孝公時
御未立懿弑則孝當稱君故以公言之列女傳孝義保者魯孝公稱之保母臧氏之寡也君幼則宜有養者大
夫之妾士之妻【注】禮也【疏】注禮也〇舊疏云內則文實服姓國者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疏
三母之外別有食子者二者之中先取士妻無擇者乃取大夫妾不並取之內則注云士妻大夫之妾謂時自有子疏引皇氏云士
之妻大夫之妾謹錄用一人故桓六年左傳云卜士負之士妻食之不云有大夫妻文略也妻服有乳母即此傳曰何以為也以名
服也荀子禮論云乳母飲食之者而三月彼謂士之子大夫則大夫之子父沒乃為之服諸侯之子蓋無服也內則又云食子者三
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注士妻大夫之妾食國君之子三年出歸其家君有以勞之即此則未知臧氏之母者
曷為者也【疏】舊疏云內則大夫之妾士之妻並陳之備士妻不言乃取大夫之妾亦得事不具矣何者乳食一母何假
二人乎則未知臧氏之母為是大夫之妾為是士之妻故曰曷為者通義云禮曰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謂於二者料取其一
今未知臧氏之母者大夫之妾與士之妻與按魯有大夫臧氏為公子彊後隱公稱彊為叔父則孝公之子與此臧氏自別也養
公者必以其子入養【注】不離人母子因以親公也【疏】列女傳義保與其子俱入
宮養公子稱臧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注】以身死公則
可以其子易公非事夫之義然而於王法當賞以活公為重也【疏】
列女傳伯御求公子稱於宮將殺之義保聞伯御將殺稱乃衣其子以稱之衣臥於稱之處〇注以身至重也疏文闕賊至
湊公寢而弑之【注】弑臧氏子也不知欲弑孝公者納篡邪將利其
國也【疏】通義云時伯御既弑懿公將并除孝公也小爾雅廣詁云湊進也湊即輳之借說文亦云湊進也玉篇湊競進也謂
遂公寢而弑之也史記趙世家藺相如前奏缶亦謂進缶也燕策士爭湊燕史記作趨燕趨同殺〇注弑臧氏子也〇列女傳伯御
殺之義保遂抱稱以出臧氏子稱弑者推伯御意為孝公故也〇注不知至國也〇列女傳云伯御與魯人作亂則將利其國也何
氏依違其辭者以上傳云未知為魯公子與邾婁公子也臣有鮑廣父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趨
而至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疏】列女傳遂稱逃魯大
夫於外聞問稱死乎義保曰不死在此問曰何以得免義保曰以吾子代之義保遂以逃於是負孝公之周訴
天子【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訴作訴閩監毛本改愬按釋文作愬云本亦作訴蓋據此所改列女傳魯大夫皆知稱之在保
於是訴周天子天子為之誅顏而立叔術反孝公于魯【疏】列女傳請周天子殺伯御立稱
是為孝公通義云國語所謂宣王伐魯立孝公者也公羊不出賊主名憲以賊稱顏所納故誅顏為置其不言誅賊以此傳主書邾
婁事故於魯賊從略也顏夫人者嫗盈女也【疏】舊疏云謂此老嫗是盈姓之女說文嫗母也廣雅釋親嫗

謂之妻王氏念孫疏證云妻與嫗不同義並因下文數妻字而誤妻當爲姁說文姁嫗也方言十三嫗色也注嫗煦好色貌俞氏樾
公羊平議云既云夫人不得又謂之嫗疏義非也嫗盈蓋是顏夫人之母以其老故尊之曰嫗耳古婦人或繫於母而稱之襄十九
年左傳齊侯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杜注曰顏鬷皆二姬母姓然則盈亦夫人母姓也按俞說是說文女部嫗母
也是也通義云自是以下并傳所不信聊廣異聞言之國色也■傳十年傳顏姬者國色也注其顏色一國之選其
言曰有能爲我殺殺顏者吾爲其妻■殺顏者能廣父梁買子也
婦人以貞一爲行二云爾非儀也■校勘記出非儀也云閩監毛本無儀字此誤蜀大字本脫也字按
紹熙本亦無儀字叔術爲之殺殺顏者而以爲妻■利其色也有子焉謂
之盱■唐石經諸本同釋文盱許于反本或作䀹一音奇說文繫傳引下文盱有餘作旴有餘旴盻盱音義通方言盱揚雙
也[illegible]燕代朝鮮之閒曰盱或謂之揚郭注盱舉眼也蓋與黑肱黑臂之屬同取身體爲名也通義云嫁叔術所生夏父
者其所爲有於顏者也■爲顏公夫人時所爲顏公生也■注爲顏至
生也○校勘記按下篇顏公三字誤術上當刪正釋文盱及夏父邾顏公之二子按盱與夏父同母異父之昆弟也公羊問答云
盱是叔術所生陸氏之說誤盱幼而皆愛之■叔術嫗盈女皆愛盱食必坐二
子於其側而食之■釋文而食音嗣有珍怪之食■珍怪猶奇異也■注珍
怪猶奇異也○荀子正論云食飲則重太牢而備珍怪期臭味注珍怪奇異之食禮記王制云八十常珍注常食皆珍味也又九十
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食以珍從注天子就而問珍味從之以往致尊養之義也周禮膳夫珍用八物內則有八珍皆謂奇異之
食也盱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猶曰以彼物來置我前人未足
■人夏父自謂也而盱有餘■言盱所得常多叔術覺焉■覺悟
也知小辛食長必辛國易曰君子見幾而作知幾其神乎幾者動
之微吉事之先見■注覺悟至爭國○校勘記云鄂本同閩監毛本小作少按紹熙本亦作小孟子萬章篇使
先知覺後知注覺悟也廣雅釋言覺也說文見部覺寤也莊子齊物云且使大覺而後知此大夢亦謂大悟也白虎通辟雍云
學之爲言覺也悟所不知也○注易曰至先見○易下繫辭文校勘記云鄂本同此本翻刻吉誤爲者閩監毛本承之按紹熙本亦
作吉越絕書敘外傳記蓋謂知其道貴微而絕賤復易曰知幾其神乎曰嘻此賊爾國也夫■唐石經原刻無
此字起而致國于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
曰不可四分之叔術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五分受其一■
通義云所受邾婁是也服氏成長義云邾婁本附庸三十里耳而言五分之爲大邾國也廣森謂建國制云地要取方方三十里者
其積九百畝五分之一猶有百八十里何言大里乎豈不以畝算抑術取一畝之辨之舊說亦云伋乃左氏之傳辭未足奉公羊以術

爲邾婁本大國但春秋之前在名例隱元年何氏有成解按如孔義則叔術所受不止於邾婁其一邑爾哉叔術所都與公扈
子者邾婁之父兄也■當夫子作春秋時於邾婁君爲父兄之行
公扈者氏也■注公扈者氏也○公羊問答云後世有此氏否曰說苑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貴
者驕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鑑而自得者鮮矣春秋國之鑑也又漢書古今人表公扈子列子魯公扈皆其證習乎邾
婁之故■故事也道所以言也■注故事至言也○襄二十六年左傳聞晉故焉杜云故事也周
禮占人職以八卦占筮之八故注八故謂八事也通義云能知邾婁之故事者也以上或說失實故引其言以證之事皆通疏云遺所以書
也謂遺下傳所言矣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惡有猶何有甯
有此之類也言賢者甯有反妻嫂殺殺顏者之行乎■注惡有至類也○高
注呂覽本生篇云惡安也安有何義故惡有卽何有○注言賢至行乎○通義云豈有以人國之賢者而所行若此乎是叔術妻嫂
事公羊固依違其說也誅顏之時天子死■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惠棟云謂誅顏天子死也作一句讀
按時字疑衍通義云時天子猶言時君也叔術起而致國于夏父■言叔術本欲讓追
有誅顏天子在喪故天子死則讓無妻嫂惑兒孝食之事■注無妻至
之事○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惑作感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感當此之時邾婁人常被兵
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猶曰何故死者吾天子逮生時命而立
夏父乎此天子死則讓之效也夫子本所以知上傳賢者惡少功
大也猶律一人有數罪以重者論之春秋誠不言入是也按叔術
妻嫂雖有過惡當絕身無死刑當以殺殺顏者爲重宋繆公以反
國與夷除篡弒君之罪死乃反國不如生讓之大也馮殺與夷
亦不輕於殺殺顏者此其罪不足而功有餘故得爲賢傳復記公
扈子言者欲明夫子本以上傳通之故公扈子有是言■注猶曰至父乎
○通義云死我如麗死我君之死按誅君之子不立顏爲天子所誅其子夏父不得立故常加兵于邾婁也○注此天至效也○正
以邾婁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足爲天子死則讓之驗也○注夫子至是也○舊疏云上傳謂五分之然後受之以上矣唐律
疏義名例云諸二罪以上俱發以重者論等者從一若一罪先發已經論決餘罪後發其輕若等勿論重者更論之通計前罪以充
後數所謂以重者論之也滅不言入見莊十年傳云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校勘記云鄂本知作
如此誤監本夫誤天按紹熙本亦作如天作夫不誤○注按叔至爲重○舊疏云但當絕其身不合殺之故曰無死刑然則外內
亂爲獸行則誅之者謂姑妹之徒今一則非父子聚麀二則嫂非姑姊妹故也當以殺殺顏者爲重者謂犯王命殺魯賢臣故以爲

重○注宋繆至為貴○書疏云宋繆公反國之事在隱三年使傳文與矣其除馮弒君之罪者卽桓三年宋督弒其君與夷注督不氏者起馮當國不舉為弒為重者繆公讓子而反國得正故為之諱是也云死乃反國不如生讓之大者言繆公死乃反國非其全讓之意不如叔術生讓其功大矣云罪不足者謂犯王命殺魯大夫豈如宋馮弒君乎故以為罪少于馮矣其罪既少其功有餘故得賢之按叔術之罪在犯王命故何氏以與為弒君相埒然究不如弒君重且有讓國之美也○注傳復至是言○解詁蓋云春秋之義事在隱元年前者罪不追治功必追錄所謂惡惡短善善長也叔術之事傳多存疑詞宋乃以公惡子之言為斷意以致國夏父雖以家事干王事而意合於讓夫子追進之以教末世乎讓之稱若宋馮之不書篡而書葬為盜諱文以明儀實之辟然督當國則已有所見矣猶必曰以成宋亂取郜大鼎于宋此與宣公弒子赤立賂齊以濟西田而書卽位者法無異也若篡弒之罪可除孰不可除乎此非制作意矣公惡子有見夫子通濫之意而為言亦非包氏慎言云世本言邾顏居邾肥徙郳杜世族譜言夷父顏有功于周其子友別為附庸居郳則顏非見誅於周者也公羊說顏淫魯宮中而納賊臧氏母以子易公而逸賊婁而弒臧氏子而疑其辭曰郳顏時郳婁女有為魯夫人者則未知為武公與為懿公與又言孝公幼據史記魯世家孝公為武公子懿公弟懿公弒後猶有兄子伯御立十一年然後孝公繼之武公在位僅二年而其繼立者少子戲是為懿公懿公被弒而立伯御宣王伐魯而立孝公事見周語然則孝公之立天子為魯之逆王命因誅魯之所立而立孝公不閒於邾顏傳言顏夫人婦盜女也謂之婦盜女著其賤也則叔術之妻嫂非嫂也盜女不忘夫而志報夫仇自以色市盜女無罪叔術利色而為之殺殺顏者則罪無所逃故未述公惡子之言曰為有言人之國實若此者乎誅顏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乎夏父當是時邾人當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則叔術者天子誅顏之時所立妻嫂之事言者之妄也據言者之說顏以邾君而淫魯宮外淫當誅納賊而賊魯幼君顏之罪不止於其身天子誅顏反魯君義也誅君之子不立夏父為顏子本無得國之理叔術者天子所立無嫌於篡致國於夏父非正也然則天子之誅顏必非如言者所云顏誅不以罪叔術有嫌於心故因天子死而致國于夏父春秋當篡弒之時以讓教爭故不進治其逆天子命之罪而以讓國之功通其所封邑比之列國所謂善善及子孫也黑弓以濫來奔叛也不繫黑弓於邾婁則沒其叛罪益若濫為黑弓之邑其來奔也如紀季以酅入于齊者然何氏之叔術妻嫂身當絕無死刑當以殺殺顏者為重意以叔術之殺殺顏者為國討賊何氏益亦以顏之見誅於天子死於訴而其訴於天子必不如言者之云如言者云云鮑廣父梁買子者魯臣也叔術何得殺之術邾殺之魯能已乎天子能已乎當魯孝公時宣王在上能誅顏不能誅術乎則邾婁國為虛矣又有何國之可讓公羊記言者之辭傳疑也記公惡子之言解惑也惡為邾父兄習邾故不倍公惡子之言而執言者傳聞之偏辭以譏公羊則公羊非怪而人自怪之耳按包氏所較深得傳意

通濫則文何以無邾婁【注】據國未有口繫于人【疏】注據國至于人○舊疏云言若通濫是國宜應特書何故文上無邾婁而已其口仍繫邾婁言之乎故注云據國未有口繫于人則傳意謂通濫則文何以止無邾婁又謂春秋之文弟子據以相難也

天下未有濫也【注】欲見天下實未有濫國春秋新通之爾故口繫于邾婁【疏】注欲見至邾婁○正以當時原無濫國通濫為國春秋新意也是故口繫邾婁不得更改也

天下未有濫則其言以濫來奔何【注】據上說天下實未有濫者言春秋新通之也春秋所通之君文成夫不言濫黑弓來奔而反與大夫竊邑來奔同文【疏】注春秋所通之君○校勘記云鄂本所作新此誤上之春秋新通之君可證按紹熙本亦作新○注不言至同文○卽襄二十一年春邾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之屬是也既成濫為國則宜書濫黑弓來奔不宜仍與庶其等文同也

叔術者賢大夫也絕之則為叔術不欲絕不絕則世大夫也【注】此解不言濫黑弓意叔術者賢大夫也如不口繫邾婁文言濫黑弓來奔則為叔術賢心不欲自絕于國又觸天下實有濫無以起新通之文不可設也如口不絕邾婁文言濫黑弓來奔則嫌氏邑起本邾婁世大夫春秋口繫通之文亦不可施【疏】注此解至弓意○弟子問文言以濫來奔與竊邑同之意此答為不言濫黑弓來奔意似相違正以不言濫黑弓意明則文言以濫來奔義著矣○注叔術至設也○叔術實大夫不欲與邾婁絕若不口繫邾婁嫌叔術已與國絕是失實者心且似實有濫國春秋新意不明無以見追有功顯有德與滅繼絕之義通義云假令與邾婁庶其同書則黑弓辟為叛人而叔術子孫無事濫之道是絕之也今為叔術實故不欲絕其世亦通毛本實誤寶○注如口至氏邑○舊疏云若口云邾婁文言濫黑弓來奔則嫌大夫氏邑通義云假令不絕則當云濫黑弓來奔則又嫌大夫皆得世○注起本至可施○舊疏云欲起黑弓本是邾婁大夫口繫于邾婁新通之為世大夫故也按疏意不明何意以黑弓本邾婁世大夫春秋因其口繫于邾婁但可通濫為國不得徑施濫文於黑弓上也蓋通濫為國不言邾婁容矜之實叔術其言以濫來奔者究係竊邑叛臣敘其文不得沒其實也此之故也

大夫之義不得世故於是推而通之也【注】推猶因也因就大夫竊邑奔文通之則大夫不世叔術賢心不欲自絕兩明矣主書者在春秋前見王者起當追有功顯有德與滅國繼絕世【疏】注推猶因也○禮記儒行下弗推注推猶舉也皆與因義相足○注因就至明矣○正以不書濫黑弓但就竊邑奔文見通濫為國是大夫不世與叔術不絕于國之義兩明也通義云故使仍與大夫以邑叛者同文而又別之于邾婁則黑弓實大夫與叔術不當絕之義皆可推而知也蓋叔術雖世為大夫于邾婁原其始本與夏父分國土地人民皆所國有不得反賞其專濫為竊邑也按孔顨軒春秋伍實叔術故文不繫邾婁而以濫來奔實與竊邑同科也雖文實父分治諸侯且不得專地何論大夫也○注主書至絕世○舊疏云隱元年注諸大夫立廟不勤者在春秋前明王者受命不追治前事今此追之者春秋之待勸其後功是以上二十年傳曰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也漢書丙吉傳制詔丞相御史蓋聞褒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賢聖之路也又外戚恩澤侯表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必興滅繼絕修廢舉逸然後天下歸仁四方之政行焉又

功臣表云是以內郟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主每立亡國至於不及下事德念深矣使漢書為異傳安帝紹曰夫仁不遺親親不忘勞興滅繼絕善善及子孫古之與也白虎通封公侯云王者受命而作興滅國繼絕世何為先生妾殺無辜及嗣子幼弱為強臣所尊子孫皆無罪囚而絕重其先人之功故復立之論語曰與滅國繼絕世轉特外傳古者天子諸侯受封謂之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里其後子孫雖有罪而絀使子孫賢者守其地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君北之謂與滅國繼絕世也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遺本非國無為與繼春秋意在追有功顯有德故從御滅繼絕起義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注】是後昭公死外晉大夫專執楚犯中國圍蔡也【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辛亥據曆為二日大月則十二月朔亦為辛亥然少餘不得歲增二日劉歆亦以為月之二日臧氏壽恭推是年正月乙酉朔大二月乙卯朔小三月甲申大四月甲寅朔小五月癸未朔大六月癸丑朔小七月壬午朔大八月壬子朔小九月辛巳朔大十月辛亥朔小十一月庚辰朔大十二月庚戌朔二日辛亥也〇注是後至蔡也〇昭公死外即下三十二年公薨于乾侯是也晉大夫專執即定元年晉人執宋仲幾歸于京師是也楚犯中國圍蔡即定四年楚人圍蔡是也晉疏云直言國蔡足矣何須言楚犯中國欲言日食為夷狄強諸夏徵之象故也五行志下之下三十二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宿在心天子象也時京師微弱後諸侯果相事而城周宋仲幾亡尊天子之心而不衰城劉向以為時吳滅徐而蔡滅沈楚圍蔡吳敗楚入郢昭王走出皆與何氏所占異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取闞

闞者何邾婁之邑也【疏】左傳疏引土地名東平須邑縣東南有闞城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與取濫爲亟【疏】注與取濫爲亟〇即上三十一年黑弓以濫來奔是也舊疏云取亦有作受字者接莊二年疏引作受今作取鄹二年之間比取兩邑故以爲亟而諱之也通義云公在外而國中取邑宜若無諱然春秋書不變其常辭者所以存公而正名分也杜預以爲昭公取魯邑使未知齊侯取運唯繫之齊得言取闞若繫之公而言取則是許屬如事魯而公反爲取季氏之所有矣不亦昧乎順逆之甚接左穀皆誤以取闞與公在乾侯違文

夏吳伐越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邾婁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城成周【注】書者起時善其修廢職有尊尊之意也孔子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言成周者起正居實外之【疏】注書者至憲也〇校勘記云鄂本大字本閩監本同鄂本無也字毛本誤尊單疏誤梁世叔申作大叔申左傳莒人下脫郲人二字舊疏云補七年城中丘傳何以書以重書也注云以功重故書也當稱稱隨完之至今大崩弛壞敗然後發衆城之儀著百姓百姓虛空國家故言城明其功重與始作城無異然則天子之城不時脩理至令大壞方始城之而書者正欲起其當時之善故也何者當是之時天子諸遇諸侯書譏忽能修其廢職有尊尊之心是以書見故曰起時善通義云穀梁傳曰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唯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〇注孔子至行焉〇論語堯曰篇文彼不冠孔子曰按漢書律曆志云周衰失政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矣明皆孔子語宣十七年注引與滅國全節文亦有孔子曰引之者謹修廢職也〇注言成至外之〇校勘記云疏中引注作欲起正居此脫欲字舊疏云正以不言京師而言成周者欲起正居在成周故也言實外之者正以王微弱不能守成周假若天下是以不言京師實天子按外之者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與實十六年書成周意使若國文也漢書地理志雒陽下云周公遷殷民是爲成周春秋昭公三十二年晉合諸侯于狄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居敬王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己未月之十七日易林遯之蠱云昭公失常季氏悖狂遜齊處鄆喪其寵身

公羊義疏六十七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定元年盡是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定公第十一【疏】校勘記唐石經定公第十一卷十魯世家昭公卒于乾侯魯人共立昭公弟宋爲君是爲定公左傳釋文定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謚法安民大慮曰定此釋文又云何以定公爲昭公子與左氏異

元年春王

定何以無正月【注】據莊公雖不書即位猶書正月【疏】通義以下三月屬春王絕讀云據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眛莊公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夫人孫于齊俱事在三月必以正月首時今宣舉三月故問之云爾相承此傳横著元年春王之下輒以王爲月設春王斷句理不可通故升三月二字於上輒踏不知之作抑態蓋闕之義按穀梁傳注引徐邈曰按傳定元年不書正月言定無正也然則改元即位在於此年故不可以不書王書王必有月以承之故因其執月以表年首闕不以譏仲幾也則除氏以三月連讀矣按如傳義定哀多微辭去正月者隱起定公不得繼體奉正不於春王絕句無以起定無正月義不譏如通三統之書春王三月乎○注猶莊至正月○即莊元年經云元年春王正月是也舊疏云莊公之經上有正月下有三月今定公亦下有三月而上無正月故據之又云隱公之經亦云元年春王正月下云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眛亦是上有正月下有三月而不據之者正以隱公所承不譏于外且欲讓恒位非己有與定公不類其闕傳之屬難承弑君之後其所承者皆在位見弑元年之下復無三月之文與定不同故不據之然則恒公薨于齊昭公卒于外亦是不類而得據之者正以昭公失道爲臣所逐終死于外恥與恒同故據之耳穀梁疏亦以莊公相例即本此傳爲義

正月者正即位也【注】本有有正月者正諸侯之即位【疏】注本有至即位○校勘記云監毛本同閩本不疊有字按下有字衍文今刪紹熙本亦不疊有字通義云元本所以不言即位仍言正月者存其踰年即位之實也舊疏云隱元年傳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以此言之書正月爲大一統而言正諸侯之即位義二故也何氏彼注云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繫於正月即是正月者正諸侯即位之義

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注】雖書即位於六月實當如莊公有正月今無正月者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爲微辭使若即位在正月後故不書正月【疏】舊疏云謂定公行即位之禮在正月之後也通義云定公即位實在六月則不假存正月矣○注雖書至正月○正以正月以存君昭公殁定公立國不可一日無君故雖未即位亦宜如莊公之有正也左傳疏云六月既改之後方以元年紀事及史官之策須有一統不可半年從前半年從後雖則年初亦統此歲故八年即稱元年也既經改元即宜有正矣○注今無至正月○漢書梅福傳匡衡議以爲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守其社稷者絕是昭公出奔嘗絕也舊疏云依經及傳正以定公即位在正月之後故無正月何以更言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者正月書正月大一統也明不但即位而已且諸侯之法禮當死位而昭公不君棄位出奔終卒於外爲辱更甚論其罪惡君臣共有故知魯國之當絕矣是以何氏消量作如此注故諱爲微辭者謂經與傳直作無即位故無正月之義其定公當絕之文沒而不見故謂微辭而包氏愼言云如何氏言隱君之子不立絕君之子亦不得立也鄭伯突出奔以篡正錄不以失衆錄奪正之罪重於出奔失衆律所謂一人犯二罪以重者論然則奪正罪專錄也按穀梁傳不言正月者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也又下公即位穀梁傳謹即位授受之道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即位云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是則穀梁義亦不與定公繼體奉正也不可不察盡亦微辭與何氏謂昭公出奔國當絕謂昭公絕於國不舊疏謂魯國當絕過矣季氏當誅然叔孫舍叔詰固欲納君矣不得謂魯無臣子也惟定爲絕君之子不合即位春秋之義宜於成襄之後嫌嫌而立嗣爾故不書正以示義嗣論語爲政篇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政者正也春秋定無正月者昭非正終定非正始也夫子以昭公孫于齊適齊以定公元年反魯不仕故或人間之引書友于兄弟爲孝者繼體之君臣子一例定公昭公之弟不宜立者也受國於季孫而不知討賊則爲政之本失矣書即位桓公宣公例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譏辭也是亦爲政煩辭也其爲政之正辭也按劉氏之說甚是以定爲昭弟非何氏義若果昭弟責其不討賊可也不得謂其不宜立也北堂書鈔引感情特云魯昭公時雖還入宋之注雖之爲言弟也喻昭公弟季氏入之爲君也亦以定爲昭公弟爲

即位何以後【注】據正月正

即位昭公在外【注】昭公喪在外【疏】注昭公喪在外○穀梁傳不言即位喪在外也

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疏】舊疏云謂昭公之喪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不謂據定公之身也其實定公先在于內是以上文已稱元年矣但以君喪未入未得正行即位禮是以即位在正月之後而左氏以爲喪及壞殯公子宋乃先入者何氏所不取按穀梁下公即位傳云於厥之中又有義焉未殯雖有天子猶不敢況臨諸臣乎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爲未久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范注先君未殯則後君不得即位昭公之喪未入不入未可知故定公不得行即位禮也

曷爲未可知【注】據已稱元年【疏】注據已稱元年○舊疏云謂已稱元年春似行即位之禮既何言昭公之喪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而即位後乎

在季氏也【注】今季氏迎昭公喪而事之定公得即位不迎而事之則不得即位【疏】舊疏云定公是時雖以先君之喪未入未行即位之禮其實爲君之喪已成是以上文得稱元年春矣但猶微弱不敢逆其父喪故云在季氏也通義云昭公之世子衍與公子宋俱從在外季氏謂黜衍而立宋故雖踰年君位猶未有定屬也

定哀多微辭【注】微辭即下傳所言者是也定公有王無正月不務公室喪失國寶哀公有黄池之會獲麟故

總言多【疏】注微辭至是也〇文選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云及夫子沒而微言絕注引論語讖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荀子勸學云春秋之微也楊注謂襃貶沮勸漢書藝文志注李奇曰微言隱微不顯之言也禮記檀弓云禮有微情者疏引何允云微者不見也又坊記云所以章疑別微左傳哀十六年注微匿也蓋匿其實義而隱微其辭也書疏云定哀二君微辭有五故謂之多不謂隱更有所對若然昭與定哀同是太平之世所以特言定哀者昭公之篇無微辭之事實可彊言之乎繁露楚莊王云義不訕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兼則世愈近而言愈謹矣又觀德云春秋十二公等也而定哀最尊史記匈奴列傳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爲其切當時之文而罔襃忌諱之辭也〇注定公至言多〇定公有王無正者上注云雖書卽位於六月實當如莊公有正月今無正月者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爲微辭使若卽位在正月後故不書正月然則書正月所以大一統不但書卽位而已惟昭公當絕定公不當立皆宜絕不可直書故退卽位於下若似未卽位故不書正月然也故爲微辭設其當絕之文也不務公室者下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傳云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注務猶勉也不務公室亦可施于久不脩亦可施于不務如公室之禮微辭也正以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譏定公不弊季氏務彊公室乃脩大門觀譏越王制不敢顯言但書新作雉門及兩觀爲若不務公室久不脩治云寶亦得爲微辭也疏失國寶者下八年盜竊寶玉大弓傳云寶者何璋判白注不言璋言玉者起珪璧琮璜五玉盡亡之也傳特言璋者所以如事天尤重也謂之寶者世世寶用之辭書大弓者使若都以國寶書微辭也則經言盜竊寶玉大弓者似所謂寶玉者卽大弓等言可世世保用之其實因定公失政陪臣專權拘執正卿喪失五玉無以合信天子交會鄰邦當絕故也故微其辭也黄池之會者哀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傳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故爲以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爲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注以晉爲大國尙猶汲汲于吳則知諸侯莫敢不至也不書諸侯者爲微辭使若天下盡會之而魯侯蒙俗會之者惡愈是也蓋彼本惡諸侯君事夷狄因書晉及吳見晉尙汲汲於吳知諸侯莫敢不至則魯之往會恥殺矣是亦微辭也獲麟者哀十四年西狩獲麟是也注絕筆於春起木絕火王制作道備當授漢也而經但書獲麟春秋紀以爲瑞明撥亂功成明大平以瑞應爲效亦傳諱爲微辭矣

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注】讀謂經傳謂訓詁主人謂定公言主人者能爲主人皆當爲微辭非獨定公【疏】書疏云主人習其讀謂習其經而讀之也而問其傳者謂聞其夫子口授之傳訓詁之義矣〇注主人至定公〇謂若黄池之會獲麟在哀公之世則主人爲哀公蓋凡得位有權勢者皆爲主人故爲微辭以辟害容身也

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注】此假設而言之主人謂定哀也設使定哀習其經而讀之問其傳解詁則不知己之有罪於是此孔子畏時君上以諱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慎之至也【疏】隱二年傳託始焉爾注焉爾猶於是也書疏云讀其微辭意指難明雖聞解詁亦未知己之有罪乎春秋讀定元年經而問其傳之解詁云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卽位也定無正月者卽位後也無以知其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之義假令讀定二年經云新作雉門及兩觀而問其傳之解詁云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正以久不脩理不以公室爲急務故書之無以知其譏天子是也〇注此假至於是〇書疏云當爾之時未有春秋故知主人習其經而讀之者假設而言之也既未有春秋而彊言主人故云此假設而言之云主人謂定哀者正以上言定哀多微辭下文卽言主人習其讀故知此主人者實指定哀言之也〇注此孔至至也〇舊疏云此時君者謂指定哀也孔子作春秋當哀公之世定沒未幾臣子猶存故亦畏之爲之諱懸恩隆於定哀故曰上以諱尊隆恩也若不迴避其害則身無所容故曰下以辟害容身也其傳未行口授弟子而作微辭以辟其害亦是謹慎之甚故曰此慎之至也按諱尊者繁露觀德云春秋十二公等也而定哀最尊是也隆恩者隱元年注云於所見之世恩己與父之臣尤深又云立愛自親始故春秋據哀錄隱是也漢書藝文志云春秋所貶損大人當時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是辟害容身之義也通義云微詞者意有所託而詞不顯唯察其詞者乃能知之蓋所記事皆同時君臣既以諱尊隆恩亦無道言孫之法也是也論語憲問篇邦無道危行言孫注孫順也屬言不危俗順言以遠害又爲政云多見闕殆論語述何云謂所見世也殆危也春秋定哀多危辭上以諱尊隆恩下以避害容身愼之至也戴氏望論語注亦云於所見世君大夫有過惡不敢直陳而託諸微辭以見達者如定無正月書戊辰公卽位及立煬宮不日之類皆是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仲幾本或作機按昭三十一年疏作仲機左氏穀梁及漢書五行志皆作幾通義云三月雖梁執仲幾其實外執大夫例時非何氏義

仲幾之罪何【注】據言于京師成伯討辭知有罪【疏】書疏云上言晉人似非伯討言于京師是伯討之文與春秋未明故難之〇注據言至有罪〇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注爲歸惡時是言于京師爲執有罪故成伯討也

不養城也【注】若今以草衣城是也禮諸侯爲天子治城各有分丈尺宋仲幾不治所主【疏】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唐石經養作衰釋文作不衰云或作蓑困學紀聞云按左氏傳是遂衰序於是爲在又云宋仲幾不受功蓑字當從漢志作衰與左氏合按釋文作衰音桑戈反則字作衰而音同養其或音初危反乃衰本音也經義雜記云五行志不衰城師古曰衰城謂以差次受功賦也衰音初爲反一曰衰讀爲養養城謂以草覆城也養音先和反按釋文及漢志知公羊本作不衰城說文衰艸雨衣从衣象形傳注用說文本義作養俗字也衰城幾嘗從隸古說通說本作衰云董仲舒讀傳文如是是衰分之衰師古謂以差次受功賦也何邵公讀爲養云若今以草衣城然今本定作養字者譏也定从歸成石經作衰〇注若今至是也〇錢志撰書傳嫌州刺史劉體高爲城壘身積木石經作草蓄數千萬校嬗備及晏國合肥天違爾城欲崩於是以苫蓑覆之故何氏以牌事陰之也故舊疏云衣猶如衣篝蓑之衣按五行志下之下宋仲幾亡尊天子之心而不衰城師古注一曰衰讀爲養養城謂以草覆城衰音先和反是鄭氏亦二說備存按說文衣部衰下段注云艸備草雨衣一曰衰衣小雅何蓑何笠傳所以備雨寄師注擲摸養蓑衣也六韜養蓑笠笠養俗從艸作養而養遂爲等養養經

字以草爲兩衣必屬次編之故引作爲等是也郭璞注山海經義肆兩之衣也會權處以肆兩因卽用以衣城卽謂賓城管子謂水
官吏常接行隄有大爾各葆其所可治者鼕治隄防可衣者衣之卽義城之法也○注禮諸至丈尺○周禮大司馬云大役與慮
事屬其植注植築城植也屬賦丈尺數其用人數卽意植卽春秋傳華元爲植巡功之植屬卽棄會之要者釋書左傳諸侯城成周
屬役賦又書以授帥及會城而數注數卽植也謂楨幹書者要也謂役要卽何氏所謂治城各有分丈尺類氏所謂差次受功賦也
經義雜記又云賽城之義有從師古說謂以差次受功賦類氏必本漢魏人舊注故勝於何卽公陸儒明亦一音初危反國語齊語
管子曰相地而賽任則民不移事注賽差也視土地之美惡及所生土以差任賦之輕重也可踰越注之有本左傳孟饒子會城成
周庚實載宋仲幾不受功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與類注正合徐疏謂昭之二年既城乾於此實其不義而已此應親也按
何氏此云各有分丈尺亦卽賽次之義公羊禮說云公羊之義不絶異說一事兩義往往並載傳不賽城也詩傳賽以備兩何氏益
文生義以漢法況之故云若今以萬衣城劃截傳天兩城欲崩以苦養覆之是也何又云諸侯爲天子治城各有分丈尺此卽九章
所謂差分謂賽分也何氏見京師有作賽城者師古五行志注與何氏後說同何氏據胡毋生條例與董仲舒不同是所受之本
異故兩存其說也按何氏自以以草衣城爲正解卽此所云分丈尺亦謂分丈尺以草衣城上年城乾恐未堅牢故更以草覆蔽用
防兩雪崩弛之事書疏亦非無見也○注宋仲至所主○卽左傳之宋仲幾不受功也卽不受役要也彼傳仲幾曰滕薛郳晉役也
云云是其事也其言于京師何【注】據城言成周執不地【疏】○注據城言成周卽昭三十二
年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以下城成周是也○注執不地○晉疏謂春秋上下大夫見執例不舉地卽下六年晉人執宋行人樂
祈黎七年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之屬是也若然成十六年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傳云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
何仁之也曰在招丘悕矣注悕悲也仁之者若曰在招丘可悲矣閔錄之辭執未言仁有之者此其言仁之何代公執也是也伯
討也【注】大夫不得專執執無稱名氏見伯討例故地以京師明以
天子事執之得伯討之義【疏】注大夫不得專執○正以上年經書城成周皆大夫此年左傳云士伯怒
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以歸是大夫專執事也下傳云大夫之義大夫不得專執也
是大夫不得專執○注無稱至之義○傳四年傳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是諸侯執人之例其大夫不得專執
既執之有理故沒其名氏地以京師從伯討之例明以天子事執爲得伯討義也伯討則其稱人何【注】據
城稱名氏諸侯伯執不稱人也復發此難者弟子未解嫌大夫稱
人相執與諸侯同例【疏】注據城稱名氏○卽昭三十二年書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以下城成周是也○注
諸侯至人也○卽傳四年傳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又成十五年書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是伯討不稱人
例也○注復發至同例○正以經稱晉人嫌大夫相執亦稱人以執非伯討與諸侯同故發此難貶【注】故稱人爾
不以非伯討故【疏】注故稱至討故○故稱人爾異下傳所謂文不與者是也義曷爲貶【注】據晉

侯伯執稱人以伯討舉【疏】注據晉至舉○卽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是也彼傳云此晉
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衛之禍文公爲之也文公爲之奈何文公逆衛侯而立叔武使其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爲之也
所謂以伯罪舉也文公執衛侯得伯討之義稱侯但以致衛侯殺叔武之禍故貶稱人也宜不與大夫專執也
【疏】穀梁傳此其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曷爲微之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不與大夫之伯討也曷爲不與【注】
據伯討實與【注】言于京師是也而文不與【疏】文不與者貶稱人是
也文曷爲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注】大夫不得專相執辟諸
侯也不言歸者諸侯當決於天子犯之惡甚故錄所歸大夫當決
主獄爾犯之罪從外小惡不復別也無例不在常書又月者善爲
天子執之【疏】舊疏云據實與但何氏省文不復言大夫之義不得事執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大
夫有爲無道者力能執之則執之可也異傳元年二年教邢城楚丘之傳者正以諸侯相執伯者之常事大夫相執例之所略詳尊
略卑之義也通義云不發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傳者與弗克納同義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說者謂京師非執
人之地非也晉不知執之者有所受之與抑無所受之與諸侯之大夫會城成周是奉天王之命也宋仲幾不受功則執之可乎曰
可執之當其辜且既有所受之矣雖執人于天子之側可也雖然宋仲幾固有可執之罪而晉士伯非執之之人晉士伯不告于天
子而專執之仍以據而執也故書曰晉人言士伯非執之之人也接惠氏參本左氏立義○注大夫至侯也○傳四年齊人執陳袁
濤塗傳發稱侯稱人之例明諸侯不得專執但別伯討不伯討爾天夫則雖伯討亦不得專執也○注不言至所歸○卽傳二十八年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是也其不錄所歸則襄十六年晉人執莒子邾婁子以歸是也以諸
侯執諸侯當決之天子傳二十八年注云但欲明諸侯尊實不得自相治當斷之于天子爾是也犯之惡甚故分別錄之明執衛侯
執曹伯歸京師得正執莒子邾婁子以歸失正故襄十六年注云錄以歸者惡晉也有罪無罪皆當歸京師不得自治之是也其
襄十九年晉人執邾婁子亦是諸侯相執而不錄所歸蓋卽盟祝柯時執之或卽釋之實無所歸也○注大夫至別也○舊疏云若
執大夫當決於主獄之人耳若其犯之但爲小惡故從外小惡例不復分別之也若然所見之世錄外小惡而言從外小惡不復別
之者正謂時時錄之以見大平之世諸夏小惡在治之限文不盡錄故得然解按此不書所歸是其例也杜云晉執人於天子之側
而不以歸京師故但書其執不書所歸○注無例至常書○舊疏云欲遣春秋上下更無大夫相執之義卽是無其比例不在常書
之限又引舊云此事所以無歸于以歸之例正由大夫相執不故當書故也○注又月至執之○舊疏云今而書之又書其月詳錄
之與諸侯相執同例者若爲天子執故也知諸侯相執例書月者襄十六年三月晉人執莒子邾婁子十九年正月晉人執邾婁子
之屬是也皆書月通義云三月雖繫執宋仲幾其實外執大夫例時按執大夫無例不得援外執大夫例時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注】至自乾侯者非公事齊不專中去

之晉竟不見容死于乾侯【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有癸亥月之二十三日白虎通號篇云故春秋曰公之喪至自乾侯昭公死于晉乾侯之地數月歸至急也當未有總也○注非公至乾侯○穀梁隱五年傳非隱也注非實也淮南氾論訓而遷子非之注非譏也昭二十五年公孫于齊又齊侯唁公于野井又齊侯取運二十六年公至自齊居于運二十七年公如晉次于乾侯注月者閔公內為強臣所逐于外如晉晉不見答又二十九年公至自乾侯注不致以晉者不臣見容于晉是皆事齊不寡中去之晉竟不見容事也

戊辰公即位【疏】包氏慎言云六月又書戊辰即位月之二十八日公穀皆言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言須殯而後即位癸亥去戊辰蓋五日殯期也

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為以戊辰之日然後即位【注】据癸亥得入已可知【疏】注据癸至可知○而以上傳云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今癸亥喪已至區合即即位而至戊辰故据以難

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注】正棺者象既小斂夷於堂昭公死於外不得以君臣禮治其喪故示書始死之禮禮始死于北牖下浴于中霤飯含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夷于兩楹之間大斂于阼階殯于西階之上祖于庭葬于墓奪孝子之恩動以遠也禮天子五日小斂七日大斂諸侯三日小斂五日大斂卿大夫二日小斂三日大斂夷而經殯而成服故戊辰然後即位凡喪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童子婦人不杖不能病故也【疏】穀梁傳殯然後即位也通義云正棺者殯也周人殯于西階之上殷人殯于兩楹之間魯有王禮時天子故多雜殷法也檀弓曰殷朝而殯于祖而左氏說魯喪殯廟即殷法也喪自外來也當盡始死哀禮故五日而後殯其明日即位顧命成王乙丑崩康王癸酉即位鄭以為殯之明日此亦死與往日生與來日者也○注正棺至之禮○喪大記云小斂主人即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髽帶麻于房中又云徹帷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注夷之言尸也於遷尸主人主婦以下從而奉之孝敬之心降拜拜賓也士喪禮設牀第于兩楹之間衽如初有枕卒斂徹帷士舉男女奉尸侇于堂幠用夷衾男女如室位踊無算注侇之言尸也夷衾覆尸柩之衾也堂謂楹間牀第上也是則夷於堂在兩楹之間故何氏以正棺兩楹之間為象賓堂之節也曾子問云君出疆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絰疏衰菲杖注棺柩未安不忍成服於外也此云象既小斂則宜服殯服奠曾子問又云入自闕升自西階注闕謂毀宗也柩毀宗而入異於生也升自西階亦異生也所毀宗殯宮門西也於此正棺而服殯服斂塗而成服是此昭公喪自外來亦宜如是故先象斂後後乃塗之為未得盡君臣之禮故此喪存其儀飾為孔氏以此正棺即為殯不毋急遽曾子閒又云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此昭公去小斂

已遺自不毀此禮也又雜記云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唯輤爲說於廟門外注朝所殯室牆貫推也遇所殯謂兩楹之間去輤乃入廟門以其入自有宮室也毀或殊於凡柩自外來者正棺於兩楹之間尸亦侇之於此皆因殯爲異者柩入自闕升自西階尸入自門升自阼階其殯必於兩楹之閒者以其死不於室而自外來留之於中不忍遠之如賓也禮記檀弓云夏后氏殯于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于兩楹之間賓主夾之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或以魯殯於兩楹間爲魯多用殷禮如牲用白牡之葬亦以意言也者然傳八年左傳曰殯于莊則非致也則正殯於殯于廟而正棺于兩楹間者禮記疏引服虔注云不殯于廟殯宮鬼神所在謂之廟也至朝廟時亦殷周不同檀弓云殷朝而殯于祖周朝而遂葬疏殷人尚質敬鬼神而遠之死則爲神故云朝而殯于祖廟周則尚文親雖亡殁故若猶存在不忍便以神事之故殯于路寢及朝廟遂葬又云鄭續成以爲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殯于廟也與殷意以廟爲殯宮異然則如鄭意兩之間朝廟之楹閒既夕禮遷于祖亦正棺于兩楹之閒或魯用殷禮亦三棺于廟之兩楹閒疏○注禮始至遠也○校勘記云北牖宋本同閩監毛本牖作牖按釋文作北牖云音容本又作牖鄭注禮記北牖下云或爲北牖蓋何注本作北牖鄭注所云或本是也今公羊注作北牖則後人從禮記改轉毛本于改於非白虎通崩薨篇人死必沐浴于中霤何示潔淨反本也禮檀弓曰死于牖下沐浴于中霤飯唅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階殯于客位祖于庭葬于墓所以即遠也奪孝子之思以漸也按今檀弓無死于牖下二語禮記坊記云賓禮每進以襄賓禮每加以遠浴于中霤飯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階殯于客位祖于庭葬于墓所以示遠也注遠之所以崇敬也按始死于北牖下者喪大記云疾病寢東首於北牖下注病者恆居北牖下士喪禮記寢東首于北牖下士喪禮死于適室注疾時處北牖下徙釋文作墉云牆也張氏識誤李氏集釋並同按彼記上云北墉下云設牀第當牖則作墉爲是淩氏廷堪禮經釋例云室在堂後南有牖北惟牆無牖也士大夫以上皆同詩豳風七月塞向墐戶毛傳向北出牖也庶人篳戶然則北牖蓋索人之室士大夫不爾也任氏啓運宮室考云或以爲室北有牖非也惟私室有北出小牖亦據詩塞向爲說私室卽謂燕寢也段氏玉裁曰凡室之北有牖無牖如特牲曰諸社北牖僕陰明也此可證宗廟正寢之牖不北夾胡氏培翬儀禮正義士昏禮婦盥饋席于北牖下注牖也室中北牖又婦廟見席于北方注北方牖下是北唯有牖無牖諸說甚確論語伯牛有疾自牖執其手皋疏牖南窗也君子有疾寢於北壁下東首今師來故遷出南窗下皇疏言北壁足爲北牖之證實勝賈孔疏朱子集注作北牖下亦牽疏文之誤禮記檀弓坊記俱有飯於牖下之文淮室南有牖北無牖室內止有一牖故言牖下則知其處不必分別南北也浴于中霤者檀弓云掘中霤而浴注周人浴不掘中霤以喪大記云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沐用瓦盤爲周制故也中霤室中北故檀弓記曾子之喪浴于爨室爲不合于禮也士喪禮云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祝淅米于堂南面用盆管人盡階不升堂受潘煮于垼用重鬲祝盛米于敦奠于貝北士有冰用夷槃可也外御受沐入主人皆出戶外北面乃沐櫛挋用巾浴用巾挋用浴衣渜濯襲于牀是其事也飯含于牖下者士喪禮云主人入卽位商祝襲祭服褖衣次主人出南面左袒扱諸面之右盥于盆上洗貝執以入宰洗柶建於米執以從商祝執巾從入當牖北面徹枕設巾徹楔受貝奠于尸西主人由足西牀上坐東面祝又受米奠于貝北宰從立于牀西在右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

又實米唯盈白虎通云所以有飯含何緣生食今死不欲虛其口故含用珠寶物何也有益死者形體故天子飯以玉諸侯以珠大夫以米士以貝是也小斂於戶內者士喪禮云厥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綪絞橫三縮一廣終幅析其末緇衾赬裏無紞祭服次散衣次凡十有九稱陳衣繼之不必盡用又云士盥二人以並東面立于西階下布席于戶內下莞上簟商祝布絞衾散衣祭服祭服不倒美者在中士舉遷尸反位設牀第于兩楹之間衽如初有枕卒斂徹帷喪大記凡斂者六人正義凡者貴賤同也兩邊各三人故用六人實于兩楹之間說見上大斂于阼階者士喪禮云厥明滅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綪絞紟衾二君襚祭服散衣庶襚凡三十稱紟不在算不必盡用又云帷堂婦人尸東西面主人及親者升自西階出于足西面袒士盥位如初商祝布絞紟衾衣美者在外君襚不倒有大夫則告士舉遷尸復位主人踊無算卒斂徹帷主人馮如初主婦亦如之又記云大斂于阼階未忍便離主人位也主人奉尸斂于棺則西階上賓之喪大記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是也殯於西階之上者士喪禮主人奉尸斂于棺踊如初乃蓋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者北面視肂衆主人復位婦人東復位設熬旁一筐乃塗踊無算記云既殯主人說髦注既殯置銘于肂復位時也士喪禮又云掘肂見衽注肂埋棺之坎也掘之於西階上衽小要也喪大記曰君殯用輴攢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攢置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是也祖于庭者禮既夕云夷牀饌于階閒注夷之言尸也朝正柩用此牀疏謂柩至祖廟兩楹之間北首之時乃用此牀又云遷于祖用軸重先奠從燭從柩從主人從升自西階奠俟于下正柩于兩楹閒用夷牀又云薦車直東榮北輈注車薦進也進車者象生時將行陳駕也車當東榮東陳西上於中庭又云有司請祖期曰日側主人入祖乃載注乃舉柩卻下而載之李氏如圭云下柩於階閒載之褚氏寅亮云復以軸降自西階載於車此時柩仍北首也既夕又云乃祖注還柩鄉外爲行始是祖於庭也白虎通云祖於庭何盡孝子之恩也祖者始也始載于庭也乘軸車辭祖禰故名爲祖載也禮曰祖于庭葬于墓又曰適祖升自西階是也葬于墓者既夕云至于殯陳器于道東西北上茵先入屬引注於是脫載除飾更屬引於壙耳喪大記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君命毋譁以鼓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既夕又云乃窆主人哭踊無算注窆下棺也是也飯含于牖下毛本牖誤墉按紹熙本不誤士喪既夕所載參是士禮大夫以上容有異用其事儀節均不外是〇注禮天至大斂〇白虎通又云崩薨三日乃小斂何奪孝子之恩以漸也一日之時屬纊于口上以俟絕氣二日之時俯冀其生三日之時魂氣不通終不可奪何故禮士喪經曰御者四人皆坐持體屬纊以俟絕氣禮曰天子諸侯三日小斂大夫士二日小斂屬纊于口者孝子欲生其親也與何氏所說惟天子禮異士喪禮說陳小斂衣云厥明陳衣于房張氏爾岐儀禮句讀云厥明者繼昨日而言死之第二日也卿大夫盡與士同下天子諸侯也士喪禮說大斂云厥明滅燎陳衣于房胡氏培翬儀禮正義云厥明者小斂之次日死之第三日也蓋士并死日數卿大夫除死日數三日大斂也大斂與殯同日王制云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是也〇注喪而冠即位〇士喪禮云卒斂主人髺髮袒衆主人免于房又云士舉男女奉尸侇于堂主人卽位踊襲絰于序東復位儀禮圖云小斂變服有二節髺主人主婦馮尸後主人髺髮袒故帶婦人髽于室衆主人免于房布帶此一節也舉尸侇于堂主人拜賓後卽位踊襲絰于序東此又一節也又云爲父母有小異據喪服小記

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喪大記主人卽位襲帶絰踊母之喪卽位而免之文也小記孔疏云爲母小斂後括髮與父禮同至尸出堂子拜賓之時猶與爲父不異至拜賓竟卽堂下位時爲父猶括髮襲絰帶以至成服爲母則不復括髮乃著布免襲絰帶以至成服蓋爲母易括髮爲免卽在此經卽位踊襲絰于序東時也曾子問記君在外薨入時禮云共殯服注此謂君已大斂殯服請布深衣首絰散帶垂又云則子麻弁絰疏衰苴杖注檀柩未安不忍成服於外麻弁絰者布弁而加環絰也布弁如爵弁而布按殯服者小斂後未殯前之服士喪禮云小斂苴絰大鬲散帶垂又禮親始死布深衣至成服不改故鄭如此注也何氏特舉絰吉之男子重絰故也其首服使疏引崔氏云小斂之前大夫士皆素冠小斂括髮之後士則加素冠大夫加素弁又雜記云小斂環絰是也凡弔服視主人之服爲節檀弓疏云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之前弔者吉服而弔吉服謂羔裘元冠緇衣素裳又露裼衣則子游裼裘而弔是也主人既變之後雖著朝服而加武以絰又掩其上服若是朋友又加帶則記云主人未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蓋小斂實堂一時事故子游絰而入明主人時亦絰也金氏榜禮箋云弔服錫衰緦衰疑衰皆有絰帶弔者加絰與喪咸視主人爲節未小斂吉服而往天子弁弁加絰諸侯卿大夫皮弁加絰謂之弁絰士則易元冠爲素委貌加絰謂雜記曰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謂此主人既成服則弔者亦服喪而往天子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諸侯卿大夫亦絰故何云喪而絰明小斂後卽喪也殯而成服謂大斂後也士弔服錫衰士弔服疑衰其首服之差也是小斂後弔者絰知主人之朝行大斂之事今別吉三日成服則除上三日更加一日是四喪禮三日成服杖注既殯之明日全三日疏上厭明滅燎是三日矣而言三日者謂除死日數之爲三日也又既夕記云三日絞垂注成服日故要絰之散垂者又云冠六升外縪纓條屬猒衰三升屨外納杖下本竹桐一也敖繼公曰云成服者屬已絰帶矣今復以冠喪之屬足而成之也按散垂亦謂主人及大功以上親其小功以下初則散之不待三日也戊辰然後卽位者癸亥至丁卯五日大斂次日卽位也卽位吉服白虎通爵篇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民臣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又云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故尚書曰王再拜興對乃受銅瑁也明爲繼體君也緣終始之義不可有二君故尚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服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也彼本顧命康王之誥立義是大斂後卽殯前吉服卽位禮畢後釋冕反喪服明諸侯之禮亦宜然也書疏引鄭書注云王釋冕反喪服禮喪服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衰知君臣皆同反服矣〇注凡喪至士杖〇喪服四制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旣殯授大夫世婦杖注三日者死後之三日也爲君杖不同日人君禮大可以見親疏也按士三日成服時始杖據後二記文則天子諸侯杖在大斂前蓋尊卑之差也喪大記疏云下文云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知君大夫三日者賤士同死後三日也疏又云下云大夫之喪旣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今君喪親疏杖不同日是人君禮大可以見親疏也熊氏云經云子杖通女子在室者若嫁爲他國夫人則不杖嫁爲卿大夫之妻與大夫同五日杖也喪服四制七日授士杖君之女及內宗外宗之屬嫁爲士妻及君之女御皆七日杖也〇注童子至故也〇喪服傳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喪

服四制云杖者何也爵也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鄭喪服注云爵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也無爵謂庶人也擔猶假也無爵者假之以杖尊其爲主也非主謂衆子也喪服傳又云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齊其心皆下本賈疏杖所以扶病病從心起故杖之高下以心爲斷也又云有爵之人必有德有德則能爲父母致病深故許其以杖扶病雖無爵然以適子故假取有爵之杖爲之喪主衆子雖非爲主子爲父母致病是爲輔病也敖繼公云傳意蓋謂此杖初爲有爵者居重喪而設所以優貴者也其後乃生擔主輔病之義焉白虎通崩薨篇所以必杖者孝子失親悲哀哭泣三日不食身體羸病故杖以扶身明不以死傷生也是鄭輔病之義也白虎通又云禮童子婦人不杖者以其不能病也皆本喪服傳也按喪服小記云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母爲長子削杖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注一人杖謂長女也又如喪大記所載授杖之制有夫人世婦等在內則婦人亦有杖孔氏小記疏以婦人謂童女也以彼注云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無男昆弟使同姓爲攝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許嫁及二十而笄笄爲成人成人正杖也則鄭以喪服之知人皆童女也賈疏以彼傳童子爲庶童子謂當室童子則杖引問喪曰禮曰童子不緦惟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謂適子也雜記云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注未成人者不能備禮也童有緦喪絰帶而已賈疏又云彼傳疏人爲童子婦人引喪大記云三日子夫人杖云諸君皆有婦人杖文故知成人婦人正杖也明此童子婦人又云童子得稱婦人者小功章云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是未成人稱婦人也與喪服四制孔疏云婦人謂未成人之婦人小記疏爲鄭學者則謂爲童子婦人同而賈疏引雷次宗則謂此喪服妻爲夫妾爲君女子子在室爲父女子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如傳所云婦人者皆不杖喪服小記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唯著此一條明其餘不爲主者皆不杖矣孔疏引賀循亦云婦人不杖謂出嫁之婦人不爲主則不杖其不爲主而杖者唯姑在爲夫皆與鄭說異沈氏彤儀禮小疏云童子何以不杖包女子子言小記云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鄭云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一人杖謂長女也則非長女不杖且有男昆弟主喪者則女子子皆不杖矣不能病以稚弱不能致哀故婦人何以不杖承上文言婦人則成人矣雖非主而宜杖故間也此婦人謂異姓來嫁之婦人喪大記君之喪夫人世婦杖大夫之喪主婦杖士之喪婦人皆杖則婦人皆杖者唯士之喪耳若大夫之喪則主婦而外有不杖者矣君之喪則夫人世婦而外有不杖者矣凡此不杖者恩皆疏故曰不能病楊氏復儀禮圖云不杖者蓋婦人不皆杖非不杖也金氏榜禮箋云婦人唯爲主者杖不爲主者不杖以經校之妻爲夫母爲長子爲主而杖者也妾爲君女子子在室爲父母不爲主不杖者也故喪服小記中其義曰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明他婦人不爲主者不杖矣又曰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明主喪者杖則女子子爲父母不杖矣小記之文正與喪服傳婦人不杖義相發明喪大記士之喪三日之朝婦人皆杖此謂主婦於三日之朝皆主人而杖不得下通衆婦人君之喪五日世婦杖君之世婦舉同大夫所謂杖者諸也不附下通於大夫士之妻鄭君於小記注謂婦人成人者皆杖違失經意胡氏培翬儀禮正義云此傳鄭無注細繹傳意自以成人婦人爲是而沈氏金氏之說尤詳蓋傳層遞閒下其閒童子者以男子非主皆杖童子何以不杖其閒婦人者以童子未成人非主不杖婦人巳成人非主何以不杖此兩閒俱難非主而杖說下著童子

當室而杖婦人爲主而杖則其義已該於擔主中矣童子自包女子子在內若以上句爲閒童男下句爲閒童女則童男既以稚弱不能病豈童女又能病乎此閒所不必閒者也賈孔之說失之

子沈子曰〔疏〕齊氏召南考證云穀梁引沈子正指乎兩楹之閒曰然後即位也即用此傳文可知即此子沈子但非穀梁家師故不冠以子字耳

定君乎國〔注〕定昭公之喪禮至國〔疏〕注定昭至於國○兪氏樾公羊平議云定當讀爲正古字通用尚書堯典以閏月定四時史記五帝紀定作正國語齊語正卒伍漢書刑法志正作定並其證也正君乎國即所謂正棺於兩楹之閒上文云正棺於兩楹之閒然後即位說其事也此引子沈子曰定君乎國然後即位說其理也穀梁傳曰何爲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閒然後即位也與此傳文雖互異而義實相同蓋惟正君乎國即是正棺於兩楹之閒故以正君乎國爲沈子之言可也以正棺於兩楹之閒爲沈子之言亦可也古經師口授但求大旨之無乖不斤斤於字句閒也孔氏通義不據穀梁傳讀定爲正而自爲之說曰季氏立定公之謀至戊辰然後定國謂穀梁傳與此相反弟子乖其師說如此失之甚矣

然後即位〔疏〕通義云此後師別自爲說頓季氏立定公之謀至戊辰然後定也然穀梁傳云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閒然後即位也均辨沈子語而與此傳正相反弟子乖其師說如此按孔氏非是何注明云定昭公之喪禮於國即穀梁所引沈子曰正棺于兩楹之閒也定即正義兪氏之說當矣昭公之喪既正即於殯前行即位禮稱君與天子大斂後稱王同也

即位不日此何以日〔注〕據即位皆不日

錄乎內也〔注〕內事詳錄善得五日變禮成說危不得以踰年正月即位故日主書者重五始也〔疏〕通義云即位不日者有常日也今而非常故錄之也何言乎有常正始必以月之朔書曰月正元日是也○注內事至變禮○繁露天道施云近者詳遠者略故內事詳錄也舊疏云書月所以得變禮者癸亥之日公喪乃至戊辰之日然後君即位象五日殯既即位之禮故錄日以明之言其變而合禮矣杜云定公不得以正月即位失其時故詳而日之亦謂失即位之常日也按此書日似變有二義也○注或說至故日○穀梁傳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踰年即位屬也注屬危也公喪在外踰年六月乃得即位危故日之○注主書至始也○左傳疏引春秋緯稱黃帝坐於扈閣鳳皇銜書至帝前其中得五始之文又云說公羊者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即此也禮記中庸云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注聖人制作其儀配天地如此唯五始可以當稱禮記疏引合誠圖云黃帝立五始制以天道又引元命包云諸侯不上奉王之正則不得即位正不由王出不得爲正王不承於天以制號令則無法天不得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也是則五始者元年也春也王也正月也公即位也此則元年也春也王也公即位也無正月者微辭也解詁箋云本例應違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如桓宣之文因定哀多微辭故小變其例從其實即位之日書之則舉文顯而微矣傳所云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其說是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有癸巳月之二十四日

九月大雩【注】定公得立尤喜而不恤民之應

立煬宮

煬宮者何【注】據十二公無煬公　煬公之宮也【注】春秋前煬公也【疏】注春秋前煬公也〇杜云煬公伯禽子也魯世家魯公伯禽卒子考公酋立考公四年卒立弟熙是謂煬公左疏謚法好內怠政曰煬煬公伯禽子世本世家文謚法鄭注云魯煬公伯禽之子也至昭公定公久巳為鬼而季氏禱之而立其宮則鬼之主在祧明矣疏引世本煬公伯禽之子是春秋前也世本云煬公徙魯宋衷曰今魯國

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疏】穀梁傳立者不宜立者也杜云其廟已毀季氏禱之而立其宮書以譏之公穀無季氏禱煬公事要之無論為何皆在親盡不宜立者也

立煬宮非禮也【注】不日嫌得禮故復問立也不日者所見之世諱深使若比武宮惡愈故不日【疏】舊疏云春秋之例失禮於宗廟例書日故此不日嫌得禮也注言此者正以六年已有此傳今復發之故解云爾按隱四年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傳云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成六年春二月辛巳立武宮傳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晉為篡發例書月者大國篡例也立武宮書日為失禮立宮發例也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不發傳從立晉例可知也此不日與立武宮日異故復發傳問嫌為得禮異也故也〇注不日至不日〇舊疏云例既書日而不日者正以當所見之世故也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注失禮宗廟例時與向說違者盡失禮於鬼神例日故隱五年初獻六羽下何氏云失禮宗廟例日是也若失禮修舊宗廟則例書時即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注失禮宗廟例時也莊二十四年刻桓宮桷書月者注云功重於丹楹是也若其失禮始造宗廟者例書日即成六年春王二月辛巳立武宮是也所以然者刻桷功重於丹楹猶變例書月況始造宗廟為費實深甚不日乎通義云昭公之世季孫意如禱于煬公今立其宮以報之遺訪曰立煬宮不日明事出叛臣又與立武宮不同也按趙氏汸涉左氏孔氏何為從之煬宮是否季氏所立本傳無文然親盡之廟非所宜立與武宮同而日不日殊其為所見世所聞世之別明甚定哀多微辭諱之意甚譏之意深也

冬十月霣霜殺菽【疏】差繆略云叔公羊作菽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唐石經左氏初刻作叔磨改作菽石經穀梁作菽左傳釋文正作叔云本或作菽說文作尗校勘記監本冬字空缺

何以書記異也【注】菽大豆時猶殺菽不殺他物故為異【疏】注菽大豆〇詩小雅采菽云采菽采菽箋菽大豆也左傳成十八年云不能辨菽麥注菽大豆也左傳此經疏云菽者大豆之苗又是時霜之殺五行志注師古曰菽大豆也〇注時猶至為異〇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猶作獨釋云知獨殺菽不殺他物者書據以訂正按紹熙本猶亦作獨舊疏云若更殺他物則經直云霣霜不舉殺名傳云記災也即桓元年秋大水傳云何以書記災也故注云災傷二穀以上是也此則但傷一穀既不成災故謂之異穀梁傳未可以殺而殺舉重注舉殺豆則殺草可知可殺而不殺舉輕注不殺草則不殺菽亦顯僖三十三年隕霜不殺草是也其曰菽舉重也非公羊義

此災菽也曷為以異書【注】據無麥苗以災書【疏】注據無至災書〇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傳何以書記災也是也舊疏云向解若更殺他物則經直云霣霜不舉穀名何故莊七年經云無麥苗者彼傳云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注水旱螟蟲皆以傷二穀乃書然不舉穀名至麥苗獨書者民食最重故也然則一災不書今此書者示以早當誅季氏故不得不書嫌也俞氏樾公羊平議以傳文菽為衍文蓋無麥苗以災書則此霣霜殺菽亦當以災書而傳乃曰記異也故弟子問曰此災也曷為以異書亦通

異大乎災也【注】異者所以為人戒也重異不重災君子所以貴教化而賤刑罰也周十月夏八月微霜用事未可殺菽菽者少類為稼強季氏象也是時定公喜於得位而不念父黜逐之恥反為淫祀立煬宮故天示以當早誅季氏【疏】注異者至罰也〇隱三年傳注云異者非常可怪先事而至者隱五年注云災者有害於人物隨事而至者是則先事而至人君可以為戒若其變改則不害人物若災則害事已見無及變更故君子重異不重災也故何說引洪範五行傳及鄭駁異義皆云非常曰異害物曰災異為非常上天垂象教先乎殺故為教化災已害物謂罰巳及故為刑罰也繁露必仁且智云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小者謂之災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詩云畏天之威殆此謂也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異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見天意之仁而不欲害人也謹按災異以見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內以自省宜有懲於心外以觀其事宜有驗於國故見天意者之於災異也畏之而不惡也以為天欲振吾過救吾失故以此報我也是異為人戒義也五行傳又曰害物為災不害物為異災散於已至異戒於未來來者可追已至者無及故君子視不害物大於異物也說苑政理云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驗之驗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于刑者則非王者之所得已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〇注周十至殺菽〇說文尗豆也荅小豆也淮南子墬形訓菽夏生冬死農桑輯要引四民月令云杏花盛桑椹赤可種大豆四月時雨降可種大小豆又引氾勝之書曰三月榆莢時有雨高田可種大豆夏至後二十日尚可種則種菽有早晚南方早者六月可穫晚者亦至冬令也詩小雅小明云歲聿云莫采蕭穫菽是夏正之八月非稼菽時而為微霜所殺故為異也〇注菽者至象也〇舊疏云菽為稼三之第故為少類季氏於叔孟為弟亦是少之義故得為其象菽雖第三為稼最強季氏雖幼強於孟故曰菽者少類為稱強季氏之象也按說文尗象豆生之形於五穀中叢植最低故叔季之字从尗廣雅釋詁叔少也古多叔菽相叚也故菽亦作叔禮記檀弓啜菽飲水盡其歡三公山碑叔粟如火是也古微書春秋考異郵云菽者稼最強五行志云菽草之難殺者也又引董仲舒說亦云菽草之強者也〇注是時至季氏〇五行志中之下云定公元年十月隕霜殺菽劉向以為周十月今八月也消卦為觀陰氣未至君位而殺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是時季氏逐昭公死于外定公得立故天見災以視公也釐公三十二年隕霜不殺草為嗣君微失秉事之象也其後卒在臣下則災為之生矣異故言草災故言菽重殺穀一曰菽草之難殺者也書殺菽知草皆死也言不殺草知菽亦不死也本穀梁為說志又

云董仲舒以爲菽草之彊者天戒若曰加誅於彊臣言菽以微見季氏之罰也何氏之災本此韓非子七術篇必罰云故仲尼說隕霜而殷法刑棄灰往仲尼對哀公曰隕霜不殺菽則以宜殺而不殺故也按韓非書斥此霣霜殺菽言故下云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殺菽何爲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乎御覽引考異郵云定公卽位隕霜不殺菽菽者稼最强季氏之萌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吳嘉禾三年九月隕霜殺穀說者謂誅罰不中君出致在臣下是時呂壹專作威福與漢元帝石顯用事永光元年九月隕霜殺稼同案定元年十月乃夏之八月而隕霜殺菽較漢吳在九月更早一月而菽乃殺之尤勁者而能殺之則稼與菽更不足言矣蓋石呂後皆復誅而魯自襄昭以後三家四分公室定公受國季氏爲寄食之君其後哀公客死於外故書定卽位之後夏之八月卽有隕霜之異君弱臣强之象也舊疏云何氏以爲定公者昭公之子與賈服異既爲昭公之子而害於得位者正以父見放逐薨於乾侯替人秉政有年歲矣忘其恥辱欲求稱於經祀天怪其所爲故示之戒也又引舊疏云定公爲昭公爲立非其次是以害之而謂昭公爲父者臣子一例故也

公羊義疏六十八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定二年盡四年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疏】包氏慎言云五月無壬辰四月之二十七日

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注】据桓宮僖宮災不言及不但問及者方於下及闕其文問之故先俱張本於上【疏】注据桓至書及○卽哀三年書桓宮僖宮災是也○注不但至於上○校勘記云鄂本闕作閒此誤言傳文不但問及者何而連言雉門及兩觀災閒也爲下方復問曷爲雉門災及兩觀故先於此俱問張本於上也

兩觀微也【注】雉門兩觀皆天子之制門爲主觀爲其飾故微也【疏】注雉門至微也○禮記明堂位云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注言廟及門如天子之制也正義謂制度高大如似天子耳昭二十五年傳子家駒曰諸侯僭天子久矣設兩觀云云是雉門兩觀皆天子之制也故傳不及雉門者舊疏云天子諸侯皆有雉門但形制殊耳按諸侯三門他國不聞有雉門或唯魯有而又制如應門故爲天子制也史記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徐廣曰茅一作第又作夷字古文作鴺雉亦與夷通左傳昭十七年服注雉者夷也又漢書揚雄傳注引服虔云雉夷聲相近爾雅釋詁樊光注雉夷也是也古微書引或精待云雉之爲言弟也故納關門卽雉關門也蓋卽觀也周禮閽人注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一曰畢門元謂雉門三門也春秋傳曰雉門災及兩觀疏元謂雉門爲三門者破先鄭雉門爲二必知雉門爲中門者凡諸侯三門有皋應路詩云乃立皋門皋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是也若魯三門則有庫雉路故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皋門則庫門向外兼皋門矣又云雉門天子應門則雉門向內兼應門矣既言庫門向外兼皋門則雉門向內兼應門則天子五門庫門在雉門外明矣按毛氏大雅緜傳云王之郭門曰皋門王之正門曰應門箋云諸侯之宮外門曰皋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蓋皋應本太王爲諸侯之門文王增爲天子之制諸侯不得更有皋應之名故魯唯庫雉路也江氏永鄉黨圖考云集傳云太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送尊以爲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爲朱子又云書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有雉門禮記云魯有庫門家語云衞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皋應者則皋應爲天子之門明矣此爲定說注疏言魯有庫雉他國諸侯有皋應者皆非江氏又云明堂位言魯之庫門雉天子之皋雉門儀天子之應耳非謂唯魯有庫門雉門而餘諸侯不得立也檀弓言庫門者四除魯莊公既葬而絰不入庫門之外言君復於庫門宰夫命舍故諱新自雉門至於庫門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皆通諸侯言之非專爲魯記也禮器言繹之於庫門內家語謂孔子爲衞莊公言之則諸侯皆有庫門可知有庫門則亦有雉門矣按諸侯之門或路門同闕魯有雉門者正以有兩觀故通與引三禮義宗云雉門雉施也其上有觀闕以藏法象魏故以施敎數爲名周禮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闕是也他國無

魯有大庭氏之庫得名其檀弓所記多是魯諸侯假魯事以明經兩觀中門未必名雉則大門不必如魯有庫門也魯有庫門或因制不必他國皆然家語多王肅私竄不可據焉戴氏震三朝三門考云天子之宮有皋門有應門有路門路門一曰虎門一曰畢門不聞天子庫門雉門也諸侯之宮有庫門有雉門有路門不聞諸侯皋門應門也皋門天子外門庫門諸侯外門應門天子中門雉門諸侯中門異其名殊其制辨等威也天子三朝諸侯三朝天子三門諸侯三門其數同君國之事侔體合朝與門無虛設也王氏壁鄉黨正義云戴氏謂天子亦三門與宋劉氏敞之說同旣以爲三門則皋門卽庫門雉門卽應門亦可通名故郊特牲云獻命庫門之內是指王朝也戴氏以爲據魯以合於天子殆非也作雉解路寢明堂咸有庫臺庫門庫門臺門卽雉門是天子亦得稱庫雉也考工記匠人云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參个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門二徹參个注云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每扃爲一个七个二丈一尺廟中之門曰闈小扃膷鼎之扃長二尺參个六尺路門者大寢之門乘車廣六尺六寸五个三丈三尺言不容者是兩門乃容之兩門乃容之則此門半之丈六尺五寸正門輔之應門謂朝門也二徹之內八尺三个二丈四尺焦氏循羣經宮室圖說路門[illegible]人君視朝之地宜廣於諸門不應小至一丈六尺五寸視應門三之二也以考工記門堂門室注參之東西當得三十步而兩室與門各居其一則中亦十步也一步六尺則十步爲六丈矣然古尺比今尺爲短如注言一丈六尺五寸得今九尺强則輿記文不容之言不合而焦氏所言亦太傷劉氏實循論語正義云細擇記文但謂以乘車五个略狹故曰不容車耳乘車五个三丈三尺度以今尺爲二丈强而路門稍狹則爲二丈內外矣記又云王宮門阿之制五雉注阿棟也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高以高度廣以廣疏謂門之屋兩下爲其脊高五丈不著門丈之制又此皆爲天子言之若諸侯宮廟之門其高廣經無明文然必當殺於天子王氏塗引迮氏愛蓮曰據鄭氏說諸侯三門其高與天子同其廣路門丈六尺五寸雉門二丈四尺皋門之廣與應門同諸侯之庫雉亦與天子同其觀合理殆非是也門爲主觀爲其飾者釋名釋宮室云闕在兩旁中間闕然爲道也禮記疏引白虎通云闕者所以飾明別尊卑也崔豹古今注云闕觀也古每門樹兩觀於其前所以標表宮門也其上可居登之則可遠觀故謂之觀人臣將朝至此則思其所闕故謂之闕其上皆丹堊其下皆畫雲氣仙靈奇禽怪獸以昭示四方焉然闕止在雉門旁崔謂每門皆有於禮乖也元和郡縣志兩觀在縣東南五十步定公二年雉門及兩觀災卽孔子數少正卯處是也穀梁桓三年禮逆女諸母兄弟不出闕門或謂此然諸母並不得出路門也恐非指是在傳莊二十一年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疏引服虔云西辟西偏也當謂兩觀之內道之西也是有兩觀則東西有兩宮室可設享而舞樂不止門上作臺也按觀與闕似是一處而二物鮮昭二十五年稱疏雉門爲正兩觀在門旁雉觀之物故以兩觀爲徽

然則曷爲不言雉門災及兩觀【注】据下新作雉門及兩觀先言作者主災者兩觀也【注】時災從兩觀起【疏】注時災從兩觀起○穀梁傳其不曰雉門災及兩觀何也災自兩觀始也注始災者兩觀也通義云實兩觀災延及雉門非雉門災延及兩觀

時災者兩觀則曷爲後言之【注】据欲使言兩觀災及雉門若言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疏】校勘記云唐石經作主災者兩觀諸本皆誤作時災

志祖云左傳疏引作主按紹熙本作主不誤〇注據欲至孔父〇見桓二年正以兩觀先災宜書兩觀災及雉門也不以微及大也〔疏〕穀梁傳先言雉門尊尊也注欲言兩觀災及雉門則卑不可以及尊災不從雉門起故不得言雉門災及兩觀兩觀始災故災在兩觀下也鄭駁曰欲以兩觀微災則經宜言兩觀災及雉門雉門尊兩觀卑卑不可以及尊故不得不先言雉門而後言兩觀欲令兩觀始災故災在兩觀下矣通義云兩觀先災而後言之稱言有序猶孔父先死而曰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也若然仲子以微不言及兩觀又以微言及者言及而後其微見者加及以絕之也不待言及而其微見者不加及以絕之也

何以書〔注〕不復言雉門及兩觀災何以書者上已問雉門及兩觀災故但言何以書〔疏〕注不復至以書〇舊疏云隱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傳云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注云不但言何以書者嫌以主覆問上所說二事不問求賻又七年城中丘傳云中丘者何內之邑也城中丘何以書注云上言中丘者何指問邑也欲因其何以書嫌但問書中丘故復言城中丘何以書也傳二十年傳云西宮災何以書然則彼三傳文皆舉句而問之今此不嫌不以微及大何以書而不舉句問之者正以上傳已云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不能復重言之故省文也

記災也〔注〕此本于家駒諫昭公所當先去以自正者昭公不從其言卒為季氏所逐定公繼其後宜去其所以失之者故災亦二云爾立雉門兩觀不書者僭天子不可言雖在春秋中猶不書〔疏〕注此本至云爾〇見昭二十五年穀梁疏引劉向云雉門天子之門而今魯僭制故致天災也五行志上定公二年五月雉門及兩觀災董仲舒劉向以為此皆書僭逾度者也先是季氏逐昭公昭公死于外定公即位旣不能誅季氏又用其邪說淫於女樂而逐孔子天戒若曰去高顯而書僭者一曰門闕號令所由出也今舍大聖而縱有事亡以出號令矣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何氏劉氏皆以魯雉門爲僭天子皆與漢志所載董劉說合是公穀二傳惟此傳云記災不云記異董劉說及受女樂事在後與傳例不合〇注立雉至不書〇隱五年初獻六羽傳云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始僭諸公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此譏與彼同解詁箋云傳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此因災見且以發王文始郊禘也

秋楚人伐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其言新作之何〔注〕據俱一門兩觀如故常〔疏〕通義云據新延廄不言作〇注據俱至故常〇莊二十九年傳云有所增益曰作此仍故常無所增益而言作故據以難

脩大也〔注〕天災之當減省如諸侯制而復脩大僭天子之禮故言新作以見脩大也〔疏〕毛本脩作修〇注天災至大也〇繁露王道云作雉門及兩觀譏驕溢不恤下也鄒滋鄭脩之義穀梁傳言新有舊也作爲也有加其度也俱興何氏有所增益曰作穀合彼注又云譏故曰新此言新作蓋有書爾又增大之也傳二十年新作南門傳何以書譏何譏爾門有

古常也亦以其奢泰不率古制惡之也

脩舊不書此何以書〔注〕據西宮災後脩不書〔疏〕注據西至不書〇見傳二十年西宮災後脩以理度知也

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注〕務勉也不務公室亦可施于久不脩亦可施于不務如公室之禮儀辭也月者久也當即脩之如諸侯禮〔疏〕注務勉也〇呂覽士節云不可不務求此人也又離言云不可不務也高注並云務勉也荀子富國云儒然要時務民注務勉強也〇注不務至辭也〇舊疏云即文十三年傳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脩也何氏云即恕久不以時脩始至今壞敗故譏之然則此文不務公室者亦可見魯人頗恕五月有災十月乃作之義故云亦可施於久不脩也校勘記出亦可施于久不脩云舊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于作於下同作於是按主人習其辭而問其傳則但責其久不脩其實則責其脩天子不務如公室也故爲微辭也通義云譏事氏當國不勉務公室之事網關重地被災爾五月然使脩之魯雉門如天子之門而兩觀尤非諸侯之法春秋雖若以譏久不脩書其僭已據事直見矣所謂微辭也〇注月者至禮〇舊疏云正以莊二十九年春新延廄傳二十年春新作南門皆時此特月者譏其久不脩也舊云如天子之門大不可卽成故月以久之按昔說是也時魯宜因歷執闕及時脩治今乃爲爲踰遂工作業多識日持久故書月以起之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注〕月者內有彊臣之讎外不見答於晉故危之〔疏〕注月者至危之〇正以凡朝例時此月故解之月爲危者襄二十八年十一月公如楚注如楚書月者危公朝其狄之屬是也而傳十年注云故如京師則月繁之如晉晉則月安之者矣惡不嫌同辭故也知不見答於晉者昭二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傳其言至河乃復何不敢進也注時聞晉欲執之不敢往晉于雖見執恥見距故諱使若至河河水有難而反又十二年十三年二十一年皆書公如晉至河乃復之屬皆不見答之辭此與彼文同故也內有季氏彊臣外不見答盟主故爲危

三月辛卯邾婁子穿卒〔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三月磨改作二月解云公羊穀梁皆作三月左氏作二月未知孰正按此則當從唐石經原刻包氏慎言云三月有辛卯月之朔日辛卯杜氏長例是曆定公三年甲午二月癸亥朔辛卯二十九日

夏四月

秋葬邾婁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婁子盟于枝〔注〕後相犯時者諱公使大夫盟又未踰年君薄父子之恩故爲其諱使若義結善事〔疏〕經文枝二傳作拔校勘記云枝唐石經諸本同按枝當爲拔字之誤也如公孫枝之枝穀公孫枝校枝與枝字形相近易混漢書地理志北海郡下縣郡云侯國莽回校監一作校一作校又有子國圖云拔加手旁注拔或作拔是也左傳校勘記顧炎武云石經校誤校拔石經此處殘缺後或

所據乃誤刻本杜云拔地闕左傳作鄆杜云鄭地拔也大事表云書在今兗州府城陽縣境○注彼相至鄭事○會盟之例大信時小信月不信日此後相犯不信明矣哀元年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宴之爲是也今而書時爲大信辭故鄭之閒二年注者臣無相連之道故大夫不敢君莊九年注齊國之臣其晉臣也此公使大夫盟諸侯弗禮又邾婁子穿卒於三月冬會其孤又失禮故皆爲諱作易辭也易者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傳何以不日易也注易猶使易也相親信無使患之辭是也通義云不月者入春秋求邾婁數侵我邊鄙內亦惡取其邑唯終定公之世二國修好未嘗相犯故特大信辭也義亦通又云宋諸年譏哀者與其所可與譏其所可譏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包氏慎言云二月無癸巳據曆三月之九日正月之八日也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婁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月而不舉重者楚以一裘之故拘蔡昭公數年然後歸之諸侯翕然侵之會同最盛故善錄其行義兵也拘不書者惡蔡侯吝一裘而見拘執故匹夫之執爵不書者從執例■左傳疏引土地名云召陵楚地書疏云上文二月陳侯吳卒下之六月葬陳惠公然則其父未葬宜稱子某而言陳子僖九年宋子之下注云宋未葬不稱子某者出會諸侯非尸柩之前故不書然則今此陳子亦然但從宋子省文故不復注之○注月而至兵也○正以侵伐例時此月者其舉重宜云公會劉子晉侯以下侵楚不言于召陵也而今會侵並舉是書月又不舉重故解之善錄其行義兵者僖十五年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注月者善錄義兵僖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會曹伯以下伐齊注月者與襄公之征齊善錄義兵此與同也舊疏云僖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以下侵蔡何氏云月者善義兵也然則彼亦是義兵而舉重者正以彼下經云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傳云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則曷爲再言盟喜服楚也則以下有書服楚之文爲義兵可知是以不勞具錄也桓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公會齊侯宋公以下于侈伐鄭彼注云月者善諸侯征突善錄義兵也不舉伐爲重者用兵重於會時月爲桓侯有危舉不爲義兵錄故復錄會也按詳錄爲褒善辭所顧書之重辭之復其中必有異者爲是也此書月已爲義兵錄復以蔡昭見執諸侯翕然侵之會同最盛故又詳錄所會地者其善也蓋侵伐書月不必皆錄義兵如莊十年二月公侵宋書月爲危僖四年冬十有二月公孫慈會齊人以下侵陳書月爲刺下六年二月公侵鄭八年春王正月二月比侵齊爲危莊三年正月溺會齊師伐衛書月爲惡齊會是不皆爲義兵錄故此復不舉重以起之也拘蔡昭公者即下傳云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爲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是其事也○注拘不至夫之○傳二十一年執宋公以伐宋二十八年晉侯執曹伯之屬皆書執此不書故解之匹夫之者舊疏云所以不直言賤之而言匹夫之者以楚人執夏齊之屬大夫猶書今反不書賤於大夫故言匹夫之○注執歸至執例○舊疏云即僖二十一年注云凡出奔歸書執獲歸不書者出奔已失國故錄還惠施國與執獲者異臣下衛

諱書事之未失國不爲諱國無爲錄也是其被執而歸不書之錄今此蔡侯之執經雖不書其實見執故得從其例矣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爲不會召陵故也不舉滅爲重書以歸殺之者責不死位也日者定哀滅例日定公承黜君之後有彊臣之讎故有滅則危懼之爲定公戒也■包氏慎言云四月書庚辰月之二十六日校勘記出公孫歸姓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公孫歸姓二傳無歸字姓音生按昭二十三年注作歸生疏引此經同左氏釋文作公孫生云本又作姓按姓生通昭元年會于虢三傳皆作公孫歸生左穀此經蓋誤也○注爲不至故也○舊疏云召陵之會蔡爲謀首召陵之經不見沈子而今滅之故知義然也○注不舉至位也○襄六年齊人滅萊傳曷爲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注明國存不書殺萊君者舉滅國爲重使萊君死位故但舉滅國爲重今欲責沈子不死位故并書以歸殺之也○注日者至戒也○正以滅例月此日故辭之定哀滅例日者舊疏云定哀之時文致大平若有相滅爲罪已重故皆書日以詳其惡即此經及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遬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之屬是也又云既言定哀滅例日乃是滅爲例矣而又言定公承黜君之後有彊臣之讎故有滅則危懼之爲定公戒者欲道哀公之篇若有相滅例合日按哀公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傳曷爲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注不日者深諱之定哀滅例日此不日者諱使若不滅故不日故舊疏謂欲見他國者容不書之是也舊疏又云哀公之篇更無書滅之經而知例日者正以文承定公之下定公猶日則哀公明矣定公承黜君之後僞有危懼是以有滅則書日哀公無此義故諱其滅以深不救同姓之辭但知例合書其日故何氏云諱按定哀滅例日何氏此語必有所受故據以爲例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浩油■再言公者昭公數如晉不見答卒爲季氏所逐定公初即位得與諸侯盟故喜錄之後楚復圍蔡不救不日者善諸侯能翕然俱有疾楚之心會同最盛故褒與信辭■釋文浩油二傳作皋鼬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九經古義云鹽鐵論作[illegible]爾雅釋訓皋皋琄琄樊光本作浩浩按鹽鐵論見和親篇桓寬習用公羊說或亦公羊異本也惠氏棟云古讀皋爲浩鼬爲由皋浩同部油鼬皆从由聲故也大事表云鄭氏曰鄭地城皋也杜注繁昌縣東北有成皋亭今在許州府臨潁縣界按在臨潁者近是水經注潁水篇潁水又東南逕皋城北即古皋城亭矣春秋書公及諸侯盟于皋鼬者也皋鼬字相似名與字乖耳一統志城皋亭在許州府臨潁縣南定四年盟于皋鼬即此地是也○注再言至錄之○舊疏云正以僖五年夏公及齊侯以下會王世子于首戴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九年夏公會宰周公以下于葵丘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之屬皆不再言公今此再言公故於此解之昭公數如晉不見答者即昭十二年夏公如晉至河乃復十三年公如晉至河乃復二十三年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是數如晉之文也不見晉人來聘之經故云不見答也卒爲季氏所逐者即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是也而再言公故知其喜似若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傳曰曷爲再言盟喜服楚也之類注云

孔子曰書之重辭之複嗚乎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據亦通於此按上年公如晉亦至河乃復此得與諸侯盟有故尤喜錄之望鐵論和親云春秋存君在楚詰鄬之會書公紿夷狄也三傳皆無此義蓋嚴氏云春秋說通義云彼意似以楚強無信侵之有危為公危辭此盟蓋會盟異地之間有他事又劉子不與盟備此三者合書諸侯例也但葵丘重丘之等不書公及今再言公盟即與此會于宋再書言豹同之意故知是殆之也按春秋於中國勝楚事俱有善辭故下經伯莒之戰吳進稱子此突為殆諸侯與全經例乖○注善後辭楚至信辭○鄭本褒作襄鄭下經楚人盟蔡是也下傳云夷狄也而憂中國又曰蔡請救于吳明在會諸侯無救之者故無救文也宜書日而書月為小信辭者正以諸侯能肅然疾楚故猶與之也

杞伯戊卒于會【注】不日與盟同日【疏】釋文戊音茂又音恤二傳作成按戊戊成三字混未知孰是史記杞世家平公十八年卒子悼公成立與二傳同校勘記云戊唐石經諸本同○注不日與盟同日○舊疏云考諸古本日亦有作月者若作日字宜云所見之世小國之卒以例合書日即上言三月辛卯邾婁子穿卒之文是也今不日者正以與盟同日文不可施故也何者若言五月甲子公及諸侯盟于浩油甲子杞伯戊卒于會則嫌上會非信辭若言五月公及諸侯盟于浩油甲子杞伯戊卒于會則嫌與盟別日是以進退不得日也若作月字宜云所見之世嫌例書日若有內行失亦但月之即昭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何氏云不日者行微弱故略之入所見之世責小國詳始錄內行也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故於終略責之見其義是也今杞伯亦有內小失宜合書月而不書月正以與盟同月故也通義云不日者與益姑同義蓋用古本為說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疏】大事表云在今南陽府葉縣西應劭以漢華容縣為許所遷之容城非也定四年許遷後二年鄭即滅許傳云因楚敗也漢華容為今荊州府監利縣在郢都之側鄭豈能至此又哀元年許復從楚圍蔡似未嘗滅或云楚復封之則不可考其何地矣方輿紀要云容城在荊州監利縣東五里應劭以為楚遷許之容城沈氏欽韓云其地當在南陽府或曰葉縣西蓋本顧氏棟高說水經注夏水篇又東過華容縣南縣故容城矣春秋許遷于容城是也北臨中夏水自縣東北逕成都郡故城南按昭十八年許遷于白羽即析也在今南陽府之內鄉鄭許世仇許避鄭患豈有復遷葉縣之理蓋去鄭近於白羽也則應劭猶在華容者近是楚新復國鄭承其敝滅許鄭去之後許仍復封故哀元年得見于經故水經注同應說也

秋七月公至自會【注】月者為下劉卷卒月者重錄恩【疏】注月者至卷卒○舊疏云春秋之義致公例時桓二年冬公至自唐之屬是也若其有危乃合書月即下八年三月公至自侵齊之屬是也今此上會有義兵有錄上盟有信辭之美又再言公為書文則知公於時無危事而之七月故知月為下事爾若然桓十六年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何氏云致者善桓公能疾惡同類比與諸侯行義兵伐鄭致例時此月者善其比與善行義故以致復加月也似月為善者正以桓是惡賊勤作有危而能疾惡脫危而至故致之何氏彼注必言此者欲對桓元年善會之注云不致之者為下去王適是以起無王來足以見無王罪之深淺故復奪臣子辭成誅文也以此言之則桓十六年注云以致復加月仍是危文但善其比行義故能脫危而至與此仍不妨矣○注月者重錄恩○此解劉卷卒書月義也舊疏云大夫之卒宜又降于微國之君但合書時而已而書月者正以新奉王命主會于召陵於會有恩故重而錄之故云月者重錄恩也

劉卷卒

劉卷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我主之也【注】劉卷即上會劉子我主之者因上王魯文王之張義也卒者明主會者當有恩禮也言劉卷者主起以大夫卒之屈於天子也不日者此尹氏以天子喪為主重也此卷主會輕故不日【疏】通義云我主之者蓋劉子反自召陵遘疾道卒魯人為之辯護其喪事與按劉子會召陵伐楚由楚返間不入魯竟魯無為辯護喪事穀梁傳此不卒而卒者賢之也寰內諸侯也非列土諸侯此何以卒也天王崩為諸侯主也則公羊義亦當然○注劉卷至義也○校勘記出因上王魯文王之云閩本作故主之是也此作王之誤監毛本故亦作文上屬與疏合主之作王之同誤舊疏云正以召陵之經劉子為首今云書卒故知一人也不然大夫之卒例則不書劉卷何事獨錄見也今而書見明有恩於魯傳曰我主之亦其一隅矣又云劉子天子之大夫卒天子之命致諸侯於召陵主會明夫此傳宜云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主我也而云我主之者正以春秋王魯因魯之文故言我主之不言主我也言張義者欲張魯君為王之義○注卒者至體也○舊疏云若主會有恩禮即違例書卒也傳九年公會宰周公成十六年十七年之時數有公會尹子單子之文而皆不卒言卒等有恩書諭遠近蓋在主會之年卒者恩而錄之若期外者當從恩殺略之是以尹子單子之徒不見卒文若奔喪主我使來會葬之屬其恩差重三年之外方始略之即隱三年夏四月辛時尹氏卒傳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彼注云卯天王崩魯隱往奔喪尹氏主儐贊諸侯與隱交接而卒恩隆於王者則加禮錄之明當有恩禮又文三年王子虎卒傳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彼注云王子虎即叔服也新為王者使來會葬在葬後三年中卒君子恩隆於親親則加報之故卒明當有恩禮也按尹氏卒在期內舊疏述之者為亦當在加隆之例其卒若在期外亦宜恩錄也○注言劉至天子○舊疏云襄十五年劉夏之下傳云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注諸侯入為天子大夫不得氏國稱本爵故以所受采邑氏稱子今此劉卷乃是圻外諸侯入為天子大夫所以不言劉子卷卒從諸侯之例而言劉卷其但字者正欲起大夫卒之屈於天子故也通義云劉敞曰何以不言爵圻內之君也不世爵故不與爵稱也王者之制內諸侯祿外諸侯嗣此三代之禮最所重者也於經未有以言之觀乎劉卷卒則可信矣故生稱爵其祿也卒稱名從正也解詁義云者劉者明天子大夫得世祿去子者明爵不得世也按劉卷之本國與爵不可考其是否劉夏之後亦不可定要皆外諸侯而食采於劉者也左氏家以為夏後者公羊所不取○注不日至不日○正以尹氏卒書辛卯故解之舊疏云文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注云尹氏卒日此不日者在期外也然則尹氏之主諸侯由其在期內故日之今此劉卷之主諸侯亦在期內而不日者正以尹氏之主諸侯乃是天王崩儐贊隱公其恩重劉卷之主諸侯乃在召陵之會故不書日見其輕矣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囊瓦稱人者楚為無道拘蔡昭公數年而後怒蔡歸有言伐之故貶明罪重於圍

注囊瓦至伐之○哀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經實此稱人故解之知人為囊瓦者以下傳云使囊瓦將而伐蔡也下傳云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于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為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為是興師是其事也○注故貶至於圍○隱二年注凡書兵者正不得也故圍亦有罪但不為其惡此囊瓦貶稱人故罪重於圍也繁露王道云觀乎楚昭王之伐蔡知無義之反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釋文圉左氏作圄虞本或作吳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作孔圉虞字缺穀梁同左氏說文口部圄守之也㚔部圉囹圄所以拘罪人圉圉[illegible]穀皆同也漢書地理志天水郡冀禹貢朱圄山在縣南師古曰圉讀與圄同隸釋堯廟碑[illegible]祝圉大虞碑下及隸續[illegible]圉皆段圉為圄也

葬劉文公

外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錄我主也　其實以主我恩錄之故云爾舉采者禮諸侯入為天子大夫更受采地於京師天子使大夫為治其國有功而卒者當益封其子時劉卷以功益封故不以故國而以采地書葬起其事因恩以廣義也稱公者明本諸侯也

注其實至云爾○正以傳云我主其實劉卷主會為主我也通義云明內有恩禮當錄之○注舉采至其子○白虎通京師云諸侯入為公卿大夫得食兩家采否曰有能然後居其位德加於人然後食其祿所以尊賢重有德也今以盛德入輔佐得兩食之故王制曰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兩家采則禮更受采地於京師也公羊禮說云采有二始封之時則有采地入為天子大夫更受采地其始封所受者書大傳云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紀季以酅入于齊酅即紀之采也此國滅而采不滅之證其入為天子大夫更受采者詩所謂還于授子之粲兮傳諸侯入為天子卿士受采祿是也接諸侯受采京師之制亦有二有受而傳之子孫者此注所云有功而卒者當益封其子是也召公封燕而仍為太保周公封魯別子仍為周大夫其圻內采地子孫世守故春秋周有召伯周公也一則入為大夫時有采地[illegible]徙仍歸采地于王朝其子襄本爵如故王制所云內諸侯祿也注遷實置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世又云大夫不世爵注謂圻內及列國諸侯入為天子大夫者但守其祿位而已不得據有其地故衛武公齊丁公並入為卿士不聞有子孫世守采地于京師也即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當亦有采地故鄭風緇衣有授子之畿諸其子孫亦不聞世有采地于周也明卿士於王室有錯會赴圻內有采祿矣又諸侯入為天子大夫其命數仍如其本國故

詩王風大車云毳衣如菼傳古者天子大夫服毳冕以進行邦國而聽男女之訟則是子男入為大夫者蓋天子大夫四命出封始加一等不得服毳冕諸侯入為大夫者本爵故尊直以入仕為從不[illegible]加其命數故詩疏引鄭志答趙商云諸侯入為卿大夫與在朝仕者異各依本國如其命數是由尊諸侯使之以其命也其采地所在則周禮載師云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鄭以鄭之采地在小都去王城四百里公之采地在大都去王城五百里也陳氏奐毛詩傳疏以為書大傳所記采地為湯沐邑非大傳明云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子孫世守之不得遠至京師也韓詩外傳亦有是語○注時劉至義也○漢書毋將隆傳隆奏封事言古者選諸侯入為公卿以褒有德是則諸侯入仕為褒故錄劉卷不以故國為善辭又書葬以起褒以功益封也○注稱公至侯也○正以春秋五等之爵葬皆稱公故劉卷稱公明本諸侯也蔡僖續按古之以子配者魯之季文子孟獻子衛之孫文子公叔文子皆諸侯之臣也至於王室之卿大夫其尊與諸侯並故以公配春秋曰劉卷卒葬劉文公公羊曰劉卷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按何以本諸侯故稱公蔡以其尊同故繫公二義並通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莒楚師敗績

包氏慎言云十一月書庚午月之二十日伯莒左氏作柏舉穀梁作伯舉伯柏莒舉音義通杜云柏舉楚地水經注江水篇江水又東逕上讀北山名也仲雍讀之大小[illegible]北岸烽火洲即舉洲也北對舉口仲雍作莒字得其音而忘其字非也又云舉水南流注于江謂之舉口南對舉洲左傳定公四年吳楚戰于柏舉京相璠曰漢東地吳江夏有[illegible]水或作舉經即此也於漢為郡屬江夏郡元和郡縣志龜頭山在黃州麻城縣東南八十里舉水之所出春秋吳楚戰子柏舉即此方輿紀要黃州府麻城縣東北三十里有柏子山吳楚陳子柏莒蓋合柏山舉水而名一統志舉水源出麻城縣東北黃櫱山西南流入黃岡縣西三十里入江在麻城名岐亭河入黃國縣界謂之舊州河其入江處謂之三江口大事表云名勝志云湖廣黃州府麻城縣東北三十里有柏子山縣東南有舉水柏舉之名舊因柏山舉水而得今傳文子當漢自小別至于大別又三戰而陳子柏舉是在漢之東北其地應在麻城縣境也

吳何以稱子　據滅徐稱國

注據滅徐稱國○昭三十年冬十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是也

夷狄也而憂中國　言子起憂中國言以明為蔡故也翼桓十四年同

注言子起憂中國○穀梁傳吳其稱子何也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蔡侯之以之則其舉貴者何也吳信中國而攘夷狄吳進矣繁露觀德云雞父之戰吳不得與中國為禮至於伯莒貴泄之行變而反道乃爵而不殊白虎通號篇云蔡侯無罪而拘于楚吳有憂中國心興師伐楚諸侯莫敢不至知吳之霸也○注言以至年同○桓十四年冬宋人以齊人以下伐鄭傳以者何行其意也注以己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是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借人之力以救己之亡既不能左右之又不能行其意如楚人圍蔡蔡方望救于吳禍救以吳而柏舉之戰春秋亦書以者蓋憫蔡之危善吳之救吳之謀楚也數十年矣伍員謀子前寧師謀于後然則柏舉之戰吳之志也名為救蔡吳實主兵而春秋特書蔡侯以吳子者蔡無罪而楚圍之吳能救之蓋惡楚而進吳也按春秋進吳閔中國也楚自能通僭號淩轢諸夏二百餘年桓文亦特小挫其鋒吳能假救蔡入其郢滅其國實足以張

王法雖其志不必尊王春秋卽擴寬大之亦重義不重事之意也 其憂中國奈何伍子胥父誅乎

楚【注】新序九云楚平王殺伍子胥之父史記楚世家無忌讒太子建於王平王囚其傅伍奢而召其二子而告以免父死伍尙謂伍胥曰聞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報無謀也度能任事智也子其行矣我其歸死伍尙遂歸伍胥彎弓屬矢奔吳伍奢聞之曰胥亡楚國危哉楚人遂殺伍奢及子尙左傳亦具有其事

挾弓而去楚【注】挾弓者懷格意也

禮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疏】注挾弓至意也○穀梁傳子胥父誅于楚也挾弓持矢而干闔廬新序云子胥出亡挾弓而干闔廬釋名釋姿容云挾夾也在旁也越絕書吳內傳云吳憂中邦奈何乎伍子胥父誅於楚子胥挾弓身干闔廬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云楚遣使追捕子胥胥乃貫弓執矢去楚楚使者追及無人之野胥乃發弓布矢欲害使者使者俯伏而走是卽懷格意也舊疏云格猶拒也謂若君使追之時己卽懷拒之意故曰挾弓者懷格意也若似今人謂不順之處爲格化之類也或云格來也言所以挾弓者懷欲到人來復仇之意按來格意不明卽拒是也○注禮天至盧弓○蓋逸禮文也舊疏云古禮無文則禮緯文亦無是語詩大雅行葦敦弓旣堅傳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釋文云敦音彫正義敦與彫古今之異彫是畫飾之義故曰敦弓畫弓也冬官弓人爲弓唯言用漆不言畫則漆上又畫之彼不言畫文不具耳此述天子釋士宜是天子之弓故云天子敦弓其諸侯公卿與射者自當各有其弓不必畫矣孟子萬章篇弤朕趙注弤彫弓也天子曰彫弓堯釋錫天下故賜之彫弓也音義云弤都禮切丁音彫云義與釋同焦氏循孟子正義云氐周皆訓至說文車部擊抵也鄭氏士喪禮注轉彫也彫擊字同轉之爲抵猶彫之爲彫矣說文據畫弓也卽詩之敦弓此之彫弓也敦云彫弓者畫五采畫之凡經傳言彫有謂刻鏤者如玉謂之彫金謂之鏤禮記玉豆彫篆論語朽木不可彫是也有謂繪畫者卽此雕弓是也彡部曰彫琢文也古繪畫與刻畫無二字鏤侯彤弓則天子當五采石鼓詩有秀弓秀鄭鏤五采備鏤之繪或曰天子之弓但刻畫爲文也東京賦彤弓斯殺薛注彫弓猶有刻畫也雕與彫語之轉敦弓者彫之段借字詩禮又段敦爲之敦雕可讀如自不得竟讀彤也孟子作弤亦雙聲又子盧賦左烏號之雕弓注發揮曰黃帝乘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髯髯拔墮黃帝弓臣下抱弓而號名爲號也郭璞曰雕畫也然則天子畫弓其來尙矣諸侯彤弓者詩小雅彤弓毛傳彤弓朱弓也以緣傳昔射書文侯之命云彤弓一彤矢百是也晏弓者釋文云旻司馬法殺云晏鄭江賦之櫻字畫朱黑相間而要鏇也盧弓卽玈弓黑弓也文侯之命云玈弓一玈矢百是也荀子大略云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黑弓卽此之盧弓也

以干闔廬【注】不待禮見曰干欲因闔廬

以復讎闔廬曰士之甚【注】言其以賢士之甚【疏】穀梁傳闔廬曰大之甚注子胥匹夫乃欲復仇於國君其孝甚大俞氏公羊平議云士當作大穀梁傳可據以訂正大字據書傳作士字如壽章盡壹等字其上皆從大而今皆作士是其誤也大之甚誤作士之甚何氏因曲爲之說於誤甚不安也據越絕書吳內傳亦云闔廬曰士之甚與公羊同蓋士之者猶言人之也言其勇足爲士也武叔曰是閒穀不成文夫也亦此義故何云言其以賢士之甚也

勇之甚【疏】穀梁傳越絕書閒

將爲之興師而復讎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注】必須因事者其義可得因公託私而以匹夫興師討諸侯則不免爲亂【疏】繁露王道云諸侯不得爲匹夫興師越絕書荊平王內傳云子胥居吳三年大得吳衆闔廬將爲之報仇子胥曰不可臣聞諸侯不爲匹夫興師又吳內傳云將爲之報仇子胥曰不可諸侯不爲匹夫報仇說苑至公篇吳王闔廬爲伍子胥興師復仇于楚子胥諫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注則不免爲亂○鄭本爲作於紹熙本亦作於

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爲也於是止【疏】說苑至公篇亦載子胥曰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爲也於是止其後去事而後復其父仇也如子胥可謂不以公事讎私矣此與何氏上注其義可得因公託私義相足越絕書吳內傳亦云虧君之行報父之仇不可於是止穀梁傳爲是欲興師而伐楚子胥諫曰臣聞之君不爲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仇臣弗爲也意謂若爲匹夫興師不免於亂是爲陷君於不義也通義云言若使君爲匹夫興師則是虧君之義是也

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疏】穀梁傳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爲是日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行歸新序云蔡昭公朝于楚有美裘楚令尹囊瓦求之昭公不予於是拘昭公於郢數年而後歸之史記蔡世家昭侯十年朝楚昭王持美裘二獻其一於昭王而自衣其一楚相子常欲之不與子常讒蔡侯留之楚三年蔡侯知之乃獻其裘於子常子常受之乃言歸蔡侯越絕書吳內傳云蔡昭公南朝楚被羔裘囊瓦求之昭公不與卽拘昭公南郢三年然後歸之上三年左傳云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三傳所記大同易林泰之恆云蔡侯適楚留之江之濱踰日歷月思其后君是也宣十二年傳南郢之與鄭注云南郢楚都范注同

於是歸焉用事乎河【注】時北如晉請伐楚因濟河【疏】毛本事誤是經傳釋詞云渴猶也用事猶禮所云者將有事子上帝之事也○注時北至濟河○正以蔡侯由楚返蔡不渡河也管蔡世家蔡侯歸而之晉請與晉伐楚何所本穀梁傳乃用事乎漢左傳云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新序云昭公濟漢永沈璧曰云云皆作漢蓋皆可通傳者不一紀戰或殊也

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爲之前列楚人聞之怒【注】見侵後聞蔡有此言而怒【疏】新序亦云諸侯有伐楚者寡人請爲前列楚人聞之怒越絕書吳內傳云昭公去至河用事曰天下諸侯能伐楚者寡人願爲前列傳苟諸侯有欲伐楚者寡人請爲前列楚人聞之而怒前列穀梁前書也左傳昭二十九年實列後氏疏列謂行列謂先啓行也故作內書衞者爲內列周禮師氏云朝在野外則守內列注內列書嘗之在內者也是也○注見侵至而怒○以上經楚人圍蔡在僞楚使故也

爲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疏】卽上經楚人圍蔡是也舊疏云圍而言伐者擧名故也新序云於是興師伐蔡管蔡世家楚怒攻蔡越絕書楚聞之使囊瓦興師伐蔡穀梁傳爲是興師而伐蔡

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

為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注】猶曰若是時可與師矣激發初欲與師意【疏】左傳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穀梁傳蔡請救于吳子胥曰蔡非有罪楚為無道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越絕書昭公聞子胥在吳請救蔡子胥於是報闔廬曰蔡非有罪楚為無道君若有憂中國之心意者時可矣新序云蔡請救于吳子胥諫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注猶曰至師意○詩秦風駟驖奉時辰牡傳時是也大雅生民時維姜嫄箋時是也爾雅釋詁時是也按若猶此也單言之則曰若連言之則曰若此通義云若時言如此時也荀子儒效云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此若義信乎人矣彼此若卽此若時也初欲與師意卽上傳闔廬將為之與師而復讎于楚也

於是與師而救蔡【注】不書與子胥俱者舉君為重子胥不見於經得為善者以吳義文得成之也雖不舉子胥為非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得不與也【疏】穀梁傳為是與師而伐楚越絕書闔廬於是使子胥興師救蔡而伐楚荊平王內傳又云其後荊將伐蔡子胥言之闔廬卽使子胥教蔡而伐荊新序云於是興師伐楚遂敗楚人於柏舉而成霸道子胥之謀也故春秋美而褒之通義云傳主釋經進吳子之意善其教蔡非善其為子胥復仇云爾疏云不書教蔡者正以蔡為兵首故也○注不書至為重○正以傳文有善子胥之意經不書與子胥俱故解之也其實春秋重吳能救蔡以責狄而憂中國故舉君為重也○注子胥至之也○善疏云子胥不見於經而得為善之者正以吳得進而稱子是其義文以是之故得成子胥之善故曰以吳義文得成之也穀梁疏云此傳開端似兩公羊及其結憾不言子胥之善夫責父事君尊之非異重服之情理宜共均戴以天性之重降於義合之輕故令忠臣出自孝子孝子不辭忠臣今子胥稱一體之重忽元首之分以父被誅而痛纏骨髓得耿介之孝失忠義之臣而忠孝不得並存傳不善子胥者胥兩端之闇忠臣傳孝子之恩論孝子則失忠臣之義春秋斟量至理尊君卑臣子胥有罪明矣君者臣之天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子胥以釋吳之兵戮楚王之尸可謂失矣雖得壯士之儔節失純臣之義道傳舉見其事不言其義蓋吳子為蔡討楚申中國之心屈夷狄之意理在可知按楊氏斯言自為正論古之君臣與後世殊分土而治亂無分民三諫不從得去所以孤懸人君楚王信任讒邪子胥父兄無罪受誅憯痛之情血氣所共君臣之義既絕責求之情可究然春秋不見子胥但為與吳之辭蓋亦實與文不與實○注雖不至與也○鄂本與下有之字舊疏云與子若重救蔡討楚而敗之也是其憂中國尊周室之義但觀用子胥之謀蔡有為復仇之意是以傳家取而說之遂舉子胥之辭以見之雖舉子胥之辭但非懷惡而討不義是以君子與之昭十一年楚子誘蔡侯之下傳云憤懸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故注者取而況之按越絕書敘外傳記云今荊平何善以次太伯何曰非善荊平也乃為子胥也賢其免於無道之楚困不死也善其以匹夫得一邦之衆並義復仇之諸侯也非義不為非義不死也是其義也

曰事君猶事父也【注】韓詩外傳六親故父服斬衰三年為君亦服斬衰三年禮記坊記云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注君無骨肉之親不重其服至尊不明

此其為可以復讎奈何【疏】通義云敢舉上子胥辭責其事楚君何不如事父

曰父不受誅【注】不受誅罪不當誅也【疏】越絕書外傳紀策者云伍子胥父子奢為楚王大臣為世子聘秦女大有色王私悅之欲自御為奢盡忠入諫守朝不休欲匡正之而王拒之讒臣邪之辭係而囚之待二子而死是子胥父以無罪被誅也新書耳痺云昔者楚平王有臣曰伍子胥王殺其父而無罪奔走而之吳父不受誅事詳左傳史記○注不受至誅也○禮喪服注受猶承也呂覽圜道注受亦惠也爾雅釋詁惠當也承惠皆有當義

子復讎可也【疏】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本取事父之敬以事君而父以無罪為君所殺諸侯之君與王者異於義得去君臣已絕故可也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母莊公不得報讎文姜者母所生雖輕於父重於君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故得絕不得殺【注】通義云可也者亦可也緣孝子言之卽復讎為愛父緣忠臣言之卽不復讎亦為書成其父之志子胥適託憂蔡與師得免於惡假令正為西夫復讎春秋猶譏賁之故不與足可之辭也禮記疏引異義凡君非理殺臣公羊說子可復仇故子胥伐楚春秋賢之左氏說君命天也是不可復仇鄭駁異義稱子思云今之君子退人若將隊諸淵無為戎首不亦善乎子胥父兄之誅隊淵不足喩伐楚使吳首兵合於子思之言也白虎通誅伐云父母以義見殺子不復仇者為往來不止也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不復仇可也使漢書殺教傳春秋之義子不報仇非子也是皆用公羊為說○注孝經至事君○孝經士章文舊疏引孝經鄭注云資者人之行也又引喪服四制注云資猶操也然則言人之行者謂人操行也故與何氏訓取義異唐元宗注用孔傳亦以資為取四制云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之大者也故為君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注責謂大夫君也尊尊謂為天子諸侯也蓋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事君之義取於事父所以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也○注而父至可也○諸侯之君與王者異古者有分土無分民故諸侯之臣於義得去也是以禮記譏記云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不言違天子明天子之臣無去義天子四海為家無出故也○注孝經至君也○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傳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又云念母者所善也則為為於其念母焉貶不與念母也注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蓋重本尊統使尊行於卑上行於下貶者見王法所當誅是則文姜之罪王法誅之可也故傳元年善齊桓誅衰變也莊公但責其念母耳故莊元年注又云言孫者明當推逐去之亦不可加誅誅不加上之意也喪服四制云資于事以事母而廢同取事父以事母故母厭于父斬衰服父在為母期是也緣所生之義則重於君故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不以義斷恩也○注易曰至得殺○易繫辭下傳文左傳莊元年云絕不為親禮也故於義得絕也

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注】子復讎非當復討其子一往一來曰推刃【疏】注子復推刃○校勘記云鄂本因作讎當據正毛本討封按紹熙本亦作讎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推輔也前也墨子小取云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於其所取者予之也淮南氾論云故恩推則情往推猶矯也亦卽一往一來之義也後漢書藏洪傳洪曰情洪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仇

復讎不除害【注】取讎

身而已不得兼讎子復將恐害己而殺之時子胥因吳之衆墮平王之墓燒其宗廟而已昭王雖可得殺不除云【疏】注時子至而已○舊疏云春秋說文使文又云觀平王之尸血流至踝此注不言之者省文也昭二十六年秋九月楚子居卒至今十餘年矣而言血流至踝者非常之事審可以常理言之或者蓋以子胥有至孝之至精誠感天使血流所以快孝子之心也說苑奉使云昔者荊平王爲無道殺子胥父與其兄子胥被髮乞食於吳闔廬以爲將三年將吳兵復仇於楚戰勝乎柏舉級頭百萬囊瓦奔鄭王保於隨引師入郢軍雲行乎郢之都子胥親射宮門掘平王冢笞其墳數以其罪曰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士卒人加百焉然後止吳越春秋二云伍胥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左足踐腹右手抉其目誚之曰誰使汝用讒諛之口殺我父兄豈不冤哉楚世家吳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吳世家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報父讎越絕書荊平王內傳云使子胥救蔡伐荊十五戰十五勝將卒六千操鞭捶笞平王之墓而數之曰昔者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今此報子也又吳內傳云吳王已死子胥將卒六千人操鞭捶笞平王墳曰昔者吾先君無罪而子殺之今此以報子也均無撻其宗廟得唯穀梁傳云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校勘記出時子胥因吳之衆墮云大字本闔監毛本同鄂本無之此衍○注昭王至陳云○校勘記云闔本云缺上畫監毛本改作去

朋友相衛【注】同門曰朋同志曰友相衛不使爲讎所勝時子胥因仕於吳爲大夫君臣言朋友者闔廬本以朋友之道爲子胥復讎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疏】注同門至曰友○舊疏以爲出蓋顏篇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引禮記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周禮大司徒云五曰聯朋友注同師曰朋同志曰友同師卽同門也論語學而與朋友交集解鄭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皇疏同處師門曰朋同志曰友詩周南關雎琴瑟友之箋同志曰友說文又部友同志爲友从二又相交友也其實對文異散則通論語稽求篇云同門曰朋此是古注說文及詩注左傳注公羊注皆然同師便不如同門之當蓋朋是門戶之名凡曰朋黨曰朋比比是鄉比黨是鄉黨皆里門閭戶學僮居處名色故朋爲同門此是字義本當不可易也○注相衛至所勝○禮記曲禮云交遊之讎不同國注讎不吾辟則殺之交遊或爲朋友又云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如父母殁得爲朋友讎讎也周禮調人職從父母兄弟之讎不同國又云主友之讎視從父兄弟不爲魁首故但相衛檀弓云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注爲其負當成之負卽不勝也是也○注時子至復讎○繁露滅國上云故伍子胥一夫之士也去楚干闔廬遂得意于楚所託者誠是何可褒鄭越絕書敘外傳記子胥以困干闔廬闔廬勇之甚將爲復讎名譽甚著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是亦謂闔廬以朋友之道爲子胥復讎也書疏引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箋云朋友謂羣臣與成王同志好者義亦通於此又云書傳數宣生尋受學於太公太公除師學之禮酌酒切謹約爲朋友然則太公爲師既除師學之禮違朋友之亦何傷○注孔子至損矣○論語季氏篇文舊疏云引之者道闔廬子胥相與益友蓋以闔廬爲諒何者頻一許爲之興師甚不樂惡是也蓋以子胥爲直與多聞何者不數衛書之讎復父之讎是其直也子胥賢者博古今之事是其多聞矣便辟者舊疏讀巧爲譬論今世閒有一論語音便辟爲便辟者非鄭氏之意則讀辟爲譬鄭氏義也集解引馬曰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者蓋讀辟爲避故皇本注中作避惠云馬鄭皆讀辟爲避讀矣善柔者舊疏讀口柔面柔體柔之爲善亦鄭義馬氏注以面柔釋之便佞者釋文作辯佞云本亦作便佞校勘記云疏本亦作辯佞云辯爲佞矣今本作便佞蓋據何學論語本改按便辯古通書辯秩亦作便秩御覽四百六引論語注云便佞辯以爲佞也與公羊疏文異義同蓋亦鄭氏義也

而不相迿【注】迿出表辭猶先也不當先相擊刺所以伸孝子之恩【疏】注迿出至先也○說文無迿字古从辵字多與从彳字通疑迿卽徇也陳氏壽祺左海經辨云說文徇徇卽朋友相衛而不相迿之迿史記韓世家將以楚徇韓注徇從死也文選吳都賦徇諱殉之沃劉注亡身從物曰徇漢書賈誼傳注臣瓚曰以身從物曰徇蓋謂朋友相衛不得以身從死也徇之以身有敢爲爭先之義故何訓爲先也不相迿卽禮記居從父昆弟之讎之不爲魁也彼注魁猶首也天文北斗星魁爲本故爲末網人首主友之讎視從父昆弟則亦不爲魁也玉篇迿出表辭也朱顧先也蓋皆本此爲說左傳襄十年云帶其斷以徇于軍亦卽出表之意舊疏云依大司馬田獵習戰之時云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然則表者謂其戰時旗進旗退之限拘迿者謂不顧步伍勉力先往之意故曰出表辭所以伐吳之經不使子胥爲兵首者蓋以吳王討楚兵爲蔡故且舉君爲重是以不得見也○注不當至之恩○原文闕

古之道也【疏】通義云已上二事因方論復讎故旁及之

楚囊瓦出奔鄭【疏】越絕書吳內傳囊瓦者何楚之相也

庚辰吳入楚【疏】包氏慎言云十一月書庚辰月之三十日左氏經作入郢史通雜說云春秋左氏傳釋經云滅而不有其地曰入如入陳入衛入許入鄭卽其義也至柏舉之役子常之敗庚辰吳入郢書以郢夫諸侯列爵並建國都唯取國名不稱都號何爲鄭之見入遣其楚名比于他例一何乖殊事二傳所載皆云入楚豈左氏之本猶爲繆異

吳何以不稱子【注】據狄人盟于邢有進行稱人【疏】注據狄至稱人○僖二十年齊人狄人盟于邢注狄稱人者能常與中國也是也

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注】舍其室因其婦人爲妻日者惡其不義【疏】穀梁傳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爲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吳越春秋二云闔廬妻昭王夫人伍胥孫武白喜亦妻子常司馬成之妻以辱楚之君臣也按昭書作平樂孱王道云楚昭王行無虔殺伍子胥父兄蔡昭公朝之因請其妻昭公不與吳王非之舉兵加楚大敗之君舍乎君室大夫舍乎大夫室妻楚者之母食暴之所致也又仁義法云闔廬能正陳蔡之難吳而春秋奪之義辭以其身不正也按陳字衍越絕書敘外傳記子胥妻楚王母無罪而死于吳其行如是何義乎曰孔子固臣之矣實其復讎惡其妻楚王母也通義云此左傳所謂以班處宮者也反其欲俗故不足進擯哀元年左傳蔡人男女以辨

二十五年左傳男女以班賂晉侯士虞記注班次也蓋謂男與女相次故左氏云以班處宮此傳云會其室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春秋義之曷爲狄之其入鄭也以班處宮故狄之柏舉之戰以義始以狄終春秋不遺晉不隱惡先進而後貶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如此列女傳云伯嬴者楚平王之夫人昭王之母也昭王時吳入郢王亡吳盡妻其后宮伯嬴持刀曰諸侯外淫者絕鄉大夫放士庶人宮割妾以死守之不敢承命耳且凡所欲妾者爲樂也近妻而死何樂之有如先殺妾又何益於君王於是吳王慚遂退舍是妻楚王母事也越絕書以子胥妻楚王母盡傳聞之誤楚王母卽平王所聘大子建娶于秦者也〇注日者惡其無義〇校勘記云鄂本無作不此誤舊疏云正以春秋之義入例書時傷害多則月卽定五年夏於越入吳傳三十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之屬今而書日故須解之

公羊義疏六十九

定五年盡八年

句容陳立卓人著

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注】是後臣叛日甚者失國實宋大夫數【疏】包氏慎言云正月書辛亥朔左傳作三月劉歆以爲正月二日則劉氏所據左氏作正月也漢書楚元王傳注亦云五年正月辛亥朔鄭古所據經是穀梁經而二傳皆文不言其氏吳〇注是後至夫數〇解云書稱下八年秋晉趙鞅歸衛侵鄭逆侵衛之文是也春失寶歸下八年盜竊寶玉大弓是也宋五大夫叛歸下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注不言叛者從叛臣叛可知是也校勘記云疏中引作宋五大夫叛何校本同此說五字當據補五行志下之下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鄭滅許魯陽虎作亂竊寶玉大弓季桓子逃仲尼宋三臣以邑叛[illegible]五行志作三月蓋後人據杜本左氏經改之

夏歸粟于蔡【注】周禮大司徒云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注移民歸災就鄰其有守不可移者則輸之穀春秋定五年夏歸粟于蔡是也賈疏謂移民通財之荒札之事宜取歸粟一道禮經通財之義

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爲不言諸侯歸之【注】據齊人來歸衛寶【疏】注據齊至衛寶見莊六年

〇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注】時爲蔡新被[illegible]逆之兵故舊之粟異戍陳同義【疏】諸侯歸粟傳諸侯相歸粟正也孰歸之諸侯也不言歸之者專辭也注不言歸之者主名若僖是書也使傳又云諸侯還也注此是還近之事故不是具列諸侯實建取侯爲說云不書所會侯也〇注遷時爲至之粟〇鄭本彊作強者疏云鄭老子云大兵之後必有凶年使往云言妨其辭稱是也〇注與戍陳同義〇異五年戍陳傳孰戍之諸侯戍之爲不言諸侯戍之[illegible]至不可得而序注[illegible]至[illegible]則前後至也陳坐欲與中國救強楚之者中國宜離然同心救之乃解急前後至故不序以刺中國之無信故言我也注言我者以魯至時書與書僖者同文書疏云僖者同文者使若城楚丘時魯獨戍之今歸粟于蔡之義亦然故云與戍陳同義矣是也亦刺諸侯不能會然同救恤蔡歸也

於越入吳

於越者何越者何【注】不言或者異兩國【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illegible]越者何三字後磨改請刻故三行十一字此經之及下十四年於越敗吳此文加子諱孝是也越者何四十二年吳伐越之下注言疏云此越吳越者何十二越者何此經越之下也注云至越文○何以不知越者何則然則或越人自言或者以是乃為國而加乎○注不言至兩國○解云元年注云越人自名於越君子名之曰越彼云越言越者國是不以云分為舊疏而或闕之按舊疏鈔則餘注檢舊疏

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注】越人自名於越君子名之曰越治國有狀能與中國通者以中國之辭言之曰越治國無狀不能與中國通以其俗辭言之因其俗可以見善惡故云爾赤狄以赤進者狄於北方總名赤者其別與越異也吳新憂中國士卒罷敝而入之疾昇重故稱之於越【疏】注於越至曰越〇社云於春秋正義民有時以是也越之本名[illegible]曰閩州於越此越[illegible]傳云越之辭越之[illegible]其鄭書稱與越言於此發蓋時越是也之於越有自名曰越[illegible]以春秋書越自[illegible]人能自[illegible]中國[illegible]名越以越[illegible]子俗名言曰越也云越之注[illegible]其[illegible]故曰[illegible]之恰是〇注是得先王之云者以為規矩〇是以規矩得[illegible]之言[illegible]禮名古本是以不能得從之也亦[illegible]有[illegible]本受中國一封[illegible]曰者作[illegible]禮俗字恒弃古本是以不云能得從[illegible]云於此亦有一國之本封曰言越於其俗自名之曰越之故[illegible]傳[illegible]云故[illegible]中國[illegible]正所不進也[illegible]越之俗[illegible]之後以曰越子名之曰尤越之書故[illegible]本越有二外之辭[illegible]正以[illegible]也會[illegible]越其正因以示[illegible]越[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故[illegible]是秋亦十五年[illegible]晉師〇[illegible]赤狄[illegible]狄云[illegible]正氏以傳宣[illegible]十[illegible]于一之年晉侯[illegible]會秋于于[illegible]赤狄是其[illegible]加之故得加之進之爲事也其今狄者北方之國名乃若[illegible]似[illegible]之[illegible]赤者[illegible]其號[illegible]其[illegible]夏事之此人[illegible]有入禮[illegible]是[illegible]者合其異國[illegible]名故之[illegible]上不[illegible]見此加亦[illegible]所[illegible]唯有因有其[illegible]可[illegible]此而文[illegible]之[illegible]也〇是注也吳毛新本至於[illegible]越[illegible]〇異[illegible]世家作[illegible]吳王闔閭之[illegible]在亦作[illegible]徽少乃伐云伐吳使[illegible]在[illegible]越[illegible]吳[illegible]越之秋是二其云事越也王允常吳[illegible]王皮之[illegible]戰[illegible]中國[illegible]破之[illegible]空[illegible]伐吳兵[illegible]吳家吳[illegible]之[illegible]子[illegible]蔡不[illegible]子[illegible]故其於[illegible]者入今乃加於見其入吳之疾故以昇重之[illegible]名州不[illegible]國[illegible]其[illegible]入今吳乃[illegible]見[illegible]入[illegible]吳之疾故以昇重七言之

六月丙申季孫隱如卒【注】仲遂以貶起弑是不貶者其逐君者罪出爲重故從季辛起之猶衛孫甯【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書丙申至丙申之十九日〇注仲遂至起之〇何以不作起於云者何以文不作起於公孫敖子云貶者爲宣八年弒仲遂卒于垂是其傳仲遂者何公子遂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爲弒子赤貶然則曷爲不於其弒焉貶於文則無罪於子則無年也故隱如不去氏者以其逐君之罪已見矣又出下經昭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注云季氏逐君而爲重書其仕明正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傳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注云不言起逐何者所以復起不言其逐君之辭宜重是不貶此不貶者亦見聖人之世比於其逐君之罪已見矣此不貶者正以其立己之大夫惟奉公之云禮以定

徵闕爲此之世所見爲辭按量亦桓之大夫何以悲桓○世不見其卒日者所見世大夫有罪無罪皆日故也○注猶以孫爲桓○疏十四
年衛侯衎出奔齊注不書孫甯逐君者歸爲君者始爲諱重是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包氏愼言云七月書壬子月之四日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遫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包氏愼言云正月書癸亥
月之十九日左氏穀梁許遷作許遂大事表云此所滅之許非許本國也成十五年許遷于葉其地已悉歸于鄭爲此書許滅矣至定四
年楚遷許于容城則在今南陽府葉縣西至此年之鄭復而滅之則係容城楚所遷之地也傳云因楚敗葉以四年入郢之爲滅其眞
國耳按容城當以在其地者以是爲在葉定四年亦未嘗爲鄭所滅以許將其君歸未必有其地鄭以許地在葉亦未必歸鄭所有以沈
諸梁在葉也

二月公侵鄭■月者內有彊臣之讎不能討而結外怨故危之■注月
者至危之○正以侵例時此月故解之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通義云兩數之者各以事往非相爲副也不各言如晉者其事不正故其辭不副
繁露孔氏取左傳爲義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唐石經同閩監毛本祁作祈

冬城中城■穀梁傳城中城者三家張也或曰非外民也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經解云古本無何字有者誤也穀梁及賈經皆無何字
而賈氏云公羊曰仲孫何忌蓋譏按上文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有何字蓋誤指上經也哀十三年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傳此晉
魏曼多也曷爲謂之魏多譏二名二名非禮也與此傳文同故知此處經無何字

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爲其難
諱也一字爲名令難言而易諱所以長臣子之敬不逼下也春秋
定哀之間文致大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復爲譏唯有二名故譏
之此春秋之制也■舊疏云正決上文夏仲孫何忌如晉之文也○注爲其至下也○舊疏云難言者謂言辭之難也
者既不言父之名爲是臣子之敬故曰長臣子之敬也何爲不違禮爲下之易故曰不逼下也白虎通姓名云春秋譏二名何所以
譏者乃謂其無常者也若作爲名據春元戎庚俟以二名言更名也與何氏異然傳明以何忌爲譏則以二字爲名爲二名
矣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譏二名謂二字作名若魏曼多也左氏說二名者楚公子棄疾卽位之後改爲熊居是爲二名愼是

接文武賢臣有散宜生蘇忿生則公羊之義非從左氏義是則白虎通所載左氏說也鄭駁無考○注春秋至制也○舊疏云春秋
定哀之閒文致大平者實不大平但作大平文而已故曰文致大平也春秋說昭公亦爲所見世而此注獨指定哀爲大平者不正以
昭公之時未譏二名故也文王之臣散宜生孔子門人之名爲晉嫌事聖人而以二字爲名者謂俊古禮若似實名故不齊名
重華爲名文命宜王名子爲宮經之闕但孔子作春秋欲改古禮爲後王法是以譏其二名故注師言此春秋之制也則傳云二名
非禮者謂非新王實禮不譏二名非古禮也亦是一義也則外傳記云賜見春秋改文衛王二名異古禮樂大平愼說則欲其事傳云以
喻使賢隱元年注云至所見之世著治大平夷狄進至于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詳故崇仁義譏二名晉魏曼多仲孫
何忌是也繁露俞序云故始言大惡殺君亡國終言赦小過是亦始于粗觕終于精微教化流行德澤大洽天地之大人人有士君
子之行而少過矣亦譏二名王法之意也人尊云春秋之所以者所託新意擬盈周制以爲著周人尊文王見不得以者乃春
則以年卽位封其內三年乃見凡此經傳秋譏歸母弟稱母兄稱成王
名足但云春秋之制何以不稱引文名閒一字生何而爲不爲其譏也社稷耳而許以重橫爲調武賢臣一年
子不敢增也何忌自昭末年見經至此凡一年又有兩事取其同異名易相起故說此之年如子服何左傳請之子服何氏
單言何晝時多有此春秋取其單言者爲正辭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穀梁傳以重辭也衛人重北宮結注齊以衛重結故執以侵之若使
執宋公以伐宋凡言以者皆非所宜以

齊侯衛侯盟于沙澤■通義云再言盟信盟在諸不月者齊衛左氏穀梁經皆無澤字伯主不信在諸侯夾
左傳作瑣杜云瑣沙也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在今大名府元城縣東按左氏春地往往省文于公羊如此公羊作沙澤左氏作
沙傳二年公羊作賈澤左氏作費澤皆從省文也傳例土地名地沙澤二名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方與紀要沙亭在大名府
東左氏之經瑣作沙作記方城縣南有沙亭方與紀要沙亭在大名府衛厄言云左氏經作沙傳作瑣公羊作沙澤
齊侯于瑣之經公羊經作沙澤傳作沙瑣公羊作沙傳瑣亦作沙澤然則十二年郥沙會齊侯衛侯于瑣
瑣陽沙平澤元瑣城澤于同是一地云耳觀閒是以知亦以爲衛地

大雩■先是公侵鄭城中城季孫斯仲孫忌如晉圍運費重不恤民
之應■注先是至之應○解云上六年二月公侵鄭又冬城中城又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又冬季孫斯仲孫忌圍運是也
城中城先言者舊疏云董逐重者先言之也五行志中之上定公七年九月大雩先是定公自將侵鄭歸而城中城二大夫帥師圍

[illegible]反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九月大雩■承前夏重不恤民又重之以齊師伐我我自救之象■[illegible]

冬十月■左氏經本此句[illegible]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illegible]

公至自侵齊■[illegible]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出入月者內有強臣之讎外犯強齊再出尤危於侵鄭故知入亦當蒙上月■[illegible]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illegible]

公至自瓦■此晉趙鞅之師也但言晉師者君不會大夫之辭也公會大夫不别得意不得意不致此致者諱公爲大夫所會故使若得意者■[illegible]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illegible]

晉趙鞅帥師侵鄭遂侵衞■[illegible]

葬曹靖公■[illegible]

九月葬陳懷公■[illegible]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衞

冬衞侯鄭伯盟于曲濮■[illegible]

從祀先公

從祀者何順祀也■復文公之逆祀■[illegible]

文公逆祀去者三人■[illegible]

■諫不從而去之■[illegible]

定公順祀叛者五人■諫不以禮而去曰叛去與叛皆不書者微也不書禘者後祫亦順非獨禘也言祀者無已長久之辭不言僖公者閔公亦得其順■[illegible]

陽虎專季氏然後從祀先公而春秋書之意蓋圖之與制者辯其莫不辯其惡臣子之義重其禮不重其事制作之意也察於此可
以治公羊之學矣○注疏不至曰叛○舊疏云謂若全不以禮不從之而去之者謂之叛也○注不書至禘也○左傳辛卯禘于
傳公注不於大廟者順祀之義嘗逆傳公僖於傳稱故於傳廟行順祀書疏云何意以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謂禘僖始封之年禘祫
並作值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而已一祫一禘隨次而下其間三五參差亦有禘祫同年時矣若其有實正可於實厥其禘祫之
年仍自僖上數之卽傳八年禘于大廟之時禘祫同年矣至文二年大事于大廟之下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注從傳八年禘數之
知為大祫是從傳八年禘祫同年數之卽文二年為祫年五年為禘祫同年又隨次數之至今定八年亦禘祫同年矣凡為五祭之
注先重而後諱禘大於祫國書先之則知從祀先公者是禘明矣故云不書禘者後祫亦順非禮禘也若然既言是禘逆宜在夏而
在冬下者當之矣按陽虎為欲去季氏故不必正時也○注言祀至之諱○說文祀祭無已也从示已聲釋名釋天云殷曰祀祀已
也新氣升故氣已也皆本已為義以其一年禘祀之義則取其已以其大祭禘祀之義則取其無已反正互訓古人春有此例○注
不言至其順○舊疏云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傳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文三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之文皆道其人
今此經文所以不言從祀僖公而言先公者正以閔公亦得其順是以不得特指之

盜竊寶玉大弓

盜者孰謂〔注〕微而竊大可怪故問之〔疏〕注微而至問之○舊疏云哀四年傳云弒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弒何賤乎賤者也是盜為微賤之稱寶玉大弓國之重寶故云微而竊大也謂陽虎也陽虎者

曷為者也季氏之宰也〔注〕季氏之陪臣為政者〔疏〕注季氏至政者○論語陽貨篇陽貨欲見孔子集解孔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孟子滕文公篇陽虎曰趙注陽虎魯季氏家臣也下九年左傳齊鮑文子曰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論語季氏篇陪臣執國命謂此季氏之宰則微

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

〔注〕季氏逐昭公之後取其寶玉藏於其家陽虎拘季孫奪其寶玉

季孫取玉不書者舉逐君為重也〔疏〕注季氏至寶玉○季氏逐昭公在昭二十五年取其寶玉藏於其家何氏蓋以理知之或則有所見左傳謂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按陽虎之時已與孟氏戰敗奔亡之不暇安能衍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故何氏不取注取玉至重也○各本無也字依鄂本補○孟氏與叔孫氏迭而

食之睋而鍥其板〔注〕以爪刻其鑽敘板〔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石經原刻作餞後改睋下同釋文作睋又云鑽本又作鑽七廉反又且謂反本或作鍥按桓二年傳睋而可以為其有矣莊三十二年傳餞而不獻餼成字皆作睋何注桓二年云睋者謂須臾之間劍得之頃也此从目并通義本作睋云臥而窺之曰睋按臥而窺之無謂石經原刻鑽鍥或作鑊說文金部鑊鐮也一曰鐖鑊也本以刻物也集是也○注以爪至鍥板○廣雅釋器云鍥鎌也又以鐖鑊鐖之者

不必事指以爪刻也爪為人手之稱時季氏被因或無鐵物故宣以爪刻字於上求救蓋書時急切所為何氏非觚鑊為以爪刻
板也通義云鍥刻也板鑽食器上蓋說文無板字當作版古書方反皆宜骨書啟訓方為版因之啟藏衣物之器亦謂之椒曰

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蒲圃本又作蒲蓮鈔本作滿圃按左傳亦作蒲圃

力能救我則於是〔注〕於是時至乎日若時而出〔疏〕舊疏云謂至于某日如約之時也以此言之則知上文云某月某日宜亦言其時但傳家省去之至此乃言若時以刻日也左傳云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蓋是日若時也校勘記云閩及諸本同唐石經乎磨改日誤曰

臨南者陽虎之出也〔疏〕舊疏云姊妹之子謂之出蓋是虎之外生也或曰從其家出而仕于公亦不妨下季氏云世世有子是矣通義云寫南寫楚字出姊妹之子也蓋舊疏前一說是也

御之〔注〕為季孫御〔疏〕注為季孫御○左傳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楚卽臨南也林

於其乘焉〔疏〕舊疏云於其乘焉謂於其上車之時矣季孫謂臨南曰

以季氏之世世有子〔注〕言我季氏累世有女以為臣〔疏〕俞氏樾羣經平議云何解未得宥字之意宥者相親宥之謂也昭二十年左傳是不有寡君也杜注宥也宣十五年公羊傳潞子離於狄而未能合於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不有亦言不相親有也以季氏之世世有子謂季氏累世親厚於子孫於宅人若如何解則為不能按如何義亦求為不可通

子可以不免我死乎〔注〕以義責之〔疏〕左傳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杜云欲使林楚免己於難以繼其先人之良

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

敢不勉〔疏〕左傳林楚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

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為右〔注〕為季孫車右

實銜之〔疏〕左傳陽越殿注云越陽虎從弟○注為季至銜之○舊疏云謂守衛季孫不令走逸車中有事右也

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衢〔注〕孟氏衢四達可以橫去〔疏〕注孟氏至橫去○舊疏云卽釋宮四達謂之衢李巡曰四道各有所至曰衢孫氏曰交道四出是也釋名釋道云四達曰衢齊魯謂四齒杷為欋欋杷地則有四處此道似之也時臨南季孫適孟氏此衢蓋卽近孟氏之會故曰孟衢左傳云及衢而騁卽此衢也

臨南投策而墜之〔注〕策馬捶也見二家迭食之欲殺季孫由孟氏免之恐陽越不顧故詐投策欲使下車〔疏〕釋文作而陳唐石經缺○注策馬撾也○哀十七年左傳郎師為己短策正義引服虔注策馬撾也淮南道應訓杖策錣上貫頤注策馬撾文十三年左傳繞朝贈之以策杜注策馬撾也邑寬審為云杖策而去注策箠也說文竹部策馬箠也

陽越下取策臨南駷馬〔注〕捶馬銜走〔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駷本又作揀字書無此字相承用之按廣雅釋詁駷舉也王氏念孫疏證云玉篇駷駷繫也公羊傳駷並音素董反其義同搖銜走○注搖馬銜走○鄂本搖作搖按作搖鶻文當作搖服備字也是作搖按招聚本亦作搖楷案搖馬搖衛

走也則作播亦通左傳林楚怒馬及衢而騁是也　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

門　莊門孟氏所入門名言幾中季孫顚門閉故著門　釋文莊本或作

嚴亦音莊漢人避諱改也○注莊門至著門○解云左傳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又曰陽越射之不中築

者闔門注季孫既得入乃闔門此以爲陽虎射之異　然而甲起於琴如　甲公斂處父所帥

也琴如地名二家知出期故於是時起兵　注甲公至帥也○即下云公斂處父帥師

而至是也左傳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注二家至起兵○即上傳云力能救我則於是是也

下注云公斂處父孟氏叔孫氏將兵之將左氏以爲孟氏家臣何所不取　弑不成卻反舍于郊皆說然

息　說解舍然猶如　舊疏云正以季孫於陽虎爲君故謂之弒也卻反舍于郊者謂上文陽虎從而射之

時逐之鄉孟氏今而遇去會于郊故曰卻反舍于郊不敢元從郊來左傳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

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即此之卻反舍于郊也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弒作殺云音試下同卻本又作

郤說然本又作稅○注說解舍然猶如○易遯六二莫之勝說虞注說解也國語齊語脫衣就功注說解也禮士昏禮主人說服于

房又既夕記主人說髦注今文說爲稅亦說訓舍詩碩人說于農郊是也然猶如者詩衛風篤履云說然左詩說文人部引作說如

左肆然如雙聲字得通用故論語憲問云子曰其然豈其然如此也禮記大傳其義然也注然如是也通義云說然猶脫然也按此

卻左傳之寢而爲食也俞氏樾羣經平議云何氏此解殊未明了說猶脫也詩野有死麕篇舒而脫脫兮毛傳脫脫舒遲也重言之

爲脫脫單言之卽爲脫淮南子精神訓則脫然而喜矣高注脫舒也此傳云說然猶彼云脫然乃舒遲之意蓋陽虎意中無所畏憚

故與其徒脫然止息耳脫與說古字通用荀子正名篇楊倞注曰說讀爲脫義亦通　或曰弑千乘之主　時

季氏邑至於千乘　注時季至千乘○禮記坊記云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鄭注古

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賦千乘又鄭注小司徒云井十爲通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革車

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謂公卿大夫采地出軍

之制也禮記疏引司馬法又云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鄭注小司徒云若通溝洫之地則爲十里若除溝洫之地則爲八里則方十

里者六十四井也季氏爲大夫極于百乘而得千乘者蓋初作中軍三分公室各有其一及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皆盡征之

公軍千乘皆季所事故目爲千乘之主言論語先進云季氏富於周公亦以季氏專執魯政盡征其民故也　而不克舍

此可乎　據其近而無所依　左傳其徒曰違其將至　陽虎曰夫孺子得國

而已　得免專國家而已　通義云孺子謂季桓子按言季孫仍得國致而已也左傳虎曰魯人聞余

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　如丈夫何　如猶奈也丈夫大人稱也　注如猶奈也○文選

東京賦如之何其以溫故知新薛注如奈也昭十二年傳子何如之何注如猶奈也論語子罕篇匡人其如予何皇疏如予何者猶如

言奈我何也○注丈夫大人稱也○說文夫丈夫也从大一以象簪也周制以八寸爲尺十尺爲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禮記郊特

牲注夫之言丈夫也曲禮云若夫注言若欲爲丈夫也廣雅釋詁男子稱之丈夫哀十一年傳是謂我不成丈夫也是丈夫爲美大

之稱也易隨六二係小子失丈夫以丈夫與小子對故何氏稱大人稱也通義云丈夫陽虎自謂言必不敢追己　瞰而曰

彼哉彼哉　望見公斂處父帥師而曰彼哉彼哉再言之者切遽意

注蓋見至彼哉○即下傳云公斂處父帥師而至是也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何以瞰字从目故訓爲望其實非也瞰讀爲瞰

俄頃須臾之頃也虎舍于郊而說然息謂曾人必不來追我也俄而遇公斂處父必來追故曰彼哉彼哉此意中之處父非目中之

處父也處父至則不及篤故曰趣篤非望見處父之師而後篤也彼而二字傳文屢見桓二年傳曰彼而可以爲其有夫莊三十二

年傳曰彼而牙弑械成作職者段借字耳上文曰職而緩其板亦是借職爲彼也漢書外戚傳始爲少使娀而大李則又借用娀字

按此陽虎實望見公斂處之師故趣篤既篤而師至故曰僅然後得免作見解作俄讀俱無不可通彼哉彼哉論語憲問篇亦有是

語夫子論子西也宋氏翔鳳過庭錄云何意謂彼哉言彼地不可久處禍將及也楚令尹子西之治足以招亂故孔子思速去之

負公羊言趣篤語義同蓋魯齊兩論也論語稱求篇云埤蒼曰佊者邪也佊字省作彼字而廣韻集韻遂各收佊字在上紙韻且各

引論語佊哉佊哉爲證於是傳會之家遂謂論語舊本原是佊字然按公羊定八年陽虎謀弑季氏不得見公斂處父之甲瞰而曰

佊哉佊哉則佊本如字且陽虎時未有書論此必古成語而夫子引以作答者按論語集解引馬曰佊哉佊哉言無足稱也皇疏佊

哉佊哉者又答或人言人自是佊人耳無別行可稱也蓋陽虎初見甲起不知何人故脫然息及見公斂處父乃懼而疾走曰佊哉

佊哉佊卽佊公斂處父蓋長詞也與論子西語氣同而語義異也何晏論語序云古論至順帝時馬融爲之訓詁則馬習古文也說

文無佊字玉篇人部佊邪也廣韻所本說文用古論故不收佊字過庭錄又云廣韻五寘佊衺也論語云子西佊哉言子西不若子

產治致之有遺愛管仲治齊之無怨言終於捧國而死國可哀也廣韻所載蓋古文論語之遺佊字當在史籍亡篇中故說文不載

佊字也按玉篇云邪也廣雅云衺也則廣韻之衺卽衺之謂子西之死在孔子後孔子何得逆知其事而哀之且作邪字解亦不可

通以之說論語則論語子西太遇以之說公羊則陽虎不得以公斂處父爲邪也佊故者若曰是佊也哉○注再言至遽意○廣文闕

趨篤　佊疾篤　注佊疾篤○佊漢光武紀注趨急也禮曰促子國蕃云則君雖強本趨辨注趨讀爲促說文

走部趨疾也漢書翟方進傳督趨司隸注趨讀曰促謂促其疾行故曰趨篤也左傳從者曰嘻速篤公斂陽在即處父也　既篤

公斂處父帥師而至　公斂處父孟氏叔孫氏將兵之辭　注公斂至

之辭○左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成將孟氏邑則公斂處父孟氏家臣也與何異　僅然後得免　通義云僅僅也

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僅才能也僅與猶云難也僅許猶僅卽字之借言僅僅得免也左傳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故得免

也　自是走之暇　左傳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魯世家云陽虎欲盡殺三桓適而立其所善庶子以代之載季

桓子將殺之桓子詐而得脫三桓共攻陽虎陽虎居陽關伐陽虎陽虎奔齊已而奔晉趙氏左傳下十年具其事　嘗　實者

何璋判白〔注〕判半也半圭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魯得郊天故錫以白不言璋言玉者起珪璧琮璜璋五玉盡亡之也傳獨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詩云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是也禮珪以朝璧以聘琮以發兵璜以發衆璋以徵召〔疏〕穀梁傳寶玉者封圭也左傳注稱夏后氏之璜孔疏以爲劉歆說皆何氏所不取○注判半也○周禮媒氏掌萬民之判注判半也楚辭注引字林胖半也一切經音義判古文胖又作胖詩大雅訪落繼猶判渙傳判分也周禮朝士職凡有責者有判書注判半分而合者是判爲半也○注半圭曰璋○詩大雅棫樸左右奉璋傳半圭曰璋白虎通瑞贄篇引禮半珪爲璋周禮大宗伯以赤璋禮南方注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按璋本半圭之名又言判白者蓋半白下天子也亦玉人職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之義毛本圭作珪下珪璧字皆从玉○注白藏至以白○書疏云白藏天子青藏諸侯春秋說文蓋諸侯純青天子純白魯降於天子異於諸侯故判白也藏字釋文無音○注不言至之也○周禮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唯無號蓋彼周禮也周禮圭璋朝聘璧琮用以事號璜用以大饗所用亦與下注所記不合○注傳獨至是也○校勘記云峨峨鄂本閩監毛本同此本誤刻者峨字誤从虫旁釋文峨峨本又作蛾按廣雅釋訓峨峨容也與何氏引詩正合毛詩作峩峨借字也舊疏云言文王祭皇天上帝時在助祭者奉此半圭之璋其儀容峨峨盛壯矣盡是俊士之所宜利何氏與鄭同按舊疏所云鄭以氏箋義公羊禮說云此疏大夢鄭義璋璋璜也祭祀之禮王禄以圭積諸臣助之亞裸以璋瓚疏禮圭以邊君璋以邊夫人則圭當統名不得言璋冬官玉人大璋中璋邊璋皆是璋費也小宰注云唯人道宗廟有灌天地大神至尊不灌莫稱璋則皆灌事祭宗廟也按何氏謂判半也半圭曰璋與毛同鄭以爲璋費與何異何以爲郊天鄭以爲宗廟之祭絕然兩途條韻何與鄭同不察之甚矣何氏郊天之說出于仲舒繁露四祭云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是也鄭以上章爲郊天此章爲祭宗廟舊疏亦沿上章而致觀與詩疏引孫毓異同帝云國事其大乎祀祀神莫大乎天必擇後士與共其禮故舉祭天之事以明官人之義亦以此節爲郊天之詩毛氏本上章爲說蓋亦以爲郊天之禮君王行禮之時其左右之臣奉璋而助行之也做疏引王申之云璋臣從王行禮之所奉引顧命曰大保奉璋以聘皆與鄭以璋爲璋瓚者異○注禮珪至徵召○白虎通瑞贄篇云五玉者各何施蓋以爲璜以徵召璧以聘問璋以發兵璋以賓信琮以起土功之事也與此互異蓋皆逸禮文也珪以朝者白虎通云珪以爲信何珪者兌上象物始生見於上也信其著于作見故以珪爲信而見萬物之始其不自潔之爲言圭也上兌陽也下方陰也陽尊故其瑾信也位在東陽見義于上也又云合符信者以請天子執理以朝諸侯執圭以覲天子是此之璋以朝聘使之者以信信也觀文玉部珪瑞玉也禮記聘云諸侯以圭爲瑞注瑞信也伯瑞云信故用略云時人以瑑瑑注謂使人時候國以珪璋皆因圭以瑑伯云故以朝臣下所執則瑑圭也皆侯所執以朝天子則大宗伯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之瑑是也璧以聘者白虎通云璧以聘間何璧者方中圓外外象地地道安寧而出財物故以璧聘間也方中陰德方也圓外陰聚于陽也陰德藏于內故見象于內位在中

央璧之爲言積也中央故有天地之象所以據用也內方象地外圜象天也按禮聘禮受享束帛加璧注君享用璧知聘用璧也其子男執天子亦以璧大宗伯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是也琮以發兵者白虎通云琮以起土功發衆何琮之爲言宗也象萬物之宗聚也功之所成故以起土功發衆也位在西方西方陽收功于內陰出成于外內圜象陽外直爲陰外牙而內凄象聚會也故謂之琮后夫人之財也按琮之見於禮者大宗伯以黃琮禮地玉人云駔琮五寸宗后以爲權聘禮享夫人以琮此謂琮以發兵與諸書不合璜以發衆者白虎通云璜所以徵召何璜者半璧位在北方北陰極而陽始起故象半陰陽氣始施徵召萬物故以徵召也不象陽何陽始物徵未可見也璜者橫也質尊之命也陽氣橫于黃泉故曰璜璜之爲言光也陽光所及莫不動也象君之威命所加莫敢不從陽之所施無不節也徵召與發衆事近也璋以徵召者白虎通云璋以發兵何璋者半珪位在南方南方陽極而陰始起兵亦陰也故以發兵也不象其陰何陰始起象物尚微未可象也璋之爲言明也賞罰之道使臣之禮當章明也南方之時莫不章故謂之璋亦與徵召取義爲近按周禮典瑞牙璋以起軍旅蓋周也璋以徵召又以郊天者蓋郊天之璋判白此成郎青織者與禮

弓繡質〔注〕質拊也言大者力千斤〔疏〕穀梁以爲武王之戎弓也杜預用劉歆以來說以大弓鄭封父之繁弱與何氏異書疏云千斤之文何氏有所見也○注質拊也○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釋文質拊此从手旁說按廣雅釋言拊柢也考工記弓人云於挺臂中有拊焉注拊側骨釋名釋兵云中央曰拊拊據也人所據持也拊鄭微故下云方其峻而高其拊長其長而薄其敝鄭司農云敝謂弓人所握持也戴氏震考工記圖補正云挺臂中有拊拊備弦宜高而薄之以便握持敝與拊皆弓把拊者其內側骨韜之貫之周禮疏云拊把中居弓之正中貫亦有正義司弓云矢以授甲革甚實者注實正也是也蓋唯鑄石異爾○注言大者力千斤○舊疏云家語云三十斤爲鈞謂之爲然則千斤之弓其力八石三斗有餘故左傳云可以威不軌戒不處也按斤數不合疑校本脫字上有百二十斤四字下文三斗有餘四字乃衍文龜青純〔注〕純緣也謂緣甲髯也千歲之龜青髯明于吉凶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乎蓍龜經不言龜以先知從寶省文謂之寶者世世寶用之辭此皆魯始封之錫不言取而言竊者正名也定公從季孫假馬孔子曰君之於臣有取無假而君臣之義立主書者定公失政權移陪臣拘其尊卑喪其五玉無以合信天子交質諸侯當絕之不書拘季孫者舉五玉爲重書大弓者使若都以國寶書微辭也〔疏〕注純緣至吉凶○周禮司几筵云設莞筵紛純司農注純緣也禮既夕記云緣純注飾衣曰純謂領與袂士冠禮青絇緣純注純緣也凡衣之飾邊者皆曰純故亦謂龜之緣曰純也毛本頫誤頻說文龜部龜甲邊也从龜冄聲天子巨龜尺有二寸諸侯尺大夫八寸士六寸發注云謂者蠵之省龜之假借字鑰林注吳都賦引籠周異物志曰蟾陵龜大龜其甲可以卜其緣中又似瑇瑁俗名曰靈又龜注爾雅亦用其說而今本會能字漢書食實而元龜距丹長尺二寸丹亦限借字丟康曰丹龜甲緣也

矩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緣者甲之邊也甲文象木戴孚甲之象故介龜外骨謂之甲禮記樂記云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史記樂書同即此之青純也青黑色近故禮器注云秦時或以青爲黑故也千歲之龜釋色成青黑故曰青緣樂記疏謂寶龜之甲並以青黑爲之緣非也○注易曰至蓍龜○繫辭上傳文韓康伯本作莫大乎蓍龜釋文大作善與此同漢書藝文志儀禮疏引皆作莫善賈公彥云凡草之靈莫著於蓍凡龜之靈莫善於龜中山經云江水出焉其中多良龜郭注良善也亦取易爲義也蓍疏云今易蓍作大爲異文彼注云凡天下之善惡及亹亹之衆事皆成定之言其廣大無不包也蓍疏多用鄭說疑亦鄭氏注也校勘記云惠棟云古易皆作莫善乎蓍龜王弼本善作大後人皆仍其譌按今文易作莫善古文易作莫大鄭注本及王弼本皆費氏古文也故作大鄭注云言其廣大無不包也可證是大字○注經不至之辭○校勘記云疏引作世世保用之辭此以保訓寶也今本仍作寶非定元年疏引同按何校本正作保郊特牲云龜爲前列先知也故云以先知從寶省文通義云經未見龜者虎止稱弓璋傳寶言魯所有寶爾明堂位曰封父龜即此也大弓繁弱之弓也按明堂位所記魯寶多矣傳何爲不敘及但廣言龜蓋龜亦虎所稱也龜謂之寶者禮記禮器云諸侯以龜爲寶注古者貨貝寶龜大夫以下有貨耳易曰十朋之龜是寶龜唯天子諸侯有之也白虎通蓍龜云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蓋尊常卜龜大夫得有也士喪禮有卜日知士亦有矣故臧氏守龜有句僂者論語公冶長篇臧文仲居蔡包注蔡國君之守龜也長尺有二寸皇侃疏蔡大龜也禮唯諸侯以上得畜大龜以卜國之吉凶大夫亦得卜用龜之小者不得畜蔡也則臧氏居蔡蓋亦僭越故孔子譏其不知不獨山節藻棁也○注此皆至之錫○舊疏云左傳定四年具有其文也穀梁傳亦以爲周公受賜藏之書書召誥云大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疏引鄭注云所賜之幣蓋璋以皮及寶玉大弓此時所賜召公見衆殷之民大作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政之期而欲顯之因大戒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使戒成王立於位以其命賜周公是爲始封之錫也若然定四年左傳又云分魯公以大路大旗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者彼蓋賜魯公此爲賜周公同爲始封之錫也此傳璋即寶玉書鄭注以璋與寶玉殊言之者寶玉雜色有琮璧圭璜而璋祀天之物尤重故特舉之與○注不言至名也○穀梁傳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彼蓋以盜即稱其實盜爲賤者之稱竊者乃其正名也○注定公至義立○舊疏云家語文校勘記今家語無君臣之義立按韓詩外傳五云孔子侍坐于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詩曰君子無易由言名正也新序五亦載此事蓋何氏所本家語多王肅僞竄非何所據也大戴禮少閒云臣故曰君無言情於臣君無假人器君無假人名論語子路篇必也正名乎注馬曰正百事之名皆疏孔子答曰爲時魯禮亂言語翻雜名物失其本號故爲政必以正名爲先也○注主書至絕之○校勘記出寶其五玉云鄭本同闕監毛本作寶玉非此本訛作玉玉今訂正包氏慎言云五玉爲天子所錫以鎮國者也爲盜所竊當坐不謹故絕奪其爵解詁義云魯郊非禮辨已見前詩云奉璋當是周官璋稱尙書顧命所謂業璋以郜者也此盜竊寶玉當是魯之命圭失之定公坐重故爲微辭傳順經諱文別舉三物以實之爾按三傳無以實玉事指命圭者公羊之義命圭亦在其中所以合信天子交質諸侯若以璋爲璋饗則宗廟之祭臣手所執傳無緣特舉之也○注不書至爲重○律所謂二彝俱發以重者輪也陪臣執大夫辱莫大焉尊定哀之世文致大平故爲深諱辭與○注書大至辭也○舊疏云言大弓與龜皆可保用所以龜得從寶省文而特書大弓不省文使若都以國寶書作微辭之義何者經言盜竊寶玉大弓若似所謂寶玉卽大弓是言可世世傳保而金玉之然故得爲微辭也按大弓得爲寶玉者明堂位云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與越棘並故知亦國寶也其爲微辭者道大弓謂之寶寶爲喪其五玉當坐絕也

公羊義疏七十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定九年盡十三年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囆卒【疏】毛本脫伯字包氏愼言云四月書戊申據曆四月無戊申三月之十二日也下書葬鄭獻公卒在四月相距僅一月經書以慢葬書日而不日恐經月有譌囆左氏作蠆

得寶玉大弓

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注】爲微辭也使若都以重國寶故書不以昇定公者其實失之當坐得之當除以昇寶不月知得例不

業上【疏】注微辭至故書○舊疏云寶玉大弓者乃是周公初封之時受賜于周之物而必藏之者欲使世世子孫無忘於周而定公失之季氏奪之皆當合絕而上文直言盜竊寶玉大弓此文直云得寶玉大弓傳云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不見貶之者正言作微辭使若都以重國寶之故而書之文更無刺譏之義也然則此言微辭者仍與上文共爲一事通義云先王之賜先君之世守失之足以爲辱得之足以爲重故兩書之也此陽虎歸之也然可言爲盜所竊不可言爲盜所歸故但舉得之而已莊子曰春秋以道名分按孔氏之義甚是惟何氏微辭書未合○注不以至當除○舊疏云上注云無以合信於天子交質諸侯當絕今知不復絕之者以得之故除故也杜氏云弓玉之分器得之足以爲榮失之足以爲辱故重而書之義亦通於此○注以竊至蒙上○校勘記出知得例不蒙上云鄂本下有月字諸本皆脫疏云不蒙上月按紹熙本有月字上八年冬下無月知書盜竊寶玉大弓不月故此亦不蒙上四月文矣穀梁傳惡得之得之堤下或曰陽虎以解衆也左傳陽虎歸寶玉大弓公羊不言得之故故孔氏據左氏爲說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衞侯次于五氏【注】欲伐魯也魯人能却難早故書次而去【疏】杜云五氏晉地大事表云亦曰寒氏十年傳午以徒七十人門于衞西門曰請報寒氏之役即此今直隸廣平府邯鄲縣有五氏城一統志五氏城在廣平府邯鄲縣西按何氏云欲伐魯則五氏非晉地矣○注欲伐至而去○舊疏云知欲伐魯者正以直書其次上下更無起文乃與莊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之文同故知正欲伐魯也故彼傳云其言次于郎何伐也我能敗之故言次也是也彼注云此解本所以不言伐言次意也二國畿止次未成于伐魯卽能敗宋師齊師罷而去故不言伐言次也明國君當彊折衝當遠魯微義深見犯至於近邑輒能逮勝之故云爾所以彊內者是其書次云欲伐魯書其卻難早之文釋文作御難云亦作卻解詁箋云文十年楚子蔡侯次于屈貉解詁春恐故書刺譏其也書爲一例劉氏蓋用杜氏說以五氏爲晉地邯鄲去魯絕遠魯何爲過之而書以刺微辭也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注】月者頰谷之會齊侯欲執定公故不易【疏】注月者至不易○正以平例時下十一年冬及鄭平是也此月故解之齊侯欲執定公事詳下注解詁箋云月者魯盟在齊晉欲辭齊晉以疑國上齊衞次五氏是也魯汲汲與齊平故不易按不易閒不使易也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傳何以不日易也注易猶使易也相親信無後患之辭此下頰谷之會齊侯欲執定公故不爲易辭也宣十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注月者專平不易昭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注月者刺內暨暨也皆各有爲也齊宋與晉合於魯盟在齊晉無涉

夏公會齊侯于頰谷【疏】左氏作夾谷杜云即祝其水經注濰水篇濰水又北逕祝其縣故城西春秋經書公會齊侯于夾谷左傳定十年公及齊平會于祝其實夾谷也服虔曰地二名王莽更之曰祝其縣之東有夾口補史記注引服又云東海祝其縣是也大事表云晉以濟南淄川縣西南三十里有夾山上有夾谷是爲定公會齊侯處按齊魯兩君相會不應去齊若此之近在魯若此之遠今泰安府萊蕪縣有夾谷峪名勝志以爲萊兵劫魯侯處庶幾近之顧氏炎武杜解補正云在今萊蕪縣杜解及史記服虔注皆云在東海祝其縣今淮安之贛榆遠非也水經注萊蕪縣曰城在萊蕪谷當路險絕兩山間道由南北門舊說云齊靈公滅萊萊民播流此谷邑萊荒蕪故曰萊蕪禹貢所謂萊夷也夾谷之會齊侯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宣尼稱夷不亂華是也是則會于此地故得有萊人非召之東萊千里之外也又日知錄云金史淄川有夾谷山一統志夾谷山在濟南淄川縣西南三十里舊名祝其山其陽即齊魯會盟之處萌水發源於此水經注萌水出般陽縣西南甲山是以甲山爲夾谷也而萊蕪縣志又云夾谷在縣南三十里接新泰縣界未知所據然齊魯之境正在萊蕪東至淄川則已入齊地百餘里二說俱通沈氏欽韓云一統志夾谷峪在泰安府萊蕪縣南三十里又云夾谷山在海州贛榆縣西四十里此本寰宇記而以春秋之夾谷在海州者爲是云祝其漢縣在贛榆縣西五十里之夾谷宜在此地按齊魯好會宜就兩國竟上胡爲遠至海隅漢之祝其不必即傳之祝其當從顧氏爲允按顧氏之日知錄尙未實指所在杜解補正定在萊蕪故沈氏依而用之

公至自頰谷【注】上平爲頰谷之會不易故月致地者頰谷之會齊侯作侏儒之樂欲以執定公孔子曰匹夫而熒惑於諸侯者誅於是誅侏儒首足異處齊侯大懼曲節從教得意故致地也【疏】注致地至致也○鄂本誅侏儒下疊侏儒二字又故致也鄂本作故致地按紹熙本與鄂本同書從之莊六年注云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此上平書月爲頰谷之會不易不得意可知今而致地故云頰谷之會至曲節從教舊疏云家語及晏子春秋文也穀梁傳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爲來爲

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辭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爲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者蓋爲此也左傳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史記齊世家與魯定公好會夾谷犂鉏曰孔丘知禮而怯請令萊人爲樂因執魯君可得志景公害孔丘相魯懼其霸故從犂鉏之計方會進萊樂孔子歷階上使有司執萊人斬之以禮讓景公景公慚乃歸魯侵地以謝孔子世家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爲戲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新語五云魯定公之時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行相事兩君升壇兩相處下兩相欲揖君臣之禮濟濟備焉齊人鼓譟而起欲執魯公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立謂齊侯曰兩君合好以禮相率以樂相化臣聞嘉樂不野合犧象之薦不下堂夷狄之民何來爲命司馬請止之定公曰諾齊侯逡巡而避席曰寡人之過退而自責大夫罷會齊人使優旃儛于魯公之幕下傲戲欲候魯君之隙以執定公孔子數曰君辱臣當死使司馬行法斬焉首足異門而出漢書陳湯傳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爲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使漢書陳湯傳昔齊魯爲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又復升傳皆仲尼暫相誅齊之侏儒手足異門而出故能威屢強國反其侵地皆用公羊說其穀梁左傳史記新語與公羊詳略互見蓋皆傳聞之異也

晉趙鞅帥師圍衛

齊人來歸運讙龜陰田【疏】杜云三邑皆汶陽田泰山博縣北有龜山大事表云博縣爲今之泰安府龜山在新泰縣之西南泗水縣之東北與泰安府境相接一統志龜山在泰安府新泰縣西南四十里山之南鄆兗州府泗水縣水經注汶水篇其水自駘而東逕波注蹙東南流逕龜陰之田龜山在博縣北十五里昔夫子傷政道之陵遲望山而懷操故琴操有龜山操焉山北鄆龜陰之田春秋齊人來歸龜陰之田是也史記注引服虔云三田汶陽田也龜山名陰之田得其田不得其山也漢書五行志引來作泳地理志引讙作鄆說文亦作鄆歸者復還所取之物之謂禮記祭義云子全而歸之孟子盡心云久假而不歸皆歸還之義也

齊人曷爲來歸運讙龜陰田【注】據齊嘗取魯邑【疏】注據齊嘗取魯邑○舊疏云即宣元年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哀八年齊人取讙及闡傳之文是也

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注】孔子仕魯政事行乎季孫三月之中不見違過是違之也不言政行乎定公者政在季氏之家【疏】舊疏云孔子家語亦有此言若以家語首之孔子今年從邑宰爲司空既爲大夫故有行於季孫之義孔子世家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是也○注孔子至

之也○左傳哀十四年傳且其違者不過數人注違不從也後漢書朱景等傳注違失也廣雅釋詁違情也言無有情失故無不從也○注不言至之家○孟子萬章云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趙注行可冀可行道也魯卿季桓子秉國之政孔子仕之冀可得因之行道按世家季孫使人召孔子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然亦卒不行是孔子未仕季氏孟子所言卽謂仕於定公也季氏執政故曰於季桓子故此傳曰行乎季孫三月不違也

齊人爲是來歸之【注】齊侯自頰谷會歸謂晏子曰寡人或過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君子謝過以質小人謝過以文齊嘗侵魯四邑請皆還之歸濟西田不言來此其言來者已絕魯不應復得故從外來常文與齊人來歸衛寶同夫子雖欲不受定公貪而受之此違之驗【疏】注齊侯至還之○舊疏云皆晏子春秋及家語孔子世家之文校勘記出或過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或作獲當據正嚴樂注引作獲按紹熙本亦作獲世家云景公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爲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質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穀梁赦此罪在斬侏儒之前不合史記正義鄆今鄆州鄆城縣在兗州瑕丘縣東北五十四里故謝城在瑕丘縣東七十里齊歸侵魯龜陰之田以謝魯魯築城於此以旌孔子之功因名謝城新語又云於是齊人懼然而恐君臣易機不安其故行乃歸魯四邑之侵地蓋無疑魯之心鹽鐵論備胡云孔子仕於魯魯無敵國之難鄰境之患強臣變節而忠順故季桓隳其都城大國畏義而合好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故爲政而以德非獨辟害折衝也所欲不求而自得是也舊疏云其四邑者蓋運也讙也龜也陰也而言田者極元年傳云田多邑少稱田然則此等皆是土地頃畝多邑內人民少故稱田龜亦是邑非山名實服異若欲同於實服鄭云上二邑邑內人民多故舉邑名龜陰言田者龜是山名直得田而不得邑而言使魯四邑請皆歸之者謂雖有此請齊君不全許是以但得三邑而已蓋非何氏之意按何注四邑蓋三邑之謂運也讙也邑也龜陰田也據左傳皆在汶陽也索隱引左傳鄆讙及龜之田是鄆讙龜龜陰別○注歸濟至實同○齊人來歸衛寶見莊六年按宣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是不言來也彼傳云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未絕于我也曷爲未絕于我齊已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注言已言齊許取之其人民實賦稅屬于魯實未歸于齊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不書坐取邑是使與魯未絕故不言來與此異也舊疏云言魯不應復得之者正以不能保守先君世邑而失之故也是也○注夫子至之驗○正以魯不應復得故夫子不欲受也舊疏云四邑歸齊年之後久已絕於魯魯不應得頰谷之會討殺侏儒威劫齊侯乃始歸之難曰獲田君子不貴也解詁箋云傳此注義例劉逵得聖人之心奚魯任用孔子則聖化及天下豈以區區反侵地爲得意反侵地者正齊人欲沮撓魯致鄰歸女樂之幾受女樂大惡不可言也而左氏穀梁以反侵地爲聖功隳矣頰谷會致者蓋齊以魯有聖人有加禮焉故也齊桓衣裳之會猶云朝服濟河而無怵惕會以聖人相君而置之危地且效曹沫屈建之詐設兵刑以僞好哉何君彼違之辭去之而義益見夫劉意以上注頰谷之會致地此注及謝過一節須刪去按孔子誅侏儒事左穀史記新序並載其事則當時容或有之孔子

不必爾此處齊而齊人之霸田亦求嘗不因此存之國無損害德爲聖人固不置君而危地而危地之來亦聖人所不能預禁則有不如此而不可者禮記儒行云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疏此喻艱難之事言儒者見艱難之事不過則行之不豫度量也此實暴虎之事而得爲儒者實自述也若夾谷之會孔子欲斬齊之倮儒是也舊疏云言此違之驗者欲對上傳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文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墮郈〔疏〕齊乘云郈城在沂州東三十六里水經注無鹽縣之郈鄉城郈卽昭伯之故邑定十二年叔孫氏墮郈今其城無南面一統志在東平州南四十二里是也通義云郈費皆內邑不聽者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墮費〔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左氏穀梁費爲郈公羊正本作費字與二家異賈氏不云公羊曰費者蓋文不備或所見異也春秋異文箋云謹案左氏傳明云秋復圍郈穀梁亦作郈自書以郈字爲正且郈邑屬叔孫氏故圍郈叔孫爲主費邑屬季氏若有事於費帥師者當爲季氏不當獨任叔孫也以是知公羊作費或傳受之誤

宋樂世心出奔曹〔疏〕舊疏云世字亦有作泄字者故賈氏言爲左氏穀梁作大字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禮記檀弓泄柳唐石經作世柳

宋公子池出奔陳〔疏〕釋文池左氏作地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鄂本奔作犇按池與地皆从也得聲於古讀若宅莊子大宗師篇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釋文池本亦作地崔同顧氏炎武唐韻正云五支池古音駝六至地古音沱陳第曰詩稱地在斯干韻裼與今音同及讀屈原橘頌以通韻地讀平聲正叶沱字揚雄羽獵賦亦同此例按斯干九章以地裼瓦儀議罹而子楊二字可不入韻不當以此證其爲今音也閩監毛本誤以釋文池左氏作地爲注語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牽〔疏〕左氏穀梁牽作安甫舊疏云賈氏不云公羊曰牽者亦是文不備穀梁經甫亦有作浦字者楚繆略云安甫公羊作牽父

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彄出奔陳〔疏〕復出宋者惡仲佗悉欲帥國人去故舉國言之公子池樂世心石彄從之皆是也辰言暨者明仲佗強其俱出也三大夫出不月者舉國危亦見矣〔疏〕左氏經脫下宋字○注復出至言之○舊疏云如此注者正決昭二十年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不重言宋向甯也左傳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迋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則以欲帥國人出爲辰事不可同於公羊也○注公子至是也○下十一年云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池自陳入于蕭以叛皆在惡之科也又樂世心自曹入于蕭注不言叛者從叛臣叛可知○注辰言至出也○隱元年傳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是則辰爲不得已從仲佗等出奔舊疏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池自陳入于蕭以叛〔疏〕云知非辰彊之者正以莊三十二年公子牙昭元年招之屬以其有罪皆去弟以貶之今不去弟故知仲佗彄之矣穀梁注云辰爲佗所彊故曰暨用何氏義釋文彊作強葉鈔本作彊是也通義云佗彊趁意而辰序上者既加暨又序下嫌辰全無罪矣義或然也○注三大至見矣○昭二十年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注月者危三大夫同時出奔將爲國家患明當防之此亦三大夫出奔不月故解之

不復言宋仲佗者本舉國已明矣辰言及者後汲汲當坐重〔疏〕注不復至明矣○舊疏云以奔時舉言宋仲佗是其本國人去已明矣是以此經不復言宋也○注辰言至坐重○隱元年傳及猶汲汲又云及我欲之明上奔爲不得已故書暨此叛爲辰汲汲故變暨言及舊疏云言當坐重者惡其母弟之親而汲汲于叛故當合坐重於就者通義云胡康侯曰出奔陳則稱暨入于蕭以叛則稱及及非不得已之辭得已而不已者也夫事君者可貪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爲亂今不得已而輕於去國猶之可也得已而不已而果於叛君則無嘗從之別其罪一施之

夏四月

秋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疏〕不言叛者從叛臣叛可知〔疏〕注不言至可知○決上宋公之弟辰以下自陳入于蕭以叛文也

冬及鄭平〔疏〕鹽鐵論備胡云孔子仕于魯前仕三月及齊平後仕三月及鄭平務以德安近而綏遠當此之時魯無敵國之難鄰境之患強臣變節而忠順故季桓墮其都城大國畏之義而合好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叔還如鄭蒞盟〔疏〕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唐石經蜀大字本蒞作莅鄂本作蒞一从艸一从水此合并爲莅非通義云平六年侵鄭之怨也既平之後遂終春秋未嘗相犯故特與蒞盟同爲大信辭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疏〕不日月者子無道當廢之而以爲後未至三年失衆見弒危社稷宗廟禍端在定故略之〔疏〕注不日至略之○釋文弒作殺云音試所見世小國卒例書日月昭三十一年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之屬是也今不日月故解之于未三年失衆見弒者卽下十三年薛弒其君比是也知失衆者以其稱國以弒故也又十八年莒弒其君庶其傳稱國以弒者衆弒君之辭注一人弒君國中人人盡喜故舉國以明失衆當坐絕也例皆時者略之也然則此亦宜日月而不日月亦略辭也校勘記云解云稱端在定亦有作注是者今解從定按薛弒其君比卽在定十三年則此作定非也定當從是今按稱端在定卽謂稱端在定之當廢不廢也不必改是字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疏〕穀梁傳墮猶取也注陪臣專強違背公室恃城爲固是以叔孫墮其城若斷得之故云墮、

墮猶取也墮弁解取言今但毀其城則郈系屬己若更取邑於他然彼疏云何休解云當言取不言墮實壞耳無取於訓結鄰君如
此釋之則范注皆鄭釋廢疾語諸本脫去釋廢疾曰皆觀作范注矣劉氏逵孫難云夫子辨家邑之制爲此墮也若叔孫討陪臣安
得書於春秋是也通義云啖助曰毀全除之墮但損之水經注汶水篇汶水自桃鄉四分其左二水雙流西南至無鹽之郈鄉城南
郈昭伯之故邑也稱起闕廢矣春秋定十二年叔孫氏墮郈今其城無南面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曷爲帥師墮郈帥師墮費【注】据城費【疏】注据城費見襄七年○孔子行乎季

孫三月不違【疏】史記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相事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
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于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續漢五行志注引風俗通勸曰孔
子攝魯司寇非常鄰也折儒道邃之嚮消纖介之衛從攻三月惡人走境邑門不闔外收强齊使地內衛三桓之戚是其事也通義
云再言三月不違者前據爲中都宰時此據爲司空時也舊疏云上十年傳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以此言之三月之外違之
明矣故上有注云定公食而受之此違之驗此傳復言之者家語定十年時孔子從邑宰爲司空十一年又從司空爲司寇則爲司
空時爲季孫所重致人道懽求歸四邑及作司寇時攝行相事國無姦民誅少正卯致化大行季孫重之復不違三月是以作傳文
言其事矣按此三月蓋猶論語雍也篇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之三月言其久耳不必僅三月也

曰家不藏甲【疏】禮記禮運云冕弁兵革藏于私家非禮也是爲脅君漢書毋將隆傳春秋之義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

邑無百雉之城【疏】禮記坊記云都城不過百雉注雉度名也高一丈長三丈爲雉百雉爲長三百丈方五百步

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疏】郈叔孫氏所食邑費季氏所食邑二大夫
宰吏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
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說其言而墮之故君子時
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書者善定公任大聖復古制弱臣勢也不書
去甲者舉墮城爲重【注】注二大至患之○郈上十年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
帥師圍費又昭十三年叔弓帥師圍費之墮是接左傳歷記南蒯公山弗狃帥以費叛侯犯以郈叛事明二邑大夫數叛故患之
也○注以閒至歸之○舊疏云春秋說及史記當有此言按孔子世家云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
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弗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
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二子奔齊遂墮費是其事也○注故君至其言○論語憲問篇文○注不書至爲重○舊疏云以傳云家
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明其並從二事而特年墮城不書去家之甲書舉重故也必知去甲亦合書者正以成元年三月作丘甲書

之於經明知去甲亦合書矣

雉者何五板而堵【注】八尺曰板堵凡四十尺【疏】校勘
記毛詩小雅鄭箋引而作爲下而雉同○注八尺至十尺○舊疏云八尺曰版者韓詩外傳文校勘記云當作內傳傳注版作板當
從此說文木部栽下段注云古築牆先引繩營其廣輪方制之正詩其繩則直是也繩直則豎楨幹題曰楨植于兩頭之長杙也旁
曰幹植于兩邊之長杙也而後植版板于兩邊幹內以繩束幹實土築之一板牆則層累而上詩曰縮版以載是也何注八尺曰板
堵凡四十尺曰堵禮韓詩說鄭箋詩引此傳而釋之曰雉長三丈則版六尺自用其說也

五堵而雉【注】二百尺

【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詩疏引正義引王愆期公羊云諸儒皆以爲雉長三丈堵長一丈疑五堵爲三

百雉而城【注】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公侯之制也禮天子千
雉蓋受百雉之城十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天子周城諸侯軒城
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疏】注二萬至制也○舊疏云公侯方百雉春秋說文也古者六尺爲步三百
步爲里計一里有千八百尺十里則有萬八千尺更以一里三十三步二尺爲二千尺通前爲二萬尺也故云二萬尺凡周十一里
三十三步二尺也按坊記注以長三丈爲雉百雉爲長三百丈方五百步子男之城方五里百雉者此謂大都三國之一與何注絕
殊然如鄭說則百雉之城不及二里未免過隘左傳疏引異義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板廣二尺積高五板
爲一丈五堵爲雉雉長四丈古周禮及左氏說一丈爲板板廣二尺五板爲堵一堵之牆長丈高丈三堵爲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
一丈以度其長者用其長以度其高者用其高也何雉一積與韓詩說合雉此未及板之廣耳毛詩疏引異義周禮說雉高一丈長
三丈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鄭辨之云左氏傳說鄭莊公弟段居京城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
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古之雉制書傳各不得其詳今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
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之五百步爲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於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度量於是定可知矣按如左傳
則大都三國之一則正得百雉正合大夫之正孔子何爲言邑無百雉之城墮郈墮費郈如其合制郈費大夫有辭以對聖人能違
禮爲之耶周禮典命注云公之城蓋方九里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典命疏引書無逸傳曰古者百里之國九里
之城玄或疑焉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今大國與之同非也然大國七里次國五里小國三里之城爲近可也或者天
子實十二里之城伯侯大國九里次國七里小國五里如是鄭自兩解不定隱公元年祭仲云都城不過百雉大都三之一是公七
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矣此賈服杜君等與鄭異解也鄭又云鄉伯之城方七里大都三之一方七百步實過百雉矣而云鄭城不
過百雉據子男小國之大都以敬京城之大其實鄭之大都過百雉矣又據天子城十二里而言也按鄭爲兩解者以匠人營國方
九里據天子而言則公宜七里侯伯宜五里子男宜三里以與命國家宮室以命數爲節則公九命當九里侯伯七命當七里子男
五命當五里據大雅文王有聲箋云築城伊淢適與成方十里等小於天子大於公侯也賈公彥云雖改殷制仍服事殷未敢十二
里則周之天子十二里公宜九里侯伯宜七里子男宜五里則匠人云九里或據異代法以其匠人有夏殷法故也按此則鄭駁異

義所主所謂天子城九里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見坊記疏者也通義云今按此城每面五百丈近三里之城曼子曰率萬家而城方三里者以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計之三里之城實周百有八雉容舉成數也周禮城郭以命數爲節公九里侯伯七里子男五里者皆謂外城孟子言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乃侯伯之正制天子外城十有二里而孜工記云匠人營國方九里者以公之外城爲其中城也左傳曰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三里之城其積九里九里之城其積八十一里爲方九里者九十里之城其積三十九里爲方九里者五而强五里之城其積二十五里爲方九里者三而騎然則都城百雉於子男爲大都於侯伯爲中都於公爲小都今云家私邑逐如中都之利不利公室故飄使墮之按舊疏云公侯方百雉春秋說文疑何注二萬尺脫公侯方百雉爵故舊疏如此也所謂方者不必如開方積數故下注引禮天子千雉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無方字也何注明云周十一里有奇孔氏以每面五百丈近三里之城計之亦合其實何氏之說不可通於周禮何氏引禮說云天子千雉則奚止十二里故孟子言三里之城七里之郭舉其邑之至小者而言今縣城有周三里者奚不必卽指國都亦不必泥方字立說卽匠人典命亦不必强合孔氏以典命所記爲外城匠人所記爲內城亦以意言耳百雉之城公侯之制家邑不得同之今三家私邑僭擬國都故孔子云然也孔氏又云古周禮說三堵爲雉與此傳不合或當以五堵者度長三堵者度高若然一堵之牆高丈長四丈一雉之牆高三丈長二十丈義亦可通然周禮說與禮戴詩韓春秋公羊不必强爲合也存之○注禮天至十雉○舊疏以天子千雉及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皆春秋說文按何注引禮或逸禮韓亦有是語蓋受百雉之城十何氏申春秋說文也匠人疏引異義古周禮說天子城高七雉隅高九雉公之城高五雉隅高七雉侯伯之城高三雉隅高五雉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高蓋子男城亦與伯等是以周禮說不云子男城及都城之高也何氏自爲周城之數與彼不同○注天子至軒城○舊疏云春秋說文初學記引白虎通云天子曰崇城言崇高也諸侯曰干城言不敢自專禦於天子也干城卽軒城音義通軒城闕一面卽不敢自專之義○注軒城至過也○說文𨷖部𨷖缺也古者城闕其南方謂之𨷖段注云闕之義同缺引何氏公羊此注軒城者闕南面以受過也按毛詩出其東門傳闉曲城也闍城臺也城門上有臺謂之闍周官匠人詩靜女所謂城隅也天子南城門有臺故新序雜事五云天子居闉闕之中是也闉卽宣十五年傳之堙堙卽包城臺宣韓詩外傳司馬子反乘堙而窺宋城卽堙也亦卽說文之闉闉樓上戶也闕在高處可以眺望故也鄭爲諸侯無南城門其三面皆有城城皆有臺故子衿詩云在城闕今是也闕卽缺樣變爲缺三面有臺南方獨無故爲𨷖軒懸之缺南方故亦曰軒猶泮水之缺北方皆爲下乎天子也毛詩之闕乃𨷖之段借非象魏之闕陳氏奐詩毛傳疏引爾雅觀謂之闕說文闕門觀等語釋之闕矣毛詩傳曰乘城而見闕義申之曰登高而見於城闕卽謂城門之闕非見觀闕之闕也南方亦有城垣但無臺闕不必如舊疏所云不設射埋以備守也舊疏又云舊古城無如此者舊但孔子設法如是然至作舊疏時未必春秋古城仍有存者且後代小邑亦有四門不全其一面無城樣者蓋卽𨷖之遺象與

秋大雩。[注]不能事事信用孔子，聖澤廢。[疏]注不能至澤廢○舊疏云謂三月之後違之按如受齊人所歸田其一事也

冬十月癸亥，公會晉侯盟于黃。[疏]包氏愼言云十月書癸亥據曆書爲九月之二十八日時曆不閏六月故十月有癸亥下又書十一月丙寅朔是當時於十一月後方置閏也左氏穀梁作齊侯春秋異文箋云公羊作晉侯方音之譌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作晉誤也宋發治云黃齊地公羊作晉侯誤按古齊晉多混說詳昭十年齊欒施來奔下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注]是後薛弒其君比，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疏]五行志劉歆以爲十二月二日楚鄭分臧氏壽恭據是年正月庚午朔大二月庚子朔小三月己巳朔大四月乙亥朔小五月戊辰朔大六月丁卯朔大七月丁酉朔小八月丙寅朔大九月丙申朔小十月乙丑朔二日丙寅○注是後至以叛○薛弒君在下十三年冬晉荀寅士吉射叛亦同時書疏云晉荀寅士吉射叛在弒君之前而後言之者正以弒君之變重故先取以應之五行志下之下定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晉三大夫以邑叛薛弒其君楚滅頓胡越敗吳衞逐世子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注]成，仲孫氏邑。圍成月，又致者，天子不親征下土，諸侯不親征叛邑，公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爲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危錄之。[疏]注成仲孫氏邑○說文邑部郕孟氏邑段注今春秋經傳皆作成郕成古今字也左傳昭七年晉人來治杞田季孫爲以成與之杜云成孟氏邑此年左傳云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注成在魯北境故桉孟氏邑之成非姬姓郕國之郕也隱五年衞師入郕文十二年郕伯來奔僖二十四年左傳管蔡郕霍文之昭也各書皆从邑作郕而許於郕下不云姬姓之國者蓋許所據左氏郕成字互易不可以今所據繩許也公羊郕國之字作盛或作處姬姓國之正字郕爲孟氏邑之正字也古郕國在今兗州府汶上縣北二十里有郕城孟氏之城地當近杞也○注圍成至叛邑○圍例時宣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是也此書月又莊二十七年注云凡公出在外致在內不致此圍在內而致故並須解之舊疏云天子不親征下土者卽公羊說云一國叛王自征之若四國皆叛安得四王而征也是其義也桓五年蔡人衞人陳人從王伐鄭傳云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彼注云美其得正義也故以從王征伐錄之然則天子不親征下土而書之者直是美諸侯之得正猶自不言桓王伐鄭之善故彼注又云蓋起時天子微弱諸侯背叛莫肯從王者征伐以善三國之君獨能尊天子死節弱人者刺王者也天下之君海內之主當秉綱撮要而親自用兵故見其微弱僅能從微者不能從諸侯也按何氏彼注卽天子不親征下土之義也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明諸侯有罪天子當命方伯討之也諸侯不親征叛邑者舊疏云正以諸侯於天子亦宜以國爲家如天子之有天下也而不能全服親自征之故爲非禮爲春秋所刺也沈氏欽韓云書之者所以恥公而悉夫方命者也校勘記出下土云閩監毛本同蜀大字本土作士此本疏中引注亦作土當据正○注公親至錄之○校勘記出故危錄之云賈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下有矣左傳公歛處父又曰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弗墮十二月公

國成弗克是其不能服也公親圍成而不克恥甚故爲從他國來文書月以危之莊六年傳不得意致伐注公與一國及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是也穀梁傳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邊乎齊也侵伐人圍且不必皆危僅邊齊何危爾通義引趙訪曰昭圍成不月異在國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瑕【疏】穀梁脫衛侯二字左氏穀梁瑕作薛左傳實鄭氏杜云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鄭亭大事表云鉅野縣今屬山東曹州府

夏築蚔淵【疏】水經注汝水篇蚔水又西南逕蚔城西左傳所謂蚔淵圍也京相璠曰濟北有蚔丘城城下有水舊圍也大事表云蚔在今濟南府肥城縣南成十八年注云剡者秦姑民也

大蒐于比蒲【疏】桓六年注云五年大閱事徒謂之大蒐又昭八年蒐于紅傳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此蓋與彼同釋文作大蒐云本又作蒐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疏】大事表云鄲今太原府之太原縣唐叔始封時故都也成王封叔虞于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古唐國昭元年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能日尋干戈帝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故參爲晉星也注大夏晉陽也曰大夏曰太原曰大鹵曰夏墟曰唐曰晉曰鄂左傳所稱凡七名皆指晉陽一地後爲趙氏食邑古唐國在今縣治北古晉陽城在縣治東北包氏愼言云鞅意非叛無君命而持兵向國事同於叛論罪當誅潛研堂答問云據盈之入曲沃趙鞅之入晉陽書之以成大都耦國之衛人君不可專其私邑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疏入者內弗受也以其無君命於義不受是也非實叛未奉君命擅據私邑故書入書以叛罪之辭

冬晉荀寅及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疏】襄二十三年左傳齊侯伐晉取朝歌大事表云朝歌即今河南衛輝府淇縣衛始封時故都後入于晉孔疏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遷楚丘河內殷虛更屬于晉左氏無及字此及衍文也釋文不言左穀無及字知陸所見本無矣荀寅士吉射位鈞罪等非有嘗從無爲言及也通義云晉陽趙氏之私邑朝歌實吉射之私邑也實自國出居其私邑而春秋不言出奔反與彭城曲沃同以入言之者唯君有國臣不專地荀專私邑以叛即與入公邑同辭

晉趙鞅歸于晉

此叛也其言歸何【注】據叛與出入惡同【疏】注據叛至惡同○桓十五年傳云歸者出入無惡此上已書叛明出入惡矣今此反書歸故難之

以地正國也【注】以井田立數故言以地【疏】晉疏云趙鞅以井田之兵逐君側之惡人故云以地正國也穀梁傳此叛也其以歸言之何也貴其以地反也貴其以地反則是大利也井大利也許偪遍也許偪遍則何以言叛也以地正國也注地謂晉陽也蓋以晉陽之兵遍正國也○注軍以至以地○昭元年有千乘之國注云十井爲一乘是也按十井八十家賦長轂一乘以魯之類及司馬法計之每乘三十人也其以

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爲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注】無君命者操兵鄉國故初謂之叛後知其意欲逐君側之惡人故錄其釋兵書歸赦之君子誅意不誅事晉陽之甲者趙鞅子之邑以邑中甲逐之【疏】注無君至誅事○襄三年疏引作書歸而赦之穀梁注引凱曰事入晉陽以與甲兵故不得不言叛實以難惡而安君則釋兵不得不言歸春秋善惡必著之義著疏云君子之人操歸知者但誅其意若輕而離原不誅其事若重而可恕以趙鞅意實非逆但以持兵鄉國爲罪是以春秋書歸以赦之故曰誅意不誅事也後漢書董卓傳昔趙鞅興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人揚秉傳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皆取公羊義說通義云時荀寅士吉射作亂攻趙氏趙鞅奔晉陽實師以拒二子君爲之逐荀士而復執其復有君命故以歸言之其出無君命明難叛言之然書歸者非與使無惡也所以起其叛爲以地正國故以逐惡人荀無君命不免爲叛執自以與實吉射情有曲直而春秋之誅董施之此臣道之大防也不使世著高宇文之使猶託名清君側之惡爲義師者唯春秋之教明而亂臣賊子不知所懼也董仲舒曰天子受命于天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則廢而稱公王者之後是也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則名絕而不得就位衛侯朔是也子不奉父命則有伯討之罪衛世子蒯聵是也臣不奉君命雖善以叛言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妾不奉君之命則媵女先至者是也妻不奉夫之命則絕夫不言及是也解詁箋云傳例言復歸者出惡歸無惡歸者出入無惡趙鞅荀寅士吉射皆亂賊故上入邑以叛同文趙鞅挾君歸惡尤甚故變文以起之曰歸者著其以清君側爲名書入則不能著非歸善辭也歸者出入無惡其出也入邑以叛其入也必挾君以令故反興以出入無惡之文此變例中之正例與趙盾復見同穀若欲叛之則書以出惡歸無惡之文書復歸矣按趙世家晉定公十四年范中行作亂明年春簡子謂邯鄲大夫午曰歸我衛士五百家吾將置之晉陽午許諾歸而其父兄不聽倍言趙鞅捕午囚之晉陽乃告邯鄲人曰我私有誅午也諸君欲立遂殺午荀寅范吉射與午善謀作亂十月范中行氏伐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十一月荀躒韓不佞魏哆奉公命以伐范中行不克范中行反伐公公韓之范中行敗走奔朝歌韓魏以趙氏請十二月趙鞅入絳盟于公宮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畔是亦以其無君命故也又云定公十八年簡子圍范中行氏于朝歌中行文子奔邯鄲二十一年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奔柏人簡子又圍柏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齊按史紀所載本之左傳以事而論趙鞅與韓魏相比同以私怨逐荀范荀范始亂又有伐公之罪故趙鞅挾惡然其歸也有君命明知晉君之命即韓魏所挾之命但與奉君命春秋以權陽君故其不奉君命也則曰叛其奉君命也則曰歸尊君抑臣尊綱紀於一統而已○注晉陽至逐之○左傳注云晉陽趙鞅邑按趙始封于溫故文五年傳之趙衰稱溫季其封晉陽不知何代賓

薛弒其君比

公羊義疏七十一

句容陳立卓人著

定十四年　盡十五年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禮記檀弓云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注木當爲朱春秋作戍衛公叔文子之子定公十四年奔魯正義引世本云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生朱按朱戍古音同得通也

晉趙陽出奔宋■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閩監本同毛本陽誤楊同解云舊本同左氏作衛趙陽字也杜云陽趙鞅族疏引世本云趙子生昭子舉舉生趙陽鄭因左傳以陽爲成當從世本書從左氏作衛此及趙陽蓋因上此年冬有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之文故誤云晉陽公羊毛本作晉又按今公羊經並作晉

三月辛巳■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誤也左氏經作二月唐石經原刻作三月後磨改去上一畫經殘缺皆作二左氏穀梁並作二月杜預長曆是年二月己未朔辛巳二十三日也若三月則戊子朔不得有辛巳矣傳文但云公子佗人二傳作公孫佗人穀梁傳作靜而不言三月二傳作二月則此傳亦作二月可知唐石經始誤二爲三包氏愼言云二月書辛巳月之二十三日

楚公子結陳公子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牄歸■不別以歸何

國者明楚陳以滅人爲重頓子以不死位爲重■左氏穀梁作公孫佗人唐石經佗字人寧改誤疏云左氏穀梁皆作頓子牂字从氏不从文不備按牂音近譌文舉辭从羊月聲會辭从倉片聲皆从文月得譽也鄂本諸讀譽子子大字本大年以〇注男不斯至之爲重其〇上云正以上四年滅就以就子嘉歸本大年以許男斯歸之爲重其上文皆直下一國言大夫歸而已是以其辭言之以歸以其分別今此經上二國直言以歸而已似非辭經之是不以是分之明楚陳以滅人爲重者二國不足之權也書已不死位不足以爲頓子之罪僞言歸者僞謙不繼惡故也以不死位爲重之故其後之正之言不死位其重者也子不死故不言所以死合死位爲重也子按不嘉死大其年過傳已國深誠何書僞死者之言正也子故注于云故然云不顯言不顯所以也歸略

夏衛北宮結來奔

五月於越敗吳于醉李■月者爲下卒出■釋文醉李本又作檇音同今嘉興縣南有吳醉李城杜云醉李吳地嘉興縣南醉李城也大事表云吳地醉李故勾踐禦吳于此今嘉興府治西南四十五里有醉李城在今嘉興府東南與吳越分境吳闔閭伐越越子禦之于檇李吳越地今嘉興縣南四十五里有城杜氏以爲醉李浙江嘉興府嘉興縣南四十里古檇李城在今嘉興府嘉興縣有檇李城杜氏所以左傳以爲醉李鄭嘉興縣說文木部檇李也按杜云檇李吳子敗吳越之地記書傳李越李地史記吳世家越王勾踐迎擊之檇李吳越之境檇李鄉音辭解曰檇李越之地理志越之檇李吳師敗李之古曰檇傳曰越敗吳于檇李

吳子光卒■越絕書吳內傳吳人敗子敗李吳之戰地敗者言越之伐吳未戰吳闔廬卒敗而去也卒者闔廬死也左傳吳之

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所指取其一廬吳卒子旣去檇李七里通姑云蘇日吳楚之

十二年吳子乘卒注云卒皆不日吳遠於楚是也月今此書月故云爲下卒出也吳子光卒月者褒

水縣西南七十里按就檇辭皆方音之轉〇注月者爲下卒出〇

者諱卒於外不地

公會齊侯衛侯于堅■釋文堅本又作牽左氏作牽音牽穀梁作賢陘大事表云牽晉地今直隸大名府濬縣北十八里有牽城又云春秋以來牽在衛之北十八里有故牽城今在大名府濬縣東北杜氏在內黃之北西南有故城是也

公至自會

秋公會齊侯衛侯于牽是也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五十里有洮城左傳注云按元和郡縣志濮州雷澤縣西南洮城在今曹州府

宋地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釋文云脤本又作蜃云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周禮大宗伯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注云脤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

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天子上士以名氏通■〇注天子上士以名氏通〇疏云石尚天子之上士故名氏言之天子之士以名通者何也何以不言大夫上士以下士以名書者何以以外之辭疏云大夫來者何天子之大夫書者何不名氏故云傳云石尚天子之士中士以名下士以人天子之士何以不名王人是也

脤者何俎實也■實

俎肉也■周禮掌客云凡祭祀共其脤釋文云脤音蜃盛以蜃器故謂之脤杜云脤祭社之肉盛以蜃器以賜同姓諸侯親兄弟之國

之象則又與地官注不同蓋無正文故說不定也今三傳本皆作脤公羊傳云俎實穀梁傳亦云脤者何俎實也祭肉也何注云實俎肉也則脤即俎中肉分賜臣下者大行人歸脤以交諸侯之福是也不云宜社之肉周禮大宗伯疏引異義左氏說脤社祭之肉盛之以蜃又成十三年左傳成子受脤于社注脤宜社之肉則以爲宜社之肉者左氏說也然彼傳因成子受脤于社故云脤宜社之肉因社肉亦謂之脤非脤專爲宜社之肉也〇注實俎肉也〇說文俎禮俎也从半肉在且上漢書項籍傳乃爲高俎注俎者所以薦肉一切經音義引字書俎肉几也士冠禮注煑於鑊曰享在鼎曰升在俎曰載故謂實爲俎肉也

腥曰脤熟曰燔【注】禮諸侯朝天子助祭於宗廟然後受俎實時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以譏之【疏】周禮引異義左氏說脤社祭之肉盛之以蜃宗廟之肉名曰膰則以脤與膰分社廟之祭說文示部祳社肉盛以蜃故謂之祳天子所以親遺同姓春秋傳曰石尚來歸祳說文多用古文春秋說也又膰下云宗廟火熟肉春秋傳曰天子有事膰焉以饋同姓諸侯周禮大宗伯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鄭注脤膰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兄弟有共先王者亦引是經蓋亦用左氏穀梁傳本與此同則今文春秋說也按釋文燔本亦作膰又作膰唐石經諸本同作燔盧氏文弨考證云燔疑膰字之誤說文火部燔爇也詩小雅楚茨或燔或炙箋云燔燔肉也炙肝也大雅生民云載燔載烈傳傅火曰燔左傳僖二十四年天子有事燔焉昭二十二年左傳與執燔焉孟子告子燔肉不至皆謂熟肉焉似不必分別社廟亦謂之胙傳九年天子使宰孔賜齊侯胙是也〇注禮諸至俎實〇論語鄉黨云祭於公不宿肉集解周曰助祭於君所得牲體歸則班賜不留神惠曲禮云凡祭于公者必自徹其俎注臣不敢煩君使也大夫以下或使人歸之疏此謂士助君祭也若大夫以上則君使人歸之則使注以下當作以上是故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明孔子大夫故得君之頒致後膰肉不至故不脫冕而行也然徹俎與歸俎不同徹俎謂當祭末徹俎時尸與主人主婦俎有司徹之臣得獻之俎自徹之重當下祭畢後士自持俎歸大夫以上君使人歸之曲禮所云乃助祭之臣各獻俎肉所謂賓俎與君賜之胙同名脤膰也故左傳昭十六年云爲嗣大夫喪祭有職受脤歸脤受脤謂受賜之肉歸脤謂賓俎也彼大夫助祭諸侯之禮雜記所謂冕而祭於公者知諸侯助祭天子亦有歸脤之事大雅文王云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是也諸侯助祭事也禮記祭統云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又曰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則異姓諸侯助祭亦必致膰故孔子異姓大夫有不宿肉之事則古文家以脤膰專遺同姓之國非也故左傳有賜齊侯胙事說文胙祭福肉也又有宋先代之後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之事蓋二王後及有功德者亦得賜焉〇注時魯至譏之〇舊疏云正以魯無朝聘天子之處而書歸脤以譏之按如左傳所記賜齊桓胙及有事膰宋則似天子賜脤不專及助祭諸侯矣然春秋書之不得無故何云譏之或春秋制與穀梁以爲久矣周之不行禮于魯也請行脤貴復正也何氏所不取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注】主書者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疏】注主書至之義〇白虎通諫諍云子諫父父不從不得去者父子一體而分無相離之法猶火去木而滅也明君臣以義故得去父子以恩不得去也舊疏云父子天倫無相去之義若大爲惡逆人倫之所不容乃可竄之深害閑人國守若小小無道當安處之隨宜亦鍵冀其克改甯有逐之佗國爲宗廟甚且子之事父雖其見逐止可起敬起孝號泣而隨諫若不入悅則復諫自不避殺如舜與宜咎之徒甯有去父之義乎今大子以小小無道衛侯惡而逐之父無殺己之意大子懟而去之論其二三上下俱失衛侯逐子非爲父之道大子去父失爲子之義今主書此經者一則譏衛侯之無恩一則甚大子之不孝故曰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若其父大爲無道如獻公幽王之類若不避避必當殺己如此之時甯得陷父於惡是以申生不去失至孝之名宜咎奔申無刺譏之典但衛侯甯時無殺子之意是以蒯聵出奔書氏譏之耳按疏語甚通惟責備申生太過檀弓云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不得去之義明矣孔子責曾子小則受大則走亦止請留避其怒耳宜白之事書缺有間不得據爲典要

衛公孟彄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疏】上十年出奔陳十一年入于蕭以叛此乃自蕭來奔也

大蒐于比蒲【注】譏亟也【疏】注譏亟也〇舊疏云大蒐之禮五年一爲若數于此則書而譏亟若緩於此則書而譏罕上十三年夏已大蒐于比蒲今始一年復行此禮故曰譏亟也

邾婁子來會公【注】書者非邾婁子會人於都也如入人都當脩朝禮古者諸侯將朝天子必先會閒隙之地考德行一刑法講禮義正文章習事天子之儀尊京師重法度恐過誤言公者不受于廟【疏】注書者至都也〇舊疏云曲禮下云諸侯相見於郤地曰會今乃會人于都故書而非之通義云杜元凱以爲會公于比蒲是也大蒐大閱公雖在不書國內常禮省文可知也邾婁言公者乃特譏也按杜注亦以遇言耳〇注如入至朝禮〇桓六年注諸侯相過至竟必假塗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也是則凡入人都皆當修朝禮矣杜云會公于比蒲而不用朝禮故曰會接若會于比蒲儀可書地不地明在國內故譏其不修朝禮也若在外何朝之有若其行朝則當如僖二十八年書公朝于王所之例矣杜說恐未當〇注古者至之地〇曲禮下文〇注考德至過誤〇舊疏云謂考校其德行齊一其刑法也講禮義者謂習其禮儀也王制云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義亦通於此〇注言公至于廟〇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注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于廟孝子謙不敢以己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賓也是則朝重於聘更宜受之于廟矣故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注不言朝公者禮朝受之于太廟是也故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過于穀蕭叔朝公傳云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歆注云時公受朝於外故言朝公惡公不受于廟是則朝聘皆書于廟也今此會在外故言來會公明不受之於廟也

城莒父及霄【注】去冬者是歲蓋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政化大行粥羔豚者不飾男女異路道無拾遺齊懼北面事魯饋女樂以間之定公聽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當坐淫故貶之歸女樂不書者本

以淫受之故深諱其本文三日不朝孔子行魯人皆知孔子所以去之附嫌近害雖可書猶不書或說無冬者坐受女樂令聖人去冬陰臣之象也［疏］杜云魯邑大事表云莒繫以父者魯人語音如梁父亢父單父是也子夏爲莒父宰卽此今爲沂州府莒州地霄在今莒州竟杜云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閻氏若璩四書釋地曰是時荀寅士吉射據朝歌叛晉人圍之魯與齊衛謀救之朝歌在魯正西將八百里則莒父屬魯之西鄙子夏爲宰邑去其家密邇要亦約略言之耳一統志春秋時有三莒一爲周境內邑昭二十六年陰忌奔莒是也一爲齊東境昭三年齊侯田于莒昭二十六年陳桓子請老于莒是也一爲魯邑定十四年城莒父是也惟莒州爲莒國之莒與大事表同山東通志謂莒始封在萊州府高密縣東南乃莒子之都而子夏所宰之莒父也春秋時莒子遷於城陽漢封劉章爲城陽王置莒縣卽今青州府之莒州莒父之邑蓋以莒子始封得名耳王氏瑬四書地理考云杜氏備晉之說本屬臆度高氏士奇曰取地於莒而遂謂之莒如鄆取許田而謂之許楚取沈邑而謂之沈書有鬱地而謂之鬱然則莒父或係莒地而魯取之卽以爲莒州之地在魯東南與莒接壤可也說文邑部有邦字地名从邑少聲玉篇亦云魯地名古書邦聲同但未知在今何地〇注去冬至不致〇史記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爲之先并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此何氏所本江氏永鄉黨圖考云世家歸女樂去魯適衛皆敘於定公十四年非也定十三年夏有築蛇淵囿大蒐比蒲皆非時勞民之事使夫子在位而聽其行之則何以爲夫子考十二諸侯年表及魯世家皆於定十二年書女樂去魯事年表及衛世家皆於靈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祿之如魯衛靈三十八當魯定之十三蓋女樂事在十二十三冬春之間去魯實在十三年春魯郊嘗在春龍經不書當以衛世家爲正按孔子雖攝相事而執政究係三家如築囿大蒐難曰勞民尚於國政夫爲大審孔子必事諫阻是孟子所謂不可磯也不得援以證孔子世家非而年表衛世家是也韓非內儲說仲尼爲政于魯齊景公患黎且謂景公曰君何不迎之重祿高位遺哀公女樂以驕榮其志哀公新樂之必怠于政仲尼必諫諫必輕絶於魯景公曰善乃令黎且以女樂六遺哀公哀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按孔子爲政在定公時蒙且口中不得稱諡當是魯公之誤諫之不聽乃去於聖人去父母之邦之道尤爲剴到較齊歸女樂不救直陳會廷或因孔子諫止之與後漢書馮衍傳顯志賦曰疾毀鄙之介聖兮注介聞也韓子曰仲尼爲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黎鉏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遺魯公以女樂以驕其志魯君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而不聽必輕絶魯景公曰善乃令黎鉏以女樂遺魯公樂之公怠於政事仲尼諫之不聽遂去之不言其何年也皆疏云隱六年傳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今此無冬不具故解之蓋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者卽家語始誅篇云孔子爲魯大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是也若以家語言之則定九年爲邑宰十年爲司空十一年爲大司寇從大司寇攝行相事之時始年月不明故此注云蓋也云致化大行粥羔豚者不飾男女異路道無拾遺者皆家語相魯文也按校勘記出粥羔豚者不飾云此本及閩監本疏中引注皆脫作豚毛本始改爲脫非按史記家語皆作羔豚不飾者舊疏引舊說云魯前之時粥羔豚者皆以彩物飾之自孔子爲相此事乃止故曰粥羔豚者不飾也按世家云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是也齊懼北面事魯世家無文或何以意增之饋女樂以間之論語微子作歸女樂彼釋文歸如字鄭作饋後漢書蔡邕傳齊人歸樂孔子斯征注引論語作饋文選鄒陽上書注引論語亦作饋並與何鄭本同漢書禮樂志云是時周室大壞桑間濮上鄭衛宋趙之聲並出內則致疾損壽外則亂政傷民巧僞因而飾之以營亂富貴之耳目庶人以求利列國以相間故秦穆遺戎而由余去齊人歸魯而孔子行顏注饋亦饋字引論語作饋疑亦饋字也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論語亦有是語注孔曰桓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孔子行是也〇注當坐淫故貶之〇舊疏云推尋古禮無女樂之文魯人受之故當坐淫泆之惡去冬則見之按桓六年蔡人殺陳佗傳陳君則曷爲謂之陳佗絶也曷爲絶之賤也其賤奈何外淫也是諸侯外淫者絶受女樂差於外淫故貶去冬也冬者四時之名也春秋以天之端正王之政王者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今魯受女樂怠政事故去冬明不能承天成化也春秋正辭云去冬何也不終也是年也齊歸女樂季孫受之而孔子行故曰不終易曰無喪無得其吾聖人與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夫季桓子與通義云去冬者師說以爲齊人歸女樂之歲也魯君臣受之三日不朝雖諱而削其事事繫于冬故去冬以起之史記曰定公十四年齊人遺魯君女樂文馬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云且郊者謂明年春當郊實受女樂在是冬之體〇注歸女至不書〇校勘記出故深諱其本文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屬大字本文作又屬下讀當據正按此與莊二十三年書公如齊觀社同義彼注云觀社者觀祭社諱淫言觀社者與觀納幣同義蓋淫大惡不可言故諱以觀社小惡書此亦諱經故去冬以起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解齊人歸女樂章云定公十四年齊人歸女樂春秋不書者內大惡諱定哀多微詞也故唯去冬以明聖功之不終也是也舊疏云附嫌近害雖可書猶不書者正以其獲麟之後得端門之命而制春秋乃自因之卽云己之本出由饋女樂之故魯國之人悉知所由若其書之卽是附於嫌疑近於禍患是以難非國家之諱依例可書于經孔子亦不書之故曰附嫌近害雖可書猶不書何意以魯受女樂雖不爲諱亦不書爲其附嫌近害非謂受女樂可不諱也〇注或說至衆也〇舊疏云孔子自書春秋而貶去冬失譏避之心違辟害之義蓋不修春秋已無冬字孔子因之遂存不改以爲王者之法宜用聖臣故曰如有用我者期月則可三年乃有成是也又春秋之說口授相傳遠於漢時乃著竹帛去一冬字何傳之有按或說恐未然時季孫當國史臣載筆未必闕著國惡直如南董舊疏春秋之說下似是歎或說也蓋去冬之屬孔子作春秋新義未必不修春秋已有此例毛本令誤今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婁子來朝［疏］通義云月者爲下錄郊牛之變是也正以朝例時故也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曷爲不言其所食〔注〕据食角〔疏〕注据食角○即成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是也

漫也〔注〕漫者徧食其身災不敬也不舉牛死爲重復舉食者內災甚矣錄內不言火是也〔疏〕校勘記云鄂本閩監毛本同唐石經元本漫作曼按釋文作漫也○注漫者徧食其身○列子黃帝篇漫言曰釋文漫散也文選甘泉賦指東西之漫漫注漫漫無崖際之貌也漢書揚雄傳爲其泰曼漶而不可知注曼漶不分別貌牛身徧爲鼠傷散漫無際故曰漫也俞氏樾公羊平議云漫即曼字唐石經元本作曼是也說文又部曼引也漢書禮樂志世曼衍師古注曼延也是曼有延及之義故曰曼衍莊子齊物論因之以曼衍是也亦曰曼衍文選封禪文湯漶曼發是也古字本止作曼以水言之則從水作漫猶以艸言之則從艸作蔓也詩野有蔓草傳蔓延也此經不言所食者蓋初食雖止一處而其傳蔓延不能知其初食之處故曰曼也何氏謂偏食其身於義術未盡得揚雄傳爲其泰曼遽而不可知即此曼字之義足何云偏食其身即包有曼延之義因傳文作漫是漫散意當是其身偏食之象○注災不敬也○穀梁傳不敬莫大焉注定公不敬最大故天災最甚疏今牛體偏食不敬之罪大也五行志中之上定公十五年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劉向以爲定公知季氏逐昭公罪惡如彼親用孔子爲夾谷之會齊人徠歸鄆讙龜陰之田聖德如此反用季桓子淫於女樂而退孔子無道甚矣詩曰人而亡儀不死何爲是歲五月定公薨牛死之應也京房易傳曰子不子鼠食其郊牛經義雜記云禮記牛曰一元大武說文牛大牲也故牛死爲定公薨之象以示不能誅臧臣而用聖人也○注不舉至甚矣○舊疏云春秋之義悉皆舉重食死並書故解之食在死前而言復者以食輕於死故對重以爲復矣所以爲內災甚之也○注錄內至是也○即襄九年春宋火傳云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然則內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者甚之也注春秋以內爲天下法動作當先自克責故小有火如大有災也此牛死復舉食以甚之猶彼義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疏〕包氏慎言云二月書辛丑月之十九日上四年滅沈注云定哀之滅例日定公承黜君之後有彊臣之仇殺有滅則危懼之爲定公戒也傳二十六年秋楚人滅隗注不月者略夷狄滅夷國也昭三十年冬十二月吳滅徐注至此乃月者所見世始錄夷狄滅小國也此亦所見世夷狄滅小國而書日者從滅沈例也

夏五月辛亥郊〔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書辛亥月之朔日

曷爲以夏五月郊〔注〕据魯郊正當卜春三正也又養牲不過三月〔疏〕注据魯至正也○成十七年傳郊用正月上辛注魯郊轉卜春三月言正月者因見百王正所當用也傳三十一年注云魯郊非正故上三卜吉則用之不吉則免牲是其魯郊轉卜春三正餼也魯雖云何氏必知然者正以哀元年穀梁傳云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夏四月郊不時五月郊不時之文也○注養牲不過三月○宣二年傳帝牲在于滌三月注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謂之滌者取其滌蕩濯清三牢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天牲禮記郊特牲亦云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正月郊牛死應卽復養帝牛五月郊已過三月限矣

三卜之運也〔注〕運轉也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五月郊也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不得其事雖吉猶不當爲也不舉卜者從可知〔疏〕注已卜至郊也○舊疏云猶吉轉卜夏之正也必如得吉者正以經有郊文故也者其不吉宜言乃免牲或言乃免牛乃不郊矣知其二吉者以傳三十一年傳三卜禮也三卜何以禮求吉之道三彼注云三卜吉凶必有相奇者可以決疑故求吉必三卜也是其得二吉乃可爲事之義今此五月而郊故知得二吉也胡氏匡衷儀禮釋宮云卜筮古者貴賤並用三兆三易洪範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鄭注卜筮各三人大卜掌三兆三易是鄭意卜則掌三兆者各一人筮則掌三易者各一人故金縢乃卜三龜士喪禮占者三人注以爲掌玉兆瓦兆原兆者是也按太卜注子春云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此三卜也太卜又云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蓋或卜或筮得一卦三人共占之其從多者爲吉所謂二吉也通義云春郊以十月上甲繫牲十二月下辛卜日今爲改卜牛故正月始繫牲夏以三月下辛卜四月上辛不從又以四月下辛卜五月上辛得吉卜乃郊也然失擭牲唯具之正哀元年穀梁傳曰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乘春之始蓋不可矣注亂曰才時之中有差劇也夏始承春方秋之末猶爲可也意以郊在四月五月是以夏始承春比之秋郊猶爲可也又曰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彊也注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所謂三卜也鄭氏曰謂卜一辛而三也求吉之道三故曰禮也按四卜見傳三十一年襄十一年五卜見成十年此亦五月而非五卜後不易牲此因牛死至三月末始卜四月上辛不吉又恐四月末卜五月上辛得吉始郊故也○注易曰至爲也○易蒙彖傳文舊疏引鄭注云鄭子初聞則告之以事義不思其三隅相況以反解而筮者此勤師而功寡舉者之災也瀆筮則不復告欲令思而得之亦所以利義而幹事是也按四卜五卜皆再三瀆也故二傳皆云非禮舊疏云引之者欲道者人瀆卜故五月非郊之月而得吉非是龜靈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故也卦象之義乃弟子請問師之事義故吉筮以況之今此乃卜也而引者龜筮道同亦何傳乎不得其事者稍不得其事之宜卽五月郊天是也雖吉猶不書爲者謂吉凶會以事之善惡爲本郊非其月雖吉亦不得爲何者正以靈龜厭之不復告其吉凶故也義或然也○注不舉至可知○舊疏云正以傳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云云舉卜今此直言五月辛亥郊不舉卜者正以言郊則知卜吉明矣故曰從可知

壬申公薨于高寢〔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書壬申月之二十二日杜云高寢宮名不於路寢失其所胡氏培翬燕寢考云左傳魯有楚宮晉有固宮皆是隨意所欲爲之不在燕寢之數春之高寢當亦似此按說苑修文云春秋曰壬申公薨于高寢傳曰高寢者何正寢也曰爲或曰高寢或言路寢曰諸侯正寢三一曰高寢二曰左路寢三曰右路寢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曰路寢者繼禮之者也其二何曰子不居父之寢故二寢繼體君世世不可居高祖之寢故有高寢名曰高也路寢其立奈何高寢立中路寢左右然則天子之寢奈何曰亦三承明繼體守文之君之寢曰左右之路寢謂之承明何曰承明堂之後者也故天子諸侯三寢立而名實正父子之義章尊卑之事別大小之義異矣穀梁傳曰弃正也公羊左氏無傳何氏莊三十二年注云天子諸侯皆

三穰一曰高穰二曰路穰三曰小穰父居高穰子居路穰與劉子政義大同

鄭軒達帥師伐宋〔疏〕釋文軒達左氏作罕達

齊侯衛侯次于籧篨〔疏〕舊疏云左氏作籧篨字賈氏無說文不備也校勘記云唐石經閩本同監本毛本籧誤遽疏同盧文弨曰左氏經作渠蒢傳作籧篨按籧蒢渠篨聲音義皆通左氏成八年傳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注渠丘邑名菑縣有籧里困學紀聞云崔駰七依云夏屋渠渠文選注引七依作蘧蘧可證范云地也差繆略云左氏作籧按唐石經左氏穀梁並作渠蒢石經公羊作籧篨也舊疏云上九年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注云欲伐魯也善書能卻難早故書次而去然則今此亦然故省文不注而賈氏云欲救宋善恤鄰也者蓋與何氏異或者九年之次以其無延文故解為欲伐魯今此上有軒達伐宋之文下即云齊侯衛侯次于籧篨此則知欲救宋明矣不注之者從可知省文按何氏之意未必與賈氏同

邾婁子來奔喪

其言來奔喪何〔注〕據會葬以禮書歸含且賵不言來〔疏〕注據會葬以禮書○文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傳其言來會葬何會葬禮也○注歸含至言來○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是也

奔喪非禮也〔注〕但解奔喪者明言來者常文不為早晚施也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諸侯薨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邾婁與魯無服故以非禮書禮有不弔者三兵死壓死溺死〔疏〕杜云諸侯奔喪非禮不別同姓異姓與何氏異○注但解至施也○隱元年傳其言來何不及事也明使言來者有刺譏此自如常文言來非為早晚施但解奔喪非禮難及事亦非禮也釋名釋喪制云奔喪也有急變奔赴之也穀梁傳喪急故以奔言之○注禮天至禮書○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諸侯之變遣大夫弔君會其葬左氏說諸侯之喪士弔大夫會葬文襄之伯令大夫弔卿共葬事謹案周禮諸侯無會葬事知不相會葬從左氏義鄭駁無考然當周初千八百國若皆會葬列土封疆輕喪所守似非藩屏之義蓋同姓同盟者有會葬禮故左傳隱元年衛侯來會葬無譏文彼傳又云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是也通義云會葬亦當遣大夫而已異義曰公羊說同盟諸侯薨君會葬其夫人義君又會葬是其不違國致而常在路也按同盟諸侯不得過多何至不進國致而常在路奔喪事指有服者言則奔喪之國亦僅矣無服者會葬亦必同姓之國也邾婁與魯既非同姓又非甥舅姻亞是無服也故以非禮書○注禮有至溺死○舊疏云春秋說文釋文壓死作厭死於甲反禮記檀弓云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鄭注畏者人或以非罪攻己己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是厭者行止危險之下溺者不乘橋船通典引盧植注云畏者兵刃所殺也又引王肅聖證論以犯法獄死謂之畏臧氏琳經義雜記云若如所說則肅謂犯法獄死謂之畏古不有非其罪而在縲紲之中者乎欲異乎鄭實乖舊義按畏死之說盧王二注均勝鄭義三者皆謂死於非命者孟子盡心云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王氏所謂犯法獄死者其非罪也而在縲紲則不為犯法矣盧氏所云則祭義所謂戰陳無勇非孝也故皆非正命也

白虎通喪服云有不弔三何為人臣子常懷恐懼深思遠慮志在全身今乃畏厭溺死用為不譏故不弔也檀弓曰不弔三畏厭溺也長者兵死也禮曾子問曰大辱加于身支體毀傷即君不臣士不官祭不得為昭穆之尸食不得居昭穆之位死不得葬昭穆之域也是也喪服小功章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為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通典引馬注云大夫無昆弟之殤此言殤者關有罪者畏厭溺當殤服之又緦麻章夫之姑姊妹之長殤通典引馬注云禮三十乃娶而夫之姊殤者關有畏厭溺者然則此三者不弔故服亦降於成人矣檀弓疏云除此三事之外其有死不得禮亦不弔故昭二十年孟縶被殺而死宗魯亦死之孔子弟子琴張欲往弔之孔子止之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杜預云言齊豹所以為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是失禮者亦不弔也夫兵死溺死果其身犯君父擯斥成仁亦能不弔乎又不可概論矣舊疏云邾婁子來奔喪魯人無此三事而引之者以明不弔之類非譏禮實同也按何氏因論奔喪會葬廣論弔禮爾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書壬申月之二十三日姒氏穀梁作弋氏

姒氏者何哀公之母也〔注〕姒氏杞女哀公者即鄭公之妾子〔疏〕注姒氏至妾子○校勘記出鄭公云諸本同誤也鄂本作定公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定公姒氏杞女者以杞為夏後姒姓也不稱夫人知其為妾穀梁傳妾辭也哀公之母也

何以不稱夫人〔注〕據母以子貴〔疏〕注據母以子貴○隱元年傳文也彼注云禮妾子立則母得為夫人成風是也按哀公母定弋昭公母齊歸皆妾子為君稱夫人者也故據以難

哀未君也〔注〕未踰年不稱公〔疏〕注未踰年不稱公○文九年傳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為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注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是未踰年不稱公也踰年稱公亦係臣子之稱故其生母即尊稱夫人而諸侯自稱猶稱子也通義云未踰年未成為君稱未得遽尊其母魯之末失妾齊於嫡故因其可正者正之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注〕是後衛蒯聵犯父命盜殺蔡侯申齊陳乞弒其君舍〔疏〕臧氏壽恭推是年正月癸未朔小二月壬子朔大閏月壬午朔小三月辛亥朔大四月辛巳朔小五月庚戌朔大六月庚辰朔○注是後至君舍○衛蒯聵犯父命即哀二年晉趙鞅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是也盜殺蔡侯申見哀四年齊陳乞弒其君舍見哀六年五行志下之下十五年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宿在柳周室大壞夷狄主中夏之象也明年中國諸侯果累從楚而圍蔡蔡恐遷于州來晉人執戎蠻子歸于楚京師楚也劉向以為盜殺蔡侯齊陳乞弒其君而立陽生孔子終不用皆與何氏所占詳略互見劉歆以為大月晉趙分

九月滕子來會葬〔疏〕上注云無服者會葬故不發非禮傳也通義云不發傳者與奔喪同非禮可知施云鄭滕魯之屬國近則來奔喪遠則來會葬於是帥之實同之王者書非禮皆以會葬非禮非公羊義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注〕昃日西也易曰

日中則昃是也下昃蓋晡時【疏】校勘記出日下昃云宋本閩本同監毛本昃改昃非注及疏同按釋文唐石經作昃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乃急辭也不足乎日之辭也按庶人葬不爲雨止非諸侯禮也穀梁作日下稷漢隸字原所載靈臺碑日稷不夏鄙閣頌勑勞日稷令維惠勤費鳳別碑乾乾日稷皆與穀梁合昃稷音義同故衞書中候握河紀至于日稷運衡篇退侯至于下稷考河命篇至于下稷鄭注稷讀曰側按白虎通證篇引春秋曰丁巳葬戊午日下側乃克葬明應葬而有益也作側與鄭氏書緯注合伏琛齊地記云齊城西門側系水出故曰稷門是側稷音義亦近側者不正之謂日過中則不正故曰側說文作𣆄在日側从日仄聲其正字也昃昃皆俗體側取其義稷叚借也包氏慎言云九月丁巳爲月之九日戊午月之十日也○注昃日至晡時○易豐卦彖辭也彼云日中則昃月盈則食鄭注言皆有休己無常盛見舊疏公羊問答云問昃日西也何也孟喜周易章句𣆄日在西方時側也問又曰下昃蓋晡時何也曰此如前漢五行志曰日中時食從東北過半晡時復淮南子日至於悲谷是爲晡時玉篇曰晡申時也按說文𣆄日在西方時側也从日仄聲易曰日𣆄之離又中候注下側日西之時周禮司市云大市日昃而市注日昃昃中也淮南墜形訓東西方日昃區

辛巳葬定姒【疏】包氏愼言云九月又有辛巳爲葬定弋之日十月之三日不蒙上月也此定姒穀梁亦作定弋

定姒何以書葬【注】據不稱小君子般不書葬【疏】注據不稱小君○正以春秋夫人皆書葬我小君故也○注子般不書葬○注三十二年書子般卒不書葬是也子般未踰年君不書葬今定姒之子亦未踰年而書葬故據以難正以哀此時雖未踰年終是成君母以子貴故成其母葬與子般之終不成君者殊也是以隱公之母稱夫人書其薨明隱公時已踰年故曰夫人子氏薨宜書葬而不書其葬者隱二年傳云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子將不終爲君故母亦不終爲夫人也明乎此則左氏於隱三年書君氏卒爲聲子者其誤不攻自明矣

未踰年之君也【注】哀未踰年也母以子貴故以子正之【疏】注哀未至正之○正以哀雖未踰年然已君矣故得稱其母尊所以書葬母以子貴義也沈氏彤左傳小疏云儀禮喪服云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注云君卒庶子爲母大功疏云今庶子承重故緦是嗣君及公子於妾母之喪皆不以年斷故得數閏月也按辛巳先儒皆以爲閏九月春秋凡失禮則書閏不告月及閏月葬齊景公是也此妾子禮得數閏故不書閏若如左氏以定姒實是夫人臣子意僅不成其禮則譏母之喪不以閏數則當書閏月矣

有子則廟廟則書葬【注】如未踰年君之禮稱諡者方當踰年稱夫人曾子問曰並有喪則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疏】舊疏云未踰年之君有子則廟廟則書葬者但當遠作一勢讀之乃可解按喪服小記云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鄭注以其非正春秋傳曰於子祭於孫止彼所引穀梁說也穀梁隱五年傳云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脩之非隱也彼以仲子爲孝公之妾當築宮以祭至隱則止則子之立廟卽穀梁之築宮與又雜記上曰妾祔于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彼下文主妾之喪疏引庾蔚之曰妾祖姑無廟爲壇祭之崔靈恩曰於廟中爲壇祭之是也漢書韋元成傳元成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歿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毀序昭穆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又云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尊祖嚴父之義也李奇曰不得信尊其父也公子去其所而爲大宗後尙得私祭其母爲孫則止不得祭公子母也明繼祖不得顧其私祖母也按崔氏所云謂攝女君者若不攝女君之妾則不得爲主別爲壇以祭使其子主祭者不在廟中其子爲君者則穀梁所謂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矣猶注云公子者長子之弟及妾之子也皆以厭父之尊不得伸其私恩故也是以喪服天子諸侯庶子父在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服記所記公子爲其母之服在五服外者是也父歿爲後則爲緦緦麻章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是也其不爲後者大功大功章公之庶昆弟爲母是也大夫卒庶子爲母三年大功章大夫之庶子爲母謂父在者也士庶子爲其母如衆人也又服問曰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卽緦麻章所云是也爲繼承父之體四時祭祀不敢申私親服厭尊者之祭故服緦也所以緦者彼傳云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故也若然曾子問又云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鄭注天子練冠以燕居蓋謂庶子王爲其母後疏云練冠乃異代之法是也爲禮經所記周制也○注如未至夫人○舊疏云未踰年之禮則無諡今此定姒如未踰年君之禮而稱諡者正以方當踰年稱夫人故也通義云雖未踰年其義成爲君當得爲其妾母別築宮廟故從廟則書葬之例辛巳距戊午二十三日蓋定公七虞卒哭既畢然後啓殯也○注曾子至禮也○舊疏云引之者欲道定公五月薨定姒七月卒非其並有喪禮是以先葬定公後葬定姒若其同月當定姒先葬矣按舊說非是定姒後定公兩月死定公之喪猶在殯仍是並有喪所以不從先輕後重之禮者以定姒妾母不得援尊同常禮相俟也彼記云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注並謂父母若親同疏並謂父母也親同者祖父母及世叔兄弟明妾母與父不得云並也鄭又云同者同月死然下皆言葬事明葬前皆然不必泥同月也故記又云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脩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鄭注不奠務於當葬者不哀次輕於在殯者殯當爲賓實辭於賓謂告將葬啓期也何氏譏而引之故但云其奠也其虞也而已謂如父喪在殯先葬母時從啓母殯之後及葬柩欲也之前唯設母之啓殯之奠朝廟之奠及祖其遷奠而已不於殯宮爲父說其其母殯未啓之先哀次之朝夕奠則先父後母與後日之虞祭同也故正義引盧氏曰葬是奪情故從輕者爲首奠是奉養故令重者居先也又引鄭志崇精問曰葬母亦朝廟否其虞父與母同日異日乎焦氏答曰婦未廟見不朝廟耳內豎職云王后之喪朝廟則爲之蹕也是母喪亦朝廟明也虞當異日也是也又喪服小記云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注偕俱也謂同月若同日死也先葬者母也引曾子問曰葬先輕而後重又曰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待後事謂如此也其葬服斬衰者喪之隆衰宜從重也假令父死在前月而同月葬猶服斬衰不變服也言其葬服斬衰則虞祔各以其服矣及練祥皆然卒事反服重然則並喪則先葬母葬母既竟不卽虞祔而更修葬父之禮爲虞祔情飾父喪在殯未忍爲故云待後事後事謂葬父也雖葬母仍服斬衰

以父未葬不合變服也然則為母虞祔練祥皆齋衰卒事之日即反服重也故通典引周續之喪服答問云葬其之禮何先何後答曰父母之喪偕其葬也先輕而後重其虞也先重而後輕葬服斬衰是也又喪服小記云除喪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注謂大喪既虞卒哭而遭小喪也其易喪服男子易乎帶婦人易乎首正義重謂男首絰女要絰男重首女重要凡所重者有除無變所以卒哭不受以輕服至小祥各除其重也謂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是也若先遭重喪後葬遭輕喪變先者輕則謂男子要婦人首也謂先遭斬衰虞卒哭已變葛絰大小如齊衰之麻若又遭齊衰之喪齊衰要首皆牡麻牡麻則重於葛服宜從重而男不變首女不易要以其所重故也但以麻易男要女首是所輕故也男子易乎帶婦人易乎首若未虞卒哭則後喪不能變也喪服小記又云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麻同皆兼服之注皆者皆上二事也兼服之謂服麻又服葛也男子則絰上服之葛帶下服之麻婦人則絰下服之麻固自帶其故帶也所謂易服易輕者也兼服之文主於男子正義此一節明前遭重喪後遭輕喪麻葛兼服之義斬衰既虞受服之葛首絰要帶與齊衰初喪麻絰帶同絰則俱七寸五分之一帶則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齊衰變服之葛與大功初死之麻同絰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帶俱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兼服之者謂斬衰既虞遭齊衰斬衰男子則要服齊衰之麻帶首服斬衰之葛絰婦人則首服齊衰之麻絰要仍服斬衰之麻帶婦人上下皆麻故也以前文云易服者易輕者閒傳篇云男子重首則要輕也是男子易要帶不易首絰故云則絰上服之葛帶下服之麻也婦人絰下服之麻同自帶其故帶者以下服初死故服下服之麻故檀弓篇云婦人不葛帶是也前服受服之時不變葛仍服前麻帶故云帶其故帶也兼服之文主於男子者言婦人絰帶俱麻今絰云麻葛兼服之散云主於男子也又雜記云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注歿猶喪也除服謂祥祭之服也卒事既祭反喪服服後死者之服又云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注雖有親之大喪猶為輕服者除骨肉之恩也唯君之喪不除私服故曾子問云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是有君服其父母以下服皆不得除也其非殤長中降在緦小功者亦弗除服問云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明正服在緦小功者不得除故下又云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為其降在緦小功為本服在大功以上服中故為之著服而又為之除也雜記又云如三年之喪則既顈其練祥皆行注言今之喪既服顈乃為前三年者變除而練祥祭也此主謂先有父母之服今又喪長子者其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其禮亦然然則言未殁喪者已練祥矣疏云依禮父在不為長子三年今云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者庾氏又云後喪既顈前喪練祥皆行若後喪既殯得為前喪虞祔也顈即葛謂既虞受服之後也知雜記前文之未殁喪是練後祥前也此並有喪除服之練也閒傳又云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鄭注輕者可施於卑齊衰之麻以包斬衰之葛謂男子帶婦人絰也重者宜主於尊謂男子之絰婦人之帶特其悉不變之也吳射慈云斬縗既葬縗裳六升男子絰婦人悉易以葛婦人易首絰以葛要帶故麻也但就五分去一殺小之謂仍遭母及伯叔兄弟齊縗之喪其為母更以四升布為要帶謂之包言包斬衰帶也絰斬衰之葛絰謂之重者主於尊也婦人易首絰以麻亦謂之包帶斬縗之麻帶謂之特期衰既葬服上服六升之縗裳男子帶上服之葛帶婦人絰上服之葛絰也若斬衰既練後遭大功之喪麻葛重謂斬衰既練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要絰男子唯有要帶婦人唯有首絰是其單也今遭大功之喪男子首空著大功麻絰婦人要空著大功麻帶男子又以大功麻帶易練之葛帶婦人又以大功麻絰易練之葛絰婦人絰其練之故葛絰著斬之葛帶是謂之重葛然則檀弓所謂婦人不葛帶者謂齊斬之婦人也其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則麻葛兼服之兼猶兩也謂齊衰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易換輕者男子則大功麻帶易齊衰之葛帶其首服猶服齊衰葛絰是首有葛要有麻故云麻葛兼服矣專據男子言婦人則首服大功之麻絰要服齊衰之麻帶上下俱麻不得云麻葛兼服之也服問云小功無變也注無所變於大功齊衰之服不用輕累重也又云小功不易衰之練冠如免則絰其緦小功之絰因其初葛帶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為稅謂小功以下之喪不合變易三年喪之練冠其期之練冠亦不得易也此哀公服妻母之喪依禮經止緦又在三月以內其無所變易可知

冬城漆

【疏】杜云漆邾宗其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大事表云今在兗州府鄒縣北馬氏宗璉左傳補注云郡國志山陽南平陽有漆亭穎容釋例云漆邾之轄邑凡邑有先君之廟曰都漆有邾先君之廟是亦邾之大都故魯得漆而遂都之使依左氏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邑曰築都曰城傳為說也

公羊義疏七十二

公羊義疏七十三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哀元年盡五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哀公第十一【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哀公第十二下注疏卷十一魯世家定公卒子將立是爲哀公注引世本將亦作蔣穀梁疏云公名將定公之子敬王三十六年即位十四年西狩獲麟春秋終矣二十七年薨諡曰哀周書謚法恭仁短折曰哀左傳釋文哀公名蔣定公之子蓋夫人定姒所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注】隨微國稱侯者本爵俱侯土地見侵削故微爾許男者戍也前許男斯見滅以歸今戍復見者自復斯不死位自復無惡文者滅以歸可知【疏】注隨微至微爾○舊疏云正以入春秋以來不稱爵大夫名氏不得見經故知其微隱五年傳云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此微國而稱侯故須解之也言本爵俱侯者謂其初封之時與齊晉之屬俱稱侯今爲小國者但以土地見侵削故也知非得襃乃得稱侯如滕侯薛侯之類者正以滕薛入桓篇之後或稱滕子滅稱薛伯故知隨篇稱侯由稱新王得襃今此隨侯一無譬行可襃二無稱伯子之處故知本爵爲侯也杜云隨世服於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於諸侯故得見經按春秋爲明義之書豈以楚之傷懲爲逸逃楚爲諸國傳亂之梁隨即復楚有何足錄杜之舊妄可爲極矣特以先時無事可紀適此年有隨楚國蔡之事因仍其本爵書之非義所繫亦如胡類牟葛之屬偶一二見耳穀梁注云隨久不見者實微也稱侯者本爵俱侯土地見侵削故微爾即本何義○注許男至自復○下十三年有許男戍卒知許男爲戍也許男斯見滅在定六年知戍爲自復者以昭十三年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爲楚所歸書以見不與專封專受今戍不見復歸之文故知自復欲遂義云何氏必知許自復者今諸侯復之當有不與專封之文陳蔡爲楚所封春秋以自復之辭書之許實自復即不復書足與從相起也○注斯不至可知○校勘記出滅以歸云閩監毛本閒鄂本上有從字此脫定六年書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書以歸是斯不死位文也左傳疏引世族譜云許男斯後有元公成悼公孫也按下十三年釋文戍本亦作成則戍即戍宜爲斯子斯不死位書絕戍不得繼體奉正其自復歸不似專受封亦宜有惡文而春秋不見者正以許男斯書滅以歸其不死位惡已見是以此處從省可知也舊疏云斯不死位其國合絕今而自復不爲惡文正以定六年書已著是以此處不見是也

鼷鼠食郊牛【注】災不敬故【疏】注災不敬故○與定十五年同彼注亦云災不敬也穀梁作鼷鼠食郊牛角傳云志不敬也郊牛日展觓角而知傷展道盡矣杜云書過也不言所食非一處蓋即此定十五年傳漫也之餞公羊亦不言所食宜與使同五行志中之上哀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劉向以爲天意汲汲於用聖人逐三家故復見戒也哀公年少不親見昭公之事故見敗亡之異已而哀公身奔于越此其效也不

改卜牛【疏】穀梁傳曰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此斥未牲者也

夏四月辛巳郊【疏】包氏慎言云四月書辛巳郊月之六日通鑑云亦以改卜牛數三月下辛始卜郊時此一卜得吉當穀梁傳曰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又曰子不志三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此傳不云非禮從省文可知例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注】邾婁子新來奔喪伐之不諱者期外恩殺惡輕明當與報年有差【疏】注邾婁至惡輕○邾婁子來奔喪見定十五年夏去年來奔喪於魯有恩今即伐之內惡已明而不諱者爲在期外故恩殺惡輕也○注明當至有差○宣九年取根牟是也傳曰爲其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惡疾也屬有小君之喪邾婁子來加禮未期而取其邑故諱不繫邾婁也然則彼以加禮來期其恩猶重伐之惡故諱此恩殺惡輕可不諱也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取漷東田

及沂西田【注】漷沂皆水名邾婁子來奔喪取其地不諱者義異上

同【疏】舊疏云公羊之義言田者田多邑少故也穀梁傳云取漷東田漷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注以其言東西則知其未盡也與此異左氏以漷東沂西爲邑名按漷東田沂西田謂近漷之東與沂之西之田也穀梁說是也公羊亦無異義○注漷沂皆水名○穀梁注同水經注泗水篇漷水出東海合鄉縣其水西南流入邾春秋哀二年季孫斯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是也大事表云漷水出鄭山東則流于邾魯之間今滕縣南十五里有漷水亭襄十九年取邾田自漷水者前所取未盡故邾復以賂魯沂水小沂水也出太山武陽之冠石山今兗州府費縣爲邾之沂田此沂西田是也出曲阜縣尼丘山西流經魯之雩門者爲魯城南之沂昭二十五年季孫請待于沂上以察罪是也出沂州府沂水縣西北一百七十里者爲齊之沂水襄十八年晉師東侵及濰南及沂是也大事表又云此爲鄒之沂俗呼小沂水非沂水縣之沂也出兗州府費縣漷水在今滕縣南十五里○注邾婁至上同○亦以在期外惡輕故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婁子盟于句繹【注】所以再出大夫名

氏者季孫斯不與盟【疏】包氏慎言云二月書癸巳月之二十二日杜云句繹邾地方輿紀要葛嶧山在兗州府嶧縣東南十五里句葛嶧同而欲○注所以至與○左疏引服虔云季孫尊卿徵服先歸使二子與之盟欲傳曰三人戰而二人盟何各盟其得也其意言季孫不得田故不與盟也與公舉左氏異書疏云正以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云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何氏云卒竟但舉名省文然則今此伐邾婁及邾婁子盟于句繹之經亦是一事而再舉大夫名氏者正由季孫斯不與盟故也舊疏又云此注氏字或有或無故疏又云此注內直云所以再出大夫名者即決昭十三年秋公

會劉子及諸侯者間無異事可知矣今此二經亦間無異事而再出大夫之名故解之也按有氏字是也注若無氏字則經文宜云州仇何忌及邾婁子云云矣

夏四月丙子衞侯元卒〔疏〕包氏慎言云四月書丙子月之六日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戚者何衛之邑也〔疏〕水經注河水篇故瀆東北逕戚城西春秋哀公二年晉趙鞅率師納衛太子蒯聵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今頓丘衛國縣西戚亭是也爲衛之河上邑

曷爲不言入于衛〔注〕据弗克納未入國文言納于邾婁納者入辭故傳言曷爲不言入于衛〔疏〕注据弗至于衛○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婁弗克納彼捷菑實未入國故曰弗克納作未入國辭而文言納于邾婁實納頓子于頓文同是又爲已入國之辭故曰納于邾婁以納者入辭也今此上亦有納文亦是入國之辭而言于戚不言于衛故据而難之正以戚與帝丘相去非遠既已納于戚即是入衛而經只云于戚故傳言曷爲不言入于衛注疊言之也

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注〕明父得有子而廢之子不得有父之所有故奪其國文正其義也不貶蒯聵者下曼姑圍戚無惡文嫌曼姑可爲輒誅其父故明不得也不去國見挈者不言入于衛不可醇無國文輒出奔不書者不責拒父也主書者與頓子同〔疏〕注明父至義也○通義云以蒯聵對輒言之國父也雖若得有其子之國以蒯聵對靈公言之則子也靈公不以衛與蒯聵即蒯聵不得而有衛也鄭康成曰蒯聵欲殺母靈公廢之是也若君有反國之道當稱子某如齊子糾也今稱世子如君存是也春秋不與蒯聵得反立明矣解詁箋云書世子與蔡世子友同例明不得立也谷缺貶趙鞅不貶書略亂賊也丁履恒曰父有子者蒯聵爲父輒爲子蒯聵似可有輒之衛子不得有父者蒯聵爲子靈公爲父蒯聵靈公所逐輒乃靈公所立蒯聵不得有靈公之衛也按父有子宜如何義傳爲申答不言入于衛則父子止据靈公蒯聵言之也穀梁傳不繫戚於衛子不有父也○注不貶至得也○舊疏云正以犯父之命理宜貶之然則文十四年郤缺納不正貶之傳人今趙鞅亦納不當得位之人而不貶者以納父罪不至貶也故明不得也者正蒯聵無惡又知曼姑不得誅之明矣按注義極正蒯聵得罪于父但不能得國耳其於輒則父也輒受國于祖義不合蒯有悍祖命得國之後即宜遣迎尊崇不改如經所譏廢疾不立者庶爲仁至義盡故曼姑可以無惡而不得爲輒拒父故不貶蒯聵以起之也○注不去至國文○舊疏云正以文十四年晉人納接菑注接菑不繫邾婁者見挈于郤缺也今此不見挈者不可醇無國文是也○注輒出至父也○舊疏云如輒出奔來正以蒯聵之入故也諸侯之禮當死位若其出奔皆書責之此不書不責輒之拒父故也按何氏不知何据蓋亦公羊外傳諸書語則公羊家以此年蒯聵即得國輒即出奔矣史記衛世家云簡子送蒯聵衛人發兵擊蒯聵蒯聵不得入入宿而保衛人亦耀兵出公輒十二年孔惲納蒯聵輒奔魯孔惲立太子蒯聵是爲莊公左傳大同均與公羊說異如何氏義則輒未書拒父矣惲氏敬先賢仲子廟立石文曰衛公未嘗拒父也衛靈公生于魯昭公二年其卒年四十七而蒯聵爲其子出公爲其子之子蒯聵先有罪衛姬度出公之即位也內外十歲耳元年蒯聵入戚二年春圍戚衛之臣石曼姑等爲之非出公也賈氏祈衛出公輒論世以衛公輒爲拒父輒非拒父者也其拒蒯聵君夫人南子爲之非輒意也輒衛可與爲善者也惜乎有孔子而不能用終身負惡名而不敢辭耳靈公薨時輒至長亦年十餘歲耳以十餘歲之孺子即位則拒蒯聵者非輒也蒯聵有殺母之罪斯時南子在當其不使之入明矣輒不得自專也及輒漸長而君位已定勢不可爲矣彼皆据左傳輒雖久立而未嘗拒父爲說也按太史公自序曰南子惡蒯聵子父易位謂不以蒯聵爲子而以孫稱祖也則夏氏之說信矣○注主書至子同○即傳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是也彼注云納頓子書者前出奔當絕還入爲盜國當誅書楚納之與之同罪也主書者從楚納之此定十四年蒯聵出奔宋子無去父之義已當合絕今還入奔盜國復當合誅晉納之宜與同罪故曰與頓子同義也舊疏云蒯聵犯父之命其惡已明晉爲伯主而納逆命之子奪已立之侯故云主書者從晉納也則明晉同罪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軒達帥師戰于栗鄭師敗績〔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甲戌月之七日舊疏云諸家之經軒達之下皆有帥師唯服引經者無與諸家異校勘記云鄭軒達下不言帥師者蒙上晉趙鞅帥師也今三家下有帥師當衍疏本與服氏無之是也左氏穀梁栗作鐵鐵栗同部字得段借也釋文亦作栗云一本作秩二傳作鐵舊疏云於鐵者三家同有作栗字者誤也今定本作栗字則疏本亦作鐵校勘記云疏又謂三家同作戰于鐵定本作栗者誤而釋文同定本作栗區別之云二傳作鐵陸德明所據之本不沒疏本也水經注河水篇河水東逕鐵丘南春秋左氏傳哀公二年鄭罕達帥師救衛衛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爲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衛太子自投車下即此也京相璠曰鐵丘名也杜預曰在戚南河之北岸有古城戚邑也大事表云今大名府開州北有戚城其南爲王合里即鐵丘也一統志鐵丘在大名府開州北方輿紀要云北五里

冬十月葬衛靈公〔疏〕解詁箋云蒯聵父子爭國無危文者明適子以殷得立適孫文家法也按劉說是所謂父有子不得有父也俞氏公羊平議云父有子者謂靈公已有輒爲子也輒於靈公孫也非子也而得爲子者成十五年傳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彼嬰齊於歸父以弟爲兄後而有子道然則輒於靈公以孫爲王父後其有子道明矣靈公既不以蒯聵爲子而別以輒爲子則蒯聵亦不得以靈公爲父國語晉語秦穆公使公子縶弔公子重耳於翟重耳再拜不稽首此即不得有父之義也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沒爲後也韋注沒食也靈公逐蒯聵而立輒蒯聵乃於父死之後介大國以求入是父已有子而必爭之曰此吾父也是食爲後也故春秋不與也按俞說非是爲人後者爲之子謂支子入後大宗也故大夫士立後必以大非如天子諸侯可以弟後兄以叔後姪也故嬰齊後歸父春秋體之天子諸侯立後即喪服斬衰章所謂爲人後者疏引晉大宗曰此文當云爲人後者爲所後之父闕此五字者以其所後之父或單卒今所後其人不定或後祖父或後曾高祖故闕之見所後

不定故也。與輒後靈公似同而異。以孫後祖，則喪服不杖期章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曰：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注：此爲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父卒者，父爲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於曾祖。疏引鄭志趙商問：父卒爲祖後者三年，已聞命矣。所問者，父在爲祖如何？欲言三年，則父在；欲言期，復無主斬杖之宜、主喪之制，未知所定。答曰：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是則孫爲祖後爲之服斬，爲其承重故也。而祖孫備謂仍自無改，自不得以祖爲父故。父卒仍宜斬，而臣下從服期也。若如何氏謂輒卽爲靈公子，則輒實靈蒯聵於何地？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非踣夫子所責與？是以朱子於宋孝宗之喪主鄭志立論，辭宋史禮志及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也。於蒯聵雖見逐於父，義不合去，而謂蒯聵不得以靈公爲父，亦於理乖。要之爲後與爲子少殊，不得混爲一也。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注：畏楚也。州來，吳所滅。疏：水經注淮水篇：淮水又北逕下蔡縣故城東，本州來之城也。吳季札始封延陵，後邑之州來，故曰延州來矣。春秋哀公二年，蔡昭侯自新蔡遷於州來，謂之下蔡。淮之東岸又有一城，下蔡新城也。二城對據，翼帶淮濆。地理志沛郡下蔡下云：故州來國，爲楚所滅，後二吳取之，至夫差遷昭侯于此，後四世侯齊竟爲楚所滅。按漢沛郡之下蔡，於今爲鳳陽府壽州地。○注畏楚也。○舊疏云：正以上文爲楚所圍，今遷而近吳，故知然也。杜云：畏楚而請遷，故以自遷爲文。四年左傳：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案明時屬吳，故畏楚。○注州來吳所滅，原文闕。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注：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稱公子者，惡失親也。疏：注稱國至之辭。○僖七年傳文。彼注云：諸侯國爲體，以大夫爲股肱，士民爲肌膚，故以國體錄，是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齊國夏曷爲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注：據晉趙鞅以地正國加叛文，今此無加叛文，故問之。疏：舊疏云：公羊之義，輒已出奔，曼姑稟雖之命而得圍戚者，下傳云曼姑受命于靈公而立輒，蒯聵奪輒，是以春秋與得圍之矣。○注據晉至問之。○定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趙鞅歸于晉。傳：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爲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注：無君命者，操兵鄉國，故初謂之叛，後知其意欲逐君側之惡人，故錄其釋兵書歸而赦之是也。趙鞅操兵鄉國，春秋加以叛文。此曼姑亦操兵鄉國，而使齊國夏爲兵首，不加叛文，故據以難。伯討也。注：方伯所當討，故使國夏首兵。疏：繁露順命云：子不奉父命，則有伯討之罪，衛世子蒯聵是也。此其爲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注：靈公者，蒯聵之父。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距之也。注：曼姑無惡文者，起曼姑得拒之。曼姑臣也，拒之者，上爲靈公命，下爲輒故，義不可以子誅父，故但得拒之而已。傳所以曼姑解伯討者，推曼姑得拒之，則國夏得討之明矣。不言圍衛者，順上文，辟圍輒。疏：通義云：曼姑之義，爲可距，則輒之義不可距父之文外自見。此傳立言之善也。蒯聵本靈公所逐，曼姑爲父拒子，非爲子距父也。假令輒以愛父之故，委國而去，衛人猶當更立長君，斯遂可以悖靈公之命迎蒯聵而君之乎？推是以論，曼姑不得不距矣。桉孔氏曼姑之義甚正。繁露玉英云：難者曰：公子目夷、祭仲之所爲之者，皆存之事君，善之可矣。荀息、曼姑非有此事也，而所欲恃者皆不宜立，何以得載乎義？曰：春秋之法，君立不宜立不書，大夫立則書。之者，弗予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也；不書，予君之得立也。君之立不宜立者，非也；既立之，大夫奉之，是也，荀息、曼姑之所得爲義也。○注曼姑至距之。○正以不似趙鞅加叛辭，故知無惡文也。校勘記：拒當同傳作距，下同。○注曼姑臣也。○舊疏云：欲道曼姑者，乃是靈公之臣也，受命乎靈公，當立輒，故得距蒯聵矣。引傳十年傳云：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注言臣者，明君臣相與，言不可負。是按舊疏非是。注意以輒既出奔，蒯聵已立，蒯聵靈公之世子，則曼姑亦蒯聵之臣也，似不宜距，此難辭。下答辭也。○注拒之至而已。○正以曼姑受命于靈公，故得距而下爲輒故，又不可以子誅父，故但得距也。禮記疏引異義云：妻甲夫乙毆母，甲見乙毆母而殺乙。公羊說甲爲姑討夫，猶武王爲天誅紂。鄭駁之云：乙雖不孝，但毆之耳，殺之太甚。然則曼姑爲靈公討蒯聵，其卽爲天誅紂之義與？唐律及今律子孫毆父母、祖父母皆斬，故乙毆其母而甲殺之。蒯聵得罪靈公，公羊說不言其欲殺母，則罪不至死。此時但與子爭國，較毆罪輕，故曼姑亦但拒之而已，不可以子誅父者，謂不可以輒而誅父也。檀弓云：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注言諸臣子孫無尊卑皆得殺之。疏：子之於父，天性也。父雖不孝於祖，子不可不孝於父。今云子者，因孫而違言之，或容兄弟之子耳，則輒之不得拒父更可知矣。○注傳所至明矣。○公羊之義，輒雖出奔，曼姑受命于先君立輒，今蒯聵奪輒，故曼姑得從伯討也。○注不言至圍輒。○舊疏云：蒯聵去年入衛，今而圍者，止應圍衛，而言圍戚者，順上經文，且輒上出奔不見。于經若言圍衛，則恐去年蒯聵入于戚年圍衛者，是圍輒矣，故言圍戚以辟之。

今輒者曷爲者也？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爲不立蒯聵而立輒？注：據春秋有父死子繼。蒯聵爲無道，注：行不中善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疏：通義云：周人之法，無適子者有適孫。靈公廢蒯聵而不廢輒，則輒適孫當立者，故傳以爲有王父之命也。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注：輒之義不可以拒父，故但問可立與不。疏：注輒之至與不。○正以上傳云曼姑之義爲固可以距之，知輒之義不可距也，故此傳但問其可立與不爲。曰：可。疏：漢書雋不疑傳：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通義云：傳言可者，謂衛人可以王父之命立輒，非謂輒可仇讎其父，假然居位也。按雋不疑傳亦云：謂蒯聵違命，衛人可拒，春秋是之，非謂輒可拒父也。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注：不以蒯聵命辭靈公命。疏：禮記疏引異義云：衛輒拒父，公羊以爲孝子不以父命辭王父之命，許拒其父；左氏以爲子而拒父，悖理逆倫，大惡也。鄭駁異義云：以父子私恩言之，則傷仁愛。鄭意以公羊所言公義也，左氏所言私恩也。然公羊亦不以輒可拒父，故下注云：雖得正，非義之高者。謂僅能得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之正也，亦鄭[illegible]氏傷仁恩之義。白虎通五行云：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何法？法金不畏土而畏火。後漢

書安帝紀云春秋之義為人後者為之子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穀梁傳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父也王

以王父命辭父命【注】辭猶不從【疏】繁露精華云辭父之命而不為不承親說苑辯物上辭蒯聵之命不為不聽其父請以王父命辭也

是父之行乎子也【注】是靈公命行乎蒯聵重本尊統之義也【疏】注是靈至義也〇莊元年夫人孫于齊注云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故絕文姜不為不孝拒蒯聵不為不順曾靈社不為不敬蓋重本尊統使尊行於卑上行於下通義云記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禰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是故輒有王父命為可立蒯聵無父命必不可立經若惡蒯聵卽似與輒與輒是親親之義不著也惡輒卽似與蒯聵與蒯聵是尊尊之義不著也故但傳訖齊伯討以兩見其義言乎輒使曼姑距父則不可曼姑以靈公遺命拒蒯聵則可輒之道雖嘗讀而衛人奉輒自不失尊王父之意若夫論語所言實者之至行又為足以責輒也推子貢之問正以叔齊雖幼而有父命合於立輒尊王父命之事故據以為喻令輒無可立之理冉有子貢皆非中知以下復何所疑而致問耶或詆公羊有助子仇父之說者抑不著讀此傳矣

不以家事辭王事【注】以父見廢故辭讓不立是家私事【疏】後漢書丁鴻傳鮑駿曰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〇注以父至私事〇正以父子私恩國者受之天子傳之先君不得顧私恩而昧公義也

以王事辭家事【注】聽靈公命立者是王事公法也【疏】注聽靈至法也〇校勘記云此本者誤是今據鄂本訂正閩監毛本因誤作是遂刪去此字

是上之行乎下也【注】是王法行於諸侯雖得正非義之高者也故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主書者善伯討【疏】注是王至諸侯〇校勘記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於作乎何校本疏中同書疏云唯受靈公之命而拒蒯聵而引王法行於諸侯者正以靈公於蒯聵若似天子於諸侯故取以況之〇注雖得至者也〇正以曼姑雖受命靈公可以拒蒯聵究屬為子拒父故不得為義之高也包氏慎言云衛輒之事夫子不為而公羊不責其拒父何也曰蒯聵自絕於父出奔義無得國之理夫子之不為衛君者稱其所以處骨肉之間者未盡其道耳非謂輒之不宜君衛也使輒之事果為逆天悖倫聖人安肯受其公羊者江熙曰經書衛世子蒯聵援鄭世子忽為比不知春秋異義不嫌同辭蒯聵之稱世子聵自世子之晉人世子之衛人不以為世子也靈公之歸公子郢曰子無子則靈公不以聵為子也公子郢之對夫人曰亡人之子輒在目蒯聵為亡人則固絕之於國也自靈公憤於鄟澤之盟叛晉連年與齊伐晉晉人雖殺涉佗以衛而衛且不固也盟又謀救范中行氏並與趙氏結怨靈公死趙鞅納蒯聵于戚挾世子之名以要衛衛人弗受也經亦順而書之曰世子耳夫衛獻猶知有母天王且以不能乎母而見絕聵為人子曾其母之不知而欲殺其母是桀紂也以義言之聵者靈公所絕亦春秋所絕也考之左氏聵之居戚且十五年不聞衛人為通外內之言則國人之不義聵而其肯納聵也明矣然國人弗蓋聵而輒為其子能晏然已乎桃應間於孟子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聵犯父命出而復入齊國夏石曼姑之圍戚皋陶之執也故公羊曰以曼姑之義為固可以拒之也桃應曰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父子重於天下有司執法為天下法也法之在天下者君不可枉則寧棄天下以全父子聵者靈公所弗子而輒不能不以為父輒不能竊負而逃遂苟超然遠引避衛國如敝屣聵為頑嚚其子知有父而己不知有父安然處其位乎夫子之不為謂其所以戚格者無術也仗義執言穀梁曰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公羊曰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衛陶之役書曉無所逃其罪凡此為齊國夏言之為石曼姑之受命於靈公言之非為輒言也輒之義知有父子而已春秋於聵之入沒輒出奔之文亦以始違而其後之所處猶未為失也江熙范甯徒教量其父子之執嘗立執不當立則父廢而輒以孫為祖後固無惡於天下矣況靈公以夏卒蒯聵以六月入戚父在殯而閉然御兵以圍復國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苟有人心者則宜於此變矣江范所言所謂教淫辭而助之攻也亂臣賊子幾何而不接踵於天下哉包氏此論極平允而於何氏雖得正非義之高者義猶切當也〇注故冉至為也〇論語述而篇文校勘記出曰為乎求仁而得仁云鄂本元本閩本同監毛本怨乎下增曰字非何煌曰按文勢不當有曰字論語有者衍文舊疏云冉有所以疑之者正以輒之立也雖得公義失於父子之恩矣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者正以輒之拒父非義之高不敢正言故問古賢以測之云子曰古之賢人也者言古之賢士且有仁行若作仁字如此解之若作人字不勞解也則何氏所引論語當是古之賢仁也今本據何晏論語改之舊疏又云曰怨乎者諫而不用死于首陽然則怨周王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者言其兄弟相讓而求正以求為仁道卒得成讓仁道遂成不欲汲汲乎求仁有何致致而怨周王乎出曰夫子不為也者正以伯夷叔齊兄弟讓國夫子以為賢而知輒與蒯聵父子爭國者夫子不助明矣〇注主書者善伯討〇舊疏云一則見輒之得正二則見曼姑可拒但主書善其伯討故曰主書者善伯討

夏四月甲午地震【注】此象季氏專政蒯聵犯父命是後蔡大夫專相放盜殺蔡侯申辟伯晉而京師楚黃池之會吳大為主【疏】包氏慎言云四月書甲午月之朔日〇注此象至為主〇蔡大夫專相放卽下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是也盜殺蔡侯申見下四年辟伯晉而京師楚者卽下四年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傳辟伯晉而京師楚是也黃池之會吳大為主者卽下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是也五行志下之上哀公三年四甲午地震劉向以為是時諸侯皆信邪臣莫能用仲尼盜殺蔡侯齊陳乞弒君通親云占負昭公同哀公孫越辜在春秋後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書辛卯月之二十八日

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注】據禮親過高祖則毀其廟【疏】注據禮至其廟〇公羊禮說云春秋之例始封之君其廟不毀其餘親過高祖則毀其廟桓僖當毀而不毀魯廟災故孔子在陳聞之曰其桓僖乎其後董仲舒廟殿火災對本此然有中興之功則不毀經書成周宣謝災是也五經異義魯詩說丞相匡衡以為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

時毀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案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按漢之廟制不用周禮每帝即世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使用貢禹之議以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茂盛爲宗不毀用公羊經師之說也

復立也曷爲不言其復立 據立武宮言立

注據立至言立○見成六年孔叢子論書篇云書曰唯高宗報上甲微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禱所以昭其功德也公曰先君僖公功德前列可以與於報乎孔子曰丘聞之昔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禮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之知也然則僖廟定公時猶未立也

春秋見者不復見也 謂內所改作也哀自立之善惡獨在哀故得省文

注謂內至省文○舊疏云春秋之義諸是內所改作者但逐其重處一通見之而已其餘事處不復見之所以然者正以哀自立之遇於哀世災之書惡猶在於哀故得省文矣似若襄三十一年公薨于楚宮不言作楚宮者正以襄自作之違復襄自義之舊惡猶在于襄故得省文之類通義云春秋之大法凡主譏者有所託見則不復特見一省其文一微其義若然經有有專于武宮復言立武宮者武公不在春秋中譏本有武世室其爲廟毀復立未明故特見也春秋正辭云稱譏書隱邸不書城邸亦是也立武宮書者嫌子不毀也城費書者以季昔惡也左疏引服虔云季氏出桓公又爲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則以桓僖之廟本未毀與此異按三家皆出桓公而季氏得致在僖公世故僖十五年震其季夷伯之廟此蓋季氏所立

何以不言及 據雉門及兩觀

注據雉門及兩觀○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是也

敵也 親過高祖親疏適等

注親過至適等○正以桓僖皆在毀廟之數經實相同故不言及以別之禮記王制云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文王世子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毀是則五廟外皆所當毀計桓之於哀八世祖也僖六世祖也按禮皆在宜毀者也左疏引服虔云偶在迭毀故不言及穀梁傳云言及則祖有尊卑由我言之則一也是謂自我言之皆親盡當毀是也通義云自義率祖則太廟而外其尊同自仁率親則高祖而上其疏等故言敵也

何以書

上已問此皆毀廟其言災何故不復連桓宮僖宮

舊疏云文三年武氏子來求賻傳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注不但言何以書者嫌主覆問上所以譏二事不問求賻今此上文亦有二事之嫌主春秋見者不復見也何以不言災及敵也何以書而不復嫌者正以上傳云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分疏已譏是以不復言桓宮僖宮災何以書矣

記災也 災不宜立

注災不宜立○舊疏云謂其宮不宜立若曰以其不宜立故災之然史記注引服虔云桓僖當毀而春秋非禮之廟故孔子聞有火災知其爲桓僖也五行志上哀公三年五月辛卯桓僖宮災董仲舒劉向以爲此二宮不當立違禮者也哀公又以季氏之故不用孔子孔子在陳聞魯災曰其桓僖之宮乎以爲桓季氏之所出僖使季氏世卿者也左傳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杜云言桓僖廟盡而廟不毀宜爲天所災經義論記云公穀及董劉說以桓僖廟爲毀後復立者左傳無明文故服杜以爲原未毀者也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言及此不言及者公穀以爲尊卑敵體故不言服氏則以並毀故不言也哀公時桓僖有廟者服解亦本董劉之義至於桓僖親盡不當有廟天故災之三傳說並同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開陽

左氏穀梁作啓陽開者爲漢景帝諱也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公羊之舊正在景世故傳寫者遂改啓爲開也杜云琅邪開陽縣大事表云今沂州府治北十五里有開陽故城本鄅國地季氏本曰昭十八年邾人襲鄅鄅子從帑于邾遂爲邾地近季氏費邑魯旣取鄅東沂西田則鄅不得不以啓陽爲魯矣水經注沂水篇沂水又南逕開陽縣故城東縣故鄅國也春秋左傳昭公十八年邾人襲鄅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于邾是也後更名開陽春秋哀公三年經書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者是矣縣故瑯邪郡治也地理志東海郡開陽下云故鄅國

宋樂髡帥師伐曹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包氏愼言云七月書丙子月之十四日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稱人者惡大夫驕蹇作威相放當誅故貶

注稱人至故貶○舊疏云知是大夫者正以春秋之例君殺大夫稱國殺僖七年鄭殺其大夫申侯之屬是大夫自相殺稱人即文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之屬是則知稱國以放者君自放之即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是也則稱人以放乃是大夫自相放即此文是矣而言作威者即洪範云唯辟作威是也今此大夫作威故貶之言當誅者謂於王法當誅也言故貶之者正以大夫之貴平常之時合稱名氏故稱人爲貶之是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哀公著治太平之終小國卒葬極於哀公者皆卒日葬月

包氏愼言云十月書癸卯月之十三日○注哀公至葬月○正以所見之世昭定哀三世故哀公著治大平之終也小國卒葬極於哀公者舊疏云即此癸卯秦伯卒明年五月葬秦惠公是也按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傳云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注秦僅伐自廣大故曰千乘然則秦是西方之伯國至千乘此注謂之小國者正以僻陋在夷罕與諸夏文接至於春秋大夫名氏不見於經是以比之小國其實非小者也舊說云地之段翕彼此異時變國之數不可同日而語昭元年之時自以千乘爲大國至此還小亦何傷也而有疑不鄂本國閩毛本大改太非釋文大平音泰按泰伯自昭定而後不至壹國觀於左傳秦哀復楚走吳可見舊疏是所引舊說不可通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婁

四年春王三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包氏愼言云公羊經三月有庚戌據曆爲二月之二十二日三月無庚戌左氏穀梁均作二月疑公羊誤校勘記出盜殺云閩監毛本同唐石經殺作弒此釋文及左氏釋文皆作殺音弒惟[illegible]經作弒按作殺者釋文本也公羊左氏疏本宜皆作弒彼人據釋文本敬疏本也二傳並云此稱盜以弒何則經文作弒明矣

弒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弒何 據宋人弒其君處臼稱人

注據宋至稱人○文十六年宋人弒其君處臼是也彼傳云大夫弒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此稱盜故據彼以難

賤乎賤者也 賤於稱人者

注賤於稱人者○舊疏云彼注云賤者稱士也士正自當稱人然則今此非士

故言賤乎賤者也段氏玉裁經韻樓集賤乎賤讀盜為賤中之賤者也爾雅釋訓微乎微者也謂式微式微言微而又微也注言才乎才謂儀秦才而又才但非聖人所謂才耳其他有習乎習雜乎雜賤乎賤素問形乎形神乎神史記淮陰侯列傳時乎時飼略間蓋謂賤者稱人稱盜則又賤之至賤者矣

賤乎賤者孰謂〔注〕據無主名謂罪人也〔注〕罪人者未加刑也蔡侯近罪人卒逢其禍故以為人君深戒不言其君者方當刑放之與刑人義同〔疏〕通義云本賤者又犯罪故尤賤之〇注罪人者未加刑也〇舊疏云若其刑訖當有刑稱即襄二十九年夏閽弑吳子餘祭是也今此言盜又謂之罪人故知未加刑也〇注蔡侯至深戒〇舊疏云卒不詁篇終也〇注不言至義同〇即襄二十九年閽弑其君下注云不言其君者公家不畜士庶不友放之遠地欲去聽所之故不繫國故不言其君也舊疏云此處之盜仍未加刑而亦不言其君者正以方書刑放之與刑人義同也盧纖論周秦云春秋罪人無名號謂之云盜所以賤刑人而絕人倫也故君不臣士不友於閭里無所容穀梁傳稱盜以弑君不以上下道道也注是重稱盜不在人倫之序是也錢氏大昕答問云書閽弑吳子餘祭戒人君之近刑人也書盜弑蔡侯申戒人君之疏大臣而近小人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

葬蔡惠公

宋人執小邾婁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歸姓公孫霍〔疏〕通義云左氏以為皆弑君之黨然經不以討賊之辭言之則彼未足信

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疏〕大事表云今河南汝州西南有蠻城鎮春秋時蠻子國傳云晉執戎蠻子以畀楚師于三戶按三戶今河南南陽府淅川縣西南有三戶城蓋在南陽汝州之間矣水經注伊水篇又東北逕新城縣南胡氏渭云今洛陽縣南七十五里有新城春秋戎蠻子邑漢以為縣左氏蠻作戎蠻子古蠻曼同部段借字

赤者何〔注〕欲以為戎曼子名則晉人執曹伯言畀宋人不言名歸欲言微者則不當書故以不知問也〔疏〕注欲以至名歸〇即僖二十八年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是也彼則曹伯不言名畀宋人不言歸故據以難毛本言畀誤以畀〇注欲言至問也〇舊疏云欲言赤是楚之微者自歸于楚則微者之例不書書見故以不知問之

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注〕據執曹伯畀宋人不言歸于宋〔疏〕通義云蠻子讀經文似晉人執戎曼子為一事赤歸于楚為一事疑與赤歸于曹同故設問云爾按傳已明言赤戎曼子之名也似不必疑赤歸于楚為一事矣〇注據執至于宋〇彼傳云其言畀宋人何與使聽之也故與此書歸于楚異

子北宮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注〕此解名而言歸意也前此楚比滅頓胡諸侯由是畏其威從而圍蔡蔡遷于州來楚張中國京師自置晉人執戎曼子不歸天子而歸于楚而不名而言歸于楚則與伯執歸京師同文故辟其文而名之使若晉非伯執而赤微者自歸于楚言歸于楚者起伯晉京師楚主書者惡晉背叛當誅之〔疏〕舊疏云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是伯執人歸于京師之文今戎曼子不言名直言晉侯執戎曼子歸于楚則是伯者執人歸京師無異故名戎子以辟之言赤歸于楚者似楚之微者自歸不干戎子然故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〇注此解至意也〇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作名而言歸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言舊疏云言赤歸于楚之意也是也〇注前此至于楚〇楚滅頓胡即定十四年楚公子結帥師滅頓以頓子牄歸十五年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是也從而圍蔡即上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是也蔡遷于州來見上三年通義云引先師言以正之此實晉為楚執戎曼子歸于楚欲言晉人執則辟與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同文嫌若以方伯待晉而以京師比楚故特避之加名以為別也所以加名得見別異者正以衛侯曹伯等執歸京師皆不名故也舊疏云不名而言歸于楚則與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同文似與伯者執人歸京師同故辟其名而名戎曼子也使若晉非伯執者傳四年傳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今此經云晉人故云使若晉非伯討也而赤微者自歸于楚者若似楚之微者名赤自歸于楚然猶莊二十四年冬赤歸于曹之類〇注言歸至師楚〇舊疏云正以僖二十八年晉侯執曹伯畀宋人諸侯相執不言歸今言歸者欲起晉人以楚為京師故也按此所謂不復其實也〇注主書至誅之〇舊疏云主書此事者正欲惡晉以楚為京師背叛天子當合誅絕也若然楚人是時京師自置甯知不惡之者正以宣十八年楚子旅卒傳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則吳楚僭號不書葬一譏而已自餘京師自置之事理惡不譏故云爾包氏慎言云按伯者帥諸侯以侯命于天子者也晉為諸夏諸侯之伯無天子命而擅執君歸之於楚是為楚執也晉為楚執人之君是天子楚也故坐以背叛當誅按晉人而京師楚則諸夏諸侯可知故何氏以為地實之惡

城西郛

六月辛丑蒲社災〔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書辛丑月之十五日舊疏引賈氏云公羊曰薄社蓋所見本異左氏穀梁經作亳社廣韻正亳傍各切平聲則音蒲書序作將蒲姑釋文蒲如字為本作薄左傳昭元年云薄姑商奄釋文蒲如字又音薄周本紀遷其君薄姑呂覽具備篇湯嘗約於郼薄矣注薄或作亳蓋蒲亳薄三字通漢書敘錄云蒲是薄字之省薄亳古字通用尚書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釋文蒲為本作薄疏云賈氏曰公羊曰薄社所見本薄字倘不省通義云左氏經作亳社賈逵云公羊曰薄社與亳音讀並同鄭特牲曰薄社北牖使陰明也今公羊為蒲字轉寫脫下寸耳

蒲社者何〔注〕據鼓用牲于社不言蒲〔疏〕注據鼓至言蒲〇見莊二十五年

亡國之社也〔注〕蒲社者先世之亡國在魯竟〔疏〕注蒲社至魯竟〇舊疏云公羊解以為蒲者古國之名天子滅之以封伯禽取其社以戒諸侯使事上今災之者若曰王教絕云甯左氏穀梁以為亳社者殷社也武王滅殷遂取其社

賜諸侯以爲有國之戒然則傳說不同按穀梁傳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注引劉向說立亳社于廟之外以爲屏蔽取其不得通天人君禮之而致戒心是也左傳杜注亳社殷社諸侯有之所以戒亡國疏云說者以爲立亳社於廟門之外以爲屏蔽使人君視之而致戒也鄭特牲注薄社殷之社殷始都薄此皆以爲殷社者也何氏以爲亡國之社在魯竟者蒲雖不可考然左傳有蒲姑與商奄並舉則蒲姑即蒲亦即薄姑薄姑與四國作亂爲周公所誅蓋即分其地屬齊魯故齊亦有薄姑氏地晏子所謂薄姑因之是也薄姑是諸侯之號其君號蓋不可考因即舉其地爲氏也詩疏引書大傳云奄君薄姑鄭注或疑爲薄姑齊地非奄君名也薄姑與四國作亂四國即指管蔡商奄是薄姑亦奄君名蓋魯既分得薄姑氏地因立侯國之社以示誡所以魯有兩社閔二年左傳所云閒于兩社是也若以爲殷社則宋亦有亳社左傳襄三十年爲鳴于亳社是也豈宋亦故表其先世之惡以自戒周家以忠厚立國恐周公成王不如是之已甚也繁露王道云周發兵不期會於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共誅紂大亡天下春秋以爲戒曰亳社災董生所說參與何邵公殊也通義云書序蒲姑馬本作薄姑何邵公云蒲社者先世之亡國在魯竟似別有蒲國矣武王伐殷克薄班其社於諸侯呂氏貴直論曰殷之鼎陳于周之廷其社蓋于周之屏按孔氏據左穀之說以駁何氏然呂氏春秋所云武周所以爲屏示戒未必諸國皆有也書缺有閒固然何各國不聞有亳社耶

社者封也【注】封土爲社

【疏】廣雅釋詁社封也〇注封土爲社〇白虎通社稷云不謂之土何封土立社故變名謂之社別于衆土也禮記疏引異義今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偏敬故封五土以爲社古左氏說共工之子爲后土后土爲社許君謹按亦曰春秋稱公社今人稱社神爲社公故知社是上公非地祇鄭駁之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者神地之道謂社神但言上公失之矣今人謂雷曰雷公天曰天公豈上公也何氏此義當同鄭說

其言災何【注】据封土非火所能燒

亡國之社蓋揜之【疏】禮記郊特牲云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注絕其陽通其陰而已疏云公羊子不受于師故言蓋也舊

揜其上而柴其下【注】故火得燒之揜柴之者絕不得使通天地四方以爲有國者戒

【疏】周禮地官媒氏注云亡國之社奄其上而棧其下蓋柴即棧也管子內業篇傳馬棧者最難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先傳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淮南道應訓柴箕子之門注箕子亡之朝鮮舊居空故柴護之蓋編木圍其四面用之亡國之社則爲柴其下用以護箕子之居則爲柴箕子之門用木爲車箱則爲棧車亦爲柴車用以養魚則謂之涔爾雅釋器云槮謂之涔毛詩疏引孫炎注積柴養魚曰槮說文木部槮以柴木雝也是也編柴養馬則曰校廣雅釋木校棟柴也故周禮夏官主養馬者謂校人也是也左傳哀八年吳囚邾子於樓臺栫之以棘亦即柴其下之人象故說文木部以校爲木囚亦謂編木繫人使不得外達此社用柴達壅故注云火得燒之也莊子馬蹄云編之以皁棧皁棧即葦棧也故說文竹木之車皆曰棧又天地云趣舍聲色以柴其內柴亦取義爲塞也〇注揜柴至者戒〇漢書王莽傳古者畔逆之國既已誅討四塞其社覆上棧下示不得通辨社出門見之者以爲戒師古曰棧謂以簀蔽之也下則棧之上則覆之所以隔塞不通陰陽之氣孟康曰辨布也布柴社國滅作一見以爲戒也白虎通社稷云王者諸侯必有誡社者何示有存亡也明爲善者得之爲惡者失之故春秋公羊傳曰亡國之社奄其上柴其下郊特牲記曰喪國之社屋之示與天地絕也在門東明自下之無事處也或曰皆當著明誡當近君置宗廟之牆南牖曰亡國之社稷必以爲宗廟之屏示賤之也通典禮五引白虎通誡作柴魯有兩社外朝在庫門之內東有亳社西有國社朝廷執政之處在其中也穀梁傳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上達也獨斷云古者天子亦取亡國之社以分諸侯使爲社以自儆戒屋之掩其上使不通天柴其下使不通地自與天地絕也面北向陰示滅亡也其祭以喪祝掌之周禮春官喪祝云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是也以士師爲尸秋官士師云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是也

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注】戒社者先王所以威示教戒諸侯使事上也災者象諸侯背天子是後宋事彊吳齊晉前驅滕薛俠轂魯衛驂乘故天去戒社若曰王教滅絕云爾

【疏】不直言何以書解止主閒災也〇注戒社至上也〇陳氏禮書引韓詩內傳曰亡國之社以戒諸侯故白虎通亦謂諸侯有誡社也俱不云有亳社蓋各國各有誡社與〇注災者至云爾〇舊疏云是後至滕乘春秋說文謂下十三年黃池之會時也按宋事彊吳未知所指五行志上哀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董仲舒劉向以爲亡國之社所以爲戒也天戒若曰國將危亡不用戒矣春秋火災屢見於定哀之閒不用聖人而縱驕臣將以亡國不明甚矣一曰天生孔子非爲定哀也蓋失禮不明火災應之自然象也志又云建元六年遼東高廟災高園便殿火董仲舒對曰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惡已孰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執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僭亂之物天災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已見罪徵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桓宮釐宮災二者同事所爲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季氏亡道久矣前是天不見災者魯未能有實聖臣雖欲去季孫其力不能昭公是也至定哀迺見之其時可也不時不見天之道也事就書論義較近切惟謂亳社不當立未知何本何氏取應於天下諸侯者春秋託王於魯蒲社而災聖人故即假以示王教滅絕爲經義雜記云公穀及董劉義皆以亳社爲殷社故云亡國之社先王立之傳諸侯以亡爲戒今天災之因人君不能爲戒而國將亡也乃何氏見公羊作蒲而以爲先世之亡國疏又云蒲者古國之名天子滅之以封伯禽考禮記薄社北牖注薄社殷之社殷始都薄釋文薄本又作亳書序將遷其君於蒲姑釋文蒲如字餘又扶各反馬本作薄史記蜀本紀作遷其君薄姑是蒲姑亳三字古通何氏墨守公羊未考左穀之經不知蒲爲亳字之譌借其誤一也又云戒社者先王所以戒示教戒諸侯使事上此與立社爲使民戰栗之說無異而反失警戒危亡之義其誤二也又歷指宋齊晉滕薛魯衛之聽命于吳天以爲王教絕誡故災之按經傳及先儒皆無此義其誤三也范注穀梁最得經傳意按如亳爲殷社則古天子之社不得立之侯國宇子失言在使民戰栗何意只使諸侯知所懼戒正得異天尊王之意何有不合至各國聽命于吳之說何氏本之諸緯並非紀造均

不得據以相難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甲寅，月之二十九日。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注】賊已討，故書葬也。不書討賊者，明諸侯得討士以下也。【疏】注賊已至葬也。○正以隱十一年傳：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蔡侯被殺而書葬，故知賊已討也。○注不書至下也。○舊疏云：考諸正本，何氏之注盖於此。若更有者，衍字矣。又云：孟子曰：諸侯不得專殺大夫。是以春秋之內殺大夫，不聞有罪無罪皆書而譏之。若殺微者，例所不錄。今蔡侯之賊乃微者，嗣子殺之，故不書。見故云明諸侯得專討士以下也。施云：不書弑君之賊，而昭公書葬，旣謂之盜者，殺微賤小之人，不足錄之。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比。【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比本又作芘，亦作庇，同。音毗。左氏、穀梁作毗。按古比密、毗輔字祗皆作比，後世叚用毗字，又譌作毗也。周易比彖傳：比，輔也。說文比部：比，密也。廣韻六脂：毗，說文曰：人臍也。今作毗，通爲毗輔之毗。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衞。

秋九月癸酉，齊侯處臼卒。【疏】包氏慎言云：九月書癸酉，月之二十四日。左氏、穀梁作杵臼。史記齊世家注徐廣曰：史記多作舊臼。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閏不書，此何以書？【注】據楚子昭卒不書閏。【疏】注據楚至書閏。○襄二十八年冬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注：乙未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彼卒在閏月，不書閏，故據以難。

喪以閏數也。【注】謂喪服大功以下諸喪當以閏月爲數。【疏】釋文：數，所主反，下及注、月數、閏數同。舊疏云：此數讀如加我數年之數，非頭數之數也。○注謂喪至爲數。○毛本謂喪服諸侯等。疏云：此數乃舊頭數之數，謂九月、五月、三月之喪，數是數月之物，故得數閏以充之，是以葬亦書閏。夫何者？葬亦數月之物故也。白虎通喪服云：三年之喪不以閏月數，何以？其言期也，期者復其時也。大功已下月數，故以閏月除。禮士虞經曰：期而小祥，又朞而大祥。書疏引鄭志答趙商云：居喪之禮，以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無與于數也。通典引射慈云：三年、期喪，歲數沒閏；九月以下，數閏月也。餘則此傳之以閏數者，謂功緦之服。穀梁傳所謂閏月者，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者，謂期、三年服也。通義云：葬月書，并閏計之，故特著其禮。五月而葬，亦事之以月數者，故同得計閏也。於何氏意，指大功以下數閏葬，此傳弁也。禮：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齊之臣子當有服大功者乎？明年傳曰：除景公之喪。注：期而小祥，服期者除。然景公以九月卒，而以七月除，是齊之未失禮。以年數者亦數閏矣。按何特舉大功以下以月數者得以閏數，以明葬之以月數者亦得以閏耳，不必謂齊之喪臣子服景公以大功以下也。下傳云：喪數略也，必非指葬言。

曷爲以閏數？【注】據卒不書閏。【疏】舊疏云：此喪亦服大功以下者。

喪數略也。【注】略猶殺也。以月數恩殺，故并閏數。【疏】通義云：喪數括略。包氏慎言云：九月至十二月，方四月，未及葬期。時曆閏十二月，齊以有閏月爲合五月之期，故經特書閏以著其失，其說是也。○注略猶殺也。○荀子天論云：譽略而勸希。注：略，誠少也。文選注引國語賈注：略，簡也。管子侈靡云：略近臣。注：略，禮謂不繁也。皆與殺義通。○注以月至閏數。○舊疏云：此數亦如加我數年之數。大功以下之喪所以得數閏月者，正以恩殺故也。書疏引鄭志趙商問曰：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穀梁傳云：閏月附月之餘日，喪事不數。又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公羊傳云：喪以閏數，喪數略也。此二傳義相反，於禮斷之何從？鄭答曰：居喪之禮，以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無與于數也。是則鄭意以彼云喪事不數者，謂期與三年也；此云喪以閏數者，謂大功以下也。舊疏又云：若穀梁之意，以爲大功以下及葬皆不數閏。按穀梁說非是。

公羊義疏七十三

公羊義疏七十四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哀六年盡十三年

六年春城邾婁葭〔注〕叛者取之也不言取者魯數圍取邾婁邑邾婁未嘗加非於魯而侵奪之不知足有夷狄之行故諱之明惡其〔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閩監毛本同鄂本葭作瑕非左氏穀梁作邾瑕春秋異文箋云定公十三年左氏經次于垂葭公羊經作垂瑕此年左氏經作城邾瑕公羊經作城邾婁葭知瑕葭音相近杜云任城亢父縣有邾瑕城大事表云今在兗州府濟甯州南二十里水經注泗水篇又西過瑕丘縣東屈從縣東南流漷水從東來注之瑕丘魯邑春秋之負瑕矣漷水西南流入邾爲鄒氏宋從左傳補注云按鄒圖志負瑕屬山陽鄒與邾之漆與閭丘近哀七年因邾子負瑕杜云在南平陽縣西北哀二年伐邾取漷東田水經負瑕漷水從東來注之鄒元亦云漷水在瑕丘西南是哀二年所取漷東田卽負瑕也本邾地故曰邾瑕哀七年傳負瑕故有繹亦瑕丘本爲邾地之鄉杜注非是○注城者取之也○襄二年遂城虎牢傳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今言城邾婁葭文與彼同故知城之爲取之也○注魯數至惡甚○卽上二年伐邾婁取漷東田及沂西田又三年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婁之邑是也有夷狄行者書疏云正以貪而無厭故也通義云諱取言城與虎牢同義不但言取葭者方將滅其國故諱之益深凡爲內深諱者正惡之大者也諱惡取不繫國今深諱反繫國者但言城葭嫌與內邑同文無所起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吳伐陳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叔還會吳于柤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書庚寅月之十七日軫史記世家作珍

齊陽生入于齊〔疏〕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荼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于荼也注引何君廢疾曰卽不使陽生以荼爲君不當去公子見當國也又穀梁以爲國氏者取國于荼齊小白又不取國于子糾無乃近自相反乎以穀梁上傳曰陽生入而弑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荼也其不以陽生君荼何也陽生正荼不正故何氏有此難也鄭釋之曰陽生篡國故不言公子不使君荼謂書陳乞弑君當荼與小白其事相似荼弑乃使立小白立乃後弑雖然傀篡國而受國篡而傳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陽生其以國氏何取國于荼也猶通相足又何自反乎子糾宜立而小白篡之非受國于子糾則將嫌乎按經義述聞云子糾未得入于齊則國弗其國也當得云受國子糾故劉氏逢祿難之曰荼之不正以不日明之與晉卓子同例荼之弑實陳乞主之故與晉里克同例經曰其書傳曰陳乞之君弗陽生之君不亦亂于義乎然則楚棄疾不以國氏比又不稱其君且得稱弑亂辭乎商人取國于舍又何稱不以國氏乎又嫌大國篡例月此不月者舊疏云陽生之入實是九月但事不宜月故宜時若然隱四年注大國篡例月則齊爲大國例宣書月而言事不宜月者正以陽生之篡陳乞爲之故陽生之入欲移惡於陳乞故也似若莊九年夏齊小白入于齊注不月者篡惡于魯也之類也然則大國之篡所以月者以其稱大故也既稱惡于陳乞是以不月正得述事之宜矣

齊陳乞弑其君舍〔疏〕釋文左氏穀梁舍作荼云音舒舍荼同部故通唐韻正舍古音暑詩小雅何人斯云亦不遑舍與車盱韻熊朋來曰舍非但與車盱協韻音作舒便合韻作舒音秋哀六年齊陳乞弑其君荼公羊作舍音舒此經中明證史記律書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九經古義云史記律書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是舍有舒讀故有舒音

弑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注〕據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而立氏公子〔疏〕通義云弑而立者謂篡弑君而立者若宋督弑公而立莊公不言宋馮入于宋遂篡弑殤公而立成公不言晉黑臀入于晉之類是也○注據齊至公子○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故殺陽生不氏公子

爲讓也〔疏〕馮黑臀等皆君弑而後復國此則先復國乃以嫌弑舍故特爲篡辭與齊小白入于齊而後殺糾者同辭也

此其爲讓奈何〔注〕問其義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疏〕齊世家云景公寵妾芮姬生子荼左氏傳諸子鬻姒之子荼嬖未知孰是陳乞曰所樂乎爲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注〕貴自專也〔疏〕舊疏云此乃有爲而言非正道也

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注〕陳乞欲拒言不可恐景公殺陽生〔疏〕齊世家云景公病命國惠子高昭子立少子荼爲太子與左傳同與此異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注〕晉世子申生是也〔疏〕注晉世至是也○卽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是也穀梁傳云陽生正荼不正世家荼少其母賤無行明不正也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注〕教陽生走〔疏〕左傳史記皆以陽生奔在景公卒後與之玉節而走之〔注〕節信也析玉與陽生留其半爲後當迎之合以爲信防稱矯也奔不書者未命爲嗣〔疏〕注節信也○周禮掌節云守邦國者用玉節注諸侯於其國中公卿大夫王子於其采邑有命者亦自有節以輔之玉節之制如王爲之以命數爲小大是也○注析玉至也○漢書孝文紀除關無用傳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李奇曰傳棨也師古曰古者或用棨或用繒帛棨者刻木爲合符也又終軍傳關吏予軍繻帛師古所謂或用繒帛也蓋古或有用木者說文木部棨傳信也自謂木爲之者又孝文紀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注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

雖瑋從衛易也師古曰與郡守爲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使漢書杜詩傳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以
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策合會取爲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斂持威重也注云說文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皆古玉
節之遺也通義云使節以使命出防關稽也周禮有金節竹節此首玉者蓋若龍輔之類○注奔不至爲關○通義云子糾來奔亦
不書同此例按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此陽生出奔不書明未命爲嗣矣然則上傳云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立子以實
蓋陽生雖非嫡出但其秩次宜立故亦爲正或貴妾之子也舊疏引舊云陽生實是世子但未命爲嗣故出入不兩書若命爲嗣則
是大國之君出入合兩書者非按左傳史記皆云諸大夫縣揭諸子長實者爲嗣景公愍書嗣事是未命爲嗣若陽生是適則諸大
夫宜請立陽生矣

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注】于諸實也齊人語也【疏】齊世家田乞敗二相乃使人之魯召公子陽生至齊私匿田乞家左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逮夜至于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

除景公之喪【注】期而小祥服期者除【疏】注期而至者除○期而小祥士虞記文喪服斬衰章父傳曰父至尊也又曰君傳曰君至尊也則君父皆爲三年景公死於上年九月至此年秋末始及期舍及陳乞並請大夫皆無除喪之禮蓋時無三年喪禮也故孟子盡心云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碁之喪猶愈於已乎又滕文公篇滕定公薨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襄十四年左傳吳子諸樊既葬而除喪注乘卒至此春十七月既葬而除閔二年傳譏始不三年論語陽貨篇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是當時各國皆不行三年喪也詩檜風素冠序刺不能三年也則春秋前已有不三年者矣通義云除義如除喪者先重者之除喪服自卒哭而練而祥而釋皆有變除之節謂之除喪此期而除喪者所謂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也義或然也然此距景公之卒並未及期蓋連閏數之耳練祭當以閏數則不能行三年之喪必矣

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注】常陳乞子重難言其妻故云爾【疏】注常陳乞子○田齊世家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田常即陳恆也漢博士避文帝諱改恆爲常○注妻難至云爾○今人猶有此稱舊疏云正以妻者己之私故難言之似若今人謂妻爲兄母之類是也

有魚菽之祭【注】齊俗婦人首祭事言魚豆者示薄陋無所有【疏】齊世家十月戊子田乞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來會飲○注齊俗至祭事○舊疏云主婦設祭禮則有之何言齊俗者正以主婦設祭之時助設而已其實男子爲首即君牽牲夫人薦酒君親獻夫人薦豆之類若其齊俗則今婦人爲首也故此傳云云即其文是矣○注言魚至所有○禮器論數不足篤古者庶人魚菽之祭蓋陳乞自卑之詞也舊疏云依正禮水陰食陳而止言魚與豆者示薄陋無所有故也公羊問答云問陳乞爲大夫而祭以魚菽何也曰祭與國君有牛事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羹庶人有魚炙之薦今陳乞大夫而言魚菽之祭故注云示薄陋無所有通義云牲用魚薦用菽家之小祭祀所謂季女尸之者也亦以乞未絕君喪不可自首祭事其妻服除故得言之禮爲夫之君服期按孔氏此論甚是陳乞本爲立陽生事不必實有正祭也

願諸大夫之化我也【注】言欲以薄陋餘福共宴飲【疏】恆六年傳曷爲慢之化我也注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也意謂魚菽至薄諸大夫不必以禮相將謙若不敢當盛儀然也通義云不將禮而相過謂之化

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爲甲【注】甲鎧

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霤【注】巨囊大囊中央曰中霤【疏】校勘記出巨囊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囊乃郎反又音託按史記齊大公世家囊作橐故音託○注巨囊大囊○陳氏啟源毛詩稽古編云諸家釋囊橐各異毛傳小曰橐大曰囊玉篇解亦同孔疏引左傳趙盾食靈輒實食與肉於橐及公羊傳陳乞盛公子陽生于囊以橐盛容物程其小囊可容人程其大干寶晉紀論引此詩呂注云大曰橐小曰囊與毛傳反釋文引說文云無底曰囊有底曰橐孫奕示兒編亦引之唐韻橐無底囊漢書注無底曰橐有底曰橐宋董氏及朱傳因之與釋文正反說各異而毛傳最古疏引通盾陳乞二事似爲確證史記平原君傳若錐之處囊中揚雄傳土或自盛以橐又云范睢傳伏以橐則囊未嘗不可盛物橐未嘗不可容人二物本大同小別可以互稱人各以意名之按陳說辨論極明晰蓋本無定名故說亦互異○注中央曰中霤○左傳宣二年三進及溜釋文溜屋霤也惠氏棟左傳補注云案熊氏經說云古有中霤禮蓋儀禮之逸而不傳者霤者屋有複穴開其上以取明雨則霤之因名中庭曰中霤鄉飲記有磬階霤郎中霤也大記有東霤注云危棟上也雜記有門內霤即實執輔賜鍾人之處釋名釋宮室云中央曰中霤古者寢穴復室之霤當今之棟下直室之中古者霤下之處也月令其祀中霤注中霤猶中室也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爲霤舊疏引庾蔚之云複地上累土穴則穿地也複穴皆開其上取明故雨霤之是以因名中室爲中霤也程氏瑤田釋宮小記云霤之義始于窗爾雅云柴窗謂之梁言宮室之上覆者窗然隆起也當未有宮室之先民覆穴以居地上累土爲之謂之覆鑿地爲之謂之穴其上皆必有窗然者覆之此宮室柴窗从所自始也開上納明雨從此下此則霤之所自始故字从雨而之留也受霤之地在複穴之中則中室名中霤之始也月令中央土其祀中霤祀土神也土爲五行主神在室之中央室之中央因於古先納明之霤故名之曰中霤祀之於此故名祀土神曰祀中霤也祀中之禮設主於牖下牖下象納明之霤故主設之於此郊特牲曰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社祀土中霤亦祀土故家國相擬也今世茅屋草舍開上納明以破變之半側覆之以禦雨即古中霤之遺象與營試論之古者初有宮室之時易複穴爲蓋構度亦未爲兩下屋與四注屋也不過爲霤然之物以覆於上當如車蓋然中高而四周漸下以至於地中高者棟四周漸下者宇度所謂上棟下宇者或如是亦通稱之壁度即屋之上覆者非如後世牆垣始謂之壁也古者明堂圜其上以法天余以爲上棟下宇之初始亦圜其上者與古者屋覆至地必開上納明故霤恆入於室後世制度大備屋宇軒敞四旁皆得納明其霤不入於室而惟外垂故天子諸侯屋皆四注則有東西南北之霤凡四大夫以下兩下屋則有南北之兩霤燕禮當霤見有南北霤復有西南霤也鄉飲酒禮縮霤則其南霤也此言當屋之霤也凡門屋又皆有北霤曰門內霤凡此之霤皆外垂皆有木梘承之檐弓所謂池梘霤霤鄭氏謂屋之承霤以木爲之用行水也按此自謂屋之中霤非南北霤也

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注】色然驚駭貌【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色然如字本又作垝又或作危按一切經音義引作數然此作色蓋誤經

義述聞云色者歙之借字也一切經音義卷九歙所力反埤蒼云恐懼也通俗文小怖曰歙公羊傳歙然而駭是也集韻歙恐懼也亦引春秋傳歙然而駭與何本不同蓋出王愬期高龍孔衍三家注也境危皆色之謂猶艴之謂為艴矣○注色然驚駭貌○注子家大宗師云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注以變化為形之駭動耳說文駭驚也从馬亥聲讀書叢錄云說文歙恐意色歙同聲假借字本作境危者又因色字而誤經傳釋詞說論語色斯舉矣云斯猶然也鄉黨篇注云見顏色不善則去之憲問篇其次辟色孔傳曰色斯舉矣二注相應然下句翔而後集自指鳥言之若謂孔子辭色則與下句意不屬若謂為見人之顏色不善而飛去則人之顏色不善又豈為所能喻今按色斯者狀鳥舉之疾也與翔而後集意相反色斯猶色然驚飛貌也呂覽審應篇云蓋聞君子猶鳥也駭則舉公羊傳色然而駭何注驚駭貌與此相近漢人多以色斯連讀論衡定賢云大賢之涉世也翔而後集色斯而舉纔郎元賓碑飾翥色斯竹邑侯相張壽碑君常懷色斯遂用高逝堂邑令費鳳碑色斯輕翔翩然高潔費鳳別碑功成事就色斯高舉則色斯即此之色然也

開之則闖然[注]闖出頭貌[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闖然見貌字林云馬出門貌按說文覢暫見也从見炎聲春秋公羊傳曰覢然公子陽生按釋文闖丑鴆反又丑甚反一音丑今反見貌○注闖出頭貌○玉篇門部闖敕蔭切馬出門貌引公羊傳開之則闖然何注闖然出頭皃或作覢按說文見部有覢字則玉篇之或作覢當云或作覢也毀注云猝乍之見也倉頡篇曰覢覢視皃按與目部之睒音義皆同說文云闖馬出門皃从馬在門中讀若郴出門皃與出頭皃取義象亦近也說文覢私出頭貌也閃闚頭門中也太元書初一書復睒天不覢其靜苑注暴覢也剡次三鬼睒其室注睒見也禮運注沈之言閃也凡閃睒覢闖音義皆相近

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注]時舍未能得衆而陽生今正當立諸大夫又見力士知陳乞有備故不得已遂君之[疏]齊世家會飲田乞盛陽生橐中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與大夫盟而立之鮑牧醉乞誣大夫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鮑牧怒曰子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相視欲悔陽生前頓首曰可則立之否則已鮑牧恐禍起乃復曰皆景公子也何為不可乃與盟立陽生與此大同小異○注時舍至君之○齊世家云芮子故賤而孺子少故無權國人輕之是未能得衆也毛本今正作本正齊世家云鮑牧恐禍起亦見力士如陳乞有備也故諸大夫亦從而君之爾

自是往弒舍[注]陽生先詐致諸大夫立於陳乞家然後往弒舍故先書當國起其事也乞為陽生弒舍不舉陽生弒者讓成于乞也不日者與卓子同[疏]齊世家云悼公入宮使人遷晏孺子於駘殺之幕下左傳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使宋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注陽生至事也○書疏云先書當國起其事也者謂書陽生入齊乃在弒舍之前所以起其先入使弒也通義云陽生正舍不正而入于齊為篡辭者會有父命也此大為臣子防也殺不傳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入者內弟受也荼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注先君已命立之於親可以拒之是弒君之謀起於陽生故以當國辭起之○注乞為至乞也○皆疏云舉重略輕春秋之常事今而不書者譏成于乞故也通義云比猶加弒陽生不加弒者彼言歸而嫌比無惡此言入不嫌陽生無惡須主見陳乞之罪彼則別書荼疾弒公子比于下譏弒之罪自有所見也此二經文異而義同按弒君之事成于乞不書陳乞弒君乞罪不見陽生已書當國不嫌無罪也○注不日至子同○僖十年春王正月晉里克弒其君卓子注不日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今此陳乞弒舍不日亦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也故曰與卓子同舊疏云鄉解云陽生之入實在九月但事不宜月故不書月則陳乞之事宜云不月而云不日者以卓子之弒不書月若言不月則與卓子同文不可設故曰不日且陳乞弒舍實不書日謂之不日亦何傳則陳乞弒舍與里克弒卓子相類而不月者以文承陽生入齊之下陽生入齊不月是以陳乞之事不得月也僖九年冬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注不月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此亦不月何氏不云不月者與奚齊同義正以奚齊未踰年之君與會不類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夏公會吳于鄫[疏]左傳校勘記云釋文作繒云一本作鄫陳樹華云穀梁史記吳世家魯世家孔子世家並作繒是所據本有異也

秋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己酉月之十一日

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注]据當舉入為重[疏]注據當舉入為重○莊十年傳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

內辭也若使他人然[注]諱獲諸侯故不舉重而兩書使若魯公伐而去他人入之以來者辟順他人來文[疏]注諱獲至來文○隱六年鄭人來輸平傳諱獲也注明鄭控獲諸侯書不能死難皆當絕之又僖十五年獲晉侯注釋不書者以獲君為惡書者以惡見獲與獲人君者皆當絕也是獲君當絕故為內諱獲諸侯也舊疏云若不諱宜舉重云公入邾婁今不舉重而伐入兩書故知諱獲諸侯也又云使若魯公伐而去他人入之以來者以來是諸魯之常文故何氏言來者常文不為單晚施是也今始若不諱宜云以邾婁子益至自某而經言來故如此解又云辭順他人來文者以上諱獲諸侯故不舉重使若魯人伐而去他人自入之今文言來作外來者魯之常文故曰辟順他人來文也按經若不諱當云以邾子益歸不言來也通義云諱不欲公曾其惡與須嫌同意不嫌歸日入例者下有獲文惡明

邾婁子益何以名[注]据以隗子歸不名

絕曷為絕之[注]据俱以歸[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僖二十六年疏引此曷上有之字此脫○注

據俱以歸〇正以經書以來實則歸也不書以歸而書以來不沒其實也與以隗子歸同故云據俱以歸

獲也【疏】穀梁傳益之名惡也注惡其不能死社稷左傳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

曷爲不言其獲【注】據晉侯言獲【疏】〇注據獲晉侯言獲見僖十五年

內大惡諱也【注】故名以起之也日者惡魯侮奪邾婁無已復入獲之入不致者得意可知例【疏】正以獲獲諸侯宜絕故爲內大惡也舊疏云隱二年無駭入極之下傳云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昭四年取鄫之下傳云滅之則其言取之何內大惡諱也今此又言內大惡諱也重發傳者正以往前二處入取文異今此上經雖亦言入但書名之由事須備釋是以又言通義云外言以歸內言以來別其辭也辭順諱文不舉公至故特時不言以至而穀梁以爲言來有外魯之辭爲非經意〇注故名以起之也〇正以內諱獲言來獲之實惡不見故書名以起之正以曲禮云諸侯不生名又曰諸侯失地名是諸侯禮當死位今不能死位故生名見其宜絕知被獲矣〇注日者至獲之〇隱二年注入例時傷害多則月此書日故解之侮奪無已卽上六年城邾婁葭注云書數圍取邾婁邑邾婁未嘗加非於魯而侮奪之不知足今又入其國獲其君故書日以惡內也〇注入不至知例〇莊六年注公與一國及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至入則不書致明得意也此不書致從可知例僖三十三年公伐邾婁取叢注云取邑不致者得意可知例與此同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曹伯陽何以名【注】據以隗子歸不名【疏】注據以至不名見僖二十六年〇

絕曷爲絕之【注】據俱以歸

滅也【疏】大事表云按宋滅曹而經文書入先儒以爲入與滅不同然哀十四年經書宋向魋入于曹以叛則曹爲宋邑明矣且春秋書入者多矣莒人入向向爲莒邑秦人入滑而滑爲晉邑秦人入鄀而鄀爲楚邑至哀十三年於越入吳豈得謂其非滅耶而宣十二年書楚子滅蕭而蕭反宋滅仍屬于宋然則謂入與滅之判然不同者殆未可爲定例也益知隱二年入極公穀以爲滅者其說近是矣

曷爲不言其滅【注】據滅隗也

諱同姓之滅也【注】故名以起之【疏】注故名以起之〇義與書邾婁子益同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云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

何諱乎同姓之滅【注】據衛侯燬滅邢不諱【疏】注據衛至不諱〇見僖二十五年

力能救之而不救也【注】以屬上力能獲邾婁而不救曹故責之不日者深諱之定哀滅例日此不日者諱使若不滅故不日【疏】通義云滅邢不諱滅曹諱者所見之世爲內恥尤深也此同事而異辭所以各見其義彼主責衛滅同姓此主責魯不救同姓之滅直書宋滅則實內意無所託變滅言入乃得起其微辭故曰諱之與譏之爲用一也至於滅國之惡前後屢見不待實一宋公而後顯所譏見者不復見耳春秋用意每略人所易曉而發人所難知亦猶滅虞言執虞公梁亡不言秦滅勿獨嫌責宋公之辭也且入國而以其君歸非固不滅于滅矣〇注以屬至責之〇卽上七年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是也〇注不日者深諱之〇舊疏云既書入以諱同姓見滅而又不日故曰深諱也今疏本脫不字〇注定哀至不日〇定四年夏四月庚辰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注云定哀滅例日定公承黜君之後有彊臣之讎故有滅則危懼之爲定公戒也哀承定後亦宜日今不日諱使若不滅然故不日也

吳伐我【注】不言鄙者起圍魯也不言圍者諱使若伐而去【疏】解詁箋云所見世著治大平文也董子曰當此之時魯無鄙疆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中庸述春秋之化施及蠻貊正此意也從吳齊來伐上見者明當與春秋異道不得相干也按董子說見繁露奉本篇〇注不言至魯也〇莊十九年齊人以下伐我西鄙注鄙者邊垂之辭榮見遠也此見圍故不得言鄙矣通義云不言鄙者近邇城下之辭均與舊異〇注不言至而去〇舊疏云國君當彊折衝當遠魯之微弱深見犯至于國圍故諱之但言伐者差輕也按莊十九年齊人以下伐我西鄙注又云榮見遠也則此通近國鄙恥可知故深爲諱也

夏齊人取讙及僤【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僤字林作闡左氏作闡解云左氏穀梁作讙闡字杜云闡在東平剛縣北大事表云戰國時爲齊之剛邑故剛城在今兗州府寧陽縣東北三十五里玉篇阜部陣尺若尸魯邑名與字林同水經注汶水篇又西南逕剛縣北地理志剛故闡也應劭曰春秋書齊人取讙及闡是也杜預釋地曰闡在剛縣北剛城東有一小亭今剛縣治俗又謂之闡亭京相璠曰剛縣西四十里有闡亭漢書地理志泰山郡剛故闡應劭曰春秋注取讙及闡今闡亭是也闡僤皆單聲音義通方輿紀要應劭曰剛城故闡邑也戰國時爲齊之剛邑秦昭王三十六年取齊剛壽卽此漢置剛縣屬泰山郡後漢屬濟北晉曰剛平後魏剛爲堰今有堰城壩紀要又云闡城兗州寧陽縣東北三十五里故剛城北通志亦云闡邑在寧陽縣東北境爾雅注引爲闡應劭又引讙作鄆不知何家本漢地理志亦引作鄆說文有鄆字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注】據上無戰伐之文【疏】穀梁傳注宣元年傳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是爲賂齊此言取蓋亦賂也

爲以邾婁子益來也【注】邾婁齊與國畏爲齊所怒而賂之恥甚故諱使若齊自取【疏】注邾婁至自取〇穀梁傳惡內也范注云魯前年伐邾以邾子益來益齊之甥也畏齊故賂之范以邾子益爲齊甥本左氏爲說何以爲邾婁齊之與國未知何氏所本

歸邾婁子益于邾婁【注】獲歸不書此書者善魯能悔過歸之嫌解邾婁子益無罪書故復名之【疏】注獲歸至歸之〇舊疏云正以僖十五年秦獲晉侯後歸不書故曰獲歸不書今此書者善魯能悔過歸之故錄見之〇注嫌辭至名之〇監毛本名誤明又經文子誤子穀梁傳益之名失國也注於王法

書絕故解詁獨云正以上來錄獲歸且刺畏齊而使歸益出按桓十五年傳歸者出入無惡今此言歸是無惡之文嫌魯與益皆無邾故復書名以邾之蓋書名有二義一則見邾婁子不能死之邾一則見魯雖解釋邾婁子不能除其獲人之邾也書疏所以書益之名得見魯之有邾者正以上七年以益來之時傳云內大惡諱注故名以起之然則刪書名起見魯邾則知今復名者其不書明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疏】包氏愼言云冬十二月書癸亥月之四日

齊人歸讙及僤【注】書者善魯能悔過歸邾婁子益所要之邑不求自得故不言來使若不從齊來直歸我濟西田同文【疏】注書者至之邑○魯歸邾婁子所要之邑經傳無文未知何氏所據○注不求至同文○正以書歸知不求自得也若求乃得之則當言取傳三十一年取濟西田成二年取汶陽田是也與歸我濟西田同文者宣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傳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言我者未絕于我也曷爲未絕于我齊已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注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是也則彼以來之齊故不言來此以不求自得使若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故亦不言來故云與彼同文矣然則彼言我者以其未絕于我此不言我者歸傳已絕于魯濟西田未絕齊不坐取邑則讙僤齊人當坐取邑矣通義云既歸邾婁子齊亦還所賂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疏】杜云雍丘縣屬陳留方輿紀要雍丘城在今開封府杞縣治

其言取之何【注】據詐戰言敗也【疏】注據詐戰言敗也○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昭二十三年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是也敗于雞父傳云此偏戰也曷爲以詐戰之辭言之故春秋各國詐戰者皆書敗

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注】詐謂陷阱奇伏之類兵者爲征不義不爲苟勝而已十三年詐反不月知此不蒙上月疾略之【疏】注詐謂至之類○舊疏云何氏蓋取禮記中庸云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又言奇伏者奇兵伏兵之謂也莊十一年左傳覆而敗之曰取某師杜氏釋例覆者威力兼備若羅網之所掩覆一軍皆見禽制故以取爲文事覆制之辭也○注兵者至而已○春秋之義偏戰者日詐戰者月所以然者不爲苟勝故繁露竹林云惡詐擊也○注十三至之謂○即下十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傳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注前宋行詐取鄭師今鄭復行詐取之苟相報償不以君子正道故傳言詐反反猶報也是不月也詐戰者月所以然者疾其行詐故略之甚也此二經殺陷阱奇伏又爲詐之甚者故不月疾之深故略之甚也知此不蒙上月矣

夏楚人伐陳

秋宋公伐鄭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婁子益來奔【注】月者魯前獲而歸之今來奔明當尤加禮厚遇之【疏】注月者至遇之○隱元年注出奔例時故襄二十八年冬齊慶封來奔上六年夏齊國夏高張來奔之屬是今此月故解之舊疏云文十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注月者前爲魯所獲今來見歸尤當加意厚遇之也義亦通赴此則知昭二十三年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月者爲下戊辰吳敗頓胡以下之師書莒子之奔雖在月下不蒙月何氏不注之者正以隱元年冬十有二月祭伯來之下注云月者爲下卒也上已有注故知庚輿之下省文從可知

公會吳伐齊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疏】包氏愼言云三月有戊戌月之十六日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五月公至自伐齊【疏】通義云前後公會吳皆不致者恥也此致者善公因齊喪還師將順其美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薛伯寅卒【注】卒葬略者與杞伯益姑同【疏】左氏穀梁寅作夷書堯典寅賓出日釋文寅又音夷又夙夜惟寅釋文徐音夷古音寅讀如以脂切故與夷通○注卒葬至姑同○昭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注不日者行微弱故略之上城杞已貶復卒略之者入所見之世責小國詳始錄內行也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故於終略責之見其義則此不卒日葬月者故亦以內行小失略之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注】救中國不進者陳吳與國救陳欲以備中國故不進【疏】注救中至不進○僖十八年秋救齊又云狄人狄人伐衛注狄稱人者善能救齊雖拒義兵猶有憂中國之心故進之不於救時進之者辟襄公不使義兵壅塞也定四年冬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莒傳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注言子起憂中國則夷狄能憂中國皆進之此稱國不進以救陳欲以備中國故不進也通義云何辟曰救中國不進者吳楚結憾志不在救中國故不進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夏陳袁頗出奔鄭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疏】方輿紀要艾陵在泰安府萊蕪縣北

齊師敗績獲齊國書【注】戰不言伐舉伐者魯與伐而不與戰不從內與伐使吳為主者吳主會故不與夷狄主中國也言獲者能結日偏戰少進也【疏】宣二年春獲宋華元之下注云復出宋者非獨惡華元明恥辱及宋國則此復出齊者亦然但省文從可知故不注○注戰不至與戰○莊十年傳云戰不言伐今此戰伐並舉故解之○注不從至國也○成二年季孫行父以下會晉郤克以下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注大夫敵君不貶者隨從王者大夫得敵諸侯也然則郤克等得敵齊侯由隨從魯人故得序于上王齊侯也今魯雖與伐實吳主會若與之序于齊上則是夷狄主中國矣是以進之而以齊主之也然則宣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林父序楚子上亦宜是不與夷狄主中國而彼注云不與晉而反與楚子為君臣之禮者以彼楚稱子已成楚為君此吳止稱國與彼殊也○注言獲至進也○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傳曷為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此言獲齊國書故云能結日偏戰少進也亦猶昭二十三年獲陳夏齧傳云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齧何吳少進也注能結日偏戰行少進故從中國辭言之是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書辛酉月之四日左傳本有作毋者六經正誤作母與國本作毋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何以書【注】據書賦稅為何書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注】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為率矣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賦之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彊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過什一【疏】通義云魯語曰季康子欲以田賦子謂冉有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五經異義周禮說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出禾二百二十斛芻秉二百四十斤藁米十六斗謂此田賦也古者公田藉而不稅有武事然後取其賦故賦之字从武从貝昔伯禽徂征淮夷芻茭餱糧郊遂峙之此田賦之法也今魯用田賦者是無軍旅之歲亦一切取之屬民甚矣稅斂本無其制故言切田賦本有其制特不宜非時用之故言用傳例曰用者不宜用也○注田謂至率矣○周禮大宰云以九賦斂財賄注玄謂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民或謂之賦此其書名與疏鄭君引漢法民年二十五已上至六十出口賦錢人百二十以為算江氏永周禮疑義舉要云漢之口率出泉周禮亦有之閭師言凡無職者出夫布是也此因閑民一職轉移執事於人不能赴公旬三日之役故使出夫布以當之猶後世之丁錢及雇役錢不可以此通釋賦字也賦者徵取財物之總名自一至六以三農九穀為主而草木鳥獸器用布帛及閑民夫布皆有之唯臣妾無賦關市則商賈也山澤則虞衡也關市山澤賦別出者自邦中至都鄙皆有關市山澤別為二賦不與六賦混也賒餘之賦則巳用之餘取之於掌事者故居末公羊問答云古安得有此制耶曰此舉漢法以況之也食貨志董仲舒曰田租口賦二十倍於古貢禹傳古民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四夷重賦於民民產三歲以上則出口錢故民重困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元帝令產子七歲乃出口錢鹽鐵論田雖三十而以頃畝出稅加之以口賦更繇之役此皆漢法之可考者哀公事彊吳而虛國用有類於後世之斂民故何氏以漢法況之按漢書昭帝紀注如淳曰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貢禹傳元帝時禹以為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此傳言之最祥則口錢之制蓋於漢世然管子山至數篇云邦錢之籍終歲十錢則口賦之法殆管子時已有矣按如何注則魯蓋仍按田於正供之外復取民財與口賦殊孔氏說似較通舊疏云知如此者正以家語正論篇云季康子欲以一井之田出賦法焉又魯語下篇云孔子謂冉求曰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彼二文皆論此經用田賦之事而言一井故知然也○注不言至賦之○校勘記出里若云閩暨毛本同誤也鄂本若作并當據正按紹熙本作城郭里巷教鄂本尤誤蓋計田以井故料賦亦以井起也○注禮稅至什一○穀梁傳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宣十五年傳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許慎所稱周禮說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芻秉二百四十斛釜米十六斗周禮無文蓋鄭魯語所謂先王制土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禮記疏引異義左氏說山林之地九夫為度九度而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為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為辨七辨而當一井淳鹵之地九夫為表六表而當一井疆潦之地九夫為數五數而當一井偃豬之地九夫為規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為町三町而當一井隰皐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衍沃之地九夫為井賦法積四十五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井定出賦者九井則千里之圻地方百萬井是仍不外以井定賦也○注軍賦至一乘○舊疏引鄭氏云公侯方百里井十則賦出車一乘者義亦通於此○注哀公至什一○上十年公會吳伐齊十一年公會吳伐齊下云公會吳于橐皐是其外慕彊吳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書甲辰月之四日

孟子者何【注】據魯大夫無孟子昭公之夫人也【疏】論語述而云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

其稱孟子何【注】據不稱夫人某氏【疏】注據不至某氏○隱二年冬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之屬是也

諱娶同姓蓋吳女也【注】禮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為同宗共祖亂人倫與禽獸無別昭公既娶諱而謂之吳

孟子春秋不繫吳者禮婦人繫姓不繫國雖不諱猶不繫國也不稱夫人不言薨不書葬者深諱之[疏]舊疏云公羊子不受于師故疑之○注禮不至無別○曲禮文鄭注爲其近禽獸也通典引異義云諸侯娶同姓今春秋公羊說魯昭公娶于吳爲同姓也謂之吳孟子春秋左氏說孟子非小君也不成其實不書譏禮案易曰同人于宗吝言同姓相娶者道也卽犯誅絕之罪言五屬之內禽獸行乃當絕白虎通嫁娶云不娶同姓者重人倫防淫泆恥與禽獸同也論語曰君娶于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則白虎通與何氏說同許君謹從左氏言五屬之內禽獸行乃當絕明娶同姓不爾此也按禮記大傳云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于上而戚單於下昬姻可以通乎又云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禮記坊記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注厚猶遠也國語鄭語云史伯曰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它平它謂之和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聘后于異姓又晉語胥臣曰同德則同姓同姓雖遠男女不相及異姓雖近男女相及也御覽引禮外傳曰夏殷五世之後則通婚姻周公制禮百世不通據大傳云雖百世而婚姻不通爲周道則禮外傳有來矣穀梁傳孟子者何也昭公夫人也其不言夫人何也諱取同姓也○注昭公至孟子○禮記坊記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注吳大伯之後魯同姓也昭公取爲去姓曰吳至其死亦略云孟子卒不書夫人某氏哀左傳云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疏引賈云言孟子若言吳之長女也禮記雜記云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注周之制同姓百世婚姻不通吳大伯之後魯同姓昭公娶於吳謂之吳孟子不告於天子自此後取者亦不告於天子天子亦不命之按賈說是也昭公特對孟姬之稱耳杜預以爲說託宋姓者非也詩齊風載驅云齊子由歸同此通義云孟子者貴母姊妹之稱故坊記鄭注云孟子蓋其且字亦不以子爲宋姓也○注春秋之至匿也○禮記坊記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此謂不修春秋也然則書春秋或當有夫人至自吳之文聖人修之並沒吳文但存孟子卒舊書法而已婦人繫姓不繫國者卽隱元年注云雖仲字子姓婦人以姓配字不忘本也因示不適同姓也故孟子云不諱猶不繫吳以文要稱娶之爲亦不繫國言之也○注不稱至諱之○舊疏云若稱夫人又言薨則當書夫人姬氏薨若葬當言葬我小君昭姬皆爲大惡不可言故曰深諱之也而云孟子卒者若言宋之長女爲魯侯之妾而卒之如定十五年書姒氏卒之類

公會吳于橐皋[疏]杜云在淮南逡遒縣東南大事表云孟康曰橐皋音拓姑漢置縣今廬州府巢縣西北六十里有拓皋鎮俗猶名會吳城漢逡遒故城在今廬州府治合肥縣東與巢縣相接壤按漢書地理志九江郡下橐皋云孟康曰音拓姑後爲拓又譌柘宋紹興十一年兀朮屯兵柘皋是也方輿紀要橐皋城在廬州府巢縣西北六十里一名會吳城杜云淮南者沈約州郡志云魏復九江爲淮南郡徙治壽春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運[疏]左傳運作鄖杜云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口大事表云按晉時海陵縣屬廣陵郡今爲江南泰州發陽無考今通州如皋縣亦係海陵地縣南十里有會盟原相傳爲吳楚會盟處蓋春秋之世吳楚始終無會盟事意必指此矣名勝志今有立發口在通州如皋縣西北二十里卽發繇口也按通泰地於時屬吳故九年左傳云吳城邗溝通江淮是其證矣魯衛宋不應遠會至此左氏作鄖者古員聲軍聲同部也通義云諸夏之會止於是故不月不致復爲大信辭所以撥亂世存中國其猶下泉歎曹匪風終檜之意與

宋向巢帥師伐鄭

冬十有二月螽[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螽本亦作螽注同按注比年再螽疏作比年再螽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注]螽者與陰殺俱藏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不當見故爲異比年再螽者天不能殺地不能理自是之后天下大亂莫能相禁宋國以亡齊并於陳氏晉分爲六卿[疏]解詁箋云左氏記夫子之言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是據當時實測非不知歲差也時周不頒朔列國自爲正官御廢職閏餘乖次經於十三年再書十二月螽終之以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以明改建夏正之數云○注螽者至爲異○五行志中之下哀公十二年十二月螽是時哀用田賦劉向以爲春用田賦冬而螽十三年九月螽十二月螽比三螽虐取於民之效也劉歆以爲周十二月夏十月也火星旣伏蟄蟲皆畢天之見變因物類之宜不得以螽是歲再失閏矣周九月夏七月故傳曰火猶西流司曆過也經義雜記云按穀梁三螽范皆無說用田賦傳云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故子政据以爲說歆以爲天之見變因物類之宜不得以螽是陰以父說爲非也杜注左氏云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之九月司曆誤一月九月之初尙溫故得有螽本劉子駿義與傳合律曆志劉歆說云哀十二年亦以中流火之月爲建亥而怪蟄蟲之不伏也張晏曰周十二月夏八月也周失閏當爲八月建酉而云建申誤也仲尼曰火猶西流司曆過矣劉歆徒以詩七月流火爲喻不知八月火猶西流也○注比年至能理○惠棟云二語見荀子理當作理從之比年再螽卽下十三年冬十二月螽是也○注自是至六卿○舊疏云皆在春秋後考諸舊本宋是宗字然則宗國猶大國言天不能殺地不能理天下大亂莫能相禁宋其紀綱之國滅亡之象是故齊幷於陳氏晉分爲六卿若作宋字何氏更有所見春秋說云陳氏篡齊三年千人合葬故螽螽冬踊者是其螽爲齊亡之一隅也何氏取象較廣蓋亦春秋緯義書疏又云左氏及史記皆云晉亡分爲魏趙韓今云晉分爲六卿者蓋其初時晉君失政六卿用事不妨其下滅時但三家分之矣漢書五行志中之上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時則有介蟲之孽介蟲孽者謂小蟲有甲飛揚之類陽氣所生也於春秋爲螽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故志所引劉向董仲舒說諸螽皆與何氏同大率皆以爲煩擾之應惟此注與前解諸傳異按顧宗紀云春哀稱火天不降體注引感精符云春哀公時政彌亂絕不日食則比年春螽當爲天下記異也故何氏推廣之春秋者聖人明義之書此之再螽不必泥爲齊亡晉分之應然記之春秋之末則春秋後事皆在所繫若執事實以求之則泥矣

十有三年春鄭軒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注]前宋行詐取鄭師今鄭復行詐取之苟相報償不以君子正道故傳言詐反反猶報也[疏]注前

宋至許反○鄭上九年宋皇瑗取鄭師于雍是也○注反猶殺也○原文爾

夏許男戊卒　比陳蔡不當復卒故卒葬略　通義云失國復立尤微弱故不得日卒書

疏云昭八年冬楚師滅陳十一年楚師滅蔡至十三年秋蔡侯盧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二十年冬十有一月辛卯蔡侯盧卒二十

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定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夏六月葬陳惠公定六年鄭游遬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今年夏許男

戊卒秋葬許元公然則陳蔡之滅弃吳廬之罪及其存時乃爲大國所復但以不受封於天子故書君以見之仍以前君死位弃其

自復其國合存故許之其卒葬也而許男斯者爲鄭所滅不能死位許國合總不足存之而戊自復卑懸深矣若比之陳蔡不當合

錄而錄之者正欲見其前君不死位後君自復之惡深是以書其卒葬而去其日月以見矣故日比陳蔡不當復卒故卒葬略之也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杜云陳留封丘縣有黃亭近濟水水經注泗水篇又東過沛縣東黃水注之

黃水出小黃縣黃溝國語曰吳子會諸侯于黃池者也大事表云地名考從胡傳以黃池列諸衛地非也公羊傳曰吳在是則天下

諸侯莫敢不至惟伯衛曰黃池魯地故魯爲會之耳若更有諸侯不書不序是時吳闕爲深溝于商魯之間商即宋魯會而宋不會

故吳王北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則趙氏之言爲有據矣國語稱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于黃池沂水出蓋縣

樂山入于泗而濟水在封丘縣南今河南開封府封丘縣西南有黃池東西廣三里春秋時爲宋地按漢書地理志魏郡內黃下云

清河水出南應劭曰春秋吳子晉侯會于黃池今黃澤在西陳留有外黃故加內云臣瓚曰國語曰吳子會諸侯于黃池揭溝於齊

魯之閒今陳外黃有黃溝是也史記曰伐宋取黃池然則不得在魏郡明矣師古曰瓚說是也應說失之續漢志平丘有黃池亭元

和郡縣志黃池在汴州封丘縣南七里按諸說是也黃池不得在內黃

吳何以稱子　據救陳稱國　注據救陳稱國○即上十年吳救陳是也　吳主會也　時吳彊而無道敗齊臨菑乘勝大會中國齊晉前驅魯

衛驂乘滕薛俠轂而趨以諸夏之衆冠帶之國反背天子而事夷

狄恥甚不可忍言故深爲諸侯諱使若吳大以禮義會天下諸侯以

尊事天子故進稱子　通義云吳自是遂儕吳列國不可復得稱故稱爵存其實齊氏召南考證云據此會

左傳稱先晉而國語稱先吳公羊亦稱吳主會以勢度之國語是也晉不競已數世矣宋之會晉爲楚所先此時能與吳爭乎公

羊說并無據但何注引據會所云齊晉前驅魯衛驂乘滕薛俠轂而幾者則言之太過不可信耳案事盟傳云雞父之戰吳不得與

中國夷狄至柏舉黃池之行變而反道乃晉而不森楚相當之戰吳有憂中國之心故有夷狄此傳無邀吳之文當生比稱而尊與

何氏吳○注以言及也○晉疏云以經言反吳鄭知吳主會何者正以及者殺之之辭卻傳五年夏公反齊侯宋公以下會王世子

于會黨注云言及者因其文可得見饑疑也然則後云反齊侯齊侯主會則知此言及吳子吳子主會明吳故云以反也○注時

吳至盟晉○晉疏云晉字有作晉字者若作晉字以黃池近晉晉人吳而會之故曰噫晉掾鄭上十一年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

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是也不在臨菑以或本作臨晉爲是○注乘勝至中國○即爲此會也○注齊晉至而趙○

晉疏云春秋說文北堂書鈔引考異郵云黃池之會齊晉前驅魯薛侯轂魯衛驂乘文選注引國語精待云黃池之會吳子滕薛挾

穀魯衛驂乘左傳有單平公經亦不書亦其一也越絕書吳有子胥之教伯世甚久北陵齊趙諸侯莫敢動者乘薛許邦書甚旁穀

趙走接使文有鐵諸鄭薛許滕乘邾莒旁穀夷走是也前驅者持衛風伯今云伯也執殳爲王前驅是也莒滕乘者邾史記齊世家

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是也俠穀鄭夾轂也禮士喪禮歸人侯妹東西冬官考工記注今時鐘乳俠轂與此同也漢

書叔孫通傳殿下郎中俠陛亦夾義也○疏云以下傳及注云則天下壹會而春秋說特舉此六國時爲之役故傳舉之或言不盡

意故也○注以諸至稱子○穀梁傳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吳微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注不知冠有差等唯欲好冠是

也明不知冠靜故諸夏之衆冠籍冠靜之國矣使傳又云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欲因魯之禮用晉

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其藉於成周以尊天王吳進矣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吳能爲之則不臣乎吳

進矣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然則吳時盛實有僞伯尊周之心故春秋如其意而進之且以

殺恥故也

吳主會則曷爲先言晉侯　據申之會楚子主會序上　注據申至序上○即昭四年夏楚子蔡侯以下會于申是

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　明其實自以

夷狄之彊會諸侯爾不行禮義故序晉於上　通義云國語稱黃池之盟吳公先歃

晉侯亞之春秋不欲以吳長晉故不錄其盟唯存會時之次云爾

其言及吳子何　據鍾離之會

殊會吳不言及僖五年公及齊侯齊侯主會亦言及　注據鍾至言及○成

十五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以下會吳于鍾離是也○注僖五年至明矣○僖五年公及齊侯宋公以下會王世子于首戴

是也晉疏云按如彼經書公及齊侯齊侯主會此云及吳則是會吳子主會益明矣何言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乎是以構而難之

兩伯之辭也　晉序上者主會文也吳言及者亦人往爲主之文

也方不與夷狄主中國而又事實當是不可醇奪故張兩伯辭先

晉言及吳子使若晉主會爲伯吳亦主會爲伯半抑半起以著見

其事也辭在下　繫辭本云黃池之會以兩伯之辭言之不以爲外以近內也與何微辭○注晉序至文也○

正以不與夷狄主中國故以晉主會爲文也○注吳言至文也○晉疏云凡言及者援讓之辭今言及吳子則似吳子先在是天下

之人墓而往事之然故曰人往爲主之文是也○注方不至事也○晉疏云序晉子上吳其納之言及吳子起其爲伯也故曰半抑

羊起吳序晉子上是其事言及吳子亦見其事伯之事故曰半見其事○注辭見下○即下傳重吳也云云其其重吳故不得不見

其事爲其不與故不得以著見其事

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爲以會兩伯之辭言

之　據伯主人　晉疏云諸本伯者主領會上之人吳毛本傳文主中作中主執

重吳也　其實

會在吳故言及會晉者諱而不致 注其實至言及〇舊疏云謂其實慮權重在于吳故言及吳子作汲汲之文矣是也〇注舉晉至不致〇傳二十三年宋公慈父卒傳何以不書葬盈乎諱也注盈滿也〇相接足之辭也此云不盈即取使傳文也舊疏云公會晉侯是其諱為吳所主也晉侯之下即言及吳子是其不盈滿其諱文也何者晉是大國而汲汲乎吳之遲是吳會主之辭也

曷為重吳 據常殊吳 注據常殊吳〇即成十五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以下會吳于鍾離襄十年公會晉侯以下會吳子柤之屬是也

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 以晉大國尚猶汲汲於吳則知諸侯莫敢不至也不書諸侯者為微辭使若天下盡會之而魯侯蒙俗會之者惡愈齊桓兼舉遠明近此但舉大者非尊天子故不得褒也王者惡諸侯君事夷狄 注不書至惡愈〇桓二年疏引此惡愈下有甚也字是也週遂云諸侯不序者序在晉下則仍似外吳常辭兩伯不顧序在吳下則是外吳而弁外中國諸侯矣文不可施故一切削之但發兩伯辭則諸侯皆在可知蓋欲實而言之則天下諸侯豈可恐至若屢言其侯其侯則有不至之國而魯乃與會其恥甚故但舉大國晉見天下諸侯其敢不至魯因亦蒙俗會之其恥少殺也舊疏云但欲見其重在吳傳至之辭而已〇注齊桓至襄也〇僖二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貫謂傳江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為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小國言江黃則其餘為莫敢不至也是齊桓之會不但舉大以見小幷舉遠以見近矣而此但舉大見小明齊桓實尊天子故褒之為遠近大小皆至之辭吳則春秋使若以禮義會天下諸侯以尊事天子而已故不得同也〇注主書至夷狄〇舊疏云春秋見義非唯一禮一則見吳之彊暴一則見晉之衰微但主書之情本惡諸侯君事夷狄餘者隸見之矣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秋公至自會 有恥致者順諱文也 注有恥至文也〇莊六年注公與二國以上出會得意致會此有恥者致順上諱文使若吳亦尊天子會諸侯然故作得意文也

晉魏多帥師侵衛

此晉魏曼多也曷為謂之晉魏多 據上七年言曼多 注據上至曼多〇即上七年晉魏曼多帥師侵衛是也左氏穀梁經作魏曼多後人妄增也

譏二名二名非禮也 復就晉見者明先自正而后正人正人當先正大以帥小 通義云譏按世本獻子荼生簡子取取生襄子多然則曼多本一名多如左傳所載晉文公重耳又稱晉重宋樂祁犂即謂之樂祁當時多有此比故何忌或言忌曼多或言多春秋因兩書之以託譏二名之義亦所謂因其可譏而譏之也非本二字作名而强削其一矣按晉世家作魏多傳〇注復就至帥小〇定六年仲孫忌帥師圍運傳此仲孫何忌也曷為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注為其難諱也一字為名令難言而易諱所以異臣子之敬不逼下也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大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復為譏唯有二名故譏之是則使於魯已見譏二名之義此復譏晉魏曼多所以然者先見於魯為先自正而後正人復見於晉為先正大以帥小也蓋舉觀傳云魯晉俱諸夏也譏二名獨先及之是也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先是用田賦又有會吳之費 注先是至之費〇用田賦見十二年會吳即上黃池之會是也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 據北斗言星名 據北斗言星名〇即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是也

見于旦也 旦者日方出時宿不復見故言東方知為日 舊疏云于字亦有作乎字者誤也校勘記云諸本同石經于字改當本作乎宋氏翔鳳論語發微云春秋文十四年有星孛于北斗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公羊說曰孛者何彗星也古文左氏說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謂文公羊所傳聞之世當見所以治衰亂明公羊所聞世當見所以治升平哀公羊所見世當見所以治大平者於此之時天必示以除舊布新之象而後知春秋體三世之法聖人所為本天意以從事也北斗運於中央中宮之星也蓋除舊布新於內而未遑治外也大辰房心明堂也明堂之位公侯伯子男至九采之國內外殊如所謂治升平之世內諸夏而外夷狄故見除舊布新之象於明堂有星孛于東方文王房心之精在東方孔子作春秋明文王之法度將集周道於東方而天命集仁獸至故天所以三見其象而春秋之法備矣〇注且者至為且〇舊疏云且者日方出地未相去離之辭故曰且者日方出當覺之時宿皆不見故曰時宿不復見也星孛仍見餘宿已沒是以不復指與孛之星沒道其方而已故言東方知為旦也杜云平旦衆星皆沒而孛乃見故不言所在之次

何以書記異也 周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房心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庭於此日見與日爭明者諸侯代主治典法滅絕之象是後周室遂微諸侯相兼為秦所滅燔書道絕 注周十至之庭〇舊疏引堪輿云九月日躔在大火故曰日在房心云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庭出堪輿星經亦云也五行志下之下哀公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董仲舒劉向以為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以辰乘日而出亂氣蔽君明也明年春秋事終一曰周之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氐出東方者軫角亢也軫楚角亢陳鄭也或曰角亢大國象為齊晉也其後楚滅陳田氏篡齊六卿分晉此其效也劉歆以為孛東方大辰也不言大辰旦而見與日爭光星入而彗猶見是歲再失閏十一月實八月也日在鶉火周分野也解詁箋云晚與夏時冬至日起虛危周初冬至日起牽牛舊歲差七十年而一度計堯時至春秋末約一千六百餘年夏正八月辰則伐九月辰

爨於日至春秋末十一月當晨始伏衛未爨於日旦司天失閏一月昏時火衛西流是時斗建申日當在巳翼軫之次秦趙相滅之慶按月令季秋之月日在房正義引三統曆九月節日在氐五度九月中日在房五度又元嘉曆九月節日在亢一度九月中日在氐七度亦與房體近也○注於此至道絕○校勘記出諸侯伐主治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作諸侯代王治余本代亦作代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代所以引易是類謀云出彗守大辰東方之度天下亡鄭注大辰在東之度七宿之中皆昔周之衰宵星守于戶有星孛于東方此其驗之一隅開元占經引運期授云蒼帝亡也大亂彗東出者疏引春秋說云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正起胡破術書紀散亂孔子不絕也亦言由此孛星圖室迷徵也彼言秦正起與何氏諸侯相兼并秦所滅義同秦本紀云始皇名正以二十六年滅周并六國也繙書道絕見史記本紀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晉大安三年彗星見東方與哀十三年同占之曰孛主兵喪咸甯三年五月星孛于東方明年吳亡

盜殺陳夏彄夫【疏】釋文夏戶雅反一本作廉彄著侯反一本作彄音同二傳作夏區夫彄从區得聲例得通也經義述聞云夏與廉聲不相近夏字無由通作廉廉蓋廉之誤古聲夏廉相近故夏通作廉檀弓見若覆夏屋者矣鄭注夏屋今之門廉也是廉與夏聲幾相近也隸書廉字作廉與廉相似故廉誤爲廉耳公羊古本蓋作廉今作夏者後人以二傳改之也

十有二月螽【注】黃池之會費重煩之所致【疏】注黃池至所致○見上

公羊義疏七十四

公羊義疏七十五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哀十四年盡是年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疏】經義雜記云論衡指瑞篇春秋曰西狩獲死麟人以示孔子云云據論衡則春秋經作西狩獲死麟今三傳本無死字而公羊傳云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注云天生顏淵子路爲夫子輔佐皆死者天將亡夫子之證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證則此傳本作西狩獲死麟與上顏淵死子路死一例吾道窮矣與上天喪予天祝予一例孔仲達引家語云獲麟折其前足載而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於郭外餘疏引孔叢子云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孔子視之曰茲日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二書雖魏晉人託作然以爲麟死而棄之則與公羊合疑公羊經本有死字也王充謂麟爲常有之物無所歸來則非按麟俗麟字水經注濟水篇黃水又東逕鉅野澤北何承天曰鉅野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清濟東北出爲大野矣昔西狩獲麟于是處也

何以書記異也【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隸釋載漢石經公羊殘碑何以書上有十有四年字據此及隱公傳知經傳別行傳皆載某公年數後人以經合傳始刪傳中紀年矣九經古義云按孔舒元公羊傳本云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今麟非常之獸其爲非常之獸奈何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然則孰爲而至爲孔子之作春秋孔穎達曰何休注公羊無作春秋之事據隸釋石經云何以書記異也何以云云與今本合按下春秋何以始于隱注云據獲麟乃作則獲麟而作春秋何氏本有是語與孔舒元本同不知穎達何以云何休無作春秋事也通義云何氏傳本無此蓋治公羊者強成其說書疏云麟者仁獸太平之嘉瑞而言記異者當獸之時周室大衰爲天下所厭漢高方起堯祚將復興者謂之瑞亡者謂之異然則何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之有乎按麟於春秋爲瑞於周爲異義各有主也

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左傳序疏引孔舒元公羊傳本作今麟非常之獸其爲非常之獸奈何與注本迥異穀梁傳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恆於中國也注雖時道衰猶若不衰顧得聖人作春秋之意故舊疏云謂有聖帝明王然後乃來則知不應華夏無矣然則以其非中國之常物故曰非中國之獸不謂中國不合有似昭二十五年有鸛鵒來巢之下傳云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之類是也若然皆非中國之物鸛鵒言有來而麟不言有來者正以麟是舊物春秋應之欲其常於中國非今始有非今始來之義

然則孰狩之【注】據西言狩尊卑未分据無主名【疏】注據西至主名○舊疏云西者四時之叙是爲卑稱狩者天子諸侯之事乃是尊名故曰稱西言狩尊卑未分也按大戴禮夏小正云十有一月王狩傳王狩者言王之時田也冬獵爲狩又桓四年公狩于郎是天子諸侯之事傳不出主名故據以難

薪采者也【注】西者据狩言方地類賤人象也金主芟艾而正以春盡木火當燃之際舉此爲文知庶人采樵薪者【疏】舊疏云薪采猶言采薪也言是庶人采薪者矣吳氏經說云按薪一作新以斤斫取曰新故新从斤从案以手折取曰采故采从爪木木伐更生故凡除舊生新字皆名爲新果執必采凡采而可食者皆名爲采加艸作薪菜以別新舊之新采取之采非古文也包束乾草曰芻蕘折木枝曰蕘說文新取木也采取也薪蕘也蕘薪也芻刈艸也象包束之形是薪猶采也左傳以爲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疏引服云車軍士微者也子姓鉏商名家語辨物篇子鉏商采薪於大野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而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於郭外使人告諸孔子孔子曰麟也然後取之王注傳曰狩此曰采薪時實狩獵鉏商非狩者采薪而獲麟也○注西者至象也○舊疏云正以西方爲兌少女之位女子之卑者有憲於西明夫子有立言立言之位在西方故著於西也又引草木實繁亦非可貴之義故曰類賤人象也左疏引服虔云言西賈逵曰周在西明夫子道繁于周皆與此異○注金主至薪者○舊疏云經言西者賤人象金主芟艾持斧之義而文正以春盡是火當絕木之時今乃舉此爲文卽知庶人持斧破木燃火之義故曰庶人採樵薪者似若漢高祖起於布衣之內持三尺之劍而以火應之君應四海從東向西以應周家木德之象也義或然也校勘記云鄂本元本同閩監毛本采作採下同

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爲以狩言之【注】据天子諸侯乃言狩天王狩于河陽公狩于郎是也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据魯變周之春以爲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疏】注据天至是也○見僖二十八年桓四年○注河陽至狩者○解詁箋云春言狩下當增不從狩卽以正月幾八字乃明微者以狩言是假狩名以著文宜有正月也舊疏云河陽言狩者周之季冬當夏之十月故得言狩矣又云若使周之正月乃夏之仲冬得冬獵田狩之時卽大司馬職云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是也但孔子作春秋欲改周公之舊禮正朔三而反改當欲行夏之時取夏之孟冬以爲狩時夏之仲冬不是田狩之月是以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注云狩例時此月者譏不時周之正月夏十一月也陽氣始施爲獸懷任草木萌牙非所以養微者是也舊疏云今獲麟之經春言狩者蓋据魯爲王而改正朔方欲改周之春以爲冬去其周之正月而行夏之時故春而言狩矣○注蓋据至之時○据校勘記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据作據孔叢子雜訓篇縣子問子思曰顏淵問爲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爲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耳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淮南子汜論訓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是春秋據魯以變周行夏之時也宋書禮志黃武五年詔曰孔子循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聖人集纂代之美事而爲後王制法也公羊禮說云春秋自用周正公羊於西狩獲麟注乃云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据魯變周之春爲冬而行夏之時夏小正十有一月王狩此其證已此便以爲後王法當用夏正非顯然改周正也周禮有正歲有正月鄭注正月周之正月正歲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也据此則知夏小正正月啓蟄厥來記於夏之正月卯風三之日于耜傳三之日夏正月也故皇侃以爲三王所循正朔服色雖異而田獵祭祀播種並用夏時得天之正也是知凡在夏時當用正月者在周時則周三月若夏時與周時無異何以周有正歲又有正月乎春是則三代改正朔不改時月之說其不然乎其不然乎按何氏

此注決桓四年春正月之義書狩者紀事之實不書正月明改周之正也大之也【注】使若天子諸侯【疏】穀梁傳注非狩而言狩大得麟故以大所如者名之也且實狩當言冬不當言春通義云麟太平之嘉應帝王之極瑞不可以賤者之辭加之故大其文也曷爲大之【注】据略微【疏】注据略微○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傳孰及之內之微者也注內者謂魯也微者謂士也不名者略微也許柔者又微於士矣爲獲麟大之也曷爲爲獲麟大之【注】据鸜鵒俱非中國之禽無加文【疏】注据鸜至加文○昭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麟者仁獸也【注】狀如麕一角而戴肉設武備而不爲害所以爲仁也詩云麟之角振振公族是也【疏】舊疏引五行傳云東方謂之仁又云視明禮修而麟至是以春秋說云麟生火遊于中土軒轅大角之獸然則麟爲土畜而言仁獸者正以設武備而不害物所以爲仁也禮運疏云按異義說左氏者以昭二十九年傳云水官不修故龍不至以水生木故爲修母致子之說故服虔注獲麟之麟中央土獸土爲信信禮之子修其母致其子視明禮修而麟至思睿信立而白虎擾言從又成而神龜在沼聰聽知正則名山出龍貌恭性仁則鳳皇來儀又毛詩傳云麟信而應禮又云騶虞義獸有至信之德則應之皆爲修母致子之義也若鄭氏之說則異義此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麟木精左氏說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陳欽說麟是西方毛蟲許慎謹案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龍東方也虎西方也鳳南方也龜北方也麟中央也鄭駮之云古者聖賢言事亦有效三者取象天地人四者取象四時五者取象五行今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則當四時明矣虎不在四靈中空言西方虎者則麟中央得無近誣乎則鄭不以麟爲土精也彼疏又引公羊說麟者木精鄭云金九以木八爲妻金性義木性仁得陽氣性似父得陰氣性似母麟毛蟲得木八之氣是與公羊說同春疏引異義公羊說又云麟者木精一角赤目爲火候下注亦云麟者木精者正以設武備而不害物有仁之物屬東方赤木爲火候火乃木之子謂之木精亦何傷又騶虞子云麟者北方元枵之獸陰之精者正以五行相配言之水爲土配水土精而生麟得土氣者性似父得水氣者性似母蓋以麟得水氣故云元枵之獸陰之精也非公羊家義○注狀如至仁也○爾雅釋獸云麐麕身牛尾一角郭注角頭有肉引此傳云有麕而角廣雅釋獸云麟狼額肉角禮記疏引京房易傳云麟麕身牛尾馬蹄有五彩高丈二尺詩疏引陸璣疏云麟麕身牛尾馬足黃色圓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穽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今并州界中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麟也故司馬相如賦云射麋腳麟謂此麟也是爲仁也○注詩云至是也○詩閟宮麟趾篤文傳麟角所以表德也箋云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禮記疏引廣雅云文章斌斌故呼爲大角之獸有王者則至【注】上有聖帝明王天下太平然後乃至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鳳皇翔麒麟臻【疏】注上有至乃至○詩疏引李巡爾雅注云麟瑞獸名孫炎云靈獸也宋書符瑞志引京房易傳聖人清靜行乎中正賢人至民從命厭應麟麟來文選注引感精符云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王者不刳胎不剖卵則出於郊又類聚引感精符云王者

德及蟲獸不肖斥退賢人在位則至明於興衰武而仁仁而有感禽獸有昭罕非時獲獵則至明王動則有義靜則有容麒麟乃見舊疏云若今未太平而麟至者非直爲聖漢將興之瑞亦爲孔子制作之象故先至故孝經說云丘以匹夫徒步以制正法是其賤者獲麟隸爲素人作法之義也釋文大音泰監毛本后作後○注尚書至率舞○咎鯀謨文毛本皇改鳳俗字誤疏引鄭注云簫韶舜所制樂又引宋均注樂說云簫之言肅舜時民樂其肅敬而紹堯道故謂之簫韶或曰韶舜樂名舜樂者其秉簫乎鄭氏又云樂備作謂之成簫韶作九備而鳳皇乃來儀止巢乘匹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者石磬也百獸服不氏所養者謂音聲之道與政通爲舊疏云欲道上有聖帝明王天下太平瑞物乃來之義○注據神至麟臻○白虎通封禪云德至鳥獸鳳皇翔麒麟臻據此知本據神契爲說也舊疏引釋獸云麟如馬一角不角者騏舍人云騏如馬而有一角不有角者名騏然則麒麟非直雄雌之異其體亦別無王者則不至【注】辟害遠也當春秋時天下散亂不當至而至故爲異【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經義雜記云杜元凱春秋左氏傳序云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正義曰據杜云左傳及穀梁無明文則知公羊有其說今驗何注公羊亦無作春秋事按孔舒元公羊傳本云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今麟非常之獸其爲非常之獸奈何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然則孰爲而至爲孔子之作春秋是有成文也左傳及穀梁則無明文按孔舒元本群何時人備林傳及鄭六藝論皆無之隋志有春秋公羊傳十四卷孔衍集解本知是否杜氏作序既所據用則爲古本可知矣按今何注無下二語亦無今麟非常之獸二語故通義以爲始公羊者增成其說也○注辟害至爲異○舊疏云續無道之世刳胎殺夭是以致物亦不來翔也鄭家語云孔子曰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是也故云辟害遠也水經注河水篇讀漢書曰延熹九年河水清襄楷上疏曰春秋注記末有河清而今有之易乾鑿度曰上天將降嘉應河水先清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天垂異地吐妖民厲疫三者並作而有河清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以爲異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同閩本麕字剜改麕作麏監毛本承之非也釋文作麏云本又作麇亦作麕按隸釋載漢石經作麕即麕之隸變爾雅釋獸麐麕身牛尾郭注引公羊傳曰有麕而角是古本作麕也石經考文提要云宋景德本鄂洋官書本皆作麕按孔叢子亦作有麕肉角舊疏云鄭孔叢云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于野而獲麟焉衆莫之識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孔子曰有麕肉角豈天下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注】見時無聖帝明王怪爲誰來【疏】舊疏引孔叢又云到視之曰今宗周將滅無主孰爲來哉茲日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作歌曰唐虞之世麟鳳游今非其時來何由麟兮麟兮我心憂是也類聚引琴操曰魯哀公十四年西狩薪者獲麟擊之傳其左足將以示孔子孔子逆與相違見俛而泣抱麟曰汝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仲視其人龍顏日角夫子奉麟之口須臾吐三卷圖一爲赤伏劉季興爲王二爲周滅夫子將終三爲漢制造作改經夫子趨爾子夏曰新主將興其人如得麟樂府引獲麟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兮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悲之鄭本孔叢子舊疏云然則此告者其冉求也若以孔叢合之此傳則鄭云薪采者庶是鉏商也而春秋不言之者略微故密不言

爲漢獲之者徵麟也故春秋說云不言姓名爲虛主宋氏云劉帝來至故云虛主若書姓名時王悉之是其義也○注見時至麟來
○論衡指瑞云春秋曰西狩獲死麟人以示孔子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泣涕沾襟儒者說之以爲天以麟命孔子
孔子不王之聖也夫麟爲聖王來孔子自以不王而時王會君無咸麟之儒怪其來而不知所爲故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知其不
爲治平而至爲己道窮而來望絶心感故涕泣沾襟以孔子言孰爲來哉知麟爲聖王來也曰有孔子之時世儒已傳此說孔子聞
此說而希見其物也見麟之至怪所以來實者麟至無所爲來常有之物也行遇魯澤之中而魯國見其物遭獲之也孔子見麟之
獲麟而又死則自比於麟自謂道絶不復行將爲小人所獲殺也故孔子見麟而自泣者據其見得而死也非據其本所爲來也然
則麟之至也自與獸會聚也其死人殺之也使麟有知爲聖王來時無聖王何爲來乎思慮深避害遠何故爲魯所獲殺乎夫以時
無聖王而麟至知不爲聖王來也爲魯所獲殺知其避害不能遠也聖獸不能自免於難聖人亦不能自免於禍禍麟之事聖者所
不能避而云鳳麟思慮深避害遠妄也蓋亦公羊家說言時無聖帝明王而來宜其遭害而死也舊疏云下注云夫子素案圖錄知
庶姓劉季當代周見采薪獲麟知爲其出夫子素知此事而云孰爲來故以怪之者蓋畏時遠害假爲徵辭故注解見時無聖帝明
王怪爲誰來矣哉者素案圖錄知劉季當代周但初見時未知薪采獲麟爲之出仍自未明故作此言乃使群書燒然而薪是以泣
之

反袂拭面

舊疏云目亦有作面字者知餘本作目也按杜預左傳序亦作反袂拭面稱吾道窮則宜作面矣校勘記云面唐石經諸本同易林小畜之坤子鉏執麟春秋作元陰將以終尼父悲心

涕沾袍

袍衣前襟也

夫子素案圖錄知庶姓劉季當代周見薪采者獲麟知爲其出何者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燃火之意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故麟爲薪采者所執西狩獲之者從東方王於西也東卯西金象也言獲者兵戈文也言漢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不地者天下異也又先是螟蟲冬踊彗金精埽日置新之象夫子知其將有六國爭彊從橫相滅之象秦項驅除積骨流血之虞然后劉氏乃帝深閔民之離害甚久故豫泣也

注袍衣前襟也○舊疏云袍亦有作衿字者以衣前襟言之袍似得之釋文亦
作沾袍音步刀反又步報反經義雜記云說文衣部袍襺也从衣包聲論語曰衣敝縕袍衿交衽也从衣金聲是當作涕沾衿衿襟
皆俗字作袍非也論衡指瑞云反袂拭面泣涕沾襟是王仲任所見之傳亦作袍說春秋序正義引公羊反袂拭面泣沾袍下又云聖
人傷復畏懼死亡下沾衿之泣據下作沾衿疑沾袍或後人改也離騷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亦可證按傳若直作衿何
注衣前襟成[illegible][illegible]矣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何以袍爲衣前襟者袍本作袌步報反釋文衣前襟也當以步報之音爲是玉篇袌與
袍同又步報反衣前襟也廣韻袌薄報切衣前襟墨子公孟篇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然則袍者袌之借字涕沾袍即涕沾襟
非衣敝縕袍之袍也論衡引此傳西狩獲麟作西狩獲死麟涕沾袍作涕沾襟蓋據嚴氏春秋故與何本異其實襟與袍一物也春
秋序正義引公羊涕沾袍又曰下沾袍之泣者以衿袍同物而衿爲人所易說故言衿以見袍非引公羊本作衿而後人改之也王
氏此說可釋嚴氏之疑矣說文衣部襦衣襃也襃注云上文云襃襃也襃物謂之襃因之衣前襟謂之襃方言釋衣有襃者趙魏之
間謂之袪衣郭云前施襃囊也按前施襃囊即謂右外衿方直無袍者謂之襬衣則今之對襟衣無右外衿者也襃衣無袍禮服必
有襃上文之袥衽襟無襃者唐宋人所謂衩衣也公羊傳涕沾袍當作襃何注云衣前襟也襦碧衣皆謂之襟被謂之襟被同被謂
文領襃達于交領故曰領謂之襟郭謂衣後襟非也襟各福在後之說非是○注夫子至代周○校勘記云鄂本監大字本同毛本
案改按閩本剜改聖作姓監毛本因之惠棟云當作庶聖參同與曰夫子庶聖雖將疏引異義鄭駁云孔子作春秋應以金獸麟者
獲之則知將有庶人受命而得之說苑君道云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
君子知周道亡也文選注引演孔圖云有人卯金刀握天鏡舊疏云蓋見中候云卯金刀帝出復堯之常是其素圖錄從事長之任
而爲天子故謂之庶姓矣○注何者至所執○初學記引演孔圖云蒼之滅也麟不榮也麟木精也宋均注麟木精生水故曰陰木
氣好土土黃木青故麟色青黃不榮謂見執柴者也開元占經引異義公羊說孔子獲麟天命絶周天下叛去隱元年疏引春秋說
云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赤受命蒼失權周滅火起薪采得麟禮運疏引石渠禮論議即尹更始待詔劉更生等議以吉凶不並
瑞災不兼今麟爲周亡天下之異則不得爲瑞以應孔子至又引異義公羊說哀十四年獲麟此受命之瑞周亡失天下之異舊疏
引舊云木生火火生土麟爲土畜亦受氣于祖性合人仁故爲木精也又引春秋說云麟生於火遊於中土軒轅大角之獸麟爲土
畜而言木精者正以公羊說云麟者木精一角赤目爲火候既麟火候是木之子謂之木精亦何傷按公羊家自以麟爲木畜其以
爲土畜者左氏家說不必取象也舊疏又云庶人采薪本供庖廚意欲燃之故曰采薪庶人燃火之意也木雖生火火復燒木即漢
以火德承周之后而能滅之故曰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也云故麟爲薪采者所執者其若不然麟爲異物體形不小薪采賤夫甯
能獲之○注西狩至天下○類聚引演孔圖云有人卯金興於豐擊玉鼓駕六龍又云其人日角龍顏姓卯金刀含仁義後漢書注
引云卯金刀名爲劉赤帝後當次周文選注引漢含孳云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卯在東方陽所立仁且明金在西
方陰所立義成功刀居右字成章刀擊秦枉矢東流水神哭祖龍死御覽引考靈曜云卯金出軫握命孔符注卯金劉字之別軫楚
分野之星符圖劉所握天命孔子制圖書初學記引帝命驗云有人雄起戴玉英履赤矛祈旦失書亡其金虎東南紛紛注精起昌
光出軫已爲之華陽國志公孫述志世祖報曰西狩獲麟讖曰乙木卯金卯乙未歲授劉氏按緯書興於豐在軫北卯此注言從東
方王於西也以兵得天下者舊疏云言劉季起於豐沛之間提三尺之劍而入秦宮是也○注不地至異也○舊疏云所以不言西
狩于某獲麟者正以麟見于魯乃爲周室將亡之異是以不舉小地之名亦得爲王者之義故曰不地者天下異也○注又先至之
象○螟蟲冬踊卽上十二年冬十有二月螟十三年冬十有二月螟是也彗金精埽且置新之象卽上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有星孛
于東方是也彼傳云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舊疏云孛從西方鄉東故曰金精彗者埽除之象鄉晨而見故曰埽
旦也然則螟蟲冬踊者乃是天不能殺地不能理故爲六國爭彊天下大亂之象也金精埽旦乃是秦項驅除劉氏乃帝之義故何

氏云爲按災異之應俱不大遠此哀公之世繆學之變得應之數百年後者此春秋之義也春秋爲漢制法次年絕筆後無所見遠有蝝生之見因鄭假以示義爲嗣○注夫子至乃帝○校勘記出積骨流血之虐云鄂本虐作虐不誤解云虐亦有作害者按鄂照本亦作虐是也六國爭強晉疏云鄭燕齊楚韓魏趙也齊據東晉燕楚強于南北韓魏趙居于晉諸之間各自保險迭相征伐是也從橫燕楚南北而遠故謂之從蘇秦在東而相六國謂之合從張儀在西而相秦以成謂之連橫故彼下文從成則楚王橫成則秦帝蘇公居趙秦兵不敢東伐張儀在秦兵絕于西是也蘇公既死張儀以橫滅從是其相滅也秦項殲者皆疏云始皇据秦籍滅周之資而殄六國項羽因胡亥之虐而龍括天下皆非受命之帝但爲劉氏驅其狐狸除其豺狼而已故曰秦項驅除也積骨流血者舊疏云爾時天下土崩英雄鋒起秦項之君視人如芥殷函之虐積骨成山平原之地血流如海自此以後高祖乃興故曰然後劉氏乃帝也御覽引文耀鉤云庶人爭權赤帝之精桂庶人項羽劉季者也爭權並欲起也越絕書敘外傳記孔子感精知後有彊秦喪其世而漢興也賜權齊晉易林屯之坤探薪得麟大命隕頹豪傑爭名天下四分是其義也○注深閔至泣也○說苑貴德云仁人之德敎也誠惻隱于中悃愊於內不能已於其心故其治天下也如救溺人見天人強陵弱衆暴寡幼孤羸露死傷係虜不忍其然是以孔子歷七十二君冀道之一行而得施其德使民生於全育烝庶安土萬物熙熙各樂其終卒不遇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傷澤不治於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後人越絕書敘外傳記孔子懷聖承衰睹麟垂涕傷民不得其所非聖人孰能痛世若此

顏淵死子曰噫【注】噫咄嗟貌【疏】校勘記唐石經作孔子曰按下西狩獲麟孔子曰注云加姓者重終也然則於此不當有孔字矣○注噫咄嗟貌○論語先進云子曰噫注包曰噫痛傷之聲也皇疏同易繫辭傳噫亦要存亡吉凶崔憬注噫歎聲也詩周頌噫嘻成王傳噫歎也漢書董仲舒傳贊噫天喪余注噫歎聲也後漢書喪閔傳來書不噫嗚流涕注噫嗚歎傷之聲也或作意淮南繆稱則意而不歎是也或作懿詩大雅瞻卬懿厥哲婦是也禮記曾子問云祝聲三注聲噫歎書神也繇祝聲不知作何聲故曰噫解之亦爲其有咄嗟義也禮記檀弓云公肩假曰噫是古人發聲多云噫矣

天喪予【注】予我【疏】舊疏云聖人之道當須輔佐而成是以家語及殷傳云自予得回也門人加親也今而遭命故曰天喪予皇氏願四書考異云史記云顏子年二十九髮盡白早死二十九乃其髮白之年非死之年其死年無所記但云蚤耳旁考之則顏子之死乃在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其次年子路亦死故公羊傳連書之曰有以歸告者曰云云顏淵死云云子路死云云公羊氏去聖較近所傳述定得本眞也通義云子路死事在哀十五年顏淵死年諸書乘互推洒水侯之役先聖年七十而論語有鯉也死有棺無椁之言則淵卒又少在後蓋亦當哀十二十三年閒也比年三見傳痛故子深悼之傳亦遠述之矣釋經日記云論語集注經會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家語顏回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白三十一而死王肅注校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然則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卒時孔子且七十年今此爲顏回先伯魚死而論語顏淵死時孔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椁或爲設事之辭按史記列傳但云顏回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並不著卒之年歲夫五十以上而卒皆可謂之早三十一歲之文不知所本必係王肅僞撰公羊傳哀十四年顏淵死云云史記孔子世家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夫曰天喪予曰天祝予曰吾道窮矣夫曰天喪予曰天祝予曰吾道窮曰吾已矣者皆孔子將歿之年所言故公羊春秋及弟子傳皆述言之則顏子之死必與獲麟子路死夫子卒相先後孔子年七十一獲麟七十二子路死七十三孔子卒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孔子七十顏子已四十也世家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以核孔子年二十生伯魚之說尙不甚遠則伯魚卒時孔子年六十九據論語顏淵死在伯魚之後則孔子年七十顏子正四十七魯哀季康之問皆在哀十一年孔子反魯之後時顏子新卒故聖人述之有餘痛焉若王肅說孔子年六十一顏子死此正孔子自陳反蔡之年猶未反魯哀公康子何從問詢且此時去困阨陳蔡首尾三載如六十一顏子巳死孔子思從離諸實何以首及顏淵可知王肅削章先賢年齒以求勝其私說也○注予我○爾雅釋詁云予我也

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注】祝斷也天生顏淵子路爲夫子輔佐皆死者天將亡夫子之證【疏】注祝斷也○上十三年穀梁傳祝髮文身注祝斷也廣雅釋詁云祝斷也書泰誓祝降時喪傳亦云祝斷也董仲舒傳贊云若由不得其死然天其祝予矣舊疏云然天祝惡己之道絕亦是斷絕之義矣○注天生至之証○董仲舒傳贊至向子歆以爲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唯此一人足以當之師古曰噫歎聲言失其輔佐也舊疏云自予得由也惡言不至於耳是其爲輔佐之義也若欲以理言之則四科十人游夏之徒皆爲夫子之輔佐故孝經說云春秋屬商孝經屬參是也今特言二人皆以其先卒故也夏輔之內二人先死亦非祐助之義故曰將亡夫子之証校勘記云閩本鄭改証作證監毛本承之

西狩獲麟【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經義雜記曰論衡指瑞云春秋曰西狩獲死麟今三傳本無死字而公羊云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注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歿之徵則此傳本作西狩獲死麟與上顏淵死子路死一例吾道窮矣與上天喪予天祝予一例麟俗儒字

孔子曰吾道窮矣【注】加姓者重終也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歿之徵故云爾【疏】舊疏云麟之來也應於三義一爲周亡之徵鄭上傳云何以書記異也是也二爲漢興之瑞鄭上傳云孰爲來哉孰爲來哉雖在指斥意在於漢也三則見孔子將歿之徵故孔子曰吾道窮矣是也史記孔子世家云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歎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爲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又儒林列傳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注加姓者重終也○舊疏云正以上文再發子曰皆不加姓故也○注麟者至云爾○史記注引服虔云麟非時所常見故怪之以爲不祥也仲尼名之曰麟然然魯人乃取之也明麟爲仲尼至也繁露隨本消息云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西狩獲麟曰吾道窮三年身隨而卒階此而觀天命成敗聖人知之有所不能救命矣夫後漢書何敞傳西狩獲麟孔子有兩楹之殯是皆以爲夫子將歿之徵也舊疏云麟者聖人之類者以皆有聖帝明王乃見故謂之類也時得麟而死者即孔叢子云麟出而死吾道窮矣是也

春秋何以始乎隱【注】据得

麟乃作〔注〕據得麟乃作○舊疏引演孔圖云獲麟而作春秋九月書成是也又閣七年疏引演孔圖云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又引說題辭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舊疏引撰命篇云孔子年七十歲知圖書作春秋者何氏以爲年七十歲者大判言之不妨爾時七十二矣左疏引服虔說以爲夫子以哀十一年自衛反魯而作春秋約以周禮故有麟應而至與此不合賈逵潁容等皆同服說以爲修母致子之應蓋左氏家說也而說苑至公篇夫子道不行退而修春秋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故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亦與左氏說合通義云春秋之作存王道於將絕垂治法於不朽孟子以爲亂後之一治故左氏先師賈服之徒皆言制作三年文成致麟而胡康侯謂簫韶九成鳳儀于庭魯史成經麟出於野天人相與之際纖有然者至其出而見獲則聖人道不行終老兩楹之象也但夫子識不敢當麟爲己出故但傷麟見非時感而致泣方在制作就絕筆于所感爾按孔子世家亦云哀公十四年狩大野獲獸仲尼視之曰麟也曰吾道窮矣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則亦以得麟而作

祖之所逮聞也〔注〕訖記高祖以來事可及問聞知者猶曰我但記先人所聞辟制作之害〔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隸釋載漢石經逮作選九經古義云說文選迨也玉篇迨選行相近又自部選目相及方言云迨選及也東齊曰迨關之東西曰選或曰及州輔碑云選事和熹后孝安皇帝劉寬碑云未選誅紂陳球後碑云選完徂齊俱以選爲逮也釋言云逮選也選逮古音同也說文又云逮及也及逮也又云隸及也則亦通遝釋言云逮及也謂祖之所及聞也按爾雅釋言又云逮遝也方言又云遝逮也北燕曰噬逮通語也詩唐風有杕之杜噬肯適我韓詩作逝亦云及也通義云隱公以來之事祖雖不及見猶及聞而知之過是以往文獻不足恐失其實故斷自隱始舊疏云何氏以爲公取十二則天之數故隱元年益師卒之下注云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數備足是也今此傳云祖之所逮聞者謂兼有天數之義亦託問聞而知亦取制服三等之義故隱元年注云所以三世者禮爲父母期爲曾祖爲祖父母期爲曾祖高祖父母齊衰三月是也○注託記至之害○史記儒林傳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詞徼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爲舊疏云假託云道我記高祖以來事者謂因己聞父得聞昭定哀之事因父聞祖得聞文宣成襄之事因祖聞高祖得聞隱桓莊閔僖之事故曰託記高祖以來事可及聞聞知者以此言之則無制作之義故曰我但記先人所聞辟制作之害也

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注〕所以復發傳者益師以臣見恩此以君見恩嫌義異於所見之世臣子恩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詞也所聞之世恩王父少殺故立煬宮不日武宮日是也所傳聞之世恩高祖曾祖又殺故子赤卒不日子般卒日是也〔疏〕注所以至義異○舊疏云隱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傳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然則彼已有傳今復發之者正以益師之卒所以不日者以其恩遠孔子所不見欲遺當時之君無恩於其臣是以大夫之卒不問有罪與不例皆不日以見之是以須發三代異辭之言此西狩獲麟當所見之世已與父時之事欲道當時之臣有恩於其君故爲微辭不忍正言其恩是以復須發傳道其三代異辭之意然則言益師以臣見恩者言益師之經以臣之故見君恩之薄厚也此以君見恩者此獲麟之經以君之故見臣恩之厚薄其義實異故重發桓二年成宋亂之下傳云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注所以復發傳者益師以臣見恩此以君見恩嫌義異也則桓公時已發見君恩之傳今復發之者正以桓公時欲見其臣無恩於其君是以不爲之諱大惡今時有恩於其君故爲之諱而作微辭也彼注云嫌義異此復注云嫌義異是其一隅何氏不決之者省文也○注於所至辭也○繁露楚莊王云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所見六十一年於所見微其辭是也定元年傳云定哀多微辭注云定公有王無正月不務公室喪失國寶哀公有黃池之會獲麟故總言多是也○注所聞至是也○繁露又云襄成宣文君子之所聞也所聞八十一年於所聞痛其稱按彼謂子般卒日子赤卒不日故也此立煬宮不日即定元年秋九月立煬宮是也武宮日即成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是也公羊之義失禮鬼神例日故所聞世不爲諱恩殺也○注所傳至是也○繁露又云傳聞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傳聞殺其恩按子赤卒不日即文十八年冬十月子赤卒是也子般卒日即莊三十二年冬十月乙未子般卒是也文十八年注云所聞世臣之恩痛王父深厚故不忍言其日與子般異是也通義云所聞者己之所逮聞也至於祖之所逮聞而父受之祖己受之父則所傳聞也世疏者其恩殺著桓之經王莊之不復仇納鼎歸寶文娶淫洪皆得實言之以立其義移於所見之世則義有所尊恩有所諱是以定公受國於季氏不敢明其篡昭公取同姓不忍斥其惡是以春秋正名分誅亂賊之大用必託始于所傳聞世而後可施也近者微辭遠者目言世以義始之以仁終之別其世而不亂斯異其詞而不悖

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注〕據哀公未終也〔疏〕漢書儒林傳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繼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獲麟而止文選班固答賓戲云孔終篇於西狩○注據哀至終也○舊疏云正以未見公薨之文故也且以左氏有之即哀二十七年公孫於越而因卒則知今未終

曰備矣〔注〕人道浹王道備必止於麟者欲見撥亂功成於麟猶堯舜之隆鳳凰來儀故麟於周爲異春秋記以爲瑞明太平以瑞應爲效也絕筆於春不書下三時者起木絕火王制作道備當授漢也又春者歲之始能常法其始則無不終竟〔疏〕禮記禮運云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注天地以至於五行其制作所取象也禮義人情其政治也四靈者其徵報也此則春秋始於元終於麟包之矣正義謂春秋元年以後獲麟以前包籠此天地陰陽四時星辰日月之等按春秋五始元者氣之始則天地也春者四時之始則四時也王者政教之始則禮義也公即位者一國之始亦禮義也熊氏云春秋書郊是天書地震是地書無冰是陽書雨雹是陰書春夏秋冬是四時又四時陰陽也書日是日書恆星是星書月是月書沙鹿崩梁山崩是鬼神又取郜大鼎是金兩木冰是木大水是水成周

實謂火是火城諸及防是上金木水火土即五行也得禮則喪失禮則旺是禮義也桓書即位先君被弒而行即位安忍其喪其情惡莊不書即位文變出不忍行即位之禮其情善此是人情也西狩後麟是西靈爲書也是亦即備義也蓋備即王道備故文還注引元命包云孔子曰丘始于元終于麟王道成也○注人道浹王道備○繁露王道云孔子明得失差貴賤反王道之本譏天王以致太平刺惡譏微不遺大小善無細而不舉惡無細而不去進善誅惡絕諸本而已矣通義云上治隱桓而貶絕之法立下錄定哀而尊親之義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采毫毛之善貶纖芥之惡凡所以示後王經制者廟不異焉天之大數不過十二因而十之周而再之天道浹于上人事備于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二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治春秋上紀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王道備人事浹說苑至公篇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芥之惡人事浹王道備書疏云浹亦有作而字者正以三代異辭因父以親祖以親曾祖以曾祖親高祖骨肉相親極于此故云人道浹也王道備者正以撥亂于隱公功成于獲麟懷懷治之至于太平故曰王道備也○注必止至效也○舊疏云必止於麟者正以備麟之后得端門之命乃作春秋但孔子欲道從隱撥亂功成于麟是以終于獲麟以示義似若堯舜之隆制禮作樂之后簫韶九成鳳皇乃來止巢而乘匹之類也故麟於周爲異者即上傳云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是也春秋記以爲瑞者記亦有作許者今解從記也明太平以瑞應爲效者言者不致瑞即太平無驗故春秋記麟爲太平之效也禮記疏引五經異義公羊說哀十四年獲麟此受命之瑞周亡失天下之異左傳疏引賈逵服虔穎容等皆以爲孔子自衛反魯考正禮樂修春秋約以周禮三年文成致麟麟感而至取龍爲水物故以爲修母致子之應非何氏義詩疏引異義左氏說麟是中央軒轅大角之獸孔子作春秋者禮修以致其子故麟來爲孔子瑞陳欽說麟是西方毛蟲孔子作春秋有立言西方兌兌爲口故麟來許慎謹案云議郎尹更始待詔劉更生等議以爲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今麟爲周亡天下之異則不得爲瑞以應孔子至元之閒也洪範五事二曰言言曰從從作乂乂治也言於五行屬金孔子時周道衰亡己有聖德無所施用作春秋以見志其言可從以爲天子法故應以金獸性仁之瑞賤者獲之則知將有庶人受命而得之受命之徵已見則於周將亡事勢然也興者爲瑞亡者爲災其道則然何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之有乎如此修母致子不若立言之說密也如鄭此說從陳欽之說以孔子有立言之教故致其方毛蟲也禮記疏引熊安生申鄭義云若人臣官修則修母致子之應左氏之說是也若人君修其方則當方來應孔子修春秋爲素王法以立言故西方毛蟲來應未知然否且具鱗爲或以修母致子康成所不用也故勸記出鳳凰云鄂本鳳作皇何校本疏同又出效字云鄂本效作効按疏中引注同○注絕筆至漢也○舊疏云四時具然後爲年此乃春秋之常今不書下三時者欲起木應之君將亡欲則起爲王是以此處不得記之且獲麟既記制作之道已備書欲以之撥于漢帝使爲治國之法是以不得錄下三時矣○注又春至錄竟○舊疏云所以然者始正則以傳十六年傳云朔有事則書時有事不書也義亦通此

君子曷爲爲春秋【注】據以定作五經【疏】姚氏範援鶉堂筆記云爲春秋如女爲周南召南之類皆疏云君子謂孔子曷爲今日始爲春秋乎撥其大曉於詩與之發○注據以定作五經○舊疏云何氏以爲孔子頌緣五經皆在獲麟之前故言此何氏知然者正以論語云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按孔子自衛反魯在哀十一年冬則知料理舊經不待天命者皆在獲麟之前明矣而論語直言樂正雅頌文不備矣言料理五經在獲麟之前何故作春秋獨在獲麟之後乎故據五經以撥之

撥亂世【注】撥猶治也【疏】注撥猶治也○廣雅釋詁撥治也詩商頌長發云元王桓撥傳撥治也楚辭懷沙孰察其撥正注撥治也後漢明帝紀馮緄傳陳元傳注並云撥理也避治諱也說文手部亦云撥治也詩大雅雲漢序云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孟子章指言桓文之事譎正相紛撥亂反正聖意弗珍

反諸正莫近諸春秋【注】得麟之后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爲赤烏化爲白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却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后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疏】史記太史公自序云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春秋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孟子盡心無義戰章章指言春秋撥亂時多爭戰事實違禮以文反正征伐誅討不自王命故曰無義戰也通義云子曰說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蓋理不窮其變則不深事不當其勢則不切高論堯舜之道而無成數之效則不著不明故近取諸春秋因亂世之事季俗之情斯救以正道庶實者易勉不昔者易曉亦致治太平之所由基也史記自序又曰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吾欲載之空言不如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孔子世家云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謂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文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舊疏云孔子未得天命之時未有制作之意故但領緣魯經以濟嘗時而已既獲麟之後見端門之書知天命己制作以俟後王于是還理典籍欲爲撥亂之道以爲春秋者賞善罰惡之書著欲治世反歸于正道莫近子春秋之義是以得天命之後乃作春秋矣即上云治世之要務義亦通於此校勘記云禮緯云詩序及頌雅序疏引何注有莫近經其通之也七字疑今本脫○注得麟至之狀○舊疏以爲演孔

圖文難案白帖引演孔圖孔不絕下有此春端門血書十三年冬有聖字東方十五字孔讖全書引演孔圖云孔子曰某作春秋天
授演孔圖中有大玉刻一版曰璿璣一低一昂是七期驗敗毀滅之徵也趙氏在輸云端門今在孔廟東南十一里鄭聚引觀題辭
云孔子謂子夏曰得麟之月天當有血書魯端門子夏至期往遠一卽言門有血書往寫之血飛爲赤烏化爲帛烏消書出署曰演
孔圖與此所引大同舊疏云秦始皇名正秦本紀云秦皇爲無道周人以舊典非之乃用李斯之謀欲以愚黔首於是燔詩書云然
則始皇燔詩書而言胡破術者謂始皇燔之不盡胡亥亦燔之按御覽引演孔圖云驅除名正翻倒吾衣裳坐吾曲牀濫長九州滅
六王至於沙丘亡是其事也舊疏又云疾作王者之法孔氏聖人將欲沒矣周王姬氏將亡是以十三年冬書墨出於東方矣秦始
惡方欲起爲天子其子胡亥破先王之術當爾之時書契紀綱盡皆散亂唯有孔氏春秋口相傳者獨存而不絕孔子閟之使子夏
往視其血書其血乃飛爲赤烏其書乃化爲白書署之曰演孔圖中義理乃有訓作之象制法之形狀矣校勘紀出赤烏云圖大字
本閩監毛本同誤也鄭本鳥作爲書據正○注孔子至授之○御覽引演孔圖云孔胸文曰制作定世符運羣符瑞云有非力之所
能致而自致者西狩獲麟受命之符是也然後託乎春秋正不正之間而明改制之義一統乎天子而加憂於天下之憂也御覽引
考靈耀云丣金出麟握命孔符鄭注丣金劉字之別靜趙分野之聖待圖書所握天命孔子制圖書文還注引春秋緯云麟出周亡
故立春秋制素王授當興也隨元年疏引春秋說云伏羲作八卦丘合而演其文贊而出其神作春秋以改亂制又云某覽史紀援
引古圖推集天變爲漢帝制法陳敘圖錄又云某水精制法爲赤制功後漢書郅惲傳漢曆久長孔爲赤制注言孔某作緯書著曆
運之期爲漢家立制漢火德術赤故云爲赤制卽春秋感精符云聖孔生爲赤制是也又蘇竟傳夫孔丘秘經爲漢赤制越絕書云
見孔子制書作春秋定王制實者璧數又云道德麟周盡體也故作春秋以讖周也此時天地一淸日月一明綿子欣然相與太平
舊疏云孔子仰推天命謂仰尊天命卽端門之命是也俯察時變卻蟲蟲冬踊躍星歸旦之象也卻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
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者謂知其承大亂之後天下未醇故作始亂之法以授之矣若欲託之春秋卽所傳聞之世是也故
桓三年傳近正也注善其近正似於古而不相背故書以撥亂是也則未知其爲是與【注】舊疏云爲音子僞反
公羊子謙不敢斥言孔子作春秋故依違云則未知其爲此春秋可以撥亂世而作之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
之道與【注】作傳者謙不敢斥夫子所爲作意也堯舜當古曆象日
月星辰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春秋亦以王次春上法天文四時具
然后爲年以敬授民時崇德致麟乃得稱太平道同者相稱德合
者相友故曰樂道堯舜之道【疏】舊疏云其諸辭也卽桓六年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與注其諸辭也
是君子謂孔子不知爲是孔子愛樂堯舜之道是以述而道之與繁露俞序云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豈徒除禍哉乃堯舜之
德也孟子滕文公云知我者其惟春秋乎史記注引劉熙孟子注云知者行堯舜之道者也是也○注作傳至意也○姚氏範援鶉
堂筆記云蓋聖人制春秋以俟後聖則君子樂後之知己亦猶孔子之志也傳者自云所以爲傳者不敢必其爲得聖人經意而要

爲樂堯道舜之徒也○注堯舜至來儀○校勘記云何校本鳳作皇疏同漢書李尋傳書曰曆象日月星辰此言仰觀天文俯察地
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按山川變動參人民繇俗以制法度考稽福畢錯悖悖逆咎殃將至徵兆爲之先見史記五帝本紀曆
象作數法大戴禮五帝德云帝嚳曆日月而迎送之蓋謂曆象使日月星辰也史記曆書云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閎運算
轉曆則落下閎之徒卽所謂曆如周馮相氏所掌今之推步是也唐都之徒卽所謂象如周禮保章氏之法今之占驗是也百獸率
舞鳳皇來儀見堯典皋陶謨史記注引鄭注云百獸服不氏所養者也率舞音和也謂聲音之道與政通爲是也夏本紀云於是夔
行樂祖考至羣后相讓鳥獸翔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百獸率舞百官倍諧與衆德致鳳之樂合宋書禮志高堂隆引尚書傳定
鐘石綸人擊乃及鳥獸咸變于前故定四時改堯正○注春秋至民時○史記三代世表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月日蓋
其群敬隱六年秋七月杜云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敬授民時堯典文舊疏云欲似堯舜當古曆象日月星辰以敬授人
時也○注崇德至太平○舊疏云欲似堯舜百獸率舞鳳皇來儀也禮運注云呂氏說月會而謂之春秋事類相近也孔疏言此一
經初以天地爲本終以四時爲春是當春秋始於元年終於獲麟也呂氏說十二月之令爲呂氏春秋事之倫類與孔子所修春秋
相近月令亦載天地陰陽四時日月星辰五行禮義之屬也○注道同至之道○舊疏云謂孔子之道同於堯舜故作春秋以稱述
堯舜是也友者同志之名言孔子之德合於堯舜是以愛而慕之乃作春秋與其志相似也禮記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上律天時下襲水土鄭注此以春秋之道述孔子之德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經固足以明之孔子祖述堯舜之道而制
春秋而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春秋傳曰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之正莫近諸春秋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
堯舜之知君子也又曰是子也盜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又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皆取其相稱
相友也彼正義引合誠圖云黃帝立五始以制天道此春秋元年鄭當堯典欽若昊天也春秋四時鄭當堯典日中星鳥日永星火
宵中星虛日短星昴也春秋獲麟當益稷百獸率舞鳳皇來儀是也鄭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
也【注】末不亦樂后有聖漢受命而王德如堯舜之知孔子爲制作
【疏】中庸疏云末謂終末謂孔子末聖漢之初世不變樂堯舜之君子也經傳釋詞云末蓋疑辭末不亦亦也也猶邪字言不知
亦樂乎後世堯舜之知君子邪下文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正申明此句之義禮記中庸云苟不固聰
明聖知達天德者其誰能知之鄭注引春秋傳曰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明凡人不知也○注末不至制作○孔子之道旣與
堯舜雅合故得與堯舜相對爲首末然則孔子之言亦也堯舜之時預知有己而制道術預知有己而爲君子慕之己亦預制春秋
授劉帝是孔子亦慕堯舜之知君子而效之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注】待聖漢之王以
爲法【疏】舊疏云制作春秋之義謂制春秋之中賞善罰惡之義也禮記疏引鉤命決云某爲制作之王黑綠不代蒼黃書疏
引王愆期注公羊以爲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耳非周昌也文王世子稱武王劉文王云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呼文王爲王
是後人追爲之詞亦本緯書爲說其意以春秋制以文王爲卽孔子所謂制作之王也繁露俞序云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

王公之位萬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賢才以待後聖又左氏疏引六藝論云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爲後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漢書王莽傳孔子作春秋以爲後王法至於哀之十四年而一代畢後漢書班固傳典引云故先命元聖使綴學立制禮記中庸注云此孔子兼包堯舜文武之盛德而著之春秋以俟後世者孔子世家云孔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

以君子之爲

亦有樂乎此也【注】樂其貫於百王而不滅名與日月並行而不息

【疏】舊疏云君子謂孔子所以作春秋者亦樂此春秋之道可以永法故也論語學而篇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禮中庸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又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傳曰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蓋夫子述詩書禮樂文辭有與人共者不獨有也至於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故曰莫我知也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也此解最得通義云言君子豈不樂當世有聖帝如堯舜者知君子而用之也既不可得退修春秋以俟後世王者復起推於春秋之義以治天下則亦君子之所樂也左氏馳騁於文辭穀梁圈囿於詞例此聖人制作之精意二家未有言爲知春秋者其惟公羊子乎

公羊義疏七十五

公羊義疏七十六

南菁書院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序

句容陳立卓人著

漢司空掾任城樊何休序【疏】阮氏元校勘記云唐石經同釋文標作春秋公羊序五字何校本閩本監本毛本此題及下序並傳皆低一格惟春秋經文始頂格通書並然蓋後人以意爲之非也此本從唐石經題序經傳皆頂格阮氏重刊本卷首有中書門下牒校勘記云此本及閩本監本卷首皆戴此牒文係景德二年也毛本始刪去此牒文下兩數字中書字俱跳行頂格閩監本改牒文皆低一格牒字跳行亦低一格兩數字始頂格阮氏本又有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序校勘記云何煌校宋監本公羊下有傳字是也此脫閩監毛本改此爲春秋公羊傳注疏七字闕本於此下署何休學原闕四字疏另行署明御史李元陽提學僉事江以達校刊監本改署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會翰節等奉敕重校刊毛本但存漢何休學四字其實亦不當有也漢者舊疏云巴漢之閒地名也秦二世元年諸侯叛秦沛人共立劉季以爲沛公二年八月沛公入秦秦相趙高殺二世立子嬰冬十月爲漢元年其年二月項羽更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之閒四十一縣都南鄭五年十二月斬羽六年二月即皇帝位遂取漢爲天下號司空者舊疏云漢三公官名漢先生曰公羊問答云問徐疏漢三公官何也曰官漢以別於周也周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爲六卿漢則不然史記公孫宏以春秋白衣爲三公漢初因秦置丞相而宏爲之則丞相爲三公矣讀漢書百官志太尉公一人掌四方兵事功課歲蓋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世祖卽位爲大司馬謝靈運晉書云秦有太尉掌兵漢仍脩之或置或省是故司馬之官主九伐之職是漢初無司馬而有太尉天文錄曰三公星在北斗柄南主宣傳化和陰陽若今之太尉司空之象應劭漢官儀曰冲帝冊書曰三公國之楨幹朝廷取正以成斷今大司農李固公族之苗忠正不撓有史魚之風其以固爲太尉是以太尉爲三公矣漢書曰成帝綏和元年始更名御史大夫曰大司空又曰彭宣爲大司空宣上書曰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臣老病願上印綬是以司空爲三公矣漢官儀曰王莽時輔以漢無司徒官故定三公之號曰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世祖卽位因而不改此後漢三公之制而又不同於前代者也故唐六典云漢承秦制不置三公漢末以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爲三公師傅之官位在三公上後漢因之師傅尊號曰上公置府僚是也掾者舊疏云卽其下屬官也若今之三府掾是也校勘記云掾字从手釋文唐石經何校本並同閩監毛本改从木旁非公羊問答云掾屬有別否曰漢書蕭何爲沛主吏掾音義正曰掾副曰屬崔寔政論曰上三公天子之股肱掾屬則三公之喉舌天子當恭己南面於三公三公亦委策以答天子干寶司徒儀曰掾屬之職教明教義肅清風非禮不言非法不行以刺舉吏以貴朝望各掌其所治之曹漢舊注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屬比二百石故曰公府掾者古元士三命者也通與後漢司空屬官長史一人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屬三十二人掾史皆辟皆上言之故有秩皆比命士其所不言則爲百石屬其後皆自辟除故通爲百石又云何謂三府曰漢有三府四府五府三府則三公之府也漢官典職曰司徒本丞相官哀帝改爲大司徒衆嗣五鼎府與蒼龍闕對厭於尊者不敢號府也漢官儀曰河閒相張衡說明帝以爲司徒司空府已恰更治太尉府府公南陽趙熹安帝元初六年詔三輔選掾屬高第承富傳建武三府更辟注太尉司徒司空李賢傳注三公是也按續漢志云司空公一人本注曰掌水土事凡營城起邑浚溝洫修墳防之事則議其利建其功凡四方水土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世祖卽位爲大司空建武二十七年去大注引應劭漢官儀曰綏和四年賜御史大夫官法周制初置司空議者又以縣道官獄司空故覆加大爲大司空亦所以別大小之文者漢前止丞相御史大夫哀帝元壽二年更丞相爲大司徒成帝綏和二年更御史大夫爲大司空哀帝建平二年復舊名元壽二年又爲大司空官名雖有更替終漢之世不廢太尉不常置武帝建元二年省元狩四年置大司馬冠將軍之號宣帝地節三年置大司馬不冠將軍亦無印綬官屬亦不常置成帝綏和元年初賜大司馬印綬置官屬比丞相哀帝建平二年復去印綬官屬將軍如故元壽二年復賜大司馬印綬置官屬去將軍位在司徒上後漢因之終漢世三公常設不改也志又云屬長史一人千石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屬四十二人說文手部掾緣也緣者衣領袂口之飾引申爲凡物緣邊之稱此掾爲三公翼輔故亦得有緣義又考後漢書本傳太傅陳蕃辟之黨禁解後又辟司徒拜議郎再遷諫議大夫卒未知爲司空掾何時也任城樊者續漢書郡國志兗州刺史部任城國有桃聚亢父樊後漢書本傳注樊縣故城在今兗州瑕丘縣西南是也按樊於前漢屬東平國今爲兗州府滋陽縣地何休者後漢書儒林傳本傳云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父豹少府休爲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以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病而去不仕州郡進退必以禮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迺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闚門十有七年又注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休善曆算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黨禁解又辟司徒舉公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倖臣不說之迺拜議郎屢陳忠言再遷諫議大夫年五十四光和五年卒拾遺記云何休木訥多智三墳五典陰陽算術河洛讖緯及遠年古諺歷代圖爲莫不成誦門徒有問者則爲注記而口不能說作左氏膏肓公羊墨守穀梁廢疾謂之三闕言理幽微非知機藏往不可通焉京師謂之學海序者釋名釋言語云敍抒也抒擄其實宣見之也爾雅釋詁云敍緒也說文攴部敍次第也書不空作皆有所由緒錄其作書之由使其意指抒發故謂之敍也敍正字序假借也孔子爲易序卦傳又作書序子夏作詩序作序之始也舊疏二十八卷相傳爲徐彥作文獻通考作三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云或彥本以經文併爲二卷別冠於前後人又散入傳中故少此二卷亦未可知也彥疏唐志不載崇文總目始著錄稱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徐彥董逌廣川藏書志亦稱世傳徐彥不知時代意其在貞元長慶之後校勘記序云徐彥疏唐志不載崇文總目始著錄亦無撰人名氏宋董逌云世傳徐彥所作其時代里居不可得而詳矣光祿寺卿王鳴盛云卽北史之徐遵明也不爲無見也蓋其文章似六朝人不似唐人所爲者郡齋讀書志書錄解題並作三十卷世所傳本乃止二十八卷其參差之由亦無可考也按舊疏名氏並無定據故今所引但稱舊疏也

昔者孔子有云【疏】舊疏云孝經云昔者明王鄭注昔古也禮記檀弓云予疇昔之夜注昔猶前也何氏言前古孔子有此言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

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禮樂自此可述以備王道成六藝晚而好易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大野獲麟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既獲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亂臣賊子懼焉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罪丘者亦以春秋卒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葬魯城北泗上

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疏　禮記中庸注引鉤命決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彼疏引鉤命決又云聖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顯天心丘爲木鐸制萬世法舊疏引鉤命決云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也藝文類聚引鉤命決又云以春秋屬商以孝經屬參石臺孝經敘引孝經緯云孔子曰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白虎通五經云已作春秋復作孝經欲專制正蜀志秦宓傳宓曰孔子發憤作春秋大乎居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杜漸防萌預有所抑是春秋孝經相輔而行也故禮記中庸云唯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鄭注大經春秋也大本孝經也論語學而篇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本立道生謂始元終麟仁道備矣堯舜之行則本乎孝弟夫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經相爲表裏也孔子世家云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因史記作春秋繁露俞序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爲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史記自序及趙岐孟子序亦云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舊疏云所以春秋言志在孝經言行在春秋者賞善罰惡之書見善能賞見惡能罰乃是王侯之事非孔子所能行故但言志在而已孝經者尊祖愛親勸子事父勸臣事君理關貴賤臣子所宜行故曰行在孝經也

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

疏　舊疏云二學者春秋孝經也極者盡也致之言至也言聖人作此二經之時盡己至誠而作之故曰聖人之極致也禮學記云春秋經文備三聖之度北堂書鈔引援神契曰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既成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星磬折而立使弟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齋戒簪縹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

治世之要務也。

疏　舊疏引春秋說云作春秋以改亂制孟子滕文公云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太平御覽引說題辭云孝經者所以明君父之尊人道人叢天地開闢皆在孝也是爲治世要務也舊疏云凡諸經藝等皆治世所須但此經或是變惡勸善或是尊祖愛親有國家者最所急行故云治世之精要急務矣祭統云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者謂三王以來也若大道之時禮於忠信爲薄正以孔子修春秋祖述堯舜故言此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疏云考諸舊本皆作也若作世字俗誤已行按也作世則爲下讀曰世傳春秋者非一俗本是

傳春秋者非一。

疏　舊疏云孔子至聖卻觀無窮知秦無道將必燔書故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度秦至漢乃著竹帛故說題詞云傳我書者公羊高也按廣韻一東公複姓子夏門人齊人公羊高作春秋傳初學記引演孔圖云公羊全孔經宋均注公羊公羊高也經指謂春秋是也舊疏引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母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讖又引六藝論云治公羊者胡毋生董仲舒仲舒弟子嬴公嬴公弟子眭孟眭孟弟子莊彭祖顏安樂安樂弟子陰豐劉向王彥故曰傳春秋者非一按後漢書鍾離意傳注引意別傳云意於孔子教授堂下得秦書云後世修吾書董仲舒史記儒林傳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公孫宏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宏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故漢興至於五世之閒唯董仲舒名爲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又平津侯列傳丞相公孫宏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宏年六十徵以賢良爲博士儒林列傳又云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爲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宏亦頗受焉漢書儒林傳云董生自有傳弟子遂之者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唯嬴公守學不失師法授東海孟卿魯眭孟嚴彭祖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爲明質問疑義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義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顓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嚴顏之學彭祖授琅邪王中中授同郡公孫文東門雲顏安樂魯國薛人授淮陽泠豐次君淄川任公由是顏家有泠任之學始貢禹事嬴公成於眭孟疏廣事孟卿廣授琅邪筦路禹授潁川堂谿惠惠授泰山冥都都與路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筦冥之學路授孫寶豐授馬宮琅邪左咸咸徒衆尤盛後漢書儒林傳引前書以寶公孟卿眭孟以下皆爲胡毋子都弟子據六藝論則皆董仲舒弟子范氏誤以前書弟子遂之者緣於胡毋子都下誤仍爲胡毋弟子甚贊設文自承董生爲江都王相自有傳連綴之賦怪胡毋子都弟子不見諸史何氏之學出於李育育多據胡毋生條例故與董生等說往往不同齊氏召南注疏考證云陰豐當作泠豐前書儒林傳顏安樂授淮陽泠豐及淄川任公由是顏家有泠任之學是也又按劉向始學公羊後受穀梁又按前書有王亥而無王彥鄒與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同以穀梁議石渠者後漢賈逵傳兼通穀梁五家之說注云五家之說注云五家尹更始等又作王彥未知孰是惠氏棟九經古義云劉子政從顏公孫受公羊春秋本傳下載然封事多用公羊說又按漢書藝文志有公羊外傳五十篇公羊章句三十八篇公羊雜記八十三篇公羊顏氏記十一篇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蓋皆當時傳公羊者各述所受故何氏云非一也舊疏又引舊云傳春秋者非一者謂本出孔子而傳五家故曰非一據漢書藝文志有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鄒氏傳夾氏傳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無師故云非一然此下何氏傳論公羊家學未必盡涉餘四家也

本据亂而作，

疏　史記太史公自序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微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又曰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越絕書德序外傳記夫子作經撰史記傷隱不泄兼道事後賈承傳說厥意以爲周道不微春秋不作舊疏云孔子本獲麟之後得端門之命乃作春秋公取十二則天之數是以不得取成王周公之史而取隱公以下故曰據亂而作謂據亂世之史而爲春秋也按據亂蓋兼兩義

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

疏　舊疏云由亂世之史故有非常異義可怪之事也非常異義者即莊四年齊襄復九世之讎而滅紀僖二年實與齊桓專封是也此即是非常之異義言異於文武時何者若其常義則諸侯不得擅滅諸侯不得專封故曰非常異義也其可怪之論者即昭三十一年邾婁叔術妻嫂而春秋善之是也包氏慎言條釋云春秋既纖芥

之惡祭仲出君而許以行權齊襄禽獸之行無善可紀而以復遠祖之仇見襄宋襄實歸尋國而稱爲文王叔術蔑倫通嫂而以讓國禰其子孫於列國周王守府而新之等於宋稱爲二王後衛輒拒父而以尊王父是數者皆所謂異義可怪之端也爲秉左氏者所口舌

說者疑惑 疏 繁露俞序云史記十二公之閒皆衰世之事故門人惑舊疏云此說者謂胡毋子都董仲舒之後莊彭祖顏安樂之徒見經傳與奪異於常理故致疑惑

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 疏 舊疏云此倍讀如反背之背非倍畔之倍也言由疑惑之故雖解經之理而反背於經卽成二年逢丑父書左以免其主春秋不非而說者非之是背經也任意者春秋有三世異辭之言顏安樂以爲從襄二十一年之後孔子生訖卽爲所見之世是任意任意者凡言見者目覩其事心識其理乃可爲見故演孔圖云文宣成襄所聞之世也而顏氏分襄一公而使兩屬是其任意也反傳違戾者宣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按隱三年傳云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者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謂二日乃食失正朔於前是以但書其日而已失之後者朔在後也謂晦日食失正朔於後是以又不書日但書其月而已卽莊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是也以此言之則日食之道不遠晦朔與二日卽盡十七年言日不言朔者是二日明矣而顏氏以爲十四日日食是反傳違戾也

其勢雖問不得不廣 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疏云一說其勢雖問長人間難故曰雖問維誤爲勢耳按維書作惟言其形勢惟問難者多是以不得不廣爲說也故下云講誦師言至於百萬云云按舊疏云言說者疑惑義雖不足但其形勢已然故曰其勢疑復致問不得不廣引外文望成其說故曰不得不廣也一說謂顏莊之徒以說義疑惑未能定其是非致使倍經任意反傳違戾是以何氏觀其形勢故曰其勢雖適異人問難故曰維問送恐己說窮短不得不廣引外文望成己說故曰不得不廣也按作雖字亦通言雖皆經任意反傳違戾然旣窮相問詰不得不廣引以證成己說也援雖望筆記云難疑難字之講而誤强解爲維字之誤謬矣亦不必改讀難字古人文義不必如後世之平順也

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 疏 舊疏云此師謂胡董之前公羊氏之屬也言由莊顏之徒講義不是致他閒難遂屬繆說至於百萬言其言雖多猶有合解而不解者按此蓋何氏自謂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未解者也繁露俞序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爲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故子貢閔子公肩子言其切而爲國家貴也故衛子夏言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故曾子子石盛美齊桓安諸侯尊天子又故子夏言春秋重人故子池言魯莊築臺丹楹刻桷晉厲之刑刻意者皆不得以奪誅是七十子言人人殊故漢書藝文志云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爲

時加釀嘲辭 疏 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缺按浮文作釀嘲釀相責讓也嘲嘲笑也言時加實讓嘲笑之辭作讓誤當據正按釀鈔本餘本釋文本作讓如作釀陸書有音然今本釋文亦作釀矣舊疏云顏安樂等解此公羊責取頑曹之籍不顧理之是非若世人云兩晉其尊臣助君虐之類是也

援引他經失其句讀 疏 舊疏云三傳之理不同多矣爲經之義讀經自合而顏氏之徒旣解公羊乃取他經爲義猶賊黨入門主人錯亂故曰失其句讀

以無爲有 疏 舊疏云公羊經傳本無以周王爲天囚之義而公羊讖及莊顏之徒以周王爲天囚故曰以無爲有也

甚可閔笑者 疏 舊疏云欲存公羊者閔其愚闇欲毀公羊者笑其釋宴也校勘記云唐石經同閩監毛本作笑非

不可勝記也 疏 舊疏云言其可閔可笑者多不可勝負不可具記也按不可勝記者言記不勝記也言其多也勝記猶言識數之悉數之也

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 疏 舊疏云左氏先著竹帛故漢時謂之古學公羊漢世乃興故謂之今學是以許愼作五經異義云古者春秋左氏說今者春秋公羊說也按易書詩禮春秋孝經皆有今文古文今文立於學官皆時所習古文或出孔壁或出民閒往往在祕文故無師傳因皆目爲古文也後漢書范升傳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爲左氏春秋立博士升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乃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繆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按春秋當漢代公羊爲今文左氏爲古文劉歆欲建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列於學官諸博士或不肯故歆移遺書太常博士責讓之中有抑此三學以尚書爲不備謂左氏不傳春秋之語謂當時以治古學貴文章爲譏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說者騁其詞不務綜其終始曆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牒獨記世諡其詞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于篇而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按史記所謂儒者斷其義謂公羊先師胡毋生董仲舒能得春秋之義說者騁其辭卽謂貴文章左氏春秋但務事實也舊疏云謂之俗儒者卽繁露云能通一經曰儒生博覽羣書號曰洪儒則言乖典籍辭理失所名之爲俗教授於世謂之儒鄭賈之徒謂公羊雖可教授於世而辭理失所矣按鄭衆賈逵皆治古文者也

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爲公羊可奪左氏可興 疏 後漢書賈逵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之曰臣謹摘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十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其相殊絕固已甚遠而寃抑積久莫可分明又云先帝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强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且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益於聖立梁丘易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爲火德左氏以爲少昊代黃帝卽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令堯不得爲火則漢不得爲赤其所發明補益甚多陛下若復留意廢學以廣聖見庶幾無所遺失矣書奏帝嘉之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舊疏云賈逵者卽漢章帝時衛士令也言緣隙奮者莊顏之徒說義不足故使賈逵得緣其隙漏奮筆而奪之述作長義四十二條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長意望奪去公羊而興左氏卒鄭衆亦作長義十九條十七事專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在賈逵之前何氏所以不言之者正以鄭衆雖扶左氏而毀公羊但不與讖合帝王不信公羊帝處少與左氏不强故不言之豈如賈逵作長義四十二條奏御于帝帝用嘉之乃知古之爲眞也賈布及衣將欲存立但未及而崩耳然則賈逵幾屢公羊故特言之按春秋序正義云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以抵公羊後漢書本傳則云出左氏傳大義長者摘三十餘事以上玉海引疏亦作四十一條是宋世本作一不作二也

恨先師觀聽不

決多隨二創[疏]舊疏云此先師戴宏等也戴宏作解疑論難左氏不得左氏之理不能以正義決之故云觀聽不決

按戴宏不知何時人休本傳云休善曆算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又李育傳云

李育扶風漆人也少習公羊春秋沈思專精博覽書傳知名太學深爲同郡班固所重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

以爲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初四年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

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爲通儒然則先師或亦指上李育之難左氏義有未盡故何氏如此云與多同二創者舊疏云上

文云至有背經任意反傳違戾者與公羊爲一創又云援引他經失其句讀者又與公羊爲一創今戴宏作解疑論多隨此二事故

曰多隨二創也而舊云公羊先師說公羊義不著反與公羊爲一創賈逵緣隙奮筆奪之與公羊爲二創非也援據[illegible]記云二創

疑斥上文賈逵緣隙以公羊可奪左氏可興爲二創疏解非也此世之餘事[疏]舊疏云何氏言先師解義或曰不是

但有己在公羊必存故曰此世之餘事[illegible]末也言[illegible]氏事[illegible]公羊宋中此正是世之末事猶天下國事也舊云何氏云前世之師說

此公羊不得聖人之本旨而猶在世之末[illegible]故曰世之餘事也[illegible]當[illegible]記云餘事疑問多事言其[illegible]論紛[illegible]雖多而末已也當時

三家互相排擯[illegible]得云闕事也疏解非是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續失據之過哉[疏]舊疏云守

文[illegible]守公羊之文持論者[illegible]持公羊之文以論左氏[illegible]安解疑論之疏異敗[illegible]義似[illegible]陳故以敗[illegible]言之失據者凡戰陳之

法必須據其險[illegible]以自固若失所據[illegible]不免敗[illegible]若似公羊先[illegible]欲持公羊以論左氏不閑公羊左氏之義反爲所[illegible]己[illegible]破散是

失所依據故以喻焉余竊悲之久矣[疏]舊疏云何邵公精學十五年專以公羊爲己業見公羊先師失據敗績爲

[illegible]左氏先師所[illegible]在室[illegible]之而已故[illegible]之[illegible]非一朝一夕故謂之久後拜爲[illegible]郎一[illegible]而起陵[illegible]儒之上己[illegible]得中乃得公[illegible]

歎息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疏]漢書儒林傳胡毋生字子都齊人治公羊春秋[illegible]景

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illegible]舊疏云胡毋生本[illegible]以公羊經

傳傳授董氏猶自別作條例故何氏取之以通公羊也[illegible]取以通傳意體據未敢自已[illegible]得胡毋之旨故言略依胡已何氏本者作

墨守以距敵長義以強義爲廢疾以[illegible]遣書育以短左氏畫在往傳之前猶將君先作六藏論乾然後往書故云往曾也何氏

隸不言盡得其正故言多[illegible]氏據九經古[illegible]云[illegible]公羊有[illegible]家集量石經所定者廢氏春秋也何邵公所往書云[illegible]氏春秋何

以知之以石經[illegible]之石經戴公羊云桓公二年[illegible]氏有所見異辭所聞異辭云云[illegible]嚴氏春秋已見於隱元年於說不傳發傳也今

何本有之又云[illegible]年顏氏言昔出則己入此傳三十年傳也又云顏氏無俊而不[illegible]國者弁取邑之辭也今何氏本亦[illegible]以此知何

所注者董顏氏春秋[illegible]嚴[illegible]注三桓引隱五年傳云[illegible]之又引桓十一年傳[illegible]又引[illegible]二年傳於說學與石經

同與何氏異又所[illegible]氏本也[illegible]文高云公[illegible]氏記十一[illegible]後漢張伯饒[illegible]二十萬言顏氏說經取襄公二十一年之

後孔子生[illegible]所[illegible]之[illegible]又以[illegible]十四日日食[illegible]王[illegible]天四之[illegible]傳經達民者何氏[illegible]不取按何氏亦不必[illegible]氏[illegible]其本或偶

與石[illegible]所記顏氏說合耳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疏][illegible]疏云[illegible]括[illegible]也何氏言

己隱善檢括公羊使義規矩也而舊云善射者隱括令善射必能中何氏自言己隱括公羊能中其義也公羊[illegible]善云故述隱括此

何義也曰[illegible]文[illegible]括也括[illegible]也[illegible]子大山之木示[illegible]括又拘木必待檃括烝[illegible]直[illegible]南子[illegible]曲中規槩括之方[illegible]作[illegible]

漢書刑法志[illegible]之以[illegible]臣[illegible]往[illegible]括其民括[illegible]借作括經傳中[illegible]作[illegible]邪曲之器[illegible]曲者曰[illegible]正方者曰括[illegible]云[illegible]括令[illegible]射必能

中[illegible]違不可從[illegible]之[illegible]民玉[illegible]注說文云[illegible]與括互[illegible]亦[illegible]借作[illegible]括[illegible]書大傳[illegible]之旁多曲本頁[illegible]之門多疾人[illegible]子大略示[illegible]

檃括[illegible]括者[illegible]之器也方言所以[illegible]之[illegible]郭云如[illegible]小[illegible]也按[illegible]以[illegible]於[illegible]而後可行是[illegible]者所以[illegible]其[illegible]也[illegible]

云矢[illegible]括[illegible]矢括矢括所以[illegible]也[illegible]氏往云相[illegible]括共[illegible]家公羊序[illegible]括使[illegible]書劫之以[illegible]

隱之以[illegible]皆[illegible]志往臣[illegible]曰[illegible]括其民於[illegible]之法是也凡古[illegible]安[illegible]者[illegible]括之而安也俗作安[illegible]形[illegible]皆

檃也按[illegible]說是[illegible]外[illegible]外[illegible]而內直自[illegible]於[illegible]括之中直己不直人[illegible]而不[illegible]玉之行也亦節[illegible]之[illegible]也凡多[illegible]曲

[illegible]不中[illegible]故[illegible]文而使[illegible]之直何氏自[illegible]正[illegible]任[illegible]者一[illegible]之於正也

公羊義疏七十六

穀梁補注

四部備要

經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南菁書院續經解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序

魯之春秋魯所獨也孔子之春秋孔子所獨也魯所獨者王禮所在其史法較諸國爲備故石尙欲書春秋當時以爲重孔子所獨者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脩其辭以明其義子游子夏不能贊一辭改一字故梁鄭正其名石鷁盡其辭正隱治桓皆卓然出於周初典策之上夫梁鄭之事舊文也而名有所必正則其加損舊文者可知矣石鷁之事微物也而辭有所必盡則大焉者可知矣正隱治桓揭兩字於卷首則全書悉可知矣然而斯義也左氏公羊不能道獨穀梁子稱述而發明之實爲十一卷大指總要之處推之千八百事無所不通故穀梁傳者春秋之本義也蓋嘗論之聖人既作春秋書於二尺四寸之策其義指數千弟子口受之自後遞相授受錄以爲傳則穀梁之與左氏公羊宜若無大異者而漢博士言左氏不傳春秋實以其書專主記事不若二家純論經義二家之中公羊當六國之亡穀梁去孔子近則見聞不同公羊五傳至其元孫當漢孝景時始著竹帛穀梁作傳親授荀卿則撰述亦不同公羊爲齊學穀梁乃魯學則師承又不同今觀穀梁隕霜不殺草之傳據韓非書乃夫子答哀公問春秋之語而公羊無之穀梁引尸子公子啓蘧伯玉沈子之外有稱傳曰者十傳者七十子所記其來甚古儀禮喪服傳亦有此例而公羊又無之（舊傳與喪服傳所引舊傳非必說春秋說喪服之專書而皆出七十子喪服傳出七十子之後或云子夏作非也毛詩序亦非子夏自作有引高子語書與公羊同時）以公羊氏所未聞明穀梁氏之近古以儀禮傳之可信明春秋傳之得眞知其爲春秋之本義無疑也左氏公羊之失甚多就其最淺著者如左氏於仲子之賵以爲桓母未死而豫賵誤紀子伯爲紀子帛則以君爲臣（左氏亦以臣先於君其義不安故於襄十六年叔老會鄭伯晉荀偃之傳釋之曰爲見故也杜注孔疏以爲諸侯之大夫與鄭伯尊卑皆平是也又於僖二十九年傳曰翟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皆是曲爲彌縫以申成臣得先君之說）誤尹氏爲君氏則內外男女皆失其實開卷之初其謬如是公羊妄意曹伯爲有罪則曰甚惡也又不能言其惡則曰不可以一罪言也妄意盟宋再出豹爲殆諸侯則曰衞石惡在是惡人之徒也妄意西宮爲宮寢之宮又不敢決言三宮之制則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凡若此類第在事實人名禮制之閒亦不及穀梁遠何論其他矣漢世三傳並行大約宣元以前則公羊盛明章以後則左氏興而穀梁之學頗微江左中興妄謂穀梁膚淺不足立學相沿至唐初謂之小書而穀梁之學益微苟非有范甯徐邈闡明於前楊士勛羅續述於後則穀梁傳之在今日幾何不爲十六篇書三家詩之無徵不信哉吾於此歎唐人義疏之功大也大歷以降經學一變前此說春秋者皆說三傳主於一而兼其二未有自我作故去取唯欲者啖助趙匡陸淳之書出而兩宋孫復劉敞孫覺程子葉夢得胡安國陳傅良張洽之徒繼之元之黃澤趙汸用功尤深又踵而詳之於是三家之書各不成家而春秋之說滋亂至於今未已也然而風氣日開智慧日出講求益密義理益詳則亦自有灼然不惑之說故啖助謂穀梁意深陸淳謂斷義不如穀梁之精孫覺謂以三家之說校其當否穀梁最爲精深葉夢得謂穀梁所得尤多胡安國謂義莫精於穀梁蔡元定謂三傳中道理穀梁及七八分某氏六經奧論謂解經莫若穀梁之密而乾道中浦江鄭綺遂著穀梁合經論三萬言惜不可見矣　清興李文貞公光地變通朱子之學以治羣經其論春秋曰三傳好穀梁尤好迨後惠士奇父子倡古學於東南亦云論莫正於穀梁其專宗穀梁者溧水王芝藻而後亦頗有人而書皆不行（四庫附存目有王芝藻春秋穀梁折衷十六卷載其自序謂左傳多不可信公羊亦多穿鑿惟穀梁不失聖門之旨又謂公羊襲取穀梁書爲之解江都柳氏有穀梁傳學海州許桂林有穀梁時月日釋例道光中阮元皆爲之序刊書今有刻本取其一條以）國家二百年來經籍道盛宜有專門巨編發前人所未發者且以范注之略而舛也楊疏之淺而庬也苟不備爲補正將令穀梁氏之面目精采承爲左氏公羊所掩謂非斯文之闕事乎故文烝年九歲十歲時（道光丙戌丁亥）先君子親以三傳全文授讀備

承庭訓兼奉慈箴考諱棠齡詳生先母氏吳後來博搜諸家書見而記記而疑其甚疑者則時時往來於心不能自已年將三十始知穀梁源流之正義例之精數年之閒所見漸多頗有所得用是不揣檮昧詳爲之注存豫章之元文撰助教之要義繁稱廣引起例發凡敷暢閒言宣揚幽理條貫前後羅陳異同典禮有徵詁訓從朔辭或旁涉事多創通竊謂穀梁解春秋似疏而密甚約而該經固難知傳亦難讀學者既潛心於茲又必熟精他經融貫三傳備悉周秦諸子及二千年說者之得失然後補苴張皇可無遺憾以予淺學蓋未之逮唯曰實事求是而盡心平心則庶幾矣曾滌生語真德秀居官莅民之道曰盡心平心實亦讀書要法夫不得於心則不得於言趙岐之拙王弼之巧皆失之不明朱子曰解書難得分曉趙岐孟子拙而不明王弼周易巧而不明李鼎祚衛湜之浩博又苦於不斷予期於明且斷而已矣乙巳迄癸丑歲稾立己未歲始有定本直題補注無取異名疏卷二十今二十有四左氏公羊之經異者具列經下并證明之別爲論經傳各若干條冠書首焉咸豐九年己未夏五月乙未嘉善鍾文烝朝美氏自序

自後又脩飾暢瞭之而紀之以詩癸亥之三月也又六歲增易又以千百計然後疑滯疏漏漸漸免矣夫學欲多也思欲專也取羣書以治一書者其道無以易此也予討論百家之解稽合四部之言所謂思之思之鬼神教之蓋有之矣所謂天下之理眩於求而真於遇蓋有之矣敢自謂多且專乎哉抑亦有二十餘年心力之勤焉於是乎又記時同治七年戊辰七月七日

范氏元序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弒逆篡盜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釁而作民俗染化而遷陰陽爲之愆度七耀爲之盈縮川岳爲之崩竭鬼神爲之疵厲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慎厥行增修德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逼理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孔子覩滄海之橫流迺喟然而歎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興之者在己於是就大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脩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列於風而謂之王亦其書也夫子因之耳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劉向列女傳云平王之後周與諸侯無異鄭孟子所謂詩亡然後春秋作於時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杜預以爲平王東周之始王隱公讓國之賢君其時相接故春秋始隱范所本也史記平王三年惠公即位至四十九年入春秋陸淳集傳纂例孝公二十五年犬戎殺幽王惠公三年平王東遷此啖助趙匡之說與史記不同沈括云不知啖趙得於何書王應麟引吳仁傑曰石新論謂出何休公羊音訓錢儀吉云何氏爲春秋專家之學其言必有所受非謬說也陸又引趙云春秋始隱公一則因平王之遷二則賢隱之讓廣雅云春秋首隱所以隸讓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頹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解以正樂爲芳風淫樂爲遊塵又或讀之顯者者惡之類碎者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若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若公弟叔肸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宏麟感化而來應穀梁家皆以爲麟感春秋而至與左氏書說公羊孔衍本同惟說公羊家史記杜預皆異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公羊曰獲麟而元命苞云於元王道成也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爲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

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此事非春秋經文公納幣爲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妾母稱夫人爲合正以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二事補注辯之范說傳誤不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闚也以妾母爲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公羊又美齊襄爲賢者此宋儒王黃仲炎以爲誤天下後世不淺文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得強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爲主經以必當爲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此中偶有之要當兼取二家而斷以本傳既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此已開啖趙先聲然此中似此者尚少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而漢興以來瓌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劉向主穀梁劉歆主左氏石渠分爭之說甘露元年召名儒大議殿中平公穀同異廢興由於好惡武帝尊公羊宣帝好穀梁盛衰繼之辯訥董仲舒治公羊江公治穀梁江公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文[illegible]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illegible]取此語升平之末歲次大梁先君北蕃迴軫頓駕于吳晉穆帝升平五年甯父汪爲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其十月以罪免爲庶人屏居吳郡是年歲在辛酉乃帥門生故吏門生同門後生故吏晉日君臣江徐之屬我兄弟子姪甯自謂及諸從弟邵三子泰雍凱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之注賈逵鄭玄注引服虔者公羊則有何嚴之訓嚴氏章句時尚未亡何則用顏氏本范注引之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江熙中興書[illegible]不足立博士由此[illegible]辭理典據既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已范亦參又其以二[illegible]傳無可觀亂本書者亦往往有之[illegible]解經故知何杜不可及於是乃商略名例[illegible]敷陳疑滯博示諸儒同異之說昊天不弔大山其穨汪卒甯文之世匍匐墓次死亡無

日日月逾邁跂及視息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識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墜從弟彫落[illegible]二子泯沒謂雍凱天實喪予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其姓名名曰春秋穀梁傳集解晉書云甯沈思積年爲之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此書在隋章免所後凡解古書集衆家記姓名者何晏辛[illegible]作之屬專記前人者也范氏兼記同時人及其子弟者也裴駰李善之屬又推及所引書之注者也文孫附范書爲補注兼用三例記姓名者三百餘家

略例

凡范注全載或移其處疏則補注中采之頗有增刪并析隨宜也

凡補注之作以徵引該貫學鄭君三禮注以探索精密學朱子四書章句集注或問雖不能至心鄉往之求詳也

凡春秋中不決之疑今悉決之其未經人道者竊比於梅鷟辯僞書陳第談古韻皆可以俟後世徵實也

凡百家之解四部之文今已逸者從他書所引引之不連舉他書之名省煩也

凡古今諸儒皆直稱其姓名本范注舊例范於鄭君獨不名今又以朱子配之而推及於韓子周子程伯子程子張子邵子表異也

凡經傳中　聖諱字　廟諱二字皆敬缺筆經傳外諸應敬避者或缺筆或改寫若以他字代則方匡其外至私諱水部木部各一字亦缺筆在經不缺筆慎辨也

凡經傳注疏及所稱引皆以舊本善本精校本審定其字譌誤也

凡傳皆連於經經傳一條第二行以後皆下一字一條畢乃提行無傳之經每條提行便覽也

凡撰異上皆加圈補注有餘意更端者亦加圈注中有注則於眉端附存之避殽也

春秋穀梁經傳補注目錄

卷首

序　論經十八條　論傳十五條　略例九條　范氏元序

卷第一

隱公第一上元年盡四年

卷第二

隱公第一下五年盡十一年

卷第三

桓公第二上元年盡七年

卷第四

桓公第二下八年盡十八年

卷第五

莊閔公第三之一莊元年盡七年

卷第六

莊閔公第三之二莊八年盡十八年

卷第七

莊閔公第三之三莊十九年盡二十七年

卷第八

莊閔公第三之四莊二十八年盡閔二年

卷第九

僖公第四之一元年盡五年

卷第十

僖公第四之二六年盡十七年

卷第十一

僖公第四之三十八年盡二十七年

卷第十二

僖公第四之四二十八年盡三十三年

卷第十三

文公第五上元年盡八年

卷第十四

文公第五下九年盡十八年

卷第十五

宣公第六上元年盡九年

卷第十六

宣公第六下十年盡十八年

卷第十七

成公第七上元年盡九年

卷第十八

成公第七下十年盡十八年

卷第十九

襄公第八上元年盡十七年

卷第二十

襄公第八下十八年盡三十一年

卷第二十一

昭公第九上元年盡十八年

卷第二十二

昭公第九下十九年盡三十二年

卷第二十三

定公第十

卷第二十四

哀公第十一

論傳

孝經鉤命決稱孔子之言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然則得春秋之真傳者必在卜氏之門矣（韓非子稱八儒曰子張子思顏氏孟氏漆彫氏仲良氏孫氏樂正氏不數子夏者子夏傳經與著書立教者異仲良氏即檀弓毛詩傳之仲梁子也孫氏即荀卿也）陸淳纂例趙匡引應劭風俗通云穀梁子夏弟子名赤（釋文序錄引作子夏門人卽弟子也）楊士勛疏云穀梁子名淑字元始魯人（釋文序錄引七錄同徵當依孝經序正義引作俶）一名赤受經於子夏爲經作傳傳孫卿陸德明釋文序錄太平御覽並引桓譚新論云左氏後百餘年魯人穀梁赤爲春秋序錄又引麋信注云穀梁與秦孝公同時案如風俗通楊疏之言是穀梁子受業於子夏也如新論麋注之言是穀梁子不及見子夏也桓以爲獲麟後百餘年（桓論左傳以爲獲麟時作非也下辯之）而史記秦孝公渠梁之元年距獲麟百有二十一年（是爲周顯王扁之八年魯共公奮之十六年魏惠王罃韓懿侯若山之十年趙成侯種之十四年楚宣王良夫之九年燕文公之元年齊威王因齊之十八年宋剔成君之九年衛聲公馳之十二年）其說相合也王應麟曰傳載尸子語而尸佼與商鞅同時故麋氏以穀梁子爲秦孝公時人然不可考漢書但云魯學而已文烝案麋南山固無他據桓君山謂獲麟後百餘年必有據而應仲瑗之說亦非無因蓋穀梁受業於子夏之門人因遂誤以爲子夏門人史記孟子列傳云孟軻受業於子思之門人王劭誤以人爲衍字應氏之誤正相類矣大氏穀梁子之於子夏孟子之於子思事同而時亦相近也（子夏傳經必非妄語荀子譏子夏氏之賤儒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正見門人謹守師傳之氣象）楊疏曰穀梁爲經作傳傳孫卿孫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翁（卽瑕丘江公）案孫卿卽荀卿其沒在秦始皇九年後而燕子噲之時已有賢名蓋當秦之惠王矣（據韓非子難三篇燕子噲賢子之而非孫卿史記荀卿列傳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又云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戰國楚策有孫子自趙謝春申君書又載李園殺春申君事云是歲秦始皇立九年矣然則荀卿自齊之宣王湣王襄王至王建於秦爲惠武昭文莊及始皇也韓非與李斯俱事荀卿其言必不誤而史記獲麟後周及諸國之年蓋有誤且衍者後漢馮光陳晃言曆獲麟至漢興百六十二年較史記少百十二年似又失之）惠棟曰荀卿著書言師不越時（隱五年傳伐不踰時荀子議兵同）言天子以下廟數（僖十五年傳天子七廟云云荀子禮論同）及賻賵襚含之義（隱元年傳在大略篇）誥誓盟詛交質子之文（隱八年傳在大略篇）諸侯相見使仁居守（隱七年傳仁守在大略篇）以大上爲天子（僖三年傳大上故不名在君子篇）皆本穀梁之說其言傳孫卿信矣文烝案荀子又云春秋賢繆公以爲能變也與公羊文十二年傳同穀梁無其義漢劉向治穀梁而封事中引祭伯來以爲奔乃用公羊說苑亦或用公羊義是何也蓋聖人既沒齊魯之閒人自爲師家自爲書異說紛挐故雖荀卿亦閒取他說劉子政時則公羊之學方盛尤不能無參於其說矣（六藝論公羊春秋顏安樂弟子有劉向）

惠棟又曰隱元年傳云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僖二十二年傳云過而不改又之是謂之過二十二年傳云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今皆在論語中鄭君論語序云仲弓子夏等所撰定論語讖亦言子夏等六十四人（或作七十二人）共撰仲尼微言（論語與後世語錄相似書本弟子各記短簡以便懷持其撰次成書則在曾子卒後以有孟敬子曾子問之也說苑孟敬子作孟儀則曾子弟子公明儀是也禮記坊記有引論語曰孟子題辭已法論語矣）其諸聖人之徒私淑諸人者乎又傳中所載與儀禮禮記諸經合者不可悉舉故鄭君六藝論云穀梁善於經文烝案穀梁又有與毛詩傳合者王應麟所舉大侵蒐狩二禮其最著者也毛公之學出於荀卿而傳於子夏益知穀梁子之果爲荀卿師而源出子夏也又易彖象傳釋經有曰其位當其吉同人有曰吝道也安行也（王弼曰安辭也並同人）徧辭也（俗依孟喜虞翻本）志疑也（巽）有止一字者曰聘也明也（並屯）咎也（夬）行也（困）下也（井）順也（渙）傭也（既濟）穀梁文句多與相似（易傳十翼蓋皆弟子錄易家舊語并述所聞於夫子者觀比篇之論語班易占於巫書明易實占書也五十以學易本是亦字魯下句讀明史記世家所言皆未可信也易之此說則眞陽貨又不同俟後實辨之）釋文序錄論三傳次第云左丘明受經於仲尼（孔安國論語注云魯大史劉歆以來因之史記謂之魯君子）公羊高受之於子夏（先儒皆云齊人子夏弟子風俗通同應劭云子夏門人）穀梁赤乃後代傳聞此言眞確說也案桓譚新論云左氏傳遭戰國寖微後

百餘年魯人穀梁赤爲春秋殘略多所遺失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離其本事矣本釋文序錄及太平御覽鄭君釋廢疾云穀梁近孔子公羊正當六國之亡本王制正義觀桓鄭之言穀梁先於公羊明矣而陸元朗乃爲斯言不亦謬乎序錄注解傳述人中亦引新論文何不一爲檢照乎要由漢世公羊先出藝文志已以穀梁列公羊後迨江左中興妄謂穀梁膚淺不足立博士范甯徐邈之後微學幾絶遺書僅存遂皆申公而屈穀耳且公羊高去子夏固遠而左丘明亦非夫子同時人也左氏載韓魏滅智伯事有趙襄子謚在春秋後已五十餘年作書又當在其後豈得以爲受經而作桓君山謂左氏作傳後百餘年而穀梁子始爲春秋傳亦以左傳之作卽在獲麟時班彪則直以爲定哀之閒皆失之矣穀梁與左氏時代不甚相遠公羊則在其後此無可疑者公羊之學當亦由子夏之弟子展轉相授而去聖彌遠意義不備或多亂說雖與穀梁同源而其歸迥異左氏爲魯太史本不得其傳授而能博采諸國史書詳陳事迹使一經本末具見深爲有功於經但其中與經違異據經臆測者亦正不少其於經之取義則罕有合趙匡所謂左氏解經淺於公穀誣謬實繁者也桓君山誤以太史記事之冊爲聖門傳經之宗不知穀梁公羊實得其傳而穀梁尤得所傳之正於事雖略未嘗多所遺失也左氏丘明爲魯太史作傳及國語今始用書說趙匡頗疑其不然而葉夢得據史遷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以爲左氏蓋左史之後以官氏者國語則出左丘氏文烝案左丘明自見論語書題左傳似不相涉晉楚俱有左史葉說似近之國語則本不題撰人也杜預病世之說左氏春秋者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如杜此言苟能錯綜經文以盡其義例之變則固不必守丘明之傳以爲義例也愚治穀梁傳二十年乃知傳之於經實有如杜所云錯綜盡變者蓋魯學授受之可憑如是惜乎元凱氏未嘗潛心

漢書儒林傳云宣帝卽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迺齊學也宜興穀梁斯言也天下之公言也春秋猶論語也漢初魯論語齊論語並行其後孔氏壁中古文論語出篇第章句與魯論大同不若齊論多所附益是魯學必勝齊學也公羊作傳多齊言且其解經多有讀齊者何足憑乎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儒林列傳云仲尼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司馬遷所言史記皆謂周及諸國之史記故又言因史記作春秋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又言讀史記至文公召王讀史記至楚復陳此本當時公羊家謬說以爲春秋之書乃夫子裁采諸書約其文而爲之非據魯史定十四年下辯之此二條言口受言多錄其說可信經義則口受於夫子經文則遞相傳錄也錄或作繆字蓋誤考諸董仲舒春秋繁露俞序篇有如閔子子貢子夏曾子子石孔子弟子公孫龍也公肩子孔子弟子公肩定也又疑當作公扈子見公羊及說苑世子七十子之弟子世碩也子池之倫子池未聞皆以此經爲授受之業但其義則徒有口說而無書其有書亦但如穀梁子所引傳曰之類實非專書蓋至穀梁始有專書矣公羊作傳則當六國之亡直至漢景帝時乃著竹帛其初皆是口說相授見何休注又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文烝案孔子七世孫曰子慎當六國之亡又四世至延年安國當漢景武間自公羊高至壽年數略同也故其經字與左氏穀梁異者大率音同聲近之字而傳文亦多齊言或以語急而易他字如以得爲登之屬

史記儒林列傳云瑕丘江生爲穀梁春秋自公孫宏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然則當時固非以瑕丘之學爲不如廣川也以公孫氏力主之上遂信之天下莫敢言耳董生自是醇儒其說經自災異以外多合正理惟一主公羊故有失經本義者揚雄法言以災異推董學今所不取

漢初陸賈造新語十二篇其第一篇道基之末引穀梁傳曰仁者以

治觀義者以利尊萬世不亂仁義之所治也今傳中無此四語蓋在漢志所稱穀梁外傳穀梁章句中而通謂之傳也說苑漢書白虎通後漢書注大唐郊祀儀所引有似此者並詳補注又第八篇至儀之末論魯莊公事而曰故春秋穀梁云云今自梁字以下皆缺不知何語觀陸生兩引穀梁則此傳信爲周代書并外傳章句之屬有非晚出者矣

穀梁文章有二體有詳而暢者有簡而古者要其辭清以淡義該以貫氣峻以厲春秋謹嚴穀梁峻厲韓柳二子確論意婉以平徵前典皆據正經述古語特多精理與論語禮記最爲相似論語述古語如克復敬恕之類甚多唯傳亦然古書之不可考者多矣知丹書敬義之訓通經危微之言非有大戴禮荀子則無以知其書名古人學問無方豈專四術哉至其解經之妙或專釋或通說或備言相發或省文相包或一經而明衆義或闡義至於無文此乃程瑤田之論喪服傳所謂端緒雖多一綫不亂而凌曙以爲唯鄭氏能綜核不誤者也若夫左氏得之品藻失之浮誇公羊得之於辯失之於俗具如舊說楊雄韓子范甯語其解經不及穀梁又無論矣鄭君論三傳曰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案左氏言禮未必盡當圖讖起於哀平乃附合公羊家說爲之鄭評二傳竊所未安唯穀梁善經一語則不可易墨子曰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焉摹略萬物之然王念孫謂摹略猶無慮廣雅曰無慮都凡也論求羣言之比以名舉實以辭抒意文烝爲此書頗有志乎此數語而要以穀梁善經一語爲準

穀梁多特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與夫貴禮賤兵內夏外夷之旨明春秋爲持世教之書也家鉉翁謂三代下有國家者所恃以扶綱常植人極皆春秋之大經大法而公穀氏所傳其實公與穀異穀梁又往往以心志爲說以人己爲說桓文之霸曰信曰仁曰忌僖文之於雨曰閔曰喜曰不憂明春秋爲正人心之書也持世教易知也正人心未易知也然而人事必本於人心則謂春秋記人事即記人心可也謂孟子亦欲正人心直承上文成春秋可也災異以人事統之又所謂洛水警余者也故春秋非心學亦心學也唯傳知之愚至癸酉季夏而後悟之

史之有論也自左氏始也述人言以評之稱君子以斷之即一家之書而一時之人心見焉霸之譎正國之夷夏弗論也論強弱而已侯王之等臣主之分弗論也論曲直而已堯舜爲的文武爲首周公爲翼未之有也徒有怪力亂神之論而已士莫賢於叔肸而惟美其後嗣之卿女莫賢於伯姬而乃謂之女而不婦人心如此何以說聖人正人心之書哉記曰春秋之失亂孟子曰君子反經將去亂而反諸經非穀梁惡乎可

杜牧嘗言天儻不生夫子於中國紛紜冥昧百家鬭起是己所是非己所非天子隨其時而宗之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欲何所依據而爲其辭至哉斯言春秋之有穀梁傳亦猶是矣夫春秋之爲事非董狐南史左史倚相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之事也乃欲以據事直書求之或以網羅浩博考核精審求之不亦淺乎春秋之爲道非伯夷伊尹柳下惠之道也況執後世儒生之見哆口而議其義理不亦偏且謬乎故是己所是非己所非說愈多而愈無定惟依據穀梁傳則皆有以斷之或曰穀梁何以必可依據也曰商子有言曰先聖人爲書而傳之後世必師受之乃知所謂之名不師受之而人以其心意議之至死不能知其名與其意愚之宗穀梁亦宗其師受而已矣

漢書藝文志有左氏微二篇又有鐸氏微三篇注曰楚太傅鐸椒又有張氏微十篇又有虞氏微傳二篇注曰趙相虞卿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鐸椒爲楚威王傅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釋文序錄左傳序正義並引劉向別錄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穀梁去左氏不遠作傳授荀卿而左氏七傳而至荀卿可疑也趙匡以爲僞妄荀卿授張蒼案諸文或言微言微傳或言抄撮其篇章卷數又不同大概皆是左氏之學記事之流故太史公繼左氏春秋言之而劉子政言

其源出丘明也說苑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謹始也謹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王應麟以爲此吳起學春秋之證戰國楚策虞卿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於安思危危則慮安此春秋二字吳師道疑涉下王之春秋高句而誤衍惠棟以爲引左傳襄十一年魏絳語非也又年表云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爲虞氏春秋虞卿列傳云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案此蓋卽藝文志儒家之虞氏春秋十五篇其書如今晏子春秋與虞氏微傳各爲一書也年表下文又言呂氏春秋并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各捃摭春秋以著書不勝紀張蒼曆譜五德董仲舒推春秋義皆附及耳又疑太史公所云爲王不能盡觀春秋虞卿上采春秋者承上左丘明成左氏春秋言兼指左傳不專指夫子經文戰國楚策孫子爲書謝春申君韓非子姦劫弒臣篇並引楚王子圍齊崔杼弒君事與左傳大同乃云春秋記之策作戒之是其證也又當時通謂諸國史記爲春秋如周春秋燕春秋宋春秋齊春秋晉春秋之類總爲百國春秋墨子汲冢瑣語故晉語司馬侯言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言教之春秋管子山權數篇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法法篇春秋之記臣有弒其君子有弒其父者戰國東周策呂倉謂周文君春秋記臣弒君者以百數燕策奉陽君曰今臣逃而紛齊趙始可著於春秋望諸君報書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韓非子備內篇上古之傳言春秋所記犯法爲逆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此等皆是史記之通稱惟魏策魏謂趙王言春秋記虞公內儲說上七術言春秋之記霣霜外儲說右上子夏說春秋略同說苑此等則指夫子春秋當分別觀之史公所云亦其比矣左氏微張氏微二書無可考當亦鐸虞之類漢書儒林傳以張氏爲張蒼自丘明以史說經已有傳事不傳義之譏此葉夢得語朱子亦云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況其支流餘裔乎

鄒氏夾氏之書藝文志列穀梁傳之後其傳皆十一卷據王吉傳吉能爲鄒氏春秋鄒亦作騶而吉上宣帝疏言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其說與公羊同然則鄒之大體於公羊爲近其時代或亦相近矣志於夾氏傳注曰有錄無書其下又曰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是知鄒氏書無傳其學者故漢書中自王吉之外絕無所聞夾氏則但有口說如景帝以前之公羊傳未著竹帛公羊卒著之夾竟不著也

眉注附列

第五葉七行親周故殷卽新周故宋也舊讀誤

論經

傳稱夫子曰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鷁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又曰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春秋始元終麟止是正名而盡其辭以明王道此直揭全書本旨也隱無正唯元年有正傳曰謹始也所以正隱也桓無王唯元年有王傳曰謹始也所以治桓也此衍後開宗要義也開宗之義即冒全書故孟子以春秋爲亂後之一治而歸之夫子之事而引夫子知我罪我之言也正名盡辭以爲之綱正隱治桓以弁其首而左氏之三體五例公羊之三科九旨皆不足言矣

李光地曰三代學校之教詩書禮樂四術而已自夫子贊周易脩春秋於是二書稍見於世此朱子說也又案易傳不必夫子自作下注詳之故記禮者名爲六經而莊周之徒頗知其意者亦往往並述焉今案禮記經解述孔子之言曰其爲人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屬者屬合之比者比次之春秋之義是是非非皆於其屬合比次異同詳略之閒見之是其本教也趙汸云春秋有筆有削與述而不作者事異荀子論夫子事曰一家得周道舉楊倞注曰一家得謂作春秋周道舉謂詩書定禮樂又孫案謂詩史記文則詩書禮樂文自高第如游夏莫能贊一辭苟非聖人爲法以教人使考其異同之故以求之則筆削之意何由可見乎此屬辭比事所以爲春秋之教不得與五經爲也莊周之言曰春秋以道名分又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道名分者正名以順言順言以成事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也名由於分故曰名分推其本則孟子云所性分定又推其本則大戴禮本命云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議而不辯者假事以明義推見以至隱識之其詳而其文則但爲記事之文也李光地論語正名章說云夫子脩經不過使其言之順理然先儒以爲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蓋周公之禮樂在焉而又爲孔子之稠書皆不離乎書法抑揚輕重婉直微顯之閒而得之趙汸云春秋存策書之大體而假筆削以行權有不書有變文有特筆有日月之法而歸於辭從主人皆所謂議而不辯者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此言春秋以義爲重也公羊述孔子之言曰其辭則某有罪焉爾公羊本作詞孫案說文詞作辭此正字也今通用辭字此又言春秋以辭爲重也其實義即是辭辭即是義說文解詞字曰意內而言外義者內之意辭者外之言公羊所述即孟子所云而史記引孔子曰春秋以道義亦同旨也是故君子之治春秋脩其辭以取其義也此揚雄法言所謂說理者莫辯乎春秋李軌注曰屬辭比事文孫案春秋所謂議而不辯於其中也於文而不辯者邪子辯於理則辯矣故左傳亦曰微而顯婉而辯而非其事與文之謂也況於其事觸於其文左氏所以失也即其辭而明其義穀梁所以得也公羊亦近之而文多意少或不知而強爲之說故未盡善也

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聘於魯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案易繫辭傳言易之興也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事左傳又載衛祝佗語魯公初封分之祝宗卜史備物典策杜預以典策爲春秋之制而賈逵解周禮句云史法最備然則於易見周之所以王而亦可見周禮於春秋見周禮而即見周公之德也孔穎達正義解周公之德二語最分明而於周禮句未盡其意案禮者治世之大名古人每通言之故易象魯春秋可觀周禮夏時坤乾可觀夏殷之禮孟仲子說周頌維天之命則曰美周之禮而周官經稱周禮自劉歆已然禮記明堂位曰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弒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王禮即周禮其未嘗相弒相變則謂雖相弒鄭注弒本作殺字古書凡弒字皆作殺此說詳隱四年而不言弒君殺大夫雖相變而其文不革不盡亦史法之一端也君子脩春秋以史法爲經法而例立案西晉夫子所本之史即韓宣子所見者杜預不知聖人因史作經非爲魯國脩史於是以韓子所見爲周之舊典禮經并於夫子所本者則以爲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故刊而正之即此一語見杜氏受病之處於是有變史例以爲例者於是有自變其例以爲變例者此其正名盡辭以嘗王

法豈不尤備乎哉夫例者義而已矣其字古祇作列見禮記服問訓爲等比說禮服說律不能外是而春秋家亦用之（服問引傳曰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鄭君曰列等比也條義音例）程子曰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辭異者蓋各有義非可以例拘此言最切當所謂非可例拘者今所謂變例是也（白居易云明則有凡例幽則有微旨洪興祖云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爲例猶天本無度治曆者即周天之數以爲度也案程子語相發明）嘗竊謂夫子自言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心依書讀爲縱）春秋之書事事有其矩事事從心而爲之不易變易相因相成欲求春秋義例者當知斯意然則其說如之何曰穀梁備矣（胡承諾謂三傳各有義例皆不敢以私意亂聖法是也又謂學者不必較量異同非也）

春秋十一卷千八百餘事萬六千五百餘言（公羊疏引春秋說云一萬八千字）義皆弘多科條周委至精至深至纖至悉（王充論衡云孔子意密春秋義纖）猶周公制作禮樂之書無鉅無細無不備舉劉勰文心雕龍論儀禮云禮以立體據事制範（制書誤作劃）章條纖曲執而後顯而凌廷堪作釋例具言同中之異異中之同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子曰禮儀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春秋之辭讀正如此）此之謂作（孟子）此之謂游夏不能贊一辭（文選注引史記）改一字（公羊疏引春秋說）此之謂其義竊取此之謂見素王之文（漢書董仲舒傳）明素王之道（說苑）立素王之法（左傳正義引賈逵序）此之謂微（荀子）此之謂推見以至隱（史記）此之謂譏而不辯此之謂約而不速（荀子即杜預云辭約義微趙匡云辭簡義隱是也）此之謂能繫心於微而致之著（春秋繁露）此之謂約其文辭而指博（史記）此之謂殺史見極平易正直（後漢書班彪傳引傳曰）此之謂立義創意眇思自出於胸中（論衡）統而論之大氐明於辨是非而嚴於正名分本之以智約之以禮智崇禮卑故其制作侔天地（智崇禮卑四字包括萬理）

唐之中葉啖趙陸始自名其學而大致猶無變乎古韓文公愈爲儒者宗亦言聖人作春秋探其文辭至宋諸儒因伯沖之書益出新意（程伯子亦重陸書）皆未有言春秋不過直書其事者唯朱子言之學者惑焉夫使春秋不過隨事直書別無書法則一良史優爲之矣何以游夏不能贊一辭何以齊魯師儒遞有授受何以孟子謂之作謂之亂後之一治何以荀子謂其微謂其約而不速豈一切皆不足信邪陸龜蒙復友生書云春秋大典也舉凡例而褒貶之非周公之法所及者酌在夫子之心（凡例本周公用杜預說）故游夏不能措一辭若區區於敘事則魯國之史官耳孰謂之春秋哉陸氏此論實不可易矣程子謂春秋大義易見其微辭隱義爲難知愚以爲劉歆言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卒而大義乖二語必有所本春秋微言也大義在其中而弟子口受之（今其遺文即穀梁傳也微言者譏而不辯之謂作傳辯之而大義出矣）伊川語大概近是朱文公於此經固自云未學又云終不能自信於心又云此經簡奧立說雖易貫通爲難聖人之言平易中有精深處則亦未嘗以直書之說爲定且自高第黃幹已不謂然矣今正無容苟同焉耳（黃氏云其間亦有曉然若出於微意者）

聖人不空作其作經以爲典法也故如衛齊惡君臣同名之屬無關筆削者亦論其義以詔後世家鉉翁謂之因事垂法是矣學者當存此意求之庶幾可以弗畔

春秋以義倚辭不以記事爲重徐邈於重耳卒下論之曰事仍本史而辭有損益又曰若夫可以寄微旨而通王道者存乎精義窮理不在記事少多（案堯舜百五十載之久孔門七十餘賢之多而論語事迹人名闕疏寥落古人爲書意別有在也況聖者之制作乎）此數語包絡全旨開釋羣疑爲諸儒所不及學者先識此意乃可與論春秋矣若欲求解經之法則當先讀何休注何氏固多怪妄之說而條例文義之細密融貫實爲古今第一孔廣森嘗稱其體大思精今補注中或采其語或師其意獲益甚多并有孔氏通義所未及致意者凡讀諸經與須通全部先定大主意必如徐仙民則可又須用逐句逐字之功必如何邵公則可殷侑作公羊注欲得韓子爲序而韓子答書以爲前聞口授指略如遂蒙開釋章分句斷其心曉然直使序所注其又奚辭既言指略又言章句此真讀書之法歟（朱子）

愚自己酉歲來最喜黃澤之學黃氏之言尤切中樞要者曰史記事（曰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從實而是非自見雖隱諱而是非亦終在夫子春秋多因舊史則是非亦與史同但有隱微及改舊史處始是聖人用意然亦有止用舊文而亦自有意義者

黃氏所獨得者史法經法之說也趙汸繼黃而加詳其大致亦自足取但因求詳之故遂欲舉史法經法截然分之則非也夫史法既變爲經法則其所遵用史法者亦皆經法而非史法史法固不可不知而亦不可過執也此在穀梁梁亡一傳本有端緒何也梁亡鄭棄其師義主正名而文仍舊史以此推之則不論其文之加損不加損而其義皆有所取不計其與舊史本意同異何如也說經者若必截分史法經法而一一臆斷其孰爲策書本文孰則聖人脩改無論其未必是卽使盡得之亦將疑於仍舊者之無所取義此說者之大蔽也杜預雖專治左氏而於釋例終篇特言之曰仲尼雖因舊文固是仲尼之書也丘明所發固是仲尼之意也此實開通洞達之言可破百家曲說愚之此書或有推求其爲仍舊爲改舊者皆不違本傳之文仍竊取征南之意子常可作或予許焉

戊午冬日病中偶思論語麻冕章深悟春秋之義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夫純也拜上也皆是俗尙苟簡積漸使然非儉亦非泰也但純之本意雖非儉以義斷之則儉也聖人之從純自取義於儉此春秋因舊之比也拜上之本意雖非泰以義斷之則泰也聖人不從其泰乃據禮以正其義此春秋改舊之比也

若以閒十世章擬諸春秋其理則同其事則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非因無以爲損益非損益無以爲因後監於前經承乎史是則同也禮行於中國而不可患舊史記則周禮也夫子脩之亦約以周禮（鄭衆賈逵）服虔穎容說是其所以異也或謂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淮南子）以繼周損益之事說春秋夸矣或又謂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公羊家及讖緯說）用夏之忠（啖助說）以三王循環之道說春秋妄矣

以上諸條多定於乙丑丙寅之閒與世之馳騁浮辭增飾鑿說者蓋不同矣尙有須申論者則從心所欲不踰矩之說也夫魯史記之爲信史也其體嚴其事重也脩之若無可脩也以義斷之又其難言也而觀於穀梁傳則述作新舊之閒去留加損之際章之離合句之繫約字之先後亦既一一精其義而深其文辭矣（李光地曰春秋不過幾個字換來換去忽如此用忽不如此用忽用忽不用千變萬化不可思議又至穀至當）而在聖人不過歲月閒之事也（公羊閔因序及諸緯云九月經立謂撥亂後之九月卽春作秋成之謬說地脩春秋在哀十一年冬自衛反魯後不知何時始其成則在十四年春）豈非無矩而有矩有心而無心者歟夫矩者中也中者權也（矩者方之所出有上下前後左右則有中矣中無定故曰權沈善登曰矩者方之至而實分於圓故其所出之幾長短不等皆歸於圓聖人之心渾圓如天因物付物物得之卽爲矩矣）堯曰允執其中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又曰過猶不及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此之謂也（中又謂之節權者因其節而節之節性節禮樂皆是）大氐聖人之學始於志中於立終於權故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皆由立而權之節次功候也至於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則權道之備而作春秋之年也知禮者可與立知春秋者可與權權者立之極至也春秋者禮之極至也記曰禮時爲大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時者謂中而權也（韓詩外傳作聖之中所謂君子而時中）以一事之正變言之如正月言公卽位正也隱不言卽位變也定以六月卽位尤變也而言日又變之正也莊閔僖不忍言卽位亦變之正也桓宣言卽位則變之變也公如京師正也而言月正之變也朝王所變也其日變之變也皆言朝又變之正也公大夫盟言日正也不日變也齊桓盟不日則正也其日又正之正也公親逆女正也使人逆變也莊親逆於齊則亦變也親納幣又變也桓使人逆而又親

焉始變終正也文親逆而逮婦之始正終變也

以諸事之善惡功罪是非真似言之如正隱則醇其善矣治桓則盡其惡矣美齊桓之正則功多罪少矣譏晉文之譎則罪多功少矣至如紀侯棄國衛專避兄荀息死不正伯姬坐待火之類似非而真是也不見善人思見有恆不得中行思得狂狷此之謂也宋襄守正非信楚靈討罪非義曹世子從父非孝臧武仲多智非道之類似是而真非也鄉原亂德爲德之賊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此之謂也夷伯柳下惠夫子自謂我則異於是孟子亦言君子不由又目之爲聖謂其能興起百世蓋夫子思狂狷有恆之意乎其必距楊墨何也曰夷惠可師者爲其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薄夫敦鄙夫寬也楊墨必距者爲其無君無父也推孟子之意可徧讀天下書而進退之莊子末篇亦近是

凡此皆中也皆權也語其大要有寬嚴焉有輕重焉蘇軾云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是故用嚴之極至於仁不勝道此如論令尹子文陳文子憂國忘身許其忠不許其仁潔身去亂許其清不許其仁也用寬之極至於叛而許悔此如告冉有原思富不當繼然且謂其不吝而不直拒之又不深責之祿不當辭然且喜其能廉而不深責之又代爲處之也本朱子說於是觀其輕重尊尊親親賢賢之義皆最重其相值則迭重文之大事定之即位滅項葬宋共公王師敗績樂書伐鄭傳有明文也此即諱昭公不知禮告葉公父子相隱論古而美尙德論今而貴民稱之意也內中國外夷狄之義最重一值其重則他義俱在所輕楚莊之入陳靈之誘蔡吳子之戰伯舉會檟函會鍾離傳有明文也此即夷狄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之意也夫子賢楚昭見葉公觀吳季子之葬子皆謂其無貴君臣哉論中國夷狄之辨則善惡是非不論矣若夫進狄人則思中國之有伯也善宋盟則喜中國之小康也莒潰楚弒皆謹日則又以中國君臣父子之義公之於夷狄也蓋海之可浮九夷之可居蠻貊之所可行夷狄之所不可棄春秋皆有其意也

總之讀春秋者當知其辭之深微隱約而不可以史家之學求之雖曰左史書動爲春秋右史書言爲尙書然而尙書說事者也春秋說理者也法言並本說事故覽文如詭而尋理即暢也說理故觀辭立曉而訪義方隱也並本文心雕龍後人以史視春秋一誤於杜預則謂春秋不可無左傳再誤於劉知幾則謂左傳勝於春秋異言喧豗而斷爛朝報之說起矣韓子答劉秀才論史書曰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司馬光作通鑑於魏紀特言之曰臣今所述止欲敘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爲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撥亂世反諸正也由二子之言思之可以知史可以知經

至於經之何以始終也其終易知其始難知易知者文成致祥事備絕筆本一說也其難知者若謂始於元之一字則如鄭君說禮運天地爲本至於四靈爲畜以爲春秋始於元終於麟包之而固非禮運之本旨且十二公皆有元凡史書莫不有元矣若如公羊學者言五始則列國史書亦皆如此且隱惟四始不得爲五始每公有五始則十二公將爲六十始矣若依公羊謂始乎隱者祖之所逮聞則是強爲之辭殆習聞春秋尊祖之說而致誤矣反覆求之始隱之意但當如杜預范甯趙匡陳岳所論而春秋大義實以正隱治桓並爲始故穀梁子兩著謹始之文而正隱謹始尤爲全書大始劉向以正春正君建本立始發明之具闕十一年下實穀梁家遺說也正隱之義根於不言即位不言即位傳謂之無事此亦別見一義焉甲戌孟秋沈善登書來曰春秋記千八百事乃欲以無事發端至獲麟絕筆而復於無事矣惟隱接乎東遷之初而可得爲無事之文惟麟爲王道之成而可以無事聖人皆因其自然而已既見義於無事即寓意於無言故始於無事者猶曰天何言哉云爾中閒千八百事猶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云爾終於無事者猶曰夫何言哉云爾語見論語是說也活潑潑地程伯子云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弄精神遂并記之

眉注附列

第四葉一行經字萬六千五百五十有奇公羊多百五十有奇

復旦大學

春秋隱公經傳第一　補注第一　傳曰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為年言春秋之名因乎四時也左傳杜預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楊士勛疏曰春先於夏秋先於冬故舉春秋二字以包之春秋立名仲尼以往蓋久矣今案孟子稱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而國語晉司馬侯云羊舌肸習於春秋楚申叔時論傅太子之法云教之春秋孔穎達以為乘檮杌者晉楚私立別說春秋是其大名汲冢瑣語有晉春秋則孔說是也又案墨子稱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又稱吾見百國春秋汲冢瑣語又有夏殷春秋知天子諸侯之史書皆名春秋也隱公惠公長庶子周公八世孫史記名息世本名息姑母聲子以平王四十九年即位仲尼所脩謂之經穀梁所說謂之傳作傳時經與傳分經傳各十一卷漢以後合傳於經此隱公經傳錄為第一今以補注文繁增其卷數各別著之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穀梁　漢書藝文志班固自注曰穀梁子魯人楊疏曰為經作傳傳荀卿但穀梁子之名諸書不同桓譚新論應劭風俗通蔡邕正交論並云名赤王充論衡案書篇云穀梁寘阮孝緒七錄云名俶字元始顏師古藝文志注云名喜未知孰得其實也

范氏集解　范氏名甯字武子順陽人為豫章太守集解者范作注所題之名因其父汪之說博采諸家并下己意又取其長子泰中子雍小子凱從弟邵之說故曰集解

鍾文烝詳補　音闕補曰以別於集解其經下論左氏公羊異字者闕據異曰也

元年春王正月　隱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杜預曰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補曰孔廣森曰古者諸侯分土而守分民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故各得紀元於其竟內孔氏不純臣之說本五經異義公羊說及白虎通其云各得紀元又左傳義也孔穎達引爾雅曰元始也正長也又烝案左傳曰王周正月謂建子月也月所以有建者相承謂斗杓所指據逸周書周月云是月斗柄建子始昏北指也但恆星右旋有歲差實夏實周已差一次至今差二次故祖沖之云月位稱建諒以氣之所本非謂斗指而歲周因緣周髀北極璿璣四游說之璿璣光又考而明之謂周髀者當圖之法也其圖書實象非實數也以黃赤二極一聯為一綫於此綫上距北極五度指一星以為識命曰北極璿璣一晝夜左旋一周而過一度極以冬至夜半加子春分夜半加卯夏至夜半加午秋分夜半加酉十二月建之名因之而起也范注用杜預者最多此以杜預曰著於下其實上二句亦杜語

雖無事必舉正月　補曰玉篇曰雖詞兩設也疏曰此言無事直據正月無即位之事非是通一時無事文烝案禮記曰過而舉君之諱鄭君注曰舉猶言也又史記載舊楊奮稱亂為舉亂士相見禮弓注並曰舉猶舉也則舉亦訓稱矣說文稱字爾雅偁字皆訓舉

謹始也　謹君即位之始補曰於文無即位之事而書時實有其事不可全闕其實故空書正月以謹其始即十一年傳云所以正隱是申足此義也莊閔僖之元年皆空書正月皆以明其實即位定之元年不空書正月則知其實未即位矣不釋春者月繫於時史之常文也夏正建寅殷建丑周建子孔穎達謂月改則春移是也不釋王者亦史之常文顏此建子之月乃周王之正月無他義也唯桓元年之書王有謹始之義與諸公不同故彼傳明之也公羊家及諸讖緯有五始之說謂元也春也王也正月也公即位也此皆俗儒增益讖緯不可援以說傳也凡傳言謹者皆謂詳其文以慎其事凡傳釋經之取義如言謹則君子所取義於譏也春秋之書一言以蔽之楊雄說理莫辯者是也夫子言春秋以道義言其義則丘竊取之正是此意故穀梁子釋經事明義理十一卷皆同鄭君謂穀梁善於經優助謂穀梁意深隱謹嚴胡安國等謂穀梁最精密葉夢得謂穀梁所傳參而李光地曾承朱子之學其論春秋家曰穀梁尤好皆不易之言

公何以不言即位　據文公言即位　補曰左氏實建服虔注以為隱莊閔僖四公皆實即位孔子脩經乃有不書顧容亦以為春十二公國史盡書即位也凡傳參說經閔辭自易文言傳已有此體

成公志也　成隱讓桓之志補曰杜預據下為說之意也言成者權讓而讓事不成特成之也杜預謂諸公不行即位之禮故不書穀梁曰凡以不書即位為不行即位之禮者非也杜氏以為攝不即君位而亦改元朝廟與民更始夫正君臣之位不可不有始即位者正君位之始云即位者命之天子承之始封之君非先君一人之位雖先君不有其終新君不可不有其始不即君位於改元之初及其視朝正朝位乎苟繼故者視朝然後即君位亦豈得無深痛不忍之情不不廢改元朝廟與民更始而廢正百官非義也以桓之事考之左氏言討寪氏有死者是欲權隱之見殺而不可方詐為自權之計以殆斯禍使繼故不即君位廢大變者無敢或異一行其禮則忍於先君桓何所快於行即位之禮而蕩示國人以寔閔乎桓亦為用是言之春秋十二公皆行即位之禮舊史皆書即位也君子脩春秋於隱不書者故隱之身自以為攝不忘先君之志故書春王正月以存其事不書即位以表隱於莊閔僖不書者皆繼故即位經國之體不可以己也殺其位者宜有深痛之情異於繼正故書春王正月以存其事不書即位以見其情隱為繼故之正閔傳為繼故之正例桓宣亦是繼故而書即位以莊閔傳之變文書桓即位者也事也讓也惜者是為忍於先君是又繼故之變文也春秋乎隱其事之值於變者三焉諸侯無再娶之文惠公失禮再娶仲子立桓為大子終非隱所得而進讓於先君也上居嫡之位攝行君之政生不稱公死不稱薨隱可以為元非攝主比也繼世之君諸臣諸父兄弟隱既立而猶奉桓為大子其於君臣之義者也書之為惠公隱之也明乎隱立即位之義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間其盡矣乎

焉成之　補曰焉安也

言君之不取為公也　言隱意不取為君也書公君也　上言君下言公互辭補曰明隱雖行即位之禮而意不取為君公如未嘗即位也君公雖是互辭而公字是經書即位之文故必出於下

君之不取為公何也　補曰據以下皆書公得有不取為公之義

將以讓桓也　補曰將猶欲也桓長讓之自歸讓也

讓桓正乎曰不正　隱長桓幼補曰不正者言君子之取義以為不正也閒春秋以讓桓為正乎答言不以為正也下言書則其不正焉何也加一焉字意尤明也十一年傳曰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也是即春秋不正隱讓之微文也正之訓是也定也直也中也善也古讀皆平聲如正月隱讓所以為不正者下所云成父之惡廢兄弟之倫忘君父之命以行小惠其義多端而兄弟之倫為主故注專以長幼言之

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　補曰疏曰此云春秋成人之美下云春秋貴義而不貴惠顯言春秋者上廣論春秋之理以明之下專以隱為書又

惡其不正恐人不信故亦言春秋也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不明讓者之善則取者之
惡不顯補曰欲惡桓故善隱春秋懲惡而勸善也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弒之則桓惡
矣補曰陸德明音義曰弒又作殺說詳後四年桓弒而隱讓則隱善矣補曰桓惡而隱善故善隱以惡
桓申足上意上言美下言善者朱子所謂善者美之實也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據善無不正春秋貴
義而不貴惠惠謂私惠信道而不信邪信申字古今所共用補曰鄭君士相見禮注曰古文伸作信儒
行注曰信讀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韋昭國語注曰信古申字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
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補曰輿子通惠公以再娶仲子之故嘗欲立桓爲世子公羊傳諸侯不再娶明再娶
亦妾也呂大圭曰仲子不得爲夫人則桓不得爲適子故曰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
終歸之於隱是以正道制邪心補曰既終也毛詩傳曰既者終其事鄉飲酒禮注既卒也爾雅卒既也義皆同惠公終不敢以仲子
爲夫人故終不立桓爲世子以隱是長庶故以與隱案左傳隱母聲子爲繼室有謚桓母仲子雖再娶無謚是知桓母但有手文之
祥曰爲魯夫人惠公不以爲夫人明矣公羊不知惠欲與桓後終與隱乃謂桓以母貴當立諸大夫以隱長擁立隱隱爲桓立故欲
反之桓開卷之初便失事實左傳言隱立而奉桓言攝亦不明言惠之終立隱而隱不宜爲攝蓋由魯子孫皆桓之胤史書不盡其
辭而左氏因之耳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補曰已已隱也爾雅曰探取也又曰試也則
是成父之惡也補曰成卽揚也兄弟天倫也兄先弟後天之倫次補曰兄弟兼適兄弟庶兄弟言之公
羊傳諸侯壹聘九女諸夫人八妾也夫人之長子爲太子太子死則立其母弟是立適依兄弟之倫也八妾所生子通以年長幼爲
兄弟無太子適子則立庶子最長者一人是立庶亦依兄弟之倫也惠公元妃孟子早卒無太子適子隱以長庶爲兄宜立桓爲弟
不宜立周制天子諸侯立子之法穀梁與左氏說同以後四年傳文十八年傳與此傳合觀之略可見又論之於彼二處爲子
受之父爲諸侯受之君隱爲世子親受命於惠公爲魯君已受之於天王矣補曰左傳桓爲太子據始也此
言爲子受之父據誕也爲隱生正桓不正春秋不以賜生君桓猶以桓受命同之正君況隱乎已廢天倫而忘君
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弟先於兄是廢天倫私以國讓是忘君父補曰小惠非義也小道非道也邪也曰者
目經意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補曰千乘之國大國也古書皆以千乘目大國千乘者賦也詩魯頌
言魯制曰公車千乘毛傳曰大國之賦千乘陳奐疏曰此賦兵之車數也司馬法有二說一說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
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
具備謂之乘馬一說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
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
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案前一說甸出一乘因是而推四甸爲縣縣出四乘四縣爲都都出十六乘後一說成出一乘終出十乘

同出百乘與漢書刑法志同井邑丘甸縣都出賦法通成終同出軍法說者混爲一制非也千乘亦有二說一說以一乘七十五人
計之千乘有七萬五千人一說以一乘三十人計之千乘有三萬人出軍之千乘與出賦之千乘本自不同楚語國馬足以行軍公
馬足以稱賦明不同也又孫案包咸論語注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何休公羊注亦曰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公
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其說又異又詩言公徒三萬鄭君箋以三萬爲三軍鄭志答臨碩以爲二軍
鄭志是也說見襄十一年許慎五經異義曰公車千乘謂大總計地出軍也公徒三萬謂鄉遂兵數也蹈道則未也
未履居正之道補曰二句又申小道義也疏曰伯夷叔齊及太伯等讓國史傳所善今隱讓國而云小道者伯夷爲世子其父尚存
兄弟交讓而歸周父沒之後國人立其中子可謂求仁而得仁故以爲善今隱公上奉天王之命下承其父之託百姓已歸四鄰所
與苟探先君之邪心而陷父於不義開篡弑之原啓賊臣之路卒使公子翬乘釁而動自害其身故謂之小道至於太伯則越禮之
高以輿周室不可以常人難之又孫案疏說是也傳以成志之文著而不正之文徵故詳言以明之昔楚子發克蔡辭賞荀卿子譏
之曰反先王之道亂楚國之法抑卑其後世以爲私廉與傳論隱讓相似師徒之說可以互證後來惟柳宗元論董安于能得荀卿
之意而傳所論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義備焉實夫子之遺意也葉夢得曰三傳釋經各異穀梁之言近實惟能察事之實所以
能盡經之義家鉉翁曰此春秋垂世之法穀梁子得之孔門高第述之爲傳千古大條貫也又曰穀梁之義無以加矣葉氏家氏
所見甚是讓美則成之惡小則不正之此董仲舒所謂春秋常於其嫌得者見其不得而史記世家云春秋約其文辭而指博司馬
相如又以春秋義理繁茂比之林藪卽開宗之章可見矣抑愚因以見穀梁文章之工隨輕重而曲直之所謂其峻而可以厲其氣
者蓋如此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眛邾附庸之國眛魯地補曰魯侯爵稱公者白虎通曰臣子之義心俱欲尊其君父故
皆令臣子得稱其君爲公也尚書曰公曰嗟秦伯也詩云覃公惟私覃子也禮大射經曰公則釋獲大射者諸侯之禮伯子男皆在
也孔穎達曰五等皆稱公禮之常也汪克寬曰燕禮大射儀聘禮五等諸侯皆稱公而公食大夫禮又以名篇則諸君爲公周之制
也說又見僖五年注曲禮曰涖牲曰盟傳曰盟國之重也何休曰于者於也凡以事定地者加于例以地定事者不加于例范注諸
說地名皆本杜預○撰異曰邾公羊作邾婁穀春秋皆然婁乃俱切邾人語聲後曰婁或曰齊人語禮記檀弓同國語孟子諸書鄒
之鄒眛以目从午未之未左氏作蔑案蔑唐蔑亦作唐眛與鄒蔑蔑皆字明說文蔑勞目無精也眛目不明也二字蓋古通眛以午
未之未爲聲莫蓋切別有昧字以本末之末爲聲莫達切目不正也非此字王引之以盧文弨校正說文玉篇考之詳矣諸儒二家與
此異字皆據今本并陸德明音義陸淳纂例其或與今不合乃各出之及者何內爲志焉爾內謂魯也補曰
公羊傳曰及猶汲汲也及者期定於我而彼來會我我及之也故曰內爲志是魯主而外客也用兵言及者亦然何休曰暨暨猶於
是也儀字也父猶傅也男子之美稱也傅附庸之君未王命例稱名善其結信於魯故以字
配之補曰注釋傅非也傅讀爲夫毛詩傳曰夫傅相也鄭君郊特牲注曰夫或爲傅則夫傅古通用士冠禮記章甫鄭以爲表明丈

夫又云甫或爲父古書甫父亦通用傳言父猶傳稱甫猶夫以其非本訓而義相近故言猶耳郊特牲曰夫也者夫也夫爲男子美稱故春秋時人名字多加父名或加夫也邾儀父左傳曰邾子克也案周有王子克字子儀楚鬬克亦字子儀宋桓魋之臣曰子儀克盟會者所以繼好息民邾與魯最近爲好於魯春秋尤重之故不言邾克而言邾儀父左傳所謂貴之也注附庸三句本杜預

其不言邾子何也據莊十六年邾子卒稱邾子邾之上古微未爵命於周也邾自此以上是附庸國補曰左傳曰未王命與此同詩書頌曰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不日其盟渝也日者所以謹信盟變故不日七年公伐邾是也補曰爾雅曰渝變也疏曰公盟皆日故知非例不日左氏惟大夫卒及日食以日月爲例自餘皆否此傳凡是書經皆有日月之例者以日月相承其事可悉史官記事必當具文豈有大聖脩撰而或詳或略故知無日者仲尼略之見褒貶耳又孫案春秋無事猶空書時月蓋本魯史舊文豈有例當具日月者而史反遺之後儒又以當日月而不日月者概目爲史闕文不知夫子所據策書如夏五之屬者甚少傳惟於夏五言以遺傳疑不可悉援此例也晉史有日君子以後之渝盟追去日者凡春秋之文屬辭比事前後相類彼此互明斯乃大聖制作之義非以爲史法也以以不日見之者隱之渝盟遠在七年不去盟日無以顯之與定三年盟拔同義皆所以重盟約之信貴邾魯之好桓十七年盟趡哀二年盟句繹則一二年間即背盟好其爲惡事昭然易知故還依公大夫盟書日之常文而其義自見傳亦可不復褒文也眛地名也補曰公羊曰地期也疑此亦當爲期涉後文宿邑名而誤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段有徒衆攻之爲害必深故謹而月之鄢鄭地補曰書史凡殺世子母弟皆月君子改從時例志者蓋來告說見後二年○撰異曰陸淳春秋纂例曰克公羊作剋案今公羊不作剋趙匡引汲冢紀年鄭莊公殺公子圣說文圣讀若彔鹿窟克者何能也補曰爾雅同何能也能殺也補曰訓殺公羊同爾雅曰剋勝也又曰勝殺克也是亦同也傳合能殺二字以解克字依說文剝有从力之勉古祇一字何以不言殺補曰據殺世子母弟皆言殺見段之有徒衆也言鄭伯能殺則非人不能殺矣知段衆力彊盛唯國君能殺之補曰傳解克字非解鄭伯字注非也傳言段有徒衆變言克以見之即左傳傳曰克之例所謂如二君故曰克者也凡傳解經言見者皆謂經文所該使人望而可知是所以見之或言著者亦見也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爲弟也補曰知亦見也周秦之書多以知爲見左傳曰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呂氏春秋曰文侯不悅知於顏色經文雖隱皆有所見何以見之殺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爲弟也母弟同母弟也目君謂稱鄭伯補曰目見也謂斥見之何休訓如此後皆同也君殺大夫公子則直稱國而不斥見君故目君則明其爲世子母弟不嫌殺是世子者非所據也萬斷然以爲大夫公子對國言弟世子對君言屬辭之審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補曰何休曰貶猶損也又孫案凡言貶者皆謂有所卑損後儒泛以褒貶作美刺字解非也疏曰段附爲實稱弟則不實去弟乃是其常而云弗謂弟貶之也者天王殺其弟佞夫以無罪而稱弟今段不稱公子又不稱弟故云貶之又且相殺之例與尊常異故知去弟者貶之也又孫案傳解弗謂弟又稱弗謂公子者連類并言之段失子弟之道矣補曰失道故貶賤段而甚鄭伯也賤段謂不稱公子公弟甚鄭伯謂目君也補曰殺世子母弟以目君爲例者皆是甚其惡此亦從例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雍曰段恃寵驕恣彊足當國鄭伯不能防閑以禮教訓以道縱成其罪終致大辟處心積思志欲殺弟補曰爾雅曰慮謀也思也屢子經曰慮求也雍并取左傳譏失教爲說理固如此非傳意也傳但據殺弟言之處心積慮成於殺者即上文能殺之謂與殺佞夫言忍親言甚之正同譏失教之義自在其中矣于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段奔走乃至于鄢去已遠矣鄭伯猶追殺之何以異於探其母懷中赤子而殺之乎君殺大夫例不地其鄭伯之殺弟故謹其地補曰又以謹地見其也然則爲鄭伯者宜柰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此蓄臣子之道所犯在己故可以申兄弟之恩補曰左傳周公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注首二句本公羊他處文案傳及公羊並以爲鄭伯殺段左傳曰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又曰不言出奔難之也杜預謂段實出奔而以克爲文明鄭伯志在於殺難言其奔杜意亦克亦是殺而事實是奔劉敞則以爲實見殺左氏誤也今考左傳五月之文在伐諸鄢之下與經似不合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宰官咺名仲字子宋姓也婦人以姓配字明不忘本因示不適同姓也妾子爲君賵當稱謚成風是也仲子乃孝公時卒故不稱謚平王新有幽王之亂遷於成周欲崇禮諸侯仲子早卒無由追賵故因惠公之喪而來賵之賵例時書月以謹其晚補曰天王義在莊三年傳注首二句公羊杜預語公羊又曰屬爲以官氏宰士也何休曰天子上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略稱人孔廣森曰周禮冢宰之屬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左傳載晉聘周之辭曰歸時事于宰旅然則下士稱宰旅中士上士稱宰士也又孫案孔說得之服虔說左氏以爲宰夫而孔穎達引宰夫職曰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以爲既掌弔事或如亦使其說甚核但服孔依左傳以爲咺貶稱名本當稱字則以以下大夫四人當之不可通於宰士之說非也凡王臣不繫官者唯宰宰者謂大宰也小宰中大夫也宰夫下大夫也上士也中士也爲見傳九年何氏謂上士以名氏通不知宰夫之上士亦稱官也謂中士以官錄不知中士非屬宰夫者亦稱氏也唯謂下士略稱人當依用之蓋宰旅亦同矣惠公史記名弗湟孝公稱子也仲子繫惠公猶成風繫僖公非夫人之辭也直言仲子成風則夫人之辭也成風違禮有謚故稱謚仲子無謚故稱字注言賵當稱謚非也仲子字姓五句本何休平王新有六句本鄭君釋廢疾見禮記正義鄭意謂經原其情故不如文五年之舉叔不言來其傳例來者接公之辭言之者錄辭爾雅曰之閒也杜預曰賵者不反之辭何休曰言歸者與使有之辭天地所生非一家之有有無當相通又孫案蓋史歸賵之屬皆月君子或略之母以子氏妾不得體君故以子爲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補曰明以惠公氏也左氏公羊皆以仲子爲桓公母謂歸二賵今穀梁獨異者疏曰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彼不先書成風明母以子氏宜歸成風襚而已成風既是僖母此文正與彼同知是惠公母也鄭釋廢疾亦云若仲子是桓之母桓未爲君則是惠公之妾天王何以賵之則惠公之母亦爲仲子也鄭二云亦爲仲子者以左氏公羊言仲子桓母故也然則魯女得並稱伯姬叔姬宋女何爲不得並稱仲子也文孫案疏申鄭確矣左氏公羊但知桓母爲仲子而桓母仲子不見經者也桓母不知歿於何時即歿於桓時而當時猶未敢立妾母爲夫人史不得書薨書卒書葬故經無文也自成風以前妾母無爲夫人者故隱母聲子桓母仲子閔母叔姜卒葬皆不見經也隱於妾祖母則考宮以尊之彼三母者又無追尊之事焉疏引歸襚爲證公羊於彼亦誤以爲兼二襚

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補曰不知天王爲是賵人母邪賵人妾邪君子受之謂是賵我惠公之仲子從其可辭也昔孟子受宋薛之餽金於宋辭有遠行而辭曰餽贐於薛有戒心而辭曰爲兵餽皆以可受而受此能以春秋決事者矣凡言君子者謂脩春秋之君子也孔門或稱御爲君子故論語曰君子不以紺緅飾君子溫而厲也易詩書儀禮屢言君子蓋伊尹所謂君國子民是其本義而孔子對哀公言君子者人之成名又其轉義也凡傳解經多言辭經之取義皆以辭見故此曰可辭二年曰專行之辭三年曰內辭外辭此類不可悉數知其辭則知其義乃讀經之要法實脩經之本旨也辭之正字作詞依說文當作詈詈者意內而言外也

其志補曰志記也凡傳言其志者猶公羊言何以書何休曰諸言何以書者問主書不及事也常事不書補曰荀子曰吉行五十奔喪百里賵及事禮之大也此不及事故志不及事者鄭二云仲子早卒范云仲子乃孝公時卒是也鄭范特以傳云不及事意之耳惠立凡四十六年或卒在惠之世亦未可知矣時因惠公之喪賵仲子必賵惠公可知此年無葬惠公文左傳謂十月庚申改葬又以賵惠公爲緩杜預以爲惠公葬在春秋前則惠公之賵亦不及事傳必以爲一賵非二賵者賵諸侯自是恆事例所不志及事與否非所論也若然賵諸侯雖不及事不志賵諸侯之妾母雖及事亦志傳以妾母之義易明不及事之義未著故就一傳言之也注言常事不書是也但以及事爲常事非也常事不書本公羊語依傳則當言恆事不志傳言恆公羊言常傳言志公羊言書以恆爲常者避漢諱也公羊於田狩祭祀兩言常事不書此史例本爲恆事而經因之也傳於公出覲迎言恆事不志此經改從恆事之例而傳特言之以包其餘也田狩祭祀之屬爲恆事全不志者也公出覲迎之屬爲恆事雖志而略其文猶不志也推校全經一一可見

賵者何也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四馬曰乘含口實補曰四馬者謂大夫以上至天子也士不備四士喪禮下篇公賵玄纁束馬兩是也公羊曰車馬曰賵荀子作輿馬孔廣森引雜記諸侯相賵以乘黃大路明亦得有車也衣者兼裳爲言衾被也士喪禮小斂衾祭服散衣凡十九稱大斂絞紟衾二君襚祭服散衣庶襚凡三十稱喪大記以爲大夫五十稱君百稱襚之多少無以言之貝水物古者以爲貨玉者璧也飯以貝含以玉通言之皆曰含雜記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此所謂飯用米貝傳不言米者米非所含也周禮天子不飯貝而有飯玉鄭君曰碎玉以雜米白虎通則云天子飯以玉諸侯以珠大夫以碧士以貝也周禮有含玉鄭君謂柱左右齻及在口中者雜記諸侯相含執璧將命左傳陳子行使其徒具含玉又聲伯夢食瓊瑰爲含象則大夫含璧珠玉矣錢者貨幣之名以銅爲之所以貿買物錢財用故曰錢財先鄭說泉布以爲貨曰泉行曰布泉錢古今字但據周禮泉府鄭衆注云故書泉或作錢則錢爲正字泉爲假借字非取水泉義也何休曰賵猶覆也襚猶遺也賻猶助也案四句通釋經例荀子書略同又云玩好曰贈又云賻賵所以佐生也贈襚所以送死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及者何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卑者謂非卿大夫也補曰韋昭國語注曰卑賤也左氏劉歆賈逵說春秋之序三命以上乃書於經穎容以爲再命稱人至劉歆則謂三命以名氏通再命名之一命略稱人案此皆無以言之凡非大夫皆曰卑者大夫即卿命大夫卿命於天子傳所同並言卿大夫非也此傳解及宋爲內諸直書事者發例解宋人兼爲列國盟會言人者發例也列國皆有大夫非大夫則稱人稱人則知是卑者此其常文猶內之直書其事諸小國本無大夫雖大夫亦稱人亦是卑之楚之先無君無大夫不論君臣其常文皆稱人戎狄吳淮夷不論君臣其常文皆無人

卑者之盟不日凡非卿大夫盟信之與不例不日補曰略之也傳發通例宿邑名也補曰此宿非國故辯之左傳後七年宋鄭盟于宿當是宿國耳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補曰何休曰月者爲下卒也例見下四年注案來朝時者經例也史例皆月何休又曰十一言有二者起十下復有一非十中之一杜預釋例說有年有[illegible]之等以十有一年十有一月爲比然則有與又異○撰異曰祭邑字汲冢穆天子傳說文皆作鄒來者來朝也補曰以不稱使而言來知是來朝其弗謂朝何也寰內諸侯天子畿內大夫有采地謂之寰內諸侯補曰文選注引尹更始曰天子以千里爲寰寰古縣字爾雅曰侯君也王官各君其采地故亦稱諸侯雖爲諸侯不全爲國故書曰百里采二百里男邦明采無邦名散文或通言耳左傳周公之胤有祭有凡文之昭有毛聃原皆采地之名聃即九年之南傳曰南氏姓也則凡采皆氏也孟子曰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王制曰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此言采地之制禮運曰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或云采取其邑之租稅不得有其土地人民或云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或訓爲仕王事或訓事業前二說近是國語晉文公屬百官大夫食邑士食田官宰食加周禮有賞田有加田有士田士田即孟子王制之圭田三者又皆在采地外鄉之天子之上士以上皆有采地春秋稱氏者皆以采氏矣九年傳曰季字也則伯叔皆字也定十四年傳例曰天子之大夫不名明自下大夫以上皆不名與書卒者異例但公羊以祭伯冉爲下大夫則凡宜稱伯叔季者當是上中大夫此祭伯蓋上大夫祭氏前有祭公謀父後又有祭公皆爲三公則此來朝者當爲卿卑是上大夫也經又有稱父稱子者穀梁公羊無明文以意測之稱子者上大夫稱父者通上中兼

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補曰言會以包覲聘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補曰與許也從省同使人聘則不與使自來朝則弗與朝皆同意也春秋之義主於撥亂反正凡傳或言不正或云云或言非正也皆以明君子取義所在與讓桓不正同聘弓鍭矢不出竟場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聘遺所以結二國之好將彼我之意臣當稟命於君無私朝聘之道補曰疏曰糜信云聘問也古者以弓矢相聘問文孫案若鄢陵之戰楚子使工尹襄問郤至以弓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是也爾雅曰金鏃翦羽

謂之鍭孫炎曰金鏃翦羽使前重也考工記曰鍭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毛詩傳曰鍭矢參亭方言曰關西曰箭江淮謂之鍭又曰凡箭鏃廣長而薄鎌謂之鈀郭璞謂鏃卽今之鈀箭也竟場者疏曰竟是疆界之名至此易主故謂之疆場又孫案詩曰疆場翼翼毛傳場畔也廣雅疆場限畔界也孔穎達謂田之疆畔至此易主名之為場義與此同古祇作易字故周易喪羊于易諸家皆作易也周禮鄭衆注說文皆曰脩脯也鄭君注曰薄析曰脯捶之而施薑桂曰鍛脩又曰脩與脯析言則異統言則同也每一脡為一朐鄉射記曰朐長尺二寸一朐謂之一挺亦曰一朐束者十挺也凡物十曰束不行猶不出竟字以便句耳檀弓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王引之曰玉篇貳並也左傳莊貳敵也天子聘遣諸侯天子之臣亦聘遣諸侯則是與天子相比並相敵耦故謂之貳人臣不敢並於至尊故無外交故曰有至尊者不貳之也郊特牲曰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為乎諸侯之庭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正與此同義范注賜以不稟命自專為貳禮記正義又解為二心皆非其訓又孫案聘遣謂之比並至尊與事命之事也六句申言不得外交之義兼王臣及諸侯臣言

公子益師卒補曰孝公子衆父也何休曰公子者氏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案此不去氏義在後五年傳

大夫日卒正也君之勳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故錄其卒日以紀恩補曰許桂林曰正者言常理也常例也又孫案大夫日卒諸侯日卒傳皆曰正也又曰葬時正也日弒正卒也子卒日正也又他釋經每曰正也並悉同解而其事各異注前四句左傳晉屠蒯語

不日卒惡也罪故略之補曰疏曰益師之惡經傳無文蓋春秋前有其事案信二云益師不能防衞社稷使桓弒隱若益師能以正道輔隱則君無推國之意桓無篡弒之情所言亦無案據也又孫案此傳發通例也凡大夫書卒者公家皆有恩禮焉而後史書於策晉荀盈卒未葬平公飲酒作樂而屠蒯譏諫知書時御佐之喪君為之變有常禮矣至君子脩經以日不日分別見義仍其舊而存日者為正變其例而去日者為惡而正與正惡與惡又各有別則又有實之疏之之文或并沒其卒皆據舊史而加損之若柔溺翬伯之不卒則史所本無也

二年春凡年首月承於時時承於年文體相接春秋因書王以配之所以見王者上奉時承天而下統正萬國之義然春秋記事有例時者若事在時例則時而不月月繫事末則月而不書王書王必皆上承春而下屬於月表年始事文莫之先所以致恭而不黷者他皆放此唯桓有月無王以見不奉王法爾

公會戎于潛南蠻北狄東夷西戎皆氐羌之別種潛魯地會例時補曰曲禮曰諸侯相見於郤地曰會左傳曰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戎宜以蠻舉者孫助曰凡戎狄舉號若臣同辭注南蠻二句本杜預杜元文曰戎狄夷蠻皆氐羌之別種也皆謂居中國若戎子駒支者杜此言甚當凡春秋之戎狄夷蠻皆在禹貢職方九州之內非爾雅所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者也八荒之內為四海四海之內為九州五服胡渭謂禹貢曰古所謂中國者甸侯綏三服之地所謂四夷者要荒二服之地皆九州之內也所謂四海者九州之外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王者所不治也胡說是也舊史會皆具月○撰異曰陸淳纂例曰潛公羊作岑案今公羊不作岑唐石經禹貢沱潛毛詩叢魚之潛史記韓詩皆作涔

會者外為主焉爾補曰會者期定於彼而我往會彼故曰外為主是會客而外主也凡會而復盟者如公及邾儀父盟于眛及宋人盟于宿此類皆內為志也若後文公會齊侯盟于艾之屬則外為主也會而不盟者此潛之屬皆外為主若是內為志文不得稱及以會其書之則曰衞侯會公于沓鄭伯會公于棐邾子來會公傳發內為志外為主之例則用兵從例可知故四年伐鄭十一年入許皆不發傳

知者慮鑒察安審危補曰疏曰謂知為司徒主教民察民之安危也

義者行臨事能斷補曰疏曰謂義為司馬司馬主斷制也

仁者守衆之所歸守以堅固補曰疏曰謂仁為司空司空主守也又孫案惠行皆言出竟也守言守國也大戴禮虞戴德荀子書並云諸侯相見卿為介以其教士畢行使仁守又白虎通曰王者出一公以其屬守二公以其屬從毛詩傳曰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謂尹吉甫張仲也○仁者守之為守國猶論語仁能守之莊以涖之謂守官職官也易繫辭傳何以守位曰仁語意亦同矣鄭衆于諸言仁者皆朱子所謂愛之理也仁較深於愛如言仁者愛人仁民愛物皆是若以心之德言則如左傳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晉臼季曰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管子書管仲曰語曰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此類乃衆善之大名不可概論

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出會補曰言國有此三者之臣或從君出或留居國然後君可會諸侯春秋盟會雖多三者得人則謂傳書引古書成文通為凡會言其正法乃春秋文外之意

會戎危公也無此三者不可以會而況會戎乎補曰注非也此與上五句文意不相屬乃專解經志會戎意也以華會戎事有可危史有其文君子取其義也注誤連上為說疏申之曰人君之行二物從一物守然後可會中國之君桓公無三臣之策而出會齊侯身死於外故後桓十八年重起例明其不可是以此注云無此三臣不可以會而況會戎乎兼為桓公生此意楊氏說亦明暢其會非傳意也又曰此既危公而不月者餘逆云會戎雖危有三臣之助不至於難故不月也又孫案范注實誤以無三臣為危餘尤失之戎而言會卽為危矣不煩復加月

夏五月莒人入向入例時惡甚則日文惡則月他皆放此補曰左傳例曰弗地曰入公羊曰入者何得而不居也稱人者小國無師無大夫非君將則以稱人為常皆從微者之文皆是微之與下鄭人略有異也舊史入皆具月日

入者內弗受也入無小大苟不以罪則義皆不可受補曰傳謂凡稱入者是內弗受之辭注非也言入則不以罪明矣

向我邑也自魯而言故曰我也補曰左傳以此為向國杜預據漢志云沛國向縣古向國誤卽譙國龍亢縣東南之向城於今為鳳陽府之懷遠縣地而莒為今沂州府之莒州相距且千里蕞爾之邦難師遠入事必不然顧炎武引于欽齊乘說以為沂州西南一百里之向城鎮卽後莒城向盟向取向之向於今為莒州地是夾莒大圭曰讀春秋之法經之所有則從經文孫案諸侯內邑直言伐我某鄙常文也言伐某鄙又言圍某鄙圍成變文也直言入向尤變文也其說見下舊史當先言伐某鄙後言入向

無侅帥師入極二千五百人為師補曰無侅公子展之孫稱師者衆之通名言師猶言軍如後世之言兵也說詳周禮人數非也說見襄十一年此事衆上月○撰異曰侅左氏公羊作駭後同奇侅非常與駭聲義皆同也帥公羊作率蔡春秋皆然公羊於帥師字本皆作率師而唐石經公羊此作帥僖十五年作率以後率帥錯出皆由轉寫亂之

入者內弗受也極國也苟諱滅同姓故變滅言入傳例曰滅國有三術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極蓋卑國也內謂所入之國非謂魯也補曰疏曰內

棄受傳言之者惡內外不同故所義以同之文孫案內城晉諱言取此言入者蓋欲與入向連文說見下公羊入取並爲誤孔廣森以爲易曰取難曰入孔意以師師爲文則不得但言取履得其辭未證其義也入向爲邑入極則爲國故傳特備文實達說左氏以極爲戎邑非也書史凡滅皆具日苟焉以入人爲志者人亦入之矣補曰此合上入向言之我欲入極則人亦入我向矣事在而志者全經推見至隱之教也志動而機應此經屬辭比事之旨也凡外來伐者皆言伐我某鄙今特變言入向以顯茲義然則入極變取言入實爲此當春秋亂世日尋干戈受師出師內事先見若同常文無以寄義故因連文書入書曰天道好還會兵必死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乃治國之要道開篇設戒餘從同矣春秋以一心正萬心傳諸解經曰探邪志曰康心議處曰以人入人爲志此類皆卓絕於左氏公羊之外呂祖謙曰史心史也記心記也不稱氏者滅同姓貶也補曰公羊曰無駭者何展無駭也考左傳無駭死而後命爲展氏則史本書無駭不書展無駭但君子修經大夫例稱氏左傳無駭之官司空也書追氏之使經例前後畫一今不追氏是知爲滅同姓貶之抑或左氏命族之文不可依用矣後儒書李固曰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貶無駭以閉利門案貶無駭即所以譏公也不從隱不爵大夫去氏者後卒從例則此處稱氏無所據也滅同經爲伐本說具傳二十五年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傳例曰及者內爲志焉爾唐魯地補曰唐魯邑下五年之棠此與上會非一事也上是外爲主會而不盟此是內爲志會而後盟眞桓元年盟越同又論之於彼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不親逆例月重緰之親迎則時補曰爾雅曰逆迎也往本何休○撰異曰履緰左氏作裂繻穀淳曰誤也逆女親者也親者謂自逆之也補曰何休曰禮所以必親迎者所以示男先女也於廟者告本也夏后氏逆於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徐彥曰鄭書夏后氏逆於廟庭云云是也文孫案亦鄭詩箋夏之使者侯堂謂春秋之禮三家義也著鄭戶三家作戶使大夫非正也補曰非正故志之傳者則不志諸侯來親迎亦志內出親迎則削史文不志者嘗例也以國氏者爲其來交接於我故君子進之也傳例曰當國以國氏專者以國氏進大夫以國氏國氏雖同而義各有當公子公孫之君代位故去其氏族國氏以表其無禮者無知之徒是也若庶姓微臣雖爲大夫不得爵命無代位之禮則不書其氏若某國某國之臣故國氏以别之宋鄭之倫是也履緰以名繫國者其奉國重命來爲君逆傳接公行禮故以國氏重之成九年宋不書逆女以其逆者微公不會同履緰亦足知其非卑者公羊傳曰春秋不嫌此同實遂是不嫌同辭爲左氏舍族之例或厭以會君或貶以尊其傳隨公夫卿位以明之公羊夫卿位以表卿又同而卿異者甚來故不可以一方求之補曰不接於我者謂交接公也莊本以之例非僂說也傳言爲其來交接於公故知之言以明傳例小氏國無大夫例也小國無大夫者大夫辭也言輕略其人故國氏卑者同同例若有不可也不目言者則不氏而直以國氏亦與卑者同例屬緰之進所以不可不目言者也惟於盟會言其以國列大夫以曹莒之列盟會大夫於許長於鄫以下言曹莒則諸小國之故何休曰紀無大夫最爲得旨而范乃以宋例紀謂履緰非卑者誤矣在之則履緰非卑者故書之文在春秋則履緰亦卑也故書之而以國氏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伯姬傳女補曰公羊杜預語也何休曰不稱公子者婦人外成不得獨繫父母文孫案女子許嫁則稱字見僖九年傳凡女子不以名行若曰宋女衛嫁則紀述之辭也曰君之妾秉則諸抑之辭也曰讀使重見則輯昵之辭也何休又曰書者父母恩錄之也禮男之嫁取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女之嫁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內女歸例月恩錄之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嫁而曰歸明外屬也反曰來歸明從外至反謂爲夫家所遣補曰左傳出曰來歸公羊大歸曰來歸從人者也補曰從者從其教令從夫也從夫故稱歸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夫死從長子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補曰此承上語言之也制於父制於夫亦從也喪服傳郊特牲大戴禮本命篇向女鄭孟嗣母魯之母師春秋繁露傳皆略同伯姬歸于紀此其如專行之辭何也曰非專行也吾伯姬歸于紀故志之也補曰璩曰案信二云不稱使者以若專行也爾決夫人至弁稱逆者此直云伯姬歸故闕之下云吾伯姬歸故志之也明從逆者不足錄故與內夫人至異也其不言使何也怪不言使紀來逆女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言君不親逆而大夫來逆故曰微也既失其大不使稱其細故不言使履緰也補曰逆女本無使道使則逆之道微矣故不足道此言之也非也趙訪曰紀爲使人來逆女使人非禮也非禮者禮無其文禮無其文而書使是無禮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密莒地補曰不日爲在後八年傳○撰異曰伯左氏作帛杜預以爲裂繻字案趙匡引服云紀年同此左氏謬而竹書因之也趙氏曰左傳云魯故也竹書自是晉史亦依此文而書何疑明不足據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紀子以莒子爲伯而與之盟伯長也補曰伯長爾雅文古有東西二伯春秋時曰王官伯曰侯伯又一州之長爲伯亦曰伯即方伯也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伯先也年爵雖同紀子自以爲伯而先補曰此兩或曰異下八年異前並舉之傳亦並載之非以前說爲非後說爲長也傳之於前說者存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夫人薨例日補曰論語曰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邦人稱之曰君夫人何休曰夫人以姓配其號者明與仲子同傳曰言夫人人必以其氏姓何休又曰日者恩錄之文公夫人皆同例也夫人薨不地夫人無出竟之事薨有常處常處者小寢也說見莊三十二年夫人者隱之妻也補曰隱稱公故妻稱夫人隱讓桓母仲子在君位之妻故降禮不從正書之疏曰左氏以爲桓母仲子桓未爲君其母稱夫人是亂嫡庶也公羊以爲隱母聲子則隱爲君何以不書葬若以讓不書葬何爲書夫人子氏薨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隱弑賊不討故不書葬補曰君子去之葬因弁去其夫人之葬明亦非以爲史法哀十二年疏曰隱夫人從夫之讓故不書葬程子曰公在故不書葬於此見夫婦之義葬夢傳曰先葬不葬特君而後葬周道也胡安國曰明嫡胡銓曰合葬發給曰葬禮夫備諸說皆與杜異於傳從君之義亦可通也不言薨言卒者傳使文左氏公羊解經皆以書不書立義此傳參言志

少言書古人用字之例各有不同也

鄭人伐衛傳例曰斬樹木壞宮室曰伐伐例時補曰注引傳例在後五年傳人衛者也義在僖二十八年傳衛者謂非對將言將卑也稱人則將卑可知不稱師則師少亦可知是其常文也若將尊而亦稱人文以前則有之說曰文承月下者日月自為讎夫人饑文孫案書史伐皆具月君子略之從時例

三年春王二月補曰何休以為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正月三月夏正月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所以通三統漢書律曆志述劉歆之言亦云春三月每月書王元之三統也今宜從上二年范注為是據此說不可依用在夏殷皆是王正月耳既言二月三月則王為周王明矣孔穎達已有是論**己巳日有食之**杜預曰日行遲一歲一周天月行疾一月一周天一歲凡十二交會然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故有伐鼓用幣之事京房易傳曰日者陽之精人君之象驕溢專明為陰所侵則有日食之災不救必有篡臣之萌其救也君懷謙虛下賢受諫任德日食之災為消也補曰大戴禮誥志孔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孛漢書天文志古人有言曰天下太平五星循度亡有逆行日不食朔月不食望唐書曆志一行之言曰小雅十月之交朔月辛卯虞劇以曆推之在幽王六年開元曆定交分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九入食限加時在晝交會而食數之常也然而君子猶以為變詩人悼之然則古之太平日不食星不孛蓋有之矣若過至未分月或變行而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禦侮而救之或涉交數淺或在陽曆陽盛陰微則不食或德之休明而有小眚焉則天為之隱雖交而不食此四者皆德教之所由生也又曰黃初以來治曆者始課日食疏密及張子信而益詳劉焯張冑玄之徒自負其術謂日月皆可以密率求是專於曆紀者也以戊寅麟德曆推春秋日食大最皆入食限於曆應食而春秋不書者尚多則日食必在交限其入限者不必盡食開元十二年七月戊午朔於曆當食半強自交趾至朔方候之不食十三年十二月庚戌朔於曆當食太半時東封泰山還次梁宋間亦不食雖算術乖舛不宜如此然後知德之動天不俟終日矣若因開元二食曲變交限而從之則差者益多又曰自開元治曆史官每歲校節氣中晷因檢加時小餘雖大數有常然亦與時推移每歲不等杜預云日月動物不能不小有盈縮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有頻交而食者是也又曰使日食皆不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稽曆數之疏密若皆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知政教之休咎文孫案大戴載三朝記漢志引古語後書或疑之然而魯史所記未本舊章聖人之經所以示警陳兵伐鼓古之遺型入門廢朝禮之明訓一行者論在校精詳大儒得之故張治采取之漢建安中太史上言正日當日食劉邵以為梓慎裨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記稱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得終禮者四日食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為變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荀彧善其言日竟不食此足與一行說相證夫堯舜禹時歷年多無日食左傳引夏書乃有辰不集房之事楊簡之言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幷哀十四年為三十七而前漢二百一十二年日食五十三東漢而下轉益加數或一歲而三食大約世愈降則日食愈數此大運盛衰之候與其他災異不同趙汸之言也杜預謂唯正陽之月伐鼓用幣者本左氏說蓋未可據諸日食皆為記異通謂之災左傳晉士文伯論弭災之政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京房所論其意相近范於諸災異所引用易傳五行傳月令穀梁及劉向許鄭等語頗甚用意以其有理皆當存之皆可不必深論且說於後九年傳○撰異曰食本亦言日作蝕後同左氏同諸書三家別本之異皆據陸德明音義

不言朔食晦日也補曰凡食晦日者范以為皆卽本月之晦故於宣十年十七年日食下更書日者並以為閏月餘說以為皆是前月之晦疏引徐邈曰己巳為二月晦則三月不得有庚戌朔也宣十年四月丙辰十七年六月癸卯皆是前月之晦也則此己巳正月晦也宣以二月者蓋交會之正必主於朔今雖未朔而食者之此月所以正其本亦猶成十七年十月壬申而繫之十一月也取前月之日而冠以後月故不得無晦以其不得無晦知非二月晦也案徐邈是也文孫案日食必在朔故一行日日月合度謂之朔無所取之取之蝕也但當時日官曰御失曆以為前月之晦故君子書後月以正之謂如此己巳食者乃二月也非正月也杜謂七年十月食二日亦曆之失故不言其日而言朔謂此十月食者乃朔也非二日也莊十八年三月僖十五年五月皆食朔日之夜故不言日不言朔以明之也春秋之文體而有法於此見爲書時所以有失曆者盡曆家有平朔有定朔自後漢劉洪乾象曆以前皆用平朔有大月之晦日已合辰者有承小月之後而合辰於二日者故或失之也君子正之卽定朔之理也凡日食三十六朔二十六晦七夜二二日一公羊併二日於朔以晦為二日以夜為晦誤矣杜預長曆推此己巳乃二月朔又一行大衍曆推宣八年七月甲子朔日食長曆推宣十年四月丙辰朔是年閏五月大衍曆亦推四月丙辰大日食又長曆推宣十七年六月癸卯朔此四條皆合徐說**其曰有食之何也**補曰曰音聿**吐者外壤食者內壤**凡所吐出者其壤在外其所吞咽者壤入於內補曰疏曰壤字為穀梁音者皆為傷瑤餘讀亦作傷欒信云齊魯之閒謂鑿地出土鼠作穴出土皆曰壤或當字從壤壽如欒信之言也文孫案壤亦通作壌埤倉云壌鼠垤□郭璞方言注音傷**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今日闕□而不知壤之所在此必有物食之**有內辭也或外辭也**邵曰食者內壤故曰內辭吐者外壤故曰外辭傳無外壤也而曰或外辭者因事以明義例閒發傳云三數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亦無其事補曰邵弁非也注以內辭指食外辭指吐吐非經所宜書也康之不書包於饑中亦非無其事也比二句蓋言有為疑辭之或字同例但有之無為內辭其辭最數如日有食之是也或之疑為外辭其辭較著如周易或躍在淵之類文言傳云或之者疑之也是也若通言之其義不異故周秦漢人之書有與或多同用管子曰或者何若然者也墨子曰或也者不盡也若然不盡然內外辭得兼通也莊十八年傳曰一有一亡曰有為諸有字發例此則別為一例故卽經所無之或字分內外辭以明之內卽上下文內字外非外壤之外**有食之者內於日也**內於日以壤不見於外補曰此申上內辭也釋非子曰日月暈圍於外其賊在內言之亦釋辭尊而詳之案詩小雅曰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明古人文例如此史記秦本紀厲共公三十四年日食昭襄王六年日食晝晦三年四月日食凡日食三見六國表秦厲共公二十四年日食晝晦星見躁公八年六月日月食獻公三年日食惠公五年日食獻公三年日食晝晦十年日食十六年日食昭王六年日食晝晦莊襄王二年日食凡日食九見此十二文皆直書食不云有食之蓋據秦記舊文失魯史立文之法矣**其不言食之者何**

也補曰疏曰不言食之者謂不書月食日文孫案焦贛易林比之卒曰圍圍白日為月所食家人之小畜圍圍作杲杲知其
不可知知也補曰未知字依今音讀去聲卽爾雅說文智字墨子經曰知材也經說曰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此
今去聲字也又經篇及莊子並曰知接也經說曰知也者以其知過物而能貌之此今平聲字也論語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
是知也未知字亦音智為是于寶周易注引傳曰不求知所不可知者智也王念孫以為古書智知者之智或作知知識之知亦或作
智據墨子他處及管子呂氏春秋韓非子戰國策淮南子諸書有以智為知者也二字音義互得通借疑其本無定字殆不然矣何
休以為不言月食日者其形不可得而覩故疑言日有食之與傳義相發而說文則曰有不宜有也春秋傳曰日月有食之从月又
聲其引經既衍月字其說又非也有為不宜有言叢依放一有亡之義而失之至以月食日為有之本義則與知其不可知之義適
相剌謬必非舊讀作書之恉矣許氏書往往有傅會字義穿鑿字形者不可不察○春秋書日食不書月食史法之舊也案詩小雅
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漢書天文志引詩傳曰月食非常也比之日食猶常也日食則不臧矣此足明陰陽尊
卑之義齊履謙以為常者謂常數時月食已有術可推故春秋不書夫安見古人必不能推日食乎此言似是而非說又見襄二十
一年

三月庚戌天王崩平王也補曰史記名宜臼幽王太子或作宜咎日者書以明正傳於下諸侯發喪天子書亦同矣王
崩九皆日不書葬例在莊三年傳高曰崩梁山崩厚曰崩沙鹿崩補曰墨子經曰厚有所大也尊曰崩
天子之崩以尊也補曰何休曰崩大毀壞之辭薨小毀壞之辭卒猶終也其崩之何也補曰問書
春秋何以崩天子以其在民上故崩之補曰史承赴書崩君子從而取義焉何休曰為天下恩痛王者其
不名何也補曰據諸侯卒名大上故不名也夫名者所以相別而居人之大在民之上故無所名補曰
大上者最上之稱卽上文在民上也天下一人故不必名又不敢斥名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文三年王子虎卒不日此日者錄其恩深也○擇異曰尹左氏作君以為隱母聲子楊時曾閒
程伯子伯子曰聲子而書曰君氏是何義嘗以尹氏為正尹氏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不書官名疑其
譏世卿補曰案譏世卿者公羊之義傳無是意也不書名者時魯人在周知其卒史因志之非彼來赴故略其名而君子仍之也或
者君前臣名時王書喪未君故不名也不稱尹子者畿內諸侯不得稱爵以卒劉卷卒亦不言劉子卷也傳言大夫當是上大夫
上大夫者卿也尹氏為卿故有世卿之說○公羊於尹氏齊崔氏並曰譏世卿世卿非禮也於黑肱來奔曰大夫之義不得世五經異
義載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則權并一姓妨塞賢路專政犯君故經譏周尹氏齊崔氏也穀梁傳本無此意異義云爾者穀梁家依
放公羊為之也左氏閔元年傳仲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異義載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父為大夫死子得食
其故采如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也又孫案左氏與公羊有同有異而左氏為備言卿大夫不世位是其同也大戴禮子乘孔子對
哀公曰爵不世孟子述齊桓葵丘之命曰士無世官皆其證也言子世父祿賢則世位又論世功官族是其異也商書盤庚之誥曰
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周易訟六三曰食舊德虞翻以為文位三為三公二為卿大夫食舊德者謂食父故祿詩文王篇曰凡周之
士不顯亦世毛傳曰不世顯德乎士者世祿也鄭箋曰謂其臣有光明之德者亦得世世在位重其功也又緇衣序曰美武公也父
子並為周司徒毛傳曰有德君子宜世居卿士之位焉又干旄曰在浚之郊毛傳曰古者臣有大功世其官邑又裳裳者華序曰古
之仕者世祿刺幽王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許慎以為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孟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仕
者世祿又曰所謂故國者有世臣之謂也此類皆左氏之誼也公羊不言得世祿與否而王制曰內諸侯祿外諸侯嗣又曰諸侯世
子世國大夫不世爵又曰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董謂天子之大夫但得世祿諸侯之大夫并祿不世疑公羊家亦相同是一偏之
說也大氐古者官人之法本與封建相輔故子得世父祿賢則并世位其有大功德者則世世在位所以差別取舍實聯邦家天子
諸侯實無異制觀夫盤庚之誥則知周因於殷迨春秋以來尤唯貴戚世臣是賴雖以罪誅皆不絕世猶賞所在人望有歸亦兆審
言孟子以為故國必有世臣至於不得已而後使卑踰尊疏踰戚使人君皆得春秋季友叔肸齊高子之倫而用之則亦何厭於世臣
而欲求天下特起之賢於不可知之際哉愚謂樂氏此論最為明通徹以夫子為政於天下亦必仍稽前典循順時宜康哉斯參世
臣自在作經垂訓何嘗致譏穀梁子解宋殺大夫言司馬為祖之位此正春秋不譏世卿之驗而漢世穀梁家乃用公羊為說誣經
并誣傳矣列國獨秦無世臣沿及始皇而世國與世家並廢天下大勢於是一變學者習於後世情事則必以古制為疑傳說隱約
三朝記等又不備故詳論之公羊之書言母以子貴言大夫不世及國君九世猶可復讎之等皆秦人之法戰國之論也外大
夫不卒此何以卒之也補曰不卒者經例因史例也於天子之崩為魯主故隱
而卒之隱痛也周禮大行人職曰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然則尹氏時在職而詔魯人之弔者補曰傳言為魯主公
羊言諸侯之主又異意同此君子之取義也史亦有此意而傳不論史也辛卯與庚戌相去四十二日王喪既赴而魯弔四旬之內
來往千里喪事尚急則然矣王子虎劉卷不日此以其新為魯主恩深故仍史文錄日所以盈隱文

秋武氏子來求賻天王使不正者月今無君不稱使故亦略而書時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
大夫也補曰左氏後五年傳尹氏武氏並稱武氏亦上大夫族天子之大夫其稱武氏子何
也補曰何休曰稱字氏官仍叔不稱氏尹氏不稱子未畢喪孤未爵平王之喪在殯補曰五五勝仁謂之畢喪
三年聞荀子書皆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是也孤謂新君未爵者未爵命公羊曰父卒子未命謂武氏子之父已沒亦新嗣為
大夫而新君未爵命之也未爵命不得稱其字故稱武氏子也仍叔之子繫其父字此直言氏明其父已沒不得繫之既不錄父故
不須加之為稱論語詩言彼留之子易繫辭傳言顏氏之子彼皆是使文非春秋文例未爵使之非正也補曰
使之非正已其不言使何也補曰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稱使無君也桓王在喪未卽位故曰無
君補曰公羊云未君也未稱未踰年皆不稱王書亦不稱子矣天子諸侯並是以世子繼父則其辭宜同此包毛伯言之歸
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補曰士喪禮下篇曰知死者贈知生者賻賵字亦書為賵荀子曰玩好曰贈也

凡傳發例或有違及經外者而觀下注則前本已說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喪事無求而有
賵賻補曰歸爲正禮臣事不忘歸賵歸含歸襚志者爲歸妻母又不及事耳求所以爲非正者公羊曰喪事無求盡通于下何休曰
禮本爲有財者制有則送之無則致哀而已不當求求則皇皇傷孝子之心又孫案求者資求也定元年傳曰請也言使之求賻又
非正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補曰歸爲正況諸侯
於天子求爲非正況天子於諸侯求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補曰得不得非己能主兩
皆非正如求歸之屬亦是也交譏之補曰何休曰譏猶譴也又孫案凡書譏者與非刺意皆相近統曰交譏俱也指事而
書則周魯之非俱見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周之制也春秋所稱曲存魯史之義內稱公而書薨所以自尊
其君則不得不略外諸侯書卒以自異也至於既葬雖邾許子男之君皆稱謚而言公各順臣子之辭兩通其義鄭君曰禮記上
曰君薨赴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曲禮下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君薨赴而云不祿者臣子之於君父雖有壽考
猶若短折痛傷之至也若赴稱卒是以壽終無哀惜之心非臣子之辭鄰國來赴書以卒者無老無幼皆以成人之禮所以相尊
敬補曰注天子曰崩十四句本杜預釋例引鄭君者駁五經異義文也見雜記正義大夫曰卒對文別言之卒也書考曰卒散文通
言之卒也二語本昭八年傳以不名爲未能同盟者晉名諸侯於世國名所以別之公羊言卒從正是也生不得名卒得名
者書春秋於內爲諱一國之言從大上之例於外則亦臨天下之言也釋例言葬稱謚而言公順臣子之辭者生有五等殺則書申
其臣民之稱公羊言葬從主人是也故春秋書卒者十八國宋衛蔡陳鄭齊晉卒葬兼備大國例也曹許從大國例者也邾杞前
不葬後葬小國例也宿見隱篇故亦不葬也滕秦楚皆不葬後葬莒吳不葬皆夷狄例也諸侯曰卒正也正諸
承嫡補曰宋繆公者宣公之弟宣公之立繆公書時事宜然所以爲正凡自世子之適子外或立長庶或以貴或以卜或以弟及或以
孫繼諸侯宜爲君者皆謂之正天子諸侯其制柔同傳之言正者如此注專言承嫡非也諸傳凡言正也者謂常理常例而諸侯卒之
爲正又兼有立正不正之義故後傳屢言之而注家據以爲說古人文辭簡渾大夫曰卒正也諸侯曰卒正也葬時正也固無須
分別耳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傳例曰外盟不日石門齊地補曰不日者亦略之注言於前盟密引
例張洽曰隱十一年之間盟而不食言者唯此石門之盟二君終身未嘗相伐案注預曰來告故書馬驌曰國之大事曰會盟曰朝
聘曰征伐曰滅取曰奔逃曰死喪曰弒殺曰災異以有告赴史乃承而書之文烝謂外相朝聘不入例奔逃下當加歸復

癸未葬宋繆公○撰異曰繆本亦作穆左氏作穆案繆者假借字曰葬故也危不得葬也天子
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傳例曰諸侯時葬正也月葬故也日葬危也最甚不得備禮葬也他皆放此徐邈曰文元
年傳曰葬曰會言有天子諸侯之使共赴會葬事故凡書葬皆據我而言葬彼所以不稱宋葬繆公而言葬宋繆公也弔會之事赗
襚之命此常事無所書故但記卒記葬緣會恩義之所及則哀其喪而恤其終亦可知矣若存殁隔絕情禮不交則卒葬無文或有
書卒不書葬蓋外雖赴卒而內不會葬無其事則闕其文史策之常也穀梁傳所謂之不葬有三弒君不葬滅國不葬失德不葬言
夫子脩春秋所改舊史以示義者也弒君之賊天下所當同誅而諸侯不能治臣子不能討葬事是從義何足算亡國之君喪事
不成則不書葬失德之主無以守位故殁葬文傳於宋襄公者失民之咎宋共公殺非葬之同言伯姬賢而不答共公不能弘家
人之禮然則爲君者外之不足以全國內之不足以正家皆所謂失德而終禮宜貶者也於時諸國多失道不可悉去其葬故於二
君示義而大體明矣補曰凡傳言故者皆謂變故諭引楊倞荀子注曰故事變也是也葬其月日如其有變故不爲正矣而日葬
尤爲危不得葬甚於月此所以爲危又者謂公孫某子爲而立其兄子莫死卒致弒逆其理危也危者莫莫公羊略同書葬者
魯使卑者往會葬孔穎達曰位賤非卿不合書名故直書其所爲之事而已盟則云及某盟會則云會某人葬則云葬某王某公若
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叔弓如滕葬滕成公之類遣卿行者皆書使名也何休曰禮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
盟至大夫三月而葬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孔子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傳例曰取易辭也伐國不言圍邑言圍邑皆有所見伐國及取邑例
時此月者蓋爲下戊申衛君完卒日起也凡例宜時而書月者皆繫下事書日故也日以繫於月故不得不書月事實在先故不得
後繫也他皆放此補曰杜引易辭例在莊九年傳穀梁傳曰史伐國及取邑皆月內取邑又日君子略之從時例傳者穀梁
子不親受於師而聞之於傳者補曰案全傳稱傳曰者十皆正解春秋之文此蓋出七十子雜記之書乃曾聞諸夫子者穀梁子直
用其成文故特言傳曰以相別當亦聞之於師也春秋繁露稱閔子子貢子夏曾子子石公肩子世子子池之倫皆論春秋或當時
諸子皆有書也古書通稱傳爲傳非以說春秋之事書猶儀禮喪服傳引傳亦非以說喪服之事也喪服傳稱傳曰者六其一禮乃在
記中服問記出夫子前傳出七十子後所引舊傳則出七十子爲穀梁書相類言伐言取所惡也既伐其國又取
其土明伐不以罪而貪其利所書取伐以彰其惡補曰舊傳發經通例也謝湜曰伐而戰戰雖有功不若伐而不戰之爲善也況戰
而無功者乎伐而入入雖有義不若伐而不入之爲善也況入而無義者乎伐而圍圍雖以直不若伐而不圍之爲善也況圍不以
直者乎伐而取取雖以順不若伐而不取之爲善也況取不以順者乎凡書伐於前而書戰入圍取於後皆其其惡也諸侯
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春秋之始補曰公羊義同注亦用公羊他處諸春秋之始者託
始也內外諸取邑吏以備文君子於外取邑皆略去其存之者欲以見義外國邑亦然汪克寬曰陳公以後爭地爭城殺人盈野諸
侯城邑得失無常不足悉書故左傳言取地而經不書取者甚多蓋以禮與爲民爲重而土地之據事不暇論矣汪氏蓋本陳傅良
說補訪

戊申衛祝吁弒其君完弒君日與不日從其君正與不正之例也祝吁衛公子○撰異曰戊申汲古閣左氏作庚
戊撰也祝左氏公羊作州下同爾雅祝州本古音同也讀若經公羊疏碑十一年傳弒作試字白虎通曰弒者試也欲言臣子殺其

君父不敢卒候閒伺事可稍稍弑之陸淳纂例曰殺君公羊皆作弑君案纂例皆本啖趙據此條則啖趙陸所據穀梁左氏無弑字諸弑君皆作殺考之陸德明釋文元年傳音義曰弑申志反又作殺如字下同此經音義曰弑音試舊作殺注下同昭十三年音義曰凡弑字從式傳本多作殺字左氏此經音義曰弑本又作殺同音試凡弑君之例皆放此然則啖趙陸所據穀梁左氏即陸德明所見又作舊作多作之本也竊意古祇有殺字而上殺下及敵者相殺讀殺短言之下殺上讀殺長言之其字則皆从殳杀聲之字穀梁左氏經傳所用也弑者後出之字从殺省式聲或又假借試字亦式聲公羊經傳所用也凡六藝羣書在公羊前者皆有殺無弑也其參差混亂并公羊中字亦不盡一者皆寫本異本之失也釋文通部說此二字雖詳未能各從善本唯陸淳獨得之而此字有兩讀無兩字伯沖亦未知之今知必然者宋弑與夷捷晉弑卓皆有及大夫文傳與左傳皆言里克弑二君與一大夫明皇位言魯君臣未嘗相弑其字皆必當作殺者也但以諸弑字相承已久未便輒改姑沿用之而著其說於此完本又作皃字體之異

大夫弑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凡非正嫡則謂之嫌補曰謂非正嫡也嫌疑也疑於君也坊記曰貴不嫌於上鄭君本作慊字云慊或爲嫌王引之曰慊亦嫌字也文烝案凡傳言嫌者猶公羊言當國弑而代之也補曰言以嫌代正也昭十三年傳曰取國者稱國以弑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遇例時清衛地及者內爲志焉爾元年與宋人盟于宿故今復尋之八年傳曰不期而會曰遇今日內爲志非不期也然則遇有二義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嫌盟遇禮異故重發以同之文烝案范言有二義非也凡遇皆是不期而會八年傳言之此略耳內爲志者彼來遇我我及之是我爲主矣若是外爲主則當言公遇宋公于清不當言及春秋內書遇四無不言及者蓋時無外爲主遇者志相得也補曰之事或以遇事小於會外爲主則不足書耳得如得大子適鄭之得相得謂相親說猶史記言相中也易序卦傳曰物相遇而後聚爾雅曰遇遻也見也又曰偶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補曰君將者文皆稱君皆不加言帥師者公羊云書重是也據毛詩序時衛使公孫文仲將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補曰左傳曰秋諸侯復伐鄭言復伐是也復伐而翬會之經文自明故傳不釋翬者何也公子翬也補曰桓三年文字曰羽父其不稱公子何也據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稱公子補曰莊也當云據益師彄稱公子與無駭俠不氏不同貶之也外大夫杜預曰貶皆稱人內大夫貶皆去族稱名記事之體他國可言某人而己之卿佐不得言魯人補曰杜自用左傳說不宜引爲注何爲貶之也與于弑公故貶也補曰與即豫預字士昏禮記子有吉我與在古文作豫鄉飲酒以下古文其字皆同論語有天下而不與白虎通作預貶翬公羊同隱十一年書貶於此也案易文言傳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荀子引子夏曰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以至矣凡姦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明主蚤絕之淮南子[illegible]之義可[illegible]於[illegible]貶之[illegible]五年以[illegible]正此之比不可以史法論也史法隨時記事文有常體自不得以後事追正前文矣孔廣森曰翬貶之於始仲遂貶之於終皆言乎罪大惡極足以貫其沒世者也傳末句貶字下或增之字誤

九月衛人殺祝吁于濮濮衛地水名補曰孔廣森以爲衛地近今淇縣衛靈公之晉宿濮水上是也李本王夫之江永略同稱人以殺殺有罪也有弑君之罪者則舉國之人皆欲殺之補曰傳解本經弁發通例也人者衆辭下傳言之公羊曰討賊之辭亦衆辭之謂也案傳稱桓弑隱百姓不能去無王之道也而鳳韶引周禮大司馬放弑其君則殘之以爲王得討之衆不得殺之與陳遷鶴說同其失其義王討之者正以衆欲殺之故也罪非弑逆而稱人以殺則亦孟子所謂國人殺之王制所謂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也孟子言用舍殺三事於殺獨多一句又有故曰之文知國人殺之爲古語而傳義不可易矣祝吁之挈不書氏族提挈其名而道之也補曰疏曰餘皆以挈爲舉即是提挈之義說則以爲單挈不具足之辭文烝案墨子經說曰挈有力也引無力也音義曰挈本又作絜注同失嫌也衆所同疾威力不足以自固失當國之嫌補曰注非也以國氏者嫌也挈者失嫌之文也所以得失者爲其既殺其月謹之也討賊例時也衛人不能即討祝吁致令出入自恣故謹其時月所在以著臣子之緩慢也補曰舊史討賊皆月君子改從時例齊人殺無知是也于濮者譏失賊也譏其不即討乃令至濮補曰殺於國者亦無知是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立納入皆篡也大國篡例月小國時補曰左傳曰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姓本何休衛人者衆辭也補曰猶言衆人周人義取衆立者不宜立者也嗣子有常位故不言立補曰易釋利建侯左傳載衛之筮曰嗣吉何建建非嗣也故自人言之曰立某知皆不宜立宜立者則自君言之曰公即位矣彼鄭衆周禮注古者立位同字古文經公即位皆爲公即立傳二解公羊並同晉之名補曰名謂直名爲挈文不言公子惡也惡謂不正其稱人以立之何也補曰據立王子朝稱尹氏得衆也補曰公羊曰衆之所欲立左傳亦曰衆也得衆則是賢也賢則其曰不宜立何也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也雍曰正謂嫡長也夫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立君非以尚賢所以明有統也建儲非以私親所以定名分名分定則賢無亂長之階而自賢之禍塞矣君無嬖幸之由而私愛之道滅矣補曰疏曰言春秋者得衆而言立恐理不相合故廣稱春秋以包之文烝案正者謂世子適子長庶子也賢謂庶子之賢者也無太子適子則立長庶子長幼鈞則立賢賢鈞則卜左傳所稱周制春秋之義諸侯固然天子亦然不得以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爲難文王乃聖人之權[illegible]非[illegible]例矣又魯自伯禽以來一生一及而[illegible]孔子言周[illegible]立孫諸大子有孫而死者春秋宋[illegible]公以[illegible]兄爲正[illegible]昭公[illegible]公或[illegible]兄成[illegible]弟皆舍正從[illegible]正[illegible]公以[illegible]君之[illegible]而[illegible]正此皆時事之宜不拘立子之[illegible]公之兄[illegible]不立[illegible]公之兄有惡疾不立則又[illegible]通之法也若公羊何休之說[illegible]及左氏不同者公羊元年[illegible]曰立[illegible]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何休曰子[illegible]左右[illegible]及[illegible]夫人[illegible]子立右[illegible]無子立左[illegible]無[illegible]立[illegible]右[illegible]姪娣無

子立左媵姪娣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也質家據見立先生文家據本意立後生皆所以防愛爭何氏說頗詳備不知以左右媵姪娣之子分貴賤者乃公羊之謬不可用也穀梁於正不正之說持之甚堅此周人繼體之大法春秋經世之深志非多覽二句慎子文○姜炳璋曰書立君二衞人立晉不告於王僭天下之無王也尹氏立王子朝晉不之問僭天下之無霸也文烝案此又春秋文外之意

穀梁補注一

春秋隱公經傳第一　補注第二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傳例曰公往時正也正謂無危事耳棠魯地補曰公羊曰棠者何濟上之邑也劉敞曰觀社稱如觀魚下稱如內外之辨也諸侯於其竟外可言如竟內不可言如劉說是也左傳以如棠出上史例非經例注引往時例在莊二十三年傳何休曰觀例時○擇異曰觀左氏作矢傳曰常事曰視視朔之類是非常曰觀觀魚之類是補曰此引書傳文知經文舊非矢字孫覺曰矢言陳也陳魚無義理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尸主補曰兼言以起下訓主爾雅文魚卑者之事也周禮獻人中士下士補曰中士二人下士四人也傳出經魚字而說之魚即漁傳字說文曰漁捕魚也从魚水漁篆文漁从魚石鼓文鮆鯉處之君子漁之又以魚下寸此經傳作魚字周禮作獻字獻字亦作魚字皆一字耳左傳曰觀魚者孔穎達引說文以為捕魚謂之魚魚者猶言獵者音義云本亦作漁者依石鼓處準為韻高誘呂氏春秋淮南子注漁讀如論語之語相語之語周禮音義獻又音御知此字音與水蟲本音異公觀之非正也補曰非禮即非正

夏四月葬衛桓公月葬故也有弒君之難故十五月乃葬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前起日例今起月例故重發之文系案觀其謹月知其有故此故自指視君之難桓公葬緩而言而非以緩葬為故也有故者或亦五月而葬

秋衛師入郕○擇異曰郕公羊作盛汲冢穆天子傳同入者內弗受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前起者邑今是國故重發之郕國也補曰文與入向相似故言國以別之又以魯有成邑字亦作郕也將卑師衆曰師書其重者也將卑謂非卿補曰此發全經內外通例與公羊同注上句亦公羊語也有稱師而非將卑師衆者未有將卑師衆而不稱師者故為通例至於將尊師衆內通稱某帥師外則文以後始稱某帥師文以前亦稱師將尊師少內通稱將外則文以後始稱將文以前稱人將卑師少內直書其事外則通稱人皆內外前後有異未可以公羊之例為定業西說近之矣然則文以前外稱師者其將或尊或卑此之稱師與非將卑傳但舉通例大概言之猶僖二十六年云人微者也亦此意也凡外用兵之稱四其例大率如此惟公會齊桓之稱人稱師晉宋之稱人楚稱之稱師趙盾之直稱師直稱將晉宋之別於衛而稱侯齊宋之嘗公而稱人則皆是特為變文傳當文一一言之徐有不書於傳者固當推而知矣燕曹虞諸小國無師又無大夫若非君將則無論將之尊卑師之衆寡皆以稱人為常楚之先夫與中國同文無論君臣亦皆以稱人為常荊徐吳楚越戎狄淮夷無論君臣其常文皆直以號舉此其各有等差又皆與盟會之文相準矣中庸曰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春秋之謂乎

九月考仲子之宮失禮宗廟功重者月功輕者時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是也補曰何休曰加之者宮廟尊卑共名非配號稱之辭故加之以絕也絲者即傳所謂緩辭考者何也考者成之也補曰成之謂宮成而祭以成之也路寢之屬初成則設盛食以成之亦謂之考爾雅猶周書誥注同訓成之為夫人也立其廟世祭之成夫人之禮補曰謂成之為夫人之宮也考公之夫人自在考宮仲子以妾母之宮不繫惠公直言仲子則夫人之宮未生而加夫人之稱曰用致夫人沒而有夫人之廟曰考仲子之宮皆讓辭也注言立非也說見下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公當奉宗廟故不得自主也公子者長子之弟及妾之子於子祭於孫止貴賤之序補曰喪服小記曰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鄭君引此傳又小記及雜記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中一以上從其昭穆之妾庶祖之曰妾祖姑無廟為壇祭之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脩之非隱也非責也三年父喪畢不於三年考者又有天王崩至此服竟乃脩之補曰疏曰此所以書者惠公雖為君其母惟當惠公之世得祭至隱不合祭之故書以見譏也立者不宜立也不言立者為庶母築宮得禮之變但不合於隱之世祭之故止譏其考不譏立也文烝案仲子之宮惠公時所築也隱探父志脩而考之非隱始立之疏非也脩舊曰新新亦變例所當志此重在考自當言考也傳以經無新文故特言脩明此是脩成而考與凡考廟小異注凡訓非為責者非誹同用墨子經曰書明美也誹明惡也

初獻六羽羽翟羽舞者所執獻者下奉上之辭作之於廟故言獻補曰玉篇曰獻奉也進也上也奏也初始也遂以為常補曰公羊爾雅夏小正傳皆同訓猶後世之著為令也穀梁子曰言穀梁子者非受於師自其意也補曰自著穀梁子者因下有尸子故以相別非必不受諸師也穀梁子得自稱者猶孟子書自稱孟子莊子書自稱莊子又其先則曾子承夫子之意作孝經自稱曾子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夏大也大謂大雉大雉翟雉佾之言列八人為列又有八列八八六十四人也并執翟雉之羽而舞也天子用八象八風諸公用六降殺以兩也不言六佾者言佾則干在其中明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補曰王引之曰夏翟五色羽之名也周禮染人秋染夏鄭注曰染夏者染五色謂之夏者其色以夏秋為飾禹貢曰羽畎夏翟是其證也其類有六曰翬曰搖曰鶅曰甾曰希曰蹲其毛羽五色皆備成章舞羽謂之舞夏則所執羽備五色可知樂記曰五色成文而不亂蓋謂此也文烝案注言每佾以八人與馬融王肅蔡邕高誘服虔韋昭等同白虎通何休杜預六六四四之說非也宋書傳隆議之不言六佾四佾并上釋初及釋獻第一句皆本何休獨奏文樂疏謂徐邈亦同也諸公諸侯者公羊以為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如公羊說蓋諸侯包伯子男矣傳及公羊并下尸子說皆不論大夫士儀禮少牢特牲饋食無樂舞而左傳載衆仲語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非禮之正故劉敞疑之也凡禮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者不殊諸公諸侯其下及大夫士者則諸公異等故如六佾三軍之類皆降於天子而與下及諸侯初獻六羽始僭樂矣下犯上謂之僭補曰何休曰僭齊也下做上之辭說文曰僭擬也尸子曰補曰傳稱尸子曰者二漢書藝文志諸子雜家有尸子二十篇班氏自注曰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又史記孟荀傳曰楚有尸子裴駰引劉向別錄曰今案尸子書晉人也未詳孰以為晉與魯形近而誤魯為楚滅故史記以為楚人既元又疑傳所稱之尸子非即佼或當在佼前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言時

諸侯僭僭後曾用八佾者於是能自減厲而始用六穀梁子言其始僭尸子言其始降補曰疏曰凡言初者有二意若尸子所言是復正之初也若初稅畝是譏事之初文烝案如注疏之意大佾但書言近正耳言復正非也廣雅曰厲近也此厲字或當訓近未能用四佾亦不用八佾是始近乎樂苑未得厲字之訓爾雅厲作也郭璞引傳為說亦不可通王引之不用注疏義以為厲之言裂也廣雅云裂裁也尸子之意天子諸公諸侯皆以八佾為正魯用六佾則為厲議其不當裁減而裁減也○公羊曰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孔廣森曰前此羣公之宮已僭舞八佾今於仲子降一等猶僭諸公春秋內大惡諱僅因其可言者譏始於此然六羽猶議八羽可知故曰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以至隱此之類也

邾人鄭人伐宋邾主兵故序鄭上補曰此本杜預

螟禮月令曰仲春行夏令則蟲螟為害補曰劉歆說五行傳螟為贏蟲之孽何休以為煩苛之應蟲災也補曰杜預曰蟲食苗心者螟顧引漢孔叢䗥蟲賊爰有蝗蟲厥狀似螟以為螟是無尺小青蟲孔廣森曰爾雅食苗心螟食葉蟘食節賊食根蟊經唯書螟者欲文通矣甚則月不甚則時甚則卽盡不及歷月補曰莊非也時者七月也或在八九月則甚七月則不甚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杜預曰大夫書卒不書葬葬者自其臣子事非公家所及補曰公子彄孝公子子臧謚曰傳伯杜因左傳有葬之加一等語故於此說其義范引之宜在元年益師卒下隱不爵命大夫補曰其義見下九年傳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於其廟是爵命大夫之禮也左傳記衛成公使周歇冶廑為卿皆先服卿服公祀先君而命之又鄭成公卒子駟請官命未改孔穎達以為先君既葬嗣君正位乃得肆官令臣晉平公改服脩官烝于曲沃是其事如孔說則似嗣有命者嗣君皆須改命但平公於既葬卽位後卽烝祭改命非正禮當然正禮在三年喪畢後三年傳所云是也

其曰公子彄何也據八年無侅卒不稱公子補曰無侅或說是貶又非公子注非也當云據侅不氏先君之大夫也隱不成為君故不爵命大夫公子不為大夫則不言公子也補曰先君之大夫者言彄為大夫而氏以公子乃先君之子也凡史書卒者皆在大夫位隱之大夫雖在位而不爵命故史不書其氏而經因之但無侅氏為展侅亦非公子皆可以不氏則其不命稱之氏則為公子者或為今君之子或為先君之子故既為繫於今君之稱又為繫於先君之通稱公子彄以先先君之子而為大夫是為先君之大夫旣稱日貴今君雖不命之史不得去其氏經亦因之也傳於此言之則明益師亦同然彼發全經曰不日之例於此說隱稱公子之義互相明也公則彄與益師皆是今君之子固當去其公子之氏而隱必無其事故知無侅俠以非公子書則為貶也若自隱稱而外唯一貶不復貶餘秦以公子書先君之子今君之子初無二例莊二十二年傳稱公子之重視大夫命以執公子是則公子之貴不減大夫故雖不為大夫例所不卒者亦存其公子之號公子與非大夫公子結公子買公子偃等亦未必皆為大夫又陳公子款未命為大夫曾公子手喜公子慶侅皆在無大夫之國此類皆稱公子而范謂公子不為大夫則不言公子倍經反傳後儒多用其說誤矣凡經傳中列國言大夫則大夫者皆卿也王制曰諸侯之上大夫卿卽上大夫

故範卿為大夫天子亦以上大夫為卿故周禮序官有卿有中下大夫則無上大夫矣

宋人伐鄭圍長葛長葛鄭邑圍例時補曰常例言圍者皆圍國何休曰以兵守城曰圍疏曰此為久圍故謹而月之耳或解上文日月者為公子彄卒不為圍也文烝案書史圍皆月君子略書時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據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不言圍也伐國不言圍邑書其重也補曰公羊曰邑不言圍故何注據伐於餘丘文苞鄭之非也未何本襄十二年傳得之此著例久之也宋以此冬圍之至六年冬乃取之古者師出不踰時重民之命愛民之財乃暴師經年僅而後克無仁愛之心而有貪利之行故圍伐兼舉以明之補曰久之者言春秋以為久也暴子釋曰久羈異時也莊以重命愛財說不踰時義其說未備詩曰女心悲止征夫歸止毛傳曰室家踰時則思白虎通曰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為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伐不踰時補曰言不越三月也此說正禮則宋不然孔穎達左傳正義引此傳知行役聘問亦不踰時戰不逐奔補曰司馬法曰逐奔不過百步從綏不過三舍誅不壞服來服者不復填厭之補曰王引之曰誅謂殺戮非特填壓之而已填讀為殄殄盡之也不殄服猶言不殺降作填者假借字耳毛詩傳曰填盡也爾雅曰殄盡也或作填凡從真從參之字多以聲近而通文烝案此言戰誅亦有仁心因論伐并及之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補其人民毆其牛馬毆夫之後則可還反樹木斬不復生宮室壞不自成故其為害重也補曰王念孫曰莊訓苞為制非也苞讀為俘俘取也賈逵國語注曰俘取人曰俘作苞者假借字耳爾雅曰俘取也廣書晉灼劉德注曰包取也說文俘引取也或作抱凡從包從孚之字多以聲近而通文烝案詩采綠正義引穀梁作捋字僖四年疏亦言捋人民今姑從王說言斬樹木者古者列樹以表道也春秋說題辭曰伐者涉人國內行威有所斬壞故傳義也莊論害之輕重本鄭君釋廢疾見疏其實亦不然傳言斬壞謂其侵壞又斬壞故為重耳古書釋名義之文多有此例爾雅釋天釋宮其與傳襄二十四年之文相出入其最著者矣此傳通釋經例卽凡古之侵伐者如易言利用侵伐書言侵于之疆殺伐用張亦大率皆同所謂兵者民之殘於是見之道匡陸諄敬之斯不然矣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左氏作渝○撰異曰輸輸者墮也補曰公羊同詩曰載輸爾載亦是也墮謂毀壞也又昭四年左傳寡君將墮幣焉服虔曰墮輸也則輸與墮可互訓輸又與渝通朱子引秦詛楚文曰變輸盟刺平之為言以道成也杜預曰和而不盟曰平補曰平成爾雅釋詁訓公羊爾雅同以道者卽宣十五年傳云反義來輸平者不果成也春秋前魯與鄭平四年魯與宋伐鄭故來變前平也補曰孔廣森曰蓋自魯伐鄭後二國未有成今謀與鄭成而不果若所謂平莒及郯莒人不肯者故得以輸平言之鄭輸於鄭人者是鄭人不肯也文烝案隱平當有兵事平例稱人故來輸平亦稱人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艾書地隱行皆不致者明其當諱也補曰艾會二云齊地杜預曰凡公行還不書至者皆不告廟也隱不書至謙不敢自同於正君書勞策勳杜意隱無告廟飲至之事史不書至此卽大夫不爵命而不氏之

比也范意似謂史書至而經去之經本不正其譏成志之文止可一見不當屢見則知注意非也又此注當移於後文伐邾會中邱下經例凡盟會本以不致為常

秋七月無事書首月不遺時也他皆放此補曰傳在後九年

冬宋人取長葛前年冬圍至今乃得之上有伐鄭圍長葛言長葛則鄭邑可知故不繫之鄭補曰何休曰不繫鄭者伐者鄭因上伐圍取也范注本杜預杜無言字則字末句作故不言鄭也言取者從易辭例兵已經年得為易者於圍文見難於取文見易互以指明外取邑不志此其志何也久之也補曰此與上傳久之合為一義明經意深疾之故年婁後又志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叔姬伯姬之娣至此歸者待年於父母之國六年乃歸媵之為言送也從也不與嫡俱行非禮也補曰親逆例時不親逆例月許慎曰姪娣年十五以上能共事君子可以往二十而御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待詩云韓侯取妻諸娣從之祁祁如雲娣必少於嫡知未二十而往也補曰案杜預曰叔姬伯姬之娣也至是歸者待年於父母國不與嫡俱行故書范注本之凡姪娣從嫡而歸書媵不書姪娣叔姬為娣本不得書以不與伯姬俱歸故書此後更無不與嫡俱歸之事者或史文惟此一事或是君子獨存此文將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也許慎十五二十之說與何休同何又云八歲備數也言媵又言媵者姪娣從嫡皆謂之媵與左右媵無異名江有汜之詩序以為美媵是也賈逵以為書之者刺紀貴叔姬殆未可據注親逆例時二句已見前此處無所取義宜刪去其不言逆何也據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言逆補曰其事全異不得據也當云據言歸當言逆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逆者非卿補曰此二句與上二年伯姬歸紀傳莊二十五年伯姬歸杞傳皆同二年以不言使為義微謂君不親逆無足道者謂使也此及莊二十五年以不言逆為義微謂逆者非卿無足道者謂逆也莊二十五年兼為諸內女見例卽成九年伯姬歸宋逆者微之意皆是為嫡而不言逆之事此則為媵娣或本不須卿逆則三處之義各不同也方苞曰有履緰之逆而後知叔姬之為媵是謂二年言逆之文以別乎叔姬特存之說似可通其實非也

滕侯卒滕侯無名自無名非貶之補曰謂匿其名不通於外耳說在下少曰世子長曰君狄道也其不正者名也戎狄之道年少之時稱曰世子長立之號曰君其非正長嫡然後有名爾貴滕侯用狄道也補曰少曰世子長曰君不以名通於外故曰無名非謂不作名也孟子稱滕文公為世子又稱滕定公薨世子使然友問孟子趙岐據古紀世本滕國有考公麋其子元公宏疑其卽定公文公明滕世子實有名矣有名而不稱其名當時滕用狄道以為尊世子此滕侯宣成為滕子是也若不正而為君者其初固曰公子某皆以名通傳寫為齊之執昭寫以後原寧結虞母是也公羊釋秦伯卒以名為秦用夷禮匿嫡之名書是傳聞之誤而所云匿嫡之名正可取證傳義原寧結虞母四君適皆不正似無可疑亦咨後來滕自舍其狄道春秋無文以別之耳此及宣篇正而不日成篇正而日以後不正皆日者滕之卒以前不日後日為詳略皆從夷狄例不言正不正此宣十八年傳之明文特滕之正不正則望文可知也不名皆不葬者蓋君子以其狄道而削之注以長嫡釋正依傳世子

之文凡嫡子長庶之等或為世子通稱之

夏城中邱城例時中邱魯地城為保民為之也建國立城邑有定所高下大小存乎王制則公不脩勤德致更造城以安民補曰立城之始意在保民脩書可耳左傳子服景伯曰民保於城城保於德范以安訓保今案國語注曰保持也謂持守之說文曰城以盛民也民衆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夫保民以德不以城也如民衆而城小輒益城是無限極也補曰益城者舊有城而廓之舊無城而營之皆是也上注言高下大小者疏引考工記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門阿之制以為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為諸侯之城制是其高下也先儒據考工記天子城方九里推之以為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疏又引左傳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是其大小也雉者公羊及戴禮韓詩說五堵而雉雉長四丈高一丈古周禮及左氏說三堵為雉雉長三丈高一丈凡城之志皆譏也此發凡例施之於城內邑補曰譏者君子所取義以其益城過於王制也史書內城皆是益城脩舊補完有國常事非史所志非經所譏也諸譏城者惟冬城數可數在莊二十九年傳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聘例時凡聘皆使卿執玉帛以相存問補曰聘皆三云本杜預今儀禮第八篇備焉其記曰久無事則聘焉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周禮大行人大戴禮朝事儀並云諸侯歲相問殷相聘鄭君曰殷中也孔廣森曰中如中一以上之中謂甲聘丙又聘何休曰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於太廟孝子謙不敢以己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賓也傳例凡言其者亦緩辭猶言之弟之兄何休曰公子不言之兄弟言之者敵體辭嫌於尊卑不明故加之以緣之所以正名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禮非始封之君則臣諸父昆弟凡敵之稱人臣不可以敵君故不得以屬通所以遠別貴賤尊君卑臣之義補曰屬謂弟兄之秩次通者自通達於他國也喪服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范舉其禮耳其弟云者以其來接於我舉其貴者也弟是臣之親貴者殊別於凡庶補曰接於我謂接公也疏曰叔肸稱弟傳云賢也此年稱弟傳云舉其貴者則稱弟有二義文烝案傳於段使夫謂之母弟又昭二十年傳曰其曰兄母兄也是明凡稱弟者皆母弟矣左傳例曰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又曰凡稱弟皆母弟也數語義最明白公羊曰母弟稱弟母兄稱兄例亦同也若非同母皆曰公子宋之辰地是其明徵稱弟實不止二義見莊二十五年

秋公伐邾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補曰書王聘義在後九年傳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凡伯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凡氏伯字上大夫也補曰左傳有公卿之文明亦上大夫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何也大天子之命也伐一人而同一國尊天子之命補曰凡言伐者皆國也今以伐凡伯為文是一人之辭明大之左傳稱君行師從卿行旅從非謂凡伯惟有一人戎者衛也戎衛者為其伐

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也楚邱衛之邑也夫天子之使過諸侯諸侯當有餞在疆場膳宰致饋司里授館猶懼不敬今乃執天子之使無禮莫大焉昭十二年晉伐鮮虞傳曰晉狄之也今不曰衛伐凡伯乃變衛為戎者伐中國之罪輕故稱國以狄晉執天子之使罪重故變衛以戎之補曰疏曰麋信云不言衛狄獨言戎者因衛有戎邑故也範意或然文烝案自伐山戎以前戎名皆不別此戎即衛之戎邑也左氏哀十七年傳衛莊公登城以望見戎州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賈逵曰戎州戎人之邑又公踰于北方入于戎州己氏又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彼時莊公在帝邱帝邱北接戎州也帝邱為漢之東郡濮陽縣鄭志答張逸問詩楚宮云楚邱在濟河閒疑在今東郡界而水經注引京相璠云濮陽城西南十五里有沮邱城六國時沮楚同音即衛之楚邱是帝邱西南接楚邱也詩稱升彼虛矣以望楚矣虛者漕虛左傳作曹字是楚邱又接曹邑也漢之濮陽今直隸大名府之開州也曹邑為漢之白馬縣今河南衛輝府之滑縣也開州之西南滑縣之東數十里內乃楚邱所在隋書於濮陽置楚邱縣後改名衛南縣今其廢縣在滑縣東六十里春秋楚邱約略在其處也戎州者蓋南接帝邱而西南附屬楚邱同為一邑凡伯自魯聘還衛之戎州人攻而執之或未聘時尊之辭而執之若為直文當言衛伐凡伯于戎衛伐不可言也戎伐猶可言也故變言戎伐而貶衛為戎之義存焉故傳曰戎者衛也戎衛者為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也既言戎伐故下變言于楚邱故傳又舉之曰楚邱衛之邑也言邑者對後文成時為衛都言之亦明即戎所屬也杜預云楚邱衛地又云在濟陰成武縣西南是誤為曹國之楚邱乃左傳襄十年宋享晉侯之地自漢志已失之矣以歸猶愈乎執也以一人當一國諱執言以歸皆尊尊之正義春秋之微旨補曰孔廣森引書序以箕子歸明以歸之文非其賤辭以者不以者也義在哀七年傳愈勝也此執猶云獲也在經則執與獲異執者皆是以大執小以強執弱是非兼有之獲之語意較執為重不論其大小強弱皆以不與之辭書但執不可通言獲而獲可通言執古人之為文辭固多通言以便文者故此傳以執為獲也此既諱獲猶不名者王臣非諸侯比也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垂衛地補曰左傳以為犬邱王夫之曰宋地漢之敬邱也睢陽有垂水字从犬而音同垂不期而會曰遇補曰曲禮曰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孔穎達正義謂未至所期之日及非所期之地而忽相見則并用遇禮相接既及期又至所期之地則行會禮然則傳所謂不期有二一是日期一是地期遇者志相得也補曰重發傳者嫌內外異故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邴凡有所歸例時邴鄭邑補曰此請以邴易許也凡田邑實我取言取實彼歸言歸皆史文之舊說月者為下入日起日一解以禮易天子田故謹而月之〇據異曰邴左氏作祊下同案古祊枋同字名宛所以貶鄭伯惡與地也去其族惡禮易天子邑補曰稱惡鄭伯也凡歸田邑之屬稱人者皆是卑者非大夫此不補曰人與鄭是大夫大夫當氏今直名不氏明惡鄭伯而貶之舊云病公子所以譏乎公也公羊以宛為微者非也

庚寅我入邴徐邈曰入承鄭歸邴下嫌內外文不別故書我以明之補曰徐說得之此亦是直書其事文承來歸則非卑者文也傳例書來者皆接公之文與傳兼上言公矣崔子方曰見鄭伯雖來歸之而未定於我待我入然後定也入者內弗受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嫌易田與兵入異故重發以明之曰入惡入者也補曰謹曰以惡之今音讀去聲字也惡下入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十行本俞皋集傳釋義本李廉會通本補正邴者鄭伯所受命於天子而祭泰山之邑也王室微弱無復方岳之會諸侯驕慢亦廢朝覲之事故鄭以湯沐之邑易魯朝宿之田也諸侯有大功盛德於王室者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沐浴之邑所以供祭祀也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若此有賜邑其餘則否許慎曰若令諸侯京師之地皆有朝宿之邑周有千八百諸侯盡京師之地不足以容不合事理補曰以邑易魯者杜預謂各從本國所近之宜也注言湯沐公羊文言沐浴何休注文引許慎者五經異義駁公羊說也見王制正義傳也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十行本呂本中集解本俞皋集傳釋義本補正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諸侯日卒正也補曰疏曰重發之者宋公起例之始蔡侯嫌爵異故重發以明之舉此二者足以包宿男故宿男不復發傳

辛亥宿男卒補曰宿亦書日則日正不日不正之例兼施於小國明矣宿微國也補曰明與元年盟地異未能同盟故男卒也補曰男卒謂不名薛伯杞子四秦伯同義也未能同盟所以不名者以其情疏而不親彼既赴我則但略記其卒雖知其名不敘詳之也若然秦康公共公亦未同盟得書名者彼時秦與魯稍親故與桓公景公哀公惠公異也自餘中國諸侯及吳楚君亦多有未同盟而名者皆以情親故也傳以盟是國之重事言同盟未同盟足見諸國交好之合離當時恩義之厚薄要是大概言之不得膠執同盟二字據他經以難傳而實失傳意也不書名為未同盟左傳亦同但左氏於滕侯卒發例云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又於杞子卒發例云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此二條皆不可通於穀梁據記赴辭曰寡君不祿則諸侯赴於諸侯未必名趙匡所疑是也凡不名者蓋皆因史之舊宿薛杞不葬者或魯不會或史以微國而略之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宋序齊上王爵也瓦屋周地補曰杜預曰齊侯尊宋使主會杜是也此亦齊小伯之事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據僖十九年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不日補曰凡外盟史皆書日君子略之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世道交衰盟詛滋彰非可以經世軌訓故存日以記惡蓋春秋之始也補曰曲禮曰離坐離立毋往參焉兩謂之離三謂之參三以上皆為參王元杰曰前猶兩國交盟今三國合盟驟致列國同盟矣前此會盟各於其竟今在王畿則致翟泉抗盟矣誥誓不及五帝五帝謂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也誥誓尚書六誓七誥是其六文五帝之世道化淳備不須誥誓而信自著補曰尚書大傳言遺誓五誥謂甘誓湯誓大誓牧誓費誓秦誓大誥康誥酒誥召誥雒誥也范言七誥蓋并梓材康王之誥數之疏不數梓材數湯誥此枚氏古文新增之篇若數湯誥又當數仲虺之誥當云八誥知疏說非也疏說五帝大戴禮五帝德世本帝繫史記五帝本紀白虎通說也白虎通敘三皇五帝伏羲神農外有燧人或云祝融鄭君中候注依運斗樞易以女媧而軒轅少昊高陽高辛陶唐有虞大代

為五帝某氏尚書傳序皇甫謐帝王世紀則以犧農黃帝為三皇少昊至舜為五帝是皆以五帝應有少昊今案五帝德乃夫子答宰我語豈容違異魯語展禽曰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脩之中間不言少昊祭法亦同則五帝無少昊甚明又檢大戴禮帝繫及晉語黃帝之子有兩青陽先儒謂己姓之青陽即少皞清名摯亦作質為帝嚳金天氏者也姬姓之青陽即元囂降居泜水為諸侯者也或悉青陽唯一人後稱少皞金天氏而實不為帝嚳逸周書嘗麥曰乃命少昊清司馬鳥師而山海經稱少昊之國先儒亦嫌疑之

盟詛不及三王三王謂夏殷周也夏后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盟津之會衆所歸信不盟詛也補曰曲禮曰涖牲曰盟鄭君曰坎用牲臨而讀其盟書左傳曰盟諸侯閔詛諸五父之衢杜預曰詛以禍福之言相要殷虎盟季相子又盟公及三桓盟國人皆盟而復詛先儒以為詛小於盟盟者盟將來詛者詛往過也凡盟書所以告上下庶神詛亦告神事略相類注夏后三句并下齊桓一句皆昭四年左傳文彼文夏后作夏啓會作誓又云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也周禮有司盟之官邦國有疑會同則用盟又有詛法其文屢見毛詩傳據之許慎異義及鄭君並據之謂當從左氏說於禮得盟今案傳云不及三王三王禹湯文武也或欲通此傳於周禮謂司盟起周公周公制禮正是王制不得謂在三王之外左氏所論伯據時事謂為周法實屬可疑竊意今之周禮未必無周公舊制而晚周改作漢初采集皆當有之先儒之辯論多矣而趙匡言盟誓不必在周季世皆有之聖人豈先立此官張子言周禮盟詛之屬必非周公之意所見皆尤確也若夫覲禮設方明以依神本不言盟國語叔向云成王盟諸侯于岐陽與左傳椒舉言蒐顯然不同而內外傳展禽之言或云成王勞周公大公而賜之盟或云王命之曰質之以犧牲竊謂皆未可據也夫自少皞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糅或瀆齊盟顓頊受之乃命重黎絶地天通其後苗民弗靈詛盟罔信堯復育重黎之後使復典之三王脩堯舜之道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禮無盟詛末世有黎苗之德不競徵於人而徵於鬼故幽王為大室之盟而小雅言屢盟出詛矣

交質子不及二伯二伯謂齊桓晉文齊桓有召陵之盟晉文有踐土之盟諸侯率服不質任也補曰質贄也說文解贅字曰以物質錢解質字曰以物相贅此猶今人之抵押也據左傳春秋之初有交質子至二伯乃不用與上句不及同意周代唯有二伯合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為五伯凡言周有五伯者盡非古義鄺敬鳳俗通及趙鵬飛家鉉翁趙汸辯之明矣諸誓交質子因論盟詛并及之以參盟甚於特盟經特謹日故於此發傳荀子書有此三句正述傳文孔穎達於晉古文書大禹謨正義以此文為妄且謂穀梁傳漢初始作其誣甚矣

八月葬蔡宣公月葬故也補曰重發傳者衛桓葬緩此三月而葬速嫌異故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包來○包來宋邑補曰杜預曰浮來紀邑撰異曰包左氏作浮聲近字

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稱人衆辭可言公及人若畢國之人皆盟也不可言公及大夫如以大夫敵公故也補曰言公及大夫謂既言公又言大夫氏名也莒本無大夫此論經盟會通例耳非謂盟者非公莒得有氏名也內與外特盟以其無大夫故從以公會人之例不從齊高傒之例稱氏名而沒公也稱氏名不可稱人則可者皆如注衆辭義又以人是微者微者不嫌敵公猶周公制禮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士去君遠不嫌其僭也君與羣臣燕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使宰夫為獻主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皆以位卑不嫌其偪也杜預亦有見於此而疏駁之謬論之

螟

冬十有二月無侅卒無侅之名補曰謂宜名不氏未有聞焉未聞者不知為是隱之不爵大夫為是有罪貶去氏族穀梁子不受之於師故曰有聞焉補曰非不受之於師師已疑之如下所云

或曰隱不爵大夫也若侅卒是

或說曰故貶之也若無侅帥師入極是補曰疏曰後或曰是也不日則惡可知矣又孫案如前說則本不當稱氏如後說則本當稱氏貶去之耳傳於入極已發貶義不定從後說者蓋以無侅非公子卽不貶亦當不氏與俗師及彄不同故以隱不爵之義列於前序經意依違之也貶義已見當從前說其惡則自於不日見之王引之曰說字蓋衍文故字亦衍文蓋涉上四年傳而衍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南氏姓也南季天子之上大夫氏以為姓也所以別姓者經有王季子來聘祭伯來王祭皆非姓也嫌與同故別之也補曰注非也姬妾等是姓祭尹武凡南等是采邑卽是氏姓凡氏皆姓也氏姓與桓二年字諡意略同惠棟以為南季者文王子南季載之後也白虎通引詩傳文王十子末曰南季載南與周公之周及諸叔管蔡曹成霍康皆地名也左傳列女傳謂之聃季史記作冉季南聃冉三字並同史公謂冉季載後世無所見未之考耳文孫案國語富辰曰聃由鄭姬韋昭注由聃女而工又當在此後數十年閒也注言上大夫其實或上或中無以言之

季字也季云字者明命為大夫不以名通也補曰元年傳曰儀字也父猶傅也男子之美稱也以釋某父之為字也此傳曰季字也以釋伯仲叔季之亦為字也周人稱字之法見儀禮士冠禮賓字冠者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禮記檀弓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鄭君解某甫謂如宋孔甫及孔子為尼甫之類賈公彥孔穎達並據禮緯質家稱仲文家稱叔兄弟不止四人則唯末者稱季但賈謂周於二十造字時權稱伯仲其實未呼至五十乃加而呼之若孔子始冠但字尼甫至五十乃稱仲尼是也孔謂二十時雖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至五十則捨其某字直呼伯仲一說不同朱子疑孔說為是段玉裁從賈說以為伯仲叔季定於天冠時必連舉之而不以為五十前之常稱但稱某甫至五十乃稱伯某甫又曰某甫者儀禮記公羊注所謂且字也且者承藉於下之辭凡冠而字祇有一字必五十而後以伯仲故下一字所以承藉伯仲也言伯某仲某是稱其字單言某甫是稱其且字且字之說儀禮禮記注各四見公羊注二見士喪父某甫士虞皇祖某甫少牢皇祖伯某曲禮天王某甫雜記陽童某甫四某甫一某皆為且字檀弓尼甫為且字桓四年宰渠伯糾為且字宣十五年王札子札為冠且字定四年劉卷卷為且字文孫案賈孔二說各有理段氏解且字亦極詳明何休注解伯糾可從解札者皆不可從蓋之古之制禮二十而冠四十而仕五十而后爵位隨年異稱謂斯殊迨周衰禮變多有未五十四十未冠而命為大夫者而謂其稱謂之辭悉準舊時期限事必不然也且春秋諸文如鄭儀父如宋之孔父則稱某父如祭伯凡伯南季任叔榮叔祭叔毛伯召伯王季子如蔡叔許叔蔡季紀季蕭叔如內之單伯費伯公子季友公弟叔肸鄭之祭仲陳之女叔原仲則又直稱伯仲叔季如渠伯糾叔服則又稱伯某叔某如宋之山則又直稱某如家父則又直稱父

詩有程伯休父國語有樊仲山父左傳有內史叔興父連稱伯某父仲某父叔某父經則無所見又經文宋子哀爲疑義而王人子突則何休鄭君皆以爲字書傳中以字繫子者亦多凡此大科參差岐異今說經傳但通其可通者未敢妄生枝蔓矣又據經及他書似凡伯召伯毛伯及單伯皆世稱伯任叔榮叔皆世稱叔南季世稱季家父世稱父亦未知何說也

聘問也補曰問對文則大聘曰聘小聘曰問其實聘亦是存問之義爾雅荀子毛詩傳皆同也

聘諸侯非正也周禮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閒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災許慎曰禮臣病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傳曰聘諸侯非正甯所未詳補曰注首周禮下有天子二字大謬今删之許氏異義以公羊說天子無下聘義引周禮斷之如此見王制正義傳與公羊說同故范疑傳不合周禮其實非不合也案周禮大行人大戴禮朝事儀皆先言春朝秋覲夏宗冬遇時會殷同鄭君曰此六事者以王見諸侯爲文又文言時聘殷覜鄭曰此二事者亦以王見諸侯之臣使來者爲文又文言閒問歸脤賀慶致禬鄭曰此四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也以此觀之時聘是諸侯聘天子故歷子說詩云古者諸侯春秋朝聘天子毛詩傳亦云文王率諸侯朝聘乎紂是也閒問是天子問諸侯猶諸侯使人於諸侯曰聘使人於大夫則曰問與小聘同名故聘禮曰賓皮弁聘又曰賓朝服問對是也是故上之於下有問無聘分異而禮殊禮殊而名別王室既卑諸侯逐進於是變問爲聘蓋自惠王以降東遷以來然矣君子學文武之道垂憲章之書因史成文明經大義諸書王聘皆見非正故穀梁子承師說言之而公羊家因之此正可與大行人朝事儀文相證而說者誤解時聘之句輒生疑難惟杜預萬斯大能考而辨之其識卓矣大氐經文皆據周典爲義故傳諸所陳制度及凡言古言禮言正者亦皆依周制言之以今之周禮五篇合諸傳惟若盟詛征稅之法祭祀田獵之文此類頗爲乖異自餘則可取證者多也古書莫詳核於周禮莫博贍於左傳國語學者慎擇之而已凡朝聘之道多端此傳曰聘諸侯非正也後傳曰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是以諸侯朝聘於王及其自相聘俱是正矣蕭穎士曰於穀梁師其簡當於此類觀之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補曰大雨水而震電也雨依今音讀上聲與下雨雪異左傳以爲霖雨自三日以往書金縢言天大雷電以風天乃雨反風春秋不言天不敢斥尊也地震則言之尊覲之義

震雷也電霆也補曰段玉裁曰詩十月之交言震電采芑言雷霆武言雷霆震雷一也電霆一也古義霆電不別許叔重造說文始分析言之曰靁陰陽薄動生物者也霆靁餘聲也鈴鈴所以挺出萬物電陰陽激燿也震劈歷振物者許意統言之謂之靁自其振物言之謂之震自其餘聲言之謂之霆自其光燿言之謂之電王引之曰疏云電即雷之光霆者霹靂之別名分電霆爲二非也古言霆有二義一爲霹靂之別名爾雅云疾雷爲霆是也一爲電之別名此傳云電霆也是也開元占經電占引京房易傳曰以霆爲電則謂電爲霆西漢猶有此語文孫案淮南子曰疾雷不及塞耳疾霆不暇掩目亦謂電爲霆又曰天之偏氣怒者爲風地之含氣和者爲雨陰陽相薄感而爲雷激而爲霆亂而爲霧陽氣勝則散而爲雨露陰氣勝則凝而爲霜雪大唐郊祀錄太平御覽並引陰陽相薄三句以爲穀梁傳而郊祀錄霆作電字汪曰楨輯于此傳逸文予謂此非逸文蓋王涇及編御覽者誤記或誤據他類書否則當爲穀梁外傳穀梁章句等書中語與新語說苑漢書白虎通後漢書注所引同並見後

庚辰大雨雪補曰孔穎達曰不直書大雪與大水異者水見其在地之多故不言大雨水雪見其自上而下故言大雨雪其大雨雹亦同

志疏數也補曰疏曰謂災有遠近也遠者爲疏近者爲數文孫案爾雅曰數疾也廣雅曰疏遲也高誘淮南子注並同此以數而謹日下甲言之劉向奏論日食曰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

八日之閒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劉向云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雷電既以出見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也雷電陽也雨雪陰也雷出非其時者是陽不能閉陰陰氣縱逸而將爲害也補曰歷子經說曰閒謂夾者也變猶異也災異之事陰陽而已傳特揭之爲諸災異括例錯亂也史於二事皆日當亦如傳所說而傳則推論經也劉子政推陰陽之占明冀弒之兆孔廣森申之曰易中孚傳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強從解起推是年三月癸酉猶在漸泰之氣雷已發聲臣強之甚蓋聾驕寒將弒君徵也陽氣脅不以時出入日之閒陰氣又脅之而成雪盛陰屬甚臣有作威之象也孔又引惠士奇曰吳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閒日之閒一雷一雪晉安帝義熙六年正月丙寅雷又雪升在一日之中亮竟被廢安恭二帝皆強臣劉裕弒之與隱公同占也文孫案劉向所言足禪劉義但此等之學未審傳意如何案傳於螽生曰非稅畝之災也又於梁山崩稱輦者之言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又於宋衛陳鄭災稱子產之言曰天者神子惡知之是人也同日爲四國災也自餘諸災異皆不言某災由某事所致亦不言某異爲某事之兆觀傳所言與其所不言足明有國家者宜兢兢於人事而不宜屑屑於天意宜有竟舜洚水警余之心而不宜爲書史某日有災之說蓋春秋之教本是如此故曰子不語怪神子罕言命又曰夫子之言天道不可得聞而及其言天則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易切近如此而已鄭君說論語天道爲七政變動之占而荀子引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淮南子曰孔子作爲春秋不道鬼神史記天官書曰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重規疊矩相爲發明是則天文五行諸占有其說而不說之驗也高閌引商書高宗雊雉之變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不言其吉凶禍福惟正厥事則春秋之旨亦不異也穀梁子爲經作傳深本夫子之意公羊異流而同源故其傳自螽生以外皆直曰記災記異別無他說與穀梁正同若左傳則雜采當時之言而意無專主自是史家之學異乎孔門所傳孔穎達詩小雅及左傳正義說士文伯論日食曰神道可以助教不可專以爲教神之則惑衆去之則害宜故其言若有若無其事若信若不信期於大通而已此讀左傳者所不可不知矣自漢孝武時董仲舒說公羊於災異百餘事一一推言其應而何休繼之劉向治穀梁傳以洪範其說時有出入劉歆又自以其意附合左氏今見於漢書五行志者煩無數誤大約如史通內外篇所譏范解多采劉向語佐以他書擇之頗嚴說皆近理屬復略有所引附見其閒聊以廣異聞志其大者遠者或亦不背傳意而有裨未敢信也

兩月志正也雨傳其時則月補曰疏曰僖三年六月雨是也文孫案傳明雨傳正則不日上大雨霖書矣穀自癸酉始至庚辰而轉爲雪五行傳曰視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恆雨說曰上暴下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

俠卒○撰異曰俠左氏作挾案漢書俠陸顏注同挾

俠者所俠也俠名也所其氏補曰疏曰徐邈引尹更始云所者俠

之氏今范亦云所其氏則所者是俟之氏孫案信以爲所非氏所謂所也文丞案某氏之意所者所言爲某氏之辭猶言某俟也據

樂說是莊三年解溺爲公子溺是魯人相傳云某俟則有氏魯人失之 弗大夫者隱不爵大夫也不俟

命爲大夫故不氏補曰弗大夫謂直名不氏也隱不爵命故雖居大夫位書卒而不氏足明無俟亦同矣不爵命而不氏與列國卑

者以國氏略相類諸小國無命大夫者欲目其人則直名亦其比也桓實隱異而柔亦不氏者柔出會時未命非故不命者書其卒

則以氏也公子翬紀孫紆非大夫得氏者公子之重視大夫故之祖父又本世大夫又皆例所不卒以出奔特書故得氏無所據也

隱之不爵大夫何也曰不成爲君也明將立桓補曰不自成爲君也爲之云不取爲公

夏城郎郎魯邑補曰方苞曰披左傳元年費伯已帥師城郎之矣是始書以前此城郎者未備也又丞案此亦書有城而後城之證

秋七月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四時不具不成年也補曰不於六年發傳者傳及左傳皆周人書其體例無所據桓元年又多二句公羊曰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何休曰過歷也歷一時無事則書其始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防魯地也補曰近齊○撰異曰防公羊作邴○會者外爲主焉爾補曰疏曰重發傳者據華戎異故也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隱行自此皆月者天告雷雨之異以見公懷不之禍而不知戒懼反更數會故危之補曰往月例在定八年傳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翬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世貶之補曰此本公羊何休曰加貶於隱一代之中使人因而推得其故所謂微而顯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敗例日與不日皆菅宋地內不言戰補曰雜內於外故不言戰而以戰爲敗文此書經改書史以立例舉其大者也戰然後敗故敗大於戰補曰明內所以不言戰也大猶重也敗重於戰言敗則戰可知故舉重而書可視去書文也此事與莊十一年同書曰戰於彼傳發之

辛未取郜郜宋邑補曰孔廣森曰郜本郜子國宋滅郜有其地今爲魯取辛巳取防防補曰於是魯有二防邑近齊者爲東防此爲西防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據僖三十三年伐邾取訾婁不日補曰凡內取邑史皆日君子略之不正其乘敗人而深爲利取二邑故謹而日之也謹不重傷戰不逐北公敗宋師于菅復取其二邑貪利不仁故謹其日補曰乘猶因也明深以爲十一日之間取其二邑不日則其實不明穀梁據序引而著其惡取二邑唐石經改作又取二邑

秋宋人衛人入鄭

宋人蔡人衛人伐載鄭伯伐取之凡書取國皆滅也變滅言取明其易補曰伐取之殺之用之類之凡句末言之者皆歸罪例與日有食之亦同也何休曰不月者移惡上三國何非也既不言滅則從伐例故略之○撰異曰載本或作戴左氏作戴唐石經左氏釋改及音義亦作戴案釋名戴載也戴載也孔穎達曰地理志云梁國甾縣故戴國古者載戴聲相近故鄭詩箋讀依載爲戴覆作又丞案戴國字說文字林皆作戴不正其因人之力而易取之故主其事也三國伐戴自足以制之鄭伯不能將人之危而反與共伐故獨書鄭伯伐取之以首其惡其實四國共取之補曰莊言四國共取不可通也因人之力而易取之者謂經言取之也主其事者謂取之之上加言伐也因人之力所以爲易取者易辭取之云者因人力而易取之之辭因人易取是爲蒙上文不爲特主其事今加言伐明欲爲主事之文也加伐所以爲主事者如二國言伐戴而鄭伯言取戴與餘人取爵同文則三國爲主事鄭伯亦爲主事直言取之但爲蒙上不爲主事今言伐取之則是既爲蒙上又爲主事也必主之者鄭伯因人之力全無仁心反得兩國寡弱攻昧之義非甚三國不正其如此故三國既主之鄭伯又主之也不蒙乎上無以著其因人之實不主其事無以見因人之爲不正是故戰不言伐國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而取特言伐焉所謂其義則某竊取之者也如此之屬必是改舊史之文也家鉉翁曰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此春秋初年用法之意也若鄭莊宋殤者可以當此刑矣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撰異曰郕公羊作盛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補曰重發傳者嫌日入是易田今是兵入郕國也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補曰朝者白虎通諸用朝時見也傳曰諸侯相見曰朝何休曰不言朝公者禮朝受之於大廟與聘同義疏曰十是盈數更以奇從盈故言有欲見一者非十中之物也孔穎達引干寶同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事謂巡守崩葬兵革之事補曰周禮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大戴禮朝事儀曰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殷相聘考禮脩德所以尊天子也補曰禮察曰禮也者猶體也祭義仲尼燕居並以爲履鄉飲酒義曰德也者得於身也王制曰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朝事儀曰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崇天子左傳曰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又朝事儀曰諸侯相朝之禮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旂施其樊纓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君使大夫迎于境勞于道君親致館及將幣拜迎于大門外而廟受北面拜既君親致饔還圭饗食致贈郊送所以相與習禮樂也諸侯相與習禮樂則德行脩而不流也諸侯來朝時正也朝宜以時故書時則正也補曰讓正例不月非犆言同時也犆猶別言也若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同時來不俱至補曰音義曰犆音特本或作特也累數皆至也累數總言之也若滕侯薛侯來朝同時俱至補曰累積也數計也目也皆至於魯侯則先後受之則欲某爭等以爲族見非也○補曰朝日來朝皆小國也長大國不復已是以來也鄭人曰曾長宋衛長魯也宋人曰長滕薛鄭吾役也晉人曰滕薛小邾之不至皆我故也不問誰是謂長邾也兄長莒也杞長齊也郕長宋也鄭長吳也蓋長楚也介葛盧長東夷也春秋錄之其無以自存故人以爲安亦幸其猶未亡也春秋之末諸姬垂盡而視其日來朝者獨有區區之滕耳

夏五月公會鄭伯于時來時來鄭地○撰異曰左氏無五月穀梁杯疑其脫時來公羊作祁黎左釋與此同傳

作鄭案時來祁鬱古音皆同後如曲池歐蛇之類放此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補曰劉敞曰伐宋敗宋取郜取防朝滕薛入許隱之所以弑也微講而多大功宜傷而數得意也備其四竟於在內可不哀與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也○撰異曰許國字說文作鄦史記鄭世家有鄦字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補曰內君薨死皆不名者國所獨尊從大上之例十二公唯莊見名隱閔不葬并不見諡故史家之舉則有世本諸說之書矣左傳國史學而此類則從略故隱桓閔文宣成襄哀之名皆不著公薨不地故也不地又書路寢之比補曰魯史之法備周王禮王無弑特史無書諸故跡堂位曰魯王禮也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書相變也觀於晉史之書趙盾齊史之書崔杼則臣以將體例之異焉君子作春秋以當王法因其舊制更立新例弑逆大禍則不忍地本不地者乃又不日觀其有異文知其有變故夷鄭玉曰書事直書義自見大事變文義始明方苞曰春秋之特文皆所以發疑事點變而義非隱無所用特文也惟事變而義隱然後特文以揭之文異然後疑生疑生然後義見范寧路寢之比者以桓公在外則地也隱之不忍地也隱弑稱薨也補曰何休曰不忍言其僵尸之處○桓公實公子翬弑隱公傳不如左氏公羊取言其事但於前後略見之傳似此者多矣以內之大事言之如文姜齊襄之殺桓公哀姜慶父之賊般閔季子之討慶父宣公仲遂之殺惡視意如之出昭公陽虎之竊寶玉左氏載其事其詳公羊亦略述其事獨此傳於經各當文下既不一言其發傳於他處者亦皆隱約其辭而無紀錄事迹之語若此者何也傳之釋經主於明筆削之義明則止也經文書法簡嚴深微其實經之當文反前後文夫嘗無以見之故一傳亦於當文前後文明其義所見而止不復敘述事迹也全傳十一卷義最該密而文或簡略季子之鴆叔牙叔彭生之死歸父之遺宋夫宋官繆之讓國鴞閔之殺弑孔父仇牧之死難華元之平楚陳袁濤塗之謀齊桓晉荀息之死難齊豎刀易牙之爭權逢丑父之欺君陳乞之迎陽生衛叔武之讓殺寧殖之命子鄭臣高之擁秦師楚莊王之赦鄭靈王之經死左氏公羊皆有明文傳絕無之又公羊載曹子之劫齊桓孔子之行乎季孫曹羈之諫君齊高子之城魯傳亦絕無之又公羊解經有衛石踖鄭高克楚子玉得臣晉先軫曹公子喜時等姓氏名字傳皆不具矣此數十事者公羊高尚能得之於師則穀梁子尤當知之今皆隱約其辭或沒而不說是其好從簡略矣然則內事如莒擊敗叔盼卒叔倪卒至自頰谷外事如滅夏陽盟召陵盟葵丘殺里克滅黃戰敗殺陽處父弑莒殺宦官戰蒙盟爰婁梁山崩宋災伯姬卒殺慶封宋衛陳鄭災弑買楚乾侯戰伯舉入楚歸賑會黃池此二十七傳者何以述事獨詳蓄作意有所到偶然詳之或以當時習知其事習聞其義因備述於傳如滅夏陽一條則戰國策魏謂趙王論晉人伐虢之事春秋罪虞之義可相證也桓譚謂穀梁之書殘略多所遺失是謂傳所不載者並是不知其事豈其然乎其不言葬何也君弑賊不討不書葬補曰此內外所同亦經之新例以罪下也責臣子也補曰公羊曰以為無臣子也又曰沈子曰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不繫乎臣子也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無正謂不書正月補曰不自正謂不自正為君公羊曰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此傳以為不自正明讓桓是不正之事君子取義如此也或疑十年中正月適無事日食適是歷誤故得移晦入朔改正為二又朝聘會遇觀魚輸平等適皆在時例耳否則亦必有正十年中或有竟春無事者又必有正此皆疑非所疑也今已無正故經因就無正起義義隨文變無意無必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明隱宜立補曰正隱謂正隱之為君也既以無正取義於不自正故元年之正又取正隱之義傳與元年傳謹始之意相因相足見經義之深遠也劉向說苑曰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謂隱元年也案隱二年入向入極三年日食四年伐鄭五年螟六年輸平七年伐邾八年入邴螟九年震電大雪十年伐宋敗宋取郜取防十一年入許此皆兵戎災異之事而皆在無正之歲元年有正則終無之故曰有正春者無亂秋也隱不自正為君故身弑而[illegible]正其為君則能終享其國子孫保之故曰有正君者無危國此出為建本立始開卷之首義蓋穀梁家相承之說而公羊學者因之遂謂春秋有五始矣

眉注坿列

第十三葉六行鄭又誤引家甫第十四葉二十二行天之二句依劉績本與范子計然合第十五葉十九行下一句作夫何言依魯論語第十八葉十二行義讀為儀謂等儀

穀梁補注二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春秋桓公經傳第二補注第三　桓公亦惠公子隱公弟也惠公書立之爲太子史記名允一作軌與世本同母亦曰仲子以桓王九年即位

元年春王正月　補曰書本正月二字退在下經公字上以王字斷句此以傳合經者之誤今移而改正之或并欲移公即位於此則非全傳附經之例凡經一事有數句者皆以傳文隨句散附與公羊附經之例一事爲一傳者不同嚴可均辯之甚明故今亦仍舊例　桓無王　補曰謂文無王　其曰王何也謹始也　諸侯無專立之道必受國於王若桓初立便以見治故詳其即位之始以明王者之義　其曰無王何也　補曰據周實有王　桓弟弒兄　補曰音義曰弟殺本亦作弒下及下注同案今皆作弒　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　補曰定正也安也若宣王殺伯御更立孝公是救止也討賊以止亂百姓蓋官民之通稱去除也諸大夫國人共除賊也　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　補曰以爲無王之道遂至於此故文無王也必於餘年去王而後足見此年之特書王故傳欲申謹始之義而先釋無王之文　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　補曰治討也此申足上謹始義也謹始即以治桓隱之書正曰謹始也又曰所以正隱也桓之書王曰謹始也又曰所以治桓也文意一例以明二字爲兩篇大要也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無王之道遂可以至此孔子所以懼也撥王治之以大彰天下有王之義此所以爲天子之事而亂臣賊子懼也夫之變其於外桓之罪重於宣故於桓特文以著義明其餘皆從同矣傳與孟子合是聖門所傳如此春秋經世謂而不辯此其大者疏曰范氏例云春秋上下無王者凡一百有八桓無王者見不奉王法餘公無王者爲不書月不得書王桓初即位者已見治故書王以示義二年書王稱與夷之卒正宋督之弒宜加誅也十年有王正曹伯之卒使世子來朝王法所宜治也十八年有王取終始治桓也○春秋撥亂反正以當王法故隱之始有正桓之始有王冠兩篇而冒全書者也公羊但知隱十年無正而不能言其義孟子於桓篇之義則深有合焉世衰道微但據春秋之初以無王之道始於桓也春秋成而亂賊懼懼王治之也春秋天子之事則以王之冒全書者言也知我者惟春秋公羊所謂堯舜之知君子是也罪我者惟春秋公羊所謂其諱則某有罪焉又謂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未知己之有罪是也

公即位　杜預曰嗣子位定於初喪而改元必須踰年者繼父之業成父之志不忍有變於中年也諸侯每首歲必有禮於廟諸遭喪繼位者因此而改元即位百官以序故國史亦書即位之事於策補曰何休曰即者就也先謁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焉文烝案左傳曰晉悼公即位于朝○撰異曰周禮小宗伯建國之神位注曰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爲公即立段玉裁曰古文經者左氏古經也　繼故不言即位正也　故謂弒也補曰弒者故之實非故之訓　繼故不言即位之爲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　哀痛之至故不忍行即位之禮補曰繼實即位而不言即位明其有不忍之心子弟同義故兼言之亦以容桓　繼故而言即位則是與聞乎弒也繼故而言即位是爲與聞乎弒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已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無恩於先君也　推其無恩則知與弒也此明其例耳與弒尚然況親弒者補曰疏曰桓是親弒之主而傳論與弒之事故知傳意本明其例耳文烝案并疏非傳意弒逆之事非一人所能獨爲與弒即是親弒故於桓曰與聞乎弒餘曰與于弒公宣曰與聞乎故許止曰與夫弒者衞剽曰知弒皆同解也前見故後言即位皆爲與弒之辭夫先君不正終而繼之者安然即位無不忍心習其讀而深思之知其必與乎弒矣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垂衞地也傳例曰往月危往也桓大惡之人故會皆月以危之補曰何休曰桓弒賢君篡慈兄無仁義之心與人交接則有危也文烝案桓公十餘會無不有月知舊史月日之文最爲詳備而君子有所去取明矣崔子方謂春秋之例以日月爲本此言深有見劉敞乃謂穀梁害於日月何哉近儒或引王充論衡謂穀梁公羊日月之例使平常之事有怪異之說詈直之文有曲折之義非孔子之心夫唯俗儒見以爲怪異曲折斯其爲聖人之經也讀諸儒無敢議日月例者獨王充妄言之後無師法豈足據依　會者外爲主焉爾　補曰鄭伯所以欲爲此會者爲易田故疏曰重發傳者嫌易田與直會異故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　補曰以者重辭當從僖二十一年之例玉圜肉倍好曰璧圜剡上方下曰圭假借也依說文當作叚史記魯世家集解引賈逵曰鄭以祊不足當許田故復加璧十二諸侯年表鄭莊公二十九年與魯祊易許田三十二年以璧加魯易許田　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　實假則不應言以璧補曰假則直假耳言以璧是易也非假也　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　補曰假可言易不可言故婉其文而爲諱　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　諸侯受地於天子不得自專補曰申上意也許輸曰以所近魯許田近鄭而以相與利則利矣而義不得凡情之所便而亂之所生春秋所謹也　無田則無許可知矣　補曰所稼曰田所居曰邑許者邑之名以田繫邑名無田如亦無邑矣諸言田如濟西汶陽自鄆水爲陰鄆東沂西皆繫山水名不繫邑者有田無邑也其繫邑者則兼有邑叔弓疆鄆田是也公羊以爲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趙匡改之云有邑稱邑無邑稱田趙說近之矣若然言田不以皆兼邑直言邑者即皆以邑見田故鄆田之前直言取鄆是其驗也鄭以祊易許歸祊我入祊直言祊則此亦當直言許傳言無田則無許可知者明許下不須加言田以起下文也魯頌美僖公曰居常與許鄭君謂即此許毛傳以爲魯西鄙當是魯西近鄭之地而公羊乃謂諱取周田以其近許而繫之許杜預從之夫邑自名許何關許國宜來劉炫之規　不言許不與許也　但言以璧假許而不繫田則許屬鄭也今言許田明以許之田與鄭不與許邑也諸侯有功則賜田以祿之若可以借人此蓋不欲以實言補曰不

與者經不與傳假也假許田可言假許不可言故亦諱其文案左傳楚子重請於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申公巫臣曰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是古者賞田之制以田不以邑之事 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邴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見魯之不朝於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朝天子所宿之邑謂之朝宿泰山非鄭竟內從天王巡守受命而祭也禮相換易則知朝祭並廢補曰傳釋許遷言田者便文也何休曰宿者先諱之辭文烝案泰或作大也諸侯朝王王巡助祭皆周代大典春秋猶有以見之王制曰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守此與五經異義公羊說及何休注同鄭君據左傳以爲記所言大聘與朝乃晉文霸時所制諸侯自相朝聘之法也左傳又有歲聘間朝再朝而會再會而盟之文又有諸侯五年再相朝之文周禮大行人大戴禮朝事儀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十二歲王巡守殷國虞書堯典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撰異曰越公羊本亦作粵 及者內爲志焉爾補曰時鄭與魯會垂而去魯復因易田事志在結鄭故又會於越而盟也此與隱盟唐同與盟蔑盟宋盟皋鼬諫袁婁盟皆異重發傳者垂越地近時又相接故與盟蔑盟鄧諸文爲類也盟唐盟越皆與上會判爲兩事不復書會而書及則是內爲志蜀宋皋鼬諫袁婁之屬書及者皆與其上會爲一非是罷會更盟復會而盟上書會而下書及自是見爲會卑內外之常又非是內爲志矣用兵書及如公孫敖救徐亦未會文亦是也 越盟地之名也越衛地也補曰盟所期之地此越亦非國故又辯之傳釋宿越二文明後文會鄧會廢盟黃會穀梁窶辟秦之屬皆從此例故不復發傳也杜預以垂爲衛地越爲近垂地名王夫之謂垂屬宋顧棟高江永疑越當爲曹地

秋大水禮月令曰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大水例時補曰五行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董仲舒曰水者陰氣也春秋考異郵曰陰盛臣逆民情悲發則水出水災歷月而成故例時 高下有水災曰大水補曰明以災書也發高高曰高下言田之高下文烝案左傳春秋宋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

冬十月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爲年補曰編補曰二語公羊同備四時而後謂之年編年而後謂之春秋也補遺曰播五行於四時御論語云四時行焉是也洪範九疇五行居始春秋之書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王極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極悉備焉故上律天時襲之所重又案周之正月七月二王月也四月十月二分月也故漢志引劉歆云時以記啓閉月以記分至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宋督宋之卑者卑者以國氏補曰莊二年傳本莊十二年宋萬弑君傳又釋於彼蓋以明左傳稱督爲大宰宋大夫無大宰則大宰非正命卿非命大夫皆爲卑者卑者宜稱人弑君殺大夫非累及者皆不稱大不可不目言之故從卑者以國氏之例也督本公孫後賜氏爲華若是大夫當書公孫督或連書華督矣與夷殤公○撰異曰督本又作督字體之異 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諸侯之卒天子所隱痛蒸逆之人王法所宜誅故書王以正之補曰左傳文十五年宋華耦辭公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此可見魯史之書

及其大夫孔父補曰孔穎達曰其君者督之君其大夫者與夷之大夫 孔父先死補曰說在下 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邵曰會盟言及別內外也魯卑言及上下序也補曰凡及皆以尊及卑君臣也夫婦也內外也主客也華夷也一也故特言春秋之義所以廣包諸文注未得傳意 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弑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補曰不立謂事不成公羊曰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是也左傳亦謂先攻殺孔父乃由督欲孔父之妻殺而取之嬖助曰大夫妻乘車不可在路而見其貌文烝以爲左氏好言婦女多采無稽小說爲之故華之傾孔也宮之入向也晉之討同括也齊之取讙闡也各自有其本末而皆爲嬖言所亂此年既載華督妻事又言因民之不堪命歸罪司馬是其所據之書不一舉者詳之 孔父閑也閑謂扞禦補曰孔父所以爲閑者公羊所謂義形於色也特言此者明兩下相殺不志者志之不言殺其大夫又或當言遂殺其大夫今以閑故得志又得言其大夫又得書弑君又言及不言遂殺也呂大圭曰書及者以其與君存亡汪克寬曰若言遂殺則不見其爲君而死而大臣扞君之節不著其說皆是也劉知幾以爲稱及則弑殺不分君臣靡別及宜改爲殺文烝以爲古弑字祇作殺異音同字故其辭得以相統說已具隱四年劉氏妄矣此句與上數句文意不相屬 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補曰知見也言經以何文見之 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補曰論君臣並及父子者其事同也五經異義公羊說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孔子云鯉也死是已死而稱名左氏說既沒稱字而不名孔父先君死故稱其字穀梁同左氏說鄭君以爲論語云鯉也死者未葬以前也又孫案原仲夷伯皆此例說又見彼 以是知君之累之也累謂從也補曰莊非也累之正字本作纍省作累戰國策纍纍通用玉篇纍字有力僞切一音云延及也又曰累同上廣韻曰累緣坐也纍與延同義王逸楚辭注纍繫也毛詩傳纍蔓也皆延也傳言君之累之者謂督欲弑君延坐及於孔父以致先死也左傳引書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管子曰凡過黨其在家屬及于長家劉績注曰及坐及也上言以尊及卑及者與此言累之事同凡殺大夫言及者又爲延及坐及之及公羊曰及者何累也與傳同也凡殺言及皆爲累而孔父之累則爲先死公子瑕累鄭父屬實傳皆言累並無先死之事雖不同其爲延坐一也傳曰累上也又曰以累相也累及許君也衞侯累也皆爲延坐及之義正可與此相證而說乃謂累爲從何休說公羊以爲累從君而死齊人語又引信二云累者從也謂孔父先死殤公從後被弑皆失之矣孔廣森說公羊引書伏生書甫刑傳大辟勿累於纍說又引反離騷之纍湘纍季有莊謂諸不以罪死曰纍則合之說也 孔氏補曰此合下句字字爲義言以字爲氏也左傳曰孔父嘉爲名也孔字也父矣何以爲春秋時名嘉者多字孔說文已言之矣宋父何謂四世至正考父宋君未與氏族五世至孔父已君命以其字

爲氏故左傳亦曰督攻孔氏也史記敘孔子之先曰孔防叔爲奔魯之始祖故據而言之非防叔始氏孔也孔父嘉爲孔氏猶華父督爲華氏父字謚也孔父有死難之勳故其君以字爲謚補曰此又合上句孔字爲義父者美稱連孔言皆爲字沒則爲謚故曰字謚也左傳世本宋大夫皆無謚殷禮則然孔父以字稱得爲謚者蓋字以表德沒稱之以易名自周法言之則謂之謚以字氏爲君命則以字謚亦君命矣檀弓魯哀公誄孔子曰嗚呼哀哉尼父與左傳同鄭君曰因且字以爲之謚又少牢饋食禮皇祖伯某鄭君曰伯某且字也大夫或因字爲謚引左傳魯無駭卒請謚與族公命之以字爲展氏與檀弓杜相合鄭以彼傳衆仲言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皆於謚字斷句而孔穎達哀十六年正義反謂鄭錯讀非也傳言字謚諸謚歷歷夫子本宋人哀公用殷禮駕哀衆仲所述未必周制亦殷周既有謚之後而言謚也孔廣森經學卮言說則異矣以爲王褒賦言謚爲洞簫謚本訓號非始於周特周始以行制謚耳殷法生有名死以字爲號諸王以十幹稱者皆其字猶之廟立之主配帝言之御謚也文王之父曰公季亦其比也周既以行制謚宋之君皆得謚於王而賜大夫謚皆以字自秉殷禮故有正考父孔父好父華父樂父頤父夷父之等疑他國亦本如是故左傳曰諸侯以字爲謚謂諸侯賜其臣謚之禮也魯謚夫子爲尼父一則以夫子本殷人一則尊聖人不敢以末世非禮之謚謚之衛大夫有石駘仲駘字不見謚法蓋東周之初猶守禮典當亦以字爲謚者孔說未知是否學者擇焉范注甚不了疏申之尤謬又引舊解云三月既葬之後嗣君謚之使者以葬後始來故得稱謚又云或嘗孔父以字爲謚得據後言之二說皆泥於葬後之制且未思嗣君寰立不應爲先大夫作謚也

或曰其不稱名蓋爲祖諱也孔子故宋也孔子曾是宋人孔父之玄孫補曰疏曰案世本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祁父其子奔魯爲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是孔父是孔子六世祖范云玄孫者以玄者親之極至來孫昆孫之等亦得通稱之文烝案孝經鄭氏注曰蓋者謙辭謙謂謙慎與疑辭意近上言祖下言故宋謂孔子以故國視宋不忘祖也此或曰與後八年同言經文亦包此義也孔父卽不先君死夫子亦必不稱祖名君若盟會聘問之屬可準臨文不諱之例今此最隱痛之事不得斥名後儒四殺大夫皆不名由此處已有諱一義也魯史本以孔父先君死稱字君子仍之又寓諱義然則史惟一意經兼二旨故傳備言之也○春秋因舊文爲一義出聖筆又爲一義相兼乃備嘗讀詩而會悟凡詩有兩作者卽有兩義可類推者三焉其一左傳富辰論常棣詩既以爲周公作又言召穆公作召穆公亦云鄭君解之以爲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也其二晉郤至曰世之治也公侯扞城其民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此宜一篇之文而以一章爲治詩二章爲亂詩明是互文錯舉也其三毛詩以關雎爲文王之時后妃之德魯韓詩則以爲康王房后佩玉晏鳴應門失守畢公作諷而諷諭語夫子之言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上句謂文王詩下句謂康王詩則亦兩義兼用也劉向說苑稱傳曰詩無通故春秋無通義此類皆是也

滕子來朝隱十一年滕侯今稱子者時王所黜補曰此等多用杜預義疏曰周公之制爵有五等所以擬其黜陟今傳無貶爵之文明降爵非春秋之義疏是也滕子薛伯杞伯杞子皆時王所黜鄫之爲伯左傳所謂鄫爲伯甸而役冢稱天子傳有鄫侯此稱王後黜滑之驗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稷宋地也以者內爲志焉爾補曰疏曰以者內爲志卽是以者不以之例文烝案傳稱以者不以者也又稱以重辭也疏據之謂以有二義故疏云兩其實內爲志又別爲義與莊八年以侯陳人蔡人同例則以有三義也公爲志乎成是亂也欲會者外也欲受賂者公也補曰齊僖爲小伯注上句是下句當言欲成亂者公也受賂自在下文與此無涉且三國亦皆有賂矣家鉉翁曰魯桓逆黨所以使三國成此亂者魯也穀梁深得聖人之意此成矣取不成事之辭而加之焉於內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取不成事之辭謂以成宋亂也桓弑逆之人故極言其惡無所遺漏也江熙曰春秋親會皆諱蓋患惡之不可權豈當取不成事之辭以加君父之惡乎案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郯傳曰平者成也然則成亦平也公與齊陳鄭欲平宋亂而取其賂鼎不能平亂故書成宋亂取郜大鼎納于大廟微旨見矣尋理推經傳似失之徐邈曰宋雖已亂治之則治始亂成不繫此一會若諸侯討之則有撥亂之功不討則受成亂之責辭豈虛加也哉春秋雖爲親尊者諱然亦不沒其實故納鼎于廟躋僖逆祀及王室之亂昭公之孫皆指事而書哀七年傳所謂有一國之道者有天下之道者也君失社稷猶書而不隱況今四國舉會非一人之選以義致譏輕於自己兆亂以此方彼無所多怪補曰江熙非也平訓成者字義也成則書成平則書平者經辭也自杜預始爲平亂之說以改鄭衆服虔成就之說而江氏因之且譏傳失旨乖經例又昧傳旨矣范謂極言其惡徐謂指事而書說皆得之案昭二十二年傳曰亂之爲言事未有所成也宋督弑與夷立馮事已成矣不得言亂今曰亂曰成之是取不成事之辭加之於桓也但文雖有加而意在誅惡乃是極言之無所遺漏所謂盡而不汙非苟爲加文耳論宋事則已成論內惡實欲成其不成此之謂內爲志朱子曰程子所謂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如成宋亂之類直著誅絕自是分明文烝謂此是經特增書史文徐引哀七年傳字句微異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補曰左傳稱宋以郜大鼎賂公言取者受賂之辭也傳實諱取此不諱亦所謂無遺戊申納于大廟傳例曰納者內弗受也日之明惡甚也大廟周公廟補曰疏曰此傳亦有弗受之文而引傳例者凡傳言內弗受指說諸侯相入之例今此言不受謂周公也恐其不合故引例以明之文烝案例在僖二十五年傳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補曰以亂助亂以賂事祖非禮也是書不可遺總解會取三文也其道以周公爲弗受也補曰其道猶言其義此解納字郜鼎者郜之所爲也曰宋取之宋也此鼎本郜國所作宋後得之補曰疏曰何休曰周家以世孝天瑞之鼎以助享祭諸侯有世孝者天子亦作鼎以賜之禮祭天子九鼎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故郜國有之文烝案何說自有據恐未必爾以是爲討之鼎也討宋亂而更受其賂鼎補曰錢儀吉曰討之鼎猶檀弓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文烝案釋者取之宋之辭者以是爲討之鼎故也成亂者其實討亂者其名音義引糜氏云討或作紏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

中國故曰郜大鼎也主人謂作鼎之主人也故繫之郜物從中國謂是大鼎補曰名從主人謂從郜言郜物從中國謂從魯言大鼎左傳稱吳壽夢之鼎莒之二方鼎甲父之鼎正與郜大鼎同孔廣森曰文王克崇伐密而魯有崇鼎晉有密須之鼓亦是也文烝案此夫子用舊史文而釋其義公羊曰器從名地從主人傳聞未審也又曰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郜鼎則別為一說尤失之

秋七月紀侯來朝隱二年稱子今稱侯蓋時王所進補曰白虎通曰紀子以嫁女於天子故增爵稱侯何休曰稱侯者天子將娶於紀與之奉宗廟傳之無窮重莫大焉故封之百里○撰異曰紀左氏作杞朝時此其月何也據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稱時補曰舊史朝皆具月君子略之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於是為齊侯陳侯鄭伯計數日以賂桓既罪深責大乃復為三國計數王日以責宋賂補曰傳及注計字各本皆誤作討今依音義唐石經改正己即是事而朝之惡之故謹而月之也己紀也桓與諸侯校數功勞以取宋賂不知非之為非貪惡之甚紀不擇其不肖而就朝之補曰疏曰桓雖不君臣不得不臣所以極言君父之惡以示來世者桓既罪深責大若為隱諱便是長無道之君使繼以為暴故春秋極其辭以勸善懲惡也

蔡侯鄭伯會于鄧鄧某地補曰杜預釋例蔡地也公羊以為鄧國賈服從之杜改之范注某字或作厶後皆同左傳曰始懼楚也

九月入杞我入之也不稱主名內之卑者補曰疏曰何嫌非我而發傳者以隱八年云我入邴此直云入杞故發之文烝案此內稱人之文也陳傳良以為內稱言大夫師惟桓師非君辯皆不言大夫陳氏又謂於晉靈公凡會盟皆不序諸侯是天下之辭於魯莊公凡會齊宋皆書人是一國之辭於會桓公凡大夫辯皆不言大夫於宋昭公凡大夫皆不名是一人之辭案陳氏之說亦已巧矣姑記之耳

公及戎盟于唐補曰不日者蓋以桓既姦逆又與戎盟其事可惡故略之襄十九年傳曰不日惡盟也

冬公至自唐告廟日至傳例日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意義也雖不言會故以地致補曰注引例在襄二十九年傳告廟飲酒策勳書勞者至之事也左氏所據史例也喜其反者至之義也經例也注言雖不言會故以地致非也雖會不致者皆危之危之故以地致例在定十年傳桓無會而其致何也遠之也桓會其衆而日無會言無致會也弑逆之罪非可以致宗廟而今致者危其遠會戎狄喜其得反補曰無致會者為其不足言會故曰無會也遠之者言春秋以為遠也唐在魯內非遠以其會戎則亦為遠而可危故遠之以危之潰例會與秋不致致本會致會者言桓則本不當致會故於潰例所不致者特致其文則從穀瓦谷讀之例其義則獨以危其遠為義與彼四事又略殊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嬴齊地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蒲衛地胥之為言猶相也補曰言猶者義相近公羊爾雅何休注皆以相為本訓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為近古也申約言以相達不歃血而誓盟古謂五帝時補曰相命即謹言爾雅曰誥誓謹也曲禮曰約信曰誓戰國策韓非子知伯曰吾與二主約謹矣此謂約謹其言以相告命而兩國之信已足曉達故不盟而退經書此不盟之文以是為近古故也傳多以信為申古讀信皆作申音此信字則為人而無信之信注以為申字非也命讀曰謹讀為結公羊正作結爾雅之謹謂約謹約謹即約結一聲之轉廣雅誥勤也是其例文烝案表記曰信以結之左傳曰言以結之謂謹為結必義優矣古謂三王時隱八年傳有明文注依周禮及左氏說遠指五帝其誤左傳直曰不盟也公羊曰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荀子曰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不以齊侯命衛侯也江熙曰夫相與親比非一人之德是以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齊衛胥命雖有先倡倡和理均若以齊命衛則功歸于齊以衛命齊則齊僅隨從言其相命則泯然無際矣補曰注非也命令之事必有一人為先而餘人後之先者命之者也後者從命者也今此齊為先實是齊侯命衛侯春秋正名以順言不欲以齊命衛故以相言之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郕魯地補曰此杜預下六年注其字作成○撰異曰杞公羊作紀郕公羊作盛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撰異曰辰汲古閣公羊作申誤也言日言朔食正朔也朔日食也補曰王引之曰廣雅曰正正當也言日之食當月之朔也正之言貞也廣雅曰貞當也定四年傳曰正是日也襄五年注亦謂當是日既者盡也補曰公羊同何休曰光明滅盡毛詩傳訓既為盡為盡屢于經日盡其不然也說文曰盡器中空也有繼之辭也盡而復生謂之既補曰傳例曰又有繼之辭也旣亦為有繼者盡則復生有旣則有又義以相轉而相足此訓詁之理

公子翬如齊逆女翬稱公子者桓不以為罪人也補曰桓所不罪故從常例而仍史文後不書翬卒者弒君賊安死獸位不得書卒例在宣八年傳盡君子創之也爾雅曰如往也小爾雅曰逆迎也逆女而不見納幣事者或在即位前或不納幣或納而不使卿正月會稷左傳以為成昏于齊則知其有異常禮疑其不納幣或不使卿矣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嫌魯外之始翬是內之初故重發以明外內不異文烝案如者內稱使之文也屬辭逆女以無使道不言使此言如者逆女大與不可同於臧孫辰叔行之文又不得與祭公劉夏無別故不言逆女于齊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已去齊國故不言女未至于魯故不稱夫人讙魯地月者重錄之補曰注釋稱姜氏義本杜預得之公羊以為父母之辭非也上下經文內女伯姬叔姬等稱字父母之辭且以別其人也內夫人子氏姜氏等稱氏大家之辭又名繫於其君不待別之也仲子稱字者既毀無謚以取一季姜亦外女稱字者與其上文王后互見義一從王朝之辭一從其父母辭也王姬不字者別於內女也故曰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禮送女父不下堂補曰堂廟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祭門廟門也闕兩觀也在祭門之外補曰闕門即經書雉門諸侯之中門也周禮祭義並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謂中門內路寢門外之左右鄭君說禮誤也兄弟謂女兄弟言父

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補曰謹卽慎疊言之耳又慎者誠也靜也審也毋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補曰國語子夏曰婦事於舅姑者禮也諸母般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般衰也所以盛颗夕所須以備舅姑之用補曰士昏禮記曰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鞶君以鞶為鞶篸男鞶革女鞶絲莞從鄭義與先儒異先儒皆以鞶為大帶也音義曰般一本作鞶申重也上所論禮皆謂婿親迎父母以女授婿時送女踰竟非禮也補曰齊僖送其女違不下堂之禮左傳例曰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公會齊侯于讙無譏乎齊侯送女踰竟遠至于讙嫌會非禮之人當有譏補曰注非也言公既不親逆而此會又似親逆禮所未有問經意無譏否乎曰為禮也齊侯來也公之逆而會之可也為親逆之禮補曰答上問曰為禮也猶檀弓云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明經意無譏也所以然者齊侯既以送女來至讙則公之逆姜氏而因會齊侯可既失於前猶得於後

夫人姜氏至自齊補曰公與夫人同至得禮異於莊故無公至文或從桓無致會例數何休曰不致讙上致者婦人危重故據都城乃致也孔廣森曰于讙已入國矣見宗廟然後致不言至自讙者從國有行乃以其地致夫人本自齊來與往讙地而還歸者異何休曰月者為夫人至例危重之其不言翬之以來何也據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公親受之于齊侯也重在公補曰是公受之非翬以之親受則幾於親逆矣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冕祭服補曰冕者以版為幹三十升布覆之玄表朱裏後高而前低故曰冕冕俛也王制毛詩傳白虎通古冠冕圖並言夏曰收殷曰冔周曰冕其制畫皆相似禮器曰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士三旒者天子之上士耳其中下士及列國之士則以爵弁當冕矣爵弁覆版略如冕故士冠禮記郊特牲說文獨斷公羊宣元年注並言夏收殷冔周弁弁者爵弁卽冕也爵弁雖與冕類但冕有旒垂前而低周禮五冕皆以旒數為別爵弁則無旒而前後平故不得冕名而從銳上合手之稱曰弁又以其如雀頭色曰爵又以其用韋不用布謂之韋弁陳祥道據周禮言韋弁皮弁荀子言士韋弁皆別無爵弁書顧命某氏傳釋名又並言爵韋弁故知韋弁卽爵弁也周禮冕服有六大裘而冕衮冕鷩冕毳冕希冕玄冕也以鄭君注言之九章曰衮謂畫龍也有龍山華蟲火宗彝畫以為繢有藻粉米黼黻刺以為繡荀子稱天子山冕卽此服也七章曰鷩謂華蟲也五章曰毳謂宗彝虎蜼也三章曰希刺而不畫也一章曰玄以其衣色言也若言其章則左傳晉士會黻冕是也說文解衮字云卷龍於下裳似畫刺皆在裳其上衣直玄而已稱其衣曰玄稱其裳曰衮鷩毳希黻但衣之稱上得兼下故詩言衮衣毳衣黻荀子言黼衣而實則皆玄衣也禮器曰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此略言之而玄衣其所同也士冠禮曰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純衣卽玄衣也玄衣純衣者絲衣也衣之用絲者獨冕服及爵弁服為祭服也纁裳緇帶韎韐皆士之制據玉藻則大夫以上冕服皆素帶其韠謂之韍諸侯與大夫皆赤裳赤韍天子朱裳朱韍也冕而親迎謂玄冕也士爵弁而親迎說文冕或作絻或作弁又作冕象論語于見冕衣裳者見冕者古論作皆作弁文相似劍相近明皆冕服矣音義曰迎一本作逆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補曰夫子答端木氏與大小戴記對哀公略同引之者明春秋貴親迎之意以明桓公親受較愈於宣成以夫人之文也古人愛厥妃以先敬其主妻者所安之主也以愛言也妻者內主也親之主也以敬言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補曰昏事畢而聘也許翰曰自嬴之會至仲年來聘備記姜氏如此謹昏義也春秋反復意有所致者不可不察也以有深諱其中故志文姜柔者閑其亂也鄭伯難諱者矜其節也顧棟高曰會嬴至聘一年中連書六事皆為昏文姜盟防至于用幣二年中連書十三事皆為昏哀姜志閨門之亂以謹履霜之漸

有年有年例時補曰凡言年者取禾一熟年之言稔也說文季穀熟也从禾千聲言有亦一有一亡之例周禮以凶歲為無年五穀皆熟為有年也補曰五穀黍稷稻麥菽也周禮職方豫州并州其穀宜五種青兗雖有不宜者非全無也不如其宜者多耳或以麻易稻未是麻與桑為類合五穀為七賦也熟成也疏曰冬五穀畢入計用足然後書之不可繁以日月故例時文烝案有年時者十二月納禾稼畢乃書也書金縢言秋大熟未穫謂周十二月以前其下言歲則大熟乃據十二月穫詩言歲其有皆與有年同意此書有年宜書大有年公羊皆曰以喜書此左氏昭元年傳所謂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胡安國本孫復說謂桓宣十八年獨此二年書有年他年之數可知方苞曰書有年皆承歲祲也隱五年螟八年螟桓元年大水故三年有秋喜而志之宜自卽位後蟲螟水旱不絕書故十六年大有秋喜而志之莊六年螟七年大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皆大水而其後不書有年者災之後稍熟不可謂有年久則民氣漸復雖有年不復書矣○黍稷之說繁矣程瑤田曰今北人呼黍子糜子黃米黃粱又呼稷米穄子其音如穄者皆卽黍也今呼高粱紅粱粱秫秫者卽稷也稷米所謂疏食者也今呼穀子小米者則粱也粱卽禾禾者粱之專名也文烝案程氏九穀考世所推重其言黍是也其言稷未盡是也其言粱及禾非也禾為黍稷稻既秀之通名說見莊二十八年今之小米當為稷說文齋稷也釋名齋星也周禮注肉有如米者似星三文互證皆言細小則稷為今小米可知今之高粱當是稷中一種廣雅曰藋粱木稷也卽高粱也高粱高大如木故稱木稷既別之為木稷則非稷之正種但玉藻稷食菜羹實卽論語疏食菜羹所稱稷當為木稷鄭君月令注引舊說稷為首種今北人收穫黃米最先高粱次之小米又次之播種則高粱最先小米次之黃米又次之是高粱小米並合首種之名矣若詩三禮左傳所謂粱者說文但云米名知其非穀名楊泉物理論謂黍稷之總名曰粱合稻菽為三穀竊意黍稷之中並有米名粱史記索隱引三蒼曰粱好粟韋昭國語注曰粱食之精者蓋得其實故左傳粱與麤對猶毛詩粺與疏對矣楊泉又以為粱稻菽三穀各二十種為六十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凡為百穀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春而言狩蓋用冬狩之禮冬狩例時而此月者重公失禮也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郜傳曰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然則言齊人者所以人公則譏已明矣狩得其時故不月補曰凡史書狩皆月也狩與蒐皆書地哀十四年傳云狩地知非以地遠譏何休云禮諸侯田狩不過郊孔穎達以為大野在魯狩常地皆未可據

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也補曰田者四時取獸之總名何休引易曰結繩罔以田魚是也何氏又曰己有三牲必田者孝子之意以爲己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牲逸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爲田除害春曰田取獸於田補曰白虎通曰總名爲田何爲田除害也春歲之本舉本名而言之也夏曰苗因爲苗除害故曰苗補曰此本杜預左傳注也白虎通曰擇其未懷任者也鄭君解周禮謂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云何休解公羊春苗曰苗毛也取當毛物取未懷任者毛卽訓字擇也公羊夏不田而董仲舒繁露增入夏獮異其說秋曰蒐蒐擇之舍小取大補曰此本何休也白虎通曰蒐索肥者也音義曰蒐舉氏本又作搜周禮左傳爾雅春蒐秋獮國語云蒐於農隙獮於既烝古書異說不可强同冬曰狩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補曰此亦本杜預也白虎通曰守地而取之也疏曰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萬物已收故得以畢成言之文烝案春夏秋冬皆用當代制不從夏時傳明經以非禮書也凡四時之田有田苗蒐狩四時之祭有祠礿嘗烝也失時失正而史書於策又者一也故春秋不見書田苗祠礿者田苗禮簡蒐狩禮盛祠礿禮輕嘗烝禮重非禮之事必於盛且豐者而取備焉故或非時而狩或非時而大蒐或非時而烝無有非時而田苗祠礿者也或值狩時而見譏於仍譏或遇書時而不譏其所可緩無有田苗祠礿而踰斯失者也凡狩二蒐五書一烝二惟蒐紅別見義若西狩則非狩矣孔穎達王制正義引鄭君釋廢疾謂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得見孔子所譏之諱改爲三時田從春秋之制鄭與何休皆信讖緯以爲是孔子之書後儒之妄說也讖緯卽用公羊公羊世遠失實孔廣森以爲諸侯制似取楊疏之義亦無徵也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補曰目在下王制天子諸侯歲三田正義引釋廢疾謂以乾豆等三事爲田非三時田也與禮注異俞樾曰言唯其所先得則自以所得先後爲一二三之次疑下注上殺次殺下殺之說未足據一爲乾豆上殺中心死速乾之以爲豆實可以祭祀補曰何休曰一者第一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於右髃豆祭器名狀如鐙天子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卿上大夫八下大夫六士二二爲賓客次殺射髀骼死差遲補曰何休曰二者第二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於右脾三爲充君之庖下殺中腸汚泡死最遲先宗廟次賓客後庖廚尊神敬客之義補曰何休曰三者第三之殺也自左髀射之達於右髃中腸胃汚泡尤備也案公羊王制毛詩傳皆有此三句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宰官也渠氏也天子下大夫老故稱字下無秋冬二時甯所未詳補曰公羊曰下大夫也孔穎達引周禮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謂未知伯糾是何宰今據公羊當爲宰夫周禮鄭衆注以詩家伯維宰爲宰夫此宰夫稱宰之證服虔以咺爲宰夫當務以說此渠氏亦是采邑據引左傳昭二十六年劉子以王出次于渠是也伯糾猶叔服皆字也何休曰天子下大夫繫官氏且字稱伯者上敬老也老臣不名何以糾爲且字傳文以伯爲老稱雖用其說實未可據傳例天子之大夫皆不名耳左傳曰父在故名父在之義與老臣之說相反杜預說渠爲氏伯糾爲名孔穎達引鄭箴膏肓云名且字則渠爲名伯糾爲字公羊注繫官氏且字傳寫氏下衍一名字徐彥因謂渠是名要之皆非也下無秋七月冬十月者十四年傳曰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明此亦爲世遠之故仍史之闕以示傳疑傳於彼言之則此可不發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補曰前正與寅後正終生此不正者以二日爲變文不復須正鮑卒何爲以二日卒之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明實錄也補曰稱春秋以包全經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也國君獨出必辟病潛行補曰公羊曰怴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何休曰怴者狂也齊人語此注辟病謂辟易之病卽在也惠士奇說死而得死讀爲屍謂得其屍也案傳明此仍舊史從赴之文

夏齊侯鄭伯如紀外相如不書過我則書例時補曰此據下冬傳也疏曰紀在齊東鄭在齊西北鄭欲如紀則直過齊何以二君並得過魯書齊侯出竟西行而遣鄭伯遂與至紀途過於魯故得記之文烝案如者朝也左傳曰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杜預曰外相朝皆言如案外相朝言如者略之以別於來朝之文從內朝外之例凡過我則有借道之禮故或得書

天王使任叔之子來聘任叔天子之大夫補曰未知爲上爲中○據異曰任左氏公羊作仍孔廣森詩聲類以爲冬綫蒸三類古通用故仍亦作任而戎狄謂之荏菽戎與荏通荏當音仍集韻戎兼入蒸部小雅明戎爲韻邶風大雅仲任爲本句韻張壽恭引史記索隱曰地理志東平有任縣蓋古仍國任叔之子者錄父以使子也錄父使子謂不氏名其人稱父言子也補曰廣雅曰銓錄具也王念孫曰詮者論之具也字亦通作譔錄者記之具也凡言之者錄辭此錄父以使子明之亦錄辭何休所謂辟一人也武氏子雖未爵父沒爲大夫矣不得錄父故無須錄也故微其君臣而著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辭也君闒劣於上臣苟進於下書參譏之補曰稱君以使而所使之臣無姓氏名字是微之錄父以使子是著之其辭如此者明不正其父在子代仕也疏曰闒劣苟進此是二譏而言參者舊解傳言微其君臣而著其父子是刺其父之不肖而令苟進更又刺其君臣故曰參譏之或以爲參者交互之義不讀爲三理亦得通文烝案公羊曰父老老者致仕之謂

葬陳桓公補曰葬時正也例在成十三年傳

城祝丘譏公不脩德政恃城以安民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王親自伐鄭補曰稱人者深貶以爲衆辭文烝案傳例公與諸國大夫會盟大夫並稱人明或公會諸國卑者則同文也王與諸侯並在焉猶公會諸大夫也王與諸大夫並在焉猶公會諸卑者也今此三國稱人蓋蔡衛皆君而陳佗使大夫通以稱人爲例猶蜀之盟楚人秦人等爲大夫而齊人爲卑者體禰之會晉人爲大夫而宋人爲卑者也服虔以陳亂無君而決三國皆大夫未得稱人之旨呂大圭謂有天子在則諸侯稱人有諸侯在則大夫稱人其言是也謂三國皆諸侯則未盡是也不言天王者趙汸曰凡言天以其無上故王不在辭端則不加天文烝案此亦所謂致恭而不瀆公朝于王

所亦同也以王配諸本無加稱舉從者之辭也使若王命諸侯伐鄭者從王命者二國也補曰疏曰舉信曰舉從者之辭謂解釋稱人也徐邈云舉從者之辭謂王不能以威致三國三國自以義從耳范以二者不通故爲別解謂若王不親伐文烝案范是也以王文親於伐鄭之上未嘗沒其事之實特其屬文爲舉從者之辭謂以蔡衛陳主其事不以王主其事猶復以爲不使天子首兵是矣若不欲爲舉從者之辭當先言天王伐鄭而後言蔡人衛人陳人從如河陽先言王守後言朝是則以王主其事左傳稱王以諸侯言以者豈史之舊歟其舉從者之辭何也爲天王諱伐鄭也諱自鄭伐鄭

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於是不服爲天子病矣鄭姬姓之國冀州則近京師親近猶不能服則疏遠者可知補曰疏曰徐邈云新鄭屬冀州案爾雅兩河閒曰冀州新鄭在河南不得屬冀舉信云韓哀侯滅鄭遂都之韓故言也本都冀州傳以當時言之遂以目鄭然則伐鄭時未有韓國何得將後代之事以爲名韓侯從冀州都鄭亦不得謂鄭爲冀州也蓋冀州者天下之中州古者天子之常居鄒衍書云九州之內名曰赤縣赤縣之畿從冀州而起故後王雖不都冀州亦得以冀州言之鄭近王畿故舉冀州以爲說王引之曰士冠禮注曰病猶辱也故凡羞辱者皆曰病曰爲天子病矣曰公子病矣此類以由己羞之者言也曰病公子曰所以病齊侯也此類以爲人羞之者言也徐邈范注襄八年傳注以爲疾病之病楊氏於哀九年傳疏又誤以爲病患之病古訓疏而經說遂晦矣文烝案此言同姓之親冀州之近猶且不服以爲是天子之羞辱故嫌其文而諱親伐也春秋之義至是而止伐而後服在所不論若左傳所載戰于繻葛射王中肩不可道矣○補趙鵬飛曰親征非平世之事也武王創業則親征宣王再造則親征成康平世不聞親征有大司馬之法在也

大雩雩者旱祭請雨之名傳例曰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月雩正也時雩不正也禮月令曰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補曰秋不月者七月也傳例在僖十一年成七年爾雅曰舞號雩也何休曰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鄭君答臨碩難周禮引董仲舒曰雩求雨之術呼嗟之歌祭法注曰雩之言吁嗟也賈逵服虔杜預皆曰雩之言遠也遠爲百穀祈膏雨賈又曰言大別山川之雩蓋以諸侯雩山川魯得雩上帝故稱大何休曰不地者常地也鄭君論語注曰沂水在魯城南雩壇在其上五行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恆陽說曰僭差也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盛故其罰常陽也何休曰旱者政教不施之應

螽禮月令曰仲冬行春令則螽蝗爲敗補曰劉歆說五行傳螽爲介蟲之孽何休曰蝝者煩擾之所生○撰異曰公羊作蝝後皆同亦作蝝

螽蟲災也蚣蝑之屬補曰此本杜預也孔穎達曰釋蟲云蜇螽蜙蝑楊雄方言云春黍謂之蜙蝑陸機毛詩疏云幽州人謂之春箕春箕即春黍蝗類也長而青股鳴者或謂似蝗而小班黑其股狀如瑇瑁文爾雅又有蠜螽土螽蟿螽先云皆蜙蝑之屬然則螽之種類多也文烝案說文曰螽蝗也爾雅阜螽草螽析螽蟿螽土螽李巡以爲皆分別蝗子異方之語唐石經初刻螽上無螽字

甚則月不甚則時補曰疏曰重發傳者經書時雩非正故不月螽災與之同不月嫌其甚而不月故發以明之文烝案螽時者亦皆七月也災在八月以後則甚七月則不甚唯文三年秋雨螽于宋甚而亦時彼以外災時志又加言雨足以別之矣此七月得雨書雩災不甚可見前發蝝例此發螽例疏未得其意

冬州公如曹補曰董仲舒曰州公化我奪爵而無號文烝案曹小國而州朝之公非本爵明矣稱公者明其從此失國爲寄公猶郭公虞公皆生稱公也喪服經於失國者稱寄公如是古之常稱此言如下言來皆不言本爵故稱公以起之左傳謂之淳于公

外相如不書此其書何也補曰不書者經例因史例也過我也過我六年寔來是也補有其末故先錄其本補曰杜以過我即下寔來又用何休爲下張本之說皆未分明如曹者州公本意也書於冬者是冬過我也正月又言來者以過相朝也過我當書以過相朝亦當書疏曰齊侯鄭伯如紀無寔來亦言過我者不必柔有下事此因有下事故以相發明其齊侯鄭伯直欲過於魯不入國都故不言寔來也

六年春正月寔來來朝例時月者諱其無禮也寔來者是來也補曰公羊曰猶曰是人來也何休曰不繇何等人之辭爾雅曰寔是也杜預曰寔實也案鄭箋曰伯父實來鄭君注今文實作寔左傳曰桑伯實來子皮實來卲殼實往外傳亦曰叔父使士季實來左氏書古文也杜讀從之說亦可通但今文家訓是自有所受不可輒改毛詩寔命不同傳云寔是也韓詩作實云有也此二訓之異何謂是來謂州公也其謂之是來何也以其畫我故簡言之也諸侯不以過相朝也畫是相過去輒遠補曰此注尤不可曉傳意自明也上冬傳及此傳皆與公羊同公羊曰曷爲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爲慢之化我也簡慢義同畫化聲近何休曰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也然則畫者齊人語也簡言之者謂言寔來不言朝也畫者即下句以過相朝是也俞樾曰傳與公羊略同惟公羊於化我下不置一辭傳又申之曰諸侯不以過相朝也於是其義乃大著蓋諸侯惟過天子之國必行朝禮成十三年公羊傳所謂不敢過天子是也若諸侯之於諸侯本非臣屬但須假道不必相朝而州公乃以如曹之故道出魯竟遂行朝禮朝不以禮與無禮同故謂之畫我化我何休行過無禮之說必有所承又謂諸侯相過至竟必假塗入都必朝今州公過魯都不朝魯則大非傳義矣文烝案俞說是也俞又謂左氏與公穀絕異今案左傳曰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蓋左氏讀經不審以爲上冬自州如曹今春又自曹來魯於二家言過言畫言化之旨皆不得通唯解來字亦爲來朝而不復國之說足證明公爲寄公之義並可依用其留曹留魯則無以言之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撰異曰郕左氏公羊作成

秋八月壬午大閱補曰孔穎達曰大蒐大閱國之常禮公身雖在閱不書公比蒲昌閒皆舉蒐地此不言地者蓋在國簡閱未必田獵昭十八年鄭人簡兵大蒐在城內此亦當在城內文烝案孔言未必田獵不爲決辭準諸此傳不田明矣大閱者何閱兵車也閱爲簡練補曰左傳曰簡車馬也公羊曰簡車也今本公羊車下衍徒字孔廣森曰閱義如侯閱之閱簡義如簡稽之簡以取名簡閱者明主爲傳搜之周禮所謂校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旗鼓兵器者是也先王之治安不忘危存不忘亡井牧其田野而寄軍令焉居則有戶籍田結行則有尺籍伍符故大師曰祖稽大役曰抱磨大田曰讀書契凡所以使軍實可數卒兩可比然後等列辨少長順而坐作進退之節可習脩教明諭國道也脩先王之教以明達

於民治國之道補曰言此固治國之道也所以起下二句平而脩戎事非正也鄭曰禮因四時田獵以習用戎事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之道平謂不因田獵無事而脩之補曰周禮大宗伯大田之禮簡衆也鄭君曰古者因田習兵閱其車徒之數又柔謂因田習兵每歲四時行之因田習兵又大加簡閱疑當如何休說以爲三年一行三年一行亦國之常史例不志今魯居三年之期不因田獵以行此禮觀於城內行之故史特志之而經因以見非正其日蒐閱例時補曰注以因蒐以推閱也爲崇武故謹而日之補曰崇重也時史見事有異故特志之又日之君子從而取義如此蓋以觀婦人也補曰觀示也婦人夫人也古文孝經傳曰蓋者事較之辭劉炫曰事較猶梗概也推傳此言疑夫人自桓時已與聞國政爲後來出會如齊之漸桓既從妻所好他年國外簡閱或與俱行爲後來共會共如之漸茲因子同之生辭及月辰故夫人不出特行事於城內以悅之耳於說似奇於情或得家鉉翁曰時當淫姜媚蠱之始穀梁必有所本也

蔡人殺陳佗陳佗者陳君也其曰陳佗何也匹夫行故匹夫稱之也補曰庶人無匹夫匹偶也言其夫婦相偶耳人君而匹夫稱之爲其有匹夫之行其匹夫行奈何陳侯憙獵補曰說文曰憙樂也憙說也顏師古曰喜下施心是好憙之意音虛記切說文又曰嗜憙欲之也太玄元衡曰務則憙又曰窮無喜憙卽喜省而與喜別急就篇勉力務之必有喜皇象不誤他本皆誤此傳音義亦虛記反板本皆不誤惟唐石經誤白虎通曰四時之田總名爲獵蔡邕月令章句曰獵捷取之名也淫獵于蔡與蔡人爭禽淫獵謂自放恣遺失徒衆補曰是所謂匹夫行也傳聞之誤淺以爲姦淫公羊以此者多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補曰蔡自殺匹夫陳佗耳不殺陳侯何以知其是陳君也補曰此知字讀見聞經文何以見之兩下相殺不道兩大夫相殺不書春秋補曰注言兩大夫是謂鄭與鄭相殺傳云兩下不必兩者皆鄭兩下者別乎君殺大夫及衆殺大夫之辭猶言兩臣也兩臣相殺苟非稱王命殺世子事涉重大則皆以不道爲嘗不道者咸是經例因史例或專是經例未能定也此蔡稱人本是衆辭稱人而不言殺其大夫則雖是衆辭之例而實爲兩臣相殺之文以兩臣相殺嘗例不道足明陳佗爲陳君也其不地於蔡也補曰疏曰鄭人戕繒子于繒書地今不地故決之

九月丁卯子同生子同桓公嫡子莊公補曰青史氏記稱王太子生而泣雛以卜名而依內則凡子生命名皆在三月之末則此書名者史追書也不稱世子者賈逵杜預皆曰書始生也案禮士冠記曰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疑故志之莊公母文姜淫于齊襄疑非公之子補曰案左傳十八年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彼時莊年已十二次年而即位人共見之無所可疑其所以疑者時謂姜氏未嫁已亂其兄史記齊世家劉向列女傳鄭君詩箋皆有其說此致疑之由也君子案史記既書夫人至又志子同生使習其讀者知夫人歸魯四年而生子中間無如齊出會之事則文姜雖惡而疑可釋矣內則說大夫士生子夫告宰名宰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爲二以是推諸侯之禮魯史書生必不止此君子於此獨存之其爲以疑特志不亦明乎朱子及張大亨高閌趙鵬飛程端學郝敬近儒顧棟高方苞牛運震洪亮吉張應昌皆發明穀梁之義而惠士奇言未嫁私通最得之楊疏亦知未嫁私通乃謂此四年中齊襄仍尚往來所以可疑不謂志以破疑反謂志以見疑誤會傳意其言斷倍且齊世子何書來魯夫人何書往真無稽之談也〇杜預曰十二公唯子同是適夫人之長子備用大子之禮故史書之於策杜意蓋姜爲文公母左傳無明文蓋姜又未知何年所娶左傳雖以定姒爲定公夫人而定姒爲哀公母亦無明文亦未知何年所娶又以傳載公衡事推之則成公非穆姜所生又傳於此云以大子生之禮舉之則如文姜不書子惡之生或是未書備禮杜說未審信否依杜亦得兼通史雖唯有此文君子自取疑義明不當疑也張應昌以爲聖筆第存其舊而自別具妙義是也朱彝尊曰易芊以黃易羸以呂易司馬以牛其事或未足深信惟無聖人之書法可以祛惑史沒其文斯疑者益甚耳時曰同乎人也時人僉曰齊侯之子同於他人補曰范解同乎人本左傳徽舒似女亦似君之意案山海經伯陵同吳權之妻阿女緣婦郭璞曰同猶通言淫之也或當依彼作解因其名同謂是姜氏同通乎人所生毛詩序曰人以爲齊侯之子焉是當時齊魯之人有此語申上句疑字意也左傳桓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杜預曰謂同日

冬紀侯來朝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日之謹其惡補曰焚之者蓋公也不書公蓋諱之或亦與前人祀後伐邾同其不言邾咸丘何也據襄元年圍宋彭城言宋補曰此當如何休據紀鄅鄑郚既無伐邾文咸丘當繫邾疾其以火攻也不繫於國者欲使焚邑之罪與焚國同補曰注又失其解若攻不以火則直言伐邾不目咸丘矣今疾其以火攻詳其所焚之邑則略其所繫之國也凡書紀鄅鄑郚宋彭城鄭虎牢者變文也伐邑取邑咸邑是不繫國常文也蘇轍謂邑有常處不待國別而知其說是也故不言邾由於言咸丘言咸丘則由於疾焚也經辭有體而皆相貫傳又其簡而有所包當以此意讀之疾猶惡也何休曰征伐之道不過用兵服則可以退不服則可以進火之盛炎水之盛衝雖欲服罪不可復禁故疾其暴而不仁也杜預以咸丘爲魯地焚爲火田左傳中兵事言焚者多矣杜非也又失時月日之例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其名何也據隱十一年滕薛來朝不名失國也禮諸侯不生名失地則名補曰注用曲禮文上句亦見襄七年二十五年失國則其以朝言之何也據文十二年鄭伯來奔不名補曰疏曰鄭伯與穀鄧並與常例違故據之以相決何則鄭伯不言名而云來奔穀鄧書名而稱朝二者相反故特據之嘗以諸侯與之接矣雖失國弗損吾異日也特之以初也下無秋冬二時甯所未詳補曰注特之以初用公羊也言前者嘗以諸侯之禮相接今雖失國託寄於我我猶以諸侯待之而用朝禮故言朝此史文之舊君子所取也何休曰所謂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又據禮記諸侯不臣寓公寓公不繼世謂其事曰獨妻得配夫託衣食於公家子孫當受田而耕疏曰鄭伯與魯同姓故不名以表其親言奔以明失國穀鄧與魯有好故言名以彰失國稱朝以見和親但入春秋以來無同好之事蓋春秋前有之文孫案下無秋七月冬十月者與四年同說

眉注附列

第三葉一行今本昉誤作[illegible]第四葉十二行同王皇第七葉三行四行關雎傳專

言樂舞說如是序說哀樂為一蓋後來附益○通故通義樂緯作違詁違辭王應麟引辭作例第十二葉六行木穫

亦曰蜀秦

蜀大也

穀梁補注三

春秋桓公經傳第二補注第四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失禮祭祀例日得禮者時定八年冬從祀先公是也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月者謹用致夫人耳禘無違禮烝冬事也春祭曰祠薦尚韭卵夏祭曰禴薦尚麥魚秋祭曰嘗薦尚黍豚冬祭曰烝薦尚稻鴈無牲而祭曰薦薦而加牲曰祭禮各異也補曰詩小雅曰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名周禮公羊爾雅皆同范注約何休注文何休又曰祠猶食也猶繼嗣也春物始生孝子思親繼嗣而食之故曰祠因以別死生麥始熟可汋故曰汋嘗者先辭也秋穀成者非一黍先熟可得薦故曰嘗烝衆也氣盛貌冬萬物畢成所薦衆多芬芳備具故曰烝董仲舒曰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汋者以四月食麥也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烝者以十月進初稻也又曰春上豆實夏上尊實秋上机實冬上敦實豆實韭也尊實麷也机實黍也敦實稻也始生故曰祠善其司也夏約故曰汋貴所受初也先成故曰嘗嘗言甘也畢熟故曰烝烝言衆也董生大指與何氏同此古義也嘗烝二字其本義皆非祭乃用其引申之義蓋其由來久也祠汋禘祫嘗皆是後來之禮故特製正字葉夢得引詩祀烝烈祖楚茨皆但言烝嘗又逸禮篇有烝嘗禮有禘于大廟禮是則時祭烝嘗為重大祭禘其大名歟〇何休又論祭曰祭於室求之於幽祭於堂求之於明祭於祊求之於遠皆孝子博求之意也大夫求諸明士求諸幽尊卑之差也殷人先求諸明周人先求諸幽質文之義也禮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大牢天子元士諸侯之卿大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之士特豕天子之牲角握諸侯角尺卿大夫索牛案國語觀射父曰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大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韋昭曰會會三大牢舉四方之貢春興之志不時也補曰周正月夏十一月以為不時而志者時祭之名亦不以夏制為準也以春秋言之桓嘗在八月文大嘗亦然建未月也然則烝宜用戌亥月不從夏時之冬矣論語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皇侃以為顏淵魯人問治魯國之法孔子舉魯舊法為答謂田獵祭祀播種皆用夏時以行事是魯之舊也案論語下文殷輅周冕韶舞皆魯國禮樂之舊皇說甚有理逸周書周月曰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寓意周魯之初烝如此但後來漸有變更遂一以周時為準隱桓之代沿用已久故因祭一失周時則即謂之非禮而史書於策春秋事仍本史因即據以為義若論語則本魯之初制言之故不相同也依王制嘗烝皆祫祭五廟為時祭之祫左傳亦稱嘗嘗于大公之廟此不言烝于大廟十四年下言嘗于大廟者主為烝嘗書舉祭名則義見

天王使家父來聘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字補曰家氏亦采也鄭君引家父釋詩禮某甫孔穎達遂以家為且字非也疏曰何休注云中大夫故不稱伯仲范意或然文烝案稱伯仲父蓋並稱乎上中大夫敘爵時世世為是稱毛詩序仍叔美宣王家父刺幽王孔穎達謂春秋所書別是一人猶晉之知氏世稱伯趙氏世稱孟宋孔父之父正考父其子木金父累世同字父也又大雅宣王時有皇父小雅之皇父序為幽王時鄭譜及箋為厲王時孔氏亦疑是傳世稱之

夏五月丁丑烝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祀也志不敬也補曰公羊曰亟則黷黷則不敬何休曰黷渫黷也說文曰敬肅也釋名曰敬警也案敬與恭散文通對文則如少儀賓客主恭祭祀主敬鄭君曰恭在貌也而敬又在心張栻曰心在焉謂之敬是也疏曰一失禮尚可故以不時言之再失禮重故以不敬釋之程子曰既烝復烝者以以前烝為不備也其黷禮甚矣

秋伐邾補曰亦內稱人之文

冬十月雨雪禮月令曰孟冬行秋令則霜雪不時補曰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劉歆以為大雨雪及未當雨雪而雨雪及大雨雹隕霜殺叔草皆恒寒之罰也何休曰周十月夏八月未當雨雪此陰氣大盛兵象也文烝案月者例也范引孟冬者但取下一句之事非以夏正解經十月范諸引月令皆然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祭公寰內諸侯為天子三公者親逆例時不親逆例月故春秋左氏說曰王者至尊無敵無親逆之禮祭公逆王后未至京師而稱后知天子不行而禮成也鄭君釋之曰大姒之家在郃之陽在渭之涘文王親迎于渭即天子親迎之明文矣天子雖尊其於后猶夫婦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焉此言親迎繼先聖之後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則誰乎補曰公羊曰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何休曰祭者采也天子三公氏采稱爵注引鄭君說天子當親迎非也下辨之王后王世子王姬王人王師王室言王猶言周也若言京師后京師世子則不成辭曲禮曰天子之妃曰后后君也左傳稱后婚方娠自夏然矣何休曰不言如紀者辟有外文其不言使焉何也補曰據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稱使補曰不得獨據彼當依何休云據宰周公稱使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即謀於我時天子命祭公就魯共卜擇紀女可中后者便逆之不復反命補曰娶女所以崇宗廟故曰宗廟之大事即就也就成也公羊曰使我為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何休曰婚禮成於五先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時王者遣祭公來使魯為媒可則因用魯往迎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妃匹逆天下之母若逆婢妾將謂海內何哉故弗與使也補曰去使以譏王遂繼事之辭也補曰疏曰依范氏略例凡有十九遂事傳亦有釋之者亦有不釋者此是例之首又天子大夫與諸侯臣異故發繼事之辭文烝案遂事實有二十此所以為繼事者來成謀即往逆趙匡權曰因而成事是也其曰遂逆王后故略之也以其遂逆無禮故不書逆女而曰王后略謂不以禮稱之補曰俞樾曰此故字衍文蓋涉上故字而衍文烝詳繹此傳知經注下范所引鄭說非傳意也隱二年桓三年傳並曰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彼言逆女無使道自論諸侯之禮此祭公之來非有他事乃為逆后使之來傳曰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即謀於我故弗與使也又曰其曰遂逆王后略之也明若非成謀而即往逆則此事不為失禮春秋書之當曰天王使祭公逆女于紀不言王后而言女不言來不言遂而言使不如諸侯之禮不得有使道也范所引乃許慎五經異義及鄭君駁語見詩大明禮記曲禮哀公問左傳此條諸正義及通典其文互有詳略諸正義引異義禮戴說天子

親迎春秋公羊說天子至庶人娶皆當親迎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體之義故不親迎使上卿逆上公臨之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大夫逆上卿臨之許氏謹案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鄭駮異義所載不得穀梁云何固未可以公羊說爲穀梁說也荀子曰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無妻者雖納后妃不得妻以妃之言嫡妻之言齊其義略異故也既曰無妻以無親迎之禮左氏說諸至尊無敵故不親迎者正是此意荀卿學於穀梁必不違其師說則穀梁說必與左氏同也鄭駮公羊春秋非古義而白虎通從之鄭亦從之不如許從古爲得也何休說公羊襄十五年傳曰禮逆王后當使三公雖在其本傳之書說而義則是也詩得文王親迎大姒考其事當在文王即位後文王爲殷之諸侯未可據以爲天子禮毛傳亦無天子親迎之說非若造舟爲梁傳稱天子造舟皋門應門家士傳稱王之郭門曰皋門王之正門曰應門美大王作郭門正門以致皋應美其社爲大社以爲因祖制而定爲王禮又非若大任及之傳稱天子六軍直以天子事追述文王也孔子對哀公稱繼先聖後者自指周公稱爲天地主者自據魯得郊天而言非說天子有親迎禮也孔穎達於禮記左傳二疏不以鄭駮爲允其說最是懷助鄭而不定而通臣鄭從不親迎之說不可易矣蔡引異義左氏說祭公逆王后未至京師而稱后知天子不行而禮成此自左傳家說稱王后之義與穀梁不同又通異有故得使卿逆公子會如齊逆女者我不親知諸侯有故得使卿逆而左氏說公可與穀梁相備僖但相之使魯未聞有故經亦未書不親其說不可用也祭公逆后劉亦書行杜預曰劉不書舉重略從杜是也家鉉翁據左傳莊十八年陳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不言王使而曰鄭晉卿使之以證公羊皆禮不稱主人之義不可通於穀梁

或曰天子無外王命之則成矣 四海之濱莫非王臣王命紀女爲后則已成王后不如諸侯入國乃稱夫人或說補曰孔廣森曰禮女未嫁而嫁死女當設適人惟王者妃匹至尊無偶雖在其國義成爲后故適大故不得更許嫁可以此經決之又孫案此傳或曰者經意既如上所說又兼見此義也襄十五年亦同公羊經傳閒有此一說遂以爲專義矣范觀公羊故曰成說是耳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季姜桓王后書字者申父母之尊案紀桂補曰此皆本杜預杜預書字義本公羊與上稱王后相對爲義也逆稱王后故歸稱季姜若逆稱女已從父母辭則其書書稱王后妻氏矣京師義在文九年傳不月者程子日書王國之事不可用無王之月故書時而已 爲之中者歸之也 中謂關其婚事補曰當嫁爲之中者她何我爲之中者則歸之也歸之文者稱春秋之文書歸以歸之辭仍逆之書何休曰則書書歸有送迎之禮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補曰言其者凡世子上有曰君文則爲繫辭○經異曰音亦曰射案氏本作亦

朝不言使 補曰異於言使之 言使非正也 補曰句孝 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 補曰國語注曰伉對也左傳注曰敵也疏曰禮諸侯世子朝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會則以皮帛繼子男此謂會同急趨王大命者也今曹伯或有疾雖朝會未是急事而使世子攝位來朝故云非正也案疏論諸侯適子之禮本周禮典命大戴禮朝事儀曹伯有疾何休杜預皆云爾 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內爲失正矣 補曰待其止同義諸侯待也直書朝明魯以處曹伯之禮處之又譏內也左傳曰賓之以上卿盡失之 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放命也 父有命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射姑處曹伯之命可補曰已止也謂止不來也大平御覽引皋陶曰放違也又孫案書康誥曰大放王命方命圮族孟子言方命馬融趙岐皆曰方放也鄭君王肅讀方與放方爲放謂放棄教命也注以廢釋放亦同以爲世子可放命非也傳言曹與曹伯既皆失正則世子可以止不來矣又言世子若止不來則是違其父命疑若未可此句所以起下尸子語之意實莊七年則是兩說也定十三年則是大利也正同故各本誤作故今依唐石經陸淳纂例所言太平御覽引及呂本中集解本訂舉集傳釋義本程端學本義改正胡安國傳言方命所據亦未誤 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補曰已止也曹伯使朝之命則曹伯不陷非禮之愆世子無苟從之咎曹無失正之譏三者正則合道多矣補曰言世子止不來則合道多不以放命爲譏荀子引傳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唐律有子孫違犯教令及供養有闕之罪注曰謂可從而違堪供而闕並與尸子義合也可止不止明又譏世子夫君子以君病而世子出爲危道耳案此義然亦得包之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 徐乾曰真夷見緘恐正卒不明故復明之補曰疏曰案范答薄氏駮云曹伯亢諸侯之禮使世子行朝故於卒示譏則傳云正者謂正治其罪是真徐解不同而引其說者以徐說得通一家故引之范意仍真徐異或以范意爲答氏故云譏曹伯若正說仍真徐同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衞侯于桃丘弗遇 桃丘衞地桓欲遂之人出則有危故會前月之衞侯不來無危故時 弗遇者志不相得也弗內辭也 倡會者衞會至桃丘而衞不來故書弗遇以敵來補曰內辭言弗非內辭言不辭之通例何休曰弗者不之深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衞侯鄭伯來戰于郎 補曰列陳則日傳例日不日疑戰也補曰莊引例在莊十年傳凡不日者皆月敗皆日不日皆與敗同惟中國敗夷狄不書其敗戰皆不日略之則又不月或秋相敗曾是疑戰皆不月何休曰合兵血刃曰戰 來戰者前定之戰也 先已結期戰補曰則便來戰之例 內不言戰 補曰疏曰內不言戰又義傳者公敗宋與例之始此戰從公敗宋師以明之 言戰則敗也 明戰敗故言戰春秋不以外敵內舉戰則敗補曰又本言敗而敗而改言戰時仍書又以義例非非止春秋爲王者諱故爲內不諱敗成元年傳有戰又不言戰者大戰十年傳又有則又表敗於全傳多所未究 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

者爲內諱也。補曰旣言戰則以所不言者示義也來者接公之文明此戰是公及之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衞人、鄭人盟于惡曹。惡曹地闕補曰劉敞曰此非微者也大夫之交盟於中國自此始故疑之也案劉氏此其說文孫案以瓦屋之例推之此說有理但於傳與左傳俱無據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莊公殺段失德不葬而書葬者段不弟於王法當討故不以殺親賊之補曰疏曰此襄晉侯殺世子不葬而葬文孫案突忽更出更入不書日危葬在下又非尋常小故危難易見故不煩日揚氏之解葬桓王已發此意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祭氏仲名執大夫有罪者例時無罪者月此月者爲下盟補曰說文執捕罪人也案謂拘止之莊首二句本杜預祭仲名而疑於字申侯名而疑於爵古人命名不拘但據左傳或言祭仲足或言祭足是名足公羊亦以仲爲字書鄭單伯女叔例之無文然則穀梁曰有罪者時若鄭詹無罪月若季孫行父文孫案范以月爲下盟而何休云執例時此月者爲突歸鄭奪正鄭伯出奔寔宛異也宋人者，宋公也。補曰能執他國權臣足明其爲宋君其曰人何也？貶之也。要其執人權臣廢嫡立庶補曰不言行人者非使人劉敞及要十一年疏得之疏又引舊解以爲執乃以單伯儀之非也

突歸于鄭。突鄭厲公昭公之弟莊公之子補曰此歸亦入也宜蒙月曰突，賤之也。補曰賤其不正故直名猶齊小白等之國氏見嫌也本亦當言鄭突今直名者因下文鄭世子忽出奔方嫌文有鄭突則上下文同故不得也辭雖異實嫌文義實無嫌劉敞公羊以爲挈乎祭仲非也曰歸，易辭也。傳例曰歸爲善自某歸次之此傳曰歸易辭也然則鄭有二君不言書夫突篡兄之位制命權臣則歸無善辭衞侯衎復歸于衞曾是易辭非善辭衞侯之歸得書故曰以明知秋此旣宜名以歸之言歸無所嫌明安國曰內則權臣許之立外則大國爲之援而世子忽之才不能自固也故穀梁子曰易辭也觀歸曰歸者順辭也有易辭焉非所順而書歸易也入者逆辭也有難辭焉非所逆而書入難也范所引例在成十六年傳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易謂言廢立在己補曰申上也注以廢立解權字言廢忽立突皆己主之傳言權在祭仲是聖門相承說解語公羊謂何晉聞其言遂誤以爲祭仲行權衍爲偽大之論宜納北燕伯傳之誤正同死君難，臣道也。補曰若謂忽也宋執祭仲者令立突是忽有難仲宜死之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立惡補曰立不正也惡祭仲故著其易辭以貶祭仲也公羊曰若祭仲知權者宜效死勿聽使宋人知雖殺祭仲猶不得鄭國適可矣且祭仲聞宋執穀能以力殺鄭忽而兼鄭國乎則必不待執祭仲而劫之矣如力不能而脅爲大言何故黜正而立之且祭仲死足矣又不能是則若強許其還至其國而背之執突而殺之可矣何故黜正而立不正又曰若仲之爲者春秋之亂臣也季本曰不言自宋歸者上言宋執則突自宋歸可知文省而義自備此本劉敞說

鄭忽出奔衞。忽鄭昭公補曰爾雅曰奔走也淮南子曰走者人之所以爲疾也步者人之所以爲遲也此亦宜蒙月鄭忽者，世子忽也。補曰十五年文也書非嫌其名，失國也。忽其名補曰時去世子而但稱名子書名表其失國十五年稱世子明其反正故與常例不同常例已葬未踰年宜稱子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蔡叔蔡大夫名未命故不氏折某地補曰折音逝云地闕內大夫盟外君可相盟會例在文二年傳范解蔡叔依杜預爲名又申之非也凡內之不氏者或未命或以貶而穀梁曾謂之大夫而外自小國亦疑以外其實以國氏者甚實內之不氏相書其實皆非故傳謂之卑者皆舉其稱人之文不異特以不可不目言其人故稱名而不稱人此蔡叔若是卑者則盟書本無須目言宜稱蔡人若如范意以爲未命之大夫則必更處外卿未嚴則傳所不言何得以柔相例且未命之卿少之事叔之爲名又未見必然蔡叔實許叔之類蔡季紀季同例當依陸淳孫復爲蔡侯之弟蔡季之兄解若言蔡侯之弟某則於文不便故特字以別稱之實者下季則可見叔故此不言也外用兵稱某師以某師而起文以後盟會則無此例故蔡叔者高氏所謂蔡人之賤者書於經也疏曰不曰者柔是未命大夫雖得書名仍從卑者例也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嫌不成爲君不爵大夫故使卒不氏今桓成爲君而有未命大夫嫌有異故明之文孫案大夫未命故史無氏也未命而曰大夫明亦非卑者故不如宿盟直書其事蓋傳中也於隱曰不爵命於桓曰未命其事則異傳亦各從實言之疏以此傳爲重發非也柔後不卒者何休以爲深譏桓公不臭有恩禮於大夫文孫案柔卒當在桓莊之世書是桓莊無恩禮史不記卒也

公會宋公于夫鍾。夫鍾郕地○撰異曰鍾公羊作童音義梁氏本亦作童音鍾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闞魯地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曲池魯地○撰異曰紀左氏作杞曲池公羊作毆蛇通匡引汲冢紀年魯桓公紀侯莒子盟于區蛇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穀丘宋地補曰杜預曰燕人南燕大夫孫案補曰時北燕猶爲山戎所隔也文孫案燕稱人者從小國無大夫例左傳句瀆之丘即穀丘也論語音義穀公豆反句瀆音鉤瀆皆古讀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陳厲公也補曰不葬者蓋書不會傳稱之不葬有三求諸三者而不得又非微國意秋則書不會葬可知矣

公會宋公于虛。虛宋地○撰異曰虛公羊作郯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龜宋地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武父鄭地補曰許翰曰觀隱十年見兵革之亂也桓十一年以來見盟會之亂也觀於其起則無復此亂諸侯有所一矣是以君子不得已於斯民而以禮樂征伐與桓文

丙戌衛侯晉卒再稱日決日義也明二事皆當日也晉不正非日卒者也不正前見矣隱四年衛人立晉是也與齊小白義同補曰疏曰決日義者謂二事決宜書日故經兩舉日文也月則不然縱有兩事合月但舉一月以包之其有蒙日明者則亦不兩舉故范答薄氏云鄭嗣曰之卒連於日食之下可知同日是也文烝案玉篇決判也廣韻決斷也決日義者謂日義有嫌判斷以明之與僖十六年傳決不日而月同意再稱日是決異日之嫌是月是決同日之嫌經本相對見義皆爲特文故傳釋同也陳傅良曰於以見春秋之有日例也鄧實曰史法一是卽書一是追書卽書者紀事之體追書者承赴之體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補曰此非內卑者也不言及之者亦諱也月者爲戰日丁未戰于宋非與所與伐戰也補曰疏曰糜信云此傳解經書下日之意也非責也言責魯反與其所與伐者戰也謂還與鄭戰其言責其還與鄭戰是也言解經下日之意則非也文烝案莊二十八年衛人及齊人戰不言于衛知此與鄭戰明矣程端學誤傳不通文義何易其言之甚邪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補曰恥之故不復言及鄭師而加言于宋於伐與戰敗也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於伐宋而與鄭戰內敗也輕於敗戰可道而敗不可道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徐邈曰僖九年傳曰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衛宣未葬而嗣子稱侯以出其失禮明矣宋陳稱子而衛稱侯顧其所以自稱者而書之得失自見矣補曰不於會上日者趙匡以爲先行會禮別日合戰衛稱侯與殺戰晉子稱人不同疏曰晉爲大國不勞自戰故貶稱人衛從齊宋之命未是大過故譏而不貶文烝案敗績義在宣十二年傳其言及者由內及之也補曰會則外爲主戰則由內及各有其義故傳明之常例客不言及會雖客亦言及內卽是主不以戰之主爲主於文不得以外及內也但若內一國與外敵惟內敗有及文否則言敗某師不言及矣若內連諸侯之師則以內及外此及戰是魯與三國皆客也文仍以主及客則沒魯文矣故由內及外者亦通例也晉與秦戰以晉及秦內晉而外秦也晉與楚戰以晉及楚內晉而外楚也皆是例也不論主客者也其曰戰者由外言之也補曰不言戰言戰則敗今魯與紀鄭同討以有紀鄭故可得言戰補曰亦包戰戰稱人敗稱師重眾也補曰小國無師君將稱君非君皆稱人雖戰書不稱師也敗則舉眾爲重以其不地於紀也春秋戰無不地卽於紀戰無爲不地也鄭君曰紀書爲己諱在會也守之謂耳得在龍門城下之戰迫近故不地補曰戰于紀而不地者上言會紀侯故下省其文者文意變文也范疑之非也范語本何休嚴疾而鄭君釋之如此貝疏得在龍門得登會作時轉篤疑也王引之曰大年傳曰其不地於蔡也文義正與此同蔡紀皆國名不得彼紀爲己目會皆曰我或曰內魯言己者鄭君從公羊說龍門之說以改穀梁說非也文烝案王韻其晉公羊以不地爲近乎國而何休劉兵攻城地說戰龍門徐彥疏引春秋說董仲舒亦言之左傳讀鄭不地宋命故戰不書所戰後也其說又異趙匡孫復胡安國皆釋經文知是齊以三國伐紀而會與鄭救之與穀梁之說最爲詭左傳而反穀傳杜牽强怪之矣

三月葬衛宣公補曰隱薨日葬自內錄也君子怨不棄義怒不廢禮惡不忘親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補曰杜預曰以曹地曹與會又隱元年注曰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盟孔穎達曰會盟之地以有主舉地者地主之國或與或否故其國亦序於列舉國名以爲盟地者國主與在其中不復序之於列以其可知故也會于曹亦是例文烝案左傳曰曹人致餼哀十二年傳子服景伯曰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

無冰皆君不明去就政治舒緩之所致五行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舒厥罰常燠補曰疏曰徐邈云無冰者常陽之異此夫人淫泆陰爲陽行之所致也何休注公羊亦然今范云云則非獨爲夫人也蓋爲桓公謂於去就不達是非外不能結好鄰國內不能防制夫人又成亂助宴貪賂嚴祀以火攻人反與伐戰此等皆是不明去就政教舒緩五行傳云不哲者謂不昭哲文烝案哲字或作悊揚依鄭君作哲訓昭哲也范引五行傳本劉向以爲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無寒歲秦滅無燠年傳例一有一亡曰有明言無者皆一亡一有可知趙汸曰常無曰有常有曰無孔廣森曰藏冰之禮先王所重無以取冰則春無以薦夏無以頒故不日水不爲冰而曰無冰自人事目之之辭文烝案此略同趙匡飛說無冰時燠也補曰疏曰舊解謂無冰書時燠暖也時字上讀爲句因解成元年正月公卽位二月葬宣公三月作丘甲無冰在其中不是爲無冰書月可知也此正月公會鄭伯于曹下云無冰則正月者直爲公會鄭伯不爲無冰何者無冰之事固當不得以月書也徐邈亦然今以爲成元年傳云加之寒之辭則無冰亦當蒙月也傳云無冰時燠也者謂今所以書無冰者正由時燠也於字下讀理亦足通文烝案無冰例時書二十八年有者例成元年傳又云終時則志書月此不得蒙正月晏子春秋曰陰冰凝陽冰厚五寸者寒溫節溫節則政平政平則上下和上下和則年穀熟陰冰者不見日之冰陽冰者見日之冰王念孫校正晏子文其說如此言燠則不節矣

夏五鄭伯使其弟禦來盟○攈異曰禦本亦作御左氏公羊作語案趙坦曰漢衛兄寂年傳史記正義云今作語兄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我舉其貴者也補曰疏曰重發例者前年弟年來聘今傳來盟故不同故重發之來盟前定也補曰前定之言來定來者于經內之文明與公盟矣不言及者在僖三年不日前定之盟不日言信在前非臨於今補曰此日此云前定之盟不日則內午及莒慶盟之將是皆定可知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疾謂□□舒謂□□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貌謂□□形謂□□補曰□□□□文□□之□立

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孔子在於定哀之世而錄隱桓之事
故承闕文之疑不書月日皆實錄補曰此承孔子言而述其意世
近則無疑疑由遠而起故於桓篇遠日特仍闕文以示傳疑之義
與五年傳言疑以傳疑爲一經通例者又略異也言哀連定言桓
連隱皆便文也言夏五傳疑以例其餘則上四年七年無秋七月
冬十月皆同此義而莊與桓接二十二年夏五月下無事則亦同
義可知也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又
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春秋月字之闕不補秋七月冬
十月之闕不補夏五月不改爲夏四月並以世遠傳疑見義此之
謂也或謂此等闕文之理易知何必傳疑夫唯理所易知故傳疑
之義傳因以見也公羊經師失其傳授故其傳曰夏五者何無聞
焉爾孔廣森以穀梁說之非公羊意也專公羊所說蓋亦有聞隱
桓遠於定哀之言而不知即指夏五傳疑之事故閔元年桓二年
哀十四年傳並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定元年傳又
曰定哀多微辭以爲昭定哀所見之世文宣成襄所聞之世隱桓
莊閔僖所傳聞之世內大夫卒則近辭詳而遠辭略內大惡則近
辭微而遠辭顯此皆展轉附會致失本真者也傳先釋來盟後釋
夏五明來盟文與夏五相連何休以爲莅盟來盟例皆時非也莅
盟來盟例不日皆當書月其有不月而時者乃是同中之異後各
當文論之齊桓盟不日者皆
月或闕書時其例正相似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御廩藏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內災例日補曰注釋御廩本杜預也何休曰御者謂御用
於宗廟廩者釋治穀名火自出燒之曰災文承案國語曰廩于籍
東南鍾而藏之周禮有廩人倉人蔡邕月令章句曰穀藏曰倉米
藏曰廩五行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
劉向以爲御廩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藏以奉宗廟者也時夫人有
淫行挾逆心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廟乙亥嘗御廩之災不志以其餘嘗補曰疏引徐邈云不足志謂
內災如御廩者不足志左傳司鐸火不志是也亦史例也此其志何也補曰據經而問以爲唯未易災
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鄭嗣曰唯以未易災之餘而嘗然後可志也用火焚之餘以祭宗廟非人子所
以盡其心力不敬之大也補曰苑用鄭嗣說謂可也志不爲句不敬
也爲句疏曰徐邈云而嘗可也言可以嘗可上屬與苑注違王念
孫曰徐說可也志不敬也自爲句實得傳意八年又十三年
哀元年傳皆言志不敬也是其明證矣唯者雖之借字古二字通
用言魯人不易其災之餘而嘗者其意若曰雖未易災之餘而嘗
可也則不敬莫大乎是故書曰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所以志不敬
也少儀雜記注並曰雖或爲唯表記注曰唯當爲雖大戴
禮曾子荀子戰國策史記漢書列女傳多有借唯爲雖者天子親
耕以共粢盛天子親耕其禮三推黍稷曰粢在器曰盛補曰共者供之省說文曰供設也一曰供給也爾雅曰
供共具也玉篇曰饎奉也王后親蠶以共祭服王后親蠶齋戒躬桑夫人三繅遂班三宮朱綠玄黃以爲黼黻
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之補曰案祭義祭統天子親耕田千畝在南
郊諸侯耕田百畝在東郊王后夫人皆有公桑蠶室在北郊傳不
言諸侯耕夫人蠶者事會以談之苑注夫人以下亦約祭義文彼
言夫人親蠶之事又錯互王后事言之故云遂布於三宮夫人世
婦之吉者使繅其實王后則班於所卜三夫人世
之吉者夫人則惟班於所卜世婦之吉者而已國非無良農工女

也補曰工亦良也毛詩傳曰善其事曰工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
親者也補曰夫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由中出者身致其誠信然後可以交於神
明祭之道也補曰盡盡心力也人之所盡不若己自親故以自親之祭統曰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此盡字爲進盡未是斷
莊用祭統文謂不了也傳言事祖禰以自親解上粢盛祭服之
文亦兼解下嘗米之文其意主嘗米以共粢盛起之耳何
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補曰問經何用見之文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
宮米而藏之御廩甸甸師掌田之官也三宮三夫人也宗廟之禮君親割夫人親舂補曰九章粟米術曰粟率五
十糲米三十稗米二十七鑿米二十四御米二十一凡米實連稃
曰粟去稃曰米又通言之則糲米爲粟稗以上爲米段玉裁說書
禹貢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云粟者糲米米者精米傳之粟米同
彼矣內御字周禮注曰婦人稱御曰宮宮隱蔽之言苑以三宮
爲三夫人非也王后之下有三夫人此三宮則言諸侯制也諸侯
惟一夫人夫人有三宮也苑又引文十三年傳夫
人親舂以言此之三宮米則又以爲諸侯之夫人其說是也三宮
之人皆舂粟而夫人爲主劉向所謂夫人八妾也公羊傳二十年
傳引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是其於三宮夫嘗
之制猶類推而知之矣但其事之晚出耳音義曰秦氏宮作官
必有兼甸之事焉夫人親舂是兼甸之事補曰自粟而米須兼旬音義曰兼旬如字十日爲旬一本作甸注亦然
案經疏甸謂夫人兼甸所職本作甸此說是甸字而誤也今依音義正本唐石經改正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鄭嗣曰壬申乙亥相去四日言用日至少而功多明未足及易而嘗補曰趙匡
權曰災在致齋三日前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衞人陳人伐鄭○釋異曰公羊作蔡人衞人以者不以者也不以
者謂本非所得制今得以之也補曰宋非伯者故非所得制伯者
得以之則不言以杜預釋例以爲非例所及是也此穀以字例明
惡宋也左傳例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詩疏引國語注曰東西之民者君之本也補曰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
輕用下教上則君重於師用上教下則民貴於君故曰君之本使人以其死非正也鄭嗣曰四國使宋專用其師輕
民命也補曰使人以其死者謂驅民以輕命於國圍之死地也自民者以下又明總惡四國也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補曰何休曰求例時此月者權行遲不能反使求之故
譏月案此說與下苑注異求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補曰時者歲春也
周禮小行人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方氏各以其所有遠近
職方同左傳曰諸侯不貢車服周禮大宰大行人則有器貢服貢
故有辭讓而無徵求補曰辭以文辭告讓之謂讓讓責也此國語所謂讓不貢之令文告之辭所以懲不貢者
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文九年毛伯來求金補曰言甚者在專而求非禮尤甚也疏曰不云求車甚而云求

會甚者衰事有賻但求之非禮會非要所供故以為甚文烝案傳言會以包賻也左傳曰天子不私求財公羊曰王者無求劉向說苑貴求車求金曰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論引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何休說公羊曰王者求則諸侯貪大夫鄙士庶人盜竊案此三文相似說苑庶人上脫士字疑傳寫誤

三月乙未天王崩桓王補曰史記名林太子泄父子平王孫書日者正也周制太子有孫而死則立孫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補曰危之者孔廣森以為僖公寵其弟年之子公孫無知衣服禮秩如適卒成襄殺襄致奪正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補曰何休曰月者大國奔例月重乖離之禍小國例時也文烝案書史大國奔皆日小國皆月

譏奪正也補諸侯不生名今名突以譏之補曰所謂惡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補曰汪克寬曰前先書突歸後書忽奔此先書突奔後書忽歸突與忽之強弱見矣文烝案此葉上月左傳曰六月乙亥昭公入左氏則有所據未可用也諸侯出奔歸國入國例月見歸國例時說見傳二十年莊書史大國出奔歸入者皆日

反正也補曰疏曰釋其稱世子也孫復曰鄭人今日世子忽明忽世嫡當嗣也崔子方曰忽未踰年而失國不成為君故其復歸曰鄭世子見當立也文烝案復歸義在傳二十八年傳言復者明其實已為君宜有國也言世子言復足知上稱鄭忽非嫌矣左氏載續經哀十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子衛衛侯而父喬衛世子蒯聵實為蒯聵此有合言入不言復入不言歸以嘅未書一日立乎其位又不宜有國也其義亦當

許叔入于許補曰此在時例許叔許之貴者也莫宜乎許叔其曰入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補傳例曰大夫出奔反以好曰歸以惡曰入秦曰許國之貴莫過許叔叔之宜立又無寵二而進無王命退非父授故不書曰歸同之惡入補曰言貴者解補叔義也案左傳隱十一年齊鄭入許許莊公奔衛鄭人使許叔居許東偏叔者杜預以為莊公之弟故為貴解叔非其意貴又不得以弟為文故稱叔叔本宜立乃遷之十有五年間鄭之亂以入于許故曰歸之道非所以歸喙助曰字之者與復也言入志非其正也喙之二語傳得包之入例在莊六年傳莊引例在莊九年傳

公會齊侯于蒿補曰此又蒙上月○撰異曰蒿左氏作艾公羊作鄗陸淳纂例曾從穀梁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補何休曰桓公行惡而三人俱朝事之三人為衆衆足責故夷狄之補曰公羊曰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劉敞說秋之也董仲舒說之曰為其天王崩而相朝聘也何氏說與劉歆劉絢家鉉翁皆從董說案隱元年一朝二朝聘無異文者後此可知成五年桑羊之盟亦同其例杜預則以為微國謂其於董生此言殆皆無以相難今以為實錄未必實川本會而卻公姓參以胡毋生條例始兩存若胡安國謂天王崩而相率朝賊君之賊合兩說為一轉非說經之法胡書往往如此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櫟鄭邑也突不正書入明不當受補曰杜預曰櫟鄭別都疏曰案書小白入于齊傳曰以惡曰入衛侯朔入于衛傳曰入者內弗受也責衛君而入者則是內不受若衛侯朔鄭伯突是也公子不正取國者則是以惡

若許叔齊小白是也但書無此解不敢輒定或傳文互舉之其實不異文烝案互舉之說是也書為若不言復入者未入國都不得言復名者惡也月者入國例○上書忽歸鄭之鄭世子此書突入櫟之鄭伯自後唯莊四年遇垂一見鄭伯又十年而有鄭之會爾之鄭伯十有七年經十月辛卯高渠彌弒忽而子亹立十八年七月戊戌齊殺子亹而子儀立十四年六月甲子傳瑕殺子儀而突復立毛詩序亦云公子五爭春秋悉不志何也葉夢得曰鄭亂不以告則書不得書於策春秋安得而見哉春秋因人以見法不求備於史而書其人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李光地曰會桓會突書時鄭適赴告突也非忽也杜預以為立後文烝謂突自櫟入于鄭不書亦不告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袲宋地○撰異曰公羊左氏作侈案釋文引春秋經作袲地而後伐疑辭也補曰此致伐上是謂伐非其疑也補會鄭伐而正之義也不言救而以會於伐不進之辭故曰疑辭氏以為突欲篡國伐鄭則屬公為亦知賁之補曰非也左之書立而助突以為突事之安國日昭公雖正其才不足以君一國之人屬公雖篡其智足以結四鄰之援諸侯亦知忽之討其篡殺則是謂正其篡而與邪惡案所謂不去是非而非其疑者非其疑於為義而果於為不義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蔡侯在衛上今序陳下蓋後至補曰此本杜預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桓無會其致何也危之也桓公再助篡伐正危致之補曰公與諸侯此年為突伐鄭前年會袲伐突疑而不用心亦是其助故云再助說者謂氏致二云再桓伐突非本心故言再助是也說以知前年為突伐鄭而此年為突伐鄭者以前年實其疑者是伐鄭而疑則不足可責明是為突討突也此年傳云危之者是助篡則不危二云危故知是助突討突也亦以是助突說言再助是也說各誤及疏說非也危致者指兵言戰以事助篡其實討其危也必傳不月此月者與所以致之伐之已是危之此復月致伐之例不月為平文加月為危也異事

冬城向

異例故各義傳致月例在莊二十三年傳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朔惠公名朔之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也補曰不往其惡也公羊亦有其事而左氏所據史書多異國有傳之舊聞者有采用經史者程子曰朔構殺其兄使王命遣之者不在其身之宜也補諸侯大夫人衆奔之而殺立之諸侯更不相往天王之所有命而廢朔齊之也補胡安國曰朔衛立公子黔牟而拒衛入子衛放黔牟于周致黔牟之立從王之命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黃齊地補曰下有鄭地鄭之例則書日公國不進之日例各譏盟不去日故亦存日以明例

二月丙午公及邾儀父盟于趡趡魯地補曰不以秋伐渝盟去日者魯渝邾盟遠則不日近則日近則惡易見不假去日文得相變也此與句繹同襄二十年盟澶淵亦其比矣儀父稱字者重邾魯之好故褒之與昧同義於盟既貴其親魯於朝必不責其事桓前朝自當依董生說○撰異曰公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十行本補正左氏作公會左傳直言及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郎補曰左傳曰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杜預曰奚魯地○撰異曰公羊無夏左氏唐石經亦無夏惟穀梁唐石經有夏嚴可均曰孔穎達左氏序正義云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昭十年十二月無冬則孔所見本無夏字又孫案陸淳孫覺皆曰左氏公羊無夏字蘇轍本葉夢得本張洽本皆無夏字呂本中黃震皆曰穀梁有夏字段玉裁見淳化本左氏亦無夏字郎左氏公羊作奚張壽恭曰說文郎汝南召陵里从邑自聲讀若奚凡說文讀若之字皆可通假穀梁蓋假郎為奚後人少識郎字以其與郎相似故誤為郎耳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敗恥大戰恥小補曰重發傳者彼與所與伐者戰此直稱及以戰嫌有異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言人則微者敗於微者其恥又甚故言師不言及之者為內諱也及當有人公親與之恥大不可言補曰此傳與戰升陘傳全同不言其人四句又與來戰于郎傳三處皆同來戰無及文故以不言及為諱此及升陘並有及文故以不言及之者為諱不言及之者即是不言其人下二句即申上二句注非也師之者亦非必公也傳重發之者彼不言及此不言及之者嫌有異也○桓賊也故無恕辭桓君也故有諱義子曰舉一隅而示之不以三隅反則吾不復也子貢曰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伯御之誅死也不作謚不序昭穆而其稱公紀年以書事則十一年矣設以君子脩之亦若是而已矣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補曰蔡季杜預以為即獻武也非出奔歸非篡月者為下葬日蔡季蔡之貴者也補曰亦解稱季義也季者何休杜預並以為桓侯之弟桓侯之弟故為貴桓已卒不得以弟為文故稱季也前十一年之蔡叔當為季兄叔蓋先桓侯卒故是時季立得為正自陳陳有奉焉爾陳以力助補曰公羊何曰有力焉者也

癸巳葬蔡桓侯徐邈曰葬者臣子之事故書葬皆以公配謚此稱侯蓋蔡臣子失禮故即其所稱以示過補曰劉歆賈逵許淑說左氏曰桓卒而季歸無臣子之辭也杜預曰史書誤也二說最為近之何休亦以抑桓稱侯為奪臣子辭而其所據為說者則不可用徐注謂即其所稱以示過此不合事實史記蔡世家蔡諸君自宮侯而下皆以侯配謚無稱公者前此宣公考父亦稱宣侯後此文公申而下皆稱侯左傳有哀侯穆侯文侯景侯靈侯平侯昭侯皆不稱公唯助又舉世本為謚然則蔡臣子柔自稱侯春秋何獨於桓侯仍其本稱知徐為不然矣孔廣森曰五等諸侯皆得以公配謚本周之舊制若魯考公煬公齊丁公乙公是也然書有文侯之命趙簡則亦有謚配本爵者又孫案晉未為曲沃時皆稱某侯此等先儒多已言之竊意謚以公配亦不禁人配以本爵者周制之便俗也雖以本爵配而春秋以稱公者魯策之守禮也此葬蔡桓侯若是史文當如杜說若是經意當如劉賈許說今未敢定為又考周初諸侯猶多沿殷舊制不可繩以王典周公曰周文公而魯公不見其謚齊大公亦無謚丁公乙公癸公皆非謚也杞之東樓公西樓公題公謀娶公亦非謚也衛曰康叔康伯宋曰微子微仲蔡曰蔡仲蔡伯曹曰曹叔晉曰唐叔唯微子仍舊稱餘皆以字繫地繫國也晉侯燮宋公稽不見他稱許文叔則以字配謚衛男至康男五世乃多配以本爵衛考伯至貞伯五世曹大伯至惠伯八世多以字配謚也此葬為危文者季自外歸以貴嗣位有危道焉

及宋人衛人伐邾補曰及者內卑者也猶稱人也許翰曰正月與齊為黃之盟五月戰奚二月與邾為趡之盟八月伐之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豈不然哉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既盡也盡朔一日至明日乃食是月二日食也補曰實亦是月朔食日官日御失曆以為二日故不言日而言朔所以正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此年書王以王法終治桓之事補曰此與元年之治桓以始終相對傳於彼言之此從可知也宣元年之王與他公一例與桓不同故其薨年無王同於隱莊與夷之弒終生之卒則皆書春月第一事所以與隱莊宣之薨不同也

公會齊侯于濼公夫人姜氏遂如齊公本與夫人俱行至濼公與齊侯行會禮故先書會濼既會而相隨至齊故曰遂遂繼事之辭他皆放此補曰濼齊魯閒水名杜故曰遂以上皆本杜預其實夫人亦行會禮也如亦弁蒙月○撰異曰公下各本衍與字今依唐石經刪正左氏有與字段玉裁曰左經疑俗增之春秋書及書暨未有書與者僖十一年公及夫人姜氏夫人皆行書例也左傳記其始謀曰將與姜氏如齊記其實事曰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至聖人筆之曰公夫人姜氏遂如齊不言及何注云明遂在夫人也濼之會不言及夫人何也據夫人實在當言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濼以夫人之伉弗稱數也濼之會夫人驕伉不可言及故舍而弗數今書遂如齊欲錄其致變之由故不可以不書實驕伉而不制故不言及補曰傳解會不言及夫人因以見如齊不言及之義夫人會如皆非禮此處皆未暇論之夫人如者父不在而歸寧也公如者朝也左傳魯人告齊曰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反行朝禮可知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夫人與齊謀殺之不書諱也魯公薨正與不正皆日所以別內外也補曰夫人從君亦皆日定元年傳曰內之大事日其地於外也補曰疏曰據隱閔不地故決之文孫案內君內夫人內大夫外君苟死於外則皆地重其異常故謹之也外謂竟外若國都之外薨稱公舉上也公五等之上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補曰何休曰加之者喪者死之通辭也本以別死生不以明貴賤非配公之稱故加之以絕案此即傳所謂緩辭也又曰凡公薨外致日者危痛之朱子曰孔子直書義在其中云公會齊侯于濼公夫人姜氏遂如齊公薨于齊公之喪至自齊夫人孫于齊此等顯然在目雖無傳亦可曉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補曰公夫人葬亦並日葬我君接上下也言我君舉

國上下之辭穀曰疏曰公者臣子之稱也我君者接及事國上下之辭文丞案注疏以上下為臣民非也臣民正當稱公耳廣雅曰接合也上下謂五等爵也公為五等之上君則合上下稱之於穀事事其上下屬於辭乘事其合上下之稱四句意相貫何休曰以公配穀者錄有臣子之辭加我君者錄內也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據隱公不書葬

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禮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而曰不責踰國而討于是者時齊强大非己所討君子即而恕之以申臣子之恩穀曰于是於此時也後不復讐而釋怨乃刺之疏以為公雖不能報理當讐之交則其當但以討為念而此時則始不責其討齊穀謂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故安國謂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正此之類申臣子之恩者謂不書其葬也

桓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謚者行之迹所以表德人之終卒事乎於葬故於葬定稱號也若武王崩周公制謚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所以勸善而懲惡禮天子崩稱天命以謚之諸侯薨天子謚之卿大夫卒受謚於其君補曰注首句及大行二句逸周書謚法文也案此傳二句書以表記二句證之人君有表書者取其大者一字為謚然則累積衍不至鈍惡無善者亦以其善取一字為謚如累加謚者有所不得已故曰謚所以成德而表記曰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論語所論兩人如同謚亦各異行而同者謚法則謚以不同於此無以通之推其本意特因既葬之後人事卒而為事始書名稱謚則新名宜書故題易一字為名以相加崇而其中又因有所取義耳故曰於卒事乎加之而表記曰謚以尊名也補加崇重也梁事也无地內則注謂稱尚也國語注加猶上也以此意讀傳則也字矣字皆有意理而此有所通矣白虎通謚法定公文則祖載而有謚

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備然後可以會矣桓無此三者而出會大國所以見穀補曰疏曰後發傳者謹夫會戎之危此明相見穀之事故重發之○家鉉翁曰是歲由正月迄於殺桓書會者相所以死不開以他事者此見聖人之罪夫誘亂賊而作案家氏論經多如此謂隱四年所書皆衛事莊九年所書皆齊事僖二十八年所書皆晉事昭八年所書皆陳事以為春秋非史也史者備記書時事春秋主乎垂法多所不書又謂春秋始於誅亂賊而終於齊陳恒弑君之年其說皆未必然始記於此

層注附列

第一葉八行衍字補字第二葉十五行遺字數同第十六葉十四行今通志堂刻葉

傳本翻板補增夏守

穀梁補注四

春秋莊公閔公經傳第三補注第五 莊公桓公世子同也母文姜以莊王四年即位閔公莊公子史記名開世本名啓方母叔姜哀姜之娣也以惠王十六年即位凡閔之諡古書多作湣案漢書藝文志曰春秋古經十二篇謂左氏春秋經也又曰經十一卷謂公羊穀梁春秋經也又曰左氏傳三十卷公羊傳十一卷穀梁傳十一卷謂左傳卷數不與經篇數同公羊穀梁傳卷數皆與經卷數同也何休說公羊云穀閔公篇於莊公下故十二公爲十一卷也公羊音義於僖十六年云本或從此下別爲卷案七志七錄何注止十一卷公羊以閔附莊故也後人以傳卷大概分之爾穀梁音義於莊十九年云傳本或分此以下爲莊公與閔公同卷唐石經公羊及鄂州本僖公第五其下注曰卷四以今哀公第十二注曰卷十一凡此皆何范本十一卷之證也三家之經各有所受閔不別卷者蓋因文稱簡少附合前篇後易轢亦遂仍之而何休以爲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引傳三年稱子云云不可通於穀梁之義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元年春王正月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繼弒君不言即位之爲正何也據君不絕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補曰君無不行即位之禮者行其禮而不書見嗣子之不忍業夢得曰即位者禮也忍不忍者情也孔廣森曰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義治也君弒子不言即位以仁治也二者並春秋新意

三月夫人孫于齊桓公夫人文姜也補曰何休曰非實孫月者起練祭左右○擬異曰孫本亦作遜後同左氏公羊皆同段玉裁曰孫作遜者俗也或將左氏音義孫遜互易者謬孫之爲言猶孫也孫遜而去補曰言猶者義相近孫遁之孫義近子孫之孫也爾雅子之子爲孫郭璞曰孫猶後也後謂退在後生也此與蒙者蒙也徹者徹也虛虛也已已也相似後來又製遜字爾雅曰遜遯也孫炎曰遁逃去也易序卦傳曰遯者退也亦若退在後生矣諱奔也補曰內諱公夫人奔謂之孫公羊亦同諱者經例因史例也左傳載子轅對衛出公曰昔成公孫于陳獻公孫于齊今君再在孫明臣子之辭如是奔急辭孫緩辭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也夫人初與桓俱如齊今又書者於練時感夫人不與祭故始以人道錄之補曰接與際同義猶言會也練者十三月之祭此曰以練布爲冠服故以名祭即小祥也注言以人道錄之非傳意王念孫曰傳言錄者閔錄之也人之者仁之也謂於練時閔錄夫人之不與祭於是始仁之也公羊言念母此言仁之其義一也仲尼燕居注曰仁猶存也墨子經篇曰仁體愛也說文曰仁親也又方言曰凡相憐哀九疑湘潭之閒謂之人兮中庸曰仁者人也注曰人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偶之言表記曰仁者人也注曰人謂施以人恩則人與仁同義公羊成十六年傳曰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悕矣何休注曰仁之者若曰在招丘可悲矣閔錄之辭表記注引公羊傳仁之作人之古書仁與人二字多通用義通故字亦通也文烝案王說是也二句明所以特書孫齊義也公羊曰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賈逵服虔說

左氏曰桓公之喪至是年三月期而小祥公憂思少殺念及於母以其罪重不可以反之故書孫于齊耳其實先在於齊本未歸也孔廣森以爲莊公念母將迎而復之乃書之曰是時固孫于齊亦前此孫又無所以文烝案他孫及凡奔皆去而不反之辭此孫獨異不言氏姓貶之也哀姜有殺子之罪輕故傳元年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去姜以貶之文姜有殺夫之罪重故去姜氏以貶之此輕重之差補曰此氏姓實隱九年異男子有姓有氏姓女子姓而已姓即氏氏即姓傳八年傳曰言夫人必以其氏姓歸人以姓爲重且變於君之直言公也注云云者與左氏賈服說略同賈服以爲殺子罪輕故孫不去姜氏賈又以說喪至但去姜之義孔廣森曰夫人姜氏孫于邾是內辭之之辭絕之則無惡也於其喪歸乃復以小君事之故惡之於彼夫人孫于齊內逆之之辭也自後書薨以小君事之故惡之於此後不待貶矣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補曰此下申貶義也賈子曰命者制令也制謂限制令者號令下所云以言而在天亦若諄諄然者也人爲父母所生其中有天焉下三年傳曰三合然後生是也道者天人之際可言可行之名也自天之人則曰自誠明謂之性自人達天則曰自明誠謂之教性始之教終之道在其中矣堯舜性之自誠明也誠者天之道也湯武身之自明誠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之者思誠也身之者反之謂反身而誠也不明乎善則不誠其身善者所性而有也誠言乎自成也道言乎自道也皆大名也若道與德對文則道者若大路也德者得善於身也其實親親仁也尊賢義也其殺其等禮所生也其目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皆道也所以行之者知也仁也勇也皆德也言乎心之皆有則曰仁也義也禮也知也言乎心所同然則曰理也義也此夫子子思孟子之精言而傳之所指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其發端則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陸賈曰天地生人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順之謂道董仲舒曰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諸文語意皆與傳同而陸生似即本傳義但陸以受命之後能順爲道傳言受則已兼有順義與下以言受命一例天者自始生而然也天命之謂性也受命者終身之所受也率性之謂道也案下傳三合然後生詩大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左傳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論語曰人之生也直諸生字皆謂始生而左傳論語二生字又爲生存生活之生與始生之生相因爲義可知此傳二句之誼矣○性之爲字从心从生是由始生得名故曰生之謂性曰性者生之實曰與生俱生是其訓詁然也經傳性字有二解如孝經天地之性人爲貴直訓生也父子之道天性則性情之性也左傳民樂其性亦生也協於天地之性性情之性也夫傳言人之於天以道受命而皋陶曰天敘有典天秩有禮逸書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尹吉甫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夫子曰人之生也直子思曰天命之謂性自誠明謂之性比而觀之性善明矣然而孟子之言性善乃爲發前聖所未發者可欲之謂善無惡之謂善孟子以爲人性但有善無有不善且人人所同此性字真切究竟之義其原出於中庸之言誠而自詩書以來皆引而不發子貢所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者也論語言性之文唯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其辭最渾而其理最密得其言不得其意未有不以爲善惡混者又未有不以爲三品者非孟子固不能辯之矣蓋自夫子歿而微言絕學者多失其旨於是有子賤漆彫開世碩公孫尼子之說有樂記之說有告子四章之說有公

都子所稱告子曰及兩或曰之說大率或言靜或言動皆有似乎相近之言而言有性善有性不善者則又似乎上下不移之言今
取孟子之書詳考而深繹之人與聖人皆同類而相似即口目耳鼻四肢之形色與血氣心知之中而仁義禮智具焉斯則謂之為
天性性不可知於情知之情不必專善而以其皆有側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乃所謂故以利為本者故知其皆有仁義禮智根於
心而所性皆善雖曰皆善而非堯舜之至誠不可言性之雖非性之而皆可反身以思誠即皆可以為堯舜惟不思不求而不能盡
其才陷溺焉梏亡焉則其本相近者倍蓰相遠而至於無算斯夫子所謂下愚矣下愚從習而來至此則亦不移相遠之實以下愚
為極相近之名從上知而生此則孟子未嘗引論語而實密合論語之意廣大精微明白洞達言天人性道者必至此而其說乃盡
文烝讀孟子積久乃悟之章句既多用特標括焉聖人與我同類同類者相似二語最分曉以聖人之與人相似即知人之與上知
相近也相似即是相近而於所謂好惡與人相近所謂違禽獸不遠者近遠之文雖同其意異也七篇言性最先處曰孟子道性善
言必稱堯舜堯舜者善之標準性之準以是知論語兩相字必指上知也一章再出子曰者始吾於人善人不見之閒也四德有智即
上知之知明性中有知無愚而下愚自由於習故又曰困而不學民斯為下也趙岐解倍蓰無算云非天獨與此人惡性其有下愚
不移者譬如被疾不成之人所謂童昏也此注是也趙又解湯武反之云反之於身明反非反性之謂管子言內靜外敬能反其性
性將大定莊子言反性復初皆道家之學異乎孟子所論也宓子漆彫子世子公孫尼子之書見漢志而王充論衡稱之曰周人
世碩以為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因惡性養而致之則惡長故世子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彫開公孫尼子之徒
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此即公都子所述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之說也樂記亦公孫尼所作其言曰人生而
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其言靜即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其言動即告子杞
柳湍水食色及以生訓性之說亦即可為善可為不善之說也至於仁義禮智信五性為五行物象之說好惡喜怒哀樂六情生於
六氣之說又有喜怒哀懼愛惡欲七情之說與夫性為陽氣情為陰氣陽氣有仁陰氣有欲之說又有性不發為陰情形外為陽之
說性其情情其性之說此等分論性情皆於孟子無妨古人言凡有血氣皆不知愛其類亦曰凡有血氣皆有爭心言孩提之童知
愛其親亦曰兄弟鬩訟言人義又言人利又言人鬼言道心之微心之危此等言情言心亦於孟子無妨詩書所稱不廢天性俾爾
彌爾性並不主於論性其曰節性者則以好惡喜怒哀樂之無節於內者言之而不害其為本自有節也孟子又言忍性亦節性之
意也言豈一端各有所當學者亦務先性善大旨而已荀勖後出其學深於禮好非子思孟子作性惡一篇與孟子為難而以性與
偽對則亦明知性之為誠矣偽言天地生人以禮義之性言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重禮節安處善樂循理言天之所
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保定人其圖其錄言五性者其衆而後來轉古又書者言性性說文之謂則實曰性善者也其實於孟
子之言終未能篤信而發明之故董仲舒篤言性未可謂善其後揚雄衛悅及王充本性原舉甫遷之論性教之辭皆
不宗孟子者也李翱宗孟而始為滅情復性之說性不可言復且離情無以求性矣宋周子書談名理而程子因以有理與氣之說
程子亦有天地之性氣質之性之說朱子皆取以說孟子夫天生萬物莫不有性故水性下山性生羽性輕毛性潤土性重火性守

牛性順馬性健而人性則善善謂之仁義禮智仁義禮智之心有所同然者謂之理義今曰性即理也不及在我在物之別則語未
足矣人有性而情以見之才以充之形色以載之或謂之天性或謂之血氣心知之性各便文以為言今必兼論性與氣而分論天
地之性氣質之性則辭又費矣且諸大儒之發明性善與論語三言終不合一則後人安得無疑哉周子以來皆引易繫辭傳一陰
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先道次善而後及性與中庸孟子所指各殊其言道即論語之天道大戴禮本命言分於道
謂之命者也今不復繁文焉 **於人也以言受命** 臣子則受君父之命婦受夫之命補曰言謂教令也生民之初
有男女而後有夫婦有父子有君臣帝王之教君者臣之天父者子之天夫者妻之天是故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
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陰之從陽女之順夫天地之義也三綱之道本諸性而垂諸教者也以道受命以言受命
其實一也言或有不當受者若傳論曹世子則亦以道為斷也 **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
者人絕之也 若順補曰爾雅若順也惠士奇曰婦人殺夫天與人皆絕之案左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亦謂會嘗
臣子大受命 言義得貶夫人補曰臣子謂時史子謂莊公史承公之意錄母之變存以人恩宜大而以受命於天人者
不可不貶夫人此君子所以示義書有姜氏文而削之君子亦史臣也子則亦容時君或言臣得逆言子耳自人之於天也以下
董仲舒繁露亦有其文董未必用穀梁書古書成文也末一句當非成文或董所本無矣葉夢得曰有春秋之教有春秋之法讀者
施之後世曰夫人可謂之奔故言孫法者行之其人夫人之罪不可容於會故不書氏

夏單伯逆王姬○撰異曰逆左氏作送左以經諸單伯皆為天子之大夫案傳有魯大夫實亦父亦稱實伯實單伯相似
又史記魯邑有單父明單伯實魯大夫矣孔廣森曰逆則據往之日書先行單伯而後築館可也送則據來之日書時尚未有以居
王姬也是不可通也案此即裘給翁泉說 **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命大夫**
故不名也 單姓也伯字諸侯歲貢士于天子天子親命之使還其國為大夫者不名天子就其國命之者以名氏通也補
曰莊言歲貢士者射義言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故苑云爾但據禮君莊以歲獻為國事之書及討僭物以貢士
為三歲而貢士則苑非也何休曰禮諸侯三年一貢士於天子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為政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大國
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何注與伏生書大傳同射義注兼依為說苑言天子就其國命之者以名氏通亦非也大夫稱名
氏者皆其君所命君不命則名而不氏此乃傳之明文苑說不亦謬乎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
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鄭君疑記文誤謂以為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單伯後不卒何休無說當
與柔溺皆同 **其不言如何也** 補曰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言如 **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
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何也曰君將殺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為禮
其義固不可受也 禮尊卑不敵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同姓諸侯主之舊相報見殺于齊若天子命使為主則非
禮大矣春秋為尊者諱故不可受之于京師補曰胥臣曰賀之父為姻謙之父為婚莊天子嫁女二句本公羊也莊辰接并見下亦足

義不可受下傳乃備言之君易各本誤作易君今依胡安國傳俞皋集傳釋義本李廉會通本趙汸集傳乙正王引之曰注以會桓釋君親釋桓傳文誤倒未考宋元人所見本也音義曰鈇又作斧注同案段字是今注未誤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補曰毛詩傳館舍也說文曰館客舍也雜記曰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為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曾子問略同加之者緩辭○撰異曰館白虎通引作觀築禮也補曰於禮宜築館也築館與築邑築臺築囿亦同但無虞之之事為異苟不為其築于外則史不記而經無文成十八年傳所謂築不志也何休曰譏故曰新有所增益曰作始造曰築說文曰築擣也于外非禮也外城外也補曰於禮不當築館城外築之為禮何也補曰據諸侯宮非一宜不須改築館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公門朝之外門主王姬者當設几筵于宗廟以俟迎者故在公門之內築王姬之館補曰朝者治朝治朝之外門郎雉門也雉門曰公門言必自公門出者所以起下二句注末二句宜刪去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為之築節矣補曰公羊曰於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其道必為之改築者也何休曰公子女公子也謂築夫人之下羣公子之上文烝案節者制斷也傳意似謂築廟下寢上築之外變之正也築之外變之為正何也補曰俞樾曰當作為變之正為字變之字誤倒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補曰謂非可於廟中接婚姻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親迎服祭服者重婚姻也公時有桓之喪補曰喪服經曰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父凡服上曰衰下曰裳男子衰實裳殊此言衰則該裳矣麻謂首要絰也斬疏齊大小功布緦五服皆曰衰其絰皆麻言衰麻言衰絰此以配衰而足其文非指衰之布為麻也弁冕皆親迎之服大夫以上服冕此兼言弁亦以足句又弁是大名故疏曰弁冕者連言之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故傳亦通言之也趙匡曰言築之為宜不若辭之為正也故君子貴端本也孫復亦云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為禮也補曰齊侯與魯不可相為禮不復讎則怨不釋即四年傳之義也疏曰舊解齊侯親逆不至京師文王親逆不至于治則天子諸侯親迎皆不至婦家矣今恐不然何者此時王姬魯主婚故不至京師詩稱親迎于渭者為造舟為梁張本焉知文王不至大姒家乎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諸侯日卒正也補曰疏曰重發之者此共錫命相連恐日月為錫命發故翊之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榮氏叔字天子之上大夫也禮有九錫一曰輿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秬鬯皆所以褒德賞功也德有厚薄功有輕重故命有多少何休曰桓弒逆之人王法所宜誅絕而反錫命悖亂天道故不言天王也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則曰含者臣子之職也以至尊行卑事故不言天王也三月王使毛伯來會葬又曰則比失禮故亦不言天王也甯案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不可最大之惡天子既有賵含之制傳但譏二事共一使耳言且所以示譏一事無再貺之道也以天王之尊會人妾祖母之葬誠失禮矣孰若使任叔之子來聘使家父來求車之不可乎此二者皆言天王而非義之所存書史有詳略夫子因而弗革故知曲說難巧致遠則泥矣補曰此依杜預以榮為氏文五年注以榮為氏元年注以叔為氏禮記注云榮氏是也曲阜采地三公王子元士皆同案叔亦得稱為中大夫也書序有榮伯周雅曰錫賜也九錫之文本何休注何休又曰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范甯以功德為多少實何異也禮詩外傳春秋繁露皆言九錫大傳則言諸侯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車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是三錫也但春秋錫命及左傳所載似皆未可據三錫九錫為說推書桓晉文錫命為侯伯略相近焉王不稱天范數何休是書錫命非一史有詳略也春秋書錫命三桓書王文書天王成書天子其義一也其義一而或稱王或稱天王或稱天子者成八年傳云曰見一稱也但以見一稱釋天子而不稱天王者天子挾春秋征一見而王則本配諡之稱其稱易明無待釋也夫同此錫命一事而其文三變為所以得為見一稱耳至於桓叔歸含召伯會葬皆在文公逆祀後則是傳所謂文無天者因舍起義非王身而先儒亦莫能悟深可嘆矣大氏王不稱天決無貶王之義春秋言王言天王言天子言王后言公言夫人皆稱名之最尊者雖有貶時不貶於其尊稱之名也此事衆上月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賞人於朝與士共之當召而錫之也周禮大宗伯職曰王命諸侯則儐之是來受命補曰鄭君注曰儐進之也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儐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此其略也諸侯爵祿其臣則於祭焉生服之死行之禮也補曰公羊曰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何休曰言命不言服者重命不重其財物孔廣森引覲禮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大史述命侯氏降拜升成拜大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補曰周禮大史職遣之日讀誄何休曰禮生有善行死當加善諡不當復加錫疏曰舊解錫命者三此追命失禮最大故以其言之文烝案杜預釋例曰天子錫命其詳未聞諸侯或即位而見錫或歷年乃加錫或已薨而追錫魯桓薨後見錫則亦衛襄之比也魯文即位見錫則亦晉惠之比也魯成八年魯靈二十三年乃見錫蓋恩所加得失存乎其事

王姬歸于齊補曰齊侯來逆而姬歸也何休曰內女歸例月外女不月者聖人探人情以制恩實不如魯女為之中者歸之也補曰與魯紀季姜略同與齊桓夫人異重發傳者彼為妹此為主也讀同彼傳丁溶曰中當作主疏云彼王姬非魯主昏又二年傳為之主者卒之也明此亦當為主

齊師遷紀郱鄑郚補曰爾雅曰遷徙也蒼頡篇曰徙移也○撰異曰紀下或有于字傳所明記而先儒失之今以夏小正傳例推知之紀國也郱鄑郚國也此國以三言為名或曰遷紀于郱鄑郚十年宋人遷宿傳曰遷亡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矣齊師遷紀四年復書紀侯大去其國者紀侯賢不與齊師之亡紀故變文以見義郱鄑郚之君無紀侯之賢故不復見從常例也若齊師遷紀郱鄑郚當言于以明之又不應復書如宋人遷宿齊人遷陽或曰之說實所未詳補曰案傳有誤字當云郱鄑郚邑也或曰遷紀之為國前已屢見傳先言紀國也者以起下郱鄑郚之為紀邑也

四年紀侯始去國此時安得還紀國都豈有國還而君猶在國者乎公羊以為外取邑以為自是始滅杜預曰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又論語稱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應劭說即此邢也不曰齊師伐紀取邢鄑郚者實是遷徙其民且遷是亡辭欲以著亡紀之漸也邑得言遷又繫紀皆變文也傳言紀是國都之大名邢鄑郚乃其三邑明與他例不同也又稱或說者謂經文異本多一于字猶夏小正傳說初歲祭耒云或曰祭非也說鹿從云或曰人從皆記別家經之異與此正同矣此有于字者謂遷紀都之民於其三邑文異則義異也諸稱或曰其一曰者文同而義異也皆不傳疑是兼存之師說如是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慶父名字仲父補曰杜預曰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公庶兄案慶父謚曰共仲也慶父所弒乃莊之子故不如鬻孫貶且譽弒別無見文慶父弒當文自見國而曰伐於餘丘邾之邑也其曰伐何也補曰據凡言伐國侵國者皆其四竟之內不以迫近國都雖伐於餘丘當言伐邾李廉曰經書魯大夫帥師伐國者九獨於餘丘以邑而書伐欲以起問者察事情也公子貴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補曰既貴且重乃敵一邑病也明特變國言邑以顯新義病公子所以譏乎公也補曰大夫之事皆公命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邾君在此邑故不繫于邾使若國補曰疏曰一曰之說亦解稱伐之意言為君在重之使若國然故邑亦稱伐文烝案此亦解變國言邑之意注本公羊失之疏亦未了

秋七月齊王姬卒補曰何休曰內女卒例日外女卒不日者恩實輕於內女為之主者卒之也其主嫁則有兄弟之恩死則服之服之故書卒禮記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補曰此亦讀為之主者絕句我為之主者則書卒以卒之經仍史之舊也王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陸淳集傳纂例及十行本俞皐集傳釋義本李廉會通本補正注引禮記檀弓文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禚齊地補曰月者為下卒日文姜初如莒不月則此亦當不月○撰異曰禚公羊作郜玉篇禾部引作䅵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補曰何休以為婦人無外事外則近淫也此通說諸婦人踰竟事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補曰會或在竟內或在竟外君大夫之事非婦人事也此說本經亦通說下二會及饗姜二會并包祀伯姬饗甚矣饗在四年補曰饗者兩君之事亦非婦人事飲食宴樂其情暱親尤亂男女之別故非正尤甚也此指說四年事

乙酉宋公馮卒補曰疏曰馮是穆公長子與夷既弒則馮當正故書日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徐邈曰傳例日往月危往也齊受天子葬人為之與衛而魯與同其理危也補曰徐意危往之例亦通於大夫徐是也傳言會以讎解溺直罪名之義徐以危往又別取一義○撰異曰師各本誤作侯今依唐石經改正溺者何也公子溺也補曰左氏公羊皆所未聞其不稱公子何也據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稱公子補曰當云據凡公子無不氏者惡其會仇讎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補曰貶溺亦所以譏公也溺後不卒者何休以為莊公薄於臣子之恩故不卒大夫與桓同義文烝案溺卒在莊世容有其理要亦其卒時實無恩禮史所不書公子彄之子哀伯達其卒在莊世不書亦其比也桓莊五十年中自末年公子牙外無卒大夫者僖卒當是君子所削其餘如柔溺單伯達之類當皆是二君不加恩禮而史不錄卒也牙之卒左傳稱立叔孫氏則明其有恩禮

夏四月葬宋莊公月葬故也補曰重發傳者五月而葬非緩非速而有故傳未有明文也

五月葬桓王傳曰改葬也若實改葬當言改以別之猶郊牛之口傷改卜牛是也傳當以七年乃葬故謂之改葬補曰此引舊傳文公羊又同而注猶疑之又引改卜牛亦不倫矣前者桓王之葬不書下所謂天子志崩不志葬也猶平王之葬亦不書也今此改葬故特志之疏妄引感精符以申范非也汲左傳葬有闕則改葬鄭君喪服記注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者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緦者五服最下言舉下緬上從緦皆反其故服因葬桓王記改葬之禮不謂改葬桓王當服緦也猶晦震夷伯之廟因明天子諸侯之制不謂夷伯非魯之大夫也甯之先君與蔡司徒論之詳矣江熙曰葬稱公舉五等之上改葬禮緦舉五服之下以喪緬貌遠也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為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况其緬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唯輕言緬釋所以緦也補曰國語注曰緬猶邈也喪服記曰改葬緦韓子說喪服及此傳曰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妻為夫如子其他皆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緬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韓從江說以為非案鄭君喪服記注服緦者臣也子也妻也韓說是也喪服傳說緦之制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江云易服而葬者疏引檀弓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鄭君注云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為環絰既虞卒哭乃服受服也又喪服記注曰緦三月而除之或曰卻尸以求諸侯停尸七年以求諸侯會葬非人情也補曰卻者說文玉篇云節卻也廣韻云節也退也此卻尸蓋取退義謂卻退其下柩之期尸即是柩對文則異散則通也左傳曰緩也是同或說傳始載之本不可從張大亨據之遂以七年閒書王命啟未葬不稱使之說天子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何必焉舉天下而葬一人其義不疑也補曰不志葬謂平桓惠定靈五王非魯不會葬蓋舊史皆有之矣君子以為魯史非周史比故立不志葬之例取義於必其時明其不疑於不葬也文選注引劉兆注曰舉壹也其義文九年作其道義道一也不志葬者以其時公羊亦同獨五王不志葬者說具襄二十八年靈王崩下志葬故也危不得葬也補曰志葬謂襄匡簡景四王此改葬桓王不是也志葬者月甚則日曰近不失崩不志崩失天下也京師去魯不遠赴告之命可不踰旬而至史不志崩則周可知補曰曰者目釋之意也不志崩謂莊僖頃三王也周有赴告於魯為近地則千里土壤則文明理必赴崩史不失志今經不志明史本無近而失之知其不赴近而不赴是失天下君子將使人考其事知其義也注言不踰旬甚言其速耳以平王桓王之崩覿之當言不踰二旬左傳例曰凡崩薨不赴則不書方苞本程子語為說曰抑於

此見經因舊史有可據而不[illegible]而知而舊史所[illegible]者不敢[illegible]其較著者也文[illegible]自天子[illegible]嗣以下[illegible]王周[illegible]

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illegible]

穀梁釋之實者不可以[illegible]冥極而歸之天凡生[illegible]天[illegible]一[illegible]故又曰[illegible]生必三合而形神生理具矣[illegible]曰[illegible]父[illegible]未[illegible]天字則是也人之生受形於母[illegible]氣於父[illegible]於天[illegible]合[illegible]為人[illegible]天問曰陰陽三合何本何化[illegible]子曰[illegible]者神之宅也[illegible]者氣之宅也[illegible]氣神[illegible]陰陽天[illegible]萬物二句老子文故曰

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補曰凡為母之子者皆天之子也不言父之子者省句以便文從可知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王者尊故稱天子眾人卑故稱母之子補曰[illegible]傳曰[illegible]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鄭君曰及始祖之所由出謂祭天也案此段與傳義相裏夫禰也祖也大祖也始祖也祭祀之鬼神吾心之鬼神也故祭祀之天吾之天也吾之天者三合是也此為道之本義之至說文曰古之神聖人母感天而生子故稱天子是乃漢儒聖人無父之妄說不足據也董仲舒繁露亦有獨陰以下數語蓋是古書成文彼無獨天句中二句作父之子也可尊母之子也可卑似是而非當由轉寫妄改其曰王者民之所歸往也補曰史記正義引諡法仁義所往曰王韓[illegible]有仁義[illegible]衆所歸往也王往同聲為訓呂氏春秋曰帝也者天下之適也王也者天下之往也適亦往也自獨陰以下又論稱天子稱王之義推此知天王者合二稱為一也何休解天王義以為時吳楚上僭稱王王者不能正而上自繫於天春秋不正者因以廣是非[illegible]孔廣森引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皆非傳意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季紀侯弟補曰杜預用公羊文也○釋異曰酅左氏本又作䣊酅紀之邑也入于齊者以酅事齊也補曰紀國將亡季[illegible]存[illegible]之機大權社稷之傾故超然遐舉以酅事齊庶胤嗣不泯宗廟永存春秋賢之故褒之以字補曰雅杜皆非也以酅事齊者左傳云紀於是乎始判公羊云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杜預以為以邑入齊為附庸是也此通解以酅入于齊五字義經句不出以酅二字者省文也傳但言以酅事齊其文簡略而左氏賈逵說以為紀季不能兄弟同心以存國乃背兄歸讎書以譏之賈與穀梁此義語以穀梁家義也書以者從邾庶其衛孫林父等文之例庶其之等傳多云以者不以者也明此亦同義其後可以包前也黑肱以濫來奔傳云來奔內不言叛也以邑出奔他國者皆書叛為重故黑肱以叛出奔者但書叛不書出奔是其例也此之以酅入于齊亦是叛而出奔不舉叛為重者或書以凡出奔不重於叛故以叛為重而此之入于齊為附庸不比於出奔又重於叛故不言出奔而言入不得以叛為重也左氏劉歆賈逵說以為紀季以酅奔齊不言叛不能專酅也此說非也紀季字者從許叔之例傳言許叔許之貴者紀季紀之貴者明此亦以貴舉可知也不言紀侯之弟某者以為兄無惡傳解衛侯之兄輒云目衛侯衛侯累也則嫌趙是也傳莫左傳皆無貶紀

季之[illegible]以[illegible]實之杜[illegible]以受左氏[illegible]因以[illegible]夫公羊[illegible]實其[illegible]異之說從[illegible]但以[illegible]字[illegible]實未[illegible]左氏之[illegible]取而非

入者內弗受也[illegible]入之邑而[illegible]人之[illegible]不可受也補曰杜非又[illegible]入之[illegible]凡入[illegible]也[illegible]受[illegible]人之邑非[illegible]可[illegible]之[illegible]言[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守之[illegible]雖不[illegible]可知也[illegible]曰此[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之[illegible]說[illegible]亦無[illegible]也

冬公次于郎補曰何休曰次[illegible]時○釋異曰郎左氏作[illegible]王夫之曰宜以郎為正次止也補曰何休曰次者兵舍止之名左氏曰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長齊補曰不能救是畏也公羊同次成[illegible]此書次者[illegible]其畏不敢者[illegible]史無之責內兵不告廟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饗食也兩君相見之禮以非禮也[illegible]甚故譏而月之凡會書月者時事有危難於公者例亦無所不[illegible]祝丘魯地補曰杜首二句本杜預饗食者渾言之饗大於食與燕如左傳鄭伯享楚文王齊侯享書定公之類是也何休曰牛酒曰犒加飯羹曰饗月者再出重也三出不月者[illegible]文從可知例○釋異曰饗本又作享左氏作享案左傳中凡饗禮之饗皆用饗字享字於六書為假借由禮月令饗帝等饗假饗食字為祭享也故享享國與祭饗饗相因毛詩傳饗字今文尚書等用饗饗者亦[illegible]為假借二字相亂故記之饗甚矣補曰饗說上傳專謂夫人也饗齊侯所以病齊侯也補曰饗齊侯謂春秋之文言饗以饗之言饗又所以病齊侯病其為鄰國夫人加以甚非正之事也女失其男惡安辭淫奔之事隱然可見故病之也文姜與齊襄淫於饗於諸會於如齊皆有為春秋書會但與會下之屬一例書如齊[illegible]亦與他書如不殊惟此書饗雖亦記事之宜文而孤之饗[illegible]之遺遺殆不可掩夫兩君相饗從無書者而獨書夫人饗其甚且病不已明乎

三月紀伯姬卒隱二年履緰所逆者內女卒何曰伯姬失國略之故月也補曰杜首句杜預諸不日者三十年傳以為為紀亡略之時紀未亡卒而卽亡猶未葬當以亡論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補曰外夫人通言諸外夫人也不卒者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為之變卒之也禮諸經例因史例也侯絕旁期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尊與已同則為之服大功九月變不服之例然則適大夫者不書卒補曰變者既服其喪則喪禮曰異[illegible]故言變與宣八年傳變守同義[illegible]莊言變不服之例非傳之變字也此發已嫁女書卒通例莊言適大夫不卒者謂莒慶者高固並逆叔姬無卒文是也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傳例曰不期而會曰遇遇者志相得也補曰鄭伯者突也孫覺胡安國高閌家傳良胡寧程公說張洽趙鵬飛呂大圭皆云

紀侯大去其國補曰去遠也離也言其亦遜辭不月者小國奔例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補曰葉夢得曰大猶盡也盡無麥禾曰大無麥禾盡去其國曰大去其國文承案左氏襄十四年傳記晉侯秦事曰乃命大還汪克寬引為證并引婦人大歸此滅而奔也謂之大去有奔事無奔文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補曰謂元年既失邢鄑郚而三邑之民猶有從者至此乃合國都之民并其餘邑民皆從君避難而去故曰四年而後畢明以紀侯得民不欲言奔也紀侯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不曰滅而曰大去其國蓋抑無道之強以優有道之弱若進止在己非齊所得滅也何休曰春秋楚世子商臣弒其君其後滅江六不言大去又大去者於齊滅之不明但知不使小人加乎君子而不言滅幾失襄公之惡反為大去也鄭君釋之曰商臣弒其父大惡也不得但為小人江六之君又無紀侯得民之賢不得變滅言大去也元年冬齊師遷紀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今紀侯大去其國是足起齊滅之矣即以變滅言大去為嫌失襄公之惡是乃經也非傳也且春秋因事見義舍此以滅人為罪者自多矣補曰疏曰言春秋有因事見義者不得不舍此以滅人為罪也若晉人執虞公梁亡之類是也文承案前文足起齊滅既如鄭言下文又明稱齊侯則此文本當言齊侯滅紀亦無嫌不明故可不言滅也又去者奔之異文若言滅又言奔如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楚人滅弦弦子奔黃則紀侯為不能死社稷而其賢隱矣故春秋不罪紀侯者以其賢也言大去不嫌為罪又者由於不言滅也經之改書精傳之說經密鄭君言齊師遷紀不連郱鄑郚亦不如彼傳誤字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補曰上既不言齊侯滅紀又不出齊師齊人故稱齊侯葬以著之異於陳哀公命臯曰見齊侯之滅紀也胡安國曰如紀似禮存季似義葬伯姬似仁君子惡似而非者外夫人不書葬此其書葬何也補曰疏曰此外夫人即謂吾女吾女為外夫人者惟嘗書卒不合稱葬文承案諸外夫人及內女為外夫人者嘗多會葬史於內女志卒亦以志葬至君子並創之則其存而不創者別有義矣吾女也失國故隱而葬之隱痛也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補曰莊二語本後三十年葬叔姬傳文但彼傳是叔姬為伯姬叔姬卒葬四文之義故日不日言之此傳則直論伯姬書葬之義以包叔姬與彼傳義各別也隱伯姬叔姬之失國猶隱宋共姬之卒災皆於其書葬見之至於閔紀之亡不日卒而日葬義由紀起不專在二姬之身自不可與宋共姬類論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郜郜齊地補曰非也郜取諸宋者○撰異曰郜左氏作禚齊人者齊侯也補曰公親出與狩明是齊君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內無貶公之道補曰卑之猶言貶之貶齊侯正以貶公何為卑公也不復讎而怨不釋補曰能復讎則釋矣既不能復則怨不可釋苟見齊侯則殺之故必無相見之理刺釋怨也補曰刺其釋怨相見故書卑公之文也公羊釋齊人之文曰諱與讎狩曰於讎者將壹譏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讎狩也公羊之言譏即傳所謂卑刺公羊言諱而傳不言者言卑刺則諱可知明經以卑刺為義也若不以卑刺為義直以諱為義則當不言公而直言及齊侯今言公及齊人則明以諱見譏諱者其文而卑刺者其義故但言諱則無以知其為卑刺但言卑刺則諱可知也不敢者盡亦書史無之凡狩不告廟也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補曰孔穎達曰於時齊無征伐之事不知師在何處蓋齊侯觀兵紀地有師在紀不言會者往其軍內就齊侯耳不行會禮師而曰如衆也言師衆大如國故可以言如若言如齊侯則不可補曰此為凡書如師如會者發例注未二句可删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補曰疏曰復發傳者嫌師與國異也孔廣森曰戎事不邇女器日言如齊師惡甚矣文承案如齊師之為非禮當與會同論皆不若饗之甚謝湜等說未是

秋郳黎來來朝○撰異曰郳公羊作倪段玉裁曰公羊書作兒五兮反十五年可證黎左氏作犁郳國也黎來微國之君未爵命者也黎來名也補曰未爵命於周也左傳亦曰未王命杜預曰附庸國重發傳者前稱字此稱名前是盟此是朝嫌有異也注本左氏公羊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納惠公朔補曰左傳文是齊侯宋公也補曰公與共伐致天王之救足見齊宋君親來不言陳侯蔡侯者省文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補曰人之猶言貶之卑之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王不欲立朔也補曰案上經言公及齊人刺釋怨而卑之卑其相見而諱使若不相見也卑之之義即寓於諱之之文則此經人公當亦同上諱不與公直言及齊侯此諱亦不與公直言會齊侯其諱亦正相等但上經卑公專以釋怨相見起義卑之即是諱之此經人公則不專是齊魯之故乃以逆王命起義會即無齊齊即非讎亦當人公不專為諱也春秋包含萬理而其義之重且急者乃經之本旨陳傅良趙汸說此伐衛及後圍郕以為公與仇人接春秋蓋諱之萬斯大謂使若不相見者其論固是而此經本義猶未得也圍郕不言公亦為諱此經則不專為諱

六年春王三月王人子突救衛徐邈曰諸侯不奉王命朔遂得篡王威屈辱有危故月也救衛於義害故重子突功不立故著其危補曰疏曰日月之例見危者惟施於內今施之於外者范答薄氏云王者安危天下所繫故亦與內同也文承案何休曰救例時此經例也史例皆月○撰異曰三月各本誤作二月今依唐石經十行本呂本中集解張洽集注程端學本義李康會通改正左氏作正月王人卑者也補曰何休以為下士稱人杜預釋例同稱名貴之也何休以為稱子則非名也鄭君釋之曰王人賤者錄則名可今以其銜命救衛故貴之貴之則子突為字可知明矣此名當為字誤爾徐乾曰王人者卑者之稱也當稱王人而已今以其能奉天子之命救衛而拒諸侯故加名以貴之傳八年公會王人者是卑者之常稱補曰案何休注云貴文也姓名也仍是名冀其上史記自序曰春秋襄周室諸有貴文者皆褒也傳曰天子無上無以褒之故褒子突則王矣可見也穀梁曰春秋之義天王無上無書其者衆不可以一書褒也天王無貶非無惡也天王之位非常也書居之雖有惡不加貶辭故書天王之救衛而書子突之字貶王爾之敗績而以自敗為文書曰天王師敗績又其書不可據也則褒其

臣天王無敗又其惡不可諱也則書王師之自敗所以推尊而實衛之也善救衛也補曰疏曰計王者有伐無救而云善者朔叛逆王命天子廢之立其嗣子而遣師往救有存諸侯之功故曰善不可以大平之法格之文烝案疏說固通但據周禮大司馬及衛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則大平亦有救法書救卽為善與上稱名貴之各一義羅喻義曰春秋筆法空處最奇隱之義不地不葬知有亂者桓之弑前書夫人孫如有逆者衛朔之入書王人救衛知有天子所立之公子黔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補曰此句通釋凡救凡救皆善非善則援其救文如襄十一年秦人伐晉以救鄭彼時晉伐鄭為近正秦救鄭無善春秋不言救故言救者以善卽知伐者之非正矣胡安國得其解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其不言伐衛納朔何也據九年伐齊納糾言納補曰問上經不逆天王之命也不與諸侯得納王之所絕補曰公羊曰辟王也與此同入者內弗受也補曰此發君入通例故重舉之朔嘗為君不言復入者方欲絕之若其本未有國劉敞曰不與復何用弗受也為以王命絕之也補曰何休曰絕者國當絕徐彥曰絕有二種一是絕滅其國一是絕去其身朔之名惡也補曰與出同義朔入逆則出順矣補曰疏曰順者比之入國為順仍是惡也一解此當文自相比入為逆則出當為順矣朔出入名以王命絕之也補曰公羊解出名曰絕曷為絕之得罪于天子也解入名曰絕曷為絕之犯命也

秋公至自伐衛補曰上冬伐此秋至歷四時之久其於伐楚之屬不月者此在不致之例致之已足見危不須月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據襄九年時有穆姜之喪會諸侯伐鄭不致補曰注用公羊何休說與襄九年本傳顛戾當云據侵宋及伐邾取須句之屬皆不致不致則無用見公之惡事之成也補曰不致則知其為惡事矣而云不致無用見者此之惡事謂公與王人戰也戰在伐後不致則見伐不見戰張自超所云似王人來救而諸侯之師已散衛朔自入于衛是也故下有分惡殺惡文而先以此文見惡之成乃是特變常例轉存史文也僖二十六年至自伐齊傳云危之此亦得兼有危義而見惡之意為多故言見惡也董仲舒曰春秋視人所惑為立說以大明之若此類不言則不見是之謂大明葉夢得譏此傳非也

螟補曰自此後無書螟者高閌曰螟食苗心蟲無所不食螟之為災較蠡為輕春秋之初災之輕者亦書之及其久也輕者不勝書書其重者耳

冬齊人來歸衛寶補曰何休曰寶者玉物之凡名說文曰寶珍也○撰異曰左氏作衛俘說左傳亦曰寶孔穎達曰案說文保從人采省聲古文保不省然則古字通用寶或作保與俘相似故誤作俘耳文烝案說文孚从爪子古文作采从禾禾古文保保亦聲以齊首之分惡於齊也使之如下齊而來我然惡戰則殺矣若衛自歸寶於齊遇齊然後與我齊首其事則我與王人戰罪差減補曰注全失之首猶主也下齊猶為我下也言惡言惡戰卽上之惡事經無戰文故言戰以明之也時齊率諸侯與王人戰共敗王師惡不可道衛侯以為有功出寶賂齊齊又讓魯齊所以讓魯者公羊解齊侯曰此非寡人之力魯侯之力也是魯尤多戰功故讓魯也衛賂齊而齊讓魯是受賂者魯也郜大鼎之賂以取為文濟西田之賂以齊取為文取者受賂之辭今不言取衛寶于齊與取郜大鼎于宋一例而以齊人來歸為文則是以齊為主但言齊讓賂不言我受賂而齊之惡戰彰故曰以齊首之分惡於齊也齊人來歸衛寶與齊侯來獻戎捷同文則是經之立文又使若齊自為我下而來我幷不為讓賂來而我之惡戰隱故又曰使之如下齊而來我然惡戰則殺矣此傳之旨若不以取鼎獻捷兩文觀之則不得其解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防魯地婦人不會會非正也補曰疏曰防是魯地故重發傳

夏四月辛卯昔恆星不見補曰各本此經下衍夜中星隕如雨六字今依唐石經十行本刪正○撰異曰昔本或作昔左氏公羊作夜公羊一本無恆星者經星也經常也謂常列宿補曰公羊曰列星也疏曰周四月夏二月常列宿者南方七宿也孔穎達曰月令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鄭云弧在輿鬼南則於時南方之星盡皆列見文烝案四方二十八宿稱經星故木火金水土五星稱緯星合之為九星也又古書星辰連文者皆以緯星為星經星為辰謂之辰者以二十八舍日月所會也周禮大宗伯注疏有此說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補曰此以夕訓昔也廣雅曰昔夜也王念孫疏證曰凡日入以後日出以前通謂之夜左傳列子注並訓昔為夜莊子音義昔夜也案昔之言夕也夕時亦謂之昔故夕昔古通用詩樂酒今夕楚辭注引作今昔是也周禮臘人注臘之言夕也依說文昔臘本一字不見者可以見也補曰大戴禮夏小正傳說參則伏曰星無時而不見我有不見之時左傳曰夜明也

夜中星隕如雨如而也星既隕而復雨鄭君曰衆星列宿諸侯之象不見者是諸侯棄天子禮義法度也劉向曰隕者象諸侯隕墜失其所也又中夜而隕者象不終其性命中道而落補曰爾雅曰隕落也墜也夏小正傳曰隕墜也注解如雨非也下論之引鄭君者敬五經異義文見開元占經也漢書五行志董仲舒劉向以為常星二十八宿者人君之象也衆星萬民之類也列宿不見象諸侯微也衆星隕墜民失其所也夜中者為中國也不及地而復象齊桓起而救存之也鄉亡桓公星遂至地中國其良絕矣劉向以為夜中者言不得終性命中道敗也或曰象其叛也言當中道叛其上也趙汸曰公羊稱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此魯史舊文漢志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過中星隕如雨長一二丈繹繹未至地滅至雞鳴止不及地尺而復卽未至地滅也古今星變固有如此者其所隕者星之光魄故雖多而不見在地之形戴溪謂精氣消散所致蓋比他異尤重許翰所謂王運替而霸統起矣○撰異曰隕公羊作實後同其隕也如雨是夜中與星既隕而雨以晦暝安知夜中乎補曰春秋之文言如與言而異如雨之雨與不雨之雨異左傳言與雨偕劉歆杜預讀如為而讀雨如今上聲字苑依之皆非也劉敞固言夜雨不足記矣傳舉經下句以釋上句而先設問辭杜謂引衆義得之中者不煩與故下言其幾而發句如此穀梁子太史公文章之工

柳宗元有得瑒往往在發句處更端處 春秋著以傳著疑以傳疑 明實錄也補曰包全經 中之幾也而曰夜中著焉爾 幾微也星既隕而雨中微難知而曰夜中自以實著爾非億度而知補曰著焉爾唐石經初刻作實著焉爾注第二句當刪 何用見其中也 補曰謂史何所據 失變而錄其時則夜中矣 時失星變之始而錄其已隕之時檢錄漏刻以知夜中補曰時如公羊至乎日若時之時一日夜有十二時史記曆書謂之十二節曲禮曰信時日孔穎達亦謂四時及十二時也時者期也時加子曰夜中亦曰夜半依素問天官書吳越春秋及左傳昭五年杜預注寅曰平旦卯曰日出辰曰食時巳曰隅中午曰日中未曰日昳申曰餔時酉曰日入戌曰黃昏亥曰人定子曰夜半丑曰雞鳴范意謂史檢漏刻而錄之案周制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見周禮及毛詩傳周禮注曰以水沃漏夜則火視刻數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閒有長短焉又說漢法曰大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孔穎達曰於時春分之月夜當五十刻二十五刻而夜半也 其不曰恆星之隕何也我知恆星之不見而不知其隕也 補曰我者我魯又君子自我也知見也隕者見其為星而已莫明其為何星 我見其隕而接於地者則是雨說也 言我見從上來接於下然後可言雨星今唯見在下故曰隕星補曰此亦設問辭注非也隕與雨皆自上下之稱疑隕鄭是雨矣何以言隕又言如雨文意與則是放命則是大刲皆同 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隕豈雨說哉 解經不得言雨星而言隕星也補曰此解如雨也在物言者在人言見傳互文錯言之著上見下謂上下一時並見著下不見上謂必至於下乃見疏引徐邈以著上為雲者上不可通也隕非雨故言如雨公羊曰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為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觀乎公羊則傳義益明矣夫雨星不及地尺而復者舊史之記實也君子據其文改之曰星隕如雨春秋之正名也雨雪雨雹時刻不殊兩叠上下皆合舉首鄭見衆目昭然雨星則異是故不直言雨而謂之隕如雨也言雨則必先言雨而後言其物言隕則其文各隨所施星隕與隕霜異義楚語霜以著物然後可知故先言隕後言霜星麗於天見隕則知之故指言星隕也星隕又與隕石異傳解隕石云隕而後石左氏謂為隕星杜預謂隕石者見在地之驗不見始隕之星星隕如雨見星之隕而隊於四遠不見在地之驗也若然則隕者主於下之辭也先言星後言隕又有主於上之辭為其言如雨宜也言星不言石又有不及地之辭為不須更言不及地而復也舊史之意經義該之惟尺者約計之辭非由實定故置而不論公羊之不修春秋王充解為舊史記是也其解如雨謂雨從地上○而下星亦從天實而復故曰如則未是也案雨從地上而下亦可通於著上見下之說但謂雨為上聲殊非傳意而以從地起者之復於地則從天隕者之復於天紆曲甚矣至嫌助以為奔流者衆如雨之多引詩雨無正序語案隕與流異如雨自足見多若讀雨上聲而謂詩辭有之非史筆也詩書禮易其文體辭與春秋各異詩有韻語傳古書亦往往有韻春秋策書[illegible]文春秋實也

秋大水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補曰疏曰復發傳者嫌大水與麥苗異於常故重發之

無麥苗 補曰五行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 麥苗同時也 麥與黍稷之苗同時死補曰魯於周禮周書皆當青州兗州之地青州穀宜稻麥兗州穀宜四種四種者黍稷稻麥也黍稷稻皆稱苗何休曰苗者禾也生曰苗秀曰禾何說是也此言麥苗謂二穀或二穀以上苗猶可復種是年不收者惟麥一穀不升謂之嗛不謂之饑故冬無饑文凡諸水旱螟螽之等苟其害不至無二穀則但書水旱螟螽而已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穀齊地 婦人不會會非正也 補曰疏曰再發傳者穀是齊邑也文孫案文姜三會皆具發傳明後洮陽穀下之屬皆同義可知故不復發也文姜之孫齊不言姜氏既取義於臣子大受命會禚以下皆言姜氏但以非正非禮取義者前之辭嚴後之辭婉也詩曰人之無良我以為兄人之無良我以為君言人則無善耳我國人猶以為君之兄猶以為國小君也此夫子之語顏淵一所謂親屬之言也春秋因事因時而抑揚輕重其文游夏不能贊一辭即文姜孫會諸文可見而穀梁之合辭亦見矣○焦袁熹曰夫人饗齊侯如齊師及諸會齊侯先儒謂皆以國事出也夫魯既不能討齊齊復何憚於魯而六七年間二國之交日益親密四鄰既從齊令亦無一旅之師涉魯竟者皆夫人之為之也夫人既歿謚之曰文婦人無武事言文則美備非有非常之才智何以得此聲乎文姜案金履祥已有此說深合事情世衰道微邪說紛起故魯桓齊襄皆獲美謚而桓妻別作謚焉然猶為之諱大會者以其淫而害夫公議不可違耳

眉注埒列

第三葉十六行梏从手字王引之說鄭禮說第四葉二行淮南子亦云樂記說告子五說皆鄭四子說是可為善可為不善之說揚雄所謂善惡混也韓子所謂中品也 十三行偽非為字 十六行作原性者誤 聖人言復禮不言復性 十七行善談名理四字潘與劉夏談銘 十九行鄭君解樂記天理亦云理猶性也必如朱子云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方得分明 廿一行歷程朱言性皆周子太極之學也太極之學實從易大傳三句來 第八葉十七行鹿從二字依孔氏說

穀梁補注五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春秋莊公閔公經傳第三補注第六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時陳蔡欲伐魯故出師以待之補曰注用左氏賈逵注賈用穀梁家說也此大畫公不在故言師不言公非諱也陳蔡稱人者略之為衆辭也以者內為志之文與桓二年同書者書之別於他之有畏者也次非畏自期者也此侯故不假加文以別之月者為下治兵日次止也補曰重發者此有侯文據異也俟待也補曰爾雅曰竢待也待也期非畏

甲午治兵補曰不地者于郎也承上文可知左傳曰治兵于廟非也公羊作祠兵補曰君子[illegible]五經異義曰[illegible]之[illegible]而志之又曰之經仍之也○據異曰治兵[illegible]公羊字誤案[illegible]之說也出曰治兵習戰也補曰兵出治其[illegible]在前[illegible]勇力入曰振旅習戰也[illegible]曰爾雅曰[illegible]尚威武也[illegible]法反尊卑

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illegible]故敵人不至補曰[illegible]而大[illegible]之[illegible]以此治兵陳蔡不至[illegible]而[illegible]以[illegible]子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illegible]之五德故曰善陳者不戰[illegible]

此之謂也補曰此以[illegible]之謂善為國者不師[illegible]善師者不陳[illegible]善陳者不戰[illegible]善戰者不死[illegible]善死者不亡[illegible]

[illegible]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補曰[illegible]郕字公羊並作成其傳曰成者盛也[illegible]

其曰降于齊師何不使齊師加威於郕也[illegible]

秋師還還者事未畢也補曰爾雅曰還復返也[illegible]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補曰公孫無知下年傳大夫弒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弒而代之也補曰重發者[illegible]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無知之挈失嫌也稱人以殺大夫殺有罪也補曰[illegible]

以賊討之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蔇魯地○撰異曰蔇左氏作既陸淳纂例唯云公羊作暨公不及大夫春秋之義內大夫可以會諸侯公不可以盟外大夫所以明尊卑定內外也今齊國無君要當有任其盟者故不得不以權通補曰此及下二句文轄異昭十三年傳取國者稱國以弑二句同也言今可以及者以齊無君之故明所以不沒公又不稱齊人也大夫不名無君也禮君前臣名齊無君故大夫不名補曰言齊大夫既以無君不稱人則當以氏名見今不名者亦以齊無君故也無君不當稱名又不可稱字故直書大夫而公羊以為諱與大夫盟使若衆然劉敞曰諱則沒公足矣又乘以為人者衆辭使若衆當稱人矣盟納子糾也不日其盟渝也變盟立小白補曰不日又不月者蓋以齊無君異之當齊無君制在公矣補曰制制義制命之制當可納而不納補曰賈逵服虔以為齊大夫來迎子糾公不速遣而盟以要之齊人歸迎小白此穀梁家相承說也故惡內也補曰惡內者即謂不日也魯方積為齊弱幸而晉人歸國隨奔大夫來迎制皆在我及是時而急納焉庶幾猶可雪恥計不出此而盟以要齊事機既失取辱猶甚故不日以惡之也上言不日其盟渝此又言惡內者觀其不日則知齊之渝盟其渝盟則知此盟惡內在齊固無信而所惡在內也不致者會大夫也

夏公伐齊納糾不言子糾而直云糾者盟蔇在齊故擧之也春秋其內公子為大夫者乃記其奔子糾不為大夫故不書其奔鄭忽既受命嗣位是以書其出然則重非嫡嗣官非大夫皆略其例所略故許叔蔡季小白重耳通亦不書出補曰納上言伐者公羊以為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案下有小白入則公不能納糾自明晉納捷菑言弗克納又無伐事公羊非也此實是伐故言伐傳曰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謂高傒鮑叔之屬皆以帥師當伐文君將則不得言帥師故此言伐也公羊以不稱公子糾為君前臣名范以不稱子糾為譏齊辭是也孔穎達文十四年正義謂不言齊糾者蒙伐齊文與譏辭說異未可用也不言納糾于齊者孔氏以為此有伐齊之文故不須言于齊此說是也孔廣森以為納不皆篡糾實時孔說亦近是范言許叔蔡季之許叔書本無出事此等或書或不書皆史例之舊也以蔡季孫之公子穀梁之例則內奔有非嫡而書者矣外奔書弟書公子亦不必皆嫡也又有宋萬為車者○撰異曰左氏書有二本或作納糾或作納子糾唐定本始以有子字為正徐彥陸德明所見左氏亦有子字徐彥皆是晉宋以後唐以前人或疑為北齊人也況文何據傳稱叔來言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齊人請子糾非也此傳文耳述石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史記仲尼弟子傳子羔曰出公去矣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何休曰三年溺會齊師伐衛故貶而名之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郜故卑之曰人今親納讎子反惡其晚恩義相違莫此之甚鄭君釋之曰於讎不復則怨不釋而魯釋怨屢會仇讎一貶其臣一卑其君亦足以責魯臣子其餘則同不復譏也至於伐齊納糾譏當可納而不納此自正義不相反也蘭闓曰讎者無時而可與通縱納之遲晚又不能全保讎子何足以惡內乎然則乾時之戰不諱敗齊人取子糾殺之皆不迂其文正書其事內之大惡不待貶絕居然顯矣二十四年公如齊親迎亦其類也惡內之言傳或失之補曰此范之誤傳釋經不諱也齊變者謂是時齊人已歸迎小白即上傳渝盟是也當可納而不納以致齊變變而後伐取敗之道故下文直書敗績不復為諱又所以惡內也上惡內謂盟不書日微見其意此惡內謂戰不諱敗明齊惡文皆惡其當可納而不納其義一也當可納而不納與復讎義不相涉所以然者魯所讎者齊襄也襄已殺死何讎之有子糾小白皆左傳管子史記本傳之子襄之弟即以為襄子而讎子亦不為讎罰不及嗣怨不可遷是時而猶言復讎此公羊後百世之讎之妄論非君子意也鄭說未為辭備而委曲推究大概得之范氏讎無時而可通之言猶鶻用公羊語宜多謬矣若然魯與齊已不可以讎言而後文如齊親迎夫人姜氏入又為不可者夫人所以奉宗廟妃匹之愛謂之親齊故讎人之女子姊妹皆不可以為魯夫人故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程子曰春秋窮理之要也張子曰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今於穀梁此年兩傳取黃澤之意而暢之庶不謬於義理

齊小白入于齊補曰不月者蔑以為與公伐齊同時既伐例不月故小白亦不月文烝案傳云先入入不後於伐也故以伐為主何休日移惡于魯大夫出奔反以好曰歸成十四年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是也以惡曰入補曰以惡即內弗受之例齊公孫無知弒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亡子糾奔魯小白奔莒補曰本左傳齊人殺無知而迎公子糾於魯補曰糾與小白皆僖公庶子而糾為長襄無嗣于立庶弟宜立長者故齊人迎糾公子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補曰齊變而後魯納糾時小白已入左傳亦云自莒先入也孔穎達申杜曰伐齊納糾始行即書小白入齊得告乃書故主齊之時出小白之後也又殺之于魯故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補曰僖十七年傳曰以不正入虛國故稱嫌焉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諸公子爭立國亂故危之補曰魯師雖在齊猶有人會其葬故史書之不以襄之失德削史文者賊已討以討賊為重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不言及者主名內之卑者乾時齊地補曰杜預曰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范言內卑者非也案左氏公羊戰者公也此無諱文不言公者承上伐齊可知孫覺趙鵬飛程端學趙汸得之劉知幾論尚書記事於春秋文趙匡啖春秋省辭以從簡孫氏亦謂春秋之法文從簡易文烝以為禮記言辭多則史論語言文勝質則史君子修春秋變乎史矣容言及者由內及之不實言敗績者文不爾敗故言我以相別與我入不同者皆屬文之宜也不致者此者惡內又非勝正亦惡事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言子糾者明其貴宜為君補曰此本公羊也何休曰以君薨稱子某言之者著其宜為君文烝案齊稱人者略之使若衆辭例不地亦略之不日者實未成君外不言取補曰不以外取於內也宣元年昭二十五年傳皆曰內不言取言取其意一也不言取者蓋餘則因史例也言取病內也取易辭也補曰凡取皆易辭傳因以

明通例左氏公羊例皆同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補曰言自齊之子糾今取而殺之言齊不能殺今取
也補曰是彼之子糾直從內取而殺之若取物然此所以為病內公羊謂齊我使我殺之左傳以為鮑叔帥師來言是也此非齊譏等
來言之比故不傳書夫鮑叔曰內殺人以之國而齊殺外取人之辭而魯殺為是取其子糾殺之而已矣史慶傳曰此子路子貢所謂相
公殺公子糾者殺兄殺所得殺者也稱由上稱人殺二殺若人殺殺之無知是也殺所不得殺者殺在下稱取子糾殺之是諸侯殺之
蔡以沈子嘉歸殺之是也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補曰藏固死罪或云
猶內外傳言逃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補曰言大國不如小邑以公為病矣
補曰七句又申病內意
冬浚洙補曰杜預釋例曰洙水出魯國東北西南入沈水下合泗浚洙者深洙也補曰公羊訓同毛詩傳浚深也
爾雅作濬說文作容濬訓壑深通之為阻固著力不足也休曰浚在魯北齊所由來長者齊補曰杜本公羊也何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長勺魯地不日疑戰也疑戰者言不剋日而戰以詐相襲補曰疑戰猶公羊言詐戰雖詐同意何休曰詐卒也齊人語疑戰而曰敗勝內也勝內謂在內補曰言敗則亦戰也詐戰非戰而謂之敗者勝在內言之非是成敗之也凡敗師不日者皆非成敗之詞疑例內其條亦然所不通不致者凡敗某師之屬皆不致克敵而反無危故也
二月公侵宋補曰書史侵皆月君子略之侵時此其月何也乃深其怨於齊又退侵宋以衆其敵惡之故謹而月之補曰惡之而謹月卽往月危往之例疏曰舊說以為公與宿盟宋方病宿故公侵之若此則何惡也公與宿盟經無其事為宿侵宋傳無其文是舊說妄文孫案不致者惡事也
三月宋人遷宿補曰月者例也遷者遷之者皆同例僖許為例疏曰許四遷不月者以其小略之如邑也遷紀不月者文承月下宿之可知也案疏論許遷是也論遷紀非也紀不入諸遷例前辨之遷亡辭也為人所遷則無國家故曰亡辭閔二年齊人遷陽亦是也補曰公羊引子沈子曰蓋因而臣之杜預以為強遷之而取其地也案書竄三苗于三危亦作竄三苗皋陶謨謂何遷乎有苗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葉夢得引此辭與成王二遷以其為遷者但從其地孔傳言滅奄而從之者誤也宋人遷宿齊人遷陽亦存其君長而從之但諸侯所不得為故見譏焉又謂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有滅無遷蓋伐得之而後遷非以輔直遷尤見先王之慎乎遷人非如有苗與奄亦不為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國亡不復見經不言滅者言滅則殺其君滅其宗廟社稷毀而有之不遷其民補曰葉夢得曰以遷人為罪義
不在地也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補自遷者僖元年邢遷于夷儀成十五年許遷于葉之類是也彼二傳曰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此傳云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互文也補曰未失國家故復見復見故地遷者殺遷之者為俞也傳例遷有二例疏曰不於元年遷紀發傳者彼以紀侯賢解變文以示義非正例故不發之遷陽不發從此省文也

遷有二禮傳文三遷此是亡辭之始邢是復國之初許翰自不月故三發之也沈欽韓例云凡遷有十七遷三遷紀遷宿遷陽是也奸遷十邢遷衛遷衛遷帝丘蔡遷州來許遷葉遷白羽容城是也文蔡案沈說及疏并言遷紀非也諸遷外如衛遷于楚丘以不與惠衛不書杞遷于緣陵又遷于淳于以其皆言城之略而不書鄭遷于鄫晉遷于新田楚遷于鄀事皆無危史本不書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郎魯地下敗宋補曰月者重發傳者次止也畏我也補曰嫌外內異也
公敗宋師于乘丘乘丘魯地不日疑戰也補曰孔廣森曰左傳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自雩門竊出蒙皋比而先犯之公從之此詐戰不日之證疑戰而曰敗勝內也補曰疑戰勝內重發傳者二師次而敗一師敗與有異也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武歸莘蔡地補曰獻武蔡哀侯也不書日與難甫異者疑戰也○獻舞本亦作舞左氏公羊作舞案周禮射有輿武馬融云輿舞同荊者楚也補曰荊以州言楚以國言詩兩稱并稱之荊何為謂之荊狄之也補曰狄之故不欲言其國名略以州舉此傳與後十四年傳互相備何為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荊狄之也補曰公羊傳四年傳亦言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據舊說補之謂其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今考殷之中與武丁伐荊楚周之中興宣王征荊蠻並是後至先叛之事以二代同有此患故言以也陳奐曰楚當夷厲之際其國漸大侵犯中國故宣王中與既命方叔南征又徙封申伯於謝邑以禦南方其事皆在初年至宣王之末當楚若敖之初左傳稱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其喪南國之師已載見於國語幽王荒廢荊猶不至漸漸之石是以為刺平王東遷楚患尤甚申甫與許並爭屯戍魯桓之世楚已僭王漢陽諸姬蠶食殆盡矣○李光地曰學者謂夫子周游諸侯之邦采其國史而作春秋誤也如果夫子參采晉乘楚檮杌而修春秋楚文以上晉獻以前事迹升諸姬滅翼作晉其事甚章夫子何用隱之而敘其本乎荊於是始書始通也秦晉以戰顯出之吳越凡其入經之先後皆然也推此例則有赴告而後有書書史有書而後春秋有書不以他史益國史故事有沿故而遺其以冤見聞所因故事又有當書而書且信也文孫案左傳例曰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又曰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此皆是史氏相承確鑿有據之言杜預以為一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蓋近之矣穀梁雖無明文而近不失崩一條正周有赴告之證與公羊亦云卒赴而葬不告觀於崩卒則他事亦可推也啖助乃謂公羊穀梁不知有不告則不書之義左氏則舊解皆言從告二者之說俱不得中此其所見卓絕以論左氏則可以論公羊穀梁則未可學者治穀梁當以李氏此條及僖二十二年條餘觀注為定蔡侯何以名也據僖十五年秦獲晉侯不名絕之也何為絕之獲也補曰公羊與此同何休曰獲得也獲而為虜所得又孫案戰既無勇敗又不死未能奔亡乃見俘獲可絕之道何氏又曰獻舞不言獲故名以歸之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據宣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不言敗晉師補曰經例夷狄敗中國言敗後言戰不直言敗與中國相敗者同文猶外敗內之直言戰也中國不言敗

蔡侯其見獲乎補曰若不宜言敗而言戰則當先言蔡侯及荊戰于莘而後言蔡師敗績蔡侯既能戰何以見獲乎夫蔡侯所與戰者荊秋也非晉與秦比也蔡侯君也非齊國書比也言敗雖見衆力之盡言戰實彰君臨之辭是其取禍深於文不可也其言敗何也釋蔡侯之獲也補曰釋解也解釋之者爲中國殺取上二句反言此正言以歸猶愈乎執也爲中國諱見執故言以歸補曰重發傳者嫌諸侯與王臣異也執卽獲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傳曰其名失國也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傳曰朔之名惡也然則出奔書名有二義譚子國滅不名蓋無罪也凡書奔者責不死社稷不言出者國滅無所出也以皆故此補曰爾雅曰滅盡也又曰絕也何休曰取其國曰滅社稷不言出杜預用公羊文也案孟子傳曰孟子言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滅國五十而天下大悅書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先王之政也必武王周公而後可滅人非武王周公而滅人之國交相滅之道也鄭玄曰三王之興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也喬相殺紂得國殺一不辜矣滅譚立威行一不義矣月者何休以爲惡不死位文孫案月自爲滅紀施於奔說見昭三十年滅不日例在後十三年傳書史滅皆具月日○撰異曰陸淳纂例曰公羊作十有一月案今公羊亦作十月譚說文邑部作鄿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鄑魯地內事不言戰舉其大者補曰重發傳者敗嘗前有伐宋文嫌此與異也其日成敗之也結曰列陳不以詐相襲得敗之道故曰成也補曰伯禽之誓曰甲戌我惟征徐戎是古者戰必結日者得正故曰之以成其敗之之事公羊謂之偏戰者也此爲內言敗師者發例亦通於外惟殺爲變例宋萬之獲也補曰獲宋萬不書者卑者不志又內不言獲左傳在乘丘之役

秋宋大水外災不書此何以書補曰不書者經例因史例也王者之後也補曰書史爲殷之後記災而經仍之也孔子亦殷人則襄九年傳云故宋是也於彼論之高下有水災曰大水補曰說日重發傳者嫌外災與內異也

冬王姬歸于齊其志過我也補曰此猶外相如以過我書公羊同何休曰明當有送迎之禮左傳謂齊侯來逆共姬非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酅紀邑也紀季所用入于齊者紀國既滅故歸酅補曰何休曰月者閔錄之國而曰歸此邑也其曰歸何也吾女也失國喜得其所故言歸焉爾江熙曰四年齊滅紀不言滅而言大去者有所見爾則國滅也叔姬來歸不書非適也且非大歸也叔姬守節積有年矣紀季雖以酅入于齊不敢廢其祭然叔姬以公子之禮未可聞館稚公既立亦宜行方宜表天下是以叔姬歸于酅以養其女得申其志補曰傳曰歸者歸其所也卽國已滅而紀季猶附庸焉者立五廟是得其所家故鄭曰夫死無子而歸於父母家者非正也歸於夫家正也文孫案書而言歸者經順魯而喜之也言歸不嫌若叛者上紀前有以酅文也在來歸三句本杜預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捷宋閔公○撰異曰捷公羊作接徐彥公羊疏曰正本皆作接字故賈氏云公羊穀梁曰捷是也案今穀梁不作接爾雅曰接捷也二字通用宋萬宋之卑者也補曰南宮萬卑非命大夫者以國氏補曰此發通例與同於閔元年稱人之例皆爲卑者也不目言者稱人不可不目言者直以國氏其實一也前發稱人之例與內之直書其事者並言而曹莒諸小國無大夫者雖大夫亦稱人足知其亦是卑之卽楚之先亦見兼見也此發以國氏之例乃與內之不氏相當而曹莒諸小國雖大夫亦以國氏知亦卑之卽楚及吳皆是兼見也惟公子公孫弑君書國其以國氏則爲卑文不入此例

及其大夫仇牧以尊及卑也仇牧閑也仇牧扞衛其君故見殺也桓二年傳曰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今仇牧書名則知宋君先弒補曰仇牧所以爲閑者公羊所謂不畏彊禦也疏曰復發傳者孔父先君死發傳以明閑此則後君死故又發傳文孫案孔父爲司馬仇牧不知何官要以從晉荀息之例則不從四殺大夫不稱名姓之例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宋久不討賊致令得奔故諱而月之補曰疏曰無知既經三月齊人得殺之故書時文孫案左氏載蟬經三年事外大夫奔者八而哀十四年六月宋向魋自曹出奔衛宋向巢來奔十五年夏五月齊高無丕出奔北燕十六年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四者皆月則知書史外大夫奔多以月爲例君子恐後時例而削以仍舊文存月者爲變例也據左傳萬亦卒見討不書殺萬者或史本無之或舊欲別於失賊之文既不書殺故亦不書葬或者葬在殺萬前雖書殺萬亦不追書葬也

十有三年春齊人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北杏齊地○撰異曰齊人左氏公羊作齊侯是齊侯宋公也補曰齊桓初行伯事足見親來宋亦大國經說新立亦身在會陳蔡邾君蓋亦親至傳不言者略之左傳曰會于北杏以平宋亂孔穎達以爲新君位未定齊爲會以安定之孔說是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補曰疑者謂春秋之文也下傳曰信齊侯也二十七年傳曰信之也疑之文信之文皆謂春秋之文此與十六年傳所謂外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補曰非受王命爲侯伯也伯者長也蓋卽古所謂二伯其在內曰王官伯在外則曰侯伯矣戰國策先生王升曰先君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致胙立爲大伯立爲大伯者謂二十七年賜齊侯命既曰大伯明是以二伯之卑知僖二十八年策命晉侯爲侯伯亦不異也讀伯長言之曰霸白虎通曰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其稱謂之是也其曰方伯者非也案王制八州八伯鄭之方伯此曲禮所謂牧左傳所謂侯牧周禮九命作伯是也又有二伯分天下爲左右曲禮左傳所謂伯左傳又謂侯伯王官伯周禮九命作伯伯是也公羊曾言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必以方伯爲侯伯詩雝奕因以其伯于畢爲侯受命爲侯伯又欲以侯伯爲方伯毛傳天問言伯昌號實累作牧亦欲以牧爲二伯之伯名實混淆所未審矣詩序云實維阿衡下又明言方伯而鄭箋乃謂周之制使伯佐牧以爲方伯者州牧也牧之下又有州伯二人佐之則衞

宣公爲之也下泉有郇伯序所謂思明王賢伯故傳謂二伯而薨亦爲州伯如鄭所云夏徵舒亂將以事授之者

也言諸侯將推齊侯使行伯事補曰莊非也此謂春秋將以伯事授桓也此年將以伯事授之二十七年遂以諸侯授之此

言授伯事使言齊諸侯其意一也齊桓晉文春秋所重故其詞言曾子子石僖美齊侯安諸侯尊天子而孟子亦曰其事則齊桓晉

文是春秋之志也揚子法言曰聖人之法未嘗不關盛衰焉昔有天下舉大綱命舜禹夏殷周其于唐虞象刑惟明夏后肉辟三

千兖親九族協和萬國湯武桓桓征伐四克寶征伐自天子所出春秋之時齊晉實子不勝者卓矣崔寔政論曰孔子作春秋褒

齊桓齡晉文嘉管仲之功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揚崔所論最合經旨足與曾子子石孟子之語相發救則者也孟

子他日又言以力假仁者霸五霸假之五霸者三王之罪人館之小補此則論語小管仲之意亦卻悟二年傳仁不勝道之意乃義

理之極至述作之指歸而不害其爲與桓文也蘇洵作春秋論謂夫子許周公之國以假天子之權蓋曰有周公之心而後可行桓

文之事荀子言羞之矣若夫孟子言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荀董仲舒亦言仲尼之門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五伯孟子又言不爲對

管仲言以齊王猶反手言王不待大文王以百里與夫司馬遷列傳劉向新序言管仲能霸不能王故孔子小之凡此亞聖之權辭

後儒之推説也夫桓文之事備於經論語稱之不以無道而羞稱也管仲尊周室豈宜以齊王夫子小其器非以霸小之至孟子

則其時有異故夫子爲東周謂行周於魯孟子王齊梁則謂代周而王而論管仲亦異也大戴禮孔子三朝記言周昌霸諸侯以佐

紂以文王爲西伯故謂之霸猶共工氏之霸九州但其繼世遂王天下而傳又與五霸異以位則霸以德則王猶後儒論漢與唐以

位則王以德則霸此非王霸正解也文孫昔年十四時先君子誨以孟子各條之義謹述遺意因而詳之俾衆説共貫焉○總之謂

春秋尊王而亦與霸霸可也謂春秋貴王賤霸亦可也尊王而亦與霸者以位言之王霸也故孫復李覯司馬光以霸爲伯則謂王

霸無二道也貴王賤霸者以德言之王霸也故孟子荀卿董仲舒皆以爲霸劣於王而漢孝宣言漢家本以霸王道雜之也宣帝書

穀梁家言可與傳相證矣曰可矣乎未乎邵曰疑齊桓雖非受命之伯諸侯推之使可以爲伯乎未也補曰曰者目

經意也此注穀下十六年注爲勝彼注解此文謂諸侯之意此注謂春秋之文此注是也春秋於此文以爲可以事授之乎未可以

事授之乎是之謂疑舉人衆之辭也稱人言非王命衆授之以事補曰注言衆授非也其首句亦不了上言稱人爲

疑又釋疑意而稱人所以得爲疑者其理未顯故復言稱人者衆辭齊侯從衆辭則隨其爲伯之迹宋陳蔡邾之君從衆辭則不爲

從伯之文故得爲疑也左氏公羊之經皆言齊侯一字之謬而精義泯矣

夏六月齊人滅遂遂國也其不日微國也補曰發例以包諱也國語日單諱遂而不有業寥得

以爲妄李廉以爲誇大桓公之辭凡國滅不言其君者公羊曰國滅君死之正也何休謂舉滅國爲重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柯齊地曹劌之盟也信齊侯也曹劌之盟經傳無文蓋有信者也公

羊傳曰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於天下自柯之盟始補曰范意以公羊要劫之説爲可據而非

爲曹所侵故歸田要劫也案荀子稱桓公劫于魯莊此要劫之證穀國策魯言曹沫劫桓公而魯遂燕太子丹曾言反地此又因謂

田要劫之證公羊載傳之闕成作柯者王曹云聲之誤桓盟雖內與不日信也公盟例日外諸侯盟例不

日桓大信遠著故雖公與盟猶不日補曰此發桓盟之例以申上句義與公羊同補曰所以明信大信則不假謹之二幽洛姑貫首

戴鄄再幽牡丘八盟皆書月此及召陵但書時者此有要劫之事召陵楚來受盟故略而異之要同以不日爲義不致者陵會也又

桓會皆不致明安之例在後二十七年傳○五經異義公羊説復百世之讎古周禮説復讎之義不過五世許慎謹案魯桓公爲齊

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齊桓公會春秋不譏又定公是魯桓公九世孫孔子相定公與齊會于夾谷是不復百世之讎也從周禮説

文孫案公羊分別國家以爲國可家不可故許氏但就國君之事折之周禮説與國君之事亦不合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補曰程子曰將卑師少曰某人齊自管仲爲政莊十一年而後未書

興大衆也其賦於諸侯亦寡矣然管仲之身四十年息養天下厚矣惟救邢衞御戎翟其大也至於秦晉使之不競而已不強致也是

以其功卑而易成胡安國曰齊以制用兵而賦於民薄矣李廉據國語管子書管仲制齊萬人爲軍凡三軍有士三萬人以爲比

之周制誠爲霸便故曰節制之師此二説得之文孫以爲兵數既少其用之又恆少耳自陽處父以前少稱人雖曹鄭爲將亦不

稱

夏單伯會伐宋補曰陸淳曰左氏謂單伯是周大夫若然何得會鄭之時不列序而言單伯會齊侯乎孫復劉敞亦云

會事之成也伐事已成單伯乃至補曰會事之成謂諸侯伐宋之事已成而單伯乃會之也因經會下不再出齊人陳

人曹人故特釋之與與隱四年伐鄭異

秋七月荆入蔡荆者楚也其曰荆何也州舉之也補曰何休曰州謂九州冀兖青徐揚

荆豫梁雍文孫案周禮逸周書九州曰揚荆豫青兖雍幽冀并疏日爾雅云楚子貪淫爲息嬀滅蔡故州舉之是取左傳之説非也

此與十年傳同耳州不如國言荆不如言楚補曰當云言荆不如言吳荆改稱楚後未有以國舉者國不如

名言楚不如言介葛盧名不如字言介葛盧不如言郳儀父補曰凡四夷舍本爵僭稱王者州之國之荆徐吳於越是

也蠻淫名也若戎狄等爲種號則又異矣微國本未爵者名之字之郳儀父郳黎來蕭叔介葛盧是也著實録也若實内諸侯書字

則以不嫌而同辭矣州劣於國字優於名州國一類名字一類傳言國不如名者便文連言之謂四夷不如微國耳公羊於國上增

氏與人於字上增子學者因謂春秋以七等進退諸侯其説多不可通宜葉夢得駁之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衞侯鄭伯于鄄鄄衞地○撰異曰宋公衞侯各本脱今依唐石經十行本補正

鄄左氏公羊一作甄復同會也諸侯欲推桓以爲伯故復同會于此以謀之補曰十六年傳曰外内寮一疑之外從北杏

可以見義故自此無疑文内始會非公故疑文在後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會于鄄復同會也爲欲推桓爲伯故復

會於此補曰左傳曰齊始霸也疏曰重發傳者諸侯至此方信齊桓故更發之文烝案當云方伯齊桓

夏夫人姜氏如齊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補曰疏曰重發之者此非淫恐異故發傳同之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宋主兵故序齊上也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為文夷狄在下征伐則以主兵為先春秋之常也他皆放此補曰范首二句本杜預班序以下則下年夏伐鄭不狂也杜無夷狄在下句宜删四字○撰異曰郳公羊作兒

鄭人侵宋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補曰杜預曰宋主兵也

秋荊伐鄭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幽宋地補曰杜預曰陳國小每盟會皆在衛下齊桓始霸楚亦始彊陳侯介於二大國之閒而為三恪之客故齊桓因而進之遂班在衛上終於春秋滑國都費○撰異曰板本公羊上衍公字唐石經亦無公董仲舒繁露曰幽之會莊公不往下十九年何注曰先是鄄幽之會公比不至徐彥疏曰彼二經皆不言公會故知不至矣陸淳纂例所據公羊已誤左氏無曹伯段玉裁曰此等陸氏音義所不著者案纂例載之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補曰疏曰同尊周者諸侯推桓為伯使翼戴天子鄭是尊周之事文烝案疏未得旨周自東遷以來此時最為微弱考諸史記前十二年莊王崩明年僖王立而春秋皆不志其崩雖以會之近周而赴告不及故傳謂之失天下言其微弱之甚也左傳此一年後云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詩無衣序云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吏史記云晉侯緡立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僖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列為諸侯於是盡并晉地而有之夫以曲沃之三世為逆卒滅宗國王法之所必誅而敢於以賂請命遂如其欲則周之陵夷不振為何如哉惟齊桓始糾合諸侯共會盟以尊周春秋深與之因加言同以顯其事下文邾子進爵子實由齊桓為之請命其與曲沃之請命順逆相反亦尊周之一端矣迨乎僖周惠立子頹為亂虢鄭晉命綏定王家左傳備記其事周人不告春秋不書也桓力未及君子不責也惠之十年再盟于幽復申尊約於是又以同盟書自後則存亡國怙荊蠻而會王世子甯會王人盟且會宰周公以明王室為諸侯會盟以尊王室不疑其無此意不類而異其文夫辭云名至於不足是之謂乎不

言公補曰穀何盟言公外內寮一疑之也十三年會于北杏諸侯僞疑書桓非受命之伯欲共以事推之可乎今于此年諸侯同共推桓而會與者必外內同一疑公可事齊不會不會人以書疑為同官為案則諸侯也至二十七年同盟于幽復伯者侯補曰疏曰書解謂會北杏不言諸侯是外一疑之也今此會不言公是內疑之也自此以後外內不復疑之故曰一

疑也推尋范注必不得兩范意外內寮者諸侯之國或遠或近故以外內稱之一者同一也文烝案范注非也舊解是也遠近之國皆為外不得言內傳言外內寮者外謂宋陳蔡邾內謂魯其於齊皆寮也春秋之文外則北杏稱人一疑之內則此不言公一疑之傳以內之一疑解經不言公因兼北杏并言之與外內之文相準也何為疑會齊無為伯之事鄄是大夫會故皆無所謂疑與此異也外內寮一疑之文意與成十二年上下一見之正同王於當時外內諸侯之疑齊與否內與齊之有舊疊皆無須論范於北杏傳此傳皆誤解

邾子克卒補曰即儀父其曰子進之也附齊而尊周室王命進其爵補曰至是爵命於周則進矣經因其進而進之杜預曰齊桓請王命以為諸侯賈服說以為北杏之會時已得王命案邾卒無不名者邾近魯情最親故雖小國皆以名錄觀於邾而柏男許伯杞子秦伯之不名者則史以其疏遠而略之矣不日者或不正或史以其附庸遠略之不卒者或魯不會或亦是史略之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撰異曰詹公羊作瞻下同人者眾辭也補曰實是齊侯以衆辭稱人明此非疑以人執與之辭也與令得執補曰衆辭者與之之辭案其執有罪也昭八年傳曰稱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重此同意皆發明諸以衆辭稱人之例文互相備鄭詹鄭之卑者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嫌有罪去氏也如非有罪去氏者外大夫身有罪例不去氏祭仲之類是也宛所以去氏者為賤鄭伯也卑者不志此其志何也補曰不志者經例因史例也以其逃來志之也補曰主為逃來志逃來則何志焉補曰但書志逃來何并志執將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也末謂逃來補曰本謂執錄執方可言自齊逃來鄭詹鄭之佞人也補曰說文曰佞巧讇高材也國語注曰偽善為佞爾雅壬佞也公羊謂詹為其佞猶書言孔壬夫但謂微者言執書其佞也直以佞故志執與傳意小異

夏齊人殲于遂補曰劉敞論及家竹書紀年日齊人殲于遂鄭棄其師皆孔子新意如彼人案春秋經傳而為之文烝案劉敞此說是新意書傳之其說案節則非也竹書案節之文出晉語晉春秋其父所著史通與言之取并以為紀年亦其疏也○撰異曰殲公羊作瀸殲者盡也補曰盡殺也爾雅同然則何爲不言遂人盡齊人也無遂之辭也補曰言遂人盡齊人者以遂主其事有遂之辭也言齊人盡于遂者以齊主其事無遂之辭也無遂則何爲言遂補曰雖不以遂主事而遂文自在其猶存遂也以其能殺齊戍故若遂之存存遂柰何曰齊人滅遂使人戍之補曰戍守遂之因氏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補曰因氏遂大夫杜預曰遂之彊宗此謂狎敵也狎輕也補曰傳因齊事論其理卽謂輕敵之非也許翰曰齊滅遂遂人宜于奔若其君不能也遂人殲齊人於遂其民不肯也孟子謂善戰者以力服人非心服也力不贍也胡安國曰何者一身可以存邦邦雖三戶可以亡秦足為強而不戢之戒

秋鄭詹自齊逃來逃義曰逃齊稱人以執是執有罪也執得其罪故曰義也今而逃之是逃義也補曰此爲凡書逃者發例其言來則從技公之例蓋齊惡詹佞而執之公說而受之魯公既受之故卑者得志矣公羊曰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夫子告顏淵爲邦曰放鄭聲遠佞人公羊義可通也來奔先言來此後言來者蒙奔得曰奔以謫我爲志逃以舍彼爲志也歸入言自者有奉之辭承執稱逃則不嫌有奉

冬多麋京房易傳曰廢正作淫爲火不明則國多麋補曰易傳又曰震遂泥厥咎國多麋此以爲麋愛淫女也劉向以爲麋色青近青祥也麋之爲言迷也蓋牝獸之淫者也是時莊公將取齊之淫女其象先見天戒若曰勿取齊女淫而迷國莊不寤遂取之夫人既入淫於二叔終皆誅死幾亡社稷左氏劉歆以爲毛蟲之孽爲災杜預曰麋多則害五稼故以災書案春秋諸記異如蜮蜚雨雹之類左傳皆謂之災也疏曰書之害是爲偏多故書多也螟螽不言多者螟螽是微細之物不可以數數言之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補曰寅正朔晦日既朔皆異文足明其爲夜食其實夜食亦朔也周以夜半爲朔夜半後爲雞鳴爲平旦爲日出下言朝日朔朔是日出後見而知之史因書於策也日出以前通爲夜故曰夜食何以知其夜食也補曰謂史何所據曰王者朝日王制曰天子玄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故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是以知其夜食也補曰疏曰春事而颿言王者朝日者言王者朝日所以顯諸侯朝朔也莊引王制者乃禮記玉藻文孫案東門之外者東郊也玄冕者每月朝朔日之服其正月則異大戴禮四代孔子曰天子盛服朝日于東堂孔廣森以爲盛服者衮冕國語所謂大采朝日東堂者明堂東門之堂迎日東郊反而禮日東堂也依書傳略說在夏正之朔即此三月矣故雖爲天子必有尊也貴爲諸侯必有長也故天子朝日諸侯朝朔何休曰春秋不言月食日者以其無形故闕疑其夜食何緣書乎鄭君釋之曰一日一夜合爲一日今朔日日始出其食虧傷之處未復故知此自以夜食夜食則亦屬前月之晦故穀梁子不以爲疑補曰朝朔者北面朝受天子所班朔政謂以每月朔受之於禰廟餼羊書視朔是也朝日朝日尊也朝朔朔天子長也疏曰朝日朝朔禮異皆早日行事而昨夜有虧傷之處尚存故知夜食也徐邈云夜食則星無光張靖箋廢疾云立八尺之木不見其影並與范意異文孫案徐邈非但與范異乃於傳外自爲說范引鄭言屬前月晦是謂在夜半以前則日出安得尚有虧傷之處吳萊又以後世事況之曰世之登泰山者夜半觀海出日人世之闇闇猶故於此而或食謂之食朔可矣晝食未可也安得不曰夜食乎吳永安二年十月乙酉日食晚下觀從西南角起亦是夜食吳氏於事類姻近亦非傳意也唯漢書五行志說此曰史推合朔在夜明日日食而出出而解是爲夜食斯則事核而義得矣日食而出出而解穀所謂虧傷未復語意尤明

夏公追戎于濟西補曰何休曰以兵逐之曰追追例時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補曰據追齊師言侵西鄙狄侵我言侵西鄙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於我也邇猶近也不使戎得邇近於我故若入竟望風退走補曰言追伐可知矣所追爲戎追者爲公故略文以示義于濟西者大之也何大焉爲公之追之也言戎遠來至濟西必大有徒衆以公自追之知其審然補曰莊非也濟西猶言河陽不限於地名故爲大濟西大公猶河陽大天子也大公者華戎之辭大天子者君臣之辭傳言何大焉爲公之追之者既以公追爲文必言濟西以大之公自追戎而但錄其地名如追齊師至嶲云者以爲不可也不言伐某鄙不言地名不言至言于皆以戎故也不致者竟內兵也

秋有蜮京房易傳曰忠臣進善君不識厥咎國生蜮補曰不識漢書五行志引作不試顏師古曰試用也劉向以爲蜮生南越越地多婦人男女同川淫女爲主亂氣所生故聖人名之曰蜮蜮猶惑也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處甚者至死南方謂之短弧近射妖死亡之象也時莊將取齊之淫女故蜮至天戒若曰勿取齊女將生淫惑篡弒之禍莊不寤遂取之入後淫於二叔二叔以死兩子見弒夫人亦誅○撰異曰蜮本亦作蜮陸淳纂例曰三傳皆然一有一亡曰有補曰疏後一說有一亡者謂或有或無時言不常也螟螽之類是常有之物不言有也文孫案一猶或也王制禘一犆一祫爾雅泉一見一否夏小正傳一則在本一則在末義皆爲或也傳言一有一亡者四亡皆不作無疑經字無水之等非其舊矣徐彥曰不書來者亂氣所生不從外來故也蜮射人者也蜮短狐也蓋含沙射人補曰疏曰洪範五行傳云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陸璣毛詩義疏云蜮短狐一名射景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景見水中投人景則殺之或謂含沙射人入皮肌其創如疥左傳及詩正義與此疏同毛傳說文皆曰短狐也說文又曰似鼈三足以氣射害人音義曰本草謂之射工左傳音義同詩音義曰俗呼之水弩陸璣前一說徐彥引草木志同後一說范所用服虔說左傳亦同以爲偏身蘡蘡或或故爲災也五行志狐作弧左傳音義曰弧又作狐

冬十月

眉注附列

第十四葉十四行叏字依陳奐訂正

穀梁補注六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春秋莊公閔公經傳第三補注第七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補曰凡內女出媵他國女爲夫人者皆辟書之君子以爲淺事則而不志辟要盟也魯實使公子結要二國之盟故自許於大國未嘗得盟異不故以媵婦爲名得盟則盟不則止此行有辭也補曰公羊十三年何休注曰臣約其君曰要又云要會欲明會辟要盟若直言公子結及齊侯宋公盟于鄄則無以見會之本情故存媵文但視書史爲略耳會所以要盟者洪各要棄酉翻以背盟報讎討也何以見其辟要盟也補曰問辭文何以見之媵禮之輕者也盟國之重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以輕事遂重無他異說故知辟要盟耳補曰考工記曰有說鄭君曰說猶意也慶子經曰說所以明也以遂爲文無說則辟要盟之本情足見矣舊史盟必有日書日未必有遂文其曰陳人之婦略之也但爲遂事假媵事耳故略言陳人之婦不處其主名補曰何休曰此陳侯夫人也文烝案桓八年傳曰其曰遂逆王后略之也彼稱后此稱婦其意相類書史書媵事者有辭文孔穎達曰鄄是衞之東地書陳取衞女爲婦孔廣森曰鄄者盟地非致媵地本送女如陳行及于鄄也猶曰鄄子會盟于鄄謂會南之盟而行及于鄄也其不日補曰桓盟本不日結要盟要凡盟要宜具日數渝惡之也補曰說曰數疾也音朔秋共盟冬而見伐數盟之疾或以數渝爲今冬伐我西鄙明年齊又伐我故云數又烝案明年伐我我乃戎之數數字當如前解此必疏所述舊說舊說未誤之本也按之盟曰不日其盟渝也又曰惡內也此盟亦其例相十七年黃之盟則爲變例矣暨盟不日又不月此亦不月者蓋以辟要盟異之

夫人姜氏如莒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補曰說曰重發傳者嫌此適異國恐別故發傳以同之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其曰鄙遠之也補曰何休曰鄙者邊垂之辭其遠之何也不以難邇我國也補曰亦猶十八年不使戎邇於我何休曰鄙見遠也文烝案內言鄙者實外言侵伐文相當直言伐我則實外言圖入文相當據遠見曰春秋外師之至書鄙入其邦亦當書曰鄙侵伐他國但曰某而已不曰某鄙書必曰鄙者書我國之君治國之道內京師之道案衞之法意者乃爲吾固應犯吾邊鄙耳故春秋之法內言鄙不言敗言侵言伐不言其圍都所以親之尊之而備責之也哀八年十一年再言伐我而不言其鄙者春秋之滋而聖人之情言也穀梁言不以難邇我國此深於春秋者之說也傳之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十行本余本集傳補本補正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夫人比年如莒過而不改無禮尤甚故謹而月之補曰何休曰月者再出也不從四年己月者異國○撰異曰呂本中曰公羊作正月案呂說誤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補曰說曰重發傳者比再如莒夫禮之甚故詳之

夏齊大災外災例時補曰說曰范例二災有十二內則書日外則書時國曰災邑曰火其志以甚也外災不志甚謂災及人也補曰災及人故大大故志重人也宋災伯姬卒與此相似而彼及汝應梁山崩皆以害大變重志於經實亦此之類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我補曰我當爲戎穀梁實左氏公羊本同字壞漏誤也哀以前皆書四鄙不應此獨直文傳於上年發書鄙義不應於此無傳如必是誤字夫寮洽曰戎在徐州之域最近齊齊故先治之○撰異曰我左氏公羊作戎宜從戎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補曰書日實齊小白同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補曰桓公夫人莊公母婦人弗目也鄭嗣曰弗目謂不目言其地也婦人無外事居有常所故薨不書地僖元年傳曰夫人薨不地此言弗目蓋互辭備定九年得寶玉大弓傳曰弗目羞也蓋此類也江熙曰文姜有罪公之遜而弗目其罪補曰鄭是江非也鄭不引閔二年傳亦失之疏曰閔二年春不地之例此復發傳者嫌有罪去地故發之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補曰何休曰春秋葬明者書葬文烝案蓋立乃失德之大者既有明文書則葬之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易稱赦過宥罪書稱肆赦告災肆故經稱肆大眚皆放赦罪人蕩滌衆故有時而用之非經國之常制補曰此本杜預第三句作眚災肆赦鄭說改之此注言自古以來有時而用也○撰異曰肆公羊或作佚書公羊作省案石經皆改作省章肆失也眚災也災謂罪愆補曰說曰失讀爲佚佚與逸同謂逸囚也古多以失爲佚文烝案惠說是也公羊曰肆者何跌也佚亦略相近杜預襄九年左傳注某氏書與傳皆曰肆緩也逸周書諡法曰肆放也緩放亦佚之意以災訓眚者兼與康誥言眚災是也某氏傳曰眚過也災害也是說二字析言之杜預亦曰眚過也凡罪有過有故故者有意過者無意謂之怙終賊刑所云非眚惟終災紀也失故也紀治理也有罪當治理之今失之者以文姜之故補曰歷子曰紀經有紀釋文曰紀統別也引伸之爲治理爲嫌天子之葬也文姜罪應誅絕之罪不葬若不赦除衆惡而書葬者嫌天子許之明須赦而後得葬補曰天子之葬者謂天子之法所書葬也文姜淫而害夫於法無赦春秋周禮猶如長法嫌若法所當葬是故大赦於國緣除衆罪咸與惟新一若文姜之淫紀亦可不論者所以權其生前之惡而成其沒後之禮也實據說左氏曰文姜有罪故赦而後葬以說臣子也春大赦國中罪過欲令文姜之過因是得除以葬文姜實之此注即穀梁家

葬也傳但言其有故言其所為知其事可知其義則猶似乎王后禮者之禮而與失德不葬之旨亦足相發也讀論之歸會者卿見與所云會以歸散也歸小會又歸大會者即康誥所云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也先王之世本有其事而觀左氏襄九年傳晉悼公肆眚圍鄭是為圍鄭特行赦與會之為葬文姜特行大赦相類知當時赦令皆有所為矣或凡赦無所為者史所不記有所為乃記耳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補曰何休曰夫人以姓配謚欲使終不忘本也小君非君也不治其民其曰君何也以其為公配可以言小君也補曰夫人與公一體從公稱也周制天子至士夫婦皆合葬祭於廟設謚凡祝曰以某妃配某夫婦一體合也猶曰姜氏之惡春秋載之備矣而葬皆詳書之無所貶辭焉春秋書史其職書事有臣子之法所以訓中孝也姜氏雖大惡然書之臣子不可不以母禮待之蘇轍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子為父隱道在其中矣而文姜之惡何損焉又孫案孫蘇皆正論陸淳闇於禮者亦略同要因書既不能絕文姜則宜有臣子之禮亦卒仲逆致哀如之意也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禦寇宣公之子補曰稱人者衆辭從殺有罪例傳文舉例於文七年○攘異曰禦又作御左氏作御亦作禦段玉裁曰左傳作大子則左經當本作世子史記亦云大子又孫案左氏史記非也殺世子當目君不目君不得言其言公子而不言大夫公子未命為大夫也補曰未命為大夫其曰公子何也補曰據既非大夫何得稱公子見經公子之重視大夫命以執公子大夫既命得執公子之禮一本大夫命以視公子補曰言以公子氏者非他氏族比他氏族不命為卿則直名不氏夫臧孫羨亦氏內外異耳殺大夫曰殺公子雖未命以志之惡賊親也先王之制公族有罪不以犯有司

夏五月以五月首時嫌所未詳補曰孫復以為月下有脫事是也史文闕疑仍之亦夏五傳疑之例桓莊相接莊亦遠也若在近世多見而識其事或可考矣不改從缺月傳疑者春秋無不知而作者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補曰母喪十二月而盟不去日也不言公高傒伉也書日則公盟也高傒伉與公敵體不言公之故不書公補曰一君一臣特相盟會是臣無禮故曰伉處父與齊並同此穀梁云書日則公盟本又二年傳又以此為彼乃發之者彼又猶公不言如晉處故於彼發之詳見彼既不書者既會大夫又故公

冬公如齊納幣補曰納幣與諸書納者異納幣大夫之事也補曰正禮說禮有納采采擇女之禮故納采用鴈者取順陰陽往來補曰昏禮記說禮納采問名納吉請期皆用鴈舊鄉注本作君說也有問名問女名而卜之知吉凶也其禮如納采補曰昏禮記曰敢請女為誰氏對曰某君請之必主人之女有納徵徵成也納幣以成婚禮曰何休曰納幣即納徵禮曰主人受幣士受儷皮是也孔玄纁束帛儷皮玄纁取其象天地也儷皮者鹿皮所以重古也用廣森曰幣者大帛公彥曰通名諸侯聘女以大璋又孫案言納幣以成婚者賈公彥曰納幣則昏禮已成女家不得移改又案納

徵前有納吉禮得吉卜而往告也疏曰傳略納吉不言或以為諸侯與士禮異者非也有告期告迎期補曰昏禮曰請期用鴈主人辭賓許告期如納徵禮鄭箋詩先請於女家後告之也或云傳之告即禮之請二十八年傳曰告請也定元年傳曰求者請也求請告三字同義鄭以彼皆微文告期則禮與請對文告非請也四者備而後娶補曰娶請親迎禮也補曰因納幣備言其禮唯娶親之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公母喪未再期而圖婚傳無譏文但譏親納幣者喪娶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補曰傳言譏之者明所以仍史文書其事禮父卒則為母齊衰三年孔廣森以為親納幣失之小三年之內圖婚失之大小者猶譏大者可知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補曰疏曰二十七年傳云桓會不致此與下文觀社皆書公至者公羊傳云危之也徐邈亦云不以禮行故致以見危范下注云公至者致此行犯禮義危甚矣則亦以二者為危致之也若然定八年傳稱致月危致下傳云致月有懼此致不月者以二者皆非禮而行不假月危懼可知傳以危而不月者其例或詳之或以為二者皆非禮之行與好會異故致之非是見危理亦通也又案此二牲皆見非禮致之已足見危非如致會致伐之等須加月以危之又非如奔喪會葬之等任致皆須月也說未明又案凡春如春至若是正月則亦以月者皆非正月也

祭叔來聘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祭叔天子寰內諸侯叔名補曰疏曰徐邈云祭叔為祭公使則徐說以祭叔為祭公之大夫也范以叔為名似書解不祭又孫案杜預引舊說是正同徐語此必穀梁家古義不言使謂不言祭公使內臣亦指祭公即范意以祭叔為祭公之大夫祭叔當失之而穀以為諸侯使又失之矣叔舊說是字猶任叔祭叔周禮大宰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諸公之子弟食采邑者得立兩卿祭叔為祭之大夫蓋所謂兩卿者孔穎達曰或是祭公之弟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何休曰南季宰渠伯糾家父宰周公來聘皆稱使此事之何也鄭君釋之曰諸稱使者是奉王命其人無自來之意今祭叔不一心於王而欲外交不得王命來故去使以見之補曰范取鄭君以為祭叔外交無王命故不與王得使之非也既無王命則非使何云不與王得使之者則當為與何以云聘名以為請命於王非王本心則名尚亦請命何以得云使此書依杜說謂不正祭公外交故不與其得使也疏引徐邈曰不言祭公使者王臣無外交其禮則不得其文與鄭為君逆不得使同

夏公如齊觀社補曰何休曰觀社者觀祭社社者土地之主祭者報德也生萬物居人民德至厚功至大故感春秋而祭之天子用三牲諸侯用羊豕傳二十一年公羊傳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何休曰土謂社也天子所祭莫重於郊諸侯所祭莫重於社禮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祖哀四年公羊傳曰郊曰社者封也又孫案祭社曰社猶祭於郊曰郊常事曰視視朔是也非常曰觀補曰疏曰復發傳者嫌觀社與故發之又孫案此不言傳曰者觀無事之辭也言無朝會之事以是為尸女也尸主也主為女往爾以觀社為辭補曰經無事之辭者以是為尸女故也尸主於女謂之尸女莊子曰是其言也猶時女也處女為時所求謂之時女古人語如此大牲異論敘以齊女嬖子曰斷有祖齊有社宋有桑林楚有雲夢

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家鉉翁曰尸女云者婦人要其從己也又案左氏說以爲齊因祭社蒐軍實國語曹劌曰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臣不聞諸侯相會祀也祀又不法蒐軍實而曰觀民曰不法足與鄒子相證也無事不出竟補曰說正禮

公至自齊公如實公行例補曰凡往者是不專謂如某往時正也正謂無危懼也皆放此致月故也補曰故謂變故定八年傳曰致月危致也於往言時則月可知於致言月則時可知互句以當文如往月致月有懼焉爾補曰定八年傳曰往月致月惡之也此皆解例書史凡往輿致無不月者案此及上致曾時傳發經通例也傳以相兩致皆變文非致役衛又非常例故於此兩發之此例之外惟正月如某及正月至者雖無危懼亦必書月擇文自明故傳無說也王引之曰上言公如下不須更言如下如字蓋衍文

荊人來聘善累而後進之補曰累積其曰人何也補曰據書言荊來聘如自狄來舉道不待再則聘問之禮朝宗之道非夷狄之所能故一舉而進之補曰以聘書故人之不如自狄不言朝也公羊曰荊何以稱人始能聘也能聘卽傳所謂舉道

公及齊侯遇于穀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補曰范曰重發傳者公爲淫如齊嫌異於常故重發之

蕭叔朝公微國之君未爵命者補曰杜預曰附庸國號曰書名者附庸皆例傳於儀父言字言美此傳直云微國不言字則叔名也重發傳者嫌名字異故也又案叔蓋字也故案來後重發傳疏杜預爲名又不究案來傳何歟其不言來於外也言於穀朝公故不言來孔穎達曰穀是齊地故也定十四年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比蒲魯地故言來也補曰杜預曰穀朝公故不言趙汸以爲蕭君至穀朝伯主因得朝公朝於廟正也補曰大廟於外非正也補曰以其非正故加言公明公一人專受之不能會先君共其榮杜預曰凡在外朝則禮不得具嘉禮不野合

秋丹桓宮楹禮楹柱補曰服虔曰丹彤楹謂之柱釋名曰楹亭也亭亭然孤立旁無所依也案禮言東楹西楹劉熙說一楹言之禮天子諸侯黝堊黝黑色補曰范解黝字是言堊耳非以堊亦爲黑也疏引徐邈曰黝黑柱也堊白壁也爾白堊而黑柱又案詩禮多以黝爲幽爾雅曰黑謂之黝說文以爲微青黑色孫炎從之堊者說文曰白涂也爾雅所謂之堊山海經大次之山多堊亦言爲白土又有青堊黃堊又有白堊黑堊青堊堊據呂氏春秋云白堊黑漆則直言堊者皆白也太平御覽引此傳作天子丹諸侯黝堊王引之曰御覽丹字涉上下文丹楹而誤衍廣雅云天子諸侯廟黝堊正用傳文左傳正義北堂書鈔引此引傳皆同今本大夫倉補曰孔穎達月令正義曰倉亦青也謂望則倉士黈黈黃色補曰音黈亦作黈康成云黈斗反又丞案其聖皆同省文從可知丹楹非禮也補曰黝倉黈皆禮之所有丹則禮之所無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補曰將卒日葬月自此射姑班處顯卒射姑須午歸九君卒皆月而不日惟莊卒日虞負芻以歸竟故不日射姑等七君皆嘗是不正不應八世之中獨壽得以正立射姑前爾世子又非不正以意度之或者射姑雖爲世子本不正班處諸君皆不正者所謂實國之事極在少者乎傳記無文不敢定也班處顯負芻歸皆時射姑壽負芻歸葬皆在上事月下午葬月何休以爲爲下出也○撰異日射本或作亦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桓盟不日此盟日者前公如齊觀社傳曰觀無事之辭以是爲尸女也公忘棄國致此行犯禮要危其夫霸主降心親與之盟實有弘濟之功而春傳免於罪臣子所隱莫重於此時事所重文亦宜詳故特謹日以著之補曰杜說未然此皆傳發之例以爲始盟亦與諸桓盟不同故違背例書日也不致者會例公羊以書日爲危之危之則當致公羊非也隱晦說杜預後以此爲齊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補曰杜預曰刻鏤也服虔曰桷謂之榱榱機機也案說文门榱秦謂榱也機榱也又曰椽方曰桷又以桷爲秦名屋橑周謂之榱齊魯謂之桷何休曰月者功重於丹楹范例本之或此爲下葬故月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以細石磨之補曰斲斫也鄭謂以斧斤斫削木礱磨之也密密理也石謂礪也先粗礪之加以密砥諸侯之桷斲之礱之補曰無密石大夫斲之補曰不礱士斲本補曰但斲其首不礱後見書大傳此以上國語晉張老對趙文子同書大傳又云庶人到加刻桷非正也補曰非正者非正禮刻亦非禮之所有也言非正不言非禮者因下以娶讎女爲非禮故避其文也夫禮楹之爲物小而禮可識也禮所以教儉故林放問禮之本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古者自天子至士事物皆有等差以爲雖貴如天子諸侯必有其節而不得過焉此荀子所謂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貴富輕重皆有稱者也書以周禮書事故重之夫人所以崇宗廟也補曰崇榮也宗廟奉祭事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又日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皆是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非禮謂娶讎女非正謂刻桷丹楹也本非宗廟之宜故曰加言將以親迎欲爲夫人飾又非正也補曰漢書五行志劉歆說莊飾宗廟刻桷丹楹以夸夫人與穀向列女傳略同事昭曰哀姜將至嘗見於廟故丹柱刻椽以夸之案此一事而三失也書春秋所以見義刻桓宮桷丹桓宮楹斥言桓宮以惡莊也不言新宮而謂之桓宮以桓見殺於齊而飾其宗廟以榮讎國之女是莊不子補曰新宮斥謚則如疏之然疏之則不恭明有所惡夫張自超以爲文姜新入廟亦爲齊女也董曾文姜以齊齊姦廢而祥亦云丹刻爲文姜也案此義亦得兼見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親迎恆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補曰凡公出親迎史法自當書之君子以爲恆事略而不志但直言公如某不目其事而別言夫人某氏至自某則其事自明外諸侯來親迎則書時適無其事耳不正其親迎於齊也補曰失禮非復恆事

秋公至自齊迎者行見諸舍見以諸之也言舍止處也望夫人乘車時日有女同行是補曰先

至非正也補曰以其非正故書至以危之若與夫人偕至書但書夫人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哀姜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

嫌夫人與公俱至異故也又孫案書史夫人之至皆書至而此且日者子獨異故此至又言入又獨書其日與庚寅入齊壬午入與鄭同

鄭也王元杰曰前其告至之辭案左傳曰哀姜至書史亦必書至何用不受也以宗廟弗受也補曰

國之小君而可以弗受辭加之者臨之以先君其以宗廟弗受何也娶仇人子弟以薦舍

於前其義不可受也補曰言子弟者或是齊襄之女或疑也其言曰何雖也夫人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休曰傳夫也齊人諸約不可使入何使歸入公至後與公約定八月丁丑乃入故不可公羊解書入書日之謹近事情未協詳旨自以穀梁為允案不可以謹廟之事見其夫其義解而睹子孫不可以書國女見於祖廟其義正而明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補曰此用諸侯之禮杜預曰同姓大夫之婦同宗大夫之婦文姜宗婦命之事二十年諸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杜預言同宗或言同姓案左傳同姓近者為同宗又近為同族社於二或者言穀文通言夫同姓之婦宗婦宗婦故其妻稱宗婦祭祀於君與夫人祭大夫有婦大夫士有宗婦亦稱同宗之婦皆自國言之之辭也

特牲饋食禮主婦之外又有宗婦自家言之之辭也若內則所言宗子宗婦不同彼謂大夫士大宗之婦也國君不統宗故禮有大宗小宗大宗者君之別子為祖繼別為宗世世收族者為小宗五世則遷者也大宗一小宗四禮之分別文析言之宗婦有二文孫取焉

小宗覿見也補曰釋言之見公羊覿見公羊解同文析言見者言見不見公未禮大夫諸侯是也疏曰傳言宜以正為見今以為不條

不見夫人補曰宗婦宜覿大夫不宜行見孔叢以為志之何休杜言曰云禮夫人至大夫執贄以見氏通此

文是亦不安不言及不正其行婦道故列數之也補曰及者大夫婦於其說也之辭大夫行婦

道則不備以章及卑夫故不男子之贄羔鴈雉腒補曰贄所執以至者書及者公夫人姜氏也上大夫用羔

取其群而不黨也下大夫用鴈取其知時飛翔有行列也士冬用雉夏用腒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也腒雉以用死為

其不可生服也補曰此皆本鄭君士相見禮注之本義為雉腒故婦人之贄

棗栗鍛脩補曰棗取其早自謹敬栗取其戰栗自傷鍛脩取其斷斷自脩也杜預曰大抵如此補

以棗栗見於舅以腶脩見於姑曲禮曰婦人之摯棗栗腶脩以告虔也案婦見舅姑以棗栗見舅男女

用幣非禮也補曰又非方物也

以宗廟之禮見則是相交以財相賂以亂也外內之今

用幣則是相交以財相賂以亂也外內之

用者不宜用者也補曰言用知不宜用公羊同大夫國體也而行婦道國體

禮記曰用君殷應補曰墨子經曰體分於兼也經說曰若二之一尺之端也董仲舒曰陰者陽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

合惡之故謹而日之也補曰時史以大夫覿夫人又男女用幣並是非禮故特志之又日之君子從而取義

焉大夫而覿夫人其事可惡書不足復論

大水補曰何休曰夫人不制淫二叔陰氣盛故明年復水也文孫案何說與漢書五行志董仲舒劉向義同此事在時例

冬戎侵曹

曹羈出奔陳補曰曹羈曹大夫也曹無大夫以國氏而言羈者以出奔目之也出奔得志者案傳曰曹莒皆無大夫其所以無

大夫者其義異也說以習會之序則曹之為國亞於許而曹於莒故莒書奔者以如年與之以地來奔乃得書曹則羈直奔陳公孫

會直奔宋皆書也公羊曰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曹羈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以無義君請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

去之故君子以為得君臣之義也案傳於下發大夫言崇曹羈之賢不言此奔以賢書且羈之為賢以是案以賢稱若專以出奔一

事為賢亦非其理凡公羊所指為賢而論其事者其文往往如此似未可用也孔廣森引傳非子曰昔吾宋鄭而曹羈奔陳伯里子

道乞傳說孔又疑即左傳之僖負羈案僖負羈去此遠邈不覺

以為決非一人是也○撰異曰陸淳纂例曰羈公羊作羈案今公

羊不作羈

赤歸于曹郭公赤蓋郭公也何為名也禮諸侯無外歸之義外歸非

正也徐乾曰郭公郭國之君也名赤蓋不能治其國舍而歸于曹

君為社稷之主承宗廟之重不能安之而外歸他國故但書

名以罪而惡之不宜言赤復二云郭公者恐不知赤者是誰將若書

之微者故也以郭公者上者則是諸侯失國之例是無以見微之

義補曰疏曰傳以徐乾二云赤若是諸侯不能治國舍而歸曹之

奔何以說例言歸乎徐乾又云不言郭公疑是魯之微者若是微之

者則例所不書何得以微者為書二事俱滯而范從之者凡諸侯

出奔其國者或為人所滅或受制強臣迫逐苟免然後書出今郭

公在國不被迫逐往曹事等於歸故以易辭言之不得云出奔也

凡內大夫未得命者例但書名若使赤直名而無所繫則文同俠

等故又云郭公也徐乾之說理通故范引而從之文孫案此與紀

侯大去其國之說例孔廣森以為據其國言之則曰大去據所之

之國言之則曰歸也郭公者上則是失國之例歸其本國所謂之為同

同也徐邈以郭公者為公羊本事言以見義此說非是孔廣森

森日郭公不書者在下疑傳者於上寧書以微不正以相承以

為郭公謙慎不敢稱入正文故書之於下耳孔說是有理傳曰赤

蓋郭公也公羊亦曰曹無赤者蓋郭公也書之者疑辭也惠以不

孔所言夫段玉裁曰注不宜言赤不宇疑衍案經之義實如

○自杜預始疑有闕誤而杜氏以赤為郭公者又以經書作衍之義

合鄭子曾時外傳所新序風俗通說文以為說郭玉事有之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女氏叔字其不名何也補曰據成三年晉侯使荀庚來聘稱名天子之命大夫也補曰諸

名補曰不稱名者依晉伯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惠公也犯逆失衆故不書葬補曰書日亦與齊小白同本又書從鄭厲公例書葬以其犯王命不可葬故遂去之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補曰重發傳者比有救救之文據其常食故救以周之

鼓用牲于社補曰此解各本誤既在傳言曰上今依唐石經于行本移正鼓禮也用牲非禮也補曰用者不宜用者也書召諸日用牲于社如彼自記事常又鼓者秋異陸淳所謂春秋之文王猶故字皆有義其例不可備求之於五經也左傳曰凡天災有幣無牲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麾旌幡也五兵矛戟鉞楯弓矢補曰曾子問孔子曰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周禮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僕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補曰五麾者舊說云各以方色之旌置之五處也五兵者舊說云矛在東戟在南鉞在西楯在北弓矢在中央隸信賈疏鼓五兵與之同是補傳說也孔廣森曰周禮司兵五兵外有五盾則五兵非盾也司農注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雜其君子於戈殳戟酋矛弓矢為是又說曰五鼓者舊說信等並云東方青鼓南方赤鼓西方白鼓北方黑鼓中央黃鼓案五兵兵有五種未聞五鼓是一鼓有五色為五鼓之數也何者周禮有大鼓雷鼓路鼓靈鼓鼖鼓晉鼓之等若以為五鼓則不知大鼓之內舍去何鼓若以為一鼓之數則不知大鼓之內更取何鼓又周禮云雷鼓鼓神祀則似救日之鼓用雷鼓但此用之於社周禮又云靈鼓鼓社祭則又似救日之鼓用靈鼓遙遠有疑不敢是正故直述之而已諸侯兩家之說則以五鼓者非大鼓之類別用方色鼓而已諸侯三者則云陳救以兩夫黑黃二色是非大鼓之類也下云大夫擊門士擊柝則此陳五鼓亦擊之也但擊之時陳列於社之辨因五兵五鼓是陳故亦以陳言之非謂直陳而不擊也諸侯置三麾

陳三兵三鼓補曰三兵三鼓各本誤作三鼓三兵今依北宋本唐石經閩元上野本太平御覽引互易正大夫擊門

士擊柝柝兩木相擊言充其陽也凡有聲皆陽事以壓陰氣充實也補曰孔廣森曰日食陰侵陽之象也古之聖王因事設戒故擊之以鼓擊之以弓矢庶人奔走以相救嗇夫馳瞽以告衆嗇夫馳庶人走以官事之視禮之立設食去樂之救以入門既明之義示之以昇已之宜鼓之以協之法所以重天變警人君也大道深遠有時而或示人之儆戒相戒故聖人假因其變常假象觀戒使智者之士懷先聖之憂情中下之主信於祥以自懼

伯姬歸于杞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嫌伯姬或徙不稱使之嫌此解不言逆之故有殺傳案又書別記嫌故嫌若嫁歸又有異而發傳之于之解則同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門國門也補曰此本杜預也孔廣森曰國門城門高下有水災曰

大水補曰疏曰重發之者此有用牲之失嫌異常水故更發之既戒鼓而駭衆補曰重發此者嫌衆則駭嗣用

牲可以已矣補曰孔廣森曰周禮大祝法國有大水旱則祭無用牲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

衆補曰疏曰救日以鼓兵者謂以鼓兵以責陰兵示禦侮救水以鼓衆者謂聞鼓聚衆所以救陽案重申傳曰大旱雩祭而不鼓水以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為陰陽之所起也或請或怒者何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厭卑也固其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者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為其不義也又案公羊曰于門非禮也孔廣森曰時書以五祀秋祀門故因為水禱焉非禮其

冬公子友如陳補曰杜預曰公子友莊公之母弟稱公子者史之通言文叔案友於傳曰成季不稱公弟者公弟稱公子常事以見其異

文明內外異例也凡外書來者內書如者以出朝聘以終於會見無異義也世子亦以朝來如會則亦以其盟出會內書如者以賓辭於是以於其卒而不得之也皆主之朝內夫言如者惟而可知也如者內稱使之文此者女叔之來推不言如不言朝聘者何以為內外相朝亦言如不言社預以為安見其且何以有其文言朝者何以外相朝亦言如平不社預以為不果彼國以成其聘人之事主彼國則禮無不成不至而不成則有他文矣且朝聘之事須主彼國以成其禮何以知必不成而言也

為別日聘問之禮諸侯之事有其所往之事者皆非使事也異曰言如者內不書若所往之事亦皆大夫言如為其事不志史文之辭內於外非有相朝大夫言如以尊與其來朝者正由此推之也至如拜田拜命拜異拜昏拜師別於使事而不志其事而已至如拜田拜命拜異拜昏拜師皆有其事如亦以會事而志且其事多於朝聘有言謝異告辭之屬之事會於大國則亦不目其事雖同之於禮事會而其事則上下文而可知亦所以別於小國之來我者也此等書亦皆史文之書惟甚盟乞師會錫逆女皆史皆重而志之外內同辭同例不在此事不志之列至君子則以納幣之得正禮者為禮事成十一年言如亦有不成有不成來聘則以納幣為禮事上年傳所云是也外來納幣亦有不成有不成則以不成為正不志為禮事皆案經傳而可知也內大夫出會稱者上言如下言稱某某諸侯之大夫來會者我者則曾全貶其文以別於王臣之來者此又錄內略外之例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補曰公羊無春字唐石經及閩本脫也蔡漢石經所見已然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補曰孟子告齊宣公葵丘之命曰無專殺大夫諸侯以殺諸侯專殺為罪而大夫則多無罪者例在僖七年十年傳又給其中以為義其不以其罪時有之言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補曰大夫降班失位下同於士也故略稱人而已無命大夫也莒慶莒挐邾庶其邾快皆特以事書非有大夫之事而已嫌其同於列國故略名而書名自通於諸夏故莊二十三年荊人來聘又九年又書而後書名國禮大書之於經者宣公文公之世未能自同于列國故得臣及秋並略名惟晉先獻公之世經以侯以殺之書王之與國主書諸夏之例夫從命于十年而事之於內外故春秋書之於中國之例夫從命于十年而事交於內外故春秋書之於中國又代其因盟會之又則可以見時事之實矣秦伯也士穀西周之列中夏故得特書有大夫其大夫書名氏而又十二年秦術之名童子時會主會主而秦方欲會則會之于秦惟好戰矣惜以略惜之則會戰事春秋所以略又乎又其礼不書氏以成尊于上

也宋之盟叔孫豹不書氏以著其能恭此皆因事而為義補曰命大夫者命御也凡諸小國其君亦皆有命御而云無者當時小國命御出僅附列國卑者之末不以為御也又以為下同於士亦未然也又莊荊人來聘下當改云僖元年進書楚人二十一年又進書大夫名又九年又進書楚子得臣之上當增官申史文詳略因乎時事勝於公羊家三世異辭之說秦稱師有大夫亦較公羊秦無大夫之言為長疏引鄭氏駁曰衛之名為晉殺秦然楚亦敵晉何以不略而貶之苑答之曰秦以交疏之故而略其臣楚與諸夏會同所以不略也

無命大夫而曰大夫 補曰據莒殺直言公子 賢也為曹羈崇也 補曰疏曰鄭氏駁曰曹羈出奔經無歸處曹自殺大夫何以知是羈也又此注雖多未足通崇之義徒引證據何益於此哉苑答之曰羈曹之賢大夫也曹伯不用其言乃使出奔他國故於曼殺故君子愍之書殺其大夫卿是崇賢抑不肖之義也案大夫出奔或書出不書入秦后子是也或書入不書出蔡季是也史有闕漏非是一殺何得以無歸之文則怪其非羈也是范氏論崇曹羈之事也曹羈三諫不從是公羊之說也又柔案苑意曹所殺者卽是羈以莒殺意恢傳興之似得其實或曰成十五年傳曰夫人之義不踰君也為賢者崇也彼謂崇伯姬之賢故共公得書葬不欲使伯姬配失德之君也此謂崇曹羈之賢故曹得言大夫羈任為大夫不欲使居無大夫之國也彼所殺剡是一人不當如范說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補曰杜預曰宋序齊上主兵又柔案不致者會人共伐外無君也羈從以為徐卽戎也前稱戎後稱徐猶荊之進而稱楚也此說亦可存但如戎伐凡伯非徐明矣○撰異曰陸淳纂例曰左氏無公字張洽據古本左氏亦無公字今左氏有公字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伯姬莊公女洮魯地補曰此皆本杜預左傳曰非事也何休曰書者惡公教內女以非禮也洮內地女會來例皆時又柔案會不致者蓋舊史無之會婦人亦不告廟也何氏又曰伯姬不卒者蓋不與卒於無服案無服則不卒者亦本舊史例也杞伯姬之無服是當為服而不服耳徐彥以為此之杞伯姬是嫁於大夫者與上下文各為一人非也何氏亦無此意○撰異曰洮本或作桃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 補曰疏曰復發傳者前同盟于幽諸侯尚有疑者今外內同心推桓為伯得專征伐之任成九合之功故傳詳其事也又柔案疏言諸侯有疑當改云前未授之諸侯再言會周說見前疏未悟 於是而後授之諸侯也 補曰十三年外疑之十六年內疑之猶未以諸侯授之至此而後授之也授之者謂外序爵內稱公 其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眾也 補曰至此桓已得眾故雖未受王命而當以諸侯授之據左傳是年冬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杜預曰賜命為侯伯如此盟時尚未受命王元杰曰桓公創伯之始其事亦有可觀仗義尊周制強服異自其始會北杏再會于鄄陳鄭之叛服無常會宋之疑信未定磨以歲月人知有齊王室既卑而稱尊諸侯事起而略定威令已振事稱有齊再盟于幽陳鄭服從願與之盟非出強

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 補曰四句穀通例公羊略同 信其信仁其仁 補曰言春秋之意既信桓之信又仁桓之仁論語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 補曰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母九年會葵丘補曰申上信也疏曰論語稱九合諸侯者貫與陽穀二會管仲不欲故去之鄭釋廢疾云自柯之明年葵丘以前去貫與陽穀固已九合矣則鄭意不數北杏又柔案鄭去貫陽穀又去北杏又不可加以柯則止八會故疏述諸說紛紛疑之皇侃陸德明說論語更滋舛誤孫復則謂去北杏與貫伯會鄄為九合其實皆非也論語九合卽穀梁十一會穀梁每會計之論語則據所會之地合二鄄為一二幽為一也俞樾以為九合者大概之辭以極數言之古人凡言數少半言三大半言七極中言五極數則言九如曰叛者九國反者九起皆見其至多耳案俞說亦通歃血玉篇及士相見禮音義引作呫血呫嘗也呫卽歃字廣雅呫嘗同訓食 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 僖八年會洮十三年會鹹十五年會牡丘十六年會淮於末年乃言之不遺侵蔡伐楚者方書其盛不遺兵車也此則以兵車會而不用征伐補曰申上仁也傳言未書有大戰於四會外廣言之侵蔡伐楚之屬俱非大戰傳意論會則四以兵車論侵伐則從無大戰也國語管子皆言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與傳及論語相違如其皆不足信也自桓會不致以下因其始得衆授之諸侯遂具言桓之美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陳大夫原氏仲字補曰此本杜預杜又曰禮臣既卒不名故稱字何休曰稱字者辟從主人二說當兼之孔穎達引玉藻曰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諡若字又引穀梁桓二年傳又柔案不言葬陳原仲者蒙如陳為一事左傳曰原仲季友之舊也 言葬不言卒不葬者也 外大夫例不書卒補曰有葬無卒是不當書葬者 不葬而曰葬諱出奔也 言季友辟內難而出以葬原仲為辭補曰辟內難者公羊又謂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是內難也左傳但言共仲通哀姜而穀梁家舊說云夫人淫於二叔則同公羊矣季友避內難乃以葬原仲事請於君而行其事非奔其情是奔故以出奔言之也不諱其情則不頻書其事當直言公子友如陳同於常文今加言葬原仲書所不當書以其所書在此則如其所諱在彼也公羊曰通季子之私行又曰請至于陳凡大夫出竟雖私行皆請於君故得以如為文以左傳考之僖五年公孫茲如牟左傳曰娶焉文六年季孫行父如陳傳曰聘於陳且娶焉文七年公孫敖如莒蒞盟傳曰且為襄仲逆成八年公孫嬰齊如莒傳曰逆也昭二十五年叔孫婼如宋傳曰宋元夫人生子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彼五者皆有私事亦將有謂而行者經皆直言如則此公子友亦本當直言如矣杜預於孫之如牟之如莒皆以為聘孔穎達以為牟是微國魯不應使卿聘牟當是公孫茲請於公因娶而聘孔說其有理疑公子友亦是因葬而聘也

冬杞伯姬來 歸寧也補曰左傳文也公羊曰其言來何直來曰來何休曰直來無事而來也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唯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宗惠士奇曰穀梁子稱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然則夫人歸寧非禮也諸侯夫人父母在

使鄭歸寧沒則否左氏襄十二年傳秦嬴歸于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為夫人寧時秦嬴毋在身不自歸而使鄭寧左傳以為禮則凡內女嫁於諸侯雖父毋在直書來者皆非禮也何氏謂夫人惟有大故得反大故謂奔父毋喪也又謂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宗說見喪服傳此謂同國也如大夫娶乎鄰國則不可宜五年譏子叔姬是也

莒慶來逆叔姬 慶名也莒大夫也叔姬莊公女禮檀弓記曰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東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安得而勿哭則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董仲舒曰大夫無東脩之饋無諸侯之交越竟逆女紀罪也補曰注解慶叔姬本杜預莒無大夫以國氏而言慶者以來逆目之也僖二十五年又書莒慶傳特言之公羊以為書此者譏大夫越竟逆女也案禮重親迎而大夫不得私出竟大夫妻有歸宗之義而歸人既嫁不踰竟是知大夫不得娶於他國鄭君喪服注謂古者大夫不外娶而何休之意以為大夫任重為越竟逆女於政事有所損曠故竟內乃得親迎所以屈私赴公也劉敞以為莒慶非有君命其實亦歸於君而行 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 君不敵臣補曰公羊以為同姓大夫 來者接內也 接內謂與君為禮也補曰接內者接公也隱二年傳言來交接於我亦同意此兼見凡書來之例蓋亦通於來奔 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 夫婦之稱書言逆女補曰或疑不接公為禮而言逆女則與履綸為君逆文不別不知不接公則不得言來史例所不志宋蕩伯姬之嫁不見經是其證也又案公孫茲季孫行父公孫嬰齊皆因出聘而自為逆此年莒慶來逆宣五年齊高固來逆亦或是因聘而逆但我往則以聘為重外來則以接公逆女為重故內外異文孔穎達曰從會而出私娶輕而君命重故書聘不書逆自外而來嫁女重而受聘輕故書逆不書聘其說最為有見惟言逆女重不言接公重則猶非也若莒慶齊高固逆不接公亦當以聘來行聘為重矣○呂本中曰此一歲中會洮葬原仲伯姬來莒慶來逆皆為非禮然則治平之世聖王在上惟能使人克己復禮而已爾使人克己復禮春秋所為作也文烝案呂說葬原仲不合傳義而其言亦見大意

杞伯來朝 杞稱伯蓋時王所絀補曰此本杜預

公會齊侯于城濮 城濮衛地

穀梁補注七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春秋莊公閔公經傳第三補注第八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補曰疏曰伐戰兩舉者初伐其竟內戰在國都故兩舉之胡安國曰日者戰之日也齊伐方以是日至衛即與戰文烝案胡說即公羊兩言至之日於伐與戰安戰也問在何處戰戰衛補曰疏曰謂衛都戰則是師也補曰齊是霸國既言戰非君則宜稱齊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也今授之諸侯而後有侵伐之事故微之也齊桓始受方伯之任未能信著鄰國致有侵伐之事敗師稱人以微之也補曰注首句方伯當改作侯伯此本左傳非傳意傳言授之諸侯謂上年盟幽春秋授之也公羊曰衛未有罪董仲舒曰齊桓為幽之會衛人不來其明年桓公怒而大敗之其人衛何也補曰衛為諸姬會之寡國非君言戰亦宜稱師以其人齊不可不人衛也人不可以敵干師師不可以與人戰故亦以衛師為人衛非有罪補曰霸國尚稱人不可稱衛師也衛小齊大其以衛及之何也以其微之可以言及也補曰言以其微之可從以主及客之常文否則當以齊及衛猶晉與秦楚戰必以晉及秦及楚也齊大而衛小晉親而秦疏晉夏而楚夷一內之一外之也其稱人以敗何也補曰言敗言敗績無稱人者敗績雖小國夷狄稱師不以師敗於人也人輕而師重補曰宋襄特變文以責之非常例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補曰邾卒書日始此或是克不正瑣正

秋荊伐鄭荊者楚也其曰荊州舉之也補曰前書荊人來故復發傳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撰異曰公羊宋人下有邾婁人陸淳所見穀梁左氏似無公字善救鄭也補曰重發傳者嫌與王人異也程子曰齊桓伯主會諸侯宋王者後此救鄭制楚之始蓋天下大勢所在朱軾說曰齊宋非君而公會之者齊之南伐以會為主也文烝案朱說本國語管子得之前伐徐亦是也北伐以燕為主則伐山戎是惟西伐以衛為主未見耳不致者會人共救外無君也

冬築微微魯邑築例時補曰築者以杵築土有所造也○撰異曰微左氏作郿案音義云左氏作麋公羊音義同今左氏皆作郿段玉裁以為麋眉相假或古作麋眉後加邑耳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補曰周禮注曰積石曰山竹木生平地曰林水鍾曰澤澤無水曰藪又曰水希曰藪商子曰地方百里者山林處什一藪澤處什一谿谷流水處什一都邑蹊道處什一惡田處什二良田處什四其言山林即王制之山陵林麓今商子林作陵虞之非正也虞典禽獸之官言規固而築之又置官司以守之是不與民共同利也築不志凡志皆譏也補曰虞者掌山澤之官廣雅曰虞候望也惠士奇曰司馬相如上林賦亭皋千里靡不被築郭璞注皆築地令平案築之者築之也凡所被築悉為禁地有官守之梁惠成王發逢忌之藪以賜民明舊築而守之齊之衡鹿舟鮫虞候祈望亦是也文烝案注言築不志本成十八年傳文凡志皆譏即隱七年傳發城例文明同例

大無麥禾○撰異曰何休說此為秋水所傷即漢書五行志董仲舒說也各本漢書載此經遂作大水亡麥禾王念孫據景祐本無水字辨正其誤大者有顧之辭也補曰疏曰顧猶恃也案疏非也說文顧還視也詩箋旋視也書大無者下注所謂不收其傳以大為有顧者對七年無麥苗為說也彼直言無為同時此言大無為有顧於無禾及無麥也一災不書足冬無禾而後顧錄無麥故言大明不收其補曰此所謂有顧之辭也秋雖無麥而禾猶有苗是謂之菑不足詳於策疏曰徐邈亦云至冬無禾於是顧錄無麥是也范以大為不收甚不收甚故顧錄之意無異於甚不甚范非也范以為甚則是也秋既無一穀冬所無自一穀至於四穀皆得顧錄故知范非也此文稱大無明是五穀俱無禾所該者實有四穀故知范言甚則是也穀不升自二以上四以下皆當言饑五穀不升當言大饑此不言大饑者疏曰不言饑舊解以為諱或當雖無麥禾得糴不至饑案舊解與下傳文合其說得之若以為得糴不至大饑則襄二十四年不出告糴尚能自救者何為反至大饑也諸饑皆由水旱螽此無災而無麥禾者劉向曰土氣不養稼穡不成服虔用其說疏引徐邈亦曰麥禾自死不由水旱也蘇轍曰沈約宋書五行志言吳孫皓時嘗有之苗稼豐美而實不成百姓以饑闔境皆然連歲不已此所謂大無麥禾也土氣養禾之理如蘇軾詩云露珠夜上秋禾根自注云稻方含秀每夜露珠起於其根纍纍然忽自騰上或入莖心或垂葉端稻乃秀實是其理也禾之說自程瑤田以來失之案詩豳風十月納禾稼說文曰禾之秀實為稼莖節為禾此禾與稼連言而別義猶禮言禾與米也說文又曰禾嘉穀也从木从𠂹省象其穗何休公羊注曰生曰苗秀曰禾此以禾該稼單言禾者也廣雅曰粱黍稻其采謂之禾采穗正俗字粢即稷也是禾者黍稷稻三穀既秀之通稱也豳風十月納禾稼之下又繼之曰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孔穎達正義曰禾稼禾麻再言禾者以禾是大名非徒黍稷重穋四種而已其餘稻秫苽粱之輩皆名為禾麻與菽麥則無禾稱故於麻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此文所不見者明其皆納之孔解下禾字大概近是若上禾字則得并包麻菽麥以詩而推春秋明此經禾字兼黍稷稻又包菽矣定元年書殺菽明魯地雖不宜菽亦非全不種菽此經為大饑之變文大饑者五穀不升明以禾總四穀也又古書多有以禾與黍稻並言者蓋皆專以稷為禾非禾之本義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補曰辰彊之曾孫也僖伯生哀伯達達生伯氏缾缾生文仲辰○撰異曰陸淳纂例張治皆曰辰穀梁作臣案今不作臣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補曰非其所有墨子引周書畜作食曰作者一年不升告糴諸侯補曰升成也貸登同用一年不成遂至告糴是無一年之畜告請也補曰請求公羊爾雅同糴糴也補曰說文米部糴穀也从米翟聲入部糴市穀也从入糴出部糶出穀也从出从糴糴亦聲糴古文惟有糴字謂穀而市穀出穀皆用其字因糴之為穀本施於市者之稱而糴字有短言長言兩讀故从之為

糴者兼用而異於羅市穀則短言讀徒歷切从入从翟羽通作狄人通作糴之例出穀則長言讀他弔切从出从翟亦作糶亦作

糶糴及糴糶諸音之例後來別製从入糴从出糶二字分配其聲而糴字罕用作傳時已行此二字而經文但依古文作糴故

傳曰糴糴也謂此糴字乃短言讀者即今之糴字是所以通古今顧聲讀自轉寫譌作入部字遂失其舊意矣晏子春秋言田氏糴

百姓之死命其義猶詩之穀我士女民莫不穀則是訓穀之糴而通作糴趙岐解孟子遏糴云遏止穀糴乃謂糴人常語疑亦本

作古文字何休云買穀曰糴韋昭亦云市穀則皆入部字也市買者以貨財魯語云臧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齊人歸其玉

而與之糴孔穎達引以釋何休語是也　不正　補曰無一年之畜故曰不正　故舉臧孫辰以爲私行

也　爲內諱故不稱使使若私行　補曰如者內稱使之文也今以告糴親臧孫辰之下爲急辭而後言于齊是私行之文何休曰諱

使若國家不圖大夫自私行糴也此上發義已備下又反覆申明之孫覺曰春秋罪莊在位之久畜積無素穀梁最深切與孫復同

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

國也　補曰王制賈子皆有此文　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　補曰歸者正告者不正傳以正形不

正猶喪禮之賵賻歸爲正求爲非正歸粟定五年文也粟糴二字廣雅同訓穀但彼買而歸之或直歸之則皆曰粟唯據買者則曰

糴故左傳曰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左傳多古文當亦本是糴字足明春秋粟糴異稱之義矣沈彤曰案周禮大司徒職大

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小行人職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不閉有告糴之禮也外傳以鬻出告糴爲古制其始於西周之衰乎

逸周書糴匡曰大荒穀參告糴亦記衰周之制如沈說又足發明正不正之義矣夫周衰矜窮王政所重救災恤鄰叔世所崇齊禁

貯粟晉議蘊年二伯盟書此焉致謹然在無畜之國則當厥自引咎故春秋大歸粟而譏告糴兩見其義劉敞論告異弔災二事云

凡物不當待於外者己不可不內自竭也其當待於外者人亦不可不勉趨之也即此理也隱六年冬京師來告饑公爲之請糴于

宋衞齊鄭不書於經杜預謂告饑不以王命或是君子諱之沒其文耳　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

之言內之無外交也　補曰經言臧孫辰而書乃與是如內無外交內謂魯君也內無外交則臧孫私行矣

古者稅什一　宣十五年注詳矣　豐年補敗　補曰敗凶年補者謂豐年斂之凶年發之漢書食貨志引孟

子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斂塗有餓莩而不知發言豐年不知斂凶不知發也常歲什一豐年饑斂是以能有畜　不外求而

上下皆足也　補曰疏曰上謂君下謂民　雖累凶年民弗病也　補曰累者謂三年六年九年　一

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　補曰疏引糜信云艾穫也文烝案艾即刈字國語韋昭曰刈穫

也引伸之爲穫禾不艾草傳言今特一年不艾而民已病饑故君子非之非之故諱不言饑使若麥禾自無民猶不饑以起私行之

文傳并見此意也若然宣公襄公之稱大有年是一年不艾而百姓饑而直書饑者彼無告糴文百姓病饑尚能自救雖曰非之以爲猶

可言也此則計無所出仰給他國得不得未可知若直書饑則其失愈顯諱莫如深故既諱如并諱饑也其實大無麥禾非饑而何

告糴于齊非如而何特立文不欲實言之耳　傳不言大

饑而言饑者便文也左傳亦直曰冬饑國語曰魯饑　不言如爲

內諱也　補曰國語言如齊告糴紀事之常也君子改舊史以立義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　○按異曰有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補正　延廄者法廄也　周禮天子十二

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每廄一閑言法廄者六閑之制也　補曰疏曰自每廄一閑以上周禮校人有其事馬六種者彼校人

云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是也鄭云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

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是天子六種之馬分爲左右廄故十二閑也彼又云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鄭

云諸侯齊馬道馬田馬各一閑駑馬則分爲三大夫則田馬一閑駑馬分爲二也孔穎達曰延是廄之名名之曰延義不可知王謨

曰廄名延廄猶府名長府左氏說此以爲書不時謂當以秋分馬還入廄時始廄　其言新有故也　言改故而新之

補曰當二云因故非　有故則何爲書也　補曰公羊曰脩舊不書何休曰新宮災後脩不書案西宮改也此發經通例

大室亦是也劉敞又言春秋時僖公脩泮宮得其時制則春秋不書詩有過厚春秋無虛美　古之君人者必時視

民之所勤　補曰勤苦也李軌注法言曰勤苦高誘戰國策注曰勤勞　勤時視者謂五年天子一巡守三年二伯出述職

一年方伯行國諸侯行邑說見白虎通五年一巡守與周禮十二年之說異　民勤於力則功築罕　罕希　民

勤於財則貢賦少　補曰財者貨賄泉穀也　補曰財謂金玉布帛之通名周禮大宰注曰財泉穀也疏注曰財幣帛也貢賦若大宰九賦

九貢及禹貢九等賦　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　凶荒殺禮　補曰百事皆廢況功築貢賦乎玉藻曰年不順成君

衣布搢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　冬築微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

爲已悉矣　悉盡　補曰不廢功築又頻爲是盡也黃仲炎引范仲淹皇祐中浙西興役之事謂莊公豈知以此濟民直困民

爾方苞曰後世興功築以救荒上補之也古者力役征於民則厲民甚矣張洽曰孔子以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爲道千

乘之國之法春秋比事而書見莊公之恣君國子民之心於斯三者皆失之矣

夏鄭人侵許　補曰張洽曰或齊命歟

秋有蜚　穀梁說曰蜚者南方臭惡之氣所生也象君臣淫泆有臭惡之行　補曰劉向以爲蜚色青近青眚也非中國所有南越盛

暑男女同川澤淫風所生爲蟲臭惡是時莊公取齊淫女爲夫人既入淫於兩叔故蜚至天戒若曰今誅絕之尚及不將生臭惡聞

於四方莊不寤其後夫人與兩叔作亂二嗣以殺卒皆被辜文烝案穀梁說言君臣淫泆者君謂公與夫人臣謂兩叔慶父牙也爾

雅曰蜚蠦蜰郭璞曰即負盤臭蟲鄭樵說左氏以爲食穀故爲災非有字之義　一有一亡曰有　補曰重發

傳者物不同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而錄

之　補曰此本杜預叔姬執節守義固足爲賢然非以賢錄也凡內女書卒者皆以君爲之服而後史得書

之叔姬既不爲諸侯夫人又已失國而特書卒明書時亦爲之服也書

以紀叔姬不卒書必以全紀之道而卒書其節故特以繼禮一如伯姬之文也因伯姬卒書葬亦遂卒伯姬之文也文既不異其

賢自明君子因史之舊不必言矣而錄也此一條璟履巳得之矣既書叔姬自當繫紀此又屬文之常無傷義白虎通曰叔姬者伯姬之娣也伯姬卒叔姬升于嫡經不譏也或曰嫡死不復更立明嫡無二防篡殺也祭宗廟攝而已以禮不聘為妾明不升

城諸及防諸防皆魯邑可城也傳例曰凡城之志皆譏今云可者謂冬可用城不妨農役耳不謂作城無譏補曰此亦發通例左傳曰書時也又發例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以大及小也補曰由尊及卑之義推之於言無所苟亦發通例也賈逵以為言及先後之辭若使先後略役當別言不總言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補曰成魯地郎桓三年六年之郕○撰異曰左氏無師字杜注以為齊卑師少應劭引任公輔說以為微少則不見經知當書師段玉裁曰凡次皆師也恐左經脫字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鄣而不能也長書補曰重發傳者則言公此言師據異故也不言公補曰據次郎言公恥不能救鄣也補曰恥者經恥之齊桓非諱恥而為諱

秋七月齊人降鄣補曰何休曰月者重於取邑○撰異曰陸淳纂例鄣左氏作障案今左氏不作障纂例鄣字刊本誤鄣降猶下也補曰言猶者義相近爾雅夏小正傳皆曰降下也則以為本訓鄣國秦漢之際多言下降古語下今語也春秋言降後言下春秋言取後言拔春秋言敗後言破春秋言滅後言屠春秋言伐後言攻春秋言師後言兵傳以下釋降又繫別敗歟入楚傳皆有郭字左傳亦時有郭字蓋左穀梁相襲作傳時語言不異鄣紀之遺邑也補曰公羊同又曰降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為桓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盡也案夢得引周禮環人降圍邑以為諸侯而擅納降皆罪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補曰此續發紀伯姬紀叔姬卒葬四文之義言不日卒而日葬者經之正例內女卒皆日不書葬葬則月之宋共姬是也今特相反故據以問言閔紀之亡者卒不日創史之文略其所當詳則紀之亡也葬日仍史之文詳其所當略明閔紀之亡而欲存之也若不特為變文則無以見義故曰不日特反常也閔紀之亡與閔二紀之失國各自為義書葬乃以見閔傳已於葬伯姬發文故不煩復發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救日用牲既失之矣非正陽之月而又伐鼓亦非禮補曰注條用左氏說非也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濟水名補曰杜預曰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為齊濟在魯界為魯濟孔廣森曰濟水上也斥言魯者名山大澤天子不以封故謂之魯濟可謂之我濟則不可左曰傳謂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及者內為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補曰穀日重發傳者齊為伯者嫌異諸侯異也

齊人伐山戎補曰自此諸戎名皆剔言之唯下獻戎捷與此直言戎齊無直言者案襄二十九年傳曰其日北燕從史文也明此等皆從舊史後以包前也何休以為山戎行進故繫非也齊人者齊侯也補曰下獻捷稱齊侯又後有齊侯伐北戎足明親伐左傳宰孔曰齊侯北伐山戎南伐楚其曰人何也愛齊侯乎山戎也不以齊侯敵乎山戎故稱人其愛之何也補曰據伐北戎不變桓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而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也內無因緣山戎左右之國為內附者外無諸侯者不煩役衆國補曰危其獨越險故為變辭則非之乎善之也遠伐山戎雖危勤王職貢則善何善乎爾燕周之分子也補曰燕周大保召康公之後成王所封分子謂周之別子孫也補曰經之北燕是也音義曰分扶問反又如字本或作介音界注同拼繁以為傳本作別子古別字作因誤作分作介范作注時猶未誤貢職不至山戎爲之伐矣言由山戎為害伐燕使之職絕於周室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補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積土四方而高曰臺臺加木為榭何休曰禮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登高遠望人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者雖樂不為也五經異義載公羊說天子有靈臺時臺囿臺諸侯但有時臺囿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

夏四月薛伯卒補曰薛故稱伯與滕同義不名者國小情疏史不記名從宿男例不日者或不正或史以微國略之不日而稱月足知時卒為惡之明也不葬者或不會或亦史略之自後薛不書卒盡不赴至昭三十一年與大國同例矣

築臺于薛薛魯地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獻下奉上之辭也春秋尊魯故曰獻補曰言獻者據宗廟為辭劉向說苑曰獻之周公之廟也宜申來不月此月者疏引徐邈云霸主服遠之功重故辭而月之齊侯來獻捷者內齊侯也補曰疏曰徐邈云齊連經魯界故使人獻捷不入國都而言來獻欲重霸主親而內之也案僖亦云言內齊侯者解經稱來之意也范雖不注理亦當然但是人使宜申來獻捷亦稱來者宜申身來鄉魯接公行禮故得稱來與齊侯異也不言使內與同不言使也秦曰齊桓內救中國外攘夷狄親倚之情不以齊為異國故不稱使若同一國也獻戎捷軍得曰捷補曰此句包宋捷言戎菽也菽豆補曰疏曰案管子云北伐山戎出戎菽及冬葱布之天下則以戎為豆也故徐邈云今之胡豆也案僖二十一年傳及彼注意則宋是中國故捷不繫國戎是夷狄故繫之戎又似不以戎為豆今疑不敢正故兩載之一解齊侯此時克山戎并得胡豆來故傳云戎菽謂克戎之菽又悉案戎菽之戎乃以名菽非解經戎字也承上句言今此所得則戎菽是也管子言出戎菽逸周書王會亦曰山戎戎菽皆足為此傳之證此菽所以名戎菽者自以其產於山戎而為名與後世之胡豆至若詩大雅之荏菽爾雅毛傳皆為戎菽在戎之名皆取大義當如鄭君箋及孫炎注以為大豆與胡豆自是殊物乃異以巨豆解周書舍人樊光李巡郭璞並以胡豆解爾雅皆失之又案劉向說苑曰桓公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實戎菽外又有他物

秋築臺于秦[illegible]不正罷民三時補曰[illegible]傳曰三時[illegible]不[illegible]曰三[illegible]左[illegible]

虞山林藪澤之利[illegible]不[illegible]守之　且財盡則怨力盡則懟[illegible]補日[illegible]

[illegible]是力[illegible]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補曰凡人[illegible]而已[illegible]君子[illegible]危之志[illegible]矣[illegible]有人不安

三[illegible]有三[illegible]故言[illegible]也或曰倚諸桓也[illegible]補曰

[illegible]下[illegible]也倚[illegible]又以倚[illegible]之行事如[illegible]

[illegible]奇[illegible]以[illegible]之王[illegible]奇異也

[illegible]異也古[illegible]子[illegible]之[illegible]人者[illegible]人而

[illegible]於天[illegible]天下[illegible]人[illegible]子[illegible]有

[illegible]見[illegible]日人[illegible]天[illegible]

有以[illegible]桓外無諸侯之變[illegible]日[illegible]

[illegible]物[illegible]伐之[illegible]內無國事言無[illegible]孟子[illegible]

家[illegible]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爲燕辟地[illegible]魯外無諸侯之變內無

國事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惡內也[illegible]公依倚[illegible]而

言公依倚諸侯[illegible]倚守也[illegible]以[illegible]事倚桓事與伐戎[illegible]桓行異[illegible]日[illegible]

連相[illegible]明桓之善如[illegible]魯之惡如此[illegible]公與桓行異[illegible]給引孟子文相

以爲及是時般

樂怠敖者也

冬不雨[illegible]補曰疏曰[illegible]云傳十一年傳曰雩不得雨曰旱然則此云

不雨者[illegible]不雩也[illegible]亦未[illegible]然或當不言旱不[illegible]災也

文[illegible]案言不爲災是也公羊曰記異也何休引京房易傳曰旱異

者旱久而不害物[illegible]說失之傳曰冬[illegible]此言雩乎

不言[illegible]雨[illegible]異者[illegible]有[illegible]曰[illegible]可以[illegible]而不然曰

不易曰[illegible]雲不雨古之文例皆如此[illegible]時者例也與旱同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illegible]小穀魯邑[illegible]補曰左傳曰爲管仲也杜預曰小

之苑是也左氏昭十一年傳[illegible]申無宇曰齊桓[illegible]城[illegible]而寘管仲[illegible]不從

焉則是穀也非小穀也齊有穀[illegible]有小穀[illegible]日曲阜西北有小

穀城[illegible]氏以[illegible]說[illegible]飛因此[illegible]左氏全[illegible]參[illegible]會[illegible]

玉裁曰[illegible]彥公羊疏曰二傳作小字與左氏異此[illegible]作字[illegible]

是穀梁公羊有小字與左氏異

也左氏[illegible]本作[illegible]小字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遇者志相得也補曰疏曰[illegible]傳者外[illegible]

[illegible]伯者[illegible]異故[illegible]之梁丘

在曹邾之閒去齊八百里補曰杜預[illegible]宋地[illegible]梁丘[illegible]高平昌邑縣西南[illegible]非不能從

諸侯而往也辭所遇遇所不遇大齊桓也[illegible]所遇[illegible]八百里[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從者而不[illegible]之

[illegible]遇所不遇[illegible]宋公也補曰言[illegible]梁丘[illegible]而不必

遇者[illegible]而能自下[illegible]大之也地以梁丘而[illegible]宋其爲大桓

明矣宋序齊上者齊侯既往

遇之又特下之亦大桓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牙慶父同母弟何休曰[illegible]大夫不日卒惡

也[illegible]君[illegible]之曰牙[illegible]公母弟不言[illegible]也牙與慶父共[illegible]於[illegible]而日卒何

傳例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illegible]以[illegible]諸侯[illegible]而[illegible]諸父昆

[illegible]之也[illegible]則是申[illegible]親也宣十七年公弟叔肸卒傳曰其曰公

[illegible]之也然則不[illegible]弟自[illegible]耳鄭君之說某所未詳補

曰[illegible]句本杜預[illegible]曰[illegible]叔牙欲立慶父而季子[illegible]之不

書[illegible]卒者[illegible]爲牙立後[illegible]以恩[illegible]其自卒然故史以卒書而

[illegible]之也[illegible]引[illegible]君[illegible]而辨之皆以牙爲莊公母弟左傳不言慶

父與牙[illegible]莊之母弟唯公羊有其文蓋未可據[illegible]以此書日爲慶

[illegible]今案此書以下又慶父事[illegible]之其[illegible]又[illegible]其[illegible]死大

之[illegible]父[illegible]公子[illegible]牙[illegible]叔孫[illegible]臣也慶父之[illegible]乃見慶父皆惡牙

則牙卒可書曰以[illegible]夫[illegible]卒見不卒之文則得臣卒[illegible]去曰以

明[illegible]夫[illegible]重之差[illegible]各相[illegible]傳所言而其所不言者皆可

以三[illegible]反[illegible]

求未深思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公薨皆書其所[illegible]補曰此本杜預　路寢正寢也補曰爾雅

路寢亦曰大寢[illegible]君每日[illegible]之寢[illegible]日路大也

[illegible]正寢[illegible]其[illegible]日大寢是路門內之[illegible]寢疾居正寢正也補曰平時

於[illegible]夫人之寢詩言[illegible]子同夢是也疾則移居正寢此是正

[illegible]自天子達於士故士喪禮死于適室記曰士處適寢寢東首于

北[illegible]下[illegible]君曰[illegible]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illegible]補曰此

有疾乃[illegible]於適室[illegible]申上二句意

也男女不同[illegible]而[illegible]於正寢猶祭而齊也士喪禮記又曰有疾

者齊鄭曰正情性也[illegible]者不齊不居其室又曰養者皆齊鄭曰疾

[illegible]也又曰疾病[illegible]以俟[illegible]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不絕

於男子之手喪大記兩[illegible]字並作死鄭曰君子重終爲其相褻皆

[illegible]傳[illegible]同也音義曰齊本亦作[illegible]莊同趙匡曰君以[illegible]於正寢以

就公卿也大位奸之[illegible]也危病邪之伺也若[illegible]於隱是女子小人

得行其志也案趙氏此論亦得[illegible]通但非禮經正義夫夫人所[illegible]

之[illegible]喪大記亦以爲路寢[illegible]據手詩傳君[illegible]於路寢夫人[illegible]內

事於正寢不於夫人之正寢名小寢與君之大寢相對也杜預皆以夫人之寢爲

小寢知夫人之正寢名小寢[illegible]何休服虔[illegible]鄭君及孔賈

諸說天子六寢路寢一燕寢五后亦六寢正寢一燕寢五諸侯三

寢路寢一燕寢二夫人亦三寢正寢一燕寢二夫人之三寢蓋即

桓十四年傳之三宮也夫人三寢中之正寢又[illegible]通謂之小寢[illegible]十三年經

之小寢也但天子諸侯及后夫人之燕寢[illegible]通謂之小寢蓋對路

寢與正寢而言未知傳所[illegible]者是夫人正

寢與是[illegible]與夫人之燕寢[illegible]不能明也

冬十月乙未子般卒在喪故稱子般其名也莊公大子不書殺諱

杜預曰[illegible]曰公羊傳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

稱公[illegible]亦與之同但踰年雖在國稱公若未葬亦不得稱[illegible]侯以

[illegible]國桓十三年注[illegible]衛惠[illegible]是其事也未踰年之君例[illegible]

子[illegible]亦不書文[illegible]案公羊又曰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書葬故

廟則不書[illegible]鄭君[illegible]許氏異義曰未踰年君者書于[illegible]惡是也

皆不稱公書卒[illegible]不成於君也[illegible]者序[illegible]昭[illegible]不成於君則

何[illegible]之立[illegible]日[illegible]壇祭之[illegible]諸[illegible]少之帝尚[illegible]不廟祭而

祭於[illegible]沖[illegible]三少帝皆以未踰年[illegible]不列宗廟四

時[illegible]上[illegible]而已文[illegible]案三少帝皆以其元年[illegible]

週[illegible]之未[illegible]年[illegible]○[illegible]異曰乙未左氏作己未子卒日正

也[illegible]三十一年秋九月癸巳子

野卒是也補曰日者仍史文不日故也文十八年冬十月子卒

文君亦書日[illegible]以[illegible]於正矣未成君有所見則日[illegible]公不書[illegible]位

不[illegible]則皆不[illegible]故以日不日爲例[illegible]是[illegible]者也

故慶父弑子般[illegible]可見曰卒不[illegible]不日[illegible]補曰[illegible]有所見矣
故諸[illegible]例不[illegible]史書曰文也若子之為[illegible]春秋[illegible]仲[illegible]所謂則
其[illegible]之所[illegible]勿使[illegible]者也故惟[illegible]其文之足以明[illegible]
斯已矣既足見義不改舊例全[illegible]之文皆以是求之

公子慶父如齊此奔也補曰[illegible]此弑子般[illegible]公[illegible]奔其曰如何也據閔二年慶父奔莒不言如諱莫如深深則隱補曰[illegible]慶父如齊[illegible]補曰深[illegible]也[illegible]公羊曰子般曰
盈乎諱者略相似隱微也如推見至隱之隱[illegible]非也言春秋
諱莊莫如文之幽深者其諱最甚[illegible]不言[illegible]臣之奔但言如
是諱文之幽深者其文幽深則其事[illegible]如此[illegible]為[illegible]幽深之
文則奔事[illegible]隱不著也成九年傳曰為尊者諱恥為賢者諱過為
親者諱疾閔公尊且親也賊臣出奔恥疾也季子賢也不能討
過也三者兼之矣二句專解如齊之義在合上子般曰卒并言之
又非也般弒而慶父奔事固相因但上經本應不日而
書日不得謂之諱凡所不言者為諱書日何諱之有苟有所見莫如深也閔公不書即位見子般之弒慶父出奔補曰此承上二句而足成其義凡為諱文者皆以其事不欲顯而得諱今
此為深諱之文文深則事隱事隱則疑於不見不見則不可深諱
故又承上傳有所見之文以明之也上傳言子般之卒以有所見
得從常例見者見閔公繼故之文也夫閔繼故則般弒可知即
慶父弒般而奔亦可知文雖深諱事不竟沒隱而有不隱者焉則
深諱可也故曰苟有所見莫如深也有所見三字即承上傳故加
一苟字以顯其意凡經以有所見而從常例者傳又見之者於上傳可[illegible]雖以
有所見而深諱之
者又於此傳見例

秋伐邢補曰呂氏春秋曰中山亡邢高誘曰中山狄國也一名鮮虞文丞案邢實未亡言亡非也許翰曰春秋戎先見荊次之狄次之而荊暴於戎狄又暴於荊南夷與北夷交中國不絕若綫使無齊桓攘服定之豈復有諸夏哉

元年春王正月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補曰疏曰[illegible]傳者以非父子[illegible]之後第發異故重發之文公繼正之始故發傳以明之成公不發傳者蒙之可知故不發也襄昭發傳者昭公承子野之卒嫌其非正故發傳以明之昭[illegible]言繼正嫌襄公與之異故亦發傳父子同有繼正之文所以相發明也[illegible]以[illegible]非嫡夫人之子[illegible]非正故發傳[illegible]案[illegible]四年夫人姒氏[illegible]注云成公夫人襄公母也[illegible]非[illegible]母[illegible]傳也又丞案[illegible]氏實是妾[illegible]是又昭母
嫡氏亦[illegible]妾也親之非父也兄也尊之非君也未踰年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

[illegible]補曰[illegible]故[illegible]

齊人救邢補曰[illegible]不違上正月[illegible]善救邢也[illegible]齊桓[illegible]伯之道[illegible]補曰重[illegible]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莊公葬而後舉諡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補曰[illegible]莊公[illegible]以[illegible]之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洛姑[illegible]洛姑之[illegible]公及[illegible]盟[illegible]內[illegible]志[illegible]此亦[illegible]十二月而[illegible]曰[illegible]亦近之[illegible]一本作[illegible]左氏作[illegible]季子也補曰

據左傳[illegible]而季子奔陳不書者亦諱也下言來歸是知其奔矣
[illegible]淳[illegible]閔公[illegible]曰季子出奔不書者[illegible]之諱季子力不能正進而
去之禮也君立則召而來[illegible]也故聖人書其歸不譏其去以明變
而得中進退不違道也又丞案陸淳[illegible]之[illegible]亦為賢者諱胡安
國亦是也閔公慶父則言如季子則不書又其別也[illegible]時閔公九
歲耳[illegible]方[illegible]季子[illegible]如[illegible]季子援[illegible]人以制之[illegible]書桓

季子來歸補曰此在時例外大夫歸國亦皆時其曰季子貴之也大夫稱名氏今曰子是貴之也子男子之
美稱補曰莊末句[illegible]君[illegible]冠禮莊同非也子者士以上之貴稱
說詩孔子生下又見子路卒下不言公子友而稱季子是貴之
而說者皆以季為字又非也稱字進於稱名稱子又進於稱字鄉
[illegible]禮曰司正升自西階相旅作受酬者曰某子受酬者曰某子[illegible]某子者
字也案某子者氏也[illegible]以[illegible]稱[illegible]某子者[illegible]旅下為上[illegible]之
也[illegible]旅[illegible]稱[illegible]受酬者受酬者而曰下為上旅[illegible]曰[illegible]之
如稱子[illegible]其[illegible]於稱字[illegible]子[illegible]則不須加稱[illegible]並稱之[illegible]但
子又須有所[illegible]以友之氏為季故[illegible]季[illegible]某子不為氏此文正
同也王季子是天子之大夫例本當稱字以其為母弟加稱子者
列國之大夫則稱字已為[illegible]例稱子者無取於[illegible]者高子自有
[illegible]文不可援王季子以相況也季為字又為氏後文言季子者言季
此言季子為氏名有所書也友之氏實為季孫此直言季者言季
孫而又言子非[illegible]文所宜也友之身得以季為氏下[illegible]論之傳
曰其曰季子貴之也其曰高子貴之也其曰王季子者也其曰子
貴之也三文或同或異則居可知矣○稱子進於稱字而孝經仲
尼居曾子侍曾子稱夫子但以字[illegible]史記弟子傳夫子以曾
子為能通孝道故教之業作孝經[illegible]明五孝[illegible]云曾參受而書
之則孝經之作亦夫子之意所以與春秋異例而類下為上之禮
者嚴仲文莊曰夫子深敬孝道故稱表德之字又論語曰
孝哉閔子騫夫子稱弟子不名者獨此明皆非常之文矣其曰來
歸喜之也大夫出使歸不書執然後致不言歸國內之人不曰來
今言來者明本欲遠去同他國之人也言歸者明實魯
人也喜之者季子實大夫以亂故出奔國人思之謂其去不反
今得其還故皆喜曰季子來歸補曰公羊語同語經喻魯而書之
朱子以為魯亂已甚季子歸國國人皆喜故國史書而書之後來
立僖公安社稷有此大功故夫子取之因魯史文而書之[illegible]取魯
仲同意

冬齊仲孫來其曰齊仲孫外之也魯純之故繫之于齊補曰實是吾仲孫[illegible]齊以外之公羊亦同言來
者順外文也案慶父得罪於齊故齊仲孫而仲孫自齊來得稱齊仲孫者是
[illegible]慶封傳曰其以齊氏何也為齊討也明慶封已為吳大夫本嘗
言吳慶封此齊仲孫之比也下傳又曰言齊人矣其不目而曰仲孫疏之
齊以累桓明以齊桓受之同之於齊人矣
也不目謂不言公子慶父補曰公子而不言公子但言仲孫是疏
之不曰齊慶父者諸齊則不欲直其文上言季即季孫故
趙文言仲孫乃稱仲孫也案[illegible]文仲慶父叔牙季友皆稱仲孫者稱
公孫其[illegible]孫[illegible]稱[illegible]孫季孫今慶父之孫得稱仲孫者故
[illegible]孫之氏[illegible]至其子稱[illegible]孫以為專稱其實[illegible]己有此稱已以為氏
左[illegible]於子之卒曰立叔孫氏公孫[illegible]稱叔伯又公子[illegible]子
[illegible]季[illegible]伯其子稱[illegible]孫[illegible]亦[illegible]時大夫通有此例
故一[illegible]一稱仲孫也諸言仲孫者左傳魯[illegible]之孟孫又稱孟氏
[illegible]白虎通云適長稱伯庶長稱孟[illegible]
[illegible]左傳諸國大夫有非庶而稱孟者不知何故其言齊以累桓也

繫仲孫於齊言相容故有異補曰累者緣坐也猶及也此又申外之之義以桓不能去慶父又反受之故謂同之於齊人得為外文也閔公為哀姜之子而齊桓立之慶父弒之年已不復論又因慶父黨於哀姜哀姜出相容受故以累桓之文大者其義則略其未盟以前桓未有功且有罪也斯盟洛姑而歸季子則慶父立僖公殺哀姜相繼見於齊矣○左傳謂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者嘉之杜預以仲孫為字夫書字則是嘉之何以不言齊侯使若湫無君命私來以觀國又何以得志此不可通也書時實有仲孫湫書動書侯嘉寶書嘉左氏遂以為湫實來魯附於齊仲孫來之經謂之省難正譜閔公時魯有鄭尹氏後人援以書尹氏卒之經也大氏莊閔之際左氏於齊事多闕略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大祖之廟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闋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於大廟故詳書以示譏補曰此本杜預唯第四句大祖之廟四字元文作祧一字依鄭君注駁諸侯大祖廟為遷主所在之名也禘祫之說自昔聚訟又孫詳考之周制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而皆以喪畢之祭為本喪畢祫則後禘喪畢禘則後祫自爾更迭行此二祭之五年而再殷祭也何休曰禮禘祫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祫則祫今案此年吉禘在五月文二年祫在八月毛詩傳又言夏禘秋祫蓋禘年而以秋冬祭者以祫代禘當祫年而以春夏祭者以禘代祫也祫者合也合聚廟未毀廟之主於大廟故文二年言大事于大廟也禘者諦也諦第也遷廟主既遷位因以審諦昭穆文第尊卑殺廟主于大廟而未遷廟猶用皆特祭故僖八年言禘于大廟此年言禘于莊公左傳又言禘于武公禘于襄公禘于僖公也禘有禘于大廟者事大以包之猶傳八年言禘于大廟亦包羣廟也別論之於傳下及傳大八文二實八昭十五定八年諸箴

吉禘者不吉者也補曰公羊曰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案汲冢紀年吉康王三年定樂歌吉禘于先王春秋之例喪畢吉祭皆不志之亦不言吉禘書者立以者不言以故言吉如不吉則未可以吉也

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莊公薨至此方二十二月喪未畢補曰此申上意也公羊曰曷為未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矣曷為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何休曰時莊公薨至是適二十二月所以必二十五月者取期再期恩倍漸三年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士虞記曰期而小祥曰薦此常事又期而大祥曰薦此祥事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是月者二十七月也傳言二十五月者在二十五月外可不譏文孫案傳言吉祭即士虞記之吉祭也在二十五月則祭左傳僖侯曰禘曰祫鄭君解士虞記曰當四時之祭月則祭在天子諸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鄭君解之曰三年喪畢遭烝嘗則行祭皆於廟毀有禘無祫非也而君解玄之為大宗伯王制及作春秋禘祫志皆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此說閔行吉禘又先行祫亦非也何休解公羊曰禮禘祫則禘而祫則此說論祭年不論祭月又非也今以為再期中月祥禫之後春夏遭祭則禘秋冬遭祭則祫自後每大十月更迭禘祫所謂其實也禘祫之異則孔穎達詩周頌正義申鄭說云祫則合群祭之禘則各禘

於其廟是也此不言吉禘于大廟事大以包而言于莊公者言莊公則祭大廟可知言大廟則莊喪未畢譏不祭莊嫌文自明故傳不釋也何休曰經舉重不書禘于大廟獨莊公不當禘于大廟可禘者故如吉則大廟嘗不嘗何氏之意禘祭亦合未毀廟主於大廟其祫同禮而莊主未書入大廟今閔禘大廟又禘新宮何氏不知禘祫之異非也公羊又曰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何休曰時閔公以莊公在三年之中未可入大廟禘之於新宮故不稱宮廟又曰曷為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何休曰當思慕悲哀未可以鬼神事之杜預以為別立廟非一解以是時廟遷莊主未入廟故別立廟則非後日之莊宮故不遭主未稱宮杜氏非也公羊是也莊公與莊宮以在三年中不忍稱宮與西宮新宮不言同義公羊又曰吉禘于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實譏此經曰禘者諦也審諦昭穆遷主遞位孫居王父之處後漢書張純奏曰禘之為言諦諦諟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祖靈恩曰禘以夏者以審諦昭穆序別尊卑夏時陽在上陰在下尊卑有序故大次第而祭之故禘者諦也第也說文曰禘諦祭也段玉裁注曰諦者審諦昭穆恐有如夏父弗忌之逆祀亂昭穆者故於禘時審諦而定之天子諸侯之禮兄弟或相為後諸父諸子或相為後祖行孫行或相為後以後之者為昭穆不與族人相同昭穆故仲尼燕居曰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中庸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諸侯皆有禘祫二祭趙匡陸淳書論之劉向五經通義言王者諸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自鄭衆賈逵許慎已如此而明堂位言成王命魯祭統言成王康王賜魯大嘗禘大嘗者即祫二文此為特賜魯以天子之禮樂也故左傳晉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禮運孔子言魯之郊禘非禮也自臧文仲吾不欲觀之或問禘之說曰不知也又言知其說者之於天下其如示諸掌乎禮器禮為異也左傳例曰烝嘗禘於廟及僖八年傳曰禘而致哀姜五年冀曰左氏說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畢則禘於大廟以致新死者也趙劉散引國語歲貢終王以為三年一禘則終王又喪十大年冬晉人討於魯曰寡君未禘祀杜謂三年喪畢之吉祭是左傳及傳說有吉禘無吉祫也劉歆賈逵之徒皆云禘一祭二名禮無差降孔穎達王制正義曰左氏說及杜元凱皆以禘禘為三年一大祭在大祖之廟傳無祫文然則祫即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是諸儒所以喪畢之三年推諸自後之三年又知祫必可察而殊之也致新死者之言起於致哀姜之禘以於大廟亦與此經及他傳禘事廟之文不合禘祫為一則其說皆不可用也晉平公禘祀一文似可為喪畢專國語本又與其書說所云歲祫終禘者又相乖戾歲祫終禘亦非行禘之說其實有禘必有祫但無文以見之耳文二年之祭傳及公羊皆為吉祫而左傳晉荀偃士匄言魯有禘樂及論語明堂位禮運記皆言禘不言祫者祫是禘以該祫唯祭統則禘嘗並言皆非一祭鄭衆說周禮追享為禘朝享為祫其文備言之也之謂祀在時祭之外鄭君說周禮追享朝享為禘祫鄭衆說時事之上公羊曰五年而再殷祭通書韋玄成等四十四人奏議在釋之曰言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此何休曰殷祭謂三年祫五年禘蓋許慎異義說並有其文而劉氏作五經通義及劉向說引禮說曰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其義尤明也異義載駁案三歲一祫五歲一禘此周禮也三歲一禘疑先王之禮也鄭君駁之以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百王通義鄭說是也周語云日祭名禘以為三年一祫九年一禘先王之禮也

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楚語云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皆予謂湯武之制與周語文同而先儒謂周語多以終王爲終禘故許氏因疑其爲先王之禮謂其不始於周也許此說亦是也五歲禘爲殷禘三歲禘爲終禘吉禘其實本無二禮也要終之祭不必爲禘而終禘之說可通至以歲貢爲歲祫則不可曉文二年穀梁公羊與吉祭有祫左傳記鄭子張有殷祭卽大傳大夫士祫之祭不可見既祭有祫從無云歲祫者是其爲說必誤矣竊意歲貢之祭謂以歲計者耳不必解爲每歲其祭則或祫或禘祫者三歲禘者五歲也終王之祭亦或祫或禘有禘祫年而禘者故有三年一禘之說若遭禘年而祫則以三年喪畢爲主不得謂之五年一祫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補曰慶父與哀姜弒之○撰異曰陸淳纂例曰五公羊作酉案今公羊不作酉不地故也

補曰重發傳者恐異於桓也下有所見遺從不地例者不忍地也張治曰諱國惡者臣子之禮也存事實者傳信之法也聖人之經兩存禮法故不徒隱諱而已而不書地以變於常又比事屬辭以見其實將使後之人因例啓疑考究始末以知莊公不能正身齊家致後嗣再弒國幾滅亡雖欲諱之而其實終不可得而掩究觀書法則知左氏所謂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孰能脩之者蓋指此類而言之其說必有所傳而施於穀梁之傳則非也其不書葬不以討母葬子也凡君弒賊討則書葬哀姜實被討而不書葬者不以討母葬子補曰莊子所謂春秋以道名分如此類者甚微也穀

慶父不見經殺哀姜見經故經惟據討母爲義孫覽不違此旨遂讓傳失孫氏之諱若是者多矣又案殺哀姜在明年七月左傳先敘慶父之弒子般殺哀姜容此二事皆在葬閔公後劉敞以爲誤未討而葬傳之誤雖卒討葬不追書此說甚有理然則傳言此者特就經中所書明其義之重者耳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哀姜與弒閔公故出奔補曰月者例也公奔則日何休曰凡公夫人奔例日此月者有罪

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文姜殺夫哀姜殺子嫌異故重發之文烝案下有所見不深諱之言如邾者爲後讓于莒見罪殺有其末宜據其本故直書孫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補曰案內大夫奔日者傳曰正之慶父罪重不正之者蓋以自此不復見卽以奔文當卒制之文卒制君以不日見惡也何休曰外大夫奔例皆時其曰出絕之也慶父不復見矣慶父弒子般閔公不書弒諱之補曰疏曰慶父前奔不言出書曰如齊爲之隱諱是不絕其位之辭今不諱言出奔明是絕其位也又云慶父不復見者明弒二君罪重不宜復見故特斷之矣文烝案注所不釋傳文疏又不得傳旨傳以出爲絕之者此與莊三十二年奔齊其下皆有所見彼言如此不言如是絕之不更諱也又言慶父不復見者申所以絕之之意此慶父後雖被逼縊死經爲魯諱又諱季子之行誅故不復記若此處依諱言如是使內之賊臣竟無文以顯書其罪故直書出奔以結前事與上如齊之文相對則爲絕之也若死見諱故出奔不諱不諱出奔正以起後文之諱討賊也是故慶父之死不復見卽所謂諱莫如深深也直書出奔則不復見其死卽所謂苟有所見莫如深者也韓子言聖人之作春秋深其文辭愚謂穀梁傳亦未易讀

冬齊高子來盟其曰來喜之也其曰高子貴之也補曰此亦順魯而喜之喜其立君以存魯也書來雖接公之平文見貴則亦見喜明與季子來歸同矣公羊以不名爲喜之盟立僖公也補曰季子實立僖而齊定其位齊立公爲君亦是接公矣此盟亦前定前定之盟不日桓盟亦不日以是立君大事故又不月以異之不言使何也據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禦來盟言使不以齊侯使高子也齊侯不討慶父使魯重罹其禍今若高子自來非齊侯所得使也猶屈完不稱使也江熙曰魯弒君僖公非正也桓公遣高傒立僖公以存魯魯人德之不名其使以貴之貴其使則其主重矣補曰范注非也不以齊侯使高子者謂既稱高子則不得以齊侯使爲文也凡稱君以使者其臣皆名不可名則字女叔是也惟文繫王使者又有稱子稱宰稱公之等宰與公皆貴矣子是貴稱亦不得以諸侯使之爲文今欲貴高子令與季子俱稱子故不稱齊侯使也桓三年不以齊侯命衞侯其二十八年不以齊敗於人僖二十八年不以晉侯畀宋公文意皆相似也此經實高子正以美齊桓桓之不討慶父上有累文與此無涉以屈完例之尤非其倫也江注謂僖公非正亦非也僖是長庶般閔既弒以僖爲正不正者乃閔也閔猶周之悼王僖猶敬王矣劉敞曰公羊曰不稱使我無君也非也僖公之盟何謂我無君盟于暨齊無君又不沒公魯無君何故沒齊侯哉

十有二月狄入衞僖公二年城楚丘以封衞則衞爲狄所滅明矣不言滅而言入者春秋爲賢者諱齊桓公不能攘夷狄救中國故爲之諱補曰公羊曰爲桓公諱范注本之賈逵曰不與夷狄得志於中國文烝案汲冢紀年以狄爲赤翟滅不日者深諱之於是懿公赤戰死戴公申廬于曹而卒立其弟文公

鄭棄其師補曰不書鄭高克出奔陳者何休所謂舉棄師爲重此亦用舊史文僖十九年傳言之○撰異曰棄左氏或作弃

惡其長也兼不反其衆則是棄其師也長謂高克也高克好利不顧其君文公惡而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將離散高克之進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補曰傳言鄭伯惡其長而兼不反其衆劉向說苑曰夫天之生人也蓋非以爲君也天之立君也蓋非以爲位也夫爲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顧其人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以宜事也如此者春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鄭伯惡一人而兼棄其師故有夷狄不君之辭案此舉經直言鄭也注衆將離散四字當改云衆散而歸其下又當增六高克奔陳此事左氏公羊毛詩序皆同而毛序爲詳注全本之高克之進舊作高克進之朱子詩序辨說曰當作之進趙汸辭從之今據之正也

眉注附列

第十六葉二行四行說文亦云周禮此五句依陳壽祺校正本

春秋僖公經傳第四補注第九僖公亦莊公子名申閔公庶兄母成風以惠王十八年即位凡傳之舉古書多作釐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元年春王正月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補曰疏見閔元年公羊曰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何休曰僖公者閔公庶兄禮諸侯臣諸父兄弟以臣之繼君猶子之繼父也其服皆斬衰故傳稱臣子一例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聶北邢地補曰疏曰邢滅弁不書入故有救次之文衞亡書入故沒其救次文烝案邢實未滅衞則雖欲救之已不及救疏皆非也次救例俱時不違上正月○撰異曰曹師板本左氏作曹伯誤唐石經亦作曹師說文品部引春秋傳次于喦北从品相連讀與聶同段玉裁以為此左氏經傳之古文後人以其同音易其字如枼聚之改業鄴救不言次據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不言次言次非救也次止也救赴急之意今方停止故知非救非救而曰救何也遂齊侯之意也遂其本意補曰遂申也成也如其意而申成之故曰救所也謂春秋成人之美杜預蘇轍以為案兵待事卒能救邢是也莊公文郎次成亦有救紀救鄭之意而謂之不能救則直言次不言救不得遂其意也救邾次雍渝亦是不能救晉而先言救後言次者以豹是魯臣臣不可廢君命故先言救為通君命之辭又與此遂其意者異也是齊侯與怪其齊師齊侯也何用見其是齊侯也據經書齊師補曰問經文何用見之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小國君將稱君將卑稱人不得稱師言師則是曹伯也曹君不可在師下故知是齊侯補曰前言曹無命大夫此言曹無師則小國無大夫又無師也小國無師者國勢削弱雖本得有一軍之制而當時以為不成軍也楚之先及諸夷狄亦皆無師者兵衆雖盛而春秋黜之四年傳言楚無大夫則亦無師夫禮伯子男皆一軍說見襄十一年不說宋公者從可知其不言曹伯何也以其不言齊侯不可言曹伯也補曰此猶莊二十八年以其人齊不可不人衛其不言齊侯何也以其不足乎揚不言齊侯也救不及事不足稱揚補曰注本公羊非也公羊曰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孰亡之蓋狄滅之公羊以邢已亡滅故謂之不及事非傳意也傳言不足稱揚者即指言次文言次非救故不足稱揚不謂其無及下城邢純為美辭此加非救之文而後遂其意則但會于即成雍渝不及諸直言救之善異下各自見義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夷儀邢地○撰異曰夷公羊作陳案夷陳聲轉義通矢雉尸夷諸字皆訓陳陸淳所見穀梁亦作陳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補曰重發傳者彼為遷之者發此正解遷也公羊曰遷者何其意也遷之者何非其意也其地邢復見也非若宋人遷宿滅不復見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事然美齊侯之功也是向聶北之師書曰諸侯今復列三國者美齊桓存亡國補曰向往也或作嚮其正字作鄉同是往之師實非改事何休所謂桓公宿留城之故書言遂言遂則不須重舉三國夫上以不足乎揚貶爵稱師此重舉則已揚之故得以美為義也春秋譏盆城唯夷儀楚丘緣陵或遷或封理合得城昔齊夫人謀始而還哉留王命城之毛詩傳以為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是其類晉城杞亦是遷國城成周則王者遷都之事也左傳例曰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哀姜補曰莊公夫人杜預曰夷魯地在上年傳莊遣之公羊以為齊地夫人薨不地地故也補曰據於君也

齊人以歸補曰齊稱人者既諱之若其以喪歸則從卑者之常文此經各本與既在傳夫人薨上今依唐石經十行本移正不言以喪歸非以喪歸也加喪焉諱以夫人歸也秦曰齊人實以夫人歸殺之于夷諱故使若自行至于夷遇疾而薨然後齊人以喪歸也歸在薨前而今在下是加喪之文也經不言以喪歸者以本非以喪歸也傳例日以者不以者也傳言見矣其以歸薨之也以歸然後殺之補曰如傳言則夷為齊地是歟

楚人伐鄭補曰疏曰不以州言之者以楚雖荊蠻而自通於諸夏國轉強大與中國抗衡故不復州舉之何休云稱楚人者為僖公諱與夷狄交婚故進之使若中國穀梁無交婚之事杜預云荊始改號曰楚與傳亦不同文烝案李光地曰將有齊桓懲之事不得復舉州其說亦可存也楚皆以稱人為常不宜以國舉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檉宋地補曰何休曰月者危公會霸者而與邾妻有辨也○撰異曰檉一本作朾公羊作朾徐彥曰朾字左氏作檉亦有作朾字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偃邾地補曰疏稱師以我之敗之舉其重者與升陘異也凡敗皆稱師燕邾莒頓胡沈許皆有師惟徐狄吳以國舉衞言人楚言爵則變例也疏曰何休云公怨邾人以夫人與齊故敗之宗知范意然不○撰異曰偃一本作匽公羊作纓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補曰重發傳者嫌小國與齊宋異例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麗獲莒挐麗魯地傳例曰獲者不與之辭補曰注引例在宣二年傳○撰異曰麗左氏作酈公羊作犂挐公羊一本作茹莒無大夫補曰與曹同也舉曹莒則郯滕以下可知昭十四年言曹莒之異其曰莒挐何也據非大夫不書以吾獲之目之也內不言獲此其言獲何也獲者不與之辭主書以內故不言獲據文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不言獲長狄補曰疏曰內不言獲乃是常例至於長狄則異於餘宜書獲以表功而彼文略之出重傷故也此注據以為諱者取不書獲之成文不論義旨全合文烝案注是疏非也說見敗鹹傳下內不言獲者經例因史例或專是經例歟此唯施於兵獲惡公子之紿紿欺紿也補曰公子下唐石經初刻有友字紿者奚何公子友謂莒挐曰吾二人不相說

士卒何罪補曰[illegible]士有步卒　屏左右而相搏補曰屏除搏手搏左傳曰晉侯夢與楚子搏釋文有下射武戲手搏為下角力為武戲　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補曰刀名見廣雅北齊本或作寶力見顏氏家訓　公子友以殺之補曰明此獲乃殺也公羊曰大夫生死皆曰獲　然則何以惡乎紿也據得勝也　曰棄師之道也江熙曰經書敗莒師而傳云二人相搏則師不戰何以得敗理自不通也夫王赫斯怒貴在爰整子所慎三戰居其一季友令德之人豈當舍三軍之整佻身獨鬭潛刃相害以決勝負者哉雖千載之事難明然風味之所期古猶今也此又事之不然傳或失之補曰棄師之道者言潛刃相紿將棄師不用也傳謂戰舉乃相搏耳江熙之疑非也疏曰若季子無鬭[illegible]之事經不應書獲以惡之經傳文符而江熙妄難范引其說非也○春秋記事不書詳言傳聞事釋其義事之本末皆所不論言之委悉更無從見而自此傳以後則稍稍詳矣公羊晚出援拾較多左傳事言並詳乃是史家之學劉歆[illegible]之體[illegible]如[illegible]所謂左氏傳書二家後來祖述者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二子子般閔公補曰至此始貶者公羊曰貶必於其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孫復曰孫于邾不貶不以子討母也此而貶者正王法也孔廣森以為至此復以小君事之故貶之於此者其昇乘罪臣子文烝案貶不言姜猶言氏者與貶元年注　或曰為齊桓諱殺同姓也補曰疏曰夫人於齊桓非是姑姊妹[illegible]同姓[illegible]皆非也[illegible]說為[illegible]此[illegible]正說後別為一說謂經所以不言姜者不主於貶夫人而主於為齊桓諱其義甚與姜本齊姓沒不言則為諱矣上文齊殺哀姜傳不論其是非如或曰之意則與左氏公羊同左傳曰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為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公羊但言桓公召而縊殺之而[illegible]之言曰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閔公季友不能討[illegible]而誅慶父閔公季子緩追逸賊以為親親之道也[illegible]哀姜[illegible]于齊孔子曰齊桓[illegible]法而不[illegible]季子事皆本公羊文則其論殺哀姜事亦必用公羊家說而如外[illegible]傳解光言春秋于齊桓何休言不同親親者乃皆後來說也鄭所引孔子語出論語法當作正正之古文作[illegible]上譏增成法字此訓正謂為經權謂齊桓專守正經不能行權謂以免其親是其過也董[illegible]諸論語家說謂齊桓長於權而短於經而晉文長於權而短於經與馬鄭注異也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補曰月者[illegible]於內　楚丘者何衞邑也補曰重發傳者[illegible]此何休云也　[illegible]國而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illegible]楚下也衞都朝歌在河北楚丘在河南所謂東徙渡河[illegible]邑[illegible]不[illegible]封衞也[illegible]元年[illegible]邢[illegible]二年[illegible]衞[illegible]言[illegible]以見上入[illegible]封衞以[illegible]封之[illegible]封杞未滅但遷而城之耳[illegible]文不言封邢封杞也[illegible]邢杞[illegible]三[illegible]公羊於邢杞亦皆已滅亦[illegible]其[illegible]所[illegible]其本事者矣[illegible]

將言封邢曾子言封邢封杞呂氏春秋言立邢[illegible]不可據　則其不言城衞何也衞未遷也補曰劉敞曰據詩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序云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以為夏之十月周之十二月衞必先徙居而後封城市而後營宮室魯人後期以正月會城不得云衞未遷文烝案劉說皆非也詩序雖兼言城市而詩但言作宮室即或城與宮室並作無妨十二月始事正月以後畢功春秋豈必以始事書哉書城既不獨指營而詳營宮室必在遷後亦聽且固詩序以先言徙居者乃文勢之便劉氏嚮讀書無容不知也　其不言衞之遷焉何也據元年邢遷于夷儀　不與齊侯專封也補曰前有入衞文言城又言遷則封衞之事太明疑若與其專封矣孟子述葵丘之命曰無有封而不告雖告王猶為專　其言城之者補曰謂直言城　專辭也補曰此專字與專封之專異專辭猶言內辭諸侯共城之文若魯獨城然戍陳傳曰內辭也亦曰專辭所以為專辭者歸粟傳曰義邇也李光地曰古之侯伯有存亡繼絕分災救患之義諸夏之人義務而行之是天下之公利也春秋書諸侯事如內辭者四城楚丘戍陳戍鄭虎牢歸粟于蔡是也楚丘不城衞入於狄矣虎牢不戍鄭入于楚矣戍陳粟蔡皆公事也故皆以公辭也文烝案穀梁言專辭內辭者謂其辭如魯獨為之事也[illegible]以其[illegible]事諸侯公義之舉春秋引而近之同諸內事故曰義邇也專辭內辭即李氏所謂公辭但所從言之異耳[illegible]城杞城成周者[illegible]城成周[illegible]故列序其人以著其美此則國已滅而城以封之其美尤大故從專辭例也邢因未滅而城邢之文又上有所[illegible]無[illegible]列序其列序則為變文明[illegible]杞[illegible]成周[illegible]美也故[illegible]不[illegible]於城杞城成周亦當列序而不序者與城邢以盛衰相對其立文又與此相對也　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諸侯不得專封諸侯補曰王引之曰下不得二字衍文誓涉上不得而衍　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存衞是桓之仁故通令城楚丘義不可以專封故不言遷衞補曰以專辭書城是通其仁不書衞遷是斷以義所謂以小惠評之則桓公為有德以大法論之則諸侯無專封得傳旨矣凡專辭皆為義事故曰義邇疏謂文仁則義有未盡故曰以義而不與言各有當也陸賈新語引穀梁傳曰仁者以治親義者以利尊萬世不亂仁義之所治也今檢傳無此文書是後事者誦傳此條之語漢書藝文志有穀梁外傳二十篇穀梁章句三十三篇此蓋出其中董仲舒曰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言名已別矣是故春秋為仁義法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義者謂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故言義者合我與宜以為一言案董生訓義字甚精其外則管子云義者謂各處其宜鄭君周禮注云能斷時宜意同　故曰仁不勝道補曰仁謂存亡道謂上下之體經[illegible]而言尤約也補曰傳引古語足上意也注解道字未盡其理荀子曰君子處仁以義然後仁也行義以禮然後義也制禮反本成末然後禮也三者皆通然後道也然則道者仁義禮之合故仁不勝道[illegible]此道者謂聖人之道而專封與否又未[illegible]也夫義所不得與者專封也[illegible]聖人而[illegible]桓亦不過告王而封之亦必不[illegible]其[illegible]而在[illegible]則[illegible]之[illegible]在聖人則為道亦[illegible]其心而已矣孟子曰五[illegible]諸侯以伐諸侯三王之罪人也以[illegible]伐為[illegible]以[illegible]伐[illegible]文王伐崇伐[illegible]有[illegible]紂之命[illegible]又[illegible]

如伊尹放大甲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此論心不論事之明文也傳以專封爲非義又必曰仁不勝道而後其說乃盡孟子以援伐爲罪他曰又必曰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五霸假之也小補之也而後其說乃盡以論語夫子之言求之管仲之力到今受賜言仁也管仲之器小哉言道也器蔣解器小曰功有餘而德不足是孟子德力之說小補之義也○愚於傳此句思之甚深夫君子之惡惡也有所謂深意者矣君子之言善也未嘗苟求其心也事善則善之猶曰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夫何以其志爲哉桓公管仲之功者乎天下春秋方進其仁則夫聖人之道固所未暇論耳雖然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故繫辭曰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程子易傳序亦曰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乎人焉是故仁不勝道不可不察也讀管子之書實實而詳密伊管同稱亦宜矣而自孟子言之則處夫王者之道之不行也讀墨子之書闊肆而深奇儒墨同稱亦宜矣而自孟子言之則懼夫孔子之道之不著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夏陽○撰異曰夏左氏作下陸淳曰據上陽下陽俱虢邑都左氏爲是文烝案漢爲大陽縣夏大同義江永言之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補曰下所謂塞邑虞無師補曰虢曰小國無師傳三發之者並是小國不合言師無爲敗而重衆故得言師曾言師者明其是君虞言師者表其先晉以其言師不同各舉備文耳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人不得居師上貴賤之序其先晉何也據小不先大爲主乎滅夏陽也補曰虞主兵也凡小國兵序上者皆是主兵傳於此見例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其地險要故二國以爲塞邑補曰虢邑接虞者也虞仲之後虢虢叔之後西虢國胡安國曰塞邑猶秦有潼關蜀有劍閣皆國之門戶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補曰虢引徐邈云舉猶拔也案高誘戰國策注曰舉得也又曰拔也虞之爲主乎滅夏陽何也補曰虞不應不知塞邑之不可滅必不反出兵助晉何得有主兵之文也五年傳曰虞虢之相救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荀息晉大夫屈邑產駿馬垂棘出美璧補曰乘四馬也公羊曰垂棘之白璧何休曰玉以尚白爲美凌廷堪曰呂氏春秋曰以屈產之乘爲庭實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於虞而伐虢是謂晉人聘虞行享禮時束帛所加之璧爲垂棘之璧庭實所設之馬爲屈產之乘也聘禮曰賓裼奉束帛加璧享記曰凡庭實皮馬相間可也鄭注間代也晉地多馬故聘禮享庭實用皮而晉代以馬也文烝案呂氏春秋不言聘凌說似是而非此事爲借道非聘也聘享用璧而有庭實自是常禮又未有不受者下言小國所以事大國言幣重不便又言不借吾道不敢受吾幣其非享禮明矣借道之事依聘禮文但用束帛許而後受幣故下云然也伐虢必過虞故借道賈逵曰虞在晉南虢在虞南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此謂璧馬之屬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廄而置之外廄也補曰二書云府文書財物藏也虞可并得故言藏外府外廄公曰宮之奇存焉宮之奇虞之賢大夫必不使受之也補曰不使受而借荀息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補曰懦弱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明達之人言則舉綱要不言其目則愚者不悟懦則不能彊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補曰杜預曰親而押之必不聽其言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補曰王引之曰之後二字衍文蓋後人增之不可通此論語之大小非論時之遠近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補曰中知猶論語中人也呂氏春秋曰義者百事之始也萬利之本也中智之所不及也虞爵非公故荀息不曰虞公公羊則曰虞公貪而好寶矣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補曰此謂虞公者便文也案詩衛風言譚公與書侯衛侯邢侯並稱鄭春秋譚子也公羊傳人公與鄭伯並稱據國語史伯言鄶實子男之國也紀以子而進爲侯而杜預左傳後序引汲冢紀年紀公之獻也然則小國之君通稱某公凡言虞公虢公者皆同例固非其爵爲公亦不因春秋所書矣又國語管子言晉公秦公燕公吳公晏子春秋言齊公魯公是亦諸侯皆得通稱遂受其幣而借之道補曰如上所述晉之滅夏陽虞實爲之是虞主兵也據傳虞實未出兵與公羊同與左傳異杜氏後序引汲冢紀年正與左同似皆非宮之奇諫曰補曰王念孫曰此諫字衍文蓋因上諫字而衍下云云者退而私論也文烝案弗聽之後無妨復諫晉亡一句左氏公羊皆爲諫辭王說未是語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語諺言也補曰虢依左氏也公羊以爲記挈其妻子以奔曹補曰宮之奇再諫而奔左傳在後五年再借道時又不云奔何國國語云適西山高誘戰國策注以爲適秦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補曰五年僖公二年爲四年字之誤就以爲僖五年非也左傳以爲再借道而滅虢滅虞此以滅夏陽爲亡虢者或以後之滅虢實由此之滅夏陽或傳意此年滅夏陽後便即滅虢之都與公羊邦君在夏陽之意雖異而與其言取郭則同皆與左傳異也水經注引紀年曰晉獻公十有九年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虢公醜奔衛獻公命瑕父呂甥邑于虢都後書雖出後人追脩亦由滅虢之說當時相承故也經無滅虢文者重夏陽故但舉滅夏陽爲重書史當備文矣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猶是言如故補曰荀息此言也戰國策魏謂趙王曰昔者晉人欲亡虞而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荀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卒假晉道晉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蓋魏人之言如春秋此等之文其義著矣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貫宋地補曰王夫之曰衛地史記田齊世家齊伐衛取毋丘即此○撰異曰公羊作貫澤下九年傳曰貫澤之會貫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補曰二國閒會自至本不與諸期江人黃人者遠國之辭也補曰以遠國辭稱人實是其君中國稱齊

宋遠國稱江黃以爲諸侯皆來至也 補曰擧此四國爲偏至之辭疏曰何休云時實晉楚之君不至君子成人之美故褒益以爲偏至之辭事或然矣會不至故不書或以爲魯公亦在事大以包之文炁案不至者不獨晉楚如玆如虞鄭蓋皆不至也不書公者疏言擧大以包是也江黃不期而至則除常會諸國之外皆不期而至者此桓霸之盛也下會陽穀卽此盟之諸侯

冬十月不雨不雨者勤雨也 言不雨是欲得雨之心勤也明君之恤民補曰注解勤字非也音義曰勤衆氏音覲後年同集韻去聲勤渠吝切憂也春秋傳勤雨衆氏說王念孫曰衆說是也勤字平去二聲皆可讀下年傳亦言勤雨又言閔雨言喜雨閔者憂之甚轉之則爲喜期勤雨閔雨皆爲憂雨也文二年傳言文不憂雨正與僖之勤雨閔雨相反者以爲欲得雨之心勤則非其意矣古謂憂爲勤問喪曰服勤三年呂氏春秋曰勤天子之難毛詩序曰憂勤楚辭曰悲勤皆謂憂爲勤也文炁案注說不知勤之爲憂又直以書不雨爲說不以每首月輒書不雨爲說亦非也僖所以爲勤雨者正以一月不雨卽憂勤之春秋三以首月書不加自文使後之讀者以文公之經比類相較則僖之勤雨自見故傳於此三不雨分釋之曰不雨者勤雨也又總釋之曰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總釋者卽承分釋之文足成其意也十月不雨不嫌十一月十二月得雨者以下有六月雨之文也

楚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不雨者勤雨也 補曰不嫌二月三月得雨者以下有六月雨也復發傳者此已隔年嫌不與上不雨爲一事故發以同之此既連上則下四月亦然此可知故下傳省勤雨文

夏四月不雨 一時不雨則書首月不言旱不爲災 補曰此本杜預下二句上有傳例曰三字言作曰一時不雨書首月與莊三十一年冬不雨之文相違非傳義傳以經實僖公故不以歷時書而一時輒書歟諸首月明其一月不雨卽有勤心因下明書雨月則不嫌五月雨又不嫌旱竟夏也 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 經一時輒言不雨憂民之至閔憂也補曰閔之爲憂謂憂雨非謂憂民閔者勤之至也此合三不雨總釋之 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補曰春秋以其閔雨爲有志乎民不與文同也左傳曰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爲災也公羊亦爲記異而三不雨各爲一事非也

徐人取舒 補曰徐夷且潛與楚吳越同直以國擧乃其恒文敗婁林故從中國例伐英氏亦同也孔廣森曰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皆詠僖公從齊桓征伐之事懲荊者召陵是也懲舒者疑此取舒是也蓋徐人爲中國取也其下章曰遂荒徐宅言乎徐人之服從中國也案此略同林之奇趙鵬飛家鉉翁李廉說○撰異曰舒玉篇邑部引作郚

六月雨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補曰疏曰舊解與僖公得雨則心喜是於民情深又炁案不雨不言所至之月則此必言雨杜預謂不旱不竟夏是也但上既見閔則此足見喜春秋以其喜爲有志乎民矣嘗例雩大月雖見而雩雖雨不志傳上年言仁不勝道記事不必論心而足以見心者也上冬至此言勤言閔言喜記事本以見心

而足以論心者也凡人事皆人心之所爲也全經記事全傳解經以是求之○莊之季年饑荒民貴財匱力竭重以哀姜慶父之亂魯幾不國矣僖承其敝有恤民之心卒成中興頌聲以作君子於此深致美焉公羊家說謂其遇旱改政節儉閉女謁放讒佞理冤獄誅亂民受貨者退舍南郊禱雨立應或其言有所本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陽穀齊地 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 委貌之冠也端玄端之服搢插也笏以記事者也疏謂衣裳之會 補曰委貌玄冠也玄冠者古冠用黑繒爲之夏曰毋追殷曰章甫周曰委貌周禮又謂之冠弁玄端者玄冠之服陳奐曰周禮鄭衆注曰衣有襦裳者爲端是端者不連裳之稱鄭朝服言之也朝服亦玄冠服而連衣裳士冠禮曰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韠特牲饋食記曰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玄冠緇帶緇韠唯尸祝佐食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皆爵韠玄端衣皆玄而裳有玄黃雜三等之異朝服皆不言裳明其衣裳不殊全似深衣爲袍制不與玄端同矣朝服布十五升其領乎玄端者一玄衣一緇衣也其異於深衣者一緇衣有韠一白布爲衣又無韠也又炁案陳說是也蜀漢志注引戴聖說朝服布上素下與鄭君同疑有誤矣任大椿引通典漢明帝承平中議乘輿服衣深衣制有袍隨五時色蓋因當時說禮家皆謂朝服如深衣袍制故遂以爲天子之朝服史解曰皁袍又稱三老五更服絳紵大袍單衣皁緣其以皁者猶沿古端衣之制也玉藻曰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諸侯天下諸侯也國語管子皆曰大朝諸侯於陽穀 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 補曰疏曰諭曉也言不須盟誓文炁案論語稱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漢書注引穀梁陽穀之會天下從令據疏是鄭君說也又李賢後漢書注引穀梁傳曰齊桓公爲陽穀之會一匡天下傳無此文亦當是後學者說傳語在穀梁外傳穀梁章句中

冬公子季友如齊莅盟 傳例曰莅位也內之前定之盟謂之莅外之前定之盟謂之來 補曰注引例後二句昭七年傳文也二盟字皆當爲辭據左傳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則知會陽穀公亦與杜預并非也公與會陽穀則實可知○撰異曰此季字衍文左氏公羊皆無季字莅左氏作涖後皆同依說文莅當作埭涖皆俗字 莅者位也 盟誓之言素定今但往其位而盟 補曰爾雅曰臨莅視也郭璞曰察視廣雅曰位莅也 其不日前定也 補曰與來盟同也前定之盟不日此又不月者所盟當日故前定則月而已齊桓盟本不日故友往莅盟又不月以異之乃與柯召陵高子來盟一例 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 補曰疏曰舊解此傳是外內之通例不據此一文而已不言及者以國與之謂若外國之來盟及魯人往盟經直擧外來爲文不言及者欲見以國與之也故擧國爲主卽宣七年衞侯使孫良夫來盟是也公子季友如齊莅盟是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謂不言來盟之臣言及而不書會之主名者亦見以國與之卽成三年丙午及荀庚盟是也不言外及者經無故也案皆徐說並是舊解之理亦通也但據成三年傳注則宜從舊說

楚人伐鄭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

傳例曰[illegible]時而此月[illegible]書史[illegible]以日君子[illegible]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君臣不和
而自潰散補曰上下[illegible]君及臣民也公羊曰潰者何下叛上也[illegible]傳例曰凡民逃其上曰潰[illegible]杜預曰[illegible]自潰
之象侵淺事也補曰[illegible]又傳云不分其民[illegible]入民而[illegible]之而不取[illegible]傳也
本惠言桓公不深[illegible]於蔡[illegible]之而[illegible]也故因[illegible]傳左氏[illegible]書然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爲
知所侵也[illegible]得其[illegible]古者民之於上也[illegible]不能[illegible]不忍[illegible]戍
不敢與民[illegible]可知臣民力[illegible]侵沈凡潰不以[illegible]出國者何休曰[illegible]加[illegible]爲惡乎
蔡[illegible]士[illegible]民[illegible]家不守亡以[illegible]有[illegible]士[illegible]民堅甲[illegible]士卒不[illegible]附不可以[illegible]功
晉侯[illegible]子[illegible]臣[illegible]不[illegible]而不能[illegible]不教而[illegible]之卒故鄭曰文王不[illegible]之民先[illegible]不土其地
補曰傳曰則[illegible]土[illegible]大司徒以土圭土其地[illegible]君曰土其[illegible]封國則以土地鄭曰土地
[illegible]不分其民補曰不[illegible]敢之[illegible]地也明正也補曰論語稱齊桓公正而不譎指謂伐楚此侵
蔡亦言正者侵是實正事大故馬鄭指之其實侵蔡不土其地不分其民亦是正事故傳言正也
遂伐楚次于陘楚地補曰[illegible]以[illegible]故不[illegible]進而次于陘[illegible]此本杜[illegible]也公羊以爲[illegible]侯屈完[illegible]因莊八年次郎
有侯文故云爾遂繼事也補曰[illegible]也時本爲伐楚故侵蔡耳[illegible]者[illegible]是用兵又是[illegible]者事[illegible]其故齊桓用兵自[illegible]遂以
來若非自[illegible]則[illegible]大[illegible]其用諸侯之師[illegible]二國者今乃大舉侵蔡則知伐楚爲本[illegible]得[illegible]左傳蔡[illegible]事而[illegible]戰國策[illegible]謂楚
王以爲桓公[illegible]言伐楚[illegible]其實[illegible]蔡非書辭其事史記亦用之皆[illegible]妄次止也補曰[illegible]次有二種有所[illegible]長之次即齊師
宋衛次于[illegible]傳曰[illegible]是也有非所長之次[illegible]次于陘傳直曰次止也是也又[illegible]案此次非[illegible]長故[illegible]傳[illegible]曰書次[illegible]其不日
以攻[illegible]爲事其[illegible]得之[illegible]子曰[illegible]不戰[illegible]兵[illegible]引孫子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夏許男新臣卒十四年冬蔡侯肸卒傳曰諸侯時卒惡之也宣九年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傳曰其地于外也其日未踰
竟也然則新臣卒于[illegible]故不日耳非惡也補曰案不日者[illegible]曹伯廬曹伯負芻杞伯成之例則新臣實卒于師也注言卒于楚故不
日是以許男爵蔡侯東國爲比非也傳明言死於師矣說詳成十三年[illegible]不日則當月今時而不月與蔡侯肸等同者此處方盛矣
齊桓七國之君咸[illegible]無[illegible]於惡之則書時猶書月大氏春秋之文多從簡[illegible]○[illegible]曰[illegible]例日齊公羊作辛案今公羊不
作辛諸侯死於國不地死於外地補曰閔之[illegible]於內也[illegible]或書其國或書師會皆地也[illegible]書地名死
死於師何爲不地[illegible]九年晉侯黑臀卒于扈地補曰此地鄭師書于師則地矣注[illegible]黑臀非也[illegible]二云[illegible]曹伯[illegible]書
伯負鄭內桓師也齊桓[illegible]咸[illegible]洽諸侯安之雖卒於外與在其國同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屈完[illegible]來[illegible]盟齊桓以其服義爲退一舍次于召陵而與之盟召陵楚地補
曰成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爰婁傳曰爰婁在師之外則召陵亦在師之外矣左傳曰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

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杜預曰[illegible]退舍[illegible]所本也[illegible]行一舍三十里李廉曰召陵[illegible]亦[illegible]之又[illegible]故後來楚平王[illegible]東國之兵於召陵
文[illegible]案今許州郾城東[illegible]其地[illegible]盟不日此又不月者要[illegible]受盟[illegible]盟異故略其月以異之楚無大夫無命也
補曰[illegible]大夫有[illegible]二等又[illegible]例[illegible]本非[illegible]命[illegible]後小[illegible]是[illegible]本[illegible]則[illegible]王其[illegible]不命於天子又[illegible]曾[illegible]等
無命大夫者其君本有命[illegible]而[illegible]時不以爲[illegible]也是無命大夫者其君亦本有命[illegible]而當秋[illegible]之也其例[illegible]止有二等皆不稱以不
命於天子[illegible]爲[illegible]說[illegible]大夫無[illegible]曾同[illegible]其曰屈完何也補曰[illegible]名之言楚完以其來會桓成之
爲大夫也[illegible]會[illegible]齊桓不欲令與卑者盟[illegible]補曰不氏則從曾言其名之例是列國卑者之文其不言使權在
屈完也[illegible]日[illegible]者[illegible]桓[illegible]江漢楚人大[illegible]未能[illegible]遣屈完如師完事之宜以[illegible]御[illegible]者[illegible]得[illegible]盟以安[illegible]內功[illegible]在完故不
言使補曰權在屈完[illegible]言[illegible]在[illegible]仲[illegible]言[illegible]事之宜[illegible]非傳之權字也以[illegible]御[illegible]者[illegible]依左傳也左傳屈完[illegible]自有言不如[illegible]所云下所
云不[illegible]完[illegible]又在次陘前則是正乎曰非正也臣[illegible]無自專[illegible]之道補曰君臣之義不以[illegible]而[illegible]也以其來
會諸侯重之也[illegible]重其宗中國[illegible]有道補曰若屈完者亦[illegible]之正[illegible]來者何內桓師也來者內辭
也內桓師故言來于師前定也補曰此解經上書來盟者[illegible]前定之[illegible]實[illegible]其事而[illegible]異之也不言使而言來先言
于師而後言于召陵[illegible]也若爲平文書如[illegible]國佐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屈完來盟桓公退于召陵
是屈完得其本志補曰[illegible]非也此解經下盟字再言盟者見得志乎桓公謂桓公得志也公羊曰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
陵也師在召陵則曷爲再言盟喜服楚也案公羊言師在召陵非也其以再言盟爲喜則是也何休言屈完來[illegible]退大召陵所以補
正傳說又引春秋[illegible]孔子曰[illegible]之[illegible]嗚呼[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其中必有美者焉[illegible]亦有其辭[illegible]注[illegible]克[illegible]曰盟于召陵[illegible]會于[illegible]無書
法不異皆一[illegible]得[illegible]美[illegible]服楚[illegible]實[illegible]定[illegible]也[illegible]述其[illegible]說曰來盟于[illegible]楚有盟心遇盟召陵者[illegible]盟[illegible]其[illegible]全同得志者
不得志也屈完得志則桓公不得志補曰并非也[illegible]見桓公之得志以此盟乃時人所謂不得志也故曰得志者不得志
也以桓公得志爲僅矣桓爲霸主以會諸侯楚子不來屈完受盟令問諸江辭又不順僅乃得志言楚之難
服補曰案傳下云我將問諸江非令齊問也注誤依左傳文又此句與下屈完諸不相屬注亦誤會國語賈逵注曰僅猶言才能也
韋昭曰僅劣也[illegible]以爲桓公退盟召陵不耀兵力以不得志爲得志其得志也劣能如此耳實其事[illegible]其文其義乃書楊子法言
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齊桓之時縕而春秋美邵陵習亂也故習治則傷始亂也習亂則好始治也[illegible]孝文
詔曰堅[illegible]敬[illegible]結和通使休寧北[illegible]爲功多矣且[illegible]單此得召陵之意[illegible]帝不能爲齊桓過也屈完曰大國
之以兵向楚何也桓公曰昭王南征不反補曰杜預曰昭王成王之孫南巡守涉漢船壞
而溺案齊以爲辭菁茅之貢不至故周室不祭菁茅香草所以縮酒楚之職貢補曰書禹貢荊州之
貢包匭菁茅孔傳包匭菁茅之有毛[illegible]者杜預曰茅之爲異未審今案史記封禪書管仲謂桓公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
爲藉也水經注引晉書地道志云泉陵縣有香茅氣甚芳香言貢之以縮酒二者其此茅乎菁者蕃之言菁菁然盛也左傳言包茅縮

酒周禮鄭興注曰茜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浚也浚者說文抒也廣雅盝也鄭君曰縮酒泲酒也又曰以茅縮去滓也不祭謂不以菁茅祭屈完曰菁茅之貢不至則諾昭王南征不反我將問諸江問江濱之民有見之者不此不服罪之言故退于召陵而與之盟屈完所以得志桓公之不得志爾補曰濮水入江言辭問江神也非也傳因盟事幷記桓公屈完語得志之僅亦其一驗非以此便爲僅也注都未了○蘇轍曰楚人方強齊桓綏之以德故次于陘以待之既而楚屈完來求盟因而許之雖有諸侯之衆而不用蓋伯者之師求以服人而已非若后世以爭戰爲功也二十八年晉楚戰于城濮晉文公退三舍避楚楚成得臣從之不已而後戰方其退舍而楚還則文公亦將不爭矣由此觀之桓文之於用兵皆求服人而不求必勝也家鉉翁曰蘇氏立論平實得桓文之用心

齊人執陳袁濤塗袁濤塗陳大夫補曰不月則濤塗亦有罪何休以爲執例時○撰異曰袁左氏作轅段玉裁曰左氏音義袁本多作轅乃俗人以轅袁互易也文孫案陳之袁氏或作轅此書又作爰轅定其孰爲本字段據北史李繪謂袁御語以爲黃帝十二姓內有轅當以車旁而今國語誤爲儇遂定陳大夫氏爲轅今考陳袁氏爲公族乃媯姓無關黃帝姓也齊人者齊侯也補曰文承上盟足明其爲齊侯其人之何也於是哆然外齊侯也不正其踰國而執也江熙曰踰國謂踰陳而執陳大夫主人之不敬客由客之不先敬主人哆然衆有不服之心故春秋因而譏之所謂以萬物爲心也莊十七年齊人執鄭詹傳與其執者詹齊在齊臣執之補曰疏曰左氏公羊皆以爲濤塗誤軍道傳與注無是言則以濤塗不敬齊命故執之陳人有不服之意哆然疏外齊侯哆然寬大之意也萬物爲心莊子文文孫案注疏皆失傳指哆然外齊侯者謂經意哆然外之故稱人也經所以外之者踰國而執其大夫以爲不正也此桓十一年之例也濤塗之見執當依左傳所載齊侯初從濤塗之請師出東方後因鄭申侯言仍由陳鄭間出遂執濤塗從陳侯在師時已至陳地齊侯執之於陳故一傳之踰國而執是聖門相承說經語也至於陳有不服之心觀下伐一侵國亦可見而濤塗之請乃其實遂公羊以爲不修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言則不然其義亦可用也上文內桓師此文外齊侯義各有當是之謂萬物爲心鄭玉所云功過不相掩也疏解哆然字亦非也哆然者離外之意爾雅曰䩶也亦作哆字荀子曰有哆噂之儀後亦訓哆字高郵王氏父子說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補曰左傳曰討不忠也不言其人及之者何內師也補曰內師書師也此當言內卑者而言內師使文也桓十七年及宋人衞人伐邾正與此同傳特於此言內師者疏曰文承齊人執濤塗下恐人并書及故也異義曰時江黃之師在其國以其近於陳故令伐陳也必使魯人及之者江黃遠國不可無魯主兵也文孫案此亦所謂南伐以魯爲主

八月公至自伐楚補曰月者以爲下葬然當言許舊葬皆不月何休曰凡公出竟二時月危公之久何莊二二或作三謀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補曰侯者相當輒言後事不小於先事也後不小則後爲大此爲常例後事小則以先事致補曰後小則先爲大此爲變例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鄭君曰會爲大事伐爲小事今齊桓伐楚而後盟于召陵公當致會而致伐者楚彊莫能伐者故以伐楚爲大事補曰鄭言會大伐小非也凡伐與會爲偶先會後伐當以伐爲大先伐後會當以會爲大此先伐後會而不以會爲大明伐尤大也定四年侵楚盟皋鼬以會致則依偶事致後之例以會爲大矣書序稱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其下云成王歸自奄以踐奄爲大也又稱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其下云湯歸自夏以勝夏爲大也王肅引以諸春秋得之又此傳特明行例耳桓之盟會皆不致固不謂召陵有書王之義

葬許穆公○撰異曰穆公羊作繆後證皆同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衞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莊十年春二月公侵宋傳曰侵時此其月何也惡之故謹而月之然則凡侵而月者皆惡之補曰三國伐七國又侵故惡之也公孫茲公子牙子叔孫戴伯也自歸處父以前稱人者皆是師少不必將卑會以貴卿帥師外亦將尊可知但七國獨魯用大衆忘非事情蓋齊桓節制之兵獨不用衆宋以下雖或用衆與序齊後從而稱人耳○撰異曰茲公羊作慈後同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補曰殺世子母弟例時目晉侯斥殺惡晉侯也斥指斥補曰目見也惡晉侯者公羊云甚之是也與殺母弟目言同張洽曰董仲舒所謂爲人君父而蒙首惡之名謝湜曰滅國本而君道絕滅天性而父道絕

杞伯姬來朝其子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補曰此專釋來也重發傳者內女未有與文又嫌外孫當朝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爲志乎朝其子也補曰使其子伉諸侯之禮者乃伯姬之志書來已見非正又書朝其子是所以譏伯姬伯姬爲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劉曰不能刑于寡妻補曰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言又譏杞伯也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補曰直書朝明魯以處待杞伯之禮待之又譏內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參譏謂伯姬杞伯魯侯也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譏世子此不譏者明子隨母行年尚幼弱未可責以人子之道伯姬以莊二十五年夏歸至今十五年則子幼可知

夏公孫茲如牟補曰言如者聘也後皆同左傳曰公孫茲如牟娶焉說見莊二十七年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惠王之世子名鄭後立爲襄王首戴衞地補曰王世子不名者別於諸侯之世子與尊王子從大夫以上不名例也王室尊自王人微衞後一志王姬歸齊至此乃見王世子○撰異曰戴左氏作止下同及以會尊之也言及諸侯然後會王世子不敢令世子與諸侯齊列補曰會者外爲主之文此時王世子爲主會如王人宰周公等所尊者在上而已今會公及齊侯從尊卑內外之常文而移會王世子又殊之於下明不欲與諸侯列數是所以尊之此書君子致尊之史以明義會又會及以及會以及皆同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補曰貳副也國語曰貳若曾爲上貳代舉下貳代履云可以重之

存爲尊之也何重焉天子世子世天下也補曰公羊曰世子猶世世子也韓嬰詩傳曰所以繼世子何言世世不絶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言諸侯者前目而後凡他皆放此補曰公羊曰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何休曰省文從可知文烝案魯大夫與他國序再出名氏公不再出者趙匡曰鄭恐涉泄已公則無二也今以爲君臣相變

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補曰據同盟新城之屬不重舉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補曰諸侯能尊王世子經因其尊而尊之傳於會言春秋尊之於盟言諸侯尊王世子其實此會此盟皆是諸侯能尊王世子而經因爲尊文以示義皆善桓亦書公曰此春秋尊周之微意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補曰申上意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補曰[illegible]者鄭[illegible]不鄉也王世子[illegible]會[illegible]見桓不能朝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己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補曰疏引徐邈云塊然安然也王引之曰徐訓非也塊然獨會之貌也字亦作傀荀子書塊傀二字並出文烝案位者世子之位也受尊禮而立其位非子道明古者世子不出會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補曰經爲尊文善桓明矣故因以是則變之正也雖非禮之正而合當時之正也范補曰謂桓得變之正天子微諸侯不享覲補曰享獻也不朝覲桓控大國補曰控引也扶小國補曰扶佐也佐謂手相助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補曰[illegible]總也雖不能以諸侯朝京師亦不敢如晉文致天王而朝之召陵之會諸[illegible]受[illegible]諸侯[illegible]以[illegible]齊桓卑在於扶名分晉文則適以[illegible]名分見管仲舅犯之優劣尊王世子于首戴補曰由其不敢致天王[illegible]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補曰尊世子正以尊王也言命者諸[illegible]而王世子含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補曰世子衛王命而[illegible]自尊亦以尊王命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補曰亦亦齊桓與上同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諸侯之尊己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補曰世子會則天[illegible]尊故可[illegible]合桓諸侯也以下通論會盟之善古傳曰[illegible]寡[illegible]爲王[illegible]辭世子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之以[illegible]其[illegible]傳者[illegible]通或當時實有其事而經但就文見義以張其爲變之[illegible]予須詳細論之耳趙鵬飛以爲是會能假義是聖[illegible]能[illegible]可經解曰義實信伯王之器也家鉉翁則謂定世子之位[illegible]之說深爲可疑[illegible]從穀梁穀梁取變正之義有功世教

鄭伯逃歸不盟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專己背衆故書逃傳例曰逃義曰逃補曰公羊引魯子曰蓋不以寡犯衆也范本之言不盟則知上諸侯無鄭伯劉敞曰出不盟者在盟前逃也猶沙隨平丘尋其先文如皆已盟復得後語乃知不與耳文烝案言不者可以然而不然之例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弦國也其不日微國也補曰重發傳者此是楚滅弦與上異也又此奔黃與上月而滅在時例與黃異江大同皆爲狄之微國也故重發傳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虞公貪璧馬之寶棄兄弟之親拒絶忠諫之口不圖社稷之危故晉命行于虞使下執上虞同于晉是以謂之晉人執虞公補曰晉滅同姓不諱者惠士奇曰夏陽之滅以虞爲主至此滅虞變文言執所以末滅晉之罪而獨罪虞也不言滅故亦不得稱名又文烝案此滅宜月不言滅故亦不月執不言所於地縕於晉也時虞已包故雖在虞執而不書其處補曰疏曰舊解云執人例不書地此云不地縕於晉者凡執人不地者亦以地理可明故也若晉會諸侯于溴梁執莒子邾子楚合諸侯于申執徐子皆因會而執之則在會可知故不復言地至如滅人之國執人之君則亦是就國可知也經若書晉滅虞則是言其地今不書滅虞即不畢滅國之地不謂執人當地也所以不言滅虞者晉命先行於虞虞已屬晉故不得言之也或以爲執不言所於地謂不書執虞公于虞也縕於晉謂虞已若屬晉故不得言也理亦通耳其曰公何也據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不言公猶曰其下執之之辭也臣民執其君故稱公江熙曰春秋有州公郭公虞公凡三公非爵也傳以爲下執之辭嘗試因此論之五等諸侯民皆稱曰公存有王爵之限沒則申其臣民之稱州公舍其國故先書州公郭公盜而歸曹故先名而後稱郭公夏陽亡則虞爲滅國故宜稱虞公三人殊而一致三公身而同歸生死齊稱蓋春秋所賤補曰左傳鄭莊公曰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此告許大夫百里之辭從其所稱以爲稱是臣民稱公之驗又齊公子元不順懿公復本曰公明稱曰公也春秋內君則稱公外稱公者自宋以外皆以配諡故曰生死齊稱春秋所賤也疏曰州公本無舍國之事郭公不見盜歸之文今江爲此說而范不難者以州公舍國左氏有文郭公秉位適曹即是盜之狀錢儀吉曰注盜字疑當作逃其猶下執之之辭何也補曰據臣出其君以自出爲文況虞實不執君邪晉命行乎虞民矣虞服于晉故從晉命而執其君補曰晉命既行可以使虞執之故晉執而從虞稱也縕以國言命行以民言皆指滅夏陽伯言民則臣兼之虞虢之相救非相爲賜也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矣言明日喻其速補曰此又明虞借晉道一事君子所甚惡也前則主斥此則不言滅又稱公所以大著其義劉敞曰春秋之記事原始見終不失其實者也故虞之滅自夏陽始夏陽滅則虞亡矣宮之奇舟之僑之徒皆知之獨其君不知故春秋因大見其實於滅夏陽而深貶其惡於執虞公使天下之爲人君者從而省之可以戒於此矣故曰家有既亡國有既滅由別之不別也可不大夏乎文烝案傳不釋稱人以執者凡諸侯稱人以執諸侯皆是衆辭是與其執有罪實稱爵以執者相對爲文傳於後既明稱爵以斥執之非則稱人義自足見故稱諸人者略之也諸侯執大夫皆稱人無稱爵者故或爲貶之外之或爲衆辭以其執有罪而與之文同義異而傳亦隨事備文執諸侯則有稱爵稱人二例既以稱爵當彼貶之外之之文則稱人者自不煩釋

眉注附列

第五葉十九行墨子義字皆作羛从弗古文我也王引之據周晉姜鼎銘

穀梁補注九

春秋僖公經傳第四補注第十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補曰左傳曰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杜預曰實新密而經言新城者鄭以非時興土功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劉炫曰先王之制諸侯無故不造城造城則攻其所造司馬法產城攻其產是也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據元年楚人伐鄭不言圍補曰不得獨據彼又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泰曰諸侯國而言圍邑傳皆以為伐者之罪而以此著鄭伯之罪者齊桓行霸尊崇王室綏合諸侯翼戴世子盟之美者莫盛於此而鄭伯若義逃歸違叛霸者是以諸侯伐而圍之罪著于上討顯于下圍伐之文雖同而善惡之義有殊亦猶桓盟不日以明信而葵丘之盟日之以為美補曰疏曰前書逃歸是罪著於上也今言伐又言圍是討顯於下也文烝案注言罪著者即申病鄭意也言伐復言圍或為伐者之罪或為受伐者之罪不嫌無別者下以伐鄭致變僖事致後之例亦足明之也

秋楚人圍許

諸侯遂救許補曰此本杜預善救許也補曰疏曰何嫌非善而傳言之者以許是近楚小國救而即恐嫌救之非善故發之

冬公至自伐鄭其不以救許致何也補曰據偶事當致後大伐鄭也補曰疏曰大之者鄭叛中國外心事楚成蠻夷之強壓華夏之弱齊桓為伯討得其罪鄭人服從遂使世子聽命是其大也文烝案公蓋以夏末行冬初至未補二時故不月

七年春齊人伐鄭

夏小邾子來朝補曰杜預曰郳犂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數從齊桓以尊周室王命以為小邾子郳之別封故曰小邾案莊五年公羊曰倪者何小邾婁也○撰異曰小邾公羊作小邾婁終春秋皆然

鄭殺其大夫申侯補曰呂氏春秋謂之申侯伯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補曰疏曰此云殺無罪是罪鄭伯也案傳例失德不葬文公不書葬則亦失德也杜殺舅佐是失德之傳未知鄭伯更有失德為當直由殺申侯不可知也文烝案文公不葬非直由殺申侯說見後卒下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寧毋寧毋某地補曰當云魯地○撰異曰陸淳纂例曰左氏陳世子款下又有鄭世子華誤加之也案今公穀皆有之又音義纂例寧左氏作甯案今公羊亦作甯說文宀部寍安也从宀心在皿上皿人之食飲器所以安人也丂部寧願詞也从丂寍聲用部甯所願也从用寧省聲石鼓文天子永寍是訓安之字今書傳寍作丂部字晉古文書大禹謨音義辯之宀部字為會意猶安从女在宀中丂部用部二字皆从其聲又同義明三字並通夫毋左氏作母音義曰如字又音無公穀音義曰音無又茂后反衣裳之會也補曰疏曰衣裳之會十有一或釋或不釋者省文以相包兵車之會少故備舉見義此是衣裳後歲兵車二文相近故傳因而別之

曹伯班卒○撰異曰班公羊作般案爾雅般訓還班訓賦而古書以聲同通用

公子友如齊補曰聘也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洮曹地○撰異曰公羊款下有鄭世子華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補曰據是下士貴王命也補曰會者外為主王人為主是貴王命言命者王人奉命出會實世子同也傳言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則有天子命者得出會也實者經貴之亦由當時會實班上猶能尊貴王命故因而貴之以示義諸書王朝臣出會先諸侯者皆有王命皆是貴之卑者猶然愈可知也書論之齊晉皆以外諸侯而為伯故自王人之微以至尹子單子劉子宰周公皆據王命為先非周初二伯之制也周初之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其職大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皆以內諸侯為伯蓋所謂王官伯矣齊桓晉文與郇侯郇伯相似但齊晉既謂之侯伯又謂之霸諸侯亦其異也齊晉既為伯而周之衛士仍謂之王官伯則又沿舊而通稱也朝服雖敝必加於上補曰朝服玄冠之服十五升緇布衣而連裳說見前詩謂之緇衣逸周書大匡謂之麻衣諸侯視朝之服也天子視朝則皮弁服皮弁者白鹿皮為弁士冠禮曰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素積者謂裳素者縉也其衣蓋以縞舊說十五升白布為之疑非緇帶者士制大夫以上皮弁服皆素帶諸侯視朝朝服聽朔視朝皮弁服天子視朝皮弁服朔視朝玄冕冕片在朝君臣同服論語吉月必朝服而朝謂皮弁服也與其下文朝服立阼異弁冕雖舊必加於首補曰左傳景王辭於晉曰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即弁冕也冕與弁與冠散文渾言之皆通周室雖衰必先諸侯補曰無間會者尊車也六句申上意兵車之會也

鄭伯乞盟以向之逃歸乞之也向謂五年逃首戴之盟齊桓為兵車之會于此乃震服懼不得盟故乞得與之不錄使者使若鄭伯自來所以抑一人之惡申眾人之善補曰戴祖啟曰向也逃則今也乞矣文烝案經因其乞而乞之乞之猶上云逃之皆謂春秋之文也向或作鄉注不錄使二句本何休下二句在上逃歸傳下乞者重辭也人道貴讓故以乞為重補曰注依定元年重請為說彼釋求義非釋乞義求與乞雖同是重而乞又重於求疏曰文與乞師同故為重辭得之重是盟也恃前逃歸故以言補曰申上句乞者處其所而請與也言乞知不自來補曰何休曰處其國上注音義曰得與音豫下請與弁下注而與同本或作豫孔廣森曰與許也使請見許盟於齊也蓋汋之也汋血

而輿之補曰此二語與公羊同杓公羊作酌何休曰酌挹也挹取其血衍本文孔廣森曰周官邦汋鄭衆曰汋讀如酌酒尊中之酌斟酌盜取國家密事若今時刺探尚書事然則酌之之義猶言探之也鄭屬與楚不敢覿來盟使其世子爲乞盟以探齊侯之意諸齊侯許之故下葵丘之盟鄭伯遂自至也又承案汋訓探亦可通言使其世子則據公羊解非也蓋者承上語辭謝湜曰爲宗廟社稷主而其始若賤者負罪而逃其終若賤者哀告而乞者其屈辱罪其不智也

夏狄伐晉

秋七月禘于大廟禘三年大祭之名大廟周公廟禮記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雜記下曰孟獻子曰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案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於是獻子始見經襄十九年卒然則失禮非獻子所始也案雜記之云蓋所未詳禘曰范依左氏說禘爲三年大祭因喪畢始禘自後遂以三年爲節不知喪畢或禘或祫五年而再殷祭禘實五年祭之名言大廟以包羣廟閔二年詳之矣明堂位季夏六月鄭君以爲建巳月毛詩傳亦言夏禘秋祫七月禘者後世變制非唯不始於獻子亦必不始於此時是雜記之誤又禘武公在二月禘僖公在十月是魯禘實無常期矣禘既無常史例不以失時志此志者爲用致夫人也月者譏用致非譏禘不時也○禘有爲時祭名者王制祭統春曰礿夏曰禘郊特牲祭義又言春禘國語郁敖子言嘗禘蒸享皆據夏殷之禮也商頌序長發大禘自是殷祭之禘別乎時祭故言大也禘有爲祭天地名者祭法魯語周人禘嚳而郊稷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魯語天子禘郊之粢盛楚語郊禘不過繭栗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天子親舂禘郊之盛此禘乃冬至祭昊天上帝於圜丘夏至祭地於方丘之禮周頌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亦通稱郊也喪服小記大傳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此夏正月祭上帝於南郊之禮即魯郊子丑寅三月之禮郊而通稱禘也周禮注以圜丘方丘并宗廟爲三大禘案爾雅曰禘大祭也大祭之合聲則禘故凡大祭皆冒其名矣用致夫人劉向曰夫人成風也致之于大廟立之以爲夫人補曰左傳以夫人爲哀姜果爾則當言用致哀姜凡小君既歿有謚不言夫人猶君不可舍謚直言公也公羊以爲齊之媵女案左氏哀二十四年傳公立公子荊之母爲夫人宗人釁夏謂魯無此禮是知魯君嘗身以妾爲妻者始於彼時非春秋中所有黃澤言之矣用者不宜用者也補曰重發傳者嫌與用幣異致者不宜致者也補曰言致如不宜致宜致者則曰至自某不曰致之猶立與即位之異公羊并上句皆同謂之用致者始立妾母爲夫人而見於廟用此禘禮以致之亦若夫人始歸而告至又若三月廟見之禮也沈欽韓曰妾賤不助祭會成風爲將來祔食之地乃致成風爲此日入廟之典也又承案左氏說以爲吉禘致新死者而此禘非值喪畢不得爲吉禘故杜預推左氏之意以爲歷三禘而行其禮紆回失實言夫人必以其氏姓補曰說見莊元年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補曰包文姜言之哀姜夫妻出妻穆姜夫氏犬於此例立妾之辭也補曰此專言成風非正也夫人者正嫡之稱謂非衆妾之稱變以妾體君則上下無別雖尊其母是卑其父故曰非正也禮有君之母非夫人者又庶子爲後爲其母緦是妾不爲夫人明矣補曰案庶子爲父後者爲所生母服緦三月謂君之庶子父卒者也若父在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既葬而除不在五服中不爲後者父在同父卒則爲其母大功九月大夫之庶子父在爲其母大功九月父卒爲其母齊衰三年爲後不爲後者皆同凡大夫以上爲庶母皆無服喪服經注備矣五經異義今春秋公羊說妾子立爲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屈於適也下堂稱夫人尊行於國也父母者子之天也子不得爵命父母則士庶起爲人君母亦不得稱夫人至於妾子爲君得爵命其母者以妾本接事尊者有所因緣故也穀梁說魯僖公立妾母成風爲夫人入宗廟是子而爵母也以妾爲妻非禮也古春秋左氏說成風得立爲夫人母以子貴禮也許君謹案尚書舜爲天子瞽瞍爲士明起於士庶者子不得爵父母也至於魯僖公本妾子尊母成風爲小君經無譏文從公羊左氏之說鄭君駁云禮喪服父爲長子三年以將傳重故也衆子則爲之期明無二適也女君卒貴妾繼室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爲夫人魯僖公妾母爲夫人者乃緣莊公夫人哀姜有殺子般閔公之罪應貶故也近漢呂后殺戚夫人及庶子趙王不仁廢不得配食文帝更尊其母薄后非其比邪妾子立者得尊其母禮未之有也又承案如鄭所言知穀梁爲正經明有譏文而許云無譏非也鄭謂成風意謂正夫人有以罪廢妾母得成爲夫人鄭又言宣公所以得尊其母爲夫人者以姜氏歸齊不反之故又杜預釋例以爲適母歸則申其母尊孔穎達申杜曰哀姜薨成風乃正出姜既出敬嬴乃正齊姜既薨定姒乃正襄公一世無夫人之文故齊歸得正今案此等權宜之說皆非穀梁義唯孔說齊歸似可依用鄭援漢事乃光武非文帝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鄭嗣曰君以爲夫人君以夫人之禮卒葬之主書者不得不以爲夫人也成風以文四年薨五年葬傳故說其事補曰此有二我字蓋通下二句皆夫子之言與十九年傳我無加損同例也蘇轍謂春秋所書不爲異辭者君臣之禮胡安國以爲謹禮所由變許季宜以爲不沒其實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臣無貶君之義故于大廟去夫人氏姓以明君之非正補曰并非也貶者謂貶去夫人氏姓與文姜哀姜出姜之貶皆同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不言夫人補曰并亦非也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者謂不直言成風而言僖公成風也於彼論之夫夫人之夫人卒葬之者紀其實也貶焉見正焉者所謂春秋視人所惑立說以明之也略舉數事以證斯文桓也而公我亦公之文姜也而夫人我亦夫人之楚商臣弒般而楚子蔡侯我亦楚子之蔡侯之惑則有說焉桓不可爲公而王不討將若可也故循公之則先謹之也又妻不可爲夫人而子令母尊若可也故既夫人之而又貶之也不惑則無說焉楚商臣弒般夫人而知其不可爲楚子不可爲蔡侯也故楚子之蔡侯之如經文也是故我紀其實而已矣紀其實而無說我寄其意而已矣寄其意者亦所謂我無加損焉而名亦未嘗不正也後世史書既非聖筆不足寄意乃欲立說小失則疵謬文體大失則變亂事實自王通沈既濟孫樵以來又不第如譏周王實孫盛之書以撰擬文句爲病矣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惠王也補曰史記桓王子莊王佗莊王子僖王胡齊僖王子惠王閬世本名毋涼歸注或作涼左傳崩在上年閏月無日以爲至是來告趙匡以來皆從之書是上冬有疾至此崩也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補曰宋桓公也不葬者疏曰舊本不會○撰異曰禦本亦作御左氏

作御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宰官周采地天子三公不字宋子襄公葵丘地名補曰周公名孔葵丘杜預釋例宋地也全祖望洪亮吉撰左傳云西爲此會侯水經注爲晉地杜自宋句外皆本杜預

天子之宰通于四海 宰天官冢宰兼爲三公者三公論道之官無事于會盟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故曰通于四海補曰傳言通於四海者解其與盟會之事也若直爲三公論道之官則無事於會盟以兼爲冢宰通於四海爲諸侯所尊故得出會也一解通于四海者解其稱官之意與杜預又殊案一解得之於杜亦不相悖孔穎達解此傳謂宰者大官之長官名通於海內故書官名是也孔又以爲傳兼解宰咺宰渠伯糾蓋自宰夫以上皆通其說未嘗宰周公以公兼致其冢宰通於四海而書官渠伯糾爲宰夫咺爲宰夫之屬亦書官者因冢宰達及之也官有正有貳有考冢宰爲正小宰中大夫爲貳宰夫下大夫爲考其官名俱爲宰故通得書宰其士則謂之屬而上士中士視旅下士爲會故特於考而亦書宰不嫌無別者或名或字或爵足以別之也宋司城官屬俱來司馬華孫官屬亦俱來直書司城司馬亦其比也至於周公出奔晉祭公來不言所兼之職官其餘自鄭至中士皆不言官職非冢宰及其貳與考則皆略之王子虎卒左傳謂之王叔文公經不言官而國語以爲大宰似未足據也公羊謂宰周公是天子之爲政者案周初周公以大宰攝王事明宰實爲政爲政故通於四海通四海故言官此必魯史所受周禮舊法而君子因之春秋時周之爲政者不必皆大宰矣鄭君周禮注曰百官總焉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何休曰宰猶治也三公之職號尊名也賈公彥解周禮謂取調和之名爾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李巡本爾雅下文又云八蠻六戎五狄與風俗通同又古書言四海或爲四方之通稱是有二義也時蓋百官總於冢宰王既葬而命之出會諸侯會葬先出以侯乎

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 補曰內書子者既葬稱子未葬稱子某此宋子及定四年陳子未葬不名不如子般子野者既出會盟與諸國君列序不得獨出名也

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爲無哀矣 檟木如椁塗之曰殯殷人殯于兩楹之間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宋殷後也補曰注言殷後者解傳堂上爲兩楹間也其實傳亦通言之曲禮曰在牀曰尸在棺曰柩無外事者猶云喪不貳事也殯者以大斂而徙棺也依檀弓喪大記天子之殯菆塗龍輴以椁加斧于椁上畢塗屋諸侯之殯用輴欑至於上畢塗屋大夫之殯以幬欑置於西序塗不暨於棺士之殯見衽塗上帷之菆與欑同字凡柩既殯將葬乃啓之其未啓謂之在殯也疏曰嫌稱子合正無譏故傳責其背殯又悉案傳明經意見其無哀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內女也 補曰疏曰不嫌非內女而云內女也者明內女有書卒之義 未適人不卒此何以卒也 補曰未適人通言內諸未嫁女也不卒者經例因史例也 許嫁笄而字之 吉笄以象爲之刻鏤其首以爲飾成人著之補曰喪服傳曰吉笄者象笄也何休曰笄者簪也所以繫持髮象男子飾也服此者明繫屬於人所以養貞一也字者尊而不泄所以貞別也昏禮曰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又悉案曲禮亦與傳同又曰女子許嫁纓內則曰女子十有五年而笄雜記曰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也字身伯仲叔季猶男子冠而字敢南仲說易女子貞不字直訓字爲許嫁誤易之子當從虞翻說 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 女子許嫁不爲殤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禮許嫁于諸侯尊同則服大功九月補曰何休曰不以殤禮降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補曰周有事故復會諸侯雖王臣及諸侯之世子大夫在焉皆以諸侯包之瀆宋祝柯重丘亳鹹五者皆同義也左傳謂宰孔先歸傳無此意國語似與內傳同何休亦謂宰周公不與盟似皆非 桓盟不日

此何以日美之也爲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 何休以爲卽日爲美其不日皆爲惡也桓公之盟不日皆爲惡邪莊十三年柯之盟不日爲信至此日以爲美義相反也鄭君釋之曰柯之盟不日固始信之自其後盟以不日爲平文從陽穀已來至此葵丘之盟皆令諸侯以天子之禁桓德極而將衰故備日以美之自此不復盟矣補曰疏曰毋雍泉以下是四教之事而論語一匡天下鄭指陽穀者據公羊之文其實此會亦有四教故云從陽穀已來云云也十五年盟牡丘而云不復盟者以衣裳之會不復盟彼是兵車故也又悉案陽穀大朝葵丘兩禁傳本截然明白鄭以兼用公羊者凡鄭君之學主於貫通禮合往往如此劉向說苑曰葵丘之盟特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汪克寬曰首戴定天下之大本洮安天下之大勢葵丘示天下之大法

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 所謂無歃血之盟鄭君曰盟牲諸侯用牛士大夫用豭補曰疏曰衣裳之會皆不歃血以此會極盛故獨詳其事耳洗會云沔血者彼兵車之會故也徐邈云陳牲者不殺埋之陳示諸侯而已下文加於牲上者亦謂活牲非死牲

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 壹猶專也 補曰讀書書以聞之如下所云

曰毋雍泉 專水利以障谷補曰雍遏也說文曰泉水原也管子書稱楚人攻宋鄭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雍泉亦謂此類

毋訖糴 訖止也謂貯粟補曰二注皆公羊文左傳晉盟曰毋雍利毋蘊年

毋易樹子 樹子嫡子補曰何休曰樹立也本正辭無易本正當立之子

毋以妾爲妻 補曰說文妻與己齊者也從女從屮從又又持事妻職也肖古文貴字明妻者貴稱又王之妃太姒大雅稱妻妻手傳曰適妻也孔穎達曰適妻唯一故言妻妾者特也小雅之豔妻魯詩作閻妻或作剡妻鄭據之指厲王后以爲褒姒夫曰妻鄭異是也荀子曰天子無妻謂禮之正稱其通稱則謂后爲妻

毋使婦人與國事 女正位於內補曰此謂妻也亦容母言之如文姜之比戰國秦漢以後母后爲攝主春秋之世見其端矣公羊載四教在陽穀無末句孟子述葵丘五禁亦無末句而文尤詳曰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彼以五命爲五禁此則句別爲禁也左傳不言明天子之禁而載宰孔之言以爲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公羊既稱四教事於陽穀乃云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遂以此盟書日爲危之國語亦記宰周公語戰國策蔡澤亦言震矜國叛皆他國所錄末俗所傳違於經義

甲子晉侯詭諸卒 獻公也殺世子申生失德不葬○撰異曰甲子公羊作甲戌張洽曰甲子不應在戊辰後合從公

羊作甲戌謂左氏作僖陸淳纂例唯云公羊作詭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補曰疏曰弒書時者不正且又未成君○撰異曰殺公羊作弒案此字或作弒
或作殺皆音申志反後閽弒吳子餘祭蔡侯皆同淮南子董仲舒劉向並言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殺王裁以爲當作二十六謂衛
弒完一也宋弒與夷二也齊弒諸兒三也宋弒捷四也晉弒奚齊五也弒卓六也楚弒髡七也齊弒舍八也宋弒杵臼九也齊弒商
人十也莒弒庶其十一也晉弒夷皋十二也鄭弒夷十三也陳弒平國十四也晉弒州蒲十五也齊弒光十六也衛弒剽十七也吳
弒餘祭十八也蔡弒固十九也莒弒密州二十也楚弒虔二十一也許弒買二十二也吳弒僚二十三也薛弒比二十四也蔡弒申
二十五也齊弒荼二十六也其君之子云者補曰據例當直稱子也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重案陳此當言
弒晉子國人不子也諸侯在喪稱子言國人不君之故繫子其君補曰言經爲國人不子之辭也疏曰餘皆云不子
者謂不子于愛之也非前意高謝然曰以子繫國公也以子繫君赧也文烝案加之者錢辭何休所謂起先君之子孫覺曰惡奚齊而
里克之罪不滅此春秋所以斷疑似之邪正盡人情之難言穀梁義最精國人不子何也不正其殺世
子申生而立之也補曰經不正之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補曰言如者朝也桓僖夫人莊以他事行至此始專是朝大國如京師如晉如楚皆朝也
月者疏以爲爲下滅溫疏非也孔廣森說公羊曰公以正月如某或正月至者必月重始月也猶存君之意也案孔說最爲得實正
月存君本公羊又穀梁亦言存公不致者亦從安之之例
狄滅溫溫子奔衛補曰蘇子國於溫溫子即蘇子襄內諸侯天子之上大夫也滅奔皆蒙月月非但屬於滅
晉里克弒其君卓補曰朱子曰里克自不嘗安於奚齊卓之立但不可殺之王樵曰不正其於奚齊見殺則於卓成其
君臣之名以正里克之罪又烝案不日者不正也○撰異曰公羊作卓子及其大夫荀息以尊及卑也
荀息閑也補曰荀息所以爲閑者公羊所謂不食其言也疏曰後君死重發傳者仇牧是卑者所殺此爲尊卿殺之嫌異
也文烝案傳曰死君難臣道也孔父仇牧荀息經並言及傳並稱閑與同義夫柳宗元非國語曰息則君之惑排長嗣而擁非正其
於中正也遂夫不食其言又不可爲信春秋褒之孔父仇牧以讓不能死者耳孔子曰與其進不保其往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補曰有許男從伐不危之故不以爲辭鄭人殺自廷曰桓獨致許者前以諸侯之師伐鄭
未嘗用許師又爲許解楚圍故伐北戎獨致許男不復煩諸侯也以江黃伐陳以曹伐厲以徐伐英氏者桓用師節制如此
晉殺其大夫里克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補曰累者捉坐及之上謂君上以罪延坐君上明其有專
殺之罪罪君不罪臣也申侯之殺已發殺無罪之例此重發之者里克弒逆嫌例有異故重明之也弒逆不可云無罪故不曰殺無
罪而曰罪累上論其事則有小異之經書其殺專以罪君其意一也里克弒二君與一大夫二君奚齊
卓子一大夫荀息補曰國語惠公曰子殺二君與一大夫作殺者不誤左傳此句及此傳作弒皆誤說具隱四年其以累

上之辭言之何也據有罪其殺之不以其罪也補曰非討賊還以凡殺論其殺之
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爲弒者爲重耳也殺奚齊卓子者欲以重耳爲君重耳夷吾兄文
公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其爲重耳弒奈何
晉獻公伐虢得麗姬補曰左傳國語劉向列女傳皆云伐驪戎所得莊子以爲艾封人之子獻公私之
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補曰公羊列女傳同左傳國語以爲姬娣生卓子稚少也麗姬欲
爲亂亂謂殺申生而立其子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夫人
申生母補曰齊姜也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補曰胡何通衛士宿衛之士主守護者冢高墳
謂祭宮宿衛之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於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
麗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世子曰
敬諾築宮宮成麗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飢世子
之宮已成則何爲不使祠也補曰祠者祭之通稱戰國策曰楚有祠者故獻公謂世子
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於君補曰福胙肉君田而不在麗姬以酖爲
酒補曰酖之正字作鴆運日鳥也其羽有毒以畫酒飲之則死藥脯以毒補曰國語曰寘堇于肉賈逵韋並曰烏頭也
獻公田來麗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麗姬跪曰食自
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補曰危坐曰跪亦曰跽曰啓安坐曰坐亦曰居曰處危者直其身安者著於踵爾雅毛詩
傳皆曰啓跪也聲類曰跪跽也覆酒於地而地賁賁沸起也以脯與犬犬死麗姬下堂
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於爲君補曰兩言子者尊辭君喟
然歎曰吾與女未有過切吾與女未有過差切急是何與我之深也補曰王念孫曰
方言曰予讎也予與古字通與我讎我也文烝案言吾又言我者語意猶緩於吾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
之補曰上兩言女此言爾者語音爾重於女也世子之傅里克補曰傳相也何休公羊注曰禮諸侯之子八
歲受少傅教之以小學業小道焉履小節焉十五受大傅教之以大學業大道焉履大節焉文烝案此入學就傳之年大戴禮保傅
白虎通並同蓋自王太子王子以至元士之嫡子皆如是書大傳以爲十三入小學二十入大學又一說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
謂世子曰入自明補曰句絕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
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自明則麗姬必死麗姬
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
吾君以重耳爲寄矣疏曰麗姬又譖重耳故以託里克使保全之刎脰而死補曰刎割斷也脰頸項也

呂氏春秋劉向說苑以爲伏劍死左傳國語列女傳以爲自經故里克所爲弒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補曰傳兩言夷吾不言惠公者因稱重耳故順文稱之觀此傳重耳得正明矣公羊載里克言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長亦謂重耳也又以惠公文公出奔還入皆爲篡特發傳云曷爲不言惠公之入晉之不言出入者踊爲文公諱也謂惠公之入懷公之出文公之入皆不書爲文公諱故也又云齊小白入于齊曷爲不爲桓公諱桓公享國長美見乎天下故不爲之諱本惡文公享國短美未見乎天下故爲之諱本惡謂桓之功足以除篡文則未能頓爲諱惡也案公羊皆失之文公得正嘗言驪姬公見殺本非出經不書惠公之入懷公之弒文公之歸者皆因魯史之舊左傳以爲不告故不書是也

秋七月

冬大雨雪補曰以大爲異也不月者蓋歷月○撰異曰雪公羊作雹徐彥曰左氏作雪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撰異曰陸淳纂例曰丕公羊作邳案今公羊不作邳徐彥公羊疏陸淳纂例並曰左氏經無父字段玉裁曰左傳言丕鄭者四又言父則其經無父字明矣案今左經皆有父汪克寬曰傳但言鄭者省文如丕鄭父胥甲父但言丕鄭胥甲業祁瞻但言業祁汪說亦通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補曰就曰重發傳者此里克同黨恐異故發之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補曰姜氏聲姜也言及者以夫及婦也不致者此亦離會又會桓寅柯以下同

秋八月大雩雩月正也補曰亦適九月言之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補曰龍見而雩常祀不書書者皆以旱也故得雨則書以月爲正也不得雨則書旱明旱災成何休曰公羊書雩者善人君應變求索也不雩則言旱旱而不害物言不雨也就如穀梁說本不雩何以明之如以不雨明之穀旱而不害物何以別乎鄭君釋之曰雩者夏祈穀實之禮也旱亦用焉得雨書雩明雩有益不得雨書旱明旱災成後得雨無及也國君而書旱雖有不憂民事者何乃廢禮本不雩書故顧不能致精誠也旱而不害物固以久不雨別之文二年十年十三年自十有二月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是也穀梁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以文不憂雨故不如僖時書不雨又所以不閔雨者素無志於民性退窮而不明又見時久不雨而無災耳補曰爲災言旱不爲災言不雨左氏公羊皆同公羊以別災與異

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撰異曰三月各本作正月惟唐石經作三月與左氏公羊同王引之曰據杜氏長曆正月辛丑朔三月庚午朔則作三者是今據改正

夏楚人滅黃補曰不月者黃實前之敵後之變江大羣舒等皆夷狄也故滅皆時傳於敵變略言之於宣十五年發例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補曰言便於伐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宗諸侯謂諸侯宗之補曰注以宗爲尊非其義風俗通曰宗長也字林曰主也言彼求與中國會盟而中國受之則當赦庇之我既主諸侯爲長可因其遠而不能救乎管仲恐桓霸盛極而衰欲以及遠故勸使弗受管子書以爲管仲垂死勸桓公歸江黃於楚蓋記者傳聞之誤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補曰伐江在文之篇傳因黃事連言之耳又疑上經伐黃穀梁作伐江先儒無說莫能明焉穢曰案史記管仲卒在桓公四十一年當魯僖十五年與傳不合又丞案史記不足據而左傳是年冬管夷吾平戎于王亦與傳異或平戎事在前年也傳以記管仲死者明管仲在猶能救故君子閔之也閔其貪慕伯者以致滅補曰閔黃卹以病桓也黃與弦皆以近楚被滅而黃列桓盟爲春秋所閔故滅弦非桓病滅黃乃病也桓懷之喪至城緣陵而辭始著而其端見於不救黃則當管仲之殁也其機伏於盟貫則以違管仲之言也卹此一事前後貫通足明桓公之盛皆由仲父之功歸管夷吾名氏不見於經而經意可知矣董仲舒曰弗能察寂若無能察之無物不在穀梁之於春秋善察者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撰異曰杵公羊作處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鹹衛地兵車之會也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緣陵杞邑補曰就曰左氏以爲淮夷病杞公羊以爲徐莒脅杞案此亦城而遷之邑卽國也何休曰外城不月者又言諸侯非內城明矣案城虎牢城成周皆時者皆同義城杞上有五月亦不蒙之左傳事在六月如亦時矣其曰諸侯散辭也直曰諸侯無大小之序是各自欲城無總一之者非伯者所制故曰散辭補曰杞雖未滅而國已危城緣陵以遷之宜列序其人以見美言諸侯而不序是散辭也散辭與二年專辭若相對其實城邢不必列序而序此嘗列序而不序正與元年文相對也文七年傳曰略之散辭郎是略互相備也嘗論之城楚丘及戍陳戍虎牢歸粟皆伯者之大美事故皆爲內辭城邢城緣陵城杞城成周皆伯者之尊當美事故其文皆以列序爲嘗邢緣陵之等所以異於楚丘者一是與滅一但持危也戍與歸粟所以有異於城邢緣陵等者危而城之城之而事已畢有嘗而以衛守之有急而以粟賙之其功大於城也據左傳城成周本是罷戍而城之昭二十七年晉致諸侯之戍于周三十二年王請於晉令諸城以罷戍晉人之謀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是城不及戍之爲也若然城成周書成周不書者彼時晉霸衰弱兵力不足不欲與戍陳戍虎牢同辭故也左氏謂晉致諸侯之戍魯人辭以難是謂魯不在故不書若然城楚丘魯若不與亦將不書乎城邢無魯又

何以書也此左氏闡譏之失也聚而曰散何也據言諸侯城則是聚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言諸侯城則非伯者之為可知也齊桓德衰所以散也何休曰案先是盟亦言諸侯非散也又穀梁美九年諸侯盟于葵丘鄭散何以美之邪鄭君釋之曰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九月戊辰盟于葵丘時諸侯初在會未有歸者故可以不序今此十三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而冬公子友如齊此聘也書聘則會固前已歸矣今云諸侯城緣陵而不序其人明其散桓德衰矣葵丘之事安得以難此補曰衰者從大差小之謂桓之末年功成志怠女子小人為政德日衰以迄於亂左氏引書所謂欲敗度縱敗禮也春秋明帝王之道貴教義之事既以諸侯救桓深以其縱欲不終為惜故傳特明之不復言杞遷者亦略之也如非諸封杞者杞不言入非封明也○趙鵬飛曰脩內者王脩外者霸何謂內根諸心之謂內何謂外備於物之謂外王霸之道均依仁杖義也均伐叛討逆也均安中國攘夷狄也而王以王霸以霸何哉內外之異也脩內者進脩外者勞故王者之脩無勤怠而霸者之脩有勤怠

夏六月季姬及繒子遇于防使繒子來朝遇例時此非所宜遇故譏而月之補曰季姬魯莊公女周法字稱於叔故傳女未應有稱季者又之嫌兩子叔姬則傳女也○撰異曰繒左氏公羊作鄫故春秋皆然左氏亦或作繒周語晉語鄭語繒鄶並出戰國魏策漢書地理志作繒遇者同謀也魯女無故遠會諸侯遂得淫通此亦事之不然左傳曰繒季姬來寧公怒之以繒子不朝遇于防而使來朝此近合人情補曰疏曰傳例曰遇者志相得也今云同謀者以淫通與盟會異故發傳又孫案莊疏以淫通解同謀非也同謀時一答有淫事而不可以同謀為淫此謂男女同謀卿下使繒子來朝一句是所謀也此遇亦是不期而會之辭志相得之義而云同謀者非謂遇有二例正以男女不應志相得為其同謀所以相得猶下文云請己亦非謂朝有二例以此朝則有請己為夫人之事故使之也季姬稱字者呂大圭曰女子許嫁笄而字豈其許嫁於繒而未歸者乎程端學以為雖未許嫁既笄則字也莊以左氏穀傳疑魯女不應遠遇諸侯案徐彥公羊疏曰何氏以為鄫魯相近復使交通男女之情風流應合末世無禮容或有之此言足匡范失下年經書歸繒而此經季姬直字不繫繒又以內及外以女及男異於齊高固以夫及婦明左傳為不然矣後篇子叔姬單伯之事左氏亦不如而別為說皆不可據來朝者來請己也使來朝請己為妻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婦人使夫異於君使世子故重發非正之例文孫案此句季姬無禮謂以病繒子也補曰此句謂言使又以病繒子病其為大國未嫁女加以非正之事也女既男男亦悅女則有苟合之事故病之與病齊襄同義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沙鹿晉山劉向曰鹿在山下平地臣象陰位也崩者散落背叛不事上之象補曰范以鹿字并為山名依杜預異傳直言晉亦未是說在下不繫國者崩舉山名則國可知趙匡以為山自有崩者是也公羊沙鹿崩山並為天下記異孫覺以為書之如內辭者王道大一天下之人曾反皇極則天見其變而日食星孛地見其妖而川竭山崩所以召之者在於天下所以應之者獨於四海雖在於國不得者其國孫氏之論甚美傳無其意聊記之耳○撰異曰陸淳纂例曰鹿公羊作鹿上鹿字畫麓之誤陸所見穀梁左氏皆作麓也故又引春秋傳沙麓崩林屬於山為鹿鹿山足補曰鹿之正字作麓古文作禁說文木生平土曰林山足曰麓麓亦林也別所生異其名耳周禮有大林麓中林麓小林麓沙山名也補曰此鹿屬沙山為詩言旱麓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補曰案公羊曰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此邑也其言崩何壅邑也何休曰壅者陷入於地中此傳不言邑名而以為山足之林無崩道而崩即隱三年傳厚曰崩之例是亦以崩為壅陷與公羊不異不得但如劉向散落之解也張洽曰詩所謂高岸為谷是譬孔穎達曰水經注言元城縣東有五鹿墟墟之左右多陷城郡國志曰五鹿墟故沙鹿是矣又曰左氏稱晉卜偃云期年將有大咎此時五鹿地陷屬衛不屬晉也據書又云晉史卜之其繇陰為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則因王氏後居元城而附會之說之無實矣文孫案沙鹿時屬衛姜實王夫之顧棟高江永皆云其日重其變也補曰趙汸曰地陷視山崩為變尤重故詳其月日以別之

狄侵鄭

冬蔡侯肸卒補曰蔡穆侯諸侯時卒惡之也補曰此發通例惡之故略之甚也疏引鄭釋廢疾曰肸父哀侯為楚所執肸不附中國常事楚父讎故惡之又孫案此即何休說也不書葬者疏謂或是失德或是魯不會言魯不會是也言失德非也凡時卒惡之與失德不葬各為一例去葬之罪最重時卒之譏較輕時卒不可去葬不葬者魯不會也去葬亦不須時卒則所譏一事不再譏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補曰孔廣森曰月者正月也又孫案再朝不致猶安之

楚人伐徐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牡丘地名補曰當云地闕國語曰桑五鹿中牟蓋與牡丘以衛諸夏之地管子中牟下有鄭牡丘作社丘○撰異曰陸淳纂例曰左氏陳侯下又有衛侯公羊亦有衛侯而在陳侯之上案陸所見穀梁無衛侯與今異今公羊亦異程端學往往據之兵車之會也

遂次于匡匡衛地也時楚人伐徐匡衛地補曰時楚五字衍甚遂繼事也補曰重發傳者時齊桓德衰兼發異也

次止也有畏也畏楚補曰疏曰復發傳者前次于匡欲救徐恐楚以為今而畏楚故別發之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諸侯既盟次匡皆遣大夫將兵救徐故不復具列諸國補曰公孫敖公子慶父子孟穆伯也大夫不序者何休曰起會上大夫君已目故臣凡也范注本杜預書疏何氏為明了又以前征伐自諸侯出外皆略不言其與內異又但此處則本不書目將如何氏說也大夫下無帥師文者又以前則外不言某帥師且無帥文在上使內可知也又以前則外臣用兵帥某師此不言諸侯之帥者者若諸侯自將也若目臣凡不直言諸侯之大夫帥師必稱出公孫敖會於上者嫌與諸侯之前目後凡不嫌出公者同所以別於君也許會亦得言大夫者因大國連言之也言及者由內及之上言公會不嫌於內為志也善救徐也補曰重發傳者疏曰徐叛楚即齊為楚所伐嫌救非善故明之

一〇〇

夏五月日有食之夜食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徐邈曰案齊桓末年用師及會皆危之而月也于時霸業已衰勤王之誠替於內震矜之容見於外隅書兆動接危理故月衆國之君雖有失道未足爲一世興衰齊桓威攝羣后政行天下其得失皆治亂所繫故春秋重而詳之錄所善而著所危云爾補曰此伐楚與國以緩徐寇也書衛師者蓋與次聶北同義齊師當亦同疏曰錄所書者葵丘者日以謹其著所危者此年書月以見衰文烝案震矜之容用公羊語

八月螽螽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嫌僖公憂民之重災不至甚故明之唐石經初刻亦無螽字

九月公至自會莊二十七年傳曰桓會不致安之也而此致者齊桓德衰故危而致之補曰致之已變常例足以見危不須復加月月者已備二時從伐楚例公羊以爲久故致當是以久加月也下有季姬歸又當月

季姬歸于繒補曰孫復曰不書逆者微也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補曰加之者與仲子同左傳曰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罪之謂書以罪之杜預曰聖人因天地之變自然之妖以感動之神道助教唯此爲深也案論語曰迅雷風烈必變晦冥也補曰爾雅同訓毛詩傳曰晦昏也昧也義亦相近冥者爾雅毛詩傳幽也說文幽也公羊訓晦字亦同而意與傳異傳云晦冥也與成十六年傳互相備此但釋晦義故曰晦冥也彼具釋書晦義故曰日事遇晦曰晦與書朔同例彼疏云舊解以爲僖十五年傳曰晦冥也者謂月光盡而夜闇不謂非晦日也舊解是也公羊曰春秋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其釋二晦皆曰晦者何冥也何以書記異也何休以爲晝日而冥證之他書如史記秦本紀六國表日食晝晦如呂氏春秋云日有鬭蝕有晝盲如爾雅云霧謂之晦此等皆合公羊之意與穀梁檃然不同矣漢書五行志劉向說穀梁二晦皆用公羊楊疏則謂二晦一同公羊一同左氏不從舊解之義孔穎達亦謂此年穀梁與公羊同其說皆誤孔廣森又竊繹之據史記日食晝晦謂春秋兩見晝晦皆適當月晦由食既之甚乃然其言尤鑿竊以晦爲月盡朔爲月一日始蘇觀文與矣成十六年六月丙寅朔甲午晦此年下有正月戊申朔推算易矣至於日食晝晦春秋書食既而已呂氏之日鬭晝盲爾雅之霧則春秋未有書者公羊之說何可通乎汪日楨語予此疏誤解其實自前漢公羊盛行已失其旨震雷也補曰公羊謂雷電擊之夷伯魯大夫也夷謚伯字補曰據左傳是展氏之祖父也注本杜預杜又曰大夫既卒書字劉敞葉夢得以爲夷是氏非展氏也因此以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明夷伯之廟過制故因此以言禮補曰疏曰傳歷言天子以下廟數以爲過制故震之文烝案注疏非傳意傳因大夫有廟備言之耳公羊桓二年何休注曰所以必有廟者緣生時有宮室也孝子三年喪畢思念其親故爲之立宗廟以鬼享之廟之爲言貌也思想儀貌而事之鄭君詩箋曰以生時之居立宮室象貌爲之祭法注曰宗廟者先祖之尊貌也天子七廟祭法曰王立七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有二祧遠廟爲祧補曰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也見聖證論馬昭難王肅語案逸周書作雒曰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大廟者后稷廟宗宮文王廟考宮武王廟蓋成王時止立此三廟至其後有親廟四乃合爲七廟京雒邑當皆同制故喪服小記曰王者立四廟而韋玄成等議及石渠論及白虎通之文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其言正相符同公羊成六年何休注曰禮天子諸侯立五廟受命始封之君立一廟至於子孫過高祖不得復立廟周家祖有功尊有德立后稷文武廟至於子孫自高祖已下而七廟如何氏之說受命王立一廟者通禰也成王立三廟者周禮也然則武王始受命立二廟數二廟三廟以外不必盡不祭廟則止此矣鄭君盧植說二祧並以爲文武今案文穆也武昭也四親廟父昭則子穆父穆則子昭孫如祖班通爲三昭三穆周禮守祧奄八人據七廟及姜嫄廟言之蓋周公制禮豫爲立法如此諸侯五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補曰如魯祭文王鄭祖厲王則皆謂之周廟卽始封君所立一廟也不入五廟數凡始封君不必皆祭一世廟則一而已大夫三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補曰盧植以爲天子之大夫何休亦曰天子卿大夫三廟鄭義則通列國也天子諸侯大夫廟數王制禮器皆同王制說三廟亦有大祖之廟與祭法異者蓋據諸侯之支子其繼爲大宗者得立始祖廟小記大傳所謂別子爲祖繼別爲宗重大宗也異姓大夫容有爲始國公子之後者韓詩外傳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爲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丘命爾爲司寇是孔氏以弗甫爲大祖廟數弗甫者宋湣公之適長子既讓國亦別子也鄭君解別子兼謂始來在此國者解大祖又兼非別子而始爵者其義益備亦容或然耳凡別子當身皆一廟其後有三廟此廟不入數若魯三家之桓公廟是也士二曰考廟王考廟補曰何休曰天子元士二廟諸侯之卿大夫比元士二廟諸侯之士一廟文烝案王制禮器說士一廟鄭君以爲祖禰共廟卽祭法云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是也士亦容有大宗而無大祖廟者公子之重視大夫唯大夫乃得祖之也大夫士有廟皆必有主從通典徐邈說魏書清河王懌議爲得也又案祭法天子諸侯一壇一墠大夫二壇適士一壇有禱則祭大傳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是皆不立廟而得祭者官師之王考無廟而祭至於天子諸侯去墠爲鬼大夫適士去壇爲鬼官師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鄭君以爲凡鬼者薦而不祭比而觀之可見古人追養繼孝之道矣後人泥程子張子之言但知高曾祖禰皆當通祭遂疑古之道不即乎人心是惡識禮意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雍曰德厚者位尊道隆者爵重故天子遠及七世士祭祖而已補曰疏曰光猶遠也卑猶近也文烝案光與廣同二字古通用荀子作流澤廣流澤狹也德厚者流澤於後遠故百世不毀祖考廟及二祧是也德薄者流澤於後近故親盡高祖則毀四親廟是也又諸侯無二祧大夫無顯考祖考士無皇考亦是以德之厚薄爲差也雍注不解德字流字之義而飾以浮辭則下文三語不相承接三德字有二解矣是以貴始補曰謂始封者德之本也補曰疏曰所以貴受封之君者由是德之本也文烝案諸侯以厚德爲本本在始封言始封之德厚自天子七廟以下大戴禮禮三本荀子書皆略同皆不言一廟始封必爲祖若契爲殷祖稷爲周祖補曰案周公爲魯祖大公爲齊祖亦是也疏曰祖謂廟不毀文烝案卽祭法之祖考廟也必爲祖是貴之此所謂流光又左傳晉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如魯語祭法謂黃帝顓頊以下又王世子有先聖先師之奠亦準斯義

冬宋人伐曹補曰許翰曰同盟始自相攻桓不能一矣

楚人敗徐于婁林婁林徐地補曰敗人而稱人者楚無師也言敗不言戰例在昭十七年傳前後文稱徐人此從其常稱者徐之稱人曹以吾故今爲楚敵彼無以不得援夷以自重故亦不得人之何休曰不月者略兩夷狄也夷狄相敗志也補曰相敗雖是夷狄亦重其事而志之志者經例因史例也二句與宣十六年傳直言同災志也同意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韓晉地獲者不與之辭諸侯非可相獲補曰疏曰不與之辭宣二年傳有明例今言之者嫌晉侯失衆與秦得獲故注顯之欲明亦不與秦獲也范別例云凡書獲有七謂莒拏一晉侯二宋華元三鄭公子濕四齊夏齧五齊國書六麟七於晉侯著失民之咎於公子濕彰公子之病於華元表得衆之辭於拏顯公子之絀餘不發者從可知也文烝案獲爲不與之辭惟施於兵獲獲麟不入例范非也此言獲不言以歸者傳例曰以歸猶愈乎執也秦非夷又非入滅晉君雖見獲可不諱也不言獲晉侯夷吾者名以表獲既言獲不須名也公羊曰君生得曰獲韓之戰晉侯失民矣補曰於此戰見其失民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補曰民未敗而君獲謂不言晉師敗績但言獲晉侯是著晉侯之失民也言獲則師敗可知不沒其事之實特其立文不言敗若未敗然所以與宋華元壹衆相救之文相對又以别於蔡侯有釋文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劉向曰石陰類也五陽數也象陰而陽行將致隊落補曰疏引異義載穀梁說云隕石于宋五象宋公德劣國小陰類也而欲行霸道是陰而欲陽行也其隕將拘執之象也左傳曰隕星也○撰異曰隕說文石部引作磒先隕而後石何也據莊七年星隕如雨先言星後言隕隕而後石也聞隕後乃知是石于宋四竟之內曰宋補曰對下宋都言後數散辭也耳治也隕石記聞也聞其磒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補曰疏曰范取公羊爲說磒字說文玉篇字林等無其字學士多讀爲碩穀公羊古本並爲碩字張揖讀爲磒是石聲之類薈如幾曰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加以一字太詳減其一字太略東諸折中簡要合理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是月隕石之月劉向曰鷁陽鳥也六陰數也象陽而陰行必衰退補曰疏引鄭君云六鷁俱飛得諸侯之象也其退示其德行不進以致敗也得諸侯是陽行也被執敗是陰行也董仲舒劉向賈逵皆曰鷁水鳥孔穎達引考異郵云鷁者毛羽之蟲生陰而屬於陽又引洪範五行傳曰鷁者陽禽文烝案莊子曰白鷁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司馬彪曰相待風氣而化生也左傳說此曰風也五行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恆風○撰異曰公羊音義是月如字或一音徒兮反陸淳纂例曰是公羊作提謀也孔廣森讀从提鷁依唐石經作說文此字左鳥右兒引春秋傳六鶂退飛或作鷁今字多作鷁穀梁公羊皆然左氏音義鷁本或作鶂陸淳纂例鷁左氏公羊作鶂是月者決不日而月也發著石日補曰月故言是月若不言是月則嫌與戊申同補曰此猶丙戌決日義之文舊史本亦書日君子改言是月公羊曰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孔廣森春秋初學記鷁屬子注雖與是石月異傳異六鷁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也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補曰先後耳目之義與公羊同故注全用公羊語大戴禮夏小正傳曰先言隕而後言麋者何也見隕而後數其麋也先鳴而後鳩何也鳩者鳴而後知其鳩也小正文多如此則春秋此等之文因乎古家子曰石無知之物鷁微有知之物補曰微小也夫知者於人之稱也自人言石鷁則一無知一小有知矣若謂石己非星其本是星鷁以風化退以風退則皆非耳目所及亦不可言有知無知也是故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君子論而識之流而不息合同而化君子存而不論石無知故日之石無知而隕必天使之然故詳而日之補曰二十二年傳曰日卑遇朔日朔鷁微有知之物故月之鷁或時自欲退飛耳是以略而月之補曰猶沙鹿無崩道而崩則日梁山有崩道而崩則不日也此夫子自述之言足以明日月之例有所加損此爲損則彼爲加矣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補曰此君子是夫子況論語曰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此所謂正名者董仲舒說聖人正名於言無所苟即引此經石鷁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補曰盡其辭或先或後或日或月皆不苟也石無知鷁微有知人則自提之良知以至於知者之無不知皆盡於物者也物有差別猶必不苟記錄人事更當何如此通究春秋修辭之意故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不遺微細故王道可舉補曰亢爲人頸引申之爲高也舉也舉王道者劉向所謂三代聖王死而其道盡留於春秋也春王禮也春秋王法也因王禮之舊作王法之書此素王之說所自起而公羊家亂周王魯之謬言亦萌芽於是焉韓子詩云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爾雅釋魚定非磊落人此云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舉者務大而釋小舉者之事也即小以見大聖人之心也耳治目治之異無知有知之分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故春秋王法不越乎此亦猶易繫辭興於鳥獸乃冠風雅之首皆孔門之教也羅願釋穀梁以爲違辭適宜一安取王道不考甚矣此大句亦夫子之言與十九年梁亡傳皆見一經大指在左氏則曰非聖人誰能脩之在公羊則曰君子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在傳則直述聖言也學者詳焉民所聚曰都補曰國所治處衆之所歸也都聚也聲爲訓廣雅曰都聚也又曰都大也又九年傳曰京大也衆大義近都京意同故左傳萇弘曰毛得以濟侈於王都王子朝曰惠襄辟難越去王都是京師謂都猶諸侯之民都故風俗通曰天子治居之城曰都舊都曰邑廣雅又曰都國也引伸之下邑民居聚者皆曰都亦取聚義以明大於他邑故古稱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而周禮四井爲邑以至四縣爲都其等差猶是也傳不言爲王者後記異又不言故宋者略之從可知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季友桓公之子大夫日卒正也補曰疏曰重發之者嫌其有罪此則顯其得正故兩發之稱公弟叔仲賢也補曰叔也仲也舉中言之弟者貴稱字以表德故足明賢此又及公弟叔肸是也此不如叔肸稱弟者疏曰季子雖賢兄己卒也公羊於此亦曰賢也陸淳闕於師曰季友之殺叔牙變父義也臣閔立僖權也夫以義滅親以權正國中人之所感故於其卒褒之明其得反經合道之義也大夫不言公子公孫疏之也補曰公子公孫繫君爲號王親者也奪其親辭是爲疏之仲遂仲嬰齊是也疏曰傳因季友之賢發起其例

夏四月丙申繒季姬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大夫日卒正也補曰疏曰又發之者以其名而不字又非罪非賢故重發之文烝案魯比三喪於禮皆爲父族周內史對宋襄公謂今茲魯多大喪者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補曰杜預曰臨淮郡左右董仲舒曰邢未嘗會齊桓也附晉又微晉侯獲于韓而背之董義未知何據貫賜穀爲諸侯皆至公羊所同也邢是齊所存不應不與兵車之會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補曰英氏猶潞氏也陸淳曰古者一字不成文辭皆以氏字配之姜氏子氏以氏配姓也季氏臧氏以氏配族也棸於賜氏以氏配名也仲氏叔氏等以[illegible]伯氏之言以氏配字也咸赤狄潞氏以氏配國也英氏[illegible]以氏配親也

夏滅項補曰不日者既爲齊諱文從略異於譚遂或亦夷國歟孰滅之桓公也補曰何休曰以言滅知非內也文承齊人伐英氏相接與齊人突左傳非也何以不言桓公也據莊十年齊師滅譚稱齊師爲賢者諱也補曰承上齊人言滅則是桓公可知故可爲諱凡諱皆不沒其實也薦楚曰滅傳殤言遂今不言遂知是諱文項國也不可滅而滅之乎桓公知項之可滅也知攻昏易何滅亂而不知己之不可以滅也霸者存亡繼絕國拚彌縫弟義不可滅人之國補曰注解不[illegible]滅宜在上滅之乎下時桓霸功已成故言霸者所不可滅之事而仍爲滅之乎桓公於項有可滅之勢遂忘此義耳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補曰滅是惡事何借以爲賢君子惡惡疾其始綷其始且得不終於惡邵曰謂疾其初爲惡之事不欲彰於人之善善樂其終學賢者終其行也邵曰謂始有善事則終身善之補曰兩注各前說皆本何休邵兩說則又公羊惡惡短善善長之說也古之教者長善而後救失古之學者亦[illegible]所以復禮聖賢論善惡之際往往如此桓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邵曰存亡謂存邢衛繼絕謂立僖公所以終其傳補曰存亡謂城邢城楚丘城緣陵亡者已亡邢衛將亡皆桓所存左傳國語並言齊桓存三亡國韋昭亦指魯邢衛韋不誤杜未必然當以公羊何休說指邢衛杞也[illegible]所謂春秋之義以功覆過除罪傳桓字下各本皆有公字蓋涉公羊而衍[illegible]唐石經刪正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卞魯地○據異曰卞俗并字陸淳纂例曰公羊左氏或作弁國語曰魯有弁費檀弓有弁人

九月公至自會補曰桓會不致所今致會桓公德衰威信不著陳列兵車又以滅項往會反以久始還僖年乃反故往還皆月以危之補曰月者衡[illegible]十九年同此載十九年久故盟而月則會無所月然往月致月有懼之例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此不正其日之何也據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不書日補曰不得獨據夷吾又其不正前見矣補曰既有所見還依常在時卒例當云據例不日其不正前見矣例與子般卒傳同彼言其見於後者此則言其見於前者兩處發傳餘從可推公羊哀三年傳曰春秋見者不復見意正相類又以明君子大居正非以齊桓功德之盛遂不論其正不正也其不正之前見何也以不正入虛國故稱嫌焉

爾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取了無公子虛邪謂齊無人陳例曰以要[illegible]嫌也

眉注坿列

第十九葉十七行臧琳曰今本玉篇有[illegible]字蓋孫强等增加

穀梁補注十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春秋僖公經傳第四補注第十一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撰異曰公羊宋公下有會字孔廣森曰衍字也

非伐喪也。伐喪無道故謹而月之補曰非實也疏曰僖伐書月推施於內今亦施之於外者齊桓以安危所繫故書月以表之宋襄欲繼齊桓之業故亦謹而月之

夏師救齊。善救齊也。補曰疏曰以會首與齊仇讎恐救之非善故發例文烝案重發傳者嫌內兵獨救義異也疏非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甗齊地補曰上稱宋公此稱宋師宋公與伐而不與戰也公羊以此解戰上言伐之義

戰不言伐。補曰疏曰春秋之例戰伐不並舉此上有伐文今又言戰是違常例案公羊曰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

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何休曰戰言及者所以別客主直不直也故文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兩不直故不云及今宋直及與實在宋非所以惡宋也卽言及爲惡是河曲之戰爲兩書乎又穀梁以河曲不言及略之也則自相反矣鄭君釋之曰及者別異客主耳不施於直與不直也直不直自在事而已義兵則客直宣十二年夏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是也兵不義則主人直莊二十八年春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是也今齊桓卒未葬宋襄欲與霸事而伐之於禮尤反故反其文以宋及齊卽實以宋及齊明直在宋邲之戰直在楚不以楚及晉何邪案晉戰于河曲不言及亦其事略耳故略其先後補曰疏曰鄭云邲戰直在楚者公羊意如此故據之難何休文烝案言戰先言伐亦是惡宋可知傳省文也劉向左傳齊桓無適子實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大子而雍巫因寺人貂有寵爲無虧請又許之無虧者長庶也上伐是齊立無虧而宋納孝公此戰是齊人既殺無虧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戰當時一伐一戰同役異情但君子承史脩經專舉大義事之細曲多在所略史書伐齊戰甗伐喪之罪無所可逃經因存月以表之反其及文以惡之伐戰並舉又寫其意使後人讀此卒後葬前之文而宋襄伐喪之罪公羊者則其事之細曲固不必論有欲詳考之者而孝公之不宜納亦足明矣聖人之經簡易正大而曲折微妙之情在其中家鉉翁說晉荀吳伐鮮虞曰存大節而略細故春秋法也此言最是學者當一以穀梁斷之

狄救齊。善救齊也。補曰疏曰春秋能救中國文烝案重發傳者嫌與諸夏異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暨乃易牙爭權五公子爭立故危之補曰注上句公羊下句左傳

冬邢人狄人伐衛。狄其稱人何也。補曰據嘗言邢人及狄如晉人及姜戎春秋亦有不稱人而不言及者伐秦伐晉之白狄伐吳之淮夷是也但姜戎白狄淮夷皆複字或言及或不言及皆可成文若狄則單字不稱人則必言及旣言及可不稱人矣陸淳杜預趙匡張黃仲炎吳澄程端學等以爲狄稱人者便文與邢人衛人不如傳文可言及也所以有不成文者衛子曰累而成文名之曰也字之陋傳也異言人衆言山衆言水曾其類

善累而後進之。補曰善累三而後進文宣二年疏杜楚人不於救稱人而於伐稱人謂之書進也故與稱人不同也疏曰稱人爲進夷狄之文此救齊人則與中國文同非其救前已有善事不得遽進

伐衛所以救齊也。何休曰卽伐衛救齊當而舉如伐楚救江矣又衛以爲江遠楚近故伐楚救江今狄亦近衛而遠齊其事一也義異何也鄭君釋之曰文三年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兩舉之者以晉未有救江文故明言之今此春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狄救齊冬邢人狄人伐衛其爲救齊可知故省文耳事同義又何異補曰傳以是春衛伐齊是夏狄救齊今狄又伐衛故言所以救齊申釋伐之所以爲善也此經自不得有救文

功近而德遠矣。伐衛功近耳夷狄而憂中國其德遠也補曰狄有何功德可言近遠指衛齊尤曲汪非也此句謂齊桓也桓之功近在中國而桓之德遠及於夷狄故狄與邢共救之也君子於齊桓之歿未忍忘之此及下二十年兩稱狄人傳於此曰伐衛所以救齊功近而德遠於二十年曰邢小其爲主何也爲主乎救齊明夫救齊一事深著聖意文施於進狄而義起乎崇齊木瓜之思下衰之志固若是其章章也夫宋襄桓以霸者也邢衛則齊桓所存也宋與衛伐齊而邢狄能救之齊與狄盟于邢而衛卒滅之故春秋自伐齊至於滅邢一宋衛而著邢狄屢書不一書其意皆相貫也何休孫復以爲狄稱人者善救齊孫覺曰傷中國而罪諸侯也中國無道則孔子欲居九夷諸侯伐齊狄能救之則進之曰人皆所以傷中國也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補曰滕宣公也宋公稱人者執有罪也執諸侯自戎執衛侯赤以外皆不名滕獨名滕自昭滕以前卒皆不名獨名於其執蓋狄道正長滿不以名通史於此書名見非正也趙鵬飛曰齊桓之伯執不及君已爲滿矣宋襄效之而執虐人之君其能免乎程端學曰出乎爾者反乎爾故楚執宋公矣文烝案執諸侯大夫嘗例皆時書如何休說此月者惡宋襄無道又前此執虞公爲執之變文此乃執君之始也故謹之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曹南曹之南鄙補曰蓋國之南近都城○撰異曰宋公公羊作宋人陸淳從公羊

繒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繒子用之。○撰異曰上繒子汲古閣公羊作鄫人誤唐石經亦作鄫子

微國之君因邾以求與之盟。與曹南盟也補曰之盟是盟也謂上曹南盟卽解此經盟字孔廣森曰不言如會者未至曹南也邾在曹東繒西將如曹南道出其國

人因己以求與之盟己迎而執之惡之故謹而日之也。補曰惡邾子故執特謹日嘗不論及用也蓋人者從衆辭例凡執諸侯爲衆辭者皆是實其執有罪此執言用邾惡見矣者雖爲衆辭無嫌於罪繒而與邾

用之者叩其鼻以衈社也。衈者釁也取鼻血以釁祭社器補曰疏曰論語云以杖叩其脛則叩謂擊也文烝案苑言釁器非也衈社者以血釁社謂祭社也周禮小子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鄭衆曰珥社稷以牲頭祭也鄭君曰珥讀爲衈祈或爲刉刉衈者釁禮之事也山海經祈聃用魚郭璞曰以血塗祭

爲聊聊亦聞字也公羊曰叩其鼻以血社左傳曰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何休曰不言社者本無用人之道言用之已重矣故絕其所用處也又案用人甚無道亦蒙曰也繒子不名異於蔡世子友者繒子倒不記卒此以被用記耳雖爲會盟不得名趙汸曰小國之君不卒則亦不名故邾戕繒子亦不名其說是也

秋宋人圍曹補曰沈棐曰伐齊盟曹南從宋者惟曹邾耳曹以親諸侯可也而專事威强欲以力争不亦難乎

衛人伐邢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會無主名內卑者也四國稱人以卑者也杜預曰地於齊齊亦與盟補曰案左傳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楚人鄭人時之班次與襄五年吳人繒人亦同但吳班多在末以不稱人殊會爲常文故其稱人序繒上者可別見義楚班本不定稱人而序或在末或不在末皆爲常文無他義也卑者盟不日宿月此不月者以楚初與盟故略之甚○攈異曰公羊作公會唐石經左氏同趙汸曰會有敢四公子之嫌然孝公世仇敵此盟決非公往

梁亡自亡也補曰實是秦滅而以亡爲文明其自亡也疏據下文役之文謂梁之土地必爲人所取似同公羊魚爛而亡亦同左氏秦得之也湎於酒補曰飲酒齊色曰湎淫於色補曰荒放於妻妾心昏耳目塞補曰言君以湎淫致昏塞上無正長之治補曰正長通言鄉大夫正亦長也謂官之長也周禮曰建其長立其兩建其正立其貳對文析言之耳疊言以圓文則不別此言長官不專其事大臣背叛補曰言無忠臣民爲寇盜補曰言有亂民也兼此數者必亡之道梁亡自亡也補曰言以其如上所云故爲自亡如加力役焉湎不足道也如使伐之而滅亡則淫湎不足記也使其自亡然後其惡明補曰言湎誨淫色以下五句此二句承上自亡又言之春秋亡國多矣而此與紀侯大去皆不加力役紀實而滅天也所謂君如彼何哉蓋爲善而已故書曰紀侯大去其國閔之而全之也梁湎而亡人也所謂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故書曰梁亡罪之而著之也事此二義則餘皆可推春秋其至矣乎傳其備矣乎張洽曰春秋變法以書諸侯自取滅亡者有二晉人執虞公猶言兵已加顯而不自知也梁亡言國自亡而不之譽也此胡氏所謂如化工之賦形異於畫筆之肖像張略本蘇轍說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補曰此下皆夫子自述之言也不言子曰者傳省文疏曰不葬有三爲齊桓諱滅項之類是改舊也梁亡鄭棄其師之屬是因史之文也文柔案加損者猶史記云筆削也正名者即論語答子路爲政必先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朱子或問用馬融說以爲使事物之名各得其正而不紊是也君子於春秋史之文有所加損以其名不正故加損以正之孟子引夫子之言曰其義則丘竊取之而非子以爲春秋遵名分即此謂也其或在史舊文已足見義其名既正不須加損則此梁亡鄭棄其師之屬是也劉知幾引汲冢瑣語晉春秋獻公十七年鄭棄其師其文正同足與舊史相證故知穀梁子無虛語也二事所以爲正名者異如下文所論梁亡出惡正也正謂政教補曰正即政字呂氏春秋曰班馬正以正爲政荀子書尤多出猶發也行也惡依今音讀入聲與下異劉黃裳策引用此傳曰上出惡政胡安國傳亦曰心昏而出惡政皆是也始於耽酒色中於失官守終於釀寇盜皆緣君之無道猶衛使然故穀言出惡政爲君人者之明鑒大誡左傳言梁伯溝城罷民公羊家言梁君隆刑峻法亦足棄之矣以出惡政而亡故正其名直云梁亡不言秦滅之鄭棄其師惡其長也長謂高克補曰鄭伯以惡其長而棄師故正其名直云鄭不罪士卒而高克也二事適合聖意故無可加損也加損正名者脩春秋之大宗指左氏公羊皆言脩穀梁言加損言脩言加損皆在文辭之閒而一經之事迹皆史氏之本書從可見焉故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故春秋作也猶述也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作爲也補曰爾雅同有加其度也更加使大補曰杜預曰魯城南門也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改名高門也案史記孔子世家記齊人歸女樂事曰陳於魯城南高門外言新有故也非作也責其改舊制補曰新可耳不宜作作故志之論語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汪克寬曰僖公之篇無城築土功之事庶幾其能愛民矣而猶有南門之役南門者法門也法門謂天子諸侯皆南面而治法令之所出入故謂之法門補曰法門與法度同意謂法所得有也諸侯之城四面皆有門皆是法門此新作者則魯城南門注牽合南面爲義以法令解法字皆非也南門固魯所非以此事法門之義也何休說公羊以爲諸侯軒城缺南面以受過說文鄦缺也古者城缺其南方謂之鄦

夏郜子來朝補曰公羊曰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何休曰郜鼎當魯謂之異於鄧穀案左傳郜文之昭也郜爲宋所蓋滅而復封歟○攈異曰陸淳纂例曰郜穀梁作郕案陸氏蓋據誤本

五月乙巳西宮災謂之新宮則近爲禰宮言閔公非僖公之父故不言新宮也補曰父爲考者廟稱禰禰之言邇也成三年傳曰新宮者禰宮也近猶似也案於也僖之類稱閔廟曰新廟者要自據時人習稱非春秋文例矣觀於閔僖之閒可知受國爲人後之禮據文二年傳知其相爲昭穆據此傳知其不稱考禰祭法所謂考廟王考廟者言其常法耳非以爲稱其稱之則直言謚也昭穆之文人以定也祖禰之名天定也此制禮之精意也以謚言之則如疏之然故不言閔宮而云西宮補曰成三年傳曰迫近不敢稱謚恭也莊二十四年傳曰斥言桓宮以惡莊也若論禮之正則以宮配謚以是爲閔宮也補曰宮言西見爲閔宮也凡宗廟以南鄉而貫公彦周禮守祧疏曰立廟之法后稷廟在中央當昭者處東穆者處西皆別爲宮院又聘禮疏曰諸侯有五廟大祖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廟皆別門門外兩邊皆有南北隔牆隔牆中央通門又謂之閣門此賈據家人葬法以推廟制如其相並排列與阮諶禮圖同閔爲穆廟居於最西故言西宮是則莫爲閔宮也史記魯世家魯公伯禽子考公酋立考公卒弟煬公熙立子幽公宰弟魏公殺幽公而立子厲公擢立厲公卒弟獻公具立子真公濞立弟武公敖子懿公戲立兄括之子伯御殺懿公而立周宣王殺伯御立懿公之弟孝公稱子惠公弗湟以後入春秋計自伯禽至閔十七君而伯御誅死既無謚必無廟伯禽廟爲世室不毀其初實爲昭廟伯禽以下考穆煬昭幽穆魏昭厲穆獻昭真穆武昭懿穆孝昭惠穆隱

昭桓穆莊昭故閔為穆也公羊以此為小寢內之西宮甚誤宮寢之宮經皆言寢不言宮自楚宮外言宮皆為廟

鄭人入滑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補曰案左傳為邢謀衛難也狄稱人與衛人及狄盟異與亦特文外盟不日此又不月者以與狄共盟故略之甚邢為主焉爾補曰為主即所謂外為主也凡會盟以國地者其國則左傳所謂地主也地主必皆與於會盟故亦謂之為主矣疏以公會鄭伯于曹曹必不為主但邢能救齊今盟于邢故知歸功於邢以為主不謂盟國都者例能為主案疏合下三句為解非此句之意此句正為會盟國都者見例特大概言之原不必皆主會主盟上年盟于齊脩桓公之好惟彼一事當是地主主盟耳邢小其為主何也其為主乎救齊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以救齊是也補曰此申足上意言邢是小國而有為主之文何也以前會與狄人共救齊故盟則為主救齊既善盟善可知狄進稱人亦同前義可知傳但論其事不復釋義者從前傳悉包之也王引之曰下其字衍文蓋涉上句而衍

冬楚人伐隨隨國也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補曰已見義仍從恆稱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宋為盟主故序齊上鹿上宋地補曰此本杜預外盟不日此又不月者與十九年盟齊同義

夏大旱傳例曰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補曰注引傳例是但此時得雨亦不言雩龍見當祀不志也旱時正也補曰疏曰凡非八月九月而雩者皆書時以見非正書秋書冬是也其旱則例皆時何者旱必歷月非一月之事故書時為正也宣七年秋大旱亦當例可知文孫案六月乃常雩之時竟六月無雨故得謂之旱宣七年則竟九月雩不得雨謂之旱也若非盡夏秋一時之久不得為旱矣不言不雨者為災也左傳曰是歲也饑而不害張大亨曰志大旱而不日饑者荒政行也趙汸曰歲猶有入也陸佃爾雅新義曰春秋於僖初書雨已而書雩已而書旱公儀衰矣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雩雩宋地雩或為宇補曰楚於此始書子而後文獻捷戰泓圍宋還書楚人從其衛文則此書子者乃特筆以見義下年傳曰不顧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明宋公強致楚君自取執辱故書楚子以顯之○撰異曰雩范見或本作宇左氏作盂公羊作霍徐彥曰左氏作盂穀梁作雩蓋誤或所見異錢大昕曰盂有吁音雩亦有吁嗟之義故字又轉為霍猶左傳蔡公孫盱即公孫霍也執宋公以伐宋補曰不言楚執者公羊曰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文孫案此不言楚不疑其非楚與昭四年會申執徐子異文者此一時彼一時徐又夷也彼從盟威執曹伯之正例此為變例以重辭也傳例曰以者不以者也此傳及定七年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傳皆曰以重辭也然則以有二義夫國之所重故曰重辭補曰尚有內為志一義范失之

冬公伐邾補曰不致者惡事也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楚稱人者為執宋公貶補曰莊用公羊非也焦袁儁曰會盂書楚子者欲見宋致其君乃招執辱自餘即復以會人為平文高澍然曰執聘之前書爵惟會雩特文餘皆復辭書人焦高說是文承伐宋而言使亦不疑其非楚君也書宜申者以其來執故得錄名與嶽同義傳於彼發之捷軍得也補曰重發傳者此所得非嶽嫌異故也其不曰宋捷何也補曰莊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不與楚捷於宋也不與夷狄捷中國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會雩之諸侯補曰薄宋地史記宋世家作亳二字古通用左氏哀十四年傳宋景公曰薄宗邑也明薄即亳矣會者外為主焉爾補曰疏曰重發之者以釋者是公嫌會非是外為主故發例以明之文孫案疏言釋者是公非也傳重發外為主之例正明是楚子主之

釋宋公補曰此經各本誤既在傳會者上今依唐石經十行本移正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補曰內覆言歸之覆國執有言歸復歸者自餘釋不志經例因史例也以公之與之盟目之也補曰以公在故目言楚之釋齊慶譜曰雩薄皆宋地諸侯見執竟外曰歸竟內曰釋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何休曰春秋以執之為罪不以釋之為罪責楚子專釋非其理也公羊以為公會諸侯釋之故不復出楚耳鄭君釋之曰不與楚專釋者非以責之也傳云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目之也言公與諸侯盟而釋宋公公有功焉與公羊義無違錯補曰何既失之鄭又非也不與楚專釋與上以公盟目之文意不相屬公羊所云不可通於傳胡安國引傳文以公羊為誤胡氏是也傳言不與專釋者明非楚所得專執故亦非楚所得專釋也傳但解經釋不言楚則上執不言楚亦包其義上執無傳故於此特明之焦袁熹曰楚執之楚釋之不言可見其事者也無楚執楚釋之文不使夷狄得加於中國其文隱也李光地曰立文如此真可謂婉而成章文孫案盟不致者會夷狄也宋蜀皆同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補曰不致者言伐言取事尤惡左傳以須句為國邾滅之而公反其君劉敞胡瑗孫覺葉夢得趙鵬飛呂大圭黃震李廉皆以為無此事○撰異曰有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補正句公羊作朐後同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升陘魯地補曰戰則是師也不言邾師者從小國無師例○撰異曰升左氏或作登案左傳凡升下字皆用登陘玉篇邑部引左氏傳作郅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之者為內諱也補曰案左傳戰者公也重發傳者齊大國稱師邾小國稱人嫌有異也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補曰案左傳楚人亦楚子也宋主楚客故以宋及以晉楚之戰例之又當內宋亂宋亦名日事遇朔曰朔補曰日事在日例者春秋三十有四戰補曰案春秋書戰者二十三直書敗者十七凡四十而云三十有四戰者蓋去婁林箕鄢戎交剛長岸柏舉不

穀大者皆略書時故也日大厲蒙上月故亦并數書 未有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者也
補曰言自此戰外無如此立文者三十三年秦師而爲晉人所敗亦是以師敗乎人是晉君亦與此楚人相似但以彼
文實從敗狄之例故不據爲義也 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則驕其敵 補曰王逸楚辭注倨
簡曰驕謂若齊頃公敗於鞌也頃公與四國大夫戰不如此以楚君稱人傳亦大傳言之耳文子曰義兵王驕兵滅兵亦兵敗貪兵死
驕兵滅 襄公以師敗乎人而不驕其敵何也 補曰傳問句以便文言責敗不言會敗者文
責之也 補曰若不責之則當書楚子或書楚人齊可稱宋人敗績如衞之於齊 泓之戰以爲復雩之
恥也 補曰前年宋公爲楚所執伐宋而宋與戰欲復前恥 補曰楚 雩之恥宋襄公有以自取之伐
齊之喪執滕子圍曹爲雩之會不顧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成
王怒而執之 補曰明上四事皆義文淮南子曰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喪其霸也不說伐鄭者在會雩
後略之家鈔錄以穀梁抑宋與楚爲僞穀梁但言成王怒而執之何嘗與楚哉 故曰禮人而不答則反其
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 補曰反者反求諸己改行飭躬
也此引古語與孟子文同自取之則宜自反之也春秋以忠恕爲教正己而不求於人因人而發求諸己餘辭中論曰恕人之謂
恕己之謂通又曰孔子制春秋詳內而略外急己而寬人皆此理也傳中多以人己爲說唯是尤深 過而不改又之
是謂之過 補曰此用論語文又復論語無又之二字 襄公之謂也 補曰張洽引孟子以爲疾寒難甚而傷楚
術智未有以增益其所不能者也 古者被甲嬰冑 補曰甲鎧加也冑兜鍪 非以興國也則以
征無道也豈曰以報其恥哉 補曰興國若齊桓伐楚也征無道若湯伐葛文王伐崇密也夫湯文之事
義兵也齊桓伐楚近乎義兵者也宋襄報其恥則始於貪兵卒於忿兵雖曰義兵實驕兵也二十八年下胡安國曰春秋時用兵
者非復私怨則利人土地詩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不忮則能懲忿不求則能窒欲然後貪憤之兵亡矣成二年下亦云然程子
說詩及朱子論詩詩傳解者同論語引之則又之事也傳言自取之恥不宜報明泓戰有敗道 學者 宋公與楚人戰
于泓水之上 補曰公羊曰戰于泓之陽 司馬子反曰 補曰疏曰案僖二十五子反當爲子魚文繫左傳說
可從襄之爲反形近而誤也左傳公子目夷字子魚傳固不必全同 楚衆我少鼓險而擊之勝無幸
焉若襄而擊之必可破非詐傳也補曰言鼓者何休訓陳法以戰以會止險者左氏公羊謂楚人未濟而陳則通敵以小敵大
克之不名徼幸王念孫曰莊疏皆非也宋非楚敵但可徼幸以取勝耳無猶莫也乘其在險鼓而擊之以取勝莫有幸於此者以襄
公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 補曰推擠也 須其出 補曰須俟其出險者聾陳補曰出
既出旌亂於上陳亂於下 補曰公羊宣十二年何休注曰旌旗旒縿如燕尾曰旆加文章
曰旆錯革鳥曰旟注旗首曰旌所言亂者時楚人未成列儀嚴不整 子反曰楚衆我少擊之勝無幸

焉 補曰謂乘其未成列鼓而擊之以取勝則亦其有幸於此者左傳曰隘而不列天贊我也是兩幸字之義 襄公
曰不鼓不成列 補曰何休曰不鼓未成陳之師 須其成列 補曰疏謂當更增下句 而後
擊之則衆敗而身傷焉七月而死 補曰何休曰卬宋公身傷之言公不言傷諱也成十六年楚子敗績是
也又成十六年傳曰不言師君重於師也即成十六年是二十二年傳言也即二十二年是十六年非也鄢陵君傷之目傳說楚子敗
績曰四體偏斷此則目也此言君之目者手足有所傷者乃爲敗矣今宋襄公身傷耳嘗時敗軍事無所害而以爲敗故不言宋公
敗績也傳所以言則衆敗身傷焉者蓋其倍而不道以取大辱補曰傳承上辭述戰事以起下文 倍則攻敵則戰
少則守 補曰孫子曰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守之不若則能避之王念孫曰能猶乃也言
宋少於楚宜堅守不義戰已可責 人之所以爲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爲人
補曰墨子經曰言口之利也莊子曰言者所以在意 言之所以爲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
爲言 補曰於文信从人言說文以爲會意字墨子經曰信言合於意也鬼谷子曰信者明也說文誠也釋名申也 信之
所以爲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爲信 補曰呂氏春秋曰所貴信者爲其遵所理也各本誤
作何以爲道今依鈔本北堂書鈔引改正 道之貴者時其行勢也 補曰道有時事有勢何貴於道貴合於時
何貴於時貴順於勢宋公守匹夫之狷介徒歸於寒秋霸識大通之方至道之術哉 補曰勢者時之所趨孟子所謂待時乘勢戰
國策亦曰時勢者百事之長也老子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孫子曰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兵無常勢水無常形是其義也
又言宋欲以少敵衆當用子魚之謀合於時勢今又違之重自取辱焉春秋貴之者深程子易傳曰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又曰
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易解謂春秋之書亦如是○左傳但言宋襄求霸而公羊言襄之戰得正道君子大之比之
文王於是有宋襄列五霸之說於是有論者紛紛之論甚不足據若以敗績爲正大子何以言我則克乎陸賈新語
以爲宋襄經用仁而尚威力至死於泓水之戰春秋穀梁合最得經旨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宋圍閔 補曰閔宋邑○撰異曰閔左氏公羊作緡 伐國不言圍邑
此其言圍何也不正其以惡報惡也 前十八年宋伐齊之喪是惡也今齊乘喪而報是以惡報
惡也補曰胡銓趙鵬飛家鉉翁並謂齊孝公以怨報德此似是而非也宋伐齊喪立孝公自一人言之則以立我爲德自一國言之
則以伐喪爲惡春秋責義而不責恩故當以惡論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補曰桓公之子襄公 補曰左傳曰傷於泓故也兼上傳合公羊於上圍緡曰庚寅故亦謂
重故録何休以爲書葬○撰異曰茲公羊作慈 茲父之不葬何也失民也 補曰失民則失
衆忍使其民則棄 其失民何也 補曰上言宋師敗績不如晉惠原其失民也又今亦以失民爲義何也 以其不
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爲人君而棄其師其民孰以爲君哉 何休曰所

謂教民戰者習之也春秋貴偏戰而惡詐戰宋襄公所以敗于泓者守禮偏戰也非不教其民也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未有守正以敗而惡之也公羊以為不書葬為襄公諱背殯出會所以美其有承齊桓會尊周室之美志鄭君釋之曰教民習戰而不用是亦不教也詐戰謂不期也既期矣當觀敵為策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今宋襄公于泓之戰違之又不用其臣之謀而敗故徒善不用賢良不足以興霸主之功徒信不知權譎之謀不足以交鄰國會遠疆故易譏鼎折足詩刺不用良此說善也補曰傳用論語文言以不教之民戰者謂之棄師今宋襄昧於衆寡暗於時勢率爾一戰是亦不教而棄師之類也君自棄師民叛君之故曰失民也春秋於韓著失民之文於泓則為責文無失民文要其所以責之者即為其有失民之道失民在於棄師與鄭棄其師亦不同而同也注故徒善以下鄭引考異郵文也見詩大明正義引箴膏肓正義但有徒信三語文略耳會遠疆作定遠疆李貽德曰春秋於襄公之歿不以伯錄茲今卒略不書葬與秦楚之君無別矣

秋楚人伐陳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莊二十七年稱伯今稱子蓋為時王所黜補曰杞成公也不名從宿男例杞於魯非婿即外孫當時猶以宿將待之鄫子鄭子亦會晉皆不記卒矣不日者或不正或史略之不葬者或不會或亦略之自此入襄篇與大國同例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襄王也天子以天下為家故所在稱居補曰避弟子帶之難也注本杜預傳所謂居其所不月者王奔異於諸侯不嫌與小國同例天子無出王者無外言出則有外之辭補曰無出者文無出也凡言出者皆施於奔言出奔為有出之文直言奔則為無出之文王子瑕王子朝是也瑕朝皆天子之臣天子之臣有奔道無出道故文無出天子之身無奔道故文無所謂奔亦無出也左氏與傳同公羊曰王者無外曲禮曰天子不言出亦皆同也易言王用出征書言王出郊王出在應門之內王制言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彼皆道其實之辭春秋之文別自有例斯蓋周禮之舊典策所守君子因而用之以為一經之恆辭正例也周不言出猶內不言來或臨出失天下也江熙曰天子必巡守天下或臨一國王臣因乎王內臣因乎君然後行故河陽之守全天王之行也平王東遷其詩不能復雅而列為國風襄王奔鄭不得全天王之行則與諸侯不異故書出也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斯文是作不以道假人傳言失天下闕然如有未備補曰江注多不明白失天下者即謂奔也天子無所謂奔故無出既言出則奔可知出文即為奔文奔則失天下是出者失天下之辭也諸侯言出奔為失國天子言出為失天下事正相類也是時王實出奔在鄭氾地既非會諸侯之比又與居狄泉不同經為失天下之辭自是直文但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內諱出奔言孫不欲直為失國辭王不諱出則明以直文為特文矣春秋之辭婉直文殊唯變所適傳順經意作解前後皆相貫通此傳曰失天下而成十二年傳曰一見之謂一見其文以明其義從魯莊一辭之例寫王閔周之心也又春秋聖者之作或一言兼義或有義而無文傳言失天下凡二莊傳不志崩為失天下蓋以起齊桓之存周也義之無文者也襄言出為失天下蓋以起晉文之存周也義之兼見者也自後頃王亦不志崩周公又言出殆皆承前為義居者居其所也補曰此釋書居義案為凡書居者發例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邵曰雖實出奔而王者無外王之所居則成王畿鄭不敢有之以為國補曰邵注未備傳言莫無也有有天下也二句說所以言出又言居之義言天子失天下猶加居所之文者以為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天下雖失無敢有之者則居其所者固自若書出不沒其實書居深正其名也陸淳趙汸以為禮天子適諸侯諸侯避正寢雖管鑰而館於廟故曰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文烝案明年四月晉侯納王不告故不志高澍然以為春秋即其事其文取義非備記載之書不以具首尾為史所無不增為是也○書以春秋之後推諸他事測其異同如厲王三十七年流於彘彘者晉地猶鄭之氾也流亦出奔也苟非特文不可言出當依狄泉之例書曰王居于晉矣厲流之後不別立王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凡十四年又當依公在乾侯之例每歲書曰王在晉矣若後世房州之事則又不同其說於公在乾侯下

晉侯夷吾卒傳曰諸侯時卒惡之也不葬惡文公而立失德補曰晉惠公也惠立及韓戰失民因是失德但此從蔡侯肸時卒之例非從宋公茲父不葬之例以魯不會葬不書葬耳左傳惠公卒在上年九月是年正月秦納公子重耳入桑泉二月入于曲沃殺懷公國語云十月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納公子疑晉語傳之其月蓋此年之月數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補曰日例在宣十五年傳撰異曰有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補正燬之名何也據宣十二年楚子滅蕭不名不正其伐本而滅同姓也先絶祖支體尤重故名以甚之補曰注用何休也本謂先祖大戴禮禮三本荀子書皆曰天地者性之本先祖者類之本君師者治之本周公康叔皆文之昭也邢周公之胤也此傳左氏公羊並同曲禮亦曰諸侯滅同姓名孔廣森曰滅同姓名唯諸滅周之同姓者齊之於萊楚之於夔彼雖自為同姓而於王家則為庶姓異猶差輕文烝案十八年後春秋惡衛至是名燬為燬之終事意足而文備矣○此經燬字從無異辭案鐘杜鍔朱子乃以為因下衛侯燬卒傳寫之誤苟不深考不知其似而非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伯姬魯女為宋大夫蕩氏妻也自為其子來迎婦補曰此本杜預婦人既嫁不踰竟宋蕩伯姬來逆婦非正也補曰疏曰復發傳者嫌為求婦為禮故發之文烝案大夫妻有歸宗之禮據此傳則嫁他國者不得矣或傳并欲為大夫妻明義故又發之姑逆婦亦非正也其曰婦何也緣姑言之辭也補曰其姑逆之故於逆稱婦不嫌與逆婦妻同公羊亦同也後求婦亦從此例故不發案白虎通曰外屬小功已上不得娶故春秋傳曰譏娶母黨也穀梁及公羊謂時皆有外傳有章句白虎所引蓋出其中是說逆婦及求婦二經兼

宋殺其大夫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何休曰曾殺其大夫亦不稱名姓豈可復以為祖乎鄭君釋之曰宋之大夫盡名姓禮公族有罪刑于甸師氏不與國人慮兄弟也所以尊異之孔子之祖孔父累於宋

殺公而死今骨肉在其位而見殺故尊之隱而不忍稱名氏若非大者名之而已使若異姓然此乃祖之諱也曾殺其大夫自以襲
大夫不稱名氏耳春秋辭同事異者甚多隱去即位以見讓莊去即位爲繼弑是復可以比例非之乎補曰何說固無理鄭亦失之
祖諱孔父也左傳稱大司馬孔父又稱孔父爲司馬在祖之位司馬之位也宋自此殺大夫者四春秋皆不稱名此經左氏無
傳文七年書宋人殺其大夫左傳謂殺公孫固公孫鄭而樂豫舍司馬史記謂殺大司馬公孫固然則固鄭二子皆依孔頴達說爲
孤鄭之官而固則以大司馬爲孤其下又有樂豫爲司馬故舍也成十五年書宋殺其大夫山左傳云蕩澤爲司馬謂之子山文
八年則明書宋人殺其大夫司馬以彼諸文推此年所殺則亦是司馬可知穀梁之說未可輕議而左傳事亦十得七八矣此
傳二句通四經言之孔父不稱名曰爲祖諱四經不稱名姓曰以其在祖之位尊之與四經亦爲諱也孔父諱而四經皆諱者盟乎
諱之意古者官有世功則有官族故宋魚氏世左師之位孔氏所不忍言司徒司馬司空三桓亦各世其位故宋司馬之位會三斷
也孝經首章引大雅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以爲孔子特著之春秋與孝經同義而公羊以始隱爲祖所逮聞亦皆聞會祖之
說而誤也但四經雖皆諱名姓而或直云大夫或稱官或稱字或稱國或稱人傳或言或不言則又同中之異後書文各論之鄭云
異大者名之而已者謂山也山稱國以殺不得爲非大山是字亦非名也疏曰祖之疏古本或作禮之疏言同姓與異姓不別則於
禮法爲疏也○四殺大夫其文微乎微矣公羊經師失其義乃於此年文七年八年強爲宋三世內娶之說甚不可通宋襄夫人王
姬襄王之姊也補之內娶不亦謬乎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納者內弗受也補曰此發通例圍一事也納一事也補曰圍陳事在陳納頓子于頓事在頓而遂言之怪其異事而辭相連有似遂事之辭補曰謂經文不再出楚人也蓋納頓子者陳也圍陳使納頓子補曰莊語楚人納頓子是楚人又非楚人公子比例其君是公子
此又非公子比事正相類傳以文例特異故言蓋爲疑辭疏引鄭釋廢疾謂有似晉陽處父伐楚救江之文其說不了

葬衛文公補曰上年名之失在未葬書葬明故不如趙父去葬時者從正例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衛稱子在喪洮魯地補曰衛已葬稱子者未踰年故也三十三年傳曰晉人者晉子也彼是踰年而未葬以子稱之此必已葬且踰年乃得稱本爵矣杜預以莊二十七年之洮爲魯地僖八年之洮爲曹地此年之洮二十一年左傳所謂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也此年杜又云魯地孔頴達以爲誤

莒無大夫其曰莒慶何也以公之會目之也小國無大夫以公會故進之時有衛子則微者公之類補曰此傳宜言何也若此兩會衛子實是公之會與本可不目言其人當從包來之例書莒人不當書大夫以公會之會來者之例書莒慶分別目言者以公之與衛子會之故目之亦不言以公之與衛子會之但言以公之會者傳意又會逆以下衛於衛謂大夫莒慶以公不與衛子先末二國故本下衛其衛是也莒慶與衛甯速無異衛但莒無大夫因事目之則宜以氏此其異也何休曰莒無大夫書莒慶者尊敬伯者之使祀伯衛子皆無尊敬之文何說非也不敢者會非所宜後皆會例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向莒地補曰即隱二年莒所入者後屬魯故桓十六年城向後又屬莒故宣四年取向○撰異曰速公羊作遬案遬者籀文公不會大夫補曰補不書氏名也隱八年傳曰不可言公及大夫莊九年傳曰公不及大夫皆同義其曰甯速何也補曰據翟泉蜀舊廟大夫皆稱人也內君外臣特相盟會其文皆沒公自參以上不沒公則宜稱人以其隨莒子可以言會也補曰外亦有君不以爲微故可稱氏名以會也不致與洮同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巂弗及補曰巂齊地○撰異曰巂左氏作酅亦或作巂陸淳纂例曰公羊左氏或作酅左氏音義戶圭反一音似醉反公穀音義又似兗反段玉裁曰似醉似兗字當作巂非也弗十行本左氏誤作不葉夢得呂本中所見已然人微者也補曰謂將卑師少自陽處父以前有將尊師少而稱人者傳但大概言之侵淺事也補曰釋於伐也重與例以起下公之追之非正也補曰不煩君自追至巂急辭也以急辭言之則不至而不至故曰急辭也補曰疏曰文承追齊師之下即云至巂是急辭也據文與公追戎于濟西異弗及者弗與也弗與戰之也補曰說文及逮也爾雅逮與也注非可以及而不敢及也補曰齊師明亦在不例其侵也曰人其追也曰師以公之弗及大之也大之謂不言人言師補曰師者通稱不別之辭故爲大追而弗及者公也不得仍言齊人也凡大夫將稱師少稱人衆稱師也敗稱師追稱師乞師稱師取師如師會師卒師之類通稱也齊屬諱之謂然得之弗及內辭也弗及者若曰我不及耳非齊不可及補曰莊非也此承上可以及而不敢及句申言之凡可以然而不然者鄙皆言不今文言弗是爲內辭若曰齊師已去追之弗及非可以及而不敢及也其實至巂下加言弗及則其不敢及亦足見矣此所以爲內辭者追非正又不敢及不可言也凡言弗者皆內辭非內兵不敢者亦皆弗及言猶未出竟

夏齊人伐我北鄙補曰前鄙齊孝公襲宋邑又侵伐魯不已與桓公下宋桓會莊之盟正相反春秋所以屢書之文異者也齊侵伐魯不西則北左傳之西鄙也齊圍諸說齊桓公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西至于河東至于海管子齊作南至于石水西至于河東至于海北至于無棣左傳所謂分齊之西南境也其西南則近於衛其西北則近於晉齊西至于河即此也淮南子稱齊分地方千里先君太公受之營丘爲東西五百里管子云桓公云地方三百六十里明堂位云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史記云封伯禽於魯地各四百里孟子謂當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孟子又云今魯方百里者五周公封魯大公封齊皆方百里

衛人伐齊

公子遂如楚乞師補曰公子遂莊公子東門襄仲何休乞重辭也曰乞者正所乞名也乞師何休人道之所以乞者正乞師而不得也故以乞言之又不敢以乞名重之也此乞師也莊元年傳曰乞重辭補曰乞者如是以乞言之乞言之文所謂非乞又所謂也此重言之也杜預注曰乞不保得之辭外內同若楚師於成十二年傳言之公羊曰乞者何卑辭也曷爲以外內同若辭重師也何以重師曰凡乞者卑辭

求遇理之辭何重焉重人之死也補曰申上句非所乞也補曰非所乞而乞也上言師所以辭乞此言乞莫重於師顧前乞盟文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重之也補曰言有死道又申重人之死也公羊兩不必作不正論語曰子之所愼齋戰疾史記趙奢謂其妻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破趙軍者必括也亦得此意董仲舒曰僖公觀任季子國家安寧季子卒之後魯不支鄰國之患直乞師楚耳趙鵬飛曰僖自公子友卒而用公子遂善惡判矣張治曰僖公初年頗有意於治國務農閔雨國以殷富中年以來民事既荒國備不立齊人再伐已不能支而遠乞師以剌其恥孔子罪臧文仲竊位蓋為其從公子遂如楚為國無謀也使其立展禽以為政所以輔僖公者必有道矣文烝案書曰知人則哲安民則惠所謂臯陶謨可以觀治也僖以能安民得之以不能知人失之左傳此行有臧文仲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補曰夔子不名者略夷狄微國猶誘戎蠻子殺之不名○撰異曰兩夔字公羊並作隗唐石經穀梁夔子作夔人誤也夔國也不日微國也補曰重發傳者此有以歸文又在時例明也疏曰此是夷狄之微國故從時例以歸猶愈乎執也補曰重發傳者前敗中國書月書名此滅夷狄微國不月不名有異故也此執亦即獲也凡諱獲言以歸者其義多端中國獲王臣則諱為王臣諱也夷狄獲中國則諱中國諱也皆不專施於入滅者也中國獲中國中國獲夷狄則亦諱諱中國之暴也此專施於入滅者也夷狄獲夷狄則亦諱諱夷狄之盛也亦專施於入滅者也王臣非士不可名其餘諸侯既諱其獲則生名以顯之不名者略也傳欲因同以見異故於此重發例

冬楚人伐宋圍閔○撰異曰閔左氏公羊作緡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以吾用其師目其事也補曰吾將用之故并目彼事非道用師也楚人出師為魯伐齊而中道以伐宋故伐圍兼書所以責楚補曰此句公羊同何休曰時以師與魯未至又道用之於是惡其視百姓之命若草木不仁之甚也稱人者楚未有大夫未得稱師楚自道用之故從楚文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補曰楚稱師以公之以之寡其重者也何休曰稱師者顯上文以者不以者也

民者君之本也使民以其死非其正也雍曰兵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安有驅民于死地以共假借之役乎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彼據外此據內故重辭之文烝案首句乃明惡內之義注未能了說在桓十四年

公至自伐齊惡事不致此其致之何也危之也以蠻夷之師伐鄰近大國招禍深怨危亡之道補曰以夷伐鄰伐而又取皆惡也疏曰莊六年公至自伐衛傳曰見公惡事之成也與此不同者互文起義其實此亦見惡彼亦危之文烝案傳固互文而此則危之之意為多故言危之與彼略異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補曰無虧既死則昭為正故書日○撰異曰昭或作照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補曰危之者潘繼兄而立雖得正危道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楚人者楚子也補曰序諸國君上足明其為楚君

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補曰從其書人之常文乃所以人諸侯非謂此之書人不為常文其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何休曰哀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不稱人明不以此故也鄭君釋之曰時晉文為賢伯故譏諸侯不從而信夷狄也哀元年時無賢伯又何據而當貶之邪甯謂定哀之世楚彊盛故諸侯不得不從耳江熙曰夫屈信理對言信必有屈也宋楚戰于泓宋以信義而敗未有闕也楚復圍之我三人行必有我師諸侯不能以義相帥反信楚之曲屈宋之直是義所不取信曲屈直猶不可況乃華夷乎楚以亡義見貶則諸侯之不從不待貶而見也然則四國信楚而屈宋春秋屈其信而信其屈貶楚子于兵首則彼碌碌者以類見矣故曰人楚子所以人諸侯補曰疏曰鄭云無賢伯范言楚彊盛者二者相接也為當時無賢伯楚又彊盛故諸侯不得不從泓之戰傳譏宋公而江熙云宋以信義而敗未有闕者據宋不能量敵強弱致師敗身傷故譏之其於信義實未有所闕而楚復圍之故貶楚子也文烝案江注以義相帥帥當作師轉寫誤也江用公羊為說不可通於傳疏曲通之非也傳但論華夷豈論曲直哉諸侯信夷狄而伐中國故人之以貶之人楚正所以人諸侯義甚明白楚自萩鴯次厥貉以前君臣稱人其常文也非以稱人特為貶楚辭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地以宋者則宋得與盟宋圍解可知補曰杜預曰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杜說是也范注本何休何氏以此盟歸功於僖因有是說不可依用葉夢得曰盟于宋之國外是亦宋矣文烝案此與曹南不同不致與薄同

穀梁補注十一

春秋僖公經傳第四補注第十二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再稱晉侯忌也鄭嗣曰曹衛並有宿怨于晉君子不念舊惡故再稱晉侯以刺之補曰詩曰睠予背忌毛傳曰忌怨也說文曰忌憎惡也再稱晉侯各為一事明其[illegible]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illegible]

先名後刺殺有罪也補曰此猶[illegible]

公子啓曰不卒戍者可以卒也可以卒而不卒譏在公子也刺之可也[illegible]

楚人救衛[illegible]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illegible]

畀與也補曰公羊同爾雅作予[illegible]其曰人何也不以晉侯畀宋公也[illegible]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補曰左傳[illegible]

楚殺其大夫得臣補曰宣申以其來我書[illegible]

衛侯出奔楚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illegible]諱會天王也[illegible]

陳侯如會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外乎會不及序也受命于會故書如會

公朝于王所。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

非京師也。補曰此穀言所[illegible]。天子之所朝。覲禮云女順命于王所，考工記云不屬于王所[illegible]。有公所之文，彼皆當時[illegible]。周制十有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illegible]。然後為禮乎。古者天子巡守于四方[illegible]。所其宮室道塗可以讓備，故民不勞其供給[illegible]。不費。今天王下勞晉侯，公朝於王所，則非其時[illegible]。在是其可以不朝乎，天子在是而諸侯[illegible]。諸侯朝焉，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為譏[illegible]。二云天王下勞者，依杜預說，公羊以為致天子[illegible]。皆以河陽為再致，杜說非也。此傳與下[illegible]。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補曰何休曰復歸例皆時，此月者為下[illegible]。有此例不可通於傳[illegible]。則異奔歸月執歸時，下三十年[illegible]。

自楚，楚有奉焉爾。

補曰[illegible]。

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

[illegible]

鄭之名，失國也。

[illegible]

衛元咺出奔晉。

[illegible]

陳侯款卒。

[illegible]

宜時也不葬者，魯不會。

秋，杞伯姬來。

莊公女，來歸寧。

公子遂如齊。

聘也。補曰不應此宜[illegible]。

冬，公會晉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illegible]

諱會天王也。

[illegible]

天王守于河陽。

[illegible]

全天王之行也。

[illegible]

為若將守而遇諸侯之朝也。

[illegible]

天王諱也。

[illegible]

水北為陽，山南為陽。溫，河陽也。

[illegible]

壬申，公朝于王所。朝於廟，禮也。於外，非禮也。

[illegible]

獨公朝與諸侯盡朝也。

[illegible]

其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日之。

[illegible]

主善以內，目惡以外。

[illegible]

言曰公朝，逆辭也，而尊天子。

[illegible]

會于溫，言小諸侯。溫，河北地，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

[illegible]

日繫於月，月繫於時。

[illegible]

壬申，公朝于王所，其不月，失其所繫也。

補曰杜預曰壬申十月十日。

以為晉文公之行事為已傎矣。

[illegible]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illegible]

此入而執。

[illegible]

也王在溫而晉衛侯于京師則是時王猶反京師可知也左傳壬盟於會溫後又其後歸王于公以二朝乃旋歸京師事故以歸會

也一句為更端也又以壬申公朝于王所二句相接壬申至丁丑六日則入衛事皆中間四日事也杜預以為十月無壬申又疑是十二月也

其不言入何也補曰據曹言入不外王命於衛也入者內弗受也者以王命討衛伯

衛王之士故曰不外王命歸之于京師緩辭也補曰晉侯之故也五年歸于京師相與為緩十

斷在京師也補曰申上天下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補曰此公羊所謂君入則己出君出則己入自晉晉有奉焉爾補日

疏曰又發傳者嫌者復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補曰大夫

還居位則曾言復重發傳者嫌大夫與君異故發以同之

諸侯遂圍許會溫諸侯許此再會不至故共圍之補曰此本杜預遂繼事也許繼事會于溫而圍

齊桓是伐專救專也晉文是圍並霸者之事故辭之也疏曰會溫已許中間有事或恐不相繼故發傳以明之疏謂曰諸侯圍王許

獨遣命會遂圍許得討叛之義前年引項氏說以為晉文公霸中外自今年春自北而南夏自南而北冬復自北而南則年春後

自南而北始歸於晉文叛案冬會乃再出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三月為晉侯所執今方歸復者復中國也補曰重發傳者此未復而言復者嫌異

義故重舉以同之曹伯本宜言復以其言復於圍許前獨為變例天子免之因與之會其曰復通

王命也免之于宋身未反國因會于許卽從反國之辭通王命

遂會諸侯圍許補曰段玉裁曰左傳亦作圍許傳作于許者諸會諸侯於圍許之衛也彼時曹無衛遂繼事也

補曰疏曰恐故釋而遂與前同異故重發之文孫案曹伯會事之成重言諸侯者順繼事之文也釋通王命言復使若身既反曹自

曹來會不可直言會圍許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介國也葛盧微國之君未爵者也補曰重發傳者

此朝而不言朝據又異也公羊曰夷狄之君其曰來卑也補曰執曰異來亦未得爵命而稱朝此稱卑貶之故直

言來矣公羊曰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卽襄十八年注云不能行朝禮是也文孫案公不在亦得言來者葛盧未見公氣反至冬

復來見公其事甚明故無嫌也

公至自圍許補曰此二事偶則以後事致之當若無圍許事則會溫再致天王亦不致

夏六月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補曰翟泉

當云周地卯昭二十三年之狄泉也案左傳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慭皆大夫也惟蔡無名氏或是闕文或卑

者也宋序齊上孔穎達謂公孫固為大司馬尊也自晉以下皆稱人者傳例曰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故不稱氏名也左傳

以王人盟于王子虎是否未可知不日者晉文不至諸侯大夫序諸人則夫實日亦所以為之不致諸侯與文〇擇其日左氏為公

字左傳有之睦釋襄例唯云公羊作公會諸侯公羊作狄二字通用

秋大雨雹雹者陰脅陽臣侵君之象陽氣之在水雨則溫煖而霰之不相入則轉而成雹補曰此本劉向說也漢書五行志

劉向以為盛陽雨水溫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為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為霰故沸湯之在

閉器而湛於寒泉則為冰及雪之銷亦冰解而散此其驗也故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脅陰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也僖公末年

信用公子遂遂專權自恣將至於殺君故陰脅陽之象見僖公不寤遂後二年殺公子赤立宣公穀梁以此補正之文孫案不月者蓋歷月

冬介葛盧來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稱國以殺罪累上也以是為訟君也元咺訟君之罪于伯

者君忘之使人殺之而後入案宣九年陳殺其大夫泄冶傳曰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此傳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凡稱國以

殺大夫或殺無罪或罪累上參互不同葛洪皆作半然則稱國以殺有二義泄冶忠賢而君殺之是君無道也衛侯歸有不信臣無訟

君之道元咺之罪亦已重矣然君子之道責人之于歸失諸正反求諸身衛侯不思敬訟之怨歸自罪之義遂而不改而又怨忘上

下皆失故曰罪累上也補曰疏曰言有二義者殺無罪罪全在君罪累上上下俱失文孫案注說甚非有二義也傳意卽衛宣克不可

父元咺亦罪書之罪是國不可權而書殺書之事以罪君大夫之罪傳所不論罪累上書殺無罪其例以罪不之等先不可

云殺無罪故謂之罪累上非謂君之有所分別其例同一稱國之文而有二義也此重發傳者里不殺進罪與異也又言以是為訟

君者言釋者累上之辭者以是為訟君故也訟君者致殺之由君臣無讎是不待言但君而為臣所訟君之失道甚矣於此而專殺

大夫與其罪自在君上春秋之書主於實己不主於實人注言衛之於財者是也故為罪累上之文也傳明言訟君而強牽論上義衛

侯之傳以為不知有此元咺訟事何謬之甚衛侯在外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待其

殺而後入也補曰趙安國曰此春秋誅意之效也故事誅意入諸公羊言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以此傳及殺

陽處父傳觀之放殺明矣

及公子瑕公子瑕累也補曰孔父巳言累重發傳者非以君及臣又非必先死嫌非延及坐及也以尊及

卑也補曰重發傳者非以君及臣公子又是貴嫌兩臣無尊卑卑是延坐非尊卑之及也案左傳元咺立瑕為君瑕實不成

君嫌不以為君與王子朝等故發同

衛侯鄭歸于衛徐邈曰凡出奔歸月執歸不月者奔則國更立主若故君還入必有戰爭禍害所以謹其文執者罪名未

定其國猶建奉之歸無所備故略不月補曰衛為君不言復歸者奪衛然曰拘於京師而歸不書復內京師也高說最是圖內曾王

士吉歸文言復則優若有外故會成今亦周也書共公特奉王命耳本不在京師故未復書以見義

晉人秦人圍鄭

介人侵蕭 補曰近上介兩來書朝特親好今此用師特來告書故得書於策君子仍之明春秋事遂如書也○書曾傳之史記書內事皆有體書外事皆其告不編不書凡至君子所春秋殺史見極平易正直顯其文辭矣有見例夫其事者關於所書皆可互見如公尊位不書公至不書納特來納不書來聘不書他國不書子生不書天王不葬內君不葬內女不葬夷狄不卒變之三不葬內不言戰外不言圍邑戰邑之屬是也若其不可以書不書互見者則因秦書不用師用書史書是所書亦書經始必載內事如公子慭出奔書外事如介人侵鄭之屬是也史所不書亦不書雖大弗紀內事如公子友以僖公適邾不書外事如齊陽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師伐晉納晉文公不書之屬是也諸王崩皆書而莊僖頃不書襄王之出居鄭書而入王城不書歟王之居狄泉入成周書而成周入王城又不書悼王之處則入王城則遂不書皆因舊也下三十二年餘從注所謂事仍本史而辭有損益者最為平允得實而救傳貝義彷彿以左傳事之不見經者聽求聖人書不書互見之旨則介人用師孤文繫事左傳所無經亦何所互見而存諸雖有發明義從闕繞學者未可以其專門鉅製而輕信之矣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補曰周公名閱天子之宰通於四海 補曰疏曰復發傳者嫌是會此是聘嫌異故重發之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以尊遂乎卑 補曰疏曰傳言此者遂是繼事之辭以辭有善惡故傳分辨明之文承案公子結以聘遂事重今公子遂以尊遂卑明其事各異 此言不敢叛京師也 何休曰大夫無遂事案襄十二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畏季孫不受命而入也如公子遂受命如晉不嘗言遂鄭君釋之曰遂因受命如京師如晉不專受命如周經近上言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故公子遂報聘因聘于晉尊周不敢使並命使若公子遂自往然鄭云公子遂如京師如晉是同周于諸侯叛而不尊天子也公羊傳有是說不嫌同辭何獨不廣之於此乎甯謂經同而傳異者其義此吾徒所以不及古人也補曰葉夢得說此經合於傳義與鄭說相發鄭云受命如京師如晉者謂本嘗言公子遂如京師公子遂如晉各為一事即葉云大夫以二事行引盟衡雍盟暴之文是也鄭云同周於諸侯叛而不尊天子者謂再出公子遂連文並書見其並出命而並受命則似叛京師即葉云疾不專於王是也鄭云會周使者公子遂自往然者謂以繼事之文別其尊卑其意則其不敢叛其辭則從入鄭之例卽葉云謂為之辭若大夫之專事然是也然則此為不敢叛入鄭為不受命辭同而義異所以不辨者葉氏曰大夫之遂有曰盟曰救曰入者矣蓋於人則可盟兵在外則可救可入此遂而可得為者也內大夫如晉聘也必有故者也此葉氏此論最明確公羊兩傳皆曰公不得為政尊天子也此○許翰曰若意其遣使京師必以有故於晉非是則未必至晉者不書如是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曹田 補曰公羊曰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於諸侯左傳以曹田分曹地子魯也書取者魯使人取之據左傳國語臧文仲往實得其賞宗是也其文書爪直書其屬異亦直書之者志其事而略其人故使與取之文書乃直書其事者有此二例矣若祭祀蒐狩之屬則是國之大事其例又殊則或後或書以其事亦則卑者尸之

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 補曰郊者天人相與交接之意也不言郊天者不敢斥尊也昔武王既崩成王幼少周公居攝行天子事制禮作樂致大平周公薨成王以王禮葬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祭者帝嚳配食以天上帝魯不祭補曰疏曰郊事惟言天人相與交接故郊祭之郊或曾亦以在南郊就陽位而祭也又祭郊泥周公薨二云者今文尚書金縢說也此注全本何休又明堂位祭統並言成王賜魯公羊亦曰魯郊非禮也劉歆引呂氏春秋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妻夫公羊亦曰魯郊非禮也周公其郊爾之末王所賜非成王也今以為魯之惠公止之以為有天子禮樂位祭二事會說可耳又鄭君謂魯有郊無圜丘為二其說可從蓋緣偽之說出於緯書不可用也傳曰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郊特牲論郊日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孝經曰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凡卜郊皆謂卜郊日龜曰卜筮曰筮不從補曰不從不吉也 乃免牲 補曰牲用特牲也用騂犢書曰騂不從從言之牛角 猶三望 鄭君曰望者祭山川之名也謂海也岱也淮也非補曰此鄭駁五經異義文又見詩閟宮正義公羊以為祭大山河海鄭以淮易河左傳所謂三代命祀祭不越望也公羊謂齊人書其謹者法書地在岱陰又東至于海西至于河也魯因郊而望列國則祭郊有望矣賈服杜說左氏曰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何休曰禮祭天牲角繭栗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其餘山川視卿大夫天燎地瘞日月星辰布山縣水沈風磔雨升 禮者取俎上七體與其珪寶在辨中置於柴上燒之 夏四月不時也 郊春事也補曰明堂位曰魯君孟春祀帝于郊配以后稷鄭君曰孟春建寅之月也郊特牲言其最先而卜月耳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是魯郊以正月為常也左傳啓蟄而郊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而後耕又載孟獻子月是魯又以三月為常也聖人通其意子月之郊義尊本賓聚祈穀畫周以冬日至圜丘祭天為報祭夏正郊祭天為所祭之郊無圜丘之祭故但於子丑寅月郊祭通祈報為一 四卜非禮也 郊春事四卜則入夏 補曰前卜以下辛第四卜也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二卜也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三卜也又不從則書於三月上辛免牲而不郊今此三月下辛又卜四月上辛四卜矣而又不從乃於四月免牲而不郊故曰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不時非所以書若使下辛卜上辛不日者何休所謂不如郊則亦書也免牲不在上辛不日則不郊免 牲者為之緇衣熏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 玄衣纁裳神之道玄纁者天地之色也南郊天位歸之于陽也全曰牲傷曰牛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補曰七八為少玄六入相似也熏即纁赤黃色也杜預曰免猶縱也孔穎達曰縱放不殺之也何休曰卜郊不吉則為牲作玄衣纁裳使有司玄端放之於南郊則本為

天不敢留天牲范注後四句皆宣元年傳文免牲免牛皆先卜**乃者亡乎人之辭也**亡乎人若曰無賢人也疏曰其猶易稱闚其戶闃其無人詩云巷無居人譏僖公不共致天變補曰注以亡為無以人為賢人凡傳言亡乎人者注皆如此解之皆非也王引之曰亡讀存亡之亡亡者不在也凡言亡乎人者皆謂不在乎人荀子曰制與在我亡乎人與讀為舉舉皆也言制皆在我而不在人是亡乎人為不在乎人之證也管子曰邪行亡乎誰違言不存口莊子曰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淮南子曰物物者亡乎萬物之中是亡乎為不在乎之證也檀弓曰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荀子曰禮以順人心為本故亡於禮經而順人心者皆禮也又曰然則闕與不闕邪亡於辱之與不辱也乃在於惡之與不惡也又曰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又曰吾所以得三士者亡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淮南子曰聖亡乎治人而在於得道樂亡於富貴而在於得和是又亡於為不在於之證也詩唐風曰予美亡此禮祭法曰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公羊傳曰孟子使而亡焉是又亡為不在之證也亡其為不在其亡焉為不在焉之證也又丞案王說是也李光地以為亡乎人猶俗言不由人意亦是也王氏又以此年及宣三年成七年十年襄七年亡乎人之人為指有司宣八年亡乎人之人為指公子遂則皆失之成七年傳云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然則人者對天之稱不在乎人者在乎天也李光地以為無可奈何之意是也乃免牲乃不郊乃免牛皆以凶變言乃此無可如何之事也至黃乃復至河公有疾乃復皆以疾言乃至河乃復亦以著有疾言乃此又無可如何之事也至穀聞齊侯卒乃還與為尋之之文雖責專命猶從疾劍則亦無可如何之事也趙汸以為不得已曰乃即傳意也至於定哀不敬之文但言其備災無道緣非國無賢君之謂其於乃字之義本不相涉彼二經固無乃字也凡乃皆亡乎人之辭注宣十五年乃克葬為急辭彼與宣八年以乃與而二文相對為緩急也**猶者可以已之辭也**望郊之細也不郊無望可也已上也補曰公羊同注二語本左傳何休曰譏尊者不食而卑者獨食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婦人既嫁不踰竟杞伯姬來求婦非正也補曰疏曰重發與前譏國君之妻異故明之

狄圍衛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帝丘衛地補曰杜預曰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補曰鄭文公也不葬者秦師失民與宋襄同例○撰異曰捷公羊作接

衛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補曰何休曰不地者起因上侵就狄盟也杜預曰就狄廬帳盟趙鵬飛曰再舉衛人侵一事也盟一事也文丞案外盟不日此又不月者與二十年盟邢同義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晉自莊閔已前不書于春秋又不言文公之入及鄭忽之殺何乎徐邈通之曰案詩序及紀年史記晉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又鄭忽之後有子亹子儀且奔出記傳而經所無殊多誠當有不告故不書者諸侯有朝聘之禮赴告之命所以教其交好通其憂虞若鄰國相望而情志否隔存亡禍福不以相關則它國之史無由得書故告命之事絶則記注之文闕此蓋內外相與之常也魯政雖陵遲而典刑猶存史策所錄不失常法其文獻之實足徵故孔子因而脩之事仍本史而辭有損益所以成詳略之例起褒貶之意若夫可以寄微旨而通王道者存乎精義窮理不在記事少多此蓋脩春秋之本旨而貴辯說日用之精義故穀梁子可不復發文而體例自章矣補曰書日者正也注因文公論晉事因晉事廣說春秋今更稗而足之不告故不書左傳例如此劉知幾史通曰汲冢瑣語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又曰瑣語春秋載魯國閔公時事言之甚詳斯則聞事必書無假相赴于孟子所說未知何如而魯史皆承赴告其理實無可疑君子脩春秋辭有損益事無損益主至因辭明義不以記事為重公羊所云其辭則丘有罪焉孟子所云其義則丘竊取之而歐陽脩以為聖人著書足以法世而已故據其所得而脩之意亦近是至注謂魯之史策不失常法其說亦確但未詳耳丞案明堂位曰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左傳昭二年晉韓起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賈逵注曰史法最備定四年衛祝佗言封魯公時有備物典策杜預注曰春秋之制由此觀之知魯史記事之法實有王者之禮周公之典迥與他國不同傳稱石尚欲書春秋是周人亦重其記載也

三十有二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滑國也補曰滑近鄭之國將言秦入盧國故先言滑國也莊元年言鄣紀邑也亦先言紀國也文例正同耳左傳秦欲襲鄭及滑鄭商人弦高犒其師乃入滑而還于殽晉禦師以敗也于彭衙稱師以戰也此稱人則師少之文其將為百里之子孟明視即敗于殽之秦師也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補曰殽晉山名公羊曰其言及姜戎何姜戎微也案十八年伐衛狄不言及而稱人傳曰進之又宣八年伐秦成九年伐晉白狄不言及昭四年伐吳淮夷不言及昭五年伐吳徐人越人不言及而稱人蓋彼從列數之文此取以尊及卑之義也此役晉君實親在故不得列數伐吳則楚子主之故與伐衛伐秦伐晉同文也疏戰不日敗夷狄亦不日此日者公羊曰詐戰也蓋惡晉不仁而謹之與得臣敗狄皆為變例○撰異曰公羊無師字殽公羊本又作肴**不言戰而言敗何也**補曰據例兩夷狄曰敗中國敗夷狄亦曰敗餘言戰言敗前韓後彭衙皆同例**狄秦也**補曰明在敗夷狄例非是成敗之**其狄之何也**補曰據秦稱師非徐狄吳比**秦越千里之險**補曰謂襲鄭**入虛國**滑無備故言虛國**進不能守退敗其師**補曰疏曰舊解進不能守謂入滑而去退敗其師謂敗于殽王引之曰疏又云本或別進字者疏文別字下脫一有字蓋疏所據本無進字其舉傳句亦無進字又記別本有進字者於後也當從疏所據正本無進字為是**徒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補曰史記趙世家扁鵲云秦穆公曰帝告我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又云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扁鵲傳亦同傳所云即其事也

疏以亂人子女爲入滑之時縱暴亂非也秦之爲狄自殽之戰始也明秦本非夷狄補曰如上所云皆狄道也故自殽戰狄秦則遂以秦爲狄秦爲狄者穆公不卒康公始卒至惠公而後日是準諸滕楚莒吳諸國爲狄文也孫覺曰春秋書敗秦師則甚秦之惡而狄秦尚書載穆公自誓則許其改過而新之蓋聖人之意惟其事之善否所在耳趙鵬飛鄭玉汪克寬皆各有說文烝案荀子曰春秋賢穆公以爲能變卽公羊文十二年秦伯使遂傳語而公羊又曰其爲能變奈何惟諓諓善竫言俾君子易怠而況乎我多有之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是難也數語皆用秦誓文然則賢繆公能變者乃推尚書錄秦誓之意以說春秋而春秋實無是義書記言春秋記事各不相同公羊亂其家法而左氏則實穆公用孟明尤流俗之論也秦伯將襲鄭補曰何休曰輕行疾至不戒以入曰襲此下追敘上年事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補曰百里子百里奚也左傳無百里奚諫下哭師送子亦獨蹇叔耳音義曰百或作伯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曰子之冢木已拱矣何知子之冢皆已老死矣拱合抱也言其老無知師行補曰公羊曰師出此亦當爲出涉下師行而哭或云上爾始行下爾遂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補曰百里奚之子孟明視也同時爲帥者又有西乞術白乙丙俱見左傳左傳又曰蹇叔之子與師史記以爲西乞術白乙晉卽蹇叔之子呂氏春秋又謂蹇叔子曰申與視高誘以申爲白乙丙也女死必於殽之巖唫之下其巖險隘一人可以要百人我將尸女於是尸女者收女尸補曰二句相屬爲義唫者崟之借字音義曰本或作崟說文曰崟山之岑崟也崖者山邊也岑者山小而高廣雅曰岑崟高也公羊作殽之嶔巖二字並出左傳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閒余收爾骨焉卽殽嶔巖之下也必死是閒余收爾骨卽傳之死必於殽之嶔巖之下女於是也何休說公羊杜預說左氏皆以爲其處深阻險隘故料其必死於此范注本之王引之曰尸當作死言女必死於此閒死不可在尸此處吾將於此收女尸死有定所乃可收也呂氏春秋蹇叔謂其子曰女死不於南方之岸必於北方之岸爲吾尸女之易是其證也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隨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何爲哭吾師也二子曰非敢哭師也哭吾子也我老矣補曰依孟子書百里奚去虞入秦年已七十時虞未滅也至此蓋年百歲餘彼不死則我死矣長秦伯怒故云彼我要有死者晉人與姜戎要而擊之殽補曰要遮也明在殽戰侚又非是戎敗之匹馬倚輪無反者倚輪一隻之輪補曰倚唐石經初刻作奇磨改爲倚案漢書五行志引此作觭服虔曰觭音奇隻之奇師古曰觭隻也則穀梁本是觭字後皆脫角旁譌爲奇音奇居宜反或於觭反是陸所據本作奇或作倚也又烝案方言曰倚踦奇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閒凡全物而體不具謂之倚梁楚之閒謂之踦公羊作隻輪何休曰隻踦也明諸字俱通何又曰皆盡晉人者晉子也補曰晉子襄公也言及又下危又公葬未葬襄公親之傳言晉子爲踰年未葬稱子之期文亦復以衞子之當者其曰人何也補曰晉是喪國宜稱子而稱人敗離非君辭宜稱官而貶微之也何爲微之不正其釋殯而主乎戰也補曰劉向說苑曰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羞小恥以構大怨貪小利以亡大衆春秋有其戒晉先軫是也先軫欲要功獲名則以秦不假道之故請要秦師襄公聽先軫與兵要之殽擊之匹馬隻輪無脫者大結怨構禍於秦接刃流血伏尸暴骸糜爛國家十有餘年卒喪其師衆禍及大夫憂累後世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爲晉不惟舊而聽虐謀結怨彊國四被秦寇禍流數世惠士奇曰秦晉自殽之後兵連不息秦遂合於楚卒爲晉患故春秋於殽戰狄秦而微晉交譏之晉不敗秦何害於霸而汲汲焉背殯要秦哉孔廣森曰下經曰癸巳葬晉文公諸侯之禮逾期五月先葬五日而啓自辛巳以迨癸巳十二日耳則是時已當戒啓期矣乃釋哀廢禮佳兵逢禍不臣不子孰此爲甚

癸巳葬晉文公日葬危不得葬也補曰危者危晉襄背殯用兵文爲霸主又畢於齊桓嫌葬故特發傳以明同義

狄侵齊

公伐邾取訾樓補曰不致者伐而取惡事也○撰異曰樓左氏作婁公羊作取叢亦作取叢徐彥疏曰有作鄒字者孔廣森曰鄒卽訾婁之合聲猶者蔘爲乘句瀆爲穀是也疏作叢蓋字亦當從叢如鄒叢眞取陬等字並从取古讀聲本同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晉人敗狄于箕箕晉地補曰晉不稱師以敗之者以敗夷狄故略之也言敗不言戰例在成十二年傳何休曰不月者略微者與夷狄也案當稱是略夷狄

冬十月公如齊補曰孔廣森曰月者蓋公有疾而行故危之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補曰月者爲下薨日

乙巳公薨于小寢小寢非正也小寢內寢非路寢補曰范以小寢爲內寢本杜預經注左傳曰卽安也服虔曰小寢夫人寢也譏其近女室杜亦曰夫人寢也譏公就所安不終於路寢疏曰傳發此例者以閔閔不地桓公非正今僖公雖好卒而沒於婦人之手故發傳以惡之楊亦謂是夫人之正寢也左傳八年夫人不薨于寢則不殯于廟服虔曰寢謂小寢也案周禮宮人掌王之大寢之脩鄭君注曰路寢一小寢五又引玉藻聽路寢政小寢寢之文斷之云是路寢以治事小寢以時燕息焉又引春秋薨于路寢薨于小寢之文斷之云是則人君非一寢明矣然則鄭意以傳所譏之小寢爲君之燕寢不以爲夫人正寢

隕霜不殺草京房易傳曰君假與臣權隕霜不殺草補曰劉向以爲今十月周十二月於易五爲天位爲君位九月陰氣至五通於天位其卦爲剝落萬物始大殺矣明陰從陽命臣受君令而後殺也今十月隕霜而不能殺草此君誅不行舒緩之應也

未可殺而殺舉重也可殺而不殺舉輕也重謂殺也輕謂草也者不死則重者不死可知補曰傳合定元年爲說董仲舒曰春秋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殺菽何爲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乎王應麟曰以論語爲用殺之言觀之乃法家者流託聖言

耳文烝案胡安國疑其與宰我戰栗之對相似王氏因有此論但韓非後五句或非夫子之言而前數語問答當實有之正穀梁所本見不字之通例

李梅實京房易傳曰從叛者故謂不明厥妖木冬實補曰劉向以爲周十二月今十月也李梅當剝落今反華實近草妖也先華而後實不書華舉重者也陰成陽事象臣顓君作威福董仲舒引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孔廣森曰此於洪範五行屬木不曲直五行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實之爲言猶實也實子補曰注解上實字也李梅子中有核人於植物中屬覈物也下實字是名實虛實之實與孫字同意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眉注坿列

第十六葉五行草今本誤菽十一行覈即核字

穀梁補注十二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春秋文公經傳第五補注第十三文公僖公子史記名興母聲姜以襄王二十六年即位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繼正即位，正也。繼正謂繼正卒也補去即位以見繼桓書即位正不忍莊閔傳不言即位皆繼弒補曰杜預曰先君未葬而公即位不可曠年無君文烝案公羊言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杜用為說踰年未葬得稱公者自己國臣民稱之成定並同李賢後漢書注引穀梁傳曰承明繼體則守文之君也傳無此文晝後學者說傳語在外傳及章句中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撰異曰公羊作癸亥朔王引之據漢書五行志以為朔是衍字師古注劉向傳所引已衍案陸淳纂例所據本唐石經本皆誤衍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傳例曰天子之大夫稱字叔未受采邑故不稱氏字者貴稱故可獨達也補曰左傳曰內史叔服周禮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叔服蓋下大夫也莊引稱字例在定十四年傳依後王子虎卒傳前一說則叔服本王子不以王子氏蓋省文也此事在時例葬曰會。言會明非一人之辭其志重天子之禮也。諸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補曰此本公羊杜預也疏後一說此葬得書所由五年傳解會葬之處二者互言之文烝案此不獨互言也傳文至簡每以一傳包前後解文此以天子使人會葬為重則以知諸侯使人會葬為恒事也以會葬僖公為重則以知凡公與夫人之喪天子使人含賵之等皆為恒事也又以知賵仲子含賵成風志者亦為重也又以知會葬成風志者尤為重也若然傳於賵仲子言不及事於含賵成風言兼事不周事又別為解者彼二文又兼有是義傳但就一邊言之也諸侯之禮有志者邾滕之奔喪會葬則以君親來志也秦襚成風則貴賵仲子略同也亦皆重之之義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葬我君，接上下也。僖公葬而後舉諡，諡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補曰疏曰重發傳者桓不以禮終僖則好卒二者既異故傳詳之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毛采邑伯字也天子上大夫也補曰亦不知為上為中此事蒙上月○撰異曰錫左氏唐石經及宋本作賜段玉裁曰非也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桓薨後見錫此即位見錫嫌其得正故傳發之劉敞據韓詩傳及鄭君詩箋說以為嗣君三年喪畢以士服見於王王於廟命之錫之黻冕圭璧文公喪未畢而命之成公喪既畢而不受命於天子皆非禮何休以為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文公新即位功未足施而錫之非禮也何氏自據九錫為說

晉侯伐衛。

叔孫得臣如京師。補曰叔孫得臣公子牙孫莊叔左傳曰拜周葬

衛人伐晉。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禮大夫不得會公侯春秋尊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戚衛地補曰莊晉言句本左氏閻溥泉傳彼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杜預曰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可以會伯子男文烝案此左氏一家之言未可用也莊末句即下年翟晉說傳文又加一辭字其實傳之大夫即卿也傳不於柔會宋公陳侯蔡侯發例又不於此發例者隨意而發非有深義疏曰傳以伯者王尊不可云得會非也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髡。鄭嗣曰商臣楚王也髡文王之子成王也不言其父而言其君者君之於世子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言世子所以明其親也言其君所以明其尊也商臣於尊親盡矣補曰鄭嗣注本何休何云言其君者所以明有君之尊又責臣子當討賊也此一句不如本文為善未句增足說書髡之故弒為其欲黜世子○撰異曰髡左氏作頵日髡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弒也。夷狄不言正不正。徐乾曰中國君卒正者例日其不正者不日夷狄君卒皆略而不日所以殊夷夏也今書日謹商臣之大逆爾不以明髡正與不正補曰此與成九年莒潰同一意此謹無父彼謹無君也孟子曰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程子曰禮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愚謂穀梁而傳而知聖人有憂之也是故中國詳之夷狄略之中國也而夷狄則亦略之夷狄也而禽獸乃更詳之文相錯而義相成也是故夷狄之辭無時而可同中國者也君臣父子之教有時而不論中國夷狄者也推之全經而皆通俟之百世而不惑

公孫敖如齊。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彭衙秦地補曰李光地曰敗秦師于殽罪秦也及秦師戰敗績稍恕秦也文烝案此戰甲子郊戰乙卯戰以喪禮處之故子卯不避○撰異曰衙公羊或作牙

丁丑，作僖公主。作，為也，為僖公主也。為僖公廟作主也主蓋神之所馮依其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補曰公羊曰為僖公作主故何休加一廟字解之范襲之非也狀正方以下亦本何休也徐彥謂曾孝經說文孔廣森曰案山海經曰桑封者桑主也方其下而銳其上而中穿之加金主之有穿此其足證者覲禮設方明以依神方明以木為之方四尺而設六玉鄭君曰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若然六面皆刻而午貫相通其所謂穿中央達四方者蓋設玉加金事亦同矣蓋古主之遺象疏曰麋信引衛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若祭訖則內於西壁埳中去地一尺六寸右主謂父也左主謂母也孔廣森曰何休說與衛氏異其藏之也白虎通亦云藏之西壁或如衛說去地高下則無文以明之文烝案麋所引衛宏說漢儀則帝主九寸后主七寸藏太室西壁埳中祭則設座於埳下立主。補曰說正禮喪主於虞，禮平旦而葬日中反而祭謂之曰虞其主用桑補曰虞安也以安神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大夫五士三既虞埋重於道左而有主吉主於練。期而小祥其主用栗補曰疏曰案莊公之喪已二十二月仍譏其為吉禘今方練而作主猶是

凶服而曰吉主者三年之喪至二十五月猶未合全吉故公子遂有納幣之譏莊公喪制未二十五月而禘祭故譏其爲吉此言吉者比之虞主故爲吉也此雖爲練作之主終入廟以辨昭穆故傳以吉言之文烝案檀弓曰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夫蹟祔於祖必有主主以爲吉主明周之吉主卒哭作之故左傳例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而舊說解此句爲喪主失其實也此傳及公羊皆至練時作主似據殷制或者殷周之禮諸侯得通用抑或魯有王禮違周從殷皆未可知矣注用桑用栗皆本公羊何休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杜預亦同但不說夏耳何休又曰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也虞用桑者桑猶喪也取其名與其麤觕所以副孝子之心練用栗者取其戰栗謹敬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蓋爲禘祫時別昭穆也疏曰徐邈注意與之同范亦當不異孔廣森據五經異義載公羊及禮戴說虞主埋於堂兩階之間又一說埋之於廟北牆下以爲何氏所稱非新說

作僖公主

譏其後也僖公薨至此已十五月補曰蓋是時練祭後期故公羊曰欲久喪而後不能也何休以爲文公亂聖人制欲服喪三十六月十九月作練主又不能卒竟故以十五月

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

禮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補曰注以毀訓壞非也脩壞曰壞猶澣汙曰汙治亂曰亂古人語如此所脩之廟謂死者祖之廟於今君爲曾祖卽他日之新宮也必脩之者練之明日當以所作主祔於此廟據士虞禮記檀弓卒哭而祔者以祭之明日知練而祔者亦以祭之明日也既祔仍以其主復於寢卽左傳所謂特祀於主鄭君士虞記注曰凡祔已復於寢如旣祫主反其廟是也曾子問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推此知練而祔者練而各反廟廟無虛主又無二主則各主皆如舊而所祔新主之主復於寢以也迨大祥禫後三年喪畢然後今君高祖之父遷依公羊爲君章句則遷廟之主藏於大祖大室北壁中易遷則謂之毀廟乃以曾祖之主遷焉而新主遷於曾祖之廟謂之新宮大戴禮有諸侯遷廟篇卽喪畢遷主新宮之禮其末云擇日而祭焉卽閔二年傳士虞記之吉祭或禘或祫者也朱子據遷廟篇君臣皆玄服明其爲除喪而遷又據君臣皆乘車且有出入門及大戴禮渠之文明其爲從寢之廟其說皆是也自來說穀梁者皆以壞廟爲毀廟則與大戴之遷廟相混鄭君士虞記注壞廟謂遷廟在練時孔穎達王制正義賈公彥周禮疏人遂謂自寢遷廟在練時楊氏疏曰作主在十三月壞廟在三年喪綜而傳遂言之者此主終入廟卽易檐其事相繼故遂言之非謂作主壞廟同時也或以爲練而作主之時則易檐改塗故言傳云於練焉壞廟於傳文雖順審說不然故不從之直記異聞耳至朱子則曰穀梁言壞舊廟不言遷新主安知其非於練而遷舊主於三年而納新主邪朱子此語可謂破的但其言壞舊廟遷舊主亦沿舊解之誤殷廟作毀廟論祫祭論知穀梁所言壞廟爲毀廟然亦但謂毀廟非遷廟以毀廟云云者名有廢除事殊壞舊廟遷舊主穀梁不聽此句說遷廟而下文說新宮其不可通也甚矣且

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

練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補曰范此解可用練之明日祔亦得云納新神也檐屋檐聯也說文檐檐也檐爲梠梠爲楣楣爲秦名屋檐聯也齊謂之戶楚謂之梠何休說新宮云易其西北角塗者墨飾屋禮所謂白盛也兩言可者略辭大戴禮有諸侯釁廟篇成廟釁之以羊君臣亦皆玄服與遷廟篇相次彼時事多據則略矣易檐改塗爲壞廟之道則壞爲脩壞而廟猶新宮甚明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晉大夫陽處父

不言公處父伉也

補曰疏曰重發傳者高傒存氏處父去族嫌異故重發之

爲公諱也

諱公與大夫盟去處父氏公親如晉使若與其君盟如經言邾儀父矣不書地者公在晉也莊二十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不去高傒氏者公不親如齊不與其君盟是恥差降補曰爲公諱者釋經去處父氏與公羊同也去氏所以爲諱者卑者以國氏既不言公則若內卑者與外卑者盟是全乎諱也如晉與大夫盟故莊之盟防其恥尤甚故爲之諱亦嫌盟書日不嫌非公得以成其諱文故下文遂云何以知其與公盟以其日也注補若邾儀父本何休說頗迂曲宜删去公親如晉三句

何以知其與公盟

補曰同經文何以見之

以其日也

補曰存日以見公盟

何以不言公之如晉所恥也

補曰盟於晉都而晉君不出卑公已甚是所恥也

出不書反不致也

補曰出不言公如故反亦不致皆諱恥也舉以去大夫氏爲諱出反又諱者諱莫如深也不地而存日則有所見矣故諱恥從深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斂

垂斂鄭地補曰不日者蓋以盟事可惡如祝柯之例或以爲國大夫盟敖國之君始於此與書高傒又不同故特變其例以示異左傳衞士縠爲司空晉司空非卿以爲能其事故書○據異曰斂本又作歛唐石經作斂左氏公羊作斂左亦又作斂斂徐彥公羊疏曰左氏作垂隴

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

補曰言可者時既多有其事春秋別內於外異其辭耳傳特發此又明外大夫不可也或傳欲以此意明此盟不日之義故不於上年會處發之唐石經無外字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建午之月猶未爲災補曰杜預曰周七月今五月也不雨足爲災不書旱五穀猶有收文烝案不雨之文不在七月下者兩而後書不雨則七月雨矣其文不得在下胡安國程端學說皆非也月令正義引鄭君釋廢疾曰春秋凡書二十四旱考異郵說分爲四部各有數孔廣森曰今據經實二十六旱凡大雩十九大旱二不雨二歷時不雨加自文者三是爲四部昔夏侯勝以洪範說昌邑王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文公之篇書久不雨者三卒致仲遂逆謀嗣子遭禍此其效也文烝案漢書五行志曰皇極之常陰劉向以爲春秋亡其應一曰久陰不雨是也孔因附成爲說

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

僖公憂民歷一時輒書不雨今文公歷四時乃書是不勤雨也

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

無憂民志補曰言春秋以爲無志也疏曰莊三十一年冬不雨不發傳者以一時不雨輕故也下十年十三年亦與此同故十三年傳又不發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大事祫也時三年之喪未終而吉祭於大廟則其譏自明補曰疏曰杜預言其譏已明謂前已書吉禘此亦同譏范云其譏自明謂不待譏責其惡足顯文烝案何休曰不言吉祫者就不三年不復譏略爲下張本又案僖公亦當以爲禘不言初者有定爲有從祀文不須加初從可知○據異曰賄屈禮大宗伯注引作躋

大事者

何大是事也著祫嘗祫合也嘗秋祭補曰公羊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嘗未如祫事之說祫嘗者祫而祭嘗嘗先祫而後嘗也詩魯頌曰秋而載嘗毛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禘秋祫則不嘗惟天子兼之毛謂諸侯之禘祫嘗廢五廟一時之祭嘗則不祭乃天子之禮以其特言秋而載嘗卽傳之祫嘗之說也祫而嘗則不得嘗祫以其是天子禮故詩大是事以著之言祫而嘗者申上大是事一句意也傳與毛傳多通此文宜以毛為證何休云禮天子特禘特祫諸侯禘則不禘祫則不嘗毛亦同也禘嘗行於周之夏而嘗之中葉禘無常月不兼行時祭禮惟八月之禘嘗為宗廟極盛之祭故詩頌僖公但言嘗不言禘而春秋一禘大嘗禘也祭統言成王康王賜魯外祭郊社內祭大嘗禘而春秋一禘大嘗禘二文大禘與明堂位之六月禘大嘗則明堂位所未備此禘嘗之義嘗未乃言大嘗大禘之時祭春禘內夏禘秋嘗冬烝又詳言禘嘗之義嘗末乃言大嘗大禘既以承前文又以別前文也此祭在八月而國語以為烝嘗昭禘用冬祭之禮亦謬不可據也崔靈恩曰祫以秋者以合聚群主其禮最大以秋時萬物成熟大合而祭之祫者合也說文曰祫大合祭先祖親疏遠近也

祫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于大祖祫祭者皆合祭諸廟已毀未毀者之主於大祖廟中以昭繆為次序父為昭子為穆昭南鄉穆北鄉孫從王父坐也祭畢則復還其廟補曰此約何休注文何休曰大祖周公之廟陳者就陳列大祖前大祖東鄉昭南鄉穆北鄉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昭取其鄉明穆取其北面尚敬自外來曰升文家案周公為魯大祖周則后稷或曰后稷為始祖文王為大祖書非也通典引逸禮曰祫祭七尸公羊合祭作合食又鄭之曰五年而再殷祭章元成劉向以來皆言三年祫五年禘通典引徐邈曰五年再殷凡六十月中分每三十月殷徐說非也禘以夏祫以秋由禘而祫有二十餘月已踰二年故言三年祫由祫而禘有二十餘月距前禘凡六十月為五年也禘與祫其禮略同所以異於祫者王肅聖證論引禘于大廟逸禮云其昭尸穆尸其祝辭總稱孝子孝孫又云皆升合於大祖通典引禘于大廟禮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又云禘昭尸穆尸又云毀廟之主昭共一牢穆共一牢又引韓嬰詩傳云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又劉向五經通義云禘者諦也取已遷廟主合食大祖廟中據此諸文知禘不及未毀廟主春秋經傳多直云禘于某公如未毀廟皆特禘但如世室武宮之等親盡而廟不毀則以就大廟昭穆之列不毀則又比親廟特禘之禮也禮以禘于大廟名為亦兼見親廟之特禘故祝辭兼稱孝子孝孫周頌雝禘大祖言大祖或序之大祖實文王又言皇考言烈考又言文母書亦據親廟二祧言后稷其文又言何休以為禘異於祫者功臣皆祭案周禮有功祭于大烝及何說非也○祫之名亦多矣五經異義左氏說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歲祫似是歲一祫或是祫以歲計卽三歲之殷祭而皆與通典引劉歆賈逵所言之祫不同又左傳大夫亦有殷祭據大傳言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是大夫士殷祭亦名祫也又時祭亦有稱祫者王制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彼舉夏殷四時祭名而犆祫之文或上或下祫與犆對不專指殷祭但以其合祭親廟于大廟亦謂之祫其實穀梁之祫嘗謂祫而嘗王制之祫嘗謂於嘗則祫穀梁之祫三歲一祫王制之祫一歲三祫二祭截然不同曾子問言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渾言祫祭則二祭得兼包也又士虞記古文始虞之祭謂之祫事鄭君曰以與先祖合為安此則殷祫時祫之外夏有祫名也

躋升也補曰公羊同爾雅作躋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書敘僖公閔公庶兄故文公升僖公之主於閔公之上耳僖公雖長已為臣閔公雖小已為君夫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故以昭穆父祖為喻甯曰卑之於傳則無以知其然若引左氏以釋此傳則義雖有似而於文不辨高宗殷之賢主猶祭豐于禰以致雉雊之變然後率循舊文公僖閔祖考固不足多怪夫親謂僖祖謂莊禰曰說曰親謂僖祖禰閔僖繼閔而立猶子之繼父故以昭穆祖父為喻此於傳文不失而范謂莊為祖其理非也文孫案傳以祖父為喻當如舊說及號若下文昭穆之說則依段氏說為順見閔二年又諭於下

逆祀則是無昭穆也補曰閔為穆僖則昭也逆者謂升僖於穆北面西上閔繼僖而東并同為穆是無宗廟昭穆之禮國語亦曰非昭穆也兄弟所以異昭穆者以受國為人後為重既異昭穆與父子相繼無異僖雖不稱閔而閔世文嘗考廟於僖有禰道故文雖不祖閔而閔世次嘗王考廟於文有祖道上文以僖為親閔為祖而左氏曰子不先父公羊曰先禰後祖其說逆祀皆與傳同由其相為昭穆故舉以相喻也此說詳具於後漢周舉議奏賈公彥周禮冢人疏劉敞為兄後議趙汸左傳補并當代通人異所同僉稱段玉裁孔廣森等皆所依用范引書說謂升僖於閔上者卽何休說也何休云升謂西上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當同北面西上繼閔者在下僖為庶兄置於閔上是未思兄弟同昭穆之說於三傳國語實不可通也

無昭穆則是無祖也補曰此祖謂大祖也昭穆相繼皆承大祖之統無祖則無天也祖人之始也人之所仰天也補曰天者祖之所自出非以祖為天也古人稱王者天大祖亦謂配天范因致誤故曰文無天補曰文無天猶隱十年無正桓無王定無正也此指下五年經王使不稱天而言劉逵說公羊引傳此數語亦如是解之春秋言天之文唯於王一言天子義亦不異大祭大變都不斥言故如文公無天指彼二文而夫言故曰者是聖門相承之說

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補曰此猶釋隱十年無正曰隱不自正釋桓無王曰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釋定無正曰定之始非正始曰見無以正也明彼經無天之文者是見文公之無天而行也自逆祀則是以下據論語傳之惡以解無天之文明為春秋所深惡也五經異義從左氏說為大惡不從公羊董仲舒說為小惡是也昭穆祖天遞推而上亦莊三年傳母子天子之義也又嘗論之禮器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左傳載文仲縱逆祀不如彼文論魯事故無禮不知者蔑罪也春秋書王法故無天者文公惡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尊卑有序不可亂也補曰親親者僖於閔為兄於文為父宜親僖也尊尊者閔於僖為君於文有祖道宜尊閔也親親尊尊人道之大二者一揆魯躋僖傳兄也而無升道不以親親害其尊祖也桓君也而有治文不以親公害其尊王也文姜母也而有絕道不以親母害其尊父也哀姜小君也而有弗受文不以親夫人害其尊先公也蒯聵父也而亦有弗受文不以親父害其尊王父也諸若此類皆春秋之義傳承上推本廣言之也疏曰稱春秋者以嫌疑之閒須取聖證案疏說固可通要是廣有所包故言春秋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公子遂如齊納幣喪制未畢而納幣書非禮補曰如得禮經當直言如齊不仍史文公羊曰譏喪娶也以為娶雖在三

年少成而二年之內不聞也二年之內則疾有人以揚者宜於此焉變也董仲舒曰春秋之論事莫美乎恃終[illegible]月在喪[illegible]故謂之變變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補曰沈國

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

夏五月王子虎卒叔服也 補曰叔服書王子書名者卒例也左傳此成元年尚書叔服語此傳則與公羊同

不卒者也何以卒之 外大夫不書卒 補曰疏曰重發之者尹氏以則以爲魯主此爲會葬事異故重發之

其來會葬我卒之也 會葬在元年 補曰史書卒者自以其來赴卒之所以赴我者則以其嘗會葬我故也此君子所取義也[illegible]年會葬成風者不卒彼不赴故也彼文或作毛伯則卿後書卒子殺者

或曰以其嘗執重以守也 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叔服執重任以守國 補曰或說如京說[illegible]子虎[illegible]服[illegible]大夫[illegible]君子取其義也以守是[illegible]如左傳以爲王叔文公[illegible]國語所謂[illegible]公也

秦人伐晉

秋楚人圍江

雨螽于宋 ○撰異曰公羊螽皆作蝝此亦是螽 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 補曰疏曰重發之者志災或爲三千三之後或爲甚而錄之故不得一例

曰災甚也 補曰此以其志明雖非王者後亦志也公羊諸螽皆爲記災唯此雨螽及哀十二年十二月螽爲記異與傳不同也公羊定元年傳曰異大乎災何休曰異者非常可怪先事而至者災者有害於人物隨事而至者哀十六年南[illegible]傳曰志異也

其甚奈何茅茨盡矣 茅茨盡則嘉穀可知茅茨蔟蟄 補曰疏曰徐邈云茅茨[illegible]又食星之茅茨范與徐異王樵曰徐說書艱而之

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 補曰傳以星實言雨螽宜言[illegible]董仲舒[illegible]於天或墜於地不可同也故重發例漢書五行志劉向[illegible]穀梁傳曰上下皆合言其傳無此句蓋亦後學者所傳語在外傳及章句[illegible]左傳曰墜而死也公羊曰死而墜也[illegible]公羊[illegible]考異郵[illegible]云螽[illegible]而墜於地故何休云螽飛[illegible]也死而[illegible]者[illegible]朱[illegible]云[illegible]而[illegible]今穀梁直云茅茨盡矣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與[illegible]違是爲短鄭君云穀梁亦以宋[illegible]後將有禍故螽飛在上墜地而死言茅茨盡者甚之辭[illegible]何錯之有乎文烝案公羊言異也故劉向言宋殺大舒何休言大夫專恣據後事推之穀梁言災也故董仲大夫無罪據前事推之鄭君意崇鑑緯始作調人以災異爲一不復截然分別於理固通但非昔人家法亦學者所當知矣至於董劉何鄭所推之是非可姑無論耳

冬公如晉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補曰凡朝而盟聘而盟者皆言及以內及外以尊及卑之常辭也不入內爲志之例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 補曰自此外大夫始稱某帥師稱將汪克寬曰書帥師百有三十僖以前書帥師僅九皆內大夫文宣以後外大夫多書帥師定哀之閒尤數數書之大夫之強可見矣文烝案文以前列國亦有大夫爲將且帥重師者趙汸本陳傅良說以爲雖鄭將但稱人將尊師少與將卑師少者同雖鄭帥重師但稱師將卑師眾者同以征伐自諸侯出其臣之尊卑不足辨此夫子脩春秋於內從其恆稱以見實而於外變文以示義也至文以後征伐自大夫出則大夫將書稱人稱師爲達例故春秋大夫將則至成六年始見高謝然以爲秦大夫張庭昌以爲楚大夫未強故不見大夫將二國皆小異也臣大主以爲大夫而交政於中國自晉文翟泉之盟始大夫而專征伐之權自晉襄伐楚救江始○撰異曰左氏楚下有以字段玉裁曰淺人所增文烝案劉敞春秋權衡曰公羊說以字後來皆依劉說段氏獨得

此伐楚其言救江何也 補曰楚人圍江晉師伐楚楚國有難則

江遠楚近伐楚所以救江也 時江國自解 補曰江遠未易可救伐楚正所以救之此與宣元年救陳皆未至所救之國彼以下有會棐林文得直言救此不得直言故須言伐楚矣伐楚亦不直言者張自超以爲商臣弒君疑於得討賊之義又諸侯之用師於楚者唯齊桓一書伐晉定一書侵使於處父之師直書伐則前嫌齊桓而後篤晉定故必曰救江張說亦有理要以救者遂其意致其志凡救皆是善文明此亦善之與諸直言救者一例也若然傳言伐楚所以救江而僖十八年云伐衛所以救齊其救自爲一事宣元年云伐鄭所以救宋於經別無救文三者辭同意異又須分別觀之也

四年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補曰出姜也

其曰婦姜爲其禮成乎齊也 在齊便稱婦 補曰婦禮成于齊故曰婦者已配之稱謂成昏也禮大夫以上不問舅姑在不皆至三月見宗廟然後成婦禮劉向列女宋恭伯姬齊孝孟姬傳皆有是言賈服何氏說春秋並同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未成婦也

其逆者誰也親逆而稱婦或者公與何其速婦之也 鄭嗣曰皆問者之辭問者以使大夫逆例稱女而今稱婦爲是公親逆與怪稱婦速故反覆推之 補曰逆便稱婦明非姑婦之婦矣知是公逆

曰公也 補曰公親逆故不月

其不言公何也 據莊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言公 非成禮於齊也 非責而以稱婦見其失若不貴其成禮於齊則但當言公如齊從親迎恆事不志之例而下書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史書文盡本言公如齊逆女或當言逆婦爲變文下蓋有夫人婦姜氏至自齊之文也

曰婦有姑之辭也 補曰此言稱婦有二義也下無至文明逆與至共文以逆文爲至文也逆稱婦爲夫婦之婦至稱婦又爲姑婦之婦至所以別有姑無姑者見宣元年何休說

其不言氏何也 補曰據從書辭凡姓皆以氏配

貶之也何爲貶之也夫人與有貶也 鄭曰夫人能以禮自防則夫婦之禮不成於齊故譏公而夫人與焉 補曰疏曰宣元年已有傳今復特發之者彼書夫人此直云婦姜嫌文異故使此明之然彼稱夫人又書至此不然者公羊傳曰其謂之逆婦姜于齊何略之也徐邈亦以爲不書至不稱夫人下娶賤略之若乎大夫者

以諸侯下娶大夫便爲略賤則大夫亦不得上娶諸侯且天子得下娶諸侯何爲諸侯不得下娶大夫是公羊之言不可以解此也蓋不稱夫人不言至者以其婦禮成於齊故異於餘稱傳云夫人與有貶也者解不稱氏之意非釋不稱夫人也文烝案不稱夫人者又不得言逆夫人也不言至者逆已稱婦姜婦有二義足以包至不須言至矣何休曰稱婦姜至文也逆與至其文其說是也劉敞曰禮之於人大矣是存則存是亡則亡文公之不能保其後嗣者由無以刑其妻也夫人之不能安其位者由無以謹於禮也此正始之道也劉用左傳對不行之説而譏夫人不能早辭喪娶之辱今斷章取之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

晉侯伐秦補曰程端學曰楚滅江不恤而躬伐秦伐楚則遣大夫晉侯之報復情不可掩矣

衛侯使甯俞來聘○撰異曰徐彦公羊疏曰正本作速字故賈氏云公羊曰甯速是也段玉裁曰衛甯速見僖二十六年卽甯莊子也僖二十八年三十年左傳皆記武子事則此聘必武子矣公羊非也公羊彼作速此亦當作遬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僖公母風姓補曰當云僖公妾母○撰異曰段玉裁曰據杜氏長曆十一月庚子朔十二月庚午朔又稱十二月無壬寅五年正月四日也日月必有誤則杜所據本實作十有二月壬寅楊昌霖曰今三家經皆作十有一月蓋據杜説改之十一月庚子朔三日得壬寅然非經之舊矣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含口實也禮記曰飯用米貝弗忍虛也諸侯含用玉榮叔天子之上大夫也榮采地叔字補曰注首句本公羊尸所沐米卽以飯之依鄭君禮記注天子蓋用黍諸侯用梁大夫用稷天子之士亦用梁諸侯之士用稻也貝亦飯所用諸侯飯以貝而含以玉通言之皆爲含故隱元年傳曰貝玉曰含已論之矣元年王使宰稱天此與下會葬王使皆不稱天者所謂又無天也桓之春月有月無王文之於王使有王無天其意相類也傳於此不言者文屬王使而義起隱傳故就彼傳一言之荀子曰春秋之微也又曰春秋言是其微也又曰春秋約而不速於此爲甚矣含一事也賵一事也兼歸之非正也禮含賵襚各異人補曰孔廣森曰禮上客弔含上介致賵其曰且志兼也補曰加且以顯其兼以上公羊並同其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何休曰四年夫人風氏薨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最晚矣何以言來鄭君釋之曰秦自敗于殽之後與晉爲仇兵無休時乃加恩於公之喪而來君子原情不責晚用或作辭補曰不言來若其不接公以其不周事若不致諸公然趙匡曰春秋之文從簡加減一字皆有義文烝案周猶給也不給事卽下言早晚賵以早乘馬曰賵乘馬所以助葬成風未葬故書早而含以晚已殯故言晚闕有遺近皆令及事理不通也禮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於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明君之於臣有含賵之義所以助喪盡恩含不必用示有其禮補曰疏曰舊解以爲傳言含賵上關天子之於諸侯及夫人耳雜記所云唯論諸侯自相於何者諸侯及夫人於天子有疾書告天子遣使問之有喪則致含故未殯足以及事其諸侯相於示其禮而已不責其晚也今恐不然范云不通是得之不通何得天子與諸侯禮異明范以傳爲非也文烝案疏説頗得范意其實范謂含不必用與傳亦得兼通此含距喪三月傳譏其晚豈謂含必在殯前哉疏引鄭君釋廢疾云天子於二王後之喪含爲先襚次之賵次之賻次之於諸侯含之賵之小君亦如之於諸侯之臣襚之賵之其諸侯相於如天子於二王後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之臣京師去魯千里王室無事三月乃含故不言來以譏之文烝以爲鄭君最得之矣此以字各本作已與上句岐異今依唐石經左傳正義引及俞皋集傳釋義本改二字通用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王使毛伯來會葬補曰毛當爲召榮叔召伯皆大夫不如其上中○撰異曰毛左氏公羊作召疏曰左氏公羊及徐邈本並云召伯此本作毛伯疑誤文烝案左傳曰召昭公會葬之禮於鄙上從竟至墓主爲送葬來補曰通謂凡會葬也下年傳曰處父主竟上之事杜預曰來不及葬不譏者不失五月之內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鄀

秋楚人滅六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撰異曰徐彦公羊疏曰業正本作辛字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行父季友孫補曰季文子也行父之父齊仲名無佚

秋季孫行父如晉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撰異曰驩公羊作讙周語字从馬晉語从言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補曰月者爲葬

葬晉襄公補曰杜預曰時并葬事文襄之制也案左傳古者使下大夫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補曰重發傳者衛成在外晉襄已葬嫌不同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補曰疏曰徐邈解襄公已葬謂春秋之例君殺無罪之大夫則是失德不合書葬今襄公書葬則是無罪而以累上之辭言之者以襄公漏泄陽處父之言故也舊解亦云襄公罪輕故不追去葬文今以爲傳云襄公已葬者謂卒哭曰久葬在前殺在後是罪累不合及君故起累上之問非是舊合書葬以否君漏言也補曰何休曰泄上言泄下曰漏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臣闇不言君無所聞上下否塞補曰王引之曰闇與瘖同瘖謂不言聾謂無聞也晏子曰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喑遠臣則喑晏子春秋曰近臣嘿遠臣瘖又曰群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吾謂之瘖上無聞則吾謂之聾說苑曰嚴則

下嗜下嗜則上嗜嗜嗜不能相通語意並與此同說文闇从門音聲古讀闇若陰故與瘖多通用　夜姑殺者也殺處
父補曰左氏公羊略同　夜姑之殺奈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為將軍補曰
時將中軍者直稱將軍也國語鄭人以詹伯為將軍當晉文公時晉將軍為正卿故宣二年傳曰子為正卿　趙盾佐之
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
者邵曰賢者多才也戰主于攻伐仁者有惻隱之恩不如多才者有權略補曰此亦仁者居守之意案論語事其大夫之賢者友
其士之仁者也又徐彥引古之賢仁也又毛詩傳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友其宗族之仁者皆以仁次於賢可與傳相證劉敞傳改
仁為能後儒遂謂穀梁子不識仁字真一曲之見也字有數義言非一端已論於隱二年　今趙盾賢夜姑仁其
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稱處父語以語
之故傳曰漏言也　夜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之事特諸侯會葬在竟上補曰之字
各本脫今依唐石經劉敞傳呂本中集解本余仁仲本集傳釋義本補正　夜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親殺者夜
姑而歸罪於君與由君言而殺之罪在君也故稱君以殺　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辟君也詭辭而出不
以實告人補曰王引之曰辟當為躄聲字躄辟之左右旁皆相似故躄誤為辟也造讀為躄躄者促也近也躄躄而言者君臣促膝
密語不使左右聞之也漢魏六朝唐人文言造膝之言造膝詭辭者如魏志中山恭王傳舊唐書李吉甫傳漢鄭固
碑等共十二事皆用此傳語蓋舊本多作造膝范本傳寫誤耳　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
此士對君言之辭補曰用謂用其言亂其德猶詩云二三其德不用而商之於人是二三也韓子進士策問曰問書稱汝則有大疑
謀及乃心謀及卿士以至於庶人龜筮考其從違以審吉凶則是聖人之舉事與衆共之於人易則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
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春秋亦有譏漏言之詞又似不與人共而獨運者是二說者其指有是非乎抑所指各殊而學者不
之能察也與故穎考叔引蘇洵曰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權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得而知之矣羣臣知之可也
曰機者雖羣臣亦不得而知之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此書與易春秋所指各殊也
晉狐夜姑出奔狄○撰異曰夜左氏公羊作射案古讀夜若豫讀射若序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禮天子以十二月朔政班告于諸侯諸侯受於禰廟孝子之事先君不敢自專也言朝者
緣生以事死親存朝朝莫夕不敢廢死亡敬事如事生故事畢終月始而朝之補曰范例云書不告朔有三皆所以示譏則此文一而公四
不視朔二責二十九年公在楚三文系案范以公在楚入例左氏說又不以不告月為不班朔而以書不告者皆譏左傳乃用
也此注首孝子以下皆本何休公羊亦以不告朔解不告月何休曰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於大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
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慎之至也受於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之云云何休又曰朝者因視朔政而後
十六年四不視朔注曰不舉不朝廟者禮月終於廟先受朔政乃朝朝于禰宮也朝廟是也故以不朝廟為重何氏之義以此告朔

即論語之告朔告朔後乃受朔政受朔政者即後之視朔是也受朔政後乃朝廟則此之朝廟是也范依十六年傳改之大祖廟為禰
廟亦以此告朔即論語之告朔十六年傳注援論語之文證受朔之事似以告朔即是受朔此注又似以受朔政與朝廟為一謬矣
何氏說此禮節次自是明順今惟以禰廟易其所謂大祖廟可耳以祭法考之禰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然則朝廟者祭此三廟
也先以餼羊告朔於禰廟乃受朔政乃復朝祭於三廟　不告月者何也不告朔也補曰告朔猶言班朔
即周禮大史頒告朔于邦國亦即十六年傳云天子告朔於諸侯下傳天子不以告朔是也公羊之告朔亦此意大戴禮虞戴德孔
子曰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道而敬行之以示威於天下又用兵孔子曰夏桀商紂不告朔於諸侯皆與論語之告朔異四不視朔
言公不告月不言公知是論天子班朔之事矣不告月不郊與凡言不者皆略異　不告朔則何為不言朔
也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一歲三百六十日餘六日又有小月
六積五歲得六十日而再閏積衆月之餘分以成此月補曰附月附於前月也王念孫曰古書於為二字同用成於月成為月也僖
二十年新作南門補宮近於禰宮也公羊曰天無是月又曰是月非常月孔廣森曰非年年常有之月也說文閏字下解曰餘分之月五
歲再閏戴震曰日循黃道右旋斜絡乎赤道而南北者寒暑之故也其隨大氣而左旋赤道為出沒者晝夜之故也凡三百六十五
日小餘不滿四分日之一日躔發斂一終月道斜交乎黃道凡二十七日小餘過日之半月遶其道一終日月之會凡二十九日小
餘過日之半以起朔十二朔凡三百五十四日有奇分而近歲終積其差數置閏月然後時序之從乎日行發斂者以正故竟與日
朔三百有六日以閏月正四時成歲文系案閏所附月無常月不得定名為某月朔故變告朔言告月也若日事遇朔日朔
則不言閏月可　天子不以告四而喪事不數也閏是叢殘之數非月之正故吉凶大事皆不用也補
曰十二月各有其政著在明堂月令閏所附無常月則無政故天子不班告朔此正解經不告月三字皆與閏月連讀見義下句
言喪服以年計者其行事不宜數是月指葬者景公言也　猶之為言可以已也郊然後三望告朔然後朝廟俱
言猶義相類也既廢其大而行其細故說之補曰注非也因視朔故朝廟因天子班告朔故視朔不告月則無視朔之禮何以朝廟
為乎故為可以已之辭也又於閏朝廟者亦祖公廟祀之類時會君臣以僖公為聖賢故服喪欲久袷嘗者主圖猶朝祭皆過乎禮
或容此朝祭事於禰廟矣蘇轍胡安國以為此言猶者幸其不已之辭劉敞葉夢林引王安石說以為不郊矣幸其猶三望不告朔矣
孝其猶朝于廟愈乎已則可矣劉氏自為說則曰以為可以已者是猶逐其父者而問曰我且逐母也以為愈乎已者是猶紾兄
之臂者而曰我且徐之也若子不然彼不郊而三望自謂猶愈乎已故譏之彼不告朔而朝廟自謂猶愈乎已故非之文系案王氏
此說與劉氏異其說得之劉氏書時說其用意太過此猶是也猶三望猶朝于廟猶繹事異辭同從傳為允故曰重發
傳者前為三望發此年猶三是朝廟異故重明之范例有五等者三傳三十一年猶三望皆發傳者始也宣三年成七年皆不傳
發傳者從何可知也此年發傳者朝與三望異也宣八年猶繹發傳者嫌仲遂有事得不廢禮又繹祭與朝廟禮異故也
七年春公伐邾

三月甲戌取須句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據僖二十六年公伐齊取穀不日不正其再取故謹而日之也傳二十二年公已伐邾取須句過而不改於此爲其故錄日以志之補曰疏曰宣元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二年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彼比年伐邾而取兩邑經不書日今僖之與文父子異人特言謹而日之者以文公是不肖之君繼主逆祀取邑致討不得序列於諸侯譏其過而不改故錄日以見惡文孫案哀公時魯屢虐邾其惡易見故取漷東沂西自從常例書時其月者爲下事起耳此則相隔十九年父子異人恐其惡不明故曰以顯之疏說未了不致者以是惡事故

遂城郚補曰郚魯邑遂繼事也因伐邾之師補曰當云因取須句之師重發傳者上是伐國取邑此是城嫌非繼事也

夏四月宋公壬臣卒補曰宋成公也不日者壹不正不葬者或是宋亂魯不會○撰異曰壬本或作王唐石經作王左氏公羊作王左亦或作壬

宋人殺其大夫稱人以殺誅有罪也補曰重發傳者此非討賊又無名氏故重舉衆辭之例疏曰昭公杵臼未即位國內無君故不稱名氏從未命大夫例文孫案疏非也不稱名氏在祖之位也據左傳所殺者公孫固公孫鄭也二子皆孤卿之官固則爲大司馬僖二十五年論之備惟稱人是有罪之辭恐左氏所載有是非失實者史記宋世家曰成公卒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而自立爲君宋人共殺君禦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是爲昭公其事與左傳異而以公孫固爲大司馬最爲可據以昭公爲少子不正又足明後文弒不書日之義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令狐秦地補曰言秦地者依傳在外之文爲說也左傳曰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己丑先蔑奔秦杜預曰從刳首去也令狐在河東當與刳首相接釋例土地名令狐在晉地名中刳首在秦地名中杜據左傳僖二十四年秦納晉公子濟河圍令狐成十一年晉侯在令狐秦伯不肯涉河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故知令狐是晉地在河東接秦刳首而經文當據刳首爲說令曉例之或令狐一地而兩屬如闕爲晉地而周亦得有闕田之比其屬秦者別名刳首蓋又如溫之有鄇鄇者杜預以爲溫別邑溫已屬晉而鄇田猶屬周正與刳首相類周晉爭鄇皆以溫爲言說文解鄇字曰晉之溫地是鄇亦通稱溫正猶經之通稱令狐矣以戰爲文兩不稱師又不言某師敗績者皆是略之河曲亦同也略之亦因其承戰傳於河曲始言承戰者河曲尤甚又有變文公羊兩傳皆曰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失之

晉先蔑奔秦○撰異曰蔑公羊作眜眜下有以師二字眜今本作眛唐石經不誤徐彥曰左氏穀梁作先蔑不言出補曰何休曰據楚囊瓦俱戰而奔言出在外也補曰在外在竟外也公羊亦曰遂在外也何休曰起其生事成於竟外從竟外去徐彥曰以此言之則令狐非晉地伯莒爲楚地亦明矣文孫案二句包公孫敖公孫歸父言之輟戰而奔秦以是爲逃軍也輟止也爲將而獨奔故曰逃軍補曰此又言經於止戰之後特著奔秦之文者以是爲逃軍故也冉有用矛於齊師孔子曰義也子路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然則逃軍者人臣之大罪楚囊瓦事正與此同傳亦并爲彼見義

狄侵我西鄙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扈鄭地其曰諸侯略之也晉侯新立公始往會晉侯不盟大夫受盟既以喪娶又取二邑爲諸侯所賤不得序于會諱使若扈之盟都不可知故略之補曰疏從一說諸侯不序使若扈之盟諸侯都不可知文孫案范本公羊何休說非也傳云略之者與城緣陵同義彼傳曰散辭亦是略之此曰略之亦是散辭文異而意互相備一見桓儀之衰一著晉霸之衰呂大圭謂此與十五年十七年皆略而不序者莫有主是盟之辭齊屢諱亦以爲散盟散會之辭其說皆是也緣陵之城未知公在否公雖在亦當不出公此異於城故言公也上言諸侯則下言晉大夫屬文之宜也既略之故不日亦不致左傳載諸國爲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

冬徐伐莒

公孫敖如莒莅盟莅位也其曰位何也前定也其不日前定之盟不日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以徐伐莒而往莅盟嫌非兩國交盟之例故明之文孫案此不日又不月者文承伐下從伐例蓋以徐伐爲主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襄王補曰左傳史記皆名鄭范注費王崩不去天者事不涉魯不得取義於公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衡雍鄭地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暴鄭地補曰四日不能再出不爲繼事辭者內大夫兩事並受命則各書之此當例也又兩事並在日例言日則不言遂亦是常例疏以爲下事若直言遂會雒戎恐遂爲繼事辭兩名不辨故再稱公子案疏非也疏據公羊一事再見則卒名傳無是例○撰異曰公羊雒上有伊字穀梁左氏皆或作伊雒之戎音義云誤左氏音義云後人妄取傳文加耳暴公羊本又作曝俗字也

公孫敖如京師弔周喪補曰左傳文也公不奔喪非禮也說見定元年不至復丙戌奔莒補曰言不者可以然而不然之例○撰異曰至下各本衍而字今依唐石經刪正左氏有而字文孫案左氏經如桓十八年之與字二年之以字及此而字皆非文例當由後人妄增不言所至未如也若其已行當如公子遂至黃乃復今不言所至而直言復知其實未如也未如則未復也未如而曰如不廢君命也雍曰受命而出義無私留書如京師以顯命行于下不書所至以表不去之罪未復而曰復不專君命也復者事畢之辭未如故知

其未復加舉事之文者言君命無輒專之道言乃者未如未復無所至皆其人自為之乃文無所施補曰言復不其如非如也其復非復也補曰其如非京師又不返如唯奔莒之為信補曰言如言復皆為奔起明其意在奔莒左傳謂莒女己氏也不言出公羊曰遂在外也杜預曰受命而出自外行即上年劉云在外竟則即東行亦以見其未如未復也故謹而日之也補曰意在奔莒則有罪故言日以譴之賈逵說左氏曰日者以罪廢命大討也本傳穀梁謂父無罪故有遂文不言日也疏曰襄二十二年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傳曰其日正臧孫紇之出也莊二云正其有罪彼云正其有異則此亦正其有異故舉兩處穀傳者此其如非如其復非復臧孫則實奔邾傳曰其意異故舉二者以包其餘成十六年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亦同此例故不復發之者以蔡侯為正亦是異書日而彼注引徐邈云禮大夫去云云負此異者書日之義有二傳之意一為正異一為兼君恩知者以閔二年公子慶父出奔莒文承九月下而不書日傳稱慶父不復見明異重合誅故去日以見恩絕則書日者可知以此推之則公子慶父不書日之疑例可知也然則公子遂之者亦謂公子遂立康宣世不長文承人遂之文實父何罪公子遂不書日之也又孫案人遂之文實亦公子遂恩遂之名異得不得其說父之罪父有罪曾不可疑也○此總君恩之說無異於[illegible]非無罪曾不可疑也此[illegible]君恩之說[illegible]而已者[illegible]出名氏[illegible]上[illegible]日下加三句大[illegible]去出[illegible]而[illegible]不書日者[illegible]日公不奔[illegible]而[illegible]行不至[illegible]侯不有天子[illegible]如京師不至復是大夫不有諸侯

冬十月。補曰衆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司馬，官也。補曰亦曰司武。司武者武也。何休曰近上七年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不言官今此在三年中官[illegible]之曰七年殺其大夫此[illegible]無君也今殺其司馬[illegible]人君之[illegible]文[illegible]司馬司城君之爪牙守國之臣乃殺其司[illegible]奔其[illegible]司城以見[illegible]無君以人以殺殺官也不[illegible]名[illegible]上下[illegible]大夫之[illegible]日十五年[illegible]可以[illegible]君是[illegible]不臣[illegible]論非但此[illegible]上七年[illegible]人以殺稱人則已見異而彼直言殺其大夫此[illegible]官者[illegible]以見[illegible]文相[illegible]不可空言大夫[illegible]以在[illegible]下[illegible]司[illegible]而[illegible]司馬之文又以見祖位及[illegible]者[illegible]文[illegible]之[illegible]此[illegible]者之文作[illegible]之妙也傳因下文[illegible]故於此亦[illegible]而言之不可以[illegible]其人曰大司馬公子卬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

宋司城來奔。司城，官也。補曰宋避先君武公名改司空為司城。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illegible]

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也。補曰疏曰此是來奔之始故發傳鄭伯宋子哀奔不發者從此例可知文孫案此言接我者亦接公也或有公不在而言來奔者當寔介葛盧同例亦容不至國都大概是以接公為文

眉注附列

第十二葉十二行闕文之句依藏青育增　第十五葉十三行正四時從史記

穀梁補注十三

春秋文公經傳第五補注第十四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補曰金貨金也[illegible]

求車猶可，求金甚矣。[illegible]

則不然呂大圭[illegible]王之諸侯[illegible]時已[illegible]矣

夫人姜氏如齊。[illegible]補曰姜氏[illegible]出姜此書非禮也[illegible]何休則以為奔父母喪父母者[illegible]大夫家也[illegible]

未可據下有二月三月則此如是正月上求金不以此如時出月明夫人與公異例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補曰月者[illegible]京，大也。師，衆也。補曰[illegible]爾雅同[illegible]周

必以衆與大言之也。補曰何休曰天子之居地方千里[illegible]宮室官府制度廣大四方各以其[illegible]來貢[illegible]不備其所以必自有地者[illegible]自近始故據土[illegible]諸侯分[illegible]而[illegible]其[illegible]

辛丑，葬襄王。補曰公不親會葬非禮也說見定元年 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補曰不志葬不疑於不葬[illegible]諸侯之時葬正也書史之制宜詳周史故得以不志葬[illegible]周史則不得矣列國亦各有史故略書時者 志葬，危不得葬也。不得[illegible]補曰志[illegible]則為正凡春秋之文以[illegible]為主 葬者以月為例[illegible]諸侯之月葬故也[illegible]日重[illegible]葬襄王則七月而葬[illegible]異故重[illegible]之文孫案桓王七年始[illegible]志也彼傳亦不說桓[illegible]者桓[illegible]是改葬志[illegible]猶不重[illegible]之者所以起下 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王室[illegible]諸侯無[illegible]復往會葬補曰葬天子而加日甚於危不得葬[illegible]是不葬之辭[illegible]諸侯之日葬危不得葬也不葬之辭[illegible]非舉天下而葬一人之辭也往以諸侯無復[illegible]往會葬[illegible]之[illegible]改言無復[illegible]往則通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illegible]

卑以尊致，病文公也。[illegible]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illegible]左氏公羊作縠 稱人以殺，誅有罪也。[illegible]有罪[illegible]補曰重發傳者此鄭父累也補曰重發傳者鄭父累也非公子嫌異故也[illegible]有及文嫌異故也

楚人伐鄭。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補曰案左傳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也稱人者非[illegible]國[illegible]用兵猶從伐就之例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穀梁說曰大臣盛將動有所[illegible]補曰國語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注引穀梁說[illegible]為陽[illegible]陰盛君弱臣強之象此年之震疏曰何休從[illegible]並云由公子遂陰為陽行專政之所致也孔廣森曰昭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地震越二日丁酉周地亦震南宮極死而經不書知諸侯地震皆據魯 震，動也。補曰公羊爾雅同也[illegible]既[illegible]謂雷以雷能動物故震之義又為動凡一字數義者皆如此易卦之震其本義為動不為雷震與動古今語也說卦傳曰震動也是以今語通古語為震卦之本訓八卦皆同也晏子春秋[illegible]維星[illegible]星[illegible]地其動又[illegible]星在[illegible]心之間地其動是當時通言地動春秋言地震不言地動者[illegible]書用字之例皆因乎古也 地不震者也。補曰何休曰天動地靜者常也文孫案素問[illegible]經及[illegible]書考[illegible]說地亦圜而動不止但人不覺其動故曰不震者也[illegible]子曰天曰虛地曰靜 震，故謹而日之也。補曰疏曰[illegible]云地震五[illegible]日

冬，楚子使萩來聘。補曰會[illegible]子別欲見義其後遂書人則書子[illegible]自此始[illegible]曰至是書晉曰[illegible]人接於中國於是[illegible]其君臣與諸侯比孔廣森曰商臣弑父而得稱子以使者其罪惡固不待貶絕而見文孫案[illegible]子詩云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illegible]許[illegible]之[illegible]以此[illegible]又若如周子云春秋正王道又云誅死者於前使未及此[illegible]子說春秋曰不誅其人曰[illegible]曰深其

文辭皆甚確○撰異曰萩或作荻段玉裁曰荼之俗也左氏公羊作荻公羊亦或作荻案古讀荻若萩也楚無大夫無命卿其曰萩何也以其來我褒之也補曰褒之猶言進之以其來我故進之而得目言萩也楚君初見新意楚臣猶依舊例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補曰稱秦人無君臣者從遠國例略之或微者也不去來者原情不責之見上五年注既不責之故亦不月張洽曰時秦楚交病中國秦欲伐晉而歸襚於魯猶楚欲圖北方而萩來聘也秦人弗夫人也言秦人弗以成風為夫人故不言夫人補曰若以成風為夫人當直言成風今繫僖公言之明為弗夫人之辭孔廣森穀梁傳曰若妾母必以其子氏者令惠公僖公尚在何以稱之文烝案宰咺秦人兩事本以歸妾母志其以可辭受之因以見正者適因惠僖已沒故也若二公尚在則亦直文見譏矣此不足疑也范以不言夫人為弗夫人之辭非也正嫡夫人亦未有身沒而稱夫人者夫人乃生時之稱唯何休知之後儒皆不省即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見不以妾為妻之正補曰秦人蓋曰此所以襚僖公之成風者故可因以見正襚諸僖公就使秦穆莊公之成風君子亦必以其可辭受之因以見正也志者真賵仲子略同孔穎達曰是時服除已久始來弔贈當以變禮待之檀弓曰衛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子游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補曰何休曰謂之秦者晉先眛以師奔秦可以足矣而猶不如止故夷狄之孫復曰晉自令狐之戰不出師者三年其厭戰之心可見而秦又起此役故曰秦以狄之孫覺曰以其易世相讐但曰秦以狄之程子曰秦唯以報復為事夷狄之道也文烝案四說大概得之但以師奔秦非穀梁之義令狐後晉不出師又與左傳不合耳傳稱秦之為狄自殽之戰如而此文狄秦仍為變例者彼傳秦為狄惟於書君卒見其義自餘猶從中國例秦君狄也秦國非狄也秦君以有狄道而狄之秦國本周舊都也其取義與穀相似

楚殺其大夫宜申僖四年傳曰楚無大夫而今云殺其大夫者楚本祝融之後季連之胄也而國近南蠻遂漸其俗故棄而夷之今知內附中國亦轉強大故進之補曰前已書殺其大夫得臣矣非自此始進楚也內附中國亦不始此荆人來聘宜申獻捷彼時何嘗不與中國親亦何嘗不強大乎文之時晉衰而楚益強於諸書楚子見其義不得說之於此范之疏而不檢甚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補曰汪克寬曰正月上不繫王者歲首書王所以奉一歲十二月皆承天子之正朔故此年及十三年總書不雨但紀月數而已非歲首比也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不閔雨者無志乎民也補曰重發傳者此事在本年嫌異也

及蘇子盟于女栗女栗某地蘇子周卿士補曰女栗當云地闕下句本杜預王卿之執政者左傳謂之卿士故杜以卿士言之是天子之上大夫也杜又曰僖十年狄滅溫蘇子奔衛今復見蓋王復之傳例曰及者內卑者也趙匡劉敞黃震皆以為公及之諱而不與蓋非左傳曰頃王立故也案此[illegible]畢後未必蒙月左氏以為秋七月特據經測之不月者以盟[illegible]王臣特盟故略而異之同諸盟齊不從宿例自此晉復微○撰異曰女公羊或作汝栗各本誤作粟今依音義唐石經改正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厥貉某地也補曰亦當云地闕左傳曰將以伐宋孫覺曰此文遂稱楚子下伐麇又以爵書自是楚益強○撰異曰厥公羊作屈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撰異曰麇公羊作圈

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承匡宋地補曰叔彭生公子牙孫叔仲會伯張大亨曰文之篇六卿並見文烝案成篇亦有六卿○撰異曰唐石經初刻叔下有仲字磨改去之左氏音義云叔彭生本或作叔仲彭生仲衍字板本左氏有仲字匡作筐唐石經皆不誤淳化本他宋本同

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宋

狄侵齊補曰左傳曰鄋瞞侵齊遂伐我謂即下長狄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補曰敗夷狄雖非疑戰不日此日者蓋大得臣之功公羊以為其言敗其日其地皆大之也鹹魯地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據僖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麗獲莒挐稱帥師補曰前伐沈敗鄭乃稱將不稱帥師之例此言敗則當言帥師矣內事言敗非公也不直言師則言某帥師直敗一人之辭也補曰欲明所敗者一人故不以衆辭加之一人而曰敗何也補曰據敗亦衆辭以衆焉言之也言其力足以敵衆傳曰長狄也弟兄三人補曰何休以為相類如兄弟非親兄弟與左傳異弟兄唐石經初刻及各本皆作兄弟誤涉公羊文今依石經磨改及十行本俞皋集傳釋義本李廉會通本乙正佚宕中國佚猶更也補曰佚即迭字故訓更孟子迭為賓主張鎰所見本或作佚宋本大戴禮禮三本篇文迭與元本作迭音義曰害本又作宕案各本皆同音義一本作宕如是宕字范應有注楊疏言更害中國所據本亦依害今依音義正本楊疏唐石經改正瓦石不能害肌膚堅強瓦石打擲不能斷損補曰打當从木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廣一步長百步為一畝九畝五丈四尺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兵車之軾高三尺三寸補曰軾者車前曲木左右曲向後接兩輢何休說長狄蓋長百尺杜預以為蓋長三丈何據考異郵云兄弟三人各長百尺別之國欲為君又據關中記云秦始皇二十六年有長人十二見於臨洮身長百尺皆夷狄服杜據魯語云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長者不過十之其長短皆與傳小異也此長狄公羊以為記異蓋如臨洮之見偶然之事左傳則鄋瞞國也孔穎達說左傳曰如傳

文長狄有種種類相生當有支屬唯獲數人云其種遂絕殊可疑之國語仲尼之言以爲自虞以來命守封嵎之山則以漆姓則是世爲國主歷四代安得更無支屬唯有四人且君爲民心方以類聚不應獨立三丈之君使效八尺之民又三丈之人雖爲匹配豈有三丈之妻爲之生產乎人情度之深可惑也文烝案孔氏特發此疑今姑存而不論左傳有可信者論於下

然則何爲不言獲也據莒拏言獲補曰此非所據也如上所云在獲例不在敗例何爲以敗言之不言獲邪

曰古者不重創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爲內諱也不重創憫病也不禽二毛敬老也仁者並之以是顛沛必於是故爲內諱也既射其目又斷其首爲重創憂自爲二毛補曰左傳宋襄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傷即創也月令曰瞻傷察創鄭君曰創之淺者曰傷此對文也散文則通故說文廣雅云傷創也廣雅又云創傷也說文亦云办傷也或作創此並王念孫廣雅疏證說也重創禽二毛皆爲不仁獲之爲言也亦創禽二毛之屬也故變文言敗而不言獲所以爲內諱寧傳意本重洗論一事理非指射目斷首爲重創往失其解於理不通矣傳先言直敗一人以衆言之即引舊傳記其事以明此敗異於他敗非敗獨得言敗者大之也又解不言獲之義以明此獲通於他獲實獲皆不言獲者諱之也疏曰長狄兄弟更害中國禍害爲深得臣能立功於一時而標名於萬代其庸大矣若其不諱何以不書且晉獲潞子尚書於經魯獲長狄棄而不錄詳內略外之義豈其然哉如內不言獲之例不施於此也案疏說迂曲此即內不言獲之例耳公子友敗莒師則言獲以惡之得臣殺敵致果則不言獲以諱之惡者變文諱者常文諱釋於惡凡內所以不言獲者正是諱耳此傳曰諱莒拏傳曰惡華元夏齒傳曰不與非與義皆相通○射補以中爲獲鄭君釋射注曰射諱武田之類也因是見爲國之恩惠而防也春秋以獲爲敗傳曰爲內諱也因是見用兵以不殺爲武也

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補曰公羊與此同據左傳魯所獲者僑如齊王子成父所獲者榮如在齊惠公之二年傳誤作齊襄公當依史記正之晉所獲者焚如在滅潞時又宋獲緣斯在春秋前宋武公時衛獲簡如在齊襄之後緣斯者僑如之先僑如弟曰焚如焚如弟曰榮如季弟曰簡如襄三十年晉師曠言叔孫莊叔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左傳人名事迹當非虛妄大氐左傳考史博采而尚詳聖門解經核實而舉要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補曰公羊曰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左傳郕文之昭也何休曰月者前爲魯所滅今來見歸猶當加意厚遇之文烝案魯前與齊共圍郕非滅也或至此始失國耳左傳以爲郕世子趙匡劉敞疑之月者以是同姓兄弟故仍史文錄月舊史小國君奔皆月君子皆略之從時例○撰異曰郕公羊作盛

杞伯來朝僖二十七年稱子今稱伯蓋時王所進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其曰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同母姊妹補曰公羊曰其稱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與傳意同傳以父爲男子之美稱於子則直曰貴之尊之不言男子兩女子亦得通稱故大夫以上稱子則其妻稱內子今以君之母姊妹貴故舉其貴者稱母弟稱弟母兄稱兄皆以同母爲貴也何休曰不稱母妹而繫先君言子者遺則也禮男子不絕婦人之手婦人不絕男子之手何氏遺則之義可用其言繫先君非也孔廣森又引詩齊侯之子東宮之妹以爲君之母妹貴有姝矣

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補曰稱其一傳曰者書引舊傳爲更端之辭或其一二字衍也疏曰上傳曰母姊妹貴故繫卒下傳言許嫁諸侯故錄卒似上下意乖者傳欲見雖貴非許嫁不書上下足成非乖也許嫁乃書卒者以其卽貴之漸故也徐邈云上傳云子叔姬者杞夫人見出故不言杞下傳云許嫁者言是則女非杞叔姬也理亦足通文烝案疏說及徐皆非也賈釋書子叔姬卒義不泥其一二字則文意甚明傳九年伯姬卒已發傳重起例者此稱子嫌有異故舉舊傳重明之公羊亦正如是

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禮二十而冠冠而在丈夫之列謂周國不可久無儲貳故天子諸侯十五而冠十五而娶娶必先冠以夫婦之道王教之本不可以童子之道治之禮十五爲成童以次成人欲人君之早有繼體故因以爲節書傳成王十五而冠著在金縢周禮媒氏曰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內則云女子十五而笄說曰許嫁也是故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及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凡人嫁娶或以賢淑或以方類豈但年數而已若必差十年乃爲夫婦是廢賢淑方類苟比年數而已禮何爲然哉則三十而娶二十而嫁說嫁娶之限蓋不得復過此爾故舜年三十無室書稱曰鰥周禮云女子年二十有未嫁者仲春之月奔者不禁奔者不待禮聘因媒請嫁而已矣甯謂禮爲夫之姊妹服長殤年十九至十六如此男不必三十而娶女不必二十而嫁明矣此又士大夫之禮補曰引譙周者五經然否論文也見通典所引說成王冠疏曰注言此又士大夫之禮者謂晏嬰所言多陳士大夫之禮猶不待二十明諸侯以上早娶禮在不疑文烝案三十之文周禮內則大戴禮本命書大傳毛詩傳皆同五經異義從左氏說人君早娶以三十二十爲庶人禮王肅聖證論謂三十二十者男女嫁娶之限禮言其極不是過耳男十六精通二十而冠女十四血化十五而許嫁於此以往皆可嫁娶以爲此家語孔子對哀公之言也并官聖妃家語記其娶謂孔子年十九亢此並可與譙周說相證矣白虎通引穀梁傳曰男二十五繫心女十五許嫁感陰陽也通與引同今傳無此文亦是爲穀梁學者說傳語在外傳及章句

夏楚人圍巢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術秦大夫補曰術不氏者比楚吳例也秦非楚吳比有師則亦得有大夫但觀溫之會秦人序莒邾君下翟泉之盟秦人序陳蔡大夫下皆在最末秦雖與晉當時猶以遠國視之也殽戰後與晉世讎遂合於楚春秋於是乎狄秦既遠且狄不可與載札吳例者二十六年徐邈說有未達者○撰異曰術公羊作遂徐彥曰左氏穀梁皆作術字經亦有作術字者疑遂字誤案月令經術學記術有序鄭君讀術爲遂字聲近遂答張逸云述讀如遂事不諫之遂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河曲晉地補曰公羊曰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略之也亟數也夫戰必有曲直以一人主之二國數鬭數曲直不可得詳故

略之不言晉人及秦人戰補曰亟謂數者頻數也爾雅曰屢亟也又曰亟屢數疾也曲直之說與戰敗傳注引鄭君說異非也及者以主及客晉秦之戰則以以晉爲主此略之不言晉及者爲其亟數也若然罪晉爲其亟戰明十年罪秦亦同傳於此發之舉一隅使人以三隅反也鄭伐許亦爲其一歲再伐亦足包其義傳文至簡至密細心則知葉夢得程端學妄譏此傳何哉趙鵬飛曰夫有血氣者莫不有忿心人之所以異於豺狼者以其忿而能懲耳今秦晉忿而不懲俱斃而後已與豺狼何異故以疊闕目焉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撰異曰鄆公羊作運此字後皆同稱帥師言有難也補曰疏曰凡城之志皆譏此傳不解譏與不譏直釋其帥師之意耳但此城得時又畏莒爭鄆書雖是譏情義通許故傳以有難釋之不言譏之意文烝案城直言城者其常也鄆親帥師則有難矣傳發通例也此城鄆汪克寬以爲莒魯之爭實始此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補曰陳共公也不葬者蓋魯不會

邾子蘧篨卒補曰邾文公○撰異曰唐石經左氏初刻作蘧蒢後並磨去艸頭板本同初刻唐石經公羊初刻並从竹後並改从艸板本則上字从艸下字从竹惟穀梁石經板本皆並从竹爲得其正段玉裁曰二字並當从竹蘧篨竹席也此以器爲名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大室屋壞屋者主於覆蓋明廟不都壞補曰何休曰言屋者重宗廟鮮錄之案爾雅曰壞毀也說文曰毀缺也此當蒙月謹之左傳曰秋七月○撰異曰大公羊作世漢書五行志曰大室屋大壞穀梁公羊經曰世室案穀梁以世釋大志因謂經同公羊也

大室屋壞者有壞道也譏不脩也補曰疏曰高者有崩道下者有壞道既有壞道而書之者譏魯久不繕脩文烝案公羊曰久不脩杜預釋例曰大室之屋國之所尊朽而不繕久旱遇雨乃遂傾穨不共之甚故特書之中庸曰春秋脩其祖廟大室猶世室也世世有是室故言世室補曰大世義相近孔穎達論泄于世叔中之庸左氏經作世字傳皆爲大駁古世大義通公羊曰世世不毀范用其意周公曰大廟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伯禽曰大室羣公曰宮爾雅曰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然則其實一也蓋尊伯禽而異其名補曰伯禽周公子魯公也三句通釋經例與公羊同周之后稷廟稱大廟文武稱世室親廟稱某宮是天子亦同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割牲夫人親舂舂粢盛補曰疏曰徐邈云禮記曰君執鸞刀而封牲後擬初殺牲之時非是割牲之事徐言非也文烝案國語觀射父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牛刲羊擊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周禮射人祭祀則贊射牲鄭君曰烝嘗之禮有射豕者敬之至也爲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補曰社稷之主謂君也禮運孔子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明諸侯所祭社稷最重故以稱之蔡邕獨斷曰天子社稷土壇方廣五丈諸侯半之社稷二神同功故同堂別壇俱在未位條職論曰稷壇在社壇西俱北鄉並壇共門或曰在社壇北五經異義今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句龍后稷其配食者鄭君從其說極稱之志不敬也極稱言屋壞不復依違其文補曰所謂盡而不汙也漢書五行志載左氏說曰前堂曰大廟中央曰大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象魯自是陵夷將墮周公之祀也賈逵服虔杜預皆以爲大廟之室此不可通於穀梁公羊而陳奐作詩傳疏合以爲一以爲大廟者路寢大廟即明堂月令左右介中央之大廟實爲明堂大廟鄭君所謂大寢南堂者也明堂位曰大廟天子明堂此明堂爲路寢明堂周魯同制也魯自魏公之世以大廟爲周公廟厲公之世以大廟大室爲魯公廟至五廟中別有大祖廟乃是文王廟即左傳之周廟絕非大廟其在周則懿王之世以文王爲文世室孝王之世以武王爲武世室世室即路寢之大廟大室雖並稱世室而前堂大廟則爲文王廟中央大室則爲武王廟凡陳氏所說新奇繆盩學者宜辨之矣一經之義羣籍所闕固須參會而通亦不可牽合爲說得則爲康成氏之括囊大典網羅衆家不得則爲夏侯建之章句小儒破碎大道二百年來之經術皆以是權之方東樹欲一衡抹倒則亦過也

冬公如晉

衛侯會公于沓沓地也補曰當云地闕○撰異曰公羊無公字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還自晉○撰異曰左氏還上有公字還者事未畢也補曰疏曰莊八年師還傳曰辭也嫌不得如彼例故復發傳春秋還例有四范別例云三者蓋直據內爲三不數晉士匃自晉事畢也補曰疏曰以其與致文同也文烝案事畢者返至國也事未畢者返而在路也本但當爲至國之辭以有他事加在路之辭不可沒其本辭也

鄭伯會公于棐棐鄭地補曰兩書會公者公爲主也諸退得之兩會皆不盟故書之如此邾子來會亦同若會而復盟則當書曰公及衛侯盟于沓公及鄭伯盟于棐公及邾子盟于比蒲從凡內爲志之文矣是故會戎于潛會齊侯于防戎爲主齊爲主也會公于沓會公于棐來會公公爲主也○撰異曰棐公羊作斐亦或作棐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補曰此亦後事小則以先事致之例孔廣森曰月者正月也文烝案公一出三爲諸侯所集於事無危故劉敞據以駮危致之例必如孔說乃通

邾人伐我南鄙

叔彭生帥師伐邾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補曰齊昭公也不葬者或是齊亂魯不會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新城宋地補曰七年略不序此從省文此盟同外楚事故書也不於會上日者趙盾以爲既行會禮別日又盟不地會與溴梁異者以同外楚爲□雖澤並同義也盟不復宰諸侯者無中事故馬陵柯陵雞澤戚京城北平丘六者皆同義也惟首戴別欲見義張洽曰許自晉文襄圖伯後始與盟會文烝案左傳七年盟扈已有許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補曰齊霸同盟

同尊周晉霸同盟同外楚晉盟至此言同者時楚强盛晉不能制非若文襄之世不擬不同外之不須言同也七年之盟及此後晉盟不言同者皆本無外楚之事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劉向曰北斗貴星人君之象也孛星亂臣之類言邪亂之臣將並殺其君補曰漢書五行志劉以為君臣亂於朝政令虧於外則上濁三光之精五星贏縮變色逆行甚則為孛北斗人君象孛星亂臣類篡殺之表也星傳曰魁者貴人之牢又曰孛星見北斗中大臣諸侯有受誅者一曰魁為齊晉夫孛星散然在北斗中天之視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時君終不改寤是後宋魯莒晉鄭陳六國咸弒其君齊再弒焉文烝案左傳載叔服言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劉所本也月者歷日也

孛之為言猶茀也補曰言猶者義相近也案說文孛者米部字實孛為聯緜疊韻之字茀者亦米部字茀者艸部字米為艸木盛米米然案孛為艸木之貌茀為多艸是二字之本義相近也就本義引申之則孛為凡盛之稱茀為凡多之稱以茀釋孛猶以多釋盛也孛星光芒四出蓬蓬孛孛然以其光盛故謂之孛以其光多故釋以茀也又詩悖字从孛拂字从弗皆有亂義凡物盛多則易亂故董仲舒以孛星為亂之貌何休以為邪亂之氣孛之為茀兼取亂義也孛茀古又同音凡字義相類者聲多相同或相近似也此訓詁之理也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左傳載申須語謂之彗五行志向歆說及杜預依之公羊曰孛者何彗星也何休曰狀如彗爾雅曰彗星為欃槍郭璞曰亦謂之孛而左傳昭二十六年齊有彗星晏子春秋史記齊世家並載晏子語以為孛甚於彗是孛與彗異矣今案齊魯至近不應魯不見齊星亂疑孛大而彗小故書孛不書彗漢書文穎注分別彗孛長三星未如古法如何但對文則孛彗有別散文則通言彗故經書孛而左氏公羊以為彗爾雅又以彗該孛也開元占經引尸子與爾雅同又引荊州占天槍天欃茀星四者皆為彗

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illegible]孛于大辰及東方皆不言入此言入者明斗有規郭入其魁中也補曰注規郭謂環域環域者營域也入魁中即公羊所云北斗有中也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杓合而為斗開元占經引河圖曰北斗第一星開樞受第二星提旋序第三星機煇結第四星權拾取第五星玉衡拒第六星開陽起第七星搖光吐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撰異曰捷公羊作接 是郤克也補曰左傳曰晉趙盾公羊曰郤缺疑克字誤 其曰人何也補曰不稱帥師帥猶當稱將 微之也何為微之也長轂五百乘長轂兵車四馬曰乘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五百乘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補曰轂在輪中央兵車之輪高六尺六寸轂長三尺二寸以其長五分之輿下得一輿外得三於內外則留一以置輻曰長轂者指輿外所見之尺九寸二分以為名也注一乘七十五人之數本司馬法而司馬法又有一說一乘甲士十人步卒二十人金鼓曰江永以為七十五人者丘甸之本法三十人者調發之通制其說是也一乘三十人戰止用二十五人以步卒五人將重車重車者每兵車五乘而一乘一乘亦二十五人杜牧孫子注所謂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是也金說合周禮五伍為兩之文確不可易此之五百乘凡一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之制古禮大國二軍此已得其半故為多也左傳曰以諸侯之師八百乘公羊曰革車八百乘 緜地千里過宋鄭滕薛敻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緜猶彌也實猶遺也變人之主謂將捷菑已立貜且邾小國而言千乘者大郤克之事補曰實與寘同彌通韓詩曰于嗟實兮此千乘就大國之賦言耳賦與軍異法說見隱元年 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征不豫算正其得失勞師遠涉乃至城下邾以義拒然後方悟耻之曰人不亦宜乎

補曰注言拒依左氏公羊也 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補曰納者帥師皆為伐文此不言帥師知無伐事故曰未伐克能也勝也 弗克其義也非力不足義不可勝補曰公羊邾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傳例曰弗內辭也趙匡曰弗克納言失之於初而得之於末也愈乎遂也 捷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姊妹之子曰出補曰公羊同注用爾雅文何休以為外孫 貜且正也捷菑不正也正適補曰左傳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一正一不正故其義弗克四句申上意也不正則當言邾捷菑貶之直名者擊於郤克也捷菑不正非君故可以霸國大夫挈之糾正本不當繫國宜言公子或言子亦挈者內君納之故也孔穎達以為捷菑不言邾者下有于邾之文又引劉炫云已去邾國又非邾君故不稱邾捷菑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補曰案左傳敖奔而復復而又適莒至是又求復許之將來及齊而卒 奔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據閔二年公子慶父出奔莒後不言卒補曰不言卒者舉例因史例也 為受其喪不可不卒也補曰將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 其地於外也成十七年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傳曰其地未踰竟也宣八年仲遂卒于垂垂齊地然則地或踰竟或未踰竟凡大夫卒在當所則不地地者皆非其當所隨其所在而書其地耳不係於踰竟與不踰竟補曰注殊貍脤踰竟者竟外也未踰竟者國都之外亦外也內君內夫人內大夫外君苟死於外無不地者無二例也疏曰垂不發傳者此及貍脤既發傳而垂非他國都又非魯竟內在兩端之閒故不復釋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撰異曰音義殺音試本又作弒 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補曰據奚齊稱君之子其正例當直稱子此當言弒齊子 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舍不成君則殺者非弒也補曰注言弒者非弒奚齊亦在二十六弒君之內注非也傳意在重字即公羊所云成死者而賤生者也禮雜記曰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鄭君曰謂未踰年也則凡未成為君者皆有可成之為君之理但春秋不成奚齊獨成舍者張洽曰以舍公殺適立庶而奪之以舍之正而奪之是也此類王通所謂輕重之權衡直曲之繩墨也董仲舒曰春秋痛之中有痛無罪而受其死者申生奚齊卓子是也惡之中有惡者已立之已殺之不得如他臣之弒君者齊公子商人是也故晉禍痛而齊禍重春秋傷痛而敦重是以奪晉子繼位之辭與齊子成君之號詳見商之也董言已立之已殺之本公羊文惡惡也今繁露本作敦

人其不以國氏何也據隱四年衛祝吁弒其君完不言公子 不以嫌代嫌也春秋以正治不

正不以亂平亂舍不宜立有不正之嫌商人專權有當國之嫌故不書國氏明不以嫌相代補曰案左傳記齊桓之子曰武孟無虧也惠公元也孝公昭也昭公潘也懿公商人也公子雍也皆異母兄弟內嬖如夫人者所生孝公昭公日卒爲正後此惠公日卒亦爲正皆時事之宜也今昭公卒而舍立左傳但言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不言舍不宜立明舍非不正范注失之傳言嫌者謂舍未踰年有未成君之嫌耳

舍之不日何也未成爲君也補曰疏曰若舍不正雖成君亦不合書日而云未成君者春秋不正見者雖庶亦得書日鄭伯突齊侯小白是也今商人爲不欲以嫌代嫌故不去公子則舍不正之嫌前已著見不正已見例當書日爲未成君故不日耳文烝案疏說其辭實曲說也一句之文何云前見乎舍正宜日實未成君故不日

宋子哀來奔其曰子哀失之也言失其氏族不知何人補曰疏曰舊解失之者謂未達稱子之意非范意文烝案范以失其氏族解失字疏引舊解以未達稱子之意解失字其意皆是其辭皆非也失之者謂子哀不氏而稱子卻說失其傳也傳云失之即公羊云無聞焉爾公羊言無聞者二紀子伯也夏五也宋子哀也傳於紀子伯備或曰之文於夏五發傳疑之義惟此與公羊同家鉉翁曰穀梁公羊皆以爲無所考後儒不必強爲之說左傳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子哀貴之家氏以爲在鄭大夫之位見君之危委而去之爲臣不忠罪莫大焉乃謂春秋貴而不名以苟免爲見幾育僞名教

冬單伯如齊單伯魯大夫補曰莊元年十四年之單伯蓋其祖父也孫復張洽書言之通皆不卒者與柔溺同若是王臣不得言如公羊言王者無外何休以爲言如則有外也

齊人執單伯補曰若是王臣又不可言執私罪也補曰解經不言行人也公羊曰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己執也單伯淫于齊齊人執之補曰淫于齊是私罪也下言叔姬同罪此言淫于齊是謂單伯至齊與子叔姬淫矣然則傳亦如左傳以子叔姬爲舍之母與公羊道淫之說異

齊人執子叔姬補曰稱子者亦母姊妹有兩叔姬者賈家字繫於仲文家字繫於叔男女所同也前書是妹此當是姊左傳曰子叔姬妃齊昭公前無齊文者蓋與鄭伯姬同叔姬同罪也補曰與單伯同罪言淫也同罪則同執不言齊人執單伯及子叔姬者男女之際非夫婦不可言及也劉敞雖不用同罪之說亦曰此一事也再言齊人嫌也程端學亦曰不可以臣及君夫人也公羊曰使若異罪然未得其義不宜言遂執子叔姬者當用公羊此語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泰曰禮專國不君其君故其不臣因曰無君上司馬司城皆不名而此獨名者以華孫專使出盟爲好於我故書官以見專又稱名以存其稱補曰案華孫無君而必稱司馬以著之者以與司城同左傳云其官皆從之此傳其實官屬皆從故不得不稱官也盟會之事唯行人使而已今乃空其官屬無留治政者非專權無君之人安得若是故傳曰無君之辭也左氏服虔說以爲華耦使而不度空官屬人責之非君子貴之可與傳義相證也此與奔異故又發傳也左傳稱華孫名稱而非以孫爲名非也胡安國謂猶季孫叔孫仲孫臧孫之類今考厚氏亦稱厚孫或作后孫皆時當時呼之如此春秋宋司馬爲祖之位不可言其名故但謂之華孫此非貶殺亦不可言其名者以其翦者司馬之文故不欲名之來盟是專事非來奔比故彼宜云司城而此不宜云司馬也不稱使者方欲爲無君之辭故不言使異於孫良夫傳其以二字各本誤作以其今以唐石經十行本俞臯集傳釋義大成李廉會通本乙正○蘇轍書言春秋自有妙用惟丘明識其用微見端兆爲於司城司馬二條得之蘇氏之論破觸紛之見也焉之說杜端測之私也來盟者何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不稱使嫌異常故也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補曰大夫既卒皆書字此猶稱敖者喪初歸從卒例也不言來歸者魯因孟氏之請乃受其喪孔穎達謂非有專使特來是也無專使則不接公矣案左傳齊人或爲孟氏謀飾棺寘諸堂阜於是卞人以告敖之子難猶毀以爲請立于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補曰若是王臣又不得言至陸淳劉敞已言之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此其不名何也據昭十四年意如至自晉稱名天子之命大夫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補曰疏曰伐入兩舉者伐而不即入故兩舉之趙匡以爲伐之不服而後入所以兼惡蔡許翰高閌張洽以爲言伐言入甚晉也文烝案與哀公伐邾入邾同

秋齊人侵我西鄙○撰異曰板本左氏或脫秋字唐石經及諸宋本有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介我國也介猶近也補曰王引之曰介當爲尒尒古邇字形與介相似故譌爲介莊十八年傳不使戎邇於我也注曰邇猶近也音義云邇一本作介十九年傳不以難邇我國也音義亦云邇本又作介彼兩介字亦尒之譌陸氏於三介字並音界失之疏曰重發傳者以莊十九年三國伐我今齊人獨來嫌異故重明之

季孫行父如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諸侯皆會而公獨不與故取而略之補曰疏曰舊解公獨不與謂七年時今以爲正謂此年文烝案莊二云不與者指此又言之其意則承七年傳略之爲諱於彼謀以爲諱故此以爲取其實非也此不國別序者亦從數辭而略之左傳曰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爲也左氏得之公自以有齊難不會耳諸侯者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補曰何休曰月者閔錄之從無罪例其曰子叔姬貴之也補曰重發傳者前是卒此是出嫌異也其言來歸何也補曰非同稱來歸何以不直言齊子叔姬來歸而言齊人來歸之也傳省齊人二字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欲其免也劉敞曰書來歸是見出之辭有罪

之人猶其實稱書之曰子者盡父母之恩欲免罪也補曰凱注非也此釋齊人來歸之義又意其頭前稱齊人執之是見與單伯同罪之辭此稱齊人來歸之是見齊免其罪之辭父母之於子欲其得免故順而書之不從諸直言來歸者例也何休說公羊曰叔姬於文公爲姊妹言父母者時文公母在明孝子當申母恩也通典引董仲舒春秋決獄曰春秋之義父爲子隱謂此事也范勸不審傳意乃以稱子爲言子是母姊妹之實稱豈論其有罪無罪乎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郛郭補曰郛外城也疏曰公羊二云郛者何恢郭也此不發傳者春秋惟有此事而已非例所及故略之文烝案此亦上伐入兩事之例言郛以別於郛張大事說是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弗及者內辭也補曰言是言弗遑例及與也唐石經初刻直云弗者行父失命矣齊得內辭也行父出會失辭義無可納故齊侯以正道拒而弗受不盟由齊故得內辭補曰注非也行父之會左傳以爲公使請盟齊侯不肯則行父爲失命矣行父非別有失命之事齊不肯盟卽是失命臣失君命君臣交恥故不言齊侯不肯及盟而得從內辭例若曰行父已去齊弗與盟非不肯也其實會陽穀下加言弗及盟則其不肯及盟足見特立文微而顯耳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補曰言不者可以然而不然之例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每月天子以朔政班于諸侯諸侯受而納之禰廟告廟以羊今公自二月不視朔至于五月是後視朔之禮遂廢故子貢欲去其羊禮曰范注辭不別白諸侯每月朔以特羊祭告禰廟乃北面受朔政受之卽是視之亦曰聽朔莊十八年傳又謂之朝朔其實一也自是遂行朝廟禮則禰廟王考廟皇考廟三廟皆祭此言受乎禰廟禰廟而玉藻云聽朔於大廟所見異說殆難強同或者大廟最尊禰廟最親禮所通許乎又鄭禘侯氏禘于禰文王世子其在軍則守於公禰鄭君據曾子問文知是遷廟主載以行者以爲親之故言禰而書曰禰則禰之祖或者祖禰同義公苟非對文皆得通稱乎疑不敢質也注末二句之誤論於下

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以甚矣天子班朔而公不視是不臣補曰疏曰三朝記云周衰天子不班朔於天下彼據周末全不能班之此時尚或班或不班文烝案楊引三朝記卽大戴禮用兵之文彼文云夏桀商紂不告朔於諸侯楊說記也傳言經書公四不視朔公失受朔禰廟之禮是不臣也不臣之惡厭政所致厭倦也直書其事以爲公之倦政至此甚也甚云者不視朔而至四遽大典是爲已甚厭政甚卽不臣其史記其事而君子取其義也不舉不朝廟者何休曰受朔政乃朝故以不視朔爲重何氏是也或時公猶朝廟亦未可知也左氏公羊解經皆以爲公有疾大失經旨趙匡曰十二公除文之外無書不視朔者皆無病足知病不視朔者常事不書文烝以爲君不視朔或因疾或因有事皆非過惡史皆不書不須書且不勝書也公羊又曰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可視朔也然則曷爲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夫使公自此遂不視朔則當書曰二月公初不視朔否則書夏六月公初不視朔或直言初不視朔以見自此遂廢視朔之禮春秋文有隱諱而事皆從實何不可言之有不書以有疾見後之無疾乃欲見其所以不能見也公自二月至五月不視朔則六月後遂復視朔可知宣公以後亦皆視朔可知經文其明公羊自檀之耳若然論語記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而夫子有愛羊愛禮之論彼文當定哀時既不告朔自不視朔乎書自文四不視朔而宣成襄昭或遂其失至定哀時加數故子貢感而傷之其實未嘗全廢不行故雖廢禮之月有司猶供餼羊而夫子言我愛其禮也范上注用公羊義又以論語諸成之倍經反傳而於論語亦失事實焉自此後至定哀無故不視朔皆不書者文始廢禮後乃效尤禮皆生常恬不知怪史既不記經遂無文要以從此一譏亦足見矣義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師丘師丘齊地○釋異曰師丘左氏作郪丘公羊作犀丘徐彥公羊疏曰正本作犀丘故賈氏云公羊曰犀丘是也今左氏經作郪字丘穀梁曰師丘是也今左氏經作郪字復行父之盟也春齊侯不肯與行父盟故復使遂脩之補曰此盟內爲志前命行父請盟則失左傳以爲納賂故得盟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僖公夫人補曰文公母

毀泉臺補曰據左傳泉宮之臺也公羊謂卽莊公所築郎臺何休曰築毀譏同知例皆時喪不貳事補曰王制有此文鄭君曰貳之言二也貳事緩喪也喪事主哀而復毀泉臺是以喪爲緩補曰李光地曰緩喪猶云不專意於喪以文爲多失道矣緩作主譏僖公四不視朔毀泉臺之類補曰緩喪則失道注專解多字也疏曰春秋爲尊親者諱而舉其多失道者仲尼之脩春秋所以示法若罪皆諱何以見其衰敗故桓公弒逆之主罪無遺漏亦其比也至於書經文辭委曲則亦是諱何者文實逆祀而云躋僖文從後多不視朔直言四不視朔而已文稱毀泉臺則似嫌其奢泰是亦臣子爲尊親諱之義也然取二邑大室屋壞不與扈盟亦是失道注不言之者云云之類足以包之也文烝案疏論不視朔之事非也不與扈盟又非失道說皆見前自古爲之今毀之補曰旣是緩喪又是毀先祖之所爲皆爲失道不如勿處而已矣若以夫人居之而薨者但當其處補曰公羊同范用左氏說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補曰戴溪曰秦楚相遠其所以得伐庸者由巴蜀以通道趙鵬飛曰楚至是西連巴秦鋒出周晉之後中國諸侯在其掌握矣案此蓋在時例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補曰傳稱人者衆辭衆之所同則君過可知又曰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矣然則寔國重於書人也補曰宋昭公也賈逵以爲稱人者君惡及國人其說得之稱人之例不必定因舊史之舊左氏載經哀十四年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或據彼文以爲史有稱人之例非也彼上文書夏四月齊陳恆執其君寘于舒州弒文蒙執故略稱人不可引以爲證也此弒不日史記可信論已論之陳恆之弒左傳曰六月甲午史文承月下無日知舊史弒亦有不日者諸弒皆不日似名取舊史成例但齊簡公非不正又雖相通或者諸弒皆日特因陳恆略稱人故亦略不日歟疑不能明也○釋異曰杵臼公羊作處臼

十有七年春晉人衞人陳人鄭人伐宋衞序陳上蓋主會者降之補曰杜預曰自閔僖以下終於

春秋陳侯常在衛侯上今大夫會在衛下傳不言陳公孫寧後至則寧位非上卿故也寧儀行父非也案左傳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晉大夫也稱人者或欲亦不討賊之義故為衆辭諸侯之將宣子請諸侯於扈公以伐宋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明訓也乃發令于大廟使勞告於諸侯將治兵振旅鳴鍾鼓以至于宋是知晉本以討賊興師特不成討耳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撰異曰聲公羊作聖案白虎通曰聖者聲也

齊侯伐我西鄙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補曰母妻十一月而盟不日也與莊同

諸侯會于扈。言諸侯者衆辭上十五年同補曰案此亦略之為散辭左傳曰晉侯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會書曰諸侯無功也平宋者宋新立以定之也此不言同杜預謂傳言復合則如上十五年會扈之諸侯與宋亦在宋上伐不成討故此會為無功是此略之則言伐不書公亦以有齊難不與會

秋，公至自穀。補曰與會致者齊方虐我有之也有之故以地致胡銓曰見扈之會公弗與也高閱同

冬，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臺下，非正也。補曰疏曰傳是小寢此則臺下

謹異故重發之

秦伯罃卒。補曰秦康公也秦始書卒不日又不葬案秦本戎翟至穆公始與中夏會盟至康公與晉公構怨情好未通故遂其卒而我以名也又之六年穆公卒不書秦狄之君子創之矣所以創之者書敗於殽後以秦狄之不來赴書君子公書卒少進之至康公書卒又少進之皆以秦狄不卒之例進之例不言正不正故書康公卒是秦世子可以不日也至君以後不書名者又既有獨于彼論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以秦桓公葬兩以人後者日十一人君子書之故不言卒此以用公羊家書說襄秦狄不卒之例少異而以秦狄之以為人諸夏秋亦有道也何休以傳秦為公羊也不葬者亦君子去之以為夷狄故也○撰異曰公羊昭五年注秦伯稱名錄彭疏曰文十八年經作罃字今此作罃者誤也案如非彼稱名者正以文十八年秦伯罃卒之下賈氏云罃秦誤也不知道公羊曰罃知公羊與左氏同皆作罃字矣案今穀梁亦作罃不作罃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補曰齊懿公也不以為討賊而以為之一日弒之程端學曰以為賈誼賈大夫見書者本非討賊殺治所謂三年事名之義也日者大惡不正前已見非未成君可以日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補曰左傳曰襄仲叔孫立宣公齊故也公子遂是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故列而數之也。禮大夫為介遂與得臣俱為卿是以同倫為譏使故兩言之明無差降補曰說文曰倫輩也此為正使者如及

會盟用兵諸列數者發例王臣亦從此例惟列國則略之徐彥引穀梁相下有為字○此議立始謀也黃澤曰說春秋當求事情如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兩卿如齊雖桓公亦未嘗書如此原其事情雖為賀惠公立謝齊會葬然亦是為立宣公之地固二卿如齊至明年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凡十三事而八事皆為齊而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公即位皆遂之為也一歲之間書卿聘齊者六此果何為哉如此推尋則知是公子遂殺適立庶急欲求齊以定公位故冒喪娶齊女棄濟西田此所謂事情黃略本孫覺呂本中胡安國洪咨夔家鉉翁說

冬十月，子卒。子赤也諸侯在喪稱子葬稱名莊三十二年子般卒亦依公羊也案左傳則名惡又左傳公子遂殺惡及視并殺叔彭生公羊亦載殺彭生事而彭生不書則不書卒者何休曰弒君為重某何數固是但當是魯史本已不書君子不得增之也何氏以為春秋為夫子博采諸國書而作不以為據魯史故其說柔溺之不卒為無恩禮杞伯姬之不卒為無恩彭生之不卒為舉重其義未書不是而不如皆據書之本然

子卒不日，故也。故殺也不日則殺諱也補曰觀其不日則如有變故矣此故固是弒不得明故為弒

夫人姜氏歸于齊。補曰左傳謂之出姜又曰哀姜其說曰大歸也惡宣公也。姜氏子赤之母其子被殺故大歸也宣公亦又公之子其母敬嬴所生則非惡敬嬴也曰莊并言敬嬴者欲明宣公是敬嬴所生則非惡姜氏補曰疏解宣公不使其母奉養姜氏故言之理亦通也又柔案敬嬴書作頃熊

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泰曰直書姜氏之歸則宣公罪惡不貶而自見補曰貶絕或貶或絕也罪惡顯則直文可也

有待貶絕而惡從之者。春秋小曰以國氏之類是也補曰罪惡顯則直文未可也二句為全經大例不待出者於上者以文也公羊於昭元年傳亦曰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孔廣森以為此類皆讀經之要法

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言其一人有子則共養之是不孤之公羊曰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女弟也

一人有子，三人緩帶。共望其養補曰或姪或娣有子通曰疏曰上文直云姪娣者所以分別尊卑明夫人不能有子則宜姪娣有子者貴禮也夫人君不當有子言三人者欲見有子則妻妾共養之情均夫人及其姪娣也同類非妻氏姪娣也是文公二妃者敬嬴時諸侯不娶同姓亦合九女之制又有違禮再娶者傳四正稱直耳右媵亦有姪娣左媵亦有姪娣合之亦各為三人夫人為三人又右媵亦有姪娣合之亦各為三人傳但以嫡夫人為三人者足相包也何休公羊注曰以姪娣從者欲使一人有子二人喜也所以防嫉妬令重繼嗣也因以備尊尊親親也補曰娣姪不待年而歸嫡子者則以姪娣子者立子以嫡不以長姪娣之

一曰就賢也。若然言有子則就其賢者補曰年同也宜公不幸夫人無子則立左媵子左媵無子立右媵子此之謂也不能妄書亦惑之補曰說曰言以庶子立非嫡子之正也此宣立庶子者謂夫人無子而姪娣等並有子也左傳曰天子諸侯立子之

注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此文則凡無太子者皆準此制年鈞擇賢卽傳之義鈞故注依以為說此論立庶子之法也文公太子之言並已說敎故傳說明擇之義又援說賢之文以見宣之可愚

季孫行父如齊

莒弑其君庶其傳例曰稱國以弑其君君惡甚矣補曰莒紀公也就日杜引傳例者據小國無大夫例不稱臣名則弑逆事重不從凡常稱大夫之例也莒僕弑父君惡實稱國者謂惡於國人并虐及卿大夫稱人者謂失大心於民庶此乃譏於賈逵之說又孫案賈逵及劉歆許淑穎容說左氏皆言君惡及國朝則稱國以弑君惡十及國人則稱人以弑其說得之蓋卽穀梁家舊說也杜引例在成十八年傳不日者莒從夷狄例其卒皆不日其弑亦皆不日不論其正不正夷吳夷同也夷狄惟子弑父必書日元年傳所云是也○左氏以為莒大子僕弑君襄三十一年以為公子展輿弑君劉極言其非葉夢得曰左氏謂莒紀公多行無禮於國僕比公虐其言是也以為展輿之弑則妄矣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文孫案左氏謂大子僕以寶玉來奔宣公命與之邑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亦是也杜預以為未見公而文子出之故來奔不書國語則謂公使僕人以書命文子而里革更其書流之於夷大意不異而上又亦謂僕弑紀公又左氏文子之對國語宣公里革之書並有弑君之語是則魯人皆知莒世子弑君史必書之夫子必不革之矣而豈可信哉左氏好誣國語謹淫湎難辯之情見

眉注附列

第六葉一行隸卽書字作漆者誤第八葉一行并官聖妃四字見漢碑又廣韻引魯先賢傳孔子妻并官氏明刻家語始誤并為开第九葉廿二行介个正俗字第十六葉一行二行能為下本有故字王念孫云衍

穀梁補注十四

穀梁補注十五　　南菁書院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春秋宣公經傳第六補注第十五宣公文公子史記名倭母頃熊以匡王五年即位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桓篡成君
宣篡未踰年君嫌異故發之文烝案宣不去王故元年之王亦為平文宣與桓少異篡成君與未成君既如疏說而桓與篡共行弒
宣但為遂所立趙盾飛書言之要以春秋既稱王治桓則不嫌宣元之王無治宣之義特立文有輕重之差耳張洽曰宣十八年閒
皆書王者法已塞於前矣天理不可以常亡王法不可以久廢

公子遂如齊逆女不譏喪娶者不待貶絕而罪惡自見桓三年傳曰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補曰疏曰引彼傳例
者據譏喪娶不書親逆故引例以明之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補曰以者不以者也義在成十四年傳其不言氏喪未畢
故略之也夫人不能以禮自固故與有貶補曰疏曰一婚禮遲速由於夫家婦得陰和固是其禮而責夫人者一禮不備貞
女不從夫人姜氏若其不行公得無喪娶之譏夫人無苟從之咎故責之文烝案公羊謂譏公喪娶故貶夫人夫人與公一體往依
文四年傳夫人與有貶而讀申之與公羊微異其曰婦緣姑言之之辭也補曰疏曰重言此者嫌喪娶辭
略并莊不與諫人之婦同文烝案何休說公羊曰有姑當以婦禮至無姑當以夫人禮至故分別言之高閌曰見頃熊妻也而姑之
也遂之挈補曰疏曰挈者謂去氏族而直書名徐邈以挈為專非也文烝案挈實是專專而直言之耳由上致
之也上謂宣公補曰謂君稱臣名以告廟朱子疑此類是史官所書如此

夏季孫行父如齊補曰左傳曰如齊納賂以請會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放猶屏也屏除補曰放者業實於此不得他適與屏義相近所以異於奔
者杜預釋例曰奔者迫窘而去逃死四鄰不以禮出也放者受罪黜免肴之以遠也稱國以放放無罪也補曰
君放之也與殺同例

公會齊侯于平州平州齊地補會故不致補曰左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

公子遂如齊補曰左傳曰如齊拜成杜預曰謝得會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補曰何休曰月者惡內甚足以邾婁子益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補曰
與亦易辭以是為賂齊也宣公賂齊以自輔取賂之故書齊取補曰莊謂諱賂言取用何休說非也經者授之
之辭者以是為賂齊故也凡受賂則言取取邾大鼎宋賂會也取濟西田齊賂也程子以為齊受之以助不義故書取是也張洽
曰桓講鄭以許田宣賂齊以濟西田以利己自固前後一轍使鄭莊齊惠不貪其利則桓宣必不能自立矣故春秋曰假曰取蔽罪鄭
齊張略本葉夢得說顧奎光以為鄭假齊取與魯取鼎同亂賊所長不在強大而在無欲也趙汸曰禮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
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不舉此取田邑所以必書於策趙本葉夢得說傳取濟西田

秋邾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撰異曰楚子鄭本公羊作楚人誤也遂繼事也補曰重發傳者楚是夷狄
又有與國嫌義例有異故也

晉趙盾帥師救陳補曰此即下棐林之師也實未救陳言救者致其志說見下善救陳也補曰重發傳者
疏曰陳近楚屬晉嫌救非善故釋之又救之者為善所以斂鄭之過也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棐林鄭地○撰異曰棐公羊作斐列數諸
侯而會晉趙盾大趙盾之事也大其衛中國攘夷狄其曰師何也據言會晉師不言會
晉趙盾以其大之也以諸侯大趙盾之事故言師師者眾大之辭補曰疏曰齊侯救邢惡不及事楚子滅蔡滅非真
罪晉宋侵鄭失備責之義故皆貶之而稱師今此稱師以大之者所謂春秋美惡不嫌同辭也文烝案傳言以其大之者謂以此文
敘大趙盾之事承上言之也注言諸侯大之非也疏論救邢亦非也公羊以為不言趙盾者君不會大夫之辭既稱師以大之則公
羊所云之義亦在其中趙鵬飛曰權以與其功正以定其分權正並用而春秋之法存乎其間非聖人不能修也于棐林
地而後伐鄭疑辭也此其地何則著其美也泰曰夫救災恤患其道宜速而方云會于
棐林然後伐鄭狀似伐鄭有疑須會乃定日非也設美趙盾之功故辭緩其會地補曰傳義泰未得之王引之曰鄭字衍文桓十五
年傳曰地而後伐疑辭也此傳即承前傳言之伐下不當有鄭字文烝案王說是也傳先言于棐林者出經文也又言地而後伐疑
辭者泛論春秋之例也又言此其地何則著其美者言此之以棐林地則非疑辭乃特明救陳之師所至之地所以著其美與上善
救陳之義相為終始也孔穎達曰陳在宋南楚先侵陳乃侵宋也陳既被侵方始告晉晉人起師救陳楚又移師侵宋晉師比
至於鄭楚師既已去矣故諸國會于棐林同共伐鄭棐林鄭地明晉始至鄭不得與楚相遇故竟無戰事言救陳者致其意耳孔說
足與此傳相發趙匡啖傳誤矣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補曰崇者附秦小國當從左傳○撰異曰崇左氏字亦作崈公羊作柳趙坦曰周禮縫人注柳
之言聚尚書大傳注柳聚也齊人語廣雅柳聚也此必齊人讀崇為柳

晉人宋人伐鄭伐鄭所以救宋也時楚鄭侵宋補曰疏曰經不言救宋者以上有楚子鄭人侵陳遂侵
宋之文今云晉人宋人伐鄭明救宋可知文烝案楚鄭侵宋之師早已去矣以是時晉與宋共伐鄭故言所以救宋也經自不得有
救文又與狄人伐衛所以救齊相類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

師敗績獲宋華元大棘宋地○撰異曰孔穎達左氏正義曰此華元帥師及哀二年趙鞅罕達客主各言帥師者皆是將尊師衆故並具其文或於歸生之下無帥師之字耳獲者不與之辭也華元得衆其賢故不與鄭獲之補曰疏曰注言得衆故不與獲然則晉侯失民亦言獲者晉侯雖失衆諸侯無相獲之道故亦不與秦獲也徐邈云獲是不與之辭與者當親得也定九年得寶玉大弓是也弓玉與人不類徐言非也文烝案不與之辭猶於兵獲則爲通例凡書獲蓋多因史文之書而其義則或以不與獲爲義或以引取之爲義傳於此發不與之例謂書獲即見不與之義不可更求與之之文以解傳猶於麟言引取之亦謂書獲即見引取之義不須更求直取非引之文以解傳也獲所得得本書言獲言獲即是不與麟至驚以狩爲文狩所得獸亦本書言獲言獲即是引取之寶玉大弓國之重器物之類本當言得失而復得又書言得獲與得訓釋雖同而用字各不相假晉史例之書也左傳例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杜以爲器用者其器可用用焉者謂人民走獸之屬能自動用其身異於器之特人而爲用也陸淳纂例用力爲之曰獲非用力之曰得與左氏亦兼通也易曰田獲三狐得黃矢獲得連文而各別又曰王用出征獲匪其醜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田獲三品得金矢得黃金君子得輿或繫之牛行人之得失得勿恤元吉元得億喪貝七日得或得其桷得其資斧婦喪其茀七日得此類皆與春秋相符足知古人用字之例矣隨有求得隨有獲得其大首獲明夷之心皆兩文相承而要其文得其主朋得女妻得士夫得友得臣得妾得童僕得敵此類又自爲一例雖以俘獲比之言盡其衆以救其將也先言敗績而後言獲知華元得衆心軍敗而後見獲晉與秦戰于韓未言敗績而君已獲知晉侯不得衆心明矣以三軍敵華元補曰敵當爲救轉寫誤也此承救其將言之三軍謂宋師宋爵稱公得準元侯方伯之制故言三軍也或云三軍者當時言軍之通稱故子曰三軍可奪帥子路曰子行三軍華元雖獲不病矣何休曰書獲皆生獲也如欲不病華元當有變文鄭君釋之曰將帥見獲師敗可知不當復書師敗績此兩書之者明宋師懼華元見獲皆竭力以救之無奈不勝敵耳華元有賢行得衆如是雖師敗身獲適明其實不傷賢行今兩書敗獲非變文如何補曰敗獲兩書常例也非變文也凡師敗者或君將或大夫將君傷言君敗重君也大夫傷則於師敗中包之別於君也若被獲則無論君大夫皆書敗書獲所重於傷而敗亦不可不書也韓戰師敗君獲而不言敗傳云失民明特爲變文矣既有彼變文故此文有書其衆以救其將之意有不病華元之意比類相較其意自顯豈謂非常例乎鄭說無以折何氏而劉敞疑之抑殊不察

秦師伐晉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補曰晉靈公○撰異曰皋公羊作獋穿弒也穿趙盾從父昆弟盾不弒而曰盾弒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補曰朝者公羊以爲使諸大夫皆內朝也其下文云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則外朝矣而暴彈之暴殘暴補曰廣雅曰暴猝也此如已孤暴寶擁水暴益之暴謂出其不意猝彈之也左氏公羊皆謂從臺上彈之觀其辟丸也補曰說文丸圜也傾側而轉者公羊曰是樂而已矣謂以是爲笑樂趙盾入諫不聽補曰左氏公羊又有殺膳宰事此事入諫因出亡至於郊禮三諫不聽則去待放於竟三年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往以三年者古疑獄三年而後斷易曰繫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是也自嫌有罪當誅故三年不敢去補曰左氏公羊皆謂靈公召盾飲食將殺之盾乃出也注首四句疏闕本公羊衛御書趙穿弒公而後反趙盾還招使史狐書賊曰趙盾弒公史國史掌書記事孤其名補曰董狐也晉史所書如是左傳乃曰趙盾弒其君公羊則直同經文皆疑趙盾言之矣趙又云此與書史誥內惡不同劉敞論此事則以諱惡爲仲尼新意文烝以爲列國之史諸侯例也書史王禮也閔子般子惡之弒書史本當庭卒君子從而立不地不日之法也以吾說求之乃可解劉知幾之惑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告天言己無弒君之罪孰爲盾而忍弒其君者乎過己易能誰作盾而書忍弒君者乎補曰王念孫曰非非也爲猶謂也言誰謂盾而忍弒其君也公羊曰誰謂吾弒君者乎是其證古書爲字或與謂同義二字可互用史狐曰子爲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弒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穿也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盾是正卿又賢故言重補曰傳明晉本以盾弒赴不以穿葉夢得曰左氏傳史不傳經故雖得於三言而莫知春秋之義正在於志同則書重乃略而不言故書之曰晉趙盾弒其君夷皋者過在下也鄭嗣曰成十八年晉弒其君州蒲傳曰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矣然則稱臣以弒罪在臣下也趙盾弒其君不言罪而曰過者言非盾親弒有不討賊之過補曰言故書之者明史從赴書盾弒而君子仍之上言以罪盾此言過在下互辭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邵曰盾以亡不出竟反不討賊受弒君之罪忠不至故也止以父病不知嘗藥受弒父之罪孝不至故也補曰目者目解意也疏曰春秋以加弒於此二人者所以見忠孝之至故也忠孝不至則加惡名欲使忠臣觀之不敢惜力孝子見之所以盡心是將來之遺防也盾與止加弒是同而許悼書葬晉靈不書葬者止失嘗藥之罪輕故書葬以赦止盾不討賊之罪重故不書晉侯葬明盾罪不可原也文烝案晉從弒君不葬之例許仍存史文鄭嗣曰言忠臣之至孝子之至者所以爲教也非以爲法也孟子言以不義取之於民者猶禦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充類至義之盡而名之曰禦則可以禦誅之則不可故春秋以弒君責之非以弒君誅之也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匡王也補曰史記襄王子頃王壬臣世本名巨頃王子匡王班范注襄王室事白女果後文十四年春頃王崩不雨至此乃志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之口緩辭也傷自牛作也牛自傷口非備災之道不至也故以緩辭言之補曰公羊亦云緩疏曰舊解范別例云言之凡三十五范既無傳則言之者並是緩辭傳於執衛侯云言之緩辭也則其餘不發者亦緩可知耳文烝案下句申上緩意也傷自牛作非人所能不得責人不敬故爲緩辭與成七年緩辭同意此牛不須免見成七年注

改卜牛牛死乃不郊事之變也牛無或自傷其口易牛改卜復死乃變郊禮此事之變異補曰後牛又自死非人所能謂之變而已乃者亡乎人之辭也譏宣公不恭致天變補曰注解亡乎人非也說見僖三十一年疏曰重發傳者嫌牛死于卜郊不從異也不言免牛而云不郊者牛死不行免牛之禮故直言不郊也又孫案所改卜之牛卽公羊及郊特牲所謂稷牲稷牛也此牛又死若傷不得又有牛則不郊矣公羊曰曷爲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滌三月於稷者唯具是視公羊之意以初時十月繫牲於滌宮帝牲稷牲並繫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共有三月今因帝牲有災謂之不吉則改卜稷牲爲帝牲帝牲還是在滌之牲其稷牲但須視其體具所以爲可若再有牲變則無復有牛可爲帝牲當止不郊故再變不復卜也但改卜之稷牲何以決其必吉啖助以爲不吉則亦不郊或恐此卜但示有其事不復細論蓋因前此十月繫牲時二牲已皆卜而得吉故鄭郊特牲曰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孔穎達曰爲稷田也用稷牛而爲帝牛其祭稷之牛臨時別取用此皆與公羊同如穀梁意亦不異

猶三望補曰前牛傷後牛死並在正月皆不可知其在某日三望是上辛與否抑或非用辛無以言之屬上天王崩而書郊之變同於他文不譏卜郊牛者董仲舒曰春秋之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父母之喪至哀痛悲苦也尚不敢廢郊也孰足以廢郊者故其在禮亦曰喪者不祭唯祭天爲越紼而行事又曰春秋譏喪祭不譏喪郊杜預曰王崩未葬而郊者不以王事廢天事又引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不行既殯而祭自啓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文孫案杜意又有與舊異者謂君薨既祔作主以後宗廟四時常祭亦得行不用三年不祭之說杜非也

葬匡王補曰蒙上月

楚子伐陸渾戎○撰異曰左氏戎上有之字公羊作伐賁渾戎音義賁音奔案古陸字與睦通說文睦古文睦與賁相似

夏楚人侵鄭

秋赤狄侵齊補曰自此赤狄四見白狄三見孔穎達曰謂之赤白其義未聞蓋其俗尚赤衣白衣也又孫案以左傳國語呂氏春秋杜氏後序引汲冢紀年考之莊三十二年狄伐邢僖三十三年晉人敗狄于箕皆白狄也閔二年狄入衛僖二十四年狄伐鄭文七年狄侵我西鄙皆赤狄也經皆通言不別至此別之者亦北燕從史文之例何休以爲進稱赤非也

宋師圍曹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補曰葬不蒙月在時葬正例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補曰莒大於郯故以莒及王接說是爾雅曰肯可也月者從平例及者內爲志焉爾補曰重發傳者嫌平不入例也平者成也補曰重發傳者以內平外嫌有異也不肯者可以肯也凱曰君子不念舊惡況爲大國所和平補曰平例稱人故不肯平者亦稱人與輸平同

公伐莒取向向莒邑伐猶可取向甚矣以義兵討不平未若不用兵以義使平者也故曰猶可也補曰注非也直言伐者容有義兵所以爲可今加言取向言伐又言取則貪其利而已所以爲甚隱四年引舊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傳以凡諸義兵爲可而曰猶者諸侯未賜弓矢不專征伐雖較善已非大平法莒人辭不受治也乘義取邑所以不服補曰於討也不受於卽上不肯平也言平人國而取其邑則不肯平者轉有辭伐莒義兵也討不釋怨補曰義兵者假義以爲兵名是亦義也案孟子曰春秋無義戰趙岐注曰春秋所載戰伐之事無應王義者也章指又曰征伐誅討不自王命故曰無義戰也然則孟子所謂義非卽傳所謂義又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善則傳所謂義耳取向非也乘義而爲利也補曰義利渾言則通析言則別易文言傳左傳並曰利者義之和也國語曰義者利之足也墨子經曰義利也二者通也論語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大學言以義爲利孟荀並言先義後利則二者別也董仲舒言義養心利養體至朱子以天理人欲爲說意尤切至天理字本樂記乃程伯子所以得不傳之學者矣齊桓伐楚韓非謂其義於名而利於實宣公乘義爲利幷其所假之義而失之與凡伐取者同故還從所惡常例不致者從例也

秦伯稻卒補曰秦共公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補曰鄭幽公後改爲靈公左傳以爲公子宋弒君歸生從之者耳李廉據後十年鄭改葬諡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疑實歸生弒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

公至自齊

冬楚子伐鄭補曰上年侵下年又伐明此非討賊矣

五年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補曰月者爲下卒○撰異曰左氏此處無子字段玉裁曰後人據傳妄刪經字耳其實傳是省文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婚禮主人設几筵于廟以待迎者諸侯大夫尊卑不敵故使大夫爲之主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來者謂高固高固齊之大夫而今與君接婚姻之禮故不言逆女補曰此注視莒慶傳爲詳來者一句誤疏曰重發傳者莒慶小國之大夫高固齊之尊卿而娶公之同母姊妹嫌待之禮殊故發傳明其不異也徐邈云傳言吾子是宣公女也理亦通耳文孫案徐非也孔穎達據公孫茲如牟知高固亦因來聘而自逆

叔孫得臣卒補曰疏曰不日則惡可知矣何休云如公子遂欲弑君而匿情不言未審范意亦然以否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及者及吾子叔姬也爲使來者不使得歸之意也高固受使來聘而與婦俱歸故書及以明非禮莊二十七年冬杞伯姬來僖二十八年秋杞伯姬來皆不言所及是使得歸之意補曰疏曰經直言及子叔姬傳何須更言及吾子叔姬也以方欲解及爲非禮故上張其文也衛之會去及爲非禮此書及爲非禮者公與夫人之行須言及以別尊卑陽穀之會言公及夫人姜氏而濮之會以夫人之伉不言及故知去及爲非禮今叔姬歸寧當以獨來爲文高固奉命宜云來聘經總言來故知書及爲非禮文烝案凡內女書來者皆不使得歸也此以以爲使來明其不使得歸者使者是諸侯夫人直來則非禮可知子叔姬爲大夫妻大夫妻有歲一歸宗之禮直言來嫌使得歸故總言之以見襄本以其隨夫偕來譏其非禮故傳順經意釋之也其實大夫妻歲歸宗惟同國則可嫁他國者亦不得無事歸宗與夫人同就使叔姬獨來經直書曰齊高叔姬來亦是不使得歸之意傳例所謂婦人既嫁不踰竟也特此處未暇論耳范注失之○左傳曰反馬也說亦可通於傳反馬不親行此因聘親自反馬也杜預曰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孔穎達曰謙不敢自安者若被出棄將乘之以歸也

楚人伐鄭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此帥師也其不言帥師何也據元年趙盾帥師救陳言帥師也補曰元年稱帥師救陳此亦帥師可知疏得之不正其敗前事故不與帥師也元年救而今更侵之補曰元年救陳下四國君會晉趙盾雙文書曰會晉師是與趙盾以帥師之明文也前雙文與帥師此雙文不與帥師其文相對明經意不正其敗前事矣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來盟者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不日前定之盟不日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宋華孫不稱使此則稱使嫌異故重發之言不日者據及荀庚盟之屬有日也文烝案不言其人二句僖三年成三年傳俱有之乃釋成三年及荀庚盟之屬莊辟成三年此不日又不月者左傳曰始通且謀會晉晉以公得會晉自此始故不月以異之衛會句者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及余仁仲萬卷堂經注本呂本中集解本會纂集傳纂義本補正余本存者自宣公起何煒校出

夏公會齊侯伐萊

秋公至自伐萊

大旱補曰竟九月雩不得雨故不言大雩爲災故不言不雨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黑壤某地補曰當云晉地即昭二十五年之黄父

八年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有疾而還黄齊地補曰公羊曰有疾也范當去其字乃者亡乎人之辭也鄭嗣曰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今遂以疾而還失禮違命故曰亡乎人言曾使不得其人也補曰莊解亡乎人非也詳見僖三十一年重發傳者前是天災此是有疾其事異也復者事畢也不專公命也遂以疾反而加事畢之文者是不使遂專命還補曰事畢謂至國下云反命是也此與公孫敖同義上注以尸將事之義宜說於此

辛巳有事于大廟補曰此書禘也諸侯禘或植或祫此禘于大廟祫與否無以言之何休曰書有事者爲不去樂張本鄭君禘祫志曰說者以爲有事謂禘爲仲遂卒張本故略之言有事耳何鄭意皆得之鄭所引說者謂左氏說彼傳無禘文言禘非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古者稱祀戎皆曰有事故言有事也日者不去樂失禮例當日下又有壬午繹須此起之此祭雖無失禮亦當日仲遂本不卒者卒之不當日明矣

仲遂卒于垂祭于大廟之日而知仲遂卒垂齊地爲若反命而後卒也先書復後言卒使若遂已反命于君而後卒于垂補曰垂是齊地遂卒在辛巳前今以君聞卒之日爲其卒日者見臣子之義與公孫嬰齊同意又因遂卒本不當日也不移卒文於辛巳祭前者本不當卒若先出卒文雖疏之未足見意此公子也其曰仲何也疏之也僖十六年傳曰大夫不言公子公孫疏之也補曰疏曰遂見疏而去公子經不可單稱遂卒以遂於後以仲爲氏故稱仲遂卒也文烝案大夫卒不可直名者嫌是不命大夫若無侅俠之等也遂之身已以仲爲氏劉炫以爲受賜得之疏言遂於後以仲爲氏非也何爲疏之也是不卒者也遂與宣公共弑子赤補曰是弑君賊不當書卒者不疏則無用見其不卒也若書公子則與正卒者同故去公子以見之則其卒之何也據公子輩不書卒以譏乎宣也其譏乎宣何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去猶萬卒祭事言今不然補曰去樂者凡有聲無聲之屬悉去之也今不去樂卒事故卒仲遂以譏宣但宣譏去樂卒事而壬午猶繹非禮當先書去樂卒事以明正繹書壬午猶繹以示譏仍不得不卒仲遂其理易見故傳不具言耳何休曰禮大夫死爲廢一時之祭有事於廟而聞之者去樂卒事卒事而聞之者廢繹文烝案傳言是不卒者也以譏乎宣也昭十四年傳曰意如惡然而致見君臣之禮也兩傳意同李光地說下猶繹曰禮弓載仲尼言辭卒不繹則遂之功罪始無論矣韓子詩云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此類是也又烝案劉敞亦云春秋之變辭也非其人之謂也蓋其道之謂也

壬午猶繹補曰各本此經下衍萬入去籥四字今依唐石經十行本刪正猶者可以已之辭也補曰疏見文六年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補曰疏曰旦日猶明日也謂之繹者繹陳昨日之禮文烝案公羊曰祭之明日也爾雅曰又祭也何休以爲繹繼昨日事孫炎以爲祭之明日尋繹復祭也事賓者賓尸謂以尸爲賓而事之天下諸侯

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繹亦是賓尸異其名耳故傳以事賓繹也何休曰殷曰肜周曰繹繹者據今日道昨
日肜者據昨日道今日祭必有尸者節神也禮天子以卿爲尸諸侯以大夫爲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爲尸

萬入去籥 萬舞名籥管也補曰此本杜預萬入籥入與諸書入者異也去籥也籥也籥也說籥字或作弄後人別之耳鄭君周禮注
曰去樂藏之也又引此而曰萬言入則去者不入藏之可知言藏是也言不入非也籥在萬中昭十五年籥入去樂不可言樂
不入明矣

以其爲之變譏之也 內舞去籥惡其聲聞此爲之變知非禮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補曰公羊曰萬者
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存其心焉爾存其心焉爾者何知其不可而爲之也何休曰
干謂楯也能爲人扞難而不使害人故聖王貴之以爲武樂萬者其篇名武王以萬人服天下民樂之故名之云爾籥所吹以節舞
也吹籥而舞文樂之長去其有聲者不欲令人聞之也廢置者不去也而舞人誦文烝案傳文簡略須以公羊證明之何氏解萬
字不合古穀詩曰方將萬舞毛傳曰以干羽爲萬舞與籥舞亦曰樂記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干舞有干與戚羽舞有羽與籥羽舞亦曰籥
舞干舞以爲武舞羽舞以爲文舞以大武以大夏曰萬者又兼二舞以爲名也譬以詩傳萬大舞也以干羽舞故爲大舞逸周書世
俘籥人奏武王入進萬孔晁注曰武以干羽爲萬舞春秋言萬入去籥明萬必有籥左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明
萬必有羽孔穎達引異義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又引詩說以爲大鴻羽則萬舞有羽古無異說萬舞成
可省言干故公羊謂萬爲干舞與傳雖專言干舞不謂萬無羽籥故異義所載公羊說以萬爲羽王與傳相備何休以爲萬取武王以
萬人服天下之義不爲羽籥舞之兼號鄭君詩箋以萬爲干舞籥翟方爲籥舞又誤矣夏小正傳曰萬也者干戚舞也蓋亦誤陳疏申
明以羽爲義雖可據自呂祖謙發其端矣夏小正商頌皆有萬而何休以爲起武王者本春秋說文蓋以小正未足據商頌則宋襄公
時詩也郊特牲以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爲諸侯之僭禮則侯國之祭本無干舞祭統成王康王賜魯大嘗禘朱干玉戚以舞大
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明魯不與他國同郊特牲行雅義疏引詩傳說文禮注風俗通廣雅詩音義諸文以爲吹籥
短於笛而三孔籥長於笛而六孔或七孔趙彷曰禮樂者先王大典其節文之末皆禮義所存諸侯不得妄有損益王制變禮易
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故猶譏之失去樂之得史皆書之以謹亡失之漸又文烝案此所謂周禮在魯而君子尤重之也〇夫子於
魯之禮樂最備焉入大廟每事問告顏淵爲邦則述魯之書法斯存秋之志也皇侃說論語行夏之時謂祭祀田獵播種也乘
殷之輅謂郊祀乘車也服周之冕謂郊廟用袞冕也樂則韶舞謂郊禘大饗備四代之樂從虞氏始也

戊子夫人熊氏薨 宣公妾母補曰何休以爲卽僖所娶楚女宣爲僭之妾子乖異難據孔廣森謂楚以熊爲氏芊爲姓
或其公族別氏之屬可更以熊爲姓〇撰異曰熊左氏作嬴

晉師白狄伐秦

楚人滅舒鄝 補曰舒鄝也左傳曰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洪亮吉曰舒蓼自江而下以及於滑皆吳越接壤也案此在時
閔〇撰異曰鄝本又作蓼左氏公羊作蓼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頃熊 文夫人姜氏大歸于齊故宣公立己妾母爲夫人君以夫人禮卒葬之故主書
者不得不以爲夫人義與成風同補曰疏曰成風再貶自外妾母不識者從一以義故也文烝案注首二語本鄭君駁異義說見通與
凡適母薨則妾母得爲夫人也此不可通於穀梁前論之左傳曰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〇撰異曰頃熊左氏作敬嬴案頃徹
古通用許說以南宮敬叔爲頃叔趙匡謂頃是惡謚追尊不應加惡謚非也

雨不克葬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 徐邈曰案經文是己丑之日葬喪既出而遇雨若未及己丑而
御期無爲逆書比日葬禮喪事有進無退又士喪禮有遷車載蓑笠則人君之喪設固兼備矣禮先遷柩於廟其明昧爽而引既及
葬日之晨則祖行遣奠之禮設矣故雖雨猶葬事不敢停柩久次補曰疏曰舊解案禮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明天子諸侯不避雨
而行傳言不爲雨止者謂不得止葬事而更小遣日喪不以制謂不得臨雨而制喪事豈有諸侯執紼者五百人偏雨而行故是者
徐邈之說理之不通今案傳文云喪不以制是喪事不以雨制止上文不爲雨止禮也明爲雨止則非禮可知安得云傳意葬爲雨止
乎又曰范引徐注不言其非何爲述義而違之未及己丑而御期者謂雨之與葬皆是己丑之日也若未及己丑之日而遇雨其
葬期有御者何爲逆書己丑日葬也孔廣森曰穀梁之說謂既發引至於埏不可四雨而乖有進無退之義又非可若日食止柩道
右以須期故有潦車之載蓑笠之備若其在廟祖遣柩猶未行雨霑服失容自當却改期日此孔氏因徐注楊疏而加詳又略本
王制正義之說以通合左傳王制之文也今案左傳曰雨不克葬禮也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王制曰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鄭
君曰縣封當爲窆雖雨猶葬以其禮儀少孔穎達正義又引許愼異義公羊說卿大夫臣賤不能以雨止左氏說則與王制同以
爲此皆謂已發在路及葬也又引鄭君釋廢疾雖庶人葬爲雨止以爲此謂在廟未發也其人君無論在廟在路及葬皆爲雨止故
公羊說雨不克葬謂天子諸侯也左氏說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惟穀梁說葬既有日不爲雨止許愼以爲非也正義又云鄭無駁
異許同許引論語云死葬之以禮以爲以雨而葬是不行禮何休注亦同孔廣森欲通之於穀梁乃取徐邈說指已發在路不別人
君人臣又據王制文謂士以上皆爲雨止則庶人雖未發亦不止皆不合先儒所論孔又別爲說曰昔魏葬惠王雪及牛目有司請
弛期太子弗許而惠子許爲欒水齧王季墓事以說之可知雨不克葬爲禮是則以大雪比甚雨亦先儒所未言魏書論之王制左
氏說庶人不爲雨止公羊說兼及卿大夫其言已岐異矣王制下文言喪不貳事亦屬庶人而穀梁此年傳不爲雨止文十六年傳
喪不貳事皆言人君之禮則知王制爲記述之疏謬而左氏公羊皆未可用許愼何休鄭君孔穎達及穀梁舊解皆失之也雨有甚
不甚葬有未發已發之別傳但大概言之謂葬既小得日於無禮止止則以爲非制耳徐注楊疏孔廣森亦皆失之也

庚寅日中而克葬 補曰何休曰別朝莫者明見日乃葬也文烝案日中者時加午也 而緩辭也足乎

日之辭也 補曰疏曰襄定十五年日下稷乃克葬二文相對爲緩急文烝案公羊曰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爲或言
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公羊哀與傳同時加於午視日下稷爲早是以其足乎日而爲緩辭也緩亦是難視彼爲緩耳

城平陽 補曰杜預釋例曰此東平陽也杜以左氏哀二十七年傳之平陽爲西平陽

楚師伐陳 補曰僖之篇楚兩稱師一以公以之一以敗也自此後始有師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有母之喪而行朝會非禮 補曰孔廣森曰月者正月也文烝案疏引往月危往之例以爲此朝書月即是非禮之異文不如正月書月者非必在危例襄公母以四年七月薨其冬公如晉不月明書月下以其非禮非禮易見無假於月也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緦今以爲夫人則不用此制禮服問有近臣從服唯君所服之語

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補曰仲孫蔑公孫敖孫孟獻子也蔑父文伯名穀其叔父惠叔名難左傳是春王使來徵聘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 補曰疏曰當爲國名案杜預以爲東夷國故疏從之滅夷狄例時說亦可通但穀梁此處無傳則非國也取邑例時當是取邑諸取國及邑不出主名者孔廣森曰蓋譏者取之如孔說則皆是內稱人之文與入杞伐邾同與取濟西田異未敢定也

八月滕子卒 補曰滕昭公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補曰月者爲下卒日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補曰晉成公也公羊曰扈諸侯之邑也案扈本鄭地不知何時入晉 其地於外也 外謂國都之外諸侯卒於路寢則不地補曰國都之外及竟外皆外也注專指此文但以國都之外解外字非傳意也地以地名不地以會者成十三年傳曰公大夫在會曰會其餘謂內君大夫在焉者也此會公不在故不言卒于會傳雖無說以彼傳推之或當然也公羊以爲未出其地故不言會未出其地卽傳所謂未踰竟孫覺從之說亦可通 其日未踰竟也 傳例曰諸侯正卒則日不正則不日舊說踰竟亦不日然則諸侯不正而與已踰竟無以別之矣案襄七年鄭伯卒于操此年晉侯卒于扈文正與襄二十六年許男卒于楚同恐後人謂扈是國故於疑似之際每爲發傳曰未踰竟也補曰此注其說謬傳言在外未踰竟者當書日與在竟外者不同明書日爲未踰竟之通例不以正不正論也在竟外而卒苟非明書其所卒之國則正不正並不日傳舉此以見彼而舊說因謂踰竟不日大戾傳之說詳成十三年此不葬者疏曰蓋譏不會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補曰衛成公也不葬者殺其母弟叔武失德亦篡立之比也前無見文故去葬以明之

宋人圍滕

楚子伐鄭 ○撰異曰子各本誤作人今依唐石經十行本改正

晉郤缺帥師救鄭

陳殺其大夫泄冶 補曰大戴禮保傅賈子新書韓詩外傳皆曰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以族從不書鄧元出奔者史本無之○撰異曰泄左氏作洩唐石經公穀亦皆作洩避諱改也 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 補曰重發傳者泄冶忠賢異於申侯鄭詳其事故復發文 泄冶之無罪如何陳靈公通于夏徵舒之家 補曰傍淫曰通謂徵舒母夏姬鄭穆公女御叔妻也 公孫寧儀行父亦通于其家 二人陳大夫 補曰此于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余本俞臯集傳釋義本補正 或衣其衣或衷其襦 衷者襦在衷也 補曰在衷或作在裏說文曰衷裹褻衣襦短衣也釋名有反閉襦有單襦有要襦杜預曰衷褻也 以相戲於朝泄冶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 補曰仁人愛君者也公卿宣淫可令聞乎 君愧於泄冶不能用其言而殺之 補曰孔子稱比干爲仁語載孔子語謂泄冶不得同比干引詩板篇與左傳文同皆不足據也何休說公羊言泄冶有罪似用左傳其作膏肓則以爲無罪蓋以左傳究不可用

眉注坿列

第十一葉十九行左傳四語陳疏所無以意補足之　第十二葉八行郊禘大賓四字增訂

穀梁補注十五

春秋宣公經傳第六補注第十六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十年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撰異曰公羊唐石經磨改及鄆本西下有之字誤衍也公娶齊齊由以爲兄弟反之齊由以婚姻故還魯田爾雅釋親曰婦之黨為婚兄弟補曰公羊僖二十五年何休注曰宋魯之閒名結婚姻為兄弟爾雅釋親婚姻章曰壻之父為姻婦之父為婚父之黨為宗族母與妻之黨為兄弟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為婚姻兩壻相謂為亞婦之黨為婚兄弟壻之黨為姻兄弟郭璞注曰古者皆謂婚姻為兄弟釋親婚姻章凡四曰宗族曰母黨曰妻黨曰婚姻通言之皆族也尚書歐陽夏侯說九族者謂父族四父之姓五屬之內也父女昆弟適人有子也身女昆弟適人有子也身女子子適人有子也母族三母之父母也母之昆弟也母之女昆弟適人有子也妻族二妻之父也妻之母也鄭以司徒族黨之名皆取聚義小雅兄弟昏姻之句並顯親情各得通稱非無據矣不言來補曰據鄆讙龜陰田言來公如齊受之也補曰受者受於齊侯也諸言來者皆尊使接公之文此田公如齊受之公至自齊而齊人歸之其歸或無尊使接公不得言來或雖有尊使而以公之親受為重於此可略亦不須言來趙匡釋此傳非也濟西田上加言我者亦以公如齊受之則齊人未歸之前此田已屬我故特加我於歸時以實不言來之義相為接足傳釋不言來則此意亦兼見公羊以為言我者未絕於我齊已言取之其實未之齊何休曰齊已言語許取之其人民貢賦尚屬於魯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如公羊何氏之義則書取爲虛文書歸亦非實事劉敞駁之是矣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傳例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則此丙辰晦之日也己巳在晦日之下五月之上推尋義例當是閏月矣文六年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言閏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故書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蓋史策常法文有定例閏有常體無嫌不明故不復每月發傳哀五年公羊傳曰閏月不書此何以書推此言之則春秋閏有在閏月而不冠以閏者矣至於閏不告月猶朝于廟閏月葬齊景公不正其閏無以言其事故書見變禮補曰徐邈謂日食是三月晦日經冠以四月耳見隱三年范非也其論書閏不書閏之義則得之

齊崔氏出奔衛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何休曰氏者譏世卿也鄭稱氏為舉族而出尹氏卒寧可復以為舉族死乎鄭君釋之曰云舉族死是何妖問甚乎舉族而出之之辭者固譏世卿也崔杼以世卿專權齊人惡其族令出奔既不欲其身反又不欲國立其宗後故孔子順而書之曰崔氏出奔衛若其舉族盡去之爾補曰舉盡也公羊之義不可通於傳傳無譏世卿義直謂舉族出耳書崔氏在位者不止一人今並去國疑辭而衛不可斥書則書崔氏而已此自不得以尹氏為比左傳以為崔杼趙鵬飛考校時代疑其非杼為附會之說家鉉翁亦云

公如齊補曰左傳曰奔喪杜預曰公親奔喪非禮也公出朝會奔喪會葬皆書如不言其事史之常也趙汸曰宣之事齊恭矣而莫甚於奔其喪黃仲炎曰宣以不義得國畏于齊之討唯事是聽孟子所謂人役者也文烝案此蒙上月所以危之與成十年同

五月公至自齊補曰致亦月者亦危之非但為下弒日成十一年亦同此往月致月有懼之例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六月宋師伐滕月者蓋為下齊惠公葬速起補曰疏曰宋師伐滕外事也歸父如齊又不書月諸侯時葬正也月葬故也今上有齊殺崔氏之文又非五月而葬明書月為葬惠公文烝案注速字可刪去疏又非句亦當刪

公孫歸父如齊補曰歸父遂之子子家

葬齊惠公補曰上年不會晉葬於齊則對往以事晉者事齊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其曰王季王子也補曰王子己為大夫而未受采邑無氏又不得以季繫王子故繫於王王季猶言周季也左傳謂之劉康公杜預曰其後食采於劉其曰子尊之也子者人之貴稱補曰公羊曰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公羊說是也貴卽尊也為大夫故字以母弟而為大夫故尊之加言子尊之言子猶諸侯之弟來我寡其貴者言弟也一言弟一不言弟者天子之尊其弟兄尤不得以屬通也聘問也補曰重釋聘者王季子尊故備文又王聘終於此也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撰異曰繹公羊作蘱案左傳文十三年邾遷于繹此所取孔穎達以為別有繹邑近在邾都旁或當作蘱為是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補曰左傳曰初聘于齊杜預曰齊侯初即位

冬公孫歸父如齊補曰左傳曰伐邾故也杜預曰魯侵小恐為齊所討故往謝

齊侯使國佐來聘補曰孔廣森曰未踰年而稱侯以使者既於王見居喪之正法其餘即遂因其廢禮之實以刺譏當世矣

饑補曰傳例二穀不升謂之饑言饑蓋包饉與康矣此饑由秋大水也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周之秋苗可更種惟無麥耳冬不至饑故彼冬無饑文餘諸水旱螟蝝之等雖傷二穀以上不至於無或僅無一穀冬皆不至饑也饑例時○撰異曰本或作飢案飢者假借字

楚子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夷陵夷陵齊地補曰杜預曰辰陵陳地文烝案陳未葬而稱侯陳靈蔡靈之葬與他例不同則陳成蔡平之稱侯亦與他例不同也外盟不日此又不月者以楚遂主盟故略之其猶盟齊盟鹿上之意也○撰異曰夷陵左氏公羊作辰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欑函狄地補曰左傳言郤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會于欑函衆狄服也蓋此會乃晉所以霸赤狄之羽翼為十五年滅之之地不言及外狄也所以異之於諸夏補曰黃池之會書晉侯及吳子者言及之文也彼會若魯不與當書晉侯及吳子會于黃池吳不得殊列數之例以殊會為外以會為尊及卑為進今不言晉侯及狄會明是外之猶吳之殊會矣此義施於會不施於盟不得以衛人及狄盟為難黃池又進吳稱子則別有義也傳也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余本呂本中集解本會稟集傳釋義本李廉會通本補正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徵舒楚子言人者殺君之賊若曰人人所得殺也其月謹之補曰人人得殺者即是衆辭徵殺有罪例也孔穎達曰不稱大夫者諸放殺及執他國之臣皆不言某國大夫以人臣卑賤故也文烝案凡殺他國君亦不稱君皆例耳疏曰其月謹之者不能自討藉楚之力禍害必深故書月為謹之文烝案下有丁亥此亦書月此入而殺也

其不言入何也據入國乃得殺補曰繫陳而不地明是殺之於陳左傳亦曰入陳殺夏徵舒外徵舒於陳也補曰晉人執衛侯不言入衛曰不外王命於衛楚人殺陳夏徵舒不先言入陳曰外徵舒於陳此兩義信所謂傳受而知非以其心意議矣故春秋之微也惟傳顯之春秋約而不逮惟傳使人優柔求之其外徵舒於陳何也據徵舒陳大夫不應外明楚之討有罪也補曰經若書楚子入陳殺夏徵舒者則入者內不受是無以表徵舒之情逆楚子之得正補曰討得其罪不可不明其義此即論語討陳侯之意與下各自為義也公羊以為賊楚子稱人不與外討又以為雖內討亦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實與而文不與是違事理之言當以下傳所云猶可者為定論也傳從彼逆匠云不與齊侯專封解經書城而不書衛遷之意書城仍非與也又貶不與何由知其實與趙匡曰凡春秋得變之正皆變文以許之乃是文與何得云不與乎

丁亥楚子入陳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補曰重發傳者嫌討賊無罪也何用弗受也補曰據討賊可受不使夷狄為中國也楚子入陳納淫亂之人執國威柄制其君臣傾國上下錯亂邪正是以夷狄為中國補曰非楚非也夷狄謂楚也為治也治亦討也以夷狄治中國而討罪不可以訓故於此還從弗受常例若不使得然苟非夷狄則須有待異之文以當入文矣此與下事又不相涉下事下自見義六經奧論曰穀梁解經大氐在於尊

王室抑外夷明賞罰此二條備之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撰異曰寧公羊作甯納者內弗受也補曰重發傳者彼納君此納大夫據異故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難曰輔相鄭國有不能治民者而討其罪人則可而曰猶可者明經鄭國之君無輔相之道補曰莊言不能治民者是其理是其能非也能讀為柔遠能邇之能鄭君詩箋曰能猶伽也伽順也也不能民者不能民也王命孫曰書言不能厲家人左傳言入而能民不能其民不能其大夫不能外內公羊言不能乎其並同義文烝案人之不順民者謂繼世之君未順乎民者也言為他國討賊之道若但以之輔人則猶可若如下所云入人以制人則不可也猶字義當如莊說孔穎達王制正義曰會無弓矢之賜而征伐君孔子請討之者春秋之時見鄭國篡逆亦征伐此其不可相譖入人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淫當絕而楚彊納之是制人之上下補曰上下即君臣制之則不得其道矣疏曰集解云二子不繫陳者以其淫亂明絕之也成當上有入陳之文下云于陳故省文耳無義例文烝案集解是也此是淳聞於衞曰討徵舒正也故書曰人許其行義也入人之國又納淫亂之臣邪也故明書其爵以示非正也春秋之義彰善癉惡纖介無遺指事原情瑕瑜不掩斯之謂也張洽曰聖人予善之宏待人之公先旌其討賊之義然後著其入陳納淫亂之罪蓋夏不能專者也程端學以為說其所以者當觀其所由書殺於前書入與納於後其由來者顯矣○案莊王入陳殺夏徵舒因陳而縣陳之左傳所載也史記陳世家曰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王肅家語因之夫使此言果夫子之言何以經文絕無所見經但言入不言滅於縣陳之事曲折無以言之也司馬遷所謂孔子讀史記者乃當時公羊家異說所謂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者也以為春秋不據魯史記者也如此以類知其言不足信大氐秦穆之霸在西戎楚莊之霸在南蠻皆未書其實之亦不以霸待之自二國以後說春秋者各以其晉和成說孟子亦因時俗之論稱秦穆之霸而於百里奚孫叔敖皆樂道焉遂使後人之紛紜矣國俗通及趙鵬飛家鉉翁諸家所書論之事者當據穀梁一伯之文以明春秋家之學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傳例曰日失德不葬君弒賊不討不葬以罪下也日卒時葬正也靈公淫夏姬殺泄冶臣子不能討賊踰三年然後葬而日卒時葬何邪泰曰楚已討之臣子雖欲討之無所討也故君子即而恕之以申臣子之恩故殺大夫則其國公之惡不嫌不明書葬以表討賊公無罪也踰三年而後葬則國亂居可知矣非日月小有所卻則書時不嫌補曰莊楚已討之三句本公羊疏曰未五月而葬非禮亦有故書卻言葬有所卻則書月以見故今三年始葬非小有所卻故書時不嫌也文烝案書月見故者雖嚴在五月亦年而以下當改云文承上事則有故居可知矣故書時不嫌亦鄭莊公是已補曰凡君弒賊不討不書葬者書也閔公是已之論也葬在討賊之後已凡君弒賊不討不書葬除其服是故雖討賊不復而後已此賊不討不書葬之義也所以春秋有其賊未討雖久未葬而弗葬非也

楚子圍鄭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邲鄭地補曰韓非淮南子並曰楚莊王勝晉於河雍之間雍即邲也疏曰徐邈云先林父者內晉而外楚文孫案此晉荀林父救鄭之師也左氏公羊同左氏以爲晉聞鄭及楚平乃濟河而戰故不得以救鄭爲文高謂然曰若書救鄭及楚戰以楚圍未徹鄭守未下晉以戰爲救者曾非事實矣

績功也補曰爾雅同又曰功績成也孟子利民也孔廣森曰敗績猶周禮言不功功事也補曰爾雅曰績事也

日其事敗也補曰疏曰舊解此戰事書日者爲敗之故也特於此發之者二國兵衆不同小國之戰故特發之徐邈云於此發傳者疑閔中國大敗於蠻夷也今以日爲語辭亦足通也但舊解爲日月之日疑不敢當故曾存其文孫案徐說是也日當音聿左傳例曰大崩曰敗績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補曰傳以蕭爲附庸國故例中國日卑國月此在月例日者重以蕭近宋之國楚莊爲春秋之盛故進而詳之疏引徐邈云蕭君有賢德故書日文孫案徐說以晉滅潞氏推之但此無以其君歸之文未必於君身取義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清丘衛地補曰案左傳晉原縠宋華椒衛孔達曹人皆大夫也稱人者蓋以晉師新敗霸業已衰故略之既書同外楚文則無嫌爲卑者

宋師伐陳○撰異曰徐彥公羊疏曰宋師伐陳者案諸家經皆有此文唯賈氏注者闕此一經疑脫耳

衛人救陳補曰疏曰此不言善者衛宋同盟外楚今反救陳不足可善故傳不釋文孫案此是傳略不具耳經論其大義不屑屑瀆之衛人救陳楚人救衛楚公子貞帥師救鄭皆善也趙孟何曰讀春秋者不可於細事上求是矣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撰異曰公羊作伐衛汪克寬曰前後無齊衛交怨之事

夏楚子伐宋補曰自九年以來連書楚子凡八事莊王會盟征伐皆身親之李光地曰見中國政在大夫宜其不競於楚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撰異曰縠一本作穀唐石經磨改作縠左氏公羊作縠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秋九月楚子圍宋補曰疏曰徐邈云圍例時此圍久故書月以惡之文孫案月或爲下葬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補曰地以宋者與僖二十七年同說高郵然曰傳會盟于宋復會于宋宋襄北與會者楚及己故先歸穀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補曰月者閔之也平之正例內外皆月○撰異曰陳岳春秋折衷曰左穀宋人及楚平公羊作及楚人平案左穀皆外內異作及楚人平陳氏誤

平者成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嫌外內異也案舊云此據內文者異

善其量力而反義也各自知力不能相制反共和之義補人者衆曰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事也

辭也平稱衆上下欲之也補曰上下謂君及臣民左氏賈逵注曰書其與衆同欲謂後日宋見圍凡九月外無救圍之後內有析骸易子之變宋人知楚之不可以結也故請和於楚以求平楚人知急之不可以特也故受宋之和而與之平二國之平衆所同欲也

外平不道補曰不道者經例因史例也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

吾人謂大夫歸父補曰此猶外辭不志以公之與之盟目之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撰異曰潞字國語或作露

滅國有三術術猶道也

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卑國謂附庸之屬襄六年秋傳曰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此謂三術補曰疏曰中國日者衛滅邢之類是卑國月者無侵入極會侯滅萊之類是夷狄不日者楚滅江黃吳滅州來之類是此不云夷狄時而云不日者方釋潞子嬰兒書日之意故云不日文孫案傳特發例於此者因變例以明正例此論經例耳書史則皆日也疏潞滅萊非也萊本夷狄非正例滅州來當改爲滅巢

其曰潞子嬰兒賢也補曰日字當爲日月之日謂以賢故進之書日也進之當從卑國例月而日者爲以其君歸從沈許頓胡例也既日之故亦名之與四君同若夔滅在時例則變子不名矣若然書名者與書日之文相足書日爲賢則書名非絕之乃與常例異也疏曰書日以表其賢書名以見滅國所謂善惡兩舉其說未是

秦人伐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補曰被殺不名者別於卒也札子非大夫則名大夫則字皆常例案左傳時有召桓公召戴公此殺者召戴公毛伯衛也

王札子者當上之辭也補曰當上之辭者謂不稱王人以殺是以王命殺也王札子猶言周札子札子者名也左傳謂之王子捷是事王子也王子未爲大夫則皆名使夫瑕錡朝等皆同

殺召伯毛伯不言其何也解經不言殺其大夫補曰據王札子言皆言其大夫

兩下相殺也補曰兩下者兩臣兩臣相殺不得爲衆非衆辭不得稱人故亦不得言其言其則不辭

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

矯王命以殺之非忿怒相殺也補曰詐稱曰矯以非兩下忿怒故志也

故曰以王命殺也以王命殺補曰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知以王命而殺之補曰以王命殺是之辭當上

以王命殺則

何志焉補曰以王命殺則是王殺也左傳記晉殺胥童齊殺高厚莒殺意恢楚殺郤宛之等未嘗非矯君命而經概從君殺之文是其比也但春秋多記列國殺大夫而王殺此外不見或以列國之殺為專殺而干之人則異數故又據以問為天下主者天也補曰萬物本乎天繼天者君也補曰天之子取尊稱君之所存者命也補曰人之於人以言受命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補曰君臣皆惡至於矯殺故不可不志劉向說苑子夏曰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焉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補曰政亡則國家從之申足上意也沈棐曰見天子之柄非獨不行於諸侯而且不行於鄰士矣上下相夷王室益衰不可救止又烝案荀子曰天地者生之始也禮義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禮義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與天地同理與萬世同久夫是之謂大本故喪祭朝聘師旅一也貴賤殺生奪與一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一也農農士士工工商商一也

秋螽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無婁杞邑補曰依公羊字作隱四年昭五年之牟婁也當云莒邑○撰異曰無公羊作牟

初稅畝補曰急就篇稼穡收斂賦稅租顏師古曰斂財曰賦斂穀曰稅田稅曰租王應麟曰漢志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文烝案依丘甲三軍例此亦當月但國以民為本今改舊法厚斂於民內之大惡較彼二事為甚故略不為諱月文若是國之常事哀用田賦亦同此也初者始也補曰亦著為令古者什一一夫一婦佃田百畝以共五口父母妻子也又受田十畝以為公田公田在內私田在外此一夫一婦為耕百一十畝補曰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何休曰以什與民自取其一為公田姚鼐曰一在什之外凡傳記言十一而稅則一在十中言什一而藉及徹則一在十外文烝案漢高帝輕田租十五而稅一文景以後常三十而稅一以為定制蓋郡縣之天下其用較古為省古者千里之畿五等之國其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諸侯幣帛饔飧百官有司委曲煩多必什一然後足用自堯舜已然矣藉而不稅藉此公田而收其入言不稅民補曰孟子曰助者藉也疏曰徐邈曰藉借也謂借民力治公田不稅民之私也范注以藉為賦藉理亦通文烝案王制孟子皆有此語初稅畝非正也補曰言穀出過藉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補曰六尺為步三百步者謂廣與長也九章方田術依秦漢之制畝廣一步長二百四十步周制廣一步長百步為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為百畝廣三百步長三百步為一里九百畝大戴禮王言亦曰三百步而里里者謂方里故孟子曰方里而井以上韓詩外傳盡同也開方之數與積其里之方之數而乘之如王制云州方千里則其積百萬里矣四海之內九州州斷長補短方三千里則其積九百萬里矣書皐陶謨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則其積二千五百萬里矣至於自此至彼如傳云縣地若千里某去某若干里者但據一邊言長不計積方又但據人跡所屆曲非計鳥路徑直當分別觀之也井田二字於文皆象形井謂之畫畫字下亦象田四界古者畫九州畫井其始也八卦六書皆取畫名又轉為繪畫九數之序則先方田明井田為萬法本故易說曰井法也下又井竈之井蓋因井田得名易卦有井指其物言之易說訓法本其始言之說文字作丼云八家一井象構韓形甕象也古者伯益初作井許氏以井竈為本義殆失之伯益初作井豈唐虞前無井字乎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出除公田八十畝餘八百二十畝故井田之法八家共一井八百畝餘二十畝家各二畝半為廬舍補曰孟子曰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又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何休曰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為一家公田十畝廬舍二畝半凡為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為一井故曰井田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田以為市故俗語曰市井多於五口名曰餘夫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為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主易居財均力平兵車素定私田稼不善則非吏非責也吏田畯也言吏急民使不得營私田補曰說文曰禾之秀實為稼莖節為禾毛詩傳曰種之曰稼斂之曰穡此稼謂禾稼也田畯者爾雅曰農夫也毛詩傳曰田大夫也公田稼不善則非民民勤私也補曰孟子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補曰疏曰何休云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治公田故公家履踐案行擇其善畝穀最好者稅取之故曰履畝餘觀以為除去公田之外又稅私田十之一也傳稱與民已悉則餘言是文烝案徐說以為什二杜預亦以為然漢書五行志劉向云是時民患上力役解於公田宣是時初稅畝稅畝就民田畝擇美者稅其什一與何說同與杜徐說異姚鼐曰謂去公田之名而通九百畝履畝十取一是與民已悉孔廣森曰去公田而九家同井每畝稅取其什之一近貢法也或以為什二而稅非也論語言二者是哀用田賦以後耳案趙鵬飛呂大圭說並同此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悉謂盡其力補曰自古有三百步至此申明上意古者公田為居八家共居補曰謂以二十畝為八家廬舍也詩曰中田有廬何休曰在田曰廬在邑曰里案上文去公田句當如劉何姚諸說孔之說若不知公田實耕八十畝則其義不明故傳復言此井竈葱韭盡取焉損其廬舍家作一園以種五菜外種楸桑以備養生送死補曰疏曰損謂減損也五菜者世所謂五辛之菜文烝案井所以汲竈所以炊皆養生所重居之所急韭之屬宜種者多舉以該其餘當如孔說何休曰種穀不得種一穀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還廬舍種桑荻雜菜畜五母雞兩母豕瓜果種疆畔女尚蠶織老者得衣帛焉得食肉焉死者得葬焉此二句又以發上未盡之意故三稱古者○何休又論在邑之事曰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中里為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辯護伉健者為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馬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時春父老及里正旦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五穀畢入民皆居宅里正趨緝績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于夜中故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作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閒求詩鄉

移於邑邑移于國國以聞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十月事訖父老教于校室八歲者學小學十五者學大學其有秀者移于鄉學鄉學之秀者移于庠庠之秀者移于國學學于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于天子學于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進士行同而能偶別之以射然後爵之

冬蝝生補曰爾雅曰蝝蝮蜪說文董仲舒說蝗子也劉向亦謂蝗始生何休曰始生曰蝝大曰螽蝝非災也補曰此非字是非之非也言蝝不足為災例所不志也公羊曰蝝生不書其曰蝝非稅畝之災也凡春秋記災未有言生者蝝之言緣也緣宣公稅畝故生此災以責之非責也補曰注說失之言今所以志蝝者責其以稅畝貪利之惡而致此蝝則足為災故志之也責者經責之公羊曰此何以書幸之也幸之者何猶曰受之云爾受之云爾者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公羊意與傳合傳上言非災下言非稅畝之災文意與襄六年傳上言非滅下言非立異雖二云云正同許翰曰觀乎災異則見政事觀乎政事以知災異是謂念用庶徵數語可與傳相發

饑補曰此饑由秋螽螽不甚而饑矣○撰異曰陸淳纂例曰公羊無此經案今公羊有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晉既滅潞氏今又并盡其餘邑也滅夷狄時賢晏㒸故滅其餘邑猶月補曰疏曰非國而云滅者甲氏留吁國之大邑而晉盡有之重其事故云滅留吁言及者蓋小於甲氏文烝案滅國獲君既日之故滅邑月之

夏成周宣榭災成周東周今之洛陽宣榭宣王之榭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榭傳例曰國曰大邑曰火補曰疏曰不言京師者爾時成周非京師故也公羊傳云宣謝者何宣宮之謝之故范亦同之文烝案何休曰宣王之廟不毀者有中興之功孔廣森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成周者周之下都得有先王廟若漢時原廟矣爾雅郭璞注曰榭即今堂堭○撰異曰榭本或作謝公羊作謝災左氏作火周災不志也補曰疏曰徐邈所據本云周災至注云重王室也今邊檢范本並有不字則不得解與徐同文烝案疏至字乃怨之誤謂徐本無不字耳徐本是也外災不志而宋為王者後則志周災則志皆是經例因史例也徐云重王室其義允當蓋范本誤衍不字也劉敞曰宋災猶志況周災乎所數雖是失之不考其

曰宣榭何也補曰據外災皆不別所燒以樂器之所藏目之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是故貴其器補曰公羊曰何言乎成周宣謝災樂器藏焉爾何休曰宣王中興所作樂器文烝案周詩既備而其器用張陳周官具焉宣王承亂更作之今存石鼓十形如鼓耳非樂器然亦宣王作器之證矣陳倉石鼓始見於劉昭引三秦記或謂秦文公物亦近之然數文繁縟層疊[illegible]五字固猶文也

秋郯伯姬來歸為夫家所遣補曰傳例反曰來歸在成五年左傳曰出也公羊曰大歸曰來歸何休曰嫁不書者為媵也來歸書者後為嫡也死不卒者已棄有更適人之道或時為大夫妻故不得待以初也棄歸例有罪時無罪月文烝案何氏於紀叔姬以為其後為嫡於此亦言後為嫡其實媵不得為嫡也鄭君曰女君卒貴妾繼室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為夫人杜預說左氏亦曰夫人薨不更聘必以姪娣媵繼室繼室者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也啖助曰不書嫁而書出或嫁時夫未為君也此即賈逵適世子之說劉敞亦云

冬大有年五穀大熟為大有年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補曰莊侯甲午之子甲午卒不書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補曰徐彥引顏安樂公羊說以為十四日日食孔廣森曰案史記漢文帝二年亦十二月望日食陰陽之異容有非可理度意測者但傳無明文未知顏氏所本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己未亦閏月之日斷道晉地補曰非閏也說見隱三年日食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補曰重發傳也疏曰不於清丘發傳者清丘會不會故重舉於此以包之并包下蟲牢馬陵蒲戚柯陵虛朾之類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肹卒補曰叔肹諡曰惠伯見杜預釋例世族譜蓋據世本凡公子不為大夫者不卒時重肹賢隆其恩禮比之大夫為之諡遂立叔氏故史得記卒也不言公之弟者以賢辜不從繹辭例其曰公弟叔肹賢之也補曰賢之故稱弟又不為繹辭又加字其賢之何也宣弒而非之也宣公殺子赤叔肹非責之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言無所至與之財則曰我足矣宣公與之財物則言自足以距之補曰室家給生之道亡求有有求多今曰我足雖是距辭亦所謂古之沈冥常內足於懷織屨而食織屨賣以易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補曰下食謂祿也秩也江永曰食與祿通言之則同分言之有田者為祿無田者授之粟為食周禮司士以功詔祿以久奠食是也食亦名秩左傳惠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石速之秩明散官無田有秩也又烝案叔肹不食宣公祿秩又合於伯夷叔齊之用心何休引論語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劉敞引論語作者七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身中清廢中權君子以是為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泰曰宣公弒逆故其祿不可受兄弟無絕道故雖非而不去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足以厲不軌書曰公弟不亦宜乎補曰以是為通恩者謂不去也疏曰衛侯之弟專去君傳云合於春秋此不去君云取貴於春秋者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專以衛侯惡而難親恐罪及己故棄之而去使君無殺臣之惡兄無害弟之愆故得合於春秋此叔肹以君有大逆不可受其祿食又是孔懷之親不忍奮飛使君臣之節兩通兄弟之情俱暢故取貴於

春秋叔肸書字專直稱名者叔肸內可以明親親外足以厲子軌比專也賢乎遠矣故貴之稱字專雖合於春秋無大害可應故直書名而已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公伐杞補曰不致者惡事也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繒子于繒補曰賈逵曰邾使大夫往殘賊之文丞案稱人者亦從衆辭例言戕則見邾惡非見繒罪可知衆辭無所嫌也敖用曰戕月非以爲下辛日○撰異曰此二繒字或作鄫戕猶殘也梲殺也梲謂捶打殘賊而殺地于繒惡其臣子不能距難補曰言猶者義相近詩鄭箋直言戕殘也是以爲本訓公羊曰殘賊而殺之也梲字舊从手今改从木說文曰棓梲也梲木杖也字林亦云木杖廣雅曰棓梲杖也顏師古急就篇注曰梲小棓也今俗呼爲袖梲言可藏於懷袖之中也後漢書禰衡傳曰手持三尺梲杖說文木杖或作大杖蓋誤也杖爲梲杖之亦爲梲猶言殺之繫以繫其馬其義相因邾人杖殺繒子此殘之實音義曰梲或作捷音木反亦通注打字亦當从木說文曰撞也宅耕切棖棒朾打皆正俗字地于繒者明在國都楚子虔誘蔡侯般虔之于申則不於國都也不名者趙汸以爲繒子卒不志於魯此特以戕死錄故不名

甲戌楚子呂卒商臣子莊王補曰楚始書卒楚卒皆日皆不葬義見咸十四年注○撰異曰呂左氏公羊作旅案漢書律曆志曰呂以旅賜官氣又曰呂旅也說文从肉旅聲之簪與呂爲一字夷狄不卒補曰疏曰據自此以前吳楚君也又丞案自此以前莒君亦不卒秦穆公亦不卒疑惟吳爲史所本無卒少進也補曰明莒吳皆同例秦亦然也卒而不日補曰疏曰據吳諸君也文丞案莒卒亦皆不日滕始亦不日秦始亦不日皆夷狄之莒卒因史之舊疑其餘不然日少進也補曰明滕與秦皆同例也滕秦始不日莒吳始卒不日楚始卒日此其異也夷狄所以有少進例者能脩政刑行事中夏不得不漸進之日而不言正不正簡之也中國君日卒正也不日不正也今進夷狄宜舉其日而不論正之與不正補曰簡略也亦明滕與秦皆同例也略之者旣別於中國亦因其政俗異宜難以周禮責如楚國之事恒在少者晉叔向以秦疾爲居常矣此傳爲滕秦楚莒吳五國書卒者發通例傳文之簡而有條如此

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路寢正寢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莊據始故發之宜厲弒有嫌成承所嫌之下故各發傳文丞案路寢唯此三文故傳備釋成稱最略傳路寢二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余本呂本中集解本補正

歸父還自晉補曰疏曰大夫執則致歸父非執而書其還者爲出奔張本也直名不氏者凡致者由上致之故例名今不書歸父之氏明有致命之義也文丞案遂卒以言仲爲疏歸父來以直言仲孫爲疏知此還非以直名爲疏者此還爲奔而書事在奔例無取疏義明當從傳文言公孫特以文在還自晉之上事未畢而若舉得有致命之義而去氏也各本此經下衍至檉遂奔齊五字今依唐石經十行本刪正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補曰疏曰復發傳者嫌君臣異也文丞案事畢者至國之辭以明其本欲至國而中路被逐傳重發以起下也范於事未畢也下注曰莊八年秋師還是也八字贅甚濟其今刪全書刪注唯此一處與人之子守其父之殯人之子謂歸父子也言成公與歸父子共守宣公殯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捐棄也奔猶逐也言成公棄父之殯逐父之使使謂歸父也父命未反而已逐之是與親奔父無異補曰喪不貳事況於逐父之使孟莊子猶不改父之臣況於匿君以其緩喪不孝謂之奔父春秋之意也亦各本誤作以今依唐石經余本胡安國傳俞皐集傳釋義本程端學本義李廉會通本改正

至檉遂奔齊杜預曰檉魯竟外故不言出補曰即文七年例云在外也○撰異曰檉左氏作笙遂繼事也補曰疏曰重發遂例者嫌出奔不得同於繼事也文丞案歸父奔不謹日異於公孫敖者以從繼事例則不得日傳幷見此意也必從繼事例者明惡成公逐之既惡成公卽知其不惡歸父左傳臧宣叔日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此定論矣高澍然日書遂著聞亂而奔之迹非若敖奔莒之萌定也

眉注坿列

第九葉十四行五服卽是九州而方五千里較之方三千里幾三倍何歟或謂要荒二服夷蠻之地其寬而周之揚荊二州柔爲要荒他州亦時有之殺無以知其審也孟子云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與王制同

穀梁補注十六

春秋成公經傳第七補注第十七　成公宣公子史記名黑肱母穆姜也以定王十七年即位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補曰疏曰何休徐邈並云此年無冰者由季孫行父專權而委任之所致范意不同文烝案何氏引尚書曰舒恆燠若又引易京房傳曰當寒而溫謂實也范意蓋見桓十四年注大致亦主洪範但不指實耳　終時無冰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冰何也　言終寒時無冰書志之耳今方建丑之月是寒時未終　補曰桓十四年傳曰無冰時燠也　終無冰矣加之寒之辭也　周二月建丑之月夏之十二月也此月既是常寒之月於寒之中又加甚焉年過此無冰則無復冰矣　補曰疏曰終無冰矣謂此時無冰則終無冰也加之寒之辭謂於此月書者以此月是常寒之月加甚之辭故書之亦云十二月最爲寒盛之時故特於此月書之是也文烝案詩豳風一之日觱發毛傳曰風寒謂特風乃寒又一之日栗烈毛曰寒氣謂無風亦寒與周之二月其寒加甚他月是月無冰則終無冰矣寒餘及疏皆是范例言加其常年失之箴申注亦不用其說也無冰爲恆燠桓十四年傳則文也疏又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書時則是終寒時故不發傳此在二月下三月上故特發之桓十四年無冰在正月下者書解正月自爲公會鄭伯不爲無冰或書月御而節前則周正月亦是常寒之月文烝案書解是

三月作丘甲　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甲也　補曰不言井邑言丘者賦法起於丘也疏曰徐邈云甲有技巧非凡民能作而強使作之故書月以譏之文烝案稅畝田賦皆不月而舍中軍亦月則此月非譏當依何休以爲重錄之傳所謂譏也　作爲也　補曰疏曰夕獲傳者文同事異不可以一例論之故也范別例云作例有六宣二云作者三僖公主丘甲三軍二云新作者亦三延廄南門雉門文烝案丘之廄安傳云作范因左氏杜預說以入例耳　丘爲甲也　使一丘之民皆作甲　補曰謂農民公羊曰丘使　丘甲國之事也　補曰此丘字當衍文或是作字　丘作甲非正也　補曰桓六年傳曰衛教明國道也平而脩戎事非正也彼以國道言此以國之事言其意相類　丘作甲之爲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　補曰周農官工官也官者民之長　古者有四民　補曰以下申足上意　有士民　學習道藝者　補曰疏曰何休云德能居位曰士范以居位則不得謂之民故云學習道藝文烝案庶士賈者可爲公士其事相因　有商民　通四方之貨者　有農民　播殖耕稼者　有工民　巧心勞手以成器物者　補曰因官及民因農工及士商備言之也劉向說苑引春秋傳曰四民均則王道興而百姓寧傳無此文書是外傳及章句說傳者語今本說苑脫傳字誤甚注引棄元翻曰四民常均凡四民皆有官焉士民者處士若公士以上則官也商農工之官在周禮亦皆公士大夫也考工記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此所謂國有六職　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　各有事也　補曰能爲甲者工耳考工記函人爲甲又有鮑人周禮槀人職曰書其工日謝工此工官工民爲甲之事孔穎達曰使一丘農民皆作甲以農爲工失其本業　丘作甲非正也　補曰重言以結上文不言初者旋罷之左傳曰爲齊難故孔穎達曰備齊難暫爲之耳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赤棘晉地　補曰許辰之子臧宣叔疏曰不日者蓋謀爲齊難婦我汶陽之田至八年歸前約故略之也文烝案既不日又不月者蓋略之甚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貿戎地　補曰疏曰不書月者何休云孫正之使若不戰范雖不解蓋不言晉敗及戰故亦略其日月文烝案王師敗績異於諸侯故直書時而已不嫌與夷狄見敗同例○擇異曰貿左氏作茅段玉裁曰史記漢書皆作貿古音同也　不言戰莫之敢敵也　補曰昔夏啟與有扈氏戰書稱大戰于甘紀實之辭也春秋別起例以明義蓋亦會箕書所據之周禮君子因之荀子曰王者有誅而無戰是也不言敗之者亦明莫敢敵此公羊義　爲尊者諱敵不諱敗　諱敵使其二一也不諱敗容有過否　補曰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之者耳不諱言敗劉絢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王師敗績于貿戎而尊王之義與王自取敗之道咸得而見矣李光地曰戰而勝猶恥也戰之恥甚於敗故諱戰也　爲親者諱敗不諱敵　諱敗惜其毀折也不諱敵諸侯有列國不諱而後所諱者若全沒其實亦不得謂之諱　補曰有所諱劉敞曰諱其義非諱其實高潔然以爲文諱而實不諱未嘗有一語增損是也　尊尊親親之義也　尊則無敵親則保全尊謂王親謂魯　補曰案盧仝詩曰孔子父母魯諱魯不諱周此韓子所譏五傳束高閣者矣春秋不以親親害尊尊而亦不奪人所私故曰伯母叔母疏襄踰不絕地始婦姑之大功踰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踰申其情敗韓其辱尊不可干示有私恩而已矣　然則孰敗之晉也　補曰此與戎伐凡伯相似貿戎者戎之種而屬晉實爲晉地時晉之貿戎人敗王師於其地不可言王師敗績于晉故言于貿戎也傳不言敗晉而戎之者從伐凡伯傳可知公羊曰孰敗之蓋晉敗之或曰貿戎敗之不知貿戎卽晉敗晉歟闕不審也左傳謂晉侯平戎于王劉康公背盟斯晉敗戎而伐之敗績于徐吾氏事或有之傳二十二年晉及秦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昭九年晉率陰戎伐潁二十一年晉帥九州之戎納王戎事涉周者皆晉爲之也

冬十月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　補曰禿無髮也眇小目也跛蹇也僂謂曲脊也僂謂曲脊此文眇跛字當互易郤克之跛見左傳國語范注下年傳以郤克爲跛沈文何引穀梁二云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自唐定本始誤而楊氏作疏因之陸德明亦誤下句之大同誤　同時而聘於齊　補曰公羊曰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於齊何休曰不書恥之　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　御音迓迓迎也　補曰注本爾雅又孔廣森曰迓迎賓者也儀禮記擯大夫迓大夫士迓士晉有迓　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　蕭國也同姪子字也其母夏姬齊惠公生頃公宣十

二年楚人滅蕭故隨其母在齊補曰蕭同姪子卽頃公母范非也論於下年蓍頭蕭曰笑喜弄也聞於客客不說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胥閭門名補曰疏曰卽周禮二十五家也文烝案說文閭里門也又引周禮五比為閭何休曰閭當道門解散也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穀梁子作傳皆釋經以言義未有無其文而橫發傳者甯疑經冬十月下云季孫行父如齊脫此六字補曰范說又非也此傳當與下其日或曰拒連誤跳在此蓋以傳合經者誤之耳范以傳稱季孫聘於齊經無為不書其事但經書如齊不當錄月二家經皆無之自以何休說為長或當以季孫不說而去聘事不成故使無如齊之文其事亦未審在何年也○公羊以為郤克跛臧孫許眇同時而聘于齊左傳國語但謂齊婦人笑郤子最近事情穀梁下傳亦但云敖郤獻子與左傳國語同然則此傳云云姑廣異聞耳原不深信也陸淳以街談巷議皆之豈為善讀傳乎先儒既有解說今亦聊說之而附以所見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補曰左傳曰圍龍三日取之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新築衛地補曰時齊非桓公主盟時矣直惟以主及客之常例不須以備齊起之與莊二十八年異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鞌齊地補曰僑如得臣子叔孫宣伯公孫嬰齊叔肸子子叔聲伯也疏曰徐邈云四大夫不舉重者惡魯復遣四大夫用兵亦以譏之也然則諸國用兵亦應復遣何以不具書之蓋是用兵重事故詳內也文烝案外大夫無帥師文者從內可知內帥師總在嬰齊下者亦從可知六年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襄十年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之等皆此例衣言及者由內及之內言戰亦與桓十三年同○撰異曰僑本又作喬手左氏作首公羊一作午其日或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悉也悉謂書四大夫時悉在戰也明二者皆當日補曰疏曰若是疑戰雖四大夫在亦不得日傳并見此意耳曹無大夫補曰疏曰復發傳者前為崇驕今為戰故重發之其曰公子何也補曰略名之當言曹手不當言氏傳曰公子之重視大夫以吾之四大夫在焉舉其貴者也不欲令內衆大夫與外卑者共行戰補曰公子之重視大夫是貴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爰婁補曰春秋事同而辭異如僖文之書不雨屈完國佐之盟其最著者也此二盟劉絢胡安國張洽以為王道曲直之綱墜○撰異曰公羊傳履婁經句及下有齊字孔廣森疑公羊經作齊國佐爰左氏公羊作袁鞌去國五百里爰婁去國五十里國齊國也補曰謂國都顧炎武日知錄曰穀梁傳古者三百步為里今以三百六十步為里而尺又大於古三之一強今之六十二里弱當古之百里穀梁傳鞌去國五百里今自歷城至臨淄僅三百三十里左傳黃人謂自郢及我九百里今自江陵至光州僅七百里鄒子謂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今自蘇州至鄒縣僅一千五百里孟子不遠千里而來千里而見王今自鄒至齊至梁亦不過五六百里又謂舜卒鳴條文王生岐周相去千有餘里今自安邑至岐山亦不過八百里史記張儀說魏王言從鄭至梁二百餘里今自鄭州至開封僅一百四十里戚夫人歌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汝賈禹上書言自痛去家三千里今自瑯邪至長安亦但二千餘里趙則二千里而近壹戰緜地五百里補曰壹各本作一今依唐石經十行本改焚雍門之茨雍門齊城門茨蓋也補曰釋名曰屋以草蓋曰茨鄭考工記所謂葺屋侵車東至海侵車侵伐之車言時侵齊遂乃至海補曰二句言自齊進師之事君子聞之曰夫甚甚之辭焉鄭嗣曰君子聞戰于鞌乃盟于爰婁焚雍門之茨侵車至海言齊之敗過之甚補曰劉敞孝經注曰夫猶凡也師及國門又至海甚之又甚也君子以為上言鞌下言爰婁師文在中凡有甚之又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齊之有以取之何也敗衛師于新築侵我北鄙補曰以伐為侵通言之敖郤獻子謂笑其跛補曰爾雅曰敖傲也古通用王逸楚辭注侮慢曰傲不舉禿眇僂者明前傳姑載之此記其實齊有以取之也補曰明上二事皆譏文又笑跛非禮爰婁在師之外言師已過其國補曰疏曰爰婁去齊五十里今在師之外明晉師已過到其國師謂晉師文烝案卽經師字也師過至爰婁而盟傳將述其事先以此句起之兼為盟召陵見例郤克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甗來甗玉甑齊滅紀故得其實補曰左傳曰紀甗傳及公羊曰紀侯之甗彼家紀年曰紀公之甗何休以為紀之甗邑其土肥饒或說甗玉甑杜范皆云玉甑說文曰甗甑也一穿鄭衆考工記注曰甗無底甑鍛玉裁曰蓋甑七穿而小甗一穿而大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言齊侯與姪子同母異父昆弟不欲斥言齊侯之母故言蕭同姪子之母也兼怨姪子笑補曰案此及下文兩言蕭同姪子之母二字皆衍文也左傳作蕭同叔子以為是齊侯之母杜預曰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公羊則作蕭同姪子云是齊君之母何休曰蕭同國名姪子者蕭同君姪娣之子嫁與齊生頃公史記齊世家作蕭桐叔子晉世家作蕭桐姪子並以為是齊君母此傳文當與公羊同蓋蕭君名同其姪娣所生女嫁齊而生頃公故謂之蕭同姪子卽前歲事上笑客者也范不能以二傳史記考正此傳衍字而曲為之說以不可通使耕者皆東其畝欲以利其戎車於驅侵易補曰詩小雅言疆理天下之制曰南東其畝毛傳曰或南或東案畝所以有南東者周禮遂人凡治野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夫閒兩夫之閒也十夫以上二十夫至二萬夫之閒也此與考工記匠人之田首三夫及井閒成閒同閒兩山之閒其法各異而阡陌之名因之以生凡畫畝必以川為準川東流者則橫路亦橫於是澮縱道縱洫橫涂橫溝縱畛縱遂橫徑橫則其畝縱而畝必東鄉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是也若川南北流者自外至內其縱橫一一相反則其畝橫而畝必南鄉風俗通云河東以東西為阡南北為陌是也天下之川大勢皆東流河東之川獨南流至大伾河又北流齊之境內必多南畝今晉欲使齊盡東其畝左氏所謂無顧土宜卽下傳所謂土齊也此皆耕田之說也顧棟高曰齊與晉本遼遠自景公滅潞收狄遺土乃是晉地跨有東昌曹濮之境與齊接壤鞌之戰遂平行以入齊都郤克欲使齊盡東其畝以利戎車者以地逼近故也然後與子盟國佐曰反魯衛之

侵地以紀侯之甗來則諸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則是齊侯之母也齊侯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晉君之母猶齊侯之母也言尊同也使耕者盡東其畝則是終土齊也凱曰利其戎車便伐易則是以齊爲土地補曰何休曰則晉兼以齊爲土地俞樾讀從周禮大司徒土其地與瑞土地之土以爲土者度之借字度齊猶國語云規東夏不可不可請若不許已言補曰王引之曰范以左傳云晉人不可賓媚人曰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故以不可爲不許已言不知此傳不可二字與則諸相對爲文謂卻克之使二說不可行也公羊曰與我紀侯之甗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曰不可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曰不可不可請上曰不可云則晉秦以齊爲土地是不可行注下日不可云言至尊不可爲質彼文曰不可與諸諸相對猶此文不可與則諸相對也當如何氏公羊注作解若以爲不許已言則文義下屬請壹戰句上文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云云遂成不了語矣公羊上曰不可今本脫餘疏引一本有之下日不可今脫日字後漢書注引有之請壹戰壹戰不克請再補曰二壹字亦依唐石經十行本改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補曰疏曰齊爲晉所敗兵臨城下然則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驚弦之鳥不可以應弓所以更能五戰者齊是大國邑竟既寬收拾餘燼足當諸國之師故請以五也五不克舉國而授補曰舉盡也以上皆御中語於是而與之盟補曰云於是者謂退至爰婁胡安國曰天下莫大於理而彊有力不與焉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速卒○撰異曰速公羊作遬

取汶陽田補曰晉使齊還魯侵地魯取之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補曰陳傅良曰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師何楚猶未書大夫將也文烝案是時楚共初立嬰齊語於衆曰君弱高淵然以爲楚政下逮之始於是下文始具大夫氏名而六年伐鄭亦具氏名矣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蜀某地補曰當云魯地左傳其明杜注則在宣十八年傳案左傳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侵及陽橋杜預曰公賂之而退故不書侵張慶高本毛奇齡說以爲史諱之詞至春秋之終方書吳伐我疑張說是也楚僭王其公子稱王子家鉉翁謂春秋削之書公子嬰以奪春秋有周禮焉史之舊也月者爲下盟日或危之楚無大夫補曰疏曰重發之者屈完當齊桓非正例得臣宜申殺不氏今稱公子故重發之文烝案疏言當齊桓公羊語也當改云成爲大夫其曰公子何也嬰齊亢也泰曰莊二十二年丙申及齊高傒盟文二年乙巳及晉處父盟傳曰不言公高傒伉也此傳會嬰齊書公以明亢何乎盡言高傒處父亢禮敵公書公則內恥也嬰齊初雖驕慢終自降替故于會則書公以顯嬰齊之驕亢于盟則稱人以表嬰齊之服罪然則向之驕正足以表其無禮不足以病公則書公可也補曰疏曰重發亢義者與高傒處父又皆異故各發之文烝案楚嬰齊者夷狄無大夫之文也楚公子嬰齊者中國有大夫之文也嬰齊亢禮敵公若書以夷狄之辭則公之恥辱公其故從中國例而傳明之也注謂書公義得之但謂嬰齊終自降替表其服罪則由誤解下傳文說見下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繒人盟于蜀齊在鄭下蓋時王所黜補曰杜預依左傳以爲齊非卿杜是也范非也○撰異曰徐彥公羊疏曰亦有一本無齊人者脫也陸淳纂例本無齊人下有許人云公羊無齊人左氏無許人楚其稱人何也怪楚向稱公子今稱人於是而後公得其所也補曰於是衆國大夫咸在得從翟泉之例以公會人之例不以氏名見是得其所也案左傳楚公子嬰齊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六國皆得有氏名者也會與盟同月則地會不地盟補曰溴梁是也雞澤戊寅盟亦其類又或地盟不地會如新城及雞澤己未盟略不言者方明此不宜地盟故專舉不地盟之例不同月則地會地盟此其地會地盟何也以公得其所申其事也公得其所謂楚稱人申其事謂地會地盟今之屈向之驕也補曰言今之屈而稱人者即向之驕亢敵公者也驕即亢也一驕一屈即此一人之身故宜申其事以詳之屈者謂經有屈文非是嬰齊真能自屈嬰齊何爲至盟而忽屈乎向或作鄉作嚮上注同書公及者以尊及卑以內及外從常例也上言公會則無嫌於內爲志故此可從常例趙汸曰蒙會文言及得之不致者會夷狄與溴宋同又外皆無君與翟泉禮漏同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宋衛未葬而自同於正君故書公侯以譏之補曰月者爲下葬日

辛亥葬衛穆公補曰危之者從晉文公例下宋葬亦同也衛宣公但月者五月而葬時事或殺愈

二月公至自伐鄭補曰月者爲下災日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新宮者禰宮也謂宣公廟也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補曰注從三句本杜預呂本中崔子方以爲當時之辭是也然非傳義傳以新宮爲禰宮之常稱不專以其新入廟三日哭哀也補曰何休曰痛傷鬼神無所依歸故君臣素縞哭之其哀禮也宮廟親之神靈所憑居而遇災故以哀哭爲禮補曰公羊同注本杜預也檀弓曰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左傳記鄭災三日哭國不市迫近不敢稱謚恭也迫近言親禰也桓僖遠祖則稱謚補曰迫偪也注遠祖指哀舊也莊公丹楹刻桷傳曰斥言桓宮以惡莊也明此爲恭辭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爲無譏矣補曰其辭綽之辭也既盡其恭又辭綽其哀哭是以爲無譏

乙亥葬宋文公補曰左傳曰始厚葬用蜃呂氏春秋曰宋未亡而東冢扫高誘曰文公冢也

夏公如晉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補曰公羊曰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與左傳同大氏此等處穀梁多略也莊二年伐於餘丘傳言病公子以譏公此圍棘及後圍鄆圍邿亦其例矣伐人邑與圍內邑不同而非國言伐非國言圍皆是內事取類不異

大雩

晉郤克衞孫良夫伐牆咎如補曰杜預曰赤狄別種○撰異曰牆左氏作廧案牆與廧一字公羊作將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衞侯使孫良夫來聘補曰月者為下盟日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其日公也補曰來盟不日聘而盟則日來者接公之文聘而盟亦承上來文明皆公盟也明皆非齊高傒晉郤犨父之比非諱也傳特以書日明為公者疏曰以上文聘既接公下言及則公文未顯不得再顯盟書者恐盟時無公故傳云公以釋之案疏說固可通但未知經承來文本自足以顯公而傳之以書日為說者乃就一邊言也經所以不言公及者下文云以國與之案是也以其既足顯公故得以不書公為義與來盟同來聘而求盟補曰彼來聘因求盟也此所以別於前定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徐邈曰不言及備凡書來盟者也若宣七年衞孫良夫來盟是也以國與之謂舉國為主故宜書外來此先聘而後盟故不言來盟疏言及而不復者其人亦是舉國之辭不言求兩欲之也補曰疏曰來聘是他國同欲之文非獨求之辭文承案及之國是我欲而非以書及為欲凡聘而盟言及及者尊卑內外之辭而盟亦然皆與凡內為志言及者異例

鄭伐許補曰鄭從楚而伐衞之喪又叛諸侯之盟故狄之補曰疏曰叛諸侯之盟者謂晉盟以為上文晉晉為諸侯所伐是也不於前年伐喪狄者其罪不著不足以成惡鄭既伐喪背盟一年之中再加兵於許故於此狄之文承案賈逵說左氏曰鄭小國與大國爭諸侯仍伐許不恤其喪狄之者無知也何休說公羊曰謂之鄭者惡鄭襄公與楚同心數侵伐諸夏自此之後中國盟會無已兵革數起夷狄比周故謂之夷狄之賓言仍伐何言數侵伐獨言一年再加兵稱于朝於鄭國皆用其說傳經旨矣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撰異曰公羊有二本或作堅或作賢徐彥公羊疏曰鄭伯賢卒者左氏作堅字穀梁作賢字今定本亦作堅字案今監本公羊作賢竟序引說文曰古文以為賢字又玉篇系一部引成公四年鄭伯堅卒古田切堅與賢同公羊作堅毀玉篇引左氏鄭伯堅乃穀之訛也乃公系臣部堅字亦作堅之譌矣

杞伯來朝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冬城鄆補曰杜預曰公欲叛晉故城而為備左傳以為晉侯見公不敬公至自晉欲叛晉故杜云爾也孔穎達曰釋例土地名魯有二鄆文十二年城諸及鄆杜云此東鄆莒魯所爭者成十六年傳晉人執季文子公待于鄆杜云此西鄆昭公所出居者然則此為欲叛晉故城當西鄆也

鄭伯伐許喪未踰年自同於正君亦譏之補曰推傳例諸侯在喪未葬或葬而未踰年凡會盟侵伐皆以稱子為正而稱子亦猶有譏公侯伯子男皆無異例也鄭之子儀被弒無謚左傳始稱鄭子國語楚范無宇亦謂之鄭子當時不以為君也知伯有子稱伯夫董仲舒說此以為父伐人喪子以喪伐人春秋以其無子恩不復稱子謂之鄭伯以辱之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補曰何休曰始歸不書與郯伯姬同文承案書子叔姬郯伯姬蕭皆夫未為君時歸之此杞桓公夫人也僖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或者是歟又疑以禮不備略其歸矣文十二年之子叔姬是許嫁之女左傳誤以為歸於杞杜預乃謂杞桓公立其為夫人孔穎達以為歸亦字叔者周之法稱叔也其說皆不足據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補曰隱二年傳歸此解來歸故各見之疏曰范氏云出女例凡三齊人來歸子叔姬一也郯伯姬來歸二也此杞叔姬來歸三也又別引文十八年夫人姜氏歸于齊為例又承案何休曰婦人有七棄五不娶三不去書更三年喪不去不忘恩也賤取貴不去不背德也有所受無所歸不去不窮也喪婦長女不娶無教戒也世有惡疾不娶棄於天也世有刑人不娶棄於人也亂家女不娶類不正也逆家女不娶廢人倫也無子棄絕世也淫泆棄亂類也不事舅姑棄悖德也口舌棄離親也盜竊棄反義也嫉妬棄亂家也惡疾棄不可奉宗廟也大戴禮本命有前貧賤後富貴不去句無所取貴句

仲孫蔑如宋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穀齊地○撰異曰荀首公羊作秀

梁山崩梁山晉之望也不言晉者名山大澤不以封也補曰山者陽位君之象也象君權壞補曰杜首句爾雅文不書晉者言梁山則晉可知注以王制說之非是沙鹿亦不書國沙非名山也沙直言沙梁加言山者又不達鹿不可單言梁鹿亦名言荊或言荊山皆隨文之宜書于所屬國而成文不日何也補曰僖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書日高者有崩道也補曰非同山足之林仍從外災時例有崩道則何以書也補曰鄭君非變異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補曰言壅河者大故書公羊曰大也何大爾梁山壅河三日不也遏衍字下同漢書五行志引此作壅河公

羊作壅河並無過字晉君召伯尊而問焉補曰左傳國語韓詩外傳皆作伯宗伯尊來遇輦者補曰輦者輓輦者左傳曰重人國語曰大車當道而覆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凡車將在左御在中有力之人在右所以備非常補曰凡驂乘有車右有御者范言將是尊稱兵車有右非也兵車之制若是君與元帥則皆居中而御者在左與乘車及他兵車不同亦不可槪云將左御中也此車傳車也詩音義以車曰傳以馬曰遽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所用鞭我之聞行道則可遠補曰韓詩外傳取作趨伯尊下車而問焉以其言有理知非凡人補曰下車敬之曰子有聞乎補曰稱子崇之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爲此召我也爲之柰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補曰左傳國語山有朽壤而崩曰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如之何伯尊由忠問焉用忠誠之心問之補曰由古通以爲猶字訓用非也忠問猶論語云忠告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素衣縞冠凶服也所以凶服者山川國之鎭也山崩川塞示哀窮補曰周禮臣服大札大荒大烖素服鄭君曰君臣素服縞冠若晉伯宗哭梁山之崩或以素縞之文俱爲冠案閒傳大祥素縞麻衣鄭君曰素縞者玉藻所云縞冠素紕既祥之冠檀弓注又以縞冠皆素服左傳國語曰國主山川又伯陽父曰國必依山川既而祠焉斯流矣補曰流者王充以爲水盛土散也素縞而祠示有人事耳知天之變豈人之所能輦者之言所以爲善伯尊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爲之柰何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續乎攘善也續功也攘盜也取輦者之言而行之非己之功也續或作績謂無繼嗣補曰爾雅績事也業也功也成也又續繼也續與緝通故與績亦得同訓此傳若作續而訓功則文義不順韓詩外傳述此事略與傳同其字作無後明傳義自謂繼嗣續續之字得兩通也以其事考之左傳晉殺伯宗其子州犂奔楚在夫子生前其後州犂仕楚見殺又其後伯氏之族出州犂之孫嚭仕吳最後又仕越似皆未可爲無後之證以其理斷之如疏引舊說云伯尊蔽賢罪深故被戮絶嗣子夏雖匿聖人之論能播教於西河其罪既輕故直喪明而已楊氏以爲天道冥昧非人所知使爭罪之輕重妄說受罪淺深恐非聖賢之旨也然則夫子言此者蓋猶孟子云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此惡之之辭非儀之之辭而被戮喪明等事皆可無論矣夫無後之爲大罰人所知也輦者之言之善而攘之者之爲大惡人所怨也正猶作俑象人數典忘祖亦皆人所怨而皆謂之無後也古書之文參伍探思則了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定王補曰史記名瑜匡王弟國語注作揄又作褕〇撰異曰有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補正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蟲牢鄭地補曰後會衞侵宋渝盟不見有晉師故還從書日常例程子曰天王崩而會盟不廢見其皆不臣本孫復說胡安國同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補曰孔廣森曰月者正月也

二月辛巳立武宮舊說曰武公之宮廟毀已久矣故傳曰不宜立也禮記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言世室則不毀也則義與此違補曰疏曰禮記周末之書以其廟不毀故謂之世室耳孔廣森曰不云武世室者立毀廟猶可言也擬天子不可言也春秋以其可辭書之文烝案史記眞公卒弟武公敖立者不宜立也補曰重發傳者嫌與立君異也公羊同蕭楚曰起而置之之謂立文烝案左傳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何休曰臧孫許伐齊有功故立武宮

取鄟補曰內諱滅謂之取皆以易辭書公羊昭四年傳得之諱者經例因史例也鄟國也補曰此獨釋鄟之爲國明取根牟取鄣皆邑而非國也滅例卑國月此取亦案上二月下良夫侵宋乃三月事左傳有明文取鄫亦月入極亦蒙上月皆與此一例至取根牟取鄣皆時如自從取邑書例

衞孫良夫帥師侵宋

夏六月邾子來朝補曰月者爲下卒日

公孫嬰齊如晉

壬申鄭伯費卒補曰鄭悼公也不葬者疏曰魯不會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欒書帥師救鄭〇撰異曰公羊作侵鄭董仲舒所謂楚與中國俠而擊之汪克寬曰明年楚復伐鄭諸侯又救鄭則非侵明矣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不言免牛者以方改卜郊吉否未可知補曰范意以免牛者不郊之謂也時方改卜後牛後牛既定則當卜郊郊或得吉亦未可知故此不言免牛以其實不免也不於宣三年傷口作注者此下有免牛文而彼文無之故發於此也疏未得其解而孔穎達以爲前牛亦免從下免省文誤矣說文曰鼷小鼠也爾雅舊注曰色黑而小有毒博物志曰或謂之耳鼠玉篇曰食人及鳥獸皆不痛今之甘口鼠也何休曰鼷鼠鼠中之微者漢書五行志京房易傳曰祭天不愼厥妖鼷鼠齧郊牛角劉向以爲近青祥亦牛禍也羅願曰牛繫於牢設楅衡以制其角故鼷得食之各本此經下衍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十二字今依唐石經十行本刪正不言日急辭也辭中促急不容之補曰不言日當爲不言之謂牛角之間無之字異於郊牛之口也注之字亦誤日今改正下注同疏不知傳與注日字皆誤其說難通過有司也補曰

欲顯有司之過故爲急辭過謂不敬過有司卽過君也宣元年傳曰志不敬也與此互相備郊牛日展觓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有司展察牛而卽知傷是展察之道盡不能防災禦患致使牛傷故不書之以顯有司之過觓球球然角貌補曰疏曰展省察也言日日皆省察牛之觓角文烝案祭義曰朔月月半君巡牲說文曰觓角皃今詩或作捄爲假借字或作觩爲誤字此觓角角繭栗也詩之捄牡捄角則角握者尺矣備災之道不盡不敬之過也三句申過有司之意

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又有繼之辭也前已食故曰繼其緩辭也補曰凡言其者皆緩辭與言之同意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補曰曰者自釋意也非人所能所以謂之亡乎人孟子曰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又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音義曰能亦作耐所以免有司之過也至此復食乃知國無賢君天災之爾非有司之過也故言其以赦之補曰注失其理五經異義公羊說鼷鼠神物食牛角咎在有司又食咎在人君范說正同尋傳意實不如此備災之道不盡謂之不敬猶大室屋壞由於不脩亦謂之不敬也不敬者人之所爲故直言牛角爲急辭所以過有司也既改卜牛備災必盡重復被食非人所能不敬之罪無所可責故言其角爲緩辭所以免有司之過也宣三年言之口爲緩辭後牛又死但謂之事之變亦比意耳過有司卽過君有司免過君亦可知公羊家及范解語涉禨祥又徒卜文貫不可用也何休曰不重言牛獨重言鼠者言角牛可知後食牛者未必故鼠故重言鼠

乃免牛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補曰疏曰重發傳者此再食乃免牛嫌與他例別故重發之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郊者用牲今言免牲則不郊顯矣若言免牛亦不郊而經復書不郊者蓋爲三望起爾言時既不郊而猶三望明失禮補曰杜預下注曰書不郊閒有事疏曰春免牛夏乃三望故備言之文烝案二句文體與襄十一年傳伐國不言圍邑四句同

吳伐郯補曰左傳載季文子之言謂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是卽春秋之義周世自小雅盡廢四夷交侵幽王顚焉入春秋卽以會戎危公垂四十年而楚見又百年而吳見君子治之無所不盡其辭故其於二國或同焉或異焉或外焉或進焉當以前後傳文比而觀之〇楚與吳越代興或謂與後世遼金元相似今案楚荊州之夷也吳越揚州之夷也古所謂夷狄九州之內者也遼以來所謂夷狄九州之外者也由九州而四海由四海而四荒四極浸推浸遠大運爲之春秋之事何可同也雖然有中國大一統之王則有春秋外夷狄之義時異事異名分不異故春秋道名分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補曰月者爲下三望起

不郊猶三望補曰言猶者皆可以已此在五月尤非禮正月再有牲變已不郊矣忽於五月行望禮不知當時情事若何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〇撰異曰陸淳纂例曰左氏晉侯下有齊侯案今三家皆有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馬陵衛地

公至自會補曰此二事偶則以後事致之例

吳入州來州來楚地補曰林之奇曰楚人禦吳以江故用舟師吳人撓楚以淮故用車戰前此吳自徐伐巢淮西也今入州來淮北也吳楚爭淮自此始自雞甫之師一敗而吳得州來滅巢及鍾離矣是則亡郢始於失淮〇撰異曰陸淳纂例曰公穀皆作州萊案今皆不作萊

冬大雩雩不月而時非之也補曰亦通秋言之雩以月爲正謂八月九月冬無爲雩也補曰申上意也疏曰八月九月雩之正不雩則不及事故月以明之既過此節秋不書旱則冬無爲雩也文烝案秋不書旱冬固不須雩秋若書旱其災已成冬雩亦無及故曰冬無爲雩也此年蓋竟九月雩不得雨而不爲災言旱則不可言雩言雩則又嫌得雨本當言不雨以明之因冬初又雩而得雨冬言雩而其曲折盡見故秋末不須言不雨也若然昭二十五年定七年並是雨雩而前雩無所嫌者以其同在一月一時與此異也秋既無災冬亦無爲雩故從時例所以非之

衛孫林父出奔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晉爲盟主齊還事晉故使魯還二年齊所反之田補曰此本杜預而詳之聘禮曰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其記曰束帛加書以將命鄭君引此經爲證并引告糴乞師于齊緩辭也補曰仍句首脫一之字或省耳疏曰之爲緩辭自是常例于齊之理未明故特釋之疏非也田上加之亦緩辭不言從可知傳文簡略往往如此不使盡我也若曰爲之請歸不使晉制命于我補曰盡者唯其所命也七年之中一與一奪晉之盡我乃我之恥故爲緩辭以其文不使盡此申上句意也不使盡我猶莊八年不使齊師加威於郕矣取汶陽田不加之濟西龜陰漷東沂西諸言田皆不加之歸之于京師與歸于京師異義明此經二之字非苟然者趙鵬飛以爲春秋書法未有若是之詳且煩者其說近是因以見春秋辭句緩急之閒一字不可損益也公羊不達此旨但解來言爲內辭聘禮明載有言之文無關春秋新意新意乃在緩辭耳范言爲之請歸與涉公羊之見而孔廣森溺於公羊反謂穀梁囿於辭例非辭例何以觀春秋哉竊以爲春秋論語皆不與他書同春秋夫子之手筆也片言隻字自然入妙焉論語夫子之口說也發聲遣句渾然畢肖焉

晉欒書帥師侵蔡

公孫嬰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來聘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婚禮不稱主人宋公無主婚者自命之故稱使納幣不書書者賢伯姬故盡其事補

曰案紀履緰來逆女不稱使者譏不親迎傳有明文今此納幣本御之事稱使自是常文此注本杜預而杜本公羊顯與傳違宜刪去婚禮四句其言賢伯姬亦似是而非納幣與來媵爲類皆依來媵傳言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不當依致女卒災傳言賢伯姬也疏曰書納幣三莊公以非禮書公子遂以喪娶此爲賢伯姬文柔案書史凡納幣皆書君子有書有不書以其所不書者其所書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補曰何休曰月者例也爲會書錄之撰異曰錫左氏作賜韓混强說之以爲正書錫不正書賜而陸佃爾雅新義乃以錫爲仁賜爲義其解尤鑿段玉裁曰賜乃錫之譌字左傳曰召桓公來賜公命以賜訓錫凡經作錫傳作賜文元年傳毛伯衛來賜公命俗本改從傳之賜爲錫者亦非也案陸淳纂例惟云公羊作錫葉夢得傳唯云穀梁作錫皆誤

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文踰年而賜成八年乃賜嫌異故重發之

曰天子何也曰見一稱也天王天子王者之通稱自此以上未有言天子者今言天子是更見一稱補曰注首二句本杜預其意則是而未盡傳義公羊曰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此杜氏通稱之說也穀梁亦謂是通稱而以桓文成三錫命共有三稱故於此言見一稱即此一稱包前二文與王與天王亦是各見一稱也易乾鑿度及孟喜京房說王爲美行之稱天子爲爵號左氏賈逵說畿內稱王諸夏稱天王夷狄稱天子皆於春秋無所當汪克寬曰書洪範云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故立政周公稱成王曰告嗣天子王矣王與天子兼言之儀禮覲禮王與天子更互言之左傳宰孔賜齊侯胙富辛石張請城成周皆稱天子答者亦曰天子則信乎其爲通稱矣文柔案詩小雅言王于出征以佐天子亦是兼且互也惟周禮一書專言王其與大戴禮朝事儀同文者行人司儀皆以天子爲王而典命一句亦言天子其他則司弓矢校人各一言天子而司弓矢與考工記同文司服一言天王而與昏義同文又世子之文甚多無言大子者而諸子職與燕義同文則不皆觀於世子之一言大子也王之三言天子一言天王也而今之成文可見者四焉又職方之文全同周書唯公方五百里至男方百里等句其義可辯者周書無之直作公侯伯子男五字而已是知周禮一書實有采集傳記者小則依用大則彌縫其河間獻王毛生之倫乎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杜預曰前五年來歸者女既適人雖見出棄猶以成人之禮書之終爲杞伯所葬故稱杞叔姬補曰注非也杞叔姬不更適人吾爲之變故史錄其卒錄卒自宜繫杞左氏文十二年傳云不言杞絕也失之

晉侯使士燮來聘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補曰據左傳晉以郯事吳故也高衛然以爲爲吳通道吳通晉之道二一由宋彭城十八年左傳曰塞諸侯而通吳晉是也一由郯道莒是年左傳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於莒是也

衛人來媵杜預曰古者諸侯娶嫡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魯將嫁伯姬于宋故衛來媵補曰杜注大略本公羊也何休曰言來媵者禮君不求媵諸侯自媵夫人媵例時

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補曰凡內女歸而他國來媵者史皆書之君子以爲淺事削而不志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不得其所謂災死也江熙曰共公之葬由伯姬則共公是失德者也傳伯姬賢而嫁不得其所補曰此當依范說以爲災死言以伯姬之不得其所者即襄三十年傳云隱卒災也以伯姬卒災可閔故盡其事詳錄仍舊文存其事也言盡者謂備其本末納幣三媵歸宋一事之本末也常不志特志曰盡常略特不略曰詳皆即公羊所謂錄也伯姬者春秋之賢女賢而卒災故尤可閔推極經義賢意自見言不得所不須復言賢故傳不言也江熙以爲伯姬配失德之君即是不得所之事於理亦通而傳於此無是意也共公失德不葬十五年傳文其失德即謂不答伯姬於彼傳論之疏以江爲無所據非也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補曰以者不以者也傳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爲之也補曰疏曰叔姬既犯七出之條反歸父母之國恩已絕矣杞伯今復逆出妻之喪而還葬傷教言其不合爲而爲之是以書而記之以見非禮徐邈云爲猶葬也言夫無逆出妻之喪而葬理亦通矣但范不訓爲爲葬也俞樾曰徐乃目言其事耳非訓爲爲葬爲當訓治謂不當治其喪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補曰衛地日不日者爲此秋執鄭伯以伐鄭渝盟不信祝柯盟爲惡之亦略同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逆者非卿故不書補曰劉向列女傳曰伯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妹也其母曰繆姜文柔案伯姬不稱子則非同母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致女致戒之言於女補曰注以致爲致命與劉向列女傳同而其言太略義不了也說具於下

致者不致者也補曰重發傳者嫌與致妾母異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如宋致女是以我盡之也剌己嫁而猶以父制盡之補曰此解致者不致之意盡如八年盡我之盡已嫁宋而魯致之是以我盡之不正補曰以我盡之故曰不正故不與內稱也內稱謂稱使補曰如者內稱使之文注甚謬疏彊爲之說不可通也內稱謂稱伯姬不稱伯姬而稱女是不與內稱傳意言致故言女非譏之常異其文耳非譏魯亦非貶伯姬也疏引徐邈言伯姬賢小禮違大節非是惟言稱女則得之又以不稱夫人爲說外夫人安得稱夫人乎父母之於子雖爲諸侯夫人猶曰吾伯姬此內稱之義也來逆稱叔姬不稱女曰不與夫婦之稱致稱女不稱伯姬曰不與內稱文可互明義各有當逆者微故致女補曰此論致女之由也先儒說致女互有不同何休曰古者婦人三月而後廟見稱婦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父母使大夫操禮而致之必三月者取一時足以別貞信貞信著然後成婦禮又孔穎達曾子問正義曰如鄭義則從天子以下至於士皆當夕成昏舅姑沒者三月廟見故成九年如宋致女鄭云致之使孝非是始致於夫婦隱八年陳鍼子譏鄭公子忽先配而後祖鄭以祖爲祖道之祭應先爲祖道然後配合也若賈服之義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

後乃始成昏故譏鄭公子忽先爲配匹乃見祖廟故服虔注云如未致女謂成昏也又杜預曰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致女所以致成婦禮篤昏姻之好又左傳桓三年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杜預曰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存謙敬序殷勤也在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總曰聘統觀諸說賈服何杜以致女爲致之使成夫婦鄭以致女爲致之使孝經不言致伯姬而言致女言女者正明其未成婦則言致者必是致以成之賈服何杜是也鄭非也但賈服何杜以爲女嫁三月必有致女之禮與左傳桓三年致夫人之文極合而此傳云逆者微故致女又上文重發例云致者不致者也則左傳及賈服何杜說皆未可用則大夫以上之禮雖至三月廟見始成昏而要無致女之事也劉向列女傳曰宋恭公不親迎伯姬迫於父母之命而行既入宋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命宋人告魯魯使大夫季文子如宋致命於伯姬就引餘證曰宋公不親迎故伯姬未順爲夫婦故父母使鄭致伯姬使成夫婦之禮以其實小禮違大節故傳曰不與內稱謂不稱夫人而稱女劉子政用穀梁家舊說而徐注因之大意皆是劉以致命當經致字爲允所本但以用致夫人之致例之成是致之於宋之廟也伯姬始嫁彼自告至至此因伯姬不肯廟見成夫婦故我使人致之鄭君坊記注引此經而曰是時宋共公不親迎恐其有違而致之彼上文云壻親迎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謂恐此女於昏事或違不親夫以孝舅姑也如鄭此注則不但以爲致之使孝又不謂致女是儕禮是亦可與傳義相證也詳其事，賢伯姬也。補曰詳者謂言致女不直言如宋也齊變禮故爲不正伯姬守禮故爲賢前後文來媵皆國之常事經書其事所以不得其所取義此文致女非常事乃足見伯姬之爲人故經詳其事則取義於賢伯姬而傳與卒災傳同文也

晉人來媵。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補曰凡內女已歸而他國來媵者君子亦以爲淺事不志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補曰重發傳者此在歸後嫌有異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補曰晉侯稱人者鄭有罪

晉欒書帥師伐鄭。不言戰，以鄭伯也。欒書以鄭伯伐鄭君臣無戰道補曰傳以是役也欒書以鄭伯伐鄭而鄭與晉戰戰重於伐而書伐不書戰故發其義左傳無以鄭伯伐鄭而鄭與晉戰之事爲尊者諱恥，不使臣敵君王師敗績于貿戎是也補曰當云如王師敗績之屬下二句注皆同爲賢者諱過，齊桓諱滅項是也爲親者諱疾。疾瘵曰欒書以鄭伯伐鄭不言戰是也鄭兄弟之國故謂之親君臣交兵病莫大焉故爲之諱補曰疏曰三者之外尚有爲魯諱敗之事不言者因爲同姓諱疾則又亦包魯可知聖人有作疏一也今乃以同姓爲別者春秋之意因親及疏故仲尼書經內外有別既內外別則親疏會卑見矣又孫案又有爲祖諱之事亦於諱疾中包之三句不特出春秋者省文公羊閔元年傳有此三語皆無下一字會尊賢親親春秋之大義也孝經曰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其意並與春秋相表裏啖助曰諱者非隱其惡者諱避之避其名而遜其辭以示尊敬

冬十有一月，葬齊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補曰卓爾康曰楚兵未有至沂上者今越淮泗而伐莒蓋爲備吳也得莒則足以制鄭

庚申，莒潰。其日，補曰凡潰史皆日君子略之莒雖夷狄，猶中國也。莒雖有夷狄之行猶是中國補曰昭五年傳直以莒爲狄與此互相明案左傳成風叔孫昭皆以邾爲夷仲尼學官於郯子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邾郯之爲夷皆莒之類也左傳又言杞用夷禮杞即東夷則似傳之言滕矣晉侯以傳賜子歸謂之夷侍本非夷晉諱之耳與諸國又不同傳此二句所以起下文言彼固夷狄而中國者也而今乃如下所云乎大夫潰莒而之楚，是以叛其上爲事也。臣以叛君爲事明君臣無道補曰之適也大夫潰於莒而適楚衛是不能事其君上而以叛爲事也傳以此上乃中國之大惡故指而言之若通論其理則夷狄亦不得矣左傳無大夫叛上之事傳旨有所受與上一條同各本皆作知其上案注云臣以叛君爲事疏曰莒帥衆民叛君從楚又僖四年疏云莒潰書曰惡大夫之叛傳文作叛明矣叛與知字左畔相似故誤爲知今特改正又疏曰范別例云凡潰者有四發傳有三僖四年蔡潰傳曰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文三年沈潰從例可知此莒潰雖同是不相得但與君臣不和自潰散小異故發傳昭二十九年鄆潰彼鄆是邑與國殊故重發傳惡之故謹而日之也。潰例月甚之故日補曰二句結上文其日二字猶紀侯來朝上云朝時此其月何也下云惡之故謹而月之也公侵宋上云侵時此其月何也下云惡之故謹而月之戊寅大夫宗婦覿己酉邾人執繒子並云惡之故謹而日之也亦略相似也戰國策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弒父臣弒君有常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此得春秋之義矣疏曰上言莒猶中國故日下言惡之故日明君莒非中國雖惡不得日也案疏以猶中國句爲正解日義是不審傳之文勢又謂夷狄雖惡不得日於文似合於理實乖傳言莒猶中國以見莒之罪耳豈謂以其猶中國故得日哉夫春秋之視莒介乎中國夷狄之間者也君臣父子之義無閒於中國夷狄者也楚夷狄也而未嘗無父子也故世子弒君謹而日之也莒夷狄而中國也而未嘗無君臣也故大夫叛上謹而日之也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人心之不可不存也猶人倫之不可不正也昔者不以中國夷狄而有異此聖人之大訓也

楚人入鄆。補曰疏曰魯雖有鄆此鄆非魯也當從左氏爲莒邑大都以名通故不繫莒文孫案此即文十二年之鄆時屬莒耳楚人者嬰齊在莒別以偏師入鄆非嬰齊移師不得爲建事辭也方苞高澍然葉酉說是

秦人白狄伐晉。

鄭人圍許。

城中城。城中城者，非外民也。譏公不務德政恃城以自固不復能衛其人民補曰中者中外之中魯都非魯邑也城之者修舊而又益之若遷都之爲者也中城而益則取之郛古者天子諸侯城郭俱有定制其居民則國中及郊有六鄉三鄉郊外曰野有六遂三遂皆吾民也今公違魯舊制以郛益城城外之民將悉外之故書以非之非責也凡內書城皆是益城皆有

實其外民之意此又尤足顯義故傳特發之范注既不了劉敞葉夢得遂詆傳失尤非也趙汸曰成城中城而後裹城西郭定城中城而後裹城西郭

眉注附列

第四葉十七行司馬法六尺為步今以五尺為步顧說則亦以六尺計　而尺又大二句依沈彤日知錄校本刪顧氏又云一寸者今之六分有半今量最大於古權次之度又次之　第十葉十六行喪歸或作喪父宜考

穀梁補注十七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春秋成公經傳第七補注第十八

十年春衞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補曰稱弟見其親目貴不言其有罪無罪異於秦鍼鍼引衞宮歌及其自為說皆稱黑背以有實行稱弟非也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夏四月不時也郊時據於三月五卜強也補曰說曰如其不可而強為之文承案四月書五卜者書十一月下辛卜至三月下辛為五卜至此四月上辛而不郊也或四月下辛又卜為第五卜與於是日決意不郊因亦不復行免牲之禮傳以為強使就使長凡卜免牲不吉則不免如後說則不卜而不免也強成作禮乃者亡乎人之辭也補曰說曰不時亡乎人重辭傳者據五卜與四卜異也文承案公羊曰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宣元年傳曰卜免牲者不吉則否此因卜免不吉故不行免牲之禮也其牲繫而待六月上甲然後左右之亦見宣元年傳彼注曰未左右時則繫之豐剛者養文孔穎達曰不以其禮免實使謂其本牧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曹伯伐鄭補曰月者為下辛日不致者晉侯有疾不成伐左傳以為在會者有晉世子州蒲故劉敞辨之

齊人來媵媵伯姬也異姓來媵非禮補曰左傳例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鄭君以為附女於天子者備百姓則得有異姓又毛詩傳云諸侯一取九女二國媵之公羊同則三國來媵非禮何休以為唯天子取十二女也然此非禮有二但經言則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書其事非以非禮書也致女齊媵俱非書非實之非以其不得所無咎獨存史文

丙午晉侯獳卒補曰晉景公案左傳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然則晉景不葬乃仍舊史之書

秋七月公如晉補曰杜預曰親弔非禮又承案晉人止公冬而會葬會葬又非禮故見晉三十一年親弔喪則奔喪之比也往反皆月實宜奔喪喪同義

冬十月○撰異曰公羊無此三字唐石經誤衍段玉裁曰禮記中庸正義云成十年不書冬十月實服有誤則左穀亦當無之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補曰月者後奔喪之例又實會葬同非但為下盟日

晉侯使郤犨來聘○撰異曰犨公羊作州後同亦或作犫

己丑及郤犨盟

夏季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補曰下十四年有逆女文此如齊蓋將納幣也納幣得禮則直言如此君子略其文從凡事不志之例也莊之納幣以二十二年冬至二十四年夏而逆女文之納幣以二年冬至四年夏而逆婦姜今此納幣在十一年秋而十三年七月以前公不在國故至十四年秋始逆女也左氏於此但言聘于齊以脩前好殆失其實杜預因不見納幣事則以為經文闕絕宜無怪焉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補曰周公名楚不月者從外大夫例周有入無出補曰王者無外故無出也宗廟宮室有定所或即位失其常處反常書入內宗廟也昭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是補曰說曰言周者臣言之莊直據天子者以王者出入俱有成文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鄭嗣曰上謂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下謂今周公出奔上下皆一見之補曰上始言出居王至而不言居出下始言出奔至王子瑕子朝言奔不言出故曰一見之文不意與外內家一例之同許翰李廉謂得其解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補曰申上意也出者失天下之文君不君臣不臣其道無以存此天下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矣上雖有不君之失臣下莫敢效不臣之逆今復云周公之出則上下皆有失矣君而不君臣而不臣是無以存乎世言周之所以喪補曰說曰僖二十四年傳曰雖失天下莫敢有也此云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辭亂經立說故二處不同文承案注義非也上雖失之二句即承前傳言之上雖失天下臣下莫敢有之既不敢有天下則猶能為天子守天下傳所謂大夫國體孟子所謂天位與共於是乎見今上下各見出文則上既失之下亦不能守之矣周之衰也由上下皆失之故各一見以明義其義既明故後此無從乎文也○傳解兩出字續傳成襄昭五文以為為其為春秋本意決然無疑左氏公羊亦知天子無出自周無出王者無外而於其言出則莫能明其說乃沾沾然就一事求之宜其膠滯周而說不能通也穀梁之得二家之失大都如此

夏公會晉侯衞侯于瑣澤瑣澤某地補曰會云地闕不致者蓋此會無足書左傳晉楚為成故會○撰異曰瑣公羊作沙案定七年書衞之盟左氏經作沙傳作瑣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某地補曰亦書云地闕言敗不言晉師與宣同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不使夷狄敵中國補曰此發中國敗夷狄通例也案隱十年傳曰內不言戰舉其大者然則凡中國敗夷狄直言敗乃從內直言敗外之例范解失之莊元年傳有諱敗之言而不書其文義故一誤以為外不敵內再誤以為夷狄不敵中國如莊敗則外敗內何以直言敗國何以言敗華雖南何以為變例乎夷狄不日補曰此又發中國敗夷狄及夷狄相敗通例也凡日以敗之者成敗之也不日以敗之者直舉其事者言也結日列陳日戰故書戰皆日不日者謂之疑戰王於中國敗夷狄不須為結日列陳之文夷狄相敗又不知結日列陳一則傳曾以疑戰之文一則其事本是疑戰皆不言戰亦皆不得日惟長岸言戰然亦以疑戰而不日也案交剛事林長岸陳李又皆不月以略之惟大原蒙上月既日不於實役疑傳者以再敗狄傳其之故發於此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補曰杜預曰將伐秦 乞重辭也 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公子遂內之始此外之初故發之 古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也 補曰疏曰言古之人者徐邈以為引古以刺今文烝案古者春秋前也蓋書之文實因乎古而君子取之與定十五年傳云喪急故以奔言之同意呂本中曰春秋之世霸主之令小國甚於強大猶有甚於平世天子之令諸侯者而猶以乞師為名則是先王之禮意猶有存者惜乎其君臣上下不能繼其辭以求其意也

三月公如京師 公如京師不月月非如也 時實會晉伐秦過京師也公行出竟有危則月朝覲京師理無危懼故不月 補曰非如仍史文書月明其本非如 非如而曰如不叛京師也 因其過朝故正其文使若本自往 補曰不叛者明不敢過也案公羊曰不敢過天子也桓六年傳曰諸侯不以過相朝也二傳互相明諸侯不以過相朝故州公不得言朝諸侯不敢過天子故公傳言如此亦諸侯朝左傳曰公及諸侯朝王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補曰何休曰聞無事復出公者善公事行公羊以不敢過天子行史以備禮者何休曰猶更遂之意也左傳有劉子成子公觀在麻隧秦師敗績實違曰晉直秦曲無辭不得敗有辭故不書戰杜預敗其說文烝謂是略之不欲以一秦敵九國君晉故書伐而已月者為下卒起○撰異曰唐石經左氏穀梁皆作公至自京師王字皆何字也余仁仲本各本無王字徐彥公羊疏曰公下自上有王字者衍文春侯各本脫今依唐石經余本補正 言受命不敢叛周也 使若既朝王而王命己使伐秦 補曰疏曰傳於公子遂已言不敢叛京師此重發傳者嫌君臣異例文烝案上以非如之辭見義此以遂事之辭見義三者皆同意高閌說此日其辭若志敬而實志不敬此春秋微辭

曹伯廬卒于師 補曰疏曰不日卒者書非禮于為君故也又僖四年許男新臣卒注云新臣卒于楚故不日耳則此不日者或當為卒于秦故也若然襄二十六年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注云許男卒于楚則在外已顯矣曰卒明其正二注不同者以無正文又二理俱通故兩解之亦新臣非卒于楚則須兩解理足可通耳文烝案傳例在外日者為其未踰竟則知在竟外者皆不日夫在外未踰竟曰日者曹伯負芻鄭伯髡原卒是也許男卒于楚者在竟外不日而書日者許男甯曹伯廬與新臣皆不日蓋以其明言卒于師非若新臣不地及于師不書日者正卒于會之不言國故以其明言卒于楚而不日者本非正卒者也曹日之者例秣侯東國亦明言卒于會而不日者正也然則在外而已國者文不顯者內不日也然則在外未踰竟者正不正皆日在竟外而又顯者正不正則日不正在則不日與常例同若夫惡之而時卒者不論其正與不正在內國外竟內竟外但新臣又不入此例耳凡此中國諸侯書卒之例也○撰異曰廬左氏本亦作盧 傳曰閔之也 補曰閔其不卒於竟左常所故也 公大夫在師曰師

在會曰會 補曰疏曰諸侯或從會或從伐曾問其在外而死故云卒于師卒于會也卒于師則此曹伯廬及曹伯負芻是也卒于會則杞伯成是也許男新臣亦卒于師彼以內桓師故不書于師也大夫之卒例所不書而與公同例者蓋解以為春秋錄大夫之心非謂外大夫書卒于師若然傳不得云大夫日卒無其事傳因類發例者其數不少即鄭云雖康之等此雖無經何為不得也又會大夫單伯之徒亦書會諸侯若使卒于師因當書之故知傳謂公及大夫二者皆然也疏又引徐邈注以為公及大夫所會諸侯在師言師在會言會文烝案疏解公大夫三字如前說則公指外諸侯大夫兼指外內大夫如後說則皆指內後注是也內大夫所會諸侯未有言卒于師卒于會者適無其事也兩在字正指公大夫徐注辭不別日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補曰後事小於先事不以先事致者本非朝京師故不以京師致是也鄭玉曰上書如京師則春秋以朝王為重使不違於禮也而世道有所防下書至自伐秦明諸侯為伐秦而出使不失其實而後人有所考文烝案此實未備二時月者遺用兵而反故危之亦從往月致月有懼之例

冬葬曹宣公 葬時正也 補曰疏曰雖卒于師失正葬故重發之文烝案此非重發也乃因卒文有異特發以明例 書時所以為正者葬是彼國臣子之事彼國自有史書詳其月日魯史記之但當書時而已此蓋經之新例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徐邈曰傳稱莒雖夷狄猶中國也言莒本中國末世衰弱遂行夷禮葬皆稽諡而莒君無謚蓋以公配而吳楚稱王所以終春秋亦不得書葬 補曰此莒渠丘公也至此始卒者從夷狄少進之例蓋經例也莒卒皆不日與吳同例左氏載繹哀十四年莒子狂卒又承五月下亦不日則不日者史例也莒卒又皆不葬與楚吳同例莒子狂亦不葬則不葬者亦史例也吳之不日蓋為繹例莒小而吳大莒不朝魯而吳聘魯莒為魯舊而吳為昏魯史之例必不同吳於莒故知吳舊日也是吳之不葬舊並為史例莒夷而楚吳自號王嫌而又夷魯史之法周禮所在故知楚吳葬本不葬也吳楚稱王故不葬公羊及穀梁皆有其說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補曰晉為大夫不言復歸者據左傳晉侯使郤犨送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因其夫人定姜之請乃始見而復之是歸時猶未復其位故不言復也凡復歸國中者皆是復其位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秦曰親迎例時大夫逆者謹月以譏之下云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一事不二譏故此可以不月也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亦以時逆而月致義與此同 補曰疏曰彼雖文承正月下正月自為即位發文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 補曰疏曰公子遂如齊逆女傳曰不言暈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於齊侯也然則公不親受宜言以夫人至而曰非正者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非正而以夫人至故刺之不發於宣公逆女者宜以喪娶故略夫人而不氏一事不二譏故省其文成非喪娶嫌無罪故傳明之 僑如之摯由上致之也 補曰疏曰重發摯義者非喪娶嫌異故重明之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補曰秦桓公也秦卒自此不名以後葬夫至哀三年日卒夫公羊昭五年傳曰何以不名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其名何嫡得之也何休曰嫡子生不以名令於四竟擇勇猛者而立之獨擧稻以嫡得立之案傳言勝用狄道世子無名不正者名公羊移其事於秦而說又岐異史記秦本紀系據秦史絕無斯言明公羊未可用而疏引徐邈說曰秦伯不名用狄道也非傳意也傳於宿男之不名以為未能同盟薛伯杞子亦當同義疏謂秦之不名蓋同微傳卽左氏未同盟之例此說是矣但秦康公共公俱未同盟而醫稻並名者時秦與山東諸侯衛鄭故轉從同盟例也秦桓公之大夫嘗盟于蜀而桓公不得名者時秦與山東諸侯衛疏其盟亦非魯親故還從未同盟例也景公以後寬虞西陲赴告僅通冠裳不接蓋其勢埒於齊其交合於楚而其疏遠自外同於戎翟非復同盟諸侯之比故終春秋遂不名也至若傳所謂秦之為狄自殺戰始者非指其名不名也少進書卒不書日又少進書日乃是狄之從滕楚莒吳之例○春秋不名者五國未同盟一義也用狄道又一義也左氏得其一公羊得其一所聞皆不備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此蓋仲遂之子據實公孫補曰歸父弟也證曰昭子公羊以為公孫嬰齊為兄後故以王父字為氏此不得其說而強為之辭何休說之曰未見於經為公孫嬰齊今為大夫死見於經為仲嬰齊此注有可取焉子由父疏之也補曰父有弒君之罪故不得言公子父不言公子則子不得稱公孫是見疏之罪由父故補曰嬰齊非有罪也為欲接足前篇之義疏父以及子若卒歸父亦同之矣遂身以仲為氏故疏其父子則皆稱之成公時有兩公孫嬰齊六年如晉八年如莒左傳皆以為子叔聲伯卽十七年卒者二年戰鞌左傳不言其人何休以此嬰齊為未見經則彼亦嘗是聲伯竊以古經簡質若書歸父之弟當必從同不別此卒若不疏之則亦從同不別不可以後世史家之學求之家鉉翁以為此一經書史以書公孫也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補曰下有執不如蒲祝柯去日者稱侯斥執其惡已顯不假去日故還從書日常例與漢梁同○撰異曰成公羊作戚音慽亦或作成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撰異曰公羊歸下有之字唐石經及板本誤衍也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此伯討之文也今以侯執伯明執之不以其罪補曰疏曰重發傳者此執歸于京師嫌晉無罪故重明之文烝案左傳謂曹伯殺太子而自立黃仲炎云未必然程端學以為附會恐當從之公羊但云公子喜時讓國而左傳下年曹人請晉雖重子臧亦未書不義曹君也不言之急辭也補曰斷中促迫不容之

斷在晉侯也明晉之私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補曰顧炎武曰春秋葬皆用柔日惟此是剛日其如頃熊定公雨不克葬遷至明日者數

月卒日葬非葬者也宋共公正立卒當書日葬無其危則當錄月今反常違例故知不葬者也然則共公之不宜書葬昏亂故補曰案中國諸侯若立非正嗣而葬則甚危又不如齊小白之不正前見則亦月卒日葬矣而二云月卒日葬非葬者蓋以共公卒本宜日葬本不宜日二事俱違例如注所云也紀伯姬叔姬亦是月卒日葬與例相違傳云閔紀之亡不嫌是非葬者內女書葬明是特錄不若諸侯書葬為常文月卒日葬與宋共姬不同則知是閔紀之亡矣傳言共公非宜書葬則共公為失德甚明注言昏亂而闕三年徐邈注解此文云伯姬賢而不答以是為共公失德之實徐說蓋是也共公不親逆女又不使幣共姬以上九年二月嫁至是纔七年而是年三月宋世子成出會諸侯成必非共姬所生成已立為世子若早知共姬必無子者其不見答從可知矣史記宋世家以成為共公少子何休亦曰共公卒子幼蓋皆誤以為共姬所生當是公羊家說徐氏之言當本穀梁家舊說極合事情此其言葬何也以其葬共姬不可不葬共公也葬共姬則其

不可不葬共公何也夫人之義不踰君也補曰子氏去葬為其君不葬也共公不去葬為其夫人葬也因合葬之法明夫婦之義為賢者崇也賢崇伯姬故書共公葬補曰崇伯姬之賢使得達其不踰君之義若共公未書失德然紀伯姬叔姬書葬不葬紀侯者紀侯大去非我所葬與此異也

宋華元出奔晉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補曰不省文復出宋華元者史常文也鄭良霄再見則略之矣不言復者乍奔卽歸位本未絕也據左傳華元至河上而反李光地高澍然以為已入晉竟言奔者不必定抵其都也明亦從有奔之例

宋殺其大夫山補曰左傳稱其人曰蕩澤曰子山則山者蕩澤之字也不氏又不名者左傳稱蕩澤為司馬在祖之位也此與僖二十五年皆稱國以殺並是無罪之文而彼直云大夫此言山者蓋因上書宋華元下書宋魚石此文在中不可空言大夫無以相別故上下文書名姓則此略書字與文八年同義

宋魚石出奔楚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補曰鍾離楚邑何休曰月者危錄之諸侯既委任大夫復命交接夷狄會又會外之也再書會殊外夷狄補曰注順衍傳語其無發明當時吳實序末宜稱邾人吳人今因不欲稱吳人故殊會是以外之也不言及吳者與憤函同與黃池異會者外為主不嫌以吳為主與王世子同者上有會晉文也疏曰重發傳者憤函殊會中國之辭鍾離明內外之辭故兩發之文烝案公羊曰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

許遷于葉補曰葉楚地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許復見也補曰重發

傳者許遷皆不月故發傳於始以明與凡遷同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雨而木冰也 雨著木成冰補曰朱子曰上溫故雨而不雪下冷故著木而冰公羊同 志異也 穀梁說曰雨木冰者木介甲胄兵之象補曰疏曰劉向云冰者陰之盛木者少陽卿大夫之象此是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時叔孫僑如出奔公子偃誅死一曰時晉執季孫行父執公此執辱之異也或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為木介介者甲也兵象也是歲晉有鄢陵之戰楚王傷目而敗餘並通云五行以木為介介甲也木者少陽之精幼君大臣之象冰者陰兵之象今冰著木君臣將見執之異根枝折者象觸害違至也又孫案范注與劉向或說同餘注兼用何休語公羊於諸異皆曰記異也傳唯此一見周人之書體例高簡不屑屑也左傳亦如此 傳曰根枝折 補曰惠士奇曰言折乃草妖也後世以封條雪為雨木冰非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補曰滕文公也滕卒至此始書日以後名且葬矣滕之不名者正名者不正然則日正不日不正之例不施於滕明矣楚卒書日傳曰日少進也滕用狄道故從少進之例本亦不言正不正特其用狄道即於名不名見之故以名不名別之耳或從後來舍其狄道亦所不論矣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將與鄭楚戰補曰乞師者將伐鄭也伐鄭而楚子救之遇於鄢陵此左傳之明文當從杜注為是孔穎達曰時欒黶未為卿得名見經者襄二十九年鄭公孫段杜云書以攝卿行此亦當以攝卿故書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鄢陵鄭地補曰鄢陵與鄢異地 服虔注此云鄭之東南地 日事遇晦曰晦 補曰與傳十五年同說詳彼 四體偏斷曰敗此其敗則目也 此言敗者目傷故補曰疏曰手足偏斷尚謂之敗目在首重於手足故亦為敗也又孫案此明楚子所以得言敗 楚不言師 補曰凡戰稱君者其敗當稱師 君 君重於師也 補曰君敗則師可知舉君為重也敗之亂有異敗之例此同此亦在敗例故為華重輕師敗君獲不言師敗故為失民公羊解彼經云君獲不言師敗績何休亦以為華重蓋失之尋傳言君重於師明大夫則重師敗者為將見傷而師敗當仍以師為重也春秋一句之中一字而舍兩執者遂逆婦姜于齊夫婦之婦也亦謂婦之婦也楚子鄭師敗績偏目之敗也亦大鄭之敗也兩句之中一字而兼兩事者殺其君某長言讀之殺也及其大夫某又承上句為短言讀之殺也公羊云春秋伐者為客伐者為主亦殺字之例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沙隨宋地 不見公者可以見公也可以見公而不見公譏在諸侯也 補曰疏曰不見公是晉侯之意諸侯既無解釋之者即是同不與公相見故以諸侯譏之文孫案經書若譏在公而不譏諸侯則言不之文當以公主之當承上公字直書曰不見諸侯或承公而言弗又當曰弗遇夫據左傳僑如通於穆姜欲去季孟公將會晉伐鄭姜使逐二子公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是皆君也公申守而後行遂不及鄢陵戰晉郤犨取貨於僑如訴公於晉侯晉侯不見公

公至自會 補曰不與會而致者內無惡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尹子王卿士補曰此本杜預卿士者天子之上大夫也杜以子為爵其說可從蘇子國於溫溫滅而奔衛溫子後稱蘇子子以是爵明尹子單子劉子之等皆爵也此與詩言家父內史不同彼以子配氏是爵大夫稱之常通乎列國其上下文或字或氏皆取便文通稱明與此異矣周畿內有子爵甚譚以為因殷制案鄭君說殷爵三等公侯伯也異畿內諸侯之子又答張逸云畿子貫子實是畿內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君汪克寬曰伐秦不書劉子成子者所以創其瀆王而者因行觀王之伐以伐鄭於書尹子單子者所以彰其瀆王臣之失也夫荀伐秦書劉成則為朝王請命而伐秦為晉矣伐鄭不書尹單則無從王臣之罪而討貳即是不為過矣聖人筆削豈不深切著明哉

曹伯歸自京師不言所歸歸之善者也 補曰不言歸于曹以為最善也孫復曰歸自京師者天子赦之之辭也高閌然曰賴衛侯亦歸于京師不書自則知彼釋於晉而此釋於王也高說本於趙鵬飛不言復與衛侯鄭同 出入不名以為不失其國也 補曰賴文而盈之高閌然曰釋於晉則未入國猶失位之侯故名釋於王不待復國已成之為君故不名 歸為善 補曰言歸而不言其國即曹伯歸自京師不言于曹是也補曰此亦衆包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曹伯襄復歸于曹衛侯歸歸于衛言所歸不言自某 自某歸次之 若蔡季自陳歸于蔡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是也補曰言自某又言所歸也歸與復歸一例此注是也疏曰傳詳發例於此者以歸文與常例異故分別之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行父會晉執之則危及國故諱而月之魯所憂也苕丘晉地補曰桓十一年注以為執大夫無罪者月疏曰晉執季孫意如叔孫婼二文皆承月下月不為執發故知此獨為危而諱月解意如及婼亦是有罪也又孫案何休以為月者執例時此月者痛傷忠臣不得其所據左傳郤犨譖意如之言故執行父○撰異曰苕公羊作招 執者不舍 據昭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不言舍補曰當據執季孫意如言以歸婼 而舍公所也 今言舍者以公在苕丘故也公在苕丘而言舍者明不得致也若既不致復不言舍則無以見其舍補曰舍者實也左氏讀續經曰齊人執其君寘于舒州左傳曰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言之亦舍辭杜預以為言舍之明不以歸其義亦傳象見何休曰不稱行人者在君側非出使杜預亦曰非使人故執曰從公也非 執者致 據昭二十四年婼至自晉補曰亦當據竟意如 而不致公在也 在苕丘也見舍于苕丘還國則與公俱不得致者重在公 何其執而辭也 問何故書執季孫行父而言舍之復不致之辭邪 猶存公也 時行父雖為晉所執猶欲存公之所在故不致行父又言舍之者所以見公在苕丘 存意公亦存焉 問存舍之不致之意使可知公所在乎補曰焉各本誤作也今依楊

疏曆石經余本俞皋集傳釋義本改正 公存也 但存此二事即知公在莒丘 補曰疏曰當解舍是一事于莒丘是二事今以爲舍于莒丘及不致爲二事文烝案傳謂公還至莒丘而左傳曰公還待於鄆鄆者魯西邑是先在莒丘後待鄆也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徐邈曰案襄二十三年臧孫紇出奔齊傳曰其日正臧紇之出也禮大夫去君埽其宗廟不絕其祀身雖出奔而君遇之不失正故詳而日之明有恩義也 補曰范注彼傳云正其有罪得之餘似誤解正字以爲遇之不失正范引之似謂既正其罪兼明恩義如其說則變父言公父者皆不絕祀何以不日乎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補曰行父非致故不絮執不致者義在上傳

公至自會 無二事會則致會伐則致伐上無會事當言至自伐鄭而言至自會實所未詳鄭君曰伐而致會於伐事不成 補曰李廉曰春秋不以本事致者唯此伐鄭致會襄十八年圍齊致伐文烝案圍齊實伐也

乙酉刺公子偃 補曰杜預曰公庶弟 大夫日卒正也 補曰重發傳者嫌刺異卒異也 先刺後名殺無罪也 傳二十八年公子買戍衞不卒戍刺之是有罪者以先列其罪 補曰此猶外之稱國以殺也偃但爲穆姜所指不與謀故無罪杜預以鉏得不殺疑偃亦與謀非也疏引徐邈云偃爲僑如所誣亦非也

十有七年春衞北宮括帥師侵鄭 ○撰異曰括公羊作結 張洽曰譏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衞侯曹伯邾人伐鄭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柯陵鄭地 補曰此爾雅所謂陵莫大於加陵淮南子作嘉陵 柯陵之盟謀復伐鄭也 補曰案左傳曰尋戚之盟也戚盟有鄭則此盟鄭亦與矣而傳云盟謀復伐者晉強盟鄭鄭未肯從晉其盟時已有伐意故此冬復伐鄭也此與後文京城北同而異戲盟則異戲盟鄭已服也戲盟不據同辭者其下有變伐鄭文非謀復伐可知故不據也

秋公至自會 不曰至自伐鄭也 補曰疏曰言公至自會者經之常也今傳起違例之問者定四年楚弱而爲諸侯所侵侵訖而盟以盟爲大事故云至自會鄭自鄢陵戰後不助中國二年之閒三度興兵以伐爲重盟爲輕故決其以伐鄭致傳四年傳云大伐楚不以會致而以伐致是其事也文烝案盟後復伐當以伐致襄十一年事是其明文傳疑彼文以同不嘗如疏取傳四年事爲說疏說固可通然非傳意 公不周乎伐鄭也 周信也公遍諸侯爲此盟盟前意不欲更伐鄭 補曰明以公不欲復伐鄭故雖盟後實復伐而從盟不復伐則以會致之例乃與同於得事致後之常例也 何以知公之不周乎伐鄭以其以會致也 補曰如見也 反覆言之 何以知其盟復伐鄭也以其後會之人盡盟者也 後會謂冬公會單子晉侯 補曰疏曰案後會諸侯不出而云後會之人盡盟者以今時身在後遣大夫從征故亦得云盡盟文烝案二句又申上傳 不周乎伐鄭則何爲日也 伐鄭無意而強盟盟不由忠不當日也 言公之不背柯陵之盟也 舍己從人遂伐鄭 補曰二句又以足上未盡之意

齊高無咎出奔莒

九月辛丑用郊 補曰何休曰日者明用辛例不郊則不日案失禮祭祀例亦日 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 郊春事也 傳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傳曰四月不時今言可者方明秋末之不可故以是爲猶可也 補曰春分爲建卯月之中氣乃在四月故言可承春下言承春之始者郊事起正月欲其言秋末之不可故追遠言之蓋者發語辭 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 補曰重發傳者嫌用致夫人異也公羊同何休曰周之九月夏之七月天氣上升地氣下降又非郊時故如用之李瑾曰猶用牲于社因史文也 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脩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 補曰疏曰論用郊而陳宮室者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之盛者莫大於郊傳意欲見嚴父然後至其天家國備然後祭享故具說宮室祭服車馬官司之等明神非徒享味而已何得九月始用郊乎徐邈云宮室謂郊之齋宮衣服車馬器械亦謂郊之所用言一事闕則不可祭何得九月用郊理亦通也文烝案徐說大愜得之齋宮者路寢之室也衣服謂皮弁以聽祭報祭則衮冕戴冕璪十有二旒車謂素車大路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器用陶匏疏布幂蕭越蒲稭大圭不琢之屬說又曰有所盛曰器無所盛曰械有司之齋謂凡所擇所戒者皆是先於澤宮擇可與祭祀者又於庫門內戒百官大廟戒百姓百姓者親屬也此言祭事重大不得輕易用之 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補曰承上言祭之正也時謂春時敬者言其心志美者言其禮物享食也如享國享祿之享又言祭之義主薦此三者非徒享味之謂今日用之而已是徒以爲享味也哀元年傳曰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自宮室以下皆取古書成文亦通於他祭○薦其美 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並引作薦其義 王念孫曰作美則與非享味之意不合當作義是文烝案祭統言小物備矣美物備矣陰陽之物備矣此美之說也又言唯賢者能盡祭之義禮其道端其義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此義之說也但義不可言薦石經以下皆作美未可以他書改本書也美者禮物之備傳文時與敬言之不得謂與享味爲一祭統曰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誠信忠敬皆敬也物禮卽美也時卽傳之時也明薦卽傳之薦也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將伐鄭 補曰此本杜預○撰異曰陸淳纂例曰罃公羊作嬰案今公羊不作嬰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衞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言公不背柯陵之盟也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補曰何休曰月者方正下壬申故月之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貍脤魯地也 補曰杜預注及釋例皆曰闕又稱舊說魯地也○撰異曰貍脤左氏作脤

公羊作彭餘彥公羊疏曰正本作壬辰字十一月無壬申壬申乃十月也補曰下書丁巳朔知壬申在十月杜預長曆曰公羊穀梁及諸儒皆以爲十月十五日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舉齊實以十月壬申日卒而公以十一月還先致公而後錄其卒故壬申在十月下也舉齊從公伐鄭致公然後伐鄭之事畢頻公事畢然後書臣卒先君後臣之義也補曰言臣子者連言子耳注說固得之亦以恤死恩禮宜自公出也其地未踰竟也補曰在外未踰竟也此與敖遂異故發之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補曰邾定公也范答薄氏謂連上日食之日定公正當如范說推此則瑣正蘧篨不正日不日皆與大國同例孔廣森曰同日一事日食在上者先天道次人事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自禍於是起矣厲公見殺之禍補曰自禍禍由自取也國語曰殺三郤而尸諸朝納其室以分婦人於是乎國人不蠲遂弒諸翼也此傳與崔杼弒君傳文意略相似此云自禍於是起矣彼云莊公失言淫于崔氏蕢瞷二君之弒君子所傷晏亦聖門相承說經語也陸賈新語曰昔晉厲齊莊楚靈宋襄秉大國之權杖衆民之威軍師橫出陵轢諸侯外驕敵國內克百姓鄰國之讎結於外臣下之怨積於內而欲建金石之功終傳不絕之世豈不難哉故宋襄死於泓水之戰三君弒於臣子之手皆輕用師而尚威力以至於斯故春秋重而書之嗟嘆而傷之是三君皆強其威而失國急其刑而自賊斯乃去事之戒來事之師也董仲舒繁露曰春秋記天下之得失而見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無傳而著不可不察也又曰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爲見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博深切明故子貢閔子公肩子言其切而爲國家資也其爲切而至於殺君亡國奔走不得保社稷其所以然是皆不明於道不覽於春秋也故衛子夏言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故或脅窮失國揜殺於位一朝至爾睦生重生所述論其由來者眷矣皆可與傳意相發故備著之

楚人滅舒庸補曰亦羣舒也在時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補曰據左傳欒書荀偃殺之非君殺也穀梁說從同不別月者爲下弒日左傳在上年閏月乙卯晦蓋據魯國史也魯曆當爲正月乙卯朔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補曰晉厲公也何休以庚申爲二月日非也正月乙卯朔庚申乃月大日也左傳是月甲申晦○撰異曰州蒲當爲州滿字之誤也孔穎達曰漢末有汝南應劭作晉君諱議云晉者周穆王名滿晉厲公名州滿又有王孫滿是同名不諱則此爲州滿或爲州蒲誤耳今定本作蒲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矣補曰疏曰於此發傳者以州蒲二年之閒殺四大夫故於此發惡例也又孫案傳發例於此者莒吳許是夷狄小國可以晉包之又晉禍起於殺大夫則明是大夫弒之而特不稱大夫以見義經既相承傳亦承前傳也左傳稱欒書荀偃既殺胥童遂弒厲公春秋稱國以弒以爲厲公之自禍雖微書偃亦將被弒所謂國人不蠲者也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厲公一朝殺三郤晉之諸臣可以盡去苟不能去必弒其君矣孟子又論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此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者晉無伊尹其人亦必弒其君矣此其爲君之自禍豈非惡之甚哉張洽述所聞於朱子頗及大過易位之說而不言書偃非其人則其義未密又曰厲公昵用小人殺戮無辜舉朝諸卿不保首領悼公逐不臣者七人而不誅書偃非里克甯喜之比故也斯乎情之論也○傳及左傳皆有君惡君無道之義傳發稱國之例而劉賈許穎爲左氏注申成其意并解稱人最爲可據又十八年已論之胡瑗之徒乃以傳及左傳之言爲害教此未深思也夫既以弒君書則臣之大惡已見臣惡已見則君惡亦安可不論杜預注謂衆所共絕釋例謂羣下絕望是謂路人孔穎達謂懲創將來之君兩見其義非赦弒君之人以爲無罪其言皆甚明了後世如宋昱隋廣梁溫金亮之惡其臣民有不可一日戴者豈可因其被弒而遂不論其惡哉且春秋書弒二十六皆外之五等君耳內君即不言弒若周爲天下共主則既無弒事而亦無書理故魯不言弒謂之王禮也至若孟子言聞誅一夫紂未聞弒君荀子亦言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弒君此本專爲湯武言之然亦據春秋辯別君惡之義推而究之盡所謂充類至義之盡

齊殺其大夫國佐

公如晉

夏楚子鄭伯伐宋

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彭城宋邑魚石十五年奔楚經稱復入者明前奔時入彭城以叛也今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故言復入補曰注非也復者復中國也復其位之辭也入者內弗受也惡辭也內弗受而言復者案左傳楚鄭同伐彭城納魚石以三百乘戍之是所謂復者楚復其位也疏乃謂前奔時入彭城以叛於左傳既無證驗又違傳之明例矣彭城不繫宋者不須再出宋也不如公孫寧儀行父言納者彼欲分別楚子之善惡故大夫亦得言納此則自從乎文又彼納于陳是抵國都此未得入宋都也若然既無楚納文宜言自楚復入以彰楚之有奉而不言者輸曰言伐宋則自楚也王貫道曰伐重於有奉也趙汸曰言故則不言所自也又孫案前既有奔楚文此又承楚子伐宋自楚明矣故曰春秋貴於省文又曰春秋謹嚴又曰文簡而有法唯春秋可當也不言以叛者楚納之非彼以之趙汸趙鵬飛說近是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撰異曰匄本又作丐案丐者俗字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補曰月者爲下築日

築鹿囿築牆爲鹿地之苑補曰疏曰知非爲鹿築囿而以鹿爲地名者案即囿既是地名則此鹿亦當是地名疏是也不言築囿于鹿與築臺于郎異者囿皆以地爲名也疏又曰何休徐邈皆云天子囿方百里公侯方十里伯方七里子男方五里言魯本有囿

今復築之故書以示譏則郎及蛇淵亦是譏也案毛詩傳云囿者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與何休二說別者詩傳蓋據孟子稱文王囿七十里寡人四十里故約之云然耳未審何休據何為說又孫案魯有囿而又爲公羊義也毛詩傳曰囿所以域養禽獸也說文曰苑有垣也字林以爲有垣曰苑無垣曰囿與說文異

築不志此其志何也補曰築或為虞之或非虞之非虞之則不志如築館之屬當例皆不志也不志者經例因史例也

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

虞之非正也補曰疏曰築微已發例復發之者彼築邑置官司以虞之此直築囿以虞之囿邑既殊但是虞之非正故再起傳例

己丑公薨于路寢路寢正也男子不絕婦人之手以齊終也補曰復發之者說見宣十八年

冬楚人鄭人侵宋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補曰杜預曰將救宋疏曰范別例云乞師不釋者三從例可知也乞例有六乞師五乞盟一○撰異曰魴公羊作彭後同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衞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虛朾宋地補曰舊云地闕何休曰不釋者或要盟略又孫案先君未葬嗣君又未即位左傳謂孟獻子請於諸侯先歸會葬言略是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眉注附列

第十葉四行孔穎達詩正義謂若曾子閔子非也

穀梁補注十八

春秋襄公經傳第八補注第十九（襄公成公子史記名午母定姒以簡王十四年即位時年四歲）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繼正即位正也（補曰疏曰襄是定姒之子繼非正故重明之案此疏與閔元年疏異此疏是）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補曰滕薛微於莒邾又微者則杞小邾也自襄以後諸侯之事四國君臣皆不從役故夫子曰孟公綽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言國小而政煩也）繫彭城於宋者不與魚石正也（魚石得罪於宋成十五年奔楚十八年復入于彭城然則彭城已屬魚石今猶繫宋者欒君此魚臣也補曰注言彭城屬魚石其說未審左傳曰非宋地公羊曰曷為繫彭城以封魚石又曰楚已取之矣然則彭城地屬魚石以言非宋地也左傳曰追書也史本無宋字襄三年傳同何君子一增之一仍之也李光地曰圍宋彭城者主晉之辭也晉欲圍國者主衛之辭也諸衛志也晉欲書則宋華元無邪矣衛志實則書國夏乘書夫李氏說此二經皆非正義但解春見程公說曰宋中國之望也晉之伯可不亦者三君未嘗不加意於宋桓之興首會北杏以平宋亂會郟以求其服盡於鄟宋如此既傳則為之伐附庸之鄙鄭怨之鄭求以懷宋諸侯之望疑歸而始霸之烈以定桓疑宋襄欲踐霸諸侯從之而圍霸失其道晉文之興亦急於恤宋悼之興亦急於救宋出穀成霸宋圍成霸伯昇宋人於是成一戰之霸師合谷運兵討魚石從宋人於是成三駕之功是圍當時大勢矣）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撰異曰厥公羊作屈徐彥曰左傳穀梁經作厥字也）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鄫鄭地闕者或為合補曰左傳曰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撰異曰鄫公羊作合鄭鄫或本同徐彥曰左氏合作鄫字也段玉裁曰此鄫非鄫國故穀梁此鄫不作杞旁鄫字為其字本作鄫合音義皆通一鄫作鄫再鄫為耳杜注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可知鄫乃鄫之誤古者鄫國在留鄭伯寄孥與賄於鄫以取其國而遷鄫為邑而野留孟康曰留鄭邑也後為陳所并故曰陳留此所大鄭鄫東鄫鄫於宋者古為鄫地故名之鄫左氏音義傳十四年鄫始見音似陵反以後不為音唯此鄫音才陵反恐本是古外反幾人改之也又孫案說文鄫古文會一切經音義鄫古文鄫同穀梁或本及公羊皆是鄫字）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九月辛酉天王崩（補曰史記名夷定王子）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罃來聘（冬者十月初也王崩赴未至晉未聞喪故各得行朝聘之禮補曰此本杜預杜以辛酉為九月十五日左傳曰此朝聘為禮故杜氏之如此若故孫復胡安國不臣之說以左杜為不然於經義亦自無礙桓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已見襄秋之文其餘皆從乎又可夫疏及孔穎達正引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天子崩太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撰異曰蔡唐石經作晉後二年三年同廢可均曰晉皆作晉段玉裁傳經五經文字二晉皆真疊同見春秋傳說文有晉字隸變為晉此晉為晉也）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補曰成公夫人也公羊不稱宣成二夫人何休遂亂其說繆）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補曰鄭成公也不葬者晉書不會○撰異曰辰各本誤作寅今依唐石經十行本改正音義睔古困反漢書古今人表作綸漢古曰睔音工頑反）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其曰衛甯殖如是而稱于前事也（初衛侯速卒鄭人侵之故辜甯殖之報以明衛其前事不書晉宋之將以便其役人之喪補曰衛雅曰甯好也漢書注曰稱宜也好亦宜也國語注曰稱副也疏曰稱者彰重稱名者異稱于文孫案傳言此者明衛從晉史記實文晉宋皆變文改書衛史也晉宋在衛上則無據為稱車師衆之衛辭晉主兵而宋衛皆非君將晉華車者將亦宜序上宋則不得以卑者先衛大夫觀後十六年伐許書衛甯殖宋人知當時自有一定之次史從而書之也）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補曰月者為下葬日）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書謚）

叔孫豹如宋（補曰豹亦得臣子僑如弟穆叔也亦稱叔孫穆子）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補曰內外皆大夫言遂與季孫宿入鄆自是不同會本為城出又衛國之事與內異）

傳若言中國焉內鄭也（虎牢鄭邑鄭服罪內之故為之城不繫虎牢於鄭者如中國之邑也隱二年城地丘傳曰楚丘者何衛之邑也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封衛也然則非曾邑皆不言城中國猶國中也補曰外城邑未有者以其為國都皆不繫國虎牢非鄭邑亦從其國故曰若言中國焉注以內鄭為諸侯內之非也內謂者春秋之文若言國中之邑是內之所以內之者據左傳諸侯城虎牢以偪鄭鄭人乃成於是習雖澤盟會戚救陳如鄭之會會柯成會邢丘於是從代鄭歷屢會又以曾是鄭服之事故此特為內鄭文也注言鄭服弃故為之城是謂鄭服在城前非事實也公羊曰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杜預）

說左傳曰虎牢舊鄭邑今屬晉其義皆得通於此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公如晉 補曰毋婁十月左右而朝亦非禮高閌曰禮童子侯不朝王不可以成人之禮接也其可以朝伯國乎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於外地補曰此本杜預也孔穎達曰晉近城之地盟訖還入晉

公至自晉 補曰不以長樗致者何休曰上盟不于都嫌如晉不得入杜預曰本非會晉本申日本謀如晉以如為重文烝案此亦後事小則以先事致之例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雞澤地也補曰當云晉地國語作雞丘此王要二十二月而會 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補曰疏曰復發傳者楚人轉盛中國外之嫌其敬更發之後文戲及京城北重丘之等亦其義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 如會外乎會也 外乎會者則本非會內也諸侯已會乃至耳 於會受命也 補曰疏曰單伯會伐宋傳云會事之成也殺士之盟陳侯如會傳云外乎會也是會受命也是二文互以相通謂會亦是事成乃至伐宋亦外乎會也三處發傳者單伯內大夫陳侯諸侯袁僑為君所使嫌有異故重發之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及以及與之也 諸侯在會而大夫又盟是大夫執國之權亢君之禮陳君不會袁僑受使來盟袁僑之盟得其義也通言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則無以表袁僑之得禮故再言及則獨與袁僑不與諸侯之大夫 補曰凡盟言及者內為志之文今上言公會足見外為主故於叔孫豹還從以內及外之例無所嫌也王世子則及以會與則會又會陳袁僑則及以及與子則會以及殊文相似殊義不同 諸侯以為可與則與之 補曰諸侯會親與盟 不可與則釋之 補曰不與盟可矣亦不會使大夫 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 補曰疏曰此亦應受君命而稱之私者對君盟非臣事故謂之私 是大夫張也 補曰王引之曰張當為𢧵字凡三見則疏所據本作𢧵音義於定大年傳以為張字作音則此亦不作張文烝案孫復曹王發微曰大夫張諸侯始失政用此傳文也呂本中張洽家鉉翁皆舉所見已作張 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 大夫執國權 補曰正亦取字也大夫執國權者論語所謂禮樂征伐自大夫出也大夫之事禮樂征伐肇於晉文襄而成於晉悼季康以為晉侯如會不再盟今再盟袁僑亦悼公所以不及文公 曰袁僑異之也 補不但總言及諸侯之大夫而復別言袁僑者是異袁僑之得禮 補曰異即公羊之殊也疏曰陳侯不在故與袁僑得盟諸侯大夫君在私盟故謂之蠱文烝案此又申再言及為與之之意復出陳者屬文之宜何休以為喜得陳國似非也

秋公至自會 ○撰異曰會各本誤作晉今依唐石經改正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補曰午與襄公名同不諱胡安國以為猶是舊書同盟信赴書戊申定書 書宋仲幾從其實也

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成公夫人襄公母也姒杞姓 補曰當云襄公妾母何休以弋為莒女本公羊下年傳鄫出之說莒己姓非弋也杞亦曾姒姓此姒氏或謂女孔廣森說公羊謂弋即是姒當為鄫女○撰異曰姒公羊作弋下同徐彥曰左氏經作姒氏字聲勢與此同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定諡 補曰許翰曰左傳季文子本不欲以夫人禮葬此葬違禮略也高閌曰距薨纔二十三日

冬公如晉 補曰非禮與宣同

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繒世子巫如晉 外不言如而言如 補曰重起例者此與內俱往也 為我事往也 外相如不書為我事往故同於內 補曰疏曰徐邈取左氏為說云為我事往者謂請繒屬於晉以助己出賦也文烝案徐說得傳意傳言繒世子為我事往明其國與會大夫並往晉故同諸內而言如也左傳上四年冬公如晉請屬鄫晉侯許之至此穆叔覲鄫大子于晉以成屬鄫皆確然可據惟下年莒人滅鄫則與書屬鄫事無涉乃左氏之謀耳左氏知屬鄫事不如滅鄫公羊知滅鄫事不如屬鄫皆以如晉及莒滅二文牽連為一皆誤也左氏解此云言比諸魯大夫也此諸魯大夫其意有二不言及是比言如亦是比惟可不言及故可言如是其意實一也杜預經下注云比魯大夫故書巫如晉傳下注云豹與巫俱受命於魯故經不書及比之會大夫○繒自有世子不宜立異姓為後此又文外之意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 善稻吳地 補曰依杜當云地闕不言會衛孫林父者會者外為主之文左傳稱晉將為吳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則是魯衛並受晉命衛非為主者故不得言會衛也又晉之諸會書班在宋下衛上此亦晉事亦不得言會衛也前後諸文殊會吳者上言有會晉文晉為主而殊吳也此但言會吳吳為主也不言及衛孫林父者吳或會以及夷未聞及以會及以會乃特尊王世子之文非可施於吳也杜預曰魯衛俱受命於晉故不言及此未審其義也

○撰異曰稻左氏作道吳謂善伊謂稻緩補曰段玉裁曰謂善為伊者古合韻也說文沛國謂稻曰稬从禾耎聲謂稻為緩即其理也緩古亦讀如暖號從中國名從主人夷狄所號地形及物類當從中國言之以教殊俗故不言伊緩而言善稻人名當從其本俗言補曰此發經辭之例以明伊緩稱善稻之意也號謂地號物號公羊所謂地物從中國也名謂國名人名公羊所謂邑人名從主人也中國謂魯主人者對魯言之不專指夷狄桓二年傳言物從中國此言號者彼釋大鼎義專是物號此則兼包地物之號也此專是地號而不言地從中國明包地物言之也桓二年傳言名從主人乃釋大鼎稱郜之義名者國名此經無從主人之文亦并言之者明欲發明全例兼國名人名為說也前釋國名物號之文此通言地號物號國名人名之例意指名異故兩處發傳也公羊文在昭元年其言邑人名邑卽國也范此注大略本何休然以主人專屬夷狄不以中國為魯又不言國名則皆誤也楊疏以越稱於越解名從主人可補注闕但專謂於越之名是從主人而不知越名亦從主人亦終未得傳旨也荀子作正名之篇曰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遠方異俗之鄉則因之而為通義與此相近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撰異曰顏師古匡謬正俗以為壬本是壬字非也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鄫以外甥為子會夷狄之不若故序吳下所以不復殊外吳者以其數會中國故補曰公羊曰吳何以稱人吳鄫人云則不辭何休曰方以吳抑鄫國在人上不以順辭故進吳稱人所以抑鄫者夷狄尚知父死子繼故以甚鄫不使鄫稱國者鄫不如夷狄故不得與夷狄同文文烝案不辭者不成文也何注為范說所本而不如何之明暢楊疏謂吳數會中國故不殊外實為大謬前後諸外吳文皆為不欲鄫吳人故會而又會吳既稱人何外之有何氏以吳抑鄫之說雖於公羊無所見必是公羊家舊義此傳於下年滅鄫有別文而不別之言明經文實有譏抑之義何說可依用也但此文亦本會之舊非夫子特易吳鄫之班左傳曰穆叔以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於會杜預曰傳言鄫人所以見於戚會左杜之言殊得其實鄫於諸晉會皆不與此時新為魯屬其大夫轉得列會晉許會鄫使附會末而班諸吳下也史紀其實而經取其義此春秋述作之大常非必有所改易然後可以見義也前此會之盟有楚人鄭人楚無以國舉者故稱人序上無他義吳則前後諸會皆為外文故此文自足顯抑鄫之義若無前後諸文則不得也會之屬鄫是夏始成至秋鄭以為不利當時事情未可知或叔孫豹鄫立異姓為後寄其內亂歟范注言外甥外甥即外孫說見下年左傳曰九月丙午盟于戚陳傅良曰吳初與諸侯盟不書盟為晉諱也吳晉之盟春秋諱之

公至自會補曰會夷狄而致者上文吳稱人故致也楚稱人不致者楚之稱人自其常文又主會異於吳

冬戍陳補曰杜預曰備楚何休曰戍例時內辭也不言諸侯是會戍之補曰內辭猶專辭謂諸侯共以師戍之而經以會獨往戍辭書也所以為內辭者侯伯救患衛不得專之正合義之公春秋與城楚丘歸粟等皆同之於內事無煩列序諸侯

定五年傳所云義邇也疏亦引彼傳以難注范誤甚矣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撰異曰左氏無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段玉裁曰公穀皆有此四國不容徐彥疏陸德明不記其異同疑唐石經脫文也案陸淳纂例明云左氏無莒邾滕薛四國段所未見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補曰月者為下卒日善救陳也楚人伐陳公能救中國而攘夷狄故善之善之謂以救陳致補曰疏曰善文於公至下言之者春秋主善以內故於會公至下重發文烝案范謂以救陳致是善則與凡救言善不同疏又曲為之說夫傳本與經別行後來以傳合經者乃以此句附公至下實非傳意此與諸言善者同義當在諸侯救陳下也重發傳者成而救伐救非善故重明之公至是常文不須釋

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補曰僖二十三年書杞子卒案左傳杞成公即位者即姑容也自此終於春秋皆名或日或不日皆書葬或時或月柔與大國同例疑襄昭以下時事之不同於前即諸小國可見也

夏宋華弱來奔○撰異曰陸淳纂例曰穀公羊作溺案今公羊不作溺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繒非以兵滅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補曰疏曰重發傳者非兵滅故重明之繒中國也而時補曰此亦大略言之耳若繒別言之舊是卑國在月例非滅也補曰言以其如上所云故氏與非滅家有既亡國有既滅滅猶亡亡猶滅家立異姓為後則亡國立異姓為嗣則滅既盡也補曰此言有非滅而得言滅者也俞樾曰此既字不當訓盡家立異姓其家未亡而實已亡國立異姓其國未滅而實已滅昭四年魯取鄫自此至昭四年之繒乃已滅之繒也文烝案家言亡國言滅者對文析言之渾言則同梁亡是也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繒不達滅亡之義故國滅而不知補曰疏曰言繒所以滅者立嗣須分別同異姓而繒不別也舊解云別猶識也言繒君唯識知國須立後不能識知異姓之不得立文烝案疏載舊解與杜意合別之而不別猶易文言傳之云辯之不早辯彼言辯而不自知者所由此言見滅而不自知者所由其事相類其情亦同則四年魯取鄫豫貶之文言傳之義也上年於鄫豫抑之此傳之發也亦以此傳則上經之為抑鄫亦明矣莒人滅繒非滅也補曰又覆說以起下又非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莒是鄫甥立以為後非其族類神不歆其祀故言滅補曰非者實也如非稅畝之災之非字所以非滅而言滅者實其立異姓以奉宗廟乃滅亡之道故言滅也鄫姒姓莒己姓管子曰有者異姓滅也蓋古昔遺

曹夫傳說滅曾亡者家上國之文連言之也董仲舒曰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者春秋視其國與宜立之君無以異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至於鄫取後乎莒以之爲同居目曰莒人滅鄫此不在可以然之域也案公羊上年傳曰莒取後乎莒奈何莒女有爲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何休曰時莒女爲鄫後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於莒有外孫鄫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又以巫爲鄫前夫人是公母姊妹之子俱莒外孫故傳謂之爲出依何說爲鄫迂曲王引之謂傳文本是鄫女有爲莒夫人者鄫鄫爲互誤也若然鄫女之子於鄫子爲外孫於巫爲出書定如亦鄫女故鄫公於巫亦爲出巫於鄫則爲鄫宗則今傳義既合而於公羊本文亦明白通貫矣昭以外孫爲甥者毛詩傳云外孫曰甥爾父之外孫爲吾甥又吾之外孫爲子之甥以上見下而爲甥故左傳外孫之子爲鄫甥姊妹之子爲從孫甥皆有甥稱也莒爲鄫甥量穀梁家舊說而范因之也甥之稱又有以下見上者爾雅姑之子爲甥舅之子爲甥妻之姑之子爲甥之子爲甥昆弟之甥也舅之子妻之昆弟姊妹之夫亦皆爲甥說亦同也經書滅者謂鄫至此廢巫立外孫不言鄫亡與梁亡同文者孔廣森據公羊上年傳云莒將滅之以爲立外孫者實莒春鄫人使然故春秋歸罪莒人也左氏於此不言立異姓爲後其傳曰莒人滅鄫鄫恃賂也杜預以爲鄫有貢賦之賂在魯恃之而慢莒故滅之蓋鄫莒皆無史書左氏不得其事因見前所載上四年冬有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之事五年有鄫鄫還鄫之事其事又書於經故於滅鄫一經但據上事推測意其爲恃賂耳由其不受經於聖門故有此失不如穀梁公羊家皆以爲大條貫數十皆由洙泗高第親聞之聖人矣非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監本毛本傳辨疑余本仁集傳纂本補正十行本空一字

冬叔孫豹如邾

季孫宿如晉宿行父子補曰季武子也許翰曰書既世卿而大夫無復三年喪哀與廢於下矣張大亨曰季孫宿仲孫速仲孫豹皆所謂以喪從利者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補曰左傳萊爲商奄其地即禹貢青州之萊夷也滅在時例月者書以萊爲齊之同姓故謹其文與楚人滅夔相對爲詳略也楚之誘殺戎則文異齊之滅萊楚之滅夔則文異夷夏之辭以不相假

七年春郯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夏四月不時也三卜禮也補曰疏曰三卜是禮而書者爲不從及不時故也文氏案四月必不止三卜三卜者當是正月下辛前有牲變已改卜牛以正月下辛爲初卜故言三卜也若使卜從而郊則當先書正月牲變之文書四月某日郊與宣元年同文今既不郊則牲變可略以卜不從爲重非如再有牲變者須備言也言四月言三卜則牲變亦足見矣或謂僖三十一年書四月免牲成十年及下十一年書四月不郊何以此獨爲牲變曰非牲變則必非三卜書案十二月下辛不卜之理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補曰不時亡乎人復發傳者三卜是禮嫌有異也

小邾子來朝

城費補曰費季氏邑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

壬戌及孫林父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鄬鄭地補曰孔穎達曰楚既圍陳而陳侯亦列於會者當是圍之不密故得出會求救也文氏案五年救陳左傳曰會于城棣以救之此年傳曰會于鄬以救之二地皆鄭地二事亦不異也會城棣無陳侯故書救陳不於救陳上繫地者會之不得從疑辭例也會鄬有陳侯文承圍下其爲救陳可知故不復言救既不言救自當繫地其實亦會之也杜預曰陳侯逃歸不成救故不書救非也此救無功自於下文鄭伯卒陳侯逃歸及不書公至見之此時無所譏也月者爲下卒日○撰異曰鄬本又作爲

鄭伯髡原如會○撰異曰髡本又作郡或作頑原左氏作頑徐彥公羊疏曰正本作頑字亦有一本作原家非也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操鄭地補曰公羊曰操者何鄭之邑也○撰異曰操左氏作鄵趙坦曰說文無鄵字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也補曰據未至會致其志也補曰此亦所謂春秋成人之美也何休曰鄭伯欲與中國意未達而見弒故養遂而致之所以達賢者之心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補曰不生名者經例因史例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爲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補曰明由如會至死若卒不以如會當名之於卒如曹伯廬生不蒙使文其見以如會卒何也補曰疑如會何至死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弒而死補曰是所謂以如會卒其事實公羊同與左傳異弒則左氏公羊皆云爾而傳意以卒名加上便可見弒發義尤精大氏春秋意義辭深其微其約固有如此者然則何以不去卒爲弒也曰此當時承赴之文即是當時事實公羊所謂信史不革者也文既不革斯義有所取如下傳云云其不言弒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邵曰以其臣欲從楚故謂夷狄之民不欲使夷狄之臣得弒中國之君故去弒而言卒使若正卒然補曰此僖莊四年不使小人加乎君子宣十一年不使夷狄爲中國胡安國以爲聖人存天理抑人欲之意家鉉翁曰中國之大夫而目之爲夷狄之民其誅斥之典嚴自洙泗穀梁子必有所受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補曰重發傳者此被弒嫌異故也日卒時葬正也補曰疏曰葬在八年此處發之者以鄭伯被弒而同正卒既同正卒宜同正葬故連言也重發正卒傳者今被弒而同正卒嫌與他例異故明之

陳侯逃歸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鄭伯欲從中國而罹其凶禍諸侯莫有討心於是懼而去之背華即夷故書逃以抑之補曰此傳與鄭伯逃歸不盟傳同注解去諸侯爲背華即夷與彼注所謂專己背衆亦同但此則指實言之也注首鄭伯以下四句用何休義陳之逃不必因鄭之弑似宜刪去傳重發之者鄭與諸侯行會禮而去會而不盟陳亦與諸侯行會禮而去而此會直會而已嫌有異故發以同之不致者鄭伯見弑陳侯又去此會不足善故不致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補曰汪克寬曰襄嗣位甫八年三朝於晉自宣公媚齊之外春秋事霸之禮未有若是其勤也孔廣森曰月者正月也案疏曰鄭伯歸晉受禍陳侯畏楚逃歸明晉不足恃而公往朝危之道也故書月疏說亦可通也孫復胡銓以爲鄭之會不致自會如晉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濕獲者不與之辭侵者所以服不義無相獲之道○撰異曰濕本又作隰左氏公羊作燮徐彥曰穀梁作公子濕案說文燮讀若溼人微者也侵淺事也補曰重發傳者彼爲而道發此爲獲發也獲公子公子病矣補曰以公子之貴因淺事而爲微者所獲經以爲病與華元不病文相顧疏引徐邈云公子病不任爲將帥故獲之大誤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邢丘地補曰當云晉地見左氏宣六年傳故此處杜無注甚矣范之疏也見魯之失正也補曰正亦政字諸會君公在而大夫會也補曰疏曰公在晉未及告公而大夫爲會是失政文孫案疏非也會亦是公命言公在而大夫會者猶難得言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復穀梁言諸侯會而曰大夫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皆同意也如是卽爲失政非必無君命○左傳曰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杜預以爲晉悼難勞諸侯故使大夫聽命胡安國據穀梁義以爲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乃以姑息愛人而不由儀李廉曰此條左氏得其事胡氏得其義論其事則不欲煩諸侯者晉侯之美意也論其義則不可委大夫者春秋之深意也李說是也高厚向戌甯殖稱人胡氏以爲謹其始故貶之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補曰左傳曰以疆鄫田蓋以滅鄫爲眞滅而謀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災○撰異曰災公羊作火徐彥曰左傳穀梁作宋災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故猶先也孔子之先宋人補曰疏曰徐邈云春秋王魯以周爲王後以宋爲故也此公羊黜周王魯之說故范不從之又孫案此卽桓二年傳所云孔子故宋也莊十一年傳及此傳皆以外災不志發義而彼言王者之後此言故宋者兩傳之意互相備也魯史本以宋爲王者後特志災異君子存而不削又因以著故宋之義明經中包此二旨故與彼傳各見之也春秋之義尊周親魯而故宋夫子以爲魯事既爲諱矣則於宋諱祖之過難可也孔父不稱名而其後四殺大夫因皆沒其名姓是也魯事既詳爲錄矣則於宋詳災異之變宜也志大水志石鷁志雨螽志災是也此實君子不忘故國之意所以桓二年及此年兩處發傳也後人疑春秋非孔氏一家之書趙鵬飛已辯之而徐仙民輒引何休新周故宋王魯之說以解此之故宋其亦怪矣○案故宋之說聖門所傳而公羊家及諸讖緯說以爲新周故宋而黜杞又增造其義以爲春秋承周文而反之質自淮南子已云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後人沿用附會之實論語禮運中庸杞宋不足徵之言從周之言子貢答公孫朝文武之道無所不學之言皆相背戾禮孝成時梅福上言宜封孔子世以爲殷後援穀梁在祖位之文謂孔子故殷後不直引故宋爲證或當時穀梁家說故宋之義已爲公羊之學所亂數然猶有爲祖諱一語亦不取證蓋梅子眞隨意指稱也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成公母補曰宣公夫人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補曰劉向列女傳繆姜字同公羊云諡惠而行亂故謚曰繆案穆繆通用如劉說則義異也古書多以秦繆公諡爲惡諡而秦詛楚文曰昔我先君繆公其字从㣎从禾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補曰汪克寬曰齊桓之時在於服楚晉文之時在於勝楚晉悼之時在於敝楚故數伐鄭而不與楚戰使楚疲於奔命而莫能爭也汪申胡安國說○撰異曰杞伯各本脫今依唐石經補正

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戲鄭地不異言鄭善得鄭也補曰疏曰舊解以伐鄭之文在上卽同盟于戲明鄭在可知故不異言也鄭心服同盟故以爲善又一解謂會伐無鄭伯之文今不序是不異言也所以不異言者善得鄭也心服受盟比之舊同好然文孫案柯陵京城北與此文同事異故此傳特明之彼兩處鄭亦受盟未能得鄭故其盟爲謀復伐鄭文雖與此同而其下文皆復書伐鄭亦足明之矣此則下書楚伐見鄭之已服於晉也傳於此獨以不異言鄭爲義宜善會之左傳曰鄭服也不致恥不能據鄭也戲盟還而楚伐鄭故恥不能終有鄭補曰恥者經恥之王念孫曰方言廣雅並曰據定也史記白起傳趙軍長平以按據上黨民按據猶安定也文孫案傳言不能定鄭者下年會相無鄭伯鄭伐宋而諸侯又伐鄭是諸侯雖已得鄭而不能定鄭也注以戲盟還而楚伐鄭爲說楚伐則是服晉之驗非不能定也

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齊世子光會吳于柤柤楚地補曰此本杜預也京相璠曰宋地去傳陽八十里京得之哀六年之柤則楚地耳

會又會外之也五年會于戚不殊會今殊會吳者復夷狄故補曰注非也說見上五年疏曰重發傳者戚不殊今又殊之故復發傳

夏五月甲午遂滅傳陽○撰異曰傳左氏公羊作偪國語同徐彥曰左氏經作偪字音夫目反一音逼近之逼案漢書古今人表作福陽地理志及續漢志皆作傳陽王莽改漢縣曰輔陽

遂直遂也補曰疏曰言遂直遂也者遂是繼事之辭不須云日今加甲午與凡遂異故傳言之

其曰遂何也不以中國從夷狄也言時實吳會諸侯滅傳陽耻以中國之君從夷狄之役故加甲午使若改日諸侯自滅傳陽滅東國月此日蓋為遂耳補曰其曰遂三字當為其日二字遂字轉寫誤衍日曰形近易誤滅國傳曰亦誤日戰郊傳疏存兩說明二字自昔相亂也此承上言遂直是遂耳不應復加日加日則非直遂之辭故公羊數歸父之奔言日則不言遂言遂則不言日此其例也今所以加日遂上者為晉與吳共滅國不欲以中國從夷狄故仍史文之舊特存其日下傳云無善事則異之明從異事之文小變經事之例也七年傳云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語意亦同也諸侯遂救許諸侯遂圍許閒有他事又不相接無妨為繼事甲午遂滅傳陽文相接而加日乃轉為異事即此見春秋辭句離合之閒皆文章之極量矣據左傳滅傳陽無與於吳汪克寬曰傳陽國及柤地皆在沛縣乃吳入北方之要衝會吳于柤蓋謀滅傳陽而通吳也汪說甚合情事是知吳晉共滅無可疑者左氏因時有疏失耳何下也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余本俞皋集傳釋義本補正

公至自會補曰會猶可致滅則不可致故夷後事小則以先事致者同

會夷狄不致惡事不致夷狄不致恥與同惡事不致恥有惡補曰疏曰夷狄不致蜀之盟是惡事不致穀之會是文烝案柤無致會引穀會非也當引侵宋及伐鄭取頭句之屬

此其致何也會吳會夷狄也滅傳陽惡事也據不應致

存中國也以中國之君從夷狄之主而滅人之邑也此即夷狄會是無中國也故加甲午使若改日諸侯自滅傳陽爾不以諸侯從夷狄也滅中國雖惡事自諸侯之一會爾從夷狄而滅人則中國不復存矣補曰注邑字當作國所說不得傳意傳謂既會夷狄又是惡事而猶致者特為存中國之文使若未嘗會吳未嘗滅傳陽此經之變例致其所不當致以見義也下文乃復論遂事加日之義又以鄭之言如會陳之書逃合此言之

中國有善事則幷焉若中國有善事則不復言會諸侯改日遂滅傳陽如僖四年諸侯侵蔡蔡潰遂伐楚是幷焉

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諸侯會吳於柤甲午遂滅傳陽是則若會異遂異人補曰言上所書者亦是存中國

汲鄭伯汲猶引也鄭伯髡原為臣所弒而不書弒此引而致於會事補曰引者蓋謂未見而致其志王引之曰汲疑當為沒形相似而誤沒者終也古謂以壽終為得沒不以壽終為不沒鄭伯實弒書卒使若令終得沒者然故謂之沒鄭伯沒鄭伯者卒鄭伯也卒亦終也曲禮曰壽考曰卒卒猶沒也

逃歸陳侯鄭之會陳侯不會以其為楚故言逃歸補曰當云陳侯在會不字誤

致柤之會存中國也補曰言二事皆是存中國疏曰傳於此見存中國之文者難澤之會諸侯失政從此之後日益陵遷又會夷狄之人以滅中國惡事之甚故書公至以存之傳二十六年公至自伐齊傳云危之此云存之者彼尚未陵遷故直云危之公此時微弱之甚故云存中國也文烝案疏非論公至不數遂事陳鄭諸文非也又以諸侯失政為說不知諸侯失政與此各自為義此論夷夏之故非論君臣之事不須牽合也悼公之時楚既日強吳復驟盛中國自此遂衰故君子書經時有存中國之意而傳明之也夷狄與中國交爭諸侯則因而存中國迨後晉楚共宰諸侯盟于宋無侵伐八年則又因而善之足見聖人之情矣春秋隨事而為義左傳楚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當時晉主夏盟安得四夷為守但能弭兵息民亦足多也若不能則守在諸侯中國固不可不存也此經世之志王道之要也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晉師伐秦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齊世子光序滕薛之上蓋驕蹇補曰此本公羊非也左傳曰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杜預曰先至為盟主所尊故在滕上

冬盜殺鄭公子斐公子發公孫輒補曰盜賤也義在昭二十年傳諸書盜皆士也○撰異曰斐左氏作騑陸淳曰騑字子駟宜為騑案國語稱騑騑

稱盜以殺大夫弗以上下道惡上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惡鄭伯不能修政刑致盜殺大夫也以上下道當言鄭人殺其大夫補曰書大夫者以上道之文也書人為衆辭者以下道之文也稱盜以殺大夫盜雖下而別於凡下之文大夫雖上而無上文則以至微賤之輩而為及國體事異凡當是所以惡上惡上之上當如苑注以為君也注言二句引傳例非也宜删去兩臣謂之兩下如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也稱人稱盜則大夫為上皆非兩下之文矣疏曰於此發例者盜殺大夫初起於此也文烝案以哀四年傳校此傳疑傳當脫一道字下道謂稱道○程子胡安國以為失鄭故不稱大夫張治又謂斐者從夷之人弒君之賊發輒惟斐是從惡積而不可掩鄭不能討而盜得殺之所謂上慢下暴而致寇至盜之招也故不稱殺大夫王樵胡銓等略同文烝以為皆求之過當春秋所未暇論

戍鄭虎牢不稱其人則會成也猶戍陳補曰亦又若會獨戍耳注非也左傳以為修其城而置戍蓋亦以備楚

其曰鄭虎牢決鄭乎虎牢也二年鄭去楚而從中國故城虎牢不言鄭使與中國無異自爾已來數反覆無從善之意故繫之於鄭決絕而棄外補曰注非也決猶決日義決不日而月之決辨嫌之謂也上城不繫鄭嫌遂不得為鄭地故此決之傳當云決鄭地乎虎牢省一地字耳以為決文者以後年兩伐鄭終能得鄭其地仍屬鄭也左傳曰非鄭地也言將歸焉公羊曰諸侯已取之矣曷為繫之鄭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案戴祖啟曰邑已失而仍繫之其國者宋彭城鄭虎牢也如但曰國彭城則為君討臣之義隱矣如但曰戍虎牢則為鄭拒楚之義隱矣

一七四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公至自伐鄭補曰許翰曰書楚救鄭而致公知諸侯之避楚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補曰何休曰月者重錄之作爲也補曰疏見成元年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周禮司馬法曰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其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然則此言天子六師凡萬有五千人大國三軍則三萬七千五百人諸侯制踰天子非義也總云諸侯一軍又非制也昭五年經曰舍中軍傳曰貴復正也然則魯有二軍今云作三軍增置中軍爾魯爲次國於此爲明補曰疏曰魯本周公之後地方七百里而云次國者據春秋時言之文烝案傳與周禮非異也師非二千五百人也魯非次國也諸侯一軍一當爲二此轉寫之誤舍中軍復爲二軍傳以爲正則一爲誤字明矣三略曰諸侯二師方伯三師此言最可據二師卽二軍三師卽三軍也國語叔孫穆子之言曰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諸侯韋昭解諸侯無軍曰無三軍傳言諸侯二軍與三略同卿國語之諸侯無軍也二軍之上有三軍則國語之元侯三略之方伯是也二軍之下有一軍則國語之伯子男是也左傳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大國云可者言已過其制此卽元侯方伯三軍之證魯僖公之頌曰公徒三萬三萬者三軍之人數此諸侯二軍之證左傳又稱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此伯子男一軍之證依公羊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是大國二軍小國一軍也傳既不言元侯方伯之制又不言小國一軍者但言二軍足見三軍之非且切魯事以爲說故略不具文也若然周禮所以與傳及國語三略異者周禮以元侯方伯亦爲諸侯而謂之大國故於大國二軍則謂之次國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師爲軍而下言二軍上言六師者師有二千五百人之師有通稱兵衆之師通稱之師卽是軍互以成文其義不異惠棟曰詩瞻彼洛矣以作六師六師及之毛傳並云天子六軍鄭志趙商問棫樸詩及常武詩六師不稱六軍而稱六師不達其意答曰師者衆之通名故人多云焉欲著其大數則乃稱軍耳又孔穎達引詩云整我六師以脩我戎周禮鄭答云軍者兵之大名軍禮言軍爲其大衆故春秋之兵雖有累萬之衆皆稱師詩云六師卽六軍也惠引鄭君之言以解此傳最得其旨也凡軍以乘爲數天子六軍兵車三千乘故詩采芑曰其車三千三軍者千五百乘二軍者千乘一軍者五百乘每乘甲士十人步卒十五人也魯頌言公徒三萬者又有重車二百乘凡步卒五千人故言三萬也○或曰白虎通引穀梁傳曰天子有六軍諸侯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國一軍與今本不同其文亦可據邪曰此文上國以下十字乃後人依周禮妄增之非白虎元文觀其下文云諸侯所以一軍者何諸侯蕃屏之臣也任兵革之重距一方之難故得有一軍是知東漢時相承穀梁之本實作諸侯一軍矣曰然則傳云一軍非誤字言諸侯一軍明小國無軍也諸侯一軍者卽國語所謂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也小國無軍者卽國語所謂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諸侯也韋昭以爲伯子男無天子之命卿引王制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取王制本無誤脫鄭君注未允也小國無軍此曹盧諸國所以無師也小國無天子之命卿此曹莒諸國所以無大夫也若此豈不一以貫之邪曰此說不可用也諸侯裁一軍何以舍中軍爲二軍傳謂之復正乎曹莒不得植天子命大夫則不得有名姓乎謂書及齊晉宋衛陳蔡鄭之書名姓者皆爲天子命大夫何以傳獨於內外書字各一人謂之天子命大夫乎如依莊元年范注謂貢士京師受命者稱字說其國命之者稱名何以知當時必行貢士之制又且單伯世卿何以云貢士乎反覆思之一軍必爲誤字國語必不可泥王制上文小國有上中下三卿必當依鄭注以爲二卿之文有誤脫而小國無師無大夫還當如前卷之解也作三軍非正也補曰此事當時書者爲令不言初者以後有舍文不煩加初足知爲常令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補曰疏曰上三卜爲禮而非時此卜違禮非禮亦非時故更發傳不行免牲之禮與成十年同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補曰左傳曰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杜預曰光至復在莒子之先故晉悼亦進之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盟謀更共伐鄭京城北鄭地補曰此實戲異與柯陵同故注卽用彼傳語鄭雖受盟猶不堅服晉雖盟鄭實謀共伐故下復伐也又左傳此盟載書稱言十二國喪助後之請鄭不與○撰異曰京左氏作亳徐彥公羊疏曰穀梁與此同左氏經作亳城北服氏之經亦作京城北乃與此傳同文也案亳字誤

公至自伐鄭不以後致補曰謂偶事當致後盟後復伐鄭也傳例曰已伐而盟復伐者則以伐致盟不復伐者則以會致此言不以後致謂會在伐後補曰莊末二語可倒引倒在後十九年傳疏曰成十七年夏公會尹子云云伐鄭乙酉同盟于柯陵與此正同彼云至自會此云至自伐鄭致文不同者案彼伐鄭同盟于柯陵爲公不周於伐鄭以會事爲大故以會致此時鄭從楚楚强諸侯畏之故以伐爲大事又盟後更伐鄭故以伐致也文烝案盟後復伐則以伐致此一例也疏據傳四年六年之屬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又一例也傳但言盟後復伐一例者此以復伐而致伐與下蕭魚以不復伐而致會相對爲義此之致伐本不取大伐鄭之義也疏說固可通然非此傳解經之意

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補曰杜預曰晉遂會光

會于蕭魚蕭魚鄭地補曰公羊曰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蓋鄭與會爾何休曰中國以鄭故三年之中五起兵至是乃服其後無干戈之患二十餘年故喜而詳錄其會起得鄭爲重穀日鄭伯如會宜以如會書乞盟宜以乞盟書今一皆沒之獨稱會何哉曰春秋嘉善矜不能而成人之美悼公之服鄭也有道其信義著於諸侯非一日之積此善之可嘉者也鄭伯之欲從中國也亦非一日之積逼於楚之彊而未果此不能之可矜者也然則晉之取鄭鄭之下晉不始於會蕭魚之日其信已在前矣至其

會也諸侯以小息中國以小安是乃有實乎約信者也其義不言而論不盟而會故略其文以見其實蓋春秋成人之美之意也

公至自會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 補曰疏曰傳例曰二事偶則以後事致此云公至自會正是其常而云不以伐鄭致者以鄭從楚伐之尤難故當以伐為大事 得鄭伯之辭也 鄭與會而服中國書得鄭伯者明上十會有鄭自此遂不復伐既是盟不復伐則以會致之例而後事不小於先事又是偶事致後之例也高閌曰春秋以變文見義屢書盟而不信則以不書盟為誠屢書伐而無功則以不致伐為美李廉曰厲公三伐終以伐致悼公三伐終以會致春秋之立文精矣文烝案公羊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之例施之此則通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霄作宵張洽程端學所見同○撰異曰霄十行本獨此 行人者挈國之辭也 行人是傳國之辭命者補曰疏曰舊解挈猶傳也行人傳國使命故云挈國之辭或以挈為舉謂傳舉國命之辭理亦通耳文烝案杜疏皆非也辭者經之辭挈者舉也舉而直言之若稅畝之挈是也舉又訓盡若所謂以國與之是也凡言行人皆為於執之挈而外曰某行人內亦曰我行人與齊人執單伯諸又不同是行人者舉國之辭也左傳曰書曰行人言使人也行人為使人之稱使人事至重一國安危所繫故使能造命可為大夫使不辱命則可謂士舉國之辭此其義也疏又曰行人之文有六發傳者三此曰挈國之辭也晉人執衛行人石買傳曰稱行人怨接於上也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傳曰稱行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稱行人怨接於上執也是其文互相通也傳舉三者則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亦然也然則稱人以執執有罪稱行人怨接於上明君與臣兩失之也執大夫稱人又有二義齊人執鄭詹傳曰人者眾辭也以人執與之辭也宋人執鄭祭仲傳曰宋人者宋公也貶之也齊人執陳袁濤塗傳曰齊人者齊侯也不正其踰國而執也是有二也凡執大夫惟齊執封陳公子招特為變文餘皆稱人未有稱公侯以執者若執者有罪則稱人以見罪若執人者有罪亦稱人以見惡經辭有常例傳則分而別之所謂善惡不嫌同辭不可以一概求之矣文烝又案黃道周說自此至三十年殺良霄二十年中鄭大夫皆特書名氏蓋深喜鄭之一意中國而鄭大夫之得會於諸侯也此說極合經旨鄭之辭楚自執良霄始故終良霄之身皆特又以見義傳於諸鄭事曰內鄭曰馭不能摟鄭曰決鄭最後曰得鄭伯明君子於晉鄭之故深致其意則黃氏此義可推而知也若然稱人稱行人鄭君臣仍為有罪者鄭既一意中國而復使人往楚則是自取執辱故書罪鄭而不當罪楚非謂鄭從晉有罪也

冬秦人伐晉 補曰何休曰為楚救鄭案左傳曰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不言救者晉伐鄭而終得鄭故與晉得伐不以善辭施秦與上年書楚救異義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邰 書攻守之害深故以危錄其月○撰異曰三月板本公羊或作正月誤也邰本又作台陸淳纂例曰左氏皆作台案今公羊弁下亦皆作台 伐國不言圍邑舉重也 伐國重圍邑輕舉重可以包輕 取邑不書圍安足書也 不足書而今書者為下事起

季孫宿帥師救邰遂入鄆 鄆莒邑 遂繼事也 補曰疏曰重發傳者此不受命橫與常例不同也

受命而救邰不受命而入鄆 補曰大夫之事皆君命言季孫宿帥師救邰是受命之常文也若入鄆亦受命則其事非如京師如晉之比當依盟衛雍盟暴之例各為一事再出季孫宿帥師不當為繼事辭明此實不受命矣公羊大夫無遂事之說蓋因此經之義推之 惡季孫宿也 補曰惡其不受命言遂即是惡之也入本是惡事與救相反但此處未暇論之公羊莊十九年傳曰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胡安國引其文以為邰在邦域之中而專行之非有無君之心者不敢為也錢儀吉曰漢律有矯詔害矯詔不害故劉向曰國有危而不專救者不忠國無危而擅生事者不臣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撰異曰公羊比處徐彥疏曰考諸正本皆作士魴字若作士彭者誤矣

秋九月吳子乘卒 補曰吳壽夢也吳始書卒少進之也吳卒皆不日皆不葬義亦見成十四年注左傳服虔注曰壽夢發聲吳蠻夷言多發聲數語共成一言壽夢一言也經言乘傳言壽夢欲使學者知之也錢大昕曰壽讀如疇與乘為雙聲夢古音莫登切與乘為疊韻孫炎制反切蓋萌芽於此案錢氏此說本顧炎武音論因沈括夢溪筆談備考二聲合一之字信矣但傳稱名從主人而經書乘不書壽夢則知壽夢者吳之本言其赴上國乃改言乘故史承而書之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公如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邿 補曰疏曰當從左氏為國案左傳未必是也此當是取邑故時齊有邿見左氏十八年傳○撰異曰邿公羊作詩徐彥曰正本皆作邿字有作詩字者誤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共王補曰國語共王名作箴字箴審聲近通用周禮十羽為審爾雅作箴

冬城防 補曰防郕隱九年會地藏氏邑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向鄭地補曰叔老公孫嬰齊子子叔齊子也諸以外獨鄭書名氏者喜其得列中國之會特顯之也左傳齊宋衛之大夫為崔杼華閱北宮括不沒其名氏則無以顯鄭故序鄭上稱人也此及伐秦之公孫蠆會戚會城杞之公孫段最為顯通前引黃道周說獨得之愚因以知蕭魚得鄭伯之義直至殺良霄之身方竟其意晉悼復霸而楚不能爭鄭得所庇春秋深美之也左傳以齊宋衛之不書為惰以衛之書於伐秦為獨趨匡既明其不然說大事則謂非鄭而列於鄭上其謬甚矣向者左傳十一年諸侯伐鄭師于向即此地黃汝成以為此嚴志沛國之向今鳳陽府懷遠縣地中國會吳往往就之於淮上也與江永說同疏曰何休云月者危剸諸侯委任大夫交會彊夷臣日以強三年之後君若贅旒然范雖不注或以二卿遠會彊夷危之故月從何說理亦通耳○撰異曰蠆公羊作囆下

皆同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
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補曰左傳齊宋衛之將皆上會人也不書齊宋之將以顯鄭將
與上會同義衛於上會亦書人此從衛又者蓋與前衛甯殖侵鄭
相對見義衛侵鄭獨出名氏故衛與鄭同伐秦亦並出名氏明以
報怨之師爲協力之事衛爲鄭喜也傳前獨舉衛甯殖之文則此
義亦足見矣月者爲下奔日○撰異曰徐彥公羊疏曰舊本作荀
偃者作荀偃者誤括公羊作結
己未衛侯出奔齊諸侯出奔例月衎結怨於民自棄於位君弒而歸與知逆謀故出入皆日以著其惡補曰疏曰九月
乙亥公孫于齊亦日者亦是明公之惡或是內事詳錄不可以外
例準之衛侯以惡甚而書日所以不名者以其不失國也出不名
以見得國歸書名以與其惡一解衛侯出奔不名者既書日以見
罪惡甚故不復名也理亦通耳文烝案舊史大國君奔皆書日君
子皆略之從月例左傳二十年甯惠子曰吾得罪於君名藏在諸
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是列國史文也魯史之法以爲臣
逐其君不可以訓苟獲免於易弒者以書奔於內之奔則曰
孫焉及至弒君大變則外直文而內諱焉此蓋皆周公舊制盡
褒以垂法蓋曰可言者言之不可言則諱於諸侯之事可諱則諱
而魯史承準其制也記言魯有王禮傳言魯春秋有周禮其事不
可備知而內無弒君外無逐君異於諸國所記則較然著明劉敞
以此二者爲夫子新意斯不然矣○撰異曰公羊作衛侯衎陸淳
纂例唯云左氏無衎字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補曰
左傳曰謀定衛也春會夏伐特顯鄭大夫則冬會從常文二十六
年會澶淵特顯鄭大夫則二十七年會宋從常文戴溪曰一年之
間大夫三會皆見其專以爲當然遂踵而行之不以爲怪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
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補曰案何休通不說地名杜預於此亦無注而釋例魯地名有之孔穎達曰蓋魯城
外之近地○高閌以爲于劉二字因下有劉夏誤增疊空
甚矣薛伯卒築臺于薛亦將致疑乎趙與權則又牽合之
劉夏逆王后于齊劉采地夏名書名則非卿也天子無外所命則成故不言逆女補曰此皆本杜預劉者王季子之采
地夏以名書與石尚同則是天子之士蓋劉氏之支子也左傳謂
劉夏爲官師與上年傳之劉定公自是異人杜預合爲一人不足
據公羊見後有劉子而不知其委曲遂以劉夏爲天子之大夫其
稱劉爲以邑氏非也天子之中下大夫亦不名而注但云非卿又

失之不言逆女亦當兼略之及無外二義以其過我而已故略之
也左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杜預曰劉夏獨過魯告昏故
不書單子傳又曰卿不行非禮也杜曰天子不親昏使上卿逆而公監之故曰卿不行非禮過我故志之也補曰
此猶外相如王姬歸皆以過我志公羊亦同以過我志可以略文
傳并見此意何休曰刺魯當共送迎之禮孔廣森曰外逆女見左
傳者莊十八年原莊公逆王后于陳宣六年召桓公逆王后于齊並不書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補曰圍成書者亦爲下事起成孟氏邑
公救成至遇至遇而齊師已退也遇魯地補曰公羊以爲不敢進杜預從之范不取崔子方曰若畏齊不敢進當書次不當
書至案崔氏以爲成之例推之是也不致者竟內兵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郛補曰此杜預傳下注○撰異曰陸淳纂例曰成公羊作郕案今公羊不作
郕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補曰周者襄公之曾孫其父祖皆不爲君書日則周亦正也以左傳晉事推論
之蓋厲被弒無嗣成景之族皆先散處他國又不宜迎爲君惟周
離出在京師而獨宜爲君故得爲正耳欒書諸卿至於周公已有
奉孫周之言是其宜立明矣周有兄不可立左氏又明言之○撰異曰周公羊一本作雕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補曰前此晉襄三月而葬悼以後皆三月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
湨梁補曰湨梁晉地也湨水有大隄梁爾雅所謂梁莫大於湨梁月者爲下盟日○撰異曰湨公羊或作狊
戊寅大夫盟補曰下執二君不去盟日者於執言以歸晉惡不嫌不顯故此可不去日實盟同也蒲與柯陵下執無變文故
去盟日以見惡湨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補曰亦政字也此承雞澤傳言王此遂失政也雞澤邢丘湨梁三傳
文相貫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補曰亦政字此句包雞澤言之公羊言信在大夫獨
據此經傳微異與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補曰不臣故不繫於君此
專解本經也若書諸侯之大夫則當書會鄭名氏而言及夫政既
在大夫大夫又不臣以見諸侯遂失政矣全曰三桓逐會六卿分
晉其所由來者漸項安世曰書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猶有諸
侯也書大夫盟是自是無諸侯也○左傳曰晉侯與諸侯宴于溫
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
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
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杜預會下注曰不
書高厚逃歸故也盟下注曰諸大夫本欲盟高厚高厚逃歸故遂
自共盟案左杜所言當得事實杜又曰雞澤會重序諸侯今此間
無異事即上諸侯大夫可知杜以賈服用穀梁公羊乃爲此說以

改之殊爲未允君目臣凡之文會鄭仍見名氏非荀偃獨略者若無他義何爲省文乎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補曰疏曰諸侯不得私相治執之以歸非禮明矣文烝案何休曰稱以歸者甚惡晉以者不以者也言執又言以惡之可知惡晉不斥晉侯者明莒邾有罪

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補曰王貫道曰書至迄齊伐後見諸侯之會未散而齊已抗矣

五月甲子地震補曰孔廣森曰自是迄哀公地比四動皆季氏專強之象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補曰許翰曰晉卿主兵而先鄭伯者臣不可過君也張洽曰垂隴之後晉士穀伐許之後晉荀偃當時名分尚明皆因其事實而書之爾○撰異曰徐彥公羊疏曰正本作荀偃若有作荀罃者誤矣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補曰此年圍成下年圍桃圍防亦並書者疏曰爲十八年諸侯同圍之也○撰異曰陸淳纂例曰成公羊作郕案今唯左氏作郕音成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瞷卒補曰邾宣公也以後葬矣○撰異曰二月唐石經公羊初刻作三月瞷左氏作牼案从閒从肩及从幵从巠之字聲轉得通孟子注瞷視也士昏禮注引瞷良人作見或作瞯齊成瞯我作成覸又作成荊考工記顧頎注故書頎或作牼鄭司農云牼讀爲鬜頭無髮之鬜

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撰異曰桃公羊作洮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撰異曰左氏直云高厚無齊字段玉裁曰以傳考之此與上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非有二事唐石經不誤案段從左氏恐非經例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冬邾子伐我南鄙

穀梁補注十九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春秋襄公經傳第八補注第二十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不言朝不能行朝禮補曰此本公羊杜預與介葛盧同宣言白狄更劣於介白狄子不得以名通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稱行人怨接於上也怨其君而執其使稱行人明使人罪在上也補曰怨接於上者公羊云以其事執是也疏曰稱人以執是執有罪范云使人者明罪在君上非謂罪晉也文烝案范用左傳也稱人執有罪昭八年傳文也此發行人例與襄十一年傳互相備疏云嫌晉與楚異故重發非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補曰許翰曰齊人四年之閒五伐魯而四圍邑又從邾莒以助其虐諸侯之陵暴未有若是者也胡安國曰齊環背盟棄好陵虐神主肆其暴橫數伐鄰國觀加兵於魯則可見矣○撰異曰左氏公羊皆作齊衛左傳曰齊侯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補曰月者為下卒起或闕病文而盈之非圍而曰圍據實伐補曰疏曰知非圍者以下十九年致伐不致圍文烝案公羊釋致伐曰未圍齊也注以曰圍斷句非也當讀至下齊字為句齊有大焉亦有病焉齊若無罪諸侯皆得同病之乎補曰注非也齊字當上屬有大焉者謂有大齊之辭有病焉者謂有病齊之辭皆謂經之立文也言所以非圍而謂之圍者是所以大齊其實亦所以病齊也非大而足同與齊非大國諸侯豈足同共圍之與補曰注又非也此申上有大意也言若非以大齊之辭稱圍則何足言同與方欲言同為特文故大之言圍也若言同伐齊則不可矣傳與字各本誤作焉涉上二句誤今依音義楊疏唐石經余本改正而諸侯同罪之也亦病矣諸侯同罪大國是不量力必為大國所讎則亦病矣補曰注又非也此申上有病意也如上所云所以大齊者為欲言同故耳非實欲大齊也言同者以明諸侯同罪之許翰曰言得罪於天下也是也夫齊亦一國今乃為天下所同罪則齊亦病矣故曰有大齊之辭亦有病齊之辭也經之此文專以書同見義伐齊而書同猶外楚而書同皆為特筆既書同則宜書圍以盈其辭此傳六句曲盡經旨特以文義深奧故自注疏以來莫能通其說惟王引之說此大概近是今取其說而增改焉王氏又引傳六年傳病鄭也者鄭伯之罪也以為文義略與此同亦足匡范之失公羊曰未圍齊則其言圍齊何抑齊也曷為抑齊為其亟伐也與傳意亦相近

曹伯負芻卒于師閔之也補曰重發例故省傳曰之文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前年同圍齊之諸侯也祝柯齊地補曰注上句本杜預齊不與盟與諸鄭事異也下年盟澶淵始有齊左傳又謂是年十一月齊晉盟于大隧○撰異曰柯公羊作阿

晉人執邾子補曰晉侯稱人者邾有罪

公至自伐齊春秋之義已伐而盟復伐者則以伐致京城北之類是盟不復伐者則以會致會于蕭魚之類是祝柯之盟盟復伐齊與怪不以會致補曰常例二事偶亦當以後事致傳不言者伐齊自是大事不復伐齊補曰不嫌當致會故據京城北蕭魚之例以附曰非也下文獨衛伐齊耳士匄還師又不成伐然則何為以伐致也曰與人同事或執其君或取其地同與邾圍齊而晉執其君魯取其地此與盟後復伐無異補曰明以有執君取地之事故雖盟後實不復伐而仍以伐致則以伐致之例乃又合於後事小則以先事致之例也此與柯陵致會適相反彼當致伐而致會此當致會而致伐也疏曰據此傳文事實在邾不關於齊而以伐齊致者以明既盟之後執君取地與盟後復伐無異故託事以見意異晉執君惡魯取地也劉敞曰晉人之君而制其國介人之威而私其利晉魯之罪甚焉交譏之謂是日以義討齊之暴復以不義侵邾之弱以亂易亂而已黃震曰晉教魯可也動天下之兵以執邾子而取邾田以畀魯不可也未足以服齊也文烝案諸執諸侯稱人以執者皆稱晉斥執為會其實亦非全異之傳於此見之矣惟晉文執衛侯為合義則別有書文

取邾田自漷水以漷水為界補曰此本杜預也哀二年言漷此加言水者文無所避單言自漷則意未足與梁山相似書禹貢或言灃或言灃乳或言灃水史文之常也軋辭也軋委曲隨漷水言取邾田之多補曰疏曰公羊以為漷水移入邾界魯隨而有之今云軋辭者謂經言自漷水者委曲之辭也一解言取邾田委曲隨漷水為界之辭言其多也其不日惡盟也補曰盟不日者惡之也疏曰謂執君取地又孫案平丘之會日其日書是盟也與此文相對此於執君取地後追論盟之不日以見惡彼於陳蔡歸國後又追論盟之謹日以明書其意一也惡之則不日猶論盟不日

季孫宿如晉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補曰衛之舊君在齊而伐齊非為舊君也猶衛之亡父在戚而圍戚非為亡父也父子之變大矣故別取義君臣之變多矣故為平文穀梁公羊皆無說焉孰謂一家之學乎哉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撰異曰環公羊作瑗徐彥曰左氏穀梁作環字也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事未畢之辭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嫌外內異也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怒不伐喪善之也補曰受君命而誅其人於我無所加其怒生則誅之死則已此正禮也不伐喪合禮辭錄之乃以善之善之則何為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讓矣補曰坊記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董仲舒曰春秋君不名惡臣不名善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補曰專命

卽專大名失實則稱君之義故以未畢之辭貫之疏曰何休廢疾云君子不求備於一人士匄不伐喪善純善矣何以復貫其事大功也鄭君釋之曰士匄不伐喪則善矣然於善則稱君禮仍未備故言乃還不言乃復作未畢之辭還者致辭復者反命案如鄭意以乃還爲惡乃復爲善則公子遂至黃乃復又爲惡之者彼以遂違君命而反故加畢事之文欲見臣不專君命與此意少異此爲善不伐喪又爲事畢之辭則是純善士匄故以未畢之辭言之文孫案鄭以還爲致辭不可曉還者稱至國而未至也乃者亡乎人之辭說見僖三十一年

然則爲士匄者宜柰何宜墠帷而歸命乎介除地爲墠於墠張帷反命於介介歸告君君命乃還不敢專也補曰聘禮記聘使習儀事云爲壇壇階帷其北無宮公孫歸父至檉聞君薨家遣左氏公羊皆言墠帷復命於介劉敞曰止而請之君曰可而後止不可則復之期可而後止劉以爲未入齊地宜如此至穀入齊地宜還今案至穀入齊地則宜遄至晉竟而請焉還者反而在路也卽含斯義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撰異曰嘉公羊作喜僖孫左氏穀梁作公子嘉也

冬葬齊靈公補曰晉士匄不成伐齊之臣子免於危懼故依時葬正例書晉而幸齊也

城西郛補曰杜預曰魯西郛左傳懼齊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柯地補曰此柯當云衞地

城武城補曰左傳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杜預曰泰山南武城縣案此卽論語子游爲武城宰得澹臺滅明孟子稱曾子居武城者也又謂之南武城史記仲尼弟子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實一地又有詳略也其後謂之南城田齊世家威王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是也漢書地理志作南成屬東海郡續漢志作南城屬泰山郡至晉志乃復作南武城與杜氏此注同羊祜傳及宋書州郡志仍作南城又與哀十四年傳注同未知何者爲正也武城卽南武城亦卽南城顧炎武考之甚詳其故城在今沂州府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大戴禮衞將軍篇以曾子爲魯之南武城人子羽爲魯之東武城人不足據史記平原君傳封於東武城非魯地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向莒邑補曰速蔑之子孟莊子○撰異曰速公羊作遬後同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澶淵衞地補曰下會伐邾澶淵盟非晉意故從書日常例會澶淵盟太速者皆日此亦從例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蔡殺其大夫公子濕○撰異曰濕又作隰左氏公羊作燮

蔡公子履出奔楚

陳侯之弟光出奔楚○撰異曰光左氏作黃後同案說文光从火在人上古文作炗黃从炗聲古書光與廣通又與桄橫通廣橫皆黃聲

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補曰重發傳者奔而稱弟辭同義異故重舉不以屬通之例

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疏曰書弟明其親也親而奔逐之所以惡陳侯補曰疏曰鄭釋廢疾亦云惡陳侯

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補曰孔廣森曰月者正月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補曰黃震曰專如晉而庶其以漆閭丘來昭如晉而牟夷以牟婁防茲來昭在乾侯而黑肱以濫來三叛皆季孫宿之爲逋逃淵藪者也呂大圭曰非公命不書自宣成以來書之政在大夫也○撰異曰漆左氏或作淶

以者不以者也補曰人臣無專邑叛之道疏曰重發傳者此非用兵之以故

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補曰重發傳者此以地來嫌有異也

漆閭丘不言及小大敵也補曰君子於言無所苟此與昭五年言及者相對也昭五年傳解以解來奔解及又稱莒無大夫重地而目其人此亦應與彼同傳不於此言之者以邾畀我邾快之來奔皆不以地來亦目而書之故不於此言重地所以容彼二文亦疑邾小於莒嘗會曾在莒下言莒無大夫則邾可知也公羊曰邾婁無大夫左傳於莒牟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皆曰非卿曰賤賈服諸儒解之以爲邾莒無命卿並合傳旨矣若然莒之來奔以重地而目之邾之來奔有地無地皆得目者邾與魯最爲密邇會視之不與莒同史書邾事較莒宜詳經皆因其舊也公羊謂畀我快之奔曰以近書重輔邾近會數頻書說未可用也此叛也說在昭三十一年傳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補曰疏曰此年與二十四年皆頻月日食據今曆法無頻食之理但古或有之故漢書高祖本紀亦有頻食文孫案漢書高帝紀三年冬十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文帝紀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食之五行志同劉攽以來疑此事者多矣求諸日月交會之術則自漢至今諸曆家皆以百七十三

日有奇爲限必不得頻月食若謂古來錄之或變術據紙之迭代傳寫致誤則不應二十四年及漢初其誤不約而同且古書何非傳寫者轉亦遞來若謂如陳侯鮑卒一事兩日而疑以傳疑則又不類大甲戌己丑史本從赴日有食之乃據所見於經或可兩存於史不容一誤即或誤視氛珥豈得遂筆諸書又不應以食真食頻月爲常而襄公及漢初之史同爲誤視且古之治曆者合朔之差則由平朔交食之道無容不知史必不以不食爲食而君子脩春秋既正其朔亦必不於不食之食而不之正也石介曰天道至遠不可得知後世執推步之術案交會之度而求之驗矣子以斯言爲信○謂後月之食爲氛珥相侵此王夫之說猶食屢祥以尹氏卒爲鄭尹氏卓爾康謂桓公甲戌年正月己丑史偶闕其文皆穿鑿無稽之言也汪曰楨語予曰食於古爲災變無推算之術故有誤視者愚以爲不然漢書天文志以日食爲大變月食星逆爲小變言曆紀推月食與熒惑太白之逆亡異足知曆所可推者不害其爲變也通鑑輯覽小同嘗所稱春秋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蝕晉史墨以庚午之日日始有謫自庚午至辛亥四十二日日蝕之兆形於前此爲古有期法是推驗也小同答以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曆皆無推日蝕法但有考課疏密是則沈約宋曆志所謂大家曆皆六國及秦時人所造孔穎達書正義所謂古眞曆遭戰國及秦而亡六曆皆秦漢之際假託者也曾子問謂諸侯旅見天子諸侯相見入門廢禮之事日食居一又有當祭而日食之文是則劉炫所謂聖人垂制不爲變豫廢者也曾子問又云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又云安知其不見星也是又聖人愼重之意雖有其術而弗論亦所謂知其不可知也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商任某地補曰當云地闕

左傳曰錮欒氏也

庚子孔子生　補曰左氏無此文今本公羊多十有一月四字唐石經以下皆然據陸氏音義知公羊亦無十有一月其有者乃別本之誤也上有十月庚辰朔則庚子者十月二十一日疏曰史記世家云襄公二十二年生者馬遷之言與經異不同者非一也疏又以此文爲傳所錄唐石經穀梁公羊經傳不可分段玉裁曰要爲作傳者所記非經語馬端臨以爲經非是文烝案傳始本與經別行豈得於小大敵也之下突接此句不爲傳體而爲經體乎又豈得無月有日乎公羊之傳亦不得無此蓋弟子既受經於聖人退而教授附記於經以標一家之制作穀梁子作傳時所據經已有此句公羊之經出於口授即是此本惟左氏別有傳授故其經無此句而獲麟後則有續經三年事也續經終孔某卒稱名恆稱也此附記孔子生稱子貴稱也凡王朝列國之臣自列士大夫以上通以子爲貴稱大夫以上又稱夫子故書雜誥曰子曰以多子越御事士相見禮曰某也夫子之賤私春秋列國所習見於內外傳論語曲禮檀弓孟子者皆如此而書偁旁言卿之上下大夫其生時以子連氏其歿則多以子配氏若孔子以魯司寇而稱子又稱夫子猶此例也孔門弟子面稱其師或曰子或曰夫子其私論之或言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或言未有盛於孔子其道記師言或稱子或稱孔子皆從大夫之貴稱此與聘禮之某子爲他國大夫之稱鄉飲酒禮大射儀之某子爲作酬及比耦之稱士相見禮之某子爲述命之稱聘禮記士昬禮特牲禮之某子爲告神之稱并諸稱吾子稱子者皆不同而同也惟論語檀弓稱二三子稱二三子者本是君稱羣臣相稱之辭而師稱羣弟子平敵相稱皆用之又陳亢於伯魚子貢樊遲於子路子游於文人平學者所面稱子此等通學士以下並爲例之小變於是七十子以來學者所師皆稱某子學者亦稱某子於是孟子以來尊以夫子爲尊敬之稱而平敵以下面稱通曰子幾與爾女無別世遂以子爲男子之通稱而馬融因誤注論語首句矣○何休曰時歲在己卯徐彥曰何氏自有長曆不得以左氏難之王引之曰何氏精於讖緯讖緯多用殷曆甲寅元漢世說春秋者數有謂二百七十五歲者後漢賈逵所謂歲在乙未則漢興元年又上二百七十五歲歲在庚申則孔子獲麟是也有謂之六十二歲者則後漢馮光陳晃之說也由是上推之七十一歲至襄二十一年歲在己酉據太初元年丙子殷曆以爲甲寅則庚申爲戊己酉爲丁亥此注不合由馮光陳晃獲麟至漢興百六十二歲之說推之漢興元年漢志以爲甲午殷曆爲壬申上百六十二歲至獲麟歲在壬子爲庚寅又上七十一歲至襄二十一年歲在辛丑則爲己卯故此注曰歲在己卯也孔廣森曰周十月夏八月日在壽星之次與斗柄同位先儒言夫子生時帝車南指此日加午之驗也於今祿命術得己卯癸酉庚子壬午應四極之位文烝謹案孟子曰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譜以鄭君緯候之學文王以西伯受命入戊午蔀二十九年其明年改元數至魯惠公末年三百六十歲又加以隱元年至此百七十一歲則自文王受命至孔子生凡五百三十一歲也左傳稱魯父事康王而史記魯世家伯禽以下有年數考公四年煬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三十二年眞公三十年武公九年懿公九年伯御十一年孝公二十七年惠公四十六年十二諸侯年表起共和元年以爲即眞公之十五年而武公凡十年劉歆三統曆乃謂伯禽四十六年成王元年命伯禽至春秋三百八十六年其引世家則煬公六十年獻公五十年武公二年此張衡等所謂歆欲以合春秋横斷年數損夏益周考之表紀差謬數百者矣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補曰孔廣森曰月者正月也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補曰左傳曰復錮欒氏也時欒盈在齊○撰異曰左氏無滕子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夏邾畀我來奔　補曰賈逵杜預以爲庶其之黨○撰異曰畀公羊作鼻案說文鼻引气自畀也从自畀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補曰重發傳者無訟君之事而亦有及文嫌異故也及慶寅慶寅累也補曰重發傳者二慶同族嫌又與箕鄭父異也

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光反稱弟言歸無罪明矣補曰不言復者弟者親貴之辭苟有位無絕理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曲沃晉地補曰既曰欒盈先入曲沃後入晉故云復入也後入曲沃不云復入者兵敗奔曲沃已有復入文故直云入曲沃不再言復入文烝案左傳稱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公羊謂欒盈將入晉晉人不納由乎曲沃而入此所據也其實盈由曲沃入晉經但記入晉耳其先之入於曲沃經所不論也以復中國之辭言之者盈帥甲入絳篡大夫位與復其位者同下殺者弗有之文非晉復其位可知故不嫌也不言自楚自齊者二國無奉盈潛至爽趙是也兵敗奔曲沃直言入于曲沃不言以叛者亦以下殺者弗有之文則叛可知春秋謹嚴語無費設何休曰篡大夫位例時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渝雍渝晉地補曰用者為下卒日○撰異曰陸淳纂例本作雍俞云左氏作渝穀梁作渝案今公羊亦作渝國語亦同或作雝俞言救後次非救也惡其不遂君命而專止次故先通君命而後言次尊君抑臣之義鄭嗣曰次止也升先書救而後言次皆非救也傳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此師本欲止聶北遙為之援觀其本意而書故先言次而後言救豹本受君命救晉中道不能故先言救而后言次者鄭伯未見諸侯而日如會致其本意補曰非救重發傳者聶北先言次此後言次嫌異也鄭嗣以聶北為本欲遙為之援又以此文亦為遙其意皆非也公羊曰曷為先言救而後言次先通君命也此解最明白此文本當從莊三年次郎三十年次成之例特以郎成是君將故直言次而不言救明不得與聶北遙其意者同此是臣將臣受命救晉而不能救不可以其不能救而廢所受之命故先言救以明公命後言次以明豹之不能救也傳於聶北既言非救又言遂齊侯之意此直言非救不言遂其意明與公羊義同也曹伯襄之言復傳曰通王命公孫敖之言如言復傳曰不廢君命不專君命公子遂之言復傳曰不專公命後數傳屢言之則此可知也何休曰惡其不遂君命而專止次故先通君命言救范注本之救為通君命則次為惡豹自明

己卯仲孫速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補曰紇許之子臧武仲左氏二十二年傳臧武仲如晉服虔曰武仲非卿故不書然則書奔不必皆卿也非卿書氏者紇本有氏而史書臧孫非例所卒則書氏無所嫌故仍史文也其曰正臧孫紇之出也正其有罪蘧伯玉曰補曰蘧伯玉衛大夫名瑗謚成子當夫子倚春秋時年近百歲論語有其使人來聘辭所謂蘧瑗保生也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必不見容補曰臧武仲不容於季孟之閒至於出奔故伯玉為推本之論以為武仲不能以道事君斯其所以出乎左傳臧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夫子論其事伯玉論其理皆以武仲之知一時推重至目之為聖人故聖賢互有評論也論語又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則又論其奔後事也或謂伯玉平日況論不指武仲如禮器引君子之人達耳此殆不然案論語稱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言止則有去國之義故夫子書去魯伯玉亦再從近關出夫事之去則合乎春秋矣出奔亦何害於道哉

晉人殺欒盈惡之弗有也不言殺其大夫是不有之以為大夫補曰經惡之為弗有辭也稱人者衆辭例

齊侯襲莒輕行掩其不備曰襲補曰左傳例輕曰襲傳稱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孔穎達曰經不言遂者聞有他事故也僖六年遂救許二十八年遂圍許亦聞有他事而言遂者公皆親在事不待告故遂承上事言遂此書齊事雖告稱遂襲莒亦不可書遂為聞有數事與前文隔絕故也文烝案隔絕既多又伐晉已言遂不可復書遂也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仲孫羯帥師侵齊補曰羯速之子孟孝伯○撰異曰羯公羊作偈又作楬亦或作羯後同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大水補曰案大水例時此及上伐晉不書月也水災成於七月故在七月下八月上以此知夏秋書大水者不必四月至六月七月至九月矣若大旱則必至六月九月雩不得雨而後書與水異也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補曰夷儀衛地左傳曰將以伐齊水不克許翰曰知水災非特書也○撰異曰夷公羊作陳儀後同徐彥曰左氏與穀梁作夷儀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撰異曰鍼公羊作咸亦或作鍼唐石經作鍼

叔孫豹如京師補曰左傳曰齊人城郟穆叔如周聘且賀城齊城郟者國語云穀雒鬬將毀王宮是城之由也蓋此年水患特甚

大饑補曰大饑由七月大水五穀不升為大饑升成也補曰與此大饑之文與有年大有年相反即莊二十八年之大無麥禾也彼有諱文耳一穀不升謂之嗛嗛不足貌補曰韓詩外傳作鎌廣雅作歉文選注引劉兆注曰嗛不足也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補曰爾雅毛詩傳並云穀不熟為饑蔬不熟為

饉蔬不熟者既無穀又無蔬也雖異此異亦為饉深於饑 四穀不升謂之康 康補曰廣雅作康韓詩外傳作荒爾雅云果不熟為荒亦謂轉益深管子有比歲歉比歲飢比歲荒之語 五穀不升謂之大侵 侵傷補曰疏曰大侵者大饑之異名也又丞案傳首一語正解本文已足復舉一穀以上次第言之嗛則公羊所云一災不書以其不足書也饉與康甚於饑而愈於大饑經以饑包之非不書也傳以經書凶年之事終於此故明其等例何休云有死傷曰大饑無死傷曰饑饑得兼通疏引徐邈云有死者曰大饑無死者曰大歉則不足據也墨子不升並作不收其名饉也旱也凶也餽也饑也文更乖異旱不得為一名饉不得淺於饑 大侵之禮 補曰此下於經外記舊典 君食不兼味 補曰君謂天子諸侯也曲禮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鄭君曰禮食殺牲則祭先有虞氏以首夏后氏以心殷人以肝周人以肺不祭肺則不殺也天子食日少牢朔月大牢諸侯食日特牲朔月少牢白虎通曰一穀不升徹鶉鷃二穀不升徹鳧鴈三穀不升徹雉兔四穀不升損囿獸五穀不升不備三牲 臺榭不塗 塗墍飾補曰爾雅闍者謂之臺李巡曰積土為之有木者謂之榭李曰臺上有屋此謂與堂埵不同韓外傳塗作飾 弛侯 弛廢也侯射侯也廢侯不燕射補曰疏曰注獨舉燕射其實大射賓射亦不行也或以為燕射一侯禮最省故舉之以類餘者亦不為耳案韓外傳無此句 廷道不除 廷內道路不脩除補曰韓外傳廷道作道路曲禮曰馳道不除鄭君曰除治也不治道為妨民取蔬食也 百官布而不制 官職備列不可闕廢不更有造作補曰韓外傳布作補 鬼神禱而不祀 周書曰大荒有禱無祀補曰韓外傳祀作祠曲禮曰祭祀不縣雜記孔子曰凶年祀以下牲此皆禱祀通名為祭祀耳注所引禮匡文祀今作祭 此大侵之禮也 補曰毛詩傳曰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飾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祀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脩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賈子曰歲凶穀不登臺扉不塗榭徹干侯馬不食穀馳道不除食減膳饗祭有闕二文與傳及曲禮韓詩外傳皆略同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補曰書莊公 莊公失言淫于崔氏 放言將淫崔氏為此見弒也邵曰淫通也言莊公言語失漏有過於崔子而崔子弒之故傳載其致弒之由以明崔杼之罪甚補曰邵所云有過崔言得罪也案左傳崔杼娶東郭姜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注前說據通姜事邵說據賜冠事其實當兼取為說失言於崔杼一事也淫通崔杼之妻又一事也傳以莊之無道經歷書之惟此兩事其惡未著故特發傳成十七年論之詳矣莊不從其惡例稱國者衞不從殺大夫而起非莒吳薛夷狄小國則殆大夫者從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補曰案左傳曰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晉侯許之此與文十五年盟扈相似不能散辭之例略之者初為會時但謀報怨未聞弒君事實與扈盟不同故從常文也至於既聞弒後不能討賊晉與諸侯之罪固無可辭但此等之義文外自見文中所未暇論若本非以討賊徵會則無為於會而譏之故會夷儀以報怨不譏不討齊會首止以責鄭又不譏不討葵會鄭以尋盟不譏不討莒皆以他事與會事本不相涉得與常會一例也扈則以尋事而有變文加文明其若非晉事則與夷儀事同也文十五年盟扈則本以討齊出十七年會扈則定宋齊君於伐後其伐亦本以討宋出故皆略之為散辭桓二年會稷則又直為成宋亂出故深誅其心加言以成宋亂也程端學書曰春秋者即此事而論此事之義者也未書因此事而論他事之善惡也此言大略是也此不書伐齊者杜預曰齊人逆服兵不加杜是也或又以言伐則嫌于晉討賊故沒其文也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會夷儀之諸侯也重丘齊地補曰此本杜預杜以為齊亦同盟孔穎達引二十八年傳齊陳文子曰重丘之盟未可忘也文丞案上既不言伐齊則此并沒之矣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為衛邑補曰此本杜預也孔穎達曰邢遷于夷儀衛滅邢遂名夷儀文丞案十六年以來書衛侯皆為剽此則衎也從其故稱而書入則無所嫌不名者復復歸名故此略之未得國都故不言復也此事與上月鄭入陳同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補曰此在時例徐取舒楚滅舒鄝舒庸舒鳩皆偃姓東國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補曰此亦一歲再伐與成三年伐許同彼既伐之故此從平文矣若齊之侵伐我則一從平文內伐亦然○撰異曰夏公羊作蠆徐彥曰公孫蠆一云亦有一本作公孫蠆字者

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 補曰吳諸樊也○撰異曰謁左氏作遏徐彥公羊疏曰吳子遏者亦有一本作謁字者 以伐楚之事門于巢卒也 所以攻巢之門者為其伐楚之事故也然則伐楚經舉補曰攻門曰門 于巢者外乎楚也 若但言伐楚卒而不言于巢者則卒在楚也言于巢則不在楚門于巢 乃伐楚也 先攻巢然后楚乃可得伐補曰疏曰舊解巢楚竟上之小國有表裏之援故先攻之然後楚可得伐或以為楚邑非也徐邈亦云巢偃姓之國是也文丞案巢即文十二年楚所圍者 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以伐楚卒也 補曰明由伐楚至死 其見以伐楚卒何也 據伐楚還事無緣致本意補曰此非致其志狂非也問此者疑伐楚亦不至死 古者大國過小邑 補曰謂以師過狀若侵伐者 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 飾城者脩守備請罪問所以為闕致飾之意補曰飾城請罪則無攻門之事 吳子謁伐楚至巢入其門 補曰左傳曰門焉公羊曰入門乎巢皆謂攻之公羊又申之曰入巢之門則謂攻入之傳意亦同也言巢不飾城請罪 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反舍而卒 補曰舍止息之處是所謂以伐楚卒蘇轍曰言卒不言滅者死而非獲也即左傳杜預說 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 補曰言古

者諸侯相見軍衛不儀況以伐楚之事攻巢之門本非巢之不飾
非故事可無備乎君親爲飛矢所中是其無備明矣
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 非責巢 補曰自輕謂攻門無備也經意責巢尤責吳子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補曰史記謂之殤公剽古今人表有衛殤公
殤公焱剽 穀梁焱 此不正 補曰疏曰剽元年[illegible]相近作焱者誤 衛公孫剽不正 其日何也殖也立之喜
也君之正也 父立以爲君則子宜君之以明正也 補曰此解書日義非輔君字里克殺卓亦日弒君明不以父之所立
始書奉以爲君但父立而奉爲君者雖不正亦正故不去日別於凡弒不正者君臣之義父子之道備矣劉敞言大義而遺子
曰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唯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今案此條衛君爲大義書日爲微文下二條書叛爲
大義書日又爲微文非傳何以知之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補曰非自外入無所叛也以者不以者也義在昭二十一年傳凡言叛者皆據有邑土
衛後世之言反孔穎達論之甚明又與[illegible]略同公羊曰入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是也此處無傳不言叛直叛者非直叛也
左衛曰以戚如晉是以戚出奔晉胡銓曰書叛者叛衎也書弒君者君剽也春秋原情定罪故兩君之也張自超曰書叛於是則甯弒
衎未書之[illegible]則林父向日爰君之罪弁[illegible]何休曰叛閒時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本亦作衎○撰異曰衎 日歸見知弒也 言歸衎實知弒
故傳曰以見之書日所以知其實弒者言辛卯弒君甲午便歸是待弒而入故得速也 補曰王符潛夫論曰春秋之義責知誅率此
類是也此傳及上傳專釋日義聖門相承說也看史大國君奔歸入者皆書日左氏[illegible]經襄十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illegible]
自戚入于衛亦其類也[illegible]復歸則居其兩端今書既弒君而可言歸但以[illegible]故從乎文之[illegible]書名因以見惡耳
不言入以明[illegible]本言入者[illegible]甲午衛侯入[illegible]祭仲
易其事此則[illegible]之非[illegible]衛侯衎之復[illegible]
圖也書衎者失國得文也[illegible]
小矣於[illegible]乃同公羊是二[illegible]書名以見
惡而不知[illegible]日[illegible]正[illegible]三[illegible]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補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文[illegible]
[illegible]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撰異曰痤左氏公羊作痤[illegible]

晉人執衛甯喜 補曰左傳曰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公羊曰不以其罪執之
八年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宣九年九月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傳曰其日未踰竟也此乃在楚何以日邪闕三
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傳曰日卒正也許男卒于楚則在外已顯
日卒明其正 補曰此因卒于楚而卒也疏曰案[illegible]云此自發
例於大國不嫌於小國其小國或詳或略許男書日未必正也范
答云春秋衛世子固有非正周之襄王晉之恭子曹伯射姑亦是
其例日之卒者於日食之下何以知其不日然則范之此答似
何文得知又周之襄王襄恭子何以爲別又薄氏之說不同射姑
而范答薄氏云大甯者案左氏襄王是惠后之子則襄王是嫡也故
文八年書八月戊申天王崩恭世子是獻公之子[illegible]妻而生僖五年
殺不日故知雖世子仍非嫡也薄氏之意見射姑嫡世子而卒
不書日故云發例於大國小國自從詳略故范以射姑非正答
之[illegible]侯[illegible]傳七年[illegible]之會亦言世子至僖二十八年書卒之
上亦不日則[illegible]世子亦有非正也[illegible]且是正故知[illegible]
且之卒[illegible]日食之文可知襄王正恭子不正而亦引以爲例者
欲[illegible]襄王正而[illegible]世子申生不正亦[illegible]世子[illegible]此言之則有不正
而[illegible]世子者[illegible]案申生[illegible]世子皆正也申
生[illegible]在[illegible]之[illegible]射姑似非正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
人曹人于宋 補曰晉楚弭兵會盟之善者[illegible]在後傳杜預曰案傳
宋爲主人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故經唯序九國大夫楚先晉歃而書先晉貴信也[illegible]在衛石惡下孔
穎達曰盟而[illegible]會故不盟者[illegible]亦不序文[illegible]案晉先[illegible]史文之衛不論其信否君子仍史之舊○撰異曰奐公羊作瑗
衛殺其大夫甯喜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補曰[illegible]元咺[illegible]不同[illegible]其
其文 甯喜弒君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嘗爲大夫與之涉公
事矣 [illegible]若獻公以喜有弒君之罪而殺之則不宜既入以爲大夫而復殺之[illegible]
案公[illegible]之不以其罪 甯喜由君弒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
惡獻公也 [illegible]明今若不言喜之無罪而死則獻公之惡不著 補曰由
[illegible]
衛侯之弟專出奔晉 ○撰異曰專左氏公羊作鱄 專喜之徒也專之爲喜之徒何
也己雖急納其兄與人之臣謀弒其君是亦弒君者也 補曰故曰喜之徒
專其曰弟何也[illegible]專有是信者 補曰[illegible]君賂不入

平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言君本使專與喜為約納君許以賂賂今反殺之獻公使專失信故稱弟見獻公之惡也補曰直亦信也古書言尾生直躬或稱直或稱信是信直同義也專承君命以賂約喜君賂不入而反殺之是君使專失信乎喜故出奔晉也三句申上專有是信之意范注末二句似是而非織絇邯鄲補曰邯鄲晉地疏引舊解云絇者著屨鳥之頭與屨繩綴是也又爲案鄭君曰絇之言拘也以為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穀行曰織絇爲之終身不言衛其恥失信補曰二句并言其奔後事以足文意專之去合乎春秋何休曰甯喜本弒君之家獻公選而殺之小負也專以君之小負自絕非大義也何以合乎春秋鄭君釋之曰甯喜雖弒君之家本專與約納獻公公由喜得入己與喜以君臣從事矣春秋撥亂重盟約今獻公背之而殺忠于己者是獻公惡而難親也獻公既惡而難親專又與喜為黨懼禍將及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微子去紂孔子以為三仁專之去衛其心若此合于春秋不亦宜乎補曰案上言專以守信而奔故得稱弟正解經文已畢此又言其去國之深得專宜合乎春秋之義也專雖守信終為喜徒嫌其雖著弟一文不得以去為善故取專之去實是善也但較叔肸則不如之故一兼稱字一直稱名一云取貴一云合也鄭君比之微子李廉以為過矣而其說大略近是宣十七年疏一云專之去使君無殺臣之惡兄無害弟之愆斯言不易矣陳光出奔傳曰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此不言者言專有信言專合乎春秋則寡親以惡衛侯可知上傳已云惡獻公故此不言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䣙補曰左傳曰盟于宋西門之外溴梁之會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晉趙武恥之補曰疏曰趙武恥大夫不臣豹云者恭也不舉氏姓補曰從大夫書至由上見挈之例明其恭於君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大夫臣也補曰若不欲為大夫臣之辭則當不言諸侯而不出豹凡春秋之義多以兩文相對而見傳合溴梁言之特顯此意其臣恭也補曰當云臣且恭省一且字耳溴梁不臣不復論其恭不恭晉趙武爲之會也補曰之會是會也是會主於弭兵趙武實倡其議臣恭之美職是之故觀後會禮漏傳見此傳言外不盡之意朱子之說大學所謂咏歎淫液其味深長者也案左傳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而前二十五年趙文子語穆叔先有此意足與傳相證也穀梁得謂穀梁知其義而不知其事未為篤論讀傳者又謂左氏得其事而不盡其義公羊既不知事又不知義則胥信也趙鵬飛曰晉夏文勸諸侯用甯其功大矣不可謂權出大夫而卑之也權正不並用仁義不兩立權足以濟時君子捨其正仁足以安天下君子不貴其義文烝案書及者以內及外之文不嫌是內為志者上言會明晉為主可知○國語曰是行也以藩為軍攀輦即利而舍候遮扞衛不行韋昭曰藩籬落也言不設壘壁攀引也輦輦車也即就也言人引車就水草便利之地而舍之候候望遮遮罔晝則候遮夜則扞衛謂羅闌狗附也張羅闌去壘五十步而陳周軍之前後左右彊弩注矢以誰何謂之羅闌又二十人為曹曹去壘三百步畜犬其中或視前後左右謂之狗附皆晝而設明而罷候遮二十人居狗附處以視聽候望明而設昏而罷不行者不設之文烝案晉語記此以明晉之有信是不敢謀諸亦齊桓不以兵車之意又可見他會盟之大概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補曰何休曰豹專為政之所致

夏衛石惡出奔晉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冬齊慶封來奔

十有一月公如楚補曰何休曰如楚皆月者危公朝夷狄也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靈王補曰史記名泄心竇王子泄音薛作世故國語竝作大心猶樂大心作樂世心彼世亦或作泄也案左傳記葬靈王在下年五月公至後傳言鄭上卿有事使印段如周又昭三十年傳鄭游吉對晉人曰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是時鄭有卿往會葬則魯亦必有會葬者會既會葬則知傳及公羊謂以不志葬爲正者信矣公孫叔弓會書若不奔喪或當不書毛詩序稱季孫行父請命于周在僖公時左傳成二年衛孫官如晉乞師而經無行父如京師許如晉之文以斷出竟亦或有不書者以此知平桓惠定靈五王之葬雖有卿往亦不得以不書為疑也至五王之獨得以不志葬示義者傳無明文以其時考之平桓之崩則春秋之初也惠之崩則春霸之盛也定之崩則春秋之中也靈之崩則夷夏之弭兵也不志葬之義獨在五王其以此象

乙未楚子昭卒補曰楚康王也史記論衡康王名作招字何休曰乙未與甲寅相去四十二日書閏月也文烝案下年五月有庚午左傳有二月癸卯若此有閏則不得合故謂厚耀顧棟高皆疑之今姑從何氏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閔公也閔公為楚所制故存錄補曰傳例曰存公故也在昭三十年傳公羊曰正月以存君也何休曰正月歲終而復始臣子喜其君父與歲終而復始執贄存之故言在在晉不書在楚書者惡襄公久在夷狄為臣子危錄之疏以為成襄昭遠晉並歸年不言在親倚之情比之國內孫復曰公在中國猶可在夷狄則甚矣文烝案左傳公於是有親襚之事四月又有送葬之事陳侯鄭伯許男皆與焉

夏五月公至自楚補曰案至自楚亦皆月亦危之又喜危其久此往月致月有懼之例喜之也劉曰遠之蠻國喜傳全歸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殆危此致君之意義也補曰疏曰於此發之者以公遠之荊蠻故傳特發之明中國亦同也

庚午衛侯衎卒

閽弒吳子餘祭補曰即戴吳也不日者卒閽也吳與莒弒各一皆不日其例皆同○撰異曰弒左氏音義作殺申志反

閽門者也寺人也補曰門者守門者也易說卦傳曰艮爲閽寺疏曰以主門晨昏開閉謂之閽以是奄豎之屬故又謂之寺人也又悉案祭統曰閽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鄭君曰古者謂夏殷時周制守門以刑人音義曰寺本又作侍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補曰疏曰人稟二儀之氣須五常之性備然後爲人閽者虧形絕嗣無陰陽之會故不使齊於人也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補曰何休曰不言其君者公家不畜士庶不友放之遠地欲去聽所之故不繫國不繫國故不言其君禮君不使無恥無恥不知羞恥否不近刑人補曰公羊同曲禮曰刑人不在君側不狎敵不邇怨補曰疏曰言爲人君之道外不得狎敵內不得近怨何者吳謂以狎敵棄遠怨以邇怨害身故不得狎敵不邇怨也又悉案傳意重在不近刑人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補曰疏曰卑賤之人無高德者不可粹責貴人非所刑也補曰曲禮曰刑不上大夫鄭君曰不與賢者犯法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刑人非所近也補曰公羊曰近刑人則輕死之道鄭君曲禮注曰爲怨恨爲害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補曰疏曰譏經書而如之譏其近刑人也又悉案不近則何由得弒故如吳子近之殺身策曰春秋譏其近刑人是也閽弒吳子餘祭仇之也怨仇餘祭故弒之補曰疏曰苑以國君不仇匹夫犯罪則誅之故如是閽怨又悉案此言吳子邇怨也近刑人與邇怨一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補曰據左傳公孫段於良霄死後乃命特顯之杜預曰晉以杞爲勤此不言鄭人又不直言鄭段明是非諸侯故書遷而後城之故直言城杞也不言遷者略之也杜預謂淳于本州國都州公亡國杞并之○撰異曰僖公羊作稱彥曰左氏釋作大叔儀段玉裁曰今左氏釋作世叔儀昭三十二年有世叔申夏十一年有世叔齊則此作世叔者乃作大叔耳者儀之會孫申之子公羊穀作世叔左氏無作大叔人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補曰地謂四竟之內王制曰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其民足以滿城補曰城謂都城始封必城其國都以自守也補曰言守杞危而不能自守補曰謂時遷國淳于杞其城而有所合亦自守之事杞不能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補曰變之正同諸侯微弱政由大夫大夫能以義舉故曰變之正補曰又悉案鄭君時政在大夫故變之正又指大夫權所言如春秋之義因時而發矣左傳曰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

晉侯使士鞅來聘

杞子來盟補曰杞稱子貶也

吳子使札來聘補曰吳子夷末也不稱公子其禮未同於上國補曰杜

以爲不據上月據左傳閽弒在五月城杞在六月也然則聘衛書時明矣高澍然申杜曰書來據已至魯言書使據在彼國言也賈逵服虔皆以爲夷末新即位使來通聘與杜異杜謂禮未同上國故不稱公子非也此與楚救秦衛並是吳狄得有大夫之文非有異例傳所云成尊於上也稱吳子與楚秦義異稱札與楚秦義同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補曰檀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吳所使得其人故進稱子家鉉翁曰荊人來聘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春秋皆從君臣同辭久而後書楚子使椒君臣俱見今吳使始至書君書大夫爲其能使賢故書之家氏說是此聘與荊人文相當若非善其所使當書吳人來聘也秦伯使術楚子使椒不爲善所使者秦稱伯自是常文楚於文公時本進稱子故與此異也如傳說吳子即夷末此子以非夷稱當與齊頃公同例夫札者壽夢之少子其長子諸樊次戴吳次句餘次札故曰季子謂之延陵季子者公羊以爲季子讓國於闔廬去之延陵史記曰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左傳載札讓國事在諸樊時稱之爲延州來季子鄭君以爲延陵即延州來服虔以爲延者延陵州來邑名季子讓王位居延陵爲大夫食邑州來杜預曰延州來季札邑又曰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釋例又以延州來二字共爲一邑不如其處司馬貞疑釋例謬也身賢賢也使賢亦賢也補曰能使賢則亦賢矣故有可進之理所謂欲知其君視其所使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以季札之賢吳子得進稱子是尊君也補曰又欲札之賢有尊君之心故如其意而進稱子此別爲一義其名成尊於上也春秋賢者不名而札名者許夷狄不一而足唯成吳之尊稱直稱吳則不得有大夫補曰疏曰上謂君上文悉案傳言略名札者爲成吳子之尊略名之取足以使見札自從其衛之例無爲再進稱氏也范用公羊未得其解○公羊謂季子讓國故賢之稱孤及讓其以讓闔廬安國殘殺之禍諸春秋所貶之者非經義

秋七月葬衛獻公補曰不如成公去葬者則弒而入衛有明文故○撰異曰左氏公羊作秋九月

齊高止出奔北燕其曰北燕從史文也南燕姞姓在衛之間北燕姬姓在晉之北史曰北燕據時然故不改也傳所言解時但有言燕者有北燕者補曰傳言從史文者明時有直言燕者而仲尼從史文也文悉案名從主人此書齊事則齊爲主人但魯時齊之稱燕不得北燕之辭以北燕書不在名從主人之例乃在從史文之例故明之也史所以書北燕者別於南燕之直言燕是以辭加北燕義例左氏載經夏十五年書高燕不出奔北燕是北燕從史文之謂也名從主人者言之也孟子論春秋曰其文則史傳曰從史文不從主人亦是史文既有從主人之義不須言從史文故於相以與穀梁子鍾孟子其事同出聖門也傳之釋經皆直述所受於師實謂北燕從史文聖門相承之說如此公羊釋經皆闕其說而不得其解遂謂春秋以爲合夫子從史之言此其展轉失真者矣

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補曰聘例時此月之何也秦曰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傳曰書王以正月實冥之卒然則繫有所明皆繫王以正之書王以上繫於春下繫于月此書王以殺弒之亡繫非以繫薳罷之聘補

曰纂說補王襄傳之以弒與夷爲比與小纂說補王殆會桓足知
諸弒君者並諱此義無嫌一與夷之一備文與夷之弒特以其爲春月第
一事故耳至於弒父自立尤爲其大之變應頻復顯王文故特存
王月於時以表斯旨孟子曰世衰道微子弒其父者有之春秋天
子之事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此之謂也因此又知書史於諸聘或皆
具月矣楚商臣弒父其年本有王月許止書弒而無王月則其實
不弒所以別之○撰異曰罷公羊作頗一作破後同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補曰固之被弒爲其淫而不父撰異曰般本或作班左氏亦同○其不
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比之夷狄故不日也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傳曰日髡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弒也
楚公子比弒其君傳曰不日比不弒也般不日而日夷之何也徐乾曰凡中國君正卒皆書日以錄之夷狄君卒皆不日以略之所
以別中國與夷狄夷狄弒君而日者閔其爲惡之甚謹而錄之中國君卒例日不以弒與不弒也至于卒而不日者乃所以略之與
夷狄同例補曰夷之者孟子稱父子相夷趙岐注載一說夷爲夷狄是當時常語也疏引鄭君釋廢疾曰商臣弒父日之嫌夷狄無
禮義非罪也今蔡中國而又弒父故不日之若夷狄不足責然公羊云若不疾乃疾之推以況此則無怪焉文烝案鄭說即徐注所本
於理可通今思之楚世子商臣與公子比兩文相對爲義商臣弒日則爲謹之比弒不日則不弒也蔡世子般與許世子止兩文相
對爲義般弒不日則爲夷之止弒日則不弒也其義互相易
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補曰此災董仲舒何休以爲伯姬守節憂傷之所生案春災以甚志則書大災左傳曰宋
大災婦不書大者下有伯姬卒則大可知故省文也服虔曰不書大非災大及人伯姬坐而待之耳非也○撰異曰左氏作宋伯姬
陸淳曰衍文也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補曰以災死也疏曰外災例時今因伯姬
災卒進日在上其見以災卒柰何補曰據君母不宜死災伯姬之舍失火補曰夜失火左
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傳母不在宵不下堂補曰宵夜
傳母蓋所以傳相其德行漢書音義曰婦人年五十無子者爲傳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補曰固請
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補曰保母蓋所以保安其身體古者后夫人有傳姆
則保母即姆也鄭君昏禮注曰姆者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也案傳母保母皆女未嫁時所置女嫁隨女
同行伯姬時年六十左右傳母保母當已九十左右皆未必存何休說公羊婦人夜出句爲有事宗廟亦與避火無涉然則伯姬言
此者蓋自以身爲寡婦昏夜之時不欲下堂出門又不欲東言其故因時傳母保母皆已前沒故假禮中之禮以拒左右推其心則
胡瑗孫覺謂之婦人之伯夷劉敞以爲求仁得仁者也論其理則即程子所謂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者也左傳說此事以爲特
婦公羊以爲傳至母未至皆傳聞之誤所謂道聽塗說者與公羊之傳即傳母也公羊之母即左傳姆字即保母也何休注誤
逮乎火而死補曰卒不下堂也是所謂以災卒婦人以貞爲行者也補曰劉向列女傳宋
鮑女宗曰婦人以專一爲貞班昭女誡引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伯姬之婦道盡矣

補曰疏曰共公卒至是日久伯姬能守夫亡之貞故曰婦道盡○文烝案伯姬遇災猶能守義平時有貞行可知矣行貞則婦道盡矣文子
妻況卯論此傳曰婦人雖無外事然亦有百行雖有百行而貞爲之本故列女傳有母儀賢明仁智貞順節義辯通六目而道則
壹於貞矣以教妻之賢也聖人宜曰季氏之婦不淫矣亦此義也予甚善是言謂能通穀梁國語列女傳詩箋之意夫自劉向作傳
摯虞外分六目後漢書因有列女之篇其序云但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專在一操史體固應爾要其立言爲有弊矣詳其
事賢伯姬也補曰詳者謂以卒日加災上也賢其死正以賢其平時孫覺曰伯姬之賢不見於孔子則西山之餓夫
耳共姬之行不見列於春秋則宋國之愚婦耳爲伯夷共姬又何恨哉亦信其志而已矣
天王殺其弟佞夫補曰王弟亦王子故名也爲大夫則字王季子是也大夫雖殺亦字召伯毛伯是也○撰異曰佞公
羊作年案年與佞聲近佞从仁聲年从千聲說文仁古文作忎亦从千聲古讀若仁也又說文邾讀若寧傳曰諸侯且
不首惡況於天子乎補曰首惡猶主惡諸侯猶不爲首惡之文況在天子曲禮曰君子不親惡蓋亦
此意疏曰據天子之殺弟異於諸侯故以輕況重舉重以明輕是輕重之道並見矣君無忍親之義天子諸
侯所親者唯長子母弟耳補曰君兼天子諸侯言之天子諸侯皆無忍於其親之義而親之事以今王今
公錄者獨此二人何得無罪見殺乎僖五年何休注曰春秋公子貫於先君唯世子與母弟以今君錄親親也何不論王子王世子
王母弟者何注宣十年十五年以爲天子不言子弟故也準諸此傳則天子諸侯皆同天王殺其弟佞夫甚
之也補曰甚之者甚其忍親故直稱天王以首惡
王子瑕奔晉不言出周無外補曰此本杜預即傳例所謂周有入無出上下既一見出文以後皆從正例
秋七月叔弓如宋補曰叔弓叔老子子叔敬叔亦稱叔子月者爲葬
葬共姬共姬從夫之謚補曰此本杜預杜又曰魯共葬事禮過厚僭伯姬之遇災故使卿共葬鄭君說左傳曰夫人之喪士弔下
大夫會葬禮之正鄭意此是古制晉文襄之霸因而不改也內君夫人葬例日外諸侯葬以時爲正以此差之則內女爲外夫人書
葬者宜以月爲正閔錢之文輕重不爽○撰異曰葬下當有宋字此脫也左氏公羊皆有宋字外夫人不書葬此
其言葬何也吾女也卒災故隱而葬之也補曰失國卒災傳各備文者月卒日葬日卒月
葬事情各異也春秋於宋共姬盡其事者五詳其事者一特舉之者一隱之者一一人之身錄之甚悉經辭之繁而不殺無若此者
良以家人之義利在女貞夫婦之道人倫所始深著其實爲後世勸也詩始周南召南春秋錄伯姬其意不異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補曰不復出鄭良霄者略之良霄亦大夫位不言復入者初奔位未絕
鄭人殺良霄補曰趙汸曰據後史書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不言殺宗豎者省文也鄭良霄事與陳宗豎同而
經書曰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文不省者以大夫自外入國與國人討而殺之各是一義於經不得相蒙也劉侍
讀書發此義討夫子改正舊史若此者多不言大夫惡之也補曰疏曰欒盈已發傳重發之者嫌與復入異故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不日卒而月葬不葬者也補曰案中國諸侯若本非正卒而其葬有故則亦不日卒而月葬矣今云不日卒而月葬是不葬者傳專對許悼公爲說也許悼日卒而時葬明其本非弑當書葬者也蔡景不日卒而月葬明其實是弑所謂君弑賊不討不書葬者也不得以此卒葬常例爲疑卒而葬之不忍使父失民於子也鄭嗣曰夫葬者臣子之事也景公無子不可謂無民無民則景公有失於民有民則罪歸於子若不書葬則嫌亦失民故曰不忍使父失民於子補曰春秋變史例而又自變其例者皆義之精也於魯閔之不葬蔡景之葬見之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補曰此澶淵王夫之洪亮吉以爲宋地洪引說文澶淵水在宋○撰異曰鄂本公羊無莒人脫也

會不言其所爲補曰史之通例其曰宋災故何也補曰問經何以特增史文與稷成宋亂相似

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善也補曰明與成宋亂名不同也不言以救宋災者以者內爲志之文此會文無內大夫故不言以其曰人何也救災以衆補曰案左傳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皆以大夫稱人明救災義主用衆故爲衆辭也救災大事特著善文無嫌於爲卑者亦無嫌於略而貶之故稱人卽足顯其爲衆辭因以示義也左傳稱魯叔孫豹在會以情事度之魯必有大夫聽命經不書者方欲以衆辭一切稱人而於文不得言魯人又不得言叔孫豹會某人某人同於人諸侯以人公之例又不得直言會某人某人同於盟會內外皆卑者之文以其非本會女叔弓新往會葬魯大夫與於救災義在不疑故蓋略會文於下全沒魯文也何救焉更宋之所喪財也償其所喪財故雖不及災時而猶曰救災補曰何休曰更復也如今俗名解說衣復之爲更衣文烝案周禮注更償也卽檀弓庚字國語漢書注更續也周禮大行人致禬以補諸侯之栽大戴禮同左傳曰侯伯分災禮也澶淵之會中國不侵伐夷狄

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補曰疏引徐邈云晉趙武楚屈建賢伯姬之節故爲之息兵文烝案伯姬事至葬已畢公羊以此亦爲賢伯姬不可通於傳息兵不相侵伐亦不得以澶淵之會爲指實又此會無楚人徐說非也楊氏以澶淵之會句讀謂傳特連言之似得其解而牽合左傳主相晉國於今八年之文從二十五年爲始亦非也此傳八年謂宋盟後八年也言所以得憂游暇豫爲此澶淵之會者以此八年中乃中國夷狄息兵不用時也任言中國不侵伐夷狄夷狄不入中國而中國夷狄各不自相侵伐亦包之也但言無侵伐而滅入圍戰之事俱無尤可見也全經十一卷從末有二年之外不見中國夷狄滅入圍戰侵伐之事者獨襄二十七年盟宋以訖昭三年絕無滅入圍戰侵伐之事昭元年雖有取鄆敗狄二事而鄆近之爭廣遠之役固與諸滅入圍戰侵伐者異例君子作春秋愛民重衆而惡戰習亂厭久則好始治故於澶淵特見善者乃善其不事兵戎同恤災患其事其時前後僅見也要之皆趙武屈建弭兵通好之力力如論語管仲之九合禮所謂治功曰力者用是又可知宋盟乃春秋所貴昭然著明劉敞說彼經云宋之盟中國不出夷狄不入玉帛之使交乎天下以會周室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皆用傳語甚卓識也獲有孔氏聘辭之會乃是會宋之時宋以折俎享趙武之禮孔子以其多文辭特舉而用之亦足見宋盟之事夫子平日所致意也左傳載宋子罕之言以宋盟去兵爲誣道又引詩美子罕非經義也傳特發此數語者以明君子書經用意深遠有文中之義又有文外之文前後相屬彼此相明者也齊召南解無侵伐八年得之而謂此傳是二十七年錯簡澶淵之會當爲宋之會失其旨矣董仲舒曰春秋論十二世之事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爲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參錯非襲古也是故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伍其比偶其類覽其緒著其贅是以人道浹而王法立又曰不在經與在經無以異有所見而經安受其贅也如董生之言則知盟宋不言所爲而會澶淵言所爲誠聖者之文也○劉敞以來說宋災故牽合蔡事似是而非說見上二十五年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楚宮非正也楚宮別宮名非路寢補曰與臺下又異故重發之何休曰公朝楚好其宮歸而作之故名之云爾案此卽左氏說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襄公大子補曰案左傳胡女敬歸之子毀也子卒日正也補曰疏曰嫌與子般同故傳發之以明昭之繼正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書非禮補曰杜預曰諸侯會葬非禮文烝案左傳稱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自晉文襄改制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薨士弔下大夫送葬所言當得其實也公羊於此無傳文元年叔服會葬傳曰其言來會葬何會葬禮也何休於此注曰與叔服同義又於文六年注曰禮諸侯薨使大夫弔自會葬又於定十五年注曰禮諸侯薨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五經異義許愼謹案公羊說同盟諸侯薨君會葬其夫人薨君又會葬是其不違國政而常在路周禮無諸侯會葬義知不相會葬從左氏義文烝案此月者蓋爲下葬日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補曰莒犂比公段玉裁曰左傳云書曰莒人弑其君買朱鉏於雙聲疊韻相合疑左以莒語訓中國語也案段說卽本服虔論秦壽夢之說其說是也莒言買朱鉏赴魯改言密州

眉注附列

第七葉五行自樂共子石祁子始見　九行此與稱小子不同　十行如穀梁子尸子沈子皆是

穀梁補注二十

春秋昭公經傳第九補注第二十一 昭公襄公子公子裯也母齊歸敬歸之姊也以景王四年即位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時年二十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繼正即位正也補日疏見閔元年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郭補曰杜預曰傳稱讀舊書則楚當先晉而先書趙武者亦取宋盟貴武之信故尚之也衛在陳蔡上先至先會文烝案晉先楚者史之舊與宋同也報是陳侯之弟齊公子者出會與諸國大夫列序不可獨出弟文崔子方得之且因與八年稱弟合以見義如彼傳所云也盟折曰蔡叔此曰陳公子郭文各異者後有弟則前有叔後稱弟則前稱公子各有所當疑亦因史之舊也郭即左氏號字古通用杜預曰郭地本東號國也左傳曰三月甲辰盟經不書盟者傳稱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杜預曰不歃血故不書盟也○攷異曰郭公羊作漷徐彥曰亦有作國弱者齊惡公羊作石惡陸淳曰誤也罕公羊作軒罕左氏作郭公羊作漷

三月取鄆補曰此當依左傳為莒邑鄆本魯邑後乃屬莒莒魯爭鄆已久季武子救台遂入鄆未能得之至是始取之公羊曰運者何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不聽之文與圍棘同皆謂其叛此范所本但公羊於下疆田云與莒為竟則亦謂其本是內邑而叛屬莒耳與左氏不異也不書伐莒者季康曰書伐莒是以討賊于會也文烝案月者文辛已久季而得取故危錄之取易辭月為危錄此自無相妨○攷異曰三月各本誤作二月今依唐石經改正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陳侯之弟黃稱弟為無罪鍼後無歸文則罪之輕重不可知故重發義明異陳光同文烝案傳或又以秦有狄文嫌異諸夏異故重發以明同也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原大原地補曰即定十三年之晉陽為唐叔始封地晉說皆如此據左傳鄭子產稱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則晉亦名大原故晉陽亦名大原故秦并天下置大原郡即今山西大原府是也而宋翔鳳作小爾雅大原高平曰大原傳也平而有度曹大傳釋大原底平云大而高平曰大原以為凡高平之地皆得名大原之稱不必專在晉陽其論春秋大原及書禹貢既修大原詩小雅薄伐獫狁至于大原固為王料民于大原以為此諸文皆非秦漢大原郡皆當是今之安定郡高平縣等處為今甘肅平涼府固原等州縣地高平者取高平曰大原之義也文烝案小雅國語之大原當是平涼非晉陽顧炎武已言之春秋及禹貢之大原亦非晉陽乃宋氏新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補曰時莒有關也

莒展出奔吳補曰疏曰展輿踰年不稱爵者徐邈云不成君故但書名文烝案疏以展為輿不云內外所與也不成君故但書名又云以展輿依左傳也實未必然○攷異曰左氏作莒展輿亦或無輿字左傳曰莒展之不立

（後略前欄）說宋以漢志說文並稱安定有涇陽縣秋狄為今固原州地及秦之大原為大原之說而左傳服杜解及鄭箋漢書為可據涼州所證國語為今之平涼可以為大原之說亦有可疑也此不如宋氏之文則是可證若禹貢大原乃從壺口以西之所言也東治岳陽宋說大原為冀州地明尤遠是則可疑若禹貢大原之文上承梁岐禹之欲以晉國名則此事宜從上月亦不與宋氏同○攷異曰原左氏作曰原徐彥公羊疏曰案左氏作大鹵字穀梁與此同傳曰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補曰此大鹵之名因夷狄所號大鹵也左傳亦曰

大原夷狄曰大鹵補曰此中國號之大鹵也又曰原者何上平日原下平日隰說文曰鹵西方鹹地也此原與鹵之義也疏引爾雅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辨見襄五年注文烝案安定之鹵由此定重擇中國之主人言則書猶狄號記者事是以今是狄據異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疆之為言猶竟也補曰亦義相近也古竟界字亦作疆毛詩傳曰疆竟也是以竟為本訓公羊曰疆運田者何與莒為竟也與莒為竟則其為帥師而往畏莒也劉敞曰疆之者何謹封之也

葬邾悼公補曰邾至此始書葬者會葬也或謂是史略小國以為常例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補曰楚郟敖也麇實弒見下四年書卒者史從赴書卒不可改也孔廣森以為春秋為內諱也楚夷狄之國公子圍弒君之賊而昭公屈節往朝內恥之大者故略其實沒其文文烝案先儒劉蔡胡陳張等各有諸孔氏說之較為近理而亦失之鑿矣其文辭者固春秋也王法而不誅其人者亦春秋也若不書楚子之惡以千里朝夷狄即為

楚公子比出奔晉

附遺補註公羊作麇疏曰左氏作麋○攷異曰卷左氏作麇徐彥公羊疏曰左氏作麇小傳本亦有作麇字者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夏叔弓如晉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補曰杜預曰晉人辭公乃者亡乎人之辭則公果卑屈見辱臣強言至河不書所至也名者亦所以大恥如晉故著有疾也公凡四如晉公別於至晉乃復至晉乃復繹文

氏新公至晉侯使不見公公僱不利于己故公旣至河有疾而反以為恥也十二年傳曰季氏不使遂乎晉此傳亦互文以見義然則十三年二十一年如晉與此義同二十三年經曰至河有疾乃復是僱有疾而反據實上四如晉同故明之補曰恥如晉者恥如晉不得入也所以不得入則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此下傳及十二年傳之文明二十一年亦同唯十三年季孫意如於晉或小異也

范注言殺恥殺恥乃二十三年之義此及後三文但有恥義無殺義也恥者經恥之著者經書之范言公託有疾又非也言乃復所以得爲著者有疾者乃者在天不在人之辭故公子遂如齊有疾而反書至黃乃復若非有疾則不得言乃今此言至河乃復與遂同文是足著其有疾也此傳及下十二年傳與左氏皆不合左傳此年晉人辭公爲公親弔少姜十二年辭公爲莒觀取鄆將治魯十三年辭公爲季孫執失舊好二十一年辭公爲將伐鮮虞辭公之說當實有之所爲之事或未可據又五年公如晉左傳以爲莒緣受牟夷晉欲止公十五年公如晉十六年公至左傳云晉人止公統觀左氏諸文亦足見晉之有憾其始終無季氏訴公事則由魯國舊史書爲季氏掩罪耳大氐左傳記季氏事多不以實也公羊曰不敢進也何休曰時聞晉欲執之不敢往孔廣森引穀梁下傳爲說

季孫宿如晉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恥晉之不見公季孫宿之所爲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補曰自此滕皆有名者諸君皆不正或後舍敍適正者亦以名通○撰異曰原公羊作泉陸淳所見唐石經磨改及板本皆同徐彥曰左氏穀梁作原字案說文泉水原也原水泉本也泉本作只象形字原从泉出厂古籀从三泉

夏叔弓如滕

五月葬滕成公 補曰滕至此始書葬蓋亦所謂少進杜預曰鄭共小國之葬禮過厚葬襄公滕子來會故魯厚報之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款出奔齊 補曰稱名蓋有罪 其曰北燕從史文也 補曰疏曰前高止出奔欲明從史文今北燕伯出奔嫌自名之故重曰從史文此二者以明例故於後不釋文烝案前事自齊言之此事自燕言之燕自稱其國亦宜稱燕不稱北燕故復明之也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雪 雪或爲雹 補曰以大志非是不時無取於月此月如以月爲例也傳十年冬無月當是歷月失大雨雹皆不月知亦非例○撰異曰雪左氏作雹穀梁或本同今本公羊作雪自音義唐石經以下皆同徐彥公羊疏曰案正本皆作雹字左氏經亦作雹字故賈氏云穀梁作大雨雪今此若有作雪字者誤也據徐說則公羊作雹陸德明所見已誤矣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靈王始合諸侯也 補曰此本杜預申楚地本中國孔穎達曰釋例班序譜稱齊桓既沒宋楚爭盟起僖十八年盡二十七年陳與蔡凡二會在蔡上楚合諸侯蔡與陳凡大會其五在陳上莊十六年注云陳國小每盟會皆在衛下齊桓進之遂班在衛上然則陳實小於蔡衛桓公進陳班耳楚以大小爲序不進陳班故蔡多在陳上文烝案淮夷不殊會又下伐吳不言及異於殺者何休以爲楚子主會不殊其類所以順楚而病中國

楚人執徐子 稱人以執有罪 補曰疏曰僖二十一年雩之會執宋公不言楚此言楚人執徐子者彼不與夷狄執中國此時楚親徐又夷也不言歸者盡在會而執尋亦釋之故不言所歸也○撰異曰楚人板本公羊或作楚子誤唐石經鄂本十行本亦作人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衆國之君領衆悉力以伐彊敵內外之害重故謹而月之定四年侵楚亦月此其例也 補曰疏曰舊解凡日月之例多施於內不加於外而云謹而月之者以四夷之盛吳楚最甚從此以後中國微弱禍害尤重書亦宜詳故莊幷引定四年三月侵楚爲證猶莊六年子突王者之師挫於諸侯傳十五年齊桓霸者之兵屈於伐厲故亦書月是其義也徐邈云伐不月而書月者爲滅厲書理亦通也內外之害者內謂吳外謂衆國又案杜預曰因申會以伐吳不言諸侯者鄭徐滕小邾宋不在故也張大亨曰諸侯長楚之强守宋之盟而從楚然猶不能致魯衛曹邾至伐吳則諸侯皆去所從惟楚之屬耳人心向背可知

執齊慶封殺之 補曰依常例當如上執徐子再出楚人 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慶封封乎吳鍾離 言時殺慶封自于鍾離實不入吳 補曰左傳以爲朱方公羊以爲防慶封自魯奔吳不書者何休曰已絶於齊在魯不復爲大夫賤故不復錄之文烝謂史所本無 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慶封其以齊氏何也 據已絶于齊 補曰吳封之當言吳慶封 爲齊討也 補曰楚本爲齊討故繫之齊明其實有弒君之罪 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弒其君者乎 謂與崔杼共弒莊公光 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 補曰息休止也 曰有若楚公子圍弒其兄之子而代之爲君者乎 補曰楚靈王已改名虔此舉其本名也疏曰元年卷卒不云弒者蓋密弒之託以疾卒楚無良史告不以實故春秋從而書之傳因慶封之對以起其事則襄弒之罪亦足以見也洪咨夔論左傳曰筆者固當信經舍傳而竟以傳爲譌亦未敢斷穀梁楚圍弒君與左傳同則其事自在人耳目蓋諱其事以疾卒赴魯史無從而改春秋無從而革也文烝案此等皆穀梁密於公羊之處劉知幾於卷卒一經議短公羊無所發明也 軍人粲然皆笑 粲然盛笑貌 慶封弒其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爲靈王服也 傳例曰稱人以殺大夫殺有罪今殺慶封經不稱人故曰不以弒君之罪罪之 補曰依宣十一年例既當出楚人又當直言殺齊慶封也案酉以爲慶封被執後楚始有殺之之意若不書執但曰殺齊慶封則語勢直急似真爲討慶封伐吳矣 不與楚討也 補曰不足服人故不與討

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 補曰貴且賢則人服矣特舉春秋之義所以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者也賈誼上疏曰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

吏莛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此貴賤之說也論語曰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又言上知下愚又上下之閒有大有又大夫士庶人聖人仁人智人愚人分九等此賢不肖之說也說文曰不似其先故曰不肖也方言肖法也廣雅肖類也賢治賤以位賢治不肖以德以亂治亂則以暴易暴之謂猶孟子言以燕伐燕也夫以燕伐燕而猶可以行仁政此不得已之辭耳豈所以為治

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 補曰懷惡而討卽上以亂治亂也公羊十一年傳曰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何休以為內懷利國之心而外託討賊案此傳意異此傳曰以亂曰懷惡皆指靈有弑君之罪而言耳疏曰上云春秋之義足以見罪又稱孔子曰者靈王夷狄之君欲行伯者之事嫌於得書故引春秋以明之復言孔子以正之

遂滅厲 ○撰異曰厲左氏作賴徐彥公羊疏曰有作賴字者孔廣森曰古字厲賴通論語厲己鄭讀為賴漢武紀祖厲河李斐曰厲音瑩賴左氏傳十五年作厲此作賴又桓十三年傳有賴人皆寫者異耳杜預云義陽隨縣北有厲鄉水經注曰亦云賴鄉

遂繼事也 補曰重發傳者楚莊得鄭而已今靈王兼統七國夷狄之盛備於靈王嫌得遂制有義例故復明之

九月取繒 補曰疏曰襄六年莒人滅繒以繒立莒公子為後故以滅言之其實非滅故今書得取之不云滅而二云取者徐邈云諱故以易言之文烝案徐本公羊傳之或諱言入則是變例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補曰舍去也何休曰月者善錄之案此與丘甲三軍並是謹月而意異 貴復正也 魯次國書二軍襄十一年立三軍今毁之故曰復正 補曰凡諸侯非受命為伯者大國二軍小國一軍魯大國故二軍左氏哀十一年傳季氏為左師孟氏為右師是知罷中軍為左右二軍也對作為文故亦不言初皆省文也此事亦書為今孔廣森說公羊曰季氏專魯國然後舍中軍陽虎專季氏然後復祀先公而春秋書之曾若國之典制者皆其實不書其惡臣子之義也重其禮不重其事制作之意也文烝案穀梁兩傳全同明皆不須細論其事孔氏得之抑凡書國禮樂刑法政俗之變春秋書之直其文而仍病也諱其義而不書也蓋多有因史法之書者明堂位曰魯王禮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言史法則然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 以其方向內也疏曰莊足傳亦卽接我之辭以與來奔重發傳者疏曰庶其以邑來而不言及此言及故各發傳也 及防茲以大及小也 補曰重發傳者襲與內城異也杜預以防茲為二邑 莒無大夫其曰牟夷何也以地來也 補曰以下各本衍其字今依唐石經刪正 以地來則何以書也重地也 竊地之罪重故不得不舉其人 補曰重地者穀梁重書得地胡安國高閌所謂接我以利而我入其利而護之也疏曰此傳獨言重地者舉其中以包上下

文烝案鄭庶其黑肱不言重地所以順畀我快之文莒牟夷獨言重地又以包鄭庶其黑肱之文此等皆穀梁獨於左氏公羊之處義類士欲為編年之書於穀梁簡其簡而不知者乃謂其大體寂寥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補曰月者當補二時也如晉未知何月若是二月末則未滿當為下敗莒日故月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賁泉 賁泉魯地○撰異曰賁左氏作蚡公羊作濆徐彥曰左氏作蚡字穀梁作賁泉 狄人謂賁泉失台 補曰狄卽莒也段玉裁曰據楊疏字則失字台當本作矢貽謂賁為矢者卽今俗語謂賁為矢也 號從中國名從主人 補曰重釋例者前是狄今是莒嫌異也

秦伯卒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補曰徐得稱人者楚主兵從其類而人之越與徐略同故亦稱人楚也徐也越也皆夷且僭也楚子為主則彼皆小國不論其夷與僭若論其夷與僭而不稱人則當殊之殊為外文外徐越則內楚之文而可乎上會淮夷不殊不稱人者淮夷又非徐越比矣不稱於越人者自越言之曰於越自楚言之曰越皆所謂名從主人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補曰疏曰不日者嫌非正

葬秦景公 補曰秦至此始書葬亦所謂少進歟

夏季孫宿如晉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撰異曰徐彥公羊疏曰薳頗左氏穀梁作薳罷字

冬叔弓如楚 ○撰異曰徐彥公羊疏曰亦有一本云叔弓如齊者誤

齊侯伐北燕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平者成也 補曰重發傳者此言暨嫌有異也 暨猶暨暨也 補曰公羊同公羊爾雅又曰及暨與也以暨字釋暨字毛詩傳多有此例暨字者物之貌孔穎達詩正義引爾雅序篇云釋詁釋言通古今之字古與今異言也釋訓言形貌也 暨者不得已也 補曰申上句公羊亦同爾雅又曰暨不及也 以外及內曰暨 補曰又申上以外及內不可立文故變文言暨陸淳閩於師者得之黃仲炎引書女遺暨和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以為暨猶及也皆足論春秋之文平傳三語義解通例此是齊求魯而及魯左傳以為齊求燕誤矣傳例平辭詩暨某平及某平云者猶言魯人暨某人平魯人及某人平也文不得稱魯人故外亦不稱人趙鵬飛得之

三月公如楚

叔孫婼如齊涖盟 補曰婼豹之子叔孫昭子。撰異曰婼公羊作舍後同 ○涖位也內之前定之辭謂之涖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 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嫌公如楚恐婼非是君命故發之明婼亦受命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衞侯惡卒 鄭曰衞齊惡 在元年 補曰齊惡亦作惡 八年同 今曰衞侯惡此何爲君臣同名也 補曰疑臣當辟君名 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 不奪人名謂親之所名明臣雖欲改君不當聽也君不聽臣易名者欲使人重父命也父受命于王父王父卒則稱王父之命名之 補曰劉敞曰穀梁言臣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者生在世子前王父名之者則亦不改也以言衞齊惡衞侯惡同名之實說者不[illegible]乃謂唯王父名子王父卒則稱王父命名之是則不可又柔案此特[illegible]傳者[illegible]夫子書論其實相承說之辭若曲禮注曰春秋不非也唐石經初刻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也今本多大字嚴可均曰尋施考書從初刻爲是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衞襄公 補曰危之者何休曰世子輒有惡疾不早廢之臨死乃命臣下廢之自下廢上鮮不爲亂故危之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鄭曰陳公子招 在元年 今曰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 盡其親謂稱弟 補曰[illegible]招先君之子今君之母弟 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 補曰重發傳者[illegible]此重世子故並[illegible]以[illegible]世 子云者唯君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也 補曰重發傳者謂則會王世子[illegible]之文此明殺者諸侯世子得志之殺也 補曰[illegible]公子比不[illegible]此世子[illegible]不[illegible]言之公子[illegible]者故 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 補曰重發傳者[illegible]各本[illegible]作兄弟今依唐石經本宮本中[illegible]本乙 正 親而殺之惡也 補曰[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不[illegible]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補曰案左傳陳哀公元妃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illegible]諸司徒招[illegible]公子過[illegible]公有廢疾招[illegible]偃師而立留[illegible]公[illegible]日[illegible]自[illegible]也

叔弓如晉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干姓徵師名 稱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 補曰所稱以衆辭貫之其詞同亦通於執諸侯 稱行人怨接於上也 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嫌楚殺爲其怨其無罪故發傳 以同之

陳公子留出奔鄭 補曰案左傳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徵師殺之留奔鄭不曰陳留者 杜預蘇轍張大亨曰未成爲君葉夢得曰不與其得成君高閌曰世子曰公子別嫡庶也李光地曰目世子殺於上則著公子之奔於下也高閌然曰三公子經書各異招曰弟過曰大夫則知留爲奪嫡之公子矣留奔於殺偃師後又知留之奔[illegible]招招之殺世子立留 非自立矣

秋蒐于紅 紅魯地 補曰[illegible]曰蒐有入狩有三狩昭公大蒐比者三大蒐昌閒也狩郎狩言公此不云公者狩則主爲[illegible]故言公蒐是國家[illegible]故闕不言公也文承[illegible]元文并王守同[illegible]亦人狩[illegible]同左氏公羊說非也今[illegible]去四時之田秋曰蒐冬曰狩皆因田[illegible]武事而狩以田爲主非公亦得言狩故須言公蒐與大蒐之志於史者以習兵爲主國之常禮不[illegible]其非公故不須言公也大閱正也 此書者以後不言公亦與蒐同○撰異曰蒐公羊或作[illegible]此年大蒐失禮因此以見正補曰疏曰二云元年大蒐比蒐紅正而書者明此年大蒐失禮故因以此正見不正是[illegible]也 以秋蒐得禮欲見以正蒐不正故書之[illegible]云大言大者則[illegible]以[illegible]又[illegible]案蒐[illegible]狩同而異者也其同於[illegible]者書舉蒐行之下傳二云是也其異於狩者書當[illegible]如何休[illegible]以爲此年蒐五年大蒐也言大者下十一年注謂人衆[illegible]有[illegible]書是也此以正見不正者[illegible]以此秋時之正明後失秋時之爲不正非謂言大不正也但正又至此始見而後又不見正又者[illegible] 書自舍中軍後季氏專[illegible]兵[illegible]始[illegible]蒐志大蒐君子因存其最始之正者而於後[illegible]不正也 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 補曰書大傳曰[illegible]不可不習故於蒐狩以閑之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illegible]先言禮之大以起下言[illegible]公羊桓六年傳曰大閱者何[illegible]車[illegible]也比年[illegible]曰[illegible]也下十一年傳曰大[illegible]者何[illegible]車徒也比者何休所謂比年[illegible]徒[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車者所謂三年[illegible]車之大閱[illegible]也[illegible]五年大[illegible]車徒[illegible]之大[illegible]也今本公羊相大大年及此年[illegible]各[illegible]一[illegible]子王[illegible]之考正之如此公羊三年又皆曰[illegible]以[illegible]以[illegible]也然則公羊之[illegible]以爲[illegible]也[illegible]大[illegible]蒐[illegible]將之[illegible]分[illegible]於大閱曰平而[illegible]以[illegible]四時[illegible]行之[illegible]大[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秋[illegible]行之[illegible]以平而[illegible]相[illegible]正[illegible]曰因[illegible]以[illegible]用武[illegible]大[illegible][illegible]正[illegible][illegible]兵[illegible]此下二云[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有[illegible]未[illegible]此以[illegible]大[illegible]且[illegible]自[illegible]年主[illegible]三年五年[illegible]而大[illegible]是左[illegible]而非[illegible]年[illegible]也[illegible]秋[illegible]是大[illegible]有[illegible]因[illegible]時而[illegible]因[illegible]此[illegible]因[illegible]于[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文[illegible]以[illegible]因時 艾蘭以爲防大[illegible]補曰又[illegible]防[illegible]田之[illegible]者亦[illegible]因時[illegible]置旃以爲轅

門旃旌旗之名周禮通帛為旃轅門以車以其轅表門補曰立旃門半為門之兩旁其門蓋兩開並為二門用四旃說見詩正義謂之轅門者陳奐曰立旃半為門如以葛覆質以為槷質椹也槷門殺轅在兩旁非謂更以轅表門中臬葛或為褐補曰疏曰褐毛布餘說亦云恐傷馬足故以毛布覆之文彖案臬卽闑字也陳奐曰質者侯中的卽正也正方二尺四寸以木為槷是謂之椹質今以椹質為槷為門中闑則闑高二尺流旁握御擊者不得入補曰車兩轊頭各去門邊容握握四寸也擊挂也挂則不得入門補曰疏曰餘說二云流至也門之廣狹足令車通至車兩轊去門之旁邊四寸或以流為旌旗奐曰流行也謂車輪行也旁門旁也車行至門兩輪之轊去門旁四寸音義及詩音義引劉兆注曰擊挂也與蒐同音義又曰本或作擊車軌塵塵不出軌補曰王念孫曰軌者循也謂後車循前車之言軌道謂循道也文彖案曲禮明言塵不得旁出也賈子曰緣法循理謂之軌史記天官書禮明言塵不出軌王說非也馬候蹄發足相應遲疾相投補曰疏曰書解四蹄皆發後足躡前足而相伺候賴召南以為四馬步驟如一詩所謂我馬旣同毛傳言田獵齊足是也卽揜禽旅揜取衆禽補曰疏曰禮云不權羣者謂不得不分別大小一羣盡取之今雖揜衆禽在田則簡其穀卵之流而放之射言則擇其面傷之徒不獻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不失馳騁之節補曰崇案曰不失其馳者五取之逐禽左也古者取禽以引車右旋逐其後自左射若御者詭遇則所獲禽以面傷踐手爾之不能中又彖案姚氏說是也詩秦風公曰左之舍拔則獲鄭君以為從禽之左射之賈公彥周禮保氏疏曰逐禽左者謂御驅逆之車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人君自左射故毛傳云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隅為上殺是也又詩小雅曰不失其馳舍矢如破王逸引之曰如破而破也舍矢而破言中之速正與舍拔則獲同意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戰不逐奔誅不填服奔之義面傷不獻降不成禽不獻惡虐幼少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取三十以共乾豆賓客君之庖射宮澤宮補曰鄭君詩箋曰三十者每禽三十也射義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補曰疏曰書解以為射宮之內還射死禽中則取之故以重傷禽難尚舊義射不主皮則射皮不射禽也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射以不爭為仁揖讓為義補曰墨子經曰勇志之所以敢也力形之所以奮也案此對文為訓也毛詩傳曰田者大艾草以為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為門裘纏質以為槸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又曰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故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為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于右䯚為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補曰案左傳招歸罪於過而殺之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補曰楚放殺他國之人故稱奐並繫國疏謂奐亦然孔穎達曰不言殺陳大夫者殺他國之臣閣不書爵官十一年殺夏徵舒是其類○撰異曰奐公羊作瑗徐彥曰左傳穀梁作奐惡楚子也惡其滅人之國放有罪之人反殺無事之臣故貶楚子而言師補曰疏曰九年叔弓會楚子于陳知滅陳亦是楚子但為惡之故貶稱師也不貶稱人而言師者以楚恃衆滅國者其用大衆故曰此楚子也乘人之亂滅人之國執人之君殺人之臣罪甚則貶於伯稱人則貶於討滅重矣故書見之於師也

葬陳哀公不與楚滅閔之也閔陳以楚滅之故書葬以存陳補曰此注不了不與楚滅實閔之二者皆釋書葬義既以不與楚滅而書葬變滅國不葬之例又閔哀公身死國亡徒為楚所葬故志葬也此葬是楚子葬之義無可疑公羊及左氏賈服說皆以為楚葬哀公杜預曰書非會故也史本以楚葬書上滅陳本無楚子執放殺葬皆承楚子又君子改言楚師執放殺皆承文也此襄哀葬侯葬紀伯姬有異彼上文改史沒書侯滅紀之文并不言書師書人故於葬言書侯葬鈞書閔諸等己論之矣閔之名本誤作閔公今依唐石經余本劉敞權衡孫覺經解呂本中集解本張洽集註改正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許遷于夷以自遷為文而地者許復見也夷許地徐邈曰許十八年又遷于白羽許比遷徙所都無常居處淺薄如一邑之移故略而不月不得從國遷常例補曰夷楚地

夏四月陳火補曰劉敞以為是時楚子在陳彼告而我弔故書劉以諸書外災皆為弔○撰異曰火左氏作災徐彥公羊疏曰左氏作災字穀梁與此同國曰災外諸災補曰謂內邑曰火火補曰謂此陳火災與火一也劉事大小耳不志此何以志補曰不志者經例因史例也閔陳而存之也陳已滅矣書火者不與楚滅也不可以方全國故不云災何休曰月者閔之補曰范引上不與楚滅本漢書五行志劉向說其實未嘗閔陳者閔陳之亡與上閔之同而所從言之則異閔哀公故書葬閔陳而欲存之故書火書葬者變滅國不葬之例實有不與楚滅之意書火者變邑火不志之例事是閔陳而存之也閔陳紀同義存陳與存邑同文不去月者亦是閔而存之又與紀伯姬叔姬日葬相似公羊曰存陳亦與傳同何休解為天意欲存之劉敞曰此自聖人欲存之故書爾安知天意

秋仲孫貜如齊補曰貜孟僖子也左傳曰如齊殷聘禮也行曰七年叔孫豹如晉以聘往至是閒一年合於殷相聘之制

冬築郎囿

十年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撰異曰齊公羊作晉王條曰晉欒殺裕亦曰非也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補曰意如宿之孫季平子也意如又作隱字名疑左傳

日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具日舍中軍夫昜爲書三朔帥師四分公室叔弓爲意如貳也又孫案月者爲下卒日○撰異曰意公羊作隱後同案少儀注隱意也聲轉字通史記蘇意讀記作蘇隱

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婼如晉 月者爲葬晉平公起

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不書冬闕所未詳補曰昭之世不得爲遺此自與夏五傳疑異以壬申失其所繫之穀推之蓋必有說矣何休曰去冬者蓋昭公取吳孟子之年故貶之孔廣森曰坊記云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謂書夫人至自吳不書姬氏是不備春秋又如是君子備而削之矣蓋事在是冬十月或十一月不存其事故亦不存其月若移冬於十有二月之上則諱意不顯故去冬也此公羊師說相承必有所受○撰異曰成公羊作戌案何休元年下注戌惡皆與君同名音義曰讀左傳者音城何云向戌與君同名則宜音恤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 補曰月者爲葬○撰異曰二月公羊作正月

葬宋平公 晉獻公以殺世子申生故不書葬宋平公殺世子痤而書葬何乎何休曰痤有罪故也痤之罪背所未聞鄭莊公殺弟而書葬以段不弟也何氏將以理推之然則段不弟也故不書弟痤若不子亦不應書世子書世子則痤之罪非不子明矣補曰獻曰申生實孝過讒而死故獻公之葬痤雖無不子之文徵有小罪故不書平公之葬若然范云未聞者不直取何休之說故也何氏直謂痤有罪如鄭段之比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補曰說文曰誘相訹呼也从ム从羑誘或从言秀左傳曰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又曰聘祭仲而執之何休曰使不自知而死故加誘○撰異曰虔本或作乾虔譚所見作乾何爲

名之也 諸侯不生名補曰謹虔 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故謹而名之也稱時稱月稱日稱地謹之也 蔡侯般殺父之賊此人倫之所不容王誅之所必加禮凡在官者殺無赦豈得惡楚子殺般乎若謂夷狄之君不得行禮于中國者理既不通事又不然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入傳曰明楚之討有罪也似若上下違反不兩立之說○補曰夫誅不及嗣先王之令典[illegible]而討之丈夫之亂行楚虔滅人之國殺人之子伐不以罪亦已甚矣[illegible]

[illegible]

而[illegible]立[illegible]而外[illegible]已[illegible]子[illegible]不[illegible]言也[illegible]名以[illegible]又又

謹時謹月謹日謹地以盈其文則全以夷狄之誘殺中國起義不專以誘殺起義若中國誘殺中國無爲謹之又又謹如是也中國誘殺夷狄更可知也夷狄誘殺夷狄則戎蠻子赤有明文也傳之釋經平叙傳審注意欲亂華夷之別謬矣莊王入陳傳亦曰不使夷狄爲中國注不知引彼傳以明同反引殺徵舒傳以明異何邪誘殺雖訂討名其實既謂之誘不得復謂之討公羊言誘討而傳不言討與殺徵舒殺慶封傳不同此傳義所以爲密也殺慶封傳言不與楚討謂其以賊討賊此處在所不論也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撰異曰棄左氏或作弃後同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昭公母胡女歸姓補曰襄公妾敬歸之娣也孔廣森曰左傳會于沙隨之歲襄公始生公羊娩成十六年傳猶言公幼襄之褁定在即位以後而襄夫人經繼不見者似本未有正夫云文孫案此與孔穎達之意

大蒐于比蒲 夏而言蒐蓋用秋蒐之禮也八年秋蒐于紅傳曰正也此月大蒐人衆器械有踰常禮時有小君之喪不譏喪蒐者重守國之衞安不忘危補曰比蒲魯地范曰注引傳者引正以譏不正文孫案據左傳晉叔向之言則喪蒐八非禮經意亦足徵見范何以決其不譏乎晉屢譏曰穀梁於毀泉臺曰喪不貳事貳事緩喪也左氏于大蒐比蒲曰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二傳相發明汪克寬曰君有喪身爲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有喪既葬卒哭弁絰帶從金革之事況有小君之喪未葬而不廢講武當事乎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祲祥地也補曰當云地闕不日者或與盧打同載何休曰蓋諱喪盟○撰異曰祲祥公羊作侵羊徐彥曰穀梁傳作祲祥字服氏并引者直作祥字無侵字者是所見異也段玉裁曰據音義同左作侵祥而徐彥引穀上字作侵服引穀但有祥一字可見古本不同至多音義不能盡載也文孫案杜預釋例祲祥二名意左氏經爲祲祥傳爲祥歟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 厥憖地也補曰亦當云地闕○撰異曰弱公羊作酌罕作軒厥憖作屈銀徐彥曰齊國酌者賈氏作酌字與此同厥氏及穀梁皆作齊國弱字也屈銀左氏穀梁作厥憖字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補書葬譏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 傳十九年邾人執繒子用之傳曰用之者叩其鼻以衈社也又故謂而日之補曰井引衈社之文非也左傳曰用隱大子于岡山杜預曰殺以祭山公羊曰用之防又申之曰蓋以築防何休曰持其足以頭築防惡不以爲祭社報曰無中國書曰用人亦會曰書傳也注據用之不得傳曰故言之○撰異曰友左氏公羊作有案右于曰友者所以相有也 此子也 補諸侯在喪稱子 其曰世子何也 補曰見以又見用宜稱子友 不與楚殺也一事注乎志所以惡楚子也 一事謂注而志之也 何休曰[illegible]不與楚殺[illegible]何故反貶蔡侯稱世子而殺之曰誅[illegible]者蔡子也而稱[illegible]固已貶矣楚子[illegible]而貪蔡誘殺

[illegible]子[illegible]世子又使若不[illegible]其[illegible]補曰三句相[illegible]一國二君以下一取其國故文
[illegible]曰所以[illegible]子[illegible]一事猶一役也[illegible]由
[illegible]而[illegible]也莊[illegible]一云莊而忘之[illegible]云[illegible]其
忘是也[illegible]曰[illegible]如是[illegible]子者以[illegible]若[illegible]是
人不會[illegible]又傳[illegible]云[illegible]是子[illegible]非[illegible]則[illegible]文[illegible]云世
子者以楚四年之中[illegible]而[illegible]二君自[illegible]得[illegible]若[illegible]其以[illegible]是哀
中國之[illegible]秋之[illegible]故抑之使若不得其君也世子又[illegible]仍得
衛世子[illegible]弟兄[illegible]不得[illegible]弟者世子[illegible]之名又[illegible]若[illegible]有所
見則亦得[illegible]之[illegible]者[illegible]兄[illegible]則[illegible]名[illegible]故不得[illegible]弟也又孫
案凡言以其君[illegible]者傳[illegible]云[illegible]以[illegible]連又又加[illegible]未[illegible]
世子不[illegible]子因以[illegible]之[illegible]見[illegible]之如[illegible]也公羊以[illegible]者
年君稱世子者誅君之子不立不君[illegible]公故不成其子[illegible]也
[illegible]曰春秋[illegible]國多矣未有如此其[illegible]者[illegible]其始末而記之書
誘[illegible]書[illegible]書用[illegible]之也[illegible]氏說有合[illegible]王引之乃以
爲傳之往[illegible]爲詳[illegible]子左旁[illegible]相似右旁與主相似故詳
誤爲往[illegible]者[illegible]也又孫案[illegible]世子之義不得以詳訓爲
說王氏改字不可從傳往字[illegible]改音[illegible]其之往[illegible]音[illegible]是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三年所奔齊者高偃[illegible]大夫也陽燕別邑[illegible]不元言于燕未得國都也○補曰此皆本杜預言元孫者[illegible]也本也左傳曰[illegible]仲之會[illegible]○撰異曰[illegible]陽曰左氏作北燕伯款案今傳左氏[illegible]字[illegible]又以陽爲[illegible]唐說文[illegible]古文唐从口[illegible]左氏經本作[illegible]

納者內不受也 補曰重發傳者此[illegible]在[illegible]不同也[illegible]在[illegible]二年傳

燕伯之不名何也 [illegible]名以[illegible]之[illegible]不可受則

不以高偃挈燕伯也 郝曰公子[illegible]以去公子乃爲挈燕伯以書名爲挈者臣宜書名故知去公子乃爲挈君不可名而以臣名君者不待去燕伯則爲挈也是以目燕伯而不書名所以不與高偃挈之補曰[illegible]日[illegible]人[illegible]頓子[illegible]而不名衛侯入于夷儀亦不名則不名乃是[illegible]而傳[illegible]燕伯不名者衛侯朔入于衛傳曰朔之名惡也則諸侯有惡出入皆名北燕伯亦出入宜名但不以高偃挈之故宜出書名而已頓子不名者[illegible]所納故亦不名衛侯入于夷儀不名者以復國有名故未入國略而不名也鄭伯突亦未入國書名者以後不書復[illegible]故入[illegible]書名也又孫案疏言[illegible]者所納非也[illegible]云以楚人爲文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 補曰疏曰二年傳曰[illegible]季孫宿今此[illegible]君之季孫是意如[illegible]重明之云季孫氏者[illegible]其[illegible]世同[illegible]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虎 ○[illegible]異曰虎左氏作熊公羊作然[illegible]曰左氏作熊成[illegible]作成[illegible]字[illegible]作[illegible]左氏[illegible]作熊而[illegible]傳中成虎字四見[illegible]今[illegible]合[illegible]亦[illegible]由[illegible]者[illegible]而誤耳[illegible]以[illegible]王之[illegible]之[illegible]王名[illegible]君臣同名[illegible]是以作[illegible]正而[illegible]名[illegible]字夫之夫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憖出奔齊 補曰公子[illegible]子仲也[illegible]非[illegible]齊[illegible]同[illegible]日[illegible]不日[illegible]史略之○撰異曰[illegible]公羊作[illegible]作[illegible]左氏音[illegible]一云[illegible]一[illegible]爲[illegible]非也[illegible]音

楚子伐徐

晉伐鮮虞其曰晉狄之也其狄之何也 補曰[illegible]非[illegible]不正其與夷狄

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 鮮虞[illegible]國[illegible]夷狄[illegible]自狄[illegible]地居中山故曰中國[illegible]也何休曰春秋多與夷狄並伐者何以不狄也[illegible]之曰晉不見因會以[illegible]諸夏而伐同姓既之可也狄之大[illegible]晉爲[illegible]之會[illegible]救蔡以八國之衆而不能救楚[illegible]蔡今又伐徐晉不[illegible]合諸侯以遂前志舍而伐鮮虞是楚而不如也故狄稱之[illegible]之會[illegible]傳[illegible]君之說似依左氏實所未詳[illegible]穀梁意非補曰[illegible]鮮虞[illegible]本杜預杜惟不言[illegible]曰[illegible]信二云[illegible]夷狄交伐[illegible]晉伐鮮虞是也[illegible]與[illegible]異信同范云[illegible]所未詳[illegible]穀梁[illegible]者[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者作[illegible]穀梁意也若然范各[illegible]何氏亦言[illegible]蔡[illegible]而晉不能救蔡[illegible]背好交相伐攻者范意以晉不能救[illegible]蔡者不[illegible]文孫案范謂如鄭所言則[illegible]穀梁[illegible]非矣以[illegible]指楚伐徐而鄭乃指楚[illegible]蔡[illegible]蔡[illegible]未可用[illegible]氏[illegible]是不同[illegible]會范[illegible]而范又[illegible]會[illegible]也[illegible]亦[illegible]以[illegible]又伐徐[illegible]言之以[illegible]其義晉合諸侯不能救蔡[illegible]又伐徐晉弗不能合諸侯乃伐鮮虞春秋不正其交伐故上書楚子而此則狄晉以與晉不如楚也會[illegible]不能[illegible]蔡[illegible]左傳又亦本何氏意[illegible]公羊[illegible]可知此條晉不見因會二句亦是何氏自爲說以釋狄晉之義不復取義於伐徐故鄭[illegible]之以爲狄之大重也又孫[illegible]何鄭[illegible]范諸說鄭最爲近之而亦[illegible]有未盡今案襄二十七年盟于宋晉楚弭兵而三十年傳曰[illegible]侵伐八年則昭元年晉荀吳敗狄所不論以其[illegible]也自後楚三伐吳滅陳[illegible]滅蔡一[illegible]蔡[illegible]二君至此又伐徐晉盟用兵暴橫不道者晉也晉未嘗一用兵於此時始[illegible]楚不尚乃伐鮮虞非有[illegible]又不足[illegible]以其用兵夷狄交伐則亦夷狄而已矣故曰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illegible]蔡[illegible]鮮虞言之成九年傳曰莒雖夷狄猶中國稱之也中國[illegible]要也徐亦其比也鮮虞則地近而同姓也傳[illegible]陳蔡通謂之中國要以晉不能伐楚而反與楚共伐人大[illegible]言之也再兵則書之用兵則狄之取義之相因也楚則生名之晉則狄之立文之相稱也[illegible]傳亦[illegible]自來[illegible]失其[illegible]則前後貫通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補曰趙匡曰凡內自圍者皆叛邑[illegible]傳良因之曰內不言叛言圍者皆叛也又孫案是年[illegible]左傳[illegible]南蒯以費叛如齊定十年[illegible]左傳[illegible]侯犯以[illegible]叛而[illegible]哀十五年春王正月成叛[illegible]是傳[illegible]叛之文則[illegible]以先言叛可知矣二十九年[illegible]以明公居之故[illegible]言[illegible]其實亦是叛若子[illegible]以[illegible]君[illegible]不可不書叛[illegible]皆私邑其叛由家臣可[illegible]又以[illegible]不言[illegible]以見其[illegible]叛[illegible]不言叛[illegible]又則未書[illegible]以見之故[illegible]叛不書至[illegible]若成三年[illegible]定六年[illegible]則[illegible]本[illegible]又[illegible]定[illegible]成亦皆非叛○[illegible]曰孔子不言[illegible]以[illegible]自陪臣出而曰[illegible]國命者[illegible]棄[illegible]伐之[illegible]必[illegible]子四[illegible]而國命不出[illegible]之[illegible]以家臣執國命者也春秋[illegible]而略之故而[illegible]以[illegible]叛不書[illegible]陽虎入于

譏讒闕以叛不書書侯犯以郈叛不書書圍郈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不書書墮費所謂微而顯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靈王也乾谿楚地補曰虔疏曰左氏以為楚子次于乾谿公羊以為作乾谿之臺蓋從左氏也杜預說左氏曰靈王死在五月又不在乾谿楚人生失靈王故本其始禍以赴之杜是也史從赴書四月書乾谿不可改也哀六年不以陽生君荼虔立比奔得以比君虔者胡銓以為虔於比為兄居君位已十二年雖使書其弒討之而代立猶不免為爭國胡安國以為晉人以歸得比固楚之士公子也楚又未書比之君臣之分猶在二說晉是歸不言復者被脅立不復大夫位○撰異曰漢左氏公羊作歸自晉晉有奉焉爾補曰疏曰重發傳者楚比之歸實歸非弒嫌自亦非晉力故復明之案惠士奇據左傳叔向曰去晉而不送以為晉無有奉非也比久仕晉安得無奉不必送者多人始為奉也左氏賈逵說諸侯自者所自之國有力正用傳例杜預據叔向語駁之惠氏所本歸而弒不言歸言歸非弒也傳例曰歸為善自某歸次之然則弒君不得言歸比不弒之一驗也補曰此下皆論比弒之非弒而以不弒有四總結之此先釋言歸義也傳例曰以好曰歸以惡曰入齊陽生歸而弒其君言入是也莊未了歸一事也弒一事也而遂言之以比之歸弒比不弒也補弒其事各異自宜別書之而今連言之是比之歸遇君弒爾比不弒之二驗也補曰疏曰書小白入于齊齊人取子糾殺之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彼各異書明知此亦宜別書之文悉案五句釋言歸言弒之義經之正首也其歸也于楚一事也其弒也于乾谿又一事也經不再出楚公子比四字而連文言之有似當事之辭與圖前文同例明以比之歸于楚而遇弒其君于乾谿也注云比之歸遇君弒其於遇弒之意未切如注說則經宜於弒上加言楚人故知非也比歸遇弒則不弒明矣故曰比不弒也時楚諸謀亂者召比歸楚者立為王靈王身在乾谿眾叛於內縛於外傷然歸於死楚人文而君子赴本其始禍故以比主弒而史因書之或亦以為弒為文而君子之因之或本再出楚公子比而君子據其文未敢定稱公羊以為比之義宜乎放死不立而立故加弒其說亦得之傳言不弒則為王非比本心但不若放死不立之為善耳放死見殺順刻弒君子轉又又引劉兆注曰放至也今本公羊作放死與衆同者日不日比不弒也補曰元年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髡日此不日比不弒之三驗也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撰異曰殺公羊作弒程端學曰案經但書公子不日其君不可言弒汪克寬亦云段玉裁曰譏字也文悉案公羊經傳下殺上之字皆用弒字而此經弒公子比則衛譏之譏也二十五年傳昭公將弒季氏則傳寫之譌也當上之辭也當上之辭者謂不稱人以殺乃以君殺之也稱人以殺謂若衛人殺祝吁于濮是也今比實不弒故以君殺大夫之辭言之補曰疏曰謂不稱人以殺而云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如王札子殺召伯毛伯也討賊以當上之辭殺非弒也實有弒君之罪則人人皆欲殺宜稱人以殺之今言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明棄疾所殺非弒君之人比之不弒四驗也比之不弒有四事上四取國者稱國以弒若比欲取國而弒君者當直云楚比弒其君虔不應言公子也若衛祝吁弒其君完齊無知弒其君諸兒之類是也補曰書直稱國而不直稱君又於四事之外見其不弒傳義并下句互明其不嫌也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比不嫌也今棄疾殺之又言殺公子比不言弒其君是比無弒為君之嫌補曰疏曰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雖未踰年稱君是有言弒其君之理故宛決之春秋不以嫌代嫌不以亂治亂之義棄疾主其事故嫌也比實無弒君之罪而主殺之者是棄疾欲為君之嫌補曰疏曰春秋不以嫌代嫌者謂比雖而遇弒嫌則無嫌棄疾之意亦以比欲為君之嫌而殺之是棄疾以比為嫌棄疾殺比而自立亦是嫌也今棄疾不以國氏者不以嫌代嫌故也若以嫌代嫌當云楚棄疾殺公子比也由不以嫌代嫌故存棄疾之氏耳傳言棄疾主其事故嫌也者棄疾殺比理實有嫌但為不以嫌代嫌故經無其事傳以棄疾經無嫌文故云棄疾主其事故嫌也主其事者主殺比之事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平丘地也補曰書云衛地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補曰與音預字○撰異曰趙清常例日甲戌穀梁作庚戌案今不作庚戌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補曰疏曰又重發傳者平丘以下中國微弱外楚之事著於平丘從此以後不復能外故發傳以終之釋子曰楚棄疾立諸侯懼之公不與盟者可以與而不與譏在公也公以再如晉不得入故不肯與盟補曰疏曰莊非也既曰不肯何云不與鄭伯逃歸不盟直言不盟為不肯盟之文此言不與盟明其不得與於盟非不肯也據左傳晉會之後邾莒愬於晉晉侯不見公使叔向辭許會毋與盟沙隨不見公略相似公羊傳弗遇曰公不見要也釋者曰公不與盟者公不見與盟也公不見公曰公不見見也釋曰公不與盟曰公不見與盟也明數者之事皆相似今此不書不見公者公既列會則盟有可與之理乃因不能治國恐為邾莒愬為所擯屏不得與盟故以公主其文而書不與盟不譏諸侯譏諸公也其日善是盟也公不與盟者衆於外盟不日今日之善其會盟因楚有亂而反陳蔡之君補曰穀梁以為是盟謂命於天子與諸侯得與宋盟俱比葵丘葵邱傳疏亦云文悉案上年秋晉侯若趙魯例不日無以見其善故特日之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以公不與盟故執之補曰依左傳書言為邾莒報之

公至自會補曰吳穀曰公雖不與盟已與會矣故致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八年楚滅陳十一年楚滅蔡諸侯會而復之故言歸補曰傳例歸者歸其所此傳所謂如失國者然也左傳例曰復其位曰復歸又曰諸侯納之曰歸與此傳異范依左氏為說非也傳以為因會而歸論其事耳非謂傳例也此事在時閒○撰異曰廬左氏書作盧依二十年音義知之善其成之會而歸之故謹而日之二國見滅其君復此盟又功也故於其會也追述前盟謹日之意以美諸侯存亡繼絕非謂陳蔡隨國之日也於盟則發補曰又美之於會以美之于會補曰又會何林日時諸侯將征羌戎裹疾乃封陳蔡之君何氏說此事大為得之左傳載平丘之會晉甲車四千乘其言曰或將得而用衆齊人恐晉日因楚有靈殺寧言伐楚楚於是衆叛封二國以示大公義故上經有同

外楚之文而傳言成是會而歸之也左傳以楚封陳蔡惟是平王嘗事徵楚國史書而又失之陳者也何氏言楚未陳亦非也公羊於上經比之弑成陳而蔡侯殺比之經又楚作楓以楚楚歸以上會為楚還楚反陳蔡何氏以為諸侯之陳蔡之君言還反不復討說者不可用也此未嘗有國也使如失國辭然者不與楚滅也補曰楚靈王之名而言歸者諸侯失國之辭以失國辭言之若其本有國與不與楚故滅中國者可以言其歸者由言之也言歸不言復者未嘗有國不得其實曰歸同失國之辭未嘗有國故不得言復歸也文公案蔡侯在靈前而其葬非使何可比陳夷陵無稽

陳侯吳同

冬十月葬蔡靈公變之不葬有三變之謂常禮春秋之常小國夷狄不葬補曰謂日彼不赴我不會失及小國夷狄不書葬史之常也變之不葬謂當合書葬而仲尼改之文公案隱三年徐莊及此莊合之故乃備說是也失德不葬謂無德弒君不葬謂不討賊滅國不葬無臣子也然且葬之補曰孟子曰然且至然且不可然且不與楚滅且成諸侯之事也蔡靈公弒仁者不為是會時文體逆無道以致身死國滅不宜書葬葬者不令夷狄加乎中國且成諸侯與滅蔡之善故葬之補曰滅國復封無危文者又相接從可如與鄭莊公同也楚大子乃未踰年君故不忘者大子之子也然則公羊而云有子則與會葬者命不然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

吳滅州來補曰疏曰夏誠之滅由於夏陽之亡州來楚之大都而吳滅之令楚國稍入郢之兆由滅州來所致故詳書滅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補曰大夫致時大夫執則致致則名補曰疏曰重發傳者覃伯書字意如則書名釋異故也意如惡補曰前謂新君然而文公案此不言由上致之者省文逐君如其本惡致見君臣之禮也大夫有罪則宜廢之不能廢不得不書為君臣之恩故曰見君臣之禮補曰[illegible]大臣[illegible]臣是之謂補上傳曰失德不葬然且葬之此傳曰意如惡然而致所謂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至明至書胡安國據左傳說之曰其始執之為季孫莒之供其執歸之為十地猶大所命能具晉惟以利故平丘之後諸侯不合二十餘年至於召陵又以賄敗焉開略同黃震曰平丘之會以威始之以利終之文公案春秋書是會不論此等之事以其有公不與於論史始記之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補曰莒者丘公疏曰不正前已見可以書日今月者莒行夷禮本無嫡庶日不日之例文公案莒吳卒皆月而已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言公子而不言大夫莒無大夫也莒無大夫而曰公子意恢補曰傳曰公子之重視大夫言公子是猶有大夫意恢賢也補曰賢之故書其貴者

莒無大夫其所以無大夫者其義異也補曰曹叔振鐸文王之子武王封之于曹在何[illegible]之內[illegible]小國莒己姓[illegible]大夫[illegible]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補曰吳句餘也蔡侯以句餘祭非也○撰異曰末公羊作昧音

末亦或作末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補曰左傳曰褅于武公案書褅無常月此不行春褅之禮而行褅言武宮則大廟及群廟皆褅矣在武宮故言武宮[illegible]

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補曰祭樂著君在廟中祭作樂何休曰卒事畢竟祭

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變謂死喪補曰疏曰復問言禮意大夫國體也君之股肱故曰國體佐是謂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死者不可復生重其大焉是以君雖在祭樂之中大夫死以聞可也補曰疏曰命告也孔衛來曰非對喪則不得以聞禮弓衛有大史曰柳莊[illegible]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illegible]

夏蔡朝吳出奔鄭朝吳蔡大夫○撰異曰朝公羊作昭[illegible]出字[illegible]曰左氏穀梁皆言朝吳出奔鄭今此作昭吳字又

不言出者所見之文異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補曰字書曰此齊[illegible]伯之始事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楚子不名戎蠻子非中國故補曰何公羊所云者不疾乃疾之也孔穎達曰戎是[illegible]是國名子[illegible]文公案言戎蠻子[illegible]不名又不月不日不地者[illegible]以別於[illegible]公之[illegible]○撰異曰[illegible]公羊作[illegible]

夏公至自晉補曰以左傳推之上如晉當十一月末此至晉四月初實未滿一時故不月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撰異曰陸淳纂例曰亥公羊作丑案今公羊不作丑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撰異曰陸淳纂例曰公羊作十有一月案今公羊亦作十月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郯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戎晉荀吳秋時嘗子夷見晉則日此月者蓋亦有殊于常戎補曰戎嘗以陸渾戎處於伊川在雒西南戰鄉之地重而詳之故進從卑國例案左傳周有伊雒之戎至僖二十二年秦晉又遷陸渾之戎於伊川也洪亮吉曰以左傳事論之荀吳在春秋最善兵敗狄則舍車崇卒伐鮮虞則偽會而假道滅陸渾則先用牲於雒乘其不虞而從之戰國孫吳韓白之先導也○撰異曰左氏作陸渾之戎公羊作賁渾戎

冬有星孛于大辰補曰左傳申須梓慎之言晉語為四國俱災之應梓慎之占最詳而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恆象其說近正劉向以為星傳曰心大火天子也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其在諸侯角亢氐陳鄭也房心宋也文孫案不月者歷月也一有一亡曰有補曰前發孛星于此發有義蓋星孛異不同類也于大辰者濫于大辰也劉向曰大辰者大火也不曰孛于大火而曰大辰者謂濫于蒼龍之體不獨加大火補曰爾雅曰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大火謂心也又大名也自氐五度至尾九度為大火也東宮蒼龍心三星房四星角二星亢四星氐四星尾九星箕四星左傳曰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杜預曰夏之八月辰星見在天漢西今孛星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漢顧炎武曰有星孛入于北斗不言所起重在北斗也有星孛于大辰不言及漢重不在漢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長岸楚地補曰左傳楚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杜預以為順江而下是吳以舟師泝江伐楚也姜炳璋曰此大江水戰之始文孫案何休曰不月者略兩夷兩夷狄曰敗夷狄不能結日成陳故曰敗是越敗吳于檇李是也補曰凡戰以結日列陳為文結日列陳者結日列陳不言戰曰亦不言戰是也中國與夷狄亦曰敗晉荀吳敗狄于大原是也補曰中國之敗夷狄敗而已既不言戰又略其辭者言之不為結日列陳之文遂同之於大原是也楚人及吳戰于長岸進楚子故曰戰補曰鄭之敗實交綏大原是也今楚及吳而在上實與晉戰相及而在下直在楚也今晉吳故明之吳以伯舉有辭序上而楚及吳以客以後時有辭在也今兩夷言戰有違常例二國曲直得失未分故變起例以戰之文孫案疏失傳旨彼左傳是役楚敗吳獲餘皇而吳旋敗楚取餘皇蓋是吳敗楚也楚為吳所敗非有戰武事若盟之事若晉吳敗楚師于長岸是兩夷相敗之常文也今欲進楚子故變文言戰以其序上言及則得為進明外吳甚於外楚也春秋外戰言及者晉是以主及客而其例亦有變通內晉而外秦以晉及秦內晉而外楚必以晉及楚外楚而尤外吳以楚及吳雖以客及主亦無不可此義當因由內及外之例而起春秋之權衡也長岸本是楚主吳客而楚之序上若以主客論故聚敗言戰則兼以吳及楚之理乃得申其進楚之意若以伯舉相例則大不然彼時吳為蔡以乃是以蔡及楚吳又初進稱子也楚之有師久同中國言戰不稱師又不加言楚師敗績者兩夷相戰事在時例故略不具文也疏以曲直得失為言所舉皆公羊義例何以通乎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補曰公羊曰記異也異其同日而俱災也若非同日當專志宋災略其月日公羊諸書災者皆云記災唯此為記異疏引劉向以為宋陳王者之後衛鄭周之同姓也時周景王老劉子單子事王子猛尹氏召氏毛伯事王子朝子朝楚之出也宋衛陳鄭皆南附於楚楚無尊周室之心後三年景王崩王室亂故天災四國若曰不救周反從楚廢世子立不正以害王室明同事也文孫案劉說似有理又傳所言則天意未易知也劉歆曰其序宋衛陳鄭春秋之正也同姓則尚親同爵則尚尊同爵則尚當或曰人有謂鄭子產曰某日有災補曰某日即指壬午日人言壬午之日四國皆當有災蓋以占候之術知之據左傳其人是鄭裨竈其言在上冬星孛時子產曰天者神子惡知之是人也同日為四國災也補曰四句皆子產語非子產答辭乃既災之後子產告此人之辭言陰陽不測之謂神天者神道子之術言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何足知之今是之災皆由人事不戒以致同日為四國災耳據左傳上冬裨竈欲用瓘斝玉瓚禳火子產弗與今此災後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大叔請用之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左氏所載與此傳雖有出入而意則大同其言在既災後亦可互證也夫子產之言至矣天猶人也人者血脈流行而心在焉天者大氣運轉而神在焉人藏其心不可測度況之於天陰陽不測非神而何也莊子言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或使則實莫為則虛今子產言神不可知是莫為之說也以人召災是或使之說也既莫之為又或之使天人相與非實非虛與晉董伯之告伯尊若合一契而意尤著明春秋書災之意余今用以推而荀子曰唯聖人為不求知天又論聖人之則於人事曰夫是之謂知天楊子法言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皆可謂明於災異正是叢耳[illegible]以公羊說名氏不見於經而頗為通[illegible]數語故特記之國其知道矣[illegible]人者也○周[illegible]示言[illegible]中之亂[illegible]上叢[illegible]事天此董天命者[illegible]曰天命者[illegible]人皆可言之唯君[illegible]不可言君相所以造命也[illegible]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所以亡也夫以子產之博物也[illegible]之神也而其言如此謂國者可以思夫[illegible]遠而[illegible]令[illegible]未[illegible]人[illegible]知天道則此[illegible]在君相哉

六月邾人入鄅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白羽許地補曰嘗云楚地

穀梁補注二十一

春秋昭公經傳第九補注第二十二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日弒正卒也蔡世子般實弒父故以比夷狄而不書日止弒而日知其不弒止不弒則買正卒也補曰注倒下傳文以明意正卒則止不弒也不弒而曰弒責止也責止不書葬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止自責曰我與弒君之人同罪於是致君位於弟補曰與夫弒與聞乎弒何休以為許男斯代立此云虺未聞哭泣補曰有聲曰哭無聲曰泣歠飦粥嗌不容粒嗌喉也補曰厚曰飦希曰粥禮親喪三日後食飦飲粥歠飲也食亦飲耳嗌咽也咽嗌雙聲說文互相訓喉亦訓咽也哭泣過則嗄而痛故不容粒矣孟子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又引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未踰年而死補曰傷腎乾肝焦肺毀其以至死也言未踰年或死在葬前矣劉敞說下葬謂以止之自討為討之亦得兼通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就其有自責之心故以傳禮責之補曰傳述其事以申上責止之義嘗論之止自言與夫弒於是當時謂之弒而史亦書弒書弒即其事實矣事實之文不可革其義則即止自責而責之也加損之文存乎辭其義則上云正卒下云不使止為弒父是也春秋屬辭比事微而顯志而晦即日弒時葬所以文可得其僞家鉉翁謂春秋多因舊史此事則舊史得之傳聞而夫子因以垂法又書葬以別於趙盾其言傳聞未是而大致得之歐陽脩乃謂盾止並是真弒以加弒為過三傳所同而一概不信趙鵬飛且以闢楊墨比之固哉不亦妄乎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冬葬許悼公日卒時葬不使止為弒父也補曰既正卒矣葬而又正葬以蔡般相較則不弒自明春下不特書于月亦以異之於蔡般傳略之耳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補曰曰者自經意也通下二十一句唐石經初刻毋上有父字案韓子祭女挐女文曰不免水火父母之罪孫汝聽注引傳亦有父字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羈貫謂交午翦髮以為飾成童八歲以上補曰內則曰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為鬌男角女羈鄭君曰鬌所遺髮也夾囟曰角午達曰羈傳言羈不言角者對文男女異散文通也詩曰總角丱兮毛傳曰總角聚兩髦丱幼稺也丱當依唐石經作卝說文以為古卵字傳之貫即詩及說文之卝也成童者內則指十五以上此亦當同言自三月羈貫至十五也晉胥臣曰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是故先王為之節八歲教小學十五教大學貫飾重傳事鈞所生業食先寶亦教所及矣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傅學書計幼儀即教小學之傅下云成童舞象學射御承上就傅而省其文范氏未悟故解成童為八歲以上也傳以後包前記以前見後各有當也言師傅者舉言之單言則或曰傅或曰師孟子論君子不教子朱子或問用徐氏說引据此傳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補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中庸明善擇善之教大學致知格物之義也格量度也車若水說是學問無方三十時也內則二十博學三十博學無方鄭君曰方猶常也王此學無常在志所好也文烝案學有正業二十學禮而始備正業之外謂之博學而又博謂之無方傳以學則必問故兼言問張洽集註引此作問學記兩言博學傳亦以後包前謂自十五就師至三十也學記曰教必有正業謂詩禮樂也毛詩傳曰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即內則云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是也昏義曰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王制曰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皆即今儀禮十七篇教學者所執以為容即內則云二十而冠始學禮是也三者為正業矣心思心也今文尚書洪範曰思心曰容志意也字從心之心所之也單言曰志疊言曰心志春秋說題辭曰活澹為心思慮為志志恬澹之心不思而得此乃管子所謂心以藏心心之中又有心非傳所指也通謂由之而知其道也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此則所謂下學而上達聖人之通也志乎學即是志於道志於道而後適道適道而後立立而後不惑焉知天命焉謂之聞道夫道之大小隨人者也自聖人而下七十達者及諸賢士大夫各有所立則各有所聞之道無論中行狂狷皆謂之通矣○辛酉歲鄧獻辰詰書言高堂生所傳禮即夫子所述別無關逸予韙其說子入大廟每事問諸侯喪禮孟子未學通在學問無方中也讀書謂之學聞道謂之通楊雄以通天地為伎通天地人為儒周子則曰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朱子以論語說之故通即不惑而不惑由於立故論語又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新序墨子對齊王解此二句曰古之學者得一善言附於其身今之傳者得一善言務以悅人言過而行不及此論學之大要也論語又曰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此心謂恬澹之心也五十以學猶學也至是則化而神焉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補曰名譽名也譽稱美也單言曰譽曼言曰名譽論語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言無可聞也此則有可聞而不聞故罪在友矣荀子稱孔子曰入而行不脩身之罪也出而名不章友之過也曲禮曰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中庸孟子並言信乎朋友然後獲乎上朋友者同師同志其情親於相見相聞相規相勸言友以該朋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補曰古者選舉之法依王制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又論其秀者升之學曰俊士又免其征傜曰造士大樂正又論其秀者告於王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又論其賢者告於王而定其論自造士以下皆鄉人也造士以上則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與焉周禮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以禮禮賓之獻書于王射義及書大傳諸侯三年貢士於天子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不敢罪上故言過補曰自子既生至此當是古書成文皆以為士者言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許世子止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許君不授子以師傅使不識嘗藥之義故累及之補曰傳言經意如此師說相承云云也古者以嘗藥為教賈子稱湯之言曰藥食嘗於卑然

後至於責教也是其義也上傳但述止之自責未顯不嘗藥之文此特顯之左傳以為飲止之藥古者藥皆由醫未有不為醫而用藥製方者是左之誤也公羊言止進藥而藥殺而董仲舒說公羊以為不嘗藥繁露言之甚明則知公羊所云進藥者謂其不嘗而遽進之與此傳同與左氏異也凡金玉土石草木菜果蟲魚鳥獸之類可以祛邪養正者總謂之藥見王冰素問注子事父所以必嘗藥者曲禮曰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鄭君曰嘗度其所堪又王世子載世子之記曰疾之藥必親嘗之鄭君曰試毒味也此二注正義無說案素問五常政大論岐伯曰能毒者以厚藥不勝毒者以薄藥王冰曰謂氣味厚薄者也鄭解周禮毒藥以為藥之辛苦者林億等校正素問引甲乙經胃厚色黑大骨肉肥者皆勝毒其瘦而薄胃者皆不勝毒凡此即禮記注意也五常政大論下文論病有久新方有大小有毒無毒服之皆有約下品大毒治病十去其六中品常毒治病十去其七上品小毒治病十去其八上中下品無毒治病十去其九皆至約而止以五穀五肉五果五菜隨五藏宜者食養以盡其餘病餘病不盡復如前四約治之必無使過觀岐伯此論足明醫之用藥亦於毒者為尤慎也夫治療之道物齊之宜官有專書事參衆術常人所不習聖人有不知至於醫既定方則不得以未達不嘗為說藥之氣味與夫人之體質固較然易明矣臣子之於君父無所不盡其心禮有為君嘗毒之文有火孰先君子之說況藥者扁倉之所難言也是故先王重焉許君之疾左傳以為瘧未知是否張洽曰姑以瘧言之今之治瘧以砒礵而餌之多愈然礵不得法則反殺人悼公之死必此類張說大慨近是今以為許君體不勝毒醫用厚藥止不嘗而遽進之遽以藥卒也卒由飲藥故傳聞之誤則以為止之藥也止初不知此禮後乃知之而哀痛自責推原其事許君不得無咎此春秋文外之意也傳止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胡安國傳呂本中集解本張洽集註家鉉翁詳說李廉會通本補正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補曰鄸曹邑○撰異曰鄸本或作蒐左氏公羊作鄸趙坦曰說文無鄸字自鄸者專乎鄸也能專制鄸曹無大夫補曰重發傳者前是戰今是奔也其曰公孫何也補曰略名之當言曹會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會以公孫之貴而得鄸既而不以之叛明曹君無道致令其奔非會之罪故書公孫以書之補曰傳文以叛即謂入于戚以叛之屬若書入于鄸以叛則不言出奔矣書自鄸者著其能以而不以傳釋公孫兼見此意劉敞曰春秋之時臣能專其邑無不畔其國者能使其衆無不要其君者臧武仲之智可謂智矣然猶據防以求為後是會是以孔子譏之以為其罪當與不孝非聖者均也不孝則無親非聖則無法要君則無上三者皆大亂之道也故深察公孫歸父之至檉奔齊公孫會之自鄸奔宋也其賢於臧武仲遠矣

秋盜殺衛侯之兄輒○撰異曰輒左氏作縶音義輒如字或一云音近縶陸淳曰衛侯之孫名輒故宜為縶盜賤也補曰對為大夫非對為卑者曰盜者賤辭又下於卑者蓋士也春秋有三盜此發通例也左傳謂齊豹為衛司寇則豹非士傳又言專之明是時已專官陳傅良說是其曰兄母兄也補曰與弟同目衛侯衛侯累也凱曰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經不書衛公子而斥言衛侯之兄者惡其不能保護其兄乃為盜所殺故稱至親殺至貴補曰若不欲累衛侯當書盜殺衛公子輒然則何為不為君也嫡兄宜為君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補曰天疾惡疾何休說惡疾者謂瘖聾盲癘禿跛傴不逮人倫之屬也左傳曰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孔廣森說公羊曰春秋記事皆為後王示法諸辭立適以長而有衛侯之兄所以起其問發其義即知適長子有惡疾亦有廢道苟非惡疾亦必無廢道經變之制靡不包舉矣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補曰以其疾為名臧琳曰玉篇廣韻五經文字類篇皆無能字疑能字衍齊謂之綦補曰音義引劉兆云綦連併也文烝案廣雅曰綦蹇也書大傳曰禹其跳湯扁其跳者踦也王念孫以為其即綦字廣雅踦亦訓蹇楚謂之踂補曰音義踂女輒反劉兆云聚合不解也臧琳曰此字當作踂从足从取故劉以聚合訓之玉篇廣韻五經文字皆从耴與音義同集韻从取遘須切類篇亦从取皆與音義異文烝案廣雅曰聚蹇也王念孫以為聚者踂之誤或輒之誤文烝以為踂从取而訓聚廣雅直作聚字即踂字也禮升階足不相過謂之聚足意相似衛謂之輒補曰音義輒本亦作縶劉兆云如見絆縶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徐邈曰月者蓋三卿同出為禍害重也君以臣為體民以君為命凡為害者大害民處其春秋皆變常文而示所謹非徒足以見時事之實亦知安危之戒云耳補曰疏曰宋萬以一人而謹月者見宋不討賊致令得奔弟辰以五大夫而不月者辰為仲佗所逼元無去意為患輕也○撰異曰寧公羊作甯後同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撰異曰廬左氏作盧亦或作廬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撰異曰三月板本公羊或作二月誤唐石經鄂本十行本亦作三月呂本中曰穀梁作正月案呂蓋誤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補曰自此後無書來聘者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撰異曰叛公羊作畔自陳陳有奉焉爾補曰疏曰叛而加自自實有力嫌其言叛不由外納力故復發傳入者內弗受也補曰疏曰嫌與入邑異例故明同弗受文烝案自外入言叛並不復可知其曰宋南里宋之南鄙也補曰宋之南鄙謂宋南鄙之里也里者邑居之名爾雅曰里邑也毛詩傳廣雅曰里居也周禮五家為鄰五鄰為里以五鄰必同居故亦取其名此南里汎指南鄙之里非一地之專名故南上復言宋非若凡地名不須繫國也高澍然曰不繫國疑於據邑而華向逼君都城之罪不著不書南里疑得全宋而宋分國以守之勢亦不著徐彥公羊疏曰左氏穀梁皆作南里字而賈氏云穀梁曰南鄙蓋所見異也案此疏不足據南鄙既是傳文經必不得作鄙字賈逵為左氏經作注或但引穀梁經字或并引用傳義此當是引用南鄙之義而徐彥誤以為引經字也左傳稱華氏居盧門以南里畔孔廣森據呂氏春秋楚莊王圍宋九月宋公告病為卻四十里而舍於盧門之闔以為盧門去宋城四十里以者不以者也補曰疏曰嫌異於地故復發例同之叛直叛也言不作亂補曰疏曰作亂若欒盈良霄文烝案并疏者非也叛與作亂何以異乎良霄本不據邑故無叛文欒盈亦不言以叛者其文別有所見也

傳言叛直叛者謂此之書叛直是叛耳不出奔他國宋辰晉趙鞅皆云直叛亦此意也若衛孫林父之書叛則左傳以為出奔晉矣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之叛則以來奔書矣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叔弓之子補曰子叔伯張○撰異曰輒公羊作痤徐彥曰左氏穀梁作叔輒

冬蔡侯東出奔楚補曰何休曰大國奔例月此時者惡背中國而與楚故略之案公羊經雖是朱字然何說亦可通於此○撰異曰東左氏公羊作朱徐彥公羊疏曰左氏與此同穀梁作蔡侯東杜諤引集義及呂大圭並謂朱無歸入卒葬之文奔卒當為一人顧棟高曰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是年書東國奔楚東者東國也補曰言此之東即後二十三年之東國也聖門傳此經本闕一字雖知其為東無義例而莫敢增益其字故因而釋之是師說如此也此既釋東為東國則後定哀之篇仲孫忌則仲孫何忌魏多則魏曼多皆與此同故不復發傳也左傳衛祝佗述踐土載書稱晉重耳為晉重國語曹僖負羈稱叔振鐸為先君叔振是古人二字作名或時但稱其一如經無此例者經例名從主人言無所苟前後不得異也且晉重叔鐸之文亦殊可疑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則非名矣言徵不稱在則非名矣何為謂之東也補曰上既言東即東國故遂以東言之猶莊二十四年言何為名也上十一年言何為名之也非問何以去國字王父誘而殺焉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父執而用焉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是也補曰杜預說左氏東國者友之子盧之弟若作朱則盧之子矣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而貶之也奔鄭累矣又奔讎國惡莫大焉補曰惡其奔而又奔之故貶而書名猶桓十一年二曰突賤之也凡諸侯出奔名者皆惡其有罪而貶之鄭伯突衛侯朔北燕伯款莒子庚輿邾子益五者皆貶也非以去國字為貶也書蔡之於楚猶魯之於齊桓也魯與齊桓盟會可也娶仇人子弟則不可矣蔡從楚可也奔而又奔之則不可矣楚雖封蔡猶為讎國宋襄雖立齊孝猶以伐喪而謂之惡意亦相類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自宋南里者專也專制南里補曰專辭與公孫會同不嫌者前有以文故傳亦不具言但重發自例高澍然曰左傳有鵲丘之戰南里之圍不書而書三叛之奔其義與彭城書圍不書實魚石互諸自取役義繫於叛楚故重在圍而魚石之究竟可略也此義繫於失賊故重在奔而諸侯之圍戰可略也

大蒐于昌閒補曰昌閒魯地○撰異曰蒐公羊或作廋閒公羊作姦穀梁音義一音閒秋而曰蒐此春也其曰蒐何也以蒐事也補曰疏曰蒐紅見正讖不正比蒲蒐在夏近秋之初尚可以蒐此春蒐不可之甚故發傳文孫疑周禮左傳爾雅之春蒐周之末失也春事蒐秋乃獮矣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補曰史記名貴靈王子

六月叔鞅如京師叔鞅叔弓子月者亦為葬景王起補曰鞅穆伯也

葬景王天王志崩不志葬志葬危不得以禮葬也補曰左傳丁巳葬疏曰不書日者傳言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恐其甚之不明故日以起之今下言王室亂則其之可知故省文也

王室亂補曰室者家之通稱三王家天下故言家董仲舒言立為天子者天子是家此其義王室猶周家也詩曰王室如燬亦謂殷家周家盧藏曰用不懷于夏家洪咨夔引書大誥曰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亂之為言事未有所成也尹氏立子朝劉氏單氏立王猛俱未定也補曰王猛事自在下文與此無涉左傳是年載子朝事於尹氏無與莊皆非也傳為亂字作訓是明經之通例事未有所成即桓二年傳云不成事之辭也以此經言之時子朝欲篡王猛之位而未成事者子朝之事如左傳所載是也是年事未成至下年而成故此言亂而彼言立文相對也猛之謚曰悼王知是時周人立猛為王猛已定位矣其位雖定實亦不正故名而以國氏究以己踐王位其事不可不書故備書居入也○左傳曰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而胡安國趙汸等遂推之陳火梁亡以為者不由告命今未敢從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皇地補曰當云周地左傳劉獻公摯以上四月戊辰卒單穆公旗立其庶子伯蚡即此劉子則亦在喪與定三年邾子同例矣伯蚡卷左傳又謂之劉狄以者不以者也補曰疏曰復發傳者劉單王之重劉猛王之庶子以貴制庶嫌其義別起例以詳之也王猛嫌也直言王猛不言王子是有當國之嫌補曰疏曰春秋以王為國若言齊晉劉炫曰以王當國如莒展以名繫國也文孫案二說是也經多以王字代周王人王師之屬皆是國氏有王與衛鄭等並為國名如是史文之舊言居者不正己明不嫌是居其所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補曰公羊曰王城者何西周也成周者何東周也漢書地理志曰河南故郟鄏地是為王城雒陽周公遷殷民是為成周不月者疏以為王猛雖則非正事異諸侯故不月以者不以者也補曰重發傳者嫌居入異也入者內弗受也猛非正也補曰重發傳者嫌與諸侯異例也此與後文天王入于成周不同雖並以入為文而一稱天王一以國氏則其義自足見王城即京師是時王城為京師至敬王入于成周以後成周為京師皆不言入于京師者孫復曰周自天子言之則曰王城成周諸侯言之則曰京師趙汸曰凡王者之都自諸侯言曰京師不敢斥其地也自王者言則以地舉曰王城曰成周王者不自稱京師也諸侯城王都亦以地舉曰城成周王者有遷都之義故城築當以地舉也趙意此等皆從史例其說並得之自諸侯言自王者言異其稱史亦用名從主人之例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補曰不日者未成君此不卒者也未成君也補曰此非魯之子又嫌不當書卒者其曰卒失嫌也猛本有當國之嫌其卒則失嫌故錄之補曰姓非也以猛繫國者嫌文也稱王子猛者失嫌之文也既卒則得為失文今欲見失嫌之文故特錄卒也州吁無知以挈為失嫌此是文不可直挈故加王子從其常稱其為失嫌一也胡瑗孫復等皆以此王子為在喪稱子之子是不然若使猛非嫌而稱子則當在上居皇時又宜從既葬不名之例又不宜稱卒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補曰江永曰居皇書六月而左傳在秋七月戊寅入王城書秋而傳在冬十月丁巳得卒書冬十月而傳在十一月乙酉又此年未有閏明年春王正月爲壬寅朔則經之十二月癸酉朔日食即傳之閏月是周曆魯曆置閏有不同矣續經哀十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推之是二十九日夏四月己丑孔子卒推之是十一日而傳載蒯聵事在上年末之閏月蓋衛曆也又孫案左傳月日參差者甚多江氏此論明確他處則難盡通矣杜預所見汲冢紀年記晉事起自殤叔皆用夏正建寅月爲歲首以其說推左傳晉事之差亦或合或否宋取長葛經冬傳秋齊弒舍差兩月齊靈公卒差兩月一日凡此類今概不論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 補曰月者爲下卒日○撰異曰徐彥公羊疏曰叔孫舍者左氏穀梁作婼字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補曰案左傳武城人取邾師邾愬于晉也

晉人圍郊 郊周邑也補曰杜預曰討子朝也劉敞曰稱晉人惡其微也葉夢得曰籍談荀躒書人貶也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不日在外也以罪出奔又奔讐國故不葬補曰蔡悼侯也奔君得言卒者蓋二三年閒蔡不別立君實不日者蓋以其不正又言卒于楚則在外已明矣疏曰傳例諸侯時卒惡之今東國奔讐得書月者書其卒于楚則惡已明矣諸侯之奔例不書卒今東國不書奔楚下書卒于楚見其去讐國而死惡之可知故不如蔡侯般書時也又諸侯不卒則已卒宜有葬故注復論不葬之義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補曰莒共公也稱名蓋亦有罪月者爲下敗師日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甫胡子髡沈子盈滅 雞甫楚地國雖存君死曰滅補曰此本杜預也頓胡沈序蔡上者孔穎達謂皆其君自將君在臣上各自以大小序也何休曰不稱國國出師者賤略之言之師者辟許獨稱師上五國稱國之嫌案此即所謂綴辭也胡子沈子例不記卒與繒子同繒被戕不名義主於用之戕之者耳見滅則不可不名以其君歸非夷狄亦不可不名故髡也盈也嘉也群也豹也皆名也以歸名者傳云絕之則見滅名當爲賢之矣名本此經下衍獲陳夏齧四字今依唐石經十行本劃正○撰異曰甫左氏公羊作父盈本亦作逞左氏作逞案史記欒盈亦作欒逞也公羊作盈

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 據宣十二年晉荀林父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不言楚敗晉師補曰此注費解

中國不敗胡子髡沈子盈其滅乎其言敗釋其滅也 若師不敗則君無由滅也賢胡沈之君死社稷補曰此義與荊敗蔡全同傳備文者一獲一滅也注言若師不敗則君無由滅非傳意也傳言若不直言敗而言戰則當先言胡子沈子及吳戰而後言師敗績以中國之君親與夷狄戰何以見滅乎是其恥深於文不可也注言死社稷又非也國未亡不得言死社稷當依公羊言死於位也以爲賢而釋之又作也此亦爲中國殺恥故釋之賢意自在文外

獲陳夏齧獲者非與之辭也 賢夏齧雖獲不病以其得衆也義與華元同補曰疏曰此與華元文雖不同與賢之義不別故重發傳齊國書文同義同故無傳也

上下之稱也 君死曰滅臣得曰獲君臣之稱補曰左傳曰君臣之辭也公羊曰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於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胡安國曰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爲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爲別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天王居于狄泉 敬王辟子朝狄泉周地補曰注首句本杜預即下所書是也史記曰敬王居澤左傳亦曰王師在澤邑賈逵曰即狄泉也

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 天子踰年即位稱王敬王踰年而出故曰始王雖不在國行即位之禮王者以天下爲家故居于狄泉稱王補曰注皆非也傳言始王者據左傳猛卒後敬王即位館于子旅氏則敬王之定位爲王前此矣但前此經未有王文至此始王之也又言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者申上意也前此朝雖與王爭王不辟朝無事可記故無王文至此尹氏立朝王居狄泉以辟之其事當書於策本以辟朝而書故因對朝而王之所以至此始王之也公羊以未三年稱天王爲著有天子其言稱王者有天子亦謂對朝而正其王稱其以未三年爲義則不可通於傳許翰葉夢得並以爲春秋之法踰年書王豈有三年然後稱王者其說近是文九年論之矣敬王者史記名匄漢書古今人表以爲悼王兄此說是也左傳稱景王大子壽早卒下文子朝書立爲不正傳及公羊並言猛不正不言敬王不正又未聞周別有正當立者則敬王乃當時正嗣以兄繼弟者也史記以猛爲長子賈逵韋昭杜預並以敬王爲猛之母弟殆皆失之夫使敬王亦不正則春秋必有異文雖以其族爲天下共主不可斥言其名書爲王匄亦必不遽成其爲王也

尹氏立王子朝 隱四年衛人立晉傳曰稱人以立得衆也此言尹氏立朝唯尹氏欲立之補曰不稱尹子者書其後尹氏奔楚天王因飢其爵絳其位故不得以爵稱又不得稱名則稱尹氏而已

立者不宜立者也 補曰疏曰重發傳者衛晉得衆子朝失衆不同故也

朝之不名何也 據晉之名惡今朝亦惡怪不直名而言王子

別嫌乎尹氏之朝也 若但言尹氏立朝則嫌朝是尹氏之子故言王子以別之補曰疏曰衰亂之世何所不爲繼立異姓周亦致疑尹而須別故不曰立朝又孫案注疏皆非也傳意以爲衛人立晉人者衆辭故晉直名無所嫌今以尹氏爲文若言尹氏立朝則嫌以朝繫尹氏故加言王子以別之別嫌乎尹氏之朝猶曰不以尹氏挈朝也北燕伯辟挈文而不名此書名猶不爲挈者立自宜以名錄不直名則非挈也傳言別嫌猶公羊所謂辟嫌特發義者明朝實惡例當直名經本當書立朝與晉同也後文尹氏等以朝奔楚亦言王子亦別嫌也別嫌必言王子者繫於先王之稱也若然前文劉單以猛不正國氏以明其嫌朝亦不正不言王朝者上無二王上已有天王不得復有嫌也其實上言天王之居下言尹氏所立非二王而何未書沒其事也至此言立者前年欲篡立而未立今則定立爲王以敵王當時謂子朝爲西王敬王爲東王春秋所不忍言也張自超曰書曰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則天位既定而朝之爲篡分明可知居狄泉爲朝之黨所逐亦分明可知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補曰何休曰犫公者重疾也子之所慎齊戰疾文烝案曾子曰聖人惡疾病不惡死難言有亦一有一亡之例易以疾愈爲有喜○撰異曰左氏直云有疾無公字疾不志此其志何也補曰四如晉者有疾皆不言疾故據以問釋不得入乎晉也補曰前此無疾而著有疾恥之也今此實有疾而志之則釋之也公羊曰殺恥也殺亦釋也左傳但言爲叔孫故如晉有疾而復不言諸文同異之義彼書往往然矣董仲舒曰晉惡而不可親公往而不敢至人情耳君子何恥而稱公有疾也曰惡無故自來君子不恥內省不疚何憂何懼是已今春秋恥之者昭公有以取之也臣凌其君始於文而甚於昭公受亂陵夷而無懼惕之心囂囂然輕計妄討犯大禮而取同姓接不義而重自輕也人之言曰國家治則四鄰賀國家亂則四鄰散是故季孫專其位而大國莫之正出走八年死乃得歸身亡子危困之至也君子不恥其困而恥其所以窮董言子危謂定公也公羊家說如此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婼至自晉○撰異曰公羊作叔孫舍徐疏有說而何氏無注疑何本傳寫誤多二字劉敞以來多誤從之呂本中以爲原父能知他人之繫而不自知其繫也大夫執則致致則挈由上致之也上謂宗廟也致臣子廟則直名而已所謂君前臣名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嫌伯意如有罪婼無罪故各發之傳釋其意如有異辭者亦以意如訴公於晉而婼無罪也宣元年注上謂宣公此云宗廟者釋有二家一云禮夫人三月始見宗廟遂與譎如之致由君而已故知上爲宣公成公意如與婼被執而反理當告廟故知上謂宗廟也又一釋二者互文相通見廟之時君前臣名以告則二者皆當書名此云宗廟亦是昭公告之彼云宣公亦是宣成告宗廟明矣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撰異曰郁公羊作鬱徐彥曰左氏穀梁作郁釐字今正本亦有作郁字者

冬吳滅巢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

夏叔倪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補曰叔倪叔鞅子黃父晉地一名黑壤○撰異曰倪左氏作詣後同大心公羊作世心後同徐彥公羊疏曰叔倪者穀梁與此同左氏經賈注者作叔詣字

有鸜鵒來巢劉向曰去穴而巢此陰居陽位臣逐君之象也補曰漢書五行志劉以爲有蜚有蜮不言來者氣所生所謂眚也有鸜鵒言來者氣所致所謂祥也劉又謂鸜鵒白羽旱之祥也穴居而好水黑色爲主急之應也何休曰鸜鵒猶權欲趙汸曰今鸜鵒在處有之實自春秋所書始乃地氣推遷使然中國治亂之候也宋治平間邵子居洛陽聞杜鵑聲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矣或問何也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六鷁退飛鸜鵒來巢氣使之也蓋先王所以觀天下之妖祥者非一端周禮在魯故時史於鸜鵒始至猶能謹而書之說者多弗察也○撰異曰鸜本又作鸛音權公羊作鸛左氏或作鵒與說文同說文鵒之或字作雓一有一亡曰有補曰疏曰重發傳者飛鳥與蜚蜮異也來者來中國也鸜鵒不渡濟非中國之禽故曰來補曰五經異義載穀梁公羊家舊說皆以爲鸜鵒夷狄之鳥今來中國鄭君駁之以爲春秋言來者甚多非皆從夷狄來也謂魯疆外而至則言來鸜鵒本濟西穴處今踰濟而東耳孔廣森說公羊曰中國國中也文烝案如孔氏說則鄭義得通於鸜鵒二傳鄭據考工記故云爾疏曰蜚蜮不言來者不見所從也穴者而曰巢或曰增之也加增言巢爾其實不巢也雍曰凡春秋記災異未有妄加之文或說非也補曰爾雅曰增益也鸜鵒實來巢而史不言巢君子增益史文以著其異故穴者而曰巢也言或曰者錯疑之不正言也所以得增益者據運斗樞言鸜鵒來巢于榆榆木之上不爲穴而爲巢衆人所見聖人所知故足成之也注既不得其解而惠士奇引鳥以山爲卑而曾巢其上之說曾巢即增巢其字亦或作增要非傳所謂增矣公羊曰宜穴又巢文烝案沈卯齡在鄆城東頃見鸜鵒穴於齊莢木其近地多榆顏師古乃謂此鳥不皆穴處童謠又以爲假喻巢以生子能飛即羣棲於木末聞穴居於地是並不知穴字之義所宜訂正鸜也鸜鵒也皆書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不書者蓋因展禽言不記於策李惠謂魯以爲瑞非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補曰疏曰凡八月九月雩則書月以見正七月雩者皆書時以見非正此亦書月者以一月再雩故案疏得之於文不得云秋上辛也雩得雨曰雩前雩不得雨言雩者以有又雩之文無所嫌又雩則雨季者有中之辭也不言中辛中辛無事補曰雩例本不日故以上季爲文舉日不舉辰也雩小於郊亦以別之郊用上辛而卜日例當錄日不與雩同又有繼之辭也緣有上辛大雩故言又也補曰言又故省大文重發傳者嫌與又食角異例也

九月乙亥公孫于齊補曰伐季氏而敗遂出奔也夫人奔月公日者詳略之差○撰異曰乙亥左氏公羊作己亥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補曰疏曰復發傳者前發例於夫人今發例於公明其同義以別尊卑之辭詳略也

次于陽州補曰此經各本誤跳在傳孫之上今依唐石經十行本移正○撰異曰陽公羊作楊亦作楊次止也陽州齊竟上之地未敢直前故止竟也補曰重發傳者此非用兵之次嫌異故也注本杜預杜云齊魯竟上邑范則齊字案左傳襄三十一年齊閭丘嬰帥師伐陽州則彼時地屬魯定八年公侵齊門于陽州則其後屬齊疑是時已爲齊竟矣

齊侯唁公于野井弔失國曰唁補曰何休曰弔亡國曰唁弔死曰弔弔喪主曰傷弔所執紼曰撫文烝案

唁與言古同聲爾雅曰訊言也廣雅曰言訊問也唁公不得入於魯也野井齊地齊侯來唁公公逆之往至野井補曰杜亦本杜預依左傳也傳曰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唁辭公羊詳之又稱以遇禮相見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補曰昭公出後季孫不別立君惟以上卿攝行公事御卒禮數列國會葬之屬皆如公在國時史亦據舊所應書者書之策當無情而有名於是可見而史法亦不與他國同矣若其爲公者容有君子加損之辭而大體亦因史文家鉉翁趙汸之議若未可非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曲棘宋地補曰公羊曰曲棘者何宋之邑也與穀梁同邡公也邡當爲訪訪謀也言宋公所以卒于曲棘者欲謀納公補曰左傳曰爲公故如晉公羊曰憂內也汸訪謀爾雅文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取鄆以居公補曰此本杜預與傳及公羊所云爲公取之鄆者汶陽田也何休曰月者善錄齊侯取易辭也內不言取以其爲公取之故易言之也補曰疏曰昭公失國之君忠臣旨者公得邑故以易辭言之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傳曰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是爲賂齊也不言易辭者魯人不得已而賂之取雖易而我難之故直云授之其實亦易辭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補曰何休曰月者閔公失國居運後不復月者始錄可知公次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也據公但至陽州未至齊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齊侯見公于野井以類見齊侯爲重故可言至自案疏曰并與後乾侯之致不日晉侯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言公至自齊而不言居于鄆則嫌公得歸國故明公實在外以居于鄆補曰左傳於下年亦曰言在外也鄆言居者鄆屬公案言內則左傳曰言魯地也傳例曰居者居其所也二十年衛侯此云外爲齊侯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鄭伯入櫟衛侯入夷儀此言居者汪克寬以爲內辭文烝案鄭衛別有君魯無二君也至自齊道義不外公也至自齊者於君子之臣若父得以致宗廟之辭爾今君雖在外猶以在國之禮錄之是崇君之道補曰道義謂春秋之義襄二十九年言意義此言道義皆盡言以足句也居鄆本魯史舊文書至蓋春秋新意傳上文已釋至自齊次釋居于鄆以至文乃君子所加經意所重故復舉之說然說近是

夏公圍成成孟氏邑○撰異曰陸淳纂例曰成公羊作郕案今公羊不作郕非國不言圍補曰此據常例定十二年傳同所以言圍者以大公也崇大其事補曰言經所以言圍者著其以一邑之細而親自合圍大公之事也大公之事則公爲甚病而經之病公亦見是君子所取義也定十二年傳直言圍成大公也猶隱二年傳曰會戎危公也其文意甚相似皆明君子之取義如此也圍棘圍費圍鄆圍邸皆不發傳明從伐於餘丘推例可知公親圍成事尤異常故特發傳病不待言言大則病可知故特言大也左傳稱齊侯使公子鉏帥師從公齊師圍成師及齊師戰于炊鼻則此與定公圍成截然不同所以得與彼同文且同義者公之以齊師推校上下自是可知至於君臣交兵不可得書祇可書公圍既書公圍則義之所取亦如此而止也若然傳不發不言戰之義者成九年晉欒書以鄭伯伐鄭鄭與晉戰傳曰不言戰以鄭伯也又發例曰爲親者諱疾彼有明文此可從略也不致者猶從竟內兵例亦所謂不外公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鄟陵某地補曰當云地闕不日者齊謀納公而不果從渝盟例也所不日又不月者蓋以公在外異之○撰異曰鄟版本公羊或作鄟唐石經蜀大字本亦不誤

公至自會居于鄆公在外也補曰復發傳者此至自會而言居也至自會道義不外公也補曰疏曰復發傳者自齊爲重至自會爲實文嫌有異故發之文烝案書至皆新增之文嫌與至自齊異故復發之後不論書至義者從可知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補曰楚平王也○圍改名虔棄疾改名居四名並書所謂名從主人五經異義公羊說譏二名謂二字作名若魏曼多左氏說二名者楚公子棄疾即位之後改爲熊居是爲二名文烝案楚昭王名軫而左傳稱太子壬則亦改名也穀梁之意當與左氏說同七年傳言王父名子重其所以來明改名非禮矣曲禮曰君子已孤不更名是春秋之義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補曰何休曰月者爲天下喜錄王者反正位周有入無出也始即位非其所今得還復據宗廟是內故可言入若即位在廟則王者無外不言出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彼明上下一見出文此明天王之身入也文烝案此入非是因兵受命位實王猛異傳以見此意故發之公羊曰其言入何不嫌也以文義天王與王入不同明矣杜預曰子朝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此二十二年左傳王也左傳是年十一月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十一月癸未王入于莊宮杜預曰莊宮在王城汪克寬曰敬王畏子朝黨入王城而居於定都成周也李廉以爲三十二年城成周乃徙都案杜預作云成周狹小故請城之似非彼時始徙都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撰異曰徐彥公羊疏曰尹氏召伯穀梁與此同左氏召伯作召氏案左氏經亦作召伯傳則云召氏之族杜注召伯盈言召氏以爲經誤徐氏所見豈當時有依杜以改經者邪遠矣非也補曰奔篡君之賊其責遠矣補曰疏以爲刺諸侯文烝案汪疏皆不了此因子朝終事之文以明春秋文外之意謂自此後諸侯無桓文之君春秋責之其意遠也前此莊僖不忘崩有失天下之道而齊桓興焉襄言出有失天下之道而晉文興焉卒賴其力王室卒而復尊至於頃不赴崩周公言出晉霸未替猶有所望今者猛朝爭篡澤邑寄居弱類莊僖而霸伴子帶一入一奔皆非晉力大亂既定霸者不興於是周遂陵夷故所責爲遠也國語曰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定王者貞王也義通於此奔直奔也補曰言書奔者直是奔耳朝已立爲王春秋始終不以爲王故發傳以明之若襄王之奔鄭則書曰出居矣昭公之出奔齊則書曰孫矣孫覺曰子朝之惡當誅絕猶不曰出者周無出不以子朝之惡而亂春秋之大義也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自鄆行補曰此本杜預

公至自齊居于鄆公在外也補曰疏曰重起例者前會而至今如而至至而亦言居嫌異義故重言之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補曰吳州于

楚殺其大夫郄宛○撰異曰郄當作郤左氏公羊作郤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補曰左傳曰令戍周且謀納公也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徐邈曰自此已前邾庶其畀我並來奔今邾快又至三叛之人偃以魯爲主邾魯鄰國而聚其逋逃爲過之甚故悉書之以示譏也小國無大夫故但舉名而略其氏補曰注末二語費畀我快無邑非叛注數之爲三叛非也

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補曰何休曰月者爲下出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不得入于晉乾侯晉地補曰孫書下言所次內事詳也言如又言所次亦詳之也何休曰月者閔公內爲強臣所逐外如晉不見答後不月者錄始可知公在外也補曰重發傳者前謂至下言居此謂如下言次也次亦是止省文可如至而言居者魯地故也係而言次如而言次者非魯地故也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撰異曰寧公羊作甯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撰異曰寧公羊作甯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以乾侯致不得見晉侯故補曰此本杜預也何休曰不致以晉者不見答于晉未至晉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補曰何休曰言來者居運從國內辭不月者例時也唁公不得入於魯也補曰疏曰復發傳者前齊侯唁公于野井野井齊地今高張唁公于鄆鄆是魯地唁有遠近人有尊卑君臣同文故重發例魯地而言唁不得入魯者謂不得入魯國都

公如晉次于乾侯

夏四月庚子叔倪卒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言叔倪欲納公無病而死此皆天命使魯無君爾魯公之出非我罪補曰皆者皆宋公佐疏引前傳邡公是也左傳齊梁丘據曰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與此文正同但以叔倪爲叔孫誤耳左傳固非無據而觀諸之家臣助季氏逐公諸不罪焉以是推之豈有無病而死之事當以穀梁爲正矣注以上言無病死下言無公爲故加欲納公三字以顯傳意此最得解而王引之欲改讀無公爲謨公與前邡公爲一意據集韻諛古作謨以爲無者謨之借字爾雅謨謀也其說於文義殊滯○叔倪納公事不知若何今無可考凡古書事有相類者皆當時記載之異鄭毀游氏廟一事也而或以爲葬或以爲莅晉城成周一事也而或以爲冬或以爲春左傳兼采之晉獻公蹶不殊一事也而或以爲伐翟相國語據之或以爲伐虞郭公羊據之魯大夫欲納君暴死一事也而或以爲叔孫氏左傳據之或以爲叔氏穀梁據之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補曰公羊曰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郛之也曷爲郛之君存焉爾何休曰昭公居之故從國言潰不言國之言郛之者公失國也孔穎達曰公既如晉以留人守鄆鄆人潰散而叛公使公不得更來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補曰疏曰重發起例者上下不相得之罪邑與國同故詳之一解鄆不伐而自潰與常例異故重發之文烝案邑叛而從國文爲變例故重發傳以明同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公既出奔不能改德脩行居鄆小邑復使潰亂德之不建如此之甚補曰言亦者諸書國潰皆見其國之惡爲譏文疏曰嫌自潰不責公也汪克寬曰或謂意如誘其民使潰然亦由昭失民既久故若是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傳明昭公有過非但季氏之罪補曰言昭素不得於民出則民喜之若負擔重物者初得息肩然此申上譏公意蓋師說云爾或共公康公景公平公之時魯人相傳有是言矣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補曰言在者皆承上在楚承如此承次後儒有謂帝在房州宜書居不宜書在者不知此義也葉夢得又引易文言傳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亦無足取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中國猶國中也補曰爾雅曰在存也疏曰范例云在有四言在非所在也文烝案傳明經通例也國中不存公者凡居竟內則無存文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不言在鄆是也二十六年不言在齊鄆己屬公也二十九年不言在乾侯猶有鄆也成襄昭如晉皆不書在晉亦從國中例也存公故也者歲首既有存又則知其有變故異於平時書在乾侯明其失鄆而寄於他國無所歸也書在楚明其遠朝夷狄不得歸也若專就此經言則國中謂鄆故謂鄆潰不得入○後世唐中宗之書帝在房州者非也昭公雖出猶公也故每歲存之也中宗既廢王也非帝也非帝而言帝無年而爲有年非實也皇后武氏稱帝紀年紀帝而存王又非名也儒謂脩唐史者宜於帝周之中每歲存唐之意四月陳火正書取法公在乾侯不可同條明乎此可以言春秋名實之際矣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補曰汪克寬曰是時公在晉地不弔其喪不送其葬者晉不受公公亦憚恤在外不能備其禮也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滅夷狄時月者爲下奔起補曰疏曰案滅中國日出奔月經於滅夷狄時奔何得更月范答譏氏云國不滅而出以月爲例國滅而出出重於滅滅夷狄雖時猶加以月然則温子國滅而出奔何以不月有義而然故子之奔

文承八月之下溫子奔在正月之後何知不月傳於弦子滅言不日微國微國則例月例月則不嫌於君出君出之重不大於滅國范云出重於滅者言所滅其國君不死難比之常奔恒滅則為重矣滅在月例者君出不復加日明滅重矣文烝案此注蓋合經意疏云云者多不明白以弦滅為在月例亦誤凡滅在月例者以其君歸則日之沈許頓胡是也君奔則併於月文譚是也溫蒙上月與譚同也滅在時例者以其君歸則無加文夔是也君奔則月之此文是也弦滅不得蒙上月奔則得蒙之也國滅君不能死以歸者尤重於奔夔所以無加文者蓋以奔例錄月則獲宜謹日而其事本在時例不欲苟為特筆之文故自從其常例也蕭子書曰傳以為賢明不從獲起義乃是特為變文矣

徐子章羽奔楚而名者有罪惡也補曰疏日注於譚子云蓋無罪蓋者疑辭今此章羽不疑者名義多見傳故從正例而不疑也啖助曰徐子名者初已自服吳子吳子唁而送之非能自奔也劉絢曰力不能勝而奔者義未絕也章羽已服吳而後奔楚則既降矣故名以著其絕○撰異曰羽公羊作禹唐石經左氏與此同岳本則作禹左傳皆作禹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櫟于適歷適歷晉地○撰異曰櫟舊作躒左氏作躒下同公羊又作櫟作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補曰莊三十一年書薛伯卒至此復來赴書名則同盟情親也書日則正也書葬而時則亦正也晉與大國同例終於春秋

晉侯使荀櫟唁公于乾侯唁公不得入於魯也補曰疏曰復發傳者今在晉地晉將納公公有可入之理故重明之曰既為君言之矣不可者意如也言己已告魯求納君唯意如不肯補曰上言意如會櫟此言櫟唁如是意如不肯納君明矣意如逐君未有見文於此微見之傳即以唁辭明之左傳所載似曲為意如解免者蓋魯人諱季氏之辭非實錄也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撰異曰肱公羊作弓案鄉射禮注今文弓為肱易家有馯臂子弓亦肱也其不言邾黑肱何也據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言邾補曰當依何休云據讀言邾孔廣森以為春秋口授恐久而失實故文雖無邾師法自連邾讀之因以起其義也別乎邾也邾以濫邑封黑肱故別之若國補曰公羊以為黑肱之先人叔術讓國不受惟受五分之一即濫是也服虔長義曰邾本附庸二十里耳而言五分之為六里國也孔廣森曰建國制地要取開方方三十者其積九百五分之一猶有百八十里何言六里乎文烝案百八十里之積為方十三里而有餘設衛三十分之一為方五里而有餘可謂之方一里乎其不言濫子何也據既別之為國應書其爵非天子所封也補曰雖是邾之別封然不得爵命於天子則非濫子也猶夫邾大夫也來奔內不言叛也補曰此言凡竊邑來奔者皆叛也若奔他國即當云黑肱入于濫以叛邾庶其亦當云入于漆以叛莒牟夷亦當云入于牟婁以叛今有以文無叛文者為其來奔內書其以地接我為重兼為內諱也不發傳於庶其牟夷者彼處一人據二邑三邑此唯一邑彼若書叛亦當但書一邑故就此一邑者明之以包前二文也杜預曰以邑出書叛適魯而言來奔內外之辭劉歆賈逵說三叛人以地來奔不書叛謂不能專也釋例駁之杜氏與合傳義亦以襄二十六年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左傳云以戚如晉是明竊邑而奔他國者皆書叛矣書叛則不書出奔書來奔則不書叛而書以之文則同是春秋之義也疏不得傳旨以為黑肱不繫邾嫌其專地不責叛罪故重發傳以明例此傳是初發何云重乎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補曰趙鵬飛曰三年之間歲首皆書公在存公所以誅季氏也而左氏各為之說繫矣謂左氏專信國史而不附會殆不然也案葉夢得亦謂左氏妄

取闞補曰據左氏定元年傳則闞者魯羣公墓所在賈逵曰昭公得闞季氏奪之杜預曰公別居乾侯遣人誘闞而取之文烝案此蓋不蒙上月或如齊侯取鄆不可以常例準

夏吳伐越補曰不稱於越者自吳言之也與楚同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大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邾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補曰何忌貜之子孟懿子二十七年戍周此罷戍而城之書城不書戍傳十四年論之備矣不言城京師說亦見前○撰異曰大左氏公羊作世準之前後文宜從世左氏無邾人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享獻也覲見也言天子微弱四方諸侯不復貢獻又無朝見之禮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祭謂郊上帝號謂稱王補曰傳言此者明時既以下都為京師而微弱之至不能增脩其城亦所謂危而不能自守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補曰疏曰變之正重復起傳者平桓之世雖復禮樂出自諸侯諸侯猶有享覲之心襄王雖復出居猶賴晉文之力札子雖云儋殺王威末其屈辱至於景王之崩嫡庶交爭宋衛外附楚亦內侮天子獨立成周政教不行天下諸侯無桓文之伯不能致力於京師權柄委於臣手故大夫相率而城之比之正禮而傳與城杞釋不異辭也文烝案經與城杞同文傳嫌其事迥別故重顯此二句謝湜曰當王室危弱之時乃能從王命以安王室善之大者呂本中曰周室雖微諸侯猶勸之先王之德澤猶有存焉者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眉注坿列

第二葉十行格訓量度本者頡籀物有本末量度之乃能知本乃為知之至知之至則知止矣致至言乎明也格言乎擇也

十七行乎今本誤于

廿一行李之才教邵子義理之外有物理之學又有性命之學邵子則曰學以人事為

大郎楊子之意

第三葉二行依魯論語五十以學四字爲句

第十六葉四行世本敬王後爲貞王元王史記先元王後定王

穀梁補注二十二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春秋定公經傳第十　補注第二十三　定公亦襄公子昭公弟公子宋也以敬王十一年即位

元年春王三月　徐邈曰案傳定元年不書正月言定無正也然則改元即位在于此年故不可以不書王書王必有月以承之故因其執月以表年首爾不以譏仲幾也補曰凡執史皆書月而此之仍史文書月者其義不從執起徐注是也或擬執仲幾若書在正月又此年或首春無事豈得無正此皆文外巧辯非所擬也舊本三月二字退在下晉人上以王字斷句與桓元年同誤今改正之并移下條條注於此公羊此年亦以王字斷句孔廣森本改正

不言正月定無正也　補曰言十二公惟定無正隱雖十年無正元年猶有之

定之無正何也　補曰據莊公有正月

昭公之終非正終也　死在外故

定之始非正始也　補曰始謂即位即位者一國之始定即位不在正月是非正始故無正凡元年之正月為即位書也莊雖不書即位而正月即位故桓非正終而莊猶正始是以有正月

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　補曰上言非此言無則此謂春秋之立文也言春秋於昭定終始之際因事見義昭無正終之文故定亦無正始之文明後君當念先君不得安然自正其位也凡非繼正為君者有正月則以不書即位為義言不忍即位也無正月則以不書正月為義言不敢同於正始也

不言即位喪在外也　補曰此又承上定之始非正始言之正月所以不即位者緣喪在外未殯也明定實不即位故不言即位與莊閔僖不同非謂此處有言即位之理也傳申言此者因以見即位之文史所本無君子更為去正月以著義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晉執人於尊者之側而不以歸京師故但言其執不書所歸補曰此本杜預也疏曰溥氏駮云仲幾之罪自當委之王吏非晉人所執故傳云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譏執不譏無所歸晉執曹衛在他處並可言歸若晉人執仲幾于京師復何得言歸于京師若如此論何以通乎范答云晉城成周宋不即役晉為盟功之主因而執之此自晉人之事安得委之王吏傳當以執人於尊者之所而不以歸於王之有司故譏之非言其不可以執晉執曹衛之君各於其國而並不書圖者以其歸于京師故也今執仲幾不書所歸唯舉其地者此晉自治之故若使歸于京師與執諸侯同是君臣無別也今直以執在京師不可言歸此義猶自未通上言城成周序仲幾於會此言歸于京師其言足證天王居于狄泉在畿內而別處若上言城成周下稱晉人執宋仲幾歸于京師則見執之異處而歸天子今晉人於尊者之側而執人以歸自治於國故春秋不與其專執地於京師文烝案此傳左傳與經違異杜作注又自異其傳而語殊不安范用杜而力申之皆飾說也今備錄以見其失當以薄叔玄義為長○撰異曰此幾公羊或作機

此大夫　補曰文承上城足明其為晉大夫此字下各本衍其字今依唐石經呂本中集解本張洽集註俞皋集傳釋義本刪正

其曰人何也微之也　補曰疏曰大夫當稱名而大夫相執無稱名之例因此見義明大夫相執不書書則微之見伯討失所故傳云云非謂大夫相執得見於經

何為微之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　補曰疏曰仲幾雖逆命當歸王之有司今晉大夫執人於尊者之側故略于京師以見尊者非稱人以見微

不與大夫之伯討也　補曰疏曰諸侯執人稱侯以執者非伯討稱人以執者為伯討今此稱人非伯討者伯討宜為諸侯若大夫則不得也李廉曰此條以事言之則以王事討有罪以義言之則大夫專執人於王側而不歸之王吏故春秋亦不與以伯討文烝案公羊謂仲幾不蓑城與左傳同蓑謂差次受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補曰左傳曰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云云

殯然後即位也　補曰周人殯于西階之上補曰丁卯殯然後戊辰即位此句解經已丁下文反覆申明之

定無正見無以正也　補曰無以正者正月不即位是無以正踰

年不言即位是有故公也　謂昭公在外故補曰故謂書也正月不即位則不言公即位而公之稱猶曠故公故書曰公之喪也此解上公字蘇轍得其意

言即位是無故公也　補曰文公成公等正月言公即位所謂公者非復故公矣此戊辰之文與彼相當解下公字也

即位授受之道也　先君見授後君乃受故須棺在殯乃言即位補曰位者先君所授後君所受起下四句意也注非也此自通凡即位者言

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　補曰申上踰年不言即位二句

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　補曰申上言即位二句

戊辰公即位謹之也　補曰謹謹日公羊曰即位不日此何以日錄乎內也

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　補曰疏曰即位雖同而時義有別理有所見見必有意故日不可不察

公即位何以日也　據未有日者

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　補曰言其遲緩失正月即位時

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何為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　癸亥去戊辰六日怪不即位

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　諸侯五日而殯今以君始死之禮始之故須殯而後言即位補曰君先君也正君乎國即下引沈子正棺兩楹語是其事也以喪即位於殯

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　兩楹之間南面之君聽治之處補曰何休曰正棺者象既小斂夷于堂昭公死於外不得以君臣禮治其喪故示終始死之禮終始死于北牖下浴於中霤飯含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夷於兩楹之間大斂於阼階殯於西階之上祖於庭葬於墓奪孝子之恩動以遠也禮天子五日小斂七日大斂諸侯三日小斂五日大斂大夫二日小斂三日大斂夷而經殯而成服故戊辰然後即位文烝案上傳言殯然後即位謂五日殯而成服也而此言正棺兩楹之間以三日夷而經為節者蓋沈子大概言之耳鄭君以為正棺即殯故雜記注曰凡柩自外來者正棺於兩楹之間戶亦餽之於此皆因殯焉殯必於兩楹之間者以其死不於室而自外來留之於中不忍遠也孔廣森曰周人殯於西階之上殷人殯於兩楹之間魯有王禮時天子故多稱殷法禮弓曰殷朝而殯於祖而左氏說魯喪殯廟即殷法也鄭禮注及孔說俱有理故並述焉書顧命成王以四月乙丑崩于路寢大保逆子釗不言逆王至大斂之明日癸酉布設斯畢猶授冊命始稱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及受冊命畢乃稱王出在應門之內白虎通以為斯殯而即繼體之位也然則殯而即位者天子亦然明魯他公

皆然但他公既有殯後卽位之禮又有元年正月卽位之事定公値事之變葉夢得謂以喪次之嗣位遂正朝廟之君位是其異也杜預釋例曰昭公喪在外踰年乃入故因五日改殯之節國史用元年卽位之禮因以此年爲元年其說是也公羊曰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爲以戊辰之日然後卽位正棺於兩楹之閒然後卽位子沈子曰定君乎國然後卽位冀此文互異俞樾語子彼定字亦當讀爲正書堯典定四時史記作正國語正卒伍韋書作定二字古多通用也公羊與穀梁文雖互異義實相同古經師口說但求大旨之無乖不斤斤於字句閒如此何休既失定字之讀孔廣森尤不然矣內之大事日補曰如公夫人薨葬之屬卽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補曰閒凡正月卽位者何以不謹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補曰元年卽位必在三朝月正元日著自帝典言正月足明其爲朔矣本非日事不須遍朔言朔此則其日何也補曰怪獨謹此著之也欲有所見何著焉踰年卽位厲也補曰厲危也公喪在外踰年六月乃得卽位危故日之補曰不謹日則無以見其危於厲之中又有義焉先君未殯則後君不得卽位補曰於此危文又因見義者下文所云是焉或作也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臣乎以輕喻重也雖爲天子所召不敢背殯而往況君喪未殯而行卽位之禮以臨諸臣乎周人有喪魯人有喪補曰疏曰並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補曰弔周喪以諸侯自親之以有父喪未殯故不弔疏曰旣殯君乃奔喪也先殯其父後奔天子喪者亦是不弔人之親門外之治義斷恩門內之治恩掩義至如伯禽越紼起金革之重不拘此例文烝案傳以魯人述魯事不知其當何王何公觀此傳則知經所書大夫弔者非禮又因知會葬亦當親往而經所書葬或大夫或卑者皆非禮矣五經異義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侯哭雖有父母之喪越紼而行事葬畢乃還左氏說王喪赴者至諸侯既哭問故遂服斬衰使上卿弔上卿會葬經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以爲得禮許愼謹案易下邳傳其容說諸侯在千里內皆奔喪千里外不奔喪若同姓千里外猶奔喪親親也容說爲近禮以其下成康爲未久也周道尚昭無愧于不往補曰鄭君詩箋曰下猶後也成康周道之盛左傳曰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補曰定公爲昭公弟以弟繼兄猶以子繼父其義不異也自周人有喪至此又申上未殯四句意前言春秋之義不以親親害尊尊義斷恩也此言君雖至尊不敢去父殯而往弔是掩義也○考諸喪服傳於父於天子於君君妻於夫妾於君皆曰至尊也於祖父母於曾祖父母亦曰至尊也於母對至尊言曰私尊也於妻曰至親也凡尊親之理以是而推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補曰左傳季孫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方苞以爲昭亦書葬則隱閔之不葬非舊史以葬不成禮而不書明矣

九月大雩雩月雩之正也補曰重釋例者將詳論雩道故重釋以發端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之爲非正何也冬禾稼既成秋雩則非禮可知秋禾稼始苗雩當須雨故問也補曰雩字下之字上各本又衍雩字今依唐石經余本張洽集註俞皋集傳釋義本刪正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邵曰凡地之所生謂之毛公羊傳曰錫之不毛之地是也言秋百穀之潤澤未盡也人力未盡謂耕耘之功未畢補曰明凡書秋者皆七月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爲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補曰艾穫也疏曰是月不雨則無及者謂八月求雨雩而得之則書雩明有所及故也是月雩不必有雨而曰無及者人情之意欲其有得故以雨月請是年不艾則無食者指謂九月之雩雩而得雨是年有食雩不得雨則書旱則一歲無食故曰是年傳於仲秋言月季秋言年年月之情以表遠近深淺之辭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爲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爲人者讓也補曰人無禮無以立禮之行以辭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爲人也是以重之補曰舍釋也去也除也置也案此與乞爲重辭求爲得不得未可知之辭義皆相貫程子不爲妻求封或問今人陳乞恩例以爲本分曰只爲而今道慣乞字因問陳乞封父祖如何曰此事體又別讀傳宜知此意焉請哉請乎應上公補曰疏曰魯與天子同雩上帝上帝旣雩及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故言請乎應上公天魯不敢指斥故請其屬神也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補曰生通陰陽而爲神謂之神人也物曰怪人曰神指似而異風俗通引傳曰神者申也怪者疑也申卽信字明無可疑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道之請若必爲先也其禱辭曰方今大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不敢煩民請命願撫萬民以身塞無狀禱亦請也此卽請辭也補曰案成七年疏曰鄭釋廢疾去冬及春夏案春秋說考異郵三時唯有禱禮無雩祭之事唯四月龍星見始有常雩耳故因載其禱請山川辭云云與此注七句同唯大旱作天旱何謗作何依此疏曰考異郵說僖公三時不雨禱于山川以六過自責又曰方今大旱野無生稼此注所云其禱辭或亦用之故引以明之耳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詒託猶假寄補曰再言是以重之者前通論請道之重此專指君親請禱之重案傳惟言八月九月爲雩之正不言孟夏之雩者龍見而祀非是旱雩經無書六月雩者故傳亦不及也疏曰聖人重請必爲民民之本務在於春夏春夏祈穀必先嚴其犧牲具其粢物謹脩其禮冀精誠有感故一時盡力專心求請不得失時時在孟夏之節是月有雨先種得成茂實後種更生故重其時時過以往至於八月九月乃是脩雩之節也

立煬宮煬宮伯禽子廟毀已久補曰案史記魯公伯禽子考公考公弟煬公熙立者不宜立者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此不日與武宮異故發之范例宮廟有五文有詳略見功有輕重丹楹功少故書時刻桷功重故錄月范答薄氏云考宮

書月比丹楹為重武宮書日者范云始築之事煬宮不日比武宮為輕此例以宮言之也立廟之例以立言之在不宜立中不宜立例有四文烝案左傳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

冬十月隕霜殺菽建酉之月隕霜殺菽非常之災補曰此本杜預也何林曰菽大豆汜勝之種植書曰大豆保歲易為宜廣雅小豆別名荅也劉向以為周十月今八月消卦為觀陰氣未至君位而殺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撰異曰菽左氏又作叔陸淳纂例本作叔云公羊作菽　未可以殺而殺舉重舉殺豆則殺草可知　可殺而不殺舉輕不殺草則不殺菽亦顯僖三十三年隕霜不殺草是也補曰重發傳者各有所主也　其曰菽舉重也補曰申言以結之疏曰隕霜二文不同故范特為一例文烝案傳釋二文其與公羊皆謂之記異此是災菽而以異書以為異大乎災何休以為以殺菽不殺他物杜謂云舉義曰誤也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補曰此本杜預也明堂位說魯制曰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鄭君曰言如天子之制也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與此經雉門即桓三年傳之闕門謂之闕門者以此門兩旁有兩觀故也爾雅曰觀謂之闕孫炎曰宮門雙闕雙觀即兩觀也兩觀亦即周禮左傳之象魏以其中央闕然為道而其上縣法象狀巍巍然高大使民觀之故曰觀曰象魏曰觀也亦即禮記之臺門左傳之門臺蓋兩邊築闕為基基上起屋謂之臺門亦曰門臺也公羊載子家駒說昭公以魯兩觀為僭天子禮何休曰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準此言之魯雉門既如天子制而兩觀又直僭天子也何氏說此經以為雉門兩觀皆天子之制定公不去其失故天災之疏引劉向云雉門天子之門今魯過制故致天災說與何同劉雖不言兩觀為僭當亦不異公羊也○劉歆以為天子亦三門故鄭申之謂天子有皐應路諸侯有庫雉路皐門天子之外門庫門諸侯之外門應門天子之中門雉門諸侯之中門異其名殊其等則數同皆三數皆三門也　其不曰雉門災及兩觀何也據先書雉門則應言雉門災及兩觀鄭嗣曰據災實從雉門起應言雉門災及兩觀　災自兩觀始也不以尊者親災也始災者兩觀也鄭嗣曰今以災在兩觀下使若兩觀始災者不以雉門觀災補曰公羊曰主災者兩觀也何休曰時災從兩觀起又曰兩觀微也不以微及大也何休曰門為其主觀為其飾故微也　先言雉門尊尊也欲言兩觀災及雉門則卑不可以及尊災不從雉門起故不得言雉門災及兩觀兩觀始災故災在兩觀下也鄭嗣曰欲以兩觀災則經宜言兩觀災及雉門雉門尊兩觀卑卑不可以及尊故不得不先言雉門而後言兩觀欲令兩觀始災故災在兩觀下爾補曰注三引鄭嗣以存異說范意則與何休同也劉敞曰春秋辨理一字見義五石六鷁以詳略成文雉門兩觀以先後顯旨艾炳章志晦諒以遠矣尚書則覽文如詭而尋理即暢春秋則觀辭立曉而訪義方隱此聖人之殊致表裏之異體者也

秋楚人伐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補曰月者重其作何休曰月者久也當即脩之如諸侯禮　言新有舊也　作為也有加其度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此災而更脩與作南門異故發傳以同之　此不正其以尊者親之何也不正謂更廣大之不合法度也據書譏而以雉門觀新作之下　雖不正也於美猶可也改舊雖不合正脩飾美好之事差可以雉門觀之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補曰左氏賈逵注曰剌鄭遽朝見辭失所不諱辱己劉炫謂公以六月即位此年便往於事未為緩晉何以辭之此後更無謝辱之處明年會大依常乃復之意不可縣知劉說是也但其事不可知其義則亦當以所之為義所者有疾之例也孔廣森曰月者正月也疏曰昭公四如晉并有疾為五皆不月公不入晉則無危也昭即位二年而脩朝禮乃為季氏所譖使不得入公無危懼之意猶數數脩朝於晉晉雖不受朝公無危懼之理今定立三年始朝於晉晉責其緩慢不受其朝公懼而反非以季氏所譖公有忿於晉而心內畏懼故危錄之文烝案昭既無危文何以危定乎疏說紆曲而蠡孔說為允

三月辛卯邾子穿卒○撰異曰三月左氏及唐石經公羊唐改作二月徐彥曰公羊穀梁皆作三月左氏作二月未知孰正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拔地名補曰當云地闕杜本于郯而要未踰年亦稱子辭窮則同也不日者衰元年何忌伐邾淪盟輿昧同義也既不日又不月者蓋以昧是公盟此是大夫盟故特異之○撰異曰拔公羊作枝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補曰地而後侵辟辭也夏義同滕班在頓胡下實昭四年異月者義見昭四年注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補曰月書以歸者不殺之也殺則書殺若君死於其位則但書滅國襲滅為重也滅軍國例月此日者為以其君歸後文許頓胡三國亦同也曹邾書入故或日或不日○撰異曰姓左氏又作生公羊姓上有歸字後並同殺玉裁曰歸姓即歸生也音義三姓字皆音生一音如字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召陵會劉子諸侯鵠言之也皐鼬地名不日者有後楚伐蔡不能救故補曰此當云鄭地杜旨二句本杜預齊國夏亦包在內陸淳劉敞說非也○撰異曰皐鼬公羊作浩油陸淳纂例公羊作浩由案豐纖說作誥鼬

一事而再會公志於後會也後志疑也公畏強楚疑於侵之故復者更諫也補曰疏曰案傳

劒地而伐疑辭今經言會于召陵侵楚則疑於前會不關於後而
云志於後會後志疑者楚當時爲吳所困削弱易可得志今一會
之中十有九國衆力之疆足以服楚不敢深入淺侵郊竟則實諸
侯之疑居然可曉公疑於楚强是謂無勇故會盟二文並見魯公
外內之疑兩顯文烝案傳解經加言公及也凡前目後凡之文言
諸侯之大夫則內別出大夫名氏言諸侯則內不別出公此通例
也傳之言篇盟薄盟宋皆言公會諸侯其上無公是後至之文今此
上旣言公會又言公及一事也而再出公與後至書會之文不異
是明公志於後會矣公實不後而志於後者其志有所疑謂楚不
可侵也上地而後侵見晉之疑此復出公見公之疑內外互見耶
會盟皆不足爲其後晉不救蔡致使蔡請救於吳晉無能甚矣以王
臣之重十八國之衆而從渝盟不日之例則春秋之意不可見乎
書及者上言公會則外爲主故此從以內及外常文也陳則通曰
自幽以後伯主之大盟皆書會天下有伯而諸侯始合也至皋鼬
書及天下無伯而諸侯始散也陳說亦得兼通鍾鑲論曰春秋存
君在楚諸鼬之會書公殆夷狄也彼意謂侵楚有危爲公危錢蓋
用公羊家舊說與傳異也傳一事二字各本誤作後一字涉下
二句而誤義不可通今依唐石經余本俞皐集傳釋義本改正

杞伯成卒于會○撰異曰成公羊作戊或又作戌音恤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補曰容城楚地

秋七月公至自會補曰此二事傳則以後事致之例實亦未繙二時月者何休曰爲下劉卷卒

劉卷卒劉采地補曰此注實劉敞曰何以不言爵畿內之君也不世
爵故不與爵稱也王者之制內諸侯祿外諸侯嗣於經未有
以言之觀乎劉卷卒則可信矣故生稱爵其祿也卒稱名從正也
葬稱公主人之辭也文烝案劉云大夫不世爵內諸侯祿外諸侯
皆王制文與公羊言大夫不得世世卿非禮合左氏說卿大夫
皆世父祿賢則世位官有世功則有官族左氏義爲備傳云寰內
諸侯也非列土諸侯故卒不
言爵所以相別趙匡傳之此不卒而卒者賢之也寰內諸侯也

非列土諸侯此何以卒也天子之畿內大夫有采地者謂之寰內諸
侯非列土之諸侯雖賢猶不當卒補曰
書禹貢說虞夏之制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
侯胡渭曰男始言邦則王官惟得以本爵自君其采邑而不敢稱
邦可
知天王崩爲諸侯主也昭二十二年景王崩言以賓主之禮相
接前爲諸侯主所以奉賢補曰疏曰傳
又云爲諸侯主故書卒則書卒不關其賢而范例云非列土諸侯
而書卒者賢之也賢之一文而義當兩用上言不卒而得書卒之
意下言賢猶不當卒以其爲諸侯主則賢之義故得書卒反覆二
事皆是爲賢故例復云賢之文烝案史書卒者彼來赴也彼來赴
者以其嘗爲我主也故君子取其義而備録之也王崩爲主者前
此多有其卒皆不赴魯今此會盟相接近在本年情尤親故赴也
不日者卒之已是加錄不復錄日故略去書文與王子虎同也尹
氏亦爲主而日者前爲主而即卒恩尤深故不去日也傳於尹
氏曰於天子之崩爲魯主於此曰天王崩爲諸侯主互文而同義
公羊於尹氏曰天王崩諸侯之主於此曰我主之亦互文而同義
公羊於此不言王崩者省文
也何休孔廣森並滋異解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晉士鞅衛孔圄帥師伐鮮虞補曰昭十二年秋晉此承楚圍蔡從平
文猶襄二十五年鄭公孫夏伐陳亦是
狄鄭之後爲平文也蘇轍曰晉雖棄諸侯而蔡未有國滅之禍輕
重異也文烝案前爲狄晉其義深遠但以滅不滅較輕重非經意
○撰異曰圄公羊作圄處公
羊或作吳案古讀處若吳

葬劉文公補曰疏曰葬之者明亦爲賢之有采地比之畿外諸侯故
書葬文烝案以賢錄葬異之於尹氏王子虎或尹氏王子
虎會不會
史所本無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舉楚師敗績補曰吳
楚交兵
楚主吳客及以吳及楚者吳爲蔡以順蔡侯之文吳初進稱子又
漸進文也此戰楚囊瓦帥師不稱及楚囊瓦帥師戰又不稱及楚
師戰但略稱楚人敗乃稱師下出奔乃見囊瓦名氏皆從城濮例
者皆順及文也順之者盈之也後有存楚文則此不嫌抑楚或謂
長岸以來楚復以書人爲例非也伯舉楚地○撰異曰伯左
氏作柏古通用舉公羊作莒陸淳纂例唯云公羊作伯莒吳其
稱子何也補曰何休曰
據滅徐稱國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貴謂子也補
曰李廉曰宋
以四國公以楚師傳皆曰以者不以云云此曰舉其貴則又變不
以之例蓋所以離同而事則異勸於吳進書爵則無譏矣春秋所
以不可一概論也案
此說與家鉉翁同蔡侯之以之則其舉貴者何也補曰據公會
吳伐齊不舉
貴
者吳信中國而攘夷狄吳進矣補曰攘卻也能憂中國爲行可
進故因蔡侯之以之則舉其貴其
信中國而攘夷狄奈何子胥父誅于楚也子胥父伍奢也爲楚平
王所殺補曰子胥伍員
誅討也貴讓
殺戮皆言誅挾弓持矢而干闔廬見不以禮曰干欲因闔廬復父
之讎補曰注本何休何又曰挾
弓者懷格意
也闔廬即光闔廬曰大之甚勇之甚子胥匹夫乃欲復讎於國
君其孝甚大其心甚勇爲
是欲興師而伐楚子胥諫曰臣聞之君不爲匹夫興師補曰何休
曰必須因
事者其義可得因公託私君以
匹夫興師討諸侯則不免爲亂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
之讎臣弗爲也補曰君爲匹夫興師是虧
君義言輕君而重父也於是止蔡昭公朝於楚
有美裘正是日囊瓦求之正是日謂昭公始朝
楚之日補曰正當也昭公不與爲是拘
昭公於南郢南郢
楚都數年然後得歸歸乃用事乎漢用事者禱漢水
神補曰公羊曰
用事乎河
傳聞異辭曰苟諸侯有欲伐楚者寡人請爲前列焉補曰老子曰
侯王自謂孤
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又曰人
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楚人聞之而怒爲是興師
而伐蔡蔡請救于吳子胥曰蔡非有罪楚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

之心則若此時可矣。補曰何休曰[illegible] 爲是興師而伐楚。補曰[illegible]

何以不言救也？[illegible] 救大也。[illegible]

楚囊瓦出奔鄭。[illegible]

庚辰，吳入楚。○[illegible] 日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illegible] 何以不言滅也？[illegible] 欲存楚也。補曰[illegible] 其欲存楚奈何？昭王之軍敗而逃，補曰昭王[illegible] 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補曰[illegible] 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補曰[illegible] 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補曰[illegible] 以衆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相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吳人，復立。補曰[illegible]

[illegible] 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補曰[illegible] 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爲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補曰[illegible]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illegible]

夏，歸粟于蔡。[illegible] 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補曰[illegible] 孰歸之？諸侯也。[illegible] 不言歸之者，專辭也。[illegible] 義邇也。[illegible]

於越入吳。[illegible]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illegible]

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補曰不敢婼之子叔孫成子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補曰陳則通曰紀特魯而謀於魯棄特齊而謀於齊許特楚而謀於楚可爲特人而人不足特者之戒○撰異曰速公羊作遬後同

二月公侵鄭補曰陳傅良曰自宣之季年凡伐不言公魯無君將者八十年矣至是而書侵鄭則以公山不狃侯犯陽虎之專也故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趙鵬飛曰魯自舍中軍後軍皆隸三家公無一旅之衆今意如死定公復自將侵鄭其後侵齊會晉師圍成皆以師行黃仲炎曰蓋三家之謀使其君親將也文烝案月者危之危之者以晉初失鄭也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補曰斯意如子季桓子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冬城中城城中城者三家張也大夫稱家三家季孫叔孫仲孫也三家後張故公懼而脩內城譏公不務德政恃城以自固或曰非外民也補曰或說謂寶成九年同義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仲孫何忌而曰仲孫忌甯所未詳公羊傳曰譏二名補曰此注舊在上如晉下其首句之文云仲孫忌而曰仲孫何忌轉寫錯誤妄改耳今移正之范引公羊非也唐虞有咎繇許慎言文武賢臣有散宜生蘇忿生經必不譏二名又必不於一人一事譏之或謂如夏五傳疑之例又非也地名人名不得假以示闕疑之義且同時之人非隱桓遠日比也此蓋聖門相傳二尺四寸之策本少一字莫敢增益蔡侯東正同前已論之矣杜預曰鄆貳於齊○撰異曰徐彥公羊疏曰仲孫忌古本無何字有者誤也穀梁及賈經皆無何字又哀十三年經云晉魏多率師侵衛傳亦云譏二名以此言之則此經無何明矣而賈氏云公羊曰仲孫何忌者書誤段玉裁曰定六年夏曰仲孫何忌冬則曰仲孫忌哀十七年曰魏曼多十三年則曰魏多故公羊釋之今本左穀經定六年冬仲孫忌皆不誤哀十三年皆有曼字蓋誤衍也文烝案唐石經穀梁此處又衍何字猶音義載桓十四年夏五有衍月字者皆寫者之不慎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補曰鹹衛地陳傅良曰石門志諸侯之合也鹹志諸侯之判也文烝案外盟不日此又不月者自此而沙曲濮凡三盟皆諸侯叛晉之事故皆略之甚從邢鹿上平陵衛人及狄盟之例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以重辭也補曰重發傳者嫌君臣異也衛人重北宮結齊以衛重結故執以侵之若楚執宋公以伐宋凡言以者非所宜以

齊侯衛侯盟于沙沙地補曰當云衛地○撰異曰公羊作沙澤寘成十二年同左氏從經傳皆曰瑣澤此傳曰瑣

大雩補曰下有九月大雩此言雩不嫌已得雨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九月大雩補曰明至此乃得雨也若此雩猶不得雨則兩大雩皆不書當如宣七年書秋大旱矣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未得志故補曰此本杜預

三月公至自侵齊公如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往月致月惡之也補曰此發往月致時之通例因重取往時致月往月致月之例也如是特發往月致時例者案左氏賈逵注曰還至不月爲曹伯卒月賈明於是穀梁以用穀梁家之義明此年兩侵兩致皆是往月致時之例而傳特發之凡公如某公至在正月者例皆書月荀非危之則書月猶書時此正月一侵一致侵自以月爲義致自以時爲義不足疑也莊二十三年通說往時致月往月致月之例未著往月致時之文則此傳之爲往月致時特發例尤足明也傳以此二侵在一時之閒往致四文皆相承接有異凡常故特發以明例莊二十三年傳曰致月故也往月致月有懼焉爾危致即故惡之即有懼重說之以見一經全例又錯其文於上下者危往甚於危致惡之又甚於危往故次第言之二侵皆爲危者以晉初失齊也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補曰許翰曰宣以後用兵則侵多而伐少蓋兵則伐多而侵少文烝案自此後不言某鄙矣

公會晉師于瓦瓦衛地也補曰此晉士鞅救我之師公逆會之也不以善辭書救我者杜預以爲齊師已去未入竟也不言公會晉士鞅者公不會大夫又不如與齊侯有屈文也不從包來之例言公會晉人者兵會非好會也此與趙盾帥師同而不同杜諤曰若言晉士鞅則無以見其降節高謝繇日使書晉救似齊師因救而歸使書會晉士鞅似期會而非因救我以如是而後見事實也宣元年趙盾救陳亦未違救而書者不書則不知棐林之晉師爲救陳而至以四國同會棐遇主也此言公會則知爲救我畢不言救而救已明也彼書四國會于棐林雖言救而未違救亦明也

公至自瓦補曰凡會大夫皆不致此致者兵會非好會重其事故從離會危致之例以地致也危之者晉始失諸侯是其事危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補曰兩事蓄並受命宜為繼事辭不從公子遂盟暴之例一與季孫宿入鄆同文明外與內異例也況棐曰定哀之閒晉不足以主盟征伐四起交亂天下國君弱於大夫書晉夷於魯衛○撰異曰公羊作趙鞅

葬曹靖公○撰異曰靖公羊作竫亦或作竫案說文竫亭安也靖立竫也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曲濮衛地

從祀先公貴復正也文公逆祀今還順補曰公羊曰從祀者何順祀也葉夢得曰古者謂從為順橫為逆何休曰不書禘者從祫亦順非獨禘也言祀者無已長久之辭不言僖公者閔公亦得其順何氏訓祀與說文同以先公專屬閔僖未是先公者統辭也服虔曰自躋僖公以來昭穆皆逆賈公彥周禮家人疏以為兄弟別昭穆既躋僖公則於後諸公昭穆皆亂也趙訪曰前言躋則後為降後言從則前為逆互文見義文烝案左傳曰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杜預謂於僖廟行順祀此於傳文不合又無其理正也順祀者禘於大廟正閔僖之昭穆時僖雖不毀實在毀數故閔從穆班則僖在昭而文在穆矣大廟之外又禘於宣成襄昭四親廟各更其昭穆而世室及煬宮武宮桓宮僖宮當皆各禘焉傳云僖公又似與順祀異日皆所未喻杜以辛卯為十月二日若順祀在前不應魯祭乃用則日又此事在曲濮盟後或左傳月日都未可據也○凡祭宗廟筮日為重而春秋或月或時焉則謂春秋不以時月日為例者妄矣當定之世而不日不月焉則謂策書久遠遺落不與近同者又妄矣從祀下連盜文明陽虎為之此陳傅良王沿杜諤等說

盜竊寶玉大弓補曰季氏之宰陽虎竊於季氏家見下傳寶玉者封圭也始封之圭補曰詩言宜王命申伯曰錫爾介圭以作爾寶毛傳曰寶瑞也案周禮有六瑞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六者皆為瑞皆當謂之寶玉此寶玉為魯封圭其是信圭與否無以言之或成王賚大魯國特用桓圭或魯得用天子禮亦為鎮圭也鄭君詩箋云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為寶其解寶字與毛異義鄭以爾雅云珪大尺二寸謂之玠即詩介字乃是王之鎮圭韓奕之介圭為韓之所貢故改手義如鄭言則惟鎮圭稱寶玉矣凡瑞玉鎮圭長尺二寸桓圭九寸信圭躬圭皆七寸穀璧蒲璧皆五寸鄭君周禮注曰瑞符信也何休說公羊曰謂之寶者世世保用之辭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是武王征伐之弓補曰明堂位曰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何休曰言大者力千斤杜預曰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案此本劉歆以來左氏說據衛祝佗言魯分器也周公受賜藏之魯周公受賜於周藏之魯者欲世世子孫無忘周德也補曰鄭君說周公居攝五年營雒作召誥大保以庶邦冢君出取幣復入錫周公其時以王命賜寶玉大弓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亡失也補曰疏曰經言饑大饑而康饑無例康之今因盜而發亡例經亦無康之或說非其所以與人謂之亡梁伯可以應其義文烝案如疏前解當以有或二言賂賂二事為比也非其所取而取之謂

之盜補曰案何休曰不言取而言竊者正名也定公從季孫假馬孔子曰君之於臣有取無假而君臣之義立疑此謂之盜當為謂之竊歟後哀四年傳而誤假馬事見韓詩外傳新序○家鉉翁曰此一事自常情而觀必以家臣執大夫賤人謀國為事之最重而當書矣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撰異曰蠆公羊作囆

得寶玉大弓杜預曰弓玉國之分器也得之足以為榮失之足以為辱故重而書之補曰杜意本公羊也左傳例獲器用曰得劉歆曰向曰竊者失之也失得相對言得所以見失也其不地何也補曰疏曰據獲宋華元等皆書上戰地寶玉大弓在家則羞不目羞也國之大寶在家則羞也況陪臣專之乎故甚而不目其地補曰并非也家者季氏之家季氏專魯取寶玉大弓藏於家陽虎從而竊之經以國寶在季氏家為羞故不目言所從竊之地也上問不地本謂文無可繫此三句乃論上竊不地之意非論得之之地下文云堤下者又別自起義也何休說公羊謂季氏逐昭公後取寶玉藏於其家虎拘季孫奪其寶玉其事與左傳不同惡得之惡於何也補曰小爾雅曰惡乎於何也公羊檀弓注並同宋翔鳳曰於何合言為惡或言惡或言惡乎言有長短緩急得之堤下補曰玉篇引劉兆注曰堤緣邊也文烝案堤本作隄說文防隄也隄唐也玉篇隄塘也橋也爾雅曰隄謂之梁李巡曰隄防也障也然則隄者積土高為之以障外水其名亦通於橋梁也言得之堤下則非陽虎所歸矣或曰陽虎以解眾也補曰疏曰或曰之義以為得非魯力也陽虎竊國重寶非其所用長眾之討故歸君故書而記之文烝案如疏說解當為解說之義或是解散眾人之追又或承堤下說讀為解懈之解謂虎皆之堤下以怠追者也依左傳虎歸弓玉後魯乃討虎孫復曰不日盜竊者盜微賤不可再見也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五氏晉地補曰是晉也

秦伯卒補曰上無月則時卒也疑康公共公桓公景公亦皆在時卒例與楚及莒吳皆不同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補曰此本杜預

夏公會齊侯于頰谷補曰頰谷齊地○撰異曰頰左氏作夾下同

公至自頰谷離會不致補曰二國會曰離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然則所是之是未必是所非之非未必非未必非者不能非人之真非未必是者不能是人之真是是非紛錯則未有是是非不同故曰離離則善惡無在善惡無在則不足致之于宗廟補曰史本書至君子以為不足致何為致也危之也補曰例當致者以謹月為危例不致者以致為危危之則以地致何也補曰據猶當言會為危之也補曰危之若其不成會其危柰何

曰頰谷之會孔子相焉補曰相相會儀時童孔子如禮者使擯對以行如論語賓退復命亦是儐上擯賈公
彥謂與此同知者魯義者行春秋之會此為最會案史記世家孔
子由中都宰為司空又為司寇而攝國實奉陽君之云陽虎之亂孔
子逃於衛明年上年虎亂既平乃反會而兩君就壇兩相相揖行盟欲
仕也左傳孟子檀弓皆言孔子為司寇
會之禮補曰公羊莊十三年何休注曰土基三尺土階三等曰壇
會必有壇者為升降揖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長其敬揖者推手
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補曰譟呼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
歸乎齊侯階會壇之階補曰歷階謂左右足相過不連步急於上也檀弓曰杜蕢入寢歷階而升燕禮記作栗字云尺栗
階不過二等謂惟上二等足各一發其下猶連步此會壇之階未如同異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為
來為命司馬止之兩君合會以結親好而齊人欲執魯君此無禮之甚故謂之夷狄之民司馬主兵之官使禁止
之補曰夷狄之民謂萊人也上文穀梁謂萊兵下為字語辭司馬掌軍大夫也周禮小司馬之下有軍司馬輿司馬行司
馬晉之中軍司馬曰元司馬上軍司馬曰輿司馬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補曰廣雅曰逡
巡卻退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
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為屬語也夫人謂孔子也齊人欲執魯君是夷狄之行補曰王念孫曰
屬會也聚也孟子曰乃屬其耆老而告之呂氏春秋曰於是屬諸大夫而告之趙岐高誘注並曰屬會也屬而後語屬非語也文孫
案爾雅曰率自也自者從也又說文率先導也玉篇衛將也字並通行古道謂動以禮入夷狄之俗謂以裔謀夏以夷亂華也
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優俳施其名也幕帳欲嗤笑魯君補曰國語晉獻公之優
曰施此同名也左傳鄭有史狗衛並有史狗衛有祝佗晏子春秋齊亦有之使有行人子羽又鄭有行人子羽衛有
或相因矣陸賈新語載此事作優旃亦與史記秦優同名也周禮注曰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幕以布為之四合象宮室曰幄幄幕中
坐上承塵曰帟皆以繒為之新語又曰優施欲侮魯君之讎以執定公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補曰急就
篇曰倡優俳笑笑者戲謔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補曰後人或疑此事謂為之焉非也魯為
齊弱已久時見萊兵既劫復使優人嗤笑公戲笑而舞意不在舞實史記項莊舞劍相似陸生所謂侏儒也夫子先事之讎折強暴
折暴之謀明正匹夫熒惑之罪不如是何以先王無刑罰而聖人解孝其君者為宋襄公矣陳九成論謂孔子御萊人戮侏儒比之大禹
周公征奄誅文孫以為聖人之事殺一無罪故曰為用殺又曰刑罰中曰軍旅未戰又曰我戰則克齊人來歸鄆讙
龜陰之田者蓋為此也何休曰齊侯自頰谷歸謂晏子曰寡人獲謂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君子謝過以質
小人謝過以文齊嘗侵魯四邑請皆以歸田文孫案鄆讙二邑名田非其地也龜陰之田杜預曰三邑皆汶
在汶水北徐彥以實服為分錯四邑之外別有何邑何注四邑弗也徐以為鄆出晏子春秋及家語孔子世家今又云四邑亦四邑
諸書舉晏者舉敬之辭安國本謂孔子相一言而齊於三軍亦顧於理而已未致天下莫大於至事未因

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頰谷之會見之矣補曰古者武備之設
不以文事而廢傳言因是可以見古者之法而孔子之有備亦於此會見之也案此會雖危因孔子而無危遂從危文與唐穀瓦
不別者下有歸田文則此之危而獲安昭然可見不必與唐穀瓦貴相同故可書至也○此傳與左氏有同有異而文事武備之說
正所謂行古人之道者其陳義甚大其述事獨真也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夫子事文武之道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
楊子法言所謂魯作東周即莊子所謂行周於魯

晉趙鞅帥師圍衛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撰異曰說文邑部引春秋傳齊人來歸鄆此之字衍文涉上傳誤衍也左氏公羊皆無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郈叔孫氏邑補曰州仇不敢子叔孫武叔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撰異曰此郈公羊作費徐彥曰左氏穀梁此費字皆為郈但公羊正本作費字與二家異賈氏不云公羊曰費者蓋文不備或所見異也陸淳曰公羊誤也

宋樂大心出奔曹○撰異曰公羊此世心徐彥疏曰世字亦有作泄字者故賈氏言焉左氏穀梁作大字

宋公子地出奔陳○撰異曰地公羊作池下同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安甫地名補曰當云地闕○撰異曰公羊作會于黨徐彥曰左氏穀梁作安甫賈氏不云公羊曰黨者亦是文不備穀梁經甫亦有作浦字者陸淳纂例曰公羊作牽父

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彄出奔陳辰為佗所強故曰暨補曰傳例曰以外及內曰暨言暨則以佗彄為主故仲佗上復加宋○撰異曰左氏宜作暨仲佗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補曰各本此經下衍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十五字傳文又衍宋公之弟辰五字今並依唐石經十行本刪正未失其弟也言辰未有失其為弟之道故書弟以罪宋公補曰未失其弟故為親之之辭并解上也

及仲佗石彄公子地以尊及卑也補曰上言暨則非辰志故此仍從以尊及卑之常例不嫌也重發傳者上言暨故也

自陳陳有奉焉爾

入于蕭以叛補曰宋邑蕭叛邑所據入者內弗受也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補曰此經以叛宋本作叛此本亦作以叛弟失弟之道者於經文而曰未失何也公不能制

其弟而使二勲者以外奔故書晉以表疆罪將弟以見無罪罪在
仲石亦可知矣今而入國而于之懼非辰之罪書及以辨其專言
弟以顯無失然則自陳之入乃由二勲入陳之叛暨罰仲石故重
發例以明無罪又孫案此弟非也辰固未失弟道而入邑以叛安
得無罪辰及仲佗彊也無不與為叛也傳以辰未之辭引表言自言入言
以言叛與他處有異故曾暨發例以同之辭引表記事君可貴
可賤可富可貴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此傳其自叛則位不復
可知故不言復入也不以下各本脫者字今依呂本中集解本補
沿集詁
補正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入蕭以叛入叛可知故不書叛補日此本杜預注亦見何休注說也春秋魯叛此類最著

冬及鄭平 平六年侵鄭之役也傳例日盟不日者渝盟惡之也取夫詳略之義則平不月者亦有惡矣盡不能相結以信補日注首句本杜預其說不月者非也平者以道成也且下有莅盟豈不能結信乎此與上年及齊平相承相對彼平而公會既從正例月此平而大夫盟不可無以别之故特略之矣昭七年暨齊平亦大夫莅盟而月足與不月為對例若左氏傳釋要十五年及齊平文承冬下則史以齊魯事異見故略之耳董仲舒論日孔子仕於魯前仕三月及齊平後仕三月及鄭平務以德安近而綏遠當此之時魯無鄙疆之雖鄰境之患案桓寬鹽鐵論前仕三月後仕三月猶公羊於齊田陳費兩傳兩言行乎季孫三月不違也齊既服義魯復無患所謂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者此時之言也匪家語暇則專意內治故又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白試司寇之官亦足知春秋之志也○凡不和而訟無施而可故事大比小親仁善鄰亦無訟之道也兒飲食必訟訟者亂之所起外內無訟則太平功成矣此所謂定哀之間著治太平者也春秋以平二國書而內治可推焉論語以治一官言而王道可見焉

叔還如鄭莅盟 補日叔還叔弓曾孫成子也前定之盟不日此與會谷又相當會不月故盟亦不月又或與平同月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補日時卒者惡之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補日墮壞也嘆助日墮全除之也墮伍損之令不周瑱者是日墮而撤之日毀夷其險阻日墮

墮猶取也 陪臣專強違背公室恃城為固是以叔孫墮其城若新得之故云墮猶取也墮非訓取言今但毀其城則郈永屬己若更取邑於他然補日毀日傳言墮猶取也則其訓日非者何休難云墮取曾言取不言墮厲實墮耳無取於訓詁鄭若如此釋之文孫案范倒疾為注非傳意也傳事釋墮郈乃承上十年兩圍郈言之十年圍其邑而此年墮其城至此始取之也左傳稱侯犯以郈叛一再圍之而郈亦設謀納魯匱侯犯奔齊齊人致郈其事並在十年秋依此傳則彼時魯雖克郈齊雖致郈而郈猶未屬魯不得謂墮其城魯乃取之故日墮猶取也言猶者以事釋義比之他言猶者則小異也墮之本訓為壞世所共知故不煩釋至于墮費圍成又因墮郈及之其理易見故不復發傳也魯所以墮郈費者自為城固數叛而起注首四句可

用亦可依左氏公羊以為夫子于將之辭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補日王樵日墮郈以一勲墮費以二勲者費強於郈也又孫案季氏有費猶衛孫氏之戚晉趙氏之晉陽矣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黄 補日黄齊地○撰異日齊公羊作晉張洽日誤也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黄 補日離會致者齊景無信猶危之

十有二月公圍成 補日月者危錄之異於昭 非國不言圍圍成大公也 以公之重而伐小邑則為恥深矣故大公之事而言圍使若成是國然補日傳義已於昭篇論之注非也公實圍成非伐成而言圍亦為大非強使成同於國也重發傳者月與不月致與不致嫌有異也左傳稱孟孫不肯墮成公圍成弗克何休曰天子不親征下士諸侯不親征叛邑傳不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余本會泉集傳釋義本補正

公至自圍成何以致 補日據圍內兵不致昭公圍成猶不致也 危之也 補日時特告廟危而書至經因其危而危之諸公唯定之行皆致 何危爾邊乎齊也 邊謂相接補日爾雅邊垂也與疆界衛國同訓說文曰垂遠邊也國語日思邊垂之小怨玉藻邊邑鄭君日謂九州之外是邊之言遠也遠乎此則近乎彼故轉其義而為近史記高祖本紀齊邊楚文穎日邊近也是即范注相接之訓猶言瀕河傍海也成在魯北竟為魯之遠垂而接近乎齊與竟外兵不異故危之矣

十有三年春齊侯次于垂葭 補日垂葭衛地亦異晉○撰異日齊侯下當有衛侯此脫也左氏公羊皆有衛侯葭公羊作瑕

夏築蛇淵囿 蛇淵地名

大蒐于比蒲 補日李光地以為是年春齊衛次于垂葭而築蛇囿大蒐皆夫子去魯後事胡安國已有此義李廉季本皆以為然又論於後○撰異日蒐公羊或作廋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 補日重發傳者非自外入嫌異也或又以其非自外入故不釋入疏日趙鞅自入己邑以其無君命同於內弗受之文耳文孫案孫林父亦同矣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補日朝歌晉人謂之衛胡安國以為晉不主是諸侯叛於外大夫叛於內又以左傳事論之日晉趙鞅始禍荀寅士吉射楯也蔡侯侵衛寶貨也昭公弗納范鞅賂也晉自是不復能主盟

矣故爲國以義不以利○撰異曰公羊作及士吉射

晉趙鞅歸于晉此叛也其以歸言之何也據叛惡而歸善貴其以地反也補曰以地反則非叛矣叛則惡之故上言入非叛則貴之故此言歸若言入于晉是仍叛也呂本中曰不言入不以叛入此說是

貴其以地反則是大利也補曰疑若大其利非大利也許悔過也補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於是許之故貴之矣不言復歸者非自外歸位未絕許悔過則何以言叛也補曰能悔過者似不宜有叛君之事以地正國也地謂晉陽也蓄以晉陽之兵還正國也公羊傳曰逐君側之惡人補曰鞅爲荀寅士吉射所伐奔保晉陽其意欲以晉陽之兵還正國也正國者謂逐寅吉射公羊言以地正國而說之如此以地正國則何以言叛據是善事其入無君命也劉曰專入晉陽以興甲兵故不得不言叛實以驅惡而安君則釋兵不得不言歸春秋善惡以著之義補曰公羊亦云無君命也聖人之論人亦多術矣其粗者趙鞅之惡亦善其可善其精者則士匄爲非而嘗仲尼有懺所謂無可無不可者與可而有不可焉故無可不可而有可焉故無不可或譏或寬雖毀雖譽裁自聖心唯變所適

薛弒其君比補曰疏曰傳於剽弒發不正書日之問則庶子爲君而彼弒者當書月矣於此時辛惡之則薛比亦惡也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補曰段玉裁曰春秋宋公戍向戌皆十二辰之戌也衛公叔戌則戍守字傷遇切世本作朱朱與戌音相近

晉趙陽出奔宋○撰異曰晉左氏作衛徐彥公羊疏曰穀梁與此同左氏作衛趙陽字也陸淳纂例唯云公羊作晉汲古閣公羊誤作晉趙鞅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補曰葉夢得曰不別以歸何國者楚強且主兵可知○撰異曰二月公羊唐石經初刻及板本作三月陳公孫公羊作陳公子牂作牄鄂本公羊作牄蜀大字本作牄皆誤也徐彥曰左氏穀梁皆作頓子牂字賈氏不注又不備

夏衛北宮結來奔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檇李吳地補曰當云越地賈逵杜預同杜曰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國語曰句踐之地北至于禦兒韋昭曰今嘉興禦兒鄉是也何休曰月者爲下卒出○撰異曰檇公羊作醉又作檇國語注或作醉

吳子光卒補曰吳闔廬也案左傳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杜預曰釋經所以不書滅越詭曰吳楚之君雖卒於外不地略夷狄案哀六年左傳楚昭王救陳卒于城父亦不地也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牽地補曰當云衛地○撰異曰牽公羊作堅又作摯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補曰洮曹地

天王使石尙來歸脤脤祭肉天子祭畢以之賜同姓諸侯親兄弟之國與之共福補曰杜後三句本杜預依周禮也謝湜曰王受神福賴諸侯所致則宜與諸侯共之故不曰賜而謂之歸黃道周曰歸脤而不舉月日何也其來者遠矣紀受者則不書紀賜者則不親爲之紀時焉脤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補曰說文俎从半肉在且上禮所謂房俎也俎實即祭肉生曰脤熟曰膰補曰公羊與此同左氏說宜社之肉曰脤爲其盛以蜃器祭宗廟之肉曰膰音義曰膰本或作燔其辭石尙士也辭猶書也補曰上士中士或中士也何休以爲上士案上士亦有采則石亦以采氏矣石尙者石速石張之後石速爲惠王膳夫周禮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何以知其士也補曰問經文何以見之天子之大夫不名補曰大夫通上中下大夫言之案曲禮曰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左傳晉韓宣子聘周曰晉士起是也故春秋天子之士則與列國之大夫皆名石尙欲書春秋欲著名於春秋補曰春秋者魯史記也此即左傳晉韓起所見之魯春秋公羊所謂不修春秋石尙所以欲書者蓋以其承周公典策之制備有王禮所謂天下貴禮樂而周禮盡在魯者也書疏論之此傳言石尙欲書春秋左傳言韓起見魯春秋坊記孟子皆言魯春秋是夫子據魯史記修經之明文也公羊引不修春秋亦似謂魯史記也而嚴世諸公羊家及諸讖緯及何休說並以爲夫子廣采諸國史記特造此經非因魯史記之舊以爲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刊而修之託新王受命於魯司馬遷作史記亦言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煩重又言因史記作春秋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書皆秦漢閒齊趙俗儒之奇辭而胡毋子都董仲舒輩沿用之斯王充所謂語增者歟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脤補曰請王使已歸魯貴復正也補曰經貴王能復正與志會葬同與聘異疏曰自此以前無失正之文而曰貴復正者天王不行禮於魯即是失正今由石尙而歸脤矣之故曰貴復正也王樵曰書天王止此所謂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衛公孟彄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稱弟猶未失爲弟之行補曰前有以文亦不嫌與自夢同言自不言以非邾庶其等比也

大蒐于比蒲補曰疏曰此年無冬蒐又承秋下秋蒐則常事也常事而書者上年夏蒐失正書正以明前不正與書蒐紅意同文烝案此年無冬此蒐或在冬亦未可知左傳載蒯聵事在秋辰奔以下但無傳何休以爲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故其注此云譏亟也

邾子來會公會公于比蒲補曰此本杜預也在魯地與蕭叔朝穀異故言來實非公會故言會公從春秋之例不地者文承蒐下可知

城莒父及霄無冬莒父霄所未詳補曰杜預曰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論語子夏爲莒父宰閻若璩以爲莒父魯之西鄙子夏衛人去其家近蓋或然矣定之世不得復叛夏五傳疑之例去冬者時孔子去魯已將二年兆足以行而不行傷定公季孫之不

能有故也廣韻引尸子漢書律曆志並云冬終也說文冬从仌从夂夂古文終也隱十年無正而元年有正正隱之始也定十三年有冬而末年無冬惡定之不終也壬申失其所繫其取義亦猶是也不於明年去冬者定薨在夏故也何休以為是歲齊饋女樂以閒孔子定公聽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當坐淫故貶之齊女樂不書者本以淫受之故深諱其本又三日不朝孔子行魯人皆知孔子所以去附嫌近害雖可書猶不書孔廣森曰史記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季桓子受齊女樂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云且郊者謂明年春當郊卽女樂事實在是冬也文烝案受女樂之後卽郊郊膰不至孔子卽行事皆相接而明年郊在五月知女樂事不在是冬矣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魯世家皆於定十二年書女樂去魯事年表衞世家皆於靈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當定之十三年又孔子世家云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江永據此諸文以為女樂事在十二十三冬春之閒去魯在十三年春郊時最得其實也女樂事史本無之何氏說皆不可用而此年無冬就孔子去魯事生義則其來古矣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補曰月者為下牲變起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不言所食食非一處以至死補曰公羊曰漫也何休曰徧食其身俞樾以為漫卽曼字唐石經元本作曼曼者延也初食雖止一處而其傷曼延不能知其初食處也趙匡曰嘗怪鼷鼠食郊牛致死上元二年因避兵旅於會稽特有水旱疫癘之苦至明年而牛災有小鼠能噬牛蟻傷皮膚無有不死者不敬莫大焉定公不敬最大故天災最甚補曰注不違傳意下年食角傳曰志不敬也成七年食角傳曰過有司亦是志不敬也不敬謂備災之道不盡此以其徧食故曰不敬莫大牛災也廟變也烝也嘗也諸言不敬皆同義並指實事不涉空言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夏五月辛亥郊譏不時也補曰正月改卜牛不可知其在某日若使有改卜牛事或正月上辛本不當郊而上辛前或其後至下辛前忽卜郊則除前年十二月下辛之卜不計正月下辛為初卜二月下辛二卜三月下辛三卜四月下辛四卜而後從也若改卜牛在正月下辛後則無正月一卜凡三卜而後從也傳言夏始猶可承春此五月不可郊矣

壬申公薨于高寢高寢非正也高寢宮名補曰此本杜預也疏曰重發傳者高者大名嫌是路寢之號故明之文烝案劉向說苑以為諸侯正寢有三曰高寢曰左路寢曰右路寢高寢在中但高寢尊為始封君之寢繼體君世世不可居之繼體君惟居二路寢耳路寢有二者子不居父寢故也此論寢制頗有理張尚瑗取之或穀梁家相傳說歟

鄭罕達帥師伐宋○撰異曰罕公羊作軒後同

齊侯衞侯次于渠蒢渠蒢宋地也補曰當云地闕左傳曰謀救宋也杜預曰不果救故書次○撰異曰渠蒢公羊作蘧篨板本或作蘧蒢徐彥曰左氏作蘧挐字賈氏無說文不備也睦津案例曰渠左氏作蘧案今左氏經亦與穀梁同左傳作蘧挐

邾子來奔喪補曰杜預曰諸侯奔喪非禮公羊曰其言來奔喪何奔喪非禮也何休以為邾婁與魯無服故以非禮書何氏非也諸侯相弔當使士或下大夫從左氏說為允此蓋在時例不蒙月喪急故以奔言之補曰疏曰奔喪之制日行百里故傳言急所以申爾雅之情也文烝案經諸言奔者皆是迯避而去奔訓走是急辭喪事以急遽為主故謂之奔檀弓曰喪事欲其縱縱爾縱縱者趨事急遽貌奔喪禮曰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夫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而奔五服之喪者皆行百里是喪事貴急之一端以其事急故禮謂之奔而策書因之君子取之此實解乞師義正同也傳曰古之人重死故譏弔含襚賵不及事又書奔喪皆明喪事尚急其意一也

秋七月壬申弋氏卒○撰異曰弋左氏公羊作姒下同徐彥曰穀梁作弋氏字案襄公母左穀作姒公作弋哀公母左公作姒穀作弋妾辭也不言夫人薨補曰既得書明非妾矣而其辭猶為妾辭哀公之母也補曰哀母定公妾也成風以來妾子為君母皆為夫人弋氏是哀之母其殞不可不書特以未葬未踰年稱子未稱公故不言薨又不言夫人公羊是矣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邾滕魯之屬國近則來奔喪遠則來會葬於長帥之喪同之王者書非禮也補曰疏曰范答薄氏云屬國非私屬五國為屬屬有長曹滕二邾世屬服事我故謂之屬文烝案此月者蓋亦為下葬日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宣八年左氏詳矣補曰疏曰重發傳者頃熊夫人今此人君嫌禮異故明之

戊午日下稷乃克葬稷昊也下昊謂晡時補曰何休曰昊日西也下昊蓋晡時文烝案稷卽昊字於六書為假借易彖傳孟喜本日中則稷諸家皆作昊書中候握河紀漢碑太玄有日稷大稷語晡時者時加申也史記天官書曰日跌至餔餔至下餔餔卽晡字漢書天文志皆作晡五行志有晡時日下晡時素問亦有下晡然則下昊者下晡申時未也又疑日昳謂之日中昊晡時謂之日下昊○撰異曰稷左氏公羊作昊乃急辭也補曰儀禮吉引夏小正傳不足乎日之辭也補曰時加於申是不足乎日故為急辭所謂乃難乎而也疏曰范例云克例有六克段弗克納不克葬者二而克葬乃克葬也

辛巳葬定弋補曰君母餘葬則是小君猶未踰年故亦為妾辭也此皆史文之舊也陳壽祺曰不夫人不小君者哀未君不及會其母也且定之適夫人不見於經容其時尚存故魯不加於妾母也孔廣森曰辛巳距戊午二十三日蓋定公七虞卒哭既畢然後營禮也文烝案上書八月庚辰朔而九月有辛巳蓋與襄二十八年乙未同例不如葬齊景公著其不正者蓋喪服以年計者不數閏以月計者兼數閏故依常例立文實數閏不數閏之說見鄭志答趙商

冬城漆補曰杜預曰邾庶其邑

眉注附列

第十二葉十一行王念孫曰靼與靼同說文靼小韈也廣雅厄也十八十九行白虎此說無宋襄

第二十葉六行論語東周謂東方之周鄭注以為據時成周非其義而俗儒增飾為王魯之說又失之第廿五葉十六行親周即新周董仲舒書亦作親字

穀梁補注二十三

春秋哀公經傳第十一　補注第二十四　哀公定公子史記名將世本名蔣母定弋以敬王二十六年即位閻若璩曰哀公見存焉得有諡必後人以例改繫也汲冢紀年稱魏哀王爲今王史記紀武帝題今上本紀孔子當日必稱今公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隨久不見者衰微也稱侯者本爵侯土地見侵削故微稱定六年鄭滅許今復見者自復也補曰疏曰隨自僖二十年以來更不見經衰微不能自通於盟會也文烝案杜預曰隨世服於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於諸侯故得見經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杜說最可據疏本何休非也

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　○撰異曰左氏公羊無角字案疏引范例云書郊有九其所數九事則遣去成十年五卜不敢又以定十五年及此年之食牛合爲一事云定公哀公並有牲變不言所食處不敢其大二罪不異并爲一物又分出上年今年之辛亥郊辛巳郊各爲一事兩年爲二事并此實其後人據此疏遂疑此年穀梁之經亦無角字矣孫志祖曰范疏據左公羊也

夏四月辛巳郊　補曰高閌曰兩年連書知魯郊歲一行之　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　該備也春秋書郊凡於此故於此備說郊之變變諸郊非其時或牲被災害補曰此此經文也食牛角四月郊備郊之變也傳郊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余本呂本中集解本集傳釋義本李廉會通本補正　於變之中又有言焉　於災變之中又有可善而言者補曰春秋書郊事皆郊之變也而惟此最爲可言食角愈於傷食食角得郊愈於口傷及成七年之食角四月郊愈於五月九月又食於四月免牲不郊此三句爲一傳綱領　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觓角而知傷展道盡矣　展道雖盡所以備災之道不盡謂哀公不敬故致天變補曰先出經上二句也志不敬猶成七年傳云過有司謂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成七年言展道盡又言備災之道不盡此但直言展道盡者此處欲明變中有可言之意故省其文乃文章之體也注皆失之　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　補曰大出經下二句也傳三十一年成十年襄七年十一年四月並舊郊不與此同此郊或三卜而從或二卜而從皆未可知　五月郊不時也　補曰請定十五年　夏之始可以承春　補曰雖不以時而猶可以承春以後　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　凱曰不時之中有差異也夏始承春方秋之末猶爲可也補曰五月以後俱不可而成十七年之九月爲甚傳夫字或作也　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　在成十七年補曰以其甚不可故加用文申上意也　郊三卜禮也　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所謂三卜也鄭嗣曰謂卜一辛而三也求吉之道三故曰禮也補曰此三卜謂襄七年四月三卜也范

言正禮宜用下文語鄭嗣非也卜一辛而三觀與傳背求吉之道三公羊文　四卜非禮也　僖三十一年襄十一年皆四卜　五卜強也　成十年五卜補曰強或作彊　卜免牲者吉則免之　補曰僖三十一年襄七年是也　不吉則否　補曰成十年襄十一年皆直言不郊不言免牲是也　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　宣三年郊牛之口傷以牛自傷故加之言緩辭補曰此與傷不自牛作則宜爲急辭矣此年及成七年言郊牛角皆不加之是急辭也　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爲牛者異　已卜日成牲而傷之曰牲未卜日未成牲之牛二者不同補曰卜牛既定即稱牲莊依左傳卜日始稱牲非也此通解言牲言牛十三文　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　補曰免牛者成七年是也時因後牛又有變　已牛矣其尙卜免之何也　災傷不復以郊牲復卜免之補曰已以傷而稱牛擬不若牲須卜免　禮與其亡也寧有　於禮有卜之與無卜寧當有卜　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　嘗置之滌宮名之爲上帝牲矣故不敢擅廢也補曰呂氏春秋莊荀子注並云置猶委也俞樾取其訓以爲范解增字太多上帝天也王曰天王以天稱君也天曰上帝以君稱天也此言牲與牲名異而實同故皆須卜　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　補曰經無不免牛事故特明之言與不吉不免牲同　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左右之　庀具也待其後牲然後左右前牛在我用之不復須卜已有新牲故也周禮曰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祭祀之牛牲繫焉然則未左右時監門者養之補曰此承不免牛言之亦兼該不免牲　子之所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　補曰疏曰子者弟子問穀梁子之辭又烝案言子言我設言弟子問夫子也論語弟子稱夫子皆曰子我者弟子述夫子自我之意　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　補曰疏曰我以六月者穀梁子荅辭又烝案我者我曾亦夫子自我也其牲者先取牛於牧擇其毛而卜之吉則養之十月而繫諸滌宮繫之三月至正月而郊是爲在滌三月春秋緯謂滌爲三牢牢各主一月也其牲帝牲稷牲各一帝牲有變則易稷牲爲帝牲說見宣三年　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　牲有變則改卜牛以不妨郊事故不言其變補曰十二月不道牲變者經既無其事傳亦大槪言之若十二月下辛已卜郊而下辛後正月前有牲變又不得以二月三月郊又不以三月免牲則亦當道之從正月牲變例矣　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　至郊時然後言其變重其妨郊也十一月十二月不道自前可知也至正月然後道則二月三月亦可知也此所以該郊言其變道盡補曰牲變在正月雖在下辛前已無七二月一卜假令卜不盡從至於三卜尙合禮郊則應春秋書以其不時記郊然後言其牲變爲言郊而起是所以該郊也以此觀之襄七年必有牲變以其不郊故不言明矣定十五年與此同例宣三年成七年則在再有牲變之例與此異矣莊言二月三月可知者謂若二月三月有牲變則春而郊記其郊必言其變以經既無其事故傳亦不言也傳論正月牲變但據初時帝牲若十二月下辛卜郊之前帝牲已有變改卜稷牲爲帝牲而正月

上辛之前後又有牲變則不得又有牛不須又卜郊經當書之從再有牲變之例此亦可推而知也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享者飲食之道牲有變則改卜牛郊日已過矣繫之禮雖小不備合時得禮用之可也補曰此上說春秋所記郊之變其義已盡此復論郊道之正也享謂飲食飲食者禮之所始人之所以相接聖人推生以事死又推祖以至天一以人道接之從而為之差等故曰郊享道也時春時也禮者前篇云爲其敎爲其實是也牲言郊日已過謂猶及二月三月郊者牲變在二月下辛前皆得有其事矣沱繫釋養字非上文之沱繫也劉向說上宜與禮樂曰為其俎豆管弦之閒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為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惑莫甚焉其言本此傳可以推明傳旨子不志三月卜郊何也三月謂十二月正月二月也補曰此下復論春月郊否不志之義三月卜郊謂所卜正月二月三月之郊或從或不從或郊或不郊也問春月郊否何以兼不志志各本誤作忘今依唐石經余本呂本中集解本張洽集註前泉集傳釋義本改正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有變乃志常事不書補曰覆說前又明春郊得時故不志或三月免牲而不郊因亦不志若正月二月有牲變而二月三月得郊亦不志又不言牲變同於常年其以三月免牲亦如之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意欲郊而卜不吉故曰不從郊必用上辛者取其新潔莫先也補曰言下旬卜者亦大檀言之若使中旬末為辛而下旬無辛則以中旬末卜矣卜必皆前期十日者周禮大宰職曰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鄭君曰十日容散齋七日致齋三日是其義也其卜辭當依曲禮旬之外曰遠某日以今月下辛卜來月上辛實為旬有一日是旬之外日也卜至三而止者公羊曰求吉之道三曲禮亦曰卜筮不過三王肅謂禮以三為成也必以春三月卜者子月有報本之義寅月有祈穀之義丑月在其閒郊非春不可故因以為三卜之節何匿不達禮意乃以三春皆郊之說誣成晉語肅綾之議其誣傳甚焉何休說公羊以為正月者歲首上辛猶始新皆取其首先之意范略本之三卜不從則不郊謂三月免牲也傳以祭期卜法上皆未言故具述之申足上意○書論春秋書郊九事而已錯綜而不可紊觀實而多所包所謂化工之文也其中脈絡盡在於傳要須悉心推之耳若左氏公羊及其注疏或有可相補備者文悉既盡取之矣今更記其異說於此左氏杜孔之意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與日牛卜日曰牲謂卜牛既吉未稱牲卜得吉日乃稱為牲但書卜牲與日不當卜可祀與否魯諸卜郊書於經者皆卜可祀與否故皆為非禮四月四卜者三月每旬一卜四月上旬更一卜四月五卜者三月三卜四月又二卜四月三卜者三月二卜四月又一卜郊日用辛不必上辛其月以三月為正若四月猶在啓蟄中氣內未過春分則亦可郊襄之三卜春分既耕而後卜郊故孟獻子譏之正月牛再有變猶當更卜牛郊不可廢不郊為非禮公羊之意書卜皆是卜日天子之郊不卜常郊非禮故卜吉則郊不吉則止求吉之道三三卜為禮四卜為非禮定之五月郊為三卜之運運轉也郊之正禮用正月上辛徐彥以為襄之三卜在四月亦是不時何休以為魯郊轉卜春三正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春秋之義當用周正三卜吉凶必有相奇者可以決疑故求吉必三卜定五月郊者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文悉以

為禮莫重於祭祭莫大於郊廣采異聞可資博物至於圜丘一祭用冬至不用辛日周官以外不見他書而考大司樂章與漢孝文時實公所獻書同實公本魏文侯樂人其來已古自史記封禪書約引其文以為南郊而鄭君則分郊丘為二關鍵群經世所依用此不復論焉

秋齊侯衛侯伐晉補曰許翰曰楚得專封王道盡矣晉受衆伐霸統亡矣春秋之變至是而窮陳傳良曰春秋之初諸侯無王者齊鄭宋魯衛為之也春秋之季諸侯無伯者亦齊鄭宋魯衛為之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補曰趙鵬飛曰定公之世撫邾為厚邾亦事魯為勤哀即位而即伐邾七年之閒虐之無所不至諸大夫之意也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補曰月者為下盟日各本此經下衍及沂西田四字傳文又衍取漷東田四字今並依唐石經十行本剛正漷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漷沂皆水名邵曰以其言東西則知其未盡也補曰於此兩言未盡明前文濟西汶陽及龜陰亦同也此與襄十九年自漷水為則辭正相對故於此發傳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句繹邾地補曰據左氏續經十四年則小邾地也後三年州仇何忌圍邾六年何忌伐邾七年公入邾會盟肆虐莫此為甚不去盟日者事近且著無待去日而見故還依常例不實昧故同也上取二邑亦從時例與文七年異文即此意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得也季孫不得田故不與盟胡安國曰其強乎季孫何獨無得季氏四分公室有其二昭公伐意如叔孫氏救意如而昭公孫陽虎囚桓子孟孫氏救桓子而陽虎奔今得邾田蓋季氏以歸二家而不取也胡本王沿說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鄭君曰蒯聵欲殺母靈公廢之是也若君薨有反國之道當稱子某如齊子糾也今稱世子如君存是春秋不與蒯聵得反立明矣江熙曰鄭世子忽反正有明文子糾但於公子為貴非世子也補曰鄭說固非江亦失之鄭昭公前稱鄭忽後稱鄭世子忽相對為義與蒯聵不同蒯聵稱世子自是策書常文納者內弗受也補曰重發傳者納父於子之邑嫌無弗受之義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補曰納稱帥師明有伐事君將言伐大夫則以帥師當伐文辭省從可知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衛不違此義江熙曰齊景公廢世子世子還國書篡若靈公廢蒯聵立輒則蒯聵不得復稱曩日世子也稱蒯聵為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此矛楯之喻也然則從王父之言傳似失矣經云納衛世子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稱世子明正也明正則拒之者非邪補曰此連下作注皆非也齊陽生與子糾同皆正皆非世子陽生取國于荼故以國氏其與荼又非父子也靈公自命輒蒯聵自可稱世子何相妨乎傳謂

輒有不受父之義故內非受之例同於常文注誤會傳意謂輒有不受父之事而經因明其可以拒父不思其失晉伐衛褒蒯聵以詐謀入戚不聞輒用師相禦觀左傳所載固不得云拒父也公羊下年傳始有距字其事卽指圍戚亦不指此年也拒父之非人皆知之乃因公羊曼姑可拒之謬說而云拒之者非邪依違其辭又可哂也

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補曰此申上也兩受字與上下文受字異左傳夫人因公子郢言立輒蓋衛靈公之命以令於國是受命王父也公羊曼姑受靈公命之說蒯聵不可用

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補曰又申上也若辭王父之命以不爲君志在申父則以親親害尊尊非重本尊統之義故春秋弗受者明有尊也傳以子不受父其事異常故反覆申言之公羊下年傳曰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何休以爲輒不可以拒父而可以立但非義之高者其說當矣○孟子論瞽瞍殺人一章朱子據以斷蒯聵事竊謂義隨事變有異有同輒可以爲舜而衛之諸臣不得爲皋陶輒而能逃義之盡也衛之諸臣而擅以甲兵伐蒯聵則大罪也是故衛之諸臣其義至立輒而止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鐵衛地補曰杜預曰在戚城南案此文全似大棘戰李廉曰夷晉於列國矣○撰異曰鐵公羊作栗亦作秩徐彥曰及鄭軒達戰于鐵者諸家之經軒達之下皆有帥師唯服引經者無與諸家異于鐵者三家同有作栗字者誤也今定本作栗字

冬十月葬衛靈公七月葬蒯聵之亂故也補曰上下有爭國事無危文者從鄭莊公例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補曰爾雅淮南有州黎丘卽州來也鹽鐵論云孔子飢於黎丘案論語在陳絕糧孔安國曰吳伐陳陳亂故乏食是後六年事也其地與蔡都接故曰從我於陳蔡孟子亦曰戹於陳蔡之間後人遂以黎丘目蔡矣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此衛事也補曰戚不繫衛者主衛之辭足見其爲衛事此經文首尾相照自然之妙李光地嘗發此義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繫戚於衛者子不有父也江熙曰子圍父者爲人倫之道絕故以齊首之國夏首兵則應言衛戚今不言者辟子有父也子有父者戚繫衛則爲大夫屬于衛補曰公羊以爲曼姑之義可以爲輒距蒯聵此拒父之說也謂可拒非也子不可圍父故不從穀人鄭人宋人齊人之例子不可有父故不從宋彭城之例此論語不爲衛君之意也兄弟交讓無怨則以爲賢且仁子與父爭國則爲之深正其義明父雖不父子不可不子父雖以戚事晉子終當以衛事父既不能舍國而逃以從其父則亦已矣奈何以兵圍之哉公羊亦謂父有子子不得有父及發其義於上文納世子之經而與衛侯入于夷儀並以不言入于衛爲說足知其流傳之誤而左氏於此但曰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絕不一言其義則論語爲何說乎明左氏有考史之功無受經之事矣○案左氏考史之功自僖文以後尤爲詳備詳密如此文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自足見當時情事時晉之荀寅士吉射與趙鞅爲敵構兵不已齊衛及魯宋鄭鮮虞皆助士氏荀氏而齊衛救之尤力左氏詳載其事始於定十四年會牽之謀終於哀五年荀士之奔齊本末具備此年圍戚亦其事也趙鞅居蒯聵於戚以爲晉援則戚已屬晉矣齊衛圍戚乃是伐晉以救其叛人因鮮虞奮與伐晉故仍求其爲援論其本謀固非衛圍父而齊助之左氏序事實有條理但蒯聵實在戚齊視之則晉之援也爲我寇者也衛視之則父也齊圍戚則可曰我以敵晉衛圍戚則是圍父而已矣君子作春秋正名定分論其義之大不論其事之細策書舊文本書曰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以其事而論則是救晉之叛人以敵晉也齊主兵而衛從焉者也以其義而論則是以子圍父也衛主兵而齊從焉者也衛主齊從則此事乃爲衛事以齊首兵之義由此而生戚不繫衛之義由此而起文仍舊史之文而義非舊史之義矣此所以其義則某竊取之者固不以舊筆改易而後謂之竊取也左傳此條何嘗不信而有徵而要非經義所在故惠士奇力辯圍戚之爲救范氏以敵二子年相傳拒父之說於左傳之理上下皆貫而不知其不可也何休公羊注引論語文而鄭君論語注亦引此經論語不爲衛君之義正是此經之義學者明乎春秋事與義之分則可與言春秋矣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補曰左傳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杜預曰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爲天所災服虔曰季氏出桓公又爲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服說與漢書五行志同公羊謂毀而復立案毀而復立謂之不毀亦可也桓僖並災廟必相接疑其別立廟矣言及則祖有尊卑解經不言及僖由我言之則一也遠祖恩無差降如一故不言及補曰公羊亦曰何以不言及敵也孔廣森曰自義率祖則大廟而外其尊同自仁率親則高祖而上其疏等服虔說左氏曰俱在迭毀故不言及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稱帥師有難補曰此注敎啓陽魯邑本鄅國也杜預曰魯黨范氏故憚晉比年四城許翰曰宜食地震廟災變異之來圖而取田城邑兵役相繼可謂不畏天命矣中失而外鍵本亡而末務此魯之季世也○撰異曰啓公羊作開案公羊經傳孝景時始著竹帛故辟諱改之傳所謂啓事不志公羊則曰常事又曰常之毋是辟孝文諱

宋樂髡帥師伐曹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補曰曾子問載夫子之言衛靈公薨魯康季桓子之喪弔焉哀公爲主康子立於門右北面云云案是時靈公已卒夫子又不得稱哀公康子諡春秋又不應不志衛侯來會禮家於春秋事傳聞不審者多又往往託諸夫子不可不察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傳曰稱國以放放無罪也然則稱人以放放有罪也補曰注是也人者衆辭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補曰秦卒至此始書日者從少進之例非以正不正論也殽戰後秦爲夷狄少進卒之先於楚莒吳又少進日之同於楚異於莒吳以此見嬴芊爲兩雄也觀於春秋之末可得戰國大勢屢書於越知越將强也屢書鮮虞知中山將盛也書趙鞅歸晉則三家分晉之局也書陳乞弑君則田氏竊齊之形也書癸卯秦伯卒則秦楚從橫角勝之漸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弑蔡侯申○撰異曰二月公羊作三月弑左氏公羊音義皆作殺左氏申志反公羊音試申與宣十七年文侯名同陸德明孔穎達皆疑高祖玄孫不容同名段玉裁曰此當從史記作甲字稱盜以弑君不以上下道道也以上下道道者若衛祝吁弑其君完之類是直稱盜不在人倫之序補曰書其君者以上道道之文也或書衛祝吁宋督或書宋人齊人或書莒晉者皆以下道道之文也稱盜以弑君不得繫國不得君其君曰與刑人同文不以上下道道內其君而外弑者不以弑道道也襄七年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弑而死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故曰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是不以弑道道也春秋有三盜補曰並是士為賤辭而其類有三微殺大夫謂之盜十二年冬盜殺陳夏區夫是補曰當云如盜殺鄭公子斐之屬是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定八年陽貨取寶玉大弓是補曰左傳周公作誓命曰竊賄為盜盜器為姦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即殺蔡侯申者是非微者也補曰疏曰辟中國之正道行同夷狄不以禮義為主而徼幸以求名利若齊豹殺公孟縶之類故抑而書盜也襲掩也謂求利之心不以禮義為意又孫案疏與注異說然齊豹亦是微殺大夫則疏非是而注得之但注謂非微者則亦誤也時蔡已遷于吳之州來據左傳是年蔡昭侯將朝于吳諸大夫恐其又遷公孫翩逐而射殺之史記蔡世家以為諸大夫令賊利殺之傳云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則此弑蓋吳意也中國者對吳之稱事或然歟

蔡公孫辰出奔吳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補曰宋公稱人者小邾有罪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補曰此執據左傳是士蔑請於趙鞅而執之則晉人非是晉侯以蠻子非中國不入諸執例故略稱人與君執有罪同辭也蠻子名者有歸于楚文若不名則與凡歸于京師文全同以蠻子非中國無嫌於生名故名以別其文也公羊引子北宮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何休以為此解稱名之意深得其旨但又加以迂曲漫衍之說則非也張自超曰晉執曹伯曰畀宋人者曹伯晉之所欲得非宋之所欲得也執戎蠻子曰歸于楚者戎蠻子楚之所欲得非晉之所欲得也高澍然曰不曰畀而曰歸爲楚執也且畀對人言歸對國言也○撰異曰蠻公羊作曼徐彥曰左氏作戎蠻子也

城西郛郛郭也補曰杜預曰魯西郛

六月辛丑亳社災殷都于亳武王克紂而班列其社于諸侯以為亡國之戒劉向曰災亳社戒人君縱恣不能警戒之象○撰異曰亳公羊作蒲徐彥曰賈氏云公羊曰蒲社也者蓋所見異文孫案蒲即亳字與僖二十一年盟薄同也何氏所據本作蒲者蓋薄字右旁脫其下半遂誤為蒲而何注乃以為先世亡國在魯竟其說殊妄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亳卽殷也殷都于亳故因謂之亳社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立亳之社於廟之外以為屏蔽取其不得通天人君瞻之而致戒心補曰廟在雉門內之東明亳社亦在東矣周社則在西所謂左宗廟右社稷左傳謂季氏執政曰間于兩社謂周社亳社呂氏春秋孤援曰殷之鼎陳於周之廷其社蓋於周之屏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以為之作屋不使上通天也緣有屋故言災補曰郊特牲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公羊以為揜其上而柴其下汪克寬曰七年左傳云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則新脩亳社之屋可知文孫案達上十行本作上達蓋誤倒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不書殺弑君之賊而昭公書葬既謂之盜若殺微賤小人不足錄之補曰據左傳翩弑後卽見殺不書殺者書葬則殺之可知盜賤不足言殺也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補曰高士奇引汲冢紀年殷祖乙二年自耿遷于庇八年城庇王南庚三年遷于奄○撰異曰毗公羊作比又作芘或作庇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撰異曰杵公羊作處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不正其閏也閏月附月之餘日喪事不數補曰不正其數閏故明言閏月不如書楚子昭卒依常例傳省一數字注所用文六年傳文也洪杏蓀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再期若於再期之中以閏數則期不再矣是不能三年也列國喪娶喪會喪飾不能通喪者皆是獨於此託閏月以著喪期之錯禮壞不可盡紀因事以正之文孫案下有陽生奔事無危文者亦從略莊公例

六年春城邾瑕補曰邾瑕魯邑何休以為取邾婁之葭邑蓋失之○撰異曰公羊作邾婁葭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吳伐陳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補曰言及者以尊及卑或是累也國高奔而齊弑荼於是陳氏有齊見國家不可一日無世臣此許翰洪杏蓀楊子庭說

叔還會吳于柤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補曰楚昭王也不地詳見定十四年

齊陽生入于齊

齊陳乞弒其君荼不日荼不正也補曰此二事並蒙上月荼安孺子○撰異曰荼公羊作舍音舒案古讀舍皆如此予聲余聲之字通陸淳曰誤也陽生入而弒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補曰陽生不入則乞不弒入而後乞弒焉宜以陽生主之不以陽生君荼也補曰既用史文則取此義其不以陽生君荼何也陽生正荼不正補曰新入者正新立者不正故不宜君之也公羊亦曰廢正而立不正晏子春秋曰淳于人納女于景公生孺子荼景公愛之諸臣謀欲廢公子陽生而立荼公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以賤匹貴國之害也置子立少亂之本也夫陽生長而國人戴之君其勿易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已受命于景公而立故可言君補曰自非亡公子之本正者皆有君臣之義入者內不受也補曰重發傳者以正奪不正嫌異故也不各本作弗今依唐石經改荼不正何用不受以其受命可以言不受也先君已命立之於義可以拒之補曰二不受亦依唐石經改陽生其以國氏何也補曰據正取國于荼也何休曰即不使陽生以荼為君不當去公子見當國也又穀梁以為國氏者取國于荼齊小白又不取國于糾無乃近自相反乎鄭君釋之曰陽生纂國故不言公子不使君荼諸書陳乞弒君溺荼與小白其事相似荼弒乃後立小白立乃後殺雖然俱取纂國而受國焉爾傳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陽生其以國氏何取國于荼也義適互相足又何自反乎子糾宜立而小白篡之非受國于子糾則將誰乎補曰何既失之鄭又非也此與上不以陽生君荼各自為義荼以不正嗣立故正[illegible]不宜君之荼已受命國實其國故諱之取國于荼不君之可取其國不可此經義之精而傳發之也陽生事與小白不同小白以不正殺正正者實未有國陽生以正弒不正不正者實已有國齊小白齊陽生文同事異其義亦異傳一曰惡之一曰取國各順經意為說非自相反亦不得以齊互相足穀梁之文固轉無病鄭君強爲何怪劉歆業左得之繪矣王晢曰鄭氏經傳洽熟獨出時輩然其於春秋之意多不知也人微旨又性好穀梁往往巧護又㮣以爲穀梁何事回護鄭君於穀梁正處甘不補耳乃以回護為病乎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夏公會吳于繒補曰繒本鄫國會所取左傳曰盟于鄫衍不書盟者杜預以爲禮儀不與今以爲諱也不致者會夷狄又離會○撰異曰繒左氏公羊作鄫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補曰入不言伐此其之惡內也公羊失之薛季宣曰伐邾本三家之謀而公親之不得已也文黍案傳例曰日入惡入者也以邾子益來以者不以者也夫諸侯有罪伯者雖執猶以歸于京師會非霸主而擅相執獲故曰入以表惡之補曰注末句當改云故曰以者不以者也傳發例於此者因內以見外益之名惡也惡其不能死社稷補曰荊以歸武歸傳曰何為絕之獲也此曰惡也互以見義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補曰謂若守于河陽是內辭也出居于鄭則為外辭徐乾曰臨者撫有之也王者無外以天下為家盡其有也有臨一國之言焉諸侯之臨國亦得有之如王於天下補曰謂若公居于鄆地屬公為竟內不言大夫鄆未賓不言所在公觀魚于棠竟內不言如晉侯卒于扈未踰竟不言會宋公見釋于諸不言歸鄭不當言公來也疏但引卒于扈而曰以內外顯地說不了有臨一家之言焉大夫臨家猶諸侯臨國補曰謂若天子之三公以下氏采為家也疏但舉毛伯劉卷亦偏其言來者有外魯之辭焉非已內有從外來者曰來今魯侯身自以歸而曰來是外之也補曰言來非臨一國之辭是外之也外之者所以惡之如不欲為外辭當如徐彥說云以邾子益至自某或云還○案春秋於魯君臣未有外之如此者時異事異而文異也趙鵬飛曰說者曰定哀多微辭吾讀春秋未見其微辭也於此尤足證說者之謬趙說愚深取焉杜預駁公羊曰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補曰公羊曰曷為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何休曰不日者深諱之文黍案春秋之文多殷勤致意於魯哀篤尤甚焉以諱為說當得經旨鄭玉曰或謂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曹亡與虞同故不書滅言自滅也案曹之與虞事既不同書法亦異難以例觀或又以為曹亡芝春秋之終夫子興滅繼絕之心不忍言滅義失之巧

吳伐我補曰據左傳吳師直造城下雖造城下猶應先言某鄙再為加文從不以難邇國之例今直言伐者內無政事外召兵戎辭不能守其國故直文同魯於諸侯也吳伐本為前年入邾前年有外魯之辭此亦相因見義傳發外辭義則此可知也董仲舒論哀篤事曰微國之君卒葬之禮錄而辭繁遠夷之君內而不外當此之時魯無鄙疆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繁露之言足明變文之義矣何休曰不言鄙者起圍魯也不言圍者諱使若伐而去文黍案何說失之言伐為平文非諱圍也不言鄙為直文為變文非起其圍也左傳亦不言圍但以內外之文相準伐衛侵宋之等則當彼言鄙之文入許圍鄭之等則當此不言鄙之文耳左傳曰吳人盟而還不書盟亦諱也杜預所謂恥吳夷

夏齊人取讙及闡宣元年傳曰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是為賂齊此言取蓋亦賂也魯前年伐邾以邾子益來益齊之甥也是齊故賂之補曰注皆是也為邾故賂齊本公羊益為齊甥依左傳○撰異曰讙屢書地理志應劭注引作讙闡公羊作僤

下同玉篇阜部作陴字林廣韻並同徐彥曰左氏穀梁作讙字惡內也補曰疏曰此傳與齊人取濟西田齊侯取鄆不同者以哀公犯齊陵鄆而反變邑故言惡內取是易辭已有明文而惡內之理未顯故此特言之

歸邾子益于邾長齊故也補曰不言邾子益歸言歸之者以魯主其事內外異辭張大亨以為畏強國而歸之故變文書之非也益之名失國也於王法當絕故補曰重發傳者以內歸之為文嫌與衛侯鄭等異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闡凱曰歸邾子故亦還其賂補曰杜預曰不言來命歸之無旨使也文承案此亦無專使接公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雍丘地也補曰雍丘宋地左傳有與文十三年取師不月知此不蒙上月何休曰取略之○撰異曰陸淳纂例第十七篇用兵例引趙子曰不言帥師獨文也而第三十六篇脫繆略三十七篇三傳經文差繆略并無此條今三家皆有帥師取易辭也補曰與諸取同例以師而易取鄭病矣以師之重而宋以易得之辭言之則鄭師將劣矣補曰以鄭師之重而今宋得以易辭言取經以為病病其不戒備也蕭楚謝湜高閌等說是公羊曰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柰何詐之也左傳例曰覆而敗之曰取某師趙匡用左氏之意又用啖助說取以得為義謂凡憑恃之曰取不但敗之劉敞則謂覆而敗之不遺一人之辭戴溪又因謂取師獨哀篇兩見蓋春秋末年用師無復節制以至大敗見世變之會下又承案穀梁但言易辭此是春秋者例以易見病明非取義於詐之覆之詐之覆之經皆通言敗故桑丘疑戰之等皆言敗晉敗秦于殽匹馬倚輪不反亦不言取也言敗者易與不易皆得包之故前此無取師文今以宋鄭互爭其師近在五年內特變敗而言取別為一例其辭皆易辭其義以病鄭病宋相對故唯哀篇兩見也戴氏節制之說失其本旨而考之又不詳左傳昭二十三年邾人城翼還過武城武城人取邾師此左氏言取師之明文若以鄭莊取戴為取三師則固屬經之誤耳

夏楚人伐陳

秋宋公伐鄭

冬十月

十年春王正月邾子益來奔補曰書名者有罪亦所謂奔而又奔之也何休曰月者魯前獲而歸之今來奔明當尤加禮厚遇之文承案何氏非也月者以邾最近魯故仍史文繫月也邾杞皆月皆別於他小國

公會吳伐齊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補曰陽生雖正然篡也書曰壽與小白同據左傳是弒也不書弒與楚子卷同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五月公至自伐齊傳例曰惡事不致公會夷狄伐齊之變而致之何也莊六年公至自伐衛傳曰不致則無用見公之惡事之成也將宜從此之例補曰伐時齊侯未卒注當言會夷狄伐鄭近大國又當引僖二十六年傳危之之例無取於見惡事之成月者為下葬

葬齊悼公補曰不去葬蓋從鄭厲公例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補曰言自齊者左氏定十四年傳云自鄭奔齊也史例不志故經無文不言復歸者蓋雖歸不復其前日在國之位

薛伯寅卒○撰異曰寅公羊作夤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吳救陳補曰凡書救皆善也伯舉戰稱吳子故不言救今還稱吳從其常文不嫌同中國也狄救齊後有進文此但以書救為善者專名吳也據左傳此救是延州來季子主之不交兵而退不書人不書大夫名例之常也延州來季子杜預謂是季札蓋年九十餘孫覿謂是札之子與孫也趙汸曰救晉救曹救陳春秋末世書救三事可觀世變其始伯主不能自立而諸侯救之其繼中國無伯主可控告而諸侯自相救其終中國不足以為中國而夷狄救諸夏矣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補曰據左傳伐我及清戰于郊涉泗是未造都城也直言伐不言其鄙明以魯之不國特為變文足知吳伐我不言鄙者非為國矣是役也冉求帥左師樊遲為右實入齊軍許翰論之曰以魯之微而構怨大國郊之戰非其風俗禮義正勝則國幾亡此仲尼之化也

夏陳轅頗出奔鄭○撰異曰轅公羊作袁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與華元同義艾陵齊地補曰常例戰不言伐為不欲以吳及齊故戰上復言伐若但書戰則當言五月甲戌公會吳及齊國書云云是雖從由內及之之常文然是以吳及齊於文不可也伐戰兩舉準諸例則為惡吳而并惡內此役固可惡也但經伐戰兩舉若使由內及之者當直言及齊國書戰無由辟以吳及齊之文故從公而以齊及吳既從以齊及吳以主及客之常例又無以外及內之嫌也戰所以可從公者內兵屬於吳軍與吳則公在可知上書公會不嫌戰無公何休杜預皆以為會吳伐而不與戰非也趙汸謂以齊主之從外辭是亦西漢以會不書者將於辭其皆偏之若然伯莒與柏舉以而不言伐是不以及吳者蓋非書比傚時又進吳稱子故不同耳不致者會吳故以伐致圖大惡也前年從傳二十六年之例而見自是據例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補曰高閌曰春秋書內外大夫出奔五十有八蓋君之股肱所寄故重而書之然春秋之末何出奔之多也是時政在大夫各欲自專始則相猜相忌終乃相逐也○於是孔子以魯召自衛反魯論語讖曰自衛反魯刪詩書脩

春

秋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古者九夫為井十六井為丘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共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言用者非所宜用補曰注丘賦大句杜預語也賈逵曰田井也周制十六井賦戎馬一匹牛三頭一井之田而出十六井之賦也又孫案賦與稅異賦者賦其馬牛賈杜所同也但杜意田為一丘之田田者對乎家財之辭既計一丘民之家貲令出一馬三牛又計田之所收更令出一馬三牛也賈意田為一井之田者對乎丘之辭以一井之田而令出一丘一馬三牛之賦也左傳孔子云以丘亦足矣然賈得之杜以昭四年傳鄭子產作丘賦亦是於一丘家貲之外別賦其田在鄭謂之丘賦在魯謂之田賦其事不異故既改服虔丘賦復古之說又改賈逵田賦之說也凡此皆左傳之學也國語載孔子之言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趙汸曰此與左傳自不同孔廣森解魯語據異義周禮說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芻秉二百四十斤釜米十六斗以為即此田賦昔伯禽征淮夷徐戎芻茭餱糧郊遂峙之田賦之法也今魯用田賦者是無軍旅之歲亦一切取之此說國語之可通者也公羊何休注曰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為率矣然杳要亦曰禹貢厥賦厥田不同周禮九賦斂財賄非出於田魯既有諸賦復使出於田是三農九穀之地亦斂其財賄也此又於左傳國語之外其說可通者也古事無徵聖言微亂今姑並記之用田賦大還其於丘甲三軍故略不錄月與稅畝同意左傳曰春王正月用田賦知魯史當有月

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古者五口之家受田百畝為官田十畝是為私得其什而官稅其一故曰什一周謂之徹殷謂之助夏謂之貢其實一也皆通法也今乃棄中平之法而田財並賦言其賦民甚矣補曰宣十五年傳云古者什一藉而不稅此言古者公田什一公田即籍也異其文者彼論稅此論賦彼當言不稅此不可言不賦也言非正者明用田賦為什二也用者不宜用也此不言初者蓋亦不以為常令左氏七年十二年傳稱魯賦於吳八百乘此足明用田賦之故何休所謂哀公外慕彊吳空盡國儲○響謂魯至是時匱乏極矣而傳釋經義以什一為說左傳記孔子之言云以丘亦足又論語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三文者其意若一呂本中以為君子為政民力屈財用竭則反其本譬諸療病者先實元氣乃攻其病也左氏載繹經于十四年冬饑則論語所記蓋在其時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孟子者何也昭公夫人也補曰昭公夫人吳之女當時謂之孟子也論語陳司敗曰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賈逵曰言孟子若言吳之長女杜預曰謂之孟子若宋女孔廣森曰孟子者貴母姊妹之稱詩曰齊子由歸可證也又孫案禮雜記曰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

其不言夫人何也諱取同姓也葬當書姓諱故亦不書葬補曰疏曰范據弋氏書葬也范例夫人薨者十卒者二而書葬者十又孫案傳以諱取同姓解不言夫人者謂言夫人則當言某氏不得諱言孟子故不言夫人某氏非謂有言夫人孟子之理也既不言夫人某氏故亦不得言薨此與弋氏異何休曰禮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為同宗共祖亂人倫與禽獸無別案國語又曰同不繼也務和同也和者以他平他也左傳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

公會吳于橐皋橐皋吳地補曰當云楚地左傳公使子貢辭盟不致與繒同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鄖吳地補曰當云吳地左傳曰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不書三國盟者孔穎達曰魯自不書仲尼亦從而不書之耳又孫案不致者以公不在從難會例與洮向同○撰異曰鄖公羊作運

宋向巢帥師伐鄭

冬十有二月螽補曰劉向以為春用田賦冬而螽十三年九月螽十二月螽比三螽虐取於民之效也又孫案宣十五年冬蝝生傳稱非稅畝之災劉取彼意也此三螽猶不德至十四年冬續經書螽公羊解此曰記異也左傳載夫子言司曆過也書人所託○撰異曰公羊此亦一作螽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補曰嵒鄭地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宋病矣補曰疏曰鄭十九年罕達救宋為人所報非宋之病故重發以同之家鉉翁以為先責宋今責鄭責在取師則兵端有不論矣又孫案公羊曰其易奈何詐反也言詐未盡其義言反得之天道好還出爾反爾其間一年入向入橘同義也春秋後百有餘年而為戰國君子蓋豫見焉故宋鄭之特文與莒魯之變例相為終始其戒明其坊遠也天下大亂孔道不絕自獲麟之明年凡三百有一年而有文景之盛則兵禍盡而儒道興矣

夏許男成卒補曰時卒亦惡之○撰異曰成左氏成作戌公羊作戍亦或作成案戍音恤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及者書尊及卑也黃池某地補曰當云鄭地此地近濟水疏曰凡言會者皆外為主今言公會晉侯則晉侯為主矣會無二尊故言及以卑吳又孫案疏說未盡凡公會諸國晉侯下皆無及文豈會有二尊乎蓋為吳以夷狄進稱子不可遂從列數之文與中國同例故加及文而注明其為書尊及卑也書會及卑亦進於前之殊會矣黎錞曰經書及皆內及外尊及卑中國及夷狄此亦中國及夷狄也

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進遂稱子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祝斷也文身刻畫其身以為文也必自殘毀者以辟蛟龍之害補曰左傳曰吳髮短又曰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為飾杜預以為仲雍效吳俗權時制宜以辟災害孔穎達引漢書地理志越人文身斷髮以辟蛟龍之害應劭曰常在水中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補曰魯秉周禮晉為伯吳欲冠以因之者疏曰恐臣子不肯變從以魯禮天下共依晉權諸侯所服故也而請冠端而襲襲衣冠端

玄端補曰疏曰吳俗祝髮文身皮衣卉服今請加冠於首身服玄端則衣冠上下共相掩襲文烝案冠者委貌冠命機讀端字絕句
而襲下屬以爲襲之言入也如國語使晉襲於爾門小國襲焉大國襲焉之襲其藉于成周以尊天王補曰藉謂
貢獻補曰疏曰貢獻之物著於籍錄以爲常職吳進矣補曰申美之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
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累累猶數數也補曰謂次序積之吳能爲之則不臣
乎吳進矣言其臣也補曰又申美之自吳夷狄之國至此皆申上進乎哉句王尊稱也子卑稱也
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補曰子者四夷之本爵出禮曰其在東夷北狄
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楚子其大者也徐子吳子越子之等其次也弦子蔓子舒子宗子蠻子萊子鄫子陸渾子白狄子戎子肥子鼓
子無終子之等又其次也左傳有驪戎男國語亦謂之蠻芊越范蠡曰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鄭言不成子則子爲爵稱甚明史
記孔子世家曰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是前文諸所書楚子吳子皆貶從其本爵也此傳云辭尊稱居卑稱是吳於此
會自稱本爵也國語晉董褐對吳曰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韋昭以爲周禮伯執躬圭吳本稱伯故曰吳太伯又曰後武王
追封爲吳伯故曰吳太伯據此似吳爵是伯非子伯太伯之伯自當爲字與仲雍季歷同不得爲爵也國語董褐又言君若無卑天
子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歃晉侯亞之又似此會吳稱公不稱子左傳此盟吳晉爭先卒先
晉人外傳又與之異似皆未可據耳自王尊稱至此皆申上遂子矣句吳王夫差曰好冠來補曰謂所新請
得冠夫差光子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不知冠有差等唯欲好冠補曰
注非也謂之好冠是未能言此冠名以請之是欲冠夫差慕中國故大之也五句又以足上吳進之意戰國策謂夫差爲黃池之遇
以會爲遇不足據左傳曰秋七月辛丑盟陳傅良曰盟不書者吳晉之盟春秋諱之雖兩伯之辭無不以吳晉同主盟也又左傳
會有單子陳氏曰不書不忍書也公羊解稱子曰吳主會解先晉曰不與夷狄主中國解言及曰會兩伯之辭重吳也又曰吳在是
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何休曰時吳敗齊臨菑乘勝大會中國齊晉前驅魯衛驂乘滕薛俠轂而趨程端學曰晉主中國會盟百有
餘年自伯莒之戰晉侯不見者二十四年至此遂與吳會而會從之中國之衰蠻夷之強極矣程略本孫復說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補曰韓李宣曰吳子忘不共戴天之讎爭中國諸侯於外而越卒入吳所謂無遠慮有近憂矣胡安國曰夫以力勝
人者人亦以力勝之矣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
國都矣吳僅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滅之楚又不監而秦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
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其言豈欺也哉春秋初書於越入吳於伯莒之後再書於越入吳於黃池之後皆因事屬辭垂戒後
世深切著明之義也黃仲炎引魏李克對文侯吳所以亡者數戰數勝民疲主驕也文烝案伯莒黃池皆有進吳文而皆書越入於
下又少事備辭約指明百代史家以是爲楷○又案春秋於楚先州之後乃人之後乃有君有大夫有師猶以夷狄視之於吳皆國

之最後乃爵之於越始終國之以三國皆夷俗不可治以周禮雖有賢君大夫猶夷也觀於屈原之書不言孔子而孟子稱陳良
北學於中國荀子以干越夷貉並言蓋終周之世南人隔絕華風焉

秋公至自會吳進稱子又會晉侯故致也補曰疏曰傳例會夷狄不致致者一以吳進稱子二又爲公會晉侯文烝案注雖
兼言之其意主於吳稱子也若吳無進文雖晉侯在不致此致公明越入時吳子未爵矣

晉魏曼多帥師侵衞○撰異曰公羊無曼字段玉裁曰二經亦當然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不書所孛之星而曰東方者日方見孛衆星皆沒故補曰此公羊杜預意也公
羊曰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何休曰旦者日方出時宿不復見故言東方知爲日董仲舒劉向以爲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以辰
乘日而出亂氣蔽君明也王應麟曰星孛東方在於越入吳之後彗見四方在衞殺入秦之前天之示人著矣文烝案王氏不言其
上而言其狎最爲得之三孛又各不同又左氏載續經明年冬有星孛不言所在杜預曰史失之也今人或於荒外新法改之重之
稱增所七之宿謂彗孛亦可以術推實瀉日妄張衡能作案候地震而今不能則術亦不精矣夫日食之道甚著聖人猶不憑術況
其倪乎堯言洚水警余以災爲警卒致太平受嘉瑞斯聖人之志事也大哉禮誥志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則日月
不食星辰不孛海不運河不溢川澤不竭山不崩解陵不施川谷不處深淵不涸於時龍至不閃鳳降忘翼鷙獸忘攫爪鳥忘距
蜂蠆不螫嬰兒蟲蛇不食夭駒雒出服河出圖

盜殺陳夏區夫傳例曰微殺大夫謂之盜○撰異曰夏公羊一本作廉王引之曰廉蓋區字之譌古聲夏區相近檀弓注
以夏星爲門區鄰書廉作廉與區相似故區誤爲廉耳區公羊作彄一作嫗

十有二月螽補曰許翰曰春秋書會人事至用田賦書螽天災至比年三螽見其重賦害民傷和致異民力已窮天命已去
君子之心於魯已矣洪咨夔曰星孛在衆星皆沒大明將升之旦未有烈於此時者也螽於十二月之閏爲害者三未有數於此時
者也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杜預曰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旨又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
夫斯不王之瑞又夫關雎之化王者之風麟之趾關雎之應也然則斯麟之來歸於王德者矣春秋之文廣大悉備始於隱公
道於獲麟補曰疏曰聖人受命則有鳳鳥河圖之瑞孔子言已無瑞應故不王之瑞麟者謂由孔子有王德也文烝案杜語
見左傳序斯不王以下皆無文范用己意而失於分別也麟者太平之嘉瑞帝王之極瑞故以王德言之麟實爲孔子至傳下詳其
說爾雅曰麐麇身牛尾一角何休曰一角而戴肉京房易傳曰麟身牛尾狼額馬蹄有五采腹下黃高丈二李光地曰石鼎箸書月
日此止書時蓋欲始於春終於春案王應麟言易始乾初九終未濟上九皆始皆陽此書始存其說○撰異曰論衡引公羊說稍

春秋曰西狩獲死麟案何注亦曰時得麟而死引取之也言引取之解經言獲也傳例曰諸獲者皆不與也今言獲麟自為孔子來會引而取之亦不與會之辭也補曰疏曰必使會引取之者天意若曰以夫子因會史記而脩春秋故也又案注疏言會引而取之言不與會皆非也麟瑞為夫子脩春秋至非為會至今言會獲麟則是經之文辭引而歸之於會以為會取之如言引其君以會道引而進之是也此獲為引取之之辭則非不與之辭其事既與他言獲者異明其義亦不同也引取之者謙不敢當麟為己出乃善則稱君之皆正以與會不得云不與也書稱鳳皇來儀汲冢紀年言有麟此經如下傳所云不可言麟來不可言有麟依左傳少皞摯立鳳鳥適至及論語鳳鳥不至之文或當直言麟至為欲引諸會而取之故不言至而言獲獲者通生死之稱公羊家謂獲死麟相傳以為折其前左足而死也注言麟自為孔子來說言以夫子脩春秋故此皆穀梁家舊說五經異義載石渠議奏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王彥諸穀梁家皆以為麟應孔子至劉向說苑曰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脩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左氏諸家亦同此說異義載左氏說以為麟生於火而游於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孔子作春秋春秋者禮也脩火德以致其子故麟來而為孔子瑞鄭眾賈逵服虔穎容等皆以為孔子自衛反魯考正禮樂脩春秋約以周禮三年文成致麟脩母致子之應獨公羊諸家及諸讖緯并何休說以為獲麟而作春秋春秋乃因麟作史記孔子世家杜預注並依用之而孔穎達引孔衍公羊傳本云今麟非常之獸其為非常之獸柰何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然則孰為而至為孔子之作春秋與何氏本絕異是亦與穀梁左氏諸家同矣今以為母子信禮之說瑣碎未足深據而麟鳳河圖之屬實為古聖嘉瑞傳言引諸會而取之則明麟不為魯來不為魯來則明為孔子至穀梁之微言簡語每多如此左傳曰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公羊曰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是皆謂因孔子言乃知其為麟故韓子曰麟為聖人出聖人者必知麟張洽深取之此不易之論也夫麟既為聖人出而適出於脩春秋二年之後遂以絕筆焉於是七十子之徒因以為春秋文成所致自後學者相承用之讖書推究而信其必然未可任意喙口以相訾議而亦不必如胡安國之說也**狩地不地不狩也**目實狩當言冬不當言春補曰注當云實狩當書月以見非正又當言公也傳但略言之**非狩而曰狩大獲麟故大其適也**適猶如也之也非狩而言狩大得麟故以大所如者名之也補曰大所如而言西狩言狩為大大由於實非狩非狩由於言西言西從濟西河陽之例又足見大也公羊曰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為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為大之為獲麟大之也左傳曰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左氏直記事亦言狩言獲順經言之耳**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恆於中國也**雍曰中國者蓋禮義之鄉聖賢之宅軌儀表於遐荒道風扇於不朽麟步郊不為暫有鸞鳳棲林非為權來雖時道喪猶若不喪雖麟一降猶若有恆鶢鶋非魯之常禽螽蜮非祥瑞之嘉蟲故經書其有以非常有此所以取貴于中國春秋之意義也補曰左氏賈穎注曰書稱鳳皇來儀今麟不言來非外麟也穎本於賈賈兼通五家穀梁說故據以為注又引虞書又與春秋之辭不同他經也此中國不專指魯公羊謂鶢鶋非中國之禽麟非中國之獸孔廣森並以中國為國中彼是此非也夫不外者實外也不使不恆者實不恆也在中國之外而不恆故公羊謂之記異要是以極遠之物而為中國之瑞也大氐麟鳳皇龍圖龜書皆於物為靈於聖人為瑞是故麟鳳之德也靈也為聖人至則瑞矣圖書之神也靈也為聖人出則瑞矣麟鳳生而在遠猶圖書成而未出不可以言瑞必自聖人而聖人必在中國中國者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以實別裔以華殊夷自天下之生未之有改也是故春秋貴焉○王通中說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案此說與文成致麟之義足相發與夫春秋之世天道之變也春秋之書人道之至也書成而麟至則明天道變中有常而天人之意合也魯隱讓國而被弒無後桓弒之而位定文姜弒夫淫兄而令終且子孫世世季氏以盛紀侯得民而滅楚商臣弒父而強衛宣妻以淫長世宋共姬以貞燔死此皆衰周運數適丁極變而然夫子無位顏子短命亦由是也春秋撥亂世反諸正以仁施人以義治我以智辯理以禮正名皆所以立人道而卒之精和聖制遂致麟祥與包犧之河圖舜文之鳳鳥如出一軌隱然有垂法百世之意謂非天道可乎南宮适問羿奡不得其死禹稷有天下而夫子不答朱子以為鄭罕言命之意竊謂胡安國引孟子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天人感應大略固如此矣

眉注附列

第四葉二十行作二吉或一吉廿二行史記引周官冬日至祀天於南郊夏日至祭地祇又倣以丘為郊今姑從鄭說第十八葉十一行依馮光陳晃說則止百八十九年第二十葉七行于郎異廿一行閔鄭流字第廿二葉一行毛詩傳亦云麟信而應禮公羊則云仁獸第廿三葉四行曹大家以百葉一體之義說左傳三十葉李士謙引千變萬化之句證佛書五道蓋亦有理

穀梁補注二十四